義集

義集校注

三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三册目錄

藝術類

畫考識　清　方士庶著　仰視　一
天慵庵筆記二卷　清　朱方藹著　知不足　一〇
畫梅題記一卷　清　錢杜著　檢園　一四
松壺畫贅二卷

畫　法

韓氏山水純全集一卷　宋　韓拙撰　函海　二八
六如畫譜三卷　明　唐寅輯　惜陰　三二
畫評會海二卷　明　周履靖著　夷門　四二
畫訣一卷　明　龔賢撰　知不足　四九
畫筌一卷　清　笪重光著　知不足　五二
苦瓜和尚畫語錄一卷　清　釋道濟撰　知不足　五七
傳神祕要一卷附提要　清　蔣驥撰　借月　六一
小山畫譜二卷附提要　清　鄒一桂撰　借月　六五
山靜居畫論二卷　清　方薰撰　知不足　七九
松壺畫憶二卷　清　錢杜著　檢園　八八

畫　論

古畫品錄一卷　南齊　謝赫撰　津逮　九六
續畫品一卷　陳　姚最撰　津逮　九八
後畫錄一卷　唐　釋彥悰撰　津逮　一〇〇
續畫品錄一卷　唐　李嗣眞撰　津逮　一〇二
歷代名畫記十卷附提要　唐　張彥遠撰　津逮　一四三
畫史一卷　宋　米芾著　津逮　一五五
圖畫見聞誌六卷　宋　郭若虛撰　唐宋　一八五
畫論一卷　宋　郭思撰　學海　一八八
古今畫鑑一卷　元　湯垕著　函海　一九四
畫品一卷　明　楊愼撰　寶顏　二〇〇
中麓畫品一卷　明　李開先撰　天都　二〇五
畫說一卷　明　莫是龍著
雜評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畫　傳

益州名畫錄三卷附四庫提要、補辨　宋　黃休復纂　函海　二〇七
畫繼十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宋　鄧椿撰　學津　二二〇
宣和畫譜二十卷　宋　撰人不詳　津逮　二四二
圖繪寶鑑六卷附補遺　元　夏文彥纂　津逮　三一二
文湖州竹派一卷　元　吳鎮纂　學海　三三九
海嶽志林一卷　明　毛鳳苞輯　得月　三四一
丹青志一卷　明　王穉登撰　寶顏　三五二
畫禪一卷　明　釋蓮儒纂　寶顏　三五五
繪妙一卷　明　茅一相編　欣賞　三五七

讀畫錄四卷　清　周亮工撰　讀畫　三六六
明畫錄八卷　清　徐沁著　讀畫　三八一
墨梅人名錄一卷　清　童翼駒編　得月　四一二
畫友詩一卷　清　趙彥修撰　靈鵝　四二〇

音　樂

樂府雜錄一卷附四庫提要　唐　段安節撰　守山　四二三
羯鼓錄一卷附四庫提要　唐　南卓撰　守山　四二九
樂書要錄一卷　唐　撰人不詳　佚存　四三三
韶舞九成樂補一卷附四庫提要　元　余載撰　墨海　四四三
律呂成書二卷附四庫提要　元　劉瑾撰　墨海　四五一
琴言十則一卷附指法譜　元　吳澄著　學海　四七一
樂律舉要一卷　明　韓邦奇輯　學海　四七三
竟山樂錄四卷　清　毛奇齡稿　龍威　四七五
李氏學樂錄二卷　清　李塨著　龍威　四九〇
律呂新論二卷附四庫提要　清　江永撰　守山　五〇四
廣和錄二卷　清　何夢瑤撰　嶺南　五一五
燕樂考原六卷　清　凌廷堪著　粵雅　五四八
樂縣考二卷　清　江藩學　粵雅　六〇四
律呂元音一卷　清　畢華珍述　小萬　六一四
樂經律呂通解五卷　清　汪烜輯　粵雅　六二二

樂　器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附提要　宋　阮逸　胡瑗撰　學津　七〇八
琴操二卷附補遺　漢　蔡邕撰　平津　七一七
漢鏡歌十八曲集解一卷　清　譚儀纂　靈鵝　七二五

樂　曲

香研居詞麈五卷　清　方成培述　讀畫　七二九

樂　譜

碣石調幽蘭一卷　陳　丘公撰　古逸　七四八
瑟譜六卷附四庫提要　元　熊朋來撰　指海　七五二
綠綺新聲二卷　明　徐時琪著　夷門　七六九

天慵庵筆記

方士庶著

傳

方君諱士庶，字尚遠，別號環山，先世歙之石川人，爲歲貢生蓋思公仲子，出繼伯父州同莘臣公後，事母夫人鄭，極誠盡禮，視本生無少異焉。幼時與羣從肄業家塾之白華樓，作文多奇思，叔父太常公閱而驚異之曰：師兒難與爭鋒，蓋師子是其小字，故晚亦號小師道人云。君初以名諸生屢試不售，遂棄帖括，游戲翰墨，閒作五七言古今體詩，吐棄凡近，獨標清勁，六法則擅長于山水，出入宋元諸名家，獵取菁華，故能超軼一世。嘗師虞山黃尊古，謂其氣韻秀逸，若有書卷溢于楮墨間，又謂其用筆，已到古人不用心處，由是益自喜，而精進于學，以故好事家爭購其畫如墨寶，雖餽以兼金，曾不受相迫促，或既受其餽，而終不予，亦未嘗介意。然素性喜交游，樂與率，與之周旋久，即逕管終日夕不倦，有以緩急告，而囊篋莫能周，則立與之畫，聲價既高，市多贋作，見而哂曰：此不足亂吾真，廉之將授以畫法，其人卒慚惶不敢見，晚年造詣，尤超妙入神品，一時名公鉅卿，慕其名者，絕席延之，或不往，或一往即反，其生平率性如此，先是家頗饒，不善治生產，即有所獲，亦緣手散去，後值屢空，而怡悅自如，每風日清佳，歌篪吟席，則掀髯談笑，風神肅散，若神仙中人，第食時，必盡啖肥雋而後快，雖餔啜可觀，正坐是以得疾，疾五日而沒矣，時乾隆十六年四月六日也，得年六十，配鄭氏先卒，子三人，超霖、起霈、起宴，有環山詩集，遺稿四卷未刊，燕會即席之作，散見于韓江雅集中，楷書亦醇正得法，識者惜其詩名爲丹青所掩。

論曰：方君少時，翩翩裘馬烏衣子弟耳，是造物者厄之使窮，而昌其才藝，惜乎其不得耦人，而藝傳之，遂成廣陵散，悲夫。

江都閔華撰

序

嘉慶丙寅七月，余患腹疾，象多慈營，終日廢書默坐，門人方遹，持一帙來，乃其曾祖小師道人，雜記手稿，大抵皆題畫之作，或詩或跋，又有記所見前人畫卷，雜錯無次序，乃爲錄一過，稍加蒐葺，爲二卷，附祭文兩首於末，其論畫高妙，可稔其生平之所得，所云腳踏實地，不必別開生面，墮入鬼窟，此豈獨工畫之士宜然哉。江都焦循記。

里堂先生手錄天慵庵筆記，光緒九年癸未，江右蕭君，得於揚州，余假鈔一本，重爲校正，中有奪誤，無可改補，卷上題記，與雕菰樓集小異，蓋先生定文集時，刺取記中論畫數則，以存其人，今既刻此書，開卷即得，故亦仍之，甲申五月，曾樾趙之謙。

環山畫，遇得意作，則鈐墨印，其上曰：偶然拾得，板橋小像，環山爲補圖，右側亦鈐墨印，竹外梁石，泉流在下，筆墨簡遠，有蓋氣往來，當入逸品，余見之鄭君曉福家，又記。

天慵庵筆記上

清江都方士庶著

乾隆二年十一月十八夜。篝汪南鳴畫寄景一册。不作點樹。不作奇怪石面。亦不加墨地。擬巨師之逸品也。

乾隆二年歲丁巳十月。挑濬運河。自淮迄江。上下數百里。江都城外。築隄壩屢傾。晝夜鳴金催工人。聲如鼎沸。城居者驚于得木。同里鮑扶先生。宅多甘泉。皆日品金魚第一。每日許分數十斛。飲水思源。率成小幅奉報。嘗記大癡老人。借居嵐山琴川大師園若。作成尺幅相贈。以當饋金。世所稱饋金圖是也。余焉敢緘比大癡。長者高誼。正不止桃花潭水深矣。

董北苑夏山煙靄圖真蹟。賈似道故物。卷首尾有長字印。董思翁復藏之。黃琳字美之。曾藏。末有思翁自書三跋。中云。并瀟湘圖卷。龍宿郊民圖。夏日待渡圖。皆爲所有。今止見此卷。遙想其三本。不知更作何筆墨。但米海嶽一生。見董源畫五本。吳中相傳。沈石田、文衡山。僅見其溪山行旅圖半幅。余又何幸。得覩全卷。望蜀之心。亦過貪也已。卷中山樹石塊。概用攢筆點劃。分辨脈絡。處處平圓。不作一奇突狀。較之世人仿佛一種。迥不相肖。

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實境也。因心造境。以手運心。此虛境也。虛而爲實。是在筆墨有無間。衡是非。定工拙矣。昔唐畫不多得。因不常見。若五代宋人之畫。則不出縱橫兩字。然縱橫又豈易言哉。如用筆則有長短大小。斷續頓挫等法。用墨則有乾濕濃淡。魂魄骨肉等法。立局則有賓主反側。聚散交插等法。至於著色渲染。仍然補筆墨之不足。非特塗抹朱綠。爲染工役佣也。惟其如此。故古人筆墨。具見山骨樹秀。水活石潤。於天地之外。別構一種奇。即或率意揮灑。亦皆鍊金成液。樂淬存精。曲盡蹈虛揣影之妙。嘗見山谷老人。論花光長卷云。高明深遠。然後見水見山。否則是磨鏡作鏡。夫作畫須有實踐工夫。未學畫先鍊筆。片楮禿穎。不妨著意匡點。甚且不分眠食。嘗以指爪錐畫行之既久。腕力油油而生。剛柔寸心可會。及至臨池。意在筆先。多不致亂。少不致漫。趣生而已。不與揣見而巧不形。是誠澄心澄鑑。歷古人甘苦。辨邪正分途。爲吾道正宗之寄。若初學執筆。便庇爲泛常窠臼。胸無程法。任意指揮。自謂別開生面。不知其身已墮於鬼窟。而猶翩翩自謂雲升霄舉也。不亦大可駭哉。愚意作畫之士。步步腳踏實地。多臨多看。又且熟味唐宋以來。諸家甚論。便不啻萬卷書。行萬里路。神化一境。亦不難歷久而至矣。雍正九年辛亥冬十月。天慵主人方士庶識。

杜工部屏跡詩。蘇公以字字皆其實錄。即云此居士詩也。子美安能禁吾有哉。余此紙立局命意。悉規蘆蕊。而山骨樹秀水活石潤之處。特以合面益離。直離其自然之妙耳。慚愧慚愧。甲寅年五月十六日。小師道人草。

李公麟洛神圖長卷。約三丈餘。今在家觀察家。宋紙墨筆細鈎。無全賦逐句段畫。一家不遺。每畫一段。其上即載賦文標題一段。每段各自成章。不相聯屬。而錯綜處。又自依其次敘。卷中通計不下二百人。精神完密。如死如生。樹石皆以重墨細筆。作匡全不相肖。其中器物。無不精到。次冠渾古。一只信手而成。不加點飭。可云無蹊徑。亦并無筆墨也。當擬神品。王吏部若林先生。評其爲晉明帝所製。以畫譜中所載爲匡。吳仲圭右藤塞玉畫幅。元紙約長四尺。闊二尺五六寸。墨筆題七言截句一首。款書梅道人戲墨。土坡一層。上有樹一株。似藤非藤。右一枝。從中幹而趨。矯如龍騰。不作糾纏之狀。貼樹而上。渾淪一石壁。壁空壓立。邊幅幾滿。惟右偏之上中二處留空。石之左上中二處。微作孔隙。隱約如藤絲穿插者。餘無點染襯托。著筆處濃郁深厚。氣味渾穆。亦擬神品。

婆婆羅花。宋紙全完無損。宋絲畫幅。樹上右偏。一篆字璽。大可三寸。渾古清悉。係金朝內物也。幅長四尺。闊二尺內。樹工細中。而起伏頓挫。純乎筋骨。幹如牡丹。葉如玉蕊。花蕊深紅。叢茸約百朵。各有細枝。總承花幹之頭。狀類黃山之鵝兒花。而色不同。凡一大本。旁插小枝。下著土坡。微加小草數十。亦無石渦。右上有二瓦雀。飛鬧半空。落羽二。又一瓦雀。立坡上。仰視。神彩如生。無筆不工。無處不活。而設色已非元明人所及。黃尊古評爲北宋黃荃父子之筆。

吳仲圭墨竹卷。紙本長三丈餘。闊一尺三四寸。臨仿各家。共成二十餘段。每段具行書題詠。字法超妙。知其凝食於昔唐者久矣。至於畫竹。則天馬行空。不可蹤迹。又豈口讀筆追。所得而仿佛者邪。

李希古風雨牧牛圖。宋紙橫闊二尺三四寸。直長三尺五六寸。煙柳蒹葭。具含風雨。前作水牛二頭。皆面

疆疾行。其最前一牛。一簑笠人乘之。左手上曲。以袖梢揩口鼻。面上濃墨三四點。不能指其是眉是目。而已無非眉目矣。其最後一牛。奔馳追逐。與前二牛各各不同。要皆于一二鉤勒處作變換。使使全牛俱變。神理愈微耳。神矣哉。

錢舜舉東筠。紙本著以淡色。柔軟如綿。亦剛勁如鐵。所謂鍊金成液之候。題詠甚多。

元人春林雨意圖。紙本。長約三尺。闊如其半。墨筆茅簷深樹。煙雨迷離。筆筆有骨。筆筆不見骨。此合米董而成一家者也。幅中題詠幾遍。

趙吳興秋綱圖。細草空山。千巖疊蹀。人自一人。馬自一馬。有目者共見之。但其精神充足。溢于筆墨之外。又焉得人人而告之。無款無題。

趙仲穆松溪釣艇。雙松插天。下承土坡峯石。上闊焦墨小山。筆力遒勁。意致鬆活。船一人二。船覆以篷。人則後爲蓬頭童子。執篙小住。前一闊頤髯翁。右手持竿。左手持卷。氣象古質。意致悠遠。殆畫而高隱者歟。與阿翁筆法絕不同。其著色亦尚淡永。

元人草蟲長卷。絹本。若秀兩到。落落大家。知其重複。而一再畫之。少知畫者不爲也。乃所以爲古人也。

趙吳興行楷書。絹不竟尺。千金相生。一筆一落。風神秀逸。直接二王宗派。與江南華山所藏。華嚴經兩套墨跡。各極其妙。余生三十八年。僅兩見之。

元人杜鵑一株。土坡外一無渲染。花葉枝柯。出塵瀟灑。其設色尤極古澤。惜絹幅破損。復不善全補。未爲完璧耳。

明初開山圖。金碧錯落。而對之冷然。其間開濬人物。種種各別。無不得勢得神。又登筋力疲竭。筆墨移人。一至于此。

黃子久畫卷。紙本。長可一尺八寸。闊一尺。倪雲林畫卷。亦紙本。長一尺五寸。闊約九寸。黃畫無筆不放。而或剛或柔。其有風起水湧。自致波瀾之妙。對臨數過。神情氣韻。迥不相蹈。拈筆有如五石弩。倪高士真蹟。從未得見。今初次寓目。始覺他日所見。不如素幅。猶存深白本質也。卷題至正癸卯夏五月四日。余獲覩在雍正己酉夏五月四日。數百年來。何年無此一日。此日豈皆得見此畫者。嗟。余不可謂不幸矣。此卷爲湯少宰家藏。於黃尊古處見之。黃卷題至正八年。歲在戊子春仲。大癡老人。爲元璟良友作。時年八十。下一黃子久陰文小方圖章。

余爲寓目有緣集。多記所見古人書畫。數年來。見益多。不暇細書。病憊稍釋。就鐙聯補所見。忘者過半矣。明人以後。非至合作不載。

懷素圓而能轉。草書十四字卷。絹本。後有宋理宗。贊宋元明名公記跋。

唐胡瓌番騎圖。

宋徽宗畫鸚鵡。

唐王右丞精能山圖。

唐韓丞相渾龜茲樂舞卷。

五代無名氏授經圖卷。標題李伯時非是。

趙大年江南春卷。

趙大年手沙野意小景。

吳道子大士像唐紙重色。

李伯時文姬歸漢圖卷。後有吳琚書胡笳十八拍。

宋燕文貴。摹王右丞江干精雪。

郭河陽寒林圖。

馬和之小種畫卷。

易處之猴貓圖。

李伯時番王禮佛圖卷。

趙吳興椿蘚芝桂。

王叔明五松懸瀑。

巨然墨筆山水紙本。

黃苍綬帶仙桃絹本。

米友仁潛心堂紙雨景卷。

李伯時三高圖卷紙本。

唐盧浩然嵩山神堂圖卷。趙跋可據。

惠崇寒林深草。

宋徽宗瀟湘小景卷。

元臧祥興梅花春鳥。

唐無名氏。四姬十六子絹本。

李息齋著色釣絲竹。

宋人柳陰鳧鴨紙本。

趙松雪墨松絹本。

吳仲圭蘭石水竹絹本。

武梁祠舜耕等圖。唐拓本。

唐人臨王大令書卷子。

大米行書卷。紙本。妙品。

宋劉松年宮蘭圖卷。紙本。明李西涯書。

劉松年蘭漢二幅。
五代無名氏蘇卿牧羊圖。
宋人作令梅雪圖。
宋李希古起蛟圖。
王叔明擬筆山水。
王叔明琴鶴軒圖。
宋許道寧雪溪漁艇大幅絹本。
趙榮祿福神觀碑原稿真書宣和紙卷長四丈字大如甌。

趙榮祿磁青紙泥金書法華經。
又妙法蓮花經有三卷今所見一卷。
宋拓顏上蘭亭共三本。
宋拓聖教序未斷共十四本。
顧愷之洛神賦圖此稿未定真僞。
高敬達松巖絹幅。
宋拓季直表。
宋拓晉人小楷十種。
大觀帖半部。
淳化帖半部。
趙子昂普陀大士像。
沈石田東莊圖二十幅。
李伯時龍眠山莊圖卷澄心堂紙。
李龍眠書孝經圖卷絹本。
黃子久良常山館圖。
仇十洲秋涉圖。
方方壺小卷。
范仲立仙居圖意大幅。
黃大癡著色山水小景。
黃大癡臨荆浩小幅。
倪元鎮細筆山水。
大米墨山僞作甚佳。

吳仲圭墨筆大士紙幅。
王叔明香山廟寺小幅。
趙松雪墨闌。
李迪花鳥雪景中幅。
倪高士枯木竹石。
髮髮舉艸蟲圖卷。
馬和之小雅卷高宗書詩。又國風。又周頌十章。
王叔明仿董源。
趙南仲萬竹圖。
周履道銅官秋色卷。
董北苑溪山行旅真蹟。
清閟閣倪張伯雨倪高士合作。
黃荃鬼。
趙文敏妙法蓮花經三五六三卷真蹟。
李息齋墨竹卷。
宋拓鐵真帖懷素字。
趙文敏林山小隱絹卷。
姚恭靖順泉庵主塔銘墨蹟。
仇十洲蓬萊圖小幅。
元周德元墓梅。
元趙善長山水。
宋拓中興頌。
宋拓嶽麓碑。
宋拓雲麾將軍碑。
趙令穰幽壑鳴禽圖。
元人白描大士像卷。
汪中允爲陸通政書墓表艸稿。在考卷格子紙上。筆墨之跡且泯。大似魯公爭坐位帖。前年得王虛舟所書。尹太夫人壽文艸稿。與汪書合爲一册。可稱雙美。
李伯時龍眠山莊圖。王叔明琴鶴軒圖。一梧軒圖。朱耀仙松桂讀書堂圖。論者謂其出自唐微士盧浩然。浩然嵩山艸堂圖。凡十段。天然古逸。爲宇內之奇珍。客春得一再見。深幸老姥有緣見佛。益信李王諸公

筆墨具有根源也。

古來畫工傳神極筆。如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虢。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妙人形。好醜老少。必得其眞。未聞有畫影者。有之。則蘇文忠醉墨潑影。最爲奇創也。汪氏微尚軒。盆盎多植荔樹。其中虎刺三小株。尤清瘦秀拔。十四夜。同丰人打摞搬運。張鏡布影。依形入畫。布置彷彿六君子圖。但一片虛靈。倏成呆相。忽思李伯時。畫殺滿川花一事。愧汗欲死。

余於畫事。而痴有觀於書之道。畫之化者。幹前輩之丰神。融作家之形製。信手結格。隨筆生情。內無宿心。自外無常態也。要必讀書養氣。以培其元。然後心醇而筆和。貌古而神逸。所謂溉其根將以食其實。此先生之書所以善也。敬亭素攻詩書。蓋得書畫之本者。不以庶無狀。屢令作書紙末。意殆欲推而納諸善人之域。俾拂其卑陋。增其所未高邪。謹承命試書。

畫之六法。唐張彥遠作。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摹移寫。

五代荆浩筆法記。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

劉宋顧駿之。常結構高樓。以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惟時景融朗。然後合彩。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畫人。筆墨混于塵埃。丹青和其墨澤。徒汙絹素。豈曰繪畫。

董北苑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雖筆甚神艸。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視之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髮落照間。近視無物。遠觀村落杳然深遠。蓋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處也。見沈存中夢溪筆談。

宋沈迪論畫。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影裏。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形。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有人禽神木飛動往來之象。於是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

蘇源畫樹。有不作小樹者。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遠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北苑作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即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乃訣法也。北苑畫雜樹。但只寫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蓋思翁畫旨。

爲親負米。邊風墮指。茹苦是甘。今且已矣。雖殺兄弟。抱永感之懷。追昔年之勤。負米萬里。其一端也。乾隆甲子冬。士廉爲此圖本贈。

蕭雨樓書畫墨。於常墨中。可稱上上。特紀之。以便購買。

李聲邱寒林鴉集圖卷。孫北海曾收藏。道子昂藏去。余觀此畫。林深雪積。寒色逼人。羣鳥翔集。有饑凍哀鳴之態。亦可謂能矣。貫雲石題云。饑凍哀鳴不忍觀。使余一見即心酸。明年豐稔春風暖。遠舉高飛羽力寬。又延祐元年七夕。仇遠題云。老樹枯苔雪乍晴。饑烏飛集噤無聲。蕭蕭沙上花開早。且讓春風與燕莺。

洪武戊午。嶺拙齋餞唐陳彥博題云。溪上人家好樹林。羣烏來集歲年深。雪晴雲散春風轉。時聽枝頭有好音。

趙承旨墨梅卷。自尊五絕句。跋其後云。世之論墨梅者。皆以花光爲稱首。而簡齋五絕句。誠爲絕唱。故余既效花光作墨梅圖。復寫此詩于後。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子昂記。

鍾馗世傳爲開元進士。而孫逖張說。則有謝賜鍾馗畫表。是又先于開元時久矣。後如胡浩然、陸游、劉基等。并見于詩。吳道子畫鍾馗神像。衣藍衫。鞋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莊髮。以左手提鬼。右手抉鬼眼。蹴後以爲傳。諸各以新意敷成種種怪誕。不可理解。要皆用爲歲除驅儺。不必定重五日也。此幅畫像。不作猙獰俗態。科頭坦腹。倚樹臨流。觀奚官洗馬。澄波。其風韻藉。足稱名士。至于布局清遠。筆墨閑雅。則又非衆工所能夢見者也。楊慎外集。以鍾馗即終葵。引周禮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大概能辟邪惡。開元進士之說。恐或無憑。

昔舟泊荆門。偶於淺水中。探得錦石半規。品瑩細密。惟稜角未除。遂著意磨礱。無何稜角盡。而精意亦與俱盡矣。蓋文敏此本。率意點染。有洋洋灑灑之妙。余爲增改之。遂與錦石同劫。門人黃溱適在側。余顧而戲之曰。小子愼之。吾夫固磨礱壁手也。相與大笑。乾隆二年歲丁巳閏九月十又六日。環山書記。

相宜良友。不能爲畫。深解畫理。此紙無他妙。只用筆無作家氣耳。因舉以相贈。

天慵庵筆記下

自題畫仿巨然筆意送吳漢延。天半一峯奇。陰晴變曉昏。樓臺浮木末。磴道出雲根。錦瑟風泉響。奇文鳥迹存。誰能知漢魏。自可長兒孫。猿鶴爲游侶。親朋在近村。勞勞山外客。那許望柴門。

畫虎歌。恭爲母壽也。庭艸紛披風怒吼。童稚慈呼駭雞狗。始知色變非空談。元氣淋漓歸畫手。支頤搖膝意悽淡。此物何等人見慣。搏噬覩想傷仁心。背添樹石忽搖撼。虺珀杯濃苔蒲綠。石榴作花綻紅玉。尊前仿佛見南山。題彩潛蹤百蟲伏。畫成更作畫虎歌。辟惡還如方相儺。一幅高懸北堂上。爲祝萱衣文采多。

（按環山詩鈔中。刻此詩。與此稿不同。蓋詩鈔之刻。在環山身後。刻者有所改故耳。）

題畫送徐魯南先生。長林深窈窕。孤巘碧崔嵬。石路少人至。茅堂臨水開。著書扃戶坐。覓句過橋來。一枝成嘉遯。何從賦湖洄。

馬嶺谷昆季。招集小玲瓏山館。出示董臨離華秋色圖。假鍾馗之乃辱題詩見賞。以詩答之。離華渺何處。見君樓上頭。烟蘿高館靜。晴麓碧天秋。欣此洛下集。如從濟上游。吟詩兼讀畫。妙術盡風流。

黃尊古作翁莊烟雨圖。予題之詩。煙雨翁莊好。全圖畫裏收。是山皆面水。無路不通舟。有客來遙浦。何人立小樓。鐘聲天外落。獨往意悠悠。

題畫小藏匡。恍如傍識。題一詩。轉眄枯樹枕溪燒。小藏匡邊興偶然。塵夢七年秋色迴。應無人到只流泉。

雨中作茂林秋色圖。題云。草木千山引杖藜。野航春水度橋西。晴巒不敢終宵雨。納白陰雲傍屋低。

題石濤長江萬里圖。清湘老子畫三巴。玉壘浮雲接海涯。今日披圖須記取。一簾暑雨濯槐花。

寒食後五日。爲陳撰秀才。作春林雨意圖。題二絕。曉涼風雨過江城。墨瀋香濃眼暫明。歷歷廬亭倚秋水。

苦花不到馬蹄聲。平田麥浪掠沙鷗。樹色嵐光一望深。昨日清明少煙雨。好將水墨作春陰。

題畫。級綆長百尺。井深難及泉。秋意澹村虛。神理盡不傳。何以狀我心。微蟲生淵淵。新麥早登市。柳花時上衣。微病臥春風。不知春已歸。庭院靜無人。乳燕穿簾飛。孤負今年春。把酒謝薔薇。

又仿佛鏡中業。悠哉天縱觀。野蔓平晚湍。林木度霜鏡。希古在從俗。養生惟善容。他年成小築。老作此閒農。

汪蘂堂畫。秋水陂塘。菡萏一枝。荇藻掩映。天然娟秀。感而詠之。晚風吹綠動方塘。蛩語階前月到牀。清磬一聲來遠浦。湘簾剛透藕花香。

題吳解人小像。太平何必不江湖。況乃江湖是畫圖。七尺小舟三尺篙。斷橋鴻影下孤蒲。度君意趣蘭君時。□□滄浪理釣絲。賤子卻憐牛背穩。白雲紅杏仲春時。

作秋風竹木小景。付長子起霖。因題云。李衡千樹橘。諸葛八百桑。以此謀衣食。喫著固不減。我無桑與橘。對爾殊慚惶。爲爾寫橫幅。疎樹兼修篁。有屋山之塢。有亭水之傍。爲樵此林麓。爲漁此滄浪。得此良已多。何必圖倉箱。

題汪交如黃山五小松圖。君家盆盎五小松。鱗鬣鼓動苦花封。細葉猶含舊煙霧。枝撐已卓新虬龍。平生愛松入骨髓。每遊森森圖在紙。徜徉尙覺風雨寒。況乃移根庭院裏。黃山之松萬萬株。短小突兀百一無。眼前並列皆瑰瑜。尺寸勢與尋丈俱。結交各以道義重。歲寒對此眞吾徒。松感我言如有情。謖謖爲我來蕩胷。華堂四壁盡珍異。獨有五松神骨清。

題汪南嶋爲張希亮臨離騷。秋色圖。寒素敢懷璧。知音自鼓琴。鵝溪三尺絹。千古暮雲深。

題亮齋先生送秋圖小照。木落晚風勁。雁橫秋天高。流泉清道心。孤杖來林泉。平生飽經歷。物外寧憂勞。卽此足怡悅。江海空波濤。

題老鶴道人小照。送秋孤客客無城。縱逸悲歌度此生。綺陌每留調笑句。就門曾記上書名。浮江家寄昌南水。解網恩歸塞北鴈。莫漫沖霄誇老鶴。海天何處有蓬瀛。

自題仿郭河陽畫。鱗魚風脚櫻筍熟。雨積寒生雲壓屋。愛憐耽閒白晝眠。雪帙散亂筆頭禿。客春臨仿郭河陽。此日霜縑仍在篋。老謀六法盡理微。況復雲濤生巨幅。黃湊擅袖他磨墨。葉書撲案呼燃燭。主人倚柱關笑容。□道能事毋迫促。人生適意在性情。茶熟香清幽雅足。興酣神旺雷雨垂。縱橫兀傲稱奇獨。庭軒虛敞忽崇山。艸莽穿林曳寒玉。孤煙暗度歸鳥鐘。石磴斜撐挂猿木。鷲鷺跨鶴恥凡夫。手祝林坰意洽逐。栖神夢境有方壺。遙見仙人坐谿谷。柴門松逕板橋東。招我煙霞深處宿。

臨李伯時作。龍眠自蜚墨禪堂。奇古難將筆意方。幾度披圖定宗派。雕仙仙去有誰長。

臨米元暉作。變滅煙雲不計年。虎兒絕調古今能。何人解得無聲句。三昧難傳箇裏鐙。

題晨雞像。永巷閉門寂寥。凝神何事費推敲。高眠不及枯株坐。（蘇詩九坐枯株。）若卻便便弟子嘲。（用逢孝先事。）

題畫松風。颯颯木盎盎。接岸溪橋橋樹橫。仙境那須愁五筍。茅堂且喜列三楹。客從黃葉叢中過。時向白雲深處生。莫訝栖鴉日將夕。何妨剪燭話村情。

又霜落寒潭木葉丹。百年古屋自平安。此生不作煙霞想。小酌微吟箇裏看。

又樹東亭子樹西岡。一片雲嵐望杳茫。畢竟何□占林下。爲漁爲仙此山鄉。

題汪峙中小照。瀟灑一片影崩森。獨坐溪頭散遠襟。莫道千竿掩山翠。好風穿水有清音。不俗何如俗後醉。酒酣微步習家池。盆胸逸氣盤空吐。斜月臨波唱竹枝。

題塞北圖。爲家盥若作。薄醉幽寒二月時。小樓風細落花遲。何人立馬春愁重。絕塞歸鴻望決眥。

從家南堂客寓。見風衣先生歸山圖。天然荒逸。得黃鶴之傳鏡。爲蜚家之龍象。無由覩面。附寄篇章。筆墨荒蕪。聊伸思慕。十歲無知初弄筆。柱心鬧面漆皆黑。十五粗知作小山。心知彼岸無舟楫。孤陋深悲見佛難。因循更少專門力。浮江忽爲巴蜀游。歲在辛丑我三十。獨山插天森萬狀。可奈猙獰貌不得。庾山說法傳南宗。樹石和平儲乾溼。於今四十蒼髮蒼。卻道依然堂下立。好事吾宗老癡叔。一生愛畫深入骨。詔亭作畫送歸山。撫心我亦爲長幅。水活石潤蘇伊能。寸長大雅矜吾獨。忽看天際展蓬旂。光華四裹拋珠璣。又似五弦松月下。清冷寒玉秋風微。筆落如生更如死。盤嶽錯亂含天機。黃鶴一去不復追。眞人再見程風。奪此時目瞪口亦瞧。六合曠渺身何依。合掌作頌頌無語。自憐郯邑對齊楚。憑將數筆供養佛。臭味須知嫌鴟鼠。寸絲尺縷誇天孫。羞殺從蘭事機杼。

題蔣嶼岷畫。住世偏深出世緣。六塵何自說糾纏。人間無物堪持贈。風滿長松月滿天。

題畫。山居六月尙閒營。樹密泉甘暑氣清。日對層巒與溪水。蓬門那復馬蹄聲。

約同人看紅葉不果。題畫贈梅身。紅葉不比三春華。清霜振落空丫叉。一年好景不到眼。孤負火色千雲霞。西嶺尋秋秋已晚。平田陣陣飛烏鴉。林疎日注影在地。天風偃草如驚蛇。但令看山不礙眼。丹黃紫碧何有邪。默契含豪結觀相。宛然坐愛爲停車。千筆萬筆樹。一畫兩畫沙。有人倚孤策。背面看蘆花。危坡曲磴有橋度。遠峯近嶺無煙遮。虛堂客去成獨賞。寒蟲入戶吹蒹葭。多少光陰警眼過。老態自歎白髮加。擬叔良夜來我家。燒燈把畫重吟哦。將毋乘風遊永嘉。蒼涼搖落秋無涯。呼童捲軸急沽酒。如鉤新月易西斜。

積雨題畫。幾日餘春雨不休。苔痕直綠到牀頭。擬狂學得回天術。幻出晴巒作臥游。

題荒北苑夏山煙雨卷一絕。景雨新晴萬木碧。浮煙遠淡晚句留。野山野渡野人境。熱客不來山自秋。

題畫。巒密林巒蔚深湖。親朋罕在此山隅。蒼場已了蠶桑能。撐箇船兒喚酒徒。

南圻居士。晚清軒張鈞。蘊生。鏡上寒蟾。皆軒中所有。歲除日。邀許江門分圃諸鐙。輪同社諸子。復分題題詠。今更以畫鐙爲題。總減七古一首。蘂芳傲雪芬幽室。傳神好結春風筆。催題呵凍滿齊紈。墨瀋飄香花

底出。憶從留客綰寒花。除夕臨池剔歲華。明朝又是傳柑節。預約燒燈試絳紗。燈明花豔酒星聚。長歌知句□□蓮。題詩鏡幅復題詠。有負□□□□筵。晚清軒裏盆梅影。冰泮澄潭光耿耿。詩情畫事互流連。都付南圻居士領。

題金朝九畫。即送貞觀先生歸桐城。長松瘦竹清陰互。颯颯秋風入豪素。榮華消歇少年場。但把荒裏供晚趣。南堂老子客思歸。旅況能禁風景非。離亭一望煙和水。腦息閒愁駐落暉。

王遂庵乞畫叢竹。見饋江寧栗苞。感念舊游。率成五古一首。雨花臺下竹。茂密蔽雲日。昔我結伴游。入徑風雨疾。七八月之間。家家剖新栗。百錢買一籃。借煮坐篝篝。繞道過老居。塵埃禮古佛。光景二十年。往迹等遞驛。遂庵金陵人。乞我琅玕筆。饋栗未解苞。蝟縮毛磔立。蛋竹方抽竿。補葉肯短蔕。蟲蟲蟀蟀。白煙繞。楮餘橫綃沙。怕聞天水色。放筆月色臨。空庭鳴蟋蟀。

自題畫。天蠶幾稜山。回坡一片竹。其下崖腳承。斜安面溪屋。老樹聲翹空。榮華謝春綠。流泉雖涓涓。霜降水痕縮。野境託孤情。何心計雅俗。披衣坐夜闌。虛堂飛蝙蝠。

又樹老無醜枝。竹瘦多逸態。曲徑荒蘆邊。夕陽煙水外。亭靜少人過。只有鷗成隊。霜泉衆綠萎。歷歷山點黛。景趣秋最佳。年華往難再。江鄉著意摹。滿目蒼涼對。今日把贈君。更補同舟載。

又瑟瑟蘆荻花。西風吹白袷。路絕危橋通。沿山踏松葉。蘿荒竹樹交。村老衝宇接。夕陽明半湖。更誰理輕楫。相與共一醉。談笑任蝶喋。莫負菊花期。黃飛幾羣蝶。

題白石翁所畫水鄉圖。拈得豈字。野水籠新秋。荒蘿沿細路。無端□覩相。便有田家趣。況我沈夫子。村情託豪素。鳥迹點高空。人影落煙樹。隱隱踏車聲。風送淺塘渡。讀畫春宵中。迷失一行鷺。

題畫。壯心感窮秋。林樾總蕭瑟。道人淡無營。所在成自逸。嗜味忘酸鹹。朋友皆膠漆。悠哉盡百年。少得亦少失。

秋雨集馬嶰谷壽堂。賓主十二人。和韓文公秋懷詩十一首原韻。余與嶰谷。同拈得弟八首。未免重複。自謂以畫圖代詩。以誌一時之盛。因題于畫上云。雨過庭階竹樹涼。壽堂下好秋光。秋懷自覺無聲句。不步昌黎弟八章。

題江研南多釘聽雪圖。豪華遠耳目。萬物匿聲色。靜者夫何求。孤情地所適。急雪灑風隱。昏鐘照寒室。默然坐掩書。冷韻絕可挹。不謂圖中人。視聽極蕭瑟。蕭瑟四時同。此景但冬日。

臨趙承旨水村圖。王孫三尺水村圖。少見人家多見湖。可是水晶宮舊址。沙鷗眠處有蘆菰。

爲歌者作桃柳小景。戲贈二絕句。閒吟繫馬立苺苔。燕子多情去復來。牆裏桃花牆外柳。教人一處兩徘徊。小苑天桃鬱不開。柳花無力過牆來。情深轉願春長住。莫道紛紛點翠苔。

題徐桐立畫。故山秋色圖。贈崔明府。桐立倦游子。秋盡思故鄉。故鄉路遥遥。有夢難得將。燒燈坐掩卷。想望天一方。某水寒玉。某山沈夕陽。籬外一片雲。林下幾葉黃。遥遥到蘿根。孤花蛩飛黃。宇宙應補著。酒熟知誰嘗。思定忽自驚。明月照屋梁。此時此光景。眼界殊蒼涼。奮筆返村情。無翼身能翔。畫既復歎息。留付稿人藏。

自題冷泉亭圖。題句。山重樹複著亭子。名曰冷泉直當耳。十年客夢一錢前。攬勝幽懷付流水。秋風吹葉山隨紅。賤子身在圖畫中。千筆萬筆貌不得。有意無意皆浮蹤。請君題句如泉冷。尺幅煙雲入詩景。入詩景。水共山。他時看遊思人代。都在飛鴻滅沒間。

自題畫。楓林屏壘石崔嵬。選勝都登最上臺。偏有幽人耽寂寞。溪雲獨載一船回。

又疎柳荒荒。蒲蓼洲。幾人離別此橋頭。不知何事風情減。但送秋光不盡愁。

題海上三山圖。翰墨淋漓作海山。堂前相映舞衣斑。此時仙果看成熟。采藥眞人指日還。

題雪林茅舍圖。天遠遥分山色。林深半露人家。料理詩消酒盞。丁寧鶴守梅花。

陸南圻邀往西郊納涼。苦熱未赴。作便面題詩以答。平樓琴韻松間聽。絡圃荷香露下聞。獨□□堂寫秋水。與君清福兩平分。又作一便面。題詩來馬嶰谷。平山堂樹接環溪。亭角荷風坐日西。待我不來君莫怪。正圖秋水碧玻璃。

暑日題畫。環溪秋色圖。陸家新葺輞川莊。碧藻紅蓮徧野塘。料得風光秋更好。澄潭清映一林霜。

題畫絕句。無定山容不盡變。雲山爲主我爲賓。何須更向終南隱。才是羲皇以上人。憩烘晴日研冰開。素繭橫鋪二尺材。畫到寒崖著漁父。又疑風雪筆端來。漁舟箇箇出江村。山色微茫水氣昏。待買鱸魚新起網。等閒不閉竹間門。

題大滌子墨竹。君子有至性。任呼麻與蘆。況復清湘老。固是雲林徒。色淨冷月對。節直清風孤。執此衡斯醜。儼儼誰爲摹。

自題畫。圃圃凸凸山有稜。粟粟穀穀水有紋。郭熙不受李成縛。舉手直探天邊雲。涼秋八月雲夜平。燒鐙摘管眞宰慧。興酣意到該縱橫。是郭是李烏能名。我年漸老筆亦老。怪石蚪松不停蛸。夕陽樓觀互陰森。輕煙草木新枯槁。圖成猶覺長精神。弦月正射檐之脣。那須惆悵識者少。老夫自是明眼人。

題宋徽宗畫五毒圖。錦紋尺幅稱奇古。怪石蚪松走蟲虎。蜈目蝦蟇卷尾蝎。更與即且蝦蟹伍。朱明時節歷中堂。意在解邪原有取。吁嗟乎。世有蜜在口。厥毒陰險深入腑。亦有劍在腹。厥毒鋒芒利于斧。人間最毒豈止汝。畫者何據都以去。

畫富春山圖。謝馬秋宇借盆梅。借書須共一瓶還。況借梅花慰老顏。也把清塞遺嶰谷。著般幽絕富春山。

自題畫。蠶眠消盡幾林桑。繅到回紋久斷腸。歎息豳風成故事。家家拜祝馬頭娘。裝池既兒子起霖。啓請收執。復書小詩付之。臘臘衙風研結冰。燒殘紅燭已三更。歲除畫事今番了。明日山川又一程。

題鍾馗讀書圖。先生兀坐意徐徐。科跳風前午醉餘。若效吳生抉鬼眼。但須使劍不攜書。

代陸淳川畫攝山白鹿泉圖。贈汪令聞。題句云。石橋南畔松三樹。左掩修篁右映楓。白鹿泉甘待誰汲。敬亭曾有屋溪東。

題紙窗竹屋鐙火青熒圖。老屋蕭蕭夜。誰爲不寐人。耐寒孤鶴伴。無語一燈親。對影憐形瘦。繙書任手紛。

遙知窗外竹。風雪轉嶙峋。

江研南偕有冬紅聽雪圖。余什題句。又題其戴笠半身小照云。聽雪冬紅偕有因。忍寒自不現全身。一從謝絕乘車客。但作尋常戴笠人。

放趙大年作。清和當夏淺。寓目總關情。汀樹千章合。漁舟一點輕。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信是江鄉好。連朝況放晴。

題李太守家。仿舊六馬漢歷圖。三花五鼠天閑聰。玉蟬蹴首嘶春風。聲傳奚官解韁繮。蘭筋鼓動騰蛟龍。初時抖擻奮修尾。繼乃宛轉低方瞳。吹沙鼻息數噴沫。霜蹄蹴踏香塵擁。盤旋貼地變態盡。落花輭覷泥新鬃。骨肉須勞盡工貌。精神合與煙雲通。同看羣驥繼水草。何如此馬偏眷容。

秋夜盼兒子家書不至。因題畫云。坐久月當戶。蕭涼侵鬢絲。江湖新雁少。游子遠書遲。拂筆不成夢。倚欄無限思。螢光忽明滅。已近授衣時。

題畫。結茅乘峯裏。寒泉傍枕流。幽花開野館。病葉下新秋。客至風生竹。窗虛月滿甌。東籬微雨後。策杖且鬚眉。

但賞秋田實。

分題鍾馗夜游圖。黑風無賴狐狸。鬼雄肆出然青燐。氊毯老馗志莫伸。孤鐙短策游紅塵。天衢白日羞逡巡。昏夜合與鬼爲隣。金蓮寶炬爍若銀。曲江宴罷非我倫。歸足眇目袍笏巾。貌醜徒觸天子嗔。深宮睡美夢能新。幾多寃苦夫誰陳。回燈轉榫行彳彳。夜何其兮歸飲醇。馗乎馗乎天曷辰。

乾隆元年九日。題自仿董北苑溪山行旅圖。小幅。今日又值重九。雙復雨中。不覺已踰十二年矣。老人惜陰。能無悲痛耶。詩云。濃陰無賴值佳辰。雨裏黃花病裏身。甚到空山正愁絕。添愁更著旅行人。

祭本生母沈太安人文。吾母生不孝四十八年矣。生不能養。歿之日又遠離膝下。不得一視含飯。撫心追思。不孝何得自居爲人哉。不孝生甫彌月。卽出繼伯父後。九歲以前。竟不知身所由出。但以吾母愛育。不孝與伯兄季弟等。遂朝夕依慰。不肯少離左右。其年冬。遭嗣父喪。於浴盆中。卽保母與家人耳語。其時少得梗概。細詰之。才悉始末。怵然傷心。乃匿身幽僻之所。吞聲飲泣。不敢略露其情。自此以往。離學塾卽依吾母。雖孤嫠維艱。而深恩罔報。嗣母稔知其故。深許不孝爲知有本。年十八。本生先考。爲不孝授室。時家業衰落。嗣母與吾母。百方辦措。以完婚事。厥後頻生子女。食指繁多。又以不孝株守窮年。善身寡策。吾母之爲不孝憂也益切矣。乙巳夏。本生先考見背。三年以來。吾母哭未輟聲。體質遂日漸羸頓。迨戊申春。長兄病歿。吾母年與衰增。而視聽聰明。遂大遲於往日矣。此後不孝廢舉業。就饑務。命運不通。所遭俱盡。吾母不忍面言。每隱以爲憂。不孝迷戀博奕。吾母每屏退婢妾。諄諄勸戒。不孝或遠離鄉井。雖信報平安。猶隱隱不釋于懷。今年三月。不孝忽爲江楚之游。膝前拜別。吾母忍淚縱橫。其時不孝已出宅門。猶聞頻呼

長途保重。嗚呼。是卽不孝與吾母永訣之時耶。不孝留滬口七十日。每士虔書來。心輒驚疑。見安報字。心然後少寧。後留江西數十日。念切兩親在堂。俱登上壽。每一興思。不能奮飛。心如刀割。然屈指吾母壽誕。在八月晦日。相距不遠。故不待西江事竣。卽使謀歸。七月二十六日。渡越章江。棲身旅館。豈知卽吾母長逝之時耶。嗚呼痛哉。不孝三十日抵九江。擬初四日長行。又爲他事羈絆。不得如期就道。而月頭神經。食寢俱廢。至十一日。忽得凶問。天地慘裂。洸痛何言。卽時奔喪。夜以繼日。抵家時。正逢母難之辰。嗚呼哀哉。吾母疾屆彌留。口不能言。卽有呼不孝名者。輒張目四顧。淚涔涔下。是吾母生不孝四十八年。曾不得受一日之養。而臨沒時。尚以不孝不在膝前爲憾。不孝雖忝顏人世。又豈摧心淚血。可能仰報吾母罔極之恩也哉。今日爲吾母七十介壽之辰。神靈憑降。謹和淚瀝血。直敘哀詞。哭奉一巵。以慰吾母。常冀歸來之望。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室鄭孺人文。乾隆九年秋八月二日。某謹以家蔬清酌。遣哀子起霖、起孺。致祭于亡室鄭孺人之靈。嗚呼。余與孺人相守三十六年矣。乃一旦永訣。訣別之日。余復抱病。哭不能成聲。含歛入棺。又不能悲哀成禮。今但以一盞淡奠。用寄哀情。余復何心。能不悲哉。余與孺人。固中表至親。兩家情好。毋須多敘。獨念汝歸我家。年才十六。敬事姑嫜。依依孺慕。余時讀書家塾。家道寒薄。莫能自給。而孺人百方支吾。余始不致廢業。踰二年。適汪門長女生。又踰年。生起霖。力不能給乳媼。祁寒盛暑。隨置稚子於懷。而針指操持。悉取該備。吾母每以是重加憐恤。而嚮人轉以未盡婦道爲憾。如是歷又十年。余幸得補博士弟子員。海陵信至。孺人喜極淚零。竟白於吾母之前曰。某某今且得成人矣。其年丁酉。余應鄉試。孺人於入場之夜。焚香祝天。秋涼露重。旋受風寒。醫者投以解散劑。周一月不省人事。乃致元氣耗散。變爲頭風。及余八月杪自會城歸來。而孺人已臥牀不起。朝夕呻喚。延至初冬。而兩目遂漸失明。噫嘻。此豈非以余故而尤我孺人也耶。庚子冬。余侍先太常入蜀校文。孺人徒手支撐。不以羸弱少輟操作。越二歲。余乃歸。歸來堂上無恙。唯一子先時痘殤而已。其時本生考力振家業。余時得漸入溫飽。未三年。先考見背。所給資產。自爲營運。奈命運不昌。未轉睫而所有俱盡。孺人於是典棄衣飾。爲余了結債事。曾不少惜。而家之內外。蕩然無遺。丙午冬。孺人娠身。氣弱胎敗。一月而胎不能墮。墮之日。周身血注。衣被俱赤。次日復加洩瀉。此際陰陽雙脫。六脈皆亡。幸得七備參附。調灌兩日夜。才有呼吸之氣。凡倚臥十數月。而後少安。是孺人之精神消血。已盡耗於此日矣。厥後爲大女謀出室。又爲霖兒取吳氏女。繼生二孫。不周晬而夭。而吳氏亦不數年而卒。後又爲余納亡妾張氏。卽起孺之生母也。張生一子三女。孺人視如己出。己未夏。余爲楚游。張氏病瘵。孺人百計醫治。死之日。一應棺殮。莫不如禮。七月杪。余尚未歸。而本生先妣。猝以痰疾卒。孺人恸不欲生。及余歸。未逾月。而吾母又復見背。孺人久病體衰。虛無人色。明年六月。次子起宗。嗣大兄後者暴死。九月十月。張氏所生長女。孺人所最鍾愛者。旋以肝風死。前新婦所遺一女。繼娶兒婦。所生一女。接踵而夭。此又大傷吾孺人之心也。嗣後迺年夏月。必大發病。今年亡妾所遺最小女。及一女孫。于數日內。相繼死。維時孺人正當羸憊。更遭此傷心慘目之景。其狀尤劇。眼眶牀榻。六十餘日。日不能食。夜不能寐。

淒苦展轉。肝腎氣盡而後死。歿之前。唯以老經爲念。次則屬以早尋寃家。毋徒尚虛文。致費錢鈔。他皆不及。哀哉哀哉。孺人生而命蹇。半世操勞。終年疾病。或傷兒女。或罹天閼。統計三十餘年。曾未得一日少展眉攄。人生血肉之軀。能堪此哉。今余與孺人相違。而一月矣。明盡將至。情與時移。自今一奠。更待時祭。嗚呼。音容宛在。言笑難期。死而有知。佑我哀慕。保護兒女。俾其多得子息。各易長成。至於早覓佳城。余固決不忘汝臨歿之言也。秋風病竹。滿目淒其。撫棺一恸。血淚如雨。汝其鑒我哀忱。來格來享。

跋

小師道人。天佛菴筆記。爲慈星堂先生手寫本。攜叔大令。重錄付梓。屬校一過。因得見其書。憶先文節公。藏有道人立幅一大册。八余錄入習苦齋藏畫題跋。爲記中所未及。題立幅云。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甲子立冬後一日。方洵遠仿北苑。龍宿郊民圖畫法。册云。溪潤月色。卻在雪消風靜時。寒趣想當如此。一擬李成熙作。二梧桐脩竹。晝陰陰。道是長貧味是眞。多少園亭種楊柳。秋風秋雨最愁人。三蒔思闕。寫于經畬堂。四人家在仙掌。雲霧欲生衣。五霜天寒淅。洵遠。六鶴林春社。方環山仿董思翁作。七元繆叔民畫筆。出自董巨。平淡天眞。非作家者流。所能仿佛。蘇畫蒐。妄意擬之。戊辰立夏後一日。經畬堂坐雨。與惺夫論南宗畫派成此。草莽臣士熙。八按道人生康熙壬申。卒乾隆辛未。年六十。此題甲子戊辰。皆五十後作。筆墨深秀。尤可寶貴。咸豐辛酉。杭州再陷。先世收藏。半歸浩刦。僅此數語。留行篋中。補書卷末。嘆息彌日。錢塘戚采孫。

畫梅題記

清　桐鄉朱方蒲吉人著

題畫

十度寒香九度尋。何如紙上水雲深。期君莫作嬋娟看。中有文貞鐵石心。

相約友人往南湖看梅。風狂不果。寫此遣興。並系以詩。

題畫月下梅花

斜陽乍向梢頭斂。月華又向梢頭見。籬外白于霜。花光和月光。　疎枝橫復整。小朵渾無影。疑動五更風。題蓉樹已空。

題畫

一冬風雪重番播。閉戶袁安但僵臥。木葉盡脫苔半枯。剝啄聲稀無客過。春風昨夜來我家。寒香離落齊開花。老夫巡簷日索笑。看到明月枝橫斜。花前酌酒醉初醒。磨墨抽毫一乘興。寫幅梅花不買錢。愛花人至聊相贈。

題畫扇寄杭堇浦

西湖曾繫木蘭橈。湖上殘雪未消。報道南枝春信早。移船更近段家橋。

畫紅梅小幅

爲嫌非尚淺。潑上胭脂汁。疑入武陵溪。飛花流遊屐。

古人有畫硃砂梅者。宛如瑤臺仙子。偶披緋衣絳服。而綽約風致自在。

題畫贈貫虛上人

自讀榜題了萬緣。惟留筆墨尚難捐。閒來寫幅寒梅樹。持贈知音不買錢。

爲族兄笠亭畫扇

閒將淡墨寫南枝。不學前人自有師。曾記段家橋畔路。孤山離落早春時。

題畫爲張鏡墅作

丹楓隕葉菊萎霜。燒痕遍地草不芳。東風昨夜忽入律。寒梅蘂吐珠光芒。顆顆勻圓盞吹裂。望中如聚瑤臺雪。十里湖同不夜天。橫斜影透玲瓏月。南枝北枝遇丰韻。江鄉花事頭番信。眼前好景且逍遙。莫管年華催兩鬢。呼童布席開春缸。樹底滿酌酒百觴。裝石濤狂有成例。拍案大叫梅花王。乘醉閒眠石牀冷。夢入銅坑杳難醒。醒來研墨畫此花。如買鄧尉山頭田二頃。

鏡墅出示文休承畫梅扇。上有雅宜山人次王元章韻題詩一章。余亦效顰爲之。

題畫

愛梅須高人。非人梅則辱。千古數逋仙。吟賞孤山麓。畫梅須高人。非人梅則俗。會稽袁石農。妙筆繪寒玉。我亦愛梅人。梅花繞茅屋。閒時輒閉門。熱客無由目。巡簷看三更。或傍梅花宿。晨起寫其氣。濃研課畫僕。花瓣貌勻圓。苔枝回屈曲。不求形似間。但取神韻足。落梅風急後。終日對橫幅。非敢附高人。聊以繼前躅。

題畫寄沈侶姚

爲愛南枝破蕾寒。水邨山郭儘盤桓。吟情還比何郎勝。東閣花嫌尚屬官。

銅坑不到幾年遙。拋卻詩筒共酒瓢。何日萬堆晴雪裏。與君策杖虎山橋。

爲沙斗初畫扇

望中疑是白雲生。南北花枝縱復橫。何處相思忘不得。虎山橋畔月三更。

題畫

短窗底插橫枝。靜對寒香世外姿。未必輸他范少伯。鏡中一舸載西施。

太湖歸舟。折得梅花作供。寫此紀興。

又

不作尋常淺淡妝。綠羅衫子絳羅裳。東皇點染先桃杏。欲試吳兒木石腸。

又

平生愛梅頗成癖。踏雪行穿一雙屐。六花散漫飛滿空。千里萬里同一色。衝寒不畏朔風吹。乘興來此

江之湄。繁花滿樹花欲放。彷彿羅浮曾見時。南枝橫斜北枝好。北枝若過南枝老。中有一枝致奇絕。萬蘂千葩弄天巧。老夫見此喜欲顛。載酒大酌梅花仙。仙人怪我來何晚。一別已是三十年。醉來仰面臥深雪。夢挾飛雲上天闕。酒醒起視夜何其。野烏啼殘半天月。

題畫爲閔玉井壽

老幹寒香絕點塵。水邊林下見風神。鬅眉嗇客渾相似。管領江南歲歲春。

題畫贈汪激齋之官瓊山

琴鶴相隨早放衙。春風獨坐啓窗紗。清香好向圖中覓。不看河陽滿縣花。

題畫冊

山谷詩華光畫梅曰。但欠香耳。余思讀畫者。試以篇梅畫之。則尺幅中時有暗香來也。

二分明月千古冰心。

撫金孝章先生筆。先生諱俊。明崇正孝廉。隱居不仕。善畫梅。爲吳下所重。繁花都綴枝頭。能於逃禪者石兩家之外。別開生面。

會稽如隱居士陳淑章畫梅。蒼老中頗具秀逸之致。此幅略仿其意。

春波情未惬。圓影入華池。不知春色早。香氣滿南枝。

竹外一枝斜更好。坡公詠梅句也。七字直與遁仙雪後水邊一聯相埒。若唐賢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不禁使人笑來。

曲折何能效補之。拈毫聊以遣遐思。畫來未便輕投贈。曉日明窗幾度窺。　撫逃禪叟筆意。并題斷句。

撫華光筆法。寫萬山晴雪一株梅。

芳原春有信。晴雪已紛紛。香氣清于水。花光白似雲。橫枝傘庭見。疎影澗邊分。莫恐成搖落。村深笛不聞。

瑤臺聚雪。

樹身略師北宋。而行枝鈎瓣。仍學元人。自詡生動之致。勝于馬遠。但無楊妹子題詩於上耳。鄧筆爲之一笑。

清到十分寒滿把。始知明月是前身。題于水北花南亭子。時癸巳嘉平月祀竈日也。

爲方蘭汝畫扇

江路溪橋雪作堆。春來策杖幾徘徊。平生慣識荒寒味。不盡官梅並野梅。

江砌農有楚江之行寫此贈之

布帆遙挂楚天寬。驛使南來欲寄難。倘憶銅坑春信息。客窗試展畫圖看。

曹習菴索畫因系以句

慣向江南領衆芳。試燈風裏吐花光。離橫老幹溪橫影。雪滿空庭月滿廊。未到春來先有態。不迎人處

忽聞香。自從活剝邱爲句。誰得吟詩復擅場。

題畫贈趙味辛

的的疎梅試早春。亭亭松幹絕纖塵。清芬一段知誰似。宜贈文章蘊藉人。

題畫

華借險巇標絕色。幹爲古鐵軼羣材。何人得具開春手。不減元章放筆來。

宋人畫梅。大都疎枝淺蕊。至元裒石山農始易以繁花千叢萬簇。倍覺風神綽約。珠胎隱現。爲此花別開生面。明時陳淑章常師其意。吾友汪巢林、金吉金繼之。益盡離奇天矯之態。尋常畫手。拘守繩墨者。往往笑之。然二君高古之性情。即於筆墨間寫之也。遙千巖詠梅詩云。湘妃危立瘦蛟背。缺月冷挂瑚瑚枝。造語奇崛。畫梅亦須得此種神趣。

又

一點香從世外生。悄然瘦影立三更。美人只在月明處。冷臥匡牀夢不成。

題畫卷

能事曾聞楊補之。墨痕渲染重當時。淡妝莫笑無顏色。此是春風第一枝。

宋丁野堂畫梅。理宗問曰。卿所畫者。恐非官梅。野堂以江路野梅對之。遂放還。自號野梅居士。憶昔壬午歲。余題冊進呈。蒙邀睿賞。疊賜文綺。較野堂不更優渥耶。

題畫寄張看雲

當時分手蘇城郭。幾載相思越離索。朝來山僧邊吾廬。歡喜雙魚掌中落。爲言老去興猶豪。七十年華神毀鑠。鄧尉山頭花事繁。行將杖策探邱壑。上巖下巖路縈紆。銅井銅坑峯戍削。十里五里香風生。千堆萬堆雪光皓。知君不耐短童扶。選勝穿林還腰脚。嗟余抱病臥荒村。未得尋芳試芒屩。聊畫寒香樹一株。寄爾高齋先有約。明年相見各康壺。田衣山屐超塵縛。看梅同上橫頭船。好向花前理春酌。了根上人過訪。得張看雲書。邀余看梅。余抱病不能赴約。因畫寒梅一幅。聊寄相思。并題長句。

題畫

吾鄉高江村少詹家。有王冕紅梅小立軸。汪求是主人家。有辛貢粉梅長卷。皆元時高流妙筆。余用二老之法。畫于一幅間。朱朱白白。恍然置身在水邊林下也。冷香可挹。伊誰問之。

又

夜月三更睡尚遲。玉梅花下立多時。愛他照影渾如畫。壺字燈頭女字枝。

與友人月下看梅圖此。

爲陳會雲畫扇

敢誇妙手奪天工。差似孤山離落中。高處不嫌多著墨。黃昏一望轉空濛。

歲在昭陽大荒落。臘月既盡。坐春橋草堂南窠。時朔風正厲。同雲淒緊。香雪一株。尚未有消息也。披裘

擁爐。炙澄泥小硯。試吳去塵墨寫此。并題二十八字。

題畫

余案嗜畫梅。去歲于邗江閱蓮峯案頭。見華光紅梅卷。仿馬遠筆法。一枝菁豔如生。展玩不置。因公笑而見贈。不啻百朋之錫也。

題畫贈吳梅查

韓興吟身同瘦削。花隨詩思發清新。原知不入時人眼。聊爲梅兄一寫眞。

題畫

甲午殘臘。邗江歸里。江研農有明泰鄧尉看梅之約。乙未元旦午後。濡墨寫此。想銅坑銅井。香雪海中。提壺策杖。當不遠也。

題畫與金甥少權

開篇南枝與北枝。廣庭正值月來時。影成水墨元章畫。香動昏黃和靖詩。此夕一尊須共醉。他年兩地便相思。時浚谷將入都。留忘卻天風冷。點點飛花撲酒巵。

憶昔乙丑歲春正。揆一妹壻。招同浚谷三兄。夜飲程如堂梅花樹下。余曾賦七言律一章。迄今已三十四年矣。兩君俱歸道山。此樂渺不復得。戊戌除月。南榮寫此。因錄舊作。以貽少權。使知當日花前一番觴詠也。

題畫

自我相思經一載。與君偕隱已多年。樹崖洗丈詠梅句也。空裏傳神。不著色相。遠勝前人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一聯多矣。畫梅爲逸品。不獨風詩爲然。畫梅者。筆墨之外。別具一種閒澹之致。乃稱妙手。

題畫寄程叔平

殘年景物剩三旬。風冷霜清正此辰。珍重故人憐寂寞。頻行早贈一枝春。

十盞銀蓂并相道。花作仙人姑射姿。歸去磁盆添水石。晴窗消受歲寒時。

一般冰雪發寒香。圖畫雖奪定不妨。曾記坡公詩意好。林逋合配水仙王。

吳門歸棹。程叔平以盆梅水仙二種贈行。因此誌謝。並系以詩。

畫梅十幀爲鮑緣飲作

玉梅花下交三九。陳迦陵詞句也。漁洋尚書每稱之。

試松園老人自製墨。彷彿熙沒骨法。爲梅兄寫照。

如在孤山籬落間。

乙未元夕前一日。庭梅將吐蕚矣。而東風送寒。夜雨不休。正昔人所云試燈風雨妬梅花也。富洞華館。

挑燈寫此。

暗香浮動。正月上旬。寫時南枝已五分開也。

甲午除夕。友人折園梅數枝見贈。磨瓶作供。頗饒清興。塞窗守歲。燈下寫此。小兒女方伐鼓敲金。堂前懽躍。無一睹者。

臨元人墨梅小幅

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醜枝。蹇東嚴詠梅句也。愛其造語奇崛。因圖此景。時春寒未退。擁爐爇研。捫管爲之。

倣寫紅梅一枝。而此花之酸澀風度。如在目前。終非多買胭脂搽牡丹意也。因錄堯峯老人斷句。

皐亭道中。見人家離落野梅盛開。篷窗濡墨寫之。時乙未元夕前四日。試燈之期近矣。

題畫贈楊豐亭

殘雪初消馬足輕。我隨芳信到山城。春風道路人爭說。官與梅花一樣清。

戊戌早春之潛州。擬擅天目之勝。畫梅花贈楊豐亭明府。并題短句。

爲張熙河畫伍梅圖卷

熙河孝廉。書堂後軒。古松之下。舊有梅一本。枝幹屈曲可觀。乾隆癸卯初春。添植四株。合而成五。作種梅詩記之。四月杪。余過柘湖相訪。因屬爲圖。夫以數言之。當稱五梅圖。而君日吟詠於其間。兼輯梅花詩話。是與梅花爲伍也。即稱伍梅圖亦可。

題畫贈張遠春

滿座春風。

研田清興。未曾闌。寫幅寒香供客看。隔紙心聞勾瓣易。揮毫腕弱布枝難。畫師我豈華光老。詩思君同水部官。投贈一時何有幸。反因苦幹得珠玕。

爲遠春秀才畫梅。詩來稱謝。依韻答之。再題其上。

題畫寄黃秋雨

梅格偏宜野路看。亂頭粗服自高寒。何郎枉是多詩興。東閣終嫌尚屬官。

寫寄秋雨茂才補壁。兼志相思。時年六十有六。常覺手顫。勾瓣點椒。殊少筆力。

題畫

筆端造化出天巧。寫得江南雪壓枝。誰道春歸無覓處。橫斜全是越溪時。

予舅氏朱春橋先生，夙學工文，旁涉繪事，壬午春翠華南幸，以所圖花卉進御，被文綺之賜，遠近榮之。晚歲謝病家居，每濡墨爲梅兄寫照，識者謂得補之遺意，圖成必有題句，因彙所作，曰畫梅題記，以見先生藝事之一斑云。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望日，仝德興識。

松壺畫贅

錢杜 著

重刻松壺先生集序

古人題畫詩，皆一時伴興之作，每不入著錄。蓋精六法者，不必人人以詩名也。杭州以詩畫名世者，金司農、奚鐵生、兩君而外，繼之者爲饑君叔美。如鼎三足，又未可概論耳。叔美所著畫贅兩卷，純以眞氣行乎其間，使人讀之，作天際眞人想，何可以題畫詩遽薄之邪。畫憶兩卷，皆師法古人，直抉其窔奧，以詔來學。爲染翰家不可少之書。原書久佚，好事者遽相逢寫，不無帝虎陶陰之憾。邁孫於家鄉文獻，粹意搜索，嘗欲鋟版以廣其傳。六十後猶孳力於校讐之事，晨鈔暝寫，每丹黃不去手，可謂耄而好學矣。所著詩詞，直闖翦芬之室，特悔其少作，不肯輕以示人，非相厚如吾輩者，未能得窺其涯略也。余往來湖上，嘗下榻榆園，文字譚讌之樂，幾無虛夕。今年秋，邁孫以重刻松壺集見眎，既爲書眉，復述其大略如右。叔美先生有知，必歆於地下，爲後世相知無疑矣。時光緒丙戌八月，秀水沈景脩蒙叔識。

松壺畫贅題辭

萬里逢餞七支離散蕩人，惟餘一枝筆，寫遍楚山春。客裏黃金盡，尊前白髮新。幾時閒老眼，看爾出風塵。

南昌桂馥未谷

松壺公子詩中仙，玉骨清脆蕊冷然。毛女嬋娟謝羅綺，江珧俊爽離脂羶。前宦抗手唐子畏，近時顏勝張老船。何當乞寫椒林屋，更與焚香論畫禪。

正定王定國椒園

二十五年前把臂，長身玉立水曹郎。一尊重與論疇昔，雙鬢相看驚老蒼。又字外無眞事業，畫囊中有小滄桑。收藏幾滴英雄淚，且對梅花笑一場。

昭文孫原湘子潤

我愛松壺子，西冷此逸才。烟霄一聲鶴，花海萬株梅。關塞中年感，江湖晚歲哀。經庵牖隱處，頭白早歸來。

錢唐陳文述雲伯

清陰嶇嶇橋，高挺鵝腳樹。疏花散空香，溼衣似涼霧。閒編坐其下，細嚼冰雪句。溪月尤有情，隔葉半丸吐。執卷倚樹立，月影黃濛濛。幽鳥時一啼，恰與仙境空。清吟與之合，風忽颯天風。滌淨凡俗心，妙理始可通。

昭文蔣寶龄子遐

如聆古瑟琴聲出奏盤中。

畫。質以余言。當不河漢。余先後所得叔美畫。碧城仙夢。花海扁舟。微之詩意。溪山釣艇。蕉林琴趣。芙蓉樓讀書各一。寄鴻小影册子十六。有詩者三。然未屬余欲。更爲我作數幀。當再拔筆記之。嘉慶壬申花朝前二日。錢唐陳文述。序於吳門桂葉書堂。

序

吾杭門才之盛。推許治中儀方伯家。余與許氏。因同年南士。獲交菊船、仲容、玉年、鏡匡、昆季。而蹤迹不若儀氏之密。儀氏昆季。余因同年東生。得交謝庵、叔美。余在京師久。謝庵、叔美。亦在京師久。故於謝庵、叔美。視東生尤密。嗣謝庵歸道山。叔美走滇南。余出都。東生入翰林。數人蹤迹。遂如伯勞飛燕。溝水浮萍矣。歲丁卯。余改官江南。其明年戊辰。謝庵嗣君小謝。來試吏吳中。剡謝庵遺詩見示。又明年己巳。叔美自滇南歸。往來金陵吳門。遂得復相見。逾二年。叔美裒輯題畫諸詩。將付梓人。寄余評定。余惟詩之爲道。揚子雲所顧雕蟲小技耳。雕蟲尤詩之一端。近於尋常酬答。又半於畫成行與。雲苦吟精思。故工甚難。吾杭鄭虔三絕。向推奚君鎮生。其冬花庵遺詩。吉光片羽佳矣。觀畫猶有閒。今叔美以貴公子少年。從宦萬里。騎象百蠻。求碧雞金馬之時。類漢王子淵所爲。西湖峨眉。南遊甌閩。中歲落魄。羈栖壘下。復避債絕戰。往來古戰場。顧所作畫類文衡山。更深於北宋荆董諸家。幽秀窈窕。若花在春。若仙在餌。而其爲詩。又超妙清曠。眞氣往復。上之追蹤太白。次亦不失爲岑嘉州、王龍標。今卷中所載。都出自酒酣耳熱。潑墨淋漓之後。所謂如是豈非湖山靈秀。獨鍾於斯人之筆端耶。家曼菁言。靈生往矣。繪事之遺。近今不得不以此推袁。余則謂海內詩人衆矣。超妙清曠。鮮有能及叔美者。所長不獨畫也。謝庵之詩。雄秀蒼涼。邊塞諸作尤工。東生之詩。自然古豔。尤善言情。假令同時命筆。恐尚須顧阿連出一頭地。許氏諸昆季。青士工詩。玉年善

松壺先生軼事

仁和儀松壺先生。年屆八旬。習靜湖樓。蕭容高寄。迹似林逋。生平軼事。有可紀者。周歲時。尊人嶼沙方伯琦。開藩滇省。眷屬隨行。蹤峻嶺。先生所乘輿。墜深澗中。以爲必不救。乃下有古藤纏絡。引出之。方於乳嫗懷中。醒醒也。十餘齡時。得療疾。齒髮盡脫。勢復不治。適僧過有以何首烏餌者。剖以竹刀。出白漿飲許。飲其半。即酣睡兩日夜。醒而索其餘。則爲僕嫗乘去矣。然自是精神煥發。宿痾頓瘥。齒髮復生。終身無疾。幼時即有聲色之好。病已則澹然如老衲。自言閒婦女髮氣。便頭痛欲裂。故其就婚吳門某氏。生一女名楚長。一日託故避去。伉儷閒音問遂絕。嘗索逋萬里外。至則其人已沒。乃以數千金之券。焚於靈次。徒手不得歸。適與桂末谷同寓僧寮。各售其所作書畫。得餘沽酒。聚鮮。欣然譚笑。數日而盡。又爲之。僅濟旅食。後由滇至豫。將由豫入都。途中賃一舟。行李蕭然。資用久絕。忽有攜襆被及布蓋。請附舟者。既發舟中。其人復去。待之兩日不至。乃行。而飢寒交困。姑啓其蓋。糗糧在焉。因得飽。夜寒以其襆被覆之。特狹而小。類殉歛物。心惡焉。亟置篋中。迨抵京師數年。啓篋則襆被布蓋。皆無有。封識固宛然也。因悟所遇。乃鬼物幻形。嘗云。非遇此。則半途塡溝壑矣。性喜卜居。在南陽。於諸葛廬旁。種桧結屋。在金陵。得陶谷餘地。近清涼山麓。貞白故居也。築青峰草堂。庭有六朝時古梅。在焦山營草庵。在西湖則卜居寶石山下。即今野鷗莊也。中有小裘裘樓。余所寄額。每共坐樓上。山翠湖光。近在几席。而室靜如僧廬。僅奚童一二人。供給使耳。不

飲酒，烹饌極精，即廚食譜，皆他家所未有，所居紙見牆壁，多以板夾之，室每小於蒲蕉，戶若圭竇，位置雙楚，夜恆不寐，支板牀臥坐其上，夏不席，歷久如是，讀書過目不忘，晚年燈下，猶必觀書數自以自課，夾注細書，寫日了了，并能作蠅頭小字，畫由停雲上溯宋元，近歲用筆尤細，藤稍橋刺，無不雙鉤，六十戒詩，七十戒畫，前所編松壺畫贅一集，容靈澄若，純乎化機，一刻於小倉山房，再刻則余與王梅溪成之，三刻則杭郡諸人，仿宋本最精，更有畫憶一卷，論畫及紀所見名跡，未刻也，先生初名榆，改名社，字叔美，號松壺，以字行，是幸七人，居幼，諸兄皆顯貴，獨漠然於榮利，無子，有詩以姪爲後者，矣曰，傳不在有後也，自贊生墳，女楚長，嫁而沒，葬之墻側，先生以貴公子落魄，投荒百蠻，騎象，南踰嶺，閩，西陟峨嵋，中年雖衲衾下，更往來古戰場，凡所閱歷，頗有異聞，旗客西冷，朝夕從游，相契甚密，嘗爲余繪述之，此惟即可憶者，若於篇云，

松壺畫贅，初刻於金陵隨園，再刻於南陽，再刻於武林，庚寅夏，庭筠即隨園本，補五十餘首，重刻於吳門，版旋散佚，今檢篋中，獲先生自定本，視原刻頗多增刪，因重爲編次，其畫憶一卷，亦乙未丙申間，先生所手授，曾屬印君石齋，葉君調生校正，更舉畫訣數條列之前，所紀名跡列之後，綜爲一集，於是讀先生詩者，如覩其畫，畫論畫語，可想見其詩焉，蓋去先生沒五六年矣，先生六十戒詩，七十戒畫，故所著僅此，至筆墨之蘊，寥寥數語，澄宕空明，水夢山心，隨在印合，世有真賞，無俟贅詞，道光三十年庚戌仲冬，棘川弟子程庭筠識，

松壺畫贅卷上

清　仁和錢　杜叔美著

寄夫沈先生隱居灣東築鶴巢草堂足迹不入城市余與袁壽階買舟過訪出先世石田翁灣東圖卷見示索余更爲一幀以紀勝事

先生舊業灣之東，自縛三間小茅舍，到門汩汩瀉溪流，繞屋陰陰半桑柘，湖邊白稻田一區，身外惟餘書百架，題詩清興到瀟洒，汲井山泉出瓦罐，釣魚竿插臥牀前，載鶴船橫草堂下，碧瓶紅帳能醉人，亦鄉矣奴解行矣，幽夢醒時餉飪香，午雞啼歇藤花謝，便欲編籬與結鄰，不用蒲葵亦消夏，蛙聲閣閣催荷鋤，門外雨來翻穩穩，

夜入江天寺作小畫與練江師

挂帆暮出京口驛，蘆花已白楓初黃，烟平波軟三百里，日落宋落江茫茫，荒鐘亂搖海門黑，孤雁寒叫秋天長，山僧信臥不迎客，自策短杖登龍堂，

鷄山吟社圖

蘭生在點蒼山下，得地十畝餘，有水竹之勝，日與賓從往返，因築堂五間，扁余仿衡山設色，寫其大概，更賦詩爲同人倡，

三間板屋蒼山下，習靜來尋樹裏扉，影掠野橋孤鶴去，聲穿深竹亂泉飛，讀書堂小烏皮淨，種藥闌高鶴腳肥，宦久知君能入道，壺中先著水田衣，

息廬圖送李柯溪南歸

萬里送君殊可憐，一廬風月是清歡，身離幻境真飛鳥，貧戀殘書勝拜官，揮破俗塵青玉麈，消除沈困紫龍團，莫嫌地僻經過少，細竹幽花次第看，

檇李繞舍水圍隄，桑下茅茨一翦齊，小港自臨花曲折，濃陰不辨屋東西，魚經擬向溪翁借，風字須留野客題，若去故園尋畫本，門前先記板橋低，

蘭生爲其子致純乞畫，仿元四家意，作小册應之，秋雨初霽，窗几如拭，下筆頗有古趣，點蒼秀色，落丹崢凌虛觀，靈源瀉落花，仙人騎白鹿，去辭赤城霞，雲壓萬山黑，雨來千樹低，不聞虎豹嘯，時有青猿啼，

最憶茆亭下，槐陰六月涼，離笆三十丈，圍住讀書牀，

雪深溪梵絕，夜靜聞折竹，獨有古先生，蒲團石門宿，

陳雲伯索宋支山孝廉，遊三十六夫容讀書樓圖，意似未愜，屬余更寫一幀，爲櫪房山意，

一夜聽寒雨，秋深湖上山，白雲滿高樹，三十六峰間，沙鳥似相識，溪風時往還，著書歸亦好，與爾掩荊關，

摩兜堅尊者象

經言摩兜堅佛，即妙吉祥菩薩，在西天竺國，巢娑羅樹身，一千五百劫，吐氣成吉祥文字，樹上鳥雀，皆證妙音善果，地下砂石，皆變金屑，種種毒蟲，无有侵害，是爲妙吉祥菩薩，乙丑浴佛日，與未谷、蘭生，在青雲庵設齋供佛，以香露水和墨爲之，是日優曇作花，香撲几案，大衆歡喜，各賦一詩，

香樹五十圍，腹空如虛船，上垂太古藤，中坐長眉仙，指爪盤一身，毒蛇盤兩肩，身同青蓮淨，頂見豪光圓，一千五百劫，一劫五百年，劫劫慈悲心，漫然益大千，居士性惱散，稽首古佛前，但乞妙吉祥，不學摩兜堅，

蘭生齋中菖蒲作花，未谷顏其居曰茆花館，余爲圖之

蘭生五十猶著書，官齋幽絕如山居，菖蒲一盆作清供，十月著花香滿廬，歲逢甲子紀靈異，松壺好事爲之圖，圖成更補主人象，似比野鶴形神癯，岸幘孤懷忘世味，茗椀爐香小游戲，朝衫才脫見人來，終日盆山對蒼翠，餌玉屑，餐靈芽，花開九朵根九節，服之顏色鮮朝霞，世間怪事無不有，金丹豈必仙人家，君不見，菖蒲花，

青城老人，古藤杖一枝，云采自峨眉山中，糾結盤屈，不可名狀，屬余類之，置在室之中巫處，見吾家舜舉所作赤藤杖圖，古致歷落，因想像其意爲之，

仙人一枝古藤杖，攜來遠自峨眉巔，之而天矯鱗甲露，入手便欲慈蜿蜒，側盤峨眉積雪間，屑冰凜凜寒入天，陰崖慘冽白日死，半空墮落蟠和戀，牙鬚下垂三百丈，根腳倒飲天池泉，三冬落葉埋不得，中有太

古胡僧眼。青城老人偶采掇。掌中七尺珊瑚。快刀斜削紫玉細。磨洗獨用金砂堅。扶之穿破蒼山烟。十九峰上聲鏗然。靈芝纓絡光錯亂。藥籃高挂香盦肩。窮幽不須白木屐。沽酒更有青銅錢。知君且攜入廛市。題名大字深雕鐫。待慕盦物留粉本。然後再尋五岳追飛仙。幾時萬壑一鄧化。龍去與爾共跨汗漫游入蓬。

松影庵步月做徐幼文意

山月欲上松風鳴。峰影隨地溪雲生。西溪門掩月初上。茅茨古琴發幽響。琴聲漸幽月漸高。空堂六月生寒濤。隱靈夜半看山月。松影亂落如牛毛。須臾簾捲月將墮。谷口煙深疑有路。小艇呼來不載人。抱琴還逐松風去。

汪西伯索畫倪迂小景

妙論真如百級登。清於野鶴滄於僧。何因夢見倪高士。江上青山畫一層。

題團扇

碧天涼影亂啼鴉。水調玲瓏唱落霞。夢入小紅橋外路。四圍風柳一湖花。

吳仲圭武夷仙居圖幽秀極似趙榮祿名筆固無所不能信哉古稟老師屬臨是本

江風颯颯打琴弦。榜午鳩啼欲雨天。一院蜻蜓人不見。蓼花紅到碧簾前。

擬雲西老人荒率意

荻蘆陰裏小徘徊。薄暝輕舠且未開。山葉打篷風拍水。蟲聲如雨過溪來。

戲作醉鍾馗圖爲未谷寫照并繫以詩

醉鍾馗者多矣。五代石恪有嫁妹圖。宋馬和之有讀易圖。劉松年有出獵圖。李伯時有策蹇圖。元趙松雪有搔背及跳鬼二圖。王叔明有寒林圖。王孤雲有濯足圖。吾家舜卿有垂釣圖。明杜懼男有照水圖。沈啓南有移家圖。唐子畏有騎牛圖。丁雲鵬有問渡圖。陳老蓮有吟詩圖。未有作醉鍾馗者。乙丑五月五日醉後。以殘酒和墨。爲未谷寫此。不特辟惡遠邪。亦見終南進士。優游盛世。變幸太平也。古人筆墨間。能具上氣。所以傳世。若盡文進、吳小仙輩。幾墮惡趣。不足尚也。近惟未谷解此論耳。　按鍾馗或作鍾葵。入夢唐宮。事殊誕幻。昔人元旦縣之廳事。用辟不祥。今則專施之五月五日矣。

三尺鐵。一斗酒。終南進士笑開口。笑聲噬噬引一斗。一斗飲盡去朝天。歸來還向酒家眠。接籬倒著醉拍手。不知何處得來杖頭沽酒青銅錢。頭日日添酒債。玉山也作頹唐態。潦倒還能氣食牛。醉鄉萬鬼都驚拜。君不見太平之世魑魅無。不痛飲酒胡爲乎。

李鶴坪紀游册子

滇南客舍。遇鶴坪先生。以詩相質。亦大樂事。特余胸次塵積。絕少邱壑。又安能爲此紀游册傳世邪。惟先生游歷之地。余皆得登陟瞻覽焉。下筆時。當或與詩意有合處。董文敏云。不行萬里路。不

可言畫。譬荒客落中。相喻惟吾兩人耳。

蒼莽太行山。崎嶇太行道。落日催馬蹄。四山巒枯草。勞勞行旅人。毋使容顏老。太行夕照。垂楊三百株。臺下繫青驄。細雨搖歌扇。微波漾遠空。樂條莫輕折。多事是春風。魚臺遊別。黃鶴高樓下。長江思渺然。梅花飛玉蕊。一夜落寒烟。借問成開府。胡沐何處邊。鄴酒純純。閉門三十年。猶聽蔡陽鐘。臥看東峰月。長住溪堂松。歸去采蒲。青天騎白龍。蒼梧讀古。關門新月上。野店啼山雅。蒼然華陰祠。望見青蓮花。願借盧耽鶴。高飛凌紫霞。遊園旅想。塔院竹陰合。石牆三里深。池喧桔槔水。僧語枇杷林。且就支公宿。能安出世心。蕭寺禪燈。破曉揚短艅。布帆疾於馬。長風驅秋雁。亂落洞庭野。淑淑盧林潭。人歌古祠下。洞壑張帆。橫琴山堂坐。公吏盡無事。案牘懇秋藤。衣冠染寒翠。偶聞衙鼓聲。人來問奇字。山齋問字。

黃琪齋以詩册見貽索畫爲別

垂老江干鬢有絲。問君惆悵欲何之。上公自許圍裙屐。名士何妨食蛤蜊。縱酒福衡偏做世。登樓王粲最傷時。婆娑京雒風塵裏。珍重雲中絕妙詞。

晴川閣前山月圓。臥看白鷺破輕烟。殘盧漠漠黃州岸。落葉蕭蕭鄂渚船。赤壁蒼茫人弔古。大江秋老雁橫天。布帆莫問鱸魚膾。落魄湘潭已廿年。

自草庵探梅。宿慧中上人禪室。客者謂是鄉山水幽靖。頗似黃鶴翁畫本。促余彷其意。遂成此卷。

草庵雪晴。風打門。欲霽不霽花紛紛。人隨山鳥上絕壁。僧狎野猿眠冷雲。冰純寒香暗騷屑。天池空翠相氤氳。夜闌月黑山屐響。碑底自剔殘苔文。

秋林曳杖爲蘭生作

安得拂衣去。從君倒玉缸。秋林閒曳杖。水閣大開窗。野竹綠千个。沙鷗白一雙。門前釣魚艇。長謠鴨頭椿。

爲敬齋相公東齋壁上畫桃源幢子

素壁龍湫挂。虛檐鳥道橫。松聲天半落。雲氣午時生。絕壑分青嶺。飛梁度赤城。窺簾輕燕入。支枕夜猿鳴。相國齋居處。軒窗出世情。茶香侵几研。翠拂冠纓。芝蓬長年藥。園留獨樂名。桃源原不妄。拂袖待功成。

浩然閣在點蒼山下。史漁村守大理時。爲公暇宴集之所。閣前正見十九峰。索余賦詩紀之。并爲橫卷。

朝看蒼山雲。暮聽蒼山鐘。松風吹人衣。夢落十九峰。使君識猿鳥。夜曉攜吟筇。茶具惟一榻。石磴穿萬重。入門優曇樹。子午天香濃。花片一尺深。時有金仙蹤。闌干挂海月。秀壓千芙蓉。下指飛鳥邊。袖底青濛濛。丹臺五千仞。霞起珊瑚紅。石壁天雞鳴。倒景扶桑東。迴光射桂雪。滄翠洗蛟宮。八月九月時。颯爽開秋風。衣裳染澹露。几榻橫清空。偶作汗漫游。遂與名山逢。手揮竹如意。坐列浮邱公。願乞九還丹。一洗塵埃胸。

樹陰壓門門不開。落花滿地生青苔。古壁散影人語絕。柔櫓作聲溪艇來。書卷渾忘歲曆落。杖藜偏識路迂迴。與君共有山居興。隔著疏籬送酒杯。

未谷藏趙榮祿赤壁卷。設色全師宋人。於繩矩中寓疏逸之致。蓋士氣勝也。借觀竟月。爲題此幀。

東坡一去成千古。烟月依稀夢見之。圖畫至今傳往迹。江山原不異當時。浪花晴捲周瑜壘。樹色寒分夏禹祠。便欲隨風橫鐵笛。手招黃鶴向天池。

倣巨然烟林高閣與蔚生。是日雨霽。將歸城曲草堂。賦詩爲別。

老鶴一聲起山陽。蜂蝶入門雲出戶。芭蕉葉大薔薇陰。花事才過春百五。南衙小閑飛鳥遲。拾級盤紆高可數。使君高坐如仙人。天半清讀落松壓。非徒吟眺供游興。要識吾民真疾苦。謝庭閒寂公更眠。看遍屏山好眉嫵。大村小村搖晴烟。高田低田響春雨。桑蹤沃沃戴勝鳴。茅檐軋軋繅車語。我來把酒銷清晝。撫掌都忘是賓主。頻出烟林十萬家。中有山農老場圃。莫嫌地瘠風景測。聲壤終看成樂土。東峰隱隱輕雷鳴。溪眼青苗喧社鼓。

椒園先生乞余作椒林屋圖。匝月始訖事。筆意頗似文五峰。其古厚則不逮也。一詩以當畫傳。

王郎撐腹五千卷。作官每被榜人嗤。衙齋寂寞偶識我。索畫更索椒園詩。椒林屋中好風月。一榻一琴一古佛。細葉垂陰映几牘。妙香入戶清心骨。官清休復辭坎坷。世事疾若浮雲過。折腰且學陶元亮。種樹逗求郭臺。駝酪楯七重看不足。譚禪每就蒲楯宿。朱門白骨總成塵。爭及三間打頭屋。幾時攜手祇園去。添種紫羅三百樹。

同甫兄客滇久。頗有蓴鱸之思。屬余寫意。卷中風景。如在故鄉籬落間。有秋意盎耳也。旅人小集。各詠一篇。

蟾荒七月秋已殘。莎雞切切啼夜闌。野月入簾送幽響。西風著枕生微寒。白頭頻恨故園隔。遠客欲悲行路難。多少鐙前小兒女。深宵爲圍憶長安。

客有貽羅浮蝶者。置籠中。一夕逝去。蔡松若作歌紀異。索余圖之。

手持綠玉杖。去踏羅浮山。羅浮山裏春風遲。飛來蝶蝶大於掌。半空飄舉仙骨輕。珊珊。或云高洪羽衣之所化。罡風吹落片片雪。崖巔烘以青城霞。飲以丹砂泉。遂使狡獪游人寰。曾聞淮南雞犬一一入雲去。何以爾蝶尚復盛埃間。得無此山靈秀原不異天府。獨令鏟跡窮宅千百年。況當青虬萬條壓冰雪。餐吸流瀣形神堅。人間萬事不足恃。昨日絲鬢今衰顏。金粉飄殘亦頃刻。只可蒙莊與爾相周旋。天工倘若作變幻。世上蜉蝣蝶蠹皆飛仙。蝶兮蝶兮殊可憐。且須騎爾黑甜鄉裏去。下視四百八峰青刺天。

仿江貫道秋風出峽圖。與史秋野。即送其東歸會稽。余亦將入蜀。各惘然有別意。

茆花館裏逢秋野。青笠長衫意瀟灑。鬢髮相看感慨生。眼前都是悠悠者。茆花主人貧且賢。貪我作畫留我眠。君家相距無咫尺。沽酒不論牀頭錢。蟾中八月秋聲起。歸夢蒼茫隔江水。一行白鳥衣袖間。萬樹啼猿閉門裏。滿耳猿聲最悽神。憐余奔走倚風塵。歸帆倘到耶溪去。應憶三巴峽裏人。

松塢幽居圖

松雪是卷。雖大設色。而古靜淵穆。非與唐宋諸家。膠戰數十年。未易臻此。東田先生索臨。竟月始就。未知與古人有合處否。

亂蟬渡水日當午。深竹連山客正眠。靜掩茅齋誰剝啄。松花一寸落門前。

倣文伯仁秋樹疏圖

宋人千巖萬壑。無筆不簡。元人一石一樹。無筆不繁。明代諸家。邱壑都宗元人。而於簡之一字。似少領會。伯仁倣晚一世。落筆輒與人殊。衡翁亦當退避。況餘子耶。與古山論甚有合作此。

日午山童尋筍去。溪遠烟深不知處。道人無事堦清苔。放下蒲團看秋樹。

爲君壽作便面

小樓依約一鐙紅。遠樹微茫細雨中。十二屏風寒不掩。秋聲隨夢入梧桐。

玉山影先生。家有小圖。種蔬自娛。築樓五楹。署曰歲隱。賦詩邀余往游。以病未果。暇寄圖寄之。

偃蹇彭夫子。清寒似孟郊。分畦疏菜甲。支架接藤梢。草長閒鳴徑。苔堆野鳴巢。頗嫌裙屐懶。樹底共誅茅。

王貢夫一峰草堂初成。屬爲圖永之以詩

春來新掩草堂扉。地僻應知過客稀。萬竹圍牆容鳥入。一峰當戶見樵歸。貧能支俸留黃犢。嬾欲題詩臥翠微。原是君家真粉本。嶺川莊下水田肥。

劍門詩思圖爲嚴叔子作

我愛嚴州嚴叔子。風流都雅世皆稱。短衣破帽彈長鋏。春草荒碑拜少陵。歸夢遠隨巴峽水。避人閒似打包僧。劍門細雨疲驢背。一卷新詩證未能。

曙堂先生乞畫江鄉漁唱

小樹寂歷生炊煙。夕陽野岸聞扣舷。老漁背網入城去。柴門寂寂江吞天。

黔州西城山居。爲王木仙觀察作圖。醉後更題一律。感慨系之。

莽莽黔西夜。秋來未洗兵。是誰吹玉笛。都作戰場聲。雁陣風千樹。山城雨二更。箭瘢鐙下看。涕淚各縱橫。

花將軍營中駝羅驄馬。飄嘗善戰。云自西藏中所得。索余題之。是日席上。姚木宇、施總戎、及諸幕僚。各爲一詩。豪宕感激之意。可以傳矣。

黔西都護鞍馬雄。驍勇第一駝羅驄。來從流沙走萬里。滿身汗血桃花紅。黃鬚健兒控不得。出陣入陣生旋風。鬃毛颯爽神骨聳。世無曹霸誰能工。昔日善騎李伯時。吳興承旨能匹之。星精未許俗手類。諸公況復爲新詩。紫金盤陀七寶串。雄姿尺幅開生面。檐下牽來意猶豪。營前騎出人爭羨。萬人群易戰士呼。突圍夜上山梁趨。四蹄蹴踏砂石裂。項下髑髏如貫珠。飛身擊賊賊膽碎。將軍新破松毛寨。卸鞍猛氣猶奪人。十萬降苗帳前拜。軍中鼙鼓軍門開。巴西太守擕客來。酒酣磅礴解衣看。午夜壁上疑風雷。憐余屢顧尋常者。神駿須從醉中寫。玉鞭明日下安龍。看堦槊槍洗兵馬。

七月二十七日雨窗有感寫此自遣

十九年中感鬢絲、維摩禪榻病難支、未能拋卻秋池上、匝岸荷香夜雨時。

板橋折柳園、送何愼齋歸山陰、同賦詩者、李鶴坪、劉古山、蔡松若、李同市、病酒詩未成者、李晴市也。

山居月未落、雞鳴板橋下、疏柳響鳴蟬、蕭蕭雜征馬、馬走大堤邊、槐花七月天、胡姬能勸酒、對客數青錢、客心指歸鳥、鄉思憐秋草、子獨返故園、余猶滯燈嶠、燈嶠長相思、但看楊柳枝、西塊渡頭望、愁絕夜潮時。

余自寫摘句錄册百頁、藍田莊白民明府、謂以宋鏤玉酒器相易、余詩與書、莫是當此、卽以畫贈、而仍還其酒器。

博古江陰莊白民、玉杯相贈意殷勤、一蓋自愧李長吉、四壁漫詩宗少文、蝦菜味增官閣酒、風花春負故山雲、藍田莊下容疏放、便狎欹湖白鷺羣。

仿唐子畏

一簡茅亭竹萬竿、讀書牀上午猶寒、茶聲閒沸南風裏、紗帽籠頭勝冷官。

升庵先生寫觀樓席上、作蒼山月話圖、時夜三鼓、客主盡醉矣。

十九峰頭月、清光滿葛衣、名山荒外少、高士蜀中稀、海樹孤雲落、春泉玉鏡飛、莫辭村路滑、著屐叩林扉。

山樓吹篪圖送張叔虎歸吳淞

蠻安山樓夜吹篪、江上潮平送行客、三巴一夜秋已生、江船欲開聞篪聲、篪聲嗚咽樓頭起、月明吹落巴江水、誰是吳淞張季鷹、莼鱸歸思秋風裏、闌干百折穿鳥巢、鯨下颯颯聞江濤、出峽還愁夜猿急、舉頭惟見蒼崖高、舟人催客前灘住、酒醒夢覺知何處、篷影金遮硤口烟、櫓聲猶繞樓前樹、今夜山樓送客歸、幾時吹篪故園屋、他鄉莫忘茱萸酒、只待江南白雁飛。

甲子正月十三日、同桂未谷、史鶴生、查斗一、李柯溪、欲黃震蒼三十三本梅屋花下、余與未谷、斗一、各爲一圖、余所作青綠橫卷、未谷傾倒、謂絕似張伯雨、醉後復爲賦詩、頃刻而成、不自知其隨矣。城東梅花三十樹、正是先生栖隱處、主人愛客愛花、留客看花十日住、曉日未出軒已開、屐聲一一緣溪來、春風昨夜入庭戶、酒痕綠泛玻璃盃、老落酒酣還好事、潑墨淋漓作大字、墨花落紙光怪生、四座肅然有寒意、坐上誰似查三肥、將欲作畫先解衣、鬚髯戟指氣磅礴、下筆不顧旁人非、獨石蘭生意閒適、學道著書兩成癖、塢來侍史盡堪憐、寫出蟲魚人不識、會稽李子如蓋魚、對客不語翻殘書、花前拍手笑啞啞、覓忘落魄惟松壺、人生聚散如朝露、轉眼溪山已非故、但得尊前宛轉歌、不知身世同飛絮、碧海誰騎李白鯨、黃塵漸老揚雄賦、世上無如我狂狂、風流未許旁人妒、君不見碧雞坊頭啼老烏、紫玉宮殿成荒蕪、舞衣散盡青苔長、寂寞園林只酒徒、相逢都是飄零者、對酒無端忽然下、堂上猶彈訓傳篇、門前且試山公馬、勸君上馬百不愁、古人白骨同山邱、梅花如此不歸去、山猿催客聲啾啾。

墓石田翁九峰春翠贈陳東田方伯

借問入山路、茅茨深幾層、野猿眠釣艇、山果落漁罾、秫米陶潛釀、青山謝朓登、西溪好泉石、莫忘一枝藤。

未谷在靈巖寺避暑、余往訪之、淸齋三日而別、爲留是圖、作佛前淸供、谷口來尋鄭子眞、茅菴閑寂淨無塵、品泉愛結烟霞侶、乞食能參定慧身、潭上僧歸留破鉢、松頭龍挂剩殘鱗、碧巖溪上堪消盡、便挾圖瓢與卜隣。

文休承擬浮槎駿翠、結構數柔、皆以己意爲之、自謂深得擬翁神髓、似非包山叔寶輩可及、想見古人下筆時、神光離合、不必於蹊徑中求形似也、長夏爲老菩臨此、

石法姿畫樹法奇、和州風雅是吾師、還疑原有雲礽在、淨埽茅堂拜大癡。

寫竹與萊友太守乞園中新筍

湖港陰陰野水平、江鄉花事逼淸明、齋厨烟起有人語、正是一園春筍生、

灑落雨晴人未埽、苔階泥破燕仍銜、且須拄杖敲門去、一訊淸貧太守饞。

臨江貫道嘗休菴

東峰雪未積、溪戶冰已凝、欲掩湖上扉、時過菴中僧、空亭萬香暝、小閣微寒增、且來擁鼻坐、著屐殊未能。

湖田秋泛爲伯雅兄作

南湖人散碧無烟、衰柳殘蘆白稻田、特爲移舟看霜葉、野塘驚起鷺鷥眠。

蘭生所居、有山池之勝、當仲夏槐柳蔽日、涼風颯然、輒與賓佐吟嘯、永日、索作橫卷、

永夏茅堂風日嘉、綠陰寂歷樹交加、客眠小榻扶殘醉、燕�ulation疏簾落曉花、幽響似來池上艇、濃香新試雨前茶、六街車馬塵如海、誰訪柴桑處士家。

諸伯如自蠟竹庵乞余爲圖

寂寂西湖水、蒼蒼修竹林、幽人每孤往、落日鳴淸琴、遠浩起寒色、歸鱸生道心、滄浪如可狎、吾亦謝華簪、

與未谷在靑雪菴、爲怡上人畫壁、醉後放筆作蜀江秋霽、時夜寒甚、燭見蹙矣、而吾兩人衣袖間、猶狼藉酒痕墨瀋、不知作何生活、當是鳩摩羅什淸淨域中、一重輪墨緣也、

憐子習禪悅、避喧開講堂、野泉爭竹覓、松鼠挑藤牀、留客古壇淨、繙經寶閣香、少文風趣在、高臥意何長、

簾底巴山遠、牀頭劍閣深、荒江千樹裏、空峽一猿吟、忽憶峨眉月、扁舟不可尋、抱琴何處宿、秋思滿煙潯、

越城夜泛臨唐子畏

越王城邊藕花謝、南湖白鷺猶亂飛、溪風冷冷送漁艇、山月皎皎穿林扉、釣竿閒插水亭去、僧影暗隨齋鼓歸、科頭十日幽趣熟、明日出門尋蔡微。

畫梅與聽香

吾鄉金冬心先生、年四十、始以己意學宋元寫生、五十學人物蕃馬、六十後專意畫梅、初師趙子固、王元章、後游山右、觀吳道子畫壁、筆意一變、其趨向之高、學力之邃可想也、晚年與先公交最密、恆至余家作畫、日覓數幅、余方髫齡、時時挈抱之、今先生墓木已拱、余亦頹老自放、追憶往事、都如夢幻、與聽香論先生、涕淚無端、忽然下、堂上猶彈訓傳篇、門前且試山公馬、勸君上馬百不愁、古人白骨同山邱、梅花如此不歸去、山猿催客聲啾啾。

一枝雨枝翠蛟影。千點萬點春煙痕。忽憶西溪深雪夜。滿鑪松火掩柴門。

定光寺山茶圖卷仿姚鼐東意貽古山

定光野寺春色濃。山茶一樹搖春風。寶珠亂點瑪瑙赤。鐵幹高插珊瑚紅。火雲十丈空起。渴龍倒吸天池水。碧瓦門開返照中。齋廚飯煮晴波裏。黔西刺史騎馬來。攜手共坐花間苔。落紅鋪沒香積案。紫襯稀土軟瓊杯。君不見優曇高出化城外。雪葉雨香靜相對。松壑居士爲作圖。雨花散落諸天界。

春雨過笏厓田居。醉以家釀。屬寫是幀。江鄉風景。惟趙令穰及停雲館諸人。始能傳之耳。

南坨樹頭晴水舍。北坨烟起雲陰陰。濃雲三日不成雨。溪上落花如水深。

卷後爲笏厓更製一詩寄意。他日擬卜鄰於此也

萬木寒幽卷。一泉通四鄰。漁莊斜礙艇。碓屋小容人。牀下尋山屐。籬前灑酒巾。東蒲是杭稻。眞比葛天民。

秋聲館圖

何五弟有琴。諸曰秋聲。華亭董氏故物也。未谷顏其居。余爲補圖。

蟹荒咄咄閉門坐。老樹邊檐人一箇。鄰琴還復聽秋聲。行到離門山月大。隔籬悄然琴已鳴。樹影滿地荒蟲聲。虛堂梧竹作清響。秋思忽從弦上生。知君好琴象好畫。傳來都是香光派。幾時同泛吳淞江上船。與爾揮手松風間。

楊升庵先生像

先生像。滇中有三本。一在永昌鐵樹嶺。作道士裝。一在大理寫韻樓。作處士裝。一在昆明陸爾玉家。作冠服像。蓋晚年弟子所摹。此隨昆明本。

萬死投荒落魄人。偶然重現宰官身。金雞遠寄東華夢。杜宇空啼故國春。關塞魂歸雲似墨。琵琶聲斷雨如塵。哀牢幾樹垂垂柳。尚識前朝放逐臣。

滇中黑龍潭。有古梅兩株。廟時物也。來谷爲設闌楯。索余圖。永之於石。

疏香拂拂吹面來。黑龍潭上梅花開。紫雲吹影落波底。碧琉璃浸紅玫瑰。尋山慣騎款段馬。叩門不許奚童催。道人掃客山院靜。風鑪茶沸喧殷雷。老幹盤空見鬣髮。蒼鱗臥地栖苺苔。盤龍一睡不復醒。鐵笛吹破雲千堆。誰人手擷入靈境。傳聞天寶當時栽。千年劫火燒不死。支離孕結丹砂胎。人生安得如汝壽。古佛含笑天公猜。老夫十日面青壁。放筆自喜無纖埃。山空杳冥天籟絕。枝底只有山禽陪。夕陽倒射殿角赤。花光人影相徘徊。鶴聲送客入城去。衣上染得朱霞回。

仿范寬關門飛雪圖送李子愿之遼左

飛幔紫明皖。蒲桃玉巨羅。西風吹落葉。飛滿大凌河。大凌河頭晴早鴨。錦州城裏彈琵琶。琵琶弦澀凍不舉。松山名山雪一丈。送君走馬深雪中。白狐戰裙烏角弓。馬毛旋空風怒吼。冰底惱懼隨馬走。東望瀋陽城。夢見居庸關。春風有時來。征客何時還。君不見出關枯草黃入天。密雪道上拋榆錢。

滇南生日。歲朋爲奇忽。而余猶偃蹇塵世。鬢髮皤矣。迤西兵燹後。零落無復生意。昆明杜生薇之。以

酒相倘。相與歷述往事。怡然於懷。爲賦是詩。即書於壺自壽同後。

燕市悲歌俗酒徒。田園歸去久荒蕪。疏狂自誤才名早。蹤迹都慙劍術麤。浪說千金求馬骨。居然百戰勝頭顱。沙場原乏封侯相。只合壺中喚野夫。

布韈青鞵擬浪游。一身何苦自句留。幾時仙去同雞犬。聊任人呼作馬牛。趨走未工甘唾面。升沈有定且埋頭。感恩只有陳蕃座。負手聲天問不休。

化鶴歸來丁令威。茫茫城郭是耶非。屋頭半斫青松樹。溪上全留白板扉。戰鐵沈沙新鬼哭。秋墻啼鳥故人稀。杜陵有客提壺過。老大相逢勸挑衣。

黃粱飯熟且高眠。小隱居眞自在天。詎肯著書妨作樂。終須繡佛學逃禪。籠中野鶴新添偉。几上青山欲賣錢。根觸少年游俠地。風情未忘酒壺邊。

草堂客去聽秋聲。小雨新涼遣不成。離角燈殘鄰杵急。疎林風峭葛衣輕。遼梁恨不逢莊叟。婚嫁差能擬向平。自捋白頭看太白。變巫聞說未休兵。

史閣生獨立圖補以拳石并題

一卷書。一拳石。撐日公卿是何物。官貧終歲長苦飢。自說金丹解眞訣。東方曼倩能滑稽。先生風趣眞似之。想其蒼茫獨立時。淋漓元氣生鬚眉。有時對客作科斗。偶然把酒吟新詩。青門瓜。安期棗。服食養生求不老。世態浮雲任變遷。長留冰雪清懷抱。不見金芝瑤草春滿田。遲爾呼龍藏笠同耕畑。

惜師小像乞余補圖

知爾趺跏苦竹中。華嚴小劫過悤悤。汲泉供佛得香水。出定看人成老翁。解語離騷戒屈子。能營精舍祀支公。瘦藤行遍娑婆界。洗鉢歸來蓋飯空。

焚聲幢影說經臺。殘雪疏杉古洞開。殿壁苦昏仙掌落。寺門江黑佛鐙來。一枝座尾身無著。百尺蟠花手自栽。願向八關齋裏過。日稀貝葉住雲隈。

仿文伯仁秋巒疊翠

霜葉園村返照初。野禽格磔路生疏。此生合住西溪未。青笠紅衫禿尾驢。

爲叔大畫桃花便面

醉乘東海槎。手弄碧山霞。春漲一天雨。洞門千面花。枝留鳥覘睨。艇受風欹斜。借問閒雞犬。仙源住幾家。

龍門茶屋圖

雄在陳望之中丞處。見倪元鎮。王叔明。各有一幀。皆極淋漓酣適之致。觀者如入龍藏中。圖奇寶也。雨窗無事。戲臨山樵本。寄小謝姪。

龍門秋雨霽。瑤草香接天。北斗挂青壁。天池生白蓮。道人入定久。趺坐相右肩。走入苦竹林。手汲丹砂泉。松花落風鐘。石鐵聲冷然。頓舉鍊形術。蟬蛻追飛仙。

作小畫送易亭太守出關

黃雲白草古輪臺。幔裘盧笳夜夜催。落盡玉門楊柳色。幾人征夢入關來。

野猿春歸萬里情。洮湖雪霽馬蹄輕。年年四月東風惡。紅柳作花滿碛。

最憶江南煙釣艇。竹嶼魚市並生涯。玉笙聲咽秋船散。鑿翠湖頭落日斜。

松壺居士欲歸未能自爲一圖以寄故山猿鶴題生見而愛之即畫是册爲贈並賦詩以之

青柿滑頭柹樂。紅泥鑪上煎茶。看竹謂人阮籍。閉門拒客劉巴。

庵中引歸小澗。牀上臥見一峰。埽徑自詩鶴迹。梳頭慣聽風松。

安樂窩中處士。太平庵裏先生。若鑄黃金供養。芙花長主詩盟。

摹沈石田鑿研圖

劉摯嘗欲鑿碎銅雀研。石田先生救之以圖。並爲長歌紀事。余喜其豪宕磊落之氣。惟先生之畫之詩。足以傳之。僕鄙夫也。千載而下。亦不能不失聲於破甑。用摹一幀。賦詩爲阿昭作乞憐語。好古之習。或與先生同之耳。

莫鑿研。留在人間一二片。石田坐上抵掌譚。我請作圖君按劍。君不見漳河東徙生黃埃。魏家宮闕埋蒿蒸。銅駝倒臥蘇鑿折。阿瞞之雄安在哉。惟餘此瓦落塵市。角上依稀建安字。一磬如逢力士錐。千秋銷盡英雄氣。且爲銅雀題此詩。好古聊復摩挲之。嗚呼劉郎衍案眞豪者。詩貴區區一片瓦。

憶張伯雨

落日溪山小逗留。溪深六月似殘秋。烏鑾槳住濃陰裏。一尺黃魚上釣鉤。

蘇見楊山齋司馬家藏元人梅花繭紙帳。上有明初諸名家題跋。古雅無匹。暇仿其式。以朝鮮紙爲之。自寫萬香奉壽。花陰醫以小詩。索同人歌詠。筆墨或有脫略處。頗後有好事者補之。

玉壺鑿碎散如雨。碎翦鮫綃籠素女。疏香拂枕酒半醒。翠鳥啁啾隔紗語。明珠四角流蘇長。冷雲亂撲瑚琳。空齋無人擁衾坐。舉眼但覺春茫茫。請君身入香海住。夜深夢見羅浮樹。丹砂井上春已酣。蝴蝶一雙迎客去。

蘇亭感懷遊者各爲小像并繫以詩

廣州通判居公笏崖紳

居君古狂者。脫略當世事。十九舉孝廉。二十成進士。少年解讀律。去作金齒吏。趨府只掃檐。催科亦游戲。狂態坐皆爲。獨醒人所忌。三年走京師。命督銅山鋼。天子親召見。移官學海東。衙齋孤子赤。案牘扶桑紅。丹蓬句漏砂。船買珠娘筵。醉酒與婦人。乃與神仙同。昔過君田家。蓬深埋屐齒。叩門問毛邑。歌聲繞梁起。縱博假瑠璃。沈酣狎羅綺。酒肉如邱山。臣朔飢欲死。

寧邑知縣蘇公昭堂紳

蘇寺山葉赤。烏嘴老松樹。道旁三尺碑。指是詩人墓。人生無百年。富貴能幾時。況復多坎坷。盛名亦何爲。憶君初挂冠。杜門謝賓客。一見便相知。新詞歌磊呲。山房大自在。先生罷官後。寓蘇之梧葉秋扶疏。醉著

紫蕉衫。手搖白鵝翎。東齋吹蘆管。西齋列圖史。角技每投壺。相爭或抽矢。屈指無十年。世事悲桑田。齊名施太常朝幹。與謝少司寇溶生。亦復同塞煙。遺帙散人間。徒令蓋魚鮑。八口竟難依。伶官寄荒崎。廉吏不可爲。名士多潦倒。埋骨好溪山。蟹鄉殊不惡。欲去意殷勤。蓴鱸難忍聞。惟應孤月夜。肅颯唱秋墳。

雲南布政使陳公東田孝廉

結交三十年。元龍最豪放。經綸滿腹中。慷慨出雲上。公初總糧儲。轉粟烏斯藏。歸復尋河源。疏鑿資保障。一年擢廉使。兩年擢方伯。冠纓孔翠濃。經映珊瑚赤。官吏履春冰。黃夷愛冬月。豈知蹙頞疑。竟報檻車入。天子至神聖。薄錄遺重臣。詔下辭公家。未有如公貧。復巢幸完卵。寧敢惜此身。區區清白懷。咫尺難具陳。前年赴法曹。相送金雞道。蓋衣不能別。聲涕沾秋草。近得長安書。形容頗枯槁。嗚呼塵網中。悔未抽身早。

布衣奚公鐵生岡

拔劍歌慨慷。三斗神已酣。咄哉蒙泉叟。世務苦未諳。善學灌夫罵。每愛黃老譚。茅屋三四間。自署冬花菴。湖山入窗几。卷軸恣搜探。淋漓墨戲時。絕似海嶽庵。低頭拜子久。駿骨浮晴嵐。俊爽吳仲圭。蒼渾沈石南。快如下坡馬。細吐春絲蠶。貴人酬百金。祐之殊無慙。貧士與杖頭。下筆何曾慳。別來十五載。白髮垂毿毿。近聞頗偃蹇。蹙屈情何堪。一朝覓委化。流淚關塵函。定知蛻骨去。跨鶴追盧耽。

臨山樵松風青壁巨幀

早出看雲去。午時門未關。松風雜飛雨。疑入匡廬山。青壁欲孤往。丹鑪尋九還。眞仙如可接。揮手謝人間。

松壺畫賛卷下

月林草堂圖

舟下巫峽。泊野岸間。新秋苦熱。乘月步入村落。有視翁者。具酒榼留客終夜。譚近事頗詳。爲之慨然。歸舟寫此爲贈。時戊辰七月二十四日也。

青天明月不可招。飛入君家草堂裏。檐前一道秋河明。萬樹寒聲落窗几。村南村北人悄然。細路確犖穿露田。白鷺引客入烟竹。拄杖敲門月中宿。

一叢兩叢山桂花。三點兩點秋星斜。水禽爭宿隔溪鷺。野磯激水湍風車。主人留客鐘下語。訴說從前亂離苦。夜闌幽咽不成聲。一院秋蟲落如雨。

龍鍾白髮雞皮翁。前年避賊來巴東。鵲巢折仙鶴死。巫山野火燒天紅。可憐林際荒寒月。照徧秋堂黯無色。五更屋角狐狸號。城中閣鼓三尺高。

人生能著幾兩屐。便扶筇杖尋名山。峨眉仙人冰雪顏。聞之靈藥辭人間。峨眉遙遙不可接。遠向秋林看明月。明朝飛槍下巴陵。三峽猿聲夜蕭瑟。

武昌客舍題壁送陶無弦歸蜀中

陶令休官日。移家入會稽。草堂松十丈。高臥越東西。予欲乘流去。青猿一夜啼。夢中尋禹穴。直到若耶溪。

胡心農索題劍門行旅

柴關霜滑馬鬚響。劍閣樹深猿語重。看過寒山謹入蜀。武侯祠下一株松。

萊友觀察索寫錦城烟月長卷。蜀中余舊游地。猿聲樹色。猶在枕簟間。不必更求之古人粉水也。秋

壺清爽。坐雲露水亭上。剪燈點染。詩則晚飯後所題。

直上青天蜀道難。盤塘舟險棧雲寒。猿聲夜冷啼三峽。樹色秋高後七盤。爲愛名山長縱酒。自憐多病早

休官。贈君十丈青藤紙。烟月都從枕上看。

醉後仿王叔明寒林話別圖送蘭村歸白門

蘆溝見秋草。送君一鞭去。人跡六朝鎖。倉山讀書處。不作別離辭。但寫江南樹。

爲翔伯太守寫夔府江山卷子即以贈行

五月山程荔子丹。送君走馬入長安。雲橫棧閣千花暗。江繞巴渝一郡寒。風走虎鬚昏入市。月明船鼓夜

爭灘。鄉村戰後荆榛遍。問俗先教賦稅寬。

黃陵廟前楓葉青。子規啼雨雲冥冥。翠崖雲峽通官閣。老樹哀藤滿座庭。自種稻田開酒酒。愛搔古柏與

題經。定知賓佐題襟處。無數蠻嵐入畫屏。

仿大癡富春大嶺卷

徐季尹隱居富春山中。得來索仿是卷。久客乍歸。塵友未浣。披著寫之。匝月始畢。附句以寄。季尹

可作十日臥游也。

海上飛鳥絕。火雲燒尖山。龕緒輕雷鳴。潮自西興還。汩汩富春沿。草閣入九間。楡柳映門前。荷花香一溯。

山中高臥者。讀易門常關。昌蒲養青瞳。鱸鱠駐玉顏。牀橫赤藤杖。瓢挂青銅鐶。身比蟬蛻輕。心與沙鷗閒。

爲君圖大嶺。滿榻搖煙鬟。移家仙鶴洞。朵藥山童頭。長思臥林壑。頗喜遠閒閒。安得游世氛。揮麈離人寰。

一竿從君去。寂坐聽潺潺。

西溪棹月圖

一夜東風吹寒雪。衡山空翠已模糊。扁舟記得西溪宿。無數沙鷗伴老夫。

爲雲伯作花海扁舟小卷

夜深夢踏湖上月。烟深不見湖上山。湖山漠漠同一色。疑入玉壺非人間。老蛟千尺忽驚起。翠羽幾雙時

往還。欲借逋翁亭子上。臥游十日掩柴關。

津門送別圖

天津門外打津鼓。柳花茫茫作雪飛。十千且買當壚酒。沽上銀刀一尺肥。

小雨半城春樹暝。東風滿店酒旗斜。行人上馬玉箏急。七十二沽生海霞。

靈裹春塵紫陌風。柔條繫遍玉花驄。不須羌笛催人別。無數長亭落照中。

自題行看子冊

嘉慶乙丑在滇中。居史蘭生茆花館。偶檢舊笥。得庚戌年在京師。自寫行看子。蠶眉衰颯。非復塵

山眞面目矣。暇日重寫。紀游八闋。並付裝池。家成小冊。各補題句。索同人和之。噫。過眼風花。都成

旅客。銷魂關塞。半是啼猿。悲歲月如逝波。惜頭顱之華髮。忝懷陳迹。感慨系焉。

拜官當拜執金吾。不然長安市上作狗屠。安能跼蹐在塵世。衣冠束縛如庸奴。日歌行路難。醉倚黃公壚。

手弄鐵如意。粲碎青珊瑚。年來三十是迷途。天下馬驢穿盡臀。無庸。旁人笑我太落拓。不如挑袖歸松壺。

松壺門對金牛湖。七十二泉如跳珠。三間板屋頗幽敞。後倚巨竹前高梧。有書百架池十畝。叩門絕少催

官租。此中高臥亦大樂。北窗且學羲黃徒。有田不歸如江水。此語我昔非耕蘇。豈知一身萬里塵。蹉跎。

寄將欲盡頭顱。漁竿已折釣船賣。秋風一起思蓴鱸。松壺松壺歸去來。折腰人下胡爲乎。

峨眉山月

巴江秋老。泛舟瞿塘三峽間。薄暮觴舉杯看峨眉山月。沙鳥自來親人。平生壯游。自此始矣。

嘉陵江遠望峨眉。滿地殘蘆月上時。不管瞿塘風浪惡。小蓬窗底自題詩。

白帝城邊樹萬村。黃牛峽裏上秋鐘。沽得郫筒好春酒。不辭風露下巴陵。

出嶺入嶺山鐘聲。上灘下灘螢火明。一隻鷓鴣引人去。自歌風雪看潮生。

巫山巫峽滿秋烟。山水蒼蒼冷到天。兩岸猿聲休太苦。青溪歸客未曾眠。

東林飯僧

小時入廬山東林寺。看飯僧。午鐘初鳴。有出世想。

匡廬小住已匝月。記向東林問遠師。到午鐘聲敲不住。萬松陰裏飯僧時。

長廊深樹綠陰濃。雲斷塵房見一峰。斷愧烏巾違社客。鉢盂蘆笠拜禪宗。

鵝陰品茗

閩中荔支甲天下。而以產楓亭者爲第一。夏日科頭坐水西亭子。以玻璃缸。汲井華水。叱蓋頭奴。

進三百顆。胸次五斗塵。一時都盡。

山螺鳴。荔子熟。綠槐如山蟬樹角。水亭日午風自開。棹船請客客不來。玻璃缸。碧玉乳。羅衣搖烟不知暑。

手擘輕紅三百顆。碧蘊紫菱安足數。

蕉館夢鵑

在京師。居有小園。植蕉一林。當夏蔭几如拭。綠映衣袂。驚中忽白木榻。倦輒偃息。恆夢到湖天曠

蔭間。與鵑鵬爲伍。覺而醒。醒而復夢。因感莊叟物化之理。悟此身如寄。邊邊栩栩。游心於無何有

之鄉。覺長安車馬馳逐爲多事矣。

衣冠爾何事。馳逐黃塵裏。且就小匡床。綠陰涼似水。

遽覺睡鄉味。中有眞面目。夢見古仙人。前身白蝙蝠。

朝入長安市。暮狎長安客。孤負水鄉秋。蓼花紅幾尺。

百燈騎象

燈荒落魄，唉檳榔蒟醬，著長衫戴大箬笠，赤足踏白象，入優曇花林，誦妙法蓮花經一卷，乃說偈曰：居士本強，不著袈裟，胸有卍字，乃能趺跏，力制狂象，證大自在，阿耨多羅，優曇世界。

多羅海中日初上，優鉢曇花香十丈，佛光夜見雞足山，赤脚先生醉騎象，天風吹花香滿身，醉歌踏遍荒春，守珊瑚藏萬龍女，一齊合掌聽梵語。

洞庭張帆

阻風洞庭，舟泊君山下五日，又苦小雨，不得登陟，惟假臥篷底，鴉風水壁而已，一日午後，方擡被醉寢，聞舟子張帆聲，急起推篷，四顧空闊，春申君在天際拱手，富池神雅，已啞啞迎客，鵝暮達盧林，沾武陵春，旆飲竟夜，心神灑如。

岳陽樓上日初落，廟口寒鴉送客啼，多謝春風似相識，吹人直過洞庭西。

韜光煨芋

庚子長至日，與余容若、吳月舟，宿韜光禪院，就怡上人清譚竟夜，侵曉出山，鐵騎開，三日尚有旗檀香也。

天竺之西最上層，入門峭壁青稜稜，枇杷花作樹頭雪，階砌筍穿池隙冰，月黑野燐爭渡水，雜荒山虎暗窺燈，夜長禪味太孤寂，廚下芋香撩定僧。

灞陵怨別

甲子暮春，自西安之滻中，何子伯引，莊子雪鴻，偕客攜酒，送余至灞陵野岸，灞上自庚申辛酉間，爲賊蹂躪，非復舊時風景，相與徘徊荒草叢棘中，座有李生善琵琶，彈灞陵秋一闋，四坐愴然，李生舊家灞岸，前年自賊中來，頗能言其情狀，今城郭如故，人民已非，坐客爲流涕久之，感時傷別，情見乎詞。

終南殘月挂城頭，花落旗亭水亂流，不用風前折楊柳，琵琶彈出灞陵秋。

樹裏黃河繞塞長，邊風吹角水茫茫，關西老將頭如雪，醉倚弓刀說戰場。

冷落東風萬柳絲，銷魂橋上立多時，酒瘋狂癖春衫溼，休唱何戡絕妙詞。

伯引出紙索圖倚裝更書一絕

三月三日花事稀，長安城邊春欲歸，深草馬銜殘瓦去，古壕鴉帶濁醪飛。

撫李營邱橫卷，付女楚長時在丹陽舟中月末上也

庚申十月初三日，舵尾南風晚飯遲，落日萬雅盤樹起，呂蒙城下峭帆時。

江樹歸帆圖送于穆仲之襄陽

月出九江闊，茫茫白鳥遲，蟹帆三十丈，飛出大姑山，大姑青髻鬟，小姑眉兩彎，朝朝江上望，世客幾時閒，我有襄陽酒，令君開笑顏，醉游習池去，高枕峴山閒。

陶無弦十三兄，歸田後頗耽麴蘖，其友何蘭士，以書規之，無弦因乞余作淵明嗜飲圖，用當解嘲，爲賦詩兼柬蘭士。

頗覺陶彭澤，能安嗜飲名，老須扶朽病，狂欲破愁城，作達輕生計，逃禪出世情，劉姥何水部，服不識杯鐺。

汪子山太守綠淨園卷子

吾友鏡生，曾爲子山作碧梧山館圖，是綠淨園最勝處，蒼渾超逸，直逼元人，余游瓦梁，子山出以見示，并乞余作綠淨園圖，於是卷之後，蓋園之中，嚴石秀削，樹木深邃，與夫亭榭幽折，几榻位置，鏡生想像所未到者，皆一一補爲之，余老矣，目眊腕倦，固不能追步鏡生，或得附鏡生以傳也，遂爲作此，蓉裳農部，製小記弁首，山尊學士，賦詩六章，余更和之。

虛室妙香散，主人殊未起，鳥語明鏡中，春生園扇底，疑入赤城游，面面玻璃紫，晴香書屋，牆陰秋欲生，素月流向夕，移牀就晚涼，臥聞殘露滴，闌中莫輕埽，青苔厚盈尺，碧梧山館，一池圍綠，林隙板橋架，過隄入影斜，樹陰衣上瀉，山雨欲來時，魚跳荷葉下，紅板橋，請客入彌戶，寂歷聞杉松，手搖虎溪僧，共話香鑪峰，誰敲午時磬，如與眞仙逢，神清之洞，趺跏水精城，閒弄松尾聲，金粟香一林，月圓花亂吐，武品小龍圖，茶鐺泉正煮，丸月峯，池光搖臥簟，鷗影出疏籬，隔竹看漁艇，當風理釣絲，匡牀小眠罷，溽足微涼時，小論漢，

宣城梅八兄移居瓦梁作圖與之

敬亭雙山高千重，一枝柔櫓趁溪風，渡江知是移家具，船尾應添載鶴籠。

趙仲穆得洪谷子遺意，能爲塞垣風景，其長城秋月圖，是平生得意作，秋夜與子山譚塞上事，索題此本。

一片邊城月，征人荷枕看，鴉聲孤壘黑，虎氣萬松寒，野火明溪口，荒燐語夜闌，今宵故園夢，先已到長安。

蜜梅贈郭香生

春老銅坑萬樹斜，老夫閒著叩山家，花鬚數遍日卓午，一陽蜜蜂晴放衙。

新柳莊圖

子山有莊在東郭外，垂柳萬株，境極幽杳，暮春之初，花若飛雪，因寫梗概，如貧兒欲乞輞川也。

用里先生學漑園，桔槔閒挂不聞喧，小營港汶門無犬，慣壩階除竹有孫，水幔風軒時隱几，高槐大柳自成村，糟牀白酒明朝熟，來賦田家老瓦盆。

石湖草堂圖爲袁蘭村寫圖扇

趙令穆設色，絕似馬和之，澹遠可喜，蓋護守宋規，而豪無院習者，在諸趙中，當推逸品。

城南亭子忽夢到，茅茨清寂水軒明，荷花荷葉各香馬，漁竿漁艇相縱橫，酒滴糟牀綠蟻泛，風過竹籟山琴鳴，此中適散少人事，便欲買山離世情。

王溪太守，昵秦淮歌伎柳卿，戲寫折柳圖，送其歸長沙，作詩兼調許九。

金粉驅殘夢六朝。燕歸江閣雨潺潺。一枝殘蓮春陰墓。苦勸征人住板橋。

昨夜春潮打船尾。波上牙橋五千里。紅亭人遠花欲飛。高陽酒徒醉不起。

花落空堂酒半醒。幾行疏柳太伶仃。怕看丁字簾前月。一夜琴聲帶醉聽。

醉倒高陽一酒徒。舒前偏憶傷當鹽。潮深風起帆如雪。誰向江亭唱鷓鴣。

板橋憶別圖爲惲是階作

前年送我板橋去。落日離心挂烟樹。今年板橋我送君。別夢遙指江頭雲。長干一夜春風起。帆影如烟落花渡。歸去南田舊草堂。門前一架藤陰紫。舊几茶甌入畫圖。水村曾築釣磯無。謝公墩下潮頭大。倘有新詩寄野夫。

爲雲伯作停雲水榭卷子

問訊青溪路。垂楊第幾家。紅窗三十六。秋雨聽琵琶。小簟衣香細。微波鏡影斜。南朝歌舞地。深樹半藏鴉。

續倉山月話圖

倉山月話圖。丁卯年。吾友湘湄。在隨園爲閣村作也。閱四年。余與子山。重作倉山之游。月夜行柳隄上。聽女校書月生琵琶。因共話自隨園先生歸道山。湘湄相繼淪沒。酒人漸稀。風月如夢。遂淒然飲。撫今追昔。爲續是卷。不能無詩。

秋聲池上來。離黑月初吐。清光穿萬竹。涼意先入戶。山房多酒人。玉椀碧如乳。況復巖桂幽。嘉夕當三五。

風流久闃寂。林壑欣有主。客散琵琶停。荒蟲學人語。

古人已傷逝。綠竹東山留。對此風月佳。自然生百憂。中年感離別。慙缺苦未休。朋舊亦凋零。華髮悲山邱。

老樹今十圍。宿鳥鳴啁啾。依然山塔影。寂寂窺南樓。

夜久清聲絕。簷角秋河低。快風披梧桐。江月流向西。荷香散成雨。松鼠竄滿隄。獨下寂無人。隔竹聞鳴雞。

願續清夜游。醉就山巖栖。作圖深盥把。爪印留鴻泥。

裴舟游山左歸索爲岱岳看雲圖

天門三百級。松栝千萬個。負手白雲上。問雲何處歸。淒淒望親舍。冉冉溼征衣。休作人間雨。鄉心逐鳥飛。

仿李晞古

獨訪僧樓野逕斜。茅菴初日晒袈裟。林風撲面渾忘暑。梔子香中剝枇杷。

金粟庵圖

米禮部渺南巒翠。其山巒樹石。人物樓閣。皆極細秀。絕似范華原。蓋世傳米氏雲山。特海岳庵一種耳。遂以潑墨模糊。爲米家宗派。不亦傎乎。是本藏滇中某氏。東生兄嘗來索畫不已。適病後無佳興。因檢滇中墨本。略加點染寄之。

吾兄習禪悅。頗得清淨理。自營尺五菴。森沈遠塵市。檐前金粟林。階下虎跑本。早起頭爛梳。清齋時隱几。

蕭蕭昨夜雨。滿院落松子。疑有潭上僧。叩門秋樹底。舊年辭故山。遠索長安米。多病每緣經。一官閒若此。

聊復婦繩牀。臥游圖畫裏。天香染衣袖。妙悟從茲始。

後塢村居圖爲張子貞作

寂寂天都峰。陰陰陶谷樹。各自有苛山。誰能拂衣去。

買田種秫米。禾黍如人長。山人不歸來。酒比松花香。

買陶谷成自爲一圖

陶谷在金陵城北。清涼山後。爲貞白隱居地。邱壑幽邃。林木鬱如。因築堂礎上。讀書習靜。有終焉之志。特恨無三層高閣。偃臥萬松頭上。一覽江山秀色耳。并系短歌。以示同志。

秋潮颯颯催我去。石頭城中買山住。山深有逕無人烟。陶公此地成飛仙。白雲谷口閉千載。靈鶴青猿似相待。洞口猶傳辟穀方。石苔漸補丹砂牀。積金磯東開草堂。午時小憩松風涼。桃源漁。壺公遠。避人願學羲皇徒。安能趨走市上追屠沽。求仙且就谷中臥。松下茯苓如屋大。

陶谷青峰草堂前。古梅一樹。或云六朝時物也。時留阿凍。以停雲館法寫之。寄雲伯。

江南二月雪未霽。谷中梅花香可憐。遙籠寒溜滴清聲。傍午離落沈荒烟。白雲似催鐘出鴈。翠劍欲驚人小眠。作詩遠寄吳淞宰。急趁東風下水船。

倉山別夢爲汪海樹畫

爲君紙筆寫隨園。花繞池邊竹掩門。六代雲山殘夢在。一弇風月古人存。南樓誰攝風前笛。此夜悲聞谷口猿。知爾慈家江上宿。布帆早拂謝公墩。

陳曼生桑連理館圖

聞君宮舍傍。十丈青桑枝。交柯結連理。盤屈鬱蟠蟠。疑在太古前。裂地穿之而。庭雀不敢巢。神鬼呵護之。使君開軒館。掃遷支山離。窗橫玉玲瓏。簾映青琉璃。焚香綠陰合。理瑟清風吹。午倦移胡牀。吏散張琴絲。我曾扁舟來。正及春深時。恍然入圖畫。秀色沾須眉。樹中有主人。紗帽風前欹。兀坐笑不言。樹底方題詩。

小曼香蘅吟館橫卷

蘅似葵而香。名見於騷經。古人未有圖之者。余以意寫之。觀者不求形似可耳。

秋蘅如露葵。搖曳野籬下。手擷供朝餐。芳香欲盥把。幽人自掃地。傍午開山堂。微雨生秋陰。一院青苔香。

苔深江浦寒。詩思碧雲裏。秋葉打琴弦。孤吟殊未已。

再爲小曼作設色山水

歸雲輕墮遠峰角。野水亂吟深竹中。過磵鐘聲猶未午。四山秋樹落殘紅。

仿唐子華桐華館圖

松槐藤架竹匡牀。夢入華胥自在鄉。牆上月高池半黑。桐花開住小迴廊。

榕陰憶舊圖爲鏡如

舊時游賞地。邱壑總難忘。舉網江魚賤。開園荔子香。山田栽茉莉。溪館稅檳榔。商略榕陰底。爲君進草堂。

橫山草堂圖

陸天游紫琅山館圖，蒼秀簡遠，神韻獨絕，是早年得意之筆。虛敞如周余約略其意，爲橫山草堂圖卷。下筆時興古人胸次，正復不遠。秋樹幾重，野蹤三丈，斯人在焉，呼之欲出。

白竹編籬士作灣，門前楡柳屋邊桑。船來村港魚叉響，綠滿湖天水閑涼。看客愛穿高齒屐，擁書慣擁小匡牀。風鐺茶具都安設，認得盧鴻舊草堂。

新亭觸舟圖送史梅槎之都門

莫折城東柳，春風昨夜生。可憐千萬樹，都作別離聲。潮落孤帆遠，亭空暮靄橫。知君故園夢，先到石頭城。

板橋感舊圖

宛轉秦淮上下潮，楊花如雪記停橈。檣邊乳燕逢三月，邃裏春陰盡六朝。玉樹清歌人寂寂，吳蠶水閑雨蕭蕭。江南幾片鍾華地，第一銷魂是板橋。

高房山大姚村圖，石田翁臨本，其裝一卷。余從畢蘭舟借觀，識之邗上，輒標其意，寄鳳西太守。如在故鄉茅屋閒課晴話雨也。

鵝鴨雲啼烟滿村，溪風獵獵雨翻盆。貧看野水添新漲，烟樹模糊未掩門。

許青士夜譚，雨中游天都之勝，爲作長卷，如身墮三十六峰寒翠間矣。

蟄龍昨夜驚，古潭，潭樹陰黑雲沉酣。雷聲隱隱傍古塢，模糊不見朱砂菴。三十六峰雨來急，奔沙濺濺遮地參。星盤入門路黑踏荒草，疑有飢虎窺耽耽。耳聞古洞石泉響，螭口噴薄烟光含。一瓢乞得洗塵腑，風味入口清而甘。忽然塵夢落雲海，拍肩快與洪崖譚。歸君狂語意飛動，爽致如劍千頭柑。平生頗具邱壑性，烟霞搜剔眞奇貪。黃精已肥仙术大，明日裹足攜筇籃。

戲寫拜石圖與小謝姪

米公拜石石欲笑，袍笏紛披其老顛。夢尋海岳菴中路，八十一峯小洞天。

寫小册寄汪子春

夕陽嵐靄仿唐子華

返照過溪東，僧歸嵐霧裏。厭聽晚蟬聲，竹園三四里。

臨趙大年江南春一角

一夜蘆芽長，春江潑綠油。楊花如雪落，人醉古眞州。

以羅小華寫經墨臨雲西老人山亭禪圖

十丈碧蟲林，元譚香著面。樹底誦經人，月斜尋不見。

摹王叔明松風琴趣圖

橫琴亂松裏，疑有山猿聽。醉呼黃鶴翁，弦上秋冥冥。

雲林生六君子圖

疑霽久寂寂，誰解論蓋理。獨有荆蠻民，能爲六君子。

老逸以篆籀法作畫，古拙似魏晉人手筆。如遇古仙人，欲乞換骨丹也。

寂寞山蘿下，秋桑幾尺高。欲尋張仲嘉，三徑沒蓬蒿。

菱湖垂釣樵，莫雲卿

垂虹橋未黃，秋滿南潯路。一片紫菱窩，釣船慵不去。

湖上望林岫，閒積雲清寒。蕭瑟之意，南田能寫之

夕嵐忽沈冥，湖風復騷屑。坐待理庵僧，溪鐘寒送客。

高午莊鶴湖歸棹圖，裝池後，諸君用田山莊移家韻題之。余亦和焉。

丈夫不逐李輕車，便當耕鑿安田家。君今小隱鶴湖裏，蕭散正似弄林扈。偶然棹觸放山興，西溪巷翠攢蜂衙。竟攜妻子載家具，烏篷八尺風中斜。結鄰聞與白鷗約，庵前秋雪堆蘆花。糟牀酒熟放人到，柴門剝啄疑山鴉。有田不歸如江水，我亦惆悵胸頻搔。幾時去買溪上艇，補天直欲呼靈媧。

意行隄上看月，輒憶故園烟水，寫此自遣與小謝姪。

月出斷牆口，湖勢相吐吞。清光通柳隄，委曲窺柴門。門外荒鐘鳴，佛燈照精舍。過麓樹影濃，風定秋螢瀉。

石如五兄以石自寓索余題之

作畫如繪總，南北有宗派。畫石如讀書，各有性靈在。偶然弄險瘦，塗雅學無賴。高堂十丈壁，白日起光怪。一拳立凡榻，五岳挂衣帶。蒼苔補其巔，瑾瑜孕其內。淨比冰雪清，堅同金鐵銳。爍若蒸雲霞，軒若張羽蓋。挺著珊瑚撐，散若珠璣碎。或堆廉吏舟，秀色一船載。或尋玉女游，掌上摘星大。靈媧鍊五色，功欲補大塊。便幻輕燕輕，飛墮六合外。胡爲到人間，游戲弄狡獪。入世堪磨礱，能言亦屈快。折腰殊不工，強項人口膾。簿書雜荆棘，塵垢積胸背。豈乏砥柱材，結效隳波態。說法惟生公，點頑心頗慧。何必當太山，路棱且沙汰。神力稽五丁，斧鑿平障礙。庶作仙人糧，不受顛者拜。

仿劉松年花鳥春雲圖

挂席烏飛外，濱波杳不分。花光孤島樹，春色大荒雲。便欲乞靈藥，因之餅垢氛。御虛隨列子，鑒鶴與爲羣。

余每謂蕭文敏畫筆少含蓄，王司農有筆墨而無邱壑，然二公皆師法大癡，一種沈鬱蒼潤之致，未易幾也。馮墨香陽寫松風嵐霧，偶論及此，遂題以請教。時將理歸棹，下筆時別酒未醒也。

秋江正返照，洲際雙鳥去。松蔭沒寒潮，歸帆入深樹。樹杪林陵闕，鄉心一夕還。倘尋巖子瀨，先覓富春山。

鶴林寺北閣望隔江春色寫以遣意

客去不去山窗閒，鶴林寺前風蕭哀。黃葉半沈殘照裏，秋聲寒擁萬雅來。

李子望索作小幀，俄頃而成。雲林生云，速者不佳，遲亦未必工耳。

村蓼樹濃徽辨逕。門前港細來通潮。不知誰引溪風入。漁艇無人自過橋。

計嵩南教授自營生壙。更作小室兩楹。題曰梅花丙舍。余喜其放達。爲作是册。

高士殊曠達。結廬溪塢深。移舟欲相訪。況有梅花林。逃客命仙鶴。看山攜古琴。相逢須盡醉。荷鍤共狂吟。

營脰隱居圖爲張在山作

小艇衝波去。來尋泊宅村。寺低松蓋瓦。溪暗竹藏門。野屋籠鵝子。湖場刈稻孫。釣船容易乞。長日繫蘿根。

秋蟾仙館圖爲楊子江作

編蝠打齋村鼓遲。秋蟾主人方賦詩。古杉亂瀉牆上影。秋蟾主人醉不醒。主人手築池上堂。肘後更有新詩囊。夜闌夢醒秋滿牀。吟聲與月相低昂。爲君寫此秋夜月。我與秋蟾亦相識。闌干小立共題詩。踏碎梧桐陰幾尺。

程樹生隱居營脰湖。以畫爲業。乞余爲圖。并勗之詩。

八尺藤牀手自支。朝朝山翠撲琴絲。柳烟欲上不得上。正是溪樓落雨時。

邱壑雲烟有性情。登禪詩思總無聲。急須料理書千卷。莫對屠沽與論兵。

乙亥初秋。自武邱千佛閣買舟至桂葉嘗堂。夜話。雲伯樊村紀之以詩。時有吳淞之行。乘月作畫。並賦詩誌別。

佛閣雨餘齋鼓鳴。樹頭孤塔變陰晴。吳王宮冷下梧葉。短簿祠荒逢雁聲。小艇不嫌秋水闊。一身孤似白鷺輕。與君語起蒓鱸興。便挂蒲帆載月行。

叔獻嘉武夷天壺之勝。自號壺峰乞作行看子

安得謝屐網。遠尋麋鹿蹤。牀頭幔亭樹。夢裏天壺峰。溪巒人庵竹。雲飛落澗松。誅茅如有約。肯惜一枝筇。

壁上畫松。頗得梅道人意。適嘉庵來此。吟嘯竟日。乞一詩爲主人壽。

元蟬開前山石瘦。雜種青松三十丈。松壺先生朝叩門。戲寫蒼虬東壁上。盤雲鱗爪紛攫拏。挂石須髯相背向。清爽須添鶴鶴巢。槎枒未許磨殿榜。山堂客去門不開。空聚落几翻茶盃。午夜猶聞怒濤響。晴天時有山雲來。根下輪囷一藤臥。入地濟蛟穿腹破。飢鼠都從鮑壁窺。山精每擁枯枝坐。主人七十雙瞳青。日長靜坐草元經。不須再覓長生藥。只向圖中乞茯苓。

寫西興小景與老鑒

扁舟秋夜泊西興。遠岸玲瓏見佛燈。風葉滿天潮不上。月斜猶有渡江僧。

金堅齋臥游圖

君嘉宗少文。臥爲五岳游。有時橫琴坐。四壁生清秋。幽禪弄海淺。松風忽飄颻。化爲蝴蝶去。栩栩尋丹邱。

鑒芬館圖爲郭頻伽作

蟹眼幽栖小村舍。桑疏竹密野籬斜。田塍作陣晴呼雨。松火穿檐午煮茶。長日著書攜弱弟。閒齋說餅試藤花。夢尋駟鹿莊前路。便趁東風上釣槎。

李筠鄉紅雨樓圖

欲雨不雨鳩窺檐。欲晴不晴風滿簾。春雷一夜響隴角。桃花紅過東城尖。城東小樓花尺只。十丈朱闌圍粟几。風帽斜支曉窗中。茶聲小沸晴霞裏。主人高坐眞飛仙。看花不惜沽酒錢。客來竟入赤城住。玉笙吹破玻璃烟。烟深疑有武陵棹。花岸漁歌一舟小。東風匝地不關門。山鶯夢殘春未曉。

醉後寫竹。無古法。無興趣。惟狼藉墨汁一斗而已。枕庵得之。勿示他客。

腐儒安能識竹趣。逃入頁營谷中住。秋陰滿地秋蟬號。壓天萬株金錯刀。荒蘚客散茶烟綠。寒夜誰來踏殘穀。暗蛩飛墮佛鐙前。清磬一聲風滿屋。

毛君濤聲書山中。與聯牀夜語。聞磵上松檜聲。蕭然有寒意。等燈作畫。各成小詩。

支枕草堂宿。夜話廣山雲。孤雁落寒渚。秋聲不可聞。魚竿風嫋嫋。荻港花紛紛。歸作南湖長。輸君白鷺羣。

汲古毛君齋。栖遲已白頭。夜鐘僧寺雨。紅葉劍門秋。賣藥來廛市。吟詩上釣舟。不須除老病。身已到丹邱。

河東君像

舊見朱野雲本。爲子江臨此。時蘇伯宰常熟。修河東君墓。一時傳爲盛事。

風柳長含六代愁。居然身殉絳雲樓。憐他夫壻渾無賴。早逐降幡出石頭。

宿草茫茫冷墓田。題碑還賴宰官賢。山莊拂水偏鳴咽。誰向空山弔杜鵑。

同孫子濟步月賈氏廢園御園其意

幽港沈荒烟。江月上城半。人影穿林來。一一若秋雁。扣門悄不聲。一地涼陰橫。主人遠客坐。隔竹風聲。

竹深秋意生。月欲與人語。仙鶴飛出牆。桂花落如雨。

斜月已過橋。疎影澹如畫。時有秋蟲聲。蕭騷雜秋語。語長客欲去。池上雙扉開。庵僧苦待客。故使山鐘催。

歸來隱几臥。夢落西溪水。波影滿船頭。白鷗呼不起。

智果齋房與暉上人論畫有作

琳宮仙磬午時稀。野鶴隨人扣石扉。陰壑松象風怒響。天池花與溪雲飛。廚房齋飯能留客。定久青苔欲上衣。共證畫禪誰解脫。半空清韻答元機。

爲鳳泉題浮香樓圖

君家舊住鴨渚上。梅花百株樓十層。野禽冥冥窺釣艇。秋雪漠漠藏魚罾。簡寂風流久閱遍。故人巒翠空嶙峋。如今讀畫添惆悵。溪上愁猿喚欲騰。

樊村索寫淞湖道中所見

海鷗出寺日當午。風葉過溪秋滿村。剛是山翁新酒熟。一湖花謝不開門。

雲伯賦詩屬爲花源草堂圖

君家草堂隣鶴渚。十里五里花枝楷。門開菱藕最深處。但有鷗鷺無人行。東風窺人入蘿角。一夜山前碧新綠。烏几支頤客未來。魚竿放手茶剛熟。老夫舊有溪上田。看花時坐瓜皮船。櫓枝搖月入香海。小柴門

底穿春烟。君今作宦吳淞間。退衙風夢西溪山。賦詩索我畫詩思。臥游先到鷗邊灣。海東海西春水涯。一路山花笑迎客。移家便住武陵源。句漏丹砂須早乞。

爲孟楷寫泛船聽雨

連江春雨泊烏篷。柳岸深沈一夜風。鷗夢不醒篙語細。紅蓼寒掩落花中。

蘭風紀游册

重游虎山主邵氏詒安堂陳月。蘭風出者紙。乞爲紀游册。時風雪寒甚。擁爐呵凍。成六幀。筆澀腕倦。頗老之態可想矣。

茶熟聞鳩鳴。春濃花欲謝。園前數枝雪。傍午開精舍。游侶互招邀。爽猶值閒暇。竹林經焚絕。僧影出蘿罅。舴艋冰戚戚。時狂稽阮亞。鼻觀妙香來。清言不能罷。玉蹄方春話。鴉啼古陣雲。廢壘隨潮去。殘照沒寒蘇。茫茫六朝樹。荒涼一片石。舊日停舟處。況是悲秋人。登高能作賦。夕炊林岫出。暝色帆橋度。身世此浮漚。山鐘警醒悟。登舊子磯。

風號枯桑枝。夜雪深一丈。凍石穿馬蹄。車輪觸冰響。三更吹角起。鬼火燒荒墓。僕夫噤不語。瑟縮寒烟中。河黑無行人。破船作窟宅。中流慷慨增。弔古搔短髮。曾夜渡桑乾河。

天風吹征衣。飄搖出塞界。松逕穿玲瓏。人行飛鳥背。扶桑忽隱見。海色挂蒼霧。時有天雞鳴。齊魯青破碎。小眠丹霞中。遂得親勝概。願持夸父杖。飛舉謝時輩。日觀峯看日出。

瞑烟襯樹色。欲入湖上樓。臥聞荷葉聲。枕簟生涼秋。客夢墮山翠。拍拍波間鷗。鐘催殘酒醒。燈點疏窗幽。遙知南屏下。澗壑百道流。明朝蠟山屐。去作逍遙游。湖樓聽雨。

走馬居庸關。搖鞭寒雲裏。輕刀短後衣。雄健殊自喜。源河白草折。九月風割耳。陰磧不見天。老樹半偃死。暮依熊館宿。曉逐鞞笳起。昨夜夢長安。楓林葉猶紫。秋晚出居庸關。

雲伯屬題秋雪漁莊

風裏楊聲伊軋語。昨夜花開過湖去。湖東湖西烟水深。花源草堂無覓處。草堂主人不世情。高臥惟聽山禽鳴。日長隨意擁茶具。月上有時吹玉笙。玉笙吹月月墮水。時聞寒門人未起。闌干寂寂春滿山。孤負溪頭漁艇子。

宣齋閒寂。宿酒未醒。戲仿李賀古荒率意。

狂近居沾老近禪。年華如水事如烟。山猶未買先高隱。客不來時慣小眠。世味模糊真蔗境。庭花開謝小桑田。問他一覺邯鄲夢。清福何曾到枕邊。

南湖秋思寄舅生

疏柳長橋七里塘。紅衣搖落有微霜。不須更登南湖水。烏桕林邊舊草堂。

與山紀游四首　與雲伯子潘循桃源澗至縹廟寺小香雪海

萼幽度長坂。茅茨背礪上。疑住桃源人。花中一雞唱。入林滴殘雨。出陽旣微濺。遂到婆娑門。逍遙禮龍藏。

午時山鐘絕。春事正堪訪。山深春不歸。寒香尚無恙。

由維摩寺至拂水巖觀劍門奇石

下坡逕三折。偃蹇扶一藤。峭壁壓面來。百丈青崚嶒。苔深挂殘溜。丹翠積萬層。至今巖竇間。猶結太古冰。經歷落天半。定有雲中僧。彷彿蘇門游。長嘯追孫登。

下蘭家棧至三峰

笻與衝野火。小逕入幽邃。野色變陰晴。花光雜嵐氣。海門斜照來。一鳥墮寒翠。穿林萬籟寂。過盡辨山寺。紺殿無俗塵。古佛有閒意。颯颯煎茶聲。僧廬且幽憩。

由三峰行松逕中至破山寺

出嶺松風涼。過山松逕長。時聞清梵聲。一隔松花香。客來定僧起。法鼓喧山堂。晚依古潭上。萬竹搖清光。嶺雲去不歸。遺蛻山中藏。時觀嶺雲師遺象　寂寥三十年。寺閉青苔荒。徘徊不能去。野鳥啼禪房。依然兩樓影。門外眠斜陽。

村隅幽居擬文伯仁

牆缺秋藤已露梢。花畦野水細如潮。門前十丈紅樓樹。遮斷新支白板橋。

從曼生齋中讀鐵生自書詩册。悵然題此。時丙子立秋日。

黃鶴白雲飛已殘。松風宿草蔓門寒。故人收得遺詩在。風雨秋堂忍淚看。

韓氏山水純全集

韓 拙 撰

宋 韓拙撰

論山

凡畫山言丈尺分寸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各有形體。亦各有名。習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知也。主者、衆山中高而大也。有雄氣敦厚。傍有輔衆叢圍者、嶽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岡阜朝揖於前者、順也。無此者、逆也。客者、不相下而過也。分陰陽者、用墨而取濃淡也。凹深爲陰。凸面爲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於廣極者也。洪谷子云。尖曰峰。平曰巨。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峽壁曰崖。崖下曰岩。岩下有穴。而名岩穴也。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岑。銳山者、高嶠而纖峻也。卑小尖者、屈也。小而衆山歸叢者、名羅圍也。言襲涉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木暎也。一山爲伾。小山曰岣。大山曰垣。岣謂高而過也。言屬山者、相連屬也。言嶸山者、連而絡繹也。絡繹者、羣山連續而過也。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言翠微者、近山傍坡也。山頂衆者、山面也。岩者、洞穴是也。有水曰洞。無水曰府。言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嶂者、如幃帳也。言小山別、大山鮮、不相連也。言絕壁者、連山斷絕也。言屋者、左右有山夾山也。言礙者、多小石也。平石者、盤石也。多草木者、謂之岵。無草木者、謂之垓。石戴土謂之崖。崖上有土也。土載石謂之砠。土上有石也。土山曰阜。平原曰坡。坡高曰壠。壠巒相連。掩映林泉。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路曰谷。不相通路者曰壑。窮澮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陵夾水曰溪。溪中有水也。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有四方體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水少。西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險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景秀而華盛。北山闊塏而多阜。林木氣重而水窄。東山宜村落漁鋤、旅店山居、宦官行客之斷。西山宜用關城棧路、羅網高閣觀宇之類。北山宜用盤車駱駝、樵人背負之類。南山宜江村漁市、水邨山閣之類。但加稻田漁槎。勿用車盤駱駝。要知南北之風。故不同爾。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此說四時之氣象也。郭氏曰。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上。背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者、謂之深遠。自近山邊低坦之山、謂之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近蚌廣水、曠闊遙山者、謂之闊遠。有煙霧暝漠、野水隔而髣髴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芒縹渺者、謂之幽遠。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中用也。兼備博雅君子之問。若問而無對。爲無知之士。不可不知也。或詩句中有著山名。雖得名。即不知山之體狀者。惡可措手而製之。凡畫全景者。山重疊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由下增疊分布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序。又不可太實。仍要嵐霧鍾映。林木遮藏。不可露體。如人無衣。乃窮山也。且山以林木爲衣。以草爲毛髮。以煙霞爲神采。以景物爲粧飾。以水爲血脈。以嵐霧爲氣象。書若不求古法。不寫眞山。惟務俗變。採合虛浮。自爲超越古今。心以自蔽。變是爲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難可與言之。嗟乎。今人是少非多。拘今亡古。爲多利之所誘奪。博古好今。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蘊奧者。誠可與論也。彼墜古傲今。侮慢宿學之士。適足以此言爲戮耳。

論水

夫水者、有緩急淺深。此爲大體也。山上有水曰涓。涓謂出於高陵。山下有水曰澗。澗謂其文溶緩。山澗間有水瀾瀾而漱石者、謂之泂。泉岩石間有水渫渫而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泉者、崩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分濺於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沸濺騰湃。噴薄漂流。雖龜龍魚鱉。皆不能容也。言瀑瀑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鍔中猛下。其片浪如滾。有石迎激。方圓四析。交流四會。用筆輕重。自分淺深。盎滿而散漫也。言淙者、衆流攢衝。鳴濕疊瀨。噴若雷風。四面叢流。謂之淙也。言沂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瀑泉頗異矣。亦宜分別。夫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捲翻。山水中少用也。有兩邊峭壁。不可通途。中有流水。漂急如箭。舟不停者。碎水可無急於此也。言江湖者、注洞庭之廣大也。言泉源者、水平出流也。其水混混不絕。故孟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多用之。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煙霞鍾隱爲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夫砂磧者、水心逆流。水流兩邊。急而有聲。中有灘也。夫石磧者、輔岸絕流。水流兩邊。洄環有文。中有石也。言壑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涼。秋水微清。冬水微慘。又有汀洲烟渚。若水中人可住而景所集也。至於漁湖鮫潭之類。畫之者多樂取以見才調。況水爲山之血脈。故畫水者、宜天高水闊爲佳也。

論林木

夫林木者、有四時之榮枯、大小之叢薄、咫尺重深、以分遠近、故木貴高喬、莖幹健硬、筆迹堅重、或麗或質、以筆迹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或重、本在乎行筆、高低最悉由於用墨、此乃畫林木之扼要也、與谷子訣曰、筆有四勢、觔骨皮肉是也、筆絕不可斷、謂之筋、經轉隨骨、謂之皮、墨迹剛正而露節、謂之骨、伏起圓混而肥、謂之肉、尤宜骨肉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軟濁也、苟媚者、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薪也、勁死者、無肉也、迹斷者、無觔也、墨而質朴者、其真也、墨微而怯弱、敗其正形、其木要停分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無勢力、不可太短、太短者、俗濁也、木皆有形勢而取其力、無勢而亂作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要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也、若筆細脈微者、怯弱也、大凡取舍用度、以木貴蒼健老硬、其形若多、或發而迸枝者、或曲折而俯仰者、或坼而若揖者、或如醉人狂舞者、或如披頭仗劍者、皆松也、又若怒龍驚虬之勢、騰龍伏虎之形、似狂怪而飄逸、似偃蹇而躬身、或坡側倒起飲於水中、或崩崖倒崖而身復起、爲松之儀、其勢萬狀、變態莫測、凡畫根者、臨岸倒起之木、其根起伏出拔土外、狂而且迸也、其平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崖中、榜進小根方宜出土也、凡作枯槎槁木、務要竅嵌空耳、且松者、公侯也、爲衆木之長、亭亭氣概、高上盤於空、勢鋪霄漢、枝迸而復掛、下接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周而不比、荆浩曰、成材者、氣概高幹、不材者、抱節自屈、有低蓋而枝盤、頭低而腰曲者、爲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爲古松也、右丞曰、松下離於弟兄、謂高低相亞、亦有子孫、謂新枝抱孫、爲幼松者、其梢凌空而聳出、其針交結而蔭重也、且柏者若侯伯也、訣曰、柏下叢生、要老逸而舒暢、皮宜轉紐、捧節有紋、多枝少葉、節眼嵌空、勢若較龍、身去復回、蕩迭縱橫、乃古柏之狀也、幼柏者、葉密枝迸、梢發拔也、檜者、松身柏皮、會於松柏、故名曰檜、其枝橫肆而盤屈、其葉散而不定、古檜之體也、徐種墓木、難以具述、惟楸梧槐柳形儀各異、大概有葉之木、貴要豐茂而蔭鬱、至於寒林者、務森發重深、分布而不雜、宜作枯梢老槎、背後當用淺墨畫以相類之木、伴和爲之、故得幽韻之氣清也、林鐸不用明白、尤宜烟嵐映帶、誠爲咸熙深得乎妙用者哉、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繁也、夏蔭者、謂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謂葉疎而飄落也、冬骨者、謂枝枯而葉槁也、其有林麓者、山岩石上有密木也、有林麓者、山脚下林木也、林迴者、遠林烟暝也、大要不可狂斜倒起、隱淡直立、辨其形質、可一一分明、又云、質者形質備也、雜木取其大綱、用墨點成淺淡相等、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無衣裝、使山無儀發之貌、故貴密林茂木、有華盛之表也、木少者、謂之瘠骨、如人少衣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減矣、

論石

夫畫石者、貴要磊落雄壯、蒼硬頑澀、磨頭菱面、層疊厚薄、覆疊重深、落墨堅實、回深凸淺、皴拂陰陽、點苔高下、乃爲破墨之功也、且言盤石者、平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岱而秀潤、或崔嵬而峻嶮、有僅若壺巖者、有怪石崩坍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崢嶸崛崎、千狀萬狀、縱橫放遷、其體無定、而入皴紋多端也、有披麻皴者、有點錯皴者、或斫礫皴者、或橫皴者、或勻而連水皴紋者、

一畫一點、各有古今家數體法存焉、昔人云、石無十步真、山有十里遠、況石爲山之體、貴氣韻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不可失此論也、

論雲霞烟霧嵐光風雨雪霧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爲總也、雲出於深谷、納於嶠夷、弇日揜空、渺渺無拘、昇之晴霽、則顯其四時之氣、散之陰晦、則遂其四時之象、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閑逸、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峰、其勢陰鬱、濃淡變幻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若兕羅之狀、靜而清明、冬雲澄墨慘淡、示其玄溟之色、昏冥而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黑、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慘淡、此陰雲四時之氣也、然雲之體聚散不一、輕而爲煙、重而爲霧、浮而爲霞、聚而爲氣、其有山嵐之氣、煙之輕者、雲捲而霞舒、雲者、乃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烟爲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施以彩繪、恐失其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有游雲、有出谷雲、有寒雲、有暮雲、雲之次爲霧、有曉霧、有遠霧、有寒霧、霧之次爲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烟、烟之次爲霞、有江霞、有暮霞、有遠霞、雲霧烟霞之外、言其霞者、東曙曰朋霞、西照曰暮霞、乃早晚一時之氣暉也、不可多用、凡雲霞烟霧霞之氣、爲嵐光山色遙岑遠樹之彩也、書繪於此、則得四時之眞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嵐光、當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迹、而草木衣裳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少逆也、如逆之則失其大要矣、繼而以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雨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欲雨、有雨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暮雪、有欲雪、有雪霽、凡雨雪意皆本乎雪色之輕重、類於風勢之緩急、想其時候方可落筆、大概以雲別其雨雪之意、則宜暗而不宜顯也、又如爾雅云、天氣下而地不應曰雪、言暗物而輕也、地氣騰而天氣應曰霧、言昏物而重也、風而雨之爲霾、言無分遠近也、陰風重而爲晻、言無分於山林也、此皆不時之氣也、至雪之流至於魚龍草莽之象、呂氏之言甚明、變翔鳳翥之形、陸機之論深得、然窮天理之奧、攝風雪之候、曷可不深究焉、

論人物橋彴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窮俗、貴純雅而幽閑、其隱居傲逸之士、當與村居耕叟漁父、畫體貌不同、切觀古之山水中人物、殊爲閑雅、無有窮愚者、近之所作、往往窮俗、殊乏古人之態、言橋彴者、通船曰彴、彴者以橫木渡於溪澗之上、但人迹可通也、關者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傍無小路、方可用關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於山掩林木之間、不可一一出露、恐類於圖經、山水所用、唯古堞可也、畫僧寺道觀者、宜橫抱幽谷深富、峭壁之處、唯酒旗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間、以至山居隱遯之士、放逸之徒也、務要幽僻、有廣土處、可畫柴扉房屋、平林、牛馬、耕耘之類也、有廣水處、可畫漁市、漁梁、及捕魚、採菱、鵜網之類也、言舟船者、大曰舟、小曰船、漁人乘者爲艇、隱逸所乘曰船、或插以網罩、或旋以絲綸者、漁艇也、或爲木屋、或作棚幔者、遊船也、以小槳所搖者、謂之飛航、獨一木所造者、謂之相槽、於山水中所宜用者、其舟船游深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巨載之舟、於山水中少用也、品四時之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可畫以人物欣欣而舒和、踏青郊、遊翠陌、競秋千、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種插漁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

坦。於山林陰映之處。或以行旅憩歇水閣。亭軒避暑。納涼飯水。浮梁浴鶴。江滸晚泛。涉水過渡之初也。秋則畫以人物煎茶。飯月採菱。浣紗漁笛。搗帛夜春。登高賞菊之類也。冬則畫以人物寂寂。圍爐飲酒。慘冽遊宦。雪笠寒人。騾蹄運糧。雪江渡口。寒郊雪臘。履冰之類也。若水野之間。春隼於禽鳥者。可畫以燕雀黃鸝。夏畫鷗鷺鷺。秋畫征鴻羣雁。冬宜畫以落鴈鴉鴉。今各舉其大概耳。若能知此以隨時製裁。任其才思。則山水中裝飾無不備矣。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病

夫畫者。筆也。斯乃心運也。索之於未狀之前。得之於儀則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握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吳道子筆勝於質。爲畫之質勝也。常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全善。惟荆浩採二賢之能以爲己能。則全矣。蓋墨用太多則失其真體。損其筆而且濁。用墨太微。即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爲病耳。切要御乎規矩格法本乎自然。氣韻必全其生意。得於此者備矣。失於此者病矣。以是推之。其愚俗之可論歟。凡未操筆當凝神著思。豫在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然後以格法推之。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格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衆矣。惟俗病最大。出於淺陋。循卑昧乎格法之大。動作無規。亂推取逸。強務古淡而枯燥。苟從巧密而迂緩。詐僞老筆。本非自然。此謂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何謂版病。版弱筆無。取與全虧。物狀平扁不能圓混者。版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處。妄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者。結也。愚又論一病謂之羅病。筆路謹細而疑拘。全無變通。筆墨難行。類同死物。狀如雕切之迹者。羅也。凡用筆先求氣韻。次採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於其間矣。且善究其畫山水之理也。當守其實。實不足當。棄其筆而華有餘。實爲質餘也。華爲華藻也。質餘本乎自然。華藻出乎人事。實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是有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其俗病耳。惡知其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筆或飽或細。或揮或勻。或重或輕者。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似氣弱而無靈也。其筆太飽則塞其理趣。其筆太細則絕乎氣韻。一皴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意法存焉。若不從古畫法。只寫眞山。不分遠近深淺。乃圖經也。焉得其格法氣韻哉。凡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淨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烟出沒。野逕迂迴。松偃龍蛇。竹藏風雨也。

論觀畫別識

瓊瑰瑰瑛。天下皆知其爲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其荆山之委而爲美。驊騮騄駬。天下皆知其爲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冀北之駿而爲良。若玉之無別。安得瓊瑰瑰瑛之名。馬之無別。豈分驊騮騄駬之駿。別玉者卞氏耳。識馬者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以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於世也。隱造化之情實。論古今之蹟奧。奮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豈賤隸俗人得以易窺其端倪。蓋有不測之神思。無名之妙意。

寓於其間矣。凡閱諸畫。先看風勢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爲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憶生意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採雜者。何哉。且畫李成之格。起用雜於范寬。正如字法。顏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攻。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歸古驗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圖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雖博究諸家之能。精於一家者寡矣。若此之畫則雜乎神思。亂乎規格。難識而難別。良由此也。恒節明其諸家畫法。乃爲精通之士。論其別白之理也。將天文者然。後證丘陵。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衆。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耳。觀畫之理。非融心神。善繰紊。精通博覽者。不能達是理也。畫有純質而清淡者。僻淺而古拙者。輕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動者。幽曠而深遠者。昏暝而意存者。眞率而閒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者。此皆三古之迹。達之名品。參乎神妙。各適於理者然矣。畫者、初觀而可及。究之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而不可及。再觀而不可及。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也。畫、譬如君子歟。顯其跡而如金石。著乎行而合規矩。親之而溫厚。望之而儼然。易事而難悅。難進而易退。動容周旋。無不合於理者。此上格之體。若是而已。畫由小人歟。以浮言相胥。以矯行相尚。近之而取侮。遠之而有怨。苟媚諂以自合。勞詐僞以自蔽。旋爲交構。無一循乎理者。此卑格之體。有若是而已。憶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於此而不達失彼。非所以能別識也。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露立形。備儀之俗。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難衣法。則運用變通。不質不華。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彩自然。似非用筆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偏有一長。亦不可不採覽焉。畫有眞可傳於世。不自顯其名者。所謂有實則名自得。故不期顯而自顯也。世有一時雖獲美名。久則漸銷。所謂以譽過於實者。故不期銷而自銷矣。凡觀畫者。豈可擇於冠蓋之譽。但看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閒。思遠理深。氣象脫洒者爲佳。其未當精絕。惟眞巧密者。鮮覯矣。世有王晉卿者。戚里之雅士也。耕獵於文史。放思於圖畫。每燕息之餘。多戲於小筆。散之於公卿之家多矣。皆豪青眼左顧。每閱畫必見召而同觀之。論乎淵奧。構其名實。僞一日於賜書堂東掛李成。西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跡。云李公家法。墨潤而筆精。烟嵐輕動。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寬之作。如面前眞列峰巒。渾厚氣壯雄逸。筆力老健。此二畫之跡。眞一文一武也。余嘗思其言之當。眞可謂鑒通皆備矣。其格法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其優劣。明其是非。可謂精通審鑒者哉。畫不過識。如客行於途。無分於善惡也。不亦悲夫。今有名卿士大夫。皆從格法。望朝以來。李成、郭熙、公穆、未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信能悉之於此乎。按畫譜。荆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今山水專門。頗得意趣。閒嘗謂吳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有墨者。見落筆蹤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筆鑿痕而多變態。故王洽之畫。先潑墨練素。取高下自然之勢而爲之。浩介乎二者之間。則人與大成兩得之矣。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性之所資於人者、學也。性有顓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於己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之人以天性厭於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而業逾不精也。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風雨晦暝。飢寒喜怒。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愷之王維。後世真跡絕少。後來得其髣髴者。猶可絕俗。正如唐史論杜甫謂焚膏繼晷。沾湿後人。蓋前人用此以爲銷日養神之術。今人反以之爲圖利勞心之苦。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昔人冠冕正士。宴閑餘暇。以此爲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學也。奈何今之學者。往往以畫爲業。以利爲圖。自墜九流之風。不修術士之體。豈不爲自輕其術者哉。故不精之由。良以此也。其所謂業其本而遂其末矣。且人之無學者、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法也。豈脫落格法。而自爲超越古今名賢者歟。所謂篤學之士。則多性狂而自蔽者有三。雖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不恥於下問。性懶怠學者。爲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於一者。自蔽也。有少年夙成。其性不勞而頗通。恃而不學者。自蔽也。雖學者。何也。有鑿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惟務作僞以勞心。使神志蔽亂不究於實者。雖學也。若此之徒。斯爲下矣。夫欲傳古人之精粹。達前賢之閫奧。未有不學而自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爲己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蘊蓄乎精粹。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

六如畫譜

唐寅 輯

六如畫譜目錄

卷一
敍畫源流 張彥遠
圖畫名意
畫意
畫格拾遺
製作楷模 郭若虛
畫訓 郭熙
畫題

卷二
山水訣 王維
畫說
畫訣 黃子久
六要 六長 劉道醇
十二忌 韓自然
山水賦 荆浩
山水節要
六法三品 謝赫
三病 郭若虛
書畫一法
寫像秘訣 顧凝遠 王思善

卷三
畫龍輯議 董羽

采繪法
合用顏色細色
用筆
皴法
古畫眞迹難存
名畫無對軸
無名人畫
院畫
御府書畫
題跋畫
古畫絹色
裝褫
國合服飾器用顏色
襯絹色式
用墨
辯古今名畫優劣
古畫用筆設色
士夫畫
淺骨畫
粉本
畫難題名
質器
古畫絹素
裝褫定式

六如畫譜卷一

明 吳趨唐寅伯虎輯

敍畫源流

張彥遠

夫畫者，成教法，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書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已有此瑞。庖羲氏發於榮河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

按字學之體，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漢末曰大司空甄豐校字，謂有六其書，即幡信上作蟲鳥形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畫，畫之言也，故曰書畫異名而同體也。周禮保章氏掌六氣之逆順也，曰象形，亦畫之流也。

三曰象形，則畫之言也，故曰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挂也，以彩色挂象物也。故鐘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茄章名，理昭帙戎，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戒惡，見忠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紀傳所以敍其事，不能戒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利以象之也。故陸士衡拊升書之興比，雅頌之述作，實大業之

爇香，宜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此之謂也。是以漢明宮殿，贊蓋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願戒君於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弈用心，自是名教樂地。

郭若虛

製作楷模

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貌衣冠，釋像有善功方便之類，道流具度世修氣之範，帝王崇龍鳳天日之表，外夷有蠻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氣，隱逸識高世遯肥之迹，貴戚尚浮華侈靡之容，天帝明威嚴嚴重之儀，鬼神作醜怪離趣之狀，士女宜秀色嬌嬈之姿，田家有醇甿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纖細而勁直者，句結縱橫，理無妄下，以狀高深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鱗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蟠蟄之形，鎣淩霄千日之態，山石多作藝頭，亦爲稜面，要見幽遠而氣雄，崢嶸而秀潤，畜獸須筋力精神，毛骨隱起，仍分牝牡，飲齕動止之性，禽鳥須喙尾翎翰，文彩分明，仍別名類，翔棲鳴食之形，龍惜蜿蜒升降，魚知跳躍游泳，或云龍須新出三停，自首至腰腰至尾尾分成九節，角似鹿頭似駝眼似蝦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山宜崒嵂，水用瀠洄，屋木折算無虧，取筆墨之勻壯，深遠不失繩墨，要顯晦之精神，花木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在苞蕚之後先，笋蓀出數竿老嫩，雨雪風晴，具枝葉之垂結，逮諸園蔬野草，咸有生榮條達之性，融會貫通，闕一不可。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筆，意在筆先，筆盡意足，雖不能盡夫賞閱之精，而工拙亦略可見。或有高人勝士，寄興寓情，當求諸筆墨之外，方爲得趣。

圖畫名意

古者祕誌珍圖，名隨事立，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上古之事，多遺其姓，其次，後漢蔡邕有讖學圖，梁張僧繇有孔子問禮圖，陷鄭法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德有封禪圖，尹稚昭有雪宮圖，觀穆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亡名氏陷展子虔有大禹治水圖，晉戴逵有列女神智圖，宋陸探微有勳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有辛毘引諫圖，唐閻立本有陳元達諫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圖，高節則晉顧愷之有祖二疏圖，王虞有木蘭圖，宋史藝有馮燕圖，南齊謝伯珍有巢由洗耳圖，壯氣則魏曹髦有卞莊刺虎圖，宋崇炳有獅子搏象圖，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寫景則明帝有輕舟迅適圖，衞協有程天子宴瑤池圖，史道碩有金谷圖，顧愷之有雪霽望五老峯圖，鍾離則戴逵有南朝貴戚圖，宋袁倩有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唐周昉有楊妃架鞍衣女飢雙隨局圖，風俗則南齊毛惠遠有剡中溪谷村墟圖，陶景真有永嘉居邑圖，楊契丹有長安車馬人物圖，唐韓滉有堯民擊壤圖，此雖不能盡述，但略載其爲可鑒戒者，當與六籍並傳云。

畫訓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遁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觀也，麋鹿駒犢所常厭也，烟霞仙聖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者也，直以太平昌日，有視之心兩隨，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未著，斯豈仁人高蹈遠引，故爲離世絕俗之行，必與孤顯埒素，黃綺同芳哉。

郭熙

白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寫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音，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蘇維神觀，淵淵浩風者云哉。

凡畫山水有體，鋪舒爲宏圖而無餘，消縮爲小景而不少，若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豎者須遠觀，方見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景，即寧中几上，一覽便盡，此看畫之法也。

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可居者，蓋凡至此，皆入妙品，俱可行可望，不知可游可居之爲得，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游可居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以此意品，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人之有後之相也，非必論相，兼理當如此，故也，人之學畫，無異草書，今取鍾王虞柳朝夕臨摩，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識博考，自成一家，然後爲得，今齊魯之士，雖摹營丘，關陝之士，雖摹范寬，一己之學，猶爲蹈襲，況齊魯關陝幅員數千里，豈能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爲病，正謂出於一律，人之耳目，厭嘗喜新，大人達士，故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爲文，余以爲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況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神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不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盡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勤則景不完，蓋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汩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周，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疏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灑法，不周則失禮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此可與明者道，難與俗人言，郭熙嘗作一二圖，自一時委下不動，勤經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豈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作則萬事俱忘，及事忘，志撓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際，必明窗淨几，焚香左右，精妙筆墨，盥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閒意定，然後爲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昏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重複複，終終始始，如交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乎，所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須如此，而後有成。

學畫花者，以一株置深坑中，當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因月夜照其影於素壁之上，則竹之眞形出矣，學畫山水，何以異此，蓋如神游物象，身即烟霞，則意度自見，況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深，近游之以取其淺，眞山水之巖石，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況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蓊鬱，秋疏薄冬黯淡，豈見大象，不爲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況山水之烟嵐，四時

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大意。而不爲刻畫之迹。則烟嵐之氣象正矣。其山水之陰晴遠近可畫。而近者拘狹。則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迹。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谿谷斷續。以分深淺。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爲衆山之王。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麓。爲遠近大小而宗主之。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仰背卻之勢。長松亭亭。爲衆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爲拱翼依附而師帥之。其勢若君子。軒然得時。而衆小人爲之役使。無憑陵慢侮之態。山近若如此。遠沿如此。百數十里若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背面如此。側面又如此。每若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百數十山之形狀。可得不悉乎。山春夏若如此。秋冬若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暮若如此。陰晴若如此。所謂朝暮陰晴之變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百數十山之態。可得不究乎。春山烟雲聯縣。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淡淡。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若此畫。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烟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閣而思居。見巖扃泉石而思游。若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真卽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

東南之山多秀異。天地非爲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滋潤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而水淺。山多奇峰峭壁。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蓋雲霞之表。非不如華山垂溜之千丈也。如華山者鮮矣。縱有深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也。

西北之山多渾厚。天地非爲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岡隴擁腫之所理。故其地厚而水深。山多堆阜。盤礴連延。不斷于千里之外。介丘有頂。蓮朔拔萃于四邊之野。非不如嵩山少室之峭拔也。如嵩少者鮮爾。縱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出地上也。

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峯。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峯。天台、武夷、廬、霍、巫、峽、天壇、王屋、林麓、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生。仙聖窟宅所隱。奇輒神秀。莫可窮極。而欲奪其造化。則莫神于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飽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磕磕。杳杳漠漠。莫非吾畫。此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高。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之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大。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能掇景於烟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顛哉。後生罔悟。其病可數。何謂所養之不擴大。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於峯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於巖前。此不擴大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鹿川圖。水中之樂饒洽也。仁智所樂。豈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何謂所覽之不淳熟。近世畫手畫峯則不過三峯五峯。水則不過三波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蓋畫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脊脈向背。巔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矣。畫水齊者汩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贍矣。何謂所經之不衆多。近世畫手生吳越者。寫東南之發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壯浪。學范寬者。乏營丘之秀媚。師王維者。缺關仝之風骨。凡此之類。咎在所

經之不衆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奇。百里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麓。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蒲巖。一概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咎在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於幽閒失之碎。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完。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迹不渾成。謂之疏。疏則無眞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蕩漾。謂之死水。雲不自在。謂之凍雲。山無明晦。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謂之無烟霞。今山日到處明。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烟霞處隱。不到處見。山因烟霞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無烟霞。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假峯。欲軒豁。欲窪踞。欲盤礴。欲渾厚。欲雄豪。欲橫肆。欲嚴重。欲廓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下瞰而英臨觀。欲上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

水、活物也。其形欲靜深。欲柔滑。欲汪洋。欲迴環。欲肥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泉。欲遠流。欲瀑布插天。欲濺撲入地。欲漁釣怡怡。欲草木欣欣。挾烟雲而秀媚。聯溪谷而光輝。此水之活體也。

山以水爲血脈。以草木爲毛髮。以烟雲爲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烟雲而秀媚。水以山爲面。以亭榭爲眉目。以漁釣爲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擴落。此山水之布置也。

山無烟雲。如春無花草。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

山有高有下。高者血脈在下。其肩股張開。基腳壯厚。巖岫綺疊。勢相培擁。句連映帶不絕。此高山也。故如是高山。謂之不孤。謂之不仆。下者血脈在上。其巔半落。頂傾相攀。根基麤大。堆阜臃腫。直下深插。莫測其端。此淺山也。故如是淺山。謂之不薄。謂之不泄。高山而孤。體幹有仆之理。淺山而薄。神氣有泄之理。此山水之體裁也。

石者。天地之骨也。貴堅深而不淺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貴周流而不旋潛。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縹緲。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百數十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百數十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木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夫木者。先自其頭。木葉若干。可以蔽人之頭。人身若干。可以方比於木。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自此而皆中程度。此三大也。

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烟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派。則遠矣。山因藏其腰。則高。山不藏腰。不惟不高。且無秀拔。兼何異確嘴之形。水因斷其源。則遠。水不斷源。不惟不遠。且無盤折。兼何異蚯蚓之似。

正面溪山。盤折委曲。鋪設而景不厭其詳。所以足人目之近尋。傍邊平遠。嵚嶔重疊。句連縹緲而去不厭其遠。所以快人目之曠望。

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非無也，如無財。

畫意　郭熙

世人止知落筆作畫，卻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謂畫史解衣盤礴，此眞得畫家之法，須會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曉情狀，物之失斜候從，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昔顧愷之必構層樓以爲畫所，此眞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氣鬱鬱，局在一曲，如何得寫貌物情發人思哉。如工人斲琴，得嶧陽桐絲，巧手妙意，洞然于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已脫然在目，其意煩懼悸，抽豫閑默之見，銷鑿利刀，不知措手之處，焉得焦尾玉聲，揚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古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士多談吾人詩中畫，今佳什有道盡人腹中之事，裴出人目前之景，不因靜居燕坐，明窗淨几，一炷爐香，萬應消沈，則幽情眞趣，豈易品藻，及乎塵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縱橫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將率意觸情，豈草草便得，因記古人清篇秀句，有發於佳思者，則雖一聯半語，錄之亦可備觀，則古今名筆，情思過半矣。如女儿山頭春雪消，路榜山查發丟條，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悵回車下野橋，獨訪山家歇還沙，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遙聽野菜飛黃蝶，南遊兄弟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盡日沈山，釣罷孤舟繫堤柳，酒開新甕鮮開包，自從江湖爲漁父，二十餘年手不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鷗鳥日日來，渡水塞驢雙耳直，避風羸僕一肩高，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泓泓，數聲離岸櫓，幾點別洲山，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密竹滴殘雨，高峯留夕陽，天遙來鴈小，江闊去帆孤，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舟，谿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沙岸江村近，松門山寺深，疏籬看雪捲，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古樹老連石，急泉清繞沙，雪埋寒樹短，雲壓夜城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亂山藏古寺，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畫之爲用大矣，蓋天地間，萬物纖悉，含毫運思，能曲盡其態者，止一法耳，一者何，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郭若虛深鄙衆工，雖曰盡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而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氣韻生動爲第一，良有以哉。

畫題　郭熙

世說所載戴安道就范宣之論書，安道專畫，宣以爲無用而不奪，安道迺取南都賦爲宣造賦，內前代衣冠，宮室人物鳥獸草木山川莫不畢具，而一一有所證據徵考，宣始躍然曰，畫之爲有益如是，然後重畫，然則自古帝王名公鉅儒，相襲而畫，皆有所爲而作也，如成都周公禮殿，有登州刺史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粲然滿殿，令人識萬古禮樂，故王右軍恨不克見，而逮今爲寶，則世之俗工下隸，矜眩細巧，又豈知古人於畫事別有寓意旨哉，郭熙爲試官，嘗出堯民擊壤題，其間人物，卻作今人巾幘，此不學之弊，不知古人作畫之大意也。

作畫先命題爲上品，胸次寬閑，自然合古人意趣，無題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各有初終曉暮，品意物色，便當分解，況其間各有趣哉，其他不消拘四時，而經史諸子中故事，又各從時所宜者爲可，如春有早春曉景，早春晚景，早春雪景，早春雨景，早春殘景，早春雨雪，早春雪霽，早春烟雨，早春寒雲，早春烟霧，春雪欲雨，春風春雨，斜風細雨，春山明麗，滿溪春溜，春雪出谷，春雪白鶴，如飛鶴之白也，雪春題也。

夏有夏山高霧，夏山風雨，夏早山行，夏山早行，夏山林館，夏山林木怪石，夏山平遠，夏山松石平遠，夏雨過平遠，夏雨山行，濃雲欲雨，驟風急雨，夏山雨龍雲歸，夏山谿谷瀑瀑，夏山烟晚，夏山烟晚，夏日山居，夏雲多奇峯，皆夏題也。

秋有初秋雨過平遠，秋春，秋山雨霽，秋風雨霽，秋雲下曉，秋烟出谷，秋風欲雨，又曰西風欲雨，秋風細雨，西風驟雨，秋晚烟嵐，秋山晚照，秋晚平遠，遠水澄秋，晚林秋晚，秋景林石，秋景松石，皆秋題也。

冬有寒雲欲雪，冬陰霰雪，冬陰霰雪，揚風飄雪，山澗小雪，迴谿遠雪，雪後山家，雪中漁舍，艤舟沽酒，踏雪遠沽，雪谿平遠，風雪平遠，絕澗雪松，松軒聽雪，水榭吟人，皆冬題也。

曉有春曉，秋曉，晴曉，雨曉，雪曉，烟嵐，春嵐，朝陽，皆曉題也。

晚有春山晚照，雨過殘雪，晚山殘照，疏林晚照，平川返照，遠水晚時，暮山烟嵐，僧歸遠寺，客到酒家，皆晚題也。

松有雙松，三松，五松，六松，喬松，一望松，皆用郭熙，皆作連山一望松，爲文潞公壽，以二尺餘小絹作一老人，倚杖巖前一大松下，自此後作無數松，大小相亞，幽巖下澗，幾千百松，一望不斷，平昔未嘗如此布置，取公子孫連縣公相之義，此外有所謂青松，春松，長松，皆隨題賦景，非可以執一論也。

木有怪木，古木，老木，垂岸怪木，垂崖古木，石有怪石，松石，怪石，松者也，林木，林木之秋江怪石，怪者，蟠花，鍾馥之在江岸，屬亦可作一二遠近映帶，松石平遠，此小景也，作平遠于松石，安松石要大平遠要小，松石瀑瀑，作瀑於松石邊，松石要瀑重瀑，要瀑於小景也，皆以大景分瀑之深高下，

雲有雲橫谷口，雲出巖間，白雲出岫，輕雲下嶺，

烟有烟橫谷口，烟生亂山，暮靄平林，輕烟引柔，春山烟嵐，秋山烟靄，

水有向溪瀑挽，雲嶺飛泉，雨中瀑布，雪中瀑布，烟溪瀑布，遠水鴨頭，雪溪釣艇，

雜有水林漁舍，鷺高觀梅，平沙落鴈，溪橋酒家，橋彴樵蘇，皆雜題也。

畫格拾遺　郭熙

早春曉烟，騎陽初蒸，晨光欲動，晴山如翠，曉烟交碧，午合午離，或聚或散，變態不定，縹緲繚繞於叢林溪谷之間，曾莫知其涯際也。

風雨水石，猛風驟發，大雨斜傾，瀑布飛空，奔湍射石，噴珠濺玉，交相濺亂，不知其源流之來近遠也。

古木平遠，屈曲奇立，怪木斜欹，影浸寒流，根蟠崖岸，輪囷萬狀，不可得而名也。

烟生亂山平遠，卻山如幾百里，烟嵐聯縣，亂山濺薄，矮林小寺，閑見掩映，看之令人意興無窮，亦人之所後，人家佛廟，津渡橋彴，縷分脈剖，佳思麗景，不可殫述，惟略於濃嵐積翠之間，以朱色而淺深之，自大山腰橫抹以旁逸，於向後平遠林莽烟雲縹緲一帶之土，朱綠相異色而輕重隱沒相得，出山中一番曉

意可謂奇作。

西山走馬，其山作秋意，於深山中，數人驟馬出谷口，內一人墜馬，人馬不大，而人氣如生，恰深逃者如此。自此而下，乃一長板橋，石皁幀數人，乘款段而來，愉悅退者如此，又於峭壁之際，古林之間，半出一野艇，艇中瓶庵，庵中酒榼書帙，庵前一人，露頂坦腹，仰看白雲，凝聽流水，笑搜腹想之業，舟側一夫理棹，斯則又高矣，以上皆郭熙作。

六如畫譜卷二

山水訣

王維

夫畫道之中，水墨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咫尺之圖，寫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然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先立主賓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擬布高低，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澁而不潤，提濃鎮淡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擬布裁插，勢便相依，上下雲煙，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左右林麓，錯陳不可太繁，繁則迫塞，初舒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連縣之道，主山最宜高聳，客山須要奔趨，山須高峻，無使仰危，水須深遠，勿教窮涸，路要曲折，山要高低，孤城郭之遠邊，墟市依於山腳，雲天不用雲烟，雨霽無多遠近，山舍仍居隱隱，漁翁要在半灘，朝晴晃朗，暮雨昏陰，舍屋不在多間，漁釣有時而作，藤枝依傍古木，窠叢簇剪山頭，高山雲頂其巖，長嶺雲翳其脚，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烟以斷其派，怪石巉岩而立，仍須土皁以護其根，石與雨混鋒芒，八面稜角，木要交叉挺幹，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崩崖，淺流則岸畔平灘，深澗則岡前直下，登陟之士，必要高低，則地淺，烟林之木，亦宜疏密，間絮繁，重岩切忌頭齊，羣峯宜高下，孤峯遠處，野水流施，路道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柏陰濃，近蘇雨濁，顛崖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樹，也宜少作，遙岡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版刻，山原峻險，依稀樵徑獨存，崖岸漁舟，隱約柴林深暗，平川山遠，參差縹緲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遠多頻投，布雨路有明有晦，起雙峯陟高陟低，霧神雲爽欲斷，飛鳥隨行欲

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崚堆，奇怪者三塊兩塊，點樹葉稀疏間密，皴石脈以虫分輕，泄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遠人家可證，村莊若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垂，瀑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行人須是疏疏，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若漁人之釣艇，低也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崩壁崖崩，遠景烟霞，深樹雲鎖，酒旗當路高懸，客帆遇風張扯，近樹惟宜拔遠，遠山莫要安棋，亭庵不在常施，樓閣宜分錯處，取出泉源，於中路接危時，橋道可安其處，平地樓亭，偏宜高樹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松礙樓，觀物須間作，人物轉換多般，野舍猶防相似，氣象則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疏，冬樹材材交幹，樹根枝插，虯爪蜿若扒拏，石布樓臺，根脚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三轉，飛瀑水不過四重，侵天一道，雪泉涌濤多端，微底淵渟，巨浪淺灘平流，烽波茫茫，雲江浩浩，山無獨本，石不孤單，林烟一帶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扶疏平野，矮叢密布山頭，孤烟遠似水邊，薄霧縹依岩脚，野橋寂寞，遙通竹塢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春水綠而瀲瀲，夏澤漲而瀰漫，秋潦盡而澄清，寒泉涸而冱冰，新篁肥潛，岸石須要皴苔，古樹橫牙，景物兼還秀媚，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淳重淳輕，病在偏枯損體，山高水小，千岩萬壑，要低昂聚散之不同，疊巘層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自給，遊戲三昧，心潛歲月之久，自能探索玄微，悟理者不在多言，學之者還從規矩。

山水賦

荆浩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其法也，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高與雲齊，遠水無波，隱隱似有，此其式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寒，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分兩岐，樹看頂頸，水看岸基，此其訣也，凡畫山水，尖峻一作峭拔者峯，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圓形者巒，繩石者巖，兩山夾水者澗，夾路者壑，水注川者溪，泉通川者谷，路下平土山者坡，似土而高者阪，一作極目而平者陂，若能辨別平此，則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定衆峯之揖拱，列羣岫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要迴抱，水要縈迴，茂林古寺，樓觀可安，斷岸頹堤，小橋宜設，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絕處古渡，山絕處荒村，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崖古木，根露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漱，凡作林木，遠則疏平，近則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似鱗，柏皮似鱗，生於土者修長而勁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慘淡以蕭疏，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春景則霧鎖煙橫，樹林隱隱，山色堆青，遠水拖藍，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蔭平陂，一作綠水平波，倚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霞鶩齊飛，一作鶩或林，鴈橫烟塞，蘇渚沙汀，冬景則卽地爲雪，水淺沙平，凍雲布地，酒旗孤村，漁舟倚岸，樵者負薪，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蓋，漁父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依稀，山光淺翠，綃晒斜暉，曉景則千山一作峯，欲曙，曖霧靄靄，朦朧殘月，氣象蕭徹，暮景則山銜落日，犬吠疏籬，僧投遠寺，帆卸江湄，行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古渡，古一作晚，或荒家斷碑，或洞庭春色，或瀟湘霧迷，如此之類，謂之雲頭，筆法布置，更在臨時，山形不

得頂規，樹頭不得整齊，樹幹山以爲骨，山幹樹以爲衣，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光輝，若能留意於此，畫心有於玄微。

畫訣　荆浩

畫記，整精微，朝洗筆，暮出顏，勃然觀，習描畫，學梳直，謹點畫，烘天青，潑地綠，上巒竹，賞松濤，長寫梅，人閑蒲，溪稽菊，勻鏾絹，多膠水，夏膠漆，將無瑕，女無眉，佛秀麗，淡仙賢，神雄偉，美人長，宮樣妝，坐看五，立量七，若要笑，眉彎嘴撅，若要哭，眉鎖鑿，氣努狠，眼張拱，慈的龍，現升降，嘘的風，立騰翔，哭的獅，跳舞戲，龍的甲，卻無數，虎尾點，十三班，人徘徊，山寶主，樹參差，水曲折，虎威勢，鳥嘈雜，宿花叢，郁蘊，蟲捕捉，馬嘶嚇，牛行臥，藤點做，草叢率，紅間黃，秋葉墮，紅間綠，花簇簇，青間紫，不如死，紛紛黃，勝增光，千思忖，不如見，色施明，物件便。

山水節要　荆浩

夫山水，畫家十三科之首也，有山脚柯木水石雲烟泉崖溪岸之類，皆天地自然造化，勢有形格，有骨格，亦無定質，所以學者初入艱難，必要先知體用之理，方有規矩，其體者，適描寫形勢骨格之法也，運於胸次，意在筆先，遠則取其勢，近則取其質，山立賓主，水注往來，布山形，取情向，分石脈，置路潤，模樹柯，安坡脚，山知曲折，樹要崔巍，石分三面，路看兩岐，溪澗隱顯，曲岸高低，山頭不得重犯，樹頭切莫兩齊，在乎落筆之際，務要不失形勢，方可進階，此畫體之訣也，其用者，乃明筆墨虛實之法，筆使巧拙，墨用重輕，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凡描枝柯差草樓閣舟車之類，運筆使巧，山石坡崖，荐林老樹，運筆宜拙，雖巧不離乎形，固拙亦存乎質，遠則宜輕，近則宜重，濃墨莫可復用，淡墨必教重提，悟理者不在多言，學者要從規矩，又古石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山無數，遠水無波，遠林無葉，遠樹無枝，遠人無目，遠閣無基，雖然定法，不可膠柱鼓瑟，要在量山察樹，忖馬度人，可謂不盡之法，學者宜熟味之。

畫訣　黃子久

凡經營下筆，必全天地，何謂天地，謂一幅半尺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學，據已下筆，率爾觸情，塗抹滿幅，看之塡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賞於瀟湘，見情於高大哉，皮袋中置描筆，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遠閣處，氣韻雲采，卻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是也。

山水先理會大山爲主峯，主峯已定，方作以次近者大者，遠者小者，以其一境主之於此，故曰主峯，如君臣上下也。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峰如插遞，萬樹相從，如大軍偃拿，森然有不可犯之勢，比寫眞山之形也。

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

林木先理會一大松，名爲家老，家老已定，以次方作雜窠小卉女蘿碎石，以具一山之表，故曰家老，如君子小人也。

山有戴土山，戴石山，土山戴石，林木瘦薄，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有在山，有在水，木在山者，土厚之處有千尺之松，在水者，土薄之處有數寸之葉，水有流水，石有盤石，瀑布練飛於林表，怪石虎蹲於路隅，大松大石，必置於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於淺灘平渚之邊。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

雨有欲雨、大雨、雨霽、雪有欲雪、大雪、雪霽、風有急風、大風、雲有輕雲、歸雲、大風有吹沙走石之勢，輕雲有店舍依溪不依水衝，依溪以近水，不依水衝以爲害，或有依水衝者，必水之無害也，村落依陸不依山，依陸以便耕，不依山以爲耕遠，或有依山者，必山有可耕之處也。

山坡中置屋舍，水中置小艇，從此有生氣。

山下有潭，謂之淵，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山水中惟水口最難畫。

樹要有身，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分中，各要有發生，要假仰稀密相間，有葉枝軟，而後須有仰枝，大槩要塡空，小大假仰疏密，向背濃淡，各要得中，不可少有相犯，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見。

山水中惟水口最難畫。

樹要有身，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分中，各要有發生，要假仰稀密相間，有葉枝軟，而後須有仰枝，大槩要塡空，小大假仰疏密，向背濃淡，各要得中，不可少有相犯，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見。

石無十步眞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畫一樹一石，當從墨蹟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

畫當得天趣爲妙，先求一敗牆，張絹素倚牆上，朝夕論觀，既久，隨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心存目想，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於陵谷溪澗，或顯或晦，隨意命筆，自然盡智天就，不類人爲活筆。

六法三品　謝赫

畫有六法三品，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昔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墨筆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謂之能品。

六要六長　劉道醇

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蠶鹵求筆，一也，解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六要，又審六長，自然至於知悟。

三病　郭若虛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凝。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刻者。用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未彰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用心。觀者當頓蹙眦。

十二忌

饒自然

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凡畫山水。必先置絹素於明靜之室。伺神閒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經營。若障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朽。布山谿樹石樓閣人物大小高低。一一位置。然後立於數十步之外詳審諦觀。自見其可。卻將淡墨約定。而之小落筆。然後肆志揮毫。無不得宜。宋元君所謂盤礴脾睨。意在筆先之謂也。亦須上下空闊。四傍疏通。應幾瀟灑。若充塞滿腹。便不能致。此第一事也。二曰遠近不分。作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古人雖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特約略耳。若拘此說。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分人物。爲是。蓋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峰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墨則遠淡近濃。遠遠遠淡。不易之論也。三曰山無氣脈。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一山爲主。卻從主山分布起伏。餘山皆氣脈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巒。下必有數重脚。方爲得作。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謬也。此全景之大忌也。若夫透角。不在此限。四曰水無源流。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頂上有山數重。則其源高遠。平溪小湖。必見水口。塞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撇山。便畫一派泉。如架上懸巾。絕爲可笑。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有崒嵂者。有平遠者。有縈迴者。有空闊者。有層巒者。或多林木亭館。或多人物船舫。每遇一圖。必立一意。若大隧巨輪。悉當如之。六曰路無出入。山水貫出遠近。全在徑路分明。或林下透見而木末復出。或巨石遮斷而林珊半露。或隱坡隨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木藏之。庶幾有不盡之景。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畫石。皴法不一。當各隨所學一家爲法。須要有頂有脚。分棱面爲佳。八曰樹少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概生崖壁者多糾錯。生坡隴者多高直。平野多頂。近水多根。枝幹不可分左右。須當圓作正背。葉有單筆雙筆。更分榮悴。乃按四時。九曰人物儎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者眉目分明。點鑿者筆力有古。必皆衣冠軒昂。意態閒雅。古人所作可法。切不可以行者望者負荷者鞭策者一例作偃僂之狀。則僞甚矣。此狂縱之習。可不愼歟。十曰樓閣錯雜。界劃難求科。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而向背分明。柄棹拱接。而不雜乎繩墨。此爲最難。或論江村山塢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雖不用尺。其制一以界劃之法爲之。十一曰潑淡失宜。下墨不論水墨設色金碧。卽以墨濃淡。須要淺深得宜。如晴景容明。雨夜昏蒙。雪景稍明。不可與雨霧煙嵐相似。青山白雲。止當於夏秋之景爲之。十二曰點染無法。謂設色金碧。各有重輕。輕者山用螺青。樹石用合綠。染爲人物。不用粉襯。重者山用石青綠。并綴樹石。爲人物用粉襯。金碧則下筆之時。其石便帶皴法。當留白面。卻以螺青合綠染之。後再加以石青綠。逐層染之。間有用石青綠皴者。樹葉多。夾筆則以合綠染。再以石青綠。金泥則當於石脚沙嘴。設彩用之。此一家只宜朝暮及晴景。乃照耀陸離而明豔如此也。人物樓閣。雖用紛襯。亦須清淡。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屬。方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可法。日本國畫當

犯此病。前人已曾識之。不可不識。

雪景一法

饒自然

古人云。畫無筆跡。如書家之藏鋒。元趙孟頫自題己畫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須八法通。王紱亦云。畫竹之法。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眞。節如隸。所謂書畫一法。信乎。

六如畫譜卷三

畫龍輯議

董羽

畫龍者。得神氣之道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致。所以上飛於天。晦隔層雲。下潛於淵。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古今圖畫者。角難推其形貌。其狀。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項。自項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頭似牛。嘴似驢。眼似蝦。角似鹿。耳似象。鱗似魚。鬚似人。腹似蛇。足似鳳。是名爲九似也。雌雄有別。雄者角浪回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燈燈。雌者角摩浪平。目肆鼻直。鬚圓鱗薄。尾壯於腹。龍開口者易爲巧。合口者難爲功。但要揮毫落墨。隨筆而生。筋骨精神。位出爲佳。貴乎血目生威。朱鬚激發。鱗介藏烟。髮鬣肘毛爪牙。擘伏其雨露。騰躍騰空。點其目而飛去。若張僧繇葉公則其人也。

寫像祕訣

王思善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名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論之間。本眞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於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點定。逐旋積起。先顴蓋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兩鬢髮。

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固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王思善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滕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觀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斡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胭脂。不用脂胭。則入三朱紅。或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胭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墨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斡。以上若顏色清濁加減則。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胭脂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略放起。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烟子點睛。墨打圈。眼泡微起。有斑。淡墨水斡。麻檀水斡。皆色墨者。依髮髮法。紫者檀墨開。

摺便笑。口唇上胭脂暈。鼻色紅胭脂微抹。而雀渲。有開渲排渲亂渲。好自取用。手指甲先用胭脂染。次用

渲。黃紅者滕黃檀子渲。髮先用墨染。次用烟子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胭脂粉觀薄。粉籠淡極墨斡。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觀背後。

調合服飾器用顏色

王思善

銀朱紫花合。桃紅。用銀朱胭脂合。肉紅。用粉袋拿。入胭脂合。柏綠。用枝條綠入淡綠合。墨綠。用淡綠入螺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綠。鴨綠。用枝條綠入高漆合。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滕黃合。瓢褐。用粉入烟合。荊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鹿背褐。用粉入檀子烟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滕黃合。珠子褐。用粉入滕黃胭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胭脂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爲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烟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葱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黎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三綠入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蛇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氊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入胭脂粉合。鴨青。用蘇青觀螺青。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香子絨。用粉螺青墨入檀子合。氊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滑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皮。用粉上黃合。牙筋。用粉一點。土黃粉。凝皁斡。用烟墨標。柘木柱。用粉檀子土黃。烟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胭脂合。

其餘一一不能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合用顏色細色

王思善

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砂。土硃。

銀硃。枝紅。紫花。滕黃。槐花。鉛粉。石榴。蘇胭脂。檀子。

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胭脂合。

觀絹色式

王思善

大紅。黃丹或二朱。大綠。三綠或淡綠粉。白。韶粉土粉合。大青。螺青粉或靛花青粉。嫩鵝黃。槐花淡粉。老黃。淡土黃粉。三青淡青粉。二綠淡綠粉。桃紅淡脂粉。紫淡青粉。

用筆

王思善

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筆墨人之淺近事。二者且不知所以。操縱。又焉得臻於絕妙。此亦非難。近取諸書法。正類此。故說者謂王右軍喜鵝。意在取其轉項。如人之執筆轉腕以結字。此正與論畫用筆同。世之善書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

山水中用筆法。剛之筋骨。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水樹石皆用此。

用墨

王思善

硯用石。用瓦。用盆。用甎片。墨用精墨而已。不必用東川與西山。筆用尖者。圓者。麤者。細者。如針者。如刷者。運墨有時而用淡墨。用濃墨。用焦墨。用宿墨。用退墨。用廚中埃墨。有時而取青黛雜黑。墨水不一而足。則畫用筆同。世之善畫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不一而得。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雖在生紙。墨色亦滋潤而不疊煙。李成惜墨如金是也。用濃墨焦墨。欲時取其塊界。非濃焦則松稜石角不瞭然。然後用青墨水疊過之。即墨色分明。常如□□□出也。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謂之斡淡。以銃□□臥煮而取之。謂之皴擦。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墨袞同澤之。謂之刷。以筆直住而指之。謂之拌。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撮。撮以筆端而注之。謂之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木葉。筆引筆去之。謂之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雪色用淡淡墨。故作墨之色。不一而足。亦不一而得。

染烟色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痕之。不可見筆墨迹。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雲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墨而淺深取之。瀑布用縑素本色。但焦墨作其傍以得之。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者爲上。

畫石之妙。用滕黃水浸入墨筆。自然色潤。不可多。多則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畫樹色甚潤好看。

吳妝容易入眼。便墨士氣。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暈山頭。

水色春綠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晏夏蒼。秋淨冬黯。畫之處所。須冬燠夏涼。宏堂邃室。畫之志思。須百慮不干。神盤意豁。杜詩不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迫促。主宰始肯留眞迹。斯言得之。

皴法

王思善

山水之法。在平遠樓觀極。先記皴法不雜。布置相映。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混山石有披麻皴、亂麻皴、雲皴、答點皴、荷葉皴、芝麻皴、雨點皴、骷髏皴、鬼皮皴、彈渦皴。有濃蒼潑墨蓉頭稜皿。用筆有老渴者。有枯潤者。描人物有鐵線笔、蘭花葉一作笔、游絲笔、戰笔。亦各師一家。但調暢勁健爲妙也。

董石譜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笔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深間處著色。不離乎此。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譜之攀頭。山上有雲氣。坡脚下多碎石。乃金陵山景。皴法要溽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歸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辯古今名畫優劣　王思善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閻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不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寀、李之之蹤。前不稽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遐然、陳庶之徒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古畫眞迹難存　王思善

董源、李成。皆宋人也。所畫猶稀如麟鳳。況晉、唐名賢眞迹。其可得見之哉。嘗考其故。蓋古畫紙絹皆脆。如常舒卷。損壞者多。或聚於富貴之家。一經水火喪亂。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猶有散落存者。

古畫用筆設色　王思善

古人畫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墨色俱入絹縷。思入神妙。初若率易。愈玩愈妍。雖年遠破舊。精神迥出。僞者粉墨皆浮於絹素之上。神氣索然。今人雖極工緻。全無精采。一覽意盡。殊無可觀。

名畫無對軸　王思善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士夫高尚。以畫自娛。興適則爲數笔。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與言畫矣。

士夫畫　王思善

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士夫畫。舜舉答曰。隸家畫也。子昂曰。然。觀之王維、李成、徐熙、李伯時。皆士夫之高尚。所畫蓋與物傳神。盡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畫者。其謬甚矣。

無名人畫　王思善

無名人畫。有甚佳者。今人以無名命爲有名。不可勝數。如見牢郎。此是戴嵩。馬御韓幹。尤爲可笑。

沒骨畫　王思善

嘗有一圖。獨樓絹。乃蜀黃筌畫榴花百合。皆無笔墨。惟有五彩布成榴花一樹百餘花。百合一本四花。花色如初開。極有生意。信乎其神妙也。

院畫　王思善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然後上眞。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種奏妙。今朝廷內畫及民間畫

人物皆然。

粉本　王思善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御府書畫　王思善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俱是御書標題。後有宣和年號。玉軸御寶記之。於中多有臨摹者。未可盡以爲眞。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者自能別識。

畫難題名　王思善

米南宮云。范寬師荊浩。王詵嘗以二畫見送。題句龍爽。因重褙入水。於石上見洪谷子荊浩筆。後於僧房見一山水。與若同。於藻布邊題華原范寬。乃少年所作。信荊浩弟子也。以一書易之。收以示鑒者。以此論之。畫信難題名也。

題跋畫　王思善

古人題畫。嘗於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間褙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於畫首。故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遭一劫也。

賞鑒　王思善

看畫如看美人。其丰神骨相。有出於肌膚之外者。今人看古跡。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不同。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蓄。不過聰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飽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本。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古畫絹色　王思善

古畫絹色淡墨。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烟熏黑者。多僞作。取香烟滌。或用瀹烟搗碎煎汁染絹。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三四絲。不直裂。僞作則否。其絹亦新。

古畫絹紬　王思善

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闊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

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有等極細密如紙者。但是稀薄者。非院絹也。

元絹類宋絹。有獨梭絹。出宓州。有宓機絹。極勻淨。原是嘉興魏塘彩家。故名宓機。趙子昂、盛子昭、王若水多用此絹作畫。宓俗音密。

國朝內府絹。與宋絹同。兩京亦有好者。

裝褙　王思善

古畫不脫。不須褙褾。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淺淡之間。一經褙褾。多損精神。墨迹法

帖亦然。故紹興裝褾古畫。不許重洗。亦不許剪裁過多。褾古厚紙。不得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書畫精神。如蔡本矣。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

裝褾定式

王思善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下引首一寸九分。經帶四分。上標除打撒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標除打撒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五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舍長一尺三寸。引首闊四寸五分。高名五寸。

畫評會海

周履靖著

畫評會海目錄

卷之上

畫評會海

卷之下

山水訣四言四十韻

繪石輿論

畫樹論

附唐名公山水訣

荆浩山水訣

王摩詰山水訣

李成山水訣

畫評會海目錄終

嘉禾周履靖著

履靖曰圖畫之作不知始于何代書曰以五彩彰施於五色漢書曰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然則自上古已有之矣八卦之畫河圖洛書之出與夫鍾鼎科斗黼黻章物其畫之原乎與六書相終始與六籍爲等倫大哉畫之爲物也廣大悉備以天地爲骨法以風雲爲氣韻以造物爲筆臺以日月爲神彩以雨露爲染絢以四時爲生意以海岳爲運用以宇宙爲襟度斯圖家不傳之秘也孰可得而識之孰可得而學之不可得而學之孰可得而至之大哉畫之爲物也奥矣畫有六法三品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摹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期然而然也畫有三品三品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畫有三病三病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福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畫有八戒一戒麄俗二戒濁滯三戒薄弱四戒枯澹五戒雕琢六戒濃亂七戒偏枯八戒朽敗圖有十貴一貴精

堅二貴莊大三貴雄壯四貴俊雅五貴古澹六貴清潤七貴瀟灑八貴簡嚴九貴豪放十貴富麗畫有六要氣韻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捨短六要也畫有六長麄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六要又審六長自然至於知悟矣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拍塞凡畫山木必先置絹素於明淨之室伺神閑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經營若障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朽布山溪樹石樓閣人物大小高低一一位置然後立於散十步之外詳審諦觀自見其可却將澹墨約定謂之小落筆然後肆意揮灑無不得宜宋元諸君意在筆先之謂也亦須上下空闊四傍疎通庶幾瀟灑若充塞滿幅便不風致此第一事也二曰遠近不分作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古人雖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特約略耳若拘此說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大人物爲是蓋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峯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用墨則遠澹近濃愈遠愈淡不易之論也三曰山無氣脉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一山爲主分布起伏餘山皆氣脉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疊下必數重腳方盛得住凡多山頂而無腳者大謬也此全景之大義也若夫透角不在此限四曰水無源流泉必於山峽中流出

頂上有山數重則其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是活水也間有畫一榴山使畫一泓泉如架上懸巾絕爲可笑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有萃律者有平遠者有縈迴者有空闊者有層疊者或多林木亭館或多人物船舫每遇一圖必立一意若大障巨軸悉當如之六曰路無出入山水應接遠近全在徑路分明或林下透見水源復出或巨石遮斷而林麓半露或隱坡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木藏之庶有不盡之景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畫石皴法不一當各隨所學一家爲法須要有頂有脚分稜面爲佳八曰樹少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樹生崖壁者多纏錯生坡隴者多高直干漢多頂近水多根枝榦不可上分左右須當間作正背葉有單筆雙筆更分榮瘁乃接四時九曰人物傴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眉目分明點鑿筆力蒼古必皆衣冠軒昂意態閑雅古人所作可法切不可以行者望者負荷者輩策者一例作傴僂之狀則僞甚矣此狂縱之習可不慎歟十曰樓閣錯雜界畫雖未料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而向背分明顧盼拱接而不雜乎繩墨此爲最難哉或論江村山塢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雖不用尺其制一以界畫之法爲之十一曰瀋淡失宜下墨不論水墨設色金碧即以墨瀋瀋淡須知淺深得宜如晴景空明雨夜昏濛雪景林明不可與霧烟嵐氣相似青山白雲止當於夏秋之景爲之十二曰點染無法謂設色金碧各有重輕輕者山用螺青樹不用合綠染爲人物必用粉襯金碧着色則下筆之時其石便帶皴法當留白面却以螺青合綠染之後再加以石青石綠逐褶染之間有用石青石綠皴者樹葉多夾筆則以合綠染再以石青石綠綴之金泥則當於石脚沙嘴霞彩用之此一家只宜朝暮及晴景乃照耀陸離而明艷如此也人物樓閣雖用粉襯亦須清潤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屬方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可法日本國畫常犯此病前人已曾議之不可不謹用筆之法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筆墨人之淺近事二者且不知所以操縱焉得臻於絕妙哉此亦非難近取諸書法正類此故說者謂王右軍喜鵝意在取其轉項如人之執筆轉腕以結字此正與論畫用筆同故世之人多謂善畫者往往善書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謂之有墨不用水筆寫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水樹石皆用此論硯必須端石歙石或用甕片用時滌去宿垢墨用精品水用新汲筆用尖者圓者麄者細者如針者如刷者運墨有時而用濃墨焦墨用宿墨用退墨用厨中埃墨有時而取青黛雜墨水不一而足則不一而得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雖在生紙墨色亦以滋潤而不枯燥李成惜墨如金是也用濃墨焦墨欲取其根界非濃與焦則松稜石角不能瞭然然後用淸墨水重疊過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霧露中出也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謂之幹澹以鋭筆橫卧惹而取之謂之皴擦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墨滚回而澤之謂之刷以筆頭直往指之謂之拂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濯以筆端而注之謂之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木葉以筆引而去之謂之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雪色用濃澹作但墨之色不一而足亦不一而得染就烟色就縑素本色榮拂以澹水而痕之不可見筆墨跡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土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墨而淺深取之瀑用縑素本色用焦墨作其旁以得之用筆用墨之法最不可輕易須志向已定心手相應持之以謹密濟之以圓活濃淡不爽輕重得宜如庖丁之牛迎刃而解如扁鵲之醫視見藏府所謂深造以道左右逢源者也論四景之不同春天要淡多作春煙橫截樹林地色嫩綠石青作近山樹葉稀少葉嫩色綠柳要輕拂嫩綠枝條相間桃杏花開車騎遊人挑酒携琴而翫賞鶯燕飛空鴛鴦浴水夏要天氣晴明地色深綠林木陰森樹葉稠密柳葉垂陰拂草木叢雜茂盛水深青綠之色石老黑青之色樹下多作水閣涼亭船中多張布幔浮遊逸人高士揮羽扇於水邊或枝襟於大廈寫淋布要三摺勢出於深谷林樹之間秋景天氣清澄地色枯黃樹葉凋稀青綠者少紅黃者多更見秋風之勢水色清明嚴多赤色

坡脚多黄黄葉落地水濱蘆葦枯折山中白雲山岫三折寒泉於山凹之間冬天作雪景天頭黯淡圖墨色以爲陰雲借絹地而成白雪萬木枯瘁唯長松而擎留但凡雪壓之勢皆用濃墨画描以淡墨染成陰一應松石竹木屋宇山頭皆當積雪以成高低人物幅巾裘頭似窮身寒冷之勢多是簑笠網棹或沽酒買魚歸庄或衲子項包還寺孤舟獨釣於寒江遠山要白天色用淡墨搭之雪天加深搭天頭之法用螺青破絹從上澹下漸漸添水漸淡無顯影爲妙春天色澹螺青淡向下夏天色澹澹螺青淡向下多留白絹秋天色青螺青淡向下冬天色淡螺青加墨汁向下陰天雨天帶青黑色風色微澹月夜碧青色螺青加三青陰夜墨加螺青秋夜月天白雲中顯出碧青天現出金黄明月黄天越用墨夜雪濃墨日間景微微放澹凡搭天頭地色筆當教濕急急揩去則淡無痕搭地色法用微稀螺青加藤黄神佛地色微微黄色春草地色黄苦緑下頭上頭微澹夏草地色土黄土硃加墨泊染冬天地色黑墨加土黄泊染論雲則有十二等第一要擁起勢如飛動著色著雲頭色要現出其雲脚須要澹無蹤影爲妙馬遠夏圭用禿筆澹描指甲雲用澹苦緑逐染青緑山水澹墨細描白雲或粉染出或粉細絲省高彦敬米元暉山水上積染出憒懂雲借絹地以成雲也凡水亦須知春緑夏碧秋青冬黑之法寫画之所須欲冬煖夏涼宏堂遠宇淨几明窓筆墨精良神閑意豁方可臨池故老杜詩云五日風一水十日風一石能事不受相促池王宰始青留真蹟斯言當矣

風評會海上卷終

劉繼莊收藏

風評會海卷之下

嘉禾 周履靖 著

山水訣四言四十韻

繪風之宗山水居首先定主賓峯巒次構洞岩泉石崖壁隨後嵐氣雲煙汀沙坡阜郊野村墟溝澮岸涘畎水要縈廻山須峻陡石貴崚嶒土宜豐厚疊嶂層巒幽巖深岫瀑布飛空雲流洞口水遠無波山遥無皺木須疎密竹宜纖茂道有崎嶇路欲穿透樹倚危崖泉通深竇空上實下虛左密右境喜曠閑寂忌卑陋雲鎖山腰石壁泉溜樓臺柳翳道路人走繞屋篁簹沿堤楊柳桃李芳菲松栢挺秀枝分長短榦別新舊尺樹丈山寸馬人豆野客登橋山僮埃候漁父釣磯樵人肩負野屋山居黄茅爲覆舟輕片葉亭寬一丰月照澄江雲停白晝樹杪鳴禽對暮老叟木分遠近人宜肥瘦天際飛鴻枝頭宿鷺荆浩爲師王維爲友重於氣韻道如篆籀硯筆楮墨當戒其苟水必汲新硯須滌垢與至臨池期於垂久意倦情乖不必舉手縱性妄施厭拙呈醜慷抱超然興逐藉酒蕓欲求精四言細剖哲人在鑑就正妄謬

繪石奥論

登泰華而知石之崔嵬游衡嵩而識石之秀麗故廣大爲山而成萬仞細微爲石則如一卷據谷成虎臨池作龍顛墜坑穽枕倚巖窟峙洞口而嵯峨出泉心而肆砢有磅礴者有奇峭者凌雲栴峯隱霄横嶂峻削標表汗漫儀丰劃鎮地

以同博崛戴天而雄壯黙玄雲之暮起赭丹霞之朝上依依識啓毋之形亭亭表望夫之狀皴迎桴而若動帆映舟而似飄此並流膏曲澗滴乳危峯鋪英九節連葉千重若乃泗水之上岐山之側柎之則蓊發清音被之則錦開新色苔蘚剥落雨露淋漓巍巍乎掩夏雲之奇靄蒼蒼然合秋霄之朗色氤氲綠潤霑霧青凝其形勢欲弥雄其色秀欲蒼古英輝精密潔瑩明爛丹青孕彩隱起成文盈尺則内含明月膚寸則外吐浮雲惟大小之所取任圓方之既殊石工見而驚駭繪氏覩而歎息欲圖其石須翫真山細擬其形熟察其理故下筆之際貴于磊落雄壯蒼硬頑澁稜層凸凹厚薄小大復壓重深揮毫瀟洒欲分凹深凸澹之形皴拂陰陽之理點勾高下之法乃爲破墨奥妙山乃大物形欲聳拔勢欲偃蹇軒豁舒暢箕踞盤薄渾厚雄豪精神嚴重頑盼朝拱上有蓋下有乘前有據後有倚廻旋抱合掩暎出入欲下瞰而若臨視欲上遊而若指摩明此衆義方入玄微之境矣大磐石者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有太湖大黑石卧虎大石鷹座大石馬鞍半大石獅子大石佛座大石彈窩大石道傍磐陀石鬼面半大石骷髏半大石雲母石芙蓉山石筆架石牡蠣小石蚌蛤小石鵞子小石蝦蟇小石仕女花竹傍青黑色靈壁石蘭竹上飛白石蒲竹盆白色羊肚小石花卉盂白粉點漿腦石上尖下大石筍坡脚亂小石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巔嵲有岩嶢嶢者有怪形崩灘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石根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崒嵂崨嶙峋千壑萬狀縱横放逸其體無窮形勢多端難以發明皴法數種亦當深究其源有直皴擦蔴皮皴樹皮皴雨點皴芝蔴皴蓉頭皴卷雲皴鑿痕皴横皴者有砍深皴者或勾者或連水皴者有馬牙勾者大劈斧長劈斧一筆一畫各有古法大劈斧貴濃淡得宜鑿痕皴貴精堅不亂蓉頭皴貴流動飄逸雨點皴芝蔴皴不得二者相似貴于潤澤最忌枯燥形狀千變萬化下筆先看面數既定胷中然後運之筆下自然面面峻嶒形勢不板要辯三面或在上或在側皆可爲面臨池之際酌意用之大石貴凝重小石貴精堅要出自然不可妄生圭角論方圓之法須用方多圓少則覺峻嶒突兀董源坡脚下有碎石乃是建康山勢其石又謂之蔴皮皴法画坡脚下手之妙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處着色須要厚重寫小山謂之蓉頭山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漱下有沙地可用淡墨輕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開爲宜画山之妙有三遠之說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画石之要必從淡墨下筆則可更可改漸用濃墨方爲得體画山多作蓉頭方得峻嶒入目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窊凹之形故石無十步廣山有千里遠每因素以成雲或借地而爲雪其破墨之功尤爲難也或用藤黄少許入墨自然潤色多則滯毫螺青亦宜但画一石當逸筆撇脫方有士人風致如或繁數斯入画工之流故氣韻雖出天成運筆亦須心巧操習不計歲月形勢欲追古人調墨必用新泉臨楮還宜閒靜研窮斯論揮染方得画石嘉則

画樹論

登鷲嶺而知松栢之喬古遊雁宕而識檜杉之翁鶴是以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東海白木西河枯桑俱可參閲營中細柳洞口天桃小山叢桂巨壑古榕皆宜構思方可運筆乃能繪褚暄風吹則葉茂枝柔色緑而密嚴霜降則葉凋幹勁色蒼而疎故勁如勇士之弓軟若美人之帶仰則可千青漢俯則能垂碧溪巢丹鳳於古幹栖玄鶴於喬枝或狀卧谷口或半折山腰茂如金谷園中樹艷似河陽縣裏花點葉之柯要瀟洒流動碧影重陰若露浥雨滋之翠在於用筆染墨之間不可形似求也露根之木必拳曲擁腫盤坳反覆如熊踞虎潛之勢凡此非智巧之士出人之資未可以云得其蘊奥也又須景別四時榮枯大小叢實咫尺深重以遠次近必蒼古健硬堅重密疎或質或麗以筆迹求之欲斷復續須意會方得分其輕重本在運筆類於書法貴在道圓樅枝挺幹屈節皴皮細裂多端分數萬狀高低長短暈墨澹濃悉由於筆畫其大樹小樹填空一偃一仰向背濃澹各不相似紊繁處間疎處習學純熟自然筆法入神四面俱要有枝有幹蓋取其圓潤樹在有身画家謂之紐

子須要折搭得宜樹身各欲有發生又貴偃仰疎密相間方爲中式有葉樹枝必須軟弱面後皆有仰枝此画林木之大要也又筆有四勢筋皮骨肉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縛隨骨謂之皮筆削堅正而露節謂之骨起伏圓混謂之肉最宜骨肉相輔肉多者肥而軟也無骨者剛而柔也勁死者無肉也跡斷者無筋也墨大而質朴者失其氣墨微而怯弱者敗其形停分有勢不可太長太長者則無勢亂作盤曲者則失其勢剛硬而不宛轉者虧其生意用筆細微者則怯弱必貴於乱健老硬方爲得宜形勢甚衆其聳而援者屈折俯仰老曲躬若揖者如醉而狂舞者似披髮仗劍者各狀其異也夫松者太夫之比也爲衆木之長亭亭盤鬱若怒龍驚虺之勢如凌雲霸日之姿似蟠蛟伏虎之勢以狂怪而成飄逸之形以偃覆而爲躬身之態身要挺秀奇材勁拔群林枝須拖鎗拽棒葉必聚散參差皮要如鱗瘦硬古雅或離拔斜拂傾覆溪邊或懸崖峻嶺迥出雲霄其成材者氣槩剛勁不成材者抱節自屈或多偃蓋而枝盤者頭垂而腰亞者爲異松也皮老蒼鮮者拔枯葉少者爲枯松也訣云松下離兄弟乃高低相亞也松亦多子孫乃絡繹相續也惟幼松者其稍凌空而聳出其針交結而陰重此爲画松之義詳矣夫柏者侯伯之比也訣曰柏無叢生要老逸舒暢空宜轉紐腫節有紋多枝少葉節眼嵌空皮如繩皺點葉雙筆勢若蛟虬身去而復回形古而

縱橫乃古柏之狀惟嫩柏者則葉密枝逆柏軟聳枝也夫檜者其形柏葉松身其枝肆而盤桓其葉聚散而無定乃古檜之體也夫拂者身須盤折屈彎之勢條用撐空貫月之形更要苔蘚叢雜亦須點檫橫皴乃有風煙雪月之態老幹亂披之狀楊柳有彎曲施腰之勢春則飄絲夏則垂陰秋多枯枝零丁窈窕赤立柔條梧桐之身形直而勁葉疎而清稀撐橫皴二三筆也樹有萬狀變態不同凡画其援臨崖者則倒生伏起出拔於土外狂而逆也平土者以大根深入於土中惟旁逆小根方宜出土也故生于土者挺直獃峙產於石者屈曲零丁崖岸豐隆方稱蟠根老幹枯槎槁木務要錯寶嵌空槐陰柏陰要濃松陰要疎雜樹之陰濃淡相兼樹株花類當戒蓬蒿掃箒之狀亦須參差疎秀上下不齊瀟洒聚散枝頭四面相顧不可偏向葉要內外反正不可秋一身欲圓硬懸崖之木則藤蘿可附山畔叢林時間枯枝遠村樹木常含烟霧近渚桃榜須榜微風雨逸處葉翠如滴霜落時葉紅於花須辨春秋之分宜寫榮萃之狀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異者謂葉細花繁樹多幹隆疎密相間夏蔭若葉密茂盛陰濃如藉披毛者葉疎而飄零紅零間出冬骨者葉枯枝槁萬木歸根惟蒼松獨秀有葉之木貴在豐茂而陰鬱至於寒林止務蕭疎而重深分布而不雜枯梢者槎皆當用其淺墨秋稍之本濃淡相半和而爲之故得幽韻而氣清林鏬不用明白尤宜煙嵐

映帶以雜木取其大綱以濃淡爲相間林木枝葉却如人衣不可微少少則露骨正如人之衣服單薄形多卑陋威儀則失使人不敬長耳若作一樹一石務貴簡雅氣韻高古方成逸品繪樹之要斯論詳悉毋俟他求

附唐名公山水訣

荆浩山水訣

凡画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其法也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岸基此其訣也凡画山水峻拔者曰峯平夷者曰嶺峭壁者曰崖有穴者曰岫懸石者曰巖形圓者曰巒兩山夾路者曰壑兩山夾水者曰澗水注川者曰谷路下平土者曰坡自土而高者曰坂若能辯別乎此則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辯清濁分賓主之朝揖列羣峯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接近水山要廻抱水要縈廻茂林古木寺觀可安斷岸頹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崖絕處古渡山斷處荒村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崖古木根露而藤纏臨流怪石欹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則疎平近則高密有葉者枝垂無葉者枝硬松皮似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脩長而勁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凡画山水須按四時春景則霧鎖烟籠樹木隱隱遠山拖藍山色漸青夏景則林水蔽天綠蕪平坡山陰蒼翠綠水平波倚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霞鶩齊飛鴈橫烟塞蘆渚沙汀冬景則積地爲雪水淺沙平凍雲黯澹酒旗孤村客舟倚岸樵者負薪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辯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依稀山光淺翠綱晒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輕霧霏霏朦朧殘月氣象熹微暮景則山銜落日帆卸江湄路人行急半掩柴扉犬吠疎籬僧扶野寺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扶江晚渡或古塚斷碑或洞戚春色或瀟湘霧迷如此之類謂之画題筆法布置更在臨時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樹藉山而爲骨山藉樹而爲依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光輝若能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玄微

王摩詰山水訣

夫画遠之中水墨最爲上峯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大或小之圖寫手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千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絲連之道主峯最宜高聳客山須要奔趨回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遥人家可置村莊着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飛瀑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行人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通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可安怪水峭壁巉巖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遥天共水色交光山鉤鎖處流泉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茲地樓閣還宜柳映人村但把烟暝名山寺觀雅稱奇衫遠景烟籠深岩雲鎖酒旗當路高懸客帆遇水張樹近樹惟宜板逆遠山貴要安排手親筆硯之餘未嘗虛度光陰陰此紫

拜遊戲三昧歲月遥未頗探幽微悟理者不在多言學之者還從規矩先生贊院之間意同斯矣

李成山水訣

凡画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落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砰綽絮繁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布裁揷勢使相偎上下雲煙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左右林麓鋪陳不可太繁繁則迫塞不舒山須高峻毋使傾危水須深遠勿教窮酒路須曲挺山要高昂孤城置之邊遠墟市依於山脚雪天不用烟霏雨裏無多遠望山舍仍居隘窄漁翁要在平灘朝晴晃朗暮雨陰昏屋舍不在多間漁釣有時而作藤蔓依纏古木窠叢簇搭山頭高山烟鎖其腰長嶺雲翳其脚遠木縈紆而未還用雲烟以斷其派惟石巉巖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遠蒼山依其低淺石須圓混鋒芒八面稜層木要叉交挺幹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崩崖淺流輕漾平灘深澗曲廻幽徑山必要高低則地淺林宜踈散密則絮繁重巖切忌頭齊羣峯亦宜高下孤峯遠設野水遥施通路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俱陰濃近防重濁巔崖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遥煙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其版刻山原峻險依稀樵徑猶存崖岸傾危隱若雲林深暗平川

雖遠參差皴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還多顛撲布兩路有明有晦起雙峯陟高陟低霧薄雲奧欲晴煙靄漾騰欲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疊堆奇恠者三塊兩塊點樹葉稀疎間密皴石脈以重分輕亭菴不必常施樓觀仍須間作人物轉頑多般野舍猶防相似氣象則春光明媚榮華夏木繁陰靄翠秋林搖落蕭疎冬樹槎牙妥帖樹根屈曲龍爪宛若扒拏石布稜層根脚還須帶土水不過兩重侵天一道飛泉湧瀑多湍徹底翻濤巨浪淺瀨平流烟波浩浩雲浪湧湧山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煙一派便休樹木數株而已喬木扶疎平野矮巢密布山頭孤烟自遠水邊薄靄縣依巖脚野橋寂寞遥通竹塢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春木綠而漱澁夏澤漲而瀰漫秋潦盡而澄清寒泉涸而凝涩新流肥滑岍石須要皴蒼古木槎牙景物還兼秀媚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淳重淳輕病在偏枯損體山高木小雖幽遠而氣雄木木山低雖雄豪而勢薄千巖萬壑要低昂聚數而不同疊巘層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乃造自然之妙志遠情歡興高筆雅心潛歲月之久自能探索奥玄解理者何在言詮臨池處可宗模範至論畢矣幸爲細研

畫評會海下卷終

畫訣

龔賢撰

龔安節先生畫訣

半千

金陵　龔賢

學畫先畫樹後畫石畫石外爲輪廓內爲石紋石紋之後方用皴法石紋者皴之現者也皴法者石紋之渾者也

畫石筆法亦與畫樹同中有轉折處勿露稜角畫石塊上白下黑白者陽也黑者陰也石面多平故白上承日月照臨故白石傷多紋或草苔所積或不見日月爲伏陰故黑

石最忌蠻亦不宜巧巧近小方蠻無所取

石不宜方方近板更不宜圓圓爲何物妙在不方不圓之間

石必一叢數塊大石間小石然須聯絡面宜一向卽不一向亦宜大小顧盼

石下宜平或在水中或從土出要有著落令人畫石皆若倒縣可笑可笑

石有面有肩有足有腹亦如人之俯仰坐臥豈獨樹則然乎

畫樹易畫石難樹有體段石無端倪石自石而山自山今人作畫樹下轉似山山頭轉似石

石有背面面多皴背不宜多皴惟屋亦然景在下面朝我景在上面朝外石亦然

石面有似平臺者然平臺者卽破山也山倒去半邊卽成平臺故作色平臺面染綠苔草色也傷染赭色倒去沙土色也

初畫高手亦自可觀畫至數十年後其好處在何處分別其顯面易見者皴法也皴法名色甚多惟披麻豆瓣小斧劈爲正經其餘卷雲牛毛鐵線鬼面解索皆旁門外道耳大斧劈是北派戴文進吳小僊蔣三松多用之吳人皆謂不入賞鑑刺梨皴卽豆瓣皴之變巨然常用此法

山頭宜分土石或石戴土或土戴石所以欲分者辨深淺耳深山大壑純用石山不妨若淺水沙灘不妨用土山耳土山下不妨用小石爲脚大山內亦宜用土山爲肉純用石恐無煙雲縹緲之態耳

學畫先畫樹起畫樹先畫枯樹起畫樹身好然後點葉

樹身中直皴數筆謂之樹皮根下闊處自處補一點兩點謂之樹根

四筆卽成樹身以後卽添紋身向左則枝皆向左左枝多右枝少若向右樹反此

四筆之曲直視一筆之曲直但上狹面下稍寬耳

續三筆面直下合一筆爲樹身

合二筆之半自上而下爲右杈自左而右卽轉而上共一筆也

二筆左半合一筆之杪爲左杈

自上而下上銳下立中宜轉折然轉折在中半之上轉折處勿露稜角惟用中鋒自無芒刺

凡向左枝皆自上而下向右枝皆自下而上此自然之理卽欲反畫亦不順手

向右樹第一筆自上而下又折上折上謂之送送筆宜圓若偏鋒卽扁筆矣

向左樹先身後枝向右樹先枝後身

向左樹大枝向右樹大枝向左亦有變體卽不論

向右樹一筆卽分了分了處勿結凡自上面下自左而右者謂之走筆

一株獨立者其樹必作態下覆式居多

二株一叢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一有根一無根一平頭一銳頭二根一高一下

古云三樹一叢第一株爲主樹第二樹三樹爲客樹或問何以爲主樹曰根在下者爲主樹主樹近樹也三株或四株一叢一樹二樹相近則三樹四樹必稍遠謂之破式主樹欹客樹直主樹直則客樹不得反欹矣

主樹根在下則樹杪不得高出客樹之上主樹多欹者所以讓客樹之面也

大叢中不妨添小樹直立如孔門弟子冠者中雜立童子也

一樹二樹相近直立則枝宜橫出頂上

一樹向前則二樹向後中添小樹則兩向雖向前者必顧後向後者必應前

亦有羣樹一向謂之變體偶一爲之不可多作也

三樹一叢一樹有根則二樹無根

添葉一樹一色葉子不可雷同五樹之下雜以變體十樹之外不妨雷同

四樹一叢添葉式　此四樹一叢三樹相近一樹稍遠添葉子最要濃濃澹澹始有分別且其中要一縱一橫如扁點橫也下垂葉縱也縱者直也半莖頭縱之類松針葉橫之類不縱不橫夾圈圓點子也

六樹一叢大叢九樹小叢三樹六樹中叢也六樹六色葉子不可雷同

無葉謂之寒林數點謂之初冬葉稀謂之深秋一徧點謂之秋林積墨謂之茂林小點者於樹杪謂之春林

平橋兩面俱見者其面必狹

空者爲亭實者爲團瓢

畫屋有正有旁正爲堂旁爲舍不得倒置

畫屋要設以身處其地令人見之皆可入也

橋有面背面見於西上則背見於東下往往有畫反者大謬也小橋平橋不必著樹高橋危橋不可不著欄

亭子有三足者四足者其常也亦有多至八九柱者有四面者六面八面者

凡安寺觀大小亦宜觀山之深淺林之厚薄設橋亦然小橋板橋止可設於平灘沙水之際深山大澤須用石橋樓臺宜聳出在松楸林木之外然亦須襯貼大石橋邊必有古寺

樓閣第二層宜淺

畫屋固不宜板然須端正若欹斜使人望之不安看者不安則畫亦不靜樹石安置尚宜妥貼況屋乎

亭子宜著高爽處在下之亭必矮而闊中多柱

凡畫風帆或其下有水草蘆葦楊柳之屬皆宜順風若帆向東而草頭樹杪皆向西謂之背戾乃畫家之大忌

大船著桅宜在中小船著竿子在前半見有著於船頭者非是也篷索遠則不見然不畫出又無勢止得畫一根遠不見人手持之處其人隱於梢篷內即不見也

遠帆宜短又是一法

如三船同行一船獨二船稍近三船均停擺去可笑也

畫泉宜得勢聞之似有聲即在古人畫中見過摹臨過亦須看眞景始得

畫石宜穩今人畫石不管著落何地或著水如在水中或著土如在土上今人常畫一尖倒垂似懸而無所依附可笑也可歎也

大石間小石樂壘小石宜黑大石宜白

松葉宜厚

畫松平頂多於直頂

畫松正與畫柳相反畫柳從下分枝畫松枝在樹杪柳枝向上松枝兩分畫柳根多畫松根少松宜直柳宜欹松針宜平

玲瓏石最忌瑣碎瑣碎美人圖中物也

玲瓏石宜在水邊近日文沈圖中多畫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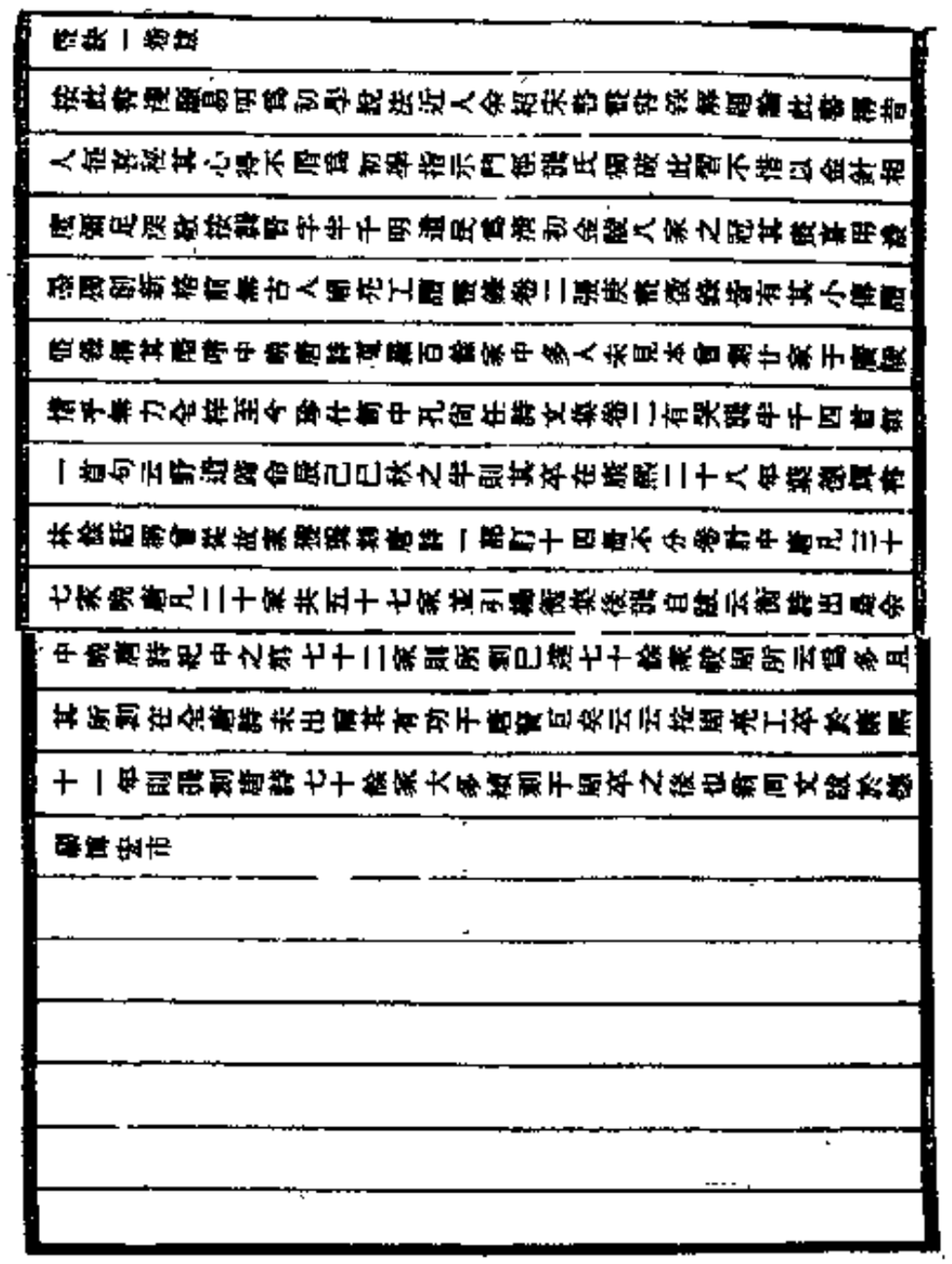
玲瓏石多置於書屋酒亭傷大邱大壑中不宜著此

柳欲身短而幹長根宜遠引宜出土

畫柳最不易余得之李長蘅從余學者甚多余曾未以此道示人今告昭昭曰畫柳若胷中存一畫柳想便不成柳矣何也幹未上而枝已垂一病也滿身皆小枝二病也幹不古而枝不弱三病也惟胷中先不著畫柳想畫成老樹隨意勾下數筆便得之矣

俯塘鄉枝最忌枝枝相似犯此謂之刻板耳惟用筆法即無此病

畫訣完



畫筌

笪重光著

江上外史笪重光著
虞山王　翬石谷
毘陵惲　格正叔　評

繪事之傳尚矣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凡爲書訣散在藝林六法六長頗聞要略然人非其人畫難爲畫師心踵習迄無得焉聊據所見輯以成篇纖計小談俟夫知者（繪苑流傳大都高人韻事寫其胸中逸氣此言人與畫合眞爲定論）夫山川氣象以渾爲宗林巒交割以清爲法（畫家最重章法清渾體段落始兩得之）形勢崇卑權衡小大景色遠近劑量淺深山之旁脇易寫正面難工山之腰脚易成峯頭難立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衆山拱伏主山始尊羣峯盤互祖峯乃厚土石交覆以增其高支隴勾連以成其闊一收復一放山漸開而勢轉一起又一伏山欲動而勢長（起伏收放）

（拈畫縱橫運用之法）背不可覩仄其峯勢恍而陰崖坳不可窺鬱其林叢如藏屋宇山分兩麓半寂半喧崖突垂膺有現有隱近阜下以承上有尊卑相顧之情遠山低以爲高有主客異形之象（山頭山泥）

（俯仰照顧有情近峯遠峯形狀勿令相犯此章法要緊處學者勿輕放過）危巖削立全依遠岫爲屏巨嶺橫開還藉羣峯插笏一抹而山勢迤邐貫腹內陵阿之層轉一峯而山形崒嵂在嶺邊樹石之縈紛數經相通或藏而或露諸峯相望或斷而或連峯夭矯以欲上仰而瞰空砂迤邐以同奔俯而瞰地山從斷處而雲氣生山到交時而水口出山脈之通按其水徑水道之達理其山形（水道乃山之血脈貫通處當刻意研求者）地勢異而成路時爲夷險水性平而畫沙未許欲斜近山澮洞每於邨邊石脚遠沙迢遞見之峯頂山腰樹中有屋屋後有山山色時多沈霧石旁有沙沙邊有水水光自愛空濛平遠一派水陸有殊江湖以沙岸蘆汀帆檣鳧雁刹竿樓櫓戍壘漁罩爲映帶邨野以田廬籬徑孤渚柳堤茅店板橋煙墟渡艇爲鋪陳（畫中平遠最難作此分江湖邨野雨景晚景虛景以趙大年爲宗江景則以江藍諸公爲妙觀此點綴畫法盡矣）山水靜水流則動石本頑樹活則靈土無全形石之巨細助其形石無全角石之左右藏其角土載石而宏審重輕石壘石而應相表裏（山水中畫石與尋常畫法不同須令土石渾成雖極奇險之致而位置天然方爲合格）石之立勢正走勢則斜坪之正而平旁面則反半山交夾石爲齒牙平壘逶迤石爲膝趾山脊以石爲領脈之綱山腰用樹作藏身之幄山實虛之以煙霧山虛實之以亭臺山形欲轉逆其勢而後旋樹影欲高低其餘而自發山面陡而斜莫爲兩翼樹蔭高蔭矮少作並肩石壁巑屹一帶傾欹而倚盼樹枝撐擢幾株向背而紛拏橫崖泉落景已伏而忽通孤嶂石飛勢將墜而仍綴樹排蹤以衞峽石頹臥以障虛山外有山雖斷而不斷樹外有樹似連而非連（此段言隱現斷續之妙如文章家龍門敘事法變化無方）榆柳茂於邨舍松檜鬱乎巖阿坡間之樹扶疎石上之枝偃蹇短樹參差忌排一片密林蓊翳尤喜交柯密葉偶開枯槎頓添生致紐幹或生剝蝕愈見蒼顏枝綴葉而參伍錯綜弗生窒礙葉附枝而橫斜紆直欲使聯翩苑枯或因發葉之早遲舒屈多由引幹之老稚一本之穿插掩映還如一林一林之倚讓乘承宛同一本正標側杪勢以能透而生葉底花閒影以善漏而豁透則形脆而似長漏則體肥而若瘦（作畫樹居其半諸家畫法變態多種不過爲造化傳神若非靜觀難得其理此段洗發畫訣元微秘要前人所不傳今一本一林透漏之法盡樹索不盡）煙中之幹如影月下之枝無色雨葉暗而淋漓風枝亞而搖曳木皮之膚理如生蟠根之植立宜固春條擢秀夏木垂陰霜枝葉零寒柯枝瑣表挺而脩立影互而或行幽岩古枿老狀離奇片石疎叢天眞爛熳山擁大塊而虛腹木攢多種而疎頭衆沙交會借叢樹以爲深細路斜穿綴荒林而自遠沙如漂練分水勢而復羅邨勢樹若連柵圍山足而兼襯山巒沙邊水蕩偶借石防峯裹雲生還容樹影（沙之交插處作樹有法惟瀑翁最爲擅勝荒林細路南宋諸公妙境也）林麓互錯路暗藏於山根岩谷遮藏境深隱於樹裏密樹憑山而根株迭

露能令土石分明近山徐樹而坡岸稍移便使柯條別異樹根無著因山勢之橫空峯頂不連以樹色之遙蔽峯稜孤側草樹爲羽毛坡腳平斜石叢爲綴飾樹惟巧於分根卽數株而地隔石若妙於劈面雖百笏而景殊（妙在心傳非能口授）石看三面有圭端刀錯玉尺銀瓶香柒琴墩蟲窠魚砌覆盂欹帽缺斯蹲獸蚌殼螺軀鳥喙犀首之異狀須離象而求樹分單夾有散蝶聚蜂蛇驚鵝集雞翎燕翦珠綴冰凌竹个樓圃簾垂穗結飄縷簇角攢針疊紈之殊形貴相機而作（形容樹石之法不離此種種而其妙處全在筆墨脫化）石有剝蘚之色土有膏澤之容樹勁則清水柔則秀麓拖沙而勢帀背隱樹而境深瀑亂瀉者源長岩倒懸者腳穩原嶽交迴起空嵐而氣豁雲岩聳矗互脩坂而勢悠山巍腳遠水無近麓之情地廓郵遙樹少參天之勢山淺莫爲懸瀑樹大無作高山沙勢勿先成背峯頭而後定遠墅勿先作待山空而徐添懸坪疊石卽作山巒低岸交沙便成津浦瀨層層如浪捲石泛泛似漚浮泉水匯而成潭兩崖逼而爲瀑闊狹因乎石磧夷險視乎岩梯無風而湧平瀾石而激激折迴如傾沸湧浪若騰驤派流遠近爲斷續之分波紋有無由起滅之異水漲闊而沙岸全無水瘦淨而江湖半失平波之行筆容與激湍之運腕回旋浪花迅捲而筆繁濤勢高掀而筆蕩山隔兩崖樹欹斜而援引水分雙岸橋蜿蜒以交通（五代北宋諸公多工畫水溪湖江湖畫法迥異玩此不特取勢之法明析無餘而運筆之妙發揮略盡）布局覩乎縑

楮命意寓於規程統於一而綿構不棼審所之而開闢有準尺幅小山水宜寬尺幅寬邱壑宜緊卷之上下隱裁巒垠幅之左右吐吞岩樹一縱一橫會取山形樹影有結有散應知境闢神開（畫法不離縱橫聚散四字所謂一陰一陽之爲道）巧在善而全形具而妨於湊合圓因用閃正勢列而失其機神眼中景現要用急追筆底意窮須從別引（二語畫筆元要也知其解者且幕遇之）偶爾天成加以人工而或損此中佳致移之彼處而多遠理路之清帀低近而高遠景色之備從濟簡而綱繆絮小以成鉅心欲其靜完少以布多眼欲其明目中有山始可作樹意中有水方許作山（目中有山胸有成竹也今人作畫胸中了無主見信筆塗抹縱令成圖神氣索然參此方悟畫法）出水預定來源擇水通橋取境設路分五行而辨體峯勢同形諧於地理象庶類以殊容景色一致味其物情樹無表裏不知隱見之方山少陰陽豈識渲皴之訣水遲引導難以奔流樹早生根無從轉換瀑水若同聲濺直瀉無情石塊一似土坏摸稜少骨坡寬石巨崇山翻似培塿道直沙麤遙地猶同咫尺（講究邱壑只在路徑水口二者安置穩貼所謂壑之理思過半矣此下論繪事中疵病洗刷略盡若不細加辨認即陷其弊散猶小茫然）坪惜桶桑之形山厭瓜稜之狀地薄崖危未帖峯高樹壯非宜近山平田患其壁立離邨列樹勿似籬橫挺然者樹容木水毋同草水油然者樹色生枝休似伐枝峯巒雄秀林木不合蕭疎鳥嶼孤清室舍豈宜鼓雜異境永可多爲田圃祇堪鑿作宮殿鬱盤而壯麗寺觀清邃而嵯峨

園亭之屋幽敞旅舍之屋駢闐漁舍荒寒田家樸野山居僻其門逕邨聚密其井煙界畛之工無虧折算爲意之妙頗擅縱橫（屋宇畫法諸家體格不同大約意象用筆）人屋質無傷於雅沙草劇不失於文雪意清寒休爲柒重雲光幻化少作鉤盤雨景霏痕宜忌風林狂態堪嗔曉霧昏煙景色何容交錯秋陰春霽氣候難以相干前人有題後畫當未畫而意先今人有畫無題卽強題而意索雲裏帝城山龍盤而虎踞雨中春樹屋鱗次而鴻冥仙宮梵刹協其龍砂邨舍茅堂宜其風水山門敞豁松杉森列而成行水閣幽奇藤竹蕭疎而垂影平沙渺渺隱葭葦之蒼茫邨水溶溶映垂楊之歷亂林帶泉而含響石負竹以斜通草媚芳郊蒲緣幽涘潮落沙交水光百遙山寒石出樹影千檽愛落景之開紅值山風之遙晚宿霧斂而猶舒柔雲斷而還續危峯障日亂壑奔江空水際天新山銜月雪殘青岸煙帶遙岑日落川長雲平野闊地表千鐔高樓插漢波開數點遠鷺浮空匿秀嶺於重巒立奇峯於側嶂面崖峭壁倒壓溪船一架危樓下穿岩瀑孤亭樹覆危磴闌扶溪深而猿不得下壁峭而鳥不敢飛驚濤拍於怒石叢木擁乎飛梁江上千峯雪積海中孤島雲浮霞蔚林皐陰生洞壑雨氣漸沈暮景夜色乍分晨光散秋色於平林收夏雲於深岫月映圓林之蕭灑風生野渚之飄飖雲擁樹而林稀風懸帆而岸遠脩篁掩映於幽澗長松倚薄於崇崖近激驚飛色明初霽長川雁度

影帶沈暉水屋輪翻沙堤橋斷危飄浦口樹夾津門石屋懸於木末松堂開自水濱春蘿絡徑野篠縈籬寒蛩桐疎山窗竹亂柴門設而常關蓬窗繫而如寄樵子負薪於危峯漁父橫舟乎野渡臨津流以策蹇憩古道而停車宿客朝餐旅店行人暮入關城幅巾杖策於河梁被褐擁鞍於棧道賈客江頭夜泊詩人湖畔春行樓頭柳陰陌上花飛散騎秋原荷鋤芝嶺高士幽居必愛林巒之隱秀農夫草舍常依隴畝以棲遲攤書水檻須知五月江寒垂釣砂磯想見一川風靜寒潭晒網曲徑攜琴放鶴空山牧牛盤谷尋泉聲而躡足戀松色以支頤濯足清流之中行吟絕壁之下登高而望遠臨水以送歸臥看滄江醉題紅葉松根共酒洞口觀棋見丹井而如逢羽客望浮屠而知隱高僧看瀑觀雲偶成獨立尋幽訪友時見兩人此段論畫中諸景凡畫家無有不知者但筆墨疏即竭意布置終不能過出與景同也覽者勿徒愛其詞句之佳當於景色中有會心處人不厭拙只貴神清景不嫌奇必求境實董巨峯巒多屬金陵一帶倪黃樹石得之吳越諸方米家墨法出潤州城南郭氏圖形在太行山右摩詰之輞川關荊之桃源華原目雪營邱寒林江寺閻於希古鵲華貌於吳興從來筆墨之探奇必繫山川之寫照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撫縑素拘法者守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叔達變爲子久海岳化爲房山黃鶴師右丞而自具蒼深梅花祖巨然而獨稱渾厚方壺之逸致松雪之精妍皆其澄清味象各成一家

會境通神合於天造畫工有其形而氣韻不生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穩前輩脫作家習得意忘象時流託士夫氣藏拙欺人是以臨寫工多本資難化筆墨悟後格制難成資分格力雖之者雖百年以來不一二觀故有童而習之老無師得或恃其十聰明終爲學力此成家立名之所以不易也幅如一幅胸中邱壑易窮一圖勝一圖腕底煙霞無盡全局布於心中異態生於指下氣勢雄遠方號大家神韻幽閒斯稱逸品寓目不忘必爲名跡轉瞬若失盡屬庸裁山下宛似經過即爲實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聚林屋於盈寸之間招峯巒於千里之外仰眺岩巒詠蹠磐之無路俯觀叢篠喜尋覽之多途無猿鶴而恍聞其聲有湍瀨而莫覩其跡近聯鉤皴潦草無從摹搨遠覽形容生動堪使留連濃淡疊交而層層相映繁簡互錯而轉轉相形要人人能言之人人不能得之全在用筆用墨時奪取造化生氣惟有煙霞邱壑之癖者心領神會不然雖畢生抱古法終隔數塵無層次而無層次者拙狀成平鋪雖多邱壑不爲工看入深重即少林巒而可玩眞境現時豈關多筆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景色於草味之中味之無盡擴風光於掩映之際覽而愈新密緻之中自兼曠遠率易之內轉見便娟此篇中所發妙處也其議論精微語無虛下學者字字作聯句參之默契其旨山之厚處即深處水之靜時即動時林間陰影無處營心山外清光何從著筆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眞境通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盡處皆成妙境凡理路不明隨筆塗抹

湊滿幅布置處處皆精至點出無畫處更進一層尤當尋味而得之人但知有畫處是畫不知無畫處皆畫畫之空處全局所關即虛實相生法人多不著眼空處妙在通靈皆靈故云妙境也得勢則隨意經營一隅皆是失勢則盡心收拾滿幅都非勢之推挽在於幾微勢之凝聚由乎相度畫法忌板以其氣韻不生使氣韻不生雖飛揚何益畫家嫌稚以其形模非似使形模非似即老到奚庸纖簡或稱健筆易入畫苑之魔疎拙以非畫家適有高人之趣披圖畫而尋其爲邱壑則鈍見邱壑而忘其爲圖畫則神邱壑忘爲圖畫是得天地之靈氣也所謂藝游而至者則神傳矣蓋山容憑皴淡以想像無泥皴淡而著其僞樹態假點抹以形容勿拘點抹而忽其眞鉤之行止即峯巒之起跌皴之分搭即土石之紋痕頓挫乃鉤劈之流行淺深爲渲染之變化虛白爲陽實染爲陰山均染重端因陰影相遮山而皴空多是陽光遠映山以分按脊生石用重鉤面出山腳伏而皴側坡脊起而皴圓麻皮虛腳而山空兼讓長林之得致釘頭露額而石豁又資叢樹以託根墨帶燥而蒼皴兼於擦筆濡水而潤渲間以烘襯復而內暈鉤筋而外工鉤鑿動似乎皴皴細碎同於擦劈而不皴知烘染之有法皴而不染知鉤劈之意全著筆爲皴留空痕以成廓運墨爲染閒瀹迹以省鉤點之圓活與皴無殊皴之沈酣眎染匪異鉤之漫處可以資染染之著處即以代皴複染於鉤內而石而稜稜增染於廓外而石脊隱隱皴未足重染以發其華皴已足輕染以生其韻解索動而麻皮靜爛草質而牛毛

文釘頭莽於木柿長短同施豆瓣潑於芝麻小大易皆卷雲雨點各態亂柴荷葉分委劈斧近於作家文人山之而峭鬼臉易生習氣名手為之而遁大劈內帶鑿痕小劈中含鏹跡石凌而而隱疊于層山沒骨而融成一片灰堆乃礬頭之變境疊斧即斧劈之後塵（從古畫家各立門戶皆由皴法不同自唐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其筆法有如方楞圓鑿之難入者然其中自有一貫通之理故能精於一家法而得其變化離合處則諸家畫法一以貫之更無凝滯今人之徹只在不能專攻一家故諸家皆無入處也觀此論皴法精詳闡墨妙之元祕補前人之缺略眞六法之微言也）畫中惟皴法最難所宜嚴講各家畫法未易兼綜然須畫北宋勿使一筆入南宋法南宋諸勿使一筆入元人法書元人亦勿使入南宋諸家法諸家各有門庭勿相混淆惟通其理而化其偏論此可以豁然開悟鉤多圭角而俗態生皴若團欒而清韻少皴之俯仰披似風濤而垂如露草皴之縝密明同屋漏而隱若紗籠連鉤帶染機到筆隨似石如山形忘意會點分多種用在合宜圓多用攢側多用疊禿鋒用衂破筆用鬆擲筆者芒按筆者銳含潤若滴帶渴為焦細等纖塵麤同壁石淡以破濃聚而隨散繁簡恰有定形整亂因乎典會（濃淡聚散點法要訣更須以各家法參之論設色之妙於下文數語盡之）丹青競勝反失山水之眞容筆墨貪奇多造林邱之惡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覽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頻觀不厭墨以破用而生韻色以清用而無痕輕拂帙於穠纖有渾化脫化之妙猶色難於水墨有藏青藏綠之名畫青綠之色本厚而過用則皴淡全無赭黛之色本輕而濫設則墨光盡掩麤浮不入雖濃郁而中乾渲暈漸深即輕勻而肉好閒色以免雷同豈知

一色中之變化一色以分明晦當知無色處之虛靈（此言一色中變化已造妙境至論及無色處精微之理幾於入道）空濃而反淡則神不全空淡而反濃則韻不足學山樵之用花青每多離擬仿一峯之喜淺絳亦涉扶同乃知慘淡經營似有似無本於意中融變即令朱黃雜沓或工或誕多於象外追維千筆萬筆易當知一筆之難一點兩點工終防多點之拙山川之氣本靜筆躁動則靜氣不生林泉之姿本幽墨麤疎則幽姿頓減（畫至神妙處必有靜氣蓋掃盡縱橫餘習無斧鑿痕方於紙墨間靜氣凝結靜氣今人所不講也畫至於靜其登峯矣乎）山隈空處筆入虛無樹影微時墨成煙霧筆中用墨者巧墨中用筆者能墨以筆為筋骨筆以墨為精英筆渴時墨焦而屑墨暈時筆化而鎔入知搶筆之鬆不知鬆而非懈人知破墨之澀不知澀而非枯墨之傾潑勢等崩雲墨之沈凝色同碎錦筆有中峯側峯之異用更有著意無意之相成轉折流行鱗游波駛點次錯落隼擊花飛拂為斜脈之分形磔作偃坡之折筆啄毫能令影疎策穎每敬勢動石圓似弩之丙撅沙直似勒之平施故點畫清眞畫法原通於書法風神超逸繪心復合於文心抒高隱之幽情發書卷之雅韻點筆閒窗寓懷知己偶逢合作庶幾古人（此復拈入法示人以見畫同原眞千古不易之論此筆先生畫稿畫筌并著之意也高隱下四句尤為作畫根本要義勿輕讀過）至於人物花卉鳥獸蟲魚冠服審其時代衣紋應有專家顧盼想其性情爪髮更無遺憾春葩秋蕚花葉全師造化寫蟲如浮其香雲翼霜蹄飛走合於自然傳神兼肖其貌鮮鱗繚繞於溪潭荇蘂弄影草蟲飛綴於條葉風日搖姿顧吳陸李韓戴徐黃昔號擅長世珍遺跡援毫傳彩造於精深能事此者覽而自悟繪法多門諸不具論其天懷意境之合筆墨氣韻之微於茲編可會通焉

僕以患足守拙深山離羣索居同於木石偶著有書筏畫筌二篇聊用遣懷非敢自謂解事也時庚申夏訪醫湖上棄木爲童子攜置行笥秋岳曹先生見而悅之命僕付梓竊笑藝林危言無裨身世謝以未遑及返棹吳門虞山王子石谷毘陵惲子正叔兩友人過訪虎阜討論詩畫索觀此篇深爲許可因相與縱談生平所見唐宋元明諸大家流傳眞跡幸篇中無不脗合者遂參較評閱力慫余鏤板以爲初學者鉛槧之助同所編書筏一篇取正大方爲幸也笪重光識

苦瓜和尚畫語錄

釋道濟撰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卽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擇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壞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含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勾皴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于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具古以化永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于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卽變其權一知其法卽功于化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萬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家清潛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爲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于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博我也某家約我也我將于何門戶于何階級于何比擬于何效驗于何點染于何鄰皴于何形勢能使我卽古而古卽我知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爲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而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腸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尊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藉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橫而大之也夫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彌而用之無閒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非山川之限于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濺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有飄緲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薦靈于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爲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有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崩劣有磅礴有嵯峨有嶙峋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虛處精細自古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託之同好想大滌子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虛下手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者鄰皴之淺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圖之得之一峯始終不變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韻雕鑿于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鄰皴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靈則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沈著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蔚靈

網縕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爲網縕網縕不分是爲混沌闢混沌者含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網縕之分作闢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沈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

胎脫也自一以分萬自萬以治一化一而成網縕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淡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聯屬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轉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即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峯嶂之疎密識雲煙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於天之權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子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于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爲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却生面縱使皴也予山乎何有或石

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劈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麻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礬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却能資峯之形聲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知如天柱峯明星峯蓮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子峯蛾眉峯瑯琊峯金輪峯香爐峯小華峯匹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于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具衆理付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紊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牆壓蔽而物障有不生憎于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面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闢分破豪無生活見之即知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翅印刻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

作用纔見筆力卽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十一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以疎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翦頭去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鬆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島山渤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圖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撓直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俛仰蹲立蹁躚排宕或硬或軟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五指四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並一力其運筆極重處却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此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鷹靈山能脈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巑岏突兀嵐氣霧露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鷹靈亦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汪洋海之含混海之激笑海之靈樓雄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峯海汐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者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如濃洲閬苑弱水蓬萊元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脈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之受也山卽海也海卽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

四時章第十四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爲之古人寄景于詩其春曰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其夏曰樹下地常陰水邊風最涼其秋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其冬曰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凌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蓋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暴之不獨於冬推於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卽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爲物蔽則與塵交人爲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識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于畫而又顯于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于筆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誠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

鞞鼓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均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爲觀之則受有爲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有是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于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任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于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衡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遒漢也以高山之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者不遷于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水非無爲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瀠洄平一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以善折旋朝東也以志其水見任於漲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其任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于山不任于水者是猶沈于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于川上聽于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

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浹洽斯任而已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不任于山不任于水不任于筆墨不任于古今不任于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也

宋王孫趙彝齋者其品峻絕于古其畫妙絕一世品不以畫重而畫益以品重也宋亡隱居廣陳鎮山水之外別無興趣詩酒之外別無寄託田更野老之外別無知契孤昂肅潔之操如雲中之龍雪中之鶴不可昵近者也乃今之大滌非昔之彝齋乎其人同其行同其履變也無不同蓋彝齋之後復一彝齋數百載下可以嗣芳徽可以竝幽躅矣兩先生之隱德吾知頡頏西山之餓夫固然耳且其浩浩落落之懷一皆寓於筆墨之際所謂品高者韻自勝焉吾觀大滌子論畫鉤元扶奧獨抒胸臆文乃簡質古峭真可端倪直是一子海內不乏解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雍正六年戊申秋七月廉邱生張沅書于江上之艮廬

古書流通處景印

傳神秘要

蔣驥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傳神秘要一卷

國朝蔣驥撰驥字赤霄號迂齋金壇人其父衡字湘岷後改名振生以書法名一時嘗寫十三經進內府

宗憲皇帝特賜國子監學正銜驥書不進父而特以寫眞名是編凡二十七目於一切布局取勢運筆設色皆抒所心得言之最詳考古人畫法多重寫貌人物故顧愷之妙絕當代特以是名然相傳畫論則人物花鳥山水爲多其以寫眞之法勒爲一書者自陶宗儀輟耕錄所載王繹寫像秘訣外不少概見丹青之家多以口訣相傳幾以爲非士大夫之藝驥是編研析精微標舉格例實可補古人所未備正未可貴遠賤近視爲工匠之技也

金壇蔣驥撰

傳神以遠取神法

傳神最大者令彼隔几而坐可遠三四尺許若小照可遠五六尺許愈小愈宜遠畫部位或可近畫眼珠必宜遠凡人相對而坐近在一二尺則相視不用目力無力則無神若遠至丈許或至數丈人愈遠相視愈有力有力則有神且無力之視眼皮垂下有力之視眼皮撐起畫者須於未畫部位之先即留意其人行止坐臥歌詠談笑見其天眞發現神情外露此處細察然後落筆自有生趣

凡傳神須得居高臨下之意

點睛取神法

點睛取神尤宜高遠凡人眼向我視其神拘眼向前視其神廣所謂拘者拘于尺寸之地祇有一面廣則上下四方皆其所目覩耳

畫眼皮用筆得其輕重亦取神之要處

凡人有意欲畫照其神已拘泥我須當未畫之時從旁窺探其意思彼以無意露之我以有意窺之意思得但記在心上所謂意思青年者在烘染高年者在綱紋烘染得其深淺高下綱紋得其長短輕重也若令人端坐後欲來其神已是畫工俗筆宋陳造曰著眼于顛沛造次應對進退翠笑意悅舒急倨敬之頃熟視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此論最佳

眼珠上下分寸

人之瞳神有上視平視下視怒視之別視下則抵神視上失之太高大槩下視則眼珠下半藏在下眼皮內上視反此怒視則眼珠上下全露若平視則眼珠亦平高遠則下半眼珠略帶上其眼珠下半亦帶圓意或上半眼珠竟小半在上眼皮內而下半眼珠竟極圓又有下半眼珠之下下眼皮之上中間微露一絲空地其神愈出者不可不知今揣上視下視怒視之別始知平視帶上爲執中之道要之上視下視其神拘于上下平視其神近平視帶上其神開闊耳故訣不在眼珠中黑點在上下眼皮在兩眼梢又在兩珠之兩圈上下兩眼角更當有眼肉及眼梢頭黑影必須畫出而下半眼珠必當圓于上半眼至眼亦有大小不可任意爲之當以身之大小比數大抵寫照雖在兩目前言已約略分別但須得其人之自然不可少有假借勉強有一種人眼睛全無神氣或是近視必執此爲板法反致拘牽矣

笑容部位不同

笑格每不同大笑失部位喜笑或眼合取笑之法當翻其人之心中得意而口尚未言神有所注而外貌微露若徒有笑容不能得兩目之神亦所不取

取笑法

面上取笑法眉宜低又宜彎眼宜挑并魚尾紋帶鬚根口角等處口角略放起察其出進高下因部位各有更變與常格不同也如遇鐵面翁強畫作彌勒像必至部位失之矣

宜先以格局畫定再以笑容審定更易之自然精細

神情

神在兩目情在笑容故寫照兼此兩字爲妙能得其一已高庸手一筆若泥塑木偶風斯下矣

閃光

面上凹凸處以顏色深淺分之惟兩頤及深眼眶或平側面皆有閃光裏用檀子染之（檀子以墨刷烘出高處無或漏布）但此色不可多用緣檀子顏色重濁易致汙穢（檀子近鼻氣不可多用）

氣色

氣色在微茫之間青黃赤白種種不同淺深又不同氣色在平處閃光是凹處凡畫氣色當用暈法（暈者四面無跡）察其深淺赤層層積出為妙

用全面顏色法

顏色非氣色之謂或面白其兩顴有紅氣色或面黃其額上有素氣色氣色主一處顏色主全面畫色各種顏色層層烘染畫完後顏色自然和潤

又有一種畫法眶格既定即以各樣顏色看面色配好以供全面之用不須燕脂藤黃另起爐竈此法古人常用（此法以一樣顏色淺處淺用深處深用凡閃光氣色俱如此面上則須另加顏色而顏色亦俱和潤也）

龍腦

畫定眶格以淡墨龍之閃光處又用淡墨烘染再加粉和顏色畫此亦另有陰秀古雅之趣今人有以顏色畫（色上即畫山水法看此法便知究竟否則墨色入粉與成黑氣）

用筆總論

用筆以潔淨為主古人畫眶格皆有筆法又能潔淨見其紋理眶格用筆極粗而目相相欲動此兼能以筆力勝者其次用筆短落筆輕乾淡漸加細潔圓潤耳鬚等要從空中下來起頭則輕靈至運行不可一直直則板（此論畫鬚眉）

用筆四要

一曰準準者何有規矩而目力有準然後下筆有準也

如臨全面眶格圖其算法為規矩用目力算之其大小相似即謂之準由是得其規矩收小放大可以變化板法矣

二曰烘烘者何即染之謂也人之面格高下須用顏色烘托烘法惟潤色全面以顏色畫上筆以濕為主則有氣色烘染處要潔淨

三曰砌凡面上有班點或染有不到俱以砌補之或面上氣色深者竟不用烘以顏色砌之砌後仍可用染也又有不用染純用皴者或麻皮皴米粒皴疎砌密小有異耳砌正微茫之間其筆意可見然終以痕跡渾融為妙砌染烘染可兼用可先後用或純用烘或純用砌俱可

四曰提色設將作看面上凹凸處用檀子等色提醒然後各局分明高下顯露

砌染虛實不同

畫大者須染得到各色和潤為主中者如之若小者則染皴處自當簡省愈小愈可省全在兩眼得神耳面上有痕跡處可酌量省去善會心者自得之

起手訣（以古人畫作式）

傳神起手先打眶格初學用筆須極輕淡次學用目力以極準為度學用目力即畫鼻準與鼻子及定兩眼角等處也所云兩點不可高低兩空地須極勻逐一畫上由鼻準畫至兩鬢髮際全在目力有準學者起手舉鼻準次舉定兩眼角法再將全面眶格圍逐一畫其長短大小斷不可以紙如在畫上隨摹即俗語所謂印在下面畫也如印畫則不用目力目力無準雖知算法動亦多錯此有訣無訣也摹法以原本置案上于旁設素紙用目力算其分寸而作之其大小與原本相同再將人

面大收小小放大畫十數次愈學愈準學到部位寬長不差然後為之準也須細心體味能收大放小即是變化板法學者眶格打好功已過半矣

用筆層次（先將紙折中縫）

一畫兩鼻孔　二畫鼻準下一筆　三畫鼻準兩彎

四畫鼻（先左後右凡有兩相對者皆如此）　五畫兩眼角（或定山根亦可）　六畫左右兩眼梢　七畫左右眼上一筆　八畫左右眼下一筆　九畫眼球　十畫鼻梁　十一畫上下眼皮

十二畫上眼眶兩筆　十三畫下眼眶兩筆　十四畫兩眉　十五定地角（依王思善畫法畫下庭不先畫地角鼻準下先人中口唇亦可）

十六定上口唇　十七畫口中一筆　十八畫上口唇　十九畫下口唇　二十畫皺摺痕及髮鬢（鬢髮畫法帶筆意亦有輕重）　二十一畫全地角　二十二畫左右兩太陽　二十三畫兩顴　二十四畫兩頤　二十五畫兩耳　二十六畫兩鬢（如鶴頂即畫髮際如戴冠即畫冠帽）　二十七畫衣領微畫兩肩

（王思善畫像訣云先鼻次鼻準鼻準下或鼻一筆或眼堂邊一筆或中間邊一筆次入中次眼次眉次額次髮際次耳次頸次打圓打圓者面部也）

鼻準與鼻相參核法

鼻準與鼻得分寸則全面有把握故先論之以鼻準作十分算定鼻之大小則鼻有半鼻準者有半鼻準又要幾分者有鼻準者再以鼻作十分算定鼻準之寬狹則鼻準有一鼻幾分者有兩鼻幾分者總之鼻橫數去足之必合無訛為妥

笑容則鼻準與鼻不同常格大抵笑容則鼻起而唇大

起稿算全面分寸法

（另紙起稿部位更換宋人凡作一畫必先呈稿然後上真古人細心尚如此）

一畫兩鼻孔（鼻孔作兩點不可高低兩空地須透勻空地言兩者以中縫分）

二畫鼻準下一筆

三畫鼻準兩筆

四畫鼻　鼻準與鼻兩相參核畫得極準然後可以鼻準定鼻為主鼻準作大尺橫作十分算鼻作小尺豎作十分算以一鼻再橫作十分算凡面之高下長短闊狹處皆用比之以直之分數算過再以橫之分數算之自無錯誤

五畫兩眼角　即以鼻逆數上比之有二子幾分以及四子者定上下所在出進用直線法或對鼻準痕或于鼻之中或于鼻之外或于鼻之幾分以定出進所在再用王思善法于三筆中取一筆畫下看山根之間能容眼之闊狹有幾許細細看準而之部位此處為最要（王思善云眼中白粉染眼神外空地次用楂子點睛邊打圈眼梢微起有翻便笑）

六畫左右兩眼梢　如已畫山根即以山根之闊狹作比或以鼻準作比俱可或字鼻準或幾鼻幾分（寫傳神訣云鼻準既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法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

七畫左右眼上一筆

八畫左右眼下一筆　此一筆須極輕淡不可著痕跡于設色時更宜留心

九畫眼珠

十畫鼻梁

十一畫上下眼皮

十二畫上眼眶兩筆　從眼上一筆算起或一鼻幾分又或二鼻幾分再用眼比或一眼幾分二眼幾分

十三畫下眼眶兩筆　此法同上眼眶如有眶肉者即當如定眼角法亦以鼻數上比之

十四畫兩眉　有不離眼眶者有離幾分者再看印堂上之方正扁長此則中庭定矣

十五定地角　約以中庭比

十六定上口唇

十七畫口中一筆　兩角須逐漸長出亦用直線法察其口角上處出鼻幾分對眼睛何處

十八畫上口唇

十九畫下口唇　其厚薄亦以鼻比數

二十畫鬚髯無鬚畫髯帶

二十一畫全地角　此則下庭定矣

二十二畫左右兩太陽　以眼作十分算有容一眼幾分者或不及一眼者或以鼻比數亦可此部位之緊要也切不可忽

二十三畫兩顴　顴有上下須察其最出所在出對何處進對何處最出處亦用直線或出太陽幾分或進幾分有顴下小而高處在面心上者須用顏色染出

二十四畫兩頤　頤邊一筆須用兩斷齊鼻下平去作之上一斷口唇橫看作下一斷上亦以鼻準或鼻比數其下斷以口唇闊狹比數口唇亦可作十分算也總之訣在用橫線法却接着齊鼻平去一筆約數或一鼻準計有餘或兩鼻準肥者再加再以鼻比數或四鼻或五或六鼻皆可比數大約宜瘦不宜肥宜進不宜出可稍稍加修改無致筆滓墨涴

二十五畫兩耳　耳之上下無定大約不離眼眶上下

二十六畫兩鬢　如露頂印畫髮際若戴冠者畫帽簷如此則上庭定矣

二十七畫衣領微畫兩肩

全局

面上全局可以上庭比中庭中庭比下唇長短闊狹兩兩相較比則大局可得（或云落筆先左面後右大像先用淡墨定局次加檀子砌染此法亦頗近於理并附論及）

生紙畫法

生紙畫極難以落筆略重無從改易其法脫稿紙上即着粉極勻兩圈邊上不可有顏色滲出即帶濕烘染深淺如法飲乾以手摩去麤粉及紙上粗屑又配顏色潤全面其烘染如前顏色由淡而深畫兩三次或再加砌染用檀子提醒深處

摹紙畫法

用摹紙脫稿將手摩去紙上粗屑又加摹一遍（恐摹紙不透）用顏色烘染氣色其低處即用檀子三朱等色畫到亦看面上全部氣色和粉上之極輕薄而勻俟乾亦摩去浮粉配顏色潤面再加烘染以無粉氣為度（凡畫背後須再托粉粉中少用顏色和之）

設色層次

設色無一定層次約略言之脫稿後第一層用檀子醒深處第二層檀子染第三層三朱燕支染上口唇用燕支加淡墨畫下口唇加三朱畫用色亦有淺深非一法即已也口唇亦有不用墨上口唇紅下口唇淡者俱在隨時配合第四層用粉合入三朱藤黃（面赤者和赭石）空暈神眼白不用着粉餘俱着勻第五層用摹第六層用顏色潤面再加染（染無層次以染足為度）暈神凡染一次漸漸積深加煙煤點睛及畫上眼皮鬚眉最黑處輕輕醒惟下眼下一筆用燕支畫

痕迹不宜重

用粉

用粉以無粉氣爲度此事常有過不及之弊太過者雖無粉氣未免筆墨重濁不及者神氣不完即無生趣故畫法從淡而起加一遍自然深一遍不妨多畫幾層淡則可加濃則難退須細心參之以恰好爲主用粉不一法有用脂粉者取其不變顏色有用鉛粉者須製得好然用蛤粉最妙不變色兼有光彩（蛤粉製法先將殼上一層黑皮去淨研極細用之）

又有上面不用粉惟背後托粉者其法亦是（不論生紙絹紙俱可）

補綴

設顏色有不和處仍將薄粉罷之再加供染此亦補綴之道（罷粉後俟乾亦須摩去粗屑再染）

火氣

顏色不純熟及用粉太重俱多火氣故用礬紙畫最好用生紙畫爲難也前論用淡墨先籠若面眶小者此法亦不可用

欲除火氣須多臨古人筆墨

氣韻

筆底深秀自然有氣韻此關係人之學問品詣人品高學問深下筆自然有書卷氣有書卷氣即有氣韻

白描

白描打眶格尤難工東坡云若嘗於燈下頓見類影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知其爲我大髯不作豈復設色乎設色尚有部位見長白描則專在兩目得神其烘染用淡墨或少以赭石和墨亦可下筆法須潔淨輕細得其輕重爲要面上惟鼻及眼皮眉目間有

筆墨痕迹若鼻準眉骨兩顴兩頤山根一筆中側邊一筆眼眶上下兩筆髮際打圈須用淡墨烘出故打眶格尤宜淡也

臨摹

學者從師求其規矩既得規矩須自臨摹多臨古人好畫則設色精妙脫去火氣如僅以庸師所作學之則筆不流于活落必習于淺薄矣蓋前人之畫色澤純和筆法沈秀學者歸至百遍自然與衆手不同

傳神秘要終

嘉慶戊辰春三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小山畫譜二卷

國朝鄒一桂撰。一桂字小山。號讓卿。無錫人。雍正丁未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編皆論畫花卉法。上卷首列八法四知八決者。一曰章法。二曰筆法。三曰墨法。四曰設色法。五曰點染法。六曰烘暈法。七曰樹石法。八曰著視法。蓋酌取前人微論。四知者。一曰知天。二曰知地。三曰知人。四曰知物。則前人所未及也。次為各花。分別凡一百十五種。各詳形葉形色。次取用顏色。凡十一條。各詳其製煉之法。下卷首摘錄古人畫說。參以己意。凡四十三條。附以膠礬紙絹畫碟畫筆用水諸法。而終之以洋菊譜。蓋一科於乾隆丙子閏九月。承詔畫洋菊三十六種。藻蟲上賜題。因恭記花之名品形狀。撰為茲譜。以誌榮遇。時畫譜已刊成。因附于末。一桂為惲氏之壻。所畫花卉。得惲壽平之傳。是編篇帙雖簡。然多其心得之語也。

小山畫譜卷上

清 無錫鄒一桂撰

昔人論畫。詳山水而略花卉。非軒彼而輕此也。花卉盛於北宋。而徐黃未能立說。故其法不傳。要之畫以象形。取之造物。不假師傳。自臨摹家專事粉本。而生氣索然矣。今以萬物為師。以生機為運。見一花一草。諦視而熟察之。以得其所以然。則韻致丰采自然生動。而造物在我矣。譬如畫人耳目口鼻鬚眉。一一俱肖。則神氣自出。未有形缺而神全者也。今之畫花卉者。苞蒂不全。奇偶不分。勢態不備。是何異山無來龍。水無脈絡。轉折向背。遠近高下之不分。而曰筆法高古。豈理也哉。是編以生理為尚。而運筆次之。調脂勻粉諸法附於後。以補前人所未及。而為後學之津梁。覽者誠其意而善用之。則藝也進於道矣。

畫有八法。四知。八法之說前人不同。今折其衷以論花卉。

一曰章法。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勢而言。輪無大小。必分賓主。一實一虛。一疎一密。一參一差。即除陽畫夜消息之理也。布置之法。勢如勾股。上宜空天。下宜留地。或左一右二。或上奇下偶。約以三出為形。忌漫圍散碎。兩頭平頭。蜂核蝦鬚。布置得法。多不厭滿。少不嫌稀。大勢既定。一花一葉。亦有章法。圓朵非無缺處。密葉必間疎枝。無風翻葉不須多。向日背花宜在後。相向不宜面湊。轉枝切忌蛇形。石畔栽花。宜空一面。花間集石。必在空枝。縱有化裁。不離規矩。

二曰筆法。意在筆先。胸有成竹。而後下筆。則疾而有勢。增不得一筆。亦少不得一筆。筆筆是筆。無一率筆。筆筆非筆。俱極自然。樹石必須蟹爪。短梗則用鼠屎。（蟹爪鼠屎筆名）鈎葉鈎花。皆須頓折。分筋勒幹。迭用剛柔。花心健者虎鬚。苔點布如蟻陣。用筆則懸針垂露。鐵鈎浮鵝。鼠頭鼠尾諸法。隱隱有合。蓋繪事起於象形。又書畫一源之理也。

三曰墨法。用頂烟新墨。研至八分濃淡。枯濕隨意運之。杜陵云。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盡之矣。忌陳墨積墨剩墨生紙。急起急落。花朵略入清膠。點苔踢剩。不妨帶濕。濃心淡瓣。深蒂淺苞。一定之法也。

四曰設色法。設色宜輕而不宜重。重則沁滯而不靈。膠粘而不澤。深色須加多。逼詳於染法。五采彰施。必有主色。以一色爲主。而他色附之。青紫不宜並列。黃白未可相隨。大紅大青。偶然一二。深綠淺綠。正反異形。花可復加。葉無重筆。焦葉用赭。嫩葉加脂。花色重則葉不宜輕。落墨深則着色尚淡。

五曰點染法。點用單筆。染須雙管。點花以粉筆。醲深色於毫端。而徐運之。自然深淺合度。染花則先鋪粉地。加以礬水。俟其乾後。以一筆醲色染着心處。一筆以水運之。初極淡。漸次而深。染非一次。外瓣約三遍。中心必五六。則凹凸粲然自然圓渾。用脂略入清膠。則不沁積而完後發亮。葉大亦用染法。葉小則用點法。至下筆輕重疾徐。則巧存乎人。非筆墨所能傳也。

六曰烘暈法。白花白地則色不礙。法在以微青烘其外。而以水筆暈之。自有以至於無。其用筆甚微。若迹不得。即畫家所謂渲也。或欲襯白花。先烘其外亦得。總欲觀者。但賞玉質。而不知其烘。則妙矣。又樹石禽魚。水紋波綴。雪月霞天。亦用烘法。烘亦用水。非用火也。

七曰樹石法。樹石必有皴法。用枯濕筆隨意描去。樹幹欲其圓渾。逢節處空白。一圈轉滯必有節。節之圓長。大小不一。狀松龍鱗柏纏身。須參活法。桐橫抹。柳斜擦。各樹不同。柔條細梗。不用雙鈎。錯節盤根。不妨臃腫。至於花間置石。必整塊玲瓏。忌零碎疊砌。一卷如函萬壑。盆尺勢若千尋。縱有頑嶤。亦須三面。如出湖山。穴竅必多蹊徑。方生苔蘚。洼處或產石芝。面背宜清。邊腹要到。黑白盡陰陽之理。虛實顯凹凸之形。能樹石。則山水之法思過半矣。

八曰苔蘚法。樹石佳則不必苔。點苔不得法則反傷樹石。法須錯綜而有隊伍。多不得。少不得。相其體勢而布列之。或間或尖。或斜或踢。或亂或整。能使樹加閒潤。石益嶙峋。則神妙矣。地坡有草。各稱其花。早春僅可枯苔。春夏不妨叢綠苔。花下宜淨。蒙茸則非。春花春草。秋花秋草。各不相渾。如戴如茅。有意無意。盡家神明。全在乎此。勿以爲餘技而忽之。

四知之說。前人未發。今特標之。

一曰知天。萬物生於天。天有四時。夏秋之花皆有葉。春則梅杏桃李又次之。則葉已舒而尚卷曲。至海棠梨花牡丹芍藥之類。已春深而葉肥。水仙本三月花。而以法植之。則正月開。故葉短。迎春與梅花同。蘭蕙宿葉不凋。其新葉亦花後方長。至禽鳥蟲蝶。各按四時。梅時無燕。菊候少蜂。冬花不宜綠地。春景勿綴秋蘇。皆時令察。按節求尋。各當其可。則造物在我。

二曰知地。天生雖一。而地各不同。庾嶺梅花。北開南謝。其顯著矣。北地風寒。百花俱晚。滇南氣暖。冬月春花。如朱藤。江南菓後方花。黃花則先花後葉。小梔、丁香、探春、翠雀、紫枝、北方多尚南方絕少。梅花、桂花、茉莉、珍珠蘭、密微。則產於南而漸於北。芍藥只京師爲最。菊花則吳下爲佳。湖南多木本之芙蓉。寒北無倒垂之楊柳。物以地殊。質隨氣化。生花在手。不可不知。

三曰知人。天地化育。人能贊之。凡花之入畫者。皆剪裁培植而成者也。菊非別植。則繁衍而漸剝。高尋服盡。則葉蔓而縱橫。嘉木奇榦。皆由剪裁。香則枝枒不成景矣。或依闌傍砌。或繞架穿籬。對節者稍飛之。狂而者曲之。至染葉以變其色。接根以過其枝。插種早晚。則花發異形。培折損傷。則花無神采。致使枯枒滿足。當知培養功深。

四曰知物。物感陰陽之氣而生。各有所偏。此揚者花五出。枝葉必破節而奇。此陰者花四出六出。枝葉必對節而偶。此乾道坤道之分也。（草本亦有花五出而枝葉對節者。又陰陽交錯之理。未本則無。）春花多粉色。陽之初也。夏花始有藍翠。陰之象也。花之苞蒂鬚心。各各不同。有有苞無蒂者。有有蒂無苞者。有有蒂無苞者。有有苞有蒂者。有有蒂無鬚者。有有心有鬚者。花葉不同。梅亦各異。梅不同於杏。杏不同於桃。推之物物皆然。一樹之花。千朵千樣。一花之瓣。瓣瓣不同。千葉不過數葩。縱橫宜加橫小。（謂大瓣直者宜以小瓣橫插之。）勢不加於花頂。禽豈集於蘂叢。草花有方榦之不同。折枝無蜂蝶之來采。牡丹開時。不宜多生萌蘖。蠟梅放候。偶然乾葉離披。新枝方可着花。老榦從無附蕚。欲窮神而達化。必格物以致知。

各花分別

梅

白花五出。枝葉破節。冬春間即開。得陽氣之最先者也。蕊圓蒂小。鬚密中抽。一心無點。即花謝後結實者。凡結實之花。俱有之。人未之察耳。若梗處有微苞。開是時形扁。花時有微芽。春新枝。枝高色老。餘扁曲斜形。蒂色。略帶赭色。千葉者。有玉蝶、紅梅、綠蕚、諸品不一。

杏

花紅深淺不一色。瓣五出。兜面微縐。蕊圓叢結蒂大。有梗處微苞。花瓣以曲筆肖之。芽嫩綠。帶微紅。新枝皆赭墨色。較梅餘多歷級。老本亦能屈曲。又三妙香。千葉。重蕚。蒂極大。謂三妙香。以花有仁香妙也。

桃

白深紅淺紅白色。花五出。枝葉破節。瓣蕊蒂俱尖長。鬚少開是則紅。有梗處微苞。微葉微舒卷曲。枝直。餘亦不甚曲。枝餘皆赭墨色。

千葉桃

粉紅者深淺不一。赤者爲緋桃。白者爲碧桃。俗以千葉者爲碧桃。白者爲白碧桃。誤矣。梅杏桃俱用點法。

千葉者蕾層層十瓣。葉尖長。開在春深故也。碧桃開足。心墨色。枝比單葉者較柔嫩。幹赭褐色。

小桃

亦有深淺紅白三色。五出。而花小。枝柔弱。蕾孤蕾長條。俱如桃。開時微早。此花恒北地有之。開在杏花之前。江南絕無。

山桃

深紅。千葉。藤本。枝莖離披。葉蕾叢出。對節開。向一邊開時。葉短小。種山石上爲宜。

櫻桃

花叢發。淡紅。五出。瓣有鋸齒長柄。蕾少葉尖。枝柔曲。開時嫩葉微舒。亦帶紅色。枝葉破節。唐時寢新進士於花下。謂櫻桃宴。以此花開在二月時也。

李

三月花。五出。色白。蕾小。而蕾發有柄。檀心。開時微葉。枝亦破節。

海棠

三月花。五出。多層。叢蕾生。深紅。開足正面白。反瓣深紅。其瓣狹長而圓末。柄蕾俱紅者。爲西府海棠。唐時大內所植。今不易得。柄綠而帶紅者爲多。香花處先有尖圓小葉。青色。而其嫩葉反大而微紅。又一種花葉肥大。重空。梗光洞而青者。爲河南西府。若紫蕾則單瓣。蕾帶蕾。葉尖。色態俱不及矣。

梨

三月蕾。花開五出。色純白。心初黃。開足後赭褐色。長柄叢生。葉嫩綠。亦有柄。隨風而舞。花之流逸者也。寫此花者。必兼風月。或飛蝶宿鳥。以淡墨青烘之。則花顯而雲氣亦出。其幹柔曲。老幹苔黑。以濃淡墨寫之。不用赭。又紅梨花。開在二月間。色微紅。開時無葉。絕少韻致。

玉蘭

花大如碗。九瓣。色白而微黃。中抽一心如毬。內蕊十數莖。紫檀色。苞二片。栗殼色。開時即落。無蒂。樹高數丈。綠葉如豆莢。對生。枝條白色。以桔瀝漆爲之。不用赭。寫此花。須積粉先染微黃。而以粉傅之。

辛夷

花似玉蘭。心蕊苞俱無二。而色微紅。香不及。亦二月開。

木筆

三月開花。似辛夷。而內白外紫。開時有葉。葉長而闊。末尖圓。

丁香

有紫白色二種。蕾當甚緊。花小四出。千朵叢開。蕾甚微。開時葉已條發。葉圓淨。對節。生花後結子。如丁香。故名。此花產於北地。三月盡開。

瑞香

正月開花最早。瓣四出。蕾生。有紫白二色。枝葉對節。樹不甚高。開時有葉。葉尖長。花大者徑寸。丁香花小而繁。端香花大而疎。一在春早。一在春深。皆香草也。花蕾內有黃紅雜色者。余終未見。

貼梗海棠

大紅。花五出。蕾大而青色。三五叢開。開時有葉。但花葉俱有梗。無柄。故名貼梗。黃心一簇。反瓣淺紅。三月開。亦有四時俱花者。結實如梨子。

垂絲海棠

粉紅色。花小叢生。瓣亦有鋸。長柄下垂如絲。開時有嫩葉微紅。以海棠較於櫻桃本上。故兩顧之。三月開。樹不甚高。

紫荊

花色深紫。而小如豆豆花。微有柄叢生。蕊密砌。滿枝條枝。梗勁直。開時有微葉。圓而有柄。經風則搖。此花有毒。三月盡開。對節生。

郁李

粉紅。千葉。花開。葉間有柄。結實如櫻桃。葉尖長。微有鋸齒。樹小而枝直。集古以棠棣爲郁李者。非也。郁李不能偏反。勢不浮。亦不多。詩所云棠棣者。應是海棠。非郁李也。

冰梅

三月開。如郁李。而肥大。花粉色。千葉。蒂柄葉俱綠。高二三尺。枝條柔弱。北地花也。

綬帶

長條蔓生。黃花四出。瓣長。而卷綴滿於枝下。垂如帶。對節生。宜長離落。二月即花。心黃兩點而已。花後舒葉。圓末而狹長。花時。芽赭色。

迎春

木本對節。枝條甚緊。黃花六出。迎春而開。故名。開足後。全朵脫落。開時綠芽尖簇。蒂亦六出。看梗有苞。此花宜盆供。

探春

白花。瓣小。叢生。五出。開時葉芽卷曲。微蒂微柄。略似丁香。芬芳可愛。亦北地花也。正月開。

荷枝

花似紅梅。千葉。對節。花時有葉。尖小。樹不高。長條密蕊。三月開。亦北地花也。

水德

以單葉者爲佳。白花六出。上如金盞。內植心三點。根莖如蒜。中抽一莖。開四五花。花柄如芍。紅色。蕊處有苞二片。尖長。赭色。每剪葉不過四五。以法植之。葉短花品。香氣清微。千葉者。爲玉玲瓏。香遠。

蘭

春蘭最早。正二月即開。莖長三寸。層苞。花五瓣。三長二短。心如象鼻。紫文如貝。有裏處兩旁起起。色白。上另一青子三角。末微紅。即花後結蒴者也。葉長條尺餘。闊三四分。背有劍脊。經冬不凋。此花本生於深林山澤中。取貯盆盎。經年則葉短而花高。香氣彌郁。一莖一花。間有雙花者。又有翠蘭、蕙蘭、紅蘭、而以春心者爲貴。其大者爲燕銜珠。香達戶外。花開月餘。采之風乾。可療心疼。又建蘭似蕙。一莖數朵。葉闊而直上。香發人。又漢中蘭。亦叢生花葉俱小。皆夏秋開。至冬蘭則花大而不香。以開在冬月也。

蕙

花似蘭。而一莖數朵。多至十餘花。以綠莖綠花者爲貴。其花破瓣生。一花一苞。心亦如蘭。凡蘭蕙花開。有一露珠綴於花底。忌蜂採去。則花不結蒴。蕙葉長至二尺餘。蘭葉長尺餘。服盆則葉短。四月初開。

月月紅

花似薔薇。葉五出。若花處或三出。花色粉紅。每月花開。又謂月季花。又有深紅者爲月桂。白者爲月白。

紫蝴蝶

闊葉抽莖。莖上生枝。陸續開花。紫花九瓣。作三盞。大瓣三。有紫點。中起一牆如鋸。白質而紅點。小瓣三。無點。其大瓣之上。另發出三瓣。狹小而拳。白色紅筋。此花宜栽高處。喜日色。土牆上多有之。俗謂之牆頭草。

花蝴蝶

花略小。亦九瓣。淡紫色。大瓣有黃心紫點。小瓣無。發出狹瓣。如又一莖十數花。三月開。

黃蝴蝶

夏秋方開。葉如羽扇。高三四尺。分枝結蒴。對節開花。花樣如前。而瓣直豎厚。大小瓣俱紅點。花後結實三稜黑子。圓如藥丸。明春拋種即出。

薔薇

叢生。青莖。多刺。長條。有花色態多般。有紅白花。深淺不一。花蕊繁。朵如杯大。葉五七出不等。而以花黃者爲上品。花大蕊色。必過枝乃活。一種名玉堂春。數花叢於一頭。大如錢。色嫩紅。莖無刺。一種名十姊妹。花小而五色俱備。并有花心內復生蕊者。亦叢生於枝末。而有刺。又夾竹梅花白千朵。而葉似竹。多三出。無刺。皆薔薇之別種也。又野薔薇生於岸坡。單瓣五出。開而缺。香烈。取之蒸滴爲露者是也。

金盞

草本。花金黃色。形如金盞。綠葉柔厚而長。結實如拳爪。花陸續開。四季不絕。又謂之長春花。

木香

藤本。長條有刺。花千葉。叢開於頂。心赭墨色。花蒂如薔薇。有柄。色有黃白二種。白者貴。黃者香亦不及。又有一種雲南紅。帶紅色。此花即茶蘼也。植宜高架。其葉必三。如竹葉而銳。藥初放。即露花香。味甜靜。

繡毬

白花。四月開。樹高一二丈。葉肥大鋸齒。花如千朵梅。結成一毬。闊徑五六寸。開於枝末。經露下垂。風亭月榭。不可無此映帶。畫法分檔不分瓣。正面花開。四旁側立。方能成規。

牡丹

即本草芍藥。古有芍藥而無牡丹。永嘉時始見吟咏。其花木本。高者五六尺。惟玉樓春可丈餘。花大者逕尺。小者五六寸。千葉者貴。或平頭。或起樓。色紅黃紫白俱有。并有茅色、碧色、駝色、藕色、絳色、墨色、泥金等類。葉俱九出。貼花處。或三五出。苞大蒂小。而蒂瓣葉大。枝葉破節。畫法大紅大紫必用洗染。粉紅者或點筆。黃白必須稍粉。花心錯落。露黃白花蕊點。葉梗向上。有筋。梗處微芽一點。老幹挺枝。必有紅苞。其無花之幹。偶點一二。多不得。一花葉必四枝。少不得。穀雨候開。亦謂穀雨花。

芍藥

草本。四月開。花千葉。各色俱備。早晚種類不一。梗方條直。花蕊多種。植者只留頂枝一二。則花朵大。葉九出。實長。變乘卷起。中陷邊超。如桿葉。花形較牡丹更爲綽約。染花與牡丹同。鈎葉筋則順其卷勢。方梗須勒出。此花京師爲最。南方瘦弱不及也。

杜鵑

古名紅踯躅。本係蜀花。今各處皆有。高四五尺。低者一二尺。春盡方開。色殊紅。六出重蕊。花蒂托管。蒂其微細。一枝數蕚。先葉後花。葉尖小。枝皆對節。花瓣尖圓。殘則全朵脫落。其樹盤生。望若赤樓。枝條軟弱。以杜鵑鳴時始開。故名。又一種。花大而色淡。葉亦粗。并有五色者。謂之山鵑花。黔中遍山皆是。

罌粟

草本。四月開。莖高二三尺。葉如茼蒿。花大如碗。千葉者。有大紅、桃紅、紫色、純白、粉紅各種。單葉者不貴。實如撒分房。蠟子數千粒如粟。其葉抱莖。生花豔麗。一本數花。初生時柔荑可食。粟可爲麪。香美隔年。八月下種。經冬成棵。以草遮霜雪。春則去之。性喜肥。其花托底四瓣上。千葉者尖細。有苞。開則脫落。

虞美人

草本。類罌粟而小。一木數花。長柄有毛。花蕊下垂。開時始直。苞兩片頂出花頭。五色俱備。葉多尖叉。形亦五出。瓶心如蓮房。蕊環其外。千葉者不見心。相傳此花出虞姬冢上。四月開。

玫瑰

花深紫。似薔薇而多刺。葉七出。肥苞開足。花稿瓣。上多白筋。黃心。攢簇。香味甜美。四月開。

刺梅

有紅黃二種。花葉刺俱似玫瑰。高可三五尺。有色無香。亦四月開。

翠雀

草本。北地花也。翠色。反面紫色。五出。其一連筒中。心另有兩瓣相並。如紫絨。近筒瓣處兩孔。外白內黃。即花心也。筒內藏蜜。有柄。一枝數朵。葉似僧鞋而小。蕊如鳳仙而尖。

金銀花

藤本。蔓生。葉圓長。花四瓣。一瓣超起如豆。花蕚五蕚。簇出瓣末。一本上有黃白二色。入藥。

三月菊

即蓬蒿也。葉細碎如番菊。花如蔗菊。長柄色黃。瓣末方而微鋸。如金盞。

諸葛菜

即蔓菁。嫩時可食。葉如蕣。隔年下種。交春起薹。花紫色四瓣。叢簇於頂。多至十數花。亦有分枝生者。結子細莢如針。落地自能生發。相傳諸葛武侯行軍時。布種於地。歸時之糧。人馬皆食之。

草丁香

草本。葉尖。又如鳥翼。花五出。紫色黃心。五點緊攢一簇。有蒂有柄。略似丁香。

地丁香

野草。田塍坡岸間俱有。葉長而末圓。樣小貼地。抽柄寸餘。開紫花如豆。豆而下垂。

黃蠟

花小。葉尖細。有柄。瓣五出。色黃。枝葉破節。夏初開。宜植籬落。

蒲公英

野草。葉端如箭鏃。下排列如齒。貼地生起。柄寸餘。花黃如菊。千葉而尖亂。多春間向日即開。

雪梅花

白花多刺。千葉帶碧色。瓣緊密。香烈。葉肥。鋸齒七出。有苞。叢生二三尺。

黃棣棠

蔓生。花黃千葉如毬。大如彈丸。長條千朵。開足圓滿。不見蒂。葉尖間有齒。宜植籬間。四月花開。

金雀

木本。高二三尺。細葉如槐。花黃像豆花。蒂柘色如首。柄如喙。一瓣反超如翅。三瓣緊抱如尾。宛如雀狀。

荷包牡丹

草本。葉似牡丹。綠嫩而小。花一枝綴十餘朵。花形如荷囊。兩角超起。中抱一心如垂帶。端有兩黑點。着枝處紅絲懸掛。嬰孩可愛。其本即當歸也。

櫻枝牡丹

藤本。葉如鼓子。三出。長條蔓衍籬落。其花粉紅色。有柄。蒂五出。玲瓏媚好。五月間開。至秋不絕。

朱藤

南北俱有。四月花開。紫色。如幢下垂。一枝百朵。有柄如絲。花蕚如纓。花蒂如帽。開足。一瓣翻超。中分白心黃蕚。三瓣聯屬如豆花狀。其葉如椿。長一二尺。老幹虬形。屈曲盤繞高架。花後結實如皁莢。蒂赭綠色。幹赭墨色。藤壽有數百年者。綠樹更佳。但樹必枯耳。

剪春羅

草本。四五月開。色黃紅。用硃標染。五出。瓣有齒如剪。高尺餘。葉圓而長。有尖心短。五點青色。叢生。一枝數花。花開於頂。蒂如梔子。

剪秋紗

色大紅。瓣如火燒。包蒂心如春羅。梗赤色。葉尖狹。二花俱對節。秋紗則高可三尺。枝長蔓繁。玲瓏光燄。結子與春羅同。又名漢宮秋。七月開。

石榴

五月花。色大紅。六出重蕚。枝葉對節。瓣微縐而薄。曜日鮮明。黃心千葉者少。露蒂六出。紅黃色。狀如軍帽。葉狹長。枝間有刺。種類不一。以進子石榴爲佳。又三台石榴。千葉極大。開足。心出一蘂。又開能三重。然開至三蕚。則初蕚乾炭。上二蕚連蒂脫下。一蕚結子甚大。又有黃色、粉紅、灑金、純白者。其子如松子大。色如其花。初小纍纍佳。又線香石榴。枝柔。花小而多。樹不高。又火石榴。更小。單葉。皆花於頂。宜盆植。

梔子

白花六出。重蕚者九出。瓣厚而香郁。黃心三粒。紫蕚三蕚。開足。則瓣如圓頂。實尖瓣也。蒂葉六七不等。如茉莉而粗大。葉如山茶。樹高三五尺。六月開。即西域所謂薝蔔也。蘂卷如螺狀。帶綠色。

金錢

草本。大紅花如錢。蕚中心起如燭焰。末有短鬚。青蒂。五出。花開葉間。午開子落。又名子午花。高一二尺。葉尖長有鋸。子類牽牛。六月開。

鐵線蓮

白花藤本。葉三出。花開葉間。長柄。千葉托瓣如蓮。上細瓣裹抱。瓣上白絲。亦宜籬落。夏花也。

金絲桃

高一二尺。枝繁。花開五出。色黃。鬚極多。長過於瓣。中抽綠蕚。枝葉對生。蕚蒂尖。俱如桃花。五月間開。

翠梅

草本。叢生。高五六寸。葉圓。花青翠。五出。間瓣。黃心。蒂蕚攢簇。梗微紫。有節。六月開。

夾竹桃

木本。高五六尺。枝長葉尖。頂上分枝作花。花粉紅。重蕚玲瓏。白絲間出。花心蕚深紅。極繁。六七月開。枝葉對節。

凌霄

蔓生。緣高樹。花開樹杪。金黃色。五出。有亦點。大如麥。筒長心短。中抽綠蕚。蕚如牽牛。一枝十數朵。葉如廉尖長有鋸。葉間有鬚。如蝸。附枝甚牢。結莢二三寸。

鹿葱

草本。花葉俱如萱。高二三尺。分枝對節。牙色。一出六枝數朵。五月開。

木槿

樹高丈餘。葉尖銳。大者三出如桑。花生葉間。五出。千蕊者貴。其色有紅紫黃白數種。苞帶蘂如葵。枝條勁直。單瓣者以之編籬。花開紫色。朝榮暮落。卽此花也。枝葉俱破節。夏秋開。

蜀葵

草本。高可盈丈。花五出。千葉者貴。色有大紅、桃紅、粉紅、純白、牙色、墨色、碧色。瓣間鋸不一。苞帶蘂如槿。花有柄開於葉間。結子圓扁如磨。苞裹之。葉大如芙蓉而五出。鋸齒筋密。花如碗大。黃心蕊稍。頂白鬚數莖。五月開。

錦葵

葉圓微有缺。花小如錢。五出。紫色。瓣上赤紋如石竹。黃心類蜀葵而小。蘂繁。叢生葉間。高四五尺。單瓣。

百合

草本。白花者爲檀香百合。一莖獨挺。高三四尺。葉葉對節。四面交生。花開於頂。六出無苞。蕚。花瓣分襍。鬚六出。末紫點橫斜。中抽青莖反瓣。及蘂。有赭墨瘢。花大如碗。香氣清洌。紅花者爲虎皮百合。瓣狹長。上有黑點。亦六出。開足。花下垂。瓣翻卷。葉細狹尖長。心鬚與檀香略似。有色無香。

山丹

草本。亦名沃丹。似百合而小。葉狹長。花六出。大紅。鬚亦六出。瓣上無點。高尺餘。六月開。

蕙蘭

木本。白花九瓣。蕚亦九出。如爪承筒。末開時如爪槌。葉圓微尖。對節。開花枝頂。一莖四五花。心含管內。香甜靜。花小如錢。六月開。至秋則香遜矣。

珍珠蘭

此花絕不似蘭。而香酷似之。葉青黑而圓。微尖。破節。頂着花。杈枒如雞脚。故俗名雞脚蘭。其花如小米粒。粒綴於青枝。色嫩黃。宜盆植。六月開。

龍爪

草本。形似鹿葱。花硃紅色。六出。蕊聚如毬。花時葉已靡爛。俗謂之燈籠花。夏秋開。

虎耳

草本。葉圓筋密而有毛。反葉如秋海棠。貼地牽莖生。根蘿葉中抽莖。開花色微紅。花一朶。兩瓣尖長。三小瓣圓而細。鬚五出。白而長。末有黃點。支蕚。俱有紅毛。俗名金絲荷葉。六月開。

岸蓮

草花。四月開。開野田內。葉圓而柔嫩。一枝十餘葉。花粉紅。如豆花。一莖數花。環列合爲一。□□□圓小。莖長二三寸。俗名紅花浪浪。

柳穿魚

木本。低小。葉如垂柳。花蕊下垂。一枝百朶。粉色。如貫魚狀。花三瓣。中紅外白。

都梁香

草花。似蘭而不馨。鮮紫色。一莖數朶。梗亦紫。葉短闊。夏初開。

菖蘭

草花。四月開。葉如菖。花六出。紫色。幹高二三寸。三大瓣有黃心。三小尖又如蝴蝶而小。北人謂之馬蘭。

慈菰

白花。三出。黃心。青蕊。幹高一二尺。一枝十餘朶。葉大三角。六月開。

金鐘

山花也。葉似槐。抽蕊柔而下垂。花六出。形似小鐘。排列。絲蘂於蕊。色有黃紫二種。

石竹

草本。叢生有節。葉纖狹尖長。對節生。花發枝頂五出。鋸齒色。具五采。瓣上有紋如錦。心短。藍點五。蕚含苞蘂。一枝上有四五花。千葉者貴。又名洛陽花。宜盆植。

石菊

似石竹。深紅而千葉。花大而無紋。葉較肥闊。亦藍心。宜盆植。

萱

草本。大而重葉者爲鳳頭萱。葉如帶。闊寸許。環折垂地。蕊高二三尺。頂分枝着花。多者至八九朶。蘂長。將開時。如黃鵠嘴。對節生。瓣金黃色分心。反瓣帶青色。鬚六莖。從小瓣內盛出。中青莖一較長無蕚。微苞單瓣者。花紅六出。葉稍狹。一種紫色單瓣。花小。葉更紅。爲金絲萱。如香。鬚亦六出。

荷

木華之極大者。生池澤中。卽古所謂芙蓉也。種類不一。紅白二色爲多。清明後生圓葉。初貼水如錢。漸高如蓋。色青翠。六月花開。重葉者多至百葉。惟大紅十八瓣者爲佳。花時已具蓮房。嫩黃色。鬚長寸餘。蕚花半白上四分黃。末有米色橫紋。環抱花房。瓣如勺。外深紅。蘂如金。花高於葉。一葉一花。花落後。蓮房漸青。垂下子一二十粒。千葉者子少。并有不實者。

紫薇

木木。七月間開。樹高丈餘。叢生花於枝末。瓣六出。縐如碎絨。心希少。蕚細。蘂繁。葉圓小。色不一。紅者爲百日紅。又有藍黃粉三色。紫薇其最著者。花繁密。帶露下垂。罷幙間嘉植也。

秋葵

草本。一名側金盞。七月開。幹丈餘。葉六七出。形如雞爪。而鋸齒。花開葉間。色青黃。六出。大如碗。瓣上有絲。內紫色。中抽一心。着黃粉。末紫色。一匡六出。苞大微紅。蕚尖長綠色。此花開時。下垂。結子六角。尖銳如鍼。向上。又名黃葵。七月開。

夜來香

藤本。植必用架。蔓延環繞。葉長而末圓。花一叢百朵五出。色綠微黃。蒂托管有柄。開亦下垂。日落則香氣襲人。六七月開。

晚香玉

草本。六月開。葉如蒜而尖。中抽穗。作白花十餘朵。六出。長筒如玉簪而小。藏筒內。此花亦向晚乃香。其香皓烈。北地花也。

鳳仙

草本。秋色。高一二尺。葉對生。尖長鋸齒。花生葉間。瓣如鳳首。花開兩瓣如鳳翼。心二。其一即結子者也。色紅紫粉紅白瀝金俱備。千葉者貴。本不高。葉亦小。結子不多。俗名西洋鳳仙。

秋海棠

草本。葉尖圓鋸齒。大者如盤。紅筋密布。反面微綠。面筋全紅。逐節而上。花開四出。瓣兩大兩小。黃心如小毬。有微柄。擎出花心。花枝對生。紅柄如絲。瓣圓扁。有蒂如三角鈴者。有有苞無蒂者。子如豆。生於葉間。落地即萌。明秋開花。其舊根經冬復發。花葉更肥。又有白花者。柄亦微紅。秋英婉媚。無如此花。

玉簪

白花長筒。末開如簪。瓣六出。似百合而小。一枝十餘朵。苞圓。鬚六出。末橫黃點。中一莖綠色。無點無蒂。而微有柄。葉如扇。長柄尖圓叢生。花枝高尺餘。香清洌。一種紫色者。花葉俱小。香亦遜。俗名白鶴、紫鶴。俱草本。

桂

一名木樨。樹高一二丈。枝葉對生。葉如冬青。尖長而鬚角。旁超面中陷。花開葉間。四瓣。黃心二點。有柄。將開則苞落。一苞數花。叢密。色正黃。香濃郁。一種色紅者爲丹桂。白者爲銀桂。金色者爲金桂。香俱遜。又有四季桂。四時俱花。結子如小青果。至藥名肉桂者。則白花如茶。非其類也。

雞冠

草本。三月布種。交夏方生。繁則芟之。可苞爲蔬。長一二寸。即宜移植階砌。高可四尺餘。一幹獨挺。葉對出尖長。有柄。至秋乃花。宛如雞幘。五色俱備。閃爍如剪絨。又如雲卷。如芝房。變態不一。佳者子少。一種紫花。高不滿尺。名壽星雞冠。不足貴也。此花至冬猶艷。經霜乃凋。

菊

今之菊。古之菜萸也。具五色。種類不一。方梗缺葉。五出。花千瓣。圓者如毬。扁者如盤。苗生宿根。三月分種。四月摘頂。止留四五枝。諺曰。未種菊先插竹。使有依傍則不柔蔓。葉多。俟其有微柄。則以針刺之。止留頂花。則瓣多而開大。無取太高。三尺餘足矣。盡法有鉤染粉絲之別。佳種開不見心。花紅者梗亦微紅。凡盡菊不宜着蜂蝶。禮記曰。鞠有黃花。陶詩采菊東籬下。非今之盆植也。其花小色黃而香甚。性清和。入藥。今

人謂之野菊。亦先進禮樂之說耳。近復尚洋菊。而後進又爲先進矣。

藍菊

又名江西藍子。布於地。初生如葉。交秋發梗生花。黃心如錢大。長瓣排列周圍。色有紅紫白三種。近有千葉者。稍心處爲五出。筒葉則先大後小。俱有尖叉。

佛鞋菊

其根即附子。梗高三四尺。叢生。葉如艾。花開於頂。一枝數十朵。色深紫。形如僧鞋。圓瓣二。尖瓣二。前一兜而尖。四瓣內有鬚。數蕊白點。兜內藏兩鈎含蜜。花卸後。結子如小瓶。此花開於九月。經霜乃凋。明春復發。

萬壽菊

金黃色。千葉。花大如杯。開足圓滿。蒂長。葉如爪。瓣末鋸齒。葉細而尖鋸。一枝十餘出。一本數十花。光燄奪目。

波斯菊

單瓣者玉出。中心如棋子大。色金紅。千葉者長瓣。莖葉蒂蕊。與萬壽菊同。

老少年

有紅黃及間色三種。紅者名雁來紅。紅黃相間者名十樣錦。紅者初時紫色。至秋則紅。葉心內變出黃者初時綠色。後變黃。間色者紅黃俱變。葉尖長。獨梗。花結砌。葉間子細黑。此以葉得名者也。

秋牡丹

草花。花葉俱似牡丹。但小耳。花紫色如杯大。黃心。

水木樨

草花。叢生。枝柔弱。葉細狹而尖長。花如豆花。黃色。淺深相間。微柄綠蒂。生於葉間。蒙茸茂密。香甜靜。

馬蘭

草花。生不擇地。紫色。如藍菊而細小。其苗可食。花時挺幹分枝。莖生枝末。葉有尖叉。亦先大後小。

美人蕉

葉大而尖如扇。層層抱梗。花叢簇。幹上尖長。五出。參錯不齊。如火燄。色硃紅。近蒂處帶黃色。圓蒂如豆。上有黑點。結實可爲數珠。

牽牛

草本。牽藤附本。葉三出。有尖花開葉間。有柄。如鼓子花。色藍翠。五出相連。不分瓣。尖蒂抱筒。花心三白藏筒內。近心處花白色。清曉開放。日高即殷。遇陰曇則花覓日。

淡竹

草本。有節。葉抱節生。如竹。花開葉間。青苞兩片。如蚌蛤吐出。翠瓣二。葉圓小。內有綠心如米粒。又出一莖。

前有二鬚翹出。鬚末黃點如桂花。花之大不盈指面。而有如許點綴。非詳察不知。

決明

草本。葉如槐。花黃五出。蒴圓蔓開枝上。花後結子如豆莢。食之明目。

扁豆

藤本。綠架而上。千頭花三瓣尖圓。破節。花生莖間。一穗十餘朵。色有紫白二種。白者佳。其花一瓣翻起。三瓣連屬如藤花。但藤花下垂。而豆花直上。花後成莢。種類不一。似弓袋者佳。此花人多種植。鮮能寫其狀者。昔南田作扁豆花一枝。遊棚下半月。知寫生之不易也。

豇豆

葉厚而長。淡綠色。一枝六出。有苞抱梗。高尺餘。白花成穗。蕊生葉間。瓣瓣上有黑點如瓜子大。似二而一。中分白道。蒂如扁豆而大。

蓼

草花。一名觀音柳。幹五六尺。節粗而幹細。其節即牛膝也。葉尖長有柄。末分枝錯落下垂。一穗花千朵。粉紅五出。有心。蒂蕊細如米。而水臨溪。別饒丰韻。一種花小而白者不足貴。

芙蓉

十月開。青梗條發。高七八尺。有紅白二種。花如千葉葵。未開時緊密。開足則反正玲瓏。葉亦如葵而光潤。綠苞青蒂。宜池沼邊。又一種名三醉芙蓉。初開時花白。次日微紅。三日大紅。樹高丈餘。破節生枝。木本不凋。楚南多有。

山茶

木本。單葉。粉紅者。名楊妃山茶。破臘開。大紅者爲蜀茶。正月開。皆五瓣。黃心一簇如瓣大。白蕊半寸。苞蕚數層。葉厚尖長有稜。又重瓣大紅者。名寶珠山茶。樹高花千朵。粉色者。名玉林山茶。品貴。又洋茶五色具備。并有瀝金二色者。其花平板少韻。

蠟梅

臘月開。花黃如蠟。對節生。九瓣。內一蕊紫色。黃心。三點。香氣馥郁。葉尖長。花時無葉。其種有荷花、磬口、九英、磬口者佳。狗蠅其最下者。一種素心者。花大香甚。名懷素蠟梅。出自中州爲上品。

南天竹

抱根生。如慈竹。葉尖。一枝九出。每出必三叢披若竹。夏間開小白花。五瓣。冬結子。朱紅纍纍如珊瑚。種嘉者名獅子尾。枝重下垂。冬月霜雪間不可無此點綴。

右花一百餘種。餘未經見。及不入畫者不錄。

取用顏色

粉

上匣貝杭粉。微帶碧色者。以指甲破之。其核如鋒。此上品也。色白而無鋒者。火候過而質反粗。青色而堅者。火候不及。鉛氣未盡。皆不可用。粉好只用清膠研成團。着槌上。以水化之。即能發亮。不可烝淘。忌烈火烘。多月隔宿可用。夏月宿膠不宜。

臙脂

雙料杭脂。以淺水擠出。盛碟內。文火烘乾。將乾即取碟離火。多用幾張。分作數碟。乾後再以溫水浮出精華。而去其渣滓。則更妙。初擠不過一二。再擠顏色略差。烘之以調紫色。牙色嫩葉苞蕚等用。全賴染花頭。必用初擠。

花青

用廣青末帶葡萄色者爲佳。羅篩去滓。用膠拌細。淘取其標。傾碟內。文火烘乾。夏月分碟速乾。恐膠臭也。凡烘顏色。須一人守之。時時側動。則不枯焦。

藤黃

取雀管黃以嫩色者爲上。不用膠着本即化。顏色中最省力者。

赭石

以黃赤色鮮明者爲上。鐵色者爲下。取其質嫩細可磨者。搗碎乳細。沖以微膠。淘出標。用碟內焙乾。亦可成墨。

硃砂

以鏡面砂爲上。乳細取中心用其標。另收大紅花反瓣用。好砂則竟無腳也。

石青

取佛頭青搗碎。去石屑乳細。用膠取標。即梅花片也。其中心爲二青。染花最佳。其下爲大青。人物大像用。

石綠

取獅頭綠。用法如石青。多取標爲用。若蜻蜓翅則無標矣。

雄黃雌黃

以膠水磨用亦可。若欲多用。亦須淘定。凡石色俱不可攙和用。而雄黃氣猛烈。鍋粉即變。尤宜慎之。

泥金

金有青赤二種。俱要真金。將飛金抖入碟內。以兩指蘸濃膠磨之乾。則濟以熱水。俟極細後。以淺水淘洗。提出膠。而銹未去。則不能發亮。洗銹之法。以猪牙皂莢子泡水沖入。設深杯內。文火烘之。翻滾半刻後。置杯於地。而紙封其面。少頃揭開。則金定而去其黑水。如此洗烘三四次。則水白而金亮矣。去水之法。用紙撚引出。擠乾。復入。謂之白蓮取水。若傾倒則精華隨去矣。點筆時略用清膠。用過後仍用皂湯擠洗。則發亮如前。

百草霜

燒茅草之鍋灰。羅細濃膠研乳。如淘定花青法。取標烘乾爲墨用。

漢晉以來。多畫人物宮殿。唐吳道子亦工人物。至邊鸞始以花鳥著。其徒于錫、梁廣、陳應等繼其業。五代末。始有徐熙、黃筌名工花鳥。名聲一時。宋開畫苑。南北兩朝能手甚多。而皆以徐黃爲宗派。元時猶祖述之。至明而繪事一變。山水花鳥皆從簡易。而古法弁髦矣。本朝皆畫。直追晉宋。且倡徐黃而上。亦見文治之隆。而黼黻休明。於茲爲盛也。

六法前後

明謝赫測云。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道得畫中三昧。以古人之法。而施之於今。何嘗枘鑿。愚謂卽以六法言。亦當以經營爲第一。用筆次之。傳彩又次之。傳模應不在畫內。而氣韻則畫成後得之。一舉筆卽謀氣韻。從何著手。以氣韻爲第一者。乃賞鑒家言。非作家法也。

畫忌六氣

一曰俗氣。如村女塗脂。二曰匠氣。工而無韻。三曰火氣。有筆杖而鋒芒太露。四曰草氣。粗率過甚。絕少文雅。五曰閨閣氣。描條軟弱。全無骨力。六曰蹴黑氣。無知妄作。惡不可耐。

兩字訣

畫有兩字訣。曰活曰脫。活者生動也。用意用筆用色。一一生動。方可謂之寫生。或曰當加一潑字。不知活可以兼潑。而潑未必皆活。知潑而不知活。則墮入惡道。而有傷於大雅。若生機在我。則縱之橫之。無不如意。又何嘗不潑耶。脫者筆筆醒透。則畫與紙絹離。非筆墨跳脫之謂。跳脫仍是活意。花如欲語。禽如欲飛。石必崚嶒。樹必挺拔。觀者但見花鳥樹石。而不見紙絹。斯眞脫矣。斯眞畫矣。

士大夫畫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大夫畫。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則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王維、李成、徐熙、李伯時。皆士大夫之高尚者。所畫能與物傳神。盡其妙也。然又有關模要。無求於世。不以毀譽挂懷。常舉以似。畫家無不擯肩。謂此關難度。

入細通靈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化之祕。少陵所謂畫手上苑天應泣者也。古人之畫。細入毫髮。故能通靈入聖。今人動曰取態。謂之游戲筆墨則可耳。以言乎畫則未也。

形似

東坡詩。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論詩則可。論畫則不可。本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畫。故以此自文。猶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空鉤意釣。豈在魴鯉。亦以不能變。故作此禪語耳。又謂寫眞在目與顴骨。則餘無不肖。亦非的論。唐白居易詩。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眞爲師。宋郭熙亦曰。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而東坡乃以形似爲非。而謂之門外人可也。

小山畫譜卷下

前卷既定。又摘錄古人畫說。參以己意。而畫家源流宗派。亦略可考。要之衆妙傳心。非可言喻。豈能筆罄。宣斯集者。知搦管時不容輕落。而耳食者未許浸淫。金針欲度。難與人巧。游藝之中有依據。明者自領之而已。外附用絹紙畫具。及裝潢藏弆之法。牛毛繭絲。亦全力搏兎之意云爾。

書畫一源

倉頡造書。史皇制畫。書畫非異道也。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二者殊途而同歸。六書始於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會意以意。意不能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而後衆之以事。事不能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也。使畫可盡。則無事書矣。明宋濂畫源。

詩畫相表裏

陰陽一噓而敷榮。一殺而肇斂。則葩華秀茂。見於百卉衆木者。自形自色。雖造化未嘗究心。而粉飾大化。文明天下。亦以彰衆目協和氣焉。而羽蟲三百六十。聲音顏色。飲啄態度。各不相同。上古采以爲官。稱畢人取以配象類。詩人多譬於鳥獸草木。月令四時。記其榮枯語默。故善詩者詩中有畫。善畫者畫中有詩。然則繪事之寄興。與詩人相表裏焉。宋宣和畫譜。

畫派

文人畫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文人頗多著畫。張彥遠所次歷代畫人冠冕。大半必其人胸中有書。故畫來有書卷氣。撫論寫意工致。總不落俗。是以少陵題咏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髮。歐文忠、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等。評論精高。揮翰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宋師棒論畫

雅俗

筆之雅俗。本於性生。亦由於學習。生而俗者不可醫。習而俗者猶可救。俗眼不識。但以顏色鮮明。繁華富貴者爲妙。而強爲知識者。又以水墨爲雅。以脂粉爲俗。二者所見略同。不知畫固有濃脂艷粉。而不傷于雅。淡墨數筆。而無解于俗者。此中得失。可爲知者道耳。

寫生

昔人寫生。先用心於行餘分條。分寸之間。幾多曲折。肩理縱橫。各覈名實。雖有倏仰柔勁之不同。自具邊暘承露之態。勾萌拆甲。以至花葉蔵蕊。脫瓣垂實。皆一氣呵成。絕無做作。今人一枝一餘。既少分別。朝榮夜舒。情性全乖。無感乎花不附木。木不附土。剪綵欺人。生意何在。所以貴賤修促。苗脊斷延。皆可徵效。明顧遠引

生機

畫其昌曰。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壽。仇英短命。此其徵矣。

天趣

人能以畫寓意。明窗淨几。描寫景物。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葉宛轉。向日含笑。邊風欹斜。含烟弄雨。初開殘落。布置雜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然必興會自至。方見天機活潑。若一涉應酬。則煩苦鬱塞。無味極矣。安得有畫。

結構

宋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考試法。試四方畫士。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向酒家著筆。一吏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而已。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人皆作馬上看花景。一吏於落紅徑上掃數蝴蝶。飛逐馬後。又試嫩綠枝頭紅一點。人皆於花木上粧點。一吏獨於危亭繚繞楊隱映之處。畫一美人凭闌而立。果皆得中魁選。想其結構時。意象慘淡。圖成後落落大方。推陳出新。眞切而不落纖巧。乃爲結構。

定稿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也。宜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可見畫求其工。未有不先定稿者也。定稿之法。先以朽墨布成小景。而後放之。有未妥處。即爲更改。樣人畫宮於塔。即此法也。若用成稿。亦須校其差謬損益。視幅之廣狹小大而裁定之。乃爲合式。今人不通畫道。動以成稿爲辭。毫釐千里。竟成痼疾。是可嘆也。

臨摹

臨摹即六法中之傳模。但須得古人用意處。乃爲不誤。否則與塾童印本何異。夫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已矣。賢人之言。庸人述之而已矣。一摹再摹。瘦者漸肥。曲者已直。摹至數十遍。全非本來面目。此皆不求至理。於畫法本明之故也。能脫手落稿。杼軸予懷者。方許臨摹。臨摹亦豈易言哉。

繪實繪虛

人有言繪實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人者不能繪其情。以數者虛而不可以形求也。不知實者逼肖。則虛者自出。故畫北風圖則生涼。畫雲漢圖則生熱。畫水於壁則夜聞水聲。謂爲不能者。固不知畫者也。

法古

明范允臨云。學書不學晉書。終成下品。畫亦然。五代以前名蹟已不可考。而宋元諸名蹟。珍賞家猶藏一二。其殘縑斷素。流落人間者。明眼亦能得之。斯畫家宗匠也。有志法古者。留意訪求。潛心摹擬。方能得其神理。今之畫者。不見一古人眞蹟。而師心自創。妄意塗抹。譬之市中。以易斗米。畫安得佳耶。

畫所

宋顧駿之。嘗搆高樓以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必時景融朗。然後含毫。若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畫者。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墨滓。徒汙絹素。豈曰繪畫。

畫品

古之工畫者。非名公巨卿。即高人逸士。未有品不高而能畫者。王紱於月夜聞鄰舟笛聲。訪之。贈以畫竹。蓋且其人以重幣求雙幅。紱麾之。并收其前贈。今人略知飾色。便思求利。曲意狥人。其人可知。其畫可知也。又文徵仲、董文敏。生前即多贋本。或求其名款。亦姑應之。其度量有過人者。

畫鑑

自古以畫名世者。不惟其畫。惟其人。因其人亦重其畫。見其畫如見其人。雖一時寄興於丹青。而千載流芳于金石。間亦有名蹟而珪玷者。則又爲藝林之駁鑑也。

賞識

古畫多贋本。良賈亦能辨之。觀其絹色墨蹟圖書之新舊。宋絹極細。明絹則粗。宋元人畫多不用紙。董華亭晚年嘗用綾。皆其閣房內所求。今亦有贋本。至于賞鑑之家。以筆墨氣韻爲主。古畫重裝。亦有失神者。而其骨力自在。至六法未諳。用筆破敗者。則尤其易見者也。

唐宋名家

元湯屋畫鑑云。唐人花鳥。邊鸞爲最。大抵精於設色。穠豔如生。其他畫者雖多。互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花卉。溯毛超出衆史。筌之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熙志趣高遠。畫草木蟲魚。妙入造化。非世之工畫者可及也。筌之子居寶、居寀。熙之孫崇嗣、崇矩。各得其家法。至趙昌惟以傅染爲工。竹法氣韻蔑如也。花鳥

一科。當以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爲古今規式。

徐黃畫體

宋郭若虛論徐黃畫體。謂云。黃家富貴。徐熙野。此不惟各言其志。亦耳目所習得之手而應之心也。黃筌與其子居寀。始事蜀爲待詔。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朝。寀爲宮贊。居寀服舊職。皆給事禁中。多寫禁苑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今傳世之桃花鷰鵲純白雉兎金盆鵝鴨孔雀鸚鵡之類是也。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之鳧雁鷺鷥蒲蓼蝦蟹蠶蟬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復有居寀兄居寶、徐熙之孫崇嗣、崇矩。皆能傳授家學。蜀中則有刁光允、劉贊、滕昌祐、夏侯延祐、李懷袞。江南則有唐希雅、希雅之孫中庵、及宿。都下則有李符、李吉之儔。皆守其派。

沒骨派

宋郭若虛畫記云。李少保端愿有圖。一面畫芍藥數本。云是畫善齊國獻穆大長公主臥房中物。或云。太宗賜文和。其畫無筆墨。惟用五采布成。旁題云。翰林待詔黃居寀等。定上品徐崇嗣沒骨圖。後因出示兩禁賓客。蔡君謨乃題云。前世所畫。以筆墨爲上。至崇嗣始用布彩。濃麗生態。肖物逼真。故趙昌效之。多用定本臨摹。不落筆墨。謂之沒骨派。愚謂造物賦形。本五行爲五采。本無邊墨。故名手畫像。只用赤脂植粉烘染而成。不用墨晕。後來名手間出。學沒骨者漸失真傳。以隨幕多而裁制少也。

鋪殿折枝

徐熙於雙鉤輪廓素上。畫蘆鷺。壘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蝶之類。位置端莊。駢羅整肅。以備宮中挂設。謂之鋪殿花。次曰裝堂花。又寫畫折枝。小幅多瓶插對臨。寬幅寫大折枝桃花一枝。謂之滿堂春色。後有作者。鮮能出其範圍。

明人畫

有明一代之畫。若沈周、王問、王穀祥、陸治、孫克弘、魯治、陳淳、周之冕等。皆能花卉。沈王陸又以山水名。孫則兼人物。要皆落墨淡色。寫意而不能工至。

國初俞壽平。逕以生機。曲盡造物之妙。所題詩句極清麗。書法得河南三昧。洵容而而絕後矣。今之學壽平者。不師其意。專事摘摹。以至枝幹不分。苞蕾不備。眞意盡失。而尚爲膜款以欺世。豈能當識者之目耶。

翎毛

古人花卉。必配翎毛。大而鸞鶴鷹雕山雞孔雀。小而鸚哥畫眉鵲鴝鳴鳥鷰雀之類。水禽則鴛鴦鷺鷥鴨脊令魚虎之類。無不一一肖形。黃筌畫山雞於御屏。時有獻鴛者。鴛忽昏起欲擾之。鴛固健。畫亦神矣。宋李澄叟畫說。畫翎毛者當浸潤於龍鳳飛放之徒。爲鳥問養鷙鳥者求之。寫照依形。各從其類。韓幹畫馬。厩中萬馬皆吾師之說明矣。然則畫花卉者。須就老圃朝夕觀之。然後得其含苞吐秀。柔敷凋落之態。徒事稿本奚益也。

畫花密葉之際。著一二飛蟲。不惟空處不空。亦覺分外生動。宋曾宏父集無疵。工畫草蟲。年愈邁愈精。或問其何傳。撫掌笑曰。此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置而觀之。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時。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孟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畫石

宋黃休復。論前輩畫太湖石。用飛白法。而以淺深墨候空之。獨黃居寀以筆端擦擦。文理縱橫。稜角峭硬。如虬虎將躍。厥狀非一。其畫松竹花雀。皆能變易古法。別開生面。

點苔

明唐志契。論點苔當從石縫中點出。或濃或淡。或濃淡相間。不多不少。不密不疎。古畫有橫苔直苔。并有不點苔者。必預先畫石。無一筆頹敗。故加一點。一點好看。少一點。容或無妨也。近時作者。率意點擢。不顧其安。苔豈有長於突處不堅牢之理。以識者觀之。如烏鼠之蹤堆積狀耳。又謂山石醜處。須以苔遮掩之。愈遮愈醜。是以浮寄煩膩之病都由於此。

畫竹

竹分竿節枝葉。畫竿從梢至根。雖一一畫下。而意思貫穿。梢頭節短。漸漸長至根又漸短。行筆平直。兩邊如界。此畫竿法也。畫節用兩筆勾出上。一筆稍彎如仰月。其生枝處略突。下一筆承上略短。無兩頭超起。此畫節法也。枝必附節。雄竹單枝。雌竹雙枝。上節在左。則下節在右。用筆迅速。方能遒健。葉多則枝伏。葉少則枝昂。風枝雨枝。隨時飽仰。此畫枝法也。葉須勁利。實接處起。一抹便過。遲留不得。粗忌如挑。細忌如柳。一忌孤行。二忌兩並。三忌如叉。四忌如井。五忌手掌。六忌蜻蜓。總須葉葉交加。疎處遙相照應。則不犯諸忌矣。轉側向背。雨打風翻。正闊偏狹。雙頭單腳。此畫葉之法也。故畫隔用側筆。畫竹用折筆。王紱畫竹。竿瘦而葉肥。倍饒丰態。學者宜宗之。

畫松

松幹如龍鱗。然不可劃圈到底。須以橫直筆點擦破之。其節四面對生。枝老則下垂。頂銹則拳禿。葉如攲股。每簇必雙其枝。枝處有筒。赭色。茅松。枝長葉茂。巢葉交加。別矛松。幹有黑葉短。亦交叉。其葉之正面圓而叢。側面如半扇。相其枝幹而布列之。以色之淺深爲新舊。又有漢松。青幹闊葉。結子如豆。青紅各半。如梵僧趺跏狀。故名。

畫柏

畫柏亦須畫古柏。疤節蟠蟠。或鱗鱗虬形。或禿頂鵰喙。或鶴蛇紐結。宜用攢點法。或五出六出。遒緊如篆。枯枝黑色。無皮有皮處如麻絲。纏繞彎環斜抱。凡畫松柏。皆欲成形。倔立如鬼。天矯如龍。藤蘿牽掛。苔蘚班駁。根畔不宜多草。如畫折枝。則柏葉宜直筆抒寫。而葉端有赭色點。并宜柏子。至纓絡柏、刺柏、黃柏。皆

不入畫。

畫柳

蘇云。畫人莫畫手。畫鼠莫畫狗。畫樹莫畫柳。一畫便出醜。以柳之飄曳搖颺隨風無定也。要之入畫者。皆垂柳略帶微風。梅時、柳稚而已。杏時、柳眼尚未全舒。桃時、柳眉方展。蕤長而分梢。夏則柳陰重帷。秋則柳條衰落。所謂六法通四時也。凡畫花柳。柳宜在前。花宜在後。則掩映好看。至顏色青黃。則隨時早晚。

梧桐

直幹橫枝。四面對節。樹老則枝下垂。綠皮無皺。橫抹數筆而已。葉如盤大。五出。長柄。花五出。結實如枸子綴於邊。熟則皮皺。皆堪入畫。

潑墨

唐時王洽。性疎野。好酒。醉酣後。以墨潑紙素。或吟或嘯。腳蹴手抹。隨其形狀。爲山石雲水。倏忽造化。不見墨污。後張僧繇亦工潑墨。皆醉後以易醒墨污之。凡畫不用筆者。吹雪、潑墨、水畫、以墨汁、以墨水、火畫、以墨汁、如白畫、皆非正派。故不足取。

指畫

唐張璪即以手畫。畢宏見而驚異之。或問所授。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近時高且園其佩工指畫。名指頭生活。人物山水禽魚無不生動。曾見其巨幅作海水圖。駭波立浪。雄壯若有衝激聲。上空半尺許。寫兩飛鶴。遠望之宛然海角天涯。高本工筆畫。苦於應酬。乃變爲指畫。未有不能筆而能指者。俗手未知握管。強欲效顰。畫虎不成。莫暴殄紙。令閱者污目。豈不可笑。

西洋畫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繪畫於陰陽遠近。不差錙黍。所畫人物屋樹。皆有日影。其所用顏色與筆。與中華絕異。布彩由闊而狹。以三角量之。畫宮室於牆壁。令人幾欲走進。學者能參用一二。亦其智法。但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

落款

畫有一定落款處。失其所。則有傷畫局。或有題。或無題。行數或長、或短、或雙、或單、或橫、或直。上宜平頭。下不妨參差。所謂齊頭不齊腳也。如有當檯寫處。只宜平檯或空一格。又款宜行楷。題句字略大。年月等字略小。元人畫有落款於樹石上者。亦恐傷畫局故也。凡畫以單款爲佳。傳之於後。亦加珍重。若欲寫號。須視其人何如。今人恐被攘奪。必求雙款。以不敏謝之可也。

裱畫

裝潢非筆墨家事。而俗手每敗壞筆墨。不可不慎。畫就即裱。恐顏色脫暈。必須時久。而宜法重輕。調糊厚薄。視紙絹之新舊爲程度。小幅挖嵌爲佳。書斗必須淺色。所鑲綾絹。非本色。亦淺色。軸則花梨紫檀黃楊漆角者爲宜。玉石則太沉重。式尚古樸。勿事雕飾。絹畫則綾裱。紙畫或絹裱。即用紙裱。亦必綾邊上下尺寸俱有一定。長短不得。古畫重裝。宜仍托底。珍貴之家。必延良工於室爲之。恐一落鋪中。易去底紙。慕作贋本。則失却元神也。裝後題籤。必善書者。篆隸更妙。賞鑑圖書。亦不可少。

藏畫

裝潢得法。亦貴珍藏。藏以畫囊。置木箱內。懸之屋梁透風處。南方蒸熱。伏候宜取晒晾。以樟腦、芸香、花椒、烟葉等貯箱內。又貴時常取挂。則無蠹蛀之患。焚香恐防虫黑。垂簾以避蠅污。什襲珍之。則畫不落劫。傳之十世猶新。何患其不壽乎。

末附

礬絹

膠礬不得法。雖筆墨精妙。亦無所施。置一棚架。直挺二根。約長八尺。寬二寸半見方。多鑽笋穴。橫鉤二根。或二三四五尺寬不等。以絹布寬窄也。穿入穴內。用木楔楔緊。然後著漿。漿絹不可太熟。熟則無力。先結上邊橫鉤。次左右兩直挺。粘絹時看照絲縷正直。空下一寸懸鉤數寸。漿乾之後。以小竹竿縛定絹邊。而以麻索綁於下鉤之上。然後上膠礬。以排筆順下。不宜逆帶。礬遍。拔出木楔。自內楔出綁緊。麻索亦抽緊。中腰反面用木鉤撐直。乾後背面亦礬。凡膠礬絹須天氣晴明。俟其陰乾揭下。則潔白而光潤。

用膠礬

廣膠以明亮有節者爲上。膠一兩礬三錢謂之外加。三隔宿先將水浸膠。明旦火上略熱。即化明白礬。研末。冲以溫水烘化。用大碗二。膠礬各或半碗。俟溫後冲和。合爲一碗。若滾熱即冲。則成塊矣。

礬紙

膠礬分兩如前。紙性沁入。膠一兩礬三錢。水須一碗半。止礬一面足矣。礬時。須下有襯紙。則不破壞。如畫山水。則用風礬。以紙浮貼牆上。一兩月即可用。愈久愈佳。

搥絹

先以水噴絹。勻遍。用白布三尺。卷作心。外包絹。不可太緊。用搗衣槌于光石上搥打。左手持絹。右手執槌。兩手俱要鬆活。每打一下。則左手一轉側。搥四五百。則絲扁而勻細矣。若耿絹。則自然緊細。不必搥。

畫碟

畫碟宜多用二寸圓白地無花者。舊窰更佳。筆擲亦不可少。用過即洗淨。貯一筆盒內。北地風灰易滓。用時必有遮膠。杯亦宜磁。不宜銅器。恐銅銹亦能變色也。硯宜墨床壓尺介尺等。俱要潔淨。

畫筆

畫筆惟杭州八字橋張文貴家所製爲得法。其孫號思漢。點花用白描。行餘用狼毫。鈎筋用小狼毫。葉用小著色。翎毛蜂蝶用鼠眉。山石用蟹爪。點花心用白描禿筆。天水烟雲地坡石岸用排筆。判筆。用過即洗淨。置筆筒內。粉筆臙脂筆各不相假。餘或通用。

用水

無泉水。則用冰水。或雪水。夏月天泉水數者俱無。則用蒸滴法。以大碗覆鍋上。而取其滴露以搽胭脂。非此不可作畫時。須水二碗。一洗筆。一調顏色。污即更換。

洋菊譜有序。

洋菊出乾隆年間。花具五色。圓者如毬。扁者如盤。如輪。花瓣皆有筒。或短筒。或長筒。或筒末出瓣如匙。或但有筒而無瓣。丙子閏九月。奉旨召入內殿。各爲之圖。定以佳名。而御題其上。裝成巨冊。入祕苑珠林。乃恭爲譜序曰。

鞠有黃花。月令載之。亦越管室。淵明采之。五色菜萸。出自後代。統名曰菊。譜不勝載。近得洋菊。花事一變。綠葉筒瓣。爲圓爲扁。爍如星縣。簇如針攢。如輪如蓋。如鉢如盤。趙搖如匙。裨插如箏。如笠斯糾。如環無端。心管五出。色態多般。或曰舊本。人力所接。皆以洋名。實出中國。余既繪圖。賦以長篇。乃爲茲譜。以備考焉。

花名三十六種

銀佛座

白花。黃心。半筒。瓣末俱超。宛如佛座。葉大尖長。與金佛座皆爲上品。

金佛座

鵝黃色。綠心。筒二分。尖瓣上超。花極玲瓏。葉尖而密。圍大。

宮花錦

金黃色。外深內淡。半筒。瓣末上超。花圓滿。微心。不甚顯大。徑三寸。舊名含烟鍾錦。

錦貝紅

硃紅色。反瓣。黃色。開足多反抱。紅黃相間。形如毬。瓣短。交叉疊亂。花不大。梗葉尖細。舊名金背紅。

雪羅幡

白花。淡黃心。筒二分闊。瓣平直圓盤。反瓣有紅絲。葉圓而小。舊名青山掛雪。

瑚枝

大紅帶紫色。黃心。四面有蕊。筒不見。瓣尖闊。葉帶紫色。

紫霞綃

粉紫色甚嬌。花大如盤。檀心凸起。筒長五分。瓣尖闊形扁。葉尖小。舊名國色天香。

七寶盤

牙色。長筒。末舒。瓣二分。如耳挖。黃心。花扁如盤。葉少鋸。花徑三寸。

桂叢紫

紫色。長筒。末略舒。瓣大。心徑半寸。金黃五出。筒葉嫩綠。花大而扁。瓣希少。舊名紫桂蓮。

千金笑

銀紅色。瓣闊。環抱玲瓏。心開五出。筒微黃不多露。葉尖長而窄狹。

蜜荷花

淡黃色。檀心甚小。筒瓣寸許。闊二分。皆超趨。葉尖長少鋸。

紫絲蓮

深紫色。花大如盤。黃心。如供子。二分筒。瓣末俱超趨。形扁。徑三寸。梗粗。葉長。瘦如雞腳。

檀心紫

血牙色。近心牙黃。長筒。瓣末如匙。闊三寸。梗細葉闊。

雪蓮臺

白花。帶碧色。瓣末超起。如蓮。心黃而小。半筒。葉肥嫩。葉細。

雨鵲紅

朱紅色。心圓小而黃。長筒。末如匙。花大如輪。葉尖長。帶赤色。梗粗。

絨錦心

淡紫色。心大徑寸。黃金色。五出。筒瓣長。筒如線。不出匙。參差疎落。類桂叢紫。花扁如盤。葉瘦。舊名紫龍鬚。

佛手黃

嫩黃色。心五出。筒深黃散亂。瓣闊變[illegible]。葉肥澤。梗細。

湧金輪

嫩黃色。大如盤。檀心凸起。身黃。瓣長二寸。筒末出匙。超上。圍六寸。肥葉圓勁。舊名貢金針。

粉翎兒

粉色。長瓣。大徑三寸。心青黃色。瓣有出心上者。托瓣微紅。葉長瘦如蒿。

錦標紅

朱色。微筒。長瓣。開足下披。心一簇。金黃。葉肥。舊名滿心大紅。

月華秋

粉紅色。心中青外黃。筒二寸白。瓣裏白外紅。而尖銳。如月華五朵。梗細。

紅玉環

白花。微紅。不見筒。瓣長闊。瓣環相紐。如連環回毬。徑三寸。舊名玉連環。

照容紫

深紫色。筒瓣到頭如匙。心黃而小。形扁。

銀絲針

白花。青黃心。極小。瓣如針。花闊。葉細。梗弱。舊名銀針。又名銀絲蓮花。形之特異者。

秋月白

白花。闊瓣。筒二分。形圓。葉闊而短。舊名鵝毛蕊。

海紅蓮

粉紅。大心。黃色瓣。半筒。末超起如蓮蕚。葉肥。梗粗。花扁。徑三寸。

萬點紅

淡粉紅。長筒。末作小匙。匙內深紅。瓣疎而參錯。葉尖。梗細。舊名落紅萬點。

青心玉

白花而圓。微筒。青黃心。瓣闊。托瓣微紅。梗細。葉闊小。舊名青心壓玉。

錦麟群

金紅。半筒。瓣狹而長彎繞。花圓徑二寸。葉如蒿。舊名橘皮紅。

金赤蒂

大紅。心五出。筒帶黃色。瓣闊而尖。花扁。徑二寸。葉少鋸。梗直。

豎鬢管

粉紅。闊瓣。大心。淡黃白色。五出。筒如白羽。花扁。徑三寸。葉尖長。梗細。

朝陽素

淡紫色。半筒。粉心。五出。心上有瓣。花大而扁。徑三寸。葉尖長。

金縷衣

嫩黃。長筒。瓣末出匙。檀心圓小。青蕚。大徑四寸。葉尖。多鋸齒。舊名黃鶴樓。

紫金魚

玫瑰色。長筒。末作匙。心帶黃色。花扁。徑三寸。葉肥而長。梗細。

陳紅絲

銀紅色。著心處白色。長筒。瓣出半寸。青心如棋子。花大四寸餘。舊名老君眉。

金鳳羽

黃色。瓣闊。半筒。葉小。花開最早。又白者名銀鳳羽。

山靜居畫論

方薰撰

山靜居畫論上

清　石門方薰撰

古者圖史彰治亂。名德垂丹青。後之繪事雖不逮古。然昔人所謂賢者寄興。殆非庸俗能辨。故公詩多文曉畫。廢詰前身畫師。元潤悟筆意於六書。僧繇參畫理於筆陣。戴逵寫南都一賦。范宣歎爲有益。大年少腹笥數卷。山谷笑其無文。又謂畫格與文。同一關紐。洵詩文書畫。相爲表裏者矣。

畫法古人各有所得之妙。目擊而道存者。非可以言傳也。謝赫始有六法之名。六法迺畫之大凡耳。故讀畫者。必自六法論。

六法是作畫之渠鑿。且古畫未有不具此六法者。至其神明變化。則古人各有所得。學者精究六法。自然各造其妙。

昔人爲氣韻生動。是天分。然思有利鈍。覺有後先。未可概論之也。委心古人。學之而無外。慕久必有悟。悟後與生知者。殊途同歸。

氣韻生動。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會生動。則氣韻自在。

氣韻生動。爲第一義。然必以氣爲主。氣盛則縱橫揮灑。機無滯礙。其間韻自生動矣。杜老云。元氣淋漓障猶濕。是卽氣韻生動。

氣韻有筆墨間兩種。墨中氣韻。人多會得。筆端氣韻。世每忽知。所以六要中。又有氣韻兼力也。人見墨汁掩漬。輒呼氣韻。何異劉實在石家如廁。便謂走入內室。

荆浩曰。吳生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或曰。石分三面。卽是筆。亦是墨。僕謂匠心渲染。用墨太工。雖得三面之石。非雅人能事。子久所謂甜邪熟賴是也。筆墨間。尤須辨得雅俗。

畫畫至神妙。使筆有運斤成風之趣。無他。熟而已矣。或曰。有書須熟外生。畫須熟外熟。又有作熟還生之論。如何。僕曰。此恐熟入俗耳。然入於俗而不自知者。其人見本庸下。何足與言畫。畫。僕所謂俗字。乃張伯英草書精熟。池水盡墨。杜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熟字。

古人不作。手跡猶存。當想其未畫時。如何胸次寥廓。欲畫時。如何解衣磅礴。既畫時。如何經營慘淡。如何縱橫揮灑。如何潑墨設色。必神會心謀。捉筆時。張、吳、董、巨。如在上下左右。

畫有初觀平淡。久視神明者。爲上乘。有入眼似佳。轉視無意者。吳生觀僧繇畫。諦視之再。乃三宿不去。庸眼自莫辯。

讀老杜入峽諸詩。奇思百出。使是吳生、王宰。蜀中山水圖。自來題畫詩。亦惟此老。使筆如畫。人謂壓詰詩中有畫。未免一丘一壑耳。

東坡曰。沿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蓋以道云。畫寫物外形。要於形不改。特爲坡老下一轉語。

歐陽子曰。窮條濟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之趣。簡遠之心難形。僕謂取法於繩墨者。人無不見其工。拙寄意於毫素者。非高懷絕識。不能得其妙。故賢者操筆。便有曲高和寡之歎。

陳善云。顧愷之善畫。而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以爲顛。此二人所以精於書畫。僕曰。後惟米元章委心書畫。而以癡顛兼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莊叟之謂也。

畫備於六法。六法固未盡其妙也。宋迪作畫。先以絹素張敗壁。取其隱顯凹凸之勞。郭恕先作畫。常以墨渲縱橫。徐就水滌去。想其餘跡。朱象先於落墨後。復拭去絹素。再次就其殘跡圖之。皆欲渾然高古。莫測端倪。所謂從無法處說法者也。如楊惠、郭熙之碧畫。又在筆墨外求之。

東坡曰。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寄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而已。無一點俊發氣。看數尺許便倦。僕曰。以馬喻。固不在鞭策皮毛也。然捨鞭策皮毛。并無馬矣。所謂俊發之氣。莫非鞭策皮毛之間耳。世有伯樂而後有名馬。亦豈不然耶。

或問僕畫法。僕曰。畫有法。畫無定法。無難易。無多寡。嘉陵山水。李思訓期月而成。吳道子一夕而就。同臻其妙。不以難易別也。李范筆墨稠密。王米筆墨疎落。各極其趣。不以多寡論也。畫法之妙。人各意會。而造其境。故無定法也。

有畫法而無畫理非也。有畫理而無畫趣亦非也。畫無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於筆。乃臻神妙。

或謂筆之起倒先後順逆。有一定法。亦不盡然。古人往往有筆不盡此處起而起。有別致。有應用順而逆

筆出之。尤奇突。有筆應先而反後之。有餘意。皆極變化之妙。畫豈有定法哉。

山谷云。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畫悉知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豈可爲單見寡聞者道。又曰。如蟲蝕木。偶斷成文。吾觀古人妙處。類多如此。僕曰。此爲行家說法。不爲學者說法。行家知工於筆墨。而不知化其筆墨。當悟此意。學者未入筆墨之境。焉能畫外求妙。凡畫之作。功夫到處。處處是法。功成以後。但覺一片化機。是爲極致。然不從煊爛而得此平淡天成者。未之有也。

筆墨之妙。畫者意中之妙也。故古人作畫。意在筆先。杜陵謂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非用筆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在畫時意象經營。先具胸中丘壑。落筆自然神速。

用筆亦無定法。隨人所向而習之。久久精熟。便能變化古人。自出手眼。

始入手。須專宗一家。得之心而應之手。然後旁通曲引。以知其變。泛濫諸家。以資我用。實須心手相忘。不知是我。還是古人。

凡作畫者。多究心筆墨。而於章法位置。往往忽之。不知古人丘壑生發不已。時出新意。別開生面。皆胸中先成章法位置之妙也。一如作文。在立意佈局新巧乃佳。不然縱辭徒工。不過陳言而已。沈灝謂近日畫少丘壑。人皆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作一畫。墨之濃淡焦潤無不備。筆之正反虛實。旁見側出無不到。卻是隨手拈來者。便是工夫到境。

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卽在虛實之間。虛實使筆生動有機。機趣所之。生發不窮。

功夫到處。格法同歸。妙悟通時。工拙一致。荆、關、董、巨、顧、陸、張、吳。便爲一家眷屬。實須三昧在手。方能法度。

畫法須辨得高下。高下之際。得失在焉。甜熟不是自然。佻巧不是生動。浮弱不是工致。鹵莽不是蒼老。描劣不是高古。醜怪不是神奇。

畫不倚形似。須作活潑參解。如冠不可巾。衣不可裳。屋不可牖。亭不可堂。牖不可戶。此物理所定。而不可相假者。古人謂不倚形似。乃形之不足。而務肖其神明也。

時多高自位置。弊屣古法。隨手塗抹。便誇士家氣象。無怪畫法不明矣。如朝暮晦明。春秋榮落。山容水色。於時移異。良工苦心。消息造物。宣染烘托得之。古法概可廢乎。張詢檜三時風景子。久寫變山容。皆經營慘淡爲之。非漫然涉筆。而能神妙也。

今人每倚畫案。俗手臨摹。率無筆意。往往徐文蟹夫家。見舊人粉本一束。筆法頓挫。如未了畫。卻奕奕有神氣。昔王繹觀宣和間粉本。多草草不經意。別有自然之妙。便見古人存稾。未嘗不存其法。非似近日。只描其腔子耳。

畫稾謂粉本者。古人於墨稾上。加描粉筆。用時撲入縑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今畫手多不知此義。惟女紅刺繡上樣。尚用此法。不知是古畫法也。

今人作畫。用柳木炭起稾。而之朽筆。古有九朽一鑑之法。蓋用土筆爲之。以白色土淘淨之。裹作筆頭。用時可逐次改易。數至九而朽定。乃以淡墨就痕描出。拂去土跡。故曰一鑑。

作畫用朽。古人有用有不用。大都工緻爲尚用之。點簇寫意。可不用朽。今人每以不施朽筆爲能事。亦無謂也。畫之妍醜。豈在朽不朽乎。

臨摹古畫。先須會得古人精神命脈處。玩味思索。心有所得。落筆摹之。摹之再四。便見逐次改觀之效。若徒以彷彿爲之。則掩卷輒忘。雖終日摹彷。與古人全無相涉。

摹彷古人。始乃惟恐不似。既乃惟恐太似。不似則未盡其法。太似則不爲我法。法我相忘。平淡天然。所謂搖落筌蹄。方爲至理。

用墨無他。惟在潔淨。潔淨自能活潑。涉筆高妙。存乎其人。姜白石曰。人品不高。落墨無法。

墨法濃淡。精神變化。飛動而已。一圖之間。青黃紫翠。鬱然氣韻。昔人云。墨有五色者也。

作畫自淡至濃。次第增添。固是常法。然古人畫有起手落筆。隨濃隨淡。成之。有全圖用淡墨。而樹頭坡腳。忽作焦墨數筆。覺異樣神彩。

繪事必得好筆好墨。佳硯佳楮素。方臻畫者之妙。五者楮素尤屬相關。一不稱手。雖起古人爲之。亦不能妙。昔譜亦云。紙墨不稱一乖也。

作畫不能靜。非畫者有不靜。殆畫少靜境耳。古人筆下無繁節。對之穆然。思之悠然。而神往者。畫靜也。畫靜。對畫者一念不設矣。

用墨濃不可凝鈍。淡不可模糊。溼不可溷濁。燥不可澀滯。要使精神虛實俱到。

畫論云。宋人善畫。吳人善治。注、治賦色也。後世繪事。推吳人最擅。他方爰仿習之。故鑑家有吳裝之稱。

古人摹畫。亦如摹書。用宣紙法蠟之。以供摹寫。唐時摹畫。謂之搨畫。一如閣帖。有官搨本。

畫分南北兩宗。亦本禪宗南頓北漸之義。頓者根於性。漸者成於行也。

畫樹之法。無論四時榮落。畫一樹須高下疎密。點筆密於上。必疎於下。疎其左必密其右。一樹得參差之勢。兩樹交插。自然有致。至數滿樹林。亦成好位置。

畫樹四圍滿。雖好只一面。畫樹虛實之四面有形勢。

凡寫樹無論遠近大小。兩邊交接處。用筆模糊不得。交接處。用筆神彩精綻。自分彼此。

畫樹無他訣。在形勢位置和宜而已。昔柘湖僧出畫樹一卷。一自樹至數樹。皆以畫法識之。僕謂此死法矣。卽以一樹論。形勢各有不同。何論多樹。卷中樹法雖善。如其勢一圖再圖可乎。若形勢既得。位置變化。隨處生發得宜。則妙矣。

點葉隨濃隨淡。一氣落筆。一氣落筆。墨氣和澤。有神妙。自生動。

董思翁云。北苑畫雜樹。但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卽米畫之祖。最爲高雅。

董思翁云。畫樹。必使株株自上至下。處處曲折。一樹之間。不使一直筆。

畫樹只須虛實取勢。頓挫涉筆。應直處不可屈。應屈處不可直。法以巧拙參用。乃得之。

點葉尤須手熟。有勻整處。有澀落處。用筆時。在收放得宜。

枯樹有垂枝仰枝。仰爲鹿角。垂爲蟹爪。李成、范寬。多作仰枝。郭熙、李唐。多作垂枝。後人率變通爲之。

畫家以用筆爲難。不知用墨尤不易。嘗見畫樹法。多濃墨濃厚。狀如削鐵。畫松欲清然生陰。倪迂無惜墨稱。畫皆墨華淡沱。氣韻自足。

昔人謂畫叢樹。必插枯枝以疎通之。意謂林木密實。不疎通不易佈景也。然畫叢樹。亦必須有交插疎密之勢。山溪邨落。亦易於隱顯出之。

畫柳不論疎密。用筆不論柔勁。只要自然。自然之妙。得之熟習。無他祕也。世人畫柳。知雜於枝條。不知勢在株幹。發株出條。不宜勻整。要盧實參差爲之。尤宜隨株出幹。隨幹發條。次第添補。宜多宜少。以勢度之。方得其妙。

畫松杉檜柏。立勢大約相類。枝皮用筆不同耳。涉筆須要有拙處。有巧處。若一味屈曲蟠旋。取勢便入俗格。當思巧以取奇。拙以入古。

畫松古人立勢。率多平正取法。不以奇怪爲尚。發枝亦須上下盧實得宜。主樹勢有盧實。視樹隨處生發位置。

古人畫圖松柏。多者皆取平正之勢。以林間可佈屋宇橋亭。曲折位置也。如作離奇盤曲之勢者。只可傍以奇石。俯以湍流而已。

松皴法不一。總須似亂非亂。筆力爽朗爲妙。不難於刻畫分明也。

昔人謂二米法。用濃墨淡墨焦墨。盡得之矣。僕曰。直須一氣落墨。一氣放筆。濃處淡處。隨筆所之。溼處乾處。隨勢取象。爲雲爲煙。在有無之間。乃臻其妙。

畫石則大小磊塊。山則絡脈分支。而後皴之也。塊石分山。在周遊一筆。謂之鉤勒。鉤勒之。則一石一山之勢定。一石一山。妍醜亦隨勢而定。故古人畫石。用意鉤勒。皴法次之。鉤勒之法。一頓一挫。一轉一折。而方圓橢角之勢。縱橫離合之法。盡得之矣。古人畫石。有鉤勒而不設皴者。

丘壑之妙。鉤勒之妙也。無丘壑。則不得鉤勒之法。

皴之爲法。無濃淡疎密。筆到意足而已。有濃密而筆意未足。疎淡而已足者。

皴法如荷葉、解索、劈斧、卷雲、雨點、破網、折帶、亂柴、亂麻、鬼面、米點、諸法。皆從麻皮皴法化來。故入手必自麻皮皴始。

趙松雪、王叔明。開作鉤勒一法。如飛白書者。虛中取實。以勢爲之。本自唐人青綠法。陳道復之不耐皴。即此意也。

皴之有濃淡繁簡遲燥等筆法。各宜合度。如皴濃筆宜分明。淡筆宜骨力。繁筆宜檢靜。簡筆宜沈著。遲筆宜爽朗。燥筆宜潤澤。（即六要中「筆墨氣韻」之意。）

皴法一圖之中。亦須在盧實涉筆。有稠密實落處。有取勢盧引處。有直到筆不到處。乃妙。

陸探微見大令聯縣書。悟其筆意。作一筆畫。宗少文亦善爲之。僕見黃鶴山人。山水樹石房屋。一筆出之。

氣勢貫串。有奇古疎落之致。未識宗陸之筆。復作何等觀。

青綠山水。異乎淺色落墨。務須骨氣爽朗。骨氣既淨。施之青綠山容。嵐氣蔚如也。宋人青綠多重設。元朝人皆用標青頭綠。此亦唐法耳。近世惟眞、石谷、揖長、石谷嘗曰。余於青綠法。悟三十年乃妙。

設色妙者無定法。合色妙者無定方。明慧人多能變通之。凡設色須悟得活用。活用之妙。非心手熟習不能。活用則神彩生動。不必合色之工。而自然妍麗。

畫雲不得似水。畫水不得似雲。此理最微。入手工程。不可忽之也。曾得此理後。乃不問雲耶水耶。筆之所之。意以爲雲則雲矣。意以爲水則水矣。

畫雲人皆知烘襯爲之。鉤勒爲之。粉渲爲之而已。古人有不著筆處。空濛靄靄。逢物之爲妙也。張彥遠以謂畫雲多未得臻妙。若能沾溼絹素。點綴輕粉。從口吹之。謂之吹雲。陳惟宙與王蒙酌摺。畫出崇巒聳岡。雪處以粉筆夾小竹弓彈之。得飛舞之態。僕曾以畫爲之。頗有別致。然後知筆墨之外。又有吹雲彈雪之妙。

古畫中樓觀臺殿。塔院房廊。位置折落。刻意紆曲。卻自古雅。今人屋宇平鋪。直界數椽。便難安頓。古今人畫氣象自別。試從屋宇樓觀。看如大縣絕處。

古畫有全不點苔者。有以苔爲皴者。疎點密點。尖點圓點。橫點豎點。及介葉水藻點之類。各有相宜。當斟酌用之。未可率意也。

山水中點苔鉤草。即山水之眉目也。往往畫有由點苔鉤草爲妍醜者。

畫人物。必先習古冠服儀仗器具。隨代更易。製度不同。情態非一。雖時手傳摹。不足法也。

寫古人面貌。宜有所本。即隨意爲圖。思有不凡之格。寧樸野而不得有庸俗狀。寧寒乞而不得有市井相。眉目鼻孔。用筆處皆取法。皆如鉈劃刃勒。虛如雲影水痕。

古畫圖意在勸戒。故美惡之狀畢彰。危坦之景動色也。後世惟供珍玩。古格漸亡。然畫人物。不於此用意。未得其道耳。

古畫人物狀貌部位。與後世用意不同。不奇而偉。不麗而妍。別具格法。

古畫面部。用粉染其陽位。眼鼻頰額等處。赭染其陰位。故神氣突兀。

衣褶紋。如吳生之蘭葉紋。衛洽之顫筆紋。周昉之鐵線紋。李公麟之游絲紋。各極其致。用筆不過虛實轉折爲法。熟習參悟之。自能妙化生動。昔人云。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可想見矣。

衣褶紋。當以畫石鉤勒筆意參之。多筆不覺其繁。少筆不覺其簡。皴石貴乎似亂非亂。衣紋亦以此意爲妙。曾見海昌陳氏。陸探微天王。衣褶如草篆。一袖六七折。却是一筆出之。氣勢不斷。後世無此手筆。

道子悟筆法于裴將軍舞劍。宜其雄爲。古今畫家宗法之。亦如山水之董源。書法之羲之。皆以平正爲法者也。

世以水墨畫爲白描。古謂之白畫。袁蒲有白畫天女。東晉高僧像。展子虔有白畫王世充像。宗少文有白

畫孔門弟子像。

人物古多重色設。惟道子有淺絳標青一法。宋元及明人多宗之。其法讓落墨處。以色染之。覺風韻高妙。

古人畫人物。亦多畫外用意。以意運法。故畫具高致。後人專工於法。意爲法窘。故畫成俗格。

點簽畫始於唐韋偃。偃常以逸筆點簽鞍馬人物。山水雲煙。千變萬態。或臘或倚。或翹或鼓。其小者。頭一點尾一抹而已。山本以墨幹水。以手擦之。曲盡其妙。宋石恪寫意人物。頭面手足衣紋。捉筆隨手成之。武帝作武帝朝元。人物仙仗。背項相倚。大抵皆如狂草書法也。

畫法不同。宗支甚廣。近如董、巨、高、米、倪、黃、吳、王、文、沈之支流。人猶相難。至其源遠。如張、曹、顧、陸之派。即不能識。甚而荊、關、李、范之直下。亦不相認。不相認亦無妨礙。但不可爲元明家法罰。而抵呵遠宗爲不類者。近代學元四家者。稍有通家之竅。一遇別家支脈。便以面目相校。雌黃口舌。不知本宗之源。亦從彼來者。不但論畫。詩亦如此。此種見解。所謂孤陋寡聞也。

畫家有未必知畫。不能畫者。每知畫理。自古有之。故昔有畫者之意。題者發之。如蒙莊之形容盡史。非深知畫者不能道。

寫意畫最易入作家氣。凡紛披大筆。先須格于雅正。靜氣運神。毋使力出鋒鍔。有窮悍之氣。若即若離。毋拘繩墨。有俗畫之目。

運筆濡墨。法在挑剔頓挫。大筆細筆。畫皆如此。俗謂之鬆動。然須辨得。一種是濡滯。一種是習氣。

點簽花以氣縱爲主。或墨或色。雖機著筆。意足而已。乃得生動。不可膠於形迹。意足不求顏色似。前生相馬九方皋。又不獨畫樣也。

設色不以深淺爲難。難於彩色相和。和則神氣生動。不則形迹宛然。畫無生氣。

畫後塗遠山。最要得勢。有畫已佳。以遠山失勢。而通幅之勢。爲之不振。有畫全以遠山作主者。不可不知。

曾見宋院模本僧繇畫。設色深厚。如器上鏤嵌。畫多深沈渾穆之氣。固於筆中。亦可想見僧繇畫法矣。

作畫論畫。可伸己意。看畫獨不可參己意。若參己意論之。則古人有多少高于己處。先見不到。

畫不可皮相。凡看畫以其裝點變幻某家。即呼真蹟。類多叔放衣冠。學者模得形似。便已自奇。另紙幾不成畫。此皆平日只是皮相古人所致。

雲霞泉石。胸襟花竹。怡情性。物本無心。何與人事。其所以相感者。必大有妙理。畫家一丘一壑。一草一花。使觀者息心。攬者動色。乃爲極構。

藝事必藉興會。乃得淋漓盡致。催租之能。時或慨之。然無聊落寞之境。以擅其愉。以寄其意。不爲無補。程邈造隸。于獄中。史公著書于窯室。此又其大者也。

陳衍云。大癡論畫。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模熟之謂。凡爲俗爲腐爲版。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忌。而且喜之。自大癡拈出。大是妙論。余謂不獨書畫。一切人事皆不可甜。惟人生晚境宜之。

僕嘗爲友人題白石翁山水云。每視人畫。多信手隨意。未嘗從古人甘苦中領略一分滋味。石翁與董、巨、

家壘。敗管幾萬。打熬過來。故筆無虛著。機有神行。得力處。正是不費力處。

法派不同。各有妙詣。作者往往以門戶起見。互爲指摘。識者隨之。不知王、黃、同時。彼此傾倒。倪、孟、異體。相與推崇。惟其能知他人之工。則己之所造也深矣。

意造境生。不容不巧。爲屈折氣關體局。須當出於自然。故筆到而機不必膠。意在而法不必勝。

逸品畫。從能妙神三品。脫屣而出。故意簡神清。奈諸工力。不知六法者。烏能造此。正如真仙古佛。慧客道貌。多自千修百劫得來。方是真實相。

孫位畫水。於大同殿壁。中夜有聲。嘗謂言者。故神其說。及見石谷清濟貫河圖。筆勢浩洋。沙黃日薄。一望彌漫。畫水隨筆曲折卷去。如聞奔騰澎湃。聲發紙上。傍觀朱生者。移時色沮。以手指曰。前年舟過。幾危此處。提途過人。無那太似。相與稱歎。乃知前人神妙。固不足怪也。

畫境最乎詩境。詩題中不關主意者。一二字點過。畫圖中具名者。必逐物措盦。惟詩有不能狀之類。則畫能見之。

子久富春山居一圖。前後幕本。何止什百。要皆各得其妙。惟董思翁模者。絕不似而極似。一如摹本蘭亭序。定武爲上。

士人畫多卷軸氣。人皆指筆墨生率者言之。不禁駭然。蓋古人所謂卷軸氣。不以寫意工緻論。在乎雅俗。不然。麻請龍眠。皆無卷軸矣。

前人謂畫曰丹青。義以丹青爲畫。後世無論水墨淺色。皆名丹青。已失其義。至於專事水墨。薄視金粉。忘矣。

詩文有眞僞。書畫亦有眞僞。不可不知。眞法必有大作意。發之性靈者。僞作多隱括蹊逕。全無內蘊。三品畫外。獨逸品最易欺人眼目。

作畫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則奇。意高則高。意遠則遠。意深則深。意古則古。庸則庸。俗則俗矣。

書畫貴有奇氣。不在形迹間。詞奇。此兩宗義也。故前人論書曰。既追險絕。復歸平正。論畫曰。山有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反是則非畫。

氣格要奇。筆法須正。氣格筆法皆正。則易入平版。氣格筆法皆奇。則易入險惡。前人所以有狂怪求理。鹵莽求筆之謂。

畫凡命圖新者。用筆當入古法。圖名舊者。用筆當出新意。圖意奇奧。當以平正之筆達之。圖意平淡。當以別趣設之。所謂化臭腐爲神奇矣。

畫法可學而得之。畫意非學而有之者。惟多看卷以發之。廣聞見以助之。

董時聞先公於執友間絡論。謂作詩要從古人想。不到處著想。做不到處用力。便非陳言。作畫如法。便無依樣葫蘆之病。又曰。古人道一藝。必先絕棄常見。常見習聞。最足蔽靈天性。能名於後世者。不博名於一時者也。

寄舟禪師畫墨蘭。頗自矜貴。來主吾鄉之福嚴寺。見先公書畫。即過訪。與論畫法。謂阿師未離作家氣。師曰。居士參得松雪停雲似否。先公曰。正參得不似方似。師便掀掌曰。諾。先公竹趣師畫。有紙上卷風雅上。開阿師多向道場裁。佛前拈著無聲句。香氣皆從墨氣來。蓋師作花葉。先以淡筆寫濃墨爲之也。

蓋夫徐文。嘗語先公曰。藝事凡假途古人。馳騁胸臆。自擅勝處。不藉支吾。便有得魚忘筌。得兎忘蹄之妙。先公亦曰。時值清適。興亦偶然。騰觚翻墨。快意處。不但不多讓古人。恐古人亦未必過此。時或各出卷軸評賞。或從事筆墨。互相題跋。題先公瓶菊圖曰。酒已澀。菊已折。插之瓶中。花增香。酒增色。題者畫者皆擬絕。其胸次磊落可想。

山靜居畫論下

世以畫蔬果花草。隨手點綴者。謂之寫意。細筆鉤染者。謂之寫生。以爲意乃隨意爲之。生乃像生肖物。不知古人寫生。即寫物之生意。初非兩稱之也。工細點綴。雲法雖殊。物理一也。曾不與點墨類蠅。孫仲謀以爲眞蠅豈翅足不爽者乎。亦意而已矣。

寫生家。宗尚黃筌、徐熙、趙昌、三家法。劉道醇嘗云。筌神而不妙。昌妙而不神。神妙俱完。惟熙耳。後王弇州亦謂。陳道復妙而不眞。陸叔平眞而不妙。眞妙俱得。惟周少谷耳。

凡寫花朵。須大小爲瓣。大小爲瓣。則花之偏側。俛仰之態俱出。寫花者。往往不論梨樣桃杏。一勻五瓣。乃是一面花。欲其生動。不亦難歟。

點花如荷葵牡丹芍藥芙蓉菊花。花頭雖極工細。不宜一勻疊瓣。須要虛實偏反疊之。如牡丹。人皆上簇細瓣起樓。下爲一勻大瓣。朵朵一例。便無生動之趣。須不拘四面。疎密簇疊。參差取勢。各呈花樣乃妙。

寫花頭須要破碎玲瓏。鉤葉點心。須要精神圓綻。便有活致。

寫葉之法。不在反正取巧。貴乎全圖得勢。發枝立幹。亦同此法。

鉤葉點心。乃是全幅之眉目。有揚葉點花平平。而鉤點有法。便爲改觀。有揚葉點花已妙。鉤點無法而敗之者。不可不知。

元張守忠。墨花餛毛筆。墨脫去葉曰。自出新意。眞神妙俱得者。石田嘗仿摹之。或色絕少。僕見其桃花小幀。以粉筆離脂。大小點瓣爲四五花。赭墨發蕚。自右角斜拂而上。旁綴小枝。作一花一蕚。合綠淺深。揚葉襯花蕚之間。點心鉤葉。筆勁如鐵。轉折快利。餘梗尺許。更不作一花一葉。風致高逸。入徐氏之室矣。

昔人云。墮地之果。易工於折枝之果。折枝之果。易工於林上之果。郊野之蔬。易工於水濱之蔬。水濱之蔬。易工於園圃之蔬。僕以爲園圃乃種植之蔬。無欹側偏反之致。雖工。雖於位置取勢耳。至墮地之果。無枝葉映帶。亦何以取勢。其說殆不可解。

寫點簇花卉。設色雖於水墨。雖法家作手。點墨爲之。成雅格。設色每少合作。

寫生無變化之妙。一以粉本鉤落填色。至染手當同。畫之意趣安在。不知前人粉本。亦出自己手。故易元吉於圃中畜鳥獸。伺其飲啄動止。而隨態圖之。趙昌每晨起逸園。諦玩其風枝露葉。調色畫之。陶雲湖聞某氏丁香盛開。載筆就花寫之。竟有生動之妙。所謂以造化爲師者也。

畫墨花。趁濃點心鉤葉。最得古意。雖設色點簇。以墨點心鉤葉。自具妙理。

設色花卉。法須于墨花之法參之。乃入妙。唐宋多院體。皆工細設色。而少墨本。元明之間。遂多用墨之法。風致絕俗。然寫意而設色者。尤難能。

白鋒翁蔬果餛毛。得元人法。氣韻深厚。筆力沉著。白陽筆致超逸。雖以石田爲師法。而能自成其妙。青藤筆力有餘。刻意入古。未免有放縱處。然三家之外。餘子落落矣。

寫花卉餛毛草蟲。古人工細妙。不工細亦妙。今人工細便俗氣。蓋筆墨外。意猶未盡焉。不思而學。於畫亦無謂耳。

點簇花果。石田每用復筆。青藤一筆出之。石田多蘊藉之致。青藤擅跌蕩之趣。

畫不用墨筆。惟以彩色圖者。謂之沒骨法。山水起於王晉卿、趙令穰。近代董思白多畫之。花卉始是徐熙。然宣和譜云。畫花者。往往以色暈淡而成。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傅色。故骨氣風神。爲古今之絕筆云云。由此觀之。沒骨墨之訛也。或以謂熙孫崇嗣。嘗寫芍藥。芍藥又名沒骨花。究不知何義。

設色花卉。世多以薄施粉澤爲貴。此妄也。古畫皆重設粉。粉筆從瓣尖染入。一次未盡膩澤勻和。再次補染足之。故花頭回綻不扁薄。然後以脂自瓣根染出。即脂汁亦由粉厚增色。南田惲氏得此訣。人多不察也。

南田氏得徐家心印。寫生一派。有起衰之功。其渲染點綴。有筆有逸筆。故工細亦饒機趣。點簇妙入精微矣。

石舜舉草蟲卷。三尺許。蜻蜓蟬蝶蜂蜢。頗皆點簇爲之。物物逼肖。其頭目翅足。或間或角。或沁墨。或破筆。隨手點抹。有蠕蠕欲動之神。觀者無不絕倒。畫者初未嘗有意於破筆沁墨也。筆破沁墨皆弊也。乃反得其妙。則畫法之變化。實可參乎造物矣。

黃筌畫多院體。所作類皆重法非重金粉陸離。徐熙便有汀花野卉。漫落自好者。所謂黃家富貴。徐家野

逸也。

元明寫生家。多宗黃要叔、趙昌之法。純以落墨見意。鉤勒頓挫。筆力圓勁。設色妍靜。舜舉、若水後。之冕、叔平、沱江。各有其妙。時人惟陳老蓮能之。南田惲氏。嘗名海內。人皆宗之。然專工徐熙祖孫一派。黃、趙之法。幾欲亡矣。

邊鸞、昌紀、林良、戴進。純以宋院本爲法。精工毫素。魄力甚偉。黃、趙、崔、徐之作。猶可想見。後人專於尺幅爭能。屏蔽之作。幾無氣色。可輕視耶。

東坡云。世人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而未有以墨畫花者。許人尹白能之。墨花之法。其始於宋乎。惲氏點花。仿筆帶脂。點後復以染筆足之。點染同用。前人未傳此法。是其獨造。如菊花、鳳仙、山茶、諸花。脂丹皆從瓣頭染入。亦與世人畫法異。其枝葉雖寫意。亦多以淺色作地。深色讓主瓣分染之。主瓣葉中一瓣也。墨竹一派。文石室爲初祖。石室傳之東坡。坡死不得其傳。後三百年。子昂夫婦。及息齋李氏。私淑文、蘇。復衍其法。樣道人繼之。王友石、夏仲昭、歸文休、魯孔孫。皆墨君之的嗣也。

畫竹無論工拙。先須一掃釣頭鼠尾。倪倦瘦肩之病。務使節節葉葉。交加爽朗。肥瘠所不計也。

擅三聚五。蜩腹蛇跗。疊葉成竿。東坡所謂竹自有也。未嘗以爲畫法。故執筆熟視。熟視則意有此竹。雖隨意之所之。奮起倡落而出之。少縱則逝矣。擅三聚五。蜩腹蛇跗。非畫法。畫法在熟視少縱之間。世謂畫竹不難於發竿。而難於疊葉。雖有是理。然全幅位置。妙在發竿。竿發得勢。疊葉亦有生法。

婁江友人金懷璞家。見坡老墨竹。石根大小兩竿。仰枝垂葉。筆勢雄健。墨氣深厚。如其書法。沈著痛快者也。

朱君仲嘉。攜其貞氏所藏梅道人墨竹卷來。宋紙極堅韌。畫爲四段。每段竹不多。而墨氣淋漓。寄於筆外。以題語位置畫境字勢。似十七日帖。放逸處類素師。僕所見道人墨竹。此爲翹楚。

蒲石溪畫竹。世不多見。僕於朱文春橋處。見一幅。清墨放筆。氣深力厚。篠少葉肥。眞得晉蘇風度。蒲齋益都人。曾爲吳興太守。其侍姿明霞。亦解弄筆硯。墓在湖州峴山下。

東坡試院時。興到以朱筆畫竹。隨意自成妙理。或謂竹色非朱。則竹色亦非墨可代。後世士人。遂以爲法。

僕所見如文衡山、唐六如、孫雪居、陳仲醇。皆畫之。此皆謂中。昔多墨綬。今有衣緋矣。

昔人云。游戲亦有三昧。東坡居士畫蟹。頂層毛介。曲隱芒縷。無不備具。又畫趨身彌勒像。又摹陸探微獅子。元章謂伯時法吳生。神彩不高。余乃取顧凱之格。不使一筆入吳生。又與伯時論分布次節。作子敬書練裙圖。又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後人側目執筆。夕已自誇爲得士人氣。不求形似。能無愧乎。

指頭作畫。起於唐張璪。璪作畫或用退筆。或以手摸絹素而成。畢宏問璪所受。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爲之驚歎閣筆。王洽以首足濡染抹蹈。後吳偉汪海雲輩。亦漓恣意。皆其遺法。

志潔有芳者。無賢不肖。皆愛慕之。雲林畫。江東人家以有無爲雅俗。其爲人蓋可想見矣。

雲林大癡畫。皆於平淡中見本領。直使智者忌心。力者喪氣。非巧思力索所能造。

倪迂客畫。正可匹陶靖節詩。寫登善字。皆洗盡凡格。獨運天倪。不假造作而成者。可爲藝林鼎足。

昔人謂仲圭大有神氣。予久特妙風格。叔明他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未擬後一人而已。僕嘗曰。讀老迂詩畫。令人無處著筆墨。覺矜才使氣一盡。未免有慚德。

茶香居士。謂於六法中求雲林。非深於畫者。僕曰。須會得六法中有老迂來處。不然。恐問途者。不知雲林模關範。無從力行苦心。得此自在而已。

操一藝以至神明者。必先抱卓絕一世之見。樣花菴主。嘗畫蘭志於古。不爲習尚所移。與盛子昭同里閭。子昭遠近著聞。求筆墨者踵接。仲圭之門。若羅無問。妻孥覘其坎壈。勸以治脂粉爲時妝。仲圭莞爾曰。汝曹毋大俗。後百年。吾名噪藝林。子昭當入市肆。身後士大夫果賢其爲人。爭購其筆墨。一軸可抵餅金。子昭畫。幾廢格不行。

梅花和尚。墨名偏行者。居吾鄉之武塘。蕭然靈堵。飽則讀書。饑則賣卜。畫石室竹。飲梅花泉。一切富貴利達。屏而去之。與山水魚鳥相狎。宜其書若畫。無一點煙火氣。

一峯老人。純以北苑爲宗。化身立法。其畫氣清質實。骨蒼神腴。嘗遊虞山。悟得筆法。遂家焉。日擲壺酒。坐湖橋。觀雲霞吐納。晴雨晦明。極山水之變。盡于毫末。出之楮素。洵非俗工可能跂及。

髮翁性本豪舉。早歲好與羽人道士遊。辭世後。有見其吹橫竹出秦關。遂以爲蟬蛻不死。故其筆墨工夫。亦具九轉之妙。實可與黃庭內外篇。同玩味耳。

人謂道人行吟。每見古樹奇石。即靈筆圖之。然觀其平生所作。無虬枝怪石。蓋取其意而略其迹。胸有媯椎者。投之粹然自化。不則彼古與奇。格格不入。非我有也。

髮翁設色。與墨氣融洽爲一。渲染烘託。妙奪化工。其畫高峯絕壁。往往鉤勒楞廓。而不施皴擦。氣韻自能深厚。

黃鶴山人。爲松雪外甥。書畫之妙。源于鷗波。早歲精工。點染酷似其舅。晚能一變蹊逕。以董、巨、相參。淋漓毫楮。自成一家法。馳騁海內。遂分吳興一席。

皆謂操筆家。往往急於博名譽。沿沒天德。乞靈時彥。經營模擬。是而不悟。古人風味。畢生不知。殊爲可惜。

僕見叔明畫甚多。觀其晚後用意。始在求合於人。既乃力避其習。每變而易之。雖鷗波。不得不放其出一頭地。

高詹事。題白陽山人畫後云。宋元之蹟。太半爲贋鼎。故余晚年。多購勝國名人翰墨。僕亦皆謂勝國諸賢。承宋、元之模範。人皆自得眞詮。遺毫剩墨。所謂雖無老成。尚有典型也。

張來儀、徐幼文、陳氏大小癡、王友石。靈筆墨不變元格。至沈朗、樵、姚公綬、杜東原、劉完菴、諸老。風骨超逸。開沈文之先。一時吳下名作蜂起。毫素之妙。奄有唐宋。

石田老人筆墨。似其爲人。浩浩落落。自得於中。無假乎外。凡有所作。皆力盧神。渾然有餘。故僕以謂。學石田先須養其氣。

六如原本劉、李、馬、夏。和以天倪。晉於書卷。故法北宗者。多作家而目。獨子畏起。而北宗畫法有雅格。張夢晉風流醞藉。子畏流麗。筆法妍雅。亦姊妹間耳。

衡山太史。書畫擅香松雪。筆法到格。駸駸乎入吳興之室矣。然自有清和閒適之趣。別做逕庭。亦由此老人品高潔所至。

仇實父以不能文。在三公間。少遜一籌。然天賦不凡。六法深諳。用意之作。實可參伯駒、龍眠之席。

曾見實父畫孤山高士。王獻移竹。及臥雪煎茶諸圖。類皆蕭疎簡遠。以意涉筆。豈之唐、沈、畫中。幾莫能辨。

何嘗專事雕繢。世惟少所見耳。

衡山水墨南宮圖。米西陂增高江郁物。開卷墨氣渾淪。筆法精妙。或曰。神似董思白。僕曰。賢者皆知其大也。

董思翁不耐作工畫。而曰。李、趙之畫極妙。又有士人氣。後人得其妙。不能得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實父。王司農麤豪。平生惟嗜子久渾淪墨法。亦謂仇氏自有著沈痛快處。

唐居士楮畫。涉筆用墨。法極見意。其合作實可越元望米。人皆愛其畫。未知其趣也。

石谿風雨歸舟圖。筆法荒率。作迎風堤柳數條。遠沙一抹。孤舟蓑笠。宛在中流。或指曰。雨在何處。僕曰。雨在畫處。又在無畫處。

陳道復煙林雲壑。墨氣濃淡。一筆出之。妙有天機。而不涉畫家蹊逕。不獨能事寫生。山水亦是宗家。

古人一藝。高於法度平正。後世便以奇別爲能。雖有刻劃精巧。名立小品。豈能爲百世宗法。董思翁於文、沈閒。復以平淡天然。自立一幟。至今名不在四家後。東坡嘗謂好奇務新。乃詩之病。畫豈不然。

畫禪法自董、巨、倪、黃。能師其意而不逐其跡。用墨之妙。尤爲獨詣。隨手拈來。氣韻生動。

吾鄉墨林項氏。不獨精於鑑古。書畫亦刻意入古。曾見其模閻本帖全冊。筆意不爽。可謂翩身鳳凰。爲王穉登太學。寫百谷圖。爲東禪寺僧。寫梵林圖。皴法設色。可隨實父。而攀六如。至其墨花文石。世皆知爲絕品。文孫孔璋。雅宜其能事筆硯矣。

書畫自畫禪開堂說法以來。海內翕然從之。沈、唐、文、祝之流。遂遍至今。無有過而問津者。近來又以虞山、婁江、爲祖法。亦復不參香光。一二好古之徒。孤行獨詣。必皆非笑之。書畫之轉關。要非人力能回者。

吾浙自雍、松雪、梅道人後。逸史、竹懶、墨林。皆是正法眼藏。筆墨縱元整妙。不愧前人。

陳仲醇。李長蘅。古情逸思。筆墨開張。可殿畫禪一軍。所遜者。畫禪特有醞釀耳。恨道生遜幅稍窘。然亦是以馳騁二子間。

天池天賦卓絕。書畫品詣特高。狂獪處非其本色。陳道復於時自出機軸。二家墨法。有王治米顛之風。

道釋人物。丁南羽有張、吳、心印。神姿颯爽。筆力倬然。董思翁巨眼人。嘗謂三百年無此作手。顏其室曰白毫菴。陳章侯、張子中。皆出奉手筆。落墨賦色。精意毫髮。解古爭奇。各出幽思。子中人物外。他畫少見。竟侯山水花卉。類有平淡天然之作。點染得元人逸意。解古是其所能。亦其所短也。

倪文正鴻寶。筆墨有青藤、白石之風。細筆亦復古雅。高逸流暢。曾見其疎林篠石。題仿家雲林者。中作塡墨茅屋。墨氣妙有元理。別具雅構。

徐俟齋。黃端木之山水。金耿菴。楊補之之梅花。孤高絕俗。真士人畫也。世皆以人重之。是不知畫之妙。蓋筆墨。亦由人品爲高下者。

竹懶道人。畫仿其詩以發妙意。可謂夙世詞客。前身畫師。畫賸一編。超超元著。

錢叔寶畫法古淡。筆無點塵。標拖悠然。畫外自見。僕謂蓋室於畫。眞窮而後工者。

文氏子弟。妙有淵源。包山、五湖、西室、夷門、書子。大都瓣香停雲。各參其法。而成一家。風骨清超。毋爲淺俚。

款題圖畫。始自蘇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題語位置畫境者。畫亦由題益妙。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後世乃爲濫觴。

古畫不名款。有款者。亦於樹腋石角。題名而已。後世多款題。然款題甚不易也。一圖必有一款題處。題是其處則稱。題非其處則不稱。畫故有由題而妙。亦有由題而敗。此又畫後之經營也。

國朝畫法。廉州、石谷、爲一宗。奉常祖孫爲一宗。廉州匠心渲染。格無不備。奉常祖孫。獨以大癡一派爲法。兩宗設教宇內。法嗣蕃衍。至今不變宗風。

西廬、龍臺。皆瓣香子久。各有所得。西廬刻意追模。一渲一染。皆不妄設。應手之作。實欲肖眞。龍臺壯歲參以己意。乾墨重筆皴擦。以博渾淪氣象。皆自謝筆端有金剛杵。義在百刼不壞也。

士氣作家一格。龍臺司農有之。蒼蒼莽莽。六法無跡。長於用拙。是此老過人處。

廉州追摹古法。具有神理。石谷實得其衣鉢。故工力縝深。法度周密。時覺僅以寸縑尺楮爭勝。至屏山巨幛。尋丈計者。石谷揮洒自如。他人皆避舍矣。

時有舉石谷畫問龍臺。曰。太熟。舉二贋畫問之。曰。太生。張敞君瓜田。服其定論。僕以謂石谷之畫不可生。生則無畫。二贋之畫不可熟。熟則便惡。

海內繪事家。不爲石谷牢籠。即爲龍臺械梏。至款書絕肖。故二家之後。畫非無人。如出一手耳。獨邵村方氏。獅峰沈氏。梅壑查氏。皆能自行自止。可謂不因人熱者。

惲南田。吳漁山。力量不如石谷大。逸筆高韻。特爲過之。至於工緻之作。往往不脫石谷法。豈當時往還討論。染習之深。不能擺落耶。然二家具此天分。不當隨人脚根轉耳。

畫梅自王會稽千花萬蕊一法。傳習至今。玉儿山人陳撲。別作一格。發筆如玉箸篆。疎英淡墨。洒然自足。莫謂此老惜墨如金。正恐世人筆墨。皆妄用之耳。

清溪、松間、風人、半千、年少、尺本、諸老。寄意毫素。不爲法縛。不爲法脫。教外別傳。是爲逸品。

姜鶴澗一派一脈。有迂客之迂。陳玉儿平蕊疎花。得逃禪之禪。類皆不著色相。自盤胸臆耳。

寫生擅徐黃。非所爲法。山水去董巨。豈得爲宗。南沙涉筆染素。能不落南田之蹊逕。東山揮洒經營。能擺脫龍臺之坯塹。稼軒主人。於其間。復衍徐、黃、董、巨之法。而自作一家。畫法不二妙。無畫義焉。

僕學畫幾四十年。而未得古人自然之妙。因閱黃尊古、王日初、張墨岑、沈凡民、諸君畫。知有苦心焉。然力殫神疲。期同其所造。而未得若人棹臂遊行之爲樂也。

畫有盡而意無盡。故人各以意運法。法亦妙有不同。摹擬者。假彼之意。非我意之所造也。如華新羅山水花鳥。皆自寫其意。造其法。金冬心又以意爲書。文以飾之。爲一格。皆出自己意。造其妙。

畫有可不款題者。惟冬心畫不可無題。新詞雋語。妙有風裁。行草隸書。具入古法。

執友中書畫。如徐文蔚夫。精意六書。畫擅諸格。入嘉隆之間。無愧色。陳文曙標。人物仕女。妍麗入神。竹爲畫伯。摹大父照。神氣如生。筆法不減曾鯨之妙。許文容如。人物花鳥蔬果。俱式古。惟山水宗石谷。長箋大幅。氣勢過人。故鴻司寇炎夏嘗曰。同年子許某。觀畫之第一手也。汪文穀堂。眞草書遠步松雪。近繼停雲。鍾文蓉民。小楷有太傅法。山水格高韻古。有元人之風。

張浦山微君。畫師徐白洋。能出於藍。工古文。著國朝畫徵錄。評論繪事。曲盡其筆。友人朱君仲嘉。謂其不及備載。欲補錄之。惜不永年。而其事未果。昔聞仲嘉曰。士之懷才不彰者多。豈獨書畫。卽以畫士論。山陰錫仙湜。紹興繪寶鑑。評論多不識畫理。然國初諸老。出處約略可稽。未可沒其功也。彌伽居士畫徵錄。論畫頗不爽。惜其所載。未及詳備耳。曰所及。曾里可知。如嘉興之何燮。石門之許自宏。徐王熊鍾仁。蔣遐葉子健。海鹽之徐令。平湖之高詹事士奇、沈岸登、沈玉山、海寧之陳、與錢塘之汪巖、康巖、松江之張司寇照、虞山之徐姓。宜興之周復。丹山之吳培。休寧之徐棟。畫皆傳藝林。尙遺其名。況地隔千里。僻處蓬蓽之士。可勝計哉。

畫仕女多無媚靜之作。時人康濱石舟氏所製。明姜雅度。綽約動人。好寫閒情賦。及謝芳姿圖。編圖。能見本意。子凱之。年及冠。畫九歌亦妙。嘉興王芬遠。畫法焦博士秉正。工緻周密。能得其心印。

仿南田畫。世多專習其寫生。宜興周文生。山水蕙蒨蒼潤。咄咄逼人。

高詹事精賞鑑。家藏名蹟。與退谷棠邨相埒。書法名於時。畫亦高妙。曾仿文待詔。湘君湘夫人圖。擬徐幼文枯木竹石。皆能臻妙。同里沈岸登墨蝶。塡詞爲朱竹垞檢討所稱。畫亦有倪黃遺意。雲間張文敏得天。亦以書法妙天下。寫意竹石蔬花。有白陽青藤之風。

婁東見巨然畫。用筆如粉條樹。法類羅道人。嬾雲杳靜。苔點散如菽粒。墨瀋瀋若欲滴者。

徐文蔚夫家。有蠶畫應眞像一卷。云是驪月手跡。時無第二。不輕示人。乙亥人日。過吹絲舫。焚香頂禮。始一展對。畫法以渦筆皴擦鼻孔眉目。或隆準大鼻。或長頸高結。或臃癭若髓。或臃腫若瘤。或猙獰若猛獸。式醜陋若老鬼。或形同本石。或心似死灰。或衣木葉。或枵水田。或蹲岩踞樹。或吐火吞針。種種靈態。極致。要非人意所到。相傳休公見之夢寐者。自廟別開生面。

葉思綸每以書法傲吳興。獨於畫法遜讓之。吳興山水。時有蕭然物外之致。見其竹石山坳。所謂石如飛白。竹如鐵者。筆法有之。然後知古人未嘗漫然揚抑也。

高尙書筆法皆嚴重。樹頭樹頂。用墨濃於上而淡於下。爲獨造之格。故望之峯巒插空。林木巉立。形勢八面生動。

趙吳興于彥敬畫。特愛重之。倪迂謂子久。不能夢見房山。僕五見其手筆。惟二中幅爲最。一款至正丙子。爲子信學士作者。樹爲介字點。山用米家法。一似梅道人畫。密而有淵靜之趣。爲過之。

房山法自米氏。畫所不及者。處處用意。米老筆下。便有渾然天成之妙。然二米後。筆力宏肆。實無出其右者。

倪雲林公五牛卷。五尺許麻紙。堅密可愛。卷首作老黃牯。草蔓一蒼色者。正向作鳴狀。一雜色者。礪角狀。一白雜蒼色者。背立狀。最後一純黃色者。以紅絡首。蓋用陶宏景意也。筆法如解索籀。極圓勁。骨骼轉折。魏碑阜起。神氣赫然。後吳興二跋。而作精楷。如黃庭經。後跋行書。皆載於書畫譜。

米老設色絹幅。起手作樹一叢。墨氣濃淡爽朗。隔沙作淡墨遠林。山腰映帶雲氣。蒸上。雲霧濃墨點之。林杪露高屋。餘屋皆依山附水。隱見爲之。近山墨尤濃。渾淪壯偉。遠山幾疊。參差起伏。赭抹山骨。合綠襯樹。及皴點處。額上宋思陵行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御書璽印。左榜下有米芾之印。元章印。顚首董思白行書。雲起樓。闕。左右邊緣跋曰。元章爲畫學博士時所進御。元章狀。所謂珍圖名畫。須取裁聖鑑者也。後有朱象先印。此吾鄉司承好古具眼。米畫以此爲甲觀。又張君芑堂氏。出所藏紙本小幅。展卷首。便見大行書。蒼峨江遠。舟次海鹽寺。國詳老友過談。舟閒無事。且索其畫。遂率爾草筆爲之。不在工拙論也。三十六字。墨氣奕奕。畫之蒼莽老筆。實是其書溢而爲妙也。

王叔明紙本中幅。筆極老致。起手鼠足點樹。中插一仰枝松。疎落荒率。若不經意。隔水兩峯。破網皴法。淋漓墨瀋。意仿巨然。掩其款書。幾無可辨。自題行書。黃鶴山中樵者王蒙。畫于京師龍河方丈。左邊董思白跋云。余見山樵畫多矣。無不規摹古人。遂作掩抑古人者。雲林所謂。五百年來無此君。不虛也。然諸格中。以仿巨然爲最。此幅仿巨然。又叔明平生第一得意筆。得此。諸叔明畫可廢矣。

雲林樂圃林居圖六幅。有疎有密。不滯一格。筆墨濃淡俱入妙。自是君身有仙骨也。題云。余來城郭。著氣畫熾。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觀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忽已淹留久。如閒成此詩。小册是甘白。以寫笑樂耳。觀此册。乃知雲林八面變化。以一樹一石爲雲林者。尙在門外也。

友人朱君仲嘉。精于鑑別。古今書畫家掌故出處。言之井然。雖名不著者。無不知其鄉里。又人所不易也。

柘湖高氏。仲嘉戚鄉。先世名收藏。僕介仲嘉得觀之。仲嘉名鴻藻。

董元溪山高隱。合絹幅。下作老樹六七株。似楢柏榦。郁爲小渾點葉。一坡迤邐至隔岸。石壁俯溪。溪塢架阜閣。一人憑闌凝望。平沙遠岫。蒼茫隱見。皴作麻皮雜解索法。筆力圓穩。墨氣深厚。眞有元氣淋漓之觀。上有金章宗明昌御覽巨印。

唐張萱漢宮圖。筆極工細。綿密。臺殿房廊。山折滿幅。界畫精巧。洵若鬼工。圖中仕女。燃燈垂簾。合樂疊衣。歌舞之類。曲盡其態。衣褶作遊絲紋。設色古雅。此畫自來傳重。汪氏珊瑚網。卞氏畫考。皆載入。畫雖雕繪

滿目。而無院體習氣。是唐人高一籌處。

蒼巨蒼峯。小絹本。筆極細緻。林巒疊宇。皆用焦墨畫。如屈鐵絲空處淡墨簡染。積雪凝寒。對之令人起栗。又大幅寫圖。全羅較盛。神氣結落。上臨水有蓮思翁題。

郭熙山水兩五幅。用筆雖嫵淋漓。一如行草書法。一墨本。一設淺絳。一有董思白題識。

亦是岡祖漢一卷。絹質如布。用筆樸古。人物衣褶。類盡石法。松石位置。別有奇趣。卷首青色箋。李濱之題爲莊眼居士作。畫無款名。又蓮社圖。絹本中幅。人物工緻。筆法高古。佈景設色。皆精妙。上有宋思陵題。

李公麟蓮社圖六字。御書長印。下臨水有文衡山雪蓮社圖記。

劉松年沈李浮瓜圖。筆力古勁。設色厚重。松陰蔽虧。水屋開敞。幽人坐對。童子剖瓜篩李。一段意趣。能移人情。宋晁盛何澄。畫淵明歸去來辭長卷。筆法清瘦如篆隸。衣作蠶絲紋。信筆爲之。有風起水湧之妙。

陶公小像。不一態。大都鬚眉洒落。有不爲五斗米折腰神色。後有張鳴鶴書。歸去來兮賦。神似北海。吳興、道園、丹丘、諸人題跋。

牧羊樵子。爲李希古畫。初看似戴文進。細視。文進不能到其古奧。石樹沙水。行筆頓折。力出畫外。惟樵子及羊豬一羣。極工細。皮毛以赭墨粉筆。鉤作旋螺紋。瑟瑟欲動。

周昉玩花仕女。畫極描寫古雅。又唐人花下調鸚大仕女。位置特奇。丹香海棠梨花。周匝無罅。花叢二女郎。並坐湖石。一袖擎鸚鵡。一手提紅豆餉鸚。石後雙髮。作顧盼狀。長領窄袖。唐時妝束。設色鵝冶勁人。又松雪倦繡圖。仕女作欠伸狀。豐容盛鬢。畫法全仿周昉。湖石辛夷。點景妍妙。上多元人題。惜縑素將敗裂矣。

叔明淺設色絹幅。煙雲出沒。林壑幽邃。神似巨然妙境。又溪山高逸圖。深松長林。道士策杖其間。髣髴然清吹。拂人眉宇。此幅作卷雲皴

黃鶴山人墨竹。紙質如牛皮。墨氣如髹漆。竹三竿。葉一勻作介字。別具風趣。款篆凌雲高節。行書黃鶴山樵題畫。上有元王元文、金方泉、張行素、諸人詩。又趙善長過牆竹。一枝數葉。筆力銛利。墨氣皇植。楮上有竹泉、石田、二詩。此畫載六硯齋筆記。

徐幼文竹石。渴筆爲之。乃墨君之別支也。上題云。欲瞑投僧舍。風將雨忽來。愁腸與詩思。多分竹聲催。高啓與幼文。晚過南禪寺。登上人留宿。風雨驟至。竹聲搖蕩。深感於懷。而幼文寫竹賦詩。啓不能無言。故詩以識之。風雨南禪寺。那堪聞竹聲。燈前同酒客。俱有感懷情。

易元吉猴貓圖。乃北平孫氏舊物。卷僅三尺許。絹本。筆力細緻。設色妍麗。院體也。上有宋佑陵書。易元吉猴貓圖御書印。松雪跋云。二狸奴方雛。一爲孫供奉擷挾。一爲佈投之態。畫手能狀物之情如是。上有祐陵舊題。藏者其珍襲之。小行書。結體用筆。似李北海。退谷一跋。亦以吳興重之。

管仲姬墨竹一卷。皆作風雨。腕力遒甚。筆勢飛翻。若颯然有聲。出自卷來。款作行書。勝趣有法。大似魏公。董香光云。仲姬書畫。筆勢如公孫氏劍器。突過吳興。不類閨閣本色。非過譽也。

山靜居畫論後敍

山靜居畫論。石門闡士方君作也。蠡余側聞。鐵生奚君談畫。不可一世。獨傾倒於君。謂道不置口。顧余未從君游。得君畫。僅從奚君冬花盆中。展諸手跡。想見君神閒意暇。伸紙濡墨時也。丁巳冬月。君來錢唐。與余同寓金氏園。摘葉烹茶。賦詩對酒。君謬引余爲知己。敝爲余作畫。繁不重。簡不略。原在神。秀在骨。高曠之氣。突過時輩。余親見君之磅礴。而究未知君之造詣。何以臻此也。君曰。子欲探討其微。必先根柢乎古。因出所著畫論一編。授余讀之。其論山水樹石花鳥人物。運筆設色之淵源。片縑巨障之格局。無不見之筆端。而形之腕底。其論荊、關、董、巨、而下。某某造就何至。某某宗派何出。評隲一二語。畫寫毛髮。其論所見累朝名跡。題甲署乙。鉤元抉奧。鑒審尤精當。然後知君之鉤勒點拂。水墨章。筆下所到。即意中所言。取裁于古。有獨深者。觀君畫論之精。奚君推重。益徵不謬。而尤幸余從君遊。得君畫。且日誦君著作。奧旨微意。昭然若揭。其有功後學不少。以視董思白之畫禪室隨筆。李竹懶之六研齋筆記。豈江上之青蓮畫荃。不是過也。余性嗜畫。每見古人心畫所寄。未嘗不穆然想見。特胸無卓識。不能考斷以通其微。指陳以辨其實。安得此寫生之筆以寫之。今序君論。余滋媿矣。

嘉慶戊午立秋前三日。錢唐陳希濂。書於石蘭庵。

松壺畫憶

杜錢　著

松壺畫憶卷上

清　仁和錢　杜叔美著

余少時居南湖上，門無雜賓，齋中收藏甚富，暇則恣意探討，日與古人晤對，興到下筆，頗不爲時習所染，中年奔走四方，浮名縲絏，所經之地，乞筆墨者盈集，牽率酬應，故寄興時絕少，六十後老且嬾，手倦目眵，畫近筆硯，每憶昔年東塗西抹，或與古人有相合處，以及從收藏家觀唐宋元明諸家真迹有所得，即筆之於紙，久之成帙，名曰畫憶，後之覽者，當知古法不可失，習俗不可染，於究心是道者，宜少有裨益焉。至南北兩宗之源，山水皴染之法，則前人已詳言之矣，道光庚寅仲冬，雪窗松壺居士識。

作畫必期窗淨几，筆墨精良，胸無塵滓，然後下筆，胸次默憶古名人山水，一樹一石，如在腕下，則興趣物然，定是佳構。

山水以樹始，昔人樹訣已備言之，下筆須留意，筆筆要轉折，心手並運，久之純熟，自然一樹成，必有可觀，趙文度常云，樹無他法，只要枝幹得勢，則全幅振起，惲南田與石谷論畫書曰，僕苦寫樹發枝多枯窘，是以作山水，初落筆便有戒心也，可見前人作畫，愼始如此。

右丞畫訣，有石分三面之說，分則全在皴擦鉤勒，皴法又有簡有煩，煩簡中又有家數，如大癡善破皴法，可簡可煩，雲林似簡而煩，山樵似煩而簡，要之披麻折帶解索等皴，總宜積而潛，反是則謬矣，至北宗之大小斧劈，亦不離鬆潛兩字也，作山巒須分層次皴之，山峰須起伏映帶，深厚有情，或間以碎石，或隔以

雲氣，大約始用潤筆，繼用燥筆，則自然有鬱然蒼茫之氣。

皴大小巒頭，先將匡骨鉤定，靜看良久，自然有落筆處，先潛後濃，先潤後燥，再加渲染，不患不厚矣。

山水中屋宇甚不易爲，格須嚴整，而用筆以疏散爲佳，處處意到而筆不可到，明之文待詔，足以爲法，更有一種粗枝大葉，及米家烟嵐杳靄之境，石田翁是其所長，其中屋宇離落，當以羊毫禿穎，中鋒提筆寫之，意態自別。

山水中人物，趙吳興最精妙，從唐人中來，明之文衡山全師之，頗能得其神韻，凡寫意者，仍開眉目，衣褶細如蛛絲，疏逸之趣，溢於楮墨，唐六如則師宋人衣褶，用筆如鐵綫，亦妙，要之衣褶愈簡愈妙，總以士氣爲貴，作大人物，須於武梁祠石刻，領取古拙之意。

趙松雪松下老子圖，一松一石，一藤榻，一人物而已，松極煩，石極簡，藤榻極煩，人物極簡，人物中衣褶極簡，潛與冠履極煩，即此可悟參錯之道。

前人發論無佳者，蓋山水一道，變態萬千，尋常發史，尚不能傳其情狀，況付之市井梓工乎，昔與朱山人野雲言，發之中可付梨棗者，惟人物鳥獸屋宇舟車，以及凡榻器皿等，宜各就所見，唐、宋、元、明、諸家山水中所有，一一摹出之，分別門類，雖爲一書，庶幾留古人之規式，爲後學之津梁，野雲欣然，於是廣搜博采，共相臨摹，兩年而成十二卷，即雜落一門，自唐以下，得七十餘種，他可類推，欲梓行，以工鉅未果，今稿本不知散失何所矣。

點苔一法，古人於山石交互處，界限未清，用苔以醒之，或皴法稍亂，用以掩其迹，故落以少爲貴，若李希古全不作苔點，爲北宗超然傑出者，唐子畏深得其法，至王叔明之渴落，又不必一例觀也。

趙文敏之細攢點，文衡山全師之，用之青綠山石甚宜，水墨者亦深秀可喜。

設色每幅下筆，須先定意見，應設色與否，及青綠澹赭，不可移易也。

大癡山樵多赭色，雲林則水墨多，然余舊藏類瓊浦城春色，乃大青綠，舟車人物，並似北宋人，眞不可思議。

設大青綠，落墨時皴法須簡，留青綠地位，若澹赭，則煩簡皆宜。

青綠染色只可兩次，多則色滯，勿爲前人所誤。

凡山石用青綠渲染，層次多，則輪廓與石理不能刻露，近於晦滯矣，所以古人有鉤金法，正爲此也，鉤金創於小李將軍，繼之者燕文貴、趙伯駒、劉松年諸人，以及明之唐子畏、仇十洲，往往爲之，然終非山水上品，至趙令穰、張伯雨、陳惟允，後之沈啓南、文衡山，皆以澹見長，其鹽澹處，似覺轉勝前人，惟吳興趙氏家法，青綠盡其妙，蓋天資既勝，兼有士氣，固非尋常學力所能到也，王石谷云，余於是道，參究三十年，始有所得，然石谷青綠近俗，晚年尤甚，究未夢見古人，南田用澹青綠，風致蕭散，似超大年，勝石谷多矣，用赭色及汁綠，總宜和墨一二分，方免炫爛之氣。

赭色染山石，其石理皴擦處，或用汁綠澹澹加染一層，此大癡法也。

唐子畏每以汁綠和墨染山石。亦秀潤可愛。

赭色。廣山破皴湖中者第一。青綠兩色。以滬中永呂爲最。

山水中松最難畫。各家松鍼凡數十種。要惟挺而秀。則疏密肥瘦皆妙。昔米顛作海岳庵圖。松計百餘樹。用鼠鬚筆剔鍼。鍼凡數十萬。細辨之。無一敗筆。所以古人筆墨。皆氣足神完。柳亦頗不易寫。諺云。畫樹莫畫柳。信然。然山水陂塘間。似不可缺。前人所寫。亦有數十種。王右丞能作空鉤柳。其法。柳葉須大小差錯。條條相貼。逐漸取勢爲之。自有一種森沈旖旎之致。至趙大年之人字。徐幼文知剔如松鍼。皆秀絕塵寰。並可師法。

樹之攢點。八九筆十餘筆不等。須禿穎中鋒攢聚而點之。詳度湊積爲樹。不獨得勢。亦且蒼秀見筆。倘設色。以汁綠再點一次。更濃厚矣。文氏父子最工此。弟子陸叔平、錢叔寶。皆能爲之。

空鉤葉。各家所作不同。總須靜穩古雅。如設色。空鉤者多。不妨留一株。竟不著色。亦趙法也。

小山樹種數不一。有細攢點。有剔松鍼。有橫點。有細橫畫。細攢點及松鍼。並宜青綠山水中。橫缺宜赭山。細橫畫是秋景。只宜加赭。蓋山樹所以開山石。峰巒使深厚。而分層次。雲氣中略露尖頂。則倍覺潤有致。黃鶴翁與吳仲圭。以濃墨大點。加以焦墨。沈鬱蒼渾之極。高房山亦間有之。李希古山石不點苔。只以焦墨剔細草。此亦分清山石之一法。

作遠山須愼重和度。然後下筆。形勢得。則全幅皆靈動矣。染時有宜意到而筆不到者。神而明之。在乎其人。

青綠山水之遠山。宜濃墨。赭色之遠山。宜青。亦有純墨山水。而用青赭兩種遠山者。江貫道時有之。

山水中。如佛塔經幢。以及人家籠突。水碓機杼魚罟。當於唐宋名人畫中摘取。時時臨橅。務使純熟。在於胸中。以上諸物。雖小道。然必佐以書卷之味乃佳。

山水中馬牛。雖寫意。然必使神氣宛肖。而有筆意乃妙。他若鶴鹿雞犬。皆備點綴。總須於唐宋人本中。留意摹之。

房屋文衡山最精。皆自趙吳興得來。而吳興則全自唐人畫中。櫽括而出。

園亭中湖石。須靈瘦。凹處皴之。凸處染之。只濃墨石青赭色三種。交互處以細草分之。

邱壑太實。須間以瀑布。不足再間以雲烟。山水之要。寧空無實。

寫雲運筆須圓。用筆宜斷。多紫澗交互處。或再以濃墨水渲染之。胸中先具飛動之意。自然筆勢靈活流走。望而知非庸手也。

瀑泉甚難。大癡老人。亦以爲不易作。須兩邊山石。參差錯落。天然湊合而成爲妙。略有牽強。便落下乘。水口或用碎石。或設水閘橋梁。皆稍可藏拙。此爲初學者言之耳。

畫水勢欲速。筆欲緩。腕欲運。意欲安。大旨如此。水有湖、河、江、海、溪、澗、瀑、泉之別。湖宜平遠。河宜蜿蜒。江宜空闊。海宜雄渾。溪澗宜幽曲。瀑泉宜奔放。勿論何種水。下筆總宜佐以書卷之味。方免俗。

綢巾水。

郭忠恕畫清濟貫濁河圖。一筆貫四十丈。安能有若是之長筆。大抵筆墨相接處。泯然無痕耳。此即畫水之法。

米家烟樹山巒。仍是細皴。層次分明。然後以大圓點點之。點時能露出少少皴法更妙。

唐子畏云。米家法要知積墨破墨。方得眞境。蓋積墨使之厚。破墨使之清耳。米顛山水。何嘗一片模糊哉。

臨古人畫。須先對之詳審細玩。使豁還及用筆、用墨、用意。皆存於胸中。則自然奔赴腕下。下筆可不必再觀。觀亦不能得其神意之妙矣。

宋人如馬夏輩。皆畫中歷道。然邱壑結構。亦自精整。不妨采取用之。

雲林惜墨如金。蓋用筆輕而鬆。操鋒多。潤筆少。以皴擦勝。渲染耳。夫渲染可以救枯澀。生雲烟。迂翁又何嘗頓刻離是法哉。特不肯用濃筆重筆耳。學者當細味之。

作畫亦然。雲林折帶皴。皆中鋒也。惟至明之啓禎間。側鋒盛行。蓋易於取姿。而古法全失矣。

大癡披麻皴。皆多橫點。碎石處。不過七八點。巒上四五點而已。此洪谷子法也。

山樵皴。法有兩種。其一世所傳解索皴。一用濃墨鉤石骨。純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絕無餘地。望之黯然深秀。此翁胸具造化。落筆岸然不煩俗眼。宜乎倪元鎭有扛鼎之譽也。

古來詩家。皆以善變爲工。惟畫亦然。若千篇一律。有何風趣。使觀者索然乏味矣。余謂元明以來。善變者。莫如山樵。不善變者。莫如香光。皆與蓬心闡發論之。

畫中寫月。最能引人入勝。全在渲染襯貼得神耳。如秋蟲聲何能繪寫。只在空階細草。風樹疏籬。加以渲染得宜。則自然有月。自然有蟲聲盈耳也。他可類推。學者當深思之。

作巨幅小幅無異。便無怯嫩散漫之病。

陳眉公云。磨墨如病夫。執筆如壯士。此是畫訣。要訣。杜少陵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此是皴擦渲染時要訣。

世俗論畫。皆以設色爲易事。豈知渲染之難。如兼金入鎚。重加煅鍊。火候稍差。前功盡棄。

予昔嘗謂錢舜舉曰。如何爲士夫畫。舜舉曰。隸法耳。隸者有異於描。故書畫皆曰寫。本無二也。

南田翁云。明時畫。多宗右丞北苑二家。蓋取其高深渾厚。極古人盤礴氣象。董香光云。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則得之矣。否則極意相似。未免爲畫家儲耳。

宋人寫樹。千曲百折。惟北苑爲長勁瘦直之法。然亦枝根相糾。至元時大癡、仲圭。一變爲簡率。愈簡愈佳。畫以山水爲上。寫生次之。人物又其次矣。白石翁師吳道子。作衣褶有古厚之致。子畏師宋人。衣褶如鐵綫。衡山師元人。衣褶柔細如髮。三君皆具士氣。洵足傳世。若吳小仙張平子輩。劍拔弩張。墮入魔道。學者勿爲所誤。

畫法。師趙松雪。及楳花盦道人。而靈秀之氣。出自腕下。往往有出範圍之作。後之人欲瓣香停雲。須先領會其清超靜穆之神韻。然後邱壑位置。自然合格。漸脫渣滓而留清虛。則近道矣。若一意在皴染

鉤勒上取形似。終因參死句漢也。

南田翁云。唐解元寫生。有水墨一種。如虢國淡妝。洗盡脂粉。此可悟用墨如設色之法。

停雲諸弟子。陸叔平得其秀峭。錢叔寶得其蒼潤。居商谷得其簡潔。然僅工敗色。若文氏水墨一種。似皆未能入室。後之欲師停雲者。當知牟尼入手。正不易也。（按停雲弟子。尚有陸子傳師道。余曾見其長卷。盡知著秀。頗有魏力。不在陳白陽、錢叔寶下也。）

有明一代畫史。自嘉隆以前。皆謹守繩尺。不肯少縱筆墨。都有渾厚之致。過萬厤以後。腕下漸露芒角。少含蓄意。此亦運會使之。不期然而然也。

趙文度時爲香光捉刀。其生秀處。能自成一家。顧仲方仿山樵。蒼厚沈細。幾能亂真。此二君。皆吳淞派中之矯矯者。

畫上題詠與跋。書佳而行款得地。則畫亦增色。若詩跋繁雜。書又惡劣。不如僅書名山石之上爲愈也。或有書雖工。而無雅骨。一落畫上。甚於塞具油紙可惜耳。

書之款識。唐人只小字藏樹根石罅。大約書不工者。多落紙背。至宋始有年月紀之。然猶是細楷一綫。無嘗兩行者。惟東坡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語三五行。已開元人一派矣。元惟趙承旨猶有古風。至雲林不獨跋兼以詩。往往有百餘字者。元人工書。雖侵畫位。彌覺其雋雅。明之文、沈。皆宗元人意也。

落款有一定地位。畫黏壁上細觀之。則自然有題跋賦詩之處。惟行款臨時斟酌耳。

用墨之法甚難。明之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固佳。然隔百餘年。膠脫而色澤黯澹矣。與其舊也寧新。近時所製。皆蠢劣不可用。惟金冬心以小華道人墨。舂之使細。重加膠更製。曰五百斤油最佳。近亦漸少。不得已擇其輕細者用之。眞畫史之苦心也。

印章最忌兩方作對。畫角印。須施之山石實處。

唐宋皆無印章。至元時始有之。然少佳者。惟趙松雪最精。只數方耳。畫上亦不常用。雲林尚有一二方稍可。至明時。停雲館爲三橋所鐫。董華亭一昌字朱文印。是漢銅章。皆妙。唐解元印。亦三橋筆。餘皆劣。蓋名下諸君。究心於此者。絕無僅有耳。

松壺畫憶卷下

米元章遠有畫學圖。是師法右丞。樓館樹石。並極細秀。規格亦嚴整。蓋世傳米氏雲山者。亦海岳庵之一種耳。世但謂潑墨模糊。爲米家宗派。不亦傎乎。此幀余見之滇中陸氏。主人倉父也。以爲非眞迹。竟令理沒於蠹烟蝕雨中。惜哉。

吾浙武林城外。有園。水木之勝。冠於西城。園中有亭。壁上爲米海岳所畫。主人大不解事。以其色澤黯澹。推而仆之。倚人另作。此事才四十年。至今傳以爲笑。顛老何辜。屢遭殘虐。附書志恨。

余在滇中。與永豐寺僧怡公。頗往還。一日至寺中。西齋堂壁上懸畫。細辨之。爲王安石作。卽張北湖書。蒼勁所載。天香雲軸是也。其上雲林生五言古一章。與所載合。畫之上。增一平西親王之寶。知竹爲吳逆所藏。園中桂樹皆細攢點。草堂三楹。主人意態閒適。旁一童子煎茶。後爲屏障。皴法是北宋人本色。極蒼渾秀潤。雲林書適雅可喜。余以二十千易得之。裝池未竟。爲人豪奪去。至今邱壑如在目前。（瑣案此畫。亦見庚子銷夏記。退谷消夏題不佳。恐是僞作。怡北地別有一贋本。與此畫所作。安道作華山十二圖。其青綠堆一幅。正類此。況刻公生平作字草草。無極托事。豈肯作此細潤筆墨耶。）

生平所見唐人眞迹。在山右平陽城隍廟。觀吳道子地獄變相。樓閣雲彩。皆蠶筆人物衣褶。如篆籀。如狂草。奇奇怪怪。不能見其筆墨痕迹。與滇中永昌石刻。大士像筆意。正復相似。都中貫休羅漢。不獨佛象。卽一樹一石。莫不奇古。金陵崇效寺。唐無名氏。丈六觀世音。紙厚如牛革。長及三丈。其寫衣褶。皆一筆寫丈。

不知當時如何落墨也。泰州分司姚晉涵家。觀唐人子母牛圖卷子。是生絹所畫。山石只蘸筆略皴。石畔寫意秋林雨三盞。母牛在卷尾。回首顧盼。子牛奔赴。情態宛然。後宋元人跋極多。皆佳。楊州吳杜村處。觀王右丞江干雪霽圖卷。山石皴法用披麻。秀而沈厚。樹則寫意而工。枯林中間以夾葉。江口一松。古藤垂其上。獨精細。色澤已剝落。惟草屋中一短榻。硃色如故。後宋元諸跋甚妙。在西安莊白民明府處。觀韋偃巨幅藤花。古柏一株。天矯拏屈。古藤繞其上。千花萬葉。奇丈之紙。絕無餘地。並細鉤密染。而交互穿插。非神工鬼斧。不能辦也。畫左絹邊。上有宋道君御書。希世之寶。及蔡元長小行楷跋。右絹邊下。有趙文敏一跋云。少陵詩中。但言其畫松擅長。不知爲生之神妙如此。長夏同兒子雍。至清遠堂。得觀是幀。不覺驚拜。欲提筆借臨。相對終日。無由知涯岸。薄暮歸來。如徒手之出龍藏也。文敏傾倒至此。可知其筆墨迥絕千古矣。又唐人山水粉本二幅。亦奇。在太倉畢礪飛家。見陸探微風雨出塞圖長卷。樓閣屋蓋。並極細秀。臺上數人負手而觀。才二分許。頗有意態。臺外野田皆黃花。田之外山巒如墨。雲氣吞吐。老樹飛動。烟霧四合。一較騰而上。水氣隨之。奇作也。又有展子虔臨小李將軍。明皇幸蜀圖。青綠山水。人物如豆。僅尺幅。若寬有餘地。亦可悟邱壑位置之精。展爲高齊時人。又石恪鍾馗嫁妹圖。雖工而少士氣。與夏珪馬遠相似。石亦五代人。（瑣案貫休羅漢。京師興國寺。有宋參政。有入參之宜。各案以贊。見孫詒谷俠子銘夏記。瑣又案。展在李前幾二百年。安得反臨李畫。此必有誤。恐四李于明元初。則和非愚細鑑久。宮是李道昭。）予在袁浦。湖州閔君道生。攜周昉佛象一。紅衣僧。頂出圓光。現韋陀尊者相。筆甚古秀。款只兩字。落紙背。馬和之。院習中之翹楚。其蘸風鬟。及松陰撥阮。用筆遒脫。頗具士氣。非畫院諸人所及。

余舊見王晉卿姬江盤嶂圖。山石荇秀。烟水空濛。一葉小舟。搖漾天際。東坡詩所謂漁舟一葉江吞天者。觀者如身坐蓬隱。有乘風破浪之想。是本與賈秋壑家玉版十三行。爲時相所藏。籍沒次日。將以進御。不復能借摹一本矣。

李伯時有東郊瘦馬圖。甚奇。令觀者有世無伯樂之感。

宋人能畫者多。如溫公、潞公、鄭公、范文正、包孝肅、王介甫、蔡元長、賈悅生、諸人。亦並精六法。國初南翔陸家。收藏甚富。諸名士如竹垞諸。爲之品論。宋時蔡公所作。盡收入讀畫閣中。百餘年來。半皆散失。惜予未得窺全豹耳。（案蔡文公有石刻自寫象。）

司馬溫公獨樂園圖。僅尺許小幀。石點一區。背山臨水。門外竹逕曲折。園中山堂左右。作空鉤兩桐樹覆之。一曲迤橫以略彴。水亭畔花木陰翳。皆攢點加以汁綠。堂之後山峰作小斧劈。而帶疏逸之意。焦墨作苔點。中加以粉。馬人法也。筆極細挺沈厚。有致蕭然。想見其人。文與可寫竹。東坡極傾倒。石門吳氏藏秋風一葉圖。巨幅。絹已殘。設竹筒中。須慎重取玩。竹根自左角上起。竹鞭拗折成圈。餘斜出至右角下。中出細枝四五十。枝上一葉。向左微帶風勢。似無地可以增減。斯謂神乎其技。

余家藏東坡枯木竹石巨幅。用筆豪宕。秀色可餐。款識□□四年。東坡居士。爲兒子過寫。蓋晚年筆也。懸聽事上。鄭楓人太守。見之叫絕。再拜攜之而去。

米頤人物。有黃帝鑄劍圖。筆意自謂過李伯時。腕下柔而勁。如綿裹鐵也。

劉松嵐先生。藏宋人無名氏巨幅山石。皴法似右丞。樹木葱鬱。似北苑。半用操鋒成之。盛夏望之。蒼然疑寒。翠落人襟袂也。余定爲江貫道作。

嘉定明府吳槃齋。得畫源山水巨冊四十幅。借觀匝月。即非眞筆。要亦宋元名手所爲。其結構渾淪。設色古樸。而石上苔不過六七點。大者如豆。小者如椒。即此已非尋常庸手所能辦。

李營邱山水小卷。高僅六寸。長二尺餘。是澄心堂紙本。首作古松五株。根下碎石拖沙松。半隱小舟。舟上一衣白者。翹首而望。舟以外皆作波瀾細紋。以澄墨青渲染。微月。畫尾只秋雁兩行而已。其神韻之妙。未可言語形容也。此爲畫賈吳修亭攜來。索值昂。爲有力者所得。

許道寧雖北宗。而有秀峭之格。非馬遠諸人所能比擬。嘗見劍門飛雪一幀。峰石挺之有棱。上有吳仲圭一跋。甚甚妙。

元房山高尚書。師米氏雲山法。而加以色澤。并有用青綠者。在四大家之外。別具一格。吳興亦傾倒。歎爲逸品。常題其畫云。最愛尚書山水。絕與畫史離羣。何似高懷如許。曾看匡廬曉雲。是幀舊藏余家。澄青綠設色。烟林杳藹。山嵐勢如湧出。以澄石綠爲地。加以墨點。再加汁綠蓋之。更以赭色鉤經絡分之。屋宇人物。亦古拙可愛。

房山又有趙城夜月圖卷。先以焦墨作樹。皆大攢點。後以澄墨爲殿塘樓宇。及舟艦睥睨等物。遠處一塔。反以焦墨爲之。水光嵐影。遙相映帶。仙乎仙乎。眞非馳逐名利場者。窺其萬一。自題云。至元戊辰秋。試李廷珪墨。

汪公畫。家藏凡三幀。其一澱湖秋曉圖。爲塘栖朱茗香所贈。其一爲龍門茶屋圖。即世傳龍門僧者。其一爲顧阿瑛寫像。俗言雲林不喜作人物。余所藏三幀皆有之。古名家無所不能。又豈世俗能窺測擬議哉。雲林青綠山水。世所罕觀。予以四十金。於毘陵蔣氏。購得此幀。山石仍是折帶知皴。松杉蓊鬱。間以夾葉。其中舟車屋宇。寸人豆馬。以及樹蔦溪光。空翠層巒。眞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自題其上曰。浦城春色。送以中教授之閩中。并賦一詩。七閩髻翠合。山勢浦城高。青蔦浮蒼壁。晴嵐醉碧桃。吟猿傳木客。飛瀑亂松濤。夢入千山裏。雲霄一羽毛。詩畫皆可稱三絕。

陽羨陳定生。藏雲林十萬圖。後歸長興朱氏。毘陵畢蕉麓。爲余曾摹一冊。後又見南田翁所臨本。雖結構略同。而風神似遠勝蕉麓。余嘗言。凡究心六法者。蒼渾則關乎學力。靈秀則本乎天姿。至厚薄則運會使然。假使見雲林原本。其精神意思。必又超南田之上。區區一藝。推而言之。安有盡境哉。

趙文敏雙松平遠圖。青綠細鉤染。東絹堅潤如玉。長僅三尺餘。寬才六寸。下爲平岡。雙松離立。一朱衣人扶杖而登。筆意靜穆。眞無一毫塵俗。後其筆端。在小月波館。相對終日。有三宿索靖碑下。摩挲不忍去之意。

汪運雲。出吳興鵲華秋色長卷共賞。紙本如新。鵲華三峰。高然天際。以澄青綠烘染。其下漁莊蟹舍。參錯

於洲渚林麓之間。紅葉夕陽。皆渲染而出。蘆葦作雙鉤。而不設色。瀟遠空靈。洵飛仙筆也。是日再觀黃鶴山樵。菊莊高隱卷子。卷首作七松。兩夾葉樹。山石皴法如篆籀。蒼古縱逸可愛。中草堂一區。前後皆作窗櫺。一人擁背坐榻上。庭下竹籬繞之。籬外秋菊數畦。卷尾作秋林一叢。濃墨大點。維以紅葉。遠處溪水作急流勢。其後自書兩跋。當是此君得心應手之作。

桂未谷以所藏松雪翁畫。前後赤壁卷子相示。並屬臨副本。前赤壁設大青綠。全仿小李將軍。筆意生動。其中寫山、寫江、寫樹、寫月、寫舟。舟中寫東坡、寫吹簫客、寫童子、寫舟子。人物僅三四分。而神完氣足。絹益丈。寫波紋勻圓流走。幾無少陋。宋人中無此簡潔之筆。後赤壁澹設色。起自雪堂寒林疏柳。坡外江流與山月相吞吐。石壁下二客倚欄坐。天際孤鶴掠舟西去。坡公在山頂。作劃然長嘯狀。夜氣若莽。江烟欲浮。極追摹之能事。是卷未曾攜歸後。不復再見。如漁郎出桃源矣。

天池石壁圖。元時諸大家。各有一幀。非大癡所獨創。余見數本。當以松雪翁為最。癡翁本不可得見矣。

管道昇紫竹庵圖。為臨川李氏所藏。用筆細秀。一庵之外皆新篁。間以靈石。庵中一僧一經卷而已。右極澗靜之致可掬。

黃大癡浮嵐暖翠巨幀。在里舊飛家見之。赭色中間以澹青綠。松杉雜樹。蓊鬱掩映。樹下碎石皴法。皆作了字形。根腳以濃墨略皴染。再塗赭墨。大幹並大披麻皴。以青綠澹染。巒頭佛閣掩映。雲烟變滅。勢欲飛動。在元人中。沈秀蒼渾。真能籠罩一代者矣。常傳癡翁晚年仙去。觀此幀筆墨。令人有餐霞御風之想。

大癡富春山圖。有二本。其一為富春大嶺圖。一為富春山居圖。大嶺圖未見。山居圖即吳明卿所藏。病榻欲以為殉。家人自火中奪出者。卷首有焦灼痕。雖微瑕。亦藝林佳話也。余曾見於太倉陸時化廳松閣中。屬蓬心太守。為摹一卷。久為好事者攫去。如雲烟過眼矣。

又見赤城仙瀑圖立幀。自跋云。瀑勢奔瀉。惟水口最難寫。是圖至噴珠濺沫之處。無意成之。頗與荊關有相合處。叔明見之。定亦下拜。觀是畫。是跋。想見其解衣磅礴。掀髯落筆時也。

黃鶴山樵。長夏山居巨幀。吳杜村所藏。紙本潔白如新。作長松三株。高可尺五。翠色垂蔭。其一為古藤所繞。高處作夾葉。藤本天矯拳屈。古拙之意可愛。松左作夾葉大點雜樹五株。蓊鬱陰鬱。涼意灑如。樹下瓦屋四五椽。門外棧棚一架。兩人相對品泉。傍有童子蹲踞。扇火爐於蕉林下。屋後小室。軒窗洞開。一高髻女郎。手弄機杼。人物長寸餘。略具眉目。殊有靜逸之致。石牆短籬。萬竹繞之。竹後山峰插天。瀑泉左右並注。溪水細鉤。極奔放動盪。淙淙如有聲。主峰在左。皴用解索。而間有斧劈。用筆甚奇。目中所睹山巒畫。為第一。

趙令穰風趣似松雪翁。而用筆薄弱。不耐多皴。然秀逸之氣。撲人眉宇。是稱逸品。嘗見其柳塘漁唱小幀。寫柳葉如松鍼。蒲葦皆雙鉤夾葉。春水綠波。遠山白蹙。一舟蕩漾空濛烟霧中。絕似江南暮春風景。青綠亦瀟雅可愛。

大年又有江南春圖。亦是逸品中之最上乘。

趙孟頫長鶴雛山房圖。右側一株。濃墨闊葉。潤筆半皴染為之。寒翠欲滴。間以長松古柏。靈石紫蕉。草堂三間。其中位置楚楚。榻上一紅衣人。眉目秀逸。左圖右史。一童抱琴侍。階下雙鶴。地坡苔皆作巨點。堂後竹林之外。更間桃李雜花。花外遠峰掩映。略具小披麻皴法。苔亦極簡。皆染以濃赭墨青。惟桃李花甚穠點也。

曾見趙仲穆碧浪湖夜游圖。全是承旨家法。其靜穆處少遜耳。

徐幼文風神俊逸。意態超遠。在四家之外。能別具規格。不為繩矩所縛。真卓然自立者。曩生藏其弁山烟樹長卷。卷首作攢點小樹六七叢。長石橋蹇迴相接。橋之上。二人扶杖偶語。一人荷衣蠶以從。過橋村落數十家。雜以烟樹。炊烟出籬落叢篁間。屋後山峰聳秀。松逕蜿迴。野寺隱山麓。寺旁萬樹間。一僧坐草龕入定。山盡處。小溪蜿蜒。板橋曲折。架亂石罅。蒲蒲掩映。天外艇師作盤旋勢。卷尾遠峰起伏。更點小樹。空濛杳藹。有欲盡不盡之妙。余欲借摹一本。以事未果。因記其梗概。庶使後之學者。知良工結撰之苦心焉。

崇明朱子大炯虎。以徐幼文東峯草堂圖小幀見貽。紙頗生澀。而用墨奇妙。全作米氏雲山。若潤秀逸。可稱逸品。上有李質之行書一絕句亦工。

馮輔韶藏徐幼文蜀山行旅小冊一幀。是藏金紙。山峰作斧劈石壁。樹皆倒垂。石棧迂折。上一叟騎驢。後一荷擔者。神意生動。左角有項子京跋。小楷極工。自題仿李營邱者。

徐幼文秋盡月樹小卷。極精。澹設色。對之澹然。如秋聲在几案間也。

曹知白道場秋興巨幀。疏樹七株。山坡乾筆。細皴皆披麻帶斧劈。一舟三人。載菊歸棹。湖勢稍曲。右作陂塘。土垣臨水。短籬遶之。籬下菊畦高下。矮屋兩楹。別有一亭。有人倚闌坐。意甚閒雅。屋後長松秀竹。竹下長橋。通左叢樹山石間。亦有村落。主山亦操鋒皴。擦細密。嵐氣沈厚。面有韻。全幅整嚴。可謂能事。

吳仲圭在元人中。別樹一幟。明之沈啓南、文徵仲。皆宗之。余在京師。於友人齋中。見其風壑雲泉一巨幀。樹與山石。並椒點。水間三楹。用筆如畫鐵。石田翁萬不及也。閣中二人。相語。地磚若棋枰。信手寫之。與界畫等。間上流泉。拂簷角而下。全幅皆焦墨。氣韻奇古。似北宋以前手筆。

唐子華松坡品茶小幀。疏散幽淨。逸品中之上乘也。右松二株。一俯一仰。松鍼極秀挺。松下三人坐譚。一童子理茶具。坡石平敞。石上皆雙鉤菖蒲。遠山略烘雲氣。令觀者胸次五斗塵。一時都盡。上海李筠鄉所藏。皆畫以此為最。

袁簡齋丈藏雅棟古藤書屋一幀。苔精。老柏上盤古藤。陰森下垂。瓦屋三間。中供羲佛象鐘磬各物。左間琴書几榻。位置清雅。右間兩人相對坐。一蓬頭奴侍。屋後有窗。稍露奇石秀竹。意態幽閒。在筆墨之外。

方方壺嘗為米氏雲山。余家舊藏大小三卷。以臨米虎兒楚山清曉小卷為最。又在金陵沈氏。見其玉壺精舍一幀。皴法披麻。而邱壑奇幻。惜紙半損污。

陸天游刻畫秋興小卷。寫湖天曠遠之景。頗得神韻。自題云。是師法荊浩。其用筆用墨之意。真得驪龍頷下珠矣。

柯博士工書。其畫傳世甚少。劉松嵐觀察。藏其青綠山水一幀。筆致醇靜。士氣蓋然。戊子長夏。招過小青琅玕館。相對竟日。與松嵐各賦一詩。

佞藏丹邱生岳陽烟樹長卷。筆意似松雪翁。其起結位置。設色清遠。靈秀之意。溢於楮外。卷首作小樹。細皴點。並夾葉。外爲疏柳一行。城雉隱見樹後。樹外一樓臨湖。丹甍朱檻。勢極高登。樓下小屋十數家。屋外桅檣林立。沙岸湖波。作網巾紋。近岸雜以蒲葦細草。君山數峰。遙相掩映。峰下亦作攢點。雜以雲氣。遠帆如豆。出沒烟際。卷尾雜樹。上露廟脊。萬鴉盤旋。如夕陽時候也。後此卷爲人易去。

張伯雨下筆。幽秀絕塵。無一豪凡俗之氣。張子芸所藏松溪載鶴小幀。設淺青綠。松杉高蔭。濃翠如滴。松下一舟。有白衣高冠人。坐篷下。舟前蹲篷頭奚奴。煽茶搖扇。舟尾兩搖櫓人。後一鶴籠。以朱標寫之甚細。石磴上倒垂一松。古藤繞之。遠峰隱見雲氣中。全師右丞。非新輪妙手。詎能臻此。右角有雲林一詩。

在吳趨友人齋中。見旬曲外史。秋林憶舊圖。紅葉滿林。兩人倚湖石對語。牆陰蘚蒼。垂蔭園亭景也。其設色淺澹入微。愈淺澹而愈深沉。良工經營苦心至此。無餘憾矣。

張伯雨晴雪莊圖小卷。全以右丞爲宗。設色甚精。疏籬曲折。籬外萬竹蓊鬱。籬門一高山朱衣人。扶杖入曲逕。夾以寒枝數重。皆用粉細點。中間鑿石逕盤。草堂凡三層。位置殊妙。堂中人擁火爐觀書。几榻羅列。次層樓上。有見女倚闌。樓下室邃深。盆蘭供几。寫意而已。三層則庖溫之屬。甚精備。堂前巨池。旁有古松垂蔭。松後又爲香雪一叢。花外土牆繞之。牆外並叢篁枯木。極寫寒意。是卷驚心動魄。風格超絕。迥出右丞規格之外。故詳記之。

伯雨爲嫻瓚作清閟圖。不設色。用筆絕似迂翁。極簡深。在虞山邵氏齋中見之。

舊藏朱澤民蕉陰清籟圖。雖小幀。而饒清遠之致。長夏對之。炎暑退避三舍矣。紙本亦精潔。

王元章萬香春雪巨幀。枝幹作三層。皆用焦墨寫之。花蕊並圓潤。空處以澹墨漬出。絹素雖舊。精采逼人。殊可寶也。

南昌萬氏所藏。趙子固水仙。用水墨澹染。葉長幾盈尺。花朵秀媚無匹。窗下展讀。忘乎在園囿中。此奇妙之作。卻使松雪翁命筆。終須讓阿連出一頭地。況他人耶。

南昌萬康山藏春殿水嬉圖橫卷。絹本長逕丈。不設色。工麗細密。神韻俱備。款細字書石柱上。至大元年。內臣王振鵬謹繪。後有鄧文原、解縉、兩跋。

馬文璧山水蒼秀。師李營邱。于邵山所藏。溪山烟艇。雖僅尺幅。而秀潤古雅之致。令人百讀不厭。此六法之外。士氣爲貴也。全幅不設色。獨舟中一人。衣飾以粉甚妙。

嵐嶺于氏。藏劉伯溫寫梅一幀。似工緻而不爲緻。尺所拘。其妙處非專門名家。而一花一蕊。並秀色可餐。殊可珍賞。于氏欲鉤勒上石。乞余臨撫。恐僅得形似耳。（瓊案：姜三酉無等詩史：「戴曲句係氏，藏青田溪川圖，然則不寫花卉，雅工山水也。」）

杜蒐秋林高士圖立幀。高樹三株。枝柯皆細緻。全作夾葉。樹下靠石一區。以澹赭渲染。石畔一紅衣道士。坐蒲團上。不點苔。微刷細草。雖文伯仁之簡潔。不能及也。上自題一詩。又石田翁一絕。書亦工妙。

杜懼男丹臺春曉小橫卷。清蒼超脫。猶是元人標格。皴用披麻。兼以解索。臺下萬松。勢欲動搖。礴泉縈繞。松逕諸峰。交互烟雲中。純以澹墨渲染。靈氣奕奕。如蜀巨再出。

劉完庵畫山水。功力甚深。師梅花道人。而能脫去畦町。余所見蜀岡秋旅卷子。烟雨朗蔚。閣道縈紆。沈厚秀逸之致。令觀者心悸目眩。不知其首尾落筆處也。惜相隔四十年。邱壑蹤逕。不能全記。僅想像大略耳。

袁蘭村處。藏完菴巨册八幀。册中山巒之變幻。林木之蒼瑟。人物屋宇之古雅工穩。非近代凡手所能窺見萬一。

客南陽。在參軍許堅吾齋中。觀王孟端巴江夜泊長幅。下作古松五株。山石作披麻皴。極險峭磅礴之勢。其下舟檣林立。江流湍急。江上石壁層立。萬樹掩映。皆作夾葉。第四層始爲主峯。純以焦墨鉤勒。澹墨渲染。蒼略點而已。觀竟日。欲搦管臨摹。不覺目瞀腕澀。咄嗟相對。不復更能仲紙落墨。想見古人結構之妙。不令人窺見藩籬也。

裴江陸氏聽松閣中。觀高季迪作東坡小象。紙極生澀。衣褶僅數筆。冠履亦寫意。而書卷之味盎然。又有九龍山人。寫秋聲賦立幀。澹設色。意態靜秀。似趙鷗波。令觀者不忍釋手。上小楷秋聲賦一篇。亦極精。

杜瓊作晚香堂圖。坡上秋林兩叢。皆夾葉。枝柯極糾結穿插之妙。林中間以高松三株。寫松鬚極疏秀。樹後隱石牆一區。門內復隔以疏籬。繞籬又作秋樹一重。籬門內皆菊畦。中爲草堂。一紅衣人凭几鼓琴。堂中皆几茶甌。位置楚楚。堂後短牆外。修竹罨蔚。全幅並澹色。空靈超遠。逸品也。

丙子仲春。渡江過白下。沈氏寓齋。觀沈啓南韓錦衣圖林巨册六幀。用筆細秀無匹。想見此老胸襟空曠。學力深邃。宜乎文唐二君。低首降心也。此六幀設色極濃麗。而無炫爛之病。行筆極細密。而無纖弱之習。其所人古雅脫俗之能。無朱元深硬淨澀之氣。可謂衆妙畢臻者矣。沈君得之丹徒蔣氏。蔣得之吾浙姚氏。懷幀流傳。余得以婆娑竟月。不獨心目炳然。而吾醉進取。深有藉於斯册。殊足忻幸。（瓊案：江村銷夏錄：「此册，定爲晚年精勁之筆。」）

在維揚吳杜村處。見石田翁仿古册四十頁。每頁若有未竟之處。蓋其生平所見之粉本也。其中荆、關、董、巨、房山、鷗波、諸君。一一皆得其神髓。妙在粉本不甚經意。故尤覺神完氣足耳。

杜村又藏啓南翁夜游熒斗柄橫卷。長僅四尺。而有千萬頃之勢。宜紙極生澀。而用筆極細潤。較韓錦衣園林册。又一變格。可謂筆參造化矣。開卷湖波渺然。蘆汀交互。崇山峻嶺。山樹數遝。樹後一逕。盤旋萬松中。山巒皆細披麻皴。峰頂三人。仰首望月。坡陀漸殺。坡下屋宇山寺。雜以攢點。屋前後曲港縈繞。萬荷香蕩。意態無盡。皴法細密。兼以蒼莽沉鬱。極其靈妙。而於卷首左角下。以墨書染遠山一角。亦奇格也。先生自題云。嘉靖壬子六月。偕徵仲、子畏。泛舟太湖。夜登莫釐峰頂。月中松露如雨。寒意逼人。此身疑欲羽化而去。歸舟次日。各爲一圖。以紀勝游。卷後僅附子畏一圖。徵仲本已遺失。惜非完璧矣。（瓊案：錢氏疑年錄：「石田卒於正德四年己巳，享年八十。」如卒於嘉靖二年癸未，若壬子，則嘉靖三十一年也。此數年代，或是松翁鑑認，若作宋宿壬子，文唐二君，歷山無聚斗柄之名，惟具師志云，聚斗崖在馬跡山，石田所游，宜在此耳。）

嘗在滬中購得白石翁蘭寺探梅巨幀。左右並粗枝巨榦。雁寂有寒意。花下一鶴前導。一幅巾深衣人。童子攜酒具隨之。石牆自右至左。寺門一僧出迎客。牆後寒林微帶殘雪。林中微露殿角。林木屋宇。用濃筆。人物獨細鉤。眉目楚楚。左角七言古一首。詩與畫皆妙。

舊見石田翁山水甚夥。大青綠仿右丞終南草堂長卷。爲崑山瞿氏所藏。又寫生巨册廿四頁。婁江華氏物。並佳絕。

桂未谷有啓南磬硯圖。紙本長四尺。闊尺許。中作大石几。列鐘鼎書卷各物。几後靈石一區。蕉陰濃映。兩人相對坐。童子捧劍侍。人物極古雅生動。上自題長歌並小跋甚工。

未谷又藏有竹莊八十自壽圖橫卷。大設色。堂上一衣白老人。坐錦榻。傍列八姬人。各捧樂器。庭中靈鶴怪石。松竹蹠蹠。工細而有古韻。左角鮑庵徵仲小詩甚精。卷後諸弟子詩。三十餘章。

余家舊藏文待詔畫。不止百幀。今散失如雲烟過眼矣。其至精者。尚憶及一二。姑記於此。其一靈岩山圖小橫卷。高僅四寸。長幾二丈許。用筆之妙。設色之精。小楷長跋云。凡歷十三寒暑而成。頗得摩詰輞川圖三昧。蓋得意作也。其一雪漁捕魚卷。亦是摹右丞者。其一松風檜翠巨幀。純用焦墨。鉤勒皴擦。是仿范華原。神采逼人。其一仿元人山水花鳥册。三十六頁。眞能引人入勝。以上諸作。少時並臨仿數過。歲月久遠。邱壑不復能想象矣。

又有白衣士女。及終南進士磐陶圖。並古妙。

畢鴻飛家藏衡翁秋園賞月圖小幀。紙本。濃設色。左作高梧一株。襯以秋樹二株。三人就地坐飲。一童子執壺倚樹立。短籬之外。皆作枯林。而以濃墨略點。再以汁綠罩之。宛如岩桂在風露中迷離光彩也。上自題三律。逸品中之至上乘也。

劉松嵐處。觀待詔仿劉松年夏木書堂圖。堂前雙桐垂蔭。桐下一湖。水甚湍急。堂屋假界畫而非界畫。曲廊洞房。細辨之。層次帖妥。無一敗筆。屋後高松大柏。間以蕉竹。盛夏對之。寒冽之氣生肌膚也。

秋桑老屋圖。僅尺幅。衡翁晚年快心之作也。純以篆籀法寫之。老桑輪囷屈曲。屋中一叟凭几讀書。桑下靈石瘦削。土牆斜繞。秋草滿逕。望之眞仲蔚廬也。此種筆墨。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安得不焚香再拜觀之。

余家舊藏文休承品茶圖。濃青綠設色。人物並開眉目。松石雲樹。古澹無匹。其筆墨簡潔高雅之致。眞能繼停雲家法。左角自題一絕。行款甚工妙。

文休承盆中菖蒲小幀。紙本。上自書小楷菖蒲賦一篇。精妙絕倫。

南翔陸氏藏文伯仁疊山弔古圖。余所見五峰畫。此爲第一。紙本長四尺九寸。闊二尺餘。樹石不設色。石門上層樓極細密。數丹碧甚濃麗。門下有兩騎繫樹間。入門長廊曲折。循磴而上。山半一坡。上作一正面屋極奇。傍列一小屋跨磴。中安水車。蓋所謂華清池也。漸上皆松逕。石闌迤邐。松頂佛閣。四面爲角相向。再上則烟巒隱見。神韻生動。眞奇作也。

蔣伯生藏文五峰南湖春曉。濃青綠設色。下作長松數株。松下瓦屋數楹。矮籬遶之。屋中一人觀書。傍籬夭桃秀竹。閒雅之致。令人神游其中。以上湖勢綿渺。皆畫細網巾紋。上爲皮塘。山石桃柳甚深杳。一村煙火相望。上爲二峰。雲影巒翠。空濛縹渺。蓋全仿右丞輞川圖神韻。伯生珍若珙璧。已攜歸江南矣。

余在山右。曾購得五峰居士。仿山樵一幀。用筆蒼渾。絕非平時格局。蓋古人靈心妙腕。未有不能變化者。其不能變化者。終竟胸中少邱壑耳。

唐子畏師李希古。而能擺脫院習。其功力之深厚。與停雲館相伯仲也。余家藏子畏摹古二十幀巨册。雖唐宋元之精華。無一筆一墨。一邱一壑。不自古人脈腑中來。至敷色之古雅。又非尋常畫史。所能夢見。絹素完好。良足愛翫。余曾留下臨摹數過。邇時不知散失何所。而粉本尚存篋中。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時一廝摩。猶堪慰藉也。

進雲廷尉所藏。唐解元川上圖。紙本。作秋樹兩株。樹下一人。牽驢過橋。驢若倔強不受羈勒者。板橋下水流碎石中。潺潺如有聲。過橋跛蹇。遠樹一層。皆作攢點。上爲大樹。極灵濃杳。峰左濃墨渲染。微月。用筆生秀鬆快。眞得希古神韻。

子畏五十自壽圖。紙本。巨幅。秋梧一樹。樹下一人。唐巾深衣。清而瘦。坐盤石上。兩童。一抱琴。一執茶具。對面夾葉大濃樹三株。樹下皆作菊畦。畦之外長籬縈繞。外萬竹插天。上全以濃墨微染。筆勢生動。自題長律一章。

劉松嵐藏六如居士塞谿訪舊圖。亦紙本。山石皴法。是師郭河陽。谿陽層疊。峰勢高峻。秋林夾逕中。一策蹇人。偃僂驢背。山平草屋數椽。屋前後皆槎枒古木。蕭寂之況。森然逼人。山巒皴法極簡。獨苦以蕉墨大點。若不經意者。而全局飛動。居士素不甚作苦。是幀獨以苦勝。此卽變化筆墨之一端。又見迦葉說經圖大幀。山石樹木。及人物衣褶。全法展子虔。設色極精古。

陸包山山水。有兩種皴法。而以小斧劈爲最。秀潤蒼渾。皆備。不愧停雲高足弟子也。舊藏赤城松瀑一幀。下爲萬松。極挺秀。三人在松逕中。負手仰面觀瀑。左右山崖奔峭。中橫石梁。紺殿經幢。高出雲際。寺後數峰。俯仰蒼鬱中。空翠如滴。其皴法純用斧劈。而無劍拔弩張之勢。所以爲工。

包山玉關山房圖。古榦屈曲。花片細密。靈石齋屋。位置精雅可愛。秀色奪目。絕假衡翁設色小景。

錢叔寶畫。蒼古勝於包山。家藏廬山仙梵圖。濃設色。仿黃鶴山樵。而樹法皆攢點。則停雲館本色。是幀師自吳中。未經裝池。三百餘年。收藏得所。尤不易有也。

陳白陽以寫生擅長。金陵齋藏其濃湖漁戲圖小幀。生澀宣紙。作米家潑墨。極有書卷之味。

居商谷筆致秀雅可喜。余見其黃岡竹樓卷。亦以生澀宣紙。作工細青綠。甚有意味。起用赭墨拖沙。作竹林一帶。層次清遠。上爲山閣。下竹樓三楹。樓中一高士觀壁者。焚香讀易。兩奚奴樓下理茶具。長江吞吐。微波接天。風帆沙鳥。出沒烟雲杳藹中。卷尾浮巒疊翠。林竹隱見。神韻自佳。左角自書竹樓記。細楷極精。謹。宛然文氏手筆也。

吳杜村藏仇十洲餞春圖小幀。設法精簡。敷采極清潤可觀。攢點及夾葉濃樹數株。樹下山堂虛敞。中坐五人。堂左湖石。幽峭玲瓏。如有棱角。下臨巨池。焦墨作小樹。落花四圍。大有幽致。花底一板橋。一人倚闌而立。有惜別之態。堂左短籬下。兩人攜地。牆外則秀竹娟淨。如初解籜者。紙本亦完好。生平不甚喜仇作。惟是幀至今猶在胸臆間。

姚公綬描致園山茶圖小卷。山茶花一樹。以沒骨法寫之。葉以汁綠和墨細點。花以朱標和胭脂滴出。枝則純用赭墨。高閣與花相對。中一紗帽青袍者。倚檻看花。山石亦用澹赭汁綠皴染。不復鉤勒。石骨韻致極佳。蓋能以士氣勝也。

莫雲卿菱湖秋艇小幀。是仿高房山。而少變其格。殘柳長堤。溪橋荻港。湖菱以澹墨微點。加以汁綠。采菱船上。紅妝粉面。畫槳清歌。皆極寫意。遠岸蘆林。其上晴嵐白鳥。殊有遠韻。不曾趙令穰一幅江南春也。

予不喜畫香光畫。以其有筆墨而無邱壑。又少含蓄之趣。然其蒼潤縱逸。實自北苑大癡醞釀而出。未可忽也。舊藏其金陵一幀。蓋寫右丞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句意。用筆用墨。極酣暢淋漓之致。宜爲精鑒者所珍。

吾家綠齋。藏文敏青綠仿古八幀。其中有仿忠崇白雲紅樹一頁。用色極厚重。絕非向時筆墨。風致甚佳。楊補友縱逸可觀。余所見鶴山寒意。乃法郭河陽。極規矩準繩者。樹爲蟹爪。山用礬頭。所難者士氣耳。補友兼而有之。宜吳祭酒引爲畫中九友也。

吳梅村畫湖岡小幀。在婁東陸氏。桃源劃。在呢雨亭將軍處。皆極工細。藏嶺于氏。藏其秋林釣艇一幀。澹遠有韻。當推逸品。

藍田叔畫少士氣。見輒生厭。然偶見其生紙上寫水墨大士象。筆墨甚妙。蓮瓣一葉。上坐披髮大士。全幅並粗筆作水紋。未可以畫儲目之。

石濤師下筆古雅。設色超逸。每成一幀。輒與古人相合。蓋功力之深。非與唐宋諸家。神會心領。烏克臻此。王太常云。大江之南。無出石師右者。可謂推許之至矣。余舊見其清明上河圖。自云師張擇端。頗得神似。而用筆之細秀古拙。當在擇端上。又摹宋刻絲一卷。最奇。起作樓閣。既爲海濤。空際二鶴。尾作旭日一輪。巨如椀。皆一筆寫成。正如天孫雲錦。光華璀璨。非人間機杼。所可勞縻者。是卷爲陳曼生藏。攜歸浙中矣。

袁蘭村藏大滌子金陵八景。甚工。松嵐藏武夷圖長卷。亦妙。又見仿古四冊。其人物一冊。古致可愛。擬摹其至精者一二幀。以事瑣未果。

石溪上人。筆墨與石濤和伯仲。其臨文徵仲山水。不獨形似。兼能得其神韻。余曾見其仿文氏數幀。並如太史腕下。跳躍而出。雖精於鑒賞者。不能辨也。鐵嶺于氏。藏其仿山樵巨幀。蒼潤淋漓。驚心駭目。特過於求縱橫之氣。未免近猷。後之摹仿是幀者。當取其長而略其短。庶幾得之。

范華原山水一幀。山爲披麻。石骨刻露。寒林掩映。茅舍短籬。逕路曲折。迴互清楚。點苔叢雜。閒以小枯枝。自然渾成。足爲師法。

黃鶴鎮畫。余所見三十餘幅。以秋林策蹇。長夏山居。松風琴趣。爲最上神品。尤奇者。梅花巨幅。凡二丈。高八尺。樹蟠根。輪囷崛強。以篆籀法寫之。枝幹皆細皴。花大如拳。古氣蒼蒼。元明諸家跋凡十七。

古畫品錄

南齊謝赫撰

明 毛晉訂

夫畫品者蓋衆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唯陸探微衛協備該之矣然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聞見也

第一品 五人

陸探微 事五代宋明帝吳人

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屈標第一等

曹不興 五代吳時事孫權吳興人

不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衛協 五代晉時

占畫之器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迫爲兼善雖不說備形妙頗得壯氣陵跨群雄曠代絕筆

張墨 荀勗

風範氣候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外方厥高腴可謂微妙也

第二品 三人

顧駿之

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始愛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包犧始更封體史籀初改畫法常結搆層樓以爲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畫蟬雀駿之始也宋大明中天下美敢競矣

陸綏

體韻遒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傳世蓋少所謂希見卷軸故爲寶也

袁蒨

比方陸氏最爲高逸象人之妙亞美前賢但志守師法更無新意然和璧微玷豈貶十城之價也

第三品 九人

姚曇度

畫有逸方巧變鋒出魑魅神鬼皆能絕妙固流眞爲雅鄭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學所及雖纖微長短往往失之而興阜之中莫興爲匹豈直棟梁蕭艾可搪拔璵璠者哉

顧愷之 五代晉時晉陵無錫人字長康小字虎頭

除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跡不逮意聲過其實

毛惠遠

畫體周贍無遒弗該出入窮奇縱橫逸筆力遒韻雅超邁他倫其揮霍必也極妙至於定質愧然未盡其善神鬼及馬泥滯於射頗有拙也

夏瞻

雖氣力不足而精彩有餘擅名遠代事非虛美

戴逵

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衛已後實爲領袖及乎千顒能繼其美

江僧寶

斟酌遠陸親漸未藍用筆骨梗甚有師法像人之外非其所長也

吳暕

體法雅嫻製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

張則

意思橫逸動筆新奇師心獨見鄙於綜採變巧不

竭若環之無端景多觸目謝題徐落云此二人後不得預焉

陸杲

體致不凡跨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人點畫之間動流恢服傳於後者殆不盈握柱枝一芳足傲本性流液之素難効其功

第四品 五人

遞道愍　章繼伯

並善寺壁兼長画扇人馬分數毫釐不先別體之妙亦爲人神

顧寶先

全法陸家事之宗稟方之袁倩可謂小巫

王微　史道碩 五代晉時

並師荀衛各體善能然王得其細史傳似眞細而論之景玄爲劣

第五品 三人

劉瑱

用意綿密畫體簡細而筆跡困弱形製單省其於所長婦人爲最但纖細過度翻更失真然觀察詳審甚得妄態

晉明帝 諱紹元帝太子師王羲

雖畧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跡超越亦有奇觀

劉紹祖

善於傳寫不閑其思至於雀鼠筆迹歷落往往出群時人爲之語號曰移畫然述而不作非畫所先

第六品 二人

宋炳

炳明於六法迄無適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跡非準的意足師放

丁光

雖擅名蟬雀而筆跡輕羸非不精謹乏於生氣

續畫品

姚最撰

續畫品并序

陳姚寂撰
明毛晉訂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沿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毫翰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四門之堵廣圖賢聖雲閣興拜伏之感掖庭致聘遠之別凡斯緬邈厥迹難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非淵識博見熟究精麁擯落蹄筌方窮致理但事有否泰人經盛衰或弱齡而價重成壯齒而聲遒故前後相形優劣舛錯至如長康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步終始無雙有若神明非庸識之所能傚如負日月豈末學之所能窺荀衛曹張方之篋矣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抑揚畫無善惡始曲高和寡非直名謳泣血謬題寧止良璞將恐疇訪理絕永成淪喪聊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染翰志存精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遂變異回治點不息眼眩素縑意猶未盡輕重微異則妍鄙革形絲髮不從則歡慘殊觀加以頃來容服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不亦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遽云越海俄覩魚鼈謂察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而矣陳思王云傳出文士圖生巧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蹠方趾之迹易不知圓行之步難遇象谷之風翔莫測呂梁之水蹈雖欲游刃理解終迷空慕落塵未全識曲若永尋河書則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由象著今莫不貴斯舄跡而賤彼龍文消長相傾有自來矣故傜齡其指巧不可爲杖策坐忘既慚經國據梧喪偶寧足命家若惡居下流自可焚筆居與心用舍幸從所好戲陳鄙見非謂毀譽十室難誣佇聞多識今之所載並謝赫所遺猶若文章止於兩卷其中道有可未使成一家之集且古今書評高下必銓解畫無多是故備取人數既少不復區別其優劣可以意求也

湘東殿下 梁元帝初封湘東王嘗畫芙蓉湖鴨雁圖

右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復景行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真仙爲難王於象人特盡神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隙文談衆藝之餘時復遇物援毫造次驚絕足使荀衛閣筆袁陸韜翰圖製雖寡聲聞於外非復討論木訥可得而稱焉

劉璞

右胤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韻精研亞於其父信代有其人茲名不墜矣

沈標

右雖無偏擅觸類皆涉性尚鉛華甚能留意雖未臻全美殊有可觀

謝赫

右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點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髮皆無遺夫麗服靚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髻與世事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於氣運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然中興以後象人莫及

毛惠秀

右其於繪事頗爲詳悉太自矜持番成羸鈍遒勁不及惠遠委曲有過於稜

蕭賁

右雅性精密後來難尚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嘗畫團扇上爲山川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辯千尋之峻學不爲人自娛而已雖有好事罕見其迹

沈粲

右筆迹調婉專工綺羅屏障所圖頗有情趣

張僧繇 五代梁時吳興人

右善圖塔廟超越群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實參其妙俾畫作夜未嘗厭怠惟公及私手不揮筆但數紀之內無須更之間然聖賢曬暇小乏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雖云晚出殆亞前品

陸蕭 一本作宏蕭

右綏之弟早籍趨庭之教未盡敦閱之勤雖復所得不多猶有名家之法方效輸扇甘若難投

毛稜 惠秀妹

右惠遠之子便捷有餘真巧不足善於布置畧不煩草若比方諸父則牀上安牀

稽寶鈞 聶松

右二人無的師範而意兼真俗賦彩鮮麗觀者悅情若辯其優劣則僧繇之亞

焦寶願

右雖早游張謝而靳固不傳旁求造請事均盜道之法殫極斲輪遂至兼採之勤衣文樹色時表新異點黛施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良賞春坊輸奏薄伎謬得其地今衣冠緒裔未聞好學冊青道堙良足爲慨

袁質

右蒨之子風神俊爽不墜家聲始逾志學之年便嬰痟癇之病曾見草莊周木鴈卞和抱璞兩圖筆勢遒正繼父之美若方之體物則伯仁龍馬之頌比之書翰則長胤狸骨之力雖復語迹異途而妙理同歸一致苗而不實有足悲者無名之貴諒在斯人

釋僧珎　釋僧覺

右珎蓋道愍之甥覺姚曇度之子並弱年漸漬親承訓誘珎乃易於酷似覺豈難負析薪染服之中有斯二道若品其工拙蓋菘蕻之流

釋迦佛陀　吉底俱　摩羅菩提

右此數手並外國比丘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光宅威公雅就好此法下筆之妙頗爲京洛所知聞

解蒨

右全法章遠筆力不逮通變巧提寺壁宿長

續畫品終

後畫錄

釋彥悰撰

唐沙門彥悰撰
明海虞毛晉訂

彥悰爲帝京寺錄因觀在京名跡其中優劣差降甚有不同若曹姚之徒已標前錄張謝之伍題之續品沙門之內棄其數人但非釋氏所宜故闕而不錄都合二十七人名曰後畫錄如鄭法輪太常成嵩尹伯干長通竺元標等雖行於代未曰名家若茲之流以俟來哲時貞觀九年春三月十有一日序

周中大夫鄭法士

取法張公備該萬物後來冠冕獲擅名家

隋孫尚孜

師模顧陸骨氣有餘至於鬼神性多徧擅婦人亦有風態

北齊楊子華

北齊之最唯公有圖善寫龍獸能致風雲

周常侍田僧亮

自恃生知不由師授用家一藝今古殊絕

北齊朝散大夫曹仲達

師依周研竹樹山水外國佛像無競於時

唐司平太常伯閻立本

學宗張鄭奇態不窮變古象今天下取則

隋參軍楊契丹

六法頗該殊豐骨氣山東體製允屬伊人

隋陳善見

準的鄭公觸途成擅筆端溫潤斯人所長

南齊殿中將軍董伯仁

綜涉多端尤精位置屏障一種無愧前賢

隋江志

筆力勁健風神頓爽模山擬水得其真體

隋李雅

神氣抑揚獨高倫但聖僧形製是所尤攻

齊周曇妍

師塞北勒法曹仲達方韓則有餘比曹則不足亦若文武創撥亂之功成王安太平之業名畫記云塞北勒未詳

宋展千虔一本作隋

觸物爲情備該絕妙尤善樓閣人馬亦長遠近山川咫尺千里

隋王仲舒

北面孫公風骨不逮精熟婉潤名輩所推

周袁子昂一本作采中書袁昂

稟訓鄭公殆無失墜婦人一絕超彼常倫

唐劉褒

點畫不多殆及樞要鳥雀其變誠爲酷似

唐靳智翼幼曹不與

祖述曹公改張琴瑟變夷爲夏初是斯人

唐武騎尉范壽

傳贍繁多有所推尚至於位置無待經畧

唐朝散大夫王定

骨氣不足遒媚有餘菩薩聖僧往往警絕

唐驃騎尉張孝師

象制有功云爲盡善鬼神之狀群彥推雄

唐殷王府法曹王知慎

受業閻家寫生殆庶用筆爽利風彩不足

唐吳智敏

宗匠梁寬神襟更逸終於是門損益可知

唐振威校尉檀知敏

棟宇樓臺陰陽向背歷觀前古獨有斯人

唐吐火羅國胡尉遲乙僧

善攻鬼神當時之美也有兄甲僧在其本國矣○外國鬼神奇形異貌筆跡洒落有似中華攻改四時花木

唐振威校尉唐薩陀

無聞伏膺靈心自悟如初花晚葉變態多端異獸奇禽千形萬品

唐廣陵曹參軍李湊

揮毫造化動筆合真子女衣服萬品千門筋脉連帶形狀奇絕天寶年中過之古人

後畫錄畢

續畫品錄

李嗣眞撰

唐李嗣眞撰
明毛晉訂

夫丹青之妙未可盡言皆法古而變今也立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毫墨故九樓之上偏表仙靈四門之墉廣圖賢哲今之所載並謝赫之所遺有可採者更稱一家之集且古今評畫高下必詮其中優劣可以意求諸爾

湘東殿下

開列至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並剽姚最語脫落不全今更不錄

上一品凡三人

劉東　桓範　趙岐

上品中凡三人

陸探微　閻立德　閻立本

上品下凡三人

王廙　張僧繇　楊契丹

中品上凡一十七人

衛協　史道碩　曹髦

曹不興吳　顧凱之東晉　戴逵

顧寶先　顧景秀南齊　袁倩

史敬文　蕭僧珎　陸杲

戴顒　姚曇度　張善果

張德童諒男　曹仲達　袁子昂

鄭法輪　楊子華　董伯仁

中品中凡四人

楊循　宗炳　陶景眞

展子虔

中品下凡一十二人

荀勗　王獻之　毛稜

顧駿之　謝赫　謝忠遠

戴蒨　陸整　江僧寶

解蒨　王知愼　劉董

下品上凡四人

毛惠秀　史粲　嵇康

高貴鄉公

下品中凡一十八人

王羲之　毛惠遠　康元之

陸探微　范懷珎　梁元帝

聶松　高尚士　外國僧迦陀

吉底俱　摩羅菩提　康菩薩

鄭德文　孜尚子　江志

吳智敏　楊須跋　檀知政

下品下凡三人

晉明帝　蔡贊　范長壽

又

蔡邕　夏瞻　謝雉

劉瑱　張墨　戴勃

史藝

尹長生　劉斌　王微

僕道興　陸昭祖　劉徹

康昕　吳暕　張則

褚靈石　蕭賁　張季和

章愜伯　謝約　蕭道敏

沈粲　僧惠覺　鍾宗斐

王奴兒　丁寬　王殿

陳公息　沈標　虞堅

焦寶願　嵇寶鈞　因僧亮

徐德祖　劉殺鬼　高孝珩

閻思光　解悰　劉烏賊

陳善見　程瓚　李雅

王仲舒　楊德紹　周烏孫

張仲哲　范龍樹　倪武端

思靜心

右唐御史大夫李嗣其所錄盡剽取姚寀之說上中下三品姓名則寀所無者嗣眞遂不能措一辭其間不愧於人亦甚矣

歷代名畫記

張彥遠撰

歷代名畫記目錄

第一卷
敘畫之源流
敘畫之興廢
敘自古畫人姓名
論畫六法
論畫山水樹石

第二卷
論傳授南北時代
論顧陸張吳用筆
論畫體工用搨寫
論名價品第
論鑒識收藏閱玩

第三卷
敘自古跋尾押署
敘自古公私印記
論裝背標軸
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
述古之祕畫珍圖

第四卷
敘歷代能畫人名自軒轅至唐會昌凡三百七十三人
軒轅時一人
周一人
齊一人
秦一人
前漢六人
後漢六人
魏四人
吳二人
蜀二人

第五卷
晉二十三人

第六卷
宋二十八人

第七卷
南齊二十八人
梁二十人

第八卷
陳一人
後魏九人
北齊十人
後周一人
隋二十一人

第九卷
唐朝上一百二十八人

第十卷
唐朝下七十九人

歷代名畫記目錄終

歷代名畫記卷第一

唐河東張彥遠愛賓撰
明東吳毛　晉子晉訂

叙畫之源流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繇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錄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迹暎乎瑤牒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榮河中興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奎象因鳥獸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轉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漢末大司空甄豐按字體有六書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之異者篆書即小篆也佐書秦隸書也繆篆所以印璽也鳥書即幡信上作蟲鳥形狀也顏光祿云圖畫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画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画之意也是故知書画異名而同體也周禮保章氏掌六書指事編物象形會意轉注假借皆蒼頡之造法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繇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煥乎而詞章備廣雅云画類也爾雅云画形也說文云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釋名云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故鼎鐘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罇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勲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叙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與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画此之謂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觀画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慨足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卯見放臣逐子莫不歎息見姪夫妒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画也昔夏之衰也桀爲暴亂太史終抱画以奔商殷之亡也紂爲淫虐內史挈載圖而歸周燕丹請獻秦皇不疑蕭何先收沛公乃王圖画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願戴君於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傅奕用心自是名教樂事余嘗恨王充之不知言云人觀圖画上所画古人也視画古人如視死人見其面而不若觀其言行古賢之道竹帛之所載燦然矣豈徒墻壁之画哉余以此等之論與夫大笑其道訴病其儒以食與耳對牛鼓簧又何異哉

叙画之興廢

圖画之妙爰自秦漢可得而記降于魏晉代不乏賢洎乎南北哲匠間出曹衛顧陸擅重價於前董展孫楊垂妙迹于後張鄭兩家高步於隋室大安兄弟首冠於皇朝此蓋尤所烜赫也世俗知尚者其餘英妙今亦殫論漢武創置秘閣以聚圖書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画室又創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雲集及董卓之亂山陽西遷圖画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餘乘遇雨道艱半皆遺棄魏晉之代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時焚燒宋齊梁陳之君雅有好尚晉遭劉曜多所毀撤重以桓玄性貪好奇天下法書名画必使歸已及玄篡逆晉府眞迹玄盡得之何法盛晉中興書云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大喜陳書画芙觀之玄敗宋高祖先使臧熹入宮載焉南齊高帝科其光精者錄古來名手不以遠近爲次但以優劣爲差自陸探微至范惟賢四十二人爲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聽政之餘旦夕披玩梁武帝尤加寶異仍更搜葺元帝雅有才藝自善丹青古之珍奇充牣內府侯景之亂太子綱數夢秦皇更欲焚天下書既而內府圖画數百函果爲景所焚也及景之平所有画皆載入江陵爲西魏將

于謹所陷元帝將降乃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後閤舍人高善寶焚之帝欲投火俱焚宮嬪牽衣得免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令折乃歎曰蕭世誠遂至于此儒雅之道今夜窮矣于謹等於煨燼之中收其書畫四千餘軸歸于長安故顏之推觀我生賦云人民百萬而因虜書史千兩而煙飛史籍已來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盡喪陳天嘉中陳主肆意搜東所得不少及隋平陳命元帥記室參軍裴矩高熲收之得八百餘卷隋帝於東京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自古法書西曰寶蹟臺收自古名畫煬帝東幸揚州盡將隨駕中道船覆大半淪弃煬帝崩並歸宇文化及化及至聊城爲竇建德所取留東都者爲王世充所取聖唐武德五年尅平僭逆擒二僞主兩都秘藏之迹維揚扈從之珍歸我國家焉乃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忽遭漂沒所存十亡一二（國初內庫只有三百卷並隋朝以前相承御府所寶）太宗皇帝特所耽玩更於人間購求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畫工修內庫圖畫因使工人各推所長銳意模寫仍舊裝背一毫不差其真者多歸易之易之誅後爲薛少保稷所得薛歿後爲岐王範所得（玄宗弟謚惠文人子）王初不陳奏後懼乃焚之時薛少保與岐王範石泉公王方慶家所蓄圖畫皆歸於天府祿山之亂耗散頗多蕭宗不甚保持頒之貴戚貴戚不好鬻於不肖之手物有所歸聚于好事之家及德宗艱難之後又經散失甚可痛也自古兵火亟焚江波屢鬬年代寖遠失墜彌多儻時君之不尚則闕其搜訪非至人之賞玩則未辨妍蚩所以駿骨不來死鼠爲瑛嗟乎今之人衆甄鮮至此道尤衰未曾誤點爲蠅惟見亡戚類狗彥遠家代好尚高祖河東公曾祖魏國公相繼鳩集名迹先是魏國公與司徒汧公（李勉）並佐霍國公關內三軍幕府（王思禮）霍公平定兩京魏公之策也魏公與汧公因其同寮遂成久要並列藩閫齊居台衡雅會襟靈琴書相得汧公博古多藝窮精奇奇魏晉名蹤盈於篋笥許詢逸少經年共賞山泉謝傅戴逵終日惟論琴畫（汧公任南海日於羅浮山得龍石汧公子兵部員外郎約又於潤州海門山得雙峰石並爲好事所寶悉見傳授又汧公子蹈雅琴尤佳者曰響泉曰韻磬汧公在滑州魏公在西川金玉之音山川古間盡緘縢匣以去就賦西川幕客司空曙賦曰白雪高吟際青霄遠望中郎言路超曠宮徵時相通時汧公并寄重寶琴解及琴薦威在焉）大父高平公與愛弟主客員外郎（彥遠叔祖名諗）及汧公愛子纘（祠部郎中）纘弟約（兵部員外郎字存博）更叙通舊逆契忘言遠同莊惠之交近得荀陳之會大門詩纘爲判官約與主客皆高謝榮宦琴尊自樂終日陶然士流企望莫及也繇是萬卷之書盡歸王粲一廚之畫惟寄桓玄李兵部又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匣庫世不復見其餘者長慶初大父爲內貴魏弘簡之以歸洛陽授余叔祖致之修善里構一亭號曰蕭亭（王涯相傳指勢頗之而處人和未爲亂兵所壞其蕭字本末具余別撰法書要錄中）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鎮太原不能承未中貴爲監軍使內官魏弘簡所忌無以指其瑕且驟言於憲宗曰張氏富有書畫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駭不敢緘藏科簡登時進獻乃以鍾張衛索真迹各一卷二王真迹各五卷魏晉宋齊梁陳隋雜迹各一卷顧陸張鄭田楊董展洎國朝名手畫合三十卷表上曰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逸朝觀夕覽收鑒於斯陛下睿聖欽明凝情好古聽政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歷代共寶是稱珍絕其陸探微蕭史圖妙冠一時名居上品所希睿鑒別賜省覽又別進玄宗馬射真圖（永寶府司馬陳閎畫）表曰玄宗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游畋必存繪事豈止雲夢麋兕楚人美旌蓋之雄濤陽射蛟漢史稱舳艫之盛前件圖臣瞻奉先靈素所寶惜陛下旁求珍迹以備石渠祖宗之美敢不獻呈（掌書記監察御史李德裕制詞）手詔荅曰卿農傳台鉉業嗣弓裘雄詞冠於一時與學窮乎千古圖書兼蓄精博兩全別逆玄宗馬射真圖恭獲披捧瞻拜感咽聖靈如臨其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省躬豈好奇而玩物況煩章奏嘉歎良深其書畫並收入內庫世不復見其餘者長慶初大父爲內貴魏弘簡門人宰相元稹所擠出鎮鄭州遇宋克顧之亂皆失墜矣非戎虜所愛及事定頗有好事購得之彥

遠時未齔歲恨不見家內所寶其進奉之外失墜之餘存者纔二三軸而已雖有豪勢莫能求旃嗟爾後來尤須靳固宜抱漆書而興歎莫將棐柿以藩身聊因暇日編爲此記且撮諸評品用明乎所業亦採於史傳以廣其所知（後漢孫暢之有述畫記梁武帝陳姚最謝赫隋沙門彥悰唐御史大夫李嗣眞秘書正字劉整著作郎顧況並兼有畫評中書舍人裴孝源有畫錄會稽有畫拾遺錄率皆淺薄簡畧不越數紙僧悰之評最爲謬誤傳寫又復脫錯殆不足看也）如宋朝謝希逸陳朝顧野王之流當時能畫評品不詆詳之近古遺脫至多蓋是世上未見其蹤又述作之人不廣求耳嗚呼自古忠孝義烈湮沒不稱者曷勝記哉況書畫耶聖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藝者駢羅耳目相接開元天寶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六法解在下篇）但取一技可采（謂戒人物戒屋宇戒山水戒鞍馬戒鬼神戒花鳥各有所長）自史皇至今大唐會昌元年凡三百七十餘人編次無差銓量頗定此外旁求錯綜心目所鑒言之無隱將來者有能撰述其或繼之時大中元年歲在丁卯

叙歷代能畫人名（自軒轅至唐會昌凡三百七十人）

軒轅時一人

史皇

周一人

封膜

齊一人

敬君

秦一人

烈裔

前漢六人

毛延壽　陳敞

劉白　龔寬

陽望　樊育

後漢六人

趙岐　劉褒

蔡邕　張衡

劉旦　楊魯

魏四人

曹髦　楊脩

桓範　徐邈

吳二人

曹不興　吳王趙夫人

蜀二人

諸葛亮（亮子瞻）

晉二十三人

明帝　荀勗

張墨　衛協

王廙　王羲之（子獻之）

康昕　顧愷之

史道碩　謝稚

夏侯瞻　嵇康

溫嶠　謝嚴

曹龍　丁遠

楊惠　江思遠

土濛　戴逵（逵子敦敦弟顒）

宋二十八人

陸探微（探微子綏綏弟弘肅）　顧寶光

宗炳　王微

謝莊　袁倩（倩子質）

史敬文　史藝

劉斌　尹長生

顧駿之　康允之

顧景秀　吳暕

張則　劉胤祖（弟紹祖子昊）

蔡斌　濮萬年（弟道勇）

史粲　奉僧辯

褚靈石　范惟賢

南齊二十八人

宗測　劉係宗

姚曇度（子繹惠覺）　蘧道愍（甥沙門僧珍）

章繼伯　范懷珍

鍾宗之　王奴

王殿　戴蜀

陳公恩　陶景眞

張季和　沈標

謝赫　沈粲　高孝珩　蕭放　康薩陀　王知慎
丁光　周曇研　楊子華　田僧亮　王韶應　檀智敏
謝惠連　謝約　劉杳鬼　曹仲達　楊須跋　趙武端
虞堅　丁寬　殷英童　高尚士　范龍樹　周烏孫
劉瑱　毛惠遠弟惠秀子稜　徐德祖　曹仲璞　楊德紹　陳義
梁二十人　後周一人　殷敖　殷季友
元帝子方等　蕭大連　馮提伽　許琨　僧法明
蕭賁　陸杲　隋二十一人　錢國養　左文通
陶弘景　張僧繇子善果善果弟儒童　閻毗　何稠　王陀子　牛昭
袁昂　焦寶願　劉龍弟袞　展子虔　吳道子　張愛兒
嵇寶鈞　聶松　鄭法士弟法輪子德文　孫尚子　楊惠之　貟明
解倩　陸整　董伯仁　楊契丹　程進　韓伯通
江僧寶　僧威公　劉烏　陳善鬼　竇弘果　毛婆羅
僧吉底俱　僧摩羅菩提　江志　李雅　孫仁貴　金忠義
僧迎佛佗　王仲舒　閻恩光　翟琰　李生
陳一人　解悰　程瓚　張藏　楊庭光
顧野王　尉遲跋質那　僧曇摩拙叉　盧稜伽　姚景仙
後魏九人　唐二百六人　武靜藏　董寧
蔣少遊　郭善明　漢王元昌弟韓王元嘉滕王元嬰　陳靜心弟靜眼　程雅
侯文和　柳儉　閻立德弟立本　張孝師　楊坦子坦爽　楊仙喬
閔文和　郭道興　范長壽　何長壽　解倩　馮紹正
楊乞德　王由　尉遲乙僧　劉孝恩　善皎
祖班　靳智翼　王定　李思訓弟思誨思誨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姪湊　薛稷
北齊十人　梁寬　吳智敏　郎餘令

曹元廓　劉行臣　暢晉（子明 瑾）　楊寧　楊昇　張萱　李仲昌　尹琳　李嗣真　韋無忝（弟無縱）　朱抱一　竺元標　蔡金剛　毛高　姚彥山　程遜　董好子　楊樹兒　耿純　任貞亮　陸庭曜　暢整　李相國　陳慈　劉智敏　史晟　何君璺　京元成　崔霞　冷元琇　馬光業　李蠻子　馬樹鷹　祝丘　潘細衣　周子敬　段去惑　僧智瑰　殷令名　殷閏禮（子仲容）　談皎　僧金剛三藏　張遵禮　王紹宗　宋令文　司馬承禎　盧鴻　釋惠然

鄭虔　鄭逾　陳曇　顧況　鄭處　曹霸　李果奴（果奴孫士昉）　沈寧　劉商　韓幹　孔榮　劉整　劉之奇　陳閎　孟仲暉　于錫　杜景祥　王允之　强頴　梁廣　王維　張諲　陳庶　劉方平　王熊　戴重席　王象　田琦　周昉　竇師綸　江都王緒　李逖　王朏　鄭寓　韓滉　戴嵩（嵩弟崢）　李平鈞　李昊　李漸（子仲和）　蕭祐　崔陽元　周太素　張維亘　李滔　麴庭　張通　耿昌言（弟昌期）　蕭悅　張志和　周古言　嚴泉　僧道芬　楊德本　侯莫陳廈　李韶　具俊　鄭町　項容　蒯廉　魏晉孫　吳恬　韓嶷（子文肅）　王默　陳庭　白旻　車道政　高江　滕王湛然　齊皎（皎弟昶）　朱審　王宰　畢宏　楊炎　史瓚　裴諝　韋鑒（少鑒子鵬）　張璪

論畫六法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

古之畫迹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然則古之嬪擘纖而胸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至於臺閣樹石車輿器物無生動之可擬無氣韻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遒空善賦彩謂非妙也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自顧陸以降畫迹鮮存難悉詳之唯觀吳道玄之迹可謂六法俱全萬象必盡神人假手窮極造化也所以氣韻雄狀幾不容於縑素筆迹磊落遂恣意於牆壁其細畫又甚稠密此神異也至於傳模移寫乃畫家末事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嗚呼今之人斯藝不至也宋朝顧駿之常結搆高樓以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後含毫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畫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汙絹素豈曰繪畫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爲也

論畫山水樹石

魏晉以降名迹在人間者皆見之矣其畫山水則群峰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率皆附以樹石聯帶其地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指詳古人之意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也國初二閻擅美匠學楊展精意宮觀漸變所附尚猶狀石則務於礫透如氷澌斧刃繪樹則刷脉錢葉多極梧菀桺功倍愈拙不勝其色吳道玄者天付勁毫幼抱神奧往往於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又於蜀道寫貌山水由是山水之變始於吳成於二李（李將軍李中書）樹石之狀妙於韋鵠窮於張通（張璪也）通能用紫毫秃鋒以掌摸色中遺巧飾外若混成又若王右丞之重深楊僕射之奇贍朱審之濃秀王宰之巧密劉商之取象其餘作者非一皆不過之近代有侯莫陳瓊沙門道芬精緻稠沓皆一時之秀也吳興郡南堂有兩壁樹石余觀之而歎曰此畫位置若道芬迹類宗僧是何人哉吏對曰有徐表仁者初爲僧號宗僧師道芬則入室今寓於郡側年未衰而筆力奮疾召而束徵他筆皆不類遂指其單複曲折之勢耳剽心晤成若宿構使其凝意且啓幽襟追乎構成亦竊奇狀向之兩壁益得意深奇之作觀其游蓄風賴遮藏洞泉蛟根束鱗危幹凌碧重質委地青礎滿堂吳興茶山水石奔異境與性會乃召於山中寫明月峽因叙其所見庶爲知言知之者解頤不知者拊掌

歷代名畫記卷一終

歷代名畫記卷第二

叙師資傳授南北時代

自古論画者以顧生之迹天然絕倫評者不敢一二余見顧生評論魏晉画人深自推挹衛協（衛協顧愷之並見第五卷）即知衛不下於顧矣只如狸骨之方右軍歎重龍頭之画謝赫推高名賢許可豈肯容易後之淺俗安能察之詳觀謝赫評量最爲允愜姚李品藻有所未安（姚最李嶠與也）李駿謝云衛不合在顧之上全是不知根本良可於悒只如晉室過江王廙書畫爲第一書爲右軍之法畫爲明帝之師（晉平南將軍王廙字世將）今言書畫一向吠聲但推逸少明帝而不重平南如此之類至多聊且舉其一二若不知師資傳授則未可議乎畫今祖陳大略云至如晉明帝師於王廙衛協師於曹不興顧愷之張墨荀勗師於衛協（衛張同時并有画聖之名）史道碩王微師於荀勗衛協戴逵師於范宣（荀衛之後范宣第一）逵子敦敦弟顒師於父（已上晉）陸探微師於顧愷之探微子綏弘肅並師於父顧寶光袁倩師於陸倩子質師於父顧駿之師於張墨張則師於吳暕吳暕師於江僧寶劉胤祖師於晉明帝胤祖弟紹祖子璞並師於胤（已上宋）姚曇度子釋惠覺師於父蓬道敏師於章繼伯（蓬後勝於章也）道敏甥僧珍師於道敏沈標師於謝赫周曇姸師於曹仲達毛惠遠師於顧惠遠弟惠秀子稜並師於惠遠（皆不及惠遠已上南齊）袁昂師於謝張鄭（袁尤得綺羅之妙也）張僧繇子善果儒童並師於父解倩師於聶松蓬道敏（道敏不及解倩）焦寶願師於張謝江僧寶師於袁陸及戴（江長於画人已上梁）田僧亮師於董展（田楊與董展齊價相侔田楊鄭三人同時也）曹仲達師於袁（袁勝曹己上北齊）鄭法士師於張（張之高足法士也）法士弟法輪干德文並師於法士（不及法士也）孫尚子師於顧陸張鄭（尚子鞍馬樹石幾勝於法士）陳善見師於楊鄭（善見寫楊鄭之迹不辨）李雅師於張僧繇王仲舒師於孫尚子（已上隋）二閻師於鄭張楊展（兼師於父畎畎）范長壽何長壽並師於張（何劣於范在隋朝）尉遲乙僧師於父（尉遲跋質那在隋朝）陳廷師於乙僧（乙僧外國陳廷次之）靳智翼師于曹（曹創佛事画佛有曹家樣張家樣及吳家樣）吳智敏師於梁寬（寬勝智敏）王智慎師於閻（極類閻之迹而少劣）檀智敏師於董吳道玄師於張僧繇（又師於張孝師又授筆法於張長史加）盧稜伽楊庭光李生張藏並師於吳（各有所長稜伽庭光爲上足）劉行臣師於王韶應韓幹陳閎師於曹霸王紹宗師於殷仲容（已上國朝画人近代皆不載也）各有師資遞相倣効或自開戶牖或未及門墻或青出於藍或氷寒於水似類之間精粗有別只如田僧亮楊干華楊契丹鄭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閻立德閻立本並祖述顧陸僧繇田則郊野柴荆爲勝楊則鞍馬人物爲勝契丹則朝廷簪組爲勝法士則游宴豪華爲勝董則臺閣爲勝展則車馬爲勝孫則美人魑魅爲勝閻則六法備該萬象不失所言勝者以獨類皆能而就中尤所偏勝者俗所共推展善屋水且不知董展同時齊名展之屋木不及於董李嗣眞云三休輪與董氏造其微六轡沃若展生居其駿而董有展之車馬展無董之臺閣此論爲當若論衣服車輿土風人物年代各異南北有殊觀畫之宜在乎詳審只知吳道子畫仲由便載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着幃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幃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冪離起自齊隋幞頭始於周朝（折上巾軍旅所服即今幞頭也用全幅早向後幞髮俗謂之幞頭自武帝建德中裁爲四脚也）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辯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其或生長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故李嗣眞評董展云地處平原闕江南之勝迹叅戎馬乏簪裾之儀此是其所未習非其所不至如此之論便爲知言譬如鄭玄未辯檀梨蔡謨不識螃蟹魏帝終削典論（初以其無火浣布著典論言之刊於太學後有外國獻火浣布遂削弃典論也）隱居有昧藥名（陶隱居本草多未曉北地藥名也）吾之不知蓋闕如也雖有不知豈可言其不博精通者所宜詳辯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蹤然後可以議乎畫

論顧陸張吳用筆

或問余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對曰顧愷之之迹

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連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其生氣夫運思揮毫自以爲畫則愈失於畫矣運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思揮毫意不在於畫故得於畫矣不滯於手不凝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於心不知然而然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則界筆成氣脉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直尺豈得入於其間矣又問余曰夫運思精深者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筆迹周密其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余對曰顧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遲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跡周密也張吳之妙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筆纔一二像已應焉雖披點畫時見鈌落此雖筆張僧繇點戟斫拂依衛夫人筆陳圖一點一畫別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疎密二體方可議乎畫是一巧鉤戟利劍森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國或者領之而去

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爲畫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虬鬚雲髯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或問余曰吳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乎庖丁發硎郢匠運斤効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劃圓右手劃方乎夫用界筆直尺界筆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眞畫也死畫滿壁曷如汚墁眞畫一劃見

論畫體工用搨寫

夫陰陽陶蒸萬象錯布玄化亡言神工獨運草木敷榮不待丹綠之采雲雪飄飖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絳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眞不了也夫夫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六法已具第一卷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盡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惠者豈可議乎知畫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齊紈吳綀氷素霧綃精潤密緻機杼之妙也武陵水井之丹磨崖之沙越嶠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上品石綠蜀郡之鉛華黃丹也出本草始興之解錫胡粉研鍊澄汰深淺輕重精麄林邑昆崙之黃雌黃也忌研粉同用南海之蟻鉚紫鉚也造粉燕脂吳綠謂之赤膠也雲中之鹿膠吳中之鰾膠東阿之牛膠禾草之用也漆姑汁鍊煎並爲重采鬱而用之古畫皆用漆姑汁若鍊煎謂之鬱色於綠色上重用之古畫不用頭綠大青畫家呼麄綠爲頭綠麄青爲大青取其精華接而用之百年傳致之膠千載不剝絕仍食竹之毫一劃如劍有好乎畫人自言能畫雲氣余謂曰古人畫雲未爲臻妙若能沾涇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此得天理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如山水家有潑墨亦不謂之畫不堪倣効江南地潤無塵人多精藝三吳之跡八絕之名逸少右軍長康散騎畫畫之能其來尚矣淮南子云宋人善畫吳人善治治賦色也不亦然乎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顧愷之有摹搨妙法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蹤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國朝內庫翰林集賢祕閣搨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寶之既可希其眞蹤又得留爲證驗遍觀衆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邁識高情超心惠者豈可議乎知畫夫工欲善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哉所謂畫之道也顧生首

創維摩詰像見第四卷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與張皆効之終不及矣張墨陸探微張僧繇並畫維摩詰居士終不及顧之所測者也

論名價品第

或曰昔張懷瓘作書估論其等級甚詳君曷不詮定自古名畫爲畫估焉張子曰書畫道殊不可渾詰書即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況漢魏三國名蹤已絕於代今人貴耳賤目罕能詳鑒若傳授不昧其物猶存則爲有國有家之重寶晉之顧宋之陸梁之張首尾完全爲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如其偶獲方寸便可械持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口定貴賤不惜泉貨要藏篋笥則董伯仁展子虔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爲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爲上古則趙岐劉褒蔡邕張衡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自隋已前多畫屏風本如今畫幛故以屏已上四人後漢曹髦楊脩桓範徐邈已上四人後魏曹不興吳諸葛亮弱諸風爲值也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乙僧閻立德一扇之流是也以晉宋爲中古則明帝荀勗衛值金一萬且舉俗間諸悉者推此而言可見流品協王廙顧愷之謝稚嵇康戴逵已上八人晉陸探微顧寶光袁倩顧景秀之流是也已上四人宋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爲下古則姚曇度謝赫劉瑱毛惠遠已上四人齊元帝袁昂張僧繇江僧寶已上四人梁楊子華曇僧亮劉殺見曹仲達已上四人北齊蔣少游楊乞德已上二人後魏顧野王陳馮提伽後周之流是也隋及國初爲近代之價則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鄭法士楊契丹陳善見已上六人隋張孝師范長壽尉遲乙僧王知愼閻立德閻立本已上六人唐朝之流是也上古質略徒有其名畫之蹤跡不可具見中古妍質相參世之所重如顧陸之跡人間切要下古評量科簡稍易辯解迹涉今時之人所悅其間有中古可齊上古顧陸是也下古可齊中古僧繇子華是也近代之價可齊下古董展楊鄭是也國朝畫可齊中古則尉遲乙僧吳道玄閻立本是也若詮量次第有數百等今且舉俗之所知而言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爲正經楊鄭董展爲三史其諸雜迹爲百家吳雖近可爲正經必也手揣卷軸

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已具第一卷中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峙之如雲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國初左僕射萬鈞楊素諸安福家並遞圖畫兼隋代所有乃成林數貞觀六年貢世南褚遂良等奉勅簡閱開元十年十二月太子中允張冲充知搜訪書畫使天寶中徐浩充採訪圖畫使前後不可具載名代也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開元中搜訪書畫使天寶中徐浩充採訪識圖書遂有集賢書計搜求至德中自身受令吾長史改名詳時有潘淑善以獻書畫非官遣來人王昌括州人兼豐長安人田頵洛陽人杜福劉翌河內人齊光皆別識販賣此輩雖憐業好事而迹類藩身又有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維則充使典訪圖書懸以爵賞所獲不少建中四年徐浩侍郎自云昏老多男寄前試國子司業兼太原縣令竇蒙蒙弟簡較戶部員外郎洛宋節度參謀泉並皆別識勅並用之貞元初有寶書畫人孫方顯與余家買得真迹不少今有男盈在長安頃年又有趙晏皆爲別識也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號圖書之府開元中邪王府司馬寶蒙頵川人也右補闕席興安定人也監察御史潘領槇榮陽人也給事中寶紹敬州婺源縣令滕昇吳郡人也陸耀東都人稱先寺僧朏同官尉高至渤海人也國子主簿是溫太原人也鄭縣尉崔曼侍郎王府長史陳閎陝州人也監察御史薛邕太原人郭暉並是別識收藏之人近則張郎中從申侍郎惟素從申子也蕭桂州祐李方古歸侍郎登道士盧元卿韓侍郎愈裴侍郎璘段相鄉平公中書令晉公裴度李太尉德裕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

歪渾雜亦在詮量是故非其人雖近代亦朽壞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其有晉宋名跡煥然如新已歷數百年紙素彩色未甚致何故開元天寶間蹤跡或已耗散良由寶之不得其地也失金出於山珠產於泉取之不已爲天下用圖畫歲月既久耗散將盡名人藝士不復更生可不惜哉失人不善寶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操揉便損不解裝褫者隨手棄捐遂使眞迹漸少不亦痛哉非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燭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食飲嚙涕不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玄愛重圖書每示賓客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按寒具即今之環餅以酥油煎之遂污物也）以手捉書畫大點污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床褥拂拭舒展觀之大卷軸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凡書畫時時舒展即免蠹溼余自弱年鳩集遺失鑒玩裝理晝夜精勤每獲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弊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切嗤咲或曰終日爲無益之事竟何補哉既而歎曰若復不爲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生是以愛好愈篤近於成癖每清晨開景竹窗松軒以千乘爲輕以一瓢爲倦身外之累且無長物唯書與畫猶未忘情既頹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觀閱常恨不得竊觀御府之名迹以資書畫之廣博又好事家難以假借況少眞本書則不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爲終身之痛畫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娛與夫熬熬汲汲名利交戰於胸中不亦猶賢乎昔陶隱居啓梁武帝曰愚固博涉患未能精苦恨無書願作主書令史晚愛楷隸又美典掌之人人生數紀但僮列當時鑒識藝人押署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耻每以得作才鬼猶勝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凶是書畫皆爲淸妙況余凡鄙於二道能與癖好哉（今彥遠又別撰集法書要錄等共爲二十卷好事者得余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

歷代名畫記卷二終

歷代名畫記卷第三

叙自古跋尾押署

前代御府自晉未至周隋收聚圖畫皆未行印記但僮列當時鑒識藝人押署

宋

張則　袁倩

齊

陸綏

劉瑱　毛惠遠

梁

沈熾文　唐懷允

徐僧權　孫子眞

庾於陵　法象

徐湯　孫達

姚懷珍　范胤祖

江僧寶　滿騫

陳延祖　顧操

陳

杜僧譚　黃高

北齊

丁道矜

隋

江總　姚察

朱昇　何妥

大業年月日 奉勅裝 內史薛道衡

開皇年月日 署名跋尾

亦有開皇年月日 參軍事學士諸葛頴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 軍開府學士薄上開府薛收文學士褚亮亦有褚亮下更署

唐朝武德初秦王府跋尾 褚亮 虞世南 姓名

貞觀中褚河南等監掌裝背並有當時鑒識人押

署跋尾官爵姓名貞觀十一年月日 兵曹史樊行整裝合若干國公臣馬懷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蘇頲姚崇秘書監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臣張說秘書少監馬懷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蘇頲銀青光祿大夫守史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宋璟

十二年月日 題署同 十一年

十三年月日 將仕郎直弘文館臣王行直裝起居郎臣褚遂良監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申國公臣士廉梁國公臣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臣君集犯法特進鄭國公臣徵吏部尚書左僕射臣君集犯法後亦有褚却處中書令蔣馬郡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唐儉光祿大夫天禮部尚書河間郡王臣孝恭刑部尚書彭城縣開國公臣劉德威兼太常卿扶風縣開國男臣韋挺少府監安昌縣開國男臣馮長命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濟陽縣開國男臣唐皎亦有不署馮長命唐皎二人官爵姓名者

十四年月日 將仕郎直弘文館臣張龍樹裝基官士廉基官徵基官楊師道起居郎臣褚遂良亦有臣蔡橋裝其玄齡士廉魏徵師道君集官爵姓名並同師道後有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臣安行本

十五年十六年月日 文林郎臣張龍樹裝行起居郎臣褚遂良揚師道趙徵房玄齡後無已下人姓名

十七年十八年月日 守黃門侍郎褚遂良監古他人官爵姓名是開元中割却

十九年月日 褚遂良監古他人官爵姓名是開元中割却

開元中玄宗購求天下圖書亦命當時鑒識人押

署跋尾劉懷信等亦或割去前代名氏以已等名

氏代之開元五年月日 陪戎副尉王思忠裝亦有張龍樹裝王行真裝文林郎直秘書省臣王知逸監宜義郎行左司禦率府錄事參軍臣劉懷信監十年賜名匡矜宜義郎行左驍衛率府倉曹參軍臣陸元悌監後至十一年爲給事中賜名堅直集賢承議郎行左金吾衛長史臣魏哲監左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上柱國舒國公臣褚無量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秘書監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臣張說懷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蘇頲

唐朝魏王泰印

太平公主駙馬武延秀玉印胡書四字梵音云三藐毋馱

故潤州刺史贈左散騎常侍徐嶠之印

嶠之子吏部侍郎會稽郡公徐浩浩子壽印

議郎賓蒙印 蒙弟范陽功曹賓泉印

延王友賓永二小字印

金部郎中劉繹印

起居舍人李造印

鄂州司馬張懷瓘弟盛王府司馬懷瓌印

劍州司馬劉知章印

光祿大夫中書令上柱國趙國公鍾紹京印

彥遠高祖中書令河東公印

曾祖相國魏國公印

祖相國高平公二字小印

又有鵲瑞二字同爲一印

故相國司徒汧國公李勉印

汧國公之子兵部員外郎李約印

又故相趙國公李吉甫印

故御史大夫黎餘印

故桂州觀察使蕭祐印

故相國晉國公韓滉印

故相國鄴侯李泌印

又有梁朝徐僧權印

唐朝魏王泰印

太平公主駙馬武延秀玉印胡書四字梵音云三藐毋馱

故潤州刺史贈左散騎常侍徐嶠之印

嶠之子吏部侍郎會稽郡公徐浩浩子壽印

議郎賓蒙印 蒙弟范陽功曹賓泉印

延王友賓永二小字印

金部郎中劉繹印

起居舍人李造印

鄂州司馬張懷瓘弟盛王府司馬懷瓌印

劍州司馬劉知章印

光祿大夫中書令上柱國趙國公鍾紹京印

彥遠高祖中書令河東公印

曾祖相國魏國公印

祖相國高平公二字小印

又有鵲瑞二字同爲一印

故相國司徒汧國公李勉印

汧國公之子兵部員外郎李約印

又故相趙國公李吉甫印

故御史大夫黎餘印

故桂州觀察使蕭祐印

故相國晉國公韓滉印

故相國鄴侯李泌印

太宗皇帝自書貞觀二小字作二小印

玄宗皇帝自書開元二小字成一印

又有集賢印祕閣印翰林印 各以判司所收掌圖書定印

又有弘文之印恐是東觀舊印印書者其印至小

更有元和之印恐是官印多印搨本書畫

諸好事家印有東晉僕射周顗印古小雌字

餘不具載

叙古今公私印記

故犯法人宰相王涯印

僕射馬總印

宣州長史周昉印

劍州刺史王朏印

張敦簡印

已上諸印記千百年可爲鑑

別有

已上並未尋討去處皆是識鑒寶玩之家印記並可爲驗證

又有褚氏書印非褚河南之印也

此外更有諸家印署皆非鑒識但偶獲圖畫便即印之不足爲證驗故不具錄若不識圖畫不煩空驗印記雖然自古及近代御府購求之家藏蓄傳授閱翫其人至多是以要明跋尾印記乃是書畫之本業耳

論裝背標軸

自晉代已前裝背不佳宋時范曄始能裝背宋武帝時徐爰明帝時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孫奉伯編次圖書裝背爲妙梁武帝命朱异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沈熾文等又加裝護國朝太宗皇帝使典儀王行真等裝褫起居郎褚遂良較書郎王知敬等監領凡圖書本是首尾完全著名之物不在輒議割截改移之限若要錯綜次第或三紙五紙三扇五扇又上中下等相揉雜本亡詮次者必宜與蘊藉方爲宜稱其古之與錦具李章武所集錦譜必若大盜至焉好處爲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何以然凡人觀畫亦何計實惜梁朝大聚圖書自古爲盛湘東之敗必銳於開卷懈怠將半次遇中品不覺留連以至烟焰漲天此其運也況乎私室寶持子孫不肖大卷終此虞龢論裝書畫之例於理甚暢凡煮糊必則胶篋以遺勢家小則舉軸以易朝饌此又時也去筋稀緩得所攪之不停自然調熟余往往入少亦何嗟乎

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

畫壁在人家者

會昌中多毀折今亦具藏亦有好事收得

兩京寺觀等畫壁

太清宮 殿內絹上寫玄元眞是吳

薦福寺 天后飛白書額

淨土院門外兩邊吳畫神鬼南邊神頭上龍爲妙

西廊菩提院吳畫維摩詰本行變

律院北廊張璪畢宏畫

西南院佛殿內東壁及廊下行僧並吳畫未了

興善寺殿內壁畫至妙失人名 按裝錄云此寺有劉焉畫恐是

西南舍利塔內曹畫西面尹琳畫

東廊從南第三院小殿柱間吳畫神工人裝損

三藏院閣畫至妙失人名

慈恩寺塔內面東西間尹琳畫西面菩薩騎師子

東面騎象

塔下南門尉遲畫西壁千鉢文殊尉遲畫

南北兩間及兩門吳畫并自題

塔北殿前總間吳畫菩薩殿內楊庭光畫經變色損

大殿東軒廊北壁吳畫未了舊傳是吳細看不是
大殿東廊從北第一院鄭虔畢宏王維等白畫
入院北壁二神甚妙失人名
兩廊壁間閻令畫中間及西廊李果奴畫行僧
塔之東南中門外偏張孝師畫地獄變已剝落
院內東廊從北第一房間南壁韋鑾畫松樹
大佛殿內東壁好畫失人名
中三門裏兩面尹琳畫神
龍興觀大門內吳畫神已摧剝
殿內東壁吳畫明眞經變
北面從西第二門董諤白畫
唐安寺塔下尹琳李眞畫
北堂內西壁朱審畫山水
光宅寺東菩提院內北壁東西偏尉遲畫降魔等
變殿內吳生楊廷光畫又尹琳畫面方變
玄眞觀殿內玄元及侍眞座上陳靜心畫樂天及
神殿內外程雅陳靜心畫
資聖寺殿仲容題額檀章畫中三門東總間
南北面吳畫高僧
大三門東南壁姚景仙畫經變
寺西門直西院外神及院內經變楊廷光畫
北圓塔下李眞尹琳絹畫菩薩
寶剎寺佛殿南楊契丹畫涅槃等變相與裴錄同據裴畫錄
亦有鄭畫西廊陳靜雅畫地獄變又有楊廷光畫
今不見也

興唐寺三門樓下吳畫神
東殿若院楊廷光畫山水等
面院韓幹畫一行大師眞徐浩書讚又有吳生周
昉紛畫中三門內東西偏兩壁尉遲畫
殿軒廊東面南壁吳畫
淨土院董諤尹琳楊坦楊喬畫
院內次北廊向東塔院內西壁吳畫金剛變工人
成色損
次南廊吳畫金剛經變及郗后等并自題
小殿內吳畫神菩薩帝釋西壁西方變亦吳畫
東南角吳弟子李生畫金光明經變
講堂內楊廷光畫
菩提寺佛殿內東西壁吳畫神鬼西壁工人布色
損佛殿壁帶間亦有楊廷光白畫
殿內東西北壁並吳畫其東壁有菩薩轉目視人
法師文溆亡何令工人布色損矣
東壁董諤畫本行經變
佛殿上构欄耿昌言畫水族
佛殿內東壁楊廷光畫據西京記合有鄭畫今亡
萬安觀公主影堂東北小院南行屋門外北壁李
昭道畫山水
淨域寺據裴畫錄此寺有孫尚子畫今不見
三階院東壁張孝師畫地獄變杜懷亮書牓子
院門內外神鬼王韶應畫王什書牓子王什杜懷亮書人罕

知有書迹甚高似鍾書
景公寺東廊南間東門南壁畫行僧轉目視人
中門之東吳畫地獄并題
西門內西壁吳畫帝釋并題次南廊吳畫
三門內東西畫至妙失人名
青龍寺中三門外東西王韶應畫
安國寺東車門直北東壁北院門外畫神兩壁及
梁武帝郗后等並吳畫并題
經院小堂內外並吳畫
西廊南頭院西面堂內南北壁并中三門外東西
壁梵王帝釋並楊廷光畫
三門東西兩壁釋天等吳畫工人成色損
東廊大法師院塔內尉遲畫及吳畫
大佛殿東西二神吳畫工人成色損
殿內維摩變吳畫
東北涅槃變楊廷光畫
西壁西方變吳畫工人成色損
殿內正南佛吳畫輕成色
開元觀西廊院天尊殿前龍虎君明眞經變及西
壁並楊廷光畫門西總上下楊仙喬畫
雲花寺小佛殿有趙武端畫淨土變
西廊北院門上北面王知慎畫
寶應寺多韓幹白畫亦有輕成色者
佛殿東西二菩薩亦幹畫工人成色損

西南院小堂北壁張璪畫山水

院南門外韓幹畫側生毗沙門天王

北下方西塔院下邊鷰畫牡丹

咸宜觀三門兩壁及東西廊並吳畫

殿上總閣真人吳畫

殿前東西二神解倩畫

殿外東頭東西二神西頭東西壁吳生并楊廷光畫總閣寫真及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圖陳閎畫

永壽寺三門裡吳畫神

千福寺在安定坊會昌中毀寺後却置不改舊額寺額上官昭容書毀寺後有僧收得再置却懸之中三門外東行南太宗皇帝撰聖教序弘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書西行楚金和尚法華感應碑顏魯公書於沙門飛錫撰浩題額碑陰沙門飛錫撰吳通微書

東塔院額高力士書涅槃鬼神楊惠之書門屋下內外面楊廷光白畫鬼神并門屋下兩面四五間

西塔院玄宗皇帝題額

北廊堂內南嶽智顗思大禪師法華七祖及弟子影弟子嘗王主簿韓幹嶽貌道法弟子沙門飛錫撰頌并書繞塔板上傳法二十四弟子盧稜伽韓幹畫裏面吳生畫時菩薩現吳生貌塔北普賢菩薩鬼神似是尹琳畫相傳云是楊廷光畫時筆端舍利從空而落塔院門兩面內外及東西向裏各四間吳畫鬼神帝釋極妙塔院西廊沙門懷素草書天師真韓幹畫此東塔玄宗感夢置之

楚金真吳畫彌勒下生變韓幹正畫細小稠鬧

院門北邊碑顏魯公書岑勛撰南邊碑張芬書向裏面壁上碑吳通微書僧道秀撰造塔人木匠李伏橫石作張愛兒石并欄篆書李陽冰石作張愛兒東閣肅宗置面東碑韓擇木八分書王翰撰天台智者大師碑張芬書佛殿東院西行南院殿內有李綸畫普賢菩薩田琳畫文殊師利菩薩

崇福寺武后題額西庫牛昭王陁子畫山水

東山亭劉整畫山水

西庫門外面壁神吳畫自題

化度寺殷仲容題額楊廷光楊仙喬畫本行經變盧稜伽畫地獄變今殘兩頭少許耳

溫國寺淨土院尹琳畫三門內吳畫鬼神南北總門畫神失人名

定水寺王羲之題額從荊州將來殿內東壁北二神西壁三帝釋並張僧繇畫從上元縣移來餘七神及下小神並解倩畫

殿內東壁孫尚子畫維摩詰其後屏風臨古迹帖亦妙

中間亦孫尚子畫東間不是孫亦妙失人名

內東西壁及前面門上並似展畫甚妙前面有三圓光皆突生壁總閣菩薩亦妙

奉恩寺中三門外西院北尉遲畫本國王及諸親族次塔下小畫亦尉遲畫此寺本是乙僧宅

龍興寺佛殿鄭法輪畫

懿德寺三門樓下兩壁神中三門鬼西華嚴變並妙三門西廊東靜眼畫山水

大殿內畫極妙失人名

勝光寺西北院小殿南面東西偏門上王定畫行僧及門閣菩薩圓光

三門外神及帝釋楊仙喬畫

三門北南廊尹琳畫

塔東南院周昉畫水月觀自在菩薩掩障菩薩圖光及竹並是劉整成色

西明寺玄宗朝南薰殿學士劉子皐書額入西門南壁楊廷光畫神兩鋪成色損

東廊東面第一間傳法者圖讚褚遂良書第三間利防等第四間曇柯迦羅並歐陽通書

寺東崇福寺壁碾陳積善畫山水

三階院蔡金剛范長壽畫

淨法寺殿後張孝師畫地獄變

東壁范長壽畫與裴孝源錄同西壁亦妙失人名

空觀寺本周時村佛堂遶壁當時名手畫佛堂在寺東廊南院佛殿南面東西門上袁子昂畫又有三絕是佛殿門扇孔雀及二龍

崇聖寺西殿內董伯仁畫

東殿展子虔畫展畫與裴孝源錄同西北鄭德文畫

淨景寺殷仲容題額

濟度寺殷仲容題額

玄都觀殿內范長壽畫

海覺寺歐陽詢題額三門內王韶應畫小殿前面蓮畫
像
雙林塔西面展畫後面云是鄭畫尤妙
西南院門北壁畫神失名甚妙或云鄭法士
壽果寺殿內畫甚妙失人名
紀國寺西禪院小堂鄭法輪畫甚碎
褒義寺殿後東西畫似是王定
佛殿西壁涅槃變盧稜迦畫自題
西禪院殿內杜景祥王元之畫
大雲寺東浮圖北有塔俗呼爲七寶塔隋文帝造
馮提伽畫瘦馬并帳幕人物已剝落又東壁北壁
鄭法輪畫西壁田僧亮畫外邊四面楊契丹畫本
行經據裴錄此寺亦有展畫其田楊鄭並同塔東叉手下畫辟邪變
目隨人轉盻
三階院牕下曠野雜獸似是張孝師
西南淨土院遶殿僧至妙失人名
永泰寺殿及西廊李雅畫聖僧
東廊懸門楊契丹畫
東精舍鄭法士畫滅度變相
揔持寺門外東西吳畫成色損
佛殿內西面孫尚子畫
三藏院小佛殿四壁尹琳李昌畫
堂內李重昌畫恩大師影
莊嚴寺兩寺並殷令名題額南門外壁白描神尹琳畫

中門外東西盧稜迦畫兩壁甚大
祕書省薛稷畫鶴賀知章題詩在東祕書廳郎餘
令畫鳳在書閣柱上都不成畫不堪觀先亦有小
山水在書閣上今已無御史臺殿中廳吳畫山水
據其畫跡不是吳又蕭桂州祐畫山水將作監劉
整畫山水太常寺太卿後廳梁洽畫山水
禪定寺裴孝源畫錄云有陳善見畫
西禪寺裴孝源云有孫尚子畫
開業寺裴錄云有曹仲達李雅楊契丹鄭法士畫
清禪寺裴錄云有鄭法士畫
延興寺裴錄云有鄭法士李雅畫
已上上都
東都寺觀畫壁
福先寺三階院吳畫地獄變有病龍最妙
寺三門兩頭亦似吳畫係本寺三階院
天宮寺三門吳畫除災患變板上二菩薩張僧繇
畫從江南將來
長壽寺門裏東西兩壁鬼神吳畫
佛殿兩軒行僧亦吳畫
菜園精舍內王韶應畫
敬愛寺據裴孝源畫錄云有孫尚子畫彥遠按敬愛寺是中宗皇帝爲高宗武后置孫尚子
是隋朝畫手裴君所記爲謬矣佛殿內菩薩樹下彌勒菩薩塑像
麟德二年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
爲樣巧兒張壽宋朝塑王玄策指揮李安貼金東間彌勒像張智藏塑即張壽之

弟也陳永承成西間彌勒像寶弘果塑已上三處像光及化生等並是劉爽刻殿
中門西神寶弘果塑殿中門東神趙雲質塑今謂之聖神也此一殿
功德並妙選巧工各騁奇思莊嚴華麗天下共推
西禪院殿內佛事并山並寶弘果塑東禪院般若臺內
佛事中門兩神太門內外四金剛并獅子崑崙名
二并迎送金剛神王及四大獅子兩食堂講堂兩
聖僧已上並寶弘果塑太殿內東西面壁畫劉行臣描維摩詰
盧舍那並劉行臣描趙龕成自餘並聖曆已後劉茂德皇甫節共成法華太子
變劉茂德成即行臣子西壁西方佛會趙武端描十六觀及閻羅
王變劉阿祖描西禪院北壁華嚴變張法受描北壁門西一
間佛會及山水何長壽描人物等張法受趙龕成東西兩壁
西方彌勒變并禪院門外道西行道僧並神龍後王韶應描
董思成禪院內西廊壁畫開元十年吳道子描日藏月藏經變
及業報差別變吳道子描翟琰成罪福報應是雜手成所以色損也東禪院
殿內十輪變武靜藏描東壁西方變蘇思忠描陳慶子成殿間菩
薩及內廊下壁武靜藏描陳慶子成講堂內大寶帳開元三年史小
淨起樣隨隱起等是張阿乾生銅作并蠟樣是李正王兼亮郭兼子天后大香爐高五
尺五寸闊四尺重二千斤又大金銅香爐毛婁羅樣後更加木座及須彌山浮趺等
高一丈二尺張阿乾蠟樣金銅幡十三口長一丈二尺張李八寫并成畫納
幡十三口金銅腳長一丈二尺張李八寫并成又四口亦長一丈二尺雜手成
大院紗廊壁行僧中門內已西並趙武端描惟唐三藏是劉行臣描
亦成中門內已東五僧師叔描第六僧已東至東行南
頭第二門已南並劉行臣描已北並趙武端描武云劉行臣描中門
西邊紗廊外面並聖曆已後劉茂德描陳慶子成中門內立神大

門內坐神（並劉行臣描）中門東立神及神之東西兩鬼（聖曆後有神英法師令向長壽掃却欲重描神英京兆黨何生洛下衆僧黨劉行臣時人以何生雖善山水至於畫神不如劉劉爲關東獨步與西京長壽齊名洛下之意抑何進劉不許神英之請還遣行臣之子茂德輸其父畫今中門東神及兩鬼腰已上新接者亦不逮其父矣）其日藏月藏經變有病龍又妙於福先寺者殿內則天真山亭院十論經變華嚴經並武靜藏畫龍王西上蜥蜴及懷中所抱鷄尤妙　山亭院北及門樓內兩廂震亶支提二神並劉行臣畫今暗第二門東神亦行臣畫今暗（彥遠遊西京寺觀不得遍惟敬愛寺得細探討故爲詳備）龍興寺西禪院殿東頭展畫八國王分舍利大雲寺門東兩壁鬼神佛殿上菩薩六軀淨土經變關上婆叟仙並尉遲畫黃犬及鷹最妙

弘聖寺陳靜眼張志畫

昭成寺西廊障日西域記圖楊廷光畫

三門下護法二神張遵禮畫

香爐兩頭淨土變藥師變程遜畫

聖慈寺西北禪院程遜畫本行經變維摩詰并諸功德楊廷光畫

弘道觀東封圖是吳畫兩京記乃云非名手畫誤也城北老君廟吳畫杜甫詩云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雁行畫手看前輩吳生獨擅場

光嚴寺（裴孝源云有董伯仁畫）天女寺（裴云有展畫今不見）

已上東都

會昌五年武宗毀天下寺塔兩京各留三兩所故名畫在寺壁者唯存一二當時有好事或揭取陷於屋壁已前所記者存之蓋寡先是宰相李德裕鎮浙西創立甘露寺唯甘露不毀取管內諸寺畫壁置於寺內大約有

顧愷之畫維摩詰在大殿外西壁

戴安道文殊在大殿外西壁

陸探微菩薩在殿後面

謝靈運菩薩六壁在天王堂外壁

張僧繇神在禪院三聖堂外壁

張僧繇菩薩十壁在大殿兩頭

張僧繇菩薩并神在文殊堂外壁

展子虔菩薩兩壁在大殿外

韓幹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內

陸曜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內前面

唐湊十善十惡在三門外兩頭

吳道子僧二軀在釋迦道場外壁

吳道子鬼神在僧迦和尚南外壁

王陁子須彌山海水在僧伽和尚外壁（諸初置甘露寺中後爲盧尚書簡辭所取寶於家以匣之大中七年令上因訪宰臣此畫遂詔詩州刺史盧簡辭求以進賜之金帛以問示百寮後收入內）

述古之祕畫珍圖

古之祕畫珍圖固多散逸人間不得見之今粗舉領袖則有

龍魚河圖　六甲靈形圖

五帝鈎命決圖　孝經祕圖

孝經左契圖　孝經雌雄圖

遁甲開山圖（王粲）　甘泉宮圖（漢武）

漢麟閣圖二（武帝一宣帝一）　鴻都門圖（孔聖七十子）

西王母蓋地圖（舜）　南都賦圖（戴安道）

雲漢圖（劉褒）　黃帝明堂圖（漢武）

五嶽眞形圖（漢武）　韓詩圖十四

論語圖二　蚩尤王子兵法營陣圖

魯班攻戰器械圖　黃帝攻法圖

伍胥水戰圖　吳孫子兵法雲氣圖

五星八卦二十八宿圖　日月交會九道圖

十二星宮圖三　望氣圖一

分野璇璣圖八　詩緯圖一

河圖（上三又八卷）　孝經讖圖十二

春秋圖一

浸譚泥圖七

八卦八風十二時二十八宿音律圖十一

周公成壞吉凶圖一　妖怪圖四

相宅圖地圖一　黃帝樊薛許氏相圖

陰陽宅相圖一　馬像圖八

三王相鷹圖一　療馬百病圖四

老子黃庭經圖一　大蒐神芝圖十二

黃帝昇龍圖一　山海經圖六又鈔圖一

太史公漢書圖八（又漢記圖三太史公畫二十八人）

大荒經圖二十六　河圖括地象圖十一　蓋州學堂圖十畫古聖帝賢臣七十子後代又增漢晉帝王名臣蜀之賢相牧守似東晉時人所撰

天地郊社圖　諸鹵簿圖不備錄篇目至多　魯廟孔子弟子圖五是魯國廟堂東西廊畫圖

古聖賢帝王圖二又六　古瑞應圖二　傳國璽圖一就象撰并記　洛陽圖一名楊宮圖狀楊佺期撰

魏帝所撰雜畫圖一　魏順應圖四十　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每卷百有圖庾茂氏撰

大駕鹵簿圖三　明帝太學圖三　職貢圖一外國酋渠諸蕃土俗本來仍各圖其來貢者之狀金樓子言之梁元帝畫

列仙傳圖一　搜神記圖四前　中天竺國圖有行記十卷圖三卷明慶三年王玄策撰

百國人圖一　地形圖一張衡撰　祥瑞圖十卷起天有黃道失撰者

地形方丈圖一裴秀　孫子八陣圖一　符瑞圖十卷行日月楊廷光并集孫氏熊氏圖

太一三宮用兵成圖二　渾天宣夜圖各一　白澤圖一卷三百二十事出抱朴子黃帝延東海而遇之

日月交會圖一○鄭玄註

章賢十二時雲雨氣圖一

十二屬神圖一　神農本草例圖一

周禮圖十四　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

江圖三劉氏又一張氏

吳孫子牝牡八變陣圖二

黃石公五星圖玄圖一　占日雲氣圖京兆夏氏魏氏並有

二十八宿分野圖一　風角五音圖

三禮圖十卷阮諶等撰又十二卷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勅有司撰左武候執旗官夏侯朗

爾雅圖上下兩卷陳尚書令江灌字惠源至武德中為隋州司馬并著爾雅贊二卷音畫

六卷

忠孝圖二十卷唐故涼州都督李襲譽貞觀三年撰奏上京之并傳贊

漢明帝畫宮圖五十卷第一起庖犧五十雜畫贊漢明帝雅好畫圖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圖畫謂之畫贊至陳惠王曹植為贊

右略舉其大綱凡九十有七尚未盡載

辯靈命圖二　靈命本圖二　易狀圖一　本草圖二十五其形狀蘇敬撰明慶中事　靈秀本草圖六起赤箭終蛇縱源平仲撰　古今藝術圖五十卷既畫其形又說其事隋煬帝撰

歷代名畫記卷第四

軒轅時

史皇黃帝之臣也始善圖畫創制垂法體象天地功侔造化首冠群工不亦宜哉見世本與蒼頡同時

周

封膜周時人善畫見穆天子傳郭璞云姓封名膜

齊

敬君者善畫齊王起九重臺召敬君畫之敬君久不得歸息其妻乃畫妻對之齊王知其妻其與錢百萬納其妻劉向說苑具載

秦

烈裔睿洎國人秦皇二年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噴壁成龍獸以指歷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矩度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土備焉善畫鸞鳳軒軒然惟恐飛去見王子年拾遺錄

漢

毛延壽杜陵人　陳敞安陵人　劉白新豐人

龔寬洛陽人　陽望下杜人　樊育長安人

已上六人並永光建昭中畫手時元帝後宮既多使圖其狀每披圖召見諸宮人競賂畫工錢帛獨王嬙貌麗意不苟求工人遂為醜狀及匈奴求漢美女上按圖召昭君行帝見昭君貌第一甚悔之而籍已定乃窮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毛延壽畫人老少美惡皆得其真陳敞劉白龔

寬並工牛馬但人物不及延壽陽望樊育亦善畫尤善布色見葛洪西京雜記

後漢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多才藝善畫自爲壽藏於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爲讚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見范曄東漢書

劉褒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見孫暢之述畫記及張華博物志云

蔡邕字伯喈裴孝源所定品第云伯喈在下品陳留圉人工書畫善鼓琴建寧中爲郎中校書東觀刊正六經文字書于太學石壁天下模學又創八分書體爲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年六十一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喜案叔節賜彪兼命爲讚及書邕書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見東觀漢記并孫暢之述畫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高才過人性巧明天象善畫累拜侍中出爲河間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可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令號爲巴獸潭見郭氏異物志彥遠按三齊記云昔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巧者以足畫之又按應劭風俗通云公輸班見水上蟹形以足畫之巧者非止於手運思腳亦應乎心也

劉旦楊魯並光和中畫手待詔尚方畫於洪都學二人並見謝承後漢書

魏

少帝曹髦字士彥中品東海定王霖之子幼好學善書畫初封高貴鄉公後即帝位甘露三年卒年二十魏志有傳曹髦之迹獨高魏代謝赫等雖著畫品皆闕而不載彥遠今著此書不必備見其蹤跡但自古善畫者即載之有祖二疏圖盜跖圖黃河流勢新豐放雜大圖傳於代又有於陵子點婁夫妻圖

楊脩字德祖中品下華陰人也有使才爲丞相主簿與陳思王友善武帝以知有餘又袁氏之甥也且客於植遂惡之魏志有傳西京圖蹶相平像吳季札像並著明帝題字傳於代桓範字元則沛國龍亢人少以才學稱時號智囊善丹青在漢爲羽林左監人魏拜大司農魏志有傳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性嗜酒善畫爲侍中司空都鄉侯年七十六謚曰穆魏志有傳顏光祿云魏元陽之射徐侍中之畫是也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鱠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鱠魚懸岸群獺競來一時執得帝嘉歎曰卿畫何其神也荅曰臣未嘗執筆人所作者自可庶幾見續齊諧記

吳

曹不興中品上吳興人也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狀權疑其眞以手彈之時稱吳有八絕張牧吳錄云八絕者蔡姬鄭櫃善相冒敦善星象吳範善候風氣趙達善算蠶武善基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是八絕也吳赤烏中不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祕府至宋朝陸探微見畫歎其妙因取不興龍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日霧霈謝赫云不興之迹代不復見祕閣內一龍頭而已觀其風骨擅名不虛在第一品陸之下衛之上李嗣眞云不興以一蠅輒擅重價列於上品恐爲未當況拂蠅之事一說是楊脩謝赫黜衛進曹是涉貴耳之論彥遠按楊脩與魏太祖畫扇悞蠅得名但今代無其迹若以品第在衛之上則未敢知一人白畫雜紙畫龍虎圖紙畫青谿龍赤盤龍南海監牧十種馬夷子蠻并獸龍頭四並傳於代

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書書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爲龍鳳之錦宮中號爲機絕孫權嘗歎魏蜀未平恩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江湖九州山岳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岳列國地形時人號爲針絕又以膠續絲髮作輕幔號爲絲絕見王子年拾遺錄

蜀

諸葛亮字孔明彥遠按常璩華陽國志云亮以南夷之俗難化乃畫夷圖以賜夷夷甚重之

亮子贈宇恩遠善書畫爲侍中僕射軍師將軍蜀見志

歷代名畫記卷四終

歷代名畫記卷第五

晉

明帝司馬紹字道畿下品上元帝長子幼異有對日之奇及長善書畫有識鑒最善畫佛像蔡謨集云帝畫佛於樂賢堂經歷寇亂而堂獨存顯宗効著作爲頌大寧中年二十七謚曰明帝廟號肅祖見晉書謝云雖畧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迹超越彥遠會見晉帝毛詩圖舊目云羊欣題字驗其迹乃子敬也畫詩七月圖毛詩圖二列女二史記列女圖二雜鳥獸五游清池圖息徒蘭圃圖雜畏鳥圖洛神賦圖游獵圖雜禽獸圖東王公西王母圖洛中貴戚圖穆王宴瑤池圖漢武回中圖廟州神圖人物風土圖傳於代又畫列女禹會塗山殷湯代桀圖

荀勗字公曾中品下潁川人多才藝善書畫在魏爲大將軍掾入晉爲侍中中書監濟北侯光祿大夫尚書令太康十年贈司徒謚曰成鍾會嘗詐作勗書就勗母取寶劒會于時方造宅勗潛畫會祖父形於壁會兄弟入門見之感慟乃廢宅勗書亦會之比也元魏志及劉義慶世說有大列女圖小列女圖謝云荀與張墨同品在第一品衛協下顧駿之上

張墨下品謝赫云與荀勗並風範氣韻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覩精奧若取其意外則方厭膏腴可與知音說難與俗人道屏風一雜序法像雜白畫侍綠圖傳於代

衛協上品下抱朴子云衛協張墨並爲畫聖孫暢之述畫云上林苑圖協之迹最妙又七佛圖人物不敢點眼睛顧愷之論畫云七佛與大列女皆協之迹偉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亦協手巧密於情思此畫短卷八分題元和初宗人張惟素將來余大父荅以名馬幷絹二百疋惟素後却索將貨與韓侍郎念之子昶借與故相國鄒平段公家以模本歸於昶彥遠會昌元年見段家本後又於襄州從事見韓家本謝赫云古畫皆畧至協始精六法頗爲兼善雖不備該形似而妙有氣韻凌跨群雄曠代絕筆在第一品曹不興下張墨荀勗上李嗣眞云衛之迹雖有神氣觀其骨節無累多矣顧生天才傑出何區區荀衛敢居其上彥遠以衛協品第在顧生之上初恐未安及覽顧生集有論畫一篇歎服衛畫北風列女圖自以爲不及則不妨顧在衛之下荀又居顧之上則未敢知苟北風圖史記伍子胥圖醉客圖神仙畫張僧繇像鹿圖詩泰稷圖史記列女圖白畫上林苑圖中雅子刺虎圖吳王舟師圖並傳於代又有小列女楞嚴七佛

王廙字世將上品琅琊臨沂人善屬詞工書畫過江後爲晉代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綜元帝時爲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鎮軍謝尚於武昌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廙畫王敦用廙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護南蠻校尉贈侍中年四十七見晉書及何法盛晉中興書廙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時右軍亦學畫於廙廙書孔子十弟子贊云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

弟子圖以勵之嗟爾羨之可不勗哉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已之道又各爲汝贊之（見廣本集有異獸圖列女仁智圖獅子擊象圖吳楚放牧圖魚龍獻水綵圖村社齊屏風屏兒圖並傳於代）

王羲之字逸少（中品下）廣後子也風格爽舉不顧常流書既爲古今之冠晃丹青亦妙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見晉書雜獸圖臨鏡自寫眞圖扇上畫小人物傳於前代）

羲之子獻之字子敬（中品下）少有盛名風流高邁草隸繼父之美丹青亦工桓溫嘗請畫扇誤落筆因就成烏駁牸牛極妙絕又書牸牛賦於扇上此扇羲熙中猶在官至中書令太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三贈待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見孫暢之述畫記彥遠按俗稱逸少爲大令子敬爲小令非也子敬爲中書令年四十三族弟珉代居之珉年三十八子敬爲敬大令也季琰乃小令也逸少官不至中書令不可呼爲大令也）

康昕字君明（下品）外國胡人或云羲興人書類子敬亦比羊欣曾潛易子敬題方山亭壁子敬初不疑之畫又爲妙絕官至臨沂令（孫暢之云勝楊惠五獸圖傳於代）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上品上）晉陵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劉義慶世說云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以來未有也（又云卿畫若頰古來未有也）曾以一厨畫暫寄桓玄皆共妙迹所珍祕者封題之玄開其後取之誑言不開愷之不疑是竊去直云畫妙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故人稱愷之三絕畫絕才絕痴絕又常忱一嚬女乃畫女於壁當心釘之女患心痛告於長康拔去釘乃愈（此一節事亦見劉義慶與南明條而小不同云思江陵美女畫像著之於壁死之亦出復神鬼也）嘗欲寫殷仲堪眞仲堪素有目疾因辭長康曰明府當綠隱眼也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蔽月畫人嘗數年不點目時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又畫裴楷眞頰上加三毛云楷俊朗有識具此正是其識具觀者詳之定覺神明殊勝重嵇康四言詩畫爲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又畫謝幼輿於一嶺裏人問所以顧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巖壑中又常畫中興帝相列像妙極一時著魏晉名臣畫贊評量甚多又有論畫一篇皆模寫要法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見晉史中興書曾道賛續晉陽秋劉義慶世說及顧集）

建康實錄云謝赫論江左畫人吳曹不興晉顧長康宋陸探微皆爲上品餘皆中下品遠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手運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胸臆肩背亡遺失尺度此其難也曾不興能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之長康又曾於瓦棺寺北小殿畫維摩詰畫訖光彩耀目數日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後寺衆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塡咽俄而得百萬錢劉義慶世說云桓大司馬每請長康與羊欣論書畫竟夕忘疲孫暢之述畫記云畫冠晃而亡面貌勝於戴逵謝赫云深體精微筆亡妄下但迹不追意聲過其實在第三品姚曇度下毛惠遠上李嗣眞云顧生天才傑出獨立亡偶何區區苟衛而可濫居篇首不與又處顧上謝評甚不當也顧生思伴造化得妙物於神會足使陸生失步荀侯絕倒以顧之才流豈合甄於品彙列於下品尤所未安今顧陸請同居上品（考遠以本朝才流李夫人之方矣矣）姚最云顧公之美獨擅往策荀衛曹張方之茂然如負日月似得神明慨抱玉之徒勤悲曲高而絕唱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云聲過其實可爲於邑張懷瓘云顧公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迹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煙霄之上不可以圖畫問求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爲最喻之書則顧陸比之鍾張僧繇比之逸少俱爲古今之獨絕豈可以品第拘謝氏黜顧未爲定鑒（案書外城傳獅子圖云玉像高四尺一寸手色特異制作非人工力歷晉宋朝在瓦棺寺內戴安道手刻佛五軀及長康所畫維摩詰二絕齊東昏侯取玉像爲寵妃釵釧後爾而東昏侯暴亡顧畫自異歟古人圖和闐像桓玄像亦處女扇畫招隱賦鶴家中朝名士圖謝安像西晉公虞世南像列女仙自麻紙三獅子寺帝相圖等圖上安期像列女仙自麻紙三獅子寺帝相）

列像阮修像阮咸像十一頭獅子白麻紙司馬宣王像一素一紙劉牢之像虎射雜鵲島圖廬山會圖水府圖司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鳧雁水鳥圖列仙畫木雁圖三天女圖行三龍圖絹六幅圖山水古賢榮啓期夫子阮湖并水鳥鼎風桂賜王美人圖蕩舟圖七賢陳思王詩並傳於後代

傾愴之論畫曰 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此以巧拙不能差其品也

小列女 而如恨刻削爲容儀不體不以自然然服章與衆物既甚奇作女子尤麗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艷姿且何平貴賤之形覺然易了難可遠過之也

周本記 重疊彌論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

伏羲神農 好神蜀寶性若然有得一之想首也有天骨而少細美至於龍顏一像起嵩高雄覽之若面也

孫武 趣甚奇二婢以脩美之體有驚劇之則若以臨見妙裁尋其置陳布勢是達畫之變也

醉客 作人形丹成而制衣服慢之亦以助醉神耳多有骨俱然薦生變趣佳作者矣

穰苴 類孫武而不如

壯士 有骨俱然薦生恨急烈不似有奔勝大勢恨不盡激揚之態

列士 英賢之慨以來古人本之見也於秦王之對荊卿及復大闕見此類雖美而不盡善也

三馬 雋骨天奇其騰翼如蹴虛空於馬勢盡善也

東王公 如小吳神靈居然爲神靈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

七佛及夏殷與大列女 二皆衛謙手傳而有情勢

北風詩 亦衛手巧密於精思名作然木離南中南中像與即形布范之象轉不可同年而語矣美麗之形尺寸之制陰陽之數纖妙之迹所並貴神儀在心而手稱其日者玄賞則不待喻不然其絕夫人心之達不可或以衆論褒偏見以擬道者亦必貴觀於明識夫學詳此思過半矣

清遊池 不見全鏡作山形勢者見龍虎雜獸雖不極體以爲衆勢變動多方

七賢 唯嵇生一像欲作其餘雖不妙合以北面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

嵇輕車詩 自嵇人似人嵇然容悴不似中散處置意事既佳又林本寂寞

陳太丘二方 太丘夾素似古賢二方爲爾耳

嵇興 如其人

臨深履薄 就戰之形異作有裁自七賢以來並依子也

又憶之魏晉勝流畫讚曰 凡將摹者皆當先尋此要而後次以即事凡吾所造諸畫素幅皆廣二尺三寸其素絲邪者不可用久而還正則儀容失以素摹素當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鎮使莫動其正筆在前運而眼向前視者則新畫近我矣可常使眼臨筆止隔紙素一重則所摹之本遠我耳則一摹蹉積蹉彌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而防其近內防內若輕物宜利其筆重宜陳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畫山迹利則想動傷其所以疑用筆或好婉則於折楞不雋或多曲取則於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難以言悉輪扁而已矣寫自頸已上寧遲而不雋不使遠而有失其於諸像則像各異迹皆令新迹彌舊本若長短剛軟深淺廣狹與點睛之節上下大小醲薄有一毫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輕而松竹葉醲也凡膠清及彩色不可進素之上下也若艮畫黃滿素者寧當開際耳猶於幅之兩邊各不至三分人有長短今既定遠近以囑其對則不可改易濶促錯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趣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又畫雲臺山記曰山有面則背向有影可令慶雲西而吐於東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盡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暎日西去山別詳其遠近發迹東基轉上未半作紫石如堅雲者五六枚夾岡乘其間而上使勢蜿蟺如龍因抱峯直頓而上下郡向者峙峭峯西連西向之丹崖下據絕磵畫丹崖臨澗上當使赫巘隆崇畫險絕之勢天師坐其上合所坐石及陰宜磵中桃傍生石間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遠據磵指桃迴面謂弟子弟子中有二人臨下到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穆然坐荅問而超昇神爽精詣俯眄桃樹又別作王趙趨一人隱西壁傾巖餘見衣裾一人全見室中使輕妙冷然凡畫人坐時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鮮微此正蓋山高而人遠耳中段東面丹砂絕峯及陰當使嶙峋高驪孤松植其上對天師所壁以成磵磵可甚相近相近者欲令雙壁之內悽愴澄清神明之居必有與立焉可於次峯頭作一紫石亭立以象左闕之夾高驪絕峯西通雲臺以表路路左闕峯似巖爲根根下空絕并諸石重勢巖相承以合臨東磵其西石泉又見乃因絕際作通岡伏流潛降小復東出下磵爲石瀨淪沒于淵所以一西一東而下者欲使自然爲圓雲臺西北二面可一圓岡繞之上爲雙碣石象左右闕石上作狐遊生鳳當婆娑體儀羽秀而詳軒尾翼以眺絕磵後一段亦峭當使釋弁如裂電對雲臺西風所臨壁以成磵磵下有清流其側壁外面作一白虎匍石飲水後爲降勢而絕凡三段山畫之雖長當使畫甚促不爾不稱鳥獸中時有用之者可定其儀而用之下爲

調物景皆倒作清氣帶山下三分倚一以上使耿然成二重已上並長康所若因載子篇自古相傳脫錯未得妙本勘校

史道碩上品下 孫暢之云道碩兄弟四人並善畫道碩工人馬及鵝謝云碩與王微並師荀衛主得其意史傳其似古賢圖金谷圖鵝圖牛圖七賢圖七命圖蜀都賦圖三馬圖八駿圖服乘歐圖酒德頌圖琴賦圖嵇中散詩圖田家十月圖馬圖王駿戈船圖梵僧圖燕人送荊軻圖並傳於代

謝稚下品 陳郡陽夏人初爲晉司徒主簿入宋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宋鄧琬傳有稚子列女康侯像列女母儀圖列女貞節圖列女賢明圖列女仁智圖列女傳一游仙翡翠篇列女辯通圖三馬伯樂圖鴻鵠圖孝子圖十弟子圖三牛圖涿鹿圖軒丘迅邁圖列女孟秋興圖孝經圖列女圖大列女圖康侯圖晉白乙及魏名臣像雜畫一是令尹泣畏蛇圖孟母圖遊仙圖秦王遊海圖洛陽門翻車術水圖汾陰無帶圖狩河陽圖並傳於代

夏侯瞻下品 謝云氣韻不足精密有餘擅名當代事非虛美在第三品毛惠遠下戴逵上邱匡圖高士圖徑山圖楚人祠鬼神圖傳於代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能屬詞善鼓琴工書畫美風儀在魏拜中散大夫入晉不仕自以高潔難期所與神交者唯王戎山濤等爲竹林七賢而已性巧絕與向秀共鍛於柳樹下鍾會貴公子也往訪之康不禮焉會構禍康於文帝時年四十見晉書獅子擊象圖巢由圖傳於代

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秀朗有才鑒善畫明帝時官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年四十二贈侍中大將軍追封始安公謚曰武見孫暢之畫記晉史

謝嚴曹龍丁遠楊惠江思遠已上五人兼見孫暢之畫記思遠陳留圉人有孝行高節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參軍其他辟召皆不就年四十九有傳

王濛字仲祖晉陽人放誕不羈昔比庾翼丹青甚妙頗希高遠常往驢肆家畫幅車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畫但人有飲食美酒精粉我何不往也特善清言爲時所重卒時年三十九官至司徒左長史晉書有傳再見中興書

戴逵字安道譙郡銍人幼有巧慧聰悟博學善鼓琴工書畫爲童兒時以白瓦屑雞卵汁和溲作小碑子爲鄭玄碑時稱詞美書精器度巧絕其畫古人山水極妙十餘歲時於瓦棺寺中畫王長史見之云此兄非獨能畫終享大名吾恨不得見其盛時逵嘗就范宣學范見逵畫以爲亡用之事不宜虛勞心思逵乃與宣畫南都賦范觀畢嗟歎甚以爲有益乃亦學畫逵既巧思又善鑄佛像及雕刻曾造無量壽木像高丈六并菩薩逵以古制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乃潛坐帷中密聽衆論所聽褒貶輒加詳研積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陰靈寶寺郄超觀而禮之撮香誓曰云云既而手中香勃然煙上極目雲際前後徵拜終不起太元二十一年也見晉書及宋書及逵別傳徐廣晉記會稽記郭子劉義慶世說宋朝臨川王寶驗記此像今在越州嘉祥寺今亦有逵手鑄銅佛并二菩薩在故洛陽城白馬寺隋文帝自荊南興皇寺取來謝云情韻綿密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衛之後實稱領袖劉義慶云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見之謝本輕戴兄之但論琴書而已戴亡咎色而說琴畫愈妙謝知其量又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秀看之語戴云神猶太俗蓋卿世情未盡耳戴云惟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蒲薤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光曰強力忍詬不知其他湯克桀以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士道之世不殺其士況讓我乎負石自沉於盧水見列仙傳戴逵畫有阿谷處女圖孫綽高士像胡人弄猿畫漢宋圖董威輦詩圖孔子弟子圖金人銘三馬伯樂圖三牛圖尚子平白畫嵇阮像嵇阮十九首詩圖五天羅漢圖名馬圖漁父圖獅子圖吳中溪山邑居圖杜征南人物圖並傳前代

逵子勃下品 有父風孫暢之云山水勝顧晉義熙初以散騎郎徵不至見宋書有曹長孺像三馬圖九州名山圖秦皇東游圖朝陽谷神圖風雲水月圖已上並傳於前代

勃弟顒字仲若巧思亦逵之流一門隱遁高風振於晉宋傳父之琴書丹青凡所徵辟並不起宋太子鑄丈六金像於瓦棺寺像成而恨面瘦工人不能理乃迎顒問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既鋁音慮臧臂胛像乃相稱時人服其精思年六十四見宋書隱逸傳及王智深宋記

彥遠曰漢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長丈六黃金色帝乃使蔡愔取天竺國優塡王畫釋迦倚像命工人圖於南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以形制古朴未足瞻敬阿

育王像至今亦有存者可見矣後晉明帝衛協皆善畫像未盡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釋氏範金賦采動有楷模至如安道潛思於帳內仲若懋知其臂胛何天機神巧也其後北齊曹仲達梁朝張僧繇唐朝吳道玄周昉各有損益聖賢盼顧有足動人瓔珞天衣創意各異至今刻畫之家列其模範曰曹曰張曰吳曰周斯萬古不易矣

歷代名畫記卷第五終

歷代名畫記卷第六

宋

陸探微上品上　吳人也宋明帝時常在侍從丹青之妙最推工者（宋書有名）謝赫評云畫有六法自古作者鮮能備之唯陸探微及衛協備之矣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激揚可至銓量之極乎上品之上亡地寄言故居標第一（第一品第一人）李嗣真云亡地寄言故居標第一此言過當但顧長康之迹可使陸君失步荀勗絕倒然則稱萬代著龜衡鏡者顧陸同居上品第一張懷瓘云顧陸及張僧繇評者各重其一皆爲當矣陸公參靈酌妙動與神會筆迹勁利如錐刀焉秀骨清像似覺生動令人懍懍若對神明雖妙極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象人風骨張亞於顧陸也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爲最比之書則顧陸鍾張也僧繇遜少也俱爲古今獨絕豈可以品第拘彥遠以此論爲當（有宋孝武像宋明帝像孝武功臣竹林像豫章王像孝安山陽王像巴陵王像江陵王像江夏王像建平王像江智深王懷像王粹像王嗣像阮田夫像勳臣像孫高麗像一人像勳賢像沈慶之像顧慶之像柳元景像王道隆像王翼之像沈曇慶酔像范忠景母子像高麗猜白馬像阿難雜摩圖鴻鴻圖上堂像朱异像庾超之像曾寶像十一人圖五白馬圖劉亮賜馬圖獵獲圖齊高帝像孔子像十弟子像宋元徽像鍾期圖榮啓期孔顏圖竟陵王像殷洪像任侯伯像釋僧虔像孫登著高麗衣圖劉碩錢靈度像徐爰周飾之像謝起示像宋祇陽王寵姬像劉牢之板像王獻之板像大安寺惠明板像摹衣圖施脩林拓錫像江智深之像太宰像盧基寺瑾統像蔡姬蕩舟圖

詩新臺圖關雎圖蘭史圖牧夢賦服乘圖茲傳於代者也）

子綏（中品）謝云體運適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簡於繪事傳世益寡在第二品顧駿之下袁倚上（朝臣像王晏蕭寅像周盤龍麻紙畫立禪迦像傳於世）綏弟弘肅（中品上）姚最云早稽庭訓雖所得不多亦有家法在張僧繇毛稜上

顧寶光（中品上）吳郡人善書畫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見宋書陸探微傳云司徒左曹掾）謝云全法陸家事事宗稟方之綏倩則優在第四品遽道愍下王維史道碩上（朝雉圖像章王像泰始名臣圖宋竟陵王像壁公像鵝鵝圖張興像奉始勳臣像王翼之像勳賢像褚淵衣象圖天竺僧麻紙畫洛中車馬圖鄉圖越中風俗圖並傳於世）

宗炳字少文（中品）南陽涅陽人善書畫江夏王義恭嘗薦炳於宰相前後辟召竟不就善琴書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其高情如此年六十九嘗自爲畫山水序曰聖人含遠暎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

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絹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嚴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蒙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嶢嶷雲林森眇聖賢暎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見沈約宋書隱逸傳及姚別傳謝赫云炳於六法亡所遺善然今毫命素必有損益迹非准的意可師効在第六品劉紹祖下毛惠遠上彥遠曰既云必有損益又云非准的既云六法亡所遺善又云可師効謝赫之評固不足采也且宗公高士也飄然物外情不可以俗畫傳其意旨（嵇中散白畫孔子弟子像獅子擊象圖相川先賢圖永嘉邑屋圖周禮圖典籍神怪並傳於代也見之本）王微字景玄（下品）瑯琊臨沂人善書畫嘗居一屋讀書玩古不出十餘年與友人何偃書曰吾性知畫

蓋鳴鶴識夜之機盤紆糺紛咸紀心目故山水之好一往迹求皆得髣髴竟不就辟世祖以貞栖絕俗贈祕書監微作敘畫一篇其畧曰辱顏光祿書以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為高欲其並辯藻繪裻其攸同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辯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者變心止靈亡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方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効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濶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宋書有傳及王智深宋紀序在別傳謝赫云微與史道碩並師荀衛王得其意史傳其似在顧賈光下彥遠論曰圖畫者所以鑒戒賢愚怡悅情性若非窮玄妙於意表安能合神變乎天機宗炳王微皆擬迹巢由放情林壑與琴酒而俱適縱烟霞而獨往各有畫序意遠迹高不知畫者難可與論因者于篇以俟知者）

王微字景玄（下品）瑯琊臨沂人善書畫嘗居一屋讀書玩古不出十餘年與友人何偃書曰吾性知畫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幼有才學初為始興王濬後軍參軍性多巧思善畫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作畫琴帖序自序其畫云泰始二年卒官至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令年四十六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見宋書又莊集）

袁倩（中品上）謝云北面陸氏最為高足象人之妙亞在第二品陸綏下姚曇度上（徐令麻紙孫章王像張暢等像王抗基圖會獻圖正聲伎圖御臨軒圖朝臣十二人圖吳楚夜踏歌圖豫章王宴賓圖天女白畫東晉高僧白畫二龍圖貌三人像不題名字並冠武弁有太清年月並行於世又維摩詰變一卷有徐爭運思高妙六法備呈置位無差若神靈感會精光指樞得瞻仰威容前使顧陸知慙後得張閻髣髴又有養梧圖傳於前代也）

史敬文（中品上黃帝昇仙圖梁冀人馬畫張平子西京賦圖並傳於代）

史藝（下品屈原漁父圖王義之像孫綽像並傳於代）

劉斌（下品詩參離圖傳於代）

尹長生（下品或作尹尼生騎簡像南陰公主像南宮侍郎戚屈車馬圖並傳於世）

顧駿之（中品殺公等像並傳於代）

康允之（中品）

顧景秀（中品上）

宋武帝時畫手也在陸探微之先居

武帝左右武帝嘗賜何戢蟬雀扇是景秀畫後戢爲吳興太守齊高帝求好畫扇戢持獻之陸探微顧寶光見之皆歎其巧絕宋文帝像宋謝瑱見帝四人像晉中興帝相像王獻之竹圖劉牢之小兒圖鵝鴨圖王獻崔琰紙圖鴨此皇扇相雜竹懷香兩孫公命將圖名臣圖刺虎圖小兒戲鵝圖或云是畫昭明太子王謝諸賢圖陸機詩圖並傳於代謝云神韻氣力不足前修筆精謹細則逾往烈始變古體創爲今範賦彩制形皆有新意扇畫蟬雀自景秀始也宋大明中莫敢與競在第二品陸綏上彥遠按大明中有顧寶光景秀豈得獨擅也吳暕下品謝云體法雅媚制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在第二品江僧寶下

張則下品謝云意態宏逸動筆新奇在吳暕下

劉胤祖下品官至尚書吏部郎謝云蟬雀特盡微妙筆迹超越爽俊不凡在第三品晉明帝下

胤祖弟紹祖下品官至晉太康太守謝云善於傳寫不閑構思鳩斂卷秩近將兼兩宜有草創綜於衆本筆跡調快勁滑有餘然傷於師工乏其士體其於模寫特爲精密

胤祖子璞姚最云體運精研亞于胤祖在梁元帝下

蔡斌下品下遊仙圖蘇武像並傳於代

漢萬年下品蘇門先生圖名臣像傳於代

萬年弟道興下品列女辯通圖傳於代

史桑中品上馬勢白畫八駿圖傳於代

宋僧辯下品

褚靈石下品

范惟賢諸家並不載品第惟南齊商帝集名畫曰十二人自陸子范惟賢亦未見其迹

歷代名畫記卷第七

南齊

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炳已具第六卷代居江陵不應辟召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爲參軍測荅曰得何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性善書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寺佛影臺皆稱臻絕見南齊記

劉係宗丹陽人少便書畫在宋爲景陵王子景粹侍書入齊爲東宮侍書官至驃騎將軍宣城太守南齊書具載

姚曇度中品上謝云畫有逸才巧變鋒出魑魅鬼神皆爲妙絕雅鄭兼善英奇俊拔天挺生知出人意表雖然洪纖衒短往往有失在第三品袁倚下顧生上

曇度子不知名出家法號惠覺下品姚最云丹青之用繼父之美定其優劣嵇聶之流有般洪像白馬寺寶臺樣行於代

蘧道愍下品謝云與章繼伯並善寺壁兼能畫扇人馬數分毫釐不失別體之妙可謂入神蘧始師章

水寒於水

道愍外甥沙門僧珍師道愍之畫中品上姚最云嵇聶之流與惠覺同品有妾嫄等像像章王像康居人馬傳於代

章繼伯下品謝云與蘧同品嵇田圖絹長三丈傳於代

范懷珍中品或作懷堅注馬圖孝子屏風行於代

鍾宗之下品王彼之等像王柳等像王獻之像行於代

王奴下品嘯賦圖行於代

王殿下品曹長孺眞列女傳母儀圖三馬圖服春圖傳於代

戴蜀中品下子子圖思姙圖傳於代

陳公恩下品列女貞節圖列女仁智圖朱買臣圖傳於代

陶景眞中品下孔雀鸚鵡圖虎豹圖傳於代

張季和下品游清池圖傳於代

沈標下品姚最云亡所偏善觸類涉習留意鉛華亦有可觀

謝赫中品下姚最云點刷精研意存形似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目想毫髮皆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時競新別體細微多從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効顰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雅壯之懷然中興已來象人爲最在沈標下毛惠秀上安期先生圖傳於代

沈粲下品姚最云筆迹調媚專工綺羅屏障所圖頗有情趣在張僧繇上彥遠云專工綺羅亡所他善不合生僧繇上

丁光謝云雖擅名蟬雀筆跡輕羸非不精謹之其生氣彥遠云若以蟬雀微藝況人輕薄則猥烈書亦同有慚色

周曇研沙門彥悰云師塞北勸授曹仲達比曹不足方塞有餘塞北勸未詳

謝惠連中品中陳郡陽夏人幼有詞學族兄靈運歎服之官至司徒府參軍以疎放久不從宦年二十書畫並妙南齊書具載

謝約下品孫暢之云綜弟也爲衛尉參軍范曄爲傳善山水大山圖并肇妓樂器圖傳於代

虞堅下品

丁寬下品

劉瑱字士溫下品彭城人少聰慧多才藝工書畫飲酒至數斗畫嬪嬙當代第一官至吏部郎見南齊書謝云用意綿密畫體簡細筆力困弱制置單省婦人最佳但纖削過差翻爲失眞然玩之詳熟甚有姿態擬衣圖劉長史圖少年行樂圖朝臣圖吳中行舟圖並傳於代

毛惠遠中品上滎陽陽武人善畫馬時劉瑱善畫婦人並當代第一官至少府卿市青碧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言惠遠納利者世祖勑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殺之後家徒壁立上悔痛之見謝子謝書謝云畫體周贍亡適不諧出意無弱縱橫絡繹位置經畧尤難比儔筆力遒媚超邁絕倫其於倏忽揮霍必也極妙至於定質魂然翻未盡善鬼神及馬泥滯於時彥遠按南齊史稱惠遠畫馬第一謝乃云泥滯於時曾見酒客圖是官卷後有題記筆迹之列明有風格意匠師於酒客圖刀乳圖中朝名上圖刀乳戲國七賢藤紙圖赭白馬圖騎馬變勢圖菜公好龍圖並傳於代

惠遠弟惠秀下品永明中待詔祕閣世祖將北伐命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中書郎王融監掌其事融好功名秀又善圖畫成帝極珍貴置瑯琊臺上每披玩焉見南齊書姚最云繪事詳悉太自矜持翻成疵鈍道勁不及於惠遠精細有過於稜矣併除圖刻中谿谷邨

惠遠子稜姚最云便速有餘眞巧不足善於布置比之叔父則牀下安牀

梁

元帝蕭繹字世誠中品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聰慧俊朗博涉技藝天生善書畫初封湘東王後乃即位年四十七追號元帝廟號世祖嘗畫聖僧武帝親爲贊之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梁書具載又畫職貢圖并序善畫外國來獻之事序具本集姚最云湘東天挺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象人特盡神妙心敏手運不加點理聽訟之暇衆藝之餘時遇揮毫造化驚絕足使荀衛閻筆袁陸韜翰游春苑白麻紙圖鹿圖師利像鸚鵡陂澤圖芙蓉蘸浦圖並有題印傳於後

元帝長子方等字實相尤能寫眞坐上賓客隨意點染即成數人問童兒皆識之後因戰歿年二十二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莊太子見梁書及三國典畧龍馬出渥洼圖

蕭大遠字仁靖簡文帝第五子少俊爽風流有巧思洞達音律工丹青初封臨海縣公官至東揚州刺史輕車將軍大寶元年封南郡王年二十五見梁書

蕭賁字文奐下品蘭陵人多詞學工書畫曾於扇上

畫山水咫尺內萬里可知上梁爲河東太守見梁書姚最云雅性精密後來難比含毫命素動必依眞學不爲人自娛而已人間罕見其迹

陸杲字明霞中品上吳郡人也好詞學信佛理工書畫與舅張融齊名初仕齊後入梁官至特進揚州大中正見梁書謝云體致不凡跨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人點畫之間動襍灰珘傳於代者蓋寡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便有長生之志喜琴棋工草隸徵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辭祿遂止於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好著述明衆藝善書畫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見梁書處士傳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朝廷有事多詢之號山中宰相

張僧繇上品中吳中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直祕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陵安樂寺四白龍不點眼睛每云點睛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兩龍乘雲騰去上天二龍未點眼者見在初吳曹不與圖青谿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像於武帝龍泉亭其畫草留在祕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畫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坼爲二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賞堅疾篤夢一胡僧告云我有同侶離坼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疾乃愈劉長卿爲記述其事張畫所有靈感不可具記彥遠家有僧繇定光如來像元和中進入內皆見維摩詰并二菩薩妙極者也姚最云善圖寺壁超越群公價等曇度朝衣野服古今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皆參其妙唯公及私手不釋筆俾晝作夜未嘗倦怠數紀之內亡須臾之間然聖賢睥睨猶之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雖云晚出殆亞前哲在沈粲下彥遠以此評最謬李嗣眞云顧陸已往鬱爲冠冕盛稱後輩獨有僧繇今之學者望其塵躅如周孔焉何寺塔之云乎且顧陸人物衣冠信稱絕作未覩其餘至於張公骨氣奇偉師模宏遠豈唯六法精備實亦萬類皆妙千變萬化詭狀殊形經諸目運諸掌得之心應之手意者天降聖人爲後生則何以制作之妙擬於陰陽者乎請與顧陸同居上品張懷瓘云姚最稱雖云後生殆亞前品未爲知音之言且張公思若湧泉取資天造筆纔一二而像已應焉周材取之今古獨立象人之妙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清谿宮水怪圖吳主格虎圖維摩詰像補泉圖龍圖昆明二龍圖行道天王圖漢代射蛟圖雜人馬兵刃圖朱异像羊鵝仁躍馬圖摩訶仙人圖梁北郊圖梁武帝像梁宮人射雉圖定光佛像醉僧圖田舍舞圖詠梅圖並傳於代者也

僧繇子善果中品或作朱果李嗣眞云既漸過庭之訓猶是名家之駒標置點拂殊多佳致時有合作亂眞於父若長轡遠途迹不迨意一篇之中自有玉石在田楊之下鄭法輪之上志逕太子納妃圖盧嵩方格橫傳於代善果弟儒童中品上悉迦會圖寶積經變傳於代

袁昂字千里中品上陳郡陽夏人仕齊爲祕監黃門侍郎幼以孝稱頗善畫入梁官至中書監年八十贈侍中特進謚曰穆正見梁書僧悰云稟則鄭公亡所失陸綺羅一絕超彼常倫

焦寶願下品姚最云早游張謝靳固不傳傍求造請事均盜道衣制樹色皆自新意點黛施朱輕重不失在毛稜上嵇寶鈞下品姚最云雖亡師範而意兼眞俗賦彩鮮麗觀之悅情彥遠以畫性所貴天然何必師範

諱松下品梁帝云與嵇同品言其優劣僧繇之亞在解倩上支道林像傳於代

解倩中品下姚最云全法遲章筆力不及通變巧捷寺壁最長丁背人彈曲項琵琶圖五天人像九子魔圖傳於代

陸整中品上邵像傳於代

江僧寶中品下謝赫云斟酌衰陸親漸朱監用筆骨鯁甚有師法象人外亡所長在第三品戴逵下吳

暕上臨軒圖御像職貢圖小兒戲鵝圖並有陳朝年號傳於代

光宅寺僧威公中品姚最云下筆爲京洛所知

僧吉底俱外國人中品

僧摩羅菩提亦外國人中品

僧迦佛陀中品禪師天竺人學行精懇靈感極多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於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門上有畫神即是迦佛陀之迹見續高僧傳有佛菻國人物圖器物樣外國獸圖鬼神畫並傳於代姚最云已上三僧既華夷殊體亡以知其優劣彥遠按梁書外國傳云干陀利國王瞿曇僧伽羅者亦工畫其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四月八日瞿曇夢一僧相告云中國今有聖主十年內佛法大興汝可朝貢不然則汝國不安夢中與僧同到中國見梁天子覺而異之記得梁主形貌命筆寫之遂遣使并令國畫工請寫高祖眞上詩之使還本國陀羅以高祖眞類已畫者盛之寶函日加禮敬以外國能畫故附此記云

歷代名畫記卷第七終

陳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通五經善屬詞能書畫長爲鴻儒天象地理無不畢習在梁爲中領軍時宣城王爲揚州野王善画王褒善書俱爲賓友時號二絕入陳官至黃門侍郎年六十三贈右衛將軍見陳書

後魏

蔣少遊樂安博昌人敏慧機巧工書畫善畫人物嘗畫馬於壁夜聽蹄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及雕刻雖有才學常在剞劂繩墨之間園湖城殿舒卷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之側識者歎息少遊坦然以爲已任不告疲勞官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王子沖善棋通至將作大匠太常少卿前將軍都水兼此四官贈神號爲二絕見北齊史閻立本云自像人已來曲盡其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見後魏書時有郭善明伏文和柳儉閔文和郭道興茲以巧思稱彥遠以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鄙亡德悰云在孫下田上李云在上品張下鄭上耐律金像北齊而有藝也君子依仁游藝周公多才多藝貴德藝兼也苟亡德而有藝雖執斷役之勞又何與歎乎楊乞德封新鄉侯歸心釋門施身入寺善畫佛像價陵曇度

王由字茂道善書畫摹畫佛像爲時所服官至東萊太守見後魏書

祖班者東魏人善畫見三國典畧

北齊

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司州牧博涉多才藝嘗於廳事壁上畫蒼鷹視者疑其眞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絕妙爲周師所虜授開封縣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齊君臣自彈琵琶命孝珩吹笛見北齊書

蕭放字希逸梁武帝猶子也爲本朝著作郎入齊待詔詞林館善丹青因於宮中監諸畫工帝令采古來麗美詩及賢哲充畫圖帝甚善之與楊休之同撰御覽加領東大將軍散騎常侍見北齊書楊子華中品上世祖時任直閤將軍頁外散騎常侍嘗畫馬於壁夜聽蹄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及雕刻雖有才學常在剞劂繩墨之間園湖城殿舒卷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之側識者歎息少遊坦然以爲已任不告疲勞官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王子沖善棋通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其唯子華乎僧悰云在孫下田上李云在上品張下鄭上耐律金像北齊而有藝也君子依仁游藝周公多才多藝貴德藝兼也苟亡德而有藝雖執斷役之勞又何與歎乎田僧亮下品官至三公中郎將入周爲常侍當時之名高於董展僧悰云挺特生知不由師授田家一種古今獨絕在楊子華下寶蒙云非獨田家衆藝皆妙楊孫之父亟展其流彥遠以僧亮畫意類於展而不如展之精密也李云田楊聲實與董展相侔備通形似田氏野服柴車名爲絕筆與楊契丹同在上品董展之下

劉殺鬼下品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鬬雀於壁間帝見之爲生拂之方覺常在禁中錫賚鉅萬

任梁州刺史見北齊書詞苑傳

曹仲達本曹國人也北齊最稱工能畫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國朝宣律師撰三寶感通記具載仲達畫佛之妙顧不虛感）僧悰云曹師於袁氷寒於水外國佛像亡競於時（盧照道解律明月裝紹宗等像七獅圖等試臨軒對武騎名馬圖傳於代）

殷英童善畫兼楷隸

高尚士（中品）徐德祖（下品）曹仲璞　已上三人並是當時名手

後周

馮提伽北平人也官至散騎常侍兼禮部侍郎志尚清遠後避周末之亂傭畫於并汾之間寶蒙云寺壁皆有合作風格精密動若神契彥遠按提伽之迹未甚精密山川草樹宛然塞北車馬為得意人物非所長

隋

閻毗榆林盛樂人工篆隸善丹青當時號為臻絕周武帝時拜儀同三司隋帝愛其才藝令侍東宮數以雕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并東騎將軍煬帝令毗修輦輅多所損益與宇文愷參詳故實並推巧思官至朝散大夫將作少監（見隋書將作何稠宇文恺林邑龍龍爺袁亞有巧思絕世過人）

展子虔（中品下）歷北齊周隋在隋為朝散大夫帳內都督僧悰云觸物留情備皆妙絕尤善臺閣人馬山川咫尺千里李云董展同品董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臺閣（法華變自林紙長安車馬人物同七獅圖雜宮苑南郊畫壬世充像並）

齊後上寺晉陽圖朱買臣覆水圖並傳於代）

鄭法士（中品上）在周為大都督左員外侍郎建中將軍封長社縣子入隋授中散大夫僧悰云取法張萱獨鬼神而已李云孫鄭共師於張鄭則人物樓公備該萬物後來冠冕獲擅名家在孫尚子上李臺當雄霸伯孫則魑魅魍魎參靈酌妙善為戰筆云伏道張門謂之高足鄰幾覩與具體而微氣韻之體甚有氣力衣服手足木葉川流莫不戰動唯標舉風格遒俊麗組長纓得威儀之樹節柔姿綽鬚髮獨爾調利他人效之終莫能得此其異態也態盡幽閑之雅容至乃百年時景南鄰北里之娛在上品鄭下董展上（美人圖厚宇鬼神傳於代）

十月車徒流水浮雲之勢則金張意氣玉石豪華董伯仁（中品）汝南人也多才藝鄉里號為智海官至光祿大夫殿中將軍僧悰云綜步多端尤精位置屏障一種古愧前賢在陳善見下寶蒙云樓臺飛觀層樓閣以喬林嘉樹岩潭素瀨糅以雜英芳草必曖曖然有春臺之思此其絕倫也江左自僧人物曠絕今古雜畫巧瞻高視孫田乃變化萬殊何止屏風一種李云董與展皆天生縱任亡所祖述動筆形似畫外有情足使先輩名流動容變色但地處平原闕江山之助跡參戎馬少簪紱之儀此是所未習非其所不至若較其優劣則坎戚笑言皆窮生動之意馳騁千狀各有奔飛之狀必也三体輪與董氏造其微六轡沃若展生居其駿董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臺閣汝南今多畫迹是其絕思石泉公王方慶觀之而歎曰向使展董二人與江東諸子易地而處張侯已降咸應病之鑒者以為知言初董與展同召入隋軍一自河北一自江南初則見輕後乃頗采其意古來詞人亦有此累（周明帝改所畫臺閣採訪使令狐德棻與田家別墅令文帝上殿名明詩於代）

楊契丹（上品中）官至上儀同僧悰云六法備該甚有

骨氣山東體制允屬伊人在閻立本下（賈云吳丹之流非不）朝名手

（雄富比之董展則之精微）李云田楊聲侔董展昔田楊與鄭法 尉遲跋質那西國人善畫外國及佛像當時擅名（賈樹圖又傳於代）

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 今謂之大尉遲（六番國外國有婆羅門圖）

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絕楊以簟蔽畫 天竺僧曇摩拙叉亦善畫隋文帝時自本國來遍

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郭蔽楊 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

特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 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為十二神形於寺塔

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 下至今在焉（其三寶感通記）

深歎服（光明寺後為大雲寺今其處尚是也） 又寶利寺一壁佛涅

槃變維摩等亦為妙作與田同品（隋朝正會圖幸洛陽圖豆盧寧）

（像貴戚游宴圖雜佛變傳於代）

劉烏（下品）曾悰云師於鄭屏部有功其於綿密獨越

倫輩李云學於鄭不少風格但未遒耳

陳善見（下品）曾悰云准的於鄭遒媚溫潤則不及之

裴孝源云二閻袁陸張之外學者陳善見王知愼

之流萬得其一固未及於風格尚汲汲於形似今

之所畜皆善見寫榻都非楊鄭之真矣

江志（中品）曾悰云筆力勁健風韻頓挫模山擬石妙

得其真

李雅（下品）為滕王庫直（或云奉王）曾悰云神氣抑揚獨越

倫伍聖曾形制是所尤工賈云佛像鬼神法士以

下曾孫之亞契丹善見未可比之

王仲舒（下品）曾悰云北面孫公風骨不逮精熟潤媚

推於名輩

閻思光（下品） 解悰（下品） 程瓚（下品） 已上三人並隋

歷代名畫記卷第八終

歷代名畫記卷第九

唐朝上

唐高祖神堯皇帝太宗皇帝中宗皇帝玄宗皇帝

並神武聖哲藝亡不周書畫備能非臣下所敢陳

述

漢王元昌高祖神堯皇帝第七子太宗皇帝之弟

少博學能書畫武德三年封魯王十年封漢王為

梁州都督坐太子承乾事廢（畫漢賢王圖鞍馬鷹鶻傳於代）李嗣

真云天人之姿博綜伎藝頗得風韻自然超舉碣

館深崇遺迹罕見在上品二閻之上（裴孝源云六法俱全萬類不失）

漢王弟韓王元嘉亦善書畫天后授之太尉善畫

龍馬虎豹

滕王元嬰亦善畫

閻立德（上品下閻讓字立德以字行於代） 父毗在隋以丹青知名

（已在第八卷中具載）與弟立本俱傳家業武德中為尚衣奉

御造衮冕大裘等六服腰輿傘扇咸得妙制貞觀

初為將作大匠造翠微玉華宮稱旨官至工部尚

書封大安縣公顯慶元年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

謚曰康（文成公主降番圖玉華宮圖國雞圖並傳於代）

立德弟立本（上品下） 顯慶初代立德為工部尚書總

章元年拜右相封博陵縣公有應務之才兼能書

畫朝廷號為丹青神化初為太宗秦王庫直武德

九年命寫秦府十八學士褚亮為贊（秦府十八學士贊真圖并）

曰武德四年太宗皇帝爲太尉尚書令雍州牧左右衛大將軍新命爲天策上將軍位在三公上乃繕紳圖以贈伊呂而連衡邁方召而長鶩者矣宜鏡意經籍怡神藝學開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敎曰昔楚國尊賢存道先於中興梁園接士比德至於鄒枚咸以著範前修垂光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亡景慕於是芳蘭始被深冠蓋之蔚丹桂初叢廣旋俊之士既而場苗益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徒遷終鬼嚶嚶之友所莫通人正洲匡其闕如側席亡倦於齊庭開筵有慚於燕館爲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察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典籤蘇勗等或背淮而致千里或通趙以成三見咸能垂裕邦節妙質藩維或弘禮度而成典則暢詞學而路風雅優游幕府是用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辛德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遷庫直閻立本圖形貌具題名字爵里仍敎文學褚亮爲之像贊勒成一卷號十八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引見論討墳典商畧前載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厚由是天下歸心奇傑之士咸思自効于時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云

貞觀十七年又詔畫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上自爲讚

貞觀十七年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勳德既勒名於鐘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績武功臣雲臺紀其迹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蔡國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鄭國文貞公徵司徒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襄國忠壯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故尚書左僕射忠國公通故陝東道大行臺尚書右僕射郢節公開山故荊州都督郢襄公順德洛州都督蕭襄公銳故荊州都督邱襄公瑾故左驍衛大將軍鄭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尚書英國公李勣書莒國公唐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故徐州都督郯壯公秦叔寶等或位極崇秩或名著遠猷繆帷幄經綸霸圖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讜日聞或竭力義旗交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摽奇或授命廟堂闡上方而垂氣再朗王畧遐宣契闊中後勛勞師旅贊崇於草昧具鴻化於隆平茂績嘉庸冠冕列辟昌言直道模範備得人情二閣同在上品田舍屏風十二扇位置經略冠絕古今元和十三年彥遠大父相國鎮太原詔取之西域圖王彥知慎亦榻之永徽朝臣圖昭陵列像圖傳於代彥遠論曰前史稱魏明帝起凌雲閣勅韋誕題榜工人誤先釘榜以籠盛誕釣上去地二十五丈及下時有蒼虎爲患天皇引驍雄千騎取之號王元鳳太宗之弟也彎弓三十鈞一矢斃之召立本寫貌以鬚髮盡白纔餘氣息遲戒子孫絕此楷法謝安嘗旌雄勇國史云太宗與侍臣泛遊春苑池中有奇論其事子敬正色荅曰仲將魏之大臣豈有此事鳥隨波容與上愛玩不已召侍從之臣歌詠之急若如所說知魏德之不長彥遠嘗以子敬爲有識召立本寫貌閣內傳呼畫師閻立本立本時已爲之言閻令雖藝兼繪事時已位列星郎況太宗皇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素目瞻坐帝洽近侍有拔貂之恩接下臣亡撞郎之急豈得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今獨直呼畫師不通官籍至於馳名丹青才多輔佐以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勿閻之才識亦謂厚誣淺薄之俗輕藝嫉能一至於習此藝然性之所好終不能舍及爲右相與左相此良可於悒也

姜恪對掌樞務恪曾立邊功立本唯善丹青時人謂千字文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言並非宰相器咸亨元年復爲中書令四年薨謚曰文貞僧悰云閻師與鄭奇態不窮像生變故天下取則寶蒙云直自師心意存功外與夫衆師了不相干裴云閻師張青出於藍人物衣冠車馬臺閣並得其妙歷觀古今法則巧思唯二閻楊陸迥出常表張家父子稍居其次彥遠云二閻楊陸雖同畫美張家父子品第居最裴云張在閻下此論未當李嗣眞云博陵大安難兄難弟自江左陸謝云亡北朝干華長逝象人之妙號爲中興至若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位序折旋矩度端容笏之儀貶詭譎怪異飲頭飛之俗盡該毫末

范長壽師法於張僧繇官至司徒校尉風俗圖醉道士圖傳於代僧悰云博贍繁多有所雅尚至於位置不煩經略寶云掣打捉筆落紙如飛雖乏窈窕終是好手何長壽與范同師法但微劣於范范何並有醉道士圖傳於代人云是僧繇所作非也劉涑傳記云張僧繇爲醉僧圖僧欲發與立本添冠子改爲道士殊不近理矣

尉遲乙僧于闐國人父跋質那其第八卷乙僧國初授宿衛官襲封郡公善畫外國及佛像時人以跋質那爲大尉遲乙僧爲小尉遲畫外國及菩薩小則

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大則灑落有氣槩僧悰云外國鬼神奇形異貌中華罕繼（賓云淮恩用筆雖與中華迥殊然氣正迹高可與顧陸爲友）

劉孝師僧悰云點畫不多皆爲樞要鳥雀奇變甚爲酷似彥遠云不止鳥雀曾見畫他物皆好

靳智異僧悰云祖述仲達改張琴瑟變夷爲夏肇自斯人在范長壽上

王定官至中散大夫尚方令貞觀初得名筆迹甚快（本草訓戒圖傳於代）僧悰云骨氣不足遒媚有餘菩薩聖僧往往驚絕在張孝師上（彥遠按定畫骨氣不甚長既亡骨氣何故驚絕）

梁寬吳智敏僧悰云智敏師於寬神襟更爲俊逸

康薩陀（中品或云善陀）爲振威校尉僧悰云亡所服膺虛心自悟初花晚葉變態多端異獸奇禽千形萬狀在尉遲下（賓云曾見畫人馬措意非高悰公之評過當也）

王知慎（中品下）終少府監工書畫與兄知敬齊名僧悰云師於閻寫貌及之筆力爽利風采不凡在張孝師下

王韶應（或作韶隱）畫鬼神深有氣韻（賓云善山水人馬）

檀智敏（中品）爲振武校尉賓云師於董伯仁僧悰云棟宇樓臺陰陽向背歷觀前古獨見斯人（游春殿藝圖傳於世）

楊須跋（中品）趙武端（下品）范龍樹（下品）周烏孫（下品）楊德紹（下品）已上五人國初擅名

陳義國初丞相叔達之玄孫尤工寫貌玄宗少與之善特承恩遇爲武德南薰中尚等俊銀青光祿大夫少府監

殷敘　殷季友　許琨　同州僧法明

已上四人並開元中善寫貌常在內庭畫人物海內知名時錢國養未出（唐朝七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肇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並殷敘章無忝爲之傳於代）法明開元十一年勑令寫貌龍正殿諸學士欲畫像書贊於含象亭以車駕東幸迹停初詔殷敘季友元忝等分貌之粉本既成遲回未上絹張燕公以畫人子雜圖不甚精乃奏追法明令獨貌諸學士法明尤工寫貌圖成進之上稱善藏其本於書院後數年上更索此圖所由惶懼賴康千元先寫得一本以遞上令却送畫院子元復自收之子元卒其子貨之莫知所在今傳榻本（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康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眞趙玄默東方顥李子釗呂向毋煚陸去泰咸廣業余欽孫季良都十七人其官爵具韋述集賢記下卷）

錢國養開元中善寫貌海內推服竇云衣裳凡鄙未離賤工格律自高足爲出衆彥遠云既言凡鄙賤工安得格律出衆竇君兩句之評自相矛盾

左文通善寫貌

王陁子善山水幽致峯巒極佳世人言山水者稱陁子頭道子脚（賓云山水獨運別是一家絕迹幽居古今無比時有牛昭亦善山水）

吳道玄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學書於張長史旭賀監知章學書不成因工畫曾事道遥公韋嗣立爲小吏因寫蜀道山水始創山水之體自爲一家其畫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兗州瑕丘縣尉初名道子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也可謂知言官至寧王友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劒達玄觀旻舞劒見出沒神怪既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劒器張旭見之因爲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時有張愛兒學吳畫不成便爲捏塑玄宗御筆改名仙奇雜畫蟲豸亦妙時又有楊惠之亦善塑像負名程進雕刻石作隨韓伯通善彈像天后時尚方丞竇弘果毛婆羅苑東監孫仁貴德宗朝將軍金忠義皆巧絕過入此輩並學畫迹皆精妙格不甚高吳畫明皇受籙圖十指師旭傳於代）

翟琰者吳生弟子也吳生每畫落筆便去多使琰與張藏布色濃澹無不得其所

李生失名亦吳弟子善畫地獄佛像有類於吳而稍劣

張藏亦吳弟子也裁度靡快思若湧泉寺壁十間不句而畢然六法不及師之門牆亦好細畫

楊庭光與吳同時佛像經變雜畫山水極妙頗有似吳生處但下筆稍細耳

盧稜伽吳弟子也畫迹似吳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經變佛事是其所長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泉貨稜伽

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鋭意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釋教畫源

傳於代時有姚景仙能畫寺壁

武靜藏善畫鬼神有氣韻東都敬愛寺東山亭院地獄變畫甚妙

董萼字重照開元中多在尚方善雜畫車牛最推其妙盛車圖尔亦曾模之

陳靜心善寺壁弟靜眼善地獄山水

程雅善雜畫

楊坦楊仙喬並長安人好圖佛寺鬼神坦子爽亦善之

解倩善鬼神

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八年爲戶部侍郎尤善鷹鶻雞雉盡其形態背眼脚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堂亦稱其善有降雲蓄雨之感

姜皎上邽人善鷹鳥玄宗在藩時爲尚衣奉御有先識之明玄宗即位累官至太常卿封楚國公開元五年以事廢復拜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十年復流欽州

李思訓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藝稱於當時一家五人並善丹青思訓弟思誨思訓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姪湊世咸重之書畫稱一時之妙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封彭城公開元六年贈秦州都督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滄海溟濛雲霞縹緲時覩神仙之事窅然巖嶺之幽時人謂之大李將軍其人也

思訓弟思誨即林甫之父也善丹青任朝散大夫揚州參軍贈禮部尚書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典中唯白雲身外即丹青余曾見其畫迹甚佳山水小類李中舍也

思訓子昭道林甫從弟也變父之勢妙又過之官至太子中舍創海圖之妙世上言山水者稱大李將軍小李將軍昭道雖不至將軍俗因其父呼之李湊林甫之姪也初爲廣陵倉曹天寶中貶明州象山縣尉年二十八尤工綺羅人物爲時驚絕本師閻令但筆迹疎散言其媚態則盡美矣

薛稷字嗣通河東汾陰人道衡之曾孫元超之從子詞學名家軒冕繼代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多才藻工書畫薛稷外祖魏文貞公富有書畫多處褚手寫表疏稷鋭意模學窮年忘倦睿宗在藩特見引遇拜黃門中書侍郎禮工二尚書先天二年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封晉國公實懷貞累之年六十九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

郎餘令有才名工山水古賢爲著作佐郎撰自古帝王圖按據史傳想像風采時稱精妙

曹元廓天后朝爲朝散大夫左尚方令師於閻工騎獵人馬山水善於布置天后鑄九鼎於東都備

大州山川物產詔命元廓畫橈鍾紹京書時稱絕妙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等朝臣國高祖太宗諸子國秦府學士圖凌烟圖皆傳於代徐峰之題

劉行臣善畫鬼神精采洒落類王韶應東都敬愛寺山亭院西壁有鬼神抱野雞實爲妙手

暢訾善山水似李將軍韋子明瑾妙過於父

楊寧楊昇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已上三人並善畫人物寧以開元十一年爲史館畫直萱好畫婦女嬰兒有效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歡鞦圖虢國婦人出遊圖傳於代

尹琳善佛事神鬼寺壁高宗時得名筆跡快利今京師慈恩寺塔下南面師利普賢極妙李仲昌李嗣眞並琳弟子並善佛道鬼神

韋无忝官至左武衛將軍善鞍馬鶻象鷹鬬雜獸皆妙

韋无縱乃无忝弟善寫貌

朱抱一開元二十二年直集賢善寫貌寫張果先生眞爲好事所傳

竺元標　蔡金剛　毛嵩　姚彥山

程逕善寺壁禽獸　董好子善人物

楊樹兒　耿純

任貞亮開元中直集賢時有畫直邵齋欽書手吉曠皆解畫

陸庭曜善人物鬼神有氣韻

暢整　李相國　陳懿　劉智敏

史晟　何君璺　京元成　崔霞

冷元琇　馬光素　李蠻子　馬樹鷹

祝丘　潘細衣　周子敬　段去惑

僧智現善山水鬼神氣韻洒落

已上皆唐朝以宋名手畫工有同蘭菊叢芳競秀蹤跡布在人間姓名不可遺棄

殷令名陳郡人父不害累代工書畫

殷聞禮字大端書畫妙過於父武德初爲中書舍人趙王友兼侍讀弘文館學士

閻禮子仲容天后任大僕祕書丞工部郎中申州刺史善書畫工寫貌及花鳥妙得其眞或用墨色如兼五采

談皎善畫人物有態度衣裳潤媚但格律不高大髻寬衣亦當時所尚與李湊小相類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並傳於代

僧金剛三藏獅子國人善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畫可擬東京廣福寺木塔下素陳皆三藏起樣

張遵禮善畫鬬將鞍馬戈矛器械用筆塹差小畫尤佳

王紹宗瑯琊人父修禮畫跡與殷仲容相類亦善書官至祕書少監

宋令文亦書畫皆善

司馬承禎字子微自梁陶隱居至先生四世傳授仙法開元中自天台徵至天子師之十五年至王軍屋山勑造陽臺觀居之嘗畫於屋壁又工篆隸詞采衆藝皆類於隱居焉制雅琴鎮銘美石爲之詞刻精絕開元中彥遠高王父河東公獲受教於先生玄宗皇帝制碑具述其妙二十三年屍解白雲

從堂戶出雙鶴繞壇而上年八十一謚貞一先生

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工八分書善畫山水樹石隱子嵩山開元初徵拜諫議大夫不受

釋翛然俗姓裴氏楚州刺史思訓之子爲人恢誕強學不成一名好學從詩酒善丹青工山水曉解絲竹卒年三十九開元中嘗夜醉臥街犯禁乃爲詩曰遮莫鼓鼓須催滿滿盃金吾如借問報道玉山頹官不罪之或云道士

鄭虔高士也蘇許公爲宰相申以忘年之契薦爲著作郎開元二十五年爲廣文館學士飢窮轗軻好琴酒篇詠工山水進獻詩篇及書畫玄宗御筆題曰鄭虔三絕與杜甫學白爲詩酒友祿山授以僞水部員外郎國家收復東台州司戶

鄭逾善山水天寶中得名於梁宋間逾即鄭遷之弟過有書名

李果奴筆迹調潤天寶中寫貌人物及僧佛爲妙

元和中有李士昉即果奴之孫筆迹及其祖寫貌極妙在翰林集賢

曹霸魏曹髦之後髦畫稱于後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韓幹大梁人王右丞維見其畫遂推奬之官至太府寺丞善寫貌人物龍朔功臣圖姚崇及安祿山圖玄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毬圖並傳於代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從自獨擅杜甫曹霸

韓幹入室亦能画馬窮殊相幹

畫馬歌曰弟子韓幹年

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猶喪彥遠以杜甫詩

知畫者徒以幹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古人畫馬

有八駿圖或云史道碩之迹或云史秉之迹皆螭

頸龍館矢激電馳非馬之狀也晉宋間顧陳之輩

已稱改步周齊間董展之流亦云變態雖權奇滅

沒乃屈產蜀駒尚翹宋之姿乏安徐之體至於毛

色多騧騮騅駮無他奇與玄宗好大馬御廄至四

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寫監牧使燕公張

說作駟牧頌天下一統西域大宛歲有來獻詔於

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逸異

並至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聖

人舒身安神如據牀榻是知異於古馬也時主好

藝韓君間生逾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

等時岐薛寧申王殿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寫

古今獨步祿山之亂沛艾馬種遂絕韓君端居亡

事忽有人詣門稱鬼使請馬一匹韓君畫馬焚之

他日見鬼使乘馬宋謝其感神如此弟子孔榮爲

上足陳閎爲永王府長史善畫寫貌工鞍馬與韓

同時家蓄圖畫絕多寫安祿山圖玄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

孟仲暉善寫貌筆迹類陳閎又似閻令時有杜景

祥王允之並畫迹與仲暉相近也

歷代名畫記卷第九終

歷代名畫記卷第十

唐朝下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與弟縉並以詞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有高致信佛理藍田南置別業以水木琴書自娛工畫山水體涉今古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原野簇成遠樹過於朴拙復務細巧翻更失眞淸源寺壁上畫輞川筆力雄壯常自制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誠哉是言也余曾見破墨山水筆迹勁爽

張諲官至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工丹青與王維李頎等爲詩酒丹青之友尤善畫山水王維答詩曰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李頎詩曰小王破體閑文藻落日梨花照空壁書堪記室姬風流畫與將軍作勍敵畫一作書

劉方平工山水樹石汧國公李勉甚重之

王熊官至潭州都督嘗與張燕公唱和詩句善湘中山水似李將軍意緒不畢但筆迹輕細

王象有畫鹵簿圖傳於代或云是熊兄弟

田琦雁門人武德功臣兵部尚書德平之子善寫貌人物官至汝南太守尤善八分小篆寫洪崖子橋木圖傳於代

賈師綸字希言納言陳國公抗之子初爲太宗秦王府諮議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性巧絕草創之際乘輿皆閑勑兼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官至太府卿銀坊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翟羊翔鳳游麟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

江都王緒崔王元軌之子太宗皇帝猶子也多才藝善書畫鞍馬擅名垂拱中官至金州刺史

時有李遜者工畫蠅蝶蜂蟬之類

李平鈞宗室也淮安王神通之曾孫爲江陵府法曹參軍汴州陳留令平鈞工山水小篆平鈞之叔李權工八分叔樞工小篆

崔陽元　李炅　張惟亘　李滔

張通　耿昌言　弟昌期

已上七人並工山水雜畫通尤精贍

周古言中宗時善寫貌及姊女有宮禁寒食圖狄惠圖傳於代

時有嚴杲楊德本並吳人善雜畫

貝俊一作具俊　李韶　魏晉孫　蒯廉

已上四人並工花鳥俊尤工鷹鶻蒯廉最爲妙

白旻官至同州澄城令工花鳥鷹鶻背爪纖利甚得其趣旻善歌常醉酣歌闌便畫自娛

韓嶷工婦女雜畫善布色

時有宇文肅善小畫金玉鐫刻之樣禽獸葩葉之能

高江車道政二人並善寫貌道政兼善佛事迹簡而筆健

嗣滕王湛然貞元四年爲殿中監兼禮部尚書廻鶻使善畫花鳥蜂蝶官至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年八十四

齊皎高陽人父玘檢校兵部郎中皎善外蕃人馬工山水學小楷古篆善射曉音律建中四年官至澤州刺史年五十五彥遠大父高平公有重名皎每以書畫及篇章求知焉至今子家篋笥中猶有齊君少年時書畫觀其意趣雖高筆力未勁後見其功用至者則雄壯矣一本云名皎

皎弟暎性雅正好學善山水貞元元年爲中書舍人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河間縣男三年貶官夔州七年爲桂府觀察使轉江西觀察使十一年贈禮部尚書謚曰忠年四十八初暎於東都舉進士應宏詞彥遠曾祖魏國公爲河南尹兼留守愛其藝每加奬焉奏爲河南府參軍及魏公罷相爲左僕射暎已拜相矣魏公再入中樞暎已貶官夔州一本名映

朱審吳興人工畫山水深沉瓌壯險黑磊落滿瀨激人平遠極目建中年頗知名

王宰蜀中人多畫蜀山玲瓏窈窕巉差巧峭

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之改京兆少尹爲左庶子樹石擅名於代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

楊公南名炎事陰人孝著三代門樹六闕風骨俊秀神情爽邁善山水高奇雅贍太曆四年爲中書門下侍郎建中元年遷左僕射流貶年五十五余觀楊公山水圖想見其爲人魁岸洒落也

史瓚官至省郎善畫鞍馬人物

裴諝字士明河東人以明經進畫山水極有思貞元中爲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四年爲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五年爲兵部侍郎河南尹貞元元年年七十五贈兵部尚書

韋鑒工龍馬妙得精氣

鑒弟鑒工山水松石雖有其名未免古拙

鑒子鵬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格高舉善小馬牛羊山原俗人空知鵰善馬不知松石更佳也咫尺千尋駢柯攢影烟霞翳薄風雨飄颻輪囷盡偃蓋之形宛轉極盤龍之狀天竺胡僧圖淡水僧圖小馬放牧圖並傳於代

張璪字文通吳郡人初相國劉晏知之相國王縉奏檢校祠部員外郎鹽鐵判官坐事貶衡州司馬移忠州司馬尤工樹石山水自撰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詞多不載初畢庶子宏擅名於代一見驚歎之異其唯用禿毫或以手摸絹素因問璪所受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畢宏於是閣筆彥遠每玲長者說璪以宗黨常在予家故予家多璪畫曾令畫入幅山水障在長安平原里波瀾未了值朱泚亂京城騷擾璪亦登時逃去家人見畫在帳答忙掣落此鄭最見張用思處又有士人家有張松石幛士人云亡兵部李員外約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爲衣裏矣唯得兩幅雙柏一石在焉嗟惋久之作繪練紀述張畫意極盡此不具載具李約員外集

陳曇字玄成國初丞相叔達之後明經出身河南尹嚴武薦爲參軍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眞辟爲從事貞元十四年官至衡州刺史邕管經畧使兼御史中丞工山水有情趣但筆巒少奇往往繁碎

顧況字逋翁吳興人不修檢操頗好詩詠善畫山水初爲韓晉公江南判官入爲著作佐郎久次不遷乃嘲誚宰相爲憲司所劾貞元五年貶饒州司戶居茅山以壽終有畫評一篇未爲精當也

鄭審事具彥遠所撰彩牋詩集

沈寧亦善樹石山水有格律師張璪而少劣

劉商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少年有篇詠高情工畫山水樹石初師於張璪後自造眞爲意自張貶竄後嘗惆悵賦詩曰苔石蒼蒼臨澗水谿風裊裊動松枝世間惟有張通會流向衡陽那得知或云商後得道

劉整任祕書省正字善山水有氣象時有劉之奇亦能山水

邊鸞善畫花鳥精妙之極至於山花園蔬亡不備寫爲右衛長史花鳥冠于代而有筆迹

于錫善畫花鳥及鷄

強頴善水鳥

梁廣工花鳥善賦彩筆迹不及邊鸞

陳庶揚州人師邊鸞花鳥尤善布色

陳恪工山水師張鄭有氣韻人物鞍馬蟲禽並精

于積善山水妙過於父一云陳格

戴重席工子女極精細

周昉字景玄官至宣州長史初効張萱後則小

異顔極風姿全法衣冠不近閭里衣裳勁簡彩色

柔麗菩薩端嚴妙創水月之體蜂蝶圖拔爭圖楊貞人陸貞人圖五星圖傳於代

趙博文尚書左丞洎之子也畫子母犬兎善寫貌

應進士不第兄博宜亦解畫

太原王朏終劍南刺史師昉畫子女菩薩但不及

昉之精密余大父高平公首末提奬之

鄭寓善果之後也學昉畫天王菩薩有思

韓滉字太沖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浙東西兩道節

度使左僕射同平章事封晉國公貞元三年年六

十五贈太傅謚忠肅工隸書章草雜畫頗得形似

牛羊最佳

戴嵩韓晉公之鎮浙右署爲巡官師晉公之畫不

善他物唯善水牛而已田家川原亦有意

嵩弟嶧亦善水牛

李漸官至忻州刺史善蕃人蕃馬騎射射雕放牧

川原之妙筆迹氣調古今亡儔

子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其父今相國令狐

公奕代爲相家富圖畫即忻州外孫家有小畫人

馬幀是尤得意者憲宗曾取置禁中後却賜還嘗

以示余

蕭祐畫山水甚有意思爲桂州觀察使

周太素終尚書郎善畫花鳥佛像

翹庭善山水格不甚高但細巧耳

張志和字子同會稽人性高邁不拘檢自稱烟波

釣徒著玄眞子十卷書迹狂逸自爲漁歌便畫之

甚有逸思肅宗朝官至左金吾衛録事參軍本名

龜齡詔改之顔魯公與之善陸羽等嘗爲食客

侯莫陳厦字重構工山水用意極精

會稽僧道芬　鄭町處士榮陽人　梁洽處士

天台項容處士　青州吳恬處士一名玢字建康

已上並畫山水道芬格高鄭町淡雅梁洽美秀項

容頴澀吳恬險巧恬有畫山水録記平生所畫在

絹素者凡百餘面傳之好事自云初夢寐有神人

指授畫法恬好爲頑石氣象深險能爲雲而氣象

蒼格

王默師項容風顛酒狂畫松石山水雖乏高奇流

俗亦好醉後以頭髻取墨抵於絹畫王默早年授

筆法於台州鄭廣文虔貞元末於潤州歿舉柩若

空時人皆云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顧著作知新亭

監時默請爲海中都巡問其意云要見海中山水

耳爲職半年解去爾後落筆有奇趣顧生乃其弟

子耳彥遠從兄監察御史厚與余具道此事然余

不甚覺默畫有奇

馬氏從譜志云名重雖精六法奉詔寫太白墓記

史白氏傳寫畫工名推及諸畫法并裝背裱軸

工式鑒古圖玩之方它氏不得印奏遠有敕令云

歷代名畫記而不及其名今大略如此耳既讀該集

敕述畫之真虞白筆卓帷囊而分侯景煙幢主

傳至發入江傳者又授後閻告人主一恒誡筆雲烟

過眼之數紛紜三百七十餘人要多移于天壤間

即謂張氏手而筆軸函之移而如雲毛當淺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歷代名畫記十卷唐張彥遠撰自序謂家世藏法書名畫收藏鑒識自謂有一日之長案唐書稱彥遠之祖宏靖家聚書畫侔祕府李綽尚書故實亦多記張氏書畫名蹟足證自序之不誣故是書述所見聞極爲賅備前三卷皆畫論一敘畫之源流二敘畫之興廢三四敘古畫人姓名五論畫六法六論畫山水樹石七論傳授南北時代八論顧陸張吳用筆九論畫體工用搨寫十論名價品第十一論鑒識收藏閱玩十二敘自古跋尾押署十三敘自古公私印記十四論裝褙標軸十五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十六論古今之祕畫珍圖自第四卷以下皆畫家小傳然即第一卷內所錄之三百七十人既俱列其傳於後則第一卷內所出姓名一篇殊爲繁複疑其書初爲三卷但錄畫人姓名後裒輯其事蹟評論續之於後而未刪其前之姓名一篇故重出也書中徵引繁富佚文舊事往往而存如顧愷之論畫一篇魏晉勝流名畫錄一篇畫雲臺山記一篇皆他書之所不載又古書書中褚氏書印乃別一褚氏非遂良之迹可以釋石刻靈飛經前有褚氏一印之疑亦他書之所未詳即其論杜甫詩幹惟畫肉不畫骨句亦從來註杜詩者所未引則非但鑒別之精其資考證者亦不少矣晁公武讀書志別載彥遠名畫獵精六卷記歷代畫工名姓自始皇以降至唐朝及論畫法并裝褙軸之式鑒別閱玩之方毛晉刻是書跋謂彥遠自序止云歷代名畫記不及此書意其大略相似考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敘諸家文字列有是書註曰無名氏撰其次序在張懷瓘畫斷之後李嗣真後畫品錄之前則必非張彥遠之作晁氏誤也

畫史

宋襄陽米芾元章撰

明海虞毛晉子晉訂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迂但見書畫傳甫老儒汲汲於功名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業尋爲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縷襲數十以爲珍玩回視五王之煒煒皆糠粃埃壒奚足道哉雖孺子知其不逮少保遠甚明白余故題所得蘇氏群稷二鶴云遼海未稀顧蟪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在庭除浩蕩開心存萬里桀軒未失入佳談寫真不妄傳詩史好事心靈自不凡吳穢功名皆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來矮寮陽侍帝晨連城照乘不保寶黃圖孔誥悉珍真百齡生我欲公起九原蕭蕭松蕤蕤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懷賢心不已其後以帖易與蔣長源字仲永吾書畫友也余平生嗜此老矣此外無足爲者嘗作詩云棐几延毛子明窗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九原不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齊汝一巵酒愧汝在不能從我遊也故敘平生所覩以示子孫題曰畫史識者爲予增廣耳目也

晉畫

顧愷之維摩天女飛仙在余家

女史箴橫卷在劉有方家已上筆彩生動髣髴秀潤太宗實錄載購得顧筆一卷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人物與劉氏女史箴一同

吾家維摩天女長二尺名畫記所謂小身維摩也

戴逵觀音在余家天男相無髭皆貼金

六朝畫

蘇氏占賢像十人一卷衣紋白非晉筆

蔣長源字仲永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王戎象元在余家易李邕帖與呂端問已上皆假

顧凱之筆元以懷素帖易于王詵宇皆卿家

梁武帝翻經象在宗室仲忽處亦假顧筆

天帝釋象在蘇泌家皆張僧繇筆也張筆天女宮女面短而豔顧乃深靚爲天人相武帝作居士服反脣露齒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劒髮如神也

余家收英布象類六朝時石刻

唐畫五代國朝附

唐初畫高鳳井梁鴻故事橫卷在蔡堪字道勝家

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腳差是閻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

道德經一卷出相間不知何人畫絹本字大小不勻與褚遂良書在范相堯夫家與馮京當世家西昇經不同維有裴度柳公權跋非閻令畫褚筆唐人自不鑒爾

蘇氏種瓜圖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嚴立本筆立本畫皆著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忠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貢

王雖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與楊氏本上摹得

張修字誠之少卿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是真筆世俗以蜀中畫騾綱圖劒門關圖爲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爲王維但見筆清秀者即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

魏武讀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

與讀碑圖一同今在余家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宇積中家雪圖一同命之爲王維也其他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

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眞還李氏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眞唐張彥遠名畫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峯石色絕迹天機筆思縱橫參於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蘇軾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

王防字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神畫行筆磊落揮霍如尊萊條圍潤折算方圓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一同

李公麟字伯時家天王雖佳細弱無氣格乃其弟子輩作貴侯家所收率皆此類也

宗室令穰字大年處天蓬亦眞吳筆

周穜字仁熟家大悲亦眞今人得佛則命爲吳未見眞者唐人以吳集大成面爲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余白首止見四軸眞筆也

世俗見馬即命爲曹韓韋見牛即命爲韓滉戴嵩甚可笑唐名手衆未易定惟薛道祖紹彭家九馬圖合杜甫詩是眞曹筆餘唐人大抵不相遠也又金陵有唐人韓滉画牛今人皆命爲戴蓋差瘦也馬佳本所見高公繪字君素二馬一齕草一嘶王詵家二馬相咬是一本後人分開賣蘇澈字志東家三匹王元規家一匹宗室令穰家五匹劉涇字巨濟家三匹皆筆法相似並唐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母牛王仲修字敏夫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爲戴甚相似貴侯家多不同皆命爲戴不可勝數

張退傳丞相孫德淑收仁宗画黑猿上有小御寶旁一印胡蘆王素字画奇甚

唐画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字伯原家無名人画甚佳今人以無名命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也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木四軸松石皆出盛文肅家今在余齋山木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甚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冗筆不作龍蛇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幹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爲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爲諫議大夫孫宥爲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爲無李論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眞多巨然少年時多作碧頭老年平淡趣高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画則僧在主位劉画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爲別

董源平淡天眞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峯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眞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關同人物俗石本出子畢宏有枝無幹

張友正家收古柏一株枝枝加龍蛇糺結甚異石亦皺澀不凡題爲韋侯平生收画後多歸王

大抵牛馬人物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處高也

滕昌祐遊覽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雖富麗皆俗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衆好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李璋公炤自言收李成入幅此特以氣與好事相尚爾

宗室仲忽字周臣收孫可玄笠澤垂釣圖亦不俗然世無可玄筆又收唐道德經一卷人物三寸許皆如吳画

潤州節推莊鼎字節之青州人收麻紙爾雅圖衣冠人物與蘇氏一同

王球夔玉收西域圖謂之閻令画褚遂良書與馮京家同假名耳

蔣長源字永仲家周昉三楊圖馮京當世家橫卷

皆入神

蘇州[illegible]氏五星圖宗室叔盎字伯充家金星一小帧並眞迹也

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太簡物辭櫻鶴在蘇之孟家

北史人物衣冠乘馬甚古亦在蘇之孟家頭云曹將軍也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往往見之翎毛之倫非雅玩故不錄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在余家

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破裂四足如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字君發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盧山有趣不俗

楊崇字之損收唐畫村田踏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府人物亦佳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於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可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許道寧不可用模人畫太俗也

余家顧淨名天女長二尺五應名畫記所述之數唐鏤牙軸紫錦裝褾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碾雲鶴以結緣也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爲寺寺僧傳得其相天男端靜舉世所覩觀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名畫記云自漢始有佛至逵始大備也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褾若不佳換褾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成失之也

蔡駙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蓮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眞容漢畫老子于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仲爰收巨然半幅橫軸一風雨景一皖公山天柱峰圖清潤秀拔林路縈回其佳製也

余家董源霧景橫披金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高古

余家所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冠既購得之背于眞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凊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眞僞成之孫女也內以四帧爲眞拆奉上別購補之敕用臣背于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囑吾愛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幹挺可爲隆棟枝茂凄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峰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眞耳劉涇自以李成眞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唐希雅作林竹韵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劾其主李重光耳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居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物也

內合同乃其璽唐室皆用內合同爲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做之封函曰制姓名內曰制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令人絕不畫故事則爲之人又不考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管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之亦恪亦秀整林水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范寬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畫見送趙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于左邊石上有洪谷子

荆浩筆字洪合綠色抹石之下非後人作也然全不似寬後數年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而筆乾不圓于滏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大石自此趨勁硬信荆之弟子也於是以一画易之收以示鑒者

荆浩画畢仲愈將叔處有一軸段緘家有横披然未見卓然驚人者寬固青于藍又云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同則葉樹相似

關同真迹見二十本范寬見三十本其徒甚多滕昌祐邊鸞各見十本丘文播花木見三十本祝夢松雪竹見五本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餘董源見五本李成真見兩本僞見三百本徐熙崇嗣花果見三十本黄筌居寀居實見百本李重光見二十本僞吳生見三百本

關中小孟人謂之今吳生以壁画筆上絹素一一如刀劃道子界畫乾則去弟子裝之色蓋本筆再添而成唯恐失真故齊如劃小孟道只見壁画不見其真至於點睛皆用濃墨愈光愈失神彩不活又画人面耳邊地濶口鼻眼相近武宗元亦然以吳生画其手多異然本非用意各執一物理自不同宗元乃爲過海天王二十餘身各各高呈似其手各作一樣一披之猶一羣打令鬼神不覺大笑俗以爲工也

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画以李嘗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彩不高余爲目睛面文骨本自是天性非師而能以俟識者唯作古忠賢象也

東丹王胡瓌蕃馬見七八本雖好非齋室清玩

余昔聞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危峰下橋涉中滏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劉涇古帖劉刮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叔益令人好僞不好真使人歎息

沈括存中家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以其淨處破碎遂隨筆剪却四邊帖於碧絹上成横軸使人太息

王鞏字定國收李成雪景六幅清潤今歸林希字子中家又收唐竹圖著色亦好一横竹比他竹大麄也

余家收唐人麻紙画楊子雲腰下懸一兕觥細轉條索

蔣永仲收古銅兕觥其形勢骨體凹凸全備轉旋條索亦如余家画道以帖易去以證謂之子雲觥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黄口角露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蓋拱明間有二吳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已上並會昌中廢寺於本道合毁寺處移來於此寺其殿中置明皇銅像因得不廢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六朝遺物掃地江左更無一晉筆藏是六朝所書卷末晉王揔持煬帝小字也平江南嫗集置寺題跋其存李衛公祠手植檜皆焚蕩寺後重重金碧參差多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所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二間余作詩悼之曰色政重重構春歸戶戶嵐槎浮龍委骨画失獻遺琥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

柏梁終厭勝會副越人談

榮咨道字詢之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所画合掌衆林本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維則未也

李冠卿少卿收雙幅大折枝一千葉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餘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餘花皆面命爲徐熙余細閱於一花頭下金書臣崇嗣上進公歎曰平生所好終被弟看破破除平生念矣今歸李莘老野夫家又收兩幅樓臺甚古上有三十餘宮人唐裝約略行筆髮彩生動又收六幅大龍旁画龍王不知何人筆精彩動人云五郡所輒雨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画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画孝嚴殿壁画院人妬其能只令画獐猿竟爲人鴆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

怜而收錄裝堂嫁女亦不棄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元霑傳寫眞有神彩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

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

圖學者莫及然自有瓌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

不俗也楊朏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尚

爲孫知微逸格所破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象羅漢善戰掣

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

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岳後殿壁天下奇

筆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上

傳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趙叔盎家舊有出蠶圖江南畫魚蝦相隨山石林

木人物如董源龍不俗佳作也是龍吞珠圖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長丈餘

白此分去高鄧有水壁院

長沙富民收水鳥蘆花六幅圖乃唐人手妄題作

韋偃押字後人題也

古人圖畫無非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興慶圖無非

奢麗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動人侈心

余嘗與李伯時言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帶圖圖

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余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

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

格者因信筆作之多烟雲掩映樹石不取細意似

便已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橫挂三尺軸惟寶晉齋

中挂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磔出不及椅所映人

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

氣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復古直龍圖閻劉

明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

向背荆楚細甚秀

大夫蔣長源作著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

葉取眞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

凌霄花經松亦佳作

嗣濮王宗漢作蘆雁有佳思余題詩曰偃蹇汀眠

雁蕭梢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速爲喚花奴又曰野

趣分苕水風尤剪蓴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鄴公圖

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陁

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宗室令穰大年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

汀渚水鳥有江湖意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

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

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

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水枝榦虬屈

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

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

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

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尚書公擇之妹

能臨松竹水石畫見水即爲之難卒辨文與可每

作竹脫人一朝士張潛迂疎修謹文作絡竹以贈

之如是不一又作橫絹丈餘著色猴竹以貺子瞻

南昌過黃借得以做臨之後數年會余眞州求詩

非自陳不能辯也余曰偃蹇宜如李揮毫已遍翁

衛書無曲妙琰惠有遺工乍覩虬如物初披颯有

風顧藏唯謹鑰化去成難窮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

以篆筆畫棋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眞慧畫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有

江南氣象寫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雁不俗寶覺畫一鶴

王安上純甫見以謂辟穆筆取去

印湘見畫即摹無不亂眞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雁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

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大抵畫今時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

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二

等賞鑒家謂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

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

作標韵至假耳目於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祕開之或笑倒余輒無案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道後學與曹貫道貫道亦嘗道之每見一可笑必曰來元章道慙惶殺人至書啟間語事每用之大抵近世人所收多可贈此語也

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鑑之家博易書畫最多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玩自付識者擊節不爲好事道

鍾離景伯字公序收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穆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琪字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

劉涇巨濟收唐人畫脫殼筍如生

錢藻字醇老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涇處全藉墨烟濃又有璪答詩在大夫孫載家

古書畫皆圖蓋有助于器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如以一花頭瓦安三足爾墨稱螺製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研也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書畫安得不圓本朝研始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故字亦褊唐詢字彥猷始作鐵心凸研云宜看墨色每援筆即三角字安得圓哉余稍追復其樣士人間有用者然稍平草鐵背未至於瓦惟王交一兩人頓悟者用之矣亦世俗不能發藥也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祝花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也戴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今人畫亦不足深論趙昌王友鐔黃筆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坦崔白侯封馬貴張自芳之流皆能汙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挂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尚友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寘白畫唐使下御史姓韋作記頂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

蘇泌家有巨然山水平淡奇絕

蘇洎字及之家有徐熙四花其家故物

蘇汶字達復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櫧余家有丁晉公所收甜榴滕中孚元直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

石揚休有吾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馬備具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熙牡丹海棠兩幅也

余家收古畫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皆用及他犀玉璠璵寶玩無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記見卯可辨

余家晉唐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挂之當世不復

有史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祕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祕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巳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於上品印也

自畫古賢唯用玉印

馮永功字世勣有日本著色山水南唐亦命爲李思訓

蘇澥浩然處見壽州人摹明皇幸蜀道圖人物甚小云是辛思訓衣與宗室仲忽本不同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蘇子美黃筌鵝鴨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稍舊退出更無辨處

王晉卿昔易六幅黃筌風牡丹圖與余後易白戴牛小幅子才翁子爲字遠復上有太宗御書戴嵩牛三字共後浙中所在屏風皆是此牡丹圖更無辨蓋帖屏風易破故也後牛易懷素絹帖及陸機衛恒等摹晉帖與數種同歸劉涇又嘗王晉卿以

韓馬照夜白題曰王侍中家物以兩度牒置易顏書朱臣川告千余劉以硯山一石易馬去及得白牛始自喜以為有韓馬戴牛然但少杜荀鶴章得象耳劉既作歌云元章好古過人書畫驚世起余作歌云天下愛奇人汲量奇不諛人奇解相奇人奇物方合璧乞與世間人物標六朝唐盛始兼得訪古知名已蕭爽人亡物喪付哀愛注想後來逢好尚元章心自鑒秋月一路仍行九霄上家時萊色無斗粟書畫奇奇世人望譬如大海沈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褚陸已天作老顧如來更天匠其餘縱襲凡幾重但見光明爛垂象珍犀瑞錦扶鬧蓬龍躍鸞驚訶魑魅金仙詎敢觸以手雪子玉人聊置掌余家僻素最沈著退舍還師覺難旁世人往往力能幹來免目蝦終惚恍緘機僞謬各臣妾未覩堂堂筆中王袖間澀縮氣如線淨几明窗謖瞻仰從來所有萬錢價不即臭帑當火葬傾心妙絕豈求勝妄意臨摹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品好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即護持未肯充飢謬為駔書史載辯道祖詩云寧餐動破千金貧是也余衰二物擬高閣子可專之世無兩書來詩往但悠悠塵土欺人正惆悵余答云劉郎收畫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始聞道取吾韓滉為神奇邇來白首進道與學者信有髓與皮始知十襲但遮壁牛馬便可裹弊帷哉哉太平老寺主白紗帽首無冠蕤武士後列蕭太劒宮女旁侍翠脩眉神清胖子知寡欲齒露脣反法定飢世人見服似摩詰不知六朝居士衣後人勿把亂唐突梁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存拜曹劉何物望藩籬本當第一品天下却緣顧筆狂漣漪時初報余得梁武帝象此象今狂仲忽處

魏泰字道輔有徐熙澄心堂紙畫一飛鶻如生智永真草歸田賦奇物也

范大珪有富公家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畫蘇舜欽子美家有畢宏一幅山水奇古題數行云筆勢凶險是也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清麗可愛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肪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為別肪筆秀潤勻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太軸或一手一面或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為真

蘇洵及之處收古茵香一枝者字國老題為閻令畫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圖畫人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作成特畫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一卷

兕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許其子居金陸與王荆公連袂陳元與帥金陵余託訪之云久為一貴人取去竟不知誰何

蔣永仲收韋偃松一幅千扶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一一如真筆細圓潤

梅澤有張璪澗底松葛氏物余託購乃自取之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熱湯牛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令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麄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畫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麄絹徐熙絹或如布

裝背畫不須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為硬絹抵之却於不破處破大可惜古書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筒瓦中不破今人得之却以絹或絹背帖所勒行一時平直良久於字上裂大可惜也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為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來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絹素百片必好畫文製各有辨長幅橫卷裂文橫也橫卷直裂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搥則蘇也不可僞作其

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掐又堅紉也溼染色樓縷間乾薰者烟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也

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畫五百軸不開看直交過錢氏喜既交畫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百千矣其他當筆固多也

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奇甚今無此體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閻立本太宗步輦圖以熟絹通身背畫經梅便兩邊脫磨得畫面蘇落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著紬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黏補不成也

王球字夔玉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云形狀有怪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爲祕閟物也

檀香辟溼氣畫必用檀軸有蓋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刳中空合桐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挂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鬥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溼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

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業業如恆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溪出深處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類江南画王羣定國收四幅後與王晉卿命爲王右丞矣趙叔盎伯充處有摹本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落葉數片浮水上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韋馬于蔣長源凡去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詵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奇甚大屋梁方可挂森森如坐竹下

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画三等上等書名用名印中等書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及收鍾王迹甚多未得見

江東漕李孝廣字世美處有鍾王迹嘗於金陵重背拆下背紙乃硬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官太常遂得見

王巽公家書画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書画者

大年收古絹本橫卷經書画皆精過于當時西昇經馮京當世託王定國背西昇經其古絹紙背四

五分透別裝作一卷

道士手戲筆墨麄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文宣惠崇賞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鋼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壻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他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豈有此理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字已十年不知所在

趙叔盎收張璪松石一軸李公炤家物已破糜不可重背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画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色皆白帽帝首叔李文物如此豈非餘分國位乎顧凱之画維摩猶白首周木德晃皆尚青仲尼曰吾殷人也生于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殷水德故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尚赤用赤幘舜土德尚黃故服黃冠圖宜觸類而長之乃不凡

王通元經書晉宋齊梁陳三有餘意也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

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爲枝以色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郤極大夫有之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峯有清趣師董源

高公繪字君素又有張璪澗底松山上苗山水一軸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余感今無此馬故賦云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而蹄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爲鎮目星角而電發蹄腕踣以風迅者隆顙以孤起耳鳳聳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閶闔下而輕噴低鴛羣而不嘶樹秋風以獨韵若夫躍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則建德項縶橫馳則世充領斷皆絕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吝豈肯浪逐首蓿之坡蓋當下視八坊之駿高標雄跨而獅子擲停邁氣下衰而照夜矜穩於是風靡格頹色妙才駘入仗不動終日如坯乃得玉爲銜飾繡作鞍韉裹抹粟豢肉脹筋埋其報德也蓋不如偷盧噬盜策蹇勝柴鑄黃蝎而吐水画白澤以除災但覺驍垂就節鼠伏防猜怒雖甚厲馴號斯諧誓俛首以畢世未伏櫪以興悵嗟乎所謂英風頓盡冗仗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較岐陽之獵則飛黃腰裹躡雲追電何所從而遽來又有唐蜀中画雪山世以爲王維也劒門關圖雪景五代筆也又有唐画山水雙短幅徐熙海棠雙幅二軸江南裝堂画富鑑有生意趙叔盎亦有一軸

王晉卿收江南画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筆纏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鸜鵒活動晉卿借去不歸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朶一枝正面一枝右一枝衆枝亂葉之背石竅圓潤上有一猫兒余惡画猫數欲剪去後易研與唐林夫蔣長源以二十千置黃筌画狸猫顛勃荷甚工

薛紹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鵓鳩謂之金盆鵓鳩豈是名画可笑又收吳王所繪圖江南衣文金冠右袵紅衫大榻上背擦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袵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轅駕一馬車輪略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自執綏馬有幕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時四馬轅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作一隊內一隊背持鏡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唐人輭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逮俗爲美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爾意者舊言士子國初皆頂

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篦所以裹帽則必用篦子約髮客至即言客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幞頭巾子中篦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于門背取下掠子篦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爲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爲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令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爲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爲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爲重禮無則爲無禮不知今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袵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毋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爲漣水古徐州境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楷皮冠此古俗所著良足美也又唐初画舉人必鹿皮冠縫坡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袞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曰襆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也

又有麟鳳圖半篆半隸以九字九行爲率云惟永建元年秋十月饗時山陽太守河內孫君見碑不合禮掾重造記初瑞象麟鳳其銘辭曰漢威德中

典即政二年辛酉之節首歷四十青龍起云云三月季春爰易立碑石順禮典文九九度數萬世常存又一云天有奇鳥名曰鳳皇時下有德氏富國昌黃龍嘉禾皆不隱藏漢德巍巍永布宣揚天有奇獸名曰麒麟時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修身聞慈來善明明我君不知九字九行之數合何典必有識者麟鳳狀一角直上高如足翅如惡馬鳳冠高尾長甚可怪也余題曰非篆非科璞已彫形容振振與蕭蕭曾因忠厚方周德坐想訏謨覽舜韶漢德已衰還應孽魯邦既弱不爲妖虛齋自是驚人玩不勝雄狐逐怒鵰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馬一匹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欲過又大作於是禱乎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晉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于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蘇耆少子風神如畫目如點漆面如凝脂天男相畫不及有器度好學一旦相國寺遇其兄問安否曰已不幸吾曰豈神奪之乎君大驚曰一旦夢嫁其妻而議婚心惡之又一旦夢神迎婚禮因得疾醫曰不可治翌日卒公非神人也何從知之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背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答云得于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凱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後數日果有兩凡俗本即題曰顧凱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凱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睡師子故曰陸探微曾見日露陸探微有張目師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鏹質置一百軸繆畫何用黃卷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于抄錄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迦濟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圖勢別作一小圖畫北斗紫極亦易於點閱又列位多異於常圖余常作天說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之質作成晝夜圖六十本因得究潮候大小又爲晝夜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又著潮說以證虛肇皮日休之緣飾釋氏假佛之詭論將上之御府藏之名山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若圖極精微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奬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辨後學莫之爲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淸太初漏露神姦鬼祕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爲蒙頌生設也

鑒閱佛像故事圖有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是烟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羽毛貴游戲閱不入淸玩

李文定孫奉世子孝端字師端收藏樓二鶴唐李昇著色畫二軸三幅山水舟筋小人物精細兩幅畫林石岸茅亭溪水數道士閒適人物差大反不工于小者石岸天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峯巒秀拔山頂蒙茸作遠林巖穴松林層際木身間挺都無筆蹤其二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人間未見其如此之細且工雖太密茂林中不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倫今罔無有與余得于丁氏者無以異

雒陽張狀元師得家多名画其姪孫南都倅姚字茂宗處見唐画嵇康廣陵散松石遠岸奇古所書故事空民字世未見同品画真佳作也黃筌六幅著色山水有江南徐崇嗣桃六幅折枝江南周文矩士女徐熙鱗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餘画皆張狀元及景儉字印李成淡墨如夢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關同龍山工關河之勢峯巒少秀氣

董源峯頂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迴率多真意

巨然明潤鬱葱最有爽氣巒頭太多

荆浩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王球夔王家古帝王像後一年余於畢相孫仲荀處見白麻紙不裝像云楊褒甞摹去乃夔王所購上有之美印記

趙叔盎云線編條闊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画帶不生毛以刀刺標中開絲縷間套挂標後卷即縛之又不在画心省損画無摺帶隱痕尋常画多中損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爲用力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小幾是六朝筆位置寺基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色舟製非近古今所惜不全也

畢仲欽家有荆浩山水一軸

畢仲游家有六軸關同画

王欽臣長子有六幅關同古本特奇董源四幅其意可愛

刁約家有董源霧景四軸

林虞家有王維六幅雪圖董源八幅李成雪圖

余家收紙本曹不興画如意輪一軸

嘉祐中三人收画楊褒邵必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後余閱三家画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字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略標位高略似江南画即題曰徐熙蜀画星神便題曰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其孫藹韓滉散牧圖至乃雙幅上驢二十餘枚不及崔白蜀絹素染深黃絲文總緊索價四百貫面上去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牧圖不疑家寶其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是油單印者其大四寸許文龍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人共笑其僞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清晨一羣驢子廝咬是何氣象

潁州公庫顧凱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潁守本者置在齊龕不憑去精彩照人前後士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益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益自顧以來皆一樣陪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余得隋画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此體余因題其顧画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發發司印印之益證勾識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余與潁發善託尋善工摹須切記似凡三等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御府乞國工摹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薰損本色

染絹作淫香色棲塵紋間最易辨仍益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僞作

薛紹彭家三天女謂之顧凱之實唐初画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画西山十二真君亦其次題爲閻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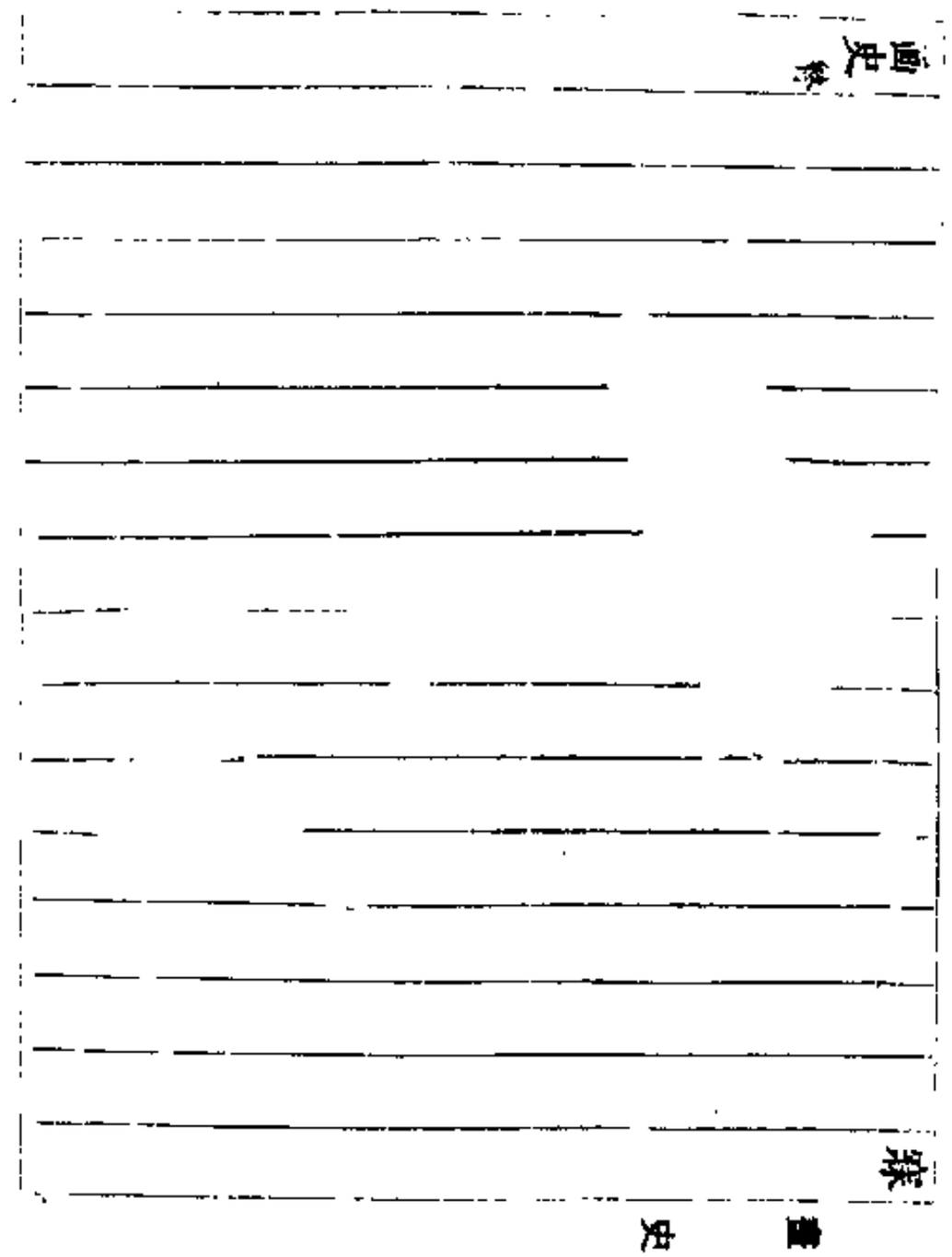
余相國寺中入金得紙桃兩枝綠葉蟲透背二葉著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紙素徐熙真筆也

錢世京家謝靈運盤足坐像亦奇古

高公繪家古花二枝百破碎無名在徐黃上自余家往

江州張氏收李重光道裝象神骨俱全云是顧宏中筆

沈括收畢宏画兩幅一軸上以大青和墨大筆直抹不皴作柱天高半峰滿八分一幅至向下作斜鑿開曲欄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塞路頭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積石數塊一童抱琴由曲欄轉山去一古木臥奇石奇古沈謫秀日見之及居潤問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



圖畫見聞誌

郭若虛 纂

圖畫見聞誌序

余大父司徒公雖貴仕而喜廉退恬養自公之暇惟以詩書琴畫爲適時與丁晉公馬正惠蓄書畫均故畫府彌富焉先君少列躬懿節鑒裁精明珍藏罔墜欲養不待臨言感噎後因諸族人閒取分玩緘縢罕嚴日居月諸漸成淪弃賤子雖甚不肖然於二世之好敢不欽藏嗟乎逮至弱年流散無幾近歲方購尋遺失或於親戚閒以他玩交酬凡得十餘卷皆傳世之寶每安坐虛庭高懸素壁終日幽對愉愉然不知有天地之大萬物之繁況乎驚寵辱於勢利之場料得喪於犇馳之域者哉復遇朋遊覯止互出名蹤東論得以資浚銓較由之廣博雖不與藝謝並生愚竊慕焉又好與當世名手甄明體瀝講練精微凡所見聞當從實錄昔唐張彥遠字愛賓嘗著歷代名畫記其閒自黃帝時史皇而下總括畫人姓名絕筆於永昌元年厥後撰集者率多相亂事既重壓文亦繁衍今考諸傳記參較得失續自永昌元年後歷五季通至本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編而次之其有畫蹟尚晦於時聲聞未喧於衆者更俟將來亦嘗覽諸家畫記多陳品弟今之作者互有所長或少也嫩而老也壯或始也勤而終也怠今則不復定品惟筆其可紀之能可談之事暨諸家畫說略而未至者繼以傳記中述畫故事并本朝事蹟採摭編次離爲六卷目之曰圖畫見聞誌後之博雅君子或加點竄將可取於萬一郭若虛序

圖畫見聞誌標目

第一卷 敘論

第二卷 紀藝上 唐末二十七人 五代九十一人

第三卷 紀藝中 皇朝建隆元年後至熙寧七年總一百六十六人此卷盡六十八人 王公大夫十二人高尚二人 人物門四十六人傳寫七人

第四卷 紀藝下 此卷盡九十八人山水門二十四人花鳥門三十九人雜畫門二十五人

第五卷 故事拾遺 唐朝 宋朝 蜀 總二十七事

第六卷 近事 皇朝 孟蜀 大遼 高麗 總三十二事

圖畫見聞誌卷弟一

宋 郭若虛撰

明 毛晉訂

敘諸家文字

自古及近代紀評畫筆文字非一難悉具載聊以其所見聞篇目次之凡三十家

名畫集南齊高帝撰　古畫品錄謝赫撰　裝馬譜毛惠遠撰　昭公錄梁武帝撰　僧繇錄亡名氏　畫說文亡名氏　述畫記後魏孫暢之撰　續畫品錄陳姚最撰　後畫錄唐沙門彥悰撰　畫斷張懷瓘撰　名畫獵精錄亡名氏　後畫品錄李嗣真撰　雜色駿騎錄韓幹撰　繪境張璪撰　畫評顧況撰　續畫評劉整撰　公私畫錄裴孝源撰　畫拾遺錄竇蒙撰　畫山水錄吳恬撰一名玠　唐朝名畫錄朱景真撰　歷代名畫記張彥遠撰　畫山水訣荆浩撰一名洪谷子　梁朝畫目亡名氏　廣畫新集蜀沙門仁顯撰　益州畫錄李肇撰　江南畫錄亡名氏　江南畫錄拾遺徐鉉撰　廣梁朝畫目星朝胡嶠撰　總畫集黃休復撰　本朝畫評劉道醇慕容嘉德撰

敘國朝求訪

畫之源流諸家備載爰自唐季兵難五朝亂離圖畫之好乍存乍失逮我宋上符天命下順人心肇建皇基肅清六合沃野謳歌之際復見堯風坐客閒宴之餘兼窮繪事太宗皇帝欽明游哲富藝多才時方諸僞歸眞四荒重譯萬幾理暇屢購珍奇太平興國間詔天下郡縣搜訪前哲墨蹟圖畫先是荆湖轉運使得漢張芝草書唐韓幹馬二本以獻之韶州得張九齡畫像并文集九卷表進後之繼者難可勝紀又勅待詔高文進黃居寀搜訪民間圖畫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祕閣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點檢供御圖書選三館正本書萬卷實之祕監以進御退餘藏於閣內又從中降圖畫并前賢墨蹟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觀圖籍賜宴又以供奉僧元霑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又有天章龍圖寶文三閣後苑有圖書庫皆藏貯圖書之府祕閣每歲因暑伏曝蠹近侍暨館閣諸公張筵縱觀圖典之盛無替天祿石渠妙楷寶蹟矣

敘自古規鑒

易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嘗考前賢畫論首稱像人不獨神氣骨瀝衣紋向背爲難蓋古人必以聖賢形像往昔事實含毫命素裂爲圖畫者要在指鑒賢愚發明治亂故魯殿紀興廢之事麟閣會勳業之臣蹟曠代之幽潛託無窮之炳煥昔漢孝武帝欲以鉤弋趙婕妤少子爲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又嘗設宴飲之會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問班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謔大雅所以流連也詩言淫亂之戒其原在於湎上喟然歎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後漢光武明德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唐德宗詔曰貞元已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閎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文宗大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漢文翁學堂在益州大城內脩經頹廢後漢蜀郡太守高朕復繕立乃圖畫古人聖賢之像及禮器瑞物於壁唐韋機爲梓州刺史

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之貴修學館畫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讚敦勸生徒繇茲大化夫如是豈非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亦宜哉

敘圖畫名意

古之祕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上古之畫多遺其姓）其次後漢蔡邕有講學圖梁張僧繇有孔子問禮圖隋鄭灋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德有封禪圖尹繼昭有雪宮圖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亡名氏）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圖晉戴逵有列女仁智圖宋陸探微有勳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有辛毗引裾圖唐閻立本有陳元達鏁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圖高節則晉顧凱之有祖二疏圖王廙有木鴈圖宋史藝有屈原漁父圖南齊蘧伯珍有巢由洗耳圖壯氣則魏曹髦有卞莊刺虎圖宋宗炳有師子擊象圖梁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寫景則晉明帝有輕舟迅邁圖衛協有穆天子讌瑤池圖史道碩有金谷園圖顧凱之有雪霽望五老峰圖靡麗則晉戴逵有南朝貴戚圖宋袁倩有丁貴人弦曲項琵琶圖唐周昉有楊妃采雪衣女亂雙陸局圖風俗則南齊毛惠遠有剡中溪谷村墟圖陶景眞有丞相屋邑圖隋楊契丹有長安車馬人物圖唐韓滉有堯民鼓腹圖以上圖畫雖不能盡見其蹟前人載之甚詳但愛其佳名聊取一二類而錄之

論製作楷模

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矣畫人物者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則有善巧方便之顏道像必具修眞度世之範帝皇當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應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即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俄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蓋尚紛華侈靡之容帝釋須明威嚴重之儀鬼神乃作醜觀（大者馳雄切）（于鬼切）之狀士女宜富秀色（媛于眷切）（婿奴代切）之態田家自有醇朴野之眞恭儉愉慘又在其間矣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畫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纖細而勁健者勾線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淡斜卷摺飄舉之勢畫林木者有樛枝挺幹屈節皺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勢聳凌雲翳日之姿宜須崖岸豐隆方稱蟠根老壯也畫山石者多作礬頭亦爲凌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窊凸之形每留素以成雲或借地而爲雪其破墨之功尤爲難也畫畜獸者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分肥圓毛骨隱起仍分諸物所稟動止之性（凶足唯兎穿底有毛謂之建毛）畫龍者析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兎項似蛇腹似屋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窮游泓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鬚髯肘毛筆畫壯快直自肉中生出爲佳也（凡畫龍閃口者汤炀巧合口者惟爲功畫家稱閃口猶兒合口能吉其雨辯也）畫水者有一擺之波三摺之浪布之字之勢分虎爪之形湯湯若動使觀者浩然有江湖之思爲妙也畫屋木者折算無虧筆畫勻莊深遠透空一去百斜如隋唐五代已前洎國初郭忠恕王士元之流畫樓閣多見四角其斗栱逐鋪作爲之向背分明不失繩墨今之畫者多用直尺一就界畫分成斗栱筆蹟繁雜無壯麗閑雅之意畫花果草木自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節條老嫩苞蕚後先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柱畫翎毛者必須知識諸禽形體名件自紫喙口臉眼緣（去聲）叢林腦毛披蓑毛翅有梢（去聲）翅有蛤翅翅邦（上聲）上有大節小節大小窩翎次及六梢又有料（平聲）風掠草（弥縫翅間之間）散尾壓礪尾肚毛腿袴尾錐脚有探爪（三節）食爪（二節）撩爪（四節）托爪（一節）宣黃八甲鶯鳥眼上謂之看棚（一名看簷）背毛之間謂之合溜山鵲鷄類各有歲時蒼嫩皮毛眼爪之異家鵝鴨即有子肚野飛水禽自然輕梢（去聲）如此之類或鳴集而羽翮緊戢或寒棲而毛葉鬆泡（去聲）已上具有名體處所必須融會闕一不可設或未識漢殿吳殿采柱斗栱又手替木熟柱駞峰方莖額道抱間昂頭羅花羅幔暗制綽蔡鋤孫頭琥珀枋龜頭虎座飛簷撲水脚風化蜹蚤魚惹草當鈎曲脊之類憑何以畫屋木也畫者尚罕能精究況觀者乎

論衣冠異制

自古衣冠之制荐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衮冕黻服三禮備存物狀實繁難可得而載也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羅羅後周以三尺皁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腳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起於後魏）次用桐木黑漆爲巾子裹於幞頭之內前繫二腳後垂二腳貴賤服之而烏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爲幞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之際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爲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襴唐高宗朝給五品已上隨身魚又勑品官紫服金玉帶淺淺緋服並金帶淺淺綠服並銀帶淺淺青服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已下文官帶手巾算帑刀子礪石武官亦聽蓉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七事跕蹀（佩刀刀子磨石火鼓真鐵厥針筒火石袋也）開元初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皁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爲直裰（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大掖大袂禪衣也逢掖與馮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爲之名曰履秦世參用絲葦靴木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皁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辯至如閻立本圖昭君妃（配）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愼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爲名蹤亦丹青之病尔（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網也）

論氣韻非師

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濃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濃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濃用筆以下五濃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蹟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尔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故楊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跡跡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濃緣慮施爲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息契之於綃楮則刋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禍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無適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筆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閑意定神閑意定則息不竭而筆不困也昔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紙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合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矣君曰可以是眞畫者也又畫有三病皆繫用筆所謂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乎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疑礙不能流暢也未窮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留心觀者當煩拭眥（大底氣韻高筆畫壯則愈玩愈研其或格几毫懦初觀縱似可採久之還復意意矣）

論曹吳體濃

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画梵像是爲曹謂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又按蜀僧仁顯廣畫新集言曹

曰昏竺乾有康僧會者初入吳設像行道時曹不興見西國佛畫儀範寫之故天下盛傳曹也又言吳者起於宋之吳聰之作故號吳也且南齊謝赫云不興之蹟代不復見惟祕閣一龍頭而已觀其風骨擅名不虛吳聰之說聲微蹟晦世不復傳謝赫云擬美當年有聲京洛推第三品江僧寶下也至如仲達見北齊之朝距唐不遠道子顯開元之後繪像仍存證近代之師承合當時之體範況唐室已上未立曹吳豈顯釋寡要之談亂愛賓不刊之論推時驗蹟無愧斯言也雕塑鑄像亦本曹吳

論吳生設色

吳道子畫今古一人而已愛賓稱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不其然哉嘗觀所畫牆壁卷軸落筆雄勁而傅彩簡淡或有牆壁間設色重處多是後人裝飾至今畫家有輕拂丹青者謂之吳裝雕塑之像亦有吳裝

論婦人形相

歷觀古名士畫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婦人形相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婦仰心今之畫者但貴其姿麗之容是取悅於衆目不達畫之理趣也觀者察之

論收藏聖像

論者或曰不宜收藏佛道聖像恐其褻慢難可時時展玩愚謂不然凡士君子相與觀閱書畫爲適則必處閒靜但鑒賞精能瞻崇遺像惡有褻慢之心哉且古人所製佛道功德則必專心勵志曲盡其妙或以希福田利益是其尤爲著意者況自吳曹不興晉顧愷之戴逵未陸探微梁張僧繇北齊曹仲達隋鄭灋士楊契丹唐閻立本閻立德吳道子周昉盧楞伽之流及近代侯翼朱繇張圖武宗元王墉高益高文進王霑孫夢卿王道眞李用及李象坤蜀高道興孫位孫知微范瓊勾龍爽石恪金水石城張玄蒲師訓江南曹仲玄陶守立王齊翰顧德謙之倫無不以佛道爲功豈非釋梵莊嚴羽仙顯化有以見雄才之浩博盡學志之精深者乎是知云不宜收藏者未爲要說

論三家山水

畫山水惟營丘李成長安關同華原范寬習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跱百代標程前古雖有傳世可見者如王維李思訓荆浩之倫豈能方駕近代雖有專意力學者如翟院深劉永紀真之輩難繼後塵翟學李劉學關紀學范夫氣象蕭疎煙林清曠毫鋒穎脫墨瀋精微者營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閒者關氏之風也峯巒渾厚勢狀雄強槍上聲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林木平遠之妙始自營丘畫松柴謂之樁針葉不染淡自有柴茂之色關畫木柴間用墨撮肚出枯梢筆蹤勁利學者難到范畫林木或側形如偃蓋別是一種風規但未見畫松柏耳兩岸既質以墨龍染後筆目爲鐵屋復有王士元王端燕貴許道寧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訥之流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尚然藏畫者方之三家錄諸子之於正經矣關同雖師荆浩蓋青出於藍也

論黃徐體異

諺云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也何以明其然黃筌與其子居寀始並事蜀爲待詔筌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朝筌領眞命爲宮苑使或曰筌到闕未久物故今之遺蹟多見在蜀中日作故往往有廣政年號宮贊之命亦恐傳之誤居寀復以待詔錄之皆給事禁中多寫禁籞所有珍禽瑞島奇花怪石今傳世桃花鷹鶻純白雉兎金盆鵝鴿孔雀龜鶴之類是也又翎毛骨氣尚豐滿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鳧鴨蒲藻蝦魚叢蠶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又翎毛形骨貴輕秀而天水通色言多狀者緣人之稱聊分兩家作用亦在臨時命意大抵江南之藝竹氣多不及蜀人而滿濃過之也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復有居寀兄居實徐熙之孫曰崇嗣曰崇矩蜀有刁處士名光胤劉贊滕昌祐夏侯延祐李懷袞江南有唐希雅希雅之孫曰中祚曰宿及解處中輩都下有李符李吉之儔及後來名手間出跂塑徐生與二黃繇山水之有三家黃筌之師刁處士繇同之師荆浩

論畫龍體要

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

則筆墨適爽善爲蜒蜒之狀皇建院法堂屏風是其真蹟至任從一待詔之作稍加怪怒建隆觀翊教院玉皇殿後是其真蹟今崔白所圖又得其要建隆觀翊教院玉皇殿中羅漢壁有龍一條一龍頭北都大安寺羅漢恨不見不與祕閣之頭軌範同否又不知葉公當日所遇厥狀何如自昔豢龍氏殁龍不復擾所謂上飛于天晦隔昏雲下歸于泉滾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今之圖寫固難惟以形似但覩其揮毫落墨筋力精神理契吳畫鬼神前論三停九似亦以人多不識真龍先匠所造得授之法

論古今優劣

或問近代至藝與古人何如荅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陸張吳中及二閻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昔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唐閻立本閻立德豐吳道子也吳生之作爲萬世瀑號曰畫聖不亦宜哉已上皆極佛道人物張周韓戴氣韻骨瀑皆出意表唐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嵩工牛武問曰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不稱韓滉荅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晉公但舉其弟可知其師也至如韋鑒暨猶子鵬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著者明之難即遍舉也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與關范之蹟徐暨二黃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二李則李思訓將軍并其子李昭道中舍三王則王維右丞暨王熊王宰悉工山水邊鸞陳庶工花鳥並唐人也是以推今考古事絕理窮觀者必辨金鍮無焚玉石

圖畫見聞誌卷一終

圖畫見聞誌卷第二

紀藝上唐永昌元年後晉五代凡一百一十八人

唐末二十七人

左全　趙公祐
趙溫其　趙德齊
范瓊　陳皓
彭堅　常粲
常重胤　呂堯
竹虔　孫遇
張詢　張南本
麻居禮　張素卿
陳若愚　胡瓌子虔
荆浩　刁光胤
尹繼昭　李洪度
辛澄　張騰
張贊　王浹

五代九十一人

于兢　趙嵓
劉彥齊　袁裔
羅塞翁　東丹王
胡擢　胡翼
王殷　李羣
燕筠　杜霄
李玄應弟審　厲歸眞

李霑之　韋道豐
朱簡章　王喬士
鄭唐卿　關同
支仲元　枚行恩
郭乾暉　鍾隱
郭權　史瓊
程凝　王道古
李坡　唐垓
王道求　宋卓
富玫　左禮
張南　王偉
黃延浩　張質
韓求　李祝
張圖　朱繇
李昇　杜楷
杜子瓌　杜弘義
房從真　宋藝
高道興　阮知晦
杜覬遜　黃筌
高從遇　阮惟德
杜敬安　黃居寶
趙元德　趙忠義
蒲師訓　蒲延昌
張玫　徐德昌

周行遇　張玄
孔嵩　丘文播 弟文曉
趙才　滕昌祐
姜道隱　楊元真
董從晦　張景恩
跋異　王仁壽
衛賢　朱悰
曹仲玄　陶守立
竹夢松　丁謙
何遇　陸晃
施璘　賈休
楚安　傳古 弟子岳 圖畫
智蘊　德符

唐末二十七人

左全蜀郡人蹟本儒家世傳圖畫妙工佛道人物寶曆中聲馳宇內成都長安畫壁甚廣多放吳生之蹟頗得其要有佛道功德五帝三官等像傳於世

趙公祐成都人工畫佛道鬼神世稱高絕大和間已著畫名李德裕鎮蜀以賓禮遇之改涖浙西辟從蓮幕成都大慈聖興兩寺皆有畫壁

趙溫其公祐之子綽有父風成都寺觀多見其蹟

趙德齊溫其之子襲二世之精藝奇縱逸筆時輩咸推伏之光化中詔許王建於成都置生祠命德齊畫西平王儀仗車輅旌纛器物及朝具殿上畫后妃嬪御皆極精緻昭宗恩之遷翰林待詔 辛顯評 其與德齊皆大公祐之品

范瓊陳皓彭堅三人同時同藝名振三川大中初復興佛宇後三人分畫成都大慈聖諦聖興淨衆中興等五寺牆壁二百餘間各盡所蘊淳化後兩遭兵火頗有毀廢矣 辛顯云范瓊陳皓彭堅皆妙品 品仁觀云范陳為妙品上彭為妙品 嘗見文潞公家墳寺摭慶院有後置壁畫婆娑仙一軸乃范瓊所作 辛顯評為神品當矣

常粲成都人工畫佛道人物善為上古衣冠成通中路嚴鎮蜀頗加禮遇有孔子問禮山陽七賢等圖并立釋迦女媧伏羲神農燧人等像傳於世

常重胤粲之子妙工寫貌僖宗朝為翰林供奉嘗寫僖宗御容及名臣真像得其神彩亦會於寶曆寺畫請塔天王至妙

呂嵩竹虔並長安人工畫佛道人物僖宗朝為翰林待詔廣明中扈從入蜀長安成都皆有畫壁

孫遇自稱會稽山人志行孤潔情韻疎放廣明中避地入蜀遂居成都善畫人物龍水松石墨竹兼長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傳移為功長安蜀川皆有畫壁實奇蹟也初名位後改名遇亦有圖軸傳於世 仁顯評 逸品

張詢南海人避地居蜀善畫吳山楚岫枯松怪石中和間嘗於昭覺寺大悲堂後畫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謂之三時山人所稱異

也亦有山水卷軸傳於世

張南本不知何許人工畫佛道鬼神兼精畫火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瞬視炎炎之勢驚怛幾仆時孫遇畫水南本畫火水火之形本無定質惟於二子冠絕古今又嘗畫寶曆寺水陸功德曲盡其妙後來爲人摹寫竊換眞蹟鬻與荆湖商賈今所存者多是僞本別有勘書詩會高麗王行香等圖傳於世

麻居禮蜀人師張南本光化天復間聲蹟甚高資簡邛蜀甚有其筆

道士張素卿簡州人少孤貧落魄長依本郡三清觀頂挂善畫道門尊像天帝星官形製奇古實天授之性也嘗於青城山丈人觀畫五嶽四瀆十二溪女等兼有老子過流沙并朝真圖八仙九曜十二眞人等像傳於世

道士陳若愚左蜀人師張素卿得其筆瀝成都精思觀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君像

胡瓌范陽人工畫蕃馬雖繁富細巧而用筆清勁至於穹廬什器射獵生死物靡不精詣尤畫駝馬駿尾人衣毛毳以狼毫縛筆疏注之取其纖健也有陰山七騎下程捉馬射雕等圖傳於世子虔有父風

荆浩河內人博雅好古善畫山水自撰山水訣一卷爲友人表進祕在省閣常自稱洪谷子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之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關同北面事之有四時山本三峯桃源天台等圖傳於世

刁光胤長安人天復中避地入蜀工畫龍水竹石花鳥貓兎黃筌孔崗皆門弟子嘗於大慈寺承天院內窗邊小壁四堵上畫四時花鳥體製精絕後黃居寀重裝飾之亦有圖軸傳於世

尹繼昭不知何許人工畫人物臺閣世推絕格有移新豐阿房宮吳宮等圖傳於世

李洪度成都人工畫佛道人物名振當時成都大慈寺三學院等處有畫壁

辛澄不知何許人成都大慈寺泗州堂有附伽像及普賢閣下有五如來像

張騰不知何許人工佛道雜畫描作布色頗寫其妙成都聖興寺有畫壁

張贊河陽人工畫佛道人物雜中有寺壁

王浹不知何許人工畫人物錢忠懿家有導引圖

五代九十一人

梁相國于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觀學舍前檻中牡丹盛開乃命筆放之不浹旬奪真矣後遂酷愛無倦動必增奇貴達之後非尊親旨命不復合毫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澀展處蜨爭來有寫生全本折枝傳於世

梁駙馬都尉趙嵓善畫人馬挺然高格非衆人所及有漢書西域傳骨貴馬小兒戲舞鍾馗彈碁診脉等圖傳於世

梁左千牛衛將軍劉彥齊善畫竹頗琛清致有風折竹孟宗泣竹湘妃等圖傳於世（人物多假胡瓌之手）

後唐侍衛親軍袁義河南登封人善畫魚鼈窮形似外得噞喁游泳之態有卷軸傳於世

羅塞翁錢尚父時爲吳中從事錢塘令隱之子善畫羊世罕有其蹟惟餘姚陸家曾收一卷精妙卓絕後歸孫元規家矣

東丹王契丹天皇王之弟號人皇王名突欲後唐長興二年投歸中國明宗賜姓李名贊華善畫本國人物鞍馬多寫貴人酋長胡服鞍勒率皆珍華然而馬尚豐肥筆乏壯氣

胡擢不知何許人善狀花鳥氣韻甚高博學能詩飄然有物外之志嘗謂其弟曰吾息苦於三峽聞猿（擢有三峽聞猿賦人多膾炙）又常吟曰麋中每聽遊蜂鬧下聞偷造化功其高情逸興如此有鸂鶒圖全株石櫺四時翎毛花果等圖傳於世

胡翼宇鵬雲工畫佛道人物至於車馬樓臺無施而不妙趙嵓都尉頗禮遇之常延致門館有秦樓手自傳授裝成卷軸後題云安定鵬雲記）

王殷工畫佛道士女尤精外國人物與胡翼並爲趙嵓都尉所禮他人無及也有職貢遊春士女等

圖升粉本佛像傳於世

李羣工畫人物爲時所稱有玄中瀑師像孟就舉鼎赤松子入戒醉客等圖傳於世

燕筠工畫天王獨躋周昉之妙有卷軸傳於世

杜霄工畫士女窈於姿態妙得周昉之旨有鞦韆搜蹴吳王避暑等圖傳於世

李玄應洎弟審並工畫蕃馬專學胡瓌有放馬白本胡樂飲會茄林等圖傳於世

道士厲歸眞與人也莫知其鄉里善畫牛虎兼工鷺禽雀竹綽有奇思惟著一布裘入酒肆娼家每有人問其所以輒大張口茹其拳而不言梁祖召問云君有何道理歸眞對曰衣單愛酒以酒禦寒用畫償酒此外無能梁祖然之嘗遊南昌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乃唐明皇時所作體製妙絕常患雀鴿糞穢其上歸眞乃畫一鷂於壁間自是雀鴿無復栖止有渡水牧牛牛虎鷂子柘竹野禽等圖傳於世

李雷之華陰人工畫山水寒林有江鄉之思鄴帥羅中令厚禮之爲建一亭爲援毫之所名金波亭時號金波李處士也有賣藥修琴峭山圖野人荷酒寒林弁山水卷軸傳於世

華道豐江夏人善畫寒林遲思奇僻不拘小節當代珍之請惟不暇然經歲月方成一圖成則驚人故世罕有真蹟

朱簡章工畫人物屋木有禹治水神仙傳胡笳十八拍鳳樓十八怨烟波漁父等圖傳於世

王喬士工畫佛道人物尤愛畫地藏菩薩十王像凡有百餘本傳於世

鄭虔卿工畫人物兼長寫貌有梁祖名臣像并故事人物傳於世

關同（一名種又王文康家圖上題云董）長安人工畫山水學從荆浩有出藍之美馳名當代無敢分庭（敎論卷中具述）有趙陽山居溪山晚霽四時山水桃源早行等圖傳於世

皮仲元鳳翔人工畫人物有老子誠徐甲蕭翼賺蘭亭商山四皓等圖傳於世

梅行恩（或云再恩）江夏人工畫鬬雞名聞天下最著者是陳康肅家籠雞一軸號爲神絕兼工人物有十才子河岳精靈集衆人過關謝女訓梅寇豹騎牛等圖傳於世

郭乾暉將軍北海人工畫鷙鳥雜禽疎篁槁木格律老勁巧變鋒出曠古未見其比有秋郊鷹雉并逐禽鷂子架上鷂子等圖傳於世

鍾隱天台山人亦工畫鷙鳥竹木師郭乾暉淡得其旨乾暉始祕其筆遯隱變姓名趨汾陽之門服勤累月乾暉不知其隱也隱一日緣興於壁上畫鷂子一隻人有報乾暉者乾暉亟就視之且驚曰子得非鍾隱乎隱再拜具道所以乾暉喜曰孺子可教也乃善遇之文席以講畫道隱遂馳名海內焉兼工畫山水人物有鷹鷂雜禽周處斬蛟山水等圖傳於世

郭植江南人又師鍾隱亦有圖軸傳於世

史瓊善畫雉兎竹石有雪景雉兎竹下引雛野雉等圖傳於世

程凝善畫鶴竹兼長遠水有六鶴圖并折竹孤鶴湖灘遠水等圖傳於世

王道古善畫雀竹有四時雀竹并引雛鬬雀等圖傳於世

李坡南昌人惟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巧有折竹風竹冒雪疎篁等圖傳於世

唐垓善畫野禽生菜木族諸物世稱精妙有柘棘野禽十種生菜魚蝦海物等圖傳於世

王道求工畫佛道鬼神人物畜獸始依周昉遺範後類盧楞伽之蹟多畫鬼神及外國人物龍蛇畏獸當時名手歎伏大相國寺有畫壁今多不存矣有十六羅漢挾鬼鍾馗弟林師子等圖傳於世

宋卓工畫佛道志學吳筆不事傅彩有白畫菩薩粉本坐神等像傳於世

富玫工畫佛道有彌勒內院圖白衣觀音觀珠地藏慈恩瀑師等像傳於世

左禮張南並工佛道二人筆思不相遠有二十四化圖十六羅漢三官十眞人等像傳於世

王偉工畫佛道相國寺大殿等處舊有畫壁甚多今存者無幾

黃延浩工畫人物有明皇吹玉笛五王同幄春園宴會乞巧等圖傳於世

張質工畫田家風物有村田鼓笛村社醉散踏歌等圖傳於世

韓求李祝並工佛道學吳生陝郊龍興寺有畫壁

張圖河內雒陽人嘗事梁祖掌行軍糧竊故人呼爲張將軍善潑墨山水兼長大像雒中廣愛寺有畫壁又嘗見寇忠愍家有擇迦像一鋪鋒鋩豪縱勢類草書實奇怪也

朱繇長安人工畫佛道酷類吳生雒中廣愛寺有文殊普賢像長壽寺并河中府金真觀皆有畫壁

李昇成都人工畫蜀川山水始得唐張璪山水一軸凝玩數日云未盡善矣後遂心師造化意出前賢成都聖壽寺有畫壁多寫名山勝境仁顯云嘗於少監黃筌第見昇山水圖乃知名實相稱也有武陵溪青城峨嵋二十四化等圖傳於世蜀中多呼昇爲小李將軍乃是恩訓之子恩訓林甫之伯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子昭道爲太子中舍父子俱善畫因父故人呼昭道爲小李將軍也

杜楷成都人亦工畫山水多作老木懸崖回阿遠岫殊多雅思有秋日升州路詩意圖并山水卷軸傳於世亦工佛像

杜子瓌華陽人工畫佛道尤精傳彩調鉛殺粉別得其方嘗於成都龍華東禪院畫毘盧像坐赤圖光中碧蓮花上其圓光如初出日輪破淡無蹟人所不到也

杜弘義蜀郡晉平人工畫佛像高僧成都寶曆寺有文殊普賢并水陸功德

房從真成都人工畫人物兼馬事王蜀先主爲翰林待詔嘗於蜀宮版障上畫諸葛武侯引兵渡瀘水人馬執戴生動如神蜀主每行至彼駐而不進怡然歎曰壯哉甲馬兼善撥筆鬼神亦多寺壁有寧王射獵陳登祈鱠常建冒雪入京等圖傳於世

宋藝蜀郡人工寫貌事王蜀爲翰林待詔常寫唐朝列聖及道士葉濃善一行禪師沙門會海內臣高力士等真於大慈寺

高道興成都人事王蜀爲內圖畫庫使工佛道雜畫用筆神速觸類皆精蜀之寺觀光多將壁時諺云高君壁筆亦成畫

阮知晦蜀郡人工畫貴戚子女兼長寫貌事王蜀爲翰林待詔寫王先主真爲首出

杜齯龜其先本秦人避地居蜀博學強識工畫羅漢兼長寫貌始師常粲後自成一體事王蜀爲翰林待詔成都大慈寺有畫壁

黃筌字要叔成都人十七歲事王蜀後主爲待詔至孟蜀加檢校少府監賜金紫後累遷如京副使善畫花竹翎毛兼工佛道人物山川龍水全該六濂遠道三師花鳥師刁處士山水師李昇人物龍水師孫遇也孟蜀後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馳聘副以六鶴蜀主遂命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因名六鶴殿蜀人自此方識真鶴六鶴集在故事拾遺卷中由是蜀之豪貴請爲圖軸者接踵時諺云黃筌畫鶴薛稷減價又畫四時花鳥於八卦殿廳見房從真成都人工畫人物兼馬事王蜀先主爲翰林學士歐陽炯作記又寫白兎於縑素蜀主常懸坐側有四時山水花竹雜禽鷙鳥狐兎人物龍水佛道天王山居詩意瀟湘八景等圖傳於世

高從遇道興之子襲成父藝事孟蜀爲翰林待詔嘗於蜀宮大安樓下畫天王隊仗甚奇後遭兵火廢絕矣

阮惟德知晦之子紹精父業事孟蜀爲翰林待詔尤善狀宮闈禁苑皇妃帝戚富貴之事有宮中賞春公子夜晏按舞熨帛等圖傳於世

杜敬安齯龜之子繼父之美事孟蜀爲翰林待詔尤能傳彩成都大慈寺多與其父同畫列壁

黃居寶字舜玉筌之次男也少聰警多能與其父同事蜀爲待詔後累遷水部員外郎亦工畫花鳥松石兼善八分年未四十而卒

趙元德長安人天復中入蜀雜工佛道鬼神山水屋木偶唐季喪亂之際得隋唐名手畫樣百餘本故所學精博有漢高祖過豐沛盤車講學豐稔圖傳於世

趙忠義元德之子事孟蜀爲翰林待詔雖從父訓宛若生知蜀後主嘗令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作地架一座垂昂蟲拱向背無失蜀主命匠氏較之無一差者其精妙如此嘗與高道興黃筌輩同畫成都寺壁甚多

蒲師訓蜀人事孟蜀爲翰林待詔師房從眞嘗携畫請從眞從眞高蹈拊膺曰子之所得非吾所授也畫蜀中祠廟鬼神兵仗冠冕幢葆皆盡其美

蒲延昌師訓之子與其父同時爲孟蜀待詔工畫佛道鬼神外尤精師子行筆勁利用色不繁

張玫成都人事孟蜀爲翰林祗候工畫人物士女兼長寫貌有長門醉客按樂擣衣等圖及漢唐名臣像傳於世

徐德昌成都人事孟蜀爲翰林祗候工畫人物士女墨彩輕媚爲時所稱

周行通成都人工畫鬼神人馬鷹犬嬰孩得其精要有李陵送蘇武支遁三雋奪馬等圖傳於世

張玄簡州金水石城山人善圖僧相畫羅漢名播天下稱金水張家羅漢也

孔嵩蜀人善畫龍兼工蟬雀與黃筌並師刁處士成都廣福院壁有所畫龍及有蟬雀等圖傳於世

丘文播璧弟文曉廣漢人並工佛道人物兼善山水其品降高趙輩成都并其鄉里頗有畫蹟文播後改名潛

趙才蜀人工畫鬼神人物亦長甲騎蜀川多有遺蹟

滕昌祐其先吳人避地居蜀工畫花鳥蟬蜨折枝生萊筆蹟輕利傳彩鮮澤尤於畫鵝得名有四時花鳥魚龜猴兎及梅花鵝茴香下墜鵝又有群鵝泛蓮沼等圖傳於世（兼善書大字蜀中寺觀牌額多昌祐書）

姜道隱漢州什邡人毗歲好畫有時終日不歸父母尋之多在佛廟神祠中畫壁下及長不事產業惟畫是好布衣芒屩隨身筆墨而已嘗於淨衆寺方丈畫山水松石宋王庭隱贈之束縑道隱置於僧堂拂衣而去

楊元眞不知何許人工畫佛道善爲曹筆尤精布色始居蜀後召入鄴中不回蜀川頗有畫蹟

董從誨成都人世本儒家心游繪事佛道人物舉意皆精成都福感寺有畫壁

張景思蜀人工畫佛道蜀中有畫壁

跋異汧陽人工畫佛道鬼神洛中福先寺有畫壁其品次張圖也

王仁壽汝南宛人工畫佛道鬼神兼長鞍馬始師王殷後學精吳濂晉末爲契丹所掠太祖受禪放還相國寺文殊院有淨土彌勒下生二壁淨土院有八菩薩像及有征遼獵渭等圖傳於世

衛賢京兆人事江南李後主爲內供奉工畫人物臺閣初師尹繼昭後伏膺吳體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後主書漁父詞二首其一曰閬苑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鱗快活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綫一輕鈎花滿渚酒盈甌萬頃波中得自由有望賢宮滕王閣盤車水磨等圖傳於世

朱悰不知何許人與衛賢並師尹繼昭而衛爲高足

曹仲玄建康豐城人事江南李後主爲翰林待詔工畫佛道鬼神始學吳不得意遂改蹟細密自成一格尤於傳彩妙越等夷江左梵宇靈祠多有其蹟

陶守立池陽人江南李後主保大間應舉下第遐居齊山以詩筆丹青自娛工畫佛道鬼神山川人物至於車馬臺閣筆無偏善常於九華草堂壁畫山程早行圖及建康清涼寺有海水李後主金山水閣有十六羅漢像皆振妙於時也

竹夢松建康溧陽人事江南李後主爲東川別駕工畫人物子女宮殿臺閣巧絕冠代

丁謙晉陵義興人工畫竹兼善寫蔬果寇忠愍家有寫蔥一軸上有李後主題丁謙二字非凡格也（此畫今歸王詹卿都尉家）

陸晃嘉禾人善畫田家人物意思疎野落筆成像不預搆思故所畫卷軸或爲絕品或爲末品也

施璘京兆藍田人工畫竹有生意

禪月大師貫休婺州蘭溪人道行文章外尤工小筆嘗覩所畫水墨羅漢云是休公入定觀羅漢眞容後寫之故悉是梵相形骨古怪其真本在豫章西山雲堂院供養千今郡將迎請祈雨無不應驗休公有詩集行於世兼善書謂之姜體以其俗姓姜也

僧楚安蜀人善畫山水點綴甚細每畫一扇上安姑蘇臺或滕王閣千山萬水盡在目前今蜀中扇面印板是其遺範仁與云筆觀綱齊全殆六法非大手高格也

僧傳古大師四明人善畫龍水得名於世敘集卷中已述

皇建院有所畫屏風見存弟子岳開黎授學於師其品次之

僧智蘊河南人工畫佛像人物學淡曹體雜中天宮寺講堂有毘盧像廣愛寺有定光佛福先寺有三災變相數壁周祖時進舞鍾馗圖賜紫衣

僧德符善畫松柏氣韻蕭灑曾於相國寺灌頂院廳壁畫一松一柏觀者如市賢士大夫西題凡百餘篇其爲時推重如此以上各有圖軸傳於世

圖畫見聞誌卷第三

仁宗皇帝天資穎悟聖藝神奇遇興援毫超逾庶品伏聞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奉明之始上親畫龍樹菩薩命待詔傳模鏤版印施聖心仁孝又非愚臣所能稱頌若虛舊有家藏御畫御馬一疋其毛赭白玉銜勒上有宸翰題云慶曆四年七月十四日御畫兼有押字印寶後因伯父內藏借觀不日赴杭鈐之任既大假而不歸居無何伯父終於任所此寶遂歸伯母表兄張滿少列今不復可見爲終身之痛兼嘗見張文懿家有小猿一軸仍聞禁中有天王菩薩像

太上游心難可與臣下並列故尊之卷首

紀藝中聖朝建隆九年後至熙寧七年總一百五十八人

王公士大夫依仁游藝臻乎極至者一十三人

燕恭肅王　嘉王

李後主　燕肅

武宗元　劉永年

郭忠恕　王士元

宋道　宋迪

文同　郭元方

董源

燕恭肅王位尊磐石名重戚藩天縱多能精於像物嘗觀所畫鶴竹雪毛丹頂傳警露之姿翠葉霜筠盡含烟之態亦嘗自朽十六羅漢令蜀人尹質描染稜稜風骨類非常格所能及聞朱耶甚有遺蹟世罕得見皇弟嘉王維城茂美副茅土之強宗醴席餘休命毫爆而取適嘗觀所畫墨竹圖位置巧變理應天眞作用縱橫功齊造化復愛狀蝦魚蒲藻徇籜蘆花雖居紫禁之中頗得滄洲之趣筆意超絕殆非學而知之者矣王尤精於蘭有畫六幅縑止書一字者筆力神俊可謂驚絕

江南後主李煜才識清贍書畫兼精書名全錯刀嘗觀所畫林石飛鳥遠過常流高出意外金陵王相家有雜禽花木李忠武家有竹杭圖皆稀世之玩

燕肅字穆之其先燕薊人後徙家曹南位龍圖閣直學士以尚書禮部侍郎致政文學治行外尤善畫山水寒林澄懷味象應會感神蹈厚詰之遐蹤逼咸熙之懿範太常寺有所畫屏風玉堂刑部景寧坊居弟暨許雒佛寺中皆有畫壁公以壽終於康定元年贈太尉公畫與所藏古筆僅百卷皆取入禁中故人間所傳圖軸幾稀矣公用莅州郡作刻漏法最精又嘗敕旨造指南車皆出奇思

武宗元字總之河南白波人官至虞曹外郎書畫佛道人物筆術精高曹吳具備嘗於雒都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間赤明陽和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趙氏火德王天下故眞宗祀汾陰還經雒都幸上清歷覽繪壁忽覩聖容驚曰此眞先帝也遽命設几案焚香再拜且歎其畫筆之神竚立久之上清即唐玄元皇帝廟舊有吳生畫五聖圖杜甫

詩稱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雁行是也後因增廣庭廡畫壁遂廢宗元復運神蹤高紹前哲張文懿有詩云曾此焚香對聖容宗元又嘗於廣愛寺見吳生畫文殊普賢大像因杜絕人事旬餘刻意臨倣蹙成二小幀骨法停分神冠氣格天衣纓絡乘跨部從與大像不差毫釐自非靈心玅悟感而遂通者孰能與於此哉許昌龍興寺北廊有帝釋梵王及經藏院有旃檀瑞像嵩嶽廟有出隊壁皆所奇絕初名宗道後改名宗元以壽終於皇祐二年有佛像天王九子母等圖傳於世

渼州防禦使劉永年字君錫章獻明肅皇后之姪也才敏有神力兼於畫筆錯總萬類非常格可擬

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少能屬文七歲舉童子初周祖召爲博士後因爭忿於朝堂貶崖州司戶秩滿去官不復仕縱放岐雍陝雒之間善畫屋木林石格非師授有設紈素求爲圖畫者必怒而去乘興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每延止山亭張素設粉墨於旁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珍惜之岐有富人主官酒酤其千喜畫曰給醇酎設几案絹素及好紙數軸屢以情言忠恕俄取紙一軸凡數十番首畫一丱角小童持線車紙窮處作風鳶中引一線長數丈富家子不以爲奇遂謝絕太宗素知其名召赴闕下授以國子監主簿忠恕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上惡之配流登州死於齊之臨邑道中尸解焉有屋木卷軸傳於世忠恕尤精字學宋元憲嘗手校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

推官王士元仁壽之子也靈襟蕭爽畫法特高人物師周昉山水學關同屋木類郭忠恕皆造其微嘗見張文懿家有雜木寒林高丈餘風韻遒舉格致稀奇兼有伊尹負鼎鳳樓十八怨四時山水等圖傳於世

宋道字公達雒陽人宋迪字復古二難皆以進士擢弟今茲處名曹悉善畫山水寒林情致嫺雅體像雍容今時以爲祕重矣然則友愛之談所宜推揖

文同字與可梓潼永泰人今爲司對員外郎祕閣校理善畫墨竹富蕭灑之姿過檀欒之秀疑風可動不筍而成者也復愛於素扇高壁狀枯槎老枿風旨簡重識者所多

郭元方字子正京師人官至內殿承制善畫草蟲備究蜚蠅潛分造化宜矜玅藝譎搭佳名然而著意者不及疏略蓋或點綴過當飜爲失真頗有圖軸傳於世

董源字叔達鍾陵人事南唐爲後苑副使善畫山水水屋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兼工畫牛虎肉肌豐混毛毳輕浮具足精神脫略凡格有滄湖山水著色山水春澤放牛牛虎等圖傳於世

高尚其事以畫自娛者二人

李成　宋澥

千成字咸熙其先唐宗室避地營丘因家焉祖父皆以儒學吏事聞於時至成志尚沖寂高謝榮進博涉經史外尤善畫山水寒林神化精靈絕人遠甚敘論卷中已述開寶中都下王公貴戚屢馳書延請成多不荅學不爲人自娛而已後遊淮陽以疾終於乾德五年子覺尤以經術知名職踐館閣請恩幽閟贈光祿丞事見宋白所撰墓碣有煙嵐曉景風雨四時山水松柏寒林等圖傳於世

宋澥字則夫閩長安人故樞密湜之弟司封道之從祖也姿度高潔不樂從仕圖書之外無所嬰心善畫山水林石凝神遐想與物冥通過與登樓有時操筆故人間不多見其蹟有煙嵐曉景奔瀨怪石等圖於世

業於繪事馳名當代者一百四十六人人物山水花鳥雜畫分爲四門

人物門五十三人僧道并獨工傳寫者附

王靄　高益

王瓘　孫夢卿

趙光輔　趙隱士

孫知微　勾龍爽

李文才　石恪

袁仁厚　趙長元

王齊翰　周文矩

顧德謙　郝處

厲昭慶　顧洪祝
李雄　侯翼
高文進　王道眞
李用及　李象坤
高懷節　張昉
高元亨　楊朏子圭
王兼濟　孫懷恍
陳用智　孟顯
陳士元　王拙
王居正　葉進成
葉仁遇　郝澄
童仁益　毛文昌
南簡　龍章子淵
武洞清　江惟清
鍾文秀　田景
李元濟　王易
陳坦　令宗
李八師　劉道士

王霈京師人工畫佛道人物長寫貌五代間以畫聞晉末與王仁壽皆爲契丹所掠太祖受禪放還授圖畫院祇候遂使江表潛寫宋齊丘韓熙載林仁肇與稱旨改翰林待詔今定力院太祖御容梁祖眞像皆霈筆也太祖御容梁祖眞像皆霈筆也後改裝中央服矣又畫開寶寺文殊閣下天王及景德寺九曜院彌勒下生像最爲奇出

高益涿郡人工畫佛道鬼神蕃漢人馬太祖朝潛歸京師始貨藥以自給每售藥必畫鬼神或犬馬於紙上藉藥與之由是稍稍知名時太祖在潛邸外戚孫氏喜畫孫氏有酒樓一日遇四老人飲酒有異貌其神仙因謂之四皓樓亦謂孫氏爲孫四皓也因厚遇益請爲圖畫未幾太宗龍飛孫氏以益所畫搜山圖進上遂授翰林待詔後被旨畫大相國寺行廊阿育王等變相暨熾盛光九曜等有位置小本藏於內府後寺廊兩經廢置皆飭後輩名手依樣臨倣又畫崇夏寺大殿善神筆力絕人有南國鬬象衛士騎射蕃漢出獵等圖傳於世

王瓘河南雒陽人工畫佛道人物深得吳法世謂之小吳生石中令嘗令畫雒中昭報寺壁及有佛道功德故事人物等傳於世

孫夢卿東平人工畫佛道人物亦專吳學尤長寺壁謂之孫脫壁嘗與王霈對畫開寶寺文殊閣下西北方毘樓博叉天王像幷大相國寺甚有其蹟今多不存矣

趙光輔華原人工畫佛道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刀頭燕尾太祖朝爲圖畫院學生故鄉里呼爲趙評事許昌開元龍興兩寺皆有畫壁浴室院地獄變尤佳有功德蕃馬等圖傳於世

隱士趙雲子善畫道像於青城丈人觀畫諸仙奇絕孫太古嘗陰使人問已畫趙云孫畫雖善而傷豐滿之清秀氣孫由是感悟

孫知微字太古眉陽人精黃老學善佛道畫於成都壽寧院畫熾盛光九曜及諸牆壁時輩稱服知微凡畫聖像必先齋戒疏瀹方始援毫有功德幷故事人物傳於世知微始畫壽寧九曜也令童仁益水墨侍從有持水晶瓶者因瞻運花於缾中知微既見倏然曰缾所以餉天下之水吾得之道經今則奚以花爲哉乎畫蛇者足失之遠矣

勾龍爽蜀人國初爲翰林待詔工畫佛道人物善爲古體衣冠精裁密緻亦一代之奇筆也有功德幷故事人物傳於世

李文才華陽人工畫松石兼長寫貌事孟蜀爲翰林待詔廣政中荊南高王令人入蜀請文才寫義興門街雙筍石幷其故事又嘗寫蜀主幷名臣眞像於大慈寺亦有圖軸傳於世

石恪蜀人性滑稽有口辯工畫佛道人物始師張南本後筆畫縱逸不專規矩蜀平至闕下嘗被旨畫相國寺壁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堅請還蜀詔許之不樂都下風物頗有譏誚雜言或掛人口有唐賢像五丁開山巨靈擘太華新羅人角力等圖傳於世

袁仁厚蜀人早師李文才乾德中至闕下未久還蜀因求得前賢畫橈十餘本持歸平居以畫自適終老鄉閭蜀川亦有遺蹟

趙長元蜀人工畫佛道人物兼工鉛毛初隨蜀主至闕下隸尚方彩畫匠人因於禁中牆壁畫雉一隻上見之嘉賞尋補圖畫院祗候今東太一貴神像華嚴院十六羅漢並長元筆

王齊翰建康人事江南李後主爲翰林待詔工畫佛道人物開寶末金陵城陷有步卒李貴入佛寺中得齊翰所畫羅漢十六軸尋爲商賈劉元嗣以白金二百星購得賫人京師復於一僧處質錢後元嗣詣僧請贖其僧以過期拒之因成爭訟時太宗尹京督出其畫覽之嘉歎遂留畫厚賜而釋之經十六日太宗登極後名應迎羅漢

周文矩建康句容人事江南李後主爲翰林待詔工畫人物車馬屋木山川尤精士女大約體近周昉而更增纖麗有貴戚遊春擣衣熨帛繡女等圖傳於世

顧德謙建康人工畫人物風神清劭雖無與比李後主愛重之嘗謂曰古有凱之今有德謙二顧相望繼爲畫絕矣識者以爲知言呂文靖家有蕭翼說蘭亭故事橫卷青錦褾飾礬玉軸頭實江南之舊物窺其風格可知非謬也

郝處江南人工畫佛道鬼神兼長寫貌本一商賈酷好圖畫因而家產蕩盡惟學畫耳

厲昭慶建康豐城人工畫人物事江南爲翰林待詔後隨李後主至闕下授圖畫院祗候

顧洪祝不知何許人工畫人物傳其名而未見其蹟

李雄北海人工畫佛道偏長鬼神罕有倫比太宗朝爲圖畫院祗候因忤旨遯去北海龍興寺有畫壁

侯翼安定人工畫佛道人物夙振吳風窮乎奧旨長安雒汭寺壁尤多兼有三教聖像故事人物等傳於世

高文進從遇之子工畫佛道曹吳兼備乾德乙丑歲蜀平至闕下時太宗在潛邸多訪求名藝文進往依焉後以攀附授翰林待詔未幾重修大相國寺命文進倣高益舊本畫行廊變相及太一宮壽寧觀啟聖院暨開寶塔下諸功德牆壁率皆稱旨又勑令訪求民間圖畫繼蒙恩奬相國寺大殿後擎塔天王如出牆壁及殿西降魔變相其蹟存今畫院學者咸宗之然曾未得其髣髴耳

王道眞蜀郡新繁人工畫佛道人物兼長屋木太宗朝用高文進薦引授圖畫院祗候嘗被旨畫相國寺并玉清昭應宮壁令相國寺殿東畫給孤獨長者買祗陀太子園因緣并殿西畫誌公變十二面觀音像其蹟並存

李用及李象坤並工畫佛道人馬尤精鬼神嘗與高文進王道眞同畫相國寺壁並爲良手殿東畫牢度久鬬聖變相其蹟見存

高懷節文進長子太宗朝爲翰林待詔頗有父風嘗與其父同畫相國寺壁兼長屋木爲人稱愛也

張昉臨汝人工畫佛道人物蹟專吳體嘗畫玉清昭應宮奏樂天女高丈餘掇筆而成木郡開元寺有畫壁亦佳手也

高元亨京師人工畫佛道人物兼長屋木多狀京城市肆車馬有遊瓊林苑角觝夜市等圖傳於世

楊朏京師人後家泗上工畫佛道人物尤於觀音得名天下然而手足間時或小失停分蓋於骨法用筆跨邁倫等是其小疵不足以累大醇亦愛畫西南夷人妙得其旨盛傳楊朏波斯子圭有父風

王兼濟河南雒陽人工畫佛道鬼神雒中南宮有十太一像嵩嶽廟與武虞曹對畫牆壁武畫出隊兼濟畫入隊衆所傳播也

孫懷悅安定靈臺人工畫佛道人物學吳生爲得法雒中有寺壁

陳用智潁川堰城人天聖中爲圖畫院祗候未久罷歸鄉里工畫佛道人馬山川林木精詳巧贍難跨伊人但意務周勤格之清致有功德蕃馬故事人物等傳於世用智居小窯鎮多謂之小窯陳

孟顯安化華池人工畫佛道鬼神人馬屋木大率作用氣格略與陳用智相似多謂之小孟亦云紅樓孟家

陳士元京師人善畫人物屋木有嘉慶圖故事人物傳於世

王拙河東郡人工畫佛道人物初畫玉清昭應宮壁選中右弟一

王居正拙之子善畫士女酷學周昉精密有餘而氣韻不足

葉進成江南人工畫人物嘗見楊褒虞曹家醉道圖頗得閻令之體

葉仁遇進成族弟工畫人物多狀江表市肆風俗田家人物

郝澄金陵句容人工畫佛道鬼神學通相術精於傳寫以上各有圖軸傳於世

董仁益蜀郡人工畫人物尊像出自天資不由師訓乃孫知微之亞矣嘗畫青城山丈人觀諸仙淳化末以成都天慶觀仙遊圖下舊有石恪畫左右龍虎君仁益進抒思援毫于天慶觀前亦畫龍虎君兩壁及畫大慈寺中佛殿漢孝明帝摩騰竺法三藏保福院畫首楞嚴二十五觀筆力尤健頗有圖軸傳於輦下好事者往往誤評爲知微之筆也

毛文昌蜀郡人工畫田家風物有江村晚釣村童入學郊居豐稔等圖傳於世

南簡平凉人工畫佛道人物世傳其名未見其蹟

龍章京兆櫟陽人工畫佛道人物兼工傳寫尤善畫虎曾有貨藥人楊生檻中養一虎章因就視寫之故畫虎最臻形似子淵有父風

武洞清長沙人工畫佛道人物特爲精妙有雜功德十一曜二十八宿十二眞人等像傳於世

鍾文秀京師人今爲翰林待詔工畫佛道人物兼學關同山水有功

田景慶陽人工畫人物有奇思嘗得一扇面畫三教作二童奕碁於僧前一則乘勝而矜誇一則敗北而悔沮僧臨視而笑瞻顧如生惜景孤貧聲聞不顯後之陳留不知所終

李元濟太原人工畫佛道人物精於吳筆熙寧中召畫相國寺壁命官較定衆手時元濟與崔白爲勍敵議者以元濟學遵師法不妄落筆遂推之爲弟一其間佛鋪多是元濟之蹟也

王易鄜州人亦工畫佛道人物學隣元濟時同畫相國寺壁畫畢各歸鄉里都人稱伏之

陳坦晉陽人工畫佛道人物都下奉先普安二佛刹尤多功德牆壁相國寺北廊高僧乃坦所畫其於田家固爲獨步有村豎村學田家娶婦村落祀神移居豐社等圖傳於世

僧令宗廣漢人工畫佛道人物成都大慈寺三學院幷揭諦堂有畫壁

道士李八師（士其名）邛州依政人於本縣崇聖觀披挂工畫進門尊像青域山丈人觀有畫壁

劉道士（士其名）建康人工畫佛道鬼神落筆遒怪江南寺觀時見其蹟尤愛畫甘露佛多傳於世

獨工傳寫者七人

牟谷 高太沖

尹質 歐陽黃

元霭 維真

何充

牟谷不知何許人工相術善傳寫太宗朝爲圖畫院祇候端拱初詔令隨使者往交趾寫安南王黎柏及諸陪臣眞像留止數年旣還屬宮車晏駕未蒙恩旨閒居固關門外久之眞宗幸建隆觀谷乃以所寫太宗正面御容張於戶內上見之勑中使收赴行在詰其所由谷具以實對上命釋之時太宗御容已令元霭寫畢乃更令谷寫正面御容尋授翰林待詔能寫正面惟谷一人

高太沖江南人工傳寫事李中主爲翰林待詔嘗寫李中主眞得其神思

尹質蜀人工傳寫嘗寫燕王眞頗蒙顧遇有藥王像孫思邈像幷畫猴傳於世

歐陽黃京師人工傳寫宗侯貴戚多所延請其藝與僧雜眞相抗餘無出其右者

僧元霭蜀人自幼入京依定力院輪公落髮妙工傳寫爲太宗朝供未一日在禁中傳寫爲一小黃門毀辱遍問同列無肯道其姓名者霭乃草一頭子懷之見都知李神福訴以毀辱之事神福曰小底至多不得其名誰受其責霭乃探懷中頭子示之李一見嗟訝曰此鄧某也（士其名）何其倉卒之間

傳寫如此之妙因召鄧貴誚伏過而去
僧維眞嘉禾人工傳寫嘗被旨寫仁宗英宗御容
賞賚殊厚元霈之繼矣名公貴人多召致傳寫尤
以善寫貴人得名
何充姑蘇人工傳寫擅藝東南無出其右

圖畫見聞誌卷三終

圖畫見聞誌卷第四

紀藝下

山水門 凡二十四人僧附

范寬 劉永 王端 翟院深 燕貴 許道寧 紀眞 黃懷玉 商訓 丘訥 龐崇穆 李隱 高克明 屈鼎 郝銳 梁忠信 李宗成 郭熙 董贊 侯封 符道隱 擇仁 巨然 繼肇

范寬字中立華原人工畫山水理通神會奇能絕世體與關李特異而格律相抗（敘論卷中已述）寬儀狀峭古進止疎野性嗜酒好道嘗往來雍雒間天聖中猶狂者舊多識之有冒雪高峰四時山水幷故事人物傳於世（或云名中立以其性寬故人呼爲范寬也）

劉永京師人工畫山水始師僧德符畫松石後遍求諸家山水採其所長而倣之及見荆浩之蹟乃知諸家有所未盡一日復覩關同畫俄歎曰是乃得名至藝者乎向所謂登東山而小魯遂捐棄餘學專法關氏果遂升堂馳名當代矣有瀑泉屏風四時山水山居詩意等圖傳於世

王端字子正瓘之子工畫山水專學關同得其要者惟劉永與端耳相國寺淨土院舊有畫壁僧乎主僧不鑒遂至朽墁端雖以山水著名然於佛道人馬自爲絕格兼善傳寫嘗寫眞廟御容稱旨授三班奉職有佛道功德故事人物四時山水傳於世

翟院深北海人工畫山水學李光丞院深少爲本郡伶官一日府會院深擊鼓忘其節奏部長按舉其罪太守面詰之院深乃曰院深雖賤品天與之性好畫山水向擊鼓次偶見雲聳奇峯堪爲畫範難明兩視忽亂五聲太守嘉而釋之院深學李光丞爲酷似但自創意者覺其格下專臨模者往往亂眞

燕貴本隸冊籍工畫山水不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大中祥符初建玉清昭應宮貴預役焉偶暇日畫山水一幅人有告董役劉都知者因奏補圖畫院祇候實精品也呂文靖宅廳後屏風乃貴所畫亦有圖軸傳於世

許道寧長安人工畫山水學李光丞始尚矜謹老年唯以筆畫簡快爲已任故峰巒峭拔林木勁硬別成一家體故張文懿贈詩曰李成謝世范寬死唯有長安許道寧非過言也長安涼榭中寫終南

太華二壁今存有山水寒林臨溪履薄早行詩意潘閬倒騎驢等圖傳於世

紀眞黃懷玉並工畫山水學范寬逼眞

商訓工畫山水亦學寬但斂淡山石圖寫林木皆不及紀與黃也

丘訥河南雒陽人工畫山水體近許道寧筆氣不逮而用墨過之

龐崇穆右北平人工畫山水始建玉清昭應宮召崇穆畫山水數壁能爲群峯列岫雲煙聚散之象功畢上欲旌以畫院之職乃遯去不仕

李隱五原人工畫山水大中祥符末營會靈觀命隱寫五嶽山形於壁及畫山水於五殿屏扆觀其危峯疊嶂遠水疎林可謂盡美矣然而鈎描筆困愴上聲淡墨焦斯爲未至爾

高克明京師人仁宗朝爲翰林待詔工畫山水採擷諸家之美參成一藝之精團扇臥屏尤長小景但矜其巧密殊乏飄逸之妙

屈鼎京師人仁宗朝爲圖畫院祇候工畫山水得燕貫之彷彿龐相弟屏風乃鼎所畫

郝銳不知何許人工畫山水人或稱之而未見其蹟

梁忠信京師人仁宗朝爲圖畫院祇候工畫山水體近高克明而筆墨差嫩又寺宇過盛棧道兼繁人或譏之也恐其亂高故顯出之以上各有圖軸傳於世

李宗成鄜畤人工畫山水寒林學李成破墨潤媚取象幽奇林麓江皐尤爲靈善樞府東廳有大濺撲屏風乃宗成所畫石上有崔慤畫贊爲一隻有風雨江山拜月圖四時山水松柏寒林等圖傳於世

郭熙河陽溫人今爲御書院藝學工畫山水寒林施爲巧贍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壯今之世爲獨絕矣熙寧初敕畫小殿屏風熙畫中扇李宗成符道隱畫兩側扇各畫所畫然符生最立於郭李之間爲幸矣

黃贊潁川長社人工畫山水寒林學志精勤毫鋒老硬但器類近俗格致非高

侯封邠人今爲圖畫院學生工畫山水寒林始學許道寧不能踐其老格然而筆墨調潤自成一體亦郭熙之亞

符道隱長安人工畫山水寒林學無師法多從已見當其合作亦有可觀

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初采諸家所長而學之後夢吞數百條龍遂臻神妙性嗜酒每醉揮墨於絹紈粉堵之上醒乃添補千形萬狀極於奇怪會飲酒永嘉市醉甚顧新泥壁取拭筆巾濡墨灑其上明日少增修爲狂枝枯榦畫者皆伏其神筆

鍾陵僧巨然工畫山水筆墨秀潤善爲煙嵐氣象山川高曠之景但林木非其所長隨李主至闕下學士院有畫壁兼有圖軸傳於世

吳僧繼肇工畫山水與巨然同時體雖相類而峯巒稍薄怯也相國寺資聖閣院有所畫屏風

花鳥門凡三十九人俗道附

黃居寀　劉贊　夏侯延祐　丘慶餘　高懷寶　徐熙　徐崇矩　徐崇嗣　唐希雅　唐宿　唐忠祚　解處中　祁序　陶裔　毋成之　傅文用　劉夢松　劉文惠　李符　李懷袞　王曉　趙昌　王友　鐔宏　易元吉　崔白　崔慤　艾宣　李吉　侯文慶　董祥　葛守昌　李祐　丁貺　閻士安　居寀　慧崇　何尊師　牛戩

黃居寀字伯鸞筌之季子也工畫花竹翎毛然受天眞賓周物理後漸卷中已述始事孟蜀爲翰林待詔與

父筌俱蒙恩遇圖畫殿庭牆壁宮闈屏障不可勝紀學士徐光溥寄獻秋山圖歌以美之曾於彭州棲眞觀壁畫水石一堵自未至酉而畢觀者莫不歎其神速且妙也乾德乙丑歲隨蜀主至闕下太祖舊知其名尋其命太宗皇帝尤加憐遇供進圖畫恩寵優異仍委之搜訪名蹤銓定品目居案狀太湖石尤過乃父有四時山景花竹翎毛鷹鶻犬兔湖灘水石春田放牧等圖傳於世

劉贊蜀人工畫花竹翎毛兼長龍水蹟意兼美名播蜀川

夏侯延祐蜀郡人工畫花竹翎毛師黃筌麤得其要始事孟蜀爲翰林待詔既歸朝拜其命爲圖畫院藝學各有圖軸傳於世

丘慶餘潛之子工畫花竹翎毛兼長草蟲墨彩俱媚風韻尤高有四時花鳥蜂蝶竹枝等傳於世

高懷寶懷節之弟工畫花竹翎毛草蟲蔬果頗臻精妙與兄懷節同時入仕爲圖畫院祇候高氏自道興至二子凡四世皆以畫進雖曰藝成然而不墜家聲實延於世可佳矣

徐熙鍾陵人世爲江南仕族熙識度閑放以高雅自任善畫花木禽魚蟬蜕蔬果學窮造化意出古今（長論卷中已述）徐鉉云落墨爲格雜彩副之蹟與色不相隱映也又熙自撰翠微堂記云落筆之際未嘗以傳色暈淡細碎爲功此眞無愧於前賢之作當時已爲難得李後主愛重其蹟開寶末歸朝悉貢上宸廷藏之祕府亦有寒蘆野鴨花竹雜禽魚蟹草蟲蔬苗果蓏并四時折枝等圖傳於世

徐崇矩徐崇嗣茲熙之孫善繼先志克肖佳聲

唐希雅嘉興人妙於畫竹兼工翎毛始學李後主金錯刀書遂緣興入於畫故爲竹木多顯掣之筆蕭疎氣韻無謝東海矣徐鉉云翎毛麤成而已精神過之

唐宿唐忠祚茲希雅之孫風範家聲皆躋妙格解處中江南人事李後主爲翰林司藝特於畫竹盡嬋娟之妙但間泊翎毛頗鶴形似耳

祁序江南人工畫花竹翎毛兼長水牛鬱有高致也

陶裔京兆鄠人工畫花竹翎毛形製設色亞於黃筌眞宗朝爲圖畫院祇候祥符中畫御座屏扆稱旨尋改翰林待詔

毋咸之江南人工畫朝雞妙冠一時

傅文用京師人工畫花竹翎毛有黃氏之風特精野雉鶴鶉能辨四時毛彩

劉夢松江南人善畫水墨花鳥隨宜取象如施衆形

劉文惠不知何許人善畫花竹翎毛傳彩雖勤而氣格傷懦

李待襄陽人工畫花竹翎毛彷彿黃體而丹青雅淡別是一種風格然於翎毛骨氣間有得失耳

李懷袞蜀郡人工畫花竹翎毛學黃氏與夏侯延祐不相上下令陳康肅第屏風乃懷袞所畫

王曉魯郡泗水人善畫鷹鷂柘棘師郭乾暉而遊其藩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工畫花果其名最著然則生意未許全株折枝多從定本惟於傳彩曠代無雙古所謂失於妙而後精者也昌兼畫草蟲皆云盡善苟圖禽石咸謂非精昌家富晚年復自購已畫故近世尤爲難得

王友漢州人少隸本郡克寧軍籍工畫花果師趙昌爲高足雖窮傳彩之功終乏潤澤之妙

鐔宏成都人工畫花果復師王友初云齒教後即肩隨矣以上各有圖軸傳於世

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靈機深敏畫製優長花鳥蜂蝶動臻精奧始以花果專門及見趙昌之蹟乃歎服焉後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馳其名遂寫獐猿嘗遊荊湖間入萬守山百餘里以覘猿狖獐鹿之屬建諸林石景物一一心傳足記得天性野逸之姿寓宿山家動經累月其欣愛勤篤如此又嘗於長沙所居舍後疏鑿池沼間以亂石叢花疎篁折葦其間多蓄諸水禽每父禽伺其動靜遊息之態以資畫筆之妙治平甲辰歲景靈宮建孝嚴殿乃召元吉畫迎釐齊殿御屏其中扇畫太湖石仍

寫都下有名鵝鴨及雜中名花其兩側扇畫孔雀又於神遊殿之小屏畫牙獐皆極其思元吉始蒙其召也欣然聞命謂所親曰吾平生至藝於是有所顯發矣未幾果敕令就開先殿之西廡張素畫百猿圖命近要中貴人領其事仍先給紛墨之資二百千畫猿纔十餘枚感時疾而卒元吉平日作畫格實不群意有疎密雖不全拘師法而能伏義古人是乃超忽時流周旋善譽也向使元吉卒就百猿當有遇於人主然而遽喪其命矣夫有獐猿孔雀四時花鳥寫生蔬果等傳於世建隆觀胡敬院蜀東獐猿林石絕佳又嘗於餘杭後市都盛畋屏風上畫鷄子一隻舊有燕二巢自此不復來止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工畫花竹翎毛體製清贍作用疏通雖以敗荷鳧雁得名然於佛道鬼神山林人獸無不精絕凡臨素多不用朽復能不假直尺界筆爲長絃挺刃熙寧初命白與艾宣丁貺葛守昌畫垂拱殿御扆鶴竹各一扇而白爲首出後恩補圖畫院藝學白自以性疎濶度不能執事固辭之于時上命特見雷同差遣非御前有旨毋召凡直接聖旨不經有司者謂之御前祗應出於異恩也然白之才格有邁前修但過恃主知不能無類相國寺廊之東壁有熾盛光十一曜坐神等廊之西壁有佛一鋪圓光透徹筆勢欲動北都太安寺許昌湖亭皆有畫壁及嘗見敗荷雪雁四時花鳥謝安登山子猷訪戴等圖多遇合作

崔慤字子中白之弟也今爲左廷直工畫花竹翎毛狀物布景與白相類嘗觀敗荷雪雁及四時花竹風範清懿動多新巧有時作隔蘆雁雁尤多意思

艾宣鍾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高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鶺鴒一種特見精絕

李吉京師人嘗爲圖畫院藝學工畫花竹翎毛學黃氏爲有功後來院體未有繼者

侯文慶京師人今爲翰林待詔工畫草蟲及寫蔬菜體尚精謹殊乏生氣

董祥京師人今爲翰林待詔工畫花木有瑠璃瓶中雜花折枝人多愛之

葛守昌京師人今爲圖畫院祗候工畫花竹翎毛兼長草蟲蔬菜

李祐河內人丁貺濠梁人皆工畫花竹翎毛各有所長求之才格難乎其人也

閻士安陳州宛丘人以醫術爲助教工畫墨竹筆力老勁名著當時毋於大卷高壁爲不畫景或爲風勢甚有意趣復愛作墨蠏蒲藻等閒而成爲人所重也

僧居寧毗陵人妙工草蟲其名籍甚嘗見水墨草蟲有長四五寸者題云居寧醉筆雖傷大而失眞然則筆力勁俊可謂稀奇梅聖俞贈詩云草根有纖意醉墨得已熟好事者每得一扇自爲珍物

建陽僧慧崇工畫鵝雁鷺鷥尤工小景善爲寒汀遠渚蕭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也

何尊師名士其閩中人善畫貓兒今爲難得

道士牛戩河內人工畫翎毛多寫斑鳩莫鵲但柘棘不甚精高以上各有圖軸傳於世

雜畫門凡三十五人僧道附

卑顯　張翼
張戩　丘士元
裴文睨　胡九齡
馮清　包貴
包鼎　趙邈齊
辛成　馮進成
吳進　吳懷
董羽　任從一
趙幹　曹仁熙
荀信　戚文秀
路衙推　楊揮
朱澄　徐易
徐白　劉文通
蔡潤　蒲永升
何霸　張經
支遁　蘊能
呂拙　趙喬
鄧隱

卑顯不知何許人眞宗朝爲翰林待詔工畫馬有韓幹之風而筆力勁健有按御馬圖伯果相馬秣馬渲馬等圖傳於世

張翼一名鈐面國人工畫蕃馬師趙光輔得其筆法但狀彼胡人不能酷似耳

張戡瓦橋人工畫蕃馬居近燕山得胡人形骨之妙盡戎衣鞍勒之精然則人稱高名馬麟先匠今時爲獨步矣

丘士元不知何許人工畫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意趣

裴文晛京師人仁宗朝爲翰林待詔工畫水牛骨氣老重洌渲謹密亦一代之佳手也

胡九齡絳人工畫水牛筆弱於裴而意特蕭灑愛作臨水倒影牛人多稱之

馮清陝郡閿鄉人善畫槖駞兼工平畫景靈宮北廊牆壁道經變相乃清之筆

包貴宣城人善畫虎名聞四遠世號老包也包鼎貴之子雖從父訓抑又次焉子孫襲而學者甚衆雖非類犬然終不能踐貴鼎之閾矣以上各有圖軸傳於世

趙邈齯（其名）性質魯不善修飾故人號爲邈齯妙工畫虎有伏崖嘯風砥掌等虎傳於世

辛成不知何許人亦以畫虎聞於時

馮進成江南人善畫犬兎筆蹟縝細

吳進夫懷玉江南人善畫龍水

董羽毗陵人有鄧艾之疾語不能出俗號董啞子善畫龍水海魚始事江南爲翰林待詔既歸朝領眞命爲圖畫院藝學鍾陵清凉寺有李中主八分題名李蕭遠草書羽畫海水爲三絕又畫李從主香花閣圖屏及歸朝後太宗嘗令畫端拱樓下龍水四壁極其精思及畫玉堂屋壁海水見存羽始彼命畫端拱樓龍水凡半載功畢自謂即拜恩命一日上與嬪御登樓時皇子尚幼見畫壁驚畏啼呼亟令朽墁羽卒不受賞亦其命也

任從一京師人仁宗朝爲翰林待詔工畫龍水海魚爲時推賞舊有金明池水心殿御座屏扆畫出水金龍勢力遒怪今建隆觀翊教院殿後有所畫龍水二壁

趙幹江南人工畫水事江南爲畫院學生

曹仁熙毗陵人工畫水善爲驚濤怒浪馳名江介

荀信江南人工畫龍水眞宗朝爲翰林待詔天禧中嘗被旨畫會靈觀御座屏扆看水龍紗絕一時後移入禁中

戚文秀工畫水筆力調暢嘗觀所畫清濟灌河圖旁題云中有一筆長五丈既尋之衆有所謂一筆者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衆毫不失次序超騰回摺實逾五丈矣

路衙推（其名）不知何許人善畫魚體致純古以上各有圖軸傳於世

楊輝江南人善畫魚人稱之而未見其迹

朱澄事江南爲翰林待詔工畫屋木李中主保大五年嘗令與高太沖等合畫雪景宴圖時稱絕手

徐易暨弟白海州人並工畫魚精密形似綽有可觀易兼工雜畫尤能篆隸今爲御書院藝學

劉文通京師人善畫屋木當代稱之眞宗朝爲圖畫院藝學嘗被旨寫玉清昭應宮七賢閣兼預畫壁爲優等

蔡潤鍾陵人工畫船水始隨李主至闕下隸入作司彩畫匠人後因畫舟車圖進上上方知其名遂補畫院之職後令畫楚王渡江圖藏於內府以上各有圖軸傳於世

蒲永昇成都人性嗜酒放浪善畫水人或以勢力使之則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蘇子瞻內翰嘗得永昇畫二十四幅每觀之則陰風襲人毛髮爲立子瞻在黃州臨皐亭乘興書數百言寄成都僧惟簡具述其妙謂董戚之流爲死水耳（惟簡住大慈寺勝相院其書刻石在焉）

何霸不知何許人工畫船水其名尤著有瀟湘逢故人船客等圖傳於世

張經姑蘇人善雜畫尤精傳模支選不知何許人仁宗朝爲圖畫院祇候工畫太平車及江州車又畫酒肆邊紋縛樓子有分疎界

畫之功兼工雜畫

浙陽僧蘊能工雜畫錯總萬彙無不兼通然絕佳者未易多得

道士呂拙京師人工畫屋本至道中爲圖畫院祇候時方建上淸宮拙因畫鬱羅霄臺檣進上恩改翰林待詔不就願於本宮爲道士尋得披挂仍賜紫衣拙畫屋木絕妙然多以人物繁雜爲累以上各有圖軸傳於世

趙裔不知何許人工雜畫兼長佛道人物學未繇用筆少亞而傳彩爲精有十現老君像蘇達挈太子變相士女看花等圖幷四時花鳥傳於世

鄧隱梓州人工雜畫兼佛像鬼神本州州宅有畫天王壁幷牛頭寺畫羅漢皆妙及有山水花鳥傳於世

圖畫見聞誌卷四終

圖畫見聞誌卷第五

故事拾遺 唐朝 朱梁 王蜀 總二十七事

八駿圖 謝元深

滕王 閻立本

鶴畫 吳道子

金橋圖 先天菩薩

資聖寺 淨城寺

西明寺 相藍十絕

王維 三花馬

崔圓 周昉

張璪 石橋圖

柳公權 會昌廢壁

西園圖 雪詩圖 李益附

鄭贊 盧氏宅

趙喦 劉彥齊

常生

八駿圖

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黃素上爲之腐敗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實亦龍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模寫之宋齊梁陳以爲國寶隋文帝滅陳圖書散逸此畫爲賀若弼所得齊王暕知而求得之各以駿馬四十蹄美錦五十段後復進獻煬帝至唐貞觀中收借魏王泰因而傳模於世其一曰渠黃身青騮尾赤項下至

肚紅而蹄黑其二曰山子身紫騮尾黑項下至肚紅而蹄黑其三曰盜驪身黃而黑斑騮尾黑項下至肚紅而蹄黑騮尾紅絕少也其四曰綠耳身青騮尾黑而虬項下至肚紅而蹄黑其五曰赤驥身赤騮尾赤而黃項下至肚紅而蹄黑其六曰龜駘身淡紫騮尾深紫而虬項下至肚紅而蹄黑龜音華其七曰踰輪身紫而帶黑騮尾黑而虬項下至肚紅而蹄黑額上若橋騮向前尖而上卷其八曰白樂身青騮尾紅項下至肚紅而蹄黑樂音義

謝元深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帔以韋爲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實可圖寫貽于後以彰懷遠之德上從之乃命閻立德等圖畫之

滕王

唐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善畫蟬雀花卉而史傳不載惟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書之及覩王建宮詞云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乃知其善畫也

閻立本

唐閻立本至荊州觀張僧繇舊蹟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又僧繇曾作醉僧圖傳於世長沙僧懷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欲成狂便發眞堪

畫入醉僧圖然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於是聚鏹數十萬求立本作醉道圖並傳於代

鶴畫

黃筌寫六鶴其一曰唳天（舉首張喙而鳴）其二曰警露（回首引頸而望）其三曰啄苔（垂首下啄於地）其四曰舞風（乘風振翼而舞）其五曰疏翎（轉項梳其翎羽）其六曰顧步（行而回首下顧）後董丹青則而象之杜甫詩稱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恨不見十一之勢復何如也

吳道子

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荅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揮劒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

金橋圖

金橋圖者唐明皇封泰山回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帝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其間有先與帝相識者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疾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叩乞駐蹕焉及車駕過金橋（橋在上黨）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旗纛鮮華羽衛齊肅顧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徑千里挾右上黨至千太原（見后土碑）眞才子也帝遂召吳道子韋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御容及帝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本鷙鳥器仗帷幕吳道子主之狗馬驢騾牛羊豪馳猴兔猪豨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焉

先天菩薩

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唐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呪有雙流縣民劉乙小字意兒年十一歲自言欲事魏尼尼始不納遣亦不去常於奧室坐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飾灰於庭一夕有巨跡長數尺輪理成就意兒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法成者自云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僅十稔功方就後塑先天菩薩像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蔓所畫樣凡十五卷有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爲長史得其樣進之後因四月八日復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資聖寺

資聖寺中窗間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讚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筆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載讚東廊北壁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嚙蹀聖僧中龍樹商那和脩絕妙團塔上菩薩李嗣眞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中藥王菩薩頂上葺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詞人作諸畫聯句

淨域寺

淨域寺者本唐太穆皇后宅後捨爲寺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西禪院門外有游目記碑云王昭隱畫門西裏面和脩吉龍王有靈及門內西壁有畫火目藥叉部落奇絕鬼首上蟠虵可懼東廊有張璪畫林石險怪西廊萬菩薩院門裏南壁有皇甫軫畫鬼神及鵰鶚若脫壁軫與吳道子同時吳以其藝逼已募人刺殺之

西明寺

唐西明慈恩寺率多名賢書畫慈恩塔前壁上有畫溼耳師子跌心花爲時所重聖善敬愛兩寺皆有古畫聖善寺本塔有鄭廣文書畫敬愛寺山亭院聖上有畫雉若眞砂子上有時賢題名及詩什甚多

相藍十絕

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其一大殿內彌勒聖容唐中宗朝僧惠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爲一絕其二睿宗皇帝親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故建國寺爲大相國寺睿宗御書牌額爲一絕其三匠人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并三門

下善神一對爲一絕其四佛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像爲一絕其五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爲一絕其六明皇天寶四載乙酉歲令匠人邊恩順修建排雲寶閣爲一絕其七閣內西頭有陳留郡長史乙速令孤爲功德主時令石抱玉畫護國除災患變相爲一絕其八西東有明皇先勑車道政往于闐國傳北方毗沙門天王樣來至開元十三年封東嶽時令道政於此依樣畫天王像爲一絕其九門下有瓌師畫梵王帝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華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爲一絕其十西庫北壁有僧智儼畫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圖爲一絕也（朱次道東京記亦載相國寺十絕乃是後來所見事蹟此不具錄）

王維

唐王維右丞字摩詰少以詞學知名有高致信佛理藍田南置別業以水木琴書自娛善畫山水人物筆蹤雅壯體涉古今嘗於清源寺壁畫輞川圖嶽岫盤鬱雲水飛動自製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又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按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荅曰此所奏曲適到霓裳羽衣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三花馬

唐開元天寶之間承平日久世尚輕肥三花飾馬舊有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兼曾見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萱畫虢國出行圖中亦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鬃爲三辨白樂天詩云鳳箋書五色馬鬃剪三花

崔圓

唐安祿山之陷兩京也王維鄭虔張通皆處賊庭洎剋復之後朝廷未決其罪俱因於楊國忠之舊弟崔圓相因素好畫西召於私弟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莫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深頗極能事後皆從寬典至於貶竄必獲善地

周昉

唐周昉善屬文窮丹青之妙多遊卿相間貴公子也兄皓善騎射隨哥舒翰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爲執金吾德宗建章明寺召皓云聞卿弟善畫欲使之畫章明寺壁卿特爲言之又經數月再召之昉乃就事落土之際（土雖朽畫者也）都人士庶觀者以萬數其間鑒別之士有稱其善者或指其瑕者昉隨日改定月餘是非語絕無不歎其神妙郭汾陽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眞衆稱其善後復請昉寫之二者皆有能名汾陽嘗以二畫張於坐側未能定其優劣一日趙夫人歸寧汾陽問曰此畫誰也云趙郎也復曰何者最似云二畫皆似後畫者爲佳蓋前畫者空得趙郎狀貌後畫者兼得趙郎情性笑言之姿爾後畫者乃昉也汾陽喜曰今日乃決二子之勝負於是今送銅綵數百疋以酬之昉平生畫牆壁卷軸甚多貞元間新羅人以善價收置數十卷持歸本國

張璪

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名重於世尤於畫松特出意象能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榦勢凌風雨氣傲烟霞分鬱茂之榮柯對輪囷之老枿經營兩足氣韻雙高此其所以爲異也璪嘗撰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初畢宏庶子擅名於代一見璪畫驚歎之璪又有用禿筆或以手模絹素而成畫者因問璪所授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畢君於是閣筆建中末曾於長安平康里張氏弟畫八幅山水障破墨未了值朱泚之亂京城搖動璪亦登時逃去其家人見在帧倉忙掣落此障最見璪用思處又有一士人家曾請璪畫林石一障士人云亡有兵部李約員外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爲衣裏矣惟得兩幅雙柏一石在焉李嗟惋久之作練檜記述張畫意詞多不載（自具李約文集）

石橋圖

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爲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者其經藏閣規模危巧兩塔上丈珠受十餘斛文宗朝有河陽從事李涿者性好奇古與寺僧善嘗與之同觀寺庫中舊物忽於破甕內得

物如被幅裂汗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絹三十疋換之令家人裹治幅長丈餘因持訪於常侍柳公權乃知張萱所畫石橋圖明皇賜力士因留寺中也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忽一日有中使至涿弟宣勑取之即時進入禁中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

柳公權

唐柳公權名節文行著在簡策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勳戚家碑版問遺歲時鉅萬多爲主藏者海鷗龍安所竊別貯漆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亾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惟筆硯圖書自扃鐍之

會昌廢壁

唐李德裕鎮浙西日於潤州建功德佛宇曰甘露寺當會昌廢毀之際奏請獨存因盡取管內廢寺中名賢畫壁置之甘露乃晉顧凱之戴安道宋謝靈運陸探微梁張僧繇隋展子虔唐韓幹吳道子畫又成都靜德精舍有薛稷畫雜人物鳥獸二壁有胡氏（亡其名）嗜古好奇慕少保之蹟將廢乃募壯夫操斤力剜於頹坌之際得像三十七首馬八蹄又於福堊寺得展子虔天樂部二十五身悉陷於屋壁號寶墨亭司門外郎郭圖作記自是長者之車益滿其門矣

西園圖

清夜遊西園圖者晉顧長康所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厨唐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其圖本張紳素物傳至相國張弘靖家弘靖元和中忽奉詔取之是時並鍾元常書道德經一部同進入內後中貴人崔譚峻自禁中將出復流落人間有張維素子周封涇州從事秩滿居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紬數疋易得經年忽聞款門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願以三百素易公清夜遊西園圖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之翊日果齎絹至後方知其僞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鹽院時王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清夜遊西園圖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後流落一粉鋪家未幾爲郭承嘏侍郎聞者以幾三百市之以獻郭公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相家一日宣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既而復進入內

雪詩圖（李益附）

唐鄭谷有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煙溼密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時人多傳誦之段贊善善畫（歷代名畫記中有段法成並非宮贊）因採其詩意景物圖寫之曲盡蕭灑之思持以贈谷谷珍領之復爲詩寄謝云贊善賢相後家藏名畫多留心於繪素得事在煙波屬興同吟詠功成更琢磨愛余風雪句幽絕寫漁蓑

李益者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弟有才思長於歌詩有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圖寫爲屏障如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是也

鄭贊

唐外郎滎陽鄭贊宰萬年日有以賊名而荷校者贊命取所盜以視則煙晦古絲三四幅齊腳裁褾班鬣皮軸之曰是畫也太尉李公所寶惜有贊皇圖篆存焉當時人以七萬購獻於李公者遂得渠橫梁倅職後因出妓復落民間今幸其妓人不鑒以卑價市之後妓人自他所得知其本直因歸訴請以所鬻價輸罪贊不得決時延壽里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道公卿門召使辨之李瞪目三歎曰韓展之上品也雖黃沙之情已具而丹筆之斷尚疑會有貴籍自禁軍來認者贊以且與姦盜非願荷留因并畫桎送之後永亾其耗

盧氏宅

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秃纔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已來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詩兩句若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是也似非人功其畫蹟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故崔鋌郎中文集有王氏筆管記體類韓退之記畫倚之子紹孫博雅好古善琴阮其所居乃盧

氏舊宅在洛中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韋旻郎中畫散馬七疋東壁有張長史草書數行長史世號張顛宅之東果園兩京新記所載是爲周舊宅

趙岳

梁駙馬都尉趙岳酷好繪事兼嫻小筆偶唐末亂世獨推至鑒人有鬻畫者則必以善價售之不較其多少繇是四遠向風抱畫者歲無虛日復以親貴擅權凡所依附率多以瀑書名畫爲贄故畫府祕藏圖軸僅五千餘卷時稱盛焉暇日亦多自倣前賢名蹟勒成卷軸每延致藝士輻湊門館各取其所長而厚遇之然多不迨已也亦未始而加雖黃荒淺甚者自慙而退食客常至百餘人其間亦多琴棊道術高雅之流時衣冠士族尚有唐之遺風也以畫見留者惟胡翼王殷二人而已嘗令胡翼品弟畫府之優劣中品已下或有末至者即指示令鑒去其病或用水刷或以粉塗有經數次方合其意者時人謂之趙家畫選場其精別如此（愚謂天水用適一時之意則已果然數以粉塗水洗則成何畫也）

劉彥齊

梁千牛衛將軍劉彥齊善畫竹爲時所稱世族豪右祕藏書畫雖不及天水之盛然好重鑒別可與之爭衡矣本借貴人家圖畫滅賂掌畫人私出之手白傳摸其間用舊標軸裒治還僞而留眞者有之矣其所藏名迹不啻千卷每暑伏曬曝一一親自卷舒終日不倦能自品藻無非精當故當時識者皆謂唐朝吳道子手梁朝劉彥齊眼也

常生

王先主既下蜀城謁僖宗御容千時繪壁百僚咸在惟不見田令孜陳太師因問何不寫貌彼二人左右對以近方塗滅先主曰不然吾與陳田本無讎恨圖霸之道彼此血刃豈與丹青爲參商手邃命工重寫之待詔常生（名重城）曰不必援毫乃按皂莢水洗壁而風姿宛然先主嘉賞之賜以金帛也常生傳神素號絕手自云我畫壁除摧圮掃爛外雨淋水洗斷無剝落先是詩僧貫休能畫謂常生曰貴道觀畫多矣如吾子所畫前無來人後無繼者其見賞如此

圖畫見聞誌卷五終

圖畫見聞誌卷弟六

近事（皇朝 孟蜀 大遼 高麗）　江南　總三十二事

玉堂故事
蘇氏圖畫
秋山圖
臥雪圖
慈氏像
訓鑒圖
退思巖
丁晉公
玉畫叉
沒骨圖
相國寺
應天三絕
鍾馗樣
南莊圖
鋪殿花
高麗圖
玉堂故事
樞密楚公
王氏圖畫
恩賜种放
覺稱畫
千角鹿圖
五客圖
張氏圖畫
鬬牛畫
董羽壁
孝嚴殿
王舍城寺
八仙眞
賞雪圖
李王印篆
常思言
術畫

太祖平江表所得圖畫賜學士院初有五十餘軸及景德咸平中只有雨村秋牛圖三軸無名氏寒蘆野鴈三軸徐熙筆五王飲酪圖二軸周文矩筆悉令重裝背焉玉堂後北壁兩堵董羽畫水正北一壁吳僧巨然畫山水皆有遠思一時絕筆也有

二小壁畫松不知誰筆亦妙今並在焉

樞密楚公

江表用師之際故樞密使楚公適典維揚千時調發軍餉供濟甚廣上錄其功將議進拜公自陳願寢爵賞開李煜內庫所藏書畫甚富輒祈恩賜上嘉其志遂以名筆僅百卷賜之往往有李主圖篆暨唐賢跋尾公薨後尋多散失其孫太令爲太常少卿刻意購求頗有所獲少卿乃余之祖舅如江都王馬韓晉公牛王摩詰輞川樣等常得觀焉

蘇氏圖畫

蘇大參雅好書畫風鑒明達太平興國初江表平上以金陵六朝舊都復聞李氏精博好古藝士雲集首以公倅是邦因喻旨搜訪名賢昔畫後果得千餘卷上進既稱旨乃以百卷賜之公後入拜翰林承旨啟沃之餘且復語及圖畫于時勅借數十品於私弟未幾就賜焉至今蘇氏濂昔名畫最爲盛矣公嘗奏對於便殿歷目畫屏其畫乃鍾隱畫鷹猴圖上知其意即時取以賜之余嘗於其孫之純處見之

王氏圖畫

王文獻家書畫繁富其子貽正繼爲好事嘗往來京雒間訪求名蹟充牣巾衍太宗朝嘗表進所藏書畫十五卷詩降御札云卿所進墨蹟并古畫復遍看覽俱是妙筆除留墨蹟五卷古畫三卷領得外其餘却還卿家付王貽正其餘者乃是王羲之墨蹟晉朝名臣墨蹟王徽之書唐閻立本畫老子西昇經圖薛稷畫鶴凡七卷猶子渙遂得換詔札刊於翠琰

秋山圖

太平興國中祕閣曝畫時陶穀爲翰長因展秋山圖一面令黃居寀品弟之居寀一見動容曰此圖實居寀與父筌奉孟主命同畫以荅江南信幣絹縫中有居寀父子姓名視之果驗曾有人於向文簡家見十二幅圖花竹禽鳥泉石地形皆極精妙上題云如京副使臣黃筌等十三人合畫圖之角却有江南印記乃是孟氏贈李主之物也文簡薨其圖不知所在

恩賜种放

真宗祀汾陰還駐蹕華陰因登亭望蓮花峰忽憶种放居是山亟令中貴人裴愈召之時放稱疾不應召上笑而止因問愈曰放在家何爲耶愈對曰臣到放所居時會放在草廳中看畫水牛二軸上題云古蹟也放隱終南山豹林谷或居華山往來不常時方在華山也

臥雪圖

丁晉公典金陵陛辭之日真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一面其所畫人物車馬林石廬舍靡不臻極作從者苦寒之態意思如生旁題云臣黃居寀等定到神品上但不書畫人姓名亦莫識其誰筆也上宣諭晉公曰卿到金陵日可選一絕景處張此圖晉公至金陵乃於城之西北隅構亭曰賞心危聳清曠勢出塵表遂施圖於巨屏到者莫不以此爲佳觀歲月既久縑素不無敗裂內是往往爲人刦竊後王君玉密學出典是邦素聞此圖甚奇下車之後首欲縱觀乃見竊以殆盡嗟惋久之乃詩於壁其警句云昔人已化喫天鶴往事難尋臥雪圖

覺彌畫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彌來館於興國寺之傳瀑院其僧通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晉公延見之嘉其敏惠後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上問其所欲但云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坐下尋詔尚方造以給之覺彌自言酷蘭左國人刹帝利姓善畫嘗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此方所畫絕異昔有梵僧帶過白氎上本亦與尋常畫像不同蓋西國所稱髣髴其真今之儀相始自晉戴逵刻製梵像欲人生敬特頗有損益也

慈氏像

景祐中有畫僧曾於市中見舊功德一幅看之乃是慈氏菩薩像左邊一人執手爐裹幞頭衣中央服右邊一婦人捧花盤頂翠鳳寶冠衣珠絡泥金廣袖畫僧默識其立意非俗而畫瀑精高遂以半千售之乃重加裝背持獻入內閣都知閻一見且驚曰執香爐者實章聖御像也捧花盤者章憲明肅皇太后真容也此功德乃高文進所畫舊是章

憲閣中別置小佛堂供養每日凌晨焚香恭拜章憲歸天不意流落一至於此言訖於悒乃以束縑償之復增華其標軸即日進於澄神殿仁廟對之瞻慕慨容移刻方罷命藏之御府以白金二百星賜荅之

千角鹿圖

皇朝與大遼國馳禮于今僅七十載繼好息民之美曠古未有慶曆中其主號興宗以五幅縑畫千角鹿圖爲獻旁題年月日御畫上命張圖於太清樓下召近臣縱觀次日又敕中閤宣命婦觀之畢藏於天章閣

訓鑒圖

皇祐初元上敕待詔高克明等圖畫三朝盛德之事人物纔及寸餘宮殿山川鑾輿儀衛咸備焉命學士李淑等編次序譜之凡一百事爲十卷名三朝訓鑒圖圖成復令傳摹鏤版印染頒賜大臣及近上宗室

五客圖

李文正嘗於私弟之後園有五禽以寓目皆以容名之後命畫人寫以爲圖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白鷴曰閑客鷺鷥曰雪客各有詩篇題於圖上好事者傳寫之

遐思巖

魯肅簡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每中書罷歸私宅別居一小齋圖繪山水題曰遐思巖獨遊其間雖家人罕接焉

張氏圖畫

張侍郎去華典成都時尚存孟氏有國日屏衾圖障皆黃筌輩畫一日清河患其暗舊損破悉令換易遂命畫工別爲新製以其換下屏直迫公帑所有舊圖呼牙儈高評其直以自售一日之內獲黃筌等圖十餘面後貳卿謝世頗有奉葬者其子師錫善畫好奇以其所存寶藏之師錫死復有葬者師錫子景伯亦工畫有高鑒尚存餘蓄以自寶玩景伯死悉以葬焉

丁晉公

丁晉公家藏書畫甚盛南遷之日籍其財產有李成山水寒林共九十餘軸佗皆稱是後悉分掌內府矣

鬬牛畫

馬正惠嘗得鬬水牛一軸云厲歸眞畫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雙扉之外有輸租莊賓適立於砌下凝玩久之既而竊哂公於青瑣問見之呼問曰吾藏畫農夫安得觀而笑之有說則可無說則罪之莊賓曰某非知畫者但識眞牛其鬬也尾夾於髀間雖壯夫旅力不可少開此畫牛尾乘起所以笑其失眞愚謂雖畫者能之妙不及農夫見之專也擅藝者所宜博究

玉畫叉

張文懿性喜書畫今古圖軸襲積繁夥銓量必當愛護尤勤每張畫必先施帛幕畫叉以白玉爲之其畫可知也

董羽水

玉堂北壁舊有董羽畫水二堵筆力遒勁勢若搖動其下一二尺頗有兩壞處蘇易簡爲學士尤愛重之蘇適受詔知舉將入南宮鬻於同院韓丕使召名筆完葺之蘇既去韓乃呼工之赤白者朽墁其半而用朱畫欄檻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雖命水洗滌而痕蹟至今尚存時人以蘇之鑒尚韓之純朴兩重焉

沒骨圖

李少保端愍有圖一面畫芍藥五本云是聖善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房臥中物或云太宗賜文和其畫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旁題云翰林待詔臣黃居寀等定到上品徐崇嗣畫沒骨圖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但取其濃麗生態以定品後因出示兩禁賓客蔡君謨乃命筆題云前世所畫皆以筆墨爲上至崇嗣始用布彩逼眞故趙昌輩倣之也愚謂崇嗣遇興偶有此作後來所畫未必皆廢筆墨且孝之六法用筆爲大至如趙昌亦非全無筆墨但多用定本臨摹筆氣羸懦惟尚傅彩之功也

孝嚴殿

治平甲辰歲於景靈宮建孝嚴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鳩集書手畫諸屏扆牆壁先是三聖神御殿兩

廊圖畫創業戡定之功及朝定所行大禮次畫講肄文武之事遊豫宴饗之儀至是又兼畫應仁宗朝輔臣呂文靖已下至節鉞凡七十二人時張龍圖奏主其事乃奏請於逐人家取影貌傳寫之務行序列歷歷可識其面於是觀者莫不歎其盛美

相國寺

治平乙巳歲雨患大相國寺以汴河勢高溝渠失治寺庭四廊悉遭渰浸圮塌殆盡其牆壁皆高文進等畫惟大殿東西走馬廊相對門廡不能爲害東門之南王道眞畫給孤獨長者買祇陁太子園因緣東門之北李用及與李象坤合畫牢度叉鬬聖變相西門之南王道眞畫誌公變十二面觀音像西門之北高文進畫大降魔變相今並存之皆奇蹟也其餘四面廊壁皆重修復後集今時名手李元濟等用內府所藏副本小樣重臨倣者然其開作用各有新意焉

王舍城寺

魏之臨淸縣東北隅有王舍城佛刹內東邊一殿極古四壁皆吳生畫禪宗故事其書不知誰人類褚河南循例接勞北使及使遼者過則縣大夫自請遊觀仍粉牓誌使者姓名

應天三絕

唐僖宗幸蜀之秋有會稽山處士孫位扈從止成都位有道術兼工書畫曾於成都應天寺門左壁畫坐天王暨部從鬼神筆鋒狂縱形製詭異世莫之與比歷三十餘載未聞繼其高躅至孟蜀時忽有崑山處士景煥一名善畫煥與翰林學士歐陽炯爲忘形之友一日聯騎同遊應天適覩位所畫門之左壁天王激發高興遂畫右壁天王以對之二藝爭鋒一時壯冠渤海歎重其能遂爲長歌以美之繼有草書僧夢歸後至因請書於廊壁書畫歌行一日而就傾城士庶看之闐噎寺中成都人號爲應天三絕也辛顯云景煥所畫不及孫位遠甚煥尤好畫龍有埜人閒話五卷行於世其間一篇惟敘畫龍之事

八仙眞

道士張素卿神仙人也曾於青城山丈人觀畫五嶽四瀆眞形并十二溪女數壁筆蹟遒健神彩欲活見之者心悚神悸足不能進實畫之極致者也孟蜀後主數遣祕書少監黃筌令依樣摹之及下山終不相類後因蜀主誕日忽有人持素卿畫八仙眞形以獻蜀主蜀主觀之且歎曰非神仙之能無以寫神仙之質遂厚賜以遣一日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次弟讚之復遣水部員外郎黃居寶八分題之每觀其畫歎其筆蹟之縱逸覽其讚黃其文詞之高古玩其書愛其點畫之雄壯頓謂八仙不讓三絕八仙者李阿容成重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仙葛永瑰

鍾馗樣

昔美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鞾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蹟遒勁實繪事之絕格也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常挂臥內一日召黃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絕手蜀主因謂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揑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爲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揑其鬼目翌日并美本一時獻上蜀主問曰何止令卿改胡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改也臣今所畫雖不逮古人然一身之力併在拇指是敢別畫耳蜀主嗟賞之仍以錦帛叅器旌其別識

賞雪圖

李中主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命太弟已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人就私弟賜李建勳繼和是時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與詠徐鉉爲前後序仍集名手圖畫曲盡一時之妙眞容高沖古主之侍臣瀛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

南莊圖

李後主有國日嘗令周文矩畫南莊圖盡寫其山川氣象亭臺景物精思詳備殆爲絕格開寶癸亥

歲歸朝首貢於闕下籍之祕府

李主印篆

李後主才高識博雅尚圖書蓄聚既豐尤精賞鑒今內府所有圖軸暨人家所得書畫多有印篆曰內殿圖書內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寶內司文印集賢殿書院印集賢院御書印（此印多用璽）或親題畫人姓名或有押字或爲歌詩雜言又有織成大回鸞小回鸞雲鶴練鵲墨錦標飾（今綾錦院效此織作）提頭多用織成絹帶簽貼多用黃經紙背後多書監裝背人姓名及所較品弟又有澄心堂紙以供名人書畫

鋪殿花

江南徐熙輩有於雙縑幅素上畫叢蠶蠶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蝶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次曰裝堂花意在位置端莊駢羅整肅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態故觀者往往不甚采鑒

常思言

余熙寧辛亥冬被命接勞北使爲輔行日與其副燕人馬禋邢希古結駟並馳希古恭順詳敏有儒者之風從容語及圖畫且燕京有一布衣常其姓思言其名善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衆然必在渠樂與即爲之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難得也復見問曰南朝諸君子頗有好畫者否余荅曰南朝士大夫自公之暇固有琴棋書畫之樂希古慨然嗟慕形乎神色（愚以謂常生者擅藝居南朝之間不（故中國之士教果能不可以勢動復不可以利誘則斯人也豈易得哉）

高麗國

皇朝之盛遐荒九譯來庭者相屬於路惟高麗國敦尚文雅漸染華風至於伎巧之精他國罕比固有丹青之妙錢忠懿家有著色山水四卷長安臨潼李虞曹家有本國八老圖二卷及曾於楊褒虞曹家見細布上畫行道天王皆有風格點寧甲寅歲遣使金良鑒入貢訪求中國圖畫銳意購求稍精者十無一二然猶費三百餘緡丙辰冬復遣使崔恩訓入貢因將帶畫工數人奏請摹寫相國寺壁畫歸國詔許之於是盡摸之持歸其摸畫人頗有精於工濃者彼使人每至中國或用摺疊扇爲私覿物其扇用鴨青紙爲之上畫本國豪貴雜以婦人鞍馬或臨水爲金砂灘暨蓮荷花木水禽之類點綴精巧又以銀塗爲雲氣月色之狀極可愛謂之倭扇本出於倭國也近歲尤祕惜典客者蓋稀得之（倭國乃日本國也本名倭既恥其名又自以在極東因號日本也今則臣屬高麗也）

術畫

夫士必以忠醇徑亮盡瘁於公然後可稱於任可爵於朝惡夫邪佞以苟進者則不免君子之誅藝必以妙悟精能取重於世然後可著於文可寶於筍惡夫眩惑以沽名者則不免鑒士之弃昏者孟蜀有一術士衡善畫蜀主遂令於庭之東隅畫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黃筌於庭之西隅畫野鵲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問筌對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是乃有噪禽之異蜀主然之國初有道士陸希直者每畫花一枝張於壁間則遊蜂立至向使邊黃徐趙輩措筆定無來蜂之驗此抑非眩惑取功沽名亂藝者乎至於野人騰壁美女下牆映五彩於水中起雙龍於霧外皆出方術怪誕推之畫瀝闕如也故不錄

張彥遠他歷代名畫紀筆於唐之會昌元年歷三百七十餘人又別撰法書要錄自言自好事者因余二多則書畫之事畢矣唐末逃于名手傳藝如林名堂成開全范寬山水間闕天資饒枝肯讀前格係西勝昌諸人寫生稱步更入心宋亞品清雲神化如鄉退之作文振起八代之靡之也郭若虛生熙寧之末時就所見因得名人二十人以續彥遠之未逮但有鋪次陳述品隲政事殊類謝赫之低昂太著李嗣生之空列人名可至深鄙聚工謂雅趣而非畫者而稱嘯放軒冕嘯穴自是以寫之卓識如滿室毛骨悚

圖畫見聞誌卷六終

畫論

郭思 撰

敘自古規鑒

易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嘗考前賢畫論，皆稱像人不獨神氣骨法衣紋向背爲難，蓋古人必以聖賢形像，往昔事實，含毫命素，製爲圖畫者，要在指陳賢愚，發明治亂，故魯殿紀興廢之事，麟閣繪勳業之臣，逆賊代之幽誅，託無窮之炳煥。昔漢孝武帝欲以鉤弋趙婕妤少子爲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又嘗設宴飲之會，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暢，時乘興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問班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去也，式號式歌，大雅所以流述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在於酒，上喟然歎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後漢光武明德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意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妃指堯曰，

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唐德宗詔曰，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閱舊構，見老臣遺像，顏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視往思今，取類非遠，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御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漢文翰學堂，在益州大城內，昔經頹廢，後漢蜀郡太守高朕復繕立，乃圖畫古人聖賢之像，又禮器瑞物於壁，唐章檀爲檀州刺史，以邊人俗陋，不知文儒之貴，修學館，畫孔子七十二弟子，漢皆名儒像，自爲贊，敦勉生徒，繇茲大化，夫如是，豈非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繪之於畫也，所謂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亦宜哉。

敘圖畫名意

古之稚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其次後漢蔡邕有講學圖，梁張僧繇有孔子問禮圖，隋鄭法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本有封禪圖，尹繼昭有雪宮圖，杞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圖，曾戴逵有列女仁智圖，宋陸探微有勳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有幸昆引裾圖，唐閻立本有陳元達鏗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圖，高節則曾頡凱之有祖二疏圖，王覺有木蘭圖，宋史藝有屈原漁父圖，南齊蕭伯珍有巢由洗耳圖，壯氣則魏賈堯有卞莊刺虎圖，宋宗炳有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寫景則晉明帝有輕舟迅邁圖，衛協有穆天子宴瑤池圖，史道碩有金谷園圖，顧凱之有雪霽望五老峰圖，廉麗則戴逵有南朝貴戚圖，宋袁倩有下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唐周昉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局圖，風俗則南齊毛惠遠有剡中溪谷村墟圖，陶景真有水嘉居邑圖，隋楊契丹有長安車馬人物圖，唐韓滉有堯民擊壤圖，此雖不能具載其爲可鑒戒，當與六籍並傳云。

論製作楷模

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矣。畫人物者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則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必具修眞度世之範，帝王當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應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即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俄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蓋尚紛華侈靡之容，帝釋須明威嚴嚴重之儀，鬼神乃作魑魅尖奇切，魍魎力兩切之狀，士女宜富秀色媛烏袁切，嬌奴皇切之態，田家自有野野村野之眞，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畫衣紋有重大而闊暢者，有纖細而勁健者，勾線縱橫，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畫林木者，有樑枝挺幹屈節皺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奮起之勢，發凌雲翳日之姿，宜須峭岸豐隆，方稱蟠根老壯也，畫山石者，多作岑頭，亦爲浸面，落筆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窈凹之形，每留素以成雲，或借地而爲雪，其破墨之功，尤爲難也，畫鳥獸者，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分肥瘦，毛骨隱起，仍分諸物所稟動止之性，四足唯爲，穿鼻有毛，蹄之起毛，畫龍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頭似鹿，眼似兔，項似蛇，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騰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鬚髯肘毛，筆畫狀快，直至肉中生出爲佳也，凡畫龍開目者最爲巧，合目者功畫家俗謂目猶見合目龍目其用雖也，畫水者，有一擺之波，三指之浪，布之字之勢，分虎爪之形，蕩蕩若動，使觀者渺然有汪洲之思爲妙也，畫屋木者，折算無虧，筆畫勾

肚深遠透空一去百斜如隋唐五代已前泊國初郭忠恕王士元之流畫樓閣多見四角其斗拱逐鋪作爲之向背分明不失繩墨今之畫者多用直尺一就界畫分成斗拱筆迹繁雜無壯麗閑雅之意畫花果草木自有四時榮枯陰陽向背節條老嫩苞蕚後先連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畫飼毛者必須知識諸禽形體名件自嘴喙口臉眼睛去聲叢林腦毛披簑毛翅有稍去聲翅有蛤翅翅邦上聲上有大節小節大小窩翎次及六梢又有斜平聲風掠草翎翅翅之間散毛腰禪尾肚毛腿袴尾雞脚有探爪三節食爪三節撮爪四節托爪一節宜黃八甲鈴鳥眼上謂之看棚一名看聲背毛之間謂之合溜山鵲雞類各有歲時苔嫩皮毛眼爪之異家鵝鴨即有子肚野鴨水禽自然輕相去聲如此之類咸鳴集而羽翮緊蹙咸塞棲而毛葉鬆泡去聲已上具有名體處所必須融合閑一不可設或未識漢殿吳殿梁柱斗栱又手替木熟柱蜀峰方莖額道抱間帖頭羅花雜幔暗綱綠幕獨蘇頭琥珀枋蟠頭虎座乘答蹼水牌風化蹙垂魚惹草當鈎曲脊之類濫何以盡屋木也畫者尚穿能精究況觀者乎

論衣冠異制

自古衣冠之制荐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袞冕法服三禮備存物狀質繁難可得而載也漢魏已前始戴幅巾皆宋之世方用羅縠後周以三尺皂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鳥紗帽九環帶六合靴起於後魏次用桐木黑漆爲巾子裹於幞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而爲帽衝廣唐太宗嘗服製蓋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爲幞頭巾子以賜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官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之際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耕綠袍爲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襴周高宗朝給五品已上隨身魚又勅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服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已下文官帶手巾筆袋刀子鞾石契苾真鞾厭針筒火石袋也開元初復褶之皆處士馮翼衣巾官五品已上帶七事鞾蹀佩刀刀子鞾石契苾真鞾厭針筒火石袋也開元初復褶之皆處士馮翼衣巾大袖周緣以皂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爲直裰禮記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逢掖袂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逢掖大袂禪衣也逢掖與馮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爲之名曰履秦世始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鞾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辨至如閻立本閻昭君妃帝唐妃戴帷帽以擁鞍王知愚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孫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爲名蹤亦丹青之病尚帷帽如今之幕帽周回垂網也

論氣韻非師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

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迹多是軒冕才賢岩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賾鈎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故楊氏不能授其師榮福不能傳其子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虛施爲隨心所合皆得名印類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筆精則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祥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體斷可識矣故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無適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筆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脉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矣內自足然後神閑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昔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磨墨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嬴若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又畫有三病皆繫用筆所謂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踢筆滯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據流暢也未窮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留心觀者當煩拭眥矣

論婦人形相

歷觀古名士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宮中有婦人形相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歸仰心今之畫者但貴其姿態之容是取悅於衆目不達畫之理趣也觀者察之

論三家山水

畫山水惟營邱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前古雖有傳世可見者如王維李思訓荆浩之倫豈能方駕近代雖有專意力學者如翟院深劉永紀真之輩雖繼後塵蓋學李劉皋關紀學范夫氣象蕭疎煙林清曠巷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邱之制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搶上聳峯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煙林平遠之妙始自營邱畫松葉謂之攢針筆不妙淡自有桑茂之色蹟畫本葉間用墨點時出枯槎筆跡勁利學者雖到范畫林木或個形如倔蹇別是一種風規但未見畫松柏耳畫屋既質以墨繩決復盡目爲城屋復有王士元王端燕貴許道寧高克明郭熙李宗成邱詣之流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尚然殿畫者方之三家蓋諸子之於正經矣

論黃徐體異

謝云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也何以明其然黃筌與其

子居宋。始並驅獨爲待詔。答後累遷如京門使。既歸朝。答領其命爲寫貢。或曰答到闕未久物故。今之逸逸亦見在蜀中目作。故往往所廣政平蜀官員之命。亦恐他之誤。居宋復以待詔錄之。皆給事禁中。多寫禁鑰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今傳世桃花鷹、鵲、純白雉、鵪、金鈴鵲、鶴、孔雀、鵲、鶴之類是也。又翎毛骨氣尚豐滿。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鷺、鷺、鷺鷥、蒲草、蝦、魚、蕖蓮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又翎毛形骨貴輕秀。而天水通色。皆多狀者。蘇人之稱。卿分別家作用。亦在細時命。爲大概江南之爲竹紙多不及蜀人。而滿酒過之也。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復有居宋兄居寶。徐熙之孫曰崇嗣。曰崇矩。蜀有刁處士。名光嵐。劉贊。滕昌祐。夏侯延祐。李懷袞。江南有唐希雅。希雅之孫曰中庸。曰宿。及解處中。蜀都下有李符、李吉之儔。及後來名手間出。跋蘇徐生與二黃。繇山水之有正經。黃筌之師刁處士。蘇蜀全之師孫澄。

論畫龍體要

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則筆蠹遒爽。皆爲蜿蜒之狀。皇建院法堂屏畫。是其真迹。至任從一待詔之作。稍加怪怒。建隆觀明教院玉皇殿後。是其真迹。今推白所圖。又得其要。建隆觀明教院玉皇殿中雕板。迹有一龍頭。北都大安寺羅漢壁有龍一條。恨不見弗興秘閣之頭軌範同否。又不知葉公當日所遇。厥狀何如。自昔繇龍氏殁。龍不復援。所謂上飛于天。晦藏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今之圖寫固難。惟以形似。俱觀其揮毫落墨。筋力精神。理與畫鬼神同論。三停九似。亦以人多不識真龍。先匠所遺傳授之法。

論古今優劣

或問近代至藝。與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陸張吳中及二閻。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皆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唐閻立本、閻立德。暨吳道子也。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不亦宜哉。已上皆論佛道人物。張、周、韓、戴。無韻骨法。皆出意表。唐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嵩工牛。或問曰。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吳答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幹。公但舉其弟。可知其師也。至如韓幹畫。暨翰子。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者著明之。雖即遍舉也。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與閻、范之迹。徐暨二黃之疑。前不溯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二李則李思訓將軍并其子李昭道中令。三王則王維右丞暨王熊王宰。悉工山水。邊鸞陳庶工花鳥。並居入也。是以推今考古。事經理順。觀者必辨金鑰無焚玉石。

古今畫鑑

元　湯　厚君載著

古今畫鑑小引

采眞子妙於考古。在京師時。與鑑書博士柯君敬仲論畫。遂著此書。用意精到。悉有據依。惜乎尙多疏略。乃爲删補編次成帙。名曰畫鑑。後有高識。賞其知言。采眞子。東楚湯厚君載之自號也。句曲外史題。

古今畫鑑

吳畫

曹弗興。古稱善畫作人物衣紋皺縐。畫家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宣和內府。刻意搜訪。不過兵符圖一卷。余嘗見于一人家。上有紹興題印。筆意神彩。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爲也。

晉畫

衛協。晉人也。唐名畫記。品第在顧生之上。世不多見其蹟。畫譜所傳高士圖、刺虎圖。余竟見之。唐末五代人所爲耳。眞蹟不可得見矣。

顧愷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曾見初平起石圖、夏禹治水、洛神賦、小身大王。其筆意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傳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藻飾。唐吳道元早年常摹愷之畫。位置筆意。大能彷彿。宣和、紹興便題作眞蹟。覽者不可不察也。

六朝畫

陸探微與愷之齊名。余平生只見文殊降龜眞蹟。部從人物共八十人。飛仙四。皆各有妙處。內亦有番僧

手持鐵鏤盂者。蓋西域俗然。此卷行筆緊細。無纖毫遺恨。望之神彩動人。眞希世之寶也。今藏祕府。後見維摩像、觀音像、摩利支天像。皆不逮之。張彥遠謂風神遒舉。畫力剛挫。一點一拂。妙絕新奇。非虛言也。

展子虔畫山水法。唐李將軍父子多宗之。畫人物描法甚細。隨以色暈開。余嘗見故實人物春山人馬等圖。又見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人物面部神彩如生。意度具足。可爲唐畫之祖。

六朝人畫魯義姑圖。一兵士持戈作勇猛之勢。義姑作安詳答問之態。乘所生子於地。作畏懼怖急挽母衣之狀。而所抱之子。以兩手抱義姑之項。回視兵士。一一如生。筆法細潤。傳色鮮明。望而知其非唐畫。蓋藏中屢大用家。今歸義興王氏。王藏繆畫至三百軸。此爲最也。

唐畫

閻立本畫三清像。異國人物職貢圖。傳法大士像。五星像。皆宣和、明昌物。余嘗見之。及見六駿圖。畫太宗坐步輦上。宮人十餘。輿輦皆曲眉豐頰。神采如生。一朱衣持官執笏引班。後有負書使者。服小團花衣。及一從者。負鼎李衛公小篆題其上。唐人八分書贊皆辭婚事。宋高宗題印定。眞奇物也。

王芝子慶家收閻令畫西域圖。爲唐畫第一。趙集賢子昂題其後云。畫惟人物最難。器物舉止。又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一備盡其妙。至于髮采生動。有欲語狀。蓋在虛無之間。眞神品也。

吳道子筆法超妙。爲百代畫聖。早年行筆磊落。揮灑如尊棗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方圓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其傳采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帶當風。弟子甚多。如盧稜伽、楊庭光。其尤者也。五代朱繇一像。行筆甚細。恐其弟子靈所爲耳。

王右丞維。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至佳。平生喜作雪景。劍閣棧道。驛綱曉行。捕漁雪灘村墟等圖。其畫輞川圖。世之最著者也。蓋胸次瀟洒。意之所至。落筆便與庸史不同。

周昉善畫貴游人物。善寫眞。作仕女多濃麗豐肥。有富貴氣。

李思訓畫著色山水。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時人號爲大李將軍、小李將軍。至五代。蜀人李昇。工畫著色山水。亦呼爲小李將軍。宋宗室伯駒字千里。復倣效爲人。嫵媚無古意。余嘗見神女圖、明皇御苑出遊圖。皆思訓平生合作也。又見昭道海岸圖。絹素百餘。和存神采。觀其筆墨之源。皆出展子虔輩也。

曹霸畫人馬。筆墨沈著。神采生動。余平生凡四見眞蹟。一奚官試馬圖。在中居侍御家。一調馬圖。在李士宏家。蓋宋高宗題印。其一下槽馬圖。一墨一驅色。爲人皆立。見須眉髮鬣甚。其一余所藏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騂。綠衣閹官牽照夜白。筆意神采與前三畫同。趙集賢子昂嘗題云。唐人善畫馬者甚衆。而曹韓爲之最。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衆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圉人太僕自有一種氣象。非世俗所能知也。集賢當代賞識。豈欺我哉。

韋偃畫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蒼落揮灑。振動杜子美詩所謂蹴枯桐。筆墨驅。磔見麟出東壁者。余嘗收紅鬣復背駿馬圖。筆力勁健。駿尾可數。如顏魯公書法。往歲鮮于伯幾見之。爲嘆累日。嘗賦

詩曰。渥洼產馬乃產池。韋偃畫馬如畫松。奇文也。惜不成章而亭。韓幹初師陳閎。後師曹霸。畫馬得骨肉停均法。遂與曹韋竟馳爭先。及畫貴游人物。各臻其妙。至于傅染。色入縑素。余嘗見其人馬圖。在錢塘王氏。二奚官引連錢驄、燕支驕入。見一卷朱衣白帽人騎驅。一明馬四蹄破碎。如行水中。乃李伯時仿藏。在京師見明皇獻馬圖、三馬圖、調馬圖、五陵遊俠圖。照夜白粉本上。韓幹自畫內供本。韓幹照夜白粉本十字。要知唐人畫馬雖多。如曹、韋、韓。特其最著者。後世李公麟伯時畫馬專師之。亦可謂優入聖域者也。

藏陽專畫牛。爲韓晉公滉幕客。專師法于韓。而青出于藍者也。不惟畫牛。至于用原樹石。牧子樵童。亦各臻妙。余凡七見眞蹟。一在揚州司德用家。二牛相鬬。毛骨竦然。一在四明士人家。一牛引犢。奇甚。又見三牛圖。渡水牛。歸牧圖。皆合作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若其筆意清潤。開卷古意勃然。有田家原野氣象。余于嘗有取焉。

韓晉公滉畫人物及爲牛圖。嘗見其田家移居圖、村童蹴戲圖、醉客圖、鼓腹圖、醉學士圖及牛圖數本。人物源流顧陸。牛圖是其所長。藏嘗得其緒餘。有名于世。是蓋人物不及而牛獨過之也。

陳閎。開元中畫人物得名。明皇幸蜀。作金橋圖。人物、閎主之。余見其照夜白馬圖。筆法細潤。在曹韓下。

唐人花鳥。邊鸞最爲馳譽。大抵精於設色。穠豔如生。其佗畫者雖多。互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黃集諸家之善。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水師孫位。至于花竹錦毛。超出衆史。筌之可稱名者。惟江南徐熙。熙志趣高尚。畫草木蟲魚。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所可及也。熙畫花落筆頗重。中略施丹粉。生意勃然。黃之子居寶。居寀。熙之孫崇嗣、崇矩。各得一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佳。多作顫筆棘針。是效其主李重光畫法。後有長沙易元吉作花果禽畜。尤長獼猿。多游山林窺猿狖禽鳥之樂。圖甚天趣。若趙昌惟以傅染爲工。求其骨法氣韻稍劣也。又如滕昌祐、邱慶餘、葛守昌、崔白艾宣丁貺之徒。皆得其緒。以成一家。要知花鳥一科。唐之遺營。宋之徐黃。爲古今觀式。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也。

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沈著。堆起絹素而不隱指。平生凡四見眞蹟。要不在盧稜伽之下。楊庭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山林中雜畫。一一鑿妙。

婁寬善畫小馬。宣和所藏一卷。余嘗見之。作山林間小馬十數。面散間適。筆墨甚閒雅。眞奇作也。

張璪松石。清潤可愛。平生嘗見四本。竟佳。後得山堂琴會圖。趙子昂見之。欲得不與。因題云。張璪松。人間最少。此卷幽深平遠。如行山陰道中。誠寶繪也。

翟炎師吳生筆法。大不及。惟得傅色之法。嘗見孔雀明王甚佳。

周古言畫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有夜游圖傳于世。

張萱工仕女人物。尤長于嬰兒。不在周昉之右。平生凡見十許本。皆古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爲別。覽者不可不知也。

王洽潑墨成山水。煙雲慘淡。脫去筆墨畦町。余少時見一幅甚有意度。今日思之。始知爲洽畫。再不可見也。

湯子昇畫人物極妙。江南人家有鍾馗圖。眞奇物也。盧鴻一畫。傳世不多。余見數人廉其草堂圖。筆意位置。清氣襲人。眞跡可知其妙也。

范長壽禪道士圖。曾見二本。皆眞軸。筆法緊實可愛。用色亦潤。

蜀人畫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爲師。龍水尤位所長者也。世言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水火本無情之物。二公深得其觀。常見孫位水宮魚龍出沒于海濤。神鬼變滅于雲漢。覽之凜凜然。眞傑作也。

唐無名人畫至多。要皆望而知其爲唐人。別有一種氣象。非宋人所可比也。

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關仝皆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山水訣。爲范寬輩之祖。

陸晃畫人物極工。元章畫史稱其庶人章。余皆從同里葉氏見之。描法甚細而有力。又有解厄天官像等數圖。皆粗澀可厭。蓋晃畫自有二種。細者爲上。

五代左禮與韓蚪同名。畫佛入妙。曾見畫十六身小羅漢。坐巖石中。筆意甚工。不在韓蚪下。

關仝寫鎮山關圖。差嫩。是早年眞跡。在京師人家。董元天眞爛漫平淡。唐多無此品。在樂宏上。此米元章議論唐畫。山水至宋始備。如元又在諸公之上。樹石幽潤。峰巒清深。蚤年鬱頭頗多。暮年一洗舊習。余于祕府見春山圖。溪岸圖、秋山圖及窠石二幀。于人間約見二十本。皆非平生得意合作。元之後有鍾陵僧巨然。及劉道士。劉與巨然全時。畫亦全。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爲別耳。要皆各得元之一體。至米氏父子用其遺法。別出新意。自成一家。然得元之正傳者。巨然爲最也。

董元山水有二種。一樣水墨鬱頭。疏林遠樹。平遠幽深。山石作麻皮皴。一樣著色。皴文甚少。用色穩古。人物多用紅青衣。人面亦用粉素者。二種皆佳作也。

周文矩畫人物。宗周昉。但多頰喉筆。是學其主李重光書法如此。至畫士女。則無頰筆。

李後主命周文矩顧宏仲圖韓熙載夜讌圖。余見周畫二本。至京師見宏仲筆。與周事蹟稍異。有史魏王浩題字。并紹勳印。雖非文房清玩。亦可爲淫樂之戒耳。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至于畫絹。絹文稍麤。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

唐希雅弟忠雅。花鳥亦入妙品。在易元吉之下。若用墨作棘針。易不能及之也。

李昇畫山水。常見之。至京師見西蜀降臣圖。人物百餘。體勢生動。有未填面目者。是其稿本。上有紹興題印。若無之。則以爲唐人稿本也。

道士牛一畿。信筆作寒鵲野雉。佳甚。

宣和畫譜。載唐李漸畫馬。筆和氣調。今古無儔。及見三馬圖。與所聞甚不逮。然自有一種氣韻。不可以形似求之也。

支仲元畫神仙人物。多作弈棋之勢。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人物清潤不俗。每見高宗題作晉六朝高古名筆者。多仲元所作。當有知者賞余言。

唐畫鵲圖在東浙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二幀。其高下稱是。心中畫一鵲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痕如臂大。筆跡圓勁。沈著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上有吳越錢王大書曰。咸應祈雨神龍。并書事跡。僧題作吳道子。要知唐人無疑也。

常見紙上畫一人一騎甚佳。後題永徽年月日。太原王宏畫。不知宏爲何人。徧考不出。信知唐人能畫者固多。紀錄不能盡也。

仕女之工。在于得其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傅粉。鏤金佩玉。以飾爲工。余嘗見收宮女圖。文矩筆也。沿玉笛于腰帶中。目視指爪。情意凝竚。知其有所思也。又見文矩畫高僧試筆圖。見錢唐氏家。一僧攘臂揮毫。旁觀數士人各唾嘖嘖之態。如聞有聲。眞奇物也。董元夏山圖。今在史崇文家。天眞爛漫。拍塞滿軸。不爲麤獷烘銷之意。而幽深古潤。使人神情爽朗。古人行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豈意數尺敗絮。亦能若是耶。

顧德謙蕭翼賺蘭亭圖。在宣興岳氏。作老僧自負所藏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諸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畫能用朱砂石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及。比邱序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手營度。鬚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畫必貴古。其說如此。又山西董藻跋云。對榻僧斫色可掬。旁僧亦復不悅。物果難取故。

唐人畫李八百妹洗黃庭經圖。曾于司德用家見一本。萬山中一白衣婦人。踞地臨溪。洗一本經。經之旁光燭天。殊不知其意也。

胡瓌畫番部人馬。用狼毫制筆疏澄。駿尾緊細有力。至于穹廬什物。各盡其妙。司德用家昭應圖。眞妙品也。

阮郜畫人物仕女極工。且秀美。見者愛玩。錢唐人家有貴妃盥手圖。尤佳絕。

五代婦人董氏畫六體圖。見于宣和畫譜。今藏山陰王子才監簿家。乃畫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

黃筌出枯木。信筆塗抹。畫竹如斬丁截鐵。至京見二幅。信天下奇筆也。

衛賢。五代人。作界畫可觀。余嘗收其盤車水磨圖。佳景。又見王子慶蹴鞠圖。亦佳甚。但樹本古拙。皴法則不老耳。

胡翼工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世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貌。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鈿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僧于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憐之。畫以傳授。故與齊名。古人用心獨苦如此。

郝澄畫馬甚俗。嘗見人馬圖。不過一工人所爲。殊無古意。上有宣和題印。又曾見滾鹿馬圖。後有篆文曰。金陵郝澄。極妙。如是兩手。又見道馬圖亦俗。始悟滾鹿馬是無名人筆。後人妄加篆文以取重。不知反累其也。

陸瑤、江南人。畫捕魚圖。大抵宗王右丞。嫌媚過之。又嘗見溪山風雨圖。又佳。

厲歸真、五代人。畫牛甚妙。嘗見牧牛圖大幅。遠山清潤。人牛閒適。後有八分書羽士厲歸真筆。嘗藏香仲山家。今不知在何處。

張符畫牛得名于唐。嘗見渡水牛一卷。甚平。當在戴嵩之下。符自號烟波子。

曹仲元三官及五方如來像。余曾見。聞江南王氏家有白衣觀音像。未見。大抵曹師吳生。不得其法。晚自作繼筆畫。以自別爲一家。在支仲元下。

孫夢卿松石間禪圖。在錢唐人家。一松清潤。一僧甚閒雅。一士人作問答狀。體筆法精妙。古稱爲孫吳生。名不虛得也。

僧傳古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僕牛生于龍畫最多。留心看覽。葉公之迹。不可復見。祕閣曹弗興龍首。于傳有之。張僧繇、吳道子畫所作。不傳于世。唐書曾見錢氏所藏。十二幅絹素作一首一臂。五代傳古龍。約看至十四五本。亦曾收過三十本。大抵得蜿蜒升降之態。而猶未免于畫法。且若馬圖要識神駿。龍圖要識變化。故畫龍馬最難。蓋一主於變。出沒必流于戲墨。于繪法其虧。若拘于畫法。則又乏變化之意。故龍畫尤難。董羽專門之學。亦不拘于形似。元章云。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蝦蟆。真知言哉。嘗見董元龍數本。皆清奇可愛。元之長政不在是。姑置勿論。近世陳容公儲。本儒家者流。畫龍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之升者降者。俯而欲噬者。怒而視者。睨而爪石者。相向者。鬬者。乘雲躍霧。戰涉出水者。以珠爲戲而爭者。或全體發見。或一臂一首。隱約而不可名狀者。皆不經意而得。皆神妙。豈胸中自有得于天者耶。

五代黃筌、宋徐白。善畫魚。及觀其迹。不過刀凡間物耳。使人徒起美膾之興。獨文臣劉寀。畫水中魚。雖風萍水荇。觀之活動。至于鱗尾性情。遊潛迴泳。皆得其妙。平生嘗觀其畫。近見落花遊魚圖。紅桃一枝。飛花數片。赤鯉漾輕波。吹落英。深得詩人之意。

僧巡能。五代人。善畫佛像。

宋費公直附

武宗元、宋之吳生也。畫人物。行筆如流水。神采活動。嘗見朝元仙仗圖。作五方帝君。部從服御。眉目顧盼一如生。前輩甚稱賞之。

營邱李成、世業儒。曾次磊落有大志。寓意于山水。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平遠險易之形。風雨晦明之態。莫不曲盡其妙。識者以爲古今第一。傳者世雖多。眞者極少。元章平生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平生所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逼。利不可取。宜世傳者不多。宣和御府所藏一百五十九卷。其僞果能辨者耶。翟院深臨摹彷彿。亂眞。若論神氣。則皆攝之分也。宋復古、李公年、王詵、陳用志。皆宋師之得其遺意。亦足名一世。郭熙其弟子中之最著者也。

范寬、名中正。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畫山水初師李成。既乃嘆曰。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

稚習。遊京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眞得山骨家。宋世山水超絕唐世者。李成、董元、范寬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爲百代師法。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凜。其徒黃懷玉、紀填、商訓。然黃失之工。紀失之似。商失之拙。各得其一體。若懷玉刻意臨摹其雪山。過得意處。淺意。未易斷也。

郭熙、河陽人。宗李成。善得煙雲出沒。峰巒隱顯之態。嘗論畫山曰。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沐。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議論。可知其畫也。僕平生見眞蹟約五十本。然絕佳者不過一二十軸而已。然山頂峻險。學者苟失其意。竟成區薄。無雲深林密之態。後世楊士顧諒皆學之。許道寧初賣藥長安市中。畫山水以集衆。故晚年畫俗惡太甚。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姑入妙理。傳世甚多。佳本極少。峰頭直斂而下。是其得意也。

王詵、字晉卿。學李成山水。淸潤可愛。又作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令不古。自成一家。內臣馮覲。慕其筆墨。臨倣亂眞。高宗竟題作王詵。觀者不可不察也。然余能望而知之。

李伯時、宋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前古者也。畫馬師韓幹。不爲著色。獨用澄心紙爲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筆法如行雲流水。有起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士人高仲常。專師伯時。彷彿亂眞。至南渡。吳興僧梵隆。亦師伯時。但人物多作出水紋。稍乏神氣。若畫馬則全不能也。伯時晚年作畫若古。字亦老成。余嘗見徐神翁像。筆墨草草。神氣惝然。上有二絕句。亦老筆所書。甚佳。又見伯時摹韓幹三馬。神駿突出縑素。今在杭州人家。使韓復生。亦恐不能畫過也。王端畫人物古拙。無神氣耳。

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乃戲筆成之。

武岳、長沙人。工畫人物。尤長于天神屋像。用筆純熟甚。子洞清。能世其學。過父遠甚。凡世間星像、天神、樂王等像。傳流甚多。神妙不俗。大抵與武宗元相上下。而神采勝之。宗元朝元仙仗圖。昔藏張君錫家。今歸杭人崔氏。畫一匹絹作五帝朝元。人物仙仗。背項相倚。大抵如寫草書。然亦奇物也。

王士元善畫山水屋本。宣和畫譜止于山水部收山水閒圖一卷。至稱其兼有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仝。屋本師郭忠恕。凡所下筆。皆極精微。御于宮室。敍論中貶之云。如王士元輩。可以皁隸目之。議論相反者每如此。

高克明山水雖工。不免畫人之習。無深厚高古之氣。趙幹畫山水。多作江南景。畫致不俗。杭人收其秋涉圖。上有宣和題印。佳甚。

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眞。自作多不佳。世所有成畫。多此人爲之。

王齊翰畫佛像神仙山水。筆法雖佳。不免近俗。若入細者固勝。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畫花鳥如生。人但以獐猿名之。無文季作山水。細碎淸潤可愛。然取其氣骨無有也。裴文晛工畫有聲。然形似有之。古亦不足也。

李伯時摹李將軍海岸圖。雖摹昭道法。至于筆意水痕林墓處。不能脫其習。此卷在京師人家。

羅太古湖灘水石圖。在浙石民瞻家。雙幅長軸。中畫一石。高數尺。瀹流激注。飛濤走雪。聽之自覺有聲。筆法甚老。黃答不能過也。

徽宗性嗜畫。作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入神品者。歷代帝王能畫。至徽宗可謂畫意。當時設建畫學。諸生試藝。如取程文。尊高下。爲進身之階。故一時技藝皆臻其妙。嘗命人學畫孔雀升墩障屏。大不稱旨。復命餘子次第呈進。有極盡工力亦不得用者。乃相與詣闕請所謂。旨曰。凡孔雀升墩。必先左腳。卿等所圖。俱先右腳。驗之信然。羣工遂服其格物之精。類此。當時承平之盛。四方貢獻珍木異石。奇花佳果。無虛月。徽宗乃作册圖寫。每一枝二葉。十五版作一册。名曰實和容覽。集累至數百及千餘册。余度其萬幾之餘。安得工暇至于此。要是當時畫院諸人做效其作。特題印之耳。然徽宗親作者。余自可望而識之。鄆王。徽宗第二子也。能畫花鳥。克肖聖藝。墨花妙入能品。嘗見一卷。後題年月月臣某畫進呈。徽宗御批其後曰。覽卿近畫。似覺稍遒。但用墨稍欠生動耳。後作當識之。此知一時諸王留心于畫者。皆如此也。

張敦禮。浮梁人。畫人物。師六朝筆意。哲宗時也。嘗見其論畫曰。畫之爲事雖小。至于使人觀善勸惡。發人觀感。爲補益可儕于衆工哉。敦禮畫人物。貴賤美惡。容貌可見。筆法緊緻。神彩如生。江南見陳元達鎖樹諫圖。其忠義之氣。突出縑素。在京師見阮半蠟屐圖。人物樹石。並倣顧陸。後有敦禮所受追贈太師誥命。是其家藏之物。子孫就以誥命附其後。眞具品也。

文與可竹。眞者甚少。平生止見五本。僞者三十水。往見張受益古齋屋壁屏上倒垂枝。上題熙寧二年己酉冬至日巴郡文與可戲墨。奇作也。後見絹畫二本。一如此題。筆墨皆相似。天地間未見者甚多。豈與可一日間能作此數本耶。眞僞一見。自可辨之。東坡先生文章翰墨。照耀千古。復能留心筆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枯木奇石。時出新意。僕平生見其論黃州時。于路途民家雞栖豕牢間。有叢竹木石。因圖其狀。作木葉亦細紋其縷。及在祕閣。見舉石老槍。巨壑海松二幅。奇怪之甚。墨花凡見十四卷。大抵寫意不求形似。僕曾收枯木竹石圖。上有元章一詩。今爲道士黃可玉所有矣。亦奇品也。

米芾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畫學。擢爲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稱旨。復命書周官篇于御屏。書畢。擲筆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體。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于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元章再拜求索所用鑑硯。因就賜。元章喜拜。散之懷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罷。其爲豪放類若此。作畫寫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元。天眞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時出其新意。然傳世不多耳。其子友仁。字元暉。皆傳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亦略變其父人所爲。成一家法。煙雲變滅。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珍玩不肯易予人。當時觀者年有詩云。善畫無根樹。能描朦朧雲。如今身貴也。不肯與閒人。爲世貴重如此。

元章嘗稱華亭李甲。字景元。作翎毛有天趣。樹木不佳。僕屢見其畫樹木甚拙。禽鳥佳處多。

宋宗室如里千、希遠。皆得丹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墨雁雜禽。又出尋常宗室筆墨之外者。濮王宗漢墨雁。

可入神品。

宋迪。字復古。師李成。清甚。士大夫畫中最佳。不在李公年之下。其猶子子房。亦得家法。

劉涇。字巨濟。與元章同爲書畫友。作枯木有奇思。

周怡者。畫院人。宣和末。承應幕做唐畫。有可觀。

崔白。盧雁之類。雖清致。余平生不喜見之。獨有一大軸。絹圖一丈許。長二丈許。中濃墨塗作八大雁。蓋飛鳴宿食之態。東坡先生大字題詩曰。扶桑之國如金臺。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過鳳鳴梭。誰能鼓臂投三丈云云。眞白之得意筆也。

李伯時十六小馬圖。至京師始見之。紙素數寸中作山林十六馬。飲水飽草。樂大趣于其間。神駿可愛。伯時小字題其後。今在都大參家。

徽宗自畫夢遊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千人。城郭宮室。毫髮鐘鼓。仙嬉奚率。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具備。爲甚工。觀之令人超神遊八極之想。不復知人間世。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臨李昭道摘瓜圖。藏在京師人處。畫明皇騎三驢。照夜白馬出棧道飛仙嶺。乍見小橋。馬驚不進。堅地二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奇迹也。

程坦。元章時人。善雜畫。往見之。張受益。收松竹障三大幅。頗佳。如人物甚俗。城南李氏數鍾馗小妹二幅。甚惡。元章謂程坦能塗茶坊酒肆壁者。此論眞是也。

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寫意者也。傳世不多。僕平生止見四五本。子昂學其枝條。花用別法。

宋南渡。士人多有善畫者。如朱敦儒希眞。畢良史少董。江參道貫。皆能畫山水窠石。若畫書院諸人得名者。如李唐、周曾、馬賁。下至馬遠、夏圭、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僕于李唐差加賞閱。其餘不能盡別也。畢少董能畫山水。不在朱望眞之下。僕嘗見。故表異以詔後人。

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爲小吳生。使能脫去俗習。留意高古。亦人未易到也。

池州畫工作九華秋浦圖。元章云。甚有清趣。師董元。僕平生見有七八本。其工緻甚多。信元章之說不妄。

楊補之墨梅甚清絕。水仙亦奇。自號逃禪老人。

湯叔雅。江右人。墨梅甚佳。大抵宗補之別出新意。水墨蘭亦佳。趙孟堅子固墨蘭最得其妙。其葉如鐵。花蕚亦佳。作石用筆輕拂。如飛白書狀。前人無此作也。畫梅竹水仙松枝墨戲。皆入妙圖。水仙爲尤高。子昂專師其蘭石。賢者當自別其高下。

近世牧溪僧法常作墨戲。麤惡無古法。

廉布。字宣仲。畫枯木叢竹奇石。致清不俗。本學東坡。青出于藍。自號射澤老人。畫松柏亦奇。杭州龍井寺板壁畫松石古木二。眞得意筆。後有王清叔亦畫枯木竹石。臨倣逼眞。但筆墨麤惡。少生意耳。

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宋長四十丈。觀者奇之。友之妙豈在

是戲筆法既老。波浪起伏。得其水勢。相對活動。愈看愈奇。兵火間。寺屋毒焚。而此殿巍然獨存。豈水能厭之邪。

王筠。字子端。畫枯木竹石山水。往往見攻。獨京口石民皓家幽竹枯樓圖。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圖。工筆古。胸次不在元章之下也。

金人楊祕監者。畫山水全師李成。

任詢。字君謨。金國人。草書入能品。畫山水亦佳。在王子端之下。

金顯宗。章宗父也。畫墨竹俗。得章宗每題其籤。

金人畫馬。極有可觀。惜不能盡其姓名。

近世龔翠手先生。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爲文。能成一家法。畫馬曾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頗麤。此不足耳。畫人物亦師曹韓。畫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作。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江南畫工陳琳仲美。其先本畫院待詔。琳能師古。凡水山竹花禽鳥。皆稱其妙。見畫院幕做彿古人。子昂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外國畫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綴如雨。瀟灑在紙上。畫翎毛如中國花草亦佳。高麗畫觀音像甚工。其源出唐周遲乙僧筆意。流而至于纖麗。

乾隆御覽之寶

畫品

楊慎撰

序

唐李嗣真續畫品錄。分畫家作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第以三。宋景元名畫錄目。分神妙能逸爲四品。宋劉道醇作五代名畫補遺。目錄有神妙能而不列逸品。蓋筆料墨妙。根於人心。人之相去。若九牛毛。品量所存。不可誣也。升菴甚解通元。自其十二歲時。與季父瑞虹龍崖二公。論畫作詩。大蒙許賞。見於年譜。及此編所自記。今觀其詞幽通微。妙能傳畫家不言之隱。不獨詩之壓倒元九也。畫品一卷。隨所聞見。雜綴成編。不作軒輊。令閱者於言外得之。昔東坡論王維吳道子畫詩末句云。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欽衽無間言。玩斯言也。蓋卽東坡之所以品畫者乎。黃山李調元序。

畫品卷一

明 成都楊慎撰

畫似眞眞似畫

愼少時。先太師與瑞虹龍崖二叔父看畫。因問二叔父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眞。孰爲正。愼對曰。元微之有詩云。顚倒世人心。紛紛乏公是。眞畫畫不成。畫畫眞相似。丹青各所尙。工拙何足恃。求此妄中情。哀哉子華子。龍崖曰。詩亦未見佳。愼爾可試作之。遂是稿曰。會心山水眞如畫。巧手丹青畫似眞。夢覺難分列御寢。影形相贈答詩人。二叔父喜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近病中追憶往事。記而筆之。祇二三首爾。宏治己未。時年十二。

著書

唐朝名畫錄。朱景元著。○古畫品錄。謝赫著。○繪境。張璪著。○畫說文。無名氏。

畫序

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立。無形因之以生。妙將入神。豈能通聖。豈止開廚則失。掛壁則飛而已哉。

嘯雨歷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謝赫六法同功。四時並運。畫澄懷味象。應會感神。廬山谷盤紆。雲水流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畫澄色若澄。石紋似裂。岳峙筆下。雲起鋒端。石尖欲落。泉噴如吼。張璪山水屏障壁奏。則觀風雨晦明。震紆經。則天漢銀潢也。飛鱗捲雲。則仙人樓臺也。僧繼忠圖出雲霞。染成風雨。潑墨玉海留春。以成雪。或借地而爲雪。江花野竹。水鳥淵魚。葉疊千里。枝分四面。達士所珍。凡目所辨。花卉必辨金鍮。無使玉石。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江南之藝。骨氣多不及蜀人。而瀟灑過之。

文思遲速合畫功

相如合筆而檄意。枚臯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綽十年吟古鏡。何湯一夕賦瀟湘。畫家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論詩畫

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爲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九枵一龍

畫家於人物。必九枵一龍。先以土筆擬其行數。次修改。曰九枵。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龍。獨周志權不假乎此。落筆便成。氣韻生動。每語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人豈先枵而後書乎。蓋卓識也。

書畫

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乃是自始至終。連綿相屬。氣脈不斷耳。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漢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鄧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貴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於盤州所集隸圖見之。愼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屋。屋脊翼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闕。其一闕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碑。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爲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也。余以爲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爲四祖。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閣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必精於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張僧繇

吳道子（一本作圓。姑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舉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翁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蓋絕藝必審觀而後論定也。

張璪

王右丞贈張璪詩云。屏風誤點惑孫郎。圖扇草書輕內史。李順亦贈璪云。小王疲體閑支策。落月梨花空滿壁。詩塢記室妬風流。書與將軍作勒敵。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記室、左思也。將軍、顧愷之也。璪之畫有神鷹圖。予猶及一見之於京肆。以索價太厚。未之購也。

薛稷

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居神品。老杜所謂我游梓州東。遺迹涪江邊。畫藏書逆界。書入金榜懸。是也。杜又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書田莫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嘗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斫拂。嘗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薛稷書法腕行褚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復如詩。當是書法三昧中流出也。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此杜老贈曹將軍詩也。張念遠畫記乃云。粹宮至太府寺丞。杜甫嘗贈之詩。明皇御廐有馬名玉花驄。詔圖之。誤矣。又南齊謝赫作古畫品錄。曹弗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而裴孝源公私畫錄。乃有曹弗興畫二。謂九州名山圖、秦皇東游圖。如此將執信邪。出韻詩陽秋。

託意

魏高貴鄉公曹髦著卞莊刺虎圖。意在詠司馬昭也。宋雍秀才畫草蟲。每一物識當時用事者。一蝸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以比安石。又詩云。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跡。比章惇。

紀事

唐太宗時。終南山猛虎害人。使驍勇者捕之不獲。號千元鳳一箭斃之。太宗命閻立本圖其狀。宋徽宗畫夢游化城國。天地間所有之物。種種皆備。因命繪之。

程堂

程堂。字公明。眉州人。舉進士。爲駕部郎中。善墨竹。嘗登峨眉山。見蒼篠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即寫其形於中峰乾明寺。○又象耳山有苦竹、紫竹、風竹、雨竹。刻之石。

楊補之

楊補之、子雲之後。自蜀而移家清江。善畫梅。秦檜求之。竟不與也。有逃禪老人詞一卷。余嘗題其畫梅詞一詩云。逃禪老人楊補之。清江世業錦江移。承家不愧草元後。藝苑豈獨梅花師。神交早與逋仙素。清節不受檜賊縛。請看麝煤鼠尾外。更有玉珮瓊琚詞。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爲工妙。舒元輿作記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藝觀詳玩。自覺骨毛。身入鏡中。韓退之亦有桃源圖。蓋題此畫也。予尚見元人臨本。

拂林圖

宣和畫譜中。拂林圖或作佛林。又作拂菻。不知所謂。後考杜環經行記。拂林在苦國西。一名黎軒。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善織絡琉璃妙天下。菻音力感切。唐北苑書跋云。拂林圖。自唐有之。其人類中國。婦人皆衣胡綾紐文雜錦。戴金花步搖。綴以木難青珠。庾信雙桐枝舞賦云。拂菻妖姿。西河別部。蓋如唐人之胡旋女。元末之天魔隊耳。按唐毛建宮詞。十六天魔舞袖長。

春宵秘戲圖

徐陵與周宏讓書。歸來天目。得肆朋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拔河

歸州之俗。以麻組巨竹。分朋而挽。謂之拔河。畫譜有展子虔鬼拔河圖。

青楓樹圖

王維所畫掩障也。在西京千福寺。

七賢過關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卽竹林七賢圖。蓋有人持其畫來索題。殺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卽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孟穎舉人云。是開元日。多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游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一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七賢過關事。不經見於書傳。而畫家乃傳倫於好事者之家。究其姓名。未的其誰何。先師文正李公嘗辨之。愼近見洪武中。高得暘題錢舜舉寒林七賢圖古風云。騷壇逸響何寥寥。作者逝矣誰能招。詵然七子美風度。乃有遺像圖生綃。衣冠半帶晉季態。人物絕是唐中朝。想當朝政日休暇。擬采野景歸風謠。青驪黃犢踏凍雨。蹇驢瘦馬衝寒飈。醉鞭笑停似接䍦。銀燈戲拍催聯鑣。看花多情且少待。尋梅有興非無聊。此圖我嘗見數十。高林大樹風蕭蕭。楯除閑冗存簡素。松雪老筆才尤超。方之粉墨巧塗染。奚止宵壤相懸遙。尙疑高李六君子。當時未見潘逍遙。道同氣合志相感。雖曠百世如同僚。畫史貌出有深意。況自昔日傳今朝。屋梁落月見顏色。妙處不待窮毫描。君不見袁安僵臥寒正驕。王維乃作雪裏之芭蕉。又熊直題云。七賢去國身何輕。風沙索莫幾千里。道傍見者難爲情。君不是函谷關。青牛白板春晝閑。又不是玉門道。富貴生還致身早。英雄出處貴有時。何用騙馳歎衰老。歲晚征途天雨雪。數騎連翩行欲歇。不如漢陵橋上翁。破帽吟詩自清絕。惜哉命不偶。奔走半道周人生。遇坎坷。窮苦奚足尤。左遷與穉散。逝者良悠悠。他人未足說。所惜柳與劉。天涯相聚一回首。往事於人竟何有。莫念元都舊種桃。且往愚溪栽柳。風流畫史與絕倫。毫端點染太精神。王郎珍藏又十載。展圖示我老眼陳。勞重陳。此意視君宜審神。二詩雖不工。可考七賢姓名。據此則高適、李白、孟浩然與劉馮錫、柳宗元不同時。潘逍遙宋人。又在後矣。合而屬之。謬甚。亦不足深辨也。畫譜云。眉山老書生。不得其名。畫七才子入關圖。山谷謂人物各有意態。博雅之士賞其畫則可。必湊合姓名。不亦愚乎。

山水

郭熙四時山。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

張洵三時山。在昭覺寺三壁上。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夕景。

李成峰巒林屋。雲景皆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塡。亦一奇也。每以告人。非愕然而驚。則莞爾而笑。莫知其妙。是見後學之凡下也。

蜀僧楚安畫山水。于扇上安姑蘇臺或滕王閣。千山萬水。盡在目前。今蜀中有扇面印板。是其遺範。

李思訓畫掩障上。玄宗夜聞水聲。通神手也。

毘陵曹仁希畫水無敵。驚濤怒浪。細溜輕波。一筆自分深淺之勢。敏而不失其眞。

閩邱秀才凡作水。先畫水頭。後畫水紋。頃刻而成。驚濤洶湧。勢欲掀屋。

畫家謂燕家四時景

燕文李四景。花村曉月。萍江晚雨。竹村夕鶴。松溪殘雪。

花竹

尹白工墨花。東坡詩。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

尉遲乙善繪凹凸花。或云乙是僧。又張僧繇畫于一乘寺。遠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卽平。

畫花果者。黃筌神而不妙。趙昌妙而不神。神妙俱完。舍熙無人矣。

李煜好金索畫。唐希雅常效之。乘興縱騎。因其戰掣之勢。以寫竹樹。

寫墨竹自沙門元鎬始。王端得其葉。閻士安得其竿。而夢松又次焉。

人物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彩帶。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畫譜言周昉畫美人多肥。蓋當時宮禁貴戚所尙。予謂不然。楚辭云。豐肉微骨調以娛。又云。豐肉微骨體便娟。使是留住麗之譜與畫工也。蓋肉不豐。是一生色憔悴。肉豐而骨不微。一個家新婦耳。東坡詩曰。畫生老眼者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有他指耳。石墨錄云。天厩無瘠馬。宮禁無悴容。故韓幹畫馬亦肥。

升菴論色似左袒豐腴者。

子昂觀閻令畫人物髮采生動如欲語狀。

吳道子畫衣裳。飄落生動。如蓴菜條。

劉子元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畫者博古之士亦不能也。

吳道子作佛圓光，風落電轉，一筆而成。

王瓘字國器，神品之上，武宗元曰：國器之筆，前無吳道子矣。吳生畫天女，顯領粗促，行步跛側，又樹石遠近不能相稱，國器舍而不取，廢古人之短，成後人之長。

馬

趙光輔善畫馬，評者云：古今爲番馬者，胡環得其肉，東丹得其骨，光輔兼有之。至于戲風拽繩，嚙草飲水，奔走立臥，嘶鼓跑蹄，少壯老嫩，肥良疲鈍，垂斃疾病之狀，莫不精備。

韓幹畫馬贊，寫漩洼之狀，若在水中，移騰逸之形，出于圖上，鮮于伯幾云：漩洼產馬如產龍，韓幹畫馬如蜚松。

雜

老侯逸其名，善猿鹿，馳名兩川，溫江人。

道宏畫猫，一家無鼠。

田成之工潮雞，妙冠一時。

荀信畫龍振孤島，凭老木，伏平礁，拏怒浪，呼雲自蔽，有天矯肉飛之勢。

羅勝先能作雨餘蟠棘。

章友直女以棕筆畫棋盤，筆筆相似，撫亮髮蓋。

牛戩妙于破毛。

畫魚須得噞喁游泳之態，諺云：開口猫兒合口鯉，言難盡也。

畫以輕拂丹青，謂之吳裝，曦塑之家，赤角吳裝。

雜說

道子畫，惠之塑，雪得僧繇神筆路。

高君曜筆亦成畫，謂高道興，成都人。

東坡贈王晉卿詩云：錦囊犀軸堆象牀，文筆連幅番雲光。

關仝之馳名當代，毋敢分庭。

李瀉之居金波亭，人號金波處士。

范中正性寬厚，時目爲范寬。

五代荆浩，號洪谷子。

潼川黃斌老，子黃彝，俱學文與可。

蜀刁光允，黃荃之師，圖畫至成大中人。

李成，字成熙，圖三字 眉陽孫知微，字太古。

潼川進士王利用，字賓王。

遂寧李時澤，圖三字 東京陶彝，時在西蜀黃筌弟子

成都郭縣石恪，字子專。

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于四方，李方叔德隣富于畫，而蜀鋟居半，蜀學其盛矣哉。

畫僧

畫家三寫王寫、李寫、與僧元寫也。

面皮巨然，樹石漫漶，勾斫皴淡，佳甚。

道臻，嘉州石洞講師也，工山水。

寫照

沙門元寫寫照，染而色，以一小石研磨取色，蓋覆肉色之上，後遂如真。

未滿三十，不必寫照，恐奪精神也。

試題

道君立畫苑，每試畫士，以詩句分其品第，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多畫空舟纜岸，或拳臂於絃間，或棲鴉於篷背，獨魁則不然，畫一舟人臥于舟尾，橫一孤笛，以見非無舟人，但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閒也。又如亂山藏古寺，魁則荒山滿幅，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塔尖，或鴉噪，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又落花歸去馬歸香，魁則馬後掃數蝴蝶，若畫馬踐花下矣，綠竹橋邊多酒樓，樓上畫叢竹，出一青帘，上寫酒字。

戰德淳，本畫苑人，因試蝴蝶夢中家萬里題，乃畫蘇武牧羊，假寐還家。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畫火，吳道玄畫人物，楊繪塑，陳簡齋詩，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所謂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選畫場

梁駙馬趙嵩有選畫場，效選佛之說也，近秣陵好事者爲選花場。

杜詩入畫

杜詩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畫本可作。

畫絹

韻語陽秋曰：秘省古今名畫，殆充棟宇，余與同館日取數軸評翫，殆有咯炙之味，如所用絹素必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老杜戲韋偃爲雙松歌云：我有一匹好東絹，亦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爲直幹，更使滄海風雨寒，筆之妙，非好東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熱湯盪熟，入粉槌如銀板，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說不是，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渝也。

洞天清錄

古畫多直。有長八尺者。橫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

書品之亞

謝語陽秋曰。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楊公拂饌筍。舒卷忘疲倉。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寧以醉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橫溪大研磨松烟。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山崩不停手。是也。大抵書畫貴胸中無滯。小有所拘。則所謂神氣者逝矣。鍾王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無酒安能神哉。

畫師

顧愷之迹不逾意。聲過其實。

朝米元晖

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閑人。

墨汁

劉都梓詩。老覺胸中無墨汁。雲謂云。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謔者云。畫士胸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李涉粧點

張圖畫佛壁。跋異伏之。洛陽謠曰。棘蒔洛下。惟說異畫。張氏出頭。跋異無價。其後福先寺請奧畫大殿壁。忽一人自稱李羅漢。與之角。不勝。異李自縊死。時人謠曰。李生來。跋異怕。不意今日却增價。不畫羅漢畫馱馬。此涉粧點。可爲一笑。

六鶴同椿

北人之語。合鶴迥然不分。故有繪六鶴及椿樹爲圖者。取六合同春之義。大是可笑。吳人又呼鶴爲鶴。而游閑效之。尤可笑。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鍵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翁曰。怕你甚麼。對曰。若是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演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演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爲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金題玉軸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軸。錦贉繡襯。金題、押頭也。玉軸、軸心也。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贉。有毬路錦贉。（一有鈔紙錦贉。）有樓臺錦贉。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撒。其覆首曰標襯。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鶴錦標襯。是也。卷之裝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

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皇甫嵩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法、職裝潢所當知也。

重池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池被之心如池也。李太白詩。亦有綠池隱泥錦之句。今裝潢家以卷經鋪處爲玉池也。

張聖予瘦馬圖詩

一從雲霧降天閑。空逝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山谷詠高麗松扇

會稽內史三韓扇。分送黃門畫省中。海外人烟來眼界。全憑博物注魚蟲。

又

須汀游女能騎馬。傳道蛾眉畫不如。寶扇眞成集陳事。史臣今得殺青書。

題畫三蟲

何人刻畫猴。老眼覷荊棘。不如丹青手。快意風雨疾。揮毫生詩興。九鼎扛筆力。偶然一點污。若抵生羽翼。千言走蚍蜉。寫爲寸紙逼。還當寫君詩。什襲同藏篋。

東坡題李世南秋景平遠圖

野水參差落照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山谷題趙大年盧鴈

揮毫示作小池塘。盧荻江村鴈落行。雖有珠簾藏翡翠。不忘烟雨覺鴛鴦。

又題晁以道雪鴈圖

飛雪漫盧如銀箭。前鴈欲飛後同盼。憑誰說與謝元輝。莫道澄江淨如練。

李鐸希聲題趙士雷四時畫

九江應共五湖連。尺素能開萬里天。山杏野桃零落處。分明寒食曉風前。（右春）

繁陰雜葉映汀沙。三伏江天自一家。欲喚扁舟度雲錦。平鋪明鏡是荷花。（右夏）

春鉏寂寞繞疎叢。霜後雲生浦溆風。此處年年報秋色。只應衰柳上楓。（恐作丹楓。）（右秋）

翦水裁花繡幾重。斷蘆洲外水連空。剡溪幾曲知名處。何似今朝眼界中。（右冬）

米芾題漢王盧鴈圖

偃蹇汀眠鴈。蕭稍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遽爲喚花奴。野趣分翁水。風花剪鑑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鄴公圖。

李成山水畫

六幅冰綃掛翠庭。危峰疊嶂鬱崢嶸。卻因一夜芭蕉雨。疑是廬山瀑布聲。

題醉僧圖

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欲成狂便發。算城畫入醉僧圖。

贊南極老人畫

黃昔繼蘇。昭宣文德。溢而爲書。忠孝心畫。小人擠之。白南遷謫。一見巖眞。頓悟神逸。南極老人。天象下格。擬傳萬祀。記之青壁。日星發光。海岳動色。長風雪濤。躍破鯨力。壽與天齊。克配南極。

中麓畫品

李開先撰

中麓畫品序

物無巨細，各具妙理，是皆出乎元化之自然，而非由造揉造作焉者。萬物之多，一物一理耳。推夫繪事，以一物而萬理具焉，非筆端有造化而胸中備萬物者，莫之擅場名家也。國朝名畫，比之宋元，極少賞識，立論者亦難其人。豈非理妙義殊，未可以一言蔽之耶。予於斯藝，究心致力，爲日已久，非敢謂无然有得也。常山葉子周云，流覽當代，未見上於予者，且請譔次品格，爲藝林補缺焉。於是乃作畫品五篇，其一篇論諸家梗概，二篇設六要括諸家所長，分四病指摘所短，三篇搜羅尺寸之長，俾令無遺，四篇類次其比肩隅行，無甚高下，渾爲一途可也。五篇述各家所從來之原，此據其所見者如此，其間遺逸者，借曰有之，亦不多矣。

嘉靖辛丑十一月，中麓山人李開先撰。

中麓畫品

畫品一

明　章邱李開先撰

戴文進之畫如玉斗，精理佳妙，復爲巨器。

吳小仙如楚人之戰鉅鹿，猛氣橫發，加乎一時。

陶雲湖如富春元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

杜古狂如蘋浮早梅，乘山朝雲，倦容覩爽，不比凡品。

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歇，媲逸人之心，來副客之與。

倪雲林如几上石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

呂紀如五色琉璃，或者則以爲和氏之璧，不知何以取之過也。

夏仲昭如富寺之僧，面壁而坐，欲覓得仙。

周臣如瑊玏，望之如玉，就之石也，原無寶色故耳。

將子成如天竺之僧，一身服飾，皆是珍貴之物，但有腥膻之氣，

金潤夫大似子成，而腥氣較少。

唐寅如賈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
胡大年如待兔之翁。不復知變。
李在如白首窮經。不偶於世之士。蹇滯塞陋。進退皆拙。
沈石田如山林之僧。枯淡之外。別無所有。
林良如樵背荊薪。澗底枯木。匠氏不顧。
邊景昭如蠹土之墻。污以粉墨。麻查剝落。略無光彩。堅實之處。
王若水如長蒲高葦。豈不勝於蒿藜。終亦委棄。
王舜耕如十丈之柳。百圍之樟。氣魄不小。然體質疎弱。殊非明堂之材。
謝廷詢如千人之石。確礪之材。則是珪璋之璞。非器之材。
丁玉川如十金之豪。門扉器物。不得精好。
郭清狂如儒流學稼。勉力既劣於同儕。穀莠必多於嘉穀。
商喜如神廟塑像。四體矩度。一一肖似。然顏色既乏生氣。胚胎復是埏埴。
石銳比之商喜。益出其下。
張輝如鄉塾少年之人。動有鄙陋之態。
汪質如拙匠造器。奔駛不得其宜。樣緻復無佳處。
鍾欽禮如僧道齋榜。字大墨濃。惟見黑蠹。
王世昌如釋子衲衣。頗有綺數寸。然實拙工耳。
王謹王謂如五代之官。帽則烏紗。身則廣版。

畫品二

畫有六要。

一曰神。筆法縱橫。妙理神化。
文進大筆山水。小仙大筆山水。雲湖松石。古狂人物。
二曰清。筆法簡俊。瑩潔。疎豁虛明。
文進山水。小仙山水。雲湖松竹花卉蔬果山石。古狂人物。莊麟花鳥。雲林山水。
三曰老。筆法如蒼藤古柏。峻石屈鐵。玉圻缶罅。
文進山水禿筆人物。小仙山水人物。雲湖山水花木。古狂人物。莊麟花鳥。周臣山水。
四曰勁。筆法如強弓巨弩。彈機激發。
文進山水人物。小仙山水人物。雲湖山水花木人物。古狂人物。莊麟花鳥。周臣山水。
蔣子成神佛樹石。金潤夫神佛樹石。夏仲昭竹。
五曰活。筆勢飛走。乍徐返疾。倏聚忽散。

文進山水人物。小仙山水人物。雲湖人物山水花木。古狂人物樹石。莊麟花鳥。周臣木石。蔣子成神物樹石。金潤夫神物樹石。夏仲昭竹。
六曰潤。筆法含滋蘊彩。生氣藹然。
文進山水人物。小仙山水人物。雲湖山水人物花木。古狂人物樹石。莊麟花鳥。周臣山水。蔣子成神佛樹石。金潤夫神物樹石。夏仲昭竹。
以上諸家所得之多少。即以先後見之。

畫有四病。

一曰俗。筆無法度。不能轉運。如傀儡然。
王謹山水人物。王謂山水人物。王世昌山水人物。鍾欽禮山水人物。張輝山水人物。石銳山水人物。謝廷詢山水。沈石田山水人物。邊景昭木石。
二曰枯。筆如瘁竹槁木。餘燼敗葉。
林良翎毛木石。周臣人物。石銳人物。邊景昭木石。呂紀松石。夏仲昭石。
三曰濁。如油帽垢衣。昏鏡涕水。又如廝役下品。屠宰小夫。其面目鬚髮。無復神采之處。
雲湖傅粉美蓉。夏仲昭石烟。周臣人物樹皮雲烟。呂紀雲氣松竹人物。小仙美人。文進菊竹美人。胡大年雲山。唐寅遠山雲氣人物。李在山水人物。石田山水。林良翎毛木石。
四曰弱。筆無骨力。單薄脆軟。如柳條竹笋。水荇秋蓬。古狂山樹。雲林山樹。呂紀山樹。夏仲昭竹。周臣放筆山樹人物。唐寅山樹人物。邊景昭樹石。王若水樹石。王舜耕雲山。郭清狂人物山水。

畫品三　凡有尺寸之長。皆收於此。

周臣紅葉松毛小石面壁。蔣子成雪山面壁。金潤夫雪山面壁。商喜墨魚。林良鷹。邊景昭鵪鶉折枝小鳥。石田鴨。胡大年山頂。呂紀花鳥。郭清狂綿羊。夏仲昭竹枝。

畫品四

文進、小仙、雲湖、古狂為一等。
莊麟、倪雲林為一等。
蔣子成、金潤夫、夏仲昭、周臣、呂紀為一等。
胡大年、唐寅、李在、石田、林良、景昭、若水為一等。
商喜、石銳為一等。

張世祿、李福智神鬼。劉俊、郭清狂、袁林、奚祐人物。戈廷璋松。陳憲章樹。金湜竹。詹仲和竹。呂高水。樓鎗花鳥。李熬猫犬。周全馬。劉節魚。林廣、史瘋、任道遜、許尙文、金文鼎馬式。王悲、陳季昭、陳啓陽、夏芷、張輝、汪質、汪海雲、王謙、王謂、王世昌山水。丁玉川、謝廷詢、王舜耕、倪端、鍾欽禮、張輝、汪質、汪海雲、王謙、王謂、王世昌山水。

以上諸家。才力不甚相遠。亦不須盡論。總爲一等。

畫品五

文進、其原出於馬遠、夏珪、李唐、董源、范寬、米元章、關仝、趙千里、劉松年、盛子昭、趙幹、黃子久、高房山。高過元人。不及宋人。

小仙、其原出於文進。筆法更逸。重楷疊障。非其所長。片石一樹。粗且簡者。在文進之上。

雲湖、其原出於趙千里。借巨然。豪蕩過之。巨細皆妙。

古狂、其原出于李唐。劉松年。人物更奇。樹石遠不逮也。

葉紳、其原出于梁楷、馬遠、夏珪。精理堅實。最爲近古。

葉正名、其原出于馬遠、夏珪、盧浩然、梅花道人、米元章、方方壺。能筆少意足。

周臣、其原出于李唐。有出于小仙者。極醜。

蔣子成、金潤夫、其原並出于馬遠。

莊麟、其原出于崔白。流暢文雅。非呂紀所知。

倪雲林、其原出于黃子久。

呂紀、其原出于毛益、張智川。過于益。不及智川。

林良、其原出于文與可。

唐寅、其原出于周臣、沈石田。

胡大年、其原出于高房山。王舜耕亦出于高房山。

李在、其原出于郭熙。

沈石田、其原出于吳仲圭、王叔明。

逸欣昭、其原出于李安中。

王若水、其原出于馬麟、遠子也。

謝廷詢、其原出于李唐、范寬。

丁玉川、其原出于夏珪、孫君澤。

商喜、其原出于陳居中、李迪。

郭清狂、其原出于小仙。

石銳、其原出于謝廷詢。

張世祿、其原出于吳道子。

李福智、其原出于顏輝。

張輝、其原出于劉耀卿。

汪質、其原出于劉耀卿。

鍾欽禮、其原出于劉耀卿。

王悲、其原出于馬遠。

劉俊、袁林、其原出于李福智。

奚祐、出于杜古狂。

金湜、出于邊廣僧。

陳憲章、出于王冕。

許尙文、金文鼎、陳啓陽、姜立綱、沈士稱、並出于董源。

林廣出于李在。

任道遜、姚公綬、出于梅花道人。

夏芷、出于文進。

倪端、出于石銳。

畫說

莫是龍著

華亭　莫是龍雲卿著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著色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塑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拘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騰。乃可稱生動之筆。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於庸史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有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林惟楮植楊柳椿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點入之。正爲此也。

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蘸清出。又要森蔚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但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草堂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楮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然。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容時見奇樹。須列而取之。樹有左右不入畫。而右右入畫者。前後亦同。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忘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緊縮。秀而不寒。即是一家斧鑿耳。

畫之道所謂以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碎。殘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壽。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卿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壽。以畫爲藥者也。寄藥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淡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適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白唐初庶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一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董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濃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是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節於枝柯。而翳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森茫之景。極不俗。然不柰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幀。又其自題師子林圖云。予此畫眞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題漢中題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

老漸熟者。若不從董北苑蘇米。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斷。幽淡雨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幀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百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雜評

撰人不詳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畫力可八百年。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

畫法故有時代。魏晉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之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若唐若宋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爲限。

上古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豪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粲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

顧陸以降。畫跡鮮存。雖悉言之。唯觀吳道玄之迹。可謂六法俱全。萬象必盡。

人物以形模爲先。氣韻起乎其表。山水以氣韻爲主。形模寫乎其中。乃爲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彩至脫格。皆病也。

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弗興跡猶隱顯。僧繇等方殆庶。比之於書。殆猶皇索之倫耳。

氣像蕭疎。烟林清曠。空鋒頓脫。翠法精微者。營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閻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檜雜俱勻。人屋俱肖者。范氏之作也。

畫石如飛白木如籀。又云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眞節如隸。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溫日觀之葡

萄。皆自章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篆隸如鴻頭虎爪。倒薤懸蛇。飛鳳驚龍。垂露千鳥。鵲鵲牛鼠。猴雞犬兎。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高峰墜石。百歲枯藤。蹙蛇入草。比而如虎跳虎臥。戲海浮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疑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畫通者也。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物爲勝。沈啓南近元人。山水爲尤。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水是當家。

花鳥以徐熙爲神。黃筌爲妙。居寀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啓南淺色水墨。皆出自徐熙。而更加簡淡。神彩若新。至於道復。漸無色矣。

古之嬪。臂纖而胸束。則自周昉而後小變矣。古之馬。喙尖而復細。則自韓幹而後小變矣。

吳道子畫仲由。便藏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幃帽興於國朝。是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幞頭始於周朝。

折上巾、軍旅所服。卽今幞頭也。用全幅皂向後幞髮。俗謂之幞頭。自武帝建德中裁爲四脚也。

申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像。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屩非宛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其或長生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眞玉。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卽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張彥遠之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細者爲中品之中。宋鄧椿云。自昔密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眞謂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夫畫至於神。而能事盡矣。豈有不自然者乎。若有意髮不自然。則非神矣。至於逸品。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居神品之表。但不當與妙能議優劣耳。宋大小米、元高倪雲山后山竹石。是以當逸品。

吳李以前畫家。質而近俗。荆關以後畫家。雅而太虛。今雅道尚存。質德則病。

五代以前。畫山水者少。二李青綠極精工。微傷板細。右丞始發景外之趣。而猶未盡。至關仝、董源、巨然輩。方以眞趣出之。氣槩雄遠。若靈神奇。至李營丘成而絕矣。營丘有雅辦。畫存世者絕少。范寬繼之。奕奕齊勝。此外如高克明、郭熙輩。亦自卓然。而後以前。獨重李公。蓋伯時伯時自描人物。遠師顧吳。李馬掛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似於董李所未及也。

唐之人馬。韓幹固灼灼矣。人不如周昉。馬不如曹霸、陳閎也。宋花鳥最著者。黃筌父子。然遠不如徐熙也。

虎最著者包鼎。然遠不如趙邈卓也。

而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祇奉。各著藝譽。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也。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又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眞。息齋之竹。眞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眞贋錯雜。我朝王孟端夏仲昭可入能品。而不得其風神。邇來專爲畫家避拙免俗之一途矣。

趙松雪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久、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尙工人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已。今時人極重之。宋體爲之一變。彥敬似老米父子。而別有韻。子久師董源。晚稍變之。最爲淸遠。叔明師王維。穩郁深至。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

明興善丹青者。何曾數百家。然其最馳名者。不過十之一耳。其山水人物花卉禽魚。不過數種。而晉吳大約獨擅其太半。卽盡諸方之燦然者不敵也。

益州名畫錄

港歸七年五月
東陵子廣蓮

益州名畫錄序

廣曹外郎致仕李畋述

夫凡觀畫而神會者鮮矣不過視其形似其成物達氣韻超出端倪用筆精緻不謂之功傳采煥然不謂之能觀寸象而忘萬里先自然始可品繪工於數巾揮毫成於方外有造物者思維是得之江夏黃氏休復字歸本通春秋學校左氏公穀書暨諸家之說窮丹青親行達於世情如此加以游心翰墨之藝深得厥趣居常以魏晉之奇蹤隋唐之能迹盈緣遍帙繡而珍之適值博雅之士軟扉求見則撤茅屋揮塵架而陳之嫌賓實心萬虞一展及其倘佯道居唐不往而玩之環成志像畫益都多名畫當禮他郡問唐二帝播遷及諸侯作鎮之秋是時畫藝之傑者游從而來故其標格横橫無處不有聖朝伐蜀之日若升堂已徒廊宇寺觀前輩名畫纖悉無比者迨淳化甲午歲盜發二川焚刼暴盡則牆壁之繪甚乎剎廬家祕之寶散如決水今可觀者十二三焉噫好事者爲之幾夢矣黃氏心響久之又能筆之書存錄之也故自李唐乾元初至皇朱乾德歲其間圖畫之尤精取其目所聲者五十八人帥以四格離爲三卷命曰益州名畫錄書來謂余有陶隱居之好恨無書之癖首覽讀之序以見託且曰書之神妙功格往躅前範黃氏錄之詳矣至如蜀都名畫之存忘繫後學之明昧斯黃氏之志也故其書婉而當博而有倫體而不亂信夫學者得意忘象觀前賢之遺軌然後考黃氏之四格則思過半矣非獨鳴圖畫之興于坤維者哉

時景德二年五月二十日序

江夏　黃休復　纂

畫之逸格最難其倚拙規矩於方圓部精研於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揣模出於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

逸格一人

孫位

大凡畫藝應物象形其天機迥高思與神合創意立懷妙合化權非謂闕厨已走拔壁而飛故目之曰神格爾

神格二人

趙公祐　范瓊

畫之於人各有本情筆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於解牛類運斤於研鼻自心付手曲盡元微故目之曰妙格爾

妙格上品七人

陳皓　彭堅　張騰
趙溫奇　趙德齊　盧楞伽
張素卿

妙格中品十人

辛澄　李洪度　左全
張南本　高道興　房從真
趙德元　常粲　常重胤
黃筌

妙格下品十一人

李昇　張元　杜齊瑤
孔光胤　蒲師訓　趙中義
黃居寶　黃居寀　李文才
阮知誨　張玫

蓋有性周動植學侔天功乃至結嶽融川潛鱗翔羽

形象生功者故目之曰能格爾

能格上品十五人

田遠　竹虔　周行通
孔嵩　石恪　杜措
杜宏義　杜子瓊　杜敬安
蒲延昌　趙才　程承辯
邱文播　阮惟德　楊元真

能格中品五人

陳若愚　張景思　麻居禮
僧芝安　滕昌祐

能格下品七人

婁道隱　禪月大師　張詢
宋藝　李壽儀　僧令宗
邱文曉

江夏　黃休復　纂

逸格一人

孫位

孫位者東越人也僖宗皇帝車駕在蜀自京入蜀號會稽山人性情疎野襟抱超然雖好飲酒未嘗沈酗神僧道士常與往還豪貴相請禮有少慢縱贈千金雖留一筆惟好事者時得其畫焉光啟年應天寺無智禪師請畫山石兩堵龍水兩堵寺門東畔畫東方天王及部從兩堵昭覺寺休夢長老請畫浮漚先生松石墨竹一堵倣潤州高座寺張僧繇戰勝一堵兩寺天王部衆人鬼相雜矛戟鼓吹縱橫馳突交加戮擊欲有聲響應天之類皆三五筆而成弓弦斧柄之屬並掇筆而描如從繩而正矣其有龍拏水泡千狀萬態勢欲飛動松石墨竹筆精墨妙雄壯氣象莫可記述非天縱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與於此邪悟達國師請於眉州福海院畫行道天王松石龍水兩堵並見存不知其後有何所遇改名遇矣景朴者蜀人也掌廣政年輒於應天寺門西畔畫西方天王及部從兩部以對孫遇筆識者比之蹄涔巨浸未萬分之一焉蓋誤後人因附而正之

神格二人

趙公祐

公祐者長安人也實歷中寓居蜀城攻畫人物尤善佛像天王神鬼初貴皇公李德裕鎮蜀之日寅禮待之自寶歷大和至開成年公祐於諸寺畫佛像甚多會昌年海例除毀唯存大聖慈寺文殊閣下天王三堵閣裏內東方天王一堵藥師院師堂內四天王并十二神前寺石經院天王部屬並公祐筆見存公祐天資神用筆奇化權應變無滯周象莫測名高當代

時無等倫數刃之場用筆最向風神骨氣唯公兩得之六法全矣

范瓊

范瓊者不知何許人也開成年與陳皓彭堅同時同藝寓居蜀城三人善畫人物佛象天王羅漢鬼神二人同手於諸寺圖畫佛像甚多會昌年除毀後條大聖慈一寺佛像得存洎宣宗聖帝再興佛寺三人於聖壽寺聖興寺淨衆寺中興寺白大中至乾符等無間繪圖畫二百餘間牆壁天王佛像高僧經驗及諸變相名目雖同行狀一無同者自海化五年咸平三年兩遇兵火得存三寺筆踪大聖慈南廊下樂父大將和修吉龍王鬼子母天女五堵謂之十七護神北廊下石經院門兩金剛東西二方天王中寺大悲院門上阿彌陀佛及四菩薩院門兩畔觀音像藥師像石經板上七佛四仙人大悲變相大將堂兩畔南北二方天王文殊閻下北方天王及天王變相此寺畫壁自唐至今年紀深遠彩色故暗重粧損者十四五矣聖壽寺大殿釋伽像行道北方天王像西方變相殿上小壁水月觀音浴室院旁西方天王大悲院八明王西方變相并大中年畫此寺壁畫年祀亦遠倒損者十四五矣聖興寺大殿東北二方天王藥師十二神釋迦十弟子彌勒像大悲變相並成通畫其中西方一堵甚著奇工精妙之極也爲葛悲唐像兩堵故色未半筆蹤儼然後之妙手終莫能繼自聖壽聖興兩寺佛僧范瓊親描並見存

妙格上品六人

陳皓 彭堅附

陳皓彭堅者不知何許人也開成中與范瓊寫止蜀城大中年府主杜相公惟起淨衆等寺門屋相國知三人中范瓊年齒雖低手筆獨冠矣因請陳彭二公各畫天王一堵各令一客將伴之以幔幙遮蔽不令相見欲驗誰之強弱至畫告畢之日相國與諸府寮徹其幕幕南畔仗劍振威者彭公筆北畔持弓奮怒者陳公筆二公筆力相似觀者莫能昇降大約宗師吳道元之筆而傳采拂濃過之遜之六法一日氣運生動是也二曰骨法用筆是也三曰應物象形是也四曰隨類賦采是也五曰經營位置是也六曰傳移模寫是也斯之六法名輩少顏唯此三人俱盡其美矣

張騰

張騰者不知何許人也大和末年偶止蜀川於諸寺壁圖畫亦多會昌年除毀皆盡大中初佛寺再興於聖壽寺大殿畫文殊一堵普賢一堵彌勒下生一堵浴室院北對范瓊畫持弓北方天王一堵大聖慈寺文殊閻下畫報身知來一堵並騰之筆見存

趙溫奇

趙溫奇者公祐子也幼而穎秀長有父風父歿之後於大聖慈寺文殊閻內繼父之蹤畫北方天王及梵王帝釋大輪部屬大將堂并梵王帝釋普賢閻下南方天王華嚴閻上畫東西二方天王梵王帝釋中興寺大殿文殊普賢及天王部輩並溫奇筆見存

趙德齊

德齊者溫奇子也乾寧初王蜀先主府城精舍不蔽禪室未廣遂於大聖慈寺大殿東廡起三學延祥之院請德齊於逕門西畔畫南北二方天王兩堵院門舊有盧楞伽畫行道高僧三堵六身賴德齊遷移至今獲在光化年王蜀先主受昭宗勅置生祠命德齊與高道興同手畫西平王儀仗旗纛旌麾車輅法物及朝真殿上皇姑帝戚后妃嬪御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蜀光天元年戊寅歲蜀先主殂逝

再命德齊與道興等陵廟鬼神人馬及車輅儀仗宮殿嬪御一百餘堵大聖慈寺竹溪院釋迦十弟子并十六大羅漢崇福禪院帝釋及羅漢崇真禪院帝釋梵王及羅漢堂文殊普賢皆德齊筆見存識者以德齊三代居蜀一時名振克紹祖業榮耀何多

盧楞伽

楞伽者京兆人也明皇帝駐蹕之日自汴入蜀嘉名高譽播諸蜀川當代名流咸伏其妙至德二載起大聖慈寺乾元初於殿東西廊下畫行道高僧數堵顏真卿題時稱二絕至乾寧元年王蜀先主於寺東廊起三學院不蔽損其名蹟殘一堵於院門南移下北於門北一堵於觀音堂後此行道僧三堵六身畫經二百五十餘年至今宛如初矣西廊下一堵馬鳴提婆像二軀雖遭粉飾猶未損其筆踪餘者重塗代跡蜀中諸寺佛像甚多會昌年皆盡毀

張素卿

道士張素卿者簡州人也少孤貧性好畫有川主謝國夏侯公家宅多見陳唐名畫摹成之後落拓無羈東遊衣道士服唯畫道門尊像畫者之家少得其畫者故符中居青城山常道觀受修生中和元年僖宗皇帝蹕侯興駕素卿上表五五獻已封王丈人位居九嶽之上不可稱公是歲勅宜改封五嶽丈人爲希夷真君索卿爲素卿有老子過沙圖五嶽朝真圖九皇圖五星圖老人星圖二十四化真人像太無先生像素卿於諸圖畫而能敏速落筆之後下筆如神自始及終更無改正今能與觀甚有畫壁年深皆盡類損餘張百子堂板畫坊門兩畔龍虎兩鄉素卿筆見存主蜀先主修青城山丈人觀請素卿於丈人真君殿上畫五岳四瀆十二溪女山林溪沼樹木諸神及岳

濟曾吏號稱之質生於筆端上殿觀者無不恐懼又於朗州開元觀畫容成子董仲舒嚴君平李阿馬自然君元長壽仙黃初平葛永瓊齊子明左慈蘇耽十二僊君像各寫者初賣卜賣藥書符導引時真等跡淵潛彩畫因循當代名流皆推畫手蜀擅校太傅宏公思謙好古博雅唐時名畫人皆獻之黃筌滕昌祐石恪皆在其門館賓禮優厚申寅歲十一月十一日偽蜀主誕生之辰安公進素卿所畫十二僊真形十二幀蜀主就玩欲賞者久因命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歐陽炯次第讀之令翰林待詔黃居寶八分書題之瓦有旗奏於玉局開懸供養乾德三年聖朝克復吏部侍郎呂公曾慶蜀日求古畫圖書並將進呈斯畫預焉

妙格中品十人

辛澄

辛澄者不知何許人也建中元年大聖慈寺南畔剎立僧伽和尚堂請澄畫焉纔欲援筆有一胡人云傑有泗州真本一見甚奇遂依樣描寫及諸變相未畢蜀城士女瞻仰儀容者側足將燈香供養者如驟今已重粧損矣昔賢圖下五如來同坐一蓮花及鄰壁小佛九身閻裏內如意輪菩薩並澄之筆見存

李洪度

洪度者蜀人也元和中府主相國武公元衡請於大聖慈寺東廊下維摩詰堂內畫帝釋梵王兩堵金筆鼓吹天人姿態筆跡妙麗時之妙手莫能備焉會昌前諸寺圖畫亦多除毀僅餘此一處

左全

左全者蜀人也世傳圖畫跡本名家實歷年中聲馳國下於大聖慈寺中殿畫緋摩變相師子國王菩薩變相三學院門上三乘漸次修行變相降魔變相文殊閣東畔水月觀音千手眼大悲變相極樂院門兩金剛西廊下金剛經驗及金光明經變相前寺南廊下行道二十八祖北廊下行道觀漢六十餘鋪多實塔下依長安景公寺吳道元地獄變相當時吳生畫此地獄相都人咸觀懼罪修善兩市屠沽經月不售王蜀時令雜手重粧已損惟存大體也大中初入於聖壽寺大殿畫緋摩結變相一堵樓閣樹石花雀人物冠冕蕃漢異服皆得其妙今見存

張南本

張南本者不知何許人也中和年寫止蜀城攻畫佛像人物龍王神鬼有金谷園圖歌書園詩會圖白居易叩齒圖高麗王行香圖今聖壽寺中門賓頭盧變相東廊下靈山佛會大聖慈寺華嚴閣下東畔大悲變相竹溪院六祖興善院大悲菩薩八明王孔雀王變相並南本筆相傳南本於金華寺大殿畫明王八軀纔畢有一老僧入寺厲仆于門下初不知是畫但見大殿遭火所焚其時孫位畫水南本畫火代無及者世之水火皆無定質唯此二公之畫冠絕今古僞宗駕回之後府主陳太師於寶歷寺置水陸院請南本畫天神地祇三官五帝雷公電母岳瀆神仙自古帝王蜀中諸廟一百二十餘幀千姓萬異神鬼鬼獸魍魎魑魅魍魎鍾馗鬼獸時稱大手筆也至孟蜀時被人模搨搨換真本竊與荊湖人去今所存僞本耳亭化年遭賊搜掠已皆散失

高道興

高道興者成都人也攻雜畫鳥類皆長尤善佛像高僧光化年高宗勅許王蜀先主置生祠命道興與趙德齊同手畫西平王像仗車輅旌旗禮服法物朝真殿上皇帝太后妃女業百堵已來拔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及先主殂逝再命道興與德齊畫陵廟兇神人馬兵甲公王儀仗宮寢旗幟一百餘堵今大慈寺中兩廊下高僧六十餘軀華嚴閣東畔文六大花瑞像並見存

房從真

房從真者成都人也攻畫甲馬人物鬼神冠絕當時有軍王獵射圖羌人移居圖陳登所繪圖冷朝陽王昌齡常建詩等人京觀蒲師訓師其筆法王蜀先主於浣花院與寺修聖夫人堂合水津起通波侯廟請從真畫甲馬於旗旛從官鬼神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今實愍寺五丈大王關下天王部屬諸神並從真筆後人重粧已損師訓因再修之

趙德元

趙德元者雍京人也天福年入蜀攻畫車馬人物屋木山水佛像鬼神筆無偏擅觸類皆長獨步川中標名大手其有模殿堂閣向背低昂代無比者有朱陳村圖豐稔圖漢祖歸豐沛圖盤車圖拿閣樣入蜀時將梁隋唐名畫百本至今相傳裴孝源公私畫錄云自魏晉以來終于貞觀秘府并人間畫共集成二百九十八卷二百三十卷是隋唐官本十三卷是左僕射薛稷進二十卷楊素家得三卷許善心進十卷高平縣開侯女張氏所獻四卷安福進十八卷先在秘府無得處人名唯有天和年月集賢校理張彥遠云昔武帝博雅好古鳩集名畫令鑒者數人共詳名氏燕定帝格供御賞玩及侯景作亂江陵府將陷元帝先焚內庫書畫數萬卷深可歎息其後帝王亦有蒐愛人多進之又盈秘府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名工僞諸圖畫因竊換真本私家收藏僞本將進納易之被後薛稷所得稷被之後岐王所獲岐王慮帝忽知乃盡焚燒吁天下重寶再經灰燼當時天府所藏多涉於僞人間所翫或乃是真古畫類經焚燒積年

散失能收在者得非稀世之寶耶蜀因二帝駐蹕路宗遷幸自京入蜀者將到圖書名畫散落人間固亦多矣杜天師在蜀集道經三千卷儒書八千卷德元將到梁陽及唐百本畫或自模榻或是粉本或是墨跡無非秘府散逸者本相傳在蜀信後學之幸也今龍慶禪院隱形羅漢變相兩堵德元筆見存

常粲

常粲者雍京人也咸通年路侍中龍牧蜀之日自京入蜀路公賓禮待之粲善傳神雜畫有七賢像六逸像女媧伏羲神農像謂之三皇圖立釋迦像五天胡僧像孔子西周問禮像名醫下盤像楊蒲國龍樹騎丹圖先賢卷軸至今好事者收得為後學師範矣玉局化壁畫道門尊像其多王蜀時修改後頗損已換今大聖慈寺悟達國師知元真粲之筆見存

常重御

重御者粲之子也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駕御容於大聖慈寺其時隨駕駕貌待詔盡皆操筆不體天顏府主陳太師敬瑄遂表進重御容一駕而成內外官屬無不歎駭謂為傳神之後身矣宣令中和院上壁及駕隨駕文武臣寮真殿上御容前駕西川節度副大制置指揮諸道兵馬兼供軍使太師中書令成都尹顏川郡王陳敬瑄義成軍節度使中書令王鍇門下侍中韋昭度檢校司徒守太子太保鄭畋檢校司徒鄭延休翰林學士承旨守兵部尚書樂朋龜翰林學士守禮部尚書杜讓能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崔凝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沈仁偉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侯翻尚書左僕射裴璆禮部尚書兼太常禮儀使牛叢左散騎常侍楊堪右散騎常侍柳涉右散騎郎瑣左諫議大夫李紹鮑右諫議大夫盧敏尚書左丞知中朝御史中丞盧澤給事中李輝給事中宋旦中書舍人鄭欣比部郎中知制誥蘇循尚書右丞判戶部張薛尚書吏部侍郎張讀尚書刑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李燦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歸仁澤行在十軍司馬工部侍郎判度支秦韜玉御容後寫左神策軍觀軍容使諸軍中尉田令孜右神策護軍中尉觀軍容使西門思恭內飛龍使知內侍省楊復恭內樞密使田匡禮內樞密使李順融宣徽南院使劉景宣宣徽北院使田獻銖左衛大將軍石守琮左金吾大將軍劉巨容行在諸軍馬步都虞侯趙及諸司使副一百餘員等殺駕前翰林待詔賜緋魚袋自駕歸京章相國昭度授西川節鉞陳太師與監護田軍容令孜拒命據城王蜀先主時為行軍司馬重圍三年陳太師田軍容以城降既克下王先主拜僖宗御容于時繪壁百寮咸在唯不見陳太師田軍容真因問二公何無寫貌寺僧對云拒打王師近方塗林先主曰某豈與丹青為參商邊命重寫常待詔曰不必援毫乃援卑莫水洗之而風姿宛然先主嘉賞賜以金帛常公自言我畫爛漫推之外兩淋水洗彩無剝落者矣眾嘆所謂前無去者後無繼者偽迎王宗裕性多猜忌或於勝髮意欲寫貌眾人久見謂常待詩曰頗不熟觀審觀可乎常公但諾之王曰夫人至矣立斯須而退翌日想貌姿容短長無遺毫髮其敏妙皆此類也玉局化寫王蜀先主為使相日真容後移在龍興觀院壽昌殿上失聖慈寺善院泗州和尚真華亭張居士真寶歷寺請塔天王寺蜀寺都官土地並重允筆見存

黃筌

黃筌者成都人也幼有畫性長貫奇能刀處士入蜀授而教之竹石花雀又學孫位畫龍水松石墨竹數李昇雲山水竹樹皆曲盡其妙筌早與孔嵩同師黃

但守師法別無新意筌既兼宗孫李學力因是博贍積益刁格遂超師之藝後唐莊宗同光年孟令公知蜀到府厚禮見重建元之後授翰林待詔權院事賜紫金魚袋至少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鶴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翹足者精彩體態更愈於生往往生鶴立於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為六鶴殿焉尋加至內供奉朝議大夫檢校少府少監上柱國先是蜀人未曾得見生鶴皆傳薛少保畫鶴為奇筌寫此鶴之後貴族豪家竟將厚禮請畫鶴圖少保自此聲漸減矣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又命筌於四壁畫四時花竹見雉鳥雀其年冬五坊使於此殿前呈雄武軍進者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為生掣脫數四蜀王歎異久之遂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壁畫奇異記以旌之筌有春山圖秋山圖山家雪景圖山居詩意圖瀟湘圖八壽圖今石牛廟畫龍水一堵見存　蜀八卦殿壁畫奇異記　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夫龍圖為紀初宣上古之文帝皇居必繫非常之寶是以書美鍾張之跡畫稱顧陸之蹤代有其人朝無乏事今上睿文英武聖明孝皇帝御極之一十九載九功惟敘七政斯齊化溢升平俗登仁壽天惟行健動則總覽萬機道法自然靜則無遺一物將欲權衡三代拱揖百王宸襟所適謀超化表書於大殿西門創一小殿藻井之上輪排八卦故以為號焉其御座几按圖書之外非有異於常者固不關於聖慮其年秋七月上命內供奉檢校少府少監黃筌謂曰爾小筆精妙可圖畫四時花木蟲鳥錦鷄鸞鶴牡丹躑躅之類周于四壁庶將觀賜焉筌自秋及冬其工告畢聞者淮南獻鶴數隻尋令貌于殿之間上曰女畫畢矣其精彩則

人過之筌以下臣末技降堦拙謝而已至十二月三日上御斯殿有五坊節級羅師進呈雄武軍先進者白鷹其鷹見壁上所畫野雉連連掣臂不住再三誠認爲生類驚上嗟歎良久曰昔聞其事今見其人遂令所進呈者引退無至搖損茲壁因目筌爲當代奇筆仍令宣付翰林學士歐陽炯紀述奇異微臣拜手因得敘其事焉伊昔大舜垂衣作繪乃彰於象物宗周鑄鼎觀形可禦於神姦漢號靈臺唐稱煙閣畫之要史氣攸傳公私雖見於數家今古皆言於六法六法之內惟形似氣運二者爲先有氣運而無形似則質勝於文有形似而無氣運則華而不實筌之所作可謂兼之不然者安得粉壁之中奮霜毛而欲起絲毫之下泥朱頂以相親而又觀彼白鷹盼乎錦雉儀丹青而可測歟若假叢擊條鎗以難停勢將掠地逐奚重睫之鑒假以好生依回三面之仁真疑宮物摹斯二類蕪彼羣花四時之景堪觀千載之名可尚縉紳往牒少有通禪圖海獸以騰波秦朝寶鼎畫池龍而致雨唐室垂名至於誤點成蠅徒成小功不成大功太安可勝言況茲殿也迴架蓬回高臨爽塏瑤池水清浮鈴鐸之樓臺玉樹風輕鑾鎬中之日月聖上以勳詠墳典親講政刑崇制禮作樂之名極侍問安朝之孝允文允武無怠無荒故士有一技一藝皆升沙爰賞如筌者焉激東海之波濤難方聖澤拱北辰之光耀永固皇基誠非末士之常談可紀至尊之所御臣職明翰苑譽之儒林因廣聖模聊陶畫品恭承宣命實愧非辭昔廣政十六歲歲次癸丑十二月記

益州名畫錄卷上終

益州名畫錄卷中

江夏 黃休復 集

妙格下品十一人

李昇

李昇者成都人也小字錦奴年纔弱冠志攻山水天姿生知不從師學初得張藻員外（時名士善畫山水）山水一軸玩之數日云未盡妙突遂出意寫獨境山川平遠心思造化意出先賢數年之中創成一家之能俱盡山水之妙每含素就素必有新奇桃源洞圖武陵溪圖青城山圖峨眉山圖二十四化山圖好事得之爲寶藏焉　後學得之以爲亡言師明皇朝有李將軍權名山水蜀人皆呼昇爲小李將軍蓋其藝相匹爾悟達國師自京入蜀重其高手請於聖壽寺本院同居歲年因於廳壁畫出峽圖一堵霧中山圖一堵既而又請於大聖慈寺真堂內畫溪州三學山圖一堵彭州玉德山一堵時稱悟達國師真堂四絕常粲寫其僧道及畫額李商隱讚李昇畫山水今見存

張元

張元者閬州金水石城山人也攻畫人物尤善羅漢當王氏偏霸武成年聲跡喧然時呼元爲張羅漢荆湖淮浙令人入蜀縱價收市將歸本道前輩畫佛像羅漢相傳曹樣吳樣二本曹起曹佛興吳起吳樣曹畫衣紋稠疊吳畫衣紋簡略其曹畫今昭覺寺孫位戰勝天王是也其吳畫今大聖慈寺盧楞伽行道高僧是也元畫羅漢吳樣矣今大聖慈寺灌頂院羅漢一堂十六軀見存

杜齯龜

杜齯龜者其先本秦人避祿山之亂遂居蜀爲齯龜少能博學涉獵經史專師常粲寫真雜畫而妙於佛像羅漢王蜀少主以高祖受唐深恩將興元節度使

唐道觀私第爲上清宮塑王子晉爲遠祖於上清殿命畫龜寫大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堂之四壁每三會五臺差太尉公卿薦獻宮內殿堂行事齋宮職掌並依太清宮故事又命畫龜寫先主太妃太后真於青城山金華宮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今嚴君平觀杜天師光庭真大聖慈寺華嚴閣東廊下祐聖關師光霽真並畫龜筆見存

刁光胤

刁光胤者雍京人也天福年入蜀攻霍湖石花竹猫鷂爲崔性情高潔交游不雜入蜀之後前輩有攻花雀者頗減價矣有師問筆法者蕭愛孔嵩二人親授其訣孔類昇堂黃得入室刁公居蜀三十餘年筆無蹔服非病不休非老不息卒時八十以來家貴之家及好事者收得其畫將爲家寶傳視子孫大聖慈寺殿堂廊下壁間繪畫四時花竹猫鷂盛光院明僧錄房廊旁小壁四堵畫四時花竹猫鷂政中黃居寀重粧雀蝶精奇轉甚三學院大殿小壁花雀兩堵光胤畫時年已耄矣

蒲師訓

蒲師訓者蜀人也幼師房從真畫人物鬼神畜馬長興年值孟令公改元興修諸廟師訓畫江瀆廟諸葛廟龍女廟及先主姐畫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旗戰兵仗公王車馬禮服儀式縱橫浩瀚莫不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甲寅歲春末蜀王或夜夢一人破幞故襪麤眉大目方臉廣頰立于殿階跂一足曰請脩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繪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神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對云唐吳道元之筆會應明皇夢云痞者神也因令重修此足星進發蜀王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庶爲崇即命焚之青城山丈人觀真君殿內五嶽四瀆部屬諸神張素卿筆廣政中山水泛溢衝損數堵蜀王命師訓曰素卿之筆公往繼之可矣四堵師訓筆也今丈人觀聖殿內五嶽四瀆部屬諸神張素卿筆無舊跡矣王蜀重新興創別畫知先主祠堂東畔正門東畔鬼神一堵寄歷寺天王閣下天王部屬房從真筆後人粧損師訓再修無自畫兩堵大聖慈寺南廊下觀音院門兩金剛都壁詩塔天王並師訓筆見存

趙忠義

趙忠義者德元子也德元自奔蜀及長習父之藝宛若生知孟氏明德年與父同手畫福慶禪院東流傳變相一十三堵位置鉛舒樓殿臺閣山水竹樹蕃漢服飾佛像僧道車馬鬼神王公冠冕旌旗法物皆盡其妙冠絕當時蜀主知忠義妙於鬼神屋木遂令畫閬州軍起玉泉寺圖於是忠義畫自運材斲基以至丹雘刻柳皆役鬼神壁拱下掃地棟一坐佛殿將欲起立蜀王令內作都料看此畫圖材料有準的否都料對曰此畫復較一座分明無欠其妙如此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先是每年炒冬末何翰林攻畫鬼神者例進鍾馗焉丙辰歲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母指剜鬼睛二人鍾馗相似唯一指不同蜀王問此畫孰爲優劣答以師訓爲優蜀王曰師訓力在母指忠義力在第二指二人筆力相敵難判降並厚賜金帛時人謂蜀王深鑒其畫矣今衙北門大安樓下天王院自濮陽吳公行鎮蜀之日創興其中有唐時名畫數堵及高道興杜齊聖房從真趙德齊畫佛像羅漢經驗變相廣政初忠義與詹筌蒲師訓合手畫天王變相十堵以來各盡所能愈於前輩淳化五年甲午兵火焚盡今餘王蜀先主祠堂正門西畔鬼神大聖慈寺正門北壁上西域記石經院後殿天王變相中寺六祖院傍梁師經變相並忠義筆見存

黃居寶

黃居寶字辭玉筌之次子也畫性最高風姿俊爽前輩無舊跡矣王蜀重新興創別畫知先主祠堂東畔正門東畔鬼神一堵寄歷寺天王閣下天王部屬房從真筆後人粧損師訓再修無自畫兩堵大聖慈寺南廊下觀音院門兩金剛都壁詩塔天王並師訓筆見存

黃居寀

居寀字伯鸞筌少子也畫藝敏贍不讓於父蜀之四主崇奢宮殿苑囿池亭世罕其比居寀父子入內供奉逾四十年殿庭墻壁門幃屏障圖畫之數不可紀錄授翰林待詔將仕郎試太子議郎賜金魚袋淮南通好之日居寀與父同手畫四時花雀圖詩成山圖寂眉山圖春山圖秋山圖用答國信使命將發秋山全未及畫蜀王令取在庫秋山圖入內居寀與父奉命別畫經方方畢工更愈於前者翰林學士徐光溥進秋山圖歌以紀之廣政甲子歲蜀王令居寀往葛仙山修蓋仙化回至彭州樓真南軒畫水石一堵自未至酉而畢敏而復妙者也今見存居寀有四時野景圖湖灘水石圖春田放牧圖當時鄉相及好事者得居寀子父圖陰卷簇家藏戶寶爲稀世之珍今衙廳餘理毛詠苔鶴兩堵水石兩堵龍門圖一堵武侯廟龍水一堵並居寀筆見存聖朝克蜀之後居寀赴京顧爲翰長陶尚書繫殊禮相見因收得名畫數年請居寀驗之其中秋山一圖是故主答淮南國信者畫絹縫之內自有銜名陶公云此是淮王所遺者之果符其說聖朝授翰林待詔朝請大夫寺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淳化四年充成都府一路送衣襖使時蜀六十一於聖興寺新禪院畫龍水一堵天台山圖一堵水石兩堵工夫雖少大體宛存僞學士徐光溥

秋山圖歌

天與黃筌藝奇絕筆精迴感重瞳悅運思潛通造化工揮毫定得神仙訣秋來奉詔寫秋山寫在輕綃數幅間高位向背無遺勢重巒疊嶂何層巔目想心存妙尤極研巧覈能狀不得環奇異獸皆自馴奇花恠木非因植崎嶇石磴絕游蹤薄霧冥冥藏半峰妥羅掩映迷仙洞薜荔纍垂纖古松月檻參差鎖鱗出屋壇斑駁翠苔封傍岸牛羸行嚼草過橋僧老坐搖筇屈原江上婵娟竹陶潛籬下芳菲鞠艮宵祇恐鷓鴣啼晴波但見鷁鷁浴暮煙纍纍鎖村塢一葉扁舟橫野渡颯颯白蘋欲起風纍纍紅蓼猶帶雨曲沼芙蓉香馥郁長汀蘆荻落蕭蕭鴈過孤峰帖遠青鹿傍小溪飲殘綠秋山秀兮秋江靜江光山色相輝映雪迸飛泉濺釣磯雲分落葉擁樵逕張藻松石徒稱奇邊鷞花鳥何足類白晏鷹逞凌厲勢薛稷鄭谷驚露姿方原畫山空巖巖峭壁枯槎人見嫌孫位畫水多洶湧巒湍怒濤人見恐若教對此定妍媸必定伏膺襲愧悚再三展向見旅側便是移山回磵力大李小李滅聲華獻之愷之無顏色髣髴垂綸潤水濱吾皇觀之求賢者從茲廣展復懸旌脅衣旰食安天下才當老人星應候願與南山俱獻壽微臣稽首賀長歌丹青景化同天和

李文才

李文才者華陽人也攻畫人物屋木山水善寫真罕及周昉之亞也蜀廣政中荆南高太王令郎務丁晏人獨請文才寫興義門兩雙石獅兼像其故實將歸本道文才告道士范德昭皆云真珠樓基或云是海眼未審孰是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羅叢啓國鎮鄉之碑中以鐵柱貫之下以橫石相連埋于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

真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圖方記未詳廣政末主置真堂大聖慈寺華嚴閣復命文才寫諸新王文武臣僚等真授翰林待詔將仕郎試太子司議郎賜緋魚袋畫未畢聖朝弔伐蜀已除毀三學院經樓下西天三藏真定惠國師真華嚴閣迴廊下奉聖國師真應天寺無智禪師真並文才筆見存

阮知誨

阮知誨者成都人也攻畫女郎筆跡妍麗及善寫真王氏乾德年寫少主真於大聖慈寺三學院經樓下孟氏明德年寫先主真於三學院真堂內寫福慶公主真玉清公主真於內庭知誨兩朝多寫皇姑帝戚渥澤累遷授翰林待詔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張玫

張玫成都人也父授蜀翰林寫貌待詔賜緋玫有超父之藝尤精寫貌及畫婦人鉛華姿態絲有餘妍議者比之張萱之儔也孟先主明德年於大聖慈寺三學院置真堂玫曾與故東川董太尉璋寫真先主惡之不爲寫已乃命阮知誨獨寫已真文武臣僚玫之筆也（命並塗抹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玫有自漢至唐治蜀君臣像三卷）

能格上品十五人

呂巍（竹虔附）

呂巍者京兆人也唐翰林待詔自京隨僖宗皇帝車駕至蜀授將仕郎守漢州雒縣主簿賜緋魚袋令大慈寺華嚴閣上天王部屬諸神及工波利真並巍之筆見存竹虔者雍京人也攻畫人物佛像開成都創起大聖慈寺欲將吳道元地獄變相於寺畫焉廣明年隨駕到蜀左全已在多寶塔下畫境遂與華嚴閣下後壁西畔畫丈六天花瑞像一堵

周行通

周行通者蜀人也攻畫人物鬼神蕃馬戎服器械種帳廬犬羊鷹之類及川周放牧盡得其妍有李陵送蘇武圖奪馬圖三困圖射鵰圖陰山七騎圖蜀人皆傳周胡蕃馬爲妙行通多醉故也

孔嵩

孔嵩者一名京蜀人也幼攻花雀長遇刁處士入蜀師其筆法至晚年巾褶衣服言論動止俱效刁公在蜀公侯門四十餘載圖畫甚多人皆寶之黃筌於石福院畫龍一堵蜿蜒怪狀不與常同逼視遠觀勢欲躍躍時人異之此三公畫龍宗師孫位孫宗顧凱之曹弗興行龍之筆謝赫古畫錄云弗興之筆代不復傳秘閣之內一龍而已魏赤烏元年冬十月（此赤烏是吳太祖年號非武帝）武帝游青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弗興圖之武帝讚曰赤烏孟冬不時見龍青溪深潤奮鬣來空有道則吉無德則凶匪兼雲雨靡帶雷風弗興畫畢未讚奇工我因披閱蘊隆忡忡至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弗興畫龍置於水上應時雷水成霧經旬霈需其所畫流落人間至今相傳

石恪

石恪字子專成都人也幼無羈束長有聲名雖博綜儒學志唯好畫攻古體人物敗張南本筆法有田家社會圖醉鍾馗圖峽圖夏禹治水圖新羅人較力圖陳子昂虛臧用未之問高適舉搢李白孟浩然王維負知章司馬承禎仙宗十友圖嚴君平拔宅升仙圖五星圖南北斗圖蕃星圖儒佛道三教圖道門三官五帝圖雖豪貴相請少有不足圖畫之中必有譏諷焉城中寺觀壁畫亦多兵火後餘聖壽寺經閣院元女

堂六十甲子神龍興觀仙遊閣下龍虎君並見存

杜措

杜措者蜀人也幼慕李昇山水長亦勤學廿年中畫文不捨令大聖慈寺六祖院傍地藏菩薩竹石山水一堵并院內羅漢閣上小壁畫微寺禪和尚真三學院經堂上小壁太子捨身餓鉢虎一堵善惡仙人布髮掩泥一堵並措之筆見存

杜宏義

杜宏義者蜀州晉原人也攻畫佛像羅漢今寶歷寺東廊下一堵文殊西廊下一堵普賢友行道高僧十餘堵見存蜀人相傳杜老朱羅漢爲妙老朱宏義小字

杜子瓌

杜子瓌者成都人也擅於賦采拂澹偏長唯攻佛像王蜀時於龍華寺東禪院畫毗盧佛搖紅日輪乘碧蓮花座每誇同輩云某粧此圓光如日初出淺深瑩然無筆玷之迹見存

杜敬安

敬安子瓌子也美繼父蹤妙於佛像今大聖慈寺普賢閣下北方天王三學院羅漢閣下無量壽尊並敬安筆蜀城寺院敬安父子圖畫佛像羅漢甚衆蜀偏覇時江吳商賈入蜀多請其畫將歸本道孟氏明德年授翰林待詔賜金魚袋

蒲延昌

蒲延昌者師訓養子也筆力遒健甚得師法廣政中進畫授翰林待詔賜緋魚袋時福感寺禪塔院僧模爲宋展子虔師子于壁延昌一見曰但得其樣未得其筆爾遂畫師于一圖獻通進王昭遠公有嬖妾忠痣是夕懸於臥內其疾頓減王公召而問其神異延昌云宋展氏子虔於金陵延作寺佛殿之內畫此二師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風惡御醫無減吳興太守張僧繇模此二師子密懸寢堂之內應夕而愈故頭曰辟邪有此神驗久矣展氏古本師子一則奔走奮迅一則回擲咆哮個個後亦羅之二師子翻身側視髯尾俱就八分牙爪似二龍琴珠之狀其本至今相傳延昌於諸葛廟壁畫亦多兵火後餘聖壽寺青衣神廟神鬼人物教堵見存

趙才

趙才者蜀人也攻畫人物鬼神甲馬廣政年才與蒲師訓子父較敵其藝流花甘亭侯廟頗當神廟鬼神人物旗幟甲馬及資福寺門南北二方天王甲午歲兵火倒損已盡今存諸葛廟第三門兩畔鬼神兩堵見存

程承辯

程承辯者眉州彭山人也攻畫人物鬼神當孟氏廣政中與蒲師訓蒲延昌趙才遊相較敵其藝皆推妙手兼善雕刻機巧人物鬼神怪異禽獸之類奇絕當時今彭山懸洞明觀天蓬鼎殺元武火鈴一堂存耳

丘文播

丘文播者漢州人也後改名擅攻畫山水人物佛像神僊今新都乾明禪院六祖漢州崇教禪院羅漢紫極宮二十四化神仙皆文播筆見存其有花雀文播男餘慶畫

阮惟德

惟德者知詩子也襲承父藝矣繼前蹤子父同時入內供奉畫貴公子夜晏圓宮中賞春圓宮中歲歲圓宮中七夕乞巧圓宮中製鐵圓宮中按舞圓宮中按樂圓皆畫尚時官苑亭臺花木皇妃帝后富貴之事稍妙顧甚授翰林待詔無仕即試太常寺齋郎服

緋魚袋獨蔡政初荆湖商賈入蜀竟請惟德畫川樣美人卷族將歸本道以爲奇物

模元真

模元真者石城山張元外族也攻畫佛像羅漢兼善相鑾當王氏武成中善塑像者簡州許侯東川班中本二人時推妙手今聖興寺天王院天王及部屬燒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天長觀龍興觀龍虎宮并雍中本塑大聖慈寺燒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華嚴閣下西畔立釋迦像并許侯塑皆元真粧肉色髭髮衣紋錦繡及諸禽獸備著奇功時輩罕及今四天王寺壁畫五臺山文殊菩薩變相一堵元真筆見存

真二十二處

蜀自炎漢至于巨唐將相理蜀皆有遺愛民懷其德多寫真容年代既遠頗損皆盡唯唐杜相國及聖朝已侍郎二十二處見存六處有寫貌人名一十六處亡失爲貌人姓氏皆評妙格

杜相國 淨衆寺 真在大慈寺

韋太師 皐 真在大慈寺

高太尉 崇文 慈寺 真在龍興寺

武相國 元衡 從事真在大慈寺 真在聖壽寺 殷相國 文昌 福寺 真在聖壽寺 崔相國 寧 真在龍興寺

楊侍中 嗣復 真在聖壽寺 李相國 固言 興寺 真在龍興寺 崔相國 鄲 真在大慈寺 護軍從事真全

全 全 真

李太尉 德裕 慈寺 真在大慈寺

杜相國 寺 兩任護軍從事 真在聖壽寺

白令公 敏中 慈寺 真在聖壽寺

李相國 德裕 真在中興寺 陳說 真全

姚相國 合 從事 真在聖壽寺 吳太尉 行魯 真在聖壽寺

夏侯相國 孝孫 壽寺 護軍從事 斗尉 當 護軍 真全

高相國 駢 壽寺 護軍從事 真全

蕭相國 鄴 真全 護軍從事 張太師 敎 珣 常侍郎

韋相國 昭度 常侍郎

王司徒 鐸 常侍郎 真在聖壽寺 呂侍郎 籌 真在聖壽寺 真在龍興寺 王蘇之撰寫

益州名畫錄卷中終

江夏　黃休復　纂

能格中品五人

陳若愚

道士陳若愚者左蜀人也師張素卿畫遂衣道士服師事素卿受其筆法王氏永平廢興聖觀爲重葺其觀有五金鑄天尊形明皇御谷一軀移在大聖慈寺御容院供養餘道門尊像殿堂皆就龍興觀起立今精思院北帝殿是也殿上壁畫有青龍君白虎君朱雀君元武君四像並若愚筆見存

張景思

張景思者金水石城山張元之裔也斯之一族世傳圖畫佛像羅漢景思王氏永平年於聖壽寺北廊下畫降魔變相一堵見存

麻居禮

麻居禮者蜀人也功師張南本筆法親得其訣光化天福年聲跡已喧資簡邛蜀州寺觀壁畫甚多今聖壽寺偏門北叫畫八難觀音一堵見存

僧楚安

僧楚安梓州射洪人也俗姓句氏攻畫人物樓臺有明皇幸華清宮避暑圖吳王宴苑蘇臺圖此二圖皆畫於墉壁間然圖扇之上其墻壁圖殿圖扇大小雖殊功夫並無減者奇巧如此當時公侯相重皆稱妙手今大聖慈寺三學院大殿後明皇帝幸華清宮避暑圖一堵楚安筆見存僧惠堅者蜀人也亦好圖畫而最擅名廣政中三學院僧請畫姑蘇臺一堵對句楚安避暑宮圖識者以爲無鑒之甚也今亦見存恐後人誤認故附而正之

滕昌祐

滕昌祐字勝華先本吳人隨僖宗入蜀以文學從事唯昌祐不婚不仕書畫是好情性高潔不肯趨時常於所居樹竹石杞菊種名花異草木以資其賞娛時年齒八十有五初攻畫無師唯寫生物以似爲功而已有蟲魚圖蟬蝶圖生菜圖折枝花圖折枝果子圖雜竹樣造夾紵果子隨類傳色並擬諸生攻書時呼勝書今大聖慈寺文殊圖普賢閻羅相院方丈院多利心院藥師院天花瑞像數類並昌祐筆也其畫蟬蝶草蟲謂之點畫蓋蓋唐時陸果劉褒之類也其畫折枝花下筆輕利用色鮮妍蓋唐時邊鸞之類也

能格下品七人

姜道隱

姜道隱者蜀州綿竹人也年纔鄙亂盡日不歸父母尊之多於神佛廟中書虛幾見及長爲人木訥不務農桑唯畫是好不省妻孥子然一身常藏一竹笠布衣韋履筆墨而已雖父母兄弟亦罕測其行止人皆呼爲木采頭蜀語謂其質髮蓬鬆僞相趙國公吳知其性迹請畫屏風相公問何姓名蜀語對云姜姓無名相國曰既無名何不以道隱名之自此始名焉宋王趙公庭於淨眾寺創一禪院請道隱於長老方丈畫山水松石數堵宋王與諸侍從觀其運筆道隱未嘗回顧旁若無人書畢主賜之十縑置僧堂前擔衣而去他皆放此今綿竹縣山觀寺多有畫壁見存

禪月大師

禪月大師婺州金溪人也俗姓姜氏名貫休字德隱天復年入蜀王先主賜紫衣師號師之詩名高節宇內咸知善草書圖畫時人比諸懷素師閻立本畫羅漢十六幀龐眉大目者尖頤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盡其態或問之云休自夢中所覩爾又畫釋迦十弟子亦如此類人皆異之頗爲門弟子所寶當時卿相皆有歌詩求其筆唯可見而不可

得也太平興國年初太宗皇帝搨訪古畫日給事中程公羽牧蜀將貫休羅漢十六幀爲古畫進呈

僞翰林學士歐陽炯禪月大師應夢羅漢歌

西嶽高僧名貫休高情嘯拔陵濤秋天教水畢書雖淡飛岸古容生筆頭時頓大納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或然夢裏見真儀脫下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當空擲筆空豪瑞任狂逸遂巡便是兩三鄉不似畫工虛費日悴石安排欲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骨似伏犀頭骨麤　倚松根傍殿縱曲緣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疑同聲聽唾山童欲成夢不知夏腰幾多年一手搨頤偏袒肩口問或若共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摩娑老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苦蘚文中彈深翠硬　節杖綾松林霽色眉毛一寸長繩關梵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落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屑不曾掘笋纖蒲團鎮長坐休公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聲喧喧遍海涯五七字詩一千首大小篆字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淚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于今到蜀多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覷你凡人事事

兎棺寺裏維摩詰舍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最是人間爲第一

張詢

張詢者南海人也爰自鄉薦下第久住帝京精於小筆中和年隨駕到蜀與昭覺寺休夢長老故交遂依托焉忽一日長老請於本寺大慈堂後留少筆蹤遂一堵早景一堵午景一堵晚景謂之三時山蓋貌吳中山水頗甚工畫畢之日遇僖宗駕幸茲寺盡日歎賞王氏朝皇太子簡王欲畫壁於東宮爲壁泥通枋移損不全乃寢前命今見存

宋藝

宋藝蜀人也攻寫真王蜀時充翰林寫貌待詔模寫大眉二十一帝聖容及當時供奉道士葉法善禪僧一行沙門海會內侍高力士於大聖慈寺元宗御容院上壁今見存

李壽儀

道士李壽儀者邛州依政人也壯年爲於本縣有德觀爲道士齋醮之外專精畫業人呼爲李水墨多畫道門尊像往來青城山丈人觀宗師張素卿筆法每點簇五嶽四瀆部屬歸家習學之如此數年簡州開元觀有張素卿畫十二量君一堂（乾德四年廣政遭火所燬）廣政中壽儀往彼焚香齋潔模寫將歸邛州天師觀西院上壁其畫但窮精粹筆力因於素卿神彩氣運有過時流一堂六堵見存

僧令宗

僧令宗丘文搨異姓弟也攻畫山水人物佛像天王今大聖慈寺三學院下經樓院下兩畔四天王兩堵放生池揭帝堂內六祖並令宗筆見存

丘文曉

丘文曉搨弟也攻畫花雀人物佛像今淨眾寺延壽禪院天王祖師及請高僧竹石花雀二十餘堵廣政癸卯歲文曉與僧令宗合手描畫今見存

有畫無名

大聖慈寺六祖院羅漢閣上嵯眉山青城山羅浮山霧中四堵中和年畫不留姓名評妙關中品

三學院舊名東廚院門兩畔畫皮北二方天王兩堵王卿先主倩改後移在院內北廊下亡失姓名評能格上品

多寶塔下南北二方天王彌勒佛會師子國王菩薩普賢閻外北方天王不記畫人名姓評能格中品

聖壽寺東廊下維摩詰堂內畫居士方丈花竹芭蕉山水松石風候雲氣三堵景福年畫不留姓名評能格中品

昭覺寺大悲堂內四天王兩堵堂外觀音一堵寺門後兩畔東西天王兩堵並中和年畫不知畫人名姓評能格中品

無畫有名

益州畫館記云獻帝興平元年蜀留高朕爲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東別創一石室自爲周公禮殿其壁上圖畫上古盤古李老等神及歷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畫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來名臣耆舊云西晉太康中益州刺史張收舉古有益州學堂圖今已別重整無舊迹矣劉瑱齊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劉悛再倩玉堂禮殿靈宇嚴肅悛弟瑱性自天真時推妙手畫仲尼四科十哲像并車服禮器今已重粧別畫無舊蹤矣

蔣少保者名稷天后朝位至太子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而好圖畫畫品錄云秘書省有薛少保畫鶴時稱一絕又聞蜀郡多有公畫盧求成都記云府衙院西廳少保畫鶴與青牛并少保目眉州司馬遷移文記今改舊制無畫蹤矣

王宰者大曆年家于蜀川善畫山水樹石意出像外故杜甫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崐崙方量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蕭亞洪濤風尤攻遠勢古莫比咫尺眉須詰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今蜀中寺觀亦無畫蹤唯好事者收得畫品錄定爲妙格

章偃者京兆人也寓止蜀川善畫馬騾幹之亞也故

杜甫歌云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哉此秃筆掃尋騏欵見騏驎出東壁一匹戲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蜀中寺觀亦無雖蹤唯好古者收得畫品錄定爲妙品

浣花龍興寺成都記云本正覺寺內有前益州長史臨淮武公元龜并從事五人具朝服繪于中堂淳化五年兵火後無畫蹤矣

成都記云府衙西北前益州五長史真李太尉德裕文記今無畫蹤唯文字相傳爾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益州草堂寺成都記云寺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節度使職不帶尹則帶長史并今賓佐也代稱絕跡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繢事靡不造真昔嚴野旁求徒聞審像稽山高謝唯上錄金軌若托之丹青妙豈神照然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暨北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唯有秦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與夫年代既遠遺像猶存人虛室而煙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覩余以精靡甚古畫壁將傾乃選其功德尤著五人模於郡之廳所追惟二漢盡閱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師德行君子而居功臣之右今之所取其在茲乎采色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敘其事以貽來哲大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胡氏亭畫跋　檢校尚書司空員外郎賜緋魚袋邠國撰　藝遊而至者則神傳焉神傳者國寶矣墨妙之於藝又加　貴焉浮圖餘粟燼今國力不能追也故蓋之至者雖鴻德巨儒亦伍於工徒矣唐故宰相薛公殺畫人神品以名之直時加貴之成都靜德精舍有壁二堵雜繪鳥獸人物態狀生動乃一時之尤者也吾后帝宇之五年汗漫帖夷爲方無事於是大去蠹人之疾以浮圖氏爲最詔走御史監毀域內之祠凡雲構山峙之宇一時而壞百工之名跡隨去焉

胡氏璩文而好古惜少保之迹不存於鄉遂操斤挾繩力剗於頹垣之際得人三十七頭馬八足又於福勝祠獲展氏子虔天樂二十五身及鄉之名工李氏咸天樂十軸色皆神傳異蹟陷于茅亭之壁長者之車益滿門矣任愚子若缺時爲壯君好事之心亡於壓覆於是染醉毫紀其始於石會昌五年五月二日記今畫無復遺石記在三學山廨院東北此院是胡璩宅

薛公殺畫人神品以名之直時加貴之成都靜德精舍有壁二堵雜繪鳥獸人物態狀生動乃一時之尤者也吾后帝宇之五年汗漫帖夷爲方無事於是大去蠹人之疾以浮圖氏爲最詔走御史監毀域內之祠凡雲構山峙之宇一時而壞百工之名跡隨去焉

胡氏璩文而好古惜少保之迹不存於鄉遂操斤挾繩力剗於頹垣之際得人三十七頭馬八足又於福勝祠獲展氏子虔天樂二十五身及鄉之名工李氏咸天樂十軸色皆神傳異蹟陷于茅亭之壁長者之車益滿門矣任愚子若缺時爲壯君好事之心亡於壓覆於是染醉毫紀其始於石會昌五年五月二日記今畫無復遺石記在三學山廨院東北此院是胡璩宅

益州名畫錄卷下終

宋黃休復撰前有景德三年李畋序稱江夏黃氏休復字歸本通春秋學校左氏公穀書爲丹青規游心顧陸之藝深得厥趣考休復別有茅亭客話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不詳其里貫但以所言多蜀事又嘗著成都名畫記疑爲蜀人則此書一名成都名畫記而舊本與茅亭客話皆未題里貫故振孫云然今本皆題江夏人疑後人以畋序補書歟然畋序作於宋初或沿唐五代餘習題黃氏郡望亦未可知未必果生於是地也所記凡五十八人起唐乾元迄宋乾德品以四格曰逸曰神曰妙曰能其四格之目雖因唐朱景元之舊而景元僅逸品於三品外亦三品不能伍休復此書又躋逸品於三品上明三品不能先其次序又復小殊逸格凡一人神格凡二人妙格上品凡七人中品凡十人下品凡十一人而寫真二十二處無姓名者附焉能格上品凡十五人中品凡五人下品凡七人而有畫無名有名無畫者附焉其大慈寺六祖院羅漢閣圖畫休復評妙格中品而列能品之末不與寫真二十二處一例非妙字誤刊則獨次時偶疏也畋序又稱益都自唐二帝播越諸侯作鎮書藝之傑者多從遊而來故是編所集皆取其事蹟之係乎蜀者而不盡爲蜀產考鄧椿畫繼稱蜀道僻遠而畫手獨多於四方李方叔德隅齋書品載蜀筆居半云云則休復之詳錄益州非夸飾矣其書敘述頗古雅而詩文典故所載尤詳非他家畫品泛題高下無所指據者比也

書錄解題又稱中興書目以爲李畋撰休復書今亡此書有景德三年序不著姓名而敘休復所錄明甚又有休復自爲序則固未嘗亡也云云據其所說則別本但題李畋之名不以序文出李畋今本直作畋序又與宋時本不合然諸刻本皆作畋序故姑從舊本仍存畋名焉

四庫提要補辨

蘇州名賢錄三卷

蘇州文獻

按休復此書佚處或如提要所論然卷中張玄祿遇曹吳二棟訓曹起曹弗興吳陳則溥畫史史實不符按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曹吳體法蘇引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以曹爲北齊曹不興以吳爲唐吳道子經檢名畫記果於卷二敘師資傳授南北時代一節得之若虛亦曾論及此說而斥之惟以篤持此說者乃廣雅新集撰者鄧僅仁顯敬此論五代宋初蜀中一隅傳說或休復躋仁繼同和此失歟若虛結語云「仲達見北齊之朝非唐不遠道子顯關元之後紬像仍存翟近代之師承合當時之體範況唐室以上未立畫學無傳譜要之談亂愛賓不刊之論推時驗跡無愧斯言一以其可正此說故爲轉錄於此今人讀此書者絕不可據此書復作翻案文章也

畫繼

鄧椿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畫繼十卷宋鄧椿撰椿雙流人祖洵武政和中知樞密院其時最重畫學椿以家世聞見綴成此書其曰畫繼者唐張彥遠作歷代名畫記起軒轅止唐會昌元年宋郭若虛作圖畫見聞志起會昌元年止宋熙寧七年椿作此書起熙寧七年止乾道三年用續二家之書故曰繼也所錄上而帝王下而工技九十四年之中凡得二百一十九人一卷至五卷以人分曰聖藝曰侯王貴戚曰軒冕才賢曰縉紳章布曰道人衲子曰世胄婦女及宦者各爲區分類別以總括一代之技能六卷七卷以畫分曰仙佛鬼神曰人物傳寫曰山水林石曰花竹翎毛曰畜獸蟲魚曰屋木舟車曰蔬果藥草曰小景雜畫各爲標舉短長以分閱諸家之工巧蓋互相經緯欲俾一善不遺八卷曰銘心絕品記所見奇跡愛不能忘者爲書中之特筆九卷十卷皆曰雜說分論遠論近二子曰則書中之總斷也論遠多品畫之詞論近則多說雜事論近之末附綴雜事一條或傳寫失次歟椿以當代之人記當代之藝又頗譏郭若虛之遺漏故所收未免稍覓然網羅賅備俾後來得以考核其持論以高雅爲宗不滿徽宗之尚法度亦不滿石恪等之放佚亦爲平允固賞鑒家所據爲左驗者矣

畫繼序

自昔賞鑒之家留神繪事者多矣著之傳記何止一書獨唐張彥遠總括畫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軒轅時史皇而下至唐會昌元年而止著爲歷代名畫記本朝郭若虛作圖畫見聞誌又自會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亦復編次兩書既出他書爲贅矣予雖生承平時自少歸蜀晃故家名勝避難于蜀者十五六古軸舊圖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尤絕異之品散在一門往往得免焚劫猶得披尋故性情所嗜心目所寄出於精深不能移奪每念熙寧而後游心茲藝者甚衆迨今九十四春秋矣無復好事者爲之紀述於是稽之方冊益以見聞參諸自得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祺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或在或亡悉數畢見又列所見人家奇迹愛而不能忘者爲銘心絕品及凡繪事可傳可載者裒成此書分爲十卷目爲畫繼若虛雖不加品第而其論氣韻生動以爲非師可傳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嗟夫自昔妙悟精能取重於世者必凱之探微摩詰道子等輩彼庸工俗隸車載斗量何敢望其青雲後塵耶或謂若虛之論爲太過吾不信也故今於類特立軒冕巖穴二門以寓微意焉鑒裁明當者須一肯首是年閏旦華國鄧椿公壽序

畫繼目

標目卷一
聖藝
卷二
侯王貴戚
卷三
軒冕才賢　巖穴上士
卷四
搢紳韋布
卷五
道人衲子　世胄婦女　宦者附
卷六
仙佛鬼神　人物傳寫
山水林石　花竹翎毛
卷七
畜獸蟲魚　屋木舟車
蔬果藥草　小景雜畫
卷八
銘心絕品
卷九
雜說論道
卷十
雜說論近

宋 華國鄧椿公壽撰

聖藝

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神即位未幾因公宰奉清閒之宴顧謂之曰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散祕府之藏充牣塡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畫上自曹弗興下至黃居寀集爲一百秩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覽集蓋前世圖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於是聖鑒周悉筆墨天成妙體衆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爲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能也政和初嘗寫仙禽之形凡二十題曰筠莊縱鶴圖或戲上林或飲太液翔鳳躍龍之形警露舞風之態引吭唳天以極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潔竝立而不爭獨行而不倚閒暇之格清迥之姿寓於縑素之上各極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已而又製奇峯散綺圖意匠天成工奪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巒疊秀則閬風羣玉也明霞紓綵則天漢銀潢也飛觀倚空則仙人樓居也至於祥光瑞氣浮動於縹緲之間使覽之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飄飄焉嶢嶢焉若投六合而臨九州也五年三月上巳賜宰臣以下燕於瓊林侍從皆預酒半上遣中使持大盃勸飲且以龍翔池灘鵝圖并題序宣示羣臣凡預燕者皆起立環觀無不仰聖文覩奎畫贊歎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其後以太平日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湊無虛日史不絕書動物則赤烏白鵲天鹿文禽之屬援於禁籞植物則檜芝珠蓮金相駢竹瓜花來禽之類連理並蔕不可勝紀乃取其尤異者凡十五種寫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覽冊復有素馨末利天竺娑羅種種異產究其方域窮其性類賦之於詠歌散之於圖繪續爲第二冊已而玉芝競秀於宮闕甘露宵零於紫宸陽烏丹兔鸚鵡雪鷹越裳之雉玉質皎潔鷙鳥之鏘金色煥爛六目七星巢蓮之鏡盤蟠翥鳳萬歲之石並蒂雙葉連理之蕉亦十五物作冊第三又凡所得純白禽獸一一寫形作冊第四增加不已至累千冊各命輔臣題跋其後實亦冠絕古今之美也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駕幸祕書省訖事御提舉廳事再宣三公宰執親王使相從官觀御府圖畫既至上起就書案徙倚觀之左右發篋出御書畫公宰親王使相執政人各賜書畫兩軸於是上顧蔡攸分賜從官以下各得御畫蒙行書草書一紙又出祖宗御書及宸筆所摸名畫如展子虔作北齊文宣幸晉陽等圖靈蹤即奏辰正宰執以下逡巡而退是時既恩許分賜羣臣皆斷佩折巾以爭先帝爲之笑此君臣慶會又非特幣帛筐篚之厚也始建五嶽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人成使圖之多不稱旨自此之後益興畫學飲育衆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藝能當是時臣之先祖適在政府薦宋迪猶子子房以當博士之選是時子房筆墨妙出一時咸謂得人所試之題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多繫空舟岸側或拳鷺於舷間或樓鴉於篷背獨魁則不然畫一舟人臥于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爲非無舟人止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甚閑也又如亂山藏古寺魁則畫荒山滿幅上出旛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塔尖或鴟吻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亂雜後有畫院舊史流落于蜀者二三

人嘗謂臣言某在院時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圖軸兩匣命中貴押送院以示學人仍責軍令狀以防遺墜漬汚故一時作者咸竭盡精力以副上意其後寶籙宮成繪事皆出畫院上時時蹕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墨別令命思雖訓督如此而衆史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繩墨未脫卑凡殊乖聖王教育之意也

畫繼卷一終

侯王貴戚

鄆王令穰　令松　叔益

士雷宗漢　士暕　士衍

士遵伯駒　士安　子澄

王詵

鄆王徽宗皇帝第二子也稟資秀拔爲學精到政和八年射策于庭名標第一多士推服性極嗜畫頗多儲積凡得珍圖即日上進而御府所賜亦不爲少復皆絕品故王府畫目至數千計又復特作小筆花鳥偃面克肖聖藝乃知父堯子舜趣尚一同也今祕閣畫目有水墨荀竹及墨竹蒲竹等圖

光州防禦使令穰字大年雅有美才高行讀書能文少年因誦杜甫詩見唐人畢宏韋偃志求其蹟師而寫之不歲月間便能逼真時賢稱歎以爲貴人天質自異意所專習度越流俗也其所作多小軸甚淸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筆汀渚水鳥有江湖意又學東坡作小山叢竹思致殊佳但覺筆意柔嫩實年少好奇耳若稍加豪壯及有餘味當不在小李將軍下也每出一圖必出新意人或戲之曰此必朝陵一番問矣蓋譏其不能遠適所見止京洛間景不出五百里內故也大年既得名誅求期尅無少暇時擲筆大慨曰藝之役人如此然業已得名無可奈何山谷嘗詠其蘆雁云揮毫不作小池塘蘆荻江村雁落行雖有珠蘂巢翡翠不忘烟雨羣鴛鴦然初跋其畫謂更屏聲色裘馬使胸中有數百卷書當不愧文與可蓋見其少作耳自今觀之其亦有宋之江都王滕王耶

令松字永年大年弟也亦善丹青浮休居士謝大年江天晚景圖雖言云神妙獨數李將軍安知伯仲非前身則知其兄弟俱能且筆墨俱得思訓格也又山谷跋其畫夾云調麝煤作花果殊難工永年遂臻此妙不易然作朽蠹太多是其小疵又云永年作狗意態甚逼遣翰林工訖其草石不敢畫虎畫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難我易

叔益字伯克善畫馬嘗以其藝并詩投東坡東坡次其韻云天驥德力備馬外龍麟中皇天不遺言兀與畫圖同爲駑飽官粟未受一洗空十駕均一至向事簡雲風士雷字公震長於山水淸雅可愛李錞希聲跋其四時景絕句則可知其風旨矣春云九江應共五湖連尺素能開萬里天山杏野桃零落處分明寒食饒風前夏云繁陰雜樹映汀沙三伏江天自一家欲喚扁舟渡雲錦平鋪明鏡是荷花秋云春鉏寂寞繞疎叢霜後雲生浦漵風此處年年報秋色只應衰柳與丹楓冬云翦水飛花細舞風斷蘆洲外水連空剡溪幾曲知名處何似今朝眼界中今祕閣畫目有春雪早梅及小景等圖

嗣濮王宗漢字獻甫安懿王劾子也少即敏慧儀矩端莊作蘆雁有佳思米元章題詩曰偃蹇汀眠雁蕭梢風觸蘆亭塵方滿眼速爲喚花奴又曰野趣分弱水風花翦鑑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鄴公圖元章詩予甚嚴詩意如此則可知其含毫運思矣嘗有八雁圖識者歎賞其工

士暕字明發讀書能文元符初試宗室藝業合格者八人獨明發賜進士出身嘗作春詞烏夜啼掃除凡語飄然寄興於烟霞之外至今流傳雖爲雅什非工畫藝後山居士題其高軒過圖詩曰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

金不當價異才天縱非力窮畫工不足甘爲下今代風流數大年含毫落筆開山川忽忘朽老歷塵底却怪鳧鴻隘目前爾來二人復秀出萬里河山才咫尺眼邊安謂有突兀復似天地初開闢其卒云未許二豪今角立則其高情雅韻自宜追配今昔也

士衍號花一相公長於著色山水宣和初進十圖特轉一官楗爲王瑾家有扇面意韻誠可喜愛然少見於世瑾即其甥也故得之

士遵光堯皇帝皇叔也善山水紹興間一時婦女服飾及琵琶箏面所作多以小景山水實唱於士遵然其筆超俗特一時倣傚宮中之化非專爲此等作也

伯駒字千里優於山水花果翎毛光堯皇帝嘗命畫集英殿屏賞賚甚厚多作小圖流傳于世有所畫蟠檜怪石便面在吉州團練使楊可弼良卿家官至浙東路鈐轄其弟路分伯驌字希遠亦長山水花木著色尤工士安長於墨竹不遵川派好作筆竹殊秀潤與石室體製大異也

子澄字處度兼介修潔流落巴峽四十年藉漆差祿以自給善草隸長歌詩人不知其能畫也紹興末官秭歸士子重其風度每載酒從之游一日乘醉入小肆見素壁可愛案上拈禿筆作濺潑勢欲動屋筆力極遒壯也王詵字晉卿尚英宗女蜀國公主爲利州防禦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擯去膏粱甕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賓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東坡爲之記東軒亦贈詩云錦囊犀軸堆象牀文竿連幅飜雲光手披橫素風飛揚卷舒終日未用忙游意澹泊心清涼屬目俊麗神激昂其所畫山水學李成皴法以金碎爲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故東坡謂晉卿得破墨三昧有烟江疊嶂圖房相宿因圖及山陰陳迹雪溪乘興四明狂客西塞風雨圖著色山水等圖傳於世

畫繼卷二終

軒冕才賢

蘇軾 李公麟 米芾 晁補之

晁說之 張舜民 劉涇 蘇過

宋子房 程堂 范正夫 顏博文

任誼 米友仁 朱敦儒 龐布

李石

巖穴上士

林生 李甲 周純 高燾

僧德正 江參

軒冕才賢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高名大節照映今古據德依仁之餘游心茲藝所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盤鬱也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雖文與可自謂吾墨竹一派在徐州而先生亦自謂吾爲墨竹盡得與可之法然先生運思淸拔其英風勁氣來逼人使人應接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制也又作寒林嘗以書告王定國曰子近畫得寒林已入神品雖然先生平日胸臆宏放如此而蘭陵胡世將家收所畫蟹蟹屑毛介曲畏芒纖無不備具是亦得從心不踰矩之道也米元章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貼觀音紙壁上起作兩行枯樹怪石各一以贈之山谷枯木道士賦云恢詭譎怪滑稽於秋毫之穎尤以酒爲神故其觴次滴瀝醉餘嚬呻取諸造化之爐錘蓋用文章之斧斤又題竹石詩云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先生自題郭祥正壁亦云枯腸得酒牙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

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則知先生平日非乘酣以發真興則不爲也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爲舒城大族家世業儒父虛一嘗舉賢良方正科公麟熙寧三年登第以文學有名於時陸佃薦爲中書門下省刪定官董敦逸辟檢法御史臺官至朝奉郎元符三年病痺致仕終於崇寧五年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史稱以畫見知于世非確論也平日博求鐘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以其餘力留意畫筆心通意徹直造元妙蓋其大才逸翠舉皆過人也士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追吳道元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尤好畫馬飛龍狀質噴玉圖形五花散身萬里汗血覺陳閎之非貴視韓幹以未奇故坡詩云龍眠胸中有千駟不惟畫肉兼畫骨山谷亦云伯時作馬如孫太古湖灘水石謂其筆力俊壯也以其玩弄多交衲子一日秀鐵面忽勸之曰不可畫馬他日恐墮其趣於是翻然以悟絕筆不爲獨專意於諸佛矣其佛像每務出奇立異使世俗驚駭而不失其勝絕處嘗作長帶觀音其紳甚長過一身有半又爲呂吉甫作石上臥觀音蓋前此所未見者又畫自在觀音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破坐爲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乃知高人達士縱施橫設無施而不可者平時所畫不作對多以澄心堂紙爲之不用絲素不施丹粉其所以超乎一世之上者此也郭若虛謂吳道子畫今古一人而已以予觀之伯時既出道子詎容獨步耶有孝經圖九歌圖歸去來圖陽關圖琴鶴圖憩寂圖嚴子陵釣灘圖山莊圖卜居圖又有虎脊天馬天育驃騎好頭赤沫猴馬欲騏馬象龍馬及揩癢虎

等圖一時名賢俱留紀詠也

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嘗自述云黻郎芾也郎作芾世居太原後徙于吳宣仁聖烈皇后在藩其母出入邸中後以舊恩遂補校書郎自蔡河撥發爲太常博士出知常州復入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以言罷知淮陽軍芾人物蕭散衣服效唐人所與遊皆一時名士嘗曰伯時病右手後余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采不高余爲晴目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也又嘗與伯時論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復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縱步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爲之多以烟雲掩映樹木不取工細有求者只作橫挂三尺惟寶晉齋中挂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倚所蔽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關同李成洛氣然公字札流傳四方獨於丹青誠爲罕見予止在利倅李驥元駿家見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針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此製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芾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顧昌西湖之上也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於一紙之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以爲繁則近簡以爲簡則不疎太高太奇實曠代之奇作也乃知好名之士其欲自立於世者如此大觀乃元駿之族父後歸元駿晁補之字无咎濟北人元祐中爲吏部郎中紹聖中謫監信州稅流落久之張天覺當國起知泗州不累月下世有自畫山水留春堂大屏上題云胸中正可吞雲夢璲底何妨對聖賢有意清秋入衡霍爲君無盡寫江天

又題自畫山水寄人云虎觀他年清汗手白頭田畝未能閑自嫌麥壠無佳思戲作南齋百里山陳無己獨愛重其蹟亦嘗詠其扇云前身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咫尺无咎又嘗增添道社圖樣自以意先爲山石位置向背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令傳模之著藤倣侯昱雲氣倣吳道元天王松石倣關同堂殿草樹倣周昉郭忠恕臥槎垂藤倣李成崖壁瘦木倣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鞬服倣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鹿以易元吉鶴白鵰若烏鳳以崔白集彼衆長共成勝事今人家往往摹臨其本傳於世者多矣

晁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之爲人自號景迂未三十束披以著述科薦之靖康初自休致中召爲著作郎後試中書舍人兼東宮詹事建炎初政以待制侍讀而終山谷嘗題其雪雁云飛雪灑蘆如銀箭前雁驚飛後回眄憑誰說與謝元暉休道澄江靜如練又无咎題四弟橫軸畫云黃葉滿青山枯蒲淨寒水鳧雁下陂陀牛羊散墟里擔蔑暮來歸兒迎婦窺籬虎頭無骨相田野有餘思

張侍郎舜民字芸叟號浮休居士紹聖入黨貶均州紹興初追復直學士生平嗜畫題評精確雖南遷羈旅中每所經從必搜訪題識東南士大夫家所藏名品悉載錄中亦能自作山水有自題扇詩云忽忽南遷不記年二妃祠外橘洲前眼昏筆戰誰能畫無奈霜紈似月圓又題鄧正字家劉明復秋景末句云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熙寧六年進士中第王安石薦爲經學所檢討歷太學博士因請詩爲諸生所服後能諸

生乞留不報終職方郎中涇米元章之書畫友也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體製拔俗予家藏其幅紙所作竹葉幾過鍾郭今成都大智院法堂壁間有松竹築植二惜其歲久將磨滅也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尚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近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最條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誌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宋子房字漢傑鄭州滎陽人少府監選之子復古之猶子也官至正郎坡公跋其畫謂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著色山也又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毛皮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漢傑眞士人畫也又云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也初崇觀盛時大興畫學子大父中書公見其江皐秋色圖甚珍愛之首薦爲博士然其人乃賢胄子不獨以畫取也所著畫法六論極其精到

程堂字公明眉人舉進士爲駕部郎中善畫墨竹宗派湖州出湖州之門者獨公明入室也好畫鳳尾竹其梢極垂作回旋之勢而枝葉不失向背又登峩眉山見蒼蘆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茸密如裘即寫其形於中峰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苦竹紫竹

鳳竹兩竹好事者已刻之石成都笮橋觀音院亦有所畫竹且題絕句云無姓無名過夜來院僧根問苦相猜揭燈笑指屏間竹記得當年手自栽又能作圖蔬菅見紫芥紫茄二軸奪眞也

范正夫字子立潁昌人文正公之諸孫德孺之子也長於水墨雜畫標格高秀予家與之同居潁水多藏其得意之作如訪戴圖眷令圖竹石圖寄興淸遠眞士人筆也惜乎以名家高才而知鳳翔還鄉適虜人屠城死之顏博文字持約德州人政和八年嘉王榜登甲科長於水墨字文季蒙龍圖家有橫披十六羅漢其筆法位置如伯時但意韻差短耳陳去非丈何文縝題所作墨梅三絕云窗前光景晚淸新半幅溪藤萬屋春從此不貪江路遠勝拚心力喚眞眞奪得斜枝不放歸倚窗乘月看熹微墨池雪嶺春俱好付與詩人說是非未央宮裏紅杏羯鼓三聲打開大庾嶺頭梅萼管城呼上屏來非此畫不稱此詩也初持約與王宗厚善宗厚敗持約方退朝問之即馳馬還家閉關拒人盡焚與宗平生往來牋記詩文之類於是獨免

任誼字才仲宋復古之甥也嘗爲協律郎後通判澧州適丁亂離鍾賊反叛爲羣盜所殺平日凡所經歷江山佳處則舐筆吮墨輒成圖軸髣髴淡淸潤可喜邵澤民爲春官才仲正在太常與之同部相好甚密今其家富有才仲手跡有南北江山圖平蕪千里圖四更山吐月圖唐功臣圖斗山烟市圖松溪深日圖又取平生所見蘭花數十種隨其形狀各命以名如杏梁歸燕丹山翔鳳之類皆小字楷書記其所見之處邵氏名曰香圃其楷古勁學中郎也

米友仁元章之子也幼年山谷贈詩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當置畫學之初召爲博士便殿賜對因上友仁楚山淸曉圖既退賜御書畫各二軸友仁宣和中爲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所作山水點滴烟雲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眞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堯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淸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往往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祕重雖親舊間亦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懞懂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後享年八十神明如少壯時無疾而逝

朱敦儒字希眞少從陳東野學嘗賦古鏡云試將天下照萬象總分明東野奇之紹興間御史明棨宣諭廣東被旨訪求遺逸是時希眞放浪江湖間自江西避亂晉康棨遂以應詔命初品官召赴闕登對改官入館爲郎出爲浙東憲秦檜當國有攜希眞畫山水謁檜檜薦于上頗被眷遇與米元暉對御輒畫而希眞恥以畫名輒退避不居也故常告親友曰吾非善畫者所畫多出錢端同之手其實非也

蕭布字宣仲山陽人妙年登科官至武學博士以聯貴姻坐累遂廢終身後居紹興既絕仕宦之念專意繪事山水林石種種飄逸師東坡幾於升堂也其子頗得家法今有圖軸傳于世

李石字知幾資州人少負才名既登第以趙逵莊叔左史之薦任太學博士直情徑行不附權貴遂不容于朝出主石室就學者其合如雲至閩越之士萬里而來刻石題諸生名幾千人蜀學之盛古今鮮儷也今倅成都

醉吟之餘時作小筆風調遠俗蓋其人品既高雖游戲間而心畫形矣

巖穴上士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雁水禽氣格清絕米老謂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逕賓覽之右人罕得之

李甲字景元自號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但木柯未佳耳坡題其喜鵲圖云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牢落何人繼只有華亭李景元又晁无咎題周兼彥所收李甲畫三絕鵲云上林花妥逐鶯飛愁絕江南雪裘時嘎喳何須旁倉喜毬毬相對兩寒枝雁云網羅無限稻粱肥憐爾冥冥亦庶幾戲鴨眠鷗滿中泓衡陽無意更南飛鴨云急風吹雪滿汀洲近膘淮南憶倦游小鴨枯荷野艇冷去年今日東高郵

周純字忘機成都華陽人後依解潛久留荆楚故亦自稱楚人少爲浮屠弱冠遊京師以詩畫爲佛事都下翕然知名士大夫多與之游而王宋輔道最與相親後坐累編管惠州不許生還適鄰郡建神霄宮本路憲舊知其人請朝廷赦能畫人周純來作繪事從之於是憑藉得以自如其山水師思訓衣冠師凱之佛像師伯時又能作花鳥松竹牛馬之屬變態多端一一清絕畫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謂先以土筆撲取形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罷者畢事也獨忘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而氣韻生動每謂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者又豈先朽而後書耶此蓋卓識也初宋末敗會朝士大尹盛章在焉謂忘機曰子能爲我作圖梅狀遥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之意乎忘機曰此臨川詩須公自有此句我始爲之盛恨甚未幾宋敗而盛

酒爲京尹故忘機被禍獨酷

高燾字公廣沔州人自號三樂居士作小景自成一家清遠靜深一洗工氣眠鴨浮雁衰柳枯枒最爲珍絕篆隸飛白一一造妙

僧德正信州人宣和郎官徐兢明叔之兄紹興侍從徐林稱山之弟登科爲平江教官棄而出家是日即赴往江州圓通寺開堂拈香爲三世諸佛於是其徒不容棄去居廬山南疊石庵服膝辟穀閑淮名山意往無礙凡登山臨水即橫笛自娛後入蜀其兄陰遣人偽作其徒賫金帛牽挽而歸過敘州宣化縣久留樊賓少卿家作我眉圖山水人物種種清高初登我眉時煉指供佛兩手止餘四指麁可執筆而畫意自足其松石人物專學龍眠遇興伸紙揮毫頃刻而成貴勢或求之絕不與

江參字貫道江南人長於山水形貌清癯嗜香茶以爲生初以葉少蘊左丞薦于宇文湖州季蒙今其家有泉石五幅圖一本筆墨學董源而豪放過之季蒙欲多取其畫而貫道每被召去止得此圖居以爲慊後劉季高侍郎再寄江居圖一卷作無盡景始少慰意當貫道被召時尚書張如瑩知臨安貫道既到臨安即有旨館於府治明當引見是夕殂信有命也

畫繼卷三終

畫繼卷四

招紳韋布

劉明復　蔣長源　鄧陵王主簿
李世南　趙宗閔　薛判官　倪濤
文勛　劉延世　王持　王利用
靳東發子詠　魏燮　李昭　李頎
陳直躬　朱象先　張無咸　何克
眉山老書生　雍秀才　京友直
黃越老　黃子舟　劉明仲　黃與迪
楊吉老　成子　張遠　張明
王元通　喬仲常　孔去非　閻邱秀才
劉松老　王逸民　馮久照　劉履中
劉真孺　李皓　張嗣昌　連鼇
任粹　楊補之　雍蟲

劉明復爲直龍圖閣師李成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秀甚浮休有鄧正字宅見劉明復所畫蘆山秋景五十六言云洛陽才子見長沙自識中丹鬢未華文武全才皆不試丹青妙筆更誰加老杉列在皇堂上小景將歸學士家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

蔣長源字永仲官至大夫作著色山水山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鄧陵王主簿未審其名長於花鳥東坡有書所畫折枝二詩其一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爲詩必以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遼鶴雀爲生趣昌花傳神如何此兩幅疎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二云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

花間雨雙翎決起時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漬蜜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李世南字唐臣安肅人明經及第終大理寺丞嘗與晁无咎同試諸生无咎有求橫幅長篇又有題扇詩蓋長於山水也東坡亦嘗題其秋景平遠云人間斤斧日創夷果見龍蛇百尺委不是溪山會獨往何人解作挂猶枝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痛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予嘗見其孫皓云此圖本寒林障分作兩軸前三幅盡寒林坡所以有龍蛇姿之句後三幅盡平遠所以有黃葉村之句其實一景而坡作兩意又浩歌字雖本皆以爲扇舟其實畫一舟子張頤鼓枻作浩歌之態今作扁舟甚無謂也

趙宗閔爲尚書郎山谷載銅官僧舍墨竹一枝筆勢妙天下爲作小詩云省郎潦倒今何處敗壁風生雙竹枝滿世間劉專翰墨誰爲真賞拂蛛絲又云獨來野寺無人識故作寒崖雪壓枝想得平生藏妙手只今猶在蜀成絲

薛判官者不得其名浮休題其所作秋溪烟竹云深墨畫竹竹明白淡墨畫竹竹帶烟高堂忽爾開數幅半隱半見如自然者是也

倪濤字巨濟宣和間爲都司一日訪其友戲畫三蠅壁間自題云何人刻獼猴老眼覷荆棘不如丹青手快意風雨疾我窮坐詩豪九鼎扛筆力偶然一點汚著紙生羽翼千言走蚍蜉寧爲寸紙逼還當寫君詩什襲同藏

幕今李文正之孫有所畫蜥蜴蟾蜍甚佳

文勛字安國元祐末作太府寺丞福建漕東坡跋其畫扇云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作佛圓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力界略不抒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劉延世公是先生之猶子也少有盛名元祐初游太學不得志築堂業講名曰抱甕嘗作墨竹題詩云酷愛此君心常將墨點真毫端雖在手難寫淡精神又云靜室焚香盤膝坐長廊看盡散衣行趣尚之高有如此者

王冲隱名持字正叔長安人長於翎毛學崔白今顏魯公鹿脯帖後有烟跋妙於筆法蓋其人也嘗於邵氏見竹棘雪禽二軸極清雅上題云正叔爲伯起作崇寧甲申伯起名振其兄也

王利用字賓王潼川人舉進士終夔憲書畫皆能光堯皇帝頗愛其書畫則山水長於人物精謹而已不及其書也

靳東發字茂遠其高祖太尉卽射撻覽者官止敘倅其性多能尤工畫藝人目之爲靳百會近世畫手少作故事人物頗失古人規矩之意茂遠獨集古今諫諍百事以爲圖號百諫圖誠可尚者

詠字少張其子也今主簿于鄆長於山水尤爲多能蓋其出藍之青也

魏燮字彥密北人長於水墨雜畫光堯見之喜動天顏遂除浙西參議

李昭字晉傑鄆城人李文靖之會孫蔡文忠公會外孫也以恩科仕江州德化尉長於墨竹自云他人以蕭疎爲能余以重密爲巧吾之墨竹一派不讓湖州又善墨花小筆亦能山水學范寬篆尤精學三體記也紹興間死於江南

李頎秀才善畫山嘗以兩軸并詩上東坡東坡次其韻答之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真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收身年來白髮驚秋速長恐青山與世新從此北歸休悵望囊中收得武陵春

陳直躬高郵人也坡有題所畫雁二詩云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者是也而无咎集中有和蘇翰林題李甲畫雁二首乃用此韻不知何謂也

米象先字景初松陵人馳名紹聖元符間坡跋其畫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世亦罕見不知其所長也

張無惑山人也善畫山水浮休贈詩云西征已度故關山秋雨零零路屈盤受畫艱辛心不足解程又展畫圖看

眉山老書生不得其名作七才子入關圖山谷謂人物亦各有意態以爲趙雲子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

何克秀才不知何許人能寫貌坡有贈詩云問君何苦寫吾真君言好之聊自適

雍秀才不知何許人坡有詠所畫草蟲八物詩詩意每一物議當時用事者一人如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以比介甫初來花爭妍倏去鬼無跡以比章惇今詩與畫俱刊石流傳於世又作畫捕魚圖貲藏集中

章友直字伯益善書蝸蛇以篆筆畫頗有生意又能以篆筆畫其盤筆筆相似

黃斌老不記名潼州府安泰人文湖州之妻姪也登科

官任戎倅適山谷貶戎州與定交且通譜善畫竹山谷有詠其橫竹詩又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云吾子學湖州師逸功已倍預知更入神後出遂無對

黃彝字子舟斌老之弟其名字初非彝與子舟也山谷以其尚氣故取二器以規之自後折節遂爲粹君子舉八行終朝郎郡倅山谷月贈斌老韻謝子舟爲余作風雨竹兩篇前篇云歲寒十三本與可可追配後篇云森森一山竹牝牡十三輩誰言湖州沒筆力今尚在而與可每言所作不及子舟

劉明仲善作竹山谷爲作墨竹賦

黃與迪善畫竹山谷次韻謝與迪所作竹五幅云吾宗堅修竹心手不自知但不知爲何人任子淵詩注亦不及之

楊吉老文潛甥也文潛嘗云吾甥楊吉老本不好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灑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慨可人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起然矣无咎亦有贈文潛甥克一學與可畫竹詩克一吉老字也

成子不得其名山谷詩云成子寫浯溪下筆便造極徐師川亦有成生畫山水歌云成子貌古心亦古造化爲工筆端取元冬起雷夏造冰翻手爲雲覆手雨

張遠字行之太原榆次人本士人隱居山間政和中有河東漕宋姓者親訪其廬邀致公署令畫絹八幅遠請屏去左右且約酒無相見獨與弟子郝士安評議酣寢數日忽起下筆頗窮天真兩福不如意遂焚之以六幅與宋宋大喜贈送甚厚高謝還廬

張明其妖也亦以山水擅名比李父則差肩矣

王元通以字稱工山水滄州人也師李成爲人豪逸自負每畫竟輒大呼奇奇數聲乃得意筆也

喬仲常河中人工雜畫師龍眠圖城中思歸一日作河中圖贈邵澤民侍郎至今藏其家又有龍宮報齋手軸山居羅漢淵明聽松風李白捉月元真子西塞山列子御風等圖傳於世

孔去非汝州寧極先生之後也長於小筆清雅可玩尤工草蟲作蟻蝶蜂蟬竹雀甚可觀平生極留意於此凡翹蛾飛蚋之物必募小兒求之搜索無遺以類置其翅羽間葉中按形爲之纖悉畢具

閭邱秀才江南人不記名長於畫水無所宗師自成一家嘗畫五嶽觀壁凡作水先畫浪頭然後畫水紋頃刻而成驚濤洶湧勢欲掀壁

劉松老字榮祖書學元章畫師東坡成都李才元家有四軸山水上有印文云巨濟震子名松老者八字可見其高怪不隨俗也成都佛掌骨記寶榮祖筆特借米老名耳予見此本在張恭州彌明家後歸一豪族價三十萬非真物也

王逸民字逸民永康導江人初爲僧名紹祖詩畫俱倣周忘機而氣韻懸絕也平生頗負氣政和間改德士則云我生不背佛而從外道取祠部焚之自加冠巾學山谷草書亦美觀

馮久照字明遠汾州人也少遊太學兵亂入蜀寓居渠州其山水初頗繁冗後因郭熙之孫游卿來爲太守盡以其家學傳之遂一變趙相鼎與之有太學之舊薦於川路監司由是益得名

劉履中字坦然汴人也寓蓬萊靈泉山此壁傳人物筆勢雄特今蓬萊后土祠殿廡內外盡出其手仙佛圖軸

亦其所長但作故事人物未脫工氣也

劉銓字真孺成都人察院溶卿之族也家本豪富性好畫所居對聖壽寺寺多唐蜀名迹真孺終日諦翫至忘飲食久而自能所畫山水多以布紋印科葉者唐舊製蓋得於壁間也尤精佛像描畫成染與李道明無異清勁則過之

李皓字雲叟唐臣孫也避亂入蜀居成都其所作山水取前輩成樣合而爲一故能美觀一時翕然稱之

張昌嗣字起之與可之外孫也筆法既有所授每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不可求或强求之必詬罵而走然有愧宅相者於攢三聚五太拘拘耳

連鼇字仲舉吉州人自號石臺居士精於長短句工書魚幾於徐白紹興間人

任粹秀才仲之姪能作著色山

楊補之字无咎洪州人長於水墨人物祖伯時今年七十矣自號逃禪老人

雍嶽字幼山興元人善山水作巖崖枯木雲氣疊梅尤佳舉進士歷免

道人衲子　甘風子　王顯道　李德柔　三朶花
羅勝先　李時澤　楊大明　寶覺
真慧　惠洪　妙善　仲仁
道臻　道宏　法能　智平
祖鑒　虛已　覺心　智源
智永　真休

世胄婦女宦者附

宋莊　賈公傑　郭道卿　郭游與
高大亨　錢端回　李景孟　邵少微
李元崇　王會　李蕃　崇德郡君
和國夫人　文氏　女煎　豔豔
陳經略子婦　魏觀察　任源

道人衲子

甘風子闕右人佯狂垢汚恃酒好罵落泊於廛市間酒酣耳熱大叫索紙以細筆作人物頭面動以十數然後放筆如草書法以就全體頃刻而成妙合自然多畫列仙之流題詩其後傳觀既畢往往毀裂而去好事者藏匿僅存一二豪富求之唾罵不與或經年不落一筆故流傳於世者極少一日忽別素與游者歸則薰浴題頌擲筆而逝

王顯道漢州人本餅師後學道專心畫龍格製雄壯今成都三井觀三寶院有畫壁存

李德柔駕部員外郎宗固孫也宗固景祐中良吏嘗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宗固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而生德柔且名蜀孫幼而善畫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士賜號妙應其寫眞妙絕一時坡贈詩云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

三朶花房州人許安世通判其州以書遺坡謂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朶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朶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眞坡作詩曰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眉山道士羅勝先自號雲和山長善山水有古意然布置景物多越禮夜郎所見蓋其人善地理遍歷諸山所以曲盡形勢又多作雨餘蟠螭可觀

李時澤遂寧人初爲僧受業於成都金地院因李陶顯夫喪其子京師顯夫親往迎喪拉與同行自是熟遊中原多觀古壁見武洞清所畫羅漢豁然曉解得其筆法兵亂歸蜀即以畫名圓悟住昭覺日大殿既成命畫十六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見存

楊大明字民瞻號至樂子關中將家棄蔭走方外善畫龜蛇今丈人山道院藏經閣後壁有所作龜蛇廣丈餘最雄傑嘗爲之罘蔡迫肩吾作息龜龜之六藏畫者止能爲神屋而已而其妙虛頭爪皴皵見於殼間鼻竅深潤觀者疑眞息也

寶覺和尚翎毛蘆雁不俗嘗畫一鶴王安上純甫一見以謂薛稷筆取去元章畫史屢稱其能

杭僧真慧畫山水佛像近世佳品翎毛林木有江南氣象米老嘗見其本牛形似虎也

惠洪覺範能畫梅竹每用皁子麻畫梅於生絹扇上燈

月下映之宛然影也其筆力於枝梗極遒健

妙善師長寫貌嘗寫御容坡贈詩云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洟元老侑坐鬚眉古虎臣侍立冠劍長

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一見山谷出秦蘇詩卷且爲作梅數枝及烟外遠山山谷感而作詩記卷末雅閣花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寫盡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峰倚晴昊又見其平沙遠水題云此超凡入聖法也每率此爲之當冠四海而名後世又題橫卷云高明深遠然後見山見水蓋關同荆浩能事花光嫌筆磨錢作鏡所見耳

道臻嘉州石洞講師也能墨竹山谷贈序云道臻刻意尚行自振於溷濁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也

道宏峩眉人姓楊受業於雲頂山相貌枯瘁善畫山水僧佛曉年似有所遇遂復冠巾改號龍巖隱者其族甚富宏不復顧止寄迹旅店惟一空榻蓬被襆之屬亦無有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貓則無鼠往往言人心事輒符合族婦烹魚宏命留食既去其姪不知輒先嘗宏歸視魚云此竊食之餘也婦方隱諱姪遂吐出先嘗於地又凡如廁必出郭五里外鄉人怪訝每隨而窺之既就溷則無復便利但立語再四而出此皆奇異者後竟坐化店中八十餘成都正法院法堂有所畫高僧法能吳僧也作五百羅漢圖少游爲之記云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否臧輒竊聽而隨改之積年而就意法能研思亦當若此非卒然而爲之決也

雖然少游獨能察人之畫而不遐思其作記時耶

智平成都淸涼院僧也善畫觀音南商毛大節得其像以歸過海風浪大作開展想新光相忽現如大月輪長久之間已數千里侯溥賢良載之觀音儀中今水陸院普賢閣所畫像其後虛己作水石見存

祖鑒曉都僧住不動尊院師智平畫觀音今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十觀音又於邛州鳳皇山畫觀音一日忽覩五方圓相直閣計敏功爲作瑞像記見存

虛己曉都柏林院僧善山水有圖軸傳世今白馬院僧懿琳本仕族多蓄圖書尊尚士大夫入慈藍者以爲稅鞅之所翻香煮茗終日蕭然不知身在幕屬中也有虛己雪障及山水二圖甚佳

覺心字虛靜嘉州夾江農家甚富少好游獵一日縱鷹犬棄妻子出家游中原作從犢圖詩孔南明崔德符見而愛之招來臨汝連住葉縣東禪及州之天寧香山三大剎兵亂還蜀邵澤民剌中遠兩侍郎復喜之請住毗盧凡十八年初作草蟲南僧都爲心草蟲後因宣和待詔一人因事匿香山心得其山本訣一日千里陳澗上稱之曰虛靜師所造者道也放乎詩游戲乎畫如烟雲水月出沒太虛所謂風行水上自成文理者也陳去非亦稱其詩無一點僧氣

智源字子豐遂寧人傳法牛頭山工雜畫尤長於人物山水嘗見看雲圓蓋一高僧抱膝而坐石岸昂首竚目蕭然有出塵之姿使人敬仰不暇風格其忘榻之亞歟

智永成都四天王院僧工小景長於傳模宛然亂眞其邑湖之匹亞歟初宇文季蒙龍圖喜其談禪欲請住院永半辭曰智永親在未能也於是售己所長專以爲養不免狗豪富壓肆所好今流布於世者非其本趣也嘗作瀟湘夜雨圖上邵西山西山卽題云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窗篝燭數歸期偶因勝士揮毫處却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既詠詩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問歸篇西山爽然亟取詩以歸翌日乃後敗與之曾擬扁舟湘水西夜窗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却憶當年夜雨時深恐多犯前人也

眞休漢嘉僧也山谷所與遊淸閟居士王朴之子善模榻人物如其今見存

世胄婦女宮者附

宋莊字臨仲漢傑之孫也其於山水氣韻得家法但筆未老耳本難列於世胄以世胄無可爲冠者故屈而冠之

賈公傑字于之文元公昌朝諸孫侍郎炎之子也學馬賈而標格過之又作佛像極精細衣縷皆描金而不俗官至牛刺而終

郭道卿字仲常游鄉字季能熙之諸孫也皆爲郡守頗有家學仍善畫馬其筆法眞季孟也今成都正法保福兩院有壁傳象榧湖灘與渡水蔫草搭鴉病馬等跡遂寧官圃中亦有松鹿石竹見存

高大亨字通叟宣仁聖烈之族公字行也以所降出身告誤爲大亨故止名大亨長於山水澤民邵侍郎嘗邀致于家同季能兄弟合手畫圖障後卒於瀘

錢端回戚里人也善寫平遠朱希眞每借其名自諱曰敦儒非善畫者皆出端回手也

李景孟字仲淳善畫馬其於圖軸鑒別精確蓋中原故家聞見之多也

邵少微字叔才澤民侍郎之子也放曠不羈不樂從宦初爲馬曹不一月棄官去則取補官敕牒盡畫飛潛走伏之物已乃抵於地遂致終身焉筆墨草具而有餘意眉作廳壁有烟林窠石對宋頤仲所作松石皆存

李元崇字季姚文正公裔無盡之甥也官止縣令生平好畫成癖因自能之師范寬清潤可喜尤工雪景士友求之欣然下筆頃刻而就未嘗作難此其所長也

王會字元叟端明公之長子今爲朝請大夫工花竹翎毛頗拘院體藥葉枝莖觜爪毛羽窮極精細不遺毫髮也

李蕃字元翰成都人才元之曾孫也李氏世以書鳴蕃得其家學轉而爲畫種種能之寶相院門天王二壁實出其手全體聖壽寺范瓊樣但蕃不善布色以俗工代之反晦其所長耳後十年又用青城山長生觀門龍虎君樣飜天王二壁於青蓮院門且自傳彩遂勝於前也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德郡君李氏公擇之妹也能臨松竹木石見本即爲之卒難辨又與可每作竹以貺人一朝士張潛辽疎修謹作紓竹以贈之如是不一又作一橫絹丈餘著色偃竹以貺子瞻過南昌山谷借而李臨之後數年示米元章於真州元章云非魯直自陳不能辨也作詩曰偃蹇宜如李揮毫已逼翁衛書無遺妙茂慧有餘工熟視疑非筆初披颯有風固藏惟謹鑰化去或難窮山谷亦有題姨母李夫人墨竹偃竹及墨竹圖歌詩載集中

和國夫人王氏顯恭皇后之妹宗室仲硯之室也善字畫能詩章兼長翎毛每賜御扇即繇新意彷成圖軸多稱上旨一時宮邸珍貴其蹟

文氏湖州第三女張昌嗣之母也居鄭湖州始作黃樓障欲寄東坡未行而湖州謝世遂爲文氏奩具文氏死復歸湖州孫因此二家成訟文氏嘗手臨此圖於屋壁暮年盡以手訣傳昌嗣今昌嗣亦名世矣

章友直之女亦能如其父以篆筆畫綦盤筆筆相似

任才仲妻艷艷本良家子有絕色善著色山才仲死鍾眡不知所在

陳暉晦叔經略子婦桐廬方氏作梅竹極清遠又臨蘭亭并自作草書俱可觀

魏觀察者政宣之宦寺也善畫墨竹嘗被旨來衛州起御前竹入林竹中有籠中飛鳥名過濫堆能歌六么遂呼其主問之主人年已七十矣云初教時以木匣束其身每五鼓吹其脣作腔筆管敲拍以警其寢如是五六年方能之前後凡數十獨無此之慧者強欲求之不可以貨取之不可以官酬之又不可遂封其籠以黃帕翁不敢近自撲于地而死

任源字道源自號真常子政宣宦者死子紹興間作枯木怪石又作小景絕可觀

仙佛鬼神

劉國用　陳自然　于氏　雷宗道
能仁甫　費宗道　成宗道　吉祥
司馬寇　楊傑　鄭希古　張通
人物傳寫
李士雲　程懷立　朱漸　朱宗翼
徐確　劉宗道　杜孩兒
山水林石
燕文季　陳用之　王可訓　李明
池州匠　蔡規　李宗晟　兼至誠
賀真　寗濤　寗久中　高洵
馮曠　何淵　劉翼　朱處
李遠　郝士安　張寒　趙林
郭鐵子　老成　李希成　田和
蒙亨　李唐　戰德淳　和盧忠
劉仲先　劉堅　郝孝隆　李覺
花竹翎毛
尹白　劉常　張煙　陳常
張希顏　任源　費道寧　楊寵
楊邢　李猷　韓若拙　孟應之
宜亭　老麻　胡奇　鮑洵
鮑洋　盧章　李端　劉益
富燮　夏奕　田逸民　李誕
仙佛鬼神
劉國用漢州人工畫羅漢壁素之傳甚多在邱杜金水張之下也

陳自然工畫佛山谷題云陳君以佛畫名京師作秋水寒禽甚可觀

于氏不記名河東人寓閬州工佛道像兼畫鬼神

雷宗道商州人工雜畫尤長於佛像山水雙流張庭堅家有兩橫軸人以爲郭熙也

能仁甫以字行本畫院出身官至縣令長於佛像山水世多觀音

費宗道蔡州人來京師畫太一宮中主火神頃刻而成衆工疾之告監牧中使曰畫太速成殊不加意中使遂令堞毀一夕憤怒而卒

成宗道長安人工畫人物兼善刻石凡長安壁傳吳筆皆臨摹上石其跡細如絲髮而不失精神體段有所集吳生三清像與左右侍衛宛如吳作或云因能勒石後轉而爲畫也又改武洞清長沙羅漢與三元皆能捨短求長自出新意過於長沙遠矣

吉祥平陽人工佛道筆墨輕清又能布景作佛像星辰多在山水中後人罕及山水亦佳

司馬寇汝州人佛像鬼神人物種種能之宣和間稱第一手多畫翊聖真武於雲霧中現半身觀者駭敬士大夫奉事皆有處應

楊傑閬州人長於鬼神每下筆必先畫手足四支然後用三兩筆成就全體

鄭希古河東人長於平畫每出新意輒過人初未甚精紹興初遇郝章於閬州居相近一日章病希古視候甚謹病已章感其誠盡傳其法

張通鄜延人長於仙佛初居利州今居興元

李士雲金陵人傳荆公神贈詩曰衰容一見便疑真李氏揮毫妙入神欲去鍾山終不忍謝渠分我死前身又善山水荆公贈古風有李子好山水而常寓城郭毫端出窈窕心手初不著之句

程懷立南都人東坡作傳神記謂傳吾神衆以爲爾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

朱漸京師人宣和間寫六殿御容俗云未滿三十歲不可令朱待詔寫真恐其奪盡精神也

朱宗翼畫院人也嘗與任安合手畫慕容夫人宅堂影壁神州圖樓觀屋木任安主之山水人物宗翼主之

徐確不知何許人今居臨安供應御前傳寫名播中外

劉宗道京師人作照盆孩兒以水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每作一扇必盡數百本然後出貨即日流布實恐他人傳模之先也

杜孩兒京師人在政和間其筆盛行而不遭遇流落輩下畫院衆工必轉求之以應宮禁之須

山水林石

燕文季神廟時人工畫山水清雅秀媚予家舊有花村曉月平江晚雨竹林暮靄松溪殘雪四時景畫院謂之燕家景

陳用之居小窑村善山水宋復古見其畫曰此畫信工但少天趣耳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倚之牆上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勢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則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爲活筆用之感悟格遂進予按存中筆談故錄用之而郭熙亦有小窑陳名用智豈用之

耶

王可訓京西人熙豐待詔也工山水自成一家曾作瀟湘夜雨圖實難命意宋復古八景皆是晚景其間烟寺晚鐘瀟湘夜雨頗費形容鐘聲固不可爲而瀟湘夜矣又復雨作有何所見蓋復古先畫而後命意不過略具掩冪嫌淡之狀耳後之庸工學爲此題以火炬照覆孤燈映船其鄙淺可惡至於形容不出而反嘲誚云不過翦數尺皁絹張之堂上始副其名也可訓之作悉無此病

李明善山水波蕾以其畫送吳運遊云近李明善山水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甚長可用牀上精屏池州匠作秋浦九華等畫有清趣師董源

蔡規建昌軍人謝無逸觀其畫山水有蔡生老江南山水涵眼界揮灑若無心筆端出萬怪之句

李宗晟作水墨圖坡題云宗晟一軸水墨圖寄與南舒李大夫未向林泉歸得去炎天酷日且令無

蔡至誠不知何許人大觀初得旨以至誠進所畫山水意匠精深筆法高古特補將仕郎

賈其延安人出自戎籍專門山水宣和初建寶眞宮一時名手畢呈其技有忌其者推爲講堂照壁實難下手其亦不辭日醉酒于門衆工皆畢中使促其其以幕圍壁揮却其徒不數日成作雪林高八尺觀者嗟賞衆工欽祇

寗濤華陰敷水人師范寬多作關右風景其巧過寬而渾厚藏蓄不及也但樓觀人物纖悉畢呈失於太顯正如高克明人謂馬行家山水也

喜久中濤子也又兼畫人物深得出俗之態筆意不減其父但多平遠道路之景不起峯頂耳

高恂京師人工山水師高克明尤長於湖石以畫院多學克明故洵晚年復師范寬

馮曠河內人工山水體製不類前人自成一家馳名於熙豐間其筆墨蒼老峯巒秀潤亦爲難及也

何淵在圖畫院不知何處人專師克明往往逼眞然失之繁碎也

劉褒耀州人爲劉評事學范寬而有自得處不知者以爲寬筆

宋處不記名邢州人州署有郭熙滿溪春溜圖乃宋所模其名見林泉高致

李遠青州人學營邱氣象深遠崇觀間馳名

郝士安太原榆次人張遠之弟子也事其師甚敬常執杖屨侍立左右

張舉懷州人亦山水家其性不羈好飲酒與羣小日游市肆作鼓板社每得畫貲必盡於此尤長減撲

趙林字子安懷州人李士舉提刑家有林所畫不羈圖步驟營邱然方籍籍間遽以疾亡聞者惜之

郭鐵子太原榆次人學李成善鍛鐵作方響故號鐵子

老成洛州臨洛人熙豐間工雜畫尤長山水其性沉靜終日兀坐似不能言者筆法謹細如其爲人年八十餘而終

李希成華州人慕李成遂命名初入圖畫院能自悔以防忌誠比已精官始出所長寮雖睥睨無及矣

田和陝人學李成意韻深遠筆墨精備熙豐間罕能及者

蒙亨華州人初爲僧兵火後偶其兄從軍遂置軍中屯綿州學其鄉人寗濤得典刑也

李唐河陽人亂離後至臨安年已八十光堯極喜其山水

戴德淳本畫院人因試蝴蝶夢中家萬里題畫蘇武牧羊假寐以見萬里意遂魁能著色山人物甚小青衫白袴烏巾黃履不遺毫髮又作紅花綠柳清江碧岫一扇之間動有十里尤景眞可愛也

和成忠京西人宣和德詔不記名成忠其官也學李成筆墨溫潤病在烟雲太多爾

劉仲先成都人善山水照覺方丈僧堂內外皆仲先筆時年七十矣今存

瀟湘劉堅頗柔媚師范寬精閣人特種種皆工多作小圖無豪放之氣

郝希墜太原人師李成今成精信相寺有所畫四壁可觀

李覺京師人字民先自號方平九友能書能琴能占嘗爲明節皇后閣掌牋後流落于兼州長於山水每被酒則縱素于壁以墨潑之隨而成象曲盡自然之態

花竹翎毛

尹白汴人專工墨花坡菅賦之云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

劉常江南人所作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在趙昌王友上

張涇不知何處人米元章稱其翎毛蘆雁不俗

陳常江南人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折枝花亦有逸氣一株以色亂點花頭意欲奪造物本朝妙工也

張希顏漢州人初名適大觀初累進所畫花得旨能似

可采特補將仕郎畫學論希顏始師昌後到京師稍變
從院體得蜀州推官以歸不勝士大夫之求多令任源
代作故復似昌
任源漢州人少隸軍籍從希顏久盡得其法
費道寧懷安人善畫花多作交枝比趙昌有筆格
楊龍成都人善畫花可亞費道寧
楊祁彭州崇寧人善花竹翎毛有百禽帳又畫籠雞如
生昭覺寺超然臺舊有倦翼知還等壁今不復存
李猷河內人長於鷹鶻精神態度曲盡其妙世所作多
搏搦狐兎鳧鷖之屬流血淋漓頗乘好生之意猷畫反
之嘗見其畫二鷹坐於枯枝之上貌甚閒暇略無驚猛
悽烈之狀而不失英姿勁氣可尚也
韓若拙洛人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觜至尾足皆有名
而毛羽有數政宣間兩京推以爲絕筆又能傳神宣和
末應募使高麗寫國王真會用兵不果行年八十餘死
義陽
孟應之不知何許人入圖畫院精於翎毛嘗見其畫扇
作秋老海棠子著枝已乾而不枯猶帶生意坐一白頭
翁生動
宣亨京師人久在畫院承平時入蜀終苦州兵官精花
鳥初離院時徽宗留之亨牢辭而去既出當塗命畫者
甚衆不勝煩勞頗厭苦之每云上嘗戒我勿出必爲惜
大所殃今果然也
老麻關中人熙寧間以花鳥稱非蜀之居禮也
胡奇長安人長於蘆雁何丞相文縝家有四幅圖可觀
鮑洵京西人工花鳥尤長布景小景愈工
鮑洋洵之弟眞嘗衛也

盧章京畿人久在畫院多畫禁中物象如白杏花綠萼
梅白鷺鷥皆其本也
李端京師人偏工梁花鳩子多作扇圖極形似亂離後
卒于杭
劉益京師人字益之以字行宣和間專與富變供御畫
其自得處多取內殿珍禽諦玩以爲法不師古本故多
酷似尤長小景作遠塘背風荷葉百餘獨一紅蓮花半
開其中創意可喜也
富變京師人宣和間與劉益同供御畫布景運思過於
益
夏奕不知何地人工翎毛變流張庭堅家有野鴨鸂鶒
兩軸極精詳鷗鷺作對而皆雄蓋求脫俗也
田逸民濟南人長於墨竹宣和畫院人其所作極美觀
多作欹風冒雪帶雨含烟之狀
李誕河間人多畫叢竹筍籜鞭節色色畢具宣和體也

畫繼卷七

畜獸蟲魚

李遵易　侯宗古　郝七　郝章
陳皐　路皐　龔吉　吳九州
周照　老侯
屋木舟車
趙樓臺　郭待詔　任安　劉宗古
蔬果藥草
陶縝　薛志
小景雜畫
馬賁　周曾　段吉先　李達
劉浩　楊威
畜獸蟲魚
李遵易不知何郡人无咎有跋畫魚圖甚詳
侯宗古本畫院人宣和末罷諸藝局退居于洛畫西京
大內大慶殿御屏面升龍傑作也
郝七不知其名亦畫院人退居於洛畫西京大內大慶
殿御屏皆拏雲吐霧龍比宗古有筆力
郝章汾州人長於人馬河東稱三絕者謂路皐龔吉郝
章人馬張遠山水也兵火後居閬州已八十每畫一人
一騎則自云雖老矣他人亦做不到也
陳皐漢州人長於番馬頗畫胡態張勸之甥也
路皐并門人畫橐駝兼長鬼神每醉則畫馳不過數筆
拌搦而成頗全生意
龔吉不知何許人長於畫兎餘人所不及
吳九州燕人善畫鹿窮盡番鹿之態牛麻馬鹿養茸退
角老嫩之別無不曲盡其似

周照畫院人專畫狗作竹石獃子殊有生意作大軸俗惡不入看

老侯瀘州合江人善畫猿鹿馳名兩蜀兼長花果頗有生意

屋木舟車

趙樓臺不得其名相州人真畫中都屋宇深邃背陰向陽不失規矩繩墨也

郭待詔趙州人每以界畫自矜云置方卓令衆工縱橫畫之往往不知向背尺度真所謂良工心獨苦也不記名

任安京師人入畫院工界畫每與山水賀真合手作圖軸一日安先作橫披當中界樓閣分布亭榭滿中以困真真止作坡岸於下上則層巒疊嶂出於屋杪由是不得困

劉宗古京師人宣和間以待詔官至成忠郎亂離後歸江左朝廷方尋訪車輅式而宗古進本稱旨除提舉車輅院其畫人物長於成染不背粉水墨輕成但筆墨纖弱耳

蔬果藥草

陶穀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果示德逢詩所作花果精緻可玩

薛志字子尚畫院出身長於水墨雜畫然翎毛不逮花果志不善設色嘗學於劉益益不肯盡授以非志所長也

小景雜畫

馬賁河中人長於小景作百雁百猿百馬百牛百羊百鹿圖雖極繁夥而位置不亂本佛像馬家後寫生馳名於元祐紹聖間

周曾不知何地人與馬賁同時差高於賁又長山水段吉先不知何地人无咎有題其小景三絕

李達京師人尤長位置好作沙汀遠岸含蓄不盡之意一時妙手也

劉浩居華陰愛作雪驢水磨故事人物多布敘景致意象幽遠筆法輕清也

楊威絳州人工畫村田樂每有販其畫者威必問所往若至都下則告之曰汝往畫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爭出取之獲價必倍

畫繼卷七終

銘心絕品

玉牒趙中大保之士偉家

韓幹馬圖　李伯時竝馳小馬圖

黃筌鶴圖　艾宣荷鴨葦雁圖

范寬山圖　許道寧山水圖

崔慤三雁圖

玉牒趙伯兼節推家

東丹王舞胡圖　燕穆之山林倒影圖

郭熙濺撲圖

洛人王朝議國寶良器家

李成寫石小軸　范寬橫山小軸

范寬秋山六幅圖　李伯時起本馬圖

文元公孫賈通判公傑家

黃筌鼷捕鼠圖　崔白鵰狐圖

徐崇嗣荷蓼鷺鷥圖　易元吉猿鹿扇圖

眉山寶學程純老唐家

唐畫諸功臣像圖　李昔邱山水大軸二圖

崔白翎毛雙幅八圖　孫太古湖灘水石圖

汝州令狐中奉之子陳古諷家

徐熙梅花嘉雀圖　鍾隱槎竹瑞雞圖

江南道士劉真白梅雀圖　徐熙瓜圖

范將軍胡佛圖　孫太古焦夫子圖

黃筌偷倉雀圖

河南邵澤民侍郎溥家

徽宗花鳥百扇圖　童奴子叢花圖

戴嵩牛圖　徐熙荷花鵝圖

李成偃松圖

邵太史博公濟家

徐熙牡丹戲魚圖　閻立本鎖諫圖

李後主蟹圖　李伯時嫁小喬圖

李後主曉竹圖　孫位松竹壁

孫太古維摩壁　盧楞迦羅漢十六壁

成都雙流張玭庭堅家

曹道元模曹弗興醉佛林圖

徐熙牡丹獨幅圖　郭恕先畫羣十圖

崔白禽竹四圖

河南王朝議樂道沂家

李成寒林四幅圖　郭熙山水雙幅圖

崔懋蘆雁六幅圖

中山劉寶賢瑰提刑家

徐熙芰羅花圖　黃筌花竹馴雉圖

文正公孫李大觀家

周昉號國夫人圖　范寬武關雪圖

摩詰高克明李成扇圖

权父符寶权詢家

徽宗皇帝御賜竹石扇圖

黃筌海棠金雞圖　李營邱山水圖

郭熙山水雙幅圖

河陽李邦獻士舉敷文家

徽宗皇帝御賜雜禽圖

徐熙牡丹叢圖　董源著色山水圖

中原王冠朝元台制幹家

徽宗皇帝鷗荷圖　王摩詰橫披山水圖

李成山水扇圖　東丹王鞍馬圖

蓬萬王灼晦叔撫幹家

童仁益波旬幸佛涅槃圖

崔白禽竹雙幅圖　范瓊佛壁

張南本觀音壁　黃筌鶴壁

孫太古列星壁

遂寧客鎮張衍知縣家

吳道子三教圖　厲歸眞百牛圖

孫太古十一驅圖

阿陽陳占與權安撫家

黃筌牡丹馴狸圖　黃筌雪梅棗雀圖

紀眞山水圖　馬賁百雁百猿圖

徐高盤魚圖

綿州李兼夫德隅知郡家

徽宗皇帝著色橫山圖

郭熙橫山圖

開封尹盛章季文家

徽宗皇帝風竹鵁鶄喜鵲圖

顧愷之三教圖　戴嵩牛圖

崔白雙幅禽竹圖　范寬四時山水圖

宣獻公孫宋文去病家

趙昌蔬萱月季圖

大常少卿何嶷子應家

吳道子白衣觀音圖　韓滉白牛圖

張南本勘書圖　黃居寀雀躍圖

唐希雅風竹鷺禽圖　巨然四時橫山圖

徐熙梨桃折枝圖　崔白鴛鴦蒲荷圖

李成四幅林石圖　張勘八幅蕃馬圖

中原衛昂師孟知縣家

趙邈卓伏石眠虎圖　徐熙梅菊萱荷雜禽圖

包鼎雙虎圖

成都王珪茂先大夫家

黃筌秋山圖　勾龍爽野老移居圖

文湖州雜畫鳥獸草木模拔圖

趙昌雞冠花圖

廣都宇文時中季蒙龍圖家

徽宗皇帝水墨花禽圖　杜措佛圖

王維雪山圖　李伯時高僧圖

董奴子雞冠花圖　又明皇八馬圖

又斯騾二馬圖

又水晶宮明月雞圖　又退之見大顛圖

江貫道飛泉怪石圖　又江居圖

成都郭勉中敦一承議家

勾龍爽宋鈞去獸圖

漢州何耕道夫類元家

盧楞伽小本十六羅漢圖

范榮公孫淑忠甫家

黃筌竹雀圖　趙昌折枝桃圖

王維雪竹圖　馬賁雁圖

雙流趙延修仲知縣家

黃筌竹雀圖　文蘆鴨圖

孫太古列宿像圖

雙流王焞子中縣尉家

黃筌竹鶴壁

雙流宇文子震子友主簿家
黃筌花竹禽兎圖
蓬守時時宏廣叔家
艾宣棘鵝圖　徐高魚圖
王友折李草蟲圖
成都呂給事閣元鈞家
東坡竹石枯槎圖　湖州六幅槎竹圖
易元吉紙本猿獅圖
燕穆之龍圖曾孫奥祖知縣家
龍圖公忍事敵災星圖
又山水橫幅圖　又寒林橫幅圖
又雙鷺圖　又散馬橫披圖
又墨竹圖
蜀僧智永房
吳道子慈氏菩薩圖　范瑱正坐佛圖
惠崇臥雪圖
廣安黎希聲博士孫邦基家
黃筌竹鶴竹雀圖　范寬四時山水圖
廣安姚寶觀國通判家
許道寧四時山水圖　范寬四時山水圖
易元吉猴犬圖
右前所載圖軸皆千之百百之十十之一中之所擇也若盡載平日所見必成兩牛腰矣然不載者皆米元章所謂慚惶殺人之物何足以銘諸心哉

畫繼卷八終

畫繼卷九

雜說

論遠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髮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宛邱淮海月巖以至漫仕龍眠或許品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雖者以爲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

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休復首推之爲當也至徽宗皇帝專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爲次

予嘗取唐宋兩朝名臣艾集凡圖畫紀詠考究無遺故於羣公略能察其鑒別獨山谷最爲精嚴元章心服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少陵東坡兩翁雖注意不專而天機本高一語之確有不期合而自合者杜云妙絕動宮牆則壁傳人物須動字始能了諸公放筆爲直幹則千

文之妥於用筆之際非放字亦不能辨至東坡又曲盡其理如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華生客慧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非前身顧陸安能道此等語耶

子作此錄獨推高雅二門餘則不苦立褒貶蓋見者方可下語聞者豈可輕議嘗考郭若虛論成都應天孫位景朴天王曰二藝爭鋒一時壯觀傾城士庶看之闐噎子嘗按圖熟觀其下則知朴務變怪以傲位正如杜默之詩學盧全馬異也若虛未嘗入蜀徒因所聞妄意比方豈爲歐陽炯之誤耶然有可恕者尚注辛顯之論謂朴不及位遠甚蓋亦以傳爲疑也此予所以少立褒貶郭若虛所載往往遺略如江南之王凝花鳥潤州僧修範湖石道士劉貞白松石梅雀蜀之童祥許中正人物仙佛邱仁廉花王延嗣鬼神皆名筆也俱是熙寧以前人物

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嘗邱所作雪圖學齊林屋皆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塡亦一奇也予每以告畫人不悅然而驚則莞爾而笑足以見後學者之凡下也

李營邱多才足學之士也少有大志屢舉不第竟無所成故放意於畫其所作寒林多在巖穴中裁劄俱露以興君子之在野也自餘窠植盡生于平地亦以興小人在位其意微矣宇文龍圖季蒙云宣和御府曝書屢嘗預觀李成大小山水無數軸今臣庶之家各自謂其所藏山水爲李成吾不信也

畫之六法難於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始能兼之耳然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損只於澄心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也蓋實矯之恐其或近衆工之事

米元章云伯時病臂三年予始畫雖似推避伯時然自謂學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專爲古忠賢像其木强之氣亦不容立伯時下矣

鳥獸草木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獨以其方所見論雖形似之不同以爲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豐或瘠互相譏笑以爲口實非善觀者也蜀雖僻遠而畫手猶多於四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畫而蜀筆居半德麟貴公子也蓄畫至數十函皆留京師所載止蘇陽隨軒絕品多已如此蜀學其盛矣哉

畫之逆格至孫位極矣後人往往益爲狂肆石恪孫太古猶之可也然未免乎餽鄙至黃休雲子鑒則又無所忌憚者也意欲高而未嘗不卑實斯人之徒歟

蜀之羅漢雖多最稱盧楞伽其次杜措邱文德兄弟耳楞伽所作多定本止坐立兩樣至於侍衛供獻花石松竹羽毛之屬悉皆無之不足觀杜邱雖各有此而筆意不甚清高俱慢長沙之武也

舊說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道子學成惠之恥與齊名輒而爲塑皆爲天下第一故中原多專之塑山水壁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圬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搶泥於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跡畫成峰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其後作者甚盛此宋復古張素敗壁之餘意也

大抵收藏古畫往往不對或斷縑片紙皆可珍惜而又高人達士恥於對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夫豈知古畫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百年那得復有完物斷金碎玉俱可寶也

榮輯子邕酷好圖畫務廣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問之故老曰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畫一匣於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有其半或橫或竪當中分斷如雞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雀白翎毛無一全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爲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歎

畫繼卷九終

畫繼卷十

雜說

論近

徽宗建龍德宮成命待詔圖畫宮中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來幸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栱眼斜枝月季花間畫者爲誰實少年新進上喜賜緋裹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近侍嘗請於上上曰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蘂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畫院衆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舉右脚上曰未也衆史愕然莫測後數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駭服

宣和殿御閣有展子虔四載圖最爲高品上每愛玩或終日不捨但恨止有三圖其水行一圖特補遺耳一日中使至洛忽聞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觀既見則愕曰御閣中正欠此一圖登時進入所謂天生神聖物必有會合時也

聞之薛志曰明達皇后閣初成左廊有劉益所畫猿猴志於右畫百鶴以對之舉動各無相犯頗稱上旨賞賚十倍也

政和間每御書扇則六宮諸邸競皆臨倣一樣或至數百本其間貴近往往有求御寶者

先大夫在樞府日有旨賜第於龍津橋側先君侍郎作提舉官仍遣中使監修比背畫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慶圖之類一日先君就視之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搨拭凡案取觀迺郭熙筆也問其所自則云不知又問中使乃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上即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且命舉至第中故第中屋壁無非郭畫誠千載之會也政和間有外宅宗室不記名多蓄珍圖往往王公貴人令其別識於是遂與常賣交通凡有奇蹟必用詭計勾致其家即時臨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別也復以其本厚價易之至有循環三四者故當時號曰便宜三勾處士不記其名在宣和間鑒賞第一眷寵甚厚凡四方所進必令定品欲命以官謝而不爲止賜處士之號令待詔畫院

畫院界作最工專以新意相尚嘗見一軸甚可愛玩畫一殿廊金碧煥耀朱門半開一宮女露半身於戶外以箕貯果皮作棄擲狀如鴨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屬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此者祖宗舊制凡待詔出身者止有六種如模勒書丹裝背界作種飛白筆描畫欄界是也徽宗雖好畫如此然不欲以好玩輒假名器故畫院得官者止依倣舊制以六種之名而命之足以見聖意之所在也本朝舊制凡以藝進者雖服緋紫不得佩魚政宣間獨許書畫院出職人佩魚此異數也又諸待詔每立班則畫院爲首書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畫院聽諸生習學凡係籍者每有過犯止許罰直其罪重者亦聽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惟兩局則謂之俸直勘旁支給不以衆工待也睿思殿日命待詔一人能雜畫者宿直以備不測宣喚他局皆無之也

圖畫院四方召試者源源而來多有不合而去者蓋一時所尚專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則謂不合法度或無師承故所作止衆工之事不能高也

凡取畫院人不專以筆法往往以人物爲先蓋召對不時恐被顧問故劉益以病瞽異常雖供御畫而未嘗得見終身爲恨也

高麗松扇如節板狀其土人云非松也乃水柳木之皮故柔韌可愛其紋酷似松栢故謂之松扇東坡謂高麗白松理直而疎折以爲扇如蜀中織棧欄心蓋水柳也又有用紙而以琴光竹爲柄如市井中所製摺疊扇者但精緻非中國可及展之廣尺三四合之止兩指許所畫多作士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又以金銀屑飾地面及作星漢星月人物麄有形似以其來遠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綠奇甚與中國不同專以空青海綠爲之近年所作尤爲精巧亦有以絹素爲團扇特柄長數尺爲異耳山谷題之云會稽內史三韓扇分送黃門畫省中海外人烟來眼界全勝博物注魚蟲蘋汀遊女能騎馬傳道蛾眉畫不如寶扇真成集陳隼史臣今待殺青

書

倭扇以松板兩指許砌疊亦如摺疊扇者其柄以銅鑞錢環子黃絲絲甚精妙板上畫畫山川人物松竹花草亦可嘗竹山尉王公軒惠恭后家嘗作明州舶官得兩柄

西天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像以西天布爲之其佛相好與中國人異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帶挂右肩裸袒坐立而已先施五藏于畫背乃塗五彩於畫面以金或朱紅作地謂牛皮膠爲觸故用桃膠

合柳枝水甚堅潰中國不得其訣也邵太史知黎州嘗有僧自西天來就公解今畫釋迦今茶馬司有十六羅漢

郭若虛論畫專重軒冕巖穴二途極中肯綮惜尚未截然分疏鄧公壽作畫繼更擴其旨不獨敘列九十餘禩之事而續之也大凡廊廟之士留心翰墨識力便迥出雜羣況內府之祕玩巨室之名蹟一一恣其雄黃率爾揮毫無非天趣至若隱逸者春秋佳日山水清音探奇討幽神境都韻而以手筆出之豈復尋常邱壑耶舍此二者則無畫矣朱景眞撰唐賢名畫錄于三品之外更增逸格致此意也是編既與張郭二書首尾相銜成數千年繪事一大公案乾道而後其或繼之者實拭眼望之

海虞毛晉識

畫繼十卷

胡玉縉撰

宋鄧椿撰椿雙流人一卷至五卷以人分日聖藝曰侯王貴戚曰軒冕才賢曰縉紳章布曰道人衲子曰世胄婦女及宦者各爲區分類別以總括一代之技能

陸氏藏書志有舊鈔本並載自序末稱蜀國鄧椿公壽錄此知椿字公壽中云郭若虛雖不加品第而其論氣韻生動以爲非師可傳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故今於類特立軒冕巖穴二門以寓微意焉提要不言鄧字又不及巖穴一門豈所見本無是序耶又中載陶縝不知何郡人彭韜客座賞翫據周密雲煙過眼錄云鎮江張萬戶所藏縝雙上題金陵陶縝筆以正之又古今姓氏書辯證提要誤以椿爲名世之子尤謬

宣和畫譜

撰人未詳

蟲魚草木之名與夫傳記之所不能書形容之所不能及者因得以周覽焉且譜錄之外不無其人其氣格凡陋有不足爲今日道者因以黜之蓋將有激於來者云耳乃集中祕所藏者晉魏以來名畫凡二百三十一人計六千三百九十六軸析爲十門隨其世次而品第之宣和庚子歲夏至日宣和殿御製

宣和畫譜

敘

河出圖洛出書而龜龍之畫始著見於時後世乃有蟲鳥之作而龜龍之大體猶未鑿也逮至有虞彰施五色而作繪宗彝以是制象因之而漸分至周官教國子以六書而其三曰象形則書畫之所謂同體者尚或有存焉於是將以識魑魅知神姦則刻之於鍾鼎將以明禮樂著源度則揭之於旂常而繪事之所尚其由始也是則畫雖藝也前聖未嘗忽焉自三代而下其所以誇大勲勞紀敘名實謂竹帛不足以形容盛德之舉則雲臺麟閣之所由作而後之覽觀者亦足以想見其人是則畫之作也善足以觀時惡足以戒其後蓋徒爲是五色之章以取玩於世也哉今天子廊廟無事永累聖之基緒重熙浹洽玉闕沈拆邊燧不煙故得玩心圖書庶幾見善以戒惡見惡以思賢以至多識

宣和畫譜敘目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司馬遷敘史先黃老而後六經議者紛然及觀揚雄書謂六經濟千道者也乃知遷史之論爲可傳今敘畫譜凡十門而道釋特冠諸篇之首蓋取諸此稟五行之秀爲萬物之靈賁而王公賤而匹夫與其冠冕車服山林丘壑之狀皆有取焉故以人物次之上古之世營窟橧巢以爲居後世聖人立以制度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宮室臺榭之參差民廬邑屋之衆與夫工拙奢儉率見風俗故以宮室次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或開闢而謝質或貢琛而通好以雅以南則間用其樂來享來王則不鄙其人故以番族次之陛降自如不見制畜變化莫測相忘於江湖翕然有雲霧之從與夫滌梁之樂故以龍魚次之五嶽之作鎮四清之發源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怒濤驚湍咫尺萬里與夫雲煙之慘舒朝夕之顯晦若犬天造地設焉故以山水次之牛之任重致通馬之行地無疆與夫炳然之虎蔚然之豹韓盧之犬東郭之兔雖書傳亦有取焉故以畜獸次之草木之華實禽鳥之飛鳴動植發生有不說之成理行不言之四時詩人取之爲比興諷諭故以花鳥次之架雪凌霜如有特操虛心高節如有美德裁之以應律呂書之以爲簡冊艸木之秀無以加此而脫去丹青濟然可尚故以墨

竹次之抱甕灌畦請學爲圃養生之道同於日用飲食而秀實美味可羞之於籩豆薦之於神明故以蔬果終之凡人之次第則不以品格分特以世代爲後先庶幾披卷者因門而得畫因畫而得人因人而論世知夫畫譜之所傳非私淑諸人也

總十門分爲二十卷

共二百三十一人

計六千三百九十六軸

道釋門 四十九人 一千一百七十九軸
人物門 三十三人 五百五軸
宮室門 四人 七十一軸
番族門 五人 一百三十三軸
龍魚門 八人 一百一十七軸
山水門 四十一人 一千一百八軸
畜獸門 二十七人 三百二十四軸
花鳥門 四十六人 二千七百八十六軸
墨竹門 一十二人 一百四十八軸
蔬果門 六人 二十五軸

卷第一
道釋一 三教鍾馗氏鬼神附
敘論
晉
顧愷之
宋
陸探微
梁
張僧繇
隋
展子虔
唐
閻立德
張孝師
何長壽

卷第二
道釋二
唐
吳道元
楊庭光
趙德齊
常粲
張南本
張素卿
姚思元

卷第三
道釋三
五代
王商
燕筠
支仲元
左禮
朱繇
杜子瓌
張元
陸晃
李昇
杜齊寰
曹仲元
賈休

卷第四
道釋四
宋
孫夢卿
句龍爽
王齊翰
侯翌
韓虬
武宗元
李德柔

卷第五
人物一 前代帝王等寫眞附
敘論
吳
曹弗興
晉
衛協
隋
鄭法士
唐
閻立本
范長壽
尉遲乙僧
范瓊
盧楞伽
翟琰
孫位
辛澄
陳若愚
謝稚

宣和畫譜
楊寧 楊昇
張萱 鄭虔
陳閎 周古言
卷第六
人物二
唐
周昉 王朏
韓滉 趙溫其
杜庭睦 吳侁
鍾師紹
五代
趙喦 杜霄
丘文播 丘文曉
阮郜 童氏
卷第七
人物三
宋
周文矩 石恪
李景道 李景遊
顧閎中 顧大中
郝澄 湯子昇
李公麟 楊日言
卷第八
宮室 舟車附

敘論
唐
尹繼昭
五代
胡翼 衛賢
宋
郭忠恕
蕃族 蕃獸附
敘論
唐
胡瓌 胡虔
五代
李贊華 王仁壽
房從眞
卷第九
龍魚 水族附
敘論
五代
袁義 僧傳古
宋
克臾 叔雝
董羽 楊暉
宋永錫 劉寀
卷第十
山水一 寨石附
敘論
唐
李思訓 李昭道
盧鴻 王維
王洽 項容
張詢 畢宏
張璪 荆浩
五代
關仝 杜楷
卷第十一
山水二
宋
董元 李成
范寬 許道寧
陳用志 翟院深
高克明 郭熙
孫可元 趙幹
屈鼎 陸瑾
王士元 燕肅
卷第十二
山水三
宋
宋迪

王穀　范坦
黃齊　李公年
李時雍　王詵
童貫　劉瑗
梁揆　羅存
馮覲　巨然

卷第十三
畜獸一
敘論
晉
史道碩
唐
漢王元昌　江都王緒
韋無忝　曹霸
裴寬　韓幹
韋鑒　韋偃
趙博文　戴嵩
戴嶧　李漸
李仲和　張符

卷第十四
畜獸二
五代
羅塞　張及之

廣歸眞　李霄之
宋
令松　趙邈齡
朱義　朱瑩
甄慧　王凝
祁序　何尊師

卷第十五
花鳥一
敘論
唐
滕王元嬰　薛稷
邊鸞　干錫
梁廣　蕭悅
刁光　周滉
五代
胡擢　梅行思
郭乾暉　郭乾祐

卷第十六
花鳥二
五代
鍾隱　黃筌
黃居寶　滕昌佑
宋
宗漢　孝穎

仲佺　仲僩
士朕　士甯
曹氏

卷第十七
花鳥三
宋
李煜　黃居寀
丘慶餘　徐熙
徐崇嗣　徐崇矩
唐希雅　唐忠祚

卷第十八
花鳥四
宋
趙昌　易元吉
崔白　崔慤
艾宣　丁貺
葛守昌

卷第十九
花鳥五
宋
王曉　劉常
劉永年　吳元瑜
賈祥　樂士宜
李正臣　李仲宣

宣和畫譜

卷第二十

墨竹 小景附

敘論

五代

李頗

宋

親王顥　令穆

令庇　王氏

李璋　劉夢松

文同　李時敏

閻士安　梁師閔

夢休

蔬果 菓品草蟲附

敘論

陳

顧野王

五代

唐　該　丁謙

宋

郭元方　李延之

僧居寧

宣和畫譜目錄

宣和畫譜卷第一

道釋敘論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也者雖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爲道道之爲藝此梓慶之削鐻輪扁之斲輪爰人亦有所取焉於是畫道釋像與夫儒冠之風儀使人瞻之仰之其有造形而悟者豈曰小補之哉故道釋門因以三教附焉自晉宋以來還迄於本朝其以道釋名家者得四十九人晉宋則顧陸梁隋則張展董益一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至於有唐則吳道元遂稱獨步殆將前古無人五代如曹仲元亦駸駸度越前輩至本朝則繪事之工凌轢晉宋間人物如道士李得柔畫神仙得之於氣骨設色之妙一時名重如孫知微輩皆風斯在下然其餘非不善也求之譜系當得其詳姑以著者槩見於此若趙喬高文進輩於道釋亦籍籍知名者然喬學朱繇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眞文進蜀人世俗多以蜀畫爲名家是虛得名此譜所以黜之

道釋一 三教鍾馗 氏鬼神附

晉

顧愷之

宋

陸探微

梁

張僧繇

隋

展子虔

唐

閻立德　閻立本

張孝師　范長壽

何長壽　尉遲乙僧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義熙中爲散騎常侍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而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癡絕才絕方時爲謝安知名以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蚩本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在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嘗於瓦官寺北殿畫維摩詰將畢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不三日觀者所施可得百萬已而衆如之杜甫題瓦官寺詩云虎頭金粟影者謂此愷之世以謂天材傑出獨立無偶妙造精微雖荀衛曹張未足以方駕也謝赫以謂蹟不逮意聲過於實豈知愷之者惜今罕見其畫蓋愷之深自祕惜如嘗以一厨畫寄桓溫家而後爲溫竊取則愷之之畫所以傳於世者宜罕見之也今御府所藏九

淨名居士圖一　三天女美人圖一

夏禹治水圖一　黃初平牧羊圖一

古賢圖一　春龍出蟄圖一

女史箴圖一　斲琴圖一

牧羊圖一

陸探微吳人也善畫事明帝在左右丹青之妙衆所推稱其名略見於宋書人謂畫有六法自古鮮能足之探微得法爲備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眞萬代之嘗寵衡鑑也議者率以顧陸僧繇爲之品第或譬之論書顧陸則鍾張僧繇則逸少也是知書畫同體又曰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言肉則淺言骨則深言神則妙深淺神妙不有間乎探微雖介於二者然撫古今之說若兼有之但得骨則精深可知矣豈非顧在前愈於已則陸當居後獨言陸則可以絕人耶探微平生所畫者多愛圖古聖賢像不爲無意近時米芾喜論畫嘗謂明白易辨者唯顧陸與吳生詎不信夫二子綏洪綏肅以家學傳授作畫亦工不墜素習綽有父風而終不近也張彥遠謂體運遒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固自不凡矣然能之而不從事於此故傳世者極少嘗於麻紙畫釋迦像爲時所珍蓋麻紙綏膚飲墨不受推筆亦丹青家所難宜得譽云洪肅亦紹其裘見聞習尚往往有不待學而能者名載譜錄而所畫不傳豈非爲父兄之所掩乎今御府所藏一十

無量壽佛像一　佛因地圖一

降靈文殊像一　淨名居士像一

托塔吳王圖一　北門天王圖一

天王圖一　王獻之像一

五馬圖一　摩利支天菩薩像一

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歷官至右將軍吳興太守以丹青馳譽于時方梁武帝以諸王居外每想見其面目即遣僧繇乘傳寫之以歸對之如見其人江陵天皇寺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及孔子像明帝見之怪以孔子參佛氏以問僧繇僧繇對曰他日賴此無恙耳又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即騰驤而去人以謂誕固請點之因爲落筆才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僧繇畫釋氏爲多蓋武帝時崇尚釋氏故僧繇之畫往往從一時之好今御府所藏十有六

佛像一　文殊菩薩像三

大力菩薩像一　維摩菩薩像一

佛十弟子圖一　十六羅漢像一

十高僧圖一　九曜像一

鎮星像一　天王像一
神王像一　掃象圖一
摩利支天菩薩像一
五星二十八宿眞形圖一

展子虔歷北齊周隋至隋爲朝散大夫而所畫臺閣雖一時如董展不得以窺其妙寫江山遠近之勢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僧琮謂子虔觸物留情備皆絕妙是能作難寫之狀略與詩人同者也今御府所藏二十

北極巡海圖二　石勒問道圖一
維摩像一　法華變相圖一
授埏天王圖一　摘瓜圖一
按鷹圖一　故實人物圖二
人馬圖一　人騎圖一
挾彈遊騎圖一　十馬圖一

北齊後主幸晉陽圖六

董展字伯仁汝南人也以才藝稱鄉里號爲智海官至光祿大夫殿內將軍尤長於畫雖無祖述不愧前賢夙德名流見者失色但地處平原而無江山之助與戎馬爲鄰而無中朝冠冕之儀非其不至也蓋風聲地氣之所習爾伯仁與展子虔齊名于時然董造其微展得其駿展於董之臺閣則不及董於展之車馬則乏之所長焉是則董之視展蓋亦猶詩家之李杜也展作道經變相尤爲世所稱賞自非畫外有情參靈酌妙入華胥之夢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今御府所藏一

道經變相圖

閻立德歷官工部尚書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家學俱造其妙唐貞觀中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言昔周武時遠國歸款乃集其事爲王會圖今卉服島章俱集蠻邸實可圖寫因命立德等圖之其序位之際折旋規矩端簪奉笏之儀與夫鼻飲頭飛人物詭異之狀莫不備該毫末故李嗣眞云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謂立德立本也今御府所藏九

採芝太上像一　七曜像二
遊行天王圖二　莊生馬知圖一
右軍點翰圖一　沈約湖雁詩意二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有應務之才與兄立德以善畫齊名立本尤工於形似初唐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地見異鳥容與波上喜見顏色詔坐者賦詩召立本寫焉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時立本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顧視坐者愧與汗下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遂與厮役等若曹愼毋習然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而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嘗奉詔寫太宗眞容後有善畫者傳於元都觀以鎮九五岡之氣猶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又寫秦府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悉皆輝映前古時人咸稱其妙嘗作醉道圖或以張僧繇醉僧圖北立本嘗至荊州視僧繇畫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是猶歐陽詢之見索靖碑也且立本以閣外傳呼畫師至戒其子弟毋習而張彥遠正以魏明帝起凌雲臺勅韋誕題榜竊比其事是豈知言也哉且戴安道碎琴不爲王門之伶人而阮千里終日應客不倦議者以安道不如千里之達也然漁陽摻撾果可以辱禰衡耶今御府所藏四十有二

三清像一　元始像二
行化太上像一　傳法太上像一
嚴居太上像一　四子太上像一
太上西昇經一　拱極圖一
玉晨道君像一　延壽天尊像一
木紋天尊像一　北帝像一
十二眞君像一　維摩像二
孔雀明王像一　觀音感應像一
五星像二　太白像一
房宿像一　十二神符一
宣聖像一　乎輦圖一
王右軍眞一　寶建德圖一

寫李忠摩眞一　凌煙閣功臣圖一
魏徵進諫圖一　飛錢驗符圖一
取性圖二　西域圖二
職貢圖二　異國蹴宵圖一
職貢獅子圖一　掃象圖一
紫微北極大帝像一
混元上德皇帝像一

張孝師爲驃騎尉善畫嘗死而復生故畫地獄相爲尤工是皆冥游所見非與想像得之者比也吳道元見其畫因効爲地獄變相畫評謂孝師衆制有功未爲盡善而地獄變相群雄推服宜道元之肯羣做也然怪力亂神聖人所不語宜孝師以冥游特紀於畫而不爲傳也今御府所藏一

傳法太上像

范長壽不知何許人學張僧繇畫然能知風俗好尚作田家景候人物皆極其情至於山川形勢屈曲向背分布遠近各有條理而其間室廬放牧之所在牛羊雞犬齕草飲水動作態度生意具焉人謂可以企及僧繇也當時得名甚著官止司人校尉今御府所藏二

醉道圖一　醉眞圖一

何長壽與范長壽同師法故所畫多相類然一源而異派論者次之至於並駕齊驅得名則均也初何與范俱作醉道圖傳於世好事者以僧繇名之蓋必有能辨之者云今御府所藏二

辰星像一　五嶽眞官像一

尉遲乙僧吐火羅國胡人也唐朝名畫錄作土火羅國歷代名畫記作于闐國人父跋質那乙僧貞觀初其國以善畫薦中都授衛官封郡公時人以跋質那爲太尉遲乙僧爲小尉遲蓋父子皆擅丹青之妙人故以大小尉遲爲之別也乙僧嘗於慈惠寺塔前畫千手眼降魔像時號奇蹤然衣冠物像略無中都儀形其用筆妙處遂與閻立本爲之上下也蓋立本畫外國妙于前古乙僧畫中國人物一無所問由是評之優劣爲之遂分今御府所藏八

彌勒佛像一　佛鋪圖一
佛從像一　外國佛從圖一
大悲像一　明王像二
外國人物圖一

宣和畫譜卷第二

道釋二

唐

吳道元　翟琰
楊庭光　盧楞伽
趙德齊　范瓊
常粲　孫位
張南本　辛澄
張素卿　陳若愚
姚思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本冠淡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爲字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且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鄰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而聞有踏藉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電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且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

百人無不駭慄而道子解衣磅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觀故庖丁解牛輪扁斲輪皆以技進乎道而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則草書入神道子之於畫亦若是而已況能扇驍將如此氣槩而豈常者哉然每一揮毫必須酣飲此與爲文章何異正以氣爲主耳至於畫則光彩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此不幾於神耶且畫耳賤目者人之常情在當時猶取重若是況於傳遠乎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眞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騭陽授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胄雜於桎梏固不可以體與迹論當以情攷而理推也其它種種妙筆雜見於小說傳記此得以畧姑紀其大槩勝絕者云道元供奉時爲內敎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宮止寧王友今御府所藏九十有三

天尊像一　木紋天尊像一
列聖朝元圖一　佛會圖一
熾盛光佛像一　阿彌陁佛像一
三方如來像一　毗盧遮那佛像一
維摩像二　孔雀明王像四
寶檀花菩薩像一　觀音菩薩像二
思維菩薩像一　寶印菩薩像一
慈氏菩薩像一
大悲菩薩像三
等覺菩薩像一　如意菩薩像一
二菩薩像一　菩薩像一
地藏像一　帝釋像二
太陽帝君像一　辰星像一
太白像一　熒惑像一
羅睺像二　計都像一
五星像五　五星圖一
二十八宿像一　托塔天王圖一
護法天王像二　行道天王像一
雲蓋天王像一　毗沙門天王像一
請塔天王像一　天王像五
神王像二　大護法神十四
善神像九　六甲神像一
天龍神將像一　摩那龍王像一
和修吉龍王像一　溫鉢羅龍王像一
跋難陀龍王像一　德叉伽龍王像一
檀相手印圖二　雙林圖一
南方寶生如來像一
北方妙聲如來像一

翟琰早師吳道元每道元畫落墨已即去多命琰布色蓋人物精神只在約畧穠淡間而道元輒許可故知琰自不凡琰布色落墨與道元眞贋故未易辨也今御府所藏四

天尊聖像一　太上像一
孔雀明王像一　天王圖一
楊庭光與吳道元同時善寫釋氏像與經變相旁工雜畫山木等皆極其妙時謂頗有吳生體但行筆差細以此不同要之行筆細則所以劣於吳生也今御府所藏十有四
藥師佛像一　五祕密如來像一
觀音像二　如意輪菩薩像一
思定菩薩像一　思惟菩薩像一
仁王菩薩像一　長壽菩薩像一
菩薩像二　五星像一
星官像一　明星攜行圖一
寫武后眞一
盧楞伽長安人學畫於吳道元但才力有所未及尤喜作經變相入蜀名益著雖一時名流莫不斂衽乾元初嘗於大聖慈寺畫行道僧顏眞卿爲之題名時號二絕又嘗畫莊嚴寺三門竊自比道元總持壁一日道元忽見之驚嘆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相類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楞伽果卒楞伽所畫類皆佛像故知道元之言歟以爲類已非虛得名也今御府所藏一百五十
獻芝眞人像一　成道釋迦佛像一
釋迦佛像四　大悲菩薩像一
觀音菩薩像一　文殊菩薩像一

普賢菩薩像一　七俱胝菩薩像一
羅漢像四十八　十六尊者像十六
羅漢像十六　小十六羅漢像三
智藏笠渡僧像一　渡水僧圖二
高僧像二　高僧圖二
孔雀明王像一
十六大阿羅漢像四十八

趙德齊父溫以畫稱於世德齊遂能世其家奇蹤逸筆雅爲時輩維許光化中詔許王建於成都置生祠命德齊畫西平王儀仗車輅旌旂森衛嚴整形容備盡及朝眞殿上畫后妃嬪御皆極精妙昭宗喜之遷翰林待詔令御府所藏一

過海天王像一

范瓊不知何許人也寓居成都與陳皓彭堅同時俱以善畫人物道釋鬼神得名三人同手於諸寺圖畫佛像甚多咸通中於聖興寺大殿畫東北方天王并大悲像名動一時有鳥瑟摩像設色未手而罷筆蹤超絕後之名手莫能補完是猶杜甫詩曰身輕一鳥過初傳之者偶闕一過字而當時詞人墨客補之終不能到故知筆端造化至超絕處則脫落筆墨畦徑矣今御府所藏九

天地水三官像三　南斗星君像一
維摩像一　文殊菩薩像一
降塔天王像一　寫飛廉神像一

高僧圖一

常粲長安人咸通中路巖侍中牧蜀日粲入蜀雅爲巖賓禮甚厚粲善畫道釋人物尤得時名喜爲上古衣冠不墮近習衣冠益古則韻益勝此非畫工專形似之學者所能及也當時有伏犧畫卦神農播種陳元達鎖諫等圖皆傳世之妙也曲眉豐臉燕歌趙舞耳目所近玩者猶不見之而粲於筆下獨取播種鎖諫等事備之形容則亦詩人主文而譎諫之義也宜後世之有傳焉今御府所藏十有四

伏羲畫卦像圖一　神農播種像一
佛因地圖一　陳元達鎖諫圖一
寫懿宗射兎圖一　星官像一
十才子圖二　驗丹圖一
故實人物圖五

孫位會稽人也僖宗幸蜀位自京入蜀稱會稽山人舉止疎野襟韻曠達喜飲酒罕見其醉樂與幽人爲物外交光啓中畫應天寺東壁位因潤州高座寺張僧繇戰勝天王本筆之畫成矛戟森嚴鼓吹戛擊若有聲在縹緲間至於鷹犬馳突雲龍出沒千狀萬態勢若飛動非筆精墨妙情高格逸其能與於此耶其後改名遇卒不知所在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七

說法太上像一　天地水三官像三
維摩圖一　三教圖一
星官圖一　會仙圖一
神仙故實圖四　高士圖一
四皓奕碁圖一　王波利圖一
寫馬融像一　寫筆卓圖一
高逸圖一　取性圖二
草堂圖三　圍碁圖一
掃象圖一　番部博易圖一

張南本不知何許人畫佛像鬼神甚工尤喜畫火火無常體世俗罕有能工之者獨南本得之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壁間見所畫火勢焰逼人驚怛幾仆時孫位以畫水得名世之論畫水火之妙者獨推二子蓋水幾於道而火應於神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於形容也又嘗爲寶曆寺圖佛事曲盡其妙後爲人模寫竊換而去多散落荆湖間當時有勘書詩會高麗王行香等圖盛傳於世今御府所藏三

寫觀音圖一　文殊部從圖一
勘書圖一

辛澄不知何許人多游蜀中見於益州名畫錄工畫西方像不聞其他蓋專門之學也大伏釋氏貌像多作慈悲相趺坐即結跏坐臂則袒肉目不高視首不軒舉淡然如枯木死灰便同說教故自爲一家所以海州觀音泗州僧伽畫工之精者擅名

一方以資衣食而不必兼善也澄寄於蜀中大聖寺畫僧伽及諸變相士女傾城邑往觀焉後至者無地以容蜀人傳之爲佳話且築室於道識者無不二三茲乃衆目所歸不待較而可得矣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五

佛像一　佛鋪圖一

寶生佛像一　甘露如來像一

大悲菩薩像二　觀音像二

白衣觀音像一　如意輪菩薩像二

慈氏菩薩像一　仁王菩薩像一

寶印菩薩像二　寶檀花菩薩像一

文殊菩薩像一　思維菩薩像一

思念菩薩像一　樂音菩薩像一

不空鈎菩薩像一　侍香菩薩像一

獻花菩薩像一　蓮花菩薩像一

香花菩薩像一

張素卿簡州人也少孤貧作道士好畫道像僖宗時遣使封丈人山爲希夷公素卿上表言丈人山在五嶽之上五嶽封王則此不當稱公詔可其請因賜紫其後作十二眞君像各寫其實丹書符導引之意人稱其妙安思謙因僞蜀主王氏誕辰獻之命翰林學士歐陽炯作讚黃居寶以八分書題之今御府所藏十有四

天官像一　三官像一

九曜像一　壽星像一

容成眞人像一　董仲舒眞人像一

嚴君平眞人像一　李阿眞人像一

馬自然眞人像一　葛元眞人像一

長壽仙眞人像一　黃初平眞人像一

竇子明眞人像一　左慈眞人像一

道士陳若愚左蜀人師張素卿得丹青之妙於成都精思觀作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君像聲譽益著畫東華帝君像尤工蓋東華帝君應位乎震自乾再索而得震震帝出以應物之地若愚非道家者流何以知此宜前此未有寫之者也今御府所藏一

東華帝君像

姚思元林泉人也畫道釋一時知名作紫微二十四化皆所以警悟世俗非止於遊戲丹青而自娛悅者也畫佛亦多取因地爲之圖所傳於世者故自罕見之今御府所藏三

佛會圖一　孔雀佛鋪圖一

紫微二十四化圖一

宣和畫譜卷第二終

道釋三

五代

王商　燕筠
支仲元　左禮
朱繇　李昇
杜子瓌　杜齯龜
張元　曹仲元
陸晃　賈休

王商不知何許人也工畫道釋士女尤精外國人物與胡翼同時並爲都尉趙喦所厚喦筆法高妙方時謂一經品目即便爲名流商所以致喦之厚者豈虛名哉商有職貢遊春士女等圖及佛像傳於世今御府所藏十有一

老子度關圖一　職貢圖二
貢奉圖五　彿林風俗圖一
彿林士女圖一　彿林婦女圖一

燕筠不知何許人也工畫天王筆法以周昉爲師頗臻其妙然不見他畫獨天王傳於世豈非當五代兵戈之際事天王者爲多亦時所尚乎至於輔世遺烈見於澶淵則天王功德亦不誣矣宜爲世所崇奉焉筠以名家亦可貴也今御府所藏二

行道天王圖一　天王圖一

支仲元鳳翔人畫人物極有工隨其所宜見於動作態度多畫道家與神仙像意其亦物外人也又喜作棊圖非自能棊則無由知布列變易之勢至於松下林間對棊者莫不率有思致焉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一

太上傳法圖一　太上誡尹喜圖一
太上度關圖一　三教像一
五星圖一　三仙圖一
七賢圖二　商山四皓
四皓圍棊圖一　圍棊圖一
會棊圖一　松下奕棊圖二
勘書圖一　堯民擊壤圖二
林石棊會圖二　棊會圖二

左禮不知何許人也工寫道釋像與張南本同時故筆法近相類蓋道釋雖非鬼神之狀爲難知若近習而易工者然氣貌亦自殊體道家則仙風道骨要非世俗抗塵之狀釋氏則慈悲枯槁與世淡泊無貪生奔競之態非有得於心者詎能以筆端形容所及哉禮專以道釋爲工其亦技進乎妙者也有二十四化圖十六羅漢三官十眞人等像傳於世今御府所藏三

天官圖一　地官圖一
水官圖一

朱繇唐末長安人也工畫道釋妙得吳道元筆法人未易優劣也雖中廣愛寺河中府金眞觀皆有繇所畫壁工道釋未有不以道元爲法者然升堂入室世罕其人獨繇不唯妙造其極而時出新意千變萬態動人耳目國朝武宗元嘗在雒見其所畫壁云文殊隊中舊有善財童子予酷愛其筆法玩之月餘不忍去今道失其童子所在信其畫亦神矣弟子趙喬亦知名一時今御府所藏八十有三

元始天尊像一　天地水三官像三
金星像一　木星像二
水星像二　火星像三
土星像一　天蓬像二
南北斗星眞像一　釋迦佛像四
無量壽佛像二　藥師佛像二
問疾維摩圖二　五方如來像一
佛像二　兜率佛鋪圖一
文殊菩薩像四　降靈文殊像一
普賢菩薩像三　降靈普賢像一
維摩像二　觀世音菩薩像三
行道菩薩像五　大悲像二
香花菩薩像一　寶檀菩薩像一
菩薩像二　帝釋圖一
金剛手菩薩像一　西方圖一
揭帝神像四　護法神像六
善神像七　天王像二

北門天王像二　捧塔天王像一
高僧像一　地獄變相一

李昇唐末成都人也初得李恩訓筆法而清麗過之一日得唐張璪山水一軸凝玩久之輒舍去後乃心師造化脫略舊習命意布景視前輩風斯枉下猶韓幹視廄中萬馬曰眞吾師也故能度越曹霸輩數等昇之於畫蓋得之矣蜀人亦呼爲小李將軍蓋當時李昭道乃恩訓子也恩訓號大李將軍昭道號小李將軍今昇與昭道聲聞並馳故以名云昇筆意幽閑人有得其畫者往往誤稱王右丞者焉今御府所藏五十有二

採芝太上像一　太上度關圖一
六甲神像六　葛洪移居圖一
仙山圖一　仙山故實圖一
天王像一　行道天王像二
渡海天王像一　吳王避暑圖一
滕王閣宴會圖一　滕王閣圖五
姑蘇集會圖一　避暑宮圖五
江上避暑圖一　故實人物圖二
江山清樂圖一　出峽圖一
遠山圖一　山水圖一
象耳山大悲眞相一
十六羅漢像十六

杜子瓌華陰人也精意道釋因畫圓光自謂得意非丹青家所及每詫於流輩曰我作圓光時心游海上返想日出扶桑滄滄涼涼其狀若此故脫畧筆墨使妍淡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論者以爲信然子瓌研吮丹粉尤得其術故綵繪特異今御府所藏十有六

毗盧遮那佛像一　釋迦文佛像一
彌勒佛像一　大悲佛鋪圖一
大悲像二　大力明王像二
五如來像一　觀音像一
白衣觀音像一　文殊菩薩像一
如意輪菩薩像一　寶印菩薩像一
寶檀像一

杜覩鼇其先秦人也避地居蜀事王衍爲翰林待詔博學強識無不兼能至丹青之習妙出意外畫佛相人物尤工始師常粲後捨舊學自成一家故筆法凌轢輩流粲亦莫得接武也成都僧舍所畫壁名蓋一時今御府所藏十有四

天地水三官像三　佛因地圖一
釋迦佛像一　大悲像二
孔雀明王像一　慈氏菩薩像一
普賢菩薩像一　淨名居士圖一
托塔天王像一　善神像二

張元簡州金水石城山人善畫釋氏尤以羅漢得名世之畫羅漢者多取奇怪至貫休則脫略世間骨相奇怪蓋甚元所畫得其世態之相故天下知有金水張元羅漢也今御府所藏八十有八

大阿羅漢三十二　釋迦佛像一
羅漢像五十五

曹仲元建康豐城人江南李氏時爲翰林待詔畫道釋鬼神初學吳道元不成其法別作細密以自名家尤工傅彩遂有一種風格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座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較之文矩曰仲元繪上天本樣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越明年乃成李氏特加恩撫焉杜甫詩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信不誣也此與左思十年三賦何異故古之畫工率非俗士其模寫物象多與文人才士思致相合以其冥搜相類耳當時江左言道釋者稱仲元爲第一不爲過焉今御府所藏四十有一

九曜像一　三官像三
佛會圖三　地藏圖一
釋迦佛像二　無量壽佛像一
彌勒佛像二　五十三佛像一
五方如來像一　觀音像十二
白衣觀音像三　慈氏菩薩像一
文殊菩薩像二　摩利支天菩薩像二
如意輪菩薩像一　玩蓮菩薩像一
孔雀明王像一　大悲像二

普賢像一

陸晃嘉禾人也善人物多畫道釋星辰神仙等而又喜爲數稱者如三仙四暢五老六逸七賢與山陰會仙五王避暑之類是也或言晃尤工田家人物落筆便成殊不搆思古人所不到蓋田父村家或依山林或處平陸豐年樂歲與牛羊雞犬熙熙然至於追逐婚姻鼓舞社下率有古風而多見其眞非深得其情無由命意然擊壤鼓腹可寫太平之像古人謂禮失而求諸野時有取焉雖曰田會亦能補風化耳今御府所藏五十有二

玉皇大帝像一　太上像一
天官像一　星官像一
散聖圖一　列曜圖二
道釋像一　孔聖像一
四暢圖四　五老圖一
六逸圖一　明王宴樂圖一
按樂圖一　烹茶圖一
繡線圖一　開元避暑圖三
五王避暑圖三　火龍烹茶圖一
山陰會仙圖四　神仙事迹圖一
故實人物圖一　春江漁樂圖二
田戲人物圖一　水仙圖三
勘書圖一　古木圖一
三仙圍碁圖一

葛仙翁飛錢出井圖二
長生保命眞君像一
九天定命眞君像一
天曹益算眞君像一
天曹掌祿眞君像一
天曹解厄眞君像一
九天司命眞君像一
九天度厄眞君像一
天曹賜福眞君像一
天曹掌算眞君像一

僧貫休姓姜字德隱婺州蘭溪人初以詩得名流布士大夫間後入兩川頗爲僞蜀王衍待遇因賜紫衣號禪月大師又善書時人或比之懷素而書不甚傳雖曰能畫而畫亦不多間爲本教像唯羅漢最著僞蜀主取其本納之宮中設香燈崇奉者踰月乃付翰苑大學士歐陽烱作歌以稱之然羅漢狀貌古野殊不類世間所傳豐顋蹙額深目大鼻或巨顙槁項黝然若夷獠異類見者莫不駭矚自謂得之夢中疑其託是以神之殆立意絕俗耳而終能用此傳世太平興國初太宗詔求古畫僞蜀方歸朝乃獲羅漢今御府所藏三十

維摩像一　須菩提像一
高僧像一　天竺高僧像一
羅漢像二十六

卷終

宣和畫譜卷第四

道釋四

宋

孫夢卿　孫知微
句龍爽　陸文通
王齊翰　顏德謙
侯翌　武洞清
韓虬　楊棐
武宗元　徐知常
李德柔

孫夢卿字輔之東平人也工畫道釋學吳生而未能少變其後傳移吳本大得妙處至數丈人物本施寬濶者縮移狹隘則不過數寸悉不失其形似如以鑑取物見大小遠近耳覽者神之號稱孫脫壁又云孫吳生以此可見其精絕但施於卷軸者殊少蓋塔廟歲久不能皆存也今御府所藏三

太上像一　葛仙翁像一
松石問禪圖一

孫知微字太古眉陽人也世本田家天機穎悟善畫初非學而能清淨寡慾飄飄然眞神仙中人不茹葷人所饌食有密以驗之者皆不可迹所知喜畫道釋用筆放逸不蹈襲前人筆墨畦畛嘗於成都壽寧院壁圖九曜落墨已乃令童仁蓋董設色侍從中有持水晶餅者因增以蓮花知微既見謂

鈐所以鎮天下之水吾得之道經今增以花失之遠矣故知知微之妙豈俗畫所能到也蜀人尤加禮之得畫則珍藏十襲知微多客寓寺觀精黃老曜曇之學故畫道釋益工而蜀中寺觀尤多筆迹焉今御府所藏三十有七

天蓬像二　天地水三官像六
九曜像三　填星像一
亢星像一　火星像一
十一曜像一　歲星像一
五星像一　星官像二
伏犧像一　長壽仙像一
葛仙翁像一　寫孫先生像一
維摩像一　文殊降靈圖一
智公真一　過海天王圖一
行道天王圖一　遊行天王圖
羅漢像一　衲衣僧一
掃象圖一　戰沙虎圖一
虎鬬牛圖一　牛虎圖一
寫李八百妹產黃庭經像一

寫彭祖女禮北斗像一

句龍爽蜀人敦厚愼重不妄語言好丹青爲古衣冠多作質野不媚之狀觀之如鼎彝間見三代以前篆畫也便覺近習爲凡陋而使人有還淳反朴之意好畫故事人物世多傳其本今御府所藏一

紫府仙山圖

陸文通江南人畫山水道釋樓臺得名于時山水學董元巨然作群峯雪霽圖覽之使人有登高作賦之思畫道釋尤工作會仙圖皆出乎風塵物表飄飄然有凌雲之意是其筆端不凡者今御府所藏十有四

神仙圖四　仙山故實圖四
會仙圖二　群峯雪霽圖四

王齊翰金陵人事江南僞主李煜爲翰林待詔畫道釋人物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巖幽卜無一點朝市風埃氣開寶末煜銜璧請命步卒李昪者入佛寺中得齊翰畫羅漢十六軸爲商賈劉元嗣高價售之載入京師質於僧寺後元嗣償其所貸願贖以歸而僧以過期拒之元嗣訟于官府時太宗尹京督索其畫一見大加賞嘆遂留畫厚賜而釋之閱十六日太宗卽位後名應運羅漢今御府所藏一百十有九

傳法太上圖一　三教重屏圖一
太陽像一　太陰像一
金星像一　水星像一
火星像一　土星像一
羅睺像一　計都像一
北斗星君像一　元辰像一

長生朝元圖一　寫南斗星像六
會仙圖三　仙山圖一
佛像一　因地佛圖一
佛會圖一　釋迦佛像二
藥師佛像一　大悲像二
觀音菩薩像一　勢至菩薩像一
自在觀音像一　寶陁羅觀音像一
巖居觀音圖一　慈氏菩薩像一
白衣觀音像一　須菩提像二
十六羅漢像十六　十六羅漢像十
色山羅漢圖二　羅漢像二
玩蓮羅漢像二　巖居羅漢像一
賓頭盧像一　玩泉羅漢像一
高僧圖一　智公像一
花巖高僧像一　巖居僧一
高士圖二　藥王像二
高賢圖二　逸士圖一
重屏圖一　古賢圖五
圍棊圖一　琴會圖一
琴釣圖二　垂綸圖一
水閣圖一　高閣圖一
靜釣圖一　龍女圖一
海岸圖二　秀峯圖一
陸羽煎茶圖一　陵陽子明圖一

支許開曠圖一　林壑五賢圖一
林亭高會圖一　海岸琪木圖一
江山隱居圖一　金碧潭圖一
設色山水圖一　林汀遙岑圖一
林泉十六羅漢圖四

楚襄王夢神女圖一

顏德謙建康人也善畫人物多喜寫道像此外雜工動植論者謂王維不能過雖疑其與之太甚然在江南時僞唐李氏亦云前有愷之後有德謙雖不及王顧亦居常品之上矣其最著者有蕭翼取蘭亭橫軸風格特異可證前說但流落未見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一

太上像一　太上度關圖一
太上圖一　太上採芝像一
四子太上像一　採芝圖一
仙跡圖二　十二溪女圖三
洞庭靈姻圖二　渡水牧牛圖二
牧牛圖二　乳牛圖一
竹穿魚圖一　野鵲圖一
蟬蝶圖一

侯翌字子沖安定人善畫端拱雍熙之際聲名藉甚學吳道元作道釋落墨清駛行筆勁峻峭拔而秀絢麗而雅亦畫家之絕藝也始年十三師郭巡官郭忘其名越四年所學過郭遠甚慮掩郭名徙寓秦川往往秦川僧舍畫壁尚有存者今御府所藏十有六

行化太上像一　天蓬像一
九曜像一　釋迦像一
維摩文殊像一　地藏菩薩像一
長壽王菩薩像一　問病維摩圖一
智公傳眞像一　獻花菩薩像一
爭名居士像一　天王像一
鬼子母像　漢殿論功圖一
避暑士女圖一　賦詩士女圖一

武洞清長沙人也工畫人物最長於天神道釋等像布置落墨廣狹大小橫斜曲直莫不合度而坐作進退向背俛仰皆有思致尤得人物名分尊嚴之體獲譽於一時至有市廛人以刊石著洞清姓名而求售者然其它畫則未聞傳於世者亦少獨十一曜具在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一

太陽像二　太陰像二
金星像二　木星像一
水星像二　火星像一
土星像二　羅睺像一
計都像一　木仙像一
智積菩薩像一　侍香金童像一
散花玉女像一　藥王像一
詩女對吟圖二

韓虬一作求陝人也與李祝同學吳道元後聲譽並馳人以韓李稱尤長於道釋宮苑陝郊龍興寺作畫壁其骨相非世間形色蓋深得於道元者也道元之於道釋世謂絕筆學者稍窺其藩籬則便爲名流況虬專門之學宜其進於妙也今御府所藏十有三

寫太陰像一　水星像一
星官像一　觀音像一
慈氏菩薩像一　行道菩薩像二
獻花菩薩像二　獻香菩薩像二
天王圖一

東華司命晉陽人也客游江浙後居淮楚善黃釋典學楊棐京師人也客游江浙普照佛利爲二神率踰吳生能作大像嘗於泗濱三丈質幹偉然凜凜可畏又作鍾馗亦工按鍾馗近時畫者雖多考其初或云明皇病瘧夢鍾馗舞於前以遣瘧癘其後傳寫形似於世世始有鍾馗然臨時更革態度大同而小異唯丹青家緣飾之如何耳又說嘗得六朝古碣於墟墓間上有鍾馗字似非始於開元也卒無考據今御府所藏二

立像觀音一　鍾馗氏圖一

文臣武宗元字總之河南白波人官至虞部外郎家世業儒而宗元特喜丹青之學尤長於道釋筆法備曹吳之妙父道與故相王隨爲布衣之舊隨

見宗元奇之因妻外甥女以隨廕補太廟齋郎嘗於西京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間赤明和陽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宋火德王故以赤明配焉眞宗祀汾陰還道由洛陽幸上清宮忽見御容驚曰此眞先帝也遽命焚香再拜歎其精妙竚立久之張士遜有詩云曾此焚香動聖容蓋謂是也祥符初營玉清昭應宮召募天下名流圖殿廡壁衆逾三千幸有中其選者才百許人時宗元爲之冠故名譽益重輩流莫不欽衽今御府所藏十有五

天尊像一　天帝釋像一

朝元仙仗圖一　北帝像一

眞武像一　火星像一

土星像一　天王圖一

觀音菩薩像一　渡海天王像一

李得一衝雪過魯陵岡圖四

道士徐知常字子中建陽人也能詩善屬文凡道儒典敎與夫制作無不該曉脫畧時輩蕭然老成有士君子之風方闡道敎首預選徐校讎琅函玉笈之書無不精確居閒則鼓琴瀹茗以自娛眞方外之士畫神仙事蹟明其本末位置有序仙風道骨飄飄凌雲蓋善命意者也舊嘗有痼疾遇異人得修煉之術却藥謝醫以至引年白髮紅顏眞有所得今爲沖虛大夫藥珠殿侍晨今御府所藏一

寫神仙事蹟一

道士李得柔字勝之本河東晉人後徙居西洛得柔祖宗固嘗守漢州日有道士尹可元者犯法當死因緩之以免可元頗妙丹青臨羽化日自念云願生李族爲男子以報厚德是夕得柔母夢一黃冠來扣門旣寤果生子今得柔是也得柔幼喜讀書工詩文至於丹青之技不學而能蓋驗其夙世之餘習焉寫貌甚工落筆有生意寫神仙故實嵩岳寺唐吳道元畫壁內四眞人像其骨目風矩見之使人遂欲仙去設色非畫工比所施朱鉛多以土石爲之故世俗之所不能知也方國家闡道之初讎校瓊文藥苳得柔首被其選議論品藻莫不中理今爲紫虛大夫凝神殿校籍今御府所藏二十有六

大茅仙君像一　二茅仙君像一

三茅仙君像一　鍾離權眞人像一

南華眞人像一　韋善俊眞人像一

呂巖仙君像一　蘇仙君像一

欒仙君像一　陶仙君像一

封仙君像一　寇仙君像一

張仙君像一　譚仙君像一

孫思邈眞人像一　王子喬眞人像一

朱桃椎眞人像一　浮丘公像一

劉根眞人像一　天師像一

太上浩劫圖一　沖虛至德眞人像一

寫吳道元眞人像四

宣和畫譜卷第四

宣和畫譜卷第五

人物敘論

昔人論人物則曰白皙如瓠其爲張蒼眉若畫其爲馬援神姿高徹之如王衍閑雅甚都之如相如容儀俊爽之如裴楷體貌閑麗之如宋玉至於論美女則蛾眉皓齒如東隣之女瓌姿豔逸如洛浦之神至有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者皆是形容見於議論之際而然也若夫殷仲堪之眸子裴楷之頰毛精神有取於阿堵中高逸可置之丘壑間者又非議論之所能及此畫者有以造不言之妙也故畫人物最爲難工雖得其形似則往往乏韻故自吳晉以來號爲名手者才得三十三人其卓然可傳者則吳之曹弗興晉之衛協隋之鄭法士唐之鄭虔周昉五代之趙岩杜霄本朝之李公麟彼雖筆端無口而尚論古之人至於品流之高下一見而可以得之者也然有畫人物得名而特不見於譜者如張昉之雄簡程坦之荒閑尹質維眞元霑之形似非不善也蓋前有曹衛而後有李公麟照映數子固已奄奄是知譜之所載無虛譽焉

人物一 前代帝王等肖像附

吳

曹弗興

晉

衛協　謝稚

隋

鄭法士

唐

楊寧　楊昇

張萱　鄭虔

陳閎　周古言

曹弗興吳興人也以畫名冠絕一時孫權命畫屏誤畫成蠅狀權疑其眞至於手彈之時吳有八絕弗興預一焉又嘗溪中見赤龍天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於是取弗興畫龍置水傍應時雨足且南齊去吳爲未遠而謝赫謂弗興之迹殆不復見祕閣之內獨有所畫龍頭又況後南齊數百歲耶嘗畫兵符圖極工然不見諸傳記者豈非一時祕而不出故得以傳遠不坐豐狐文豹之厄也今御府所藏一

兵符圖

衛協以畫名于時作道釋人物冠絕當代嘗畫七佛圖不點目睛人或疑而有請協謂不爾即恐其騰空而去世以協爲畫聖名豈虛哉顧愷之以丹青自名獨愼許可亦謂七佛與烈女圖偉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巧密於情思而自以所畫爲不及協有烈士圖卞莊子刺虎圖舊傳於代歷世既遠罕見其本今所存者有卞莊子刺虎圖高士圖皆橫披短軸而高士圖恐因傳流之誤而爲之名豈古烈士圖耶姑因之而不復易今御府所藏三

卞莊子刺虎圖一　高士圖二

謝稚陳郡陽夏人也初爲晉司徒主簿入宋爲寧朔將軍善畫多爲賢母孝子節婦烈女爲圖有補於風教雖祇筆和墨不無意也今御府所藏二

烈女正節圖一　三牛圖一

鄭法士不知何許人也在周爲大都督員外侍郎建中將軍入隋授中散大夫善畫師張僧繇當時已稱高弟其後得名益著尤長於人物至冠瓔佩帶無不有法而儀矩丰度取像其人雖流水浮雲率無定態筆端之妙亦能形容論者謂江右自僧繇已降法士獨步焉法士弟法輪亦以畫稱雖精密有餘而不近師匠以此失之子德文孫尚子皆傳家學尚子睦州建德尉尤工鬼神論者謂優劣在父祖之間又善爲顫筆見於衣服手足木葉川流者皆勢若顫動此蓋深得法士遺範應之於心眷然耳故他人欲學莫能髣髴今御府所藏十

遊春苑圖四　遊春山圖二

讀碑圖四

楊寧善畫人物與楊昇張萱同時皆以寫眞得名開元間寫史館像風神氣骨不止於求似而已畫至人物爲難楊寧獨工其難而遂擅畫人物專門

之習豈易得哉今御府所藏三

出遊人馬圖一　劉聰對戎圖一

庖廚圖一

楊昇不知何許人也開元中爲史館畫與有明皇與肅宗像深得王者氣度後世摸倣多矣畫明皇者不知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但止於秀目長髯之態而已又恐覽者不能辨則制衣服冠巾以別之此衆人所能者不足道也昇以寫照專門又當時親見奇表宜乎傳之甚精郭若虛見聞志謂昇嘗作祿山像今亡矣宜若不足取誠使其人尚在衆必鬻食而糞弃雖有遺像亦墜穢不顧昇獨爲之者豈非著戒於往昔歟今御府所藏四

唐明皇眞一　唐肅宗眞一

聖賢宮圖一　高士圖一

張萱京兆人也善畫人物而於貴公子與閨房之秀最工其爲花蹊竹榭點綴皆極妍巧以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畫長門怨甚有思致又能寫嬰兒此尤爲難蓋嬰兒形貌態度自是一家要於大小歲數間定其面目髫稚世之畫者不失之於身小而貌壯則失之於似婦人又貴賤氣調與骨法尤須各別杜甫詩有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此豈可以常兒比也畫者宜於此致思焉舊稱萱作貴公子夜遊宮中乞巧乳母抱嬰兒按羯鼓等圖今御府所藏四十有七

明皇納凉圖一　整妝圖一

乳母抱嬰兒圖一　搗練圖一

執炬宮騎圖一　唐后行從圖五

挾彈宮騎圖一　宮女圖二

衛夫人像一　按鞨鼓圖一

按樂士女圖一　日本女騎圖一

宵雪圖二　扶掖士女圖一

五王博戲圖二　四暢圖一

織錦回文圖三　元辰像一

拂林圖一　橫笛士女圖二

鼓琴士女圖二　遊行士女圖一

藏謎士女圖一　樓觀士女圖一

烹茶士女圖一

明皇鬬雞射烏圖二

寫明皇擊梧桐圖二

虢國夫人夜遊圖一

虢國夫人遊春圖一

七夕祈巧士女圖三

寫太眞教鸚鵡圖一

虢國夫人踏青圖一

鄭虔鄭州滎陽人也善畫山水好書常苦無紙虔於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逐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三絕畫陶潛風氣高逸前所未見非醉臥北窗下自謂羲皇上人同有是況者何足知若人哉此宜見畫於鄭虔也虔官止著作郎今御府所藏八

摩騰三藏像一　陶潛像一

峻嶺溪橋圖四　杖引圖一

人物圖一

陳閎會稽人爲永王府長史傳寫兼工人物鞍馬其得意處輩流見之莫不斂衽開元中明皇召入供奉每令寫御容妙絕當時又嘗於太清宮寫肅宗不惟龍顏鳳姿日角月宇之狀逼眞而筆力英邁眞與閻立本並馳爭先故一時人多從其學韓幹亦以畫馬進明皇怪其無閎筆法使令師之其器重故可知也今御府所藏十有七

寫唐列聖像一　寫唐帝眞一

公子圖一　明皇擊梧桐圖一

李息摩眞一　六祖禪師像六

揭諦神像一　寫內廄龍駒圖二

人馬圖一　呈馬圖一

入草圖一

周古言不知何許人也善畫人物於婦人爲尤工多畫宮禁歲時行樂之勝世稱名筆然摹寫形似未爲奇特至於布景命思則意在筆外惟覽者得於丹青之所不到則知非常工所能爲也今御府所藏三

明帝夜遊圖二

鶴鴿士女圖一

宣和畫譜卷五終

宣和畫譜卷第六

人物二

唐

周昉　王朏
韓滉　趙溫其
杜庭睦　吳侁
鍾師紹

五代

趙嵓本名霖　杜霄
丘文播　丘文曉
阮郜　童氏

周昉字景元長安人也傳家閥閱以世胄出處貴游間寓意丹青頗馳譽當代兄皓善騎射因戰功授執金吾德宗召皓謂曰卿弟昉善畫欲令畫章欽寺神卿可特言之經數月帝又諭之方就畫其珍重如此初昉落墨時徹去幄帟使往來縱觀之又寺接國門賢愚畢至或言妙處或指擿未至衆目助其得失昉隨所聞改定月餘是非語絕遂下筆成之無復瑕纇當時推爲第一其後郭子儀壻趙縱嘗令韓幹寫照衆謂逼眞及令昉畫又復過之一日子儀俱列二畫於壁俟其女婦寧詢所畫謂誰女曰趙郎也問幹所寫曰此得形似問昉所畫曰此兼得精神姿制爾於是優劣顯然昉於諸像精意至於感通夢寐示現相儀傳諸心匠此殆非積習所能致故俗畫摹臨莫克髣髴至於傳寫婦女則爲古今之冠其稱譽流播往往見於名士詩篇文字中昉生平圖繪甚多而散逸爲不少正元來已有新羅國人於江淮間以善價求昉畫而去世謂昉畫婦女多爲豐厚態度者亦是一蔽此無他昉貴游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爲體而又關中婦人纖弱者爲少至其意穠態遠宜覽者得之也此與韓幹不畫瘦馬同意今御府所藏

七十有二

天地水三官像六　五星眞形圖一
五星圖一　五曜圖一
四方天王像四　降塔天王圖三
托塔天王像四　星宮像一
天王像二　授塔天王圖一
六丁六甲神像四　九子母圖三
寫金德像一　北極大帝聖像一
行化老君像一　明皇騎從圖一
楊妃出浴圖一　三揚圖一
織錦回文圖一　豫遊圖一
五陵遊俠圖一　蠻夷職貢圖二
烹茶圖一　宮女圖二
宮騎圖一　遊春士女圖一
烹茶士女圖一　凭欄士女圖一
橫笛士女圖一　舞鶴士女圖一

紈扇士女圖一　避暑士女圖一
覽照士女圖一　遊行士女圖一
吹簫士女圖一　遊戲士女圖一
圍棊繡女圖一　天竺女人圖一
拂林圖二　寫武后眞一
按舞圖三　藥欄石林圖一
妃子教鸚鵡圖一
寶塔出雲天王像一
北方毗沙門天王像一
明皇鬬鷄射鳥圖一
白鸚鵡踐雙陸圖一
北齊高歡帝幸晉陽宮圖一

王朏太原人官止劍州刺史喜丹青之習師周昉然精密則視昉爲不及一時如尉博文皆昉高弟也然朏過博文遠甚今御府所藏十

明皇燕居圖一　明皇斫膾圖三
寫唐帝后眞一　太眞禁牙圖一
寫卓文君眞一　避暑士女圖一
士女家景圖二

韓滉字太冲官止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退食之暇好鼓琴書得張顛筆法畫與宗人韓幹相埒其畫人物牛馬尤工昔人以謂牛馬目前近習狀最難似滉落筆絕人然世罕得之蓋滉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今御府所藏三十有六

李德裕見客圖一　七才圖一
才子圖二　孝行圖二
醉學士圖一　田家風俗圖一
田家移居圖一　高士圖一
村社圖一　豐稔圖三
村社醉散圖一　風雨僧圖一
逸人圖一　堯民擊壤圖二
醉客圖一　瀟湘逢故人圖一
村夫子移居圖一　村童戲蟻圖一
雪獵圖一　漁父圖一
集社鬬牛圖二　歸牧圖五
古岸鳴牛圖一　乳牛圖三

趙溫其成都人也父公祐以畫稱溫其幼而穎秀家學益工溫其子德齊亦以畫世其家時名不減父祖大中初溫其於大聖慈寺繼父之蹤畫天王帝釋筆法臻妙世稱高絕今御府所藏二

焚誦士女圖一　烹酪士女圖一

杜庭睦不知何許人也以畫傳於世道釋人物最爲世目之近習者而工之爲尤難自吳道元號爲絕筆學者隨其所得各自名家庭睦復善寫故實畫明皇斫膾圖人物品流見之風神氣骨間非有得於心者何以臻妙至此今御府所藏一

明皇斫膾圖

吳侁不知何許人也作泉石平遠溪友釣徒皆有幽致傳其蕭翼蘭亭圖人品輩流各有風儀披圖便能想見一時行記歷歷在目信乎書畫之竝傳有所自來也今御府所藏一

蕭翼蘭亭圖

鍾師紹蜀人也妙丹青畫道釋人物犬馬頗工三代而下禮儀綿邈至唐盛時雖房杜不敢議師紹乃能作尚齒圖豈無激而然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今於師紹見之今御府所藏一

尚齒圖

梁駙馬都尉趙岌本名霖後改今名喜丹青尤工人物格韻超絕非尋常畫工所及有漢書西域傳彈棊診脉等圖傳于世非胸次不凡何能遂脫筆墨畛域耶今御府所藏六

調馬圖一　臂鷹人物圖一
五陵按鷹圖四

杜霄善畫得周昉筆法爲多尤工蜂蝶及曲眉豐膾之態有秋千撲蝶吳王避暑等圖傳於世蓋蜂蝶之畫其妙在粉筆約略間故雖得者態度非風流蘊藉有王孫貴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故蛺蝶圖唐獨稱滕王要非鐵石心腸者所能作此婉媚之妙也今御府所藏十有二

撲蝶圖八　撲蝶士女圖一
撲蝶詩女圖二　遊行士女圖一

丘文播廣漢人也又名潛與弟文曉俱以畫得名初工道釋人物兼作山水其後多畫牛齕草飲水臥與犇逸乳牸放牧皆曲盡其狀嘗爲銜果鼠一時稱爲奇絕今已散逸莫知所在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五

文會圖四　豐稔圖一
六逸圖四　七才子圖二
維摩化身圖一　維摩示疾圖一
松下逍遙圖一　田家移居圖一
渡水僧圖一　驪山老母像一
三笑圖一　牧牛圖三
逸牛圖一　乳牛圖二
水牛圖一

丘文曉廣漢人文播弟也工道釋一時與文播齊名山水亦工要皆高世之習道家之仙風釋氏之慈相山川之神秀其非有得於心則未有能到其妙也今成都廣漢間文曉筆蹟尤多亦喜畫牧牛蓋釋氏以觀性此所以見畫於文曉焉今御府所藏四

渡水羅漢像一　故實人物圖一
牧牛圖二

阮郜不知何許人也入仕爲太廟齋郎善畫工寫人物特於士女得意凡纖穠淑婉之態萃於宮端率到閨域作女仙圖有瑤池閬苑風景之趣而霓旌羽蓋飄飄凌雲蓼綠雙成可以想像衰亂之際尤不可得但傳於世者甚少今御府所藏四

女仙圖一　遊春士女圖三

婦人童氏江南人也莫詳其世系所學出王齊翰畫工道釋人物童以婦人而能丹青故當時縉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曰林下材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裏能以丹青寫外邊後不知所終今御府所藏一

六隱圖一

宣和畫譜卷六終

宣和畫譜卷第七

人物三

宋

周文矩　石恪
李景道　李景遊
顧閎中　顧大中
郝澄　湯子昇
李公麟　楊日言

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也事僞主李煜爲翰林待詔善畫行筆瘦硬戰掣有煜書法工道釋人物車服樓觀山林泉石不墮吳曹之習而成一家之學獨士女近類周昉而纖麗過之昇元中煜命文矩畫南莊圖覽之歎其精備開寶間煜進其圖藏於祕府有遊春擣衣熨帛繡女等圖傳于世今御府所藏七十有六

天蓬像一　北斗像一
許仙嚴遇仙圖三　會仙圖一
佛因地圖一　神仙事跡圖二
文殊菩薩像一　盧舍那佛像一
觀音像一　金光明菩薩像一
寫僞主李煜真三　明皇取性圖二
明皇會棊圖一　五王避暑圖四
寫謝女真一　法眼禪師像一
阿房宮圖二　寫李蘭真一

斫膾圖二　火龍烹茶圖四
四暢圖一　問禪圖一
春山圖一　重屏圖一
聽說圖一　每秋胡故實圖一
鍾馗氏小妹圖五　高閑圖一
文會圖一　鍾馗圖二
金步搖士女圖一　煎茶圖一
謝女寫眞圖二　玉步搖士女圖二
詩意繡女圖一　寫眞士女圖一
按樂士女圖三　合藥士女圖四
理髮士女圖一　按樂宮女圖一
按舞圖一　玉妃遊仙圖一
宮女圖一　遊行士女圖一
琉璃堂人物圖一　慈氏菩薩像二
長生保命天尊像一
兜率宮內慈氏像一

李德裕見劉三復圖一

石恪字子專成都人也喜滑稽尚談辯工畫道釋人物初師張南本技進益縱逸不守繩墨氣韻息致過南本遠甚然好畫古僻人物詭形殊狀格雖高古意務新奇故不能不近乎譎怪孟蜀平至闕下被旨畫相國寺壁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力請還蜀詔許之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一

太上像一　鎮星像一

羅漢像一　四皓圍棊圖一
山林七賢圖三　遊行天王像一
女孝經像八　青城遊俠圖二

社饗圖二　鍾馗氏圖一

李景道僞主昪之親屬景道其一爲金陵號佳麗地山川人物之秀至于王謝子弟其風流氣習尚可想見景道喜丹青而無貴公子氣蓋亦餘膏賸馥所沾丐而然作會友圖頗極其息故一時人物見於燕集之際不減山陰蘭亭之勝今御府所藏一

會友圖

李景遊亦僞主昪之親屬與景道其季孟行也一時雅尚頗與景道同好畫人物極勝作談道圖風度不凡飄然有仙舉之狀聚嗣昪而諸昆弟皆王獨景遊不見顯封其畫世亦罕得其本今御府所藏一

談道圖

顧閎中江南人也事僞主李氏爲待詔善畫獨見於人物是時中書舍人韓熙載以貴游世胄多好聲伎專爲夜飲雖賓客揉雜歡呼狂逸不復拘制李氏惜其才豈而不問聲傳中外頗聞其荒縱然欲見樽俎燈燭間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閎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之故世有韓熙載夜宴圖李氏雖僭僞一方亦復有君臣上下矣至於寫臣下私褻以說則奈至多奇樂如張敞所謂不特畫眉之說已自失體又何必令傳於世哉一閱而弃之可也今御府所藏五

明皇肇梧桐圖四　韓熙載夜宴圖一

顧大中江南人也善畫人物牛馬兼工花竹嘗於南陵巡捕司舫予臥屏上畫杜牧詩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凭江樓殊有思致見者愛之而人初不知其名未甚加重後爲過客宿舫中因竊去乃更歎息然其他畫在世者不多有顧閎中亦善畫疑其族屬也今御府所藏一

韓熙載縱樂圖

郝澄字長源金陵句容人也得人倫風鑒之術故於畫尤長傳寫蓋像寫必於形似而畫者往往乏神氣澄於形外獨得精神氣骨之妙故落筆過人澄力學逮二十年而筆墨乃工聲譽益進作道釋人馬世多傳其本淸勁善設色今御府所藏一十有四

寫北極像一　神仙事跡一
出獵圖三　人馬圖二
渲馬圖六　牧放散馬圖一

湯子昇蜀人也畫山水人物頗工志慕高逸多繪方外事作文蕭彩鸞圖飄飄然仙風道骨與夫煙雲縹緲之狀便覺西山爽氣恍然在目有鑄鑑圖

傳於世至理所寓妙與造化相參非徒爲丹青而已者今御府所藏二

文蕭彩鸞寘會圖　鑄鑑圖

文臣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父虛一嘗舉賢良方正科任大理寺丞贈左朝議大夫喜藏法書名畫公麟少閱視即悟古人用筆意作眞行書有晉宋楷法風格繪事尤絕爲世所寶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目所覩即領其要始畫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至磐礴胸臆者甚富乃集衆所善以爲已有更自立意專爲一家若不蹈襲前人而實陰法其要凡古今名畫得之則必摹臨蓄其副本故其家多得名畫無所不有尤工人物能分別狀貌使人望而知其廊廟館閣山林草野閭閻臧獲臺輿皁隸至於動作態度顰伸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非若世俗畫工混爲一律貴賤妍醜止以肥紅瘦黑分之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縛雞行不在雞蟲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時公麟畫陶潛歸去來兮圖不在於田園松菊乃在於臨清流處甫作茅屋爲秋風所拔歎雖衾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離別慘恨

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其意其他種種類此唯覽者得之故創意處如吳生瀟灑處如王維謂華嚴會人物可以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是也此皆摭前輩精絕處會之在已宜出塵表然所傳於世者甚多人人得以考究公麟初喜画馬大率學薛幹略有損增有道人教以不可習恐流入馬趣公麟悟其旨更爲道佛尤佳嘗寫騏驥院御馬如西域千闕貢好頭赤錦膊驄之類寫貌至多至圉人懇請恐并爲神物取去由是先以画馬得名仕宦居京師十年不遊權貴門得休沐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蔭林坐石臨水翛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而公麟靳固不荅至名人勝士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厭棄與落筆了無難色又画古器如圭璧之類循名考實無有差謬從仕三十年未嘗一日忘山林故所画皆其胸中所蘊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其篤好如此病少間求画者尚不已公麟歎曰吾爲画如騷人賦詩吟咏情性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後作画贈人往往諄諄勸戒於其間與君平賣卜論人以禍福使之爲善同意殁後画益難得至有厚以金帛購之者由是賫絲幕倣僞以取利不減於画者率受其欺然不

能逃乎精鑒官至朝奉郎致仕卒于家至今四方士大夫稱之不名以字行又自號龍眠居士王安石取人慎許可與公麟相從於鍾山及其去也作四詩以送之頗被稱賞考公麟平生所長其文章則有建安風格書體則如晉宋間人画則追傾陸至於辨鍾鼎古器博聞強識當世無與倫比頃時段義得玉璽來上衆未能辨公麟先識之士論美不歎服以沉於下僚不能聞達故止以画稱今故詳載以明其出處云今御府所藏一百有七

寫大梵天像二　揭帝神像一
不動尊變相一　護法神像五
觀音像三　瑞像佛一
華嚴經相六　金剛經相一
維摩居士像一　無量壽佛像一
禪會圖一　釋迦佛像一
菩薩像一　寫摩耶夫人像一
緇衣圖一　親近菩薩像二
寫王維看雲圖一　寫十國圖二
寫羲之書扇圖一　寫盧鴻草堂圖一
寫王維歸嵩圖一　蔡琰還漢圖一
寫王維像一　寫職貢圖二
山莊圖一　書裙圖一
歸去來兮圖二　陽關圖一
四皓圖棊圖一　織錦回文圖一

女孝經相二　醉僧圖一
玉津訪石圖一　孝經相一
寫三石圖一　玻璃鑑圖一
寫生折枝花二　杏花白鵬圖一
天育驃騎圖一　寫唐九馬圖一
昭君出塞圖一　姑射圖一
五王醉歸圖一　豢龍氏圖一
寫玉蝴蝶圖一　御風真人圖一
遊騎圖一　小筆遊戲圖一
弄騎人馬圖一　習馬圖一
二馬圖一　馬性圖一
寫韓幹馬圖二　調習人馬圖一
北岸贈行馬圖一　寫東丹王馬圖一
天馬圖一　人馬圖二
星馬圖一　番騎圖一
九歌圖一　祖師傳法授衣圖一
彌陀觀音勢至像一
寫摩奴舍夫人像一
五星二十八宿像一
寫十大弟子像十
摹吳道元護法神像二
摹唐李昭道海岸圖一
摹吳道元四護法神像四
摹唐李昭道摘瓜圖一

王安石定林蕭散圖一
丹復訪麗居士圖一
寫徐熙四面牡丹圖一
摹北虜贊華蕃騎圖一

內臣楊日言字詢直家世開封人日言幼而有立喜經史尤得於春秋之學吐辭涉事雖詞人墨卿皆願從之游作篆隸八分可以追配古人尤於小筆妙得其趣其寫貌益精方仕宦未達而神考識之拔擢寫左右之漸於殿廬傳寫古督君臣賢哲繪像欽聖憲肅及建中靖國以欽慈皇太后寫真顧画史無有髣髴其儀容者命日言追寫既落墨左右環觀皆以手加額繼之以泣歎其儼然如生其精絕有至於是者作山林泉石人物荒遠蕭散氣韻高邁非世俗之画得以擬倫也官至中亮大夫晉州觀察使致仕贈昭化軍節度使謚莊簡今御府所藏四

秋山平遠圖一　溪橋高逸圖一
士女圖二

宣和畫譜卷七終

宮室敘論

上古之世巢居穴處未有宮室後世有作乃爲宮室臺榭戶牖以待風雨人不復營巢窟以居蓋嘗取易之大壯故宮室有臺臺門有制而山節藻梲雖文仲不得以濫也画者取此而備之形容豈徒爲是臺榭戶牖之壯觀者哉雖一點一筆必求諸繩矩比他画爲難工故自晉宋迄于梁隋未聞其工者蓋二百年之唐歷五代以還僅得衛賢以画宮室得名本朝郭忠恕既出視衛賢蓋其餘不足數矣然忠恕之画高古亦未易世俗所能知其不見而大笑者亦鮮焉若夫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與其車輿之制凡涉於度數而近類夫宮室者因附諸此自唐五代而至本朝画之傳者得四人信夫画之中規矩準繩者爲難工游規矩準繩之內而不爲所窘如忠恕之高古者豈復有斯人之徒歟後之作者如王瓘燕文貴王士元等輩故可以卑隸處因不載之譜

宮室 舟車附

唐

尹繼昭

五代

胡翼 衛賢

郭忠恕

尹繼昭不知何許人工画人物臺閣冠絕當世蓋專門之學耳至其作姑蘇臺阿房宮等不無勸戒非俗画所能到而千棟萬柱曲折廣狹之制皆有次第又隱算學家棄除法於其間亦可謂之能事矣然考杜牧所賦則不無太過者騷人者戒尤深遠焉画有所不能既也今御府所藏四

漢宮圖一　姑蘇臺圖二　阿房宮圖一

胡翼字鵬雲工画道釋人物至於車馬樓臺種種臻妙趙富都尉以画著名一時見異禮遇加厚喜臨摹古今名筆目之曰安定鵬雲記有秦樓吳宮盤車等圖傳於世今御府所藏八

秦樓吳宮圖六　盤車圖二

衛賢長安人江南李氏時爲內供奉長於樓觀人物嘗作春江圖李氏爲題漁父詞於其上至其爲高崖巨石則渾厚可取而皴法不老爲林木雖勁挺而枝梢不稱其木論者少之然至妙處復謂唐人罕及要之所取爲多焉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五

黔婁先生圖一　楚狂接輿圖一　老萊子圖一　王仲孺圖一　於陵子圖一　梁伯鸞圖一　羅漢圖一　溪居圖一　雪宮圖一　山居圖一　閒口盤車圖一　雪岡盤車圖一　竹林高士圖一　雪江高居圖一　雪景樓觀圖一　雪景山居圖二　渡水羅漢像一　神仙事跡圖二　嵓僧圖一　蜀道圖二

盤車圖二

郭忠恕字國寶不知何許人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歷官迄國朝太宗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喜画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画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筆也如韓愈之論文以用時時應事作下俗文章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如此今於忠恕之画亦云忠恕隱於画者其謫官江都踰旬失其所在後閱數歲陳摶會于華山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今御府所藏三十有四

尹喜問道圖一　明皇避暑宮圖四　避暑宮殿圖四　山陰避暑宮圖四　飛仙故實圖一　九曜像一　雪山佛利圖一　山居樓觀圖一　織錦璇璣圖三　湖天夏景圖二　車棧橋閣圖一　水閣晴樓圖一　行宮圖二　吹簫圖一

樓觀士女圖三

滕王閣上勃揮毫圖四

番族敘論

解縵胡之纓而斂衽魏闕袖操戈之手而息寨正朔梯山航海稽首禰藩願受一廛而爲氓至有遣子弟入學樂率貢職犇走而來賓者則雖異域之遠風聲氣俗之不同亦古先哲王所未嘗或弃也此番族所以見於丹青之傳然画者多取其佩弓刀挾弧矢遊獵狗馬之玩若所甚悉然亦所以陋蠻夷之風而有以尊華夏化原之信厚也今自唐至本朝画之有見於世者凡五人唐有胡瓌胡虔至五代有李贊華之流皆筆法可傳者益贊華系出北虜是爲東丹王故所画非中華衣冠而悉其風土故習是則五方之民雖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亦可按圖而考也後有高益趙光輔張戡與李成輩雖馳譽於時益光輔以氣骨爲主而格俗戡成全拘形似而乏氣骨皆不兼其所長故不得入譜云

番族 番獵附

唐

胡瓌　胡虔

五代

李贊華　王仁蔚

房從眞

胡瓌范陽人工画番馬鋪敘巧密近類繁冗而用筆清勁至於穹廬什器射獵部屬纖悉形容備盡凡画驟馳及馬等必以狼毫製筆疏染取其生意亦善體物者也有陰山七騎下程盜馬射鵰等圖傳于世其後以筆法授子虔梅堯臣嘗題瓌画胡人下馬圖其略云氊廬鼎列帳幕圍鼓角未吹驚塞鴻又云素紈六幅筆何巧胡瓌妙画誰能通則堯臣之所與故知瓌定非淺淺人也今御府所藏六十有五

卓歆圖二　牧馬圖十

番部驟馳圖一　番騎圖六

秋陂牧馬圖一　番部盜馬圖一

番部早行圖二　番部牧馬圖一

番族獵射騎圖一　射騎圖一

報塵圖一　起塵番馬圖一

番部下程圖七　番部卓歆圖三

番部射鵰圖二　卓歆番族圖二

射鵰雙騎圖一　轉坡番騎圖一

沙堈牧馳圖一　出獵番騎圖一

獵射圖六　牧馳圖一

番部按鷹圖一　毳幕卓歆圖一

番族牧馬圖一　番部汲泉圖一

牧放平遠圖一　牧馬番奉圖一

按鷹圖二　對馬圖一

平遠番部卓歆圖二

獵射番族人馬圖一

平遠射獵七騎圖一

胡虔范陽人學父瓌画番馬得譽世以謂虔丹青之學有父風益瓌以七騎下程射鵰盜馬等圖傳於世故知虔家學之妙殆未可分眞贋也今御府所藏四十有四

番部下程圖八　番族下程圖一

番部卓歆圖五　番部起程圖一

番族起程圖三　番族卓歆圖四

平遠獵騎圖一　番部盜馬圖一

番部牧放圖三　射鵰番騎圖一

汲水番騎圖一　射獵番族圖一

牧放番族圖一　番族按鷹圖一

射鵰圖一　獵騎圖二

番騎圖四　番馬圖一

簇帳番部圖一　番族獵騎圖二

平遠射獵七騎圖一

李贊華北虜東丹王初名突欲保機之長子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爲東丹國以突欲爲東丹王避嗣王德光之逼逐遂越海抵登州而歸中國時唐明宗長興六年十二月也明宗賜與甚厚仍賜姓東丹名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

察使又賜姓李更名贊華始汎海歸中國載書數千卷自隨尤好畫多寫貴人酋長至於袖戈挾彈奉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瓌奇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也然識者以謂馬尚豐肥筆乏壯氣其確論歟今御府所藏十有五

雙騎圖一　獵騎圖一

雪騎圖一　番騎圖六

人騎圖二　千角鹿圖一

吉首並驅騎圖一　射騎圖一

女眞獵騎圖一

王仁壽汝南宛人石晉時作待詔做吳生畫爲佛廟鬼神及馬等嘗於相國寺淨土院畫八菩薩人輒謂之吳生不復有辨之者以此知其所學之淺淺也既作浮屠氏畫則多在屋壁堂殿間歲月浸久隨以壞壞故存者絕少今御府所藏一

馳

房從眞成都人工畫人物番騎嘗於蜀宮幃壁間作諸葛亮引兵渡瀘布置甲馬恍若生動近時張戡番馬所以精者以戡朔方人耳今從眞蜀人而能番馬族帳非其所見亦不易得至於幃壁仍異縑楮皆其難者尤宜賞激焉惜乎緘櫝不能祕隨時湮沒也今御府所藏八

番族卓歇圖一　寫西域人馬圖一

卓歇圖二　調馬打毬圖一

薛濤題詩圖一　捕魚圖一

寫唐明皇眞一

宣和畫譜卷八終

宣和畫譜卷第九

龍魚紋論

易之乾龍有所謂在田在淵在天以言其變化超忽不見制畜以比夫利見大人詩之魚藻有所謂頒其首萃其尾依其蒲以言其游淡泳廣相忘江湖以比夫難致之賢者曰龍曰魚作易刪詩前聖所不廢則畫雖小道故有可觀其魚龍之作亦詩易之相爲表裏者也龍雖形容所不及然葉公好之而眞龍乃至則龍之爲畫其傳久矣吳曹弗興嘗於溪中見赤龍出水上寫以獻孫皓世以爲神後失其傳至五代才得傳古其放逸處未必古人所能到本朝董羽遂以龍水得名于時實近代之絕筆也魚雖耳目之所玩宜工者爲多而畫者多作庖中凡上物之所以爲葅風破浪之勢此未免往乎世議也五代衮義專以魚蝦馳譽本朝士人劉寀亦以此知名然後知後之來者世未乏也悉以時代繫之自五代至本朝得八人凡水族之近類者因附其末若徐白徐皐等輩亦以畫魚得名于時然所畫無涵泳噞喁之態使人但垂涎耳不復有臨淵之羨宜不得傳之譜也

龍魚 水族附

五代

袁義　僧傳古

宋

克夐　叔儺

董羽　楊暉

宋永錫　劉寀

袁義河南登封人爲侍衛親軍善畫魚窮其變態得噞喁游泳之狀非若世俗所畫作庖中物特使饞獠生涎耳今御府所藏十有九

遊魚圖六　戲魚圖二

群魚圖一　竹穿魚圖一

魚蟹圖一　魚蝦圖二

寫生鱸魚圖一　筍竹圖三

竹石圖一　蟹圖一

僧傳古四明人天資穎悟畫龍獨進乎妙建隆間名重一時至老筆力益壯簡易高古非世俗之畫所能到也然龍非世目所及若易爲工者而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狀至于湖海風濤之勢故得名於此者罕有其人傳古獨專是習宜爲名流也皇建院有所畫屏風當時號爲絕筆今御府所藏三十有一

衮霧戲波龍圖二　穿石戲浪龍圖二

吟霧戲水龍圖二　踴霧出波龍圖二

吟霧躍波龍圖一　爬山躍霧龍圖二

踴霧戲水龍圖一　穿石出波龍圖二

穿山弄濤龍圖二　出水戲珠龍圖一

戲雲雙龍圖一　戲水龍圖四

出洞龍圖一　戲珠龍圖二

出水龍圖一　祥龍圖一

吟龍圖一　戲龍圖一

戲水龍圖一　坐龍圖一

宗室克夐佳公子也戲弄筆墨不爲富貴所埋沒畫遊魚盡浮沈之態然惜其不見湖海洪濤巨瀾之勢爲毫端壯觀之助所得止京洛池塘間之趣耳官止右武衛大將軍漳州團練使累贈保康軍節度使追封高密侯今御府所藏一

遊魚圖一

宗室叔儺善畫多得意於禽魚每下筆皆默合詩人句法或鋪張圖繪間景物雖少而意常多使覽者可以因之而遐想昔王安石有絕句云汀洲雪沒水溶溶睡鴨殘蘆晚霽中歸去北人多憶此每家圖畫有屏風叔儺所畫率合於此等詩亦高致也官至濮州防禦使累贈少師今御府所藏十有七

鮮鱗戲荇圖二　荷花遊魚圖二

群蟲圖二　遊魚圖四

桃溪珍禽圖一　秋江宿禽圖一

戲荇圖一　弄萍游魚圖一

蓮塘灌水圖一　雪汀鷺鷥圖一

穿荇群魚圖一

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善畫魚龍海水不爲汀渚沮洳之陋滿沫洄幗之游喜作高門低柱乘長風破萬里浪驚宿怒濤與之爲出沒盡魚龍超忽變却之狀其筆端所得豈惟壯觀而已邪事僞主李煜爲待詔後隨煜歸京師即命爲圖畫院號學今金陵清凉寺有李煜八分題名蕭遠草書羽畫海水爲三絕羽語吃時以董啞子稱方太宗嘗令畫端拱樓壁觀者畏懾因以朽鍛羽亦終不偶頃畫水於玉堂北壁其洶湧瀾翻望之若臨煙江絕島間雖咫尺汗漫莫知其涯涘也宋白爲時聞人一見擊節稱賞因賦以詩其警句謂回眸已覺三山近滿壁潛驚五月寒則羽之得名豈虛矣哉今御府所藏十有四

騰雲出波龍圖一　踴霧戲水龍圖二

出山子母龍圖一　龍圖二

戰沙龍圖二　戲珠龍圖三

出水龍圖一　穿山龍圖一

江叟吹笛圖一

楊暉江南人善畫魚得其揚鬐鼓氣之態蘋蘩荇藻映帶清淺浮沈鼓躍曲盡其性今人畫魚者多拘鱗甲之數或貫柳或在陸奄奄無生意惟暉則不拘世習吹柳絮漾桃花於魚得計時往往見之筆下覽之者如在濠梁間然未免畫家者流所指摘也今御府所藏一

遊魚簡一

宋永錫蜀人也画花竹禽鳥魚蟹學梁廣善傳色大抵兩蜀丹青之學尤盛而工人物道釋者爲多自刁光處士入蜀而始以其學授黃荃而花竹禽鳥學者因以專門然終不能望荃之兼能也永錫亦後來之秀遂能以名家今御府所藏四

寫生花圖二　魚蟹圖二

文臣劉寀字宏道少時流寓都下狂逸不事事放意詩酒間亦能爲長短句與貴游少年相從無虛日善画魚深得戲廣浮深相忘於江湖之意蓋画魚者著鱗鰭刺分明則非水中魚矣安得有涵泳自然之態若在水中則無由顯露寀之作魚有得於此他人作魚皆出水之鱗蓋不足貴也由是專門頗爲士人所推譽漂泊不得志曳裾侯門一夕大雪擁九衢閭戶不出平時過從謂寀舊雪來今雪不來後數日友生候之意其僵仆矣因大叫出戶謂友生曰我阻雪不死與若曹罷酒不出許時擁褐壞屋下無所爲得封事一通可獻天子或有遇合自此遂吐胸中霓矣同輩皆笑之俄而上所陳事神考嘉歎而官之後歷任州縣今爲朝奉郎

今御府所藏三十

戲藻群魚圖一　群鮑戲交圖一
涿萍戲魚圖一　倒竹戲魚圖一
群魚戲荇圖一　群鯉逐蝦圖一
戲荇鱉魚圖一　游魚圖九
魚藻圖五　魚蟹圖一
戲荇魚圖一　戲水遊魚圖一
龜魚圖一　在藻魚圖二
牡丹遊魚圖一　落花遊魚圖一
穿荇遊魚圖一

宣和畫譜卷第十

山水敘論

嶽鎮川靈海涵地負至于造化之神秀陰陽之明晦萬里之遠可得之於咫尺間其非胸中自有丘壑發而見諸形容未必知此且自唐至本朝以画山水得名者類非画家者流而多出於縉紳士大夫然得其氣韻者或乏筆法或得筆法者多失位置兼衆妙而有之者亦世難其人蓋脅人以泉石宵旰煌霞痼疾爲幽人隱士之詞是則山水之於画市之於康衢世目未必皆也至唐有李思訓盧鴻王維張璪輩五代有荆浩關仝是皆不獨画造其妙而人品甚高若不可及者至本朝李成一出雖師法荆浩而擅出藍之譽數子之法遂亦掃地無餘如范寬郭熙王詵之流固已各自名家而皆得其一體不足以窺其奧也其間馳譽後先者凡四十人悉具于譜此不復書若商訓周曾李茂等亦以山水得名然商訓失之拙周曾李茂夫之工皆不能造古人之兼長譜之不載蓋自有定論也

山水一 寀石附

唐

李思訓　李昭道
盧鴻　王維
王洽　項容
張詢　畢宏

張璪　荆浩

五代

關仝　杜楷

李思訓唐宗室也弟姪之間凡玅極丹青者五人思訓最爲時所器重官止左武衛大將軍画皆超絶尤工山石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天寶中明皇召思訓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夜聞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詎非技進乎道而不爲富貴所埋沒則何能得此荒遠閒暇之趣耶其子昭道同時于此亦不凡故人云大李將軍小李將軍者大謂思訓小謂昭道也今人所画著色山往往多宗之然至其玅處不可到也今御府所藏十有七

山居四皓圖二　春山圖一

江山漁樂圖三　群峰茂林圖三

神女圖一　無量壽佛圖一

四皓圖一　五祚宮女圖一

踏錦圖三　明皇御苑出遊圖一

李昭道思訓之子父子俱以画齊名官至中書舍人時人以小李將軍稱智思筆力視思訓爲未及然亦翩翩佳公子也能不墮於裘馬筦絃之習而戲弄翰墨爲一時玅手領不偉歟武后時殘虐宗支爲宗子者亦皆惴恐不獲安處故雍王賢作黃臺瓜辭以自況冀其感悟而昭道有摘瓜圖著戒不爲無補爾今御府所藏六

春山圖一　落照圖二

摘瓜圖一　海岸圖二

盧鴻字浩然水范陽人山林之士也隱嵩少開元間以諫議大夫召固辭賜隱居服草堂一所今還山頗喜寫山水平遠之趣非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得之心應之手未足以造此画草堂圖世傳以比王維輞川草堂蓋是所賜一丘一壑自已足了此生今見之筆乃其志也今御府所藏三

窠石圖一　松林會眞圖一

草堂圖一

王維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尚書右丞唐史自有傳其出處之詳此得以略也維善画尤精山水當時之画家者流以謂天機所到而所學者皆不及後世稱重亦云維所画不下吳道元也觀其息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画意由是知維之画出於天性不必以画拘蓋生而知之者故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又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之類以其句法皆所画也而送元二使西安詩者後人以至鋪張爲陽關曲圖且往時之士人或有占其一藝者無不以藝掩其德若閻立本是也至人以画師名之立本深以爲恥若維則不然矣乃自爲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画師人李不以画師歸之也如杜子美作詩品量人物必有攸當時猶稱維爲高人王右丞也則其他可知何則諸人之以画名於世者止長於画也若維者玅齡屬辭長而擢第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之若師友兄弟乃以科名文學冠絶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之句皆以官稱而不名也至其卜築輞川亦在圖画中是其胸次所存無適而不瀟灑移志之於画過人宜矣重可惜者兵火之餘數百年間而流落無幾後來得其髣髴者猶可以絶俗也正如唐史論杜子美謂殘膏賸馥霑丐後人之意況乃眞得維之用心處耶今御府所藏一百二十有六

太上像二　山莊圖一

山居圖一　棧開圖七

劍閣圖三　雪山圖一

喚渡圖一　運糧圖一

雪岡圖四　捕魚圖二

雪渡圖三　漁市圖一

騾綱圖一　異域圖一

早行圖二　村墟圖二

度關圖一　蜀道圖四

四皓圖一　維摩詰圖二

高僧圖九　渡水僧圖三

山谷行旅圖一　山居農作圖二

雪江勝賞圖二　雪江詩意圖一
雪岡渡關圖一　雪川羈旅圖一
雪景餞別圖一　雪景山居圖二
雪景待渡圖三　群峰雪霽圖一
江皐會遇圖二　黃梅出山圖一
淨名居士像三　渡水羅漢圖一
寫須菩提像一　寫孟浩然眞一
寫濟南伏生像一　十六羅漢圖四十八

王洽不知何許人善能潑墨成画時人皆號爲王潑墨性嗜酒疎逸多放傲於江湖間每欲作圖画之時必待沈酣之後解衣礴薄吟嘯鼓躍先以墨潑圖幛之上迺因似其形像或爲山或爲石或爲林或爲泉者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已而雲霞卷舒煙雨慘淡不見其墨汚之迹非画史之筆墨所能到也宋白喜題品嘗題洽所画山水詩其首章云疊巘層巒一潑開細情高興互相催此則知洽潑墨之画爲臻妙也今御府所藏二

嚴光釣瀨圖　喬松圖

項容不知何許人當時以處士名稱之善画山水師事王默作松峰泉石圖筆法枯硬而少溫潤故昔之評画者譏其頑澀然挺特嶢絕亦自是一家今御府所藏二

松峰圖　寒松漱石圖

張詢南海人不第後流寓長安以画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覺寺爲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筆爲唐僖宗幸蜀見之歎賞彌日蓋早晚之景今昔人皆能爲之而午景爲難狀也譬如詩人吟詠春與秋冬則著述爲多而夏則全少耳其後蜀僞主王氏乃欲遷於所居與棟相連移之則損於是遂止詢嘗画雪峰危棧圖極工意其入蜀之所見也然亦所以著戒有臨淺履薄之遺風云今御府所藏二

雪峰危棧圖二

畢宏不知何許人善工山水乃作松石圖於左省壁間一時文士皆有詩稱之其落筆縱橫皆變易前法不爲拘滯也故得生意爲多蓋画家之流嘗有諺語謂画松當如夜叉臂鶴鵲啄而淡坳淺凸又所以爲石焉而宏一切變通意在筆前非繩墨所能制宏大曆間官至京兆少尹今御府所藏一

松石圖

張璪一作藻字文通吳郡人官止檢校祠部員外郎衣冠文行而爲一時名流善画松石山水自撰繪境一篇言画之要訣畢庶子宏擅名於當代一見驚異之蓋璪嘗以手握雙管一爲生枝一爲枯枿而四時之行遂驅筆得之所画山水之狀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幾若斷取一時號爲神品唐兵部員外郎李約好画成癖聞有家藏璪松石幛者迺詣購其家妻已練爲衣放知世間尤物遭不幸者豈特是而已乎孫何嘗有詩詠吳興而李章曰誰如張璪工松石擬裂鮫綃画作圖此則知璪之所画而爲一時稱賞今御府所藏六

松石圖二　寒林圖二
松竹高僧圖一

太上像一

荆浩河內人自號爲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嘗謂吳道元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蹤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故王洽之所画者先潑墨於縑素之上然後取其高低上下自然之勢而爲之今浩介二者之間則人以爲天成兩得之矣故所以可悅衆目使覽者易見焉當時有關仝號能画猶師事浩爲門弟子故浩之所能爲一時之所器重後乃撰山水訣一卷遂表進藏之祕閣梅堯臣嘗觀浩所画山水圖曾有詩其略曰上有荆浩字持歸翰林公之句而又曰范寬到老學未足李成但得平連工此則所以知浩所學固自不凡而堯臣之論非遇也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二

夏山圖四　蜀山圖一
山水圖一　瀑布圖一
秋山樓觀圖二　秋山瑞霽圖二
秋景漁父圖三　山陰讌蘭亭圖三
白蘋洲五亭圖一

寫楚襄王遇神女圖四

關仝一作拱長安人画山水早年師荆浩晚年筆力過浩遠甚尤喜作秋山寒林與其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漁市山驛使其見者悠然如在瀟橋風雪中三峽闐猿時不復有市朝抗塵走俗之狀蓋仝之所画其脫略毫楮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也而淡造古淡如詩中淵明琴中賀若非碌碌之画工所能知當時郭忠恕亦神仙中人也亦師事仝授學故筆法不墮近習仝於人物非所長於山間作人物多求胡翼爲之故仝所画村堡橋彴色色備有而翼因得以附名於不朽也今御府所藏九十有四

秋山圖二十二　秋晚煙嵐圖二
江山漁艇圖二　江山行船圖二
春山蕭寺圖一　秋山霜寒圖四
關山老木圖一　秋山樓觀圖四
秋山楓木圖一　秋山漁樂圖四
秋江早行圖二　秋峰聳秀圖二
群峰秋色圖三　奇峰高寺圖二
山舍謳歌圖一　山陰行人圖一
崦嵫待月圖一　林藪逍遙圖一
巖隈高偃圖一　蕭條煙霞圖一
岸曲醉吟圖一　霧鎖重關圖四
窠石平遠圖一　楓木峭壁圖一
石岸古松圖一　松木高士圖一
故實山水圖一　夏雨初晴圖二
山陰讌蘭亭圖四　仙山圖四
關山圖一　溪山圖一
崇山圖一　山水圖一
山城圖一　巨峰圖一
奇峰圖一　晴峰圖一
函關圖一　危棧圖一
雲巖圖一　石淙圖一
平橋圖一　峻極圖三

杜楷一作措成都人善工山水極妙作枯木斷崖雲崦煙岫之態息致頗遠又圖寫昔人詩句爲之亦可以想見其胸次耳今御府所藏一

翠屏金沙圖

宣和畫譜卷十終

宣和畫譜卷第十一

山水二

宋

董元　李成
范寬　許道寧
陳用志　翟院深
高克明　郭熙
孫可元　趙幹
屈鼎　陸瑾
王士元　燕肅

董元一作源江南人也善画多作山石水龍然龍雖無以考按其形似之是否其降墜自如出蟄離洞戲珠吟月而自有喜怒變態之狀使人可以遐想蓋常人所以不識者止以想像命意得於冥漠不可考之中大抵元所画山木下筆雄偉有嶄絕崢嶸之勢重巒絕壁使人觀而壯之故於龍亦然又作鍾馗氏尤見息致然画家止以著色山水譽之謂景物富麗宛然有亭患訓風格今考元所画信然蓋當時著色山水木多能倣息訓者亦少也故特以此得名于時至其出自胸臆寫山水江湖風雨溪谷峰巒晦明林霏煙雲與夫千岩萬壑重汀絕岸使覽者得之真若寓目於其處也而足以助騷客詞人之吟息則有不可形容者今御府所藏七十有八

夏山圖二　江山高隱圖二
設色春山圖二　群峰霽雪圖一
夏景窠石圖二　夏山牧牛圖一
林峰圖三　夏山早行圖二
秋山圖一　江山漁艇圖一
山麓漁舟圖一　江山盪槳圖一
萬木奇峰圖一　著色山圖二
窠石人物圖一　水墨竹禽圖三
晴峰圖一　山居圖三
山行圖一　松峰圖三
長壽眞人像一　寫孫眞人像一
江堤晚景圖一　重溪煙霭圖一
冬晴遠岫圖二　雪滿待渡圖二
密雪漁歸圖一　寒林重汀圖一
寒林鍾馗圖二　雪陂鍾馗圖二
寒江窠石圖一　寒林圖一
松檟平遠圖一　水石吟龍圖一
風雨出蟄龍圖二　出洞龍圖一
戲龍圖二　昇龍圖一
跨龍圖一　跨牛圖一
飲水牧牛圖一　鍾馗氏一
巖中羅漢像一　牧牛圖一
瀟湘圖一　漁舟圖一
漁父圖一　海岸圖一

採菱圖二　寒塘宿鴈圖三
夏景山口待渡圖一
水墨竹石栖禽圖二

孔子見虞丘子圖二

李成字咸熙其先唐之宗室五季艱難之際流寓於四方避地北海遂爲營丘人父祖以儒學吏事聞於時家世中衰至成猶能以儒道自業善屬文氣調不凡而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遂放意於詩酒之間又寓興于畫精妙初非求售惟以自娛於其間耳故所畫山林藪澤平遠險易縈帶曲折飛流危棧斷橋絕澗水石風雨晦明煙雲雪霧之狀一皆吐其胸中而寫之筆下如孟郊之鳴於詩張顛之狂於草無適而非此也筆力因是大進于時凡擅山水者必以成爲古今第一至不名而曰李營丘焉然雖畫家素喜譏評號爲善褒貶者無不斂衽以推之嘗有顯人孫氏知成善畫得名故貽書招之成得書且憤且歎曰自古四民不相雜處吾本儒生雖游心藝事然適意而已奈何使人羈致入戚里賓館研吮丹粉而與畫史冗人同列乎此戴逵之所以碎琴也卻其使不應孫忿之陰以賄厚賂營丘之在仕相知者冀其宛轉以術取之也不踰時而果得數圖以歸未幾成隨郡計赴春官較藝而孫氏卑辭厚禮復招之既不獲已至孫館成迺見前之所畫張於謁舍中成作色振衣而去其後王公貴戚皆馳書致幣懇請者不絕於遂而成漫不省也晚年好遊江湖間終於淮陽逆旅子覺以經術知名踐歷館閣孫宥嘗爲天章閣待制尹京故出金帛以購成之所畫甚多悉歸而藏之自成歿後名益著其畫益難得故學成者皆摹倣成所畫峰巒泉石至於刻畫圖記名字等庶幾亂眞可以欺世然不到處終爲識者辨之第名之不可揜而使人慕之如是信公議所同焉或云又兼善畫龍木亦奇絕也但所長在於山水之間故不稱云今御府所藏一百五十有九

重巒春曉圖四　煙嵐春曉圖二
夏山圖二　夏景晴嵐圖二
夏雲出谷圖四　秋山圖三
秋山靜釣圖一　冬晴行旅圖二
秋嶺遙山圖二　山鎖秋嵐圖二
冬景遙山圖二　密雪待渡圖二
江山密雪圖三　林石雪景圖三
群山雪霽圖三　雪麓早行圖一
雪溪圖二　雪峰圖一
愛景晴嵐圖三　愛景寒林圖三
寒林圖八　寒林獨玩圖一
奇石寒林圖二　巨石寒林圖四
嵐煙晚晴圖三　煙嵐曉景圖七
晴嵐曉景圖八　嵐光清曉圖二

曉嵐平遠圖二　曉景雙峰圖二
闊渚晴峰圖二　曉嵐圖一
晴嵐圖二　晴巒圖二
晴巒平遠圖三　晴巒蕭寺圖二
晴峰霽霭圖二　晴江列岫圖二
橫峰曉霽圖三　峻峰茂林圖一
喬木蕭寺圖一　長山平遠圖二
古木遙岑圖四　霧披遙山圖三
山陰磨溪圖二　高山圖三
平遠圖一　雙峰圖三
山腰樓觀圖三　讀碑窠石圖二
煙峰行旅圖二　遠浦遙岑圖一
煙波漁艇圖一　江山漁父圖一
亭泉松石圖一　秀峰圖一
平遠窠石圖一　起蟄圖一
大寒林圖四　小寒林圖二
山谷晴嵐圖二　江皐群峰圖三
老筆層峰圖二　群峰灌木圖二
春山早行圖三　春雲出岫圖二

范寬一名中正字中立華原人也風儀峭古進止疎野性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常往來於京洛喜画山水始學李成既悟乃歎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於是捨其舊習卜居於終南太

華岩隈林麓之間而覽其雲煙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默與神遇一寄于筆端之間則千巖萬壑恍然如行山陰道中雖盛暑中凜凜然使人急欲挾纊也故天下皆稱寬善與山傳神宜其與關李並馳方駕也蔡卞嘗題其画云關中人謂性緩爲寬中立不以名著以俚語行故世傳范寬山水今御府所藏五十有八

四聖搜山圖一　春山圖二
春山平遠圖三　春山老筆圖二
夏山圖十　夏峰圖三
夏山煙霭圖三　秋山圖四
秋景山水圖二　煙嵐秋曉圖二
冬景山水圖二　雪景寒林圖一
雪山圖二　雪峰圖二
寒林圖十二　山陰蕭寺圖二
海山圖一　崇山圖三
煉丹圖一

許道寧長安人善画山林泉石甚工初市藥都門時時戲拈筆而作寒林平遠之圖以聚觀者方時聲譽已著而筆法益得於李成晚遂脫去舊學行筆簡易風度益著而張士遜一見賞詠久之因贈以歌其略云李成謝世范寬死唯有長安許道寧時以爲榮今御府所藏一百三十有八

李亭賞雪圖一　春山曉渡圖二
春龍出蟄圖二　江山捕魚圖一
春雲出谷圖一　山林春煙圖一
三教野渡圖一　夏山圖七
煙溪夏景圖一　風雨驚牛圖一
秋山晴霭圖二　秋江喚波圖一
秋山詩意圖二　秋山晚渡圖一
秋山圖六　秋江閒釣圖一
秋江早行圖一　嵐鎖秋峰圖三
雪霽行舟圖三　雪峰僧舍圖一
雪滿群峰圖三　雪滿危峰圖三
群峰密雪圖三　群山密雪圖一
雪江漁釣圖二　雪山樓觀圖一
寒林圖十三　大寒林圖三
小寒林圖五　寒雲戴雪圖一
愛景晴巒圖三　晴峰漁浦圖一
晴嵐曉峰圖二　晴峰晚景圖三
晴巒圖三　晴峰圖三
雲出山腰圖三　煙鎖山腰圖三
晴峰漁釣圖一　群峰秀嶺圖二
群峰雙澗圖二　林樾遙岑圖一
江山積雪圖一　窠石戲龍圖二
山路早行圖一　霜秋晴巒圖一
江山歸鴈圖三　行觀華嶽圖一
曉挂輕帆圖一　層巒漁浦圖一

雲山圖一　林石圖二
寨石圖六　雙松圖二
捕魚圖一　牧牛圖一
臨溪圖一　履薄圖一
夏雲欲雨圖一　山觀蕭寺圖一
夏山風雨圖四　溪山風雨圖一
春嵐曉靄圖一　春山行旅圖一

寫李成夏峰平遠圖二

陳用志潁川郾城人居小窰因而時人皆呼爲小窰陳初爲圖畫院祗候已而告歸於家在鄉里中工畫道釋人馬山林等雖詳悉精微但疎放全少而拘制頗嚴故求之於規矩之外無飄逸處也大抵所學不能恢廓耳今御府所藏一

秋山圖

翟院溪北海人工畫山水而學李成與成同郡也院溪年少時爲本郡伶人一日郡守宴會方在庭執樂忽游目若有所寓頓失鼓節樂工舉其過而劾之守詰其故院溪具以其情對曰性本善畫操揵之次忽見浮雲在空宛若奇峰絕壁眞可以爲畫範目不兩視因失鼓節守歎而釋之此與賈島吟詩騎驢衝京尹何異古人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院溪近之矣院溪摹倣李成畫則可以亂眞至自爲多不能創意於成之外亦有所未至爾使擴而充之不已其可量也耶今御府所藏一

寫李成澄江平遠圖

高克明絳州人端愿謙厚不事矜持喜游佳山水間搜奇訪古窮幽探絕終日忘歸心期得處即歸燕坐靜室沈屏思慮幾與造化者游於是落筆則胸中丘壑盡在目前祥符中以藝進入圖畫院試之便殿圖畫壁遠待詔守少府監主簿賜紫克明亦善工道釋人馬花鳥鬼神樓觀山水等皆造高妙也時人有以勢利求者未必荅朋友間有願得者即欣然與之疏財好義畫流輩中未易得也今御府所藏十

春波吟龍圖二　夏山飛瀑圖二
寨石野渡圖二　煙嵐寨石圖二

村學圖二

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初以巧贍致工既久又益精深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愈造妙處然後多所自得至攄發胸臆則於高堂素壁放手作長松巨本回溪斷崖岩岫巉絕峰巒秀起雲煙變滅晻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熙後者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則有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說至於溪谷橋彴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爲畫式文多不載

至其所謂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長松亭亭爲衆木之表則不特畫矣蓋進乎道歟熙雖以畫自業然能教其子息以儒學起家今爲中奉大夫管勾成都府蘭涇秦鳳等州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買馬監牧公事亦深於論畫但不能以此自名今御府所藏三十

子猷訪戴圖二　奇石寒林圖二
詩意山水圖二　古木遙山圖二
巧石雙松圖二　江皐圖一
遙峰圖一　晴巒圖一
煙雨圖一　雲岩圖一
秀松圖一　春山圖一
寧嶺圖一　瀑布圖一
幽谷圖一　濺撲圖一
平遠圖一　寒峰圖一
斷崖圖一　秀巒圖一
古本圖一　茂峯圖一
遠山圖一　山觀圖一
谿谷圖一

孫可元不知何許人好畫吳越間山水筆力雖不至豪放而氣韻高古喜圖高士幽人巖居漁隱之趣嘗作春雲出岫觀其命意則知其無心於物聊游戲筆墨以玩世者所以非陶潛綺皓之流不見諸筆下今御府所藏十有二

陶潛歸去來圖一　滕王閣圖一
商山四皓圖二　山麓漁歌圖一
高隱圖一　春雲出岫圖一
江山蕭散圖一　山水圖二
山觀圖一　牧牛圖一

趙幹江南人善画山林泉石事僞主李煜爲画院學生故所画皆江南風景多作樓觀舟舡水村漁市花竹散爲景趣雖在朝市風埃間一見便如江上令人褰裳欲涉而問舟浦溆間也今御府所藏九

春林歸牧圖一　夏山風雨圖四
夏日玩泉圖一　煙雪秋涉圖一
冬晴漁浦圖一　江行初雪圖一

胡鼎開封府人善画山水仁宗朝爲圖画院祇候學燕貴作山林四時風物之變態與夫煙霞慘舒泉石凌礫之狀頗有思致雖未能極其精妙視等輩故已駸駸度越矣今画譜姑取之葢使學之者有進於是而已今御府所藏三

夏景圖三

陸瑾江南人善画江山風物落筆瀟灑殊無塵埃作四時圖繪春則山陰曲水夏則茂林泉石秋則風雨溪谿冬則雪橋野店鋪張點綴歷歷可觀至於捕魚運石水閣僧舍布置物像無不精確可以追蹤名手但傳于世不多耳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二

山陰高會圖一　溪山僧會圖一
水閣閒棊圖一　夏山圖四
雪橋圖一　運石圖一
磨溪圖二　溪山風雨圖三
漁家風景圖三　捕魚圖二
棄龍圖一　仙山圖二

王士元仁壽之子也止於郡推官襟韻蕭爽喜作丹青遂能兼有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仝屋木師郭忠恕凡所下筆者無一筆無來處故皆精微山水中多以樓閣臺榭院宇橋徑務爲人居處牕牖間景趣耳乏淡山大谷煙霞之氣議者以此病之然求其風韻則高於關仝其筆力則老於商訓今御府所藏一

山閣圖

文臣燕肅字穆之其先本燕薊人也後徙居曹南祖莽於陽翟今爲陽翟人文學治行縉紳推之其胸次瀟灑每寄心於繪事尤喜画山水寒林與王維相上下獨不爲設色舊傳太常與玉堂屏等皆肅之眞蹟而肅嘗寓於景寧坊所居亦有其画今皆湮沒焉獨睢頴洛佛寺尚存遺墨肅心匠甚巧不特善画山水凡創物足以驚世絕人且如徐州之蓮花漏是也又嘗有造鼓既畢而忘易鍰者無因可以便釘脚拳於鼓之腹遂造肅請術肅乃呼鍛者命作一大鎖簧入之泉皆服其智由是知肅画之妙皆類於此也而王安石於人物愼許可獨題肅之所画瀟湘山水圖詩云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獻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燕王葢元儼也爲元儼僚屬不肯下之有以見肅之操守焉至其抗章論獻天下疑案奏獻自肅始也全活至今何啻億萬計故安石又曰仁人義士埋黃土只有粉墨歸囊楮則歎息於斯不亦宜乎歷官至龍圖閣直學士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子孫既顯贈太師天下止稱燕公今御府所藏三十有七

春岫漁歌圖一　春山圖四
夏溪圖二　秋山遠浦圖一
冬晴釣艇圖二　雪滿羣山圖三
寒林圖一　大寒林圖二
小寒林圖二　解冰圖一
江山蕭寺圖二　古岸進山圖三
送寒衣女圖一　狀牛頭山聖圖一
渡水牛圖一　雙松圖二
松石圖一　寫李成解薄圖二
雪浦人歸圖四　寒雀圖一

宣和畫譜卷十二終

宣和畫譜卷第十二

山水三

宋

宋道　宋迪

王穀　范坦

黃齊　李公年

李時雍　王詵

童貫　劉瑗

梁揆　羅存

馮覲　巨然

日本國

文臣宋道字公達洛陽人以進士擢第爲郎善画山水閒淡簡遠取重于時但棄典即寓意非求售也其画故傳于世者絕少弟迪亦能画今御府所藏一

松竹圖

文臣宋迪字復古洛陽人道之弟以進士擢第爲郎性嗜画好作山水或因覽物得意或因寫物創意而運思高妙如騷人墨客登高臨賦當時推重往往不名以字顯故謂之宋復古又多喜画松而枯槎老枿或高或偃或孤或雙以至于千株萬株森森然殊可駭也聲譽大過於兄道今御府所藏三十有一

晴巒漁樂圖二　煙嵐漁浦圖一

扁舟輕泛圖一　古岸遙岑圖一

羣峯遠浦圖一　對岸古松圖二

闊浦遠山圖一　闊浪遙岑圖一

瀟湘秋晚圖一　江山平遠圖一

長江晚霽圖一　遙山松岸圖二

雙松列岫圖二　老松對南山圖一

崇山茂林圖二　遠浦征帆圖二

秋山圖一　道山圖二

遠山圖二　雪山圖一

八景圖一　萬松圖一

小寒林圖一

文臣王穀字正叔潁川鄢城人有吏才於儒學之外又寓典丹青多取今昔人詩詞中意趣寫而爲圖繪故鋪張布置率皆瀟灑居鄢城邑之南城有小亭下臨瀍水榜曰瀍景亭南通淮蔡北望箕潁川原明秀甚類江鄉景物吳處厚曾有詩云亂鶯啼處柳飛花拍拍春流漲曉沙正是江南梅子熟年年離恨寄天涯穀常遊其上得助甚多時發其妙於筆端間耳穀頃佐京尹後又爲大理卿今御府所藏三

洞庭曉照圖一　雪晴漁浦圖一

雪江旅息圖一

文臣范坦字伯候洛陽人以蔭補入官長於吏事所至皆以明辨稱善丹青作山水其筆法學關仝

李成至於摹寫花島則幾近之也雖寓意於此甚久然人罕知之蓋其不出以求知耳在洛中閒居之日爲多得游藝繪事下筆益老健世之論画者謂學人規矩多失之拘或柔弱無骨鯁坦既老健則拘與弱皆非所病焉今以承議郎徽猷閣待制致仕今御府所藏六

太上渡關圖一

寫李成江山梵刹圖四

寫徐崇嗣杏花對果圖一

文臣黃齊字思賢建陽人游太學有時名按藝每在高等後擢進士第調官都下僦居必擇閒曠遠市聲處官曹暮歸闔戶不出多寓興丹青遂作風煙欲雨圖非陰非霽如梅天霧曉霏微晻靄之狀殊有淡思使他人想像於微茫之間若隱若顯不能窮也此殆與詩人騷客命意相表裏齊歷官至大司成今任朝散大夫兵部侍郎致仕今御府所藏四

風煙欲雨圖一　晴江捕魚圖一

山莊自樂圖一　雪滿群峰圖一

文臣李公年不知何許人善画山水運筆立意風格不下於前輩寫四時之圖繪春爲桃源夏爲欲雨秋爲歸棹冬爲松雪而所布置者甚有山水雲煙餘思至於寫朝暮景趣作長江日出疎林晚照眞若物象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正合賢人詩客之賦詠若山明望松雪寒日出霧遂之類也公年嘗爲江浙提點刑獄公事今御府所藏十有七

桃溪春山圖一　夏溪欲雨圖一

秋江歸棹圖一　秋霜漁浦圖一

松峯積雪圖一　欲雨寒林圖一

雲生列岫圖一　遠煙平野圖一

日出長江圖一　疎林晚照圖一

秋江靜釣圖二　江山漁釣圖二

對岸古松圖二　長江秋望圖一

文臣李時雍字致堯成都人天章閣待制大臨之孫朝奉大夫隲之子也自大臨至時雍三世皆以書名于時時雍讀書刻意翰墨初從事舉子屢以行藝中鄉里選終不第遂以祖蔭補入仕崇寧中以書名籍甚方建書學首擢爲書學諭因獻頌遷博士喜作詩或寓意丹青間皆不凡作墨竹尤高遂將與文同並馳官至承議郎殿中丞今御府所藏一

渭川晚晴圖

駙馬都尉王詵字晉卿本太原人今爲開封人幼喜讀書長能屬文諸子百家無不貫穿視青紫可拾芥以取嘗袖其所爲文謁見翰林學士鄭獬獬歎曰子所爲文落筆有奇語異日必有成耳既長聲譽日益籍甚所從遊者皆一時之老師宿儒於是神考選尚秦國大長公主詵博雅該洽以至奕棊圖画無不造妙寫煙江遠壑柳溪漁浦晴嵐絕澗寒林幽谷桃溪葦村皆詞人墨卿難狀之景而詵落筆思致遂將到古人超軼處又精於書眞行草隸得鐘鼎篆籀用筆意即其第乃爲堂曰寶繪藏古今法書名画常以古人所画山水寘於几案屋壁間以爲勝玩曰要如宗炳澄懷臥遊耳如詵者非胸中自有丘壑其能至此哉喜作詩嘗以詩進呈神考一見而爲之稱賞至其奉秦國失歡以疾薨神考親筆責詵曰內則朋淫縱慾而失行外則狎邪罔上而不忠抑以見神考取捨人物示天下之至公不以好惡爲已私也然詵克能奉詔以自新雖牢落中獨以圖書自娛其風流蘊藉與有王謝家風氣若斯人之徒傾登易得哉歷官至定州觀察使開國公駙馬都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榮安今御府所藏三十有五

幽谷春歸圖一　晴嵐曉景圖一

煙嵐晴曉圖三　煙江疊嶂圖一

松路入仙山圖一　客帆挂瀛海圖一

風雨松石圖一　長江風雨圖一

漁鄉曝網圖一　柳溪漁浦圖一

江山漁樂圖一　江亭寓目圖一

漁村小雪圖一　江山平遠圖一

房次律宿因圖一　會稽三賢圖一

連山絕澗圖一　老松野岸圖一

金碧潺湲圖一　名山臥遊圖一
秀峯遠壑圖二　千里江山圖一
屏山小景圖一　寫李成寒林圖二
子猷訪戴圖一　山居圖二
松石圖二　長春圖一
遠景圖一

內臣童貫字道輔一作道通京師人性簡重寡言而御下寬厚有度量能容喜慍不形于色然能節制兵戎率有紀律父湜雅好藏畫一時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慤輩往往資給于家以供其所需貫侍其父獨取其尤者有得于妙處胸次磅礴間發其祕或見筆墨在傍則弄翰遊戲作山林泉石隨意點綴與盡則止人有收去者往往復取而壞之左右每因其興來揮毫落墨之時或在遐紙背或於斷幅間乃亟藏之不復出皆以爲珍玩也故因其少而尤貴之大抵命息瀟灑落筆簡易意足得之自然耳若宿習而非求合取悅也自古之用兵者如諸葛孔明亦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于分布粲然可觀如馬援聚米爲山川亦有畫意豈非方寸明於規畫不期乎能而能耶貫於此亦然貫策功湟鄯與夫西鄙拔城而俘馘夷醜體貌鎮重不嚴而威凡進退賞罰初不見運動之迹故莫得以窺之貫獨寬惠慈厚人率峙心至死爲著腳赦書蓋言其所至推恕有恩惠以及物也其如出處勳庸自有正史詳載此得以略也今貫歷官任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等路宣撫使封涇國公今御府所藏四

窠石四

內臣劉瑗字伯玉京師人持身端慤初終無玷時人謂五十餘年在仕而喜怒不形于色爲兩朝從龍未嘗自矜父有方平日性喜書畫家藏萬卷牙籤玉軸率有次第自晉魏隋唐以來奇書名畫無所不有故能考覈真僞論辨古今推其人世次遠近各有攸當故世所言書畫者皆率心服之凡中外之人有得繪畫而莫知主名者必以求瑗辨之瑗雖未敢誰何然論之皆有所歸也瑗亦能故筆作雲林泉石頗復瀟灑爺桓譚以謂能誦千賦自可爲之與此相類然適意而止所傳乃不多非若專門積累於歲月者也今瑗官至通侍大夫武勝軍一作清遠軍承宣使贈少師謚忠簡今御府所藏九

臨李成小寒林圖一
秋景平遠圖一　秋雲欲雨圖一
色山高士圖一　竹石小景圖一
小景墨竹圖二　墨竹圖一
竹石圖一

內臣梁揆字仲敘京師人以蔭補入仕自韶齡之時便喜刻雕及繪事矣及長因所閱甚多往往一見而便能似其宿習花竹人物凡可賦象者一一能之率取其名流高古之畫各擇其一以資衆善冀兼備焉揆齒方壯若更加討論使就繩檢則有加而無已揆今官任左武大夫達州防禦使直睿思殿今御府所藏二

春山霽雪圖一　蓮溪漁父圖一

內臣羅存字仲通開封人性喜畫作小筆雖身在京國而浩然有江湖之思致不爲朝市風埃之所汩沒落筆則有煙濤雪浪扁舟翻舞咫尺天際瑗岸高下人騎出沒披圖便如登高望遠悠然與魚鳥相往還此人後生若其學駸駸未已他日豈可量哉存官任武德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殿中省尚食局奉御今御府所藏二

秋江歸騎圖一　雪霽歸舟圖一

內臣馮覲字遇卿開封人少好丹青作江山四時陰晴旦暮煙雲縹緲之狀至於林樾樓觀頗極精妙畫金風萬籟圖恍然如聞笙竽于木末其間息致淡處殆與秋聲賦爲之相參焉惜乎覲性習未寧但恐他日參差耳覲今任武翼大夫永泰陵都監今御府所藏十有三

雨餘春曉圖一　江山春早圖一
霽雨乍晴圖一　薰風樓觀圖一
清夏潺湲圖一　霽煙長景圖一
南山茂松圖一　江山晚興圖一
金風萬籟圖一　霜濤凝煙圖一

霜秋漁浦圖一　江山密雪圖一
雪霽群山圖一

僧巨然鍾陵人善画山水淡得佳趣遂知名于時每下筆乃如文人才士就題賦詠詞源袞袞出於毫端比物連類激昂頓挫無所不有蓋其胸中富甚則落筆無窮也巨然山水於峯巒嶺竇之外下至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柏疎筠蔓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縈竹籬茅舍斷橋危棧眞若山間景趣也人或謂其氣質柔弱不然昔有嘗論山水者乃曰儻能於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使可驚崭絕峻處使可畏此眞善画也今巨然雖瑣細意頗類此而曰柔弱者恐以是論評之耳又至於所作雨脚如有爽氣襲人信哉昔人有画水挂於壁間猶曰波濤洶湧見之皆毫髮爲立況於煙雲變化乎前蹤迹一出於巨画錄欄之不爲過矣今御府所藏一百三十有六

夏景山居圖六　夏日山林圖一
夏雲欲雨圖一　秋江晚渡圖二
夏山圖三　九夏松峯圖三
秋山圖二　秋江漁浦圖四
溪山蘭若圖六　溪山漁樂圖六
溪山林藪圖二　溪橋高隱圖一
重溪疊嶂圖四　山溪水閣圖一

江山遠興圖二
江山晚景圖一
江山旅店圖一
江山歸棹圖六
江山平遠圖一
松峯高隱圖二
山林歸路圖一
曉林野艇圖一
林汀遠渚圖一
煙關小景圖一
雲嵐清曉圖三
松巖蕭寺圖一
嵐鎖羣峰圖四
小寒林圖二
山陰蕭寺圖二
松吟萬壑圖三
羣峯茂林圖二
山居圖一
煙江晚渡圖一
層巒圖一
金山圖一
廬山圖一
柏泉圖一
遠山圖一
江山靜釣圖一
江村捕魚圖一
江山晚興圖一
江左壯心圖一
江山行舟圖二
煙浮遠岫圖六
山林小筆圖一
茂林疊嶂圖一
林石小景圖一
雲橫秀嶺圖二
松路仙巖圖一
晴冬晚霽圖六
寒溪漁舍圖一
遙山漁浦圖二
遙山潤浦圖三
萬壑松風圖二
駝口山圖一
松巖山水圖二
山水圖四
秀峰圖三
鍾山圖一
松嶺圖二
遙山圖一
松峯圖三

高隱圖一　歸牧圖一
長江圖一　寨石圖一

日本國古倭奴國也自以近日所出故改之有画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小景設色甚重多用金碧考其眞水必有此第欲綵繪粲然以取觀美也然因以見殊方異域人物風俗又蠻陬夷貊非禮義之地而能留意繪事亦可尚也抑又見華夏之文明有以漸被豈復較其工拙耶舊有日本國官告傳至於中州比之海外地國已自不同宜其有此太平興國中日本僧與其徒五六人附商舶而至不通華語問其風土則書以對書以隸爲法其言大率以中州爲楷式其後再遣弟子奉表稱賀進金塵硯鹿毛筆倭画屏風今御府所藏三

海山風景圖一　風俗圖二

宣和畫譜卷十二終

畜獸敘

乾象天天行健故爲馬坤象地地任重而順故爲牛馬與牛者畜獸也而乾坤之大取之以爲象若夫所以任重致遠者則復見取於易之隨於是画史所以狀馬牛而得名者爲多至虎豹鹿豕獐兔則非馴習之者也画者因取其原野荒寒跳梁奔逸不就羈馽之狀以寄筆間豪邁之氣而已若乃犬羊貓貍又其近人之物最爲難工花間竹外舞榻綉幄得其不爲搖尾乞憐之態故工至於此者世難得其人粤自晉迄于本朝馬則晉有史道碩唐有曹霸韓幹之流牛則唐有戴嵩與其弟戴嶧五代有厲歸眞本朝有朱義韋犬則唐有趙博文五代有張及之本朝有宗室令松羊則五代有羅塞翁虎則唐有李漸本朝有趙邈齋貓則五代有李霅之本朝有王凝何尊師凡畜獸自晉唐五代本朝得二十有七人其詳具諸譜姑以尤者槩舉焉而包鼎之虎裴文睍之牛非無時名也氣俗而野使包鼎之視李漸裴文睍之壁戴嵩豈不縮手於袖間耶故非譜之所宜取

畜獸一

晉

史道碩

唐

漢王元昌　江都王緒

韋無忝　曹霸

裴寬　韓幹

韋鑒　韋偃

趙博文　戴嵩

戴嶧　李漸

李仲和　張符

史道碩不知何許人兄弟四人皆以善画得名而道碩尤工人馬及鵝等初與王微並師荀勗衛協技能上下二人優劣未判而謝赫謂王得其意史傳其似若是則微之所得者神道碩之所寫者形耳意與神超出乎丹青之表形與似未離乎筆墨蹊徑宜用此辨之今御府所藏三

三馬圖一　八駿圖一

牛圖一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少博學善画李嗣眞謂元昌曰天人之姿博綜伎藝頗得風韻自然超舉有画鞍馬鷹鶻傳于時雖閻立德立本不得以季孟其間画馬尤工非胸中有千里駿駿欲度驊騮前者豈能得之心而應之手耶今御府所藏三

羸馬圖一　獵騎圖二

江都王緒唐霍王元軌之子太宗姪也能書画最長於鞍馬以此得名官至金州刺史嘗謂士人多喜画馬者以馬之取譬必在人材駑驥遲疾隱顯遇否一切如士之遊世不特此也詩人亦多以託興焉是以画馬者可以倒指而數杜子美嘗觀曹霸画馬而有詩曰國初已來画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則緒爲一時之所重其可知歟今御府所藏三

寫拳毛騧圖一　人馬圖一

呈馬圖一

韋無忝京兆人與其弟無縱亦以画稱無忝在明皇朝以画馬及異獸擅名時外國有以師子來獻者無忝一見落筆酷似其眞百獸皆望而辟易明皇嘗遊獵一發中兩犯於元武北門當時命無忝傳寫之遂爲一時英妙之極且百獸之性與形相表裏而有雄毅而駿者亦有馴擾而良者故其足距毛鬣有所不同怒張妥帖亦從之而辨他人未必知此而獨無忝得之當時稱無忝画四足之獸者無不臻妙豈虛言哉無忝官至左武衛大將軍今御府所藏九

習馬圖一　散馬圖一

牧笛歸牛圖一　山石戲貓圖一

葵花戲貓圖一　戲貓圖一

勝遊圖一　寧王醉歸圖一

傾心圖一

曹霸髦之後髦以画稱於魏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像官至左武衛大將

軍杜子美丹青引以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者謂霸也子美眞知画者退之嘗謂苟可以寓其智巧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其論似是天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信矣蓋霸暮年飄泊於干戈之際而李不徙業此子美所謂富貴於我如浮雲者殆見乎此矣

今御府所藏十有四

逸驥圖二　玉花驄圖一
下槽馬圖二　內廐調馬圖一
老驥圖二　九馬圖三
牧馬圖一　人馬圖一
羸馬圖一

裴寬絳州聞喜人李父滻有聞于時寬粗以文詞進多從辟舉所至皆有能稱明皇朝爲范陽節度使兼採訪使頗受眷知唐史有傳不言寬能画惟云騎射彈碁投壺特妙以此推之能画可知大抵唐人多能書画特著不著耳由是所画傳於世者不多故爲傳記譜錄不載今御府所藏一

小馬圖

韓幹長安人王維一見其画遂推奬之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天寶初明皇召幹入爲供奉時陳閎乃以画馬榮遇一時上令師之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也明皇於是益奇之杜子美丹青引云弟子韓幹早入室謂幹師曹霸也然子美何從以知之且古之画馬者有周穆王八駿圖閻立本画馬似摸展鄭多見筋骨皆擅一時之名開元後天下無事外域名馬重譯累至內廐遂有飛黃照夜浮雲五方之棄幹之所師者蓋進乎此所謂幹唯画肉不画骨者正以脫落展鄭之外自成一家之妙也忽一夕有人朱衣元冠扣幹門者稱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疋幹立画焚之他日有送百縑來致謝而李莫知其所從來是其所謂鬼使者也建中初有人牽一馬訪醫者毛色骨相醫所未嘗見忽值幹幹驚曰眞是吾家之所画馬遂摩挲久之怪其筆意冥會如此俄頃若蹶因損前足幹異之於是歸以視所画馬本則腳有一點墨缺乃悟其画亦神矣米芾画史載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牛渚磯風大作不可渡於是禱中元水府祠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既寤遂獻所藏幹馬已而風止乃渡至今典廟中米芾乃以玉樓成必李賀記竊比諸此誠哉是言蓋才難也久矣不唯世間少天上亦少今御府所藏五十有二

明皇觀馬圖一　文皇龍馬圖一
寧王調馬圖一　八駿圖一
奚官習馬圖四　六馬圖一
明皇試馬圖一　五陵游俠圖一
三馬圖一　呈馬圖五

五王出遊圖一　內廐御馬圖三
騎從圖一　散驥圖三
按鷹圖一　寫三花御馬圖一
圉人調馬圖一　調馬圖三
習馬圖二　遊騎圖二
遊俠人馬圖二　李白封官圖二
老驥圖一　騎習人馬圖一
玉花白馬圖一　下槽馬圖四
內廐圖一　鑿馬圖一
明皇射鹿圖二　戰馬圖二

韋鑒長安人善画龍馬弟鑒工山水松石鑒之子偃亦画馬松石名于時鑒實鼻祖且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而鑒獨以龍馬得名豈非升降自如脫略羈控挾風雲奔逸之氣與夫躡景追電一秣千里得於心術之妙者足以知之所傳於世者不多今御府所藏三

七賢圖二　呈馬圖一

韋偃父鑒善画山水松石時名雖已籍籍而未免墮於古拙之習偃雖家學而筆力遒健風格高舉煙霞風雲之變與夫輪囷離奇之狀過父遠甚然世唯知偃善画馬蓋杜子美嘗有題偃画馬歌所謂戲拈禿筆掃驊騮倏見騏驎出東壁者是也然不止画馬而亦能工山水松石人物皆極精妙豈非世之所知特以子美之詩傳耶乃如黃四娘家

花公孫大娘舞劍器此皆因之以得名者也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七

牧放人馬圖一　三驥圖一

三馬圖一　葬江五馬圖一

牧馬圖九　散馬圖三

牧牛圖一　沙牛圖一

牧放羣驢圖一　早行圖二

讀碑圖二　松石圖三

松下高僧圖一

趙博文尚書左丞相趙涓之子世業儒喜丹青而於士女兔犬爲尤工然士女犬兔皆目前近習易於形似而一時如王朏周昉皆有盛名于世博文遂能相後先則是必有得之於筆外而不止於世俗區區形似之習也今御府所藏一

兔犬圖

戴嵩不知何許人也初韓滉晉公鎮浙右時命嵩爲巡官師滉画皆不及獨於牛能窮盡野性乃過滉遠甚至於田家川原皆臻其妙然自是廊廟間安得此物宜滉於此風斯在下矣世之所傳画牛者嵩爲獨步其弟嶧亦以画牛得名今御府所藏三十有八

春陂牧牛圖一　春景牧牛圖一

牧牛圖十　渡水牛圖一

歸牛圖二　飲水牛圖二

出水牛圖二

戲牛圖一　犇牛圖三

鬬牛圖二　犢牛圖一

逸牛圖一　水牛圖二

白牛圖一　渡水牧牛圖一

戴嶧嵩之弟嵩以画牛名高一時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苟致精于一若未有不進牛妙也如津人之操舟梓慶之削鐻皆所得于此於是嵩之画牛亦致精于一時也然嶧學嵩遂能接武其後然喜作犇逸之狀未免有所制畜其亦使觀者知所戒耶今御府所藏五

松石牧牛圖一　平坡乳牛圖一

逸牛圖一　鬬牛圖一

犇牛圖一

李漸不知何許人也官任忻州刺史善画番馬人物至於牧放川原尤盡其妙筆迹氣調當時號爲無儔子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有所不及今御府所藏七

川原牧馬圖二　三馬圖一

逸驥圖一　牧馬圖二

虎鬬牛圖一

李仲和忻州刺史漸之子善画番馬人物有父之遺風但筆力有所不逮也而相國令狐綯奕代爲相家有小画人馬幢是尤得意者憲宗嘗取置於禁中今御府所藏一

小馬圖

張符不知何許人也善画牛頗工筆法有得於韓滉亦韓之派也画放牛圖獨取其村原風煙荒落之趣兒童橫吹藉草之狀共一簑一笠殆將入牛相忘自非妙造其理有進於技者何以得之於筆端耶今御府所藏五

渡水牛圖一　牧牛圖三

水牛圖一

宣和畫譜卷十三終

宣和畫譜卷第十四

畜獸二

五代

羅塞翁　張及之
厲歸眞　李霭之

宋

令松　趙邈齕
朱義　朱瑩
甄慧　王凝
祁序　何尊師

羅塞翁乃錢塘令隱之子爲吳中從事喜丹青善画羊精妙卓絕世罕見其筆隱以詩名于時而塞翁獨寓意於丹青亦詞人墨客之所致恩今御府所藏二

牧牛圖　海物圖

張及之京兆人画犬馬花鳥頗工作犬得其敦厖無搖尾乞憐之狀世或傳其騎射圖擎蒼牽黃挽强馳驅筆力豪逸極妙然所得特犬馬之習方五代干戈之際風聲氣俗蓋有自而然今御府所藏一

寫犬圖

道士厲歸眞莫知其鄉里善画牛虎兼工竹雀鶩禽雖號道士而無道家服飾唯衣布袍徜徉閭閻視酒壚旗亭如家而歸焉人或問其出處乃張口如拳而不言所以人莫之測也一日朱梁太祖詔而問曰卿有何道理歸眞對曰臣衣單愛酒以酒禦寒用画償酒此外無能梁祖然之推是語以究其所得必非常人此與除睡人間總不知之意何異眞寓之於画耳南昌信果觀中有聖像甚工每苦雀鴿糞穢而歸眞爲画一鷂於壁間自此遂絕亦頗奇怪要其至非術則幾於神矣今御府所藏二十有八

雲龍圖一　乳虎圖一
牧牛圖七　渡水牧牛圖二
渡水牛圖一　牧放顧彭牛圖一
江堤牧放圖一　筍竹乳兔圖一
柏林水牛圖一　乳牛圖五
貓竹圖一　宿禽圖一
鵲竹圖二　筍竹圖一
蜂蝶鵲竹圖一　蔓瓜圖一

李霭之華陰人善画山水泉石尤喜画貓雅爲羅紹威所厚建一亭爲霭之援毫之所名曰金波時以號霭之爲金波處士妙得幽人逸士林泉之思致故一寄於画則無復朝市車塵馬足肩磨轂擊之狀眞胸中自有丘壑者也画貓尤工蓋世之画貓者必在於花下而霭之獨画在藥苗間豈非幽人逸士之所寓果不爲紛華盛麗之所移耶今御府所藏十有八

藥苗戲貓圖一　醉貓圖三
藥苗雛貓圖一　子母戲貓圖三
戲貓圖六　小貓圖一
子母貓圖一　蠆貓圖一
貓圖一

宗室令松字永年與其兄令穀俱以丹青之譽並馳工画花竹無俗韻以水墨作花果爲難工而令松獨於此不凡然巧作朽蠹太多論者或病之而画犬尤得名于時昏人謂画虎不成反類於狗牛令松故直作狗豈無意乎官至右武衛將軍隰州圓練使贈徐州觀察使追封彭城侯今御府所藏四

瑞蕉獅犬圖一　花竹獅太圖一
秋菊相屬圖二

趙邈齕亡其名朴野不事修飾故人以邈齕稱不知何許人也善画虎不惟得其形似而氣韻俱妙蓋氣全而夫形似則雖有生意而往往有反類狗之狀形似備而乏氣韻則雖曰近是奄奄待爲九泉下物耳夫善形似而氣韻俱妙能使近是而有生意者唯邈齕一人而已今人多稱包鼎爲上游者亦猶井蛙澤鯢何足以語滄溟之渺瀰也今御府所藏八

叢竹虎圖三　出山虎圖一
戰沙虎圖一　伏虎圖一

馴虎圖一　虎圖一

朱義江南人與朱瑩其族屬也皆以畫今得名作斜陽芳草牧笛孤吹村落荒閒之景而無市朝囂逐之趣雖聖戴嵩爲不及而亦後來名家今御府所藏六

牧牛圖三　橫笛牧牛圖一

飲水牛圖一　乳牛圖一

朱瑩江南人與朱義同族亦善畫牛馬得名尤工人物作牧牛圖極其臻妙然飲水齕草蓋牛之眞性非筆端深造物理而徒爲形似則人人得以專門矣獨瑩與義殆若知之者今御府所藏五

牧牛圖四　牛圖一

甄慧睢陽人善畫佛像帝釋脫落世間形相具天人之威儀故以此得名于時亦工畫牛馬而留意甚精至於穿絡真性固已失之矣而鞭繩之所制畜亦有見於警策者也畫雖不技而意之所在故有進於妙者今御府所藏一

牧童臥牛圖一

工疑不知何許人也嘗爲畫院待詔工畫花竹翎毛下筆有法頗得生意又工爲鸚鵡及師貓等非山林草野之所能不唯貴形象之似亦兼取其富貴態度自是一格苟不能焉終不到也今御府所藏一

繡毬獅貓圖

祁序一作典江南人善工畫花竹禽鳥又工畫牛人或謂有戴嵩遺風至於畫貓近世亦罕有其比貓與牛者皆人之所常見每難爲工昔人有畫鬬牛者衆稠共精獨有一田夫在傍乃指其瑕既而問之乃曰我見鬬牛多撅尾今揭其尾非也畫者惘然因服其不到序亦有鬬牛甚奇今御府所藏四十有四

倒影牛圖一　渡水乳牛圖二

四皓奕碁圖三　夾竹桃花圖二

長江漁樂圖一　瀟湘逢故人圖二

寫生雞冠花圖一　牧牛圖二十二

乳牛圖三　鬬牛圖二

水牛圖一　牧羊圖一

詩客圖二　虎圖一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也龍德中居衡岳不顯名氏常往來於蒼梧五嶺僅百餘年人嘗見之顏貌不改或問其氏族年壽但云何何或問其鄉里亦云何何時人因此遂號曰何尊師不見他技但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畫貓專門爲時所稱凡貓寢覺行坐聚戲散走伺鼠捕禽澤吻磨牙無不曲盡貓之態度推其獨步不爲過也嘗謂貓似虎獨有耳大眼黃不相同焉惜乎尊師不克之以爲虎但止工於貓似非方外之所習亦意其寓此以遊戲耳今御府所藏三十有四

戎葵太湖石圖一　葵石戲貓圖六

山石戲貓圖一　葵花戲貓圖二

葵石羣貓圖二　子母戲貓圖一

苋菜戲貓圖一　子母貓圖一

薄荷醉貓圖一　羣貓圖一

戲貓圖五　貓圖一

醉貓圖十　石竹花戲貓圖一

宣和畫譜卷十四終

宣和畫譜卷第十五

花鳥敘論

五行之精粹於天地之間陰陽一噓而敷榮一吸而摯斂則葩華秀茂見於百卉衆木者不可勝計其自形自色雖造物未嘗庸心而粉飾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觀衆目協和氣焉而羽毛有三百六十聲音顏色飲啄態度遠而巢居野處眠沙泳浦戲廣浮淡近而穿屋賀廈知歲司晨啼春噪晚者亦莫知其幾何固雖不預乎人事然上古采以爲官稱聖人取以配象類或以著爲冠冕或以畫於車服豈無補於世哉故詩人六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律曆四時亦記其榮枯語默之候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于此與詩人相表裏焉故花之於牡丹芍藥禽之於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鴛鴦必見之幽閒至於鶴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扶疎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展張於圖繪有以興起人之意者率能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今集自唐以來迄于本朝如薛鶴郭鵠邊鸞之花至黃荃徐熙趙昌崔白等其俱以是名家者班班相望共得四十六人其出處之詳皆各見于傳淡淡工拙可按而知耳若牛戩李懷衮之徒亦以畫花鳥爲時之所知戩作百雀圖其飛鳴俛啄曲盡其態然工巧有餘而殊乏高韻懷衮設色輕薄獨以柔婉鮮華爲有得若取之於氣骨則有所不足故不得附名于譜也

花鳥一

唐

滕王元嬰　薛稷

邊鸞　于錫

梁廣　蕭悅

刁光　周滉

五代

胡擢　梅行思

郭乾暉　郭乾祐

滕王元嬰唐宗室也善丹青喜作蜂蝶朱景元嘗見其粉本謂能巧之外曲盡精理不敢第其品格唐王建作宮詞云傳得滕王蛺蝶圖者謂此也今御府所藏一

蜂蝶圖

薛稷字嗣通乃河東汾陰人收之從子也少有才藻爲流輩所推外祖魏正家藏書畫甚多至於表疏之類無所不有皆虞世南褚遂良真蹟稷既飫觀遂銳意學之而書畫並進善花鳥人物雜畫而猶長於鶴故言鶴必稱稷以是得名且世之養鶴者多矣其飛鳴飲啄之態度宜得之爲詳然畫鶴少有精者凡頂之淡淡喙之黧淡喙之長短脛之細大滕之高下未嘗見有一一能寫生者也又至於別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難雖名手號爲善畫而畫鶴以托爪傳地亦其失也故稷之於此頗極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昔李杜以文章妙天下而李太白有稷之畫讚杜子美有稷之鶴詩皆傳于世蓋不識其人視其所與信不誣矣稷在睿宗朝歷官至太子少保封晉國公唐史自有傳今御府所藏七

啄苔鶴圖一　顧步鶴圖一

鶴圖五

邊鸞長安人以丹青馳譽于時尤長於花鳥得動植生意德宗時有新羅國進孔雀善舞召鸞寫之鸞於賁飾彩翠之外得婆娑之態度若應節奏又作折枝花亦曲盡其妙至于蜂蝶亦如之大抵精于設色如良工之無斧鑿痕耳然以技固窮奉不獲用轉徙於澤潞間隨時施宜乃畫帶根五參亦極工巧近時米芾論畫花者亦謂鸞畫如生今御府所藏三十有三

鷓鴣圖一　鷓鴣藥苗圖一

孔雀圖一　木瓜雀禽圖一

梨花鶺鴒圖一　木筆鶺鴒圖一

金盆孔雀圖一　本瓜花圖一

花鳥圖一　茱蝶圖二

木瓜圖一　葵花圖一

鸚禽圖一　鵲鶴圖一

寫生鶺鴒圖一　花苗鶺鴒圖一
芭蕉孔雀圖二　李子花圖一
折枝李實圖一　梅花鵪鶉圖一
牡丹圖一　牡丹白鵬圖一
牡丹孔雀圖一　梨花圖一
千葉桃花圖一　寫生折枝花圖一
花竹禽石圖二　鷺下蓮塘圖二
石櫺猴鼠圖一

于錫不知何許人也善畫花鳥最長于鷄極臻其妙有牡丹雙鷄雪梅雙雉二圖鷄家禽故作牡丹雉野禽故作雪梅莫不有理焉今御府所藏二

牡丹雙鷄圖　雪梅雙雉圖

梁廣不知何許人也善畫花鳥名載譜錄爲一時所稱故鄭谷作海棠詩有梁廣丹青點筆遲之句也谷以詩名家不妄許可谷既稱道廣之畫可見矣今御府所藏五

四季花圖一　夾竹來禽圖一
海棠花圖三

蕭悅不知何許人也時官爲協律郎人皆以官稱其名謂之蕭協律唯喜畫竹深得竹之生意名擅當世白居易詩名擅當世一經題品者價增數倍題悅畫竹詩云舉頭忽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其被推稱如此悅之畫可想見矣今御府所藏

鳥節照碧圖二　梅竹鶺鴒圖一
風竹圖一　筍竹圖一

刁光長安人自天復初入蜀善畫湖石花竹貓兔鳥雀之類愼交游所與者皆一時之佳士如黃荃孔嵩皆師事之議者以謂孔類升堂黃得入室其知言哉年踰八十益不廢所學今蜀郡僧寺中壁間花竹往往尚有存者今御府所藏二十有四

花禽圖五　芙蓉鷁鷁圖一
引雛鷄子圖一　蜂蝶茄菜圖一
桃花戲貓圖一　鷄冠草蟲圖一
雛雀圖一　萱草百合圖一
折枝花圖一　竹石戲貓圖二
棗苗戲貓圖二　子母貓圖二
子母戲貓圖一　羣貓圖一
貓竹圖一　夭桃圖一
兒貓圖一

周滉不知何許人也善畫水石花竹禽鳥頗工其妙作遠江近渚竹溪蓼岸四時風物之變覽圖便如與水雲鷗鷺相追逐蓋工畫花竹者往往依帶欄楯務爲華麗之勝而滉獨取水邊沙外故出於畫史輩一等也今御府所藏十有二

荷花鷁鷁圖一　秋荷鷁鷁圖二
蓼岸鷺鷥圖一　芙蓉雜禽圖一
水石雙禽圖一　水石鷺鷥圖二

水鷺圖一　秋塘圖一
秋景竹石圖一　鷄鵝圖一

胡擢不知何許人也博學能詩氣韻超邁飄飄然有方外之志嘗謂其弟曰吾詩思若在三峽之間聞猿聲時其高情逸興如此一遇難狀之景則寄之於畫乃作草木禽鳥亦詩人感物之作也今御府所藏六

木瓜錦棠圖一　折枝花圖一
寫生折枝花圖一　單葉月季花圖一
雜花圖一　桃花圖一

梅行息不知何許人也能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鷄以此知名世號曰梅家鷄爲鬬鷄尤精其赴敵之狀昂然而來竦然而待磔毛怒瘦莫不如生至於飲啄閒暇雌雄相將衆雛散漫呼食助叫態度有餘曲盡赤幘之妙宜其得譽焉鷄者庖府之物初不足貴昔人謂畫犬馬爲難工以其日夕近人唯鷄亦如此故作鬬鷄不無意也行息唐末人按五代家居江南爲南唐李氏翰林待詔品目甚高今御府所藏四十有一

牡丹鷄圖一　蜀葵子母鷄圖三
萱草鷄圖二　鷄圖十三
引雛鷄圖五　子母鷄圖三
野鷄圖一　籠鷄圖六
負雛鷄圖一　鬬鷄圖六

郭乾暉北海營丘人世呼爲郭將軍善画草木鳥獸田野荒寒之景鍾隱者亦一時名流變姓名執弟子禮師事久之方授以筆法乾暉常於郊居畜其禽鳥每澄思寂慮玩心其間偶得意即命筆格律老勁曲盡物性之妙今御府所藏一百有四

蕖竹柘鷄圖二　柘條鵲鷄圖一
老木禽鷄圖二　古木鷹鵲圖一
竹石百勞圖二　鷄搦百勞圖一
蕖棘百勞圖二　柘竹雜禽圖一
柘竹鷄子圖一　柘竹野鵲圖二
柘竹噪鵲圖一　柘條鶴鷄圖三
柘條鷄子圖一　柘林鵲鵲圖四
柘條鶉鷄圖一　鶺鷄圖一
梨花鷄禽圖一　蘆棘鶉鷄圖一
架上鷄子圖十六　野鷄鶴鶉圖一
枯枿鷄鷹圖四　竹木鷄鷹圖二
寫生鶴鶉圖一　古木鷹鵲圖四
俊禽并兎圖二　蒼鷹捕狸圖二
鵲鷄圖四　古木鷄子圖一
鷙禽圖一　鷄鷹圖六
棘兎圖二　棘鶉圖一
棘蘆圖一　秋兎圖一
棘雉圖三　噪禽圖一
鶉鷄圖八　鷓鷄圖六

蒼鷹圖一　鷄鶉圖一
鷄圖一　鷹圖一
野鷄圖一　鷄子圖一
貓圖一　鶺圖一
野鴨圖一

郭乾祐青州人兄乾暉有画名乾祐善工花鳥名雖不顯如其兄然所學同門亦相上下耳其漸染所及自然近之耶如画鷹隼使人見之則有擊搏之意然後爲工故杜子美想像其拏攫則曰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是画之精絕能興起人意如此豈不較其善否哉至俊爽風生非筆端之造化何可以言傳也又能画貓雖非專門亦有足采今御府所藏四

野鶺圖一　秋棘俊禽圖二
顧蜂貓圖一

宣和畫譜卷十五終

宣和畫譜卷第十六

花鳥二

五代

鍾隱　黃筌
黃居寶　滕昌祐

宋

宗漢　孝穎
仲佺　仲偈
士腆　士雷
曹氏

鍾隱天台人善画鷙禽榛棘能以墨色淺深分其向背初欲師郭乾暉知乾暉祕其術不以授人隱乃變姓名託館寫食於其家甘從服役逮逾時乾暉弗覺也隱陰伺其画而心得之一日乘興作鷄於壁間乾暉知亟就觀之驚歎不已乃謂子得非鍾隱乎遂善遇之益論画道爲詳因是馳譽噫百工技巧有心好之而欲深造其妙者雖得其術於艱難之中猶且堅壁不退況進於道者乎隱居江南所画多爲僞唐李煜所有煜皆題印以祕之近時有米芾論画言鍾隱者蓋南唐李氏道號爲鍾山之隱者耳固非鍾隱也因以辨之今御府所藏七十有一

寒蘆鶉鷄圖二　古木鷄鷹圖三
田犬逐兎圖二　蕖棘寒鶉圖一

秋汀鶉鷃圖二　叢棘百勞圖一
柘枝鶉鷃圖一　霜林鶉鷃圖四
柘條鶯鵲圖一　棘兔百勞圖一
柘條雙禽圖一　柘條山鵲圖一
柘條百勞圖一　遊仙松石圖二
鷃子竹石圖二　古木竹枝圖一
鷃子百勞圖一　棗棘鶉鷃圖一
架上鷹圖二　子母兔圖一
竹石小兔圖一　鷄鷹圖四
馴雉圖二　會禽圖一
鶺鴒圖一　架鷙圖一
噪禽圖二　雙禽圖四
架鷃圖三　鷹兔圖一
躍兔圖一　柘雀圖一
鶉鷃圖四　竹兔圖一
鷙禽圖一　飛鷃圖一
鷃子圖二　雙鷃圖二
柘鵲圖一　顧兔圖一
小兔圖一　秋兔圖一
棘雀圖一　鵲圖一
古木鷃圖一

黃筌字要叔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于時十七歲事蜀後主王衍爲待詔至孟昶加檢校少府監累遷如京副使後主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乃謂筌曰吳道元之畫鍾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也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本別改畫以拇指抉鬼之目者進焉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之所畫者眼色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筌所畫不妄下筆筌資諸家之善而兼有之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所學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如世稱杜子美詩韓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所以筌畫兼有衆體之妙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今筌於畫得之凡山花野草幽禽異獸溪岸江島釣艇古槎莫不精絕廣政癸丑歲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於陛殿之下誤認雉爲生掣臂者數四時蜀主孟昶嗟異之梅堯臣嘗有詠筌所畫白鷴圖其畧曰畫師黃筌出西蜀成都范君能自知范云筌筆不敢恣自養鷹鶻觀所宜以此知筌之用意爲至悉取生態是豈蹈襲陳迹者哉范君蓋蜀郡公范鎮也鎮亦蜀人故知筌之詳細其子居寶居寀亦以畫傳家學今御府所藏三百四十有九

桃花雛雀圖一　桃竹鸂鶒圖一
桃竹湖石圖二　桃竹錦鷄圖二
海棠鶺鴒圖一　海棠鸚鵡圖一
牡丹鶺鴒圖七　牡丹圖二

山石牡丹圖一　牡丹鶺鴒圖二
芍藥家鴿圖一　瑞芍藥圖一
芍藥黃鶯圖一　芍藥鳩子圖二
入苑黃鶯圖一　牡丹戲貓圖三
春龍出蟄圖一　梨花鶺鴒圖一
夏波乳牛圖一　夏山圖二
秋山詩意圖四　荷花鴛鴦圖一
芙蓉鸂鶒圖三　秋塘鸂鶒圖四
水石鴛鴦圖一　芙蓉鳩子圖一
芙蓉雙禽圖三　萱草野雉圖三
筍竹野鷄圖一　萱草山鷓圖一
水莊鸂鶒圖一　蘆花鸂鶒圖二
戲水鸂鶒圖一　竹石鳩子圖二
竹石黃鸝圖一　花石錦鷄圖一
寫瑞榮荷圖一　蹴鞠戴勝圖一
筍竹碧青圖二　芙蓉鴛鴦圖一
霜林鷄鴈圖二　湖灘煙鴛圖二
藥苗雙雀圖一　湖灘水石圖三
太湖石牡丹圖一　戲貓桃石圖一
竹堤雙鴛圖一　筍竹鶺雀圖一
筍竹雛雀圖一　雪竹文禽圖二
雪竹雙禽圖二　雪竹鳩子圖一
雪竹錦鷄圖二　雪竹雙雉圖一
雪禽雙雉圖二　雪景花禽圖二

雪竹山鶴圖二
雪景噪雀圖一
雪雀啄木圖一
雪景雀兎圖一
雪景宿禽圖一
雪雉圖二
雪兎圖四
寒禽圖一
竹鶴圖三
雙鶴圖一
梳翎鶴圖一
山茶鶉雀圖一
寫生錦鷄圖一
鄰蹋義燕兒圖一
柘竹鵓子圖一
蜂蝶花禽圖一
鷄子鵪鶉圖一
沒骨花枝圖一
柘條鵓子圖一
引雛雀圖一
柘竹雀蝶圖一
竹石繡纓圖一
詩意山水圖五
架上角鷹圖二
雪雀鴛鴦圖一
雪景鶴鶉圖一
雪景柘雀圖一
雪山圖二
雪禽圖二
雪雀圖四
寒鴛圖一
竹石鴛鴦圖一
六鶴圖二
獨鶴圖一
紅蕉下水鶴圖二
寒菊蜀禽圖一
寫生雜禽圖一
鄰蹋錦鷄圖三
鄰蹋山鶴圖一
雲出山腰圖二
瑪瑙盆鶉鴿圖一
捕雀貓圖一
逐雀貓圖一
寫生山鶴圖一
瀟瀟竹燕圖一
鶴鷄百勞圖一
架上鶻圖三
架上卑鶻圖一

雪景鶉雀圖一
蘆花瀟瀟圖二
山茶雪雀圖二
架上御鷹圖一
鷄鷹圖五
秋鶯圖一
雀鴨圖一
銜花鹿圖一
雙鴛圖一
水禽圖三
野雉圖三
折枝花圖一
鳩雀圖一
白鴿圖一
禽雀圖一
宿雀圖一
鷄圖一
蜀禽圖一
竹鴨圖二
錦鷄圖一
鶉鴿圖三
三清像三
壽星像三
寫十真人像一
竹石雙禽圖二
水石雙鴛圖二
白山鶴圖二
卑鶻圖二
錦棠圖一
老鶴圖一
鶻兎圖三
鶻狐圖一
竹石寒鴛圖三
鶴鵠圖一
蟬蝶圖一
鷹圖一
角鷹圖二
白鶻圖一
鶺鴒圖一
野鶺圖一
鶻圖二
秋鴨圖一
竹雀圖三
白鷹圖一
御鷹圖一
星官像二
南極老人像一
秋山壽星圖一

眞官像一
觀音菩薩像一
葛洪移居圖二
勘書人物圖一
莊惠觀魚圖二
七才子圖一
山居圖一
春日羣山圖二
秋陂躍兎圖二
雲水秋山圖四
竹蘆圖一
寫生玳瑁圖三
寫生龜圖一
玉步搖圖二
竹石小貓圖一
藥苗小兎圖一
藥苗戴勝圖一
出陂龍圖一
獵犬圖一
騎從圖一
雲巖圖二
昇龍圖一
歸山圖一
天台圖一
出山佛像一
自在觀音像二
勘書圖二
袁安臥雪圖三
長壽仙圖一
搜山天王像一
春山圖七
秋岸圖二
秋景山水圖二
竹石圖四
寫瑞白兎圖一
寫生碎金圖一
寫鍾馗氏圖一
山石貓犬圖一
蝼蛄戲貓圖一
子母戲貓圖一
溪山垂綸圖一
雲龍圖一
汀石圖一
墨竹圖一
躍犬圖一
醉仙圖一
出水龜圖一
草堂圖二

躍水龍圖一　桃石圖一
子母貓圖一　歸牧圖一
溪石圖一　草蟲圖一
閣道圖一　山橋圖一
食魚貓圖一　雙鹿圖一
齊金圖二　貓圖一
貓犬圖一　靈草圖一
太湖石海棠鷄子圖一
水墨湖灘風竹圖三
寫李息訓踏錦圖三
許眞君拔宅成仙圖一
夾竹海棠錦鷄圖二
竹石金盆鶺鴒圖三
寫薛稷雙鶴圖一
鶺鴒引雛雀竹圖一

黃君寶字辭玉成都人筌之次子以工畫得傳家之妙兼喜作字當時以八分書知名與父筌同事蜀主爲待詔後累遷至水部員外郎書畫本出一體蓋蟲魚鳥迹之書皆畫也故自科斗而後書畫始分是以夏商鼎彝間尚及見其典刑焉宜居寶之以書畫名子世也今御府所藏四十有一

竹岸鴛鴦圖一　桃竹鶺鴒圖一
杏花戴勝圖二　牡丹貓雀圖一
牡丹太湖石圖一　錦棠竹鶴圖二

躑躅錦鷄圖一　紅蕉山鵲圖一
折枝芙蓉圖一　雀竹雙兒圖一
柘竹山鷓圖一　筍石雙鶴圖一
筍竹湖石圖一　山居雪霽圖一
江山密雪圖一　山石小禽圖一
夾竹桃花圖一　牡丹雙鶴圖二
荷花鴛鴦圖一　架上角鷹圖一
架上銅背圖一　架上鶻圖一
雪兎圖一　春山圖二
千春圖一　秋江圖一
顧步鶴圖一　梳翎鶴圖一
竹鶴圖一　重屏圖一
雙鶴圖一　雛貓圖一
寒菊圖一　竹石金盆戲鶺圖三

滕昌祐字勝華本吳郡人也後遊西川因爲蜀人以文學從事初不婚宦志趣高潔脫畧時態卜築于幽閒之地栽花竹杞菊以觀植物之榮悴而寓意焉久而得其形似於筆端遂畫花鳥蟬蝶更工動物觸類而長蓋未嘗專於師育也其後又以畫鵝得名復精於芙蓉茴香兼爲夾紵果實隨類傳色宛有生意也其爲蟬蝶草蟲則謂之點畫爲折枝花果謂之丹青以此自別云大抵昌祐乃隱者也直託此遊世耳所以壽至八十五然年高其筆

猶强健意其有得焉今御府所藏六十有五

牡丹睡鵝圖二　芙蓉睡鵝圖一
芙蓉雙鶉圖一　芙蓉雙禽圖一
拒霜鶺鴒圖一　芙蓉貓圖一
拒霜花鵝圖二　拒霜花鴨圖二
慈竹芙蓉圖一　蟬蝶芙蓉圖一
芙蓉川禽圖一　湖石牡丹圖一
龜鶴牡丹圖四　太平雀牡丹圖一
茴香睡鵝圖一　鸂鶒圖一
蕤竹百合圖一　古木雙雉圖一
簾竹山鷓圖一　茴香戲貓圖一
山茶家鷄圖一　臥枝芙蓉圖一
藥苗鵝圖一　茴香鵝圖一
梳翎鵝圖一　水際鵝圖一
寫生折枝花圖二　夾竹梨花圖一
百合花川禽圖一　竹穿魚圖五
戲蓼魚圖一　竹枝牽牛圖一
梅花鵝圖二　戲水魚圖一
拒霜圖三　寫生芙蓉圖二
竹鶴圖一　家鵝圖一
芙蓉花圖二　牡丹圖一
萱草兎圖一　梨花龜圖二
梅花圖一　寒菊圖一
簾竹拒霜圖一　鵝圖三

嗣濮王宗漢字獻甫太宗之曾孫濮安懿王之幼子宗漢博雅該洽人皆不見其有富貴驕矜之氣又無沈酣於筦絃犬馬之玩而唯詩書是習法度是守平居無事雅以丹青自娛屢以畫進每加賞激又嘗爲八鴈圖氣韻蕭散有江湖荒遠之趣識者謂不減於古人歷官至泰寧軍節度使兗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提舉宗子學事嗣濮王贈太師追封景王謚孝簡今御府所藏八

水墨蓼花圖一　榮荷宿鴈圖一
榮荷小景圖一　聚沙宿鴈圖二
水莊蘆鴈圖二

宗室孝穎字師純端獻魏王之第八子也翰墨之餘雅善花鳥每優游藩邸脫略絺綺寄興於粉墨頗有思致凡池沼林亭所見猶可以取像也至於摸寫陂湖之間物趣則得之遐想有若目擊而親遇之者此蓋人之所難然所工尚未已將復有加焉宣和元年十一月冬祀圓壇前二日宿大慶殿宗室宿衛於皇城司宗正廳事孝穎在焉嘗賜所畫鵝鴿圖以報其所進課畫又以示詩人兄弟之意實異眷也孝穎今爲德慶軍節度使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二

四景花禽圖一　水墨花禽圖一
水墨雙禽圖一　和鳴鸂鶒圖一

蓮陂戲鵝圖一　蓮塘水禽圖一
窺魚翠碧圖一　映水珍禽圖一
秋灘雙鷺圖一　蓼岸鵝鴿圖一
水紅鵝鴿圖一　雪汀宿鴈圖二
水禽花果圖一　雪竹五色兒圖一
設色花禽圖一　設色禽果圖一
萱草紅領兒圖一　小景圖一
寫生花圖一　鷹壽四清圖一
木瓜烏頭白頰圖二

宗室仲佺字隱夫太宗元孫仲佺明敏無他嗜好獨愛漢晉人之文章至于品藻人物通貫義理雖老師巨儒皆與其進作詩平易効白居易體不沉酣於綺紈犬馬而一意於文詞翰墨間至于寫難狀之景則寄興于丹青故其畫中有詩至其作草木禽鳥皆詩人之思致也非畫史極巧力之所能到其亦翩翩佳公子耶歷官至潤州管內觀察使特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謚惠孝今御府所藏十有四

杏花繡綬圖一　秋荷鷺鷥圖一
蓼岸鷺鷥圖一　戎葵鶺鴒圖一
葵竹鷗鴨圖一　筍竹蠻鳩圖一
寫生雜禽圖四　寫生牡丹圖一
乳牛圖一　鵲竹圖二

宗室仲倜字存道長於宮邸不以塵俗汩其意雅好繪畫雖寒暑不捨既久益加進既進自得無所往而不經營晝息每歲都城士大夫有園圃者花開時必縱人遊觀仲倜乃載酒行樂初無緣飾況然於遊人中以筆麁粉墨自隨遇興來見高屏素壁隨意作畫率有佳趣或求則未必應也嘗於華陽郡主王憲家林亭間作鴛鴦浦激頃刻而就至於設色唯輕淡點綴而已往來觀者無不賞激也有題詩於其後曰睡足鴛鴦各欲飛水花欹岸兩三枝多情公子因乘興寫出江春日暖時其爲人稱譽如此官至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榮國公謚和惠今御府所藏七

照水杏花圖一　飛鷺戲晴圖一
雪天曉鴈圖一　翠竹新京圖一
五客熙春圖一　汀水禽圖二

宗室士腆善畫寒林晴浦得雲煙明晦之狀恍若憑高覽物寓目於空曠有無之間甚多思致往時蘇舜欽有寒雀喧喧滿竹枝輕風淅瀝玉花飛之句今士腆遂畫寒雀與雪圖者類此也其竹石等亦稱是官任武節郎今御府所藏五

煙浦幽禽圖一　寒禽與雪圖一
寒林圖一　晴浦圖一
竹石圖一

宗室士雷以丹青馳譽于時作鴈鶴鷗鷺溪塘汀渚有詩人思致至其絕勝佳處往往形容之所不

及又作花竹多在於風雪荒寒之中益胸次洗盡綺紈之習故幽尋雅趣落筆便與画工背馳官任襄州觀察使今御府所藏五十有一

春岸初花圖一　桃溪鷗鷺圖一
春江落鴈圖一　春晴雙鷺圖一
桃溪圖一　暖水戲鵝圖一
春江小景圖一　春岸圖一
蓮塘群鳧圖一　花溪會禽圖一
夏塘戲鴨圖一　夏溪鳧鷺圖一
初夏晴江圖一　夏景會禽圖一
夏浦珍禽圖一　柳岸鸂鶒圖一
蓮塘雙禽圖一　夏溪圖一
秋岸江禽圖一　秋蘆群鴈圖一
秋渚圖一　江干早秋圖一
初秋浦漵圖一　蓼岸游禽圖一
蓼岸群鳧圖一　蘆渚會禽圖一
秋芳圖一　寒江雪岸圖一
寒江梅雪圖一　寒汀雪鴈圖一
雪汀群鴈圖一　寒汀雙鷺圖一
林雪聚鴉圖二　雪汀百鴈圖一
雪溪圖一　梅汀落鴈圖一
五客群居圖一　寒林雪鴈圖一
湘浯晴望圖一　松溪會禽圖一
葵芳圖一　雪鴈圖一
戲鴨圖一　澄江圖二
湘鄉小景圖一　柳浦圖一
柳溪圖一　岸芳圖一
芳洲圖一

宗婦曹氏雅善丹青所画皆非優柔秋媚取悅兒女子者貞若得於遊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以集於毫端耳嘗画桃溪蓼岸圖極妙有品題者曰詠雪才華稱獨秀回紋機杼更誰如如何鸞鳳鴛鴦手画得桃溪蓼岸圖由此益顯其名千世但所傳者不多耳然婦人女子能從事於此豈易得哉今御府所藏五

桃溪圖一　柳塘圖一
蓼岸圖一　雪鴈圖一
牧羊圖一

宣和畫譜卷十六終

宣和畫譜卷第十七

花鳥三

宋

李煜　黃居宋
丘慶餘　徐熙
徐崇嗣　徐崇矩
唐希雅　唐忠祚

江南偽主李煜字重光政事之暇寓意丹青頗到妙處自稱鍾峯隱居又略其言曰鍾隱後人遂與鍾隱画溷淆稱之然李氏能文善書画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畫亦清爽不凡別爲一格然書畫同體故唐希雅初學李氏之錯刀筆後画竹乃如書法有顫掣之狀而李氏又復能爲墨竹此互相取備也其画雖傳於世者不多然推類可以想見至於画風虎雲龍圖者便見有霸者之略異於常画蓋不期至是而志之所之有不能遏者自非吾宋以德服海內而率土歸心者其孰能制之哉今御府所藏九

自在觀音像一　雲龍風虎圖一
柘竹雙禽圖一　柘枝寒禽圖一
秋枝披霜圖一　寫生鶺鴒圖一
竹禽圖一　棘雀圖一
色竹圖一

黃居寀字伯鸞蜀人也筌之季子筌以画得名居

寀遂能世其家作花竹翎毛妙得天眞寫怪石山景往往過其父遠甚見者皆爭售之唯恐後故居寀之画得之者尤富初事西蜀僞主孟昶爲翰林待詔遂圖画墻壁屏幛不可勝紀既隨僞主歸闕下藝祖知其名尋賜真命太宗尤加眷遇仍委之搜訪名画詮定品目一時等輩莫不斂衽筌居寀画法自祖宗以來圖画院爲一時之標準較藝者視黃氏體製爲優劣去取自崔白崔慤吳元瑜既出其格遂大變今御府所藏三百三十有二

春山圖六　春岸飛花圖二
竹石春禽圖一　夾竹桃花圖二
桃竹山鵲圖二　桃花竹鷂鸲圖三
杏花鸚鵡圖一　桃竹鵓鴿圖一
桃花御鷹圖二　桃竹野鶉圖一
桃花鶺鴒圖二　海棠錦鷄圖二
海棠竹鶴圖二　海棠家鴿圖二
海棠山鵲圖二　海棠鸚鵡圖一
夾竹海棠圖一　筍竹錦鷄圖一
牡丹圖三　牡丹雀貓圖二
牡丹鸚鵡圖一　牡丹竹鶴圖六
牡丹錦鷄圖五　牡丹山鵲圖四
牡丹鵓鴿圖八　牡丹黃鶯圖二
牡丹雀鴿圖一　牡丹戲貓圖三
蜂蝶戲貓圖一　芍藥圖一
萱草鷂鸲圖二　戲蝶貓圖一
葵花錦鷄圖一　桃竹銅鵲圖一
寫生梭竹圖一　寫蜀葵花圖三
寫生鷂鸲圖一　竹鶴湖石圖二
竹石青鶻圖三　竹石雙鵝圖二
竹石錦鳩圖一　竹石鵓雀圖一
竹石山鵲圖三　竹石雛雀圖一
竹石野雉圖一　竹石貓雀圖一
竹石圖四　竹石黃鸝圖一
竹石白鶻圖三　竹石貓圖一
水石鷂鸲圖二　水石鷺鷥圖三
戲水鷂鸲圖一　雛雀鷂鸲圖一
鷂鸲圖一　筍竹雀兎圖一
雀竹圖一　雀竹鷂鸲圖二
竹鶴圖二十一　筍竹圖一
詩意山水圖一　竹禽圖一
辛夷湖石圖一　湖灘墨竹圖一
筍竹鷂鸲圖二　引雛鷂鸲圖一
隴禽圖一　湖灘煙禽圖二
藥苗圖一　雜禽圖一
折枝花圖一　雜花圖四
子母貓圖一　竹筍雛雀圖一
寫生貓圖一　捕雀貓圖一
蓮塘鷂鸲圖一　獵騎圖二

躑躅雙雉圖一　躑躅鵓鴿圖四
躑躅山鵲圖一　躑躅雉鷄圖一
錦棠竹鶴圖二　寫眞士女圖一
寫生盆池圖一　寫生龜圖一
寫瑞兎圖一　捕魚霜鷺圖一
山水鷺鷥圖二　溪石雙鷺圖二
捕魚雙鷺圖一　望仙躑躅圖一
漁鷺圖一　鷺鷥圖二
山鵲棘雀圖一　古木山鵲圖一
棘雀圖一　鷺禽穴狐圖三
六鶴圖一　柘棘翎毛圖一
壽松雙鶴圖一　雙鶴圖二
架上鷹圖六　御鷹圖四
架上鷂子圖一　架上鸚鵡圖一
鷹狐圖二　鷄鷹圖三
皁鵰圖六　白鶻圖二
鵰狐圖十二　俊禽逐鷺圖一
灘石繡縷圖二　碎金圖一
桃花鶻圖一　秋景芙蓉圖八
芙蓉鷺鷥圖二　芙蓉鷂鸲圖一
芙蓉雙鷺圖一　拒霜圖四
翠碧芙蓉圖一　湖灘鷺鷥圖一
鷺鶻圖四　紅焦湖石圖一
水紅鷺鶻圖三　鷄冠花圖一

高秋鷙禽圖三　秋山圖一
秋岸圖三　秋舍圖三
寒菊鷺鷥圖一　寒菊鸂鶒圖二
蘆菊圖一　寒菊鵪子圖一
寒菊雙鷺圖二　寒菊圖一
雪竹鵪子圖二　雪雀圖五
雪景鵪子圖一　雪鷺寒雀圖一
山茶雪兎圖一　山茶雪雀圖一
雪禽圖二　雪兎圖二
雪竹野雉圖二　摹七十二賢圖一
水月觀音像一　自在觀音像一
寒林才子圖一　水墨竹石鶴圖一
藥苗引雛鴿圖一　夏景筍竹圖三
湖石牡丹圖五　山陰避暑宮殿圖二
寫生金瓶魏花圖一
湖石金盆鵪鴿圖一
牡丹金盆鷓鴣圖二
牡丹太湖石雀圖二
順風牡丹黃鸝圖一
小景竹石水禽圖一
水石山鷓鷺鷥圖三
蘆花寒菊鷺鷥圖四

丘慶餘本西蜀人文播之子善画花竹翎毛等物最工而兼長於草蟲凡設色者已逼於動植至其草蟲獨以墨之淺淡映發亦極形似之妙風韻高雅爲世所推初師滕昌祐及晚年遂過之人謂其得意處不減徐熙也因事江南僞主李氏後隨李氏歸朝今御府所藏四十有三

夾竹桃花圖一　湖石海棠圖一
忘憂圖一　四時花禽圖四
竹本五禽圖一　月季玳瑁圖一
月季貓圖一　竹石戲貓圖一
梅花戴勝圖一　折枝花圖一
葵花竹鶴圖一　牽牛夾竹圖一
山茶花兎圖二　折枝芙蓉圖二
芙蓉禽兎圖一　芙蓉山鷓圖二
猿雀芙蓉圖一　秋蘆鴈鵝圖三
湖石山茶圖一　山茶鸂鶒圖一
雪梅山茶圖一　古本雙兎圖一
胡桃猿圖一　棘雀霜兎圖一
朝雞圖一　鴈鵝圖二
鵪鴨圖一　竹禽圖一
拒霜圖四　寫生花圖一
寒菊圖一

徐熙金陵人世爲江南顯族所尚高雅寓興閒放画草木蟲魚妙奪造化非世之画工形容所能及也嘗徜徉遊於園圃間每遇景輒留故能傳寫物態蔚有生意至於芽者華者實者與夫濠梁

噞喁之態連昌森束之狀曲盡眞宰轉鈞之妙而四時之行蓋有不言而傳者江南僞主李煜銜璧之初悉以熙画藏之於內帑且今之画花者往往以色暈淡而成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蓁蓁然後傳色故骨氣風神爲古今之絕筆議者或以謂黃筌趙昌爲熙之後先殆未知熙者蓋筌之画則神而不妙昌之画則妙而不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爲熙歟梅堯臣有詩名亦愼許可至詠熙所画夾竹桃花等圖其詩曰花留蜂蝶竹有禽三月江南看不足徐熙下筆能逼眞繭素画成纔六幅又云年深粉剝見墨蹤描寫工夫始驚俗至李章乃曰竹眞似竹桃似桃不待生春長在目以此知熙画爲工矣熙之孫崇嗣崇勳亦頗得其所傳焉今御府所藏二百四十有九

長春圖一　折枝紅杏圖一
杏花海棠圖一　海棠圖二
折枝繁杏圖一　折枝海棠圖一
夭桃圖二　海棠銅蒂圖二
寫生海棠圖一　夾竹海棠圖二
照水海棠圖一　來禽緋桃圖一
躑躅海棠圖二　竝枝來禽花圖一
海棠梨花圖一　海棠練鵲圖一
桃竹山鷓圖三　梨花本瓜花圖一
桃杏花圖二　水林禽花圖一

紅棠梨花圖一　折枝梨花圖三
來禽圖五　裝堂桃花圖一
裝堂海棠圖一　裝堂躑躅花圖二
裝堂折枝花圖一　牡丹圖十三
牡丹梨花圖一　牡丹杏花圖一
牡丹海棠圖一　牡丹山鷓圖二
牡丹戲貓圖一　牡丹鵪鶉圖二
牡丹遊魚圖二　牡丹湖石圖四
紅牡丹圖一　折枝牡丹圖一
寫生牡丹圖二　寫瑞牡丹圖一
牡丹夭桃圖一　牡丹桃花圖三
風吹牡丹圖二　蜂蝶牡丹圖一
牡丹芍藥圖一　芍藥杏花圖
芍藥圖九　湖石芍藥圖三
蜂蝶芍藥圖一　芍藥桃花圖一
木瓜花圖八　綠李圖一
落花遊魚圖一　瑞蓮圖一
寫生花甕圖一　折枝花圖四
寫生折枝花圖五　千葉白蓮圖一
寫生花果圖二　寫瑠璃花甕圖二
寫生菜圖一　寫生禽果圖一
錦帶蜂蝶圖一　寫生家蔬圖二
玫瑰花圖一　翠瓶插果圖一
琅玕獨秀圖一　單葉刺紅花圖一

朱櫻圖一　枇杷圖一
蟬蝶鵪鶉圖一　蜂蝶戲貓圖一
藥苗戲蝶圖一　梅竹雙禽圖一
蟬蝶茄菜圖一　寶相花圖一
雛鵪藥苗圖一　莧菜戲貓圖
戲荇鮮魚圖一　藻荇遊魚圖一
穿荇魚圖一　子母鷄圖一
引雛雀圖一　小景野鴨圖一
錦繡堆圖一　邵圖圖一
魚藻圖一　竝禽圖六
宿禽圖三　金杏圖一
花鴨圖一　蟬蝶圖一
藥苗圖一　錦棠圖二
秋芳圖一　茄株圖一
茄菜圖一　戲貓圖三
菜圖一　木筆花圖一
魚蝦圖一　遊魚圖六
鵪鶉圖一　籜竹圖一
寫生芙蓉圖一　寫生葱茄圖一
木瓜鳩子圖一　黃葵花圖一
寫生草蟲圖一　茄菜草蟲圖一
紅藥石鵪圖二　竹木秋鷹圖一
湖石百合圖一　蓼岸龜蟹圖一
草蟲圖二　敗荷秋鷺圖一

傾心圖一　宿鴈圖一
古木山鷓圖二　古木鷓鴣圖一
古木棲禽圖一　雙禽圖一
五禽圖一　六禽圖一
八禽圖一　寒菊月季圖一
雙鴨圖二　寒塘晚景圖二
寒蘆雙鷺圖三　雪塘鴨鷺圖三
密雪宿禽圖三　雪汀宿禽圖二
雪梅宿禽圖一　寒蘆雙鴨圖二
蘆鴨圖二　雜禽圖一
雪竹圖三　雪竹鷄子圖一
雪梅會禽圖二　雪禽圖三
雪鴈圖五　暮雪雙禽圖二
果子圖一　遊荇魚圖一
繡纓圖一　蟬蝶錦帶折枝圖一

徐崇嗣熙之孫也長於草木禽魚綽有祖風如蠶繭之屬皆世所罕画而崇嗣輒能之又有墜地果實亦少能作者崇嗣亦喜摹寫見其博習耳然考諸譜前後所画率皆富貴圖繪謂如牡丹海棠桃竹蟬蝶繁杏芍藥之類爲多所乏者丘壑也使其展拓縱横何所不至今御府所藏一百四十有二

春芳圖二　桃溪圖二
桃竹水禽圖三　夾竹桃雀圖三
蘸水碧桃圖三　繁杏折枝圖一

碧壺桃花圖一　海棠桃花圖一
繁杏圖一　紅杏圖二
寫生桃圖一　海棠會禽圖二
海棠遊魚圖二　沒骨海棠圖一
寫生海棠圖一　遊魚圖三
戲魚圖二　牡丹圖五
千葉桃花圖一　牡丹鶺鴒圖一
牡丹鳩子圖一　寫生牡丹圖一
榮牡丹圖一　牡丹芍藥圖一
芍藥戲貓圖一　寫生芍藥圖二
寫生折枝花圖二　寫生葵花圖一
折枝雜果圖一　梅竹鵪子圖二
芍藥圖一　臨流叢竹圖三
夾竹桃花圖一　鄰蹋圖一
蜂蝶牡丹圖一　梨花圖二
夏葵圖一　蟬蝶花禽圖一
錦鷄鄰蹋圖二　水禽圖一
蜀葵鳩子圖一　黃葵花圖一
錦棠圖二　木瓜圖二
折枝木瓜圖一　蜂蝶茄菜圖一
藥苗鶺鴒圖一　蟬蝶藥苗圖一
藥苗草蟲圖一　藥苗鶺鴒圖三
藥苗茄菜圖四　藥苗圖一
蟬蝶茄菜圖一　蟬蝶鶺鴒圖一

野鶉藥苗圖一　茄菜錦鳩圖二
茄菜草蟲圖一　叢竹鷙禽圖三
木筆雙燕圖一　金沙水禽圖一
茄菜圖二　寫生茄菜圖一
寫生瓜圖一　寫生菜圖二
寫生鷄冠花圖三　茄鼠圖一
沙汀野鴨圖一　寫生果實圖四
折枝果實圖三　晴江小景圖一
竹貫魚圖一　筍竹雙兎圖一
雀竹圖二　四禽圖二
芙蓉圖二　雙鳧圖二
八鴨圖二　白兎圖一
蘆鴨圖二　雙鴨圖一
雙鵲圖一　羣鷺圖二
繡纓圖一　寒鴨圖二
草花戲貓圖一　雪浦宿禽圖三
雪竹雙禽圖一　雪江宿禽圖一

徐崇矩鍾陵人熙之孫也崇嗣崇勳其季孟焉画克有祖之風格熙画花竹禽魚蟬蝶蔬果之類極奪造化之妙一時從其學者莫能窺其藩也崇矩兄弟遂能不墜所學作士女蓋工曲尋豐臉蓋寫花蝶之餘息也今御府所藏十有四

天桃圖一　折枝桃花圖一
採花士女圖二　剪牡丹圖四

木筆花圖一　紫燕藥苗圖二
萱草貓圖一　花竹捕雀貓圖一
寫生菜圖一

唐希雅嘉興人妙于画竹作翎毛亦工初學南唐僞主李煜金錯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晚年變而爲画故顧掣三過處書法存焉喜作荆楚林棘荒野幽尋之趣氣韻蕭疎非画家之繩墨所能拘也徐鉉亦謂羽毛雖未至而精神過之其確論歟今御府所藏八十有八

梅竹雜禽圖一　梅竹百勞圖一
梅竹五禽圖二　梅雀圖一
桃竹會禽圖二　桃竹湖石圖三
桃竹鵪兒圖一　噪雀叢篠圖二
叢篁集羽圖二　茄芥蜂蝶圖一
竹石禽鷂圖一　寫生宿禽圖一
古木鴉鷹圖三　柘竹會禽圖二
柘竹宿禽圖三　柘竹雜禽圖八
柘竹雙禽圖一　柘竹山鷓圖一
柘竹野鴨圖一　柘竹錦鷄圖一
柘竹花雀圖一　柳柑宿雀圖一
雪竹噪禽圖一　雙雉圖一
雙禽圖一　竹石圖一
竹禽圖四　風竹圖一
竹鹿圖一　雪竹圖一

蘆鴨圖二　會禽圖五
鴒雀圖一　竝禽圖一
噪雀圖二　宿禽圖二
鷸鷃圖一　雪禽圖六
鷹猴圖一　雪鴨圖四
橫竹圖三　柘雀圖一
竹雀圖八

唐忠祚宿之從弟希雅之孫也善画羽毛花竹皆世傳之妙而王公豪右爭相延揖故戶外之屨常滿而得其画者遂爲珍賞蓋忠祚之画不特寫其形而曲盡物之性花則美而豔竹則野而閑禽鳥羽毛精迅超逸殆亦技進乎妙者矣今御府所藏二十

蟠桃脩竹圖一　柘枝宿禽圖三
柘枝銅觜圖一　柘條白頭翁圖一
羣禽噪狸圖三　鷄鷹圖四
寒林圖四　雀竹圖二
五禽圖一

宣和畫譜卷十七終

宣和畫譜卷第十八

花鳥四

宋

趙昌　易元吉
崔白　崔愨
艾宣　丁貺
葛守昌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善画花果名重一時作折枝極有生意傳色尤造其妙兼工於草蟲然雖不及花果之爲勝蓋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既流落則復自購以歸之故昌之画世所難得且画工特取其形似耳若昌之作則不特取其形似直與花傳神者也又雜以文禽貓兔識者以謂非其所長然妙處正不在是觀者可以略也今御府所藏一百五十有四

夾竹桃鴝圖一　春花圖一
桃竹雙鴝圖一　桃竹鵓鴿圖一
夾竹海棠圖一　錦棠月季圖一
海棠鳩子圖一　青梅含桃圖一
海棠鵓鴿圖一　錦棠鳩禽圖一
錦棠圖四　杏花圖一
牡丹圖六　牡丹錦雞圖一
牡丹鵓鴿圖二　牡丹貓圖一
牡丹戲貓圖一　寫生牡丹圖一

芍藥圖二　海棠芍藥圖一
萱草小貓圖一　萱草圖一
萱草榴花圖一　萱草戲貓圖一
石榴芍藥圖一　石榴蒲萄圖一
躑躅鶺子圖一　李實枇杷圖一
石榴梨圖一　蒲萄枇杷圖二
萱草蜀葵圖一　李實緋杏圖一
梅杏圖一　寫生梨實圖一
瓜桃圖一　榴花戲貓圖二
朱櫻碧李圖一　躑躅戲貓圖二
繡纓長春圖一　黃葵鸂鶒圖二
躑躅雀竹圖一　拒霜鷺鷥圖二
拒霜野雉圖一　拒霜圖四
拒霜錦雞圖三　芙蓉野鷺圖一
寫生芙蓉圖一　芙蓉竹鷄圖一
拒霜寒菊圖二　芙蓉銅觜圖一
葵花引禽圖一　葵花戴勝圖一
葵雉圖一　蓼岸秋兔圖一
牽牛繡纓圖一　寫生花兔圖一
荔子霜橘圖一　寫生紅薇圖一
蒲萄栗蓬圖一　木瓜寒菊花圖一
梅花雙鷄圖一　梅花山茶圖一
山茶繡纓圖一　山茶花兔圖一
栗蓬木瓜圖一　山茶雙鷄圖一

山茶圖一　山茶小兔圖一
山茶竹兔圖二　早梅山茶圖一
早梅錦鷄圖一　寫生折枝花圖六
梅雀圖一　梨柿圖一
柿栗圖一　果子圖一
秋兔圖一　寫生果實圖一
二色山茶圖一　太平花圖一
月季花圖一　萱葵圖二
竹石戲貓圖一　四季蜀花圖四
折枝花圖七　寫生六花圖一
雜果圖二　群花圖四
雜花圖十四　寫生花圖三
海棠拒霜花圖一　醉貓圖一
寫生雜花圖一　四季相屬圖一
鸂鶒圖一　乳貓圖一
四季花引雛鵝兒圖一
葵花引雛鵝子圖一

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天資穎異善画得名于時初以工花鳥專門及見趙昌画乃曰世未乏人要須擺脫舊習超軼古人之所未到則可以謂名家於是遂遊於荆湖間搜奇訪古名山大川毋遇勝麗佳處輒留其意幾與猿狖鹿豕同游故心傳目擊之妙一寫於毫端間則是世俗之所不得窺其藩也又嘗於長沙所居之舍後開圃鑿池間以亂

石叢篁梅菊葭葦多馴養水禽山獸以伺其動靜游息之態以資於画筆之思致故寫動植之狀無出其右者治平中景靈宮迎釐御扆詔元吉画花石珍禽又於神游殿作牙獐皆極其臻妙未幾復詔画百猿圖而元吉遂得伸其所學今御府所藏二百四十有五

牡丹鵪鶉圖一　芍藥鵪鶉圖二
梨花山鷓圖一　寫生折枝花圖四
夏景戲猿圖一　夏景猿獐圖三
夏景戲猴圖二　太湖石孔雀圖二
蜀花孔雀圖二　盜栗子母猿圖一
秋景獐猿圖四　秋景戲猴圖一
秋景鷺鷥圖一　湍流雙猿圖二
姿羅花孔雀圖一　蘆花群猿圖一
山茶馬鹿圖一　山茶孔雀圖二
山茶戲猿圖二　衆禽噪虎圖二
花枝翎毛圖一　四獸群居圖二
三生群戲圖二　群猿戲蜂圖二
四生護雛圖四　獲猿群戲圖二
獐猿群戲圖一　窠石獐猿圖二
窠石猿圖二　窠石雜猿圖二
引雛戲獐猿圖二　窠石山鷓圖二
寫生蒲萄圖一　寫生太平花圖一
寫生石榴圖二　寫瑞牡丹圖一

寫生雛菜圖三　寫生枇杷圖二
寫生南果圖一　寫生菜圖二
寫生木瓜花圖一　寫生芍藥圖一
寫生藤墜貓圖一　寫生月季圖一
寫生雙鶉圖一　寫生花圖一
寫生鶴圖一　寫生籠鶴圖一
寫生獐圖一　寫生戲貓圖三
小景獐猿圖一　寫生麋圖一
小景獐鹿圖二　小景戲猿圖四
栗蓬猿圖一　小景群獐圖二
猿猿驚顧圖二　小景圖二
子母戲貓圖一　戲猿視猿圖二
子母猴圖四　子母戲猴圖二
子母獐圖二　子母戲猿圖二
子母犬圖一　枇杷戲猿圖二
山林物性圖二　引雛獐圖二
竹石獐禽圖二　栗枝山鷓圖一
雞冠戲貓圖一　竹石雙獐圖二
青果鼠狼圖一　竹梢小禽圖一
雙猿戲蜂圖二　藤墜睡貓圖一
四生圖二　五瑞圖一
百猿圖八　百禽圖四
群獐圖八　雙獐圖二
四猿圖六　雙猿圖二

群猿圖二　戲猴圖二
戲猿圖二十　獐猿圖六
狨猿圖二　老猿圖一
獐猴圖三　獐石圖三
戲貓圖一　猿猴圖四
戲獐圖三　獾猿圖二
槲獐圖一　碎金圖四
堆金圖一　俊禽圖一
鷄鷹圖三　折枝花圖一
孔雀圖四　金絲猿圖一
雛鴨圖一　猿圖二
架鷂圖一　睡貓圖一
花雀圖一　梅花圖一
山槲雀度圖一　竹石獐猿圖一
寫生山茶圖一　寫生紫丁香花圖一
寫生紫竹戲猿圖一
寫生玻璃盤時果圖一
寫生木瓜花山鷓圖一
海棠花山茶戲獐圖二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善画花竹羽毛芰荷鳧雁道釋鬼神山林飛走之類尤長於寫生極工於鵝所画無不精絕落筆運思即成不假於繩尺曲直方圓皆中法度熙寧初被遇神考乃命白與艾宣丁貺葛守昌共画垂拱御扆夾竹海棠鶴圖獨白為諸人之冠即補為圖画院藝學白性疎逸力辭以去恩許非御前有旨毋與其事乃勉就焉蓋白恃才故不能無利鈍其妙處亦不減於古人嘗作謝安登東山子猷訪戴二圖為世所傳非其好古博雅而得古人之所以思致於筆端未必有也祖宗以來圖画院之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為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今御府所藏二百四十有一

春林山鷓圖一　蟠桃山鷓圖一
杏花鵝圖四　杏竹家鵝圖二
杏花雙鵝圖二　杏竹黃鶯圖三
杏花春禽圖一　擁花鵝圖三
杏花圖一　牡丹戲貓圖二
湖石風牡丹圖一　落花雙鵝圖二
飛鷹雙鵝圖二　榮荷鷺鷥圖二
落花流水圖四　荷花家鵝圖一
榮荷家鵝圖二　秋塘雙鷂圖二
江山風雨圖三　白蓮雙鵝圖二
秋陂鵲兔圖二　秋峯野渡圖三
秋塘群鵝圖三　秋塘雙鴨圖二
秋荷群鴨圖一　秋荷雙鷺圖二
秋荷野鴨圖四　秋塘鴨鷺圖三
秋鷹奔兔圖二　秋荷圓二
秋兔圖一　竹兔圖一

秋浦家鵝圖二　蓼岸龜鴨圖一
煙汀曉雁圖四　敗荷群鳧圖三
陂荷竹鴨圖二　煙波鷺鷥圖二
蘆塘野鴨圖二　風煙鷺鷥圖一
蘆岸遊鵝圖二　蘆鴨圖二
蓼汀群鳧圖一　水莊鷺鷥圖二
槲窠山鷓圖一　叢竹百勞圖二
秀竹画眉圖二　秀竹圖二
竹圖二　筍竹圖二
煙波群鷺圖二　風竹圖二
茜蓊雙鵝圖一　槲竹鵪子圖二
蕭竹圖二　柘竹鵪子圓一
竹石圖二　古水戴勝圓二
篠竹戴勝圖二　修竹圖四
紫竹圖二　側石叢竹圖一
竹梅鳩兔圓一　墨竹圖二
墨竹鴝鵒圖四　墨竹猴石圖二
墨竹野鵲圖二　水墨雀竹圖一
水墨野鵲圖一　林樾獐猴圖三
臨水群猴圖一　俊禽逐兔圖二
山林沐猴圖二　皂鵰圖一
宿鵲圖二　十雁圖三
六雁圖二　雪蘆雙雁圓三
林獐圖一　戲水鵝圖一

松獐圖一　獻猿圖一
蒼兔圖一　雙獐圖一
寫生鷄圖二　獐猿圖一
竹石槐穿兒圖二　風波煙嵐圖三
雪景才子圖一　密雪鵝兔圖一
雪蘆寒雁圖三　雪竹山鷓圖三
雪塘鷗鴨圖二　雪雁圖十三
雪荷雙鵝圖二　雪竹雙禽圖二
雪竹雙鶴圖二　雪景山青圖二
修竹雪鴨圖二　雪禽圖二
雪兔圖一　雪鷹圖一
雪鴨圖一　梅竹雪禽圖二
雪塘荷蓮圖二　梅竹寒禽圖三
雪竹圖二　寒塘雪霽圖二
觀鵝山水圖一　採蓮圖二
觀音菩薩像一　渡海天王圖二
羅漢像六　惠莊觀魚圖一
謝安東山圖二　子猷訪戴圖一
襄陽早行圖一　水石獐猿圖二
秋荷家鵝圖一　賀知章遊鑑湖圖一
垂拱御扆夾竹海棠鶴圖一

崔愨字子中崔白弟也官至左班殿直工画花鳥推譽于時其兄白尤先得名愨之所画筆法規模與白相若凡造景寫物必放手鋪張而爲圖未嘗瑣碎作花竹多在於水邊沙外之趣至於寫蘆汀葦岸風鶩雪雁有未起先改之意殆有得於地偏無人之態也尤喜作兔自成一家大抵四方之兔賦形雖同而毛色小異山林原野所處不一如山林間者往往無毫而腹下不白平原淺草則毫多而腹白大率如此相異也白居易曾作宣州筆詩謂江南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此大不知物之理蓋江南之兔未嘗有毫宣州筆工復取青齊中山兔毫作筆耳画家雖游藝至於窮理處當須知此因愨画兔故及之云至如翰林圖画院中較藝優劣必以黃筌父子之筆法爲程式自愨及其兄白之出而画格乃變今御府所藏六十有七

桃竹鷺鷥圖二　杏竹山鷓圖二
杏竹野雉圖一　榴花黃鶯圖四
梨花錦雞圖三　夾竹海棠圖二
梔子野雞圖二　秀竹黃鸝圖二
榴花白鵲圖三　黃榴雙兔圖一
花竹百勞圖二　渚蓮圖一
夏溪圖四　葵花雙兔圖一
葵花鼠狼圖一　槿花圖一
秋鷹搏兔圖二　蘆雁圖三
秋荷野鴨圖三　秋荷家鵝圖一
雙禽秋兔圖二　拒霜野鴨圖四
槲竹雙兔圖　梅竹雙禽圖三

雪竹寒雁圖一　雪鴨山鷓圖二
寒蘆雪鷺圖二　山茶圖一
雪竹山鷓圖二　寫生雙鷄圖二
群鴉圖二　蒼兔圖一
獻猿山鷓圖二

艾宣金陵人善画花竹禽鳥能傳色暈淡有生意捫之不覩人指其孤標雅致非近時之俗工所能到尤喜作敗草荒榛野色凄凉之趣以画鶴鶉著名于時雖居徐熙趙昌輩之至神考嘗令崔白葛守昌丁貺與宣等四人同画垂拱御扆圖雖非入譜之格緣熙寧所取故特入譜今御府所藏一

垂拱御扆夾竹海棠鶴圖

丁貺濠梁人善画花竹翎毛然雜未足與黃筌徐熙易元吉輩並驅爭先然熙寧被遇神考命與崔白艾宣葛守昌及貺等四人共画垂拱御扆圖爲一時之榮今御府所藏一

葛守昌京師人時爲圖画院祇候善画花鳥跗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大抵画人爲此者甚多然形似少精則失之整齊筆畫太簡則失之潤略精而造疎簡而意足唯得於筆墨之外者知之守昌加之學亦逮駸駸以造乎此者也又工於草蟲蔬茄等物蓋其所兼耳昔熙寧初神考遂令崔白艾宣丁貺等與守昌同画垂拱御扆圖雖非

入譜之格以謂熙寧所收因此故特入於譜云今
御府所藏一

垂拱御晨夾竹海棠鶺鴒圖

宣和畫譜卷第十八終

宣和畫譜卷第十九

花鳥五

宋

王曉　劉常

劉永年　吳元瑜

賈祥　樂士宣

李正臣　李仲宣

王曉泗州人善画鳴禽叢棘俊鷹等師郭乾暉雖若未至而就其擊搏飛揚之狀至爲卑棲群噪者之所警其亦雄俊已哉蓋傳千世者絕少矣今御府所藏一

噪雀圖

劉常金陵人善画花竹極臻其妙名重江左家治園圃手植花竹日遊息其間每得意處輒索紙落筆遂與造物若爲友樂色不以丹鉛視傳調勻深淺一染而就頃時米芾赴書學博士過金陵有以常所画折枝桃花獻者於是芾置之於屏間坐臥其下夜索燭與對若相晤言賞歎者累月以謂常之所學不減於趙昌之流今御府所藏四

寫生杏花圖一　桃花圖一

六花圖一

武臣劉永年字公錫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孫其先本彭城人後徙於開封因以家焉永年主四歲會仁宗初總萬機錄外氏子孫之宋仕者於是以永年爲內殿崇班出入兩宮仁宗使賦小詩有一柱會擎天之句帝乃驚異之又嘗誤投金盞於瑤津亭下戲領左右曰孰能爲我取之者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撫其頂曰劉氏千里駒也自爾待之甚異置內從中年十二始聽出外永年喜讀書通曉兵法勇力兼人嘗使虜會以職事致虜人怒夜以巨石塞驛門衆皆恐獨永年如無素以勇力聞乃取其巨石而擲弃之虜人以爲神使遂還朝稱旨擢知涇州帝製詩以寵其行疑其鐵心石腸而雄豪邁往之氣不復作婉媚事乃能徙事翰墨丹青之學濡毫揮灑蓋皆出於人意之表作烏獸蟲魚尤工又至所画道釋人物得貫休之奇逸而用筆非画家纖毫細管遇得意處雖堅帝可用此画史所不能及也嘗任侍衛步軍馬軍親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崇信軍節度使謚壯恪今御府所藏三十有六

花鴨圖四　家鵝圖三

寫生家鵝圖一　雙鵝圖五

鷹兔圖一　角鷹圖一

鷹圖一　蘆雁圖四

寫生龜圖一　水墨雙鴿圖一

群鷄圖一　臥烏圖二

松鶻圖一　水墨鸛圖一

柳穿魚圖一　牧放驢圖一

秋兔圖二　墨竹圖二

寫木星像一　壽鹿圖一

水墨茄菜圖一

武臣吳元瑜字公器京師人初爲吳王府直省官換右班殿直善画師崔白能變世俗之氣所謂院體者而素爲院體之人亦因元瑜華去故態稍稍放筆墨以出胸臆画手之盛追蹤前輩蓋元瑜之力也故其画持出衆工之上自成一家以此專門傳於世者甚多而求元瑜之筆者踵相躡也吳王遣元瑜親詣秦州傳徐神翁像有進士李芬作詩送之曰吳將軍元瑜丹青妙當世吳王命扁舟下海陵貌徐神翁像以歸故爲詩敘其事以贈云秦皇寤寐毛盈語銳意長生欲輕舉徐福藥就仙骨成雲海茫茫但延佇東西日月拔復春海變桑田更幾人忽思重看舊寰宇驂鸞直下江淮濱布衣野叟不耕藝自向琳宮操拔等祕語親書悟世人一坐忽驚三十歲淮南奉道聞真蹟命使扁舟訪消息画手從來獨擅場一見仙風心自得歸來目斷蒼煙垠三尺生綃醉墨翻軸上神翁不解語彷彿白鶴乘孤雲海陵相望一千里嗟我塵勞未云已授書圯上會有期誠心願取黃公履其爲一時所重如此後出爲光州兵馬都監再調官輦轂下而求画者愈不已元瑜漸老不事事亦自重其能因取他画或弟子所模寫目以印章繆爲已筆以塞其責人自能辨之未幾而卒官至武功大夫合州團練使今御府所藏一百八十有九

寫生牡丹圖一　桃花黃鸝圖一
緋桃臥烏圖一　杏花野鷄圖三
杏花錦鳩圖一　黃鶯餅桃圖一
柏梢餅桃圖一　杏花鸂鶒圖二
杏花會禽圖二　梨花鷺鷥圖二
梨花孔雀圖五　梨花鳩子圖三
梨花黃鶯圖一　松梢杏花圖一
林檎杜鵑圖二　金林檎碧鷄圖一
金林檎山鷓圖二　海棠山鷓圖一
海棠鳩子圖一　海棠遊春鶯圖一
海棠黃鶯圖二　李花鸚鵡圖二
碧桃山青圖二　瑞香四勝兒圖一
柳塘鸂鶒圖二　春禽圖一
木瓜花孔雀圖一　木瓜雙禽圖一
春江圖一　葵花鷺鷥圖四
夏岸圖一　榴花碧鷄圖二
葵花白鷴圖四　榮荷圖一
榴花金翅兒圖一　秋塘圖一
白蓮圖二　秋汀落雁圖二
秋汀圖一　秋汀野鴨圖二
鵝汀秋晚圖二　擯檳孔雀圖一
芙蓉鴛鴦圖二　風煙鷺鷥圖二

手沙落雁圖一　敗葉家鵝圖二
風竹山鸂圖二　雪竹鷄子圖一
冬林圖一　雪禽圖二
雪江行旅圖一　雪竹山青圖二
雪蘆寒雁圖一　雪雁圖二
雪竹繡纓圖二　叢竹雪禽圖四
梅竹雪雀圖二　竹梢梅花圖一
雪竹雙禽圖三　梅花山鷓圖三
雪梅寒雁圖二　江梅落雁圖二
梅竹雙禽圖一　雪鴨圖二
梅花山青圖一　山茶鷄子圖一
雪梅山鷓圖二　釵頭紅荔子圖一
四李角金眉圖一　孔雀圖二
鵪鶉圖二　落雁圖二
水竹鸂鶒圖二　紫芥戲貓圖一
子母戲貓圖一　水墨雪竹圖一
鄉梨百勞圖一　虎皮紅荔子圖一
流英圖二　方紅荔子圖一
墨竹圖六　玳瑁紅荔子圖一
粉紅荔子圖一　寫生香桂圖一
朱柿荔子圖一　瓊花孔雀圖一
柘竹紫燕圖一　牛心荔子圖一
蚶殼荔子圖一　眞珠荔子圖一
丁香荔子圖一　十一曜像十四

天尊像一　眞武像一
四方七宿星像四　釋迦佛像一
觀音經相一　水月觀音像一
觀音菩薩像一　陶潛夏居圖二
寫徐神翁眞一　煙寺晚鐘圖一
瑤池圖三　駒牧圖一
水閣閒碁圖一　六馬圖一
考牧圖一　玩珠龍圖一
杏花鳩子圖一　番族圖二
林檎花遊春鶯圖一
梔子烏頭白頰圖一

內臣賈祥字存中開封人少好工巧至於丹青之習頗極其妙當時畫家者流一遭品題便爲名士時寶和殿新成其屏當繪設色寫龍水於其上顧畫史雖措手皆不當祥意上命祥筆之而神閒意定縱筆爲龍初不經思已而天矯空碧體制增新望之使人毛髮竦立人皆服其妙作竹石草木鳥獸樓觀皆工時人得之者遂爲珍玩至於雕鏤塑造靡所不能官至通侍大夫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入內內侍省事贈少師謚忠良今御府所藏十有七

宣和玉芝圖一　寫生玉芝圖一
梵閣圖一　湖石紫竹圖三
寫生奇石圖七　寒林鴉鴿圖一

小筆一冊　戲貓圖一

寫生水墨家蔬圖一

內臣樂士宣字德臣世爲祥符人早年放浪不束於繩檢中年涖職東太乙宮遂與錄師方外之士往往從游留心沖漠遂覺行年所過爲非以是一意於詩書之習方其未知書則喜玩丹青獨愛金陵艾宣之畫既胸中厭書史而丹青亦自遂疎淡乃悟宣之拘窘於是捨其故步而筆法遂將變轉於前輩畫花鳥尤得生意視艾宣蓋奄奄九泉下人矣故當時有出藍之譽晚年尤工水墨縑綃數幅唯作水蓼三五枝鷗鷺一雙浮沉於滄浪之間殆與杜甫詩意相參士大夫見之莫不賞詠士宣未嘗輕以示人凡所畫或以求之再三而幸得者皆藏之以爲好屢以畫上進寔爲北省絕藝也士宣天資明敏晚以邊功超擢熙寧中神考以謂夏童不恭乃肆天討嘗命李憲等以五路之兵進攻靈武期於一舉成捷嘗下詔曰如有敢議班師者以軍法從事至於師老儲乏主帥方議班師無敢啓言者獨士宣毅然白於帥府請自邊乘驛七晝夕達奏至於京師神考欣然從之其時士宣方爲小行人之職而敢冒死犯顏以請者臣子之奇節也故知其胷中軒昂挺然不凡其見於丹青之習特餘事耳官至西京作坊使持節虔州諸軍事虔州刺史虔州管內觀察使致仕贈少保今御府所藏四十有一

栢梢黃鸝圖一　銀杏白頭翁圖一
群鳧戲水圖一　秋岸蘆鵝圖一
秋岸鴛鴦圖一　柘竹戴勝圖一
梅竹雪禽圖二　牡丹鶺鴒圖二
金林禽山鵲圖一　秋塘雙禽圖二
菊岸群鳧圖一　古木會禽圖一
蓼岸鴛鴦圖一　寫生鴛鴦圖三
寫生葵花圖一　秋塘圖三
鵲鴿圖一　練禽圖一
雀竹圖二　水墨獸塘圖二
水墨竹禽圖一　水墨松竹圖二
水墨野鵲圖一　水墨太平雀圖一
水墨鴛鴦圖四　水墨山青圖一
水墨雜禽圖一　墨竹圖一

內臣李正臣字端彥喜工丹青寫花竹禽鳥頗有生意至於翔集群啄各盡其態時作叢棘疎梅有水邊籬落幽絕之趣不作麤俗桃李雕欄曲檻以爲浮豔之勝亦見其胷次所致恩也官止文恩使今御府所藏六

柘竹雜禽圖一　梅竹山禽圖一
鵪鶉圖一　寫雜禽圖二
棘雀圖一

內臣李仲宣字象賢始專於窠木後喜工畫鳥雀

頗造其妙觀柘雀圖其顧盼向背一翰一翎皆極形似蓋當時画工亦歎服之其所缺者風韻蕭散蓋亦有所未至焉然人間罕見其本者以其寓意於燕雀之微不求聞達以自娛爾官至内侍省供奉官今御府所藏三

寒雀圖一　柘雀湖石圖一

柘條雀圖一

宣和畫譜卷第二十

墨竹敘論

繪事之求形似捨丹青朱黃鉛粉則失之是豈知画之貴乎有筆不在夫丹青朱黃鉛粉之工也故有以淡墨揮掃整整斜斜不專於形似而獨得於象外者往往不出於画史而多出於詞人墨卿之所作蓋胷中所得固已吞雲夢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於毫楮則拂雲而高寒傲雪而玉立與夫招月吟風之狀雖執熱使人亟挾纊也至於布景致思不盈咫尺而萬里可論則又豈俗工所能到哉画墨竹與夫小景自五代至本朝才得十二人而五代獨得李頗本朝魏端獻王顏士人文同輩故知不以著色而專求形似者世罕其人

墨竹 小景附

五代

李頗

宋

親王顏　令穰

令庇　王氏

李瑋　劉夢松

文同　李時敏

圖士安　梁師閔

僧夢休

李頗一作坡南昌人善画竹氣韻飄舉不求小巧而多於情任率落筆便有生意然所傳於世者不多蓋竹笞人以謂不可一日無而子猷見竹則造門不問誰氏袁粲遇竹輒留七賢六逸皆以竹隱詞人墨卿高世之士所眷意焉頗不習他枝獨有得於竹知其胷中故自超絕今御府所藏一

叢竹圖

親王皇叔端獻王顏英宗第四子也幼而秀嶷長而穎異忠孝友愛出於天性方居東宮時自熙寧至於元豐凡十上章疏乞居外第於是神宗以其同氣之情終不允許至元祐初固請溯於必從而後已於是太皇太后哲宗兩宮重違其意乃允其請蓋忠孝友愛故非出於勉強也平居之時無所嗜好獨左右圖書與管城毛穎相周旋作篆籀飛白之書而大小字筆力雄使戲作小筆花竹蔬果與夫難狀之景榮然目前以墨寫竹其茂梢勁節吟風瀉露拂雲篩月之態無不曲盡其妙復善鰕魚蒲蘇古本江蘆有滄洲水雲之趣非画工所得以窺其藩籬也今御府所藏七十

籜筍榮竹圖二　籜筍小景圖一

帶根筍竹圖一　勁節筍竹圖二

折枝嫩梢圖一　折枝秋梢圖一

折往古竹圖一　榮竹圖一

蒲竹圖二　篩竹圖一

寫生鴨脚圖二　水墨叢竹圖四
水墨榮竹圖二　水墨蘆竹圖二
水墨寫竹圖二　水墨老竹圖一
水墨紫蘆圖一　水墨筍竹圖二
墨竹黃鸝圖二　墨竹小景圖二
墨竹圖三十　墨竹春梢圖二
折枝墨竹圖一　四景墨竹圖一
墨竹春梢凝露圖一
墨竹孫枝蕉碧圖一
墨竹挺節凌霜圖一

宗室令穰字大年藝祖五世孫也令穰生長宮邸處富貴綺紈間而能游心經史戲弄翰墨尤得意於丹青之妙喜藏晉宋以來法書名画每一過目輒得其妙然藝成而下得不愈於博弈狗馬者乎至於画陂湖林樾煙雲鳧雁之趣荒遠閒暇亦自有得意處雅爲流輩之所貴重然所寫特於京城外坡坂汀渚之景耳使周覽江浙荆湘重山峻嶺江湖溪澗之勝麗以爲筆端之助則亦不減晉宋流輩嘗因端午節進所画扇哲宗嘗書其背朕嘗觀之其筆甚妙因書國泰二字賜之一時以爲榮官至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榮國公令御府所藏二十有四

墨竹雙鵲圖二　柘竹雙禽圖二
四景山水圖四　小景圖二

風竹圖一　溪山春色圖一
夏溪行旅圖一　秋塘群鳧圖一
寒雀密雪圖一　江汀集雁圖一
水墨鴜鴂圖二　怪石筠柘圖二
雪江圖一　雪莊圖一
遠山圖一　訪戴圖一

宗室令庇善画墨竹凡落筆瀟洒可愛世之画竹者甚多難得疎秀不求形似盡娟娟奇態者故橫斜曲直各分向背淺淡露白以資奇特或作蟠屈露根風折雨壓雖援毫弄巧往往太拘所以格俗氣弱不到自然妙處唯士人則不然未必能工所謂形似但命意布致洒落疎枝秀葉初不在多下筆縱橫更無凝滯竹之佳思筆簡而意已足矣俗画務爲奇巧而意終不到愈精愈繁奇画者務爲疎放而意嘗有餘愈略愈精此正相背馳耳令庇當以文同爲歸庶不入於俗格官見任衡州防禦使令御府所藏一

墨竹圖

親王端獻魏王頵婦魏越國夫人王氏自高祖父中書令秦正懿王審琦以勲勞從藝祖定天下爲功臣之家而未聞閨房之秀復能接武光輝者端慧淑慎有古曹大家之風則魏越國夫人其後焉蓋年十有六以令族淑德妻端獻王其所以柔順閑靚不復事珠玉文繡之好而日以圖史自娛至取古之賢婦烈女可以爲法者資以自繩作篆隸得漢晉以來用筆意爲小詩有林下泉間風氣以淡墨寫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見者疑其影落縑素之間也非胷次不凡何以臻此令御府所藏二

寫生墨竹圖二

駙馬都尉李瑋字公炤其光本錢塘人後以章懿皇太后外家得緣戚里因以進至京師仁宗召見於便殿問其年曰十三質其學則占對雍容因賜坐與食瑋下拜謝而上舉止益可觀於是仁宗奇之顧左右引視中宮繼宣諭尚兗國公主瑋善作水墨画時時寓興則寫興圖輒棄去不欲人圖知以是傳于世者絕少士大夫亦不知瑋之能也平生喜吟詩才思敏妙又能章草飛白散隸皆爲仁祖所知大抵作画生于飛白故不事丹青而本意於水墨耳官至平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修恪令御府所藏二

湖石圖

劉夢松江南人善以水墨作花鳥於淺深之間分顏色輕重之態五相映發雖綵繪無以加也自成一種氣格耳又作紵竹圖甚精緻蓋竹本以直爲上修篁高勁架雪凌霜始有取焉今夢松乃作紵曲之竹不得其所矣或造物賦形不與之完或有所拘閡而不遂其性又或以所託非其地而致此皆物之不幸者將以著戒焉令御府所藏三

雪鵲圖二　　紵竹圖一

文臣文同字與可梓潼永泰人善畫墨竹知名于時凡於翰墨之間託物寓興則見於水墨之戲頃守洋州於篔簹谷構亭其上爲朝夕遊處之地故於畫竹愈工至於月落千弧檀欒飄發之姿疑風可動不筍而成蓋亦進於妙者也或喜作古槎老枿淡墨一掃雖丹青家極毫楮之妙者形容所不能及也蓋與可工於墨竹之畫非天資穎異而胷中有渭川千畝氣壓十萬丈夫何以至於此哉官至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令御府所藏十有一

水墨竹雀圖二　　墨竹圖四

折枝墨竹圖一　　疎竹生青壁圖一

著色竹圖一　　古木修筠圖二

文臣李時敏字致道成都人時雍之弟作字與兄時雍相後先大字尤工每作丈餘字初不費力又善弧矢凡箭發無不破的雖百發未見其出侯者而時敏有吏才妙於丹青蓋書畫者本出一體而科斗篆籀作而書畫乃分宜時敏兄弟皆以書畫名冠一時官止朝請郎今御府所藏一

詩意圖

閭士安陳國宛丘人家世業醫性喜作墨戲荆楚枳棘荒崖斷岸皆極精妙尤長于竹或作風偃雨霽煙薄景曛霜枝雪榦亭亭苒苒曲盡其態中書令謚武恭王德用好收花竹之畫士安作墨竹圖獻之德用一見歎美不已遂以爲篋中之冠奏補圖子四門助收後之學者往往取以爲模楷焉今御府所藏二

墨竹圖一　　折後墨竹圖一

武臣梁師閔一作士閔字循德京師人以資蔭補綴右曹父和嘗以詩書教師閔略通大意能詩什其後和因其好工詩書乃令學丹青下筆遂如素習長于花竹羽毛等物取法江南人精緻而不疎謹嚴而不放多就規矩繩墨故少瑕類蓋出於所命而未出于胷次之所得出於規模未出于規模之所拘者也大抵拘者猶可以放至其放則不可拘矣蓋師閔之畫於此方與而未艾欲至於放焉今任左武大夫忠州刺史提點西京崇福宮今御府所藏二

柳溪新霽圖一　　蘆汀密雪圖一

僧夢休江南人喜延揖畫史之絕藝者得一佳筆必高價售之學唐希雅作花竹禽鳥煙雪風雪盡物之態蓋亦平生講評規模之有自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九

風竹圖十四　　筍竹圖七

叢竹圖六　　雪竹圖一

雪竹雙禽圖一

蔬果敘論

灌園學圃昔人所講而早韭晚菘來禽青李皆入

翰林子墨之美談是則蔬果宜有見於丹青也然蔬果於寫生最爲難工論者以謂郊外之蔬而易工於水濱之蔬而水濱之蔬又易工於園畦之蔬也蓋墜地之果而易工於折枝之果而折枝之果又易工於林間之果也今以是求畫者之工拙信乎其知言也況夫蘋蘩之可羞含桃之可薦然則丹青者豈徒事朱鉛而取玩哉詩人多識草木蟲魚之性而畫者其所以豪奪造化思入妙微亦詩人之作也若草蟲者凡見諸詩人之比興故因附千此且自陳以來至本朝其名傳而畫存者才得六人焉陳有顧野王五代有唐垓輩本朝有郭元方釋居寧之流餘有畫之傳世者詳具于譜至於徐熙輩長于蟬蝶鑒裁者謂爲熙善寫花然熙別門兼有所長故不復列千此如侯大慶僧守賢譚宏等皆以草蟲果蓏名世大慶者亦以技進待詔然前有顧野王後有僧居寧故文慶守賢不得以李孟其間故此譜所以不載云

蔬果 菓品草蟲附

陳　顧野王

五代　唐　垓　丁謙

宋　郭元方　李延之

僧居寧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九歲善屬文識天文地理無所不通尤長於畫在梁朝爲中領軍後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與瑯琊王褒並爲賓客野王善圖畫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畫草蟲尤工多識軍木蟲魚之性詩人之事畫亦野王無聲詩也人陳官至黃門待郎今御府所藏一

草蟲圖

唐垓不知何許人也善畫禽魚生菜世稱其工然魚蟲草木雖甚微也自非妙於萬物而爲言發而見於形容者未易知此至有野禽生菜魚蝦海物等圖傳于世矣且畫魚鰕者不過汀渚池塘與夫庖中机上之物至海物則罕見其本焉若其瑰怪雄傑乘時射勢鼓風霆破萬里浪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則畫亦雄矣垓之於海物者其有得於此焉今御府所藏一

生菜圖

丁謙晉陵人初工畫竹後兼善果實園蔬傅粉淺深率有生意蟲蠹殘蝕之狀具能模寫至使人捫之若有跡也嘗畫葱一本爲江南李氏賞激親書丁謙二字於其上蓋欲別其非常畫耳其後冠準藏之以爲珍玩焉今御府所藏三

寫生蓮藕圖一　寫生葱圖二

武臣郭元方字平正京師人善畫草蟲信手寓興俱有生態盡得蝛飛鳴躍之狀當時頗爲士大夫所喜然率爾落筆疏略簡當乃爲精絕或點綴求奇則欲益反損此正所謂外重內拙黃金注者也論者亦以此少之大抵造物之意初無心於整齊至于自形自色則各有攸當苟物物雕琢使之妍好則安得周而徧哉故刻楮雖工造一葉至於三年君子不取也豈非直欲漸近自然乎元方官至內殿承制今御府所藏三

草蟲圖三

武臣李延之善畫蟲魚草木得詩人之風雅寫生尤工不墮近時畫史之習狀於飛走必取其儷亦以賦物各遂其性之意官止左班殿直今御府所藏十有六

寫生草蟲圖十　寫生折枝花圖一

金沙遊魚圖一　雙鶴圖一

雙獐圖一　雙蟹圖一

嘎嘎圖一

僧居寧毗陵人喜飲酒酒酣則好爲戲墨作草蟲筆力勁峻不專于形似每自題云居寧醉筆梅堯臣一見賞詠其超絕因贈以詩其略云草根有纖意醉墨得已熟於是居寧之名藉甚好事者得之遂爲珍玩耳今御府所藏一

草蟲圖一

古書第至家好尚猶是者生米類所云古俗陸
六地加唐太宗萬嗜字蹟宗徽宗專以繪事可稱
國補拓史觀初整程御府百七工書生蹟已得一
千百餘卷命第人崔融爲賓章集紀其事而
至方芸而進不至馬裝未添刻拓公私垂史一時稱
既大傳爲百年事唯宣和二譜是以當之即多寡
未必作成時代損益之不圖牙徽宗一日幸祕書省裝
褫出御書畫凡公事親至使相從官各賜御畫一軸
並內名畫一紙上頒蔡攸分之是時免恩許分賜
群臣皆斷佩拭巾以爭先爭而之笑法之唐太宗
寫三品已上於文武門就採筆作花白書名臣乘
時號取常侍劉洎參御府引事手筆後乃之
千古圖一嘉話地滿雲毛晉淺

宣和畫譜卷第二十 終

宣和畫譜二十卷。不著撰人名氏。記宋勳宗朝內府所藏諸畫。蓋有宣和庚子御製序。然序中稱今天子云云。乃類臣子之頌詞。疑編輯誤也。所載共二百三十一人。計六千三百九十六軸。分爲十門。一道釋。二人物。三宮室。四蕃族。五龍魚。六山水。七鳥獸。八花木。九墨竹。十蔬果。考趙彥衛雲麓漫鈔。謂宣和畫學分六科。一曰佛道。二曰人物。三曰山川。四曰鳥獸。五曰竹花。六曰屋木。與此大同小異。蓋後又更定其條目也。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崇寧初。命宋喬年偕御前書畫所。喬年後罷去。繼以米芾。迨至末年。上方所藏。事至千計。吾以宣和癸卯歲皆得見其目云云。癸卯在庚子後三年。當時書畫二譜。蓋即就其目。排比成書歟。徽宗紬畫本工。米芾又稱精鑑。故其所錄。收藏家據以爲徵。非王黼等所輯博古圖勳鼎舛謬者比。絛又稱御府所藏。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孤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蘇面下。與今本次第不同。蓋作譜之時。乃分類排纂。其收藏之日。則以時代先後爲差也。又卞莊子則虎圖。今本作衛協。不作曹髦。則併標題名氏。亦有所考正更易矣。王官堂雜記曰。書譜採舊錄家記載。或臣下撰述。不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者。如山本部稱王士元兼有諸家之妙。而宮室部以皁隸目之之類。許道寧條謂張文懿公深加嗟賞。亦非徽宗口語。蓋仍劉道醇名畫評之詞。云云。蓋官堂以是書爲徽宗御撰。蓋亦未詳繹序文。然所指牴牾之處。則固切中其失也。

宣和畫譜

圖繪寶鑑

附補遺

夏文彥著

余性師餘六藝之外他無所好獨嗜於畫遇所遊輒終日諦玩殆忘寢食然猶病其不博稍取歷代畫史考論其世與夫得失優劣之差以廣未至而卷帙浩繁不能徧舉欲輯爲一書未暇也自十居四上人事稀闕間以宣和畫譜附之他書益以南渡遼金國朝人品刊其叢脞補其闕畧彙而成編分爲五卷名曰圖繪寶鑑頗所摭雖詳而尚慮遺者不少益其未備竭其精誠俾千載之下莫逃乎實鑒豈無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歟至正乙巳秋七月甲子吳興夏文彥士良書于寶鑒齋

圖繪寶鑑序

雲間義門夏氏士良集歷代能畫姓名由史皇封牘而下訖于有元凡若干人釐爲五卷題曰圖繪寶鑑介其友天台陶君九成持其編謂余曰鄧椿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先生名能文賜一言揭其端余曰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庸妄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岳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數百人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諳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始不可以諳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諳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淺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貓者張璪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胡聖眞武者叩之而禱感寫人耳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吾願未知寶鑑中事模擬而得名士良亦能辨之否乎雖然梁武作歷代畫評米芾作續評非神識高者不能士良好古嗜學風情高簡自其先公愛閒處士以來家藏渚書名畫爲最多朝披夕覽有得於中且精繪吾是編之作足以知其品藻者矣昨蕭來弟未足多議也是爲序士良名文彥其先爲吳興人云會稽抱遺老人楊維禎在雲間草玄閣書

之暗古好文富藏名蹟慨寶鑑之舛落痛今賢之亡傳乃取自

國初以至今日能畫者若干人彙爲一卷以續夏氏之編爰命工重刊總爲六卷嗚呼甚盛心哉編既成乃假予叙之余鄙陋非知畫者竊好焉問求所謂寶鑑攷之則皆漫滅不可讀恨矣乃今德視異齋公盛舉豈非一大快哉舉殘除蹟時哲尚友論世於斯在矣可以一藝卜之耶苗公名增字益之泌陽縣人今官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其別號云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司經局

太子洗馬兼翰林院編修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總安膝齋書

圖繪寶鑑續編序

繪畫之事其來尚矣曰寶鑑者則元夏文彥氏所著也蓋畫始盛于唐大盛於宋雖胡元之世亦多有其人焉其在唐時則有若張彥遠氏者歷代名畫記自軒轅至會昌凡三百七十餘人其在宋時則有若郭若虛者圖畫見聞志自會昌至熙寧凡二百七十四人有若鄧椿著畫繼則自熙寧至乾道凡百一十九人有若陳德輝著畫記則自高宗迄宋終凡百五十一人其在勝國時有若湯垕之畫鑒而寶大備于寶鑑蓋裒集諸志記見聞而成編故自軒轅以至宋又自宋以至元凡一千五百餘人嗚呼可謂勤矣然夷攷文彥則博雅多識精于畫藝又世藏名跡玩索有得非徒知而好之者也肆

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才藝之士四方輩出頗未有嗣志記以追配古作者豈非道乎錦衣苗公蓋

圖繪寶鑑總目

卷之一
六法三品　三病　六要
六長　製作楷模　古今優劣
粉本　賞鑒　裝褫書畫定式
敘歷代能畫人名
卷之二
吳　晉　宋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卷之三
宋
卷之四
宋南渡後　金
卷之五
元朝　外國
補遺
宋
續補
五代
卷之六
大明

圖繪寶鑑總目終

吳興夏文彥士良纂
海虞毛晉子晉訂

六法三品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似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六長

寵遇求筆一也御筆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製作楷模

繹僧有善巧方便之顏道流具修真證世之範帝王崇天日龍鱗之表外夷有挺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高世之節貴戚尚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醜（尺沼切）驅趨（于鬼切）之狀士女宜秀色嫵（馬米切）媚（奴生切）之態田家有野叟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衣紋有重大而鬱暢者有纖細而勁健者勾斡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倜淡

針卷捲飄舉之勢林木有拏枝挺幹相師鱗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山石多作碧頭亦為凌雨要見幽遠而氣雄峥嶸而秀潤奇獸有蒲筋力情神毛骨隱起魚龍求游泳之妙升降之宜觀畫水湯湯若動使人有浩然江湖之思屋木析算無虧筆墨均壯深遠透空花竹有四時榮枯陰陽向背節條老嫩苞蕚後先自然蟲鼠閒野閑疏野草咸有出土體性愈易尚毛羽翔翥飛集之形知此雖不能盡鑒圖之精妙然工拙亦略可見矣或有逸品皆高人勝士寄興寓意者當求之筆墨之外方為得趣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頃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宋之跡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愛憎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粉本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骨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貴豪家自是兩等家豪貴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實鑒則天資高明多聞傳錄或自能畫或談畫意每得一圖終日賞玩如對古人雖容色之華

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標除打撮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下標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經帶一寸三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下引首三寸三分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總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用五寸）
古畫不脫不粉背標蓋人物精神矣彩花之濃艷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故

紹興裝褾古畫不許重洗亦不許裁剪過多
古厚紙不得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書畫精神一如
基本矣
檀香辟淫氣畫必用檀軸有蓋關匣有香而蠹蝕
氣又辟蠹也

敘歷代能畫人名

軒轅時
史皇
周
封膜
齊
敬君
秦
裴奇
[illegible]
毛延壽 陳敞 劉白 龔寬 陽望
漢
趙岐 劉褒 蔡邕 張衡 劉旦
楊修
魏
曹髦 楊脩 桓範 徐邈
吳
吳王趙夫人
蜀
諸葛亮 [illegible]
晉
明帝 司勛 張墨 王廙
王羲之 王獻之 康昕 溫嶠
謝尚 夏侯瞻 嵇康 曹髦
丁遠 楊惠 江思遠 王濬
戴逵 逵子勃 勃子顒
宋
顧寶光 宗炳 王微 謝莊
袁倩 倩子質 史敬文 史藝 劉斌
尹長生 顧駿 康允之 顧景秀
吳棟 張則 劉胤祖 胤祖子瑛
蔡斌 濮萬年 萬年道興 史粲 宋僧辯
褚靈石 范惟賢
南齊
宗測 劉係宗 姚曇度 曇度子仲 曇度從子邃 邃道愍
章霸伯 范懷玘 鍾宗之
王奴 王殿 戴蠲 陳公恩
陶景真 張季和 沈標 謝莊
沈粲 丁光 周曇研 謝惠連
謝約 虞堅 丁寬 劉瑱
毛惠遠 惠遠弟惠秀 惠遠子駿
梁
元帝 帝子方等 蕭大連 蕭賁 陸杲
陶弘景 袁昂 焦寶願 嵇寶鈞
聶松 解倩 陸整 江僧寶
僧威公 僧吉底俱 僧摩羅菩提
僧迦佛陀
後魏
蔣少遊 郭善明 侯文和 柳儉
閻文和 郭道興 楊乞德 王由
祖班
北齊
高孝珩 蕭放 楊子華 田僧亮
劉殺鬼 曹仲達 殷英童 高尚士
徐德祖 曹仲璞
隋
豫周
馮提伽
陶吡 何稠 劉能 劉能弟寬 楊契丹
劉烏 陳善見 江志 李雅
王仲舒 閻思光 解倩 程瑨
僧曇摩提人
唐
楊須歌 趙武端 花蘭樹 周昉孫
楊德裕 竇弘果 毛婆羅 孫仁貴
金忠義 竺元標 蔡金剛 毛濤
姚彥山 程逛 董好子 楊樹見
耿純 任貞亮 暢整 李相國
陳慈 劉智敏 史敬 何君璧
京元成 崔霞 令元琇 馬光業
李曾子 馬樹鳳 祝丘 潘細衣
周子敬 段去惑 杜於祥 王允之
崔湯元 李炅 張惟亘 李滔
張通 歲果 耿昌 昌弟昌期 楊德本
貝俊 李韶 鄭晉孫 劉之章
有歷代能畫人姓名而跡罕傳於世故不詳載
見張彥遠名畫記

圖繪寶鑑卷第二

吳

曹弗興吳興人以畫名冠絕一時孫權命畫屏誤蠅成蠅狀權疑其真以手彈之時吳有八絕弗興預一焉又嘗見溪中赤龍寫以獻孫皓至宋文帝旱曠取弗興畫置水傍應時雨足且南齊去吳未遠而謝赫謂弗興之迹始不復見祕閣之內獨有所畫龍頭又況後南齊數百歲邪嘗畫兵符圖極工然不見諸傳記者豈非一時祕而不出故得以傳遠不坐豐狐文豹之厄也

晉

衛協以畫名於時作道釋人物冠絕當代世以協為畫聖顧愷之以丹青自名獨擅許可亦謂七佛與烈女圖傳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巧密於情思而自以所畫為不及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義熙中為散騎常侍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筆法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傳深以濃色微加點綴不來雖飾而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癡絕才絕方時為謝安知名以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世以謂愷之天材挺出獨立無偶妙造精微雖荀衛曹張未足以方駕也
史道碩不知何許人兄弟四人皆以善畫得名而道碩尤工人馬及藝等初與王微並師荀勗衛協伎能上下二人優劣未判而謝赫謂王得其意史得其似若是則微之所得者神碩之所寫者形耳意與神超出乎丹青之表形與似未離乎筆墨蹊逕宜用此辨之
謝稚陳郡陽夏人也初為晉司徒主簿人宋為寧朔將軍善畫多為賢母孝子節婦烈女之圖有補於風教雖越筆扣墨不無意也

宋

陸探微吳人善畫事明帝人謂畫有六法探微得法爲備平生多愛圖古聖賢像二子綏洪綏蕭作畫亦工惜不見傳唐張彥遠謂體運遒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固自不凡矣

梁

張僧繇吳人天監中歷官至右將軍吳興太守以丹青馳譽於時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遠而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僧繇畫釋氏爲多蓋武帝時崇尚釋氏故僧繇之畫往往從一時之好

陳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九歲能屬文善圖畫皆師古賢王褒書贊時稱二絕尤工畫草蟲官至黃門侍郎

隋

展子虔歷北齊周至隋爲朝散大夫而所畫臺閣雖一時知董展不得以窺其妙爲江山遠近之勢尤工故只尺有千里趣

董展字伯仁汝南人以才藝稱鄉里號爲智海官至光祿大夫殿內將軍尤長於畫雖無祖述不愧前賢風德名流見者失色與展千度齊名曾作道經變相爲時所稱自非畫外有情參盡酌妙入華胥之夢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

鄭法士不知何許人狂周爲大都督員外侍郎建中將軍入隋授中散大夫畫師僧繇尤長於人物論者謂江左自僧繇以降法士獨步焉弟法輪子德文孫尚子皆傳家學尚子睦州建德尉尤工鬼神又善爲顯靈見於衣服手足木葉川流者皆勢若顯動

唐

閻立德歷官工部尚書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家學俱造其妙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尤善應務與兄立德以善畫著名皆爲秦府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悉皆輝映前古時人咸稱其妙

張孝師爲驃騎尉善畫嘗死而後生故畫地獄相爲尤工吳道元見之因效爲地獄變相

范長壽不知何許人也學張僧繇畫然能知風俗好尚作田家景候人物皆極其情至於山川形勢屈曲向背分布遠近各有條理人謂可以企及僧繇也當時稱名甚著官止司徒校尉

何長壽與范長壽同師法故所畫多相類然一原而異議論者次之

尉遲乙僧吐火羅人貞觀初其國以善畫薦中都授右衛官封郡公其父敬質那時人呼爲大尉遲乙僧爲小尉遲父子皆擅丹青其用筆之妙

遲與閻立本爲之上下也

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舊名道子少貧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質知章不成因工畫落筆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命人供奉更今名以道子爲字由此名震天下其筆法超妙爲百代圖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蘭葉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其傳來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裝或謂張僧繇後身信不誣也供奉時爲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官止寧王友翟琰早師吳道元無道元畫落墨已即去多命琰布色而道元輒許可故知琰自不凡琰布色落筆與道元其質故未易辨也

楊庭光與吳道子同時善寫釋氏像與經變相旁工雜畫山水等皆極其妙時謂頗有吳生體但行筆差細以此不同其畫佛像多在山林中

盧楞伽長安人學於吳道元但才力有所未及尤喜作經變相入蜀名益著雖一時名流莫不歡祖乾元初於大聖慈寺畫行道僧顏真卿爲之題名時號二絕

趙公祐成都人工畫佛道鬼神世稱高絕大和間已著畫名李德裕鎮蜀以賓禮遇之改涖浙西辭從蓮幙本長安人寄居於蜀中寓居於蜀

趙溫其公祐之子幼而穎秀家學益工筆法瓌妙趙德齊溫其之子襲二世之精藝奇瑋遒峭爲時推許光化中詔許王建於成都置生祠命德齊畫西平王像仗及朝真殿上畫后妃嬪御皆極精妙昭宗喜之遷翰林待詔

范瓊不知何許人寓居成都與陳皓彭堅同時俱以善畫人物得名嘗作鳥瑟琴像設色未半而棄筆蹤超絕後之名手莫能補完

常粲長安人成通中路巖侍中牧蜀日粲入蜀略

盧楞伽長安人學於吳道元但才力有所未及尤喜作經變相入蜀名益著雖一時名流莫不歡祖乾元初於大聖慈寺畫行道僧顏真卿爲之題名時號二絕

趙公祐成都人工畫佛道鬼神世稱高絕大和間已著畫名李德裕鎮蜀以賓禮遇之改涖浙西辭從蓮幙本長安人寄居於蜀中寓居於蜀

趙溫其公祐之子幼而穎秀家學益工筆法瓌妙趙德齊溫其之子襲二世之精藝奇瑋遒峭爲時推許光化中詔許王建於成都置生祠命德齊畫西平王像仗及朝真殿上畫后妃嬪御皆極精妙昭宗喜之遷翰林待詔

范瓊不知何許人寓居成都與陳皓彭堅同時俱以善畫人物得名嘗作鳥瑟琴像設色未半而棄筆蹤超絕後之名手莫能補完

常粲長安人成通中路巖侍中牧蜀日粲入蜀略

有聲之善畫人物喜爲上古衣冠不墜近習有伏羲畫卦神農播種陳元達顧陳等圖則亦詩人士文而詠陳之義也其子重胤能世其學尤善於爲貌僧宗幸蜀位自京人爵自稱會稽山孫位東越人傳宗幸蜀位自京人爵自稱會稽山人舉止疎野襟韻曠達喜飲酒罕見其醉樂與幽人爲物外交光啓中兩應天寺壁勢若飛動後改名遇卒不知所狂世稱龍水尤位所長鬼神

宣畫品載位爲蜀文成殿下將軍後遇與人得罪世法故名遇云

張南本不知何許人善畫人物尤工畫火中和年寓止成都金華寺畫八明王時游僧升殿見火勢逼人驚怪幾仆時論孫位之水幾於道南本之火幾於神

辛澄不知何許人多游蜀中工畫佛像不問其他蓋專門之學也

張素卿簡州人少孤貧作道士僖宗時上表言丈

嬰兒其畫婦人以朱畫耳根以此爲別

鄭虔鄭州滎陽人善畫山水山饒墨樹枝老硬黃笠山水有法度者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獻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官止著作郎

陳閎會稽人爲永王府長史明皇召寫御容妙絕當時又嘗寫肅宗不惟能肖之姿過真而筆矣過真與閻立本並號交先故一時人多從其學

韓幹亦以畫馬進明皇怪其無閻筆法使令師之其器重可知也

周古言不知何許人善畫人物尤工婦人多畫宮禁歲時行樂之勝世稱名筆然率寫形似未爲奇特至於布景命意則意在筆外惟覽者得於丹青之所不到則知非常工所能爲也

周昉字景元一字仲朗長安人傳家閨閣好屬文寡丹青之妙與韓相間貴公子也善畫貴游人物作士女多爲擬麗豐肥之態蓋其所見然也

又善寫真兼移其神氣故無不歎其精妙

王朏太原人官止鄧州刺史喜丹青之習師周昉然精密則視昉爲不及一時知趙博文晉昉高弟也然朏遒博文遜甚

韓滉字太冲德宗朝宰相當建中末值兵亂遂兼統六道節制出爲鎮海軍江浙東西兼荆湖洪鄂等道節度使中書令晉國公公遇之暇留意丹青嘗師張顛畫師陸探微其畫人物牛馬極工尤好圖田家風俗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著畫以非急務故自聘不傳於人

杜庭睦不知何許人喜寫故貴畫明皇祈膾圖人物品流見之風神氣骨間非有得於心何以臻妙如此

吳侁不知何許人作林泉平遠漁友釣徒皆有幽致

鍾師紹蜀人妙丹青畫道釋人物犬馬頗工

尹繼昭不知何許人工畫人物童兩冠絕當世

胡瓌范陽人工畫番馬鋪叙巧密近類繁冗而用筆清勁至於穹廬什器射獵形容備盡凡畫素駱及馬以很毛筆疏染取其生意亦善體物者也後以筆法授子虔

胡虔瓌之子世謂丹青之學有父風

李思訓唐宗室也官至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後人所畫著色山往往多宗之然至妙處不可到也

李昭道思訓之子官至中書舍人作畫稍變其父之勢然智思筆力視思訓爲未及然其妙亦至矣世稱思訓爲大李將軍昭道爲小李將軍

盧鴻字浩然范陽人隱嵩少開開元中以諫議大夫召固辭賜隱居服草堂一所令畫山顛喜寫山水平遠之趣其筆意位置清氣襲人

王維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尚書右丞家於藍田輞川善畫尤精山水觀其思致高遠出於天性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有畫意蓋其胸次瀟灑落筆便與庸史不同

王洽不知何許人能潑墨成畫性嗜酒多放散於江湖間每欲作圖必沉酣之後解衣礴磚先以墨潑醉上因其形似或爲山石或爲林泉自然天成不見墨污之迹蓋能脫去筆墨畦町自成一種意度張彥遠有王墨師觀答又師觀度而後用墨墨者墨抵相上作山水松石皆名而觀有王墨善潑墨山水世謂之王墨疑即此王洽也

項容不知何許人當時以處士名稱之善畫山水師事王默作松風泉石圖筆法枯硬而少潤澤故昔之評畫談其頑澁然挺特巉絕亦自是一家

張詢南海人不第後流寓長安以畫自適後至蜀中爲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於壁間謂之三時山僧宗寧蜀見之歎賞彌日

畢宏不知何許人善畫山水作松石圖於左省壁間一時文士有詩稱之其落筆縱橫變易常法意在筆前非繩墨所能制故得生意爲多

張璪一作藻字文通吳郡人官止檢校祠部員外郎衣冠文行爲一時名流善畫山水松石自撰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畢庶子宏一見驚異之璪嘗手操雙管一爲生枝一爲枯榦而四時之行遂騁筆得之所畫山水高低秀絕只尺淺重幾若斷取一時號爲神品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善爲窠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嘗謂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嘗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關全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

漢王元昌唐高祖第七子博學善畫李嗣真謂天人之妙博蒜伎藝頗得風韻自然超舉有畫鞍馬風韻傳於時雖閒立德立本不得以季孟其間

江都王彷唐宗室王元軌之子太宗姪也能書畫最收於鞍馬以此得名官至金州刺史杜子美詩謂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爲一時所重

韓幹長安人王維一見其畫遂推獎之天寶初入爲供奉特陳閑畫馬榮過一時明皇令師之幹不奉詔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內廐馬皆臣師也明皇益奇之後師曹霸畫馬得骨肉停勻法傳染入縑素弟子孔榮頗得其法

韋鑒長安人善畫龍馬弟鑾工山水松石所傳世者不多

韋偃父鑾官至少監善畫山水松石花鳥時名雖已籍籍而未免塵於古拙之習偃雖家學而筆力遒健風格高舉過父遠甚尤善畫馬其筆法縱落揮霍振動

趙博文尚書左丞相涓之子世業儒喜丹青而於士女兔犬爲尤工絕無世俗區區形似之習

戴嵩不知何許人初轉洗鎮浙西命爲巡官師昆畫皆不及獨於牛能盡野性過況遠甚至於田家川原亦各繫妙弟嶧亦以畫牛得名

畫花亦謂鬱畫如生

于錫不知何許人善畫花鳥最長於雛

梁廣不知何許人善畫花鳥爲一時所稱故鄭谷詩有梁廣丹青點筆遲之句

蕭悅不知何許人官爲協律郎善畫竹淡得竹之生意名擅當世

刁光胤長安人天復中避地入蜀善畫湖石花竹昉見鳥雀之類翼交游所與者皆一時佳士黃筌孔嵓皆師事之

周朗不知何許人善畫木石花竹禽鳥頗臻其妙

朱審吳郡人得山水之妙亦畫人物竹木

王宰家於西蜀貞元中韋令公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多畫蜀山玲瓏窈窕嶙峋巧

楊炎貞元中宰相出展座州嘗畫松石山水出於人表

程脩己其先冀州人祖大曆中任越中醫學博士
時典坊任越州長史遂令脩己師事之盡得其
画人物口授之妙尤精山水花竹
馮紹政善画鷄鶴龍水特稱其妙開元中爲少府
監
張遵禮善画鬬將鞍馬戈矛器械用筆塹差小画
尤佳
王紹宗琅琊人父脩禮画迹與殷仲相類
嗣藩性野皆愛画鶴後師於薛稷深得其妙
檀智敏時號檀生屋木樓臺師於檀生
鄭儀屋木樓臺師於檀生
陳諱工山水德宗除連州刺史令寫彼處山水之
狀每歲貢獻野逸不群高情邁俗張藻之亞也
劉商爲郎中性格高邁愛画松石人物初師張藻
後自造真爲意有觀奕圖石刻行於世
王定爲中書常侍於画公政之外每圖佛像高僧
士女皆冠於當代貞觀以画得名
黃筠画馬獨善於時
李靈省落託不拘檢長愛画山水每圖一障非其
所欲不即强爲也但以酒生思傲然自得不知
王公之尊貴自得其趣耳
張志和號煙波子常漁釣於洞庭湖顏魯公典吳
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張乃隨句賦象
人物舟船煙波風月鳥獸皆依其文寫之曲盡
其妙
左全蜀人本儒家工画佛道人物寶曆中聲馳宇
內多倣吳生頗得其要
陳皓彭堅與范瓊尚時同藝名振三川
呂堯竹度尹繼昭弟子並長安人工画道釋人物
僖宗朝翰林待詔廣明中扈從入蜀
麻居禮蜀人師張南本光化天復間聲迹甚高
李洪度成都人工画道釋人物馳譽當時

張騰不知何許人工道釋雜画筆法布色頗窮其
妙
張賁何陽人工画人物道釋
王浹不知何許人善画人物
韓王元嘉善画龍馬虎豹則天授太尉
劉孝師 斬智翼俱善画
梁寬 吳智敏更爲俊逸
王瓘子善山水幽致峯巒極佳
康薩陀爲振威校尉画人馬指意非高
王知愼工書画師於閻與兄知敏齊名筆力爽利
風采不凡
王韶應一作紹應 画鬼神深有氣韻一云善山水人馬
李生吳弟子善画地獄佛像有類於吳而稍弱
張藏亦吳弟子長於變化快思若湧泉亦好細画
武靜藏善画鬼神有氣韻
董羣字重照開元中多在尚方善雜画車牛最推
其妙
陳靜心善寺壁弟淨眼善地獄山水
程雅善雜画
楊坦楊仙喬並長安人好画鬼神子爽亦善之
解倩善鬼神
姜皎上邽人善應易開元中官至秘書監
李思訓林甫之父思訓之弟善丹青贈禮部尚書
李林甫善山水類昭道
李湊林甫姪善画綺羅人物師閻令但筆迹疎散
画其姿態則盡美
郎餘令有才名工山水古賢爲著作佐郎
曹元廓則天時爲朝散大夫左尚方令師於閻善
騎獵人馬山水
劉行臣善画鬼神類王朝隱
楊晉善山水似李將軍晉子瑾妙過於父
尹琳善画佛像高宗時得名

李仲昌 李嗣真並琳弟子
陸庭曜善人物鬼神有氣韻時稱第一
僧智瑰善山水鬼神氣韻洒落
殷令名陳郡人父不害累代工書画
殷文禮子大瑤書画妙過於父武德初爲中書舍
人
殷仲容文禮子則天時任祕書丞善爲貌及花鳥
妙得其真武用墨色如兼五采亦遊楊之次也
談志善画人物有態度衣寂淵嫡與李奏小相類
僧金剛三藏師子國人善西域佛像
宋令文善書画
司馬承禎字子微善画又工篆隸
釋脩然俗姓裴氏善丹青工山水
鄭逾善山水天寶中得名於梁宋間
李果奴善寫人物筆迹調潤
張湮官至刑部員外郎善画山水
碎官至衡州刺史
顧況字逋翁吳興人頗好詩詠善画山水
鄭寓學昉画天王菩薩有思
沈寧善樹石山水有格律師張璪而少劣
蕭祐画山水爲桂州觀察使
劉整任祕書正字善山水同時有劉之奇亦能山
水
强頡善水鳥
陳庶揚州人師邊鸞花鳥尤善布色
陳恪工山水師張鄴人物鞍馬蟲禽並精子積善
山水妙過於父
周太素善画花鳥佛像終尚書郎
翟庭善山水格不甚高但細巧耳
侯莫陳厦字重構工山水用意極精
王弘太原人画人馬永徽時人
會稽僧道芬 彖陽鄭町 梁洽
劉方平工山水樹石所國公李勉甚重之
王懿官至潭州都督善湘中山水似李將軍
王象有画鹵簿圖傳於代
田琦鳳翔人善人物并寫貌官至汝南太守
李逖工画蠅蝶蟲蟬之類
李平均唐宗室工山水官至陳留令
白旻工花鳥官至涇城令
韓凝工婦女雜画善布色
齊皎高陽人善外番人馬尤工山水官至澤州刺
史
齊映皎弟性雅正好學善山水刺禮部尚書
史瑤官至省郎善画鞍馬人物
戚重華工子女極精妙
裴蕭字士明河東人画山水極有思官至兵部尚
書
陳善字玄成工山水有情趣但峰巒少奇往往類
青州吳恬並善山水芬格高鄭淡雅梁美秀吳險
巧
牛昭善山水
高道興成都人光化中與趙德齊同画西平王儀
仗授翰林待詔
趙德玄長安人天復中入蜀工画車馬人物山水
佛像屋木
陳義 殷救 殷季友 許琨 同州僧法明
錢國蕃 左文通 宋抱一 孟仲脩
已上皆開元時人善寫貌
高江 車道政
嗣滕王湜然善画花鳥蟲蛙官至太子詹事
衛慈師周防花木竹雀各造其妙
張立不知何許人蜀中画跡甚多亦能墨竹
五代
王商不知何許人工画道釋仕女尤精外國人物

與胡翼同時並為都尉趙嵒所厚

蕭筠不知何許人工畫天王筆法師周昉頗得其妙然不見他畫獨天王傳於世

支仲元似別人畫人物極工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人物清潤不俗其畫神仙人物多作奚落之妙米高宗題作晉六朝者多仲元所作

左禮成都人工畫道釋像學吳道元描染與楊庭光相類但行筆差細耳宜和畫譜謂與張南本筆法相似圖畫見聞志謂與張南筆法相似豈即張南本也

朱繇長安人工畫道釋妙得吳道元筆意所畫本有不以為法者時出新意千變萬態動人耳目弟子趙喬亦知名

李昇成都人善畫人物尤善山水筆意幽閒人有得其畫往往誤稱王右丞者焉

杜子瓌華陰人精意道釋研吮丹粉尤得其術故

梁駙馬都尉趙嵒本名霖後改今名善丹青尤工人物格韻超絕非尋常畫工所及尤能鑒畫

杜霄善畫仕女得周昉筆法為多尤工鑑識及曲若豐臉之態非風流蘊藉有王孫貴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

丘文播廣漢人又名潛與弟文曉俱以畫得名初工人物兼作山水後多畫牛時稱奇絕子仁慶善畫尤長花雀

丘文曉與文播齊名山水亦工

阮郜不知何許人入仕為太廟齋郎善畫工寫人物特於士女得綺羅淑姬之態但傳於世者甚少

婦人童氏江南人莫詳其世系所學出王齊翰工畫道釋人物童以婦人而能丹青故當時稱神

宋婦女往往來寫照焉後不知所終

胡翼字鶴雲工畫道釋人物車馬樓臺山水種種

杉繪特異

杜齊聖秦人避地居蜀事王衍為翰林待詔博學強識善畫佛像人物始師常粲後捨舊學自成一家故筆法凌轢華流粲亦莫能接武也

張玄觀州金水石城山人善畫尤以羅漢得名

曹仲元建康豐城人江南李氏時為翰林待詔畫道釋鬼神初學吳道元不成棄其法別作細密自為一家尤工傳彩

陸晃嘉禾人善人物多畫道釋神仙性疎野病沉湎於酒遇筆揮灑略不假搆故研醜互出當其合作樹法甚細而有力有一等繆畫鬼怪可厭亦其所作

僧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初以詩得名後入兩川頗為王衍待遇因賜紫衣號禪月大師能畫間為本教像唯羅漢最著其畫像多作古野之貌不類世間所傳

孫莎皆臨模古今名筆目之曰安定鵬雲記

衛賢長安人江南李氏時為內供奉長於樓臺人物初師尹繼昭後效膏吳體其畫高崖巨石則深厚可取而皴法不老為林木雖勁挺而枝梢不稱其本論者少之然至妙處亦人希及

李對華本北房東丹王後唐明宗賜姓名善畫本國人物鞍馬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也然議者謂馬尚豐肥筆乏壯氣

王仁壽汝南宛人石晉時作待詔工畫道釋鬼神及馬始師王殷後學精吳法

房從真成都人工畫人物番騎王蜀時為翰林待詔

袁義河南登封人為侍衛親軍善畫魚鱉其變態得喰噞游泳之狀非俗所畫庖中物也

僧傳古四明人畫龍獨造于妙弟子德饒無深皆臻其妙

關仝一名穀長安人畫山水師荆浩晚年有出藍之美所畫脫略筆墨意間而氣愈壯收愈少而意愈長淡造古淡石樹出於畢宏有枝無幹當時郭忠恕亦師事之然仝於人物非所長多求胡翼為之

杜楷一作成都人善山水作枯木斷崖雲崦煙岫之態思致頗遠

羅塞翁隱之子為吳中從事喜丹青善畫羊精妙卓絕

張及之京兆人畫犬馬花鳥頗工作犬得敦厖之狀無搖尾乞怜之態

趙士廣歸其真知其鄉里善畫今虎並工竹雀鷙禽筆簡意真似黃筌坡岸山林亦佳

李寧之華陰人善畫山林泉石尤喜畫猫於樂苗間雅為羅紹威所厚建一亭為畫之所名曰金波時號為金波處士

胡擢不知何許人博學能詩氣韻超邁善畫花鳥亦詩人感物之作也

梅行思一作江夏人畫人物牛馬故工於鷄為南唐李氏翰林待詔品目甚高

郭乾晖北海營丘人世呼為郭將軍工畫鷄鳥雖舍疎筆梅木田野荒寒之景格律老勁曲盡物性之妙鍾隱亦一時名流變姓名師事久之方授以筆法

郭乾祐乾晖弟工花鳥雖不如兄所學亦相上下

鍾隱天台人善畫勢禽條棘能以墨色淺深分其向背變姓名師郭乾晖深得其旨兼工畫山水人物

黃筌字要叔成都人始學畫師刁光早得時名十七歲事蜀王衍為待詔至孟昶加檢校少府監累遷如京副使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鷄師薛稷人物能水師孫位齊諸家用所教

張圖宇仲謀河南洛陽人朱梁時將軍少頗悟而好丹青及善潑墨山水皆不由師授自致神妙亦不法古今自成一體尤長於大像其畫用濃墨龍筆如草書頓挫飛動勢甚豪放至於手面及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慎無一敝吳怪怪奇奇自成一家法

朱瑤字溫琪不知何許人學吳道子由是知名

嚴與沂陽人善畫佛道鬼神及大像

閻守立池陽人世業儒保大間應舉下第退居齊山別門邨掃以詩酒丹青自娛善畫道釋鬼神

殷閏車馬山川靡不精妙

竹夢松建康溧陽人仕南唐為東川別駕善畫人物仕女臺閣冠絕當代其布景命意粹約體態宛得周昉之格

施璘字仲寶京兆藍田人工畫竹有生意為當時

絕伎

丁謙義宣人工画竹師蕭化兼善寫蔬果

何遇河南長水人善画宮室羅衛野華法尤善山水樹石爲當時所稱其間人物則假手於人

梁相國于兢善画牡丹幼年從學因覩檻中牡丹乃命筆倣之不浹旬奪真後遂藝思無倦動必增奇

梁左千牛衛將軍劉彥齊善画竹頗臻清致有孟宗泣竹湘妃寺圖傳於世人物多假胡翼之手尤能鑒別圖繪皆極精當

王殷工画佛道士女尤精外國人物

李羣字文幹唐宗室工画人物爲世所稱

李玄應洎弟玄審並工画善馬專學胡環

韋道豐江夏人善画人物寒林遐思奇僻不拘小節嘗代琢之然經歲月方成一圖成則驚人

朱簡章江夏人工画入物屋木

王喬士工画佛道人物

鄭唐卿工画人物兼長寫貌

郭權江南人師鍾隱

史瓊善画雉兎竹石

程凝養画鵝竹兼長寫木

王道古善画雀竹當時號雀兒王

唐垓善画野禽生菜水族諸物世稱精妙

王道求工画佛道鬼神人物高默始倣周昉後學盧稜迎當時名手歎伏

朱卓工画道釋志學吳筆不專傳彩

當攻工画佛道

黃延浩工画人物

王偉工画道釋

張質定州人工画田家風俗

朱藝蜀郡人工寫貌王蜀爲翰林待詔

阮知誨成都人工画貴戚子女兼長寫貌事王蜀爲待詔

高從遇遂興之子奚父藝爲孟蜀翰林待詔

阮惟德知誨之子紹精父業事孟蜀爲翰林待詔尤善狀宮闈禁苑皇妃帝戚富貴之事精妙頗甚

杜敬安觀遂之子事孟蜀爲翰林待詔妙於佛像尤能傳彩孟州名画錄載爲杜子瑕子未知孰是

趙忠義元德之子事孟蜀爲翰林待詔雖從父訓定若生知

蒲宗訓蜀人事孟蜀爲翰林待詔師房從真画人物鬼神筆法雖細其勢甚壯

蒲延昌宗訓養子爲孟蜀待詔工画佛道鬼神尤精獅子行筆勁利用色不繁

張攻成都人爲孟蜀翰林祗候工画人物士女兼寫貌

徐德昌成都人爲孟蜀翰林祗候工画人物士女墨彩輕矯爲時所稱

周行通成都人工画鬼神人馬屬犬嬰孩得其精妙

孔當蜀人善画龍兼工花雀與蜀師刁處士

趙才蜀人工画人物鬼神亦長甲騎

姜道隱漢州綿竹人超軼好画及長不事產業惟画是好布衣芒屩隨身筆墨而已嘗於淨衆寺画山水於石趙庭隱贈之十縑拂衣而去

楊元貞石城山張玄外族也工画釋道羅漢善爲畫筆尤精布色始居蜀後召入都中不回

蕭從誨成都人世本衙家心游繪事佛道人物舉意皆精

張景思金水石城山張玄之裔工画仙道

朱倧不知何許人與衛賢並師尹繼昭

僧楚安漢州什邡人俗姓勾氏善画山水人物樓臺雖纖甚細論者謂筆跡全虧六法非大手高格

僧智蘊河南人工画佛像人物學淡曹體

僧德符善画松柏氣韻滿溢住汴州相國寺

李文才華陽人工画人物屋木山水善寫真時輩罕及周昉之亞也事孟蜀爲翰林待詔

杜弘義蜀州晉原人工画佛像羅漢

程承辨蜀州彭山人工画人物鬼神

僧令宗乃丘文播異姓弟工山水人物佛像天王

道士李壽儀邛州人宗張簡卿筆法多画道門尊像人呼爲李水墨

吳越王錢鏐画墨竹

朱澄事江南李中主爲翰林待詔工画屋木嘗與高太冲等合画雪景宴圖時稱絕手

高太冲江南人工傳寫事李中主爲翰林待詔嘗寫中主真得其神思

漸僧蘊能工雜画善画佛像

李夫人西蜀名家本許世胄善屬文尤工書画郭崇韜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韜武幷常鬱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幽紙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往往效之遂有墨竹

李仁章幷州人學吳画長於神鬼當時論非盧稜迎無以過也

杜韜京兆人少爲富商師衛賢淡得其要賢後延爲東觀所画與賢相爲伯仲但奇巧不老耳

趙弘宇德彰善画花鳥變邊鸞古體而奪真像生也

臺閣綴甚細論者謂筆跡全虧六法非大手高格

僧智蘊河南人工画佛像人物學淡曹體

僧德符善画松柏氣韻滿溢住汴州相國寺

李文才華陽人工画人物屋木山水善寫真時輩罕及周昉之亞也事孟蜀爲翰林待詔

杜弘義蜀州晉原人工画佛像羅漢

程承辨蜀州彭山人工画人物鬼神

僧令宗乃丘文播異姓弟工山水人物佛像天王

道士李壽儀邛州人宗張簡卿筆法多画道門尊像人呼爲李水墨

吳越王錢鏐画墨竹

朱澄事江南李中主爲翰林待詔工画屋木嘗與高太冲等合画雪景宴圖時稱絕手

高太冲江南人工傳寫事李中主爲翰林待詔嘗寫中主真得其神思

宋

仁宗天資穎悟聖藝神奇過與樓毫超逾庶品獻穆公主真明親画龍樹菩薩命待詔傳模鏤板印施又嘗画馬上有押字并御寶

徽宗萬幾之暇惟好書画與學校藝如取士法丹青卷軸具天縱之妙有昔唐風韻尤善墨花石作墨竹葉細不分濃淡一色焦墨柔密處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襲古人執筆尤注意花鳥點睛多用黑漆膠粉豆許高出絹素欲活動画後押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志或用瑞龍印蟲魚篆文

燕恭肅王元儼名重成藩精於像物画竹鶴鵲曲盡其妙嘗自朽十六羅漢令蜀人尹繼昭模寫殺風骨非嘗所能及

鄆王楷徽宗第二子善画花鳥極爲精到尤善墨花但用墨粗欠生動耳

孫夢卿宇輔之東平人工画道釋人物淡得吳法世謂之孫吳生

孫知微宇太古若陽彭山人世本田家天機頴悟善画初非學而能清泮寡欲飄飄然真神仙中人喜画道釋用筆放逸不蹈襲前人筆墨哇哆時輩稱服描法甚老黃筌不能過也

勾龍爽蜀人好丹青喜爲古衣冠多作背野不堪之狀尤善嬰孩得其態度國初爲翰林待詔

陸文通江南人画山水道釋樓臺得名于時山水學董元巨然画道釋尤工作神仙故實

王齊翰金陵人事江南李後主爲翰林待詔画道釋人物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居幽卜無一塵朝市風埃氣

顧德謙建康人善画人物多喜寫道像此外雜工動植風格特與論者謂王維不能過而李後主

亦嘗謂之曰古有訊之今有德謙其愛重如此
侯翌字子冲安定人善画端拱雍熙之間聲名籍
甚學吳生落墨清駛行筆勁峻峭拔而秀麗
而雅亦画家之絕藝也始年十三師郭熙官郭
忘其名越四年所學過郭遠甚慮掩郭名從寓
秦川
武洞清長沙人父岳學吳生工画人物尤長於天
神星象用筆純熟洞清能世其學過父遠甚作
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髮髮尤工布置落墨神
妙不俗
楊棐京師人客游江浙後居淮楚善画道釋人物
學吳生尤於觀音得名天下其子圭有父風描
像手画作極細筆
武宗元字總之河南白波人官至虞曹外郎善丹
青長於道釋造吳生閫奥行筆如流水神彩活
動大抵如寫艸書奇作也

道士李德柔字勝之河東晉人徙居西洛喜讀書
丹青之技不學而能多画神仙故實蓋其風世
之習也尤工寫貌其設色所設朱鉛多以土石
爲之故世俗不能宣和中爲凝神殿校籍
道士徐知常字子中建陽人能詩善屬文尤通道
儒典教画神仙事明其本末宣和中除蓋珠殿
侍御
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事李煜爲翰林待詔善画道
釋人物車馬樓觀山林泉石尤精士女其行筆
瘦硬戰掣蓋學其主李重光書法至画仕女則
無顏筆大約體近周昉而纖麗過之
石恪字子專成都人性滑稽有口辯工画佛道人
物始師張南本技進益縱逸不守繩墨多作戲
筆人物詭形株狀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皆
粗筆成之
李景道南唐李昪親屬喜丹青而無貴公子氣作

文會圖頗極其思
李景遊景道李孟行也好画人物極勝作談道圖
風度不凡
顧閎中江南人事李氏爲待詔善画人物嘗與周
文矩同画韓熙載夜宴圖
顧大中江南人善画牛馬兼工花竹
郝澄字長源金陵句容人作道釋人馬筆法清勁
善設色尤工寫貌画鑒載曾見澄画馬甚俗不
過一工人所爲殊無古意二說未知孰是當質
諸博古者
湯子昇爲人画山水人物頗工有鑄鑑圖傳於世
描法佳
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舒城人登進士第博
覽法書名画故悟古人用筆意作書有晉宋風
格繪事集閻陸張吳及前世名手所善以爲已
有專爲一家作画多不設色獨用澄心堂紙爲

之惟臨摹古画用絹素著色筆法如雲行水流
有起倒論者謂鞍馬遠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
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滿瀾如王維當爲采
画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官至朝奉郎
內臣楊日言字詢直關封人喜經史作篆隸八分
画山林泉石人物荒遠蕭散氣韻高邁非世俗
得以擬倫尤精寫照官至昭化軍節度使
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少能屬文周時爲博士能
篆隸善画樓觀木石皆極精妙始亦嘗師關仝
太宗素知其名召爲國子監主簿後忤旨流登
州至齊之臨邑道中尸解仙去
趙克讓宗室戲弄筆墨游魚盡浮沉之態封高密
侯
趙叔雝朱宗室善画多得意於禽魚每下筆皆合
詩人句法景物雖少而意常多
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善画魚龍海水其洶湧瀾翻

只尺汗漫莫知其涯涘也事南唐爲待詔後師
宋爲翰画院藝學
楊輝江南人善画魚得其揚鬐鼓氣之態
徐易陳弟白海州人善画魚極得其形似論者謂
其皆作出水鱗不過刀机間物耳兼工雜画尤
能篆隸爲御書院藝學
宋木錫蜀人画花竹禽鳥魚蟹學梁廣善傳色
劉寀少時流寓京師狂逸不事事放意詩酒間善
画水中魚雖風浮水行觀之活物至於鱗尾性
情遊潛迴泳皆得其妙官至朝奉郎
董源江南人事南唐爲後苑副使善画山水樹石
幽澗峰巒清深得山之神氣天真爛熳意趣高
古論者謂其画水多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兼
工范水無不臻妙其山石有作麻皮皴者有著
色皴紋甚少用色鐵古人物多用青紅衣人面
亦用粉素皆佳作也

李成字咸熙唐宗室避地營丘遂家焉世業儒善
文藝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放意詩酒寓興於
画師關仝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
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爲
古今第一于覺職踐館閣贈光祿丞
范寬一作中正字中立華原人性溫厚嗜酒落魄有大
度人故以寬名之画山水始師李成又師荆浩
山頂好作密林水際作突兀大石既乃嘆曰與
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乃捨背習卜居終南太
華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而與關
李並馳方駕也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
許道寧長安人學李成画山水初宮藥都門画山
水以衆觀者故早年所画俗惡至中年脫去舊
學稍自檢束行筆簡易風度益著峯頭直皴而
下林水勁硬自成一家體至細微處始入妙理
許者謂得李成之氣

李成法得雲煙出沒峰樹隱顯之態布置筆法
獨步一時早年巧贍致工晚年落筆益壯
孫可元不知何許人好画吳越間山水筆力雖不
至豪放而氣韻高古
趙幹江南人爲南唐画院學生画山水林水皆江
南風景多作樓觀舟船水村漁市花竹散爲景
趣無一點朝市風埃
屈鼎開封人画山水學燕文貴頗有思致仁宗朝
爲画院祇候
陸瑾江南人善画江山風物落筆瀟洒殊無塵埃
筆法筆法布置大抵宗王維娟媚過之
王士元汝南宛丘人王仁壽之子善丹青兼諸家
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仝屋木師忠恕凡
所下筆無一筆無來處故皆精微但多作楼臺
橋徑如家中堂之深山大谷煙霞之氣耳官止
鄉推官

燕肅字穆之本燕人徙居曹今爲陽翟人文學泊行緒神推之喜画山水寒林蹈王維之跡倣李成之範獨不爲設色官至禮部尚書後贈太師

宋道宇公達洛陽人擢第爲郎善画山水閒淡簡遠取重于時但來典即寓意而作傳世故少

宋迪字復古道之弟以進士擢第爲郎師李成画山水遲思高妙筆墨清潤又喜画松或高或偃或孤或雙以至于千萬株森森然殊可駭也其猶子子房亦得家法

王穀字正叔頓川鄭城人寓意丹青多取今昔人詩詞意趣爲而爲圖繪故鋪張布置率皆瀟洒官至大理卿

范坦字伯達洛陽人善画山水其筆法學關仝李成兼工花鳥游藝繪事下筆老健官至承議郎

黃齊字思賢建陽人擢第爲兵部侍郎寓興丹青作風煙欲雨圖非陰非霽如梅天霧曉霏微淹

寫之狀殊有淡思

李公年不知何許人善画山水用筆立意風格不下於前輩所布置者甚有山水雲煙餘思皆爲江浙提刑

李時雍字致堯號適齋成都人崇寧間爲書學諭寓意丹青皆不凡作墨竹尤高與文同並馳官至敷中丞

駙馬都尉王詵字晉卿本太原人後爲開封人喜論書翰文所從游者皆一時之老師宿儒能画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画墨竹師文湖州梁堂曰寶繪收藏古今法書名画以爲勝玩東坡爲之記

內臣童貫字道輔開封人御下寬厚能節制兵戎時弄輪游戲作山林泉石人以爲玩官至太傅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居衡岳往來蒼梧五嶺僅百餘年人問其氏族年壽但云何何問其鄉里亦曰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画猫專門爲時所稱

趙宋漢宇獻甫太宗曾孫濮王劾子博雅該洽無聲色之好唯以丹青自娛嘗爲鴝圃氣韻瀟散有江湖荒遠之趣贈太師追封景王

趙孝穎字師純端獻魏王第八子翰墨之餘雅善花鳥頗有思致仕至德慶軍節度使

趙仲佺字隱夫宋宗室明敏無它嗜好一意於文詞翰墨間至于難狀之景則寄興于丹青善作草木禽鳥皆詩人之思致也封和國公

趙仲佩字存道宋宗室長於宮邸雅好繪画善花鳥出遊以筆籠粉墨自隨遇興見高屏素壁隨意作画率有真趣或求訓未必應也追封榮國公

內侍劉瑗字伯玉開封人家多奇画尤能考鑒真偽皆極精當放筆作雲林泉石頗復瀟洒官至通侍大夫贈少師

內侍梁揆字仲叙開封人善丹青花竹人物山水一一能之官至直廚思殿

內侍羅存字仲通開封人性喜画作小筆山水雖身在京國而浩然有江湖之思致官至尚食局奉御

內侍馮覲字遇卿開封人少好丹青作江山四時之景頗極精妙嘗王晉卿筆墨歸微亂真官至武翼大夫

僧巨然鍾陵人善画山水筆墨秀潤善爲煙嵐氣象於峯巒嶺竇之外至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栢疎筠蓼艸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籬茅舍斷橋危棧真若山間景趣也得董源正傳者巨然爲最也少年時髯頭多老年平淡趣高

趙令松字永年大年弟工画花竹無俗韻尤工作水墨花果但作朽蠹太多論者或病之兼画犬得名于時官至右武衛將軍

趙邈齡其名杜野不事脩飾故人以邈齡稱不知何許人也善画虎不惟得其形似而氣韻俱利樹石亦佳如艸書法

朱義江南人画牛得名作斜陽芳草村落荒閭之趣雖望戴嵩不及而亦後來名家

朱瑩義族也画牛馬得名尤工人物

甄慧睢陽人善画佛像脫落世間形相具天人之威儀亦工画牛馬而留意甚精

王凝不知何許人爲画院待詔画花竹翎毛下筆有生意又工爲鸚鵡獅猫等

祁序江南人工画花竹禽鳥又工画牛人或謂有戴嵩遺風至於画猫近世亦罕有其比

趙士旗宋宗室善画寒林晴浦甚多思致其竹石禽鳥亦稱是官任武節郎

趙士雷字公震宋宗室画山水人物清雅可愛尤長於花鳥官至襄州觀察使

李植字化光京兆人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幼好道不樂婚宦工画山水劉貢父嘗贊之

宗婦曹氏雅善丹青所画花鳥等皆非俗柔軟嫩取說兒女者真若得於海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以集於豪端耳

南唐後主李璟字重光自稱鍾峯隱居又略其言曰鍾隱後人能文善書画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画山水人物禽鳥墨竹皆清爽不凡別爲一格然書画同體高出意外

黃居寀字伯鸞蜀人筌之季子初仕孟蜀爲翰林待詔能世其家學作花竹翎毛皆妙得其真寫

徐崇嗣熙之孫画花鳥綽有祖風又出新意不用描寫止以丹粉點染而成號沒骨圖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始於崇嗣也

徐崇矩熙之孫崇嗣崇勳其季孟爲画花鳥能不墜家學作士女蓋工曲看豐臉蓋寫花蕚之餘思也

唐希雅嘉與人妙於画竹作翎毛亦工學江南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變而爲画故翎毛三過處書法存焉喜作棘槲荒野之趣氣韻蕭疎非画家繩墨所拘也

唐宿 唐忠祚皆希雅之孫善画花竹翎毛得世傳之妙墨作棘鉞雖易元吉不能及之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善画花果名重一時初師滕昌祐後遊其藝作折枝有生意傳色尤造其妙兼工於草蟲蓋其所作不特取其形似直與花

傳神也禽石非其所精

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乃曰世不乏人遂遊荆湖按奇訪古幾與猱猿麋豕同游故口傳心繫之妙一寫於豪端又於長沙今後開圃鑿池以亂石聚竹梅菊叢蘭養水禽山獸以伺其動靜資於畫思故寫動物無出其右尤喜畫獐狸評者謂徐熙已後一人而已畫上多自書長沙助教易元吉畫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鳥道釋人物山林飛走之類尤長於寫生極工於物所畫無不精絕宋畫院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爲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宋仁宗朝畫平拱殿御屏稱旨補圖畫院藝學

崔慤字子中崔白弟工畫花鳥推譽于時筆法規模與白相若尤喜作兔自成一家官至左班殿直

之奇逸而用筆非畫家纖豪細管過得意處雖堅帝可用此畫史所不能及也官至崇信軍節度使

武臣吳元瑜字公器開封人善畫花鳥人物山林師崔白描法纖細傳染鮮潤大變唐五代宋圖初之法自成一家晚年因求畫者多因取它畫或弟子所模寫目以印章繆爲己筆以塞其責官至合州團練使

內侍賈祥字存中開封人少好工巧至於丹青之習頗極其妙作竹石草木鳥獸樓觀皆工亦善人物官至知內侍省事贈少師

內侍樂士宣字德臣祥符人善丹青獨喜金陵艾宣畫久乃悟宣之拘窘於是捨其故步而筆法遂陵轢於前輩善畫花鳥尤工水墨官至虞州觀察使贈少保

內侍李正臣字端彥工寫花竹禽鳥頗有生意官

艾宣金陵人善畫花竹禽鳥能得色澤淡有生意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尤喜畫鴨鵝著名于時

丁呪濂梁人善畫花鳥

爲守昌開封人畫院祇候善畫花鳥率有生意又工於草蟲蔬菜等物蓋其所長耳

王曉泗州人善畫鳴禽棄蟲寫鶴師郭乾暉而遊其淵亦能畫人物極古拙嘗於李成讀碑圖上見之

劉常金陵人善畫花竹氣格清秀名重江左家治園圃植花竹日游息其間得意輒索紙落筆逢與造物者爲友深色不以丹鉛視傳詞勻淡淺一染而就米海岳謂常之所學不減趙昌

武臣劉永年字公錫本彭城人後徙開封內家爲喜讀書曉兵法勇力兼人能從事丹青山人意表作鳥獸蟲魚頗工尤善寫道釋人物得貫休

公主善作水墨畫竹石亦佳尤善草蟲自散隸官至平海軍節度使

劉夢松江南人善以水墨作花鳥於淺淡之間互相映發雖采繪無以加也尤精於墨竹

文同字與可梓潼永泰人稱石室先生又自號笑笑先生錦江道人善畫墨竹知名于時或戲作古槎老樹淡墨一掃雖丹青極豪楮之妙者形容所不能及也亦善山水官至司封員外郎兼祕閣校理

李時敏字致道成都人時雍之弟尤工大字妙於丹青宣和內府有詩意閣官至朝請郎

閻士安宛丘人家世業醫性喜作墨戲荆楊枳棘苑崖斷岸蟹蘇蒲蘇皆極精妙尤長於竹下筆清勁造形固備官至國子助教

梁師閔一作民十字衛德開封人能詩好畫花竹羽毛官至忠州刺史

色輕變通應手不拘一態

孟顯字坦之安化華池人畫佛道鬼神人馬屋木筆無少滯轉動飄逸出自己意自成一家大率作用氣格與陳用智相似

張昉字升卿汝南人工畫佛道人物學吳生僅得其法然用意敏速變態皆善

王端字子正山東人瑾之子善讀書工畫山水人物花竹山水專師關仝好爲蹲石瀑水怪樹老根有出人意思亦善墨竹取唐希雅生竹情狀而爲之故於向背不失尤長寫真畫蹟謂端人物古拙無神氣描法不秀

屬昭慶建業人工畫佛道人物尤長於觀音至於衣紋生熟亦能分別前輩殆不及授圖畫院祇候

王兼濟洛陽人工畫釋道鬼神學吳道元得其餘趣

僧夢休江南人善丹青學唐希雅作花竹禽鳥蟲物之態

武臣郭元方字子正開封人善畫艸蟲信手寫興俱有生態官至內殿承制

武臣李延之善畫蟲魚草木禽獸爲生尤工官至左班殿直

僧居寧毗陵人善飲酒酒酣則好爲戲墨作草蟲筆力勁峻不專於形似每自題云居寧醉筆

王瑾字因器河南洛陽人工畫道釋人物淺得吳法世謂之小吳生武宗元謂瑾畫事物盡工設色清潤古今無倫子端能世其學

王寫開封人畫佛像人物追學吳生能盡其妙尤長於寫真太宗朝授翰林待詔

趙光輔耀州華陰人太宗朝爲畫院學生工畫佛道人物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刀頭燕尾

高益涿郡人工畫道釋鬼神蕃漢人馬用墨重傳高文進蜀人從遇之子工畫佛道師倣曾吳筆力快健施色鮮潤太宗朝爲翰林待詔

趙元長一作長元字處善蜀人工畫道釋人物兼工毛投圖畫院藝學

趙元亨字彥德一名快貴開封人工畫釋道人物兼長屋木多狀京城市肆車馬盡事物之情

孫悅說安定靈臺人工畫道釋人物學吳生略得其與兼興而筆往往稱絕評者謂其格清峭理致深遠

南簡平涼人性簡傲閉門獨居以畫自樂工畫佛道人物傳于世者絕少

王道真字仲权蜀郡新繁人善畫佛道人物兼長屋木太宗朝爲畫院祇候亦善畫兼得楊輝之奧

陳士元開封人初名允喜丹青之學尤好王士元筆遂改其名至于畫屋宇車騎子女皁隸及人

家景物若太湖石芭蕉花之類皆如王士元之
迹
王拙字守拙河東人工畫佛道人物雖放縱孫遠
往往失於卑懦
王居正拙之子學丹青有父風善畫仕女師周昉
得其閑冶之態然精密有餘而氣韻不足
葉進成江南人善畫人物士女設色清潤頗得閻
令之體
燕文貴吳興人祿軍中善畫山水及人物初師河
東郝愚又善畫舟船雖卑其作山水不專師法
自成一家細碎清潤可愛然取其骨氣無有也
葉仁遇江南人進成族弟工畫人物多狀江表市
肆風俗田家人物
毛文昌字則之蜀人好畫郊野村堡人物能與真
迫又爲村童人學圖其行步動止拜立語嘿備
其風槩

商訓不知何許人善鼓琵琶工畫山水師范寬但
筆勢勾研山石少皴頗失之拙未畫評載學圖
全
黃懷玉華原人有足疾時人目爲跛子學范寬頗
有其格蓋意思孤特得其岩嶺之骨樹木皴剝
人物清潤然大約失之工向嘗見一本清潤可
愛而往往傳世者皆無足觀恐是僞作耳
紀真亦學范寬失之似
劉永關封人工畫山水始師僧德符畫松石後視
關仝畫遂捐棄餘學專法關氏意思筆墨頗得
其法
李隱五原人善畫山水其勢超峻截空而立復有
平遠之趣止以焦墨皴淡全無勾斫
龍崇穆字季和石北平人工畫山水能爲羣峰列
岫雲煙聚散之象大中祥符中欲授以畫院之
職避去不仕

曹仁希字企之毗陵人善畫水爲驚濤怒浪萬流
曲折以至輕波細漣於一筆自分淺深之勢甚
佳古今無及
裴文貺開封人仁宗朝翰林待詔工畫水牛骨氣
老重劉演謹密亦一代佳手然形似之古意不
足也
龍章字公約京兆人性淳靜好古居亦冠帶善畫
虎兔亦工道輝尤長於裝染
馮清陝郡閿鄉人真宗時人圖畫院善畫桑駝兼
工平畫亦能畫火
韓拙字全翁南陽人善畫山水寒石有山水純全
集行于世
荀信江南人工畫龍真宗時翰林待詔
吳懷江南人善畫龍水
吳進亦善龍水
李用及開封人能畫馬漢得韓幹筆法人多攜之

亦善見神宗吳生
張翼一名幹幽國人善畫蕃馬及人物師趙光輔得
其筆法但爲蕃族而目多類漢人於體爲失
辛成不知何許人籍隸軍中工畫虎有精神氣骨
陶裔京兆鄠人工畫花鳥精於寫生形製設色與
黃筌相近太宗朝爲翰林待詔
馮進成江南人工畫犬兔思慮精巧尤善深澤
解處中江南人爲南唐後主翰林司藝俗呼爲解
將軍善畫竹有月寒之意但間泊鋼毛頗肖
形似耳
毋咸之江南人善畫雞毛色明潤瞻視清爽大有
生意
傅文用開封人工畫花鳥有黃筌之風特精野雉
鶉鵲能辨四時毛采
李茂不知何許人善畫人物清麗可愛
夏侯延祐字景休蜀人工畫花鳥師黃筌粗得其

要官至圖畫院藝學
劉文惠不知何許人善畫花鳥傳采雖勁而氣格
頗憊
王友字仲益漢州人師趙昌畫花果不由筆墨專
尚設色得其芳豔之意比之於昌終乏潤澤之
妙
道士牛戩字受禧河內人工畫翎毛多信筆寫寒
鵲野雉鵓子雀甚但根棟不甚精高然筆墨麤
豪縱放亦不俗師劉永年
李雄北海人工畫佛道偏長鬼神罕有倫比
蔡潤建康人善畫舟船及江河水勢太宗朝授圖
畫院待詔
呂拙開封人工畫樓觀太宗營玉清宮拙畫鬱羅
蕭臺樣稱旨授翰林待詔不就願爲水宮道士
仍得賜紫拙畫屋木絕妙又能映帶池塘但人
物傷繁耳

劉文通開封人善畫樓臺真宗朝入畫院爲藝學
宋澥半則未聞長安人沒之弟司封道之從則高
蹈不仕善畫山水林石
隱士趙宗子善畫道像於青城文人觀畫諸仙奇
絕
袁仁厚師李文才
郝處江南人工畫佛道鬼神兼長塑像
顧洪視不知何許人工畫人物
高懷節文進長于太宗朝爲翰林待詔頗有父風
兼長屋木
童仁益字友賢蜀人工畫人物尊像出自天資不
由師訓筆力勁健類孫知微
龍章京兆機陽人工畫道釋人物兼工傳寫尤善
畫虎子淵有父風
鍾文秀開封人爲翰林待詔工畫道釋山水學閻
全

田景慶陽人工畫人物有奇思
李元濟太原人工畫道釋人物精於吳筆
王易鄜州人亦工佛道人物學鄰元濟
陳坦晉陽人工畫道釋人物其畫田家固爲獨步
張宗古工山水
道士李八師一名其人邛州依政人工畫道門尊像
劉道士一名其人建康人工畫佛道鬼神落筆遒怪尤
善山水師董源與巨然同時畫亦同但劉畫道
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
丘訥河南雒陽人工畫山水體近許道寧筆氣不
連而用墨過之
郝銳不知何許人工畫山水
梁忠信開封人仁宗朝爲畫院祗候工畫山水體
近高克明而筆墨差嫩又寺宇過盛棧道兼繁
李宗成鄜畤人工畫山水寒林學李成破墨潤媚
取象幽奇林麓江皋尤爲蓋善評者謂得成之

似
董貴嶺川長社人工畫山水寒林學志精勤豪鋒
老硬但器類近俗格致非高
侯封邠人爲圖畫院學生工畫山水寒林師許道
寧不能踐其老格然筆墨調潤自成一體亦郭
熙之亞
符道隱長安人工畫山水寒林學無師法多從己
見當其合作亦有可觀
僧擇仁寓永嘉善畫松初集諸家所長而學之後
夢吞數百條龍遂臻神妙性嗜酒每醉揮墨於
絹紈粉堵之上醒乃添補千形萬狀極於奇怪
吳僧繼肇工畫山水與巨然同時體亦相類但筆
巒稍薄怯也
劉贊蜀人工畫花鳥龍水迹意兼美
李符襄陽人工畫花彷彿黃體而丹青雅淡別是
一種風格然於鋼毛骨氣有得失耳

李廣袁蜀人工画花鳥學黃氏與夏侯延祐不相上下

李吉開封人嘗爲画院教學工画花鳥學黃氏

侯文慶開封人爲翰林待詔工画草蟲及寫蔬菜

體尚精謹妍之生氣

董祥開封人爲翰林待詔工画花木有瑠璃瓶中

雜花折枝人多愛之

李祐河內人善画花鳥

建陽僧惠崇工画鷺鷥鷺鷥尤工小景善爲寒汀

遠渚瀟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也

卑顯不知何許人眞宗朝爲翰林待詔工画馬有

韓幹之風筆力勁健

張戡尾橋人工画蕃馬居近燕山得胡人形骨之

妙盡戎衣鞍勒之精

丘士元不知何許人工画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

意趣

胡九齡婺人工画水牛筆弱於裴文昵而意瀟灑

愛作臨水倒影牛人多稱之

包貴宣城人善画虎名聞四遠號老包也

包鼎貴之子雖從父訓抑又次焉

任從一開封人仁宗朝爲翰林待詔工画龍水海

魚爲時推賞

臧文秀工画木筆力淵暢画清濟淮河圖一筆長

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衆象不失

次序超騰回摺画鑒戒常州佛寺後壁有徐友

画水亦名清濟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

十丈筆法既老波浪起伏相對活動愈看愈奇

路衙推（亡其名）不知何許人善画魚盡致純古

劉仲懷山陰人元祐從居諸暨善画墨竹筆法師

文湖州

蒲永昇成都人性嗜酒放浪善画水東坡嘗得其

画每觀之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何霸不知何許人工画船水其名尤著

支選不知何許人仁宗朝爲画院祗候工画太平

車又画酒肆遊絃綺樓子有分疎界畫之功兼

工雜画

趙喬不知何許人工雜画兼長道釋人物學朱繇

用筆少亞而傳彩爲精亦善花鳥

高懷貴懷節之弟工画花鳥草蟲蔬果頗臻精妙

與兄懷節同時画院祗候高氏自道興至二子

凡四世皆以画進延賞於世識可佳矣

鄧隱梓州人工佛像鬼神山水花鳥

張敦禮汲梁人指宗壻也画人物樹石效顧陸

筆法緊細神采如生贈太師

程坦善雜画松竹頗佳人物甚俗米元章謂能汙

茶坊酒肆者此論眞是

僧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以墨暈作橘如花

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也

趙叔盎字伯克宋宗室善画馬

趙士暕字明發宋宗室讀書能文兼工画有高軒

過圖

趙士衍宋宗室號花一相公長於著色山水意韻

可喜

趙士安宋宗室長於墨竹不遵川派好作筆竹殊

秀潤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高名大節照映古今復能留

心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枯木奇石時出新意

水枝幹乱屈無端石皴老硬大抵寫意不求形

似

米芾字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作画喜寫古賢

像山水其源出董源天真疑露怪怪奇奇枯木

松石自有奇思

晁補之字無咎濟北人善画山水官至知泗州事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米元章書画友也善作林石

可喜亦能画花鳥學蔡中郎官至澄州通判

李石字知幾資州人醉吟之餘時作小筆風調遠

俗官至成都倅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雁水禽氣格清絕米元章

謂可並徐熙在艾宜張逸之右南唐無此画

寶覺大師画翎毛盧鴈甚不俗

李甲字景元華亭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水不

佳

周純字志機成都華陽人後久留荊楚亦自稱楚

人画山水師李思訓衣冠師顧愷之佛像師李

伯時又尤善画花鳥松竹牛馬一一清絕

高燾字公廣沔州人自號三樂居士作小景自成

一家清思可人一洗工氣眠鴨浮鴈柿柹衰楊

最爲珍絕縈隸飛白一一造妙

僧德正信州人徐競明叔之兄徐林舞山之弟登

科爲平江教官棄而爲僧能画山水人物種種

樓竹竹以圈筆爲葉筆墨狂逸簡製拔俗極有

奇思官至職方郎中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善作怪石叢篠咄

咄逼翁又画山水遠水多紋依岩多屋木皆人

迹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官至中山倅

宋子房字漢傑鄭州滎陽人少府監選之子復古

之姪善画山水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官至正郎

程堂字公明君人善画墨竹宗文湖州好画鳳尾

竹其稍極重作回旋之勢而枝葉不失向背尤

善寫園蔬極佳

范正夫字子立潁昌人文正公諸孫德孺之子長

於水墨雜画標格清秀有訪戴圖鶴令圖竹石

圖知鳳翔遂鄉死于兵

顏博文子持約德州人長於水墨作人物筆法位

置如李伯時但氣韻差短耳又善墨花

任誼字才仲宋復古之甥画山水髣髴范濟清潤

清絕專師李伯時

劉明復善画山水師李成官至直龍圖閣

蔣長源字永仲作著色山水頂似荆浩身似李成

柴取眞松爲之如蚕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

作波衍花纏松亦佳作

鄂陵王主簿（亡其名）長於花鳥東坡曾題其折枝花

李世南字唐臣安肅人善画山水寒林官至大理

丞

趙宗閔画墨竹山谷嘗題之官至尚書郎

薛判官不知其名善墨竹

倪濟字巨濟宜和間爲都司善画墨戲草蟲

文助字安國善画山水官至太府寺丞

劉延世字王孟新喻人公是先生敵之猶子善寫

墨竹築室曰抱瓮爲講書之所

王沖隱名持字正叔長安人画禽鳥竹棘師崔白

靳東發字茂遠工画人物集古今諫諍百事爲圖

號百諫圖官至州倅其子詠字少張亦善山水

李頎字粹老嘗画山并詩上東坡東坡次其韻

陳直躬高郵人工画禽鴈

朱象先字景初松陵人馳名元符間善画

張無惑山人也善山水

何克姑蘇人能寫貌擅藝東南無出其右

碧山老書生不得其名作七才子入關圖山谷謂

人物各有意態以爲趙雪子之苗裔摹寫物象

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

雁秀才不知何許人善画蟲魚

章友直字伯益善画蟲蛇頗有生意

黃盛老潼川安泰人文湖州妻姪登科任戎倅善

画竹

黃彝字子舟盛老弟善画竹

劉明仲善作竹

黃與迪善墨竹

楊吉老字克一張文潛之甥善画竹
成子不得其名画山水
張遠字行之太原榆次人隱居山間善画山水
張明遠之姪亦擅名山水
王元通滄州人工山水師李成爲人豪逸每画竟
大呼奇奇數聲乃得意筆也
閭丘秀才江南人不記名長於画水無所宗師自
成一家
晉仲常河中人工雜画人物師李伯時
孔去非汝州人寧極先生之後長於小筆清雅可
玩尤工草蟲蠶蛻竹雀甚可觀
劉松老字榮祖巨濟之子書學米元章画師東城
王逸民永康棄江人初爲僧名紹祖詩画俱微周
忘機而氣韻縣絕也學山谷草書亦佳
馮久照字明遠汾州人後寓蜀画山初頗繁冗後
因郭熙之孫游卿來爲太守盡以家學傳之其

格遂一變
劉覆中字坦然汴人也善画人物筆勢雄特仙佛
亦其所長但故事人物未脫工氣
劉銓字其孺成都人喜画山水尤精佛像描墨成
洙與李道明無異而清勁過之
李皓字雲叟唐臣孫也避亂入蜀画山林
張嗣昌字起之與可外孫筆法既有所授每作竹
乘醉大呼然後落筆
婦人盧氏許州人能作墨竹梅墨俞寶賦詩題之
任粹才仲之姪能作著色山水
雍巘字幼山與元人善山水作岩崖枯木雲氣画
墨梅尤佳
牟谷不知何許人善傳寫能正面眞眞宗朝授翰
林待詔
尹質蜀人工傳寫兼長雜画
歐陽賁開封人工傳寫

僧維真嘉禾人工傳寫
僧元霄蜀人太宗朝供奉工寫貌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登進士第仕至從官画山水
人物尤好作枯槎老樹怪石奔湍頗多古意
程若筠宜政間太乙宮道士善作古木老棘疎峭
勁兼寫花竹翎毛硯滑頗工花則每樹只作數
花亦頗清雅
道士蕭太虛画墨竹墨梅松柏雜樹每画須用濃
墨作枝梢其上餘皴梅花有山林清幽氣象題
名作陰文篆字於石上如石刻然自作一格清
奇可愛
甘風子淵右人陽狂好酒画人物以細筆作頭面
動以十數然後放筆如草書法以就全體填刻
而成妙合自然多画列僊之流
工顯道漢州人本併師後專心画能格製雄壯
成宗道長安人工人物兼善刻石臨摹吳筆上石

其迹細如絲髮不失精神體段宛然如画
三朶花房州人不知姓名嘗畫三朶花故名之能
自寫真
蒼山道士羅勝先自號雲和山長善山水有古意
李時擇遂寧人見武洞清所画羅漢髣髴曉解得
其筆法兵亂歸蜀即以画名
楊大明字民瞻號至樂子善遐地
杭僧真慧杭人画山水佛像近世佳品紹毛墨竹
有江南氣象
惠洪覺範能画梅竹用皂子膠画梅於生絹扇上
燈月下宛然影也筆力於枝梗極遒健
道宏義碧人姓楊受業于雲頂山相貌枯瘁善画
山水佛僧晚年似有所過遂冠巾改號龍岩隱
者
妙善師長寫粉
道臻嘉州石洞僧能墨竹

吳僧法能工画羅漢
祖鑒成都僧画觀音
智平成都清涼院僧善画觀音
虛已成都相林院僧善山水
覺心字虛靜嘉州人善画草蟲後工山水
智源字子豐遂寧人工雜画尤長于人物山水
智永成都僧工小景長于傳摸宛然亂真
真休漢嘉僧善摸榻人物如真
宋莊字臨仲漢傑之孫其山水氣韻得家法但筆
未老耳
賈公傑字子里昌朝孫炎之子學馬貴而標格過
之又作佛像極精細衣縷皆描金而不俗
郭道卿字仲常游卿字季熊熙之諸孫皆爲郡守
頗有家學善画馬其筆法與李孟也
高大亨字通叟長于山水
錢端回城里人善寫平遠

以手訣傳嗣昌
章友直女名煎能如其父筆画棋盤
任才仲姜蠟蠟有絕色善著色山水
桐廬方氏陳晦叔子婦作梅竹極清遠
魏觀察宣政宦寺善墨竹
利國用漢州人工画羅漢
陳自然工画佛兼長水禽
干氏不記名河東人能画佛道鬼神
雷宗道商州人工雜画尤長于佛像山水山水似
郭熙
能成甫工画佛像山水官至縣令
費宗道蔡州人画佛道鬼神
吉祥平陽人工佛道筆墨輕清山水亦佳
司馬寇汝州人佛像鬼神人物種種能之宣和間
稱第一手
楊傑閬州人長於鬼神每下筆先画手足然後三

李景孟字仲淳善画馬尤於鬬画鑒別精確
鄧少微字叔才澤民子工画石竹禽獸筆墨草具
而有餘意
李元崇字季姚文正公裔無盡甥画山水師范寬
清潤可喜官至縣令
葉漢卿　李溪舉　楊道孚　薛彥晦　王佐才
雷殿直已上俱善墨竹
道士田白兗州人画竹石學東坡
李蕃字元翰成都人才元之曾孫能画道釋人物
全學范瓊但不喜布色
崇德郡君李氏王之才妻公擇之妹能臨松竹木
石見本即爲之辛難辨
臺亨夏縣人元豐中修景靈宮詔天下画工亨名
第一待詔翰林固辭歸養
和國夫人王氏宗室仲輗室善字画兼長翎毛
張嗣昌母文湖州第三女嘗臨湖州黃樓障暮年

兩筆成就全體
蔡通卿延人長於仙佛
李士雲金陵人　程懷立南郡人　朱漸開封人
朱宗翼　徐確俱善寫照
劉宗道開封人作照盆孩兒以手指水影影亦相
指形影自分
杜孩兒開封人在宣政間其筆盛行
王可訓京西人元豐待詔工山水自成一家
池州匠画秋浦九華粗有清趣師董元
李明善山水
蔡規建昌人善山水
兼至誠不知何許人善画山水意匠精淡筆力高
古補將仕郎
賀真延安人出自成籍画人物山水古木怪松得
郭熙筆法
寗滿華陰教水人師范寬多作關右風景其巧過

寬而渾厚藏畜不及但棲觀人物失於太顯
溪久中滿子也工山水人物得出俗之態筆意不
減其父但多平遠道路之景不起峯頂耳
高洞開封人工山水師高克明尤長於湖石晚年
復師范寬花鳥師程若訪
馮曠河內人工山水澄製不類前人自成一家筆
墨蒼老筆翰秀潤馳名熙寧間
何淵畫院人專師高克明往往逼真然失之麤率
劉翼耀州人呼爲劉評事學范寬而有自得處
宋處邢州人善畫山水曾摸郭熙滿溪春漲圖
李遠青州人學李成氣象淡遠馳名崇觀間
郝士安太原榆次人張遠弟子事師甚敬常執杖
倚立左右
張舉懷州人工山水尤長瀟灑
趙林半于安懷州人善山水步驟李成
郭鐵子榆次人學李成善鍛鐵作方響故號之

老成洺州人工雜畫尤長山水性沈靜筆法謹細
如其人
李希成華州人蓋李成遂命之初入畫院自晦以
妨忌嫉比已補官始出所長
田和庚州人學李成意韻淡遠筆墨精簡
蒙亨華州人學寫滿山水得典刑也
戚惠淳畫院人能著色山水人物甚小青衫白袴
島巾黃髮不遮蒙髮又作紅花綠柳滿江碧岫
一扇之間有十里光景眞可愛也
和成忠京西人宜和待詔學李成山水筆墨溫潤
病枉煙雲太多爾
劉仲先成都人善山水
郝孝隆太原人師李成
瀟湘劉堅師范寬頗柔媚樓閣人物種種皆工多
作小圖無豪放之氣時作竹石甚有風致畫院
學生

尹白汴人專工墨花習花光梅扶疎縹緲
李覺京師人宇民先長于山水醉後能潑墨作圖
曲盡自然之態
張涇姑蘇人米元章稱其鋼毛蘆雁不俗
陳常江南人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遠意折枝花
亦以遇筆一抹爲枝以色亂點花蕊奪造化妙
作也人物不工
張希頗濮州人初名適善畫花師趙昌大觀初累
進畫花得旨補畫學諭後受從院懷官至冀州
推官
任源濮州人少隸軍籍師張希頗盡得其法
費道寧懷安人善畫花多作交枝
楊蓋成都人善畫花可亞費道寧
楊郝彭州人善花鳥又工畫雞
李猷河內人長於鷹鶻精神德度曲盡其妙
韓若拙洛人善鋼毛政和間兩京推爲絕筆

孟應之不知何許人精於鋼毛
老麻關中人庶舉間以花鳥稱非蜀之居禮也
宣亨汴人精於花鳥
胡奇長安人長於蘆雁
鮑洵京西人工花鳥弟洋亦善其技
盧章汴人工畫花鳥多畫禁中佛像
劉益字益之汴人工花禽宣和間與富燮供御多
取內殿珍禽諦玩以爲法其描染類郭乾暉尤
長小景靖康之難流落嶺表多畫山果野禽故
人呼爲劉村子椿世其業
富燮汴人宣和間與劉益同供御布景運思過於
益
夏奕不知何許人工鋼毛畫灣程作對而皆雄蓋
來脫俗也
田邊民濟南人長於墨竹極佳入宣和畫院祇應
李誕河間人多畫梁竹筍籜鞭節色色畢具此宣

和體也
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休居士嘗畫山水作秋景自
賦詩云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畫
上有浮休二字可辨紹聖貶筠州紹興初追復
直學士
李遵易不知何許人善畫魚
侯宗古善畫龍
郝七不知名亦善畫龍比宗古有筆力
陳舉濮州人長於蕃馬頗盡胡態張戡之甥也
路舉并州人畫霜駝兼鬼神
龔吉不知何許人長於兔人所不及
吳九州燕人善畫鹿曲盡其態
周想專畫狗
郝章汾州人長於人馬
老侯瀘州人善畫狡鹿兼長花鳥頗有生意
趙樓臺不知名相州人善畫屋宇

郭待詔趙州人善界畫
任安汴人工界畫兼與賀真合手作圖軸
陶紹金陵人畫花果尤工蔬菜
薛志宇子尚長於水墨雜畫鋼毛不逮花果不去
設色
馬貫河中人宜和待詔工畫花鳥佛像人物山水
尤長於小景
周曾不知何許人與馬貫同時差高於貫尤長山
水
段吉先不知何許人晁无咎曾遊其小景
李逢汴人好作沙汀遠岸含蓄不盡意
劉浩居華陰愛作雪驢水磨故事人物多布叙景
致意象幽遠筆法經清
楊威綿州人工畫村田樂
郭思熙之子亦善雜畫崇觀中應制畫山海經圖
其中瑞馬頗得曹韓遺法

抄陶真南陽人畫鬼畫淡有功山谷嘗跋之
黃宗道宣和畫院待詔工畫人物善馬師胡瑗東
丹王世論胡畫馬得肉東丹得骨宗道二法俱
備畫上寫京師黃道宗
道士林靈素善作墨竹湖州玄妙觀有石刻一枝
尚存
陳珍獨人畫花竹學徐熙
何澄長沙人工畫神佛因其祖曾收武洞清畫本
甚多觀習久之得其遺意然後落筆自幼及長
無日不作老而愈勤傳染簡淨不假重色
賈行恭北地人善寫道釋鬼神尤長於巨人大馬
郭信京師人補畫院賜緋待詔或云熙之裔工畫
道釋落筆細秀亦善山水得李成惜墨法氣象
清曠其敍拾又類賀真亦一代奇筆也
呂漸洛陽人工畫佛像威儀雄偉尤善山水窠石
淡得位置

周興擅長沙人工畫佛像筆法勁爽
田松舞水人工畫道釋人物筆法勁健傅染輕淡
王萊工畫牛馬
趙宣用飛白筆作人物宣和元年試中畫人
洪子範東京人工人物山水
楊安道九江人學范寬山水用焦墨太重耳
戴珖京師人宜政間任翰林恩寵特與工鋼毛花
竹皆得入閣供奉後因求者甚衆徽宗問之封
其臂不令私畫故傳世者鮮
王登仕中原人畫佛道像別具一體衣帶輒薄
趙師北地人宜和畫院名手工道釋人物
張武翼名蕭工道釋人物其蹟爲畫家格範今世
稱院體者是也二子永年康年永年後事劉益
學花鳥康年有父風未中年而卒
張誠不知何許人志尚清虛每以琴自娛工畫山
水應奉翰林月徽宗遣其乘舟往觀山水之勝

作八景圖未及進上而虜禍作遂留滯湘中
傅遜京師人工画人物師張諒善描染
王晟崇陵人師張諒長而變法尤善山水初學張
戲而後變體
盧道寧少事張諒工画人物尤精傅染作山水師
賀真多作寒林古木用墨恬淡
丁聆顏宇令子書画皆精全似李伯時皆有所画
孝經

圖繪寶鑑卷第三終

高宗書畫皆妙作人物山水竹石自有天成之趣
上用乾卦印號居北內多用太上皇帝之寶德
壽殿實御府圖書
趙士遵高宗之叔封漢王善人物山水著色甚類
似李昭道紹興間一時婦女服飾及琵琶阮面
所作多以小景山水實始於士遵然其筆超俗
特一時倣傚宮中之化非專為此等作也
趙子澄字處廉宋宗室嘗作瀟灑欲動屋筆力極
遒壯
景獻太子惟詢燕王德昭九世孫希懌之子善書
竹石其子廷脩孝宗之弟也官至保寧軍節度
使臨川郡王謚莊靖書學高孝兩朝爭法尤工
墨竹亦作挂屏長竿枝梢傍出如蒼底乍見濃
墨獵獵頓具掀舞之態題詩其上用善雅堂印

趙師宰字牧之居天台臨海登真西山門學墨竹
得徐熙之妙兄稱於人號隨菴
趙與懃居處州青田正惠公希暉之子嘉熙間知
臨安府以右文殿脩撰奉祠與兄與懃以治辦
並稱於時臨摹古畫莫能辨善作墨竹號蘭坡
趙伯駒字千里善畫山水花禽竹石尤長於人物
精神清潤能別狀貌使人望而知其詳也高宗
極愛重之任至浙東兵馬鈐轄
趙伯驌字希遠千里弟善畫山水人物尤長於花
禽佛染輕盈增有生意嘗畫姑蘇天慶觀樣進
呈孝宗書其上令依元樣建造今玄妙觀是也
仕至觀察使子師睪官至八座
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士居海鹽廣陳鎮寶慶
二年進士修雅博識入北米南宮東西游適一
舟橫陳儘留一榻假息地餘皆所挾雅玩之物
意到左右取之吟弄忘寢食過者望而知為趙
子固書畫船也善水墨白描水仙花梅蘭山礬
竹石清而不凡秀而雅淡有梅譜傳世官至朝
散大夫嚴州守
趙孟浮字子昂子固之弟雅秀安倫王受自號竹
所墨竹可觀
趙孟奎字文耀太師忠惠公與訔之子號春谷畫
竹石蘭蕙官至秘閣修撰
吳琚字居父憲聖皇后姪太率郡王益之子性寡
嗜好日臨古帖以自娛字類米南宮以詞翰被
遇孝宗非它戚屬比嘗作墨竹坡石品不俗自
號雪壑歷尚書郎部使者直學士慶元年間以
寶安節度使留守建康遷少保謚忠惠世稱吳
七郡王洴人
楊瓚字穎翁恭仁皇后姪孫太師大山之孫度宗
朝女為淑妃官到駙好古博雅善琴尚調製曲
有紫霞洞譜傳世將作墨竹自號字濟

楊鎮字子仁嚴陵人自號中齋節度使恭孫之子
尚理宗周漢國公主平居少飲喜觀國史書學
張即之工丹青墨竹在鄭王貝大夫間蘊藉可
觀凡畫賦詩其上卷軸印記清致異常用關焉
郁尉印
謝堂號恕齋善畫竹拂蘭松石寒木清雅可愛官
至樞密使
米友仁字元暉元章之子能傳家學作山水清致
可掬略變其父所為成一家法煙雲變滅林泉
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意任筆先正是古人
作畫妙處每自題其畫曰墨戲晚年多於紙上
作之
康布字宜仲山陽人自號射澤老農畫山水尤工
枯木叢竹奇石松柏本學東坡青出於藍官至
武學博士以張邦昌壻負才不得用子孚亦有
父風
王清叔開封人乾道間進士號醒菴學康節仲遠
枯木竹石師徽道真但筆墨麤悉少生意耳官
至太府卿世稱王經略之名特著
楊補之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漢子雲
其書從才不從本高宗朝以不直秦檜累徵不
起又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梅竹
松石水德筆法清淡閒野為世一絕
韓侂胄嘉泰間為平章太師善作水墨竹石所畫
大葉瓌玕自稱曰太師竹卷軸上用安陽開國
印記
俞澂字子清吳興人作竹石得文蘇二公遺意清
潤可愛光宗朝任大理少卿寶謨閣待制致仕
號且軒
晁說之字以道號歸迂喜作帶景秋色蘆鴈世惟
知崔白不知以道尤妙官至侍讀學士
李昭字晉傑鄆城人李文靖之曾孫山水學范寬
鄭希古河東人長于平畫每出新意輒過人初未
甚精紹興初過鄆章於閩州盡得其法
楊簡字敬仲慶元慈溪人師於陸象山喜作墨竹
士大夫求者欣然落筆有石本橫枝傳世理宗
朝官至寶謨閣學士謚文元人尊稱曰慈湖先
生
王會字元叟工花鳥頗得院體枝葉瓜羽窮極微
細乾道間官朝請大夫
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喜畫人物佛像山水
倣吳裝筆法飄逸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
朝深重其書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官
至工部侍郎
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堂人福平二年進士歷
郡文學倅臨江入為國子監主簿出守莆田賈
秋壑招致賓模無何醉輒仰侮之賈不為忤詩
文豪壯善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與水成

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體或一臂一首隱約而不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得皆神妙時爲松竹云作榨臧墨竹皆即鐵鉤鉤之法歟實祖開名重一時垂老筆力簡易精妙絲色者可並重羽往往假本亦託以傳

凱燁字炳文好古博雅與江白石爲友善畫喜寫竹

張墻衡鎮江人畫木石有名以進士調句容縣尉

丁權字子卿越人善畫竹自述竹譜

陳珩字行用號此山所翁弟亦善龍水時亦作水墨枯荷折蘆蟲魚蟹鵲及墨竹極有生意仕朝請郎

艾淑字景孟建寧人號竹坡早游太學善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能俱得名時稱六館二妙仕爲寧海軍節度判官時又有李汝元與進士號靜齋善墨梅人以艾竹李梅爲稱

林泳興化人居齋林希逸之子善墨竹自號弓齋魯之茂海鹽當湖人號雪邨畫梅竹孝宗朝仕爲郎

王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丞相淮之族孫朱氏門人楊龜山又從何北山不求聞達德祐間將起之俄卒梅竹之妙不妄與人世罕知之

湯正仲字叔雅江西人楊補之甥後居黃巖號閒菴開禧年貴住善畫梅竹松石尚雅如傳粉之色水僊蘭亦佳大抵宗補之別出新意用湯氏叔雅印

毕長史字少莊紹興間進士善作寫本竹石雲龍能寫唐人小楷書畫俱妙

陳與之字雲翁號止所溫州人成淳初進士深於易作墨竹每見竹折小枝就日影視之皆欲精到歷官揚州教授終奉議郎

馬宋英溫州人放達能詩文效家貧日飲至錢唐游淨慈寺寫古松于壁題云磨山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萬年樹月明烏鵲滅飛來將枝不著空歸去丁大全來相賞其詩畫急命索之人忌其能閱不令出卒不遇此識詩畫作墨梅竹俱妙

毛信卿失其名溫州人嫻武無成放意詩酒畫竹自給號竹山杭人得其片幅輒傳於市輒爭取之自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得法於趙牧之

裴叔泳字德游號靜菴居士其先汴人徙錢唐財雄鄉里建炎間裴節使之孫也與楊中齋駙馬爲書畫友善寫圖竹寒木惟石畫上用茶善堂印

水丘覺雲杭州臨安人效米元暉作山水遍真又善寫貌

楊季衡洪都人補之姪畫墨梅得家法又能作水墨別毛又有劉夢民亦鄉里親黨俱寫墨梅

僧超然不知何許人善作山水其峯巒頭酷似郭熙至於屋宇林石坡瀨水口筆法皆與巨然殊不相類今人多以巨然超然連稱莫曉所謂

武道光錢唐人東太乙宮道士善淨補六朝古名畫又能作花鳥寫本竹石

閻生不知何許人作古木雪景梅花寒鴉凍鵲深得其意

許龍湫江南術士山水師米元暉用筆自成一家設色清潤

左幼山一作幼山錢唐景靈宮道士善花鳥山水人物師閻次平

葛長庚閩人自號白玉蟾嗜酒苦吟善草書畫竹石游湘潭與葉天谷皆言得道鄂州城隍廟壁林竹是其真跡皆黃祖師張平叔薛道光及自

己像

丁野堂名未詳住廬山清虛觀善畫梅竹理宗因召見問曰卿所畫者恐非宮梅對曰臣所見者江路野梅耳遂號野堂

歐陽廷翁字無塵龍虎山道士善畫山水寫本竹石水墨梅花四時之景尤工畫雖其千雪友亦稱其妙

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李伯時高宗極喜其畫每見輒品題之然氣韻筆法皆不逮龍眠

僧法常號牧溪善畫龍虎猿鶴蘆鷺山水樹石人物皆隨筆點墨而成意思簡當不費妝飾但識惡無古法誠非雅玩

僧月蓬不知何許人貌古怪亦不知止宿何地畫觀音佛像羅漢天王得古人體韻其畫不妄與人人罕有之

僧圓悟閩人號枯崖能詩喜作竹石

僧慧舟號一山夏天台人居西湖長慶寺能詩作小裝竹或二三竿或百千成林不見其重復冗雜

僧太虛江西人作竹學郭王楷

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徽宗朝曾補入畫院建炎間太尉邵淵薦之奉旨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善畫山水人物筆意不已尤工畫牛高宗雅愛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

劉宗古汴京人宣和間待詔成忠郎畫人物山水佛像靖康亂流落江左紹興二年進車輅式稱旨復舊職除提舉車輅院事其畫人物長於成染不背粉水墨輕成但筆墨纖弱耳

馬公顯弟世榮與祖子俱善花禽人物山水得自家傳紹興間授承務郎畫院待詔賜金帶世榮二子長曰逵次曰遠世其家學

楊士賢宣和待詔紹興間至錢唐復舊職賜金帶工畫山水人物師郭熙多作小景山水林木勁挺似亦可取李石水口雄偉之筆遠不逮熙

李迪河陽人宣和間職畫院副使賜金帶歷事孝光朝工畫花鳥竹石頗有生意山水小景不迨

李安忠居宣和畫院歷官成忠郎紹興間復職畫院賜金帶工畫花鳥走獸差高於迪尤工捉勒山水平平

蘇漢臣開封人宣和畫院待詔師劉宗古工畫釋道人物瑣妙尤善嬰兒紹興間復官孝宗隆興初畫佛像稱旨補承信郎其子焯能世其學隆興畫院待詔

朱銳河北人宣和畫院待詔紹興間復職授迪功郎賜金帶工畫山水人物師王維尤好寫驟綱雪纖盤車等圖形容布置曲盡其妙筆法類張

敦禮
李端汴人宣和畫院待詔紹興間復官賜金帶作梨花鳴子得法
張浹宣和畫院待詔畫人物山水師郭熙紹興間復官賜金帶
顧亮宣和待詔師郭熙畫山水人物與張浹同流落江左宮觀寺院畫壁側口紹興間復職賜金帶
胡舜臣張蒼俱學郭熙山水與張浹顧亮同門各得熙之一偏亮能作大幅巨軸浹喜布置著畫重山疊巘頗繁冗舜臣謹密雖皆不逮其師然後人亦無及之者
李從訓宣和待詔紹興間復官補承直郎賜金帶工畫道釋人物花鳥位置不凡傳采精妙高出流輩
閻仲宣和百王宮待詔工畫人物稀色山水尤工畫斗紹興間復官補承直郎畫院待詔賜金帶筆法頗蘇俗
閻次平弟次于哲仲之子能世其學而過之畫山水人物工於畫牛次平彷彿李唐而跡不逮意次于又次之孝宗隆興初進畫圖稱旨補次于將仕郎次于承務郎畫院祇候賜金帶
吳炳毗陵人工畫花鳥寫生折枝可奪造化米裕精緻富麗光宗李后多愛其畫恩賚甚厚紹興畫院
閻畫院待詔賜金帶
林椿錢唐人工畫花鳥翎毛師趙昌傅色輕淡深得造化之妙淳熙年畫院待詔賜金帶
趙彥汴人居臨安不入畫院開市鋪畫圖得名作人物山水細碎深遠
蕭照淺澤人頗知書亦善畫紹康中流入太行爲盜一日掠至李唐使其行糞不過粉奩畫筆而已叩知其姓氏照雅聞唐名即醉賊隨唐南渡得以親炙唐盛其生全之恩盡以所能授之紹興中補迪功郎畫院待詔賜金帶其畫山水人物與松怪石蒼浪古野惜用墨太多書名於樹石間
周儀宣和畫院待詔善畫人物謹守法度清秀入格承應摹唐畫有可觀紹興年復官賜金帶
劉松年錢唐人居清波門俗呼爲暗門劉淳熙畫院學生紹熙年待詔師張敦禮工畫人物山水神氣精妙名過於師寧宗朝進畫圖稱旨賜金帶院人中絕品也
李嵩錢唐人少爲木工頗遠繩墨後爲李從訓養子工畫人物道釋得崇訓遺意尤長於界畫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
賈師古汴人善畫道釋人物師李伯時自描紹興畫院祇候其人物頗得閒逸自在之狀
王訓成山東人爲人物山水摹寫紹興畫院待詔名卿銷王當時上方所尚蕭李之迹故訓成不得志而死
焦錫宣和院人紹興復爲畫院待詔師石恪畫人物
馬興祖河中人貢之校紹興間待詔工花鳥雜畫高宗每獲名踪卷軸多令辨驗
馬遠興祖孫世榮子畫山水人物花禽種種臻妙院人中獨步也光寧朝畫院待詔
馬逵遠兄得家學之妙畫山水人物花果禽鳥疏淡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態過真殊遜於遠它皆不逮
徐珂蘇漢臣壻學師皆畫人物得其遺意頗能描寫其得藥則不及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山水道釋鬼神師賈師古描寫飄逸青過於藍嘉泰年畫院待詔賜金帶楷不受拘於院內嗜酒自號曰梁風

子院人兄其精妙之筆無不敬伏但傳於世者皆草草謂之減筆
夏珪錢唐人寧宗朝待詔賜金帶善畫人物高低濃淡景色如傳神之妙筆法蒼老墨汁淋漓奇作也雪景全學范寬院人中畫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也
毛松沛人（一作吳郡人）善畫花鳥四時之景
毛益松之子乾道間畫院待詔善畫花鳥小景
王定國汴人隨吳郡王渡江居臨安工寫花鳥師李安忠亦學二崔筆法傳色輕淡清雅不凡後郡王薦入仕賜金紫
陳居中嘉泰年畫院待詔專工人物蕃馬布景著色可亞黃宗道
白長王錢唐人工畫道釋鬼神宮室（一作畫院待詔）子用和輝能世其學寶祐年畫院待詔
王輝錢唐人理度朝畫院祇候畫人物道釋頗工荷精巧入格
彭杲錢唐人師林椿畫花果寫生
高嗣昌珣之從子師李唐作山水寒林古木嘉定間畫院待詔
韓祐石城人尤善寫生小景花鳥草蟲師林椿梁色筆法可並石橋王紹興畫院祇候較之時流畫頗覺版實
趙賓王鄧渚人工傳寫
萬濟工墨竹
宋永年臨江人後居金陵善寫梅
趙山甫京口人淳熙中習老米山水
王洪龍祥俱蜀人紹興中習范寬山水
陳穡金陵人乾道中工雜畫
何世昌淳熙畫院人工花鳥
陳椿杭人習郭熙山水乾道間祇應甲庫
徐世昌石城人本之從子工花鳥
亦能作山水草本皆用左手描寫遂目爲左手王
李瑛安忠子家傳畫花竹禽獸紹興年畫院待詔
李永年萬之姪世其家學淳熙畫院祇候
何青年錢唐人善畫道釋人物
陸青師李唐作山水得筆法用墨清秀簡易不凡喜用濃墨木葉不分唯風雨圖最佳紹熙畫院待詔
張訓禮舊名敦禮避光宗諱改今名學李唐畫山水人物恬潔滋潤特妙不可及劉松年師之一說著色青綠年越千里筆法
趙大亨乃二趙皁隸每供其昆仲研朱調粉遂亦能畫時人以其肥偉目爲趙大漢自恥其俗因就名大亨多畫青綠山水神仙故實
於青年毗陵人嘉定間專畫荷花草蟲世號於荷
馮大有文簡公族孫自號怡齋寓居吳門專畫蓮
徐京宗馬遠山水
王安道宗李迪花鳥
林彥祥紹興間人寄臨虞鴻草堂圖小米跋其後
衛光遠畫花鳥師李迪
曹瑩畫花鳥師李迪
周左山水人物師周儀
陳左仕女宗陳宗訓
梁松隸畫院師賈師古描寫飄逸青過於藍
李公茂安忠之子世其家學然不逮父
朱碧雲景定間畫院待詔畫人物花竹翎毛
吳俊臣江南人淳祐間畫院待詔畫人物山水多作雪景師朱覺
王曾字孝先封沂國文正公紹陵名臣書畫皆合格
吳壞益王子瑤之弟工畫竹

朱懷瑾錢唐人寶祐年畫院待詔景定間爲福王府使臣咸淳年賜金帶作人物山水樹木窠石多畫雪景筆法用墨全師夏珪謹守規矩殊欠瀟洒

孫必達錢唐人善畫道釋鬼神師蘇漢臣淳祐年畫院待詔

俞珙錢唐人師梁楷畫人物山水布景著色逼真但筆法差弱紹定年畫院待詔

毛允并益之子能世家學景定年畫院待詔

李權錢唐人師梁楷咸淳年畫院祇候

陳清波錢唐人多作西湖全景喬鍾馗喬三教寶祐年待詔

出入楊駙馬府

錢光甫（一作杭人專科畫魚帶景精妙如活可愛景定間畫院待詔

陳可久寶祐間待詔工畫魚四時花水師徐熙上花下魚筆力意淺用色鮮明

李章杭人從訓之後善畫人物著色山水

蘇堅煒之子善畫道釋人物慶元間待詔

范彬錢唐人善畫人物山水師李權劉朴其弟子也

陳玨錢唐人號桂巖善人物著色山水寶祐年待詔子琳世其學

趙希鎮江人作人物山水窠石江勢波浪金焦二山有氣韻有筆力師古人無院體惜乎僅作一郡之景畫意不遠耳

徽宗賞錢唐人善畫花竹鳥獸窠石描染極佳尤長寫生雞雛鴨黃最有生意紹定年畫院待詔

錢光甫（一作杭人專科畫魚帶景精妙如活可愛景定間畫院待詔

陳可久寶祐間待詔工畫魚四時花水師徐熙上花下魚筆力意淺用色鮮明

李章杭人從訓之後善畫人物著色山水

蘇堅煒之子善畫道釋人物慶元間待詔

范彬錢唐人善畫人物山水師李權劉朴其弟子也

陳玨錢唐人號桂巖善人物著色山水寶祐年待詔子琳世其學

豐興祖錢唐人工畫人物山水界畫花禽師李嵩景定畫院待詔

張仲工畫花禽筆法可並林椿寶祐年待詔亦善人物山水

顧興裔錢唐人專師馬和之筆法設色俱不逮淳祐年畫院待詔

孫燒善水墨白描毛女筆力細巧寶慶年畫院待詔

陳宗訓杭人師蘇漢臣畫道釋人物仕女描染未精人呼爲鐵陳紹定年畫院待詔

范安仁錢唐人寶祐畫院待詔善畫魚俗呼范癩子

夏森珪之子善畫山水筆法用墨不逮其父遠甚

胡彥龍儀真人善畫人物天神宮林水石窠木描法用大落墨自成一家格法紹定間苗安撫薦人翰爲畫院待詔

張舉淮陽人師胡彥龍專畫龍神宮部天將

衛松二趙昆仲早隸宮供役使遂多獲其遺藁且熟識其用意傳色制度與趙大亨每倣二趙圖寫皆能亂真

單邦顯吳郡人學千里騎遠畫林木山水則全不然惟花卉盡蟲蟻可彷彿

老戴忘其名吳郡崑山人亦學二趙林木山水可追踪趙大亨衛松花蟲諸甚與單邦顯正相反

趙子宜江西人能作一筆畫凡寫人面及手描畫頗工至衣摺則如草符篆一筆而就蓋不欲蹈襲自成一家爾

陳善紹興間人學易元吉畫猿猴禽鳥花果頗能逼真傳色輕淡過於林吳

劉思義紹興間待詔專畫青綠山水描於布景善於傳色亦不足觀

朱光普宇東天汴人南渡間入畫院學左建畫村田樂及農家迎婦等亦善山水

朱林鼎之弟亦工山水人物凡布置行筆俱不逮兄

楊公懋不知何許人畫小景禽鳥得荒閒之趣

張紀錢唐人師李迪工畫花竹禽獸不及其師

朱紹宗工畫人物貓犬花禽描染精巧逼過流輩

錄箱畫院

王宗元不知何許人家居石橋人逢目爲石橋王

畢學忠崇仁池塘小景頗有野趣

周詢錢唐人工畫界畫樓臺占稱石邨少與人畫

故所傳不多

王友端不知何許人工畫鼠犬得其情態乞濟之悲世不多見亦善花鳥

蔡友諒毗陵人少爲縣吏善畫草蟲其花卉未可

李東不知何許人理宗時常於御街賣其所畫村

崔友諒金陵人善畫道釋人物絳色山水寶祐年馬光祖薦補畫院待詔多作大幅雪景及小簇子

劉朴師范彬又師梁楷畫人物子繼世其學

徐道廣杭人號古瓢畫花鳥師樓觀景定年待詔

曹正國宇長有善畫佛像天神描法入格景定年待詔

李德茂廸之後善畫花禽鷹鶻野景不逮其父淳祐待詔

謝昇杭人善畫花竹仕女景定年待詔

顧師顏杭人師李嵩善畫道釋人物景定年待詔

史顯祖杭人善畫人物仕女青綠山水端平年待詔

周鼎臣杭人師王翬畫道釋人物

朱玉杭人號梧林朱善畫天神宮部兵將寶祐待詔

王公道畫山水人物小景

任守中畫花竹翎毛

李春畫神佛

李遵畫人物窘見有女孝經圖傳世

孫用和畫道釋人物

張圖線山水人物頗清潤

李煥畫神佛

李確白描學梁楷

徐凱之畫人物窠石

王用之輝子畫道釋人物

房敏畫花竹

徐世榮畫界兼工嬰兒

衛昇畫花鳥甚佳

夏東夏畫道釋人物

宋良臣畫花鳥

黃承務道釋人物兼寫照

魏道士畫道釋人物

章程畫人物山水
呂源畫花禽
綱兵朱畫山水棄石
王木畫蕃馬
夏子文畫山水
赤目張畫山水師夏珪
葉森畫山水
儲大有畫花竹
楊八門司畫蘭石棄木
何閣長畫魚
蔣太尉畫山水棄石梅蘭
劉門司墨戲
李苑使墨戲
張鎰字功父號約齋清標雅致爲時聞人詩酒之餘能畫竹石古木字畫亦工
毛存杭人父伯益坐蔣侃冒竄流嶺表存乃跋涉數千里而骨歸杭人稱孝善墨竹水石如楊中為長德潛而人皆宗之號勿齋人但謂之毛門司
王介號熙菴慶元間內官太尉善作人物山水似馬遠夏珪亦能梅蘭
劉夫人希字號夫人建炎年字內翰文字善畫人物師古人筆法及寫真翰字高宗甚愛之畫上用奉華堂印
胡夫人平江胡元功尚書女黃尚書由之妻自號惠齋居士精於琴書畫梅竹小景俱不凡時比李易安夫人
湯夫人叔雅之女趙希垠妻寫梅竹每以父間菴圖書識其上
翠翹洪內翰侍人失其姓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昌題詩云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蘇氏建寧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蘇翠名富寫墨竹扶疏旁八分書題如倚雪拂雲之類頗不俗亦作梅蘭
趙士表宋宗室善山水尤善作墨竹息致如鄉王秀潤過之
羅仲遲汴人好畫墨竹頗自珍惜故傳世絕少所作殊精緻但類院體行筆巧妙乏蕭散氣象
李明友字趙孺成都人
黃廣字彥暉靖州人
霍逵字南仲渭州人俱善畫竹
吳瑣延陵人畫竹師文湖州
師永錫蜀人嘗畫老竹枯木
王世英字才仲號頤齋不知何許人效東坡竹墨竹
米子章不知何許人作墨竹但棄失之太短
鑑湖惰民云賀方回裔孫名字未詳作平遠細竹蕭灑可喜

尹大夫逍其名高宗朝畫院待詔善墨竹
張茂杭人光宗朝隸畫院作山水花鳥俱精緻小景更佳
趙子厚宋宗室作小山叢竹有思致
劉浩常州無錫人竹窠石人物紹興中人男顯世其業
劉文惠善畫花鳥
何浩畫花鳥類李迪
侯必大不知何許人工畫花竹
陶忠工木墨山水紹興中人
游昭京口人習山水紹興間人
李祐之東京人紹興間居臨安寫佛像鬼神尤工牛馬
左建西京人用逸筆畫村田樂
田宗源字子濟東京人習范寬山水尤工雜畫後居金陵
周珏專畫水紹興中人
時光大名人習賀真山水筆頗細碎喜作短松怪石密林多樹後居鎮江男建亨小字烏郎亦能畫
乾頤紹興中殿前使臣工畫人物故實
張鎰字季簡北人後居濟州水口善畫書尤工山水得破墨法
呂元亨金陵人工花鳥
林俊民紹興畫院待詔習范寬山水
祝次仲字孝友太末人工山水尤善畫
徐本工雜畫紹興間人
黃庭浩工人物
武克溫上京人紹興間工蕃馬
陸琮工山水蕃馬學田宗源
毛文昌工田家風俗
陳廣宜城人習徐白煎水
曹申甫工木石風竹與虎隆爲畫友
王華景定間畫院待詔工花鳥
邑宋宣城人家世畫虎能紹其業
益師顏金陵人工雜迹及迫樓像仕女是而無用北螺青或用墨水淡開間之青蛾粉白有一種富貴氣象
牟益字德新理度朝人畫人能品
曾也正號清谷工畫學其盧山寺真觀二壁未文公題其上
朱與字性之號竹林金陵人初學畫於明彥能成於益師顏人物道像雜迹外尤工逸筆居杭時嘗爲巨壑羅大節作導引四圖各系以自製小詩羅上直時來於直舍中理宗頗見之曰此畫極工緻可於閣下開版竟不問誰筆其運筆不偶如此
顏直之字方叔號棠間吳郡人善小景工畫人物

組世組工魚水
施義金陵人習李唐山水
周白平之曾祖工山水
董埜金陵人習施義山水
劉興祖工花鳥師江伯南後習韓幹
熊應周金陵人習小米山水兼工花鳥
陸懷道通州人習田宗源山水作瀑瀑用而無原流而不散
毛政處江人工神佛及山水
趙若容臨安人工傳寫及化女
崔汝文字公晨潤之丹陽人紹興初爲知政事嘗自畫佛道像六十餘軸及清色是天春曉圖藏於家
湯叔周乃叔雅之弟亦工墨梅
紫微劉尊師僞齊豫之孫工山水人物
趙師睿字從善千里之姪善畫花
顧宗章宗文善畫鹿人馬學李伯時墨竹自成一家雖未臻神妙亦不涉流俗章宗嘗題其篋
海陵場王完顏完之作墨戲多喜畫方竹
完顏壽字仲智號梅軒自爲國公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喜作墨竹自成規格亦甚可觀
王夏鈔字子瑞號黃華老人遼東人大定中進士官至翰林修撰善山水古木竹石上追古人論者謂所次不在米元章下左右常題慶子
王吳慶字福伯號濟濤善墨竹樹石絕佳亦能山水然不逞墨行官至行省左右司郎中
任詢字君謨號南麓易州人章善人能品山水亦佳在王子端下
李澤字公凌相州人能行書工畫山水
虎給字子仲號然翁大興人明昌進士官至京兆轉運使善山水奇崛

李遜字平甫號寄菴興城人明昌進士官至東平府治中善山水官為元帥之畫繫舟山間得前輩不傳之妙能虎亦佳

李仲容字簡之大定進士官至山東按察使畫山水皆臨米元章楚山圖

劉謙光甫父號東軒工畫山水

王說字無說彰德人官至翰林承旨善大字作墨竹亦古怪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定遠人善畫人馬墨竹學文湖州官至平章封秦國公

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閒滏陽人官至翰林學士書效鍾王畫梅花竹石筆力雄健命意高古

參珪字正甫丞相松之子畫墨竹學文湖州官至濰州守

張汝霖字仲澤遼陽人畫墨竹師黃華官至平章耶律履字履道契丹人東丹王七世孫官至尚書右水善畫鹿作人馬墨竹尤工

耶律浩然工山水

韓將軍未詳其名善墨竹

馬天驥字雲章介休人能畫作小竹石瀟灑可喜弟宏卿雲漢皆善畫

陳道輔京兆人好寫墨竹自號夜工叟人

謝宜休妻遺其姓氏小字阿環山水學李成精妙合格竹學王華亦可觀

戚元直字善夫明昌名士能畫有巢父牧牛等作

李元素

趙寮

周濟川並善畫

喬夫人工墨竹

李早工畫人物其佳樹石不稱明昌間人張翰林翥嘗題其三馬圖云金原六樂全盛年明昌政似宣和前賢書玉軸文內府時以爭中方能駐

武治英嵊縣人進士官至觀州同知善畫

劉裕之祁陽人以墨竹得名兼精小景

張公佐并州人工山水明昌泰和間推為獨步

大簡之渤海人工松石小景

錢選霅溪人工畫龍

段志賢工畫龍

徐參之工花鳥

李仲華善畫瀟流高樹

李淡卿東平人工草蟲

黃謁精蕃騎嘗見雪獵圖題大金國御前應奉黃謁

胡先生又號胡叟不知何許人工山水

杜文字華老雲中人工山水

張珪正隆中工人物

重陽員人王壽字知明咸陽人大定中得道登真其初度馬丹陽夫婦日嘗畫帖襲天堂二圖并自寫真及作松鶴圖與史宗密真人

僧玄悟禪師能詩書墨竹學梦軒

俞婦義工山水

龍門公善墨竹

隱秀右善山水

圖繪寶鑑卷第五

元朝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宗室居吳興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敏榮際五朝名滿四海書法二王畫法晉唐俱入神品

趙雍字仲穆文敏子官至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畫山水師董源尤善人馬書筆俱精妙子夙字允文並陽竹與乃父亂真集賢每題作已畫以酬索者故其名不顯麟字彥微以國子生登第今為江浙行省檢校善畫人馬

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丘人官至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薊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始學王澗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頎馳譽當世

李士行字遵道文簡子官至黃嚴知州畫竹石得家學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商琦字仁元左山之姪司業台州之弟自號遜齋安居不仕喜畫山水得破墨法竹石最佳

劉融字伯照薊丘人官至翰林學士畫山水師郭熙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丘生台州人官至奎章閣參書博學能文善畫墨竹神文湖州亦善墨花

王振鵬字朋梅永嘉人官至漕運千戶界畫極工

錢仁宗裕受之陽號孤雲處士

周密字公謹號草窗歷山人居錢唐宋寶祐間為義烏令家藏名畫法書翰墨善畫梅竹蘭石賦詩其上

鄭思肖字所南福州人工畫墨蘭寄自圖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

金應桂字一之號孫壁錢唐人在宋為縣令歸附後隱風篁嶺書法歐陽率更畫學李龍眠寄作嚴居上真出塵觀音刻石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霅川人宋景定間鄉貢進士善人物山水花木翎毛師趙昌青綠山水師趙千里尤善作折枝其得意者自賦詩題之

龔開字聖與號翠巖淮陰人宋景定間兩淮制置司監當官作隸字極古畫山水師二米畫人馬師曹霸描法其筆尤善作鍾馗鍾馗等畫怪怪奇奇自出一家

沈孟堅畫花鳥師錢舜舉往往過其

上正直先名續字承之號竹齋又號琦溪杭人以宋內侍奉謝后北觀受命佩虎符一旦辭入道工山水墨竹學毛勿齋

趙孟頫子俊文敏弟官至知州畫人物花鳥頗佳

陳琳字仲美珏之次子善山水人物花鳥俱師古人無不臻妙兒畫臨摸咄咄逼真蓋得趙魏公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論者謂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劉敏字有功宣德龍門縣人賜號龍門居士自號年豐老人善畫墨竹學頎正之有風姿夕翠園傳千世子世亨字嘉甫亦善墨竹

史杠字宋明號橘齋道人官至行省左丞諫書餘暇弄筆作人物山水花竹翎毛成趣到

郭敏字伯達杞縣人幼讀書長好丹青工畫人物山水喜武元直畫師其意不師其法至於花竹墨竹亦臻妙官至州倅

李有字仲方先名立義燕人官至兩浙運司經歷

善古木竹石筆意高遠作者推服
喬達字達之燕人官至翰林直學士善丹青山水
學李成墨竹學王庭筠後史學文同
王英孫字才翁號脩竹紹興人宋將作監簿入朝
隱居不仕作墨竹菊蕙頗雅潔不凡
李倜字士弘號貝崎真逸官至集賢侍讀學士善
作墨竹宗文湖州
田衍字師孟彰德人性頗異博識多藏古法書名
畫畫墨竹學王澹游頗得雅趣
張衡字士衡樂陵人為中書左司員外郎辭門屢
辟不起作文字務奇古書學張長史山水學荆
關墨竹不師古人自成一家
顧正之不知何許人善墨竹學樂善老人有酷似
處人莫能辨
范庭玉係定人善墨竹師樂善老人筆法
劉貫道字仲賢中山人工畫道釋人物鳥獸花竹
一一師古集諸家之長故尤高出時輩亦善山
水宗郭熙佳處過真至元十六年寫嘉宗御容
賜青龍御衣局使
柴直字君正東平人自號遺齋善畫山水才思天
成不習而工
信世昌字宜山東平人自號中隱善畫山水學于
沈士元有出藍之譽墨竹別成一家蓋黃華之
後又一變者也
李章字君章東平人善書脫年畫墨竹有高致
胡瑾字元禮京兆人官至衡州路同知善丹青墨
竹
韓公麟字圖端號雪谷真定人為太醫副使善養
生之學嗜翰墨喜寫竹筆意簡當妹有生意
牛麟字伯祥太原人初業詞賦作大字畫墨竹意
亦蒼勁
張德玭字廷玉燕中豪家嗜音樂道行書學劉房

山草書學張長史畫墨竹梅花竹學王澹游有
佳趣
劉德淵字仲淵燕人官至藍山縣尹墨竹學劉自
然
韓紹曦字子華燕人官至御衣局使畫山水學武
元直墨竹學樂善老人
張敏夫燕人善畫墨竹學顧正之
高吉甫燕人善畫竹石宗劉自然亦無大過人者
趙洪潭州人宋趙葵之傳子號平遠又號太初道
人故合而曰平初又云靜華翁官至湖南宣尉
使作墨竹長竿勁節風致甚佳
周堯敏字禹卿號學山海鹽富沖人畫竹宗文湖
州頗有得處
王乘字德新海鹽人好寫竹學丁子卿深悟筆意
子泰之號竹趣能繼父業
謝趙字耀卿號隱峰大名人畫墨竹宗貫大夫一
作尹
劉廣之燕人善寫墨竹
宋敏字好古善墨竹
沈雪坡嘉興魏塘人好寫梅竹
姚雪心台州黃巖人畫墨竹宗文湖州
趙雪巖溫州人寓華亭青龍鎮善作花鳥設色有
法亦善墨戲墨竹
俗戚里名字出處未詳畫梅竹石建安白鶴山獻
祠東廡中壁有其畫
王仲元不知何許人專門花鳥尤善作小景得用
墨之法溫潤可愛
白然老人姓劉氏遺其名真定邢州人兵後居燕
工畫墨竹俗尚
牛老大名人自少好市墨間作絲絹于郎號寫絲
牛能畫墨竹得於巧性不師古人亦纖可觀
朱淳甫濟陰人居曹之樂平坊世業丹青山水人
物樹石俱精亦寫梅竹有佳致
曹善甫燕人工翰畫花竹人物尤長寫貌
陳仲仁江右人官至陽城丰海善山水人物花鳥
為湖州安定書院山長日與趙文敏論書法文
敏多所不及後見其寫生花鳥令豪命思追配
古人嘆曰雖黃筌復生亦復掩耳其見重如此
顏輝字秋月江山人善畫道釋人物
孫君澤杭人工山水人物學馬遠夏珪
吳梅山工山水人物
吳梅溪工花鳥雜畫
馮君道錢唐人畫花竹鄰毛性酷嗜鵝鴨每抽養
之觀其飲啄以資畫筆
楊月淵畫花鳥能虎
楊說晨畫道釋尤工寫貌
馬庭中善畫花鳥山水
許擇山工畫神佛
沈月田工畫林水間石
朱擴間善畫花竹
姚耀字耀卿朴之子畫山水學馬遠夏珪
吳吉甫杭人山水學郭熙
王淵字若水號濟軒杭人幼習丹青趙文敏多指
教之故所畫皆師古人無一筆院體山水師郭
熙花鳥師黃筌人物師唐人一一精妙尤精墨
花鳥竹石當代絕藝也
朱德潤字澤民吳郡人官至征東儒學提舉畫山
水學郭熙其合作者甚佳
唐棣字子華吳興人官至休寧縣尹畫山水師郭
熙亦可觀
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道人平江常熟
人幼習神童科通三教旁曉諸藝善畫山水師
董源晚年變其法自成一家山頂多巖石自有
一種風度

顧安字定之不知何許人嘗任泉州路判官善畫
墨竹
陶復初字明本號介軒老人天台人官至台州儒
學教授附樂清尹師李蘭丘父子畫墨竹及著
色竹甚工亦能山水
李質嘗河東人官至翰林學士善畫墨竹
謝庭芝字仲和號雪村平江昆山人善畫墨竹
李升字子雲號紫質生深梁人畫墨竹亦能寫石
平遠
盛昭字克明揚州人竹石師文湖州
郭畀字天錫京口人畫竹石寫水
蘇大年字昌齡號西坡真定人居揚州竹石師蘇
東坡寫水師康宜仲
張遜字仲敏號溪雲吳郡人善畫竹作鉤勒法妙
絕當世山水學巨然則不逮竹
顧逵一名字周道中吳人畫山水人物并能寫貌

惟志字彥功號懇齋大梁人官至集賢待制江
浙儒學提舉善墨戲
邊魯字至愚號魯生善畫墨戲花鳥
陳君佐宿州人居揚州山水師馬遠夏圭墨戲師
徽廟
李容瑾字公瑩畫界畫山水師王孤雲
林士能字若拙畫山水無源厚秀潤之氣
朱裕字敏道延陵人畫山水師李成
沈麟字秋澗杭人畫山水學郭熙兼能寫貌
鄭榕字熙之吳郡人善墨山水學董源筆法用墨
清潤可愛畫墨竹會易全法趙文敏惜乎矢折
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趙文敏甥畫山水師巨然甚
得用墨法秀潤可愛亦善人物
趙元字善長山東人畫山水師董源
張義上字師夔善畫山水
陳植字叔方吳郡人畫樹石甚有意趣

李士傳字仲芳鄞江人畫山水人物學李伯時尤
善墨戲
戴浮字厚夫錢唐人善畫山水
杜本字原父清河人善墨牛蒲萄世可觀亦善山水
吳至字從禮杭人臨摹院畫咄咄逼真
張渥字叔厚號貞期生杭人善白描人物筆法不
老無古意
王冕字元章會稽人能詩善畫墨梅萬點千花自
成一家凡畫成必題詩其上
吳瑾字瑩之嘉興人多識法書名畫能作篆石畫
梅學楊補之頗有清趣
張文樞字石隱湖州德清人幼嘗為僧能畫山水
學巨然亦善墨竹
李沖字用之善畫山水學李成荊浩
張遠字梅巖華亭人善畫山水人物學馬遠夏圭
至於潛補古畫無出其右臨模亦能亂真

陳鑑如居杭州精於寫神國朝第一手也其子芝之
田能世其業
倬士明居上都以寫貌得名
冷起岳居京師工傳神至正間嘗寫御容稱旨
王繹字思善杭人善寫貌尤長於小像不徒得其
形似兼得其神氣
林伯英嘉興魏唐人工畫花鳥師樓觀
周如齊杭人畫山水學高房山
沈月溪華亭青村人以敎作為業畫山水人物學
馬遠往往亂眞人莫能辨
遵武字伯京京兆人善墨戲花鳥
王迪簡字庭吉號蕺隱越人善畫水仙
陶銑號菊村金陵人畫山水師李成
謝佑之居都下善畫折枝傅色差厚蓋欲倣趙昌
而未能升堂者
劉夢晨蜀人畫梅花宗楊補之

朱邱蜀人善畫竹木
簡生蜀人善畫山水
陳立菅畫龍眠山圖處先生集題之
華岳善山水楊先生載詩云華岳能詩世有名學
畫丹青亦疏放
潘桂金陵人宋末張翼孫壻也善寫貌
何大夫工畫人馬虞先生詩云國朝畫手何大夫
親臨伯時觀馬圖
霍元鎮規模董北苑米南宮又子寫山水雲物林
有標致
王起宗善畫山水樹石
戈叔義善畫墨竹
臧良字祥卿錢唐人畫花竹翎毛師王若水
夏迪字簡伯溫州人畫山水竹石
趙天澤字鑑湖蜀人畫梅竹
張中字子正松江人畫山水師黃一峯亦能墨戲

衛九鼎字明鼎天台人畫界畫師王孤雲
徐愷字士元湖州南潯鎮人畫山水師李成
曾瑞卿號梅夫居錢唐工畫山水學范寬
張觀字可觀松江楓涇人世業後作畫山水學馬
遠夏圭特長於模倣
趙清潤淮人工畫人物仕女
楊基字孟載蜀人居乎江畫山水竹石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
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
墨竹學黃華大有意致惟石皴浪灘頭水口烘
瑣凝染作者鮮及
伯顏不花高昌世子而鮮于伯幾之甥號倉巖官
至江東廉訪副使工畫龍
赤盞君寶女真人居燕城畫竹學劉白然頗有意
趣
蕭鵬摶字圖南本契丹人父榮甫王子端之甥圖
南幼有巧思博學多能詩書畫三事皆追蹤黃
華尤長於山水亦喜墨寫梅竹
丁野夫回紇人畫山水人物學馬遠夏圭筆法頗
類
宋嘉禾上窯人俗傳也畫人物學石恪減筆好作
利市仙官和尚骨格態度俗工莫及亦能墨竹
小景絕佳
宋汝志錢唐人宋景定年畫院行部歸附後為開
元宮道士號碧雲善畫人物山水花鳥師樓觀
天師張與材字國梁號薇山別號廣微子封留國
公居信州龍虎山能大字畫竹與龍
天師張嗣成號太玄能畫龍亦嘗見其所畫廬山
圖
天師張嗣德號太一畫墨竹禽鳥
道士方方壺居上海宮畫山水極瀟洒無塵俗氣
道士吳霞所居龍虎山善畫龍

六一道士張彥輔多居京師善畫山水
道士趙元靖不知何許人浪游閩浙間以墨竹有
名所至淋漓墻壁雖頗近繁重亦有可觀
道士丁清溪錢唐人工畫道釋人物師李高王輝
馬麟尤善寫貌
道士王景昇杭人居開元宮善畫道釋人物學王
輝李嵩
道士徐太虛不知何許人善畫山水
道士盧蓋倚天台人善畫水仙學趙子固
道士蕭月潭淮人善白描道釋人物
宗師溥光字玄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
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草行草書亦
善畫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俱成趣
頭陀溥圓字大方號如菴俗姓李氏河南人於雪
菴為法弟善學雪菴山水墨竹俱學黃華
僧海雲墨竹學梅軒

僧妙圓墨竹頗法度
僧智浩號梅軒墨竹雖少蘊藉脫洒簡畧得自然
趣
僧道隱字仲瑞號月澗俗姓李氏海鹽富湖人蘭
石學趙子固墨竹宗王翠巖
僧允才號雪岑受業嘉興石佛寺墨梅竹似于子
卿
僧時溥字君澤號而菴華亭人居奉賢鄭接待寺
通經律作詩亦善墨竹三柏五葉而已
僧智海居燕中善畫墨竹學海雲禪師
僧明雪窗畫蘭柏于庭畫枯木葛藤止可施之僧
坊不足為文房清玩
管夫人道昇字仲姬趙文敏室贈魏國夫人能書
善畫墨竹梅蘭
劉氏不知何許人孟運判室號尚溫居士能臨古
人字逼真喜吟小詩寫墨竹效金粟崇宗亦墨可

觀

蔣氏沛人完顏用之室警居以清學自守好作墨竹

張氏齊德玉室善寫竹

外國

日本國古倭奴國也有畫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設色甚重多用金碧然殊方異域而能留意繪事亦可尚也至今倭僧多能作墨畫觀音佛像

高麗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點如雨銷洒徒上畫翎毛如中國花卉亦佳

夏國英宗元昊通蕃漢文字善繪畫

西蕃畫佛像多畫布上作奇形詭狀上用油油之

高麗畫觀音像甚工其源出尉遲乙僧筆法流而至於纖麗

圖繪寶鑑卷第五終

長陵最愛之有言馬遠夏珪者輒斥之門是殘山剩水朱僻安之物也文通之遺極佳所除只道先生禮言之不東日記亦載之

商喜字惟吉善山水人物超出衆類際遇累朝士林多重之今孫祚宇天爵能世其學

韓秀實涿州人與商惟吉同被寵遇人物亦佳尤善畫馬

張靖山東人道釋人物得吳道子之奧尤善寫照孫玭字廷　曾孫錦字大神俱能山水人物寫照有其祖之妙

嚴善字從善金陵人花果翎毛極清致子僧字汝同尋其業

嚴景昭隴西人父子楚群花果翎毛工緻過嚴氏謝庭循水嘉人山水爲同事所宗東里楊少師稱其清遠行文九轉繪事是以獨見重于宣廟非臣所及

圖繪寶鑑卷第六

玉泉韓昂孟頫纂

海虞毛晉子晉　訂

皇明

宣廟御宸翰山水有人物有花果翎毛有草蟲上有年月及賜臣名寶用不一有廣運之寶　式英殿寶等寶　雍熙世人等圖書臣仰惟

宣廟臨御當重熙累洽四海無虞萬幾之暇留神詞翰於圖畫之作隨意所至尤極精妙蓋聖能天縱一出自然若化工之於萬物因物賦形不待矯揉而各遂生成也臣謹識

憲廟

孝廟御筆皆神像上識以年月及寶

宗室中善寫神像及金旋金盤牡丹蘭菊梅竹之類舊家多有珍藏者

郭文通水墨人善山水布置茂密

流第一人也子泉字宗淵山水得家傳但用墨太重耳

夏珪字廷芳錢塘人從游戴靜菴克勤于學筆力遒其師不幸早卒弟奔字廷聊山水人物皆工緻

華林中浙中詩僧師戴靜菴作畫得名

上官伯達蕭川人神佛人物傳色既精神采亦備能使人起敬

夏杲字仲昭初姓朱登第後始改正爲夏東吳人自中書舍人累進太常寺卿直　內閣詩文書法皆妙善作竹石求者無虛日一一應之得之者寶藏

張益字士謙與仲昭同郡同登第官至學士寫竹亦妙

陳嗣初東吳人以文章恬名翰林任檢討寫竹尤奇仲昭士謙皆師事之

謝宇伯覽號答菴湖廣衡陽人幼聰穎官僉中欽選司禮監與同中書兩書以中書舍人直　內閣累進工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山水法諸大家花木鳥獸無不能者皆翔妙處仲子中書舍人汝明字晦卿號東厳亦善山水

任道遜字克誠瑞安人詞翰皆佳官至太僕寺卿直　文華殿善寫梅夫人孫氏亦能夫人之父任太守寫梅得名以孫梅花稱之

夏衡字以平松江人工書法篆隸高古自中書舍人進太常寺卿作畫有黃子久之妙

金文兼鶴城人工書法詩文流麗畫得黃子久筆意子鈍字汝厲號字汝潛並有父風致

金湜字本淸號朽木居士四明人善書法任中書舍人寫竹石佳甚其鈎勒竹尤妙官至太僕

陳謙字士謙號訥菴遂人書畫皆學趙松雪自謂得妙評者亦許其有六七分妙云

丁文通號竹坡善山水翎毛筆力清勁

陳叔謙武林人玩古器識名畫其價直纖毫不爽作畫學倪雲林亦妙書一聯于庭以自況傳古圖寬周漢制無聲詩寫晉唐題

王尚賢梅溪人善戲墨人物年至九十下筆益妙

姚綬字公綬號雲東遂吏浙人由進士仕至監察御史有晉人風致早年掛冠游俊泉石畫法吳仲圭三絕之亞肇成圖或售于人遂厚價返收之其自重如此

孫隆號都癡毘陵人閒閑忠恕侯孫生而穎敏有仙人風度爲翎毛草蟲自成一家號沒骨圖

張祐字天吉鳳陽人爵襲隆平侯爲人和易如儒者作梅花有氣韻人其從弟祿字天爵亦世其爵梅花有其兄之妙

王謙字牧之號水壺道人以儒士隆平侯聘爲西席善書作爲梅花清奇可愛實天吉之師也子應奇作梅得家傳

陳惠章號如隱居士仕稽人詩畫梅與牧之齊名評者以二家雖格意不同惠章筆力實過牧之子英作梅

張緒字廷端海虞人

毛良字舜臣號兩山居士魯襄南寧伯北平人寫屈處誠東吳人　右二人與仲昭同時工竹石亞于仲昭

山水師米元章雲霞出沒有天然之妙真實繁家尤工詩著無聲詩曲盡畫法之奧與詩集並行於世

太監陳喜字仲樂鞏昌人工人物鳥獸下筆無瘦爲一代之妙

石銳字以明錢塘人畫得鄭子昭金碧山水界畫樓臺及人物皆傳色鮮明溫潤名著于時

丁玉川江右人工人物山水

林良字以善廣東人歷陞錦衣指揮善色花果翎毛極精巧其放筆作水鳥禽鳥樹木皆遒勁如草書人皆不及

顧宗字學淵五羊人任中書舍人畫學黃子久

婁立綱字廷憲號東谷永嘉人能文善書字畫皆正人得片紙爭以為法畫學黃子久亦妙

黃琛字蘊韞　柳楷字文範號萬竹山人俱永嘉人與廷憲官直　內閣詩文書畫並皆佳妙

范暹字起東號草齋東吳人蔣廷牌先生之壻工書法設帳授徒多所造就工於花竹翎毛人多尚之葉文莊公嘗謂起東善花鳥有談論館閣名公多重之老於京師人稱范草齋先生云

陳復字啓陽號坦坦居士蘇山人幼同弟後從伯父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因與詩人文士交捻是以才思充溢詩文肅奇尤長作畫山水松竹皆有矩度亦精寫照由儒士任鴻臚序班理禮部鑄印局事用薦改國子典籍

陳復字啓先號寓齋復弟也詩文書畫與兄齊名尤精鑑賞之學用薦任欽天監博士子淡稱其業焉

劉志學字伯齡密縣人聰穎能詩以世業任南京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善寫翎毛尤長蜻蜓落筆消洒活動可愛

李皇宰字光遠號柯耕所之西安人工楷書授禮部司務善寫松竹有趙庭章張廷端之筆意

杜堇字懼男有懼居古狂青霞亭之號鎮江丹徒人有籍于京師勤學經史及諸子集錄雖稗官小說罔不涉獵嘗進士不第遂絕意進取為文奇古詩精確通六書善繪事其山水人物草木鳥獸無不臻妙由其胸中高古自然神采活動宜乎宗之者衆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姑蘇人博學有奇思為詩清新皆不經人道語字亦古拙學黃大癡法其善處畧其不善處遂自名家因求畫者衆一手不能盡答令子弟摸倣以塞之是以真筆少焉

陶成字孟學號雲湖仙人寶應人以官家子中應天府鄉試以試以事不果會試天性落魄然多才藝書工篆隸真草詩文奇古畫山水多用青綠尤喜作鉤勒竹兔與鶴鹿皆妙由其胸中灑然也

蔣子成江東人工道釋神像亞于子成

阮福海北人道釋神像亞于子成

趙丹林善作龍角鳳尾金錯刀竹

過庭章無錫人妙於寫松

林廣廣陵人山水人物學李枉得清洒活動之趣

楊垣字甚仲善以彩色漆作屏風器物極其精巧皆以泥背題于上由其能書畫也

沈政字以政閩人官至順天府丞直　仁智殿工

花竹翎毛

徐杜字慶陽東吳人善寫葡萄

伍瑤子走師嶽川人工書寄祿中書科善花竹翎毛

倪端吉工山水人物

李端晉梓道人物可觀上官伯達

周全工畫馬

朱應祥字岐嶷號玉峯外史松江人鄉貢進士其志高尚草書與東海南山並為時重寫竹尤奇

俞泰字國昌號正齋無錫人弘治壬戌仕戶科都給事中寫山水絕類黃子久王叔明為人溫雅詩文書畫皆似之

王田字舜耕山東濟南人以縣丞請老歸田材敏書學米府畫脈炙人口遠近傳播山水學高房山不失矩度

何澄號竹鶴老人昆陵人善山水官至太守

道士彭玄中　沈明遠　張復陽浙人畫法俱相似

張翠太倉人工山水

汪質字孟文金陵人工山水

許尚文金陵人工山水

盛行之江東人善畫梅花筆力蒼老並葵竹翎毛類草書

史廷直號癡翁復姓名為徐端本江東名士性孝幸不耦以詩酒為樂畫山水得有雲流水之趣

陳大章字明之號月隱鳳陽盱眙人由進士官至太僕少卿翎花有雲湖之妙有詩名尤工行草

吳偉字士英更字次翁號小仙江夏人行取來京授錦衣百戶性自是不授耦絆放歸作山水落筆健壯白描尤佳觀者自然起興同藝不及

呂紀字廷振四明人為人謹厚山水人物俱工翎毛得名其設色鮮麗生意盎然為畫流所繼以書法直　內閣俱擅詩文山水得黃子久佳處

蘇致中西蜀人由科第官署山水師郭熙而清雅高出畫流

樂澄字原靜其先吳人作畫學戴文進得其妙

周臣字舜臣東吳人山水人物俱清致能詩

唐寅字子畏東吳人中應天府鄉試第一才藝宏博作畫有古人之妙人罕及之歸吾南京解元文徵明姑蘇人寫竹得夏昶之妙山水出沈周之右工詩文精書法吳越間稱之

王彥字存拙沔陽人善作梅花

孔福榕先聖之裔工山水

孫天佑安國公之孫翎毛蘭竹清致可愛

張欽字士敬祥符人號寰齋善山水花竹得古人之風官至都閫寧陽恭靖王懋之長子

姜濟浮梁人寫鶴寫山水無墨痕有雲煙出沒之奇

僧懸巷浙人竹石學倪雲林

僧曉菴東吳人善畫葡萄

僧日章蜀成都人山水學唐子華

僧草菴住嘉禾三塔寺工詩畫

王世昌號歷山山東人工山水人物

王孟仁以字行金陵人小景山水人物

朱銓字文衡號梅仙長沙人工山水人物鈎勒竹及菊兔亦能詩

朱鑑字文藻號墨壺梅仙之弟也山水人物清奇

姜隱字周佐山東黃縣人善人物仕女花果細潤

王穀得古人之妙

杜若澤號小癡姑蘇人善楷書工山水嘗潤流寫

高邨落魄不羈以潤卒

馬復字舜舉號醉在江東人善山水人物花水竹石

李著字潛夫金陵人工山水人物花木翎毛
蔣三松金陵人善画山水
朱端字克正　欽賜一樵圖書人物山水學盛子
昭墨竹師夏昶善花木翎毛

資山吳子仁手錄時人能画者十數謁予告曰錦衣苗公與齊雅好圖画以元人夏士良圖繪寶鑑考其收積者之真贋厥其舊本模糊命麒繕寫重刊及纂
當代名士以繼夏氏之編奈麒因
京闈考士召書試錄所占望先生代麒葉次以爲結纂予一時感之深愧素無賞鑒恐負資山之託遂以平日所聞所見及家藏之圖摭拾以應復謀諸社友錦衣王春泉益其知見者繕書之皆馳聲於士林者不敢妄分優劣以爲取舍恐碍於世大抵書之者畧能記其出處姓名至若有號有字而不詳其出處姓名者如雪谷及東川居士之竹西園逸史之草蟲松雪之人物嚴東之魚東山一卷之山水雖皆清雅出人意表不敢列于集中又若朽菴與資山皆有水墨山水小景予皆收之其筆力之佳自其薄書故也噫
國家重熙累洽于茲百五十年餘矣公卿名士山林道釋所作之画名
當時而傳後世者不知幾多予之庸見不過如此尚賴後之君子幸爲正其叙列增其遺略以成異書之美焉
正德己卯中秋日欽天監副玉泉韓昂識

圖繪寶鑑卷第六終

圖繪寶鑑補遺

宋

宗少文南陽人文帝朝徵不起妙善書画

齊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宋徵士少文孫明帝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善画

毛惠秀善画武帝欲北侵使画漢武北伐圖

劉瑱字士溫官至義興太守爲當世所稱尤長於婦人

毛惠遠滎陽人善画馬與劉瑱同時並爲當世第一

殷倩陳郡人善寫人面與眞不別

梁

南郡大連字仁璋簡文帝子善丹青

蕭賁字文與齊武帝曾孫官湘東王法曹參軍善画

後魏

王由字茂道官至東萊太守善書画

唐

李從儼岐王茂貞子工書画官至鳳翔節度使

田弘正工丹青尤善鬬人形表官至魏博節度使

梁令瓚或云蜀人開元中工画人物宋祕閣有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一卷李伯時云甚似吳生

倪麟開元中集賢画直工人物

陳子昂工画人馬

楊岫之大曆中工鬼神

周昉工佛像

修處士工花鳥

李翊工花鳥

桓言　桓駿皆善屋木

周遇工人馬

令元素工古仙事迹

李紹工花鳥

張桂西川人工雜迹

李奉珪　樊守素俱善人物

李約善画梅

五代

胡嚴做晉天福間工神佛

王畊吳越人善画尤精牡丹

黃惟亮筌之子画亦如其父兄人鮮知者

成處士江南人善寫真

宋

欽宗以徽宗元子漸染聖藝亦精繪事居東宮日嘗画唐十八學士圖以賜官僚張叔夜豫章天台皆有刻本

仁懷皇后朱氏欽宗后也學米元暉著色山水其精妙画上有印曰朱氏道人

趙令畤字景升封嘉國公師李伯時善画馬

于邵以德宗誕日進白画松竹圖

李方叔元和中工山水人物自號西河山人

宋之望善傳寫

鄭華原善松石

祁岳　項洙　范山人並工山水

杜宗河南人工佛經變

李察　張昱並善画雜

韋叔方進士也工画馬

梁司馬工画馬

元俊善画牛及山坡草野之景

盧珍爲內供奉工人物及佛經變

陳庶揚州人師邊鸞花鳥尤善布色

裴遊善鬬牛

崔希真鄭陵人精繪事

侯造工折枝并牛

杜秀才善画牛

高彥實開封人画佛像學吳道子

錢昆字裕之吳越王俶之子歸朝仕至祕書監自画寒蘆沙鳥於紈扇人競藏之

錢仁熙武肅諸孫頗讀書善丹青尤工水牛多爲於紈扇上人爭傳之歸朝歷信泰光三州倅

錢易字希白廣王第十二子歸朝仕翰林僚直而卒自画十六羅漢極古怪

錢鏞字輔軒武肅第五子善丹青

徐穀字明叔歷陽人以蔭補官善山水人物宣和中使高麗摹圖經四十卷行於世

黃伯思字長睿閩人政和間終祕書郎嘗摸顧愷之桓溫像閱立本文會圖惟不出已意

鄭天民字先覺宣和中爲郎官山水師巨然

趙廉東都人工山水宣和末甚得幸

胡錫錢唐人熙豐間以道釋像得名

王廷訓國初工鬼神

申屠穆畫山水宗荊荃
江惟清工佛道人馬
李象坤工佛道人馬鬼神
譚宏成都人工花果
曾訪畫柳塘家學徐熙
陳文項泉州仙遊人頗知書亦工畫
高述丹陽人學東坡書及竹石皆逼真
秦世宇處度少游千善著色山水
李成熙　王崇國初同時工人物
道士楊世昌字子京武都山人真東坡游善山水
邢敦字君雅隱居淮丘真宗詔爲許州助教辭工畫
王逮善羅漢學盧楞伽
宋純花果染色極似趙昌
靳青號野處絳之驛卒也遇異人得道畫猶能逼鼠

任生建康人工仕女
吳隱之工仕女
胡良史工山水
宋京工山水
戚化元毗陵人家世畫水化元兼工魚龍
盖常嘉興人工道釋像筆力細而勁拔
馬隱東都人畫花鳥刀光鼎工而不化
龍升善小景花竹山水學夏圭馬遠
張敏叔工花木
盧象先工道釋人物
李雖平陽人人物精贍
許中正弱人工鬼神及龍
郭煥弟相人善橋寫
劉漢卿工山水
張德新善花鳥
謝大昌嘉興人工平畫

曾迂臣號歸愚居士江西人工草蟲
任撫幹不知何如人工山水
譚季蕭畫水墨梅竹絕清潤波石亦佳
道士朱大洞錢唐人山水人物宗蕭照
王兼北人善人物仕女山水宗徽廟頗粗俗
王珏北人善花竹翎毛學馬貫
張萬成花鳥宗林椿
周吉言仕女宗李嵩
徐改之山水學李唐
李久山工山林人物
白思恭工畫神佛
時叔遠道像人物亦可取
劉古心工梅竹鳥雀
寇君玉工鹽
張師錫工花竹禽鳥
徐皋乃白之族工魚

白昌華亭人工平畫
李茂直工山水
李益渭州人工畫
彩郎中河南人工畫
劉允文廣漢人工佛像
陳揚　吳真　孫玠並工雜迹
曹虛白　張咸熙　皮簡並工畫
賀六待詔海州朐山人家世專畫觀音至其身於藝尤工忽觀音化爲丐者求畫遂得真相其名益彰
危道人不知其名住麻姑山蓋有道者工畫魚
周弼字伯放汝陽詩人善墨竹
□斌工江潮
□敏行彭州人工佛像
僧修能潤州人工湖石
僧志堅蜀人工山水

僧彥淡工佛像尤精觀音
僧明川工山水

遼

義宗譚信小字圖欲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善畫本國人物如時騎雪獵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耶律翊子字勝隱官至西南面招討都監嘗從北院樞密使侵宋宋將有因傷而作題子繪其狀以示宋咸嗟神妙
耶律裒字德隣官至太子太師風神秀爽工于畫
陳升聖宗翰林待詔官泰詔寫南征得勝圖

元朝

李希閔字克孝薊丘人畫山水竹石
趙彥正仲穆姓工畫人馬
僧維翰字古清江右人畫龍學所翁

續補

五代

錢俊吳越文穆王傳璙之養子官至秀州刺史精於畫藝

宋

李交汀州人工畫猫
任源字道源宣和間架閣紹興中復舊官善人物山水枯木怪石又作小景高宗愛之御題其上號真常子
處士朱象先嘉泰間人號西湖隱士作人物山水橫塘野景以畫易酒日狂醉鄉
蘇普卿漢臣子工佛像
徐明乃改之之子畫山水似其父

金

楊邦基字德茂號息軒大定中進士畫人物兼馬尤善山水師李成官至秘書監禮部尚書

題重刊圖繪寶鑑跋

乾坤奠位聖人應世而興文象分輝龍馬負圖而出清濁既含畫意淡濃自顯文章古往紛然今來亦爾　粤吾觀吳興文彥甫氏圖繪寶鑑之所萃者多方秀氣歷代清才或御筆以通神或仙機而運化但取雲林雪景豈拘緇服黃冠或摹山水人物之奇或著花竹禽魚之美或遊詩壇之逸興或捫官舍之閒情文武兼收君臣並列初趨前序妍媸已別其區續綴跋遺蒐選未臻其極今我朝大錦衣苗公增字益之號吳齋者貴府金玉雅愛丹青積集宋唐辨明真贋惜茲殘偏敗缺背摸三系之疑想彼舊版湮微永寢諸坊之售由是梁捐常俸醵致能書考正魯魚刻添麟鳳倘經一覽寶勝千閒與夏氏共播芳聲資士林

雜云小補

正德己卯季夏望日
賜宗師沙門虎林宗林志

文湖州竹派

吳鎮 纂

文湖州竹派

元 梅花道人吳鎮纂

黃斌老不記名，潼州府安泰人，文湖州之妻姪也，登科嘗任戎倅，適山谷貶戎州，與定交，且通譜，善畫竹。山谷有咏其橫竹詩，又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云，吾子學湖州，師逸功已倍，預知更入神，後出遂無對。黃嘉，字子舟，斌老之弟，其名字初非筆與子舟也，山谷以其尚氣，故取二器以規之，自後折節，遂爲粹君子，舉八行，終朝郎郡倅，山谷用贈斌老韻，謝子舟爲余作風雨竹雨篇，前篇云，歲寒十三本，與可可追配，後篇云，森削一山竹，牝牡十三莖，謹言湖州沒，筆力今尚在，而與可每言，所作不及子舟。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郡君李氏，公擇之妹也，能臨松竹本石，見本即爲之，卒難辨，文與可每作竹以贈人，一朝士張潛，迂疏修謹，作紵竹以贈之，如是不一，又作一橫絹丈餘，著色假竹以贈子瞻過南昌，山谷借而爭臨之，後數年宗米元章于眞州，元章云，非徑直自陳，不能辨也，作詩曰，假蓋宜如李，揮毫已逼翁，衛書無遺妙，蔡慧有餘工，熟視疑非筆，初披颯有風，固藏惟謹鑰，化去或難窮，山谷亦有題姨母李夫人墨竹假竹及墨竹圖歌，詩載集中。

張昌嗣，字起之，與可之外孫也，筆法既有所授，每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不可求，或強求之，必詬罵而走，然有愧宅相者，于攢三聚五，太拘拘耳。

文氏，湖州第三女，張昌嗣之母也，居鄆，湖州始作黃樓陡，欲寄東坡，未行而湖州謝世，遂獨文氏版其文氏死，復歸湖州孫，因此二家成證，文氏嘗手臨此圖于屋壁，暮年盡以手授傳昌嗣，今昌嗣亦名世矣，楊吉老，文潛甥也，文潛嘗云，吾甥楊吉老，本不好畫竹，一日頓解，使有作者風氣，所酬遇，初不經意，森然已成，僅可人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撫谷亦有贈文潛甥克一學與可畫竹詩，克一，吉老字也。

程棠，字公明，眉人，舉進士，爲忽部郎中，善畫墨竹，宗派湖州，出湖州之門者，獨公明入室也，好立風尾竹，其稍極重，作回旋之勢，而枝葉不失向背，又登峨眉山，見蒼蘚竹，有結花于節外之枝者，皆密如裘，即寫其形于中峰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苦竹、紫竹、風竹、雨竹，好事者已刻之石，成都笮橋觀音院，亦有所畫竹，且題絕句云，無姓無名逼夜來，院僧根問苦相猜，騰燈笑指屏間竹，記得當年自手栽，又作園蔬，嘗見紫芬紫茄二軸，奇絕也。

孫軾子時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強思而拔，出于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作枯木，枝幹蚓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

趙令庇，宗室，善畫墨竹，宗文同，凡落筆流洒可愛，官至衡州防禦使。

劉仲懷，山陰人，元祐從居諸暨，善畫墨竹，筆法師文湖州。

俞澂，字子清，吳興人，作竹石，得文蘇二公遺意，清潤可愛，光宗朝，任大理寺少卿，寶謨閣待制致仕，號五軒。

吳瑞，延陵人，畫竹師文湖州。

王世英，字才仲，號頤齋，不知何許人，效東坡作墨竹。

袁仲文，字質夫，武州定遠人，善畫人馬，墨竹學文湖州。

宗琛，字正甫，宋和松之子，畫墨竹學文湖州，官至雜州守。

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蘭邱人，官至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致仕，封薊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梗，始學王齋，遊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頤，馳譽當世。

李上行，字遵道，文簡子，官至黃巖知州，畫竹有得家學，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何九思，字敬仲，號丹邱生，台州人，官至奎章閣鑑書博士，博學能文，善寫墨竹，師文湖州，亦善墨花。

喬達，字達之，燕人，官至翰林直學士，善丹青，山水學李成，墨竹學王庭筠，後更學文同。

李倜，字士宏，號員嶠，眞逸，官至集賢侍讀學士，善作墨竹，宗文湖州。

周堯敏，字禹卿，號學山，海鹽，當湖人，畫竹宗文湖州，頗有得處。

姚雪心，台州黃巖人，畫墨竹，宗文湖州。

盛昭，字克明，揚州人，竹石師文湖州，僑寓嘉興，與余比鄰而居，最稱莫逆。

蘇大年、字昌言、號雨坡、眞定人、居揚州、行師蘇東坡。

宗師道元、字元曜、星台學文湖州、

海嶽志林

毛鳳苞輯

海嶽志林題辭

余覓資晉齋集十餘年矣。惜乎不傳。凡從稗官野史、或法書名畫間。見海岳遺事逸文、輒書寸楮、瓣白香山、投一硯餅中。未可云叁鼎一臠肉也。辛酉秋、偶編東坡竹紀。友人索余舍元章梓行。因簡向來拾得者、錄成一册。略無詮次。至其洋名齋、西園、諸名篇。久已膾炙人口。不敢復載云。湖南毛晉識。

海嶽志林　章次

奇絕陛下
俊人
刷字
書畫兩學博士
河瑞石
澄淡使著
黑漆管藏
張帆遁去
蟹粘
吾徒衆
長柄銀斗
眼石
河豚版本
上天梯
柳絮大言
鳴硯
掘蝗
井石
庠石
畫廷行間
汎艇沈藻火
鐵帖
大呼
硯點磨墨
放手兩弁
黃晉師遺小龍圖

段拂
遷座
甘露寺
墨玉
與子瞻易書
提書夫人丈餘
追想筆法
知公不盡
淨名齋
天開海岳
長謠庵
孔子爲佛
命居爲寶晉齋
自寫宅圖
卜居
稽孫權
書法
敍畫史
硯山圖
辨帖
跋歐率更史事帖
跋自畫雲山圖
評書
稽帖
留馬渡采石磯
老子
勸戒
題壁污壁
琴閣
書畫以時卷舒

瀑布
相石
觀穴
提筆
臨搨
分類帖
貴松
天留米老庵
登金山
鹿門居士
竹簡
甘露寺石塔
自寫真
米家書畫船
中秋登海岱樓
借亦不出
自薦
敍書史
閱書帖
跋褚臨蘭亭
軟裹
碩愷之維摩
李成
士夫好畫
蘇子瞻墨竹
並源
天下佳觀
收畫
橫掛三尺幅
好事

無名人畫
絹
用印
軸
不須背裝
自評小字
畫簡
字格
入妙
石刻不可學
時人
辭文佳
用品
端硯藍石
麥生紙書御筆

眞絹
印不可僞作
畫帶
叉軸
紙畫不可絹背
隸與
榜字
題跋
非直寫淨
隨好法度
察色讀筆法
士紙說
佳品
舉拂

海嶽志林

明　東吳毛晉子晉輯

元章初見徽宗於瑤林殿。上命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瑤臺硯。李廷珪墨。米元章拜之。上顧言。令樂官具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紫袍。跳踉而起。徐步如常。既飲。知上意。上曰。卿何拜而出。對曰。陛下。上天之大聖。臣安得不拜。陛下。上天之神仁。

上天品

米元章仕宦久不偶。晚節大臣薦對。嘗有詩曰。翁引上天梯。稍點名廸雷。謂公答曰。如卿輩。但門屋廳。以翁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後人

一日崇政殿對奏。手執札子。上屢顧。令留椅子下。米乃與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閤門傳令。上云。後人不可以法拘。

拜官大言

徽宗命元章書翰官綿於御屏。書畢。掷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輝耀皇來芮者。徽宗嘗立於屏風

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致賞。

刷字

士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趣。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書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詩視

徽宗取弁山奇石。設之艮山。名曰艮岳。時米芾爲書學博士。召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詣曰。此硯曾經賜臣濡染。不敢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襟。芾動顏色。上復笑曰。顛名不虛得。

書畫學博士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國方承平。百廢時序。小大之政。基墨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繩繩之不至也。其議設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將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施加藻美。繳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發詔答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捕蝗

米元章爲雍邱。蝗大起。鄰縣尉司焚瘞後。仍盪蓋。責保正保正。牒行雍邱。請勿以鄰國爲壑。時元章方與客飲。覽牒大笑。題紙尾答云。蝗蟲原是飛空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莫不大噱。

河壖石

米元章爲臨江太守。守壖須日。聞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游之玩。石至。遂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

拜石

元章知無爲軍。見州歸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傳以爲笑。或語芾曰。誠有香。芾徐曰。吾何害乎。乃拱之耳。

澄淡使著

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淮司眞州大酒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己也。走利使。恩於元長。乞於衙院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牧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即爲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悄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澄淡。今日乃便著矣。

弄石

元章守涟水。地接靈璧。奇石甚富。一一品目人玩。則終日不出。揚次公爲密使。因往廉焉。正色曰。何至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管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擬笏珉。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權殺。以示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揚外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屏岩。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鑿之妙。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揚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奪得之。徑登車去。

墨池寶藏

元章出守無爲州。刻墨池二字及寶藏二字。徑二尺許。皆有神勢。至今在無爲州。州有太守泉。舊款編寺地。元章咏詩云。甘泉如惠山者是也。

書紙行間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爲書書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遷自備。遂乃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日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鬻得一角如許大。遂書一紙於行間。魯公笑焉。蔡絲得是卷而藏之。

張帆過去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拳。嘗庋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元章爲微官時。游宦過其下。張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

洗靴洗藻火

元章爲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在太常博士時。奉祧太廟。過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

蟹精

元章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廟。東向坐神像側。舉酒瓶洲。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以饋神。令典客舍諸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繒錢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夙興。呼庶門鼓吏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繞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蟹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而蟹聒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寂不鳴。

露帽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留從者之手。恐爲所溺。既坐。嘗頂蓋所礙。遂抽去。露帽而坐。

吾從衆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爲顛。顛實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大呼

帝在眞州，管遏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玉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撼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長柄銀斗

元章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不用巾拭。

睡點磨墨

周仁熟與書交，一日書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秘惜，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各半，特善詭耳。書遽取於篋，周亦隨起索出絲手者問，書欲敬觀狀，書亦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奈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輒以唾點磨墨。書憂色曰，一何先恭後倨，斯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覓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硯易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眼石

曾敦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放筆雨拜

元章爲人親舊書，有密於隱隱，其寫至書再拜，即放筆於案，整整端下四升。

河豚殼本

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募易他人書畫，次翁作奚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鮑魚。元章覺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殼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流海壑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問次翁曰，公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

黃管師遺小龍圖

黃管師自言爲發運使時，大著清淮樓，見米衣犢鼻，自滌硯於淮，曰，索餞中一無所有，得小龍圖二餅，殺鵝人遣之，趣其滌硯未畢也。

設拂

黃雪巖壻，官延康殿拂，字去塵，黃擇之曰，似拂矣，又去塵，妖言增也，以友妻之。

書布

元章自大字書曰，有有嚴布詩，古今絕不得，最好是一條，昇破青山色，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與李詩，見者絕倒。

鵝生

宗室中書都王仲御，家多聲妓，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元章，使數輩鮮女相侍，以其酒餘，嬉侍環於他客，懷盤銀器，久之，亦自還坐於衆賓之間。

田石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皺，曰透。

廿露哥時

邊士詩云，歌自雲窟子，茶廿露有兄，人間錄兄故官，乃曰，只是廿露哥時。

親穴

米好奇怪，當平世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密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

墨壬

元章爲書墨頭，稱曰墨壬，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簽眞枕傍。

提筆

陳奇臣伯修子也，客於狄屏叔元章筆蹟，書壯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自任命出拜，元章亦基，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以小更索紙書，其所作筆畫，纖屈有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又字效服，因而其法，元章自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與子瞻易書

元祐末，元章知涇邑，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以飯伯之，既至，則對設兩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意值其侍子瞻，是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其作字，以二小更磨墨，墨未能供，即索酒行飲，紙亦盡，乃更相易，擲手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臨搨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搨，臨竟，併以臨書與書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云，書摠爲餅來必但，要令疑是出僞本，又云，錦囊玉軸索無址，索然奪眞擬增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誠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皆滿水，又云，搨者竊鈎鍾折衝，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提書去人丈餘

子瞻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與前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文潛同過元章，文潛出見親發鎖兩手，提書去人丈餘，近輕還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三三長更快者，書十餘帖，而文如平日所出，若苟以遠紙目而已。

分類帖

元章帖十二册，各以其類爲册，如手簡爲一册，書詩文各分類，間是偉德胄家故物，中間韓魏公家間迪詩，各有閱古珍玩大印，其後詩更衙王府，凡如此者，五十六册，一一佳好，米帖家詩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官司者，所謂庞氏是之花押乃同樣。

遠想人法

閻爵宗有蘇河南所摹虞永興祀臥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元章見而愛之，宗留問，

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蘇宗已下世。元章從長源求此帖。長源斬之曰。惟得公陰探徽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斬曰。此書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盆尺株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斬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元章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蘇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雄決。寫一通去。幾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畫松

李璮元俊家藏元章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鍼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此製。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於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蒲賦詩。苦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潁昌西湖之上也。

知公不盡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外八年。親友斷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雅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癡呆耶。及得寶月庵賦。琅然一誦。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

天留米老庵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

淨名齋

元章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爲之記。

登金山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簰落潮。

天開海岳

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海岳四字在海岳庵。庵亦元章建。在山之西麓。後燬。乃移建於鹿

東利涉門內。

鹿門居士

元晉問。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苦印。

長壽庵

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竹簡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元章得古簡。以竹半行漆。如法更制。

孔子爲佛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

甘露寺石眞

元章以所珍硯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寺地。結庵其中。自號海岳。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遊衍三山。賦詠略遍。如甘露悼古詩。臨金山賦。焦山明應祠銘。其猶彰著者也。自寫其眞。刻石甘露。其子友仁爲贊。

命居爲寶晉齋

予自昔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有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裕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戲迹書。沿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爲寶晉齋。朱長文收錦織成畫佛。闊四尺。長五六尺。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予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神僊錦一同。雲鳳山禽猨鹿如畫也。

自寫眞

元章自寫眞。世有三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云。先子昔手寫晉唐間忠臣義士像數十本。張於齋壁。一時好古博雅。移摸流傳甚多。至今尚有藏之者。此卷自寫眞也。一本蘇養直題云。米禮部人物瀟散。有晉唐風流之興。一本唐裴據案執論十七帖者。上有錄書淮陽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元章自書。業凡延毛子。明隱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

自書宅圖

元章有自書宅圖。又有小楷三帖。又十帖。瑚璉等帖。

米家書畫船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蕭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爲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舟之上曰。米家書畫船。萬里風帆水著天。蹔煤風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卜居

元章多游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紙。

中秋登海岱樓

元章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云。日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

稻孫樓

元章秋日登無爲州城樓宴集。見田禾青青可愛。問之老農。云稻孫也。稻已穫。得雨復抽餘穗。元章喜而名其樓。

借亦不出

元章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公臨帖。即收去。遂裝褙二十餘帖出示。元章不覺大笑。後葛與江都陳叟友善。贈之。陳以爲眞。元章借亦不肯出。

書法

智伯詩問書法當何如。元章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自薦

元章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惜浮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

敍畫史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畫傳。甫老儒。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少保之筆精墨妙。石缺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爲珍玩。覩五王煒煒。皆糠粃埃壒哉。九原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酹汝一杯酒。愧汝在。不能從我游也。故敍所睹見。作畫史。

敍書史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爲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成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哂。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硯山圖

吾齋硯山。綴道難易去。仲美當有詩云。硯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裛書几。隱約煙朦朧。巉嵒自有古。獨立高崖。誰安知無生。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俯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開目盡虛空。公家富奇石。不計當人同。研山出用碧。峰巒賞天工。淋漓出土泉。滴灑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造原。江南秋色起。風流洞庭寬。往往人作趣。揮灑出妙言。願公珍此石。與眾物異。何必高少巨。可藏室聖懷。近亦有作云。硯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此石一入堂中。不許再見。每同安友往觀。亦不出視。紹彭公頂忍人也。予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復泯矣。

閱書帖

芾皇恐。芾既幸得出門。意無外。卻尚恐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有布露。仰說台聽。芾平生喜書畫。老觀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臨之。嘗曰。吾姬汝。夢犢角人。手攜一軸物。自空下。故芾可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皆於儀几。亦升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面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洗之。上紙爛。即剷以揭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手擇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刷洗。潔白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邊多近手有垢者。而

加背焉。背訖即覆以紙。加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跋紙。取跋紙如背紙。工畢入一篋中。非明窗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屏楚玖。紫翠錦綺。縈然溢目。即以米姓祕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今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募不可告以情之客。祕玩者。官爵客以手指點。衣袖拂揌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輒密處功志。東欲觀而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芾以紙襯鋪訖。濯手親取書於案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觀几案。坐從容細閱。芾攜走於前。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振策莫發。當執事樞是古皐。衣伏褰宣。作止來不以手或衣振拂之耳。若母訓之不能改。則及語之不能掖子弟應之不能從。恤然避罪耳。君異日富以此作要官。芾念要官可作。不可改也。行年五十老矣。則歸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視乎。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子弟。御觀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豪部個隨之人。則亦非敢曲煩台視。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芾皇恐再拜。

辨帖

唐太宗購王羲之書。使褚遂良定其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簡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偽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予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古帖一卷。內武帝、王戎、及謝安、陸雲、鍾繇字體最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嘆默。又劉季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運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云。吾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真觀所收第一帖。著名也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錫宋知除所所謂者何如耳。予抱疾篤。每目文甚。思而得之。細分其僞。因跋送客來。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公論所質於書。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涉一展一軸。不知狄雷之在傍。而嗅可忘。皆思陶安技癩綺毛書。命更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鑑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元豐三年。從游陶隱陽陵十未元章書。

跋褚臨蘭亭

褚遂良字登善。臨王右軍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其孫之甬。借於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瑾貢緗軸。至於字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隔七十年。全是褚法。其狀若崧高奇峰之峻。英奕機秀之氣。翩翩自得。如飛仙之仙。爽爽孤騫。頫逸氣之清。蕭蕭和風之聞。霧露擢秋華之鮮。油然雲之映霄。嬌嬌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鶴鷺充庭。鏘玉鳴瑞。綽有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彙價也。至於永和字。全其雅韻。如鶴字偏著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大臨敘其樹於縣跡。實則不聞於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詣極也。

跋歐率更史事帖

唐宏文館學士。銀太子率更令。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本。書度尚帖。予元豐官長沙。獲於魏泰。庚亮

帖。壬戌歲過山陽。發於鎮離景伯。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閻錫之印。乃昔一書也。究延年之化。豈不有神。參孔壁之遺。孰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適閒外舍裝。贊曰。渤海光怪。字亦險絕。輒到內史。行自爲法。非若計越。僅若跳梁。後學莫復。遂爲尪劣。

帙裹

唐人帙裹。蓋禮樂閥。則士習睦。服以不違俗爲美。予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昔蔣言。士子冠初皆頂脫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冠所以表。帽則必用篦子約髮。客至即言客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幞頭巾子中。篦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出入不敢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下掠子。篦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爲大不雅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頭巾。謂之紗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漸爲長頂頭巾。至今。至背。以別庶人。齡者。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道巾、襆子。則爲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爲是。近又以半臂罪服被甲上。不皆者謂之背子。以爲童禮。不知古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衽背處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劉侯者巾。與殷毋逢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垂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者。予制之耳。予爲漢水。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著。良是美也。又唐初畫塑人必鹿皮冠。蓋被大袖。黃衣短垂腰長。白裳也。唐翼御史。至趙見辯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帙裹曰襆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跋自藏樂山圖

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溧陽來游苕川。忽見此卷於李振叔家。實予兒戲得意作也。世人知予喜畫。幾欲得之。尚有疑予所以爲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畫求之。老境於世海中。一毫毛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默。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於生事。折腰爲米。大非得已。振叔此卷。慎勿以與人也。

顏體之維摩

紹州公庫。顏體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寄寄紹守者。本蓋在齊魯。不攜去。福彩照人。前後士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雲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予得隋畫金陵圖。於華相孫。亦同此體。予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樂發司印印之。蓋證勾識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予與顏簽善。託神善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御府。乞鹽王摸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陶亭。豈非一代盛美。

評書

予采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冑。福性。方循繩墨。忽趨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舉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似疲。歐陽詢如新發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如項羽拔山。樊噲排突。硬弩欲發。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年富小民。舉動唯唯。禮節生疎。徐浩如溫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而氣純自。沈傳師如市井游夫。走。跳梁。傍。神情自如。昔法清眞。周越如幞頭少年。舞劍。氣勢容健。而操力交加。發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與妖嬈。行步綾縵。多飾繁花。蘇舜欽如五陵少年。游蜀。雖雨。幾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李成

予收李成。至李廷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冠。既購得之。背於真。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次。虛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元之。因吳丞相沖卿夫人入侍。太皇使引辨眞僞。成之孫女也。內侍以幅爲眞。拆添上。別購補之。救用臣。背於內東門。正與此和。因語。泫然。嗚咽。愛惜。予亦甚珍之。及得蘇文忠家松石。片幅如紙。韓。甚可愛。隱棟。枝茂。淒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妙過。乃如天成。對面發。不圓潤突起。至坡峰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碩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有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眞耳。劉涇自以李成眞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裱帖

唐人稍有重帖。皆種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又入水薄滌而映。古紙加有性不壞。蓋紙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予每得古書。輒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漉細皁角汁和水。沛然澆之。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軟按摩。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前以清水澆五六七遍。紙是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於半濕好紙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四邊只用紙。免摺背重疊損古紙。勿倒視帖背。古紙隨隱。使破。只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接。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貼補也。

士大夫好畫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蓋古人名。皆得一七。題云梁元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答云。得於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當貴。摹兩本。後數日。果見兩凡俗本。即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斗。是曾見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唾獅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獅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柱荀鶴之流。其兄有隱別。曰。舍弟梅損。終與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悲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鎰價。置一百軸謬畫。何用。黃絹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留馬渡采石磯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畫馬一匹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又大作。於是歸於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於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貧。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蘇子瞻墨竹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予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頗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馬。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老子

蔡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建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眞容。漢畫老子於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董源

董源平淡天眞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蜂戀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眞。嵐色蒼蒼。枝幹勁挺。成有生意。漢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勸戒

古人圖畫。非無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圖。無非侈麗。吳王避暑。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天下偉觀

予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爲不應如是。及長宦於桂。見陽朔山。始知有雄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玉崛起。爲天下偉觀。寫一者。眞非虛語也。

遮壁汚壁

趙、王、友、鐸、愛、蕾。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坦、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汚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起、仲、賢、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尚友。

收畫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畫。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於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

鑒閱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以煙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鬚毛。貴游戲閱。殊不入清翫家具眼。

橫掛三尺幅

予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帖圖。圖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予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處格。因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橫掛三尺軸。權貴皆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書畫以時卷舒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著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蘇落也。但是收藏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藏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成也。

好事

好事者家多貲力。貧名好勝。遇物收買。不過聽雖。所謂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翫。如對古人。雖美色之奉。不能奪也。燈下不可看書。醉餘酒過。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無名人畫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耕圖。在朱長文處。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即藏爲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是也。

眞絹

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

絹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簡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而唐畫皆熟絹。徐熙絹或如布。

印不可僞作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平說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遂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用印

予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眞賞印。米芾秘藏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審定法書之印。米姓秘藏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翫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於上品印也。白畫右賢。惟用玉印。

畫帶

線揭條間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刀刺標中開絲縷間。套挂標後。卷卧貯之。又不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中多中損者。縛破故也。畫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必不損畫。

軸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餘。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多。檀身重。今却以兩片刳中空。令柄軸堅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託俗且招盜。若柯象寶。不然水晶作軸。掛幅必兩頭。堅性重。蜀青則錢蜀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又軸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濕炙氣。檀星回匣。其發古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不須背裱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損更突。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鬚蕊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紙畫不可絹背

紙上畫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移硬。文紋磨著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擣也。用背紙畫。日月損脆。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畫。初未信。久之取桓溫畫。看黑色。見曆在其上。而用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自評小字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眞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糅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隸與

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極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足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靈嶽

林希逸送予詩。靈嶽其傾銀瀉水。盤王猶展玉樓風。靈嶽謂予硯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敬帖。作贊見寄。其略曰。執墨帝矩。作墨風雨。大一尺許。是五十五奇文也。

榜字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提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予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也。

字格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委靡。在布帛。益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皆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書畫。入俗。皆是病也。

思澀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見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入妙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迺人妙。別爲一好。纍之。便不工也。

率意寫碑

爲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修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圓滿寺。大小不和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眞趣。不陷醜怪。眞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子之勻。其勢活也。

石刻不可學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眞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眞卿。每使家僮刻字。故皆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失失眞。惟書州廳山。與名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失眞蹟。皆無筆頭藏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柳與歐爲醜怪惡恠。但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弩張爲筋骨。不知不弩張自有筋骨焉。

編好深淺

有人收得唐世南與閻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鬱鄉二字。得麻一斗。鷄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時易

予家曾有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繼續去矣。曾書必可保。蓋緣數皆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上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難故。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亦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若乎即旣。時易新奇。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蔡君謨筆法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浙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其所。君謨以爲能取笑。

靜支佛

張修家有靜支佛。下畫王維。仙槎出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眞。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眞法相似。

十紙說

福州紙。漿硾亦能歲久。予往見杭州俞氏。張長史憲札。禪師不合爲婚主是也。人水亦不透。越陶竹萬竿。在油麻生。蔡詩可愛。予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河北桑皮紙。白面慢。愛剝漿硾成。佳如古紙。予得用淮陽守剝背二幅。硾亦頗佳。仍發殘彩。

六合紙自昔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油麻。不漿浸。則硾能如漿。然不耐久。唐人

以漿踵。

六合慢麻紙。晉經明透。歲久水濕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爲卷。則不耐背古書耳。

饒州竹人墨在池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染。海紫可愛。亦宜背古書。

池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蘇。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盞。非佳品。漿踵亦不成。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麻亦入用。用麻不漿。以膠作貲紙。唐詔敕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益。廿年前未便灰。透明有骨。古紙搗細者。不在唐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滿手。

康王作紙幾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好紙。在笏上循紙上。循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藤、皆有紙。

而韶大行於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搨也。紙細無如川紙。故詔敕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用品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著。則不先於表出之紐。楮葉雖工。面無補於宋人之拙。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盤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蹄間銅硯。中如鐵者。予嘗以紫石作之。有上闊下方。於闊純上。刊兩鼓裝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鼓管製。見於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古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瓶。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溫嚴。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篆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瓷。唐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假晉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刊。下不勒瓶。闊向頂亦然。不滯墨。其外隨內勢簡易。其後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面是或圓爲杜。已不逮古。至本朝。變成穹高瘦。刃闊銀斧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漸少。資政殿學士蒲傳正。收章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炤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尚方多此製。國初已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淳。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者。凡此形製。多端下。最奇品也。嘉祐末。硯樣已如大指鑱。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象益不古。純斗。故勒深潛。墨難瀦。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侍讀學士唐詹。獻作紅絲群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圓非便也。其晉銅硯。雖如鐵。然頂殊平。以便援毫。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傳大夫慈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鐵。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撥張。近足處。面磨墨處無磁。洶然殊著墨。古墨皆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殆不可磨也。又丹陽人。多於古墓得銅硯。三足蹄。有蓋不鏤花。中陷一片陶。今人往往作硯。於其中間以爲匣也。唐墓中間。有得如蓮葉中間。兩足如鳳池之製。甚薄。足或如漿也。今歙人最多作形製。而士人乏重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得美石無瑕。必先作此樣。瀋墨甚可惜也。大抵石美無瑕。方可施工。琢而厚者。士人多識其巖。疾不復巧製。人或因其渾厚而美之。余皆惡歙樣俗者。凡刊改十餘硯。纔半指許。挽有痕見。頓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斲成。稱特璞貴者。亦多如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衙時。蜀太平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蓮。作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上狹。筍在硯上。中其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圖。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爲也。昔收一青翠墨石。堅瑩三府。仿一眼磨墨。上出一峰高尺餘。頂復平嵌。嵌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灌頂。回隱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予見唐蔡南傑賦。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墨。下有坐石。巧於煙盡。是上起一枝細狹。枝上蓋兩疊。長七寸餘。闊四寸餘。如靈芝。首銳下闊。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容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端州嚴石

嚴有四。下嚴、上嚴、半邊嚴、後礫嚴。予嘗至端。故得其說詳。下嚴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清越。鸜鵒眼圓碧暈。多用鑿石。嚴甚者如汎。無蔕不著墨。蔕越者。溫潤著墨快。不熱無泡。然長久微滲。若油發艷。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嚴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嚴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掘。有仁廟已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嚴石。上嚴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麤。性硬眼黃。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嚴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嚴也。有著墨者。拒墨者。其著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撻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已前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脆而老。半之嚴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嚴。色多青紫。近墨。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暈細。驚眼者。或青或黑。橫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間點橫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麤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之。後礫石土人。刻爲盆印。合膠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膩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管有在半邊上嚴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子石未嘗有。其在嚴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予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徧。可磨面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爲子石。至有顯樣相似。而爲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卵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紋。本直兩頭取鋸。則紋脫。知至左右頰。自然成瀝紋。便謂之是眞子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爲硯。多以爲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估。

墨拂

元韋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一日。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遣香楠木棺。飲食平臥書判事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來生爲寺伽藍

潤州鶴林寺，有馬希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即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嘗以來生爲寺伽藍，永爲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於寺之左隅。

丹青志

王穉登撰

丹青志序

吳中繪事，自曹頊僧繇以來，糜乎雲興，肅疎秀妙，將無海嶠精靈之氣偏於東土耶。抑亦流風餘韻，前沾後漬耶。癸亥秋日，臥痾蒲居，由深巷寂，撿篋散笈，展燈所藏名書，纍纍滿壁，丹鉛紛墨，蒼潤淋漓，竹塢寸煙，花林尺縑，嗣石疑雲，寫川欲浪，人鬼奪幽明之奧，禽蟲飯飛蟄之色。於是歲名邦之多產，略妙匠之苦心，綴白吳都，纖乎照代，援豪小筆，傳信將來。若夫四海遼乎千齡邈矣，編充簡積，我則不暇。嗚呼，蠹簌屏間，孫郎舉手，水鳴牀上，唐帝驚心，刺闕面鄰女捧腑，畫鎖面榻龍斂翼，信天機之玄化，非人工之所逮也。

嘉靖癸亥七月，病士王穉登序。

丹青志目錄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仕微君

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李南宮先生　雪厓元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仁　張靈　朱生　周官

能品志 四人

爾夏君　太和中書　周臣　仇英

意品志 三人

劉俊志　兩陳君道復　子正

逸品志 三人

黃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樓旅志 二人

徐先生　張先生

蘭秀志 一人

丹青志

太原　王穉登撰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杜徵君

沈周先生啓南。相城喬木。代蘭吟寫。下逮僧隸。並諳文墨。先生繪事。爲當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魚。悉入神品。其畫自唐宋名流。及勝國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家。先生筆總條貫。莫不覽其精微。每營一障。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酒明委曲。風趣洽然。使夫覽者若雲霧生於屋中。山川集於几上。下視衆作。如嶠嘍耳。山輿人郭。多主慶雲庵。及北寺水閣。掩扉掃榻。揮染不勌。公卿大夫。下逮縞徒賤隸。酬給無間。一時名士如唐寅文璧之流。咸出龍門。往往致於風雲之表。信乎。國朝畫苑。不知誰當並驅也。先生父恆。字恆吉。伯父貞。字貞吉。沈貞吉恆吉二處士。並善丹青。風格明秀。塤篪相映。時稱趙文敏同流。恆吉之畫師杜徵君。杜淵孝先生名瓊。字用嘉。明經博學。家貧道尊。貞淳醇和。粹然爲邱壑之表。畫亦遒麗。效南唐董北苑。贊曰。休矣煌煌乎。沈先生之作。集厥大成。其藹金聲而玉振之者與。二父庭間。杜公私淑。其有以陶冶之也夫。然青青於藍矣。允矣。觀於海者難爲水也。處士淵孝。因一勺之多也。

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宋南宮先生

宋先生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晉學士就章。得古人之妙。尤善寫竹。雖寸圃尺竅。而千篇萬玉。雨雲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唐解元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吳郡吳趨里人。才雄氣逸。花旺雲飛。先塋名頎。折節相下。無疑青蓮之謫矣。中南京解元。坐事廢。遂禪學佛。任達自放。畫法沉鬱。風骨奇峭。因落筆頃。務求濃厚。迥江聲嶽。變態不窮。信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論者謂其畫遠攻李唐。足任偏帥。近交沈周。可當半席。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仁

文先生名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金昌世家。姿秉粹組。弱齡掞茂。蚤聲公卿間。好古篤修。大雅君子。書名雄天下。畫師李唐吳仲圭。翩翩入室。由諸生薦爲翰林待詔。未幾。謝歸。逍遙林谷。益勤筆硯。小圃大軸。莫非奇致。晚歲德曾行成。海宇欽慕。縑素山積。嘖嘖里門。寸圃縱出。千篇百幕。家藏市售。眞贋縱橫。一時覩食之士。沾脂浥香。往往自潤。然甚眼印可。譬之魚目夜光。不別自異也。年齡大壽。神明不凋。斷烟殘沼。尋煙夜作。故得者益深保愛。奉如珪璋。子嘉及猶子伯仁。並繼其妙。嘉竹樹扶疎。伯仁巖巒鬱茂。若或未見其止。足當赤幟綠林。

張靈　朱生　周官

張靈。字夢晉。家與唐寅爲鄰。兩人氣志雅合。蓋才相敵。又俱善畫。以故吳深根固。靈畫人物。冠服玄古。形色清奇。無卑庸之氣。山水間作。雖不由閒習。而筆生墨勁。斷然絕塵。多可尚者。靈性落魄。簡絕禮文。得錢沽酒。不問生平。嚶嚶然有古狂士之風。爲郡諸生。竟以狂廢。同時有朱生周官。並攻豪素。官畫人物無俗韻。然爲閒纖弱。稍不逮靈。朱生樹石不減唐寅。今官名猶在人間。而朱遂寥寥。足可弔惋。

贊曰。南宮翻翻俠骨。水墨游戲。唐畫舍英咀華。雕繢滿眼。張雖瑰玖並折。然一臠一角。要足爲珍。文之蹟直能徧四海。流逸夫。非夫所謂以人重者哉。郎君猶子。綽矣門風。美哉之閣玉樹。秀於階庭已乎。

能品志　四人

雨夏君　太卿中書

夏昶。字仲昭。崑山人。由進士歷官太常卿。楷書畫竹。爲當時第一。番胡海國。兼金購求。故當時有夏卿一箇竹。酉涼千錠金之謠。即一時寶惜可知矣。余見其所作竹枝。烟姿雨色。服直濃疎。動合樂度。蓋行家也。文皇甚宜其書。眷顧優渥。緣此得蔭。其兄昺遇自戎伍。爲中書舍人。昺字孟暘。亦善書畫。學高尚書蕭。蕭有林壑之氣。仲氏有所不逮云。

周臣

周臣。字舜卿。吳郡人。畫山水人物。峽深嵐厚。古面奇妝。有蒼蒼之色。一時稱爲作者。若夫蕭寂之風。遠流

之趣。非其所諳。

仇英

仇英。字實父。太倉人。移家郡城。畫師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臨摹。粉圖黃紙。落筆亂真。至於髮翠象金。絲丹樓臺。精麗豔逸。無慚古人。稍或改軸翻樓。不免畫蛇添足。

贊曰。皎人泣珠。能墮汗血。文豹變而成錢。山雞吐而爲綬。夫人無技能。是鐵不植而蠟不匡也。雨夏晴夜日月。聲華鶴起。美而未善。所之天機。周之徇境。仇之臨移。雖曰偏長。要之雙美耳。

逸品志 二人

劉俊憲

俊憲。劉公珪。字廷美。長洲人。寫山水林谷。泉深石亂。木秀雲生。縣密幽媚。風流爲然。高者拳峙巨壑。雄乎丹堂。時來入室耳。書宗李北海。詩格清麗。唐中葉體也。掛冠歸田。卜築秀野。花木瑰瑋。號小洞庭。

雨陳君涵復　子正

陳太學名淳。字涵復。後名涵復。更字復父。天才秀發。下筆超異。畫山水師米南宮。王叔明黃子久。不爲效顰學步。而自我開邁之趣。宛然在目。尤妙寫生。一花一葉。濃點欲滴。而疎斜脈亂。偏其反而咄咄逼真。傾動羣類。若夫裂辨紅紫。葩分蕊析。此俗工之下技。非可以語高流之逸足也。出其餘作草篆。幽勝可觀。仲子桓。飲酒縱誕。有竹林之習。畫雖放浪太過。竟非俗流。

贊曰。俊憲風疎雲逸。清矣遠矣。大學明泉秀整。翦伐町畦。所謂牝牡驪黃之外者也。子正冀裴不隕。惜未青冰。

遺者志 三人

黃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洪武中尚在。

趙原。字善長。郡人。畫師王右丞。洪武中召對不稱。賜死。

陳惟允。郡人。爲潘左丞客。有壽左丞仙山樓閣圖。此其畫之精絕者也。

贊曰。松漢亂華。中原左衽。二三君子。遭時不淑。趙陳兩生。或嬰崎嶇。或爲朝俘。辭絲鳥翠。反爲舟梭旅志 二人

徐先生

徐幼文先生名賁。自蜀徙吳。畫山水林石。瀟灑可愛。詩名與高啓並。所謂高楊張徐者也。

張先生

張羽。字來儀。由潯陽徙居吳郡。畫法米敷文。好古博雅。文章有聲。

贊曰。兩賢奕奕。雖絕有材。昔嘗用之。猶亦南國河山之秀。增其投寫耶。

仇氏

仇氏英之女。號杜陵內史。能人物畫。綽有父風。

贊曰。粉黛鍾靈。翩翩畫苑。寥乎罕矣。仇嫗慧心內朗。窮窕之傑哉。必也律之女行。厥亦牝雞之晨也。

畫禪

釋蓮儒纂

釋惠覺姚曇度子也、姚最云丹青之用、繼父之美、定其優劣、嵇菘之流、白石山　衲子蓮儒纂

九澤寺僧威公、姚最云下筆、爲京洛所知、

迦佛陀禪師、天竺人、學行精慤、靈感極多、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於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門上有畫神、即是迦佛陀之迹、

吳陸拙、吳天竺人、善畫、隋文帝時、自本國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使一一寫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至今存焉、

同州法明、善寫真、開元中、嘗在內庭畫人物、

智瑰、善山水鬼神、氣韻洒落、

金剛三藏、師子國人、善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畫可擬、

釋僧然、俗姓裴氏、爲人恢誕強學、不成一名、善丹青、工山水、

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初以詩得名、後入兩川、頗爲王衍待遇、因賜紫衣、號禪月大師、能畫、

問爲本教像、唯羅漢最著、其畫像多作古野之貌、不類人間所傳、

傳古、四明人、畫能獨造乎妙、弟子德饒、無染、哲、繼其妙、

是安、漢州什邡人、俗姓勾氏、善畫山水人物樓閣、點綴甚細、

智德、河南人、工畫像人物、

德符、善畫松、氣韻清洒、住汴州相國寺、

僧道、宗、乃氏文播、異姓弟、工山水、人物、像天王、

僧道、能工雜畫、善畫佛像、

巨然、鍾陵人、善畫山水、筆墨秀潤、善寫煙嵐氣象、於峯巒溪澗之外、平於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柏疎篁、夢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竹離茅舍、斷橋危棧、頗若山間景趣也、得董源正傳、

懷信、善畫松、初集諸家所長、而學之、後夢吞數百條龍、遂臻神妙、

居寧、昆陵人、好爲戲墨、作草蘭、筆力勁峻、不專於形似、

夢休、江南人、善丹青、學唐希雅作花竹禽鳥、盡物之態、

禪仁、寫永嘉、善畫松、初集諸家所長、而學之、後夢吞數百條龍、遂臻神妙、

吳僧繼肇、工畫山水、與巨然同時、體亦相類、但筆韻薄怯也、

仲仁、有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以墨暈作梅花、如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也、

資忠和上、鋤毛蔬腸不俗、

杭僧眞惠、畫山水佛像、近世佳品、鋤毛林木、有江南氣象、

思洪、覺範能畫梅竹、每用皂子膠畫梅於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其筆力於枝梗、極遒健、

妙尋師、長寫貌、嘗寫御容、東坡贈詩云、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

手已意、嫗出長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淚自滂、元老衙中髮眉古、虎臣侍立冠劍長、

道珍、嘉州石洞講師也、能墨竹、山谷贈序云、道珍刻意尚存行、自振於涸渴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變過

與可之門、而不入畫室也、

德正、信州人、徐競明叔之兄、徐林樟山之弟、登科、爲平江教官、棄而爲僧、能畫山水人物、種種清絕、專師

李伯時、

道宏、峨眉人、姓楊、受業于雲頂山、相親枯槁、善畫山水僧佛、晚年假有所遇、遂復冠中、改黃龍服、

放蕩嘗、宏不復顧、乃寄迹旅店、能一容榻、雖戎狄之屬亦無有、每往人家畫士神、其家必富、畫猫則無鼠、

住生、言人心事、凡如廁、必出郭五里外、鄉人怪訝、每隨而覘之、既就溷、則無復便利、但立語再四

而出、後竟化唐中八十餘、成都正法院法堂、有所畫高僧、

法能、吳僧也、作五百羅漢圖、少游爲之記云、昔戒逢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香粳、輒竊悲而歐

數之、信年而氣、意法能研思、亦當若此、非率然而爲之者也、

智平、成都淨院僧也、善畫觀音、而寓毛大師得其像以歸、過河、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

輪、長久之間、已數千里、俟霽賢良哉之觀音畫中、今水陸院普賢閣所畫像、其徒虛已作、水石現存、

觀鑒。成都僧。住不動尊院。師智平畫觀音。今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千觀音。又於邛州鳳凰山畫觀音。一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閣許敏功爲塑像。記見存。

盧已。成都柏林院僧。善山水。有圖軸傳世。今白馬院。

僧慧琳。本仕族。多著圖書。尊尚士大夫。入慈藍者。以爲稅鞅之所。爲香煙者。終日肅然。不知身在塵壒中也。有盧已雪障及山水二圖甚佳。

是心。字盧靜。嘉州夾江農家。甚富。少好游獵。一日。縱鷹犬。棄妻子。出家。游中原。作從牆圖詩。孔南明崔德符見而愛之。招來隨汝蓮住集驛東驛。及州之天寧香山三大利。兵亂。遠蜀。鄧澤民劉中遠兩侍郎。復喜之。請住毘盧。凡十八年。初作草蟲。而僧稱爲心草蟲。後因宣和侍詔。一人因事藏匿香山。心得其山水訣。一日千里。陸謂上稱之曰。盧靜師所造者遠也。放乎詩。游戲乎畫。如煙生水月。出沒太虛。所謂風行水上。自成文理者也。陳去非稱其詩無一點僧氣。

智源。字子豐。遂寧人。傳法住頭山。攻繪畫。尤長於人物山水。嘗見有宋圖。畫一高僧。抱膝而坐石岸。結茅跏趺曰。蕭然有出塵之姿。

智永。成都四天王院僧。工小景。長於傳模。宛然亂真。其印湘之四畫歌。如字文季蒙龍圖。喜其談禪。欲請住院。永牢辭曰。智永親在未能也。於是雪已所長。專以爲養。不免狗蒙富。廉肆所好。今流布於世者。非其本趣也。嘗作瀟湘夜雨圖。上都西山。西山卻題云。昔提扁舟湘水內。蕭蕭剪燭數歸期。偶因勝士揮毫處。卻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既咏詩。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問歸篇。西山驚然。亟取詩以歸。翌日。乃復故興之。曾擬扁舟湘水夜。雨窗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卻憶當年夜雨時。深恐多犯前人也。

異休漢嘉僧也。山谷所與遊。清閑居士王朴之子。善模楊人物如真。今見存。

維真。京禾人。工傳寫。

元露。蜀人。太宗朝供奉。工寫貌。

超然。不知何許人。善作山水。其峯巒磐頭。酷似郭熙。至於屋宇林石瓶瀑水口。筆法孱弱。與巨然殊不相類。今人多以巨然超然連稱。莫曉所謂。

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李伯時。高宗極喜其畫。每見。輒品題之。然氣韻筆法。皆不逮龍眠。

法常。號牧溪。畫鷲龍虎猿鶴蘆鴈山水樹石人物。皆隨筆點墨而成。急思簡當。不費妝飾。但麤惡無古法。頗非雅玩。

月遊。不知何許人。貌古怪。亦不知止宿何地。畫觀音佛像羅漢天王。得古人體韻。其畫不妄與人。人習有之。

靜賓。號白崇。善作異松怪石。如龍蟠虎踞。上寫草字。寺院多收。

瑩玉澗。西湖淨慈寺僧。師惠崇畫山水。

惠崇。不知名。居西湖六通寺。與牧溪畫意相伴。

子溫。字仲言。號月觀。作水墨葡萄。自成一家法。人莫能測。又號知歸子。

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模寫天山以寫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宜眞。如錢塘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峯。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過。卻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邪。歸老家山古澗側流水壁間。古勝作亭。扁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夫容峯。號夫容峯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之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

仁濟。字澤翁。姓施氏。玉澗之甥。書學東坡。墨竹學僉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用心四十年。作花圃稍圓耳。山水亦得意。

開悟。閩人。號枯崖。能詩。善作竹石。

慧月。號一山。婺天台人。居西湖長慶寺。能詩。作墨竹。或三二竿。或百十成林。不見其重複冗雜。

太虛。江西人。作竹。與鄭王楷。

智叶。白描佛像人物。

師忠。善畫花鳥。

希白。白描荷花。

德生。號清谷。工畫。嘗畫廬山奇眞觀二壁。朱文公題其上。

宗師。溥光。字玄暉。號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其行草書。亦善畫。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俱成趣。

顯陀。溥圓。字大方。號如惹。俗姓李氏。河南人。於書法爲法弟。書學崔瑤。山水墨竹俱學黃。

海雲。墨竹學碧軒。

妙圓。墨竹類法度。

管道昇。號梅軒。墨竹雖少繪蕭。號酒酣略得自然趣。

管。字仲孚。號月潤。俗姓李氏。海鹽縣湖人。兩石學趙子固。墨竹宗十八岩。

[illegible]才。號[illegible]。受業□堤石佛寺。墨梅竹似丁子卿。

[illegible]。字書澤。號兩岩。華亭人。居春賢鄉。接待寺。通經律。作詩。亦畫墨竹。三稍五葉而已。

智訶。居燕中。畫蘭。墨竹學海雲禪師。

明本。慈溪人。

右皆僧宿六十餘家。見于王氏畫苑。及夏士良圖繪寶鑑。蓋皆德成而後一藝之名隨之。非指本面務工。若庸之爾然。薛月。宋之寶晉妙喜。元之玉澗海雲。皆僧林巨擘。工其游戲翰墨。令人心自清涼。蓋無刻而非說法也。書之以象題曰畫禪。

繪妙引

蘇子曰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如書與画余不俟自總角時即溺情於斯二者然而力不能以多致則每於故家世族及吳中好事子博詢而覽觀之遇得意處便欲忘寢食卻寒暑而上下千百載間名流勝跡庶幾與之神遊而目賞焉是編所載尤繪家之曠逸不群者故名曰繪妙蓋余既不能多致則鑒之貴廣而取之貴精亦聊以寓意焉可世之目不識丁者往往以此為無益之好而甘心於齷齪泥淖是編之出其幸而不為俗子覆醬瓿也亦汲汲哉

萬曆庚辰秋七月既望東海生康伯父撰

六法三品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後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則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脫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稱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但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無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六長

麤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八格

画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崔嵬泉宜

洒落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十二忌

画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溺淡哭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觀画之法

夫觀畫之法見短勿詆更求其長見巧勿譽反尋其拙大凡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象者謂有四國王之子有婆羅門或四胡夷或比丘優婆塞夷門觀道流者尚孤閒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笑衣紋停分形貌觀畜獸者尚馴擾擾獷觀花竹者尚艷麗閑雅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頑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歸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之跡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渡越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粉本

古人畫稾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艸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好事

看画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体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咨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蓋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

晉

謝協 不知何許人作道釋人物冠絕當代世以協為畫聖顧愷之以丹青自名獨慎許可亦謂七佛與烈女圖偉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巧密於情思而自以所畫為不及

顧愷之 字長康小字虎頭閩無錫人家熙中為散騎常侍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筆法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無備傳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畢飾而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癡絕才絕識安以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世以謂愷之天材提出獨立無偶妙造精微雖苟衛曹張未足以方駕也

宋

陸探微 吳人善畫事明帝人謂畫有六法探微得法為備平生多愛圖古聖賢像二子繼洪綏肅作畫亦工惜不見傳唐張彥遠謂休運遒舉屈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固自不元美

梁

張僧繇 吳人天監中歷官至右將軍吳興太守以丹青馳譽於時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遠而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駕爭先僧繇畫釋氏為多蓋武帝時崇尚釋氏故從一時之好也

陳

律古人之意我鑑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宜最為害物

絹素

唐人五代絹素厚實堅緻而可別唐宋也

古今筆法

古人画墨色俱入絹縷精快迥出偽者雖極力仿做而粉墨皆浮於礦素之上神氣亦索然益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

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王獻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画非謂能一筆可乾也乃自始及終連綿相屬氣脉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像應神全思不竭而筆不因也

顧野王 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九歲能詩文善圖畫尤工草蟲官至黃門侍郎

隋

展子虔 歷北齊周至隋為朝散大夫而所畫臺閣雖一時如董展不得以窺其妙寫江山遠近之勢尤工只尺有千里趣

董展 字伯仁汝南人以才藝稱鄉里號為智海官至光祿大夫殿內將軍尤長於畫雖無祖述不捱前賢風德名流見者失色與展子虔齊名曹作道經變相為時所稱自非畫外有情參靈酌妙入華胥之夢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

鄭法士 不知何許人在周為大都督寶外侍郎遷中將軍入隋授中散大夫畫師僧繇尤長於人物論者謂江左自僧繇以降法士獨步焉弟法輪子德文孫尚子皆傳家學尚子皆傳于世隋建德尉尤工果神又善為顧筆見於衣服手足木葉川源者皆勢若顫動

唐

閻立德 歷官工部尚書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家學俱造其妙

閻立本 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尤善應務與兄立德以善畫齊名嘗寫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等悉皆輝映前古時人咸稱其妙

范長壽 不知何許人也學張僧繇畫然能知屋宇好尚作田家景候人物皆極其精至於山川形勢屈曲向背分布遠近各有條理人謂可以左右僧繇也當時得名甚著官止司人校尉

尉遲乙僧 吐火羅人貞觀初其國以善畫獻中都授宿衛官封鄂公其父敬德那時人呼為大尉遲乙僧為小尉遲父子皆擅丹青其用筆之妙遠與閻立本相為上下

吳道玄 字道子陽翟人隋名道子少貧游洛陽學書於張旭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命入供奉更今名以道子為字由此名震天下其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萬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其傳采於焦墨狼牙罨施衝牽自然超出塵表世謂之吳裝或謂張僧繇後身信不誣也供奉時為內教博士并有詔不得畫官止寧王友

趙公祐 成都人工畫佛道鬼神世稱高絕太和間已著畫名李德裕鎮蜀以貲礼遇之攻苦浙西辟從蓮幄子溫其家學益工

趙德齊 溫其之子襲二世之精藝奇巧遠筆為時推許光化中詔許王建於成都置生祠命德齊畫西平王像仗及翻真殿上畫后妃嬪御皆極精妙昭宗喜之遣翰林待詔與以善畫人物得名嘗作鳥獸摩像設色未半而罷筆蹤超絕後之名手莫能補完

范瓊 不知何許人善畫人物得名嘗作鳥獸摩像設色

孫位 東越人僖宗幸蜀位自京入蜀自稱會稽山人舉止疎野襟韻曠達喜飲酒罕見其醉興興幽人為物外交光啓中畫應天寺壁其勢若飛動後改名遇辛不知所在世稱能品

張南本 不知何許人善畫人物尤工畫火中和年寫止成都金華寺畫八明王時辨僧孫位之水幾於通南本之火幾於神升殿見火勢逼人驚怛幾仆時論孫位所長

鄭虔 鄭州滎陽人善畫山水山僧墨樹枝老硬黃筌山水有法度者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獻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官止著作郎

陳閎 會稽人為永王府長史明皇召寫御容妙絕當時又嘗寫肅宗像不惟龍鳳之姿過真而筆氣英邁直與閻立本並駕故一時人多從其學韓幹亦以畫馬進明皇使令師之其器重可知也

周昉 字景元一字仲朗長安人傳家關閑好屬文窮丹青之妙將卿相間貴公子也善畫貴游人物作士女多為纖麗豐肥之態盡其所見然也又善寫真能移其神氣故無不效其精妙

韓滉 字太中德宗朝宰相當建中末值茲喪亂遂兼統六道節制出為鎮海軍江浙東西兼荊湖洪鄂等道節度使中書令晉國公公退之暇留意丹青書師張顛畫師陸探微其畫人物牛馬極工尤好圖田家風俗皆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尹繼昭 不知何許人工畫人物臺閣冠絕當世

李思訓 唐宗室也官至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遒勁得滿潮渾浚烟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為一家法後人所畫著色山徑往往多宗之然至妙處不可到也

李昭道 思訓之子官至中書舍人作畫稍變其父之執然智思筆力視思訓為未及然其妙亦至矣世稱思訓為大李將軍昭道為小李將軍

盧鴻 字浩然范陽人隱嵩少間開元中以諫議大夫召固辭賜隱居服草堂一所令還山趣頗書寫山水平遠之趣其筆意位置清氣縈人

王維 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尚書右丞家元精山水觀其思致高遠出於天性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意蓋其胸次瀟灑落筆便與庸史不同

王洽 不知何許人能潑墨成畫性嗜酒多放敖林泉自然天成不見墨污之迹蓋能脫去筆墨畦町自成一種意度

張璪 蘇州人官止檢校詞部員外郎嘗寫御容妙絕當時又嘗寫肅宗像不惟龍鳳之姿過自稱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畢庶子宏一見驚異之璪嘗手操雙管一為生枝一為枯拱而四時之行並驅筆得之所畫山水高低秀絕只天深重幾若斷取一時號為神品

漢王元昌 唐高祖第七子博學善畫李嗣真謂天人之姿情綜伎藝皆得風韻自然超舉有畫鞍馬鷹鶻傳於時雖閻立德立本不得以季孟其間

江都王緒 唐霍王元軌之子太宗姪也能書畫最長於鞍馬以此得名官至金州刺史杜子美詩謂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為一時所重

曹霸 魏之後裔以畫稱於魏霸在開元中畫已得名天寶末詔寫御馬及功臣像筆墨沉著神采生動官至左武衛大將軍

韓幹 長安人王維一見其畫遂推奬之天寶初入為供奉時陳閎畫馬幹遇一時明皇令師之幹不來詔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內廐馬皆臣師也明皇益奇之後師曹霸畫馬得骨

肉傳勻法傳柔入纖素
弟子孔崇顗得其法

韋偃 父鑒官至少監善畫山水松石花鳥時名雖已籍籍而未免陸於古拙之習偃承家學而筆力遒健風格高舉過父遠甚尤善畫馬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勁

鐵嵩 不知何許人初韓滉鎮浙西命為巡官師晁畫皆不及獨於牛能盡野性過滉遠甚五於四家別立一格亦以畫牛得名妙弟嶧亦以畫牛得名

滕王元嬰 唐宗室也善丹青喜作蜂蝶朱景元嘗見其彩本謂能巧之外曲盡精理十也書學諸家

薛稷 字嗣通河東汾陰人收之從子也善花鳥人物雜畫猶長於鶴得名於古今稷在虞宗朝官至太子少保封晉國公

邊鸞 長安人以丹青馳譽於時尤長於花鳥得動植生意大抵精於設色如良工之無斧鑿痕耳然以技困窮卒不獲遇轉徙潛澤間米海岳論畫花亦謂鸞畫如生

刁光胤 長安人天復中避地入蜀善畫明石花竹猫兒烏雀之類慎交游所與者皆一時佳士黃筌孔嵩皆師事之

李靈省 落拓不拘檢長愛畫山水每圖一障非其所欲不即強為也但以酒生思傲然自得不知王公之尊貴自得其趣耳

張志和 號烟波子常漁釣於洞庭湖顏魯公典吳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張乃隨句賦象人物舟船烟波風月鳥獸曲盡其妙

五代

荆浩 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揆山水訣一卷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乘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

胡瓌 范陽人工畫番馬鋪叙巧密近類繁元而用節清勁至於穹廬什器射獵形容備盡其生意亦善畫宗虢及馬以狼毫筆蹤柔取其生意亦善体物者也後以筆法授子虔

朱繇 長安人工畫道釋妙得吳道元筆意所畫人耳目弟子趙喬亦知名

李昇 成都人善畫人物尤善山水筆意幽閒人有得其畫往往誤稱王右丞者焉

杜齯龜 秦人避地居蜀事王衍為翰林待詔博舊李自成一家故筆法麤拙無華流輩亦莫能接武也

僧貫休 俗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初以詩得名後入西川顧為王衍待遇因賜紫衣號禪月大師能畫間為本教像唯羅漢最著其畫像多作古野之貌不今世間所尚工所及尤能鑒

梁駙馬都尉趙嵓 本名霖後改今名善丹青尤工人物格韻超絕非尋常畫

胡翼 字鵬雲工畫道釋人物車馬樓臺山水種種妙嘗臨摹古今名筆目之曰安定鵬雲記

關仝 關長安人畫山水師荆浩晚年有出藍之美所畫既略臺楮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深造古淡石劃出於筆宏有枝無幹當時郭忠恕亦初事之相仝於人物非所長多求胡瑗為之

梅行思 江夏人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鷄為南唐李氏翰林待詔品目甚高

郭幹暉 北海晉丘人世呼為郭將軍可畫鷙鳥鈎曲盡物性之妙鍾隱亦一時名流變姓名師事人之方授以筆法人善畫鷙禽棒棘能以墨色淺深得其法稱工其向背變妙名師郭乾暉深得其法稱工畫山水人物

鍾隱 天台人善畫鷙禽棒棘能以墨色淺深得其法稱工其向背變妙名師郭乾暉深得其法稱工

黃筌 字要叔成都人始學畫師刁光胤早得時名十七歲事蜀王衍為待詔至孟昶加檢校少府監累遷如京副使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胤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人物師龍水師孫位貴諸事之長而兼有之無不臻妙

黃居寶 字輝土筌次子工畫得家傳無以八分書知名事蜀為待詔累遷至水部員外郎其畫不文但縱橫爽秒奕石稜角峭硬如虬如虎

滕昌祐 字勝華吳人後游蜀以文學從事所不嫌工畫花鳥蟬蝶折枝生菜傳彩鮮澤宛有生意尤長於畫鷙孟其觀動植而形於筆端未嘗專於師資也無善書人字

施璘 字仲寶京兆藍田人工畫竹有生意為當時絕伎

姜道隱 漢州綿竹人齡亂好畫及長不事產業於淨衆寺畫山水於石趙庭隱贈之十繼拂衣而去

北宋

徽宗 萬幾之暇惟好書畫與學較藝如耽士法丹青卷軸具天縱之妙有晉唐風韻尤善墨花石作墨竹紫綃不多漬成一色焦墨簇若扇微露白通自成一家不踏襲古人挑撥尤有意花鳥點睛多用墨漆隱然豆許高出絲素幾欲活動畫後押字用天水及宣和玫

孫知微 字太古眉陽彭山人世本田家天機穎悟善畫初非學而能清淨寡欲飄飄然真神仙中人喜畫道釋用筆放逸不蹈襲前人筆墨時輩稱服描法甚老黃筌不能過也

勾龍爽 蜀人好丹青嘗為古衣冠多作質野不媚之狀尤善異該得其態度宋初為翰林待詔

周文矩 金陵句容人事李煜為翰林待詔善畫道釋人物車馬樓觀山林泉石尤精士女其行筆嫻美戰掣蓋學其主李重光書法至畫仕女則無顏筆大約體近周昉而纖麗

李公麟 字伯時龍眠居士舒城人登進士第有晉宋風格繪事集預陸張吳及前世名手書畫以為已有專為一家作畫多不設色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皆色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起倒論者謂毅馬逸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追李思訓人物似韓滉蘭竹如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官至朝奉郎

郭忠恕 字恕先雒陽人少能屬文周時為博士能篆隸善畫樓觀木石皆極精妙始亦嘗師關仝太宗素知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後特有流登州至蔣之臨邑道中尸解仙去

李成 營丘人世業儒為鄧名族成幼屬文能書卒以水林木當時稱為第一開寶中史館對繫者時推精繫於曹武惠王第見成山水圖愛之不已有詩曰六幅冰綃排翠庭危峯崒嵂峰巒卻因一夜邑蕪雨疑是巖前瀑布聲識者以為實錄成之為畫橫遠化筆意在歸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指下峯巒重疊間靈祠野寺此為最佳至于林木稍薄泉流清格老古無其人

范寬 初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性溫厚有大度故時人目為范寬居山林開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學李成筆不取繁餘自為一家宋有天下為山水者惟中正與成稱絕時人謂曰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遠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所謂造于神者也

董源 字北苑實祖述之大抵源之畫宜遠觀其用筆似草艸近視之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象然幽情婉思如觀異境蓋意在筆前景生意外非俗工之所能彷彿也

駙馬都尉王詵 字晉卿本太原人後為開封人之彥又長於畫山水學李成作著色山水師李將軍墨竹師文湖州並清潤可愛築堂曰寶繪收藏古今法書名畫以為勝玩蘇長公為之記

內臣童貫 字道夫開封人時奚輪游戲作山林泉石頗潤可喜官至太傅

郭熙 河陽溫縣人為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學李成法獨步一時蚤年巧思筆法得雲烟出沒峰巒隱顯之態布置工致晚年落筆益壯

王士元 汝南宛丘人王仁壽之子善丹青能繼家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仝屋木師忠恕凡所下筆無一筆無來處故皆精微但多作樓臺橋徑如家中景之深山大谷烟霞之氣耳官止郡推官

僧巨然 鍾陵人善畫山水筆墨秀潤善為烟嵐氣象於峯巒實之外至林麓之間猶能石松拂踈筠蔓草之類相與曠發而幽閒景趣也得董源正傳者巨然為最也

何尊師 不知何許人居錦岳往來蒼梧五嶺間問其鄉里亦曰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畫猫專門為時所稱

南唐後主李煜 字重光自稱鍾峰隱居又略其言曰鍾隱後人能文善書畫書時作顫筆樞曲之狀道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鉤蹄刀畫山水人物禽鳥墨竹皆清爽不凡別為一格然書畫同條為出意外

黃居寀 字伯鸞蜀人父筌之季子初仕孟蜀為翰林待詔能世其家學作花竹翎毛皆妙得其真寫怪石山景往往過其父宋大宗朝授訪名畫詮定品目時輩莫不歛神當時較藝者視黃氏別製為優劣去取自崔白徐熙後人世為江南顯族卿所尚高雅富與金陵人世為江南顯族卿所尚高雅富與閒放畫花木禽魚蟬蝶果蓏奪造化今之畫花者皆法以色暈淡而成獨黃落墨以寫其枝葉蕭然後傳色故骨氣風神為古今絕筆所書多在淳心宮紙上至於畫絹絹文稍澁米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詳者謂黃筌之畫神而不妙趙昌之畫妙而不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為熙欽孫崇副崇勳亦頗得其所傳焉

唐希雅 嘉興人妙於畫竹作翎毛亦工學江南李後主金鏤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出其師遂大變而為書故顫掣三過處書法存焉喜作棘樹荒野之趣氣蕭蕭疎非畫家繩墨所拘也

趙昌 字昌之陽翟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初師滕昌祐後則其藝作折枝有生意傳色尤造其妙無工於草蟲蓋其用作不特取其形但直與花傳神也

易元吉 字慶之長沙人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翰石非其所精乃曰世不乏人遂遊荊湖搜奇訪古幾與猿狖處來同游故口傳目擊之妙一寫於豪端又於長沙舍後開圃鑿池以亂石聚窟構菊蔓草馴養水禽山獸以伺其動靜資於畫思故寫動植無出其右尤喜畫獐猿評者謂徐熙已後一人而已畫上多自書長沙勛數易元吉畫

崔白 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鳥道釋人物山林飛走之類尤長於寫生極工於鷙鳥畫無不精絕宋畫院較藝者必以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逐變宋仁宗為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逐變宋仁宗朝盡畫拱殿御屏稱自補圖畫院藝學

武臣劉永年 字公錫本起城人後徙開封內家事丹青出人意表作鳥獸蟲魚蟲工在寫道釋人物得其休之奇逸而用筆非畫家纖豪細管遇得意處雖粗率弗可用以上更而不能及也至崇信軍節度使

文同 字與可梓潼永泰人彌石室先生又自號笑笑先生錦江道人善畫墨竹初名于時戮威作古槎老樹淡墨一揮雖丹青極豪楮之妙者形容所不能及也亦善山水官至司不敏神當時較藝者視黃氏別製為優劣去取自崔白徐熙後人世為江南顯族卿所尚高雅富與金陵人世為江南顯族卿所尚高雅富與閒放畫花木禽魚蟬蝶果蓏奪造化今之畫花者皆法以色暈淡而成獨黃落墨以寫其枝葉蕭然後傳色故骨氣風神為古今絕筆所書多在淳心宮紙上至於畫絹絹文稍澁米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詳者謂黃筌之畫神而不妙趙昌之畫妙而不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為熙欽孫崇副崇勳亦頗得其所傳焉

王瓘 字[illegible]理[illegible]元[illegible]河南洛陽人工畫道釋人物深得吳法世謂之小吳生武宗元謂瓘畫事物工設色清潤古今無倫子端能世其學

王靄 開封人畫佛像人物追學吳生能盡其妙尤長於寫真太宗朝授翰林待詔

趙光輔 曜州華原人太宗朝為畫院學生工畫佛道人物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力頗[illegible]

高益 承郡人工畫道釋鬼神蕃漢人馬用墨重傳色輕染遂庭于不尚一筆

李宗成 鄭時人工畫山水寒林學李成破墨潤頗耽豪曲奇林蕭江皋尤為畫善評者謂得成之似

蘇軾 字子瞻眉山人高名大節照耀古今餘能出新意木枝蟠屈無端石勢老硬大抵寫意不求形似耳

米芾 字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作畫喜寫古奇拔木松石自有奇思

周純 字志樂成都華陽人後久留荊楚亦自稱楚人畫山水師李思訓衣冠師顧愷之佛像師李伯時尤善畫花鳥松竹牛馬一一清絕

戴琥 京師人宣政間在翰林恩寵特異工翎毛花竹嘗得入關供奉後因求者甚衆徽宗

閣之封其臂不令
私畫故傳世者鮮

南宋

高宗 書畫皆妙作人物山水竹石自有天成之趣上用乾卦印號居北內多用太上皇帝之寶德壽宮寶御府圖書

趙伯駒 字千里善畫山水花禽竹石尤長於人物精神清潤能別狀貌使人望而知其詳也高宗極愛重之仕至浙東兵馬鈐轄

趙伯驌 字希遠千里弟善畫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禽傳染輕盈頗有生意嘗書姑蘇天慶觀榜進呈孝宗書其上令依元樣遣送全玄妙觀是也仕至觀察使子師翠官至八座

趙孟堅 字子固號彝齋居士居海盐廣陳鎮寶慶二年進士修雅博識人比米南宮東西辯適一舟橫陳僅留一榻偃息地餘皆所挾雅玩之物意到左右取之吟美忘寢食過者望而知為趙子固書畫船也善水墨白描水仙花梅蘭山礬竹石清而不凡秀而雅淡有梅譜傳世官至朝散大夫嚴州守

米友仁 字元晖元章之子風傳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略變其父所為成一家法烟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意在筆先正是古人作畫妙處每自題其畫曰墨戲紙上作之年多於

楊補之 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萼子雲其書從才不從木高宗朝以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梅竹松石水仙筆法清淡閒野為世一絕

李昭 字晉鮮號城人李文靖之曾孫山水學范寬又善畫花長於墨竹自云他人以蕭疎為能余以重密為巧吾一派不傳讓文湖州也尤精篆學三賢記

陳容 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堂人淳祐二年進士歷郡文學俾臨江入為司理于鹽主簿出守莆田賈秋壑招致賓幕無所酬偃之賈不為作詩文豪北書畫能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冥水氏霧醉蘇大哄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體或一臂一首隱約而不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得皆神妙時為松竹云作柳織應墨竹豈即鐵鉤鎖之法歟

寶祐間名重一時垂老筆力簡易精妙絕色者可並董羽往往贋本亦託以傳以巨然超然連稱莫曉所謂

僧超然 不知何許人善作山水其峯巒類郭熙至於屋宇林石坡雜水口筆法似郭熙巨然殊不相類今人多

僧若芝 字仲石婺州曾氏子為上竺寺書記模假不宜真如錢唐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峰極天下俗觀二三子當面蹤迹却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邪歸老家山古澗側流蒼壁間占勝作亭扁曰玉澗因以為號又建閣對夫客峯雖夫客峯主僧自題畫竹云不是只僧親寫處來誰報平生

李唐 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徽宗重補入畫院建炎間太尉邵淵薦之奉旨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善畫山水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愛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

蘇漢臣 開封人宣和畫院待詔師劉宗古工畫孝宗隆興初畫佛像稱旨補承信郎其子焯能世其學隆興畫院待詔紹興間復官

朱銳 河北人宣和畫院待詔紹興間復職授迪功郎賜金帶工畫山水人物師王維尤好寫騾綱雪瀑蹙車等圖形客布置曲盡其妙筆法類張敦禮

李迨 訓宜和待詔紹興間復官補承直郎賜金帶工畫道釋人物花鳥世罕不凡傳采精妙高出流輩

劉松年 錢唐人居清波門俗呼為暗門劉淳熙間畫院學生紹熙年待詔師張敦禮工人物山水神氣精妙名過於師寧宗朝進明織圖稱旨賜金帶院人中絕品也

馬遠 興祖孫世榮子畫山水人物花禽種種妙院人中獨步也光寧朝畫院待詔遠兄得家學之妙畫山水人物花果禽鳥殊過於遠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態逼真宅皆不逮

梁楷 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山水道澤鬼神師賈師古描寫飄逸青過於藍嘉泰年畫院待詔賜金帶楷不受挂於院內嗜酒自樂號曰梁風子院人見其精妙之筆無不敬伏但傳於世者皆草草謂之減筆

元

趙孟頫 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宗室居吳興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敏孟頫法二王書法晉唐但入神品

趙雍 字仲穆文敏子官至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書山水師董源尤善人馬書篆俱精妙子原字元文畫蘭竹與乃父亂真集賢自題作已畫以翰字者故其名不顯矣

李衍 字[illegible]平[illegible]嘉[illegible]事致仕封朝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始學王澹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頤馳譽當世

李士行 字遵道文簡子官至黃岩知州畫竹石得家學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柯九思 字敬仲號丹丘生台州人官至奎章閣鑒書博士博學能文吉寫墨竹師文湖州亦善墨花

鄭思肖 字所南福州人工畫墨蘭嘗自畫一卷表題云純是君子統無小人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物外

錢選 字舜舉號王蹕雪川人宋景定間鄉貢進士善人物山水花木紹毛師趙昌筆師二

水師趙千里尤善作折枝其得意者自賦詩題之

趙孟頫 字子俊文敏弟官至知州畫人物花鳥頗佳

陳琳 字仲美珏之次子善山水人物花鳥俱師古人無不臻妙見畫臨模咄匕逼真蓋得趙魏公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論者謂宋南度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劉貫道 字仲賢中山人工畫道釋人物鳥獸花竹一一師古集諸家之長故尤高出時輩亦善山水宗郭熙佳處逼真至元十六年寫裕宗御容稱旨補御衣局使

信世昌 字雲甫東平人自號中隱善畫山水學松沈士元有出藍之譽墨竹別成一家蓋黃華之後又一變者也

陳仲仁 江右人居至陽城主簿善山水人物花鳥為湖州安定書院山長日與趙文敏多論畫法文敏多所不及後見其寫生花鳥含意命思追配古人嘆曰雖黃筌復生亦復尔耳其見重如此

王淵 字若水錢塘軒杭人幼習丹青趙文敏多指教之故所畫皆師古人無一筆院体山水師郭熙花鳥師黃筌人物師唐人一一精妙尤精墨花鳥竹石當代絕藝也

黃公望 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道人平江常熟人幼習神童科通三教旁曉諸藝善畫山水師董源晚學變其法自成一家山頂多岩石自有一種風度

曹知白 字貞素號雲西華亭人畫山水師馮巽筆墨差弱而清氣可愛有像夏汲清亦能畫

吳鎮 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嘉興魏塘鎮人蓋山水師巨然其陰模與谷作者絕佳而往往傳於世者皆不署志故

倪瓚 字元鎮號雲林生常州無錫人畫林木平遠竹石殊無市朝塵埃氣晚年率略肩應似出二手

盛懋 字子昭嘉興魏塘鎮人父洪甫善畫懋世其家學而過之善畫山水人物花鳥始學陳仲美畧變其法精緻有餘特過於巧

王蒙 字叔明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畫山水師巨然得其用墨法秀潤可喜亦善人物

王冕 字元章會稽人能詩善畫墨梅萬蕊千花自成一家凡畫成必題詩其上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

高克恭 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原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怪石噴泉灘頭水口烘瑣發潑作者鮮及

蕭鵬摶 字圖南本契丹人父禁甫王子端之甥圖南幼有巧思博學多能詩書畫三事皆追踪黃華尤長於山水亦喜墨寫梅竹

道士方方壺 居上清宮畫山水極瀟灑無塵俗氣

管夫人道昇 字仲姬趙文敏室贈魏國夫人能書善畫墨竹梅蘭

皇明

戴進 字文進號靜菴又號玉泉山人錢塘人山水得諸家之妙神像人物走獸花果翎毛一一精妙尤喜作葡萄以配鉤勒竹皴瓜草奇甚真畫流第一人也子泉字宗淵山水得家傳但用墨太重耳

邊景昭 隴西人及子楚祥花果翎毛工緻可愛

王紱 字孟端號友石生又號九龍山人思陵人皆出羣任中書舍人高介絕俗書法詩文皆有王舍人詩集行於世畫竹石絕倫名馳天下不輕與人故人不可苟得也

夏昶 字仲昭初姓朱登第後始改為夏東吳人自中書舍人累進太常寺卿直內閣善畫竹石得文湖州蘇長公筆法一時稱妙

姚綬 字公綬號雲東逸史嘉興人由進士仕至監察御史有晉人風致早年掛冠優游泉石書法趙吳興畫法吳仲圭每成一圖或售于人即厚價返收之其自重如此

林良 字以善廣東人歷隨錦衣指揮供奉著色花果翎毛極精巧其以水墨作潑波出沒鳧雁噞喁容與之態頗清淡有致

杜堇 字懼男有懼居古狂青霞亭之號鎮江府人有藉于京師勤學經史及諸子集錄雖仕官小說皆不涉獵舉進士不第遂絕意進取善繪事其白描人物花菓鳥獸以至思畫樓閣無不臻妙特山水不甚稱耳

劉珏 號完庵長洲人由進士官至僉憲書法趙吳興無一筆失度畫亦精絕有勝國人風

沈周 字啓南別號石田吳之相城人其父叔昌亦善畫能起雅去俗氣至沒骨而自成一家凡畫成必題詩其上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

吳偉 字士英更字次翁號小仙江夏人入供奉仁智殿授錦衣百戶畫人物出吳生緣筆不甚經意而奇逸瀟灑動人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亦大遒緊傳偉法者平山張路知名

陶成 字孟學號雲湖仙人寶應人以官家子中應天府鄉試天性落魄而多才藝畫山水多用青綠花鳥多用水墨尤善作鉤勒竹與兔鶴蔬極其雅致由其胸中灑然也

呂紀 字廷振四明人山水人物俱工獨於翎毛衣指揮供奉仁智殿

文待詔徵明 吳人初名璧後以字行云待詔小楷師二王為一代絕技而厚德雅望傾動海內畫出趙吳興叔明于久間有董北苑筆意遇合作處卓行矮幅神采秀韻儼有米點出入而有生色大約公書可與希指抗衡而畫視伯虎殊可厭目

周臣 字舜臣別號東村亦吳人所得宋郭李馬夏法為多其用筆極清致可愛至於著色青綠可與鄒松年氣真一時之名手也

仇英 號十洲其所出微常執事丹青間臣異而仕之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藁本其臨筆能奪真本棄陽所不足道也嘗為周六觀作上林圖人物鳥獸山林臺謝旗幟軍容皆臨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謂繪事之絕境藝林之勝事也使仇少能以己意發之凡所揮洒何必古人

陳淳 字道復長洲人後以字行道復善詞翰少年作畫亦學元人為精工中歲忽斟酌二米高尚書間寫意而已其於花鳥尤有深趣而色淡墨久之漸無矣子括於花卉似勝伯虎

唐寅 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謫吏伯虎才高自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數大家靡不研解行筆雄秀潤縝密而有韻度

王吏部穀祥 長洲人以失意事官數薦不起天下高之吏部少寫生染筆有法度

為士人所重，年絕不肯落筆凡人間所傳者皆厚重也

張靈字夢晉吳人豪俠有才思與唐子畏祝希哲同時而齊名善作竹石花鳥清氣逼人可愛

周官長洲人善山水於白描尤稱精絕今亦不可得矣

陸治字叔平吳諸生有風調而極耿介工寫生得徐黃遺意山水喜倣宋人而時出己意風骨峻削霞思湧疊尤不輕為人作故人益重之

文伯仁字德承號五峯待詔猶子少傳家學而巧思橫發頗負出藍之譽待詔次子嘉作山水清遠有雲林之趣二子並為士林所貴

錢穀字叔寶長洲人畫師文待詔而倍有流氏之法尤布景命意爽朗幽深藝林稱貴

附雜評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書法故有時代魏晉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之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若六朝若唐若宋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為限○上古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碩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絮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碩陸以降畫跡鮮存雖悉言之唯觀吳道玄之迹可謂六法俱全萬象必盡○人物以形模為先氣韻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為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彩至脫格皆病也○典刑當首席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弗與跡猶隱顯僧繇等力殆庶比之於書殆猶皇索之倫耳

氣像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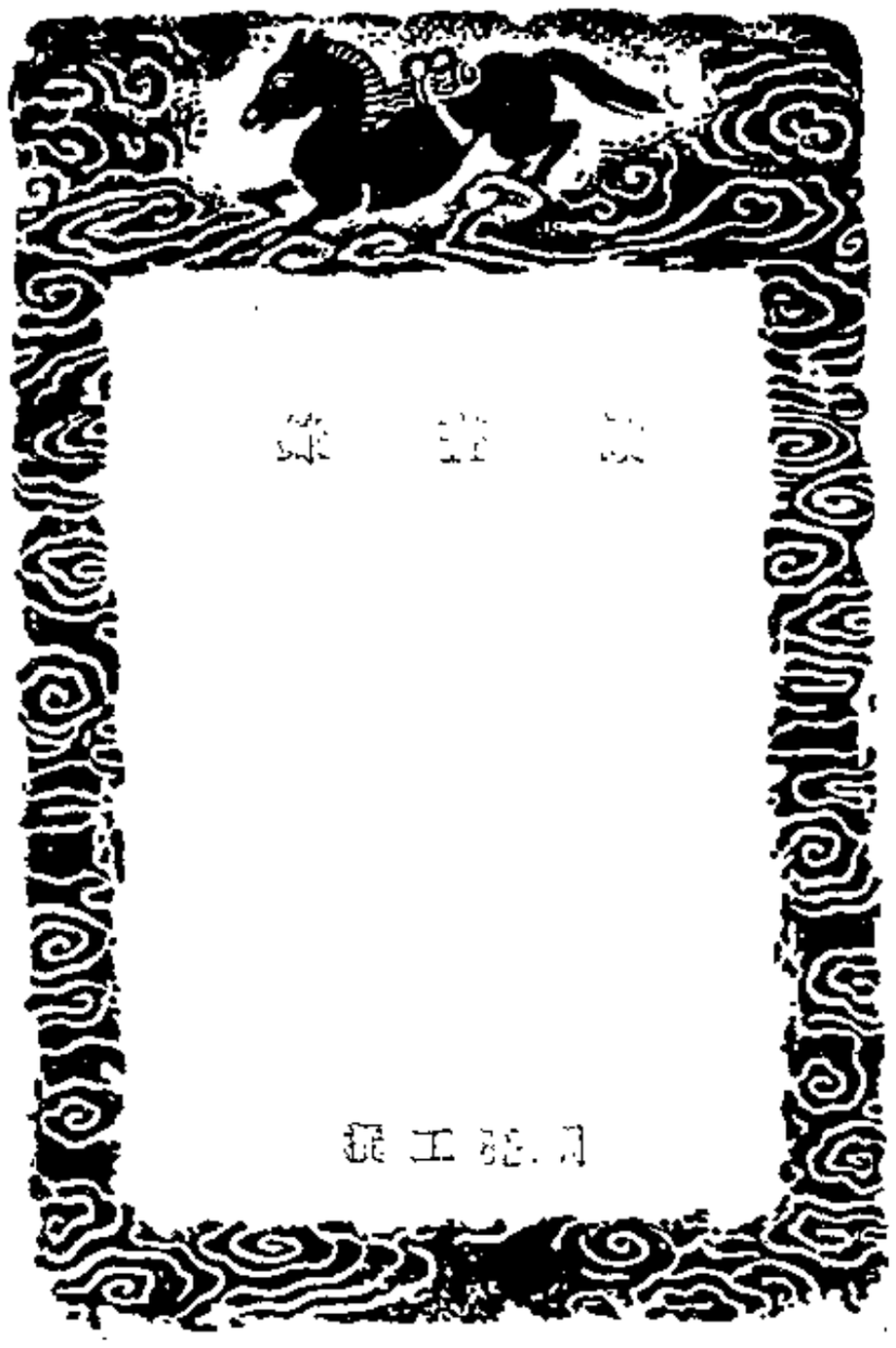
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槍筆俱勻人屋俱質者范氏之作也○画石如飛白木如籀又云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郭熙唐棣之樹又與可之竹溫日觀之葡萄皆自草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篆隸如鵠頭席瓜倒薤偃波龍鳳麟龜魚玉雲鳥鵲鵲牛鼠猴鷄犬兎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高峰墜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草比擬如龍跳席臥戲海游天美女仙人雲收月上及雙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画通者也○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物為勝沈啓南近元人山水為尤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當家○花鳥以徐熙為神黃筌為妙居寀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啓南淺色水墨實出自徐熙而更加簡淡神彩若新至於道復漸無色矣○古之嬪碎纖而腴束則自周昉而後小變矣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則自韓幹而後小變矣○吳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劍問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幃帽興於国朝衆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幞頭始於周朝（折帽上巾軍旅所服即今幞頭也用全幅全向後帝建德中裁為四脚也）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像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

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

繪形可驗時代其或長生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画之病也○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張彥遠之論画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細者為中品之中宋鄧椿云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末景真譔唐賢画録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夫畫至於神而能事盡矣豈有不自然者乎若有毫髮不自然則非神矣至於逸品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居神品之表但不當與妙能謙優劣耳宋大小米元高僧雲山眉山竹石足以當逸品○吳李以前画家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画家雅而太虛今雅道尚存實德則病○凡以前畫山水者少二李筆雖極精工微傷板細右丞始發景外之趣而猶未盡至關仝董源巨然輩方以真趣出之氣禀雄遠墨華神奇至李營丘成而絕矣有雅癖畫存世者絕少范寬繼之奕奕齊勝此外如高克明郭熙輩亦自卓然南渡以前個重李公麟伯時仙時白描人物遠師顧吳牛馬掛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似於董李所未及也○唐之人馬韓幹固灼灼矣人不如周昉馬不如曹霸陳閎也宋花鳥最著者黃筌父子然遠不如徐熙也后最著者包鼎然遠不如趙邈卓也○南渡以後

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能抵奉各著玩聲画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也○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又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贋錯雜我　朝王孟端夏仲昭可入品而不得其風神邇來專為畫家避拙免俗之一途矣○趙松雪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久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士敬倪元鎮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子昭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紀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已今時人極重之宋體為之一變彥敬似老米父子而別有韻子久師董源晚稍變之最為清遠淋明師王維穠郁深至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明興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然其最馳名者不過十之一耳其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不過數種而吾吳大約獨踞其太半即盡諸方之燁然者不敵也

繪妙終



讀畫錄序

予過龍江，見先生時，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存或亡，凡爲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略惟意。一若傳以阿堵，譬畫家之寫生。然今距七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虞山、浮盧一輩，復相繼亡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逝時，忽揭所爲文，付之樵蘇。既而悔之，雪客承先人遺志，重輯先生集，而傳稍闕略，且有虛列其名者，予再過龍江，晤雪客於蕭邇之高堂，得重讀是傳，而記以數言。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倉魚蟲獸，悉寓頑無識，然而含黃把炭，衣解磅礴，極天下賁命之氣，選蟲之狀，悉見之筆端，而形於腕下，何則，其生全也。先生以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全其人生，猶憶先生傳老逸，既已微事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肖其毛髮而後已。今予集亦傳逸，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也。夫先生之噓枯吹朽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親見先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泫然者也。西河毛甡拜手謹題。

讀畫錄序

畫之興也，其與書契並始乎。在昔結繩既久，河洛孕靈，開萬古文字之祖，即開萬古圖象之先，故六書之義，首曰象形，畫已濫觴於此矣。有虞氏之十二章，夏后氏之鑄鼎象物，皆此義也。其以山水爲譜，則自宗炳始，炳之言曰，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是八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故嶽華之委，北之盤，皆可得之於一圖。此畫家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後，高人曠士，用已寄其閒情，學士大夫，亦時托其逸趣，凡智外師造化，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內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興至則神超理得，發諸畢肖，興盡則得意忘象，矜慎不傳，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爲己稻粱之謀也。惟品高故寄託自遠，學富故揮灑不凡，畫之足貴，有由然耳。唐宋而下，始有鬻筆而供御，耑藝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馳譽紙墨，丹青身本畫師，能事不受逼迫，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宋立畫學，遂進雜流，猶令讀說文、爾雅、方言、經名、等篇，各習一經，兼著音訓，要得胸中有數十卷書，免墮鄙俗耳，風會日下，此義全昧。一二稿本，家傳師授，輾轉模彷，無復性靈，如小兒學步，專恃提攜，纔離保姆，立就傾仆矣。昔人有云，山水不言，橫遭點染，筆墨貴浪，破牖便，豈不冤哉。然而錚錚俊俊，正不乏人，多在冠蓋之中，或饒世外之侶，大約不以此市名者，乃能於中得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樊園先生，飛騰學海，掉鞅詞壇，著述等身，

經而走。至於繪事。尤多賞心。予嘗見先生所裒唐宋諸家手蹟。神奇變化。觸目怡神。信雲霧之靈秘也。下逮時賢。咸加徵集。凡海內之士。有以一竹一木一邱一壑見長者。無不曲示獎借。收之夾袋。而海內之士。凡能爲一竹一木一邱一壑者。亦無不畢竭所長。以求鑒賞。數十年中。所收不下數千帙。於是裁萃選尤。裝潢成册。一時名流。多爲品題。此讀畫錄所由作也。蓋先生于役淮陽。舟中多暇。乃取前册。信手繙閱。隨意所至。爲立一傳。或□相立之因緣。或敍作畫之始末。或詩或跋。或繫或簡。不獨山水之神情躍躍欲現。即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寸楮尺幅中矣。然亦有至交密友。或翻缺焉者。則以扁舟既達。酬應遂繁。未免以公事奪其閒情。青鏤分於赤牘耳。見者多以爲先生未竟之書。而予謂即先生已成之書也。蓋先生意中所欲言。雖下所肆及已露一斑。引而伸之。聞一知十。豈必人人立傳。乃稱全書哉。昔阮孝緒傳寫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載。乃其所載。或翻出人擬議外者。輒家參悟。不死言下。書家筆墨。不墮蹊徑。高人會心。正自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則得先生之意以讀畫。當不墮作家窠臼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畫。必不以神化讓古人矣。繡山張道瑤盥拜譔。

讀畫錄卷之一

清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李君實

李君實太僕日華。一字九疑。別字竹懶。予向未見先生書。讀先生所繪事。遍覓其手跡。不可得。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頃在貢院中。偷讀古人書。意味淡心。有欲起舞者。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澀脫。不掛一絲。而養理融通。備有萬妙。斷斷非虛懷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爲主。梅服先生議論。愈思見先生筆墨。後在都門。北海孫夫子。以先生書帙一册見貽。已浙游。又得先生數幅。先生書以意少疎北苑。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梅道人。蒼鬱秀潤。僧梅出藍之妙。至於題畫諸詩諸跋。一語兩語。皆妙極形容。坡公之後。未易得其匹也。而最愛其題畫諸絕。一絕有一幅佳畫。有三數幅佳畫。擇其最愜鄙衷者。錄于後。題畫。「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將人去。茶熟香溫且自看。」爲王章甫畫。「黃葉陵深隱釣舟。蓼花瑟瑟水悠悠。鷗鷺睡熟漁翁醉。偷取瀟湘一段秋。」寒江待別圖。「雲去蘭亭雁影孤。凍痕漸漸上蘆蘆。蹠呵適得梅梢雪。爲寫江干待別圖。」題畫與曹光大。「黃石堆墻竹墻雲。淵流花落去紛紛。聊吾聲到樵人耳。樹擁峰迴又不聞。」題畫小卷。「江上孤吟欲暮天。一舟橫渡草纖纖。柳花飛盡黃鸝啞。只好低頭聽杜鵑。」題畫與沈子蘇。「烟中浦溆出復沒。霜外柳枝疎又

斜。秋色不染初到眼。倘因洗硯立平沙。」題畫與孟奏賦。「卜築新開水竹居。日斜烟樹望成圖。數聲柔櫓蒼茫外。乞是尋僧訪鶴歸。」題畫與田易。「石田茅屋入雲峰。一帶清溪漱玉淙。重香近從王屋至。大壺移得小虬松。」題畫與紹興張。「雪面。雪後茅堂晚晴。酒餘呵筆作清歡。不須更簇開花草。冲柳梢尖已向看。」題畫與沈子蘇。「雨寒松閣悉高眠。夢入金庭陟翠烟。七十二峰多忘却。聽泉剛記到閒先。」題畫與沈子蘇。「帳扑元綃烟霧冥。鏡波鷗蹤水涵星。碧雲不動高天迥。夢遶廬山九疊屏。」與沈眉水論繪事。「潤沙漠漠夕陽餘。野樹酣霜水溜渠。何處秋光閒人夢。琶琵亭子對廬。」畫洗硯圖。「次作海長見山巔。霜樓烟柯指如便。小作沙坳容野艇。空明留與白鷗天。」白描梨花。「雨香雲淡月痕微。沙洲茫茫碧衣。却假道山春宴能。水晶簾下拜安妃。」小幅與趙孟奏。「山亭放眼入遙天。疊疊春沙萬井烟。閒草踏青見女事。且教留住賣花船。」題畫扇。「雷柯霧樓胥寒流。上有高人讀易樓。釣處每教雲氣埋。不令蹤跡認平疇。」題畫稿紙小幅。「柳淡波寒春事遲。雨晴剛得曉鶯鷗。社回故作閒風調。辟手離岐顧釣絲。」甲子。「山居酒香花正濃。午潮初上碧連空。遶籬暫掩蕭蕭雨。柳外晴沒一縷紅。」乙丑月。「三日晚十一。伯逸送余畫扇。扇中作小景。」題畫與林與寄轉高孤。老木虛亭榜太湖。」題畫扇。「釣能輕舸且蒲帆。遠山遮盡近留顧。不須更怯答答雨。江樹低梢好繫船。」後之人慕先生。不得見先生筆墨者。讀書絕句。先生之畫滿四壁矣。

董文敏

錢虞山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多倩他人代之。或點染已就。僅僕以纖筆相易。亦欣然爲題署。都不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索畫。稍倦則謠諑繼之。購其眞贋者。得之閨房爲多。册中數幅。皆其極得意筆。山陰祁止祥趙石洞生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雄怒飛。只作等閒事。孫阿雁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山樵之上。豈非以氣韻勝哉。元宰先生。一筆一墨。眞是度世。神品不如逸品。于此益信。倪關公題。每歎世人輒學倪迂。不能引鋭自窺。何以爲貌。雲間先生嘗云。不讀書人。不足與言畫。夫豈欺我。

吳梅村

吳祭酒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不多爲畫。然能萃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北海孫夏仍題曰。吾師風流文彩。照映海內。其秀如廬岳千尋。其遠如蜀江萬里。閱此一往。如侍顏色。毛章人題婁江秋雨聽濤圖。東潤西田白往還。此中招隱無人到。叢桂風生月滿山。楊大鶴題。野橋流水樹深深。猶看雲峰曳杖尋。忽聽上方鐘磬落。空山何處有知音。

葛震父

葛震父一龍。洞庭人。久客秣陵。晚得一官。不能行其志。棄去。仍歸秣陵。行書妙極一時。臨池之餘。偶及繪事。寫生皆假白石翁。有十集詩行于世。家故不貧。散金結客。晚年金盡。好客猶不已。常于滁陽道上。値二三故人北還。欲有以贈之。顧囊中無一有也。乃一一書借劵付之。約曰。他日相過。當一一償此。俱希免子饑耳。時人笑之。然顧有哀其志。高其義者。震父與大梁林宗張先生。余集三先生手蹟。都爲一卷。顏曰三七十三先生手蹟。寶藏之。先生候官。能姑曹先生善。皆年七十三沒。

趙文度

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董文敏同郡同時。筆墨亦相類，世人謂開松江派者。首爲屈指，然無筆不自古人中出，非時輩可及也。吳梅村遺云：梅道人有此圖，峰巒險絕，人物叢萃，爲收藏家所賞。此幅蕭疎，見長散岳卜果，自是正道，不必學如來面孔也。周廣菴題：翠雨春風，想見張緒當年，三徹之云。流傳畫師罪，奇態盡埋沒，但絲織技，爲近人埋沒不少。方敦四一絕云：疎樹孤舟靜，山空鳥不喧。爲問垂釣叟，曾否是桃源。

李長蘅

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與婁子柔、唐叔達、程孟陽、同以品行詩文，重于時。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長蘅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常語子柔云：精舍幽邃，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子柔笑曰：吾却有二快，兼君兄與孟陽耳。仕都門，孫伯龍雞肋館，遇曲中一姬度曲，公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攜回張室中，海內文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改名，壬西樵題長蘅小幅云：飛雲突兀一峰青，石路岑崟松其渺，莫怪丹青起詩意，詞人屑論李流芳。方田伯題：幾家茅屋翠微橫，石壁疎林無限情，絕少人行向山路，蕭然古刹有鐘聲。談長蘅曰：長蘅性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老，不意遽返道山，每遇遺墨，想見其人。

姜周臣

姜對翁周臣思周，錢塘人，抱瑰異才，入京師無所遇，縱於酒，縱於書，山水花卉，皆多奇致，醉後運筆，尤英英自見也。人索其畫者，不復得，或怒罵人曰：君豈安足知余畫，顧酒錢之，則又急作一二幅，與裝潢人郭華陽、郭則巍進酒資，酒資既起，復傲睨不肯爲人作，或怒罵人如故，以故其畫益貴重，至其子眞源公，以進士爲名侍御，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公嘗遊不羈，好雅謔，常於筵間命人演劇，至相關處，輒罵罵流數行下，座客訝之，曰：少年郎高冠理學不足語，與一二同人間復登場，今老矣，幾日春風，遂非年少，聲音易觀，徒笑他人，乃知髀骨之痛，睡壺之狹，了不異人耳，識者又其遠。

陳曼昭

陳曼昭侍御，一字涉江，法名道昕，吾寧人，性豪爽，事親孝，交近厚，詩文古麗，精術事，爲諸生時，極爲余鄉鄭潛菴撫軍所知，長齋繡佛以報恩，二藏僧舍爲家，非大故弗歸，諸納子爲修繕扁抑者，輒白公直之，公護法亦如護己腦目，癸未成進士，客館後門，無懸鍋，第無杆旗，堂無優伶，室無妾媵，飯師靈血，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余嘗曰：涉江淨人，故多淨緣，每覓其畫，輒引人坐清淨地，涉江作畫，不名一家，畫成必自題其上，雖三數語，亦成一佳文，長篇勿論矣，張椎恭曰：東坡論畫，謂筆略到而意已俱，觀涉江畫，即筆不到處，意已先矣。涉江著作甚多，皆客中未及鈔訂，同里錢季水藏之，又秋粕五七言詩四百首，亦未刻，余獨不淨其梅花詩，而時人乃競和之，涉江一切都捐，獨於古小小玩弄物，不能忘情，不肉食，不飲酒，而見客飲，雖終夜不倦，酒間時出滑稽語，使人絕倒，家人人與涉江言，皆云：於公最無聊中，時覓此老妙否。

魏考叔

魏考叔之璜，工山水，可稱能品，老年筆尤蒼勁，頗文莊稱其筆法秀美，姿顏媚嫵，有不勝羅綺之態，殊不然也。歲墨花卉，頗有天然之致，此則可謂勝場矣。余猶及交公，皆顏髯蒼，似深山老煉士，望之使人肅然起敬，少孤貧，居澱閘門，日事繡鞋，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皆取給於手指，不首乎人，當時留都士宦，比於北往來丹騎尤夥，慕考叔者，無不造其廬，考叔一無所報謝，惟招之飲則往，清口獄酒，坐無考叔弗樂也。年近八十，卒於秦淮水閣，册中皆七十餘外寫予作，以余喜其花卉，故較山水爲多，考叔行書摹聖教序，楷倣歐率更，別有卷軸，公詩如問朗公病，短檠延朝夕，孤燈作死生，贈友，載見一回老，相逢各盡歡，皆爲人傳誦。考叔曾入吳臣，亦工畫，尤精人物神像，今天界殿後壁，洞神宮斗母殿壁，尚是其手筆，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考叔周晫曰：其曾人臂之嬉，有叩戶者，趨應之，則吳門友人寄畫筆至，考叔手之曙不捨，曾人歎曰：又一畫工矣，奈何。

魏相叔

魏相叔之克，考叔弟，更名克，亦工山水，寫水仙，則妙極今古，子百雉都，與子爲文字交，嘗心爲舉子業，年不博一青衿，弟叔夜名珠，亦有聲藝苑，不得志場屋，僅博一貢，皆鬱鬱死。

鄒滿字

鄒滿字典，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君畫筆意高秀，絕去甜俗一派，故足俯視餘子，家貧能自行其志，嘗以除夕視餅業，餘升許，復覺榾柮數枝，爲二親一日供，凌晨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逮暮而返，居平客至，脫冠自汲以供茗椀，所居東園水榭，友人朗念約，爲構小閣，顏曰節園，賦白日掩荊扉以見志，不妄就人，所往遠，爲最甫一能，顧與治夢游，劉今虔象先，程望尼希孔，數人而已，異予從兄敏求比屋居，余又交其子晶，故余得其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

鄒方魯

滿字仲子，晶字方魯，晶宗其父，岡松尤奇秀，守節處閨，敬事父友，謹慎保其家，予北還，贈以詩，板橋花蹊種桑麻，減糧先生悼悼家，只識前修貞淑賓，應知後美賢繁華，關心明月人千里，過眼烟雲晝一叉，肯羨東鄰釜底熱，寒門久已節松茵，毋沒能盡禮，會葬多名士。

朱翰之

七處和尚朱翰之，若愛也，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秣陵畫，先推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秣陵之畫一變，士夫納子，無不宗之，晚乃削髮從花翁遊，自名七處，人稱之曰七師，數移南郭外，庵然瓢笠，不肯輕爲人落筆，但數過諸蘭若，納子有求必應，册中皆當時在維揚爲子作者，其在高座寺作者，則絕筆也，方與三曰：凡作詩文字畫，須楷模之外，別有生趣迎人，令閱者目動心搖，始稱快作，然又非狐媚取悅，須極高古之中，寓以秀好，極嘿嘿處，見其清空，始稱合作，七師畫吾無間然，子當曰：毋展七師畫，是一冷面老羅雲，立於吾前，師嘗八始寂去，沒後片紙尺素，人皆以多金購之，並面郭諸納子所有，皆爲人索取殆盡，近則觸筆紛出矣，子知鄭。

朱知郎

朱知郎字思遠。曾之先生子也。幼與陸可三、魏百雉、汪子白、羅是介、高康生、予從兄敬求、及余爲同硯友。思遠不獨傳出。頗有文聲。晚乃棄去諸生。工畫力學爲詩。喜與好古並有舒。詩頗奇麗。予嘗詢衛之先生畫於昔日。家公筆下。只是打發得開。余日。打發得開。何足云。昔日。昔到月發不開處。始思吾言。世間生死大事。以及文章經濟。到絕頂處。只是打發得開耳。昔諸有他異耶。予甚旨其言。若自北回。俠馬傷足。不良於行。攜妻子入課亦山中。或名嬰。或名遠。或字遠公。窮甚。衆悲其志。倘人城。病卒於亦思僧舍中。友人殺之。詩數卷。板行與宋鑑各半。其子藏於家。子亦能畫。近聞人魏惟度刻詩持。不知何從得思遠作。極賞之。自云。恨不見其人。亦思遠沒後知己也。惟度集中稱遠公。余仍作思遠。廿年來屈指同人。惟是子、東生、與余存耳。追念宿昔之交。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

陳章侯

陳章侯洪綬。字老蓮。亦字老遲。其稱悔遲。則甲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昔人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蓋大覺金仙。皆何畫師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有過乎陽水陸社。見吳道子真跡數十幅。歸謂人曰。人言章侯杜撰。今乃知道子預做章侯。豈道子亦杜撰耶。家大人官暨陽時。得交章侯。數同遊五洩。余時方十三齡。即得以筆墨定交。辛巳余謁選。再見於都門。同金道隱、伍鐵山、諸君子。結詩社。章侯謬好余詩。遂成莫逆交。余方赴濰。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可識其曠懷矣。後十餘年。再見湖上。册中所存。皆在孤山小閣中爲予作者。章侯兒時學畫。便不規規形似。渡江揭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閉戶摹十日。蓋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則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蓋數摹而變其法。易圓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辨也。初畫變斷像。刻于山陰。再刻水滸牌行世。及崇禎間。召入爲舍人。使臨歷代帝王圖像。因得縱觀大內畫。畫乃益進。故晚年書博古牌。略示其意。章侯性誕僻。好遊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爲搦筆也。一歸戲顯者誘之入舟。云將憂定宋元人筆墨。舟既發。乃出絹素強之畫。章侯科頭裸體。謾罵不絕。顯者不懸。遂欲自沉於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浼他人代求之。終一筆不施也。以此多爲人恚病。年五十六。卒於山陰。存詩一帙。余爲藏之。後以歸其子。曹秋岳曰。老蓮道友。有暴有法。世人往往怪之。彼方坐臥古人。豈屑餘子好惡。程穆倩曰。老蓮人物。深得古法。不意山水亭榭。蒼老潤潔。亦復不讓古人。方與三曰。北宋關仝平。南宋張敦禮、徐改之。專借荊關而人。自脫北倫粹氣。然設境未能如老蓮之高曠。楊猶龍曰。予辛卯于役八閩。定交櫟園。酒闌燈炧。抵掌天下人物。未嘗不首推章侯也。歸而索贈於錢塘。握手歡然。不似初相識者。爲予作畫數幅。高古奇駭。俱非耳目近玩。珍藏篋笥。庶幾此遊不虛。笑當年陸賈。往裝中千金耳。何期神物秘惜。世無桓宣武。竟爲盜窃。可勝歎哉。黃仲霖曰。予以癸未別章侯於燕。明年從金道隱稱僧。得章侯書。併書扇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己丑過虎林。從南生幾署。見章侯爲作寫生圖數

十種。鄉奇古則。予謂吾黨當爲老蓮惜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造龍雷鬼物收攝。又明年。櫟園出畫冊四部示余。余見章侯畫益夥。如見章侯全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撇口張目。以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遺龍雷收攝也。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予濟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發乞閱。即向櫟園乞册耳。章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

惲道生

惲道生向後更字香山。香山爲高材生。治詩以制義名世。晚乃棄去。獨工畫。高自位置。恥與平流伍。常以小幅贈余。做然曰。今人畫特描金匠耳。又嘗題畫貽余曰。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似無而有愈甚。其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道也。晚年尤縱橫如意。妙極自然。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嘗登泰岱。得山水雄渾之趣。故其落筆非凡近可擬。王子一曰。香山如老將橫力欲陣。筆墨所到。由不假樹。豈不暇悅。沈啓南後一人也。然頗爲俗筆所誣。良由胸中多數行書。少輕媚習氣耳。詩文皆然。豈獨畫哉。余在青齊。得其三四巨幅。是飛得意筆。著書旨四卷。張附唯太守屬孫阿雌序而梓之。香山去世。幾梨棗不可問。

鄒僧彌

鄒僧彌。姑蘇人。性孤癖。詩畫梅爲吳人所重。隱於瓜疇。自號瓜疇老人。張瑤星題秋水閣云。秋霞秋水一船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誰寫得。月痕納識鄒僧彌。又爲余作精茅圖。季介菴社題曰。山深木性枯於石。竹引泉聲冷到扉。此中人知非附熱者。李勛菴念慈題。蕭疏寒寂。無處落些子喧熱。而生氣絲王。坐此中者當得靜悟。許有介友題。江舟燈火之間。得觀此幀。即欲置身其間。紀伯紫曰。吾猶及見僧彌仲紙用筆。甚惜愚如金者。朱近修題一幀。危峯密樹隱花宮。驢背秋風獨聽鐘。一自乾坤兵革後。丹青留得六朝松。梅杓司題。陰森古樹能藏寺。歷亂奇峯欲插天。獨客騎驢知賞咏。想應胸次得嘉然。曹顧菴曰。僧彌爲吳中高士。窮約而死。已二十餘年。梅村先生爲誌其墓。今觀其筆墨間。多有寒氣。宜其貧而殀歟。

鄒衣白

鄒衣白先生。畫法全襍子久。晚年應酬之筆。皆出捉刀人。惟有阿誰章者。爲其得意筆。先生收藏宋元名蹟最富。故其落筆。無一毫近人習氣。晉陵吳問卿家。藏子久富春山圖長卷。爲子久生平第一畫。先生極愛之。比之右軍蘭亭。屢欲求售不可得。時時借觀。每一過目。輒追其後。後問卿疾。欲以此圖爲殉。病篤時。投之火中。旋郎氣憤。其子急以他卷易之。已焚前一段矣。其子即攜致先生。高索千金。時先生方困乏。無力售之。把對浩歎。復題數百言于後。以紀其事。悒悒者月餘。其嗜古之癖如此。宜乎其畫超凡人聖也。先生小幅更難得。予所得亦不過數幅。張瑤星題云。衣白先生。畫多參參數筆。不求工好。而爽氣逼人。自有生趣。此幅嚴壑深秀。屋宇錯落。橋磴參差。於六法中無不具備。文心之不可測如此。李蛇眉題。幽深峭拔。蕭深孤秀。畫家懸腕中鋒。而無荒雜枯寒之病者。近代僅觀先生風格性情。畢見是幅。邵梧村題。先伯大父中丞。生平筆墨矜重。不輕爲人作畫。或有偶落數筆。爲門下生所足成者。亦□畫本。今人悉曰疎懶歷

落者爲其題。談家有其爲先大父中憲公所紹數幀。又極曲折細潤。知爲晚年得意筆。似未可一例觀也。王阮亭一絕云。雲嵐半幅落人間。衣白山人去不還。卻憶題詩東觀老。夕陽紛本出關山。

郝止祥

郝止祥字佳山。陰人。行五。世培中丞之從兄。予同門文載之胞兄也。丁卯舉於鄉。數入春闈不得志。常自爲新劇。按紅牙。教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簫和之。借以抒其憤鬱。甲午冬。送予北上。過金陵。留予家一月。至維揚始返。舟中爲予作山水花卉四十葉。又別爲數小頁。留一詩別余。曹顧菴曰。止齋書不在董文敏右。畫則入荊關之室。詩文□詞皆有致。能歌能奕。能圖章。以幸奏登蹴鞠之戲。無不各盡其致。以名孝廉隱於梅市。蓋異人也。

讀畫錄卷之二

翁壽如

翁壽如陵。閩之建寧人。工畫能詩。小楷圖章分齊。皆有意致。飲稱大戶。滿面酒痕。然即甚醉。亦無少酒態。人懸就之。每置酒高會。撫壽如弗歡也。君書初多閩氣。遊秣陵。從程端伯少司空遊。盡乃一變。已又移家公路浦。時彭城萬年少孝廉。亦移此。晨夕過從。書又一變。壽如出處變遂臻極境。江以南翁然稱翁陵翁陵云。娶小妻。將終於淮上。已忽思歸。攜家從陳階六使君返。及歸而處舍不存。親弗死亡殆盡。復淒然被遂公路浦。江南酒伴。亦恒望其來。然老矣。又空囊不能出戶也。

姚簡叔

姚簡叔允在。山陰人。常流寓秦淮。簡叔作畫。一洗浙習。盡奉諸家之長。而出以秀韻。然每見能令人靜穆。不假近人但以浮豔悅人耳目也。予從胡念約。得其小冊十二幅。皆自江南入北地。紀所見名勝。幅幅皆有意致。王貽上使君。最愛其秦淮一幀。題云。予在白門。作秦淮絕句二十章。汪比部琬。謂可作秦淮竹枝詞。又有句云。朱樓映水皆成綺。綠柳垂條漸拂波。披此如覩昔遊。又題。予最愛程孟陽詩。最憶西風長堤橋。笛牀禪閣雨蕭蕭。而今畫裏猶如處。一抹寒烟假六朝。既錄部作。因并書之。陳其年雜榜題。紅板橋東白石祠。烏衣巷口綠楊枝。誰人重寫臺城景。愁殺多情老畫師。予與胡元潤。八閩舟中。同披此冊。感當時之盛。得四律。王勝時謂當書此。後因書之。紅見家住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書船人過湘簾綴。翠幔歌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二曲曲銀河蕩晚波。鬧叢玉蕊問琵琶。暗湖夜濕依欄石。綴雨朝開隔岸花。蘭槳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宿紗。天邊月底孤雛盡。更向垂楊深處過。三不分合歡夜不開。吹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曲驚飛流鑿夢。垂垂楊柳繞深杯。一生明月秦淮好。過眼烟雲第幾回。四佛水藏鴉翡翠。風吹香動花無骨。露過歌清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酒罏閒受綠陰支。鍾山松老雲霞滅。近日金陵客不宜。簡叔在日。自矜其筆墨不多爲人作。常遊予鄉。久留雪苑。予訪之侯氏昆季不能得。人有持多金。往山陰購之者。亦不能得其一水一石。

程孟陽

程孟陽歙人。移家嘉定。與婁子柔、唐叔達、李長蘅善。謝象三爲刻嘉定四先生集。孟陽浪淘集、松圓閣詩。極爲董文敏推重。畫不多見。余僅得其數筆。並冊中一二幅而已。文敏題孟陽最矜重其畫。不輕爲點染。此幅與吉光片羽。人間不多見也。近有吳中畫家。僞作孟陽一冊。屬余題識。予面斥之。不懌而出。今爲樸園題此幅。孟陽當爲默舉矣。曹顧菴題。僕年二十四五時。尚得見孟陽先生。深靜枯淡。如深山學道人。頗相期待。比以管樂。今暮齒年五十。病苦憂患。無所成就。有愧先生多矣。喬松古藤之下。恍然見之。不減在彷彿華林時。握麈支頤也。王貽上曰。松圓詩。往往有畫想。觀此乃如見其詩。

胡長白

胡長白宗仁。一字彭舉。上元人。書自文五峯伯仁來。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氣象。貌傲岸。高蹈絕俗。晚年納衣拄杖。反手徐步。修髯從風。見者目爲神仙中人。八分書學曹器甫。無一點俗態。工詩。本富家子。老而食貧。不竭時貴。時人重之。長白畫所傳最少。余與其姪元潤交甘年。冊中僅得其二幅。當時矜貴可知矣。長白與伯敬札子云。公詢塞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兼門法。掩老樹煙香閣。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濺牀。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無噴飯。觀此札。可想見其家庭之樂。若詩二千餘首。極爲竟陵所賞。如花落竹堂靜。烟消石屋空。疑月半窗白。寒早微夜疎。一水帶寒月。孤村暮夕烟。貧惟尊酒在。詩豈衆人傳。清宵乍去猶拖水。山月初生不過林。人從淺水過。路向半山通。岸楓紅隱寺。湖水碧連山。皆詩中畫也。惜無力板行。相傳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園地。鏗然有聲。見一研山。其下長可尺許。高數寸。峯巒巘峰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頗九華。因名小九華。自爲記。作物固爲高士出哉。

胡元潤

李君實嘗言。作畫惟空靈最難。以余所見。莫於用空者。其惟胡三禍公歟。禍公一字元潤。即長白之猶子玉昆也。君性孤僻。作畫如之。用筆設色。好作縹緲虛無態。故咫尺間。覺千萬里爲遙。余舊書冊自君始。人

手便得歷尼珠。散璣碎璧。不足擬我目矣。予識君緣方密之。密之辛巳冬。偕君過溜。密之南去。君獨留。後此數與往返。患難中時復相從。故余存君書最多。爲君賦詩亦獨多。長歌外。虛錄於書冊上。報君篇幾章路之功也。（丁巳聽雨。有懷胡元瑞、姚元陶、袁子才諸。）孤燭全無寐。山聲入夜驕。旅愁增老病。鄉夢隔雲霄。別去踪無定。同來信亦遙。終宵難更聽。不悔種甘蕉。（遂元潤返白門。）頗欲留君住。能還亦我私。虛親開遠信。使友飾歸旗。覘分燈倦。勞魚任字遲。秦淮春信好。弱柳絲絲。又度簾時無幾。言歸每謂遲。悲予連歲住。更切老親思。孤客迷芳劍。殘書借倦巵。煩君安我友。蒙溜漸相宜。（雪坊遂元潤。）小閣傳鄉載。荒園學種瓜。貧能堅旅骨。交是師雲家。入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何時芳草岸。相對數歸鴉。（夢雲元潤家。見風餞鴉。）只似甘過境。柴桑處士居。人皆送魏上。花亦義熙餘。質朴無繁弄。蕭條伴野疏。此中眞自好。君更憶吾廬。又東離一二畝。約略早秋時。微雨侵花檻。寒風吹酒巵。主人欲採贈。坐客解吟詩。將去頻相挽。殷勤有後期。又謂予猶未返。遠道亦能來。自謂初能遂。因君晚更開。渾忘新雨雪。苦憶舊蒓菁。賴首加餐飯。家園努力回。又亦有牛羊。約雲逐處遷。手林霜後路。一月眼中花。枝較看時勁。葉從何日加。跟蹌輕別去。城上噪寒鴉。（雲門送元潤。）方期君能到。雲門得暫停。鎖眉空似雪。踪跡尚如萍。冷署三竿臥。遙山九點青。留人不肯住。修竹雨溟溟。又論交眞耐久。幾日盡成衰。雪後同過嶺。潮平自渡灘。閒身能去住。老筆更紛披。所歎稱君友。惟工送別詩。（送元潤白門。）與君同住古青溪。五度燕山並馬蹄。垂老惜身知坎窞。生還藉爾作端倪。清尊鬢髮春雲亂。碧樹參差夕照低。回首廿年霜雪路。全交只剩數行啼。（初聞徒塞外信。寄元潤。）柴車蠶帳擁風霾。區脫天高孰與偕。一帶黃雲連戍堡。半生明月夢秦淮。書殘尚冀同心續。嘗老漸教絕塞埋。消息從今難更達。深扈北向重君懷。又已荷殊恩放逐臣。柱君江上待垂綸。荷衣蕙帶青門客。蓽帽椰瓢紫塞人。孤雁欲銜霜後葉。哀笳不吹戍前春。桃花艷勸宵征馬。莫道遼陽信未眞。（與元潤。）君家兄弟子兄弟。二十年前訂古交。眼底何人爲續客。林中許我結重茅。長貧只合終身醉。漸老猶慚百念消。莫憶燕齊閒越路。門前芳草費推敲。後人讀諸詩。可以知予之與元潤矣。

程正揆

程正揆字端伯。別號青溪道人。善法師李北海。而丰韻蕭然。不爲所縛。嘗欲作臥遊圖五百卷。十年前。予已見其三百幅矣。或數丈許。或數尺許。繁簡濃淡。各極其致。然矜貴不肯輕以與人。惟予有和尚無所恡耳。查二瞻題云。昔人論書云。既得平正。須追奇險。青溪先生今之所謂名家也。書無二致。而不同然。張瑤星題云。長康右丞諸公。智以士夫作畫。故智能造入神妙。宋時畫學猶分士流雜流。俱令治大小經。仍讀說文圖籀方言釋名等書。宜其下筆不苟也。予畏學書於東鄰。而勝東鄰。直是胸中多數百卷書耳。此書固當讓青溪獨步矣。

釋無可

無可大師。予庚辰同榜方密之也。公名以智。幼稟異質。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書畫。雙鈎填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擂鼓。優俳評話之技。無不極其精妙。三十歲前。極備繁華。甲乙後。雖疑受具。然

嗜枯寂。蠟衣糲食。有貧士所不能堪者。於是謝絕一切。惟意興所至。或詩或畫。偶一爲之。然多作禪語。自喻而已。不期人解也。施尚白云。予昔同無道人。自蒼梧抵廬山。見其乘興作畫。多用禿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猶此何物。此正無道人得無處也。指此二圖。則道人之禪機畫。亦露一斑矣。

石谿和尚

石谿和尚名髡殘。一字介邱。楚之武陵人。幼而失恃。便思出家。一日其弟爲盜所逼。公取戟手首。覺鏡數四。忽舉剪碎之。并剪其髮。出門徑去。投龍三三藏菴中。旋歷諸方。參訪得悟。後來金陵。受衣鉢於浪杖人。杖人深器之。以爲其慧解處。莫能及也。公品行筆墨。俱高出人一頭地。所與交者。遺逸數輩而已。繪事高明。然不輕爲人作。雖束以兼金。求其一筆。不可得也。至所欲與。即不請。亦以持贈。予從瑤星張子與交。因乞作冊子數幅。公欣然命筆。自題云。殘山剩水。是我道人家些子活計。今被櫟園老子奪角爭先。老僧祇得分疆頭半箇芋子。且道那半箇。磨他目覩面。再與一頓。方卻村題其畫云。曲曲村墟歷歷眞。長鑱不共短筇論。非關筆墨多殘漏。老衲山樵自隱身。瑤星云。舉天下言詩。幾人發自性靈。舉天下言畫。幾人師諸大地。舉天下言禪。更幾人拋卻故紙。摸著自家鼻孔也。介大師簡中龍象。而躡祖席。然絕不作拈椎豎拂惡套。偶然游戲濡吮。輒拉第一。此幅自云。效顰米家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處。所謂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耳。

釋漸江

釋漸江。歙人。本江姓。爲名諸生。甲申後。棄去爲僧。喜做雲林。遂臻極境。江南人以有無定雅俗。如昔人之重雲林。然咸謂得漸江。足當雲林。隱居齊雲。不妄爲人作。冊中二幅。汪舟次索以相贈。別有一二立幅。則君以寄余者。君未五十沒。畫亦貴重。其門徒贋作甚多。然匡骨耳。此直須另覓雲林矣。

周靜香

周觀察靜香荃。吳門人。畫宗倪、黃。大士相尤得古法。李次公題其畫云。視荆、關稍潤。較董、巨微枯。此眞不爲古人所束縛者。近翁有云。非王蒙輩所能夢見。倪閣公曰。每歎古人用筆之際。逆其神氣。於人所不能見之地。故人莫能及。美人之光。可以食目。觀靜香畫亦然。靜香嘗倣元人作絕交圖。蓋別有所感云。高雲芝題曰。忽聞車馬來。俗務敗人意。相望了不關。曠然隔天地。程幼洪和之。劉峻廣繼交。此論洽人意。金蘊武來交。踞天而跨地。靜香能青州政績。長齋閉戶。罕與人接。余過吳門。靜香以札招余曰。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廟青霞宿。構頗爲閒嫻客所稱。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頗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穀。室不甚幽。然不燥不濕。頗可坐臥。室中所懸畫。雖太倉。然是李容邱手跡。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爲識者所賞。酒不甚清。然是三年宿釀。多飲頗不使唇裂。主人雖老。然不倦。頗能盡日奉客歡。樑園門。公事至。雖忙。然頗可偷半島暇。一徘徊樹石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述吳中逸事。以佐飲。天下無不忙者。況服官。然天下事亦忙不得許多。且過我飲爲是。讀此札。可想見此老胸次。

王石谷

王石谷畫。當為人。自號烏目山人。少從王烟客太常遊。太常精于繪事。且收藏古蹟最富。石谷攜卷。盡得其法。傲睨宋元人。無微不肖。吳下人多備其作裝潢為僞。以盛好古者。雖老于鑒別。亦不知為近人筆。予所見摹古者。趙雪江與石谷兩人耳。雪江太拘縛。恐無自得之趣。石谷天資高。年力富。下筆便可與古人冷暖。百年以來。第一人也。己酉歸予于白下。時予已謝世稍。石谷苦心於此中二十餘年。於予頗有知己之感。自題其畫與予云。嗟乎。畫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門晚近支派之流弊起也。陸、張、吳、邊、戴、遠矣。大小李以降。洪谷、石丞、逮於李、范、董、巨。元四大家。皆代有師承。各標高異。未聞衍其餘緒。沿其波流。如子久之蒼渾。雲林之清寂。仲圭之淵勁。叔明之深秀。雖同趨北苑。而變化殊。此所以為百世之宗而無弊也。洎乎近世。風趨鑒下。習俗愈卑。而支派之說。起。文、董、小仙、以表。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而後。吳門之派興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抉董、巨之情。後學風靡。妄以空間為口實。鄒、瑯、太原、兩王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遠邇爭相倣效。而婁東之派又開。其他旁流滔沫。人自為家者。未易指數。要之承訛踵舛。風流盡歇。自隨時搖筆。佇佇弱年。為世俗流派拘牽。無繇自拔。大底有實間者。深識、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穎茫然。識微難洞。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家。縱觀右丞、思訓、荊、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由是潛神苦志。靜以求之。每下筆落墨。輒思古人用心處。沉精之久。乃悟一點一拂。皆有風韻。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陰陽之辨。傳色有今古之殊。於是涵泳於心。縱之於手。自意不復為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先生為藝林宗匠。尤於繪事。素所研精。遂盡發二十年探求之業。默取所見宋元諸蹟。雜為摹倣。凡一十六幅。彙成一冊。并自述所歷甘苦。與時俗宗趨之弊。冀發我益。蓋亦騏驥長鳴於伯樂。龍劍耀采於雷公。士遇知己。不能自讓其短耳。自敘若此。可知石谷之於畫矣。予收合畫冊五十帙。前後幾四十年。得石谷最晚。而蒐羅之役。亦畢於此。庶可以壓多寶船也。王阮亭嘗題其畫云。不必千金買范寬。天機絕處到應難。太常無恙廉州在。爾取三王畫苑看。廉州、元照太守也。其為名流賞識如此。

方都村

方侍御都村。名亨咸。坦菴太史仲子。少年科第。為名執法。吏治文章之外。精于八法。旁及繪事。早年不過遊戲筆墨。患難餘日。一借不事。舒寫其抑鬱無聊之氣。故其畫更遒。海內士大夫。以畫名家者。程青溪、顧見山、及侍御可稱鼎足。然侍御足迹幾遍天下。五嶽之外。如點蒼、武夷、羅浮之奇。無不遍歷。匡廬、黃海。又其庭戶間物耳。故其所見。無非粉本。不規規於古人。此所以更勝於古人也。侍御從兄無可和尚。為予同時見。兩家患難中。復與其弟與三。結兒女姻。故侍御甚愜予。雖甚愛重其筆墨。而於予無客也。年來為予作。不下數十幅。皆與予論畫云。半千畫士士畫之論詳矣。確不可易。但謝赫畫品。猶有漏焉。但神逸品於神品之上。似尚未當。蓋神也者。心手兩忘。筆墨俱化。氣韻規矩。皆不可端倪。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一而不可知之謂神也。逸者軼也。軼於尋常範圍之外。如天馬行空。不羈縛為也。亦自有堂構窈窕。禪家所謂教外別傳。又曰別峯相見者也。神品是如來地位。能則辟支二乘果。如兵法。神品是孫吳。能則司斗擊嚴之程不識。逸則解鞍脫馬之李將軍。能之至始神。神非一蹴可執也。是神品在能與逸之上。不可概論。況可抑之哉。半千之所謂神者。抑能事之純熟者乎。總之稍事商事也。品事也。騁中無疑卷畫。筆下有一點塵。便窮年累歲。刻畫雲研。終一匠作。了何用乎。此眞實者所以有雅俗之辨也。豈士人之畫。盡逸品哉。我公精於畫者。必不河漢予言。

王子京

王子京使君。蜀人。不以畫名。偶然落墨。便有塵壒之想。丙戌與予同官江南。為予作一二小幅。筆意在黃子久、吳仲圭間。蓋荊州簿苞題云。畫法即書法所在。畫至脫化譜格。即書家所謂離鈎也。子京生處活處。與作家迥別。張瑤星題云。冉冉綠陰中。位置層軒好。松外亭空天更空。大關孤亭小。石壁絕蹤攀。明月聞長嘯。豈後還藏千萬峯。峯際閒雲繞。

姜綺季

綺季名廷韓。山陰大宗伯子。風流倜儻。詩畫文章。無不登峯造極。繪事由小外。猶精寫生。更半千題其所臨翟白花冉云。綺季名家子。所藏佳蹟甚富。如翟白、艾宣、丁貺之流。皆極力摹寫。非令人隨意所到。不事章程也。綺季能世其家學。可出而撒鹽和梅。而故效兒女子施朱調粉。此非善家所能測也。

龔半千

龔半千賢。又名豈賢。字野遺。性孤癖。與人落落難合。其畫塢除蹊選。獨出幽異。自謂薄無古人。後無來者。信不誣也。程青溪論畫。於近人少所許可。獨題半千畫云。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邱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半千早年脫白門雜遝。移家廣陵。已復脫之。仍返而結廬於詩涼山下。蒔半畝園。栽花種竹。怒然自得。足不履市井。惟與方翕山、湯岩夫、潘遺老。過從甚歡。筆墨之暇。賦詩自適。詩又不肯苟作。嘔心抉髓而後成。惟恐一字落人蹊逕。酷嗜中晚唐詩。蓋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本。曾刻廿家于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係。半千眞中晚之功臣也。予嘗過半畝園。贈以四律。附錄之。於世殊無事。經年合閉門。自衣鮮墨汁。烏儿潤花奴。亂竹三更雨。空山半畝園。畏人當屐跡。感激虎狼恩。野老閒稱病。柴門永日關。疲骨生筇屢。修竹蔽衰顏。得酒看人醉。成詩肯自刪。夢中頻過閣。大月好風間。萬累已全息。荒園足自怡。棋逢今態好。酒外古心危。妙畫殊無意。疲書若有思。肩輸亦可飽。努力莫言衰。產遠今高士。武林一畝田。約君為隱侶。交我舊忘年。僻地誠難覓。同心亦可憐。投人眞隔世。獨坐聽鳴泉。產遠胡介。與半千為世外交。隱虎林一畝田。

讀畫錄卷之三

黃濟叔

黃濟叔經，別字山松，書法圖章之外，尤精繪事。在若盧時，惟日以篆籀詩詞自娛，間亦遊戲筆墨，未知其如此之工也。與予後先返江南，顧予自下，始放筆爲予作數小幅，蒼古清遠，全倣黃吳。未幾予赴青浦，叔乃死。於友人酒間，展閱此冊，爲之愴然。黃俞邰題云：長松落落來高士，瀑布遙遙下遠岑。想見吾宗黃叔度，高寒命筆此時心。張瑤星題：取境不高，則雲霞之氣不鮮，肆眺不遠，則林壑之懷不暢。崇岡絕壁，以謝煩喧，曲徑平臺，以供嘯咏。若有知者，吾必過而問之。予在邗上，重見叔濟，賀之十絕句，附錄之。憶爾歸成我復東，深扉望豈更相同。疎燈再聽秋花好，即夢含毫板屋中。臨背霜寒客路親，年前此日見君還。歸來不索荊關畫，得看江南別後山。憑教荒愴永相望，願始寧知有故鄉。萬切誰能除舊態，烟雲一見又尚量。不然皋陶筆亦奇，蒼林海岸墨淋漓。隔岐類有荒唐話，並擱江山憔悴疑。秫田菊徑久荒蘇，舊日經興近在無。念爾篋予應有意，倉皇急示五湖圖。好友能歸願未全，支筇日夕望征鞭。荒涼更莫關關雎，寄報龍眠蓋已還。勞君北望盼飛鴻，舊杖重扶南退翁。孺子相期胡不早，圯橋更爲寫黃公。夢外逢君淚袖收，依然明月舊邗溝。當時莫道無歸思，日勸黃疑寫釣舟。關前征鴈背南來，誰道蘇邊是夜臺。待得長和人刻後，同君細細寫龍眠。時聞龍眠方公南還。吮筆圖牆雨雪濃，烟巒再展事依稀。鱸邊濁酒眞相勸，賴爾先還引我歸。在昔門開濟叔章，學之天，物外能全樂。老身萬竹表，遺看高下綠，飽飫他新紅。大幅書猶在，小山賦本終。學知江上約，一夕盡成空。喜我更生返，知君江上來。烟雲紛老眼，雨雪向深杯。海興吾方寄，泉臺客不回。惟傳臨化去，失喜效于嵇。若化去，方欲酒賴伐，自以死是樂，不足怖也。

張爾唯

爾唯太守學甘，又號約菴，由陰人，畫倣董北苑，辛卯秋，爲予作數幅，極爲程青溪所賞，題云：此道寥寥，得其解者，唯約菴吾友。差足與語，不復多見矣。是幅筆意從江貫道來，無可趙，雖有六法，而寄意本無一法，妙處無他，不落有無而已。世之目陸筆者，以其爲淡所礙，其目文筆者，則又爲無礙所礙。此中關捩子，原須一一透過，然後得出自雲，得大自在。一瓶春秀，非人非天，不然者，境界雖奇，作家正未肯耳。然亦不可執定一樣見識，以印板書讀，甲乙品題，倘有碎卵彈丸，詮藥成漢，何妨更具慈心，以藥來一瓶，詩盛千世者今耶。曾秋吾趙云：筆勢突蒼，吐納北苑，不作元人俗薄氣，像公雖無賞識家，終以爲正法眼藏。吳梅村題：請看韋白新詩句，能作蘇州刺史無。爾唯名家老筆，晚得吾鄉一都，論者并其書畫參之，即此幅眞迹倪雲林，疏遠簡遠，移入詩中，可入香山蘇州兩集，而見怪流俗，殊可笑也。

許有介

許有介，又名友眉，字介壽，閩之福州人，生員先生子也。有介書如其詩，蒼勁有致，無一毫烟火氣，筆意作竹，即用之，因予累至京師，渡河而北，不復畫竹，忽放筆爲枯木寒鴉，倉涼之態，不可把觀，蓋無聊之氣，一寄於此耳。嘗畫蔡鴉塞圖，予爲作歌云：許生嫵強好畫竹，整整斜斜風颯颯，向北怒不見此君，一心惟愛寫枯木。南司夜夜北風多，呼酒不來可奈何，硯凍杯乾不肯睡，秃筆閒從冷坑呵，呵筆搖搖拂敗紙，童童腹饑無樹理，燈下微覺龍虎姿，離離欲死不成死，雨鞭風撻老蛟饑，左攫已絕右拏雖，心憐欲飼好顏色，粉墨兩看無所施，淺者屈指深屈雪，白摧龍骨黑老鐵，到底不能看作薪，此公雖苦有高節，半夜饑聞烏亂啼，棹棹札札明月低，蒐樹何曾集冷翼，不知飛向誰家棲。許生見鴉長太息，萬巢突兀生胸臆，鴉來而爾鴉前，吾將集子以奇墨，我樹雖枯得大年，南枝不脆北枝堅，關河雪冷謀且急，暢飛暢舞好更遠，夜深鴉與蔡鴉語，上下四旁同一處，嘈嘈切切無留言，我歌樹和恢莫拒，朝從昭陽殿裏來，千門萬戶一時開，鑾爭鼓之舒平舞，親見新衍吹律回，鳩樂聞房鵲笑大，六道我酒奉相賀，吾徒豈不憶寒號，枯枝得坐且同坐，楊柳叢身憶白門，欲飛不飛憶黃昏，此心流水孤村外，此地難言好久存，草屋風飄不成畫，放筆與鴉爲酸語，不知幅間與樹間，更殘月黑聲聲哀，許生畫竹竹盡情，許生畫鴉鴉有聲，但是一點兩點墨，何至遂與蔡鴉爭，許生憤及悲塞鳴，會使墨光有奇吐，嘯嘯天上鳳凰鳴，日寫梧桐千萬樹。

張大風

張大風風，上元人，家貧，惟客除地，每天雨滴隘，時以書案上，當暴日，嚴冬冰雪，與鄰舍生談，脇脛立，或移刻，凄亡不再娶，大風書無所師授，偶以己意爲之，遂臻化境，蕭然清遠，幾無塵路可尋，秣陵書家，梓潼

孤行者。大風一人而已。貌頎偉。美髯鬚。類之似深山老煉士。工詞章詩賦。少時爲諸生。甲申後遂棄帖括。衣短後。佩劍帔。走北都。出盧龍塞。登昌平天壽諸山。所至公卿爭相迎。大風揮麈應之。有中貴子招飲。邀帝幕中。大風起立瞪目不答。酒罷引去。一日興盡。即治裝衣色衣。騎驢而歸。性豪爽。多寓僧寮道院。不一省其家。所爲詩若詞。皆秀警可誦。與人處渾渾不露圭角。晝尾署眞香佛容四海。或稱昇州道士。病目腦。疾篤。自題墓石小像卒。壬寅余自北回。邀大風過高座寺。相聚五六夕。夕予作冊中諸幅。已又以小冊貽我。未數月即歸道山矣。傷哉。瑤星曰。予仲大風。死後入夢。衣冠甚偉。出袖中文。屬余爲流通。自云居天上。爲散仙甚適。新構小屋。繪諸葛柴桑二像。供其中。仍以筆墨遊諸上。別詩甚多。最後。塊星作詩紀夢。詩錄於後。與予稱同志。天悔各暢然。生當魏晉後。詩續鄴都前。四海留雙履。千秋共一弓。雨花亭下月。相與踏層烟。一荷鍤來高座。相從只比鄰。地荒蘭蕙少。年老弟兄親。命酒聊驅俗。寫山緣救貧。前修湮喪後。風雅稍斯人。二忽邀歸城市。憐予更索居。幸留肝膽在。所惜往來疎。每見僧來靈。時從客借書。何來摩詰病。恐是散花餘。三竟將謝人世。癸陽隔幕烟。星眞應名士。死不媿前賢。好友收遺帙。慶踪失大年。夜臺過妻子。慰語識衣冠。四上界多官府。恬君汗漫遊。雲中新卜宅。天上得埋憂。筆寫黃金榜。名鐫白玉樓。英雄能辟穀。應是漢留侯。五欲別還相送。醉來霜氣清。曉烟殘月影。冷露遠鐘聲。遺蘚當詩讀。新詩誰主盟。平成如夕降。細與說陰晴。六大風道書。有雙鯉寄詩。上樂亭詩餘。楞嚴綱領。一門反切。病中付鄭汝器藏之。一門反切法甚簡。但用音和一門。使學者一調音韻。便得可以不習等韻。師人通韻書。是大風生平最得意著述。丁未秋。汝器出其藏稾。欲其徐起渭開呂之詩。同梓之。杜蕁略爲傳。會汝器爲一合衆。又不果梓。後爲一友攜去。遂失其半。至今惜之。

程穆倩

程穆倩。遂。自號垢道人。新安人。家廣陵。楊孟載評黃子久畫。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顧指氣使。無不如意。近人惟道人能之。道人詩字跌宕。頗頗第一。獨於畫深自斂晦。惟予能知其妙。道人亦自喜爲予作。嘗自題其畫云。余生平有媿辭。方今海內宗工林林。焉不敢仰視其幟。於時家孝廉侍郎。張溟陽大行。登峯造極。十數年雄絕今古。余遂一意藏拙矣。周夫子納瓦礫于珠玉之側。爲之汗下不已。倪閣公題。不見穆倩久。每誦其風雨出郭篇曰。焦俊姿怪哺。奇溫竟御繡。除夕青壁詩曰。帝王輕過眼。宇宙是何鄉。以爲胸懷結曲。不減少陵。閱此幅。又覺我於千巖萬壑中矣。吳六益題。昔人夢蛟蛇糾結。便工草書。此幅畫復有夢耶。何以神行其間也。沈朗倩一絕。老筆含蒼秀。遊神畫巨間。故人詩境好。悟入兩宗禪。王吳處題。穆倩與余爲石交。自言不昔多畫。張藻有生枯筆。潤含春澤。乾裂秋風。惟穆倩得之。

張稚恭

張稚恭。名恰。字稚恭。溟陽人。家維揚。舍人詩文。雄視一世。尤好作畫。晨夕與程穆倩處。士往來。故初年畫與穆倩無辨。後自變以己意。尤有渾渾之致。予渙字水若。亦能畫。但恭自寒外歸。家既破。以賣畫自給。張小篆示人曰。一幅值若干。一筆一幅值若干。人高之。

楊龍友

楊龍友文驄。一字山子。貴州孝廉。家秣陵。工畫。善用墨。初爲華亭學博。從董文敏精畫理。然負氣頗異。不規規雪間蹊徑也。後貴陽之勢漸張。急於功名。不復唱渭城。人有求者。率嗇嗇伯舍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董文敏題冊中一幅云。意欲一洗時習。無心讚毀間作生活者。壬勝時曰。予少從龍友夫子遊。見其下筆如風舒雲卷。神爽奕奕。自歸道山。嘗入嶽麓。觀此幅不勝仙翁龍蛇之感。釋無可曰。同蹟墨妙。推龍友、超宗、子一。皆以蒼秀出入古法。非復散雲間、毗陵。以儒弱爲文瀋也。吳園次題龍友畫。不見楊公二十年。書中嚴壁徜徉然。當時若有扁舟在。呼出人間郭恕先。王貽上在雲門寓。題龍友畫。乙巳夏。冒雨登縹山絕頂。見僧舍壁上。有龍友畫。孟津先生題云。筆帶烟雨。蕭疎而遠。止以無意得之。爾時眺聽之美。數染之工。書法之妙。眼中頓有三絕。北渡以來。憶昔遊苑如昨夢。今披櫟下所藏龍友小景。便使棲霞舊遊。歷歷在目。何時擺脫塵鞅。結茅山中。與僧紹卜鄰。閒筆三歎。

楊無補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又字曰補。吳門人。嘗畫小幅。大不盈尋。自題云。水繞郭外山用點點皆倪、黃、粉本也。金後明題。此幅是龍友令永嘉時。古農遊經其地。憶寫所見。秀潤深朗。擬元人之勝。龍友曾爲古農作小幅。相以相贈。筆致亦絕類此。可知良友氣味相入也。兩君並與予習。古農契好尤篤。龍友既歿。古農亦墓有宿草。對此可勝於邑。王阮亭一絕云。布衣曾說楊無補。筆墨風流自一時。留得永嘉遺蹟在。殘山剩水也堪思。

趙雪江

趙雪江澄。一字湛之。穎州人。嘗移家東萊。又移膠西。移大梁。晚移濠上。所至人爭重之。君嘗善臨摹。常入長安。從王孟津遊。多見大內舊藏。皆縮爲小幅。無一筆不肖。君爲余做舊二十幅。余歸之王逸菴侍御。後爲流球國王所得。永作海外之珍矣。雪江又作四十幅。皆有孟津滿幅小楷。眞尤物也。君擬歸余。後君卒。爲濠梁人得去。余至今思之。性好奕。又工臨帖。善寫照。予師張林宗先生。沒於黃流。余恒思追摹先生小照。偶以語君。君曰。大異事。今夜方夢林宗。授我以筆。當急歸圖之。遂髣髴如生。公子允集。見而伏地哭。乞歸藏於家。雪江別吾師。垂二十年。而故人容貌。猶往來胸臆。一落筆便肖。如此交誼。何愧古人。不獨歎其技藝之工矣。君偶得漢銅章。文曰趙澂。凡得意之作。皆用此章。余瀋心趙雪江飛雪圖。曰。趙翁老矣。好穿紅衣。擲杖行雪中。此幅殆自寫照也。爲趙數語。畫水是山。畫山是水。高松橫崖。飛雪滿紙。烏巾紅裘。倚樓誰子。睨而視之。趙雪江氏。王貽上題雪江做雪詩。翠峰飛雪圖。寒色冥冥。下巖壑。千峯萬峯雪初落。瀑布無聲溪澗凍。紅樹微茫數孤閣。閣中有客方縕袍。當杯氣與蒼山高。遙看飛鳥落何處。如聞落木鳴東皐。岸迴路斷少人跡。稍見老樵下巖隙。高低遠近一溪通。晦明合沓千重隔。右丞昔日居藍田。山水落筆窮自然。雪岡漁市盡高妙。繼瀟湘眼前。此圖會入宣和譜。董巨荊關焉足數。兵火相尋六百年。玉霞金顏幾更主。雪江老筆妙入神。臨摹古本幾亂眞。縱教唐宋多能手。未必常逢如此人。宋荔裳曰。往歲丁丑。

雪江訪先大夫於山園。時方秋也。夜坐溪上。命童子撲螢火數十餘。納紗巾中。遙望之。火齊明珠。飛光燭路。雪江行歌自若。其風格高邁類如此。孫北海先生曰。雪江作畫。或一日數幅。或數日不成一幅。或先詩而後畫。或先畫而後詩。余拈出題畫詩四十首。梓之。北海先生。刻其四十首。余擇其三錄此後。漠漠江天雪霽時。曙光雲影半參差。柴門初啓寒鴉噪。已有漁人理釣絲。又。懸崖琪樹靜乘陰。流水何人解鼓琴。獨坐石砰觀始作。晚風吹雨過前村。又。布袍攜杖訪山家。宛轉層岡不厭賒。但見主人渾一笑。豆花棚下做胡麻。雪江子申。字坦公。孫。亞字秋。俱以畫名。

宗聞先

宗聞先。號晴雪。小幅。自題云。晴雪滿竹。漁溪漁舟。如月之曉。如氣之秋。落款處止題一蘭字。王宗伯見之。誤以爲沈朗倩。題云。做吾家摩詰雪圖。朗倩自是老到。北海夫子爭之曰。此開先筆也。冷倩如對開先。予笑曰。此開先丁亥在高郵舟中爲予作也。幸老樸猶在。不然又開後人幾許辯端矣。王阮亭曰。此是畫苑中一則佳話也。

沈朗倩

沈朗倩。號吳人。嘗遊白門。名噪甚。爲予作南北宗各二十幅。俱有妙境。每畫成。多自題於上。亦多韻語。性好微遂。故不甚爲人所貴。每落筆必曰。吾家白石翁。晚遂自號石天。自擬在石田上。然歟。

謝仲美

謝仲美。成。其登甫彬。名道齡。本吳人。移家秦淮。與僕鼠衡而居。仲美從其尊人學書。而加以秀潤。山水花鳥皆擅長。寫生尤逼肖。有賴上三毛之妙。先君作後一大像。無分毫假。欲以小像傳模於大幅。因告之仲美。某處肖。某不甚似。仲美曰。我固從太公遊。可意而得也。隔數日以所圖來。曉見弟以及妻孥。見之。無不伏地痛哭。仲美貧。而爲人醇雅克孝。了非時流可及。仲美與予同庚。予自北回。值仲美生辰。與一詩。依君父子秦淮住。同廂朱欄理釣竿。幾度盤花吾輩老。百年蘿薜酒杯寬。芳州鷗鷺拋書臥。絕塞人歸借畫看。但得烟雲常作供。不須努力已加餐。予丙午季秋。返自雲門。仲美載酒醉我于偶遂堂。酒半謂予曰。向索公一詩。久不與。今公歸矣。曷書一筐。出入我懷袖中。予諾君。不十日。君還近山矣。傷哉。偶得一詩哭君。御書筐上。囑令予焚之靈几前。誌吾不敢死仲美也。敢謂交生死。我歸爲哭君。花秋誰更君。被硯竟須焚。骨瘦千條雪。情閒一片雲。空憐昨日事。載酒意慇懃。嗟夫。予乃至爲此輩詩。以送仲美。豈不悲哉。

吳遠度

吳宏。字遠度。與予同家雪林白馬間。生長於秦淮。幼好繪事。自闢一徑。不肯寄人籬落。癸巳甲午間。渡黃河。遊雪苑。歸而筆墨一變。縱橫森秀。蓋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予目遠度曰。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君殆畫中之陳同父歟。池中立以其大度。得名曰寬。遠度亦名宏。遠度偉然丈夫。人與筆俱闊然有餘。無世人一毫瑣屑態。合范吳論之。世未有不豁然大度。而能以筆墨妙天下者。宏與寬並傳矣。彼此圖者。能不羅列下拜。予嘗聽之詩云。幕外青霞自卷舒。依君只假住村墟。枯桐已碎猶爲客。妙畫連神獨示予。過雨閒拖花外杖。臨風對展柳陰書。深慙莫戀青溪好。白馬雲林若有居。

高蔚生

高蔚生。岑。康生弟。康生有聲藝苑。豫章艾大儲。負人倫鑒。言林陵以方法行之。倜舉眾者。高皐一人而已。皐、康生名也。岑與皐同有時譽。予與皐交最久。晚乃交岑。岑長髯如戟。望之如錦裘駿馬中人。然喜佞佛。早年即脫棄舉子業。學爲詩。詩好中晚。恒多警句。始從法門道所遊。伏臘寺。居茹蔬淡。雖年少。酌然靜默。眉間無浮氣。幼時學同里朱翰之畫。晚乃以己意行之。册中諸幅。皆在南郊山寺。松影泉聲中所成。浮靈既盡。蕭蕭引人入靜地。信夫筆墨一道。不當向十丈軟紅塵中購也。所公筆墨妙天下。又收藏最富。予嘗在松風閣。見岑與公永夜靜談。離塵位置。兩人者本間。即以一住畫。蟲蟲欲見之素壁。岑每以香本所得。急落予紙。然亦落紙。或半竟。兩人者本觸觸相生。別多幽緒。迨成時。乃無初商一筆。以此發揮刻骨。益入微妙。潘君之筆。樂君之舌。宜解岑者。恒多所公云。所公吾友。傳佛鍾擲江也。皐與岑皆至性過人。所居多蕭蕭。間綠冷翠中。兩高士在焉。奉蠟母。備極色養。往皐與岑。送予至大江。予別以詩。有晨昏蔬筍饌。兄弟鞭羊居之句。可想其怡怡之致。皐畫水仙。爲魏考叔所歎絕。然方攻制舉業。不能畢力肆志也。

高雨吉

高雨吉。名遇。康生子也。予愛其俊爽有逸氣。以從兄子恭女妻之。喜作畫。棄舉子業。從事。即師其叔蔚生。而邁上之致。自不可掩。嘗爲予作落筆晚眺一册。光景直超然天半。正如青蓮妙句。出自天才。非鄭鳥寒瘦可比也。吳門王石谷。見而歎異之。謂此道後來之彥。能容輩羣者。當推雨吉。

樊圻

樊圻。字會公。江寧人。工山水花卉人物。莫不極其妙境。予庚寅北上。遇王孟津先生於旅次。閱所攜册子。孟津最賞會公小幅。時年六旬。燈下作蠅頭小楷。題其上云。洽公吾不知爲誰。此幅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若有德淳儒。敦龐溝淀。無或無恍。燈下睡覺。覺小雷大雷。紫溪白居一段。忽移于尺幅間矣。又云。是古人筆。不是時派。時派即鍾譚詩也。小印模糊。誤視會公爲洽公。會公後即以洽公行。蓋知己也。見沂字洛沂。筆墨與會公有雙丁二陸之名。居迴光寺畔。疎籬板屋。二老晚築其中。蕭蕭如神仙中人。予贈之詩云。兄弟東園戶自封。不教人世見全龍。疎燈夢穩長橋雨。破硯敲磨近寺鐘。白嚼荒唐騎五岳。青來遙遞筆三峯。北山雲樹蕭蕭盡。老去朝朝拜廢松。可以見其高致矣。

張損之

張損之。修。其先吳門人。家秣陵。性猶介。自闢三徑。予蹤峯寺側。雖落落然。花竹靜好。偶然欲畫。即紙爲數筆。倦則棄去。最不耐促迫也。工山水花草蟲鳥。更好繪藕花。人爭購之。君常獨坐鬱峯。雖樓。反扃其戶。不聞聲息。遐想雲外。肅然晚筆。宜其落紙皆非凡近也。周雁峯曰。于詩言工畫荷花。獨步一郡。宋寧宗時。進荷花幅。其名益重。損之此幅。別有風味。反恐詩言未必逢此。損之畫春燈。絕佳工。至今人多藏之者。重損之畫也。

胡石公

胡石公諱、秣陵人。石公善嘯、腹便便、負大力、善勇、而最工寫菊。菊冷花、經石公手、洗盡鉛華、獨存冰雪、始稱眞冷、然筆墨外、幅極香豔之致、此則非石公不能寫也、惜哉、未六十而沒、子清、濬、皆能畫。

葉榮木

人言榮木異人殊性、又不耐交、以予觀之、豈不信然哉、李對臯不欲觀自傳詩、恐啓饞回心也、予藏榮木畫、每不欲觀、然不能禁、每展玩、開口與眉交并、蓋此老善結構、能就目前所見、一一運之紙、一經其筆、雖極無意物、亦有如許靈異、故往往引人勝地、常爲予摘陶詩、作小幅滿百、用筆楚楚、是陶公句倍增幽潛、余作百陶舫、於閩署藏之、時攜以自怡、患難中爲壯懷之凹、但師其意耳、皆未執贄揚士也、相傳節欲刻、會稽姜武孫見之、謂得未曾有也、人傳榮木出姚簡叔見榮木畫、如魏夫人見鍾太傅筆畫、有此子必蔽我名望間人、流寓白門、無子女、貌類閨孀、宜其性與人殊歟。

讀畫錄卷之四

馮幼將

馮幼將、越之會稽人、爲予總角交、少時開作山水人物花鳥、極奇秀、每出人意表、三十後遂棄去一切、惟寫梅竹蘭石、有求者輒應之、取適己意、初不計工拙也、幼將竹宗湖州、眉山派、知者絕少、嘗爲友人畫徑丈壁、盤礴揮毫、頃刻就、如身入茂林中、清風拂拂、又爲友人捧長幅數丈、乞爲寫蘭、幼將潑墨而就、香氣滿室、賓客以下、無勿聞者、知鄰女心痛、點睛破壁、粘詣所至、有確乎不爽者、無是爲幼將異也、幼將性沖融、深埋解、偶爲賞音標舉、觸引不窮、至衆賓雜坐、喧塡紛遝、默如也、意有不可、人不能奪以秋毫、而與物無忤、不見埋沒情險之跡、爲詩及詞曲雜文、有當世知名之士、不能望其階戶者、而往往爲其所掩、幼將亦不與之競、此豈當世之人哉、幼將嘗學南宮、通內經素問家言、醫藥多所奇驗、世皆不得而名之、名著遠、尚予賞之、以爲望有、予與幼將生同歲、年支只異一字、而予之躁妄、君之沖默、遂有仙凡福、愧幼將者、豈止合斷流、暖婦堤章絲、晴入水天紅、遠樹皆山色、深雲半雨聲、白沙新鳥跡、青竹老漁竿。山居雜句・野市爭春醪、新塘急暮春、香影花臨砌、寒聲竹到牀。贈友　無邊作客意、不奪故人心、孤枕寒更入、殘燈細雨來、俱作句也。

楊元章

楊元章、維揚人、寄居秣陵、工山水、有品行、家固貧、又無子、晚益無所依、與許妻對坐荒池草閣中、晨夕禮佛、雖晨炊數絕、嘯咏自若、不妄干人也、年七十餘、竟以貧死。

李雲谷

李雲谷根、候官人、工詩、楷篆籀之學、嘗註廣金石韻府、余爲梓之、以行於世、雲谷嗣章逼秦漢、書皆有遠致、佛像極靜穆之致、見之使人增道念、閉戶食貧、蕭然高咏、甚不可耐、則吮筆爲江上數峯、以自娛悅而已。

許子韶

許子韶儀、無錫人、貝氏李采石者、工繪事、子韶一見欣然寫其技、多軼出其上、工山水、而於花草蟲魚、尤極精致、范質公先生嘗言、子韶畫花能香、鳥能聲、來友石亦頗重之、余在閩、從許有介見子韶畫、抵雲門、晤堵芬木、托爲購之、君特遣使至吳門、頃復破關而予書、所得君畫、亦頗滿志、君好神仙家言、工篆籀、圖章稱能品、尤通醫、所著詩集甚夥、君一子名曰師、幼時失去、頃君在余齋中、忽傳通州使至、持一函、則公子手書也、云單外欲有所成立、卒不就、今依通州某將軍幕、妻生一子、十四齡矣、先歸以代溫凊、見神采頗奕奕、咸謂善人之報云、己酉冬、客死閩之劍津。

方爾張　凌又蕙

方爾張、學畫於鄭千里、故其佛像山水、皆似千里、而稍加流動、凌又蕙、婉、學畫於爾張、其佛像山水、亦似爾張、而有出藍之譽、其道乃大行於維揚、朱近修題爾張畫云、辛丑秋日、遊靈山寺、幽澗鳴泉、高松翠、逶迤深入、獨見一僧在道上行、翛然自得、意趣淡之、今觀此畫、還我舊遊、引人入勝地、何必身去此山中乎、邵止雄題又蕙畫云、空山鬱蒼蒼、長松出林表、所以將山徑、無人亦自好、莊濟巡題云、性癖嗜爲、色工、聊將枯木寫寒空、灑然落落成三徑、不斷青青聚一叢、人意蕭條看欲雪、道心寂歷悟生風、留得無邊在、又見歸鴉夕照中。

姚若翼

姚若翼字伯右、一字塞玉、爲人疎宕豪爽、大有晉賢風致、不多爲詩、而出語自高、工畫梅、得法於秋澗先生去、閩北上、白嶺上梅花開已遍、渡河始見一枝新之句、蓋紀江南北花信之不同也、今歲在江南、允吉公家傳、而以意趣而化之、縱橫曲折、疎密大小、意匠經營、絕無重複、當其濡筆肆應、兔起鶻落、不改自以爲補綴事所未備、實則華光元章諸公蓋想所未及也、予嘗錫瑤星詠其畫扇云、余在閩、送郭生去、閩北上、白嶺上梅花開已遍、渡河始見一枝新之句、蓋紀江南北花信之不同也、今歲在江南、一過、江南河北、一年花事、如是盡矣、伯右取鍾山梅瓣、加枝幹其上、蓋幻枝幹作返魂香者、同人有姚梅之目、非謂伯右以畫梅世其家、意、謂庾、元嘉、西溪、銅坑外、天壤間又有此種耳、與君與予同家江上、同客青齊、折來成晚、看去鄉思、誦少

陵詩。令人百端交集矣。

葉君山

葉君山有年。華亭人。畫宗孫雪居。册中皆陳階六同年爲余索得者。今年八十餘。尚吮筆不倦。張友鴻臣、君山爲雪居之首座。而又與酌於文度、竹嶼之間。故出奇無窮。遂成作手。

沈遠夫

沈遠夫樹玉。虎林人。善寫生。無近人媚氣。兼工篆籀。在都門作寒梅一枝相贈。頗極幽韻。金都孫道和先生題其上。遠向于京師。爲余作芙蓉枝竹。視此爲疎。蓋春葩欲豔。秋意欲疎。豔如艷妝好女。疎如野服高僧也。

朱近修

朱近修一是。海寧人。以詩文雄視一世。作江上數峯圖。淡遠盎閎。恰人心目。是李山顏寄余者。曹子頗曰。余與近修同研席者二十年。自未見其畫。亂離之餘。遊戲爲之。便自神詣。近修有爲可齋集。與古大家爭衡。頗有可傳者。丁未夏。過白門。與余論畫。語語當行。其集中諸小記。妙極形容。顏有繪畫不能盡者。顏奄又何疑焉。

陳原舒

陳舒字原舒。一字道山。從松江之朱家閣。移居金陵。構小園於雨花臺下。吟詩作畫。恰然自得。所作花鳥草蟲。在陳道復、徐青藤之間。而設色深淺。更饒氣韻。廟中人士。得其片紙。皆知珍重。原舒素豪邁不羈。嘗遊東牟。登蓬萊閣。遨嬉觀海。獨舉數大白。旁若無人。索筆書眇平小矣四字。一貴客稍以語挑之。原舒擡臂起。欲持投海中。座客驚駭。力勸而止。故來金陵。乃更謙飭。每風月晴好。揹腹緩步。或過市上。人留之飲亦飲。雖府史居沽。赴酒往亦不拒。欣然便醉。醉輒高歌數調。曼聲遏雲。或謠之歌。則不歌。人莫能測也。凡畫必自題。信手疾書。不由思索。而皆有韻致。嘗爲予作數十册。自題有云。擔囊登春冒柳烟。城中別有賞花天。綺羅珍饌時時病。染飯麻衣忙到年。又云。山秋人亦不能由。率性依秋弄釣舟。釣得魚來沽得酒。杖藜還上水邊樓。錢湘靈和云。人間何處不巢由。蘆蕩橋青繫小舟。多少釣鰲海上客。月明羣負酒家樓。

和子長

和子長發祥。河陰人。移籍祥符。能畫毛翎花卉。雖雪臺先生之孫。然其父玉炎。鄙俗狡獪。故子長間見不廣。極其所至。歸於惡道而止。余册中只存其鵪鶉。

江遙止

江遙止處士念祖。歙人。時寓虎林。字雪皆。極力摹古。然頗有自得之致。嘗作畫與子。自題云。黃子久沒。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訣雲林老人。未爲得二家宗法。即此可知遙止自命矣。晚年隱金衢間。閉門深山。罕與人接。范文白題遙止畫曰。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大且。昔人欲以五百卷。益趙令穰畫心。便是此意。

郭去問

郭去問鼎京。嘉清之綿亭人。著有綿亭詩集。余爲序而行之。君詩芊綿可愛。畫如之。册中一冠。爲予作數千竿竹。巔一圃甕。老居七趺坐古先生前。方樓閣題其右曰。懶增邪。拾得耶。人生何幅。願克至此。但恐樑居士。未必能其此老。煨芋圃甕中耳。山陰郝文載題一絕。石邊流水巒珊珊。翠滴蒼蒼麗面寒。白雀館中文與可。墨林澄掃五千竿。去問精小楷。爲予於此册前。寫楚辭全部。又一册寫陶詩全部。紙皆高不踰尺。橫不過二尺許。筆筆敬歐率更。無少局促態。眞神技也。予付淺兒寶藏之。

郭無彊

郭無彊。崑之前田人。移家曾城。無彊作畫。具有天質。山水翎毛皆工。尤以寫生名。爲余作小照。攜歸江南。見者皆匿笑不禁。咸曰。得無彊。波臣可以死矣。波臣、曾鯨也。亦莆人。閩臬長長治程公仲玉。以白予寃。同被逮。病死獄。籍予北歸。寄詒高生雲客。請無彊追寫程公。無彊援筆立就。望之如生。寄余曰。程公義凜霜漢。且辱下交久。聲音笑貌。往來于目未已矣。故落筆輒得肖。即此可覘無彊矣。余作拜玉菴觀之。別有紀。

盛伯含

盛丹字伯含。茂開子。畫本家學。而蕭疎有林下風致。每過友人處。見几案潔淨。筆墨和適。輒取案上紙。隨意揮灑。不自矜慎。人更以此重之。嘗作秋山蕭寺圖。杜子遲題云。爭見時人貌大癡。總然貌得甘蔗皮。何如寫向空山坐。笑岸秋風白接籬。宋玉叔題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王龍標句也。不觀此畫。不知右人立言之妙。

齊林玉

伯含弟林玉琳。有美才。畫能自寫己意。極爲楊龍友諸君子所重。使天假之年。其造就正未可量。名方成而遽沒。惜哉。嘗以十幅贈予。張鬚筏二幅。題其空山冒雨圖云。幽人空山。冒雨而出。尋花耶。訪友耶。大假黃子久筆意。題二絕。擬訪高人上翠峯。鑑與清興逐松風。子規喚醒英雄夢。白葛花開綴雨中。又孤舟榜岸借烟霞。松裏蘿蘿映月華。曉起不知風露冷。南村有客伴尋花。董文友以寧題。幽人冒雨出空山。且挈婦偕往。似非尋花訪友。如老衲所題也。因賦一絕。山雲風雨合幽棲。何似鑑與逐遠蹊。多恐姓名入漸識。移家更向白雲西。毛大可性趣。攜家出郭歸。蓋萊。雲薄初看日影回。纔上箭與山雨下。午橋非上晚歸來。

施雨咸

施雨咸霖。江鄉人。予聞雨咸壯年。遊廣陵。是時方盛稱張鬚南畫。心亦豔之。間倣其作人物。曾圖南失其粉本一帙。圖南與其門人。咸疑雨咸。雨咸辯之力。終不釋。雨咸曰。若以吾宗著筆墨耶。此不難辯。吾終身作畫。但有一筆近若者。粉本我竊矣。此後雨咸但師元四家。遂臻勝境。馬遠草、楊龍友、作畫。但能小小結構耳。其大幅皆倩雨咸爲之。雨咸名遂高出衆家上。以視圖南。不啻鯤鵬之於斥鷃矣。人豈不貴自立哉。北海孫先生。杪嚴賞者。題雨咸畫云。近從窮內。得名畫以數百計。序世代而遞閱之。一至南宋。遂覺奄奄

不振。至黃子久、沈啓南。此道始爲中興。無奈近趨嫵媚淺薄。又二十年。直令夏禹玉輩。笑人齒冷耳。安得如雨咸而與之論畫哉。張瑤星曰。雨咸畫山水。不屑屑景色。間有元人風度。近日畫家。惟雨咸可稱逸品云。諸公精鑒賞者。其服膺雨咸如此。惜乎未六十而沒。

吳子遠

吳子遠期遠。丹徒人。與予交最晚。偶過予門。匆匆同玉匙孝廉北上。燈下作二幅。留贈予。居然一峰老人。近日作者紛出。當以子遠爲巨擘。自題其畫云。觀子久富春同。純用中鋒。如石軍作草書法。乃知世人所慕。盡隔數壁。乙巳初夏。漫爲臨此。東武李消清題。夾岸青山翠欲流。深林肅瑟晚風秋。桐江今古閒如此。不見嚴光見釣舟。鄰舒士題其小幅。縹緲營邱故弄姿。小橋野艇樹參差。孤帆影落千峯外。正是山紅澗碧時。丁飛濤戲效宋人句。題前幅。丹楓遙映白蘋洲。影入溪橋萬樹秋。啼鳥數聲山葉下。晚風吹到讀書樓。戊申秋在都門。寄予一册。尤韶秀可寶。吾師孫北海夫子云。以繪事遊都門者。甚夥。若子遠者。尤英英白異。己酉予能官後。子遠來慰予。時時以筆墨相娛悅。歲暮遍邀白下諸公。爲大會。詞人高士。無不畢集。數十年未有之勝事也。予及門溫陵黃徐邸。與稷。作長歌云。今冬仲月風景和。晴烟暖日搖庭柯。潤州吳郎來白下。開筵命客爭鳴珂。青溪烟水雖慘淡。六朝金粉寧銷磨。江東風雅盛文藻。場來四座肩相摩。倪黃墨妙天下寶。文沈風流海內播。東村十洲富粉本。白陽磬室能詩歌。今宵其集一堂上。酒香燭燄何猗那。霜晴袁叟老爲客。袁重。高筵盛會時經過。自言此會良不易。舉觴屬筆煩陰何。黃生閉門少酬酢。聞知姓字識面訛。東橋孫子老耆舊。顧興。爲我指示何纏綿。談諧善謔姜綺季。十年不見鬢未皤。勾留風月興難已。點較詩篇情轉多。王生石谷來拂水。風華冉冉流春波。烟江疊障妙圖寫。梅村長句追東坡。梅村集中有題石谷山水詩。元潤迂緩頭已白。胡元潤。把酒不飲頭微酡。高懷落落昔偶俗。水邊林下閒漁蓑。徐熙花鳥昉仇英。兩樊異代稱詞科。美人生綃寫齋壁。至今想像艷青娥。會公錢予寫蘭燈賣人。婉絕一世。隔川竹吏性豪邁。吳邁。方圓嗲口談懸河。綿柯老筆恣拔擢。吳綾東絹紛投梭。損之修潔頗自好。亭亭皎皎風中荷。鄒生結廬傍谿上。四壁淨綠懸藤蘿。松樹古寺認鍾阜。風枝露葉疑曲池。鄭方伯。張損之。點染之妙者誰是。夏生已老形婆娑。夏崑林。竹君師授類王洽。胡竹君。石谷高足。中立好手如謝遏。謝仲美化去。近推陳申立。長年藥叟獨後至。藥叟。草花韶秀同嫦娥。主人前身本座詩。禪宗聖書能揭燕。臺幾年落價重。樂園一夕秀句嬌。酒人豪士每徵逐。東歸昨日乘青驄。山來各擅一時妙。佳賓賢主美且都。金錢不惜磅礴酒。夜長月出起蓋侯。金陵昔時饒盛事。承平人物如菁莪。樊之富文聚圖史。黃琳。樊之。石篁文堂。姚公市隱來軒車。姚淵秋潤市隱園。唐寅文璧座上客。時值秋碧人中豪。後來茅楊亦大雅。茅止生。楊龍友。詩壇畫社相矜誇。眞賞司農樓頭畫。金迴玉轉森駢羅。我經登陟蓋拔閱。獨恨良會不可餘。何期握手在今夕。城闕雖集無遺阿。獨嫌高臥齋榻。高齋生。時臥病。更有增予棲霞阿。謝半千。棲霞。後來筆墨數奇傑。玉郎俊少玉色侯。重城相隔不時見。王安節。相思使我歌江沱。長篇寄子記別事。當筵得句遲度哦。我友倪寬惜相失。倪公來。過而過。不不令與我相切磋。迴思西園雅集者來幾。合寫圖扇留君家。

馬瑤草

馬瑤草士英。貴陽人。龍鳳督後。僑寓白門。肆力爲畫。學董北苑。而能變以己意。頗有可觀。繼冰修曰。瑤草畫聲不減文董。沒後僧收其骨焚之。得堅固子二十餘。洪景盧記蔡京胸有卍字骨。頗與此類。使瑤草以鳳督終。縱不及古人。何遽出某某下。功名富貴。有幸有不幸焉。可慨也已。王貽上曰。蔡京書與蘇黃抗行。瑤草胸中。乃亦有邱壑。黃俞邰題一絕。半間堂下草離離。尚有遺踪寄墨池。猶勝當年林甫畫。弄鬟貽笑誤書時。貽上又題。秦淮往事已如斯。斷素流傳自阿誰。比似南朝諸狎客。何如江孔壁畫時。瑤草爲後人揶揄。若此。余謂瑤草倘起爲善。不幸爲懷寧累耳。士人詩文書畫。幸而流傳於世。沿身小一不慎。後人逢著一紙。便指摘一番。反不如不知詩文書畫爲何物者。後人罕見其姓字。倘可逃過幾場痛罵也。豈不重可歎哉。瑤草名成後。人爭購其畫。不能遍應。多爲施雨咸爲之。

劉酒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噴。急索畫曰。尚未款。乃捲入榜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懵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頭頭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予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王子杓

王子杓國姿。山陰人。旅寓京師。食貧。畫人物甚工緻。然非數日不能竟一幅。人勸其苟且應酬。子杓曰。寧貧耳。不欲以率筆敗吾名。人有以多資求其畫者。竟歲始成。成則又質之子錢家。非後有以重資索其畫者。前畫弗得也。余里王君玉比部。愛子杓畫。館之署中。經年。所得子杓畫最多。惜哉。大梁壬午之變。俱沒黃流中矣。子杓卒以貧死。人始悔不早購其畫。競曰。今欲以高資從子錢家。數數贖子杓畫。何可得哉。

蘇澤民

蘇澤民初名綵。更名遜。字遜民。華亭人。王勝時謂曰。遜民爲人奇狷。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遺意。閒寫山水成。輒毀棄之。人莫測其意。以窮困死。死後畫益貴重。在予鄉。亦不易得也。余蓋親見揚子雲者。今且從片紙中呼之出矣。

章言在

章言在谷。庞林人。嘗然食貧。閉門作畫。人恒重其品。子子鶴、子真。皆以畫名。同時父子兄弟皆以畫名者。雅林陵盛氏。庞林之章。林陵之盛。人恒並稱之。

附畫人姓氏

王烟客　時敏
顧見山　大申
項孔彰　聖謨
嘉尺木　雲從
文　從簡
萬年少　壽祺
張君度　宏
林北傾　之蕃
法黃石　若眞
嚴秋水　繩孫
崔濟菴　回生
惲令萬　于遇
顧來侯　復

黃北門　論
王元照　鑑
杜山狂　大成
凌約菴　必正
劉叔憲　度
湖雲菴　貞開
查二鶴　士標
凌又蓮　畹
張友鴻　一鴻
鄧大持　節
沈子居　士充
滕公遠　芳
惲正叔　壽平

鄭子綱　之敏
張我輔　輔
王安節　樂
鄭倫
汪宣
釋峴公　古甲
釋從林　宏儀
翁　昇
胡元青　士昆
鄭桐原　淮
邱　巒
伊麟　魯海
吳山涛　僧觀
葉澹生　榮
吳　峴
何大春　延年
釋山雨　惠員
陳大申　申
鄭完德
馮江遠　湜
吳　寶
王伏草　奮

王元初
汪秋澗　濬
趙　洞
曹敦吉
釋昌臣
釋道開　扃
諸日如　升
柳公韓　增
陳清夫　原
何非修　元宗
李岷瞻　念慈
釋參石　紹遠
藍田叔　瑛
程昭黃　鴻
陳山農　治
王東皐　穆
吳嵩高　振嶽
陸年遠　灝
陳中立　卓
王　嘉
夏茂林　森

讀畫錄跋

不孝澍等

庚戌之春。先大夫旣盡焚生平著作之書。見棄後。復收合梓之。緫其中尙有未備。然太半皆追憶平日面訂者。未敢以意爲增減也。至讀畫錄一編。則先大夫所未付之丙丁。而歸然獨存者。憶先大夫嗜畫三十年。集海內名筆千百。裝成卷册。每出裁以自隨。督糟江南。時乘一艇。按部錫峯虎阜。廣陵瀛水間。輒自展玩。所見佳山水。有髣髴圖畫中者。益復欣然自得。因憶某幅出某君筆。某君家世里第。及與所訂交。爲先大夫染翰之時之地。旁及品藻。一枝事。一雅謔。俯仰今昔。不去於懷。輒隨所觸會。筆之於篇。久之稍稍成帙。其間未及涉筆。尙十之六七焉。雖生平所極賞鑒。時時蹟就之者。亦或且沿。姑俟之徐徐云。以其闕而未備。猶不成書。雜亂紙破硯中。故未燼之一炬耳。而 澍等 於手跡既涖之後。從敝篋中。收拾遺編。乃獲疊簽一帙。不禁悽愴泣下曰。思其飲食。思其嗜好。彼何人哉。閒之菁華先者。檢捲小物。猶以手澤之存。而不忘愼守。矧先大夫性情所託者乎。於是舉而謀之梓。或曰。闕而未備矣。梓之。毋乃啓人遺憾乎。曰。古之高人畸士。姓名不傳於世。行事不著於時者。豈少也哉。傳其所及傳。而其所不及傳者。大略可想焉。則予先大夫之傳畫人也。安在不傳盡天下古今之真畫人也耶。

時

康熙十二年。重午後十日。不孝男在澍。記於梨莊廬舍。

明畫錄序

清 委羽山人徐沁識

琴棋書畫，固雖小技，苟竭其心智，皆能通乎神明，頗名高者，每欲持論以自表見，如琴棋之有譜，而卒莫能發其閫奧者何也，蓋琴之妙，在於撫弦指之間，及技能而音亡，了無可傳矣，況求彝於推杼斂手之後，是何異於醒而說夢乎，惟書畫則不然，得心應手，雖難易之不同，要皆有可尋之迹，今童子操筆學書，輒具點畫，盡人皆能，即工拙迥異，然皆謂之書也，上者遂至勒碑摹帖，以垂不朽，千百世後，撫揚宛然，而畫既非人所盡習，運筆濡染，出於天分者居多，其淺深向背之法，又非鈔板鑱石之所可傳，故傳者益寡，試觀庾赫、張彥遠、諸人之撰次，姓名具在，其眞蹟之傳於世者有幾，不幸而姓名俱泯，良亦可悲，自晉唐迄於宋元，粗有宣和寶鑑二書，班班可攷，元季畫學大變，漸去板滯之習，歸於流暢，明初諸公，親從事於黃、王、倪、吳間，得其宗傳，景陵之世，崇尚翰墨，供西殿者，皆極天下之選，由是寖盛，三百年來，能事輩出，指不勝屈，以余耳目覩記，亟圖纂輯，旁搜博採，惟恐或失，而其人之或存或亡，則有數焉，蓋爲八卷，題曰明畫錄，者，繼宋元而作也，嗚呼，古今可錄之事多矣，而獨流連小技，以見意之所存，姑舉姓名，聊識梗概，其不能闡發微妙，與琴棋之譜何異，而謬欲藉茲錄以附宋元之後，過矣過矣，

明畫錄目錄

卷一

宸翰

宣廟　憲廟

孝廟　武廟

藩邸

周定王　周憲王

湘獻王　遼簡王

唐成王　鎮平恭靖王

三城康穆王　富順王

衡陽王　永寧王

寧靖王　樂安端僖王

建安王　鐵陵王

道釋

蔣子誠　胡隆
阮福海　張倫
倪端　馬俊
董常　顧應文
張靖　上官伯達
李福智　沈明遠
劉廷敕　丁雲鵬
熊茂松　李應
朱多煒　吳彬
東章孟　蘇遜
崔繼天以下名醫　周嬪
物
陳遇　陳遠
張彥材　朱文奎
沈希遠　陳撝
陸顯　孫玘附曾孫鎬
王尚賢　陳喜
吳正卽吳純見後　胡旻附弟昱昂吳孫鎬
唐宗祚　吳偉
張路　薛仁
蔣貴　姜隱
吳文英　張玘
彭舜舉　李著
朱邦　丁玉川
傅子英附胡仲昇吳孫行史均明　陳子和
蔣寀　王鳳
朱佐附子鎬　李子安附子文奎孫鎬
朱士謙　俞思
俞舜臣　蔡世新
仇英　尤求

張鑒　周官
李郡　沈定
黃鳴　周祉
宋登春　董公伯
陸宣　林旭
劉昌叔　歐陽鄧逢雲中作醫
方叔毅　陳儀
史政　姚宗
蘇祥　李七達
許至震　楊宗白
程瑛　張紀
孫兆陽　曾鯨附子沂
陳希尹　崔子忠
夏鼎　李彬
吳純卽吳正故定條鎬　鄭克修
洪澤　許進
張鈉　張孟容
陳洪綬　謝彬
盧允貞以下名醫　仇氏
宮室
石銳　杜堇
卷二
山水
劉基　冷謙
趙厚　周位
徐賁　張羽
周砥　陳汝言附見惟寅
烏斯道　朱謀民
王行　盛著
駱驗　虞堪

葛麟
王履
陳珪
相禮
夏儀甫
張文樞附胡欽堯徐士元莫廷暘孟玉調
宋札
范禮
王穆宗
金勳
夏昶
高棱
吳子璘
郭純
王性善
黃蒙
張子俊
卓迪
沈遇
李在
周文靖
戴謎
夏芷
仲昂
陳璣
陳公輔
沈詩
謝宇
夏衡
金鈍
史謹
張觀
葉希賢
顧祿
葛肅
薛績
王立本
范琴
蕭澄
章瑤
李時
朱孔陽
虞謙
陳宗淵
陸陽
朱自方
王賓
謝環
商喜附孫肇
劉珪
戴泉
夏葵
陳垓初保孤附
林廣
陳公佐
金潤
謝汝明
金鉉
金銳

陳謙
馬琬
顧寅
馬軾
姚綬
朱祺
陳復
林時詹
黃璨
洪孝先
張端
王蒞
何澄
徐文珍
俞鵬
鍾欽禮
汪肇
劉俊
蘇致中
蘇復
陳遲
錢復
姜濟
朱銓
杜君澤
王端
顧喻
毛良
朱侃
陳後
姜立綱
柳楷
陶成
陳彥德
王田
汪質
吳璧
許縉
張瑩
邵南
蔣嵩
時儼
袁璘
謝晳
杜瓊
陳嚴
張欽
王世昌
朱鑑
馬稷
胡仲厚
陳叔謙
顧宗

吳景行
俞泰
王謨
沈貞
沈周
吳麒
王綸
雷鯉
郭胡附拜巖
劉博
謝賓舉
顧源
沈巽
林敬時
劉鵬
朱端
唐寅
文嘉
沈昭
盛時泰
胡汝嘉
王逢元
王孟仁
高鑑
周臣
朱生
謝時臣
袁婺
張瀛錢

卷四

張乾
王一鵬
趙同魯
沈恆
沈召
史忠
杜堯疆
周用
葉澄
謝承舉
史大方
王挹真
張宏儲
許宏
盧東牧
曾和
文徵明
文伯仁
陳沂
嚴賓
金瑤
鄒鵬
何適
陸九州
何良俊
朱貞孚
張寧
孔福嬴
沈鼎

山水
陸鶴
錢穀
陸士仁
譚獅
邱昆
豐道生
張復
侯懋功
周思兼
盛堯民
陳熙
周信
岳岱
朱南雍
沈仕
朱謀鵬
朱夏案
宋臣
沈寅
黎民表
鄒迪光
楊明時
張煥
項德新
陳繼儒
陸萬言
米萬鍾
曹履吉
勵正道
陳霖
陸師道
黃昌言
楊一洲
梁攸
居節
劉原起
管稚圭
姚俊
浦融
唐南鎣
陳祿
黃尚質
諸清臣
朱多炡
朱謀越
何白
馬璧
閻人益
莫雲卿
章廷瑞
方脊成
項元汴
董其昌
璩之瑛
李日華
徐宏澤
宋旭
宋懋晉

趙左　吳振
沈士充　蔣篤
李紹箕　顧德
顧鼎光　董孝初
許寶　陳煥
王士昌　喻希逸
仰廷甸　沈繼祖
陳元素　顧聖模
俞素　宋珏
來復　周綸
王棠　蔣乾
何白　葉成龍
姜貞　李德豐
吳文南　高陽
朱朴　劉蕃
錢質　黃希憲
張世祿　凌寒翰

卷七

山水

顥思　曹曦
曹振甫子有光　李流芳
程嘉燧　張維
袁孔彰　胡宗仁甫子耀昆遷昆
胡宗信　胡宗智甫子玉昆士昆
何淳之　袁登道
李芳　陸服膺
干建極　王元燿
馬電　方登
魏之璜　魏之克
謝子德　梁叔闡

廖琳　段元
鄒之麟　楊文聰
謝三賓　黃炅
藍孟附子深　姚允在
田疇　沈碩
王超　沈淦誠
胡元素　陳頤
高旭　王元道
卞文瑜　張譽
劉鍾　孫枝
顧知　吳繼善
周濟曾　鄭雲從
倪晉　黃子鍾
王時敏　陸曾熙
愈集　鄧鍾
文震亨　趙璧
傅本初　姚應聃
吳晃　藍瑛附陳嘉士奏鳴嘉鼎嘉洪
劉度　田賦
楊補　顧叔潤
陳叔起　顧文叔
汪明際　吳雲
陸坦　余仲揚
袁文可　馬青丘
陳九成　吳焯
沈慘　鄭元勳
羅籍　沈顯
謝仲　申柳南
王鑑　趙甸
祁豸佳　釋朴中以下名僧

釋昇
釋日章
釋端
釋欽義
釋煜遠
彭元中
馬閒卿以下名媛
林天素
范道坤
梁孟昭
林金蘭以下坡女
歐喬
趙廉
駱指揮
陳宣
許通
錢世莊
龍
牛彝耕
何雪湖
釋龍
魚
劉晉
卷六
花鳥附草蟲
朱芾
胡儼
孫隆
丁文遠
裴日英
釋普
釋碧峯
釋大湖
釋常瑩
釋煜遠
彭元明以下羽士
張復
何瑩
李遠坤
朱玉耶
王友雲
朱素娥
韓秀實
周全
張隱之
劉叔雅
張金
張德輝
許端
霜孤峯羽士
杜環
范遠
陳允文
邊文進附子楚詳楚芳楚蕃
孫天祐
許伯明
黃翊
林良
邵節
劉巢雲
傅禮
鄭善夫
李葵
沈政
劉志壽
史戶民
孫堪
俞尚禮
毛世濟
徐霖
陳天定
盧景泰
陳括
張悅
王穀祥
陸治
魯治
高濬
毛乾
曹文炳
王問
童佩
周之冕
楊大臨
陳粲
曹仲賢
開人紹宗
呂紀
張昊
殷善附子偕
鄭本
許禮
過庭章
伍槩
史旦
楊節
陳大章
周頌
沈金
張珍
景卿
陳淳
張元舉
吳枝
朱朗
周天球
朱承爵
徐渭
孫克宏
陳穀
吳孺子
羅素
郁喬枝
黃宸
程勝

朱謀㙔　朱謀卦　劉奇　季如太　姚裕　陳遵　姚衍舜　謝道齡　干允齡　竹益　傅清　茅培　葉大年　李賓　孫杖　蕭龍　朱之士　楊雲林　毛元升　黃希毅　胡鑰　吳歸山　諸允錫　釋律以下名畫　趙淑貞以下名畫　沈氏　李因

卷七

墨竹　宋克

朱謀㙔　朱統鍛　王維烈　林伯英　周裕度　黃珍　杜大成　成勳　潘志省　萬國楨　袁問　陳嘉言　錢榆　張爾傑　葉起鳳　王中立　張秋江　鄭山輝　趙友　呂徵甫　錢永　杜山狂　張瑮　釋海懷　文俶　李陀那　馬守貞以下名畫　楊維翰　楊基　高讓　方孝孺　王紱　林伯英　周裕度　夏昶　張緒　吳巒　王蒙　衛靖　李昶　楊榮　桑榮　裴爽　詹仲和　韓方　文彭　曹國榮　書楨　劉燔　邢侗　趙備　歸昌世　朱孟約　林培　潘宗紹　楊所修　魯孔孫　釋如曉　薛素素以下名畫　梁梅

董紀　陳太初　薛穆　陳繼　張益　屈約　命文璇　盧瑛　金湜　史琳　顧培　楊體秀　朱應祥　高松　陳芹　何震　張靈元　朱多炎　朱完　沈春澤　朱鑒　詹景鳳　倪宗器　呂端俊　魏敬　金春遠　釋廣禮以下名畫　沈明遠羽士

王冕
程南雲
任道遜
陳錄子英附
張祿
都維明
許昂
沈十廉
王達
盛安
沈襄
吳治
張子元
沈紫城
趙從吉
張南伯
徐傑
王素石
釋雪心名曇
蔬果
岳正
王養蒙
胡大年
楊璧
鮑原禮
釋曉菴

卷八

徐景陽
薛穆已見卷七

孫從吉
戴浩
王瀛
張祐
陸復
周昊
金琮
張允懷
袁子初
姚潮
劉瑞相
徐原文
管建初
於竹屋
姚仲祥
徐穆菴
蘇明遠
錢廷煥
孫夫人名曇
徐瑞
徐杜
沈朝楚
黃諫
釋可浩以下名闕
陳行直
莫懋

王仲玉
王瑞
滕用亨
楊塤
鄭麟
趙麟業
陳勉
卓小仙
唐志契附弟嘉猷
唐目昌
黃之璧
朱拭
趙子深
董太初
楊珂
劉世珍
高友
劉完菴
王式
陳尚右
邵堅
袁楷
盛茂華
吳令
劉廣
潘濬
方宗
李遴
江文斗
朱貢
蘇坤
陳以誠
周厭
馬時暢
顧祖辰
王子新
朱觀熙附弟觀鶴
戚元佑
戴綺
吳廷
張萱
林森
徐嵩
秦舜
何景高
顧聰
趙善長
張鳳儀
張宏
汪建
李辰
俞之彥
趙洄
習元
李良
汪澄
戴纓
趙化龍
周懷
徐尚德

陳天台　保甸
吳士冠　孔復貞
董策　馮夢桂
范霽　盛紹先
葉芬　趙毅
釋草菴名書　吳梅仙女
補遺　富好禮
玉蓮山樵

明畫錄卷第一

明　會稽徐沁藝公著

宸翰

敍曰、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謂太上游心、雖與臣下並列、故以宋仁宗特進卷首、按鄧公壽之案、誠不倖矣、有明翰墨、莫尚于景陵、縱橫點染、天機橫溢、頒賜臣列、日爲至寶、茂泰二陵、亦能踵美、雖流傳希覯、迄今追維盛事、太平文物之風、固非晉明梁元所及、輒敢特書、以光卷帙、諸王妙蹟、并綴于後云、

宣廟留神詞翰、尤工繪事、山水人物花鳥草蟲、皆佳、天縱異能、隨意所至、皆非人力能及、上御書年月、及賜臣下銜名、用廣運之寶、或武英殿寶、及雍熙世盛廟工神像、上有御書歲月、用廣運之寶、管寫張三丰像、精采生動、超然霞裘、孝廟亦畫神像、御筆年月、用寶如前、

武廟亦善畫、曾見設色鍾馗小幅、上書正德御筆、

藩邸

周定王名橚、高廟第五子也、國開封王、以國土曠衍、廉草繁蕪、撫其可佐饑饉者、得四百餘種、爲救荒本草四卷、乃躬自繪圖而注疏之、

周憲王名有燉、恭謹好文、兼工書畫、

湘獻王名柏、善畫嬰兒、

遼簡王名植、善畫人物、

唐成王名彌鞏、國南陽、博學工詩、兼精繪事、

鎮平恭靖王有爌、周定王第八子、嗜學工畫、有菊譜圖、三城康穆王芝埈、唐憲王子也、博通羣經、尤精繪事、作者英、王母、九老、百花、諸圖、皆妙絕一時、

富順王厚焜、荊王第二子也、工詩、尤耽繪事、偶畫蜀葵數幅、曝日中、蜂蝶叢集花上、拂之輒來、

衡陽王華書、

永寧王書牡丹甚佳、

寧靖王尊培、號竹林嬾仙、寧獻王之孫、寫山水、草草若不經意、天然合妙、

樂安端簡王祺權、號眠雲、寫菊石、妙絕一時、

建安王號中仙、善翎毛、

鍾陵王善畫人物、

道釋

敍曰、古人以畫名家者、率由道釋始、雖顧、陸、張、吳、妙蹟永絕、而瓦棺維摩、柏堂廬舍、見諸載籍者、恍乎若在、試觀寫恩落筆、傾都聚觀、捨命輸財、動以百萬、此豈後人所能及哉、近時高手、既不能擅場、而徒詭曰不屑、僧坊寺廡、蕪污俗筆、無復可觀者矣、南中報恩、上宮安廊、藏殿壁、久遭劫火、都門惟慈仁、永安、尚存劉瀾、商喜之迹、惜瀾之生平、已無可攷、他如絹素流傳、予僅見戴氏雜漢數卷、及張僧繇、顧愷、遠遊圖、而已、吾郡陳悔遲、雅工道釋、筆筆得道元法、具載人物中、茲故不及、

蔣子誠、江寧人、初工山水、中年悔其習、遂畫道釋神像、觀音大士、爲有明第一手、

胡隆、字必興、江寧人、受學于子誠、工道釋神鬼、爲名輩所推、

阮福海、北人、道釋神像、亞于子誠、

張倫、字宗彝、太倉州人、善鬼判、尤工人物、

倪端、字仲正、寶德中、徵入畫院、道釋精妙、人神、兼工人物花卉、其山水宗馬遠一派、與謝環、李在、石銳、同被寵渥、

馬俊、字惟秀、號訥軒、江寧人、寫神鬼行狀至妙、山水倣唐宋、有古法、

董常、嘉興人、工道釋像、行筆細密、氣格清老、甚合法度、顧應文號石泉、華亭人、宣德中徵入畫院、工道釋像、盡洗習氣、其人物山水皆佳、

張靖山、東人、工道釋、兼精人物、行筆疎爽、入吳道元之室、尤善寫照、

王官伯達、唐人、所畫神佛、傳色精采、南中報恩寺畫廊、獨絕一時、

李嵒、智釋道人物、可繼王官伯達、

沈明遠。鑑塘人。工釋道神像。筆力入妙。流翠翠及。
劉廷敕。江右人。善白描神像。兼工人物。
丁雲鵬。字南羽。號聖華。徽人。工詩。善畫佛像。得吳道元法。其白描羅漢。工于禪月金水兩家。別具一種風格。山水人物雜畫。兼妙。華亭董文敏。贈印章。曰毫生館。
熊茂松。字汝辰。號衡臯。瑞州人。能詩工書法。官員外郎。所畫神像。師丁聖華。而得其神。兼山水。宗黃一峯。
李麟。字次公。鄞人。工道釋像。筆墨疎秀。俱合古法。師丁南羽。有出藍之譽。
朱多煜。字垣左。號崇讎。樂安靖莊王孫。能詩文。精于賞鑒。喜作仙道像。超然出塵。兼工墨菊。
吳彬。字文仲。閩人。萬歷間。官中書舍人。長于佛像。人物亦秀潔。至寫山水。絕不參古。皆卽景揮灑。人謂其小幅擅奇。余曾見盈丈之障。亦殊工麗也。
東章孟。善畫人物。
蘇遜。字遜民。初名霖。字澤民。華亭人。工八法。尤專畫道釋。豪縱細潤。各極其妙。張禎間妻亡。攜一子。寄食僧寺。性孤介絕俗。不可一世。後莫知所終。

名媛

崔繡天。閩人。十三歲卽解寫佛。所作觀音像。妙相莊嚴。位置山水雲煙。造微入妙。
周蘭。江陰人。周仲榮第三女也。其兩姊俱長于丹青。蘭寫觀音大士最工。心通造微。非師受所可思議。

人物

敍曰。東坡論畫。不求形似。至摹壁上燈影。得其神情。此特一時嬉笑之語。若夫造微入妙。形模爲先。氣韻精神。各極其變。如頰上三毛。傳神阿堵。豈非酷求其似哉。至于傳寫古事。必合經史。衣冠器具。時各不同。吳閶名手。尚不免仲由帶木劍。明妃著幃帽之譏。況下此者乎。有明吳次翁一派。取法道元平山。瀟觴淋漓。惡道。仇氏專工細密。不無流弊。近代北崔南陳。力追古法。所謂人物近不如古。非通論也。
陳遇。字中行。鄞人。元末曾官江東書院山長。博通經史。允邃先天之學。明初參贊帷幄。累官至尚書。工于寫照。曾爲高皇紀容。妙絕當時。兼善山水。世稱爲靜誠先生。
陳遠。字中復。卽遇弟。工楷書。繪事得其兄法。爲高皇寫御容。稱旨。授文淵閣待詔。
張彥材。常熟人。工于寫照。嘗從楊鐵崖游金陵。今子孫家太倉沙頭。能世其業。
朱文奎。字應辰。號奇翁。吳江人。洪武中舉明經。授蘇州訓導。白描人物最精。
沈希遠。崑山人。工傳神。洪武中。寫御容稱旨。授中舍。所畫山水宗馬遠。
陳撝。字仲謙。武昌人。永樂中。寫成祖御容稱旨。時推能品。
陸顯。興化人。工詩。精書法。官禮部員外郎。善畫人物。精采奕奕。時稱三絕。
孫玘。善人物。兼工寫照。曾孫錫。字大紳。能傳祖法。
干尚賢。樂清人。寫人物。以戲墨點染。天趣合妙。年九十。涉筆益佳。

陳喜。字仲樂。蒙古人。爲宦官。精工人物。兼鳥獸畫。固不以人限也。
吳正。字希純。東陽人。工楷書。正統初。薦入文淵閣。授中舍。善寫觀。偶見楊東里。及諸子隨行。便作圖。無不逼肖。亦能山水。
胡曼。嘉興人。奚翁。永樂間。爲刻漏博士。以卜新殿當燬。因以待驗。至期將火。而先仰槩。其言卒驗。曼遂棄古篆而習畫。長于人物。兼工山水。弟昱、昂、昊。皆善畫。孫愕。尤以畫名家。
唐宗祚。海寧衛人。景泰間。以寫觀著名于時。
吳偉。字士英。一字魯天。更字次翁。江夏人。弱冠謁成國。諸公呼爲小仙。遂以爲號。弘治間。供奉仁智殿。授錦衣百戶。賜書狀元圖章。人物宗吳道元。縱筆瀟灑。山石皴劈斧。亦自宕逸。
張路。字天馳。號半山。祥符人。傳偉法。作人物。雖少秀逸。然頗遒勁可觀。弘治間名亞于偉。
薛仁。字子良。號半仙。江寧人。其人物專宗偉法。兼工山水。其稱半仙者。謂得半於小仙耳。
蔣貴。號青山。儀眞人。畫人物宗吳偉。足以亂眞。山水近似。
姜隱。字周佐。黃縣人。工人物。仕女細潤工緻。摹古有法。花果亦精雅。
吳文英。處州人。工人物。生動有法。弘治間。與呂紀供奉兩殿。同被寵遇。時人呼爲小呂。
張玘。工人物。兼精雜畫。弘治中。供畫院。官錦衣。
彭舜卿。號素仙。長興人。善人物。兼工山水。
李著。字潛夫。號墨湖。江寧人。初從學沈周之門。得其法。時重吳偉人物。乃變而趨時。行筆無所不似。遂成江夏一派。
朱邦。字正之。號九龍山樵。隱叟。又號酣嬉道人。新安人也。所畫人物。用筆草草。墨瀋淋漓。與鄭顯仙。張平山。相類。山水亦髣髴。
丁玉川。江右人。善畫人物。行筆草草。論者謂其徒逞狂態。比於邪學。其山水宗馬夏。而乏氣韻。
傅子英。鄞人。善寫人物。高瀟生動。得其神采。與胡仲厚。吳景行。史均民。四人。並擅名一時。
陳子和。號瀟仙。浦城人。初爲塑工。後改習畫。專作水墨人物。高瀟出塵。殊有仙氣。
蔣宥。字朝恩。常熟人。工人物。有致。爲朱中丞瑄所寵賞。部下爭相延致。推爲能品。
王鳳。字舜儀。常熟人。傳蔣宥法。工於人物。筆致奇逸。兼善雜畫。
朱佐。字廷輔。常熟人。父祺。以山水名家。佐尤精工人物。供事畫院。子蒙亦有家法。
李子安。常熟人。寫照獨絕。子文奎。孫麗。並世其業。
朱士謙。常熟人。所畫人物。大有古法。
俞恩。字王錫。別號江村居士。鑑塘人。善畫人物。性疎朗。不喜治生。渲染數筆輒止。以故流傳者甚少。花鳥亦俱臻妙。
俞舜臣。字治市。號海峯子。卽天錫子。愛觀長流疊嶂。工人物。頗得父法。其山水花鳥諸格俱精。

蔡世新。號少壑。鄞縣人。工寫照。時王文成公鎮虔。召衆史多不當意。蓋所類稜峭。正面難肖。世新幼隨師遊。獨從旁作一側相。得其神似。名大起。亦善鈎勒竹。大幅者佳。兼畫美人。

仇英字實夫。號十洲。太倉人。後寓吳。初執事丹青。周東村異而教之。摹唐宋人畫。皆能奪真。尤工人物。其髮髻毫釐。絲丹縷素。精麗臨逸。無慚古人。又字實父。

尤求字子求。號鳳山。長洲人。白描人物最工。所畫仕女。靈治絕世。

張靈字夢晉。吳人。與唐寅比鄰相善。性落拓嗜酒。爲都諸生。竟以狂廢。所畫人物。冠服簡古。形色清真。而筆生墨勁。翩然流俗。竹石花鳥並佳。

周官。吳人。畫人物。精于白描。無俗韻。第纖弱稍不逮靈。山水亦佳。案志周官字思夫。

李郡字士牧。吳人。工人物。所畫郡吳淵橋諸圖。綽有意致。節與古事徵外。如桀作猱猊。文皇無虬髯。此皆在學問。非筆力之過。美人標格情性。無不生動。

沈完字全卿。吳人。所畫人物。亦入仇英之室。

黃鵠南陽人。貌寢而筆致極佳。工人物。依武昌吳明卿以居。時推能品。

周龍號東陽。錢塘人。畫人物。筆法遒勁中。復饒秀逸之氣。

宋登春字應元。北直新河人。壯歲髮白。自號海翁。晚居江陵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工詩文。嗜酒。慕俠。忽忽如狂。畫人物師吳偉法。兼善山水。嘗曰。吾豈松柏四周中人。會當乘潮解去。後果投宿江以死。

蕭公伯。泰和人。善寫照。其染色可古榮枯。不但肖之而已。初有畫師寓邑寺。公伯往事之。盡得其法。一日汲水運歸。師詰其故。曰。適見二鬼相搏。因忘返。隨以水畫地作狀。師大驚服。遂有名。

陸宣字廷旬。號節菴。華亭人。能詩善寫人物。尤長于傳神。筆致蕭散。了無俗氣。

林旭字景初。江寧人。少穎慧。初工山水。尤精于寫照。惜蚤世。繼素傳流殊少。

劉昌叔。麗安人。工于寫照。常獨行曠野。爲羣惡少剽其資。輒說其人。慰里正跡之。無得脫者。此與元寫僧。

倉卒中寫小黃門頭子者。同一絕技。

歐陽觀遠寫照。得昌叔法。亦名于時。

方叔敎。字百里。上海人。工人物。神氣生動。常遊錢塘。擔夫荷蓋而過。遂說其狀于城闉。衆識之捕獲。此與劉昌叔頗相類。

陳信字象之。華亭人。其父穀。善畫花鳥。而信工物。寫生亦得家法。

史政。江都人。工寫照。

姚宗。淮安山陽人。亦工寫照。

蘇祥號小泉。江都人。善畫人物。兼工山水。

李士達。號仰槐。吳縣人。長于人物。兼寫山水。能自愛重。權貴求索。雖陳幣造廬。終不可得。萬歷間。緱墻孫隱在吳。集衆史。成屈膝。獨士達長揖而出。尋爲收捕。以庇者獲免。年八十。碧瞳秀腕。舉體欲仙。此以品勝者也。

許至雯。字東生。一作嘉善人。得正乙真人法。能驅役神鬼。工人物。兼能寫真。有長康之癖。所畫關壯繆像。人多珍爲絕筆。

楊宗白。歙人。善白描人物。

程環。歙人。長于人物。宗仇英法。細密工麗。青綠山水亦佳。

張紀。字文正。海鹽人。工人物。尤長于士女。衣褶矮髻。與唐寅相似。而屈肉色淺染。三停用精粉法。所云三停者。額、鼻、頦。此古法。今畫家知者鮮矣。

陳希尹。善寫照。亦能畫虎。

曾鯨。字波臣。閩晉江人。工寫照。落筆得其神理。傳鯨法者。爲金穀生。王宏輝、張玉珂、顧雲仍、廖君可、沈固調、顧宗漢、張子游輩。行筆俱佳。萬歷間名重一時。子沂善山水。流落白門。後于半百水興寺爲僧。釋號顧雲。敬案靜庵詩在名號。遂雲也。

孫兆麟。字開素。山陰人。父雲居。以寫照擅名。兆麟既得家法。而更精詣。推爲能品。至今傳像。人爭法之。兼工山水花鳥。

崔子忠。字清引。一字道母。萊陽人。少爲諸生。以詩名。後僑燕。容辭質茂。畫亦追古。人物俱摹顧、陸、閻、吳。妻女亦以嫻濃染。開貼知己。苟以金帛相購。絕不能得。性孤介。卒以窮死。一作卒于燕。

夏鼎。吳人。白描人物絕佳。亦工山水。

李彬。字文中。鄞人。寫意人物。草草點綴。情態入妙。

吳純。字正齋。東陽人。官中書舍人。善寫照。亦能山水。即吳正致也。志家譜。故定移爲。

鄭克修。清江人。善畫人物。兼工馬。

洪澤。善人物。

許道。江寧人。善畫人物。

張魏。字子羽。號圖南。江寧人。工于人物。追摹古法。筆力蹤秀。兼以傳采鮮妍。生動超逸。寫生雜畫並佳。

張孟容。嘉定人。善寫照。

陳洪綬。字章侯。號老遲。晚更悔遲。又曰勿遲。諸暨人。爲諸生。詩詞書法並佳。長於人物。刻意追古。運毫圓轉。一筆而成。鬚髮毫微。至綿絕史事。冠服器物。必與時代脗合。洞推的品。杉鳥草蟲。無不精妙。惟山水另出機軸。

謝彬。字文侯。號仙麗。上虞人。寓武林。工于寫照。戲墨人物。率意點染。天然人妙。

名媛

盧允貞。字德恆。號恆齋。江寧人。爲倪文毅公岳之夫人。白描人物精妙。有九歌圖。及璇璣圖。藏于家。曾孫民悅。爲靳水令。嘗出以示客。

仇氏號杜陵內史。十洲女也。人物細密精妍。能得父法。

宮室

敍曰。畫宮室者。曾中先有一卷木經。始堪落筆。昔人謂屋木折算。無虧。筆墨均壯深遠空。一點一畫。皆有規矩繩。非若他畫。可以卓率意會也。故自晉宋隋唐。迄于五代。三百年間。僅得一衛賢。至宋郭忠恕之外。他無聞焉。有明以此擅場者益少。近人喜倚元筆。目界畫者。鄙爲匠氣。此派日就澌滅矣。

石銳字以明。錢塘人。官德間。待詔仁智殿。畫倣盛子昭。工于界畫。樓臺玲瓏窈窕。備極華整。加以金碧山水。傅色鮮明。絢爛奪目。後世人物。

杜堇字懼男。初姓陸。別號檀居右丘。又以青霞亭自署。丹徒人。占籍京師。詩文奇古。成化中舉進士不第。遂絕志進取。畫界畫樓臺最工。嚴整有法。人物亦自擅高手。花卉竟佳。

明畫錄卷第二

山水

敍曰。能以筆墨之靈。開拓智次。而與造物爭奇者。莫如山水。當煙雲滅沒。泉石幽深。隨所寓而發之。悠然會心。俱成天趣。非若體貌他物者。殫心畢智。以求形似。規規乎游方之內也。自唐以來。畫學與禪宗竝盛。山水一派。亦分爲南北兩宗。北宗首推李思訓昭道。父子流傳。爲宋之趙幹。及伯駒伯騄。下逮南宋之李唐、夏珪、馬遠。入明有莊瑾、李在、戴進、謝縉之。至吳偉、張路、鍾欽禮、汪肇、蔣嵩。而北宗熾矣。南宗推王摩詰爲祖。傳而爲張璪、荆、關、董源。巨然、李成、范寬、郭忠恕、米氏父子。元四大家。明則沈周、唐寅、文徵明。皆凡以士氣入雅者。皆歸焉。此兩宗之各分文派。亦猶禪門之臨濟曹溪耳。今鑒定者。不溯其源。止就吳浙二派。互相搏擊。究其雅尚。必本元人。孰知吳興松雪。唱提斯道。大癡、黃鶴、仲圭。莫非浙人。四家中僅一梁鎗。迂瓚。然則沈文諸君。正浙派之嫡孫。今人安得以浙而少之哉。

鮮基字伯溫。青田人。明初爲翊運名臣。封誠意伯。謚文成。善畫。有蜀川圖。爲蜀陽本中使君西行餞者。留傳于丹陽孫氏。人徒知公勳業文章。未識其精于繪事。固知諸葛武侯以畫稱。非虛語也。

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嘉興人。洪武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世傳其化鶴入瓶。事甚流異。性嗜畫。見大李將軍思訓畫。效之。不月餘。悉得其法。作仙奔圖。贈洪園丘公。張三丰紀之甚詳。自古神仙。若郭

忠恕。方方壺。皆精六法。於啓敬何疑。

趙原字善長。號丹林。齊東人。寓吳。所畫山水。初師董巨然。及王右丞、高敬彥法。而得官深窮遠之意。兼寫竹。名爲龍角鳳尾。金錯刀。時爭重之。洪武初被徵。令圖昔賢像。應對失旨。坐法。

周位字元喜。太倉州人。博學多能。工于山水。洪武初徵入書院。凡宮掖畫壁。多出其手。一日被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位請上規模大勢。方敢潤色。高皇授毫揮洒。粗具位頓首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遂止。後因同業相忌。以讒死。

徐賁字幼文。其先蜀人。由毗陵徙吳。工詩。有北郭集。與高啓齊名。世稱高、楊、張、徐者也。明初官河南左藩。後下獄死。書學晉王羲。畫法宋。其山水林石。遒麗清潤。灑灑可愛。

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更字附鳳。浔陽人。寓吳。工詩文。著有靜居集。明初由太常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後值嶺表。中道召還。懼投龍江死。所畫山水。法米高南宗。筆力蒼秀。

周砥字履道。號東皋。別號芻溜生。吳人。寓無錫。博學工文辭。雅精六法。初避地淞與。交馬治孝常。有荆南倡和集。後因富人召飲。心惡之。夜半逃去。歸從高楊諸人游。已去會稽。歿于兵。所畫山水。師黃子久。

翁秀澤。目陳汝言。字惟允。號秋水。臨江人。從父僑吳。善詩。有秋水軒稿。與兄惟寅。並善山水。時人呼爲大翁小翁。畫宗趙松雪。行筆清潤。洪武初。官濟南經歷。王蒙知泰安州。面泰山作畫。三年始成。惟允過訪。適大雪。遂用小弓挾粉筆彈之。改爲雪景。成。蒙密雪圖。巧思奇絕。後坐法。臨刑猶從容染翰。人謂之畫解。

烏斯道。字機善。號春草。慈谿人。琴棄書畫。皆造妙品。與兄春風。並擅時名。故高祖有江浙文章數二烏之句。洪武初。徵爲石龍令。後調永新。所作山水。蒼勁秀潤。在大癡雲林之間。

茅澤民。號耀叟。畫山水。筆墨鮮潤。嘗作夏山過雨圖。高季迪題詩贈之。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長洲人。工詩文。過目成誦。有楮園集。喜濡墨作山水。煙雲物狀。時人號爲王濡墨。洪武初。郡庠延爲經師。後謝去。隱石湖濱。好談兵。坐蓋王蠻伏法。

龔蓉字叔彰。嘉興魏塘人。其叔懋。以畫名家。著畫山水。而潔秀潤。能得其法。兼工人物花鳥。而全補圖畫。運筆設色。與古無殊。洪武中供事內府。被賞過。後畫天界寺影壁。以水母乘龍背。不稱旨。棄市。

駱駱字子龍。嘉興人。能詩。有言志集。事後母以孝聞。兼工醫術。所畫山水。法黃大癡、倪雲林。而得其宕逸。

虞堪字克用。一字勝伯。朱丞相允文之裔。居長洲。工詩。嘗畫甚富。寫山水殊有思致。洪武中爲雲南府學教授。

蔣麟字文昭。丹徒人。官縣尉。畫山水。清潤可愛。

史謹字公謹。崑山人。性耽吟咏。洪武中謫居雲南。後應辟爲應天府推官。尋降湘陰丞。罷官寓金陵。自號吳門野樵。搆獨醉亭。賣藥自給。畫山水。長于寒林雪景。蘇賦有致。

王履字安道。號奇叟。崑山人。工詩文。書法。畫得馬夏風格。行筆秀勁。布置茂密。作家七氣咸備。洪武中登華山絕頂。回其景。畫得天外三峯。高奇嶙峋之勝。乃知從前不過紙絹相承。指爲某家數。屏棄舊習。以意

匠就天則出之。有問何師。則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而已。

張觀字可觀。嘉定人。少游江湖。志尚古雅。嘗寫華亭秀水間。畫山水初師夏圭馬遠。及見盛子昭、丁野夫、吳仲圭諸人。而筆力大進。春容蒼秀。格韻悉佳。

陳圭字伯珪。常熟人。務學不希仕進。畫山水。師米襄陽父子。筆意高簡。頗自愛重。洪武中客京師。有鄰女相挑。正色拒之。其操行如此。又非獨以藝稱也。

葉希賢字以愚。號東吳老人。洪武中官郡邑廣文。所作山水甚佳。

柏禮字子先。華亭人。工詩。弈。稱無匹。所畫山水。清曠有法。洪武中被徵。尋厚賜遣還。名望益重。

顧祿字謹中。華亭人。才藻豔發。能詩。著有經濟集。善書。尤工分隸。洪武中爲太常典籍。工山水。兼善雜畫。亦能鈎勒竹石。

夏儀市。吳興人。能詩。以孝行稱。隱居天目四十餘年。與張羽、劉伯、周倬、沈貫、友善。吟咏唱酬。長于山水。畫有天目山房圖傳世。

唐肅字處敬。號丹崖。山陰人。洪武間。召供奉翰林文字。善畫水山。格力高妙。嘗作怪石。自爲賦以美之。

張文楠。字石隱。德清人。幼嘗爲僧。畫山水宗董巨。然筆法蒼秀。兼善墨竹。時爲程胡欽堯、徐士元、歸安吳廷暘、孟玉澗。明初俱以畫名。玉澗青綠山水尤佳。

朱杞字授之。洪武間登進士。知金州。善山水。

薛稹字汝嘉。號古巖。吳江人。善山水。

范禮字宗圖。常熟人。山水師馬遠。

王立本。嘉善人。所畫山水。師梁楷。筆筆疎遠。有徵茫煙雨之致。臨摹古本。幾於亂眞。善人物。殊生動入格。

王穀宗。即立本子。山水師嘗懋。筆法細潤。與父各自成家。世並重之。

范慕字行式。嘉興人。善詩歌。古器書畫。雅精鑒別。所作山水。行筆蕭散。奇趣幽深。最工人物。

金鋪字用文。號竹泉。生崑山人。嗜吟咏。書法清勁。所畫山水。筆佳韻勝。兼寫梅竹蘭石。

蕭澄以畫水名。師于波濤轉折處。寫一蕭字。或一澄字。以自標識。

夏昶字仲陽。崑山人。大常錄之兄也。洪武末爲永寧縣丞。謫戍滇南。永樂中。以景德拔。同官中翰。時稱爲大小中書。畫山水。法高彥敬。嘗作靈山鼠樹圖。有蜚鳥飛動之勢。

章瑾字公瑾。號采芝。華亭人。宋莊敏公之後。能詩。善草書。尤長于畫山水。宗夏圭、馬遠。揮毫渲染。或頃刻立就。或數日不著一筆。兼善人物。傳有春江送別。及塞山拾得像。無漸古人。張觀以後。一人而已。

高穆字彥恢。仕名廷禮。別號漫士。長樂人。工詩。選唐詩品彙正聲行世。永樂初。官翰林待詔。遷典籍。書傳漢隸筆法。書原于米氏父子。出入商高間。時稱三絕。小景上有高心文圖書。或其別字。

李時字居中。順天人。所畫山水宗董北苑。天眞爛漫。姚榮公曾贈以詩。

吳子壎。華亭人。山水宗嘗子昭。兼善枯木竹石。

朱孔陽名寅。以字行。更字廷輝。華亭人。工詩。永樂初。以寫洞詞入翰林。累官至順天府丞。精工山水。嘗寫楊東里寫歸田圖。作家士氣俱備。

郭純字文通。號杖齋。永嘉人。永樂中供事內殿。善山水。布置茂密。長陵絕愛之。有山馬遠、夏圭者。純輒斥之曰。是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自言酒後筆法入神。供御外。不肯輕以筆與人。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工詩。有玉雪齋集。永樂中。召爲大理卿。獄陵監國。奏除總志。精于山水。幽澹閒遠。有倪雲林風致。兼寫竹。得金錯刀法。

王性善。丹徒人。通醫。畫工山水。永樂中與虞謙交善。筆致高簡。雅相頡頏。

陳宗淵。武郡人。陳剛中之後。永樂中。以畫匠在翰林學士黃文簡公推薦于上。因落匠籍。入士流。雅善山水。兼寫神。官中書。歷刑部主事致仕。

黃蒙字養正。瑞安人。永樂中。授中書舍人。與子采。相繼以書法直內閣。俱能詩文。所作山水。法黃子久。得其佳境。

陸閒字伯陽。號友菊。興化人。官楚府伴讀。畫山水木石。宗楊文貞公。推重。弟顯。亦人物家。

張子俊。號古淡。浙人。官禮部員外郎。山水宗荊關一派。楊文貞公。嘗贈詩求其畫。

崇自方。號夢菴。先臨江人。後宦游泰伯。遂占籍焉。寫水墨山水。出入郭熙范寬。而晚自成家。

章邇字民逸。奉化人。其山水初師崇自方。而筆法稍密過之。永樂中徵至京。兼以家隸入翰林。將授官而辭歸。

章寶御報恩寺彩壁。存迪筆。今亡矣。

王賓字仲光。號光菴。吳縣人。居木瀆。晦迹不仕。事母篤孝。嘗于天平山。畫龍門春曉圖。推爲能品。

沈遇字公濟。以多疾而臥。故號臞樵。又稱硯菴老人。吳縣人。高雅有鑑。宋咸淳中。以寫照著聲。至遇善詩文。工山水。雅精水墨。馬夏淺絳。李唐深色。類種能之。暮趙伯駒。至能亂眞。永樂末召見。稱旨。謝病歸。晚歲喜作雪景。

謝環字廷循。永嘉人。山水宗荊關二米。宣德間。徵入畫院。大被賞遇。餽贈及東里楊少師。嘗稱其清謹有文云。

李在字以政。莆田人。遷雲南。宣德間。被徵。精工山水。細潤者宗郭熙。豪放者宗夏馬。人物氣韻生動。名傾一時。商喜字惟吉。工山水。兼寫人物。筆致超逸。尤善畫虎。宣德中。徵入畫院。授錦衣衛指揮。孫祚字天爵。亦傳家法。周文靖。莆田人。山水堪配謝環。

劉珏字廷美。號完菴。長洲人。宣德中官僉憲。政聲甚著。嘗宗李北海。詩工律體。時人稱爲劉八句。挂冠歸田。卜築洞庭。以老畫山水。泉深石亂。木秀雲生。縣密幽娟。風流自然。幾入巨然之室。

戴珪字文進。號靜菴。又號玉泉山人。錢塘人。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馬遠、夏圭。而妙處多自發之。俗所謂行家兼利者也。神像人物雜畫無不佳。宣德初。徵入畫院。見誕放歸。以鬱死。死後人始推爲絕藝。

戴泉字宗淵。進之子。山水有家法。惟用墨差重。

夏芷字廷芳。錢塘人。從戴逵學。所作山水諸體。筆力直逼其師。方鉞亦同縣。與芷俱稱入室弟子。惜皆蚤世。否則當擅出藍之譽矣。

夏蔡字廷輝。芷之弟。山水入物。頗得師承。

仲昂錢塘人。受業戴門。山水雜畫。雄力雄健。亦能亂眞。但略草率耳。

陳撥初號草庭。海寧衛官舍。與戴逵同時。所畫山水。其行筆蒼老。亦復相類。孫鳳雅。能白描。

陳璣字大器。海鹽人。山水一派。初授業撥初。後游錢塘。見戴逵筆法。沈思入悟。自變成家。兼能寫照。

林廣江都人。山水人物。宗李在。筆力蕭灑。多生趣。

陳公輔號江村居士。吳江人。山水宗巒懋。筆墨曠逸。亦能雜畫。

陳公佐號石泉。公輔之弟。亦工山水。

沈誠字文實。別號昧菜居士。江寧人。工繪事。興致所到。揮染山水。自成一家。

金潤字伯玉。亦靜虛。江寧人。官至郡守。所畫山水。大眞橫溢。推爲神品。

謝宇字伯寬。號容菴。衡陽人。宣德中。以中書舍人。直內閣。累官工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山水法諸大家。筆致斐亹。饒清遠之致。花卉鳥獸皆佳。此鄧公濟所謂軒冕一流也。

謝汝明字晦卿。號東巖。宇之仲子。山水得父法。

夏衡字以平。華亭人。工書法。篆隸高古。由中書進太常卿。

金鉉字文鼎。華亭人。詩文流麗。有鳳城集。尚素齋集。尤工章草。所畫山水。擬黃一峯、王黃鶴、兩家之勝者。勁幽潤。超脫町畦。時稱三絕。

金鈍字汝礪。鉉之弟。工書法。官中翰。所畫山水。有家法。

金銳字汝濟。鉉弟。工山水。

陳謙字士謙。號訥菴。逸人。書畫俱宇趙松雪。嗜嗜逼人。尤長于山水。頗自矜賞。

陳叔謙錢塘人。善鑒別古器名書。涉筆直追倪雲林。澹宕遠。蕭疎可愛。嘗書一聯于室曰。博古圖蒐周漢制。無聲詩寫晉唐題。以自況云。

馬琬字文璧。號魯鈍。華亭人。官撫州太守。山水宗董源。平遠曠闊。取景獨絕。

顧宗字學淵。南海人。官中書。畫山水。師黃子久。蒼勁有法。

顧寅字叔明。號友鷗。吳人。工山水。兼能松石。竹亦蕭灑。

明畫錄卷第三

山水

馬軾字敬瞻。嘉定人。讀書負經濟。精于古帖。正統中。授司天博士。畫宗郭熙。高古有法。與戴逵並重京師。其山水精妙。非謝環、李在、輩所及。

顧翰字維周。號雪坡道人。江都人。讀鎮遠侯爵子弟。讀書賦詩以自適。畫山水出入董、米、倪、吳間。多不署名。至遠荊棘曰。都無君子。純是小人。反鄭所南語。時王振竊柄。用以寄嫉邪之志云。

姚綬字公綬。號穀菴。晚號雲東逸史。又稱丹丘先生。嘉善人。天順間成進士。官御史。改化初。出知永寧府。遂解官歸。生平類晉人風調。工山水。倣吳仲圭。墨色淹潤。其得意者。裝潢售人。復以高貲購歸。其自重如此。

毛良字舜臣。號兩山居士。北平人。寓南寧伯。工詩。寫山水師米元章。煙雲滅沒。妙合天然。著無聲詩一編。闡論六法之奧。雖謝赫、張彥遠。不是過也。

朱祺字孟祺。號拙菴居士。常熟人。行己方潔。有高品。工山水。能兼宋元諸家所長。出以己意。嶄然拔俗。

朱偃字廷直。祺次子。山水能傳家法。其臨摹夏圭一派。尤超軼絕塵。

陳復字啓陽。號坦坦居士。宛平人。官國子監典籍。初隨父宦游留都。與諸名士交。詩文有聲。畫尤長于山

水。匠心師古。規橅非然。工於竹。兼能寫照。

陳後字啓先。號寓齋。復之弟。官司天博士。能詩文。善書。作山水雜畫。與兄方恕。子漢亦能繼美。

林時俊。興化人。長于繪事。天順間。徵至京。成化初。賜冠帶。直仁智殿。畫山水。推爲能品。

姜立綱。字廷綱。號東溪。永嘉人。工書。天順間。授中書。成化朝。累官至太僕卿。其畫山水。深得黃子久法。世人但知其書法。爲院體。不知其精于畫也。

黃璨。字蘊蘇。永嘉人。工詩文。書法。其畫山水。蒼秀有致。與姜立綱同直中秘。

柳楷。字文範。號萬竹山人。永嘉人。工詩文。山水亦相合作。與立綱同官。

洪孝先。號雷山。永嘉人。能詩。畫有鴛池集。善山水。規摹古法。名重都下。廷循之後。頗馳聲譽。

陶成。字孟學。號雲湖山人。會稽人。領鄉薦。緣他事被放。多才藝。詩文奇卓。書兼四體。畫備六法。山水多雄壯。

青綫。號麗昔。拔以發其牢騷之意。鈔勒竹。與兎鶴最佳。

張端。字廷瑞。號青堂。常熟人。官中書。寫山水。善作平遠小景。兼畫怪石。

陳彥德。麗水人。善畫山水。

王恭。錢塘人。山水宗馬遠。

王田。字舜耕。歷城人。佐縣能。歸。好爲樂府。畫山水。宗高房山。蒼勁合度。

何澄。字彥澤。號竹鶴老人。江陰人。官袁州守。工山水。宗米元章。煙雲窗濕。墨氣浮動。而不免浙派之目。要非通論。

汪質。字孟文。錢塘人。流寓江寧。工山水。師戴逵法。用墨太濃。然氣亦蒼鬱。

詹林寧。字必泰。浦城人。工繪事。天順間。召入京師。成化間。授文思院副使。直仁智殿。

吳理。字元玉。號石居。江寧人。成化己丑進士。官部郎。工山水。宗戴逵。而能變化成家。

莊昶。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登成化丙戌進士。官吉士。以諫上元鼇山被謫。被薦起爲南吏部郎。工詩文。所畫山水。煙雲蒼茫。殆有神授。花鳥亦佳。唐樞國深集述其槩。

許繪。字尚文。江寧人。工山水。

徐文珍。南昌人。善山水。張汝弼嘗爲詩。題其畫圖。

張瑄。字文瑞。太倉州人。山水宗馬夏二家法。筆意蒼勁。尺幅寸縑。便有林壑窅冥之勢。成化間。著名于時。陸容菽園雜記云。太倉張瑄。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人問何術。曰。生平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相此耳。李獻吉有張侯所藏山水歌。蓋謂瑄也。

俞鵬。字漢遠。上虞人。能詩。成治中。以保堰赴京。善畫山水。公卿爭相引重。以能事相迫。欲一見不可得。故園雜記。甚稱其人品之介。與至揮染。氣韻絕佳。

鄒南。字岐民。吳人。山水宗馬遠。

錢欽禮。號南遷山人。上虞人。工詩。成化間。名人仁智殿。大被賞遇。畫山水。筆法慘澹。煙雲滅沒。時有沈醉

之致。然往往縱筆粗豪。多乏氣韻。畫上皆題一塵不到處。孝廟曾背立觀其作畫。忽持筆。呼爲天下老神仙。因鈐圖章佩用之。

蔣嵩。字三松。江寧人。山水派宗吳偉。喜用焦墨枯筆。最入時人之眼。然行筆粗莽。多越矩度。時與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張平山。徒逞狂態。目爲邪學。

汪肇。號海雲。休寧人。山水初學戴逵。人物法吳偉。用筆頗放。與蔣嵩相伯仲。嘗自負作畫不用朽。飲過不用口。蓋善能自飲云。

時鑑。號晴川。浙衢開化人。正德間。與汪肇同時。所作山水。墨氣淹潤。而體格頗合矩度。亦工人物。較之白門蔣三松、汪孟文、江西郭清狂、祥符張平山。尚屬正派。

劉俊。字廷俊。山水人物。並佳。

袁璘。字廷器。工山水人物。

蘇致中。蜀人。由測科官部郎。山水師郭熙馬遠。行筆如流。而清雅高邁。略不經意。天趣盎溢。人不能及。

謝晉。字孔昭。號疊山。其蘭庭生。深翠道人。姜邱翁。皆別號也。吳縣人。工詩。有蘭庭集。畫山水。師王蒙、趙原。既精妙。則益以刻煥。千巖萬壑。愈出愈奇。尋丈之幅。不日而竟。

蘇復。字性初。長洲人。以明經知綿州。畫得晉人法。山水初師盛懋。後宦遊歸。盡變舊習。然不苟作。終歲不能成一幅。孔昭之速。性初之遲。各擅所長。

杜瓊。字用嘉。號鹿冠老人。世稱東原先生。吳人。明經博學。貞澹醇和。粹然丘壑之表。郡守況鍾。屢薦不赴。築臨綠亭于小圃。以畫自給。山水宗董源。層巒秀拔。上壽卒。私謚淵孝。

陳遜。字季昭。號雲樵。吳縣人。山水初學陳公輔。變幻成家。設色尤妙。摹古殆能亂眞。兼工人物。成化間。以畫名者六十年。不親世務。所交惟杜東原一人。

陳嚴。字錦高。號東山。卽遜子。所畫山水。筆法遒麗。能傳父法。

錢復。常熟人。能詩。畫山水。人董源之室。

張欽。字士敬。號煥齋。祥符人。官都閫。善山水。得古人風格。兼工花竹。

姜濟。字梁。人。寓蜀。工山水。煙雲滅沒。一洗筆墨蹊逕。

王世昌。號歷山。歷城人。工山水。兼善人物。

朱銓。字文衡。號樗仙。長沙人。能詩。工山水。筆致古雅。兼善人物。勾勒竹。菊兎並佳。

朱鑑。字文藻。號墨壺。銓之弟。山水人物。與兄頡頏。

杜君澤。號小癡。吳人。工楷書。畫山水。饒有風格。嗜酒落魄。客死秦郵。

馮穆。字舜舉。號醉狂。江寧人。工山水。兼善人物。花木竹石並佳。

王顯。山水法高房山。筆力蒼勁。隆慶戊辰歲題畫。時年已八十餘。

胡仲厚。鄞人。善畫。肯綮山水。筆法師董源。而雲氣物態。渲染得法。

吳炎、行都人、與仲原同時、所畫山水絕相類。

張乾、字惟健、太倉州人、倫之孫也、少聰穎、性耽翰墨、畫山水宗夏珪、馬遠、其得意處、殆過于張翥、宏治初、給事仁智殿、務歸省、陷淮而死。

俞泰、字國昌、號正齋、無錫人、宏治中、由進士官戶垣、畫山水、參黃子久、王叔明、兩家筆法、爲人恬雅、發于詩文、書畫成、有沖和澹遠之致。

王一鵬、字九萬、號西園、隱亭人、工詩善書、宏治中、以明經授泰順廣文、性饒雅韻、畫山水、恬曠閑遠、自成一家、齊中陳設彝鼎、茶鐺酒鑪、畢具、小爵給事筆硯、乞詩畫者、殆無虛日。

王謨、字廷直、奉化人、畫山水、初師里人蕭鳳、後肆力于唐宋諸家、凡奇山怪石、古木蒼藤、盡參其妙、宏治間、供事仁智殿、大被寵遇、時上好馬遠、每稱曰、王謨今之馬遠也、正德初、官錦衣千戶、欽賜圖書、時人榮之、同邑盧鎮、嘗師謨、亦稱絕藝。

趙同魯、字與哲、長洲人、其祖友同、字彥如、以醫名、曾脩永樂大典、同魯克承家學、善詩文、著有仙華集、所作山水、洗筆高妙、沈周嘗師事之、每見周做雲林、輒謂落筆太過、精于品鑒如此。

沈貞、字貞吉、號陶菴、長洲人、世居相城里、工律詩、雅善山水、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

沈復、字復吉、號同齋、卽貞弟、工詩、兄弟自相倡和、僕隸皆諳文墨、畫山水師杜瑾、勁骨老思溢出、絕類黃鶴山樵一派、兩沈並列神品、壽俱大耋。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別號白石翁、復之子、詩格高朗、工山水、宋元諸家、皆能變化出入、而獨于董北苑、五代、李營丘、尤得心印、惟倣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寫生花鳥、並佳。

沈召、字翊南、周之弟、畫山水有法、長林巨壑、風趣洒然、惜秀粹而蘊天、視允明稱高雅南面、疑翊南有謙、吳頤、字端卿、嘗熟人、善清言、與沈周雅善、所作山水、皆規彷宋元諸家、筆墨秀朗、能發其閟、更患字端本、一字廷直、號癡翁、復姓徐、上元人、少不慧、年十七始能言、忽通詩翰、畫山水樹石、縱筆揮寫、不拘家數、動能神合、與沈周交善、有樓近治城、題曰臥癡、年八十餘、預知死期、命僕朗歌虞殯、相繼出聚寶門、謂之生殯、至期無疾而卒。

王綸、字理之、以字行、崑山人、善詩、尤工篆隸楷法、關里宮碑楔棹、多出其手、新畫山水師沈周、而得其心印、嘉宋元諸家、駸駸入室。

杜堇、龍、字士良、吳縣人、山水宗沈周、而稍自變格。

雷鏗、字惟化、號半窗山人、建安人、爲鄧諸生、不求仕進、以詩酒自豪、風調類米顛、而畫則大殊、山水撮各家之勝、精采有法、江以西重之、與沈周同時、其題咏亦相似。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宏治間登進士、歷官家宰、加官保、謚忠肅、工詩、書法俊逸、所畫山水、趙勁縟密、遠近表譽、氣韻蕭然。

郭謂、字仁宏、號清狂道人、秦和人、棄舉科業、肆力于詩畫、於山水諸體無不工、題著俱高逸、與吳偉、杜堇、沈周、爭下之、弘治中、被徵入京師、大璫蕭敬、昭以錦衣官、固辭卻、李獻吉謂其不媿逸民、後從王陽明游、寢溺物色、遁跡不知所終、姪嚴亦能傳其法。

朱治、字原靜、其先吳人、寓京師、遂占籍焉、所畫山水諸體、師戚瑤、其神似處、幾莫能辨、與郭謂同時、而高隱頗亦相類。

劉世、字良習、號月川、合山人、入國子上舍、工詩文善書、所畫雲山、宗高房山、而復出入于葉原靜之間、行筆遒勁、時發己意、氣韻蕭遠。

謝承堯、字子象、號野金子、行九、美髯、人呼爲髯九翁、上元人、爲諸生、負才、善畫山水、諸體蕭灑絕俗、正德中、與徐霖同時、風流相尚。

謝宣堯、字子隱、卽承堯弟、山水人物師戚瑤、得其神似、寫單卽屬兄題詠于上、爭傳以爲勝事。

史大方、字元昭、江寧人、工山水、謝子象嘗題其雲山、極言結構之妙。

顧源、字清甫、號丹泉、別號寶幢居士、江寧人、善詩、精于書法、究心禪理、與淨侶結西方社、所畫雲山、出入高米間、自成一家、爲贈名僧墨客爲多、嘗有百年智巧消磨盡、慚愧人傳粉墨痕之句。

王挹、江右人、山水宗二米、筆力柔弱。

沈巽、字士爾、號巽翁、吳興人、山水宗吳廷輝、兼工雜畫、張宏儒、常熟人、畫山水、宗趙千里。

林景、時、閩長樂人、善山水、徵入京師、其染翰爲時推重、許宏、字宗道、閩建安人、幼穎悟、習楷、能詩文、所畫山水、清雅有法。

劉鵬、上虞人、官侍郎、精于染翰、嘗作雲山圖、煙嵐滅沒、變化入妙。

盧東彼、錢塘人、畫雲山雪景、清潤可愛。

朱端、字克正、海寧衛人、所畫山水、宗嘗懋、墨竹師夏昶、花鳥並工、正德間、直仁智殿、賜錦衣指揮、賜圖書文曰一樵、時人榮之。

曾和、海鹽年浦人、與朱端同時、善畫山水、筆法高古、正德間直仁智殿。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吳人、首領鄉薦、坐事就吏、因任達自放、工詩文、尤精書畫、其山水、打李成、范寬、馬、夏、元四大家、殆不研解、行筆秀潤縝密、而有韻度、美人花鳥、尤極精妍。

文徵明、初名璧、後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由諸生薦爲翰林待詔、工詩文書畫、其山水、出入趙吳興、叔明、子久間、兼得北苑筆意、合作處、神采氣韻俱勝、單行矮幅更佳、生平三不肯應、宗藩中貴外國也、後薦脩國史、乞歸、壽九十、私謚貞獻先生。

文嘉、字休承、號文水、徵明次子、官和州學正、以詩文名、所作山水、清遠逸趣、得雲林佳境、合處直逼其父之乃。

文伯仁、字德承、號五峯、徵明之姪、曾染疾得疾、夢神語其前身、乃蔣子誠弟子、嘗沐繪大士、今當以畫名

世。奇病已非解。所作山水。筆力清勁。能傳家法。而時發巧思。橫披大幅。最稱鬱茂。不在衡山之下。

沈昭字秋夢。長洲人。善山水。法李唐。大膀奔放。設青綠者尤佳。

陳沂字魯南。號石亭。鄞人。以醫籍居留都。七歲即能摹倣古畫。作詩賦有聲。著有拘虛集行世。正德中成進士。官詞林。與文待詔論畫益進。宦轍所經。名山大川。動成卷軸。最得馬夏神韻。後作張永嘉左遷行太僕卿引歸。晚年筆力尤妙。

嵩時泰。字仲交。號雲浦。江寧人。由明經入太學。才氣橫溢。工詩善畫。山水遠師顧、戴。近法啓南。兼精竹石。文徵明爲題其小軒。曰蒼潤。蓋採其詩。有筆蹤要是存蒼潤。畫法還應入有無之句。可謂得畫家三昧矣。

嚴賓字子賓。號鶴丘。江寧人。家畜名蹟。精于賞鑒。所畫山水。小幅尤精。酷似文衡山。

胡汝嘉。字懋禮。號秋宇。江寧人。由進士歷官副使。書法絕類祝枝山。所作山水。脫去塵俗。但不輕與人。未易多見。

金瑤字元善。號松居。江寧人。精醫理。兄琮以詩畫有名。瑤工山水。作袁安臥雪圖。林稽映玉。

王逢元。字子新。號青山。上元人。父韋官閩卿。逢元博學工詩。精于書畫。山水師趙松雪一派。筆力蘇秀。人爭求購。意所不屑。雖重幣弗顧也。

鄒鵬字遠之。號鈞居。江寧人。工山水。家貧受直以養母。有鄱陽大盜。聞其名。遣信詭稱富商。迎圖屏障。至始覺其異。婉詞謝歸。閉門拒客。非熟察其聲音。不輕出見。

王孟仁字元甫。江寧人。所畫山水。清潤有法。文徵仲極爲稱許。

何適字天游。自號天台山人。其先東莞伯何真之後。祖徙楚。遂爲蘄州人。能詩。所畫山水。宗戴靜菴。而時出以己意。

高鉅字孔明。別號種蘭道人。侯官人。由明經仕學博。工山水。筆墨遒逸有致。

陸九州字益之。無錫人。爲諸生。工詩。歷落不羈。人目爲狂。畫山水。筆致奇縱。時稱三絕。謂詩絕狂絕畫絕也。

周臣字舜卿。號東村。吳人。畫山水師陳遠。傳其法。于宋人中。規摹李、郭、馬夏。用筆魂勁。特所謂行家畫勝耳。鑑工人物。古貌奇姿。綿密蕭散。各極意態。

何良俊。字元朗。號柘湖居士。華亭人。明經。善詩文。官翰林院孔目。寫山水。行筆清逸。而復工于賞鑒。有書畫銘心錄行世。其眞蹟亦不多見矣。

朱生吳縣人。工山水。揮染樹石。深得唐寅筆法。世珍愛之。

朱貞孚。吳人。畫山水。與文徵明同時。

謝時臣。字思忠。別號梅仙。吳人。能詩。工山水。頗能屏障。大幅有氣概。而不無絲理之病。此亦外兼戴、吳、二家派者也。別號與朱銓同。明畫家有兩梅仙。

張寧字靜之。吳人。畫山水有聲。

袁裝字尚之。吳縣人。與弟裘同聞于時。工詩善畫山水。論者謂其翰墨蕭灑。林丘鬱映。

孔福福。曲阜人。世襲衍聖公。工山水。

張游然。號九歸道人。嗣法正一真人。山水宗大小米。運筆清雅。亦能枯木竹石。

沈鼎。長洲人。卯昭之兄。畫山水。與弟頡頏。

明畫錄卷第四

山水

陳鶴字鳴埜。一字九皐。號海樵。山陰人。嘉靖間。戶口不自得。乃棄去爲山人。詩文合度。兼能填製詞曲。寫山水殊草草。若不經意。而筆墨流動。于頑放中。復存規撫。兼工花卉。陳九皐以花卉著名。山水僅見一小幅耳。應歸入花鳥門

陳霖字大霖。號秋碧。下邳人。家金陵。襲官指揮。倜儻自命。畫山水。倣沈周。若勁妻麗。多爲詩題識。世徒知霖工樂府。不知詩畫之絕倫也。

錢穀字叔寶。長洲人。讀書多著述。家貧好客。從文徵明遊。常題其樓爲懸磬。因自號磬室子。作山水。不名其師學。而自騰踔于梅花一峯石田間。爽朗可愛。蘭竹兼妙。子允治。字功甫。能繼父學。序字次甫。亦善山水。

陸師道。字子傳。號元洲。晚稱五湖道人。長洲人。嘉靖中。由進士歷官尚寶少卿。工詩善小楷。古隸。從文徵明游。盡得其法。山水清遠。類倪瓚。精麗者。不減趙吳興。乃復氣韻生動。巖谷清幽。胸涵丘壑。始能如是。

陸士仁。字文近。號澄湖。師道子也。書畫俱宗文衡山。小楷更佳。山水雅潔有父風。

黃昌言。嘉靖間。官吏部。工山水。墨與文衡山並勁。有大幅行世。

譚紳字子羽。號平橋。又號曲江道人。嘉靖時。以山水擅名。追蹤吳仲圭。筆墨蒼潤。亦善花卉。（邵寶直隱詩。有題譚子羽詩。）

（譚江東詩。應是吳越間人。再攷。）

楊一淵。字伯海。江都人。爲諸生有聲。山水小幅絕佳。性喜游。足跡遍五嶽。故筆墨具靈秀之氣。其印章皆古玉晶屋。文三橋高陽篆刻識賴上。

鄒昆。號石浮山人。所畫山水。追慕宋元遺蹟。不失法度。

梁攸。字思伯。號浮山。廣東番禺人。大學士梁儲子。官至禮部主客司。所作設色山水。清勁可愛。王世懋懷舊詩。所謂餘巧被丹青。流風此未墮者是也。

豐道生。初名坊。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鄞人。博學能書。起家進士。以議禮廢黜。所作山水。不師古人。自成一家。造意高遠。兼寫花卉。點染絕趣。

居節。字士貞。吳縣人。工詩。著牧豕集。少從文嘉習畫。待詔見其運筆旋喜。遂授以法。畫畫兼肖。而清媚口喜。後忤織璫孫隆。家破。僦屋虎丘南村。得筆資招朋刻飲。或絕糧。則晨起寫疎松遠岫一幅。令童子易米以炊。年六十。竟以窮死。

張復。字元春。太倉人。從錢穀學畫。其規摹黃、關、馬、夏、黃、倪、諸家山水。無所不肖。而能自運其生趣。于蹊逕之外。

鮑原起。初名作。後以字行。更字子正。吳縣人。所作山水。師錢穀。得其神似。而筆力復佳。

侯懋功。字延賞。號夷門。吳縣人。畫山水。疎淡清雅。初師錢穀。後宗一峯黃鶴。輒入元人之室。格韻逸異。

管稚圭。官中書。善山水。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學者稱莫峯先生。嘉靖間。由進士歷官廣西督學。治績甚偉。書工章草。畫山水。師米家父子。簡遠有致。

姚俊。字叔乂。號玄牧道人。吳縣人。工詩。所畫山水。蒼潤入格。

盛堯民。吳人。工山水。宗元季四家。行筆疎秀。

浦融。字通侯。吳縣人。善詩。工書法。山水規摹古人。韻格殊勝。

陳熙。字子明。號五陵。吳縣人。畫山水。得宋元諸家筆意。性豪曠。必興至槃礴。求者罕得。

唐南埜。海寧人。工山水。

周信。字惟實。號草庭。天長人。善山水。于煙雨冥濛中。益見神采。兼工竹石。

陳諜。初名增。字叔諜。後名諜。更字誠將。吳縣人。喜讀騷選。著行楷。著有騷解集。畫山水規摹宋元。神采煥發。能自名家。

番昝。字東伯。吳人。自號秦餘山人。又以系出相臺。號漳餘子。能詩。善畫山水。其詠懷詩云。煙巖出齋屋。肺腑流蒼翠。腕下筆端。居然可見。

黃尚哲。字子殷。號醒泉。餘姚人。能詩文。著有青園錄。嘉靖己酉。舉于鄉。官景州守。善畫山水。得古人法度。

兼工人物。

朱南雍。號遠峰。台橋人。由進士官至太僕卿。能詩工書法。畫山水。出入雲林。石田間。行筆清勁。氣韻出塵。後因東宮出閣。手玩南雍書扇。爲講官論能。

諸清臣。字清之。台橋人。游京師。寓垣。雅負豪氣。詩文亦綺麗。畫山水。能出入宋元諸家。運筆生動。渲染精采。兼善花石。

沈世。字子登。號青門山人。仁和人。少司寇紹之子。不習經生言。雅好詩翰。多奇名蹟。臨摹有得。所作山水。風神氣韻。高出流輩。花卉亦佳。嘉靖中游京師。邀徵。詩畫贈貽。累千金輒盡。年老歸里。興復不淺。

朱多炡。字貞吉。號瀑泉。南昌人。弋陽王孫。爵奉國將軍。工詩歌。畫山水。蕭摹右蹟。其雲山一派。得二米之神。盡脫畫家蹊逕。

朱謀鷄。字太沖。號鹿洞。多炡弟六子。生有暗疾。性穎慧。精于繪事。山水兼文、沈、周、陸之長。復工花鳥。四方以能事迫促。竟以療終。

朱謀㙔。字履中。號西谿。多炡之姪。寫山水。遠宗吳仲圭。近倣謝時仙。筆法簽新。清老有法。

朱慶緊。字仲賢。號似魯。齊鹿人之裔。工山水。疎秀可觀。兼枯木竹石。

何白。字元咎。號丹丘。水嘉人。工詩文書法。著有汲古堂集。嘉隆間。以布衣負雅望。所畫山水。用筆疎散。而有法度。

宋臣。號二水。字子忠。江寧人。善山水。兼工人物。

馬璧。字文璧。工山水。人物亦佳。

沈寅。字敬竹。吳人。善畫山水。奇峯絕壁。烟巒空濛。態狀萬變。至巨浪崩奔。急湍跳躍。洶洶有倒塔潰屋之勢。其疎林小景。亦復可愛。

聞人詮。字仲璣。餘姚人。御史詮之子。性磊落。善畫山水。筆法簡遠。超出時輩。尤工扇頭小景。

黎民表。字惟敬。號瑤石。南海人。以詩名。隱廛閒。由鄉薦官祕書。善分隸。山水宗二米。氣象深潤。著樹間。多加大線皴。墨極有精彩。

吳寀卿。初名是龍。後以字行。更字廷韓。華亭人。方伯如忠子。育外家。長于虞山。幼師諸生。工詩文書法。性復豪邁。山水宗黃大癡。揮染時。悉從磊磊落落鬱鬱葱葱時發之。故神酣意足。而氣韻尤別。著有畫說一卷。

鄒迪光。字達吉。號愚公。無錫人。以詩文自命。萬曆間。由進士官楚督學。能歸。卜築錫山下。極園亭之勝。畫山水。力追宋元人法。一樹一石。刻意求佳。故能秀逸出羣。宛盡時格。

章廷綸。丹徒人。能詩。畫山水。筆墨中。有一片冥濛褰褪。靠靠拂拂之致。此才氣而得意外之趣者。極其精

方脩成、歙人、能詩、工山水。

張瀛、字文而、號雲心、秀水人、畫山水、用筆精密、法趙子昂、松雪、諸家、種種神合。

項元汴、字子京、別號墨林居士、秀水人、初爲國子生、雅擅賞鑒、收藏名跡、甲于江左、畫山水、宗黃、倪、兩家。尤醉心于雲林、縱筆蹤秀、神合處輒臻勝境、題句書法並佳。

項德新、字復初、即元汴子、畫山水酷類荊、關、流傳甚少、得其片紙者、珍同拱璧、尤善寫生、奕奕有致。

董其昌、字思白、號玄宰、華亭人、由進士官至大宗伯、晉宮保、謚文敏、詩文有容臺集、以書法重海內、畫山水、宗北苑丘然、秀潤蒼鬱、超然出塵、自謂好畫有因、其曾祖母、乃高尚書克恭之雲孫女、所由來者有自也。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謝諸生、高隱、與徵不就、詩文有晚香堂、白石山房稿、畫山水、涉筆草草、蒼老秀逸、不落吳下畫師恬俗蹊徑、自言倘家作畫、如范蠡、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便與富翁俗僧無異、故其畫皆在筆墨畦逕之外。

顧大璋、字仲玉、一字君瑕、上海人、所著詩文、詳者謂如碧玉鉢中摩尼、楷法妍雅、摹倣高古、在文氏伯仲間、畫山水、頗雲林、遠近、全以書法通之、故秀逸獨絕、花鳥墨竹並佳。

陸萬言、字君策、華亭人、萬歷中舉于鄉、兄萬里以書名、萬言書畫並擅、山水牧景甚饒、用筆極簡、巖岫多染輕絲、略數數筆致殊妍秀。

李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歷中、由進士官至太僕少卿、工詩文、著恬致堂集、畫山水、用筆矜貴、格韻靈勝、時與董文敏方駕、無能軒輊、有畫媵行世。

米萬鍾、字仲詔、號友石、其先陝西安化人、徙京衞、登萬歷乙未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工書有好石之癖、畫山水、細潤精工、皴斫幽秀、渲采備極妍潔、自足名家、花卉宗陳白陽。

徐宏澤、字霖門、晚號竹浪老人、嘉興人、能詩、書法趙松雪、尤愛張伯雨、所畫山水、出入子久、仲圭、升陽、句曲間、時稱春門三絕、享上壽、無疾而逝、子柏齡、亦善詩畫、舉于鄉、爲黃石齋所稱。

曹履吉、字提遂、一作遂、當塗人、萬歷丙辰進士、官光祿少卿、詩字有唐晉風格、山水師雲林、筆致簡潔、堪推逸品。

宋旭、字初暘、崇德人、家石門、善詩、工八分書、所畫山水、高華蒼蔚、名擅一時、游寓多居精舍、禪燈孤榻、世以髮僧高之、繪白雀寺壁、時稱妙絕、年八十、無疾而逝。

顧正誼、字仲方、晚號亭林、華亭人、參政中立子也、以太學生官中舍、能詩、畫山水初學馬文璧、後出入元季大家、無不酷似、而于子久尤爲得力、與宋旭、孫克宏、友善、窮探旨趣、遂成華亭一派、子慶恩、亦能傳家法。

宋懋晉、字明之、華亭人、善詩畫、山水從宋旭受業、參以宋元遺法、自成一家、深于畫學、富有丘壑、若仙山樓閣之勝、經營位置、莫能過也、題跋尤奕奕有風度。

趙左、字文度、華亭人、其山水、與宋懋晉同學子宋旭、懋晉揮洒自得、而左惜墨構思、不輕涉筆、其畫宗董源、兼得黃、倪、兩家之勝、雲山一派、能以己意發之、有似米非米之妙、神韻逸發、爲士林所珍、嘉興陳慶、其高足也。

吳振、字振之、號竹嶼、華亭人、工山水、筆墨秀潤、一時以氣韻爲黃文敏所賞鑒者、惟振與趙左耳、子昌、字昌伯、亦能畫。

沈士充、字子居、華亭人、所畫山水、出于宋懋晉之門、兼師趙左、清蔚蒼古、運筆流暢、格韻兼勝。

蔣藹、字志和、華亭人、畫山水學沈士充、蒼勁似之、多用渴筆、規摹唐宋、皆能神合、晉言畫家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蓋自況云、（曾見其藏趙國山畫冊、此云華亭、疑作魏、當改之。）

李紹筐、字懋承、華亭人、顧正誼之壻、工詩、以太學生仕都昌主簿、所畫山水師姊翁、便能說爽、涉歷山川之勝、運筆益蒼、年八十餘、猶揮洒不倦。

顧懿德、字原之、華亭人、正誼之姪、畫山水法王黃鶴、行筆秀潔、丘壑開豁、無一點塵、甚自珍惜、子善有、亦得家法。

顧啓光、字開生、號寄園、亦正誼姪、萬歷間舉于鄉、工詩善書法、所畫山水、倣雲林、運筆蕭疎秀逸、饒有氣韻。

黃孝初、字仁常、華亭人、少能書、爲諸生、後遂棄去、所畫山水、筆致簡遠、爲時推尚。

許寶、南直人、作山水、率以細石短樹、疊山疊巘、層累成圖、行筆秀潤、萬歷間擅名最早、年僅二十餘而卒。

陳煥、字子文、號堯峯、吳縣人、僖敏公鎰之裔、寄情翰墨、所畫山水、取法沈周、蒼秀茂密、動合法度。

王士昌、字永叔、號十溟、臨海人、寄籍新建、能詩、精于鑒別古物、萬歷間、官都御史、撫閩、所畫山水、規摹黃大癡、甚自靳惜、不肯輕作、亦善水墨折枝。

喻希連、字魯望、號素癡、玉山人、萬歷間、以放誕名、出言詼怪、詩亦高古、工行書、山水俱法沈周、皴斫粗略、宜遠觀、嘗游京師、以數丈匹紙、寫鍾馗縣城壞、爲畫招。

仰廷句、號鈎石、江都人、凡作山水、先噴水于几、覆生紙、用筆點染淹潤、始落墨、故雲氣磅礴、神妙獨絕、萬歷間、游半天下、惜慈不甚售。

沈繼祖、字公繩、後以字行、更字宣孫、吳人、萬歷間、以畫山水、屏幣宛轉、林水森秀、能作長卷、首尾曲折、各盡其妙、兼寫仕女、嫵媚有態。

陳元素、字古白、長洲人、爲諸生、才名藉甚、工詩文、寫山水清遠絕倫。

項聖謨、字孔彰、秀水人、元汴孫也、山水兼元人氣韻、雖天骨自合、要亦功力深至、所謂士氣作家俱備者、人物花卉、亟臻奏妙。

俞紫、字公受、秀水人、工山水、筆力皴法、從篆隸法悟入、兼精花草、別具一種姿態。

朱珏、字比玉、黃山人、以諸生入上舍、善入分書、規橅夏承碑、甚蒼古、畫山水出入二米、仲圭、子久間、而又

泛愛施易。不自以爲能事。酒酣歌詠。筆騰墨飛。醒時熟視。自以爲神絕。

來復字陽伯。三原人。萬歷間。由進士官揚州觀察。性通慧。詩文之外。書法琴弈。百工技藝。以及女紅刺繡。無弗通。畫山水。窮探諸家微妙。格力俱勝。時有華州郭肩伯宗昌。竟擅多能。爲三秦異人云。

周綸號龍泓。丹徒人。萬歷時。以畫名家。山水大幅。殊有筆力。

王恭字履若。吳人。郎穆登號百穀之孫。早歲爲諸生。雅精六法。山水樹石。略加點染。得其形似。蓋以高節人妙。迥出流輩之上。

蔣乾字子健。江寧人。卽三松之子。山水清拔古雅。絕不類其父派。寫吳郡虹橋。破屋繩床。蕭然高隱。八十年操履如一。長洲令江盈科。表其廬。爲東海吳鴻云。

何白字先咨。永嘉人。工詞賦。所畫山水。宗方方壺。筠勁合法。竹石亦佳。案永嘉何白已見本卷。此或別是一人。存之俟考。

葉成龍號白雲。錢塘人。工山水。

姜貞號楚雲。錢塘人。工山水。

李德豐字子年。號思菴。鄞人。卽豐道生之甥。少負才氣。爲諸生。精于詩畫。工書法。能道其妙。所作山水。用意精深。行筆疎勁。入宋元人之室。近代沈南里。差堪旁搜。

吳文南字白洋。鄞人。工山水。神氣生動。行筆類張平山。而秀雅過之。萬歷間擅名。

高陽字秋甫。鄞人。工山水。墨氣蒼蔚。得吳仲圭法。兼寫北石。秀豔過人。萬歷末擅名。

朱朴字元素。號西村。海鹽人。工詩。所畫山水小幅。取法元人。於子久仲圭。兼擅其妙。性喜音律。年老至八十餘。未嘗一日閒斷。

劉雲字子修。號易湖。淮南人。能作米家小景。

錢貢號淑洲。吳人。山水位置適宜。亦善人物。

黃希憲字千頃。通州人。善山水。兼工花卉。

張世祿。儀封人。善山水。兼能人物。

凌雲翰字五雲。善山水。

明畫錄卷第五

山水

關思字九思。後以字行。更字仲通。號虛白。烏程人。能詩。書工四體。畫山水。宗關仝、荊浩。旁及一峯、黃鶴。而能自出機軸。苔秀奇峭。極其變化。遂自名家。

曹曦號羅浮。長洲人。後寓武林。工山水。筆墨秀潔。能以氣韻擅勝。

曹振字二白。曦弟。寓武林。畫山水。秀拔如其兄。運筆有致。墨無纖塵。子有光。能世其業。

李流芳字長蘅。常熟人。登鄉薦。工詩文。書法蘇東坡。畫山水。出入宋元諸家。而于吳仲圭尤爲精詣。竹石花卉。逸氣飛動。子杭之。字介篤。書諸體皆似其父。

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初寓武林。後僑嘉定。工詩。兼精音律。畫山水。格韻並勝。興酣落筆。尺縑便面。隨意揮洒。或貽書致幣。靡孚縮瑟。經歲不能就一紙。其自矜貴如此。寫生並佳。

張維字叔維。常熟人。詩才清逸。常居西湖。自號西泠寓客。畫山水。宗董北苑。吳仲圭。烟巒出沒。潛宕人神。爲人孤介。其索畫者。非意合終不易得。

袁孔彰字孔昭。更字叔言。吳縣人。儀部補之之曾孫。山水學沈石田、文待詔。妙得意象。衡門蔬食。以雲山一角自娛。

胡宗仁、字彥舉、一字長白、江寧人、工詩、著有知藏齋藁、以素封廢著、隱冶城山下、不謁時貴、畫山水宗倪、黃、南家、陳秀若潤、父子兄弟、俱能揮染、嘗云幕門邊掩若椀爐香間、閒筆盈案、妄擬惟笏滿床、雖一門五貴、殆不是過、子耀昆起昆、效傳家法、

胡宗信、字可復、以字行、宗仁弟、工山水、運筆相似、

胡宗智、字伯通、號雪村、宗仁季弟、畫山水、雅擅家法、子玉昆士昆、俱工畫、玉昆字元潤、筆致更佳、

何淳之、字仲雅、號太吳、江寧人、工詩文、著有是園藁、由進士官御史、與胡宗信兄弟游、工山水、筆墨秀潤、

龍竹效佳、

袁登道、字道生、號強名、東莞人、爲諸生、其山水師胡宗仁、而筆力氣韻差勝、

李芳、號湘洲、秦州人、山水法文衡山、筆力不及、（案中李芳見葉盛水東日記、係爲親、與史政同時、未詳何人否○案葉文莊在文衡山前、則此李芳別爲一人、）

陸履謙、字道卿、常熟人、善山水、

王建極、字用五、爲諸生、工山水、

王元耀、字潛之、江寧人、官藩幕、工山水有法、

馬宦、字元素、江寧人、工山水、耐岡巒巖、青蒼明滅、氣勢蹲踞、巨幅屏障、尤見筆力、

方登、字樵城、江寧人、工山水、不加采色、而墨氣深淺、自饒天趣、

魏之璜、字考叔、上元人、寫山水不襲粉本、出以己意、嚴整林木、變化不窮、生平作畫、絕無雷同、晚用濃墨禿穎、稍乏風韻、

魏之克、字和叔、即之璜弟、山水能得兄法、

謝子德、清江人、工山水、亦能寫照、兼花鳥、

梁叔剛、工小景山水、

顧琳、號雲屋、上虞人、官知州、善山水、率意涉筆、皆有興趣、

文震亨、字啓美、長洲人、徵明之曾孫、閣學震孟弟也、工詩、崇禎間、官中舍、給事武英殿、畫山水、兼宋元諸家、格韻兼勝、

段元、字伯卿、吳人、官中舍、工山水、學古有法、人物花鳥效佳、

趙璧、字十五、侯官人、工詩、畫山水清雅出塵、

鄭之麟、字臣虎、號衣白、武進人、由進士官至觀察、工詩、所作山水、縱筆自如、蒼莽中具有逸氣、善用焦墨、氣韻標格、超出畛畦之外、居然名家、

惲本初、原名向、字道生、號香山、武進人、工詩、畫山水、金師千久、蒼老雄渾、運筆處、悉以草聖書法相通、生趣勃勃、眞士家最勝一流也、

楊文聰、字龍友、新貴人、登鄉薦、寓白門三吳間、工詩、畫山水、蒼秀潤、出入于巨然、惠崇、能兼黃、倪之勝、評者謂其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雅、去其佻、良然、

姚應獅、字羽君、慈溪人、起家進士、崇禎間、官南畿督學副史、初家貲以畫爲業、登第後、益甞力于八法、工山水、師仲圭、子久、兼能寫眞、

謝三賓、字象三、號寒翁、鄞人、登進士、歷官太僕卿、工山水、每與董元宰、李長蘅、程孟陽、究論八法、故落筆迥異俗境、然頗自惜惜、不甞多作、

吳晉、字仙臺、山陰人、工詩、所畫山水、追摹宋元諸家、行筆秀潤、位置無不得宜、兼善蘭竹怪石、

黃昊、字水青、會稽人、山水師宋思、筆法氣韻、蒼然華潤、兼能寫照、

藍瑛、字田叔、號蝶叟、晚號石頭陀、錢塘人、畫山水、初年秀潤、摹唐宋元諸家、筆筆入古、而于子久究心尤力云、此如書家眞楷、必由此入門、始能各極變化、晚境筆益蒼勁、人物寫生並佳、蘭石尤絕、壽八十餘、傳其法者甚多、陳坤、王奐、馮湜、顧星、洪都、皆其選也、

藍孟、字次公、一字亦與、瑛之子、諸生、能習家法、山水規摹前人、惟雲林、賈鶴、陳秀始過其父、子深亦善于畫、

劉度、字叔志、錢塘人、受學于藍瑛、變其師法、山水細密工緻、俱從李昭道、趙伯駒、一派入手、且能去俗人雅、備極精嚴、悉有出藍之目、

姚允在、字師叔、山陰人、工詩、所畫山水、師笑仙毫杜士良、而蒼秀過之、行筆遒潤有致、兼善人物、界畫直追古法、嘗游陪京、爲魏門徐六岳所禮重、董文敏時尤稱許、

田賦、字公賦、山陰人、山水初師關仲通、其神似處、直堪亂眞、後學藍田叔、遂變關法、兼善花鳥蘭竹、

田曠、字元度、賦之弟、初師藍田叔、乃時時稍變其習、出入于仲通、遂擅其能、亦工花鳥蘭竹、

楊補、字無補、別號古農、其先臨江清江人、生于吳、工詩、善山水、落筆似黃子久、好游虞山、擅取其煙巒爾岫、綠滑翠煖、資于筆墨、時以遺民處士稱之、

沈碩、字宜誠、號龍江、長洲人、寓秦淮、工山水、初刻意繪事、學盡三年不下樓、故臨摹盡其工巧、

顧叔潤、常熟人、山水學盛子昭、

王超、號東皐、山水宗米南宮、

陳叔起、山水清佳、亦善雜畫、

沈彥誠、錢塘人、山水宗高房山、

顧文叔、吳人、山水宗盛子昭、

胡元素、工山水、

汪明際、字無際、餘姚人、占籍華亭、登鄉薦、畫山水、蒼涼蕭落、筆致秀逸、以士氣居勝、

陳隨、字克養、吳人、工山水、亦善人物花卉、

吳雲、字友雲、官典人、官至尚書、善畫山水、

高旭、前田人、善畫山水、

睦坦字履道。丹陽人。善畫山水。

王元道。越人。工山水。

余仲揭。金華人。善山水。

卞文瑜。字潤甫。長洲人。善山水。行筆流暢。位置殊有思致。

袁文可。善山水。兼工人物。

張譽字我石。廣東人。善山水。

馬寄丘。江寧人。善山水。

劉爵字子修。鄱陽湖。淮南人。善于米家小景。

陳九成。吳興人。山水師沈士傳。亦工花鳥。

俞景山。工山水。

孫枝吳人。山水宗文衡山。

吳焯字啓明。華亭人。工山水。

顧知字爾昭。號野漁。錢塘人。工山水。

沈軫字文林。長洲人。自言石田之後。學于李士達。工山水。豪放雄麗。頗擅家風。其大幅尤偉。崇禎末。寄食於慈谿之赭山寺中。多有收藏其筆楮者。

吳繼善。字志衍。初姓徐。太倉人。工詩文。成崇禎丁丑進士。性慧多能。尤慎微以志節自許。畫山水宗黃大癡。涉筆蒼秀。物態之氣。林樹浮動。初令慈谿。丁艱起。補成都。賊陷。闔門殉難。

鄭元勳。字超宗。江都人。工詩文。任左推官。勝流。成崇禎癸未進士。畫山水小景。措筆灑落。全以士氣得韻。後因悍鎮分地臨揚。欲紓難而出語小譏。爲衆讒慘死。時論惜之。

周齊曾。字唯一。鄞人。崇禎癸未進士。後爲僧。號雲大師。畫山水。超脫畦逕。槎枒突兀。孤峭絕人。（周齊曾字思所）

羅牧吳人。工詩。能演星禽。寓彭城。畫山水殊有筆致。及改革。閉戶不食。旬日死。是又不可以藝名也。

蕭雲從字默思。號尺木。蕪湖人。工詩文。畫山水。高森蒼潤。具有格力。遂成姑熟一派。

沈顯字朗倩。號石天。吳人。工詩文。書法。精研繪事。著有畫塵。畫傳燈諸書。山水臨摹諸家。位置華整。小景有極淡遠者。

倪晉字康侯。上虞人。能詩文書法。畫山水。行筆秀雅。不落時蹊。

謝仲宗石。會稽人。善山水。筆力氣韻。出于天資。摹倣名蹟。無不酷似。兼寫照。花卉蘭竹俱佳。惜其蚤世。

黃子錫。字復仲。號脆農。嘉興人。廣東臬使承昊之子。少爲諸生。有文譽。畫山水疎散蒼潤。與古爲徒。洗去時人甜俗之習。

申柳南。字天寄。後更名浦南。字自然。華亭人。畫山水師沈充。超果院僧嬾先。屬其代筆。而名驟起。授詩法于海鹽姚叔祥。游白門。魏國徐六峰。盡出名蹟。研究筆法。後流落以死。其奇行非世人能測。

王時敏字煙客。太倉人。文肅公錫爵之孫。衡之子。以門廕官至丞。工詩善楷隸。山水規摹古法。筆墨蒼秀。大雅不羣。

王鑑字元照。太倉人。弇洲之後。官至州守。博雅精于賞鑒。畫山水。行筆蒼秀。得宋元諸家法。出以己意。變化成家。歿後有常熟王暉字石谷者。傳其法。

陸曾熙字雍之。山陰人。諸生。擅才譽。工書。所作山水。嘗然淡宕。秀雅可愛。

趙甸字禹功。號璧雲。山陰人。諸生。善詩文。晚削髮。家居。山水殊有別致。

魯集字仲集。會稽人。諸生。有名。善書法。所畫山水。出入宋元諸家。秀潤合格。

郝爲佳字止祥。晚號雪瓢。山陰人。登鄉薦。書法絕類董文敏。山水宗北苑。惠崇。出入于襄陽、豫林。蒼秀空靈。雖率筆草草。神韻自足。

徐彌字僧彌。長洲人。工詩。書法奧。褚。草聖在米氏父子間。畫山水。倣宋元諸家。格高筆秀。揮洒小幀尺幅。人皆藏弆以爲重。

名僧

釋朴中。俗姓華。浙人。能詩。畫山水師藏瑾。亦有可觀。兼善諸體。

釋弁字日南。號照菴。吳縣人。精音律。畫山水宗倪雲林。澹遠有致。永樂中至南都。忽蓄髮放浪狎邪。已復薙歸吳。作畫贈諸大家。資其費。八十餘。手染癘疾。後餓死。王鏞寓圖雜記載之甚詳。

釋普號大雲。山水學趙吳興。與日南同時。

釋日章。號錫峯。成都人。山水宗唐子華。

釋碧峯。山水法彭元中。

釋端。山水宗米襄陽父子。

釋大澂。號嬾生。巢縣人。居華亭超果院。能詩。山水師沈充。蒼秀入神。

釋欽義。字滿懷。金壇人。居白下。工詩。山水倣倪雲林。疎秀淡遠。落筆便佳。寫梅得逃禪老人意。

釋常楚。字珂雪。華亭人。畫山水。兼宋元諸家。俱能合格。筆墨流麗。秀逸之氣逼人。

釋炤遠。字可一。山陰人。幼爲頭陀菴僧。工詩。喜儒學。畫山水蒼翠秀澤。倣宋元人法。曲盡其致。時邑人張傑生。精于六法。以畫名。乃從游遍歷名勝。筆法益進。然自晦斂。不欲以藝見。

道士

彭元明。華陽道士。居句曲山。宣德間人。畫山水格韻超勝。

彭元中。號僧度。江陰人。成化間。與何澄同邑。畫山水師其法。得染墨之妙。（二道士姓名蓋一字之異。或恐爲一人。故分疏之。以俟匡雜。）

張復字復陽。秀水人。爲道士。居南宮一枝堂。工書。能運筆作大字。其畫山水。亦束草揮洒。墨氣淋漓。草樹

名媛

馬閒卿，字芷居，江寧人，陳太僕沂之繼室，工詩，書法蘇東坡，善山水，渲染有法，尤工白描，每圖就，輒手裂之，不以示人，故流傳益罕。

何曼，字玉仙，號白雲道人，上元人，史凝爲忠之妾，妙音律，得傳張祿琵琶絕藝，兼能家書，所畫山水小景，頗疎淡宕，奕奕有致。

林天素，閩人，能詩，有士女風，後寓西湖，作山水，筆姿秀逸，娟娟可愛。

李道坤，東平人，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始倡，山水可稱合作，兼工花卉，浣盡脂粉之習。

范道坤，山陰人，南北一時有兩閨秀，俱名道坤，而范尤精書法，所畫山水，秀逸有士氣，寫生花鳥，超佳。

朱玉耶，江寧人，郭天中聖僕之妾，畫山水，安董北苑，娟秀潤潔，如春雨初抹。

梁孟昭，字夷素，錢塘人，梁天署女弟也，工詞翰，雅善山水，深遠秀逸，風格不羣，前代畫品中，如李公擇妹，文與可女，管夫人道昇，輝映筆墨，始知林下風調，爲最勝耳。

王友雲，錢塘人，畫山水，筆墨雅潔，饒有骨格。

妓女

林金蘭，南曲中人，畫山水宗馬遠，筆力差勁，亦能人物。

朱素蟬，南曲中人，畫山水小景，陳魯南授以雜法，居然擅作家之譽。

職畫

敍曰，古畫職畫名家者，虎有李漸、趙邈、牛有兩藏廣歸真，犬有趙博文、趙令松，羊有羅寫篤，貓有何曾師，其他未易枚舉，獨馬自曹霸、韓幹，見于杜工部之詩歌，較諸物尤稱神駿，後人殫思竭智，若李龍眠，趙松雪，幾不免墮入馬趣矣，明畫以此入微者益少，姑舉數家，以備品目，至龍之爲物，靈奇變化，張僧繇畫成點睛，輒雷飛去，固不可雜于凡類，魚爲水族，別附于後云。

趙廉，吳興人，善畫虎，人稱爲趙虎。

韓秀實，涿州人，洪宣間，供奉內殿，大破寵渥，工畫馬，出入于展、鄭、曹、韓間，具有神采，人物亦佳。

駱指揮佚名，畫鳥得趙吳興法，兼工人物。

周全工畫馬。

陳宣工于散馬，嘗臨趙文敏五馬圖，風鬃霧鬣，咄咄逼人，爲徐武功所賞識。

張穆之字鐵橋，東粵人，隱羅浮山，性豪俠，工畫馬，家藏名駿，以爲眞本，故落筆入妙，兼工鷹，點染數筆，生動可愛，年七十餘，遍一千遍游名山，謝彬云，今尚存。

許通江寧人，善畫牛，直可與戴嵩頡頏，晚年自悔，專工佛像，其留傳初年之筆，水牯黃犢，生動逼人。

劉叔雅，高郵人，隱居湖濱，以高潔稱，畫放牛圖入妙，時人比之戴嵩。

錢世莊，嵊縣人，畫驢稱絕技，兼善禽鳥，色態飛動如生。

張命，字德純，後以字行，號濮泉，吳江人，工畫貓，國成縣室中，其貓見而怒與之鬬，其神合如此。

龍附魚

牛彝耕，初無姓名，降虜中，敝衣蓬跣，擔筠竹，挂一瓢，行澤中，自稱爲一瓢道人，與朱登春雅善，每畫大龍游戲，風雨滅沒，解衣槃礴，信手即成，題牛彝耕于後，曰人呼我以牛，惟彝能耕之耳，後華陽王館之，一日命速具漿，腸坐其中，昇出郭而死。

張德輝，字秋蟾，別號雲巢老人，慈谿人，世居大寶山麓，少學畫龍，遇將雨，輒登絕頂，觀雲氣騰湧，默與神會，以故鱗爪隱現，飛雲蟠屈，變化萬狀，極于神妙，可追蹤陳所翁，今嗣宇梵壁，遺跡猶有存者。

何雪湖，善畫龍，夭矯滅沒，墨氣淋漓，兼貌虎，亦得其氣勢。

許端，工于畫龍，但少蜿蜒飛動之勢。

釋龍善，畫龍水。

劉晉，官錦衣指揮，善畫魚，子節得父法。

道士翁孤峯，工畫魚。

明畫錄卷第六

花鳥 附草蟲

敍曰，寫生有兩派，大都右徐熙、易元吉，而小左黃筌、趙昌，正以人巧不敵天工耳，有明惟沈啓南、陳復甫、孫雪居，涉筆點染，追蹤徐易、唐伯虎、陸叔平、周少谷，以及張子羽、孫漫士，最得意者，差與黃趙亂眞，他若范啓東、林以善，極逸趣，頗有足觀，呂廷振一派，終不脫院體，豈得與大涵牡丹，青藤花卉，超然畦逕者，同日語乎。

朱希孟，辨，以字行，號滄洲生，華亭人，善詩詞，書工四體，洪武初就徵，官編修，改中舍，畫蘆洲桑鴈，極瀟洒煙水之致，兼寫山水，及白描人物。

杜環，字德環，一字子循，能詩工書，洪武初，官工部員外，寫生花鳥，妙絕一時。（杜環金陵人，洪武中，補翰林，王府錄事，宋濂曾爲作傳。）

胡儼，字若思，號頤菴，南昌人，官祭酒，工竹石，蘭蕙，梅有意致，嘗以水墨禿筆，寫羊角哀，甚佳。

范暹，字起東，號蓋齋，吳縣人，工書法，永樂中，徵入畫院，筆花竹翎毛，筆致雋逸，蓋文莊公愼許可，嘗言趙東善花鳥，有談論，館閣爭相器重。

孫隆，字廷振，號仙凝，武進人，開國忠愍侯之孫，幼穎異，風格如仙，畫翎毛草蟲，全以采色渲染，得徐崇嗣、趙昌、沒骨圖法，饒有生趣，山水宗二米。

陳允文、號寶齋、常熟人、其父珪、以畫名家、允文居鄉有隱德、能詩、其寫生花鳥絕佳、

丁文延、號竹坡、精于翎毛、兼善山水、時作枯木、疎疎有致、（按文延江西婺源人）

邊文進、字景昭、隴西人、博學能文、宣德中被徵、官武英殿待詔、花果翎毛、妍麗生動、工致絕倫、或謂字文進名景昭、沙縣人、子楚祥、楚芳、楚善、俱能傳父法、

姜日英、字文瑩、其先吉州人、徙居杭、善詞翰、性愛竹成癖、工著色花鳥、臻妙入神、後以薦入京師、無竹、猶以竹馬顏其居、

孫天祐、安國公之孫、翎毛蘭竹、生動有致、

許伯明、興化人、天順間、與同邑林時詹、一時被徵、官文思院副使、所畫花鳥獨絕、竹石尚工、

曹仲賢、善翎毛、有九鼎圖傳世、

黃翰、字九晉、餘姚人、工詩、爲邑諸生、書法趙文敏、成化間以書畫名、所作竹石甚佳、墨菊一種、尤推獨絕、

閻人紹宗、精繪事、以水墨松檜名家、

林良、字以善、廣東人、弘治間、以薦入供事仁智殿、官錦衣指揮、著色花果翎毛、極精巧、取水墨爲煙波出沒、鳧鴨鵝鵝、咬容與之態、頗見淸潤、樹木遒勁如草書、人莫能及、

呂紀、字廷振、號樂愚、鄞人、畫花鳥初學邊景昭、後摹倣唐宋諸家、始臻其妙、弘治間、與林良被徵、同官錦衣、每承制作畫、立意進規、嘉賞甚渥、其寫鳳鶴乳鴿之屬、雜以花樹穠郁、燦爛奪目、

鄧節、餘姚人、善畫翎毛、嘗從叔有良、官游至潮、學于林良、盡得其法、

瞿杲、字炳暘、號醉漁、常熟人、嗜酒落魄、能詩、後寓澄江、畫花鳥生趣盎溢、蘆鴨一種、常執掃除于林良門下、得窺其法、以故蕭閒淡蕩、幾與神合、同鏤祖甫完、頗能髣髴、

劉集雲、學林良、花鳥蘆鴨、技稱精絕、

殷善、字從善、江寧人、花木翎毛、從林良、呂紀、兩派中來、渲染有致、而神彩獨異、子偕、字汝同、能傳其法、

傅禮、字公緒、江寧人、與善同時、工禽鳥花木、尚有鄭春、鄭堂、三人傳彩行筆、如出一手、

鄭本寶、應人、爲邑諸生、工花卉、渲染鮮潔、菊竹尤佳、禽畜得其神態、弘治間推爲能品、

鄭善夫、字繼之、號少谷、閩縣人、登弘治乙未進士、官祠部郎、以詩文名、書法尤神奇、工于點綴花草、蓋篠蓬石、得象外趣、然不欲以藝聞、人亦鮮有知者、

計禮、字汝和、官郎中、寫墨菊、皆以草書法爲之、與林良翎毛、夏昶竹、皆正衞荀蹤也、

李麥、字誠甫、江寧人、工于繪事、無所不能、花木禽鳥、曲盡生趣、

過庭章、字德秋、無錫人、善畫松柳竹石、（庭章名儼、白鹿松、又更）

沈政、字以政、閩人、薦入供事仁智殿、官順天府丞、花卉翎毛、精彩生動、

伍奬、字廷節、臨川人、工書法、官中舍、善花竹翎毛、

劉志壽、字伯齡、密縣人、能詩、專歷學、爲留都處士郎、工翎毛、得飛鳴啄息之趣、水墨蝦蟹、尤生動可愛、

史旦、嵊縣人、畫禽鳥甚工、所作蘆花蓼鴨、洲渚蕭瑟、落落有致、

史均民、鄞人、畫水仙殊有生趣、

楊節、字居儉、餘姚人、弘治末、薦值內閣、官序班、能文章、書宗顏魯公、畫菊有草書法、

孫璩、紹興人、有孝行、善寫菊、初法姚氏楊節、晚年自出新意、而性復嗜菊、逼蓄庭圃、日夕玩之、故能得其神、王維禎有贈孫伯子畫菊歌、

陳大章、字明之、號月隱、時昭人、由進士官太僕卿、工詩畫、精行草、以寫菊擅名、

俞尙禮、字淡遠、上虞人、工書法、官江西參議、戲作枯木春草、自有一種天趣、迥出意表、（卷三山水門有俞尙禮字淡遠云云、當即一人也、再考之）

周頌、字宗盛、鄞人、諸生、官學幕職、善寫春草蘭竹、機趣蓋然、

毛世濟、餘姚人、善畫菊、工于傳色、英蕊幹葉、無美不臻、望之宛如庭植、

沈至、字士容、杭人、花果翎毛、宗王若水、設色鮮麗可愛、

徐霖、字子元、號九峯、人呼爲髯仙、其先吳人、徙金陵、七歲能詩、九歲能大書、操筆成體、善畫松竹、花卉蕉石、爽爽有致、武廟南巡、廣幸其家、賞賚甚渥、與沈周交善、吳偉爲作沈徐二高士行樂圖、

張珍、字子重、號秋江、慈谿人、能詩、書法亦佳、工花卉、而以芙蓉得名、與沈周游、然其生平多敗缺事、

陳天定、字定之、太倉人、喜讀書談玄、晚歲得疾、死而復生、更號甦菴、家富名蹟甚富、其寫生翎毛花卉、皆咄咄逼眞、人物山水、俱稱合作、壽八十四、咏偈而逝、

景卿、字夢鶴、江寧人、工花草、渲染有法、頗有甚佳、兼善山水小景、

盧景春、字以和、號蘆居、常熟人、清修絕俗、所居繞屋種梅、其寫生花竹翎毛、生趣酣暢、畫梅尤稱入格、

陳淳、字道復、後以字行、更字復甫、號白陽山人、長洲人、爲太學生、善詞翰、尤工草篆、其寫生一花半葉、淡墨敲豪、疎斜橫亂之致、咄咄逼眞、久之、并淺色淡墨之痕俱化矣、世謂道復畫、從林藻深慰帖悟入、故不易及、中歲忽作山水、參米高閒、寫意而已、

陳括、字子正、道復子、飲酒縱誕、有竹林之習、寫花卉過于放浪、大有生趣、

張元舉、字懋賢、吳縣人、爲邑諸生、工書法、畫花鳥氣韻生動、人以金品亦輒拒、酒酣興至、縱筆揮染、無復吝惜、

張覲、字仲光、卽元舉子、爲邑諸生、寫生花鳥能擅家法、

吳枝、字延孝、吳縣人、畫花鳥師陳道復、得其傳、尋寫最工、惜歿世、流傳絕少、

王寀、字祥之、號西室、長洲人、由進士官應常、改工曹、轉銓部、後以左遷棄官、歷薦不起、工寫生、花鳥精妙有法、中年絕不肯落筆、流傳率多贋本、

朱朗、字子明、吳縣人、學畫于文徵明、乃以寫生花卉擅名、鮮妍有致、其山水與徵明酷似、多託名以行、

陸治、字叔平、號包山、吳縣人、爲諸生、有風調、而極耿介、工寫生花鳥、得徐黃、、、遺意、不若道復之妙而不算

也。山水規摹宋人。時露蹊逕。晚負節操。甚凡求畫者。強之必不得。不強乃或可得。

周天球字公瑕。號幻海。長洲人。以詩文書學名世。墨蘭一種。自趙松雪後失傳。惟天球獨得其妙。金陵強存仁效之。風韻殊減。

魯治。號岐雲。吳人。善染墨爲石。設色花鳥。最饒風韻。由其落筆脫塵。或寫或畫。各有天趣。

朱承爵。字子儋。別號舜城。江陰人。詩文清麗。尤工筆翰。善寫花鳥。竹石亦秀潤。文徵仲許爲合作。

高遠。字宗呂。號時菴。復居子。長仙子。仲蘭道人。皆其別號。候官人。嘗分教曹州。遷清遠。酒狂。善詩文分隸。畫花草生動入格。而不受屈迫。時同邑宋王病癡。潦倒酒爲寫菊數本。及奇石脩竹。寒香颯拂。涼風飄然。宋起視病輒已。人雪復仙畫。眞不減少陵詩也。

徐渭。字文長。號天池。晚稱青藤道人。山陰人。爲諸生。工詩文。應胡少保宗憲辟。作白鹿表。名重一時。中歲始學畫花卉。初不經意。涉筆蕭灑。天趣燦發。于二法中。皆可稱散僧入聖。畫上自爲題句。書法更佳。署曰田水月。

王乾。字一清。初號藏春。更號天峯。臨海人。能以幾墨淺彩。作禽蟲花卉。間出山石林藪。蒼蒼幽岑。往往極妙。尤善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態。

孫克宏。字允執。號雪居。華亭人。文簡公承恩子。以任子官應天府治中。遷漢陽太守。工詩。居東郭草堂。列名蹟于秋琳閣。蔡羅觴咏。客至如歸。其寫生花鳥。右則趙黃。近則沈陸。皆堪抗衡。蓋十指別具陶冶。雖宋畫苑手。遠不殆也。蘭竹水石。皆佳。

曹文炳。字德章。華亭人。畫花鳥學于孫克宏。又受畫山水竹石法于宋旭。皆入能品。壽八十餘。

陳穀。字粟餘。華亭人。與曹文炳同師。其花木鳥獸。設色點染。備極工麗。

王問。字子裕。號仲山。無錫人。嘉靖中。由進士官吏部。改粵東僉憲。謝歸。工詩文行草。畫花鳥竹石。運筆迅速。點染。已足生趣。至山水人物。時謂格近南路。不入吳派。

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善詩。嘗游。寄市一大瓢。廉挈發光。過荊溪。爲瓷所碎。抱泣累日。王弇洲爲作破瓢道人歌。因以爲號。畫雞鶩水鳥芙蕖蘆葦。歲不過一二紙。斬不輕與。山水類王黃鶴。圖章乃蘭居三十年五字。又自刻元瓢道人。又刻瓢和尚。瓢道人。又稱赤松山道士。

童佩。字子鳴。龍游人。畫花鳥。與呂紀髣髴。所著有佩萸雜說。

羅素。號墨狂。進賢人。嘉靖中。得畫家丹彩之傳。倣呂紀花鳥。設色寫生。俱能酷似。其山水人物。大幅宗吳偉法。

周之冕。字服卿。號少谷。吳縣人。萬歷間。落魄如李邕卓。不甚爲世重。其寫生花鳥。點染生動。最爲擅場。或謂復甫妙而不眞。叔平眞而不妙。能兼撮其長者少谷也。

徐喬枝。吳縣人。即之冕壻。所畫花鳥。規摹婦翁。曲盡其穠麗飛鳴之致。

楊大臨。字治卿。鄞人。萬歷間。以花鳥擅名。其佳者。絕勝呂廷振。善寫墨蘭。

黃寶。字玄州。自號長嘯生。吳江人。畫工八分。寫生花鳥。渲染有法。姿態橫溢。動合天趣。能兼山水。

陳槃。吳縣人。善寫生花鳥。行筆墨極佳。爲人以道義自持。非僅以畫見稱也。字道光。號曾谷子。

程勝。字六無。休寧人。嘗以焦墨寫蘭。行筆草草。晴雨風煙。各臻妙境。無有右者。

朱謀垔。字文之。號四溟。樂安王孫。多爛之子也。染翰有父風。花卉禽鳥。得岐雲。少谷之神。

朱謀㙔。字用虛。南昌人。弋陽王孫。謀㙔從弟。善花鳥。纖秀絕倫。

朱謀㙔。字象吉。南昌人。弋陽王孫。多烜之子。所畫花石。絕類魯岐雲。惜無祿蚤世。

朱統鍔。字伯曇。號蓉玉山樵。石城王孫。其父謀㙔。以著書名世。鍔承家學。復精于繪事。花鳥初倣陸叔平。後習周服卿。武林劉奇。授以和色之法。花色歷久益新。畫山水法吳仲圭。

劉奇。字問之。錢塘人。工花鳥。精于設色。其山水人物。亦合格而不能流暢。旅食豫章而老。

王維烈。字無競。吳人。工花鳥。在周之冕之下。高陽之上。草草處殊有可觀。

季如太。花鳥布置有深思。

林伯英。嘉善人。工花鳥。生動有逸致。

姚裕。字啓寧。華亭人。善畫花卉。尤精于草蟲。得陳道復遺意。

周裕度。字公遠。華亭人。即萊峯先生之孫。善楷書題署。畫花鳥倣陳道復。得其神似。晚年兼寫山水。

陳遵。字汝循。嘉興人。寓吳。寫花鳥如生。而筆力蒼老。海內賞鑒家。重幣購求。非其人輒弗應。

黃珍。字懷季。畫花草得茎筆意。

姚衍舜。字光虞。江寧人。太學生。寫松蒼秀有法。

杜大成。字允修。自號三山狂生。江寧人。工詩。妙解音律。掃室焚香。以待四方佳士。所畫花木禽蟲。嫵秀生動。

謝道齡。號那臺。善折枝花鳥。

戚勳。字世臣。號曲泉。花卉得疎野之趣。

王允齡。字延長。吳人。善花卉。筆致秀雅。

潘志省。字以魯。新昌人。工蘭竹。其水墨花卉。天眞爛熳。萬歷間人咸重之。

曾益。字謙六。號鶴崗。山陰人。善詩。注李賀昌谷集行世。字法雙非。畫設色花鳥。幽妍可愛。兼工蘭竹。年八十。有閒秀之其風雅。頗嫁爲小星。後舉一子。相傳以爲韻事。

萬國楨。字伯文。南海人。萬歷末貢生。有詠梅詩集。善水墨花卉。淡枝淺葉。不脫嶺南一派。兼寫翎毛。晚年盡去畦逕。涉筆輕妙。寫竹自謂入彭城之室。

傅清。字仲素。華亭人。有至性。以母疾茹素終其身。好讀書。每作畫。必焚香拜其緣素。而後落墨。所作花卉禽鳥。蕭森淡宕。點染欲生。眞有巧奪天工者。

袁問。字蕃言。工花卉。

茅塔字厚之。會稽人。工蘭竹。

陳嘉言。字孔彰。吳人。工花鳥。縱筆揮染。蒼老生動。韻格兼勝。阮休曾見其畫樺小直幅。其格在中正蒼茂。然峰少趣。無也。

葉大年。字壽卿。錢塘人。寫花鳥筆墨生動。蒼涼浩瀚。頗能匠心而出。山水宗高遠敬。行筆蒼秀。

錢檢字四維。錢塘人。工花鳥。渲染雅豔。得天然動植之趣。調設五彩。必出細君手。風調殊韻。

李寶。字汝和。越人。官主事。畫菊甚工。

張爾葆。字葆生。號二酉。初名聯芳。山陰人。能詩文。上舍生。官揚州郡丞。貧鑒博雅。工花卉折枝蘭竹草蟲。水墨淺色。各臻妙境。兼善山水。

孫扶。字子周。一字漫士。號竹凝。錢塘人。工書法。畫寫生花鳥。直逼黃荃、趙昌。九工墨竹鈎勒。

葉起鳳。長江人。少棄諸生。習畫。工花卉草蟲。欲窮物理。輒屏息于叢薄中。察其跳踉搏擊。始拔毫以追所見。故筆筆生動。重自矜惜。不肯妄與。

蔣龍蕃花鳥。

王中立。字振之。吳人。作花鳥筆力亦老。

朱之士。字元士。江寧人。畫花卉生趣盎溢。傳彩尤精。與張鞠差堪伯仲。兼善山水。

張秋江。浙人。寫芙蓉花卉大佳。

楊雲林善花鳥。

鄭山輝墨蘭最佳。

毛元升畫花草。

趙友麗。水人。工花鳥。

黃希殷畫松蒼古。

呂敬市。武進。六書草蟲。宗宋之居寧。

胡鈴善水墨禽鳥。宗林良。

錢永畫花鳥。宗邊景昭。

吳歸山善畫花鳥。

杜山狂。吳人。善草蟲。

諸允錫。字敬叔。會稽人。工花鳥草蟲。設色精彩。天趣溢于筆墨。

張戩。字亦寓。會稽人。工蘭蕙竹石。

名僧

釋秉天如。號片玉。吳縣人。畫三香師日南。亦能蘭蕙竹石。

釋海懷。號太涵。俗姓周。鄞縣人。嗜酒任放。寫牡丹最工。淡墨欹斜。縱筆點染。深淺向背。灼灼欲生。

名媛

趙淑貞。山陰人。蕭生趙伯章室也。工花鳥蘆鴨。筆法秀潔。更饒姿韻。

文淑。字端容。吳人。貢士從簡女。歸趙宦光子均。寫生花卉蟲蝶。信筆點染。無不鮮妍靈異。圖寫山草木昆蟲。凡千種。又繪木草如其數。他若湘君擣素。惜花美人諸圖。精妙絕倫。上署天水文淑云。

沈氏。江寧人。沈宜謙之女。楊伯海之配也。工花卉。多寫折枝者。吳人黃姬水。爲題香花圖云。妙繪一經仙媛手。海棠生豔復生香。可以悟其畫矣。

李陀那。金陵郭聖僕妾。畫水仙幽妍秀潔。可愛。筆法絕類趙彝齋。

李因。字令生。號是菴。海寧葛無奇之繼室。畫花鳥。集大年授以筆法。蒼秀入格。點染生動。大幅益佳。此閨閣而得士氣者。

妓女

馬守貞。號湘蘭。南曲中人。以詩畫擅名。其墨蘭一派。蕭灑恬雅。極有風韻。

明畫錄卷第七

墨竹

敘曰。墨竹一派。李息齋、管仲姬。各有譜垂世。究不若東坡篔簹偃竹記所云。胸有成竹。及兔起鶻落。以追所見數語。乃親授口訣也。顧文人寫竹。原通書法。枝節宜學篆隸。布葉宜學草書。蒼莽莽。別具一種思致。若不通六書。謬託氣勝。正如屠兒舞劍。徒資喧噪耳。此惟石室彭城。獨得三昧。歸是者。當推椽林。明初宋、楊、王、夏。頗傳宗印。迴來特爲畫家。避拙免俗之一途矣。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家南宮里。時稱南宮生。洪武初就徵。官侍書。出爲鳳翔府丞。書學急就章。工寫竹。雖寸圃尺塹。而千竿萬玉。雨晝煙森。蕭然絕俗。嘗于試院牆尾。用朱筆搨竹。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蓋自克始也。

楊維翰。字子固。號方塘。會稽人。即維禎鐵崖之兄。著作甚富。如藝游略其一也。寫墨竹精妙絕倫。兼善蘭石。時柯九思甚推遜之。

楊基。字孟載。號眉菴。祖籍蜀人。仕江左。因生吳中。幼穎異。著論鑒。洪武初官晉臬。後被讒卒于工所。初與高啓、張羽、徐賁、齊名。張徐長于山水。基雅善墨竹。得洋州、彭城之法。

董紀。字良史。上海人。詞翰兼美。有西郊笑端集。洪武初舉江西僉事。尋乞歸。善寫墨竹。兼工梅蘭。

高讓字士謙，仁和人。善屬文，有才子之目。通星卜醫理，洪武初爲西湖書院長。累官至翰林編修。畫墨竹蕭灑入神，然不可多見。

陳太初，明初以寫竹著名，兼能畫松。劉伯溫嘗稱之。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詩文高妙，博極羣書。洪武中召見，建文初，歷官至翰林侍講學士。改文學博士，靖難以十族死。善寫竹，成化間，謝方石因求遺文，得其墨竹一幅，高不滿二尺，洒然直節，墨跡如新。

薛稷字公遠，號濟園，畫墨竹，師元人集賢侍讀李倜。

王紱字孟端，號友石，別號九龍山人，無錫人。官中舍。永樂間，以墨竹名天下，得石室椽林遺法。評者謂，能于遒勁中出委婉，縱橫外見洒落，蓋由方寸間，具有瀟湘淇澳，故不覺流出種種臻妙耳。

陳繼字嗣初，吳縣人，汝言子也。工詩文，著有怡菴集。官翰林檢討，寫竹工于法度。夏昶、張益、帥軍之。

夏昶字仲昭，號自在居士，崑山人，以朱姓登永樂乙未進士，後復姓，歷官太常。工楷書，寫竹時推第一。名馳絕域，爭以兼金購求，故有夏卿一箇竹，西涼十錠金之謠。而煙姿雨色，假面疎濃，各循矩度，蓋行家也。

張益字士謙，號蓼菴，吳縣人，少長于燕，與昶同榜進士，官侍讀學士。殉土木之難，證文僖。其墨竹受陳繼法，輒臻佳境，有畫法一卷，藏于家。

張緒字廷瑞，常熟人，精詞翰，永樂中，官會昌侯府教授。善寫竹，與夏昶同時，雖少亞，而筆法自佳。

邵約字處誠，崑山人，寫竹繼夏昶後，間作枯木竹石，簡淡古雅，頗有王紱遺意。（虞堂可毫，月作名約者誤也。）

吳巘字惟貫，崐山人，寫竹師夏昶。

金文璉字彥輝，號筠石，吳人，生平多行義，寫竹善作蕭篠之法。

王藥字子約，金華人，善墨竹，於鈎勒者爲多，疎秀有致。

盧瑛字克修，崐山人，宣德間，由進士官刑曹，博學工書，畫墨竹尤爲獨絕。

衛靖字以嘉，崐山人，官中書舍人，善寫竹，亦有作怪石枯木者。

金湜字本清，號太瘦生，又號朽木居士，鄞人，工詩，善書法，由中舍官至太僕。寫竹石甚佳，兼能勾勒。

李昶字光遠，號柯耕，衢州西安人，工楷書，官禮部司務。墨竹宗張緒一派，兼能寫松。

史琳字元瑞，餘姚人，官右都御史，以廉節稱，善寫墨竹，蕭灑有法。

楊榮字時秀，餘姚人，工詩，成化間，由進士官工曹，理中河，以擅執壽事侯家人，逮詔獄，著有風節。畫墨竹人妙，嘗寫一枝于徐州公署壁間，後孫大章官刑部侍郎，募勒于石。

顧培字起元，後以字行，崐山人，工詩，善篆隸楷法，其墨竹追倣洋州、彭城，蕭然自放。

桑榮常熟人，能詩，尤善墨竹。

楊體秀，江右人，工竹石，兼蘭蕙。

夫奭字師召，以詩名，兼工繪事，墨竹尤佳。

朱應祥字岐鳳，別號玉華外史，華亭人，堅明經，書工草法，寫竹磊落多致。

詹仲和，別號鐵冠道人，錢塘人，寫墨竹，宗趙子固、吳竹圭，傳爲正派，兼善白描。

高松字守之，號我山，別號南崖子，文安人，甘貧不樂仕，能詩，書法兼四體，墨竹最佳，亦工鈎勒，其蘭菊松梅米家小景，無不蒼潤可喜。

韓方字中直，號鶴仙，歸德衛指揮，工墨竹，兼善草蟲。

陳芹字子野，號橫崖，先世南安國王裔，永樂中來奔，遂家金陵，芹工詩文，弱冠登鄉薦，後知奉新，調寧鄉，引疾歸，與盛時泰輩結青溪社，乘興寫竹，醉墨欲斜，沾溼衫袖，文徵明每戒門士，過白門慎勿畫竹，彼中有人，其推服如此。

文彭字壽承，徵明長子，官國子監博士，工書法，其篆刻爲世所宗，寫墨竹，老筆縱橫，直入湖州之室。

何震字長卿，號雪漁，歙人，幼師事文彭，學其篆刻，名海內，復倣賈魯一派，若莽淋漓，風格尤勝。

曹嗣榮字繼之，華亭人，工詩文，著有萃玉集，嘉靖間，由進士官兵曹，調澧州同知，乞歸，所作竹石，清逸蕭灑，爲時推重。

張慶元，嗣法正一真人，貴溪人，善竹石，兼工蘭蕙。

曹楨字天兆，崇德人，工書畫，長于墨竹，携竹亭小園中，觴詠自娛，因號竹亭居士，賞鑑一派，惜不多見。

朱多炡字啓明，號履謙，樂安王孫，能詩，著有滋蘭堂稿，性嗜酒，所寫墨竹，醉後頹然肆筆，自謂具眞草隸篆四法，風格迥異。

劉懋善竹石，兼畫蘭蕙。

朱完字季美，南海人，諸生，有文名，能詩，工篆隸，曾定許氏說文行世，尤以墨竹擅長，自謂得玉局筆之法。

邢侗字子愿，臨邑人，萬歷間，由進士官侍御，參楚藩，工詩文，著有來禽館集，以書法擅名，寫墨竹宗石室一派，每自言追師湖州云。

沈春澤字雨若，常熟人，後寓江寧，爲邑諸生，善詩文，工于草書，畫墨竹，落筆蒼秀，多帶書法。

趙備，號湘南，鄞人，萬歷末，官中舍，工墨竹，下筆疎老，其草草處，殊得椽林之法，多流傳于東浙。

朱登字白民，吳縣人，爲邑諸生，有俊才，嘗刻建文書法，擬行世，工寫竹，深得石室梅花之旨，棄家游名山，以可竹自給，不受人一錢，登華山樂而忘返，結茆終焉，崇禎初，撰甘露頌，并畫竹擬獻于朝，而不果。

歸昌世，字文休，崐山人，震川先生之孫，邑諸生，工詩，書精草法，晚作和陶詩大佳，寫墨竹蕭疎縱逸，別具風格。

詹景鳳，字東圖，號白岳山人，休寧人，由兩粵教諭，入爲吏部司務，工草書，變化百出，即其書法，寫墨竹一竿直上，瘦勁絕倫，兼精山水花卉。

朱孟約，臨川人，善墨竹，兼工城石蘭蕙。

倪宗器，江右人，善墨竹，兼工蘭。

林珀、三山人、畫竹石。

呂端俊、善墨竹。

潘宗紹、吳江人、畫墨竹、兼怪石枯木。

魏敬、善畫竹及鉤鳥。

楊所修、字修白、河南商城人、萬曆庚戌進士、歷官總憲、以邑陷殉、工墨竹、法蘇東坡、勁節瀟散如其人。

金聲遠、字伯宏、山陰人、工寫竹、不失法度、史顏節容之、即其內姪、殆亦黃斌老之于文與可、惜太拘于規矩、

魯孔孫、字得之、一字魯山、號千巖、會稽人、書法歐、顏、工墨竹、縱筆自如、俱極蕭灑、風竹大佳、著有墨君題語、竹史、細香居集、

名僧

釋廣德、號大鏡、金陵報恩寺僧、寫墨竹、得陳芹之法、無俗氣、

釋如曉、號萍蹤、蕭山人、工詩、居天目山、自署爲天目寓僧、寫墨竹、遒筆有法、

道士

沈明遠、浙人、爲道士、畫竹石、

名媛

薛素素、吳人、能小詩、走馬挾彈、嘗畫彈于小鬟額上、彈去無迹、自稱女俠、畫墨竹甚工、兼寫蘭石、後爲李征蕃所娶、聲勢盛中、

墨梅

敍曰、古來畫梅者、率皆傅彩寫生、自北宋花光僧仲仁、始以墨暈創爲別趣、覺範效之、輒用皁子膠、畫于生絹扇上、燈月之下、橫斜宛然、蓋是尹白祖花光一派、流傳至南宋、楊補之始極其致、繼子季衡、及甥馮正仲、祝大鵬、其源、爭相趨尚、時有僧澤翁者、自言學梅四十年、作圈稍圓、其力勤如此、元明以遺、作者寖盛、乃爲史爲譜、法益詳而流益敝、雖名家不免以氣條取嘲、況下此者乎、予錄此以補前人之闕、亦以花光越人、創此奇特、追維孤芳高韻、借爲鄉國生色耳、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後寓會稽九里、高才放逸、其墨梅冠絕古今、畫上必親爲題詠、蕭灑不羣、洪武初召見、有應制題梅花詩稱旨、其畫斷縑殘楮、人爭寶之、今亦不可見矣、

孫從吉、瑞安人、永樂中、與夏昶齊名、官至太守、畫梅甚工、時稱爲孫梅花、遠方購者、與昶竹同價、

程南雲、號清軒、南城人、善詩文、書工四體、永樂中、官至太常、喜畫梅兼竹、于雪中者、尤爲盡致、筆力疎爽、

戴浩、字彥廣、號默菴、鄞人、永樂中舉于鄉、官至永州太守、有惠政、工畫、喜吟咏、所作畫、謂諸花惟梅格清絕、揮洒蒼潤有法、兼善畫魚、及生孫、俱以魚命名、曰鰲、鯨、鱷、鱷、後成登進士、

任道遜、字克誠、晚號坦然居士、又稱八一道士、瑞安人、即孫從吉之壻、年十二、以神童薦、宣廟面試其畫

稱旨、後直文華殿、官太僕卿、畫梅盡得婦翁法、芹源多致、

王謙、字牧之、別號冰壺道人、錢塘人、寄寄隆平侯家、畫梅花筆法蒼古、幽韻動人、子應奇、能傳父業、

陳錄、字遠章、後以字行、號靜齋、別號如隱居士、會稽人、能詩畫梅、與王謙齊名、兩家風格不同、而遠章筆力尤勁、董文敏題畫、因姓名偶同、遂指爲白沙先生者誤也、子英、作梅亦佳、

張祐、字天吉、鳳陽人、襲隆平侯、工文翰、被服如儒生、從王謙受墨梅法、而蒼勁幽逸、嘖嘖逼人、

張祿、字天爵、即祐從弟、亦襲侯爵、寫梅與兄相似、

陸復、字明本、吳江人、善畫梅、

都維明、吳人、即南濠先生都穆之父、博學多藝能、而務爲縱晦、嘗乘興畫梅甚佳、尋輒悔之、故時不多見、

周昊、字德元、號草庭、崑山人、墨梅宗王冕、

許昂、字世顯、江寧人、畫梅花、蕭灑獨絕、

金琮、字元玉、江寧人、工詩、與弟琦同聞于時、嘗游浙、愛赤松山佳、因號赤松山農、書法趙子昂、後學張伯雨尤妙、文徵明得其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玉、畫墨梅、紛霏蒼勁、雖逃禪老人、不是過也、

沈士廉、官御史、善畫墨梅、

張允懷、江寧人、好修飾、善畫梅、行筆蒼老、疎散有法、往來蘇杭間、一夕艤舟金山、出酒器獨酌、對月吹洞簫、爲盜所殺、取酒器去、皆裹鍋而塗金者、載于王錡寓圃雜記、其畫今亦無傳、

王彥、字存拙、河陽州人、善作梅花、

袁子初、字叔言、上虞人、流寓江右、寫梅花、有王冕標格、

盛安、字行之、號雪蓬、江寧人、作畫葵竹菊類草書、略不經意、而生趣勃然、尤長于梅、清韻逼人、詹景鳳云、行之畫梅、豪縱而爽趣、陳憲章、王謙、皆不及也、

姚淵、字元白、號秋湖、江寧人、仕鴻臚、書法在雙井、吳興間、晚年畫梅、疎逸出塵、無煙火氣、

沈襄、字叔成、號小湖、會稽人、即忠愍公鍊長子也、爲諸生、後官比部、遷太守、工詩文、所畫梅、幹隨筆生、枯潤咸有天趣、

劉繼相、號雪湖、山陰人、能詩、與同郡徐渭、時相唱酬、工于畫梅、筆力幾如拗鐵、花蕊紛披、蒼老中益見幽致、

吳治、字孝甫、吳人、墨梅宗趙孟頫一派、蒼幹疎枝、寒香直浮紙上、惜題句多不稱耳、萬曆間推能品、

徐原文、金華人、善墨梅、行筆清勁、頗然出塵、

張子元、號靜淵、貴溪人、嗣法正一真人、工于墨梅、兼善草花、

管建初、畫墨梅最佳、

沈雪坡、嘉善人、工墨梅、

於竹屋、畫墨梅、

趙從吉。號雪齋。善墨梅。

姚仲祥。鳳陽人。善墨梅。

張南伯。

岱穆菴。二人俱工墨梅。

徐傑。官御史。善畫墨梅。

蘇明遠。善墨梅。

王素石。工墨梅。疑即王冕。

錢廷煥。字發公。慈溪人。崇禎間諸生。博學能詩。畫梅花率意落筆。萬枝千幹。無不各極其趣。

名僧

釋雪心。善畫墨梅。

名媛

孫夫人。任道遜之配。孫從吉女也。寫墨梅得父法。故亦擅孫梅花之稱。

蔬果

敍曰。宣和譜蔬果。自陳迄宋。僅得六人。其難能亦可概見。有明二逸。殷善、沈周、陸治。皆工果蓏。而以兼擅他長。已藏別門。不復收此。亦猶徐熙。不與野王輩並列也。惟葡萄古無是法。按眞逸農田餘話云。吳僧日觀。于月下觀影悟出新意。以飛白書法寫之。弟子吳興沈仲華傳其法。夏士良圖繪寶鑑。亦日觀于南宋李崙古之前。第日觀實生宋季。本蓬亭人。與趙松雪兄弟友善。寫武林瑪瑙寺。見楊璉眞伽。輒罵爲掘墳賊。其寫葡萄。似破袈裟。而韓孟顯昂。指爲明僧者誤也。至論畫蔬品。謂鄭外者易于水濱。水濱者易于園畦。今得三人。不爲少矣。

岳正字季方。號蒙泉。潞縣人。正統戊辰會元。官修撰。直內閣。降欽州同知。成蕭州。成化初。復本官。尋出知興化府。後謚文肅。爲文高華。不善作詩。字法精妙。嘗戲畫葡萄。遂推絕品。時人稱爲岳仙。

徐崗字秀夫。徐姚人。行書類趙松雪。畫水墨葡萄。風煙晴雨。曲盡其妙。每於墨盤轉處。藏天下少世間無六字。其自然標致如此。

王養蒙。鄞人。畫葡萄。醉著新草履。漬墨亂步捐上。就以爲蕉。布藤綴實。天趣自然。

徐柱字夢節。吳人。工葡萄。

胡大年。工葡萄。

沈翹楚。號漢陽。慈谿人。萬曆末。官太守。畫葡萄松鼠。變化入神。

楊瓊。當塗人。官教諭。寫圖畦間諸色菜。各有生趣。

黃諫。陝西鄜州人。任翰林能書各體。尤精繪事。館中壁間。舊畫白菜。題詠甚衆。一日圮壞。成怡惜之。謀巷書詩。并畫白菜如舊。

龍原禮。畫菜若生。

名僧

釋可浩。號月泉。住持靈谷寺。葡萄一派。直逼日觀。枝葉俱有生氣。豐坊嘗爲詩美之。

釋曉菴。吳人。工寫水墨葡萄。

明畫錄卷第八

彙紀

敍曰。有明畫家。三百年來。聲望灼然者。既已區別門類。備載無遺。中有偶得姓氏。或亡佚名字。闕略里居。亦皆附列。以俟考訂。至若能繪而莫悉所長。不敢臆斷。強爲排當。故皆彙紀于後。嗚呼。予自壬癸間。從事于此。初倣夏士良寶鑑。粗具崖略。因是而旁蒐博訪。得一出處。有關于諸人者。欣然補綴。如獲異寶。迄今二十年。稿凡三易。終不能免于挂漏。頃得先隱之會要。深歎其用意之勤。互相參證。各有詳簡。而無可按者。猶如故也。夫以畫事之寬瑣。纂輯艱難若此。乃欲裒然而成一代之書。豈易言哉。

徐景陽。丹徒人。善畫。宋濂曾作畫原贈之。

陸行直。字季衡。吳江人。洪武中以人才授翰林典籍。詩畫清勁。爲時所推。

薛稷。字公遠。號澹園。吳江人。洪武中。以人才授柳州判。亦靖于畫。案已見卷七墨竹門。

莫懋。字文懋。號寬樓。無錫人。善書畫。

三仲玉。洪武中。以能畫召至京師。

蘇埰。字伯厚。建安人。永樂時顧討。通經史。書畫群作。

王墀。字汝玉。以字行。號吉城山人。其先蜀之遂寧人。從父宦游。占籍吳中。永樂間。翰林檢討。直內閣。書畫

兼長。

陳以誠號處夢。秀水人。善詩畫。精醫理。永樂間。官太醫院判。

滕用亨。吳人。永樂時待詔。工書畫。尤能鑒賞。嘗侍上閱畫卷。案日爲趙伯駒。用亨定爲王詵。卷終姓名果然。滕用亨任翰林博學能文章。每作必如日始成。出到長輒筒成稱。

周康字叔常。常熟人。能詩工畫。

楊埙字景和。善以彩漆製屏風器物。備極精巧。以泥金題其上。書畫俱佳。

馬時暘名暄。以字行。淹通經史。善畫。弘治間被徵。官錦衣衛鎮撫。

鄭麟。福清人。以畫名于時。子環。能傳其法。兼精醫理。

顧祖辰。字子武。吳人。能作小詩。老屋古松。門庭幽閑。雖近市廛若空山。與文壽承友善。作畫簡散有致。

趙麟。樂海鹽人。工畫。正德間。直仁智殿。官錦衣鎮千。見重于時。

王子新。畫法趙松雪。得其神髓。

陳勉字逋之。號秋林。無錫人。能詩文。歷官工部員外郎。工于畫。

朱觀煒。字中立。魯王孫。銜鎮國中尉。好著述。嘗手繪太平圖一卷。上永陵。被嘉獎。又著畫法權輿傳世。弟觀鍊。亦以詩畫著名。

卓小仙。蜀人。好吟咏。善畫。嘉靖間。寓鄱陽。舉動奇詭。人多異之。後莫知所往。

何景高。畫宗朱君璧。

劉世珍。字武夷。儀眞人。

顧驄字雲車。通州人。

高友字三孟。四明人。

趙善長。

劉完菴。疑即劉珏

張鳳儀。

戚元佑。字希仲。秀水人。能詩文。著有青蓼集。往哲傳。兼工書法。登進士第。仕至尚寶卿。顏以畫名。

唐志契。字元生。泰州人。爲諸生。暮年好畫。不學而能。性嗜石。有米顛之癖。著繪事微言四卷。議論精確。弟志尹。字聘三。亦能畫。

戴縉字冠卿。蘇州人。

唐日昌。字爾嬾。

吳廷。字在千。與丁雲鵬同里。善畫。眞跡少見。方氏墨譜。多出其手。亦甚精雅。

黃之璧。字白仲。上虞人。少習制科文不售。變爲詞章。工書畫。游京師。與饒部尚隆交善。有聞于時。

張萱字夢奇。號九拓。別號西園。惠州人。官至太宰。博洽好著述。善畫。偶一涉筆。頗饒別趣。

朱拭。字　海鹽人。國學生。能詩博學。老不釋卷。築西洲草堂。與諸賢倡酬。精于繪事。

林森。清江人。

趙子深。清江人。

徐霖。字雨山。

董太初。

秦彝。以上五人。俱能畫。

楊珂號祕園。山人。隆萬時。大有名。能詩文。書法甚佳。草擅更工。

李澄字振之。江都人。

戴纓字清之。長洲人。

方宗字伯蕃。江都人。

王澄字澄然。歙人。

趙化龍字雲門。四明人。

江文斗字煥之。歙人。

周愷字晉卿。長洲人。

朱賈字吟餘。長洲人。

盛茂華字念菴。長洲人。

俞之彥字章施。吳縣人。

趙洄字行之。華亭人。

吳令字信之。吳縣人。

習元字又元。吳縣人。

劉廣字元博。長洲人。

李良字凝和。閩人。

潘溶字在衡。無錫人。

徐霄德字仲修。江都人。

陳天台字閬仙。閩人。

保甸字君平。通州人。

吳士延字相如。吳人。

孔復貞字兔生。江都人。

武策字清宸。四明人。

馮夢桂字丹芬。長洲人。

范霽字夢得。四明人。

盛紹先字克振。江都人。

葉芬字清之。華亭人。

趙穀字雲石。泰州人。

名僧

釋草菴。住嘉興三塔寺。工詩畫。

妓女

吳梅仙。南曲中人。善丹青。

補遺

玉華山樵。佚姓名。不知何許人。洪武間。避跡東陽。披蔴戴笠。行吟山澤間。工詩。善畫山水。酒酣醉寫。筆致落落。題句復蕭灑淒楚。然重自靳惜。流傳甚少。象能畫梅。入山富好禮。嘉興人。洪武初。官四川順慶府同知。著有政績。善寫墨梅。曾見一幅。蒼老有法。

墨梅人名錄

童翼駒編

墨梅人名錄序

人生百年。都無可留。留者名而已矣。顧天地大。古今遼。豪俊之士。世所得而指名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其幸者也。不幸而迹滅聲銷。如彼奇花異草。自開自落。於深巖邃谷中。世莫得而指名者。何可勝數。羊叔子登峴山。慨然而歎。有由然也。梅花名花也。墨梅名繪也。古柏山人名士也。梅花之名。有耳者無不聞。不待古柏寫以傳。古柏之名。卻賴梅花傳。古柏可傳者。不止梅花。止以梅花傳。古柏之不幸也。猶以梅花傳。不幸中之幸也。古柏作墨梅人名錄。以傳古人。又古人之幸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一技之傳。人爭尚之。不猶愈於迹滅聲銷者乎。或曰。世事空花。百年流電。達者有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古柏天機滑妙。不向水邊籬外。看眞梅花。反以紙上梅花。歷歷歲月。持此欲何成乎。斯言也。余不敢以爲然。問之古人。古人往矣。試問梅花。以爲然否。

乾隆五十二年。歲在丁未。暮春之初。澹游居士玉棟題。

自序

墨梅自宋浮圖仲仁始。揚補之變黑爲白。趙孟頫宗之。然自南渡迄於勝國。五百餘年。名家者少。豈冷淡橫斜。好之者鮮歟。抑圃冰均鐵。爲之者難歟。趙子固云。雖端的歷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蓋寫梅繇筆中踈。與作字不殊。自昔高人勝士。臨池染翰之暇。往往藉以自遣。而世顧以一技薄之。致使折釵踈。連臂運印泥之筆。與白兔山茶。杏花春燕。同其標格。非楳之不幸耶。余性喜梅。作客齊魯。久與闊別。每雨院風窗。慨然遠想。輒潑墨寫之。祇以自娛。不計工拙。又取昔人之與余同好者。都爲一集。題曰墨梅人名錄。時一披覽。志向往焉。嘗聞古之人。有見梅花而悟禪者。仲仁有知。或當相視而笑。未得四十一人。金一人。元二十九人。明六十一人。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上澣。第十一洞天。古柏山人。識於歷下寓齋。

墨梅人名錄例言

一墨梅品高于蘭竹。自應特爲一書。不當與畫家同列。是錄之作。非但因同好。亦所以表著品格也。

一凡書釋道。例在士人之後。今花光老人。爲墨梅鼻祖。故列卷首。

一紅梅雖用胭脂。而枝幹鬚蒂。皆用寫法。與墨梅不殊。故兼此者亦錄焉。

一是錄摭拾羣書。隨覽隨錄。但書人名敍某朝而已。至年代之先後。不及深考。

一是錄脫稿有年。遲回未刻者。欲查過一統志。然參授梓。今爲同人所迫。先此刊行。其中漏誤。惟望博雅君子。糾謬補闕。玉成全書。

墨梅人名錄目次

宋

釋仲仁　揚无咎
劉夢良　蘇過
王杓　湯正仲
李君子　杜大春
茅汝元　趙英
馬未英　關生
趙孟堅　畢公濟
宋永年　閔秀才
劉古心　徐禹功
王介　蕭太虛
歐陽楚鈞　歐陽雪友
釋仁濟　釋定

揚季衡
雍曜
湯叔周
李仲永
魏燮
吳迪
雪蘆
王齊夏
蔣太尉
丁野梅
釋惠洪
廣氏

金

方氏　胡夫人
施夫人　蘇翠

元

趙孟頫　周密
趙乘文　沈雪坡
張渥　趙雲巖
吳鎮　竹莊
朱淳甫　楊維翰
趙天澤　蕭鵬摶
金汝霖　吳大素
王伯敬　王冕
鄒復雷　釋允才丁子福

明

劉嶠　邵誼孫孫
徐敬　徐良甫
袁子初　盧景泰
周號　彭勗
張子絃　王鏞
陸復　林宏顯
於竹屋　張南伯
許昂　程南雲
任道遜　王謙子應奎
陳錄子英　薛安
陳獻章　王舜
樂宗伯　金琮
王彥　姚澍
劉世儒孫應龍　王梅夫
孫克宏　楊忠愍

潘夫人

饒選
張德琪王鈴海
喬敏里
倪瓚
吳瓘
陳立善子嘉亨
吉學士
彭道士

唐卓
胡唯
徐原父
周冕
鄭彥初
沈士廉
孫隆
俞山
張茹從弟祿
徐傑
陳懿
崔深
項元汴
王人佐
沈襄

吳治　高坤
陳繼儒　崔毅
天師張子言　釋雪心
釋妙琴　孫氏

姚仲祥
程嘉生
釋玉庭

墨梅人名錄

清　會稽董翼駉山子編

宋

釋仲仁。會稽人。寓居衡州花光山。以墨暈作梅。如花影。蓋妙於寫意者也。見圖繪寶鑑。

花光梅譜云。墨梅始自花光仁老之所酷愛。其方丈植梅數本。每花時。輒移床其下。吟咏終日。莫知其意。偶月夜未寢。見窗間疎影橫斜。蕭然可愛。遂以筆規其狀。凌晨視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寫。得其三昧。標名於世。山谷見而美之曰。如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

鄒浩道鄉詩鈔。仁老寄墨梅詩云。前年謫向新州去。嶺上寒梅正作花。今日霜縑玩標格。宛然風外數枝斜。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云。花光老人。眼中閣烟雨。胸次有邱壑。故戲筆和墨。即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也。而此老嬾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譚於士林。而其所蓄。又其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照乘千里。以審諦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因留不去。竟癡其下三昔。文字畫劃。是中安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尚。率更蓋不足怪也。

揚无咎。字補之。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漢揚子雲。其審從手不從木。高宗朝以不直秦檜。累徵不起。畫水墨人物。學李伯時。嘗作梅竹松石水仙。筆法精妙。爲當時所推。見圖繪寶鑑。

劉克莊後村集云。予少時有落梅詩。爲李定、舒亶、蔡肇註。幾陷罪罟。後見梅花輒怕。見畫梅亦怕。然不能不爲補之作跋。小兒觀懼。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

洞天清錄云。揚補之嘗遊臨江城中。作折枝梅於樂工矮壁。此折枝梅之始。至今士大夫多往觀之。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十金。

解縉春雨集云。予鄉先輩揚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州。有梅樹大如數間屋。皆皮蘚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疎枝冷蕊。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之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歌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不得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紹興中作。正其奉勅村梅。已居晚年得意之筆。重可寶也。

寓意編云。新陳氏多法書名畫。此補之墨梅卷。其一也。堅遠來京。攜以自隨。不輕舍。豈以此花奇絕。傲兀有類於己耶。霜雪質質中一展玩。儼然孤標雅韻之相對也。風原作橘頌。堅遠試爲此兄一撥筆耳。比他人當親切有味。幸勿讓。成化丁酉。臘中二十四日。題於歲寒堂。吳郡李應禎識。

揚季衡。補之姪。畫墨梅甚得家法。又能作水墨翎毛。見盧廷選南昌府志。

劉步良。與揚季衡同邑。亦善寫墨梅。見南昌府志。

蘇過字叔黨。坡公季子也。能墨梅。見圖繪寶鑑。

雍巍字幼山。興元人。工畫山水。墨梅尤佳。見圖繪寶鑑。

王杓字會之。號魯齋。金花丞相淮之族子。畫梅竹甚妙。不妄與人。見圖繪寶鑑。

湯正仲字叔雅。江西人。揚補之之甥。後居黃巖。號陽穩。開禧間貴仕。見畫史會要。

朱文公文集云。墨梅詩。自陳簡齋已來。類以白黑相形。遂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回頭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爲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謙因有冰雪生面之句也。然白黑未分時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爲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則氏揚補之遺法。其小異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福建數腴。誠有青出於藍者。特未知其豪爽超拔之溢。視補之爲何如耳。病眼多昏。不能論數。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病起戲書。

按圖繪寶鑑。閻毫有兩枝雪齋圖傳世。此雪梅之始也。

湯叔周。叔雅之弟。亦工墨梅。見圖繪寶鑑。

李君千。江西人。能墨梅。見攻媿集。

樓鑰攻媿集云。江西李君千。能和墨及畫梅。良齋許以三奇。而詩非所長也。鑰詩云。游藝無大小。要知皆本原。後人率意作。終當媿前賢。老濃妙對膠。法從玉局傳。或假季心名。空補千燈烟。補之貌梅花。疎瘦仍清妍。折枝映月影。眞態得之天。李君信雅尚。二者將求全。諸公競稱許。試之乃誠然。江西有詩派。皎皎俱成篇。茲事未易窺。屬和尚加鞭。

杜大春。蜀人。善畫梅。筆墨無多。如在籬落。見陳傅良止齋集。

李仲永。淳墨梅。見姜特立梅山續稿。

姜特立墨梅歌云。寫竹如草書。忠俗不忠清。畫梅如相馬。以骨不以形。墨君漢行文夫子。蟬腹蛇蹄具生意。當時一派屬蘇公。雨葉風枝略相似。花光老人執天機。信手塗出孤山姿。陳元幻御西子面。此妙俗士那得知。近時賞愛揚補之。補之嫵媚不是奇。李生於梅卻有得。高處自與前人敵。倒暈疎花出古心。暝雲暗谷藏春色。我一見之三歎息。蓬屋不暇形摸索。君若欲求之點畫。胡不去看江頭千樹白。

茅汝元通士。號靜齋。善墨梅。人以艾竹茅梅爲稱。見畫史會要。

圖繪寶鑑云。艾淑字景孟。工畫竹。自號竹坡。同時有茅汝元者。善墨梅。世謂茅梅艾竹。

趙葵字南垂。諡忠靖。有墨梅石刻。在吳中虎邱寺。見陳傅良止齋集。

魏燮字彥密。北人。長於水墨梅花。尤工詩賦。光宗見而賞之。累官浙西參議。有歲寒三友圖傳世。此梅竹共畫之

始。見圖繪寶鑑。

馬宋英。溫州人。嘗作水墨梅花。頗致清絕。見圖繪寶鑑。

關生逸其名。善畫雪景梅花。見圖繪寶鑑。

吳迪字泰之。錢塘人。畫梅蘭竹石。扁所居曰遠齋。自號心玉道人。見圖繪寶鑑。

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海鹽縣。自製一舟。爲宴遊之所。凡榻以外。皆圖書玩好之物。風流容與。望而知爲趙子固。嘗畫船也。善水墨白描。尤工畫梅。著有梅譜一卷。歷官朝散大夫。嚴州太守。傳世有落梅圖。雜踢鬚比七萼則三。點眼名椒稍。鼠尾枝分三叉。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態。夫君固已悟答蹄。重說偽言吾亦聲。誰家屏帳得君畫。更以吾言疏其底。

蘇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分三踢鈎成瓣。珠暈一圈工點椒。穆緩蜂黃凝笑靨。穩拖鼠尾施長條。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理雪半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閒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歷明非畫。一作成戲。軸上縱橫不是描。頓起坐成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從頭總是揚湯法。捧下工夫豈一朝。

畢公濟。江南人。工墨梅。見趙孟堅梅譜。

趙孟堅詩。可憐閒名未識面。云有江南畢公濟。

李逢能墨梅。見趙孟堅梅譜。

趙孟堅詩，弊到雪篷觴滥矣，

按戴復古石屏集，懷雪篷姚希聲使君二律，有梅花差可強人意，竹葉安能解我心句，殆即此也，

宋永年，臨江人，後居金陵，善畫梅，見圖繪寶鑑，

明秀才，逸其名，工畫梅蘭竹石，見圖繪寶鑑，

王齊翰，善畫梅影，形影相值，毫髮不差，見六研齋筆記，

劉古心，工梅竹鳥雀，見圖繪寶鑑補遺，

徐禹功，工墨梅，見張庚畫徵，

畫徵云，墨梅宋楊无咎、徐禹功、皆工，盛稱於後世，

蔣太尉，逸其名，善寫石梅蘭，見圖繪寶鑑，

王介，號默菴，處元開內侍，見圖繪寶鑑，

道士趙太虛，善寫墨竹墨梅，松柏雜樹，凡畫梅，先以淡墨作枝幹，而後淡筆作花，深得山林幽澹之致，其名爲陰文篆字，於石上如石刻然，此梅石之始，亦創體也，見圖繪寶鑑，

丁野梅，逸其名，住廬山濟虛觀，善墨梅，理宗問曰，卿所畫者，恐非宮梅，對曰，臣所見者，江路野梅耳，何由得觀九重仙蘂，上頷之，遂號野梅，見圖繪寶鑑，

歐陽楚翁，字無塵，龍虎山道士也，長於水墨梅，見圖繪寶鑑，

歐陽雪友，楚翁子，畫梅亦藝其妙，見畫史會要，

釋惠洪，字覺範，能梅竹，每用皂子膠，畫梅於生絹及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見圖繪寶鑑，

按惠洪俗姓喻，江西新昌人，郭天信奏賜寶覺圓明禪師，政和初，坐交張郭，配崖州赦還，建炎二年示寂，著有石門文字禪，

釋仁濟，字澤翁，俗姓董，嘗學東坡，梅學揚補之，墨竹學俞子清，亦善山水花卉，自謂用心四十年，惟作花圈稍圓耳，其究心如此，見圖繪寶鑑，

釋定能，墨梅，見趙孟堅梅譜，

趙孟堅詩，僧定花工枝則粗，

虞氏，許州人，工畫墨竹梅花，見圖繪寶鑑，

桐廬方氏，陳晦叔子婦也，工畫墨梅墨竹，韵致清遠，見圖繪寶鑑，

胡夫人，尚書黃由之妻，父元功，亦爲尚書，畫梅竹小景，自號惠齋居士，見圖繪寶鑑，

湯夫人，趙希泉之妻，工畫梅竹，以父閒菴道人圖書識之，有寒香晚節圖傳世，見圖繪寶鑑，

鮑夫人，工墨梅，見趙孟堅梅譜，

趙孟堅詩，女中御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

蘇翠，建寧人，成淳間，供奉樂部，善寫墨竹，亦工梅蘭，頗自矜貴，每一圖成，必以八分書題之，見圖繪寶鑑，

畫史會要云，蘇翠寫墨竹，旁八分書題，如倚雲拂雲之類，亦作梅蘭，

金

趙秉文，字周臣，號閒閒居士，滏陽人，能墨梅，見圖繪寶鑑，

元

趙孟頫，字子昂，自號松雪老人，本宋宗室，寓居吳興，仕元，封魏國公，謚文敏，工墨梅，見圖繪寶鑑，

解縉春雨集云，趙文敏公，早歲喜畫墨梅，即以水晶宮圖章，浙中有瑪瑙寺，或戲以爲對，遂不用此圖書，而梅亦少書，聞之高竹閒季常，近得此紙，有錢選舜舉跋語，其爲公早年畫無疑，及觀公所題二首，追懷往昔，未嘗咎少之作不工者，蓋其才情之出，下筆過人，有自得之妙，亦必有自得之意，固不足以盡識公之爲人，然亦可想見公之爲人也，季常其永寶之，

王士正居易錄云，趙松雪墨梅一卷，甚饒氣韻，後書陳簡齋五絕句，自跋云，世之論墨梅者，皆以花光爲首，而簡齋五絕句，誠爲絕唱，余既效花光作墨梅圖，復寫此詩於後，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子昂記，

周密，字公謹，號草窗，歷山人，寓居錢塘，善墨梅，有梅竹圖傳世，見圖繪寶鑑，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霅川人，工墨梅，見圖繪寶鑑，

張閒，字聖與，號翠巖，淮陰人，善墨筆，有梅巖雪霽圖傳世，見圖繪寶鑑，

沈雪坡，嘉興人，畫梅竹，見圖繪寶鑑，

張德琪，字廷玉，蘄州人，墨竹墨梅，學王澹游，見圖繪寶鑑，

朱淳市，濟陰人，善梅竹，見圖繪寶鑑，

趙雲巖，溫州人，工墨梅，見圖繪寶鑑，

喬戚里，名字出處皆未詳，專畫梅花竹石，建安白鶴山，祿洞東廡中壁，所畫羅漢古梅，是其蹟也，見圖繪寶鑑，

吳鎮，字仲圭，嘉興魏塘人，自號梅花道人，善墨梅，見圖繪寶鑑，

都元敬鐵網珊瑚云，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評書之流，大有寥廓，梅與竹，自石室先生花光大士發揚妙用，時崇尚者衆，逃禪老人變墨爲白，自成一家，後人雖云祖述，巧以形似，流連忘返，漸近評畫，寫生務求逼真，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此真知畫者也，歷百年後，惟煙齋先生有題已作云，逃禪一派流入浙西，惟趙子固，繼而嗣之，又題云，試欲自由又愁法度，及守繩規，飄凝無取，武林唐明遠，持子固梅求聯，子固題誠中，偏詳家數，信乎古人之作，命意豈苟然哉，吾鄉達竹莊老人，得逃禪鼎中一樹，咀之嚼之，嚥之飫之，深有所得，寫竹外一枝，索揮作繼和，余自弱歲，遊於硯池，嗜好成癖，至老無倦，年入從心，極力不能追古人驥尾之萬一，自笑東鄰之效顰久矣，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豈可執寒蟲而語夏蟲也哉，後之覽者，得無

諸焉。至正八年冬十月朔。梅花道人吳鎮。

按仲圭。與黃公望、倪瓚、王蒙。有畫苑四大家之目。自署梅花菴主人。又號梅花道人。買卜於春波里。所居曰笑俗陋室。將歿。命置短碣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墳。或怪之。曰。此有意。當自驗。元末兵起。所至推塚。惟仲圭以碣所署爲縉流。舍去。

竹莊、嘉興人。墨梅學揚補之。見鐵網珊瑚。

吳鎮云。吾鄉達竹莊老人。得逃禪鼎中一臠。咀之嚼之。屢之飫之。深有所得。作竹外一枝。索描作襟和。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工墨梅。見張庚畫徵。

畫徵云。元鎮則獨以瘦枝疎花見意。深得梅之神韻。

張渥字叔厚。號貞期生。杭州人。工水墨梅。狼毫白描人物。見圖繪寶鑑。

楊維翰。蕭甯人。鐵崖之兄。工墨梅。見諸暨縣志。

吳瑋字瑩之。嘉興人。善寫石墨梅。見圖繪寶鑑。

趙天澤字鑑淵。蜀人。工梅竹。見圖繪寶鑑。

顏鵬摶字圖南。本契丹人。工寫梅蘭。見圖繪寶鑑。

陳立善。黃巖人。至正中。爲處元路照磨。工墨梅。與王冕齊名。子處亨。號方山。墨梅妙得其傳。見程敏政篁墩集。

金汝霖新安人自號蘇溪釣叟工墨梅見李祁雲陽集

李祁蘇溪釣叟歌。內云。有時直向梅花下。弄筆搖豪恣描寫。新條舊幹總橫斜。嫩蕊疎花亦滿瀉。

吳大素字季章。號松齋。會稽人。善畫梅。有梅譜傳世。見書畫史。

吉學士。工墨梅。見杜本清江碧嶂集。

杜本詩云。冰雪肌膚鐵石腸。翩翩和月按霓裳。臨窗喜見橫斜影。卻有王孫翰墨香。

王伯敬。居玉山北鄉。自號斗山。築梅巖精舍。吟嘯其中。善寫梅竹。工詞翰。人得其手筆者。成珍之。所著有尊魯集一卷。見江西通志方伎傳。

王冕。諸暨人。舉進士不第。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大川。北遊燕都。既歸越。攜妻孥隱於九里山。善畫梅。不減揚補之。求者挽肩背相望。以繒帛長短。爲得米之差。人譏之。曰。吾耕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作畫師哉。見宋濂潛溪集。

元詩小傳云。冕字元章。號煮石山農。工墨梅。又以臙脂作沒骨體。此紅梅燕京貴人爭求之。嘗以一幅懸於九里山。善畫梅。不減揚補之。求者挽肩背相望。以繒帛長短。爲得米之差。人譏之。曰。吾耕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作畫師哉。見宋濂潛溪集。

張璧開題詩其上曰。疎花簡簡點冰玉。光節吹他不下來。或以爲刺時。欲執之。冕覺歸隱會稽之九里山。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泛軒。宋濂作王冕傳。言太祖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賁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秀水朱彝尊曰。冕爲元季逸民。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讀徐顯稗史集傳。冕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

元貢性之。南湖集詩云。王郎胸次亦清奇。畫寫孤山雪後枝。老我江南無俗事。爲渠日日賦新詩。

彭道士。逸其名。住茅山。能畫梅。見丁復檜亭集。

丁復有題茅山道士畫梅花仙子詩。

道士鄒復雷。齋居蓬蓽。琴書餘興。以寫梅自樂。得花光老人不傳之妙。見鐵網珊瑚。

楊廉夫云。雷鍊師與其兄復元。皆能詩畫。既見元竹。復見雷梅。

釋允才。號雪岑。傳法嘉興石佛寺。工畫墨梅。墨竹。學丁子卿。見圖繪寶鑑。

明

劉嵒。善寫梅竹。集多自題詩。見劉嵒翁集。

江西通志云。劉嵒字子高。泰和人。洪武十四年。爲國子監司業。號嵒翁。著有職方集。

邵誼字思宜。休寧人。洪武初訓導。工山水。尤精紅梅墨菊。自號瓜圃鋤雲。弟孜字思善。工梅竹山水。見萬姓統譜。

唐肅字處敬。山陰人。洪武中供奉翰林。嘗自作梅石圖。賦詩題之。見書畫史。

徐敬字敬仲。清江人。洪武中膳官春坊。嘗寫墨梅。爲海內所稱重。別號梅雪。見江西通志。

徐良甫。蘭溪人。善畫梅。見六研齋二筆。

胡唯字貫道。婺源人。工詩善書。尤善畫山水。雲龍梅竹。人稱三絕。見徽州志。

袁子初字叔言。號雪齋。上虞人。流寓江西。寫梅得王元章法。花多殘白不甚繁。見紹興府志。

盧景春字以和。號撫居。居常熟城西。繞屋種梅花。寫梅竹翎毛。見常熟志。

徐元父。金華人。善畫梅。見方孝孺遜志齋集。

方孝孺畫梅贊云。潛溪公致仕家居。曾以郡人徐元父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

周號字德元。號草庭。崑山人。寫梅超絕。王元章之後。一人而已。見方鵬崑山志。

彭勗字德勉。周草庭之甥。墨梅得舅氏之傳。見書畫史。

周冕字服卿。鄞人。善畫梅竹山水。永樂中官右春坊。號訥菴。見寧波志。

張子絃。國人。工墨梅。林膳部鴻。有題子絃畫梅歌。見閩書。

王毓字用賢。鄞人。嘗慕宋廣平、林和靖之爲人。植梅庭下。因寄之摹寫。標格遒勁。時工於長歌。隸書亦有新意。時稱三絕。自號香雪坡老人。見張時徹寧波府志。

鄭彥初。閩縣人。工墨梅。永樂初人。見閩書記。

陸復字明本。吳江人。善畫梅。自號梅花主人。見蘇州志。

林宏顯。號洞陽山人。長樂人。工畫梅石。筆力蒼古。世稱洞陽梅。見閩書記。

沈士廉。官御史。善墨梅。見書畫史。

於竹屋。畫墨梅。見書史會要。

張南伯。工寫墨梅。見畫史會要。

孫隆字從吉。爲新安知府。作梅花。得會稽王冕筆法。見東里續集。

鐵網珊瑚云。孫隆號都癡。毘陵人。

許昂字世昂。梅花清楚。見畫史會要。

程南雲。作雪梅雪竹極佳。見畫史會要。

列卿記云。程南雲字清軒。號遠巖。正統中。爲南京太常卿。

俞山字稽之。號梅莊。秀水人。正統中。爲吏部侍郎。工墨梅。見呂原父儀公集。

任道遜字克誠。瑞安人。太常寺卿。善寫墨梅。見圖繪寶鑑續纂。

王謙字牧之。號冰壺道人。禮部儒士。隆平侯延之幕府。工書法。善墨梅。隆平得其筆意。　子應奇。畫梅得家法。見圖繪寶鑑續纂。

余會見一圖。花全而枝柔。有詩云。月香水影說西湖。幾度詩懷憶老逋。盡土東華三十載。倚窗重看雪模糊。款書嶷塘王謙牧之寫。并題有吳山哲隱印。

張祐字天吉。鳳陽人。襲爵隆平侯。工畫梅。　從弟祿。字天爵。亦善畫梅。與兄齊名。見圖繪寶鑑續纂。

陳錄字憲章。以字行。號如隱居士。會稽人。善墨梅。并松竹蘭。與王牧之齊名。評者以二家雖格意不同。憲章筆力。實過牧之。　子英。亦善墨梅。得家法。見畫史會要。

盛安字行之。號雪篷。善寫梅花。并蘆草竹石。見江寧府志。

徐傑未詳其里居。官御史。善墨梅。見畫史會要。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廣東人。隱白沙村。講性命之學。徵授翰林檢討。善墨梅。見畫史會要。

按白沙先生。廣東廉州府新會縣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萬歷十二年。從祀孔廟。

王蕃。思南人。自號一瓢齋。善寫梅。見黔記。

陳嶸。黃巖人。善畫。工墨梅。見程敏政篁墩集。

歐宗伯。吳江人。以醫顯。能詩。善墨梅。見松陵文獻。

金琮字元玉。金陵人。自號赤松山農。畫梅有逸韻。見列朝詩集。

崔深字靜伯。吳江人。正德中。授中書舍人。畫梅入品。見萬姓統譜。

王彥字存拙。沔陽人。善作梅花。見圖繪寶鑑續纂。

姚瀾字元白。號秋澗。江甯人。晚年工畫梅花。見金陵瑣事。

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居士。檇李人。山水古本墨竹梅蘭。天真淡雅。頗有逸趣。見畫史會要。

劉世儒。字繼相。號雪湖。少時見王元章畫梅而悅之。刷密疎朗。俱臻其妙。　孫應龍字明吾。別號岡心道人。亦善墨梅。見山陰縣志。

按雪湖有梅譜二卷。板藏山陰武進士鍾之模家。從事於斯者。取法焉。紹興府城大善寺禪房。有岡心道人墨梅畫壁。

王見梅夫。善寫梅。卒嘉敍贈詩云。吾聞新安孫太守。國初寫梅稱獨右。一百年來誰復問。王子於今堪敵手。見霞溪漫稿。

王克宏字允執。松江人。晚好寫梅竹。蓋亦有雅尚云。見莫延韓集。

孫忠愍。名繼盛。字應芳。號椒山。直隸容城人。工墨梅。見王士正居易錄。

楊居易錄云。顧縣鄧氏。世傳楊忠愍公詔獄中畫梅一卷。自題長句其上。河南提學副使。族兄寄年。嘗有詩見而和之。

沈震號小霞。山陰人。少卿鍊長子。善墨梅。幹隱筆生。枯潤成有天趣。見山陰縣志。

吳治字孝甫。吳郡人。學趙子固墨梅。枝幹盤折。花蕊疎秀。清寒之氣。沁人肺腑。萬歷中遊豫章。見畫史會要。

高坤工畫。尤長於梅。見圖書。

姚仲祥。鳳陽人。善畫墨梅。見畫史會要。

陳繼儒。字仲醇。別號眉公。華亭人。善寫水墨梅花。見繪圖寶鑑續纂。

崔澂字彥沈。別號楊浦。高麗海州人。善梅竹。翎毛。點畫入神。見楊浦集。

程邁生字梅巖。玉山人。精書法。燕京承天門。闕王廟石碑。其眞蹟也。八分書特妙。畫梅清瘦絕倫。有金石文四本。見江西通志方伎傳。

釋師張子言。號靜淵。善畫山礬水仙墨梅。見畫史會要。

釋雪心。善畫墨梅。見畫史會要。

釋玉庭。松江人。居超果寺。善墨梅。見繪圖鶴灘集。

釋妙琴。字無絃。華陽人。善詩工書。自稱梅屋老人。畫梅入妙品。又以畫牛得名。人稱牛和尚。見郭棠四川總志。

孫氏任克誠之妻。善寫墨梅。人皆以孫梅花稱之。見畫史會要。

跋

往見二樹山人墨梅。疎影浮動於松風竹月間。殊饒孤山籬落之趣。惜不獲親炙其人。丁未來山左。晤古柏丈。爲二樹從叔。蕭疎簡遠。一以二樹爲宗。則見古柏。如見二樹也。間於酒闌燈炮。溯畫法源流。出手輯墨梅人名錄。自宋迄明。得若干人爲卷。或理學。或忠孝。或文章。或隱逸。或方外。或閨秀。依據精確。宜傳之不朽矣。蓋嘗謂古人耽一物。率多成癖。如嵇中散之鍛。阮遙集之屐。王武子之馬。謝康樂之山水皆是也。玩物喪志。雖賢達者流。往往不免。近世周櫟園。癖書。癖墨。癖古印章。作絳墨詩。及書人印人傳。其嗜好之真。即萬戶侯不與易。豈若米阿章。與人易書畫。白謂看久即厭。時易新玩。而適其欲哉。古柏丈少無宦情。有滅景雲栖之志。癖古錢。徵安吉十全詩文。癖印章。作印人志。癖石。撰洛河赤心石銘序。又癖書梅。而纂此錄。風流好事。彷彿櫟園。憶丈詩云。不是老夫偏愛此。此緣此地此花無。豈其抱故國之思。因與先哲心心相印耶。夫人閱物。物亦能閱人。俯仰之間。已成陳迹。使不爲之搜羅放逸。信今傳遠。後世焉知有某某者。寫梅之工。與嵇中散鍛。可以同類並觀。則此錄又烏庸已也。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昭陽赤奮若。隙月上浣。會稽何紹甫跋。

畫友詩

趙彥修撰

嘉定程序伯先生書

季梅先生尊右。數年之別。時切馳思。忽奉手牋。忻慰無量。知與頤翁同寓松陵。不數皮、陸、唱酬之雅。每爲健羨。承示佳章。借讀盡以當懷人。足爲畫人增色。惟以賤子謬廁其列。殊愧葱耳。昔周櫟園作讀畫錄。紀並時交游。近時黃左田尚書。于湖畫友錄。人不必同時。各列爲傳。皆繪林之外史。閣下則緯以韻語。尤得舉外遠致。蓋雜志墨緣。即以寄落月停雲之想。固宜人寫一縑。以酬佳句。庶不負此題品耳。刻成務望寄示。寒齋論畫圖。示以紙式。當擬成以答雅愛。江老避跡湖。昨得來書。知尚健飯。興趣亦不減於前。其詩辰。頁翁曾約平波臺雅集。屆時或得抽身。當共此歡會也。便還幸覆。敬頌近安。新涼。幸道展爲鏤箋珍重。想小弟程庭鷺頓首。

畫友詩

畫中九友歌 用吳梅村先生韻

清 趙彥修撰

剡溪侍郎荊關流。淋漓墨幹煙雲浮。放筆天外烏紗投。西溪高隱夫何求。（鮮士。先生與笠澤先見同年。僕以江湖問阻。未能修謁。顧先生在波圖。旅館高堂。時時面吳門。留神翰墨。以與人接。）雲州鑒賞珊瑚鉤。游心藝苑春復秋。上官白簡窮鐵鏤。金貂換酒百不憂。（鶴翁。鶴翁曾任雷州太守。輸藏清廉。以對酒陶情。被劾罷官。）

（時年二十。）官南臺東居上頭。騷染子墨高參牧。冷齋低首歲投周。未寒先補山茅裘。（少師。九友中。惟少師過從極數。自以編於末。而寫照。在余齋。謹遵終日來寄言。惟出處同。余簽東陵陸關記。）松園後起追前修。疎篁古木幕丹邱。一僮一鶴隨扁舟。虞山茂苑長勾留。（序伯。序伯曾至之北越。艱難險阻。孤蓬萍蹤。凡主人殷勤之意。則所不給。家有小松園。）秋言大筆如支矛。蒼松巨壑師馬劉。酒人八九來僧樓。傳觴作畫心悠悠。（秋言。甲寅同人。紅集補山樓。秋言傳神寫照。初石樓。十里婚來。見洗面一日。宣簽東鴻跡記。）宣亭細褶如鍾繇。酒酣提筆指雙眸。煙霞落紙松風

點元氣瀰瀰精神逾。（壺孝。壺孝與余訂交京師。後相見吳中。投分益洽。壺孝妻宋氏妻東。性情皆敦。恆一兩月不下樓。酒酣興到。頃刻數十數紙。神味益復蒼古。樂溪二百年無出其右者。）

叔明汪子工吟

恬得徽桐緜邈音。畫心原自與琴心。昨從山館探梅信。籬外落花三寸深。（溪瀛叔增祺。瀛叔工畫。吾琴。壺花山館。瀛叔所居也。）

解從阿堵寫丰神。馮（之鼎）繆（奶麥）而還識此人。指日淩煙須畫手。看君藝絕八　丹宸。（吳蘇洲以棟。）

鷲湖下筆煙景

區。收拾煙墨賦宦游。勸耕原隰聞啼鳩。長宜穩跨折角牛。（叔明。叔明壺名。與壺孝姊。又與壺孝至誠。近聞次山東。未知尚能理舊彈否。）

周子（賚）張侯（立之）皆俊才。後先攜手赴逢萊。畫家省得中鋒訣。尚有鹽官吳二梅。（吳二梅鑑。以下皆松陵寓賢。）

阿弟生

稠。花鳥更比林良幽。鑒金索畫來溫洲。脫巾笑傲東諸侯。（子祥。子祥自號鑒湖外史。工山水花鳥。爲見子逢禾同選師。壺名。臨海外。屢問求畫者。無虛日。）

計無田疇。迂疎隱僻動見尤。橅印作畫聊窮愁。浮家江上閒于鷗。放頭爛醉萬慮休。（鄭樂。字子木。精擊筑。復工畫。壺孝在江上逸史。梅

壺友詩 三

藝道人之間。所摹印。直摹秦漢。渾厚遠古。秋堂、受庵、論布則壺之跡。流寓嘉興三旬九食。殿之九友聯末不能有青藜室遠之思焉。）

松陵壺友詩二十四首

東陽妙筆最天然。一髮雲間證畫禪。暮到鵲華平。秋色卷。肯將法乳讓前賢。（沈竹寶性。）

蹤絕東山顧虎頭。朝朝吮墨寫林邱。醉心更在煙巒外。筆下幽蘭九畹秋。（顧夢香恭昌。夢香居洞庭雙梅庵。去松陵四十里。暇日當拏舟一訪其勝。）

忘庵去後風流歇。又向松陵見子和。記取紅梨花下坐。看君團扇寫新荷。（劉子和鎮六。）

幾卿早歲工三絕。聞說持齋法太常。自古才人就學道。石壇星夜拜瑤章。（沈幾卿鼎。）

壺法開元一脈承。湘花外史與飛騰。愛才心事老尤甚。嘖嘖西京任彥昇。（黃秋士穆。松陵古松江地也。秋士松江人。法寓奧門。曾問壺庵。過秋士湘花館。經所臨唐賢胡樂人物。高古奇偉。直個老筆。絕口稱蓋山任渭長。嘖嘖不置。）

舜水詢名白石高。隨身酒具更詩瓢。年年貪向朱涇住。畫關秋燈夜讀騷。（陶鎮。陸琪。）

康卿竹清而妍。蓋在丹邱白石邊。更聞翠墨工搜劃。寶硯磨拿五鳳前。（費康卿寶成。康卿新得漢磚硯。款有永元八年八月二日字。不記元。徐問蓋。）

分得鄰家二畝園。澆花種竹謝塵喧。雲林一集曾參透。畫法偏師唐解元。（兌又香寶。）

袁浦才名二十秋。墨痕時染鵲揚裘。狂來酣睡歌姬院。白眼人間萬戶侯。（李一山士龍。）

此是揚州李復堂。畫枝大葉塗丹黃。近來傾倒鴛波館。寫字抄詩筆滿牀。（朱仁米樑。）

北郭王家好兄弟。山川香草苦精研。一門賽苑分王惲。合作松陵逸事傳。（王蓮言汝樑。王惲汝晉。）

續八首

樓桃湖接梨花里。一葉扁舟便往還。君向俞家園。（謂少園。）乞衣鉢。綠何金粉學衛山。（吳石生鏘。）

南城盛子高陽徒。日日牀頭酒一壺。偷取茆堂課書暇。寫將屏扇換齊紈。（盛耕亭愔金。）

百尺蒼樓俯碧潭。湖光帆影鏡中含。草花衍出瑣邪首。（謂秋派。）又說壺溪張鐵庵。（張鐵庵壽。）

獅兒直地能跳躍。秦郎妙詣純從天。再能敎染參家學。畫水傳鐘待鄉圖。秦近卿城。廉南流鑾。宗法董東。盛品倉沛。已見逗中九友歌。

入從泉壑想風流。一室煙霞作臥游。記得昔年題畫句。滄雲疎樹郭家樓。郭聽樓照。清安寺傳郭家樓。余昔年題臥游圖句也。

托架圖書陳寄妨。滿牀金石趙子岡。浮家來結煙波船。虹月光光到草堂。陳寄妨式金。趙子岡同年起。二君皆州人。工書畫。其舊宅稱草堂林天鑑之

[illegible]

松陵逗友以此歡迎。

間道仙蓬日月長。綢繆鐙火掩丹房。石翁沈石翁。[illegible]流傳少。只有高陽接瓣香。道士高陽。

陝月寫蘭如寫字。能從雲水論三乘。筆端掃御鹽虛味。厚倒滿眼金石僧。陝月和尚。吳門友人。皆逗陝公之姊。蓋只抽詩。他日足信和尚一言也。

余寫宦松陵。與指十歲。梁溪秦西亭同年。來代余任。住余華蔵寫廨。昕夕論詩。爲作長短論詩圖。李長蘅同時詩友。計之寫作。初賦逗中九友歌。意有未盡。更賦松陵逗友詩。二十四首。約八百。凡生長是邦。以及僑寓諸公。亦加題詠。間有別離相思。未經識面。或與余未通簡札。頗有手跡者。亦並以鄙言。寫約。暨垂虹生色。若云主持騷苑。寔涉低昂。則余豈敢。丁巳七月。丹徒趙詹修季梅由蘇記。

梅村祭酒。盡中九友歌。評泊丹青。揚扢風雅。猶劉長卿論詩。四十賢人中。容一屠沽兒不得也。季梅同年。作後九友歌。如醇士、鶴舟、諸先生。皆一時宗匠。以余濫廁其間。殆愛之而忘其醜耶。松陵逗友。大半余所舊識。推襟送抱。多以經籍相質證。今復登之篇詠。每一展卷。如詠停雲之章。結攬佩之好焉。昔竹垞論嘗絕句。上自唐宋。下逮漁、正、諸公。集中所存。僅十二首。板橋逗人詩。錄復寥寥。松陵江漸間一邑耳。詩中所收。不下四十餘家。爲歎藝苑通材。於今罕出。季梅搜羅該博。其有功於逗史者不少也。成豐丁巳。孟秋之月。年愚弟秦炳文識。

樂府雜錄

段安節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樂府雜錄一卷唐段安節撰安節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孫太常少卿成式之子溫庭筠之壻也（見南部新聞）官至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唐書附見成式傳末稱其善音律能自度曲故是書述樂府之法甚悉書中稱僖宗幸蜀又序稱洎從離亂禮寺隳頹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是成於唐末矣唐書藝文志作一卷與今本合宋史藝文志則作二卷然崇文總目實作一卷不應宋志頓增知二字為傳寫誤也首列樂部九條次列歌舞俳優三條次列樂器十三條次列樂曲十二條終以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然有說無圖其舊本佚之歟崇文總目謂其蕪駁不倫今考其中樂部諸條與開元禮杜佑通典唐書禮樂志相出入知非傳聞無稽之談敘述亦頗有倫理未知所謂蕪駁何在徐充暇姝由筆曰琴有數聲東坡言稽中散琴賦曰閒遼故音瘁弦長故散鳴所謂瘁者猶今所謂敖聲也敖音鮮出羯鼓錄則亦頗有稗於考證惟樂曲諸名不及郭茂倩樂府詩集之備與王灼碧雞漫志亦互有同異蓋茂倩書備載古題之目灼書上溯宋詞之源而此書所列則當時被之管弦者詳略不同職是故也

原序

爰自國朝初修郊禮刊定樂懸約三代之歌鍾均九威之律度莫不韶音盡美雅奏克諧上可以顧天降神下可以移風變俗也以至桑間舊樂濮上新聲金絲慎選於精能本領皆傳於故老重翻曲調全袪淫綺之音復採優伶尤盡滑稽之妙洎從離亂禮寺隳頹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梨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安節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聽聽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能記憶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錄一卷自念淺拙聊且直書以俟傳聞者之補茲濫忝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段安節撰

樂府雜錄總目

雅樂部　雲韶樂
清樂部　鼓吹部
驅儺　熊羆部
鼓架部　龜茲部
胡部　歌
舞工　俳優
琵琶　箏
箜篌　笙
笛　觱篥
五絃　方響
擊甌　琴
阮咸　羯鼓
鼓　拍板
安公子　黃驄疊
離別難　夜半樂
雨霖鈴　還京樂
康老子　得寶子
文敘子　望江南
楊柳枝　傾杯樂
道調子　傀儡子
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樂府雜錄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唐段安節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雅樂部

宮懸四面天子樂也軒懸三面諸侯樂也判懸二面大夫樂也特懸一面士樂也宮懸四面每面五架架即簨簴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雀羽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綵翠絲紱為之也十二律上鐘九乳依月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每架列鐘十二所亦依律編之四角安鼓四座一曰應鼓（[illegible]）二曰腰鼓三曰警鼓四曰雷鼓皆彩畫上各安寶輪以珠翠粧之樂即有簫笙竽塤篪籥跋膝琴瑟筑將竽形似小鐘以手將之即鳴也次有登歌皆奏法曲御殿即奏凱安廣平雍熙三曲宴群臣即奏□□□鹿鳴三曲近代內宴即全不用法樂也郊天及諸壇祭祀即奏太和沖和舒和三曲凡奏曲登歌先引諸樂逐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在樂懸內已上謂之坐部伎八佾舞則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著畫幘俱在樂懸之北文舞居東手執翟狀如鳳毛武舞居西手執戚文衣長大武衣短小其鐘師及磬師登歌八佾舞并諸色舞通謂之立部伎柷敔樂懸旣陳太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面太樂令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後太樂在東鼓吹居西協律郎二人皆執翬竿亦用綵翠粧之一人在殿上舉竿倒殿下亦倒遂奏樂協律郎皆綠衣大袖戴冠

雲韶樂

用玉磬四架樂即有琴瑟筑簫篪籥跋膝笙竽登歌拍板樂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在堂上坐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階下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清樂部

樂即有琴瑟雲和箏其頭像雲笙竽箏簫方響篪跋膝拍板戲即有弄賈大獵兒也

鼓吹部

即有鹵簿鉦鼓及角樂用絃鼗笳簫又即用哀笳以羊角為管蘆為頭也警鼓二人執朱旛引樂衣文繡冠已上樂人皆

騎吹樂即謂之騎吹俗樂亦有騎吹也天子鹵簿用大全仗鼓一百二十面金鉦七十面郊天謁廟吉禮即衣雲花黃衣鼓四鉦二下山陵凶禮即衣雲花白衣鼓二鉦二下冊太后皇后及太子用鼓七十面金鉦四十面謂之小全仗公主出降及冊三公并謝廟禮畢並用大半仗鼓四十面鉦二十面諸侯用小半仗鼓三十面鉦十四面吉凶如上白太子已下冊禮及葬謝廟並無警鼓

驅儺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為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髮衣白畫衣各執麻鞭辮麻為之長數尺振之聲甚厲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殑者胇胃食虎者騰簡食不祥者攬諸食咎者祖明強梁共食磔死寄生者騰根食蠱者（[illegible]）等侲子五百小兒為之衣朱褶素襦戴面具以晦日於紫宸殿前儺張宮懸樂太常卿及少卿押樂正到西閤門丞并太樂署令鼓吹署令協律郎並押樂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諸官於本寺先閱儺并遍閱諸樂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入看頗謂壯觀也太常卿上此（[illegible]）歲除前一日於右金吾龍尾道下重閱即不用樂也御樓時於金雞竿下打赦鼓一面鉦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鉦以千下（[illegible]）

熊羆部

其熊羆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餘其上安版床復施寶幰皆金彩裝之於其上奏雅樂含元殿方奏此樂也奈唐十二時萬宇清月重輪三曲亦謂之十二案（[illegible]）

鼓架部

樂有笛拍板答鼓即腰鼓也兩杖鼓戲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鬥戰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著面具後乃

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illegible]）鉢頭昔有人父為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illegible]）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即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橦跳丸吐火吞刀旋槃觔斗悉屬此部

龜茲部

樂有觱篥笛拍板四色鼓揩鼓雞樓鼓（[illegible]）戲有五方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

胡部

樂有琵琶五絃箏箜篌觱篥笛方響拍板合曲時亦擊小鼓鈸子合曲後立唱歌涼府所進本在正宮調大遍小遍（[illegible]）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illegible]）初進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諸樂即黃鐘宮調也奏聖樂曲是韋南康鎮蜀時南詔所進在宮調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內宴即於殿前立奏樂更番替換若宮中宴即坐奏樂俗樂亦有坐部立部也

歌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諸樂之上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illegible]）善歌者（[illegible]）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

(御覽作髮)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案類說引下有者能歌三字)本是士人嘗有詩云三代主綸誥(案御覽主作掌)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將軍(案舊脫青字並金吾二字依御覽補)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宮即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李延年(案諸本並脫李字依御覽補)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案笛字舊譌曲依御覽改)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眾諠譁聚語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案舊脫聞字依御覽類說補)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諠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案御覽作聞之血湧)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因月夜憑闌于小河之上(案舊脫因字月字小字依御覽類說補)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案御覽作登舟相與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案)(御覽作于狄邪開終)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大歷中(案御覽作大中初)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案在昭國坊南門裏此注舊誤入正文中依御覽移正)青於街牖中(案御覽作窗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美色即納為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一曲(案一曲舊作歌曲十數依御覽改)即古曲長命西河女也(案舊脫曲字)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印可於青青(依御覽類說改)潛令紅紅(案潛舊譌作召依御覽改)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節拍(案舊脫拍字依御覽補)樂工歌罷青因入問紅紅如何(案舊脫如何二字依御覽補)云已得矣青出紿云某有女弟子(案舊脫子字依御覽補)久曾歌此(案此下舊有曲字依御覽刪)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歎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為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即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郎(案郎字舊脫依類說補)曾為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寄南不嫌羅龍咸通中有陳彥暉(案府號武云凿武報史李多曜萱酒座客難勞明河滿子範如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子皆樂辞清魏第非宗音黎遠閒日真是宮中朝二子否妓熟歌衲日君之敎四鄂供奉耶報對遊不今本院角將樣于此觀發)

舞工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案類說御覽作像御覽五百七十四引明皇舞蹤亦作像)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即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案此敎前洪樂前壽集五十三作大耶文歌道考一台四十五作大杯)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案求聚宿詩集八十引遼鼠支綻舞曲也曲文當慨達嵬支三序)軟舞曲有涼州(潤閑案本文)(其雜曲有伊州咨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字鄉以舞入至丹於地書成字也花舞壽綠衣身合處花字也馬舞者藏馬人著新衣執鞿楚淋上蟹深綬歸皆寒節奏也聞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紬舒信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准其頓挫之勢也案樂舞當作津御覽五百七十四引舞者樂之容也三十九字台蓋文開元中一十七字准作壯並以為明皇雅保益謀也其稜又一條云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女郎也夢虛海昔不當及開成專當亦此處殷筒又類說引字舞云云及御覽所引並作正文)

俳優

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案)(耽字依御覽五百六十九文獻通考一百四十七補)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誤也(案此下舊本提行考正依御覽文獻通考移正)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軍(案舊本云字據御覽文獻通考補)蓋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案此下舊有文獻通考作妙四字)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案唐文獻通考作宮上)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其一作)(案文獻通考作乾)劉璃瓶近有郭外春孫有熊(案文獻通考作熊)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籍于教坊弄婆羅(案婆羅舊有門字)大中初有康迺李百魁石寶山大別有夷部樂即有扶南高麗高昌驃國龜茲(案舊脫龜字)康國疏勒西涼安國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筝蛇皮琵琶以蛇皮為槽厚一寸餘鱗介具焉(案舊有通考補)(一百四十七依文獻通考三)亦以楸木為面其捍撥以象牙為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廝頭戴筂筷臥箜篌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其妙如此也(案原覽六十七字作五)(其舞妙皆若也)

琵琶

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有直項者曲項者曲項蓋使於急關也(案舊項下有五字依御覽刪)(作曲項者蓋使於急關也八十二字琵琶錄作)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苞謝奕(案琵琶錄有阮成三人)皆善此樂也開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為槽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案舊有琵琶錄補字)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鬭聲樂(案琵琶錄及補字)即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案舊脫樓字依御覽琵琶錄補)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案錄要舊本作綠腰依琵琶錄改)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即驚駭乃拜請為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案舊脫本字依御覽補)以定東鄽之勝(案御覽作善本琵琶錄)翊日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嘉獎乃令教授崑崙段奏曰且請崑崙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年(案御覽作小年)初學藝時偶於鄰舍女巫授一品絃調後乃易數師段師精鑑如此元妙也段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之藝(案琵琶錄作……御覽作)

貞元中有王芬(案御覽作)曹保保其子善才(案舊脫才字依御覽補)其孫曹綱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曹綱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長於攏撚(案琵琶錄攏作撚)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於曹綱盡綱之能綱嘗謂儕流曰(案……)教授人亦多

奚。案舊脫奚字依琵琶錄補未曾有此性靈弟子也。案舊脫也字依御覽補
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携琵琶於池上。案舊脫上字依御覽補
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
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案御覽
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之。案舊脫之字依琵琶錄補
乃一片方響。案舊作乃方響一片依御覽琵琶錄乙轉蓋蕤賓鐵也。案
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
某門中有樂吏楊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絕姑本宣徽弟子
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
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於人也。案舊脫吾字依御覽補
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弄仍繫脂
鞓帶以手畫帶記其節奏。案舊脫其字依琵琶錄文獻通考補遂得一兩曲
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彈之。案舊脫此二字依琵琶錄文獻通考補姑大驚異
志即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中丞即宮人之官也。案御覽五百八十三引琵琶錄補
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
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
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案御覽作上在南北二趙時有權相舊吏
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正臨河岸。案舊脫縣字依御覽補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
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祕器也及發棺
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
口鼻有餘息即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
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于河中錦綺即弟子相贈
厮遂垂泣感謝厚本即納為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
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贖得之
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辰。案良辰
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鷂子過
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翊日達上聽文
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案
仍加錫賜焉。咸通中即有米和。
申旋尤妙。後有王連兒

也。案下云二十八字舊在琵琶條下今刪去移正見前琵琶條注

箏

箏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即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箜篌

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其妻麗玉善箜篌撰此曲。案文獻通考

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于今古今在西蜀太和中有季齊皐者亦為上手曾為某門中樂吏後有女亦善此伎為先徐相姬大中末齊皐尚在有內官擬引入教坊辭以衰老乃止。胡部中此樂妙絕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笙

笙者女媧造也仙人王子晉於緱氏山月下吹之象鳳翼亦名參差自古能者固多矣太和中有尉遲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漢恭有子名寶師盡傳父藝今在陝州

笛

笛者。案舊脫者字依補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為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即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即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案文獻通考一百三十八全引此文末有

觱篥

觱篥者。案舊脫此三字依御覽五百八十四補本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有類於笳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大歷中幽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為第一手恃其藝倨傲自負戎帥外莫敢輕易請者時有從事姓盧不記名臺拜入京臨岐把酒請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為不可從事怒曰汝藝亦不足稱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怒曰某此藝海內豈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青所居在常樂坊乃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如不聞麻奴不平乃求謁見閽者不納厚賂之方得見通青即席地令坐因於高般涉調中吹一曲。案舊脫曲字依御覽補勒部羝曲曲終汗浹其背尉遲頷頤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御覽作此曲何必高般涉調徒費許多氣力也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愧謝曰邊鄙微人偶學此藝實謂無敵。案御覽今日幸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是不復言音律也。案御覽元和長慶中有黃日遷劉楚材尚陸陸皆能者大中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

五絃

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傳諷諫有五絃彈近有季皐

方響

咸通中有調音律官吳繽為鼓吹署丞善打方響其妙超羣本朱崖李太尉家樂人也。案舊脫此條依御覽五百八十四補

擊甌

武宗朝。案御覽五百八十四作大中初郭道源後為鳳翔府天興縣丞。案充太常寺調音律官善擊甌。案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筯擊之其音妙於方響也。咸通中有吳繽洞曉音律亦為鼓吹署丞充調音律官善於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案

琴

古者能士固多矣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斲琴至今尚有孫息

不墜其業精妙天下無比也彈者亦衆焉太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賞之仍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後有甘寶亦爲上手

阮咸

大中初有待詔張隱發者其妙絕倫蜀郡亦多能者

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擊鼓花奴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數曲曲終花不落蓋能定頭項爾黔帥南卓著羯鼓錄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妙弄三杖打撥萬不失一懿皇師之

鼓

其聲坎坎然其衆樂之節奏也禮衛常衣綵衣擊鼓其妙入神武宗朝趙長史尤精

拍板

拍板本無譜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案御覽五百八十四文獻通考一百三十九並作畫一耳進之上問其故對但有耳道則無失節奏也。案舊說御覽類說文獻通考補說曰樂句依御覽補正此下舊有占樂工云云六十五字與上文不相屬亦錯簡也今刪去別附於後

安公子

隋煬帝遊江都時有樂工笛中吹之其父老廢於臥內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宮中新翻也父乃謂其子曰宮爲君商爲臣。案二爲字皆誤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汝可託疾勿去也精鑑如此

黃驄疊

曲子

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後征遼馬斃上歎惜乃命樂工撰此曲

離別難

天后朝有士人陷冤獄籍沒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案舊說此別字依御覽五百五十六樂府詩集八十加說補遂改易其名亦名悲切子終號怨迴鶻。案怨字舊誤作恩依御覽樂府詩集改又近事會元引雜錄如急鼓居則天撥之

夜半樂

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正夜半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翦逆人後撰此曲。案御覽作平韋庶人後乃命樂人撰此曲此下舊有何名還京樂四字今刪

雨淋鈴

雨淋鈴者因唐明皇駕過至駱谷聞雨淋鸞鈴因令張野狐撰爲曲名。案此下舊脫依御覽補又近事會元引樂府君臣相遇樂唐明皇天寶中命張野狐撰譜

還京樂

明皇自西蜀返。案此四字御覽樂府詩集並作自蜀反正此條舊連雨淋鈴下今依御覽樂府詩集改正樂人張野狐所製。案

康老子

康老子者本長安富家子。案者木二字舊誤即依御覽五百六十九改酷好聲樂。案舊脫此四字今據御覽補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游處一旦家產蕩盡因詣西廊遇一老嫗。案御覽一作遇一翁持彩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二字舊脫據御覽補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即酬價千萬。案舊脫據御覽補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後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

得寶子。案舊脫此題誤連上條依御覽補正

得寶歌一曰得寶子又曰得韓子。案舊脫此題十三字據樂府詩集八十六補明皇初納太真妃喜謂後宮曰朕得楊氏。案舊作楊家女依御覽樂府詩集改如得至寶也遂製曲名得寶子

文敘子。案御覽敘作叔

長慶中俗講僧文敘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依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望江南

始白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案舊說西字依御覽補作後人教坊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案御覽作後遂改名亦曰夢江南

楊柳枝

白傅閒居洛邑時作。案御覽作白傅在杭州時所撰後人教坊新傾盃樂。案通典一百四十六白觀本有傾盃樂明皇幸蜀九宗時馬舞曲名仙遊樂也若脫宜十加字依御覽補宣宗喜吹觱篥。案御覽作者自製此曲內有數拍不均上初捻管。案舊脫此有七字依御覽補令俳兒辛骨骾拍不中上瞋目瞠視之。案舊脫之字依御覽補骨骾憂懼一夕而損。案夕字舊誤作日依御覽改

道調子

慈恩。案此二字舊脫依御覽補命樂工敬約。案約舊誤納依御覽補正吹觱篥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之敬約乃隨拍隱成曲子

傀儡子

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頗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陴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史家但云陳平以祕計免蓋鄙其業下爾後樂家翻爲戲北引歌舞石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

別樂

別樂減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減樂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鍾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雅五中呂調六運如車輪轉即五中呂一運聲也。案此六字舊誤之今正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石角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鍾角調亦名正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

去聲宮七調

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鍾宮

入聲商七調

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鍾商調

上平聲調

爲徵聲　商角同用　宮逐羽音

右件二十八調若得是五絃五本共應二十八調本外別有二十八調中管調。案此語不

可解當有脫誤初製胡部樂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有直拔聲不應諸調。案此句舊在有直拔聲上依類說鏞略六乙轉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鐵方響。案鏞下舊衍有以二字依鏞略刪類說鏞下有名字下於中呂調頭一運。案運字若請銷個正聲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案箏上舊衍是字依鏞略刪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樂具庫在望仙門內之東望俗樂古都屬樂園新院院在太常寺內之西北也開元中始別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里東都在明義里以內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又於上都廣化里太平里兼各署樂官院一所

古樂工都計五千餘人內一千五百人俗樂係教園新院於此旋抽入教坊計司每月請料。案請字舊誤請於樂寺給散太樂署在寺院之東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門之西令一丞一。案樂具庫條舊衍板脫下皆係鏞簡今移附於此此二條所述正相比附復原條也

樂府雜錄終

樂府雜錄跋

唐季鍾簴頻移樂紀廢墜無復貞觀十部之盛段氏就其間見撰爲此錄語焉不詳復多舛駁如警鼓本軍營之樂隋煬帝嘗一用於晏享聲與衆樂不和唐制惟鼓吹部有警鼓若宮縣四角之鼓据文獻通考乃應鼓鼗鼓鼙鼓而此以鼗鼓鼙鼓爲腰鼓鼙鼓教坊記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鼎鼻不仕而自號郎中酗酒毆妻妻悲訴鄰里時人弄之以其目步且歌謂之踏謠而此謂爲蘇葩自號中郎又別出踏搖娘皆失考至言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說尤妄誕宜崇文總目譏其蕪駁不倫也然唐時樂制絕無傳者此尚足略見一斑故唐書文獻通考樂府詩集多取其說惜舊本譌脫甚夥正文與注互相淆混有一事分爲二事者他條誤入此條者末五音圖云平聲羽上聲角去聲宮入聲商上平聲調爲徵聲語不可解据徐堅安樂書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去聲爲羽入聲爲角則末七字當作上聲爲徵聲胡竹軒樂律表徵乃謂上爲變宮變宮爲角上平犯下平爲徵憑臆附會直鄙書無說耳又宮商羽七調皆起黃鍾則七聞宮當首高大石角今以越角爲首亦傳寫之譌蓋二十八調原本圓圖後人易圓爲說致錯亂如此茲訂正其可知者而姑闕所疑焉直齋書錄解題有段安節琵琶故事一卷晁伯宇續談助鈔作琵琶錄實即此書烏孫公主數條殆好事竄取飾以別名其字句異同處頗資校訂云弼圍作亞歲律中黃鍾之月錢熙祚識

羯鼓錄一卷唐南卓撰唐書藝文志樂類載南卓羯鼓錄一卷然不言卓何許人雜史類又載南卓唐朝綱領圖一卷注曰字昭嗣大中黔南觀察使計有功唐詩紀事亦稱卓初爲拾遺以諫諭松滋令大中時爲黔南觀察使與唐書合當即其人惟書中自稱會昌元年爲洛陽令又稱大中四年春陽龍免還自海南書錄解題又以爲婺州刺史均不相符然段安節樂府雜錄稱黔帥南卓作羯鼓錄亦與唐志合安節唐人必無謬悞疑書中所敘乃未爲黔帥以前事陳振孫所云則但據書中有至東陽之語以意斷爲刺婺州也其書分前後二錄前錄成於大中二年後錄成於四年前錄首敘羯鼓源流形狀次敘元宗以後諸故事後錄載崔鉉所說宋璟知音事而附錄羯鼓諸宮曲名凡太簇宮二十三調太簇角四十調徵羽闕爲惟用太簇者以羯鼓惟主太簇一均故也又有諸佛曲十調食曲三十調調名亦多用梵語以本邇茲高昌疏勒天竺四部所用故也其李琬一條記耶婆色雞一曲聲盡意不盡以他曲解之即漢魏樂府曲末有豔之遺法如飛來雙白鵠塘上行諸曲篇末文不相屬皆即此例蓋樂工專門授受猶得其傳文士不諳歌法循文生解轉至於尋繁而不可通也

羯鼓錄

唐南卓撰

守山閣叢書　子部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似帶鼓而小答臘鼓者即搭鼓也○案太平廣記二百五引此注似作狀帶作鼓太平御覽五百八十三亦作鼓雜曇鼓之上蹙如漆桶由桑木爲之○案桶字舊譌作相今據御覽廣記引改正下以小牙牀承之○案以字舊譌作相今據御覽廣記引改正會稽類說十三引作盛以鐵牀杖其聲焦殺鳴烈○案御覽聲音類說殺作急尤宜促曲急破作戰杖連碎之聲○案舊說作字今據御覽廣記補又廣記戰作戰又宜高樓晚景○案御覽晚作曉廣記破作捩夢溪筆談引作透殺碎雜記作敗明月清風破空透遠○案廣記破作捩夢溪筆談引作透殺碎雜記作敗特異衆樂○案御覽作極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案檀字舊作檀注云一作檀今據御覽廣記並文獻通考一百三十六俱作檀亦誤須至乾緊絕濕氣而復柔膩乾取發越響亮膩取戰裬健舉○案御覽作捷檜用剛鐵鐵當精鍊檜當至勻○案御覽當作須若不剛即應條高下搖振不停○案御覽通考博古作翻不勻即鼓面緩急苦緊微之危病矣○案御覽即作則通考博古作翻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但騰之變變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元宗所製其餘徵羽調諸曲皆不載必造其妙○案御覽必作恐唐書藝文志羯鼓之法蓋凡是絲管○案御覽廣記並作管製作諸曲隨意即成○案御覽作即不拘作宿林若製作諸曲隨意即成有如不拘作宿林若製作諸曲隨意即成適短長○案御覽長字下有則應指散聲○案御覽作發皆中點拍至於清濁之節唐人必無謬悞疑書中所敘乃未爲黔帥以前事陳振孫所云則但據書中有至東陽之語以意斷爲刺婺州也其書分前後二錄前錄成於大中二年後錄成於四年前錄首敘羯鼓源流形狀次敘元宗以後諸故事後錄載崔鉉所說宋璟知音事而附錄羯鼓諸宮曲名凡太簇宮二十三調太簇角四十調徵羽闕爲惟用太簇者以羯鼓惟主太簇一均故也又有諸佛曲十調食曲三十調調名亦多用梵語以本邇茲高昌疏勒天竺四部所用故也其李琬一條記耶婆色雞一曲聲盡意不盡以他曲解之即漢魏樂府曲末有豔之遺法如飛來雙白鵠塘上行諸曲篇末文不相屬皆即此例蓋樂工專門授受猶得其傳文士不諳歌法循文生解轉至於尋繁而不可通也

羯鼓錄

羯鼓錄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似帶鼓而小答臘鼓者即搭鼓也○案太平廣記二百五引此注似作狀帶作鼓太平御覽五百八十三亦作鼓雜曇鼓之上蹙如漆桶由桑木爲之○案桶字舊譌作相今據御覽廣記引改正下以小牙牀承之○案以字舊譌作相今據御覽廣記引改正會稽類說十三引作盛以鐵牀杖其聲焦殺鳴烈○案御覽聲音類說殺作急尤宜促曲急破作戰杖連碎之聲○案舊說作字今據御覽廣記補又廣記戰作敗又宜高樓晚景○案御覽晚作曉廣記破作捩夢溪筆談引作透殺碎雜記作敗特異衆樂○案御覽作極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案檀字舊作檀注云一作檀今據御覽廣記並文獻通考一百三十六俱作檀亦誤須至乾緊絕濕氣而復柔膩乾取發越響亮膩取戰裬健舉○案御覽作捷檜用剛鐵鐵當精鍊檜當至勻○案御覽當作須若不剛即應條高下搖振不停○案御覽通考博古作翻不勻即鼓面緩急苦緊微之危病矣○案御覽即作則通考博古作翻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但騰之變變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元宗所製其餘徵羽調諸曲皆不載必造其妙○案御覽必作恐唐書藝文志羯鼓之法蓋凡是絲管○案御覽廣記並作管製作諸曲隨意即成○案御覽作即不拘作宿林若製作諸曲隨意即成適短長○案御覽長字下有則應指散聲○案御覽作發皆中點拍至於清濁之節唐人必無謬悞疑書中所敘乃未爲黔帥以前事陳振孫所云則但據書中有至東陽之語以意斷爲刺婺州也其書分前後二錄前錄成於大中二年後錄成於四年前錄首敘羯鼓源流形狀次敘元宗以後諸故事後錄載崔鉉所說宋璟知音事而附錄羯鼓諸宮曲名凡太簇宮二十三調太簇角四十調徵羽闕爲惟用太簇者以羯鼓惟主太簇一均故也又有諸佛曲十調食曲三十調調名亦多用梵語以本邇茲高昌疏勒天竺四部所用故也其李琬一條記耶婆色雞一曲聲盡意不盡以他曲解之即漢魏樂府曲末有豔之遺法如飛來雙白鵠塘上行諸曲篇末文不相屬皆即此例蓋樂工專門授受猶得其傳文士不諳歌法循文生解轉至於尋繁而不可通也

走入上問何處去來曰有親故遠適送至郊外(○案[illegible])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時(○案[illegible])至必撻焉(○案[illegible])適方(○案[illegible])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他東西過往(○案[illegible])緯拜謝訖(○案[illegible])內官有相偶語笑者(○案[illegible])上詰之具言緯等至聽乾聲候時以入(○案[illegible])上問緯(○案[illegible])緯語其方怒及解怒之際(○案[illegible])皆無少差(○案[illegible])上奇之復厲聲謂曰(○案[illegible])我心脾肉骨下事(○案[illegible])安有侍官奴聞小鼓能料之耶(○案[illegible])今且謂我何如緯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豎金雞(○案[illegible])上大笑而止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案[illegible])亦深好聲樂(○案[illegible])尤善羯鼓(○案[illegible])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案[illegible])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甆(○案[illegible])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肯之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二鼓也(○案[illegible])且磉用石末花甆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案[illegible])又開府謂上曰(○案[illegible])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案[illegible])此即羯鼓之能事也(○案[illegible])山峯取不動(○案[illegible])雨點取碎急(○案[illegible])上與開府兼擅兩鼓(○案[illegible])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案[illegible])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沇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案[illegible])貞元中進樂書二卷(○案[illegible])德宗覽而嘉之(○案[illegible])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案[illegible])與論音樂喜甚(○案[illegible])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謬(○案[illegible])悉可言之沇沈吟曰(○案[illegible])容臣與樂官商摧講論具狀條奏(○案[illegible])上使宣徽使教坊使就教坊與樂官參

議數日(○案[illegible])然後進奏(○案[illegible])二使奏(○案[illegible])樂工多言沇不解聲律(○案[illegible])不審節拍兼有聵疾(○案[illegible])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宣徽使對(○案[illegible])且曰(○案[illegible])臣年老多病(○案[illegible])耳實失聰若迫於聲律不致無業上又使作樂曲問其得失承稟舒遲眾工多笑之沇顧笑者忿然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兼即抵法(○案[illegible])不可更留供奉(○案[illegible])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宜在至尊前(○案[illegible])上尤驚異(○案[illegible])令主者潛伺察之旋而琵琶者為同輩告訐(○案[illegible])稱六七年前(○案[illegible])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案[illegible])面賜章綬(○案[illegible])累召對每令沇察樂(○案[illegible])樂工備恐耆息不敢正觀沇懼禍辭病而退

嗣曹王皋精曉器用(○案[illegible])為荊南節度使(○案[illegible])有羈旅士人(○案[illegible])懷二卷欲求通(○案[illegible])先啓於賓府(○案[illegible])謂觀者訝之曰豈足尚耶士曰(○案[illegible])但得之尚書當解矣(○案[illegible])及皋見卷(○案[illegible])捧而歎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案[illegible])因指其剛勻之狀(○案[illegible])賓佐唯唯(○案[illegible])或腹非之皋曰諸公必未信(○案[illegible])命取食柈(○案[illegible])自選其極平者遂置二卷於柈心(○案[illegible])以油注之卷中(○案[illegible])卷滿而油不浸漏(○案[illegible])蓋相契無際也(○案[illegible])皋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卷(○案[illegible])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答曰(○案[illegible])某先人在中(○案[illegible])得於高力士之家眾方深伏(○案[illegible])賓府又潛問客(○案[illegible])直價幾何(○案[illegible])客曰不過三五百緡(○案[illegible])

(○案[illegible])及皋遺財為器皿(○案[illegible])其直果稱焉(○案[illegible])

廣德中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案[illegible])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里(○案[illegible])嘗夜聞羯鼓聲(○案[illegible])曲頗妙(○案[illegible])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極卑隘(○案[illegible])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案[illegible])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張通儒入長安(○案[illegible])某家事流散(○案[illegible])父沒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之(○案[illegible])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即曲盡又何索尾焉(○案[illegible])工曰奈聲不盡何(○案[illegible])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案[illegible])方可盡其聲也(○案[illegible])夫耶婆色雞當用屈柘急遍解之(○案[illegible])工如所教(○案[illegible])果相諧協(○案[illegible])聲意皆盡(○案[illegible])工泣而謝之即言於寺卿(○案[illegible])奏為主簿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案[illegible])

代宗朝(○案[illegible])宰相杜鴻漸亦能之(○案[illegible])永泰中為三州副元帥兼西川節度使(○案[illegible])以二至成都有削杖者在蜀(○案[illegible])鼓杖獻(○案[illegible])鴻漸得之示於衆曰此尤物也當衣衾中收貯積時矣(○案[illegible])匠曰某於脊溝中養者十年之(○案[illegible])及鴻漸出蜀(○案[illegible])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路入漢州矣(○案[illegible])自西南來(○案[illegible])始臨嘉陵江(○案[illegible])頗有山水景致(○案[illegible])其夜月色又佳(○案[illegible])乃與從事楊炎杜亞輩(○案[illegible])登驛樓望江月行觴話(○案[illegible])今日出艱危脫猜忌(○案[illegible])外則不辱命於朝廷內則免中禍於微賤(○案[illegible])皆諸賢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賦此殊封(○案[illegible])安得不自賀乎

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案御覽鼓上有羯字）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一作西）山猿鳥皆驚飛鳴噭噭（案御覽皆驚上有息而二字斷記作皆驚飛哀號）從事悉異之（案御覽悉作無）曰昔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遞漸曰若某於此（案御覽某作斯）稍曾致功（案御覽曾作力）未臻尤妙（案御覽廣記並作精未臻妙）尚能及此（案御覽廣記此並作是）況至聖御天（案御覽作御天）（案御覽廣記並作遇天連下句）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又何不感）因言某有別聖（案御覽改廣記作此）近華嚴閣（案御覽廣記作花嚴）每遇風景晴明（案廣記晴明作清明）時或登閣奏此（案御覽作每值風清月明時或登閣奏此廣記句首有即字）初見羣羊牧於山下（案御覽廣記山並作川）忽數舉頭躑躅不已（案若脫寧字據御覽補）（案御覽廣記乙轉字）及止鼓（案御覽二字倒）羊亦止某復鼓（作擊鼓之功）（案廣記作擊鼓之作相應）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首（一作搖尾）（案御覽廣記改）少選即復宛頸搖尾（案廣記即作又）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不難矣（案廣記不作無）其後乃不敢爲也（一本無此句）（案廣記無此句）近士林中無習之者（案御覽近下有者字中作間）（案御覽作間其識一西集而已廣記近士林至此舊合下會昌元年一節另起接其文義似不相連今據御覽廣記並爲前節移正）唯僕射韓晏善（案晏卓）（案御覽其）（案廣記無此句）亦不甚露焉鄂州節度使時間於黃鶴樓一月兩習而已（案廣記間作聞御覽作間其識一西集而已廣記近士林至此舊合下會昌元年一節另起接）

會昌元年卓因爲洛陽令數陪劉賓客白少傅宴遊白有家僮多佐酒卓因談往前三數事二公亦應和之謂卓曰若吾友所談宜爲方紀不可令堙沒也時遇而未錄及陝府盧尚書任河南尹又話之因遣爲紀即粗爲編次尚未脫藁至東陽因曝書見之乃詳列而竟焉雖不資儒者之博聞亦助資筵之談話爲之好事庶幾流傳（幾作或）（案初此）

前錄大中二年所著四年春陽罷免旋自海南路由廣陵從宋沆即某之中外親丈人知音之異事非止於此也嘗爲太常丞（案爲作謂斯廣記二百三及唐語林改）每諸系鐘磬（案唐語林每下有一字）至多補亡者又乘律呂（案唐語林律呂作之）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貞元中補闕院蹟十多立城門龜中或在新坊近坊人家及光宅寺也案唐語林作忽因于光宅佛寺爲漏）問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至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案廣記作塔語）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案唐語林下有之字）沆曰其

間有一是古製（案唐語林其間作果聞古作近）某請一登塔循金索（案唐語林一下有人字金作鈴）試歷扣以辨之可乎（案廣記作乎）（案御覽作乎）（案唐語林作也）必因祠祭考乃扣而辨焉寺衆即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案唐語林聞作聲）非此也耶（案唐語林耶作也）沆曰是耳（案唐語林耳作也）本懸鐘而應也（案廣記也作之）固求摘取而觀之（案唐語林觀作看）曰此姑洗之編鐘耳請且獨設於僧庭（案唐語林且字綱）工與僧同臨之（案唐語林工作人舊說臨之二字據廣記唐語林補）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案廣記唐語林本字據廣記唐語林補）此果應之遂購而獲焉又會送客出通化門（案舊脫出字據唐語林補）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出客別乃墮乘至左藏門（案舊脫乃字門字據唐語林補藏記作乃逢乘行也健人但覺鎔鑄獨工（案唐語林見作見）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此亦識微在金奏者與列於鼓錄則寖差矣以大君子所傳又精義入神豈容忽而不載遂附之于末

諸宮曲

太蔟宮

色俱騰　擢日光　乞婆婆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羅率羅　蘇莫賴耶　俱倫僕
阿鉢盤陀　蘇合香　藏鉤樂
春光好　無首羅　鳩鴿鹽
疏勒女　要殺鹽　通天樂
萬歲樂　景雲　紫雲
承天樂　順天樂

太蔟商

蘇羅　榛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雞　堂堂　半杜梁
君王盛神武赫赫　君之明　大鉢樂苦
大沙野婆　破陣樂　黃駿蹀
放鷹樂　英雄樂　思歸
憶新院　西樓送落月　擻霜風
九成樂　傾盃樂　百歲老壽
還成樂　打毬樂　飲酒樂
舞厥麼賦　太平樂　大酺樂
大寶樂　聖明樂　婆羅門
鼎加那　萬歲樂　秋風高
回婆樂　夜半聲光兵　香山
優婆師　匝天樂　禪曲
渡積破敵迴　五更囀　黃鶯囀
大定樂　越殿　須婆
鉢羅訖　大秋秋鹽　栗時
突厥鹽　踏蹄長

太蔟角

火蘇頓耶　大春楊柳
大郎賴耶　即渠沙魚
俱倫毗　悉利都
阿鷄鸞鳥歌　飛仙
西河師子三臺舞　石州

徵羽調與蕃部不載

諸佛曲調

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御製三元道曲
四天王　半閣麼那　失波羅解見杵
草堂富羅曲　于門燒香寶頭伽
菩薩阿羅地舞曲　阿陀彌大師曲

食曲

雲居曲　九巴鹿　阿彌羅衆僧曲
無量壽　眞安曲　雲星曲
羅利兒　芥老雞　散花
大燃燈　多羅頭尼摩訶鉢　婆娑阿彌陀
悉默低　大統　莫度大利香積
佛帝利　龜茲大武　俗箇支婆羅樹
觀世音　居麼尼　兵陀利
大與　永寧賢者　恒河沙
江盤無始　具作　悉家牟尼
大乘　毗沙門　渴農之文德
菩薩緱利陀　聖主與　地婆拔羅伽

羯鼓錄終

羯鼓錄跋

唐元宗雅好羯鼓其時諸王大臣靡不習之沿及唐季猶有以絕技名者今鼓法不傳僅存崖略於南卓一錄而廣祕笈續百川學海諸本承譌襲謬幾不辯所詣之云何偶檢御覽廣記唐語林類說等頗引羯鼓錄爲之參互校訂竝注其彼此異同於下客有見而笑者曰是雜譜錄類而體近小說吾子校以付梓過矣乃又屑屑焉捃拾殘積句俚而字比之其細不已甚乎予曰因也唐以前書百不存十此錄雖無關學問然如徐充暖姝由筆所舉敗聲一條亦足爲博賢之助又若明皇催花汝南王稱花奴宋璟論鼓事詞章家往往承用不可廢也諸書所引得失互見有不能定者義得兩存此則校書之通例客何疑焉客笑而去因記其問答於此長夏酷熱伸紙輒汗校錄竟癡雲壓窗白雨忽至跳珠亂點彷彿羯鼓聲也錫之甫漫書

樂書要錄

撰人不詳

樂書要錄卷第五
辨音聲
審聲源
論七聲相生法
論二變義
論相生類例
論三分損益通諸絃管
論歷八相生意
論七聲次第義
論每均自立尊卑義
敘自古書傳論聲義

樂譜

辨音聲　審聲源

夫道生氣氣生形

記云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體無聲者道也華譚論曰夫無聲者五音之祖無形者萬物之君本其祖然後精商徵之妙體其君然後有妍朴之分也形動氣徹聲所由出也然則形氣者聲之源也聲有高下分而爲調高下雖殊不越十二假使天地之氣煩多其率不過十二然聲不虛立因器乃見故制律呂以紀名焉十二律者天地之氣十二月之聲也爾環無窮自然之數雖大極未兆而其理存焉然象無形難以文載雖假以分寸之數粗可存其大略自非手操口誦耳聽心思則音律之源未可窮也故蔡邕月令章句云古之爲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此識知音之言入妙之通論也

論七聲相生法

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變宮變宮生變徵凡欲解七聲相生者當先以十二律管依長位布之但從一律爲首者即是宮又左旋數之至八即是徵從徵數至八即是商從商數至八即是羽從羽數至八即是角從角數至八即是變宮從變宮數至八即是變徵還合於律呂相生法

假令十一月黃鐘爲宮歷八生六月林鐘即林鐘爲徵又歷八生正月太蔟即太蔟爲商太蔟又歷八生八月南呂即南呂爲羽南呂又歷八生三月姑洗即姑洗爲角姑洗又歷八生十月夾鐘即應鐘爲變宮應鐘又歷八生五月蕤賓即蕤賓爲變徵雖十二律呂互相爲宮然七聲循環咸同此術也

論二變義

夫七聲者兆於冥昧出於自然理乃天生匪由人造凡情性內充歌詠外發即有七聲以成音調五聲互變經緯相成未有不用變聲能成音調者也故知互變者宮徵之潤色五音之鹽梅也變聲之充贊五音亦猶暈色之發揮五彩不知音者莫識其源或云武王剋商自午至子凡有七辰故加以七音所以儒者相傳皆云變徵變宮起自周武若如所言則夏殷以前樂不成調簫韶大夏何以克諧斯乃拘文守見之談非知音達樂之說

論相生類例

夫相生之聲類例無別爲高下相間乍聽時則迷以清濁相明則反覆皆一

疑聲濁不例者則以清聲並之聲清不例者則以濁聲并之既審清濁同聲則曉相生同例故知宮之向徵徵之向商商向羽羽向角角向變宮變宮向變徵一例無別者資清濁而悟也

夫聲折半及倍加只是一聲但清濁異耳凡聽其曉不待知音欲以數求無非損益上下之術也唯以三分率之則得折倍之聲也

假令黃鐘九寸林鐘六寸舊來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今倍加林鐘則一尺二寸則損三分益一始得上生太蔟舊下生今上生舊損一令益一故云損益上下之術林鐘之生太蔟舊是益一上生由太蔟八寸林鐘六寸故也若用尺二之管還是損一下生三分之率依前不改且折黃鐘太蔟之半林鐘六寸不移黃鐘亦上生林鐘林鐘亦下生太蔟以此爲率口餘皆可知數求之術斯爲要矣

論三分損益通諸絃管

琴不擇長短但調取一絃與黃鐘同聲即於其上分作三分捻御一分而彈之即與六寸林鐘聲合又於中更分作三分而益一分捻之即與八寸太蔟聲合如此展轉終於十二與律呂相并遂無毫釐之差琵琶尺八橫笛之屬並亦准此可知三分損益冥數相符理出自然非由造作

論歷八相生意

聲無形象默識者希也故假以管寸之數歷八相生

古賢立此術者欲令不知音者有推求之理使其所歷滿七即知有七聲既知七聲所在然後從宮以向商從商修角次及變徵徵羽變宮以此爲次乃識音調此是修塗轍推求之法若知音者則不必藉此術但隨所逢遇遂便施爲自然宮商暗合

論七聲次第義

一爲宮二爲商三爲角四爲變徵五爲徵六爲羽七爲變宮凡歌謳七聲之次第但定一律爲宮如左旋之隔一月即是商又隔一月即是角又隔一月即是變徵次變徵之月即是正徵從正徵又隔一月即是羽又隔一月即是變宮變宮與正宮比月亦如變徵之比正徵他皆倣此

假令十一月黃鐘爲宮隔一月以正月太蔟爲商又隔一月以三月姑洗爲角又隔一月以五月蕤賓爲變徵即以其次之月六月林鐘爲徵又隔一月以八月南呂爲羽又隔一月以十月應鐘爲變宮周迴還與十一月相比也

夫律呂循環遞傳相似其變徵有難可分別隔月則形象始著宮商乃見可得而識然聲不可以言載今者略以喻明譬猶五色從白至黑亦以變徵而漸成何者白似碧碧似青青似紫紫似黑然此諸色各有淺深之漸又如十二月節氣之變亦有微漸也相近則難分相遠則易辨故錯雜五色所以成文章間採七聲所以成音調

論鈴均自立尊卑義

凡律呂布在辰位自以長短清濁爲大小若立均調則隨宮商爲尊卑亦不均以長短清濁故宮未必皆濁羽未必皆清

凡管長則聲濁短則清假令夾鐘之宮黃鐘爲羽夾鐘短於黃鐘則是宮未必濁黃鐘短於夾鐘則是羽未必清無射宮以黃鐘爲商亦宮清而商濁之類是也

蔡雍月令章句曰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緩前其柱則清卻其柱則濁故知清濁者一絃之緩急也

無尊卑之差宮商者五音之唱和也有君臣之別唱不必濁和不必清尊卑繫于宮商不由清濁

宮爲君商爲臣無射爲宮雖清而尊黃鐘爲商雖濁而卑如此則宮不廢清商不廢濁也

敘自古書傳論聲義

左傳曰先王齊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

須氣以動也

二體

舞者有文武也

三類

風雅頌也

四物

雜周四方之物以成器也

五聲

宮商角徵羽也

六律

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候也

七音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辰因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八風

八方之風也

九歌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也

以相成也

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也

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五經通義曰何謂聲何謂音曰聲者人之本性也情生於心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宮商角徵羽五聲也八音者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金鐘也石磬也絲絃也竹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五聲之散爲文章謂之音也

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有章采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戟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藏而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脇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聰宮爲土爲信爲思

樂譜

宮爲君宮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夫和妻柔宮室制度各得其宜祿稽成熟天下和平四海咸服鎮星修度麒麟在郊

麒麟者土之精也

商爲臣商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即師義廉直謹身奉上賞不虛所罰不阿所愛不畏強禦各濟其任兵革不用刑伐不作太白修度白虎在郊商亂則陂角爲人角音調則人道得人道得則君有惻隱之心好生惡殺不奪人時同其愛樂人有仁施之行而無爭奪之心不隱山藪競遊道藝歲星修度和風順節蒼龍在沼口木亞生角亂則變

徵爲事徵音調則尊卑有別貴賤有差慈讓在心長幼有節事無稽遲必得其宜裘冕修度鳳凰來儀徵亂則哀

羽爲物羽音調則倉廩實貨賄通四民安業各獲其利宗廟致敬鬼神降祉辰星修度玄武來遊羽亂則危

論曰夫有象本於無象無形生於有形形既彰焉則聲斯著矣聲者音之質音者聲之文非質無以成文非文無以成樂但聲不獨運必託於詩詩者陽之聲樂者陽之器也故聲之和也則木石潤色聲之悲也則風雲暴興樂之克諧以聲爲主然雅音未易善諧尤難非由積學所能諒出自然之性至若鍾期遽琴孔子聞韶若此知音千載罕遇昔舜以五聲察政禮樂休明故知音聲之道爲教所急撫絃之暇可不崇乎

樂書要錄卷第五

樂書要錄卷第六

紀律呂

乾坤唱和義

謹權量

審飛候

紀律呂

大戴禮曰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審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上下謂之律律曆遞相理其間不容髮

律曆志曰律有十二陽六爲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陰六爲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

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

一說曰崑崙之北谷名也

生其竅厚均者

應劭曰生者理之也竅孔也孟康曰竹孔與肉厚薄等也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聖化之代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三禮義宗曰十二律者謂陽管有六陰管有六凡有十二配之十二辰故有十二律子爲黃鍾丑爲大呂寅爲太蔟卯爲夾鍾辰爲姑洗巳爲仲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鍾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無射亥爲應鍾陽六爲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者陽

月之管謂之律律者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其法一義云律者師也所以帥導陽氣使之通達陰六爲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此六者陰月之管謂之呂呂者助也所以助陰成功也一義云呂者侶也所以律口導氣與之爲侶也

黃鍾

律曆志曰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

黃鍾陽九林鍾陰六言陽唱陰和也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

月令曰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黃鍾

鄭玄曰黃鍾者律之始也律長九寸仲冬之氣至則黃鍾之律應

周語曰景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度律鈞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

天地人也古者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

平之以六

六律也

成於十二

十二律呂也

天之道也

天之大數不過十二

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

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穀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

之首故以六律五色爲黃鐘之名重元正始之生也黃鐘陽之變也管長九寸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大呂之首陰之變也管長六寸林鐘六月律坤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爲黃鐘黃中之色鐘之言聚陽氣鍾聚於下也所以宣氣六氣九德也

宣氣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爲宮今黃處中所以稱養六氣九德之本

三禮義宗曰黃者土之色也陽氣在於地中故以黃爲稱鐘者動也聚也言陽氣潛動於黃泉聚養萬物萌芽將出故曰黃鐘

大呂

律曆志曰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孕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

月令曰季冬之月其音羽律中大呂

鄭玄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季冬之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周語曰大呂助宣物也

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黃鐘萌而未地受之大呂孕而白成黃鐘之功也

三禮義宗曰大呂者呂助也十二月之時陽方生長陰氣助之生育之功其道寬大故曰大呂

太蔟

律曆志曰蔟湊也言陽氣大湊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

月令曰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太蔟

鄭玄曰律候氣之管中猶應也孟春之氣至則太蔟之律應太蔟者林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九律孔徑三分圍九分

周語曰太蔟爲金奏贊陽出滯也

正月曰太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太蔟言陽氣大蔟達於上贊佐也太蔟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正月蟄蟲始振

三禮義宗曰蔟者蔟湊之義正月之時萬物之生隨於陽氣湊地而出故曰太蔟

夾鐘

律曆志曰夾鐘言陰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

月令曰仲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夾鐘

鄭玄曰夾鐘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之氣至則夾鐘之律應

周語曰夾鐘出四隙之細也

二月曰夾鐘坤六五也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隙間也夾鐘助陽鍾聚也細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也春爲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鐘出四時之微氣

三禮義宗曰夾者佐也二月之中物未盡出陰佐陽氣聚物而出也亦云夾者使也言萬物爲孚甲所使至時分解鍾聚而出也

一名圜鐘圜者周市之義此時陰氣助陽生長理無不周

姑洗

律曆志曰洗潔也陽氣洗物等齊之也

或曰蕃必也必使之潔也

位於辰在三月

月令曰季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姑洗

鄭玄曰姑洗者角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之一季春之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周語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者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也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饗宴可以納賓也

三禮義宗曰姑洗者洗濯之義也姑枯也三月之時物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亦云姑者古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古而就鮮也故曰姑洗

仲呂

律曆志曰仲呂言微陰始起未盛蓄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

齊潔也

位於巳在四月

月令曰孟夏之月其音徵律中仲呂

鄭玄曰夏之氣至則仲呂之律應仲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周語曰仲呂宣中氣也

四月曰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四月正陽之月也

三禮義宗曰仲呂者四月之時陽氣盛長陰助功微故謂之仲呂仲呂者助陽以宣中氣或云呂者距難之義言陰氣欲出陽氣距之以其時未至故於中距

難之故曰仲呂

蕤賓

律曆志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

月令曰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玄曰蕤賓者應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之氣至則蕤賓之律應

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蔵柔貌也言陰氣爲主蔵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靖神人行酬酢也酬勸也酢報也

三禮義宗曰蕤賓者蔵蕤垂下之義賓者敬也五月之中陽氣下降陰氣始起其相賓敬也故曰蕤賓

林鐘

律曆志曰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養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

月令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律中林鐘

鄭玄曰林鐘者黃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

季夏之氣至則林鐘之律應

周語曰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六月曰林鐘坤初六也管長六寸林衆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爲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詐偽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以敬其職

三禮義宗曰林者茂也盛也六月之中物皆茂盛聚積於野故謂之林鐘亦云林衆也言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

一名涵者容之義也未爲土土能涵容萬物故以爲名也

夷則

律曆志曰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

月令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則

鄭玄曰孟秋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周語曰夷則所以諏歌九則平人無貳也

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諏歌九功之則成人之志使無疑貳也

三禮義宗曰夷平也則法也七月之時萬物將成平均結實此有法則也亦云皆可法則故曰夷則亦云夷者傷夷之義言時萬物被刑法而傷其性故以爲名

南呂

律曆志曰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

月令曰仲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南呂

鄭玄曰南呂者太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周語曰南呂贊陽秀物也

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吐華而未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物也贊佐也

三禮義宗曰南者任也八月之中物皆吐秀有懷妊之象陰任陽功助成之義故曰南呂

無射

律曆志曰射厭也言陽氣窮物而使陰氣畢制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

月令曰季秋之月其音商律中無射

鄭玄曰無射者夾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

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

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則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道法也

三禮義宗曰射厭也厭惡之義九月之中物皆成實無可厭惡故謂之無射亦云射終也言萬物將隨陰而復陽後更隨陽而起無終極也故以爲名

應鐘

律曆志曰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

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爲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閡曰閡或曰音亥

位於亥在十月

月令曰孟冬之月其音羽律中應鐘

鄭玄曰孟冬之氣至則應鐘之律應應鐘者姑洗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周語曰應鐘均利器用俾厥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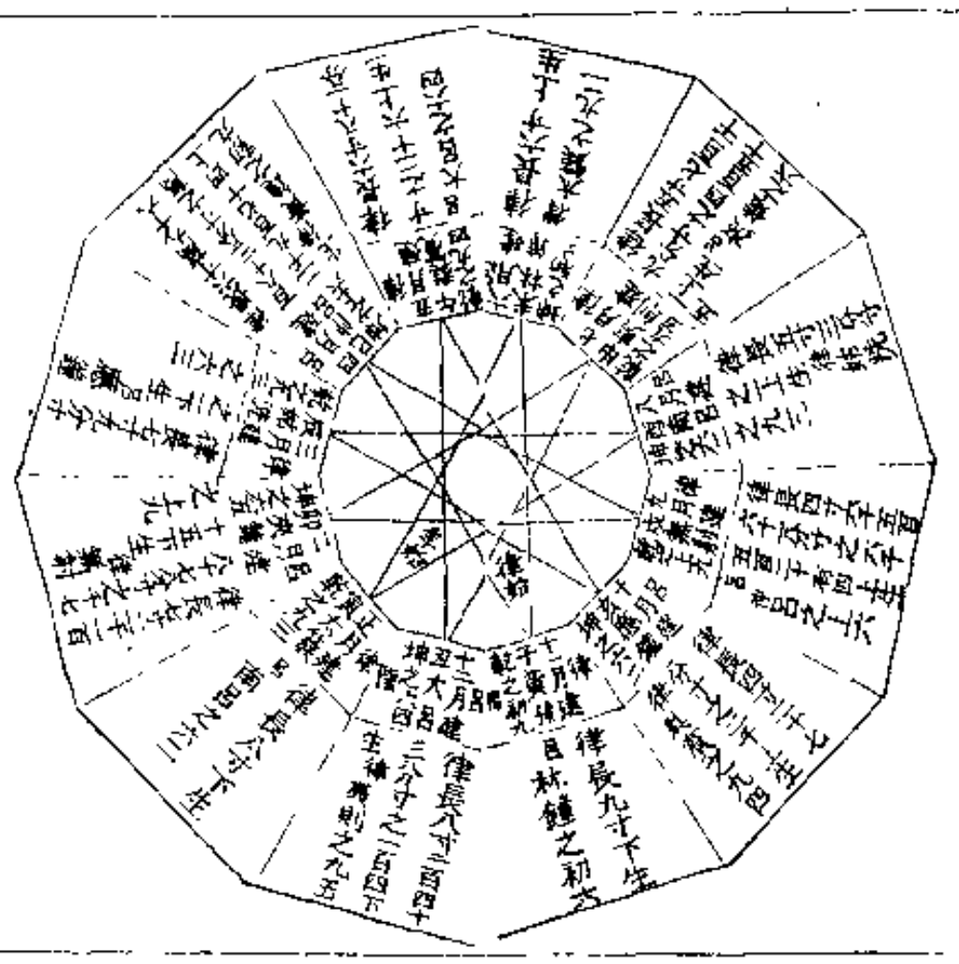
十月曰應鐘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也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

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安程度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致功爲上也

三禮義宗曰應鐘者十月之時歲功皆成陰氣之用應陽氣之功收而聚積之故曰應鐘

乾坤唱和義

唱和圖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黃鐘之宮以九唱六律呂唱和乾坤之道也乾坤六子錯爲六十四卦爲天順地序氣成物之數也

律曆志曰黃鐘之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林鐘之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

三三而九二三而六參兩之義

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

如淳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蔟

三禮義宗曰陰陽相生之體爲六合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母子謂黃鐘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爲律娶妻

同是初位故謂之夫婦一陰一陽相配合之道

林鐘初六上生太蔟之九二爲呂生子

林鐘與太蔟異位林鐘是呂陰也太蔟是律陽也故言呂生子也以下準此

太蔟九二下生南呂之六二律娶妻也

同位夫婦也

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呂生子也

異位母子

姑洗九三下生應鐘之六三律娶妻也應鐘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呂生子也蕤賓之九四上生大呂之六四律娶妻也大呂六四下生夷則之九五呂生子也夷則九五上生夾鐘之六五律娶妻也夾鐘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呂生子也無射上九上生仲呂之上六律娶妻也仲呂上六復生黃鐘之初九又爲呂生子極而子變也

謹權量

漢書律曆志曰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量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揆物知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

度之九十黍得黃鐘之長

黃鐘九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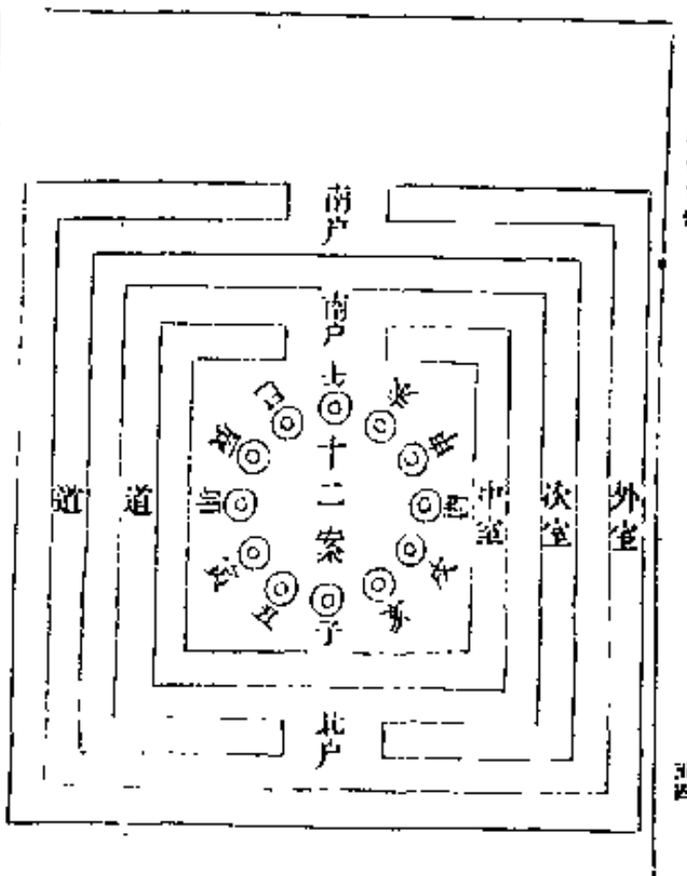
一黍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容物知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籥用度數審其容以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籥兩之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也位於北方

太陰爲冬爲智爲水水曰潤下智者謀謀而深故爲權北方之義也大小有準輕重有數各應其象五權重矣

漢律室圖

審飛候



司馬彪續漢書志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塓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一各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葦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衣風所動者其灰聚

信都芳樂書註圖法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塓必周密布緹縵室中緹謂赤色黃也染白練爲之三重室者外室南戶次室北戶中室南戶室皆上圓下方各閉使密勿得來風外室之內以布幔之復以緹縵之次室中室亦然通壁三重楊子謂之九閉如此作爲令微風不起纖塵不形情靜閒居外無聲振用水平地是名律室也

以水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葭莩灰抑其內端

用木爲案牀象圓斗澤準從律而小厚也底中爲孔白蒙輕重燒爲灰末之以起虛布羅上不得堅實抑當律孔內端勿令外出皆從律呂方位四面置案人伺居中亦可同爲一案各作圓斗以生羅帷之人伺在外凡置此案平縣若水繩也

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

律氣去者吹其灰去離管首到向鴻範曰以灰質律氣至通方謂實者當律端也

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

氣據口氣非謂律氣律氣應者灰去管孔近而不遠爲口氣所動者其灰四散或偏離而遠

人衣風所動者其灰聚

若衣風拂於室中兩邊各生旋風律管之灰爲旋風所動是以聚也故伺律者於中氣前後五日之內明燈室視氣應否安神調性舉動以儀不可不謹也

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

謂前殿之中作律室用律伺氣言候二至作者所以和陰陽氣應聞於天子餘律設備有司觀之

蘇夔樂志

候氣者舊說密室中依辰埋管云齊管端以輕薄紗縠覆之加以葭莩灰候之黃鐘管則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氣吹灰他管準之鄭小同所傳者以灰實管內以紗縠覆之司馬彪候法爲室三重戶閉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加律以葭莩灰內其內端氣至灰則和若氣動者其灰則散若人衣風所動者其灰則聚尚書中候云周玉律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十六候四各如其曆若非氣應是動觸及爲風所動者其灰則聚而不散若是氣應則灰飛上薄縠隱義云陽氣應而不和或氣過微而不能相應者灰則厚薄偏頗亦不均也此皆諸家法而欲其敏者以二至乃候者爲勝何以知之二至極晝夜長短是陰陽盛氣之時以其時管候乃得天飛若非二至其陰陽氣甚微或陰陽交多少等何可徵灰也置灰法依舊說氣紗縠上內端者取氣之同然其紗縠疏薄從令灰至恐不能留若氣能吹灰至紗縠上之灰必爲飛散是以故取二至氣灰同舊說其餘諸義亦非無一途能恐競爲異端耳

禮記月令疏解

孟春之月律中太蔟註云律候氣之管也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太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正義曰應謂吹灰者蔡邕云爲室三重戶閉塗塓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也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布室內二十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以埋地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黃鐘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向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又律書曰以河內葭莩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熊氏云案禮祕吹灰者謂作十二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嚴猛之應云

論曰夫元氣始於無形律呂生於元氣實陰陽之所樂乃清濁之位分上生下生隨月均而唱和損一加一逐灰位以循環所以鎔鑄八音甄陶九奏是故凝爽之咎可以致溫燠精陽之年可以來陰氣六樂之本事極於斯非至聖者不能達其源非至明者不能詳其奧昔在黃帝道昭立極故令伶倫叶聲仙鳳遂開鐘律之始方興曆數之萌嘉苴自此而生飛候由其取則通微入妙可不尚歟故敘其相生以爲此篇云爾

樂書要錄卷第六

樂書要錄卷第七

律呂旋宮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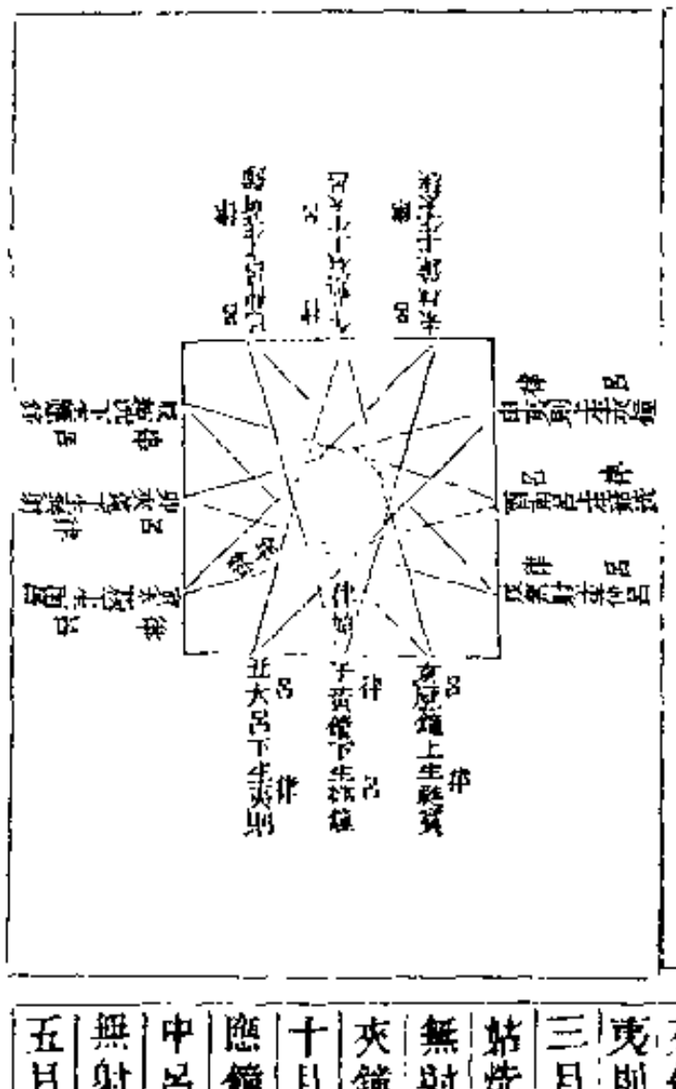
識聲律法

論一律有七聲義

律呂旋宮法

夫曲由聲起聲因均立均若不立曲亦無準似非之間遂多差謬推校不審則致迷方故立諸均析其聲調理微詞簡條流其貫使作者不疑聽者不惑調環曲備無相奪倫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禮運言旋相爲宮今故立均作旋宮之法

十二律相生圖



此圖者月建十二律圖也何者以十二支與七聲共順旋左之故也而黃鐘月建子故名之律大呂月建丑故名之呂太太蔟月建寅故名之律夾鐘月建卯故名之呂餘月建律呂可準知之夫子寅辰午申戌六律也又名六陽律也丑卯巳未酉亥六呂也又名六陰律也

右旋相爲宮法從黃鐘起以相生爲次歷入左旋之數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一五下七上乃終復爲以相生爲次立均則音調正而易曉每均七調每調有曲終十二均合八十四調也

旋宮法

十一月黃鐘均

黃鐘爲宮　太蔟爲商

蕤賓爲變徵　林鐘爲徵

應鐘爲變宮　南呂爲羽

六月林鐘均

林鐘爲宮　南呂爲商

大呂爲變徵　太蔟爲徵

蕤賓爲變宮　姑洗爲羽

正月太蔟均

太蔟爲宮　姑洗爲商

夷則爲變徵　南呂爲徵

大呂爲變宮　應鐘爲羽

八月南呂均

南呂爲宮　應鐘爲商

夾鐘爲變徵　姑洗爲徵

夷則爲變宮　蕤賓爲羽

三月姑洗均

姑洗爲宮　蕤賓爲商

無射爲變徵　應鐘爲徵

夾鐘爲變宮　夷則爲羽

十月應鐘均

應鐘爲宮　大呂爲商

中呂爲變徵　蕤賓爲徵

無射爲變宮　夾鐘爲角

五月蕤賓均

蕤賓爲宮　夷則爲商

黃鐘爲變徵　大呂爲徵

仲呂爲變宮　無射爲羽

十二月大呂均

大呂爲宮　夾鐘爲商

林鐘爲變徵　夷則爲徵

黃鐘爲變宮　無射爲羽

七月夷則均

夷則爲宮　無射爲商

太蔟爲變徵　夾鐘爲徵

林鐘爲變宮　黃鐘爲羽

二月夾鐘均

夾鐘爲宮　仲呂爲商

南呂爲變徵　無射爲徵

太蔟爲變宮　林鐘爲羽

九月無射均

無射爲宮　黃鐘爲商

姑洗爲變徵　仲呂爲徵

南呂爲變宮　太蔟爲羽

四月仲呂均

仲呂爲宮　林鐘爲商

應鐘爲變徵　黃鐘爲徵

姑洗爲變宮　南呂爲羽

右十二宮盡仲呂仲呂生黃鐘又起黃鐘終而復始

識聲律法

假令以黃鐘爲宮則先吹黃鐘管聽之精審宮聲既定吹林鐘之管是爲徵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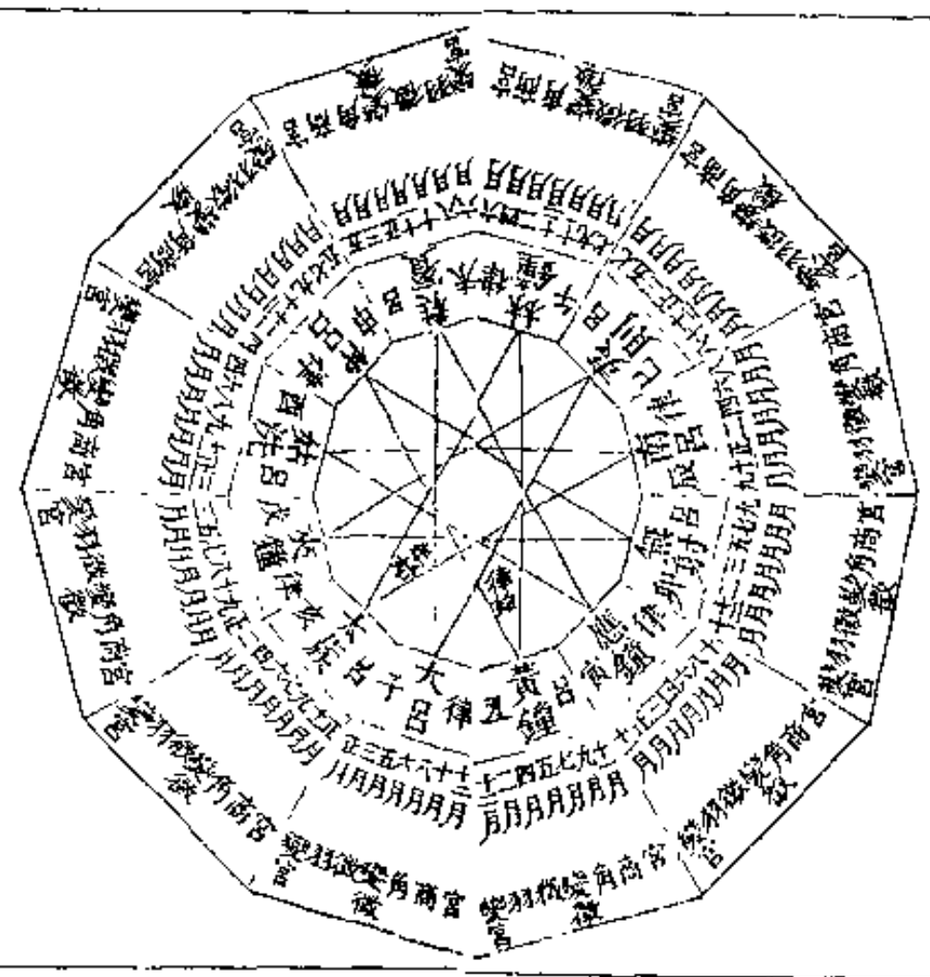
黃鐘之徵所謂宮生徵也

三分損一下生之聲也

謂分黃鐘作三分損去一分則是林鐘之管故林

鐘之管六寸也
次吹太蔟之管是爲商聲
黃鐘之商所謂徵生商也
三分益一上生之聲也
林鐘六寸分作三分則每分有二寸更益一分亟
前八寸太蔟之管八寸以後上下三分損益皆以
例推之可知也
次吹南呂之管是爲羽聲
黃鐘之羽所謂商生羽也
三分損一下生之聲也次吹姑洗之管是爲角聲
黃鐘之角所謂羽生角也
三分益一上生之聲也次吹應鐘之管是爲變宮
黃鐘之變宮所謂角生變宮也
三分損一下生之聲也次吹蕤賓之管是爲變徵
黃鐘之變徵所謂變宮生變徵也
三分益一上生之聲也黃鐘均子次以林鐘作均
黃鐘生林鐘也
依前歷八法推七聲林鐘了次以太蔟作均
林鐘生太蔟也
太蔟了次以南呂作均
太蔟生南呂也
南呂了次以姑洗作均
南呂生姑洗也
姑洗了次以應鐘作均
姑洗生應鐘也
應鐘了次以蕤賓作均
應鐘生蕤賓也
蕤賓了次以大呂作均
蕤賓生大呂也
大呂了次以夷則作均

大呂生夷則也
夷則了次以夾鐘作均
夷則生夾鐘也
夾鐘了次以無射作均
夾鐘生無射也
無射了次以仲呂作均
無射生仲呂也
仲呂了復至黃鐘作均
仲呂生黃鐘也
終而復始於一依黃鐘例推之如此則聲律可知
論一律有七聲義
夫旋相爲宮舉其一隅耳若窮論聲意亦旋相當爲
商旋口口爲角餘聲亦爾故一律得其七聲樂記曰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迭相爲經是也
一律有七聲圖
此圖者月將十二律圖也何者以十二支與七聲其
逆旋右之故也而黃鐘月將丑故名之呂大呂月將
子故名之律次太蔟月將亥故名之呂夾鐘月將戌
故名之律餘月將呂律可推知之夫丑卯巳未酉亥
六呂也又名六陰律也子寅辰午申戌六律也又名
六陽律也



十一月黃鐘
黃鐘自爲當月之宮　爲九月無射之商　爲七月
夷則之角　爲五月蕤賓之變徵　爲四月仲呂之
徵　爲二月夾鐘之羽　爲十二月大呂之變宮
十二月大呂
大呂自爲當月之宮　爲十月應鐘之商　爲八月
南呂之角　爲六月林鐘之變徵　爲五月蕤賓之
徵　爲三月姑洗之羽　爲正月太蔟之變宮
太蔟自爲當月之宮　爲十一月黃鐘之商　爲九

月無射之角　爲七月夷則之變徵　爲六月林鐘之徵　爲四月仲呂之羽　爲二月夾鐘之變宮

二月夾鐘

夾鐘自爲當月之宮　爲十二月大呂之商　爲十月應鐘之角　爲八月南呂之變徵　爲七月夷則之徵　爲五月蕤賓之羽　爲三月姑洗之變宮

三月姑洗

姑洗自爲當月之宮　爲正月太蔟之商　爲十一月黃鐘之角　爲九月無射之變徵　爲八月南呂之徵　爲六月林鐘之羽　爲四月仲呂之變宮

四月仲呂

仲呂自爲當月之宮　爲二月夾鐘之商　爲十二月大呂之角　爲十月應鐘之變徵　爲九月無射之徵　爲七月夷則之羽　爲五月蕤賓之變宮

五月蕤賓

蕤賓自爲當月之宮　爲三月姑洗之商　爲正月太蔟之角　爲十一月黃鐘之變徵　爲十月應鐘之徵　爲八月南呂之羽　爲六月林鐘之變宮

六月林鐘

林鐘自爲當月之宮　爲四月仲呂之商　爲二月夾鐘之角　爲十二月大呂之變徵　爲十一月黃鐘之徵　爲九月無射之羽　爲七月夷則之變宮

七月夷則

夷則自爲當月之宮　爲五月蕤賓之商　爲三月姑洗之角　爲正月太蔟之變徵　爲十二月大呂之徵　爲十月應鐘之羽　爲八月南呂之變宮

八月南呂

南呂自爲當月之宮　爲六月林鐘之商　爲四月仲呂之角　爲二月夾鐘之變徵　爲正月太蔟之徵　爲十一月黃鐘之羽　爲九月無射之變宮

九月無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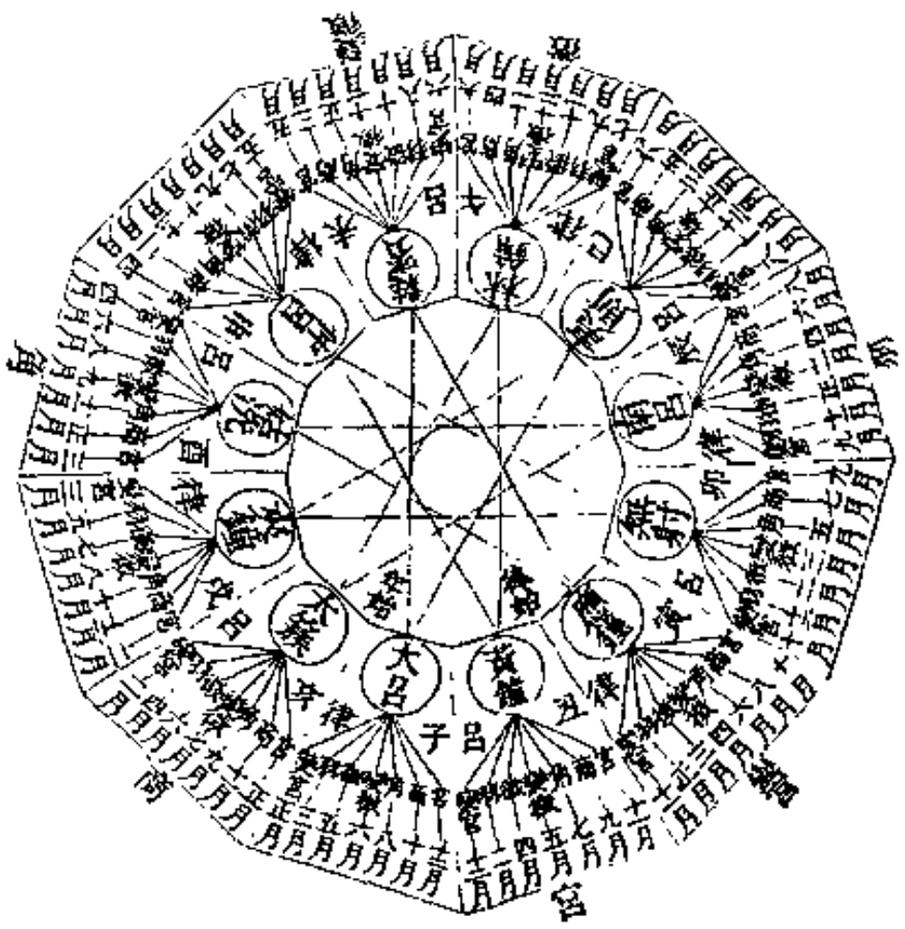
無射自爲當月之宮　爲七月夷則之商　爲五月蕤賓之角　爲三月姑洗之變徵　爲二月夾鐘之徵　爲十二月大呂之羽　爲十月應鐘之變宮

十月應鐘

應鐘自爲當月之宮　爲八月南呂之商　爲六月林鐘之角　爲四月仲呂之變徵　爲三月姑洗之徵　爲正月太蔟之羽　爲十一月黃鐘之變宮

一律有七聲之圖

一律有七聲之圖



題樂書要錄後

史稱吉備眞備靈龜二年特遣唐遊學入唐後研覃經史兼習衆藝天平七年歸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學書要錄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枝平射箭十枝按樂書要錄之傳於皇國此時爲始年代遼遠佚亡過半今所存止第五第六第七三卷予嘗得抄本一宗無復別本可以勘對則以誤傳誤耳噫唐時之書貽於今者其與能幾苟有存焉河虬龍之片甲旃檀之寸枝其爲奇香異采不已多乎若夫唐禮百三十卷其或藏於名山石室亦未可知也他日倘得從以傳之亦大快事焉已未仲秋既望

天瀑識

韶舞九成樂補

佘載揆

說矣其書屢經傳寫訛誤繁多如音圖第八章至哉坤元之坤字據後義圖應在第八格而舊本悞在第七格又如綴兆始成圖中層左右皆闕兩位據舞用八佾當得六十四人不應再成以下皆六十四始成乃止六十且復綴即始成之位次後采章圖內亦各有黃衣二人之位則此圖之佚脫顯然今並校正使復其舊其以朱圈墨圈記舞人之位者亦間有淆亂並釐正焉

韶舞九成樂補提要

韶舞九成樂補一卷元佘載揆撰載始末無考惟據其進書原序自稱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學錄又據其門人新安朱模進樂通韶舞補跋序知爲仁宗天歷中人其序曰大車以養親辭官爲行授徒自甘嘉遯而已是稿文淵閣書目著錄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載篇帙猶完首爲九德之歌音圖次爲九德之歌義圖次爲九磬之舞綴兆圖次爲九磬之舞采章圖其歌圖以五聲五言相配所謂平濁平清者與沈約徐景安分平聲爲上下以配五音者異（沈約說見宋書史徐景安說見王應麟困學紀聞）與司馬光劉鑑諸家以喉舌唇齒牙配五音者亦異又以六律六呂分用與諸家樂書以十二律相生之次爲旋宮七音之次者尤截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謂陰平陽平即載平濁平清之說也周官大司樂鄭註所謂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即載律呂分用之說也則雖自出新意亦不爲無據至于準大衍之數以製河圖準太乙行九宮法以造洛書皆起於陳摶以後后夔典樂之日實無是文載所定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尤不免附會牽合然數不外于奇偶奇偶不外于陰陽易道廣大事事可通亦未始不言之成理束晳之補六詩皮日休之補九夏不必其定合于古要猶存古義于萬一裨勝於側調么絃導欲增悲者也則載是書亦不妨存備一

韶舞九成樂補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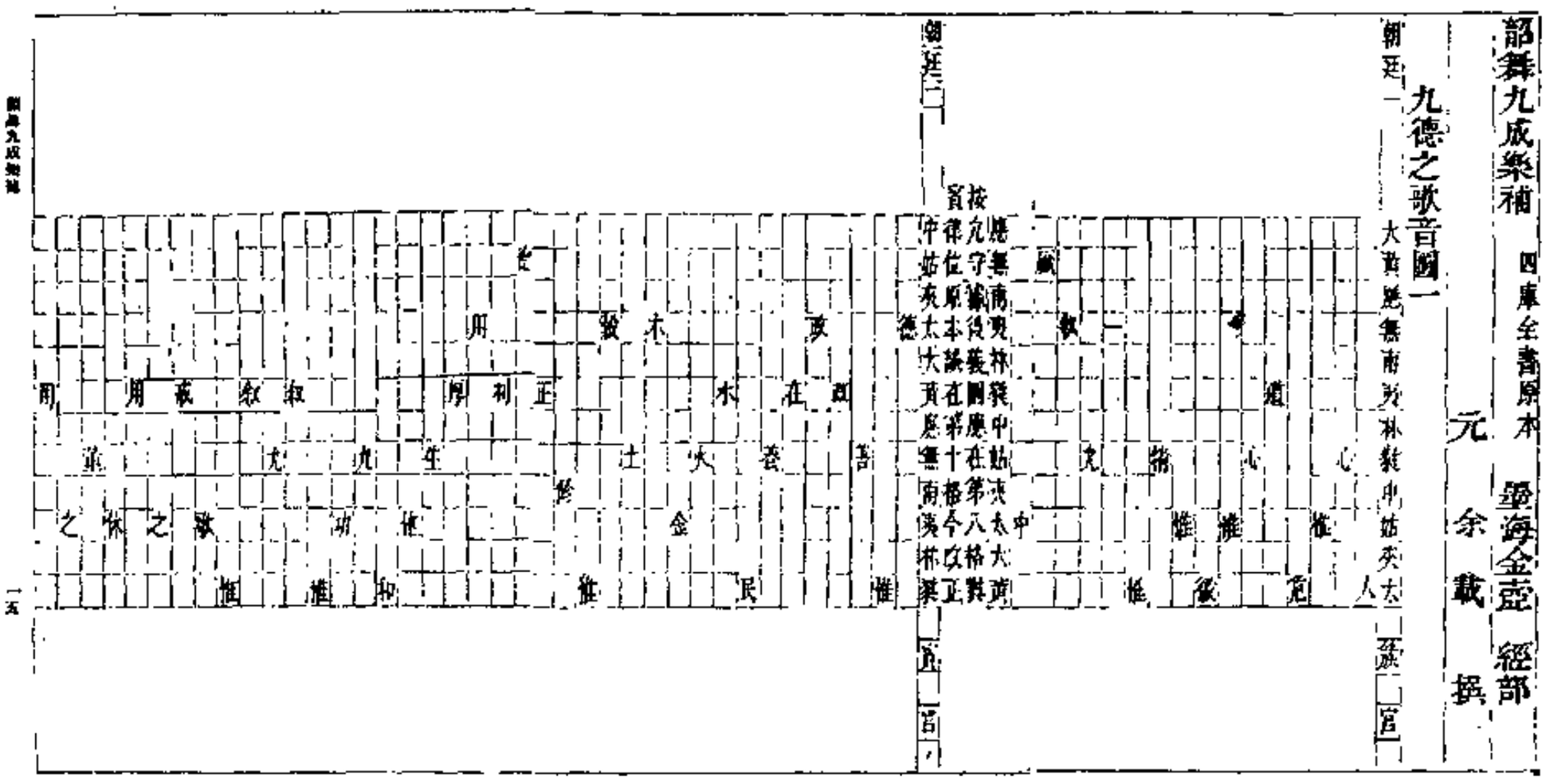
臣愚以一介寒微生長遐左首戴皇元之天足履皇元之地目睹皇元之日月氣體沾被皇元之風雨霜露穀粟其腹葦布其身環堵其居庠序其遊者凡四十有七年無非我國家照乳穀育載生載成之賜幸而目不矇聾耳不塡聵猶嘗問學頗有識知矻矻窮年躬經搜史去非即是援古徵今欽惟我元撫應運期奄有區寓道德隆厚際寧蟠壤旁草罔極猗歟休哉聖祖神宗繼繼承承武功適興文治隨洽加之吾皇以正統膺圖以神考格天左皐右禹前夔後龍都俞吁咈四方風動是以薄海內外同條共貫氓俗丕變允升大猷時雍之治儕諸隆古無所與讓臣愚竊謂國家積德百年禮樂可興千載亨嘉適際今日然爲士者冠章衣逢名不混於農工商賈之版位得承于公卿大夫之下有養有造弗鄙弗遺是則蒙國家之休惠德至渥也是宜夙興夜寐研精覃思凡其矢口而言肆筆而書苟有以神聖神揚光烈者知無不爲庶幾得以涓埃海嶽之萬一又況孔子之道裁自聖心布在方冊高賢服膺先正討論坦明詳委文有足徵者哉昔孔子以四代禮樂答顏淵爲邦之問其一曰行夏之時二曰乘殷之輅三曰服周之冕四曰樂則韶舞夫昔紀三正奚獨夏時哉而曰必是之行者蓋取其時令之正也遭盛王輅詩存商尋奚獨殷輅周冕哉而曰必是之乘之服者蓋取其質文之中雲成英莖章夏濩武無一非樂又豈惟韶舞哉而曰必是之爲樂者抑亦取其功德之實既盡善而又盡美也仲尼斟酌四代之典而適厥中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然當是時明王不興空言無施雖尚何補繇秦漢而下歷魏晉隋唐金宋以來千數百載之條孔子之道不明不行天下曾莫知所適四代禮樂蓋斬焉湮滅無足怪也先儒非不亭毒如時若世主之藐聽何天啓皇元上接羲農軒吳堯舜之統累功積德本仁祖義其于禹之入聖域而不優湯武之德未免于慙者尚置勿論也列聖稽古皇上折衷惟孔子之道是信是祟四代之禮樂蓋亦嘗推求講貫而其三矣臣愚竊謂一人當宁明堂大周在璣衡而窺豐度謹殷正而授人時斯則無愚夫夏時之不行矣載雲旂而陰華蓋動大格而適皇衢斯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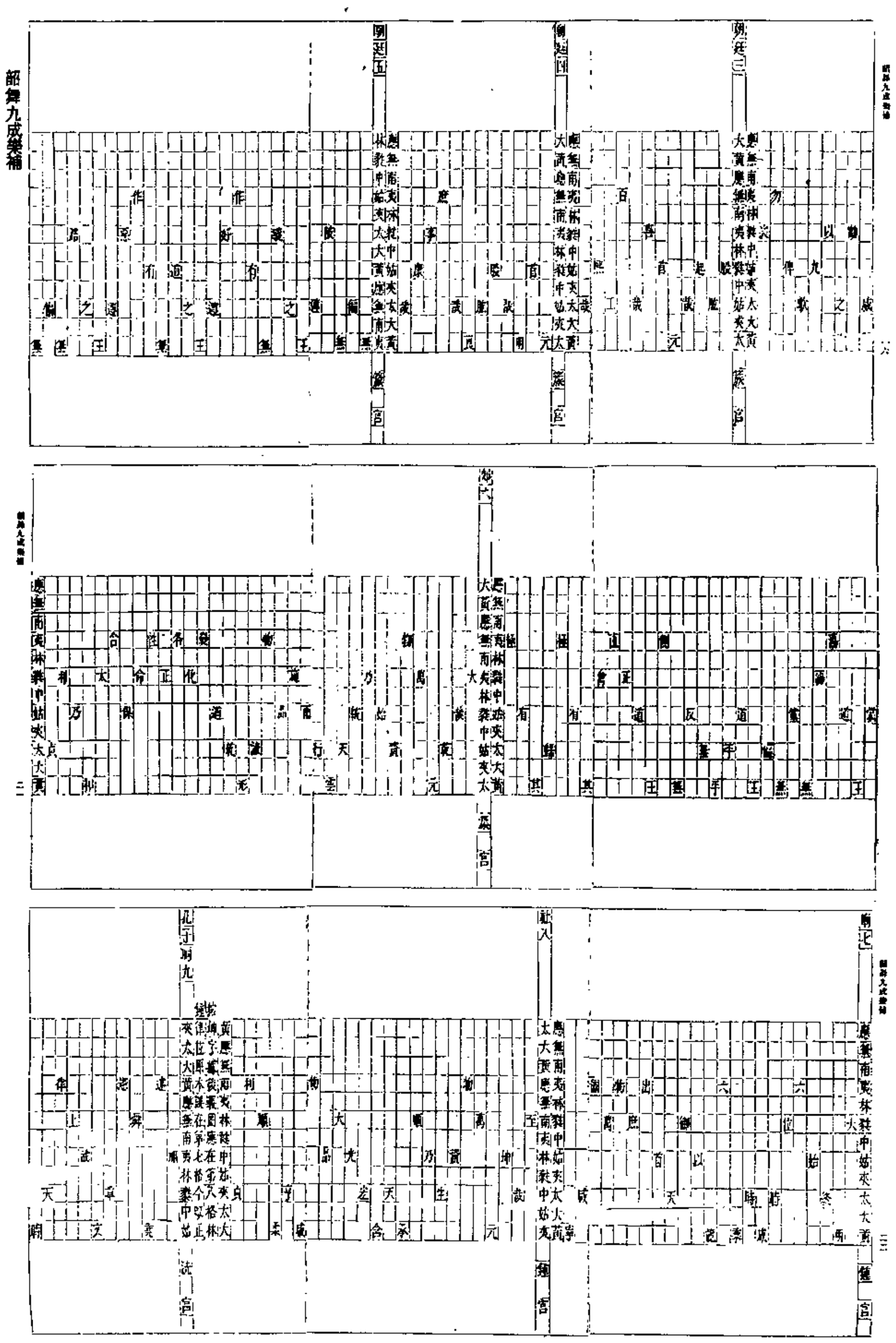
無患夫殷輅之不乘矣垂旒蔽明而莊纊塞聰而國法天而後方象地斯則無患夫周冕之不服矣擬夏后之鍾建成周之簴奏女媧之笙賓播殯人之歌陳爲天之舞似亦毋屑夫樂之必韶舞也臣愚竊謂我元之德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如風雨霜露之無不漸涵發育是雖有虞之治大舜之德奚以侈茲誠宜遠尊孔子之訓備用韶舞之樂聖明在上有志復古夏時既行殷輅既乘周冕既服則韶舞之必可作無疑也國家何憚而久不爲此昔孔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蓋孔子以心會心于千載之上舜以誠感誠于千載之下前聖後聖異世同符不然則何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盡其嘆息之深如此哉嗚呼大舜遠矣孔子不復作矣有虞氏之書其不猶有幸存而未泯者乎若夫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斯則韶之器也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斯則韶之意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斯則韶之音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斯則韶之教也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斯則韶之文也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鳥獸蹌蹌鳳凰來儀斯則韶之功效也至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又韶之所以存心而出治祇載而見夔夔齋慄斯又韶之所以敬身而隆孝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斯又韶之所以阜物而殷民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斯又韶之所以仁天下而淨役世臣愚竊不自揆是以忘其固陋沉潛反復盡二紀于茲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夫韶之要領然後乃敢考圖籍書訂度審數諧之律呂被之金石匏絃繁欲上爲國家纂叙遺文鋪揚景鑠聲金振玉始條終理宣協風氣諧和神人顧愚何人敢任是責曾小而謀則大位卑而言則高僭踰之辜雖欲逭之其將能乎然而吠畝獻忠之志夙夜靡懈之恢儻則葵藿之傾太陽川瀆之朝鉅海抑曷勝其拳拳也哉或者得以愚之所定著者貢諸天朝藏諸天府近俾皇元一代聖明之制作遠舉隆古帝王希曠之典章茲又夙昔區區之至望伏惟聖明特與留神垂睿衡鑒而遠燭焉古道幸甚天下幸甚三山布衣臣前福州路儒學錄余載謹三薰九沐頓首頓首敬擬鄙俟采擇貢呈不勝瞻天樂聖激切屏營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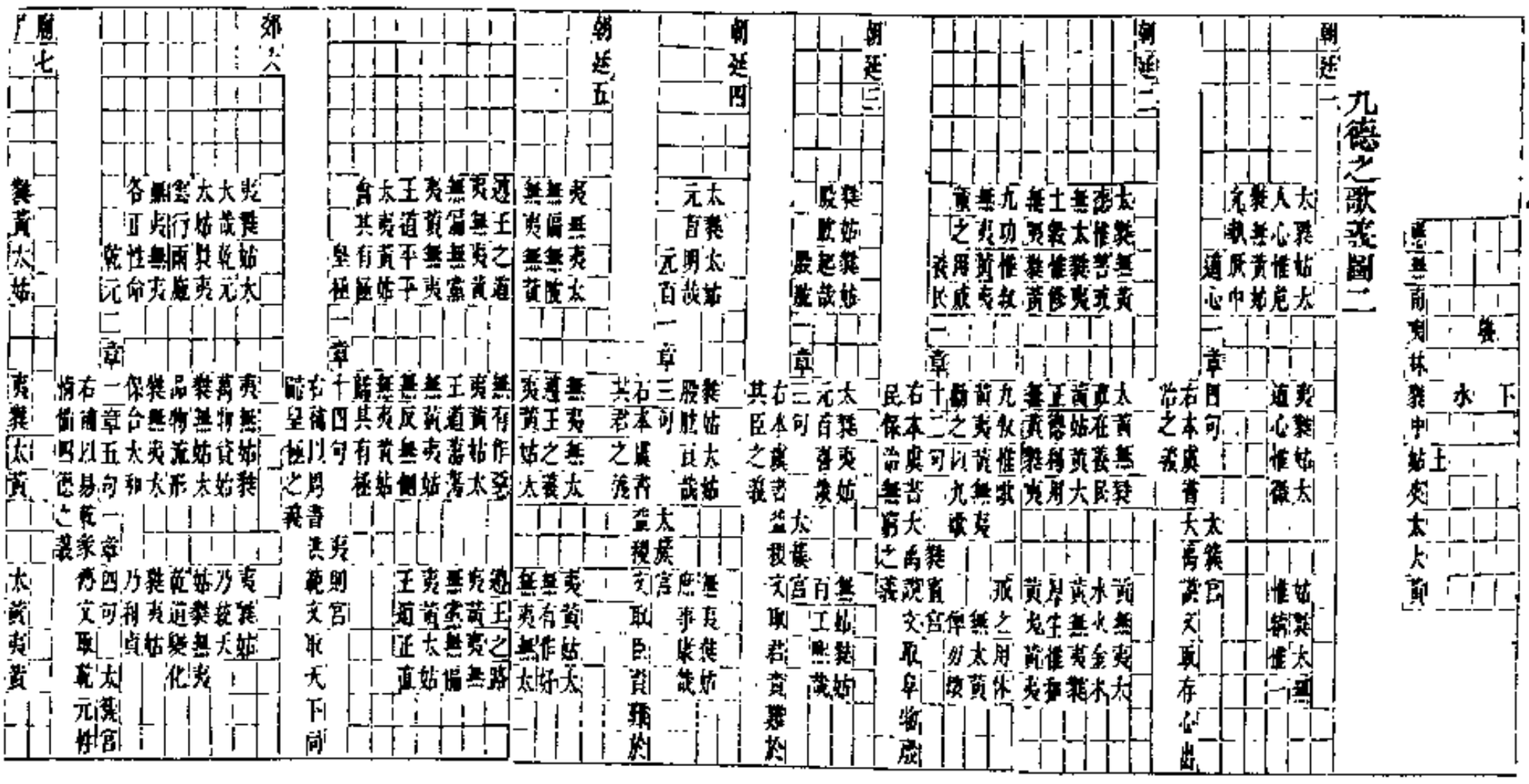
九德之歌音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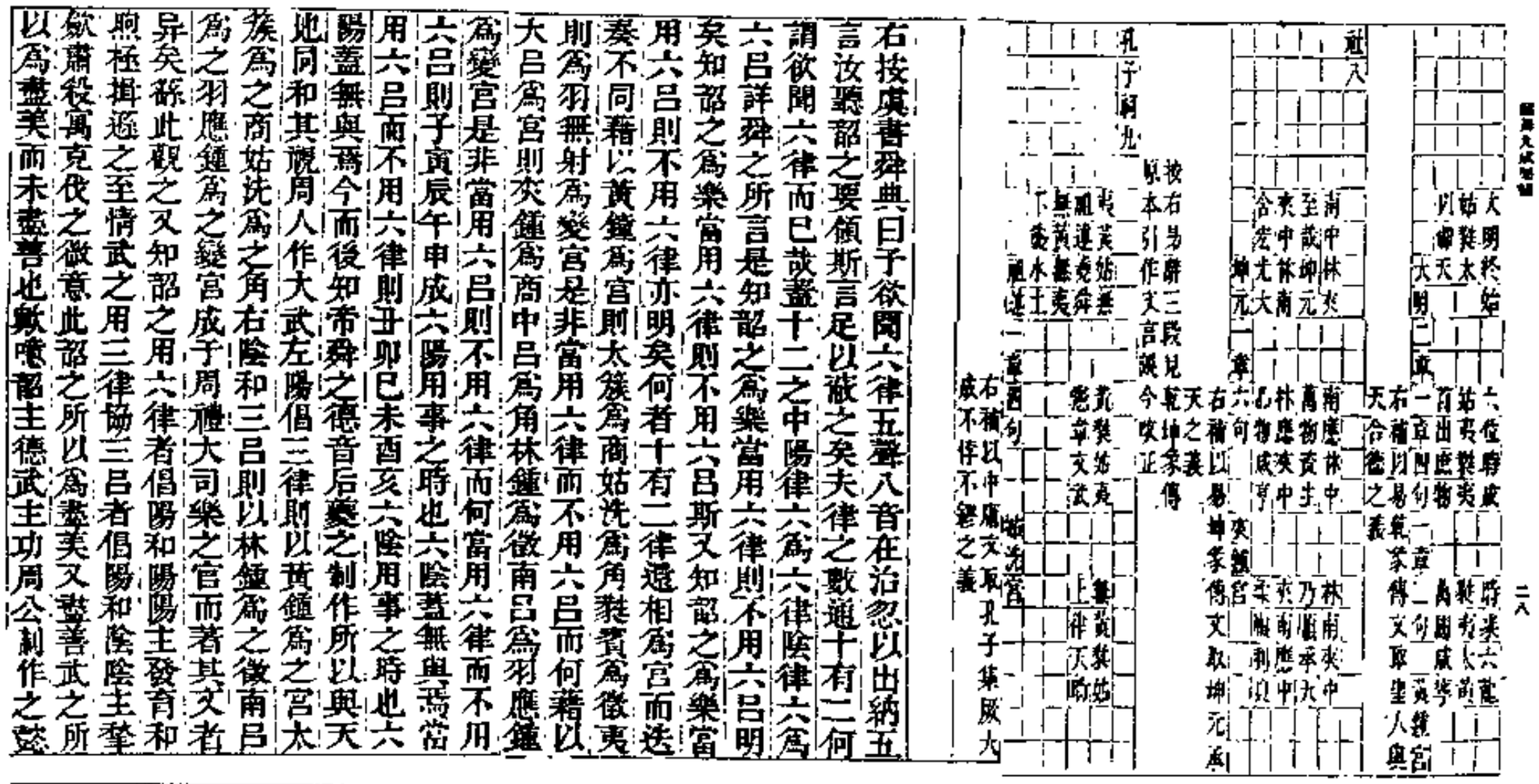
朝廷一 大黃應無南黃林鍾中姑夾太

元 余載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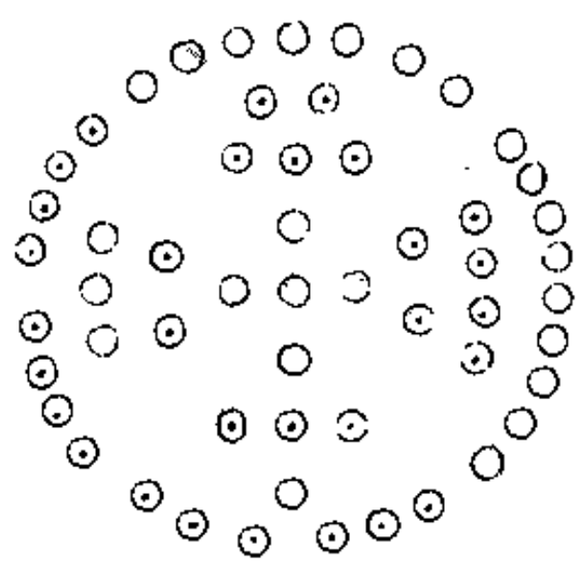


右按虞書舜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韶之要領斯言足以蔽之矣夫律之數通十有二何謂欲聞六律而已哉蓋十二之中陽律六爲六律陰律六爲六呂詳舜之所言是知韶之爲樂當用六律則不用六呂明矣知韶之爲樂當用六律則不用六呂斯又知韶之爲樂當用六呂則不用六律亦明矣何者十有二律遞相爲宮而迭奏不同藉以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徵夷則爲羽無射爲變宮是非當用六律而不用六呂而何藉以大呂爲宮則夾鍾爲商中呂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是非當用六呂則不用六律而何當用六律而不用六呂則子寅辰午申戌六陽用事之時也六陰蓋無與焉當用六呂而不用六律則丑卯巳未酉亥六陰用事之時也六陽蓋無與焉今而後知帝舜之德音后夔之制作所以與天地同和其視周人作大武左陽倡三律則以黃鍾爲之宮太簇爲之商姑洗爲之角右陰和三呂則以林鍾爲之徵南呂爲之羽應鍾爲之變宮成于周禮大司樂之官而著其文者異矣繇此觀之又知韶之用六律者倡陽和陽陽主發育和煦極揖遜之至情武之用三律協三呂者倡陽和陰陰主肅殺寓克伐之微意此韶之所以爲盡美而未盡善也歟噫韶主德武主功周公制作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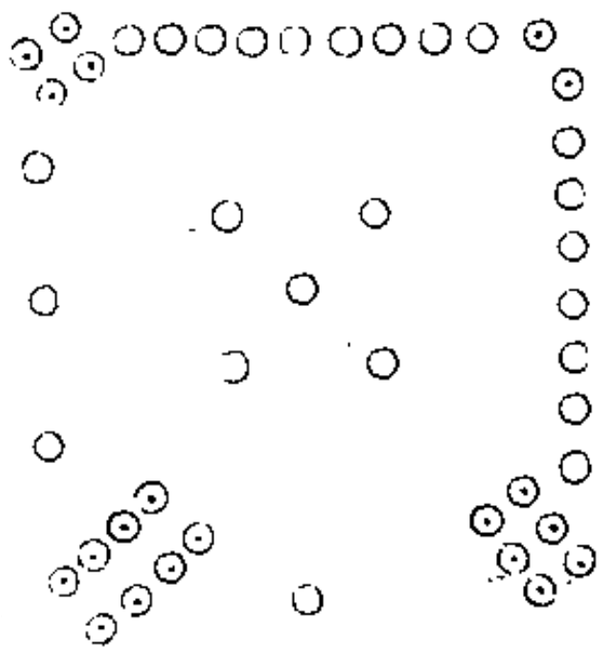
非不能與后夔匹休儷美而終不敢使武與韶同其精意又從而可覩已　或曰何謂六律五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曰五聲有正聲有協聲五聲之占五律者指正聲而言之也五聲之通六律者包正協二聲而言之者也夫五聲苟有五而無協則琴瑟專一誰能聽之　或曰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何也曰治與亂對忽與敬對言治不言敬治者敬之效善必積而後成也言忽不言亂忽者亂之萌惡雖小而可懼也有虞之廷元首股肱之賡歌其曰明良起喜云者所謂在治以出納五言者也其曰叢脞惰墮云者所謂在忽以出納五言者歟如舜作歌則出五言者也皐陶賡歌則納五言者也又如九叙惟歌則納五言者也勸之以九歌是又出五言者也又曰何謂五聲宮商角徵羽是已何謂五言平濁平清上去入是已平濁即宮平清即商上即角去即徵入即羽今之韻書有平上平下而無平濁平清者非是所謂宮商混淆者也有上有去有入是則角徵羽三者之所配者居然可見矣今定著爲平中上去入以平代平濁而配宮以中代平清而配商斯二者以義起而尚者也繼是則以上配角以去配徵以入配羽悉從其舊而無庸變置云或者求五言出納而不得其義遂以五言爲五方之言其亦昧所由來而擬之以臆度之說歟噫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又按虞書益稷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此堂下之樂也曰簫韶九成斯又堂上下合樂之餘而兩階之間干羽之舞亦俯舉以終也其曰簫者與前同舞者所執所以動其容也曰韶者與磬同蓋兼舞容樂節而命之名不惟有以動其容亦有以發其聲也又曰精一執中斯則聖人之心所以宰萬化也善政養民修和府事斯聖人之仁所以覆天下也元首股肱明良喜起斯則君臣上下所以一于恭敬而更相規戒也是皆韶樂之本文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以至于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斯則一人立標準于上胥教誨于下意者六夏之遺聲商人傳之見于周書補韶之闕不亦宜乎若夫孔子贊乾坤之象傳（按通引易解彖傳調相交之卦本此作文信仍原分數正）備元亨利貞之四德抑且明聖人之德與乾無以異然則贊乾者以郊贊坤者以社贊聖人

者以廟且以配天焉事不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予然則孔子所以贊堯坤之言正非聖人制作之神聖上　深有待于今日我皇元隆平雍熙之盛世歟至若孔子師表百王儀形萬世歷代之所崇褒蔵也未有若我元之盛者也然今之孔廟所用樂歌頗乃因襲宋人之舊文非所以立聖人一代之制而合諸古者帝王不相沿樂之義禍觀聖孫子思子之所稱贊而見于中庸者可謂極乎盛德形容之美或者朝廷命官蔵祠之際采而被之八音協之五聲六律誠足以補古今于有餘敢希曠之典合是數者而觀之九德之歌亦庶乎其可以備言矣惟聖神留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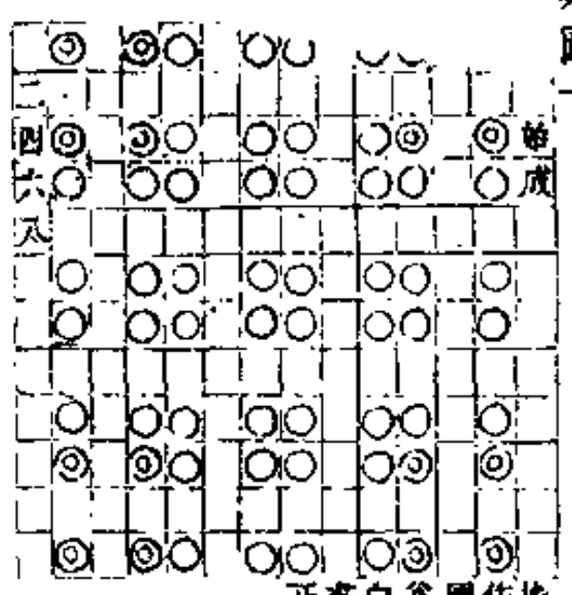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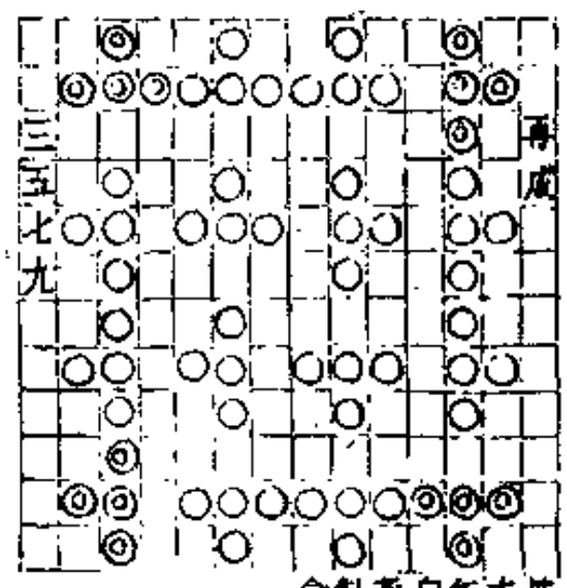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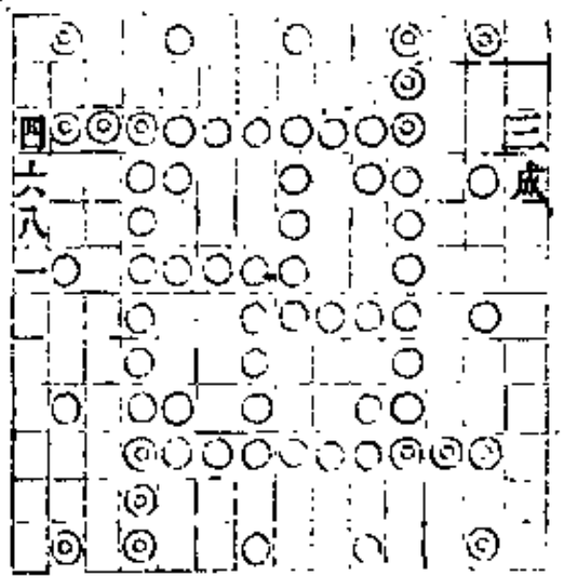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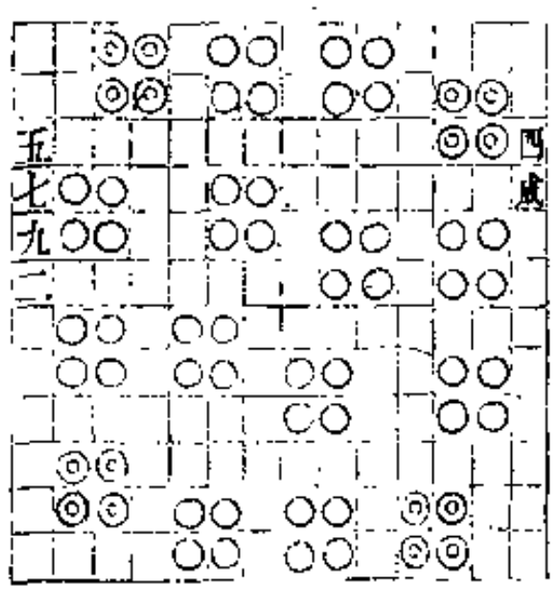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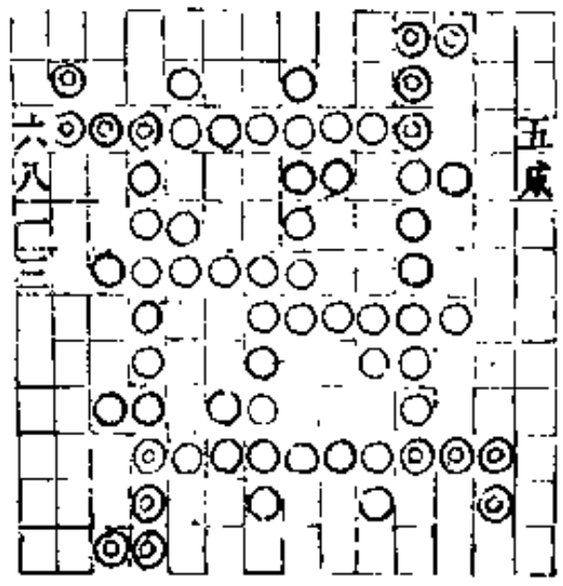
九磬之舞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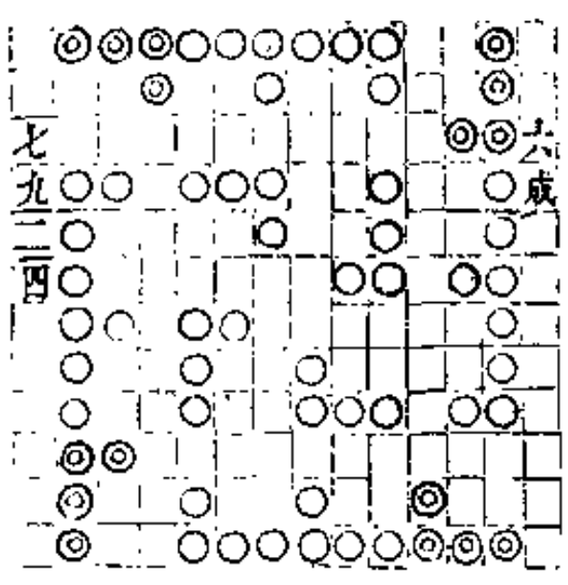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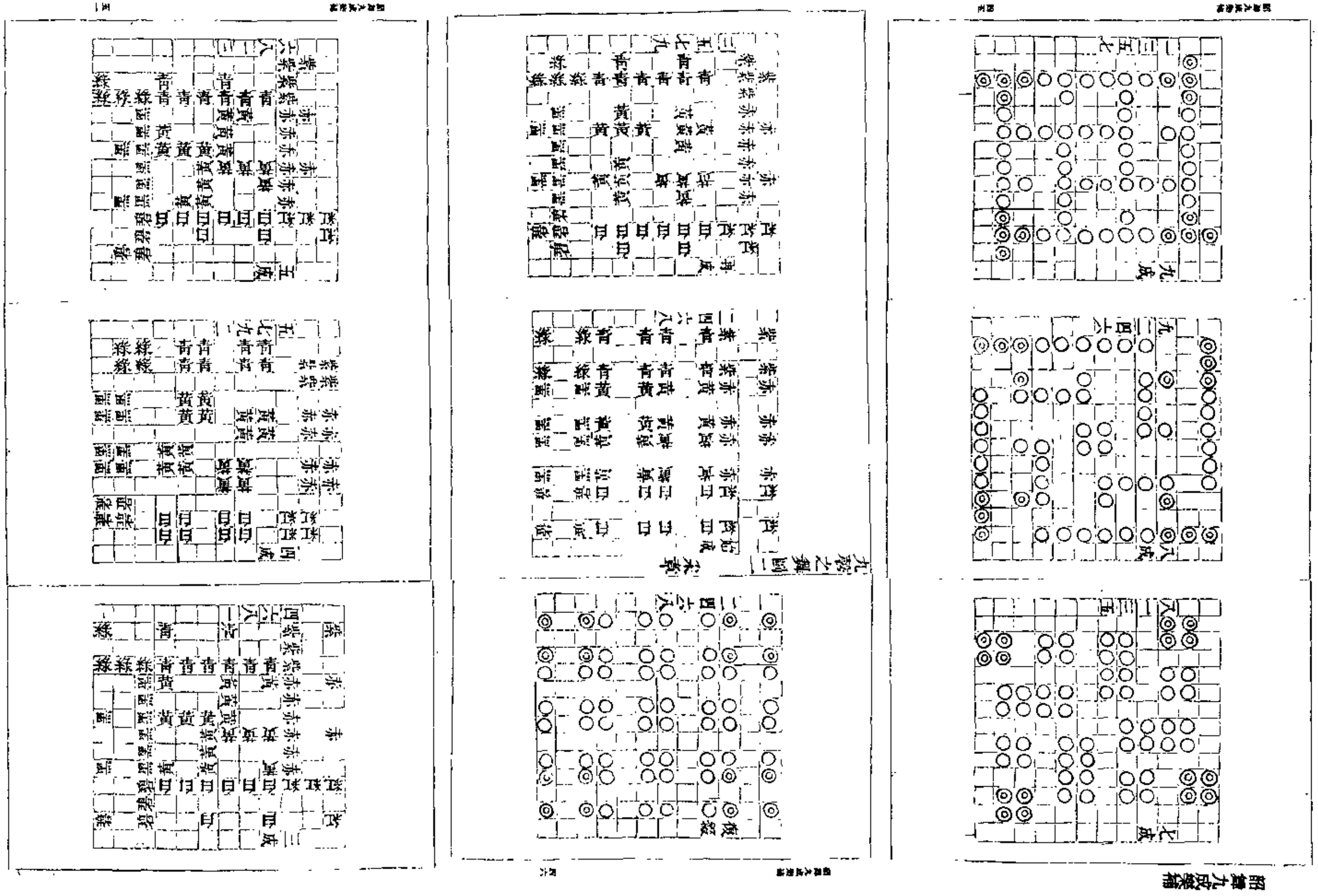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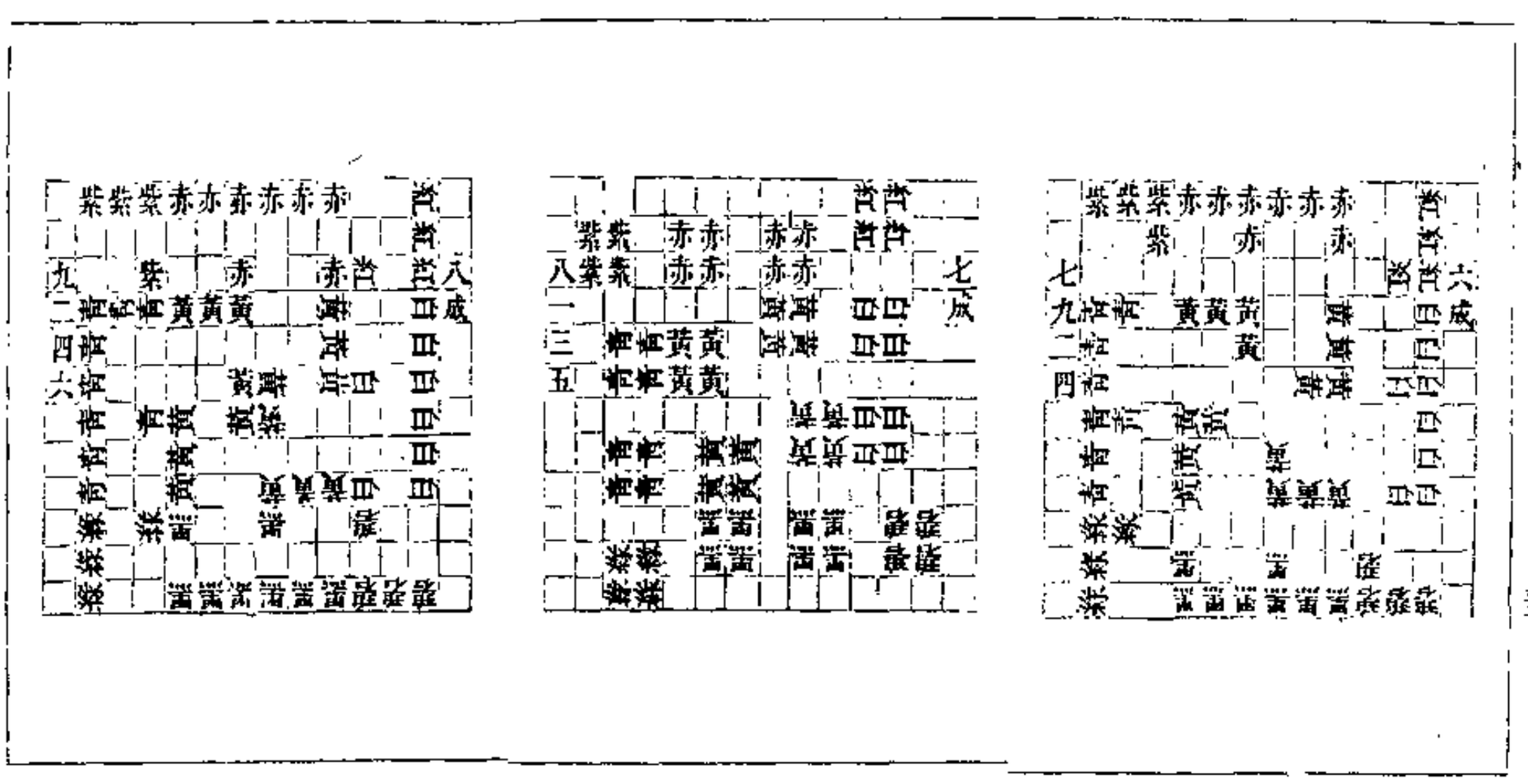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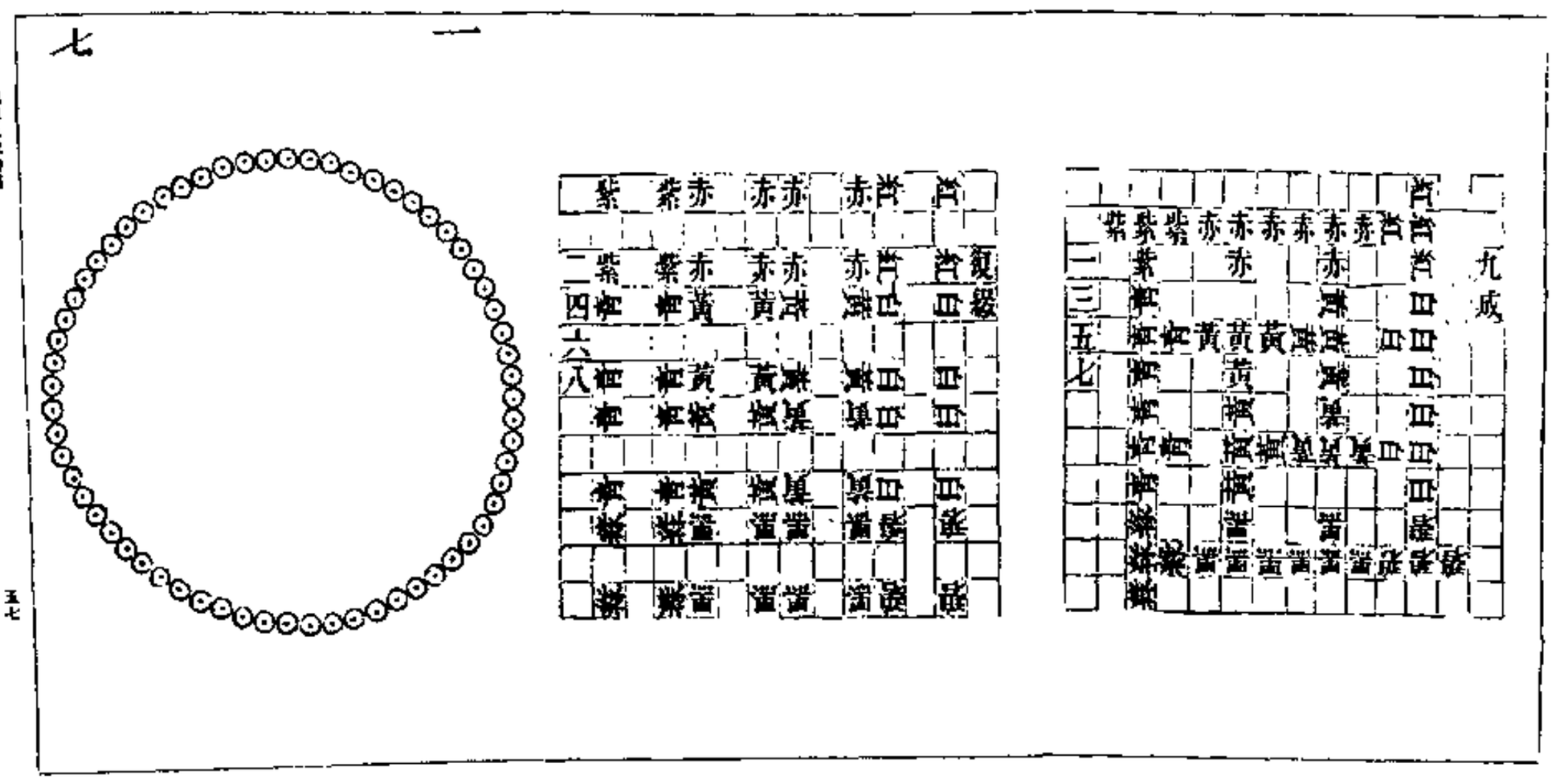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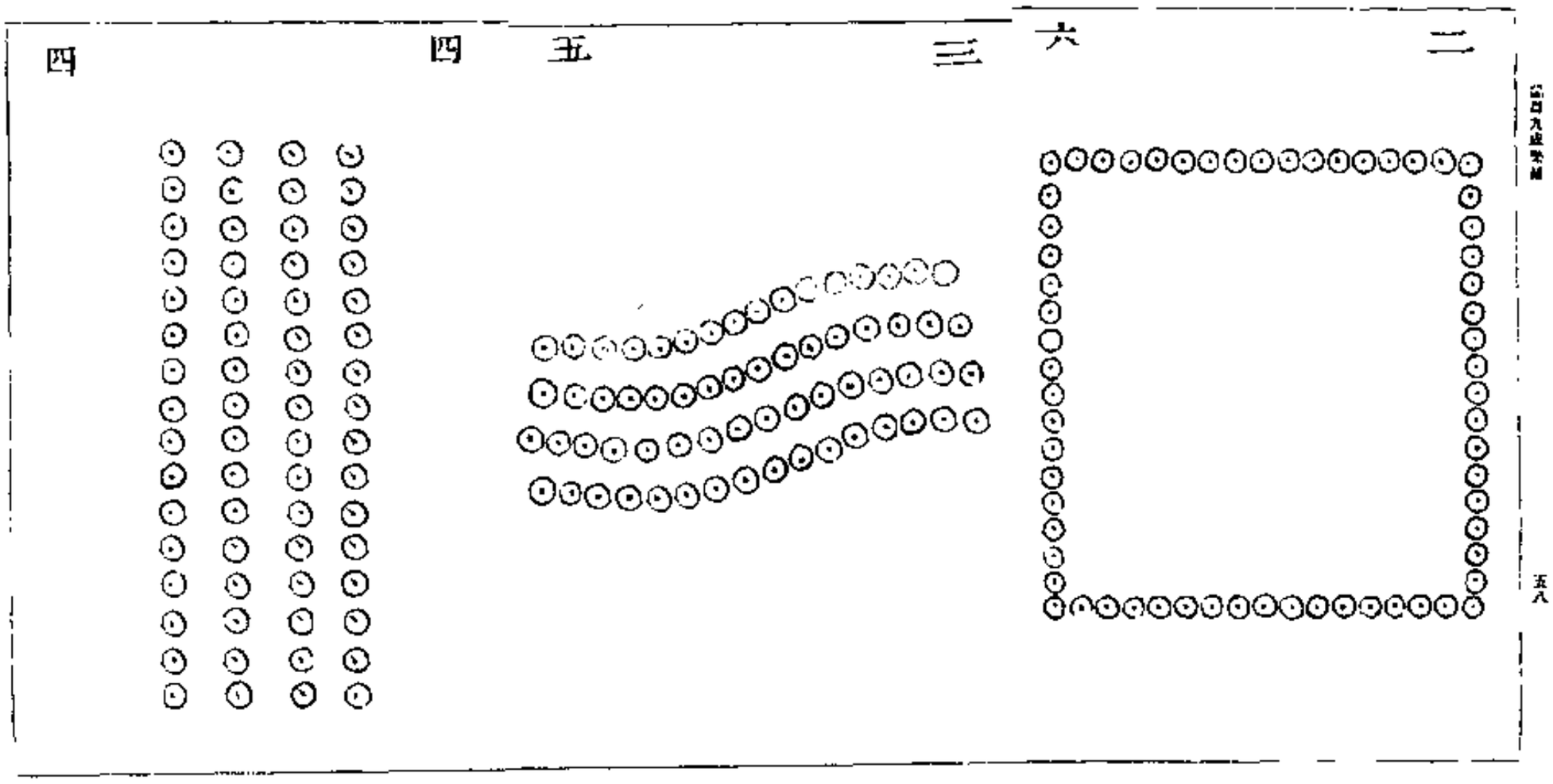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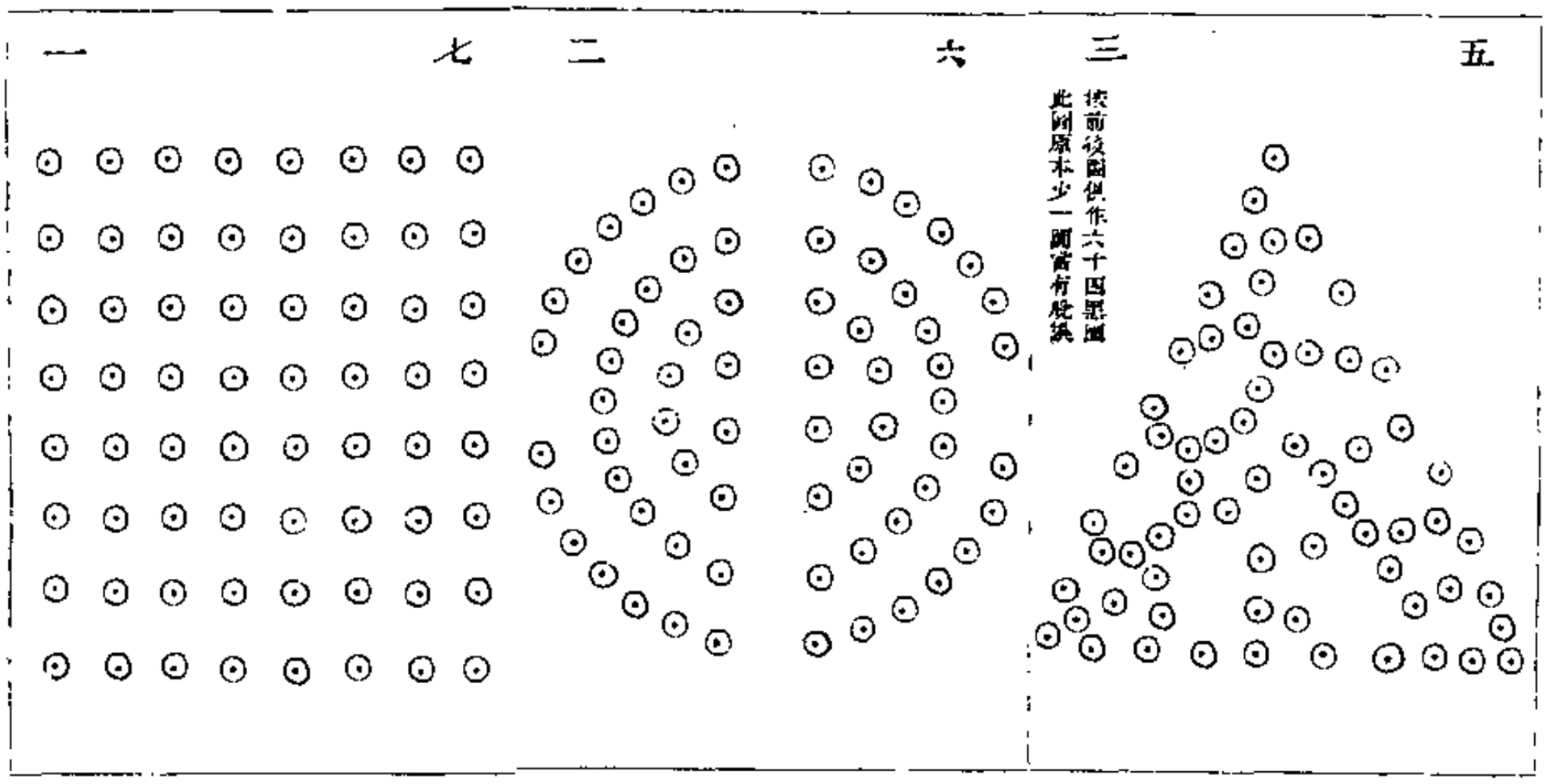












右九磬之舞義曰夫風氣之被物必有自然之聲亦必有自然之容自然之聲之感夫物則凡爲物者皆有是聲矣自然之容之感夫物則凡爲物者皆有是容矣是故古者聖人之樂既有鐘磬琴瑟之聲則必有手足舞蹈之容聲不徒聲必有所以聲其聲之原容不徒容必有所以容其容之本則其宮商徵羽之入乎人耳者足以流通精神屈信抑讓之接乎人目者足以動盪血脈仁以漸之義以摩之殷以節之無非樂以和之之所極教化其有不行于上風俗其有不移于下矣乎嗟夫唐虞三代之樂不可得而復見之矣舜容之本末不可得而復考之矣若然則今之可以義起者其惟圖書乎夫圖書者天地自然之文初非若古之所謂帝德王功云者毅然可以顯於一代而不能行乎萬世者比也洩之于前所以擬之于後晦之于昔所以顯之于今此天意也臣愚不敏請行以畧陳其義可乎夫手舞之容象河之圖足蹈之容象洛之書戴天圓而履地方也舞不踰五播五行也蹈不越九歷九州也復綴則十天包地陽統陰也既雝前復顧後正中則嚮偏則背也中正不倚俯仰無作也左右迭爲屈信奇耦相爲生成也舞左蹈左舞右蹈右圖書相爲經緯也旬綴跽戒而事靜極而動也亂而皆坐動極而靜也舞蹈皆作之三行綴亦達之三才之道也行綴之間左前則右後右前則左後旋綴而繩直也其跽其坐一小成也其作其止一大成也其作也稽首而後拜三其止也拜而後稽首三敬以成始敬以成其終也

韶舞九成樂補終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著雍執徐且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律呂成書

劉瑾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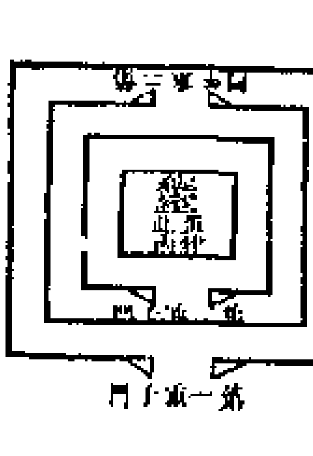
律呂成書二卷元劉瑾撰瑾有詩集傳通釋已著錄是書以候氣爲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圓周徑以考求其積分益瑾之學篤信宋儒故其注詩守朱子之說不踰尺寸其論樂守蔡氏彭氏之說亦不踰尺寸也考管子地圓篇稱呼音中徵中羽之數及呂氏春秋古樂篇稱伶倫先制黃鍾之宮次制十有二筩咸不言候氣至司馬彪續漢書志始載其法相傳爲出于京房然別無顯證隋書載後齊信都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果應又稱毛爽草候氣法延漢魏以來律尺稍長灰悉不飛其先人柄誠與其兄喜所爲律管皆飛灰有徵驗然後來均不用其法蔡邕有言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假器以定其度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然不如耳治之明決也然則合可辨之音而求諸杳茫不可知之氣斯亦末矣至蔡氏律呂新書推衍舊文仍言候氣其數以徑一圍三立度爲算頗譏彭氏覺其未合改用祖冲之徑七圍二十二之率然稽諸隋志此猶約率非密率也並合二家之說反覆推衍以成是編較諸古人之神解誠未必窺其精微然宋儒論樂所見不過如此有元一代著述尤稀此書猶不甚支離者長短兼存以資考訂固亦不妨姑備一說云爾

律呂成書卷一　　　墨海金壺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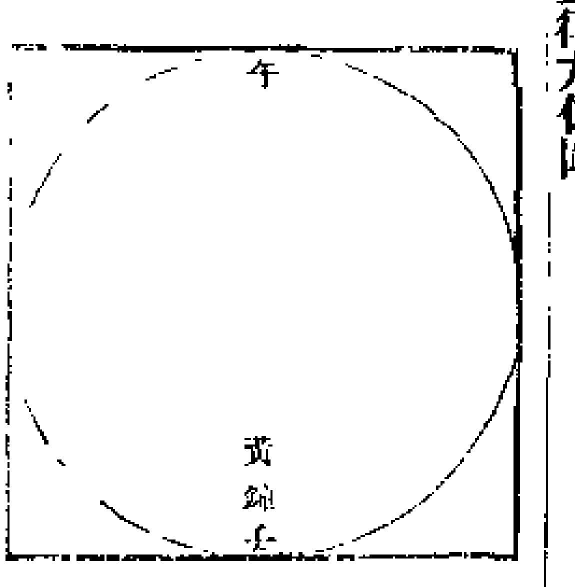
元　劉瑾　撰

候氣求黃鍾法第一（以律呂新書證辨第一第九第十章及彭氏律法第七章參定）

三重緹室圖（緹音體赤色也又音）



緹室內置律方位圖



從漢志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氏樂隔間門三室各作門爲門之位外以子中以午內復以子揚子所謂九閎之中也）布緹縵（精集文也）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長樂陳氏曰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使其端與地齊而周爲緹覆之中秋白露降探設孳焉使其端陰蠡彭氏曰律管各容其長斜埋地下入地處高出焉加應處高故云內庳外高黃鍾則埋於子位上頭向南）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氣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者灰聚

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漢前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致聲列以候氣（漢後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爲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間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分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又曰隋志載十五等尺一周尺及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所造晉前尺祖沖之所傳銅尺長短近同按荀勗尺出說誤家之律與劉歆之斛記爲近古蓋夫古未遠古之律度量衡猶在也自董卓之亂而樂律說亡故魏杜夔之律闕律差小兩尺因以長荀勗雖吹定新尺然其樂皆高急不知當時律之闕徑又果何如也後周以玉斗牛律玉斗之容受則近古黍然當時以斗斛律圖徑不及三分其尺蓬長於荀勗尺二寸五分八權意書後世尺度之差皆山律關徑之誤也今司馬公所傳此尺者出於王莽之法之蓋了後所奏高若爲所定者也後之君乎有能寶鑄氣父元以求古之律呂者於此寄有考尚不何忽也二晉田晉玉尺及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蓋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尺二分二鹽一毫有奇按此郎副豈所算造銅圭於表者也四黃官尺及晉時始平掘地所得古銅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五魏杜夔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六晉後尺江左所用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七後興稱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八錢蕭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九從魏後尺實北管前尺一尺二寸六分一黃十東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入毫寸一蔡邕銅龠尺及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趣黃銅龠玉斗二者當是古之嘉量後周晰斗造尺但以容交乘除求之耳然皆遠於三分之徑故其尺律達長虛之度量權衡與玉斗相符即此尺爾十二宋氏尺及鐵梁之準天藏尺後周鐵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鐵按府乎誠以後郎用此尺即本朔和觀所用忘表尺也是蜀公以爲帥今大府前尺誤矣十三尚實宿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隨十四雜尺及劉蘇新大儀土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分十五梁鐵格開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按前十五等尺其周多無所測證所以有而不創者要見說代之不同多由於累黍及關徑之誤也）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隋志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杜夔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法有七器一曰姬孔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梟四曰金錯望梟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諭魏律歷志公黍崇承平中更蓮斬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流匡以一黍之於度黍二秬以取一分三家掛裁久不能狀大和十九年遂用劉芳典修金石後周武帝保定中謁盧）

五

六

29 A

累宣等累黍造尺縱橫不定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度量衡下至王朴剛果自得專待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又曰唐張文收鑄銅斛秤云大唐貞觀十年歲次元枵月旅應鍾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故唐樂鍾磬無法而聲不失於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生律聲異聲律皆失之矣夫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穗有長短大小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又曰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黍之縱橫古錢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歷數聲律者未易正也

陳暘樂書曰候冬至驗諸管之中有氣應灰飛之律者即黃鍾九寸之眞數今歲得之則來年又從而驗之以兩冬至相距三百六旬有六日內應者爲可準不必拘於當時太史算歷所定冬至之時可也彭氏曰欲求黃鍾的實者須候氣元定欲多截竹管以擬黃鍾或短或長每差纖微各爲一管皆以此諸管埋地中候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即知此管合於造化自然也蓋律之大要莫先候氣故太史論律書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

求黃鍾從長法第二 以新舊本原第一章定

(此即冬至氣應之管即爲黃鍾從長九寸計九十分)

古法黃鍾長九寸今據此冬至氣應之管分作九寸蔡氏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絲絲作十忽此乃元氣距地淺深長短自然之度是爲黃鍾律管從長之數月一二三四五皆生數也六七八九十皆成數也[illegible]既得從長之數如此於是準此分釐毫絲之度用九章算經羃見後積周徑法互相推算以求黃鍾律管濶狹之的算法詳具後章

求黃鍾積實面羃法第三 以新書本原第一章及彭氏律通第六章參定

(此下深至底者黃鍾管內積實也互算得八百一十方分)

此圖內空者黃鍾管內面羃也互算得九方分

古法黃鍾積實八百一十分今據前氣應之管其長九十分之分爲準以度之凡一分管長知空圍中當積九立方分十分管長空圍中當積九十立方分九十分管長則空圍中當積八百一十立方分是爲黃鍾之積實也凡論黃鍾管內積分者宜取方分面漢志止言積實八百一十分者省文耳既得積實之數如此知管面深一分則空圍中的容九方分無疑是又黃鍾之面羃也[illegible]即蔡氏所謂審其圍得九分又蔡氏曰[illegible]既得面羃之數如此乃以平方羃法推之知一分有百釐從長一分該十釐故平方一分有百釐此有圖見後面羃有百毫毫有百絲絲有百忽積而計之一平方分通有面羃一萬萬忽九平方分通有面羃九萬萬忽由是可以起算黃鍾之圍徑矣第歷代諸儒議論不一不可不先知也並附其說如左

蔡氏曰按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說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鍾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耳未可以爲據也又曰漢志以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又以因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八十一章之數此偶數合爲說而已其云起律之周徑者蓋空圍惟實九分長九寸積八百一十分則其周徑可以數起矣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權衡章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可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又漢斛銘文云律嘉量方尺方斛一面內平方一尺也圓其外[illegible]庣旁九釐五毫[illegible]羃百六十二寸[illegible]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illegible]容十斗嘉量之法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斛內立方積分之數也下同此斛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

爲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鍾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蓋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自孟康以律之長十之一爲圍之謬其後韋昭之徒遂皆行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爲定論[illegible]然累九十黍徑三分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唐因聲制樂雖近於古而律亦非是本朝承襲皆不能覺獨胡安定以爲九分者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權衡皆與古不合胡瑗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揀累一百黍爲尺又不知變律之法但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遷就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淸聲以夷則南呂爲徑三分圍九分無射爲徑二分八釐圍八分四釐應鍾爲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而其所以爲廣狹長短者亦不有自然之數非人之所能爲也今其律之空圍不同如此則亦不成律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亦可惜也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彭氏曰予得蔡氏律呂新書又得九章算經載祖沖之算圓徑術極爲精密乃若西山推求聲氣之元欲多截竹管測候實爲冠絕古今然布算又與祖氏未合竊以爲蔡氏之候法加之以祖氏之算術何黃鍾不可定之有又曰東漢蔡邕始創爲徑三分之說試依所言徑三分以祖沖之密率乘除止得面羃七分七釐奇乃少一分九十二釐奇平方羃法方一分計百釐也積實止得六百三十六分奇乃少一百七十三分奇如此則黃鍾之管無乃太狹謂曰不然

請以圜證之凡論黃鐘空圜內縱橫分者宜取方分今姑以九方分平置如此[井]則是九方分縱橫信有三分徑矣若以九方分宛轉為圜則須得三分有餘徑方可容之故必如此[卌]使圜徑積滿則圜內始可容九方分不然則止從三分方徑取圜如此[丞]則圜內所容方分少而方分之四角猶有餘分者皆溢內圜外而無所容矣其面縱既差則其積實愈差由此觀之黃鐘徑止三分則面縱無九方分積亦無八百一十分以之造律未為得也

晉孟康注漢律歷志曰律孔徑三分參天數也圜九分終天數也韋昭注國語唐魏徵作隋志及後周王朴宋房庶和峴阮逸范鎮等並從此說按此諸儒言徑三分與蔡邕同其說已差至於言圜九分用徑一圍三之法尤誤蓋徑一圍三雖是古率然古人大約以此算圜田耳若以密率推之徑一則圜三有奇假如徑七則圜當有二十二若依孟氏所言徑三分則圜長當九分四釐二毫八絲強不但止於九分也若依九分圜長之數則徑當止有二分八釐六毫三絲六忽強又不及三分也謂曰不信請以圜證之今且以此○圜形取徑取得圜內徑長如此①又以此○圜長分則為三如此△三摺之中取一摺以此圜形內徑①或通以三摺比之圜內之徑必短而三摺者必長以此觀之知圜三徑一乃大約之法長短自有差殊圜田或可用此至於律管則空積宋胡瑗不主諸儒徑三圜九之說駁之曰後世儒者執守孤注但制尺求律便為堅證因謂圜九分者取空圜長九分耳以是圜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圜九之說則黃鐘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大要空圜中容九方分乃是圜長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按胡氏此言圜徑數雖與諸儒異然亦用徑一圜三之率殊不知此率未密故若依所言三分四釐六毫徑當得圜長十分八釐七毫四絲二忽強不但止於十分三釐八毫也若依十分三釐八毫圜長之數則徑止得三分三釐奇又不及三分四釐六毫也謂曰不信亦當以前圜證之大槩胡氏知諸儒徑三分之短不知自說徑三分四釐六毫者又失於長兼又不知徑七圜二十有二密率止以徑一圜三約率言故所言徑圜分數皆有參差不齊圜田或可用此至於律管則空積忽微以之造律未為得也

宋蔡元定說徑圜分數與胡氏同辨已見前蔡氏又曰算法釐八百一十分分作九重每重得九分圜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為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今求圜積之數以徑三分四釐六毫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以開方不盡之數二毫八絲四忽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為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為圜積得八百一十分今姑依其說以九方分平置如此[井]又以三分益一以三方分割置於九方分之外如此[卌]共積十二方分其縱橫可得三分四釐六毫強不盡二毫八絲四忽的如蔡氏說依古率十二方分通計十二億忽開方亦得此數但依此徑以密率相乘則空圜內面縱不但止得九方分乃得九方分零四十釐六十毫五十七絲十四忽奇空圜內積實不但止得八百一十分乃得八百四十六分五百四十五釐一百四十二絲六百忽奇如此則黃鐘之管無乃太大謂曰不信亦當以圜證之假如設此[□]為十二方分就此十二方分之中取徑則方內徑如此[⊥]乃就方內之徑圜之如此[①]細考之則方內之圜所占者不止四分三圜外之方所當退者又不及四分一以此知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乃虛加實退算家大約之法至於律管則空積忽微以之造律未為得也蓋律之大要莫先候氣以求從長又在善算以求周徑今具算法于後

求黃鐘圜長法第四（以彭氏律管之徑八毫定）

此圜者黃鐘管之圜圜也又名圜長互算得十分六釐三毫六絲八忽強

算法從長平方立方圜

凡作算者先須知此寸分釐毫絲忽若然

一分從長十釐當萬忽　平方百釐當萬萬忽約一億忽　立方千釐當萬萬萬忽約一億忽

一釐從長十毫當千忽　平方百毫當百萬忽　立方千毫當十萬萬忽約十億忽

一毫從長十絲當百忽　平方百絲當萬忽　立方千絲當百萬忽

一絲從長十忽　平方百忽　立方千忽

彭氏曰算經少廣章開圜虛李氏注依密率八十八乘之七而一開方除之即周此置積求周法也又方田章圜田術李氏注密率以七乘周二十二而一即徑以二十二乘徑七而一即周此置周求徑置徑求周法也此密率本祖氏沖之所作比之古率極為精密今以黃鐘面縱開方求周徑一依此術既得黃鐘面縱九方分該九萬萬忽約之為九億忽依密律算圜周法置九億忽以八十八乘之得七百九十二億忽乃以七歸之得一百一十三億一千四百二十八萬五千七百一十四忽七分忽之二是為實數以此實數開方求圜周置此實數在地借一算子步約至億下約得至萬而止是名下法（謂位之直萬以直記方面從長數）數之上商置一十萬名上商（記方面從長數以除地上商數）乃於實之下下法直上置一十億方法乃於實數

第一次開方

方法一十億合商一（呼一億百億）乃命上商除實數一百億猶存實數一十三億一千四百二十八萬五千七百一十四忽七分忽之二第二重開之方法十億倍之得二十億一退得二億下法萬一退得千乃於上商十萬位下續商至六千又於方法之下下法直上置六百萬名廉法

上商一 ‖

實一十 方法‖

‖‖‖忽 ‖‖‖億 方法‖

一十 ‖‖百

‖‖百 ‖‖千

上 ≡千 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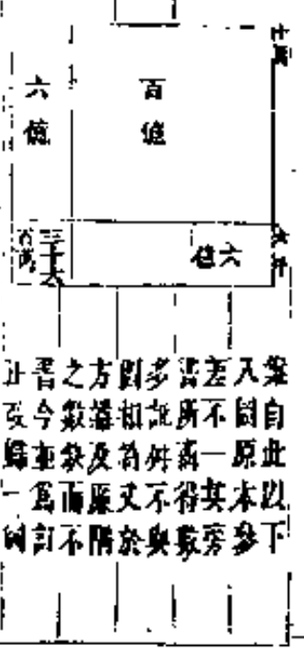
口 ‖‖萬

上商一 二十

‖‖百 廉法丅

一千

第二次開方



（案自此以下入圖原本參差不一其旁書所寫得數多訛舛不與圖相符又於方籍及廉隅之數錄而不書今重爲訂正反歸一圖）

方法二億合商六得十二億（呼二六一十二也）廉法六百萬亦從上商六得三千六百萬（呼六六三十六也）乃命上商除實數十二億三千六百萬猶存實數七千八百二十八萬五千七百一十四忽七分忽之二第三重開之倍廉法六百萬得一千二百萬并入方法二億內共得二億一千二百萬一退得二千一百二十萬下法千再退百乃命上商六千位下

續商置三百又於下法直上置三萬亦名廉法

‖‖‖忽 ‖‖‖億

上 ‖

一十 ‖‖百

‖‖百 ‖‖千

上 ≡千 下法一

口 ‖‖萬

上商一 ≡十

‖‖百 ‖‖廉法丅

實一千 方法‖

第三次開方

方法二千一百二十萬合商三得六千（呼二三得六也）三百又（呼二三如三也）六十萬又（呼二三如六也）廉法三萬亦從上商三得九萬（呼三三如九也）乃命上商除實數六千三百六十九萬猶存實數一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七百一十四忽七分忽之二第四重開之倍廉法得六萬并入方法二千一百二十萬內共得二千一百二十六萬一退得十乃於上商三百位下續商置六十又於下法之上置六百亦名廉法

‖‖‖忽 ‖‖‖億

上 ‖

一十 ‖‖百

‖‖百 ‖‖千

上 ≡千 下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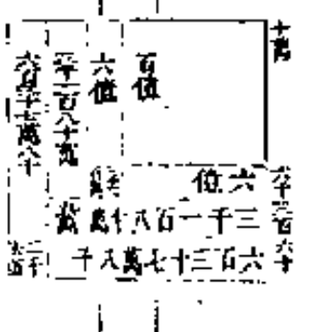
口 ‖‖萬

上商一 ≡十

‖‖百 ‖‖廉法丅

實一千

第四次開方



方法二百一十二萬六千合商六得一千二百七十五萬六千（呼二六一十二又呼二六一十二又呼六六三十六共得此數也）廉法六百亦從上商六得三千六百（呼六六三十六也）乃命上商除實數一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忽猶存實數一百八十三萬六千一百一十四忽七分忽之二第五重開之又倍廉法六百得一千二百併入方法二百一十二萬六千內共得二百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一退得二千一百二十七百二十下法再退得一乃於上商六十位下續商置八又於下法之上置八亦名廉法

‖‖‖忽‖‖‖ ‖

上十一十 ‖‖百一百 ‖‖千上千 ‖‖萬 ‖

上 ‖ 廉法一下法一

上商一 ≡十

實一百 方法

第五次開方

方法二十一萬二千七百二十合商八得一百七十口萬一千七百六十（以八呼上方法面得此數也）廉法八亦從上商八得六十四（呼八八六十四也）乃命上商除實數一百七十口萬一千八百二十四忽猶存實數一十三萬四千二百九十口忽七

分忽之二在地又須第六重開之乃以一忽作萬萬分每忽從計一萬分每忽平方計一萬萬分約之爲一億分則在地不盡實數共積得一十三萬四千二百九十口億二千八百五十七萬一千四百二十六分奇以一忽作一億分算故通前七分忽之二以七歸之共得此數前開方已得每一面從計一十口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忽乃倍前廉法八得一十六忽并入前方法內共得二十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六忽以億法通之前所減實數俱以一億分算故此方法忽數亦四億法通之計得二十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六億分一退得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三億六十萬分前下法一升爲萬再退得千前上商十口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升爲十口億六千三百六十八萬乃於前上商八忽位下續商置六千又於下法之上置六百萬亦廉法

下分
二十
|||百
上一千
下法
|||||萬
上三十
|||||百
口億
上二千
上
上商一
上三十
|||百
|||千
實一十
|||萬 方法||

第六次開方

百億
六億
三百萬
六百萬
六十萬
三萬
六千
六百
六十
六
實一百六十億六千萬分
實一百六十億六千萬分

方法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三億六千萬分合商六得數一十二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億六千萬分以六呼上文分法而得此數也廉

法六百萬分亦從上商六六得三千六百萬分也明六六三乃命上商除去實數一十二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億九千六百萬分猶存實數六千六百四十八億三千二百五十七萬一千四百二十六分第七重開之又倍廉法六百萬得一千二百萬將此數并入前方法內共得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三億七千二百萬分一退得千位得二千一百二十七億三千七百二十萬分下法又再退之得百位乃於上商六千位之下爲續商置三百分又於下法之上置三萬分亦名廉法也

一分
二十
|||百
上一千
|||||萬
上三十
|||百
上
|||億
上三千
上商一
上三十
|||百
實一千 方法||

第七次開方

百億
六億
三百萬
六百萬
六十萬
三萬
六千
六百
六十
六
實一百六十億六千萬分
實一百六十億六千萬分

方法二千一百二十七億三千七百二十萬合商三得大千三百八十二億一千一百六十萬分以三呼上文方法而得此數也廉法三萬亦從上商三得九萬分呼三三如九也乃命上商除實數六千三百八十二億一千一百六十九萬分猶存實數二百六十億二千一百八十八萬一千四百二十六分第八重開之倍廉法三萬得六萬併入前方法內共得二千

一百二十七億三千七百二十六萬一退得二百一十二億七千三百七十二萬六千下法再退得十乃於上商三百分下續商置一十分又於下法之上置一百分亦名廉法

上分
一二十
|||百
上一千
|||||萬
上三十
|||百
上
|||億
上二千
上商一
上十
實一百 方法||

第八次開方

百億
六億
三百萬
六百萬
六十萬
三萬
六千
六百
六十
六
實一百六十億六千萬分
實一百六十億六千萬分

方法二百一十二億七千三百七十二萬六千分廉法一百分皆以上商一命之共計除實數二百一十二億七千三百七十二萬六千一百分猶存實數五十三億四千七百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六分第九重開之倍廉法一百得二百并入前方法內共得二百一十二億七千三百七十二萬六千二百一退得二十一億二千七百三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下法再退得一乃於上商一十位下續商置二又於下法之上置二名隅法

一分
二十
|||百
上一千
|||||萬
上三十
|||百
上
|||億
上二千
上商一
上十
實一百 方法||

隅法||下法|

上商 實三十 方法二

第九次開方

方法二十一億二千七百三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分合商二得四十二億五千四百七十四萬五千二百四十分（以二呼上次方法而得此數也）隅法二亦從上商三得四分（呼二二如四也）乃命上商除實數四十二億五千四百七十四萬五千二百四十四分猶存實數一十口億九千二百四十一萬口口八十二分計一十忽奇開不盡棄之

已上黃鐘面積九方分該九億忽開方得一十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分即圓周數以一萬忽為從分法除之得一十分不盡六千三百六十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分以一千忽為從分法除之得六釐不盡三百六十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分以一百忽為從毫法除之得三毫不盡六十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分以一十忽為從絲法除之得六絲餘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分黃鐘律四周的計一十分六釐三毫六絲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分

求黃鐘徑長法第五（以彭氏律法八章定）

（圓內直者黃鐘管內徑長也近算得三分二釐八毫四絲四忽強）

彭氏曰置前黃鐘圓周數一十口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分在地今具數如左

一分 一十

三百 一千 三忽 一十 三百 一千 口萬 一十

據前在地之數依算經密率置周求徑法以七乘之（其以七相乘布算之法源按增減算位無常今不可以其圓機算法者當自知之後不具圓者倣此）得七十四萬四千五百八十忽萬分忽之四千一百八十四分今具所得之數如左

三分 三十 一百 三千 口忽 二十 三百 三千 三萬 一十

乃據上文以七乘之所得之數知以二十二而一除之（所算法一歸二除也蓋於二十二分中取其一分只為徑長之數）得三萬三千八百四十四忽不盡一十二忽萬分忽之四千一百八十四分今具所得之數及不盡之數如左

三分（此上一行二萬三千八百四十四忽者仰以二歸二除所得全忽之數也下一格一十二忽四百八十四分者乃不盡之餘數不可歸除作全忽之數又須別歸除之作忽外零數詳見下文） 二十 丁百 三千 口忽 一十

三千 三萬 通分內子（即以前不盡之數通而計之也）得一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四分以二十二而一除之得五千六百四十四分餘二十二分之一十六（餘分少六數於算法一分止當得七絲有奇今足故不能滿一分）以餘分姑作一分通計五千六百四十五分今具圖說如左

丁分（此上一層五千六百四十四者即以二歸二除已前不盡之數而得此忽外全分之數也下一層一十六分者又歸除分外不盡之餘數不可歸除作全分之數者也若歸除之止得七絲強不滿一分蓋此數所少者微摩耳算法不容不然今姑舉成數言姑作五千六百四十五分計之） 一十 三分 三十 丁百 三千

乃合前後歸除所得全忽全分之數通計之共得三萬三千八百四十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分乃黃鐘管徑長之數也具圖如左

三分 三十 丁百 三千 三忽 三十 三百 三千 三萬

已上以七乘黃鐘圓周之數以二十二除之得三萬三千八百四十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分如上文所具即圓徑數也乃以一萬忽為從分法除之得三分不盡三千八百四十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分以一千忽為從毫法除之得三毫不盡八百四十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分以一百忽為從絲法除之得四絲餘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分以一十忽為從忽法除之得八忽不盡四十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分以一十忽為從絲法除之得四絲餘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

五分黃鐘律圓徑的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絲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分

復以半周半徑求黃鐘羃積元數法第六（以彭氏律法八章定）

彭氏曰既得黃鐘周徑數乃以半周半徑求面羃九方分其法置所得圓周數一十口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分半之得五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忽萬分忽之三千一百五十六分通分內子計五億三千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分各具圖如左

圓周數　半周數　半周通分內子數

一分　丁分　丁分

一十　三十　三十

四百　一百　一百

上千　三千　三千

四忽　四萬　上十

上十　三十　三十

四百　一百　一百

上千　三千　三千

口萬　四萬　四億

一十

另置所得圓徑數三萬三千八百四十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分半之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忽萬分忽之二千八百二十二分半通分內子計一億六千九百二十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二分半各具圖如左

圓徑數　半徑數　半徑通分內子數

四半　四半

四分　二分　二分

三十　一十　一十

丁百　四百　四百

三千　二千　二千

四忽　一萬

三十　二十

四百　四百

上千　上千

四萬　三十

四百　一百

上千　三千

四億

已上半周半徑相乘所得數即面羃數乃以億分當一忽爲法除之得九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忽億分忽之八千五百六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分此分乎有形無形之間雖微塵不足以喻之算法不容不然故云一忽弱（蓋前以面羃九億忽開方求圓周有不盡之數故此面羃元數九億忽內有此一弱忽）具圖如左

口分

一十

四百

四萬　一萬　一億

乃置所得半徑內子分數列於上一位另置所得半周內子分數列於下一位乘之得八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八千五百六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分各具圖如左

半徑（置半徑內子分數於此上一位）　半周（置半周內子分數於此下一位）　乘所得此數（下一位與上數相乘）

口分

一十

四百

上千

四萬

上十

四百

上千

四億

三十

四百

三千

四萬

三十

四百

三千

四忽

三十

四百

三千

口分

一十

四百

上千

四萬

上十

四百

上千

四億

三十

四百

三千

四萬

三十

四百

三千

四億

通前一忽弱姑以成數計之通作一忽算加入所少之數一千四百三十七萬二千一百九十分在前數內湊得面羃元法九億平方忽乃以百忽當一絲爲法除之得九百萬平方絲既得九百萬絲又以百絲當一毫爲法除之得九萬平方毫既得九萬毫又當以百毫當一釐爲法除之得九百平方釐既得九百釐又以百釐爲一分除之得九平方分是爲黃鐘面羃元數既得面羃九平方分乃以九十分管長乘之一分管長面羃容九平方分則十分管長當積九十立方分九十分管長當積凡八百一十立方分是爲黃鐘積實元數

復以羃積求黃鐘從長元數法第七

彭氏曰既得黃鐘元積八百一十立方分知空圍內積九立方分則其管當深長一分空圍內積九十立方分則其管當深長九分空圍內積八百一十立方分則其管當深長九十分是爲黃鐘從長元數則黃鐘算法至此而成矣合而論之的計從長九十分爲九寸積實八百一十分面羃九方分圓周十分六釐三毫六絲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分圓徑三分三釐八毫四絲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分蓋以從長羃積周徑五法參較推算

而各得其數如此皆出於自然無不符合則算法於此而成而黃鐘之所以爲黃鐘者信矣於是可以造律矣

造黃鐘律管法第八（以彭氏律法六章及新書本原第二章參定）

如上章算法既成之後或以竹或以銅別爲黃鐘之管依前冬至氣應管長如前分作九十分乃取其分爲準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絲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乃取子穀秬黍（漢書師古注曰子穀猶言穀子秬即黑黍也）或大者或中者或小者各以一黍準一分累九十黍以審其管之長而實千二百黍於中以審其管之廣必其所累之黍與其所實之黍大小一同而所累之數與所實之數各無餘欠則與古人造律之法無不合矣如此則圍長面冪與夫空圍內積實自然無不諧會特徑數自八毫以下非可細分而算法不容不然故其製造之際非有上工如離婁之明公輸之巧師曠之聰弗能爲已製造黃鐘既成其從長冪積周徑皆如前法則黃鐘之體由是立矣度量權衡可於此而受法十一律可於此而相生又所以爲黃鐘之妙用也今先具度量權衡之法于下又可以交相審驗黃鐘律管之長闊焉

審度第九（以前諸本原第十一章定）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鐘之長以前黃鐘管長所累秬黍九十枚度之一黍爲一分（凡黍黃於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長則容千有二百黍矣其長與廣必有相符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數始於一終於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律未成之前有是數而未見律成而後數始得以形焉度之成在律之後度之數在律之前故律之長短圍徑以度之寸分之數而定焉

嘉量第十（以新書本原第十二章定）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鐘之容以其管內所容秬黍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孟康曰井水清渟平也）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十分也）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二千六百二十分）十升爲斗（百合二百龠也積二千六萬二千分）十斗爲斛（斛二千龠千合百升也積一百六十二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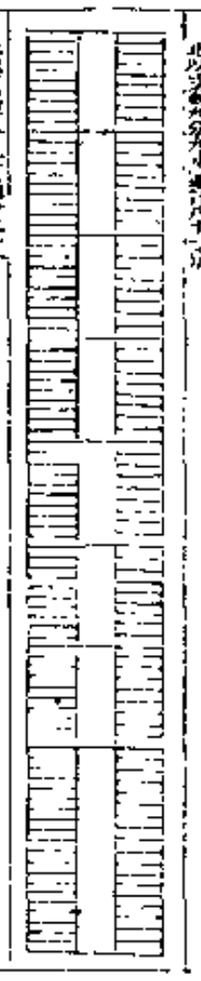
謹權衡第十一（以新書本原第十三章定）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鐘之重以其管內所容秬黍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也積一百三十二分）十六兩爲斤（三十二龠也積一千八百四十八銖也）四鈞爲石（三千八百四十八銖四萬六千八百銖一萬一千五百兩也）

胡安定曰黃鐘管長九十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鐘之龠則黃鐘之龠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驗使不失其實也

歐陽永叔曰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必有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法以求聲者以律而識之故求聲之多變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使皆分寸一黍之廣積而爲銖兩使皆起於黃鐘然後律度量權相用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律用其長短多少權重輕制度量衡而度量衡亦可以相參考因者既同而有必至於至而樂可作矣九章黃鐘之長九寸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其管容千有二百以爲龠而兩龠爲合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爲合四銖爲兩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也（以新書本原第二章及彭氏律呂第八章參定）

黃鐘律寸九分十分法第十二（以新書本原第二章及彭氏律呂第八章參定）



律呂寸分九十分圖

如上章度量權衡之法皆生於黃鐘之管則黃鐘之管圍徑容受可以參校審驗而無差矣乃取所造黃鐘之管分爲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絲絲作九忽以爲十一律相生之法（凡律呂相生寸分絲忽之法並以九爲度）其分數以下雖別以九紀數然只是此律也故蔡氏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蓋地之數極於十十者陰數也造化之體所以立也天之數極於九九者陽數也造化之用所以行也）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彭氏曰諸家言黃鐘周徑數各有差互而黃鐘管又有九分寸有十分寸九分寸則通一管爲八十一分十分寸則通一管爲九十分管與寸雖無異而分則有濶狹不同不知先儒論黃鐘周徑分數者指言何分故今先以十分之分算出黃鐘周徑的數既如前章所載矣因復用八十一分之分度之得圍周九分五釐一毫五絲四忽強徑長三分口口五毫一絲四忽強亦不止如先儒所言徑三分周九分也

黃鐘律本三歷十二辰法第十三（以新書本原第三章證辨第三章參定）

子 一 黃鐘之律

辰起於子數起於一子之一爲黃鐘之律者乃聲氣之元而具十二辰之全體者也故置一而以三歷十二辰則各得黃鐘之一體以爲分寸釐毫絲之法與數也至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鐘之實凡分寸釐毫絲之法與數皆以此數乘除而得之詳具下文

丑 三（三其子之一也）黃鐘絲法

其法以三爲一絲以此絲法三歸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則得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爲絲數（其絲法與絲數自然相符餘倣此）

寅 九（三其丑之三也）黃鐘寸數

其寸數其九以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之則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法（其寸數又與寸法自相符餘倣此）

卯 二十七（三其寅之九也）黃鐘毫法

其法以二十七爲一毫以此毫法歸除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則得六千五百六十一爲毫數

辰 八十一（三其卯之二十七也）黃鐘分數

其分數其八十一以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歸除之則得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法

巳 二百四十三（三其辰之八十也）黃鐘釐法

其法以二百四十三爲一釐以此釐法歸除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則得七百二十九爲釐數

午 七百二十九（三其巳之二百四十三也）黃鐘絲數

其絲數其七百二十九以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歸除之則得二百四十三爲絲法

未　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其午之一百二十九也）　黃鐘分法

其法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以此分法歸除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則得八十一爲分數

申　六千五百六十一（三其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也）　黃鐘毫數

其毫數共六千五百六十一以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歸除之則得二十七爲毫法

酉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三其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也）　黃鐘寸法

其法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以此寸法除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則得九爲寸數

戌　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三其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也）　黃鐘絲數

其絲數共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以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歸除之則得三爲絲法

亥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三其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也）　黃鐘之實

置子之一而以三歷十二辰至亥而得此數是爲黃鐘之實所以統體十二辰之全數蓋與子之一相爲首尾故凡黃鐘寸分氂毫絲之法與數皆以此數乘除而得之若由此數而三分損益之又所以遞生十一律詳見下章

蔡氏曰黃鐘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鐘寸分氂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鐘寸分氂毫絲之法其寸分氂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氂九氂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鐘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

又曰按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積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大數即律書所謂置一而九三之以爲寸法者其術一也（彭氏曰史記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黃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律也）夫置一而九三之

既爲寸法則七三之爲分法五三之爲氂法三三之爲毫法一三之爲絲法從可知矣律書獨舉寸法者蓋以於生鐘分內黍具律寸分氂毫絲之法南又於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氂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氂一氂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顧自淮南太史公之後即無識其意者如京房之六十律雖亦用此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然乃謂不盈寸者寸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分者寸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爲強弱不知黃鐘九寸以三損益數不出九苟不盈分者十之則其奇零無時而能盡雖泛以強弱該之而卒無以見強弱之爲幾何則其數之精微固有不可得而紀者矣至於杜佑胡瑗范蜀公等則又不復知有此數而以意強爲之法故通典則自南呂而下各自爲法固不可以見分氂毫絲之實故范則止用八百一十分乃是以積實生量之數爲律之長而其因乘之法亦用千數故其餘算亦皆棄而不錄蓋非有意於棄之實其重分累析至於無數之可紀故有所不得而錄耳天自絲以下雖非目力之所能分然既有其數而或一算之差則法於此而遂變不以約十爲九之法分之則有終不可得而齊者故淮南太史公之書其論此也已詳特房等有不察耳（司馬貞史記索隱注黃鐘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漢書云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此則古人論律以九分爲寸之明驗也）

律呂成書卷一

律呂成書卷二

黃鐘生十一律法第十四（以新書本原三章四章及證辨四章參定）

子一分　一爲九寸　黃鐘九寸

了之一爲九寸者是以一而約黃鐘之全體也餘十一辰所歷之數各隨其多寡約之而皆合黃鐘寸分毫絲之本數又以各辰所約黃鐘之法就約各辰之律亦皆合其律長短之數詳見下文

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此卽亥位所得之數乃黃鐘之實也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九寸是黃鐘本數也若以分法二千一百八十七歸除之得八十一分以釐法二百四十三歸除之得七百二十九釐以毫法二十七歸除之得六千五百六十一毫以絲法三歸之得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亦皆黃鐘本數也餘十一律所得之實亦皆以此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法除之而各得其律長短之數詳見下文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林鐘六寸

丑之三數約以一爲三寸則共爲九寸是黃鐘本數也二者倍其子之一以下生林鐘也（蓋以陽律生呂三分而損其一卽爲加倍法凡律生呂皆然）據林鐘所得二數約以一爲三寸則共爲六寸此以所約黃鐘之法而約林鐘寸數也

林鐘之實十一萬八千口口九十八

析黃鐘之實爲三分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林鐘於三分之內得其二故其實總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六是爲林鐘寸數也（按隔八相生與十二月律之位林鐘皆在本宮位自得六陰呂皆居其對衝陽不可易而陰可易也）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太簇八寸

寅之九數約以一爲一寸則共爲九寸亦黃鐘本數也八者四倍林鐘之二數以上生太簇也（陰呂生律三分而益其一卽爲加四倍法凡呂生律皆然）據太簇所得八數約以一爲一寸則共爲八寸此以所約黃鐘之法而約太簇寸數也

太簇之實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析黃鐘之實爲九分每分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太簇於九分之內得其八故其實總得此數又以林鐘之實三分

益一亦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八是爲太簇寸數也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一爲三分　南呂五寸三分

卯之二十七數約以三爲一寸則共爲九寸約以一爲三分則共爲八十一分亦皆黃鐘本數也十六者倍其太簇之數以下生南呂也據南呂所得十六數內約以三爲一寸則以十五數共爲五寸而餘一爲三分此以所約黃鐘之法而約南呂寸分之數也

南呂之實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析黃鐘之實爲二十七分每分六千五百六十一南呂得其內之十六分故其實總得此數又以太簇之實三分損一亦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五餘數以分法二千一百八十七除之得三是爲南呂寸分之數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一爲一分　姑洗七寸一分

辰之八十一數約以九爲一寸則共爲九寸約以一爲一分則就爲八十一分亦皆黃鐘本數也六十四者四倍南呂之數以上生姑洗也據姑洗所得六十四數內約以九爲一寸則以六十三數共爲七寸而九餘一爲一分此以所約黃鐘之法而約姑洗寸分之數也

姑洗之實十三萬九千九萬六千八

析黃鐘之實爲八十一分每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姑洗得其內之六十四分故其實總得此數又以南呂之實三分益一亦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七而餘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是爲姑洗寸分之數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巳之二百四十三數約以二十七爲一寸共爲九寸約以三爲一分則共爲八十一分約以三爲一釐則共爲七百二十九釐亦皆黃鐘本數也一百二十八者倍姑洗之數以下生應鐘也據應鐘所得一百二十八數內約以二十七爲一寸則以一百八數共爲四寸餘數二十內約以三

爲一分則以十八數共爲六分猶餘二數約以一爲三釐則共爲六釐此以所約黃鐘之法而約應鐘寸分釐之數也

應鐘之實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析黃鐘之實爲二百四十三分每分七百二十九應鐘得其內之一百二十八分故其實總得此數又以姑洗之實三分損一亦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四餘數以分法二千一百八十七除之得六是爲應鐘寸分釐之數

釐法二百四十三除之得六是爲應鐘寸分釐之數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九爲一分一爲一釐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午之七百二十九數約以八十一爲一寸則共爲九寸約以九爲一分則共爲八十一分約以一爲一釐則就爲七百二十九釐亦皆黃鐘本數也五百一十二者四倍應鐘之數以上生蕤賓也據蕤賓所得五百一十二數內約以八十一爲一寸則以四百八十六數共爲六寸餘數二十六約以九爲一分則以十八數共爲二分猶餘八爲八釐此以所約黃鐘之法而約蕤賓寸分釐之數也

析黃鐘之實爲七百二十九分每分二百四十三蕤賓得其內之五百一十二分故其實總得此數又以應鐘之實三分益一亦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六餘數以分法二千一百八十七除之得二餘數又以釐法二百四十三除之得八是爲蕤賓寸分釐之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數約以二百四十三爲一寸則共爲九寸約以二十七爲一分則共爲八十一分約以三爲一釐則共爲七百二十九釐亦皆黃鐘本數也一千二十四者倍蕤賓之數以下生大呂然據未宮之數止得半聲蓋大呂以對衝而居丑位則以陰呂而居陽方必再倍其數方與丑月

之氣深淺相應故必倍其數而爲二千四十八也據大呂所得二千四十八數內約以二百四十三爲一寸則其得八寸餘數約以二十七爲一分則其得三分餘數又約以三爲一釐則其得七釐餘數又約以一爲三毫則其得六毫此以所約黃鐘之法而約大呂寸分釐毫之數也

大呂之實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加倍則爲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析黃鐘之實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每分八十一大呂得其內之一千二十四分止得實數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必倍其數則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又以蕤賓之實二分損一再加一倍亦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八餘數以分法二千一百八十七除之得三餘數又以釐法二百四十三除之得七餘數又以毫法二十七除之得六是爲大呂寸分釐毫之數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則其爲九寸約以八十一爲一分則其爲八十一分約以九爲一釐則其爲七百二十九釐約以一爲一毫則就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亦皆黃鐘之本數也四千九十六者四倍一寸八十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爲一毫　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數約以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則其爲九寸約以八十一爲一分則其爲八十一分約以九爲一釐則其爲七百二十九釐約以一爲一毫則就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亦皆黃鐘之本數也四千九十六者四倍大呂元數以上生夷則也據夷則所得四千九十六數內約以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則其得五寸餘數約以八十一爲一分則其得五分餘數又約以九爲一釐則其得五釐猶餘一爲一毫此以所約黃鐘之法而約夷則寸分釐毫之數也

夷則之實十一萬口口五百九十二

析黃鐘之實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每分二十七夷則得其內之四千九十六分故其實總得此數又以大呂之實元數三分益一亦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五餘數以分法二千一百八十七除之得五餘數又以釐法二百四十三除之得五猶餘二十七爲一毫是爲夷則寸分釐毫之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加倍則爲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一爲三絲　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數約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則其爲九寸約以二百四十三爲一分則其爲八十一分約以二十七爲一釐則其爲七百二十九釐約以三爲一毫則其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約以一爲三絲則其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亦皆黃鐘本數也八千一百九十二者倍其夷則之數以下生夾鐘然夾鐘對衝而居卯亦以陰呂兩居陽方亦必再倍其數則爲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然後與卯月之氣相應據夾鐘所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數內約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則其得七寸餘數約以二百四十三爲一分則其得四分餘數又約以二十七爲一釐則其得三釐餘數又約以三爲一毫則其得七毫猶餘一爲三絲此以所約黃鐘之法而約夾鐘寸分釐毫絲之數也

夾鐘之實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加倍則爲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析黃鐘之實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每分得九夾鐘得其內之八千一百九十二分止得實數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必倍其數則得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又以夷則之實元數三分損一再加一倍亦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七餘數以分法二千一百八十七除之得四餘數又以釐法二百四十三除之得七餘數又以絲法三除之得七餘數又以毫法二十七除之得四餘數又以絲法三除之得八是爲夾鐘寸分釐毫絲之數也

戌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數約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則其爲九寸約以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則其爲八十一分約以八十一爲一釐則其爲七百二十九釐約以九爲一毫則其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約以一爲三絲則其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亦皆黃鐘本數也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者四倍夾鐘元數以上生無射也據無射所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數內約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則其得四寸餘數約以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則其得八分餘數又約以二十七爲一釐則其得三釐餘數又約以三爲一毫則其得四毫餘數又約以一爲三絲則其得四絲餘數又約以一爲三忽則其得六忽此以所約黃鐘之數而約仲呂寸分釐毫絲忽之數也

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

析黃鐘之實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每分得其一萬九千四十九絲亦皆黃鐘本數也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者四倍夾鐘元數以上生無射也據無射所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數內約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則其得四寸餘數約以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則其得八分餘數又約以二十七爲一釐則其得三釐餘數又約以三爲一毫則其得四毫餘數又約以一爲三絲則其得四絲餘數又約以一爲三忽則其得六忽此以所約黃鐘之數而約仲呂寸分釐毫絲忽之數也

仲呂得其內之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分故其實總得此數

又以無射之實三分損一再加一倍亦得此數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六餘數以分法二千一百八十七除之得五餘數又以釐法二百四十三除之得八餘數又以毫法二十七除之得三餘數又以絲法三除之得四餘數又以一爲三忽則得六忽是爲仲呂寸分釐毫絲忽之數也

後漢志曰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鐘之濁下生不得及黃鐘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同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鐘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

蔡氏曰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分字以下者蓋律所取於黃鐘長短之數也安成黃氏曰其上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上如子一分丑三分是也其下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下如二八十六是也

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陽辰黃鐘當位自得也本爲陽辰黃鐘當位自得也本爲丑而居本位故其數也他倣此其則后其衡安成黃氏曰子爲陽辰黃鐘當位自得也本爲丑而居本位故其數也他倣此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按子寅辰午申戌爲陽辰丑卯巳未酉亥爲陰辰爲陽方朱子所謂小陰陽者也自子至巳爲陽方自午至亥爲陰方朱子所謂大陰陽者也子寅辰爲陽中陽丑卯巳爲陽中陰午申戌爲陰中陽未酉亥爲陰中陰也六陽律當位自得因無增損林鐘南呂應鐘陰律無增損惟大呂夾鐘仲呂以陰從陽而居丑卯巳故用倍數然後與天地之氣相符也

又曰上下相生之敘則晉志所謂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爲陰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者是也又曰呂氏春秋淮南子上下編生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蓋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又曰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律寸舊法新法圖第十五以儀禮經傳通解鐘律篇定

黃鐘之實九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八以爲法三分其法得一者六爲六寸以爲林鐘

林鐘之實六寸

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十四以爲法三分其法得一者八爲八寸以爲太簇

太簇之實八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六以爲法三其一得三以分其法用十五得三者五爲五寸餘一爲三分寸之一合之爲南呂

南呂之實五寸三分寸之一計十六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六十四以爲法三其三得九以分其法用六十三得九者七爲七寸餘一爲九分寸之一合之爲姑洗

姑洗之實七寸九分寸之一計六十四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一百二十八以爲法三其九得二十七以分其法用一百八得二十七者四爲四寸餘二十爲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合之爲應鐘

應鐘之實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計一百二十八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五百十二以爲法三其二十七得八十一以分其法用四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爲六寸餘二十六爲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合之爲蕤賓

蕤賓之實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計五百十二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一千二十四再加一倍乃得二千四十八以爲法必用倍數說見上章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以分其法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爲八寸餘一百四爲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合之爲大呂

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其元數則止

一千二十四分

上生者四其實據元數一千二十四得四千九十六以爲法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爲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爲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合之爲夷則

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千九十六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八千一百九十二分再加一倍乃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以爲法三其七百二十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其法用一萬五千三百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七爲七寸餘一千七十五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合之爲夾鐘

夾鐘之實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計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其元數則止八千一百九十二分

上生者四其實據元數八千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爲法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以分其法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者四爲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合之爲無射

無射之實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分再加一倍乃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爲法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法用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六爲六寸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合之爲仲呂

仲呂之實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計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分其元數則止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分

上生者四其實得五百十二以爲法三其一得三以分其法用四十七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得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以爲法三其五十二得一百六以分其法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爲八寸餘一百四合之爲大呂

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其元數則止

一千二十四分

右律寸舊法朱子曰本周禮鄭元注及杜佑通典法推之定爲此數

黃鐘之實九寸

三分其實得三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六寸以爲林鐘

林鐘之實六寸

三分其實得二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以爲大簇

太簇之實八寸

三分其實得二寸六分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五寸三分以爲南呂凡言分者皆九分寸之一

南呂之實五寸三分

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內收二十七分得三寸合之得七寸一分以爲姑洗

姑洗之實七寸一分

三分其實得二寸三分三釐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六分六釐以爲應鐘凡言釐者皆九分分之一

應鐘之實四寸六分六釐

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二釐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二寸二十分八釐內收十八分爲二寸合之得六寸二分八釐以爲蕤賓

蕤賓之實六寸二分八釐

三分其實得二寸八釐六毫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十六釐十二毫再加一倍乃得八寸三十二釐二十四毫內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千八毫爲二釐合之得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以爲大呂凡言毫者皆九分釐之一

大呂之實八寸三分七釐六毫蕤賓下生元數止計四寸十六釐十二毫

三分其實於元數四寸十六釐十二毫得一寸三分五釐七毫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十二分二十釐二十八毫內收九分爲一寸又收十八釐爲二分又收二十七毫爲三釐合之得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以爲夷則

夷則之實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二寸十四分十四釐十二毫六絲再加一倍乃得四寸二十八分二十八釐二十四毫十二絲內收二十七分爲三寸又收二十七釐爲二釐又收九絲爲一毫合之得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以爲夾鐘凡言絲者皆九分毫之一

夾鐘之實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大呂下生元數止計二寸十四分十四釐十二毫六絲

三分其實得元數二寸十四分十四釐十二毫六絲得一寸二分二釐一毫二絲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八分釐四毫八絲以爲無射

無射之實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二十分三釐二十七毫二十八絲十二忽再加一倍乃得四寸二十分三釐二十七毫二十八絲二十四忽內收十八分爲二寸又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二十七毫爲一釐又收十八絲爲一毫又收十八忽爲一絲合之得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以爲仲呂凡言忽者皆九分絲之一

仲呂之實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三分其實得二寸一分八釐七毫一絲五忽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以爲黃鐘之變

右律寸新法朱子曰本太史公蔡元定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得此法

朱子曰按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者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公之言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制也蓋律管之長以九爲本上下相生以三其法而鄭氏所用正法破一寸以爲十分而其下破分爲釐破釐爲絲破絲爲忽皆必以十爲數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歷終不能盡是以自分而下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歷十二管至破一寸以爲一萬九千餘分而後畧可得而紀焉然亦苦於難記而易差終不若太史公之法爲得其要而易考也蓋其以子爲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子爲全律之數亥爲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爲子之寸數而酉爲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爲子之分數而未爲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爲子之釐數而巳爲釐法則其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爲子之毫數而卯爲毫法則其釐有九絲有九絲可知矣以戌爲絲數而丑爲絲法則其毫有九忽可知矣下而爲忽亦因絲而九之雖出權宜而不害其得乎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三分之數整齊簡易記而不差也

十二律名義第十六以觀禮經傳通釋號律義篇之

國語伶州鳩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韋昭曰黃中之色也鐘之言陽氣鍾於下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于五聲爲宮含元處中所以徧德六氣九德之本也由是第之第次也次其月也二曰太簇簇言陽氣達于上所以金奏聲陽出滯也金奏所以作陽氣出滯也周禮云太簇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作陽氣出滯也洗潔也洗潔出滯伏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物穆成柯易葉也于正聲爲角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洗潔也穆成柯易葉也于正聲爲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神人用之享宴可以納賓也言陰氣可用之宗廟宮客以安鬼神人行酒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循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爲之六問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問六呂在陽律之間呂陰陽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者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元一也陰繫于陽以黃鐘爲主故曰元間以陽宣者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二不名其初陰繫于陽以黃鐘爲主故曰元間以陽宣者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二陽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四時之間氣發細者春爲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氣皆始于春發而成之故夾鐘曰因時之發而由之三間中呂宣中氣物也陽氣起于中至四月宣散于外純乾用事陰間發于內所以助陽氣成功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蕭純恪也林鐘陰也俾使也莫不任其職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言應鐘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審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南呂陰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言應鐘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審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律呂不易無奸物也則神無奸行物無害生也

漢志曰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在上七九在下一三在下八十在上二四在下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音聞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同滋益也斯始生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鐘陽陽唱陰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芽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師古曰奏進也位于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幸絜之也孟康曰幸必也絜使之絜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者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續

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上聲）物使長大林盛也（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林古茂字也）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在八月無射射厥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厥已也位于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闔藏萬物而雜陽閡（音亥）種也（孟康曰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之爲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閡曰閡）位于亥在十月

朱子曰十二律之名必有深指然國語漢志所言如此支離附合恐非本眞今姑存之不足探究也

隔八相生髮妻生子法第十七（以漢志及本末集定）

隔八相生圖

前漢律歷志曰黃鐘之長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注曰後子數未得八數者以其數爲伍下生林鐘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率五相爲也八八爲伍按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鐘無射生中呂皆用倍數說志但云損一者舉其相生之大例耳）

如上章十二辰所生律呂長短之數既定復以十二律分爲十二辰環列爲圖自黃鐘九寸居子次以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大壑居丑又次以太簇八寸居寅循其長短之序至應鐘而極于亥焉則六律皆居其本位六呂皆互換而居其對衝（陽有常尊而不動陰乃復振此十二律周布之位而推其損生之法則皆三分損益而隔八位（自黃鐘左旋數至林鐘陽八位也自林鐘左旋數至太簇亦隔八位餘倣此）其蕤賓生大呂本法三分損一而再加倍數今圖中乃云益一者兼其倍數而言以從簡便是即三分益一之數（必用倍數之數義已見上章雖益一仍是陽律下生也（夷則生夷鐘無射生仲呂倣此）大呂生夷則本法三分益一今圖中乃云損一者併大呂所加倍數以生夷則則當三分而反損一數雖損一仍是陰律上生也（夾鐘生無射倣此）蓋但以律呂之陰陽分上下而不以數之損益分上下（此爲乃內損益之數不同而仍蕤賓以後變其陰陽之法乃有五下七上之說未爲當也）今以朱子所謂小陰陽者觀之則自子至亥一陽一陰相間律皆下生而呂皆上生蓋陽尊而降陰卑而升也以所謂大陰陽者觀之則陽生于子自子至巳爲陽方凡律呂皆陽方者皆損一而始於黃鐘陰生于午自午至亥皆陰方凡律呂皆陰方者皆益一而始於蕤賓蓋陽實而減陰虛而益亦自然之理也且陽極于巳相生之法亦至仲呂而極陰極于亥長短之數亦至應鐘而極此子午巳亥者其陰陽升降消息之機歟

律娶妻呂生子圖

無射夷則蕤賓姑洗太簇黃鐘

上九九五九四九三九二初九

仲呂夾鐘大呂應鐘南呂林鐘

上六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初六

前漢志曰初九律之首初六呂之首律娶妻（如黃鐘生林鐘）而呂生子（如林鐘生太簇）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

潛室陳氏曰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六律六呂十二辰位焉乾坤之六爻位焉故子者陽數之始黃鐘生焉是爲乾之初九至乎六陽盛於無射則爲上九矣未者陰數之始林鐘生焉是爲坤之初六至乎六陰盛於仲呂則爲上六矣且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是爲夫婦林鐘之初六上生太簇之九二初與二異位是爲母子太簇之九二下生南呂之六二同是二位是爲夫婦南呂之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下生應鐘之六三同是三位是爲夫婦應鐘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三與四異位是爲母子蕤賓之九四下生大呂之六四同是四位是爲夫婦大呂之六四上生夷則之九五四與五異位是爲母子夷則之九五下生夾鐘之六五同是五位是爲夫婦夾鐘之六五上生無射之上九五與上異位是爲母子無射之上九下生仲呂之上六同是上位亦爲夫婦大率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也

候驗中氣審定十二律法第十八（以新書本原第十章定）

如前章律呂相生法製造十二律管長短既成復以十二管悉依法理置緹室仍須精審歷數乃按歷以候十二月中氣必其氣皆應則合乎造化而律可用矣氣有不應則是造歷未精更須審造必也候之而氣無不應然後吹之而聲無不和也測候圖說具下文

三重緹室圖（圖已見第一章）

緹室內置十二律方位圖

蔡氏曰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廣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籍以緹素按歷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蔡氏曰爲十二月律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月各當其辰斜理地下入地處廣出地處高故云內廣外高）其升降之數在冬至則黃鐘九寸（五升）大寒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升三分七釐六毫）雨水則太簇八寸（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春分則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升三分三釐七毫三絲）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升四分口四絲三忽）小滿則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升二分口四絲六忽）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升二分八釐）大暑則林鐘六寸（三升）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升二分五釐五毫）秋分則南呂五寸三分（升三分口四毫一絲）霜降則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升二分二釐四毫八絲）小雪則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又曰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陽升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蟁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律寸九分復約爲十分法第十九（以新書證辨第二章定）

司馬遷律書

本文	改正
黃鐘八寸七分一宮	八寸十分一
林鐘五寸七分四角	五寸十分四
太簇七寸七分二商	七寸十分二
南呂四寸七分八徵	四寸十分八

姑洗六寸七分四羽　六寸十分四

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四寸二分三分二（強四百八十六）

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一　五寸六分三分二（強四百口五）

大呂七寸五分三分一　七寸五分三分二（強二百十六）

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五寸口口三分二（強一百九十八）

夾鐘六寸一分三分一　六寸七分三分一（強九十八）

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　四寸四分三分二（強六百十八）

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五寸九分三分二（強五百八十一）

蔡氏曰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記不同以難曉故多誤蓋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爲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以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三爲法如歷家太少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全分七百二十九爲三分一一千四百五十八爲三分二餘分之多者爲強少者爲弱列於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隋志引此章中黃鐘林鐘太簇應鐘四律寸分以爲與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杜夔荀勗所論雖尺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則是時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舊本作七分一爲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爲八十一分今以十爲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番度分數番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爲九十分亦以十爲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並同也（其黃鐘下有宮太簇下有商姑洗下有羽林鐘下有角南呂下有徵字音志論律書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則見通變者是也仲呂下有徵夷則下有羽字三者本詳本疑後人誤增也下云上生九商八羽七角八宮五徵九者即是上文所謂律數太簇八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高鐘九寸爲宮其口宮五徵九次序也）

全律半律第二十（以新書本原第四章定）

黃鐘全九寸	半無
林鐘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太簇全八寸	半四寸
南呂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姑洗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應鐘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蕤賓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大呂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夷則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夾鐘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

六絲

無射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

四絲

仲呂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算）　半三寸二分

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變律第二十一（以新書本原第五章定）

黃鐘之實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口萬一千九百八十四

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鐘之實八千四百九十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六

十一萬六千五百口口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口口六初

太簇之實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口八

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口口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之實七千五百四十九萬七千四百七十二

十口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百五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口口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口口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之實一萬口口口六十六萬三千二百九十六

十三萬八千口口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口口一釐二毫二絲口口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口口一初一秒

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口萬八千八百六十四

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

仝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算餘一)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強不用

蔡氏曰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朱子曰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半者蓋若大呂爲宮黃鐘爲變宮特黃鐘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其餘宮亦倣此)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置子之一而六三之故得七百二十九數)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損益再生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以七百二十九除其實各得其商七百二十九分之一仍以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本法除之各得全律半律長短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通典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十二律正律爲十二子聲之鐘二義云從于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鐘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之鐘其爲變正聲之法者以黃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鐘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爲黃鐘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蔡氏又曰按此說黃鐘九寸生十二律有十二子律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鐘黃鐘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備矣洪志所謂)

黃鐘不復爲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小大次第之說但變律用於應鐘變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帶而已其閒隱律不用變荷而黃分文不用可半聲陰律不用正變聲南應鐘又不用變半勞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文曰世之論律者皆以十二律爲術要相生不加三分拘蓋之數究而不近仲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鍾了前京損益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黃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二分損益不益之算或案或智夫仲呂上生不成黃爲數彷之見則是矣至于轉生四十八黃則是生如變律之京止于六者出于自然不可復加雖遂加之而亦無所用也凡律學微妨其生數去法可在室蓋秒忽之閒今乃以不書之算不容損而遠成藥之或增之則其略蕤皆諸之弱亦不得爲此律實又依行者長上生包有編於黃鍾之夾乃是隔九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旬律統五律對貿應鐘每律統四律大呂夾鍾仲出夷則無射舍律號三律參但不周多寡不例其與反生黃蕤相去否十百步之闢耳意者房之所得出于夾氏無氏非宜無學亦去四而篤六十故其推律亦必求與非氣之故不知數之白然在律者不可增而于非者不然減也何承天劉焯試房之句荳得其一二然承又與姑合欲增林鐘以下上一律之分至鈌仲呂反生黃鍾證者可七鴻七于一有因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鐘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地二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于彼矣可謂且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

五聲大小次第第二十二(以新書本原第六章及太玄集參定譜辨)

宮 八十一(此數起于黃鐘九寸九九八十一爲宮也)聲最下最濁

商 七十二(此數起于太簇八寸八九七十二太簇爲商也)聲次下次濁

角 六十四(此數起于姑洗七寸一分七九六十三餘一數也姑洗爲角)聲居高下清濁之閒

徵 五十四(此數起于林鐘六寸六九五十四林鐘爲徵也)聲次高次清

羽 四十八(此數起于南呂五寸三分五九四十五餘三數也南呂爲羽)聲最高最清

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潛室陳氏曰宮聲尊居土絃最多用八十一絲有君之象故宮爲君商屬金以其濁次于宮絃用七十二絲如臣能次于君之象故商爲臣角屬木以其清濁中絃用六十四絲半清半濁居宮羽之中有民之象故角爲民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事之象有民而後有事事劣于民故徵次角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其聲最清有物之象有事而後有物物劣于事故羽次徵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朱子曰此五聲五行之象高下清濁之次)五聲大小之相次固本于黃鐘爲宮若五聲旋相爲宮則十二律皆可爲宮非特黃鐘爲宮而已如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徵南呂爲羽然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而有奪倫之患故立此五聲以調之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于君若民若事若物皆當以次降殺所以律中有半聲相應者蓋以其臣或過君民或過臣物或過事故不用正聲而用半聲以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不相奪倫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

宮 八十一 下生徵

徵 五十四 上生商

商 七十二 下生羽

羽 四十八 上生角

角 六十四 下生變宮

(漢志曰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鐘之宮(五聲十二律起于黃鐘之數)黃鐘之管以九爲寸法(度其中氣以陽數之極也)故用九自乘爲管絲之數(九九八十一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分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以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十二一分則宮分數各八)(二十七下生者去其一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以爲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十三四分則徵分數各五)(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十三二分則商分數各七)(二十四下生者去其一去二十四餘四十八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也)羽生角(十三八分則羽分數各四)(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故角數六十四也)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朱子曰此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也)是黃鐘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蔡氏曰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

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假令終僅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八十一乘之得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二爲宮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八十一三分宮損一得五百〇〇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爲徵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五十四三分徵益一得六百七十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四爲商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七十二三分商損一得四百四十有七萬八千九百七十六爲羽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四十八三分羽益一得五百九十七萬一千九百六十八爲角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六十四又曰黃鐘一均五聲之數十一律皆於此取法焉通典所謂十二辰辰各五聲其爲宮爲商之法亦如此者是也夫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凌犯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爲五十四在黃鐘爲徵在夾鐘爲角在仲呂爲商者其亦謬矣爲樂之有清聲蓋亦略如此意但不知仲呂反生實聲黃鐘又自林鐘再生太簇皆爲變律已非黃鐘太簇之清聲耳胡安定知其如此故於四清聲皆小其圍徑則黃鍾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鐘二聲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皆以次小其圍徑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則亦不成樂矣若李照蜀公止用十二律則又不知此理者也蓋樂之和者在于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于上下相生若李照蜀公之法其合于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已降則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晉荀勗之當渠武帝之通亦不知祇而作者也

變聲第二十三 以新書第七章定

變宮聲四十二 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 小分八

蔡氏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 謂置一而三之得三再三之故得九 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 三分五百七十六每分一百九十二三分損一於五百七十六數內去其一百九十二以生變宮則得三百八十四以九歸之得四十二餘分六是爲變宮之聲也又以變宮之數三百八十四以三分之每分一百二十八三分益一於三百八十四數內再添一百二十八以生變徵則得五百一十二以九歸之得五十六餘分八是爲變徵之聲也 存其餘數以爲強弱 即帶上文所謂小分六小分八者是也 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朱子曰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此其所以爲妙 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

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韋昭注曰周有七音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

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 朱子曰後漢說與此同此說蓋以黃鍾爲法除律故此

淮南子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姑洗爲角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

通典注曰按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蔡氏曰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由于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之調單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蔡氏曰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按此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只用宮角徵羽四聲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 朱子曰或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爲角則南呂爲宮太簇爲徵則林鐘爲宮應鐘爲羽則太簇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

八十四聲圖第二十四 以新書第八章定

正律墨字 半聲朱字

變律朱字 半聲朱字

十一月	黃鐘宮						
六月	林鐘宮	黃鐘徵					
正月	太簇宮	林鐘徵	黃鐘商				
八月	南呂宮	太簇徵	林鐘商	黃鐘羽			
三月	姑洗宮	南呂徵	太簇商	林鐘羽	黃鐘角		
十月	應鐘宮	姑洗徵	南呂商	太簇羽	林鐘角	黃鐘變宮	
五月	蕤賓宮	應鐘徵	姑洗商	南呂羽	太簇角	林鐘變宮	黃鐘變徵
十二月	大呂宮	蕤賓徵	應鐘商	姑洗羽	南呂角	太簇變宮	林鐘變徵
七月	夷則宮	大呂徵	蕤賓商	應鐘羽	姑洗角	南呂變宮	太簇變徵
二月	夾鐘宮	夷則徵	大呂商	蕤賓羽	應鐘角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
九月	無射宮	夾鐘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鐘變宮	姑洗變徵
四月	仲呂宮	無射徵	夾鐘商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鐘變徵
黃鐘變		仲呂徵	無射商	夾鐘羽	夷則角	大呂變宮	蕤賓變徵
林鐘變			仲呂商	無射羽	夾鐘角	夷則變宮	大呂變徵
太簇變				仲呂羽	無射角	夾鐘變宮	夷則變徵
南呂變					仲呂角	無射變宮	夾鐘變徵
姑洗變						仲呂變宮	無射變徵
應鐘變							仲呂變徵

前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 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他律爲宮則有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千是也

蔡氏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鐘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 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 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 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 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 齊室陳氏曰黃鍾爲宮五聲皆正律應皆全數是謂無空積忽微若其他十一宮則未必皆正聲或變或半皆非全數故有空積忽微如大呂之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十八寸足實數也外言二百內下三分者皆者并也寸之一百四有忽微也蓋度起此算數其空積甚多而所得若微細也 故黃鐘猶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

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又曰他律無大于黃鐘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于大呂之變宮夾鐘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惟杜佑通典再生黃鐘之法爲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

八十四聲唱和圖第二十五 以歐陽氏律通定

黃鐘宮七聲

六濁之首黃鐘 陽唱 官 大呂 陰
太簇 陽唱 商 夾鐘 陰
姑洗 陽唱 角 仲呂 陰

六清之首蕤賓 陽 變徵 林鐘 陰和 徵
夷則 陽 南呂 陰和 羽
無射 陽 應鐘 陰和 變宮

大呂宮七聲

六濁之首大呂 陰唱 宮 太簇 陽
夾鐘 陰唱 商 姑洗 陽
仲呂 陰唱 角 蕤賓 陽

六清之首林鐘 陰 變徵 夷則 陽和 徵
南呂 陰 無射 陽和 羽
應鐘 陰 黃鐘 陽和 變宮

太簇宮七聲

六濁之首太簇 陽唱 宮 夾鐘 陰
姑洗 陽唱 商 仲呂 陰
蕤賓 陽唱 角 林鐘 陰

六清之首夷則 陽 變徵 南呂 陰和 徵
無射 陽 應鐘 陰和 羽
黃鐘 陽 大呂 陰和 變宮

夾鐘宮七聲

六濁之首夾鐘 陰唱 宮 姑洗 陽
仲呂 陰唱 商 蕤賓 陽
林鐘 陰唱 角 夷則 陽

六清之首南呂 陰 變徵 無射 陽和 徵
應鐘 陰 黃鐘 陽和 羽
大呂 陰 太簇 陽和 變宮

姑洗宮七聲

六濁之首姑洗 陽唱 宮 仲呂 陰
蕤賓 陽唱 夷 林鐘 陰
夷則 陽唱 角 南呂 陰

六清之首無射 陽 變徵 應鐘 陰和 徵
黃鐘 陽 大呂 陰和 羽
太簇 陽 夾鐘 陽和 變宮

仲呂宮七聲

六濁之首仲呂 陰唱 官 蕤賓 陽
林鐘 陰唱 商 夷則 陽
南呂 陰唱 角 無射 陽

六清之首應鐘 陰 變徵 黃鐘 陽和 徵
大呂 陰 太簇 陽和 羽
夾鐘 陰 姑洗 陽和 變宮

蕤賓宮七聲

六濁之首蕤賓 陽唱 宮 林鐘 陰
夷則 陽唱 商 南呂 陰
無射 陽唱 角 應鐘 陰

六清之首黃鐘 陽 變徵 大呂 陰和 徵
太簇 陽 夾鐘 陰和 羽
姑洗 陽 仲呂 陰和 變宮

林鐘宮七聲

六濁之首林鐘 陰唱 官 夷則 陽
南呂 陰唱 商 無射 陽
應鐘 陰唱 角 黃鐘 陽

六清之首大呂 陰 變徵 太簇 陽和 徵
夾鐘 陰 姑洗 陽和 羽
仲呂 陰 蕤賓 陽和 變宮

夷則宮七聲

六濁之首夷則 陽唱 官 南呂 陰
無射 陽唱 商 應鐘 陰
黃鐘 陽唱 角 大呂 陰

六清之首太簇 陽 變徵 夾鐘 陰和 徵
姑洗 陽 仲呂 陰和 羽
蕤賓 陽 林鐘 陰和 變宮

南呂宮七聲

六濁之首南呂 陰唱 官 無射 陽
應鐘 陰唱 商 黃鐘 陽
大呂 陰唱 角 太簇 陽

六清之首夾鐘 陰 變徵 姑洗 陽和 徵
仲呂 陰 蕤賓 陽和 羽
夷則 陽 無射 陽和 變宮

應鐘宮七聲

六濁之首應鐘 陰唱 官 黃鐘 陽
大呂 陰唱 商 太簇 陽
夾鐘 陰唱 角 姑洗 陽

六清之首仲呂 陰 變徵 蕤賓 陽和 徵
林鐘 陰 夷則 陽和 羽
南呂 陰 無射 陽和 變宮

歐陽穎伯曰蔡季通云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

于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蔡氏之論亦七聲之一義以其設而觀此圖則宮商角變徵皆隔一律也徵羽變宮亦皆隔一律也

又曰七聲者一宮二徵三商四羽五角六變宮七變徵也一唱而二和三唱而四和五唱而六和七則非唱非和者也凡十二宮每宮前六律爲濁後六律爲清故凡六濁中以律聲唱者六清中以呂聲和六濁中以呂聲唱者六清以律聲和又凡唱爲陽和爲陰（不問本律陽呂但在六濁中則爲陽清中則爲陰）故唱以陽律者爲陽中陽和以陰呂者爲陰中陰唱以陰呂者爲陽中陰和以陽律者爲陰中陽陽中陰陽者在乎先審清濁而後分律呂也清爲陰濁爲陽律爲陽呂爲陰也陽律唱而陰呂和爲正陰呂唱而陽律和爲變其歸于一則濁者唱而清者和而已矣是以一宮之中有三唱而三和焉三唱者宮商角也三和者徵羽變宮也唱和之間又用變徵以和之（以和之和如字餘皆去聲）故爲七聲也夫三唱而三和陰陽亦既均且平矣然必以變徵參厠其間者蓋正宮爲六濁之首十二律之始也所以爲三唱三和之本變徵爲六清之首十二律之終也所以濟三唱三和之不及焉有始必有終之義也（正宮與變徵在十二辰之物乃其正對也）變宮雖與變徵同爲濟五聲之不及而一宮之調之中變宮常用之多變徵常用之少者亦閏餘之義也樂記曰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迭相爲經其斯之謂歟

六十調圖第二十六（以新書本原第九章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鐘宮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無射商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夷則角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仲呂徵	仲（正）	林（變半）	南（變半）	應（變半）	黃（變半）	太（變半）
夾鐘羽	夾（正）	仲（正）	林（變半）	南（變半）	無（正）	黃（變半）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半）	夷（正）	無（正）
應鐘商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林鐘變徵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無射羽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夷（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太簇變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正）	蕤（正）
林鐘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仲呂徵	仲（正）	林（變半）	南（變半）	應（變半）	黃（變半）	太（變半）
夾鐘羽	夾（正）	仲（正）	林（變半）	南（變半）	無（正）	黃（變半）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半）	夷（正）	無（正）
應鐘商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林鐘變徵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無射羽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夷（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正）	蕤（正）
林鐘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仲呂徵	仲（正）	林（變半）	南（變半）	應（變半）	黃（變半）	太（變半）
夾鐘羽	夾（正）	仲（正）	林（變半）	南（變半）	無（正）	黃（變半）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半）	夷（正）	無（正）
應鐘商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林鐘變徵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無射羽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夷（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正）	蕤（正）
林鐘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仲呂徵	仲（正）	林（變半）	南（變半）	應（變半）	黃（變半）	太（變半）
夾鐘羽	夾（正）	仲（正）	林（變半）	南（變半）	無（正）	黃（變半）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半）	夷（正）	無（正）
應鐘商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林鐘變徵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無射羽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夷（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蔡氏曰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宋子曰以上黃鐘五調各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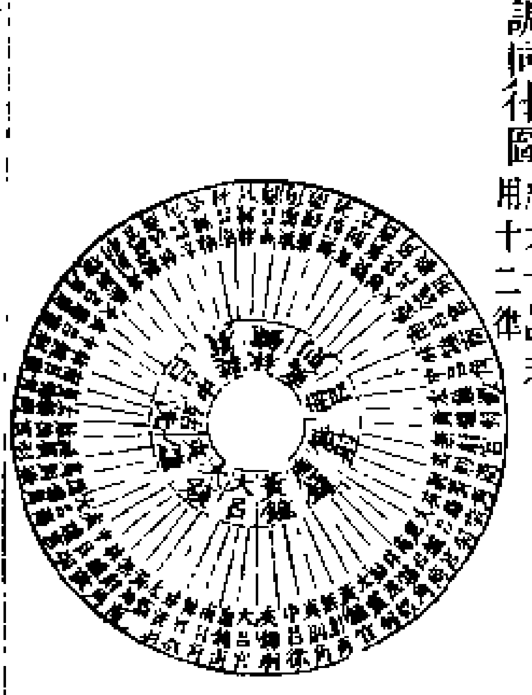
均七聲而以黃鐘起調畢曲皆律做此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朱子曰旋宮且如大呂爲宮則大呂用黃鐘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又用林鐘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其餘皆然旋相爲宮若到應鐘爲宮則下四聲都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今若以黃鐘爲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今且以黃鐘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或爲角或爲羽或爲商或爲徵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故製黃鐘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鐘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鐘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鐘本律以避陵擾而存中云蓋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鐘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具五子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卽上文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以黃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于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于此歐陽頴伯曰案由陽來故聲皆陽聲而數皆陽數也陰陽分陽而已凡有聲皆陽陽無聲皆爲陰若周禮所謂陽聲陰聲則於有聲之中又自分陰陽者也蔡氏以三十六調配乾爻之策以二十四調配坤爻之策則亦用禮之義云爾

同宮異調圖總八十四聲以歐陽氏律通定下圖同此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鐘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一宮五調同用七聲
宮 爲調 第一聲	黃正	大正	太正	夾正	姑正	仲正	蕤正	林正	夷正	南正	無正	應正
商 爲調 第二聲	太正	夾正	姑正	仲正	蕤正	林變	夷正	南正	無正	應正	黃半變	大半
角 爲調 第三聲	姑正	仲正	蕤正	林變	夷正	南變	無正	應正	黃半變	大半	太半變	夾半
變徵 不爲調 第四聲	蕤正	林變	夷正	南變	無正	應變	黃半變	大半	太半變	夾半	姑半變	仲半
徵 爲調 第五聲	林正	夷正	南正	無正	應正	黃半變	大半	太半	夾半	姑半	仲半	蕤半
羽 爲調 第六聲	南正	無正	應正	黃半變	大半	太半變	夾半	姑半	仲半	蕤半	林半變	夷半
變宮 不爲調 第七聲	應正	黃半變	大半	太半變	夾半	姑半變	仲半	蕤半	林半變	夷半	南半變	無半

歐陽頴伯曰此方圖以明同宮有五調並同七聲而律有正變起調畢曲各用一律而二變不爲調焉

異調同律圖總六十調共用十二律



歐陽頴伯曰此圓圖以明異宮五調其起調畢曲同用一律焉而七聲則不同矣假如黃鐘宮無射商夷則角仲呂徵夾鐘羽凡五調同用黃鐘聲起調畢曲其聲之發同有正變律或半律之不同而名則一耳聲五調同用是律以起以畢而調各不同不同者宮異而七聲異也如黃鐘宮以圓爲本宮之七聲於太姑蕤林南應但摘取黃鐘一聲以爲綱領而聲六聲則交錯以文之是以命之曰宮調如無射商調雖亦用黃鐘宮一聲以爲調之綱領而論其宮則自爲無射宮之七聲無黃太姑仲林南矣但於此七聲摘取商聲之黃鍾以爲起調畢而之綱而餘六聲亦以爻錯而交之故命之曰無射商調雖七聲與黃鐘宮之七聲差二律不同而用黃鐘宮以起以畢所以當其調名並列于黃鐘一律之下也餘律行做此以推之

律呂成書卷二終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著雍執徐且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琴言十則

附指法譜

吳澄著

元 崇仁吳 澄幼清著

一置琴案上軫前須容掌許以便轉軫身坐正對五徽則左右手往來通便

一彈絃不得過四徽蓋近岳則聲實故也下指不得浮漂亦不得重濁入絃欲淺按絃欲實

一鼓琴時無問有人無人常如對長者在前身須端直且神鮮意閑視專思靜自然指不虛下絃不錯鳴

一取聲欲淡又欲自然其妙在於輕重切當緩急得宜若布指拙惡節奏疏懶與豔巧多端聲調煩雜皆琴之疵繆不可不戒

一琴資韻靜無增容聲然須理會手勢則威儀可觀若按絃不問甲肉前指不闕後指而且擘撮拂歷掌腕蹲探無法是尚未得妙指雖在彈奚以為哉

一琴品欲高若撫琴時色變視流甚至偃身疊足搖首舞脣氣象殊覺不雅即知而禁之則又神情不暢瑕疵叢生不如己之可也

一古人製曲或怡情自適或憂憤傳心須要識其意旨若徒取聲則情與製違古人風調何有於絲桐之間

一琴學貴精多則便不能精如從明師學得數曲當時時調弄既不失其遺意而且妙音出於熟習所謂密爾自娛於斯絃也不然多學多廢甯免手生荊棘何

一曰盡禮以尊其道如風雨市廛不彈是也至遇知音升樓閣登山憩谷坐石遊泉值二氣之清朗皆際勝而宜於琴者反是而對俗子娼優與夫酒樹塵囂皆惡景也自當善藏其用

一彈琴養性非取必於人知故有好而邀者宜為一鼓不則襲琴自適而已若奏曲不好之前與誇能流俗之士亦幾無恥亟須韜晦

指法譜 凡指向身發絃曰內又曰入向徽發絃曰外又曰出

右手彈絃

尸	擘也大指向內
乇	托也大指向外
木	抹也食指向內
匕	挑也食指向外
勹	勾也中指向內
丂	剔也中指向外
丁	打也名指向內
丆	摘也名指向外
弗	拂也以食指抹絃從上至下
公	滾也以名指摘絃從下至上
厂	歷也以食指連挑數絃
庄	度也以食指輕歷七至一
雨	擂也猛度絃
念	捻也以大食指捻一絃放有聲
圖	圓摟也如抹六勾四齊下作一聲
嚣	單彈也以大指握食指彈兩絃
器	雙彈也大指握食中指次第挑剔
言言	三彈以大指握食中名指次第出彈
台	輪也以名中食指次第摘剔挑
吝	倒輪也急抹勾打三聲
矣	全扶也食中二指雙入絃作一聲
失	半扶也二指參差入絃作一聲
爭	撥刺也食中指夾定出入二作
尜	小鎖三聲也先挑後抹挑急
叅	短鎖五聲也先挑抹次抹勾剔
𢆶	換指鎖也先摘次勾剔後抹挑
𢆶	背鎖四聲也先勾剔就抹挑
奈	大鎖七聲也抹挑勾剔後剔抹挑
𢆶	長鎖九聲抹挑勾剔復抹挑剔抹挑
早	撮也如勾一擘六齊下作一聲
章	齊撮也食挑中勾齊下指
擘	反撮也食抹名摘閒絃作一聲
甸	小閒勾也如勾三打二挑五也
奇	如打二挑五兩次復勾三打二挑五

囝 打圓也如挑六勾三少息復作兩
兀 蠲也先抹後勾八字下指
兟 半蠲也先抹後輕勾略有聲
非 背蠲也如勾一絃就剔抹之
屍 反蠲也以中食指剔挑一絃如一聲
晃 疊蠲也先抹兩絃後急勾兩絃
耆 索鈴也如大指按三絃一輪而徧
夸 抹勾也先抹次勾
丞 抹挑連作也

左手按絃

女 按也大指甲肉相半捺絃餘指用肉
大 大指按絃
人 食指按絃
中 中指按絃
夕 名指按絃
对 對按也如食指按一大指按六
尌 拶對也大指引上掐起名就綽上
苣 對起也如名十按絃得聲大九掐起
弓 引也按指得聲引上
寺 齊引也如食大指齊按雙上
邵 飾引也如上八復上七也又作二弓
卶 俱綽也從徵下綽至徵
主 俱注也從徵上直注下徵有聲
卬 抑也或引上下復隨聲上下
彳 猱也按指乘聲引出徵外
犭 飛猱也按指乘聲兩上兩下
豸 長猱也按徵得聲上下不息

豕 撞猱也按指乘聲一上二下
昇 退猱也按指得聲退下徵外
幺 細猱也按指得聲如圓珠然
立 撞也得聲急上少許就下本徵
肉 喚也按指得聲引上半徵
罒 回舊也如引至上徵復還本徵
月 遏也如名十按七大九猛按七也
蚋 罨也如名十按七彈九乘聲遏之
盍 搕也大指按絃虛著有聲不動
虜 虛罨也不撫不按大指遏絃有聲
虜 虛點也右不撫而左指點起有聲
亠 吟也按指得聲細動徵閒
宀 實吟也著木得聲細動
辶 遊吟也按指遊漾乘興而作
夫 走吟也隨聲上下且吟且引
疋 掐齷也如名按二彈散抹四掐兩聲
色 掐起也如名指按絃大指掐起
艷 俱帶起也或引上或注下放絃有聲
丿 泛也用指輕浮絃上彈之有聲
覀 覆泛也如彈兩絃勾擘齊下也
廷 互泛也食中名指次第泛絃
己 泛起也彈實音止起彈此音
丘 泛音止也
足 跪也曲名指第二節按絃
昏 換指也本用大指次聲卻用別指
聶 三換指右用抹勾打左用食中名綽
聶 三退指如左名注右打左中注右勾

弁 分開也以指按絃兩彈一喚一注
倏 往來也以指按徵蕩漾
抽 推出也中指或引或注推出絃外
仂 不動也彈過寄指以待後彈
尤 就也不動指再彈又或改絃不改徵
旨 復也或上或下來去取聲
玄 畜也按指往來含畜不盡之意
卞 徵外也十三徵外
羊 少許也按指徵閒上下些須左右朝揖
廿 散也左指不按右手叩絃
豈 從頭也如撫一句訖復起前聲
乙 至也上絃彈到下絃或自下而上
罕 再作也如挑七勾四少息復彈
毒 三作也如挑七勾四少息復再作
省 少息也俟其音定而彈
會 合聲也如名十彈一上九散挑四合
於 放合也如按上絃得聲放起與下絃合
齊 掐拂歷也與撥剌同
酋 啄搦聲也鎖聲來去左右相應
臤 緊也疾快之謂
品 慢也次第逐聲彈出
爰 緩也少遲之謂
含 急也連聲之謂
前 寄指也不撫不按以指寄絃閒
絀 一曲終也紟綢繾同

樂律舉要

韓邦奇輯

明 朝邑韓邦奇汝節輯

易象曰、雷出地奮、像、先王以作樂崇德、殷也盛德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德、至於廟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聲又取其義、作爲一代之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廟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人聲既形、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可以奏朝廷、感鬼神、而神人以和矣、

禹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者、合六府與三事也、敘者、各得其理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其勸于足者、則戒喻而休戒之、其勸于足者、則董責而懲戒之、然又慮其不能久、故復即其間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以勸相之、使前日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壞也矣、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樂名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以致鬼神示、奏之郊廟、以和邦國、諸侯之以諧萬民、鄉用之射、以安賓客、燕用之享、以說遠人、四夷之若、以作動物、衆鳥獸而享之、

按教之德、則異時居位、足以輔德而長人、教之語、則異時涖任、足以宜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朝著、臨涖大衆、用旋動容、足以著表儀而華國體、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禮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該盡天下之理、先王作樂、以一聲寓一理、於其聲之高下、而驗其理之得失、如宮音有失、則求之於君、以至商、角、徵、羽之失、而求之臣民事物者皆然、如此、則樂音與政事常相流通、而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由其所、而天下和平矣、前代萬寶常、張文敏、皆能以音樂而知時政之得失、非虛語也、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奸、百度得數而有常、大小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家語孔子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於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合和而終以帝、桀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南者、生育之鄉、故舜歌南風而終以帝、北者、殺伐之域、故桀好北鄙而終以亡、人君之於樂、爲可不慎歟、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解溪之谷生也、其竅、孔、厚薄均等也、孔與肉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一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合也、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按十二律皆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鐘爲黃、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於是文之以五聲、揉之以八音、而大樂和矣、以候氣則理之密、寒上、以其月黃鐘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黃鐘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審度則以子谷秬黍中者、下布二百黍、其一龠以井分爲水、隨而廣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谷秬黍中者、下布二百黍、其一龠以井分爲水、準其槨、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位嘉矣、以之量、量爲十二絲、兩之得二十四絲、而爲兩、十六兩爲一觔、三十觔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度矣、此黃鐘所以之爲律呂之本、而天下之萬事萬物、皆由此而出焉、

按朱熹律呂新書序、謂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可推、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穎達之禮疏、因亦可見、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

周濂溪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慆慝、導欲增悲、不能自止、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程明道曰、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

張橫渠曰、今人求古樂太深、殆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按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考聲音爲正、張氏則以合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述樂之要者矣。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致也、太史公曰、細者氣、微者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鐘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劉昭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皆以聲之淸濁、氣之先後、求黃鐘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淸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長短之內、各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黃鐘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推尺之求、管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夫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極有長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所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倫、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之理、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按朱熹謂蔡元定著爲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可無率合附會之譏、其後朱氏考訂禮書、又定鐘律、詩樂、樂劇、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源、而鐘律分前後篇、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爲明邃、後有作者、合二書而求、思過半矣。

考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樂爲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而其所謂制度者、失其傳焉耳、在漢之世、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於樂、而所樂者世俗之樂、故雖樂家有制、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魏用杜夔、隋用鄭譯、宋用和峴、胡瑗、皆非不留心於鐘律也、然不過得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則知之者蓋已鮮矣、蓋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習樂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此古樂之所以不復也、今請明示諸天下、求知音律者、俾其各就所知、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謂之詞、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正古人淸宮淸商之調、然後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合作於一堂之間、而有和應之美、然後按古人鐘律之法、卽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文公之通解鐘律、依其說、按其法、而講究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之法、截竹爲管、以求黃鐘之聲、則雖不能盡善盡美、如章韶獲武之純全、然視後世之因循苟且者則有間矣。

又考季札觀四代之樂、而能知其德、可謂達於聲歌矣、王通謂其不知樂者、特以小雅非周之衰耳、

苟協以十有二笛、調正律呂、自謂宮商克諧矣、既成謂其不合雅者、特以新律聲高、不合中和耳、王令言聞安公子曲、知煬帝之巡遊不回、以宮聲住而不返知之也、李嗣眞聞寶慶曲、知高宗父子之不協、以宮商不和驗之也、師曠聞濮上新聲、而知衛國之必削、以晉之悲哀知之也、

竟山樂錄

一名古樂復興錄

（西河合集之一）

毛奇齡稿

竟山樂錄目

卷一

總論二條
諸書百數四條
五聲
五聲圖
九聲四清圖
二變溯源
七律二變聲圖
六律
十二律圖
十二律上下相生圖
隔八不宜生六十律
諸經百聲二條
聲律
五律不宜圖商徵調
九聲四清聲
十聲二變聲
二變隔二律之誤
十二律
五聲配十二律
十二律配七律
隔八隔六

卷二

黍色五聲
七始之誤
五六皆中聲
樂無牛聲
七聲
二變有誤
六間六又
十二律相生之誤

十二律上生下生
律呂與陰陽分合
二十八調
五調有伯調字
笛色七調圖
律呂有時日卦氣
十二律立七調
笛色九聲
笛色七調三條
笛色七調圖

卷三

九聲本管子
方鼎論聲之備
十二律配十二月本義
二變在商所誤之由
五清不領聲
樂無八聲
十五尺
二八之誤
樂書不是樂
十二鐘
十二鐘鐘即編鐘
二條
歌鐘制
後鐘論
八音配變
半有五聲
旋宮和聲
不用商徵二調之由
前人不識笛色因不識
琴鈴聲
一笙十六管
四清五清之誤
方鼎四清之誤
樂書不是樂
十二編鐘
十二鐘不依律數大小
黃鐘白鐘
樂不分古今

卷四

采衣堂論樂淺說論
五聲不並列
問不去二聲
十二聲
十五聲
宮調圖記歌訣
問環相爲宮
附徐仲山雜問
問五聲
問七聲
問七調九聲之轉
十二聲即十二律
問宮調二條
問領調字
問古音二條

竟山樂錄（西河合集之一名古樂彙典錄一）

清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周慶雲 李成蟠 宏祖 校

竟山者、先檢討臣字也。先檢討臣曾受樂說于先汀州司馬臣公毅、而未著爲書、逮死、口授諸說于先兄仁和教諭臣萬齡、而萬齡又死、顧其死時、拊其額曰、樂之存亡、豈有數存其間乎、則又翹首北向曰、聞之聖人生、古樂興、聖人作、古樂發、今天子神聖、遠軼三代、當爲天地開制作之事、古樂淪亡、應必有起而肇造之者、吾弟在京、其能述先臣遺志以對揚此萬一否也、臣嘗聞其言而憬然於心、暨臣萬急歸、以疾病僵居里門、將具憶前言、以贊賾此事、而依稀恍惚、不能成說、然嘗夢先教諭臣執大招一篇、指示臣曰、二八四上、古樂經也、汝知之乎、臣寤而大驚、急取大招讀視之、二八者、人聲也、人聲十六、（見後）二八十六聲也、四上者、笛聲也、笛色譜曰、四上尺工六、爲宮商角徵羽、四上、宮與商也、其前章曰、趙簫倡只、（趙簫、倡和、謂阿趙簫倡只、言和陽阿之歌、而以簫爲倡、凡絃鞀鐘聲皆從簫倡之、故又曰定空章只、言自此可定紘也、簫今鼓、箏瑟者、必先吹笛以歌、而以簫共聲是也、其曰二八接舞者、言人聲十六、可編舞而歌也、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者、言宮聲由商而爭上、至極而變、則四清聲生焉、蓋五聲之上、又加四聲、爲九聲、回變聲也、舊樂譜曰、笛色譜共十字、藏籍無可考、然必有所自來、惟趙詞大招有二八四上字、上字、即笛色譜中四與上也、但其宜則四上、指宮與角、與此不同、）恍然悟、樂以聲爲主、樂之聲、以人聲爲主、聲以調爲準、聲之調、以宮調爲準、而皆于笛乎推之、蓋八音、革木皆主節樂、無與五聲、金石司五聲、而編鐘編磬、專一雜轉、絃以一絲與一聲、則猶之金與石也、雖竹兼匏土、以篪簫管笛而兼塤篪于其間、其于五聲之間轉滅代、環至不竭、了無

捍格、且行所無事、必無弁庫博陋、操濫綴急、得以參互其短長、而神明變化、足爲樂準、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舜樂之妙、稱爲簫韶、竊嘗八太常觀古宮縣、親見世祖章皇帝改造塤篪二樂器、闢古之謬、而臯上重修樂章、辨定考搏、似獨于管笙之間別有指授、是聖人既出、實能抉其微而剔其奧、而世鮮識聲、終無詞官太常可與語倫變而敕附在者、因述先臣之所言、而錯雜以記之、仍著之曰、竟山樂錄、以爲此豈末臣所能言焉、

先臣嘗曰、樂未嘗亡也、樂者、人聲也、天下幾有人聲而亡之之理、自漢後論樂、不解求之聲、而紛紛錯出、人各爲說、而樂遂以亡、如樂之有五聲、亦言其聲有五耳、其名曰宮曰商、亦就其聲之不同而強名之作表識耳、自說者推原元本、妄求蘇歷、溯元太乙、必溯其聲之所自、名之所厥、而至于何聲爲宮、何調爲商、仍不之解、至有分配五行、旁參五事、間合五情五氣五時五土五位五色、神奇幼眇、將其說非不卓然可聽、而究之與聲律之事、絕不相關、此何爲也、故徐仲山曰、吾遍觀樂書、而深恨樂亡之有由也、樂書逾備、則樂逾不明、初求五聲、猶爲五聲所始、如是奧謎、而究竟觀之、仍不識五聲何在、繼尋六律、嘆爲六律所極、又如是變化、而究竟推之、仍不審六律何等、則然後掩卷而慨、廢書而沉吟、束其篇帙、使高閣而重有恨于前此之爲說者也、則意者、樂之亡、即亡于爲說者乎、故凡爲樂書者、多遣一元兩儀、三才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圖、斐然成文、而又暢爲之說、以引證諸黃鐘太簇、陰陽生死、上下順逆增減、以及時氣卦位歷數之學、鑿鑿配合者、則其書必可廢、何者、使觀其書而樂由以明、五聲由以著、六律十二律皆由之而曉然以晰、則傳之可也、乃舉力求之、窮竟篇帙、而按之聲而聲茫然、按之律而律茫然、則雖欲不廢而何待已、故未求聲而求器、未求器而求數、未求數而先求之度量衡之銖兩絲黍百千萬億之環環、是皆亡樂之具、嘗與楊臥論樂、楊臥曰、曾延一工師除者、踊躍操算、剖判麻眇、以爲能事、及算竟而樂殊不然、于是呼工師截竹、把繩彈絃、搖擺雕琢、以受聲、且率合古尺、考覈傳瑄、備盡心想耳目之巧、裁設管器、甚以爲得計、及裁竟而樂又不然、然後知漢、周以後、京房、鄭元、張華、荀勗、范鎮、房庶、王朴、李照、陳暘、以及近代之韓尚書、鄭恭王、楊宰事、凡言鑄鐘均絃、造器算數、皆欺人之學、不足道也、即楊主事自謂能造器、可與古樂、然就其說、必不能、何者、其所言者、皆韓尚書智說也、尚書爲主事師、凡在世宗朝廢言樂事、然樂究不明、他可知矣、

（諸經言聲）諸經論樂、但有聲而無數、以其但言聲律、並未言生器損益及管命尺度也、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五音、皆樂之聲、故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諸書言數）虞書曰、我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即五聲、律即十二律、與周禮同、管子言五音之數、即史記律書所本、然不及十二律、而律書並及之、律書者、歷書也、蓋本太史令、係作歷之官、作歷者必及律、徒以干通于聲、辰通于律、往往參互言之、然要是歷律與樂律不同、故既作律

書。復作樂書以剟之。而漢書分樂律二志。直名律志爲律歷志（卽歷志）。可驗也。蔡元定誤認律字。乃以律歷爲律呂。且遍拔劉歆備數之學。以爲和聲審度權衡。皆算數之實。烏知歆本義和典領數學正職歷官耶。前後漢俱有律歷志。俱言歷數。而蔡元定竊志中黃鍾之實與林鍾之實諸語。卽以算數名書。開手卽曰黃鍾之實。究之算數不明。明亦無用。原其受誤。純以律歷五音相生之數爲之根柢。而以司馬遷十二律數與范蔚宗所載京房六十律數兩大算法合作一書。其爲謬可不再計決耳。

先敎論謂算樂起于律書。幷前後律歷志三書。而算管則律書與前志不同。（史以九爲數。前以十爲數。）算五音相生之數。與十二律相生之數。則律書自不同。（如五音相生以林鍾五寸十四分爲商而角如十二律相生以林鍾五寸四分爲）究之以五數七數乘十二數。則後志與律書、前志總不同。（如以五聲乘十二律得六十律以五聲二變合七聲乘十二律得八十四律類）三古鮮言算數。西京以後。其專言算數者兩人。一司馬遷。一京房也。先臣胥言漢代定樂。盡在武帝之世。其時備選管之數者。樂府令夏侯寬也。造樂章者。司馬相如、公孫宏也。造新聲者。李延年也。獨司馬遷者。以太史令而職算律之法。向使其說有效。則西漢之樂。當及三古。不惟超晉唐而上之。亦何難直臻成濩。爲古樂復興之候。而乃西京言樂。殊失古法。後世淹淹略無綱遂。其故何也。以爲漢武用遷。而遷之所用。不過如此。則固無可用者也。以爲不用遷。而遷之立說。卽在當時已不能實見其可行。況後世也。若京房六十律之數。則正當漢元知音好樂之時。且已識房名。特遣太子太傅韋元成。及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而房之所對。見後漢志者。其術但可施行于史官候部之用。而于聲音多不解。遂能則是面試之而不效者矣。其後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者。惟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

宣。逐補學官。主調樂器。而太史丞宏試十二律。不惟不中。且不知何律。至熹平六年。東觀開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皆不能曉。卽歸閱舊藏。得其器形。制如房書。亦不能定。則其無用。更爲可知。而元定以此爲指歸。此何說也。且元定所據。惟劉歆條奏一篇。所謂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者。其說本以爲備數既得。可以爲律度量衡四者之用。原非爲數能立律。志文所載彰彰也。況志文明云。王莽秉政。欲耀文教。徵天下知鍾律之士。而使義和劉歆典領條奏。故志又云。刪其僞辭。是志明明斥其詞爲僞。而元定且從而據之。本之不明。徒於算術。使後之祖者更得以倣其所不知。不亦差乎。

（律聲）樂只五聲。加四清聲爲九聲。加二變聲爲七聲。合七聲四清聲一變清聲爲十二聲。故五聲十二律而聲盡矣。若六十律。則人聲無此數。曲調無此數。器色無此數。此妄人所爲。而亂其說者。又推而至百四十律。二百十六律。三百律。三百六十律。一千八律。夫推至萬律。亦又何難。而世無此聲。當奈之何。

（五聲）或問先臣曰。五聲者何。宮商角徵羽也。宮商角徵羽者何。一二三四五也。據天地生數。則羽一、（天一生水）徵二、（地二生火）角三、（天三生木）商四、（地四生金）宮五。（天五生土）曰羽徵角商宮。據五聲自生之數。則宮一、（最下）商二、（次下）角三、（半高半下）徵四、（次高）羽五。（最高）曰宮商角徵羽。然而宮聲中聲也。其聲雖最下。而當居高下之中。此于五行相生之數所云木火土金水。四時相生之序所云春夏中秋冬者。每以宮聲居中。而以商角徵羽爲環生之數。則商角在宮上。徵羽在宮下。卽至下者而至高生焉。環宮所謂以下作高。以高作下。觱篥色所謂以宮四居中。而上

尺在上工六在下者。正宮調譜云四一、上二、尺三、工四、六五、爲五聲是也。蓋五聲兼高下清濁爲言。而實則有高下而無清濁。其聲本五。層壘列。由下而高。若清濁則一層之中皆兼之。如宮本下濁。商本次濁。然有宮清商清與濁聲並出。如宮字是宮聲中濁音。宗字是宮聲中清音。可驗也。

（五聲不宜闕商徵調）五聲無闕。每一矢歌而五聲具焉。其曰宮調曲者。謂自一至五之一調也。曰商調曲者。謂自二至一之一調也。周禮大司樂所載。凡祀天神地祇四望山川祖妣。其于六樂皆無商聲。先儒謂非無商聲。無商調也。不知無商調亦非是。還宮之法。變宮以後。卽當繼以商調。特能闕之。周禮所定。不主還宮。而第就各宮自爲用。則闕一闕二悉聽之耳。隋唐後不曉其義。凡樂各闕徵調。以倣周禮闕商之例。此竪儒最可笑處。而崔事小兒家。復造言隋時萬寶常善聽樂聲。煬帝江都之幸。嘆曰。宮聲不復返矣。後果驗。此皆不識聲而妄爲曉事以誣樂者。儒者採入正史而不之察。毋論萬生庸工。但曉京氏六十律而不知用者。卽以宮聲言之。謂宮亂則荒。其聲近荒散則有之。謂爲不返則宮聲未亡。何能一往不返也。

〔五聲圖〕

〔角〕第三聲　〔商〕第二聲　〔宮〕第一聲　〔羽〕第五聲　〔徵〕第四聲

（九聲四清聲）聲祇有五。而歌曲者每一調之中。其聲必不止于五。而于是清聲生焉。如歌者五聲既周。欲再上一聲。則第六聲也。又再上一聲。則第七聲也。第六第七則何以但止于五。曰。第六聲。卽第一聲也。第七聲。卽第二聲也。聲有高下。而五聲既周。則雖設層次。而聲之高下正同。謂之清聲。此卽師曠所謂清徵清角。杜預所謂四清聲。唐樂所謂十二清聲者。如第一聲爲宮聲。則第六聲爲宮清。第二聲爲商聲。則第七聲爲商清。推而至于第八第九皆然。然而止于第九聲。無第十聲者。以羽聲無清。凡歌聲曲調器色。無不止于是。而不可上也。再上則出調矣。故曲調名九宮。不名十宮。以是也。此卽古所稱九歌九則。楚詞所稱九章九辯九歎者。此亦自然之成數。不可強也。

〔九聲四清圖〕

〔角〕三　〔商〕二　〔變宮〕〔宮〕一　〔羽〕五　〔變徵〕〔徵〕四

〔清〕八　〔清〕七　〔清〕六　〔清〕九

（譜色）〔尺〕三　〔上〕二　〔乙〕〔四〕一　〔六〕五　〔凡〕〔工〕四

〔伬〕八　〔仕〕七　〔佪〕六　〔仜〕九

（七聲二變聲）若古樂相傳。又有七聲。七聲者。卽國語所云七律。漢書所云七始也。大抵五聲次第。皆相隔均等。獨宮商之間與徵羽之間。相隔較倍。然又非他聲可間。于是于倍隔之次。仍立宮徵二聲以實之。其不遠去此二刊者。以旋宮之法。由漸而移。儳移商角于二刊之間。則必用其聲。故存之。所謂五聲爲聲用。七聲爲調用是也。其名爲變聲者。非周禮再變三變四變五變之變。（此以調爲變）又非三陽三陰上生下生不及正數爲六變之變。（三陽三陰律上生下生不及正數者有六變）又非倍聲半聲以倍爲正以半爲變之變。（倍聲者正律如黃鍾九寸半聲者小律如黃鍾四寸半之變）不過以二律與五聲不諧。故曰變耳。如觱篥色每七穴祇用五穴。不過五聲。而二穴皆闕而不用。如

宮。以四爲宮。則乙凡不用可驗。舊列變宮在宮右。爲宮前一位。變徵在徵右。爲徵前一位。此與隔八相生旋相爲宮之法俱不合。今正之。

(二變沿誤)二變者。變宮變徵也。舊以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則三代典籍。從無明文。惟淮南子有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二語。(應鐘變宮在南呂羽之後不雜五聲正音中故和蕤賓變徵雜入正音角羽之間故繆)而范蔚宗後漢志中。則亦載入之。此沿誤之所由始。而世從未之考正也。按其說。則以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五聲相生之次已窮。則須仍從宮始。而以徵繼之。但五聲既周。則此宮徵嫌于重複。故以此當二變之名。不知五聲既窮。則仍生五聲。所謂還相爲宮者。未嘗重複。且重複非變也。若謂蕤賓不能下生大呂。于此有變。(大呂爲丑位列在前爲上蕤賓爲午位列在後爲下故蕤賓生大呂不能下生爲變)則變從大呂起。不從應鐘蕤賓起也。若謂姑洗生應鐘時。于三分損一之數。尚餘一分爲變。(姑洗六十有四三分損一每分今得二十有一倘餘一分故五聲之止至此而謂之變)則損益之法。推算不窮。既餘一分。則將此所餘一分。又三分而損其一。未爲變也。(卽將所餘一分析而爲九損其三分之一乃得四十二分餘九分分之六)若謂黃鐘宮與太簇商。太簇商與姑洗角。各隔一宮。林鐘徵與南呂羽。亦隔一宮。惟姑洗角與林鐘徵隔二宮。南呂羽與黃鐘宮亦隔二宮。故爲變。(謂黃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姑洗與林鐘南呂與黃鐘相去隔二律則音節變今蕤賓應鐘適於二律之間爲二變)則角徵之間。當先從角。羽宮之間。當先從羽。宜曰變角變羽。不宜曰變宮變徵也。蓋有正。姑有變。豈有正未及而先有變者。況黃鐘至中呂爲上六辰。(自黃鐘子至中呂巳止)蕤賓至應鐘爲下六辰。(自蕤賓午至應鐘亥止)上下相生。則每于上下相界之次多隔一宮。(中呂蕤賓在巳午相交之際應鐘黃鐘在亥子相交之際皆陰陽相界處各隔一宮)此亦天地自然之數。

非有強者。然而不礙者。以聲不隨數轉也。惟史記配法。硬以姑洗配角。林鐘配徵。南呂配羽。則五聲相周。次第有礙。(與還宮相生二法不合)若以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則自無此病。(此是相生正數)觀史記律書。又自以姑洗爲羽。南呂爲徵。林鐘爲角。則其自相矛盾。全然不執可知矣。假若以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則七聲已畢。自大呂起。當必又以宮徵商羽角爲度。而自大呂至中呂。自中呂至黃鐘。皆隔一宮。則豈有同是五聲相旋。而一有變一無變之理。(以十二律配七聲則所餘五律止五聲矣五聲無二變矣)同是五聲。增爲七律。而五聲可再。七律不可再之理。(五聲加二變是增爲七律也然)(自大呂起祇餘五律則再爲以有五律無七律矣)且凡事須有實落。聲音之道。既已虛眇難明。故千古昧昧。則必先將聲之所次考驗實落。旋可言樂。今于宮前徵前有何變聲。試于人聲考之。有是否。于簫笛色按之。有是否。于琴瑟鐘石歷歷推求之。有是否。且必實考其變聲。端在何處。于人聲。于曲調。于器色。皆齊一均等。無所差誤。然後可也。不然。是妄也。故其妄有五。無着落。一也。次第亂。二也。可一不可再。三也。十二律不得周全。四也。無旋宮之法。五也。

(二變隔二律之誤)或問律呂新書以隔二律爲二變之說。先教諭曰。此是妄語。十二律陰陽相間。陰從陰。陽從陽。皆隔一律。故黃鐘與太簇。則中隔一陰律。林鐘與南呂。則中隔一陽律。至陽又從陰。陰又從陽。則皆隔二律。故以姑洗從林鐘。則中隔陰陽二律。以南呂從黃鐘。則中隔陰陽二律。此皆一定之數。無正變者。今以黃鐘太簇祇隔一律謂之正。姑洗林鐘相隔二律謂之變。則自黃鐘至應鐘。以爲陰從陰。陽從陽。則皆隔一律。以爲陰陽相從。則皆隔二律。以爲正則皆正。以爲變則皆變矣。或曰。不然。黃鐘至太簇。林鐘至南呂。

則皆值五聲之名。若姑洗至蕤賓。南呂至應鐘。則蕤賓應鐘。並于宮角。無所名也。無所名。則不得不以變目之。則又非是。夫蕤賓應鐘。亦不幸而遇算律者。祇以五聲配十二律耳。若相生之法。則五聲之外。各有所配。未見蕤賓應鐘便無名也。且五聲所配。祇得五律。卽加二變。亦祇七律。其餘五律尚閒也。先王造律。特設十二名。而懸此五律。將安所用。卽術時算律者。亦何以辭之而不之計。此眞不可解者。

〔七律二變聲圖〕

〔變徵〕聲第六　〔羽〕聲第七

〔徵〕聲第五

〔角〕聲第四　〔宮〕聲第一

〔商〕聲第三　〔變宮〕聲第二

(十二律)十二律者。以五聲加二變爲七律。又加四清聲爲十一律。又加一變清爲十二律。五聲四清共九聲。謂之聲。七律一變清共八聲。謂之調。

(六律)十二律卽六律。以陰陽各六也。陽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在諸書盡同者。若陰律。則國語爲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而周禮又作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漢書又作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仲呂。各不同。又周禮以夾鐘爲圜鐘。林鐘爲函鐘。中呂爲小呂。要是無所表識。故立諸名。無關係者。又陰律國語曰間。周禮曰同。漢書曰呂。

(五聲配十二律)十二律配五聲。古無明文。惟呂覽有上下相生之法。管子有三分益去之數。然于十二律未容明分何律爲宮。何律爲商。其懸作配合。自史記始。但史記又自相矛盾。不可爲訓。按史律書。初以九九八十一爲宮。則黃鐘也。(紀五音自此始)五十四以爲徵。則林鐘也。七十二以爲商。則太簇也。四十八以爲羽。則南呂也。六十四以爲角。則姑洗也。隨又云。黃鐘長八寸十(舊誤作七)分一。宮。八寸十分一者。正九九八十一也。此黃鐘之數與宮數相合者也。至于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無五聲所屬之名。太簇長七寸十(舊誤作七)分二。角所云七寸十分二者。太簇八寸。八九七十二也。然而初爲商。此爲角。何也。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又無五聲名。姑洗長六寸十(舊誤作七)分四。羽所云六寸十分四者。姑洗長七寸一分。七九六十三。加一爲四。正姑洗數也。而初爲角。此爲羽。何也。若夫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則前以林鐘爲徵矣。此又以仲呂爲徵。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無名。林鐘長五寸十(舊誤作七)分四。角所云五寸十分四者。林鐘六寸。六九五十四。正林鐘數也。林鐘爲徵。此爲角。何也。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初以太簇爲商矣。此又以夷則爲商。南呂長四寸十(舊誤作七)分八。徵所云四寸十分八者。南呂長五寸三分。五九四十五。又加三分。正四十八。南呂數也。初爲羽。此爲徵。何也。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又無名。若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則初以南呂爲羽矣。此又以應鐘爲羽。然則歷書所謂太簇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呂羽者。皆並非定辭。而舉世奉之。以爲不易之數。牢不可破。眞悖誕之甚者也。至其又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夫既以宮爲九寸。而又以上爲九。以宮爲五。此或有誤。至于商八。則仍用太簇八寸。不用夷則。羽七則又用姑洗七寸。不用南呂。角六

則又用林鐘六寸。不用姑洗。展轉糾紐。都不可解。

〔十二律圖〕

〔蕤賓〕羽變七〔中呂〕徵六〔姑洗〕徵五〔夾鐘〕角四〔太簇〕商三〔大呂〕變宮二〔黃鐘〕宮一

〔應鐘〕八無射〔南呂〕清十一〔夷則〕清十〔林鐘〕清九

十二律配七律　十二律配七律。自呂覽始。然所配恰合。此周末言樂。猶較勝于西京者也。其以七調列上層。謂之上。以五調列下層。謂之下。上爲正調。下爲清調。上之生下。下之生上。與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數。俱甚相符。三代之樂。迄今猶可捉摩者。結此而已。閒嘗究推之。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七律列上層者。正七調也。一黃鐘爲宮。二大呂爲變宮。三太簇爲商。四夾鐘爲角。五姑洗爲徵。六中呂爲變徵。七蕤賓爲羽。爲七調。其餘五聲。列下層。不立調。爲七調之清聲。一、林鐘爲宮清。列黃鐘宮下。二、夷則爲變宮清。列大呂變宮下。三、南呂爲商清。列太簇商下。四、無射爲角清。列夾鐘角下。五、應鐘爲徵清。列姑洗徵下。其五調。而中呂變徵與蕤賓羽。皆高而無清。而十二律終焉。以此相生。則上生下。皆隔八而生清。下生上。皆隔八而生正。無所參變。以此旋宮。則自黃鐘至蕤賓。自大呂至林鐘。凡七周而仍返之黃鐘之始。無少間斷。此真三古相傳之遺法。而西京以還。徒知史遷京房二學。而不明呂覽。宜其戾也。

〔十二律上下相生圖〕

〔黃鐘〕宮　隔八生林鐘下
〔大呂〕變宮　隔八生夷則下
〔太簇〕商　隔八生南呂下
〔夾鐘〕角　隔八生無射下
〔姑洗〕徵　隔八生應鐘下
〔中呂〕變徵　隔八生下無
〔蕤賓〕羽

〔林鐘〕清宮　隔八生太簇上
〔夷則〕清變宮　隔八生夾鐘上
〔南呂〕清商　隔八生姑洗上
〔無射〕清角　隔八生中呂上
〔應鐘〕清徵　隔八生蕤賓上

隔八隔六　或問先臣曰。隔八者何也。曰。隔八者。所以周七聲也。七聲周。則得八矣。曰何以不周五聲。曰。左則周七聲。右則周五聲。此左右以環圖言之。若知前圖則順爲左。逆爲右。今以相生考之。左數則隔八。右數則隔六。謂從黃鐘起。逆數至林鐘。則得六位。隔六者。周五聲也。

隔八不宜生六十律　隔八相生。除七得八。正以有二變在中。故以七爲度。所謂七律也。京房以隔八相生造六十律。從無二變。則何不隔六相生乎。以五乘十二。則爲六十。以七乘十二。則爲八十四。隋唐間有以七律周十二宮爲八十四調。此稍知六十律之謬而更爲之者。特調數無是多耳。若京房之法。則于從來設七律十二律之本意。并隔八相生之本法一概蕩盡。而作律呂新書者。必稟之爲程憲。可嘆也已。

竟山樂錄 一名古樂復興錄二

五聲色　聲高下只有五聲。五聲若再高。亦祇將五聲高字重一遍。若再低。亦祇將五聲低字重一遍。故五聲之上首一聲。與五聲之首一聲同音。五聲之下首一聲。亦與五聲之首聲同音。以此而推之。第三第四皆然。俱滋笛色譜。其工尺所用。原只五聲。故一按便明。若琴有七絃。便似七聲。又有十三徽。更似十三聲。殊不知十三徽祇十三刊耳。每刊多複聲。其中仍五聲一轉。而七絃復二絃。第一絃與第六絃同音。第二絃與第七絃同音。仍是五聲。推而至于琵琶三絃皆然。皆按三絃。其子絃次點與中絃散彈同音。其中隔四聲。亦只五聲。細數之。子絃次點第一聲。子絃一點第二聲。子絃散彈第三聲。中絃次點第四聲。中絃一點第五聲。五聲已畢。于是中絃之散彈另起。與子絃之次點同音。故和絃法即以中絃之散彈與子絃之次點相和。則二聲同音。公然可知也。又推而至于中絃之次點。向後至老絃之散彈。則亦五聲也。中絃次點第一聲。中絃一點第二聲。中絃散彈第三聲。老絃一點第四聲。老絃散彈第五聲。五聲已畢。若欲再下一聲。則仍是中絃次點。此亦可驗也。審此。則十二律三分損益之管。凡第五管後。其第六管之分寸與聲音。全然與第一管之分寸聲音外互異常。而以爲可以旋宮。可以轉調。則必使瞎子歌詩。聾人操縵而後可也。吾安從知之。

七聲　七聲只五聲。以七聲環轉處宮商之間多一聲。徵羽之間又多一聲。從來不用。至隋時蘇祇婆彈胡琵

琶全用七聲創爲斯調合七聲彈之其後金章宗時造樂府專用七聲而元時因之遂有南調北調之分南調用五聲北調用七聲今歌元時雜劇院本如點絳唇新水令類皆合用七聲可驗也但七聲可不用而七調不可不用竹有七調絲亦有七調任歌者中何調即以何調應之如歌宮者中宮之宮則以宮調應之倘中變宮之宮即當以變宮調應之蓋宮自爲調變宮自爲調變宮變徵原非佐五聲之不及而攙和以成聲者自漢後不識七聲而孔穎達作禮疏曰變者和也固已非是若蔡元定謂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但可以濟五聲之不及而已是蔡元定謂二變不識二變爲何物應謂二變必可攙和于五聲之中而不問其孰可用孰可不用孰是調孰是非調故曰但可濟五聲之不及而已是未嘗審聲而即論聲未嘗見色而即論色未嘗食苦食甘而即以之品鹽飴講荼蓼也儒者之自信而無當如此其不爲神瞽所笑鮮矣

七始　漢志七始即七音以每調有始即領調者如宮調以宮聲領之商調以商聲領之領者始也若以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簇爲人始則林鐘未月不當國地其謂與丑衝者強解耳若姑洗爲春始蕤賓爲夏始南呂爲秋始應鐘爲冬始則惟應鐘十月爲首冬他俱不合且何必爲此

二變有義　先臣曰宮商之間隔一聲是合二聲作一聲者記曰宮爲君商爲臣此即君臣之分也君之尊絕于臣民故于相接處必隔一聲然後和協此亦自然不可強者若商角徵則相迎不隔臣民與事無大懸絕者分也亦勢也至徵羽之間則又隔一聲此物之絕于民事處所謂重民而賤物者非耶是錄不肖義理此將及之者以

二變列宮商徵羽之間與舊時譜列在羽宮角徵之間者有別若不如是既恐以爲義類不足也

五六皆中聲　宮聲爲中聲以宮位在中也漢志曰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五六二數則適在十數之中故韋昭曰五居中則一三在上七九在下六居中則二四在上八十在下此與歌曲五聲以宮居中則商角在上徵羽在下簫笛色譜以四居中則上尺在上工六在下正同第地數中六當是陰數而亦屬宮者聲數五則宮居中律數六則黃鐘居中所謂黃鐘以地爲色者黃鐘亦宮也

六間六爻　六呂次第一本國語六間之文元間大呂二間夾鐘三間中呂四間林鐘五間南呂六間應鐘此與從來次第皆合獨周禮小異耳若漢書則以相生爲次第故從林鐘始中呂止而鄭康成以六律六呂配乾坤二卦其次第正同觀其以黃鐘至無射當乾六爻以林鐘至中呂當坤六爻如曰林鐘坤初六南呂坤六二夾鐘坤六三大呂坤六四應鐘坤六五中呂坤上六可見

樂無半聲　半聲者子聲也何謂子聲如黃鐘正聲則用四寸半爲半聲正聲爲母半聲爲子乃以十二正聲視之十二子聲即爲倍聲以正聲與子聲對倍也但半聲即子聲子聲即倍聲則當時何以析爲三名此其說固已可疑況樂律不容有半聲子聲之說假如黃鐘九寸其半聲則四寸半也四寸半之聲近于應鐘爲應鐘之嫌聲既不可以八十二正律而十二律每律有半聲爲十二半聲則在十二半律又自爲十二律一周其與十二正律絲毫不接若如杜氏通典所云十二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下者或高宮商失序而聲不和諧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可下取以

爲用則益大謬不然夫旋宮之法高者或下即以高爲下其高聲與下聲相同下者或高即以下爲高其下聲與高聲相同故可旋也若云高者或下下者或高便聲不和諧當取半聲以和之是全然不曉所旋之聲仍是五聲五聲相旋絲毫不雜從無上下高低之差若雜以半聲即出調矣出調即變反曰可以和律何也夫正聲過濁但有清聲相和如琴一絃太濁則或以六絃代之二絃太濁則或以七絃代之如瑟內一絃太清則或間以外一絃內二絃太清則或間以外二絃要之琴之一絃與六絃同聲二絃與七絃同聲瑟之外十二絃與內十二絃同聲若雜以半聲是于琴一六二七絃上下又增兩半聲瑟內外十二絃中間又各增二十四半聲是亂也紙上書之口中道之目可觀耳可聽一經指實則吹之不成調彈之不成聲鼓之聲之不成條理歌之不可歌詠之不可詠如是而嘆云樂亡樂亡豈非迂夫整儒繪圖畫算輾轉配合鑿弄狡獪相率而亡之者乎吁可畏也已

十二律相生之法　舊十二律相生其法似密其義似備（舊說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謂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仲呂蕤賓林鐘凡八位謂之黃鐘生林鐘子是三分黃鐘九寸之管而損去一分則林鐘之管應得六寸又從林鐘數起林鐘生大呂太簇凡八位謂之林鐘生大呂太簇十是三分應鐘六寸之管而增益一分則太簇之管應得八寸由是而推至于蕤賓而十二律之管偏矣又曰黃鐘生林鐘謂之宮生徵林鐘生太簇謂之徵生商以次而推則商生羽羽生角而五聲偏矣其後仍以次推則仍是宮起所謂遞相爲宮之法而獨于聲音之道全然不通若細繹其數推算極盡遂至截竹爲管凡十二管照其分數又以大呂夾鐘仲呂三律有上生下生之別（舊說陽律皆下生陰律皆上生陽律然又有以蕤賓夾則無射爲上生夾鐘爲下生者上生皆三分益一下生皆三分損一）再加三管亦照其分數凡十五管周圍吹準終未有當設如以陰陽相間配十二支并十二月之法遞配五聲則黃鐘爲宮九寸大呂爲商四寸零九太簇爲角八寸夾鐘爲徵三寸六分三零姑洗爲羽七寸一分零此實數也後而商之數大減于宮其聲之高下相去甚遠中無遞聲何以相接至太簇角八寸數反夥于商則聲亦反低于商況夾鐘徵之三寸六分三零與姑洗羽之七寸一分零其數之寡多聲之高下全相反也若曰大呂夾鐘當照京馬鄭蔡之說皆是上生上生數多則大呂數上生八寸乙分零夾鐘上生七寸二分六零是大呂商之八寸乙分零與太簇角之八寸仍是一聲少差夾鐘徵之七寸二分零與姑洗之七寸一分零亦仍是一聲少差天下未有相去一分嫌聲嫌律無上下無清濁無高低而可以定商角分律調者況姑洗之後其爲說亂繆繆又更甚也若以陰陽分位自爲次第之法配五聲則黃鐘宮九寸太簇商八寸姑洗角七寸一分零蕤賓徵六寸乙分四零南呂羽五寸四分五零其數之多寡聲之高下清濁可謂稍協矣然旋宮之法當于南呂之後終竟推之淩假無射爲宮四寸八分四零則黃鐘爲商九寸便已不合況推之至于陰律則大呂宮四寸零九夾鐘商三寸六分三零仲呂角三寸二分零夷則徵六寸南呂羽五寸三分零是徵反低于角一倍而羽亦低于宮五分之一全然不倫即以上生數按之仲呂角之六寸零與林鐘徵之六寸仍是繆戾且歌聲有九調聲有十二人聲有十六從未有宮姑八寸零羽止五寸零以三寸贏縮之間定五聲者若照周禮陽律左旋陰律右轉之法準之則陰以大呂亥姑當逆推至夾鐘止止是大呂亥宮四寸零九應鐘酉商四寸六分零南呂未角五寸三分零林鐘巳徵六寸仲呂卯羽三寸二分二零是徵以前其數反以漸而增徵以後其數乃頓減仍是亂也若以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數配五聲

則黃鐘宮九寸、林鐘商六寸、太簇角八寸、南呂徵五寸三分零、姑洗羽七寸一分零、角增于商、羽高于徵、開手便乖、不必推至于極、若以史記五聲相配之數與十二律相準、則自黃鐘至南呂、極協且順、如黃鐘宮九寸、太簇商八寸、姑洗角七寸一分零、林鐘徵六寸、南呂羽五寸三分零、其于高下清濁多寡、無一不當、乃推之南呂以後、假如大呂宮四寸零、夾鐘商三寸六分三零、中呂角三寸二分零、夷則徵五寸四分五零、無射羽四寸八分四零、是徵羽之數、反加于宮商角一倍、已自無理、況自宮至羽、徒以三寸相間之中、周流五聲、是至低與至高、亦不過嫌微彷彿之間、天下有是五聲乎、況蕤賓爲宮、林鐘爲宮、其爲乖舛、又不可勝道也、至有以十二律陰陽逆推之數、旋定五聲、如黃鐘九寸之宮、逆生仲呂三寸二分零之徵、仲呂三寸二分零之徵、逆生無射四寸八分強之商、無射四寸八分強之商、逆生夾鐘三寸六分強之羽、夾鐘三寸六分強之羽、逆生夷則五寸四分強之角、是商數減宮之半、角數反浮商五分之一、徵羽數相埒、天下無是五聲矣、況上生倍不合、環相爲宮、尤不合也、然則相生之說、徒爲律度之數推算起見、而至于聲音之理、左推右算、上推下算、全然不合、雖起后夔師曠、亦不能暢通其說、又何怪樂聲之亡、自漢魏迄今、長夜漫漫、不復旦也、悲已悲已、

十二律上生下生　上生下生、絕不可解、若以陽爲上、何以有蕤賓、夷則、無射爲上生、大呂、夾鐘爲子丑爲上、巳午未爲下、亥爲應鐘之位、子爲林鐘之位、因以蕤賓生大呂爲上生、仲呂鐘不曰上生、應鐘生蕤賓不曰下生、是自相矛盾也、若以子午爲界、自子至巳爲上、自午至亥爲下、因有以蕤賓之午生大呂之丑爲上生者、推之而夷則生夾鐘、無射生仲呂、皆爲上生、皆三分益一、見杜氏通典、則下生五數、上生六數、固已不倫、且何以大呂之丑、其數八寸、而蕤賓之午、忽增其數爲八寸一分、與之相等、推之姑洗夾鐘、皆爲七寸零、林鐘蕤賓仲呂、皆爲六寸零、南呂夷則、皆爲五寸零、應鐘無射、皆爲四寸零、是十二律原有十二聲、今反以制器而併其聲、使明明十二名目、而按之則實無幾聲、而止、是天下必無是律、而舉世夢夢、互相爭執、上生下生、各立門戶、眞不可解、

律呂合時日卦氣　楊子雲作太元、原有聲生日律生也、然總以時日卦氣、分配律呂、不過數學之緒餘、紳繹揉直矯枉、極其勞瘁、而究于易象、乘十二、當有八十四律、而以七聲始、以五聲合其數、其謂之何、

律呂與陰陽分合　乾六爻配陽律、坤六爻配陰律、亦以黃鐘爲乾之初九、大呂爲坤之六四、諸語、之黃鐘配乾之初九、其于全乾一卦、潛龍一偶然言之、其于易象、于聲律、並無關涉、如漢儒註周禮太師、以黃鐘爲乾之初九、大呂爲坤之六四、諸語、于大易辭象變占、不能強合、而即以律呂求之、宜如何爲聲、如何爲調、如何爲宮商清濁、是狂夫也、又律

同諸註、或但取陰陽時氣、以合聲律、如鄭氏謂聲之陰陽、各有所合、黃鐘子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爲丑、故子與丑合、大呂丑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爲子、故丑與子合、由是推之、而太簇應鐘、寅亥之合、姑洗南呂、辰酉之合、蕤賓林鐘、午未之合、夷則中呂、巳申之合、無射夾鐘、卯戌之合、夫以生聲言之、黃鐘未嘗與大呂相生、太簇未嘗與應鐘相生、以合聲言之、未聞黃鐘大呂、正清相協、太簇應鐘、正濁同接、徒以支干位次、彊作配合、恐太師以六律六同考辨陰陽、必不出此、

十二律立七調　十二律不名十二調、但取呂覽上層七律、呂覽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可爲調者列上層、定爲七調、其法則以六陽律間六陰律、相隔遞數、自黃鐘調起、至蕤賓調止、而七調成矣、但每調須有清聲、于是順從、林鐘陰律、配之黃鐘、爲黃鐘之清、夷則陽律、配之大呂、爲大呂之清、以次至應鐘、而十二律已終、至于中呂變徵調、變徵次高、原無清聲、而還宮之法、即宜以黃鐘爲變徵之清、黃鐘至尊、又爲本調之宮聲、豈可漫應、則直置不用、而蕤賓爲羽調、羽聲極高、不惟無清聲、竟不成調、所謂以十二律定七音、還相爲宮、則始七之數、以黃鐘始、終七之數、以黃鐘終、故七音之外無他律、十二律之外無他調、第以五音十二律立還宮之法、而七調成焉、假如黃鐘爲宮、大呂爲變宮、不用太簇爲商、夾鐘爲角、姑洗爲徵、中呂爲變徵、不用蕤賓爲羽、此爲五聲兼二變之本聲也、乃又以林鐘爲黃鐘清、夷則爲變宮清、不用南呂爲商清、無射爲角清、應鐘爲徵清、惟變徵之清、將及黃鐘、而黃鐘爲本調宮聲、不宜他役、且變徵與羽、皆以次高極高、並無清聲、故變徵不用、羽不成調、而九聲終、十二聲亦終、此一調也、若以大呂爲宮、則太簇爲變宮、不用夾鐘爲商、姑洗爲角、中呂爲徵、蕤賓爲變徵、不用林鐘爲羽、而本聲已全、因而以夷則爲宮清、南呂爲變宮清、不用無射爲商清、應鐘爲角清、黃鐘爲徵清、唯變徵與羽無清聲、此二調也、推之而太簇爲宮、則以次圜轉、夷則爲羽、大呂爲徵清、爲三調、夾鐘爲宮、則以次圜轉、南呂爲羽、太簇爲徵清、爲四調、姑洗爲宮、則以次圜轉、無射爲羽、夾鐘爲徵清、爲五調、中呂爲宮、則以次圜轉、應鐘爲羽、姑洗爲徵清、爲六調、蕤賓爲宮、則以次圜轉、黃鐘爲羽、中呂爲徵清、爲七調、若林鐘爲宮、則林鐘一聲、即黃鐘之高宮一聲、爲黃鐘清、與黃鐘低宮其爲一調、而調法又窮、則自此而推、何一非前調所覆見者、而謂七調之外復有調、何也、五聲不成調也、清聲不成調也、十二律不計十二調者、以林鐘南呂應鐘三陰律不列調、夷則無射二陽律不列調也、隋志以後有稱南呂宮者、皆無端立名、極不可據、說見後、二十八調隋以後、立二十八調、以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爲七宮、越調大石調高大石雙調小石調歇指林鐘商爲七商、大角高大角雙角小石角歇指林鐘角越角爲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黃鐘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其無七徵者、以隋後不用徵調故也、五聲乘七調、宜三十五聲、惟不用徵調、故僅云二十八聲、但七調轉圜、祇于每調前加一聲、後脫一聲、而其餘六聲、彼此仍同、並不得另分爲二十八聲、聲且不立、何況于調、今每調七聲、實立七名、則大謬矣、假如宮調一名、則但加一宮聲于變宮、商、角、徵、變徵、羽六聲之前、其第二聲即變宮、第三聲即商、第四聲即角、未聞于正宮外、可立高宮中呂諸六名也、自還宮之法不曉、萬古長夜、因有加六十律爲六十名者、嗟乎、樂之亡乃至于是、

（笛色九聲）歌曲祇九聲。雖其間偶有增減。而總以九聲爲之準。九聲者。五本聲。四清聲也。（四清聲仍從五本聲環轉出。今簫笛亦案）（所稱高字是也）蹌乎此。使出調矣。假如四字是正宮調。則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六爲羽。此五本聲也。于是又從六而推爲高四。爲高仩。爲高伬。爲高仜。共成九聲。然而高四仍爲宮。高仩仍爲商。高伬仍爲角。高仜仍爲徵。其闕一者。以五聲無羽調也。五聲不能闕。而調則有闕。以近宮而下。于宮一字不能爲本調最高之聲。故六是羽調。當以六字爲調之頂高一字。無奈此六字之羽調。是四字正宮調中之羽。所謂宮之羽。黃鐘之羽。則六字本上于四。而反下于四。四調之六。焉能加于本宮之上。而爲領聲乎。故五聲無羽調。則以近宮而嫌加于宮。遂反遜于宮。此自然之音。竝無待擒揉而然者也。乃由此而推之環宮之法。無不皆然。即如環四及工。以工爲宮聲起調。則工爲宮。六爲商。四爲角。乙爲徵。尺爲羽。此五本聲也。于是又從尺而推爲高仜。爲高伬。爲高四。爲高亿。然而高仜仍爲宮。高伬仍爲商。高四仍爲角。高亿仍爲徵。乃仍無高伬之羽聲。諸宮皆然。故周時不用商調。此不可解。若隋唐以後。不用徵調。此未嘗不用也。以僞解七音。皆誤以林鐘爲徵。蕤賓爲變徵。而林鐘首不立調。蕤賓適當黃鐘宮第一調之羽。按之無調。則在十二律爲無林鐘調。在五聲爲無羽調。而從說皆以徵當之。遂謂無徵調耳。此亦自然疑絀。不待勉強而湊者。必欲從而曲爲之說。誤矣。

（五聲有調字）每調九聲要。祇以五聲領調。如正宮調中九聲。而以本宮之四字爲領調之字。則調之頂聲。在此

四字矣。然而四爲宮聲。今此正宮調之四。則宮之宮也。且又名黃鐘之宮。其歌聲合是調者。如唐樂破陣樂曲。宮調曲也。其次句鐵字最高。字不過及此四字而止。（[illegible]）以宮聲爲領調字。不能踰也。若九聲環轉。而以本宮之上字爲九聲領調之字。則調之頂聲。在此上字矣。上爲商聲。而爲正宮調之上。則宮之商也。然又曰黃鐘之商。其歌聲合是調者。如唐樂大酺樂商調曲也。首句泪滴用低上字。次句易字用高仩字。至高至低。無非以上字領調。即爲商調曲。（[illegible]）若九聲環轉。而以本宮之尺字爲九聲領調之字。則調之頂聲止于尺字。尺爲角聲。正宮調之尺。則宮之角也。然又曰黃鐘之角。其歌聲合是調者。如樂錄有思歸樂。本商調曲也。註曰。後一曲犯角。則以後曲次句有三江雁亦稱五字連用。三江二高陰字。而以雁之陽字接之。則其字已入高尺字內。非商調矣。此如金元曲子中有刮古令、醉羅歌諸曲。多用高尺字。與梁州新郎、宜春令諸曲。但用高仩字架調有別。若九聲環轉而以本宮之工字爲九聲領調之字。則調之頂聲止于工字。工爲徵聲。而爲正宮調之徵。則宮之徵也。然又爲黃鐘之徵。其曲中合是調者。如唐樂所稱甘州羽調曲類。則皆是徵調。蓋羽聲不成調。而隋唐以後。皆誤以徵爲羽。因去徵調曲而反存羽調。故樂錄凡註羽調曲者。則皆徵調也。徵

調最高字不過仩字。而九聲以仩字終。則羽聲不成調。此即其頂調耳。若九聲環轉而以本宮之六字爲本宮領調之字。則六字近四。映於本宮。何能領聲。即遍求之唐樂及金元曲子中。而竝無其聲可相應者。此聲之依永與律之和聲。皆自然不可強者。此其所以爲元音也。

（簫笛色七調）舊定宮調者多無理。獨以宮聲起調爲宮調之說。人皆遵之。然按之實謬。借如有歌宮調曲者。于此其首字偶低。此以四字應之。而聲在四下。凡四下初起之字。未經圓轉。雖其位屬徵羽。而聲下于宮。實非宮調。其首字偶高。此以四字應之。而聲在四上。凡四上之字。非商即角。非商角。即變宮商角。變宮皆非宮調。況首字所出。次高次低。全無有定。安所得宮調而準之。故有樂器一定之調。簫笛中工尺是也。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此一定之調也。凡作樂者。先以簫笛矢聲而遍調諸絃匏之工尺。與之相準。然後待歌聲之發。至于金石。則猶之以旋相宮徵。不慮不諧也。有歌曲一定之調。曲律中工尺是也。凡定調者。必于曲律中環轉高低之內。聽其最高一聲。爲七調中每調之第幾厝。而工尺生焉。如四爲宮。則上有四厝。于簫笛色字譜爲上尺工六。于調色譜爲商角徵羽。除去調色譜之羽。與簫笛色字譜之六一厝。而從六而逆數之。其聲從至高至至下。凡協第二厝者。則爲徵調曲。協第三厝者。則爲角調曲。協第四厝者。則爲商調曲。（若從宮順數由下至高。則商爲二厝。徵爲四厝。）于是一準樂器。亦以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六爲羽。此亦一定之調也。乃歌曲一定之調。出之人聲。而不能宮定爲四。商定爲上。尺定爲角。工定爲徵。即樂器一定之調。應之歌聲。而不能以四應宮。以上應商。以尺應角。以工應徵。于是有歌曲與樂器兩俱無定之調。任歌者歌宮調一曲。而司器者亦任出一調以應之。假如歌曲之宮聲。依之中樂器之商聲。則即以樂器中之商

聲爲宮。歌曲之宮聲。依之中樂器之角聲。則即以樂器中之角聲爲宮。所謂旋相爲宮也。乃以商聲歌宮調曲。所謂商之宮。亦曰大呂之宮。而宮仍不離商。以角聲歌宮調曲。所謂角之宮。亦曰太簇之宮。而宮仍不離角。何也。以商角二調之中。其歌聲九厝。皆以第五厝領聲。竝不離及第三第四厝故也。所謂以無定之調。協有定之曲是也。自漢魏樂府以及唐人詩歌。皆有宮調商調明註。而惜其調色譜與簫笛色字譜俱不傳。若金元曲子。則明明可按。與唐樂等。而當時分宮分調。多有似是而非處。所傳九宮調譜者。其分別註解。仍然模糊。爲可憾耳。

樂只七調。但以簫笛色字譜言之。其四字放三四五六者。宮調也。（簫笛色字譜以尺爲一。以乙爲二。以四爲三。以凡爲五。以工爲六。此是簫笛孔數目。留上歌下者。惟上放一四。不在數內。）其調以四字爲領聲。故名四字調。又名正宮調。其四字放二三四五六者。變宮調也。其調以乙字爲領聲。名乙字調。但乙字非正宮所用。故名變宮。其四字放一四者。商調也。其調以上字爲領聲。名上字調。俗名梅花調。其四字放一者。角調也。其調以尺字爲領聲。以尺孔在背。名背四調。又名背宮調。四即宮也。其四字放六者。徵調也。其調以工字爲領聲。名平調。俗名淒涼調。淒涼者。西涼之訛。以其調最卑。爲西涼哈嘩之聲。又名新涼調。即唐時婆羅門曲所用之調。然又名子母調。以至低至高皆在此調。如子母然。故又名高宮調。乃兩調合爲一調者。自工字起。凡三周至頂聲。共得十五聲。協人聲之數。除調祇九聲耳。其四字放五六者。變徵調也。其調以凡字爲領聲。名凡字調。以凡字非正徵所用。故名變徵。

其四字放四五六者羽調也。其調以六字爲領聲。名六字調。俗名紘索調。其調但可應宮商角徵四調。而不能以六字自爲領聲。如紘索之應曲然。故五調與羽調。惡其盡也。且其調悉歸之工字子母調中。故工字多一調。以工爲七音之最卑者。最卑者。最高之所由生。而低宮與高宮生焉。其曰宮者。以宮爲中聲。而中聲實爲本調至下一字。故至卑至濁一聲亦屬之宮。蓋黃鐘始于子。以漸而上。宮者黃鐘之第一調。黃鐘者。宮之第一聲耳。

子母調。即西涼調。唐時爲娑羅門調。娑婆羅門即羽調也。凡至低至高皆有之。然至十三聲以上。將及頂聲。所謂高宮調者。雖人聲之最峻者。亦歌不能及。俗所謂嘎調。又謂煞調。嘎者。嗄也。莊子嗄而不嗄。煞者。聲嘶也。又盡也。謂聲之盡也。然則人聲十五聲。押之七調。而即有歌唱。所未逮者。焉有廿四調、六十調、八十四調、三百六十五調之譊譊者乎。

笛色七調譜

一尺　二乙　三四　四六　五凡　六工

正宮調。即四字調。放一字。一二四五爲低上字。一爲高伬字。放二字。二五爲高仜字。放三四五六。乙凡不用。

〔仜伬仩伵〕〔六工尺上四〕遞上九聲。

乙字調。放二三四五六。上六不用。

〔伬仜伬亿〕〔四凡工尺乙〕

上字調。俗名梅花調。放一四。尺五不用。

〔仩伬仜仩〕〔乙六凡工上〕

背四調。即背宮調。放一。工乙不用。

〔伵仩伬伬〕〔上四六凡尺〕

平調。又名西涼調。即子母調。俗名高宮調。又名低宮調。放六。凡上不用。

〔伬亿伵仩仜〕〔伬亿伵仩仜〕〔尺乙四六工〕遞上十五聲。

凡字調。放五六。尺不用。

〔仜亿伵伬〕〔工上乙四凡〕

六字調。俗名紘索調。放四五六。五工不用。

〔伬上亿仩〕〔凡尺上乙六〕

笛色七調圖。每調前一位對宮兩音不用。此二變也。從來以二變列宮徵本宮之後。誤。

〔凡變徵〕　〔六羽〕合。又名

〔工徵〕

〔尺角〕　〔四宮〕五。又名

〔上商〕〔乙變宮〕

徵調即西涼調。　尺〔上〕乙四六〔凡〕徵工

變徵調即凡字調。　〔尺〕上乙四〔六〕變凡徵工

羽調即紘索調。　尺上乙〔四〕羽六凡〔工〕

宮調即正宮調。　尺上〔乙〕宮四六〔凡〕工

變宮調即乙字調。　尺〔上〕變乙宮四〔六〕凡工

商調即梅花調。　〔尺〕商上乙〔四〕六凡工

角調即背四調。　尺角上〔乙〕四六凡〔工〕

七調譜者即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也十二律陰陽各六三分六律則爲二三而益生一則爲七正聲二而損共一則爲五清聲除去七正聲則隔八交以正聲隔八而生高聲以隔聲隔八而又生蕤角呂商清生徵謂之宮生商生清姑洗之類若黃鐘角生林鐘相生之法則以正林生蕤清除太七蕤得八以清生正之太而又生生正變呂謂清之生角生謂如宮之損生宮生清生謂之生清商生之宮除八得八于上如生宮下生生宮原清是以無四理生然倒以宮七清調生第變一宮調以準倒之生則乙過變合宮宮生蕤變爲清應以夾乙鐘生大亿呂變二清陰生律商下以生亿蕤生實實則無射三陽律上生之說是者不尙娛合然實是古法故附議此者凡定宮調商調者必審每之說最高一聲是宮聲即爲宮調若是商聲即爲曲調則第一聲者本領之勢在能正古法非變古調中一至有變爲皆一字者始知古法原不誤係後人誤解而是書法也善考古著其響之變古

九聲　本管子

歌聲曲調器色。凡以九聲爲度者。管子管言之。如云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夫一而三之。即四也。又以是四開而合之五音。即九也。則是五聲合四清。自古有之。其曰九九。則因之以生黃鐘之數。所云九九八十一者。是黃鐘九寸。尙起于五聲之合四清。而趙宋儒者。極詆四清爲無本。何其陋也。

八聲　本國語

國語伶州鳩論樂有云。琴瑟尙宮。鐘尙羽。石尙角。此言器聲大者合細聲。器聲細者合大聲。此正以高應低。以清應濁之說。其云匏竹利制。則以樂聲調利而于以立制。全在匏竹。故又曰匏竹尙議。謂即此二器。可以爲議樂之制也。三代言樂。俱以竹爲本。而笙匏佐之。即此可驗。

七聲　左傳論之偏

左傳昭二十年。晏嬰侍齊侯于遄臺。辨和同之異有曰。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舊俱不解。今解之。一氣者。聲出于氣也。二體者。聲有陰陽也。舊曰文武二舞。非也。舞是樂容。非樂聲也。三類者。謂聲有上中下之分也。凡樂中聲。謂之樂極。極者。中也。上下卽淸濁小大也。舊曰風雅頌。則是詩。非聲也。四物者。倫也。卽類也。聲有四時之氣。以春夏秋冬肄之。故歌法有四聲圓轉一例。至六朝後。以平上去入代之。卽此物也。舊曰四方之物以成器。非也。器卽下八音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至無射。大呂至應鐘

也。七音、五音兼二變也。舊謂武王伐紂。七日而克。因合其數。此伶州鳩之妄言也。非也。八風、八音也。以八音配八風也。九歌者、五聲兼四清也。舊曰六府三事合成九歌。此樂章名。非聲數也。若夫清濁小大高下。此指聲言。以一定之聲。兼不定之數。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則以調言。此純乎不定者。晏子論樂。其簡而能當如此。

字有五聲字之五聲。見于古韻之通轉。無與樂律。然亦不可不曉者。以樂之歌詩。其出字收韻。平仄陰陽。皆于宮徵有關合。非兩事也。大抵隋韻二百六部。唐韻併作一百六部。而核之古韻之通用。只得五部。五部者。宮商角徵羽也。舊定五聲者。每以喉齶舌齒唇爲宮商角徵羽之準。定韻亦然。第一宮部爲喉音。今韻中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七韻中字。每讀訖。必返喉而翕于鼻。唱曲家呼爲鼻音。每唱此七韻中字。必收以捉鼻之音。（鼻中作聲）以返喉。卽入鼻也。第二商部爲齶音。今韻中眞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六韻中字。每讀訖。必以下舌抵上齶。唱曲家呼爲恩痕音。以抵齶則其收聲在恩痕之間也。至角部舌音。則爲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懸舌居中。徵部齒音。則爲支微齊佳灰五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以舌擠齒。羽部唇音。則爲侵覃鹽咸四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兩脣相閤。歌曲家呼爲閉口音。凡唱字將畢。必萃視其口。審其閉否。以定優劣。自詩易詞賦歌頌銘誄謠諺諸古人有韻文字。無不限此五部。作通用之法。故曰字只五韻。韻只五押。（古韻通用法。只此五部。通之。見古今通韻。樂只五收。此眞五聲之祕。千古未發者。謂予不信。試將諸韻中字隨取一讀。如東冬七部內有一字不入鼻。七部外有一字入鼻。眞文六部內有一字不入鼻。七部外有一字入鼻。眞文六部內有一字不甚齶。六部外有一字甚齶。（角徵羽三部皆此。）則請發其書而語之可已。

十二律配十二月本義　黃鐘十一月（月令律中黃鐘）爲宮。（此史記漢志淮南書皆同。若呂氏月令曰。其音羽。則黃鐘無屬羽者。徵但以五音配四時耳。地數以六爲中。漢志地數）

太簇正月（月令律中太簇）爲商。（爲同。）物始生爲商。故凡人始生吹律而定其姓亦爲商。是商本初氣木氣。而反以金行之氣爲解者。以商清。在八月正金行也。故律對曰太簇者。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夫太簇、陽也。（陽律。）而曰贊陽。亦曰彼秋行之。以金奏而贊此者。凡以爲初春之氣。當出滯也。

夾鐘二月（月令律中夾鐘）夾者。以草木夾坼爲名。而二月發春。則正當草木芒角之際。夾與角皆木行也。故月令曰其音角。而東方七宿。則又以角爲首名。（蒼龍七宿。一曰角。）則角而已。若三月姑洗。則木氣衰。角星轉矣。芒角者。天且喬矣。故姑洗非角而夾鐘角。理有然也。

姑洗三月（月令律中姑洗）爲徵。（爲角。說見前。）其爲徵何也。夫徵者。禮也。彼伶州鳩之爲律對也。此猶淡以前稍可憑藉之語也。乃律對曰。姑洗者。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夫洽百禮。饗神人。燕賓客。皆行禮事也。而皆屬之姑洗。則明明以姑洗爲徵矣。況時當三月。木德已衰。而火符將及。則以徵爲火。亦正相合。故以隔八相生之法推之。則姑洗徵也。以其時與其令核之。則亦姑洗徵也。故曰姑洗徵。

中呂四月（月令律中中呂）爲變徵。夫四月。火月徵也。仲呂巳三月而宣陽氣。則中呂又徵也。二徵宣洩盡。是以無應。又月令曰。其音徵。史記律書于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下亦註曰徵。（無變則無清。後同。）蕤賓五月（月令律中蕤賓）陽盛極而將行。物盛極而亦將行。則于五音宜爲羽。羽者。行也。（見白虎通。）況羽于四行爲冬。以冬者。陰之終也。于十二辰又爲亥。以亥者。又陰之始也。蓋羽以黃鐘爲應矣。（黃鐘在羽月。）黃鐘不能應他律。故無應。

林鐘六月（月令律中林鐘）律對曰。夫六。中之色也。黃鐘宮以六中爲色。故曰黃。則六月爲宮清。爲黃鐘清。不觀漢律歷志乎。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陽倡而陰和。和則正與清相應。所拘然也。若曰林鐘徵。則未有徵爲宮和者也。

夷則七月（月令律中夷則）爲變宮清。夫變宮者。所以助正宮。故七呂變宮曰助宣物也。變宮清者。又所以助變宮。故黃鐘宮曰所以宣揚九德。而變宮清曰所以詠歌九則也。律對正同此。亦可以驗夷則之爲變宮清矣。若其又曰平民無貳。則夷者。平也。舊曰夷者傷。豈非誤乎。

南呂八月（月令律中南呂）爲商清。夫太簇。商也。而八月曰清商。夫清商而猶曰非商清乎。夫非商清而可曰清商乎。故律對于太簇曰。所以贊陽出滯也。于南呂曰所以贊陽秀也。夫同一贊陽。而在正月當發滯之時。則曰出滯。在八月爲秋成之時。則曰秀。

無射九月（月令律中無射）爲角濤。律對曰。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軌儀者。道法也。正主發。清主收。故曰道法。

應鐘十月（月令律中應鐘）爲徵清。律對曰。所以均器利用俾之應復。蓋言洽百物之禮。以應夫三月大禮之舉行也。應者。陰應陽也。且夫十月。陰月也。反曰陽月。且冬之首矣。反曰小陽春。夫陽春三月。小陽春非三月應乎。則非徵清乎。故曰此徵清。非無謂也。

（旋宮和聲）先臣曰。七聲有和謬。皆成數也。而旋宮之法生焉。如宮爲和。則變宮爲謬。商爲和。角爲和。徵爲和。則變徵爲謬。羽爲和。所謂一和、二謬、三和、四和、五和、六謬、七和。此七聲定數也。聲數既定。則但用其和者。闕其謬者。而自然有和聲而無反聲。至于以變宮立調。則疑于反矣。然仍以一和、二謬、三和、四和、五和、六謬、七和之法推之。則變宮一和、商二謬、角三和、徵四和、變徵五和、羽六謬、宮七和。仍用其和而闕其謬。有何反乎。所謂旋宮之法如此。

（二變在前則變之由）先臣曰。變宮在宮後。變徵在徵後。舊誤以爲在前者。以五聲高下言之。宮最居下一層。而以次而高而上。似乎在前。實則過宮之前一層。非宮前也。古誤必有由。其所誤者由是耳。如同一先人。曰賢智先人。則先乎人。曰自卑而先人。則讓人在先。先與後皆可解。所以溷也。俱樂聲先後者。斷難溷者。人聲無定。器色聲有定。試取匏竹諸器一按之。孰前孰後。何難頃刻立辨乎。

（不用商徵二調之由）周樂無商調。從來不解。皆以問先臣。先臣曰。樂有七聲者。五聲及二變也。二變者。變宮在宮前。變徵在徵前也。周自文武後。便不解七聲。故周景王問七律。而伶州鳩以七同七列妄答之。因以變宮在

宮前一位者，誤認作已前之前，遂列變宮在宮後，而宮前一位名之為商，然而樂工用五聲，則宮前一聲，每闕不用，此不用者，是變宮，而既誤為商，則亦誤謂不用商，此即無商之所由來也，若隋唐以後不用徵調，則以十二律配七調，自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七律外，其不立調者有五，而林鐘為無調之首，乃史記律書生律之數，則又以黃鐘為宮，林鐘為徵，遂曰無徵調，此皆沿誤之最無理者，然其說則在此。

五清不合調　國語大武有四名，曰羽，曰厲，曰宮，曰亂，而其調祇用七律，曰夾，曰南，曰無，曰應，曰黃，曰大，曰太，但取夷則至太簇顛倒立調，夫五清不立調，以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五律無領調法，非幾見夷則無射可以稱為上宮者，況旋宮之法，皆用順轉，羽宮上宮，一以夷至黃，一以無至太，納用順轉，若厲贏下宮，一以黃至夷，一以太至無，則直倒行逆施矣，而可為調乎，此皆于聲律大有礙者。

前人不識管色　晉荀勗問協律中郎將列和，笛中之孔及體中之孔，合作七聲，能盡知其孔穴宮徵與否，且調與不調，將以何驗，和辭以先師相傳吹笛者但為應曲而設，某曲當擪某指，初不知七孔盡處何聲也，若笛之調否，則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製便吹，取其鳴者可矣，其調與不調，匠者主之，安從校驗，則是以勗之神解，尚不識笛穴何律，而列和在曹代頗稱良工，然但受時師指訣，而不辨律呂如此，則笛尚不識，焉能識樂，按晉樂志稱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弄舊曲，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傅玄賦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向使六人生于上世，今古無儷，何但不夔同哭哉，其稱許之盛如此。

辨器聲　周禮司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為樂器，其云凡聲者，鐘聲也，鐘聲有高下厚薄偏正之殊，故曰高聲硍，硍者，硍然旋于裏也，正聲緩，謂器上下正直，則聲紓徐也，下聲肆，形過庳，則反放肆無拘檢也，陂聲散者，器偏，則聲離也，險聲斂，太峻，則聲不越也，達聲贏，微聲韽者，達大有餘，微小不足也，回聲衍，過於圜，無鴻殺也，侈聲筰，弇聲鬱，侈者其中寬，弇者其外窗也，薄聲甄，薄則震掉，厚聲石，厚則專確也，此皆指鐘一器言，故又云凡為樂器，以十二律為度，十二聲為齊量，其云聲非聲音之聲也。

樂無八聲　樂之有八，惟器數曰八音，舞數曰八佾，方數曰八風，並無聲數從八者，若隔八相生，則以隔七聲而八與一和，仍是七聲之清聲也，北周長孫紹遠欲于七聲之外，加一黃鐘，引左傳天子用八，周禮天子縣二八，及鍾鐘十六，古磬十六為證，乃于十二月樂，縣每簴七之外，又加一簴，誤矣，左傳用八是佾數，周禮及諸鐘磬，是七音九聲並縣之數，非聲數，亦非簴數也，當時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以為聲開七始，周制七音，並不用八，致魏常時用紹遠言，改七用八，又時用正言，改八用七，蹐蹐改換，經五六次，不決，致紹遠臨死，猶與樂部齊樹言，又上常言，又囑其子覽必得用八以瞑目而終，竟不用世之旨昧蠹辭，牛硜承偏，至死不變有如此，而欲樂不亡，難矣，又北魏李搔遍采諸聲，別造一器，名八絃，然世無鼠之者，

一笙十六管　北周鄭譯作內史中允，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宣帝令與大宗伯斛斯徵議，徵謂十二律轉相生聲，即是還宮，若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多設何用，

且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必須于廟庭之外，更闢階墀，增修廊宇，方可陳列，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于笙，于是罷獻。

十五等尺　蔡氏新書備列漢後諸尺，而無所稽覈，通考分作十五等尺，且校訂倍析，是徒游談，裁不過一類古家事耳，大抵周尺最短，而漢後漸長，如漢建武銅尺，即荀公曾尺，徐爰王隱諸尺，皆依周玉律所造，謂之古尺，其他魏晉六朝凡所製尺，則皆比古尺較長，並無減于此者，若後魏造前尺中尺後尺，皆增于公什尺二寸有奇，而後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假為張衡作者，竟增至五寸，然則樂尺亦何足據乎。

四清五清之誤　四清聲者，黃鐘、太簇、夾鐘、姑洗也，惟七調五清，則又加大呂為變宮清，持此五律者，悉三代以來相傳次第，漢唐宋不敢改者，第人知四清，不知五清，因不識大呂之為變，用而自黃鐘數起，以次挨列則又每多于四清之數，于是唐樂去夾鐘，以黃鐘、大呂、太簇、姑洗為四清，宋仁宗朝又去姑洗，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為四清，其不去大呂者，以不知變清也，其必去一律者，以與四清數不合也，其不敢遽去姑洗以後者，以納知十二律中惟前五律有清，而他無清，前代相傳本如是也，此真餼羊之儼然者，宋儒妄為解說，謂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律管短，故減黃鐘、大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為清聲，而不知夷則四律，正黃鐘四律之清聲也，且不知除中呂蕤賓七律之外，即林鐘亦清聲也，蓋管有短長，而環生則聲應，若謂黃鐘四律減半，與夷則四律應和，則黃鐘之半為四寸五分，纔與應鐘之四寸六分零相近，至夷則三律，反強于黃鐘四律三分之一，相淩甚矣，至若周禮小胥註有鐘磬二八十六枚一簴之說，臆謂十二律外，復加四清，為十六，則不知十二之中，已有五清，若再加四清，則九清矣，其說之不可準則如此。

二八之誤　周禮鐘磬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則謂之堵，十六枚者，分九清七律而並列之也，九與七，十六也，其分之則一為聲，一為調也，說者不曉其義，謂樂有八音，倍而設之，故十六，則妄誕極矣，八音樂器數也，樂器倍設，則試問此一簴者，兩鐘兩磬兩匏革乎，抑第取其數而左八鐘右八鐘乎，且八鐘何名焉。

方響四清之誤　方響雖起于西涼清樂，然亦有清聲，大抵一架編作兩格，下格以左為首，黃鐘、太簇、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南呂、無射，上格以右為首，應鐘、黃鐘之清，太簇之清，姑洗之清，中呂之清，大呂、夷則、夾鐘，其猶知四清似，亦禮失求野之一端，然加四清于十二律外，則謬甚矣，若其去大呂，則大呂原不在四清之中，乃又去夾鐘、姑洗，而獨取中呂，何也，總之不得原本，雖竊取偶合，無一是者。

樂器不是樂　宋儒論律呂，只講樂器，明鄭世子韓邦奇諸說皆然，信此，則假有舜時樂器于此，便是韶樂矣，乃隋何妥謂韶樂在齊，見于論語，秦始皇帝滅齊，韶樂傳于秦官，暨漢高滅秦，韶樂尚在，漢高改韶樂為文始樂，以示不相襲也，則是舜時樂器，漢尚未亡，而秦皇漢武俱未能興古樂，何也，即此亦足以見考覈製器之無所用矣，何妥又云，漢五行舞即周大武之樂，文景昭宣，賸改其名，隋時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據，然而兩漢之樂，既非簫韶，又非大武，則是樂舞並存，仍不是樂，何況樂器，又何況銖黍尺寸，但求製器，全然未成一器者，而便謂古樂在是，抑何不自揣量，大言不慚乃爾乎。

樂出不是樂　漢志曰，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註云，以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于書，此言樂

全在聲、非樂書所能傳也。又云、六國魏文侯最好古樂、有樂人竇公、在漢文時尚存。（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夫大司樂章有用乎、至漢武時、河間獻王尤好樂、遂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書言樂事者、搜討樂義、作樂記一篇、然于漢世樂毫無補。夫樂記言樂、亦甚妮妮、後人讀之、亦尚發、詹感興、有志古樂、乃明著其書、而全不是樂、何則、非樂聲也、獨志中所載諸經篇目、其于歌詩二十八家中、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歌謠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此必傳周時歌詩之聲之曲折、而惜徒有其目、而書不傳耳、然則樂書不言聲、雖樂記猶無用、況其他矣、河南者、西周之名、史記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爲河南桓公、故西周名河南、其後分東西周公以此。

十二鐘傳以黃帝命營援作十二鐘、謂十二律鐘也、後世謂之編鐘、與簫管琴瑟同逐歌詠之器、宋作十二特鐘、依辰布列、每遇子月作樂、則考黃鐘特鐘以宣之、此又在營援十二之外者、非舊制矣、若十二編鐘、則雖限黃鐘太簇諸名、然遂寄遞轉、仍無專限、且遞用十二合作一簇、而東漢元嘉後、依辰配位、每遇子月、出黃鐘簇、遇正月、出太簇簇、凡十二簇、不成正月黃鐘、與十二月有異聲乎。

十二鎛鐘即編鐘　後周製十二鎛鐘、即編鐘也、其相生考聲、形製正同、而宋大觀間議禮、謂韋昭、杜預、甚國語、左傳、皆以鎛爲小鐘、鐘爲大鐘、故周禮鐘師掌金奏之大鎛師掌金奏之小、歷歷可驗、若鎛而又鐘、則兩名雜出、不可爲訓、不知鐘爲樂名、鎛即小義、鎛而又鐘、猶稱鼗鼓者鼗而又鼓也、或曰、不然、鎛鐘可名小鐘、不可名編鐘、則先臣又言之矣、鎛與編、聲之轉也。

十二鐘不依律數大小　宋知制誥王洙謂鐘磬依數爲大小、經無明文、惟鄭康成以意言之、如言磬前長三律、後長二律之類、不知磬製半長半短、所云前長、謂前半、後長、謂後半也、律者以黃鐘爲度、即九寸三律、三九二十七、則二尺七寸、二律二九十八、則一尺八寸也、若以此明大小、誤矣、其後王拱辰詳定大樂、謂律大小皆不和諧、則是十二鐘磬、不宜依律作大小者、大抵聲之高下在厚薄、不在大小、況銅齊清濁而高下分焉、銅精則聲清而高、若鉛錫雜和、則卑濁矣、觀方響水盞以及今之雲鑼、皆無大小、而聲之高下歷然、此可驗也。

明朝製鐘律式、凡淨銅極鍊、不摻和鉛錫、謂之清銅、然又有銅柔純雜之別、而上清次清分焉、若鍊銅一觔、摻盡安錫四兩、則稍濁矣、至加以黑鉛、則濁甚、然則清濁豈在器大小乎。

黃鐘白鐘　黃鐘、律名、亦鐘名、即五色鐘之一也、黃帝造五色鐘、有青赤黃白黑五名、又淮南子謂孟秋之日、西館御女、白色白絲、擣白鐘、則意五色鐘亦依時考聲、如十二特鐘、依月辰宜樂一義、然其色則特染耳、非銅色也。

改鐘　明宏治甲子、太常卿呂當以鐘聲不協、難依勵兩製造、終不調貼、時樂器舊懸有銅編鐘四、曰一正黃鐘、一正太簇、一林鐘、一南呂、俱缺壞、不識改造法、至嘉靖十四年、少卿張鵬請改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因當時編鐘皆不能諧、姑製此以爲鐘、石一項可抵塞也、乃世宗忽召宗伯夏言、謂特磬石重、聲下反、難宜遠言、請併以銅爲之、夫不能製石而遽欲改金、已爲可怪、至改之終不諧、又請以燈易銅、設一特燈、

揭之旗竿、以爲樂作止之候、則不動聲色、望而可知、比之鐘磬爲敔、靜上從之、夫作樂、非求靜也、如止求靜、則何如竟撤宮懸樂器不作之尤靜乎、韓偓詩何在耶、何掃地至此。（韓邦奇新書有解、自論知樂。）

樂不分古今　古樂有貞淫、而無雅俗、自唐分雅樂俗樂番樂三等、而近世論樂者、動輒以俗樂爲譏、殊不知唐時分部之意、原非貴雅而賤俗也、以番樂難習、俗樂稍易、最下不足學、則雅樂斗、故考伎分等、反重番樂、其能習番樂者、即賜之坐、名坐部伎、其不能番樂、則降習俗樂、不坐而立、名立部伎、若俗樂不能、則于是斥習雅樂、不齒于衆、雅樂之賤如此、誠以雅樂雖存、但應故事、口不必協律、手不必調器、視不必淡目、聽不必苦耳、屍歌偶舞、發唱諧和、如此而曰雅樂、雅樂誠亦可鄙、乃儒者論樂、則又昧先古之意、貴雅賤俗、慘結不解、試問今論樂之儒、亦皆讀周禮乎、周禮旋人掌教舞散樂夷樂、散樂、野人之樂、非官樂、即後所名倡樂俗樂者、夷樂、即番樂、夫以倡樂番樂、而先王設官而肄習之、此未嘗有梨園高頭教坊爲之先也、然且復設韎師、使掌韎樂、給祭祀燕饗、或曰韎樂、即雜樂、非歌樂也、而疑鞮氏掌夷樂聲歌、凡祭祀大燕、則吹而歌之、則夫倡樂番樂之聲、先王全用之入太廟、登明堂、與郊廟燕饗大樂後先並奏、豈非以樂重人聲、人聲苟善、雖俗樂番樂、在所必取、而況九州之大、四海之衆、人聲嘔啞、不絕于世、一吟一咏、皆宜紬繹、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翻以金元曲子、倆習鄙鄙、偶一矢口、便嗤俗樂、則夫以人人自具之聲而當身失之、謂之自暴、以人人可見之理、而蒙昧甘心、謂之自棄、自棄自暴、倘何論樂、故曰爲雅俗之辨、欲使知者者勿過尊古、勿過賤今、謂當世之人爲今人、不爲俗人、謂今人之聲爲人聲、不爲今聲、則于斯道有庶幾耳。

臣兒時、隨臣祖赴鄉飲酒禮、忽歌鹿鳴者來前、各相顧貽愕、以爲市儈也、時場工樂大成殿、檻星門坑、邪許聲相聞、紓徐中節、傍一老生相賓者嘆曰、曾謂雅歌不如勞聲哉、蹙臣入成均、聽祀文官干樂、其工歌者以大哉孔聖合筮瑟入奏、彌時歌者自爲歌、吹搏者自爲吹搏、如各試所習者、臣聞而疑之、及臣叨聖恩、濫廁侍從、每隨朝會班次、竊聽皇上升殿時奏中和韶樂、地高聲祕、祇得聆聲、聲琤然、而他不之及、至若太和門下奏丹陛大樂、諸黃門倡樹歷應舞、則正當諸臣抃蹈之次、每朝會所奏、歷歷在耳、迄于今、尚有回思之而不能忘者、憶歲在辛酉、皇上應嘉臣所請、命詞臣考定樂章、臣時有樂章配音樂一議、呈宰院舉士、然未之上也、其後黃門所歌、皆更定新詞、然實不知其句字平陂、間合單複、端屬何等、祇覺聆其聲、若無歌者、古樂重人聲、聲高于器、故漢嗣太乙、至有七十人同聲歌者、隋唐樂府、皆以宮商各調定歌人數、今歌止一人、不逮衆器、而又過遲其聲、出考擊下、其無人聲甚矣、蘊者、宋元豐間楊傑定大樂、謂樂有金石相奪倫者、夫樂奏一聲而衆器應之、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乃琴瑟塤篪笙等發音、止應一聲、而鎛鐘特磬編鐘方響必擊三聲、聲煩拖衆器、此奪倫也、已後宜勿連擊、夫止擊三聲、尚謂聲煩而奪倫、今黃門歌一聲、其聲方響者不止十百聲也、且鼓以節樂、即左鞞右應、諸小鼓亦止與建鼓鼗鼓參差相間、每歌則間一二字聲之、以爲樂節、今歌一聲、則方響與鞞應、皆擊十百下、自緩至急、如一曲之煞尾、一闋之送聲、此則何說、夫樂府歌法、前爲隘、後爲趨、隘者、緩也、趨者、促也、諸調之末、原有煞聲、所稱偏

殺側殺借煞寄煞者。未有一字一促一聲一煞之理。況樂貴舒。如樂記有纍纍貫珠之法。謂聲之綿絡而不間截者。今每一字只一聲。並無句短連貫之意。所謂一音而備四時之氣者。固已無有。然且一聲既斷。一聲始起。舒如之謂何。有論聲者。謂陽字一字兩聲。陰字一字一聲。今槩從一聲。則有陰無陽。專一之聲。其誰聽之。宋姜夔樂議。謂當時大樂。往以七調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以一律配一聲。而不曉永言之旨。以今較之。毋乃類是。至于圜丘方澤太廟社稷。每竊聽太常奏樂。多未合律。如迎神一歌。其在圜丘。則以敬承純祐爲宗。鄭順祐。則以笛色譜爲合四一四也。其在方澤。則以吉蠲玉宇爲幾春雨餘。則以笛色譜爲尺工六尺也。其在太廟。則以皇興啓圖爲皇裕氣度。則以笛色譜爲合四乙尺也。其平陂之不合如此。況陰陽乎。況勾曲上下乎。況啓顯與闔韻乎。況開揚收合一音備四氣乎。至于考聲之失序。吹和之適節。有不可殫述者。夫圜丘樂歌。前豔後促。此是當度。然而過豔則緩。過趨則脅。當典儀唱迎帝神奏樂之時。樂非入奏。而內贊即引陞壇。上香于正配兩位前。然其儀止如是耳。而樂章有十二句。則不宜過緩而往往傷緩。若三獻再歌。止得四句。而典儀唱行某獻禮奏樂。則內贊所引有捧爵、受爵、獻爵詣神御前、盥櫛位前諸禮。則不宜太促。而往往傷促。蓋善行禮者。禮與樂爲。善作樂者。樂與禮準。況聲器制度。幾微杪忽。倍難檢合。夫八音未諧。有司之責。今大樂初定。明備是亟。一人屢敕之而苟且因循。揜抑而不發。尼臣之過也。臣忝備詞翰。其于職當考析典故。闡揚制作。況禮樂之事。所任尤重。故私爲訂正。而約其大槩如此。若夫師事增華。堯舜在上。其繼后夔而起者。豈之人矣。

竟山樂錄 一名古樂復興錄四

樂錄三卷。已無贅義。其所以過爲簡覈者。以從來樂書多辭費。翻害樂也。故閱書千百卷。而後成此錄。自漢至宋元諸儒論樂不計外。即明代樂書見聞者。有七十一種。然尚有先教論淺說十四。取其論五聲七始十二律十五聲而假爲問答。作通俗之辭。以明法。其餘二變五變。倍聲半聲。與夫八十四調。三百六十五調之荒唐。則前卷已悉。不必再贅。觀者詳之。此後係宋末堂論樂淺說。

何謂五聲。曰宮、商、角、徵、羽也。何謂宮、商、角、徵、羽。曰一、二、三、四、五也。一、二、三、四、五何以名爲宮、商、角、徵、羽。曰欲代其數而不得。則強立名以代之。如天地玄黃之爲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也。然則其名無義乎。曰有。豈惟有義。兼有形有度。有方有位。有氣有候。有聲有色。然皆所不道。一道及此。則滿紙簇簇無實濟矣。故只曰五聲者。五個聲音。謂一、二、三、四、五也。

五聲不並列。原非橫排。五聲是五層聲耳。人聲有輕重高低上下清濁之究竟。即盡于此。故只稱五聲。然則五層外別無層次乎。曰有。如七聲九聲十二聲十五聲皆是也。有則何以只稱五聲。曰。人聲層次雖多。然只五聲而止。如宮是第一聲。商是第二聲。從下而上。從濁而清。從低而高。從重而輕。則宮是最下之一聲。商是次下之二聲。角是半下半上之三聲。徵是次上之四聲。羽是最上之五聲。五層已畢。若再加一層爲第六層。則其聲雖高于第五層。而實則環轉而

仍歸于第一層之位。則其聲雖由最清最上而遞有增加。實則第一層之最下最濁者。與第六層之最清最上者。高低齊一。輕重均等。呼和相同。吹搏各應。則明是五聲既周。五聲再起之數。第六即第一。第七即第二。第八即第三。第九即第四。第五即第十。其所以無第十者。以歌曲之調。止于九聲。若十聲。即皆調。而五聲一周爲五。正聲五聲再周爲五清聲。第一爲宮。第六爲宮清。第二爲商。第七爲商清。第三爲角。第八爲角清。第四爲徵。第九爲徵清。第五爲羽。而羽聲最高。別無清聲。故五正四清。亦只九聲而止。與曲調九聲之數。正相脗合。故無第十耳。是七聲者。以五聲而加二變。二變者。變宮變徵。然設而不用。仍五聲也。九聲者。以五正聲而加四清聲。四清聲者。即五正聲之清。仍五聲也。十二聲者。即十二律。以五聲加四清聲爲九聲。又加二變聲爲十一聲。變宮有變宮清。而變徵最高。無變徵清。與羽聲同。則又只加一變清聲爲十二聲。然三變聲仍設而不用。原只九聲。而九聲去四清。仍五聲也。若十五聲者。則人聲之盡。人聲自至濁至清。凡十五聲而止。故其法只從五聲。三周之而其聲已盡。仍五聲也。然則七調、九聲、十二律、十五聲。只是五聲。故曰樂以五聲而止。

然則何以謂七聲。曰五聲層次。相隔均等。如宮商隔一寸。則角徵羽亦隔一寸。宮商隔二寸。則角徵羽亦隔二寸。稍有參差。即不和。此定理也。乃其事有不盡然者。羽宮相隔。與商角相隔。角徵相隔。俱分寸均等。而宮商之間。與徵羽之間。俱倍之。如有七寸之管于此。第一寸是宮字。乃隔二寸而得商字。則第三寸是商字矣。第四寸是角字。第五寸是徵字。乃又隔二寸而得羽字。則第七寸是羽字矣。七寸之中。獨虛二六兩寸。然且即此兩寸中。亦仍每寸有一聲設。而不用。謂之二變。則七寸原有七個聲。特以去二變不用。只用五聲。故曰仍五聲耳。大抵唐虞以後。陳隋以前。凡大樂清樂。俱無用七聲者。用即出調。故韋昭注國語。不曉七聲。以爲文王武王所加之聲。而漢後鼓二變方位。則又誤列之宮徵之前。是以七聲二變。展轉誤解。至北周武帝時。始傳龜茲七調譜。而白蘇祗婆彈胡琵琶。竟用二變。擬入調中。此即荊軻易水爲變徵之聲。北調所始。而金元樂府。則直開二變名曰北調。反以從來所用五聲之調爲南調。南北相抵。古人無是也。故其謂七聲者。兼二變言之。而二變不用。則仍是五聲。

夫二聲既不用。則曷不去此二聲。而必設七聲。曰二聲可不用。然不可去也。其不可去何也。曰。聲可不用。調不可不用也。大凡有一聲。即有一調。有七聲。即有七調。聲之所始。而調生焉。借有歌宮調者。于此其聲恰中此七寸之第一寸。則此二寸與六寸。仍去而不用可矣。萬一歌宮調者。而其聲恰與七寸中之第二寸相應。則第二寸爲宮矣。第二寸本不用之變宮。而今爲正宮。而閉而用之。則環相爲宮。皆即以第三寸之商。反爲變宮。而閉而不用。至六七徵羽亦然。是此七寸之管。環相聲閉。無一可去。則此七寸之聲。亦環相用合。無一可去。所謂七聲可不用。七調不能不用也。其不能去此二聲者。以七調故也。

然則七調與九聲有辨乎。曰。七調以調。九聲以聲。七調者。五聲之變。故加之爲每調之始。九聲者。五聲之複。故加之爲一調之成。蓋一調之中。高下清濁。每不能以五層限。則又于五層之外。再加四層爲四清聲。而聲之高下清濁以全。合五層四層而九名焉。若再加一層。即出調矣。但此四層者。雖加于五層。而祇以

五層之四複而周之。故曰四清聲者。卽五正聲之清。仍五聲也。

然又有十二聲者。則又合七調九聲。而十二聲出其間焉。七調去二聲而兩用之。則爲九聲。以羽無清聲也。七調合二聲而兩周之。則爲十二聲。以羽無清聲。變徵亦無清聲也。故五聲倍之。不爲十聲。七調倍之。不爲十四調。雖有九聲十二聲之殊。而只是五聲。只是七調。參錯之至。歸于齊一。此之謂也。

十二聲。卽十二律也。五聲有宮、商、角、徵、羽五名。十二律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等十二名。見全名見第一卷。而七聲九聲十五聲不立名何也。曰。七聲卽七調。卽十二律也。九聲者。五聲再周而缺其一。十五聲者。五聲三周而該其全。卽五聲也。十二律既立名。則七調可不立名。五聲既立名。則九聲十五聲可不立名。則是五聲者。以聲立名。十二律者。以調立名也。然何不以七調立名。而以十二聲立名。曰。七調不足該十二聲。十二律可該七調也。總是以七寸之管爲準。惟七寸之管。有二寸不用。故爲五聲。惟七寸之管通轉之。則七寸俱用。遂爲七聲。五聲合二變。立七名曰。變宮變徵亦二名也。七調合正變與五清聲。立十二名曰。總只一七寸之管。而五聲可該九聲。七聲不能該十二聲。則立十二名曰。而七聲全焉。總之五聲至九聲是聲。七聲至十二聲是調。向使五聲可以完一調之聲。則不必再加四清而爲九聲。七聲可以全七調之聲。則不必再加五聲而爲十二律。若十五聲。則但極人聲之變而爲言。此又在聲數調數之外。非其要矣。故曰五聲爲經。七調爲緯。七名曰爲經。十二名曰爲緯。此彰彰者。

十五聲以人聲之極數言之。大凡人之爲聲。合五聲三周而清濁高下已盡。故曰十五聲。或于十五聲上下各加半聲。合之爲十六聲。故又有十六聲之說。若再加半聲。則澌。再加一聲。則嗄矣。此在五聲七調九聲十二律之外者。故隱括言之。則五聲七音爲聲。七調十二律爲調。九聲爲曲調之數。十五聲爲人聲之數。庶有倫脊矣。

五聲七調。分之極明。然何聲入何調。則于古夢夢焉。如宮聲入宮調。人皆知之。宮商角徵羽卽喉唇舌齒牙也。宮聲者。皆逐喉入鼻之音。故韻書東冬江陽支微齊佳灰真文寒刪先蕭尤侵覃鹽咸十五部爲宮音。然焉得一詩而字字皆宮聲。焉得一曲而聲聲皆宮調。世無一音成一曲。一聲成一調者。任人作一詩。每下字而清濁俱見。任人歌一曲。每出口而五聲俱備。若如鹽槌所云。首一字合宮聲。卽是宮調。則字既難定。聲復憑空。假有神瞽于此。就樂審聲。欲辨其何宮何調。而首字不幸。適以歌過。則任其唱嘆宛轉。反覆盡致。將究不識爲何物。必歌者自訴曰。頃宮字已歌過。則然後點首曰。此是宮調。是笑話也。不意樂亡之後。而鹽槌賢賢。竟得此默子之語如此。

然則何以爲宮調。曰。有七聲于此。以層列之。從下數起。則第四聲爲宮聲。有七寸之管于此。以層斷之。從下數起。則第四寸爲宮聲。所謂宮聲者。中聲是也。然而歌者和者。應者逐者。人聲樂器。皆不能守此一聲以爲曲。卽歌者和者。應者逐者。人聲樂器。亦不能擇此一聲以起調。然且卽此一調中。又必遍用他聲他調。高低清濁。委曲周遍。而後得以成此曲。然而百變而仍不失爲宮聲者何也。蓋樂有一定之宮調。自中聲起。遞而上之。至于九聲而止。此一定宮調也。然而無所附麗。則卽從簫笛色譜以按之。如簫笛色譜之四爲中聲。爲第一聲。則乙爲變宮不用。上爲第二聲爲商。尺爲第三聲爲角。工爲第四聲爲徵。凡爲變徵

不用。六爲第五聲爲羽。此五正聲也。簫笛色譜見第一卷。七聲有二聲不用。爲五聲。于是又以四爲第六聲爲宮清。則上爲第七聲爲商清。尺爲第八聲爲角清。工爲第九聲爲徵清。其四清聲而宮調終焉。羽聲無清。見前卷。此笛色宮調。亦卽樂曲宮調也。所謂樂有一定之宮調是也。乃任歌一曲。而其曲中之高下清濁。偶合是調。則卽以是調應之。而其頂調之字。止于宮四之外。卽爲宮調中之宮調。所謂宮之宮。黃鐘之宮。其頂調之字止于商上。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商上之外。卽爲宮調中之商調。所謂宮之商。黃鐘之商。其頂調之字止于角尺。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角尺之外。卽爲宮調中之角調。所謂宮之角。黃鐘之角。其頂調之字止于工。徵。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工徵之外。卽爲宮調中之徵調。所謂宮之徵。黃鐘之徵。是調固一定。而應之者。仍百變也。是以一調該衆調也。是樂調可易。曲調終不易也。乃卽以旋宮之法推之。自乙聲起。遞而上之。至于九聲而止。此一定變宮調也。接之笛色譜。則以乙爲第一聲爲宮上。爲變宮不用。尺爲第二聲爲商。工爲第三聲爲角。凡爲第四聲爲徵。六爲變徵不用。四爲第五聲爲羽。此五正聲也。于是又以乙爲第六聲爲宮清。尺爲第七聲爲商清。工爲第八聲爲角清。凡爲第九聲爲徵清。其四清聲。而商調終焉。此笛色商調。亦卽桑曲商調也。乃任歌一曲。而其曲中之高下清濁。偶合是調。則卽以是調應之。而其頂調之字止于宮乙。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宮乙之外。卽爲變宮調中之宮調。所謂變宮之宮。亦大呂之宮。其頂調之字止于商尺。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商尺之外。卽爲變宮調中之商調。所謂變宮之商。亦大呂之商。其頂調之字止于角工。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角工之外。卽爲變宮調中之角調。所爲變宮之角。亦大呂之角。其頂調之字止于凡徵。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凡徵之外。卽爲變宮調中之徵調。所謂變宮之徵。亦大呂之徵。是以一定協無定也。是以一該衆也。是不易者也。此旋宮之法也。他倣此。

宮調一清三濁。雖一曲之中。一高二高三高而四清之中。統不出宮清而宮調名焉。若商調。則兩清兩濁。雜然在兼用高仕字變調。其本由口高尺字變調。兩角此最可驗者。故金元曲子口口商調口共聲頗雜出。商調則乎口口口口口口語此。雜出。雜然者。非調定宮商之類。突出語也。

羽聲　角　角
無清　清徵　清角　清商　清宮

六工尺上四乙凡　角調則一濁三清。徵調則四清無濁。舊有圖記歌訣。不能全憶。略附于此。要識宮曲一清三濁

四凡工尺乙不用上六　卑不踰尺高不遽腹

乙六凡工上不用尺四　商之所記兩濁兩清

上四六凡尺不用工乙　下從火立上用金成

尺乙四六工不用凡上　何以爲角三清一濁

工上乙四凡不用六尺　物作下止民乃上觸

凡尺上乙六不用四工　徵聲最激全有四清

宮懸市接徵招可聽

夫宮清頂調。卽爲宮調。商清頂調。卽爲商調。其說亦既明析矣。第頂調一聲。爲是調最高之字。雖與宋人

起調一聲與起調一字之說稍有懸殊。然起調一聲。重在起聲。領調一聲。重在領聲。其爲一聲則同也。以起字限調。則起字歌畢。便不識爲何調。今以領聲限調。則領聲已過。其又知爲某調乎。曰不然。起只一聲。領調字不止一聲也。曲有高字。即一句而屢及之。況一調乎。且調不止于領調字也。夫一定宮調。則四爲宮聲。若歌宮調曲。則起調一字。反不必拘定宮四。任歌之抗墜清濁。限爲九聲。而宮四而下有羽徵角三聲。宮四而上有商角徵羽四聲。合此九聲以爲宮調。則不必歌至領調之字。而從九字中動盪曲折。皆成此一調中轉環之聲。故曰卑不踰尺。高不越腹。正以爲察宮調者。但就此卑角高宮之九聲中。聆其抗墜。而其調瞭然。不必聽至擊調字也。繼此而商調。則爲下徵上商之九聲。又繼此而角調。則爲下羽上角之九聲。又繼此而徵調。則爲下宮上徵之九聲。無不皆然。故曰下尺者。工尺之尺。即角尺也。上腹者。腹爲中聲。宮四中聲也。徵爲火。則爲火立。商爲金。則爲金成。羽爲物。角爲民。則爲物止而民觸。宮懸即宮。徵招即徵。此皆不俟擊調。而即知爲調中之聲者。所謂領調不止一聲。調中之聲。又不止于領調之字有如此。

然而宮字擊調。即爲宮調。商字擊調。即爲商調。則四字調必是宮調。上字調必是商調。又何以曰還相爲宮。以上字擊調者。不稱商調而反稱宮調。以爲商之宮。太簇之宮。此又何說。曰。調有死生。其曰低可爲高。高可爲低。宮有時而可爲商。商有時而可爲宮者。此調之生者也。若調之死者。則此七聲中。高下次第。現成排定。不可略作搖動。少有更易。但有時移高一層。則此七聲統高一層。移低一層。則此七聲統低一層。蓋宮商徵羽相距必疎。角徵羽宮相連甚密。設假以上字爲宮。則上字次聲。已隔二位。自然是宮商相距之宮。絕非商角相連之商。自然是宮調。非商調矣。即或工是徵調。有時以工字爲宮。則宮商相隔。徵羽亦相隔。其以工字擊調者。可爲宮調。焉知不即是徵調。而亦斷斷是宮不是徵者。以宮是第一層低處。相隔。徵是第二層高處。相隔。迥不同也。蓋調到死處。是天地一定元音。不憍突。不擬議。不嬉猱。不彼我十度。不搖不動。不可移易。故足據也。不然。爾以爲宮。我以爲商。爾以爲還宮。我以爲本商。其不致市衒鬻矣。

或曰。既知古樂。則必知古音。古音畢竟是冲穆夷澹。荒與不中音節。如今琴師操古曲一種。淡淡落落。不易入耳者否。曰。不然。大抵聲音雖和調愷易。間便平善。昔人所稱和平之音。漢魏人所稱清調平調。唐人所稱蕃平弄者。便是古樂。其荒僻間與。冲夷澹泊。以爲矯異。而不善于耳。不習于趣。不宛轉流連于心坎之間。總是今樂。何也。三代歌曲。不及七聲。祇以五聲爲轉環。故國語七聲。章昭註不曉其義。以爲二變是文武所加。則豈文武以前。唐虞夏商並無變宮變徵乎。亦惟設之而不用。故不傳也。故史荊軻傳有變徵之聲。則北人間一歌之以爲奇變。此即北曲之所始。而漢晉以後。仍不曉其義。至隋時。突厥皇后入中國。有白蘇祗婆彈胡琵琶。始聞七調七聲。而當時尚疑其非是。故陳隋以前。不聞七音。即樂府鐘石律呂。皆無變宮變徵名色。以致牛宏、何妥、蘇夔輩。極稱淹博。尚與鄭譯爭執。以爲必無七音。而鄭譯所據。則仍是胡琵琶所傳之調。故唐時樂官分胥樂古樂。以七音爲番樂。五音爲古樂。相沿至金章宗朝。則竟以番樂爲北調。古樂爲南調。北調則七聲並行。二變交作。而南調則僅周旋于五聲之間。逮元而專尚北音。致設科取士。單用北調。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行于世。則是古樂用五聲。今樂用七聲。凡和平宛轉。春容樂易。

如今吳人所傳之南曲。即古樂也。其險奧荒澹。冲僻夷穆。如道上念誦。琴師所操之古曲。純以變聲出調字。攢簇成音。即今樂也。試問樂工審聲。自五聲本調和平之音。與七聲出調乖反之音。二項之外。有三項否。自循蓋以至今日。自東以至西。自南以至北。並不能于五聲七聲之外。別有聲音。而古用五聲。而不知今用七聲而不曉。猶謂古樂必沖拗。今樂必和平。舍本調正音以爲靡靡。而反取乖反出調者以爲古。吾不知此乖反之音。所爲導志氣。發幽滯。宣性情。通政事。何在也。嗟乎。可嘆已。

近世琴家。以乖反爲主。東勾西劈。時按時汎。全不曉和平二字安在。祇拗聲劣調以爲能。夫拗聲劣調。即三變曲也。二變者。北曲也。然則今之琴家。亦金元北曲之餘耳。故北曲多散序。少拍序。今之琴亦多散聲。無拍聲。可驗。少時。廣陵韓山人孟。以琴游山陰。蔡君子莊悅其聲。而惡其無拍。思以刊節節之。每以掌按拍。山人大怒。推琴而起曰。此不足與言也。時座客十許人。皆名士。子莊從容曰。此非古音也。古凡樂必有節。幾見琴瑟無拍節者。虞書曰。搏拊琴瑟以詠。夫搏拊節樂器也。琴無節。搏拊謂何。各點首是其言。（琴曲如漢宮秋、通天臺、同窗、古元曲名目。）

（附徐仲山雜問一條）仲山嘗問製樂必有尺。今歷代所校辨諸尺。既已非是。則將以何者爲準。曰。只以今尺度之。且無論官尺民尺長尺短尺。祇長則俱長。短則俱短。官則俱官。民則俱民。便無錯誤。蓋鐘磬大小。原無限度。如後人製方響。製雲鑼。然其製皆齊一。大則均大。小則均小。又如製簫笛。然其穴寸均等。竹長則穴寸俱長。竹短則穴寸俱短。便無所不合。今合樂者。任大小方響。短簫長笛。皆可倚曲。則尺度不拘可知也。或曰。編鐘有大小。以十二管推度爲之。則不然。嘗擊水盞。盞大小同。而聲不同。雲鑼方響亦然。今宮懸編鐘編磬。亦皆無大小可驗。

李氏學樂錄卷一

鑫吾李塔恕谷著

河右先生札云、寄至學樂一帙、大妙、不謂通人之學、能推廣未備、發揮盡變至此、此道爲千古來第一難事、能涉其藩籬、已詩神絕、況能排闥入室、直窮其奧爾爾、方信杜乘、荀勗、尙非俗物、必如恕谷者、眞蓋世豪傑也、自先父先伯兄亡後、此祕亦沒失其傳、故寧府五聲圖記歌訣、于樂律最切肯綮、而恍惚不能了了、多方推測、一往鬱突、每一念及、輒迷悶欲死、今得恕谷闡發、千年之祕、爲之一開、皆天地造化、特鍾其人、以使萬古元音、仍在人間、暫宗先師、必稱處地下、而世莫知也、老眼覩此、可以含笑入地矣、擬寄完此帙、惟恐浮沉、且必有底本、可留此在案几、以備繙考、第不知來著樂錄有多少、其宜先流布者、或刻于南、或刻于北、亦須早定、且示我也、

宮調圖所分四調、妙絕、七調全圖、皆有晉落、且使歷代謬樂曲調有暗合處、皆歷歷指出、所謂合同而化、非直通樂原、不能到此、奇矣奇矣、

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諸圖、器色七聲旋宮相生圖、俱發天地之秘、

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旋宮相生圖、俱一理分剖而盡其變化、坐而言之、起卽可行、楊忠愍先生親見虞舜、吾謂恕谷必當親見后夔矣、此非誇言也、

排學樂河右先生一年餘矣、雖窺涯岸、未盡精微也、其明年春、卜旋里、乃將五聲歌訣及旋宮相生諸義、修札來剖、而恕恕拜別、受言未悉、鬱悒于心、端月念七日、拏舟北上、一路沉吟、似有所得、若相生圖期四易稿而乃成焉、因具錄如左、以備就正、或天地元音、從此大明、雖在愚沌、鬼神亦通也、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念四日、識于丹陽舟中、

竟山樂錄曰、寧府樂錄有五聲圖訣、其圖已亡、第記其訣于此、以備參考、（五聲歌訣學者當人人知調是字譜、）

訣曰、要識宮曲一清三濁、卑不踰尺、高不越腹、（樂錄曰、腹爲中聲宮四中聲也、）商之所記、兩濁兩清、下從火立、上用金成、（樂錄曰、羽爲物、角爲民、羽者止也、角者觸也、）徵聲最激、全有四清、宮樂錄曰、商爲金、何以爲角、三清一濁、物作下止、民乃上觸、

懸市核、徵招可聽、

訣言雖明、排闥問河右先生、先生曰、此已失傳、但取爲證耳、據今臆擬爲圖以明之、具後、

〔宮調圖〕

角　商變宮　宮　羽變徵　徵

〔宮之宮〕

二尺　上一乙　四低四以次高四　高四以次低　六凡　三工　三尺

〔宮之商〕

一尺　上低上以次高四　乙　高上以次低　四　一　六凡　三工　二工　三尺

〔宮之角〕

低尺以次高四　尺　高尺以次低　上一　乙四　二　三六凡　二工　一工

〔宮之徵〕

四一尺　三上二乙　四　三　六一凡　低工以次高　工　高工以次低

一清三濁者、言宮之宮曲、只用個清聲、而上尺工皆作濁用也、兩濁兩清者、言宮之商曲、用個仕清聲、而尺工皆作濁用也、三清一濁者、言宮之角曲、用個仕、伬清聲、而工作濁用也、全有四清者、言宮之徵曲、個仕、伬、仜之清聲皆用也、蓋四調以次而高也、（此一則戊寅受之河右者、）

樂錄曰、宮調畢角高宮、宮四而下、有羽、徵、角三聲、宮四而上、有商、角、徵、羽四聲、合此九聲、以爲宮調、言宮之宮如此也、　則推之宮之商調下徵上商九聲、是商上而下、有宮、羽、徵三聲、商上而上、有角、徵、羽、宮四聲、宮之角調下羽上角九聲、是角尺而下、有商、宮、羽三聲、角尺而上、有徵、羽、宮、商四聲、宮之徵調下宮上徵九聲、是徵工而下、有角、商、宮三聲、徵工而上、有羽、宮、商、角四聲也、

卑角高宮者。角爲尺。宮爲四。謂高不過四。至四則四、六、工、尺又以次而卑也。下徵上商者。徵爲工。商爲上。謂高不過上。至上則上、四、六、工又以次而卑也。下羽上角者。羽爲六。角爲尺。謂高不過尺。至尺則尺、上、四、六又以次而卑也。下宮上徵者。宮爲四。徵爲工。言高不過工。至工則工、尺、上、四又以次而卑也。蓋歌聲器色。至頂高則由高而返卑。觀時下四字調譜。四、上、尺、工、六、五、上、尺、工頂高矣。而卽繼以工、尺、上、四返而卑焉。可見也。

〔附時下四字調譜〕

四上尺工六五上尺工工尺上四合工六尺六工工尺上四合工合四

樂錄。宮之商曲曰。至低至高。無非以上字聖調。則推之宮之宮。頂高至卑。皆以四字矣。而宮聲訣又云。卑不踰尺者何也。蓋此言審曲之法也。夫審曲之法。可以聖調字知之。亦卽可以此由卑至高自高返卑之有定者知之。故歌訣曰。要識宮曲。商之所記。何以爲角。徵招可聽。而采衣宜論樂曰。此皆不俟聖調。而卽知爲調中之聲。所謂領調不止一聲。調中之聲又不止于領調之字者。皆言審音之法也。

樂錄四字調爲四、上、尺、工、六、凡、仕、伬、仨九聲。此又云宮四而下。有六、工、尺三聲。宮四而上。有上、尺、工、六四聲。合本四二聲爲九聲。而復分宮之宮、宮之商、宮之角、宮之徵爲四種。似有不同。然實一致者。蓋總此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領調字。餘字自領調一聲遞高。又自領調一聲遞低。迴轉爲用耳。　他調皆仿此。

〔七調全圖〕

〔宮調〕

角　商變宮　宮　羽變徵　徵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宮之宮以四聖調。宮之商以上聖調。宮之角以尺聖調。宮之徵以工聖調。

〔變宮調〕

角　商變宮　宮　羽變徵　徵
工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變宮之宮以乙聖調。變宮之商以尺聖調。變宮之角以工聖調。變宮之徵以凡聖調。

〔商調〕

角　商變宮　宮　羽變徵　徵
凡　工　尺　上　乙　四　六

商之宮以上聖調。商之商以工聖調。商之角以凡聖調。商之徵以六聖調。

〔角調〕

角　商變宮　宮　羽變徵　徵
六　凡　工　尺　上　乙　四

角之宮以尺聖調。角之商以凡聖調。角之角以六聖調。角之徵以四聖調。

〔徵調〕

角　商變宮　宮　羽變徵　徵
四　六　凡　工　尺　上　乙

徵之宮以工聖調。徵之商以六聖調。徵之角以四聖調。徵之徵以乙聖調。

〔變徵調〕

角　商變宮　宮　羽變徵　徵
乙　四　六　凡　工　尺　上

變徵之宮以凡聖調。變徵之商以四聖調。變徵之角以乙聖調。變徵之徵以上聖調。

〔羽調〕

角　商變宮　宮　羽變徵　徵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尺

羽之宮以六聖調。羽之商以乙聖調。羽之角以上聖調。羽之徵以尺聖調。

國語有七聲之說。今因五聲歌訣擬爲七調如右。

宮調圖詳前。　至于變宮之宮。則爲下、工、上、乙（亦爲卑角高宮以統宮也）九聲。乙下有四、凡、工（亦爲徵、羽、角）三聲。乙上有尺、工、凡、四（亦爲徵、羽、角）四聲。一清三濁。變宮之商。則爲下、凡、上、尺九聲。尺下有乙、四、凡三聲。尺上有工、凡、四、乙四聲。兩清兩濁。變宮之角。則爲下、四、上、工九聲。工下有尺、乙、四三聲。工上有凡、四、乙、尺四聲。三清一濁。變宮之徵。則爲下、乙、上、凡九聲。凡下有工、尺、乙三聲。凡上有四、乙、尺、工四聲。　全有四清。皆如宮調圖推之。下五調亦如此推之。

七調皆無羽者。樂錄云。羽無清聲。以聲近宮。屬於本宮。不能領調也。故七調各四而止。四七則二十八調矣。至羽本調。樂錄又曰。其調但可應宮、商、角、徵四調。而不能以六字自爲領聲。則羽本調亦多不用矣。去羽調四調。則四六二十四調矣。隋、唐後。以四聲乘十二律爲四十八調。去五律爲二十八調。又去一律爲二十七調。蓋正十二律五清不立調。以七律爲七音而得七調。七調不用羽調。而得六調。六調中又各止用四聲之法。所謂天地元音暗相合者。但行不著。習不察。遂誤指爲傀。鹿馬迷離耳。

隋、唐間。又有將十二律去五調。以七宮乘七調爲四十九調者。其去五律。間有合五清不立調之法矣。其以七宮乘七調。則又有合二變不關七聲並用之法矣。總之聲律自然之理。人在腦中原撿。亦有相若者。

〔附時下七調譜〕

〔四字調〕見前

〔乙字調〕

乙尺工凡四乙尺工凡凡工尺乙四凡四工四凡凡工尺乙四凡四乙

〔上字調〕

上工凡六乙上工凡六六凡工上乙六乙凡乙六六凡工上乙六乙上

〔尺字調〕

尺凡六五上尺凡六五五六凡尺上五上尺

〔工字調〕

工六四乙尺工六四乙乙四六工尺乙尺四尺乙乙四六工尺乙尺工

〔凡字調〕

凡四乙上工凡五乙上上乙五凡工上工乙工上上乙五凡工上工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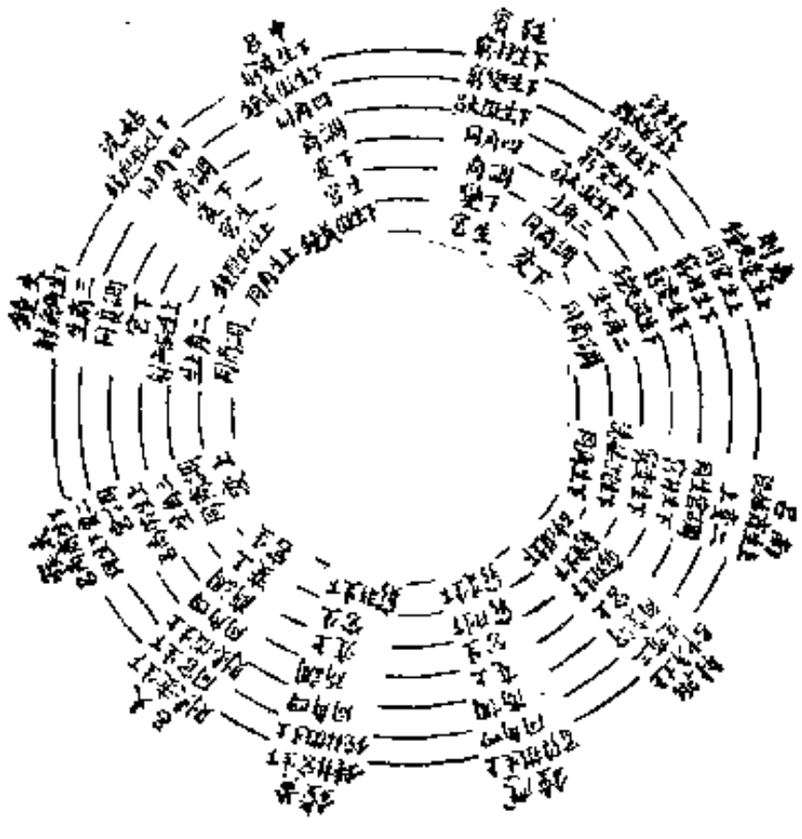
〔六字調〕

六乙上尺凡六乙上尺尺上乙六凡尺凡上凡尺尺上乙六凡尺凡六

樂錄、隔八相生圖、所排五音二變、原只黃鐘一調、非七調俱全之圖也、若或以爲七調並列、則中呂、蕤賓二本調、亦自有下生、不得曰下生窮矣、又樂錄旋宮圖、以每律本音列于下、而又遞下而列七音爲圖、遂謂中呂七律而窮、蕤賓六律而窮、皆無清、蓋以變徵羽聲頗高云然耳、然樂錄七調圖、中呂、蕤賓實皆具正清十二律、恐觀者執一以爲兩岐、今更爲後圖、假爲無礙、且相生、旋宮二圖、合圖乃見一致之妙、故合圖如後、

隔八相生、係後儒律管三法倍四三分損益之說、不見于經、即置不論、亦無不可者、但細究之、實具上下環生之法、故不必廢、若五聲六律還相爲宮、見于禮經、乃聲律要義、不可不精核也、

〔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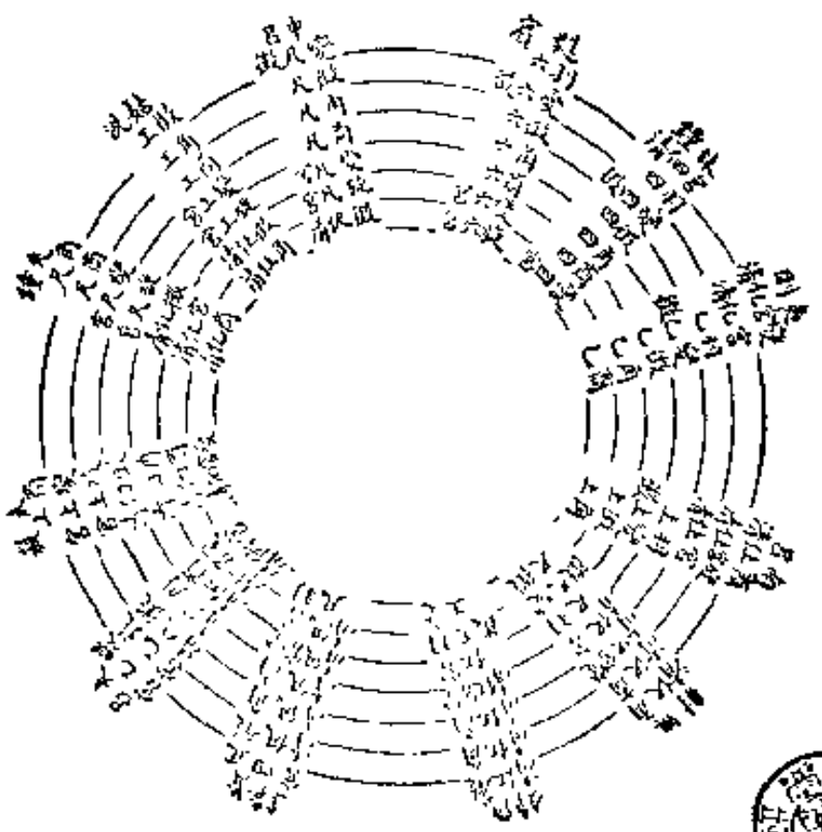


黃鐘變徵旋爲宮至姑洗徵清爲一調、蕤賓羽旋爲宮至中呂徵清爲一調、共七調、

黃鐘一層爲本律正宮、隔八林鐘一層爲本律宮清、是正生清、故下生林鐘、二層爲大呂之羽、是清生正、故上生林鐘、三層爲太簇角清、隔八林鐘三層爲太簇之變徵、四層爲夾鐘商清、隔八林鐘四層爲夾鐘之徵、五層爲姑洗變宮清、隔八林鐘五層爲姑洗之角、六層爲中呂宮清、隔八林鐘六層爲中呂之商、皆以清生正、故皆上生林鐘、七層爲蕤賓之羽、隔八林鐘七層爲蕤賓變宮、蕤賓羽爲正、當下生清、而蕤賓變宮亦正也、則無下生矣、故下生窮、大呂一層爲黃鐘變宮、隔八夷則一層爲黃鐘變宮清、是正生清、故下生夷則、二層爲本律旋宮、隔八夷則二層爲本律宮清、亦正生清、故下生夷則、以下各層皆如黃鐘、推之、十二律皆如此、

樂錄謂寧府樂工言、管色七聲、正生清、隔八清生正、隔九、則隔九、似屬非法、且皆就其所說爲圖、十二律林鐘上生太簇者、今不生太簇、而生大呂矣、夷則上生夾鐘者、今不生夾鐘、而生太簇矣、推之以次上生、皆相矛盾、又四生、倜生乙、乙生亿、亿生上、上生仕、仕生尺、尺生伬、伬生工、工生仜、仜生凡、則凡生伬、伬生六、六生伏、伏生四、四、伏在一處、不推非隔八、亦非隔九矣、況有十四位、是十四律矣、殊覺未合、今妄爲二圖、與十二律隔八相生、旋相爲宮、若合符契、或不悖謬也、

〔器色七聲還相爲宮圖〕〔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



仕、伬、仜、凡、六、伏、四、仜、凡、工、六、而繼以倜、仕、伬、仜也、其由高而低者、一聲生一聲、而蕤賓、中呂、姑洗、夾鐘、太簇、接五清環至于低、器色則六、凡、工、尺、上接五清環至于低正同、此即如宮四調自高返卑、而曰宮四調下有六、工、尺三聲也、推之七調皆然、所以明十二律高低相生之法也、此相生義也、

上生下生、昔人分陰陽配十二辰、河右皆言不確、今以器色實用觀之、似得其義、蓋宮爲中聲、由此而商、角、徵、羽、環下順數爲下生、其聲以次高、由此而羽、徵、角、商、環上逆數爲上生、其聲以次低、是器色部位、環下環上、與昔人所謂下生上生、固有顯然符合者、不必旁及

黃鐘、即器色、則、仜、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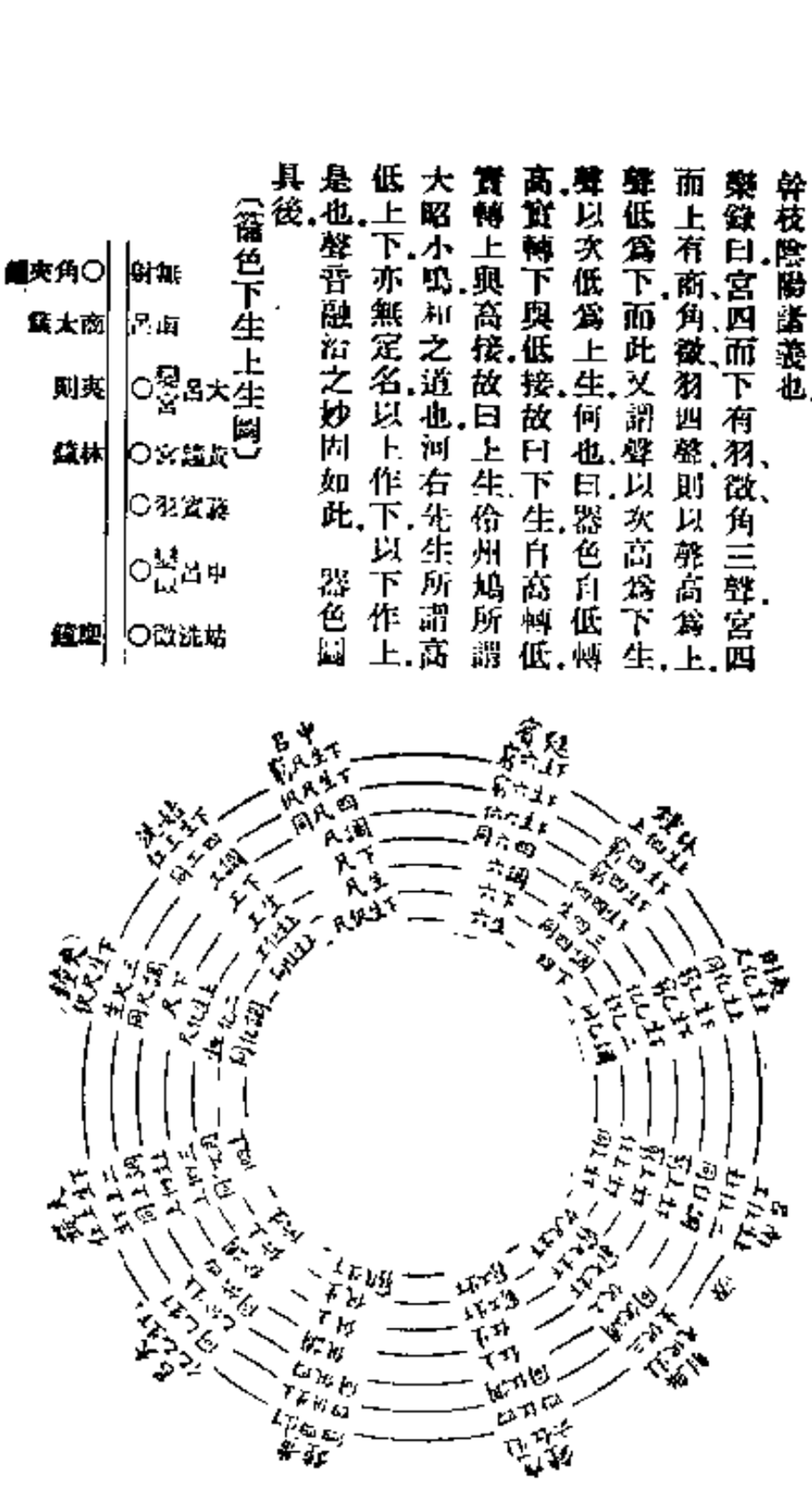
其由低而高者、一聲生一聲、而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接七正環至于高、器色則、倜、仜、亿、

下生者、正生清也、七正盡則一正生一清、清正同音、由低而高、上生者、清生正也、五清盡則一清生一正、以正繼清、由高而低、

幹枝陰陽諸義也。

樂錄曰。宮四而下有羽、徵、角三聲。宮四而上有商、角、徵、羽四聲。則以聲高爲上。聲低爲下。而此又謂聲以次高爲下生。聲以次低爲上生。何也。曰。器色自低轉高。實轉下與低接。故曰下生。自高轉低。實轉上與高接。故曰上生。伶州鳩所謂大昭小鳴。相之道也。河右先生所謂高低上下。亦無定名。以上作下。以下作上。是也。聲音融洽之妙固如此。　器色圖具後。

〔籥色下生上生圖〕



中呂蕤賓無下生者。以其高而無清。一調。十二律只五清而已周也。上生無黃鐘、大呂者。以黃鐘、大呂爲宮音領調始聲。五清當由高漸低。不及之也。　餘六調準此。

十二律上生。宮清生商。角清生變徵。徵清生羽。與五音相禪之序無悖。若變宮清則隔商而生角。商清則隔角而生徵。似覺凌躐者。何也。　曰。非凌躐也。此所謂下生上生者。以明高生低、低生高之法。而非言五音相禪之序也。若相禪之序。則七正遞接。黃鐘禪大呂。大呂禪太簇。不禪林鐘、夷則。五清遞接。林鐘禪夷則。夷則禪南呂。不禪太簇、夾鐘。推之餘律皆然。推之四禪乙。乙禪上。倒禪亿。亿禪仕之類皆然。　蓋自圖隔數之。則相生之法。自圖按數之。則相禪之序也。

然黃鐘必生林鐘。林鐘必生太簇者。何也。　下生者七位。則正聲盡矣。圖正聲盡。宮正遇宮清。清正同音。黃鐘自生林鐘矣。大呂自生夷則矣。太簇自生南呂矣。矣鐘自生無射矣。姑洗自生應鐘矣。　上生者五位。則清聲盡矣。圖清聲盡。宮清亟遇宮正。然清聲盡當從清聲返低。不得驟及正音之始也。則林鐘自生太簇矣。夷則自生夾鐘矣。南呂自生姑洗矣。無射自生中呂矣。應鐘自生蕤賓矣。　且下生者五位而止。則上生者亦五位而止。除宮聲領調不受生。恰足五位。似亦定數也。

隔八相生者順數也。樂錄又載荀氏逆數隔六之說。則下生由低而高。自當隔八順數。順數而正盡。卽接所遇之清。上生由高返低。似當隔六逆數。逆數而清盡。卽接所生之正。此卽大易往來順逆之義。其于下生上生。更爲明醒。且與器色環下順數環上逆數之法相合。　然而圖皆順數隔八者。蓋就圖計數。正亦

可右數逆數隔六。清亦可左數順數隔八。舉一而左宜右有有之妙已寓也。

七調旋宮。黃鐘以至姑洗五調本身正聲下旋之。卽有清聲。中呂、蕤賓所旋。獨無清聲。然中呂下。雖無變徵清。尚有一徵清。獨蕤賓下所旋。只有正聲。並無清聲。則羽聲之高而不能上。亦可見矣。十二律中十律旋宮皆兼正清。惟蕤賓爲正宮之正聲盡。只有正而無清。故無上生。應鐘爲正宮之清聲盡。只能爲清。雖旋爲正而下生窮矣。上二則就圖圖說列言之。

〔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爲七調還相爲宮隔八相生全圖〕

〔一調〕

宮（黃鐘）下生林鐘四　變宮（大呂）下生夾乙　則亿

商（太簇）下生南呂上　角（夾鐘）下生無射尺　徵（姑洗）下生應鐘工　變徵（中呂）下生蕤賓凡

宮清（林鐘）上生太四　變宮清（夷則）上生夾亿　鐘尺

商清（南呂）上生姑上　角清（無射）上生中尺　徵清（應鐘）上生蕤工

〔二調〕

宮（大呂）下生夾乙　則亿　變宮（太簇）下生南上

商（夾鐘）下生無射尺　角（姑洗）下生應鐘工　變徵（蕤賓）下生黃凡　羽（林鐘）下生蕤四

宮清（夷則）上生夾亿　變宮清（南呂）上生姑上

商清（無射）上生中尺　角清（應鐘）上生蕤工　徵清（黃鐘）上生林凡

〔三調〕

宮（太簇）下生南上　變宮（夾鐘）下生無射尺

宮清（南呂）上生姑上　變宮清（無射）上生中尺

商（姑洗）下生應　工　應（應鐘）上生蕤賓六　工　蕤（蕤賓）上生大呂則乙
角（中呂）下生黃鐘四　凡　黃（黃鐘）上生林鐘四　凡　林（林鐘）上生夷則乙
徵（蕤賓）下生大呂六　六　大（大呂）上生夾鐘四　六　夾（夾鐘）上生無射尺
變徵（林鐘）下生蕤賓四　四　無（無射）上生中呂尺
羽（夷則）下生夾鐘乙　乙　中（中呂）上生黃鐘凡

〔四調〕

宮（夾鐘）下生無射尺　尺　無（無射）上生中呂凡
變宮（姑洗）下生應鐘工　工　應（應鐘）上生蕤賓六
商（中呂）下生黃鐘凡　凡　黃（黃鐘）上生林鐘四
角（蕤賓）下生大呂六　六　林（林鐘）上生太簇四
徵（林鐘）下生太簇四　四　太（太簇）上生南呂上
變徵（夷則）下生夾鐘乙
羽（南呂）下生蕤賓上

〔五調〕

宮（姑洗）下生應鐘工　工　應（應鐘）上生蕤賓六
變宮（中呂）下生黃鐘凡　凡　黃（黃鐘）上生林鐘四
商（蕤賓）下生大呂六　六　大（大呂）上生夷則乙
角（林鐘）下生太簇四　四　太（太簇）上生南呂上
徵（夷則）下生夾鐘乙　乙　夾（夾鐘）上生無射尺
變徵（南呂）下生蕤賓上
羽（無射）下生林鐘尺

〔六調〕

宮（中呂）下生黃鐘凡　凡　黃（黃鐘）上生林鐘四
變宮（蕤賓）下生大呂六　六　大（大呂）上生夷則乙

商（太簇）上生南呂上　上　南（南呂）下生姑洗上
角（夾鐘）上生無射尺　尺　無（無射）下生林鐘四
徵（姑洗）上生應鐘工　工　應（應鐘）下生蕤賓六

〔七調〕

宮（大呂）上生夷則乙　乙　夷（夷則）下生太簇四
變宮（太簇）上生南呂上　上　南（南呂）下生姑洗上
商（夾鐘）上生無射尺　尺　無（無射）下生中呂尺
角（姑洗）上生應鐘工　工　應（應鐘）下生黃鐘凡
徵（中呂）上生黃鐘凡　凡　黃（黃鐘）下生蕤賓六

漢後言律者，以陽律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爲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本國語及呂氏春秋也。周禮陽律無異，陰律之次則作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函鐘，即林鐘。小呂、即中呂。夾鐘。又稱圜鐘。夫以周禮而較之國語、月令，經書也。且周樂傳習，尙爲可據，況六國初魏文侯好古，有樂人竇公，至漢文時，獻其世傳樂，書大司樂章，則大司樂章在漢時且先周禮而出矣。太師六同之序，與司樂之奏黃鐘，歌大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諸語，其次相合，可以考驗，而乃宗國語、月令，毋乃非歟。曰，非也。其實一也。河右先生曰，律名者，借作標識耳。畢、黎、參亦畢、參、黎，最通論也。趙岐註孟子曰，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漢書，六呂，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又有不同如此者，總之表識之名，不必刻求也。

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賈公彥疏曰，奏論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一也。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謂之六樂。想卽今之七調，不用羽調，餘六調分而用之也。其各稱陰陽二律者，以爲帜耳，無不可也。

又曰，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六變以降天神。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八變以出地示。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九變以禮人鬼。此所言宮、角、徵、

羽。蓋就四清而言也。即管子所謂四閒也。其不用商。以周代商。避其字。而其實五聲圓轉。商何能去。周禮云。六樂十二律。皆文之以五聲。是不去商也。但羽清聲。商用正不用清。去商清實去羽清耳。去羽四清矣。四清可任舉名之也。

惟言清聲者何也。大抵古人審音皆以清聲。觀寧府五聲歌訣所謂一清三濁。卑不踰尺。高不越腹。今有四清。宮懸甫接。微招可聽。祇以清聲定樂可見也。

李氏學樂錄卷二

前五聲歌訣諸圖議。雖從樂錄悟入。然不敢自信也。次歲庚辰。寄郵筒走三千里問河右先生。先生回札。極其獎借。乃鈔爲一卷。方及半。忽思虞書之律和聲。孟子之以六律正五音。乃聖經言樂關鍵。向未剖析。且七調由黃鐘以至蕤賓。得毋以七律正五音乎。于六律既多其一。而十二律又缺其五。矧大舜言六律。周禮始有六律六同之說。則六律聖言也。六同何以稱焉。思之不得其旨。夜寢踏躇。比曉似有所解者。乃再四調諧而爲圖議。以俟就正有道云。黎谷李塨識。

〔六律正五音圖〕

〔宮音〕

〔角〕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三夾鐘　四尺　二太蔟　五上　大呂　乙　低尺以次上　一六　黃鐘　〔四〕　林鐘　高四以次下　六　二六蕤賓　凡中呂　三工姑洗四

右宮之宮黃鐘之宮一清

二夾鐘　五尺　低上以次上　一六　太蔟　〔上〕　南呂　高上以次下　一六　乙大呂　夾則　四黃鐘　二林鐘　三六蕤賓　凡中呂　四工姑洗三

右宮之商黃鐘之商二清

低尺以次上　一六　夾鐘　〔尺〕　無射　高尺以次下　一六　五太蔟　上　南呂　二　乙大呂　夾則　四黃鐘　三林鐘　四六蕤賓　凡中呂　五工姑洗二

右宮之角黃鐘之角三清

五夾鐘　尺　無射　二　四太蔟　上　南呂　三　乙大呂　夾則　三黃鐘　四林鐘　四　二蕤賓　五六　凡中呂　低工以次上　一六　〔工〕　姑洗　高工以次下　六　應鐘

右宮之徵黃鐘之徵四清

〔變宮音〕

〔角〕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三姑洗　四工　二夾鐘　五尺　太蔟　上　低乙以次上　一六　大呂　〔乙〕　夾則　高乙以次下　一六　四林鐘　二　六蕤賓　三凡中呂　四

右變宮之宮大呂之宮一清

二姑洗　五工　低尺以次上　一六　夾鐘　〔尺〕　無射　高尺以次下　一六　太蔟　上　南呂　二　五大呂　乙　夾則　四林鐘　三　六蕤賓　四凡中呂　三

右變宮之商大呂之商二清

一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低工以次上	夾鐘	大呂	夾則	林鐘	黃鐘	桑實	中呂
姑洗	尺	乙	四	四	六	五凡	
（工）							
高工以次下	無射	南呂	夾則	林鐘	桑實	中呂	
一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右變宮之角大呂之角三清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姑洗	夾鐘	大呂	林鐘	黃鐘	桑實	中呂	
工	尺	乙	四	四	六	五凡	
黃鐘	無射	南呂	夾則	林鐘	桑實	中呂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右變宮之徵大呂之徵四清

〔商音〕

一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高上以次上	姑洗	夾鐘	大呂	林鐘	黃鐘	桑實	中呂
〔上〕	工	尺	乙	四	六	五凡	
高上南呂以次下	夾鐘	無射	夾則	林鐘	桑實	中呂	
一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角〕〔商〕〔變宮〕〔宮〕〔羽〕〔變徵〕〔徵〕

右宮之宮太簇之宮一清

一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低工以次上	姑洗	夾鐘	太蔟	林鐘	黃鐘	桑實	中呂
〔工〕	尺	乙	四	四	六	五凡	
高工蕤鐘以次下	無射	南呂	夾則	林鐘	桑實	中呂	
一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右商之商太簇之商二清

一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低工以次上	姑洗	夾鐘	太蔟	林鐘	黃鐘	桑實	中呂
〔工〕	尺	乙	四	四	六	五凡	
高工蕤鐘以次下	無射	南呂	夾則	林鐘	桑實	中呂	
一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右商之角太簇之角三清

一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低凡以次上	姑洗	夾鐘	大呂	林鐘	黃鐘	桑實	中呂
〔凡〕	工	尺	乙	四	六	五凡	
高凡黃鐘以次下	蕤鐘	無射	夾則	林鐘	桑實	中呂	
一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右商之徵太簇之徵四清

〔角音〕

一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低六以次上	桑實	中呂	夾則	林鐘	黃鐘	桑實	中呂
〔六〕	五凡	四	三	四	六	五凡	
高六大呂以次下	桑實	中呂	夾則	林鐘	桑實	中呂	
一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角〕〔商〕〔變宮〕〔宮〕〔羽〕〔變徵〕〔徵〕

右角之宮夾鐘之宮一清

一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低尺以次上	夾鐘	南呂	夾則	林鐘	黃鐘	桑實	中呂
〔尺〕	工	二	乙	四	六	五凡	
高尺無射以次下	姑洗	上	夾則	林鐘	桑實	中呂	
一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右角之商夾鐘之商二清

一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低凡以次上	夾鐘	南呂	夾則	林鐘	黃鐘	桑實	中呂
〔凡〕	尺	三	乙	四	六	五凡	
高凡黃鐘以次下	姑洗	上	夾則	林鐘	桑實	中呂	
一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右角之角夾鐘之角三清

一六 低六以次上 蕤賓 〔上〕 大呂 高六以次下
五 中呂 凡 黃鐘
四 姑洗 工 應鐘
四 夾鐘 尺 無射
三 南呂 上
三 夷則 乙
一 林鐘 四

右角之徵夾鐘之徵四清

五 蕤賓 六 大呂
四 中呂 凡 黃鐘
三 姑洗 工 應鐘
三 夾鐘 尺 無射
二 南呂 上
二 夷則 乙
一 林鐘 四

〔徵音〕

〔角〕〔商〕〔變宮〕〔宮〕〔羽〕〔變徵〕〔徵〕

右徵之宮姑洗之宮一清

三 林鐘 四
二 蕤賓 五 六
一 中呂 凡
一六 低工以次上 姑洗 〔工〕 應鐘 高工以次下
五 無射 尺
五 南呂 上
四 夷則 乙
四 林鐘 四

右徵之商姑洗之商二清

二 林鐘 五 四
一六 低六以次上 蕤賓 〔六〕 大呂 高六以次下
一 中呂 凡 黃鐘
五 姑洗 工 應鐘
一 無射 尺
一 南呂 上
三 夷則 乙
三 林鐘 四

右徵之角姑洗之角三清

一六 低門以次上 林鐘 〔四〕 太蔟 當四以次下
五 蕤賓 六 大呂
四 中呂 凡 黃鐘
三 姑洗 工 應鐘
二 無射 尺
一 南呂 上
二 夷則 乙
五 林鐘 四

右徵之徵姑洗之徵四清

五 林鐘 四 太蔟
四 蕤賓 六 大呂
三 中呂 凡 黃鐘
二 姑洗 工 應鐘
一 無射 尺
一 南呂 上
一六 低乙以次上 夷則 〔乙〕 高乙以次下
二 夷則 乙
五 林鐘 四

〔變徵音〕

〔角〕〔商〕〔變宮〕〔宮〕〔羽〕〔變徵〕〔徵〕

右變徵之宮中呂之宮一清

三 夷則 乙 四
二 林鐘 四 五
一六 低凡以次上 中呂 〔凡〕 黃鐘 高凡以次下
五 蕤賓 六
五 應鐘 工 二
四 無射 尺
四 南呂 上 三

右變徵之商中呂之商二清

二 夷則 乙 五
一六 低四以次上 林鐘 〔四〕 太蔟 高四以次下
四 蕤賓 六 大呂
五 中呂 凡 黃鐘
四 應鐘 工 三
四 無射 尺
三 南呂 上 四

右變徵之角中呂之角三清

低乙以次上 夾則 一六	五 夾則	四 林鐘	三 中呂	二 南呂	一六
〔乙〕	四 林鐘	六 蕤賓	凡 黃鐘	上	六
高乙以次下 東鐘 一六	二 太蔟	大呂	三 黃鐘	五	四

右變徵之徵中呂之徵四清

五 夾則	四 林鐘	三 中呂	二 南呂	一六	
乙	六 蕤賓	凡 黃鐘	工	尺	
二 夾鐘	三 太蔟	大呂	四 黃鐘	五 工	四 尺

〔羽音〕

〔角〕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右羽之宮蕤賓之宮一清

低六以次上 一六	三 南呂	二 夾則	一六		
〔六〕	上	乙	四 林鐘		
高六以次下 大呂 一六	四	五	二 凡 黃鐘	五 工	四 尺

右羽之商蕤賓之商二清

低乙以次上 夾則 一六	二 南呂	一六			
〔乙〕	四 林鐘				
高乙以次下 東鐘 一六	太蔟	五 蕤賓	六 大呂	二 凡 黃鐘	三 尺

右羽之徵蕤賓之徵四清

低上以次上 南呂 一六	五 南呂	四 夾則	三 蕤賓	二 黃鐘	一六
〔上〕	上	乙	四 林鐘		
高上以次下 結洗 一六	二 結洗	三 夾鐘	太蔟	四 大呂	五 凡 黃鐘

右羽之角蕤賓之角三清

低上以次上 南呂 一六	五 夾則	四 林鐘	三 蕤賓	二 黃鐘	一六
〔上〕	乙	四	六		
高上以次下 結洗 一六	二 夾鐘	太蔟	大呂	三 凡 黃鐘	四 工

此五音闕二變聞也。然二變尚作調者。樂錄云、二變音可闕。二變起商之音不可闕。呂覽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七律居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五律居下。上爲正調。下爲清調。故闕二變者。其正調亦用七。

六律有陰陽之分。而陰皆統于陽。故陰律、闕語曰闕。音間乎陽也。周禮曰同。同乎陽也。所以十二律只曰六律。

七調、音也。十二律、律也。正音者也。如遇宮音也。則由黃鐘以至應鐘、高下迴環。而宮音正矣。遇商音也。由太呂以至黃鐘、高下迴環。而變宮音正矣。遇角音也。由夾鐘以至太簇、高下迴環。角音正矣。以至遇徵音也。由姑洗以至夾鐘、高下迴環。而徵音正。遇變徵音也。由中呂以至姑洗、高下迴環。而變徵音正。遇羽音也。由蕤賓以至中呂、高下迴環。而羽音正。皆如之。使不以此六律也。何以知其音之起于是、訖于是乎。何以知其音之高不可上、低不可下乎。起訖無憑。高下無準。烏乎正。

律之正音。如兄弟之翕樂也。如夫婦之唱隨也。如鹽梅之調劑也。故虞書曰。律和聲。每一聲必有六律高低闊狹。而其聲始具。具者正也。且細分之。則每音中之調。各用六律之正音。如兄弟之翕樂也。如夫婦之唱隨也。如鹽梅之調劑也。故虞書曰。律和聲。每一聲必有六律高低闊狹。而其聲始具。具者正也。且細分之。則每音中之調。各用六律。而宮之商音得焉。是音中之音。其分六律以正之。又有如此者。之宮也。除二變不用。黃鐘至林鐘、高低迴環。恰用六律。而宮之宮音得焉。宮之商也。太簇至南呂、恰用六律層高乃轉下與低接。層低乃轉上與高接。而本音常在中焉。故古人曰。宮中聲也。先儒說求中聲。或算律數。或考葭灰。或欲多截管以求之。然試問中聲何似。沒無影響。夫不解中聲。而欲測中聲。毋論不得中聲也。即遇中聲。而何以知之。而尚安測之。今觀此闕中聲所在。上有六律。下有六律。

按之人聲而人聲具，按之八音而八音具，可口試，可耳審，天地元音，可憑可執，抑亦快矣。

宮爲中聲，然七調各有中聲，商亦宮也，大呂、太簇亦黃鐘也，故君子之道，曰時中，曰大中。

況七調中六律，無毫釐可溷者，毋論宮與商不同，宮之宮與商之宮不同，即同一四字領調也，而宮之宮爲四、上、尺、工、六、角之徵，爲四、上、尺、凡、六，且宮之宮四字居中，角之徵四字居末，大有逕庭也，至于餘調，皆界限甚清，一無猜嫌，是之謂正。

左傳，醫和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迭奏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聽，是即六律正五音之法也，每一音出，則五音間轉，如得宮音，則相蠲而爲商、角、徵、羽、羽、徵、角、商，得商音，則相蠲而爲角、徵、羽、宮、宮、羽、徵、角，而音正矣，而音盡矣，出此再彈，是爲淫聲，豈可聽哉。

國語，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度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五聲不以六律，則不均而無度矣，故曰立均出度，紀之以三、上、中、下也，由中而高而低也，平之以六，聲之凡調，得六律而始正也，（即調宮之宮用六律，宮之商用六律類。）成于十二，每聲四調，（不用二變，爲五調。）以十二律而成也，（即調一音共用十二律也。）此古法也。

七調由低黃鐘、大呂律起，至高黃鐘、大呂律止，是始終一宮聲也。

正皆可旋爲清，清皆可旋爲正，獨蕤賓只能爲正，不能旋清，蕤賓之頂高者，再進則喉，故止矣，周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此之謂也。

每調六律，下三調一調高一律，只九律耳，何以稱十二律，曰，變宮、變徵，與變宮清雖不用，而其音自在也，律自在也，樂錄曰，宮、商、徵、羽，相距必疎，角、徵、羽、宮，相連甚密，又曰，宮、商之間隔一聲，是合二聲爲一聲者，又曰，宮調之四則次聲變，變宮調之四則次聲不變，是二變雖闕，而仍有其律也，故曰十二律。

呂氏春秋曰，取竹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淮南子曰，黃鐘九寸，二說不同，而皆可通，何者，黃鐘原有高低音也。

今而知古帝造十二笛之有謂也，夫十二聲由低而高，出之人聲，測之器色，尚需聰聽，若管有短長，則音有高下，凡有耳者，皆可知也，故古帝以此象之也。

十二笛製于黃帝，而樂則前此矣，伏羲作立本，斷無無清濁高下而可爲樂者，則伊時十二聲諒已具矣，然未聞有十二笛也，黃帝製笛，所以象之耳，故名曰律，月令章句曰，律者率也，謂高下之率法也，後人不得其聲，而徒執其象，斷斷然累黍尋尺，起一稿萬，以較黃鐘之管，是刻鵠虎賁，遂當中郎也，失之遠矣。

〔六律正五音又圖〕

〔宮音〕

〔角〕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右宮之宮黃鐘之宮一清

夾鐘三 四尺　太簇二 五上　大呂一 六乙　低四以次上 黃鐘 林鐘 高四以次下 〔四〕　蕤賓六 一六　中呂五 二凡　姑洗四 三工

夾鐘二 五尺　太簇一 六上　低乙以次上 大呂 〔乙〕 高乙以次下　黃鐘六 四林鐘　蕤賓五 二六　中呂四 三凡　姑洗三 四工

右宮之變宮黃鐘之變宮二清

夾鐘一 六尺　低上以次上 太簇 〔上〕 高上以次下　大呂六 乙南呂 一夾則　黃鐘五 四林鐘　蕤賓四 三六　中呂三 四凡　姑洗二 五工

右宮之商黃鐘之商三清

低尺以次上 夾鐘 〔尺〕 高尺以次下　太簇六 上無射　大呂五 乙南呂 二夾則　黃鐘四 三林鐘　蕤賓三 四六　中呂二 五凡　姑洗一 六工

右宮之角黃鐘之角四清

夾鐘六 尺無射　太簇五 上南呂 二　大呂四 乙夾則 三　黃鐘三 四林鐘　蕤賓二 五六　中呂一 六凡　低工以次上 蕤鐘 〔工〕 高工以次下　姑洗 〔變宮〕

右宮之徵黃變之徵五清

〔角〕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右變宮之宮大呂之宮一清

夾鐘一 六尺　太簇二 五上　大呂一 六乙　低乙以次上 大呂 〔乙〕 高乙以次下　林鐘六 四　蕤賓五 二六　中呂四 三凡　姑洗三 四工

右變宮之變宮大呂之變宮二清

夾鐘一 六尺　低上以次上 太簇 〔上〕 高上以次下　大呂六 乙南呂 一夾則　林鐘五 四　蕤賓四 三六　中呂三 四凡　姑洗二 五工

〔商音〕

〔角〕 右變宮之徵大呂之徵五清

一黃鐘工結六清　二無射尺夾五鐘　三南呂上夾鐘　四夾鐘乙夾呂　五林鐘四鐘　六大呂一清（高凡黃以鐘夾下）

〔商〕 右變宮之角大呂之角四清

一黃鐘工結六清　二無射尺夾五鐘　三南呂上夾鐘　四夾鐘乙夾呂　五林鐘四鐘　六大呂一清（高工黃以鐘夾下）

〔變宮〕 右變宮之商大呂之商三清

一黃鐘工結六清　二無射尺夾五鐘　三南呂上夾鐘　四夾鐘乙夾呂　五林鐘四鐘　六大呂一清（高工黃以鐘夾下）

〔宮〕 右商之宮夾鐘之宮一清

五凡中呂二　六工結一清　六尺夾一鐘　一乙夾六則　二四林五鐘　三六夾四鐘（高上南呂以鐘夾下）

〔羽〕 右商之角夾鐘之角三清

六凡中呂一　高上南呂以鐘夾下　一無射尺夾六鐘　二南呂上夾五鐘　三乙夾四則　四林鐘三鐘　五夾鐘二　六大呂一清（高凡黃以鐘夾下）

〔變徵〕 右角之徵夾鐘之徵五清

一大呂六夾二　二黃鐘凡中呂五　三無射工結四鐘　四無射尺夾三鐘　五上南呂二　六乙夾則一　七林鐘四鐘（高凡黃以鐘夾下）

〔徵〕 右角之變宮夾鐘之變宮二清

五六夾一　六凡中呂一　七工結六清　一無射尺夾六鐘　二上南呂五　三乙夾四則　四四林三鐘

〔徵音〕

〔角〕 右角之宮夾鐘之宮一清

四六夾三　五凡中呂二　六工結一清　高尺無（尺）以夾下　一上南呂六　二乙夾則五　三四林四鐘

〔商〕 右角之角夾鐘之角四清

一黃凡中呂六　二黃工結五清　三無尺夾五鐘　四南呂上夾三鐘　五乙夾則二　六四林一鐘　七六夾（六夾）以呂六下

〔變宮〕 右商之徵夾鐘之徵五清

一黃凡中呂六　二黃工結五清　三無尺夾五鐘　四南呂上夾三鐘　五乙夾則二　六四林一鐘　七六夾（六夾）以呂六下

〔宮〕 右商之宮夾鐘之宮一清

五六夾一　六凡中呂一　七工結六清　高尺無（尺）以夾下　一上南呂六　二乙夾則五　三四林四鐘

〔羽〕 右商之角夾鐘之角三清

六六夾一　高凡黃以鐘夾下　一黃工結六清　二無尺夾五鐘　三上南呂四　四乙夾則三　五四林二鐘

〔變徵〕 右角之徵夾鐘之徵五清

一大呂六夾二　二黃凡中呂五　三無工結四清　四無尺夾三鐘　五上南呂二　六乙夾則一　七四林四鐘（高四大（四林）以鐘夾下）

〔徵〕 右角之變宮夾鐘之變宮二清

五六夾一　六凡中呂一　七工結六清　高尺無（尺）以夾下　一上南呂六　二乙夾則五　三四林四鐘

右徵之宮姑洗之宮一清

四	四 林鐘 三	五	六 染賓 二	六 凡 中呂 一	高工以次下 應鐘 〔工〕 低工以次上 姑洗	一尺 無射 六
五	六 林鐘 二	六	六 染賓 一	高凡以次下 黃鐘 〔凡〕 低凡以次上 中呂	二 應鐘 姑洗 工 五	二尺 無射 五
六	四 林鐘 一	四	高大呂以次下 黃鐘 一	六 凡 中呂	三 應鐘 姑洗 工 四	三尺 無射 四
一	太蔟 〔四〕 高四以次下	一	二 黃鐘	五 凡 中呂	四 應鐘 姑洗 工 三	四尺 無射 三

右徵之變宮姑洗之變宮二清

四	六 林鐘 五	四	六 染賓 五	高凡以次下 黃鐘 〔凡〕 低凡以次上 中呂	五 應鐘 姑洗 工	一尺 無射 六
五	四 林鐘 二	五	六 染賓 一	六 凡 中呂	六 應鐘 姑洗 工	二尺 無射 五
六	太蔟 〔四〕 高四以次下	一	高大呂以次下 〔六〕 低六以次上 蕤賓	一 黃鐘	一 應鐘	三尺 無射 四
一	太蔟	二	一 大呂	二 黃鐘	二 應鐘	四尺 無射 三

右徵之角姑洗之角四清

五	六 林鐘	五	六 蕤賓	四 中呂	三 姑洗 工	二尺 無射
六	四 林鐘	六	六 蕤賓	五 中呂	四 姑洗 工	三尺 無射
一	太蔟	一	高四以次下 太蔟 〔四〕 低四以次上 林鐘	六 蕤賓	五 姑洗 工	四尺 無射
二	大呂	二	一 大呂	二 黃鐘	六 姑洗 工	五尺 無射

右徵之徵姑洗之徵五清

〔變徵音〕

〔角〕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三 乙 夷則	一 林鐘	三 蕤賓	一 六	一 尺 無射	二 南呂	三 上 南呂
四 乙 夷則	二 林鐘	四 蕤賓	二 黃鐘	二 尺 無射	三 南呂	四 上 南呂
五 乙 夷則	四 林鐘	五 蕤賓	三 大呂	三 尺 無射	四 南呂	五 上 南呂
六 乙 夷則	五 林鐘	六 蕤賓	四 黃鐘	四 尺 無射	五 南呂	六 上 南呂

右羽之角蕤賓之角四清

一 乙 夷則	低四以次上 林鐘 〔四〕	六 蕤賓	五 中呂	四 凡	三 應鐘	二 上 南呂
二 乙 夷則	五 林鐘	六 蕤賓	六 中呂	五 凡	四 應鐘	三 上 南呂
三 乙 夷則	四 林鐘	五 蕤賓	高乙以次下 夾鐘 〔乙〕 低乙以次上 夷則	六 凡	五 應鐘	四 上 南呂
四 乙 夷則	六 林鐘	四 蕤賓	一 大呂	二 黃鐘	三 應鐘	五 上 南呂

右羽之宮蕤賓之宮一清

四	三 南呂 上	五	二 夷則 乙	六	一 林鐘 四	低六以次上 蕤賓 〔六〕 高大呂以次下
五	二 南呂 上	六	一 夷則 乙	低四以次上 林鐘 〔四〕 高四以次下	六 蕤賓	一 大呂
六	一 南呂 上	一	高乙以次下 夾鐘 〔乙〕 低乙以次上 夷則	二 林鐘	五 黃鐘	二 凡
一	低上以次上 南呂 〔上〕 高上以次下 姑洗	二	一 夾鐘	三 林鐘	四 應鐘	三 工

右羽之變宮蕤賓之變宮二清

四	一 南呂 上	六	低乙以次上 夷則 〔乙〕 高乙以次下	六 林鐘 四	五 蕤賓 六	一 大呂
五	二 南呂 上	一	六 夷則 乙	五 林鐘 四	六 蕤賓	二 大呂
六	三 南呂 上	二	一 夾鐘	四 林鐘	一 大呂	三 凡
一	四 南呂 上	三	二 太蔟	三 林鐘	二 大呂	四 工

右羽之商蕤賓之商三清

五	低上以次上 南呂 〔上〕 高上以次下 姑洗	一	六 夷則 乙	五 林鐘 四	四 蕤賓 六	一 尺 無射
六	一 南呂 上	二	一 夾鐘	六 林鐘 四	五 蕤賓 六	二 尺 無射
一	二 南呂 上	三	二 太蔟	低四以次上 林鐘 〔四〕 高四以次下	六 蕤賓	三 尺 無射
二	三 南呂 上	四	三 大呂	一 黃鐘	二 凡	四 尺 無射

六 南呂　上 姑洗　一　五 夾則　乙 夾鐘　二　四 林鐘　太蔟　三　三 蕤賓　六 大呂　四　二 黃鐘　凡 五　一 蕤賓　工 六　低尺以次上無射〔尺〕中呂高尺以次下

右羽之徵蕤賓之徵五清

此用二變圖也。音有七者，即晏子所謂七音，伶州鳩所謂七律，漢晉所謂七始，隋、唐後所謂七調者。然變宮亦宮，變徵亦徵也。故舜與孟子推曰五音。

樂錄謂國語大武有四名，曰羽，曰旗，曰宣，曰瀛。亂而其調只用七律，曰夷，曰南，曰無，曰應，曰黃，曰大，曰太。但取夷則至太簇，如倒立調，羽亂上宮，一以夷至黃，一以無至太，屬宣下宮，一以黃至夷，一以太至無。今觀七調中，則原有此調，可相印者。

禮運曰：十二管還相爲宮，蓋七正皆可旋爲宮，正五清皆可旋爲宮清也。

每一音分五調，無變徵與羽者，以其高而無清聲也。五七則三十五調矣，隋、唐間以七調乘十二律爲八十四調，去五律爲中管，謂其聲在前後二律之間，與前律同出一孔，音韻重複，故不用。蓋即河右所言五清與正聲同，只可隨正爲調，不自立調也。因爲四十九調，是正與此圖合。但渠不知變徵與羽無清，故唐、宋後又參差遞減耳。

此與圖二變者不同矣，而音中之音，亦可曰以六律正之。如得黃鐘低宮音，由本音而上，以六律層高，以至高極，而高宮音得焉。得林鐘高宮音，由本音而下，以六律層低，以至低極，而低宮音得焉。非亦以六律正五音歟。不用二變者，二變音自在也。樂錄七調圖宮、商、徵、羽之間皆隔一層，是也。用二變者，變宮爲宮餘，變徵爲徵餘，猶宮、徵音也。樂錄所謂合二聲爲一聲是也。其實一也。故每音中之調，可連根數爲六律，亦可脫根數爲六律也。

乃此七調中六律，亦無一絲可恩者。如宮之宮，宮音上遞下，變宮之宮，宮音爲大呂，則以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六律遞上遞下。且同一大呂，變宮也，在宮之變宮，以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黃鐘六律遞上遞下，而黃鐘有林鐘一清，在變宮之宮，則以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六律遞上遞下。而林鐘無清，迥乎不同。若大呂變宮之爲乙也，在宮之變宮與變宮之宮，皆以上、尺、工、凡、六、四遞上遞下，同矣。然宮之變宮上字在器色二層，變宮之宮上字在別節，甚清，毫無恩者。

晏子論樂有七音八風之說，北周長孫紹遠欲于七制七音，並不用八，然樂律隔八相生，賈公彥周禮疏曰：黃鐘生林鐘，隔八爲位，蓋象八風。今圖每調七聲，推本音有高低二聲，正是八聲，正是七聲，然則用七用八皆一也。前人見其一不見其二，遂致主客鬬爭，閱此或可以釋然矣。

宮之宮六律遞爲高下，其本音八律，下每調高一律，五調得十二律，而宮音並矣。宮音正矣，他音皆然。

軍府五聲歌訣，每調六聲，而云九聲者，以五正四清言也。今此圖每調八聲，而七正五清，則十二聲矣。每一調分五調，十二律以全，是五調盡于十二律爲十二聲也。故古言六律者，至十二律而止。一調十二聲，則七調當八十四聲矣。此昔人所以有八十四調之說也。但七調雖共得八十四聲，而中多復聲，若以立調爲八十四，則無理耳。

七調每調高一律，共爲八十四聲，然前調之高音，即轉爲後調之低音也。高音轉低，則低音反轉高也。總不出十二律也。

每一律給七調用，即前圖之七層也。

據古人所傳，宮縣有四清鐘磬，又有五清鐘、五清磬，河右先生曰：此以七聲加五清爲十二律者，則五正四清，七正五清，皆屬古樂。不必至宇文周時龜茲樂工始有七聲五音爲北曲也。蓋古人七音五音並用，或一如今之南曲北曲並行者。

家語：子路鼓琴，孔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象生育之氣，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殷也忽焉。由今也，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子路聞之，懼而不食，以至竹立。夫家語纂于漢、魏間者，此則似因論語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二語，遂附離以北鄙之音，以文其事。然亦可見南北分音之說，來已久矣。但其中多舛義，不可不辨焉。

北聲亦有柔緩，而多抗慨奮厲，南聲亦有悲奮，而多嘽緩柔輭，或是之分。俱樂記曰：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是剛柔皆善也。而其流或過剛而殺伐，或過柔而淫靡，則均失之。烏得謂南音必善，北音必惡耶。

且舜南風之歌，因其詩有南風薰時等語，故曰南風，未必南音也。史記樂書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殷本紀曰：紂飲酒淫樂，嬖於婦人，使師延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后衛靈公命樂人重寫其音，是乃古人所謂流嬖邪散之音也。鄭、衛聲淫，蓋本諸此，而豈北方奮厲之音耶。今因子路見責，以紂北鄙之音加之子路，而子路勇人也，遂以殺伐暴厲之音加之紂之所謂靡靡者，毋乃皆誤語乎。

夫子路升堂之賢也，即尚勇不中，亦只以行行之氣播之樂耳，烏有愛紂靡淫之聲而寫之者乎，評哉。

況世傳黃帝始命伶倫造十二律，而周人所習六樂，以黃帝雲門爲首，黃帝居山後涿鹿，正北鄙也。聖經言樂始于舜，舜生諸馮，亦北地，繼而正樂者，禹、湯、文、武、孔子，皆北人也，則中聲不在北耶。乃曰流入于南，不歸于北何也。

而更有可疑者，韶之雅，靡靡之邪淫，原不可同日論也。但謂舜以南音而興，紂以北音而亡，則妄矣。遠勿論，姑論近而可見者，明初用北曲，天下治不亂也，明末崇南曲，天下亂不治也。是樂之得失，惟以雅淫分。

不以兩北判也。

荊卿入秦。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則以七調變徵與羽最高。歌者鮮及。是時壯士長征。氣薄雲漢。故用此最高之調耳。

八十四聲。三十五聲。二十八聲。二十四聲。皆十二律旋高旋下。祇十二聲也。十二聲爲十二律。而陰統于陽。只六律也。六律十二聲有五清聲。只七聲也。七聲只五聲也。用二變而五聲始全。用六律而五聲始正。其實五聲。而天地之元聲畢矣。

律呂新論

江永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律呂新論二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上卷首論蔡氏律書次論五聲次論黃鐘之宮次論黃鐘之長次論黃鐘之積次論十一律次論三分損益次論二變聲次論變律下卷首論琴次論四清聲次論旋宮次論樂調次論造律次論候氣次律呂餘論其大旨以琴音立說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漢京房始造爲均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絃求聲之始永之說殆源於是然管音絃音其生聲取分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牽合而其論黃鐘之積論宋儒算術之誤論律生於歷諸條皆能自出新意蓋律歷皆由算積故漢書併爲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至於定黃鐘之宮則據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呂氏春秋之說併糾漢志剛削之誤辨損益相生以爲均勻截管則不致往而不返亦能發前人所未發固亦可存備一家之學者矣

律呂新論卷上

婺源江永撰

守山閣叢書 經部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論蔡氏律書三條

論蔡氏律書未盡善

理之在天下至無窮也智者研之而亦有未精愚者思之而或有一得古人發之已謂詳密無可加後人觀之猶謂罅隙有可議雖曲藝小道莫不皆然而況幽深難知如律呂一事乎古之通於音律者別有暗悟神解此誠不可思議若夫薈萃古人成說爲之梳櫛其條理闡發其邃奧曲暢旁通自成一家之言如蔡西山先生律呂本原證辨二篇固爲朱子所極取然而理不厭精學不厭辯誠能於古人成說之外別闢一解別創一法似新奇而實爲平易似臆說而又有據依此亦先儒之所不禁也永於律呂一事殫思有年竊疑西山先生之書猶有未盡善者自以管見爲書二卷非敢必以爲是也將俟當世君子論定焉耳

又論

永少讀蔡氏之書沉潛反覆不能貫一辭中年因讀朱子琴律說見其言管絃同理又謂琴有兩角聲此律呂性情自然之變非人之所能爲緣此忽有疑焉使蔡氏之書而至當也宜其證之琴家若合符節胡爲律書有二變而琴皆正聲律書唯一角而琴有兩角意蔡氏之書猶有不適於用者乎後觀朱子語有云琴通不能琴彈出便不可行乃知蔡氏著書未嘗與琴參證也又因讀前漢律歷志見劉歆有推歷生律一語竊疑律管短長必有與歷冥符者當求管中積分以合於歷日不當執定古人三分損益成法也既而考之益詳思之益密算周蒲以求黃鐘之積分推琴徽以求聲律之數度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上四之記乃知音律別有精微亦別有法度執蔡氏之律書而求合於管絃無異按圖而索馬刻舟而求劍也昔之於心二十餘年衆證皆備前疑盡豁乃敢筆之於書若理未經深思事未加詳考僅據片言譌字便欲盡翻前人棄白如李文利律呂元聲者則永嘗竊笑之又何敢效焉

又論

從來天下事是非當否當以理爲斷不當以人爲斷當以目前有據者爲定不當以古說久遠者爲定如律呂一事欲求至是之歸將以人爲斷乎則若西山先生者書無不讀學無不究人之所難彼之所易朱子稱爲老友不敢謂在弟子之列者其所著述尚有考之不詳思之不精貽後人之辯駁者乎且其書實與朱子商確而成蔡氏之書即朱子之書也猶謂不足據信乎如謂以古爲定也則蔡氏之書悉本古人成說淮南太史劉歆班固司馬貞孔穎達杜佑皆著述通人其言前後一揆豈尚有遺議乎若破此拘攣之見以理爲衡當別有至是之歸理亦虛而難憑唯以目前有據之物如琴者以決之則此理之是非當否亦不難論定矣蔡氏別有歷書未行於世欲以邵子一元之數爲日分恐亦不能與天密合使其書今存豈能舍目前之有據者而唯皇極經世歷是從乎

論五聲二條

五聲之體本於河圖

天地之間氣而已矣氣動而聲發焉或兩氣相軋而聲出於虛或兩形相軋而聲出於實或形軋氣氣軋形而聲出於虛實之間大小高下皆有數存焉稽之於物金石之屬小而薄者聲濁大而厚者聲清絲絃之屬粗而長張之而緩者聲濁細而短張之而急者聲清竹管之屬長而寬吹之而緩者聲濁短而窄吹之而急者聲清聲皆稟於器而器之大小短長粗細寬窄莫不有數存焉品其清濁高下之次第有五最濁爲宮次濁爲商清濁間爲角次清爲徵最清爲羽太清則噍殺太濁則窒緩五聲者天地之中聲也先王文之而成樂焉月令曰春其音角其數八夏其音徵其數七中央土其音宮其數五秋其音商其數九冬其音羽其數六此即河圖五行之數也五行生出之序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而土又爲五行之主四行皆賴之而成故一得五成六二得五成七三得五成八四得五成九五復得五成十而天地之數全矣當屬土五與十之數也商屬金四與九之數也角屬木三與八之數也徵屬火二與七之數也羽屬水一與六之數也五行根於無形之理故以微著爲次而曰水火木金土五聲稟於

有形之器故以大小為次而曰土金木火水試累十數以為宮損一則為九為商又損一則為八為角又損一則為七為徵又損一則為六為羽又損一則為五為少宮於律為黃鍾之宮於琴為中徽然則河圖之數實五聲之原知夫五聲之原根於自然之數則其序唯曰宮商角徵羽而已古法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意其出於人為而非數之自然者乎（十九八七六五皆遞減一然聲陽也用九而不用十故黃鍾止於九寸寸有九分每聲遞減九分九其九為八十一宮之初也八其九為七十二商之初也七其九為六十三角之初也六其九為五十四徵之初也五其九為四十五羽之初也自是則以九之半乘九得四十零半分為少宮以八之半乘八得三十六為少商與舊法異）

五聲之用本於琴徽

五聲既以均齊者為體又以參差者為用體者其界限也用者其發聲之處也發聲之處何以驗之當驗之於琴徽琴徽者聲之出於自然者也造化之理有均齊必有參差如人之耳目手足左右相對均齊者也手之五指則有參差矣天之二十八宿四維各七均齊者也井斗度多鬼觜度少則有參差矣琴徽左右相對亦均齊也自龍齦至十三徽四寸五分十三徽至十二徽一寸五分十二徽至十一徽一寸三分十一徽至十徽一寸七分十徽至九徽三寸九徽至八徽二寸六分八徽至七徽三寸四分此參差者也以均齊者布之一聲三寸六分商界在十三徽外九分角界在十一徽外一分徵界在九徽外一寸二分羽界在八徽外二分而用數則發聲於諸徽（詳見下卷論琴）用亦不離乎體之外（皆遇界而發聲）此造化自然之妙也舊法宮數八十一三分損益以相生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以此較今法宮商徵合而角羽則差矣

論黃鍾之宮 一條

辯前漢志誤刪呂氏春秋

古人造律所以審音制器為作樂之本律必始於黃鍾黃鍾之聲又不易定於是先為黃鍾之宮其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為黃鍾之全律蓋古之四寸五分當今之二寸八分有奇其管甚短自此以下則太清而不可吹古人能以耳齊聲以此定為黃鍾之宮乃倍之為九寸以生大呂以下十一律焉故律必以黃鍾之宮為本呂氏春秋古樂篇述黃帝命伶倫造律其文甚明但字有譌舛耳其云伶倫取竹嶰谿之谷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其長三寸九分以為黃鍾之宮吹曰舍少此即黃鍾半律也半律當言四寸五分而云三寸九分者古四字積四畫因誤為三九字亦與五畧相似而譌也唯其黃鍾之宮異於全律是以下文別云次制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云云明其非十二筒中之黃鍾也班孟堅作志時呂覽本三九字已誤疑其三寸九分無當於律遂刪去此句又刪去吹曰舍少句顏師古遂解黃鍾之宮為最長之律既先為最長之律矣復言制十二筒又有最長之黃鍾豈不為重複乎月令亦呂氏之書也季夏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而仲冬之月又曰律中黃鍾明仲冬所中者全律而中央所中者其半律半律居全律之中如琴之七徽有中央之象故季夏末當之其適音篇又云黃鍾之宮聲之本也清濁之衷也如琴四徽為清全徽為濁七徽則其清濁之衷也合此三處考之其為黃鍾半聲無疑矣班氏采呂覽當存其本文而於寸分之誤加擬議可也率爾刪之豈不大失古人之意乎鄭康成註月令亦誤唯蔡邕月令章句獨以黃鍾之宮為少宮為四寸五分之律管最為得之疏家熊氏亦從之但不宮言以此候氣耳今猶見於正義可考也由此言之黃鍾清聲伶倫之所首重後世雖俗樂正宮越調皆必以此起調畢曲譬之人事黃鍾全律人君之象也中央黃鍾之宮帝座之象也尊帝座即所以尊君也皇祐元豐間李照范鎮制樂皆去四清聲則首去此黃鍾之宮矣此聲之最貴者而可去乎蔡氏祇於通典變律子聲之說謂無黃鍾四寸半之律使其果無伶倫何為首造此耶亦由班氏不能訂呂氏寸分之誤輒刪其文故令後人不復致思耳（莆田李文利作律呂元聲以呂覽三寸九分句為主不思三九字之誤又不知其為黃鍾清聲別有全律遂謂黃鍾之長本止如此按是以短商書者為尊長而為者為單其說甚謬不足異辨 呂覽然曰舍少四字亦為有誤一本曰作日又一本舍作舍皆非也誤恐吹字為命字之誤舍字為宮字之低書作命曰宮少宮四字宮少印蓁邕所謂少宮也如此則黃鍾之宮為半聲九男實者詳之 又按管子也員舊云凡解起五音凡首先主一商三比四閒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奉之首以此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有三分兩去其乘遞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商主其乘遞是以是成角此云黃蓋小乘之首以成宮本是黃鍾中律也數其下言三分蓋一為百有又為徵宮是全律則實三分損一為五十四矣全律一百六十二對全律言之數謂之小蓁其云周禮以）

合九九四當為三亦因古字積畫而誤三閒以合九九者三其三為九九其九為八十一也言四則非矣管子言三分損益雖舉是觀此文可知古人起數律皆先半黃鍾以為律本正與呂覽之說相發明三之誤為四亦猶四之誤為三又可見三寸九分之為誤文明矣

論黃鍾之長 一條

辯蔡邕黃鍾長尺之非

黃鍾長九寸凡聲屬陽究於九故不盈十至用以量須用全數故加一寸為尺蔡邕銅龠銘曰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其月令章句又云管者形長尺圍寸是黃鍾之長與空圍有兩說謂約黃鍾之九寸為十寸可也謂古之尺如黃鍾之長恐不然古之黃鍾九寸大約當今工人尺五寸六分有奇使約九為十則寸狹而分亦狹空圍十分恐管徑太狹吹之不成聲又以此與周禮漢斛所容皆不應矣且古者以八尺為中人之長大約今之五尺也若以九約之僅如今之四尺五寸則今時中人亦不止如此故蔡邕之說未確邢雲路信之謂古法十其寸為尺九其寸為律考之不詳耳

論黃鍾之積 三條

論律生於歷

聲無形者從陽而法天其數五倍之為十半為清而全為濁律有體者從陰而效地其數六倍之為十二律居陽而呂居陰夫六律六呂之應十二月說者以為埋管於密室隨月氣應而灰飛其事雖未有確驗要之天有十二月律有十二管律歷自然相應則其顯然者矣古人有言曰推歷生律（見前漢律歷志）夫律何以生於歷哉蓋黃鍾之積分冥符歷日之數也天以日為主右行一日一度積之一歲而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幾一黃鍾之半管積分應之全管則有圓分七百三十分又半分稍弱適符兩歲之期實此律歷所以相通雖未必有氣應灰飛之事而自有黙相契合之理猶之人身血脈周流悉應天運而經絡空穴亦有三百六十五數以應天度焉此豈人之所能為哉古今之言律歷相通者皆未思及此漢志雖言推歷生律而以律之八十一分為日法則是因律生歷以數强合并歷亦失之矣邢雲路謂冬至景長測景以定黃鍾不知景隨地異將以何者為準且夏至景短何以黙寘之律不最短乎

考周蒲定黃鍾積分應再朞

黃鍾積分應再朞之日此說千古所未發其數甚渺茫難信幸有因律生量之法見於前漢志又有稟氏之蒲尺度淺深之數見於周禮以周蒲之容受求黃鍾空圍內之容分兩歲朞實不約而合夫謂容分應再朞非謂十分爲寸之分又非以平方分起算以立方分計積也蓋聲音屬陽故黃鍾之寸必九而管體之空必圍寸既以九則分亦當用九而不用十用圍而不用方此自然之理也（范鎮曰古者以竹爲律竹形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非是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謂之方斜今圍分而以方法算謂算家無用圓分之法不知算家用方分取其整齊易算耳律數精微之法推也）按考工記稟氏爲量量之以爲蒲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蒲其廣一寸其實一豆（內方尺者虛度之四隅皆抵圍其外仰方尺之廣注謂圍其外者爲之廣非也周庶也豆即斗字覆其庶深一寸容一斗則廣深尺者容十斗可知矣王安石引管子百升成蒲是也鄭注蒲六斗四升也）此蒲即十斗之斛出於黃鍾之龠內方尺而圍其外既不言有庣旁（蒲庣謂不滿處）則內方四隅皆抵圍以勾股求弦法推之（勾尺自乘百寸股尺亦自乘百寸合勾股冪二百寸平方開之得弦弦即圍徑）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釐二毫一秒三忽五微六纖有奇今姑以算家十分爲寸平方立方法算之凡圓率徑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三六（圓中之密率）以半徑乘半周（徑圍求面冪法）而得面冪七八五三九八四徑十寸者自乘百寸其圓內之冪七十八寸五三九八四今此蒲之徑自乘二百寸則冪亦當倍之爲一百五十七寸七分九十六釐八毫一寸有平方百分凡一萬五千七百七分九十六釐八十毫深一寸有立方一千五萬七千七十九分六八深一尺有立方一百五十七萬七百九十六分八十釐此蒲之容方分也因蒲以求黃鍾一蒲之實容黃鍾二千龠（漢志黃鍾兩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故一斛有二千龠）以二千歸立方得黃鍾之積七百八十五分三九八四黃鍾九寸當以九十歸之得面冪八分七二六六四九以面冪求周徑得周一十分四釐七毫一九八徑三分三釐三分釐之一（胡安定以來謂徑三分四釐六毫者未密）此古黃鍾圍徑積冪以十起算之數也較之蔡氏九平方分積得八百一十分者不侔矣再以九分爲寸并圍分之法推之即前之徑約十爲九得一百二十七分二七九二二零六約十爲九者以九自乘得八一亦如前法倍之得一六二即爲徑冪求圍內之圍分者徑冪即爲圍分（如徑十者圍分百）得一萬六千二百爲平圍分深一尺者九十分有立圍一百四十五萬八千以二千歸之得黃鍾之積七百二十九个立圍分以八十一歸之空圍有九平圍分徑九分寸之三由此觀之則黃鍾之積豈不適合兩歲之日乎雖兩歲有七百三十零半日弱此積不及一分有奇然此一分有奇者甚微空徑稍寬毫髮即盈其數黃鍾稍寬則蒲徑亦當稍寬（按寬一釐四毫四秒）內方尺之四隅不及抵圍亦當微有庣旁然其數甚微不言亦可且量器取其整齊足以審法不妨少減庣處以就內方初不必計及毫釐也若王莽之斛雖亦出於黃鍾然其造律或圍徑稍實於是積分稍多以二千龠登於斛遂有一千六百二十寸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於是內方四隅不抵圍周不得不有庣旁劉歆謂庣旁九釐五毫而祖冲之以密率計之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則漢斛大於周蒲矣蔡氏以漢斛定黃鍾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豈知黃鍾之積本應再朞合周蒲而且用九用圍布算者乎

論宋儒算術之誤

算術亦律學之一事當講於勾股少廣開方諸法有宋諸儒言律者如胡安定范蜀公蔡西山皆不精於算術其求周徑也不考祖冲之密率但用圍三徑一之法其求積冪也不以密率實算但用圍田簡約之法今所算皆用密率唯數位之後奇零甚微者乃棄之

論十一律（四條）

論律當勾截應節氣

黃鍾半律之容分既當一歲之日則其生大呂以下十一律也亦以四寸有半均勾截之以應月之中氣每律截去三分七釐五毫其中容分三十分有奇猶之自冬至至大寒太陽平行三十度有奇在歷則積而漸多在律則減而漸少至應鍾又截去三分七釐五毫則爲黃鍾清聲此天地之氣循環無端之象也舊法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生十一律其所生之律忽短忽長無關於歷日之數至於仲呂不能反生黃鍾遂往而不反豈自然之數法哉

又論

今應節氣亦有短長此因太陽行本輪有高下故視行小有盈縮節氣微有短長在天本皆平行律分應日亦當稍有參差然其數甚微律管不過毫釐之間即謂均勾截之以應太陽平行之平氣亦可也

今律較舊律

今律大呂八寸六分二釐五毫太簇八寸二分五釐夾鍾七寸八分七釐五毫姑洗七寸五分仲呂七寸一分二釐五毫蕤賓六寸七分五釐林鍾六寸三分七釐五毫夷則六寸南呂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無射五寸二分五釐應鍾四寸八分七釐五毫黃鍾清四寸五分舊律大呂八寸四分一釐七毫有奇少二分七毫有奇太簇八寸少二分五釐夾鍾七寸分九釐有奇少三分八釐有奇姑洗七寸一分一釐有奇少三分八釐有奇中呂六寸六分五釐有奇少四分六釐有奇蕤賓六寸三分一釐少四分三釐有奇林鍾六寸少三分七釐五毫夷則五寸六分一釐有奇少三分八釐有奇南呂五寸三分三釐有奇少二分九釐有奇無射四寸九分七釐有奇少二分七釐有奇應鍾四寸七分四釐有奇少一分三釐有奇變黃鍾半律四寸四分三釐有奇少黃鍾清六釐有奇觀舊律皆短於今律夾鍾近姑洗姑洗近仲呂仲呂近蕤賓蕤賓近林鍾林鍾夷則差一律夷則近南呂南呂近無射以歷日較之差多者一月矣其兩律相減大呂減黃鍾五分八釐有奇夾鍾減太簇五分有奇何其疎南呂減夷則二分八釐應鍾減無射二分三釐又何其密豈天地之氣果如是疎密不均乎或曰五聲之用亦有參差而律獨皆均齊何也曰五聲之有參差也驗于琴徽之泛聲而律管之無參差也應乎黃道之宮度各有攸當不可以彼例此也使謂十二律不應十二月則已如其應十二月也安得舍太陽行度一月三十之截然者而從夫三分損益忽疎忽密之數乎

論律呂應日躔斗建

陽律陰呂之相合也有自然之理焉亦有自然之數焉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子與丑合也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寅與亥合也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酉

合也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午與未合也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申與巳合也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戌與卯合也此十二辰之六合說者以爲本於日躔與斗建如日躔星紀丑則斗建元枵子日躔析木寅則斗建娵訾亥是也以今律黃鍾清四寸半合大呂八寸六分二釐五毫得十三寸一分二釐五毫太簇合應鍾姑洗合南呂蕤賓合林鍾夷則合仲呂無射合夾鍾皆得十三寸一分二釐五毫與大司樂之文及日躔斗建之說不約而合豈非自然之理數不假絲毫智力者乎黃鍾全律獨不與呂合而所合者乃其清聲又隱然有尊君之理寓於律數之間云

論三分損益 八條

辯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非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說始於管子至史記律書而加詳班氏律歷志又因史記推演其數後之言律者皆固守其說不知此法果天爲之乎凡數之出於自然如河圖洛書如先天八卦如納音五行如揲蓍如筭家勾股乘除諸法是誠非人之所能爲者夫聲律之用三分損益竊謂其出於人而非天也律管本應十二月如云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安見六月之積日由十一月下生而來如云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安見正月之積日又必由六月上生而至乎明者觀之不待其生至仲呂不能反生黃鍾固已疑其法之非真矣五聲三分損益隔四而相生亦得其近似而非其本然古人見其數之近似也遂立爲成法不知小有不合則法已非真如古之算家但知徑一圍三不知有密率古之歷家但知一歲小餘四分日之一不知有歲差其事亦正相類後人於歷算二事已精益精初不必守古人之定法至言律呂獨相沿不改何其膠柱不知變乎

又論

律之三分損益算之徑一圍三歷之十九歲氣朔分齊皆近似不精之法及細考之歷算二法皆不然律法豈得獨是歷則分明有景可測算則分明有器可量律則分明有琴可考三者皆不可誣雖有藏和之歷隸首之算伶倫之律相傳至今亦當以有據者爲斷不當以古法爲定如云太史公之說必有所傳則史遷專司星歷其歷書法度當精密不可易矣今太初之法一步不可行又何疑於律乎

又論

細考之古法三分損益其源亦自琴來故謂宮聲爲八十一絲商聲爲七十二絲皆以琴弦言之琴絃取應聲之法亦略有三分損益之意如初弦第九徽應四弦散聲九徽當絃三分之二似宮聲三分損一而生徵四絃九徽應七絃散聲似徵聲三分損一而生少商益一即是上生商五絃九徽爲清角三分益一又似羽聲上生角然太簇八寸不當十三徽則徽生商三分益一而有餘如淹洗七寸一分亦不正當十一徽則羽生角三分益一而不足商生羽從十三徽外半寸起算則三分損一得八徽若自十三起算則三分損一又有餘以此觀之唯有宮生徵合三分損一之數其餘三聲非太過即不及故三分損益近似而非真徵之於宮也偶合三分損一耳諸聲不可以此爲例琴又有時以十徽爲角三分益一則復生宮而五聲循環矣然就三分損益之法自前生來終不能使十徽爲角也

又論

又以歲日驗之黃鍾當兩歲爲四十八氣三分損一爲三十二氣除一歲二十四氣餘八氣減二十四餘十六氣自冬至數之是處暑七月中也而云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六月之律已差一月矣又以三十二氣分爲九十六候三分益一一百二十八候除一歲七十二候餘五十六候以減七十二餘十六候自冬至初候數之是驚蟄二月節後第二候也而云林鍾上生太簇太簇正月之律又差四候矣以此數之月之三分損一已是隔九及其三分益一亦不正得隔八故歲日總無三分損益之數而律之隔八下生其源已失之於林鍾

又論

或疑聲律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至其末也復以三分之則有不盡之算而數不行故聲止於五律止於十二此似出於自然曰此亦出於人爲也蓋其初先知聲之當五故置一而五三之得八十一爲宮之數相生至角六十四三分之不盡一

算而數不行設使其初不知聲之當五或置一商四三之以二十七爲宮則相生至四位即有三分不盡之算矣或六三之以二百四十三爲宮則至六位而後有不盡之算五位猶可分也律亦猶是其初先知律之當有十二故自子至亥以三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相生至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三分之不盡二算而數不行設使其初不知律之當十二不以三歷十二辰則不盡之算又不如此矣然則此數與法豈果出於自然哉古歷家謂十九歲七閏無餘分一日以二百三十五爲小歲無餘分逐謂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九歲果無餘分逐謂九百四十分之日法出於天然不知其故至十先因章月有二百三十五故立爲日法非天道果有此數也後人覺其有差而此數法不可用矣其事正與聲律相類歷則久正之矣律則雖有覺其非者爲一章故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雖此二百三十五者一章之月數也不知愚者見其積至十

論古時未有三分損益之說

周禮典同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樂器之長短小大皆以律計其倍半而爲之律誠有數有度矣但不知周公以前造律者果如管子史遷之說乎抑別有活法乎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神瞽目廢而耳聰聲之大小高下自能以耳齊之非專求之度數也即謂度數有成法亦當先爲簡徑而後漸爲煩曲如今法遞減黃鍾均勻截管其法至簡易徑捷而三分損益一律分之至於千萬其數極爲迂曲煩雜安知古人造律不即如今日簡徑之法至後人加以巧曲始有管子以下諸說乎管子蓋春秋戰國間人撰自此以前未有三分損益之說唯國語伶州鳩之言有紀之以三一語朱子疑其謂三分損益然韋昭解此以三爲天地人則亦未必其果如朱子之說也

論後人嘗破三分損益之說

劉宋時劉焯何承天嘗增林鍾以下分數使至仲呂反生復得黃鍾謂三分損益者其大略猶歷言斗分四之一此說最爲有見然以意增之而涉於牽強則亦難憑明朱載堉謂長律下生短律左旋隔八短律上生長律右旋隔六以勾股算術布之周而復始不用三分損益其云左旋隔八右旋隔六猶是舊法如朝四暮三實無異也勾股算術與此難通亦牽強布算耳豈出於自然乎總之律應十二月隨月迭減而非商八相生後人雖有議及三分損益者未嘗思其所以失之

之由雖有欲破三分損益者亦不知所以破之之道牽强立法徒勞無當邢雲路既知三分損益猶歷言斗分四之一爲大暑之數矣又云後人苟有得不當詆古人立論之非此又不然易大傳謂蓍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此謂揲法已成其過揲之氣猶有一歲常數之象故大暑言之不必正與歲實相當若律之三分損益乃是以此立法苟可增損毫釐則此法數非眞與蓍策之大衍言相當者不同不可以彼例此也後人果是則古人爲非但當論後人所得者果是與否耳不必猶爲古人回護也如其言以歷比律歷家謂斗分四之一即漢歷太初四分之術也邢氏何不爲之回護而深詆漢人爲不知歷乎若曰律法由來已久不始於漢則殷周之歷不爲不久其失與太初四分等亦將謂久者即不當詆乎

論仲呂不能反生黃鍾

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終則有始獨於律呂之數往而不反仲呂再生不及黃鍾之九寸此由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即已失之六寸當爲夷則而林鍾已進而于其位安能使仲呂反生復於其所京房創爲六十律之說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終於南事殊爲穿鑿何承天劉焯譏房之失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仲呂反生還得黃鍾之實又涉牽强總之拘於三分損益其本已失豈能齊其末今法迭減黃鍾順序而生不曰黃鍾生林鍾而曰黃鍾生大呂不曰仲呂生黃鍾而曰應鍾生半黃鍾豈有不能循環者乎蔡氏亦譏房之失而取通典變律子聲之說仲呂生變黃鍾以下有六變律則亦四十八律中執始（子黃）去滅（未林）時息（寅太）結躬（酉南）變虞（辰姑）遲內（亥應）之異名耳

論二變聲（二條）

論二變不合於琴

古法五聲之餘於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爲變宮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爲變徵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二變之說其來久矣然以琴考之殊不然琴絃皆正聲六七絃爲宮商之清聲非二變也十三徽至十徽一律一徽是商角各二聲皆非如二變之說也論聲律者當以琴爲主琴徽出於天然不從三分損益者也

論七音非古

周景王問伶州鳩七律對以武王伐殷之初歲月日星辰所在自鶉火（午宮張宿至天鶉尾也）南北之揆爲七同（自鶉火午至天鶉尾七宿）神人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故謂之七（鶉尾尾七宿）律此但言所以用七之故而不言七律爲何律後又言武王作四樂曰羽曰鳳曰宣曰象亂用夷則上宮黃鍾下宮太簇下宮無射上宮又只有四律而不言七此皆不甚分明章昭注七律云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武王所用七律果如是乎左傳昭公二十年七音杜預但引國語之文而不用五聲二變之說豈亦有疑於此者乎杜佑則云古有五聲至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音此則琴絃少宮少商之說也竊疑此說得之變宮變徵恐周初未嘗有此京房謂伏羲時已有此七音太無稽矣尚書大傳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說者謂七始即七音然今文尚書作在治忽史記又作來始滑一文而三處不同始治字相近滑忽音相近七在古音亦相近以文義言之皆不若今文尚書之安則尚書其本文而史記書傳皆誤文也以七始爲七音郢書燕說豈足信乎

論變律（二條）

辨變律變半律之非

古法十二律之外但有四清聲而已至唐杜佑通典始有變律子聲之說仲呂再生變黃鍾轉生十二律各半之爲子聲其律皆短於正律蔡氏取黃太姑林南應六變律各有半聲有用有不用似非自然之理如當用此佑則宜用其正律不能用全律則宜用正律之半聲而已何爲舍其正者不用必用其近似不正者乎其所以然者但拘於三分損益之說謂從正律生來不得本律故轉轉相生皆殺於本律不知三分損益之法人爲之耳豈聲音中果有如是之數黙寓其間當用變律時必不宜從正律取聲耶（朱子禮樂志黃鍾不爲他律後與通典變律之說相發明黃鍾自有半律爲他宮用本是不爲他律後不必又取變黃鍾之半聲也）

論范馬未檢通典

朱子甚取通典之說謂他書所不及又謂范蜀公司馬溫公不知檢通典以今觀之二公之論樂其大者未必得元聲次則十一律之損益未必得本律之正耳至若通典之說尚有可疑用與不用恐於樂皆無加損也（竟未房庶杜佑漢書文去四清聲最爲徵繆相律管當用圓分之說有可取云）

論琴十六條

以琴證論古今法

三分損益之法其來尚矣今以爲不然而別爲之法得無徽而不信乎曰是非無徽也古之樂器流傳于今其最古雅而自然者莫如琴以琴證之則古今二法之離合判然于絃徽之間矣蔡氏之書證之於琴而不合其大者有六按舊法羽宮角徵之間爲二變以補其缺始無遂濶之虞使古之爲琴者誠慮此宜以二變間于正聲之間胡爲舍此不用而命第六絃曰少宮第七絃曰少商此果何說乎其不合者一也

法原以初絃中徽應六絃黃鍾二絃中徽應七絃蕤賓　舊法姑洗爲黃鍾之角不可稍移易者琴家宮調卻按初絃十徽應三絃散聲十徽位近仲呂而非姑洗此律古律言之今法十徽正當蕤賓其不合者二也中徽當琴體之半初絃爲黃鍾清聲古人所謂黃鍾之宮淌濶之衷律呂之本者此也黃鍾正宮調于此起調畢曲泛聲發于此者音調洪大與他徽異聲以中爲貴也蔡氏之書于黃鍾四寸半之下註曰無謂九分之寸奇零不盡仲呂反生所不及而旋宮所不用也使其果無而不用則初絃中徽爲虛設矣胡爲以泛聲扣之音獨隆隆然乎其不合者三也三分損益所生之律參差不齊以絃比管而記其尺寸初絃惟林鍾當九徽南呂當八徽若太簇則在十三徽之外姑洗則在十一徽之內十三徽則無律二變律則無徽胡爲徽律相齟齬乎其不合者四也舊法旋宮一均止用七聲施之編鍾編磬猶可也用之于琴則不然琴每絃皆有三十六聲除太清者不用其餘各因曲調隨宜取聲何嘗限之以七若依蔡氏之法則按徽取聲皆不得出本均之外聲之可用者無幾且黃鍾一均有濁而無清應鍾一均有清而無濁只須彈一兩絃即可成曲調而諸絃諸徽皆無用有是理乎其不合者五也

舊法以所傳風雅詩譜按聲彈之只須初絃次絃其餘皆無用其聲全濁不成調可知詩譜之非莫其于應鳴清詩黃鍾太簇用清聲猶賴有此兩聲以濟之抱關可恥此一律所不得用清聲法則安矣其如聲不諧于耳何琴以聲律爲體以徽爲用彈者按徽取聲音調自諧次絃以後律漸長而位漸疎至六七絃則半律亦如正律之長故按徽之

聲有正當律者有當律之前半後半與中間者如蔡氏之法必須用正用半與夫變律變半律按圖自有條理施之于琴則煩而難用且古琴曲之傳于今者其聲甚美何嘗拘拘蔡氏旋宮之法乎其不合者六也若如今法則五聲用其均齊者以爲體取其應徽者以爲用諸律則計尺寸而均布之中徽既爲黃鍾清聲矣十徽爲四分絃之三于聲之位當角之中于律正當蕤賓猶一歲之夏至也十三徽爲八分絃之七于聲之位當商之近前于律正當夾鍾猶一歲之春分也十二徽爲六分絃之五于聲之位當商之近後于律則當姑洗九徽爲三分絃之二于聲之位爲徵之近前于律則當夷則此皆徽律正相當者也十一徽爲角之近初仲呂當之而稍上八徽爲羽之近前無射近之而在右此二徽律不正相當者別有其故後論泛聲中詳之七徽與律相當者五徽差者二相當者其常徽差者其變亦可知今律呂合于琴者多矣又因徽之自然者以爲五聲之用次絃以下隨其調之高下而進退焉此琴家之本法較之拘于三分損益泥于變聲變律者果孰離而孰合乎後之言律呂者當于古雅自然之器精密考之一洗千餘年沿襲之說可也

論琴徽泛聲應先天八卦橫圖

琴有十三徽說者但以爲象閏而已然以泛聲彈之左手徽按健右手撥徽當徽則泠泠有清音不當徽則啞然無聲則其位置不可分毫移動此必有所以然之理古今未嘗發明永深思之而得四說其一則應先天八卦橫圖也蓋琴絃四倍黃鍾三尺六寸自龍齦至臨岳七徽爲中界自臨岳至七徽以四徽爲中界七徽至龍齦以十徽爲中界又自臨岳至四徽以一徽爲中界十徽至龍齦以十三徽爲中界自一徽至四徽四寸半爲上準象黃鍾子聲四徽至中徽九寸爲中準象黃鍾中聲中徽至龍齦一尺八寸爲下準象黃鍾濁聲重按之取本聲則自尾至首爲三段徽按之取泛聲則自首至尾爲四段一至四一段也四至七二段也七至十三段也十至十三四段也中兩段倍于前後段又併一徽內十三徽外凡爲四寸半者有八儼然有先天八卦橫圖之象焉一徽內無聲之處乾也一至四兌也四至七離與震也七至十巽與坎也十

至十三艮也十三至龍齦無聲之處坤也乾坤老而不用故首尾無聲六子代父母用事故十三徽有聲也首尾雖無聲而聲實出于首尾則乾坤爲不用之用猶一家父母雖老畢竟以父母爲主也細推之第一徽兌之下畫也二徽兌之中畫也三徽兌之上畫也四徽爲兌離之間少女中女相接之處也五徽離之中畫也六徽震之初畫也七徽爲震巽之間兩儀大分界之處也七徽內陽主進畫自下而上七徽外陰主退畫自上而下八徽巽之下畫也九徽坎之中畫也十徽爲坎艮之間中男少男相接之處也十一徽艮之上畫也十二徽艮之中畫也十三徽艮之下畫也三男三女皆用事發聲而少男少女血氣方充爲人道生育之始尤用事故兌艮一畫各發一聲而離震巽坎一卦止發一聲也且其中尤有微妙者焉二五九與十二徽皆居本段三分之一三徽卻後二分六徽卻後四分八徽卻前四分十一徽卻前二分不與諸徽均列按之卦畫皆有至理蓋四徽十徽居兩卦之間三徽當兌之上畫一陰爲兌之主稍卻而後不欲近乎離十一徽當艮之上畫一陽爲艮之主稍卻而前不欲近乎坎少女中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少男中男並處而性不相合也且兌金也性畏火之燥艮土也性惡水之濕故各卻少許以避之造化自然之理也五徽正當離之中畫坎之中畫若均布之六徽宜當震之中畫八徽宜當巽之中畫然離以中畫之陰爲主震以下畫之陽爲主故六徽當稍卻而後乃得其本位坎以中畫之陽爲主巽以下畫之陰爲主故八徽當稍卻而前乃得其本位也且火以木爲體木以水爲母故震木稍卻而後以就火之炎巽木稍卻而前以就水之潤也伏羲八卦橫圖爲作易之始其自然之理數乃見之于琴徽吁妙矣哉

論泛聲應六十四卦橫圖

泛聲既應先天八卦橫圖矣由三畫之卦稍至六畫爲六十四卦橫圖又有自然相應者焉一徽內十三徽外皆無聲乾坤二宮不用也一徽則承乾宮木之地天泰而接乎兌宮之天澤履也二徽當火澤睽三徽當水澤節四徽則承地澤臨之後而接乎離宮之天火同人也五徽當水火既濟六徽當

火雷噬嗑七徵當地雷復與天風姤之間陰陽之大交界也八徵當水風井九徵當火水未濟十徵則承地水師之後而接乎艮宮之天山遯也十一徵當火山旅十二徵當水山蹇十三徵終于地山謙而接乎坤宮之天地否也凡此諸徵當兩宮交界之間者則有乾坤之卦不當交界之間者必有坎離之卦乾坤坎離爲四正故當此有聲也始承泰天地交也終接否天地不交也中於復姤陽始長陰始生也界於同人與師火之始水之終也少女少男之宮血氣並充木火皆當之中女中男之宮當其木火之交不交而不當其純卦純則不相爲用也長男長女之宮火近震水近巽當其近不當其遠遠者先衰也天地之道陽有餘而陰不足長男猶可生育故六徵當火雷噬嗑泛聲猶有淸音長女天癸先絕故八徵當水風井泛聲全濁似無聲也又以卦爻細推之二徵當睽之六五三徵若均布之當節之六三退二位當初九也五徵當旣濟之六二六徵若均布之當噬嗑之九四退四位當初九也七徵後又自上而下八徵若均布之當井之六四却前四位當初六也九徵當未濟之九二也十一徵若均布之當旅之九三却前二位當初六也十二徵當蹇之九五也兌巽陰宮遇離而止遇坎而却震艮陽宮遇坎而止遇離而却男女異類宜相避也坎離二宮水火相遇則各止其所矣此又以卦象人事推之皆有自然之妙焉

論泛聲應節氣

泛聲應卦畫旣有自然之理矣抑又有微妙者焉全絃猶一城也三尺六寸二十四分之每分一寸有半當一氣臨岳際則冬至也一徵內四寸半之地有三氣爲冬至小寒大寒以其當冬令陽微之時故無聲一徵當立春陽氣出地故有聲二徵雨水也三徵驚蟄也四徵春分也五徵穀雨也六徵小滿也七徵夏至也八徵大暑也九徵處暑也十徵秋分也十一徵寒露也十二徵霜降也十三徵立冬也陽氣將入地故聲終于此自此至龍齦四寸半之地爲小雪大雪冬至皆閉藏之時故無聲也自春分至秋分一月而一徵自立春至春分秋分至立冬皆一月而兩徵者春初爲萬物之始生秋末爲萬物之已成故聲獨多也四立之節唯立春立冬有徵而立夏立秋無徵者立春立冬生陽氣出入之限春夏與夏秋之間陽氣皆在地上非陰陽之大界故無聲也冬至雖無聲而聲皆出于首尾則十三徵之聲皆其聲猶乾元之統天也驚蟄一徵稍却而後寒露一徵稍却而前者驚蟄爲木氣之動寒露爲金氣之藏陽性常遠故未至其地而先有聲陰性常緩故已過其地而後有聲也小滿一徵又却而後大暑一徵又却而前者凡聲皆屬金四月金始生畏午火之鑠故却而後六月火氣盛金正伏故却而前皆金之避火也諸徵泛聲亦有不同中徵最洪大其聲隆隆然夏至陽極也諸徵稍不當徵卽無聲獨中徵過一指猶有聲陽盛有餘也九徵十徵最淸亮其聲空空然金氣正肅淸也一二徵聲細陽方長也十二十三徵聲不甚發陽欲藏也八徵聲最不揚似無聲然大暑火盛而金伏也吁造化之理微矣哉抑妙矣哉

論泛聲應納音

泛聲之理以卦畫節氣推之旣如此矣又不止是也六十甲子以數定爲五行名曰納音其理與聲音相關以琴徵推之亦有黙契者焉蓋十三徵分爲四段一段中有甲子一周細推其徵位之相當一爲甲子二爲甲申三爲壬寅四爲甲子五爲甲申六爲壬寅七復爲甲子七徵後左右相對八爲壬寅九爲甲申十爲甲子十一爲壬寅十二爲甲申十三爲甲子納音五行甲子壬寅爲金甲申爲水當金水則有聲也五行成質者金爲淸木土則濁矣有氣而未成質者水爲淸火則濁矣故獨當淸者而鳴六十甲子三分之爲甲子甲申甲辰若當甲辰則爲火其音濁故三徵六徵八徵十一徵皆却至壬寅之位而鳴不與諸徵均列也此泛聲唯金水有聲若于七徵外取木聲則又五行皆全龍齦起甲子十三徵爲己卯土十二徵甲申水十一徵戊子火十徵甲午金九徵甲辰火八徵癸丑木七徵甲子金凡二金二火一土一水一木五行之音皆備第八徵若勻布則當甲寅水五行缺一故退一位至癸丑木而五行全造化自然之妙如此

總論泛聲

琴必當徵乃有泛聲一絃十三聲七絃九十一聲正如人身動厥頭手足各三部左右十八處當其部切之乃應手否則不應也古今未有言泛聲所以然者今推之乃有四說八卦也六十四卦也節氣也納音也四者殊途而皆可通朱子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故可推而無不通也旣得琴徵之所以然而聲律有確據矣以下乃論取聲布徵調絃換調之法

論按徵取五聲

五聲之體雖有定界而五聲之用取諸琴徵初絃十三徵爲商十二徵爲淸商次絃之聲隨調高下而應之下則應十三徵高則應十二徵第十一徵爲慢角十徵爲正角三絃亦隨調高下而應之下則應十一徵高則應十徵九徵爲徵四絃應之八徵爲羽五絃應之中徵爲少宮六絃應之次絃中徵爲少商七絃應之諸徵泛聲本無五聲之序而按徵取本聲則諸絃于此取應諸調于此轉換有自然之理焉

又論

舊以大簇八寸爲商于琴絃三尺二寸在十三徵外半寸然泛聲至十三徵三尺一寸五分而始發聲則當以十三徵爲商蓋十三絃外其聲太濁雖三尺六寸四分之地已交商界必更進九分而後有徵舊法三分益一徵上生商其如此處無徵何又舊法以姑洗爲角其位在十一徵之內然角聲一發于十一徵一發于十徵彈慢角調者以十一徵爲角彈宮調者却以十徵爲角猶淸商調以十二徵爲商也舊法唯有姑洗爲角故角徵閒相去遠不得不有變徵以補其缺角不能再生宮故有變宮以續其斷證之于琴則不合矣

論諸絃布律法

諸絃之律各以今律布之布至少少聲而止法如左

一絃 全律（每律減一寸五分）黃鍾（散聲）大（三尺四寸五分）太（三尺三寸五分蓋減七）姑（三尺二寸○）仲（二尺八寸○）夷（二尺四寸○）南（二尺二寸五分○）無（二尺○寸○）林（一尺七寸○）夾（一尺五寸○）應（一尺三寸○）

清清（周徵九寸○）黃清（散中徵一尺五寸○）仲清（一尺二寸○）夷清（一尺○寸○）音（一尺○寸○）

二絃 全律（每律減一寸七分一釐四毫奇）半律（每律減八分五釐七毫奇）

夾清 散聲龍齦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黃清 大清 太
夾清 林清
清 無清 黃清

二絃 清調用商 散聲龍齦
全律 半律
姑 夷 仲 林 南 蕤 無
太清 應 黃清 夾清 大清 姑清

三絃 慢宮調用借散聲龍齦
夷清 全律 半律
黃清 林
仲 南 蕤 無
應 黃清 太清 夾清 大清 夷
姑清 黃清 仲清 太清 夾清 南

清 蕤 全律 半律
林 應 夷 黃清 大清 南清 無
太清 蕤清 夾清 南清 黃清 姑清 仲

四絃 全律 半律
南 黃清 無 大清 應
夷 仲清 夾清 蕤清 姑清 太清
夷清 應清 林清 黃清

五絃 全律 半律

無 大清 應 黃清
姑清 太清 林清 仲清 夾清
蕤清 南清 無清 夷清 黃清

五絃 清商調用無應之間 散聲龍齦
全律 半律
黃清 大清 應 黃清 夾清
清 姑清 林清 仲清 夷清 蕤
清 南清 無清 應清

六絃 慢宮調用黃鍾黃清之間 散聲龍齦
黃清與一絃諸律位同
半律
應鍾黃清之間 太清 黃清 夾清 仲清 大清 姑清
初絃全律位與此同
林清 無清 夷清 蕤清 應清
南清

七絃 夾清與二絃諸律位同

七絃 姑清與清商調二絃諸律位同

論布律用六十甲子紀分數

諸絃布律大略如前法若欲加密當以六十甲子紀其分數初絃龍齦起甲子之半十三徽當己卯十二徽當甲申十一徽當己丑之近前十徽當甲午九徽當甲辰八徽當癸丑之近前七徽復當甲子以後又以六十位布至四徽復當甲子自七徽外一位得三分七徽內一位得一分半大絃以下各以本徽本位起龍齦亦各如其絃而伸之位漸疎分數漸多如此則分數皆可考此未及詳布第言其大畧云

論隨絃取應聲

諸絃散而扣之間一絃則應於第十徽而隨調轉絃必有一絃當退一徽至十一徽然後應皆理勢自然如此如宮調五絃十徽應七絃散聲四絃十徽應六絃散聲二絃十徽應四絃散聲初絃十徽應三絃散聲唯三絃獨退一徽於十一徽應五絃散聲朱子琴律說及答吳元士書皆深疑此事詳爲之說似謂獨退一徽常在三絃不知此唯宮調調絃則如此若更一調則退徽又在他絃不常在三絃也宋中興志姜夔樂議其圖說甚明朱子蓋亦考之不詳耳又蔡西山先生謂琴唯黃鍾一均但辨定七絃以彈十一宮朱子謂季通之說不可行考之姜夔圖說琴須轉絃合調蔡氏辨定七絃之說誠誤矣朱子又謂古人隨月調絃但轉兩三絃則絃急或絕此亦不然古法轉絃合調一調但轉兩三絃非盡取七絃而更之也調之高下絃之緊慢上下不過一律非謂由黃鍾而漸緊以至於應鍾也姜夔圖說言簡而明今因其說推之如左

慢角調調絃法

姜夔曰黃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徽應三絃散聲 古大呂比今律短

按慢角調者角絃慢張也此調宮絃退一位取十一徽仲呂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仲呂角取十徽內無射羽應五絃散聲 五絃近無射羽取十徽內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黃鍾清應六絃散聲 此調諸絃如常唯角絃慢故名 凡絃律差數分者聲相近亦得相應後倣此

清商調調絃法

姜夔曰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于二絃十一徽應四絃散聲 古太簇今在太夾之間古夾鍾今在夾姑之間

按清商調者商絃高一律也此調宮絃取十徽蕤賓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蕤賓角取十徽無射應鍾之間應五絃散聲 五絃無應間羽取十徽內姑洗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姑洗商取十一徽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黃鍾清應六絃散聲 此調商絃緊而五絃七絃亦隨之

宮調調絃法

姜曰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于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　古姑洗今近仲呂古仲呂今近蕤賓古蕤賓今近林鍾

按宮調者以初絃爲主也宮絃取十徽蕤賓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蕤賓角取十一徽內無射羽應五絃散聲　五絃近無射羽取十徽內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黃鍾清應六絃散聲

慢宮調調絃法

姜曰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于四絃十一徽應六絃散聲　古林鍾今爲夷則古夷則今近南呂

按慢宮調者大絃與第六絃慢張下半律也宮絃取十徽仲呂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仲呂角取十徽內無射羽應五絃散聲　五絃近無射羽取十徽內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一徽應鍾與黃鍾清間慢宮應六絃散聲

此調宮絃慢角絃亦隨之而六絃亦慢

蕤賓調調絃法

姜曰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于五絃十一徽應七絃散聲　古南呂今在南無間古無射今在無應間古應鍾今在應黃間

按蕤賓調者角絃緊蕤賓位而第五絃亦隨之也此調宮絃取十徽蕤賓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蕤賓角取十徽無射應鍾之間應五絃散聲　五絃無應間羽取十一徽內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黃鍾清應六絃散聲　古蕤賓近今林鍾若三絃散聲取今律林鍾則絃太緊恐不可張且二絃夾鍾商太遠而四絃夷則徵太促又于三絃十徽應五絃散聲五絃羽爲應鍾則羽宮之間亦太促矣故三絃取角聲當今律之蕤賓更不可移而上古名此調爲蕤賓與今法若暗合焉　又按宮調三絃亦是蕤賓但取十一徽應五絃散聲五絃如其位此以十徽應五絃則五絃隨之而緊與宮調異

五調中慢宮調最下慢角調次之宮調爲中聲蕤賓調稍高清商調最高以今律言之黃鍾大呂太簇用慢角調夾鍾姑洗用清商調仲呂蕤賓林鍾用宮調夷則南呂用慢宮調無射應鍾用蕤賓調

論四清聲二條

論四清聲不可去

樂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尚矣古者編鍾編磬皆十六枚是十二律加四聲也琴之六七絃雖只少宮少商而諸律清聲皆備且復有少少聲焉又不止四清而已瑟有二十五絃亦諸清聲皆備也四清者宋樂志以爲爲夷則以下四律爲宮使商角不陵僭宮聲然只有四清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沈括馮元以爲唯臣民不可凌君事物則不必避也黃鍾宮調雖以清黃起調其間仍用黃鍾全律爲君故姑洗角雖用全律亦不爲民陵君也古用四清極有條理原不始于王朴李照范鎮樂皆去四清不知何以成樂編鍾編磬可去四枚管絃則清聲自具雖欲去之安得而去之乎

論陳暘樂書之疏率

陳氏樂書其主意大約以爲先王之樂唯有五聲十二律後世乃有二變四清此皆鄭衛之音凡八音之器皆當去二變四清以復古此耳食之學粗率之見未嘗深思細考其故者二變誠非自然之理然欲去二變當先去三分損益之說如琴絃之用正聲則二變不待去而自去若不考其所以用二變之由商仍泥三分損益之說則角徵與羽宮之間安得不用二變以補其缺乎至欲去四清尤爲不思之甚無論旋宮避陵犯四清不當去即欲去之而勢亦不可得而去如琴初絃中徵內皆是清聲次絃中徵外已有清聲五絃則十三徵以內皆是清聲試問彈琴者唯取全律濁聲乎陳氏謂七絃琴爲害理必去二絃以復舜之五絃試問五絃果無清聲乎不唯五絃即一絃至中徵已是清聲矣如其說雖孫登之一絃琴尚多一半爲無用寧有是理乎宋太宗加二絃有九絃琴清聲皆具陳氏謂當益一絃取其倍五聲闕不思五聲加倍清聲不已居半乎竹聲中簫管笛之屬凡七孔九孔者陳氏皆惡之五孔六孔八孔者陳氏皆取之謂五孔合五聲六孔合六律八孔應八音此但欲以敝目比擬無異兒童之見不知管笛之屬黃鍾宮聲皆出中管諸孔皆閉五孔者四孔爲商角徵羽餘一孔即是半宮聲六孔者五孔具十一律上一孔必是黃鍾非五孔即爲五聲六孔即爲六律也八孔則四清皆具矣乃以應八音取之試問一器與八音有何交涉乎陳氏徒嗜嗜于四清其疏率不思如此彼所據以爲說者但以周禮有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一語耳不知半律清聲亦是本律之半未嘗出于十二律之外也善乎翁林學士馬元之駁李照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笙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筝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于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四清聲之說正謂民臣相避以爲尊卑今若只用十二鐘旋相考聲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則陵犯之音作此甚不可者也楊徐之破范鎮曰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不獨見于周禮小胥之注漢成帝時魏郡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于禮樂志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王朴樂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則四清皆用而諧協矣今鎮所製匏竹之器簫必十六管是四清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蓋部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此皆說之不可易者李范二家已屢謬見陳氏徒悅乎去鄭復雅之名而不察其實以二家之說爲高其未之深思乎

論旋宮一條

論旋宮有活法

十二律旋相爲宮古有是言後人論律講于此者詳矣一均七聲有用正律者有用半律者有用變律與變半律者以此布爲八十四聲六十調甚易及其被之管絃施之金石常齟齬而難行竊意旋宮當別有活法或一均不必限以七聲或徵羽二聲之律不必短于本宮此當與知音者參定之未可執一定之圖說膠柱而鼓瑟也

論樂調三條

辨黃鍾全律起調畢曲之非

樂之有調其理甚微其勢皆出于自然如初一聲爲某聲其

尾亦是此聲其中曲折皆隨初一聲之高下而抑揚焉調平者衆聲皆隨之而平調高者衆聲皆隨之而高調下者衆聲皆隨之而下大約太濁太清之聲不可以起調如初一聲太下則其後遇當下之聲更不能抑而管無可吹絃無可彈歌者亦無其聲矣或初一聲太高則其後遇當高之聲更不能揚而管無可吹絃無可彈歌者亦不能及此聲矣故起調之聲必在清濁之間其前更有下于此者其後更有高于此者然後可以抑揚曲折而成曲調焉儒家論樂不知此理謂黃鍾一均皆用正律更無清聲變律雜其間爲最純粹是謂初一聲即用黃鍾全律起調如此則太簇以下六律皆短聲皆高但有揚而無抑豈能成曲調乎試以管絃驗之笛家曾有以中管之合字爲調首琴家曾有以初絃之散聲爲調首者乎凡雅樂所謂黃鍾清宮俗樂所謂正宮者皆以半黃鍾清聲起調而非以全律濁聲起調也黃鍾清聲起調其後更有清聲可以揚其前皆下于調首可以抑是以能成調也以今笛家俗樂驗之有所謂工字調者其調平下五孔皆開更高焉則爲六字調字譜皆移上二聲或一聲更下焉則爲尺字調字譜皆移下一聲若過乎六字尺字則太高太下不能成調矣雅樂亦相似也宋時雅樂俗樂皆無徵角調但有宮商羽三調而已宮者清宮商者清商皆不用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四濁聲也徵宗使人强爲徵調但能以徵聲起而不能以徵聲終（見朱子語類）此不知何故或由風氣使然乎由此觀之雅樂起調之聲未甚下者即不能爲高有黃鍾最濁之聲而可爲者乎（朱子論樂初亦以爲黃鍾五調皆以黃鍾正律起調爲前說非是見朱子語類九十二卷輔廣錄注中然則朱子後亦自覺其誤矣蔡氏不習于音不知樂調有自然之理當時趙彥肅傳得唐時鄉飲酒風雅十二詩蓋小雅六詩爲黃鍾清宮調二南六詩爲無射清商調皆以清黃起調是曲雖其諸未必盡是而用清黃爲調自是勢不得不然蔡氏想當見之蔽于黃鍾無半律之說故不肯信耳）

再論樂調

或問黃鍾全律既不可起調徵角二聲又不能爲調然則十二律之能爲調者鮮矣不知隋之萬寶常唐之祖孝孫何以皆能爲八十四調乎且周禮三大祭樂但無商調而有宮角徵羽齊景公時有徵招角招郢中曲有流徵高漸離易水擊筑有變徵此又何以說乎曰樂聲有流變而爲樂有活法考

古者當以意會可也凡樂皆氣也人亦氣也同在鴻濛一氣之中不得不隨氣運而遷流如詩文爲人聲亦樂之類古之詩文後人不能作則後世不能爲此樂調古人能爲之又何足怪乎且古人爲樂當有活法未必如後人之律書一均定用七聲而徵羽皆不可遇宮商也齊之徵招角招未知其聲何如若郢中之流徵易水之變徵亦俗樂之類後世宴樂固自有徵調亦不爲異也若萬寶常史言其撰樂譜論八音旋宮之法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其聲雅淡不爲時所好何妥易之今不可考祖孝孫作唐雅樂爲四十八曲八十四調亦不知其果皆應律否大約古人之能爲諸調者當必有活法若如儒家之說即一琴已不能易一均而況八音豈能旋宮乎

論龜茲琵琶七調

隋史言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音冥若符契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鉢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鄭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按此則西域亦有七皆然樂與中土異未必果合于五聲二變也琴家郝只有五調慢宮慢角之類張絃有緊慢何以不能爲七調乎慢宮調有似于變宮裝寘調却是角聲之高者不得謂之變徵然則西域之七調未必果合七音其所謂沙侯加濫調安知非角聲之高者乎

論造律（三條）

論造律以聲和爲主

制律求聲氣之元事之最難者也黃鍾之管冥符天道若不可以毫釐差然其分數甚微非人所能察使有天生自然之律管則可若出于人爲安能使其無毫釐之差竊謂造律必須善審音者聽之聲和爲主聲既和矣雖有小差于樂亦無大害譬如工人製琴製笙製簫笛者其分寸豈能盡一哉吹之彈之而聲和焉斯謂善器矣邪雲路論之最當特載之（邪曰古樂既亡欲求樂器者宜何施而可亦唯依古以千二百黍求長九寸空圍九分之管後其和也則已如有不和必其黍之顆與管之分未當也蓋唯本吾之平其心易其氣彷彿能人聲之高下上下考之以求其中聲蓋人之聲無古今一也古人尺之分寸與黍之大小不可考矣即今上黨之黍有大者有小者不一安知古所用者爲何等黍又安知其律之分寸與後代何尺爲當哉但以人聲察之以耳聽審之以心寸千二百者黍約之斯可矣程子曰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黍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實其管有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恐粒淳厚者必能知之朱子曰樂之爲教今無師授當立一樂學使寸大夫習之必有稍通者出三說皆採本之論也）

人身取律寸法

古之尺寸雖出于律而制字之意則皆本于人身人身中指第二節其內兩紋相距爲寸醫家針灸量人穴道所謂同身寸者取諸此也今人伸大指與食指爲五寸張兩手爲五尺古法以張兩手爲一尋然則今之五尺當古之八尺今之五寸當古之八寸而古之一尺當今工人尺六寸二分五釐也以中指第二節內紋爲一寸者度之自中指端至掌後第二節橫紋而九寸至第三節橫紋而一尺然則古之黃鍾九寸即今人中指端至掌後第二節橫紋之度也雖人有高下手指有長短以中人量之相去蓋不甚遠是則一伸掌而黃鍾之度瞭然如在目前矣夫律寸天生也人身之寸亦天生也二者當不約而同與其求之于古尺古器求之于縱黍橫黍荒遠者無稽紛紜者難信曷若求之中人之手腕指節爲最近而可據者乎夫律數精微雖未可執此一途以求合唯以人身之寸爲主而更以古器古法黍尺而審定之雖不中或亦不遠乎

人聲合管聲

人聲之有宮商角徵羽也其別有四有一韻具五聲者字音出于喉爲宮出于舌爲商出于牙爲角出于齒爲徵出于唇爲羽即切韻三十六字母之分屬喉舌牙齒唇與半舌半齒是也有一韻屬一聲者其韻合口呼之爲宮開口呼之爲商張牙呼之爲角齊齒呼之爲徵聚吻呼之爲羽如公韻屬宮岡韻屬商是也又一韻之中重濁之字爲宮商輕清之字爲角徵羽如彈琴操者遇重濁之字則彈重濁之聲以應之遇輕清之字則彈輕清之聲以應之是也又有同是一字隨其曲調之高下而歌之遇高調則此字聲高遇平調則此字聲平遇低調則此字聲低則一字皆可爲宮商角徵羽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出于喉猶管聲出于中管造律者欲求聲氣

之元既前乎分寸之度空圍之量更以八聲奏定之可也

論候氣 二條

論候氣不可信

律管固有冥符天道之理然欲埋之于地以候氣恐不可信天氣一而地氣殊雖使律之長短廣狹皆如法其能一一氣應灰飛邪事未經目驗不敢臆斷也邢雲路亦深疑此事云

錄袁黃候氣法

明袁黃號了凡通律曆之學所著有曆法新書關中李世達爲之作序中間有與張江陵論候氣五不合之說頗有理此事史不載又不見於他書僅見此序而已永恐久而失墜特錄之以備言律學者考核其言依法候之而飛灰皆應未知果有此否也李序云昔張江陵傲視一世無所許可獨折節于了凡延爲諸子師江陵自謂深明律學命官依古法造三層密室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氣不應請袁往觀之復命曰候氣之室宜擇清齋閒曠之地今焉乘叢積朗地氣不旁一不合也築室三層專圍地氣耳故外室之塚須獨地三尺兩築之二層木室之報宜入地一尺六寸三層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豎止可封地上之氣兩不可封地中之氣二不合也外室之門宜向子第二層門宜向午第三層門復向子所以反復而圓氣也今皆向午三不合也聲氣之元寄之黍數亦有自然之理必心探造化之秘者始可制器蕭聲不然求之器黍鼎之古器皆不可變今甕所哉請管大小不會因不合也天地之形常相參差故天之午常偏于丙上二分五釐今日圭所測是也聽之午常舊午上二分五釐冬至候黃鍾之管宜豎于子之中一室只有一位豈可多截管乎五不合也由是究之擇地于天壇之南膺實法依之而飛灰皆應張甚喜欲受之正樂淑請先教應淫譜不合樸辦疾衰諧諧亦變而裂變作矣

律呂餘論 四條

聲音自有流變

凡聲氣也人亦氣也同在一氣之中其聲自有流變非人之所能與古樂之變爲新聲亦猶古禮之易爲俗習其勢不得不然今人行古禮有不安于心者則聽古樂亦豈能諧于耳乎耳不諧則神不洽神不洽則氣不和不洽不和亦何貴于樂若曰樂者所以事神非徒以悅人則亦不然凡神依人而行人之所不欣暢者神聽亦未必其和平也故古樂雖復亦無容強復但當于今樂中去其粗厲高急繁促淫蕩諸聲節奏紆徐曲調和雅稍近乎周子之所謂淡者焉則所以歡暢神人移易風俗者在此矣若不察乎流變之理而欲高言復古是猶以人心不安之禮強人以必行也豈所謂知時識勢者哉

俗樂可求雅樂

俗樂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五六十字爲譜十二律與四清聲皆在其中隨其調之高下而進退焉所謂雅樂亦當不出乎此爲雅樂者必深明乎俗樂之理而後可求雅樂即不能肄習于此者亦必與俗樂工之稍知義理者參合而圖之未有徒考器數虛談聲律而能成樂者也宋世制樂諸賢唯劉几知俗樂常與伶人善笛者遊其餘諸君子既未嘗肄其事又鄙伶工爲賤技不足與謀則亦安能深知樂中之曲折哉判雅俗爲二途學士大夫不與伶工相習此亦從來作樂者之通患也

樂器不必泥古

聲寓于器器不古雅則聲亦隨之然天下事今不如古者固多古不如今者亦不少古之笙用匏今之笙用木匏音劣于木則亦何必拘于用匏而謂八音不可缺一乎古之木聲用柷敔後世節樂用拍板而雅樂猶用柷敔柷敔之音粗厲拍板之音清越則亦何必不用拍板乎後世諸部樂器中擇其善者用之可也

度量權衡不必泥古

古法度量權衡皆受法于黃鍾天下皆欲其齊同古之度量衡相去不甚遠故齊之猶易後世度長量大權重與古懸殊民間用之既久勢難改易千里之內三者必不能同而民俗便之遠方之懋遷者正因度量衡之不同而計其錙銖以收贏餘之利則不同不足爲病正所以爲利也宋政和間作大晟樂以律尺及斗斛秤新式頒行天下限以日月令天下盡毀舊器不從令者許民首告其擾民不已甚乎後之作樂者律成而制三器藏之內府以備他日之校勘可也若民間所用固當聽從民便毋斤斤于法古似亦事勢之宜焉已

律呂新論卷下

律呂新論跋

江氏不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謂黃鍾全律積分應再朞之日半律積分應一朞之日當以四寸五分均勻截之爲十二律此說振古未聞恐難依用至以琴音攻蔡氏之失似爲有據然不知絲音倍半相應竹音倍半不相應又不知琴絃泛聲錯出於十三徽外者甚衆而泥於琴徽象閏之說謂一絃止有十三泛聲更以卦畫節氣納音紛紛附會則惑之甚矣然言樂諸家往往高談理數而忽於審音江氏能以琴絃求之大旨已得其於轉絃合調之法言之極詳謂諸絃散而抑之間一絃則應於第十徽而隨調轉絃必有一絃應於十一徽皆理勢自然如此可以釋三絃獨退一徽之疑論四清聲謂一絃至中徽已是清聲卽欲去之勢亦不可得而去足破李照范鎮等之謬說蓋江氏之學主於實事求是而不欲苟同於前人歷算聲韻諸大端大率類是是書雖瑕瑜互見而究非游談無根者所可同日語也熙祚

庚和錄

何夢瑤撰

僕少喜琴嘗慨古調失傳元音莫續頻手淫聲慊埋心耳思得成連子春其人偕遊海上一豁塵垢而未之遇也茲官廣州得交越華山長何君報之博雅好古之士也留心樂律嘗註釋蔡元定律呂新書而病其於隔八相生絲管取分不同之故終未了徹乃徵釋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呂正義爲玉尺以裁量其得失各成一編以教及門僕舊藏嘉善曹君廷棟所著琴學一書服其淹貫顧仍沿舊說主一弦爲黃鐘仲呂在十徽右終屬可疑因以責之何君賞晰並行決擇精當別錄一帙統名庚和錄僕竊嘉歎何君之勤於學也嘗論音律之奧斷非臆解所能必究其理習其器乃克精微畢貫而儒者不與伶工親則懸空談理茫無考據伶工不從儒者遊則徒抱遺器罔識源流朱子謂季通不能琴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愚茲琴瑟不得中華引伸豈知十二律呂皆可旋轉今樂猶古四上卽是宮商五尺原同七調下學上達一以貫之耳何君少日工琴老而好學非空疎者可比此書務而明足爲後學指南讀者由此而窺樂律之奧則上古元音可得而續於以贊勸美善鼓吹休明雖伶倫州鳩不難把臂成連子春詎足道哉僕拭目俟之

乾隆壬午清明松巖編增格書於鎮粵署之酌雅齋中

辛未初秋將軍福公見示近人曹君廷棟所著琴學一編先是夢瑤嘗慨音樂之不明於世取蔡元定律呂新書本原九章訓釋以教門人顧明其理而不得其器則無所考証又取　御製律呂正義研究八音協律和聲之用述其大要爲一卷茲得曹書參核真快事也其書規橅蔡書分內外二篇折衷前賢琴論其說甚辨而於正義似有未合者正義本管子淮南子之說以琴三絃爲宮而賈以一絃爲宮管律生聲之理正義謂氣旋折出至管口卽得聲而曹謂出管口尚須加分乃得聲此其不合者也然既旋相爲宮則一絃三絃無非宮矣絃音全半相應管則下一律乃相應固無異說則亦不害其爲同矣爰是又取曹書刪註合前所訓述二書爲一編以呈福公蒙印可謂理與器並著也命名庚和錄捐俸授梓序之以行使就正有道焉

南海何夢瑤

律呂正義述要上目次

黃鐘律分篇
黃鐘之長損益相生篇
黃鐘之積損益相生篇
定律呂五聲二變篇
律呂字譜篇
黃鐘加減比例同形所生律呂篇
管絃全半應聲不同篇
管絃七音取分不同篇
弦音不可以律呂之度取分篇
弦音清濁二均度分篇
旋宮起調篇
弦音旋宮轉調篇
附疑問

廣和錄卷上

南海　何夢瑤　報之撰　　嶺南遺書

律呂正義述要

黃鐘律分篇

每寸容橫黍十

古尺一尺當今尺八寸一分　古尺求今尺法置古尺若干數以兩次九因之即得今尺數

每寸容縱黍十

今尺八寸一分當古尺一尺　今尺求古尺法置今尺若干數以兩次九歸之即得古尺數

律呂之長損益相生篇 損益相生已具蔡書故止錄各長數

黃鐘 古尺九寸 今尺七寸二分九釐

太簇 古尺八寸 今尺六寸四分八釐

姑洗 古尺七寸一分一釐一毫 今尺五寸七分六釐

蕤賓 古尺六寸三分二釐 今尺五寸一分二釐

夷則 古尺五寸六分一釐八毫 今尺四寸五分五釐一毫

無射 古尺四寸九分九釐四毫 今尺四寸○分四釐五毫

大呂 古尺八寸四分二釐七毫 今尺六寸八分二釐六毫

夾鐘 古尺七寸四分九釐一毫 今尺六寸○分六釐八毫

仲呂 古尺六寸六分六釐八毫 今尺五寸三分五釐九毫

林鐘 古尺六寸 今尺四寸八分六釐 今尺四寸三分二釐

南呂 古尺五寸三分三釐三毫 今尺四寸三分二釐

應鐘 古尺四寸七分四釐 今尺三寸八分四釐

律呂之積損益相生篇 止錄名積數

黃鐘 古尺八百一十分 今尺四百三十分四百六十七釐二百一十毫

林鐘 古尺五百四十分 今尺二百八十六分九百七十八釐一百四十毫

太簇 古尺七百二十分 今尺三百八十二分六百三十七釐五百二十毫

南呂 古尺四百八十分 今尺二百五十五分零九十一釐六百八十毫

姑洗 古尺六百四十分 今尺三百四十分一百二十二釐二百四十毫

應鐘 古尺四百二十六分 今尺二百二十六分七百四十八釐一百六十毫

蕤賓 古尺五百六十八分 今尺二百零二分三百三十釐八百八十毫

大呂 古尺七百五十八分五百一十八釐五百一十八毫有奇 今尺四百零二分一百零七釐八百四十毫

夷則 古尺五百零五分六百七十九釐零一十二毫有奇 今尺二百六十八分七百三十八釐五百六十毫

夾鐘 古尺六百七十四分二百三十八釐六百八十二毫有奇 今尺三百五十八分三百一十八釐零八十毫

無射 古尺四百四十九分四百九十二釐四百五十五毫有奇 今尺二百二十八分八百七十八釐七百二十六毫

仲呂 古尺五百九十九分三百二十三釐二百七十三毫有奇 今尺二百一十八分五百六十四釐九百六十毫

定律呂五聲二變 各篇內律呂字並指竹管

三分損益者。乃制律之法。凡金石之厚薄。絲竹之長短。皆依以定焉。隔八相生。則審音之法。必取首音與第八音叶和同聲以爲準。然後自一至八。分爲五聲二變。如以黃鐘爲首音宮聲。次太簇爲二音商。姑洗爲三音角。蕤賓爲四音變徵。夷則爲五音徵。無射爲六音羽。黃鐘爲七音變宮。此陽律之五聲二變也。至太簇半爲七音變宮。此陰呂之五聲二變也。至夾鐘半爲第八音清宮。而與黃鐘首音宮相應。則陽律旋宮之義見焉。如以大呂爲首音宮聲。則夾鐘爲二音商。仲呂爲三音角。林鐘爲四音變徵。南呂爲五音徵。應鐘爲六音羽。大呂半爲七音變宮。此陰呂之五聲二變也。至夾鐘半爲第八音清宮。與大呂首音宮相應。則陰呂旋宮之義見焉。（律呂之分在長短而徑同。今樂工所用笛子。則每副二枚。長短無異。而徑略分大小。大濁小清。蓋變通之法也。）此陰陽以類相從而不雜者。今排簫鐘磬。各一十六。正陰陽之分用者也。若夫陰陽唱和而合用之。則一律一呂。兼用二數。而折半以取聲。首音折黃大之中爲宮。（黃爲濁宮。夫爲清宮。兼用則可濁可清。）二音折太夾之中爲商。三音折姑仲中爲角。四音折蕤林中爲變徵。五音折夷南中爲徵。六音折無應中爲羽。七音折半黃半大中爲變宮。是又陰陽唱和律呂合用者。今舊一孔而兼律呂。一音而能高下。正陰陽之合用者也。至於簫笛之最上一孔。（即下蕭圖後出之尺字孔也。）適當出音孔。（見簫圖。上從出音孔至吹口。）第一孔（即工之尺字孔。）之半。（工字孔爲一尺四寸一分一釐六毫。後出尺字孔爲七寸。各五日上。）而爲變宮者也。（出音孔低尺音。同高尺。此皆以中隔上乙五凡工也。）此律呂高低之字譜。

十二律呂高低字譜

五聲二變共七音。至八而原聲復。是律呂雖有十二。而用之止七也。又正宮之半即爲半宮。是聲雖有七。而體又止于六也。陰陽分用者聲有高下。兼用者聲有清濁。此按律取聲之定理也。近日所用工尺等字。以明聲調。其來已久。今以橫黍尺（有圖見首篇）所制之黃管。正應今簫之工字。（今簫工字非即宮字之聲乎。則凡字當爲商。（凡與商同音。）而作。）安知工字非即宮字之聲乎。則凡字當爲商。（商古音與六同。）六當爲角。（角古音與五同。）五當爲變徵。乙當爲徵。上當爲羽。（五乙上變徵羽者。上聲。）尺當爲變宮。（尺樂工讀如車。與宮皆平聲。）而七字與七聲相配矣。又黃爲低工。大爲高工。太爲低凡。夾爲高凡。姑低六。仲高六。蕤低五。林高五。夷低乙。南高乙。無低上。應高上。黃半低尺。大半高尺。太半爲低工。應黃夾半爲高工。應大則爲變徵。五音折夷南中爲徵。六音折無應中爲羽。七音折半黃半大中爲變宮。是又陰陽唱和律呂合用者。今舊一孔而兼律呂。一音而能高下。正陰陽之合用者也。至於簫笛之最上一孔。適當出音孔。（見簫圖。上從出音孔至吹口。）第一孔之半。（工字孔爲一尺四寸一分一釐六毫。後出尺字孔爲七寸。各五日上。）而爲變宮者也。（出音孔低尺音。同高尺。此皆以中隔上乙五凡工也。）此律呂高低字譜。

（蓋人毫正得一半。）而聲低一字。（尺比工低一字。）不應工聲。（工全尺半。管聲全半不相應。詳下。）

以管律言。非以弦度言。管絃二者不同論。勿誤。（有管者。有絃者。于弦度者。其生聲取分各不同。淮南子以三管爲三分損益之設。爲管音二分。絃音三分。呂氏春秋。則然若管律陰陽不混。黃爲宮。而林爲徵。音律相諧。此惟弦度則正。而夷爲徵矣。弦度則正。而管律則第八音半太。乃應首音正黃也。○舊無半太。孔然由黃工至半黃尺。得七音。則八音太。復轉黃工矣。）

黃鐘加分減分比例同形所應律宮

半律者。如黃正九寸半之則四寸五分也。在管則半與正相應。在管則不相應。黃正九寸半之則四寸五分。以不與九寸相應。故正律為宮。則半律為變宮。四寸五分之宮。相應故為變宮。此之變宮者。與律呂新書所謂變宮不同。彼之所云。乃為仲呂轉生黃鐘比正黃分寸較短。故以變名之也。然其分寸雖異減於正黃。而所差無幾。豈能別為一律。則雖變而未離於正者。勿混也。

倍律者。正律之倍也。如黃正管長九寸。徑三分三釐八毫五絲一忽。倍之則長一尺八寸。今尺一尺四分八釐。徑六分七釐七毫零二忽。今尺五分四釐八毫。是倍也。然此但以長與長。徑與徑相比為倍耳。一與一也。若以體積相較。則為八倍。一八與一也。名為八倍黃鐘之管。

八倍黃管者。八因黃正體積。得六千四百八十分。為八倍黃管積是也。其聲應正黃管濁宮低工字。二管長短大小形同故聲同也。何謂形同。兩管大小長短廣狹正同。而此例同形同也。如乙管之長得甲管之長十倍。則其徑亦得甲管之徑十倍。乙管之四圍為甲管之四圍十倍。此例同也。長徑見前。張北管下工字。北管律呂與正黃律呂同法求之。徑三分六分七釐三毫。不量管律呂與正黃律呂同法求之。徑八毫。同為五分四釐八毫。

七倍黃管者。七因黃正積。得五千六百七十分。則名七倍黃管。其徑為六分四釐七毫。以黃積八百一十分為一倍。黃積五千六百七十分為七倍。黃積八百一十分為一倍。長為一尺七寸二分一釐。

六倍。依倍求徑。其聲應大呂清宮高工字。今尺徑五分二釐四毫。長一尺三寸九分。四釐五毫。由此遞推之。

六倍黃管。聲應太簇濁商低凡字。徑今尺四分九釐八毫。長今尺一尺三寸二分。四釐六毫。

五倍。應夾鐘清商高凡字。徑今尺二寸四分六釐八毫。長一尺四分三釐五毫。

四倍。應姑洗濁角低六字。徑今尺一寸四分五釐七釐二毫。至三倍。當應仲呂清角高六字矣。今審其聲。乃越一位而應蕤賓。蓋管漸小。則聲易別也。改用

二倍半黃管。其徑今尺四分一釐六毫。長今尺一尺二寸零六釐四毫。其聲乃應仲呂清角高六字。於是半積之理生焉。

三倍黃管。應蕤賓濁變徵低五字。今尺徑三分九釐五毫。長一尺零五分一釐三毫。

二倍半黃管。應林鐘清變徵高五字。今尺徑三分七釐二毫。長九寸八分九釐四毫。至二倍當應夷則。乃二倍又加黃積四分之一。黃積八百一十分。乃二百零二分五釐。四分之一始應夷則濁徵低一字。於是四分之一之理生焉。今尺徑三分五釐二毫。長九寸五分。

二倍。應南呂清徵高一字。今尺徑三分四釐五毫。長九寸一分八釐四毫。

正黃加四分之三。應無射濁羽低上字。今尺徑三分一釐二毫。長八寸七分八釐。

正黃加四分之二。應應鐘清羽高上字。今尺徑三分一釐。長八寸三分四釐。

正黃加四分之一。今尺徑二分九釐五毫。長七寸八分五釐二毫。應半黃撞濁變宮低尺字。

正黃加八分之一。今尺徑二分八釐五毫。長七寸五分八釐一毫。應半大呂清變宮高尺字。已上皆正黃加分法也。總此則正黃。今尺徑二分七釐四毫。長七寸二分九釐。與八倍之管相應矣。由是而遞減之。將正黃積分為八分。如上法取

八分七。以應太簇濁商低凡字。

八分六。以應夾鐘清商高凡字。

八分五。以應姑洗濁角低六字。

八分四。以應蕤賓濁變徵低五字。

八分三半。應仲呂清角高六字。

八分三。應蕤賓濁變徵低五字。

八分二半。應林鐘清變徵高五字。

八分二零四分分之一。應夷則濁徵低乙字。乃二十五分之一。

八分之一零四分分之三。應無射濁羽低上字。

八分之一零四分分之二。應應鐘清羽高上字。

八分之一零四分分之一。應半黃撞濁變宮低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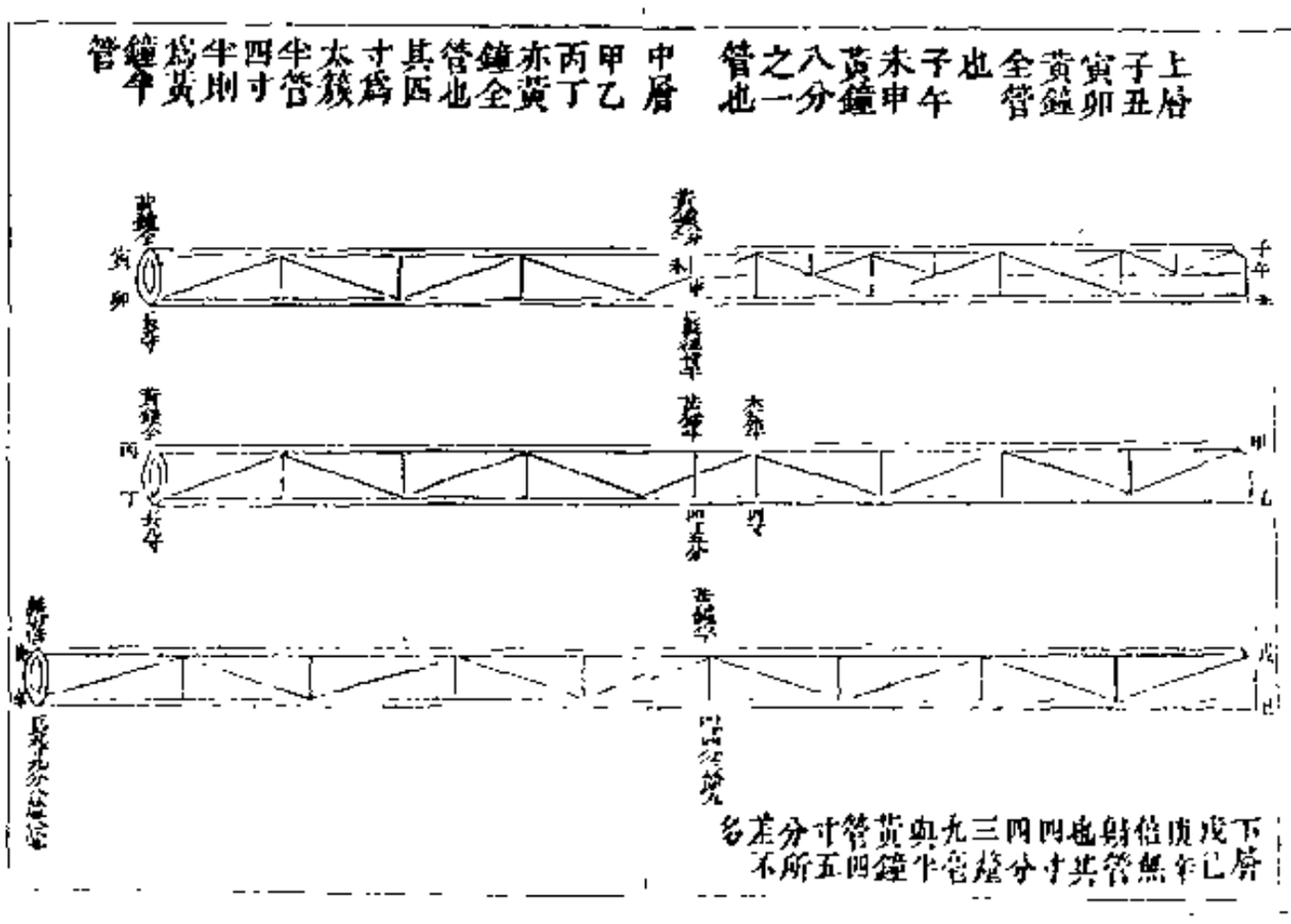
八分之一零八分分之一。應半大呂清變宮高尺字。

八分之一。應正黃撞濁宮低工字。其徑得正黃徑之半。長得正黃長之半。而聲與正黃相應。已上乃正黃減分法也。

明管弦全半應聲不同

全弦與半弦之聲相應。而半管較全管則下一音。黃管以全半太管為應聲。蓋弦體實。賴人鼓動而生聲。弦長則音緩。短則音急。而全半相應之理生焉。今以全弦為三十六分。則半弦為十八分。其全弦鼓動一次。半則半弦必鼓動三次。兩弦鼓動一次之分。則半弦鼓動三次。全弦鼓動二次。全弦鼓動一次半。恰相值於一候。是以相應而同聲也。求譜者如甲乙兩琴。俱用三弦。一聲。候聲絕。即按七徽。按彈一聲。候聲絕。即按七徽。按彈一聲。人按乙琴三弦七徽。按彈一聲。人按丙琴三弦。一人散彈甲琴三弦。一聲。候聲絕。即按七徽。按彈一聲。人按乙琴三弦七徽。按彈一聲。人按丙琴三弦。為鼓動三次。兩琴聲之起止時候符同矣。

管之體虛。假人氣以生聲。氣自吹口入于管內。旋折冲擊。必至管底口邊以出者。度若相符。其聲必應。試作正黃管長九寸。徑三分三釐八毫。長分九分。內自上邊吹口作界線。斜抵第一分下邊。又抵第二分上邊。如之字形。至第九分下邊出口。如下式。又作同形八分一黃鐘小管。長徑皆減正黃管一半。亦分九分。亦照上法。作之字界線如下式。二式平分之分既同。界線所抵又同。則聲必相應。故八分黃管。與八分之一黃管相應也。若正黃撞九寸。與半黃管四寸半。則不相應矣。以其長雖減半。而徑則同。照每分一寸作界線。則至四寸零五分。而聲從甲出。上下皆不抵邊。不合恰分之度。故音不應。而相應者。反在太簇半律之四寸管。以其正值黃管九分之四。與界線所抵第四分之上邊恰合也。圖五



寸亦抵邊句以不應曰此理與懸衡同衡之本末大小長短輕重如一首中懸可也若本重而末輕其懸處必在中腰之前乃得其平可在中腰之後乎弦以力張無本末強弱之分管以氣鼓必本盛而末衰其理與衡無異耳至于半黃四寸五分管之應倍無射九寸九分八釐八毫管者將倍無射管分爲九分每分一寸零九毫八絲比黃半之四界之其第四分乃四寸四分三釐九毫八絲亦斜線寸五分止差六釐相去無幾故亦相應也蓋徑同則無論長短但取九分之四則聲相應與弦之全半相應不同也

明管絃七聲取分不同

管首音黃正宮與第八音太半少宮既相應則太正商爲第二音姑正角爲三音蕤正變徵爲四音夷正徵爲五音無正羽爲六音黃半變宮爲七音而弦則第四音以下與管不同蓋弦首音即散黃正宮與第八音黃半少宮相應則以林正徵爲第五音南正羽爲第六音非應正變宮爲七音其取分固殊也所同惟黃太姑蕤耳至各弦之分又各不同如宮弦即第三弦全分即散爲首音至商聲十三徵有二得全分商至角爲三音十一徵有一得全分角至變徵爲四音九十兩徵得全分變徵至徵九徵爲五音止得半分徵至羽八聲有一爲六音得全分羽至變宮爲七音亦得全分變宮至少宮八音又止得半分二均度分綱律至律呂至呂呂至律爲半分如黃至太太至黃半分也見下弦音清濁二均論此只二變至正爲半分乃就五聲說其餘六律六呂同論也又下徵弦即第一弦全分爲首音至下羽徵左二音得全分下羽至變宮十一徵有三音得全分變宮至宮十徵四音只得半分宮至商九徵五音得全分商至角八徵六音得全分變徵七徵左七音得全分變徵至徵七徵止得半分觀宮弦則四音至五音爲半分而徵弦則三音至四音爲半分其取分不同可見矣大凡弦音之變宮至宮變徵至徵皆止半分故七音之度隨其首音而各分移焉管律則諸分皆同爲全分自首音至八音得七全分而弦音止得六全分二半分合爲一全分也故不同也此申每弦不同之故已上弦音止就管此下則以五聲二變見其不同於管以見其不同配入律呂明之若夫弦度以管律定其聲音以見其不同則各律各呂所定之弦其弦所得之分亦各不同如以倍無射變宮尺字定弦則得下徵之分倍無射變宮尺字即今笛居首一弦必得下徵之分而五音之位始正故近世以頭管合字定琴之一弦爲黃鐘之宮者若一弦不得不定以下徵之分也黃鐘宮聲工字定弦則得下羽之分太簇商聲凡字定弦則得變宮之分姑洗角聲六字定弦則得變徵之分蕤賓變徵五字定弦則得商絃之分夷則徵聲乙字定弦則得角絃之分無射羽聲上字定弦則得變徵之分而半黃鐘變宮尺字定弦仍得徵弦之分者也依管黃鐘之分九寸弦度八十一今用九寸故曰倍爲宮弦即琴第三弦全分其首音即散仍定以黃鐘之管律則二音限于太簇之分而聲

亦應太簇之管律上文定黃鐘爲首音得下羽則一音也太簇管律爲變宮三音應姑洗管律爲宮半宮半分則弦一音太簇但加半分得夾鐘則應姑洗之管止得半分矣以弦有全半而管無全半弦全分則應管全分即半分亦應管若仍取姑洗之分則聲必變而應於仲呂之呂亦此全分也所以致疑也見下篇四音復變爲仲呂之分而聲始應蕤賓之律若仍取蕤賓之分則聲必變而應於林鐘之呂五音則爲林鐘之分而聲應夷則之律七音則又變爲無射之分而聲始應半黃鐘之律如仍取應鐘之分則聲必變而應于半大呂之呂此宮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黃鐘之律而變爲羽弦者也如以黃鐘之分爲宮絃第三弦全分而本弦七音各限以宮弦全分內七音之分則首音必定以姑洗之律而後可故其第二音限於太簇之分者聲應蕤賓之律第三音限于姑洗之分者聲應夷則之律第四音限于蕤賓之分者聲應無射之律第五音限于林鐘之分者聲應半黃鐘之律第六音限于南呂至五音林乃變徵至徵爲半分而應管無射羽至半黃變宮全分亦半應全也之分者聲應黃鐘之律弦五音林至六音南乃全分而應管半黃變宮黃正宮亦全應全以第七音限于應鐘之分者聲應太簇之律此宮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姑洗之律而得宮弦之分者也又或以笛之合字爲今所定倍無射之律定爲宮弦全分首音則第二音得太簇之分者聲應笛之四字爲今黃鐘之律矣其第三音得姑洗之分者聲應笛之乙字爲今太簇之律矣其第四音則不得蕤賓之分必得仲呂之分而聲始應笛之上字爲今姑洗之律下徵弦三音變宮至四音宮呂半音即應笛上字如取蕤賓之分則聲必變而爲高上字而應笛之上字尺字之調爲今仲呂之呂矣其第五音得林鐘之分者聲應笛之尺字爲今蕤賓之律矣其第六音得南呂之分者聲應笛之工字爲今夷則之律矣其第七音得應鐘之分者聲應笛之凡字爲今無射之律矣此宮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以笛之合字而變爲徵弦之分者也依管律以定弦則弦度之分隨之暗移如以姑洗定二弦則爲宮弦若以黃鐘定之則爲羽弦依弦度之分命爲七音之次則聲音宮調不得與律呂相協何則弦度得陰呂之分者即上文得夾鐘之類有與管音協

律相應。如得夾鐘陰呂兩弦度得陽律之分者。或又雜入管音陰呂。如上文取姑洗則聲必應于仲呂之類其理蓋由管律弦度全半生聲之不同而致也明矣。今以弦音定黃鐘之律得羽絃之分者。夫定姑洗之律得宮絃之分者。定倍無射之律即今笛與頭管之合宮十一同因用黃鐘升管定絃故用九寸也得徵絃之分者。皆依黃鐘之九寸立法。九寸與八得黃鐘之分至八音陽。各自所成五聲二變之分。與每分所應之聲。所合之度。詳載其數。以列表。使覽者得其所以然之故焉。

觀上所舉。均一三弦耳。以姑洗律定。則合。以黃鐘律定。則移爲羽弦。以倍無射定。合字即倍無射則移爲徵弦。故下篇謂不可以弦音誤合律呂立論也。弦陰呂應管陽律。弦陽律雜管陰呂。故可用者。每均只有四調。詳弦音旋宮轉調篇。

附合字定宮弦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宮

黃 太 姑 仲 蕤 林 南 應 半黃

倍無 黃 大 夾 姑 仲 蕤 林 夷 南 無

下徵 四 羽 下 乙 變宮 宮 上 商 上高 尺 角 工 變徵 徵 凡

合 宮絃 弦律 下弦 徵 笛字

全絃九寸定黃鐘之律

首音 聲應黃鐘之律度合黃鐘之分 得羽絃之全分

二音 聲應太蔟之律度合太蔟之分 得羽絃之變宮

三音 聲應姑洗之律度合夾鐘之分 得羽絃之宮位 半應全蓋管太至姑全絃太平次仝也

四音 聲應仲呂之律度合仲呂之分 得羽絃之商位 全應全蓋管姑乎蕤絃太平仲皆全也

五音 聲應林鐘之律度合林鐘之分 得羽絃之角位 全應全

六音 聲應無射之律度合南呂之分 得羽絃之變徵 仝變全

七音 聲應半黃鐘之分度合無射之分 得羽絃之徵位 半應全管無射至半節全絃南呂至無射半也

八音 聲應黃鐘之律度合黃鐘之半 得羽絃之半分

全絃九寸定姑洗之律

首音 聲應姑洗之律度合黃鐘之分 得宮絃之全分

二音 聲應蕤賓之律度合太蔟之分 得宮絃之商位

三音 聲應夷則之律度合姑洗之分 得宮絃之角位

四音 聲應無射之律度合蕤賓之分 得宮絃之變徵

五音 聲應半黃鐘之律度合林鐘之分 得宮絃之徵位

六音 聲應黃鐘之律度合南呂之分 得宮絃之羽位

七音 聲應太蔟之律度合應鐘之分 得宮絃之變宮

八音 聲應倍無射之律度合黃鐘之半 得宮絃之半分

全絃九寸定笛之合字

首音 聲應倍無射之律度合黃鐘之分 得徵絃之全分

二音 聲應黃鐘之律度合太蔟之分 得徵絃之羽位

三音 聲應太蔟之律度合姑洗之分 得徵絃之變宮

四音 聲應姑洗之律度合仲呂之分 得徵絃之宮位

五音 聲應仲呂之律度合林鐘之分 得徵絃之商位

六音 聲應林鐘之律度合南呂之分 得徵絃之角位

七音 聲應南呂之律度合黃鐘之分 得徵絃之變徵

八音 聲應倍無射之律度合黃鐘之半 得徵絃之半分

明絃音不可以律呂之度取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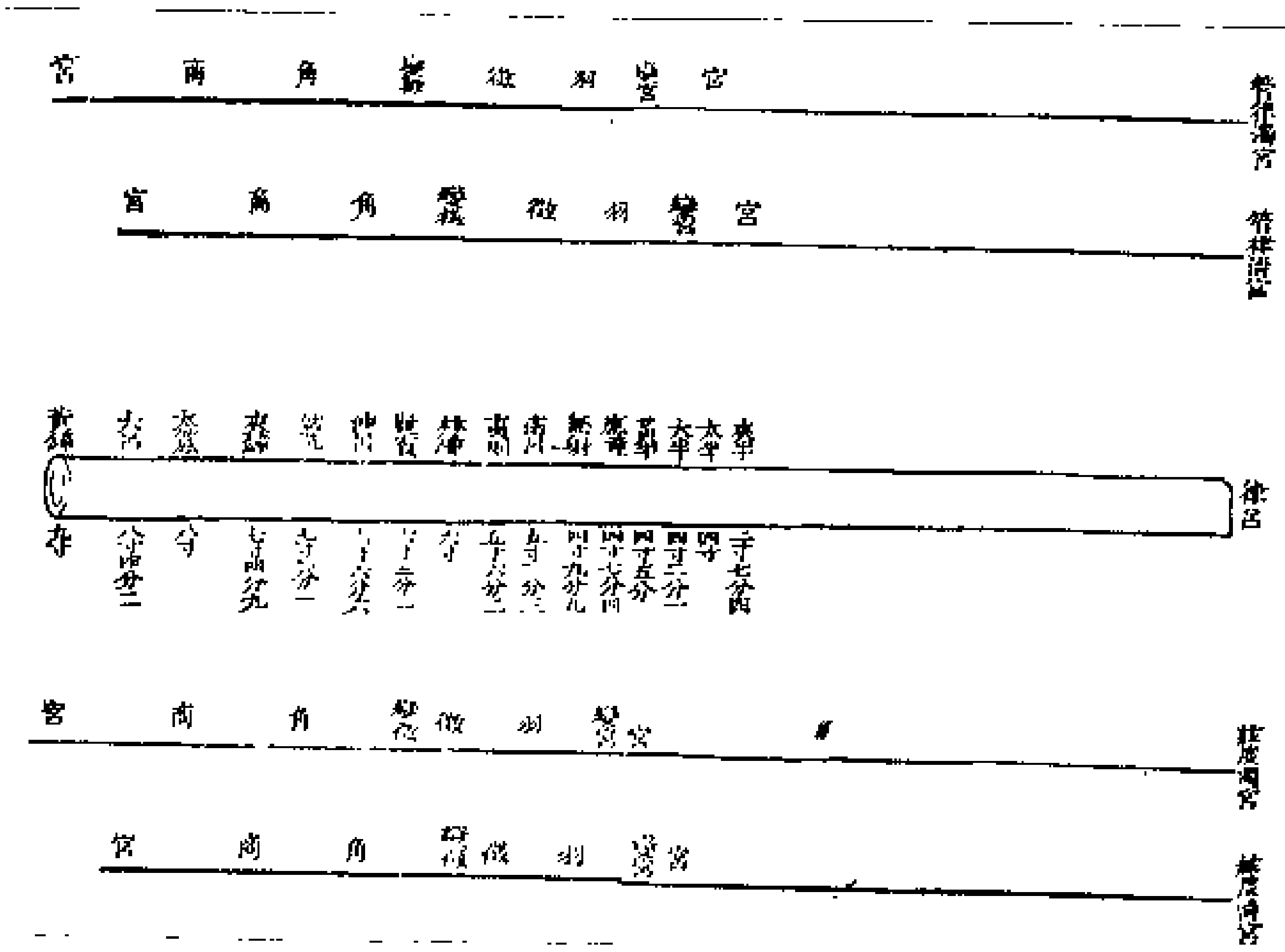
管絃所生五聲二變之度分不同。如以絃音之分合之律呂之度。則不可也。以絃音誤合律呂立論。始自淮南子。夫宮聲一音。于律管則爲九寸。于絃度則爲八十一分。原各有其分也。管之五音二變及半律陽則皆陽律也陰則皆陰呂也各成一均。合之爲十二律。此句解絃則所用止五正聲。不用二變。其陽律得五全分爲正聲。二半分爲變聲。變徵至徵見下文變宮至宮皆爲半分見七聲取分不同篇陰呂亦然。合之爲一十四。而非十二也。明矣。管律則黃宮太半少宮半與全同共六律合六呂爲十二。絃之變宮得四律三呂。合清聲四呂之律共十四次若夫淮南子。則取絃度宮聲八十一爲黃鐘之度。轉生十一律。借濁宮之徵。別作鐘爲清宮之變徵。爲清宮之變徵。清宮以林鐘爲變徵。復借濁宮之半。半調爲清宮之變宮。詳下文省二分。林鐘半黃鐘清宮二共用足省二共二。以當一十二。亦上十四三。十四省二。爲十二也。似與十二律呂之數相符。且與卯太則夾度商。仲角。林變徵。夷徵。無射半黃宮。蕤宮。蔡角。由律呂新書六十調同本此。實以律呂破之絃音細較之。其律呂所定絃。各成一絃之分。如黃鐘九寸之管所定得羽絃之分。大呂八寸四分二釐之管所定得宮絃之羽之分。姑洗七寸一分一釐一毫零之管所定得宮絃之分。仲呂六寸六分六釐零之管所定得清宮之分。今依淮南子所取十二分。則黃鐘九寸所定濁宮之分。必定以姑洗之律。大呂八寸四分二釐所定清宮之分。必定以仲呂之呂。按分取聲乃合。蓋宮聲散絃八十一分。定以姑洗之

律其四音變徵分實應於五十六分八釐八八之度五音正徵應于五十四分之度七音變宮應于四十二分六釐六六之度。見蔡書變聲第七篇以宮聲八十一比變徵五十六八八徵五十四變宮四十二六六卽同黃鐘九寸比蕤六寸三分二釐零與林六寸應四十七分四釐零也。若夫清宮散絃首音七十六分八五定以仲呂之宮其四音清變徵之聲乃應于五十三分之度而不足五十四分五音清徵之聲固應于五十分之度而七音清變宮之聲復應三十九分之度而不足四十分半分。此清宮七十六分之比清變徵五十三分與清徵之五十分變宮之三十九分卽大呂八寸四分二釐之比變林鐘五寸九分一釐與夷則之五寸六分一釐變黃半之四寸四分三釐也。此變律之說律呂新書六十調圖亦有之但變律于管音實無所用。觀下卷諸苗圖黃鐘爲濁宮大呂爲清宮不用變黃爲清宮可見矣而弦音之數變林五寸九二變黃半四寸四圖見蔡書變律乃或倚之是以絃音濁宮全度八十一分所生五聲二變各具七分而清宮全度七十六分所生五聲二變亦各具七分此清宮七分之中二變之位自有其分清變徵林鐘五十三清變宮半黃三十九數見下弦音清濁二均林鐘絲條內第四音第七書不復資之濁宮之徵數林鐘五十四與半宮數也應鐘四十二朱子嘗疑以黃鐘九寸爲宮應以姑洗七寸一分一釐爲角乃不應姑洗而應仲呂之六寸六分五釐當照實數六寸七分五釐爲是下同與律呂新書不合。蓋朱子以一絃爲宮聲之分無怪乎不合而致疑也。不知琴之首絃實非宮分乃下徵也。以下徵全度一百零八分爲第一絃散聲。除散宮不計外其第三音宮聲自爲八十一分卽如黃鐘九寸比仲呂六寸六分六釐零黃鐘爲首絃之分則第三音不計變聲必得仲呂之度是爲徵絃而非宮絃也。卽上文第一絃爲下徵非宮分之說若以黃鐘九寸之度爲第三音必得姑洗之度。七寸一分一釐蓋以宮聲八十一與角聲六十四之比若九寸與七寸一分一釐之比也是所謂宮絃而非角絃也。第一絃爲下徵第二絃爲下羽變宮不計外則第三絃爲宮矣以首絃爲宮故謂三絃爲角耳要之管律三分損益終于十二無仲呂再生變律之說加減比例同形篇所云豈能則爲一律也其聲陽律陰呂自成一均其度全半不相應絃音三分損益而極於十四其聲濁宮清宮亦各成一均。絃音旣分陰陽則蔡氏新書所述淮南子一黃二太三姑四蕤五林六南七應之說非乎曰一音

是也知其取分不同而同所可得學十四等小註以琴林應管數可見矣觀界其分全半得相應。今以律呂陰陽各均之五聲二變合之絃度清濁各分之七音明之。陽律宮聲黃鐘之九寸也絃度宮聲八十一分也。陽律商聲太簇之八寸也絃度商聲七十二分也。陽律角聲姑洗之七寸一分一釐餘也絃度角聲六十四分也。陽律變徵蕤賓之六寸三分二釐餘也絃度變徵五十六分餘也。陽律徵聲夷則之五寸六分一釐餘也絃度徵聲五十四分也。陽律羽聲無射之四寸九分九釐餘也絃度羽聲四十八分也。陽律變宮半黃鐘之四寸五分也絃度變宮四十二分餘也。此陽律之五聲二變與絃度濁音之七分也。至于陰呂清宮大呂八寸四分二釐餘而絃音清宮爲七十五分餘矣。陰呂清商夾鐘七寸四分九釐餘而絃度清商爲六十七分餘矣。陰呂清角仲呂六寸六分五釐餘而絃度清角爲五十九分餘矣。陰呂清變徵林鐘六寸而絃度清變徵爲五十三分餘矣。陰呂清徵南呂五寸三分三釐餘而絃度清徵爲五十分餘矣。陰呂清羽應鐘四寸七分四釐餘而絃度清羽爲四十四分餘矣。陰呂清變宮半大呂四寸二分一釐餘而絃度清變宮爲三十九分餘矣。此陰呂之五聲二變與絃度清音之七分也。是知管與絃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其可同者五聲二變之七音。其不可同者生聲取分之各異。如以一絃之度强合之以十二律呂之分何若止以七聲之度明之。以律呂之各成一均强同之絲樂絃音度分何若止以七聲之叶考之。故曰絃音止可名以五聲二變不可以十二律呂之度取分也。

絃音清濁二均度分

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凡絃之首音先主一而三之。一者全分也卽散彈均首之音乃餘音之主也以全分而三因之如首音一百零八分三因之得三百二十四分四開開卽分也以合九九。四分三百二十四得八十一乃九九也以是生黃鐘小素。素乃熟絲卽小絃之謂小絃乃餘絃之小下著縛乾之首。以成宮。得八十一以生大絃以爲而小絃之首而成宮音也而益之以一。將八十一三分之而益一分爲百有八爲徵。倍徵也又名下徵長加倍則慢商聲低下也不無有三而去其乘。乘兩也一百零八乃四倍二十七今將一百零八而三分之得三十六子四倍二十七內減去之得七十二也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七十二之三分之一得二十四以加原有之七十二得倍羽九十六以其加于原數之內故云復所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九十六乃酉倍二十四分三分九十六得三十二子四倍二十四內減去之得角六十四觀管子此言。合白虎



通絃音倚徵之義則首絃之宜爲下徵信矣然而猶有不得不起于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三爲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三則爲六十分零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絃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今列清濁二均之絃各九皆始下徵而終正羽絃音之用不過于五今列爲九詳下表首絃首音起于下徵全度一百八分者取二徵二羽共二變以列位云即二均而合言之其宮至商商至角角至變徵變徵至羽羽至變宮皆得全分其變徵至徵變宮至宮則得半分如清音之宮即界於濁音宮商之間故濁宮至濁商爲全分而濁宮至清宮清宮至濁商各得半分若夫濁宮之商則界於清音宮商之間而清宮至濁商爲全分清宮至濁商濁商至清商復得半分至於角變徵徵羽諸聲莫不各有全半之分故絃音清濁二均互爲全半以生聲焉夫管子起音篇史記律書皆五聲之正淮南子始載二變之數但不當以十二律呂名之其猶可取者二變之度分與二變之比于正音一爲和一爲繆之說也所謂應鐘即絃音之變宮度也所謂蕤賓即絃音之變徵度也絃音變宮之在下徵第一絃爲第三音居第三位變徵之在下徵第一絃爲第七音居第七位故下徵絃之變宮第三位即如宮絃之角聲第三位音雖不同而分則恰值正聲之度故曰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爲和也至下徵絃之變徵第七位即如宮絃之變宮第七位音亦不同而分則皆爲變聲之度故曰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爲繆也和者非聲音之和乃與正聲之位分爲和繆者非聲音之繆其分不得比于正聲之位故爲繆也觀下圖自明辨絲樂之本原參衆說之同異備載五聲二變之清濁以定絃音各分之等差按宮商而列表使分類以相從後之覽者亦將有所折衷焉耳

首絃首音起於下徵全度一百八分

二音爲下羽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九十六	
三音爲變宮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三小餘三三	之七十二
四音爲正宮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一	
五音爲正商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七十二	
六音爲正角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六十四	
七音爲變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八音爲正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半爲五十四	
二音清下羽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一三	
三音清變宮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一三	之八十九小餘八九
四音爲清角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一三	之七十九小餘一一
五音爲清商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一三	之七十五小餘八五
六音爲清角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一三	之六十七小餘四二
七音清變徵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一三	之五十九小餘三三
八音爲清徵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一三	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首絃首音起清下徵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一三之半爲五十小餘五六	

一絃首音起於下羽全度九十六分

二音爲變宮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五小餘三三	
三音爲正宮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一	
四音爲正商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七十二	
五音爲正角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六十四	
六音爲變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七音爲正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四	
八音爲正羽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半爲四十八	
二音清變宮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	
三音爲清宮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	之七十九小餘一一
四音爲清商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	之七十五小餘八五
五音爲清角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	之六十七小餘四二
六音爲清徵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	之五十九小餘三三
七音爲清羽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	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八音爲清羽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之半爲四十四小餘九四	之五十小餘五六
三絃首音起於變宮全度八十一分小餘三三	之半爲四十二小餘九二

二音爲正宮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	之八十一
三音爲正商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	之七十二
四音爲正角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	之六十四
五音爲變徵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	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六音爲正徵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	之五十四
七音爲正羽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	之四十八
八音少變宮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	之半爲四十二小餘六六
三絃首音起清變宮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一一	
二音爲清宮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一一	之七十五小餘八五
三音爲清商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一一	之六十七小餘四二
四音爲清角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一一	之五十九小餘三三
五音清變徵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一一	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六音爲清徵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一一	之五十小餘五六
七音爲清羽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一一	之四十四小餘四四
八音清少變宮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一一	之半爲三十二小餘九二
四絃首音起於正宮全度八十一分	
二音爲正商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七十二	
三音爲正角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四音爲變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五音爲正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四	
六音爲正羽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八	
七音少變宮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二小餘六六	
八音爲少宮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半爲四十小餘五	
四絃首音起於清宮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二音爲清商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之六十七小餘四二
三音爲清角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之五十九小餘三三
四音清變徵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五音爲清徵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之五十小餘五六
六音爲清羽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之四十四小餘四四
七音清少變宮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之三十九小餘五五
八音清少宮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之半爲三十七小餘九二
五絃首音起於正商全度七十二分	
二音爲正角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六十四	

三音爲變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四音爲正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四
五音爲正羽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八
六音少變宮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二小餘六六
七音爲少宮得全度七十二分四十小餘五
八音爲少商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半爲十六

五絃首音起於清商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
二音爲清角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五十九小餘三
三音清變徵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五十三小餘七
四音爲清徵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五十小餘六
五音爲清羽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四十九小餘四
六音爲少變宮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三十九小餘五
七音清少宮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三十九小餘二
八音清少商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半爲小餘二十一

六絃首音起於正角全度六十四分
二音爲變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三音爲正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四
四音爲正羽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八
五音少變宮得全度六十四分小餘六六
六音爲少宮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五小餘六
七音爲少商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三十六
八音爲少角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半爲三十二

七絃首音起於清角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三三
二音清變徵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三三之五十三小餘七
三音爲清徵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三三之五十小餘六
四音爲清羽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三三之四十四小餘四
五音清少變宮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三三之三十九小餘五
六音清少宮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三三之三十七小餘三
七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三三之三十三小餘一
八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三三之半爲二十九小餘六

七絃首音起於變徵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
二音爲正徵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五十四
三音爲正羽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四十八

四音少變宮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四十二小餘六六
五音爲少宮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四十小餘五
六音爲少商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三十六
七音爲少角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三十二
八音少變徵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半爲二十小餘四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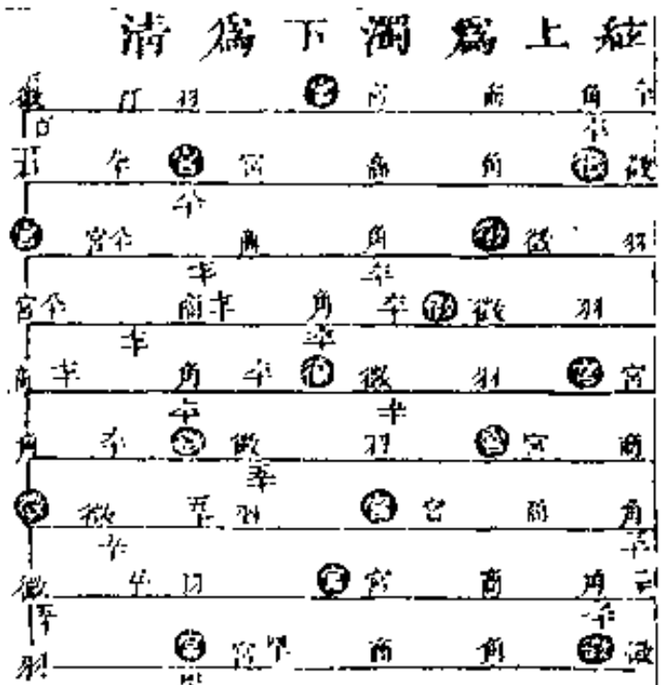
七絃首音起清變徵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七七
二音爲清徵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七七之五十
三音爲清羽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七七之四十九小餘五
四音清少變宮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七七之三十九小餘四
五音清少宮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七七之三十七小餘二
六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七七之三十三小餘一
七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七七之二十九小餘六
八音清少變徵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七七之半爲二十小餘六三

清濁二宮合圖各

徵	一百二十一	一絃
羽	一百零六	
	九十九	二絃
	九十八	三絃
宮	九十八	
	九十七	
	八十七	四絃
商	八十七	
	七十六	五絃
角	七十六	
	六十五	六絃
徵	六十五	
	五十四	七絃
羽	五十四	

每絃上分數多少故爲濁下分數少故爲清如一絃十分得一百零八分爲濁下得一百零一分爲清下得一百零一分爲徵下得一百零六分爲羽是也

絃上爲濁下爲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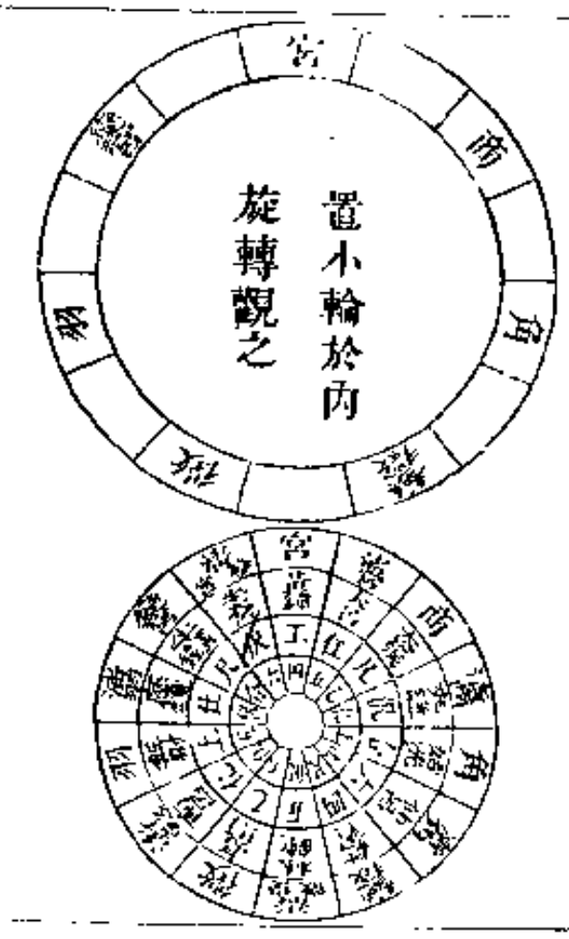
以三絃爲右宮按十一撥爲角分與五絃角應以來已久若宮按十一絃爲宮角無此三絃琴瑟譜也魯氏沿襲右宮其誤可證

旋宮起調

旋宮乃秦漢已前諸音之法。書曰。律和聲。蓋音卑和聲也聲有高下。樂律有長短。下者應長律。高者應短律。如今度曲之有吹合。必備七調乃能叶和是也。聲調爲隋唐而後度曲之名。顧古者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後。獨以絃音發明五聲之分。管律旋宮。遂失其傳。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爲宮。以下具圖小輪旋轉立于大輪空位之下觀之可見。立一均之主。下表七頁。每頁左方爲一均右方爲一均。觀下表一頁左方以倍夷則爲下呂皆可爲五聲二變也。觀下表一頁左方又以倍南呂爲下羽可見。各統七聲。而十二律聲調者。聲自爲聲。五音二變調自爲調。而調又有主調。起調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如正宮轉商宮。合旋宮言。名爲宮調。五聲二變。旋于清濁二均之間。則成九十八聲。七乘十四得數。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于絃度。以絃音七聲之位。絃一至七絃。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每絃遞爲十二律呂。則爲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遞配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六十調。此乃按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蓋一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等。又一絃首音爲下徵次音爲下羽等。之分位耳。是故絃音旋宮轉調之法。另爲一篇。定主調。見表二尾。起調。見表末尾。皆以宮位爲主。皆以言皆當以宮位爲主。居宮位。均之主。則當以均之主調起調矣。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爲主。而宮又自爲宮。調又自爲調。宮聲爲一均之上。而爲數調也。如宮立一均之主。而均又分爲數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爲衆調之首。即國語所謂宮逐羽音也。此明下表首下羽之故。羽主調。羽聲立羽位而主調之下。而主調首下羽。故止七聲。不以表首言。宮立宮。宮聲立宮位之下。此一均七聲之位已定。列下徵者。蓋迫長孔止于下

羽也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謂下表第一層二變位下之律呂聲字不得起調也如下表首頁左方倍無尺合立變宮下即不得以之起調也而與調首音不合者亦不得起調蓋以下羽起調下徵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與下羽相近得聲清雜故不相合而變徵爲第六音亦與羽首音清雜不合未詳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位者俱不得起調也周禮大司樂本義商調先儒謂祭不用商聲唐宋以來無徵調朱子謂恐是無商徵調不是無商徵聲表樂時五音皆在蓋以宮立羽位以主調則以宮立羽位以主調則徵不起調之故也是無商徵聲表樂時五音皆在蓋以宮立羽位以主調則徵不起調之故也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以主調則徵不起調之故也至於止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此明下表二變及徵位下註不起調之故而并明其亦不得用以止調也指詞末章朱子關雎葛覃之說其立羽位調首之音自本聲起者即爲本調如下表首頁左方倍夷羽首音與五音爲羽與角次相合首音與三音爲羽與宮又次相合且均調相應首音與四音爲羽與商轉相合可出入故本調即下羽也爲一調自宮位起者爲一調自角起者爲一調自商位起者復爲一調原註自羽位宮位角位起者爲正自商位起者爲假借故曰可出入如曲中所謂與某宮某調相出入者是也轉相合者下羽之調首至角爲第五位也一均四調一均七調除前三者不可起調止調則可起止者惟此四者耳○四者均可主調不獨下羽爲然也而前云羽主調者蓋以其爲四調之首故舉以爲言耳舉下四科第一則自明。七均二十八調合清濁之一十四均則爲五十六調矣今樂工度曲七調相轉之法四字起四字爲正調樂工吹笛以四乙上尺工凡六七字旋轉各孔各爲一調雖無定位而以四字當出音孔上之第四孔者爲正調爲其爲宮聲也既定四字之位則于其位吹四字起調者即爲四字調者吹乙字起調者即爲乙字調此即下表三頁乙羽爲宮調四頁商聲立羽爲商調之理也。乙字起四爲乙字調上字起四爲上字調尺字起四爲尺字調工字起四爲工字調凡字起四爲凡字調合字起四爲合字調四字調乙凡不用乙字調上六不用上字調尺五不用尺字調工乙不用工字調凡上不用凡字調合尺不用合字調五工不用蓋四字當下羽之位則乙字爲變宮凡字爲變徵乙字當下羽之位則上字爲變宮六字爲變徵故不用也又四字當下羽之位六字亦不得起調即如羽聲立羽位主調徵聲亦不得起調之說也此七調之七字相轉即五聲二變之旋相爲宮是故宮調聲字實爲一憶析而言之則有四科一曰七聲定位以五聲二變立一定之位員圖大輪自下羽至正羽共八位顯明隔八相生之理欲知某宮正宮清宮商宮等之某調羽調清羽調變宮調等玩之於下字則欲知者爲也宮已知者也羽位覘其聲字律呂則知其爲某調矣如同商宮爲何調大輪宮字而於大輪羽位覘其聲字爲尺合尺字調在笛爲合字調也又覘其律呂爲半黃鐘則知其爲支調也此以圓推方表末層之法圓圈羽爲倍無射同欲知某調之圓羽爲半黃鐘與表下某宮則於宮位覘其聲字律呂即知其爲某宮矣。宮羽以其爲一均之主也故互求之欲知聲字律呂之宮避者於二變位覘之即知某聲字某律呂之宮避矣。言不用以起調也舊表已列明。已上以圓圈表末橫表之法求得橫表可不用圓圈矣已下就橫表言。二曰旋宮主調以表第二層言如蕤聲立下羽之下則變徵立宮位之下爲變徵立宮而商聲主調也三曰和聲起調以十二律呂兼倍半以備用以表第三層按所生之音工尺各隨其均即律管仍指第三層序於旋宮之宮指第二層仍以調主調羽下者相和之聲相和謂相合即上文所謂次相合轉相合者所起各調正羽變宮等調註本律呂之下以正各調之名如黃鐘立宮則倍夷則立下羽之位以主調倍無射正蕤賓當二變之位不起調正夷則立徵位亦不起調故用倍夷則起調者爲正羽調起黃鐘宮聲爲正宮起太簇商聲爲正商起姑洗角聲爲正角此正宮之四調也其餘皆依此例四曰樂音字色如黃鐘爲工字而簫應黃鐘者爲工字笛應黃鐘者爲五字即四皆註於黃鐘本律之下大呂爲高工字而簫之高工字笛之高五字亦皆註於大呂本呂之下其立羽位之字即爲主調其立宮位之字即爲立宮其當二變之位則不用當徵位者亦不以起調焉以此四科列爲圖譜則旋宮轉聲主調起調之理自顯然而無遁情矣。

宋志燕樂譜以夾鐘收四聲燕樂聲高故以夾鐘爲黃鐘計高四律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變徵徵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舊以黃鐘爲本今以夾鐘爲本宮聲七調曰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唐書爲道調宮南呂宮。林鐘宮南呂高林四律仙呂宮。黃鐘宮。商聲七調曰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商調。唐書爲林鐘商越調。羽聲七調曰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正平調。南呂調。唐書爲高下調仙呂調。黃鐘調。角聲七調曰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商角。唐書爲林鐘角越角。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



黃鐘宮聲立宮倍夷則下羽主調爲上字調在笛爲凡字調

七聲 宮 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羽 羽 倍夷則 上 凡 正羽調
變 變 倍無射 尺 合 不起調
宮 宮 黃鐘 工 四 正宮
商 商 太簇 凡 乙 正商
角 角 姑洗 合 上 正角
變 變 蕤賓 四 尺 不起調
徵 徵 夷則 乙 工 不起調
羽 羽 無射 上 凡 同調首

大呂清宮立宮倍南呂清下羽主調爲高上調在笛爲凡字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羽 羽 倍南呂 上 凡 清羽調
變 變 倍應鐘 尺 六 不起調
宮 宮 大呂 工 五 清宮
商 商 夾鐘 凡 乙 清商
角 角 仲呂 六 上 清角
變 變 林鐘 五 尺 不起調
徵 徵 南呂 乙 工 不起調
羽 羽 應鐘 上 凡 同調首

太蔟商聲立宮。倍無射變宮主調爲尺字調。在笛爲合字調

太蔟聲定位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羽 變 徵 倍無射 尺 合 變宮調
徵 宮 黃鐘 工 四 不起調
宮 商 太蔟 凡 乙 商宮
商 角 姑洗 合 上 姑洗商
角 變 蕤賓 四 尺 商角
變徵 夷則 乙 工 不起調
徵 羽 無射 上 凡 不起調
羽 徵 倍無射 尺 六 同調首

夾鐘清商立宮。倍應鐘清變宮主調爲高尺調。在笛爲六字調

夾鐘聲定位主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羽 清變 倍應鐘 尺 六 清變宮調
徵 清 大呂 工 五 不起調
宮 清 夾鐘 凡 乙 清商宮
商 清 仲呂 六 上 仲呂宮
角 變 林鐘 五 尺 清商角
變 徵 南呂 乙 工 不起調
徵 清 應鐘 上 凡 不起調
羽 變 倍應鐘 尺 六 同調首

姑洗角聲立宮。黃鐘宮聲主調爲工字調。在笛爲四字調

姑洗聲定位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羽 宮 黃鐘 工 四 宮調
變 商 太蔟 凡 乙 不起調
宮 角 姑洗 合 上 角宮
商 變 蕤賓 四 尺 角商
角 徵 夷則 乙 工 夷則角
變 羽 無射 上 凡 不起調
徵 變 倍無射 尺 六 不起調
羽 宮 黃鐘 工 五 同調首

仲呂清角立宮。大呂清宮主調爲高工調。在笛爲五字調

仲呂聲定位主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羽 清 大呂 工 五 清宮調
變 清 夾鐘 凡 乙 不起調
宮 清 仲呂 六 上 清角宮
商 變 林鐘 五 尺 清角商
角 清 南呂 乙 工 不起調
變 清 應鐘 上 凡 不起調
徵 變 倍應鐘 尺 六 不起調
羽 清 大呂 工 五 同調首

蕤賓變徵立宮。太蔟商聲主調爲凡字調。在笛爲乙字調

蕤賓聲定位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羽 商 太蔟 凡 乙 商調
變 角 姑洗 合 上 不起調
宮 變 蕤賓 四 尺 變徵宮
商 徵 夷則 乙 工 變徵商
角 羽 無射 上 凡 變徵角
變 變 倍無射 尺 六 不起調
徵 宮 黃鐘 工 五 不起調
羽 商 太蔟 凡 乙 同調首

林鐘清變徵立宮。夾鐘清商主調爲高凡調。在笛爲乙字調

林鐘聲定位主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羽 清 夾鐘 凡 乙 清商調
變 清 仲呂 六 上 不起調
宮 變 林鐘 五 尺 清變徵
商 清 南呂 乙 工 清變清
角 清 應鐘 上 凡 清變角
變 清 倍應鐘 尺 六 不起調
徵 清 大呂 工 五 不起調
羽 清 夾鐘 凡 乙 同調首

夷則徵聲立宮。姑洗角聲主調爲合字調。在笛爲上字調

夷則聲定位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羽 角 姑洗 合 上 角調
變 變 蕤賓 四 尺 不起調
宮 徵 夷則 乙 工 徵宮
商 羽 無射 上 凡 徵商
角 變 倍無射 尺 六 徵角
變 宮 黃鐘 工 五 不起調
徵 商 太蔟 凡 乙 不起調
羽 角 姑洗 六 上 同調首

南呂清徵立宮。仲呂清角主調爲高六調。在笛爲上字調

南呂聲定位主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羽 清 仲呂 六 上 清角調
變 清 林鐘 五 尺 不起調
宮 徵 南呂 乙 工 清徵宮
商 清 應鐘 上 凡 清徵商
角 徵 倍應鐘 尺 六 清徵角
變 徵 大呂 工 五 不起調
徵 清 夾鐘 凡 乙 不起調
羽 清 仲呂 六 上 同調首

無射羽聲立宮。蕤賓變徵主調爲四字調。在笛爲尺字調

無射聲定位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羽 變 蕤賓 四 尺 變徵調
變 徵 夷則 乙 工 不起調
宮 羽 無射 上 凡 羽宮
商 變 倍無射 尺 六 羽商
角 宮 黃鐘 工 五 羽角
變 商 太蔟 凡 乙 不起調
徵 角 姑洗 六 上 不起調
羽 變 蕤賓 五 尺 同調首

應鐘清羽立宮。林鐘清變徵主調。爲高五調。在笛爲尺字調

（上聲徵宮主調）呂管 簫 笛 起調
羽 清變徵 林鐘 五 尺 清變徵
巒 清徵 南呂 乙 工 清羽（不起調）
宮 清羽 應鐘 上 凡 清羽宮
商 清變宮 倍應鐘（半大呂）尺 六 清羽商
角 清宮 大呂 工 五 清羽角
變徵 清商 夾鐘 凡 乙 清羽（不起調）
徵 清角 仲呂 六 上 清羽（不起調）
羽 清變徵 林鐘 五 尺 同調首

倍無射變宮立宮。夷則徵聲主調。爲乙字調。在笛爲工字調

（上聲變宮主調）律管 簫 笛 起調
羽 徵 夷則 乙 工 徵調
巒 羽 無射 上 凡（不起調）
宮 巒 倍無射（去黃鐘）尺 六 變宮宮
商 宮 黃鐘 工 五 變宮商
角 商 太簇 凡 乙 變宮角
變徵 角 姑洗 六 上（不起調）
徵 變徵 蕤賓 五 尺（不起調）
羽 徵 夷則 乙 工 同調首

倍應鐘清變宮立宮。南呂清徵主調。爲高乙調。在笛爲工字調

（上聲變宮主調）呂管 簫 笛 起調
羽 清徵 南呂 乙 工 清徵調
巒 清羽 應鐘 上 凡（不起調）
宮 變宮 倍應鐘（半大呂）尺 六 清變宮
商 清宮 大呂 工 五 徵巒清
角 清商 夾鐘 凡 乙 清變宮角
變徵 清角 仲呂 六 上（不起調）
徵 變徵 林鐘 五 尺（不起調）
羽 變徵 南呂 乙 工 同調首

絃音旋宮轉調

此與竹樂管音不同。由生聲取分之各異也。然有同者。宮聲一調。五聲二變皆正應也。（律應律呂應呂無淸濁之淆雜也。）有可同者。商調徵調。五聲正應。二變借用也。（律借呂。呂借律。）有不可同者。變徵調與羽調。五正聲內。有一聲乖應。（四律一呂。四呂一律。）羽聲猶能自立一調。而變徵調又轉入宮調聲字。不能自立一調。至於角調變宮調。五正聲內。二三乖應。且與宮調聲字雷同。斷不能自成一調也。（第一段。）如但以絃音奏之。而不和以律管。亦止有四調。（宮商徵羽）其餘三調。（角與二變）皆轉入宮調。（第二段。）按周禮大司樂三宮。漢志三統。皆以三調爲準。所謂三統。其一天統。黃鐘爲宮。乃黃鐘宮聲位羽起調。姑洗角聲立宮主調。是爲宮調也。（見下表首頁。）其一人統。太簇爲宮。乃太簇商聲位羽起調。蕤賓變徵立宮主調。是爲商調也。（表第二頁。）其一地統。林鐘爲宮。乃絃音徵分位羽。實管音夷則徵聲位羽起調。半黃鐘變宮立宮主調。是爲徵調也。（此應第一段。見漢前所用者。惟此宮商徵三調。）隋書音樂志。柱國沛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其所謂七聲者。實七調也。當其考校聲律時。或以管音考核絃音。或以絃音考核管音。故得四調相和。其餘三調乖應。即二變調與角調也。（此言隋後。不止別宮商徵合羽爲四調。）唐書禮樂志所載四宮二十八調。率皆以絃音之分。定爲十二律呂之度。故有正宮高宮大食高大食之別。今即絃音管音之相和不相和。以辨陰律陽呂之分用合用。然後知唐書之二十八調。獨取絃音。不在管律。而古人所用三絃。實取管音絃音之相和而用之者也。夫絃音諸樂。其要有四。

一定絃音應某律呂之聲字。即得某絃之度分。如以倍無射（變宮）變宮合字定絃。則得下徵絃之分。（即第一絃散聲。）以黃鐘之律宮聲四字定絃。則得羽絃之分。餘如表。此陽律一均七聲定絃之正分也。其各絃七聲之分。可循序得之。（如第一絃散聲下徵。其二音爲下羽。應黃宮宮。應姑角上字。五商。應蕤變徵。應無羽凡字。）陰呂一均倣此。

一絃音轉調不能依次遞遷。故以宮調爲準。有幾絃不移。而他絃或緊一音。或慢半音。遂成一調。而各絃七音之分。因之而變。如琴之正調爲宮調。（表首頁左方。）其商調（言變爲商調也。表二頁左方。）遞高一音亦可。但六絃七絃太緊易斷。（商調四變五夷俱比宮調遞高。若六七不遞高。爲半黃半林則太緊。故慢六仍七也。合觀下表首頁兩頁自明。）或變宮調。以七絃遞下一音。則一絃二絃太慢不成聲。（變宮調第一絃爲倍無射變宮合字與宮調第一絃同。不可再慢。）又如角徵羽調。必不能及再高。故宮調七絃立準轉調。則七絃內有更者。有不更者。有宜緊者。有宜慢者。絃之轉移之間。而宮調旋焉。宮調七絃之內。太簇之律。商聲乙字。無射之律羽聲凡字。當二變不用。故六絃與一絃同聲。七絃與二絃同聲。徵羽各二。以相應和。如商調。則二絃四絃五絃七絃不移。（照宮調之舊。無所更移也。）而一絃三絃六絃。俱慢下管律一音。（如二絃徵四字。合字。而一絃徵四字不移。則空絃變徵用一絃角不得不慢下用凡矣。）（餘倣此。此下一音。然弄管律相距皆半音可推。）在絃度爲半分。蓋正分無半分之說。觀角調緊半音可推。以正宮調之一絃六絃定倍無射之律變宮合字。得徵絃分者。下爲倍夷則之律。（即無射音即轉爲變徵分。應倍應鐘之律爲徵分。應黃鐘之律宮聲四字。四音轉爲羽分。應太簇之律商聲乙字。五音轉爲變宮分。應仲呂之呂清角高上字。六音轉爲宮分。應蕤賓之律變徵凡字。七音轉爲商分。應夷則之律徵乙工字。除絃倣此推之。）三絃定姑洗之律角聲上字。得宮分者。下爲太簇之律商聲乙字。轉羽絃之分。其二絃四絃五絃七絃之不移者。仍應本律聲字。但二絃七絃原得羽絃分者。轉爲徵絃之分。四絃原得商絃分者。轉爲宮絃之分。五絃原得角絃分者。轉爲商絃之分。其應倍無射之律變宮合字爲徵絃分管。轉變徵之分。應於倍應鐘之呂清變宮高六字。應姑洗之律角聲上字爲宮絃分者。轉變宮之分。應於仲呂之呂清角高上字。此二分當二變之位。不用。因三絃定太簇之律商聲乙字。得羽絃之分以起調。四絃原得商絃之分者。轉爲宮絃之分以立宮。故名之曰商調也。餘調按表倣此求之可得。（內角調變徵調變宮調俱緊上管律半音在絃度不俱爲半分。）一絃音諸調。雖無二變。而定絃取音。必審二變之聲與位。始能得其餘音。不然。宮調無所取準。蓋管音諸樂。自下而上。雖依次漸短。而各分俱均。如黃至太。太至姑。皆爲全分。或雜入陰呂。則爲半分。如大呂之在黃太間是矣。絃度則不然。其七絃之散聲。猶可以管律通之。（散聲無二變故可通。）若各絃互相應和以取音。則各絃七聲之分不均。即旋宮轉調。其

各絃七聲之分不變而聲律暗移於其間此所以與管律不可同語也如以宮調七絃陽律一均言之其得倍無射變宮合字者爲下徵絃（下徵說見）就徵絃七音之分言之其二音下羽應羽絃三音變宮應變宮絃至八音仍與全絃相應計其分則三音（變宮）至四音（宮）七音（變徵）至八音（徵）俱得半分宮絃則二音商應商絃三角應角絃計其分則四音（變徵）至五音（徵）七音（變宮）至八音（宮）俱得半分要之太簇商聲乙字所應之絃分至姑洗角聲上字所應之絃分與無射羽聲凡字所應之絃分至半黃鐘變宮合字所應之絃分其調必爲半分故各絃之七聲之分不移而所應之絃律有間雜之別其各分全半之間而宮調旋蹤欲明其理必以宮調七絃爲準據每調徵絃之七聲位分言之則絃音大旨自了然矣商調之徵乃宮調之羽轉而爲徵分者也（下見）（商調）其宮調之羽二音變宮至三音宮六音變徵至七音徵皆爲半分也今全絃之羽轉而爲徵則三音變宮至四音宮七音變徵至八音徵爲半分矣故全絃之定黃鐘宮聲四字皆不移二音即太簇商聲乙字（變爲商調之徵絃其徵仍應宮）（聲故音應商）二其閒得全分其三音皆取姑洗之律角聲上字則二音至三音爲半分仍與宮調之羽同是以必取仲呂之呂淸角高上字其閒絃度始得全分其四音仍應蕤賓之律變徵尺字是則太簇乙字至姑洗上字爲半分（太至姑應全分）（前云半何也曰取分不同蕤絃三音變夾鐘之分而蕤不應管姑洗之律是絃以半分應管全分也然則管全分豈不應蕤半分乎）加以仲呂高上字之半分得一全分而仲呂高上字至蕤賓尺字爲半分此所以二音至三音得全分爲羽至變宮而三音至四音爲半分乃變宮至宮分也五音仍應夷則徵聲上字六音仍應無射羽聲凡字七音若取半黃鐘之律變宮合字（凡至合在管爲全分在絃爲半分）則六音至七音爲半分亦與宮調之羽同矣故必取半大呂之呂淸變宮高六字其閒絃度始得全分其八音仍與首音同應黃鐘宮聲四字是則無射凡字至半黃鐘合字爲半分加以半大呂高六字之半分得一全分而半大呂高六字至黃鐘四字爲半分此所以六音七音得全分爲角至變徵七音至八音得半分爲變徵至徵也（此則聲會譜一圖于篇末明之）角調之徵

乃宮調之變宮與淸宮調之羽相雜而爲徵分者也其宮調之變宮全絃首音爲變宮故二音爲宮三音爲商四音爲角五音爲變徵六音爲徵七音爲羽是首音至二音五音至六音爲半分也淸宮調之羽全絃首音即爲淸羽故二音爲淸變宮三音爲淸宮四音爲淸商五音爲淸角六音爲淸變徵七音爲淸徵又二音至三音六音至七音爲半分今全絃既轉而爲徵（角調之徵）則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爲半分矣彼正宮調之變宮首音至二音即爲半分其首音應太簇之律商聲乙字二音變姑洗之律角聲上字今角調徵絃散聲首音若仍定太簇之律商聲乙字則首音徵至二音羽所得全分必當取於仲呂之呂淸角高上字（變宮絃首音至二音爲半分應管太至姑全分則徵絃首音至二音全分必應管太至姑又加太至仲矣）其本調羽絃則亦應仲呂之呂淸角高上字（徵絃第二音羽絃首音也）應是爲淸角調非正角調矣因取姑洗之律角聲上字爲正角調而徵絃羽分亦當應姑洗之律是以角調徵絃散聲首音反比正宮調變宮絃之散聲首音（太簇乙）下半音取淸宮調之羽絃散聲大呂之呂淸宮高五字其分始合（低四下乙一音則高五下乙半音）蓋因本調羽聲得正角之律故也是以角調之徵絃散聲首音定大呂之呂淸宮高五字其二音應姑洗之律角聲上字爲羽分三音應蕤賓之律變徵尺字爲變宮分四音應林鐘之呂淸變徵高尺字爲宮分五音應南呂之呂淸徵高工字爲商分六音應半黃鐘之律正變宮六字爲角分七音應黃鐘之律正宮四字爲變徵分八音仍應大呂之呂淸宮高五字是則三音蕤賓尺字至四音林鐘高尺字爲半分七音黃鐘四字至八音大呂高五字爲半分正爲本調徵絃之變宮至宮變徵至徵之二半分也　變徵調之徵乃宮調之宮轉而爲徵分者也宮調之宮四音（變徵）至五音（徵）爲半分轉而爲徵則三音（變宮）至四音（宮）爲半分故各音俱不用移惟四音則取南呂淸徵高工字即轉爲徵絃也　徵調之徵乃呂調之商轉爲者也宮調之商六音（變宮）至七音（宮）爲半分今轉爲徵則七音（變徵）至八音（徵）爲半分故各音俱不用移惟七音則取仲呂淸角高上字即轉而爲徵絃也　羽調之徵乃宮調之角所

轉者宮調之角二音（變徵）至三音（徵）五音（變宮）至六音（宮）爲半分今轉爲徵則三音（變宮）至四音（宮）七音（變徵）至八音（徵）爲半分故諸音不用移惟三音則取半大呂淸變宮高六字六音則取仲呂淸角高上字七音則取林鐘淸變徵高尺字即轉爲徵絃矣　變宮調之徵乃宮調之變徵與淸宮調之角相雜而轉者其宮調之變徵首音至二音四音至五音爲半分淸宮之角二音至三音五音至六音爲半分今轉爲徵則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爲半分矣今徵絃首音如仍用無射羽聲凡字則首音至二音所得全分必當取半大呂淸變宮高六字其本調羽絃首音亦然是爲淸變宮調非濁變宮調矣故取半黃鐘變宮合字爲羽絃散聲而徵調次音羽分亦取半黃合字故變宮調徵絃首音比正宮調變徵首音下半音取淸宮調角絃散聲南呂淸徵高工字其分始合蓋因本調羽聲得濁變宮之律故也餘做上角調之徵論之此絃音之定陽律七調旋相爲用之法也定陰呂之七調亦做此故辨絃音諸調其二變之半分爲要也

一絃音宮調惟宮與商徵得與律呂相和爲用其餘四調陰陽乖應或淆入宮調聲字不得自成一調蓋宮調各絃絃各七音俱應陽律一均得與管律相和爲天統也商調五正聲皆應陽律惟徵絃三音變宮七音變徵羽絃二音變宮六音變徵宮絃四音變徵七音變宮商絃三音變徵六音變宮角絃二音變徵五音變宮變宮絃分應徵絃之三音變徵絃分應徵絃之七音皆雜入陰呂然而七聲俱備且五正聲與陽律相和得以相應爲準（上絃之二音應下絃之散聲也）故爲人統也　徵調不但五正聲與陽律相和且二變之中止變徵一聲取陰呂故爲地統也　角調徵絃首音取大呂淸宮五字（說見三則）已雜入陰呂四音宮五音商亦然又本調五正聲絃內徵宮商三絃皆應陰呂至於聲字則商聲乙字羽聲凡字各絃各分俱不得用是則仍遺此二聲字與宮調相雷同矣（所用止合四上尺工六五故與宮調雷同）　變徵調徵絃定姑洗角聲上字其四音宮分雜陰呂至於聲字商聲乙字雖立變徵然猶得備其位（乙立變徵位在絃則不用益無變徵絃可用也而各用）

絃之變徵位則未審不用之矣而羽聲凡字各絃各分皆不得用以絃言則第五絃應羽聲凡字者已轉為清徵高六字夾各絃各分之應凡字若亦然是雖不可與陽律相和為用。然止借一音南呂高工字即與宮調聲字為同。與宮調同則不能自成一調此乃弗之非揚之也即與備云雖與諸氣如云雖然一番同不好然數角為正又初抑終揚之詞較之角調則為正也。羽調徵絃定夷則工字。其七聲內。三音變宮。六音角。七聲變徵。皆應陰呂。故角絃取仲呂高上字。變宮絃取倍應鐘高六字。變徵絃取林鐘高尺字。論其聲字。一聲雜入陰呂。而二變之分。又皆為陰呂。雖陰陽乖應。不可與陽律相和為用。然據絃音則為七聲俱備也二變調之遺凡乙字者為備。變宮調。徵絃取南呂高工字。其首音即。雜入陰呂。四音亦然。故五正聲內。徵宮兩絃皆應陰呂。至於聲字。則商聲乙字。羽聲凡字。各絃各分皆不得用。遺此二聲字。則與角調同。與角同即與宮同不能自立一調。故亦不可與陽律相和為用也。其六清聲調之不可與陰呂相和為用者。做此推之。皆可見。

即此四則。條分縷析。詳細明之。則絃音旋宮轉調之法。庶可得而備焉。總之絲樂中。有徵分品柱者。則與竹樂諸調。不能相通。無者或可相資為用。今見調吹合有三絃無琵琶可見。而絃之長短。又有緊慢不能上下之故。即緊不能遷高慢不能遷下也。是以古人止定為三絃。務取八音克諧。以宣雜樂之太和也。

按角調之徵。乃宮調之變宮。及清宮調之羽。相雜而成。三句。其說未詳。查後表。清宮調第三位虛絃。亦變宮之分。而言第二絃羽者。以清宮調羽絃首音。乃大呂高上字。即為角調徵弦首音。正宮調之變宮二音。乃姑洗上字。即為角調徵絃次音。故曰相雜而成。此清宮調之羽。所為與正宮調之變宮並舉也。為圖如左。

正宮調之變宮絃首音太簇乙字　次音宮姑洗上字
角調之徵絃首音疑太簇乙字定大呂高五字　次音羽疑仲呂高上字定姑洗上字
清宮調之羽絃首音大呂高五字　次音變宮夾鐘高乙字

廣和錄

宮調

絃	音	律	聲字	分
一絃	徵	定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得下徵之分
二絃	羽	定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得下羽之分
		應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為變宮之分
三絃	宮	定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得宮絃之分
四絃	商	定甤賓之律	變徵尺字	得商絃之分
五絃	角	定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得角絃之分
		應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為變徵之分
六絃	徵	定半黃鐘之律	變宮六字	得徵絃之分
七絃	羽	定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得羽絃之分

正律正呂曰定　變律變呂曰應

凡上一律之正聲與下一律之半聲相應故改從上律如上黃應下半太則改半太之商從正黃之宮是也若上是倍律應下半得則改從下律如上律倍無應下半蕤則黃倍無羽從半黃變宮是也皆上下俱倍為上倍應下正倍應之應正無必故變之徵從焉為下羽矣

清宮調

絃	音	律	聲字	分
一絃	徵	定倍應鐘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得下徵之分
二絃	羽	定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得下羽之分
		應夾鐘之呂	清商高乙字	為變宮之分
三絃	宮	定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得宮絃之分
四絃	商	定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得商絃之分
五絃	角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得角絃之分
		應應鐘之呂	清羽高凡字	得變徵之分
六絃	徵	應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得徵絃之分
七絃	羽	定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得羽絃之分

商調

一絃 角（慢）　二絃 徵　三絃 羽（慢）　四絃 宮　五絃 商　六絃 角（慢）　七絃 徵

律	聲字
定倍夷則之律	下羽凡字
應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得倍應鐘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定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定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應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得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定甤賓之律	變徵尺字
定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定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應半黃鐘之律	變宮六字
得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定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得變徵之分　轉角絃之分　為下徵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羽絃之分　為宮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商絃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角絃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角絃之分　為徵絃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羽絃之分　轉徵絃之分

清商調

一絃 角　二絃 徵　三絃 羽　四絃 宮　五絃 商　六絃 角　七絃 徵

律	聲字
定倍南呂之呂	清下羽高凡字
應倍應鐘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得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定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定夾鐘之呂	清商高乙字
應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得甤賓之律	變徵尺字
定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定應鐘之呂	清羽高凡字
應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得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定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得變徵之分　轉角絃之分　為下徵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羽絃之分　為宮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商絃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角絃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角絃之分　為下徵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羽絃之分　轉徵絃之分

角調

一絃 角　二絃 徵（緊）　三絃 羽　四絃 宮（緊）　五絃 商（緊）　六絃 角　七絃 徵（緊）

律	聲字
定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應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應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得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定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應甤賓之律	變徵尺字
應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得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應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得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定半黃鐘之律	變宮六字
應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應半姑洗之律	商聲乙字
得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得下徵之分　轉角絃之分　為下羽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宮絃之分　轉羽絃之分　為商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角絃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徵絃之分　轉角絃之分　為羽絃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徵絃之分

清角調

一絃 角　二絃 徵　三絃 羽　四絃 宮　五絃 商　六絃 角　七絃 徵

律	聲字
定倍應鐘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應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應夾鐘之呂	清商高乙字
得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定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應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應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應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應應鐘之呂	清羽高凡字
得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定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應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應半仲呂之呂	清商高乙字
得半姑洗之律	商聲乙字

得下徵之分　轉角絃之分　為下羽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宮絃之分　轉羽絃之分　為商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角絃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徵絃之分　轉角絃之分　為羽絃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徵絃之分

變徵調

一絃 商　二絃 角　三絃 徵　四絃 羽　五絃 宮（緊）　六絃 商　七絃 角

定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定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應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定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定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應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應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得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定半黃鐘之律　變宮六字
定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得下徵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角絃之分　爲變宮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宮絃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商絃之分　轉羽絃之分　爲角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徵絃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羽絃之分　轉角絃之分

清變徵調

一絃 商　二絃 角　三絃 徵　四絃 羽　五絃 宮　六絃 商　七絃 角

定倍應鐘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定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應夾鐘之呂　清商高乙字
定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定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應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應應鐘之呂　清羽高凡字
得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定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定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得下絃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角絃之分　爲變宮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宮絃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商絃之分　轉羽絃之分　爲角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徵絃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羽絃之分　轉角絃之分

徵調

一絃 宮　二絃 商　三絃 角（慢）　四絃 徵　五絃 羽　六絃 宮　七絃 商

定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定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定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應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得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定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定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應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定半黃鐘之律　變宮六字
定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得下徵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角絃之分　爲宮絃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商絃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角絃之分　轉羽絃之分　爲變徵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徵絃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商絃之分

清徵調

一絃 宮　二絃 商　三絃 角　四絃 徵　五絃 羽　六絃 宮　七絃 商

定倍應鐘之律　清變宮高六字
定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定夾鐘之呂　清商高乙字
應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得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定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應應鐘之呂　清羽高凡字
定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定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得下徵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角絃之分　爲宮絃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商絃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角絃之分　轉羽絃之分　爲變徵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徵絃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商絃之分

羽調

一絃 羽（慢）　二絃 宮　三絃 商（慢）　四絃 角（慢）　五絃 徵　六絃 羽（慢）　七絃 宮

定倍夷則之律　下羽凡字
應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得倍應鐘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定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定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應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得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應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得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定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定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應半黃鐘之律　變宮六字
得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定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得變徵之分　轉下羽之分　爲下徵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宮絃之分　轉角絃之分　爲商絃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角絃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羽絃之分　爲徵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宮絃之分

清羽調

一絃 羽　二絃 宮　三絃 商　四絃 角　五絃 徵　六絃 羽　七絃 宮

定倍南呂之呂　清下羽高凡字
應倍應鐘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得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定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定夾鐘之呂　清商高乙字
應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得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應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得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定應鐘之呂　清羽高凡字
應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得半太簇之律　宮聲四字
定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得變徵之分　轉下羽之分　爲下徵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宮絃之分　轉角絃之分　爲商絃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角絃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羽絃之分　爲徵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下羽之分　轉宮絃之分

變宮調

一絃 羽　二絃 宮（緊）　三絃 商　四絃 角　五絃 徵（緊）　六絃 羽　七絃 宮（緊）

定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應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應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得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定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定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應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應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得南呂之呂　清[illegible]高上字
定半黃鐘之律　變宮六字
應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應半姑洗之律　商聲乙字
得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得下徵之分　轉下羽之分　爲下羽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宮絃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商絃之分　轉角絃之分　爲角絃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徵絃之分　轉羽絃之分　爲羽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宮絃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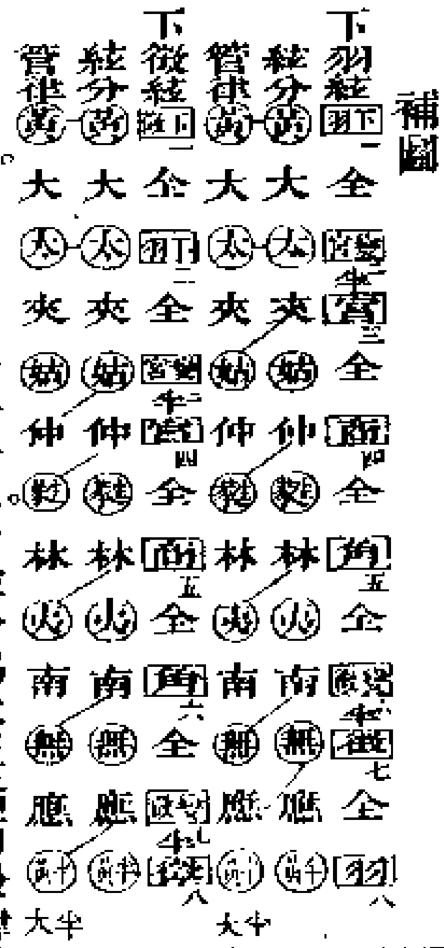
清變宮調

一絃 羽　二絃 宮　三絃 商　四絃 角　五絃 徵　六絃 羽　七絃 宮

定倍應鐘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應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應夾鐘之呂　清商高乙字
得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定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定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應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應應鐘之呂　清羽高凡字
得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定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應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應半仲呂之呂　清商高乙字
得半姑洗之律　清[illegible]乙字

得下徵之分　轉下羽之分　爲下羽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宮絃之分　得宮絃之分　轉商絃之分　得商絃之分　轉角絃之分　爲角絃之分　轉變徵之分　得變徵之分　轉徵絃之分　得徵絃之分　轉羽絃之分　爲羽絃之分　轉變宮之分　得變宮之分　轉宮絃之分

補圖



下徵絃。二音至三音全分也。于絃分爲太至姑而於律管爲太至仲。（下羽絃二音至三音爲半于絃分爲太至夾于管律爲太至姑今徵絃二音至三音爲全故加半分得此）六音至七音。亦全分也。于絃分爲南至應。

則于管律宮爲無至半黃。而應半大呂者。因下羽絃六音至七音爲半分。于絃分爲南至無。而于管律爲無至半黃。今後絃六音至七音爲全分。故須加半分。而應管律無至半大呂也。至下羽絃七音至八音爲全分。于絃分爲無至半黃。于管律爲半黃至半太簇。下徵絃七音至八音爲半分。于絃分爲應至半黃。于管律亦爲半黃至半太簇。均與首音正黃相應矣。

作表法。先定宮調以立準。取三弦爲宮。定姑洗之律。角聲上字。（滿宮則定大呂清宮角高上。）餘弦由此可求。如轉角調則視宮調角弦在第六位。（逆變宮空弦數。）今當轉爲宮弦。逆數上六位。得角弦止除二變空弦不計。則角爲首弦。宮爲四弦。上註宮四弦字。下註得角弦之分。（言在宮調轉宮弦之分字。言今轉爲宮絃。由得角也。）而各弦由此可得。（由得角逆上爲商。爲宮。變宮下羽下徵。由轉宮逆上爲變宮羽。徵變徵角。各六位逆二變在其內。）次註律呂笛字。於所得角弦。註夷徵工字。餘可推。（在末三弦用半律者。係宮弦。朝註半太宮五。卿黃宮四也。）內惟商調三變弦。徵調變徵弦。羽調三變弦。四弦俱高半律半字。（音四十四五六角調七等頁自明。）三四五七弦。變徵調五弦。變宮調二五七絃俱下半律半字。並註訖。次註緊慢。視所註律呂笛字。與宮調原註差一字者。（如今工尺原凡類。）則或慢或緊一字。差半字者。則或緊或慢半字。而在弦度則均爲緊慢半律。以皆爲二變至二正度分也。

附疑問

問。一黃宮。生二林徵。三太商。生四南羽。此陰陽相生之序也。今分陽律爲一均。則變爲一黃濁宮。生九夷清徵。三太濁商。生十一無清羽。得無序次乖而清濁混乎。曰。管雖依律。簫則難拘。詳下。豈復泥相生次序。且夷無本濁。徵羽非清也。

又問。管子以一百零八爲下徵。明指倍林數言。以一百零一爲清下徵。明指倍夷數言。與蔡書林同夷爲徵相合。而以其與管律林從蕤爲變徵。夷從南爲正徵。齟齬因彼廢此。何也。曰。管子但以數多爲濁。少爲清耳。未嘗指定林夷言也。即指定。亦不過取其數耳。今依其數求之。而與管律終不能強合。何必言也。

又問。簫從旁開孔。何以難同通管直出之音。曰。觀黃鐘簫圖可見矣。試作八倍黃管一尺四寸五分八釐。（即古尺一尺八寸也。）吹之。氣出至管底。即散。而黃鐘簫若依此尺寸開工字孔。則音必不協。以氣旁出。不若直出之順。且旁孔小。不若底孔之大。雖下有出音孔以分泄。而氣終不甚舒散。故工字孔須移在一尺四寸五八之上。使氣早泄。音乃協也。其移上之分數。當取聲協爲度。然後折半以取後出高尺字孔。又將工尺相去之數。分爲五分。得乙五六凡各孔。皆比本律移高。音必協矣。　又問。正義明言合律呂折中取孔。而子乃依時用簫均孔。何也。曰。乙字孔亦當姑仲折中取之。正義亦從時簫移上。豈非以不如是則不協乎。時簫既協。則從之固無害矣。

（三千五頁補註　變徵與羽音清雜不合者必清雜。觀下文一三五相合則一六固不合矣。合者不清雜。則不合者必清雜。此爲三分損益之管言。今簫笛之孔。相去既均。則此說用不著矣。）

（一五次相合。一三又次相合。且均調相應。一三五次序。則角立宮也。均言立宮調言。主調。羽主調。則宮立宮。宮主調。羽與商轉相合爲假借可出人。由宮是均與調相應。羽而下爲次相合。則由羽而逆轉商圓下羽一至角五順序。而下爲轉相合矣。下羽至角五位。羽至商亦五位。故借羽爲下羽而借商爲角也。又商界乎宮角之間。聲相近。則可破此出入宋史燕樂譜黃鐘正宮中呂南呂仙呂等皆宮聲也。雙調商角也。雙角商角也。雙角商角等皆商聲也。雙調越調等皆商聲也。雙角越取名。非商角相出入之明證乎。考今曲譜。自曰仙呂入雙調者。又有黃鐘仙呂南呂各曲。犯商調。雙調者。非宮商相入之明證乎。）

（三十七頁正宮四調補註　此言下羽立下羽位起者爲第一調。宮立宮位起者爲第二調。非言宮立下羽位起也。自言自宮商角位起。不言自宮商角二調。徵此。觀三十八頁末云。自宮商角位起者爲第二調。與旋宮轉調之宮位下羽位主調者不同。彼已明矣。此爲正宮本均之第二調。旋轉爲角宮均內之第一調。勿混也。）

（五十六頁商調表補註　二七弦所得清宮高五。此所應五十七頁角調表補註所應。一三六弦反爲慢下者。以一六弦之羽凡比宮調一聲。二變宮合。清角高上字。比角聲上字。背高半聲半字。高六字。此一字。三變宮合。三弦之商乙。比宮調三弦之角上。皆慢一聲。二變弦所得清變宮高六字。比商乙。慢半聲半字。而反爲緊者。以比宮調二七弦宮聲四半字。高半聲也。）

律呂正義述要下目次

排簫篇
簫篇
笛篇
琴篇
瑟篇

律呂新書目次

黃鐘
黃鐘之實
黃鐘生各律
十二律之實
變律
律生五聲
變聲
八十四聲圖
六十調圖
附各律長短七聲次第圖

琴學纂要目次

明律
明聲
變律
半律
旋宮
取應
定聲
審度
制絃
定徽

辨徽
原徽
定絃
律位
聲位
辨變
泛律
原泛
立調
分調
調絃
譜辭

嘉業堂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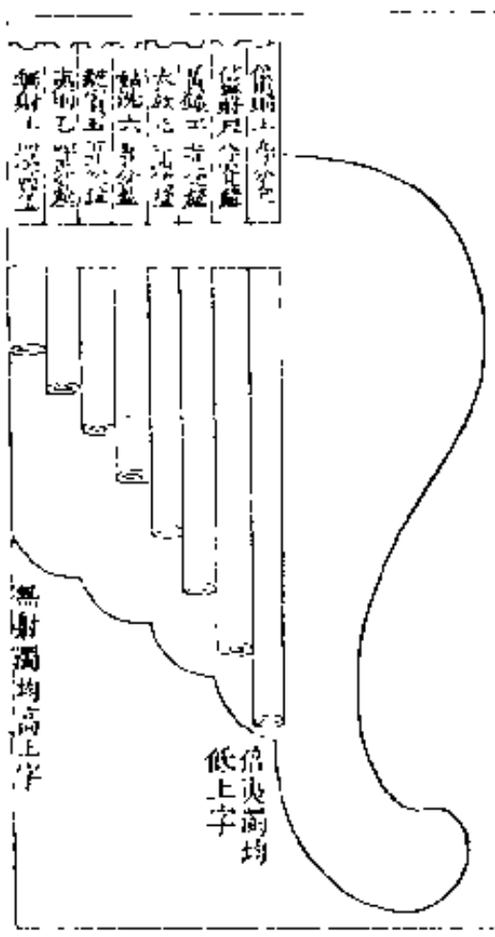
廣和錄卷下

嶺南遺書
南海　何夢瑤　報之撰

律呂正義述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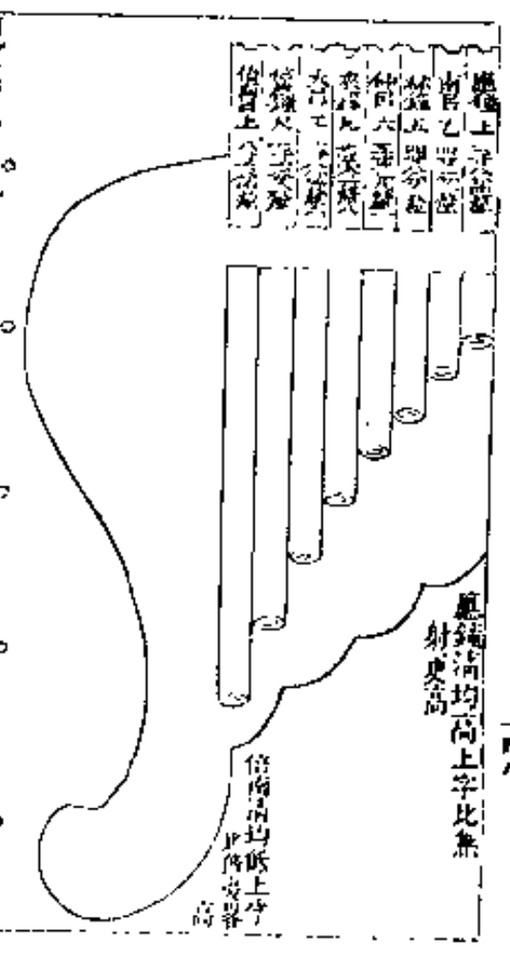
排簫

排簫之制。久失其傳。然爲諸管樂之首。豈可不以律呂定其準則耶。今定陽律陰呂。平分二均。右用黃鐘之律爲濁均之宮。統太姑蕤夷無。爲濁之商角變徵徵羽。左則用大呂之呂。爲清均之宮。以夾仲林南應。爲清宮之角商變徵徵羽。其變宮。若用黃鐘大呂之半。則音太高。而諸樂難和。故取二變宮於二正宮之前。以倍無射爲黃鐘之變宮。以倍應鐘爲大呂之變宮。又取二下羽於二變宮之前。以倍夷則爲黃鐘宮之下羽。以倍南呂爲大呂宮之下羽。以備旋宮轉調之用。（數下旋宮起調圖。一下羽位。入羽位。首尾回旋可見。）而爲諸樂之綱領也。夫夷南無應。實本均徵羽之聲。但倍而用於宮聲之前。則無應爲變宮。夷南爲下羽。此正古人宮逐羽音之義也。（詳下篇。附律圖字應律圖。）



繪圖用半度

各管徑俱二分七釐四毫二絲（凡尺寸皆以今尺言）



觀此二均。聲字俱備。宮調遞遷。正變互易。旋轉用之。無所不可。又黃大各統一均。陽陰分別。不相紊亂。允爲諸樂之綱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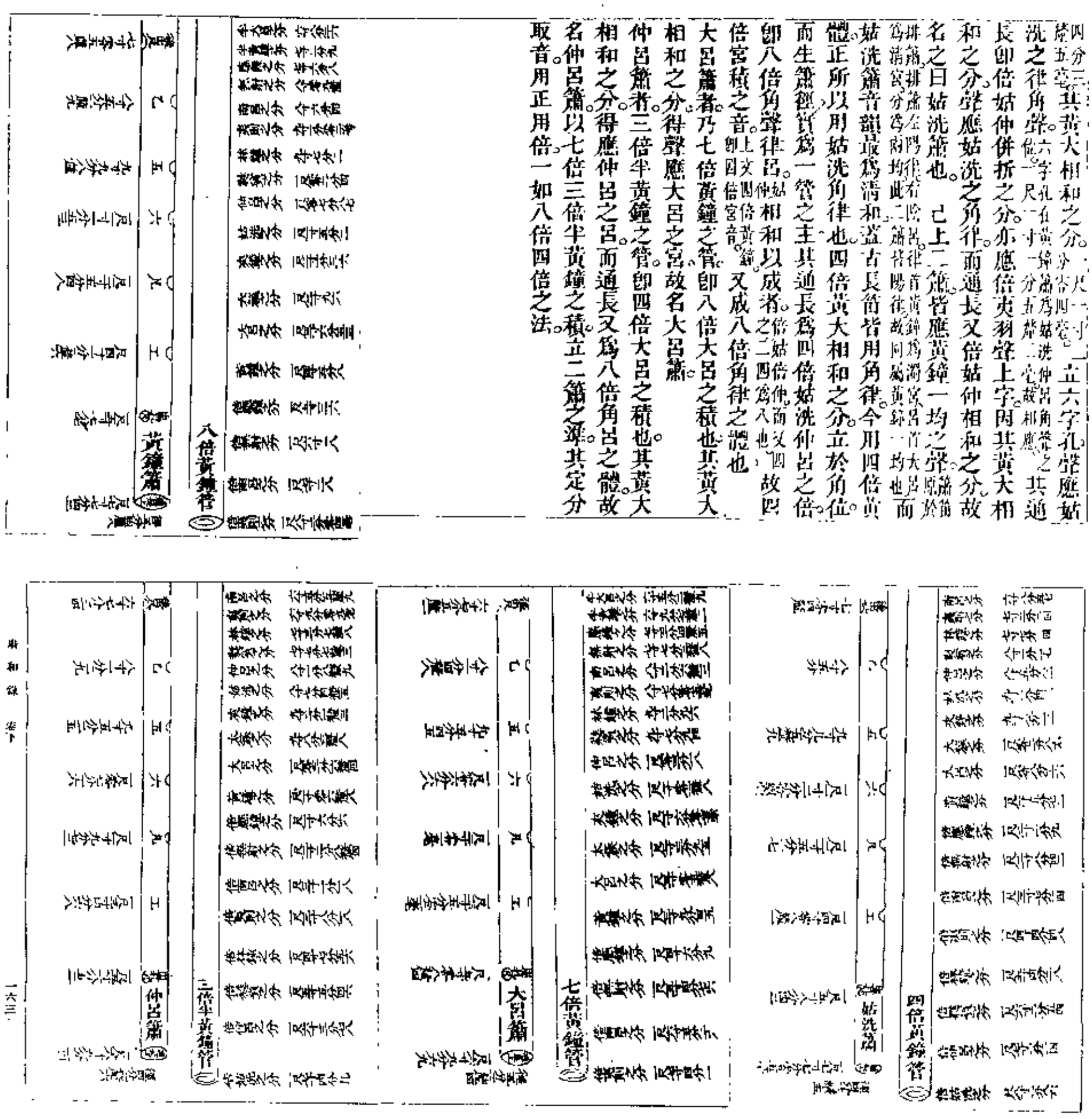
簫

簫即古之所謂長笛。相傳始於漢邱仲。唐人有謂之尺八者。今簫或其遺製也。所生聲字。未嘗不備旋宮轉調之義。其本於律呂可知。考黃鐘元氣之積。（八百一十分也。）加分減分比例。所生同形諸管。（已詳前篇。）其與本律之聲相應者。惟八倍與八分之一。其八倍黃鐘之管。三分損益所生同徑之十二管。仍爲各律各呂之八倍。審其音。固與正黃管三分損益諸律呂管相協。然以此八倍黃管全分之長。（一尺八寸。）照所生各律之分。（如太簇十六寸等。）各開一孔。乃與律呂本音不甚相協。蓋開孔則氣自孔旁出。難同通管直出之音。故取分雖同。而生聲之理則異也。則備七音於一管。寓十二律呂於其間。非得其變通不可。因以陽律陰呂各所得度分。相併折中以取孔。（按下圖各孔相去參差不一。惟高尺孔去乙孔。乙孔去五孔。相等且參差。蓋乃和聲然因律呂所病爲變通耶。）始協音韻之正也。今簫通長今尺一尺七寸有餘。蓋取各倍黃鐘之管。（八倍四倍等詳下。）律呂相和之倍分也。（如下圖八倍黃管。倍去則一尺八寸。相併折半得黃管通長一尺七寸二分八釐。分四聲二毫。）其徑五分上下。則八倍之徑度也。（今尺五分。）則簫八孔通長爲下羽。其上設出音孔。爲低尺字。得變宮之位。出音孔上第一爲工字孔。得宮聲之位。第二爲尺字孔。得兩位。第三爲六字孔。爲角位。第四爲五字孔。得變徵位。第五爲乙字孔。得徵位。第六後出爲高尺字孔。亦得變宮位。故與出音孔相應。此孔得工字孔之半。故不相應也。（管律中不

應全獨上字無孔則以後出高尺字孔與六字孔爲低上字孔所以然者以高尺字孔得工字孔之半上字孔得出音孔之半而乙字孔得通長之半開孔當於折半之處然按孔取聲必將本孔獨開餘孔皆閉音始不訛若以下諸孔全開則孔本音爲以下諸孔所剩比本分之音少下故歷來簫笛設乙字孔比本分折中處稍上法取後出孔七十零五釐八毫與五字孔九寸九分八釐五分一釐九毫爲乙字孔位而近於上字孔乙字孔既設於本分之上則上字孔亦須移上又嫌與高尺字逼近聲易混淆故上字無孔也高尺字仍於本分設孔者因以時以下諸孔皆開惟獨開此孔也此明上字無孔之故其取低上字於高尺字併六字者以簫之通長應上字上文言高尺字與世音孔相應則上字與通長相應可推通長乃下羽倍律則夷一尺八寸二分零四毫倍呂南呂一尺七十二分八釐相和折半之分今六字孔得角聲律姑洗一尺二釐分八釐七毫相和之分一尺一分五釐三毫高尺字孔得宮聲律半黃七寸三分九釐呂半大呂八分二釐六毫相和之分一尺八寸二分七釐八毫併二孔數適合下羽通體長數一尺一分之分也又以工凡乙三字取高上字所以然者蓋借工凡以代高工高凡而合以乙字也簫之工字孔爲宮聲律呂相和之分一尺四寸一分六毫凡字孔爲商聲律呂相和之分一尺二寸五分四釐八毫乙字爲徵聲律呂相和之半一尺二寸五分一釐九毫工字則用商聲律太簇呂蕤夾相和之半一尺二寸五分八毫折半得六寸二分九釐分七四。何以得大簇前篇言管律生聲隔八位而聲相應故半太簇清商應正宮黃鐘正宮今工字孔乃正黃鐘之工字代之黃與半太簇相應本簫與半太簇故以正黃之工字代半姑洗今仲呂之代半夾鐘倣此下文太簇夾鐘之代半姑洗今仲呂倣此取高凡字則用角聲律姑洗呂相和之半一尺三寸五分七六以此二分相併折中得五寸九二五三七復與徵聲律呂相和之分一尺二寸五分一九相併折中得七寸二二二二適合宮聲陽律黃鐘四寸五八八之半在後出高尺字孔七寸零五釐八之下故爲高上字也計今所用之簫有四一黃鐘簫一姑洗簫一大呂簫一仲呂簫黃鐘簫者以八倍黃鐘之積爲準則以八倍黃鐘之徑爲徑五分四釐八毫其黃大相和之分立工字孔應宮聲其通長得倍夷南相和折半之分聲應倍夷則之律羽聲上字因其黃大相和之分聲應黃鐘之宮故名之曰黃鐘簫也餘詳上文

姑洗簫者以四倍黃鐘之積爲準以四倍黃鐘之徑爲徑四分二毫其黃大相和之分一尺一寸二分零四毫立六字孔聲應姑洗之律角聲六字孔在黃鐘簫爲姑洗仲呂角聲之位一尺一寸一分五釐二毫故相應之其通長即倍姑仲併折之分亦應倍夷羽聲上字因其黃大相和之分故相和之分聲應姑洗之角律而通長又倍姑仲相和之分故名之曰姑洗簫也　己上二簫皆應黃鐘一均之聲簫原於簫排簫左四律右陰呂律首黃鐘爲濁宮呂首大呂而爲清宮分爲兩均此二簫皆陽律故同屬黃鐘一均也姑洗簫音韻最爲清和蓋古長笛皆用角律今用四倍黃體正所以用姑洗角律也四倍黃大相和之分立於角位而生簫徑實爲一管之主其通長爲四倍姑洗仲呂之倍即八倍角聲律呂仲相和以成者倍姑倍仲而又四也故四倍宮積之音上文四倍黃鐘即倍宮音又成八倍角律之體也大呂簫者乃七倍黃鐘之管即八倍大呂之積也其黃大相和之分得聲應大呂之宮故名大呂簫

仲呂簫者三倍半黃鐘之管即四倍大呂之積也其黃大相和之分得應仲呂之呂而通長又爲八倍角呂之體故名仲呂簫以七倍三倍半黃鐘之積立二簫之準其定分取音用正用倍一如八倍四倍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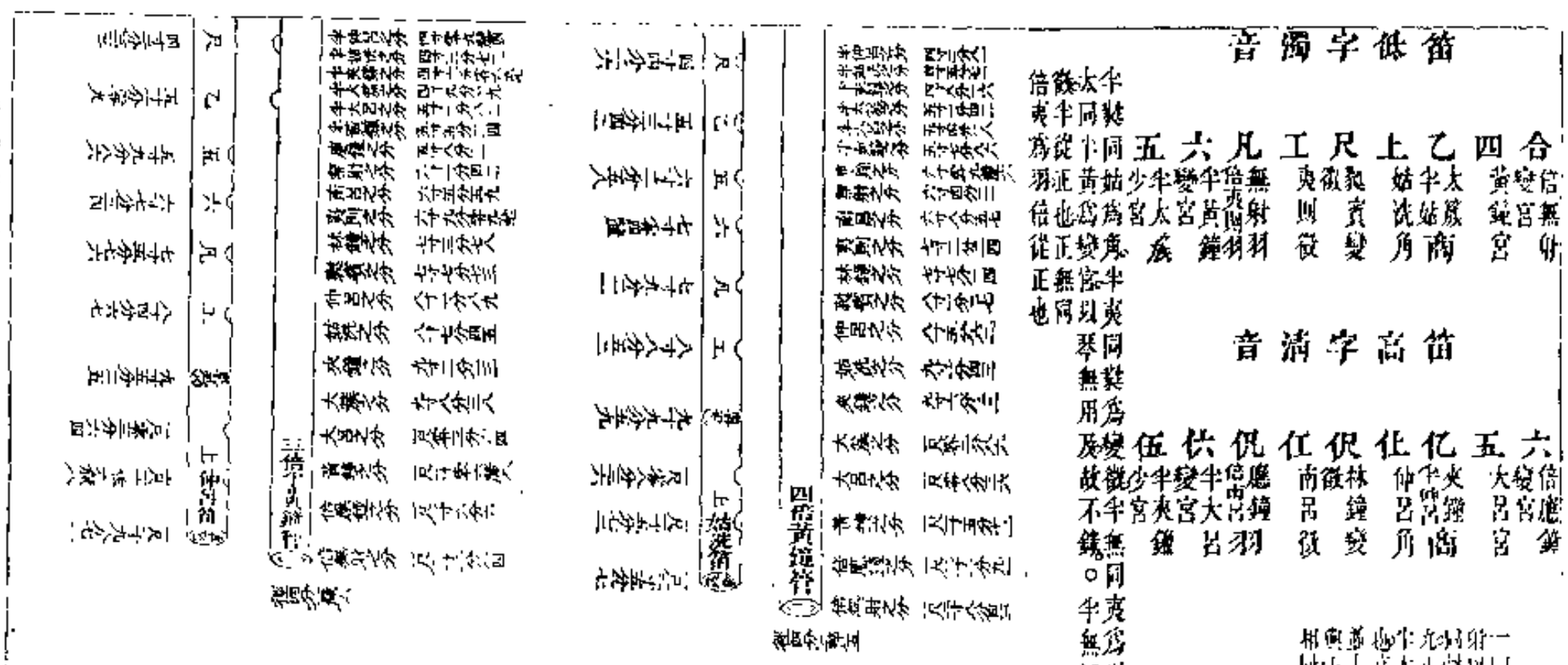


笛

今之橫笛。古稱橫吹。亦名短簫。有二種。一姑洗笛。用四倍黃鐘之積爲體。其徑卽四倍應鐘相和折半之爲四分三釐五毫。其通長爲倍無射倍應鐘相和之分。一尺二寸五分一釐七毫。爲乙字。而與姑洗簫太蔟商聲凡字孔相應。（笛短簫長。笛通長乙字得一尺二寸五分。簫自吹口至凡字亦得一尺二寸五分一釐七毫。故應。然他孔則不可以分寸論。以二者長短既殊。則分寸必異也。當以律呂論。律呂同則聲相應耳。笛乙簫凡。皆同爲倍無應相和之分故同也。觀姑洗簫笛二圖可見。）其出音孔與通長之間。有兩孔。其下一孔爲黃鐘之分。濁上字。上一孔爲大呂之分。清上字。與簫之六字孔應。（上應清六。下應濁六。）其出音尺字孔。爲太夾相和之分。與簫五字孔應。出音孔上第一工字孔。爲姑洗相和之分。與簫乙字孔應。第二凡字孔。爲蕤林相和之分。與簫上字孔應。第三六字孔。爲夷南相和之分。與簫後出高尺字孔應。第四五字孔。爲無應相和之分。與簫工字孔應。（簫工字爲倍夾南相和之分。卽第五乙字孔。爲同正無應相和之分。見下附圖。乙字本當於無應折中處開孔。故卽以其音無異則卽以孔移開之。而可也。與簫凡字孔應。第六高尺字孔。爲半姑洗相和之分。與簫之五字孔應。（簫五字孔。乃太夾之分。與半姑洗相和。見下附圖。）獨上字無孔。其取低上字。以第六高尺字孔併第三六字孔。亦如簫之取法。乃出音孔與通長之間下一孔低上字也。其取高上字。以工凡代高工凡。而合以乙字。亦如簫之取法。得高上字在第六高尺字孔之下。故爲高上字也。夫笛之與簫。橫吹直吹雖殊。而聲之高低。自有律呂以界其倍半之分。而無殊焉。

一仲呂笛。用三倍半黃鐘之積爲體。其徑卽三倍半黃鐘之徑。爲四分一釐六毫。所應三倍半仲呂簫。倣上姑洗笛論之。皆觀圖而可明。

附笛字應律圖



琴

絲樂雖多。惟重琴瑟。然其聲變之義者。尤莫如琴。按史記。舜彈五絃琴以歌南風之詩。乃五音之正位。其宮絃居中央。而徵羽商角。各分兩側者也。白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絃離音也。盛德在火。其音徵。此大絃之所以尙徵也。（此論五絃琴宮絃居中。）故大絃爲倍徵。二絃爲倍羽。三絃爲宮。管子所云徵數一百八。羽數九十六。宮數八十一。是也。是故一倍徵。二倍羽。三宮。四商。五角。六絃應一絃而爲正徵。七絃應二絃而爲正羽。（此論七絃琴。）其當徽而七絃俱用者。惟七徽四徽一徽。皆得本絃之正聲。故又謂之三準。（七徽爲七絃全度之半。四徽爲七徽之半。而一徽又爲四徽之半也。）五徽九徽十徽之音。雖亦當徽然七絃之中間有不用者。徽絃之羽位。在十三徽外。九十分之五。（以三徽至龍龈之度計之。）十三徽相對者爲一徽。一徽又爲四徽之半。一徽四徽。又俱爲七徽之清聲。獨十三徽不當取音之正位焉。徽絃之角位在八徽內一百分之七分半。八徽之相對者爲六徽。六徽又爲十一徽之半。此三徽皆不當取音之正位焉。乃羽絃之宮位。角絃之徵位。而應之正位焉。其餘十二徽外一百分之二十四。十二徽之相對者爲二徽。二徽又爲五徽之半。二徽五徽俱爲九徽之清聲。獨十二徽不當取音之正位焉。十一徽乃宮絃之角位。而應聲在十一徽內一百分之二十分。十一徽之相對者爲三徽。三徽又爲六徽之半。此三徽皆不當取音之正位焉。至於角絃之宮位。則在八徽上一百分之三十七分半。此宮位角絃之商位。則在八徽九徽正中。而羽絃之徵位。商絃之三絃取音之正位。又居無徽之分焉。（此論諸徽間十三八六三十二十一。共六六徽皆不用。只不當取音之取音也。看下琴圖可見。）至於定絃取聲。唐宋以來。皆謂隋廢旋宮以後。獨存黃鐘一均。唐人絕樂以管色。（管有簫笛各色。）合字定一絃。而宋志燕樂譜。又以管色合字爲黃鐘之律。（按下宮調乃倍無射之律。）故以一絃合字謂之黃鐘之宮。（夾以合字爲黃鐘管聲。因以一絃爲黃鐘之宮絃。）夫黃鐘之管之聲。（乃四字。）實非合字。而琴之一絃。（乃下徵位。）又非宮位。其以合字定一絃者何也。邇來概以笛之四字調爲正調。（因四字爲黃鐘宮聲故爲正也。）四字立下羽二絃以起調。則姑洗角上字立宮位。三絃以主調。（見下首表。）此正角宮也。

於管爲角聲於琴爲宮絃是以倍無射之變宮合字立下徵位一絃宮聲之律既爲四字則變宮之律爲合字明矣由羽二絃得次而上至徵六絃得變宮聲六字第一絃下徵與六絃正徵正倍同聲故同得變宮合字也合即古宮律定絃既得下羽絃爲四字則變宮之律定絃得下徵爲合字益明矣此所以琴之一絃實不得不定爲合字也但不當以合字爲黃鐘之律則一絃爲黃鐘之絃耳此論定絃聲宮徵下表可見

各絃散彈則問一絃按第十徵取應聲如散彈三絃則惟按一絃十徵五絃散彈則按三絃十一徵乃應其故何也蓋問一而應十徵者如一絃之應三絃其間有下羽二絃變宮空絃亦隔二位二之應四其間有變宮空絃正宮三絃亦隔二位四之應六其間亦隔正角五絃變徵空絃二位五之應七亦隔變徵空絃正徵六絃二位均隔二絃故上應于十徵也惟三絃之應五絃止隔正商四絃一位故下應十一徵也觀下表者宮調自明此論三絃十一徵與五絃散聲相應之故此下至末備列諸調而論其更移轉調之法太宮調法宮調即下表宮調即下表宮調近世惟據正宮一調爲論律呂之本所以定其律呂宮調止據正宮不知轉調然是以有隔發旋宮以後止存黃鐘一均之說琴譜中有緊某絃慢某絃爲某調者實旋宮轉調之義而未明晰其故苟以管律絃度相和取聲而考驗之則知之矣已詳絃音邊宮篇今以律呂定琴之法言之律呂謂管也可用羽篇蓋管有十二而篇則合十二管以共一名也管與絃之正五聲得分陰呂也陽律也二均以相合者止有三調即下文宮商徵也即漢志所謂三統其餘得絃度之正者五正聲陰陽不雜者爲正或雜入陰呂之音其得陽律之音者又或值二變之位即下文此管絃生聲取分不同之所致也如宮調以倍無射之律變宮合字定一絃得下徵之分倍無射之律黃鐘爲變宮尺字而在笛則爲合字今近世定琴皆用笛故舍尺取合下各聲宮皆倍孔以黃鐘之律宮聲四字定二絃得下羽之分姑洗之律角聲上字定三絃得宮聲之分蕤賓之律變徵尺字定四絃得商聲之分夷則之律徵聲工字定五絃得角聲之分仍以倍無射之律變宮合字定六絃得徵聲之分應下一絃復以黃鐘之律宮聲四字定七絃得羽聲之分應于二絃其太簇之律商聲乙字所應則爲變宮之分而無射之律羽聲凡字所應則爲變徵之分此二分當二變之位而不用蓋黃鐘宮聲立羽絃以起調姑洗角聲立宮絃以主調

故爲琴之正宮調七絃各分皆應陽律一均之聲字焉商調則二絃四絃五絃七絃不更不變之也其散聲仍得本律之聲字觀下圖商調二絃計定黃鐘之律宮皆四字與宮調二絃無異可見而一絃三絃六絃俱慢下管律一音慢之則蓋以太簇之律商聲乙字定三絃立羽位以起調蕤賓之律變徵尺字所定之四絃立宮位以主調而倍無射之律變宮合字所定之一絃六絃下爲倍夷則之律下羽凡字姑洗之律角聲上字所定之三絃下爲太簇之律商聲乙字其倍無射之律變宮合字更爲倍應鐘之呂清變宮高六字當變徵之分蕤賓之律變徵尺字更爲倍夷則之律角聲上字更爲仲呂之呂清角高上字當變宮之分而不用此調之五正聲分皆應陽律一均獨二變轉而應於陰呂焉角調則一絃三絃六絃不更其散聲仍得本律之聲字而二絃四絃五絃七絃俱緊上管律半音蓋以姑洗之律角聲上字所定之三絃立羽位以起調蕤賓之律變徵尺字更爲林鐘之呂清變徵高尺字定四絃立宮位以主調黃鐘之律宮聲四字所定之二絃七絃上爲大呂之呂清宮高五字定二絃立宮位以主調而夷則之律徵聲工字所定之四絃上爲林鐘之呂清變徵高尺字夷則之律徵聲工字所定之五絃上爲南呂之呂清徵高工字其黃鐘之律宮聲四字所應則當變徵尺字更爲南呂之呂清徵高工字定五絃立宮位以主調其太簇之律商聲乙字所應則當變徵之分夷則之律徵聲工字所應則當變宮之分而不用此調之五正聲內獨宮聲一聲雜入陰呂而二變反得陽律之聲字焉變徵調則獨緊五絃管律半音其餘六絃之五聲二變之分何以取散聲仍得本律之聲字蓋以蕤賓之律變徵尺字所定之四絃立羽位以起調夷則之律徵聲工字更爲南呂之呂清徵高工字定五絃立宮位以主調其太簇之律商聲乙字所應則當變徵之分夷則之律徵聲工字所應則當變宮之分而不用此調之五正聲內獨宮聲一聲雜入陰呂而二變亦得陽律之聲字焉徵調則獨慢三絃管律一音其餘六絃散聲仍得本律之聲字蓋以夷則之律徵聲工字所定之五絃立羽位以起調姑洗之律角聲上字更爲太簇之律商聲乙字定三絃立宮位以主調其姑洗之律角聲上字更爲仲呂之呂清角高上字當變徵之分無射之律羽聲凡字所應則當變宮之分而不用此律正五聲

分皆應陽律而二變內變宮分亦應陽律獨變徵分雜入陰呂之聲字焉羽調則二絃五絃七絃不更其散聲仍得本律之聲字而一絃三絃六絃俱慢下管律一音四絃則慢下管律半音蓋以倍夷則之律羽聲凡字即正無射之聲字定一絃六絃立羽位以起調黃鐘之律宮聲四字所定之二絃立宮位以主調而倍無射之律變宮合字所定之一絃六絃下爲倍夷則之律羽聲凡字姑洗之律角聲上字所定之三絃下爲太簇之律商聲乙字蕤賓之律變徵尺字所定之四絃下爲仲呂之呂清角高上字其倍無射之律變宮合字更爲倍應鐘之呂清變宮高六字當變徵之分蕤賓之律變徵尺字更爲林鐘之呂清變徵高尺字當變宮之分而不用此調五正聲內一聲雜入陰呂而二變亦雜入陰呂之聲字焉變宮調則二絃三絃四絃五絃六絃不更其散聲仍得本律之聲字而二絃五絃七絃俱緊上管律半音蓋以倍無射之律變宮合字所定之一絃立羽位以起調黃鐘之律宮聲四字更爲大呂之呂清宮高五字定二絃七絃立宮位以主調而夷則之律徵聲工字所定之五絃上爲南呂之呂清徵高工字其黃鐘之律宮聲四字所應則當變宮之分夷則之律徵聲工字所應則當變徵之分而不用此調之五正聲內二聲雜入陰呂而二變反得陽律之聲字焉清聲七調亦皆以清宮一調爲準其旋宮轉調一如濁聲七調若夫各絃之五聲二變之分何以取之則以各絃總度爲率其各絃之全度與各絃五聲二變位分之比即如五聲二變之各分與五聲二變每全分內之各分之比也如下徵首音之全度一百零八分與第二音下羽九十六分之比即如一絃首音之幾何度與二音之幾何度之比也如本商調首絃全度一百零八爲一率首音七十二爲二率商調首絃全度六十四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爲實度一率爲法除之得五音四濁二均諸表又如第三絃宮聲首音之全度八十一分與第二音商聲七十二分之比即如三絃首音之幾何度與二音之幾何度比也按五聲二變之定分比例推之其各絃分自得矣五聲正分誠有一定之位而二變之分亦有一定之序總之以七聲互相應和爲準若非二變之聲字以紀

五聲之正位，烏能辨絃音旋宮轉調之理也哉。今以清濁二均一十四調更絃之法，並某絃某律呂某聲字，詳列為表，以為調琴之大規焉。

宮調

宮 一絃	定倍蕤賓之律	變宮合字	得下徵之分
徵 二絃	定黃鍾之律	宮聲四字	得下羽之分
羽	應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為變宮之分
宮 三絃	定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得宮絃之分
商 四絃	定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得商絃之分
角 五絃	定夷則之律	徵聲凡字	得角絃之分
	應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得變徵之分
徵 六絃	定半黃鍾之律	變宮六字	得徵絃之分
羽 七絃	定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得羽絃之分

清宮調

徵 一絃	定倍應鍾之律	商變徵高六字	得下徵之分
羽 二絃	定大呂之呂	商宮高五字	得下羽之分
	應太簇之呂	商角高乙字	為變宮之分
宮 三絃	定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得宮絃之分
商 四絃	定林鍾之呂	角變徵高尺字	得商絃之分
角 五絃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得角絃之分
	應應鍾之呂	清羽高凡字	為變徵之分
徵 六絃	定半夷則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得徵絃之分
羽 七絃	定半夾鍾之呂	清宮高五字	得羽絃之分

商調

角 慢一絃	定倍夷則之律	下羽凡字	轉角絃之分
	應倍蕤賓之呂	應變徵高六字	轉變徵之分
徵 二絃	定黃鍾之律	宮聲四字	轉徵絃之分
羽 慢三絃	定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轉羽絃之分
	應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轉變宮之分
宮 四絃	定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轉宮絃之分
商 五絃	定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轉商絃之分
角 慢六絃	定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轉角絃之分
	應半太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轉變徵之分
徵 七絃	定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轉徵絃之分

清角調

角 一絃	定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轉角絃之分
	應倍蕤賓之呂	宮聲四字	轉變徵之分
徵 緊二絃	定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徵絃之分
羽 三絃	定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轉羽絃之分
	應夷則之呂	變徵尺字	轉變宮之分
宮 緊四絃	定林鍾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轉宮絃之分
商 緊五絃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轉商絃之分
角 六絃	定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轉角絃之分
	應半夷則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轉變徵之分
徵 緊七絃	定半無射之律	清宮高五字	轉徵絃之分

清角調

角 一絃	定倍應鍾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轉角絃之分
	應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變徵之分
徵 緊二絃	定大簇之律	商聲乙字	轉徵絃之分
羽 三絃	定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轉羽絃之分
	應林鍾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轉變宮之分
宮 緊四絃	定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轉宮絃之分
商 緊五絃	定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轉商絃之分
角 六絃	定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轉角絃之分
	應半夾鍾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變徵之分
徵 緊七絃	定半無射之律	徵聲工字	轉徵絃之分

清變徵調

商 一絃	定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轉商絃之分
角 二絃	定黃鍾之律	宮聲四字	轉角絃之分
	應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轉變徵之分
徵 三絃	定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轉徵絃之分
羽 四絃	定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轉羽絃之分
	應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轉變宮之分
宮 緊五絃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轉宮絃之分
商 六絃	定半黃鍾之律	變宮六字	轉商絃之分
角 七絃	定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轉角絃之分

徵調

宮 一絃 定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轉宮絃之分
商 二絃 定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轉商絃之分
角 慢三絃 定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轉角絃之分
徵 四絃 應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轉變徵之分
羽 五絃 定夾則之律 變徵尺字 轉徵絃之分
宮 六絃 應無射之律 徵聲工字 轉羽絃之分
商 七絃 定黃鐘之律 羽聲凡字 轉變宮之分
定半太簇之律 變宮六字 轉宮絃之分
宮聲五字 轉商絃之分

清徵調

宮 一絃 定倍應鐘之宮 清變宮高六字 轉宮絃之分
商 二絃 定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商絃之分
角 慢三絃 定夾鐘之呂 清商高乙字 轉角絃之分
徵 四絃 應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轉變徵絃之分
羽 五絃 定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工字 轉徵絃之分
宮 六絃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轉羽絃之分
商 七絃 應應鐘之呂 清羽高凡字 轉變宮之分
定半大呂之宮 清變宮高六字 轉宮絃之分
定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商絃之分

羽調

羽 慢一絃 定倍夷則之律 下羽凡字 轉下羽之分
應依應鐘之律 清變宮高六字 轉變宮之分
宮 二絃 定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轉宮絃之分
商 慢三絃 定太簇之律 商聲乙字 轉商絃之分
角 慢四絃 定仲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轉角絃之分
應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轉變徵絃之分
徵 五絃 定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轉徵絃之分
羽 慢六絃 定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轉羽絃之分
應半夾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轉變宮之分
宮 七絃 定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轉宮絃之分

清羽調

羽 慢一絃 定倍南呂之呂 清下羽高凡字 轉下羽之分
應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轉變宮之分
宮 二絃 定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宮絃之分
商 慢三絃 定夾鐘之呂 清商高乙字 轉商絃之分
角 慢四絃 定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轉角絃之分
應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轉變徵之分
徵 五絃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轉徵絃之分
羽 慢六絃 定應鐘之呂 清羽高凡字 轉羽絃之分
應半太簇之律 宮聲四字 轉變宮之分
宮 七絃 定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宮絃之分

變徵調

羽 一絃 定倍無射之律 變宮合字 轉下羽之分
應黃鐘之律 宮聲四字 轉變宮之分
宮 緊二絃 定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宮絃之分
商 三絃 定姑洗之律 角聲上字 轉商絃之分
角 四絃 定蕤賓之律 變徵尺字 轉角絃之分
應夷則之律 徵聲工字 轉變徵之分
徵 緊五絃 定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轉徵絃之分
羽 六絃 定半黃鐘之呂 變宮六字 轉羽絃之分
應半太簇之律 宮聲五字 轉變宮之分
宮 緊七絃 定半夾鐘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宮絃之分

清變徵調

羽 一絃 定倍應鐘之宮 清變宮高六字 轉下羽之分
應大呂之呂 清宮高五字 轉變宮之分
宮 緊二絃 定大呂之律 清徵乙字 轉宮絃之分
商 三絃 定南呂之呂 清角高上字 轉商絃之分
角 四絃 定林鐘之呂 清變徵高尺字 轉角絃之分
應南呂之呂 清徵高工字 轉變徵之分
徵 緊五絃 定無射之律 羽聲凡字 轉徵絃之分
羽 六絃 定半大呂之呂 清變宮高六字 轉羽絃之分
應半夾鐘之宮 清宮高五字 轉變宮之分
宮 七絃 定半姑洗之律 商聲乙字 轉宮絃之分

琴絃度得四倍黃鐘之分爲今尺二尺七寸一分六釐有奇四約只四分之一古尺二尺六寸乃四倍黃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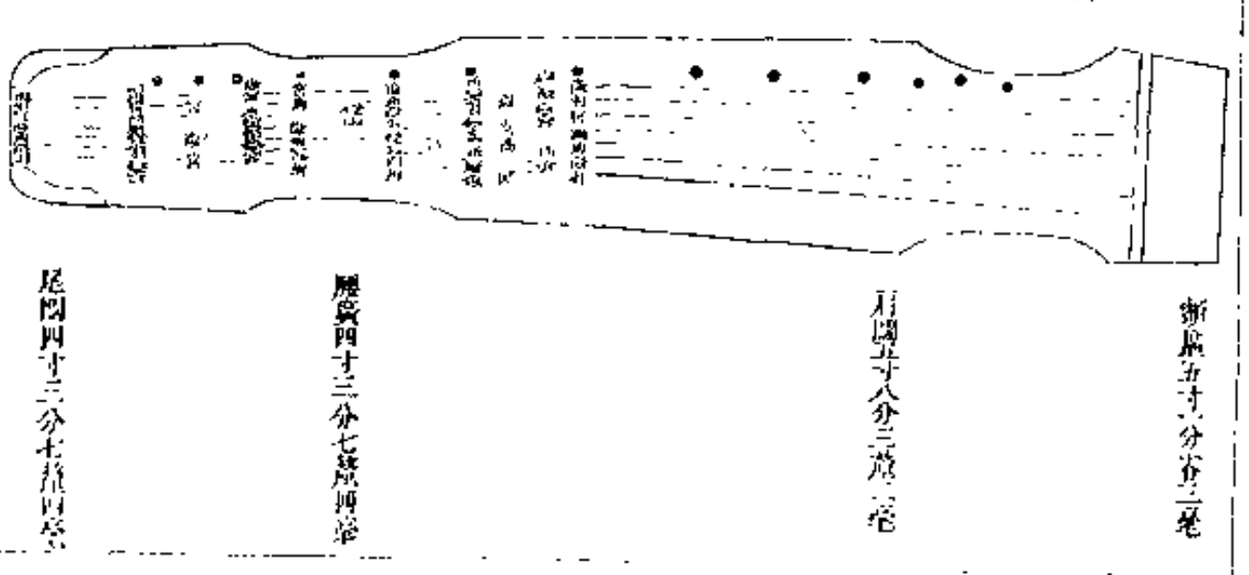
通體長三尺二寸三分四釐七毫

按二均度分篇註通鑑得四倍半黃鐘則當作二尺二寸八分零五毫

絃度長二尺九寸一分六釐有奇由內際至內際計算

岳山至頭二寸一分八釐七毫有奇由內際至頭計算

岳山厚二分四釐三毫



瑟

爾雅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約以今尺爲六尺五寸六分一釐。絃二十有五中絃用黃色。上下各朱絃十二。定柱。施柱之法。吹俗四字調。即旋宮起調法之第一宮在方上字調。即第二宮在黃鐘上字調。即第三宮在黃鐘上字調。即第四宮在黃鐘上字調。此皆以上字。於中絃四分之二處施柱。如琴之法。中絃既定爲一瑟之主。而他絃皆取準焉。上十二絃之第一絃。吹無射變宮合字。合字即低工字。以定柱。爲下徵之分。二絃吹黃鐘宮聲四字。即低工字。以定柱。爲下羽之分。三絃吹姑洗角聲上字。以定柱。爲宮絃之分。四絃吹蕤賓變徵尺字。定柱。爲商絃之分。五絃吹夷則徵工字。定柱。爲角絃之分。六絃仍吹倍無射變宮合字。

應一絃之半音。定絃爲正徵之分。北平者只十中全一半音不相連之下半音應爲角與宮之下吸此七絃仍（乃變則宜無別當及半黃鐘四十半全黃淨然半黃既應黃鐘則仍可用宜定杜爲正羽之分八絃吹黃鐘宮聲四字。應二絃之半音。取一絃之半音。仍和之姑洗之律。爲半宮之分。九絃取四絃之半音。仍和之蕤賓之律。爲半商之分。十絃取五絃之半音。仍和之夷則之律。爲半角之分。十一絃取六絃之半音。乃和之半黃鐘之律。爲半徵之分。（不言仍和之以信無所云仍用黃鐘自言半黃鐘以下半音也）十二絃取七絃之半音。乃和之半太簇之律。爲半羽之分。此宮調淘音一均之上十二絃也。其清音一均下十二絃。敔此定之。（詳前篇上方論琴上冊）若定商調。則以濁音均上第二下羽絃定以太簇之律。各絃以次遞遷而旋相爲用焉。（依琴表把頁商調及羽商調）總之第一絃所取某律某聲某字。則六絃十一絃同之。而二絃之同七絃十二絃。三絃之同八絃。四絃之同九絃。五絃之同十絃。皆然。（此則上文十一絃之用半黃鐘即用清無射之用黃鐘可見）惡之用絃甚多。既取聲於兩均。復於各均內合兩絃以取聲者。何也。蓋清音既分黃鐘濁宮爲低工字。大呂清宮爲高工字。而吹法又有低吹高吹之別。濁工字高低吹則得柔音。（即低中之低）高吹則得剛音。（即低中之高）清工字高低吹亦然。（柔爲高中之低剛爲高中之高）然則一字固有四音。絃之一聲爲能配之。故分二均。又分全半。乃始相應。如黃鐘之律。低吹之則上二絃應焉。高吹之則上七絃應焉。大呂之律。低吹之則下二絃應焉。高吹之則下七絃應焉。既合清濁二均於一器之內。復分高低于一均之中。始爲樂之大成也。

共旋宮轉調改絃移柱之法。總以二絃主調。三絃立宮。及不用二變者倣于琴。

黃鐘之分爲今尺四尺三寸七分四釐實同約以八分之一

通體長六尺五寸六分一釐（市尺爲八尺一寸五分黃鐘度也）

首釐大四寸五分八釐

後梁長四尺三寸一分四釐（自前梁內際至後梁內際計算）

前梁至首額毛寸一分九釐（自前梁內際至首額計算）

後梁至尾末一尺四寸五分八釐（自後梁內際至尾末計算）

前後梁釐高俱七分二釐

九毫

前腰一尺三寸八分五釐

一毫

後腰一尺三寸一分二釐

一毫

尾釐一尺二寸三分九釐

三毫

首釐大四寸五分八釐

律呂新書訓釋

黃鐘第一

長九寸。（十分爲寸分也）空圍（即羅積也）九分。（方分也以圓徑三分周一十二忽實圓周一寸積八百一十分。長一分積八百一十分也）積八百一十分。（長一分九分則長零六釐二毫四絲實各折半相乘得之二律從圓者則九寸積八百一十分也）

黃鐘之眞第二

子一

黃鐘之律（黃鐘一律應全生乃自長爲子也）爲絲法

丑二十四子得之

爲寸數

寅九之實（四子得之以此得之）

爲毫法

卯二十七

爲分數

辰八十一

巳二百四十三

午七百二十九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戌五萬九千零四十九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故子獨爲一也。十二律相生。並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因編歷十二辰。而三其子一爲丑三。三其丑三爲寅九。三其寅九爲卯二十七也。

寅爲寸數者。黃鐘之管長九寸也。長爲分數者。本以十分爲一寸。今約之爲九分。每寸九分。九寸共八十一分也。釐毫絲各數倣此。（九絲爲一毫九釐爲一分）蓋用十分八算。則有畸零不盡之數。故用約法以通之。而其長無異。非減十分爲九分也。丑三爲絲法者。以亥數爲實。用三除之。即得戌絲數。故丑三爲絲法也。卯爲毫法者。以亥數爲實。用二十七除之。即得申毫數。故卯爲毫法也。（三因申得酉又三因酉得戌又三因戌得亥故以二十七除亥還原得申）餘倣此。

黃鐘生各律第三

子一（分黃鐘）

一爲九寸。

丑三（分林鐘）

一因子一得丑三分。蓋化黃鐘一分爲三分也。三分二者於黃鐘一分內取其二分爲林鐘也。算法一分爲母二分爲子母指黃鐘手指林鐘。上倣此。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實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二爲一寸。（一爲一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三爲一寸。（一爲一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九爲一分。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零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二十七爲一分。三爲一釐。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零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八十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爲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二百四十三爲一釐。二十七爲一毫。三爲一絲。一爲三忽。

此論黃鍾一律。徧生各律。

此非言十二律三分損益相生之法。然其法已肇于此。

蓋六陽律皆以二因其子數。得六陰律子數。即史記所謂下生者倍其實也。六陰律皆四因其子數。得六陽律子數。即史記所謂上生者四其實也。詳下章。

原註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者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者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鍾十一萬八千零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萬零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已上俱陽下生陰上生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已下俱陽上生陰下生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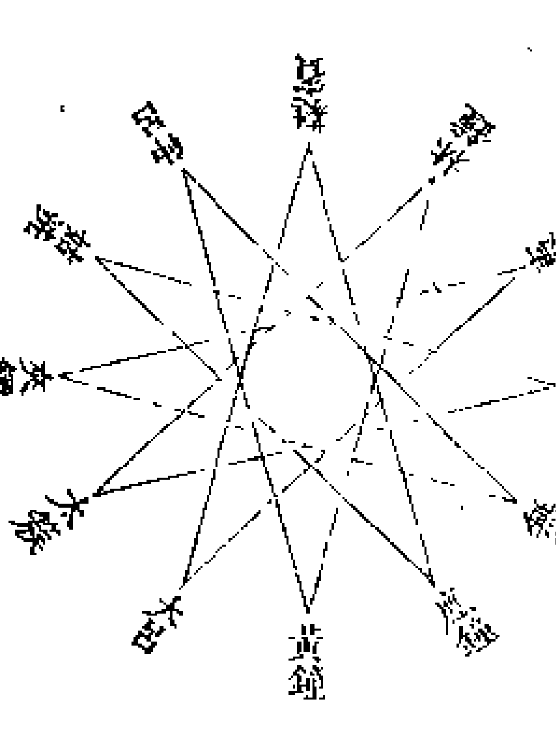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蔡氏曰。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梁氏曰。班志隔八相生。一上一下。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故京房立法。至蕤賓重上生。五下六上。至仲呂長六寸五分餘。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也。

附隔八相生圖



變律第五
（此以上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分三分益一再生黃鐘以遞生各律也。然三分益一不盡二算則法窮當變法以通之故曰變律）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以仲呂之實。三分之。不盡二算。則法窮。窮則變。變則通。律當變者有六。（黃林太南姑應也）故置一（[illegible]）而六三之。（因六次三之也）得七百二十九。（[illegible]）以乘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得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是七百二十九其一千零七十二也）三分益一再生黃鐘一萬二千七百四十萬零一千九百八十四分。（是七百二十九其黃鐘之實）又以七百二十九除之。（以還實數）得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分。餘小分四百八十六。所餘小分不用。故但小註紀之。其黃鐘遞生林太南姑應各律倣此。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歸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終於六也。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illegible]）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illegible]）

朱子曰。黃鐘正律九寸。變律則八寸有餘。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不復用。所用但再生之變者。又缺其半。如大呂爲宮。黃鐘（[illegible]）最長。（黃鐘變律八寸七分餘）只得用其半也。餘宮倣此。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零八分（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實五寸九分一釐九毫二絲四）
（忽二初二秒一一不盡）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零六初

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實七寸八分九釐三毫二）
（絲二忽九初四秒八〇不盡）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萬零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零一初六秒（實五寸二分六釐一毫五）
（絲四忽八初六秒一不盡）

半二寸五分六釐零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零八十四（小分六十七）

全七寸零一釐二毫二絲零一初二秒不用（[illegible]）
（[illegible]）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零一初一秒

應鐘九萬一千零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零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illegible]）
（[illegible]）

半二寸三分零三毫六絲六忽零六秒強不用

十一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詳下章）其黃林太南姑應六律則能具足。（如黃爲宮則林爲徵太爲商南爲羽姑爲角應爲變宮[illegible]）至蕤大夷夾無仲六律則取黃林太南姑應之聲少下不和。（[illegible]）故有變律。變律聲近正而少高。（[illegible]）

律生五聲第六

宮聲八十一（[illegible]）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宮八十一。三分損一生徵五十四。又三分益一生商七十二。又三分損一生羽四十八。又三分益一生角六十

四。又三分六十四不盡一。數不可行。故聲止五。

原註。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一均猶言一宮）他律不然。（[illegible]）曰。置本律之實。以八十一乘之。三分損益以生餘四律。而各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illegible]）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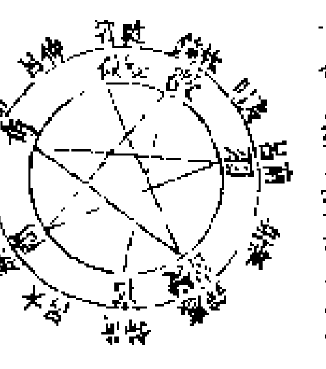
變徵聲五十六（[illegible]）

角六十四。三分不盡。既不可行。法窮通之。聲之變者有二。置一。而二次三因之。得九爲法。以乘六十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一。得變宮三百八十四。以九歸之。得四十二。不盡六。紀之爲小分。又置三百八十四。三分益一。得變徵五百一十二。以九歸之。得五十六。不盡八。紀之爲小分。理同變律。

按蔡氏改正史記各律長短。黃鐘八寸十分一。（[illegible]）林鐘五寸十分四。太簇七寸十分二。南呂四寸十分八。姑洗六寸十分四。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illegible]）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二強四百八十六。大呂七寸五分三分二強四百零五。夷則五寸零三分二弱二百一十六。（[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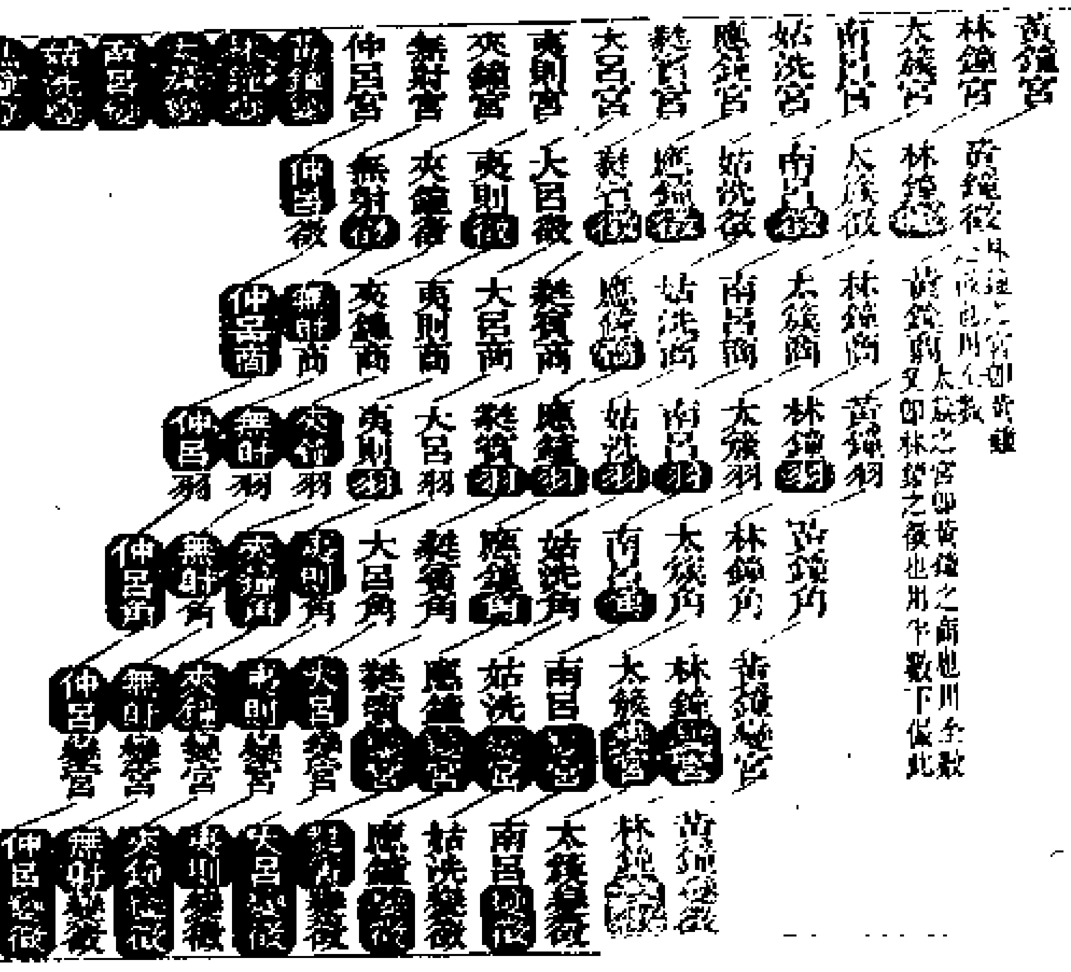
五聲。宮與商。（隔大呂）商與角。（隔夾鐘）徵與羽。（隔夷則）皆相去一律。

角與徵。（隔仲呂蕤賓）羽與宮。（隔無射應鐘）皆相去二律。去二律則音節遠不和。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其管長于徵故低）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宮四十九。變宮四十六分六）（蓋豈特少高乎）故謂之變宮。二變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謂之和。繆。（蔡曰。繆者。綢繆之義。如絲繆。[illegible]准南子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為和。[illegible]）所以濟五音之不及也。（應鐘生蕤賓。不比于正[illegible]）變非正。故不為調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正律朱書。其半聲朱書。變律墨書。其半聲墨書。）

每律其七聲。十二律共八十四聲。



橫數者。七律也。（觀首）斜數者。七聲也。（觀斜）聲與律位數

相應。內黃鐘皆全聲。太簇一半聲。（第六聲變宮用大呂半聲）大呂亦然。（第六聲黃鐘變宮半聲）夾鐘二半聲。（第四聲羽第六聲變宮俱用半聲）姑洗亦然。蕤賓四半聲。（宮商角羽變宮俱用半聲）林鐘亦然。夷則五半聲。（除宮外其商角徵羽變宮俱用半聲）南呂亦然。無射六半聲。（宮商角徵羽變宮俱用半聲）應鐘亦然。仲呂為十二律之窮。三半聲。（宮商角俱用半聲）○蕤賓一變律。（第七聲用黃鐘變）大呂二變律。（第六第七）夷則三變律。（第五六七）夾鐘四變律。（第四五六七）無射五變律。（第三四五六七）仲呂六變律。（第二三四五六七）

原註。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自黃鐘九寸遞減[illegible]）故黃鐘不復為他律所役。（[illegible]）所用七聲皆正律。（[illegible]）無空積忽微。（[illegible]）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illegible]）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illegible]）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自黃鐘宮以上仲呂宮行以上）九七之數。變律二十一。（自黃鐘變行以下）三七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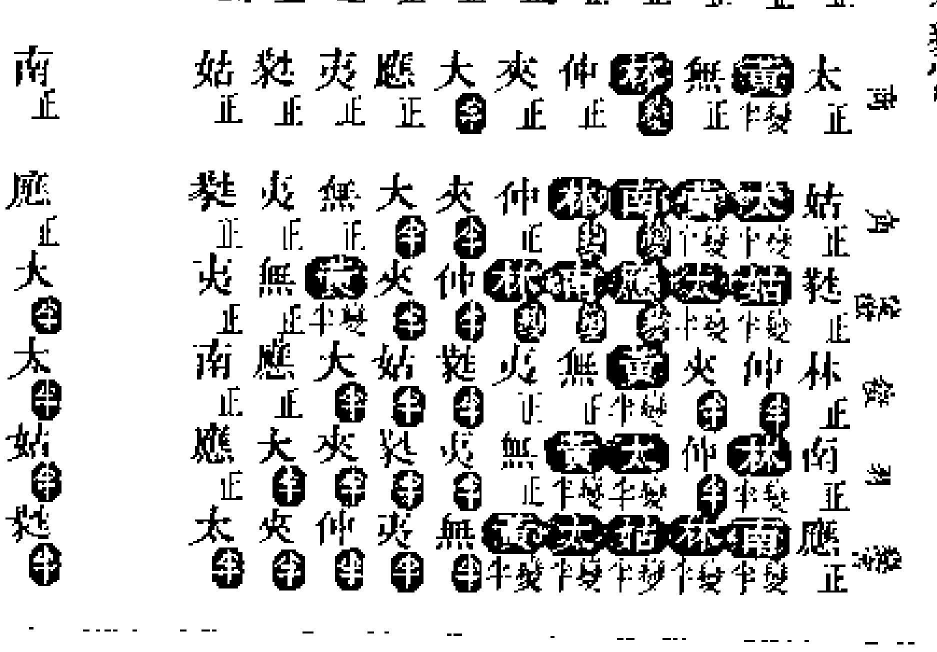
按補註謂林鐘為宮。則以大呂為變徵一半聲也。南呂為宮。則以大呂為角。夾鐘為變徵二半聲也。必誤。蓋林鐘宮只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蕤賓為變宮。皆用半聲。豈獨大呂。南呂宮以姑洗為徵。蕤賓為羽。夷則為變宮。皆半聲。豈獨大呂夾鐘乎。

御製性理精義云。此圖當斜觀之。自黃鐘宮以至黃鐘變徵。仲呂宮以至仲呂變徵。每隔一行。低一位。即是其相生之聲也。（與前橫數斜數同義）凡言宮商角徵羽者。有聲有調。此圖則其聲也。後圖則其調也。聲者以律之高下長短別五聲。隨每字每聲而名之者也。調者以其律之起聲收聲分五調。統一曲七聲而名之者也。知聲與調之分。則知樂之所謂條理矣。此論十二律旋相為宮也。首黃鐘宮。次林鐘宮。以次至仲呂宮。而變律不與焉。故無宮字。觀圖自明。

六十調圖第九

已前各篇。皆以相生之序言。故先宮。次徵。次商。次羽。次角。次變宮。次變徵。此章以聲之清濁高下言。故先宮次商角變徵徵羽變宮。

一	黃鐘宮	黃	正
二	無射商	無	正
三	夷則角	夷	正
四	仲呂徵	仲	正
五	夾鐘羽	夾	正
六	大呂宮	大	正
七	應鐘商	應	正
八	南呂角	南	正
九	蕤賓徵	蕤	正
十	姑洗羽	姑	正
十一	太簇宮	太	正
十二	黃鐘商	同	一
十三	無射角	同	二
十四	林鐘徵	林	正
十五	仲呂羽	同	四
十六	夾鐘宮	同	五
十七	大呂商	同	六
十八	應鐘角	同	七
十九	夷則徵	同	三
二十	蕤賓羽	同	九
二十一	姑洗宮	同	十
二十二	太簇商	同	十一
二十三	黃鐘角	同	一
二十四	南呂徵	同	八
二十五	林鐘羽	同	十四
二十六	仲呂宮	同	四
二十七	夾鐘商	同	五
二十八	大呂角	同	六
二十九	無射徵	同	二
三十	夷則羽	同	三



問首五行皆黃鐘曲。而次行乃越以無射。何也。曰首行黃鐘為宮。而次行則變為商。故無射得以冠之也。以第七章圖圖左旋觀之。可見矣。曰黃鐘既為商。則無射當為宮。而曰無射商何也。曰黃鐘居本位為宮。左旋居太簇位為商。則無射亦以本位為宮。左旋居黃鐘位為商也。然次行與五十一行。七音無異。則無射未始非宮。特次行乃黃鐘之商調。故主黃鐘立名耳。

一	甤賓宮	同	九
二	姑洗商	同	十
三	太簇角	同	十
四	應鐘徵	同	七
五	南呂羽	同	八
六	林鐘宮	同	十四
七	仲呂商	同	十四
八	夾鐘角	同	五
九	黃鐘徵	同	一
十	無射羽	同	二
一	夷則宮	同	二
二	蕤賓商	同	九
三	姑洗角	同	十
四	大呂徵	同	六
五	應鐘羽	同	七
六	南呂宮	同	八
七	林鐘商	同	十四
八	仲呂角	同	四
九	太簇徵	同	一
十	黃鐘羽	同	一
一	無射宮	同	二
二	夷則商	同	三
三	蕤賓角	同	九
四	夾鐘徵	同	五
五	大呂羽	同	六
六	應鐘宮	同	七
七	南呂商	同	八
八	林鐘角	同	十
九	姑洗徵	同	十四
十	太簇羽	同	一十

右六十調。每五調用髮線界分為一曲。共十二曲。初曲二變宮此不成宮

黃鐘統五調為一曲。畢。乃及大呂五調。徐倣此。（倣不成調。後世參入變宮共為八十四調。蔡氏非之。）

朱子曰。旋相為宮。若到應鐘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言下四聲若用正律。則皆長於應鐘而聲低。低為相反也。于二律長短見後圖。）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也。

補註。以七聲為一調。以五調而當一曲。一曲既畢。而別起調。其正者。以正律全聲應也。半者。以正律半聲應也。變者。以變律全聲應也。變半者。以變律半聲應也。○陽律為宮。而商角皆陽。（宮商角三十六調皆陽。）至變徵而變為陰。徵羽二十四調皆陰。）至變宮又變而為陽。若陰律為宮。則反此。○朱子曰。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即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關關口音。與商當調。作無射商調也。）結尾亦者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為黃鐘。結尾亦者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是清聲。（高。）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螽斯動股。二之日鑿冰冲冲。五字二字皆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起一聲為起調。如今俗樂。亦只有商宮羽三調而已。（按六十調實止有十二調。蔡氏筆談曰十二律皆為宮。此說可解。）沈氏筆談曰十二律皆為宮。此說當有十六聲。今燕樂止有十五聲。蓋本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聲高則下聲無。）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之（之疑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仲呂。上字近蕤賓。句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二字（尺工。）近南呂。高二字（工。）近無射。六字近應鐘。下凡字為黃鐘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五字為太簇清。高五字為夾鐘清。（朱子謂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取其數之多而言之。）然此調煞聲。（煞尾聲也。）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煞。側煞。寄煞。元煞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

附各律長短七聲次第圖

明此。則上圖十二宮之次第。（黃次大夷無次。次等。）每調七聲之次第曉然矣。及每宮之次第。（黃宮

黃變	八寸八七八八不盡
大正	八寸四二七九八不盡
太正	八寸
黃正	九寸
太變	七寸八九三不盡
夾正	七寸四九一五不盡
姑正	七寸一一一不盡
姑變	七寸〇一九三不盡
仲正	六寸六六六〇一三不盡
蕤正	六寸二一一〇九八七不盡
林正	六寸
林變	五寸九二〇〇不盡
夷正	五寸六一八六五五不盡
南正	五寸一一一不盡
南變	五寸二六二不盡
無正	四寸九九五〇二不盡
應正	四寸七四〇四七不盡
應變	四寸六七六九不盡
黃變半	四寸四四〇〇不盡
大半	四寸二一八九九不盡
太半	四寸
太變半	三寸九四六不盡
夾半	三寸七四五七不盡
姑半	三寸五五五不盡
姑變半	三寸五〇八一不盡
仲半	三寸三二〇〇不盡
蕤半	三寸一六〇四不盡
林變半	二寸九六〇不盡
夷半	二寸八〇九不盡
南變半	二寸六三一一不盡
無半	二寸四九七〇不盡

宮隔一位商。商隔一位角。角隔一位變徵。變徵下位徵。徵隔一位羽。羽隔一位變宮。每位以墨線分界。正與變只算一位。如大呂為宮。隔一位夾鐘為正商。又隔一位伸呂為正角。又隔一位林鐘為變徵。下一位夷則為正徵。又隔一位無射為正羽。又隔一位黃鐘變半為變宮也。○隔位不隔位。以第七章圓圖考之可見。

琴學集要 琴學爲書四庭諫名其書分內外二編今錄其內編

明律第一

琴絃長短均齊。按絃則以按之上下爲準。散聲則以絃之緩急爲準。

明聲第二

凡律或倍或半。同是此聲。見下十九篇定七絃之序則曰倍音謂之方則同半皆同聲

琴之定絃。止用五聲。不用二變。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半宮七半商皆正律 舊以六絃爲變宮七絃爲變徵非也。

變律第三

琴律所用止黃林大南四變。因十二宮至仲呂而終。仲呂爲宮。所用惟徵商角羽四聲。則所生惟此四變也。然黃太兩變於五聲之正。亦無所用。止用其變半律。四變詳蔡書八十調可明

半律第四

半律者。就正變律數平分取其半也。如黃鐘正律九寸半之得四寸五分 每寸當作十分。而以五折之。積毫以下皆然。若仍舊用九分。則黃鐘九寸。平分得四寸四分四釐有不盡。[illegible] 新書以爲黃鐘無半律。蓋亦窮於算矣。

半聲外又有倍聲者。蓋五聲以當用者爲正。故半律而當用。卽謂之正。以當用之半。視不當用之全。則曰倍矣。如六絃半宮也。設以二絃爲宮。則當用六絃爲羽。是改六絃之半宮爲正羽也。大六絃之半宮。視一絃之正宮爲倍。所改六絃爲正羽。而一絃爲倍羽可知矣。倍羽之數九十六。[illegible] 商角徵羽半宮半商相次爲七聲。故羽下爲半宮也。律呂正義分正半倍三者。當從之。

此下舊有半律圖。蓋照蔡書第四篇全律之數。半之爲半律數。又半之爲再半律數。此誤也。如南呂全五寸三分。此三分乃九分寸之三分耳。若以十分寸言之。當爲三分三釐三毫三三不盡。今但照五寸三分。折半爲二寸六分五釐。再折半爲一寸三分二釐五毫。可乎。欲折半者。須照愚所註蔡書各律全數下。十分實數。半之再半之乃得。

旋宮第五

遊宮之俱得正律者。惟黃大太三宮。見下圖。正義惟宮商徵二調得正。正孔 以得天地人三統也。餘宮則有用半律者。如林鐘六寸。本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八寸。若用林鐘爲宮。以太簇爲徵。見下十七調同 徵當短於宮。轉而三分損一。得太簇半律四寸。爲林鐘之徵是也。

半律之外。更用變律。正義不用變律亦皆 自仲呂再生黃變。而林鐘而太變而南變。皆較正律稍減分寸。其有當短反長者。亦用變半律。凡夷夾無仲四律爲宮。所必用及者也。見下圖

正律十二。律呂之全也。半律七。太姑蕤大夷夾仲也。詳下此圖 上律宮正律有律 變律二。林南是也。惟此二律有註變宮 變半律三。黃林太是也。惟此三律有註變半宮

旋宮用律圖

此圖以相生爲序。亦可改用高下爲序。

黃宮 正	林徵 正	太商 正	南羽 正	姑角 正
林宮 正	太徵 正	南商 正	姑羽 半	應角 正
太宮 正	南徵 正	姑商 正	應羽 正	蕤角 正
南宮 正	姑徵 半	應商 正	蕤羽 半	大角 半
姑宮 正	應徵 正	蕤商 正	大羽 半	夷角 正
應宮 正	蕤徵 半	大商 半	夷羽 半	夾角 半
蕤宮 正	大徵 半	夷商 正	夾羽 半	無角 正
大宮 正	夷徵 正	夾商 正	無羽 正	仲角 正
夷宮 正	夾徵 半	無商 正	仲羽 半	黃角 半變
夾宮 正	無徵 正	仲商 正	黃羽 半變	林角 變
無宮 正	仲徵 半	黃商 半變	林羽 半變	太角 半變
仲宮 正	黃徵 半變	林商 變	太羽 半變	南角 半變

取應第六

正律外半律。變律。變半律。有當用者。遇宮所及。有不當用者。遇宮所不及也。然仍用爲應。蓋正半同聲。故相應。變與變半亦然。如一絃黃鐘爲宮。[illegible] 可不用六七絃之半律。然六半宮與一正宮應。七半商與二正商應。故亦用之爲應和也。又如黃鐘不用變律。止用變半律。但既用其半。則亦必用其全以相應。而後高下相得也。相應之律。降殺不過乎三。一調中所用者全律及再半而止。由再半而又半之。則與全律相應已遠。故無取焉。

定聲第七

原樂之作本於歌。書云聲依永是也。則人聲卽是起律之由。當以人聲之洪亮者。取其最濁之聲。以定黃鐘之管分之爲九寸。吹以定第一絃可也。唐人定絃。取俗樂管色之合字。合字正義仍用俗樂合字定一絃 定一絃爲黃鐘。但考唐宋樂譜。皆用仲呂爲宮。則以合字定黃鐘者。乃黃鐘變律。而爲仲呂徵聲之倍。見下十九篇調絃第六 [illegible] 審音者自能辨之。[illegible]

審度第八

樂書謂琴長八尺一寸。廣雅謂長三尺六寸六分。其說不一。但取適於用而已。不必拘泥。

制絃第九

律管巨細皆同。琴絃巨細宜一。其有不同者何故。不知其不同者正其所以爲同也。蓋黃鐘九寸爲宮。其數八十一。三因得二百四十三絲。三分損益。以爲諸絃之巨細。雖若不同。然而衡其所得之量。仍無不同。如黃鐘九寸。絲數九。絃長九尺。林鐘六寸。絲數六。絃當長六尺。而亦得九尺。則餘絃所除三尺之絲數。歸併六尺內。則林之長六尺。與黃之長九尺。巨細仍同。與十二管徑圍皆同。若合一轍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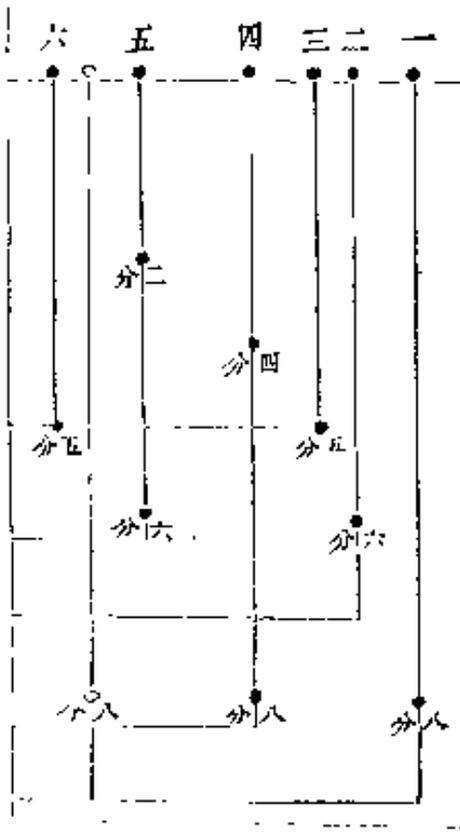
定徵第十

泛絃求聲。當徵則鏗然鳴。不當則否。此有自然之定數。深思之。有均分之數六。折半之數三。蓋全絃散聲二分之得七徵之位。三分之得五九徵之位。四分之得四十七徵之位。五分之得二六八十一徵之位。六分之得二五七九十二徵之位。已得徵位十一。惟一與十三二位。又以折半取之。蓋七徵者全絃之中也。自七徵上至臨岳。折半得四徵。下至龍齦。折半得十徵。又自四徵至臨岳。折半卽得一徵。自十徵至龍齦。折半卽得十三徵。皆從七徵三折半而得。十三徵之全位俱得矣。[illegible]

辨徵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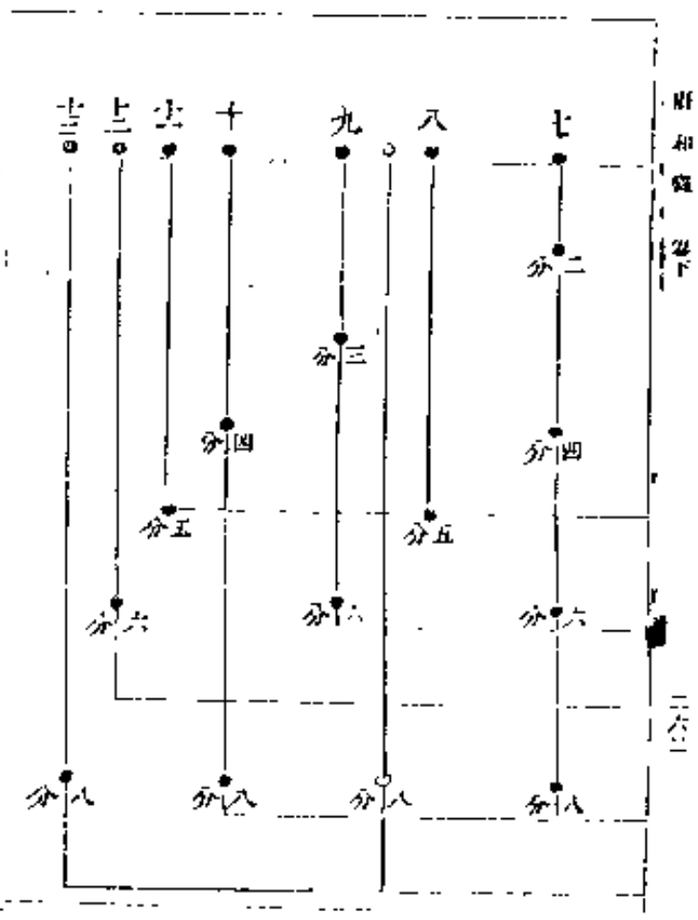
琴之泛聲居中七徵得一聲。其兩旁徵之相對者俱同聲。然兩徵同一聲耳。乃三對十一。六對八。四徵同一聲何也。蓋同為五分所得之徵。故同也。又六分所得之徵。二對十二。五對九。何以但各自為同。而不皆同。則以五九兩徵。乃三分所得。今又重見於六分。雖重見而先已有專屬。故止各自為同也。又一徵十三徵。乃八分所得。當得徵位七。今節有一四七十十三。其五位。除二位。一在五六二徵之間。一在八九兩徵之間。俱為虛位。而試泛其聲。亦與一徵十三徵。位四兩聲同也。而定徵所以無取者。以愈分則愈促。故無取耳。然仍取一與十三者。為三折半之數宜備也。蓋用聲以三為節。散絃為全。按七徵為折半。按四徵為再半。三節之降殺已備。可不復取一徵。而泛聲則必取焉。蓋泛七徵為起律者。泛四徵為半律。泛一徵為再半律。所以一徵不可少也。十三徵同論。

六分三折圖



原徵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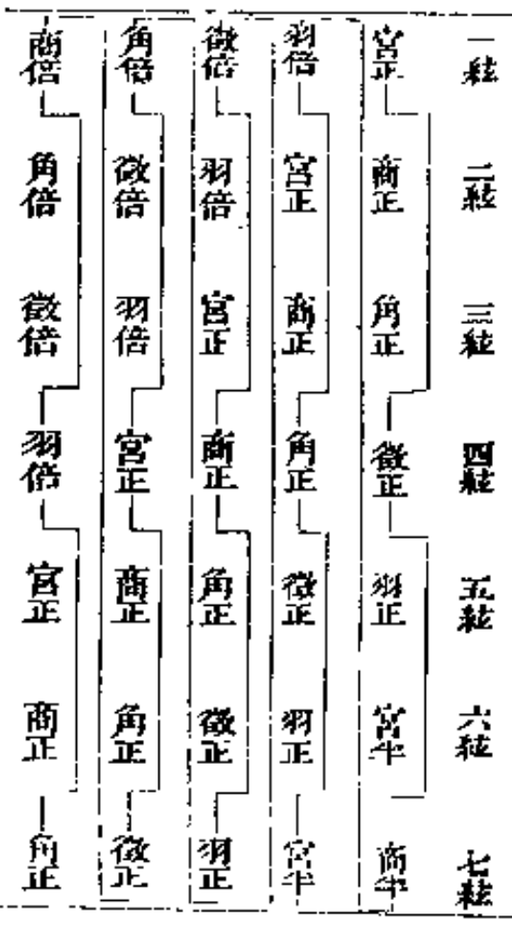
全絃可分至十二分。七分同聲者六。八分同聲者四。九分同聲者六。俱泛絃可考。九者數之極也。計九分所得徵位。凡二十有七。乃三其九也。自九分以往。至十二分。十二者數之備也。計所得徵位。凡四十有五。而合洛書五九之全數焉。然用所不及。但言其理耳。



定絃第十三

琴用五聲。則五絃遞殺為宮商角徵羽足矣。又遞殺而加六半宮。七半商。兩絃者。上下得以聯絡相應。不致闕絕矣。如一絃為黃鐘宮。按四絃十徵。即是黃半。猶六絃也。二絃為太簇商。按五絃十徵。即是太半。猶七絃也。下然加六七二絃則散聲活潑。自得流轉。而無待於按。即按徵合調。用聲亦便也。舊謂六絃為變宮。七絃為變徵者。誤矣。七絃相生之法。下生者隔二絃。一宮生一徵。上生者隔一絃。四徵生二商。若四絃正徵。本隔一位。上生二絃正商。乃反隔二下生七絃之半商者。正生半也。正半雖不同。而七絃遞殺以次而降。則半律即同正律矣。又如三絃正仲為宮。本應隔二下生六絃黃變半為正徵。今反隔一上生一絃黃變為倍徵者。見十九篇圖。由一絃之徵雖為倍。而當用乃七徵半律。則雖全生全。實全生半也。故亦隔一上生也。總之上生下生。各隨還宮所用五聲而定。觀圖第一二十一下生。陰上生。三絃為宮之下圖亦然。第四第五絃為宮之上圖亦然。至於一為宮者。皆陽上生。陰下生。第三絃為宮之上圖。亦然。至於一生四。四生七。則五調皆同。觀下圖。宮四變七商。又一徵四角七宮。又一徵四。

始宮終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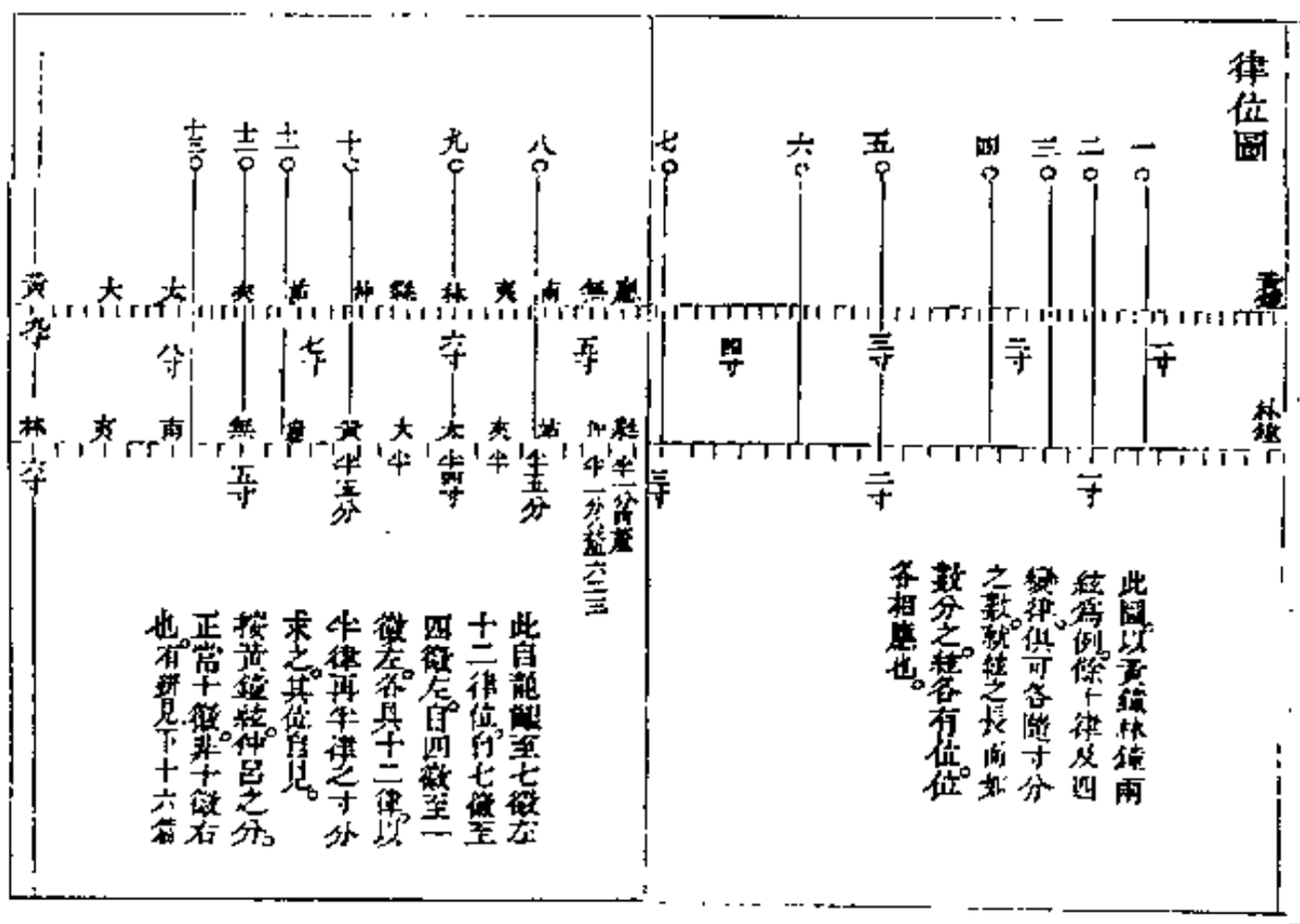
商七羽。又一角四宮七徵。此絃之所以止於七也。又前調七絃。一商四羽七角。可見。觀下圖首調七商半。生四調一羽倍。羽調七宮半。生第三調徵倍可見。又一生四。四生七。凡三匝至角而窮。為始宮終角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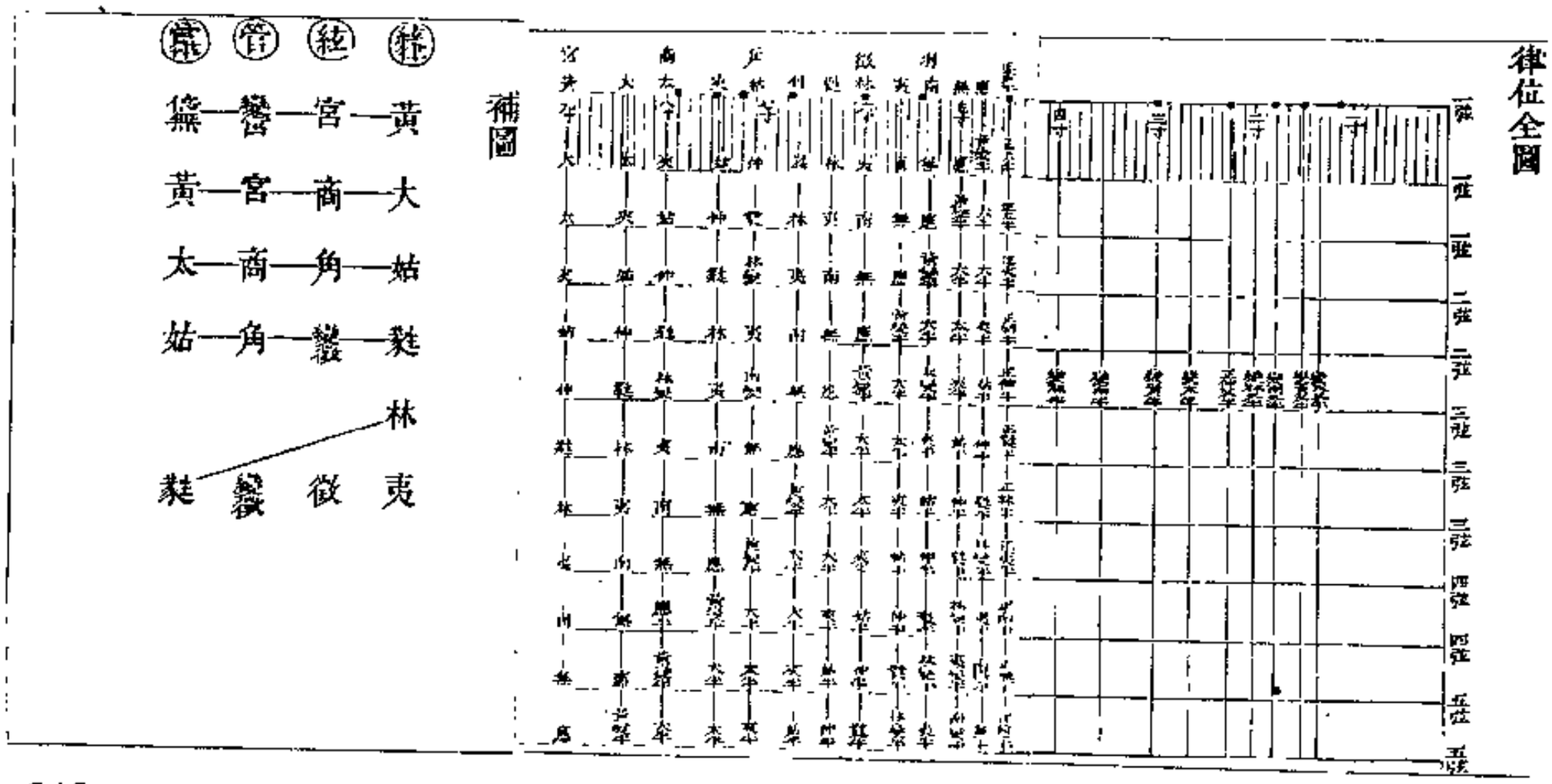
律位第十四

九歸全絃之長。分作九段。以準黃鐘九寸之數。每段分作九分。每分分作九釐。毫絲忽以下。皆用九數。散絃為黃鐘全律。當用十分為一寸。乃見實數。已下各數。俱當照愚所註蔡書第四篇實數改之。則按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為大呂。按八寸為太簇。按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為夾鐘。七寸 分為姑洗。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為仲呂。六寸二分八釐為蕤賓。六寸為林鐘。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為夷則。五寸三分為南呂。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為無射。四寸六分六釐為應鐘。十二律畢。七徵當絃之半。起黃鐘半律。復照各律半數。次第定之。至四徵之左。得應鐘。而半律畢。四徵為黃鐘四分之一。再起黃鐘。

復照各律再半數。次第定之。至一徵之左。得應鐘。而再半律畢。黃鐘絃既定。以下諸絃。欲得何律。按其律位。下以散聲應之。上所按者何律。卽下所得者何律矣。如欲得四絃爲林鐘。則按大絃六寸之位。而散彈四絃。至聲相應而止。卽得四絃爲林鐘也。正義復調表。一絃爲宮。應管倍無射。變徵。四絃爲徵。應管蕤賓。變徵。在絃爲宮。與變宮。在管爲變宮。與變徵。皆陽相雜矣。其故何也。蓋因絃宮應。音夷。亦低。管五音。變至變徵。爲全分者不同。故絃改高半。於徵正半。分與管角。至變徵。位用林鐘。而與管蕤賓應也。補一圖于篇末。以明之。是又將林鐘全絃六寸。爲林鐘散聲。下有夷南無應四律。各依律數按之。夷五五五一。南五三。無八八四四。應四六六。至十一徵之右。卽四六得應鐘。而正律畢。黃鐘之半。卽起十徵。卽四寸半。其九徵又爲太簇之半。至七徵爲本律之半。四徵爲本律再半。餘律皆循數可求。餘絃皆倣此。惟六七兩絃散聲。已屬半律。則一徵爲十六分之一。全律爲八之一。半律爲十六之一。故○考諸絃所按之位。有律異。一絃律不同。於四絃位同。九徵同爲三分下生。得林鐘。於本絃九徵。四絃林鐘。三分下生。亦得太簇半。於本絃九徵。乃律異而位同也。夫一絃之黃鐘。本上生十三徵左之太簇正。乃四絃之林鐘。反下生九徵之太簇半者。全生半也。又一絃九徵林鐘。上生太簇於十三徵左。夫一絃之徵左。四絃九徵太簇。亦上生南呂於十三徵左。夫一絃之太簇。本下生八徵右之南呂。今四絃九徵之太簇。反上生十三徵左之南呂者。半生全也。徵下與變上生乃明。自此上下相生。以迄仲呂。下爲變徵上生爲下生。故不言。律則各異。位則皆同。以皆三分損益所得也。至仲呂三分所生。僅得變律。非復黃鐘之正。而律位參差。皆由此起。詳下第十六篇。故諸絃律位。其同者皆正律相生所得。其不同者仲呂以後相生之變律。故或上或下。不能盡一也。然諸絃各有所得之律。隨本律之數。以求他律之位。自相諧合也。每絃雖備十二律。而只取五聲爲調。則所用惟五律。卽統羣宮前後計之。凡一絃亦只用九律。如黃鐘爲宮起。至夷則爲角止。觀新古八十四聲圖。黃鐘之角。又以姑洗爲宮。揩數至夷則爲姑洗之角。合得九律。五聲中不離姑洗一律。在以黃鐘爲宮。夷則爲姑洗之中也。則姑洗絃所當用之律。惟本律及黃林太南與應蕤大夷。共九律也。姑洗爲末。則黃爲首。姑洗爲尾。則夷爲首。他律不與。又如夷

夾無仲四律絃。所用黃林太南。俱屬變律。黃爲宮。則以黃爲角。觀八十四聲圖自明。一絃中位分正變。亦用九律。獨黃鐘爲十一律之始。十一律有時爲宮。有時爲徵商羽角。黃鐘止自爲宮。不復爲他律之徵商羽角。所以爲律之主也。卽奈書君主不可無臣。臣所役之。黃爲始。無更先於此。觀八十四聲圖。黃鐘爲首。其絃止用五律。故止合後四律爲五。遞爲五聲。林鐘律用六律。合下爲五。加首黃林。太簇絃用七律。合下爲五。加首黃林。南呂絃用八律。餘絃俱用九律。黃變八律。黃變則上有夷夾無仲。下止有林太南三變。林下尚有姑應二變。而不取者。前第三篇已詳之矣。林變絃用七律。太變絃用六律。南變絃用五律。以宮至仲呂而終。角至南變而窮也。南變爲仲呂之角。已上並觀八十四聲圖自明。





聲位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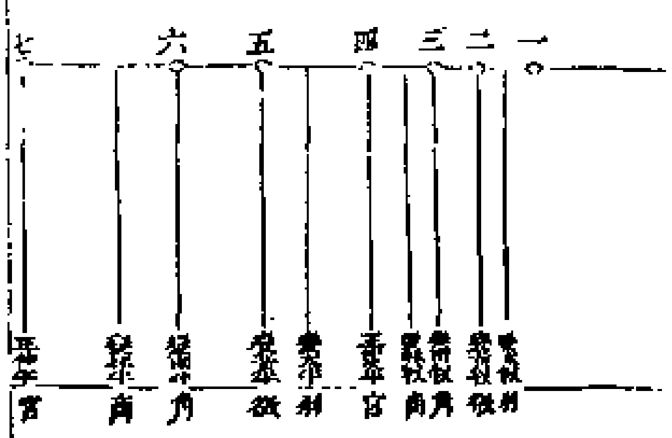
五聲各有數。（如宮八十一）有數斯有位。黃鐘聲位自與律位合。（[illegible]）他律雖不一。（[illegible]）而爲宮之絃同得八十一分。（[illegible]）爲徵商羽角之絃。同得其應得之分。則其聲位與律位。亦無不合。（[illegible]）又如第三絃散聲爲仲呂宮。得八十一分。則一絃爲倍徵。（[illegible]）徵數（五十四）本少於宮數。（八十一）因在第一絃。則必用倍。（[illegible]）三分益一。得一百零八爲倍徵之數。而第一絃倍徵之十徵適當八十一分。（[illegible]）故與第三絃散聲仲呂宮相應。至於六絃正徵。（[illegible]）得五十四分。其十徵當四十零一之半。（[illegible]）又爲宮之半聲。（[illegible]）諸絃各具五聲之數。其正倍半之互應。無不與律位合者也。然聲有倍。而律則無倍。蓋律依人聲而定。既以最濁者爲黃鐘。若倍九寸爲一尺八寸。尚得成聲乎。（[illegible]）又聲雖有倍。亦徵商羽角則然耳。宮則無之。觀上十三篇始宮終角圖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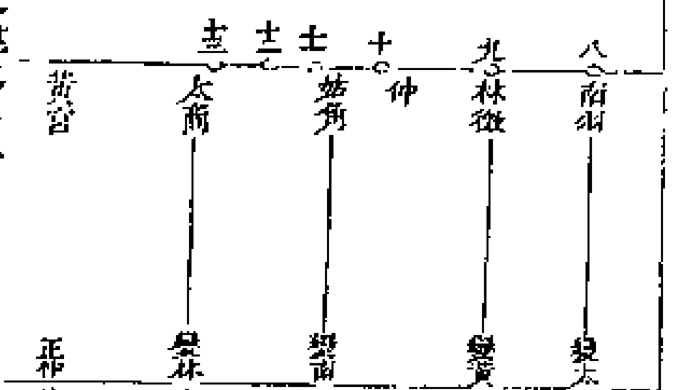
辨變第十六

變律與正律。位各不同。試以黃仲兩絃考之。黃鐘首絃之仲呂分。在十徵右而不在十徵。（黃鐘全絃九寸。其十徵乃六寸七分五釐。而仲呂實數乃六寸六分六釐。是仲呂不當十徵而在其右也。）仲呂三絃之黃鐘分。在九徵左。而不在九徵。（[illegible]）蓋十徵者。能生本絃散聲之律。（[illegible]）仲呂惟不能生黃鐘。故不在十徵。九徵者。乃本絃所生律。（[illegible]）黃鐘惟不爲仲呂所生。故不在九徵。依律分寸以辨位。確乎可據。仲呂散生黃變。在九徵。而黃變絃之仲正。又即在十徵。而十徵有反爲仲變也。是故欲變大絃黃正爲黃變者。按仲呂絃九徵。

黃變調大絃散聲。使與相應。即得黃變。此大絃非是今調絃（[illegible]）遂可於大絃照黃變律長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illegible]）如數分之。以求林太南諸變律之律位。而諸變律之律位。仍然與正律之位同。不如此則不合徵。雖於改按。故凡變律者各絃俱宜改調。勿令或正或變。不相應也。（[illegible]）（變律不相應者。氏未之思耳）

仲呂絃黃鐘分在九徵左。驗法。試用甲乙兩琴。甲按彈一絃九徵。（林鐘位也）乙散彈四絃（林鐘位也）必相應。（[illegible]）甲按彈四絃九徵。（太蔟位）乙散彈二絃（太蔟位）必相應。甲按彈二絃九徵。（南呂位）乙散彈五絃（南呂位）必相應。甲按彈五絃九徵。（姑洗位）乙散彈三絃（姑洗位）必相應。甲按彈三絃九徵。（黃變位）乙散彈一絃。（黃鐘絃）必不相應矣。何者。一絃乃黃正。非黃變也。必甲改按九徵之左乃應。蓋正律比變律畧長也。





泛律第十七

泛聲起七徵。折中之位。（與按律之散聲起者異）左右各有降殺。就黃鐘絃而論。七徵起黃正。四徵十徵爲黃半。一徵十三徵爲黃再半。皆於折半處得之。所以定徵之法。必三折而止者。備泛聲三節之降殺也。其律位分寸。七徵之右即同按律。七徵之左即同七徵之右。（按律右得分寸之半與再半。左得其全。泛律則左右皆得分寸之半與再半。泛與按惟右同也。故）然雖同按律。而不盡當徵。所當徵者。惟有半律（[illegible]）及三分所生之律耳。（指下圖）凡此當徵而泛律同則聲應。統一全絃之泛計之。本律五。（[illegible]）所生之律四。（十五二九一）共占徵位九。其聲之正半雖不同。不外此兩律耳。（本律及新生律也。[illegible]）至三徵六徵八徵十一徵四泛聲相同。（[illegible]）既無全半之則。以律寸相較。亦罕當徵位。（[illegible]）惟夷則絃其位近黃。夾鐘絃其位近林。無射絃其位近太。仲呂絃其位近南。猶不免有毫忽之差。（見下文圖）且以旋宮五聲考之。夷夾無仲四律。所用黃林太南四變律。正律雖當徵。亦安用哉。（並詳下文圖）

泛律全圖三徵六羽八角十一宮泛聲無正半之分故泛聲不取

一・半黃	二・半林	三・	四・半黃	五・正林	六・	七・黃	八・	九・正林	十・半黃	十一・	十二・半林
半大	半夾		半大	正黃		正大		正夾	半大		半夾
半太	半南		半太	正南		正太		正南	半太		半南
半夾	半無		半夾	正無		正夾		正無	半夾		半無
半姑	半應		半姑	正應		正姑		正應	半姑		半應
半仲	半變黃		半仲	半變黃		正仲		半變黃	半仲		半變黃
半蕤	半大		半蕤	半大		正蕤		半大	半蕤		半大
半林	半太		半林	半太		正林		半太	半林		半太
半夷	半夾		半夷	半夾		正夷		半夾	半夷		半夾
半南	半姑		半南	半姑		正南		半姑	半南		半姑
半無	半仲		半無	半仲		正無		半仲	半無		半仲
半應	半蕤		半應	半蕤		正應		半蕤	半應		半蕤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宮	商	角	徵	羽	宮	商
黃	太	姑	林	南	黃半	太半
大	夾	仲	夷	無	大半	夾半
太	姑	蕤	南	應	太半	姑半
羽倍	宮倍	商	角	徵	羽	宮半
黃變	夾	仲	林變	無	黃半變	夾半
大	姑	蕤	夷	應	大半	姑半
黃變	太變	仲	林變	南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夾	蕤	夷	無	大半	夾半	
徵倍	羽倍	宮倍	商	角	徵	羽

太姑林南應太半姑半
角倍徵倍羽倍宮商角徵
黃變夾仲夷無黃半變夾半
大姑蕤南應太半姑半
商倍角倍徵倍羽倍宮商角
黃變太變仲林變無黃半變太半變
太夾蕤夷應大半夾半

所謂夷近黃者。第四絃夷則爲宮。上生二絃徵倍。下生五絃商正。又上生三絃羽倍。又下生六絃角。爲黃變半。近於黃正半也。夾近林者。第二絃夾鐘爲宮。下生五絃徵。又上生三絃商。又下生六絃羽。又上生四絃角。爲林變。與林正相近也。餘倣此。其曰猶有毫忽之差者。以變律之生。有小分不盡也。（徵蕤者變徵可見）其曰夷夾無仲四律所用黃林大南四變者。蓋考此圖。惟此四律絃乃用變。餘律俱無也。其曰正絃當徵亦安所用者。正絃之徵。不與變絃之徵相當也。

原泛第十八

每折半處得本律。每三分損益。得所生之律。而三分取一。或向左。或向右。所取生律。必皆同。五徵九徵二徵十二徵是也。（詳下）故其聲最正而音最和。以其爲生律聚集之位也。（左取右取所得皆同故曰聚集）若六徵八徵三徵十一徵。在律位錯雜之界。（即上篇所云罕會雜位）泛雖得聲。罕中律也。如中徵起黃鐘。右至臨岳。三分損一。得五徵爲林鐘。又四徵爲再折之位。左至中徵。三分損一。亦得五徵爲林鐘。又五六徵之間。有三折半。卽八分所得之位。（見上第一篇）右至四徵。三分損一。仍得五徵。爲林鐘。此中徵至臨岳。每折中處。三分損一。同得五徵也。又自四徵。右至臨岳。三分損一。得二徵。而一徵左至四徵亦三分損一。得二徵。又四徵與一徵折半處。乃十六分之位。右至一徵。亦三分損一。得二徵。此四徵至臨岳。每折半處。三分損一。同得二徵也。五九二十二徵。倣此論之。

立調第十九

旋宮之律。有正有半。用聲之法。有散有按。非僅以散聲定五聲也。如二絃夾鐘爲宮。三商四角五徵。俱用散。而一絃

則按七徵取羽。六七兩絃亦用散聲。羽正宮半應一二（按始同）三絃仲呂爲宮。四商五角俱散聲。而一絃則按七徵。取徵二絃亦按七徵取羽。六七兩絃以徵正羽正應一二（林鐘同）四絃夷則爲宮。五商則一絃七徵角。二絃七徵徵。三絃七徵羽。六七兩絃以角正徵正應一二（南呂同）五絃無射爲宮。則一絃七徵角。三絃七徵徵。四絃七徵羽。六七兩絃以商正角正應一二（應鐘同）以上必取七徵。乃得轉濁爲清次第。其全絃散聲。不過取爲相應之用而已。蓋七徵乃全絃之半。所用者正律。故須按七徵以取正散聲乃倍律。故不用也。五調該十二律者何也。一絃最濁。故所用之律。必配平管之長者。黃九寸。（正黃一絃乃下徵二分也）大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此等管吹用黃鐘）大八寸爲最長。並在八寸已上。故一絃該三律也。二絃次濁。配管次長。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七寸一分爲次長。並在七寸已上。故二絃該二律也。三絃居清濁之中。配管長短得中。仲六十八分三四六。蕤六寸二八。林六寸。並在六寸已上。故三絃該三律也。四絃次清。配管次短。夷五寸五五一。南五寸三。並在五寸已上。故四絃該二律也。五絃最清。配管最短。無四寸八八四八。應四寸六六。並在四寸已上。故五絃該二律也。又宮聲八十一。黃大夾三者。皆八十已上。商聲七十二。夾姑二者。皆七十已上。角聲六十四。仲蕤林三者。皆六十已上。徵聲五十四。夷南二者。皆五十已上。羽聲四十八。無應二者。皆四十已上。故五絃可該十二律也。問一絃既統三者。何以別之。曰以吹管別之。吹黃鐘管。以定一絃之散聲爲黃鐘。若欲改爲大呂。則又吹大呂管。而轉軫求一絃之散聲與合爲大呂也。爲宮之絃。必以散聲爲主。遞降至羽。有全得散聲者。一二三絃皆然。惟四絃散聲。則自宮至徵而止。羽須用按。三絃七徵以取之。（說下圖可見）五絃爲宮。則散聲至角而止。徵羽均須按。三四絃七徵以取之。蓋宮商角配君臣民。三者分由天定。徵羽配事物。二者有待人爲。所以不同也

五調統十二宮圖

	一絃	二絃	三絃	四絃	五絃	六絃	七絃
一絃爲宮三調	宮正黃正	商正太正	角正姑正	徵正林正	羽正南正	宮半黃半	商半太半
	宮正大正	商正夾正	角正仲正	徵正夷正	羽正無正	宮半大半	商半夾半
	宮正太正	商正姑正	角正蕤正	徵正南正	羽正應正	宮半大半	商半姑半
二絃爲宮二調	羽倍黃變	宮正夾正	商正仲正	角正林變	徵正無正	羽正黃變	宮半夾半
	羽倍大正	宮正姑正	商正蕤正	角正夷正	徵正應正	羽正大半	宮半姑半
三絃爲宮三調	徵倍黃變	羽倍太變	宮正仲正	商正林變	角正南變	徵正黃變	羽正太變
	徵倍大正	羽倍夾正	宮正蕤正	商正夷正	角正無正	徵正大半	羽正夾半
	徵倍太正	羽倍姑正	宮正林正	商正南正	角正應正	徵正太半	羽正姑半
四絃爲宮二調	角倍黃變	徵倍夾正	羽倍仲正	宮正夷正	商正無正	角正黃變	徵正夾半
	角倍大正	徵倍姑正	羽倍蕤正	宮正南正	商正應正	角正大半	徵正姑半
五絃爲宮二調	商倍黃變	角倍太變	徵倍仲正	羽倍林變	宮正無正	商正黃變	角正太變
	商倍大正	角倍夾正	徵倍蕤正	羽倍夷正	宮正應正	商正大半	角正夾半

分調第二十

改絃換調。即上篇改黃鐘絃爲大呂調之說。法止於五能該十二宮爲十二調。俱詳上篇矣。而每調各有五聲。宮商角徵羽。爲六十調。則下文五調其一宮調。一絃之黃必散也。其二角調。一絃之黃必按十三徵之右也。其三角調。二絃之黃必按十徵之右也。其三角調。二絃之黃必按十徵之右也。見聲位第十上。散絃分調之法。但以一絃爲宮。二絃爲商。三角四徵五羽。然後辨其起結處。結處所用何絃。用一七絃起結爲宮調。用二六絃起結爲商調。以二絃爲宮。用二六絃起結爲宮調。用三七絃起結爲商調耳。詳蔡書六十調篇補註。此特散絃爲然。不知每絃中五聲俱備。可按徵分之。按宮絃九徵爲起結。即是徵調。見十四篇圖。按徵絃即林絃十徵爲起結。即是宮調。五絃各定律位。循位按之。則六十調可盡得矣。此分六十調法也。

調絃第二十一

吹律以定宮絃散聲。而後循次按徵以生徵商羽角諸絃。今但取十徵九徵及十一徵右。調之。何也。蓋十徵乃四分所得者。能生本絃散律。謂之母律。詳上第十六篇中。而律有本下生。亦以十徵上生而得者。半生正也。如太簇絃。指二絃言。於十徵得林正。林固益一上生太者。毋庸論矣。若林鐘絃。指第四絃。於十徵得黃半。黃本損一下生林者。今反益一上生得林。蓋以十徵乃黃半。以黃半生正林。不同於正黃生正林。正生正。本下生半生正。則上生也。十徵上生散律。諸絃皆然。推黃鐘絃。指第一絃之仲呂位。在十徵右。因仲呂不能生黃鐘。正能生黃變。故以一絃爲黃鐘。則十徵非仲呂。若以十徵爲仲呂。則一絃乃黃變。非正黃也。詳上十六篇。○按此說非是。今調絃法。一二四五絃俱同用十徵。未嘗見大絃用十徵右也。此蓋泥仲呂六寸六分爲定數。不知此不必泥。觀今樂苗孔相去分寸皆等可見。若泥則不等矣。再總諸絃十徵考之。其循商羽角之絃所用十徵。上生下。俱隔一。下生上。俱隔二。獨宮絃十徵不取爲用。以其爲生宮之母律。在宮前一位乃無射。屬上調。不屬本宮也。觀蔡書八十四聲圖可見。○三絃爲宮。乃以旋宮之絃。其十徵皆不取用矣。今調絃法。正三絃不用十徵。其餘皆用也。○已上明調絃用十徵之故。九徵者。本絃散律所生。見上十篇。謂之子律。在三分損一之位。適合下生之數。其有當上生轉而下生者。爲正生半。如太簇絃爲宮。於九徵得南正。太固下生南者。林鐘絃於九徵得太半。林本上生。太以正生半。亦損一下生也。九徵爲散律所生諸絃皆然。惟仲呂絃之黃鐘。位在九徵左。因不能再生黃鐘。而能生黃變。故黃變即正在九徵。九徵雖正黃不用。而黃變亦用也。已上明調絃用九徵之故。五徵至於十一徵右。爲同此論之。蓋半絃四分之三也。仲呂宮三絃角聲之位。五絃與五絃應。必按此求之。觀上篇圖。蓋五聲大不逾宮。散聲細不逾羽。按八徵右角位其中。十一徵右。而徵偏於右。先儒當言正調。即仲呂宮。蓋唐宋人以仲呂宮爲正調。第三絃獨退一徵。他絃皆調十徵。此徵退至十一徵右也。不明其義。蓋謂以第一絃黃變爲宮。未嘗就第三絃仲呂審其五聲之位也。仲呂生黃變。乃十二律循環之樞紐。而第三絃又五絃上下相接之樞紐。且合七絃考其上下生之序。已下詳三位仲呂爲宮。

上生一絃徵。徵下生四絃商。商上生二絃羽。羽下生五絃角。又一法。宮下生六絃徵。徵上生四絃商。商下生七絃羽。羽上生五絃角。一上生一下生七絃之間。聽其互爲流轉。他調則不能矣。此明調絃用十一徵右之故。

相生流轉圖

一絃爲宮

宮 商 角 徵 羽 宮 商

二絃爲宮

羽 宮 商 角 徵 羽 宮

三絃爲宮

徵 羽 宮 商 角 徵 羽

四絃爲宮

角 徵 羽 宮 商 角 徵

五絃爲宮

商 角 徵 羽 宮 商 角

譜辭第二十二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歌聲與樂聲相併爲一也。劉須溪祖鄭夾漈之說。謂笙詩無辭。如今之琴譜。笑東晉補亡無譜。愚謂樂聲之高下。原本人聲之抑揚。先有其辭。而後以律譜之。若謂笙詩無辭。則不當以詩名之矣。琴曲傳譜。不傳辭耳。非本無辭也。龜山之操。非辭乎。辭既無傳。則譜亦非舊。古今遞降。法同用異。眞景元所謂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也。或從而矯之曰。古者止用散聲。即按徵亦止按七徵。或九十徵。按亦不用吟揉綽注。正所以使信如此。則十三徵之設。徒文飾乎。吟揉綽注。正所以使之依永。亦不可廢。廢之又何以異於等琶也。

此書多與正義異始依其文釋之未悉糾正覽者詳焉

廣和錄卷下

譚瑩玉生源校

跋

將軍福公梓行家西池所著廣和錄深獲與校讐之役既訖工命深跋其後深竊有所疑焉正義謂五音雖以三分損益取數然依此以爲簫笛孔則不協當變通之合陽律陰呂所得度分折中取孔西池又謂當更變通如今俗樂簫笛各孔相去盡一其說可疑以質福公公曰嘗思之矣律與歷同源日月有平行有實行平行如今簫笛孔之相去盡一實行如三分損益各孔之相去不齊要之實行由人目所見有盈縮而日月本平行無盈縮耳因取所著古音新解一書以示深蓋配入工尺等字以爲琴聲者其意固與西池合也時俗簫笛按字求音無有弗協今樂由古樂豈有殊乎公學問淵博精通音律又析師下士與西池相得甚歡深兩身幕府獲聆二公緒論曠若發蒙因思章句鄙儒一藝不通羣疑滿腹捫燭扣槃何異聾瞽昔朱姜夔入太常見錦瑟問何樂唐孔緯問執笛人何者是浣溪沙孔子豈不爲伶工所笑哉今公梓行西池此書其嘉惠後學大矣爰識簡末並平何深

右廣和錄二卷 國朝何夢瑤報之撰按先生所撰算迪余已刊入遺書第二集中是書 四庫提要已著錄謂恭錄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爲述要上下二卷又所纂蔡氏律呂新書訓釋曹庭棟琴學纂要附入下卷云云初名敦和錄後改今名疑晚年重訂之本也然惟卷上旋宮起調註見下篇表改如正宮轉商宮卷下瑟註詳前篇三頁左方高工字調改詳前琴表三頁右方清宮調餘均無改定處至如十二律之實第四篇內註實四寸七分四釐零四絲七忽改七絲四忽等七條變律第五篇內三分益一再生黃鍾一十二萬七千四百零一萬九千八百四十分改一萬二千七百四十萬零一千九百八十四分等七條六十調圖第九篇內註八寸人八〇〇不盡改八七八八不盡等四條又十二律之實圖原自南觀北今改定則鄒特夫茂才所校謂原書偶誤也均從之昔人論樂之書大抵過於高深元妙松崖將軍序是書謂今樂猶古四上即是宮商亦猶毛西河竟山樂錄據唐樂笛色譜謂四爲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六爲羽持此以論樂豈尚苦其詞繁而義奧者哉道光己酉中和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世儒有志古樂，不能以燕樂考之，往往累黍截竹，自矜籌策，雖言之成理，及施諸用，譬如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不然，則以今笛參差其孔，上尋律呂，夫今笛尚不能應燕樂之七宮，況雅樂乎，是智扣聲捫籥之爲，學者非何所取徑焉，廷堪於斯事初亦未解，若沙大水者有年，然後稽之於典籍，濟之以器數，一旦始有所悟入，乃以鄙見著爲燕樂考原六卷，於古樂不敢妄議，獨取燕樂二十八調詳釋而細論之，庶幾備考覽事求是之義，勦襲之譏，不自意及此，或者鬼神鑒其衷乎，此本孤學無師無友，皆由積思而得，不假天文算術有西人先導也，同志者希，書成未敢示人，壯歲衍俟好學深思者質之，倘是非不謬於古人，其於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之故，不無葑菲之采云爾，

嘉慶九年歲在甲子七月之望，歙淩廷堪次仲序，

燕樂考原序

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曰，聲成文，謂之音，古之所謂聲者，即燕樂之十五字譜也，古之所謂音者，即燕樂之二十八調也，故知聲而不知音，昔人所譏焉，樂以調爲主，而調中所用之高下十五字次之，故唐宋人燕樂及所塡詞、金元人曲子，皆注明各調名，今之因其名而求其實者，誰乎，自鄭譯演蘇祗婆琵琶爲八十四調，而附會於五聲二變十二律，爲此欺人之學，其實繁複而不可用，若蔡季通去二變而爲六十調，殆又爲鄭譯所惑焉，後之學者，奉爲瑰寶，沿及近世，遂設燕樂二十八調於不問，陋者又或依蔡氏於起調畢曲辨之，而於今之七調，反以爲歌師末技，皆可哂之甚者，於是流俗著書，徒沾沾於字譜高下，謂七調可以互用，不必措意，甚至全以正宮調譜之，自詡知音，耳食者亦雷相附和，語以燕樂宮調，實焉不知爲何物，遂疑爲失傳，嗚呼，豈唐宋人所習者，亦神奇不可測之事邪，不知燕樂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琵琶四弦，故燕樂四均，一均七調，故二十八調，今笛與三弦相應，蓋以琵琶之第二弦爲黃鐘，然則今琵琶之七調，即燕樂之七宮也，三弦之七調，即燕樂之七商也，其殺聲用某字，即今之某字調也，至於七角，宋人已不用，七羽，元人已不用，蓋此二均，必轉弦移柱乃得之，不適於用故也，竊謂

燕樂考原目錄

卷一 總論
卷二 宮聲七調
卷三 商聲七調
卷四 角聲七調
卷五 羽聲七調
卷六

後論
表
附與阮伯元侍郎書一篇

燕樂考原卷一

淸　歙凌廷堪次仲著

總論

隋書音樂志。沛公鄭譯云。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此即今日樂器相傳之七調也。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遼史樂志。一曰娑陁力。平聲。又宮聲七調謂之娑陁力旦。二曰雞識。宋史律志引樂髓新經作稽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遼志。二曰雞識。長聲。又商聲七調謂雞識旦。南呂聲當爲商聲之誤。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遼志。三曰沙識。質直聲。又角聲七調謂沙識旦。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遼志。四曰沙侯加濫。五曰沙臘。皆徵聲。又羽聲七調謂沙侯加濫旦。案隋志以沙侯加濫爲變徵聲者。以七聲之次序言。遼志以七羽屬之者。以琵琶四弦之大小言也。皆以意分配而已。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遼志。六曰般贍。五聲。案宋史樂志。七羽之首曰般涉調。般涉聲相近。般涉即般贍之轉。蓋七羽之有般涉。猶七宮之有正宮爲首也。七曰俟利

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遼志。七曰俟利箑。斛先聲。案箑。隋志作建。先隋志作牛。宋志又作律。無義可求。未知孰是。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而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遼志作四旦。二十八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蔟、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案自此以上。乃蘇祇婆琵琶之本法。其外則從鄭譯之所附會也。譯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案段安節琵琶錄。隋時移柱。乃應二十八調。遼史樂志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與此合。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案杜氏通典一弦。彈十有三柱。柱如琵琶。方中國古今樂。聲音則一。詳亦具七調。以隋志考之。則琵琶一弦具七調。四弦故二十八調也。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案此所云八十四調。及遼志四十九調。皆以琵琶轉弦移柱爲之。然本不可施用。故後世不傳也。蔡元定去二變。爲六十調。則又爲鄭譯所愚矣。

新唐書禮樂志。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燕部乃鄭譯所附會者。俗部即蘇祇婆琵琶也。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皆從濁至淸。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淸。慢者過節。急者流蕩。絲有琵琶、五弦。案志又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箜篌、箏。竹有觱篥、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革而爲鞚。木有拍板、方響。案方響即今雲鑼。以體金應石。而備八音。此皆燕樂之器。亦以琵琶爲首。

唐段安節琵琶錄。又名樂府雜錄。太宗朝。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案此亦以弦之大小爲次。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案琵琶錄以平聲爲羽。上聲爲角。去聲爲宮。入聲爲商。上平聲爲徵。徐景安樂書又以上平聲爲宮。下平聲爲商。上聲爲徵。去聲爲羽。入聲爲角。與此不同。皆任意分配。不可爲典要。學者若於此求之。則失之遠矣。

又云。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案以隋志及通典考之。則四時移柱。應指琵琶而言。

唐庾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韻包宮、羽。亦無徵聲。與琵琶錄同。

遼史樂志。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此言樂之聲調。皆從濁至淸。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淸。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云。案龜茲部即蘇祇婆。沈括夢溪筆談云。契丹樂聲比教坊下二均。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據此則唐之遺聲。即龜茲琵琶。

又云。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旦之聲。四旦加商聲及二變。故爲七旦。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

馬令南唐書後主昭憲國后周氏工琵琶故唐盛時寬袞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樂天琵琶行云彈得開元天寶事曲終收撥當心畫 白樂天琵琶行云彈得開元天寶事曲終收撥當心畫 後六么）

宋史樂志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案通典燕樂清樂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高昌康國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破之管弦厥後至坐部伎琵琶曲盛流于時（案通典坐部伎即燕樂以琵琶爲主故謂之琵琶曲唐人極重之太平廣記 坐部伎極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見香山詩自注）

案隋書音樂志明云鄭譯用蘇祇婆琵琶弦相引爲均遂史樂志又云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則燕樂之原出於琵琶可知以遂志校勘隋志多互相發明但隋志猶以五聲二變十二管附會之而遂志直云不用黍律更爲簡捷明顯無疑義矣故唐志燕樂之器以琵琶爲首宋志亦云坐部伎琵琶曲盛流於時皆其證也蓋琵琶四弦故燕樂但有宮、商、角、羽四均（即四五）無徵聲一均也第一弦最大其聲最濁故以爲宮聲之均所謂大不逾宮也第四弦最細其聲最清故以爲羽聲之均所謂細不過羽也第二弦少細其聲亦少濁故以爲商聲之均第三弦又細其聲又清故以爲角聲之均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實不特無徵聲之均即角聲之均亦非正聲故宋史云變宮調之間又云間爲角而寓非正角是也不特角聲之均非正聲即宮、商、羽三均亦就琵琶弦之大小清濁而命之與漢志所載律呂長短分寸之數兩不相謀學者無爲古人所愚可也然七角一均宋人教坊已不用七羽一均元人雜劇已不用則亦徒存其名矣後之論燕樂者不知琵琶爲燕樂之原而乃漫於簫笛求之無怪乎其於二十八調之說皆茫如捕風也夫燕樂唐宋人皆知之去今未遠學者猶不能詳言其故況三代以前之律呂哉自隋鄭譯推演龜茲琵琶以定律無論雅樂俗樂皆原於此不過緣飾以律呂之名而已世儒見琵琶非三代法物便謂之不言而斷黍布算截竹吹管自矜心得不知所謂生聲立調者皆蘇祇婆之緒餘也庸足嗤乎又鄭譯之前則有京房之律準亦屬絲聲其分寸皆不可爲律管之度詳見余所著晉泰始笛律匡謬

宋張炎詞源十二律呂各有五音演而爲宮爲調律呂之名總八十四分月律而屬之今雅俗祇行七宮十二調而角不預焉

又云上宮黃鐘宮ㄖ仙呂宮ㄅ正宮ㄙ高宮ㄛ南呂宮ㄟ中呂宮ㄟ、道宮ㄅ、十二調、大石調ㄟ、小石調ㄟ、般涉調ㄙ歇指調ㄅ越調ㄙ仙呂調ㄙ中呂調ㄅ正平調ㄅ高平調一雙調ㄅ黃鐘羽ㄟ商調ㄖ

案張氏所謂七宮者即下文黃鐘宮、仙呂宮、正宮、高宮、南呂宮、中呂宮、道宮是也所爲十二調者即下文大石調、小石調、般涉調、歇指調、越調、仙呂調、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雙調、黃鐘羽、商調是遂史樂志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當作六、四、句、韓邦奇曰句即低尺也）合、近十二雅

也廷堪昔嘗著燕樂考原六卷皆由古書今器積思悟入者既成不得古人之書相印證而世又罕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久之竟難以語人嘉慶己巳歲春二月在浙晤錢塘嚴君厚民杰出所藏南宋張叔夏詞源二卷見示取而核之與余書若合符節私心竊喜蒐此尚未誤用其精神於是錄其要者以自驗其學之艱苦且識良友之餉遺不敢忘所自也至於書中所云總八十四分月律而屬之者蓋象十二律之中管調在內其實可用者惟七宮十二調而已他如附會陰陽損益皆前代律呂家陳舊與燕樂無涉則不錄又有如梵字在其下者乃宋時字譜今但錄七宮十二調之譜於此其他本書具在亦不錄焉

又案燕樂四均共二十八調宋仁宗樂髓新經增入徵均并二變爲七均又每均增入中管調共八十有四調其實可用者唯宮、商二均而已其餘皆借用此二均以調源考之宮聲一均第一調爲正黃鐘宮（案此即正宮）而正角聲借之爲正黃鐘宮角（七正角皆如之）變徵聲借之爲正黃鐘轉徵（七變徵皆如之）徵聲借之爲正黃鐘正徵（七正徵皆如之）是宮、徵、角、與變徵四均共用此一均也而羽聲一均又即宮聲之半也商聲一均第一調爲大石調而閏角聲（即閏聲宋史所謂閏爲角也）借之爲大石角（七閏角皆如之）是商、角二均共用此一均也然則雖有四均之名分之則爲七均其實祇用三均分之則爲八十四調其實祇用十四調又去二高調但有十二調也此等舉世皆驚爲神聖難窮之事張皇相向不敢與聞者其實切而求之固非異人任也張氏所謂七宮皆在琵琶第一均所謂十二調則在琵琶第二均與第四均也第三均不用以其與第二均同也第四均亦不常用以其即第一均之半聲也景祐樂髓新經及詞源皆可考也自宋以來實學日晦世儒又高談小學之六書九數窮年考證說文推測句股於此等不暇深究或徑以算數代之故用心雖勞而其著書終無入門處也至於前人之書多不知而作於其所未解者往往故爲疑陣良由未洞悉其源流不得不旁及陰陽易象以惑世而自欺故讀其書亦無入門處也又有粗知其意而巧藏琵琶之根外緣飾以律呂之名如沈存中、姜堯章諸人者嗚呼不有遂史燕樂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之語僅存於故帙則後世亦何由而窺燕樂之端緒乎詞源又云今雅俗祇行七宮十二調而角不預焉蓋七角一均北宋乾興以來已不用故南宋七宮十二調亦無七角據此而論則元高安周氏之商角調、角調爲謬誤不待言矣

律，於律呂各闕其一。以樂自石集考之，十二律呂當用合、四、一、上、尺、工、凡、字配之，而別其高下，其五、六二字，以配四清聲，與此不同。

宋史樂志，蔡元定燕樂書，黃鐘用合字，大呂、太蔟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尺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蔟、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一宮，上字配律，說見後。二商，尺字配林鐘。三角，工字配南呂。四變爲宮，凡字配應鐘。五徵，合字配黃鐘。六羽，四字配太蔟。七閏爲角，一字配姑洗。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四變爲宮本變徵，蔡因以凡字配應鐘，故名爲變宮，非以陰易位也，讀者不得其解，遂有此論，今爲指出本原，其後近如此。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七閏爲角本變宮聲，因以一字配姑洗，故云七閏爲角，三爲角，七又爲角，故曰閏也。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爲宮。此不得以變徵爲變宮之說。俗樂以閏爲正聲，姑洗非變律，故以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一字配姑洗角聲，而實非正角。段安節琵琶錄，以小石角爲正角，小石角者，南呂角也，故曰以閏加變。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又云，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此所謂律以琴聲而言。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宮疑當作聲。微高。案此說誤，最是疑處，後學詳見下案語中。外方樂尤無法，求雜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俗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案此論朱子琴律說取之，然明證處所云大樂十字皆唐人之遺制也。

補筆談，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黃鐘，下四字配大呂，雜談又云，今樂高於古樂二律，故無正或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蕤賓當在大呂、太蔟之間，高四字配太蔟，云，下四字近太蔟，下一字配夾鐘，又云，高四字近夾鐘，高一字配姑洗，又云，下一字近姑洗，上字配中呂，又云，高一字近中呂，句字配蕤賓，又云，上字近蕤賓，尺字配林鐘，又云，句字近林鐘，下工字配夷則，又云，尺字近夷則，高工字配南呂，又云，工字近南呂，下凡字配無射，又云，高工字近無射，高凡字配應鐘，又云，六字近應鐘，六字配黃鐘清，又云，下凡字爲黃鐘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蔟清，又云，高五字爲夾鐘清，緊五字配夾鐘清，案此所配，與宋史樂志所引燕樂書同，蓋蔡氏即據此以爲說也，燕樂以琵琶弦叶之，故有下五高五緊五之分，緊五者，緊隸其輪也。

姜白石集古今譜法，黃合、大下、四太四、夾下、一姑一、仲上、蕤句、林尺、夷下、工南工、無下、凡應凡、黃清六、大清下、五太清五、夾清一、五

詞源，古今譜字與白石集同。

朱文公琴律說，今俗樂之譜，八則合之爲黃也，ㄗ則四下之爲大也，ㄑ則四上之爲夾也，二則一上之爲姑也，ㄱ則上之爲中也，ㄅ則句之爲蕤也，ㄇ則尺之爲林也，ㄉ則工之爲南也，ㄌ則凡下之爲無也，ㄐ則凡上之爲應也，ㄓ則六之爲黃清也，ㄔ則五下之爲大清也，ㄕ則五上之爲太清也，ㄖ則五緊之爲夾清也，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爲此，

元趙文敏琴原，黃鐘之均，一宮，謂一弄也，一弄爲黃鐘，以黃鐘爲宮，故曰黃鐘之均。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此世所謂慢角調也，宋史樂志載姜夔七弄琴圖說云，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弄十一徵應三弄敏聲，琴原云，黃鐘之均，大呂、太蔟如之，別張說小異，一宮二商三角，此三弄無二變隔之，故宮弄應角弄十一徵，餘均徵此。夾鐘之均，一羽，二宮，謂二弄也，一弄爲夾鐘，以夾鐘爲宮，故曰夾鐘之均。三商，四角，五徵，六七比一二，此世所謂清商調也，七弄琴圖說云，太蔟、夾鐘並用清商調，故於二弄十一徵應四弄敏聲，琴原又云，夾鐘之均，姑洗如之。中呂之均，一徵，二羽，三宮，謂三弄也，三弄爲中呂，以中呂爲宮，故曰中呂之均。四商，五角，六七比一二，此世所謂正宮調也，上弄琴圖說云，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弄十一徵應五弄敏聲，琴原又云，中呂之均，蕤賓、林鐘如之，近世論琴，以一弄爲下徵，蓋主正宮調說，案宮調三弄調下一徵之說，姜氏爲最精，蓋旋宮而言，主坦琴皆不得其句讀，妄謂祇得乎當然，而未明乎所以然，一何可笑。夷則之均，一角，二徵，三羽，四宮，謂四弄也，四弄爲夷則，以夷則爲宮，故曰夷則之均。五商，六七比一二，此世所謂雙宮調也，七弄琴圖說云，南呂、無射並用雙宮調，故於四弄十一徵應六弄敏聲，琴原又云，夷則之均，南呂如之。無射之均，一商，二角，三徵，四羽，五宮，謂五弄也，五弄爲無射，以無射爲宮，故曰無射之均。六七比一二，此世所謂雙角調也，七弄琴圖說云，應鐘並用雙角調，故於五弄十一徵應七弄敏聲，琴原又云，無射之均，應鐘如之，案趙氏論琴，與姜氏論合，惟並用之樂，當不同，然則律之不可當聲也明矣，蕤賓調即徵調，白石集亦名黃鐘調，

明鄭世子載堉律呂精義旋宮琴譜。笙猶律也。吹律定弦。古人本法也。以笙代律。今人捷法也。古所謂正調一弦倍徵吹合字。二弦倍羽吹四字。三弦正宮吹上字。四弦正商吹尺字。五弦正角吹工字。六弦正徵吹合字。（當作吹六字）七弦正羽吹四字。（當作吹五字）俗謂正調一弦散聲爲宮。非也。（案鄭世子以琴之正調爲黃鐘宮。亦非琴之黃聲爲宮。不知合黃聲爲宮之說。可謂有識。而其論笛。仍以字譜分配律呂。遂謂其一而昧其一者。又以聲之正調爲黃鐘宮。亦非琴之正調。且三弦爲宮。三弦非黃鐘。乃仲呂也。蓋律呂之長短有定。而五聲迭相爲宮。則無定也。）

案。字譜上字即宮聲。古今皆同。可一言以蔽之。鄭世子所云古正調一弦倍徵。（即下徵。）一弦爲黃鐘。猶言黃鐘爲下徵也。燕樂以黃鐘配合字。豈非合字即下徵乎。三弦正宮。三弦爲仲呂。猶言仲呂爲正宮也。燕樂以仲呂配上字。豈非上字即正宮乎。琴正調七弦無二變。散聲亦無一、凡二字。豈非一、凡二字即變宮、變徵乎。此皆元遜自然之序。無所用穿鑿於其間也。或者疑宋人所配與今之字譜不同。殆未之深思焉爾。

明宋潛溪濂跋太古遺音云。士大夫以琴鳴者。恆法宋楊守齋纘。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可無疑者。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爲聲律之元也。今纘以仲呂爲宮。則假用旋宮之法。既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爲宮乎。其與竭彈黃鐘一均者又何異。

案。唐、宋人皆以上字配仲呂。守齋以仲呂爲宮。正唐人以上字爲宮之遺法。與沈存中、姜堯章、趙子昂之說悉合。潛溪不知也。

國朝王言途琴旨旋宮轉調篇云。唐人之紀琴。以管色合字定一弦。則四字定二弦。上字定三弦。尺字定四弦。工字定五弦。六字定六弦。五字定七弦。乃管音之四字調。四字調爲正調。而乙、凡不用。琴之二變亦不用。故以四字調之合字定一弦。其餘琴字皆與各弦相合也。蓋管音中合、四、上、尺、工、五、六之七字。即弦音中倍徵、倍羽、宮、商、角、徵、羽之七正聲也。（合、四管六、五之低字。一弦二弦乃六弦七弦之倍聲。實爲五正聲。）乙、凡二字。即變宮、變徵之二變聲也。（王氏此說。與鄭世子同。蓋與唐、宋人同。惟以字譜爲管音五聲二變。爲弦音五聲二變。管音弦音皆有之。）

案。遼史所云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十聲。內四字即低五字。合字即低六字。句字即低尺字。其實也七聲也。與今樂工所傳之字譜同。即古樂之五聲二變也。稱謂字譜之名。當是蘇祇婆、龜茲琵琶之譜法。隋、唐人因之。遂入遼。遼入史志。鄭譯以其言不雅馴。乃以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代之。而五聲二變。則又以黃鐘、太蔟、姑洗、蕤賓、林鐘、南呂、應鐘七律代之。後人遂生聆瑟耳。五聲二變唯宮聲最濁。字譜中惟合字最濁。故以合字當宮聲。既而考之器數而不驗。則又云。應用林鐘爲宮。乃用黃鐘爲宮。是合字應配徵聲。不可以配宮聲。鄭譯已自言之。故宋人但云合字配黃鐘。

不云配宮聲也。十二律長短有定。五聲二變皆可遞居之。記所云還相爲宮是也。琴弦一爲黃鐘。二爲夾鐘。三爲仲呂。四爲夷則。五爲無射。六七即一二之清聲。正宮調。（即雅樂林鐘之宮。）黃鐘爲下徵。第一弦也。仲呂爲宮聲。第三弦也。宋人以合字配黃鐘。即配下徵也。上字配仲呂。即配宮聲也。鄭世子諸人。皆以上字爲宮聲。蓋亦由考驗得之。而不知其與宋人所配無異也。仲呂上字爲宮。則林鐘尺字爲商。南呂工字爲角。應鐘凡字爲變徵。黃鐘合字爲下徵。太蔟四字爲下羽。姑洗一字爲變宮。黃鐘清六字爲正徵。太蔟清五字爲正羽。而燕樂古樂無異同矣。黃鐘爲宮。則應鐘爲變宮。今燕樂以應鐘凡字配變徵。故宋史樂志云。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也。黃鐘爲宮。則姑洗爲角。今燕樂以姑洗一字配變宮。故宋史樂志云。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又云。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聲也。此皆自來論樂家疑鬼疑神。視若海上三山者。今乃彈思竭慮。一旦於故紙中尋得其端緒。眞有平步至蓬萊之樂。平於冀若南宋楊纘以仲呂爲宮。以吾說證之諸書。無不皆合。蓋天地雖奧。理無終閟也。此本孤學。無師無友。皆由積思而悟。獨是獨非。未敢自信。願以質世之同志者。

補筆談。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黃鐘宮今爲正宮。用六字。（此琵琶第一弦之第一聲。詳見後。）黃鐘商今爲越調。用六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七聲。）黃鐘角今爲林鐘角。用尺字。（此琵琶第三弦之第六聲。）黃鐘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此琵琶第四弦之第四聲。燕樂以六字配黃鐘。故凡黃鐘殺聲皆用六字。唯七角一均。名越調。實起應鐘。故宋史樂志云。七角皆生於應鐘也。姑洗爲應鐘。則黃鐘爲林鐘矣。燕樂以林鐘配尺字。故殺聲用尺字也。）太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此琵琶第一弦之第三聲。）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蔟宮今燕樂皆無。（此四調皆中管燕樂不用。）太蔟商。（商當作調。今改。）今爲大石調。用四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一聲。）太蔟角今爲越角。用工。（其錄案馬氏頑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七聲。）太蔟羽今爲正平調。用四字。（此琵琶第四弦之第四聲。燕樂以四配太蔟。故凡太蔟殺聲皆用四字。唯七角以姑洗爲應鐘。與太蔟爲南呂。上字配南呂。故殺聲用工字也。）夾鐘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此琵琶第一弦之第三聲。）夾鐘商今爲大石調。用一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二聲。）夾鐘角、夾鐘羽、姑洗。（其錄案馬氏頑則本姑洗商商字上當脫宮字。以姑洗宮今燕樂亦無知之。）商今燕樂皆無。（此三調皆中管。）姑洗角今爲大石角。用凡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五聲。燕樂以一字配姑洗。故凡姑洗殺聲皆用一字。唯七角以姑洗爲應鐘。故殺聲用凡字也。）中呂宮今爲

道（其錄案馬氏輯新本道字誤作遊字）調宮用上字（此琵琶第一弦之第四聲上字即宮聲）中呂商今爲雙調用上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三聲）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角用六字（此琵琶第三弦之第二聲）中呂羽今爲仙呂調用上字（此琵琶第四弦之第六聲燕樂以上字配仲呂故凡仲呂殺聲皆用上字即七角以姑洗爲應鐘則仲呂爲黃鐘六字配黃鐘故殺聲用六字）林鐘商今爲南呂宮用尺字（此琵琶第一弦之第五聲）林鐘角今爲小石調用尺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四聲）林鐘羽今爲大呂調（當作黃鐘調）用尺字（此琵琶第四弦之第五聲）夾鐘宮今爲仙呂宮用工字（此琵琶第一弦之第六聲）夾鐘商、角、羽、南呂宮今爲燕樂皆無（此四調皆中管）南呂商今爲歇指調用工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五聲）南呂角今爲小石角用一字（此琵琶第三弦之第四聲）南呂羽今爲般涉調用工（舊譜作四今改字也惟七角以姑洗爲應鐘則南呂爲姑洗一字配姑洗故殺聲用一字也）無射宮今爲黃鐘宮用凡字（此琵琶第一弦之第七聲）無射商今爲林鐘商用凡字（此琵琶第二弦之第六聲）無射角今燕樂無（此中管調即仲呂角）無射羽今爲高般涉調用凡字（此琵琶第四弦之第二聲燕樂以高凡字配無射故凡無射殺聲皆用凡字也）應鐘宮、應鐘商今燕樂皆無（此二調皆中管）應鐘角今爲歇指角用尺字（此琵琶第三弦之第五聲七角以姑洗爲應鐘則應鐘爲蕤賓燕樂以句字配蕤賓此殺聲不云用句字而云用尺字則句字即低尺之明證又何疑乎）應鐘羽今燕樂無（此亦中管調）姜白石集、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住即殺聲也）雙調亦上字住（案燕樂以上字配仲呂七角起本旋）雙調用上字（即上字調）小石調用尺字（即尺字調）歇指調用工字（即工字調）商調用凡字（即凡字調）越調用六字（即六字調）古七商一均（即今三弦之七調也今之俗樂用三弦不用琵琶然則今之四字調乃古之正宮一字調乃古之高宮上字調乃古之中呂宮尺字調乃古之道宮工字調乃古之黃鐘宮故南宋七商亦用黃鐘至無射七律也七角一均宋人已不用七羽一均元人已不用今俗所用之七宮又古燕樂之七商則今樂又高於古樂二律矣（太簇高於黃鐘二律）遂史樂志所謂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十聲者以燕樂殺聲考之有六無合有四無五有尺無句實止七聲又燕樂以句字配蕤賓七角之歇指角即蕤賓角殺聲不用句字而用尺字則句字即低尺猶之四字即低五六半即高合可知矣明韓邦奇云句字即低尺蓋按其聲而得之不知曾與古人同合也

又案起調畢曲之說、趙山毛氏駁之曰、設有神告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則雖按其聲而茫然不解爲何調、必俟歌者自訴曰、頃所歌者首聲爲某聲、而後知之、此確語也、可謂解頤之論矣、毛氏論樂、以今字譜四字爲宮、則大本已誤、故惟錄此條、餘皆不取、

新唐書樂志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猶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掬琵

案、蔡元定作呂新書起調畢曲之說、於古未之前聞也、彼蓋因鄭譯之八十四調、去二變而演爲六十調、於心終茫茫然無術以別之、因見沈氏筆談某調殺聲用某字、又見行在謂子首一字是某調、牽尾即以某調終之之語、又以殺聲及首尾等語不典、遂乃撰爲起調畢曲之言、以爲六十調之分別在此、而又諱其所自來、以驚越惑衆、究之於沈氏之所謂殺聲者、又何管了然於心哉、某調殺聲用某字者、欲作樂時見此曲殺聲是某字、即用某調奏之、非宮調同此抗陳、而徒恃殺聲一字以爲分別也、如宮調別無可辨、徒以殺聲辨之、則黃鐘起調畢曲謂之黃鐘宮者、故作太蔟起調畢曲、又可謂之太蔟宮、則宮調亦至無定不可據之物矣、後之論樂者、如唐歷德、李晉卿、張咸、李起調畢曲爲聖書、豈知其爲郢書燕說、淺近如此乎、殺聲者、即姜堯章所謂住字也、以今器考之、琵琶第一弦聲最濁、即琴第七弦、燕樂七宮應之、殺聲正宮用六字、即六字調、高宮用四字、即四字調、中呂宮用一字、即一字調、道宮用上字、即上字調、南呂宮用尺字、即尺字調、仙呂宮用工字、即工字調、黃鐘宮用凡字、即凡字調、古七宮一均、即今琵琶之七調也、三弦第一弦聲最濁、即琵琶之第二弦、燕樂七商應之、殺聲大石調用四字、即四字調、高大石調用一字、即一字調、雙調用上字、即上字調、小石調用尺字、即尺字調、歇指調用工字、即工字調、商調用凡字、即凡字調、越調用六字、即六字調、古七商一均、即今三弦之七調也、今之俗樂用三弦不用琵琶、然則今之四字調乃古之正宮、一字調乃古之高宮、上字調乃古之中呂宮、尺字調乃古之道宮、工字調乃古之黃鐘宮、故南宋七商、亦用黃鐘至無射七律也、七角一均、宋人已不用、七羽一均、元人已不用、今俗所用之七宮、又古燕樂之七商、則今樂又高於古樂二律矣、遂史樂志所謂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十聲者、以燕樂殺聲考之、有六無合、有四無五、有尺無句、實止七聲、又燕樂以句字配蕤賓七角之歇指角、即蕤賓角、殺聲不用句字、而用尺字、則句字即低尺、猶之四字即低五、六半即高合可知矣、明韓邦奇云、句字即低尺、蓋按其聲而得之、不知曾與古人同合也、

又案、起調畢曲之說、趙山毛氏駁之曰、設有神告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則雖按其聲、而茫然不解爲何調、必俟歌者自訴曰、頃所歌者首聲爲某聲、而後知之、此確語也、可謂解頤之論矣、毛氏論樂、以今字譜四字爲宮、則大本已誤、故惟錄此條、餘皆不取、

新唐書樂志、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猶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掬琵

琶。案杜氏通典有五弦琵琶，即此器也。

按隋錄，五弦，貞元中有趙璧者，始於此技也。白傅諷咏有五弦彈、近有馬季長。

元稹五弦彈詩，趙璧五弦彈微調，微聲嗚咽何清暢。

張祜五弦詩，微調侵弦乙，商聲過指忽。

馬氏文獻通考樂類，既成琵琶。絃之起，俗部。宋朝太宗製，制四弦上加一弦，散呂去晉，原注云，呂弦之調有數法，大弦爲宮，是正聲，或爲下徵，或爲下羽。下徵合字也，上羽四字也，宮聲上字也，此可爲下徵爲合之證。既須琴有清濁，一倍聲，此即清高上三調之證。隔四柱濁聲也，廟琴下師。此即下，調法也。中隔四柱清聲也，類琴中師下師，下師三字疑誤，此即正聲調法也。下隔四柱清聲也，類琴上師。此即清角調法也，中師上師云須不云見，則亦約略言之，此五弦既制有十二柱，有琵琶四，有九柱，是此不同。今太常樂工合調，按中隔第一弦，原注云，第一柱下按黃鐘，第二柱下按大呂。此宮聲也，即琵琶之第一弦，從黃鐘起，七宮一均，黃鐘宮正宮也，大呂宮商宮也。第二弦，原注云，第一柱上按太蔟，第一柱下按夾鐘，第二柱下按姑洗，第三柱下按仲呂。此商聲也，即琵琶之第二弦，從太蔟起，七商一均，太蔟商大石調也，姑洗商中管高大石調也，仲呂商雙調也。第三弦，原注云，第一柱上按蕤賓，下按林鐘，第二柱下按夷則，第三柱下按南呂。此羽聲也，即琵琶之第四弦，七羽一均，從蕤賓起，下按無射，則南呂可知，南呂羽者，般涉調也，無射羽者，高般涉調也。第四弦，原注云，第一柱下按應鐘，第二柱是黃鐘清，第三柱是大呂清，第四柱是太蔟清，所有夾鐘清在下隔也。此角聲也，七角一均，本起應鐘，即宋史所謂閏徵角者也，故第一柱下按應鐘，此弦本琵琶之第三弦，在第四弦羽聲之前，今改多用清聲，故改在羽弦之後，其實亦與琵琶不同也。凡此本應五音，非有濁中清之別也，今減去四清聲以合五音，則舜琴亦不是過也。琴去四清，即琴之或不是也，此蓋爲宋太宗所製，非唐人之五弦琵琶，宮和時補作徵調，不知以此爲法，乃借宮弦爲之，甚矣大晟之陋也。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樂曲凡百調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爲之。變徵，宮調。此七均也，變徵或云始於周，如戰國時，太子丹遣荊軻入秦之士，作變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燕樂七聲，出於蘇祇婆之琵琶，本必上古之聲，說文無變字，均即調也，蔡絛所謂均者，即燕樂一均七調者是也，所謂調者，即各調所用之高下宮商也，今言調，本由於平上去入四聲，故曰燕樂律有平仄，律呂陰陽，互相爲宮，則凡八十有四，是爲八十四調。此仍沿鄭譯之說。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之均韻矣。燕樂宮、徵、角、羽四均二十八調，始於隋，盛於唐，又唐人五弦之器有徵調，何得云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孟輒氏亦言，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爲作之哉。宋初，曲破小曲皆有七角調，太宗所製五弦既亦有徵調，不必遠引孟子，謂春秋時已亡也。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傳於今，實黃鐘之宮，夫黃鐘之宮調，即正宮。是爲黃鐘宮之均韻可爾奏之。此四字疑有誤。乃么用中呂，視黃鐘則爲徵，七宮一均，實起太蔟，則名爲仲呂，寅位徵也，故曰中呂視黃鐘則爲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於黃鐘宮調用中呂管，此云管，即律也。方得見徵音之宜而已。視此，則唐人燕樂，亦借黃鐘宮爲徵調。及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七角宋初尚用之，乃云求之不可得，則政和君臣之學可知矣。有謂以黃鐘宮調均韻中有曲，而但以林鐘卒之。調用正宮，而以林鐘爲殺聲。是黃鐘視林鐘爲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爲徵之均韻也。自正宮雖用林鐘爲殺聲，而正宮之爲正宮自若，不能因改用林鐘爲殺聲，遂爲徵調也，觀此，則發元定專以起調舉曲爲六十調之精者，不政自著矣。此猶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餘凡謂之徵、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謬悠矣。

案文獻通考，教坊所奏凡十八調，不用者十調。一曰高宮，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商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鐘角，然則七角一均，非亡於春秋時矣，惟其於政和補徵調之故，言之尚詳，蓋得之於目覩也，故錄之。

琵琶錄，唐太宗朝，樂器內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變、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者，謂琵琶每弦之中，各具五聲二變也，無其調者，謂琵琶但有宮、商、角、羽四弦，無徵弦也，其理極易明，朱文公云，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則亦未得其解矣。

又案，琵琶四弦無徵調，唐人之五弦彈則有之。多一弦，故有徵調。元稹五弦彈詩云，趙璧五弦彈徵調，徵聲敬越何清暢，又張祜五弦詩云，徵調侵弦乙，商聲過指忽，是五弦之器有徵調也，五弦彈，新唐志謂之五弦，通曲調之五弦琵琶，唐樂多用之，此器至宋已失傳，徵宗置大晟府，命補徵調，當時如柳永、周邦彥輩皆號爲知樂，乃不知唐人有五弦之器，但借琵琶之宮弦爲之，致伶工有空調之譏，殊可笑也。

宋史樂志引蔡元定燕樂書，宮聲七調，皆生於黃鐘，商聲七調，皆生於太蔟，羽聲七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皆生於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

又姜夔大樂議，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六

十調，皆生於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

宋史樂志，引蔡元定燕樂書，宮聲七調，皆生於黃鐘，商聲七調，皆生於太蔟，羽聲七調，皆生於南呂，角聲

鐘、大呂、（舊作太蔟、誤）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大呂（舊作太蔟、誤）之商、羽焉。

案宋史：七宮生於黃鐘者。黃鐘爲宮故。南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故曰黃鐘宮淫正宮。大呂宮爲商宮也。七商生於太蔟者。太蔟爲商故。謂用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故曰太蔟爲大石調也。七羽生於南呂者。南呂爲羽故。謂用南呂、無射、黃鐘、太蔟、姑洗、仲呂、林鐘七律。故曰南呂羽爲般涉調。無射羽爲高般涉調也。七角生於應鐘者。應鐘爲角故。謂用應鐘、黃鐘、太蔟、姑洗、蕤賓、林鐘、南呂七律。故曰應鐘角爲大石角。黃鐘角爲高大石角也。而沈氏補筆談云：姑洗角今爲太石角。因以姑洗、仲呂、林鐘、南呂、應鐘、黃鐘、太蔟七律。然其言曰：黃鐘角今爲林鐘角。（七角起應鐘，則第六律爲林鐘，起姑洗爲黃鐘。）則名爲起姑洗。實亦起應鐘矣。故其筆錄云：小石角亦名正角調也。（七角起應鐘，則小石角當姑洗之位。）七宮：黃鐘與大呂、林鐘與南呂、七商：太蔟與夾鐘、南呂與無射、七羽：南呂與無射、姑洗與仲呂、七角：應鐘與黃鐘、蕤賓與林鐘，皆二律相連，其餘皆隔一律。亦古樂二變閒二律收一聲之遺意。（猶琴瑟故七律相去不遠，竹聲則不屬也。）其選七角於七羽後，則乾興以來七角聲已不用故也。至南渡時，七商、七羽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蓋以琵琶弦之次序言之，則有黃鐘、太蔟、南呂之殊，以一均言之，則音聲皆可爲黃鐘，故妄變章云：黃鐘商俗名大石調，王灼叔云：黃鐘羽俗呼般涉調也。所謂闕大呂之商、羽者，闕高大石、高般涉二調也。鼠絲之中，未嘗無端緒之可尋，惜好學深思者少耳。

宋史樂志：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黃鐘、道調、仙呂、中呂、南呂、正宮、（七宮與商宮、凡六宮。）小石、歇指、大石、雙調、（歇指、大石、雙調，皆徵調。）商調、（歇指、商調，皆商調。）高平、般涉、中呂、仙呂、黃鐘羽。（七羽與商、般涉、正平、中呂、仙呂、黃鐘羽，凡六羽。）

案宋史：隋曲破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者，能備二十八調，其餘如教坊所奏，及隊舞大曲，皆闕七角調及三商調，但十八調，教坊正平調又云無大曲，故乾興以來，止用十七調也。元人不學，見十一調中有仙呂、中呂、黃鐘三調，疑其與六宮相複，遂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及商角調，以爲相傳之六宮十一調云爾，不知宮、角乃一均之總名，安得七宮七角之外，復有宮調、角調乎。七角一均，

宋乾興以來已不用，故政和君臣即云闕角、徵二均，安得元時尚有商角調乎。（陶九成亦謂商角併入商調。）此皆謬誤之甚者，不必至明而後燕樂失傳也。

元周挺齊德清中原音韻，樂府共三百三十五章，正宮二十五章，中呂二十二章，南呂二十二章，（其總案，南呂二十二章，當作二十一章。）仙呂四十二章，黃鐘二十四章，（六宮又闕道宮，僅存五宮。）大石調二十一章，雙調一百章，小石調五章，商調十六章，越調三十五章。（六商又闕歇指調，僅存五調。）商角調六章。（此不可信，陶氏輟耕錄載此調之曲，併入商調，則商角係商調誤分可知。）般涉調八章。（七羽僅存此調。）

案周氏自注云：白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考十七宮調，北宋乾興以來教坊所用之宮調也，乃以爲軒轅所制，何鹵莽也。周氏在當時，號爲知音者，所言尚謬悠如此，見其下者乎。

又案周氏有中原音韻一書，分十九部，論者咸以爲精，今考南宋蔡夢弼軒新增詞林要韻，因分一東、紅、（周氏作東、鐘。）二邦、陽、（周氏作江、陽。）三支、時、（周氏作支、思。）四齊、微、（周氏同。）五車、夫、（周氏作魚、模。）六皆、來、（周氏同。）七眞、文、（周氏同。）八寒、閒、（周氏作寒、山。）九豪、蕭、（周氏作豪、蕭。）十先、元、（周氏作先、天。）十一蕭、韶、（周氏作蕭、豪。）十二和、何、（周氏作歌、戈。）十三嘉、華、（周氏作家、麻。）十四車、邪、（周氏作車、遮。）十五清、明、（周氏作庚、清。）十六幽、游、（周氏作尤、侯。）十七金、音、（周氏作侵、尋。）十八南、三、（周氏作覃、咸。）十九占、炎、（周氏作廉、纖。）其上去及入聲作三聲分配各部，皆與周氏略同，然則周氏之書，蓋亦有所本也，其有入無入與古部相反，而入聲之閉口抵齶鼻音併而爲一，亦始於此，此書世所罕覯，故四庫亦未著錄，惟厲樊榭詩中嘗及之，頃阮中丞以所得影鈔宋本進焉，因撮其大略於此。

明臧晉叔懲循元曲選，載天台陶九成論曲，（吳興掛錄小有不同。）正宮三十三章，中呂宮七十三章，（案掛錄般涉調譜曲併入。）南呂宮三十九章，仙呂宮六十一章，黃鐘宮三十三章，（凡五宮。）大石調三十五章，（案掛錄小石調譜曲併入。）雙調一百三十三章，商調五十章，（案掛錄商角調譜曲併入。）越調三十八章。（凡四調，共九宮調，皆七宮七商二均者。）

案天台陶氏論曲，祇有五宮四調，其數得九，故明人因之稱爲九宮，猶言九宮調云爾，不然，統高宮而計之，但有七宮，安得所謂九宮者哉。高安周氏論曲，九宮調之外，又有小石、般涉、商角三調，謂之十二調，元人南曲無商角，有石調，又加一仙呂入雙調，（此亦始於南宋。）合其數得十三，明人因之，稱爲十三調，猶言十三宮調云爾，不然，宋乾興以來，祇有十一調，安得所謂十二調者哉。明人製譜，

不知九宮十三調爲何物。漫云某曲在九宮、某曲在十二調。近方氏勺園小識、又於七調之外、立十三調之名。皆不得其解而臆說也。明沈伯英南九宮十二調曲譜、有正宮、又有正宮調、不知正宮即正宮調也。然則其所謂仙呂、中呂、南呂之外、別有黃呂、中呂、南呂三調者、亦未可爲據矣。羽調不知於七羽中何屬。當是黃鐘羽也。朱錫鬯樂書流氏有今調、謂後、南呂、黃鐘三調、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去高宮、存大石、去高大石、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刪去高般涉、南呂、黃鐘三調、角聲則全罷之。皆指爲沈氏之誤。不知三高調及七角聲正平調、北宋已不用。中呂、南呂、神呂三調、元人已不用。并創自沈氏也。沈氏於燕樂固無所解、而朱氏亦僅得燕樂之祖跡、故所論皆不中款會云。

宋書樂志、清調三調歌詩、荀勗撰、有調、瑟調、平調六曲、清調六曲、琴調八曲。

魏書樂志、神龜二年、陳仲孺言、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絃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玉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

隋書音樂志、沛公鄭譯奏上爲蔡毛、毛調、何妥并其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

又云、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以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符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吳氏樂曰、世謂雅夏正聲者、蓋俗樂也。）

案、龜茲琵琶未入中國以前、所謂俗樂者、即清商三調也、故荀勗笛律、亦止正聲、下徵、清角三調、蓋即清商三調而易其名耳。

通典、隋平陳、遵宋、齊舊樂、詔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

又云、貞觀之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之折衷。

又云、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樂成、奏之、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

案、此雅樂也、亦兼南北之聲。

又云、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鼓吹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滿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

雖質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以新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亡亂、而所存蓋尠、隋室以來、日益淪缺、大唐武太后之時、猶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歌、團扇歌、懊儂、長史變、督護歌、讀曲歌、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叛、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共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曲、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曲、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等、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沈約宋書惡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有古士君子之遺風、他樂則莫與爲比、樂用鐘一架、磬一架、琴一、一弦琴一、瑟一、秦琵琶一、臥箜篌一、筑一、箏一、節鼓一、笙二、笛二、簫二、篪二、葉一、歌二、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弦者、唯明君、楊叛、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共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中訛失、與吳晉轉遠、以爲宜取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尋調以失、云學於俞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後、清樂之歌闕焉、又闕清樂、唯雅樂一曲、辭與而音雅、闕舊記、其辭信典、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琴調、蔡邕五弄調、謂之九弄、雅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

案、此清樂也、皆南朝之樂、今之南曲本此。

又云、讌樂、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疎勒、九康國、至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至是增爲十部伎、其後分爲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國、後周平齊所作、周代謂之城舞、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佾舞、高宗平遼時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造、七遼東樂、武太后所作、八光聖樂、高宗所造、坐部伎有六部、一讌樂、盛文敏所作、又分爲四部、有景雲、慶樂、破陣、承天樂、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鳳歸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五龜茲樂、元宗所作、六破陣樂、元宗所造、坐於立部伎也。）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製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弦、爲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樂用玉磬一架、大方響一架、笛、篪一、筑一、臥箜篌一、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小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吹葉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篳篥一、小篳篥一、大觱一、小觱一、正銅鈸一、和銅鈸一、長笛一、尺八一、短笛一、揩鼓一、迎鼓一、鞞鼓二、浮鼓二、歌二。按此樂唯景雲

舞近存。餘並亡。

案。此讌樂也。皆北朝之樂。今之北曲本此。

夢溪筆談。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

又云。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

案。側調即宋書之瑟調。

姜白石集側商調序云。琴七弦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慢角清商宮調、慢宮黃鐘調是也。加變宮、變徵散聲者。曰側弄。側楚、側蕤、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予以此語尋之伊州大石調黃鐘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鐘之正。側商乃黃鐘之側。它言側者用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

案。今字譜之一字。即變宮聲也。宋人以夾鐘、姑洗二律配之。非也。字譜之凡字。即變徵聲也。宋人以無射、應鐘二律配之。亦非也。蓋二變者聲也。夾、姑、無、應者律也。律不可以配聲明矣。今之南曲不用一、凡者也。北曲用一、凡者也。唐之俗樂有二。一曰清樂。即魏、晉以來之清商三調也。三調者。清調也。平調也。側調也。龜茲樂未入中國以前。樂、陳之俗樂如此。姜堯章云。琴七弦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是清樂之側調用二變者也。又云。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是清樂之清調、平調不用二變者也。荀勗之正聲、下徵、清角、亦祇三調也。一曰讌樂。即蘇祇婆琵琶之四均二十八調也。龜茲樂既入中國以後。周、齊之俗樂如此。姜堯章所度之曲。遺譜尚存。無不用二變者。是讌樂二十八調皆用二變也。自是而後。清樂之側調。亦雜入讌樂。而不可復識矣。今之南曲。清樂之遺聲也。讌樂之遺聲也。讌樂。周、齊、北朝之樂。故相沿謂之北曲。皆與雅樂無涉。胡氏彥昇謂今南曲爲雅樂之遺聲者。則誤甚矣。沈存中云。唐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即讌樂。三者截然不同。唐之雅樂。以部伎之絕無性識者爲之。見白香山詩自注。其雅樂如此。必不能似今之南曲諧婉悅耳也。若宋人之雅樂。即燕樂。朱子所傳趙彥肅詩樂譜。小雅六篇用黃鐘清宮。即正宮。國風六篇用無射清商。即越調。宋人以夾鐘、姑洗配一字。無射、應鐘倍凡字。譜中有姑洗、無射諸律。則雅樂用一、凡可知矣。胡氏不知宋人樂譜中律呂。即字譜之別名。見趙譜用蕤賓、應鐘二律。遂謂其用一、凡非古聲。亦可謂癡人說夢矣。且唐以前無南北之名。至祖孝孫始斟酌南北。定爲雅樂。亦不得獨以雅樂屬之南曲也。蓋天寶之

法曲。即清樂南曲也。胡部。即燕樂北曲也。以法曲與胡部合奏。即南北合調也。皆俗樂也。胡氏蓋未之深考云。

宋史樂志。世謂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宴享。豈以正聲爲不美歟。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則不待知音而後能也。今太常樂縣鐘、磬、塤、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頗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古樂豈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而太常仍與教坊冰絕。何哉。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聲。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因是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十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之爲笙、管。匏、笙也。瓠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陶。革、鼓料也。檀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遠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爲正聲。而雲謂夷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能般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以杯盂。古者寢席以爲安。後世更以榻椅。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椅。而復俎豆寢席之質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焉。試使知樂者。而今之器。寄古之聲。去遠憑附變。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亦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當數子紛紛銳意改制之後。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存其語。以俟知者。

馬氏端臨曰。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弦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棘之雜樂。毋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毫會節奏。毋害其爲怨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庶當李照、阮逸制樂之時。特爲此論。後來乃復創爲古本漢書。有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呂。范蜀公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爲。而與素論背馳。何耶。

案。房庶此論。見宋史樂志燕樂後。文獻通考樂考俗樂部。亦引之作。兩朝史樂志論。書房庶自言得古本漢志。校今文脫去八字。因據以定黃鐘之度。范蜀公深信之。司馬溫公力爭之。其言皆誕譎不可究詰。去樂萬里。而此論古樂與今樂。獨牛易馬。倒置如此。不獨講燕樂者當知之。即講雅樂者亦當知之。故與馬氏之說。併載於篇焉。

燕樂考原卷二

宮聲七調

新唐書樂志、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爲七宮。

唐段安節琵琶錄。（又名樂府雜錄。）去聲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鐘宮。

遼史樂志。一曰婆陀力旦。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

宋史樂志。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皆生於黃鐘。（案。生於黃鐘、用角黃鐘、次角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也。）

宋沈括補筆談。燕樂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宮、黃鐘宮。（與唐志、遼志同。）

案。燕樂七宮一均。卽琵琶之第一弦也。分爲七調。琵琶以第一弦爲黃鐘宮。故曰七宮也。考琵琶錄。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

正宮。琵琶錄。宋史律歷志。（引宋仁宗時燕樂觀新經。）黃鐘之宮爲正宮調。

補筆談。六字配黃鐘清。

又。黃鐘宮今爲正宮。殺聲用六字。

又。正宮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句、合。（七商之大石調、七羽之般涉調、調。）

宋王灼碧雞漫志。黃鐘卽俗呼正宮。

第一弦。其鉅細與琴之第七弦等。（今樂工所彈琵琶第一弦卽用琴之第七弦。）琴之第七弦爲夾鐘清聲。故唐書樂志以爲燕樂宮調乃應夾鐘之律也。（宋志亦云燕樂以夾鐘爲律本。）夢溪筆談云。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三均弱。大呂比黃鐘高一均。太蔟比黃鐘高二均。則所謂夾鐘爲律本者。實宋世雅樂太蔟之律也。故筆談既云高四字近夾鐘。高五字爲夾鐘清。補筆談又云高四字配太蔟。高五字配太蔟清也。（琵琶聲高故四、五二字各有高下之別。竹聲則無之。）蓋燕樂字譜。實應五聲二變。不能與十二律一一相配。故筆談云。今之燕樂。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燕樂七宮。既應太蔟之律。則所謂七宮生於黃鐘。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者。實則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也。故補筆談云。夾鐘宮今爲中呂宮。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無射宮今爲黃鐘宮也。燕樂以字譜爲主。但以律呂之名緣飾之。殺聲用某字。卽爲某宮調。所謂黃鐘宮今爲正宮。用六字者。今琵琶之六字調也。大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者。今琵琶之四字調也。夾鐘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者。今琵琶之一字調也。仲呂宮今爲道調宮。用上字者。今琵琶之上字調也。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用尺字者。今琵琶之尺字調也。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用工字者。今琵琶之工字調也。無射宮今爲黃鐘宮。用凡字者。今琵琶之凡字調也。此其故。唐、宋儒者不知之。習於樂者或知之。不知者則舍燕樂而高談古律。知之者或不能言。卽言之亦不能著。近代儒者及伶工。皆不復知之矣。故偏者論律。及文人輯塡詞度曲之譜。咸視正宮、雙調、等佈若鬼神。而不敢置驗也。

又案。王晦叔碧雞漫志云。今涼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鐘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此七宮次序。既不由清濁。又不云正宮。而云黃鐘宮。不云黃鐘宮。而云無射宮。疑皆有誤。

宋張炎詞源。黃鐘宮俗名正黃鐘宮。

案燕樂七宮、七商、七羽。皆以黃鐘爲第一運。七宮之第一運。卽按琵琶大弦之第一聲也。大弦最濁。故以爲宮聲之均。名爲黃鐘。實應太蔟之律。故不曰黃鐘宮。而曰正宮也。正宮卽琵琶之六字調。故殺聲用六字也。某宮調則殺聲用某字以紀之。非宮調別無可辨。徒恃此而辨也。蔡季通因殺聲乃撰爲起調畢曲之說。謂六十調之辨。全繫乎此。譬矣。又宮卽調也。琵琶錄作於唐時。樂譜新經作於宋時。正宮下皆有調字。亦不始於沈括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正宮曲三。

梁州。
瀛州。
齊天樂。

隊舞大曲十八。正宮曲一。

平戎破陣樂。

曲破二十九。正宮曲一。

賓鈞臺。

小曲二百七十。正宮曲十。

一陽生。
玉窗寒。
念邊戍。
玉如意。
瓊樹枝。
鶴鷄飛。
塞鴻飛。
漏丁丁。
息鼓鼓。
鞠流霞。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正宮曲二。

紐杯樂。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正宮曲一。

梁州。

案柳永樂章集。正宮有黃鶯兒、鬬百花、（參名夏州。）玉女搖仙佩、雪梅香、昆犯、甘草子六曲。張先子野集。正宮有醉垂鞭一曲。韓玉東浦詞。有正宮曲江秋一曲。姜夔白石集。有正宮齊天樂一曲。又周密天基聖節排當樂次。有正黃宮福壽永康宮、（玉輪花芝瑞鼎。）凝霜新起。（夢樂。）二曲。正黃宮當卽正宮也。

金院本。正宮十四曲。

文序子。
文序子編。
甘草子。
甘草子編令。
梁州三臺。
梁州編令。
梁州令斷送。
三臺。
嫩美人編。
應天長。
黃金臺。
脫布衫。
賺。
尾。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正宮二十五章。

端正好。
滾繡毬。（亦作子母調。）
倘秀才。（亦作子母調。）
靈壽杖。（卽采青歌。）
叨叨令。

瀟湘秋。
脫布衫。
小梁州。
醉太平。
伴讀書。即村裏秀才。
笑和尚。
白鶴子。
雙鴛鴦。
貨郎兒。入南呂轉調。
螢燈兒。
彩河西。
美春花。
菩薩蠻。
黑漆弩。即士吟鵲踏枝
月照庭。
六么遍。即柳梢青。
甘草子。
三臺。
啄木兒煞。亦入中呂。
煞尾。

案元陶九成輟耕錄正宮亦二十五章。與此頗有不同。又明臧懋循元曲選載陶九成論曲。正宮作五十四章。存此備考。至於明人所譜之譜。多不可據。故不錄。

高宮。

琵琶錄宮七調。第二運高宮調。
宋史律歷志大呂之宮爲高宮。
補筆談下四字配大呂。
又大呂宮今爲高宮。殺聲用四字。
又高宮用九盤。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七商之商大石調、七利之商般涉調、同。

碧雞漫志大呂宮俗呼高宮。
詞源大呂宮俗名高宮。

案七宮之第二運。即按琵琶大弦之第二聲也。黃鐘一均。既實用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二。名爲大呂。當應夾鐘。故不曰大呂宮。而曰高宮也。高宮即琵琶之四字調。故殺聲用四字也。此調較正宮高一律。故謂之高宮。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高宮曲一。
靜三邊。
小曲二百七十。高宮曲九。
葛順歲。
安遜客。
縱驅遠。
遊泉園。
錦步帳。
博山爐。
媛寒杯。
雪紛紜。
待春來。
因循曲造新聲者五十八。高宮曲一。
傾杯樂。

案高宮。宋教坊隊舞雲韶部及太宗所製新奏皆不用。而碧雞漫志云。涼州有高宮。又云。金奴嬢又轉入高宮。天基聖節排當樂次。有高宮惜春、方響獨打、繞令神曲、擊毬方響合、二曲。姜白石大樂議亦云。闕大呂之商、羽。則是南渡時高宮尚存。但不多用耳。至今院本元雜劇始闕高宮也。

中呂宮。

琵琶錄宮七調。第三運中呂宮。
宋史律歷志夾鐘之宮爲中呂宮。
補筆談下一字配夾鐘。
又夾鐘宮今爲中呂宮。殺聲用一字。

又中呂宮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七商之變調、七徵之中呂調調。

詞源夾鐘宮俗名中呂宮。

案七宮之第三運。即按琵琶大弦之第三聲也。黃鐘一均。既實用太蔟一、夾鐘二、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三。名爲夾鐘。實應仲呂。故不曰夾鐘宮。而曰中呂宮也。中呂宮即琵琶之一字調。故殺聲用一字也。夢溪筆談既云高四字近夾鐘。補筆談又云下一字配夾鐘。則所謂以字譜分配律呂者。亦不過意爲遷就而已。不能正相應也。餘倣此。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中呂宮曲二。

萬年歡。

劍器。

隊舞大曲十八。中呂宮曲一。

大宋朝歡樂。

曲破二十九。中呂宮曲二。

春園春。

獻玉杯。

小曲二百七十。中呂宮曲十三。

上林春。

春波綠。

百樹花。

尋無覓。

萬年春。

聚瑚璉。

柳垂絲。

醉紅樓。

折紅杏。

一團花。

花下醉。

遊春歸。

傾杯樂。

劍器。

感皇化。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中呂宮曲一。

萬年歡。

案柳永樂章集。中呂宮有送征衣、盡夜樂、柳腰輕、梁州令四曲。張先子野集。中呂宮有南鄉子、菩薩蠻、踏莎行、感皇恩、西江月、鳳金杯、浣溪沙、相思兒令、師師令、山亭燕慢、謝池春慢、惜雙雙十二曲。蓋白石集自製曲。中呂宮有揚州慢、長亭怨慢二曲。碧聲漫志。虞美人舊曲三。其一中呂宮。又夾鐘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此曲。夾鐘宮即中呂宮也。又聖節排當樂次。夾鐘宮有萬壽永無疆引子、舞樂起。聖壽齊天樂慢、笛上。帝壽昌慢、笛起。昇平樂慢、笙起。萬方雨慢、方響起。永遇樂慢、舞樂起。蓬南山慢、笛起。戀春光慢、笙起。賞仙花慢、鐘樂起。碧牡丹慢、方響起。上苑春慢、笛起。慶壽樂慢、笙起。柳初新慢、鐘樂起。萬壽無疆薄蝠曲破十四曲。

鼓舞介。十四曲。

金院本中呂宮五曲。

迎仙客。

滿庭霜。即滿庭芳。

踏莎行。

粉蝶兒。

石榴花。

案金院本無中呂宮。但有中呂調。今以張子野集及中原音韻考之。此五曲是中呂宮。故載於此。其餘皆載入中呂調。

元中原音韻。中呂宮三十二章。本無實字。今補入。

粉蝶兒。

叫聲。
醉春風。
遶仙客。
紅繡鞋。即朱履曲。
普天樂。
醉高歌。
喜春來。即春曲。
石榴花。
鬬鵪鶉。
小上樓。
滿庭芳。
十二月。
堯民歌。
快活三。
鮑老兒。
古鮑老。
紅芍藥。
剔銀燈。
蔓菁菜。
柳青娘。
道和。
朝天子。即滿金門。
四邊靜。
齊天樂。
紅衫兒。
蘇武持節。即山坡羊。
賣花聲。即平平樂。亦作樂。
四換頭。

攤破臺春來。
鬬捉蛇。
終尾。

案。輟耕錄。中呂宮曲三十八章。元曲選。中呂宮七十三章。與此不同。

道調宮。宋史樂志作道宮。

琵琶錄。宮七調。第四運道調宮。

宋史律歷志。仲呂之宮爲道調宮。

補筆談。上字配仲呂。

又。仲呂宮今爲道調宮。殺聲用上字。

又。道調宮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下四、六、合。七調之小石調。七調之正平調。同。

詞源。仲呂宮俗名道宮。

案。七宮之第四運。即按琵琶大弦之第四聲也。黃鐘一均。既實用太蔟、夾鐘、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四。名爲仲呂。實應林鐘。故不曰仲呂宮。而曰道調宮也。道調宮即琵琶之上字調。故殺聲用上字也。唐會要。林鐘宮時號道調宮。然則宮變七調。實遇太蔟。蓋唐人之遺制。雞肇漫志云。理道要訣。林鐘宮時號道調宮。然今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不知七宮起太蔟。則林鐘宮爲道調宮。若南呂宮。仲呂爲道調宮。此無足致疑者。王晦叔蓋未之深考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道調宮曲三。

梁州。
薄媚。
大聖樂。

法部曲二。道調宮曲一。

望瀛。

案。宋史樂志。法部曲止有道調宮及小石調二調。

隊舞大曲十八。道調宮曲一。

垂衣定八方。

曲破二十九、道調宮曲一、

折枝花、

小曲二百七十、道宮曲九、

會變龍、

泛仙杯、

披風襟、

孔雀扇、

百尺樓、

金縷滿、

奏明庭、

拾落花、

聲聲慢、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道調宮曲二、

傾杯樂、

三臺

案、張先子野集、道調宮有西江月、感皇恩二曲、與中呂宮字句同、碧雞漫志、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道調宮、又云、念奴嬌後復轉入道調宮、又云、李珣瑤琴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而、與古不類耳、又天基聖節排當樂次、道調宮有聖壽永、下方響同、出隊花仗、拍起、穆金蟬慢、拍起、託嬌營慢、拍起、齊天樂曲破、諸部合、慶芳春慢、拍起、延壽慢、拍起、月中仙慢、拍起、壽娘香慢、拍起、慶鶴韶慢、拍起、月明起花燈慢、起、十二、其餘樂二字當作一拍、曲、

金院本、道宮六曲、

凭欄人、與越調不同、

美中美、

大聖樂、

解紅、

聽、

南呂宮、

尾、

案、中原音韻無道宮、則此調元雜劇已不用矣、近徐靈昭以沈甯庵南九宮譜附錄之鵝鴨滿波船、赤馬兒等曲、改題應時明近、雙赤子爲道宮者、蓋臆說、不可爲據、

琵琶錄、宮七調、第五運南呂宮、

宋史律歷志、林鐘之宮爲南呂宮、

補筆談、尺字配林鐘、

又林鐘宮今爲南呂宮、殺聲用尺字、

又、南呂宮用七聲、下五、高凡、工尺、高一、高四、句、七商之徵、擬調、七刹之南呂調同、六合上三字不用、

詞源、林鐘宮俗名南呂宮、

案、七宮之第五運、即按琵琶大弦之第五聲也、黃鐘一均、既實用太蔟一、夾鐘二、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五、名爲林鐘、實應南呂、故不曰林鐘宮、而曰南呂宮也、南呂宮即琵琶之尺字調、故殺聲用尺字也、宋史樂志、夾鐘宮謂之中呂宮、林鐘謂之南呂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鐘爲黃鐘也、若燕樂雖以夾鐘爲律本、而黃鐘一均、實應太蔟、非夾鐘也、此亦易明之事、不審前人何故昧之、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南呂宮曲二、

瀛府、

薄媚、

隊舞大曲十八、南呂宮曲一、

平晉書天樂、

曲破二十九、南呂宮曲一、

七盤樂、

小曲二百七十、南呂宮曲十一、

仙盤露、

冰盤果、

芙蓉園、

林下風、
風雨調、
開日幌、
鳳來賓、
落梁塵、
望陽臺、
慶年豐、
青騮馬、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南呂宮曲二、

傾杯樂、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南呂宮曲一、

舊天獻壽、此曲太宗所製、

案、張先子野集、南呂宮有江南柳、八寶裝、一枝花令三曲、碧雞漫志、南呂宮有涼州、又、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又、盧江南自唐至今皆南呂宮、

金院本、南呂宮八曲、

瑞鷄月、
三絡、
應天長、
一枝花、
一枝花纏、
傀儡兒、
轉青山、
尾、

元中原音韻、南呂宮曲二十一章、本無宵字今補入、

一枝花、即古荼蘼、
梁州第七、

隔尾、
牧羊關、
菩薩梁州、
元鶴鳴、即笑東天、
烏夜啼、
鷓鴣郎、
感皇恩、
採茶歌、即楚江秋
賀新郎、
梧桐樹、
紅芍藥、
四塊玉、
草池春、即園林春、
鵲踏兒、
閻金經、即金字經、
翠盤秋、參入中呂、即乾荷葉、
玉交枝、
煞、
黃鍾尾、

案、輟耕錄、南呂宮曲二十章、元曲選、南呂宮三十九章、與此不同、

仙呂宮、

琵琶錄、宮七調、第六運仙呂宮、
宋史律歷志、夷則之宮爲仙呂宮、
補筆談、下工字配夷則、
又、夷則宮今爲仙呂宮、殺聲用工字、
又、仙呂宮用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七商之林鐘商、七羽之仙呂調、
詞源、夷則宮俗名仙呂宮、

案七宮之第六運，即按琵琶大弦之第六聲也。黃鐘一均，既實用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六，名爲夷則，實應無射，故不曰夷則宮，而曰仙呂宮也。仙呂宮即琵琶之工字調，故殺聲用工字也。宋史樂志，政和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鐘宮，以夾鐘爲中呂宮，以夷則爲仙呂宮之類，考仙呂非律名，與正宮、高宮、道調宮一例，不可與黃鐘、中呂二宮相提並論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仙呂宮曲三：

梁州。
保金枝。
延壽樂。

隊舞大曲十八，仙呂宮曲一：

甘露降龍庭。

曲破二十九，仙呂宮曲一：

王母桃。

小曲二百七十，仙呂宮曲九：

折紅蕉。
鵲渡河。
紫蘭香。
喜見時。
綺蘭殿。
步瑤階。
千秋樂。
百和香。
佩珊瑚。

因舊曲造新辭者五十八，仙呂宮曲一：

傾杯樂。

案柳永樂章集，仙呂宮有傾杯樂、笛家、鶴冲天三曲，張先子野集，仙呂宮有燕歸春、好事近二曲，姜白石集自製曲，仙呂宮有暗香、疎影二曲，碧雞漫志，仙呂宮有涼州，又天基聖節排當樂次，

夷則宮有上林春引子，雙調起。萬歲梁州曲破，四上聖壽永歌曲子，即摔瑤巵慢，拍送起。延壽長歌曲子，雙調。花梢月慢，雙調起。六曲，夷則宮即仙呂宮也。

金院本，仙呂宮六曲：

賞花時。
天下樂。
點絳脣。
六么令。
六么遍，今編耕錄仙呂宮。
勝葫蘆。

案金院本無仙呂宮，但有仙呂調，今以中原音韻及輟耕錄考之，此六曲是仙呂宮，故載於此，其餘皆載入仙呂調。

元中原音韻，仙呂宮曲四十二章，本無宮字，今編入。

端正好，與見。
賞花時。
八聲甘州。
點絳脣。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吒令。
鵲踏枝。
寄生草。
六么序。
醉中天。
金蕉葉，即醉金錢。
醉扶歸。

簡王孫、
一半兒、
瑞鶴仙、
簡帝京、
村裏迓古、
元和令、
上馬嬌、
遊四門、
勝葫蘆、
後庭花、一作玉。
柳葉兒、
青哥兒、
翠蕭條、
綠窗愁、
穿窗月、
四季花、
雁兒落、
玉花秋、
三番玉樓人、亦入越調。
錦橙梅、
雙雁子、
太常引、
杯外樓、
賺煞尾、

黃鐘宮、

案、輟耕錄、仙呂宮曲三十六章、元曲選、仙呂宮六十一章、與此不同。

琵琶錄、宮七調、第七運黃鐘宮、

宋史律歷志、無射之宮爲黃鐘宮、

補筆談、下凡字配無射、

又、無射宮今爲黃鐘宮、殺聲用凡字、

又、黃鐘宮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七商之越調、七羽之黃鐘羽、同、

調源、無射宮俗名黃鐘宮、

案、七宮之第七運、卽按琵琶大弦之第七聲也、黃鐘一均、旣皆用太蔟一、夾鐘二、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七、名爲無射、皆應黃鐘、故不曰無射宮、而曰黃鐘宮也、黃鐘宮卽琵琶之凡字調、故殺聲用凡字也、宋史樂志、大晟府言、宴樂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鐘宮、卽指此調也、琵琶之第七柱、爲絲音之第八聲、與散聲相應、按第七柱得黃鐘聲、則宮音散聲爲黃鐘可知矣、

又、案、一均但有七調、故律呂之名雖十二、而以紀調者、祇用七律也、黃鐘一均、除所用七律之宮聲外、其太蔟、姑洗、蕤賓、南呂、應鐘五律之宮聲、則謂之中管調、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黃鐘宮曲三、

梁州、
中和樂、
劍器、
隊舞大曲十八、黃鐘宮曲一、
宇宙荷皇恩、
曲破二十九、黃鐘宮曲一、
採蓮回、

案、教坊琵琶獨彈曲破十五、有無射宮調帝臺春一曲、當是黃鐘宮、附載於此

小曲二百七十、黃鐘宮曲十二、
菊花杯、

翠幕新、
四塞清、
滿簾福、
畫屏風、
折葉莫、
望春雲、
苑中鶴、
賜征袍、
望回戈、
稻稼成、
泛金英、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黃鐘宮曲三、

傾杯樂、
朝中措、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黃鐘宮曲一、

中和樂、

案、姜白石集、黃鐘宮有齊天樂一曲、此恐是正宮、又自製曲無射宮有惜紅衣一曲、方是黃鐘宮也、碧雞漫志、虞美人舊曲近世轉入黃鐘宮、又云、今黃鐘宮有萬歲樂、又云、今黃鐘宮有三臺夜半樂、又云、今世所傳麥秀兩岐在黃鐘宮、又云、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乃今怨王孫曲、應無射宮、又涼州七宮曲既有黃鐘宮、又有無射宮、則所謂黃鐘宮者、皆正宮也、又天基聖節排當樂次、無射宮有碎錦樂、梁州歌頭大曲、諸部合、亦黃鐘宮也、

金院本、黃鐘宮十六曲、

快活閑纏令、
出隊子、
柳葉兒、
侍香金童纏令、

雙聲疊韻、
黃鶯兒、
降黃龍袞、
降黃龍、
刮地風、
粉金冠令、
雲兒令、
神仗兒、
四門子、
開花喙木兒第一、
粉乾坤、
尾、

元中原音韻、黃鐘宮二十四章、本無名字、今補入、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水仙子、
棗兒令、
神仗兒、亦作鎖、
節節高、
者刺古、
顯成雙、
賀聖朝、
紅錦袍、即紅瓶梗、
盍夜樂、

人月圓。
採樓春。即拋毬樂。
侍香金童。
降黃龍袞。
雙鳳翥。即女冠子。
傾盃序。
文如錦。
九條龍。
興隆引。
尾聲。

案。樂府雜錄。黃鐘宮曲十五章。元曲選。黃鐘宮三十三章。與此不同。

燕樂考原卷三

商聲七調

新唐書樂志。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鐘商、即商調。爲七商。按越調爲黃鐘商。故以爲首。實爲弄之第七聲。琵琶錄。入聲商七調。第一運越調。亦以第七聲爲第一運。第二運大石調。石、唐志作食下同。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鐘商調。

遼史樂志。二曰雜識曰。越調、大食調、高大石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鐘商調。知識且、商聲一均也。隋志以爲即南呂聲者誤也。

宋史樂志。商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蔟。大食調、太蔟商也。故以爲首。商弄第一聲也。

補筆談。燕樂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鐘商。次序與唐志、遼志同。

宋王灼碧雞漫志。七商。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鐘商、越調。次序與宋志同。

案。燕樂七商一均。即琵琶之第二弄也。分爲七調。琵琶以第二弄爲太蔟商。故曰七商也。考琵琶第二弄。其鉅細如今三弄之老弄。今樂工琵琶第二弄即用三弄之老弄。第三弄如今三弄之中弄。第四弄如今三弄之子弄。此皆驗之於器而知者。非鄭譯虛造也。蓋今琵琶之七調。即唐人燕樂之七宮也。聲濁能合簫。而不能合今度曲家之笛。元張翥與松雪子論五音二變十二調。品簫以定之。謂濁高下。旋相爲宮。見蛻巖詞。今三弁之七調。即唐人燕樂之七商也。與今笛正相應。是今之俗樂。又高於唐人燕樂二律矣。古今樂律高下之故。當於此求之。今樂工琵琶子牌俱用三弁之平聲。又高於明水磨調一節。宋史樂志序。謂高二律。下一律。指樂聲高下。於歌聲而言。不知歌聲亦隨律之高下而變。晉協律中郎將列和云。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此明證也。然則以今笛求唐人燕樂。已不能相應。況古律乎。今論樂。或以今笛考燕樂。或以今笛考古律。皆不知而作者也。燕樂七商生於太蔟。是用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也。此弁琴中無此聲。琴不用二變。故以此弁爲應鐘。琵琶錄云。商、角同用。故七角宋史亦云生於應鐘也。是琵琶商弁。名爲用太蔟七律。實則用應鐘、黃鐘、太蔟、姑洗、蕤賓、林鐘、南呂七律。故補筆談云。無射商今爲林鐘商也。起太蔟。則無射爲第六聲。起應鐘。則林鐘爲第六聲。琵琶商弁既與三弁之老弁相應。則所謂太蔟今爲大石調。殺聲用四字者。即三弁之四字調也。即正宮調。夾鐘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者。即三弁之一字調也。仲呂商今爲雙調。用上字者。即三弁之上字調也。林鐘商今爲小石調。用尺字者。即三弁之尺字調也。南呂商今爲歇指調。用工字者。即三弁之工字調也。無射商今爲林鐘商。用凡字者。即三弁之凡字調也。黃鐘商今爲越調。用六字者。即三弁之六字調也。今俗樂既高於唐人燕樂二律。則今二弁之老弁。即俗樂之宮聲。七宮皆從此出。今之四字調。乃明以來俗樂之正宮。一字調乃高宮。燕樂高宮不常用。今俗樂一字調亦不常用。上字調乃中呂宮。尺字調乃道調宮。工字調乃南呂宮。凡字調乃仙呂宮。六字調乃黃鐘宮。右燕樂之七商。爲今俗樂之七宮矣。故今樂工猶謂四字調爲正宮調。六字調爲越調也。亦有謂工字調爲越調者誤。明祝允明猥談云。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塡輳而已。雖曰不敢望雅部。然俗部大概較遠雅部。不啻數律。

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一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自注：此兩說與弊出爲最。蓋觀金、元製腔之時，又失之矣。是六宮明正德、嘉靖間已不用，蓋三弊卽盛行，於是時七商中之六商調，高大石調不用。七羽中之五羽調，音殺涉、正平調不用。合計之始爲十一調。祝氏亦不知商、羽之有別，但大概言之，而自明至今，俗樂之七宮，卽唐人燕樂之七商，猶可考見焉。

又案：七商一均，南宋燕樂亦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與七宮同。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姜白石集、王晦叔碧雞漫志、周公謹齊東野語皆然，學者不可以其與東都所用之律不同而疑之，詳見下。

大石調。一作大食調。

琵琶錄。商七調。第二運大石調。太蔟商，故以爲第二運。

宋史律歷志。太蔟商爲大石調。

補筆談。寓四字配太蔟。

又。太蔟商今爲大石調，殺聲用四字。

又。大石調用九聲，與正宮同。

姜白石集。黃鐘商俗名大石。

詞源。黃鐘商俗名大石調。

案：七商之第二運，卽按琵琶二弊之第一聲也。越調爲黃鐘商，故爲第一運。大石調爲太蔟商，故爲第二運。餘倣此。太蔟一均，旣實用應鐘、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一，名爲太蔟，實應應鐘，故不曰太蔟商而曰大石調也。燕樂七商一均，與今笛及三弊相應，卽今俗樂之四字調。故殺聲用四字也。今俗樂以七商爲宮，故以四字調爲正宮調，以古人之書證之，今伶工之器，變遷升降，歷歷可尋，彼執蔡氏起調畢曲之說而求燕樂之宮調者，又何啻瞽者之道黑白乎。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大石調曲二。

清平樂。

大明樂。

隊舞大曲十八。大石調曲一。

嘉禾生九穗。

曲破二十九。大石調曲一。

清夜遊。

琵琶獨彈曲破十五。大石調曲一。

寰海清。

案：琵琶獨彈曲破者，用琵琶獨彈，不兼他樂器也。在燕樂二十八調中者，唯大石調、林鐘角、無射宮調、仙呂調四調而已。

小曲二百七十。大石調曲八。

賀元正。

待花開。

採紅蓮。

出谷鶯。

遊月宮。

望回車。

塞雲平。

乘燭遊。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大石調曲一。

傾杯樂。

雲韶部大曲十三。大石調曲一。

清平樂。

案：柳永樂章集。大石調有迎新春、曲玉管、滿朝歡、傾杯樂、夢還京、鳳銜杯、鶴沖天、愛恩深、看花回、柳初新、兩同心、女冠子、玉樓春、金蕉葉十四曲。張子野集。大石調有清平樂、醉桃源、恨春遲三曲。姜白石集。大石調有法曲獻仙音、琵琶仙二曲。又玲瓏四犯自注云：別有大石調一曲，碧雞漫志。大石調有醉陵王慢、又有念奴嬌。又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又案：南渡燕樂亦七商，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名。大石調居第一，當黃鐘之位。故姜白石集云：黃鐘商俗名大石也。又碧雞漫志云：按理道要訣，唐時太蔟商樂曲有萬歲樂，旣曰唐時，則此太蔟商亦大石調也。

金院本大石調十一曲。

伊州渡。
鷓山溪。
吳音子。
梅梢月。
玉翼蟬。
伊州滾徹令。
紅羅襖。
還京樂。
洞仙歌。
感皇恩。
尾。

元中原音韻。大石調曲二十一章。

六國朝。
歸塞北。即望江南。
卜金鍾。即初問月。
怨別離。
雁過南樓。
催花樂。即拜歲樂。
淨瓶兒。
念奴嬌。
喜秋風。
好觀音。亦作煞。
青杏子。
蒙童兒。即惡惡鄉。
還京樂。
茶蘼香。
催拍子。
陽關三疊。

鷓山溪。
初生月兒。
百字令。
玉翼蟬煞。
隨煞。

案。輟耕錄。大石調曲十九章。元曲選。大石調三十五章。與此不同。

高大石調。石一作金。

琵琶錄。商七調。第三運高大石調。夾鐘商。故爲第三運。

宋史律曆志。夾鐘商爲高大石調。

補筆談。下一字配夾鐘。

又。夾鐘商今爲高大石調。殺聲用一字。

又。高大石調用九聲。與高宮同。案。補筆談刻本脫爲大石調。

詞源。大呂商俗名高大石調。

案。七商之第三運。即按琵琶二弭之第二聲也。太蔟一均。既實用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二。名爲夾鐘。實應黃鐘。故不曰夾鐘商。而曰高大石調也。高大石調即今俗樂之一字調。故殺聲用一字也。夾鐘商高於太蔟商一律。故曰高大石調。此調自南宋至金、元皆不用。故今俗樂一字調亦不常用也。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高大石調曲一。

喚春鶯。

小曲二百七十。高大石調曲九。

花下宴。
甘雨足。
蓋千秋。
夾竹桃。
樂露桃。
燕初來。
踏青回。

拋繡毬。
潑火雨。

因舊曲造新聲五十八。高大石調曲一。

傾杯樂。

案。高大石調。宋教坊隊舞雲韶部及太宗所製新奏皆不用。故南宋以來。此調遂闕。

琵琶錄。商七調。第四運雙調。仲呂商。故爲第四運。雙調。

宋史律歷志。仲呂商爲雙調。

補筆談。上字配仲呂。

又。仲呂商今爲雙調。殺聲用上字。

又。雙調用九聲。與中呂宮同。

碧雞漫志。夾鐘商俗呼雙調。

詞源。夾鐘商俗名雙調。

案。七商之第四運。卽按琵琶二弁之第三聲也。太蔟一均。旣實用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三。名爲仲呂。實應太蔟。故不曰仲呂商。而曰雙調也。雙調卽今俗樂之上字調。故殺聲用上字也。七羽中仙呂調。元南曲亦入雙調也。

又案。南宋燕樂七商一均。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名。雙調居第三。當夾鐘之位。故碧雞漫志云。夾鐘商俗呼雙調也。可見燕樂借律呂之名。不過緣飾而已。初無一定。然其配合之中。亦自有理。但不及字譜配五聲二變之確有可憑耳。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雙調曲三。

降聖樂。
新水調。
採蓮。

鶴茲部雙調曲二。

宇宙淸。
感皇恩。

案。鶴茲部但有雙調。他調皆不用。

隊舞大曲十八。雙調曲一。

惠化樂堯風。

曲破二十九。雙調曲一。

朝八蠻。

小曲二百七十。雙調曲十六。

宴瓊林。
汎龍舟。
汀洲綠。
登高樓。
麥隴雉。
柳如烟。
楊花飛。
玉澤新。
戎瑞鬱。
玉階曉。
喜淸和。
人歡樂。
征戍回。
一院春。
一片雲。
千萬年。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雙調曲五。

傾杯樂。
攤破拋毬樂。
醉花間。
小重山。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雙調曲一。

大定樂。

案柳永樂章集雙調有婆羅門令、雨霖鈴、定風波、尉遲杯慢、卷紬、徑部樂、花人醉、迷仙引、御街行、歸朝歡、采蓮令、秋夜月、巫山一段雲、傾杯樂（飲水詞）十四曲。張子野集雙調有麗佳節、採桑子、御街行、玉聯環、武陵春、定風波、百媚娘、夢仙鄉、歸朝歡、相思令（一作長相思）少年遊、賀聖朝、生查子十三曲。姜白石集雙調有玲瑯四犯及自度曲翠樓吟、湘月（即大石調念奴嬌於雙調中吹之）二曲。碧雞漫志河滿子今詞麟雙調。又、今雙調雨霖鈴慢頗極哀怨。又雙調豔角兒令歐陽永叔嘗製詞。又、阿濫堆嘗以問老樂工云、用夾鐘商、俗呼雙調。（說見前）

又案天基聖節排當樂次、高雙調有聚仙歡（爭鶯彈）、堯階樂慢（方響起）、會羣仙（瑟瑟鶯彈）、玉京春慢（方響起）老人星降黃龍曲破（諸部合）五曲。又有雙聲調玉簫聲（簫調吹）一曲。高雙調當是中管雙調、雙聲調疑即雙調也。

金院本雙調十曲。

文如錦。
豆樂黃。
攪箏琶。
慶宣和。
情奴嬌。
月上海棠。
御街行。
菱荷香。
倬倬戚。
尾。

元中原音韻雙調曲一百章。

新水令。
駐馬聽。
喬牌兒。
沈醉東風。
步步嬌（即潘妃曲）。
夜行船。
銀漢浮槎（即喬木查）。
慶宣和。
五供養。
月上海棠。
慶東原。
漢不斷（即鎖南枝）。
攪箏琶。
落梅風（即寄閑曲）。
風入松。
萬花方三遍。
殿兒落（即平沙落雁）。
德勝令（即陣二直、鳳歌回）。
水仙子（即凌波仙、湘妃怨、湘夜雨）。
大德歌。
鎮江迴。
殿前歡（即小縛孩兒、風雅雄）。
滴滴金（即甜水令）。
折桂令（即秋風第一枝、天香引、蟾宮曲、步蟾宮）。
清江引。
春閨怨。
牡丹春。
漢江秋（即荊襄怨）。
小將軍。
慶豐年。

太清歌。
小鵲闌。
鵝練子。即胡鵝練。
秋蓮曲。
掛玉鉤序。
荆山玉。即調雹兒。
竹枝歌。
沽美酒。即雅林宴。
太平令。
快活年。
亂柳葉。
豆葉黃。
川撥棹。
七弟兄。
梅花酒。
牧江南。
掛玉鉤。即掛搭絲。
早鄉詞。
石竹子。
山石榴。
醉娘子。即醉也摩挲。
駙馬遥朝。即相公愛。
胡十八。
一錠銀。
阿納忽。
小拜門。即不拜門。
慢金盞。即金盞兒。
大拜門。

也不羅。即野馬令。
小喜人心。
風流體。
古都白。
唐兀歹。
河西水仙子。
華嚴讚。
行香子。
錦上花。
碧玉簫。
訴神急。
驟雨打新荷。
駐馬聽。案此曲已見前。
金娥神曲。
神曲綱。
德勝樂。
大德勝。
楚天遙。
天仙令。
新時令。
阿忽令。
山丹花。
十棒鼓。
殿前喜。
播海令。
大喜人心。
醉東風。
閒金四塊玉。

誠宇木蘭花、
高過金盞兒、
對玉環、
青玉案、
魚遊春水、
秋江送、
枳郎兒、
河西六娘子、
阜旗兒、
本調煞、
鶯啼煞、
離亭宴帶歇指煞、
收尾、
離亭宴煞、

案、樂府雜錄、雙調曲六十五（其錄案五字當作一字）章、元曲選、雙調一百三十三章、與此不同、

小石調、（石一作食、）

琵琶錄、商七調、第五運小石調、（林鐘商、故爲第五運、）

宋史律歷志、林鐘商爲小石調、

補筆談、尺字配林鐘、

又、林鐘商今爲小石調、殺聲用尺字、

又、小石調用九聲、與道調宮同、

詞源、仲呂商俗名小石調、

案、七商之第五運、卽案琵琶二弦之第四聲也、太族一均、既實用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四、名爲林鐘、實用姑洗、故不曰林鐘商、而曰小石調也、小石調卽今俗樂之尺字調、故殺聲用尺字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小石調曲二、

胡渭州、
嘉慶樂、
法部曲二、小石調曲一、
獻仙音、

案、法曲部但有道宮、小石二調、夢溪筆談云、清調、平調、側調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蓋古淸樂三調之遺也、

隊舞大曲十八、小石調曲一、
金枝玉葉作、
曲破二十九、小石調曲一、
舞霓裳、
小曲二百七十、小石調曲七、
滿庭香、
七寶冠、
玉唾壺、
群鶯囀、
喜新晴、
鏖雲飛、
太平時、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小石調曲一、
頌杯樂、
雲韶部大曲十三、小石調曲一、
喜新春、

案、柳永樂章集、小石調有秋蕊香引、法曲獻仙音、西平樂、蝶戀花四曲、張子野集、小石調有夜厭厭、迎春樂、鳳棲梧三曲、

金院本、小石調一曲、
花心動、
元中原音韻、小石調曲五章、
青杏兒、（卽青杏子、亦入大石調、）

天上謠。
惱殺人。
伊州遍。
尾聲。

案。嶺耕錄無小石調。唯南杏子人大石調。元曲選無小石調。

歇指調。

琵琶錄。商七調。第六運歇指調。南呂商。故爲第六運。

宋史律歷志。南呂商爲歇指調。

補筆談。高工字配南呂。

又。南呂商今爲歇指調。殺聲用工字。

又。歇指調用七聲。與南呂宮同。

詞源。林鐘商俗名歇指調。

案。七商之第六運。卽按琵琶二弭之第五聲也。太蔟一均。旣皆用黃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五。名爲南呂。實應蕤賓。故不曰南呂商。而曰歇指調也。歇指調卽今俗樂之工字調。故殺聲用工字也。歇指或作歇拍者。誤。

又。案。碧雞漫志。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今曲水調歌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鐘商也。又云。理道要訣凌波神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鐘商也。考南渡燕樂七商。亦用黃鐘以下七律。南呂商高於夷則商一律。故謂之中管林鐘商。若唐人所謂南呂商者。乃歇指調。晦叔蓋未之知耳。據理道要訣所云水調。乃南呂商之別名。非曲名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調。歇指調曲三。

伊州。
君臣相遇樂。
慶雲樂。

隊舞大曲十八。歇指調曲一。

大定霓中樂。

破二十九。歇指調曲一。

九穗禾。

曲二百七十。歇指調曲九。

小檢塞清。
聰秋風。
紫玉簫。
碧池魚。
鶴翔旋。
落恩新。
聰秋蟬。
月中歸。
千家月。

因循曲造新聲者五十八。歇指調曲三。

傾杯樂。
洞仙歌。

三臺。

案。柳永樂章集。歇指調有永遇樂、卜算子、鵲橋仙、浪淘沙慢、夏雲峰、荔枝香、浪淘沙令、祭天神八曲。張先子野集。歇指調有雙燕兒、卜算子慢二曲。碧雞漫志。荔枝香。今歇指、大石兩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金、元以來。歇指調皆不用。考元北曲。雙調中有歇指殺。又有雕亭宴帶歇指煞。則此調在元時已併入雙調矣。

又。案。碧雞漫志。所南呂商時號水調。故樂章集傾杯樂一旁注散水調。一旁注水調也。水調本七商中之調名。後遂沿以爲曲名。猶之六么本六羽調之總名。後亦以爲曲名也。

林鐘商。亦名商調。又作林鐘商調。

琵琶錄。商七調。第七運林鐘商調。無射商。故爲第七運。

宋史律歷志。無射商爲林鐘商。

補筆談。下凡字配無射。

又。無射商今爲林鐘商。殺聲用凡字。

又林鐘商用九聲與仙呂宮同。

詞源夷則商俗名商調。

案七商之第七運即按琵琶二弁之第六聲也。太蔟一均既皆用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六名爲無射皆應林鐘故不曰無射商而曰林鐘商也林鐘商即今俗樂之凡字調故殺聲用凡字也此調琵琶錄作林鐘商調金元人呼爲商調者省文也

又案碧雞漫志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鐘商今夷則商也皆色以凡字殺若側商即借尺字殺南宋燕樂七商一均亦如七宮用夾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名林鐘商居第六當夷則之位故曰林鐘商今夷則商也商調本用凡字殺借尺字殺謂之側商可見殺聲雖變而商調之名不變則調之爲調在五聲二變之遞相爲宮不在起調舉曲也明矣借宮弁製徵調者弊亦同此。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林鐘商曲三。

賀皇恩。

泛清波。

胡渭州。

隊舞大曲十八林鐘商曲一。

大惠帝恩寬。

曲破二十九林鐘商曲一。

宴朝簧。

小曲二百七十林鐘商曲十。

採秋蘭。

紫絲鞭。

留征騎。

塞鴻度。

回鶻朝。

汀洲雁。

風入松。

夢花紅。

曳珠佩。

遶清沼。

因聲曲造新聲者五十八林鐘商曲四。

傾杯樂。

洞中仙。

望行宮。

三臺。

舞韶部大曲十三林鐘商曲一。

泛清波。

案柳永樂章集林鐘商有破陣樂、長相思、尾犯、玉樓春、駐馬聽、古傾杯、雙雙子、傾盃樂、陽臺路、內家嬌、二郎神、醉蓬萊、宣清、雨中花慢、定風波、訴衷情近、留客住、迎春樂、隔簾聽、鳳歸雲、拋毬樂、集賢賓、鵲人嬌、忍歸樂、應天長、合歡帶、少年遊二十七曲張先子野集林鐘商有更漏子、南歌子、蝶戀花、訴衷情、木蘭花、減字木蘭花、少年遊、原注皆有異聲異調異曲同。醉落魄、喜朝天、破陣樂三字令十一曲姜白石集商調有霓裳中序第一、碧雞漫志文潞子今黃鐘宮、大石調、林鐘商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潞字或誤作序并緒又天基聖節排當樂次無射宮有柳初春、登下獨映。梅花伊州諸籍合。二曲以南宋所用之律推之當是越調非林鐘商也。

又案夢窗甲稿玉京謠自注云夷則商犯無射宮南渡夷則商即林鐘商也又周密自度曲國香慢亦云夷則商。

金院本商調三曲。

玉抱肚。

定風波。

尾。

元中原音韻商調曲十六章。

集賢賓。

逍遙樂。

上京馬。

梧葉兒、即如意令。
金菊香、
醋葫蘆、
掛金索、
浪來裏、亦作鎖。
雙雁兒、
望遠行、
鳳聯吟、
玉抱肚、亦入雙調。
秦樓月、
桃花浪、
高平調、
尾聲、

案、輟耕錄、商調曲亦作十六章。而曲名多不同。元曲選、商調曲又作五十章。

越調。

琵琶錄、商七調、第一運越調、黃鐘商、故爲第一運。

宋史律歷志、黃鐘商爲越調、

補筆談、六字配黃鐘清、

又、黃鐘商今爲越調、穀聲用六字。

又、越調用九聲、與黃鐘宮同。

碧雞漫志、案明皇改鼗羅門曲爲霓裳羽衣、屬黃鐘商、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姜白石集、越調、自注無射商。

詞源、無射商俗名越調。

案、七商之第一運、即按琵琶二弦之第七聲也。琵琶錄所謂第一運者、笙調爲黃鐘商、以黃鐘爲首故也、太蔟一均、既實用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七、名爲黃鐘、實應南呂、故不曰黃鐘商、而曰越調也、越調即今俗樂之六字調、故穀聲用六字

也、今歌師猶呼六字調爲越調、可證宋史樂志、大晟府言、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

又案、南宋燕樂七商一均、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夾則、無射七律之名、越調居第七、當無射之位、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云、無射清商、俗呼越調、姜白石集、越九歌越調、亦自注云無射商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越調曲二、

伊州、
石州、

隊舞大曲十八、越調曲一、

萬國朝天樂、

曲破二十九、越調曲一、

九霞裳、

小曲二百七十、越調曲八、

翡翠帷、
玉照臺、
香旖旎、
紅樓夜、
朱頂鶴、
得賢臣、
蘭堂燭、
金瀉流、

因舊曲造新聲五十八、越調曲二、

傾杯樂、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越調曲一、

胡渭州、

案、柳永樂章集、越調有清平樂、東坡集自注、國志范日新作越調解愁、姜白石集、自製曲越調有石湖仙、秋宵吟二曲、碧雞漫志、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名怨王孫、固、又今越調鬬鵪

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此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太一字、句字。故亦名大犯。又、淸平樂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鐘宮、黃鐘商兩管者。唐人所謂黃鐘商卽越調。而宋黃鐘商則大石調也。

金院本。越調十六曲。

上西平調令、一作上平西。

鬬鵪鶉。

青山口。

雪裏梅、或有花字。

鬬鵪鶉調令。

壓前柳綽令。

鑽牌兒。

山麻稭。

水龍吟。

碧花迴。

揭鉢子

疊字玉臺。

渤海令。

繡旅。

錯旅。

尾。

元中原音韻。越調曲三十五章。

鬬鵪鶉。

紫花兒序。

金蕉葉。

小桃紅。

踏陣馬。

天淨紗。

調笑令、卽含笑花。

秃斯兒、卽小沙門。

聖藥王。

麻郎兒。

東原樂。

絡絲娘。

送遠行。

綿答絮。

拙魯速。

雪裏梅。

古竹馬。

鄆州春。

眉兒彎。

酒旗兒。

青山口。

寨兒令、卽柳營曲。

黃鶯徹。

慶元貞。

三臺印、卽鬼三臺。

凭闌人。

梅花引。

看花回。

南鄉子。

糖多令。

雪中梅。

小絡絲娘。

旅。

尾聲。

案、崔令欽教坊記、曲名有正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共九宮調、而七角七羽皆不用、故明人謂之九宮、王元美曲藻載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或疑燕樂唯七宮、何得有九宮、道宮在七宮之中、何得言在九宮之外、不知元朗所謂九宮、蓋兼宮調言之、則道宮、高平、般涉三調、固在陶氏九宮調外也、

燕樂考原卷四

角聲七調

新唐書樂志、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鐘角、越角爲七角、

崔令欽教坊記、上聲角七調、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石角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亦以正角爲、七調生於四宮、周小石四宮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鐘角調、七角次序、蓋依七商、當如徵之位、故爲正角、所謂商角同用也、

又商、角同用、

遼史樂志、沙識貝、隋志、三曰沙識、即角聲也、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鐘角、越角、

宋史樂志、角聲七調、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即林鐘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鐘、應鐘在黃鐘均之林鐘、聲故云貝調宮爲角、

補筆談、燕樂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鐘角、次序與遼志大同、惟越角在首、

案、燕樂七角一均、即范蠡之第三弦也、分爲七調、名爲七角、實亦應鐘變宮聲、非正角聲也、故宋史樂志云、閏爲角、又云、以變宮爲角、沈氏補筆談雖緣飾古律、以姑洗角爲大石角、而景祐樂髓新經則固以應鐘角爲大石角、而宋史樂志亦云、七角生於應鐘也、故調名皆與七商一均相應、殷安節曰、商、角同用、是也、七商一均、實應應鐘以下七律、而猶用太蔟以下七律之名、至於七角一均、則名與實皆應鐘、黃鐘、太蔟、姑洗、蕤賓、林鐘、南呂七律矣、沈氏因姑洗爲角、乃用姑洗以下七律、不足據也、何以知之、於殺聲知之也、第一爲大石角、應七商之大石調、實黃鐘聲、燕樂以高凡字配黃鐘、故殺聲用凡字也、第二爲高大石角、應七商之高大石調、實太蔟聲、燕樂以高工字配太蔟、故殺聲用工字也、第三爲雙角、應七商之雙調、實姑洗聲、燕樂以高一字配姑洗、故殺聲用一字也、第四爲小石角、應七商之小石調、實蕤賓聲、燕樂以高四字配蕤賓、故殺聲用四字也、第五爲歇指角、應七商之歇指調、實林鐘聲、燕樂以高六字配林鐘、故殺聲用六字也、第六爲林鐘角、應七商之林鐘商、實南呂聲、燕樂以高尺字配南呂、故殺聲用尺字也、第七爲越角、應七商之越調、實仙呂聲、燕樂以高工字配仙呂、故殺聲用工字也、補筆談刻本譌作上字、七角一均、考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及隊舞大曲、已不用、并闕宮、商、羽三高調、而太宗所製、乾興以來、通用之新奏七角一均、及三高調之外、又闕一正平調、所謂十七宮調是也、政和論樂者、未詳加考覈、遂謂徵、角二調、隋、唐以來已失而妄補之、不知北宋之初、曲破及小曲尚有七角一均也、

又案、宋教坊以來、不用七角一均、以其與七商相應也、元雜劇以來、不用七羽一均、以其與七宮相應也、以教坊樂髓新經考之、七徵一均、亦用黃鐘以下七律、七變徵一均、亦用應鐘以下七律、而七變宮一均、正宮、高宮諸調名、皆與七宮同也、然則所謂十二均八十四調六十中管調者、亦不過徒有其名而已、不能用也、故隋書樂志云、後周故事、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聲也、五聲一變、倍之爲十四、聲在十四、則調亦十四可知矣、七宮七商合爲十四、姜夔章云十二調者、蓋去二高調、古人制調、一均必有一均之器、文獻通考、燕樂調錄、起宮之除、必換管、聲、夢溪筆談、今樂部有三調、樂器皆短小、燕樂七角一均、唯琵琶獨彈、轉弦移柱、乃得之、其他樂無此均之器、不得與之相協、故不知者遂以爲失傳耳、今之論樂者、乃欲於一管之中、備八十四調、或六十調、及求之不得、輒曰古樂已亡、嗟乎、豈其然哉、

又案、南宋七閏角一均、借用七商、故詞源曰、黃鐘閏俗名雙角、仲呂閏俗名小石角、林鐘閏俗名歇指角、夾鐘閏俗名大石角、大呂閏俗名高大石角、夾鐘閏俗名高大石角、無射閏俗名越角、七正角

一均則借七宮。故詞源曰。黃鐘角俗名正黃鐘宮角。大呂角俗名高宮角。夾鐘角俗名中呂正角。仲呂角俗名道宮角。林鐘角俗名南呂角。夷則角俗名仙呂角。無射角俗名黃鐘角。蓋七角一均。本非正聲。故於琵琶弦借用之。間角則借用七商。故其調名與七宮同。宋人衍制。班班可考。故所用四均假借。原有脈絡可尋。廷璣鄙見向已及此。若非張氏詞源來相印證。則亦不敢發然自信也。然則歐信所惑。其有功於學者。蓋非淺鮮矣。詞源六卷四出書來。此今得此影鈔宋本。阮中丞已鋟梓。

大石角。一作大食。

琵琶錄。角七調。第二運大石角調。

宋史律歷志。應鐘角爲大石角。

補筆談。高凡字配應鐘。

又。姑洗角今爲大石角。殺聲用凡字。

又。大石角與大石調同。加下五。共十聲。

詞源。黃鐘閏俗名大石角。

案。宋史樂志。七角均生於應鐘者。則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此本律之名也。洗在中。七角起姑洗者。蓋以黃鐘均姑洗爲角。則姑洗一、仲呂二、林鐘三、南呂四、應鐘五、黃鐘六、太蔟七之七律。此古律之名也。琵琶錄以第二運爲大石角者。此仍依七商之次序也。宋志云應鐘角爲大石角者。指本律也。補筆談云姑洗角今爲大石角。指古律也。補筆談以凡字配應鐘。又云大石角殺聲用凡字。是名爲古律。亦用本律。其實南宋以七角爲閏聲。仍用黃鐘以下七律。故詞源曰。大呂閏俗名高大石角也。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大石角曲一。

念邊功。

小曲二百七十。大石角曲九。

紅鑪火。翠雲裘。慶成功。冬夜長。金蟾鳴。

玉樓春。鳳戲雛。一爐香。空中雁。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大石角曲一。

傾杯樂。

案。宋史樂志。採舞大曲已無七角一均。惟曲破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者有之。至乾興以來。遂不用。姜白石集自度曲有角招。下注云。黃鐘角。考東都因唐人舊制。則黃鐘角當是商角。若以南渡七商七羽推之。則黃鐘角當是大石角也。徵招序又云。此曲因昏史名曰黃鐘下徵調。角招曰黃鐘清角調。此不過假用荀公曾節律調名。即白石所謂稍以儒雅緣飾而已。非於徵、角二均實有所見也。

高大石角。一作大食。

琵琶錄。角七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

宋史律歷志。黃鐘角爲高大石角。

補筆談。六字配黃鐘清。

又。仲呂角今爲高大石角。殺聲用六字。

又。高大石角同高宮。加高宮加高四。共十聲。

詞源。大呂閏俗名高大石角。

案。七角本律。實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高大石角居第二。故宋志云黃鐘角爲高大石角也。若古律。則姑洗一、仲呂二、林鐘三、南呂四、應鐘五、黃鐘六、太蔟七之七律。仲呂位在第二。故補筆談云仲呂角今爲高大石角也。琵琶錄以第三運爲高大石角調者。仍七商之次序也。補筆談以六字配黃鐘清。又云高大石角殺聲用六字。是名爲古律。亦用本律。其實南宋以七角爲閏聲。仍用黃鐘以下七律。故詞源曰。大呂閏俗名高大石角也。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高角曲一。即高大石角。

陽臺宴。

案。宋史比曲。明南監本作商角。北監本作高角。考曲破林鐘角已有慶雲見一曲。林鐘角即商角。不當重出。又無高大石角。則高角當是高大石角。南監本誤也。

小曲二百七十。高角曲九。

日南至、
帝道昌、
文風盛、
琉珀盞、
雪花飛、
皇韶發、
征馬騁、
射雉加、
年豐稔、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高角曲一、即角之石角。

傾杯樂。

案此調宋史皆作高角、蓋高大石角之省文也。此益見前商角即高角之譌。

雙角。

琵琶錄、角七調、第四運雙角調。

宋史律歷志、太蔟角爲雙角

補筆談、高四字配太蔟。

又、林鐘角今爲雙角、殺聲用四字。

又、雙角與中呂宮同、加高一、共十聲。

碧雞漫志、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蔟角、今已不傳。

詞源、夾鐘閏俗名雙角。

案七角本律、實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雙角居第三、故宋志云太蔟角爲雙角也。若古律、則姑洗一、仲呂二、林鐘三、應鐘四、黃鐘五、太蔟七之七律、林鐘位在第三、故補筆談云林鐘角今爲雙角也。琵琶錄以角四運爲雙角調者、依七商之次序也。補筆談以高四字配太蔟、又云雙角殺聲用四字、是名爲古律、亦用本律、其實南宋以上角爲閏聲、仍用黃鐘以下七律、故詞源曰、夾鐘閏俗名雙角也。近英下老伶周祥鈺、鄒金生等、強作解事、以南曲屬之宮、商二均、北曲屬之角、羽二均、即雙角也。

又以七宮之正宮爲南曲、高宮爲北曲、遂創爲仙呂入雙角之譜、皆憑臆而成、於古無徵也。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雙角曲一。

宴新春、

小曲二百七十、雙角曲九。

風搜煙、
九回腸、
落梅香、
春冰坼、
萬年安、
催花發、
降真香、
迎新春、
望蓬島、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雙角曲一。

傾杯樂。

小石角、一作小食。

琵琶錄、角七調、第五運小石角調、亦名正角調。

宋史律歷志、姑洗角爲小石角。

補筆談、高一字配姑洗。

又、南呂角今爲小石角、殺聲用一字。

又、小石角與道調宮同、加句字、共十聲。

詞源、仲呂閏俗名小石角。

案七角本律、實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小石角居第四、故宋志云姑洗角爲小石角也。黃鐘之均、以姑洗爲角、故琵琶錄小石角調亦名正角調也。若古律、則姑洗一、仲呂二、林鐘三、南呂四、應鐘五、黃鐘六、太蔟七之七律、南呂位在第四、故補筆談云南呂角今爲小石角也。琵琶錄以第五運爲小石角調者、依七商之次序也。補筆談以高一字配姑洗、又云雙角殺聲用一字、是名爲古律、亦用本律、其實南宋以上角爲閏聲、仍用黃鐘以下七律、故詞源曰、仲呂閏俗名小石角也。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小石角曲一。

龍池柳。

小曲二百七十。小石角曲九。

月宮春。

折仙枝。

春日遲。

綺筵春。

登春臺。

紫桃花。

一林紅。

喜春雨。

泛春池。

案宋史作小石調。考小曲前已有小石調七曲。則此當作小石角。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小石角曲一。

傾杯樂。

案天基聖節排當樂次。小石角有長生寶宴一曲。注云。笙獨吹。又降聖樂慢一曲。注云。笛起。歇指角。

琵琶錄。角七調。第六運歇指角調。

宋史律曆志。蕤賓角爲歇指角。

補筆談。句字配蕤賓。

又。應鐘角今爲歇指角。殺聲用尺字。

又。歇指角與南呂宮同。加下工。共八聲。

詞源。律管閏俗名歇指角。

黃鐘一、太蔟二、姑洗三、蕤賓四、林鐘五、南呂六、應鐘七、黃鐘八、仲呂九、林鐘十、南呂十一、應鐘十二、黃鐘十三、太蔟十四之七律。

志云。蕤賓角爲歇指角也。若古律。則姑洗一、仲呂二、林鐘三、南呂四、應鐘五、黃鐘六、太蔟七之七律。琵琶錄以第六運爲歇指角調者。依七商之應鐘位在第五。故補筆談云。應鐘角今爲歇指角也。琵琶錄以第六運爲歇指角調者。依七商之次序也。補筆談以句字配蕤賓。則本律殺聲當用句字。今云歇指角殺聲用尺字。不云用句字。則句字爲下尺字可知。字譜之序。先下後高。韓苑洛謂句字即低尺字。與古譜合也。近有謂今之高上即古句字者。此則臆說。上字不分高下。宮聲獨尊故也。今人所用之高上字。蓋清宮矣。

又案。南宋以七角爲閏聲。仍用黃鐘以下七律。故詞源曰。林鐘閏俗名歇指角也。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歇指角曲一。

金步搖。

小曲二百七十。歇指角曲九。

玉壺冰。

卷珠簾。

隨風飄。

樹青蔥。

紫桂叢。

五色雲。

玉樓宴。

蘭堂宴。

千秋歲。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歇指角曲一。

傾杯樂。又名商角。

林鐘角。

琵琶錄。角七調。第七運林鐘角調。

宋史律曆志。林鐘角在今樂亦爲林鐘角。

補筆談。尺字配林鐘。

又。黃鐘角今爲林鐘角。殺聲用尺字。

又。林鐘角與仙呂宮同。加高工。共十聲。

詞源。夷則閏俗名商角。

黃鐘一、太蔟二、姑洗三、蕤賓四、林鐘五、南呂六、應鐘七、黃鐘八、仲呂九、林鐘十、南呂十一、應鐘十二、黃鐘十三、太蔟十四之七律。

案。七角本律。實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林鐘角居第六。故宋志云。林鐘角在今樂亦爲林鐘角也。宋史樂志。七商亦生於林鐘。故此調又名商角。在七商爲商調。在七角則爲商角矣。若古律。則姑洗一、仲呂二、林鐘三、南呂四、應鐘五、黃鐘六、太蔟七之七律。黃鐘位在第六。故補筆談云。黃鐘角今爲林鐘角也。琵琶錄以第七運爲林鐘角調者。依七商之次序也。補筆談以尺字配林鐘。而林鐘角殺聲用尺字。是亦用本律。林鐘下蕤賓一位。句字爲下尺。

即林鐘爲商尺矣。

又案南宋以七角爲閏聲，仍用黃鐘以下七律，故詞源曰：夷則閏俗名商角也。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林鐘角曲一。

慶雲見。

琵琶獨彈曲破十五，林鐘角曲一。

泛仙槎。

案宋史樂志琵琶獨彈曲破又有金石角、商陵角，不知於七角中何屬也。

小曲二百七十，林鐘角曲九。

慶時康。

上林果。

霓旌遞。

水精簟。

夏木繁。

景氣清。

風中翠。

鞦輕車。

清風來。

四夷曲造新聲者五十八，林鐘角曲一。

傾杯樂。

管，林鐘角即商角也。七角自北宋乾興以來已不用，而中原音韻乃有商角調夷簫兒、踏莎行、蓋天旗、垂絲釣、應天長、尾聲共六曲，元人散曲亦同，不知何所本。考樂書錄以此數曲入商調，則所謂商角者，殊不可據。南曲黃鶯兒亦入商調，可證也。又天基聖節排當樂次，亦有商角調蓮前保壽樂一曲，注云獨渠獨吹，考天基聖節爲宋理宗生日，則南宋之世，尚有此調，存以備考。

越角。

琵琶錄角七調，第一運爲越角調。

宋史律歷志南呂角爲越角。

補筆談高工字配南呂。

又太蔟角今爲越角，殺聲用工，今本譜作上字。

又，越角與黃鐘宮同，加高凡，共十聲。

詞源無射閏俗名越角。

案七角本律，實應鐘一、黃鐘二、太蔟三、姑洗四、蕤賓五、林鐘六、南呂七之七律，越角居第七，故宋志云南呂角爲越角也。若古律則姑洗一、仲呂二、林鐘三、南呂四、應鐘五、黃鐘六、太蔟七之七律，太蔟位在第七，故補筆談云太蔟角今爲越角也。琵琶錄以第七運爲越角，依七商之次序也。考琵琶錄云商、角間用，故七角次第悉依七商矣。補筆談以高工字配南呂，又云越角殺聲用工字，是名爲古律，亦用本律，其實南宋以七角爲閏聲，仍用黃鐘以下七律，故詞源曰無射閏俗名越角也。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越角一。

霓如珠。

小曲二百七十，越角九。

望明堂。

華池蓮。

貯香蘇。

秋氣清。

照秋池。

曉風度。

靖邊塞。

聞新雁。

吟風蟬。

案宋史樂志四夷曲造新聲者二十八調，於七角中獨少越角，疑脫誤也。

燕樂考原卷五

羽聲七調

新唐書樂志。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

琵琶錄。平聲羽七調。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

又宮逐羽音。

遼史樂志。沙陰加濫旦。案隋志。四曰沙陰加濫。即變徵聲。六曰般贍。即羽聲也。與此不同也。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調、般涉調、高般涉調。

宋史樂志。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即高平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皆生於南呂。按此即以南呂七律爲次序。

補筆

成。七羽。中呂調、南呂調、自注又名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案自注又名大石調。疑誤。般涉調、高般涉調、正平調。案正平調次序當在中呂調之下。此誤。

案。燕樂七羽一均。即琵琶之第四弦也。分爲七調。此弦最細。得宮弦之半。名爲七羽。實太蔟之清聲。故其調名。多與七宮相應。段安節曰。宮逐羽音。是也。考隋書音樂志。七聲之次。一曰宮。隨力。即宮聲也。二曰雞識。即南呂。以遼志考之。當作商。聲也。三曰沙識。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腦。即徵聲也。六曰般贍。即羽聲也。七曰俟利鐘。即變宮聲也。而遼史樂志以沙侯加濫爲第四弦七羽一均者。蓋隋志以七聲之次序言。故沙侯加濫爲第四之變徵聲。遼志以四均之次序言。故沙侯加濫爲第四之最細羽均也。燕樂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琵琶止四弦。故以最濁者爲十宮一均。最清者爲七羽一均也。隋志又以般贍爲羽聲。遼志七羽之首曰般涉調。般涉即般贍之轉音。亦未嘗不與隋志合也。七羽第一調爲般涉調。應七宮之正宮。因宮聲亦以正宮居第一也。第二調爲高般涉調。應七宮之高宮。因宮聲亦以高宮居第二也。第三調爲中呂調。應七宮之中呂宮。因宮聲亦以中呂宮居第三也。第四爲正平調。應七宮之道調宮。因宮聲亦以道調宮居第四也。第五調爲南呂調。應七宮之南呂宮。因宮聲亦以南呂宮居第五也。第六調爲仙呂調。應七宮之仙呂宮。因宮聲亦以仙呂宮居第六也。第七調爲黃鐘調。應七宮之黃鐘宮。因宮聲亦以黃鐘宮居第七也。琵琶錄。羽七調。以第一運爲中呂調者。黃鐘均南呂宮。羽七羽唐人首南呂。則中呂調乃黃鐘羽。故爲第一運。七調以黃鐘爲次序也。南宋燕樂七羽。亦用黃鐘以之下之七律。則般涉調即黃鐘羽。與琵琶錄不同也。七羽一均。元人雜劇皆不用。蓋已附入于七宮及七商矣。此弦即今三弦之子弦。唐時新翻六么屬之七羽者。楚人以小爲么。羽弦最小。故聲之繁急者。則謂之么弦側調。

又案。碧雞漫志曰。六么、一名綠腰。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命錄其要者。又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樓抵掌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調必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於世者四。曰黃鐘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鐘羽。即俗呼中呂調。曰林鐘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考七羽一均爲么弦。自高般涉一調不用外。尚有六調。故謂之六么。後遂因之以爲曲名。所謂綠腰錄要者。皆穿鑿耳。若段師之楓香調。則別立嘉名。如宋史樂志鳳凰商、芙蓉調之類。今不可考矣。南宋七羽。亦用黃鐘以下七律。故謂叔所舉七羽律名。與樂髓新經、補筆談不相

合也。今以宋史樂志考之。教坊所奏中呂調、南呂調、仙呂調皆有綠腰。金時六么遍、六么令尚在仙呂調。至元人則統名之曰仙呂。而宮、羽不分矣。

又案。燕樂止宮、商、角、羽四均。一均七調。合之爲二十八調。無所謂八十四調也。吾欲方氏成培著詞麻。顧談燕樂。乃剿取唐氏稗編中所載樂髓新經十二均八十四調爲圖。又臆取通典子聲附注於下。而歸重於起調平曲。其實不知二十八調在何處也。間有辨論。僅就今人所吹之笛而衡量之。竟不知燕樂之原出於龜茲琵琶也。近之言樂者。若德清胡氏及方氏。尚不甚糾纏於卦象算術。而亦不免謬悠如此。又何怪樂學之日晦一日乎。

又案。宋仁宗景祐樂髓新經全見於宋史卷七十二律歷志四。唐荊川乃從此錄入稗編耳。嘉定錢詵亭見方氏詞麻中所引樂髓新經。作書詢其所由來。方氏覆書言。舊有此書。今已失去。尚見於唐氏稗編云云。然則錢、方二君皆未檢宋史律歷志也。方氏詞麻從稗編錄出樂髓新經十二均八十四調。而以通典附注於下。所謂割牛補馬。誣己欺人者。故其誤字亦不能校正。近來論樂者。皆不知而作。往往如此。亦不僅方氏一人矣。

般涉調。一作般涉。

琵琶錄。羽七調。第六運般涉調。

宋史律歷志。南呂羽爲般涉調。

補筆談。高工字配南呂。

又。南呂羽今爲般涉調。殺聲用工字。今刻本誤作四字。

又。般涉調用九聲。與正宮大石調同。

碧雞漫志。黃鐘羽俗名般涉調。

詞源。黃鐘羽俗名般涉調。

案。燕樂七羽之第六運。卽按琵琶四弦之第一聲也。中呂調爲黃鐘羽。故爲第一運。正平調爲太蔟羽。故爲第二運。南呂調爲姑洗羽。故爲第三運。仙呂調爲仲呂羽。故爲第四運。黃鐘調爲林鐘羽。故爲第五運。般涉調爲南呂羽。故爲第六運。高般涉調爲無射羽。故爲第七運。若南宋七羽首黃鐘。則般涉調居第一。又與此不同矣。琵琶第四弦聲最細。故謂之羽聲。七羽一均。實應七宮之半聲。則亦用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之七律。此調居第一。名爲南呂。晉應太蔟。故不曰南呂羽。而曰般涉調也。此調中原音韻尚有之。元人雜劇則附于中呂宮矣。

又案。碧雞漫志。黃鐘羽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鐘羽時號黃鐘商調。不可曉也。今考唐

及北宋七羽起南呂。則林鐘羽爲黃鐘羽。亦名黃鐘調。而宋道要訣所謂黃鐘羽時號黃鐘商調。蓋誤衍一商字耳。此毫無可疑者。而王灼叔以爲不可曉。然則灼叔之於燕樂。亦在影響之間。非眞知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調。般涉調曲二。

長壽仙。

滿宮春。

隊舞大曲十八。般涉調曲一。

君臣宴會樂。

曲破二十九。般涉調曲一。

鬱金香。

小曲二百七十。般涉調曲十。

玉樹花。

望星斗。

金錢花。

玉窗深。

萬民康。

瑤林風、

隨陽雁。

倒金鞍。

雁來賓。

右秋月。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般涉調曲六。

傾杯樂。

望征人。

嘉宴樂。

月盈回。

拜新月。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般涉調曲一。

長壽仙。

鞏栢永樂章集。般涉調有樂孤、瑞鷓鴣、洞仙歌、安公子四曲。張先子野集。般涉調有漁家傲一曲。碧雞漫志。安公子般涉調有令。

又案。東坡集稍遍云。其詞藍世所謂般贈之稍遍也。般贈、蓋茲語也。華言爲五聲。蓋羽聲也。於五音之次爲第五。今世作般涉。誤矣。東坡此論。蓋據隋書音樂志而言。竊謂隋志七聲之次。六曰般贈。非第五也。其曰華言五聲者。卽華言長聲。華言應聲之類。非次也。段安節唐人。其作琵琶錄。已有般涉調之名。涉卽贈之轉音。非誤也。東坡於此。蓋未之深考矣。

哨遍。

要孩兒。

太平賺。

柘枝令。

牆頭花。

夜遊宮。

哨遍纏令。

急曲子。

沁園春。

薛幕遮。

麻婆子。

長壽仙令。

尾。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般涉調八章。

哨遍。

驗兒紅。即麻婆子。

牆頭花。

瑤臺月。

急曲子。卽促拍令。

要孩兒。卽鬼合羅。

諸。

尾聲。與中呂調同。

高般涉調。

琵琶錄。羽七調。第七運高般涉調。

宋史律歷志。無射羽爲高般涉。

補筆談。下凡字配無射。

又。無射羽今爲高般涉調。殺聲用凡字。

又。高般涉調用九聲。與高宮高大石調同。

詞源。大呂羽俗名高般涉調。

案。七羽之第七運。卽琵琶四弦之第二聲也。南呂一均。既如七宮皆用太蔟一、夾鐘二、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二名爲無射。實應夾鐘。故不曰無射羽。而曰高般涉調也。此調高于般涉調一律。故曰高般涉調。

又案。琵琶錄高般涉調下注云。雖去中呂調之運。如車輪轉。却去中呂一運聲也。文義不可疑。有脫誤。

又案。琵琶錄云。初製胡部。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不應諸調。有直拔聲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鐵。有似方響。下於中呂調頭一韻聲。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此處亦疑有脫誤。又云。嘗聚大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時青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爲第一手。到京見青。青卽席地令坐。因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羝曲。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頷頤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卽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泣流愧謝。此皆唐人論高般涉調者也。高般涉調自北宋乾興以來已不用。故錄其語以備考。竊謂七羽高矣。而高般涉調尤高。尉遲青能於平般涉調吹之。故麻奴愧謝也。銀字管卽中管也。平般涉調卽般涉調也。

宋史樂志曲破二十九。高般涉調曲一。

會天仙。

小曲二百七十。高般涉調曲九。

喜秋成。

戲馬臺、
汎秋菊、
芝殿樂、
鴻鵠杯、
玉芙蓉、
偃干戈、
鵝秋碪、
秋雲飛、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高般涉調曲一、
傾杯樂、

中呂調、

琵琶錄、羽七調、第一運中呂調、
宋史律歷志、黃鐘羽爲中呂調、
補筆談、六字配黃鐘清、
又、黃鐘羽今爲中呂調、殺聲用六字、
又、中呂調用九聲、與中呂宮雙調同、
碧雞漫志、夾鐘羽卽俗呼中呂調、（補注七羽亦用黃鐘以下七律下仿此）
周密齊東野語、中呂、夾鐘羽也、
詞源、夾鐘羽俗名中呂調、
案、七羽之第一運、卽琵琶四弦之第三聲也、南呂一均、既如七宮實用太蔟一、夾鐘二、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三、名爲黃鐘、實應仲呂、故不曰黃鐘羽、而曰仲呂調也、
又案、南宋燕樂七羽一均亦用黃鐘以下七律、此調居第三、當夾鐘之位、故碧雞漫志、齊東野語皆以中呂調爲夾鐘羽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中呂調曲二、
綠腰、
道人歡

陳舞大曲十八、中呂調曲一、
一斛夜明珠、
曲破二十九、中呂調曲一、
採明珠、
小曲二百七十、中呂調曲九、
宴嘉賓、
會蓬仙、
集百祥、
凭朱欄、
香煙繞、
仙洞閑、
上馬杯、
拂長袂、
羽觴飛、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中呂調曲四、
煩杯樂、
菩薩蠻、
瑞鷓鴣、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中呂調曲一、
綠腰、
案、柳永樂章集、中呂調有戚氏、鶯臺子、引駕行、望遠行、彩雲歸、洞仙歌、離別難、鑿梧桐、夜半樂、祭天神、過澗歇、安公子、菊花新、燕歸梁、遙神引十五曲、又歸去來一曲、榜注中呂調、張先子野集、中呂調有菊花新、虞美人、醉紅粧、天仙子、菩薩蠻（與中呂宮字句同）五曲、碧雞漫志、虞美人傳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又、安公子中呂調有近、又、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
金院本、中呂調十五曲、
香風合調令、

貓頭花、碧牡丹、鵲打兔、牧羊關、喬捉蛇、古輪臺、千秋節、碧牡丹纏令、木魚兒、棹孤舟纏令、雙聲疊韻、安公子賺、渠神令、尾、

正平調、一作平調、

琵琶錄、羽七調、第二運正平調、

宋史律歷志、太蔟羽爲平調、

補筆談、高四字配太蔟、

又、太蔟羽今爲正平調、殺聲用四字、

又、正平調用九聲、與道調宮小石調同、

詞源、仲呂羽俗名正平調、

案、七羽之第二運、卽琵琶四弦之第四聲也、南呂一均、既如七宮實用太蔟一、夾鐘二、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四、名爲太蔟、實應林鐘、故不曰太蔟羽、而曰正平調也、正平調宋史樂志間有稱平調者、省文、猶之高大石角或謂之高角也、考七羽用太蔟以下七律、則林鐘羽爲高平調、碧雞漫志云、林鐘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蓋由此致誤、不知平調、高平調世名雖同、而唐、宋與南宋所當之位則異、井一調也、律名古今不同、王晦叔尙爲其所眩、況以後更何論乎、

宋史樂志、隊舞大曲十八、平調曲一、卽正平調、

金鵝毗沙春、

曲破二十九、平調曲一、

萬年枝、

小曲二百七十、平調曲十、

萬國朝、

鼎春盃、

魚上氷、

紅梅花、

洞中春、

春雪飛、

翻羅袖、

落梅花、

夜遊樂、

翻春鶯、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平調曲一、

傾杯樂、

案、宋史樂志、隊舞大曲、曲破、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者、皆有南呂調、又有平調、則此平調卽正平調、非高平調也、柳永樂章集、既有平調、後又有南呂調、則平調亦卽正平調也、

又案、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乾興以來新奏卽不用矣、柳永樂章集、平調有望漢月、歸去來、長壽樂、燕歸梁四曲、又瑞鷓鴣旁注平調、姜白石集、有正平調近淡黃柳一曲、天基聖節排當樂次、有正平調壽長春、萬花新曲破二曲、

又案、周邦彥片玉詞瑞龍吟注云、按此調、自章臺路至歸來舊處、是第一段、自黯凝佇至盈盈矣語、是第二段、此謂之雙拽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以下、卽犯大石、係第三段、至歸騎晚以下四句、再歸正平、則瑞龍吟乃正平調之犯曲也、

又案、碧雞漫志、西河長命女本林鐘羽、而近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南呂調、一名高平調、

琵琶錄、羽七調、第三運高平調、

宋史律歷志、姑洗羽爲高平調、

補筆談、高一字配姑洗、

又、姑洗羽今爲高平調、殺聲用一字、

又、南呂調用七聲、與南呂宮歌指調同、

姜白石集、高平調、林鐘羽、

碧雞漫志、林鐘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

齊東野語、高平、林鐘羽也、

詞源、林鐘羽俗名高平調、

案、七羽之第三運、即琵琶四弦之第五聲也、南呂、一均既如七宮、實用太蔟一、夾鐘二、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五、名爲姑洗、實應南呂、故不曰姑洗羽、而曰南呂調（即高平調也）、

又案、南宋燕樂七羽一均、亦用黃鐘以下七律、此調居第五、當林鐘之位、故白石集、碧雞漫志、齊東野語皆以高平調爲林鐘羽也、

又案、正平調省文則曰平調、（南呂調高於平調一律、故謂之高平調、是以北宋人既有平調、又有南呂調、此明證也、王晦叔謂平調俗呼高平調者誤矣、說見前、）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南呂調曲二、

綠腰、

龜金錠、

隊舞大曲十八、南呂調曲一、（明南監本誤字上衍一宮字、）

文興禮樂歡、

曲破二十九、南呂調曲一、

鳳城春、

小曲二百七十、南呂調曲七、

春景麗、

牡丹開、

展芳茵、

紅桃露、

轉林愁、

滿林花、

風飛花、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南呂調曲二、

傾杯樂、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高平調曲一、（即南呂調、）

龜金錠、

案、柳永樂章集、南呂調有透碧霄、木蘭花慢、臨江仙、瑞鷓鴣、望帝京五曲、張先子野集、高平調有怨春風、于飛樂令、臨江仙、江城子、轉聲虞美人、（又名胡搗練、）燕歸梁、酒泉子、定西番八曲、姜白石集、高平調有玉梅令一曲、天基聖節排當樂次、有高平調慶千秋一曲、注云、笛獨吹、

金院本高平調五曲、

木蘭花、

于飛樂、

糖多令、

青玉案、

牧羊關、

案、金院本有南呂調一枝花、當是南呂宮之誤、故不入此、明人著北曲譜、於此調牧羊關下注云、借南呂、不知高平調即南呂調也、

又案、元人北曲商調中有高平殺、又有高平隨調殺、則高平調、元以後併入商調矣、

仙呂調、

琵琶錄、羽七調、第四運仙呂調、

宋史律歷志、仲呂羽爲仙呂調、

補筆談、上字配中呂、

又、中呂羽今爲仙呂調、殺聲用上字、

又、仙呂調用九聲、與仙呂宮林鐘商同、

碧雞漫志、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

齊東野語、仙呂、夾則羽也。

調源、夾則羽俗名仙呂調。

案、七羽之第四運、卽琵琶四弦之第六聲也、南呂一均、旣如七宮實用太蔟一、夾鐘二、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六、名爲仲呂、實應無射、故不曰仲呂羽、而曰仙呂調也。

又案、南宋燕樂七羽一均亦用黃鐘以下七律、此調居第六、當夾則之位、故碧雞漫志、齊東野語皆以仙呂調爲夾則羽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仙呂調曲二、

綠腰、

綵雲歸、

隊舞大曲十八、仙呂調曲一、

齊天長壽樂、

曲破二十九、仙呂調曲一、

夢鈞天、

琵琶獨彈曲破十五、仙呂調曲一、

壽星見、

案、琵琶獨彈曲破又有正仙呂調朝天樂一曲、

小曲二百七十、仙呂調曲十五、

喜清和、

芰荷新、

清世歡、

玉鈎欄、

金步搖、

金錯落、

燕引雛、

草芊芊、

步玉砌、

驚華胥、

游山南、

旋絮綿、

黑中帆、

青絲騎、

喜聞鶯、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仙呂調曲四、

傾杯樂、

月宮仙、

戴仙花、

三臺、

雲韶部大曲十三、仙呂調曲一、

綵雲歸、

案、柳永樂章集、仙呂調有鄆郎兒近、拍酒瓶、如魚水、玉蝴蝶、滿江紅、洞仙歌、引駕行、望遠行八聲甘州、臨江仙、慢曲、竹馬子、望海潮、小鎮西、小鎮西犯、迷神引、促拍滿路花、六么令、劉銀燈、紅窗聽、臨江仙、令曲、鳳歸雲、女冠子、玉山枕、減字木蘭花、玉樓春、甘州令、河傳二十七曲、張先子野集、仙呂調有河傳、一作曲、玉樓、偷聲木蘭花、醉桃源、與大石調字句同、千秋歲、天仙子、與中呂調字句同、五曲、姜白石集、仙呂調有滿江梅令一曲、碧雞漫志、今世河傳乃仙呂調、又云、近世有長命女令、廟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又案、白石集自製淒涼犯一曲、自注、仙呂調犯商調、序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竊謂仙呂調上字住、商調凡字住、所住字不同、何由相犯、若雙調則亦上字住、蓋商調當作雙調、傳寫之訛耳、元人南曲仙呂入雙調、實導源於此、近汪氏敍參證禮志疑乃云、今以仙呂調曲雜而錯在雙調曲中、此不知本之言也、

金院本、仙呂調二十七曲、

醉落魄鄉令、

整金冠、

風吹荷葉。
剔銀燈。
滿江紅。
六么實催。
醉落魄。
一斛珠。
醒醐香山會。
點絳脣。
醉桂婆。
惜黃花。
哈哈令。疑即哈哈令。
戀香衾。
蠟花冠。
繡帶兒。
相思會。
台台令。
樂神令。
瑞鷰兒。
喜新春。
河傳糊令。
喬合笙。
臨江仙。
朝天急。
香山會。
尾。
黃鐘調。一作黃鐘羽。
琵琶錄。羽七調。第五運黃鐘調。
宋史律歷志。林鐘羽爲黃鐘調。

補筆談。尺字配林鐘。
又。林鐘羽今爲大呂調。[原有譜。]殺聲用尺字。
又。黃鐘羽用九聲。與黃鐘宮越調同。
詞源。無射羽俗名羽調。
案。七羽之第五運。即琵琶四弦之第七聲也。南呂一均。既如七宮實用太蔟一、夾鐘二、仲呂三、林鐘四、南呂五、無射六、黃鐘七之七律。則此調居第七。名爲林鐘實應黃鐘。故不曰林鐘羽。曲曰黃鐘調也。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黃鐘曲一。
千春樂。
隋舞大曲十八。黃鐘羽曲一。
降聖萬年春。
曲破二十九。黃鐘羽曲一。
賀回鑾。
小曲二百七十。黃鐘羽曲七。
宴鄰枚。
雲中樹。
燎金爐。
湖底松。
嶺頭梅。
玉鐘香。
瑞鷰飛。
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黃鐘羽曲一。
傾杯樂。
金院本。黃鐘調五曲。
侍香金童。
喜遷鶯慢令。
四門子。

柳榮宗

燕樂考原卷六

後論

燕樂二十八調說上第一

燕樂之源，隋書音樂志出於龜茲琵琶，惟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器以琵琶爲主，而衆音從之。遂更樂志曰，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弾叶之，皆從濁至清，是也。蔡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而包宮、羽，與段安節琵琶錄商、角同用，宮、羽音二語正同，皆不云有徵聲，琵琶四弾，故燕樂四均矣。第一弾聲最濁，故以爲宮聲，所謂大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謂之七宮，此弾雖不過宮也，分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謂之七宮，此弾雖即用琴之第七弾，名爲黃鐘，實太蔟清聲，故沈存中云，夾鐘宮今爲中呂宮，（黃鐘爲太蔟，故夾鐘爲中呂下同。）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無射宮今爲黃鐘宮也。第二弾聲次濁，故以爲商聲，分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即林鐘商調。）曰越調，謂之七商，此弾琴中無此聲，即今三弾之老弾，琴散聲無二變，故以應鐘當之，名爲太蔟，實應鐘聲。

故沈存中云，無射商今爲林鐘商也。（太蔟爲應鐘，故無射爲林鐘。）第三弾聲次清，故以爲角聲，分爲七調，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林鐘角，（即商角。）曰越角，謂之七角，此弾琴中亦無此聲，即今三弾之中弾，與七商聲相應，故其調名與七商皆同，所謂商、角同用也，名爲姑洗，實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黃鐘角今爲林鐘角也。（姑洗爲應鐘，故黃鐘爲林鐘。）第四弾聲最清，故以爲羽聲，所謂細不過羽也，分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即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即黃鐘羽。）謂之七羽，此弾即今三弾之子弾，實七宮之半聲，故其調名與七宮多同，所謂宮、羽音也，名爲南呂，實亦太蔟聲，故沈存中云，黃鐘羽今爲中呂調。（南呂爲太蔟，故黃鐘爲中呂下同。）林鐘羽今爲黃鐘調也。（今補筆談誤作大呂調。）後之言樂者，不知二十八調爲何物，不知古今律呂不同爲何故，多鑿之不論，即論之，亦茫如捕風，故或於琴徽應聲求之，或直以爲貿亂，皆不得其解，而妄說也，蓋燕樂自宋以後，汩於儒生之腦者，數百年矣，明魏良輔製水磨腔，又高於宋之燕樂，雖有六宮十一調之名，其實燕樂之太蔟一均而已，今爲考之陳編，按之器數，粹之以歲月心力，始得其條理，惜孤學獨見，非敢自信，願與世之同志者共質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中第二

宋南渡，燕樂不用七角聲，及三高調，蓋東都教坊之遺制也，至於七律七羽，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則與東都之燕樂互異焉，夫古今律呂不同，世儒不得其解，已疑爲貿亂，而東都之律呂，復異於南渡，苟不深求其故，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益樊然莫辨矣，七商本起太蔟也，南渡乃起黃鐘，故姜夔章云，黃鐘商俗名大石調，王晦叔云，夾鐘商俗名雙調，朱文公云，無射商俗名越調，而周公謹亦有夷則商調也。（七商起太蔟，則無夷則商。）七羽本起南呂也，南渡亦起黃鐘，故王晦叔云，黃鐘羽俗呼般涉調，夾鐘羽俗呼中呂調，林鐘羽俗呼高平調，夷則羽俗呼仙呂調，周公謹亦云，中呂、夾鐘羽也，高平、林鐘羽也，仙呂、夷則羽也，案夢溪筆談燕樂字譜分配十二律及四清聲，七宮一均，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故殺聲用六、（配黃鐘清、四、配大呂、一、配夾鐘、上、配仲呂、尺、配林鐘、工、配夷則、凡、配無射、）七字也，七商一均，用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故殺聲用四、（配太蔟、一、配夾鐘、上、配仲呂、尺、配林鐘、工、配南呂、凡、配無射、）六、（配黃鐘清、）七字也，七羽一均，用南呂、無射、黃鐘、太蔟、姑洗、仲呂、林鐘七律，故殺聲用工、（配南呂、作四誤、）凡、（配無射、）六、（配黃鐘清、四、配太蔟、一、配姑洗、上、配仲呂、尺、配林鐘、）七字也，（七角不用，故不數。）南渡之律呂，雖與此異，而殺聲則未聞有異，是名異而實不異也，於是大石調本太蔟

商。吏爲黃鐘商矣。雙調本仲呂商。吏爲夾鐘商矣。小石調本林鐘商。吏爲仲呂商矣。歇指調本南呂商。吏爲林鐘商矣。商調本無射商。吏爲夷則商矣。越調本黃鐘商。吏爲無射商矣。此七商互異之故也。般涉調本南呂羽。吏爲黃鐘羽矣。中呂調本黃鐘羽。吏爲夾鐘羽矣。正平調本太簇羽。吏爲仲呂羽矣。高平調本姑洗羽。吏爲林鐘羽矣。仙呂調本仲呂羽。吏爲夷則羽矣。黃鐘調本林鐘羽。吏爲無射羽矣。此七羽互異之故也。姜夔大樂議曰。見宋史樂志。鄭譯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大呂、宋史作太簇。誤。下同。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大呂之商羽焉。闕三商調。今云商羽。蓋當時高宮闕存。亦其證也。二十八調闕七角聲及三高調。尚有六宮十二調。乾興以來。教坊新奏又闕一正平調。金、元人因之。遂餘六宮十一調云。中原音韻自序、自制樂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元人之不考如此。

燕樂二十八調說下第三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錄論曲。皆云有六宮十一調。六宮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是也。各書皆以仙呂宮爲首。今依燕樂次序正之。下十一調仿此。十一調者。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般涉調、高平調、宮調、角調、商角調是也。案燕樂既有七宮七角矣。何由又有宮調角調也。七角調宋教坊及隊舞大曲已不用矣。何由元人尚有商角調也。皆可疑之甚者。考宋史樂志。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所謂十七調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六宮。大石調、雙調、宋史誤脫調字。今補。小石調、歇指調、商調、宋史誤脫商調。今補。越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即黃鐘調。十一調。燕樂二十八調。不用七角調及宮商羽三高調。七羽中又闕一正平調。故止十七調也。此則正史所傳。灼然可信者矣。蓋元人不深於燕樂。見中呂、仙呂、黃鐘三調與六宮相複。故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商角調耳。所以此三調皆無曲也。中原音韻有商角調黃鶯兒六套。輟耕錄併入商調。則商角即商調之誤也。六宮之道宮。元人雜劇不用。金人院本有之。是金時六宮尚全也。十一調之小石調、歇指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調。元人雜劇皆不用。金人院本亦有之。惟無歇指調。是金時十一調僅闕一調也。以金、元之曲證之。中原音韻小石調青杏兒注云。亦入大石調。則小石調附於大石調矣。元北曲雙調有離亭宴帶歇指煞。則歇指調附於雙調矣。般涉調諸曲。輟耕錄皆併入中呂宮。則般涉調附於中呂宮矣。中呂調金院本與石榴花同用。則中呂調亦附於中呂宮矣。元北曲商調有高平隨調煞。則高平調附於商調矣。高平調即南呂調。元南曲有仙呂入雙調之名。則仙呂調附於雙調矣。黃

鐘調金院本與喜遷鶯同用。則黃鐘調附於黃鐘宮矣。又金院本有羽調混江龍。元南曲。有羽調排歌。此羽調不知於七羽中何屬。當是黃鐘羽也。混江龍本仙呂宮曲。排歌亦在仙呂宮八聲甘州之後。然則黃鐘羽又可附於仙呂宮也。故元人雜劇及輟耕錄有曲者。祇正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北詞廣正譜越調無曲。疑傳寫誤。四調。較中原音韻少小石、商角、般涉三調。明人不學。合其數而計之。乃誤以爲九宮。至於近世著譜度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爲典要也。

字譜即五聲二變說上第四

燕樂之字譜。即雅樂之五聲二變也。論樂者自明鄭世子而後。如胡氏彥昇樂律表微、沈氏琯琴學正聲、王氏坦琴旨。皆知以上字配宮聲。尺字配商聲。工字配角聲。凡字配變徵聲。六字配徵聲。五字配羽聲。乙字配變宮聲。合字配下徵聲。四字配下羽聲。而世終以其與宋人所配者不同。遂不敢深信。不知其所配與宋人無異也。吳氏穎芳吹豳錄又謂合字當配林鐘。而以宋人配黃鐘爲誤。則亦不知聲與律不同之故。蓋十二律。長短有定者也。五聲二變。遞居之無定者也。黃鐘爲宮。亦可以爲商、爲角、爲徵、羽、爲二變也。黃鐘爲合。亦可以爲四、爲上、爲尺、工、爲乙、凡也。宋人但云以合字配黃鐘。不云以合字配宮聲也。宋樂志、鄭譯假以合字爲宮聲。然其之言曰。應用林鐘爲宮。則亦知以黃鐘爲合字。故宋人但以合字配黃鐘。不云宮聲也。趙子昂琴原。以一弦爲宮。曰黃鐘之均。二弦爲宮。曰夾鐘之均。三弦爲宮。曰仲呂之均。四弦爲宮。曰夷則之均。五弦爲宮。曰無射之均。仲呂均者。琴之正宮調也。各調皆以此爲主。三弦爲仲呂。琴弦、一爲黃鐘、二爲夾鐘、三爲仲呂、四爲夷則、五爲無射。六、七即一二之高聲。五聲二變遞變。而五律之名不變。故燕樂亦用此五律。加大呂、林鐘。則爲燕樂之七律矣。燕樂以仲呂配上字。則是宋人亦以上字爲宮無疑也。宋史樂志。謂南宋紹以仲呂爲宮爲誤。不知此正所以宋上字爲宮之證也。仲呂配上字爲宮聲。則林鐘配尺字爲商聲。南呂配工字爲角聲。應鐘配凡字爲變徵聲。燕樂所謂變徵於十二律中應爲閏位。即此意也。以變宮今配變徵故也。黃鐘配合字爲下徵聲。太簇配四字爲下羽聲。姑洗配乙字爲變宮聲。黃鐘清配六字爲徵聲。太簇清配五字爲羽聲。而蕤賓之配句。燕樂因蕤賓當變徵。故立句字之名。其實即下尺也。夷則之配下工。無射之配下凡。大呂之配下四。夾鐘之配下乙。皆所以補五聲二變者也。又各聲皆分高下。惟上字無高下。亦可見宮聲之獨尊矣。然則宋人之所配。與後人當有異邪。乃不得其解者。泥定合字爲宮聲。遂起扞格。不知宋人未嘗以合字爲宮聲也。宋房庶謂太常樂黃鐘爲宮仲呂。司馬溫公以爲開元之仲呂。此又唐人以上字爲宮之一證。夫雅樂去二變可以成樂。俗樂去乙、凡亦可以成樂。若合字爲宮。則乙、凡不當二變之位。而俗樂不能去二變聲。轉可以去五正聲矣。有是理乎。今樂器中惟笛尚有五聲二變之名。而古人精義。多爲陳言瞽說所晦。學者未遑深思力索。故不能通之

於俗樂也。至於蕭山毛氏以四字爲宮，而乙、凡不當二變，乃移二變於宮、徵之後以就之，益武斷，不必辨矣。蕭山說經，能除宋儒蒙晦，於邊門頗爲有功，然間有矯枉過正，近於武斷，不獨論樂也，學者辨之。

字譜即五聲二變說下第五

遼史樂志，大樂各調，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宋史樂志雖有高下緊之分，亦止此十聲。蓋唐人之遺制也。朱子琴律新自注，與丹樂聲，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皆樂下二均，見蔡之清聲。自明以來，俗樂字譜，但有九聲，無句字。韓邦奇曰，何即低尺也，韓氏之言，雖以意斷，而皆與古人暗合，何以徵之，於燕樂殺聲徵之也。按由聲二變，祇有七聲，今字譜有九聲者，以四即低五、合即低六也。故燕樂二十八調殺聲，有六無合，有四無五，有尺無句，沈氏筆談可考也。燕樂以句字配蕤賓律，而四均所用之律呂，皆無蕤賓，唯七角一均，名爲起姑洗，實生於應鐘，則歇指角即蕤賓角，殺聲當用句字，而沈氏乃云歇指角用尺字，豈非句即低尺之明證邪。宋人以字譜分配律呂，某宮某調，則殺聲用某字，殺聲者，即姜堯章所謂住聲，蔡季通所謂畢曲也。（蔡氏畢曲，即爲燕樂之殺聲，以爲說，而皆一起調以逐人。）以今器考之，琵琶第一弦最濁，即琴之第七弦，燕樂七宮應之，三弦第一弦最濁，即琵琶之第三弦，燕樂七商應之。七宮一均殺聲，正宮用六字，即六字調，高宮用四字，即四字調，中呂宮用一字，即一字調，道宮用上字，即上字調，南呂宮用尺字，即尺字調，仙呂宮用工字，即工字調，黃鐘宮用凡字，即凡字調，此今琵琶之七調也。七商一均殺聲，大石調用四字，即四字調，高大石調用一字，即一字調，雙調用上字，即上字調，小石調用尺字，即尺字調，歇指調用工字，即工字調，商調用凡字，即凡字調，越調用六字，即六字調，此今三弦之七調也。今之俗樂，用三弦不用琵琶，然則今之四字調乃古之正宮，一字調乃古之高宮，（今人不用一字調，蓋宋教坊不用三高調之遺。）上字調乃古之中呂宮，尺字調乃古之道宮，工字調乃古之南呂宮，凡字調乃古之仙呂宮，六字調乃古之黃鐘宮，故南宋七商，亦用黃鐘，至無射七律也。七角一均，閏聲也。（燕樂七聞爲角，非正角聲。）宋人已不用，七羽一均，幺弦也。（唐人六幺皆在七羽，幺弦殺小，故曰幺弦。）元人已不用，今俗樂所用之七宮，又古燕樂之七商，則今樂又高於古樂二律矣。（太蔟高於黃鐘二律。）此皆按之典籍器數而得者，非鄉壁虛造也。由此觀之，古之字譜，與今之字譜，古之宮調，與今之七調，無以異也。學者又何疑乎，字譜十字見遼史，唐荊川譜載籍無考，而以遠辭四上競氣當之，誤也。

述琴第六

琴之一弦爲黃鐘，二弦爲夾鐘，三弦爲仲呂，四弦爲夷則，五弦爲無射，六弦七弦則一二之清聲也。一弦爲宮，謂之黃鐘之均，即慢角調也。二弦爲宮，謂之夾鐘之均，即清商調也。三弦爲宮，謂之仲呂之均，即宮調也。四弦爲宮，謂之夷則之均，即慢宮調也。五弦爲宮，謂之無射之均，即蕤賓調也。非一弦定爲徵也，唯仲呂之均，一弦始爲徵爾。（律呂正義，一弦爲徵，專指正宮一調而言。）非三弦下一徵，應五弦之散聲也。乃宮弦十一徵，應小閒之散聲閒，蓋琴無變宮變徵二弦，其商弦與徵弦、角弦與羽弦，徵弦與宮弦，其中皆有二變，是名爲隔一弦，實隔二弦也。故按十徵，即應小閒之散聲，唯宮弦與角弦，則其隔一弦，故按十一徵，始應小閒散聲也。此其故，宋姜氏夔言之詳矣。其七弦琴圖說曰，慢角調大弦十一徵，應三弦散聲，慢角調大弦爲宮，故大弦下一徵也。大弦爲宮，則四弦爲徵矣。又曰，清商調於二弦十一徵，應四弦散聲，清商調二弦爲宮，故二弦下一徵也。二弦爲宮，則五弦爲徵矣。又曰，宮調於三弦十一徵，應五弦散聲，宮調三弦爲宮，故三弦下一徵也。三弦爲宮，則一弦爲徵矣。又曰，慢宮調於四弦十一徵，應六弦散聲，慢宮調四弦爲宮，故四弦下一徵也。四弦爲宮，則二弦爲徵矣。又曰，蕤賓調於五弦十一徵，應七弦散聲，蕤賓調五弦爲宮，故五弦下一徵也。五弦爲宮，則三弦爲徵矣。何嘗拘定一弦爲徵，三弦獨下一徵哉。近通州王氏坦著琴旨，以一弦爲徵，及三弦獨下一徵，爲獨得之秘。（一弦爲徵，明郎世子已有此說。）反復辨論，而不自知其昧於旋宮之理也。故於姜氏之說，不得其旨，反謂斯言祇得乎當然而未明乎所以然，何其僭也。蓋自唐、宋以來，樂之失其傳也久矣，以王氏習於其器，又殫畢生之力以求之，其所得不過如此，況不習其器而托之空言者乎。王氏又謂琴聲不當用律呂，只當較以五聲二變，斯言也，但可以論琴徵，不可以論琴弦也。夫五聲二變，高下無定者也，無定者亦必有定者程之，方不迷於所往，若下考律呂，而但用五聲二變，譬之舍規矩而談方圓，棄權衡而論輕重，有此理乎。故琴徵雖具五聲二變，而琴弦必用黃鐘、夾鐘、仲呂、夷則、無射五律之名，然後無定之聲，皆歸於有定之律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所云，豈虛語哉。

述笛第七

絲聲之度，長知不齊，今之琴徵可驗也。（琴徵三弦同。）竹聲之度，長短如一，今之笛孔可驗也。（笛音同。）續漢志載京房之言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則絲聲也。其律之長短，皆用準定之，但以準之尺爲律之寸而已，非竹聲真度也。（史記律數，亦是絲聲，又在京房之前。）自後儒者悉依其數以制律，故陳其義則可觀，施於用則鮮合，而竹聲真度，僅存於伶人之口，太常之器，簡編具在，無有深求其故者矣。何謂伶人之口，列和之辭是也。何謂太常之器，梁武之笛是也。案宋書律志載列和對荀勗之辭曰，（於遠律志同。）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

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又曰。太常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又曰。笛孔率短一寸。七孔聲均。又曰。聲濁者用三尺二笛。聲清者用二尺九笛。此蓋制氏以來相傳之舊軌也。隋書音樂志載梁武帝十二笛之制曰。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下有一寸二分餘分。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此蓋竇公以來相傳之遺則也。自黃鐘笛至姑洗笛。五律率短二寸。即列和所云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也。列和又云。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以其數推之。則黃鐘笛之前。尚有二笛。蓋長笛之五聲二變也。自中呂笛至應鐘笛。七律率短一寸。即列和所云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也。列和又云。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以其器考之。則笛之差數。即笛孔之距。蓋短笛之五聲二變也。列和所云三尺二笛者。即梁武之夾鐘笛也。列和所云二尺九笛者。即梁武之中呂笛也。故今時所用之笛。七孔相距。長短如一。與琴徽之相距不同。稽之古法正合。然則經生文士之辨論雖紛。而弊工吹師之授受不變也。荀勗不知竹聲之度。異於絲聲。乃依京房之術。妄以笛孔。取則琴徽。見晉宋二志。反譏列和作笛無法。無怪其十二笛當時不能用。後世不可行也。後之論樂者。於簫笛之孔。漫不加察。豈知爲竹聲之關要乎。今之簫蓋古之笛。今之笛蓋古之橫笛也。

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說第八

起調畢曲用某律。即爲某調。始見於蔡氏律呂新書。蓋因燕樂殺聲而附會之者。朱子所云行在曲亦即燕樂之殺聲。古無是也。安溪李氏論樂篇信不疑。彼蓋不習於器數。固無足責焉耳。明荊川唐氏頗知於燕樂推尋。乃亦言宮調之辨惟在起調畢曲。殊可哂也。夫沈存中、姜堯章但言燕樂某宮調殺聲用某字。非謂殺聲用某字爲某宮調也。亦非謂宮調別無可辨。徒恃此而辨也。如宮調別無可辨。徒以殺聲辨之。則黃鐘越調畢曲謂之黃鐘宮者。故作太蔟起調畢曲。又可謂之太蔟宮。則宮調亦至無定不可據之物矣。夫五聲之於耳。猶五色之於目也。必青色然後謂之青。必黃色然後謂之黃。必赤白黑色然後謂之赤白黑也。若不問其何調。而但以起調畢曲辨之。則與以一色之物。但題青黃赤白黑之號以辨之者何異。試以今之度曲家明之。工字調與六字調。迥不相同。雖俗工亦知之也。倘以工字調之曲。用六字起調畢曲。即可謂之六字調。聞之者有不瞠然失笑者乎。近方氏成培謂燕樂亦仍其謬。謂如黃鐘宮則用合字起調畢曲。然則以合字起調畢曲。不拘今七調中何調。皆可謂之黃鐘宮。是古之宮調尚未明。今之宮調已全昧。古之宮調。反不如今之七調整然爲可考矣。推其意。以爲燕樂有二十八調。今祇七調。對之如治絲而棼。心目俱亂。中既無所見。而外又震於考亭、西山之名。遂不得不從其說。不知燕樂二十八調。即今之七調。一均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不必作捕風繫影之談也。即以蔡氏之說而論。黃鐘宮、無射商、即無射宮。夷則角、即夷則宮。仲呂徵、即仲呂宮。夾鐘羽。即夾鐘宮。竟用黃鐘起調畢曲者。在燕樂殺聲則有六、凡、工、上、一之不同。亦豪釐之於千里也。且其所論者雅樂耳。雅樂亦無此說。特就蔡氏言之。方氏必欲強合於燕樂。其參差不齊之故。雖支離牽附。究何益乎。方氏又譏今之度曲家殺聲不用本律。不知在朱已然。沈存中所謂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而調之爲調。不因殺聲而改。則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其理益明矣。蕭山毛氏曰。設有神瞽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必俟歌者自訴而後知之。誠快論也。

徵調說第九

絲聲以一弦爲一均。竹之竹聲以一管爲一均。金石以一簴爲一均也。琵琶四弦。故燕樂四均。無徵調也。然唐人樂器中有五弦彈者。能備五調。杜氏通典謂之五弦琵琶。蓋五弦則宮、商、角、徵、羽五調皆全矣。元稹五弦彈詩云。趙璧五弦彈徵調。徵聲嶷絕何清峭。樂府雜錄。五弦。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自鄭國謙有五弦彈。近有趙承泉。又張祜五弦詩云。徵調慢彈乙。商手彈。又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高昌樂皆用五弦。亦此器也。此器至宋初尚存。徵宗時。徙大晟府。命補徵調。其時在事如柳耆卿、周美成輩。不過習於燕樂之抗隊。餘別佐之以俗工。雖唐人五弦之器。亦不之知。元稹、張祜詩亦未之考。但借琵琶之黃鐘宮弦爲之。而住聲於林鐘。謂之徵調。故丁仙現聞之。即譏其落韻也。又不能備七徵。但有黃鐘徵而已。案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爲曲。而但以林鐘律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爲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爲徵之均韻也。姜夔白石集徵招序云。黃鐘以林鐘爲徵。住聲於林鐘。若不用黃鐘聲。便自成林鐘宮矣。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又云。此一曲乃予昔所製。因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雖兼用母聲。較大晟曲爲無病矣。俗皆謂琴與燕樂無涉。故不錄。合二說觀之。豈非宋人借黃鐘宮弦以爲徵調之明證哉。姜氏又謂徵調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琴之無射均。即徵調也。雖入燕樂。則亦不知唐人五弦之器有徵調矣。甚矣解人之難索也。夫借黃鐘宮弦以爲徵調。雖住聲於林鐘。而其爲黃鐘宮聲自若也。即此足見蔡元定起調畢曲爲某調之不足憑矣。乃或者謂燕樂無徵調。猶之周官三大樂無商聲。則又與於穿鑿譌誕之甚者。朱文公云。不知有何欠缺。做徵調不成。朱氏不知樂。固自言之。不似後人強不知以爲知也。

燕樂以夾鐘爲律本說第十

或曰、蔡氏元定燕樂書（見宋史樂志）云、燕樂獨用夾鐘爲律本、此何說也、曰、此燕樂之關鍵、初讀之亦不能解、積疑至二十餘年、漸有所悟、人始知蔡氏雖言之、亦不自知之也、案唐書樂志云、俗樂二十有八調、其宮調應夾鐘之律、燕設用之、其器以琵琶爲首、宋史樂志云、燕樂聲高、實以夾鐘爲黃鐘、凡樂器、皆以聲之最濁者爲黃鐘之宮聲、即所謂律本是也、遂史樂志云、燕樂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自是唐人相傳之音法、琵琶第一弦聲最濁、即燕樂之律本也、其弦之鉅細、如琴之第七弦、（以器考之、琵琶大弦、即用琴之第七弦也、考趙孟頫琴原、）以二弦爲宮、謂之夾鐘之均、二弦者夾鐘也、七弦比二弦、是夾鐘清聲也、以琴之夾鐘清聲爲琵琶之黃鐘宮聲、故曰燕樂以夾鐘爲律本也、或又曰、何以知蔡氏雖言之、亦不自知之也、曰、蔡氏燕樂書又云、緊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此爲宮、此說則誤甚、俗樂以夾鐘爲宮者、謂琴之夾鐘清聲、非謂燕樂緊五之夾鐘清聲也、故曰燕樂高於雅樂、若用緊五爲宮、則燕樂中再無高於緊五之聲者、何以相旋而成曲、此理極易明、不謂蔡氏竟昧之也、是以知其不知也、或又曰、近方氏成培詞麈云、今人度曲、必先吹笛以定其工尺、以夾鐘爲律本者、以緊五爲夾鐘之清聲、而曲之腔、樂器之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也、此說何如、曰、此又因蔡氏之誤而誤者也、夫宋人所謂下五高五緊五者、琵琶弦乃有之、若今笛中、但有五字而已、安所得高五緊五哉、且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者、蓋謂五字調之工字爲五字、即工字調尺字爲五字、即尺字調、此亦俗工相沿之腐語、不知六字調之工字爲六字、亦工字調、尺字爲六字、亦尺字調、七調旋相爲宮皆如此、不獨五字調也、今笛之七調、以琵琶弦叶之、實應唐、宋人燕樂之七商、蓋今之俗樂、又高於古燕樂二律矣、方氏於古今器數、全未考究、僅能吹笛唱崑山調、不知夾鐘爲何物、夾鐘在何處、漫欲於今笛中求燕樂之律本、豈非強作解事者邪、又或曰、子論二十八調、則以琵琶宮弦爲太蔟、論律本、又以爲夾鐘、何說之岐也、曰、夢溪筆談以高四字近夾鐘、補筆談又以高四字配太蔟、蓋燕樂聲高、本無正黃鐘聲、故可以爲夾鐘者、亦可以爲太蔟、非岐也、

明人九宮十三調說第十一

明吳江沈伯英本毘陵蔣氏之舊、著增定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其中但有仙呂、仙呂調、羽調、正宮、正宮調、大石調、中呂、中呂調、般涉調、南呂、南呂調、黃鐘、越調、商調、小石調、雙調、仙呂入雙調十七宮調而已、（非宋史十七調也、）不知所謂九宮十三調者、何所指也、後之作者讀者、徒沿襲其名、而不暇求其說、沈氏復以名同而音律不同者列於後云、某調在九宮、某調在十三調、學者益增其惑、不知皆沿明代之俗稱、非事實也、考元人雜劇及輟耕錄、但有正宮、中呂、南呂、仙呂、黃鐘、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合九宮調、此九宮之所由來也、中原音韻、九宮調之外、又有小石、般涉、商角三調、謂之十三調、元末南曲無商角、有羽調、又增一仙呂入雙調、合十三宮調、此十三調之所由來也、沈氏胸中亦不知九宮十三調爲何物、但沿時俗之稱、而貿然著書、題於卷首、即起沈氏而問之、恐亦茫無所對也、何以知之、沈氏既有仙呂、又有仙呂調、既有中呂、又有中呂調、既有南呂、又有南呂調、此猶可曰、宋人燕樂、仙呂、中呂、南呂三律、本有宮調之分也、至於既有正宮、又有正宮調、此何說也、而燕樂黃鐘亦有宮調之分、何以有黃鐘、而無黃鐘調、可見沈氏於宮調全無所解、則其所謂某調在九宮、某調在十三調者、皆自欺之謊言也、蓋古人著書、於樂書多空言無實、後人讀書、於樂書多不求甚解、即其淺者而觀之、已如是矣、夫燕樂但有七宮、去高宮不用、僅有六宮、合七商七角七羽、當有二十一調、去七角不用、當有十四調、又去二高調及正平調不用、僅有十一調、合六宮計之、則有十七宮調、烏覩所謂九宮十三調哉、後世曲譜、皆沿襲沈氏而爲九宮之名、復有引景祐樂髓新經六甲九宮之語、爲九宮名譜解者、又桐城方氏物理小識、因沈氏以所犯諸曲屬之高平、皆師心憑臆、益不足論矣、

北曲說第十二

今之南北曲、皆唐人俗樂之遺也、德清胡氏樂律表微謂今之南曲、不用一、凡、爲雅樂之遺聲、其說非也、字譜之一、凡、即古之二變也、蓋古樂有不用二變者、有用二變者、經典相承、但云五聲者、此不用二變者也、兼云七音者、此用二變者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五聲六律七音、又二十五年、子太叔曰、七音六律、以奏五聲、七音者、服氏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見魏書樂志、）陸氏釋文云、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是雅樂亦兼用二變也、通典、祖孝孫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是雅樂亦有南北也、姜堯章側商調序云、琴七弦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是琴之正調也、有二變者、琴之側調也、蓋龜茲琵琶、未入中國以前、魏、晉以來、相傳之俗樂、但有清商三調而已、清商者、即通典所謂清樂、唐人之法曲是也、清樂之清調、平調、原出於琴之正弄、不用二變者也、清樂之側調、即瑟調、原出於琴之側弄、用二變者也、至隋、唐本龜茲琵琶爲宴樂、四均共二十八調、即通典所謂讌樂、唐人之胡部是也、讌樂二十八調、無不用二變者、於是清樂之側調、雜入於讌樂者、而不可復辨矣、故以用一、凡不用一、凡爲南北之分、可也、以雅樂俗樂爲南北之分、不可也、然則今之

南曲。唐清樂之遺聲也。今之北曲。唐讌樂之遺聲也。皆俗樂。非雅樂也。夢溪筆談云。唐天寶十三載。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三者判然不同。則清樂讌樂與雅樂無涉可知矣。自香山立部伎詩自注云。太常選坐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所謂雅樂者如此。安從知今南曲之諧婉可聽哉。清樂者。梁、陳之舊樂。梁、陳南朝也。故謂之南曲。讌樂者。周、齊之舊樂。周、齊北朝也。故謂之北曲。又事隔千載。而沿革之脈絡。尚隱隱可尋也。至於近世周挺齋輩。以宮、商之調為南曲。角、羽之調為北曲。又以正宮為南曲。以高宮為北曲。夫七角七羽及高調。其廢已久。世俗雖有宮調之名。所用者皆燕樂太簇一均。將何器而分角、羽乎。且南北之分。全不關乎宮調也。亦同歸於不知而作焉已矣。

聲不可配律說第十三

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鍾之長。不可為無射也。應鍾之短。不可為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還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鍾為角。又可以為宮。太簇為徵。又可以為角。姑洗為羽。又可以為徵也。舜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即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也。當其初入中國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飾之。其言曰。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所謂林鍾者。即徵聲也。黃鍾者。即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納言應用徵聲為合字者。乃用宮聲為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鍾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也。又云。應用林鍾為宮。則亦疑徵聲當為合字。宮聲不當為合字矣。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為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為宮聲也。蓋琴律一弦為黃鍾。三弦為仲呂。正宮調一弦為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鍾。三弦為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為宮聲。上字為角聲哉。宋人樂譜所注十二律呂及四清聲者。蓋即字譜十字高下之別名耳。不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鍾一均不可移易。不論何均。遇黃鍾之律。則以為宮聲。遇太簇之律。則以為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為角聲。遇林鍾之律。則以為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為羽聲。遇應鍾之律。則以為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為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為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鍾、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陪屬旋宮。止存黃鍾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弦獨下一徵。而有不用姑洗而用仲呂為角之疑。而尚書、周禮、禮記、孟子諸書。殆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啟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即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飾之以美名。即鄭譯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奧義。後儒不過深求其故。遂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

表

燕樂表

沈存中補筆談云。燕樂二十八調。黃鍾角今為林鍾角。黃鍾羽今為中呂調。夾鍾宮今為中呂宮。林鍾宮今為南呂宮。無射宮今為黃鍾宮。無射商今為林鍾商。其古今律呂不同。從來未有能言其故者。夫沈存中非上古之人。宋燕樂非神瞽所製。世之言樂者。已不能知其故。則其所言之古樂。果可以深信乎。又補筆談所云仲呂商今為雙調。南呂羽今為般涉調者。王晦叔碧雞漫志乃云。夾鍾商俗呼雙調。黃鍾羽俗呼般涉調。則復與沈說互異。讀之彌增其惑。言樂者高談周徑。剖析毫芒。更無暇及此也。廷堪積思有年。考之典籍。證之器數。稍稍窺其原本。始知平易如菽粟。非有神奇不傳之秘也。於是不揣愚陋。僭為之表。俾承學之士。一覽而知焉。

七宮七羽表

七宮

太簇	黃鍾	正宮	殺聲用六字
夾鍾	大呂	高宮	殺聲用四字
姑洗	太簇		
仲呂	夾鍾	中呂宮	殺聲用一字
蕤賓	姑洗		
林鍾	仲呂	道調	殺聲用上字
夷則	蕤賓		
南呂	林鍾	南呂宮	殺聲用尺字
無射	夷則	仙呂宮	殺聲用工字
應鍾	南呂		
黃鍾	無射	黃鍾宮	殺聲用凡字

七羽

太簇	南呂	般涉調	殺聲用工字
夾鍾	無射	高般涉調	殺聲用凡字
姑洗	應鍾		
仲呂	黃鍾	中呂調	殺聲用六字
蕤賓	大呂		
林鍾	太簇	正平調	殺聲用四字
夷則	夾鍾		
南呂	姑洗	高平調	殺聲用一字
無射	仲呂	仙呂調	殺聲用上字
應鍾	蕤賓		
黃鍾	林鍾	黃鍾調	殺聲用尺字

大呂應鐘　大呂夷則

宋史樂志云。燕樂七宮皆生於黃鐘。七羽皆生於南呂。案燕樂之源。隋時清樂志。出於龜茲琵琶。隋史樂志亦云。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則七宮一均。琵琶之第一弦也。此弦即以琴之第七弦爲之。琴之第七弦。實太蔟律作。其鐘樂律當是半律之過。故燕樂之黃鐘。實太蔟聲。所謂高二律也。燕樂聲高。無正黃鐘聲。或又以爲夾鐘半律。七羽一均。琵琶之第四弦也。此弦爲第一弦之半聲。即太蔟清聲。故燕樂之南呂。亦太蔟聲也。第一弦最大。故以爲宮聲。第四弦最細。故以爲羽聲。蓋取大不逾宮。細不過羽之義。段安節曰。宮逐羽音。故七羽調名與七宮多相應也。補筆談云。黃鐘宮今爲正宮。大呂宮今爲高宮。夾鐘宮今爲中呂宮。中呂宮今爲道調宮。林鐘宮今爲南呂宮。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無射宮今爲黃鐘宮。南呂羽今爲般涉調。無射羽今爲高般涉調。黃鐘羽今爲中呂調。太蔟羽今爲正平調。姑洗羽今爲高平調。中呂羽今爲仙呂調。林鐘羽今爲黃鐘調。觀表可不煩言而解。七羽與七宮。雖有清濁之分。而實與七宮相複。故金人院本以後。七羽即不用。蓋併入七宮也。以琴律考之。第七弦乃夾鐘之半律。今以爲燕樂之黃鐘也。高平調即宋志之南呂調也。黃鐘調即唐志之黃鐘羽也。考宋志。林鐘羽當爲黃鐘調。補筆談作大呂調。南呂配工字。般涉調爲南呂羽。殺聲當用工字。補筆談作四字。皆傳寫之誤也。

七商七角表

七商

應鐘	太蔟	大石調 殺聲用四字
黃鐘	夾鐘	高大石調 殺聲用一字
大呂	姑洗	
本宮	仲呂	雙調 殺聲用上字
夾鐘	蕤賓	
姑洗	林鐘	小石調 殺聲用尺字
仲呂	夷則	

七角

應鐘	姑洗	大石角 殺聲用凡字
黃鐘	仲呂	高大石角 殺聲用六字
大呂	蕤賓	
太蔟	林鐘	雙角 殺聲用四字
夾鐘	夷則	
姑洗	南呂	小石角 殺聲用一字
仲呂	無射	

夾鐘南呂　歇指調 殺聲用工字

林鐘無射　林鐘商 殺聲用凡字

夷則應鐘

南呂黃鐘　越調 殺聲用六字

無射大呂

應鐘夾鐘　歇指 殺聲用尺字

林鐘夷鐘　林鐘角 殺聲用尺字

夷則大呂

南呂太蔟　越角 殺聲用工字

無射夾鐘

宋史樂志云。燕樂七商皆生於太蔟。七角皆生於應鐘。則七商一均。琵琶之第二弦也。此弦琴中無此聲。琴散聲不用二變。故以爲應鐘聲。即今三弦之老弦也。七角一均。琵琶之第三弦也。此弦琴中亦無此聲。即今三弦之中弦也。段安節曰。商、角同用。則亦應鐘聲。其調名皆與七商相應。故宋史樂志直云七角皆生於應鐘。不云姑洗也。然則燕樂太蔟、姑洗二均。皆應鐘聲也。補筆談云。太蔟商今爲大石調。夾鐘商今爲高大石調。其鐘案。此下當有仲呂商今爲雙調七字。林鐘商今爲小石調。南呂商今爲歇指調。無射商今爲林鐘商。夷鐘商今爲越調。姑洗角今爲大石角。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角。林鐘角今爲雙角。南呂角今爲小石角。應鐘角今爲歇指角。黃鐘角今爲林鐘角。太蔟角今爲越角。觀表亦不煩言而解。七角之聲。雖少濁於七商。而實與七商相複。故北宋乾興以來。七角即不用。蓋併入七商也。七角既生於應鐘。則小石角乃姑洗角。林鐘角即林鐘調。故段安節琵琶錄曰。小石角亦名正角調。景祐樂髓新經曰。林鐘角在今樂亦爲林鐘角也。大石調、高大石調、小石調。即唐志、宋志之大食調、高大食調、小食調也。林鐘商即宋志之商調也。大石角、高大石角、小石角。即唐志、宋志之大食角、高大食角、小食角也。林鐘角即宋志之商角也。宋人以蕤賓配句字。歇指角爲蕤賓角。殺聲當用句字。今不用句半。而與林鐘角同用尺字。可見句字即下尺也。越角爲南呂角。殺聲當用工字。補筆談作上字。蓋因字形而致誤也。

南宋七商表

黃鐘	大石調
大呂	高大石調
太蔟	
夾鐘	雙調
姑洗	
仲呂	小石調

蕤賓
林鐘　歇指調
夷則　林鐘商調
南呂
無射　越調
應鐘

七商本生於太蔟。南渡以後。亦如七宮。用黃鐘以下七律之名。故姜堯章云。黃鐘商俗名大石。王灼叔云。夾鐘商俗呼雙調。朱文公云。無射商俗呼越調。而周公謹自度曲亦有無射商也。若七商如北宋迄太蔟。則無所謂無射商夾。觀表自知之。

南宋七羽表

黃鐘　般涉調
大呂　高般涉調
太蔟
夾鐘　中呂調
姑洗
仲呂　正平調
蕤賓
林鐘　高平調
夷則　仙呂調
南呂
無射　黃鐘調
應鐘

七羽本生於南呂。南渡以後。亦如七宮。用黃鐘以下七律之名。故王灼叔云。黃鐘羽俗呼般涉調。夾鐘羽俗呼中呂調。林鐘羽俗呼高平調。夷則羽俗呼仙呂調。又云。林鐘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周公謹亦云。中呂、夾鐘羽也。高平、林鐘羽也。仙呂、夷則羽也。與北宋律名不同。觀表自知之。

南宋七調表

黃鐘　大石角
大呂　高大石角
太蔟
夾鐘　雙角
姑洗
仲呂　小石角
蕤賓
林鐘　歇指角
夷則　商角
南呂
無射　越角
應鐘

北宋七角　筆談七角

姑洗
仲呂
南呂
林鐘
應鐘
黃鐘

此均北宋以來即不用。遂湮之弗論。今得詞源考之。亦具有條理。筆談用姑洗以下七律。因姑洗為角故商一均。生於姑洗者。則借用本均本律一均。不過徒有其名而已。皆七角一均。所用律名。在在不同。竟成移步改觀。閱之心目俱亂。初以為此宋史用應鐘以下七律者。所謂古人久不能用之調。故筆談以姑洗角為大石角者。信本律之名也。以下則仲呂角為高大石角。林鐘角為雙角。南呂角為小石角。應鐘角為歇指角。黃鐘角為商角。太蔟角為越角也。宋史以應鐘角為大石角。林鐘角為商角。南呂角為越角也。七角一均。南宋雖不用。仍借七宮之律名。宋史閏為角。故詞源云。黃鐘借用七商之律名也。以下則黃鐘角為高大石角。太蔟角為雙角。姑洗角為小石角。蕤賓角為歇指角。林鐘角為商角。南呂角為越角也。七角一均。南宋雖不用。仍借七宮之律名。宋史閏為角。故詞源云。黃鐘間俗名大石角。大石間俗名高大石角。夾鐘間俗名雙角。仲呂間俗名小石角。林鐘間俗名歇指角。夷則間俗名商角。無射間俗名越角也。蓋南宋宮、商、角、羽四均。皆用黃鐘以下之律。原各有經緯不紊也。人之耆淺。故望洋興歎。今為夷而出之。則亂絲皆秩然就緒矣。此南宋七調表。係先生己巳年五月三十日所草創也。越歲日。不幸捐人寰。後來及參考補錄於此。更閱數歲以別之。使凡昔皆是。其皆者不敢棄其以為亂真云。時為癸酉年十二月除夕前三日。受業宣城梅瑴謹識

姜堯章七弦琴圖說表

自郭仲子論琴。以大弦為徵。學者翕然從之。不知此特正宮一調耳。他調則還相為宮矣。宋姜堯章七弦琴圖說。言之最詳。宋史僅載其說。而佚其圖。讀者遂無從得其端緒。亦言樂者一大迷津也。夫琴以按寸

二徵應隔一弦之散聲。相和者則爲宮弦。宮以此定。調以此辨。不必問其何弦也。昧者惟知三弦獨下一徵。自矜創獲。反謂姜氏不知其所以然。豈知其於姜氏之書。句讀尚未分乎。（張王氏坦琴寫可見）今依姜氏之說。釋之爲表。庶學者不迷於所往焉。

慢角調（即黃鍾均）

一　二　三　○　四　五　六　七
弦　弦　弦　○　弦　弦　○　弦　弦

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宮商

姜堯章云。黃鍾、太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弦十一徵應三弦散聲。

案慢角調大弦爲宮。則十一徵爲角聲。三弦散聲亦爲角聲。故應之。若三弦爲角。則十徵爲羽聲。五弦亦羽聲。仍於十徵應之。不於十一徵也。蓋十一徵應隔一弦之散聲者。惟宮應角。止隔商聲一弦故也。至於商與徵隔角與變徵兩弦。角與羽隔變徵與徵兩聲。徵與宮隔羽與變宮兩聲。羽與商隔變宮與宮兩聲。等無二變。雖隔一弦。皆隔兩弦。故皆以十徵應散聲也。此其故。雖鄭世子不知。他何論焉。

清商調（即夾鍾均）

一　○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弦　弦　弦　○　弦　弦　弦　弦

羽（變宮）宮商角（變徵）徵羽宮

姜堯章云。太蔟、夾鍾並用清商調。故於二弦十一徵應四弦散聲。

案清商調三弦爲宮。則十一徵爲角聲。四弦散聲亦爲角聲。故應之。若三弦爲角。則十徵爲徵聲。五弦亦徵聲。仍於十徵應之。不於十一徵也。

宮調（即仲呂均）

一　二　○　三　四　五　六　七
弦　弦　○　弦　弦　弦　○　弦　弦

徵羽（變宮）宮商角（變徵）徵羽

姜堯章云。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弦十一徵應五弦散聲。

案宮調三弦爲宮。則十一徵爲角聲。弦亦角聲。故於十一徵應之。三弦獨下一徵。惟正宮調爲然。姜氏之說最詳析。後世大弦爲宮。大弦爲徵。幾成聚訟。不知大弦爲宮。則次弦獨下一徵。而三弦乃用

十徵應五弦散聲。非正宮調矣。此理極易明。不謂言琴者習昧昧也。

慢宮調（即夷則均）

一　○　二　三　○　四　五　六　七
弦　弦　○　弦　弦　弦　弦　弦　弦

角（變徵）徵羽（變宮）宮商角徵

姜堯章云。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於四弦十一徵應六弦散聲。

案慢宮調四弦爲宮。則十一徵爲角聲。六弦亦角聲。故於十一徵應之。若三弦爲羽。則十徵爲商聲。五弦爲商。仍於十徵應之。不於十一徵也。

蕤賓調（即無射均）

一　二　○　三　四　○　五　六　七
弦　弦　○　弦　弦　○　弦　弦　弦

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宮商角

姜堯章云。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於五弦十一徵應七弦散聲。

案蕤賓調五弦爲宮。則十一徵爲角。七弦爲清角。故於十一徵應之。若三弦爲徵。則十徵爲宮。五弦爲宮。仍於十徵應之。不於十一徵也。姜氏之言。詳析如此。而昧者熟視無睹。仍坐雲霧中。甚矣其饋書者之難也。

燕樂合琴表

琴律所用者。黃鍾、夾鍾、仲呂、夷則、無射五律也。分五弦命之。六七乃一二之清聲。燕樂七宮。則加大呂、林鍾爲七律。南渡後。雖七商七羽二均。亦用此七律矣。可見燕樂之原。雖出于龜茲琵琶。未嘗不用琴之律名也。正宮調大弦爲徵。姜堯章已詳言之。宋吳元士云。古黃鍾今慢角。古清角今正宮。又以琴之第三弦爲宮。以第六第七弦爲徵、羽。以第一第二弦爲徵、羽之應。（見朱子文集答吳元士書）其說與姜氏同。而朱子不以爲然。蓋誤以慢角調爲正宮。故有仲呂爲角之疑。宜乎其琴律說多不得旨要也。作燕樂合琴表。

姜氏七弦琴徵	趙氏琴原	燕樂	合黃鍾	正宮
一弦 黃鍾爲宮	慢角	黃鍾均	下四 大呂	高宮
			高四 太蔟	

二弦 夾鐘爲宮	清商	夾鐘均	下一夾鐘　中呂宮
三弦 仲呂爲宮	宮調	仲呂均	上仲呂　道宮
四弦 夷則爲宮	慢宮	夷則均	下工夷則　仙呂宮
五弦 無射爲宮	蕤宮調	無射均	高工南呂　下凡無射　黃鐘宮

高凡應鐘

案琴律但有黃鐘、夾鐘、仲呂、夷則、無射五律。無姑洗也。朱子因正宮調三弦獨下一徵。遂謂琴本姑洗爲角。今改用仲呂角爲疑。蓋因仲呂下姑洗一律。故三弦亦獨下一徵。不知正宮調三弦非角聲也。夫正宮調以仲呂爲宮。故仲呂弦獨下一徵。若慢角調則以黃鐘爲宮。而黃鐘弦又獨下一徵。豈可因此而疑黃鐘爲大呂乎。其弊皆坐止知有正宮一調故也。吳元士知之。而不能言其義。朱子不知。而又穿鑿言之。今姜氏之圖雖佚。而其說猶存。由此求之。不獨琴律明。而燕樂亦明。可不謂非厚幸邪。琴正宮調七弦爲下徵、下羽、宮、商、角、徵、羽之七聲。應燕樂合、四、上、尺、工、六、五之七字。本無疑義。必考之以琴律。則補筆談所云合字配黃鐘。下一字配夾鐘。上字配仲呂。下工字配夷則。下凡字配無射。自黃鐘、仲呂二律外。餘皆與字譜不合。故夢溪筆談又云。高四字近夾鐘。尺字近夷則。高工字近無射。以遷就之。則琴律雖與字譜合。然移之他調。又不能相合。可見字譜但可配五聲二變。斷不可配十二律呂也。少日嘗作論曲詩。有工尺須從律呂求之句。當時入之宋深。尚不免爲沈存中所給。今始知字譜自字譜。存中但緣飾以十二律呂之名。猶之今吏部稱冢宰。戶部稱大司農耳。若以五聲二變求之。則不能無所遷就。觀筆談已難自守其說。況後世乎。燕樂有合、四、又有六、五。猶之琴有一二弦。又有六七弦也。故琴加二變聲爲九聲。而燕樂加一、凡二聲。亦有九聲也。句字雖配蕤賓。而二十八調殺聲皆不用。歇指角本蕤賓角。殺聲應用句字。乃不用句字而用尺字。則句字爲下尺字可知。然則律呂之名者。皆澤就也。

言琴者不稽之於燕樂。終屬扣槃捫籥而已。

琴律不用二變。而燕樂有之。故姜氏云。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太蔟、夾鐘並用沖商調。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林鐘、夷則並用慢宮調。南呂、無射、應鐘並用蕤賓調。皆以所用之五律兼不用之七律言之。趙氏云。黃鐘之均。大呂、太蔟如之。夾鐘之均。姑洗如之。中呂之均。蕤賓、林鐘如之。夷則之均。南呂如之。無射之均。應鐘如之。亦以所用之五律兼不用之七律言之。所兼之律雖有不同。而五調之正律。實無異也。蓋琴弦者律也。可以律名之。琴徽者聲也。不可以律名之。世之言琴者。乃有某律在某徽之內。某律在某徽之外之說。皆不明聲與律不同之故。宜乎爲王吉途所譏也。

與阮伯元侍郎書

承詢近來心得。唯於樂律似稍稍有所獲。但苦書少。又精力不繼。不能用心探討耳。聞爲燕樂考原一書。中言二十八調。頗爲自來講樂家所未悟。其不遑爾錄寄者。緣此書及禮經釋例。向爲有關係之作。非輕文詩詞可比。懼以未定之本流布於外人也。其書不論容稽周徑。不論六十律及八十四調。蓋容稽周徑。如推步之算秝元虛數。皆無用之說也。不知至元辛巳可爲元。崇禎戊辰亦可爲元。康熙甲子又可爲元也。猶之今笛自吹口至出音孔。約長八九寸。即黃鐘也。簫約長一尺五六寸。亦黃鐘也。琴弦約長三尺有餘。又黃鐘也。此易知者也。六十律八十四調。如月之有九道八行。皆疑世之言也。不知行朱道黑道者。止此月道也。行青道白道者。亦此月道也。猶之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律。止此五聲二變也。鄭譯八十四調。蔡成文謂之音。後世始謂之調。蔡元定六十調。亦此五聲二變也。此又易知者也。字譜所以錢始有之。道即龜茲之樂。然字雖異。其所以七聲相旋者不能異也。如今日工尺古曰宮商。猶之中法曰降黃之夾。西人曰自華宮也。唐用以楚辭四上饒氣。即今之字譜。此附會之說。近人多從之。而未悟其失。蓋樂自鄭譯而後。乃一大變。周官同律無論矣。漢以來之樂。以京房律準爲根。絲聲倍半。相應與竹不同。竹聲半太數。始聽或疑。故荀勗笛律。以絲度爲竹度。則不能行。而梁武帝十二笛仍用列和之制也。隋以來之樂。以蘇祇婆琵琶爲根。琵琶四弦。一弦七調。故爲二十八調。唐、宋以來之雅樂。及燕樂宮調字譜。皆琵琶之遺聲也。燕樂無徵調。不必補。然二十八調。皆止十四調。以七羽合於七宮。以七角合於七商也。觀段安節樂府雜錄。商、角同用。宮逐羽音二語。可知矣。夢溪雜談所載燕樂宮調。與律呂異名。其故彈洗存中。妄爲章不能言之。今皆推得其所以然。識生平一大快事。容後詳正。北宋乾興以來。通用者六宮十一調。而自明至今。燕樂之宮調。祇七商一均而已。此古今百樂之最要關鍵。蔡季通、鄭世子皆未之知也。唐西河武廟、江、戴二著亦無確見。若胡彥昇但知唱覓曲調及推樂考原耳。昨寄來饑溉亭論樂諸篇。以爲必有妙理。及讀之。仍是郢書燕說。偶有所見。皆取諸律呂正義。又不能發明之。其餘則皆言尋

數。其爰此學之羣索解人也。說亭但取今之笛以上考律呂。此必不得之數也。夫今笛與古律中隔唐人燕樂一關。此關不通。而欲展渡。何其倒也。持今笛以求燕樂之二十八調。尚不可得。況律呂乎。今笛止七調。欲備八十調。必十二笛而後可。於此即見說亭之思矣。試起說亭而問之。何者爲二十八調。恐亦茫然張兩眸也。竊謂推步自西人之後。有實測可憑。譬之爲道羊腸。繩行墨度。苟不憚辛苦。無不可至者。若樂律諸書。雖言之成理。及深求其故。皆如海上三神山。但望見焉。風引之則又遠矣。何者。一實有其境。一虛揣其理也。他日吾書成。庶東海揚塵。徒步可到矣。乃戲爲游仙詩曰。三千弱水不勝舟。仙女童男任自求。誰信丹成非異事。如今綫步到瀛洲。因念此中神悟。雖容甫、樂仲二君尚存。亦難語此。可與語者惟大弟耳。所以每至讀書有得之際。輒思之入骨也。書至此時已二鼓。寒月在雲。將有雪意。縮地無方。渺渺難致。孚一大白。默然就枕而已。想吾弟閱之。亦同此相思之況也。餘具別紙。延塢頓首。

燕樂考原跋

右燕樂考原六卷。吾師凌次仲先生之所撰也。先生生逢我朝學術昌明之會。爲海內大儒。於學無所不通。竟聖人之道而實之以禮。發千餘年未發之覆。禮經而外。於樂律尤有神解。謂今世俗樂與古雅樂中隔唐人燕樂一關。爰悉心探索。著爲此書。有總論。有後論。二十八調各有條辨。其說既詳。復爲表以明之。凡樂家疑團。渙然冰釋。大旨據隋書音樂志。謂燕樂之原出於龜茲。蘇祇婆之琵琶。琵琶四弦。爲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第一弦聲最濁。爲宮。第四弦聲最清。爲羽聲。蓋取大不逾宮。細不過羽之義。第二弦聲次濁。爲商聲。第三弦聲次清。爲角聲。一弦分爲七調。故自二十八調。又得變更樂志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之語。爲顯證。於是悟燕樂之宮調。本以字譜爲主。自鄭譯附會師涓。沈括諸人承之。不過徒緣飾以律呂之名。與漢志所謂長短分寸之數。兩不相謀。其名八十四調者。實祇二十八調。七角一均及三高調七羽之正平調。宋人已不用。七羽一均。元人已不用。所存惟六宮十一調。其爲十七宮調。自明至今之俗樂。又祇用燕樂之七商一均。此其沿革之要也。雖以樂律考之。燕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今三弦與笛考之。今俗樂又高於燕樂二律。究之燕樂之所謂殺聲用某字者。即爲某字調。則燕樂之宮調。即今俗樂之七調。不必爲捕風逐影之談。由燕樂而進之。則上字配宮聲。尺句即低尺。字配商聲。工字配羽聲。合即低五。四即低六。字配變宮。凡字配變徵。古雅樂之用五聲二變而成音。又當有異於後世之俗樂用譜而成調乎。學者得是書而讀之。樂律之學。可以通雅俗。亦猶推步之學。有梅氏之幾何通解、暨堵謂等書。可以貫中西矣。其錦受經於先生之門十有二載。自愧材質庸劣。無所成就。然如此猶學業之絕者。終將循序而尋究焉。旋以先生回歙。其錦痛失慈顏。未能從行。規其室奧。乃於己巳六月初二日。先遵爾捐館。七月底訃至。即承家君之命。徒步走徽。弔喪慰孝。各弟其銘以有疾不能同行。盡弟子之禮。慼惟諄諄屬以編輯先生遺書。吾宣舉博戴斗源先生暨令子茂才子容亦均以此相勗。會有同門歙程君麗仲。已盡收藏。晤時謂擬設館校刊。並約裒其事。時僅微阮芸臺中丞廣先生嘉惠來學之心。已禮經釋例開雕於杭州節署。其錦以燕樂考原爲先生著述之亞於禮經者。爰乞稿本歸。將校付梓。細張氏詞源迄燕樂考原零星手草。爰將前來稿本。重加參考。其鈔寫顯誤。及有昔可校者。則正之。疑則闕。得謂閱附案語。不敢妄改原本。恐反遺誤也。今夏。家君命其錦校梓。起工於六月之初。畢工於十月之初。刻工相集鄙舍。賴有同門友宣城陳纘甫紀、魯權叔有約、海州程敬持立中及涇縣故友翟湘浦佩蘭諸君。杖。笛師帥弟之誼。不惜資助。乃克告竣。外有先生遺書。其手定者。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梅遜吹譜二卷。並其錦將校禮堂初稿編爲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俱已校勘正本。家君擬欲彙刻先生遺書。惜力絀驟難。如願。爰紀其顛末。以俟異日云爾。

歲十六年歲在辛未冬至日。受業宣城張其錦謹識。

右燕樂考原六卷。國朝凌廷堪撰。按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學識具阮文達國朝儒林傳稿。稱其畢力著撰、貫通羣經、尤精於禮、說經之文、多發前人所未發云云。江鄭堂漢學師承記稱其十二歲棄舉業、專習句、浙人張賓鶴大奇之、告之大使湯某、邀君至揚州、賢偶見詞綜、唐別裁、攜歸燈下讀之、遂能詩及長短句、得修脯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時嚴使盛詞曲館、檢校詞曲中字句逆順者、從事讐校、得修脯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基於此矣云云。又稱其於詩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詩餘亦不主一家、而嚴於律、今人之詞、有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云云。又稱君歿後、其門人張燮、伯徒步至歙、訪君遺書、北走海州、於敗篋中檢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是書及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云云。先生之著撰亦富矣、郭勉伽亢解、而是書尤推絕學、特重梓之、俾世之談律呂者、盍芬館詩話亦紀其論詞語極微至、殆於倚聲妙得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知今之樂猶古之樂、藉以折衷焉、咸豐辛亥花朝後

樂縣考

江藩撰

樂縣考序

學術至今日，彬彬乎盛矣。惟樂律一門，陳陳相因，扃鑰未啓。談古樂者，束諸算術而不適於用；談今樂者，錮於字譜而不通諸古。錫受蔡淩次仲師始謂今樂與古樂中隔唐人燕樂一關。爰著燕樂考原六卷，雖其說尚有未盡，學者得其書而尋繹之，庶幾有所從入，不墮迷津。乾嘉間，錫受至揚州，吾郡鄭堂江先生見而歎之，以爲得未曾有。更與鈕君非石考校古籍，證以今器，雖吾家平子賦好子雲之言，不是過也。今秋訪先生於江寧，出樂縣考一册，命錫序其端。受而讀之，古鍾磬十六枚之一庶說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黃鍾太呂太蔟夾鍾四清聲爲十六也。謂古人旋宮之法，卽用此十六枚之鍾磬。又引鄭世子之論半律倍律，以發明之。蓋實說本諸康成，實古編鍾編磬之遺也。宋荀勗中太當樂制用之，王堯臣鴻元之徒，皆以爲然。惟李照議樂，不復考鑿，陳暘樂書泥十二律之數，臆斷爲十二枚。今先生此書成，得定論矣。次方鑿勻鑼等說，直通今樂於古樂，與吾師之說，皆若合符。他若嶧說則據磬氏推之而及鍾，樂縣說則據儀禮推之而作圖，謂杜預注左，以一堵爲一肆者，顯與周官經背，非與鄭背。謂鄭君訓鎛如鍾而大者，專指大於編鍾，非指鎛鍾，悉極精確。終則爲問答以申之，篇章無多，條理在握。古樂之復，此其權輿乎。吁，先生與吾師同爲海內大儒，而當代之名公鉅卿鮮不知者。吾師壯年成進士，齋志殿文，而先生更貧困，迄今未通仕籍。所著周易述補，考工戴氏車制圖說，儀禮補釋，石經原流考，國朝漢學師承記，蠶須館雜記，具有完書。至經傳地理通釋等作，卷帙繁富，尚未編就。禮堂通義，且命錫分繕典籍，以速其成。著述等身，期年竣矣。今歲漕帥阮公延先生主講山陽麗正書院，以布衣爲諸生師，是固阮公昔嘗學以教士，而先生之道盛，豈僅託諸空言已哉。迨先生之來江寧也，緣有促之以應鄉試者，然年則已將周甲矣，矮屋風燈，如昔難遇。此錫之所爲逡巡感歎而不能置也。

嘉慶癸酉九月望日，後學宣城張其錫拜撰。

樂縣考目錄

卷上

鍾磬二八十六枚一肆說

鍾磬十六枚一肆之序

七均八十四調表

方鑿說 附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勻鑼說

縣說

卷下

樂縣說 附宮縣圖 軒縣圖 軒縣圖 軒縣圖 大射樂縣圖

歌鍾二肆譜

釋鑼

答問 附總約宮縣建鼓鐘於四隅圖

樂縣考卷上

鍾磬二八十六枚一廣說

周禮小胥職。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注。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賈公彥疏。謂編縣之二八十六枚。其在一虡者也。鄭必知有十六枚在一虡者。按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衆仲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爲數。樂縣之設。取數於此。又倍之爲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籌。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故以十六爲數也。是以淮南子云。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也。按昭二十年晏子云。六律七音。服注云。七律爲七器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大辰。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鶉火及天黿。七列也。南北之揆。七月也。堯典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鍾。十二鍾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鍾。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按大射。笙磬西面。頌磬東面。皆云其南鍾。其南鑮。北方直有鼓無鍾磬。避射位則三面鍾磬鑮。天子宮縣四面鍾磬鑮而已。不見有十二縣。服氏云十二縣。非鄭義也。藩謂欲明宮縣之制。必求鍾磬之數。公彥以八音八風釋康成二八之義。是已。若論簫之四十八。倍十二月二十四氣。宮縣之十六。義不取乎此也。至引服虔十九鍾之說。第云非鄭

義而已。終不言十六之義者。不明康成之旨。漫引服說。數衍成文。而於服氏之說。亦不辨其爲是爲非矣。服氏所謂七律者。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十二均分七律。得八十四律。即後世之七均八十四調也。服以爲天子盛樂。必備此八十四調之樂器。殊不知古人旋相爲宮之法。即用此十六枚之鍾磬耳。如服說一虡十九鍾。則一虡之內既有十二月鍾矣。何以又加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若謂此五鍾縣而不擊。則何必縣之哉。若謂擊此五鍾。則有二黃鍾、二林鍾、二太蔟、二南呂、二姑洗矣。五音相妍。豈得克諧耶。又以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而加二鍾。據服說。則奏樂至變音之時。宜舉變音之應鍾蕤賓二鍾矣。然變宮變徵。即旋相爲宮之法。黃鍾宮之變宮則爲應鍾。變徵則爲蕤賓。若大呂宮則黃鍾爲變宮矣。林鍾爲變徵矣。當大呂變音之時。擊應鍾乎。擊蕤賓乎。於是其說窮矣。蓋黃鍾七調。應鍾爲變宮。即擊應鍾。蕤賓爲變徵。即擊蕤賓。所謂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者。此指黃鍾一均七調而言。非十二均皆以此二律爲二變也。二變之聲。以應鍾蕤賓爲則。亦如黃鍾之隔八相生。有隔一隔二之法。顯無十二均皆用應鍾蕤賓之理。服氏之說非古制。此鄭君所以不從也。自有服氏之說。而編磬編鍾之制。紊亂不倫。有設十二鍾於辰位。四面設編鍾編磬者。北齊也。以鍾磬七正七倍而縣十四者。後周也。以濁倍三七而縣二十一者。樂武也。以鍾磬參縣之正聲十二。倍聲十二。面縣二十四者。魏公孫崇之說也。主十六枚之說。又加以宮商各一枚者。隋牛宏之說也。言人人殊。蓋無定說。皆不知鄭君十六枚之義耳。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四清聲爲十六也。惟北宋用古制。以十二枚爲正鍾。四枚爲清鍾。雖復古制。然無人發明其說。何謂四清聲。黃鍾大呂太蔟夾鍾之清聲。清聲有六。用之者四。以姑洗之半律太高不能歌。是以不用也。論樂者但知半律倍律。而不知用四清聲之故。臆說紛紜。皆強不知以爲知者。惟明朱載堉樂律全書云。中聲之上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有倍律。是爲濁聲。以人聲驗之。十二律由濁而高。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皆自然也。繼以半律。黃大太夾雖清可歌。至於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強揭起。非自然矣。十二律由清而濁。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皆自然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鍾濁可歌。至於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強歌出。亦非自然矣。鄭世子之論。可謂發千古之未發。而人或求其數於管律。或求其法於琴絃。所謂刻舟求劍者歟。五禮通考引或曰。用四清聲。以謂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四宮管短。則減黃鍾大呂太蔟姑洗四管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諧矣。此不明朱子經傳通解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而誤以姑洗爲四清聲之一。似蔡元定律呂正義。宋史燕樂新書。皆未見者。嗟乎。相樂捫籥之徒。何其多也。十二均之中必用四清聲者。八律還宮。用清聲以變濁。用濁聲以變清。若無此四聲。豈能移宮換羽乎。二

鍾磬十六枚一虡之序

黃鍾
黃鍾清

大呂　大呂清　大蔟　太蔟清　夾鍾　夾鍾清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十二律一陽間一陰。乃十二辰自然之序。天地自然之音。即外傳伶州鳩所謂六間也。縣之次序當如此。若康成春官大師注。聲之陰陽各有合者。如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乃六律六同陰陽相合之聲。考中聲以定律之法。大司樂六律六同注。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引此者以明中聲非編縣之序矣。今以四清聲附於本律之後。亦自然之次序。且便於聲也。阮芸臺侍郎所輯由左金石志。有魏太和黃鍾清編鍾拓本。可見漢魏編縣之制。有四清聲矣。

七均八十四調表

黃鍾清	黃鍾	太蔟	林鍾	南呂	應鍾	蕤賓	
鍾鍾	鍾蔟	鍾洗	鍾呂	鍾賓			
均宮	均商	均角	均徵	均羽	均變	均變	
七子	寅辰	未酉	宮徵	調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調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亥	午位	位位	位位
大夾	仲夷	無黃	林太	南應	大姑	蕤夷	位位
呂鍾	呂洗	鍾賓	則鍾	夾位	位位	未寅	位位
均宮	商角	徵羽	變變	變變	徵徵	變變	徵徵
七丑	卯巳	申戌	宮徵	商角	徵羽	變變	宮徵

姑洗清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鍾	大夾	夷無	
鍾鍾	鍾蔟	鍾洗	鍾呂	鍾賓	鍾則	鍾夾	
均宮	均商	均角	均徵	均羽	均變	均變	
調位	位未	宮酉	商亥	角丑	徵辰	羽午	變宮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夾仲	則夷	無黃	林太	南應	大姑	蕤夷	位位
鍾呂	鍾射	鍾鍾	鍾蔟	鍾洗	鍾賓	鍾則	鍾夾
均宮	商角	徵羽	變變	變變	變變	變變	變變
調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夾仲	則夷	無黃	林太	南應	大姑	蕤夷	位位
鍾呂	鍾射	鍾鍾	鍾蔟	鍾洗	鍾賓	鍾則	鍾夾
均宮	商角	徵羽	變變	變變	變變	變變	變變
調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位位

調位位位位位申卯位位
無無黃太仲林南姑
射射鍾蕤呂鍾呂洗
均宮商角徵羽變變
七戌子寅巳未宮徵
調位位位位位酉辰位位
應應大夾蕤夷無仲
鍾鍾呂鍾賓則射呂
均宮商角徵羽變變
七亥丑卯午申宮徵
調位位位位位戌巳位位

七均者，卽左氏傳晏子所謂七音，外傳伶州鳩所謂七律，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七律一律之中均而爲七十二均得八十四調。古人言律不言調，後人言調不言律，調之與律，一而已矣。二變者，卽今伶工字譜一凡二調也。朱子經傳通解鍾律篇有二變相生之法，蔡元定律呂新書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元定之說蓋本諸此。所謂相去一律者，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之序，如黃鍾以太蔟爲商，黃太之間隔大呂一陰律，以姑洗爲角，太姑之間隔夾鍾一陰律，以林鍾爲徵，以南呂爲羽，中間隔夷則一陽律，此相去一律也。至如姑洗角、林鍾徵之間，隔仲呂蕤賓二律，南呂羽、黃鍾宮之間，隔無射應鍾二律，此相去二律也。故於二律之中，取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以和之，此指黃鍾一均而言，餘皆倣此。是說乃亡友方君仲松之論也。元定之言，雖本淮南，然可謂妙悟入神，方君亦可謂善讀元定之書者矣。七均八十四調之義，見於宋史所引仁宗樂髓新經，張叔夏詞源，今括其義爲表以明之，作是表之意，欲證明七律八十四律及二變而已。至於中管子聲及宮調，槩略而不言，其書具在，可復按也。

方響說

後周時，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以鐵爲之，亦名鐵響，後世或以銅爲之，其制圓上方下，乃編鍾編磬之遺制，卽今之勻鑼也。馬端臨文獻通考云：方響編縣之次，下格以左爲首，其一黃鍾，二太蔟，三姑洗，四中呂，五蕤賓，六林鍾，七南呂，八無射，上格以右爲首，一應鍾，二黃鍾之清，三太蔟之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呂之清，六大呂，七夷則，八夾鍾，此其大凡也。教坊燕樂用焉。方響不用大呂夾鍾之清聲，而用姑洗中呂之清聲，此必無之理也。清聲者半律也，半律有六，黃、大、太、夾、姑、仲也。黃鍾清聲高於應鍾，大呂高於黃鍾，太蔟高於大呂，夾鍾高於太蔟，姑洗高於夾鍾，仲呂高於姑洗，樂以人歌爲本，歌聲高至夾鍾，則不能高矣。所以清聲有六而但用四也。亦如倍律濁聲，黃鍾以下應無南夷林蕤六聲，而但歌應無南夷四濁聲也。蓋樂器中實有姑仲二清聲，然以器和人聲，則不用矣。方響用之於燕樂，燕樂以夾鍾爲律本，豈有不用夾鍾之清聲者乎。沈括云：燕樂高於雅樂二律，方響去大呂，用太蔟，又用姑洗去夾鍾，又用仲呂，是高三律矣。既云於燕樂用之，斷無比燕樂又高三律之理。若高三律，與燕樂不和，則燕樂何必用之哉。況黃、大、太、夾、姑、仲，乃清聲自然之序，爲有紊其序而能和樂者乎。竊謂唐時西涼方響，乃古編鍾編磬之遺音，此中國之制，流入外裔耳。中土編縣之制度已不可考，得此可以知編縣用四清聲之法。第初入中國之時，伶工不知十二律之名，儒生不知十二律之聲，伶工以中國樂器之聲應之，不知孰爲大呂，孰爲太蔟，孰爲夾鍾，問之儒生，儒生惟知其聲之高而已，乃強不知以爲知，強名之曰，此太蔟之清聲，此姑洗之清聲，此仲呂之清聲，又漫爲大言曰：非古制也，非可施之公庭，用之民間可也。嗟乎，古樂雖亡，然以今樂考譯之，尚可得千百中之一二焉。惜乎爲自以爲是之妄人所汨沒，豈非恨事耶。宋房庶曰：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瑟琴也，變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埏土也，變而爲陶，革麻枲也，聲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鐘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槩以口部齒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房庶之論，可謂知音者矣。

朱載堉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半（從子至巳律若長故有半而無倍倍之則太長）

律呂：
巳辰卯寅丑子
〔仲〕〔姑〕〔夾〕〔太〕〔大〕〔黃〕
〔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

清聲

倍（從午至亥律皆短故有倍倍而無半半之則太短）

律呂：
亥戌酉申未午
〔應〕〔無〕〔南〕〔夷〕〔林〕〔蕤〕

濁聲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半（半律雖六而濁聲止於四以上律太高默聲）

倍（倍律雖六而濁聲止於四以下律太低默聲）

清聲	〔夾〕〔太〕〔大〕〔黃〕	〔應〕〔無〕〔南〕〔夾〕〔林〕〔穀〕〔仲〕〔姑〕〔夾〕〔太〕〔大〕〔黃〕	陰陽陰陽陰陽陰陽陰陽陰陽
濁聲		〔應〕〔無〕〔南〕〔夾〕	

搖不起　咽不出

勻鑼說

今之勻鑼。古之方響也。古之方響十六枚。今之勻鑼十枚。又呼爲九勻鑼。其損之之故及九勻鑼之名。靜思之而不得其解。從者吳縣王雲曰。九者。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爲九字。上一鑼爲仕字。仕卽高上字也。器雖十面。其用九字。所以謂之九勻鑼歟。今樂字譜有高乙高上高尺高工。以節之七調應之。高乙字聲雖高。仍乙字也。高尺高工亦然。惟上字一高。則聲類商。故以高上爲一鑼。而繇上字之上耳。今大勻鑼有十三面者。備十三字也。予聞其說而歎曰。非熟於今樂者。豈能有此神解哉。乃悟宋之燕樂。有上字無高上字。有尺字無高尺字。低於今樂二律也。以此推之。則今樂低二律。合於燕樂。燕樂低二律。合於雅樂。因取宋燕樂字譜。今樂字譜。并今勻鑼字譜。列於左。覽者按字譜求之。而編鍾編磬皆可繫矣。

宋燕樂字譜

厶 合 黃鍾	二 姑洗 一上	乃 夾 工下	久 六 黃鍾清	乃 夾則	工 南呂	五 大呂太蔟夾鍾清
乙 姑洗	凡 無射	仕	上 仲呂	六 黃鍾清	尺 蕤賓	四 大呂太蔟
工 夾則	亿 姑洗	伏 林鍾	仜 南呂			

今樂字譜

厶 黃鍾	二 一下 夾鍾	乃 尺 林鍾	久 六 黃鍾清	乃 夾	工 南呂	五 大呂太蔟夾鍾清
乙 姑洗	凡 無射	仕	上 仲呂	六 黃鍾清	尺 蕤賓	四 大呂太蔟
工 夾則	亿 姑洗	伏 林鍾	仜 南呂			

十六字譜。見朱子大全集。今祇有十三字矣。上高聲也。下低聲也。

厶 合 黃鍾	二 一下 夾鍾	乃 尺 林鍾	久 六 黃鍾清	乃 夾	工 南呂	五 大呂太蔟夾鍾清
乙 姑洗	凡 無射	仕	上 仲呂	六 黃鍾清	尺 蕤賓	四 大呂太蔟
工 夾則	亿 姑洗	伏 林鍾	仜 南呂			

今樂字譜

厶 合 黃鍾	二 一下 夾鍾	乃 尺 林鍾	久 六 黃鍾清	乃 夾	工 南呂	五 大呂太蔟夾鍾清
乙 姑洗	凡 無射	仕	上 仲呂	六 黃鍾清	尺 蕤賓	四 大呂太蔟
工 夾則	亿 姑洗	伏 林鍾	仜 南呂			

此今樂伶工十三字譜也。沈括筆談云。十二律並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只有十五聲。無正黃鍾聲。以今樂字譜較燕樂字譜。去高仕字。加大太夾三清聲。爲十五聲矣。今五字無高下音。蓋五字乃大呂太蔟。大鍾之清聲。音本極高。所以不復分別。然耳聰者審之。又何嘗無高下豁三聲耶。

勻鑼字譜

〔乙〕〔四〕〔合〕　〔仕〕〔上〕〔尺〕〔工〕　〔凡〕〔五〕〔六〕

此九勻鑼式也。若十三面則加亿伏仜三字耳。

磨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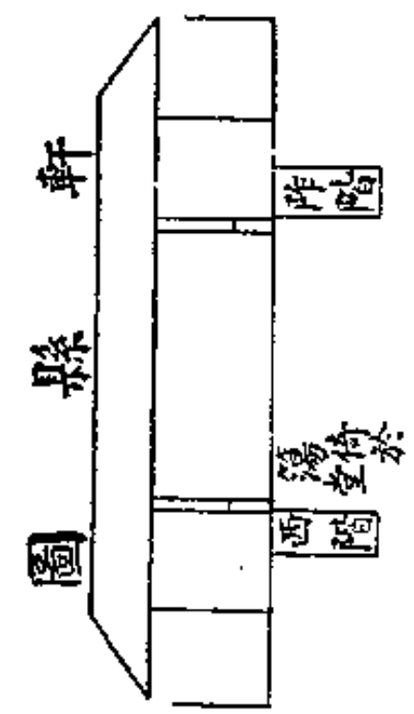
鍾磬之制。擊處謂之鼓。考工記鳧氏于上謂之鼓。磬氏鼓爲三。是也。鼓必磨鑢之。卽鳧氏所謂于上之摩謂之隧也。摩之俗體。鄭君注。摩所擊之處。摩。弊也。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似夫隧。摩訓爲弊者。賈公彥釋若禮記云國家靡弊。是也。靡摩古字通。謂摩厚使薄。若物之將弊壞然。隧者釋曰。司烜氏夫隧。彼隧若鏡。亦生光。窒而生光者。本造鍾時卽窒。於後生光。是鼓亦謂之磨。磨之中又謂之隧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據此。則鍾磬皆當摩鑢之。厚者摩之使薄。薄者摩之使短。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也。蓋鳧氏爲鍾。有水火之不齊。磬氏爲磬。有質理之堅脆。鍾磬雖有虡數。然其鼓處不摩鑢之。則清濁不分。清濁不分。焉能合律乎。以意度之。鍾磬制成之後。吹十二律之管以定其聲。如一律有清濁二音者。求濁聲則摩之使薄而廣。求清聲則摩之使短而厚。再以律管比其聲。於是五音譜矣。故磬氏注云。磬聲大上則摩鑢其旁。元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也。摩其旁者。摩鼓之兩旁也。摩鬧兩旁。則薄而廣矣。摩其耑者。摩鼓之兩耑也。薄則聲濁。薄不能使之復厚。摩薄其兩耑。則其中短而厚於兩耑矣。鍾磬異制。而摩之之法則同。記者記於磬氏。不復記於鳧氏也。近日禮家但以算術論鍾磬之形。至摩鑢之法。則置之不論矣。且有漫制一磬。不問鼓之摩與不摩。又以不合律之管求其聲。乃大書深刻曰。磬中夷則。豈不爲知音者所哂耶。

樂縣考卷下

樂縣說

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鄭君注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笱虡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廟也元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小胥職又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樂縣之見於周官經者其制不詳等繹注文則宮縣四面皆縣象宮室之四面有牆故名宮也周官之外別無可考矣惟軒縣之制見於儀禮以諸侯之制上推天子之制可以略言其槩焉大射儀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此阼階之一肆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此西階之一肆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一縣僅設建鼓乃北面之一肆也鑮在建鼓之間鑮倚於頌磬西紘此二器倚而不縣者也雖東縣之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又北面一縣僅一建鼓與軒縣之制小異然宮縣之制可以由此推之矣宮縣四面

皆縣一肆鍾一堵磬一堵有鑮有建鼓有應鼗而縣之制同於東縣惟笙磬笙鍾頌磬頌鍾應鼗朔鼗異其名耳據此則南面一肆北面一肆亦必有鍾磬鑮有鼓有鼗而鍾磬之名不可考鄭君云先鑿朔鼗應鼗之則南面北面之鼗亦可以名應鼗矣笙倚於堂鑮倚於紘與軒縣同此宮縣之大略也軒縣三面縣去南面一肆鄭君小胥注所謂辟王也蓋諸侯之制降天子一等故去其一面焉其本制則三面皆縣大射儀北面一縣惟設一建鼓無鍾磬鑮者辟射位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公彥釋曰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者言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無鍾磬鑮直有一建鼓而已云其爲諸侯則軒縣者若與諸侯燕享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鍾磬鑮公彥釋注意明晰之至鄭云云者謂君與羣臣射本當備三面之縣因辟射位所以去其一面之鍾磬直設一建鼓而已若君與諸侯有燕享之禮則仍復軒縣之制蓋射在堂上縣在堂下物貴於兩禮之間鵠設於侯道之南苟不去北面一肆則矢及鍾磬矣然則天子射儀亦去北面一肆並去南面一肆若不去南面一肆則矢亦必及於南面一肆之鍾磬矣是天子射儀之樂縣與諸侯大射同也敖繼公張爾岐皆云避射位實本鄭注淺者次仲禮經釋例謂敖張之說與注異者蓋於鄭注賈疏未及悉心尋繹爾至東縣之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者鄭注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蓋此鼓與應鼗本屬東縣當如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云不在東縣南也爲君者蓋大射者以臣爲賓君雖以宰夫爲主人然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則仍就主人之位是東縣一肆爲君設也西縣一肆爲賓設也鄭君注奏樂先鑿西鼗樂爲賓所由來也先鑿西鼗君以賓禮臣而爲臣者敢毅然受之乎臣不敢當此盛禮乃移東縣之鼓鼗於阼階之西所以尊君也陳賜不知尊君之義乃以爲建鼓應鼗不設於東縣南以耦次在洗東南故也可謂鑿鑿之論矣鼓鼗之位當設於阼階西南面橫列之故經文云南鼓又云應鼗在其東也若東面則經當云東鼓不得云南鼓而應鼗亦在建鼓之北不得云在其東矣此大射樂縣異於軒縣之說也若夫軒縣則三面縣矣縣以宮名取其方也縣以軒名以其曲也軒說文解字曲輈藩車軒有曲義曲字篆文𠃊如軒縣之形故左氏傳有曲縣之名也至於天子之卿大夫與諸侯同爲軒縣天子之士同諸侯之卿大夫蓋諸侯之卿大夫半諸侯之制西鍾東磬而已士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賈公彥周禮疏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者天子諸侯皆有鑮今以諸侯之卿大夫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言之則卿大夫直有鍾磬無鑮也若有鑮不得半之耳必知諸侯卿大夫分鍾磬爲東西者以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諸侯卿大夫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西東也云士亦半天子之士者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二堵諸侯之士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間或於東方也其言甚詳今爲圖以明之較若列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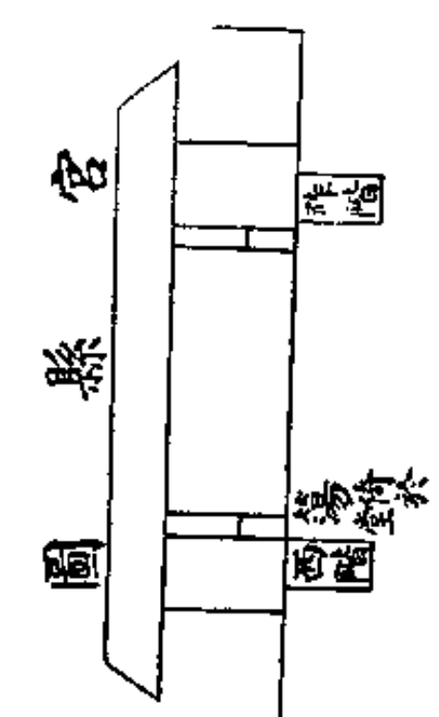


鼓鼙應鏞堵一鍾笙磬特堵一磬笙

鼓鼙鏞堵一鍾磬特堵一磬

鼓鼙鏞堵一鍾磬特堵一磬頌
鼙
西湯倚於
鼓磬

宮縣建鼓，設於四隅，軒縣建鼓，設於三隅，湯倚於西階之東，在西縣一肆北面一肆兩建鼓之間，不言鼙鼓者，鼓乃建鼓之屬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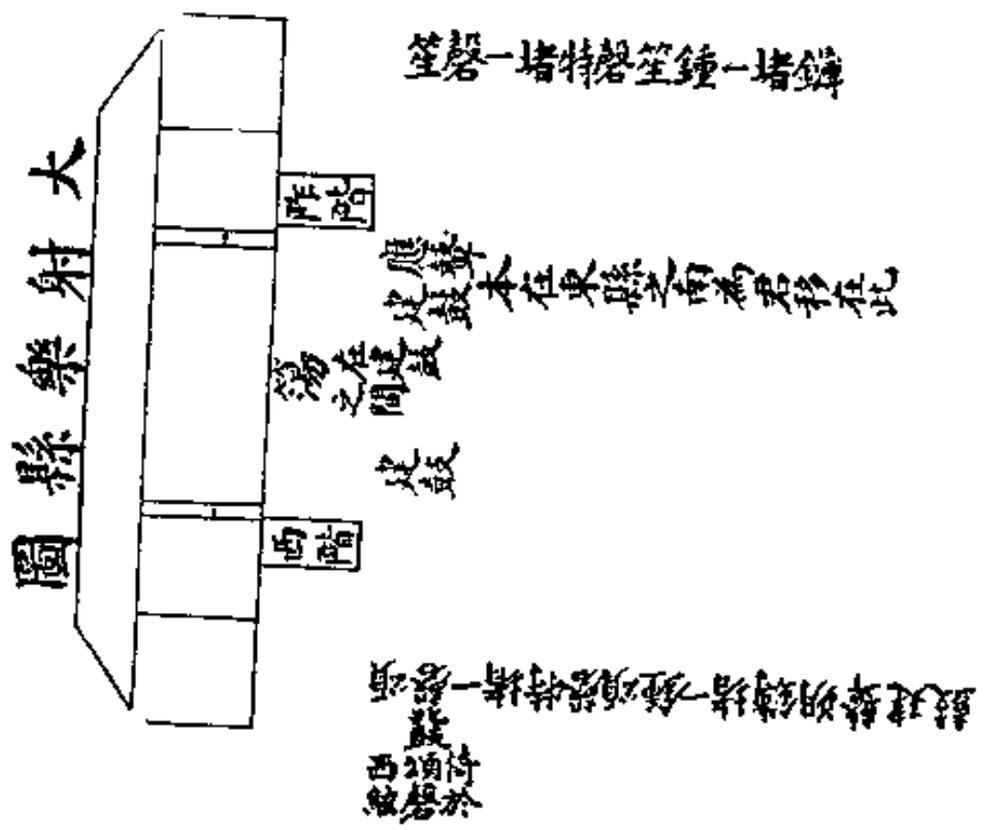
鼓鼙應鏞堵一鍾笙磬特堵一磬笙

鼓鼙鏞堵一鍾磬特堵一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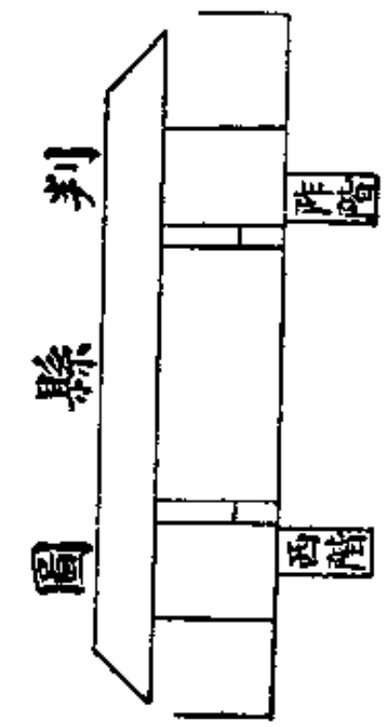
鼓鼙鏞堵一鍾磬特堵一磬頌
鼙
西湯倚於
鼓磬

考之儀禮，凡樂器在室上，笙管頌鼙鼓鼗之屬皆在室下，縣在兩階之內，鐘在建鼓之間，猶倚於室者，蓋氏說曰，凡樂器，吹者近室，鼓者遠室，故笙鼓之屬在此也，蓋謂升歌用瑟，瑟以人聲故在室上，笙管和人歌聲，近室者，亦以人聲之意也。

鐘左傳孔穎達疏，皆有特縣之大鐘在編鐘之下，亦如編鐘之下，有特縣之鐘也，說見歌鍾二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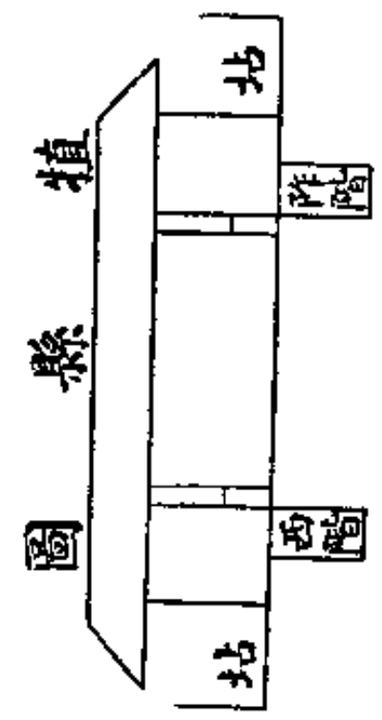
鍾倚於鍾路西鼓注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鍾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鍾引王制者證鍾者節樂之器鼓亦節樂以大於鍾故賜公侯樂則以鍾將之鼓引王制者證鍾者節樂之器故鍾可以代鼓鼓亦可以代鍾矣自餘樂器陳於外也



磬一堵

鍾一堵

鼓見故鍾二鼓特



磬一堵西面縣於東方避射位也

籠

水注

則鍾今將注植縣縣於東方設於楹間而已鍾接鼓依鄉記云陪於庭間鍾鼓注云鍾從也鼓以鍾西為從是其楹間接鼓射云縣於洗東北西面注云此縣謂縣鍾也縣於東方避射位也鄉射禮賓日鼓云鄉大

夫或在焉。是鄉射以士爲主。鄉大夫往亦可。不往亦可。所以用士之犆縣也。蓋犆縣本在階間。避射位乃移於東方也。鄉射洗當東榮。縣在洗東北西面。則近於坫矣。

歌鍾二肆辯

周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十六枚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賈公彥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可爲肆。半者。一堵半其一肆。故云半爲堵。全爲肆也。言堵肆之制。可謂詳且明矣。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歌鍾二肆。杜預注。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預不知禮經。妄以一堵爲一肆。孔穎達曲護杜過。强爲之說。啓後人之疑。於是悖轉紛紜。莫能定矣。經文明云半爲堵。全一肆。預以半爲全。非與鄭注異。乃與經文異也。肯注猶可。背經可乎。且預於傳文。亦不能通其義。傳文歌鍾二肆者。歌鍾和歌詩之鍾。不言磬者。省文耳。孔疏所謂兼有磬矣。下文云。魏絳於是平始有金石之樂。夫石磬也。上文不言磬。此言石者。以是成上文之不言磬耳。及其鎛磬者。鎛即大射南陳之鎛也。磬非編磬之磬。乃特磬耳。孔穎達云。及其言磬者。鎛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元禮圖如此也。可見特磬之制。亦康成說矣。特縣之磬。即爾雅大磬謂之磬也。大戴禮記禮三本篇。縣一磬尚揖。豈非特磬之一證乎。據此。則編磬之南。亦當有特縣之磬。如編鍾之南有特縣之鎛矣。大射禮重在射儀。略於縣制。故不言特磬也。且磬非編縣。故傳言及也。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若從杜說。樂之半。則僅有縣鍾十六一堵矣。安得云始有金石之樂乎。杜此注云。禮大夫有功則賜樂。此說亦非也。禮大夫判縣。鍾一堵。磬一堵。此大夫之定制也。豈必有功然後賜哉。蓋是時絳雖爲大夫。晉國樂制不備。尚用士特縣之磬一堵而已。至此始賜以鍾一堵磬一堵。得備大夫判縣之制。故傳曰禮也。若大夫判縣。必待有功而後賜。則士之犆縣。亦必待有功然後賜矣。而周禮之大夫判縣。士犆縣。反不爲定制。有是理乎。元凱於傳文尚不能明。宜其不知禮經也。至於後人紛紛異說。又何足道哉。

釋鎛

鎛鎛。二字也。鎛。說文解字曰。大鍾淳于之屬。所以應鍾磬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鎛應之。从金薄聲。鎛。鎛也。鍾上橫木上金革也。一曰田器。从金專聲。詩曰。庤乃錢鎛。是鎛乃大射南陳之鎛。鍾鎛乃大橫木上金革。又爲田器之名。鎛鎛爲二器。則鎛鎛爲二字無疑矣。古人通借。乃以鎛爲鎛耳。非有二鍾也。周禮鎛師之鎛當作鎛。康成注。鎛如鍾而大。賈公彥釋曰。如鍾而大者。以其形如鍾而大。獨在一虡。獨在一虡者。編鍾之外。特縣鎛耳。許叔重亦曰。大鍾所以應鍾磬也。鄭許皆訓鎛爲大鍾者。因鎛鍾惟縣編鍾時縣鎛以應之。他樂不用也。謂如鍾而大者。鍾獨指編鍾而言。謂鎛之形大於編鍾。非指鎛也。陳祥道之徒。不知鎛鎛爲通借字。以鎛爲鎛之別名。背義鄭君。妄而已矣。然其誤亦有所本。本於郭璞之爾雅注。釋樂。大鍾謂之鏞。注曰。亦名鎛。景純注雅。多襲舊說。不加深考耳。鍾之大者名鏞。周禮鍾師所掌。鎛師所掌。鏞師所掌。使眡瞭之者。若鎛即鏞鍾。乃鍾師所掌之金奏。何必又設一鎛師哉。則以鎛爲鏞。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竊謂鍾之制莫大於鏞。莫小於編鍾。編鍾即釋樂小者謂之棧也。棧之轉聲爲淺。淺之轉聲爲錆。故劉熙釋名云。棧。錆也。錆。說文解字一曰細皃。是錆訓爲細小皃也。爾雅疏李巡云。東晉太興元年。會稽剡縣人家井中得一鍾。長三寸。口徑四寸。上有銘。古文云。棧鍾之小者。棧鍾長三寸。是鍾之小莫小於此矣。編縣一虡十六枚。鍾大不能容於虡。其形制不得不小也。然三寸則太小矣。三寸必有誤也。予所見古編鍾。有刻棧資者。有刻夷則者。皆長不踰尺。是以知三寸之必有誤也。以意度之。鎛鍾之制小於鏞。大於棧。釋樂其中謂之剽者。其鎛鍾之別名與。許氏說文解字。堵以二金樂則鼓鎛應之。二語錯謬難讀。當作堵以一金樂則鼓鎛應之。二鎛二字皆誤也。附誌於此。

答問

鍾葵嘉問曰。宋人謂十二辰頭之零鍾。亦在宮縣之內。然乎否乎。答曰。非也。十二辰零鍾。公彥以爲即尚書大傳之左右五鍾也。大傳云。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擣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擣蕤賓。左五鍾皆應。此五鍾亦如金奏。王出入奏王夏。乃鍾師所掌。非歐歐所擊也。不在編縣之內。且公彥固云。十二辰鍾之零鍾。縣一而已。

問曰。服氏十九鍾內有變宮變徵二鍾。其云應鍾蕤賓者。指黃鍾一均而言。服氏以十二縣配十二月。安知大呂宮內。不別有黃鍾林鍾二鍾乎。答曰。子言是也。十二縣配十二月。每宮皆有變宮變徵之鍾矣。所謂變者。即擊本鍾。其變音在擊之者輕重之間耳。似不必別鑄二變之鍾。古人制度。未必若是之繁也。

問曰。四清聲不見於經。何也。答曰。唐時擊鍾有清聲。後因清聲太高。置而弗用。名曰陰鍾。於是范鎮遂謂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十六枚在一虡謂之堵。國朝舊有四清聲。置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元祐樂議注破之曰。按編鍾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內編鍾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歐者難遂。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廟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爲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

問曰。唐宋編鍾編磬。一虡分爲上下格。亦有說歟。答曰。此乃便於擊耳。不分上下格亦可也。

問曰。繫磬之繩。何以謂之絃也。答曰。冠有絃。左傳衡紞紘綖之紘也。磬絃亦用一組。與冠絃同。故名曰絃。而冠絃亦曰紘縣也。

問曰。縣之外更有樂器乎。答曰。樂備八音。見於儀禮者。鍾鎛、金也。磬、石也。鼓鼗、革也。琴瑟、絲也。簫匏、竹也。八音之內。所少者惟土與木耳。則宮縣之外。尚有土音之塤。本音之敔。故公彥曰。自餘樂器陳於外也。

問曰。鍾磬皆縣。故曰縣也。建鼓不縣。何以亦在縣內。答曰。鼓有縣者有不縣者。禮記明堂位周縣鼓。禮器。鼓在西。周頌。應田縣鼓。此鼓之縣者也。若建鼓則樹而不縣者。明堂位所謂殷楹鼓也。射儀用建不用縣。不可考矣。然樂無鼓則不和。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之謂也。鼓之建於四隅。亦如鍾

之倚於堂，發之倚於絃爾。

問曰、鼓以和音，建一亦可，何必四也。答曰、東之建鼓，和東縣一肆之樂，西之建鼓，和西縣一肆之樂，南北二縣皆然，宮縣四鼓，軒縣三鼓，如九命八命之等差，無當於音也。宋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蔟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聲之，從照之說，則鼓有當於五音矣。學記何以曰鼓無當於五音也，國語伶州鳩曰、革木一聲，鼓祇一聲，豈能具五音哉，照之言，可謂夢中囈語，病中譫語矣。

問曰、大射既去北面之一肆矣，又設一建鼓者何也。答曰、設一建鼓者，存軒縣之制耳，以此推之，則天子射儀去南北二肆，當仍設南北二肆之建鼓，以存宮縣之制，懋鈞問曰、七均之義，見於春秋外傳韋昭注，周有七音，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也，考尚書大傳，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氏注、七始，謂黃鍾、太蔟、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也，是鄭君以虞之七始，即周之七律矣，又尚書皋陶謨、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漢書律歷志引此文在治忽作七始，詠曰、七始、天地人之始也，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樂歌、七始華始，倡肅和聲，注、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鼓傳八音七始五聲六律，注、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據此，則七始非七均矣，且杜佑通典云、殷已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音，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蓋謂變宮變徵，武王所加也，然則鄭君以七始為七均之說，然乎否乎，答曰、尚書之說，有今文古文兩家，鄭君之說，今文尚書也，劉德孟康班固之說，古文尚書也，後人各守師承，遂殊其說，然七均之義，當以外傳為主，外傳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馮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鶉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此七均之說也，七均用於周，而鄭君謂七始為七均者，蓋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自古皆然，但古人盈而不用，至周始兼用之，不然，鄭君何以有是說哉，杜佑之言，亦未喻此旨者矣，且推而言之，州鳩所謂三所者，即論語雅頌各得其所之所，詩之入樂，不明七均三所之義，則雅之音可為頌，頌之音亦可為雅，皆失次矣，正樂者，正其七均之音也，七均正而三所之義明，故樂正而雅頌之音各得其所也。

附懋鈞宮縣建鼓設於四隅辯

宮縣建鼓之位，古無明文，宋李照云、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蔟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據此，則宮縣之建鼓，設於四隅矣，考宮縣之制，禮經不詳，惟諸侯軒縣，見於儀禮大射儀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此東縣之一肆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其南鑮，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此西縣之一肆也，按阼階西之建鼓應鼗，本屬東縣，亦如西縣以次而南，以大射公席於阼階上，特移於阼階西，故鄭君注曰、為君也，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面之一肆也，以避射位，故去鍾磬鑮，而僅設一建鼓，以存軒縣之制，竊以東西二肆之位推之，則北面一肆，當起於阼階西磬南面，其西鍾，其西鼗，其西建鼓，軒縣之位，大略如是，宮縣視軒縣益南面一肆，又以北面一肆推南面一肆之位，則南面一肆，起於西階東磬北面，其東鍾，其東鑮，其東建鼓，此宮縣之制也，由是言之，東縣之建鼓在東南隅，西縣之建鼓在西南隅，北縣之建鼓在西北隅，南縣之建鼓亦在東南隅，與東縣之建鼓相近，東北隅無建鼓，是宮縣建鼓無設於四隅之理也，其設於四隅者，蓋指大射而言耳，大射儀之樂縣，謂軒縣也，而宮縣之制，可因是以推，北面一肆，去鍾磬鑮，以避射位，而僅設一建鼓於東南隅，加以西縣一肆之建鼓，是西北隅，東南隅，西南隅，皆有建鼓，又以東縣一肆之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是東北隅亦有建鼓也，然則宮縣建鼓，設於四隅，惟大射然矣，若非大射，則阼階西之建鼓應鼗，仍設於東縣一肆之南，而東北隅安得有建鼓哉，李照之言，不獨鼓止一聲，不能合十二均之聲，其說為不經之論，即四隅之制，要亦妄為臆斷，不足據焉。

右樂縣考二卷，國朝江藩撰，按阮氏瀛舟筆談稱，嘗見鄭堂所藏舊鏡銘云、古鑑頑銀不計年，道袍一拂冷光鮮，分明照得人間事，賣與無鹽不值錢，詩旨寄託深遠，恐非唐人不能，珠湖草堂筆記，又稱其佳句，如是處樓臺先得月，誰家楊柳不勝鴉，簾內常風紅燭冷，庭前礙月綠陰稠，皆有弦外音，又嘗著竹西詞鈔，自序稱少時頗研究音律，是書則專考古樂器，而言今樂可通於古樂，其說與凌次仲略同，張裴伯序稱其篇葉無多，條理在握，古樂之復，此其權輿，又稱其見凌氏燕樂考原而嘆之，以為得未曾有，裴伯即凌氏高第弟子也，夫大樂元音，道侔天地，固非鄭聲所得而奸，而今樂猶古樂，語實原於孟子，得是書與燕樂考原相輔而行，說者神而明之，即謂樂經不亡於秦也可，沈約之說，始無庸辨已，咸豐甲寅百花生日，後南靜伍崇曜跋。

律呂元音

畢華珍述

序

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源則出於人心之感物而動。形之篇章。達之聲歌。元音之在天地。無古今一也。然而不求之於中聲。其理亦不可得而著。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呂正義。用千二百黍之積。較正黃鍾眞數。又以黃鍾倍半各數。比例相求。考驗金石絲竹絃匏諸器。人聲高下自然之宜。無一不合。華珍少嘗律學。偶有窺測。筆之於條。若夫本末兼賅。精蘊咸貫。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以俟明體達用之君子。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四月。畢華珍子載甫識。

目錄

正鍾卷一

造律之源

較正黃鍾

黃鍾倍律

燕樂工尺配宮商

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

大樂不必盡用低調

律呂位次

管色不可代十二律

黃鍾位次絲竹不同

八十四調名異而實同

二十八調同異

上五緊五

旋宮八十四調圖說
聲樂之變
律呂間配清均旋七調
遏調即京房變律
琴律管律隔七相應
八音首重金石
雅樂一字一音
聲應六氣
樂舞
風詩得性情之正
今詩變古詩
歌曲變變
南曲合正聲
元音賴人聲常存
別錄卷一 後附
歷代樂章
歷代燕樂所謂樂器
卷二 後出
琴譜舊譜
詞曲九宮聲調譜

律呂元音

造律之原

清　太倉畢華珍述

造律之初，先有七音，後有十二律。五聲二變，具於人聲，故未造律，先有人聲之七音。然則古聖造律，非添設乎。曰：人聲自有此七音之高下，不知其然而然，中含天地自然之數。十二律乃天地自然之數也，而數出於理，理生數，數生聲形，上聖知其理，故能得其數。兩八上下相生之數，亦自然而合於理。以正五音，此造律之原也。

較正黃鍾

律呂正義用橫黍尺較正之，黃鍾正律應今笛孔四字。（此孔不調，即用指按，以六孔而合七孔之音。）○○○○⊗○乃以此四字爲宮移於下。⊙ 變 ㊉ ㊋ ㊌ ㊍ ㊎ ㊏ 又以七字作二十一圈，上半聲，下倍聲。○半○○○○○○○黃○上○黃○上㊏黃○下○黃○下○黃下此七○皆中○倍○○○○○○人聲自極高以至極下，只此十一聲。高則揭，低則咽。而黃鍾正律恰當其中，黍尺度數人聲三者脗合，而後千古之疑團可破矣。

問何故中聲反居變位，曰：此七字並爲中聲，宮聲既在下，起則中聲自應下孔，不與變徵應也。今笛本高二律，宮聲必應移至下孔，以此起宮，正合大不逾宮之旨。黍尺所定，乃最中之音，以爲宮，其上三音下三

音，並可爲宮，而成黃鍾七調，七調總有二變在內，不能避也。

黃鍾倍律

人聲旋旋上下，共得二十一音，以笛明之，自凡字下至合字爲正，六孔七音。旋而上，自六字上至伊字，成十四音。今人學曲用對落調，再加對落七字，即倍聲。凡字下至合字，共得二十一音，尚可下得二音，今工字調至高工字而止也。而遠於唱矣。低工字對後已低。其一十三音，去伊仜工字，仍得二十一音，蓋於笛過高，去此三字，方爲適中，如上下各去一字，去其揭與吹者。亦得二十一音，無論絲竹人聲，總不能出此範圍，然則聲有窮乎，曰無窮，試以二十一音更引而上，揭不成聲，而聲固在也，蓋最高揭不起處，不能上而能收，每高一字則收細一音，收至細不去處，聲始盡耳，至於倍數，更自無窮，蓋最下明不出處，不能下而能放，如鍾律愈大愈洪，以黃鍾之積，屆累加倍，錄爲巨鍾，可以無遠弗聞，低不去處，橫鍾出去，故半律有盡，倍律無窮，樂之極乎天，繙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者，其在黃鍾之數乎。

燕樂工尺配宮商

工尺七字，即五聲二變，固無可疑，蓋人聲高下既具七音，則不能無識別，於是名之曰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而各具意義，如宮爲中商爲君之如。然宮商七字，能具意義，能別高下，而不能聲隨字出，則又有工尺七字以代之，便於論工之習歌，工尺七字，必與宮商之名同出自古，楚詞四上競氣是已，四上字必非宋玉特創，自出流傳，又何疑焉。○高○次高○次又○中○低○次低○次又○次又如七○之中最下一○爲宮，大不論宮。依次塡之，

（變）羽（變徵）（徵）角（商）宮　即此七音也，而今之工尺字譜，其別識之音，同此七音也。㙮㐅安得更有他說，第論樂之家，爭辨不已，彼疑工尺等號，不見於經，殊不思十二律宮商之名，何嘗見於詩書，尚書只言五音六律。惟戴記有之，然戴記亦第言宮商，不及二變，言十二律，六經非樂譜，所以不載諸字。天地間只此七音，如以爲二者不同，則必古之宮商，別具七音，今之工尺，別具七音，而後可，既不能七音之外又增出一音，其爲相合，豈待辨哉，然著書家不習聲調，不通博采樂譜，附會牽扯，以證其曲說，則亦無如之何矣。又或以脣喉齒舌配宮商，亦似是而非，總之音自在喉間出，亦在脣下出，脣舌非善歌者不能審也。

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

工尺七字，是工師記號，一均七調，不論何字，皆可作配，非如五聲二變，有一定位次，見上譜。如近世起調用笛之合字，曰凡工尺上乙四合，合字應正黃鍾之宮，其聲既定矣，改作四字起，曰六凡工尺上乙四，但以四字讀同合字高下，故字不改音。無不可也，今以上字起，曰亿五六凡工尺上，上字讀同合字高下。亦改字不改音，六五本合四高吹，其餘五字，皆可叶入笛之合字，可順口爲高下。而旋宮之理，亦寓乎其中矣，所以用上字起者，亿仍恰當二變，易於識別耳，然竊意初作記號時，其序本是如此，記譜在先，改唐後旋宮，只用姑洗角之一均，律高二調，是聲號黃鍾均，名存而實亡。故予欲以低工字起調，復黃鍾正聲，以合黍尺眞度，律呂正義用四字起宮，謂四字上起工字，理固數確，自無不印合。

改作上字，又便於七調，各從本聲，亿字調至上字調，字異而理無不同也，夫隋唐後黃鍾大樂久廢至本朝而始正，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豈不信哉，近日時俗多尋絃索北九宮乙凡變調，不可不防其漸，故予以爲正人心當自樂律始，其小調橋腔淫亂之聲，宜禁絕也。

大樂不必盡用低調

大樂不必盡用低調，如祭祀應鍾即圜鍾爲宮，以禮天神，仲呂即函鍾爲宮，以禮地祇，其調爲羽爲角，羽角清宮，其聲高而上達，神祇在上也，黃鍾爲宮，以禮人鬼，黃鍾濁宮，其聲低而下達，人鬼在下也，凡樂奏高下，各有所宜，後儒議大常雅樂，不用清宮，殊非，但不宜過高失中，乖和平之旨耳。

舊說以圜鍾爲夾鍾，函鍾爲林鍾，非也，蓋祭祀不用商聲二變，而陰律夾鍾當商位，林鍾當變徵，應鍾林羽變徵仲夾大角商宮。郊祀大祭，而以商聲變徵起宮，必不然矣，圜鍾當爲應鍾，

自大呂左旋至應鍾，過圜一周，圜鍾之名，蓋取諸此，函鍾當爲仲呂，仲呂轉生執始，函得宮聲，漢郊祀歌函宮吐角圜宮之名，蓋取諸此，不可不正也。

律呂位次

律呂位次，高下小差，律呂○○○○○○○○○○○○蓋黃鍾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強只差六分，弱不能高出一音，故其參差之數，不過如此，唐宋管色用黃鍾配合，大呂配四，高出一音矣，沿自隋代，只用黃鍾一均，有調均而無音均。律呂之亡，亡於隋也，亦由太族之長八寸，與大呂八寸四分可相借也，或疑律呂各主一月，爲陰陽並配之證，夫月自爲月，各不相雜，若以配調，是陰陽雜雜矣，陰統於陽，地道無成之義，所多女禍，宋多亂臣，豈非陰陽相雜之明驗乎，故謂後世之樂無關政治者，不知聲音之理也，既得律度眞數，其失立辨矣。

管色不可代十二律

管色（孔出後）㙮㐅（孔出後）六工尺勾（孔出後）上乙四（此孔不關即合字，蓋全掩爲合，不必關也。）宋史燕樂書，以管色代十二律管，而以十二律配之，又加入四清聲用吹法，假借高低，而得十六聲配合，黃太夾姑上仲勾鍵尺林工南夾四乙夾上仲勾鍵尺林工南夾六五清黃作凡字此六字借無應太陰蕤清夾亿。夫管色既得十六聲，則何不用十二律，依次配得十三聲，加一（存變宮之位，得十三乃牽扯強配，或配律而不配呂，或配呂而不配律，或律呂齊配，陰陽錯雜，高下參差，殊無定準，豈有見於周禮大司樂之文，律呂並見，誤以爲不妨並配耶，不知此正旋宮之法，圜鍾爲宮，乃應鍾宮之宮調，黃鍾爲角，乃無射宮之角調，大呂爲角，乃應鍾宮之角調，樂凡四變，餘倣此，後人解大司樂之文，都不明瞭，由誤於陰陽並配，如今時曲，一套中數調並用，方其既變，又別吹一調，不相淩亂也，乃燕樂所配參差出入如此，而又未嘗不施之歌唱，如使乖離已甚，豈無知音者能辨之，推原其故，蓋管色九孔相離太近，不能一孔一音，方其掩上孔則下孔漏氣，必擧而微高，如合字應黃，兼配大呂，高吹六字，則又覺太高不相應，如是徑配四字，即五字吹，大抵管色多隔一孔，則其相差之數遞增，故輾轉遷就，猶有不合，全在吹法加喉，彌縫其隙，夫六律正音，

自然而然。今比音如此其難，豈所謂天地自然之律乎。故管色必不可以代十二笛，律呂正義用黃鍾真度比例相求，自半倍以至五倍八倍，爲孔竅長短之差，然後一孔成得一音，以六律配之，中空一音爲○爲間，以之旋轉上下，始得循環不窮矣。（此以出宋鼎樂所用之大管，實正其孔竅疎密，亦如琴徽之有疎密，然長間通用者，小管上三音不同，且工人製造，亦不能合低一律。）又或以四聲配調，尤非。夫調有高下，四聲無不可配，今填詞家泥定四聲，以爲得宋人不傳之祕，拾其糟粕而遺其菁華，此眞可嗤。又不知四聲自有陰陽清濁，而上聲無陽，落陽便混去聲，如了鳥等字，讀作陽聲，只俗語有之，正讀則無茹父等字，茹讀如汝，父讀如甫，若讀陽聲，便與樹務無別。平聲分陰陽，而陰平至收聲處必落陽方合，若陰平不落，即成上聲，俗所以遇陰平聲皆落。（工師謂之掀落，掀譜如孝，謂落指聲一起以叶去聲。）故平聲無陰，上聲無陽，其辨甚微，非但俗伶不知，雖老伶工填譜一生，亦不知也。識得陰陽，方能分得高下，而起調畢曲，又不在此。如正宮調用五字起調，低律則用四字，或如填詞填得天字，與五字正合，填得田字，則用六五，填得甸字（陰去）用六仕五，填得店字（陰去）用伏仕五，此皆謂起句押韻之末一字，或收字略順起調也。如首一字連聯而下，一字一音，則就其陰陽四聲分出高下，而以本宮一字爲綱維，無不合者。至填詞家依聲協字，亦有之，蓋便於花前酒後，填出即唱，不煩致審，宋時詞家雖大半能歌，未必人人如周柳秦姜之協律也。故其製腔亦必資一模子，某聲某字，爲衆人地，而今者曲調九宮盛行，詞譜久廢，（姜詞有旁注數字，亦皆落不全，陝亦皆落不全。）殊已失矣。守株何爲，惟清濁不可不知，或重疊，用清聲（陰聲）重疊用陽聲，雖勉強成歌，不堪入聽，律體歌行，何獨不然。推高吟朗誦自得之，繼之不貴強合。

陰陽四聲，唇喉齒舌，運以呼吸，而成高下。呼緩則低，呼緊則高，高落吸深，（謂從高落低）平落吸淺，養生家以調息爲主，樂之宮徵道和，全在呼吸，天地一氣也。聲樂一氣之鼓盪也，而區區較量於婆羅喉舌吳興四聲，（婆羅喉齒舌四聲清濁，亦自宮得宮商，而高下和宜，惟七音能作旋宮之用。）以聲從辭，士君子操縵安絃之事也，以辭從調，工師按腔譜曲之事也，後世反是，蓋士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白度曲付者伶亦能按之。）兼此二者，樂其可知也。

黃鍾位次絲竹不同

琴絃黃鍾居中，管笛黃鍾居下，然合字必不可爲宮，故改爲上字，蓋合字是六字低吹，乃六字之倍聲，豈可雜入中間正聲而爲宮調（七調有六字調，無合字調。）今以上字至五字，上下迴環讀之，無不順口成音，恰空二變，次序相合，毫無紊亂，確不可易。唐宋燕樂爲高二律之證，瞭然矣。然則此七字之序，亦天地自然之序也。

間天地自然之序，不應變聲，反居其中，（凡字宮變徵）曰二變，由人聲而出，二變無定者也，方其造律，則此一聲自爲黃鍾之宮，不爲變徵，及宮自下起，始成變耳。於是黃鍾應宮，太蔟應商，姑洗應角，蕤賓應變徵，夷則應徵，無射應羽，○含變宮而成七調，此蕤賓是黃鍾宮之變徵，故曰黃鍾爲律本，五律皆由黃鍾出，若蕤賓本宮變徵，自居空位，不當正中，故不得以蕤賓爲律本，更無疑義。

蕤賓居黃鍾宮之中，自有說，蕤賓五月律，陽之盛也，黃鍾陽律之首，統蕤賓居中，其理至順，其音則變徵爲事，萬事萬變，皆根於黃鍾，變徵居中，又至不易也，豈非天地自然之序。

六律配五聲變徵，而虛其位爲變宮，宮君也，事可變君不可變，故虛其位，（有變宮調，無變宮律。）以六律出均，不以七音出均，此旋宮止於八十四調，若九十八調，并變宮在內，失君不可變之義。

間律呂正義，一孔中陰陽並配，以低吹爲律，高吹爲呂，豈律呂相差有七位乎，（高低隔七位。）曰，非也，正義所配，以正宋史之失，只定律呂相並之位，以高吹低吹明律呂之高下，六律則配正聲，六呂則配半聲，又以明陰陽之理，若六呂正聲，則自有大呂八寸四分以下之眞度在。

八十四調名異而實同

旋宮雖有八十四調，乃錯綜之法，名雖異，若論其實，但成得二十八調耳，今列出明之。

（變清羽　變徵　變角　商　宮　中　五　六　尺　上　變宮　倍羽　變徵　變角　商　宮）　如以太蔟爲宮，（商音起調）而商音當尺字，爲太蔟之上字調，是黃鍾之商調，即太蔟之宮調，音則雖是，名異而實同，然則止十四調，何以又有二十八調也，今試由無射起宮，而羽聲當五字，爲無射之上字調，是黃鍾之羽調，即無射之宮調，名異實同，設如欲求無射之變宮調，由清徵字起宮，清徵爲上，清羽爲尺，清變宮爲宮，則別成無射之變宮，與下相應而不相同，故又增出清宮之五字，成此五調，并陰呂而十，加正聲十四爲二十四調，又於下倍聲內增出二調，并陰呂而四，即得二十八調。

問何以清宮增五調，倍宮只增二調，曰，亦可推上例增五調，然過低，歌之不入聽，若清聲過高，亦殺則有之不至不入聽也，然清徵調究亦不常用，（今編本無之。）以備旋宮之變耳。

問清徵調只三字，恐不能成調，曰，上可再揭起二字，下加三字，便成調，蓋清徵調本穿雲裂石之音，非歌喉至清者不能歌，非中氣至足者不能吹，其聲總在高處，盤旋正不可相離，太多，（亦不能無低處，然一曲之中，只可偶間數字。）

二十八調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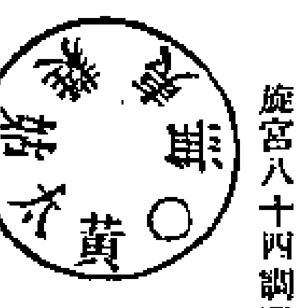
問樂論新經所載二十八調，與子所論二十八調，同乎異耶，曰，同而異，異而同也，宋燕樂不用中間正調，惟用上四清聲，合成七調，而其二十八調，其中間七調，爲凡工尺上一四合不用，用上四清聲仕亿五六起調，即中間四字之清宮調，燕樂取聲高悅耳，故用其清宮，（按今七調，亦非增得一上字調，且只是本宮一調，其餘六調，以變之而有清耳。）不能於本宮之上，更增六調，以變之而有清耳。今由角字起調得五調，質止四調，（角字即仕字，見前。）高出四調，此其異也，然至極高處，又不出不經旋而下，宋清宮由六字起，至極高處，亦必盤旋而下，此旋宮至精至妙之理，所謂異而同也。（此二十八調，總在八十四調內。）

上五緊五

工尺五字以配五音，乙凡以配二變，無一毫勉強，工師用此七字順口歌之，音隨字出，不煩詳審而得，今若用五六凡工勾尺上乙四合，即必截去上三字，方合得七音，如以配十二律，又必添出二字，此所以有上五緊五也，夫工尺七字，音隨字出，而上五緊五，不能音隨字出，但可識別耳，方其演唱，自必另有號目以代之，何若以七字盤旋而上，即合半聲，盤旋而下，即合倍聲之爲得，其故固由管色之無定，亦不知工尺止可配七音，不可配六律，如配六律，以五字配耶，則少其一，以七字配耶，又多出一，何取乎此，且律

雖十二而陰陽二律止配一音，只可分清濁耳。（今笛有雌雄，其聲小有高下，可別清濁以辨律呂。）故孟子亦止言六律正五音，今以六律正五音圖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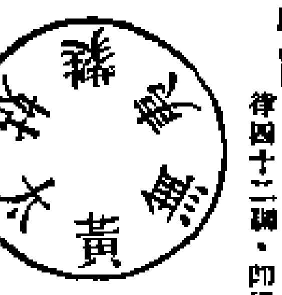
旋宮八十四調圖說



如圖左旋用七位，虛其一以爲旋宮之用。

以下圖與上圖相合，則黃鍾當宮位，太簇當商位，姑洗當角位，蕤賓當變徵位，夷則當徵位，無射當羽位，○當變宮位。左旋之，凡六旋而復本位，而七，并本宮，去二變，則合黃爲宮，合太爲商，合姑爲角，合夷爲徵，合無爲羽，而五音正矣。

陰呂同　陰律旋宮得四十二調，六七乘合律四十二調，即得八十四調。



如圖不列虛位。

以下圖與上圖相合，凡五旋而已復本位，并本宮而六，蓋無射下無虛位，故少一旋，而旋必少一音，無由成調。或疑皆缺本宮亦少一音，何以成調，曰，有虛位，含得變宮在內，所以無缺。

如無虛位，則一旋而無射爲宮，少一羽音，再旋而夷則爲宮，少一徵音，三旋而蕤賓爲宮，少一變徵音，四旋而姑洗爲宮，少一角音，五旋而太簇爲宮，少一商音，旋宮之法，於是乎窮，而五音不克正矣。

變樂之變

變樂之變，只是高下相宜，已盡其理，二變由人聲出，於何知之，以轉調知之，方其爲變，轉調即不爲變矣，設使天地間止有一音，何從別其爲高爲下，爲正爲變，變由正生，正以變成，或疑二變不比正聲，不惟昧於樂，亦昧於理。

簡音有七，黃鍾生數何以窮於六，曰，九九天地之數，窮於十二，而亦神於十二，以其有閏位也，十二律中閒夾一閏位，兩邊資借爲七（閏位圖見前自明）陰陽相補，旋宮之用，微乎微乎，無閏位則窮於十二，此元會運世之說，乾坤或幾乎息矣。

律呂閏配清均無七調

清濁二均配高下二音，未嘗不可，但用之旋宮則壅滯之，歌唱亦難成曲，有十二律之名，不得十二律之用，以人聲明之。

清聲即笛之高吹　中聲　倍聲即人聲對落

㊁亿　伍　佮　仉　仜　伬　仩　｜　乙　四　合　凡　工　尺　上　｜　乙　四　合　凡　工　尺　上

○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上字起黃）

應無南夷林蕤○姑仲夾太大黃（合字起黃）

二式林南應俱當上層清聲起調，惟第二式南呂本宮成得一調，（上字起調）林應即不能成調，（七音不具）且陽律夷無亦不能成調，如欲成調須旋至下層濁宮，則是清均無七調也。

逸調即京房變律

七音各自成聲，差小半黍，（或上或下）即不能諧，故律呂並配，不惟不可，亦不能也，若欲借用須於六孔之間，依次另出諸孔。○○借○○○○○○○○○○（如於此處借一聲，即下須別開孔。）如只借一聲，六孔皆不諧矣，所以然者，兩音中間有一定分寸，而黃鍾增減之數，彌綸其間，無絲亳間隙，上一音既減分寸，則下一音必依次遞減，此自然之至理，今有歌喉拗捩，既不入陽律，又不入陰律，自成其爲高下，（有非陰高下者，有中氣不足，不能成聲）不入簫管之孔，然既有高下，即亦不可目爲非律，予意用焦氏京房之變律，以仲呂還生黃鍾之數，製爲律管，輾轉求之，必有合者，蓋正律相生，雖止於十二，而輾轉相生之數，固自無窮，有其數即有其聲，即不出律呂之閒，乃知古人所謂逸調者，正此類也。

或一聲與簫由參差無幾，試令旋而上抑而下，則又參差懸絕，一由耳學不聰，一由舌根本強，一由律少掉不轉，皆不可入調。

琴律管律隔七相應

琴律管律雖有異同，而隔七相應，總無不同，琴絃七徵當變徵，若開笛作七孔，其中孔亦爲變徵，於琴絃上下截去三位，則無不合矣，夫聲之高下，絲以麤細緊慢而亦以長短，竹以長短而亦以粗細，（管中孔之寬窄）竹止一而絃有七，設如製爲七管，則亦可與琴律相比矣，然七條絃可用五指移彈，六指按管則不能移動，所以簫管止宜一也，推之鍾律，雖以厚薄而亦以中空，亦以長短，其理無不同也，編鍾十六，其數又倍於琴絃，以鍾可數人分司主擊，又一鍾止一律，用同十二律管，總之多少之數，凡欲適用耳，如不適用，雖千八百聲之黃鍾，只可索之杳冥矣，惟石磬有大小，無中空，其音獨而難於抑揚，故曰石聲難和，石聲和，八音無不和矣。（編磬十六，必大小相式，然後偏轉必式，以和其音，是石以厚薄而亦以大小，製磬今以鍾磬石，其大石之聲較有響者皆可用，故古有玉磬，玉亦石之類，不必泥稱也。）

八音首重金石

八音之序，金石爲先，故始作以金奏，而以雅磬同音，孔子擊磬於衛，是磬亦燕樂常御，後世於金石之奏，略而不講，所以成其爲俗樂也，律呂正義用黃鍾正倍各數，訂正金石，而後元音常存天地，然太常雅奏，民間既不得聞，外省丁祭偶有用鍾磬者，都無節奏，具文而已。（其和諧器皆竹然）而鍾磬反爲釋氏所用，上方梵殿，聲聞於外，使人清心滌慮，蓋鍾磬宏遠，能盪邪穢，磬聲清越，最滌心脾，釋氏之所以鼓動天下者，未始不由於聲也，惟其聲但以百八爲節，有疾徐而無高下，磬亦猶是，金聲今若用編鍾編磬，一依五音高下，和其清濁，長知疾徐之節，製爲宮譜，（略仿今大十番之意，節以和雅）於各省學校書院，先賢祠宇，令祀生時時肄習，遇丁祭入學，社稷山川諸祀，皆用之，其賓興鄉飲酒禮射諸典，則節而用之，（另作小譜，略仿今小十番之意，節以和雅）豈不足以開樂知政，而奪釋氏之技竊乎，大樂與天地同和，端自金石始，今十番粗樂，銅鑼小鑼，不見於書，鐃鈸僧樂，其聲嘶而不和，皆不可以代金奏，（軍樂不能具鍾磬，姑以代之）故鍾磬不諧，樂不可得而正也。

雅樂一字一音

太常雅樂，以一字配一音，其來已久，蓋取太音希聲之義，儒者之識，以爲必如是始合於古，竊意三代例廟登歌，必非一字一音，朱絃疏越，言瑟之製，蓋清廟用大瑟，疏越以尺寸長知言之，非謂音之疏，（如注，疏越孔也，謂欲酒嗜用享字相越，）且音固貴疏，亦節其奏變，不必一字一音始爲疏也，至於合樂，八音諧會，豈以希聲爲貴耶，夫歌者一唱三歎，此指一人言之，舊說一人唱而三人齊和一聲，（如今曲段，後場作和，用曲且爲合唱，皆本此意，）要是一說，夫長言不足，繼以永歎，一字一音，舒緩出之，以當長言可已，而永歎之旨何在，倘必數人方成永歎，則是一人不得成歌，抑非惟永歎之，又淫液之，而謂一音能盡其聲，必不然矣，三百篇雅頌，並四言五字七字特偶見耳，其轉換諧應處，使覺無一字過度，則亦不成聲矣，古言聲依永，先有辭，然後以調從之，如宮調而字不應宮，必補以音始叶，又非一音所能賅也，四言以降，漢郊祀歌多雜六言七言，其後謝超宗庾信之製，有長至九言者，（廟歌辭，）由四言節短，有補音叶調助聲處，後人皆以辭實之，所以累代愈增，（朱子曰，漢之七言，因三代樂間有助聲處，而以辭實之耳，此則非一字一音較然矣，）古者樂闋，亦不必盡是聲依永，如笙詩有聲無辭，是則聲調不出於歌永也，東晉補亡，或其聲尚有流傳，而東以辭實之，

聲應六氣

樂之動，動於情，發於聲，鼓於氣，銅山西崩，洛鍾東應，此天地衝擊之大聲，鼓動於一氣之中，故叩商而涼風至，叩角而草木榮，叩羽而川池暴溢，叩徵而陽光熾烈，六氣之相召，無足異者，特謂不造乎其極，誠不通於神解，不能得此耳，氣者聲之所繇，而亦志之所繇，既知其聲之相應，又當知其志之所繇，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草木茂，區萌達，盤盎昭蘇，經之言感應至矣，故不究聲氣之元，不識得天地位育氣象，

宋時調絃之法，剪紙人加於絃上，鼓其絃之應者則紙動，他絃則不動，（謂宮與宮應，商與商應，）至如蕤賓之鐵，虞美人之草，應律而動，（東坡論蕤賓鐵，迴風之曲，庭花飄落，）不必以其小說家言而疑之，聲未有不相應之理，史書所載阮咸萬寶常裴知古之徒，辨興亡，察治亂，由沴氣和氣之相應，毫髮不爽，人不能察於其微，以爲無關政治，夫聲未有不關治亂者，

唐太宗言，聲音感人，自然之道，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聞之則悲，悲歡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舊史，此只說得在外一邊，未有悲歡之情不出於中，而能感人於外者，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夫聲未有不能變俗者，

樂舞

古者歌以昭德，舞以象功，聲容不具，不能成得大樂，樂記總干而山立一節，安溪李氏謂即如後世之演鰍，學者疑其說之不經，辭而闢之，無如經文明顯，傳注具在，不可得而易也，致右軒左，致謂膝至地，持盾以象武，正立以待諸侯，發揚蹈厲所以象威，王與大將夾舞，以象爭鬬，分部曲而進，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至於復綴反位，樂成六奏，（地官注，）當日牧野觀兵時事，可由聲容得之，佾舞以八八六六四四爲行列，（白虎通，）非獨俯仰綴兆而已，又有屈膝坐立，象其形容，非演劇編何，而說者必以爲歌者不舞，舞者不歌，所以異於俗樂，夫今之演木偶沐猴戲者，亦是人爲代唱，此亦古之樂歟，樂之有今古，由世運有隆替，功德有升降，豈關歌者自歌舞者自舞之末節哉，三代遠矣，其有能開國承家，削平禍難，豈皆無功德可紀，（魏晉以下，基業開統，不足以言樂，）特以修陳符瑞，神功聖績，至三千牘而失之，若象其功德，協以和平之奏，而又愼之於教胄子之先，以鍾律雍，主德日新，雖韶濩不難復也，是以大祭佾舞，必當象其武功，製爲各節，但不宜加白，紈於俳優之戲耳，其長間燕樂，則不廢搬演，惟當焚革其淫亂之劇，遏其邪僻，主於風化，知言之君子，必有取也，

風詩得性情之正

風詩哀樂得性情之正，哀樂過情，當時世爲之，今宜取宋元以來詞曲之近正者，去其靡曼，叶之聲歌，頒作民間燕樂，其辭則寧過乎哀，毋過乎樂，亦足以感發其性情，懲惡其淫志，然後加之以禮，則風俗可變也，

樂記一篇，皆論樂，而必兼禮爲言，此即和而不流之旨，可以得其本矣，

今詩猶古詩

今之樂猶古之樂，而今之詩不可謂非猶古之詩，十九首蘇李河梁陶杜詩篇，以及聲塤之編，此西山眞氏採之以續三百篇者，今以自漢魏以迄昭代，擇其辭之近古，不背於性情之正者，稍稍和以聲律，被之絃管，是亦興於詩之一助也，山歌牧唱，婦孺謳吟，亦未始無天籟之合，士大夫以風雅爲諱，而世教可知矣，

歌曲盡變

歌曲之蘊，樂記上如抗下如墜數語盡之，但得其一二，即已妙絕一時，其有能全合者，曠世不一遇也，沈存中記古之善歌者有語，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綴縷耳，字有喉脣齒舌，當使字字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塊磊，（有塊磊者謂之腔節腔，）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應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此字中有聲也，謂之內裏聲，此所論歌曲精矣，而猶有未盡，若樂其要，則全在呼吸，（不由丹元呼吸出者，謂之腔腹喉嚨，沈云，樂無抑揚調之條曲，聲無含蓄謂之叫曲，）下自丹元，上至脣齒，其有字有聲處，盡出於呼，所謂內裏聲者，全在呼之輕重運轉，如珠之貫，無分寸溢出，一聲中凝得頓腹足三聲，雖節拍極迫促處，亦不失此意，而呼又出於吸，吸有深淺長短緩促，凡聲與字有擲有歇，而吸氣一縷，繇繇不斷，並在丹元運轉，今譜指法，有百數十字，歌曲之寫神盡變，亦非七字工尺高下所能盡也，（吹竹彈絲宋詞已開絃索先聲，沈氏所述上下過度，有聲無字，意是繭蔓不絕，近於今之小調，則於如抗如墜之旨，猶有未合，蓋聲欲圓美，又必分明，所謂擲難歇難，有腔不難無腔難，欲人方仰培言，遇一善嘯者，一發聲山鳴谷應，惟其上下周遍數十次，音響皆叶宮商，此則勝於絃索小調之纏蔓不休者矣，（方有音調齊詞歷三卷，所述頗得樂理，）繼之詣到極

南曲合正聲

七音以別高下，然纔聯上下，不甚分明，故去二變而成五音，得聲音之正，由是言之，今南曲不用二變，最合正聲。北曲加乙凡爲變調也。

問北曲加變，何以不覺拗口，曰：七音乃人聲自然之高下，本不拗口，特以纔聯歌至七字，相去不遠，易於參差出入而成拗捩，北曲雖用乙凡，而仍有隔開之字，故但覺調變而無拗捩，問北曲既有隔開之字，何以謂變，曰：聲調有範圍，如高用五六工，下用尺上四工，字上隔一音，四字上同隔一音，故和若五六工下用上一四，則工字上隔一音，而四字上不隔，則上下不和而成側犯，（故知詞曲側犯，正今北曲也。）聽去自覺調變，不明二變，喉舌掉不轉，不能度曲，七音用其五，上聖制作之精心亦不見。

元音賴人聲常存

七音並具中聲，（此七音，謂金石絲竹匏土革，去木。）然金石有消滅，絲竹諸器，易代改製，以致人人異說，無所折中，今惟一以人聲爲主，證之器數而合，施之歌唱而宜，用之旋宮，上下無不畢著，夫樂之晦，晦於諸儒之泥古而不知通變，元音常存，聲樂終無亡理，古聖所以身爲律者，非獨布指而成尺度，亦就其人聲自然者證之耳，問樂云樂云，不以鐘鼓，君子聽音，匪聽其鏗鏘而已，今子但以歌曲，是亦鐘鼓云爾，鏗鏘云爾，殆不免語其末而遺其本，曰：余所述理也數也，九九以數，包含得太極在內，至於人聲之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無不形諸歌詠，后夔典樂，亦不過曰聲依永，律和聲，無相奪倫而已，豈別有神奇不測之用乎。

律呂元音一卷，太倉蘇子爲大令所撰，大令爲秋帆尚書從子，嘗宰慈谿，以病乞歸，僑居禾興，杜門著述，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聲律，卷中如較正黃鍾，黃鍾倍律，管色不可代十二律，歌曲盡變諸篇，皆精奧道人所未道，自來儒者著書言樂，往往數衍算數，附會古書，迷離實事求是，我朝自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呂正義，發明生聲，取分絲竹不同之理，昭然破千古之惑，草野著述，如吳修齡王吉途胡竹軒凌次仲諸君，皆各有心得，王之琴旨，胡之樂律表微，並有單行本，吳之樂光鍵，凌之燕樂考原，零枝從父刊入指海中，王子夏，張君嘯山以此書見示，遂惠授梓，函登之以光斯集，其論周禮圜鍾非夾鍾，函鍾非林鍾，及琴絃七徽當變徵諸說，張君嘗寄書詳之，後聞大令傳語云，中一條已改，又一條當面論定之，今板已雕鐫，終未知所改者何條，姑仍其舊，俟他日更定也。夢花。

復畢子鈞明府書附

子鈞先生左右，伏惟台候萬福，辱書垂詢姜白石歌曲，此書惟張奕樞本稍善，然旁譜亦多錯互譌脫，嚮嘗尋其條理，更正數十處，乙巳夏，阮文達公以揚州陸鍾輝合刻詩詞本見寄，（即江藩、李祥本。）屬校刊入指海，蒙以張本互勘，則舛誤更多，聞世間尚有嘉泰刊本及影鈔本，欲得一校，故遲以有待，今文達蓋歸宿矣，而授梓無期，甚歉然也，蒙於聲律之事，非有所知，特好之耳，三月間，舊友李壬叔從先生來松郡，盛述先生著撰等身，尤精音學，竊欣然擬詣舟次奉教，適先生訪姚丈子壽未返，其明日即聞解維赴滬城，以無緣一見爲恨，雖然，讀壬叔所示大著律呂元音，則固已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奉正宮調，以倍徵倍羽居前，故調琴必先以管色合字定首弦，宋人誤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最濁，宜配合字，遂以字譜依次分配十二律，分配之不足，遂又強析之，於是合四之間有下四，四一之間有下一，上尺之間有勾，尺工之間有下工，工凡之間有下凡，六五之間有下五，五字之上又有緊五，蓋其高低次序，與今字譜不同，觀其於後律與前律同字之調，不即用高吹而別用中管，知其高字非即低字之清聲矣，夫一均之中，止用七律，而字有不全，無以成調，意此十六字，不過藉以記律之高下，及樂工施用，仍以上尺工凡六五乙相次爲調，然則此十六字，徒附贅縣疣，而與七音相混耳，然自宋以來相因不改，如明鄭世子唐荊川號爲知樂，猶未悟其非，至國朝吳修齡胡竹軒王吉途諸君，始毅然以字譜歸之七音，俾度曲家知上尺工凡六五乙，即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則今之樂由古之樂，而以字配律之謬，不攻自破，今先生著書復極論之，與諸君如嘘之斯，此義益明矣，四聲配調，段安節樂府雜錄已著之，宋如楊守齋李易安言之尤鑿鑿，此與以字譜配律同謬，雖知其非，而不可謂當時無此制度，乃近人奉爲枕中秘，若聲律之事，無踰此者，則眞可嗤已，先生推論四聲陰陽清濁，謂上聲落陽便混去聲，陰平不落陽即成上聲，皆深入元奧，非精詣神悟者不能道，又謂後世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固依詠和聲之義，然亦有以辭從調者，既填舊調，則其筋節之處，陰陽上去，宜依仿爲之，無使失調，其餘有可出入者，勿拘可也，近世詞家矯枉過正，字字必依古人，拘攣束縛，無復生趣，且難歌千詞，如出一曲，亦何貴乎其陳陳相因哉，先生謂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竊以宮商角變徵徵羽，即各肯其聲，即兩雅重敏經迭柳亦然，何容不可順口作高下，但加二變，則當另作記號，然則既有七音，即有此七字，大招四上競氣，即宮遂羽音之義，蓋以倍羽列宮前，羽大於宮，故云極聲變也，凡此皆蒙涉獵之餘，妄有所窺測，而不敢出之口者，竊先生書，不禁歎先得我心，而躍然助之舉隅也，而其中有所疑者，先生謂周禮圜鍾爲應鍾，函鍾爲仲呂，而以舊說爲非，按大師掌六律六同，陽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右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蔟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即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即仲呂無疑，然則函鍾不得屬之仲呂也明甚，至圜鍾之爲夾鍾，雖於經無徵，鄭注近古，當有所受，似不必舉二千餘年之成案而翻之也，竹音勻開七孔，（第七孔距第六孔係十度，不勻開，此論其驗。）以第一孔爲宮，則其中孔爲第四聲，適當變徵之位，是固

然矣。若琴第七暉。當全虛之半。爲各弦之子聲。惟側調用二變。以全弦爲變徵之分。則七暉與散聲應。至云隔七相應。則自全虛以至半半。七聲迴環。各如其分。而不必皆當暉。而先生於此且概言之。豈別有說乎。陽樂陰樂分用。律呂正義始發其覆。若唐人燕樂。以黃大夾仲林夾無七律之宮商羽角。爲二十八調。其所謂角調者。又非正角。而以變宮爲角。宋人因之。其每調殺聲。見於夢溪筆談白石歌曲。其推衍而爲八十四調。詳於藝元定新書及張叔夏詞源。是皆以律呂互用。今先生以陰陽二樂。各以其正聲合倍半二均。旋爲十四調。此於旋宮轉調之理。未嘗不合。而謂與唐宋人所謂二十八調八十四調者。名異而實同。此則蒙所反覆思之。而未喻其指者也。舉世言樂者寥寥。又伏處閭巷。無所師授。徒以意推究。至臻結處。每望洋而歎。乃先生過蒙人言。先施手教。類若引爲同志者。敢忘其固陋。質所疑於左右。爲奉教之地。非敢有所腹誹也。惟先生垂聲不宣。晚學張文虎頓首。

樂經律呂通解

汪烜 輯

樂經律呂通解目次

卷之一
樂記分二十一章
附戒問二十二條
卷之二
律呂新書上附序
律呂本原凡十三章
卷之三
律呂新書下
律呂證辨凡十章
卷之四
續律呂新書上
八音考度凡十二章
卷之五
續律呂新書下
定鍾飾節凡八章

樂經律呂通解卷之一

婺源汪烜燦人輯

樂記 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爲一篇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象曰樂情曰魏文侯曰賓牟賈曰樂化曰師乙凡十二篇其名猶存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竇公草廬吳氏曰禮經惟儀禮獨存而樂經則亡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可記故秦火之後經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耳漢初制氏頗能記其聲鏘鼓舞爭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則又與河間獻王所獻二十四卷不同其所取十一篇合爲一篇者蓋亦割取要略非全文也其餘十二篇及獻王之樂經則唐孔氏作疏時其書已泯絕矣愚按鄭本十一篇目次與今本不合而史記樂書次序又與鄭本亦不同吳草廬更定次序實未見其必然竊謂樂記一書前後文雖不屬而脈絡貫通止是一篇文字並名樂本樂論等篇名大抵漢儒所剏章目如孝經魏綜明義等章名之類耳未必其本然也今或依孔疏本次序而分爲二十一章如左

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比必二反而樂之樂音洛○音統聲樂言也心者人之神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心不自動必有物以感之而後動聲心之所發應感所感之物也屋如下文所云也方猶曲也長言而有序曲折而抑揚也音以人聲言比合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總言和之干戚武舞羽旄文舞也音由心生心以物動物感而聲應物之感樂方而聲之應亦以音變音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於是和以八音舞以干羽此一節言樂之所由生由人心之有所感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

樂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噍音焦殺色介反樂音洛嘽昌善反○噍枯竭之意殺先急而後微也嘽寬大也緩舒徐也粗猛也厲猛也廉稜角也聲變而成方然後比

音爲樂之及干戚羽旄是樂生於音也音由人心之感物而動是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心之感於物者有哀樂喜怒敬愛之殊而聲之發以成方者亦有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異蓋人之心至虛至靈統性情以爲體用方其寂然不動也本寂之中不偏不倚則哀樂喜怒敬愛之理具備而實無哀樂喜怒敬愛之可言所謂性也及其感而遂通也則隨所感而發聲之所感有失得順逆聲觀之異則所發亦隨爲哀樂喜怒敬愛之情是六者之情則感於物而後動者也此節承上文而言情之所感不同而聲隨以變也

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道其之道音導行去聲○性情之德人所同然物之所感者紛投而心之動無以自主則欲動情勝而性情之正以失故所以感之者不可不愼也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道其志使一出於正也和其聲使不惑於邪也禮樂者教民之主而政刑者爲治之輔要皆愼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使無失其性情之正而已故曰其極一也

右第一章此章言樂之本由人心之感於物而先王制禮作樂則以愼所感而同民心也自此以下六章皆反復申明此章之意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心感於物而動爲情情見乎聲爲聲聲成文而爲音故上之所感不同而民俗歌謠之音以異世之治以政之和也世之亂以政之乖也國幾於亡則民之困於虐政者又不止於乖也政即禮樂政刑是也安以樂者和政之所感也怨以怒者乖政之所感也哀以思者困窮之所發也聲音之道與政通者如此衔出身加民者或失其道則禮樂政刑無不乖戾感非所感矣故聖人審音以在治怨以啓自省之端而愼其感民之本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怗勝里反怗音鐵懘尺制反○宮屬土而爲五聲之主商屬金主義而近君故象臣角屬木主生而繁和故象民徵屬火主禮所以治事羽屬水主智所以則物也亂失其序也怗懘不和也和聲之法十二律皆可起宮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每宮各用五律至角而止其存徵羽之律長於宮商者則取中律用之故宮必最濁商角徵羽以漸而清五聲之序不相亂也然宮商角徵羽各有君臣民事物之象聲音之道通乎政治則聲必君臣民事物之間各得其道而後宮商角徵羽之聲亦從律而不亂有雖欲強之而不可得者此審音之所以能在治忽也五者指君臣民事物言五者不亂政之和也無怗懘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荒陂憂哀危皆音之怗懘也驕壞怨勤匱政之乖亂也君臣民事物之違皆亂則宮商角徵羽之音亦迭相陵蓋此宮而犯於商宮由律而溢於徵律也慢遲溢也治政之得失由於君君正則臣民事物皆得其理而無不正矣宮正則商角徵羽皆得其序而無不和矣君失其道則臣民事物皆以乖而五聲失序此其感召之機有存於不見不聞之表者故作樂本於君身而審樂審音以在治忽亦所以自檢其身而非徒求之樂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必二反○慢迭相陵也桑間桑林之中濮上濮水之上皆衛地衛風有桑中篇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水上夜聞琴聲使師涓聽而書之及至晉命師涓爲平公

奏之師曠曰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中故聞此聲必於濮上政散故民流政散則民誣上民流則行私而不可止此以證上節之說也

右第二章政者上之所以感也音生於人心下之所以應也此章言上之所以感民者有得有失而民之應者有和有悖故審音可以知政而感民者不可以不愼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倫類也倫理謂事物之理即上章君臣民事物之而亂是也音生於人心故衆庶皆能知音則協之六律諧於五聲而通乎倫理故非深於倫理者不足以知樂也能審樂之和否而通之政則能自考其得失而脩政矣故治道備也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足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應氏曰聲也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至也愚按禮樂非有二物得其序則得其和失其序則失其和倚不能辨則亦不能一身之間且有失其倫理者而何足以與於樂哉故知樂而通於政者必其能致於禮而體之身者也知樂則樂得矣幾於禮則禮得矣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此所以由身加民而爲禮樂教化之原也蓋中和此始以治樂合言蓋德於用者有兩途而體之身則無二致也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饗○昌括反倡和好惡皆去聲○極音致味謂求其音味之美以逞其口耳之欲也清廟周頌篇名疏通也越瑟底孔也疏越而爲之則聲平疏越則聲緩一倡三歎一人倡而三人和也遺者有餘不盡之意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故樂不欲致音而主於淡和食饗不欲致味乃所以養心治躬而爲成德之本也時樂皆然記者舉兩端以見例耳人道之所以失其正者好惡之欲累之也先王之制禮樂亦惟本其所自治者而推之以治人耳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則好惡平而人道正矣

右第三章此章承上章言樂通於政而惟君子能知之故君子不敢逞禮樂之欲以立政之本而後制禮樂以教民皆首章愼所感而同民心之意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劉氏曰人生而靜寂然未發之中天命之謂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爲情也然孜不曰情而曰欲者情乘氣而動則中節者恒少不中節者恒多記因下文而立言故直曰欲然欲亦未便是不善也但其易流者耳欲合於正則欲亦無害但既合於正則亦不見其爲欲矣此曰性之欲則未離乎本然之體而善惡未有定形者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皆去聲○朱子曰上知字體也下知字用也劉氏曰人心虛靈知覺事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然猶拒知即天之性也物至而知之感於物而動也好惡形焉則性之欲也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好惡皆去聲知者之知音智○好惡發於外而節好惡者在內知本在內而誘知者自外強弱以力言衆寡以人言知愚勇怯以氣質言劉氏曰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好惡惡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爲主人心危而物來誘之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而接無窮之物誘心爲形役而逐禽獸不遠矣遂禽獸不遠則亂萌者決

力彊者奪。此所以爲大亂之道也。孰按。此節言人心不能無所感。而無以平其好惡。則其害至於如此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衰。七雷反。安樂之樂。音洛。冠。去聲。別。必列反。食音嗣。○劉氏曰。先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爲之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之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有別。故爲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際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爲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孰按。禮節於外。所以直其中也。樂和其中。所以養其發也。政則率民以行此禮樂。刑則防民之不率此禮樂者而已。以四者達於天下而遵善不悖。則王者治民之道備矣。此節言先王制禮樂所以平好惡而反人道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好惡。皆去聲。○同者。人之性情也。異者。人之分然也。情性之同。爲物一體。分殊之異。自卑尊人。流者。和而無節。離者。嚴而不親。此非禮樂之失。人卒其氣習之偏以失之也。樂以合情。禮以飾貌。所以救流離之失也。禮必有義。飾貌。文也。而義則當其實。樂必有文。樂合情。內也。而文則有其和。故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而不失之離。樂之文同。則上下和睦而不失之流。貴賤有等。禮之庸也。上下和。樂之情也。有禮樂以平其好惡。故好賢惡不肖。而賢不肖別。由是禁暴舉賢。則政於不和。合時以天矣。仁者樂之本。萬物一體者。禮之節定分秩然也。以樂合情而和上下。即仁以愛之。以禮飾貌而等貴賤。即義以正之也。曰仁曰義。則本於君身之德性者之。而非徒禮樂之虛文矣。禮樂同原而並行。故相資以爲用。此節言禮樂之效。好惡平而人道正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易。去聲。長。上聲。○熊氏曰。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父子之上。今從之。和順由於心。故樂由中出。誠信動於外。故禮自外作。樂由中出和而故靜。禮自外作。誠而有文。易乎易。簡不煩也。中和祇庸。性所自具。而非難也。子臣弟友。事在家庭。而非煩也。順其性之自然。人人所同。故易簡乎理之當然。因物付物。故簡。若徒縱情以忘反。則人悉其險矣。虛文而無實。則人厭其煩矣。豈禮樂之道哉。同天下之情而無少私曲。易之至矣。人皆遂其本然之情。而何怨之有。定天下之分而適當其則。簡之至矣。人各安其當然之分。而何爭之有。禮樂之至。而天下無怨不爭。是揖讓而治天下也。試。用也。天子不怒。無所用其怒也。暴民息。諸侯服。兵刑措。民和而君無爲。無怨之實也。四海之內。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共戴天子。不爭之實也。必如此而後爲樂達禮行。人君當觀民以自考也。此節言好惡平。人道正之迹。禮樂之極功也。然曰易曰簡。則亦適還夫人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加於天下之民矣。

右第四章。此章承上章教民平好惡。反人道而言。以申首章之意。章首三節。即首章次節之意也。先王制禮樂以下。即首章末節之意也。至末節而言禮樂之治。極其至矣。下三章則又推禮樂之本於天地。而歸制作之能於聖人也。○孰按。本以篇首至此章王道備矣止。統爲樂本篇。分樂者爲同以下。至則此所以與民同也止。爲樂論篇。蔡按。樂者爲同二節。即禮樂政刑四達不悖之意。其言好惡著。刑政均。民治行。樂達禮行。則分明見好惡平。人道正。且與首章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諸正相應。其在此章之末。無疑。若下二章。語意雖與此章末二節相承。然此章王道備矣。如此則民治行矣。如此則樂達矣。如此則禮行矣。其語氣一類。自是層層結上下二章。又各成片段。不若其同成一章。讀者深味焉。當自得之。毋徒求合於正義分節之說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承上章大樂必易大禮必簡而言。易之至。則與天地同和。順其自然而無所強也。簡之至。則與天地同節。循其當然而無所爲也。惟其自然。故百物無不遂其生。循其當然。故天地亦各安其位。祀天祭地。祭皆郊禘而天神假也。在聖人之制作。則爲禮樂。在造化之功用。則爲鬼神。其實一理而已。經曲之事殊而敬同。樂律之文異而愛同。禮樂之大。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故能使四海之內無不一於愛敬。此大禮大樂之化成也。敬愛之情同。故明王因之而不能變。而禮樂之文異。事殊則明王不無損益於其間。惟其與時通變而不失其情之同。故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湯武之時則有征誅之事。而凡文質三統。無不與時通變以便民宜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其所立之功而名之也。○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還。音旋。○綴。酇者之行位相聯綴也。兆。酇位之外營兆也。文深於器。情深於文。器者有司之事耳。文雖與時損益。而一王之定制。有迹可循。故賢者能因文以察情。若情則雖明王所相沿。而時中之道。有非深得乎易簡之理以有之於身者。不能因時制宜。以爲天下之法。守而無弊也。故惟聖者能之。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易簡之意。而言其成功之所合。因言明王制作。情則相沿而無可變。而文之損益。則因乎時。亦以成功言也。文者道之散殊。故賢者能識之。情則道之一本。惟聖人能知之。惟聖人知禮樂之情。故能與時損益使民宜之而制作之成功乃合乎天地矣。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承前章樂者爲同禮者爲異而言。同者。一本之體。訢合無間。天地之氤氳化醇也。異者。萬殊之分。秩然有序。天地之各正性命也。訢合無間。百物之所以並育並行。秩然有序。羣物之所以不害不悖。此天地之本然也。法天地之和。樂之所由作也。效天地之序。禮之所由制也。天知始而地成物。故以樂屬天。以禮屬地。由天作者。法其絪緼之機。以地制者。守其一定之理。然禮有定制。而莫非由於自然。若過於制則反亂而失序矣。樂主振作而要適合天容。若過於作則反暴而不相和矣。此人事之宜然也。天地之道。循環無端。而對待有體。動而不流。靜而不滯。故明於天地之道。然後能興禮樂。而無過制過作之失也。前言成功之所合。此言天地之和。天地之序。言教法之所本。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故始言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對天陰陽。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夫。音扶。○論者。言之有倫也。患。憂患。不自失也。情。實也。欣喜情之感於中。歡愛情之暢於外。官。主也。中者。內之正。正者。外之方。中正則無非矣。莊敬所以持己。恭順所以接人也。此亦以禮樂本然之理言。論倫無患。和也。而樂之實存焉。以欣喜歡愛爲主。則動而發揮矣。然論倫無患。則作而不暴也。莊敬靜而猶於己。中正無邪。序也。而禮之實存焉。以莊敬恭順爲制。則靜而有檢矣。然中正無邪。則制而不亂也。蓋樂以論倫無患爲實。而人則主於欣喜歡愛以出之。禮以中正無邪爲實。而人則要於莊敬恭順以守之。及夫播於樂器。用之祭祀。則禮樂之事興焉。亦不過即此情實而制以爲教。而推之以與民共由焉耳。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

非偏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辨音遍。亨音烹。夫音扶。○王者樂時也。功成之功以著之於樂。因世定治。而節其所定之治以制之為禮。功治定於一時。而禮樂則將以垂之永久者也。功大而治遍。故樂備而禮具。言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亦效天之百物皆化。羣物皆別也。然所謂具備者。非干戚而舞。孰亨而祀之謂也。蓋制作因乎時世。其迹不相沿襲。而序和之理。實實官制。則無或殊。過作而陽樂極憂生。過制而陰禮粗則亂。粗迹之偏。惟厚於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為有以和上下而等貴賤。則禮具樂備之謂矣。非明於天地之道者。孰能與此。以治功言。則曰王者。以德樂言。則曰大聖。內聖外王。其實一也。

右第六章。此章承前章同異之意。而言效法之所本。因言帝王制作。不相沿襲。而要於敦樂無憂。禮備不偏。亦以效法言也。聖王制作。與民共由。而制作之意。惟聖人操之。蓋以身有其德。故於天地之序和。有默契焉。是以能效法乎天地而興禮樂也。○吳本分此章末節合之下章為樂禮篇。今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二句。正與樂由天作。禮以地制二句相照。樂極則憂。禮粗則偏二句。正與過制則亂。過作則暴二句相應。無憂不偏者。唯大聖。正與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相應。語意結上。而非起下。其屬之此章之末無疑。若截去此節屬之下章。則與此所與民同也句。以收本篇樂論諸氣。亦歉足矣。下章雖亦與此章相承。然天高地下節。自下則和兩節至末節。又作禮樂。自成片段。求者其細玩之。當自知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之丈反。○高下定位。而萬物秩然。天地之序也。於穆不已而生意油然。天地之和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仁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義也。仁非有樂之文。而油然者樂之氣象。義非有禮之迹。而秩然者禮之體段。故曰近之。聖人因天地之仁而作樂以宣之。因天地之義而制禮以節之。是皆法之所本也。敦。加厚也。人物得天地之和。而樂以加厚之。所以循流行之化而順天德之發也。人物得性命之宜。而禮以別異之。所以守斂藏之分而順地道之成也。樂以經天。禮以紀地。故樂明而物遂其情。禮備而物安其分。則天地亦以宜焉。此就功之所合也。禮未嘗不本於天。樂未嘗不本於地。然樂從天而禮從地者。從始於天德之倡。而則地以代終也。聖人效法天地以作禮樂。而禮樂之成。則能使天地官。天地能示人以道。而不能使人之盡道。故盡道之教。必有待乎聖人。聖人之制作。則能則天地。氣化亦皆就聖人之範圍。而無復遺憾。此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尊卑。卑高。動靜。方物。以天地之序言。君臣。貴賤。小大。性命。以禮制之合言也。天尊地卑。天地自然之君臣。卑高雜陳。兩間自然之貴賤。陽動陰靜。各有其常。陰陽自然之定分。小。謂陰。大。謂陽也。方。術也。方之同者則以類聚。物之異者則以羣分。庶物各正之性命。凡此在天者則如日月星辰各垂其象。在地者則如山澤高下各呈其形。皆莫非自然之序之所禁。聖人之制禮。不過法此而已。是禮者天地之別也。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音躋。○齊。升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天旋地而左旋。是亦其相摩也。鼓之。動其機也。奮之。作其氣也。百化。百物之氣化也。凡此皆莫非自然之化之所合同。聖人之作樂。亦不過效此而已。是樂者天地之和也。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化以和言。男女以別言。天地之化不時。則萬物不生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人而男女無辨。則亂作矣。此理之自然。故曰天地之情也。天地之化不時則不和而序亦以失。人倫之辨失則無序而化亦以乖。天地之和。禮樂天人。

一致而已。此總結上兩節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音扶。○此乃以聖人之制作言。效著萬物。皆極於天。樂之極乎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蟠乎地也。陰陽以對待言。鬼神以屈伸言。樂率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也。測深入之意。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言禮樂之大無不極。而小無不入也。知大始者天之道。而樂以宣其和。作成物者地之道。而禮以定其序。宣其和。則氣生以無不遂。定其序。則性命以無不正。是大始以樂而著。而成物以禮為居也。蓋遂其生。則氣化通而不息。各正性命。則定分安而不動。夫不息者天也。而樂則與其不息之運。是樂亦天而已。不動者地也。而禮則與其不動之理。是禮亦地而已。同和同節。蓋不足以言之也。然樂主乎動而未始不歛於靜。禮主乎靜而未始不過於動。樂之用本嘗無節。而禮之本未始不和。蓋陰陽無始。循環無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陰陽本無二氣。禮樂亦非二道。故曰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猶易大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禮樂之事與天地一。故聖人著其教以示天下也。黃氏曰。禮樂祇是一理。禮之和即樂。樂之節即禮。要觀者知陰陽之所以二。又知陰陽之所以為一。則達禮樂之用矣。

右第七章。此章言天地之序和。即本然之禮樂。而聖人之制作一天地之序和。故效法天地者。道而贊助天地。所以總結上二章之意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舞行之行音杭。其行之行下孟反。○舜作琴以歌南風。以己之德發之於樂也。南風之詩見孔子家語。夔。舜臣名。始制樂以賞諸侯。聞舜命之使廣其德教於天下。然以樂賞諸侯自夔始耳。非謂夔之制樂專以賞諸侯故也。為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皆惟有德者乃以樂賞之。德盛則其教必尊而年必順成。教尊無黜。又德備之徵也。蓋諸侯不得自作樂。則用樂必待天子之賜。而天子之賜諸侯樂也。又必稱其功德之所象。故行綴之長短。視其治民之勞逸。所以勸諸侯使興起於德也。古者爵祿稱德。如三恪有家。六德有邦。而樂舞亦稱之。若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之類。然唐虞之時詳不可考矣。樂以移風易俗。然又必其有德而後以樂稱之者。周子所謂政善民安。人心和而後作樂之意。蓋非有德無以用樂。而非樂教又無以成其德。樂教化之盛。度皆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則樂教之道也。然度皆以樂教胄子。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得與於樂教。而諸侯之必待賜樂者。蓋祭祀燕饗得以用樂。則必待有德而後賜之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大章。堯樂。咸池。黃帝樂。或云黃帝樂。或云堯樂。未詳孰是。韶。舜樂。夏。禹樂。殷樂。濩也。周樂。武也。章之云者。釋樂之名義。言堯其大德於天下也。咸。皆也。池。施也。言德無不施也。紹繼堯之道。夏。禹功之大。盡。猶備也。言事功之盛無不至也。以德之隆言。則孔子以韶為盡善。以樂之備言。則殷周為至。意各有所主也。此即前章所謂小與時並。名與功偕者。歷舉六代之樂而釋之。所以證觀舞知德之說也。

右第八章。言觀舞知德。蓋又本之君身言之。以起下六章之意。吳本以此下為樂施篇。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寒暑不時。則人感不正之氣而生疾。教不時。則人感邪慝之氣而興慝。風雨不節則旱乾水溢而歲饑。事不節則妨廢而為無成。蓋道無定體。隨時而在。帝王之為樂所不同者。時而已耳。天地之道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先王制作。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所以因時敷教而事為之節。是法天地之道而施之以治民也。教無不時。事無不節。則善蓄而民之事行亦無為象德矣。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辭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夫、音扶。○孔氏曰。壹獻之禮、賓主百拜。此云百拜、喩多也。愚按、禮以防亂、特舉飲酒之禮以例其餘、見因時節事之一端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食、音嗣。○綴、止也。承上文而言。象德、猶行象德。綴淫、猶防淫生亂。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音洛。○大事、謂凶喪哀樂之事。皆節之以禮。此先王之所以綴淫也。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以樂之樂音洛。○鄭氏本漢志、俗字下增一易字。音以豉反。今皆從之。聖人之所以樂、自樂其天而已。然樂而有節、而其道則人心所同。故可以善民心也。本自樂者以感人。故感人深。有以善民心。故移風易俗易。使人本自樂者以教民。乃所謂象德也。證先前樂使者無以綴其淫。不能使之象德。此謂教之序亦惟其時也。

右第九章。承上章、言先王制作、因時施教、而事爲之節、皆所以綴淫而使民象德也。○史記樂書、於皆以禮終之下。接樂也者施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止。然後復接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蓋因樂也者三字而錯簡耳。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夫、音扶。樂、音洛。○血氣心知之性、以知覺運動言。應感起物而動、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也。術、猶獨也。心之所由。即哀樂喜怒是也。形、猶見也。感之以正、而道心生。感之以欲、而人心動。乃所謂無常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志、當作急。噍、音焦。殺、色介反。○以下六條、皆言音之感人而人心應之如此。志微、急促而微細也。急微噍殺、音之哀思者。以哀思之音感人。則民亦感之而思憂矣。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嘽、昌展反。易、音異。樂、音洛。○嘽、寬綽。諧、和調。慢易、平也。繁文簡節、

多文辭而略於節奏也。此音之和樂者。以和樂之音感人。則民亦感之而康樂矣。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音憤。○猛起、起之暴也。奮末、終之厲也。廣賁、中間之憤激也。此音之暴怒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之而剛毅矣。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勁正、堅強而端正也。此音之肅敬者。以此感民、則民亦感之而肅敬矣。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而救反。好、去聲。○肉、璧之地。好、璧之孔。音之圓滿而溫潤似之。此音之慈祥豈弟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之而慈愛矣。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辟、音僻。狄、他歷反。○狄滌同。滌、逷也。成、一終也。流辟邪散、淫流而繁節。故其成甚長。滌濫、如水之滌物而淫溢無分際也。此音之淫佚者。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之而淫亂也。皆感於外。而民之心術應於中。此上章所謂感人深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道、去聲。○本、感起物而動、情也。其未動之體則性也。稽、考也。度數、如律呂長短之度、上下損益之數也。禮者、上下尊卑之節。而義則禮之實、因時之宜也。情性者樂之大本。而情失其節則失其中和之氣。以流蕩忘反矣。律呂之長短損益、節生氣自然之節奏。而人不得以私意增損於其間者。其在人。則天人之交。天命之性也。先王稽之度數。則合乎生氣之和。而情之本有由立矣。禮義著於事物。皆天理當然之所在。而人所不可須臾離者。率性之道。中節之和也。先王制之禮義。則恆乎五常之行。而性之用有其節矣。陰陽以天氣言。剛柔以地氣言。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則人之氣即天地之氣。所謂生氣也。陽過則散。陰過則密。剛過則怒。柔過則懾。其在樂則音之所以流而在人。則情之所以流。懾稽之度數。以爲之則使之律呂相濟。而陰陽無偏勝之患。旋相爲宮。而剛柔有相濟之用。此所謂合生氣之和也。和暢之氣。交於中。則不偏不倚。足以致於外者。皆五聲成文。而安其位。八音克諧。而不相奪。而適其之節。亦寓乎其中矣。中者。樂之本體也。而和氣已寓於度數。外者。聲之所著也。而禮義即寓於

發詩。此先王作樂之道之所本。而用之以感人者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奏、音族。省、悉井反。稱、去聲。比、必二反。行、下孟反。長、之丈反。見、賢遍反。觀、官換反。○立之學、所以爲教也。立之等、所以節其事也。廣播者、疏也。節奏、歌舞之節。文采、聲容之著也。夫本生氣之和以發爲聲容。既有以養人之中矣。而凡播之聲容歌舞者。又必省其節文以使皆裏乎禮義。是以使學者涵泳於斯。則有以閑其非僻之干。而成其性情之德。是所謂以繩德厚也。此以言立之學也。律、所之以法。比、聯之以序。大小之稱、稱事物之大小。而以樂象之。終始之序、序事物之始終。而以樂比之。行之於身、謂之行。措之邦家、謂之事。夫道五常之行。以和其性情。所有以中物之節矣。而凡事物之小大終始。又爲之律之比之。以使皆合乎度數。是以本所樂者而發之。則歌有以象其功。舞有以象其德。是所謂以象事行也。此以言立之等也。綱紀明而人倫之理存。象事行而人倫之事著。觀、示法也。樂觀、猶言樂教。樂觀其深矣。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之。

右第十章。承上章感人深而言民心無常。惟其所感。而聲音之感人。則尤其速者。故先王作樂。必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以繩德厚而象事行。則樂之教人亦以深也。作樂之實。今已泯無可考。周子曰。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又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妖聲艷辭之化亦然。今按此章之旨。蓋與周子之言相類。爲然則學者試由此而釋之。古樂之所以爲古樂也。可想見矣。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樂而之樂、音洛。慢易、以豉反。慝、知字。○敝、力竭也。煩、擾也。湎、沈湎之意。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謂淫樂之過、或則中容姦猾、而保僭則動人以貪欲之念也。樂主乎感。故而不反則放。放條暢之氣過、則平和之德滅。周子曰。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矣。亦此節之意也。將言樂之移風易俗。故先言此以起下文之意。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倡和之倡、去聲。○姦聲、即上文所云者。逆氣、拂乎生氣之和者。成象、被之管絃、動以干羽也。正聲、即下文所云者。聲以發於人者言。氣以律呂之動於自然者言。聲倡而氣和之。成象即聲氣之著樂即所成之象。聲氣各以類應。而萬物之理亦各以類相感。故風俗亦視乎樂之所感而移易。而君子必審以正聲順氣爲之倡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比、必二反。行、下孟反。辟、音僻。○倡和之應。各歸其分。故君子欲以樂移易天下者。必先自反而自勉焉。情易流而不反。情流則志以乖。反情所以和其志也。此敬以直內也。比、依。類、善也。比類以成其行。義以方外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比類成行之事。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反情和志之事。順正、謂正聲順氣也。身心內外皆由順正。則是以興和樂而爲移風易俗之本矣。鄭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則是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第53冊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淸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音旋、

蓋、倡、和、皆去聲。〇身心內外皆由順正。則德成於己。然後發以聲容。則皆正聲順氣。而無不莊不安狠節忘反之失矣。廢、發也。遂、達也。卽其所得於己者。重德發於聲容。則聲容皆重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卽陰陽剛柔之氣。生氣之和也。動四氣之和。所謂正聲感而順氣應者也。萬物之理。卽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五常之行也。著萬物之理。則順氣成象矣。淸明以氣象言。廣大以體段言。終始以次序言。周旋以節奏言。天地四時風雨。此皆順氣所成之象。然非作意而爲之者也。五色以配五聲。宮黃商白角靑徵赤羽黑。雜以成文。謂淸濁高下。各得其序。論語所謂皦如者也。八風以配八音。西方閶闔風。其音金。西北不周風。其音石。北方廣莫風。其音革。東北條風。其音匏。東方明庶風。其音竹。東南淸明風。其音木。南方景風。其音絲。西南涼風。其音土。合作而聲皆比於律。而無彼此不諧之失。則所謂純如者也。不曰五聲八音。而曰五色八風者。蓋以聲舞之容擬言之。百度。凡樂器之制度。舞者之綴兆。皆是也。得數而有常。合乎律呂之長短大小。而無差參不齊之失。各守其常而不易也。此三者和樂之經也。小大相成。八音有大小。五聲有高下。而彼此相濟。前後相輔。無夫大失小之病也。終始相生。聲聲如貫珠。無絕續之病。此所謂繹如者也。此明從和成淸。成濁各有條理而合以成章。所謂迭相爲經。此四句和樂之緯也。樂無不和如此。可以爲德厚而衆事行矣。故立之學校以教天下。則萬物之理無不淸明。使人耳之所接者皆正聲。而姦聲無自以惑其聰。目之所交者皆正色。而亂色無自以蔽其明。身之所體者皆順氣。而血氣和平。是以風移俗易。而天下皆寧也。本其所自得於身者以教人。此和樂之成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也以下樂字皆音洛。〇此反本言之。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以道則欲。則有和平之樂而無姦慝之惑矣。小人反是。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〇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故君子必反情和志以成己。而後廣樂成教以及人。反情和志。又比類成行之本。不言比類成行。擧內以該外也。方、義也。樂行而民鄉方。則風移俗易矣。進可以驗君子之德也。此兩節總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一章。此章承前章移風易俗而言聲氣之感。各以類應。故君子自愼其身以立建樂之本。然後本其所自得者以著之樂。則和樂之行。天下被之。風移俗易矣。然此章之旨實與上章相淡。蓋上章言制作之詳。此章言自備之本。有自備之本。而後可語制作之詳。則非分二事也。順凡樂皆感人深而移風易俗必期於德。是以各有所主言之。篇內第三章已見樂本於德之意。而修德之實則此章爲始詳。讀者宜深玩焉。〇吳本以上章及此章首節爲樂言章。而脩自凡姦聲感人以下及下四章爲樂象法章。今按此章語意甚明。結構甚密。且與教時節事章旨意正相應。何必附會正義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性莫非善。然性無可見。而德則誠中形外。故德爲性之端。而樂又以章德。是樂者德之華也。詩歌舞三者。樂之事。而志聲容三者皆本於心。心之所之曰志。而詩以言之。然後歌以永其聲。舞以動其容。樂器則和聲而飾之已耳。蓋性寓於心。而心之所感爲情。感之所發爲氣。情卽德之見。氣卽樂之所以成象者也。志聲容皆情之發。而詩歌舞皆文之著。故其情深者則其文明矣。詩歌舞皆氣之應。而樂器從之。則氣之成。故其氣盛者則其化神矣。化、神、德感人之速也。惟和順之德積於中者厚。故情深而氣盛。故樂之發於外而英華者亦文明而化神。誠中形外。而豈可以僞爲之也哉。

右第十二章。言樂必本於德而不可爲僞。所以申前章樂德之意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擧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兩樂其之樂皆音洛。音旋。拔蒲末反。見音現。好、去聲。〇心之靜也。寂然而已。無樂之可言也。及動而發於聲。則樂已有其象矣。因其象而飾之。斯樂作焉。是樂者心之動也。君子因其心之所動而樂其德音之發。於是治其飾以樂之。故象之所著。莫非其本之所形。卽前章本之性情之意也。凡作樂之始。先擊鼓以警人而戒其逸志。蓋亦以動其本也。而舞者之始。必三舉步以擬其所鄉。審愼之意也。然後再擊鼓以始之。而著其往。及將反、亂之時。則八音合作以飭治其歸。俶亂。樂之卒章。蓋古者必合樂而後終。故歌辭皆然也。凡此雖所言皆樂象治飾之事也。拔、過疾也。疾容之過也。疾速而本以德。往則不拔。著始以警戒。再以見方。著往飭歸。其不拔者可見矣。性情之動也幽微。而發以爲容則不隱。樂其象。治其飾。皆性情之所寓見也。本其心之所動而樂之。是獨樂其志耳。樂之則不厭其道矣。然心之動也。形見於樂。是樂以備舉其道也。著於樂而爲衆所觀法。則不私其欲矣。動其心而發於象。情之見也。德亦著焉而義立矣。治其飾而著其教。樂之終也。化以神焉而德尊矣。故君子聽之則益以感於善。而小人聽之亦足以改其過。樂之於人。不誠大哉。生民之道。樂爲大焉。亦古語而記者引之也。

右第十三章。言德之形見於樂而足以感人。亦以申前章樂德之意。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其之樂音洛。〇報、猶反也。樂由中出。外陽之施也。禮自外作。中陰之報也。樂其所自生者。順而遂之也。反其所自始。防其驕逸之私。以全其本始而濟之也。蓋故內之德無不章。故人之情無不報。此言禮樂之用。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靑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緣去聲。〇靑黑緣謂龜甲之周緣之所青黑也。王氏曰。此八句與上下文不相承。似是他篇之錯簡。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情之感通爲樂。情著於樂則不可變。理之節文爲禮。理制爲禮則不可易。情則相通。其心同也。故樂統同。物各有理。其分殊也。故禮辨異。以統同者養心。則情有所節而不流。是禮樂之說管乎人情也。此言禮樂之體。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起呂反。偩音負。〇窮、盡也。知、猶主也。情、實也。經、常也。偩、猶體也。凝、成也。精、道、粗、器。領、統也。本者人心寂然不動之本體。而變者感而遂通之私。是窮本知變爲樂之實。而著誠去僞爲禮之經也。偩天地之情。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也。達神明之德。樂象神。禮從天。禮居鬼而從地也。降興上下之神以祭祀言。道非器無所寓。器非道無所主。而禮樂以凝之。使不相離也。父子君臣。情得則流。分辨則離。而禮樂以節之。使無所偏也。此合禮樂之體用言也。

是故大人擧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音欣。煦吁句反。嫗於句反。區音鉤。觡音格。殰音讀。殈呼臭反。〇訢和悅意。煦以氣煦之也。嫗以形煖之也。角之無鰓者曰觡。明蘇生也。胎敗曰殰。卵敗曰殈。言禮樂之體用如此。故大人以德居位而制禮作樂。則天地之道於是昭明。

得。父正、天地之氣。絪縕化醇。而萬物資始資生。則動植飛走無不各正性命。樂之爲道。亦若是焉耳。此節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大人則天道以制禮樂。是以舉禮樂而天地爲昭。此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也。

右第十四章。前四章言聖人作樂之本。體用備矣。此又言其施之用。造爲屈伸而秩同辨異。各有定體。要之樂以由體達用。禮以閑邪存誠。則合之一理而已。禮樂體物而無不在。皆天理之本然。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爲昭。教時節事之功。於是爲著。言又合而言之。所以終樂禮綴淫之意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行。下孟反。○揚。鉞也。宗祝。宗廟之官。商祝。商周禮喪祝也。禮樂雖精粗之體。道器本無二端。而人之自得有淺深之殊。所成有德藝之異。致禮樂以治身心。則有以成其德行。術智於器數聲容之末。而道其形上之理。則不過一藝一事之成而已。德藝以得於己言。行事以施之用言。先王尚德。先行而不遺藝事。故以之治己則身脩。以之用人則器使。以之治天下則風移俗易矣。

右第十五章。前數章言禮樂之化成天下。以道言也。然道不離器。記者又恐人之得粗遺精。而謂器數聲容遂足以盡禮樂之道也。故此章又以道器分別言之。自此以下四章。又皆所以申明此章之意。上章及此章。史記誤次於皆以禮終之下。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之上。而與本則以此數章爲皆樂象法章。今按上章合言禮樂。而終以樂之道歸焉耳。其爲總上六章。收束無疑。此章分言德藝行事。則上數章初無此意。而此下四章。則皆示人以學禮樂之事。然則此章另提所以起下四章。又無疑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國名。文侯。魏君名斯。古樂淡以和。故無以悅耳。新聲妖以豔。故聽之忘倦。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音扶。相、去聲。○旅。猶齊也。和正以廣。樂容之和平端正廣大也。拊。韋爲鼓中實以糠。兩手拍之以節樂者。堂上弦歌以拊爲節之。堂下笙舞以鼓節之。會守拊鼓。言齊一而有節也。文。木鐸。武。金鐸。夾持以節舞者。舞之始作以木鐸進之。及其終而反綴。則以金鐸退之。相。即拊也。於樂之終。以相治之。使亂而不陵節也。雅亦樂器。狀如漆筩而弇口。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將竭作聲。於舞之疾。以雅節之。使疾而不失度也。古樂之和而有節如此。故樂終可以言論樂之倫理。可以因古樂而言古人之德業。以之治己則身脩。以之治人則平均天下。是古樂之征也。發猶感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夫、音扶。俯、音俯。獶、乃刀反。○俯。猶曲也。屈俯之狀。姦。律之聲。濫。謂氾濫而過成音聲之流而無節也。優。俳也。侏儒。短人。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之狀。似之雜男女群卑之辨。皆容之卑陋無禮也。此新樂淫邪而已。何倫理之可語而況於道古乎。是今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好、去聲。夫、音扶。○樂以理言。好樂則成而上。可以語。可以道古而自脩以之。好音則

成而下者。知音而不知樂。故所好在音也。古樂以章德。而音淡以和。其悅心在德。新樂無德之可言。而音妖以豔。其悅耳在音。故所好在音。則必不好古樂而好今樂也。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夫、音扶。疢、尹刃反。○四時當。不失其序也。昌。盛也。祥。如容有祥桑之祥。謂災異也。大當。言氣化均平也。民有德而後興教以因民固有之德而品節之。紀所以附綱而分目。而綱則法制之大凡也。禮達分定。政和而後興樂。則聲音皆德之所發。故謂之德音。德音之謂樂。則新樂不可謂樂可知矣。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先樂而後禮。首化生成之序也。禮定而後樂興。制作之事。盡人道天之道也。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莫、音寞。長、之丈反。王、去聲。祉、音恥。施、音異。○詩大雅皇矣之篇。子夏引以證德音之義也。俾當從詩作比。朱子曰。莫。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言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好、去聲。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匹亦反。喬、音驕。○溺者。沒而不反之意。對德音而言也。自此而溢於彼曰濫。淫。勞溢而無節也。安此而忘其他曰燕。趨數。狂暴不常也。煩者。志亂而中無主也。敖辟。矜肆而務外也。喬者。外夸而中無實也。詩以言志。志之所蔽。而音隨之。淫、溺、煩、喬。志之失其正也。好濫、燕女、趨數、敖辟。音之入於邪也。曰祭祀弗用。則非所當好可見矣。今按詩無宋風。此所云宋音。或亦師延靡靡之遺與。鄭音衛音皆淫志者。朱子曰。鄭詩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舉重而言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夫、音扶。○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祭祀弗用而引此。蓋音之敬和必本於是。志敬且和。則無淫溺煩喬之失矣。所以端文侯之本也。敬和則鬼神且聽之。而況他事何所不行哉。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好、惡、易、皆去聲。○此乃戒其溺音之不可好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而好惡可不謹哉。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孔。甚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音腔。楬、丘八反。酳、音孕。長、之丈反。○鞉。搖鼓。椌楬。即柷敔也。六者皆質樸之音。故子夏以爲德音之音。亦以矯文侯之所好而言之也。狄。翟同。酳尸。既卒食而又酌酒獻尸。所以演安其氣也。以敬和格祖。則是聽矣。以敬和臨民。則孔易矣。本敬和以發之聲容。然後爲德音之音。所以治神人和上下而教後世也。自鄭音以下至此。皆所以抑文侯之好而進之以古樂之正也。但此節上下疑猶有闕文。不可考矣。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鏗、音坑。○號。號令也。橫者。充實盛滿之意。令嚴氣壯。立武之道也。此以下又即聽音言之。以廣文侯之志意也。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磬、弘大聲。立者。心之辨之眞。則守之確而不變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磬二字上聲。○磬。堅確聲。廉。謹飭也。收斂之意。人心有所惻。則其志堅確

然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畜。敕六反。○濫。汎濫之意。劉氏曰。濫及於衆。衆必歸之。故立會聚衆。而君子聽竹聲。則以思容民畜衆之臣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讙。音歡。將。去聲。○讙。譁囂也。前言武臣。概言之也。此言將帥之臣。專以軍旅言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鏘。倉庚反。○總結上五節。夫君子之於樂。猶身及家。平均天下。非徒聽其音也。必於聽音間以爲治焉。然君子之聽音也。必有以合之。而非徒取其悅耳。今文侯好音。其亦有所合之乎。然使聽音而有合於心。則亦可以無好濫淫音之失矣。子夏言此。所以深規文侯而引之於正也。○文侯之問。與齊宣王之好樂同。然孟子之答宣王。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子夏之答文侯。則深言古樂今樂之不同。何也。曰。宣王自慚其好之不正。故孟子曲而引之。欲與之言也。文侯則問古樂新樂之不同。故子夏分別言之。誘諸之言也。然能推其所樂以與民同。則必能自克而從於德音矣。能謹其好惡以一於敬和。則能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矣。其致一也。要以樂言之。則此章之論爲正云。

右第十六章。此章論古樂新樂之異。而好音不可以言樂。淫溺不可以言音。蓋上章上下先後之意也。○此章及下章皆設問答。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之下。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坐。才臥反。夫。音扶。○賓牟。姓。賈。名。武。大武之樂也。凡舞皆先鼓以警戒。而武獨備戒已久。賈言武王伐紂。恐未得衆心。故備戒之久而後伐商。今舞之備戒已久。正所以象此也。夫武王即位十三年而後伐商。詩曰遵養時晦。則武王之待久而後動可見。所謂病不得衆者。非爲人心有未服也。但武王既蓋之心。則雖殺人心天命之未必在我。苟受有悛心。則天命人心之去商者未必不可復挽。而武王亦終守臣節矣。惟受罔有悛心。以至人心離叛於周。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然後乃行征誅之事。則其樂之備戒已久也宜哉。此賈之對爲有得於大武之意矣。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此及下四節。皆孔子問而賈答也。咏歎。歎聲之長。而淫液又咏歎之長也。賈言武王恐諸侯之後至者不逮戰事。故長歎以致其望慕之情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發揚蹈厲。手發揚而足蹈厲也。凡武舞宜發揚蹈厲之已蚤。賈言發紂之時不可失。故已蚤者欲及時而舉事也。蓋爵亦曰。時哉不可失。蓋發揚蹈厲當在再成滅商時。再成而遂揚厲。所謂已蚤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坐。跪也。致右。右膝至地。憲左。左足軒起也。賈言武舞不當坐。其坐非武樂之本然也。坐致右軒左。蓋在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時。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唯。上聲。○淫。即上文所謂淫液。商。謂商聲。蓋上疑當時歌舞武詩者。咏歎淫液。多及商聲。賈言有司失傳非武音之本然也。荒。知宮亂則荒之荒。凡歌必五聲皆備。商聲非可獨擅。此之聲淫及商。則是歌之餘韻多流入於商。故賈言苟非有司失傳。則是武王有殺之志。而非道義矣。唯。應辭。萇弘。周大夫。孔子嘗訪樂萇弘者也。然是說也。抵唯之。又是之。蓋深與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夫。音扶。上遲字去聲。女。音汝。○遲。待也。備戒既已久矣。及出而立於初綴。又久待而不進。是待之遲而又久也。總。持也。山立。不動貌。立於初綴時。持干而不動。即所謂遲之者也。所以象武王之從容而不迫也。詩云。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蓋伐商之志決於太公。故發揚蹈厲之已蚤者。太公之志也。亂。樂之將終也。周召之治。以文止武。其治成於周召也。總干二句。正答遲久之問。發揚四句。因賈前所對有未盡是者。故并言之。以正其失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

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夫。音扶。○成。樂之一終也。北出。面北而出。立於初綴也。再成。謂第二綴以象滅商也。發揚蹈厲。正在此時。三成。乃北綴。反而南面。四成。復至第二綴。以象周理南國。五成而舞者分列左右。以象周召分陝而治。坐致右憲左。正在此時。六成復於初綴。象天下之歸周而崇天子也。武王爲天子。非在治理南國之後。復綴亦非象歸鎬。蓋事是而功成治定。天下翕然惟一人之尊。舞以是畢耳。○樂之成數各有不同。若周禮於簫韶言九變。出門言六變。咸池言八變。皆其成數之異也。大咸六成。其樂章見周頌者。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餘篇則無可考。詩說則以酌般二篇爲皆大武之樂。是凡得五章。竊以五詩及此章之言協之。則周頌武篇。武功終始言之。是始而北出時所歌也。酌篇始言以養時晦。繼以神熙大介。則是承久立於綴之後而繼以發揚蹈厲。於再成滅商協矣。是酌爲大武之次章也。賚篇言大封功臣。與章下文言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云云論語亦云周有大賚。是賚也。三成而南時所歌也。般篇有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之語。與南國是疆之意頗協。疑般即大武之四章也。五成之詩獨無可考。桓言綏萬邦。婁豐年。正功成治定之語。其復綴以崇天子。倘可想見矣。有志於古樂者。或亦可以心會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也。駟。與四同。四伐以威揚四方。擊伐。蓋自初綴進二綴以象伐商也。或曰。四伐。四方擊伐。如滅國五十之事。故曰盛威於中國也。亦通。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去聲。○分。部分也。分夾而進。振鐸者夾舞者之部分而進也。事蚤濟。言功之速成。所謂會朝清明者。此申言再成滅商時事。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此言始而北出時事。待諸侯之集而後動。正所謂武王之事者。此所以遲之遲而又久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女。音汝。○上文皆因武樂而考武王之事。此下又即武王之事以證大武之樂也。反商。依武成。則下闕一政字。依舊說。反當作及。謂至於商都也。其曰未及下車而封云者。先後之辭。非必即車上封之也。薊。今屬天薊州。祝在今山東萊蕪地。武王初封紂子武庚於殷。後武庚畔誅。武王乃封微子於宋。此云投殷之後於宋。以約略言之耳。行商容而復其位。使人行訪商容而復其官也。庶人弛政。寬紂之虐政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

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華。去聲。衅。許靳反。將。去聲。韜。上聲。櫜。音高。○名之曰建櫜。句當在將帥之士之上。衅。以血塗之也。建。猶閉也。櫜。韜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左射右射之射。食亦反。說。音脫。朝。音潮。○左。左學。右。右學。貍首。古今逸詩。騶虞。召南篇名。歌此二詩以節射也。軍射尚貫革。至此而易以禮射。則不尚貫革矣。周禮。天子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與此不合。蓋此乃武王初年事。而周禮則後此周公所定。不盡同也。祀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皆躬耕。而衆人助以終畝。敬。謂敬於祭祀。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音嗣。更。當作叟。去聲。○周承播棄老之後。而特重養老之禮也。說詳文王世子篇。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音扶。○由武王之事以觀。則周之文治達於四國。而盛隆樂備矣。是可見武王非務武也。惟是諸侯雖就周室。以不得已而爲征誅之事。及夫會朝清明之後。則汲汲於偃武脩文而不復用兵矣。征誅非武王之得已。則其遲之遲而又久也。不亦宜哉。自牧野以下。皆申明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二句以正答遲久之問也。

右第十七章。引孔子之論武樂。正所謂可以語可以道古者。亦前章上下先後之意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丹鉛錄氏曰。斯須。一瞬一合之頃也。此句一章之綱。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易音異。樂則樂之樂音洛。○致、推致也。審節之而窮其理。非徒習樂容揖遜之末已也。心統性情。樂以養人之性情。故致樂所以治心也。易、平易也。直、不偏也。子諒、慈良同。謂慈祥愷惻也。油然生、自然而生也。樂則心與理融。安則身與道一。所謂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者也。久、久而不息也。天者、其於身而中和之德備也。神者、靈於事而時措之妙行也。不言而人信之。感於其德也。不怒而人畏之。服於其神也。致樂治心之效如此。詳言致樂所以治心。而非徒擊奏之末已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致禮所以治躬。莊者外之貌。敬則中之一。嚴、莊整也。威、可畏也。致禮治躬之效如此。然禮養其中而未嘗不達於外。雖飾其外亦即以養其中。其致一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音洛。易音異。○和樂、即易直子諒也。鄙詐易慢、非心之本然。惟心之本體稍有間斷。則鄙詐易慢之心忽然而入。是皆自外入者。此所謂人心者形氣之私也。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身者如此。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易音異。○樂者性情之本然。故動於內而主和。禮者物理之當然。故動於外而主順。致樂治心則內和。致禮治躬則外順。內和見於顏色。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外順則民不敢易慢矣。易直子諒之氣。睟然見面。所謂德煇也。承聽者從其德也。動容周旋中禮。理發諸外也。承順者順其行也。德成於君子之身。而觀感之效如此。然則治天下之道。又安有外於禮樂哉。

右第十八章。言君子致禮樂以自治。其工夫效驗如此。即前章德成而上。行成而先。以有關於天下之道也。篇內之言禮樂凡三本於君子之身。此章論說最為切實。然則古樂雖不可復聞。而致樂治心之方。其亦可深思而自得也與。○首章言樂以和聲。禮以道志。而此章言樂以治心。禮以治躬。言和則可以養心。而禮以節躬。斯志有定守也。禮樂本非有內外之殊。故下章又合而言之。○此章及下二章。舊本以為樂化篇。而史記以次於樂為大焉之下。魏文侯章之前。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則樂之樂音洛。○承上章而言。禮制外以養中。其事收斂撿束。故減。樂由中而達外。其情發揚蹈厲。故盈。禮樂之偏。皆有弊也。禮主於減。其弊至於銷。然必本不以進者以進行之。進則禮行出於自然而可樂。是以進為文也。樂主於盈。其情和矣。然氣自優游乎中者。以反抑之。反則情皆不失其節而可法。是以反為文也。禮減而不進。則節文散。以強人而情意銷索。樂盈而不反。則聲色放。以導欲而禮度縱弛。故禮非一於減也。禮本於自然之理。有以濟其減者矣。樂非一於盈也。樂由內出。有以反其盈者矣。禮有報。樂有反。存乎人之自得焉。由進行者而得其自然之樂。則於禮無勉強之勞。而有循理之樂。有反則者而合乎當然之則。則其樂皆天理之安。而無人欲之流。蓋禮之報即樂。樂之反即禮。分之則有二體。本則一源。發陰陽之一氣。故曰其義一也。夫禮樂皆本於天理。初非有過不及之偏。而或放或銷。則禮樂者之病。非禮樂之病也。然則先王之作樂。蓋所以禁欲。而制禮。所以強人。蓋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右第十九章。上章言致樂治心。致禮治躬。蓋禮樂有內外之殊矣。然以禮治躬。要必其以和樂之意行之。致樂治心。要必其以檢束之意持之。及夫禮得其報。則義理悅心。樂得其反。則自然和順於道德。是內外本非二致也。

篇中第三章。始言禮樂皆得謂之有德。以後遂禮樂竝言。至第七章而一合。言禮樂之本於天。無二道也。第九章又以禮樂竝言。至第十四章而一合。言聖人之制作無二理也。十五章復禮樂竝言。至此章而又合之。言君子之以禮樂自脩。無二致也。有報有反。則禮樂皆得矣。學者知禮樂之為二。而又知禮樂之未始有二。則其於禮樂也亦庶幾矣。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夫、音扶。樂也樂之樂音洛。○性術、性情心術也。變、動也。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耐音能。無樂樂不足樂之樂皆音洛。道音導。瘠去聲。肉如字。又反。奏音族。○不為道。言無以引之於正也。樂而不反則亂矣。聲和而有節。故不流。文、雅頌之文。論、謂其義也。不息、不窮也。繁、繁聲。瘠、簡節也。廉、稜嶠。肉、肉好也。方、道也。皆先王因人情而作樂。所以感人於善而不使之流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長上聲。比必二反。奏音族。○宗廟朝廷。族黨鄉里。閨門之中。先王立樂以道和。有以感人之善心而消其放心邪氣。故用之宗廟鄉里閨門。其效如此。審一以定和。審其風雅頌之體。審其音之清濁高下。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比之琴瑟干羽以飾其音節也。審一定和。則和而有節。比物飾節。則節而得其和。二者合而樂成。是以聲足樂而不淫。文足論而不息。而曲直繁瘠方圓節奏足以感人之善心。而聽之者無不和也。上言先王立樂之方。旨作樂之用也。此言先王立樂之方。旨定樂之體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行列之行音杭。○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故樂之聲容足以廣志意。莊容貌。正行列。齊進退。此所以道人於正。而可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天地之命。言天所賦於民者。中者未發之性。和者中節之情。中和之紀。言性情之綱紀也。不能免。猶言不可離。有樂以道之則和。無樂以道之則流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夫音扶。鈇音斧。○儕、類也。所以飾喜怒。言樂之所以樂。喜足以和天下。怒足以威天下。所謂得其儕也。言樂而禮可該。言禮樂而政刑可該矣。

右第二十章。此章又言人情不能無樂。而樂無以道之則不能不亂。故先王作樂以和之。所以終首章感之之意也。感動人之善心者。樂教之用也。審一定和。比物飾節者。作樂之體也。曰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即所謂天地之序。天地之和也。曰先王之所以飾喜。則又本君子之身言之。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畏之。則又綜禮樂政刑而言。其意以為首章末節之意也。按此章之旨。平易而賅括。實以總結全篇。而正與首章相為首尾。諸家章句而斷殺。乃與上兩章聯合為一章。疑為樂化篇。且錯亂不精甚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

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積貫同。好去聲。斷、丁亂反。夫、音扶。○師乙、樂師名乙。詩歌以理性情。故因其性情之所近與其所偏。而聲歌各有所宜。執鞀抱也。寬靜柔正者。或失則疏。頌深遠而擴柔。所以輔其正。靜而清其寬柔也。廣大疏達而靜信者。或失則餘。大雅和正而篤敬。所以輔其靜信而濟其廣大疏達也。恭儉而好禮者。或失則拘。小雅恭和而寬厚。所以輔其好禮而濟其拘束也。正直而靜廉而謙者。或失則狹。風婉正而溫厚。所以輔其靜廉而濟其狹直也。肆亦簡略之意。肆直而慈愛者。失則宣暢。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失則徑行。故宜歌齊。舜命夔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意與此同。直、直之也。正己之情也。陳德。敷陳其德也。蓋言足以養己之性情而輔翼人倫也。天地之氣。即吾之氣。天地之心。即吾之心。故中和之氣。動於己。而天地應之。自然之效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識音志。又如字。斷、丁亂反。○此申上文宜歌商歌齊之意。孔氏曰。宋、商之後。此商人。謂宋人。保、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隊、音墜。中、去聲。說、音悅。○抗、以漸而高也。如隊、以漸而平也。曲、歌之轉換處也。如折、便易而不滯也。倨、直也。如槀木、謂然之意。鉤、方曲。句、圓曲也。纍纍、聲相屬。前後之端也。纍纍如貫珠、相續不絕也。說之、志物而動也。因上文而言歌之法。亦隆殺平中之一端。而平氣盡性情之一事也。說之故言之。故聲歌各有所宜。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性情興之化矣。歌者所以直己而陳德也。

子贛問樂。此古人屈於策後以識別篇章者。今直以爲問文可也。

右第二十一章。篇中統言樂。而此章專言聲。詩。蓋因上章論雅頌之聲以道之之言。而引此也。其實聲詩即樂之體。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之所以爲樂也。故此章專言詩歌之宜。亦以補篇中之所未詳。而其言應平實矣。今之樂經亡。而詩則尚存。好古者苟有直己陳德之志。則由此章而進求之。詩而諷味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以平性而化氣質。其去樂也無不遠矣。

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思去聲。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講。蓋失其本矣。有理而後有器數。理本而器數末也。然理義須即器數而言。則器數又義理之本。猶小學爲大學之基也。禮樂器數之亡。朱子不勝三歎。而今人動輒高談樂理。乃輕蔑器數。爲不足考。嗚呼。此禮樂之所以終亡也夫。

樂記或問

或問樂記一篇之旨。曰。樂記大旨不外慎所感三字之意。蓋人心體用不外感寂二端。方其寂也。一理涵於太虛。無善惡邪正之可言。及物之所感。順逆互投。而心之感於物也。亦因以百慮殊途而不可勝紀。感應之交。有相得不相得。而七情以分。應物之情有理義形氣之分。而邪正是非異矣。然感寂非二端。體用不相離。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則所以養其中。則感之不可不慎也。人性不能無動於感。此由中應外之理也。慎所感以養於正焉。則制外養中之道也。曰。慎所感之必於樂何也。曰。人心之用也。不外視聽言動矣。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咏歌也。身之舞蹈也。皆天性也。然天理之心。微而難見。而聲色之感。動則易流。得其天理之正。則視色聽聲。咏歌舞蹈。何莫非天理之存。一動於形氣之私。而不知自反焉。則聲色之流。乃或至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情之發於聲色者。既有邪正之殊。而聲色之感人也。又相與屈伸往來於無窮。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以正感人。而人皆化於正也。妖淫以導欲。慈怨以增悲。以邪感人。而人亦皆化於邪矣。先王知聲色之迭感爲無窮也。於是定爲淡和中正之聲容。以養人之耳目而感其心。使咏歌舞蹈之。以興之俱化。而妖淫慈怨之音。則放之使不得接焉。是先王慎感之道也。曰。然則益中又以禮立言何也。曰。禮樂政刑。其致一也。樂之節即禮。禮之和即樂。禮不和。不可爲禮。樂不節。不可謂樂。篇中所以每合言之也。然則其分何也。曰。以其和言之。謂之樂。以其節言之。謂之禮。如子產其爲子。父盡其爲父。此禮之節也。子子、則孝其父矣。父父、則慈其子矣。是樂之和也。曰。父慈子孝。何當於聲色歌舞也。曰。人非貌言視聽。何所爲物。我之交。聲色歌舞之外。又何所爲慈孝哉。故下氣柔聲。所以樂親之耳也。愉色婉容。所以樂親之目也。動於己之心志貌言。感乎親之耳目心思。樂之所爲統同也。何莫在是。曰。若是。則自盡其別異。乃有以統同。禮先而樂後矣。而篇中又每言樂從天。禮從地。樂著始。禮居成。何也。曰。先樂後禮。天之道也。先禮後樂。人之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矣。父子兄弟。一本而分。是以其情之參也。要惟各盡其分焉。而後情有以相洽。則人道之嘗然也。自同而異。謂之性。自異而同。謂之教。和則序矣。序則和矣。曰。然則禮樂皆性情之德耳。而作樂必本於律呂何也。曰。是天地之太和之所自然而著也。氣化之於物也。雖然流形。而物物之相值也。要必有相得而合者存。律呂之於聲也。亦必有容而順序。其或憤疾慈怨。淫泆流蕩。則其於律也。亦必陵節之爲聲。和順而中正。則其應乎律也。亦必容而順序。其或憤疾慈怨。淫泆流蕩。則其於律也。亦必陵節而無序。且蓋乎本宮而濫及他律矣。是以聲之合律也。此人之聲與天地之氣自然而相應者。無待於強也。先王審律以定和。則定爲淡和中正之音。以和民聲。以養於正。而使之毋即於淫也。曰。聲則然矣。而色之於律也何居。曰。亦莫非此理也。五色分布於四時。律呂還應十二月。其錯綜雖不同。而相得有合之理則一致也。○問。樂經二十三篇。今存此十一篇。其餘十二篇者。先儒汰之與。抑即於遺亡與。曰。漢晉六朝之間。古聲之復遺失者甚多。不獨樂經也。而樂經則尤其易至於遺失。今觀樂經所遺篇名。曰奏樂者。是蓋古琴瑟笙磬節奏之譜也。曰樂器。則琴瑟鐘磬凡器之制度也。曰樂作。則教人作樂之法也。曰說律。則

十二律相生相用之法。規彈長短之節也。曰招本、招頌。蓋韶樂之道。（韶、招、古字通用。）是其篇蓋多有諸無文。如魯鼓薛鼓之類。即其有文字處。亦瑣碎不可讀。故儒者不能傳。樂教已亡。不惟秦火之咎矣。其意始、樂穆、樂道、樂義諸篇。則未敢懸揣其義。季札篇蓋即左傳所載觀樂之語。竇公篇亦無可考。要之有遺忘。非簡汰也。皆曰成周制作。樂備六代。自有全書。漢初制氏、劉氏、及河間所得。已不過千伯之什一。今又非其什一而忘之。亦可惜矣。然遺書不多。則二十三篇之目。始漢儒分章名題。且有失本意者。未必所遺之舊也。孔氏謂此取十一篇合為一篇。吳氏又謂此只刪取要略。而非十一篇全文。此固無從的考。但司馬遷作樂書。彼在武帝時。采取已不過如此。今玩本篇。則前後一氣。中間有分有合。有提有束。有伏有應。脈絡通貫。義理淵微。乃不此之求。而必為斷截區分。前後錯置。自某至某為某篇。（謂自首章至王道備矣為樂本篇一。自樂者為同至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為樂論篇二。自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為樂禮篇三。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為樂施篇四。自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為樂言篇五。自[illegible]有制於天下也為樂象法篇六。魏文侯篇八。賓牟賈篇九。自樂者動於內至可以觀盛矣為樂化篇十。師乙篇十一。或分人生而靜以下為樂情篇七。正義則樂本第一。樂論第二。樂施第三。樂言第四。樂禮第五。樂情第六。樂化第七。樂象法第八。賓牟賈第九。師乙第十。魏文侯第十一。史記序次又與此不同。）及按其所命篇名。則又有未甚親切者。不亦泥古之過乎。蓋劉向所得之二十三篇。誠未知與此合否。而此記則自成一篇。無勞附會。就本記玩之。意味已無窮。所恨器數之亡。不必憾此篇之少也。故正義所分及章處所定。皆不取云。

○問。此篇言立之節次。可得而詳言之與。曰。首章言樂之本由人心之感於物。而先王作樂則所以慎所

感而同民心。所以繼起一篇之意。次章言上之所感者有乖和。而民之所應有安樂怨怒哀思之異。故審樂可以知政。而人君不可不慎所感也。第三章言惟君子能審音知樂。故反躬自脩。以立禮樂之本。然後制為淡和之樂以感人。即首章同民心出治道之意也。第四章復言性情之德。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惟所感之不慎。則其流將至於窮人欲滅天理。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則好惡平而人道正。此又即首章之旨而詳言之也。第五章則承第四章而言。先王制作成功所合。與天地一。第六章又承第四章而言。先王制作效法所本。原於天地。第七章又承五章六章之意而深贊之。見禮樂非有兩事。以通結上六章之意。自首章至此為一段。皆言禮樂之本原。所以明先王制作之由也。第八章言聖王作樂。本其所自樂者而廣之天下。因舉六代之樂。以見樂之所著。即德之所存。蓋亦即首章慎感之意。而將以本之君身言之。又以起下六章也。第九章言先王以禮樂為教。所以法天出治。而使民象德。第十章承上章而言。先王稽度數。制禮義。以盡制作之詳。所以感人深。十一章承前章而言。先王反情和志。比類成行。以立制作之本。所以移風易俗。十二章言樂必本於德。不可為偽。十三章言德之形見於樂。足以化民。十四章又合禮樂之體用。而推言其化成之功。贊助天地。以通結上六章之意。自第八章至此為一段。皆言禮樂法度之詳。本身之德。所以詳先王制作之實也。十五章言禮樂有本末精粗之體。而其成於人也。有德藝行事之殊。蓋將以舉者之事言之。又以起下四章之意也。十六章子夏論古樂。十七章孔子論大武。皆并於器數聲容之中。而自得於器數聲容之表。所以為賢聖之於樂。而非瞽子有司宗祝[illegible]隸所能與者。十八章言君

子致禮樂以治身心。則德行之所以成。而由本身加民。又盛治之所從出也。十九章又合禮樂之體用而言其本原之一致。以通結上四章之意。自十五章至此為一段。皆言禮樂有本末精粗。而君子致身皆得其形上之理。所以詳言學者節禮和樂之功也。第二十章復言樂本乎人情。以申先王作樂之旨。二十一章又引子貢問樂以申學者成德之事。是此篇之大凡也。

問首章之說。曰。此章言樂之本由人心之感於物。物之所感有順逆。而情之應物以成聲者亦以殊途。是以見所感之不可不慎矣。故先王制為禮樂政刑。皆慎其所以感民之道也。曰。聲相應。故生變。倚註謂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非與。曰。聲至成方時始有清濁高下。辭意相應。未便見其變也。且應字正從感字來。則可知是言聲與物相應。非聲之辭意相應矣。聲相應。故生變。便是次節之道。次節乃承此二語而詳言之。以起慎感之意。舊說失之。曰。哀樂喜怒愛敬之情。何得何失。曰。六者各有得失。此只以見情因物感。聲以情變。以見感之當慎耳。不以六情分得失也。問。樂以和其聲。劉氏謂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是以樂來和民之聲否。曰。劉拔孫亦未見得明白。樂是情之不可變者。禮是理之不可易者。是將那禮來感人。使人志有定向。將那樂來感人。使人聲無乖戾。如此說方見是慎所感。

問次章之說。曰。此章言聲音之道與政通。正以見感之不可不慎也。曰。政統禮樂政刑言。夫聲成文而為音。音被管弦而為樂。是音樂固下所以應也。而又為上之所以感乎。曰。人以感物而有聲。而聲又足以感人。屈伸往來。非一端可泥也。是故喜者笑。而聞笑者皆欲笑。哀者哭。而聞哭者皆欲哭。上之感下非一端。而樂為易。下之應感非一事。而音為著。禮樂政刑。皆感之具。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下之課上行私。實上之新聲。蓋治必有為之倡者也。聲音之道與政通。又欲為上者察於音以修政。如下章所云。非只云政失而音慢已也。曰。五聲之序。相生之法。與五行不合。何也。曰。五聲是倒數。（五行之序。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五聲之序。卻是五四三二一也。）其皆以宮定。則猶五行之皆以土成也。曰。律以定聲。律定則聲定矣。乃與政通。而有怙懘陵慢者。其即律之亂與。抑律雖有定。而不足以正音與。曰。律之於聲。有定而難定者也。聲之應律者。其常然。琴弦大小有定絲。琴徽遠近有定度。而緊慢異調。陰晴又變。笙簧重輕。亦有定律。而調時又須點過。是聲有不應律時也。簫管之孔有定。而吹之徐疾輕重失宜。則音又變。以人氣未和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意未平也。周景王鑄無射。伶州鳩知其心疾。師曠吹南風。知楚之不競。隋文帝新樂成。老樂工投器於地。此中感召於微。有非律所能定者。淺陋者不識也。曰。怙懘與慢。亦有不同否。曰。怙懘者。阻礙之意。聲律大[illegible]和。卻偶一二聲不合。便怙懘若亂。則此聲全不肯應律。如琴七弦有一弦全然不調。亦然不止是不調。有音甚好聽。而實不合律者。此更不易知。慢則五聲皆亂矣。曰。五聲皆亂。便不成聲矣。然則鄭衛之音全不合律乎。曰。不如此說。樂貴淡和。八風從律。其聲便自淡和。不和固不是正樂。不淡亦不是正樂。周禮禁其淫過凶慢。曰慢者。舉甚而言。不是不好聽。卻是忒好聽。忒好聽而無分際。亦是不成聲。比如元人北曲並用七律。卻難勾用上。（勾、變徵。是本宮所生。以上為變徵。則非本宮矣。）已自越限。南曲則黜乙用上。又無和繆。（教坊譜合、宮。四、商。乙、角。勾、變徵。尺、徵。工、羽。凡、和。[illegible]、變徵。和繆宮也。又於）

近寫姬一聲曰上上亦變徵也又六清宮五清商共有十字曲調乙用上則止用合四上尺工五字也豈不徵角皆亂用上亂徵去乙無角況其遞成離濫淫液流蕩煩聲遂節之間正非遂字定律所能限則此宮而姦於彼宮此律而濫於他律者多矣至轉宮換調之間商徵之大於宮徵羽之大於宮商者又習以爲常而不知怪此不知用半律變律半律之故知前篇之變七調皆然非不悅耳也而所謂慢者正卽在此難爲不知樂者道也曰鄭衛之音以詩淫故聲淫與抑音之淫慢其不盡由詩與衛有桑中無桑間濮上又無其詩則小序之引此安知非附會與東萊詩記以桑中爲刺淫朱子駁之詩記其果非與曰詩之興聲是一是二人之情有偏著時雖歌雅頌聲亦怗懘此如有情甚悲而強謂人歡笑只益増悲則音之陵亂固不盡關乎詩然此一時之偶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本末一致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亦未有詩淫而聲不淫者人大成殿必不爲淫褻態演西廂劇自然作莊重聲鄭衛之慢正以其詩淫之故所謂樂者情之不可變者也閒宵以桑中詩謂之琴其聲柔膩嫵媚恰如俗唱玉何郎銀紐絲之類乃知審一定和詩志於聲有不容掩者今之全不知音者既惘然於聲詩之辨而或且分聲詩而二之謂鄭聲之淫不在詩以毀詆朱子則妄作聰明而無忌憚也

問第三章之說曰此章言樂通於政而惟君子能知之故君子審樂知政而以禮飭身以立出治之本禮樂之本既得於己則以其得於己者而制爲禮樂以感民所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正首章愼所感之意也曰知樂則幾於禮解者多云能知樂則庶幾於禮此於文意似順惟應氏以幾訓察謂爲辨析精微之意然其意亦祇謂能知樂則能察於禮也子之說卻又倒一解云能知樂而通於政者必其能察於禮而體於身者也其必變於舊說何也曰樂本難於知禮非深於禮者必不能知樂謂能知樂乃庶幾於禮是不察樂之精與矣故武林之說得之然徒曰知樂則察於禮猶未知禮樂之先後難易者也玩記一矣字可見幾禮自據已能者說蓋樂中所通倫理便是禮禮爲天秩人須是於天理上逐件看得分明仔細然後聲人心通而得樂之所以和與所以慢之故若於倫理上先察之未審則如何可通之於樂而審樂以知政哉曰如此則亦曰察於禮可矣必曰體之何也曰非體之身則無以實知其理未可以云幾也曰既體倫理於身矣則君臣民事物皆得其道而樂自無怗懘矣又何庸審樂知政也曰惟其能時時省察乃是其能體之於身處若自以爲皆得其道則是不能體之於身矣試看舜何如人舜時之治何如治然必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汝聽則此章所云自可識矣曰知樂幾禮使是禮樂皆得否曰知樂幾禮以知言皆得以能言能得便是無不序無不和此制作以同民之本也

問第四章之說曰此章言人之性情感物而動物感無窮而欲動情勝不爲之節則必至於大亂是感之不可不愼也故先王制禮樂以人爲之節禮樂刑政四達盡善不悖先王之愼所感也貴賤等上下和賢否別而政均則愼感之效至於無怨不爭則樂達禮行之郅功也曰四達不悖劉氏言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違悖子之說則云以四者達於天下而皆盡善無所違悖不悖二字不當屬之民乎曰然此節祇言王道備是祇就王者制作上說未說到民之從之也曰言禮樂之效卻從爲同爲異說起何也曰原禮

樂之盡善不悖處以將言其效故先言所是以致效之理也不然則貴賤等上下和之所以然處不見矣曰仁義二句陳氏以仁義爲禮樂之軸其未是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無更出於此者奈何反以仁義爲禮樂之輔此不知仁義禮樂者也樂以合情使是仁以愛之禮以飾貌使是義以正之卽政刑亦都是愛之正之之事如此二字緊連仁義二句作現成說收上文樂文、禮義、好惡、刑辟上截事也民治行卽以收上文貴賤等上下和賢否別政均下截效也雲莊於本節語脈亦且未審曰末節又從中出外作說起何也曰上節爲同爲異合情飾貌尙是就制作言此言中出外作必易必簡則據自然道理言無待制作之迹矣以將言其效之臻其至故先言其理與天地同也曰劉氏以情意安舒爲靜威儀交錯爲文子以和而節爲靜嚴而泰爲文何也曰樂而曰文自易說樂而曰靜便難說是當會其意矣樂者情之動於外者也馳於外便不靜了惟其由中出則靜亦靜動亦靜和而有節故說是靜靜便是坦易處若動而失其中之本然使險陂去矣禮本是靜物事文非威儀交錯之謂乃順理成章之謂若說到依文上去則下文簡字直接不上蓋禮而煩瑣拘急便不文了惟其順物之理而作則從容不迫故說是文文便是簡能處也易簡二字實就禮樂說不必言如乾之易如坤之簡劉氏雖未嘗說錯卻少發明大抵此節將禮樂都說到至處曰合父子之親一段劉氏依本文說謂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子獨取應氏說何也曰解經須以辭意順適爲得應氏說自是坦易若如劉氏則委曲費辭且此節皆言禮樂之效之至不必又專以行禮歸本天子樂自有樂之實亦難說樂之達於天下乃天子行禮之效

問第五章之說曰此章承上章易簡而言成功之所合也同和易也同節簡也百物不失和之至也祀天祀地節之效也祀天祭地乃天地位之意言祀天祭地以叶韻耳非謂以此禮單去祭天地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二句總收上四句如此二字卽連明幽二句作現成說言幽明之符合一理如此則四海合敬同愛矣合敬同愛卽上章四海之內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天子也同愛卽上章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也殊事異文二句又以禮樂之事理言以起下文也敬愛之情同故明王相沿而殊事異文則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物之所爲並育並行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之所以不害不悖也禮樂亦此理而已然非聖人不能與也何章末以明聖述作言何也曰明述只帶言殊非章意所重陳氏多作微對卻沒要緊

問第六章之說曰此章承前章同異而言效法之所本也觀天地之和則有爲同之理觀天地之序則有爲異之理百物一本而化斯有相親之仁羣物萬殊之別斯有相敬之義故聖人因天以作樂法地以制禮也過制二句卽前章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之意不明於天地之序和故有過制過作之失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情、官、樂之所以合情質、制、禮之所以飾貌若夫以下推之以與民同則所以等貴賤和上下也蓋序和之道百世無敝而窮變通久與時偕行若徒沿襲成迹以爲禮樂則未偏之失必至於樂過而淫禮粗而偏矣故非大聖之明於天地不能敎樂而無淫禮備而不偏也曰過作過制劉氏意屬造化言曰有制作字便是有人事言矣劉氏云如陰過則息陽過則亢若他如字亦是就人事言但少發明

耳。曰。論倫無思。劉氏云。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辭足論而音有倫。故至和而無思害。子之說似泛。曰。只就訓詁言。則劉說似勝。卻不知拘在聲律上言樂。便失此章之旨。大概情、質、官、制、只就禮樂本然道理言。未涉詩律上事。上節言天地本然序和。此言人心本然之序和也。故論倫只是言行。至若禮樂之施於金石以下四句。方是說先王之制作而用之民。則此所以與民同。此字正指情質官制言。謂推此以與民共由。正所謂節民心、和民聲、合情、飾貌、等貴賤、和上下之事也。先王以禮樂感民。正要人皆論倫無思。中正無邪。情質官制。又卽在金石聲音祭祀之內。而方氏劉氏卻謂情質官制其義難知。聲音祭祀其數可陳。故衆人所共知。則大失此章之旨矣。且情質人所同有之德。官制亦人所共有之情。非知他處說禮樂到深微奧妙爲衆所不能知者。記言所與民同。分明說與民共由。非言民所同知也。若情質官制竟爲民所不能知。則先生亦烏用是聲音祭祀虛文而謂爲禮樂之教哉。曰。干戚之舞四句。陳氏云。干戚、武舞。不如韶舞之盡善盡美。故非備樂。熟烹而祀。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爲得禮意。故云非達禮。此亦似重本之意。曰。如陳說。則全是偏枯之論。記明言禮樂不相沿襲。又奈何獨美血腥而薄熟烹。舜舞羽干於兩階。韶舞何嘗不用干戚。蓋此節記意。與禮器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及郊特牲不可同於所安樂之意。都大不相似。記意以王者制作。效法天地之序和。其所推以教民者。在於情質官制。而非徒干戚熟烹之末耳。熟烹非達禮。血腥又何嘗爲達禮哉。惟禮樂有其情質官制。而非徒干戚熟烹之末。故禮樂之文。帝王不相沿襲。尚徒以干戚之舞爲樂。則逐外所流。必至於變。以熟烹而祀爲禮。則粗迹所循。必至於偏。而皆忘其情質官制矣。敎樂而無憂。仍是論倫無思。禮備而不偏。仍是中正無邪。此旨雲莊全未夢見。曰。子謂上章及此章皆承第四章之說而申言之。意思固甚好。但上章禮樂之情同以下。此章干戚之舞以下。似覺又生枝節。曰。事與時並。正是成功之與天地合。敎樂備禮。推以教民。正見效法所本之精微。但舊註往往不得其意耳。

問第七章之說。曰。此章言天地之序和。卽本然之禮樂。而聖人之制作一天地之序和。是效法天地者。卽還而贊助天地。所以總結上六章之意也。自節首至義近於禮。言效法所本。自樂者敎和至天地官矣。言成功之合。天尊地卑節。中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地氣上齊節。中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皆言效法所本也。化不時節。合上二節而結之。見禮樂之相須一致也。末節卽復言成功之合與天地一。是先王之所以化成天下也。曰。天高地下二節。陳註言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自然之樂情。意皆屬天地言。劉氏言。聖人法之則禮制行。法之而樂興。是以禮行樂興屬聖人言。二說意稍不同。子註似用陳意。然以變近於禮以上爲效法所本。樂者敎和以下爲成功所合。則仍用劉意。何也。曰。正以義近於禮以上爲效法所本。樂者敎和以下爲成功所合。故禮制行樂興。當且就自然說。未及聖人之法之也。觀下二節記意。可見。但近樂近禮二近字。劉陳俱未得其解。曰。天尊地卑節。陳註俱言聖人制禮。取法於尊卑云。是實就聖人效法言。章句獨且懸空說理。何也。曰。此只當知塵氏說。觀結句云。禮者天地之別。只就現成說。可見。且此節闕入聖人制禮事。下節卻闕不入聖人作樂事。卽如本節首六句。可云聖人定君臣。取法於天地。位貴賤取法於尊卑。至性命不同句。則必不可云同性命取法於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況在天成象二句。其下直接天地之別。是原未嘗以取法言。陳氏強塡入衣冠旂裘等語。不已淺狹而徒添註脚乎。化不時節。亦倘是據自然道理言。故曰天地之情。乃遂以制作得失言。亦未是也。曰。未節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應氏意就天地之昭著言。子則云天地之不息不動。聖人以禮樂著之。是禮樂亦天地而已。此意自精妙。然則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亦是將禮樂合到天地說。曰。然。

問第八章之說。曰。此節觀舞知德一句。是一章主意。提起德字。爲下六章發端。而所謂德者。卽前第三章所言禮樂皆得之德是也。舜歌南風。自樂其德也。作樂以賞諸侯。廣德教於天下也。又竝列六代之樂而釋之。以見其皆德之所著也。自此章以下。下章曰。行象德。第十章。以纏德厚。十一章。自至德之光。十二章。德者性之端。十三章。樂終而德尊。十四章。達神明之德。章章照顧德字。則此章之旨亦可見矣。曰。奏之制樂。豈專爲賞諸侯。王氏之譏無當。與曰。禮記一書。雖不盡醇。然要須虛心靜氣讀之。縱稍有說得不周密處。亦須先靜察其意旨所在。若確有所偏。而且於事理有害者。是乃不得不辨。不可先橫已見爲貶毀也。石樂於此書多所辯駁。正論頗多。然未免有心少之。則自不無過當處。況此篇尤其醇深。未容輕駁也。

問第九章之說。曰。此章言先王法天出治。因時施教。而事爲之節。要必本身加民。然後爲盡善。所以承上章而起下二章之意也。首節至事不節則無功。以天道之必時必節引起王者之教事亦必以時以節也。先王之爲樂三句。言樂教所以象德。象豕爲酒一節。言禮所以綴淫。故酒食者三句。總禮樂而言其旨。先王有大事。至皆以禮終。申言禮以綴淫之用。樂也者至終。申言以樂象德之事。陳本、吳本、分章分節都未是。遂至失其旨意。血脈不貫矣。章內雖敎時事節奴提。然敎時章因上章六代之樂各殊。其時而言。本章卻是節事意多。綴淫而使之象德。皆以節事爲敎也。曰。樂似難說節事。曰。須道和而節。觀下二章。樂之節事自見。

問第十章之說。曰。此章承上章而言感人深。先王作樂之事之詳也。民心無常。隨感而應。故音之所感有異。而民之應之者心術頗殊。樂之感人心者如此。故先王作樂。必本之以性情之正。又合之和氣常行。而後發爲聲容。以用之而感民。則民皆可以感於正而不流於邪。是先王之樂教也。所謂善則行象德者。如此。曰。劉氏、吳氏、俱謂此章申言篇首音之生本於人心之感於物一條之義。今如子說。則與篇首樂本之意大不相似。此何以辨之乎。曰。不難辨也。篇首言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原音樂之所由生。則心以感於物而聲發。故歷言心之所感者如此。則聲之所發者如此。心爲本而聲爲應也。此章承樂之感人深而言。民有血氣心知之性。無哀樂喜怒之常。是言心術無常。惟感是應。則惟音之所感。而心術隨之以變。故歷言所感之音如此。則心術之變如此。音爲感而心爲應也。其上下文意反復之間。亦詳味而可見矣。況首章言聲。而此章言音。音則聲之已成文者矣。首章言哀樂喜怒愛敬。此章言思慮康樂剛毅肅敬慈愛淫亂。參差不盡合也。劉氏強爲分應。而以淫亂爲喜心之感。豈人情之喜獨在淫亂。此尤其不可通者也。首章感字說得廣。而應專以聲言。故其末節慎感兼及禮樂政刑。而於樂則曰和

其聲。此章感字專以音言。而應則曰心術。故末節專言作樂之事。而曰以繩德厚以象事行。舊註不察語脈所在。只略見文意相似。便一例混過。失之遠矣。曰。然則章末二節之說。請詳言之可乎。曰。末二節言作樂之事。今人恐難曉。然理自平易。所謂本之性情者。指大本之性、中節之情言。乃樂之本原出於天處。仍指血氣心知而已者。非也。本之性情。是作樂大主腦。度數、指律呂言。禮義、則樂中所寓。自非一端。如君臣民事物之倫則寓於聲。雅頌之文足論不息則寓於詩。是皆制之禮義。律呂之度數。便是合生氣之和。制之禮義。便是道五常之行。陰陽剛柔四句。卻專以合生氣之和言。四氣無不和於中。則發之自中節於外。至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則禮義之制亦無不合矣。舊說都看不融洽。至以陽陰二句屬生氣之和。以剛柔二句屬五常之行。尤無意義。曰。如此說。則生氣之和合。而五常之行已無庸道而自道矣。又何必曰制之禮義乎。曰。不然。此須看使之二字。如律呂得乎生氣之和。人同此生氣之合。要須是稽以合之。否則亦有不和者矣。禮義即五常之行。音律即寓五常之理。要須是制以道之。否則亦有不由者矣。理氣非兩端。氣非理不和。理非氣不行。合和所以道行。而道行所以故和。交相爲體用也。稽以合之。制以道之。乃所以使之生氣和於中而五常道於外矣。生氣之和中也。天命之性也。五常之行和也。率性之道也。體立而用行。故曰。四暢交於中。而後發作於外者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曰。理爲氣主。而生氣之和乃屬之性。五常之行反屬之情邪。曰。生氣何以和。和處便是性之理。五常何以行。行處則亦氣之用矣。曰。舊說。小大之稱。以五聲言。終始之序。以六律言。亦非與。曰。未嘗不是。但宜推開稍闊。如行緩長短之類亦是。故且大概說。曰。以繩德厚。固根象德以著教來矣。以象事行一層。豈不多出枝節。曰。得之於心謂之德。見之於身謂之行。指之天下謂之事。其實一也。象事行、卽象德也。繩德厚、以學言。象事行、以等言。繩德厚以涵養性情。象事行以指示禮義立學、教也。立等、亦教也。要之慎所以感人者而已。故樂觀其深。觀字當讀如觀卦之觀。舊讀如字者。非是。

問十一章之說。曰。此章承前章移風易俗而言。先王出身加民之本也。夫以世亂樂淫。而感之者遂滅平和之德。聲氣感應之理。其固然矣。以姦聲感逆氣而淫樂興。則風俗必移易於不善。以正聲感順氣而和樂興。則風俗其必移易於善矣。是感之誠不可不慎也。故君子知所感之本。而必先慎之於身焉。反情和志。比類成行。使本於身者皆正聲順氣。然後本己之正聲順氣以著爲和樂。斯風俗無不移易於善。而天下皆寧矣。蓋風俗興化移易。而德必本於君身。樂行而民鄉方。以君子之德爲之本也。首節雖以禮樂並言。然意止主於樂。變易犯節二句。皆以樂言。觀上文總以其聲二字領之。可見。舊以羼禮言。非也。廣則容姦。陳註。大則使人容爲姦宄。一容字甚不妥貼。感字或作感。固自可解。然不如直用本字解。要自有味。雲莊作感傷說。亦自不穩。曰。此章小大終始。與上章解又異何也。曰。亦只一般。但上章所指該括。此則確就樂音言耳。曰。上章言心術隨感而變。又言以繩德厚以象事行。何不可言移風易俗。此章亦言感應以類動。又何不可言感人深與。曰。惟其感人深。故移風易俗易。事理本非兩截。但感人深就樂言。故上章止言作樂之事。立之學等。亦方是以樂感人。未及其效也。移風易俗。易以效言。故此章推到天下皆寧。其言

樂行而民鄉方。亦是言其效也。樂之感人以音。故上章專就作樂之事言。風俗移易。要本君身。民不從令而從好。樂不可爲僞。故此章必本以君子之自脩。所謂樂者聖人之所以樂也。故分承而各有所主也。

問十二章之說。曰。此章中言樂之必本於德也。曰。氣盛化神。劉氏以天地之化言。非與。曰。氣盛卽動四氣之和。化神卽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易。通章就樂言。何獨此句又接天地來說。

問十三章之說。曰。此又申言德之形見於樂也。曰。陳氏吳氏之註何如。曰。陳註似無可是非。卻沒發明。其云以之爲己則和而平云云。則全無著落。不知其所謂以之者是以個甚。吳氏承註疏之說。以此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則又未免鑿莊之駁矣。陳氏曰。感或宜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說久矣。蓋卽特通論樂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爲莫大於觀伐哉。

蓋此二章皆正義所區分爲樂象篇者。而草廬宗之。亦可見舊說篇題之不足據云。

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合禮樂體用而推言其化成之功。贊助天地。以終前象德、移淫、法天出治之意也。曰。樂施禮報。如何是以用言。情不可變。理不可易。如何是以體言。曰。樂生反始。章德報情。其用動也。不可變易。統同辨異。其體靜也。曰。樂施禮報。馬氏應氏之說無可取邪。曰。馬氏以陰陽言。應氏以氣象言。亦皆有當。然說自可包得衆說。馬說應說卻掛一漏萬耳。曰。所謂大略一節。舊以爲申言禮報之意。不可通與。曰。與上文全不倫類。何得曲解。不如闕之。曰。情不可變。劉說何如。曰。道理本不錯。卻嫌費辭。蓋情本是同理。便有異。但情以多變而流。便不同者有之。故情之不可變。所以統同也。事以動賾而差。便每至混去。故同辨異而不可繩易。禮樂之定體。足以管乎人情也。偵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則又統同別異之本原處矣。曰。雲本知變。如何是樂其所自生。曰。此知字當訓主字。如乾知大始之知。本、性也。變、情也。寫本知變。言盡其大本之中而爲酬酢萬變之主也。盡其性而順以達之。是樂其所得以生者也。著誠去僞。猶所謂閑邪存誠。誠者得於天以生之實理。去僞而著其誠。是則反其所自始矣。劉氏理同氣異之訓。實未得其旨也。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陳氏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之理。是以法天言。子之說直以位天地言。曰。記文自是現成語氣也。天地訢合以下。則又就天地本然言。未復結言其與樂之道同歸一致也。曰。如所云。則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下至此。語脈一貫。舊之分篇命題俱未當矣。曰。豈獨此也。讀古人書。祇要理之是非爲斷。纔是。論世尚友。非必盡泥舊說。亦非故意不依舊說也。

問十五章之說。曰。此章於禮樂中分出有個上下先後。見學者當有以成其德行。而不徒器數之末。又以起下四章之意也。

問十六章之說。曰。此章引子夏之論樂。卽示人以學樂之道也。君子聽古樂而語而道古。以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卽德行之成而上。而至於聽音。亦必且有以合之。若聽其鏗鏘而已。則不足以語樂矣。曰。弦匏笙簧會守拊鼓。非待聲拊鼓而後作與。曰。拊鼓以節樂。非以起樂。鑿莊只因先鼓以警戒而有此說。非也。

凡作樂皆工歌，堂上笙奏，堂下皆逐字金始編鐘，右收編磬，拊鼓居中爲節。（堂上拊，堂下鼓，於堂上亦有鼓，而堂下則無拊，拊之用，如今頓板，堂上樂，搏拊之間有期鼓，倡而擊應之，堂下樂只當鼓爲節，鼓之間有搏拊之詳見末卷。）今人多不識也。曰古莊、六紀、謂孟父有善，諸則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信，子不用其說何也。曰紀綱祇是法度字，詩云，綱紀四方，又曰，之綱之紀，若作三綱六紀說，如何可通，且有善有尊等字分押，殊牽強，夫紀以附綱，分目，卽以三綱爲綱，亦何必更求六紀於三綱之外，曰淫志溺志，言晉而謂之志，何也，曰，詩是樂的骨子，志又是詩的骨子，故晉之濫，由志之淫也，鄭詩多淫，豈朱子私見哉，曰，醫書有鄭晉之病，豈病者亦淫志與，曰，病鄭聲者，多是邪態所感惑，或痠淫所壅，如何不是淫志，然風俗與化移易，豈限鄭地，以淫志鄭聲，淫者，周末失政時耳，醫書鄭聲之語，亦後人附會也，曰，好濫燕女，亦有微別否，曰，豈無他人，豈無他士，叔兮伯兮，愚予與行，俱見好濫景象，衛雖淫，又頗忠厚，如靜女、氓、蚩、木瓜，卻自見趨數語氣，齊之傲僻，於詩尤易見，燕女則安於所私而已，卻不至於濫也。

問十七章之說，曰，此章引孔子之論大武，亦示人以舉樂之法也，聞樂而知古人之德業，所謂於是語也，因樂而考古人之事行，所謂於是道古也，脩文候武，知孝知臣，知敬知弟，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於是乎備矣，是德行之所以成而上，而非徒習其聲容也，曰，孔子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則賈及時之對亦朱是，曰，此對亦不全不是，秦誓曰，時哉不可失，蓋發揚蹈厲，是象太公之志，而其已蚤處則亦自有及時之意，賈之對只非武坐句是說錯，曰，聲淫及商，舊說謂武樂中有貪商之聲，是武王貪欲天下，故取之也，子貢以商爲宮商之商，何特見與，曰，以商作殷商畔解，此甚不通，夫聲音何所指，貢而見得爲貪商，若說詩中有貪商語，則又說不得有司失傳之過，如聞人彈琴，曰，琴中有殺聲，可也，琴中有思慕聲，可也，今卻曰，琴中欲殺某某，琴中是思某某，得乎，經生家自紙談樂，憑空說向玄妙，卻未嘗按之器數，審其聲音，終底成隔壁賬，此朱子所歎爲失所本也，曰，聲淫及商，既聞命矣，然則商亂當云陵，而云荒何也，曰，又不必如此泥，商聲上近宮，下近角，淫液及商，要多是宮音之濫，則謂是宮亂亦可，要之，聲近嗜殺，則君志之荒也，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天子二字，或通下夾振之讀，引君執干戚就舞位爲說，似亦有據，曰，夾振之而駟伐，與分夾盾進，大都是再成時事，若君執干戚就舞位，卻當在始而北出時，且將天子二字屬下句，則復綴以崇，語便歇後，卽訓崇爲充，亦無義理，曰，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舊解只引式商容閭，何如，曰，此於行字卻解不去，式是車上式之，如何說行商容，且使之二字明是使人訪之矣，曰，此一大段如何都是結言遲久之意，曰，只見武王無心務武，不得已而後動的意思。

問十八章之說，曰，此章言君子以禮樂淑身之事，蓋上二章示人卽樂以窮理，此章則欲人皆體禮樂於躬行也，就聲容器數以爲禮樂，則禮樂有時而去身，曰不可斯須去身，則以其所上之道自脩而已，樂之理只是和，樂禮之理只是莊敬，窮致此和樂之理以養心，而不使有一念之邪詐得以自萌於其間，如事親則愉色婉容必本乎深愛，從兄則授几奉杖必出以因心，此卽所謂統同之情，初時未便自然，只是鼓

舞以行，務要自盡其誠，久之而天眞日引日出，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自生，胷中自有一段要，如是以自快自足的意思而發之，自無待勉強矣，凡事之出於勉然者，必不能久，至於安，則可久矣，久則天理日熟，而時措咸宜，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致此莊敬之理以脩身，而不使有一毫之慢易得以偶設於身體，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此卽所謂別異之分，外面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無非僻之干，亦非期於嚴威，而嚴威自著矣，內和者，發乎情性之自然而不乖也，外順者，循乎物理之當然而不逆也，此卽易簡之理也，暢顏色而弗與爭，望容貌而不生易慢，靜而民信之矣，德輝動於內，而民承聽，理發諸外，而民承順，動而民從之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所以有親有功也，內和外順，德成而上行，成而先也，平均天下，則舉而措之耳，曰，顏色亦在外邊，而以承內和何也，曰，玩文意是如此分承，蓋人於容貌猶可外飾，而色卻難僞，則色之根心尤切，故顏色自內和上見出，曰，此章言禮樂假懸虛了，曰，致字亦須從器數聲容上推致來。

問十九章之說，曰，此章合禮樂而言其本原之一致也，禮主減，樂主益，禮樂之體段也，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禮樂之爲用也，不進則銷，不反則放，用禮樂者之失也，禮有報，樂有反，體用之本然也，得其報，得其反，得乎身心之自然也，禮之報，樂之反，要歸於性情之正而已，故曰其義一也，舊說均無當與，曰，各有得失，如樂之益，因其自內達外，爲人心之所喜，馬說是也，劉氏以和順積中言，則樂德之成，非復以本體言，且下文亦不得云益而不反矣，禮減而進，以進爲文，進者，喜歡鼓舞以進行之意，若勉強拘束，則覺禮爲虛文矣，劉氏云貴乎行之以和，是也，馬氏云勉而作之，則未得其意，且有語病也，禮有報，樂有反，以禮樂之本然言，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樂之爲體雖和，然莫不有當然之節，所謂有報有反，有者，本有也，非先王以禮濟樂，以樂濟禮之說也，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以學者之有得於禮樂言，進行乎禮者久，則自得其和順從容之致，反抑乎情者安，則自合乎優游平中之節，禮樂本無二致，非必以樂來和，禮以禮來節，樂也，舊說多失之矣，曰，此章似可與上章聯作一章，曰，聯作一章自可，然上章自治身心推出功效，此章自分別處合到本原，故分二章各看，乃見意思明白。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漸多說矣．歷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劉几、楊傑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決□蹖遲之餘．謂魏漢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而狩

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以鐘□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變□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之禮疏亦因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風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會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於習

熟見聞之迹．卻肆其胷臆．妄爲□□而□所依據．季通乃能發其獨見．超然遠覽□□□□□互考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條理．撮其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辭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辭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季通於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奏．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閫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樂經律呂通解卷之二

律呂新書上

律呂新書者．有宋蔡西山先生之所著也．書分上下二卷．上卷凡十三章．下卷凡十章．共二十三章．先生名元定．字季通．號西山．建陽人．朱子其門人也．○朱子曰．季通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又曰．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卻不是臆說．自有按據．又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黃氏瑞節曰．此書蓋朱蔡師弟子相與成之者．朱子與西山書云．但用古書古註．或註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悉．學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雜說之泛濫旁正之異同．勿盡載也．○書內蔡西山本註．則書本文之下．而與本文平行．其纂輯他說．及愚所附論．則比本文低一字．以附章節之後．

律呂本原 凡十三章．

黃鐘第一 以漢志斛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

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此章見寸分者．皆十分寸之一．

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算法，置八百一十分，分作九面，每面得九分，圍山衡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爲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今求圍積之數，以徑三分四釐六毫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以開方不盡之數二毫八絲四忽，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得八百一十分。

朱子曰：本原第一章，圍徑之數，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又曰：古人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不啻三分，猶有奇也。○今按彭氏曰：黃鍾律管，有周有徑，有面冪，有空圍內積，有從長，如史記論從長及積，東漢鄭氏注月令論冪，東漢蔡氏月令章句論從長，皆不易之論，獨周徑之數，漢以前俱無明文，漢律歷志删略未竟，東漢蔡氏始創爲徑三分之說。雖以後諸儒圍徑三分圍九分之說，宋胡氏、蔡氏又爲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之說，然考之古方圓周徑冪積率皆未有合者，依東漢蔡氏所言徑三分，以九章少廣內祖氏密率乘除，止得空圍內面冪七分□七毫□六忽二五，乃少一分九釐二毫九秒三忽七五，空圍內積實止得六百三十六分三釐五毫六秒二忽五，乃少一百七十三分六釐四毫三秒七忽五，如此則黃鍾之管亦乃太狹。蓋黃鍾空積忽微，若徑內差一忽，而面冪及積所差忽數甚多，此東漢蔡氏之說所以不合也。若孟氏諸儒言徑三分圍九分，又用徑一圍三之法，雖是古率，然古人大約以此圍田，若以密率推之，徑一則圍三有奇，假如徑七則圍當二十有二，今依孟氏所言徑三分，則圍當九分四釐二毫一秒強，不但止於九分也。若依九分圍長之數，則徑當止二分八釐五毫二秒六忽強，又不及三分也。此皆孟氏之說所以不合也。宋胡氏不主徑三之說，大意疑其管狹耳，然所言徑三分四釐六毫圍長十分三釐八毫，亦用徑一圍三之率，若依所言三分四釐六毫之徑，當得圍長十分八釐七毫六秒二忽強，不但止十分三釐八毫也。若依十分三釐八毫圍長之數，則徑止得三分三釐強，又不及三分四釐六毫也。此宋胡氏之說所以不合也。蔡西山說徑圍分數，與胡氏同，而算法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開方除之，求徑，又以徑相乘，以管長乘之，用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求實積，今姑依其說，以九方分乎置，又三分益一，以三方分爲一方分之外，如此共積十二方分，其縱橫可得三分四釐六毫強，不盡二毫八絲四忽的如蔡氏之說，但依此徑以密率相乘，則空圍內面冪不但止得九方分，乃得九方分半四十釐六十毫五十七秒十四忽奇，空圍積實不但止得八百一十分，乃得八百四十六分五百四十五釐一百四十二秒六百忽奇，如此則黃鍾之管亦乃太大，律考之方內之圓，所占者不止四分之三，圓外之方，所當退者又不及四分之一，以此知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乃古算家約之法，此西山之說所以又不能以盡合也。今欲求黃鍾律管，從長周徑冪積的實定數者，須依西山多截管候氣之說，又以祖氏沖之密率乘除方可。蓋祖沖之乃古今算家之最，而西山多截管候氣之說，實得造律本原，其說有前人所未發者，今惟依此說，先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短或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或差一釐，或差一毫，各爲一管，逐以此管埋地中，俟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即取其管而計之，知此管合於造化自然，非人力可爲，即以此管定作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絲，絲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絲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絲，絲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於十之數，乃以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圍中容八百一十分，即十分管一分，管長空圍中容九分，凡求度量衡由此，乃以此管面空圍中所容九分，以平方開法推之，知一分有百釐，釐有百毫，毫有百絲，絲有百忽，積而計之，一平方分通有面冪一萬萬忽，九平方分通有面冪九萬萬忽，乃以此九萬萬忽，依算經少廣章所載宋祖沖之密率乘除，得圓周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忽，內一忽爲通得面冪九平方分也，既以周徑相乘，復得面冪，如此則黃鍾之周與長及空圍內積實，皆可計矣。故面冪計九方分，深一分，管圍空圍內容有九立方分，深九十分，管計九寸，則空圍內容有八百一十立方分，此則黃鍾一管之實，其數與天地造化無不相合，此算法所以成也。算法既成之後，或以竹或以銅鑄爲之，依其長各作八十一分，以爲十二律相生之法，又依其長作九十分，乃取九

十分之分，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如此則圍長面冪與夫空圍內積自然無不脗合，特徑數自八毫以下，非可縷分，而算法積秒忽不容不然也。○短按，所謂八十一分者，因九爲數也，因九爲數，則其分當是九分寸之一矣，八百一十分，則以十數也，夫九分寸之一者，其分當益於十分寸之一者一釐以強，二者似不相合，而以十乘八十一，乎向疑之，然以考之漢斛之銘，則黃鍾之龠實積八百一十立方分，又無可疑者，蓋包於外者用九，天之運也，實其中者用十，法地之義，亦造化自然之理，與黃鍾空圍九方分，西山之說，不可易矣，用徑之率，失之不審，則算法未精也，嗚，以西山之學，博心數，而猶不能無失，况後人不通算學，不習聲音，而可嵛然以師心自用與。

黃鍾之實第二

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則以太史律書生鍾分定。

子、一。　黃鍾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鍾之實。

按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子爲黃鍾之律，寅爲九寸，辰爲八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釐，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按此謂寸分釐毫絲皆以九爲數，故子律黃鍾以寸言之，即九寸也，以分言之，則八十一分也，以釐言之，則七百二十九釐也，以毫言之，則六千五百六十一毫也，以絲言之，則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也，若更以忽計之，則當有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忽，而寸分釐毫絲之數，則見於寅辰午申戌五陽辰矣。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亥爲黃鍾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法，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法，巳之二百四十三爲釐法，卯之二十七爲毫法，丑之三爲絲法，○三約之法見下。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蓋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

按約之之字，皆指黃鐘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而言也。約之者，合其數也。每合三以爲一也，以忽數百，則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絕，三約之爲黃鐘之實，是亥卯絕法也。此寸分毫毫絲之法之寓於亥酉未巳卯丑六陰位也。

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毫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卽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卽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或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朱子曰：以定管之長短而但是聲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

按此算大數迭以三乘，故三其一而爲三，三其三而爲九，三其九爲二十七，三其二十七，三其八十一，三其八十一，爲二百四十三，三其二百四十三爲七百二十九，三其七百二十九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六千五百六十一，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五萬九千零四十九，三其五萬九千零四十九，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三歷十二辰，至亥而數無可行矣，故止於亥，而以爲黃鐘之實也。其曰寸分毫毫絲之法，亦黃鐘之法也。其紀數雖用十，而其寸分毫毫絲之權則以九也。然則卽十而取九，立體卽以適用，約十而爲九，致用以各成其體，體用之一源也。此數非竊不立，非命不行，如河圖十數，而其體則圖，洛書九數，而其體則方，然大衍之用虛其一，則仍九也。藉書而處其五，則又是非十也。天地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其妙皆大抵不出此與。

黃鐘生十一律第三　本太史律書生鐘分。

子、一分。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全數。

一爲九寸。

九分爲一寸。

丑、三分二。

三分黃鐘之實而其得其二也。子陽且除，丑陽下生陰數貴倍。

一爲三寸。

子九寸而丑三分之，是每一分爲三寸也。其所得三分之二卽六寸也。

寅、九分八。

九分黃鐘之實而寅得其八也。丑陰寅陽，丑除上生陽數貴四。

一爲一寸。

子九寸，寅九分之，是每一分卽一寸也。其所得九分之八卽八寸也。

卯、二十七分十六。

寅下生卯，二十七分黃鐘之實而卯得其十六也。

三爲一寸。一爲三分。

三爲一寸，九三二十七，卽九寸。九分爲寸，每寸而三分之，故每分得三分也。卯得二十七分之十六，卽五寸有三分矣。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卯上生辰，八十一分黃鐘之實而辰得其六十四也。

九爲一寸。一爲一分。

九爲一寸，八十一分卽九寸，而每分實得一分也。辰得八十一分之六十四，卽七寸有一分也。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辰下生巳，二百四十三分黃鐘之實而巳得其一百二十八也。

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

三爲一分，三九二十七，卽九分爲寸也。九釐爲分，每分而三分之，是一爲三釐也。巳得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卽四寸有六分有六釐也。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巳上生午，七百二十九分黃鐘之實而午得其五百一十二也。

八十一爲一寸。九爲一分。一爲一釐。

九釐爲分，九九八十一分爲寸，午得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卽六寸有二分有八釐也。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午下生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黃鐘之實而未得其一千零二十四也。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二十七爲一分。三爲一釐。一爲三毫。

三爲一釐，三九二十七，則九釐爲分也。一釐而三分之，則每一分爲三毫。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零二十四，爲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倍之，則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未上生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黃鐘之實而申得其四千零九十六也。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八十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爲一毫。

九毫爲釐，九九八十一，毫爲分，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零九十六，爲五寸有五分有五釐有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申下生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黃鐘之實而酉得其八千一百九十二分也。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一爲三絲。

一爲三絲。三三九絲爲毫。三九二十七毫爲釐。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爲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倍之則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酉下生戌。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分黃鐘之實而戌得其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也。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

九絲爲毫。九九八十一絲爲釐。戌得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爲四寸有八分有八釐有四毫有八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戌下生亥。合黃鐘之全數而亥得其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也。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二百四十三爲一釐。二十七爲一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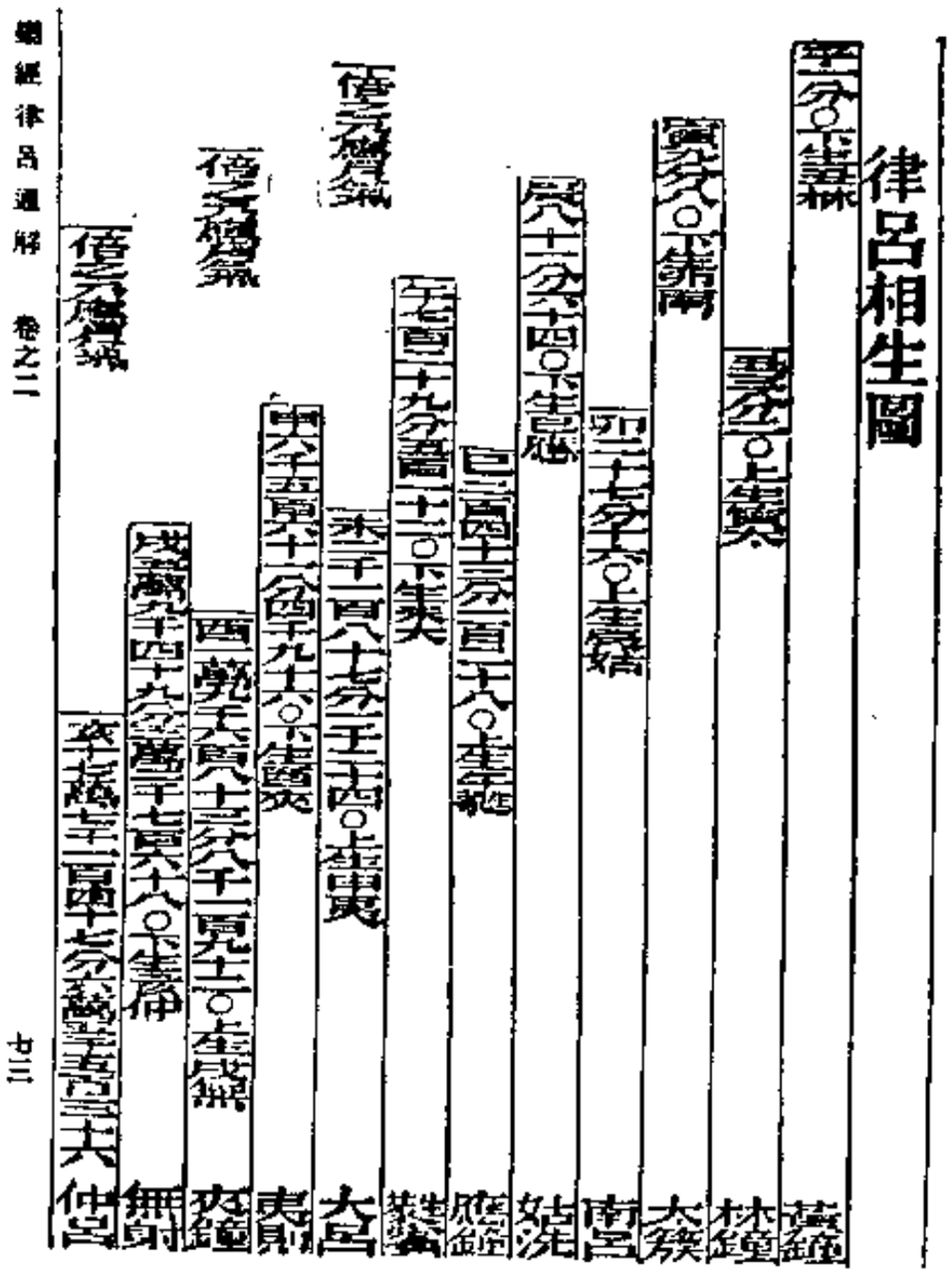
三爲一絲。一爲三忽。

一爲三忽。三三則九忽爲絲。三九二十七忽爲毫。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爲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一忽。倍之則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按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上謂分字以上。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下謂分字以下。以倍而損其一。卽太史所謂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以四而增其一。卽太史所謂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謂四方爲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謂東方爲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蔡軒吳氏曰。子一分者。數起子。得一也。丑三分二者。三其法。爲三分。倍其實。爲二也。寅九分八者。三其法。爲九分。四其實。爲八也。以下生者倍其實。以上生者四其實也。其法。以子析爲三分。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丑於三分中得其二。爲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積六寸。爲林鐘。此黃鐘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也。以子一析爲九分。每分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寅於九分中得其八。爲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爲太蔟。此林鐘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太蔟也。以子一析爲二十七分。每分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卯於二十七分中得其十六。爲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積五寸三分。爲南呂。此太蔟之實三分損一下生南呂也。以子一析爲八十一分。每分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辰於八十一分中得其六十四。爲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積七寸一分。爲姑洗。此南呂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姑洗也。以子一析爲二百四十三分。每分得七百二十九。巳於二百四十三分中得其一百二十八。爲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積四寸六分六釐。爲應鐘。此姑洗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應鐘也。以子一析爲七百二十九分。每分得二百四十三。午於七百二十九分中得

其五百一十二。爲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積六寸二分八釐。爲蕤賓。此應鐘之實三分益一上生蕤賓也。以子一析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每分得八十一。未於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中得其一千二十四。爲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積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爲大呂。此蕤賓之實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也。以子一析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每分得二十七。申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中得其四千九十六。積十一萬五百九十二。積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爲夾鐘。此大呂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夾鐘也。以子一析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每分得九。酉於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中得其八千一百九十二。爲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積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爲夾鐘。此夾鐘之實三分損一下生夾鐘也。以子一析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分。每分得三。戌於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中得其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爲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四。積四寸八分八釐四毫。無射。此夾鐘之實三分益一上生無射也。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亥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中得其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積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爲仲呂。此無射之實三分損一下生仲呂也。○黃氏瑞節曰。其上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上。如子一分。丑三分。是也。其下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下。如二八十六是也。其上爲黃鐘全數。其下爲損益相生之數也。○短按。六陽辰當位自得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是也。六陰辰則居其衝。謂林鐘、未律而居丑。南呂、酉律而居卯。應鐘、亥律而居巳。大呂、丑律而居未。夾鐘、卯律而居酉。仲呂、巳律而居亥也。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方。無所增損。以未酉亥皆在四方。爲陰辰故。林鐘、南呂、應鐘三呂皆止如其本數也。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方。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如大呂本數止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積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必倍之爲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積八寸三分七釐六毫。而後應丑月之氣。夾鐘本數止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積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必倍之爲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積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而後應卯月之氣。仲呂本數止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積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必倍之爲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積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而後應巳月之氣也。律取旋而呂生子。男從宗而女適人。婦女以夫之長幼爲長幼。此亦天地自然之理。然此以律下生呂。呂上生律。順十二辰布之。故有居衝用倍之法。若如呂不章淮南之說。則隔八相生。又自無煩居衝用倍矣。蔡子一宗律書及漢前志。故彼一家之說。皆所不取云。



此及上圖。皆據生鐘分以黃鐘三歷十二辰之法。數皆出於自然。而十二辰順序。律當位自得。呂則居其衝。陰可易而陽不可易。亦莫非天地自然之理。非安排而後得也。

此即呂居本位以應十二月之氣。方位實與呂氏之隔八相生者同。但損益之法則略有可通變處。究之律呂之長短。則彼此一揆也。

子　黃鐘九寸○三分益一上生林

未　林鐘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夷

寅　夷則八寸三分損一下生南

酉　南呂七寸○三分益一上生無

辰　無射五寸九分寸之一○三分損一下生應

亥　應鐘四寸五分寸之三十六○三分益一上生黃

午　黃鐘九寸○三分益一上生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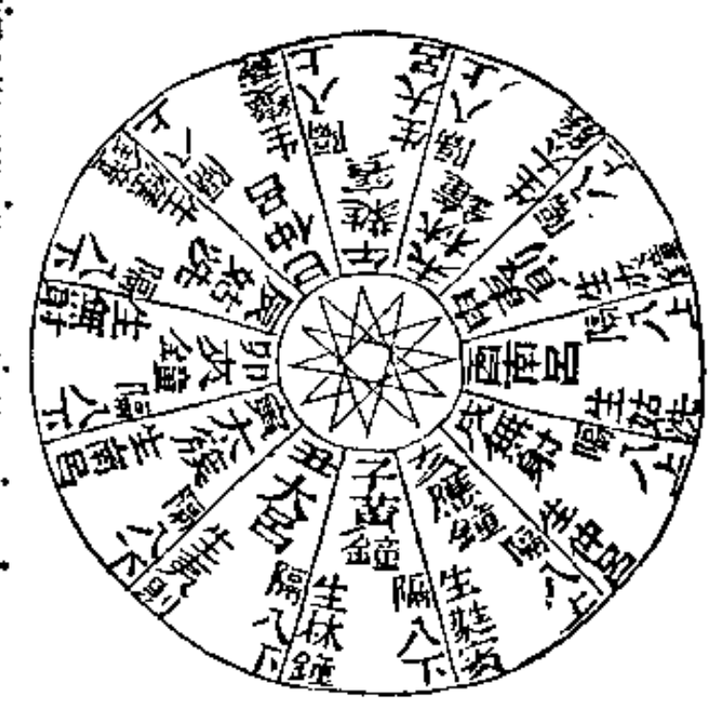
丑　林鐘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夷

申　夷則八寸三分寸之一○三分益一上生南

卯　南呂七寸○三分益一上生無

戌　無射五寸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三十七○三分益一上生應

巳　應鐘四寸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一十四○三分益一上生黃



又按。如前法。則陽律下生陰呂。陰呂上生陽律。順行不亂。如後說。則應鐘上生夷賓。夷賓又上生大呂。於是律反上生呂。呂反下生律。以終於仲呂。其實律呂相生。亦不過一定上下。蓋用律有倍律。有本律。有半律。於本律下生。用倍律則上生矣。於本律上生。用半律則下生矣。如用姑洗宮。下生應鐘爲徵。則應鐘上生蕤賓爲商。此應鐘上生蕤賓矣。他可類推。矣以三分損益之法不失。則上下全半正變用之皆無往而不合也。○後圖由東北而生西南。則爲下生。由西南而生東北。則爲上生。朱子亦嘗取此說。卓亦一消一長之道也。○圖圖所載寸分如南呂五寸三分姑洗七寸一分應鐘四寸六分六氣之類。此皆本法。以九分爲寸。九氣爲分者也。約十以九。故無餘。皆可推。後圖所載。如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應鐘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之類。乃杜祐通典之法。以十分爲寸。餘分雖遺。故虛設此三三之數也。然五寸三分寸之一。要即五寸三分。七寸九分寸之一。要即七寸一分。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要即四寸六分六氣。其實一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即三歷十二辰之實數。

全九寸。半無。

全爲本宮。不爲他律役。其半無者。分之數有不盡也。

丑林鐘、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即三分黃鐘之二。

全六寸。半三寸不用。

全爲本宮。爲黃鐘之徵。半無所用。○東方之呂。有半而得用。大呂、夾鐘、仲呂、姑也。四方之呂。有半而不用。林鐘、南呂、應鐘、是也。陽律之半。則皆得用也。大約東方之律呂爲本宮。而用西方之律呂。則用全。自黃鐘至姑洗爲宮是也。西方之律呂爲本宮。而用東方之

此及上圖。用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之說。陰陽似乎錯亂。然下生者五。上生者七。無煩加倍之法。隔八相生。不必居衝易位。是亦有自然之妙。蓋自子至辰爲陽。自巳至亥爲陰故也。

律呂則多用半，自蕤賓至應鍾爲宮是也，四方之陽律有用之陰呂無用半者，呂短，故不必用，亦不可用也，凡用半律者，律長，故可用半，四方不使臣陰君，長段臣故也。

寅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即九分黃鐘之八。

全八寸。半四寸。

全爲本宮，爲黃鐘之商，半爲林鐘之徵。

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即二十七分黃鐘之十六。

全五寸三分。半二寸六分，不用。

全爲本宮，爲黃鐘之羽、太簇之徵、林鐘之商。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即八十一分黃鐘之六十四。

全七寸一分。半三寸五分。

全爲本宮，爲黃鐘之角、太簇之商，半爲南呂之徵、林鐘之羽。

巳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即二百四十三分黃鐘之一百二十八。

全四寸六分六釐。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全爲本宮，爲黃鐘之變宮，爲南呂之商、林鐘之角、姑洗之徵、太簇之羽。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即七百二十九分黃鐘之五百一十二。

全六寸二分八釐。半三寸一分四釐。

全爲本宮，爲姑洗之商、太簇之角、黃鐘之變徵，半爲應鐘之徵、南呂之羽、林鐘之變宮。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去一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即八十七分黃鐘之一千零二十四，實比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倍之，乃合此數。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全爲本宮，半爲應鐘之商、南呂之角、蕤賓之徵、姑洗之羽、太簇之變宮。○全者十六萬五十八百八十八之倍數，半即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之實數也。

申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黃鐘之四千九十六。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全爲本宮，爲蕤賓之商、姑洗之角、太簇之變徵、大呂之徵，半爲應鐘之羽、南呂之變宮。

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黃鐘之八千一百九十二，則實止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倍之，乃合此數。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全爲本宮，爲大呂之商，半爲應鐘之角、南呂之變徵、蕤賓之徵、姑洗之羽。○全者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之倍數，半即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之實數也。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即五萬九千四十九分黃鐘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全四寸八分四釐二毫四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八絲。

全爲本宮，爲夷則之商、蕤賓之角、姑洗之變徵、夾鐘之徵、大呂之羽，半爲應鐘之變宮。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去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黃鐘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比其實數倍之，乃有此數。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忽。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

全爲本宮，爲夾鐘之商、大呂之角、半爲應鐘之變徵、無射之徵、夷則之羽、蕤賓之變宮。○全者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之倍數，半即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之實數。

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所以止於十二也。

九忽爲絲，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鐘，以九爲法，故三三之而上下損益得以不窮，而寸分毫釐皆得有可紀也。寸法分法、釐法毫法、絲法，即前章之西爲寸法，亦爲分法，寅爲毫法，丑爲絲法，是也。凡以三約之而可盡，則合於寸分毫絲之全數，以三約之而有不盡，則數之有則不行也。

變律第五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仲呂三分益一，轉生黃鐘，不及九寸之數，於建鼎之變律，所限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者，由六三仲呂之實而三分益一以生黃鐘乃復六三周之數，是黃鐘本數也。其小分四百八十六者，歸之餘有不盡之仲呂小數，則存之以爲紀秒之數也。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變律不爲宮，又長於他律，故全者不用。凡自仲呂轉律，則半黃鐘爲無射之角，夾鐘之羽，大呂之徵，夾鐘之羽，大呂之徵，仲呂之宮，夾鐘之羽，大呂之徵，夾鐘之羽，大呂之徵，結宮。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小分二百四十。

由變黃鐘三分損一而得此數。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全爲仲呂之角，夾鐘之角，大呂之變徵，半爲無射之羽，夾則之變徵。

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由變林鐘三分益一而得此數。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半爲無射之角，夾則之變徵，仲呂之羽，夾則之變宮。凡東方之變宮，太簇結洗也。西方之變律呂則全半皆用，林鐘南呂變律呂則只用半，不用全。黃鐘、太簇結洗也。西方之變律呂則全半皆用，林鐘南呂變律呂則只用半，不用全。黃鐘、

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由變太簇三分損一而得此數。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全爲仲呂之角，夾鐘之變徵，半爲無射之變宮。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由變南呂三分益一而得此數。

全七寸□□一釐一毫二絲一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半爲無射之變徵，爲仲呂之變宮。

應鐘、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

由變姑洗三分損一而得此數。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一初、四、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餘、不用。

全爲仲呂之變徵，半不變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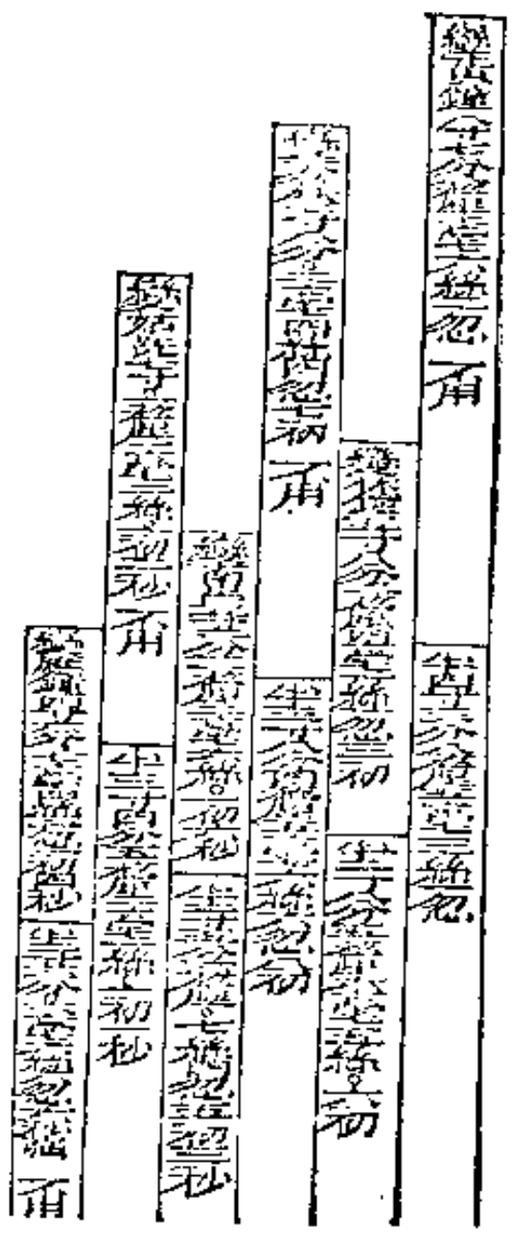
按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益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以爲宮也。

朱子曰：自黃鐘至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鐘，再生之黃鐘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鐘若變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者又缺其半，所以缺其半者，若大呂爲宮，黃鐘爲變宮時，黃鐘管最長，所以只用其半，其餘可以類推矣。

律有變者六，謂黃鐘、大蔟、姑洗、林鐘、南呂、應鐘也。蓋一而六三之，一三之，爲三，再三之，爲九，三三之，爲二十七，四三之，爲八十一，五三之，爲二百四十三，六三之，則七百二十九也。三之以通損益上下之法，六三之以虛六變也。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以此三分之，則每分當三十一百八十五萬□□四百九十六，三分益一，合得一萬二千七百四十萬一千九百八十四，爲黃鐘之實，即以此數由黃鐘三分損一，得八千四百九十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六，是爲下生林鐘，由林鐘三分益一，得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八，是爲上生太蔟，由太蔟三分損一，得七千五百四十九萬七千四百七十二，是爲下生南呂，由南呂三分益一，得一萬□□□□六十六萬三千二百九十六，是爲上生姑洗，由姑洗

三分損一得六千七百一十二萬八千八百六十四，是爲下生蕤鐘，再以是三分之，則餘一算，不行矣。生六變律既畢，乃以原七百二十九萬之以　律本數則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　仍餘小分四百八十六，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八，而仍餘小分三百二十四，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而仍餘小分四百三十二，南呂十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三，而仍餘小分四十五，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而仍餘小分六十，應鐘九萬二千□□五十六，而仍餘小分四十，由是以前寸分讀變繇忽之法約之，而變律之長短寸分皆可考矣。○事物之變，本非數所可窮，此蓋一而六三之，故三分之變亦至六而止，若復益一而十二三之，則十二律亦皆有變矣。然十二律還相爲宮，所用變律固止於六，餘律自不有變，縱使有變，亦無所用之也。後世以變律起宮，則於是而執始、南呂分頭子母，紛紜乃不可紀矣。

附變律圖



律生五聲第六

宮聲八十一。

黃鐘爲宮之首，故以八十一，曰宮聲八十一者，亦因黃鐘而言也。然宮無定律，變無定宮，則八十一亦無定數，此不過設作算法法耳。

商聲七十二。

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此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會律之定法也。宮最尊，君之象，次則商，次則角，次則徵，次則羽，最卑。此法蓋大小即君臣民事物之序也。商聲七十二者，亦因黃鐘一宮，太蔟爲商，其數七十二而言耳。

角聲六十四。

因黃鐘三分之數而言也。

徵聲五十四。

因林鐘爲徵之數而言也。

羽聲四十八。

因南呂爲羽之數而言也。五八十一，即九寸也。七十二，即八寸也。六十四，即七寸一分也。五十四，即六寸也。四十八，即五寸三分也。然既設此數，則每宮皆可因此法爲損益而定五聲，而或者必泥於以數言，則又非也。

按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

鉅按：天地之間，物多以五爲數，如色、味、聲、臭、倫、事皆然也。聲止於五，自然之道，此以之所以止於五者，當不必在此，而以律呂之相生言，則固非至五而窮，又他宮亦可廣以九九之法，是則用此數者，亦以便爲三分損益之用耳，非真聲限於數也。　爲宮數，故數之行至五而止，亦適合也。

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證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假如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八十一乘之，得七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八十一，三分宮損一，得五百□□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爲徵，以三分徵益一，得五百九十七萬一千九百六十八，爲角，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六十四也。

鉅按：此固是側天法，欲推之於事，則不得不如此細說，其實不必問是何律，只以某律起宮，便將其律作八十一數，以此三分損益，可得五聲而止，固律律皆然也。且亦并不必定八十一數，只以宮之長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生角，則聲定律定，而宮牛爲變皆自得合矣。以紙繩約之，可得也。○五聲是側倒數，五行之序，是水、火、木、金、土，五聲之序，卻是土、金、木、火、水也。五聲必以宮定，猶五行皆以土成也。其上下相生之序，卻從宮土在春夏之間，其後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則以東、北、冬、春爲序，蓋聲由陽　交陽之舉進也。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聲以助正聲之和者，所謂四十二者，由以九因角之實，而又三分損一，以下生變宮，乃復以九歸之，以從五聲本數也。其小分六者，歸之猶有不盡小數，則存之，以見本算法耳。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又由變宮三分益一而得此數。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

變聲只以承接助歌，然亦必藉以律，如今之教坊樂譜，合、四、一、尺、工、即宮、商、角、徵、羽也，此五聲之正也。若凡字即變宮，工字即變徵也。教坊譜又有六字、五字，乃清宮、清商也，外又有上字，則出於三分損益之外者矣。

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益一而兩三之，得九。

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除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三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四三之所以爲二變之地也，以九因角聲之六十四，得五百七十六，以此數三分之，每分得一百九十二，三分損一，以五百七十六除去一百九十二，仍得三百八十四，是爲變宮，以三百八十四三分之，每分得一百二十八，三分益一，以三百八十四加一百二十八，合得五百一十二，是爲變徵，既得二變，乃復以九歸之，以從五聲本數，則變宮四十二而餘小分六，變徵五十六而餘小分八，是亦作此算法，不必注於數也。

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和，四變宮、繆，卻變徵。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按二變不但不當起調，即每調之中亦不宜多用，蓋變只以濟正聲之接續可耳，在處事，在用變，皆止可五聲而已。左傳始有七音之說，讀者每以二變爲周文武所加，又謂古音亡，茲文武各加一絃，是爲七絃，即二變聲，然不知音之變，文武二絃，乃顯宿宮清商，即半律之義，原非變宮變徵也，二變不知始自何時，然亦是有可加之理，可遵於故，而權和加變，故所以聽鐘磬角也，羽聲盡而宮始加變宮，所以聽鐘磬始也，讀爲音，專有權極，權以聲經變徵，所以通變也，宮爲君，君之德貴有時權事，變宮所以貴儲嗣也，故可加也，而亦有不必加之理，今人此由前用　律音繼近古，此加和，和者也，南曲呂用五平　未嘗不成聲，是不加和者也，究之，若曲實用七律，第妄七調，則已失正，而七律之在又不敢近徵者爲變徵，反收近角者用之，出知用上，則亦爲非正，即御用五律，則又且有上字，無一字有變徵而無角變，是可見其爲角亂長因，徵亂事短，其妖淫慾怨又未待問哉，然自元明以降，於今貫之，樂也，至二變聲，是調之非，則由來已久，知師教妄猜，間南雜歌變徵，所亦樂亡之由，其本非一日矣。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黃鐘，半變朱書，
變律朱書，變半黑書。

十一月　黃鐘宮　黃鐘不爲他律役

六月　林鐘宮　黃鐘徵

正月　太簇宮　林鐘圖　黃鐘商

八月　南呂宮　太簇徵　林鐘商　黃鐘羽

三月　姑洗宮　南呂圖　林鐘圖　黃鐘角

十月　應鐘宮　姑洗徵　南呂商　太簇羽　林鐘角　黃鐘變宮

五月　蕤賓宮　應鐘圖　姑洗商　南呂圖　太簇角　林鐘圖　黃鐘變徵

十二月　夾鐘宮　蕤賓圖　應鐘圖　姑洗圖　南呂圖　太簇圖　林鐘圖

七月　夷則宮　夾鐘徵　蕤賓商　應鐘圖　姑洗角　南呂圖　太簇變徵

二月　夾鐘宮　夷則圖　大呂商　蕤賓圖　應鐘圖　姑洗　南呂圖　應鐘圖

九月　無射宮　夾鐘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姑洗圖　應鐘變徵

四月　仲呂宮　無射圖　夾鐘商　夷則圖　大呂角　蕤賓圖　姑洗變徵

仲圖　徵　圖　商　夾鐘羽　夷圖　角　姑洗圖　蕤賓變宮

蕤圖　圖　無射羽　夷圖　姑洗圖　大呂變宮

夾圖　羽　圖　角　蕤賓圖　姑洗變徵

姑圖　羽　圖　蕤賓變宮　大呂圖　姑洗變徵

南圖　蕤賓圖　大呂變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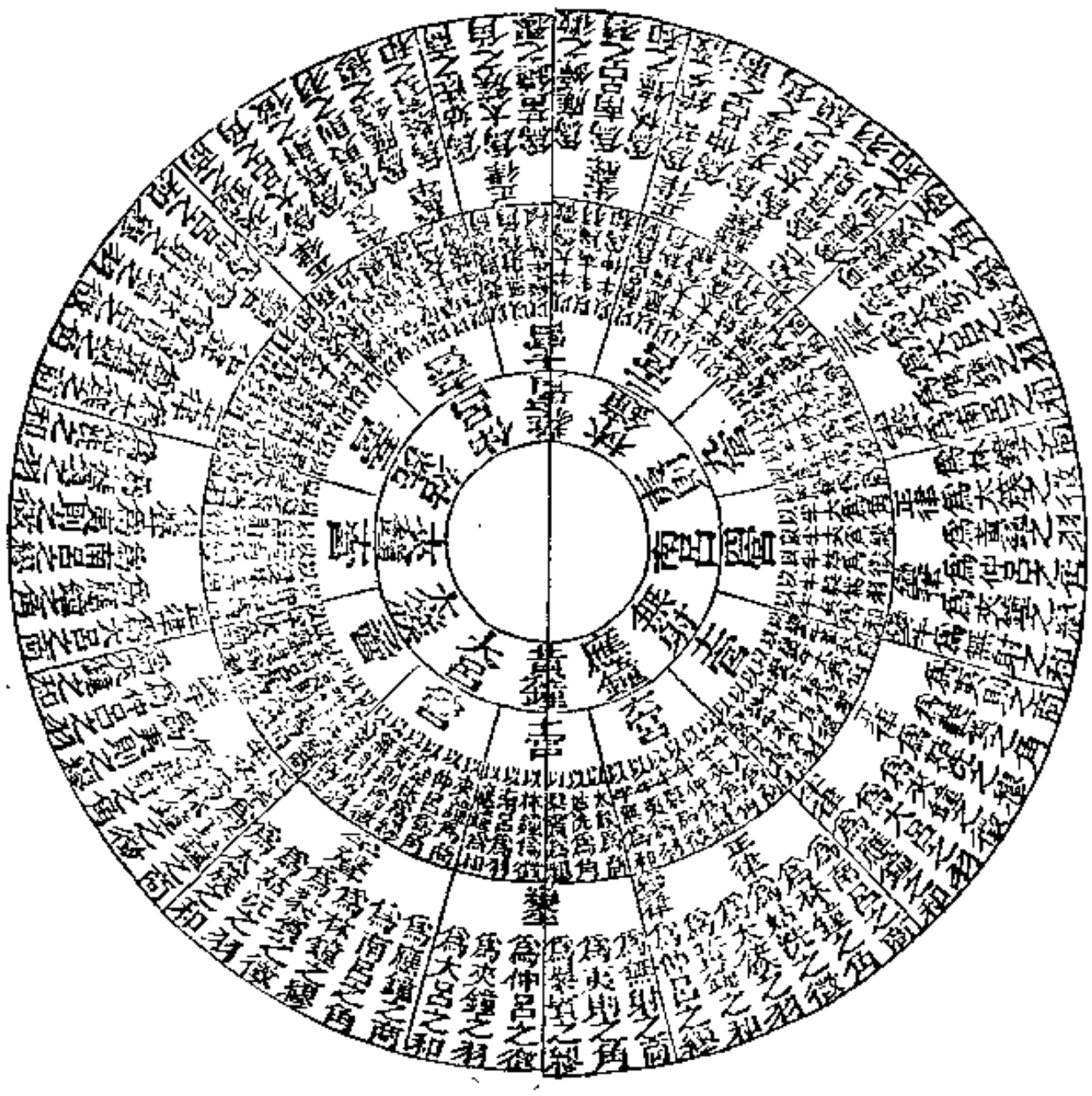
應圖　姑洗圖

按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鐘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六半聲，仲呂三半聲，○用半聲者不使臣隨君，民隨臣也。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二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爲十二律之終，用六變律，○用變律者，以正律少下不和，故用變律而後和也。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或問聲氣之元，家子曰，律歷家皆重此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是以下都準。

按正律，黃鐘一聲，林鐘二聲，太簇三聲，南呂四聲，姑洗五聲，應鐘六聲，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皆七聲，合得六十三聲，內太簇一半聲，姑洗二半聲，蕤賓三半聲，大呂六半聲，夷則二半聲，夾鐘五半聲，無射一半聲，仲呂四半聲，凡半聲二十四，全聲三十九也，變律，變黃鐘六聲，變林鐘五聲，變太簇四聲，變南呂三聲，變姑洗二聲，變應鐘一聲，合得二十一聲，內黃鐘、太簇、姑洗，皆用半，不用全，應鐘用全不用半，林鐘全聲三半聲二，南呂全聲二半聲一，凡半聲十五，全聲六也，此圖本律爲某鈞所用，則直下本宮所用某律，則斜飛經橫求之，皆有可考矣。○聲氣之元，即生氣之始也，十二律八十四聲，皆自黃鐘而生，而用之則有以全以半以變，以變半之異，所以合生氣之和也，聲音之發，千變萬殊，不可方物，不範之以律，合之使和，則放散流蕩，無所不至，陽者必散，陰者必蹙，剛則必怒，柔則必慑，又何以保合太和而得其性命之正哉，古聖人精之度數，於是以定十二律矣，而又於十二律之中，必審其用，全用半用變用變半之宜，以範人聲而使之一出於和，則君臣民事物之象皆安其位而不相陵，相生相統之宜各有其常而不相紊，此所以陽而不散，陰而不蹙，剛氣不怒，柔氣不慑，而五常之行亦已寓乎其中也，然生氣之元未有不純粹至善者，而氣之所流，往往不能無差，是以有得中得變之異，惟變而不失其正，則不害其爲聲生氣之和，而惟黃鐘一均所用皆正律，爲純粹中之純粹

者。此爲六十四卦之枝葉綱紀也。其餘卽繫他卦之各成體象、而有不能盡純者矣。況後世律呂既失中聲、不可復求。黃鍾一律既失其真、則餘十一律皆差且妄。論以千里、入十四聲皆非其正、而聽聲者又徒取其悅耳、變聲製律皆以起宮是以徒爲淫欲增惡而已。欲以感天地而格鬼神、發性情而和心志也、却可得與驗。

附十二律相用圖例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及淮南子及禮記鄭氏注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羽　變

黃鍾宮	無射商	夷則角	仲呂徵	夾鍾羽
黃正	無正	夷正	仲正	夾正
太正	闕半變	無正	闕	仲正
姑正	因半變	闕半變	闕	闕
蕤正	闕半變	因半變	闕	闕
林正	仲闕	夾闕	闕半變	無正
南正	闕半變	仲闕	因半變	闕半變
應正	南半變	闕半變	闕半變	因半變

此五調皆以黃鍾起調、黃鍾畢曲。

大呂宮	應鍾商	南呂角	蕤賓徵	姑洗羽
大正	應正	南正	蕤正	姑正
夾正	大闕	應正	夷正	蕤正
仲正	夾闕	大闕	無正	夷正
闕	仲闕	夾闕	闕半變	無正
夷正	蕤闕	姑半	大闕	應正
無正	夷闕	蕤闕	夾闕	大闕
闕半變	無闕	夷闕	仲闕	夾闕

此五調皆以大呂起調、大呂畢曲。

太簇宮	黃鍾商	無射角	林鍾徵	仲呂羽
太正	黃正	無正	林正	仲正
姑正	太正	闕半變	南正	闕
蕤正	姑正	因半變	應正	闕
夷正	蕤正	闕半變	大闕	闕
南正	林正	仲闕	太闕	闕半變
應正	南正	闕半變	姑闕	因半變
大闕	應正	闕半變	蕤闕	闕半變

此五調皆以太簇起調、太簇畢曲。

夾鐘宮　夾正　仲正　[illegible]　[illegible]　無正
大呂商　大正　夾正　仲正　[illegible]　夷正
應鐘角　應正　大[illegible]　夾[illegible]　仲[illegible]　蕤[illegible]
夷則徵　夷正　無正　[illegible]半變　[illegible]半變　夾[illegible]
蕤賓羽　蕤正　夷正　無正　[illegible]半變　大[illegible]

此五調皆以夾鐘起調、夾鐘畢曲。

姑洗宮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太簇商　大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黃鐘角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呂徵　南正　應正　大[illegible]　夾[illegible]　姑[illegible]
林鐘羽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illegible]　太[illegible]

此五調皆以姑洗起調、姑洗畢曲。

仲呂宮　仲正　[illegible]變　[illegible]變　[illegible]變　[illegible]半變
夾鐘商　夾正　仲正　[illegible]變　[illegible]變　無正
大呂角　大正　夾正　仲正　[illegible]變　夷正
無射徵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illegible]
夷則羽　夷正　無正　[illegible]半變　[illegible]半變　夾[illegible]

此五調皆以仲呂起調、仲呂畢曲。

蕤賓宮　蕤正　夷正　無正　[illegible]半變　大[illegible]
姑洗商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太簇角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鐘徵　應正　大[illegible]　夾[illegible]　仲[illegible]　蕤[illegible]
南呂羽　南正　應正　大[illegible]　夾[illegible]　姑[illegible]

此五調皆以蕤賓起調、蕤賓畢曲。

林鐘宮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illegible]　太[illegible]
仲呂商　仲正　[illegible]變　[illegible]變　[illegible]變　[illegible]半變
夾鐘角　夾正　仲正　[illegible]變　[illegible]變　無正
黃鐘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無射羽　無正　[illegible]半變　[illegible]半變　[illegible]半變　仲[illegible]

此五調皆以林鐘起調、林鐘畢曲。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illegible]半變　[illegible]半變　夾[illegible]
蕤賓商　蕤正　夷正　無正　[illegible]半變　大[illegible]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illegible]變　夷正
應鐘羽　應正　大[illegible]　夾[illegible]　仲[illegible]　蕤[illegible]

此五調皆以夷則起調、夷則畢曲。

南呂宮	林鐘商	仲呂角	太簇徵	黃鐘羽
南正	林正	仲正	太正	黃正
應正	南正	林變	姑正	太正
大半	應正	南變	蕤正	姑正
夾半	大半	應變	夷正	蕤正
姑半	太半	黃半變	南正	林正
蕤半	姑半	大半變	應正	南正
夷半	蕤半	夾半變	大半	應正

此五調皆以南呂起調，南呂畢曲。

無射宮	夷則商	蕤賓角	夾鐘徵	大呂羽
無正	夷正	蕤正	夾正	大正
黃半變	無正	夷正	仲正	夾正
大半變	應半變	無正	林變	仲正
夾半變	大半變	黃半變	南變	林變
仲半	夾半	太半	無正	夷正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黃半變	無正
南半變	林半變	仲半	大半變	黃半變

此五調皆以無射起調，無射畢曲。

應鐘宮	南呂商	林鐘角	姑洗徵	太簇羽
應正	南正	林正	姑正	太正
大半	應正	南正	蕤正	姑正
夾半	大半	應正	夷正	蕤正
仲半	太半	大半	無正	夷正
蕤半	姑半	太半	應正	南正
夷半	蕤半	姑半	大半	應正
無半	夷半	蕤半	夾半	大半

此五調皆以應鐘起調，應鐘畢曲。

按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

變聲不可爲調，此一定不易之理，而後世至今紛紛二十八調，僅是今閩觀。宮可用變徵之聲有一變。變宮者，如君之有儲貳。變徵者，如卿之有輔貳，以之爲五聲之助則可，以之自成一變，扎有不可，況以起調畢曲乎。顧自蘇祗婆而下，乃有十二律…而旋三百六十律，沈約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爲一部，以其就統子，爲多少合爲一部，則變律不止於七，而變音之道日離。由是變律可以起宮，變聲亦可以起調，而梁武帝立四通十二笛以寫通聲。因羅得七調而立七均，而鄭譯以十二笛旋爲六十聲八十四調，變聲起調，無復有非之者。今教坊九宮，謂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也。七調，則小工調，又名閙宮調，又凡字調，又六字調，又正宮調，又一字調，又上字調，又尺字調。小工調最下，尺字調最高，以今考之，小工調實是黃鐘均，而正宮調實是仲呂均，蓋其分調亦既雜亂而無宗，雖亦能起宮之法，而用世已失古之制矣。又上、凡、六、五皆以起宮起調，而古樂實有是哉。又今樂只平上去入分羽角宮商，其法平聲有七調，第一運中呂調，二運正平調，三運高平調，四運仙呂調，五運黃鐘調，六運般涉調，七運高般涉調；上聲角七調，第一運越調，二運大石調，三運高大石調，四運雙調，五運小石調，六運歇指調，七運林鐘調；去聲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二運高宮調，三運中呂調，四運道調，五運南呂調，六運仙呂調，七運黃鐘宮調；入聲商調，第一運越調，二運大石調，三運高大石調，四運雙調，五運小石調，六運歇指調，七運林鐘調，七調與上聲大同。上平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此教坊之十九調二十八變也。大以平上去入分五聲，既格格不合，而凡決裂一無所當，且正宮非正，其不合於古者益以顯矣。

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

黃鐘宮者，以黃鐘爲宮，又用以起調畢曲也。黃鐘爲無射之商，爲夷則之角，爲仲呂之徵，爲夾鐘之羽。今欲無射商而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則謂之無射之商調；仲呂之徵亦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則謂之仲呂之徵調；夷則之角而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則謂之夷則之角調；夾鐘之羽而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則謂之夾鐘之羽調。餘六十調倣此。○宮調、商調之別，謂諸樂中用某聲起止耳。其實一調之中五聲皆是備也。周人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宋人亦只是不用商調。先儒已言之，宋人又無徵角二調，此又不知何故。朱子云，此卻是不曾知得。其中有個哭聲，所以微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成，卻只是首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徵。依舊走了，不知是何故。又云，如今俗樂亦只有宮商羽三調而已，如按角調，人無能者，是不用角調。宋人無徵角調，卻是缺了徵角調。此其所以微那徵不成處，蓋亦緣宮律呂失正而徵聲失位，無所安，今樂各有某宮，其各定起處卻差一位，是也。今人以去聲爲宮，而第一運正宮調卻按之是大呂調，此其差一位可知矣。宮聲一差，向後都遞差去，而徵不能成調矣。角本難和，故角調亦不成。如今人不用知字而用上字，則徵失可知。又用上字，遂不用一字，則角且無變宮，當羽卻去宮聲上下之間不立。故雖得成調也。又今樂以平上去入分配羽角宮商，則徵已無與於調矣。雖有上平變徵，而又商角同用，宮逐羽音，則徵究無其調。又商調之與角調，七運同用，則是亦別無角調可知也。宋以仁宗之盛，而未能正樂，其後則王介甫新法，曲擬民困，徵角之不成，固其所也。大者民困而上下相不相能，蓋之事，澤也，而不能。民之疾苦，殆而不達，有司遂沒以隔於其中，彼此相棄。文采煩多，虛而無實，自非崇尚節儉，寡而不可將，是非樂知政，不以此與。昔齊景公用晏子之言而作君臣相悅之樂，納日曰招角招，而後世乃無徵角之調，不亦異乎。乃填詞小曲新聲日繁，然求其起調畢曲之歸於一律者，則百不一見，是又不從徵角之無調矣，樂之斷流漸失

也、夫豈一端而已矣、

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

與關成而陰陽備、曰、律呂已具陰陽、此則相三十六二十四而言、蓋陰陽之數至此而備也、陰陽之道、不爲典要、以宮商角爲陽、以徵羽爲陰、此亦是四山別見、

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鐘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以黃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

紀陽不紀陰者、蓋由陽作、凡聲、陽也、而九寸者、陽之成數也、然律有六、而綱之則十二、陰數之綱聲有五、五者、陽之奇、以五乘六、則其數亦自然備於六十矣、六十調合於六十日之數、如此、亦以可見分入十四調之非矣、

六十調合六十日、陰陽家以十干化氣分配五聲而行於十二辰、以配十二律、亦頗似有理、附見於此、

甲己宮　乙庚商　丙辛羽　丁壬角　戊癸徵

甲子黃鐘宮　乙丑大呂商　丙寅太蔟羽　丁卯夾鐘角　戊辰林徵

己巳仲呂宮　庚午蕤賓商　辛未林羽　壬申夷角　癸酉南徵

甲戌無射宮　乙亥應鐘商　丙子黃羽　丁丑大角　戊寅太徵

己卯夾鐘宮　庚辰姑洗商　辛巳仲羽　壬午蕤賓角　癸未林徵

甲申夷則宮　乙酉南商　丙戌無羽　丁亥應角　戊子黃徵

己丑大呂宮　庚寅太商　辛卯夾羽　壬辰姑角　癸巳仲徵

甲午蕤賓宮　乙未林商　丙申夷羽　丁酉南角　戊戌無徵

己亥應鐘宮　庚子黃商　辛丑大羽　壬寅太角　癸卯夾徵

甲辰姑洗宮　乙巳仲商　丙午蕤羽　丁未林角　戊申夷徵

己酉南呂宮　庚戌無商　辛亥應羽　壬子黃角　癸丑大徵

甲寅太蔟宮　乙卯夾商　丙辰姑羽　丁巳仲角　戊午蕤徵

己未林鐘宮　庚申夷商　辛酉南羽　壬戌無角　癸亥應徵

化氣者、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也、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縫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桉、每律各一桉、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歷而候之、如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爲和氣、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其升降之數、

在冬至則黃鐘九寸、

升五分一釐三毫、　大寒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升三分七釐六毫、　雨水則太簇八寸、

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　春分則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升三分三釐七毫三絲、　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

升四分□□五毫四絲三忽、　小滿則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升三分□□三毫四絲六忽、　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升二分八釐、　大暑則林鐘六寸、

升三分三釐四毫、　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

升二分五釐五毫、　秋分則南呂五寸三分、

升三分□□四毫一絲、　霜降則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升二分二釐四毫八絲、　小雪則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此寸分毫絲皆以九爲算者也、其陽氣上升之數即律管迭短之數也、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亦未巳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

天地間無純陰純陽之時、陽方對於上、則已復於下矣、陰方夬於上、則已姤於下矣、應鐘之短於黃鐘者四寸二分三釐、是則一釐陽氣上升窮上反下之數也、律呂以純陽氣陽氣者、生物之氣、所謂生氣之和也、其往而不返、正所謂逝者如斯、然必求其終而復

始。則是必以陰之水復於其所之水。已死之人復爲復生之人。如孩子反腹之說。所以見幾於精子也。故冬至陽氣動於下。草木根荄皆含生意。由是而日見於上。而季枝皆自春及夏。得發生之極。至於秋冬則物成之候。然草木之在秋冬。亦未嘗不有所生意。但不如春夏之盛耳。天地間無時不生物。亦無時不成物。生氣無有或息之時也。

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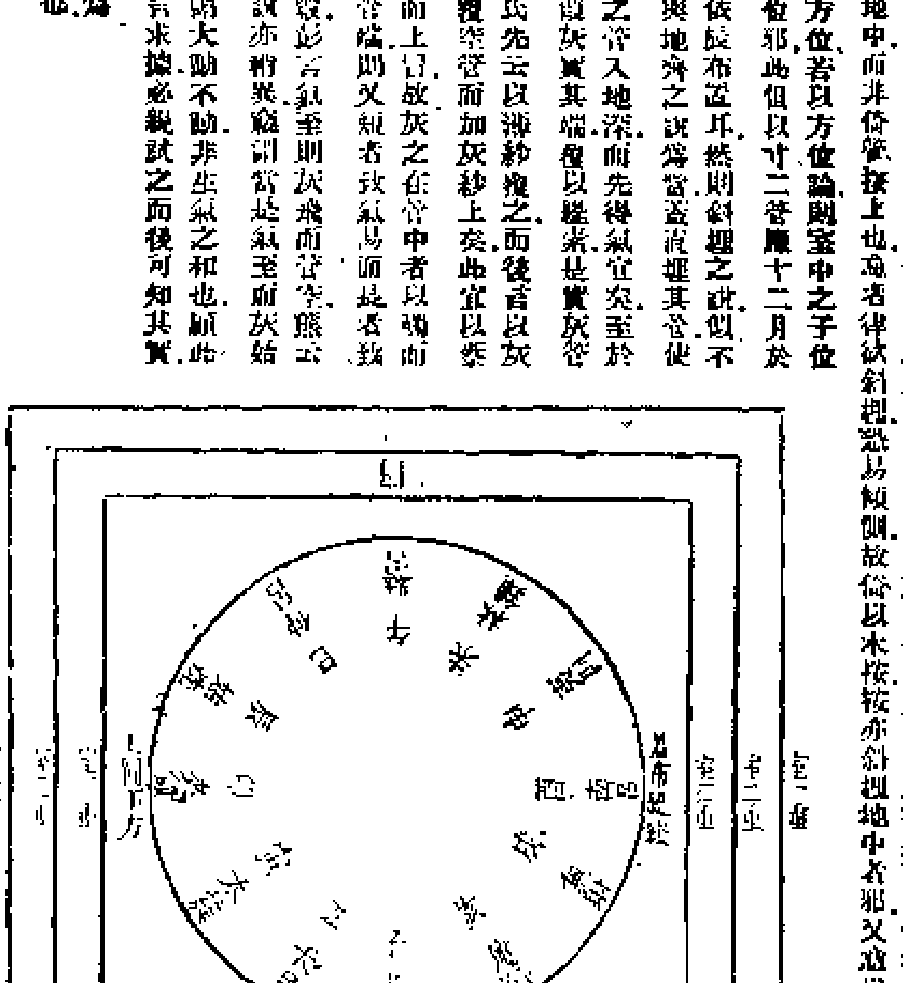
自子至巳。陽長之方。故上升之數爲陽之強則尤強。陽之說則少弱也。自午至亥。陰消之方。故陽之升漸弱。陽之弱則尤弱。而陽之陰則爲差強也。此明天地之間無時而不生物。而草木之生長於秋冬則不若春夏之盛也。

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凡聲。陽也。聲中於律呂。則陽之粹也。在天則生育之者。於律呂爲中之氣。而及其播於四時。謂爲育物。則莫不有當然之則。而無不各保合其大和者。是天地之中和也。其在律呂。則猶存失次端生物之氣。而無所偏倚。所謂生氣之和。而及其感一陽之動。見天心之復。以順布爲一歲之常。則上下相錯。大小相調。又各有其倫敘而不乖不亂焉。是則五常之行於斯而皆是律呂之中和也。氣不能盡爲生氣之和。於是聲有失位。陰陽有失節。而間乎一陽之動者。則和之至也。聲不能皆中於律呂。故大於衆者。粗於纖。且聲不成聲。而合乎生氣之和者。則聲之中節也。聲成文。謂之音。音不能皆有序而不亂。從律而不亂。則有怙懘以粗陰者。而知其上下有節。清濁有倫。則還乎五常之行者。又音之和而無不中節也。是故聖人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以使之合乎生氣之和而道於五常之行。則律呂之用起焉。是聖人所以致中和之用而止於至善者也。聲有十二律。五聲六十調。而皆本於黃鐘。黃鐘得。則十二律皆得而六十調莫非中和。黃鐘不可得。則十二律皆無所據而調皆無以成調矣。是十二律六十調實一黃鐘也。律呂之合乎中氣而爲中聲者。天地之性情所見端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所偏倚。而及其發之也。又無不中節焉。此人所得乎天地之性情以爲性情者。天人一也。聖人致一己之中和以盡天地之中和。而於是考天地之中和於律呂之中和。遂以律呂之中和者彰其體之中和。以爲之聲詩而播之爲樂。以養天下萬世人心之中和。此所謂一天人而贊化育之道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音論之。又有變徵以居之。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過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以爲樂者也。正。知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　日之間。則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知子初四刻之爲前日。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

蓋不以十二律聲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按朱子謂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前日。但無聲氣之可紀耳。此言似無據而實有至理。蓋天地之用。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如晝夜焉。其顯於有者可得而紀。人之聲而作也。其隱於無者不可得而紀。人之寂而無聲也。然人之寂也。雖一無所爲。一無所覺。而要不可謂無其人。則子初四刻之謂是矣。邵子以音聲窮天地萬物之數。其至於無字無音聲處。亦猶是也。邵子又嘗以溥休交爻觀始於一寒。終於十五成。以爲知道。今因休交爻觀之。其序次自合口而撮脣而開。至於文、元、寒、刪之開聲爲至盛者。先、鹽、潭、嚴、咸則音漸高舉。有歸盡之象。至於蕭則將合歸。尤、侵則漸縮。至覃、鹽、咸。則皆合口閉而歸於無聲矣。然則一寒之韻。正如冬至子半。夫覆之中。聲音之始。沈大而濁。亦於其前爲宮。爲陽之首。謂之律曆。黃鐘可也。冬至見於二冬。冬至以後。陽雖在生。而時猶閉凍也。自此以後。歷十易韻而萬字始見於十一眞。猶子丑寅卯之月。升陽之數甚弱。生物之數爲甚多也。又自此以後。歷十易韻而更字始見於六麻。升陽之盛也。六麻以後。五易韻而秋字遂見於十一尤。十一尤後。四易韻。字亦甚少。而音韻將終。是猶自午以後。升陽之氣以漸而弱也。然則在合口發聲之前。在合閉口之後。其無聲無字之處。爲陰之地。如朱子所云子初四刻者也。○樂齋彭氏曰。西山此章所述。禮記月令正義之說也。如其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管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云內卑外高。蓋鐘之首埋於子位。子頭向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曆志云。河內葭莩爲灰。宜陽金。西管爲律。熊氏云。灰實律管。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又曰樂樂陳氏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各塗其門。爲戶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鄭子所謂九閉之中也。布緹縵室中。土圍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使其端與地齊。而以葭莩灰實之。中秋自屬律。採葭莩爲灰。加管端。以候氣至灰去爲氣所動者。灰散爲物所動者。其灰聚。○恒按。此章言以木爲按。云則似是按之形內卑外高而各以律斜倚於按上也。但地中之陽自下而及上。惟埋管地中。故異者能先得氣。所謂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若倚管按上。則恐短者管先吐灰而長者反後矣。及觀其下言每律升若干分毫。則是氣自下升。又疑是埋管地中而非倚管於按上也。蓋古者律管斜埋。恐易傾側。故倚以木按。按亦斜埋地中者邪。又疑以管候氣。特氣只因異類而有遲早。不在方位。若以方位論。則室中之子位者不即爲北者之午位邪。此但以寸二管應十二月於一室中。則方位自當依辰布置耳。然則斜埋之說。似不若長樂陳氏使管端與地齊之說爲當。蓋直埋其管。使管端與地齊。則九寸之管入地深。而先得氣宜矣。至於實灰之說。蔡氏云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是實灰管中而以素覆之也。陳氏先云以葭莩灰實之。而後言以灰加管端。則似是以紗覆管而加灰紗上矣。此宜以蔡說爲長。蓋陽氣自下而上。冒故灰之在管中者以動而上。長者先得。若加灰管端。則又短者致氣易而長者難氣宜遲矣。又灰飛動縠。彭氏云氣至則灰飛而管空。熊氏氣至則吹灰動縠。二說亦稍異。竊謂管是氣至而灰始吹耳。其有遲速。則所謂大動不動。非生氣之和也。願此之是非同異。雖以空言求據。必親試之而後可知其實。則合上數說而各試爲之。以求其眞是焉可也。

附候氣密室圖



問、造律候氣、古有成法、要得候氣有驗、久　推歷不差、方可、而今歷古歷有不同處、古歷節氣有定、大約十五日五時有奇、而交一節氣、促者或十四日十時、遲交一節氣、造律候氣、未知其當與古歷應邪、理與今歷應邪、四人推歷御、其是精密、蓋天度有遠近狹闊、故日行亦有遲速、南陸近下、故度狹、北陸遠下、故度寬、此亦以觀有遠近而有差也、是以日行有差、而其度與交節氣亦有遲速矣、推歷之節氣主於日、兩間之陽氣皆本於日、律管飛灰者、陽氣之至也、然則以律候氣、其當與今歷應無疑也、曰、四學自明季始入中國、然則未有西歷之先、古人所謂灰飛應候者、抑又何邪、曰、西學歷法亦非始自西域、在古歷三代之後、想見歷法甚精、朱子辭後世失之、是也、蓋失之自周之末始、後世歷家雖日出日精、然終未盡復古人之意、而魏晉以後、律呂散亡、而人道律候氣、終多不合、宋人亦論雖當、律呂迄無成驗、是則飛灰應候之事、漢歷以下、雖言之未必信、及見之、即使見之、亦非能相應而無失者也、曰、然則今之西歷、其可必其相應而無失與、曰、又看造律何如、要之以相應而後可據、但猶有非一端所可盡者、古人造律、應是以洋洛之間爲土中、而據之爲斷、若則東西南北有經緯入度不同、而交節氣有遲早、而地勢之陰陽燥濕高下不同、則其氣隨地而變、又有恆燠愆寒之異、土異而沸、陽至當先、地厚而高、陽至當後、或不可以一例觀也、今欲候氣定律、假借當於當時左右或洋宋間、當子午經度處爲準、蓋此處正當赤道北三十六度、於中和一帶之中、陰陽之氣爲不偏、古人所指爲土中者也、然使寒暑不時、陰陽失職、如或冬而雷電、夏而冰雹、則灰飛又未　應　當不止大動小動不動數端之證而已也、陰　造律、本不是準、而而女之政、尤爲疲矣、　所謂猛氣衰氣之　周政正論正論而未平　候氣飛灰之說、爲未必然、因其疑三分損益之說、爲未可據、乃欲別求律呂於空虛之數、亦不盡乎、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于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數始於一、終於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律未成之前、有是數而未見、律成而後、數始得以形焉、度之成在律之後、度之數在律之前、故律之長短、固徑以度之寸分之數而定焉、

此章寸分之數、乃以十爲法、所以起度也、○數也者、理氣流行之節次也、氣之一伸一屈、對待流行、雖不可得而見、而自有一個自然之節度、默寓於不可覩聞之中、及夫形象既顯、而數可以見焉、數既可見、則是以爲形象之祀、而有度可由、是推矣、此數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以律呂言、則律化而呂、三分損一、鬼之屈也、呂變而律、三分益一、神之伸也、又自子至巳、皆陽之伸、而自午至亥、皆陰之屈也、分之以　爲損益相生之變、數以命行也、成之以　定長短固徑之實、數以繫定也、律未成

已著、則律又可　數而定也、如天　行　齊度　分固　之長　分分整度定、而大之行有次可稽、日分

之短長有數可紀、減以數之行規、有出　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及者也、顧自後世　已亡、自然之數既無可考、則本

然之理、與當然之象器、亦無可徵、律呂因若無可考矣、及律呂已無可據、而後專欲以累黍求之、抑知累黍之法、不過由律成之後、

乃積斯數以起度量權衡耳、不是以斯爲據也、又或者并不講求古法、自用師心、如房庶益班志之字、漢律承律毒之訛、歐宗以

三指約三寸之長、李文利黃穰度、且以三寸九分爲黃鐘之律、是不且欺天而妄作之甚乎、君子可無深察與、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鐘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以

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升爲斗、二百龠也、積十千六百二十分、十斗爲斛、一千龠、千合、百升也、積一百六十二萬分、

此由積八百一十方分者以起量也、一龠之容一千二百黍、則一合二千四百黍、一升容二萬四千黍、一斗容二十四萬黍、一斛容二百四十萬黍矣、然以黍實其龠、而又必以井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者、亦或以黍之大小秕粟或不足準摘也、

謹權衡第十三

銖　鈞　以權　重也、生於黃鐘

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也、十六　爲一　穀秬黍中者　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　三百八十四銖、三十斤爲鈞、九百　十龠、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共四百八十兩、四鈞爲石、三千八百四十龠、四萬六千□□八十銖、一千九百二十兩、

此因一龠所容之重以起權衡也、兩龠三千　百黍、一斤則三萬八千四百黍、爲一升六合、一鈞則一百一十五萬二千黍、爲四斗八升、一石則四百六十萬有八十黍、爲十九斗二升、○古之度量權衡如此、蓋比今爲甚少也、然古者律度存於王府、大子以時巡狩方嶽、則合諸侯之國之度量權衡而審同之、故天下之度量權衡盡然齊一、是王者之大政而寓長邊之大端也、後世無時巡之典、而民間之度量權衡、以私爲大小輕重以相欺陵、迄乎律度之亡、則在官之度量權衡亦且無從取正矣、文帝始易古法、以古斗之三升爲一升、以古稱之三斤爲一斤、以一尺二寸爲一尺、以此之秬黍多寡參考之、則今日在官之尺稱升斗盡依禁陌法也、若民間、則百家異稱、百里異量、而亦莫之問矣、唐貞觀中、猶存有古稱尺、而其後又失之、夫古之度量且盡失矣、而欲征以隔閡、

累黍求爲律呂也、何可得與、夫黃鐘爲萬事根本、度以起量、量以成衡、衡運生鼎、規周成圓、折圓生矩、矩正成方、

方垂權生繩、垂繩成直、平衡生槩、槩以定　下法度之宗、孰有大於此者、而經生乃減之爲近圖也、何歟、

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按此皆范蠡公之說。

短按。此亦有不可解者。蓋當如所言。則王朴之黃鐘律乃當唐之姑洗律。當燕之太簇律。若更不減。則王朴之黃鐘律當出之仲呂律矣。王朴累黍求律。亦何至太短懸絕若此。然今人所謂正宮調者。實按之乃是以仲呂爲宮。是王朴之貽與。

河南程氏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若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于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來定也。

又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橫渠張氏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惇厚者必能知之。

以天地之氣爲準。乃探本之論。求律呂而歸之德性惇厚之人。張子此言最平實。而有味。蓋律呂之所以亂而不得其正者。皆機巧之人之所爲妄作亂之也。

按。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考也。太史公曰。細者氣。微者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鐘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

言古人制律皆求之聲氣之元也。○太史公固神而存之一語最妙。與張子德性惇厚者必能知之之語正好參看。

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皆得矣。

此設爲求聲氣之元之法也。權爲九寸者。或短或長。皆權命爲九寸。將以立圍徑之度也。權爲九寸爲法。以權其圍之九分與其實徑之三分四釐六毫也。黃鐘之管未可定。而必預度其圍徑。使如法者。管之長短與其圍徑。及管面之廣。管中之積。皆必其彼此相應。而後爲合。否則管長而圍徑狹。管短而圍徑廣。有積實中同。聲氣亦或相應。然而不可爲度量權衡法。且聲亦或弇或侈也。圍徑如法。而吹之聲和。列之氣應。則九寸眞矣。而律本得矣。此一段乃西山特見卓識。世者有志於樂。其必當取法乎此也。

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考矣。夫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因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則必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命。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不足期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于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

樂經律呂通解卷三

律呂新書下（以下原缺七行）

黃帝（原缺十六字）之間。不遠萬里。此亦史氏之參辭也。西山引此。特以證律呂當求之聲氣之元。不可專求之累黍之末也。○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蓋以黃鐘爲十二律之本。宮聲爲五聲之本。而土爲五行之所待以成。於十二月無專位。則取律於黃鐘之宮耳。非於十二律之外又別有一管爲黃鐘之宮。作十三律也。或者乃別求有所謂黃鐘之宮。因謂當一得三。三三如九。以三寸九分爲黃鐘之宮。由是以生十二律。以九寸者爲子月之黃鐘焉。若班志此章。取解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矣。又曰。制十二笛。以應鳳鳴。雄雌各六。又曰。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故俱十二律之外別有所謂黃鐘之宮者。此殆積度之說所從來也。蔡知幾志此文。亦但謂既得黃鐘之宮矣。乃由此以更制十二笛。而左合鳳鳴。非黃鐘之外又別有十二笛也。律以成聲。假三寸九分之管。滿細已具。何管於宮聲。而以爲十二律之本邪。世又有謂長則聲清。短則聲濁者。夫知聲而不知管。盡歐是也。彼於聲且不知辨。而亦昧曰。讀樂。何無長慵之甚乎。

劉昭漢後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

又曰。截竹爲律。吹以致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

國朝會要曰。古者黃鐘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秦隋間。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率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忠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

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此言後世專求之黍之失也。

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十

司馬遷律書

本文

	改正
黃鐘八寸七分一。宮。	八寸十分一。
林鐘五寸七分四。角。	五寸十分四。
太簇七寸七分二。商。	七寸十分二。
南呂四寸七分八。徵。	四寸十分八。
姑洗六寸七分四。羽。	六寸十分四。
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四寸二分三分二。
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一。	五寸六分三分二。強四百八十六。
大呂七寸四分三分一。	七寸五分三分二。強四百□□五。
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五寸□□三分二。弱二百一十六。
夾鐘六寸一分三分一。	六寸七分三分一。強一百九十八。
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	四寸四分三分二。強六百□□二。
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五寸九分三分二。強五百八十一。

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記不同。以難曉。故多誤。蓋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爲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以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三爲法。如曆家太少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全分。七百二十九爲三分一。一千四百五十分爲三分二。餘分之多者爲強。少者爲弱。列於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

黃鐘八寸十分一者。謂黃鐘長八寸而又十分寸之一也。其八寸者。卽八十之數。而十分一者。卽一分之數。是八十一分也。林鐘五寸十分四者。以林鐘六寸。六九則五寸四分。故言長五寸而又十分寸之四也。太簇八寸。八九則七寸二分。故言長七寸而又十分寸之二也。南呂五寸三分。五九則四寸五分。加三分。則四寸而又十分寸之八也。然此已有小分未盡矣。姑洗七寸一分。七九則六寸三分。加一分。則六寸而又十分寸之四也。此亦尚有小分。蕤賓四寸六分六釐四九則三寸六分。加六分。是爲四寸二分。餘六釐。爲三分分之二也。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六九則五寸四分。加二分。是爲五寸八分。餘八釐。不足三分。不及三分分之二。以弱。夷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七九則六寸三分。加四分。是爲六寸七分。餘三釐七毫三絲。不止三分分之二。以強。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四九則三寸六分。加八分。是爲四寸四分。餘八釐四毫八絲。不止三分分之二。以強。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九則五寸四分。加五分。是爲五寸九分。餘八釐三毫四絲。不足三分分之二。以弱。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之二。偽強四百八十六也。餘分放此。止書此章多訛。而積算亦疎。蓋不止七字之誤。然在當時。如喻世者者。乃以黃鐘九寸者爲正聲。八寸七分一者爲中聲。是亦止錄而莫之察也。故四庫詳爲考正。以辨其數之實焉。

隋志引此章中黃鐘、林鐘、太簇、應鐘四律寸分。以爲興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杜夔、荀勗所論。雖尺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皆同。則是時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俗本作七分一爲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屆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爲八十一分。今以十爲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爲九十分。亦以十爲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皆同也。其黃鐘下有宮字。太呂下有商字。姑洗下有羽字。林鐘下有角字。南呂下有徵字。應鐘下有羽字。三者未詳。亦疑後人誤增也。下文云上九角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卽是上文聲律之數。太簇八寸爲角。姑洗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以九爲寸法。則曰黃鐘九寸。以十爲寸法。則曰黃鐘八寸一分。此加一數於本律之外也。以黃鐘爲九十分者。卽本律之長面以十分之爲法也。三者之法不同。然於黃鐘本律無所加減。故云長短則一。○以姑洗爲羽。林鐘爲角。南呂爲徵。此其意以五行受制之序爲相生也。按樂律、歷三書相次。其理、其數皆原於一。太初歷法一本鍾律。而太初歷實出子長之手。則其於五聲之相生當不至如此。章之多謬。若是其或初稿而未及訂正。故多誤字與邪。或疑少孫之徒妄有所增附與。）

前漢志曰。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當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爲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數也。圍九分。終天數也。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當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六數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也。孟康曰。林鐘長六寸。圍六分。以周乘長。得三百六十分。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風。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孟康曰。太簇長八寸。圍八分。爲積六百四十分也。黃鐘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又以十因之。爲

八百一十。林鐘長六寸。六六三十六。又以十因之。爲三百六十。太簇長八寸。八八六十四。又以十因之。爲六百四十。黃鐘應歷一統。林鐘當期之日。太簇應六十四卦。皆倚數配合爲說而已。獨黃鐘云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蓋黃鐘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故容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其數與此相合。長九寸。積八百一十分。則其周徑可以數起矣。即胡定安所謂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者是也。孟康不察。乃謂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圍乘長而得此數者。蓋太之考也。

漢志之說。天數二十五。參天則七十有五。又取二十五分之六合之爲八十一。以此推黃鐘之數。此其說亦深奧。然合而論當於律之度矣。其以人當太或則無端。參入側入案以合六十四之數。如皆從不足遷也。而皆其由此之上起十二律之周徑。則可見十二律雖有長短。而周徑則無不同。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廣九分。十之。則九寸。長九寸。十一之。則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蓋言此。以見黃鐘周徑本非以圍乘長。以錯孟康之失也。○孟康全不解乘。如其言。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寸。則其中積自當六百三十餘分。如何得合八百一十分之數。蓋九九則八十一。六六則三十六。八八則六十四。此方田橫縱相乘則然。非圓徑以圍乘長積合之法也。○積八百一十方分。則周徑當如京房之說。徑三分三釐八毫四絲四忽強。圍十分六釐三毫六絲八忽強。劉氏徑三分四釐六毫強。圍十分三釐八毫之說未的。彭氏頗見上卷首章。

後漢鄭康成丹谷註曰。凡律。容圍九分。孔穎達曰。諸律雖規長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鐘之宮長九寸。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以正矣。鐘以斗兩尺寸中廣容受升斗之數爲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爲度。按曰。黃鐘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其餘皆隨規矩大小圍數無增減。其理皇著。可以變減曰。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韋昭周語註曰。黃鐘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

按鄭康成丹谷註云。凡律容圍九分。蔡邕銅龠銘亦云容圍九分。蓋蔡圍中廣九分也。東都之亂。樂律散亡。邕之時未亂。當親見之。又曉解律呂。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分。何也。孟康韋昭之時。漢解雖在。而律不存矣。康昭等不通律呂。故康云黃鐘林鐘太簇圍徑各異。昭云黃鐘徑三分圍九分。皆無是怪者。隋氏之失。豈康昭等有以啓之與。不知而作。宜聖人所深戒也。

言空圍九分而不言徑。則徑不止三分可知矣。然漢志以前皆不言圍徑者。蓋因圍徑無益之間雜以的率。而中積八百一十分之實可以彼此互求見之也。月令章句言徑三分。而未言圍九分。則所謂徑三分者。亦或略舉之辭。猶言三百耳。蓋徑三分四釐以圍。則以成數概之。如太史律書。其紀十二律小分。皆與京房五寸六分三分二五六。亦未盡也。不謂後人泥此以定法矣。韋昭言徑三分圍九分。則泥於三分之徑。且未解黍率算法。徑三者不止圍九。而徑三圍九者。其九寸之長積實又不及八百一十分也。自此以下。皆深辨徑三分之說也。

魏徵隋志曰。開皇元年平陳後。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考古律度。合依時代制律。其黃鐘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自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圍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其數云。

晉前尺黃鐘。容黍八百八粒。

此尺宜近古。而所容少者。以圍徑狹之故也。容受既少。則其聲亦因之。故荀勗以此定樂。而其音高也。○容八百八黍。其聲當近林鐘以平。

梁法尺黃鐘。容八百二十八。

此晉田父所得尺。長於晉前尺七釐。故容黍稍多。○容八百二十八黍。則聲當近夷賓而稍高。

梁表尺黃鐘。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百一十。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此尺比晉前尺長二分三釐一毫。同度而異量者。與有度也。○容九百二十五黍。則姑洗稍高。容九百一十黍。則聲當近變姑洗。而更高。容一千一百二十黍。則聲當近蕤賓稍高。

漢官尺黃鐘。容九百三十九。

此姑平中掘地所得銅尺。比晉前尺長三分七毫。○容九百三十九黍。則聲當近變姑洗稍平。

古銀錯題黃鐘。龠。容一千二百。

此案長所題。實比晉前尺長一寸五分八釐。然而其所容黍合於黃鐘者。蓋其圍徑狹也。以此觀聲。亦當合黃鐘。而未免穿鑿。若以題度生律。則又難合。

宋氏尺。即鐵尺。黃鐘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四十七。

此鐵案之渾天儀尺。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其尺同而容受不定。蓋有廢也。短於銀錯題龠。而容黍稍同者。圍徑不定也。○容一千四十七黍。其聲當在太簇正變之間。

後魏前尺黃鐘。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此尺比晉前尺長二寸零七釐。○容一千一百一十五黍。則其聲當近變黃鐘而高。

後周玉尺黃鐘。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此尺同銀錯題龠。而所容又稍多。○容一千二百六十七黍。則其聲當近應鐘倍律。

後魏中尺黃鐘。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此尺比晉前尺長二寸一分一釐。○容一千五百五十五黍。則其聲近南呂倍律而稍平。

後魏後尺黃鐘。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此尺比晉前尺長二寸八分一釐。○容一千八百一十九黍。則其聲當近變姑洗倍律而稍高。

東魏尺黃鐘。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此尺最長。比晉前尺長五寸零八毫。○容二千八百六十九黍。則其聲當近四倍南呂而稍平。

萬寶常水尺律毋黃鐘。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此尺比晉前尺長一寸八分六釐。○容一千三百二十黍。故其聲近南呂倍律而又稍高也。

梁表鐵尺律黃鐘。別別者。其長短及口容之圍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勞施其腹。使有盈虛。

按梁表尺三律與宋氏尺二律容受不同。史謂作者旁厲其腹便有盈虛。則當時制作之疎亦可見矣。晉前尺律黃鐘止容八百八黍者。失在於徑三分也。古渠錯與玉尺玉斗合玉斗之容受與晉前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不甚相遠。但玉尺律徑不及三分。故其律遂長。而尺長於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蓋自漢魏而下。造律竟不能成。而度之長短。量之受容。權衡之輕重。皆展於古。大率皆由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律呂管氣之得失。及其中積實之多寡。其爭在長短圍徑毫釐之間。故大小而水之尺。尺不足據而黍之黍。實其本矣。晉梁之尺。不必大遠於古。而容黍不同。實圍徑失也。退錯趙爾及宋氏尺容黍合其數矣。而長短又未必其合度。亦以其圍徑異也。但容受既同。則積分必同。積分同。則聲氣亦不相遠。但尺寸既長。而尺度不足以爲法。晉制之間。古之器數所有存者。而金石之音亦倘可考。乃不能參觀互考。審其聲氣之中。而泥於尺度。以至紛紛無據者。此況更足異黍以求一合。其又胡能有定也哉。

本朝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十黍之度。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鐘之龠。則黃鐘之龠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間長九方爾。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鐘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按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記竟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鐘八百一十分。蓋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耳。未可以爲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衡權章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可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容圍有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千一二百也。

黃鐘八百一十分。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則由長九寸容八百一十分。起周徑之度。則必不止徑三分圍九分。可知矣。又由度則以九十黍累黃鐘之長。而嘉量權衡則又以千二百黍實黃鐘之龠。夫使累九十黍徑三黍。則其容不及一千二百。容一千二百。則其徑不止三黍。以是參觀。可見所謂八百一十分者。乃實積八百一十方分。而空圍九分者乃空圍中容九方分矣。蓋必空圍中容九方分。積實八百一十方分矣。蓋必空圍中容九方分積實八百一十方分。而後累九十黍之長。可容千二百黍。度量權衡皆合於一。而非如徑三分圍九分之說者。必參觀而從中所疑。必知所疑。而後可以得所信。非執守孤法者所可通矣。

又漢斛銘文云。律嘉量方尺。圓其外。旁九釐五毫。容十斗。嘉量之法。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爲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鐘之容受不足以爲法。晉制之間。古之器數所有存者。而金石之音亦倘可考。

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

此又即漢斛之銘嘉量之法以證黃鐘所容之實。則其爲容圍八百一十方分更無可疑也。漢斛之法。詳見末章。

自孟康以律之長十之一爲圍之說。其後章昭之徒。遂皆有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爲定論。然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唐因聲制樂。雖近於古。而律亦非是。本朝承襲。皆不能覺。獨胡安定以爲九分者九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說。

自晉隋唐以及於宋。皆泥徑三分之說。故律終不合。胡氏始有容九方分之說。可以破徑三分之說。蓋歷考之而確有可據也。

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框黍。故其度量權衡皆與古不合。

由上文言之。則累黍之數與容黍之圍徑。嘉量之積分。既亦皆有會矣。而廣章權衡又與古不合者。蓋分分而積之。至寸必差。而黍之大小又不能一定。且律分可以定黍。而黍不足以定律之分。由黃鐘之容可以計黍多寡。而黍之多寡不足以定黃鐘所容。此本來不同也。故必求之於聲氣之元。而後能可以得黃鐘之實。徒法不足以窮之也。

又不知變律之法。但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鐘之數。乃遷就林鐘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鐘。淆聲以夷則南呂爲徑三分圍九分。無射爲徑二分八釐圍八分四釐。應鐘爲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而其所以爲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非人之所能爲也。今其律之空圍不同如此。則亦不成律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雷樂之爲條理。亦可惜也。

此更胡氏之大失也。天下理數莫非自然。一變變排。便成私智。如蔡之有法。乃決行不得不差。井之有田。乃井行不得不問律呂之數。往而不反。板用及變律。亦理數之自然。聖人有以節之。使用之者不過於中焉。斯已耳。安可以遷就於其間哉。律管以空圍之同。惟黍長短可以定聲。正如適笛之穴孔有上下。而空圍同。此一管。琴瑟之鼓柱有遠近。而大小同。此一弦。而適笛之管兩頭異其粗細。以合律。此必無之理也。胡氏所定之律如此。又安足以成樂乎。孟康不知律呂。故謂律管各以其律之長十之一爲圍。誤矣。胡氏宜所稱知律者。而此之謬就無理。其亦私智之爲害也夫。

房庶以徑三分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蠡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蠡忠臣。以子餘相秦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房庶云得古本漢書。一黍字下有之。超增一千二百黍八字。今本漢書刪之。范蠡公輒信其言。遂欲除累黍爲分之法。夫專氷之累黍非也。舉其法而廢之。亦非也。先氷之實。以定律而後變之累黍以起度量權衡。則於律呂其庶幾乎。

律呂之管第三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三軍以爲制。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九寸而

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七德之色。鐘者。氣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

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

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律。

按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爲黃鐘之大數。即此置一而九三之。以爲寸法者。其術一也。夫既一而九三之既爲寸法。則七三之爲分法。五三之爲釐法。三三之爲毫法。一三之爲絲法。從可知矣。律書獨舉寸法者。蓋已先於鐘分內默具律寸分釐毫絲之法。而又於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

天地之數。以三而行。故律呂皆以三爲法。三三如九。故寸分皆以九爲數。以三因之。以九歸之。所以迭爲損益。上下相生。可以循環不窮也。此章之說。并已見上篇第二第三章。

顧自淮南太史而後。即無識其意者。如京房之六十律。雖亦用此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然乃謂不盈寸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分者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爲強弱。不知黃鐘九寸。以三損益。數不出九。苟不盈分者十之。則其奇零無時而能盡。蹤泛以強弱該之。而卒無以見強弱之爲幾何。則其數之精微。固有不得而紀者矣。

凡數奇則行。耦則止。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本生於三。而寸分釐毫絲之法。其用亦皆以三。其上下損益。亦迭用三。故可行而不滯。京房用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而寸分則約之以十。本末舛決矣。此奇零所以無時可盡。而失古人之意也。

至於杜佑、胡瑗、范蜀公等。則又不復知有此數。而以意強爲之法。故通典則自南呂而下。各自爲法。固不可以見分釐毫絲之實。胡范則止用八百一十分。乃是以積實生量之數爲律之長。而其因乘之法亦用十數。故其餘算亦皆棄而不錄。蓋非有意於棄之。實其重分累析。至於無數之可紀。故有所不得而錄耳。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置一而十一三之者也。惟置一而十一三之。故能轉生十一律。各八十一之數。雖亦生於三。然其爲數。推則至五而窮。八百一十分者。即八十一分而十之者也。八十一之數生於三。而間乘用十。則又本末舛決矣。

夫自絲以下。雖非目力之所能分。然既有其數。而或一算之差。則法於此而遂變。不以約十爲九之法分之。則有終不可得而齊者。故淮南太史公之書。其論此也已詳。特房等有不察耳。

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黃鐘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漢書云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此則古人論律以九分爲寸之明驗也。

此言律淮南子太史公之書。已皆以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之法。蓋必如是而後三分損益得以不窮。乃京房以後不知用九而用十。此所以失之也。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

呂氏春秋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

此其相生之序。自東方而生西方者則爲下生。自西方而生東方者則爲上生。自子至午皆東方也。自未至亥。皆西方也。東、陽方。雖呂亦陽。故爲上。西、陰方。雖律亦陰。故爲下。○朱子曰。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又曰。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鐘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鐘爲陰。每一陰間一陽。又是一個小陰陽也。按朱子此論則呂氏之說固自有理。

淮南子曰。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有兩上生相次。凡隔八相生。與上篇呂氏說同。其數以八十一。故自姑洗以下小數有不盡者或棄或進。與史記律書黃鐘八寸十分一章略同。然皆仲呂數極不生。亦於理有未盡。

按呂氏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子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蔡氏曰。按史記漢書。則十二辰順序而陽上陰下。固爲自然之數。然揆衡加倍。亦未免多一番事。如呂氏淮南。則律呂皆當位自得。然須易復加倍。但十二辰非順序而呂有下生律。律反上生呂者。故西山以爲前亂無倫。但以河圖一北、一南、三東、四西之位觀之。則此之以子生未。未生寅。似亦未爲錯亂。又朱子亦嘗主呂氏爲說。蓋二者皆有可通。假不必謂史漢而非呂淮也。蓋律呂之上下。則又有不盡泥者。如姑洗五宮下生應鐘爲商。應鐘上生蕤賓爲商。蕤賓下生大呂爲羽。大呂上生夷則爲角。此則律下生呂而呂上生律也。若蕤賓六宮。則下生蕤賓爲徵。蕤賓上生大呂爲商。大呂下生夷則爲羽。夷則上生夾鐘爲角。是呂下生律而律上生呂矣。只如此用。則半律、變半律、變律皆不必問。而自然符合。如曰半律非全律比。然大呂、夾鐘、仲呂之半聲。固本始非十二辰之本數也。理有無大背者。故更欲因西山之說而通之。

律書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五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按此即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數。其分字以上者。指黃鐘之全數。子、律管可數。辰、分數。午、絃數。申、龜數。戌、蠶數。其在亥酉未巳卯丑則三分律寸分蔡氏絲之法也。其分字以下者。諸律所取於黃鐘長短之數也。假令子一分。則一爲九寸。是黃鐘之全數。其三分二。則一爲三寸。三分二。三如九。亦是黃鐘之九寸。三分取其二。故林鐘得六寸。寅九分八。則一爲一寸。亦是黃鐘之九寸。九分取其八。故太簇得八寸。其上下相生之序。則晉志所謂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爲陰。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者是也。丑爲林鐘。卯爲南呂。巳爲應鐘。未爲大呂。酉爲夾鐘。亥爲仲呂。大呂、夾鐘、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數相應。其寸、分、蔡、絲皆積九以爲法。詳見上章。

西山立說一主此條。
餘已見上篇第三章。

漢前志曰。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五。

此在律皆下生呂。在呂皆上生律。而大呂、夾鐘、仲呂、須用倍數。乃合天地之氣。與上條說同。但其言八八爲五。則似言隔八而非言居衝也。

律書曰。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假令黃鐘九寸。下生則倍其實。爲一十八寸。三其法。乃爲六寸。而得林鐘。林鐘六寸。上生則四其實。爲二十四寸。三其法。乃爲八寸。而得太簇。他行倣此。

漢後志曰。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鐘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鐘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倚蓍方覆。六爻奇之道也。黃鐘、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

此一條皆可上下相生之法。然夷則三分損益其實同。而法亦小異。三分損益者。三分本律之長而益以一分。以上生也。此所謂倍其實三其法。四其實三其法者。陽生陰則倍其本律之長而取其三分之一。陰生陽則四其本律之長而取其三分之一。所謂皆三而一者也。○上生不得過黃鐘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鐘之數實。蓋律有可下生不可上生者。有可上生不可下生者。有上下皆可生者。如夷實下生大呂。則半聲其本數也。於實上生大呂。則正律其倍數也。用大呂之半。則上生夷則也。用大呂之倍。則下生夷則也。此上下皆可生者也。若太簇、仲下生南呂。正也。使上生南呂。則南呂反過於黃鐘之清濁矣。此可下生而不可上生者也。南呂上生姑洗。正也。使下生姑洗。則姑洗之數細不可分。而太頗矣。此可上生而不可下生者也。陰陽之道。蓋亦不爲典要而有密矣。

和聲第五

漢前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敵也。

按黃鐘爲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鐘者。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

四寸五分者。以十分爲寸。故可分也。知寸、分、毫、絲皆以九爲法。則亦不可分矣。又自仲呂上生。則變律八寸七分八。益一毫六絲二忽。自仲呂下生。則變半律四寸三分。久蔡氏五音三絲一忽。不及黃鐘之半。上下相生所不及。則五聲所不用也。凡律有用半聲者。皆損益相生之所及也。太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黃鐘、無射是也。有不用半聲者。損益相生所不得及。故不用也。林鐘、南呂、應鐘是也。

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鐘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

仲呂爲正律之始。故凡自仲呂轉生者。則皆變律。如蕤賓七鈞。以仲呂爲變宮。則變半黃鐘爲變宮。變林爲變徵矣。夷則九鈞。以仲呂爲羽。則變黃爲角。變林爲變宮。變太爲變徵矣。夾鐘十鈞。以仲呂爲商。則變黃爲羽。變林爲角。變太爲變宮。變姑爲變徵矣。無射十一鈞。以仲呂爲徵。則變黃爲商。變林爲羽。變太爲角。變南爲變宮。變姑爲變徵矣。仲呂十二鈞。則夾鐘皆用變律。變黃爲徵。變林爲商。變太爲羽。變南爲角。變姑爲變宮。變應爲變徵矣。夾鐘之羽。爲仲呂之徵。爲蕤賓之變徵。爲夷則之角。爲無射之商。無皆自仲呂轉生。則皆變律而非正。又其在八鈞十鈞十二鈞。則仲呂實下生黃鐘。而得變黃鐘之半。在七鈞九鈞十一鈞。則仲呂半聲上生黃鐘。亦止得變黃鐘之半。無用及變黃鐘全律者。蓋故正黃鐘律有全而無半。止本宮只爲君。變黃鐘律用半不用全。黃鐘不爲他律役。至尊無與敵之義也。

此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唯杜佑通典再生黃鐘之法爲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右說見下條。

漢後志京房六十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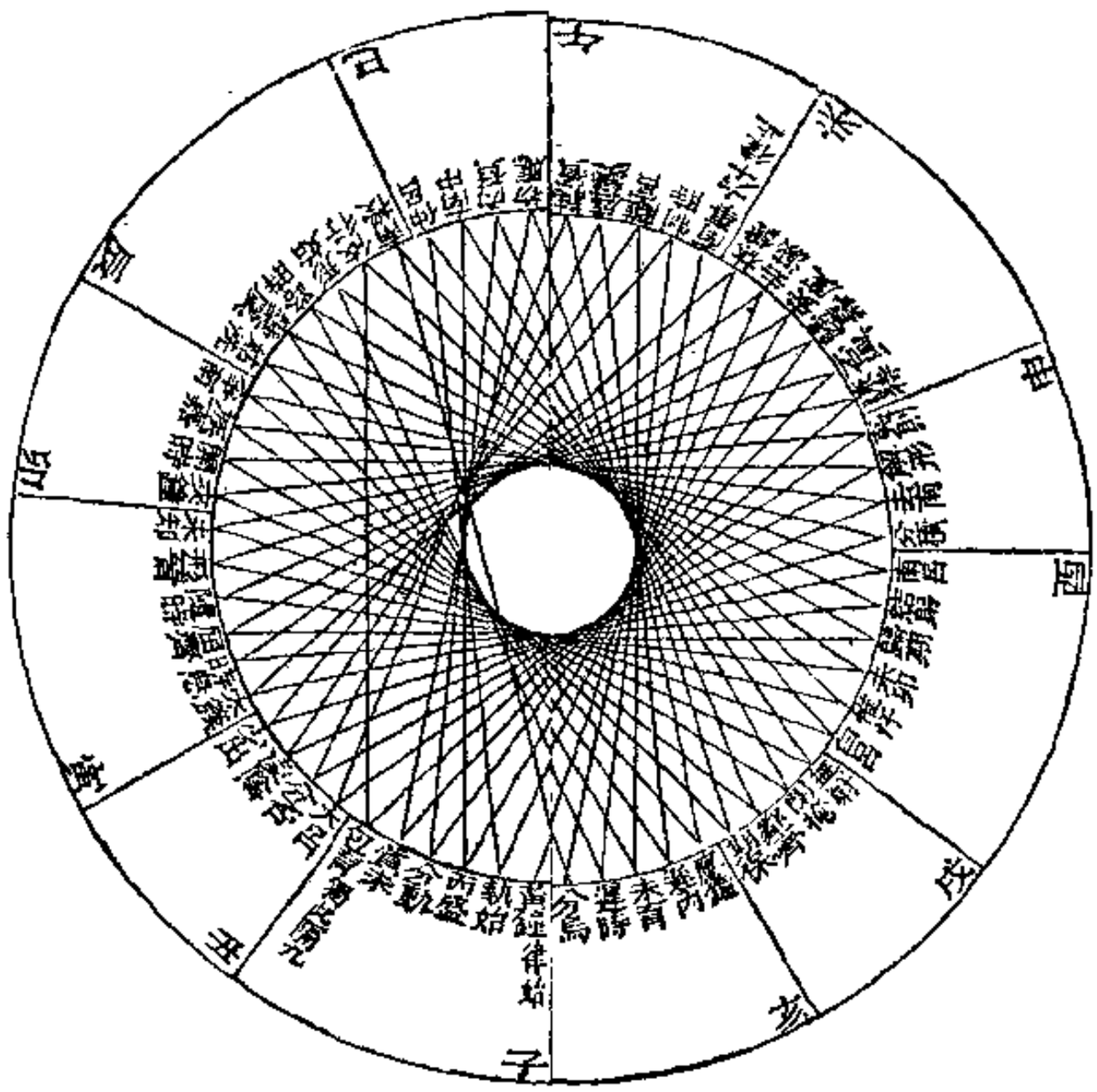
黃鐘。子。
林鐘生太簇。寅。
南呂生姑洗。辰。
應鐘生蕤賓。午。
大呂生夷則。申。
夾鐘生無射。戌。
黃鐘生林鐘。未。
太簇生南呂。酉。
姑洗生應鐘。亥。
蕤賓生大呂。丑。
夷則生夾鐘。卯。
無射生仲呂。巳。
以上十二律。

仲呂生執始。子。　執始生去滅。未。
去滅生時息。寅。　時息生結躬。酉。
結躬生變虞。辰。　變虞生遲內。亥。
遲內生盛變。午。　盛變生分否。丑。
分否生解形。申。　解形生開時。卯。
開時生閉掩。戌。　閉掩生南中。巳。
南中生丙盛。子。　丙盛生安度。未。
安度生風齊。寅。　風齊生歸期。酉。
歸期生路時。辰。　路時生未育。亥。
未育生離宮。午。　離宮生凌陰。丑。
凌陰生去南。申。　去南生族嘉。卯。
族嘉生鄰齊。戌。　鄰齊生內負。巳。
內負生分動。子。　分動生歸嘉。未。
歸嘉生隨時。寅。　隨時生未卯。酉。
未卯生形始。辰。　形始生遲時。亥。
遲時生制時。午。　制時生少出。丑。
少出生分積。申。　分積生爭南。卯。
爭南生期保。戌。　期保生物應。巳。
物應生質未。子。　質未生否與。未。
否與生形晉。寅。　形晉生惟汗。酉。
惟汗生依行。辰。　依行生包育。子。此端隔九。
包育生謙待。未。　謙待生未知。寅。
未知生白呂。酉。　白呂生南授。辰。
南授生分烏。亥。　分烏生南事。午。

子宮凡六律。丑宮凡四律。寅宮凡六律。

卯宮凡四律。辰宮凡六律。巳宮凡四律。
午宮凡五律。未宮凡六律。申宮凡四律。
酉宮凡六律。戌宮凡四律。亥宮凡五律。

自執始至遲內可備變宮之用。即六變律也。盛變以下則雖酸而無所用之。何通律亦以越宮。則律之變又殆非此四十八律所能盡。其自依行下生又隔一辰以終於午。尤爲顛倒失序。



世之論律呂者。皆以十二律爲循環相生。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鐘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算。或棄或增。夫仲呂上生不成黃鐘。京房之見則是矣。至於轉生四十八律。則是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而亦無所用也。

鍾律之用。止於應鐘。其餘以法推之。非不能轉生他律。然無當於還宮之用。則所不必有也。必欲有之。則往而不返之數不可勝窮。而或轉以變律起宮。則將淩雜無所分際矣。自京房推六十律。而劉宋錢樂乃因衍京之餘更衍之爲三百六十律。梁沈約以三百六十律分部母子。覈其法之疎密。迄今不得而詳。然亦是見其支離而難當矣。蓋古者人寄於音。則吹律定宮。寄聲制器。其聲器有二倍於律者。有四倍於律者。四倍爲全。則二倍爲半矣。二倍爲全。則知律者爲半矣。十二律之正聲既定。則各律起宮。因宮異器。則於音和。不相陵犯。爲全爲半爲變。自在其中。故不必有半變律之名。而後世不能也。故以是謀他律當月自宮。則其相應之律皆有空積忽微。京房因仲呂轉生不及黃鐘。而更推四十八律。然其意卽是其術則益十二律還宮。惟以三分損益取定五聲二變而已。三分損益之所不及。則十二律還宮之所不用。何必勉強推之以求不可勝窮之數哉。

況律學微妙。其生數立法。正在毫釐秒忽之間。今乃以不盡之算不容損益。遂或棄之。或增之。則其畧贏踦之積。亦不得爲此律矣。

律呂之數。本於三。極於九。以九爲數則相生可不窮。以十爲數則奇零不可盡。因其不可盡而或棄或增。則所推四十八律不但不濟於用。亦且不成爲律矣。

又按行在辰。上生包育。編於黃鐘之次。乃是隔九。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每律統五律。蕤賓、應鐘、每律統四律。大呂、夾鐘、仲呂、夷則、無射、每律統三律。三五不同。多寡不侔。其與反生黃鐘相去五十步百步之閒耳。

依行在辰當下生包育。在亥而應鐘度摘。又以奇零或棄或增之故。則恐及黃鐘之數。實散亥宮無可容。乃遂轉而上生包育。以編於黃鐘之次。所以至隔九也。又爲律限於六十。則其勢不得不或多或寡矣。

意者房之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爲六十。故其推律亦必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者不可增。而於卦者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鐘以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鐘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鐘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可謂日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

京氏之失。在於多而不精。然自黃鐘而下。要於還宮。猶有可用之實。何承天、劉焯欲增十一律之分。則轉使十一律皆失其正。其害又有甚於京房也。

杜佑通典曰。陳仲儒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惟未嫻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無射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仲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依京房書。仲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成韻。而崇乃以仲呂爲宮。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

按。仲儒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其論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商徵皆濁於宮。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又謂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尤爲的切。然仲儒所主是京氏六十律。不知依行爲宮。包育爲徵。謙待爲商。果成音曲乎。果有其韻乎。蓋仲儒知仲呂之反生不可爲黃鐘。而不知變至於六則數窮不生。雖或增或棄。成就使然之數。強生餘律。亦無所用也。

仲儒主京氏之律。駁公孫崇之非。大約只似可據。然於審音之妙。亦尙未造也。蓋宮商宜濁。徵羽宜清。此爲君臣民事物之倫敍。不可踰越陵犯耳。卻不是不成音韻也。凡聲不合律。律不順序。則韻不成。一有合律。則雖徵羽大於宮商。亦成音曲。觀今人簫笛琵之類宮換調。則可見矣。但音韻成。要非雅聲。以其迭相陵犯。亦惟因過也。故黃鐘不爲他律役。而十一律自宮。則有半聲、變律、變半律之用。實皆以君臣民事物不可相陵之故。非但求音韻之諧也。則大小之倫敍亦皆可還之不閒矣。至所云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一相順。乃又云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則殊不然。夫五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乃所以成樂之美。若錯採衆聲。則流於淫濫。而非所以爲美矣。俗樂筝笛則雜彈揉鳴。雜則數音合音。此繁音悅耳。非古人和淡之樂也。○洞簫翻宮換調。七孔皆可作合字。合字卽宮聲也。全閉爲宮。則宮濁而商角徵羽漸清。爲順。若以開下之第一孔、第二孔爲合字。則羽濁於宮商矣。漸上以至以第六孔、第七孔爲合字。則商角徵羽皆濁於宮矣。且音有長短不同。而每孔一定。則其轉換爲用。豈能恰應正律。然亦未嘗不成音韻。只換之倫理。則全不是也。

今洞簫還宮七調法

尺字調、合、凡、工、尺、上、乙、四、
上字調、四、合、凡、工、尺、上、乙、
乙字調、乙、四、合、凡、工、尺、上、
正宮調、上、乙、四、合、凡、工、尺、
六字調、尺、上、乙、四、合、凡、工、
凡字調、工、尺、上、乙、四、合、凡、
小宮調又名閉宮調、凡、工、尺、上、乙、四、合、

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鐘始。黃鐘之管九寸。三分損益。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仲呂之法。又制十二鐘以準十二律之正聲。又鳧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十二律正聲爲十二子聲之鐘。二義云。從於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鐘。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之鐘。其爲變正聲之法者。以黃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鐘。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爲黃鐘。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

按此說黃鐘九寸生十二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鐘。黃鐘八寸五萬九

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鐘不復爲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鐘。餘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閒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鐘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鐘又不用變半聲。則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其詳見於前篇之八章。

按正律陽皆有半。陽得其全也。惟黃鐘無半。非不可爲半也。實不用耳。陰呂在東方者有半。在西方者無半。蓋半非竟分之本然。而全其倍數也。由通典之說。則十二律皆有正、有正半、有變、有變半。蓋通典雖以十分爲寸。然每律逃三之以爲寸法。故其數可不窮。而仲呂可生變黃。且綴生十一變律。圍由是四一而六三之之說。故變律之數至六而止。但黃鐘亦有正半。實是無所用者。蓋陽之變律其全亦用不害。陰呂之在西者正半用不害。無所變半亦用不害。則或如西山所言。通典固未免多設也。

五聲小大之次第六

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

周景王鑄無射。而以大林。蓋以無射爲宮。則當以變半黃鐘爲商。以變半太簇爲角。以半仲呂爲徵。以變半林鐘爲羽。乃景王以無射爲宮。而以正林鐘律之鐘爲羽。則羽大於宮商角徵矣。其曰聽以大林者。言不用變半林鐘而復用大林鐘也。故伶人正之云云。今人多不解大林爲何物矣。又按細不過羽。則變宮一聲亦似古人所不用矣。

律書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按此數卻不必泥。不過因黃鐘一約之寸分爲法。以顯其三分損益耳。餘律爲宮。亦借此數通之。只一個三分損益。則以聲之當上當下爲準。而律呂之當上當下所不暇拘。正聲、半聲、變律、變半律。皆有不期而合。故五聲之損益上下卻是最緊要。

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黃鐘之均。五聲十二律起於黃鐘之氣數均平也。黃鐘之管。以九寸爲法。度其中氣明其陰數之極。故用九自乘。爲管絲之數。九九八十一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以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三分宮數八十一。則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得五十四。以爲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則分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則七十二。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則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其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也。羽生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鐘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九九八十一。即黃鐘九寸也。通典謂用九自乘爲管絲之數。此卻不然。管以九寸爲黃鐘。或如律。或倍律。皆是。若絲。則琴之應律。在琴身之度。而聲之合律以柱。不全繫於弦也。弦絲之數。大琴宮弦二百四十綸。商二百單六綸。角一百七十二綸。徵與商同。羽與角同。清宮一百三十八綸。清商一百單四綸。中琴宮一百六十綸。商一百四十綸。角一百二十綸。清宮百綸。清商八十綸。宮商角皆加纏。纏七綸。中纏六綸。此弦大小用絲之數也。若謂宮弦八十一絲。商弦七十二絲。徵弦五十四絲。角弦六十四絲。羽弦四十八絲。則太細殊不成聲矣。故今人謂此爲弦之絲數者妄也。

按宮聲之數八十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四。徵聲之數五十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鐘一均之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通典所謂以下十一辰。辰各五聲。其爲宮爲商之法亦如之者。是也。

是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陵犯。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爲五十四在黃鐘爲徵。在夾鐘爲角。在仲呂爲商者。其亦謬矣。

五聲此數。原止借黃鐘一約爲法。假設作此數。以便於三分損益耳。其實非定數也。沈存中之說。卻以泥於此數而失之。然通典云用九自乘。以爲管絲之數。既又在管絲上。則是有定數矣。沈括之說。及今人宮弦八十一之說。亦通典爲管絲之數之一言誤之也。○又按宮八十一。即黃鐘九寸也。商七十二。即太簇八寸也。角六十四。即姑洗七寸一分也。徵五十四。即林鐘六寸也。羽四十八。即南呂五寸三分也。然則沈存中之說。亦豈可通。抑知在夾鐘則變林鐘爲角。在仲呂則變林鐘爲徵。又不得爲五十四分數也。

俗樂之有清聲。蓋亦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呂反生黃鐘。黃鐘又自林鐘再生太簇。皆爲變律。已非黃鐘太簇之清聲耳。

俗樂但四清聲。謂清黃、清大、清太、清夾也。今俗樂有六五二聲。亦是此意。六清宮。五清商也。加四清者。即用半律。所以免陵犯之失也。

胡安定知其如此。故於四清聲皆小其圍徑。則黃鐘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鐘二聲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皆以次小其圍徑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則亦不成樂矣。

四清聲。黃鐘太簇當用變半。大呂夾鐘當用正半。故止用半聲。則猶黃清太清不合。然四律皆小其圍徑。則變黃變太之半或可合。而大呂夾鐘之正半律又不合矣。那變律之與。亦止在長短。不當小其圍徑。乃自夷則以下皆小其圍徑以就清聲。則失之爲尤甚也。○清太當有二聲。有正半。有變半。古人編鐘、編磬、編簫。則凡正律、半律、變律、變半律之備於遂宮者。皆懸在一架。編之有序。故用五聲者。固在各均皆無相陵之患。今俗用簫笛無清聲。只合字□吹之則爲六。四字□吹之則爲五。聲□之類。以按指上下爲節。則有清聲矣。琴之六弦七弦爲清宮清商。其聲亦是半聲。如散彈六弦應一弦中徽。散彈七弦應二弦中徽是也。或云散六應一不當正按中徽。宜於中徽少上調之。爲以臣□君。此其有合於變律之意夫。

若李照、蜀公止用十二律。則又全然不知此理者也。蓋樂之和者。在於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蜀公之法。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以降。則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不相陵犯乎。晉荀勖之笛。梁武帝之通。亦不知此而有作者也。

李照、范鎮之失。與漢仲儒之爲公孫崇者同。荀勖用周尺制十二笛。梁武帝立四通。又制十二笛以寫通聲。皆所以準樂律者。○朱子曰。國語云立均出度。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鐘爲宮。便用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只要合律。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個排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的黃鐘。只是散聲。又自黃鐘起至應鐘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挂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此。○按均器今不可得見。由朱子之言考之。則黃鐘一弦。所以均十二律而爲十二律之母也。十二律各一弦。又所以各自爲宮而爲七聲之母也。如考太簇之七均。則以柱子挂太簇弦下約三分去一之處彈之。而以南呂弦合之。又移上許多分寸彈之。而以姑洗合之。又移下許多分寸挂定彈之。而以應鐘合之。又移上許多分寸挂定彈之。而以蕤賓合之。又移下許多分寸挂定彈之。而以夷則合之。則七聲皆均矣。由是徹上所非上下相法。尺寸分釐各依法制爲笛以吹之。每均一笛。所謂十二笛以寫通聲也。荀勖十二笛想亦似此。然知此則只有十二律正聲而無變律。故西山譏其爲不知而有作云。

變宮變徵第七

春秋左氏傳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二體。謂文舞、武舞。三類。謂風、雅、頌。四物。杜氏曰。四方之物。傅氏曰。度、量、權、衡也。七音。五聲而加和、繆。以爲餘韻者也。九歌。謂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之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之和。合之爲九歌也。○七音之說。經傳僅見於此。

漢前志曰。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七始亦謂七音○七始詠漢書本作在治忽

淮南子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加和繆之說至淮南子始明有其注然曰和曰繆可見只用以和音而不以之成曲矣言應鐘蕤賓者以其盡一均音之餘可類推也和者所比繆者所舍也

通典注曰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聲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二變聲至周始加理或有然然世謂古琴五弦至文武各加一弦爲七弦因指所加二弦爲變宮變徵則大謬矣蓋之所加二弦乃清宮清商非變宮變徵也

按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羽與宮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短按二變聲三代以前畢竟是不用者三代用二變則六經必有言之者周禮大司樂章言樂頗詳亦不及變聲之說然則二變始加於周之中世未必文武周公所加矣今兩曲宮調用合四上尺工而不用一凡音乃武好貽然則古不加變聲始亦未始不成樂只二變之加已久可存以備用則亦不必去之若用以起調畢曲則必有所不可耳

六十調第八

周禮曰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按此祭祀之樂只有宮角徵羽四聲不用商聲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或問周禮大司樂祭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爲角則南呂爲宮太簇爲徵則林鐘爲宮應鐘爲羽則太簇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周禮大司樂章雖是先出其實說多有難曉處注疏家強爲臆說無理此段據朱子之說則其不言商者祭祀之樂不用商調耳非樂中可無商聲也其所云圜鐘爲宮即夾鐘宮調也黃鐘爲角則夷則爲宮是夷則角調也太簇爲徵則林鐘爲宮是林鐘徵調也姑洗爲羽是林鐘羽調也函鐘爲宮即林鐘宮調也太簇爲角則無射爲宮是無射角調也姑洗爲徵則南呂爲宮是南呂徵調也南呂爲羽即南呂羽調也黃鐘爲宮即黃鐘宮調也大呂爲角南呂角調也應鐘爲羽太簇羽調也西山引此只以見二變不爲調

之意○周禮所云六變八變九變者變成也蓋雲門六成咸池八成韶樂九成也至所謂天神皆降地示皆出人鬼可得而禮等語似屬渺茫抑知其意蓋平易蓋方祭之始先作此樂以感神候其樂成六成八成九成既終然後乃行獻神之禮故爲此恍惚縹像之語乃所謂以成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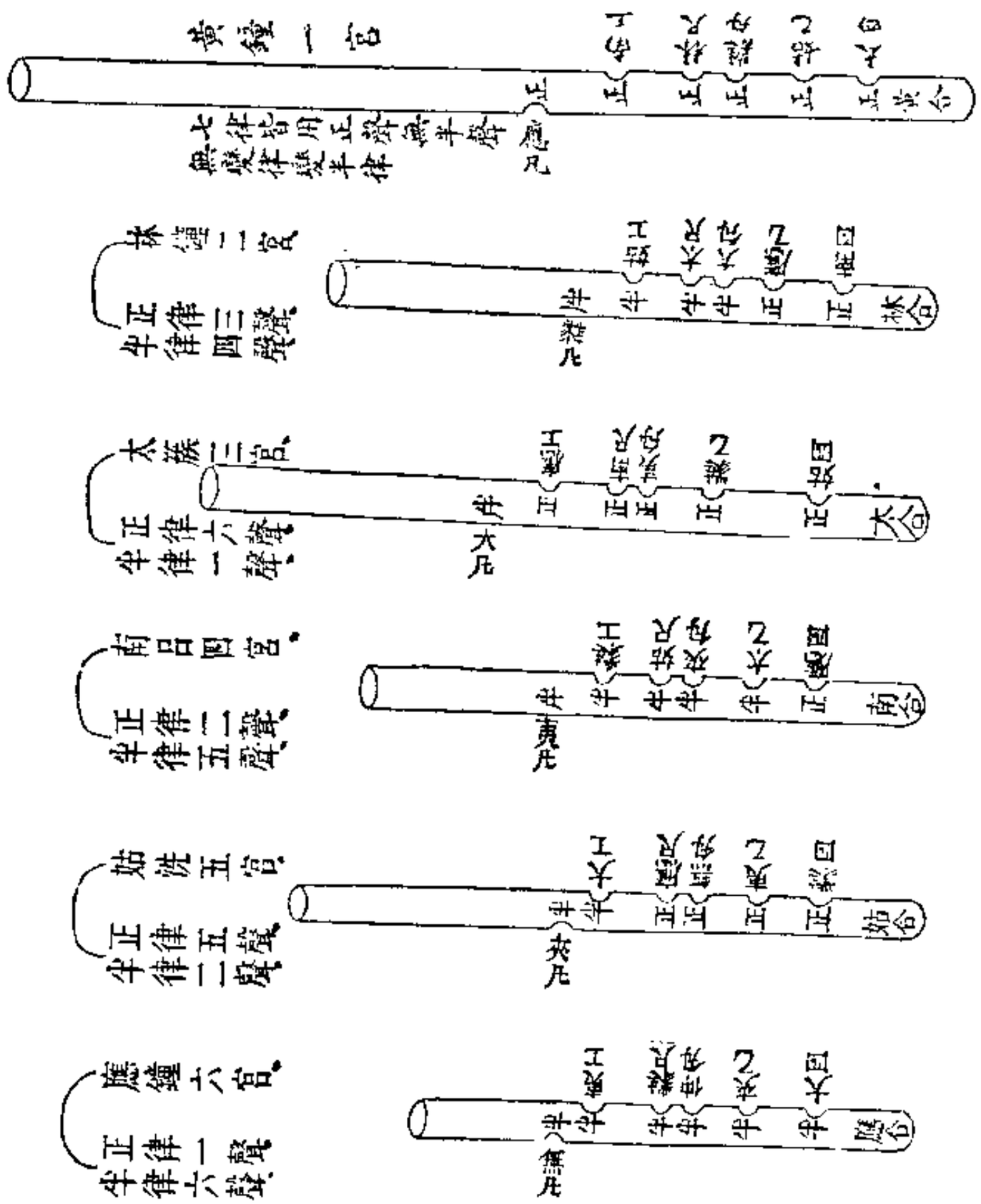
禮記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鄭氏注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孔氏疏曰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上生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鐘爲角太簇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鐘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鐘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下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仲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仲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仲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下生林鐘爲羽上生太簇爲角仲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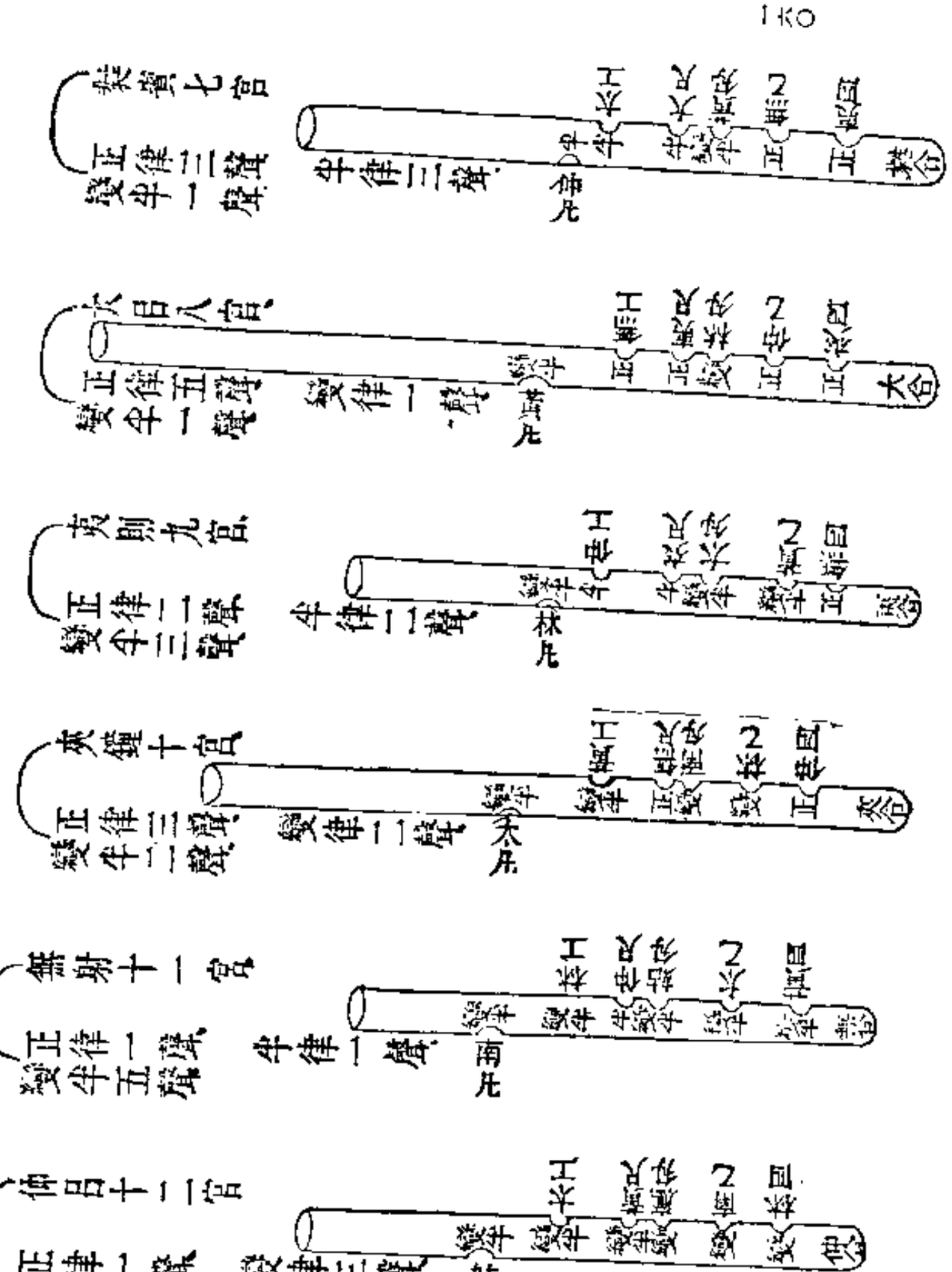
禮運六十聲凡二變不以爲調也但孔疏相生只以律呂之上下爲據則五聲之上下有失其序者今正之如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第二宮下生半太簇爲徵上生南呂爲商下生半姑洗爲羽上生應鐘爲角太簇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鐘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第四宮下生半姑洗爲徵上生應鐘爲商下生半蕤賓爲羽上生半大呂爲角姑洗第五宮下生應鐘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下生半大呂爲羽上生夷則爲角應鐘第六宮下生半蕤賓爲徵上生半大呂爲商下生半夷則爲羽上生半夾鐘爲角蕤賓第七宮下生半大呂爲徵上生夷則爲商下生半夾鐘爲羽上生無射爲角大呂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仲呂爲角夷則第九宮下生半夾鐘爲徵上生無射爲商下生半仲呂爲羽上生半黃鐘爲角夾鐘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仲呂爲商下生半黃鐘爲羽上生變半林鐘爲角無射第十一宮下生半仲呂爲徵上生變半黃鐘爲商下生變半林鐘爲羽上生變半太簇爲角仲呂第十二宮下生變半黃鐘爲徵上生變半林鐘爲商下生變半太簇爲羽上生變南呂爲角如此則上下有倫而六十聲正矣

淮南子曰一律而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之道也。

按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將爲宮所以始於黃鐘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爲八十四調其亦不考矣。鄭譯七均八十四調祖孝孫亦八十四調不用變聲則六十調加變聲則八十四調

附十二管六十聲定度


黃鐘一宮
無射律也用正聲半律半聲
正應凡
正 正 正 正 正黃合
林鐘二徵
半正律律四聲
半律凡蕤
半 半 半 正 正林合
太簇三宮
半正律律一聲
半大凡
正 正 正 正 正大合
南呂四宮
半正律律五聲
半夾凡
半 半 半 半 正南合
姑洗五宮
半正律律二聲
半夾凡
半 半 正 正 正姑合
應鐘六宮
半正律律六聲
半無凡
半 半 半 半 半應合


蕤賓七宮
變正律三聲
變半一聲
半律三聲
半凡
半 半 半 正 正蕤合
大呂八宮
變正律五聲
變半一聲
變律一聲
變凡
正 正 變 正 正大合
夾鐘九宮
變正律一一聲
變半三聲
半律一一聲
變凡
半 半 變 變 正夾合
應鐘十宮
變正律三聲
變半一一聲
變律一一聲
變凡
變 正 變 變 正應合
無射十一宮
變正律一聲
變半五聲
半律一聲
南凡
變 變 變 變 變無合
仲呂十一宮
變正律一聲
變半三聲
變律三聲
姑凡
變 變 變 變 變仲合

變宮、變徵、不以起調單曲、或欲見運宮上下之法、故擬作黃鐘九寸、生十一管、每管又上下損益、以定七聲、得戊八十四聲、則凡律之當用全用半用變用變半、可於此備見矣、聲則八十四、而正聲則亦不過六十也、減間曲與荀勗十二笛相似、曰、亦大概是如此、但彼不變變律、

候氣第九

後漢志、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桉、每律各一、內厚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詳已見上篇之第十章、

陶志、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皆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以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調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候氣之法、古人有如是其明驗者、而今人或疑其無是、誠何也、曰、歷法古今不同、其交節氣之或疎或促、至四變而始密、故今歷與明之授時歷其交節氣有差一二日或至三日者、因古人歷不甚密、故疑律管飛灰應候之亦無實驗、則其疑亦甚是也、但律在未亡之時、人循成法、不必或之飛灰、律亡以後、所遺之律且未得其準、又何怪乎候飛灰、惟其管灰之飛或先或後、苟所差不遠、則亦且謂之應候而已、歷之密疏、與律之準否、俱未可定也、信都芳之以管候氣、蓋之雲氣及其輪扇之法、則只是自賦其技、自家靜驗而氣之至、此其所得當必更有其精、又未必其盡來與當日之歷家相符合也、只其所指某氣之至、與其管所飛之灰、與其輪扇之動、三者皆符契不爽、則足以見其術之精、與天人相應之確、而當時之歷相應與否、反不足以爲驗矣、若後疑飛灰應候之爲空談、而專以爲不足信焉、則又惑之甚也、

開皇九年、牛陳後、高熲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爲桉、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於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月繼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宏、牛宏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吹、灰全出、爲猛氣吹、不能出、爲衰氣吹、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日別而月異也、今十二月於一歲之內、應用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宏不能對、

牛宏所對、正也、烏不能解免於時君之詰者、未盡乎變通之故也、大抵灰飛之或早或晚、或少或多、其故有三焉、一則律管之短長、固便未必合於自然之度、則無以合乎生氣之和也、二則歷法之交氣交節未必盡無差忒、則無以爲應律之準也、三則隨當雨老物之始、干戈之氣猶未盡消、天怒人怨、皆未盡平、者臣上下倫理之大、又皆且悖戾而失其序、而隨交之政皆欲偏小、或驟或緩、不能考慎、則管灰之飛或猛或衰、雖能有定、又固其所也、牛宏之對不能及此、而專以不協自來、以深沒其所以然之故、皆可惜也、

度量權衡第十

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

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按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徒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爲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爲羨也、羨十寸、廣八寸、所以爲度尺也、以爲度者、以爲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矣、陳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說文曰、人手卻十分、謂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尋、常、倚皆以人體爲法、又曰、婦人手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又曰、丈、丈夫也、周制寸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謂之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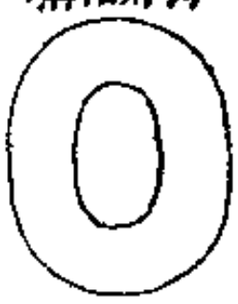
按、引此璧羨之度、以見周家十寸八寸皆爲之尺、且以爲周禮度尺、羨尺、蓋公之說、強本等他八寸十寸不同、而漢國皆用之尺、亦覺於義未安、又許氏所稱脈爲寸口者、此寸即絕徑之圍、寸圍注周人尋常之度、取此若以此爲律尺、則尺度似覺太短、而取圍徑亦太狹、然亦未敢遽斷、姑之、不來之聲氣之元、尺度終難以定據也、

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於篇、名曰律譜、其略云、漢興、張倉定律、乃推五勝之法、以爲水德、實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道浸微、倉補綴之、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以爲都尉、頗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源、至於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於後劉歆典領、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蓋歆所出也、司馬彪志、並房所出也、至於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精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勗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鑄爲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人栖誠學算、祖暅、問律於何承天、沈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爲太常丞、典司樂職、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竝以奏聞、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是以後、律又飛灰、侯景之亂、臣兄喜於大樂得之、後陳宣帝詔荊州爲質、俄遇梁元帝敗、喜沒於周、適欲上聞、陳武帝立、遂以十二管衍爲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大建、乃與均鐘器合、

按如毛爽等所言、則在梁武帝時、灰飛亦皆驗律矣、但以所定尺以爲合古、而聲反高急、則終於聲氣之元未協、其所稱律又飛灰者、未知其於候氣果如何也、

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於乘之縱橫、古鑄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歷數、則氣節亦未易正也、

朱子曰、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趁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鑄律、纔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前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者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論、急急補綴、密而差愈多、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



上下則廣十寸闊分

按四山云、好三寸為璧、故南旁以益上下、為表、但肉好欲其相稱、肉廣、則好亦當廣矣、

淮南子曰、秋分蓂莢、蓂莢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蓂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

說苑曰、度、量、權、衡、以粟生之、一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

按說苑之說與淮南子不同、淮南子之說與漢志亦不同、蓋淮南子謂秋分禾給十二粟而當一寸、則粟者粟體、而禾也、非秬黍也、秬黍熟於初秋、蓂莢熟於仲秋、蓂莢小於黍、故十二粟當一寸、若劉向所云一粟為一分、則粟即秬黍也、宋體粟之漸次、倍尺、依淮南

蓂莢十二
粟成寸

易緯通卦驗、以十馬尾為一分、

孫子算術曰、蠶所吐糸為忽、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氂、十氂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糸音覓

以上諸說、皆為法不同、然參之備考、可以與律呂相參互也、

漢前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房燾云、得古本漢書、一黍字下有之、起橫一千二百黍八字、今本漢書闕之、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焉、

按、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鐘之長、橫千二百黍為黃鐘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者論律圍徑始有同異、至隋、因定圍徑三分之說、苟徑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八百有奇、與千二百黍之廣兩不相通矣、房燾不知徑三分之為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就其說、范蠡公又從而信之、其過又益甚矣、

房燾因累黍與容黍之數不合、故欲廢一黍為一分之法、釋知由容黍之數正可以證徑三分之誤、若信徑三分之說、而廢一黍為一分之法、則並律之長短且全無可據矣、

隋志十五等尺、一、周尺、前漢志王莽時劉歆編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為晉前尺、○祖沖之所作銅尺、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間同、於時鄴閣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帝律緯云、祖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錄入

一、此尺者、荀勗新尺也、今尺者、謂杜夔尺也、

按此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為近古、蓋漢去古未遠、古之律度量權衡猶在也、故班氏所志無諸家異同之論、王莽之制作雖不足據、然律度量衡當不致變於古也、自董卓之亂、而樂律散亡、故杜夔之律圍徑差小、而尺因以長、荀勗雖定此尺、然其樂聲高急、不知當時律之圍徑又果何如也、後周以玉斗生律、玉斗之容受則近古矣、然當時以斗制律、圍徑不及三分、其尺遂長於此尺一寸五分八釐、意者後世尺度之差、皆由律圍徑之誤也、今司馬公所傳此尺者、出於王莽之法、蓋丁度、高若訥所定者也、雖其年代久遠、輪郭不無消毀、然其大約當尚近之、後之君子有能驗聲氣之元以求之古之律呂者、於此當有考、而不可忽也、

荀勗周尺所據有周禮、所做有玉律、似乎鑿鑿不爽矣、但周尺亦未知確何所據、而姑洗玉律差強、是蓋蓋之間已有未能盡合者、況後之論律、則止容八百黍八粟、不及漢志千二百黍之粟、以之制笛、則既減、況其太高、況則尺寸之與古器雖或無差、而聲氣之元期矣之已遠、當時僅其以新律命古鐘磬耳、或亦兩會之聲也、後周玉斗尺見後第十一條、大抵荀勗之尺近是、而圍徑及容受則皆失之、後周玉斗所生律其容受近是、而長短及圍徑則又非也、

二、晉用父玉尺、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釐、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己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鐘律緯稱、從上相傳、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周尺、東晉用為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雖餘定七枚、夾鐘有背題刻、乃制為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訓定、最為詳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曰通、又依新尺為笛以命古鐘、

按、此兩尺長短近同、

此梁法尺比荀勗尺長七釐、制律所容黍八百二十八粟、比荀勗律多二十粟、

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蕭吉云、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

按、此即雜陋所算造銅圭影表者也、

此尺造律有三面、容受各殊、其一容九百二十五黍、其一容九百一十黍、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黍、乃作者旁庶其說、故所受有多寡也、

四、漢官尺、晉始平時、掘得古銅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蕭吉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冷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此為尺、傅暢晉諸公贊云、荀勗新造鐘律、時人並稱其精審、惟陳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

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四分，時又以戚為神解。

此兩尺長短近同。

漢官尺黃鍾容九百三十九黍。○按：荀勗之樂雅高，亦未必以其尺短之故。

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實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

按劉徽九章注云，此尺長於王莽斛尺四分五釐，然卽其斛分以二千龠約之，知其律止容七百二十分六釐六毫六絲有奇，則其徑為三分三釐弱，然卽其斛分數與王莽斛分雖不同，而其容受多寡相去未懸遠也。

魏尺長於晉前尺，而三分三釐之徑容受且未合黃鍾積分之實，況荀勗尺更短乎，然杜夔之樂不和，要不止尺長短之故，以積實計之，變之宮當並太蔟，勗之宮且近林鐘也。

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蕭吉云晉氏江東所用。

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黃鍾容一千一百一十五黍。

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黃鍾容一千五百五十五黍。

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周市尺，調梟官尺，卽鐵尺一尺二寸。

黃鍾容一千八百一十九黍。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末用玉尺之前，雜用此等尺。

十、東魏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魏史律歷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鍾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與修金石，迄武定末有論律者。

東魏後尺長於其黃鍾律管容二千八百六十九黍。

十一、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從上相承有銅龠一，以銀錯題其銘，見劉徽章中。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龠，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造虛景宣、長孫紹遠、斛蒙徽等累黍造尺，從橫不定，後因修孔掘地，得古玉斗，以為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象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律與蔡邕古龠同。

按銅龠玉斗二者，當是古之嘉量，當時據斗造尺，但以容受乘除求之，然自魏而下，論律者多惑於三

分之徑，今以隋志玉斗容受析之，為一十一萬八百分有奇，一斗計二百龠，以二百約之，得五百五十四分有奇，為一龠之分，以算法考之，其徑不及三分，其故尺律遂長，然權量與聲尚相依近也，唐之度量權衡與玉斗相符，卽此尺爾。

黃鍾容一千二百黍，古嘉量疑，後周玉斗尺黃鍾容一千二百六十七黍，由此曰其律與樂徑調高，亦曾考之，然其尺徑猶稍稍其尺亦不得不長也。

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之渾尺同。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開皇初調鐘律尺，及平陳後，調鐘律用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人齊梁，陳以制樂，制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略相依近，當由人間常用，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卽以此同律度量，頒於天下，其後宣帝時，遂奚震及牛宏等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遺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周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卽以調鐘律，並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黍，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減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白，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且以時有丰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龠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圖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減勘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密隱鈎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蒞軌，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酌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為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宏、辛彥之、蘇譯、何妥等久議不決，既平陳，一以江東為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卽為市尺。

按此卽本朝和峴所用影表尺也，平陳以後，當用此尺，范蠡公以為卽今大府帛尺，誤矣。

累黍或稍減，密容黍或剩減，然亦是見黍之不能定律矣，此尺有二律，其一黃鍾，如所言容一千二百黍，其一正容一千四十七黍，良以圖徑小，故累黍成尺而所容不滿如數，故勞虞其腹以就之，是以二管之長短圖徑同而所容各異也，又按和峴所用影表尺，比後魏尺長六分，漢錢尺者，宋丁度用漢錢所定尺也，而此鐵尺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是丁度錢尺與晉荀勗尺相為依近，而和峴所用影表尺卽此鐵尺矣，其四釐之差，則又錢之大小積累不能不少殊也，此尺長於漢錢六分，而此乃言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則亦知累黍容受之依約選就，而云然，其不盡合也又可知矣。

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今大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者稱其黃鍾律當鐵尺南呂倍整，南呂、黃鍾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按萬寶常之律與祖孝孫相近，然亦皆徑三分之法也。

萬寶常水律長於鐵尺律約一寸一分，所容黍一千三百二十，多於鐵尺律一百二十黍，而以水尺律當鐵尺，雖爲信，然正爲遠是。夫如是而以鐵尺爲論，則水尺律之黃鐘乃倍蟄而昌而非黃鐘也。以水尺爲斷，則鐵尺律之黃鐘乃遠太蔟，是律而非黃鐘也。律之不定如此，況將何以正樂也哉。

十四、雜尺。劉羲叟、侯士圭尺。晉比晉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俗間尺。晉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

按十五等尺，其間多無所取證，所以存而不削者，要見諸代之不同多由於累黍及圍徑之誤也。

十五等尺，晉前尺最短，東魏後尺最長，長短皆無可稽，振屯所容黍之數，則皆參邕、漢、魏、後周鐘尺律與漢志符合，所容既合，則度數雖失而音聲當不大遠，然已無本矣，奈何自唐以後又壞此而失之也。

五代王朴準尺。比漢錢尺一尺二分。見丁度說。

漢錢尺者，丁度以漢錢所定尺也。

本朝和峴用景表石尺。比漢錢尺一尺六分。見丁度表。

大府布帛尺。李照尺。比晉前尺一尺三寸五分。見溫公尺圖。

阮逸胡瑗尺。橫累一百黍。比大府布帛尺七寸八分六釐。與影表尺圖見胡瑗樂圖。

按此尺短於大府布帛尺二寸一分四釐，是長於晉前尺一寸三分六釐，而曰與影表尺同，影表尺長於漢錢尺六分，則是漢錢尺猶長於晉前尺七分六釐，而前曰和峴影表尺即後周鐘尺，鐘尺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是影表尺實長於鐘尺一分二釐矣。

鄧保信尺。縱累一百黍。短於大府尺九分，長於胡瑗尺九分五釐。見鄧保信奏議。

按此又與前不合，蓋如此則胡瑗尺只短於大府尺一寸八分有奇。

大晟樂尺。徽宗皇帝以指三節爲三寸。長於王朴尺二寸一分，和峴尺一寸八分弱，阮逸胡瑗尺一寸七分，短於鄧保信尺三分，大府布帛尺一寸四分。見大晟樂書。

凡此尺度短長出羅考論。

仁宗景祐三年，丁度等詳定黍尺鐘律，丁度等言：鄧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圍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尺。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爲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闊，推以算法，類皆差舛，不同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黍求尺，制黃鐘之律，今用卅以成尺，比逸所製又復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區鬴，亦率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聲，詳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鐘。

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是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爲分，雖合後魏公孫崇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黍於龠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

又詔丁度等詳定太府寺并鄧保信阮逸胡瑗所制四尺，度等言：漢志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先儒調解經籍，多引以爲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藏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藏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存其大概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參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爲晉之前尺，前史稱其意精法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以晉之前尺爲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藉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矣。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代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迄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微差者，蓋當時鑄錢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爲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影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影表舊尺，後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謹依考舊文，再造影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繼十七枚上進，頒高若訥等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嘗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

以上皆以貨泉度之法，而所引丁度二尺，亦即尺度不齊之故之所指表矣。古尺度既無可考，則漢錢亦不可忽，但于度所定錢尺今又無可見矣，究竟古人以黃鐘審度，後人以度求黃鐘，漢錢雖遠，是然分分而累之，至尺必差，錢以定據，但審度者宜探其源流乎可也。

周禮，槀氏爲量，故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斛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斛。鄭氏注曰：以其實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爲斛，斛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方耳，圓其外者爲之脣。其脣一寸，其實一豆，故書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脣，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三十斤，聲中黃鐘之宮。

按周鬴容六斗四升，實一千二百八十龠，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爲一千三十六寸八分。皆考漢斛

容十斗。實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故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考周家八寸十寸皆爲尺。范蠡公曰。周髀方尺者。八寸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方八寸。圓其外。庣其旁。則冪一百三寸六分八釐。深十寸。則積一千三十六寸八分。與漢斛同法無疑也。鄭氏云。方尺積千寸。又云。圓其外者爲之脣。二說皆非是。方鄭氏之世。漢斛尚在。豈偶不及見歟。抑鄭氏以爲周制之制異於漢斛歟。

按此據鄭氏方尺則積千寸爲一百萬分。於龠實尚不足三萬六千八百分。其所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者。是也。然所謂其數必容龠者。究無明法。則失之矣。據西山引蔡公說。則深十寸。方八寸。而圓其外。庣其旁。若依周髀之度。則深十寸方八寸。是皆可謂之尺矣。但方八寸則冪止六十四寸。爲六千四百分。深十寸積六十四萬分。於龠實尚不足三十九萬六千八百分。方八寸而圓其外。亦不過徑一尺一寸二分。每旁纔約不過八寸。非合之三十二寸有奇。縱使庣旁亦不過是三十九萬六千八百分之數也。若使庣旁太多。則又恐不止方尺矣。是西山說亦未可的據也。此制作之法殆未可詳考矣。○鍾容一千二百八十龠。是一千二百八十倍黃鍾也。其重一鈞。則九百六十倍黃鍾也。度量輕重皆合黃鍾。則聲中黃鍾矣。必曰黃鍾之容者。見其爲正黃鍾而升龠律也。制器之法亦於此可考矣。

漢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道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器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之宮。始於黃鍾。而反覆焉。

上三下二者。兩耳當旁。居上三分下二分之間也。容一斛則二千倍黃鍾。重二鈞則一千九百二十倍黃鍾也。

隋志載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旁庣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蓋今大司農斛。圜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寸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祖沖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徽庣旁少一釐四毫有奇。徽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按斛銘文云方尺者。所以起數也。圓其外。循四角而規圓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也。庣旁九釐五毫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冪百六十二寸者。方尺冪百寸。圓其外庣旁約十五寸。合六十寸。庣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者。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寸冪百六十二寸。爲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也。漢志止言旁有庣焉。不言九釐五毫者。蓋猶有未足也。祖沖之所算云少一釐四毫有奇。是也。胡安定之法。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其律是也。范蠡公之法。積一千二百五十寸。其律非也。蠡公惡乎徑三分之說。遂生圓分之法。自古算法無所謂圓分也。圓其外以爲之脣。與安定之深一尺六寸二分。蠡公之深一尺二寸五分。其制皆非也。律之圍徑。古無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鍾之龠亦無由可得其實。自漢以下。律之所以不成者。其失皆由此也。

此蓋漢斛法。則計方尺之外所餘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每旁得二寸一分八釐一九秒一忽。圓徑相補。可每旁得十五寸四分。共得六十寸。方尺中積百寸。合之爲一百六十寸。又庣其旁以足二寸之數。庣數未可定。故漢志云旁有庣焉。魏沖之云庣旁一分九毫有奇。蓋得之矣。但不足於六十寸。而旁之累積之則不止二寸。以相補也。○量法必方而後可以起數。故九章首方田。無圓分之法。在圓分不可積實也。安定之深一尺六寸二分。此因圓其外以爲之脣而云。然雖不合古。未爲大失。蠡公之深一尺二寸二分。則以圓分之故而約減四之一。則大非矣。○以上皆以證嘉量之法。古人以律度起量。後人則因量以求律度。亦已傾矣。然因近斛之法而考之。猶可以見黃鍾積分之實。實積八百二十立方分。而圓徑亦可因是求矣。是豈但飾羊之幸哉。但周髀之法則以終未有定據云。○或謂算圓者有六觚之法。曰。六觚法中一圓六止可算。且四圓之間必有空隙。豈可積以求實也。

南子曰。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有四時面爲歲。故四鈞爲石。

四粟爲銖。按此則一百四十四粟而重一銖。千四百四十粟而滿一龠。粟爲小故數多也。

淮南子曰。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宮。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六斤爲鈞。四鈞爲石。析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五寸無窮已也。

以物鈞之。以物平衡而適均也。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以權往來。以稱物之輕重也。圜而環之。面運生規。其任權運如璧之好也。○以上皆以證權衡之法。但此言以三十六斤爲鈞。四鈞爲石。析爲一十有八。其數與淮南子異。又並言龠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又是三十斤爲一鈞之錄數。此其參差殆不可曉。○厚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鳳鳴而生六律六呂之序。然則黃帝造律與伏羲畫卦六爻鍾嶠同功。況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鈞運生規規生圓。圓生矩。矩直準平。至於定四時。興六樂。悉由是出。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學者亦可知之而不誣哉。

開皇中。以古斗三升爲一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以一尺二寸爲一尺。大業中。依復古法。

此以下總論律度量衡也。○引晉之圖。自秦始皇律呂之亡。由漢迄唐。度量權衡之遷變。始於殷楊堅。雖大業中依復古法。終失其舊矣。

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升合。成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樂署。至武延秀爲太常卿。以爲奇玩。以興古玉尺玉斗升合獻焉。開元十七年。將考宗廟樂。有司請出之。敕唯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銅斛二。銅稱二。銅甌十四。斛左右耳與脣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銘云。天貞觀十年。歲次玄枵。月旅應鍾。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唐儀鳳。張文收奉敕修定。稱尺銘云。大唐貞觀稱。同律度權衡。匣上有朱漆題稱尺二字。尺亡。其迹猶存。以今

當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量當三之一。斛一稱。是文收繼章年所造。斛正圓而小。與稱相符也。

按尺當六之五。是以尺二寸爲一尺也。衡量當三之一。是以三升爲一升。三斤爲一斤也。然則大魏中雖稱復古。而其在民間者究未嘗復也。文收所造斛稱尺。既與玉斗相符。則量衡自當於古有合。然斛之尺度此無明文。而律議經令之故。其尺不得不長。則文收所造未必盡出合古也。律度既失。量衡亦漸之自當。唐而已然。今則雜錯紊池。更無可考之實矣。又按。而用鐵尺律。而以一尺二寸爲市尺。是此尺固用符鐵尺也。然其曰與古玉斗符。則後周二斗尺實長於鐵尺九分有奇。蓋近於當前尺一寸五分八釐。未知此果何所合也。若以玉斗尺一尺二寸爲尺。則北齊前尺有一尺三寸七分九釐有奇。蓋近於宋之大府布帛尺而少長也。司馬溫公尺。以大府布帛尺比當前尺一尺三寸五分。程子云古尺當今尺六寸四分。蓋今老六寸四分之尺。正合中人之同身寸。而今尺長於同身寸尺三寸六分許。是今人所用之尺。蓋仍隋之市尺。宋之大府尺。而當前爲之尺。實依近同身寸尺也。試詳考之。

按。萬寶常之樂。當時以爲近前漢之樂。則是隋氏漢律雖亡。而樂聲猶在也。魏延陵得玉律。當時以漢律較之。所謂黃鐘乃當太簇。肅宗之時。不應更有漢律。蓋律之聲調耳。張文收所定度量權衡。與玉斗相符。卽此聲也。夫後周玉斗。意者必古之嘉量。但無寸分之數。當時造律。特以容受乘除取之。自魏而降。律之圍徑不得其眞。多惑於徑三分之說。故當時據斗造律。圍徑既小。其律必長。律長則尺亦長矣。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分數求之。其黃鐘之管。止徑二分七釐七毫有奇。圍八分一釐有奇。算五分五釐四毫有奇。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夫容受同則量與權當與古無異。而樂之聲亦必依近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無法。而聲不失於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生律。又惑於三分之徑。聲與器始皆失之矣。

好古博雅君子。於此蓋不能無憾焉。

按萬寶常本律近作開呂而精高。而當時以爲近萬寶常者。當律雖殊。而損益之法不失。則皆當於律而無陵亂之聲。則者得以挽其弊而呂爲太簇爲黃鐘。是樂聲猶存也。玉斗古之嘉量。據斗造律。所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正合玉斗二百分之一爲一龠。是其尺度長。其權量及其音聲則合於黃鐘而不失也。但隋志載玉尺直鐘容一千二百六十七黍。則其聲當近蕤賓。律矣。又云其律與黍絲銅龠同。豈當時以此依近未合而有彼正與。抑容黍有大小。未足盡與。唐承僞尺律。而曰與玉斗相符者。鐵尺縱短於玉斗尺。而黃鐘律當容黍一千二百。則與玉斗銅龠皆同也。要之律呂既失。人耳異聽。俗尚相沿。依希髣髴。則唐聲雖云近古。究竟不能無失矣。況樂圖雖創。實蹈於唐。鄭聲亂雅。古聲變調。亦未嘗不自唐而衰也。王朴以漢定尺。以尺定律。又蹈於三分之徑。則律呂注無可考。蓋圍徑不審。則積分不合。積分不合。則律管不定。律管不定。則聲氣不和。而度量權衡亦皆失之。此西山所爲三致意焉者也。

樂經律呂通解卷之四

續律呂新書上　律呂爲樂之根本。而其用則於樂爲切。以舍是無以正音也。樂不者於音。無以見律呂之用。不正其器。無以合律呂之音。不審其度量權衡。又無以正八音之器。故未嘗相資者也。今人怖不察於音。又不明於器。所以辨高談律呂。而究之都不切實。論雖高無益矣。西山蔡子既著律呂新書。因卽欲均調節奏。被之管弦。以別爲樂書。以究其樂。而惜乎見未之及。卽是以定其周徑。爲之編編。考正樂器。均調音律。爲上下二編。亦以終西山之志云。

八音考度

同律第一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與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鍾。正聲緩。下聲肆。陵聲散。險聲斂。達聲流。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筩。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二律爲之數度。以十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侯音爽、音雅、衍音延、筩音徐、齊音劑。）

按。天地之和氣動於黃鐘。而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之所發爲聲。而八風應之。則八音之器於是乎起。八音之器。必中乎律度量衡。然後其音克諧而可宣之於樂。是故金取之度量衡。石取之度量衡。土取之

度量、革取之度、絲取之度數、木取之度、匏取之衡、竹取之度量、則八音之器於是乎裒、故律者、本也、器者、用也、無用則本不顯、無本則用必流、是安可以器數爲末而忽之與、既以十二律爲之數度、而又必以十二聲爲之齊量者、度數之間、分毫或有未準、形體不得其宜、則其聲遂變、故又必吹本律之聲以協之而調劑之、此制器之道也。

黃鐘九寸、容一千二百黍、重一十二銖、三分損一、下生林鐘。

凡寸分之數皆以九爲法。

林鐘六寸、容八百黍、重八銖、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三分損一則下生太簇半律。

太簇八寸、容一千六十七黍、重十銖□六八、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南呂五寸三分、容七百一十二黍、重七銖一二、三分益一、上生姑洗、三分損一則下生姑洗半律。

姑洗七寸一分、容九百四十八黍、重九銖四八、三分損一、下生應鐘。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容六百三十黍、重六銖三、三分益一、上生蕤賓、三分損一則下生蕤賓半律。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容八百三十一黍、重八銖三一、三分益一、上生大呂、三分損一則下生大呂半律。

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容一千一百二十一黍、重十一銖一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容七百四十七黍、重七銖四七、三分益一、上生夾鐘、三分損一則下生夾鐘半律。

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容九百九十黍、重九銖九、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容六百六十一黍、重六銖六一、三分益一、上生仲呂、三分損一則下生仲呂半律。

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容八百七十七黍、重八銖七七、三分益一、上生黃鐘變律、三分損一則下生黃鐘變半律。

正律止此。

半太簇四寸、容五百三十三黍半、三分益一、上生南呂全、三分損一、下生半南呂、不用。

半姑洗三寸五分、容四百七十四黍、三分益一、上生應鐘全、三分損一、下生半應鐘、不用。

半蕤賓三寸一分四釐、容四百一十六黍半、三分益一、上生半大呂。

半大呂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容五百六十一黍□半、三分益一、上生夷則全、三分損一、下生半夷則。

半夷則二寸七分二釐五毫、容三百七十三黍半、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全、三分損一、下生半夾鐘。

半夾鐘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容四百九十五黍、三分益一、上生無射全、三分損一、下生半無射。

半無射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容三百三十一黍□半、三分益一、上生半仲呂。

半仲呂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容四百三十八黍半、三分益一、上生變半黃鐘。

凡半律八、黃鐘、應半、林鐘、蕤呂、呂、姑洗、皆不用半。

變半黃鐘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容五百八十四黍、三分益一、上生變林鐘、三分損一、下生變半林鐘。

變林鐘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容七百七十九黍、三分益一、上生變太簇全、不用、三分損一、下生變半太簇。○變半林鐘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容三百九十一黍、三分益一、上生變半太簇。

變半太簇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容五百一十三黍、三分益一、上生變南呂、三分損一、下生變半南呂。

變南呂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容六百八十四黍、三分益一、上生變姑洗全、不用、三分損一、下生變半姑洗。○變半南呂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容三百四十二黍、三分益一、上生變半姑洗。

變半姑洗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容四百六十六黍、三分益一、上生變應鐘、三分損一、下生變半應鐘、不用。

凡變律六、黃鐘、太簇、姑洗不用全、應鐘不用半、凡用全者三、用半者四。

以上皆已見西山書、而復出於此者、所以立八音之準則也。

八音以宣八風圖

八風、八音、是取類如此、與律呂之應月不同、又其以五聲分屬八音者、亦以大概近似言、非革音專屬宮、石聲專屬角也、八音中惟革木單出、其餘皆具五聲焉、

此圖指尺爲圖、見律度之皆以九爲則、以便於三分損益、非敢謂律尺眞可以此爲據也、

人聲第二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按、樂以人聲爲主、而八音和之、所以宣人心之和也、蓋人有是志、則有是詩、有是詩、則必歌以永之、而歌之所永、必自然有清濁高下、節奏始終、如今人讀書詩有味時、亦自有清濁高下、此發於自然而無容強者也、但人志或有不和、則其詩其聲亦有所乖戾而拂乎天地之和、故必範之以律、審其所歌之聲、濁者若何、清者若何、而吹律和之、觀其濁者合某律、清者合某律、則其宮可定、又審其以何聲起調、何聲畢曲、則某鈞之某調又可定、此審一定和之謂也、鈞調一定、則日後歌此詩者皆以之爲定範、或淡或和、或淫或傷、或相陵犯、而心志之乖和亦不容揜矣、擇其詩其志之貞和而於律無陵犯泆淫之失者、然後以播之八音、則和樂所由興也、

朱子曰、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人聲亦至不同、有大而洪者、有清而越者、有本而藏者、有嘶而破者、此皆關乎身、心性情、故子文以知越椒、叔向之母以知食狼也、但此亦非一定、只氣質能變化、則音聲自改、音聲有所範、則情性亦自和平、故太師吹管以度太子之聲、正欲得其所偏而預爲之養、所謂合某律者、非止合一定律、乃度其濁高下間皆從律而不蠢者、小兒啼聲亦自有個高下、所謂皆要中律者、亦非止聲合某律便是、須是要清濁高下皆歸某鈞而不相紊也、此即致樂養心之一端、記曰、樂和民聲、其道固非鮮淺矣、

又曰、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牙舌齒脣上分、然非只此便了、喉牙舌齒脣上又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個疾徐高下、

按、韻書云、欲知宮、舌居中、欲知商、開口張、欲知角、舌根縮、欲知徵、舌拒齒、欲知羽、口吻聚、此蓋宮商角徵羽所由名也、大抵合口爲宮、開口爲商、捲舌爲角、齊齒爲徵、撮口爲羽、又喉音爲宮、齒音爲商、牙音爲角、舌音爲徵、脣音爲羽、二者亦交相經緯、究竟審一定和則不在是、只看歌時清濁高下、如公字、合口呼、又是喉音、然平歌之則宮、高唱之則亦可爲羽、蓋無一字不具五聲、非一端所能定也、教坊以平上去入分四聲二十八調、此亦不然、然細按之、則平聲之濁者近宮、平聲之清者近商、入聲近角、上聲近徵、去聲近羽、蓋平聲最平、去聲最清也、而俗樂又不然、則以平聲爲羽、上聲爲角、去聲爲宮、入聲爲商、上平爲徵、清濁倒置、不知爲何意、者後世喜清棄濁、故宮商反在角羽之下、朱子曰、俗樂中無徵調、蓋沒安排處、及無黃鐘等四濁聲、其此之謂乎、大抵逐字各有清濁高下、猶逐律皆可起宮、但於字句承接之間又須安排得妥適、此中分個字之清濁、與唐人律詩平仄及元之填詞皆大略相似、有一字不順、則其聲便拗、然此理亦甚淺顯也、世不察之淺近而徒求於□□□□者多矣、

又按、吹律度聲、以聲合律、明季人有以十二字分配之者、此雖不盡然、然亦近有理、附記於此、

黃鐘	裸（兵祼反）	大呂	奔	太簇	夾鐘	姑洗	蕤賓（卜公反）
林鐘	北	波	仲呂	李	南呂	夷則	無射（卜江反）
應鐘	卜	百	八	丙	丁	戊	己

按、此以總括音韻、亦有未盡、其取類則以開合轉切、蓋骈字全在喉中而至濁、所謂黃鐘之中聲、至擬字則微開、至北字又微合、及卜字而聲出脣端、其聲盡矣、

金音第三

考工記、鳧氏爲鐘、鐘鬗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茧、于上之摶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修分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修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

鐘之大體以律爲度。此蓋總其形制之大略言之。其制度殊不可曉。宜姑闕之。以俟知者。鐘形下侈上銳。而鼓間之分反減於鉦。又以鉦之長爲之甬長。甬、鐘柄也。鐘柄可若是長乎。竊意甬與桶同。鐘形如桶。則統鐘身言之可謂之甬。不專指鐘上。亦非鐘柄也。惟統鐘身言則以鐘身之長爲鐘間之徑。乃適相稱矣。衡即鐘之平頂處也。頂之平如日徑三分之一。乃漸圍而下也。參分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蓋取鐘甬如鉦之長者三分之上平二分。下兩頭各曲一分。爲鉤之組。亦非爲柄也。憶觀當如此。未知合否。

稟氏爲鼎。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鼎之。鼎之然後鼓之以爲鋪。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此已見四山書。復出於此者。以起鐘之律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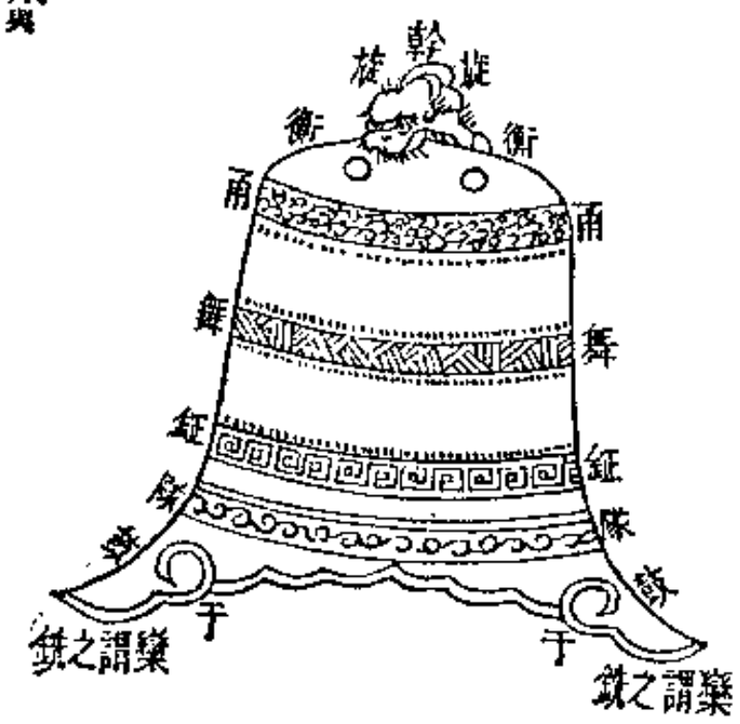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金、銅也。錫、鉛也。鐘鼎之金最爲上齊。而鑄鐘猶必精純。蓋不精則其聲不出。雖出聲亦不能合律也。今之鑄銅近是。

蔡邕月令章句曰。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爲法。

按鐘制不可詳。而稟氏爲鼎。皆可見律度均鐘之大法。但周鋪之度亦未敢定據。而漢斛度律甚明。今更以漢斛起例。漢斛廣尺深尺。方中圓外而庣其旁。羃積一百六十二萬分。容十斗。爲二千龠。重二鈞。爲九百六十兩。二萬三千□□四十銖。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有奇。圍四尺五寸有奇。以此爲鐘。以斛之圍徑爲銑間之圍徑。而鐘形下侈上弇。積所弇之減以益其高。以高之度益弇之度。計所容與其重皆如之。以爲黃鐘之宮。遂用此三分損益。而餘十一律及半律、變律、變半律、皆可得矣。鐘律已定。乃合正律、半律、變律、變半律之鐘。小而歌鐘笙鐘。則合懸一簴。是謂編鐘。編鐘之用。如今編鐘相似。歌鐘以和弦歌。大約只四倍或八倍黃鐘。笙鐘以和管奏。或八倍或十二倍十六倍黃鐘。餘律因此三分損益。鐘律皆定。全懸則二十八鐘。分懸則每鈞七鐘。若欲加清聲。則或十二鐘。或十六鐘。亦無不可。大者只以起宮。所謂金聲者。金以始之也。無變律半律。十二鐘各懸一簴。是謂鎛鐘。如某詩用某鈞某調。則擊某律之鈞鐘以宣其聲。如用黃鐘宮。則先擊黃鐘之鐘。用無射角。亦然。樂音並依此起調。所謂始作翕如也。鎛鐘如周鋪漢斛之度可也。但分分而積之。至尺必差。銖銖而稱之。至斤必爽。度數毫釐之間。至丈鈞則有難審。故正度之密不如耳聰之明。古人吹律以定樂器。而後世學士不嫺於音聲。乃專求之度數。且度數之本又渺無可衷。甚以失之。顧銅山崩而鐘響。音聲相應之妙。有出於天地自然者。今伶人善審音者。吹笛以命龜。鑼琵琶之類。亦自有聲相應。龜鑼等小。其聲雖弱。故伶人之善之者。執一鑼當耳側。使一人吹笛命之。如鑼鳴合字。則笛吹合字。鄰於耳側自然之聲。鑼之不待其擊。吹他如四一等字。則鑼不應。其他如鑼之四一上尺工者。相應亦然。或僅以命琵琶之類。其弦亦與吹應也。故既得之度數。猶必審其聲音而後爲合云。

大者鎛鐘、特懸。
小者歌鐘、笙鐘、編懸。

鐘



此略同形體。未必能合於考工記也。○甬字不從鐘柄之訓。以鐘之大體揆之。自不當有長柄也。考古者宜更詳之。

古者鐘有兩角、與今制不同。

石音第四

考工記。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鼻。

按註云。上鉤者爲句。下直者爲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博、廣也。爲一、九寸也。爲二、一尺八寸也。鼓當下擊之處。其長則二尺七寸也。股博九寸。三分去一。則鼓博六寸矣。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者。股與鼓同厚二寸也。此蓋據黃鐘而言以立則也。九寸、黃鐘也。一尺八寸、倍黃鐘也。二尺七寸、三倍黃鐘。合股與鼓。則四倍黃鐘也。此以十寸爲尺實。又以玉石之質有重有輕。故上則磨其旁。下則磨其端。要以聲裹於律爲主也。上、謂聲太高。下、謂聲太平。

朱子曰。堂上樂。金鐘、玉磬。今太常玉磬鎖在櫃裏。更不曾設。恐爲人破損。無可陪還。尋常交割。只據文書。若要看。旋開櫃。取一二枚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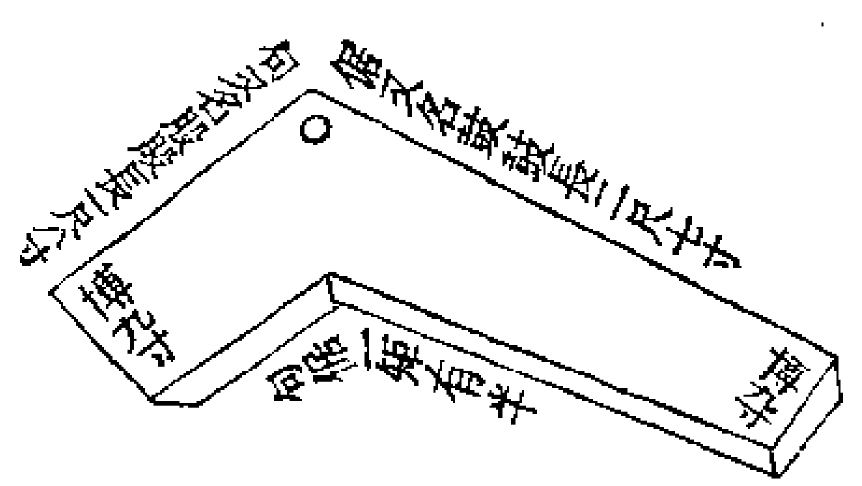
宋之玉磬。不知制自何人。傳自何代。未知其合律與否。然不試考擊。何由正聲。大要非周漢唐之舊矣。

今人鬪磬形如人字。不分股鼓長。卽大族。祠堂中或有用石磬者。亦不分股鼓。此皆不考之。考工故也。玉磬之制。想必不然也。○據考工記註。以四倍黃鍾爲則。或以長短三分損益。如股一尺八寸。鼓二尺七寸。三分損一。則股一尺二寸。鼓一尺八寸。爲林鍾。三分益一。股一尺六寸。鼓二尺四寸。爲太簇。餘律可以類推。或以厚薄三分損益。薄則聲高。厚則聲平。或以闊狹剩之。但一簴之上。或大小闊狹不一。則以厚薄調劑。審聲合律。似乎適宜。如磬身四倍黃鍾。而弦有大小。則五聲自別也。要之。亦以吹律命聲。聲合於律。而後爲得。其特磬特懸一簴。亦十二正律。某詩用某鈞某調。則擊特磬某律以收其韻。所謂玉振之也者。收以終之也。歌磬亦名頌磬。笙磬編之。笙磬倍于歌磬。如鐘之法。歌磬以玉在堂上。笙磬以石在堂下。歌統笙鐘。以宣逐字之始。笙聲歌聲以收逐字之終也。○磬聲雖和。在豆擊宜得法。

書禹貢。徐州泗濱浮磬。梁州貢球磬。雍州貢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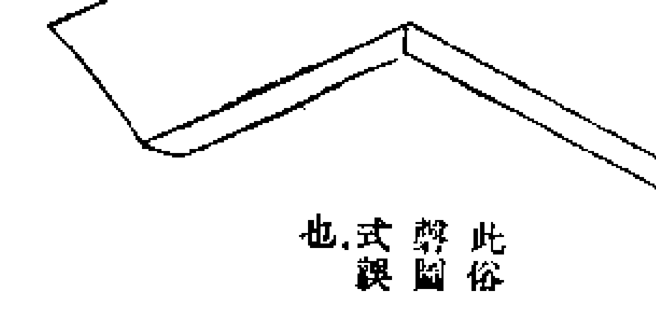
浮磬。以石之浮水上者爲磬。石不浮。以近水而現於水上者耳。取其輕清而潤也。球、玉磬也。磬、石磬也。顧命天球。以蒼玉爲磬也。又雨突之石亦宜爲磬。又據州貢磬錯。意用以錯磬者。大者特磬特懸。小者頌磬笙磬編懸。

磬



以黃鍾爲則。

此據考工記爲圖。古法甚明。



此俗磬圖式誤也。

土音第五

周禮注。塤、燒土爲之。銳上平底。有六孔。以取聲。

爾雅。大塤謂之嘂。嘂音叫。○注云。大如鵝子。形如稱錘。小者如雞子。

按。摶埴爲塤。雅塤如鵝子。頌塤如雞子。雅塤高四寸。中要徑三寸二分。圍一尺□□六黍強。下端平底。上下圍殺。中容二升。積三萬二千四百分。聲中黃鍾之宮。穴爲七孔。一孔上出爲吹孔。徑三分。前四孔。後二孔。除吹孔爲六孔。按周禮注云。有六孔。以出聲則六孔乃出聲之孔。不併數吹孔也。今併吹孔爲六孔者誤矣。孔皆左右橫斜列之。出聲之孔徑二分。後右孔去吹孔一寸四分。應應鍾。後左孔去吹口二寸。應南呂。前下左孔去底一寸。應林鍾。前下右孔去底一寸三分。應蕤賓。前上左孔去吹口二寸二分。應姑洗。前上右孔去吹孔一寸六分。應太簇。此黃鍾一均之塤也。塤以全閉應黃鍾。吹塤者俯首仰塤吹之。則氣自後旋轉而前。乃復上出於吹口。故其開孔之法。宜如此。今譜五孔。前三後二。前上二孔去吹口一寸八分。並列。前下一孔去底一寸。後二孔去吹口一寸四分。其中各開五分。如此列孔。五聲何以分別。謬可知矣。又吹法以全閉俯首。輕吹應合字。微仰平吹應四字。更仰重吹應上字。開上右孔應尺字。開上左孔應凡字。前下孔應工字。後左孔應六字。後右孔應五字。則五聲全混。而於理尤不可通矣。餘十一鈞之塤。則由是而三分損益之。必以積分爲準。如第二鈞林鍾。以積分四十倍之。當積二萬一千六百分。容一升三合七百六十二黍有奇。第三均太簇。積二萬八千八百分。容一升一合一千八百六十六黍有奇。第四均南呂。積一萬九千二百分。容一升一合一千八百八十黍有奇。餘律之塤。皆以是推之。凡土及匏竹之器。皆當每鈞各自爲器。略如十二管之法。然後正律、半律、變律、變半律之音皆具。而還宮之法可無失。不至於姦律以有淫泆凶過之聲。若今人執一調。輒謂爲七調。則竅孔一定。翻用之際。分寸安能合律。其姦聲爲已多。而陵犯益見矣。爲塤之法。先繞麻線爲塤之形。度其大小如律之度。而自中上出其緒端。乃摶埴其外。乾之。然後自內抽緒去線。則中虛矣。乾之。然後燒之。或於埴外布麻而襮之。內盛之以卵白。乾之。則土堅而不坼。塤成然後穴孔。此本出陳晉書志。或先以土爲半塤形。乾之。爲模。後摶埴印之。使厚薄適勻。然後以兩片合之。乾之。內外盛㯃。音漆。今謂之釉。置窰中燒之。卽今窰瓷之法也。爲塤之土。必徵選至極細淨。勿雜砂泥。否有爲土。膠以白土者上。白蟮土次之。紫土次之。

革音第六

考工記。韗人爲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先鄭以此爲晉鼓）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鼖、大鼓也）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鄭道鼓）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韗、音運。陶、音桃。瑕音假。鼖音墳。）

八音惟革不關律呂。然亦必有度焉。凡鼓面皆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圍一丈二尺四寸有奇。）鼓腔之版曰臯陶。其端廣六寸者。蓋合版二十片以成鼓腔。每片端廣六寸。二十片則圍一丈二尺也。腔形中穹。故中尺。每片一尺。二十片則中圍二丈也。中尺而端六寸。自中而殺之至於兩端。穹者三之一。端不止六寸也。（每六寸三分計）版勻則上三正矣。蓋鼓長八尺。而圍徑則同長者。取其遠聞也。臯鼓倨句磬折。自中尺直殺至兩端。故形如磬折。異於上三正也。

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鼓與金相爲用。不掌於大司樂而掌於司徒者。以鼓之爲用廣也。雷鼓八面。（畫雷）靈鼓六面。（畫雲）路鼓四面。（畫日）蓋或八鼓。或六鼓。或四鼓。而畫以雷、雲、白[illegible]以取類也。（或謂一鼓而有八面六面四面。大非。）錞鐲皆鈴屬。鐃形下侈而匾。柔兩槃之。鐸形如鐃而有舌。鼓倡則錞和。鐲居鼓間。鳴鐃則鼓止。振鐸則鼓行也。

樂記曰。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

鼓之爲用不一。此未作樂而先警戒之鼓。若雷鼓、靈鼓、路鼓、皆可用也。

詩曰。賁鼓維鏞。又曰。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周禮。以鼖鼓鼓軍事。此用於辟雍。而亦曰鼖鼓。然則雷鼓、靈鼓、路鼓、皆制同鼖鼓。故考工記不多及也。聞鼉鼓而知矇瞍之奏公。先鼓以警戒也。

詩曰。鼛鼓弗勝。

以鼓田役。欲其緩也。長如其圍。示均也。（圍長皆丈二尺。）倨句。圍其勞也。形取於磬折。示止也。

周禮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鼜音措。守音戚。）

此晉鼓之用也。金奏亦在堂下。鎛鍾鐘以奏九夏。皆金奏也。以晉鼓倡之。字句之間則節之。鼓愷樂及軍鼜守鼜。皆晉鼓也。

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

樂記曰。弦匏笙簧。會守拊鼓。

拊搏。縫韋如鼓形。中實以糠。以手拍之以節歌。如今之用拍板也。每字一拍。一左一右。句終則左右皆拍。○拊在堂上。合樂則弦守拊而笙守鼓。上下相應。故曰會守拊鼓。○虞書。搏拊琴瑟以詠。蔡傳云。搏、至也。拊、循也。是彈弦也。明堂位拊搏。先儒皆以爲樂器。○拊長六寸六分。面四寸。或云長尺有二寸。面八寸。

周禮太師。掌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朄、小鼓也。（朄音孕。）

朄以節笙奏。堂下之朄猶堂上之拊也。又朄者、引也。所以引鼓也。

小師。掌教鼓鞀。○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

瞽矇。掌播鞀。○眡瞭播鞀。（眡視同。瞭音了。）

爾雅。大鞀謂之麻。小者謂之料。

鞀長六寸六分。面四寸。有柄。鞀繫兩耳。持其柄而搖之。耳還自擊。堂下以節樂。句終則播之。又以倡後句之始。鞞者、兆也。○應、小鞞也。制如今盆鼓。鞞本軍事旅帥所執。其制大。應則笙奏所用以應朄者。其制小也。鞞面徑二尺。高五寸。應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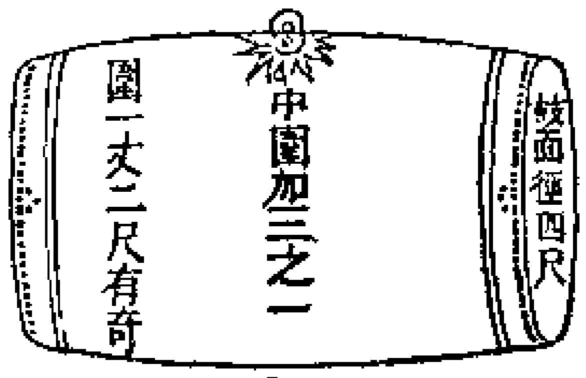
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

革木皆無當於五聲。而獨言鼓者。以鼓尤樂之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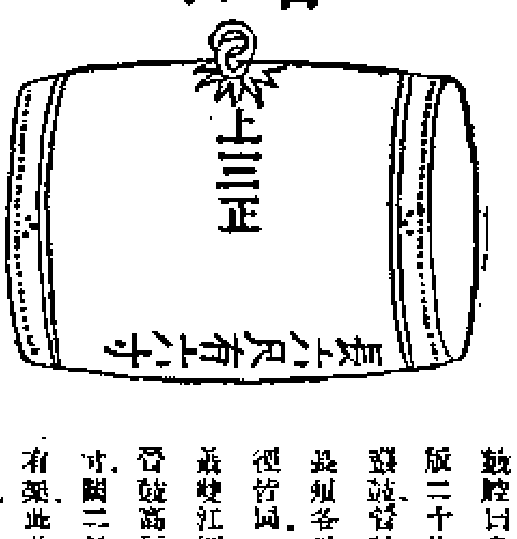
周禮籥章。掌土鼓。

土鼓、燒土爲腔。蓋豳俗也。以節豳詩。用之逆暑、迎寒、祈年、祭蜡、息老物。制不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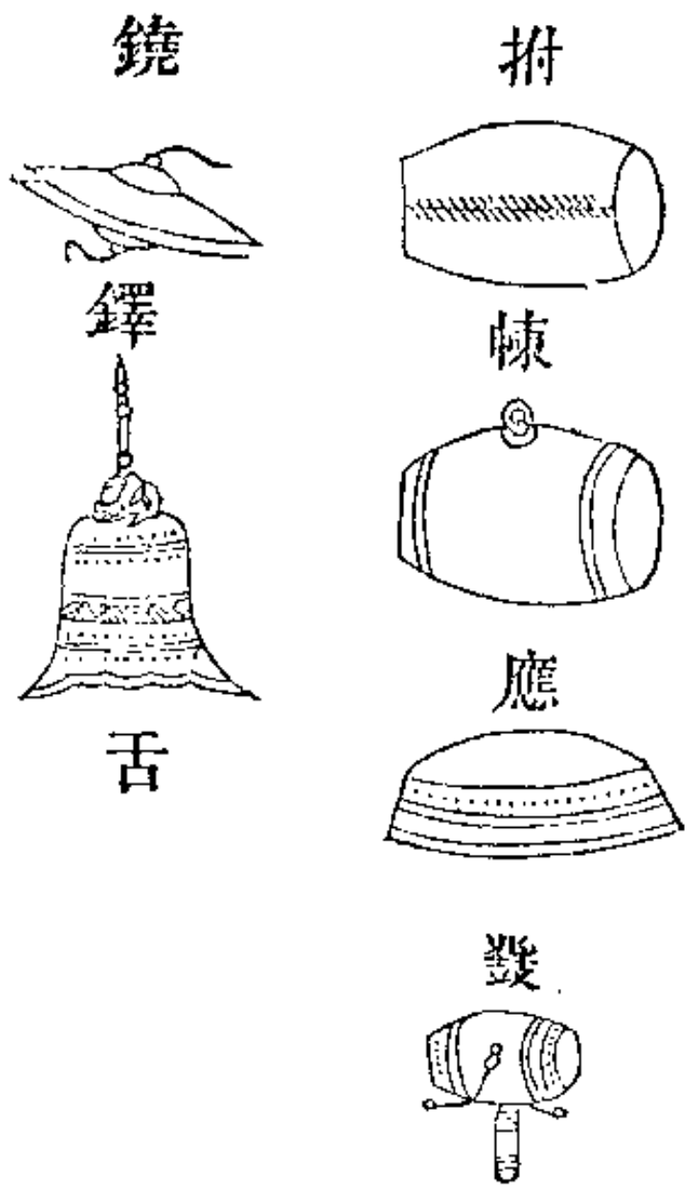
鼖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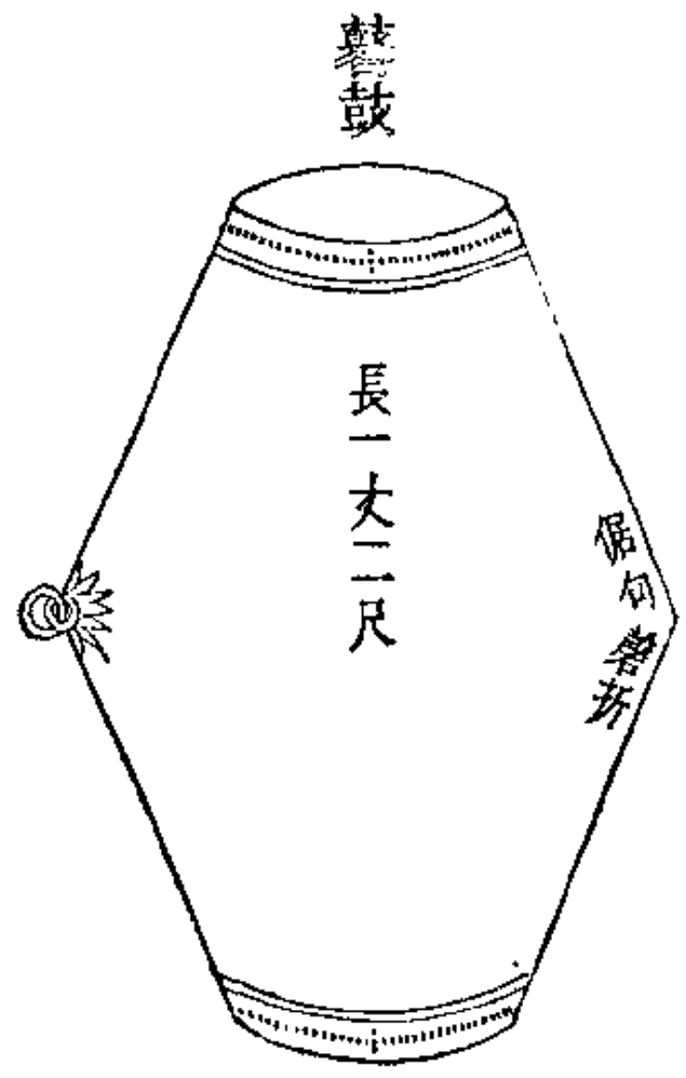
晉鼓



鼓腔曰臯陶。用版二十片合之。鼖鼓、晉鼓、鼛鼓、長短各異。而圍徑皆同。姜夔江圖注云。晉鼓高三尺五寸。圍二尺二寸。有架。此蓋俗鼓之式。失古制矣。



木音曰木鐸，文武用之，金音曰金鐸，宣事用之，樂律采則二者皆用。○中於曰鐸，木者高寸，其制未詳。○此本於金馬，因戲人之文而附見於此。



絲音第七

周禮小師掌教弦歌。

瞽矇掌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

八音惟取絲與人聲相比，故每兼言弦歌，作樂則登歌，凡諷誦詩，定世系，亦以琴瑟和之。

爾雅，大琴謂之離。

大琴、雅琴、中琴、頌琴、小、朦琴也。大琴七尺二寸，中琴三尺六寸，（除定琴側，梓曰脣，脣合舌，上覆曰定，覆曰面，琴面言。）

槩曰承露，其孔謂之越，高者謂之岳，岳後曰項，初廣曰肩，肩後曰翅，翅後曰要，要後曰髀，尾曰翠舌，定下曰鼎，鼎下曰軫，隧，翅下穴曰臍，臍謂之龍池，要下者脚足，足間穴曰巒，巒謂之鳳沼，尾後曰龈根，控弦者叩，控叩者軫（準同）。鳴者弦，弦節曰徽，十有三徽，首廣七寸二分，翅博八寸，要如翅之半，尾居翅四之三，岳穹半寸，身長三尺九寸六分（通定而言）。岳後三尺六寸五分，身翅及於項，居五之三由要髀尾，居五之二。○凡爲琴，舌間底面共厚寸二分，兩旁連軫共高二寸四分，承露之間共厚寸三分有半，兩旁共厚九分，岳後項中共厚寸有四分有七，兩旁共厚一寸一分，面收殺三分，底收殺七釐，肩間中厚寸有五分，兩旁共厚七分，面收殺七分，底收殺一分，中徽間中共厚一寸四分，兩旁共厚六分有半，面收殺六分半，底收殺一分，冠前中共厚寸二分半，兩旁共厚六分，面收殺五分，底收殺一分（尾後刻槩曰冠）。尾後中間底面收殺共厚一寸三分，凡自岳至肩，面肥而平，自肩至要以並弦外，慢肥而平，自髀足以後，身瘦而圓也。○琴材以桐，近本音遲，近末音雖，本末之中沈之，以觀其陰陽（下沈一面爲陰，陰爲底，上浮一面爲陽，陽爲面）。發秋雨斲材，露凝而合膠，擊盡而合琴，日分而布絲，凡琴歲而琴成，或曰梓底，○凡合琴，以上漆入明膠和之，觀其緒如縷，和以骨灰，勻之如錫，而後塗合之，使間之首尾勘合如一，乃以繩密纏於要項間，以木楔楔其六處（額、天、地、中、兩、足上）間有漆出，隨刮之，密勿日而定，乃取治其材之病，上弦試之，無愆（音閃）而後錯打其稜，塗以生漆，則無蘭脈之病矣。○凡灰，以鹿角灰、雜銅鍮屑爲上，角灰次之，牛骨灰次之，初薄灰，而以鷹鷂之次厚灰，以水石磨之，次以油靡之，以細灰緯其邊，以作其稜，乾而復靡治之，以灰補其間，乾而以細磚寸許細指之，有凹凸，以灰補之，無愆，而後綴岳尾置徽。○糙，用上生漆刷之，必於日暖，使漆滋漫入灰乾，而以水摩之，再刷再摩娑之，乃安徽正岳，刻其冠綫，或以生漆八兩煎數沸，入焰硝一分，文武火煎四五食頃，以柳枝攪視其色有光，乃止，傾入蠶器，以楮覆之，寄地中三日，出而以綿濾之，再三濾之，日甘糙之，謂之煎糙。○合光，必三伏前，用生漆一斤，文武火煎至十兩，乘熱濾之，又生漆白油各二兩，合訶子肉、秦皮、黃丹、定粉各二銖，有四文武火煎如飴，乘熱濾之，又生漆四兩濾之，和定粉三銖，有六，輕

粉一銖有四。研之如灰。以黑雞卵白和之。以綿濾之。窖久而後用之。○穗光。以水柳炭爲屑。篩研之。以黃膩石醮水輕手蓓當壓矢上。以細熟布醮灰揩之。以發其光。拭乾。以麻油及髮揩之。則光瑩矣。○安徽。自岳至尾。三尺六寸。四倍黃鐘。半之。爲中徽。至岳爲內。至龈爲外。十徽、外之半也。四徽、內之半也。自岳至四龈九寸。黃鐘也。自岳至中徽尺八寸。倍黃鐘也。一徽、岳與四徽之中也。黃鐘半管。十三徽、龈與十徽之中也。泛亦半管。岳與一徽。三分去二。以其一爲一徽二徽之間。一徽至三徽。中間一寸有半也。岳與四徽。五分去四。以其一爲三徽四徽之間。三徽至四徽。中間一寸八分也。三分去二。以其一爲四徽五徽之間。四徽至五徽。中間三寸也。五分去三。以其二爲六徽七徽之間。七徽即中徽也。自六徽至七徽中間三寸六分也。○自二徽至三徽。中間一寸三分。自五徽至六徽。中間二寸四分。不可知。由全以定中。由內以定外。八徽之與六徽一也。九徽之與五徽一也。十徽之與四徽一也。十一徽之與三徽一也。十二徽之與二徽一也。十三徽之與一徽一也。自岳至一徽。自十三徽至龈。皆四寸五分。凡徽以金玉及珧。徽圓徑三分。凡安徽必先以膠分爲地。

琴瑟貢。嶧陽孤桐。

琴材必以桐。桐異種。在桐、岡桐、不任也。白華桐上。梧桐次之。桐生石則其音鏗。故取於嶧。山東鄒縣嶧山皆石。桐生陰則音鬱。生陽則音宏。故取之陽。山南曰陽。林生則音近聞。孤生則音遠聞。故取其孤。非必嶧陽。雲和、空桑、龍門、皆選也。

青州厥篚檿絲。

檿絲、山桑。檿絲、山桑蠶之繭而吐絲作繭也。蠶出桑其繭色黑而長大。其絲勁中琴瑟弦。貢檿絲即今南絹。凡琴瑟之弦。檿爲上。蠶次之。秦次之。江淮次之。原蠶次之。餘不任也。大琴之弦。宮二百四十綸。商二百單六綸。角一百七十二綸。徵與商同。羽與角同。古制。徵弦不綸。故與商同。今人則徵弦一百三十八綸。蓋之。惟羽弦不綸。清宮一百三十八綸。清商一百單四綸。宮商角皆綸之。每降以三十四綸也。今四弦亦綸。中琴。宮一百六十綸。商一百四十綸。角一百二十綸。徵同商。羽同角。徵弦今用百綸綸之。清宮百綸。清商八十綸。每降以二十綸。大琴總用七綸。中琴六綸。凡弦大則不清。細則不耐。唯緊。○日陰雨而合弦。一弦之綸。均爲四分。分繫之墜。墜。五錢。長各十尋或八尋。不足。乃卷以幹而煮之。凡合弦以秋。○日姓而煮弦。以魚膠五兩。麥一合。明蠟白芨各一銖四。桑白皮一兩。天蠶冬十枚。以瓦器汲流水合弦煮之。水沒弦以盤著二寸。文武火不

絕。炙爛乃止。弦不熟則絲音勝桐而不耐。太熟則濁而易斷。以上樂可煮弦十副。漫以冷水。捌而暴之。凡用鞠兩數只緩今碎用。○纏弦。先卷纏綸於旋車。穿車於弦。立捌絙弦使急。以右手搖之。令車自轉。纏綸欲淫。若纏綸絕。則放弦令緩。以簽引過弦中纏之。纏畢。暴之。○凡琴。一弦君也。散彈爲黃鐘。宮。合。按十三徽。應太簇。商。四。按十一徽。應姑洗。角。一。按九徽半。應蕤賓。變。知。按九徽。應林鐘。徵。尺。按七徽八。應南呂。羽。下。按七徽二。應應鐘。和。凡。按七徽。應黃鐘。六徽半。太簇。六徽二。姑洗。五徽四。蕤賓。五徽。林鐘。四徽八。南呂。四徽二。應鐘。四徽。黃鐘。以上皆按彈。泛十三徽、七徽、九徽、四徽、十徽。黃鐘。泛十二徽、二徽。林鐘。泛三徽。姑洗。泛五徽。林鐘。若一釣之聲也。其十三徽八大呂。十二徽半夾鐘。十徽仲呂。八徽半夷則。七徽七無射。琴身有其度。不彈。○二弦。商。散合太簇。十三徽姑洗。十徽半蕤賓。十徽林鐘。九徽南呂。七徽八應鐘。七徽半黃鐘。七徽太簇。○三弦。角。散合姑洗。十二徽外蕤賓。十一徽林鐘。十徽南呂。九徽三應鐘。九徽黃鐘。八徽太簇。七徽姑洗。此條與今琴不同。所謂古黃鐘調也。○四弦徵。散合林鐘。十三徽南呂。十一徽應鐘。十徽黃鐘。九徽大簇。七徽九姑洗。七徽四蕤賓。七徽林鐘。○五弦羽。散合南呂。十三徽應鐘。十一徽黃鐘。十徽太簇。九徽姑洗。八徽半蕤賓。七徽半林鐘。七徽南呂。○六弦如一弦。稍上之合變半黃鐘。○七弦如二弦。稍上之合變半太簇。○凡上弦。結弦端如兔耳。控諸絨叩過尾。右手力引絙之一弦捻之。有聲應合而止。纏於鷹足。控二弦絙之。以左手大指按一弦。當十三徽。以食指彈二弦。掐一弦。聲合而後纏之。控三弦絙之。左大指按一弦。當十一徽。食指彈三弦。掐一弦。聲合。纏之。控四弦絙之。按一弦。當九徽。彈四弦。鉤一弦。聲合。纏之。控五弦絙之。按二弦。當九徽。彈五弦。鉤二弦。聲合。纏之。控六弦絙之。按三弦。當九徽。彈六弦。鉤三弦。聲合。纏之。控七弦絙之。按四弦。當九徽。彈七弦。鉤四弦。聲合。纏之。此以三弦爲一字。與今以三弦爲上字者不同。○或先上五弦。次六。次七。次四。次三。次二。次一。亦可。既畢。正席調之。未諧。則理諸軫。已平。緊之。已平。緩之。凡上弦。陰雨緊之。日姓緩之。午前緩之。午後緊之。彈已亦緩之。恐弦之絕也。○凡彈。指甲多則聲乾。肉多則聲合。故甲肉兼也。彈欲力之。按欲切之。泛欲溢之。吟如不欲行。行如有所繫。彈不遠岳。斷面如結。操縵之方也。

朱子曰。陳某言琴只可彈黃鐘一釣而不可旋相爲宮。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爲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矣。今人猶有拾此說者。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爲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此質得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弦上。如吹管起黃鐘之指。則以琴之黃鐘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此法今人猶有知之者。然須是用管。不可用笛。但今人笙簧又未必果合黃鐘中聲也奈何。李通書

來。說近已曉得。但綜定七弦。不用調弦。皆可以彈十二宮。琴之體是黃鐘一鈞故也。如此。則大呂太簇以下。聲聲皆用按徵。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是黃鐘矣。亦安得許多指按邪。兼如其或。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徵。須按定九徵。乃按之。此後愈按愈下去。方合大呂鈞。蓋按著正徵復是黃鐘宮也。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弦。如十一月調黃鐘。十二月調大呂。但此後愈緊。至十月調應鐘。則弦急甚。幾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奉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

按琴之本。只是黃鐘一鈞。泛聲兩半得聲。此又以別立謂琴之泛聲爲六律六呂。此全不知音矣。泛一、四、七、十徵。一弦皆黃鐘。此以兩頭皆九數也。但如泛三、五、九、十二徵。則合林鐘。安得有六律六呂哉。今人又有以十三徵歷十二月者。同是。特調還宮之法。先定黃鐘一鈞。然後各弦皆緊一徵。即大呂鈞。凡按六徵一徵緊一徵。皆在十或十一徵間。皆緩四弦一徵。爲角。緩六弦一徵。爲羽。即太簇鈞。皆緊二弦一徵。緊三弦一徵。爲商。此皆緊二弦。即如今法以無伸音鈞。即無緊五弦一徵。爲角。緩六弦一徵。爲羽。即姑洗鈞。皆緊三弦一徵。即仲呂鈞。緊三弦一徵。無伸音。此今人無正宮調者。此六鈞。皆可旋宮。不至違犯。此六鈞同可不宜犯。但知太簇鈞則不復彈一弦。二弦方合。犯者。蓋黃鐘及一弦二弦。則下陵上矣。又仲呂鈞所用皆變徵。則自四弦以下皆當稍緊。來非方合。皆當正五弦。則確是黃鐘一鈞。無可還宮。今琴有六弦七音。故翻此六鈞。則緩四弦爲宮。緩五弦爲商。緩六弦爲角。緩七弦爲徵。更緩三弦爲羽。翻林鐘鈞。則緩六弦爲角。而以三弦爲羽。皆下陵上矣。翻夷則鈞。則緊四爲宮。緊五爲商。緊七爲徵。而緊三爲羽。翻南呂鈞。則緩六爲商。緩七爲角。而緩四爲羽矣。翻無射鈞。則緊五爲宮。而緊三爲徵。以四爲羽矣。翻應鐘鈞。則緩一六爲宮。緩二七爲商。或緊二爲角。或緩三爲角。緩四爲徵。緩五爲羽。蓋若可調。陵犯多矣。若欲逐弦緊去。以應還鈞。則又小弦必絕。如朱子所云也。○今人常彈。以三弦應仲呂。三弦十一徵應黃鐘。此只可仲呂鈞用。不可以彈黃鐘鈞也。今人幾弦翻調。有所謂復古調。漫三徵。此即正是黃鐘鈞。以彈無射商。亦可。無射宮。以黃鐘爲角。然宮是變半黃。且此亦陵犯。○又或漫一緊五。亦不是。姑洗調。又名古夾鐘調。緊二、五、七、各一徵。則是夾鐘調爲也。三五一、各一徵。緊二、五、各一徵。此正是夾鐘鈞。姑洗調。又名古夾鐘調。緊二、五、七、各一徵。此正是夾鐘鈞。蓋古夾鐘。是也。謂之姑洗。非也。夾鐘調。漫一、三、各一徵。此亦即是太簇鈞。用之夾鐘。非也。蕤賓調。又名金羽調。緊五、一徵。此宮。但只宜漫六。不宜漫一。又或緊五、七、漫一。則更不合。蓋半日蕤賓。亦不知所謂。雙變調。漫一半徵。亦只宜漫六。或緊五。漫一。更非。泉鳴調。漫一、二、三、六、各一徵。此即昔鈞。漫宮調。漫一、三、六、各一徵。此林鐘鈞。但不宜漫一。無媒調。漫三、六、各一徵。此同蕤賓。漫商調。漫二、三、各一徵。或漫二、三、不宜漫一。側蜀調。即古黃鐘。蜀側調。蜀家多誤。不是取正。漫角調。已見。清角調。漫二一徵。緊五、七、各一徵。或漫一六。緊三。俱無所合。側羽調。緊七一徵。近夾鐘鈞。或緊五一徵。即無射鈞。宜緊五、七、各一徵。乃合夾鐘鈞。楚商調。同凄涼調。清商調。同側羽調。清羽調。緊二、四、各一徵。無所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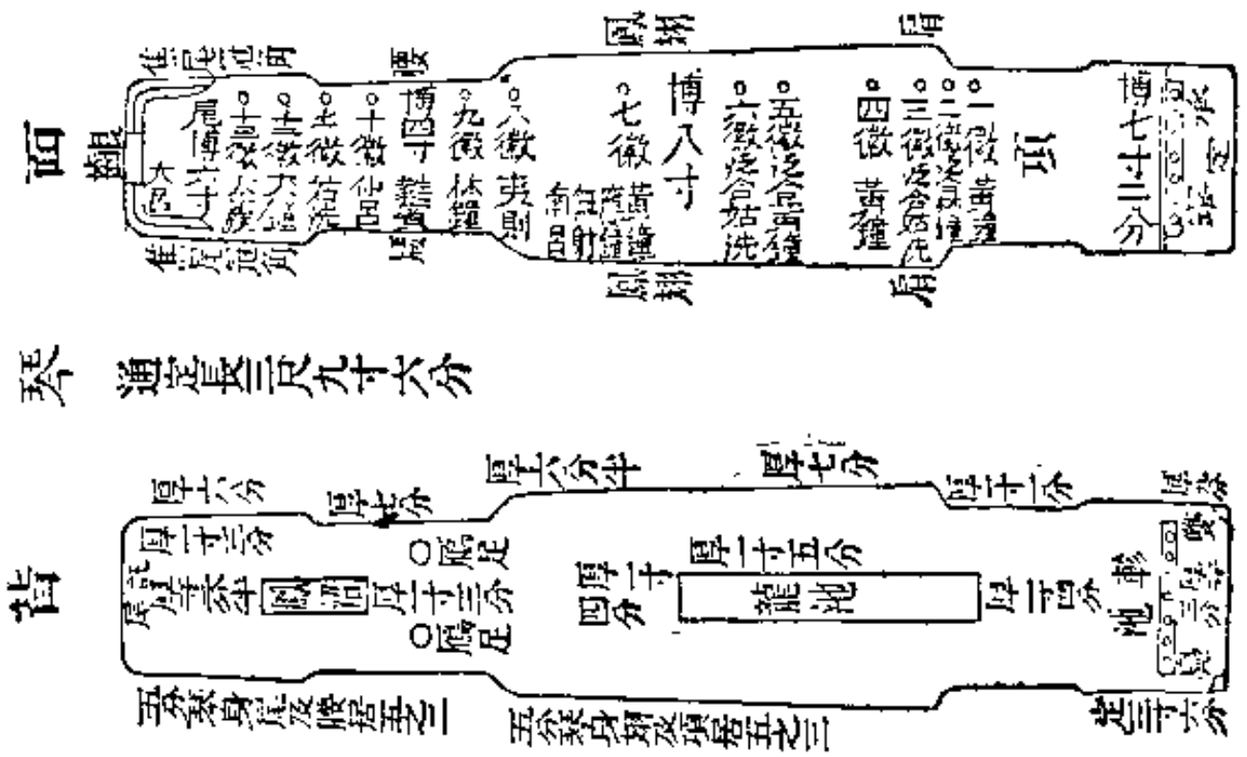
鐘羽調。同蕤賓。本是合。三清調。漫一、二、三、各一徵。亦未有合。玉清調。緊七漫四各一徵。未見所合。清調。又名吳調。緊五、七、各一徵。此夾鐘鈞。或漫二、緊五各一徵。誤耳。金調。同離變調。側楚調。緊五、七、各一徵。亦無射鈞。而以七爲羽。漫二、緊七各一徵。誤也。長調。緊五二徵。此去工出凡。今填詞中率順歌。金帳等曲。皆用此調。於十二鈞究皆不合。下調弦調。漫二緊五各一徵。亦不合均調。以上諸調。世俗相傳。承訛襲誤。或稱名失實。或彼此決衡。其有合於還宮者。亦不無上下陵犯之失。大要琴體只是黃鐘一鈞。其餘十一鈞。古人亦當有各鈞之琴。長短異體。以合律度。先儒只言長三尺六寸者。猶聲亦只言黃鐘之制。舉一以爲則耳。八音之器。惟琴猶近古。故考之特詳。然古樂散亡。其闕而不可考者爲已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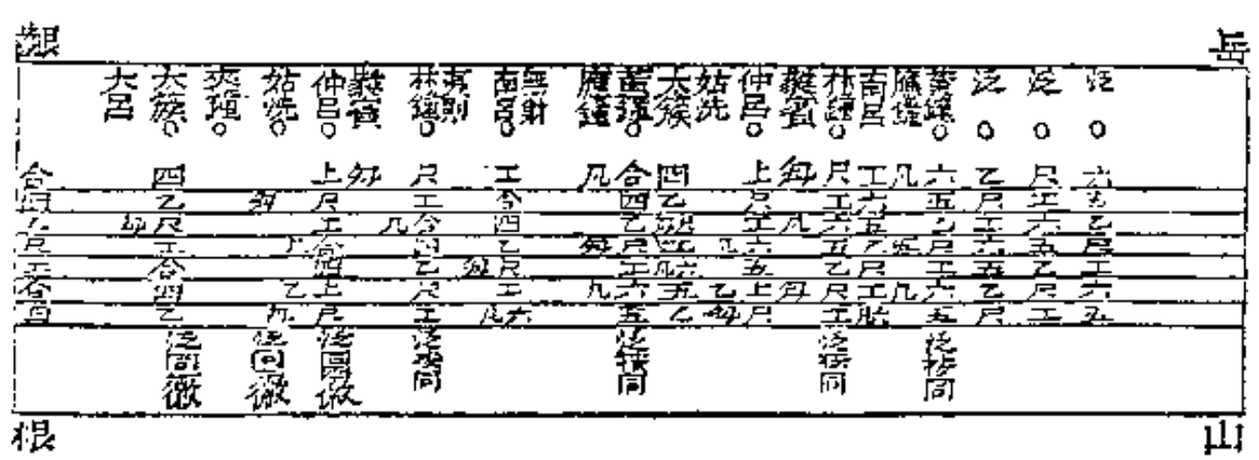
儀禮鄉飲酒。工入升歌。工四人。二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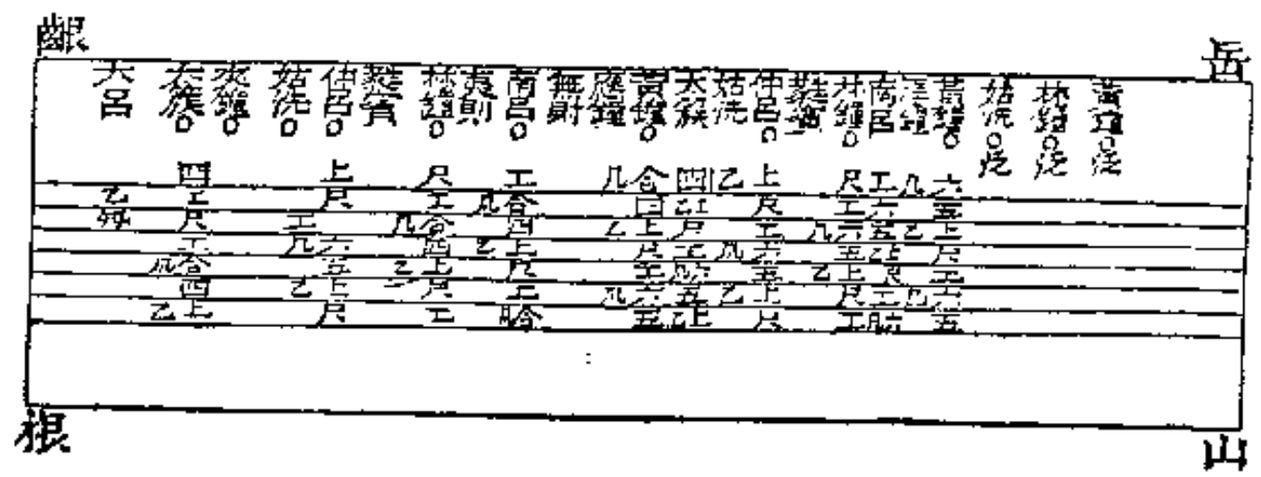
爾雅。大瑟謂之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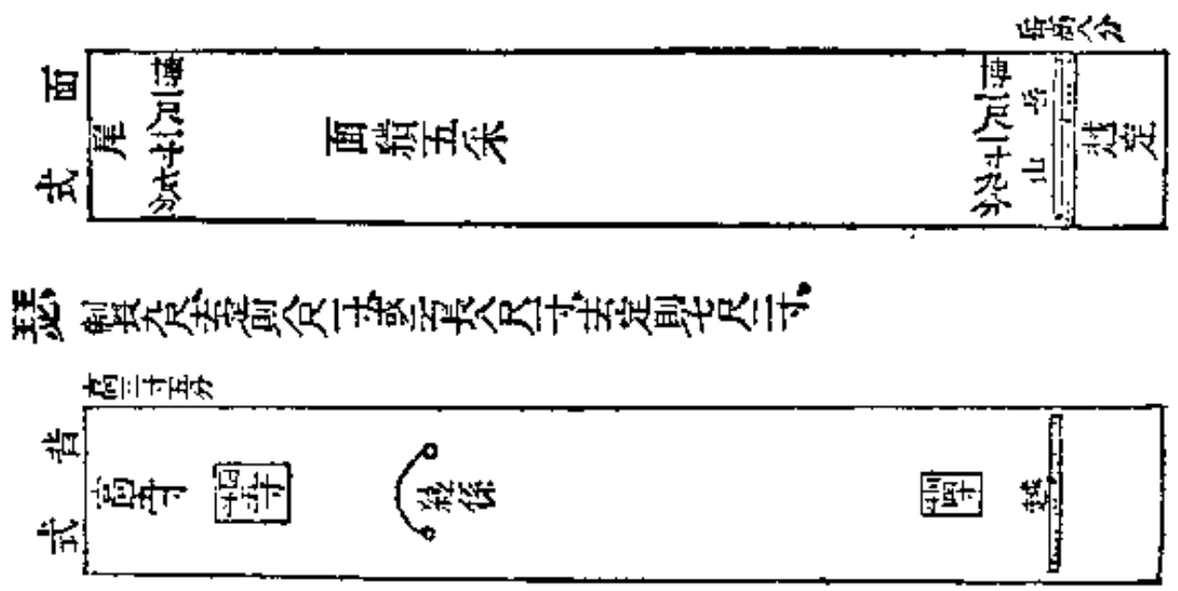
舊說。大瑟五十弦。小瑟二十五弦。瑟長八尺一寸。定九寸。通長一丈。或云通長八尺一寸。則瑟身七尺二寸也。岳穹八分。底穴徑三寸。橫四寸。後穴徑四寸。惰五寸。身形首尾端直。首博一尺一寸九分。尾博一尺一寸七分。越一分有半。首間中通足高四寸。旁各高三寸。尾間中通足高五寸。旁各高三寸五分。柱高如岳。瑟面五采。端綴采錦。此小瑟之制。○取材。桐梓上板次之。楸梧次之。夏斲材。冬合之。其材久則不析拆。或曰面以桐。底以梓。○越疏則音緩。促則音疾。凡弦。大弦纏綸。小弦合綸。大弦視中琴之宮也。小弦視中琴之清宮也。十二律一也。中弦朱之。設而不用云。○立柱。一弦之柱。去尾九寸。去首七尺二寸。弦應黃鐘之宮。由此三分損益。以立十二弦之柱。應十二律。中弦不柱。內十二弦如外之法。聲未合律。則游柱。聲已平、下之。已高、出之。○此舊說云云也。郭璞云。瑟二十七弦。竊謂瑟當二十八弦。則自黃鐘至應鐘。自變律及半聲變半聲皆具。不必朱中弦。不必分內外也。以長短爲序。則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變林鐘、夷則、南呂、變南呂、無射、應鐘、變應鐘、變半黃鐘、半大呂、半太簇、變半太簇、半夾鐘、半姑洗、變半姑洗、半仲呂、半蕤賓、變半林鐘、半夷則、變半南呂、半無射二十八聲。以彈十二鈞。無上下相陵之失矣。大瑟五十弦。意亦如琴之五弦。有正聲而不用和繆。則亦正律半聲變律變半聲具也。○瑟用柱。則二十四弦亦可還宮。不過游移其柱耳。但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語。而朱其中弦。則無謂矣。○瑟音應律。只宜單鼓應律之弦。或則內外相應可耳。今彈瑟者。惟黃鐘仲呂單鈞一弦。中指入弦曰鈞。餘律皆變撮兩弦。中食二指夾越二弦曰撮。此殊不合於理。徒取其繁聲耳。今法。彈太簇以大呂助之。彈姑洗以夾鐘助之。彈蕤賓以仲呂助之。彈林鐘以蕤賓助之。彈南呂以夷則助之。彈應鐘以無射助之。皆合撮兩弦。繁聲悅耳也。

琴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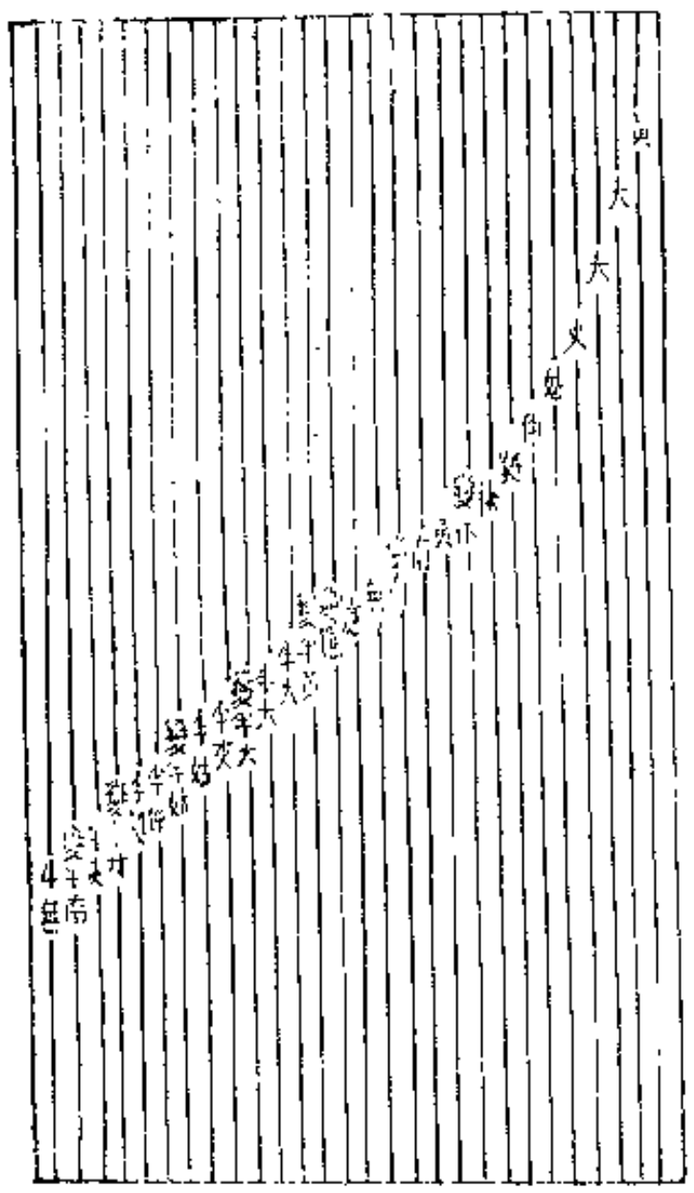

面
龈
項
琴 通定長三尺九寸六分
指
龍池


龈
岳
根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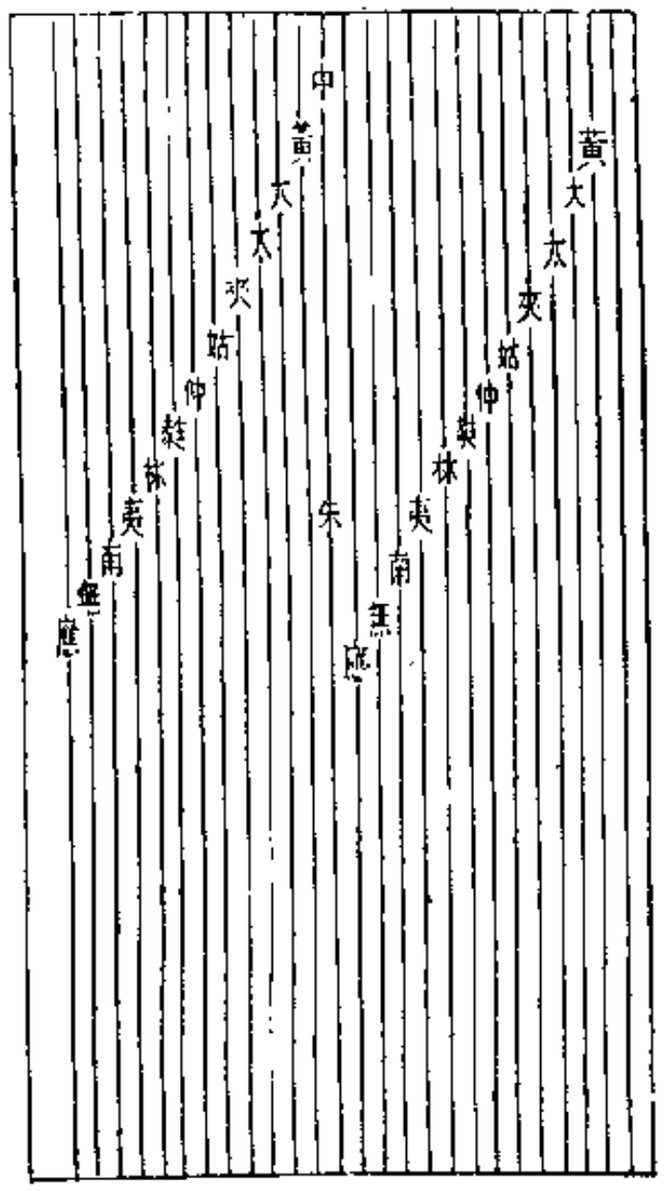

龈
岳
根
山


面
龈
項
琴 制琴尺法定則八寸為長八尺寸法定則七尺二寸
指
龍池

瑟柱合律 此圖二十八弦，以編正律、半律、變律、變半律，雖非今制，政有資於古法也。



瑟柱合律 此今瑟二十五弦，中弦柔之不用，餘二十四弦，匯中清十二律者，資自唐已然，今用之可也。



木音第八

魏書：合止柷，故○傅柷形如漆筩，中有椎柄，連底桐之，故形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音揭、

同、籈、音櫟。

爾雅：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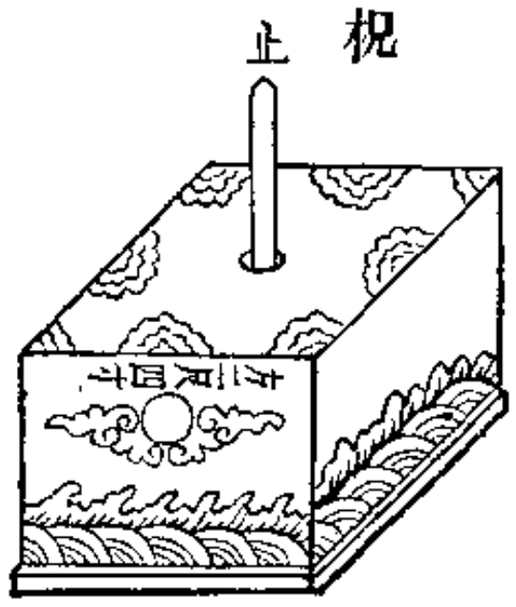
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四面綴雲氣，近底盛水，於東面開一圓穴，以象日出海上，赤毅掩之，上出一穴以出柄，中椎柄連底桐之，將作樂，則以柄下舂一擊，左右擊各一擊，所以合樂也。椎柄形如鐵椎，又謂之止。○敔，刻木爲伏虎，背上刻二十七鉏鋙，髹以黃采，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竹爲之，三分而劈其一分爲八瓣，中以角纏固之，樂將終，則以籈擊敔首三，又櫟其背三，以止樂也。敔中空，下有承跌，承跌謂之跗。本國里樂器考。○柷以合樂，敔以止樂，先儒皆無異說，唯張爾公謂柷桐於樂之始，故櫟於樂之終，則是中間俱無木音矣。蓋古人之用柷敔，當如後世之用魚板拍板，應字之始，木魚居字之間，所以節樂，柷敔當亦然，以柷應字之始，以敔居字之間，前後相續，是亦逐字以柷合以敔止也。此說近於有理，而未敢據，姑識之以俟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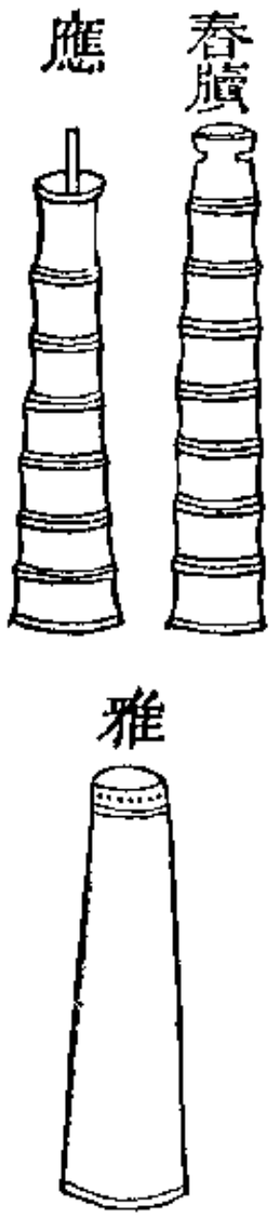
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祴音諫。○註：舂牘，以竹爲之，其長七尺，其端有兩孔，舂地以作聲。○應，於地，皆節行步之器，賓醉而出，奏祴夏，三器在庭，築地爲聲，明不失禮也。

樂記曰：治亂以相，迅疾以雅。

按：舂牘、應、雅，掌於笙師，蓋亦與笙奏相和也。舂牘有兩孔，舂地則聲自孔出，登然如足音也。應以應舂牘，蓋去節之竹，以椎自筩中築地，使聲自筩出也。雅，輓以羊韋，則聲自筩中鼓其韋也。祴樂，先儒以爲小雅南陔之篇，未知果否。樂記言迅疾以雅，則舞者亦以雅節其行步也。舂牘應非木音，然其聲單出，亦如柷敔之類，故附見於此。

柷敔圖





匏音第九

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龡吹也）註。竽、笙以匏爲之。而列管於匏中。竽三十六簧。宮管在中。笙十三簧。宮管在左。

簧、笙管下端金葉。所以發聲者也。

儀禮。笙入。立於縣間。（縣間。縣鼓之間也）

堂下之樂。以笙爲主。

爾雅。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註。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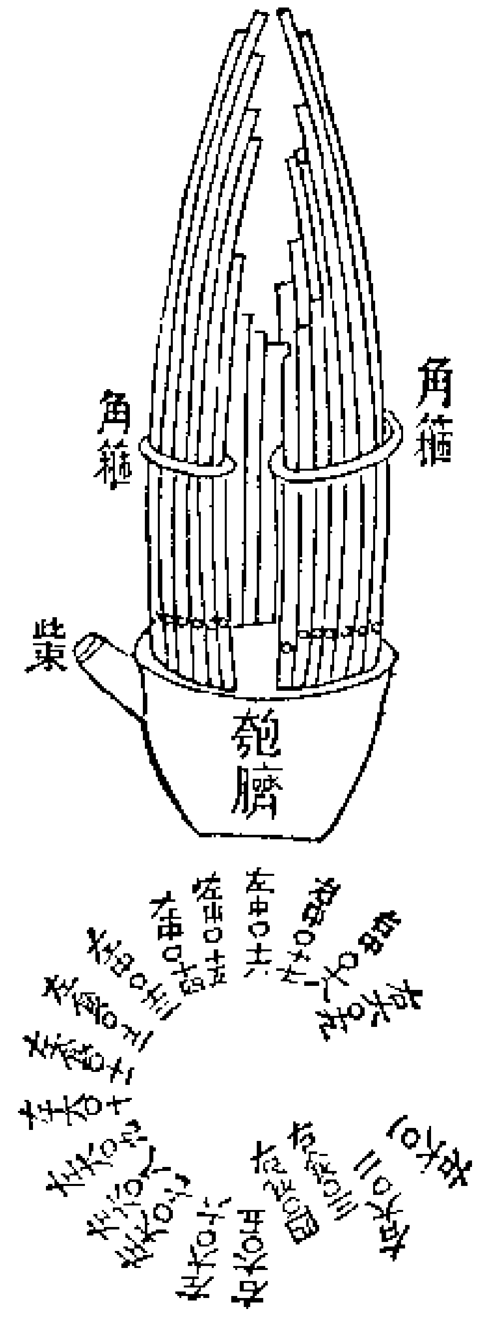
笙制。斫匏爲底。匏中植管。管端受簧。匏旁受管。（即吹口也）匏底曰臍。匏上有蓋。膠漆合之。穴孔於蓋以受管。

大者植十九管。小者植十七管。（四管應缺。今或五管無缺）簧用銅爲葉。葉當管下端。有竅。植以松脂。束管有籠。用角。管上端及竅及臍皆飾象。○匏欲受霜。受霜則老。老則堅而輕。輕則聲浮以揚。如物之上達也。堅則不竄（音璺）也。○管端受簧。簧欲其正。故管端之竅必正穴之。食菁毋太多。多則肉薄。毋太少。少則肉厚。簧短則音澀。長則音衍。○大者巢。巢十九簧。其一管七寸。外孔。簧應半蕤賓。二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八寸。內孔。簧應姑洗。四管八寸有半。內孔。簧應太簇。五管九寸。外孔。簧應應鍾。六管八寸有半。外孔。簧應蕤賓。七管八寸七分。外孔。簧應南呂。八管七寸八分。外孔。簧應大呂。九管七寸二分。外孔。簧應半姑洗。十管六寸有半。外孔。簧應夾鍾。十一管七寸二分。外孔。簧應變半黃鍾。十三管八寸五分。外孔。簧應半仲呂。十四管九寸。外孔。簧應黃鍾。十五管八寸五分。外孔。簧應林鍾。十六管八寸二分。外孔。簧應無射。十七管七寸二分。外孔。簧應半大呂。十八管六寸五分。外孔。簧應變半太簇。十九管六寸。則孔。簧應半夾鍾。（或曰簧應變半林鍾。○十九簧者。十八十九二管今無簧。）

但簧之輕重厚薄所差在絲忽間。難以剖析。只當以意揣度之。竽之合於壯者測者之宜。○小者和。和十三簧。一管七寸。外孔。簧應姑洗。二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八寸。內孔。簧應南呂。四管八寸有半。內孔。簧應蕤賓。五管九寸。外孔。簧應林鍾。六管八寸有半。外孔。簧應夷則。八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太簇。十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變半黃鍾。十一管八寸一分。外孔。簧應太簇。十二管九寸。外孔。簧應無射。九管七寸二分。無簧。十三管八寸半。無簧。十四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黃鍾。十五管七寸。外孔。簧應林鍾。十六管七寸。無簧。十七管六寸有半。無簧。（無簧而有管者。多植此管。乃以便指按孔。或曰。本有簧。而後世失之。然竽止十三簧。今溪已然。則或者非失也。其管之有長短。則象生物參差之意。然管左面有序。非關音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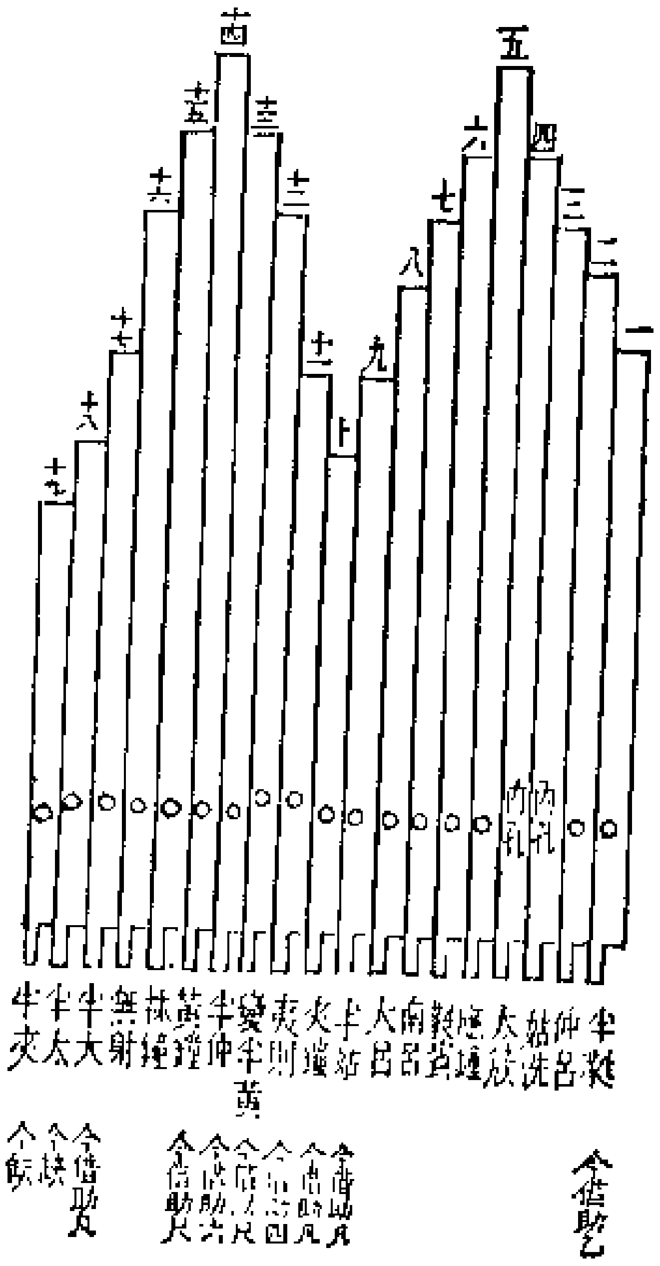
○按。笙制亦黃鍾一鈞也。未可以還十二宮。則古者十二鈞亦當各有本鈞之笙。方無陵犯。（或問。既是一鈞之器。則七簧足矣。何必十三簧。曰。古人密於音音。雖將奏一鈞。亦必徧吹十二律。視其相合不差。或否。然後用本鈞七律奏之。笙所以具十三簧。而不當用者。以此。猶朱子所云。那個喉。雖卻是古人制此不壞。以避宮聲。若一個壞之。便有隔絕之患。今人於十三簧皆一一配合用之。則正如王朴之用喉鐘。爲朱子所譏。杜撰也。）若竽制三十六簧。則一器可以還宮矣。（或曰竽二十六簧。）○竽長二尺四寸。宮簧在中。其制未能詳考。（大抵笙猶琴也。竽猶瑟也。）○凡笙竽吹久則簧壞。壞則以松脂鍮石點之。（今非之五音石。）而後調之。○竽笙音出於簧。故唐荊川謂八音中匏皆無音。今人則易以鑄（音賜）木爲之。張爾公因謂今人之制精於古人。貴州蠻獠以匏爲笙。音更短澀。故知匏不如木。不必泥古。（蛋）按。八音以宣八風。安得廢匏。笙之音雖動於簧。而氣則由匏入。取其氣之輕揚浮散。所以象生物也。且爾公謂獠人用匏爲笙。音更短澀。則是不可謂匏之無與於音矣。抑匏笙之音安得短澀。古樂淡和。匏笙爲音或不若旋木者之尖脆。則不足以悅今人之耳。故爾公謂其澀耳。況蠻獠制度不精。則其聲亦劣。安可因此而廢先王之作哉。（予聽今人之笙。每嘗病其尖脆。前貼盧學音亦更加。以爲古人之音不當如是。若洞簫則雖未盡合律。然聲音便自端穩。笙之尖脆。或正是強用嫩木之過耳。）或欲用椰匏。（椰生嶺南大樹。結實如匏。及老而堅。剖之可以作瓢。）椰匏亦非也。○吹笙。以右大指當一管、二管、五管、十九管。以右食指當三管、四管。（二管內孔。）以右中指當十八管、十七管、十六管。以左大指當六管、七管、八管、九管、十管。以左食指當十一管、十二管、十三管。以左中指當十四管、十五管。（或以左中指當十六管。）十九簧者。○以右大指當一管、二管、五管。以右食指當三管、四管。（內孔。）以左大指當六管、七管、八管、十管。左食指當十一管、十二管。左中指當十四管、十五管。十三簧者。閉孔應律。呼吸動簧。（笙以閉孔取聲。其孔不閉。則其簧不動也。）○今人吹笙。大笙只十七簧。以一管助凡、乙。以九管和凡。以十管助凡。以十一管助四。以十二管助尺。以十三管助六。以十六管助乙。以十七管助凡。小笙以十二管助合、尺。以八管助一、凡、上。以七管助工。以四管助乙、四。其聲濫矣。雅樂只當單出。助者非也。

笙十九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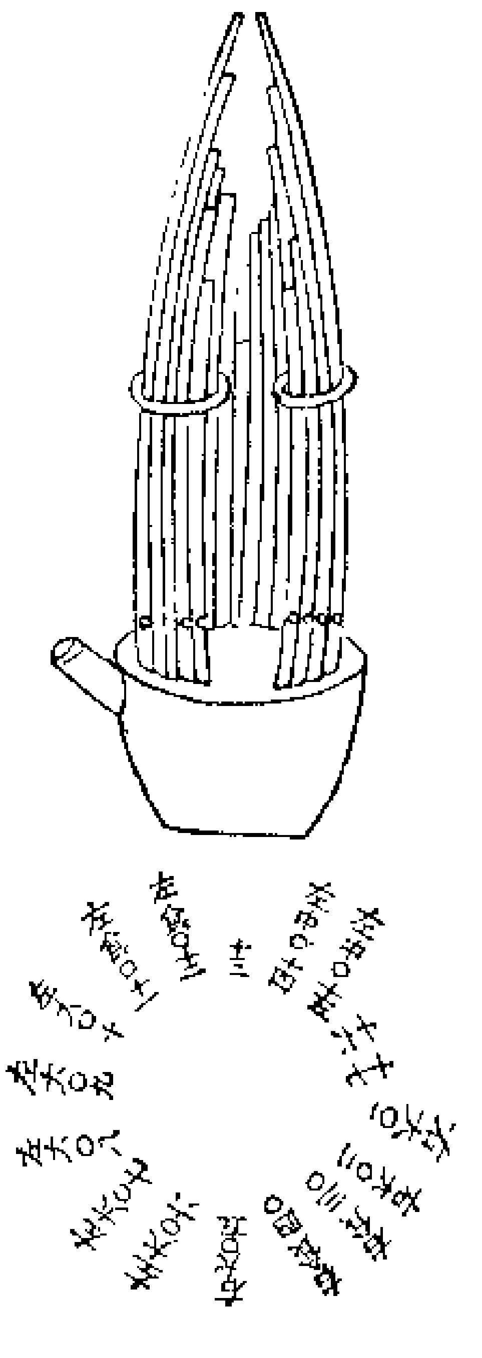
指法

笙十九簧者今十七簧，缺其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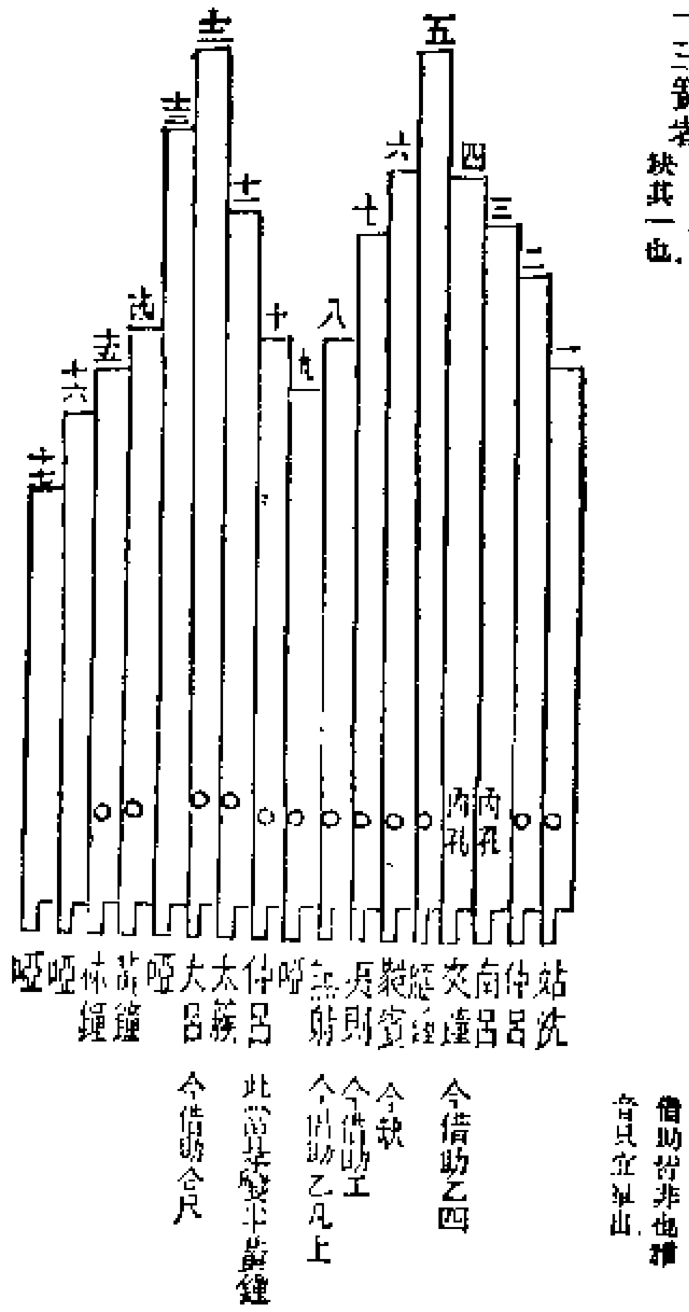
此黄鐘一均也。餘均當由此推之，則自爲器。

笙十三簧者



指法

笙十三簧者今十二簧，缺其一也。



此黄鐘一均也。餘均當別自爲器，方無旋犯之失。

竽制無可考。

竹音第十

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簫、篪、篴、管。○注：竽如笛三孔，篪長一尺四寸六孔，一孔上出，篴長二尺四寸六孔。管六孔，併兩吹之。

按：竽制，鄭氏曰三孔，毛氏曰六孔，似毛爲得之。郭璞又云七孔。

爾雅：大竽謂之笙，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巢。音紹。

按：黃鐘所容一龠，是竽即黃鐘律管也，即黃鐘之管而穴之六孔以徧黃鐘一鈞，中者倍之，大者四倍之也。

朱子曰：今之竽管乃是古之笛，笙簫方是古之竽。

今人亦多謂笛爲簫，如疑今之洞簫即古之竽也。洞簫長二尺，徑一寸許，當尾上二寸，旁開二孔，徑一分有半，黃鐘宮也，自黃鐘至上端三分之而損一分，以穴林鐘之孔，自林鐘至上端三分之而益一分，以穴太簇之孔，自太簇至上端三分之而損一分，以穴南呂之孔，自南呂至上端三分之而益一分，以穴姑洗之孔，自姑洗至上端三分之而損一分，以穴應鐘之孔於後，以和按指也。自後孔至上端三分之而益一分，以穴蕤賓之孔，此黃鐘之竽也。今人有仲呂而無蕤賓，餘律之宮，當各以其律之長短爲長短而三分損益之，各倍其律之長可也。

爾雅：大竽謂之言，小者謂之笙。音生。○注：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無底；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有底。

按：大竽當二十四管，或三十二管，云二十三管者，誤也，且亦不當長尺四寸，小者亦不當長尺二寸，蓋後世失其度矣。博雅云：大竽二十四管，又按蔡邕云：竽、編竹，有底以蠟密其底而增損之。愚按：管蠟爲底者，或恐竹有厚薄不勻，則分寸難定，故築蠟密底以便增損，蔡言是也。如蔡說，則不惟笙有底，即竽亦當有底，有底則長尺四寸固亦無害，但竽竹參差，本取象於鳳翼，則安得概云長尺四寸，且簫長當倍律，不然，則清聲將不可用矣。○今擬簫制，考圖、孔子家廟樂器考參正。大簫、竽、編三十二管，管如律之圍徑，第一管長尺八寸，黃鐘，二管一尺七寸二分有奇，大呂，三管尺六寸，太簇，四管一尺五寸四分，夾鐘，五管一尺四寸有奇，姑洗，六管一尺三寸六分有奇，仲呂，七管一尺二寸八分有奇，蕤賓，八管一尺二寸，林鐘，九管一尺一寸八分有奇，變林，十管一尺一寸四分有奇，夷則，十一管一尺有八分，南呂，十二管一尺有六分許，變南，十三管一尺有奇，無射，十四管九寸七分，應鐘，十五管九寸六分，變應，十六管清黃，十七管變黃，十八管清大，十九管清大二十管變太，二十一管清夾，二十二管清姑，二十三管變姑，二十四管清仲，二十五管清蕤，二十六管清林，二十七管變林，周第九管變林，倍聲也，此變林，合律也。二十八管清夷，二十九管清南，三十管變南，三十一管清無，三十二管清應，倍聲也。知本律，有蠟底，以便增損，三十二管者，○編十六管小者，參徧十二律而加四清聲，黃鐘、大呂、太蔟、夾鐘，此黃鐘一鈞。變則不能具變律，故各律之鈞當各爲調。○凡爲簫，徑六分有奇，圍一寸九分弱，必厚薄均而節節，節必內治平之，使氣無所閡，管於比管，輕削其鶴，膠漆合之，外加版束之，版內爲減如管之數以受管，使比竹居焉，不過不脫，惟善，版博四寸，橫足以束管，居管半寸之下，繪以雲氣，管端有鬣，鬣內以便吹也。鬣，音獵，或音流，或音溢，鬣，顏入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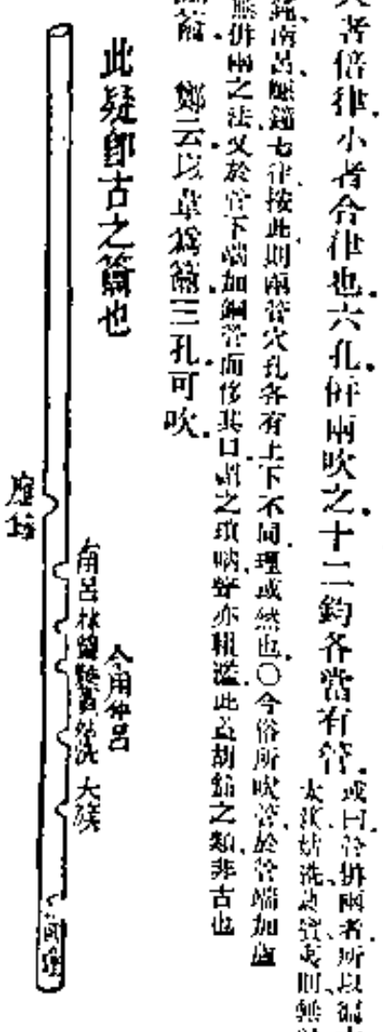
爾雅：大簫謂之沂。沂，音夷。

簫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徑一寸，圍三寸一分有奇，七孔，或云六孔，爾雅云八孔，其底孔下達，黃鐘之宮也。闕爲鶴足，即其下底爲黃鐘律，閉之爲陰，則於兩旁穴小孔以應黃鐘。又上一孔爲太簇，舊說上一寸。又上一孔爲姑洗，舊說上八分。又上一孔爲林鐘，舊說上七分，按舊只上五分許。又上一孔爲南呂，上六分。又上一孔，背達，爲應鐘，上六分，背達者，以右大拇當之也。○此分損益使合律度而穴其孔，且必聽聲合律而後可也。又上四寸八分爲吹孔，孔皆徑二分，自吹孔以上，餘者五寸，首孔穴之，左衡而吹之，此亦黃鐘一鈞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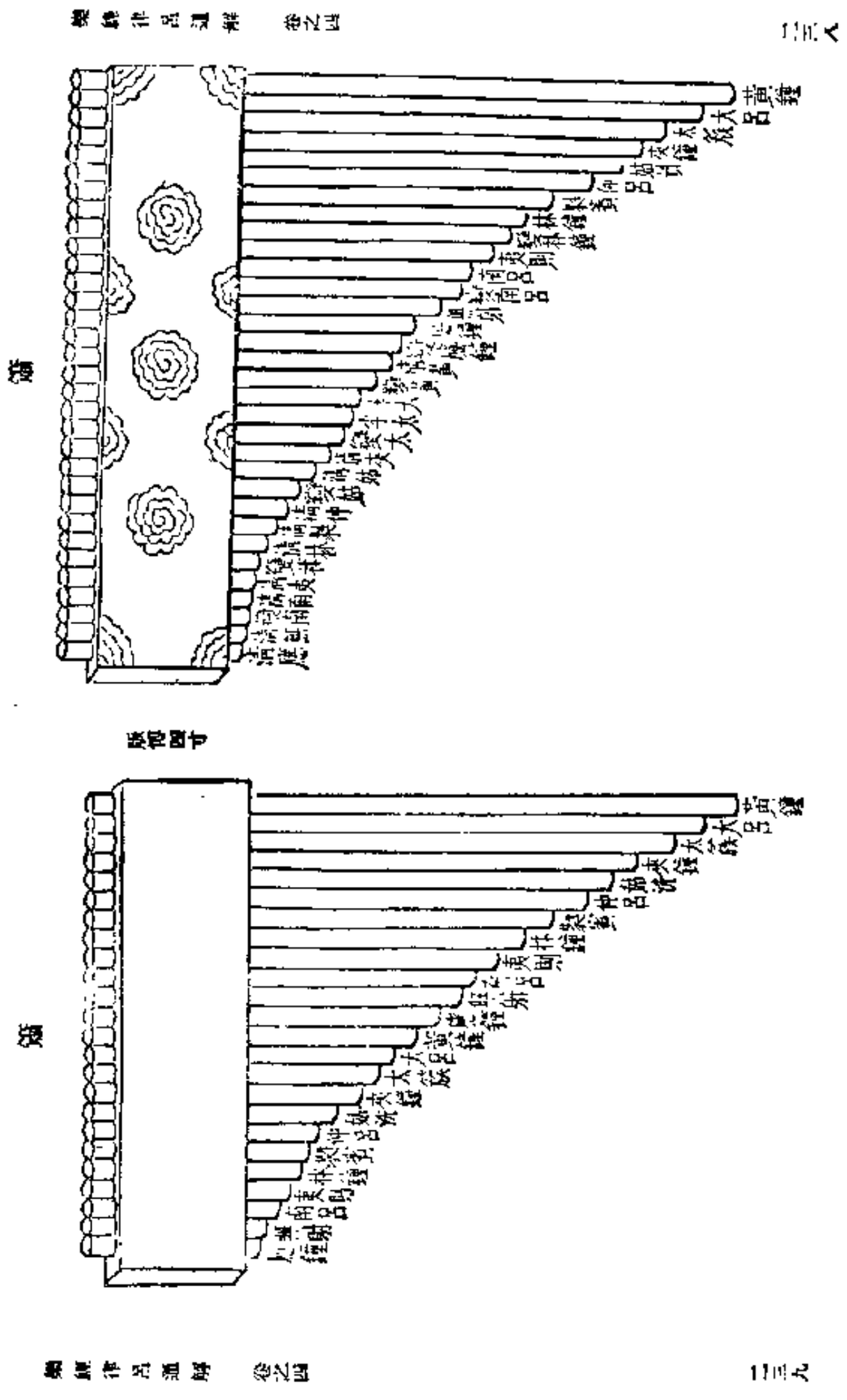
篴亦篪也，長二尺四寸，尾上二寸，旁開二孔，徑各一分有半，以繫纏，爲黃鐘，繫纏以爲師。又上一孔爲蕤賓，今有仲呂無蕤賓。又上一孔爲林鐘，又上一孔爲南呂，又上一孔爲應鐘，六孔平列管上，異於篪之應鐘背孔。應鐘上九寸六分寸一孔爲吹孔，孔皆徑三分，自吹孔至上端，餘者六寸，飾以龍首，右衡而吹之，亦黃鐘一鈞之聲也。○今俗所吹笛，於吹孔之下近應鐘孔上穴一孔而以蠟密塞之，其聲尖厲高而愈悲，雅樂必不然也。○篴鮮見於經傳，意者古大樂亦不用之，或曰小篴又謂之篴耳。

爾雅：大管謂之篇，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篎。篴，音滴，紐結反。篎，美小反。

管亦竽類，大者倍律，小者合律也，六孔，併兩吹之，十二鈞各當有管，或曰，管併兩者，所以徧十二律也，右管黃鐘、太蔟、姑洗、蕤賓、或則無則七律，右管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七律，按此則兩管穴孔各有上下不同，理或然也。○今俗所吹管，於管端加盧，鬣其聲粗濫，亦無併兩之法，又於管下端加銅管而修其口，謂之頃，哨聲亦粗濫，此蓋胡笳之類，非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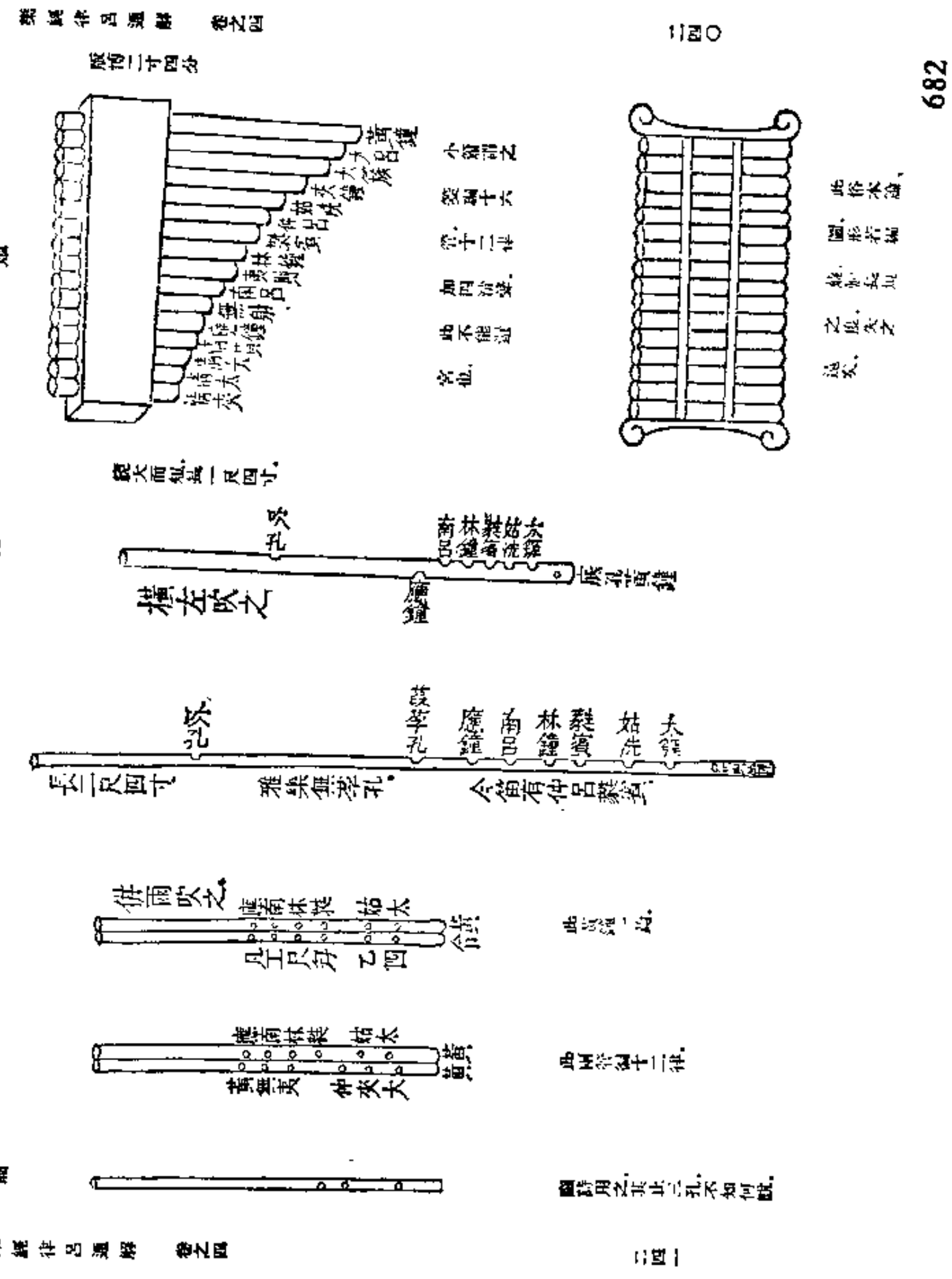


周禮笛章掌龡篴，鄭云以章爲篴，三孔可吹。



大清會之詩，篇編三十二管，自倍律以降，至於應鍾本律，則正聲不變，律變半若其，可以旋為十二宮矣，以倍律為全，則以本律為半也。

此二十四管，其編十二律，若以鐵版的其指掌，則亦可以橫吹之用矣。



小簫謂之管，發調十六管，十二律，加四清聲，實此不能過也。

此法，本於漢，圖，非若編之度，大失之遠矣。

此以鐵版為簫，為管，其編十二律，其管十二律，其鼓樂律孝孔，今簫有仲呂蕤賓，其管十二律，其管十二律，其鼓樂律孝孔，其管十二律，其管十二孔，不知何故。

筍簴第十一

考工記、梓人爲筍簴。天下之大獸五。脂者、半脂者、肉者、臥者、起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臥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外骨、龜屬。內骨、鱉屬。卻行、蟹屬。仄行、蟹屬。連行、鰌鱔屬。紆行、蛇屬。以脰鳴者、鵝屬。以注鳴者、注、喙也。以旁鳴者、蟋蟀之屬。以翼鳴者、蟬皇之屬。以股鳴者、蟈蟲之屬。以胸鳴者、蟬蟲之屬。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是謂蟲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簴。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驚脰、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簴。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小首而長。樹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擊鼓、鼓、鼗、搏、鐘、鎛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於眡必橈闕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須闕而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者矣。脰、音豆。縣、音玄。下同。脰、音豆。

筍簴不關律呂。然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不可謂無助於今石矣。古人制器尙象。如笙蒲象鳳。簫管象龍。故象虎。其餘羣鳴皆取象焉。此亦可見古人用物之工矣。

禮記明堂位曰。夏后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夏后氏之龍筍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翣、音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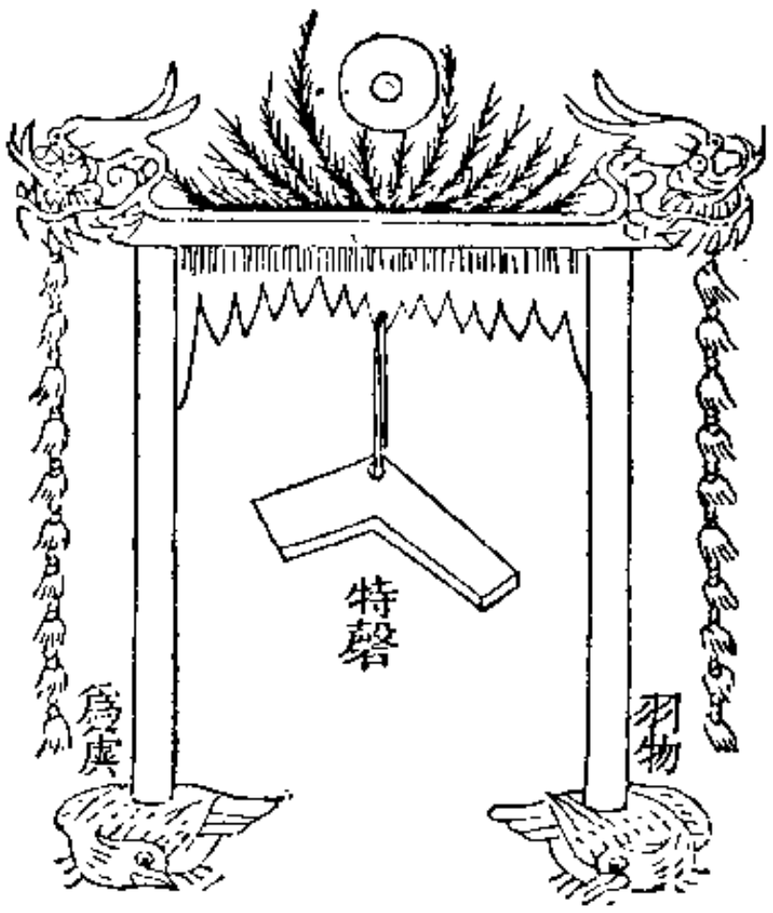
金石之縣。植者曰簴。負簴以趾。羽。橫者曰筍。筍以鱗。筍上版曰業。刻業曰崇牙。繢之曰樹。筍上植羽爲樹。翣、戴璧焉。○周人縣鼓。則亦在筍簴。其簴當如鐘簴。○鎛鐘特磬特縣。歌鐘頌磬在堂。笙鐘笙磬在庭。

皆編縣。

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皆塔。全爲肆。

宮縣者。以鎛鐘特磬言。十二律各如其方位環設也。軒、去其北判在旁。士用一也。塔、肆、以編鐘編磬言。半者一釘。全者徧律也。

此鎛鐘特縣也。其歌鐘、笙鐘、則或十六枚。或二十八枚。或三十二枚。合縣一簴。謂之編鐘。



此特磬特縣也。其頌磬、笙磬、則或十六枚。或二十八枚。或三十二枚。合縣一簴。謂之編磬。

干戚羽籥第十二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卷音權。○按或二者皆黃帝樂）大咸、（咸池堯樂。或曰黃帝樂）大磬、（磬韶同。○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音祇。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周人特祀姜嫄。故先先妣於先祖。）舞大武以享先祖。

周禮大司樂一章。乃文帝時得之於魏文侯之老樂工者。蓋得之最先而傳之有自矣。然篇中實多疑義。而注疏尤多紕謬。如此節分六代之樂以祀天神地祇人鬼。與下節九磬之舞奏於宗廟不同。而所用律呂亦前後互異。蓋分樂而序之。乃周家用樂之常法。然宗廟之享。非必不舞大磬。南郊之祀。亦非必止用雲門。自凡六變者以下。則泛言變通之妙。不可以泥而求之也。

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帗五采繒。而注之竿首而執以舞也。）有羽舞。（植鳥羽或編羽於竿首而執以舞。）有皇舞。（染羽以五色而植之如鳳狀也。）有旄舞。（注旄牛尾於竿首也。）有干舞。（此武舞。）有人舞。（不必有所持而拂袖以舞。如辭而起舞者是也。）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凡環拜以鐘鼓爲節。

小舞不必六代之樂之全。而或習其一節。如舞勺、舞象。（勺周頌酌篇。象周頌武篇。蓋皆大武樂中之一節也。）或更舞他樂。皆有詩歌節之也。雖小舞亦必有法。故樂師教之。肆夏、采齊。蓋皆有聲無辭。今皆逸矣。（九夏皆以金奏。故當是有聲無辭。如南陵白華華黍之類。蓋昭王國破詩亡。肆夏一名樊。樊遲一名遲。納夏一名渴。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樂遲、執競也。渴、思文也。按韓詩作於成康以後。而周公制禮已有韶夏之名。則其說非矣。先儒又以楚茨篇爲采齊。亦未必然也。）一行一趨一拜皆必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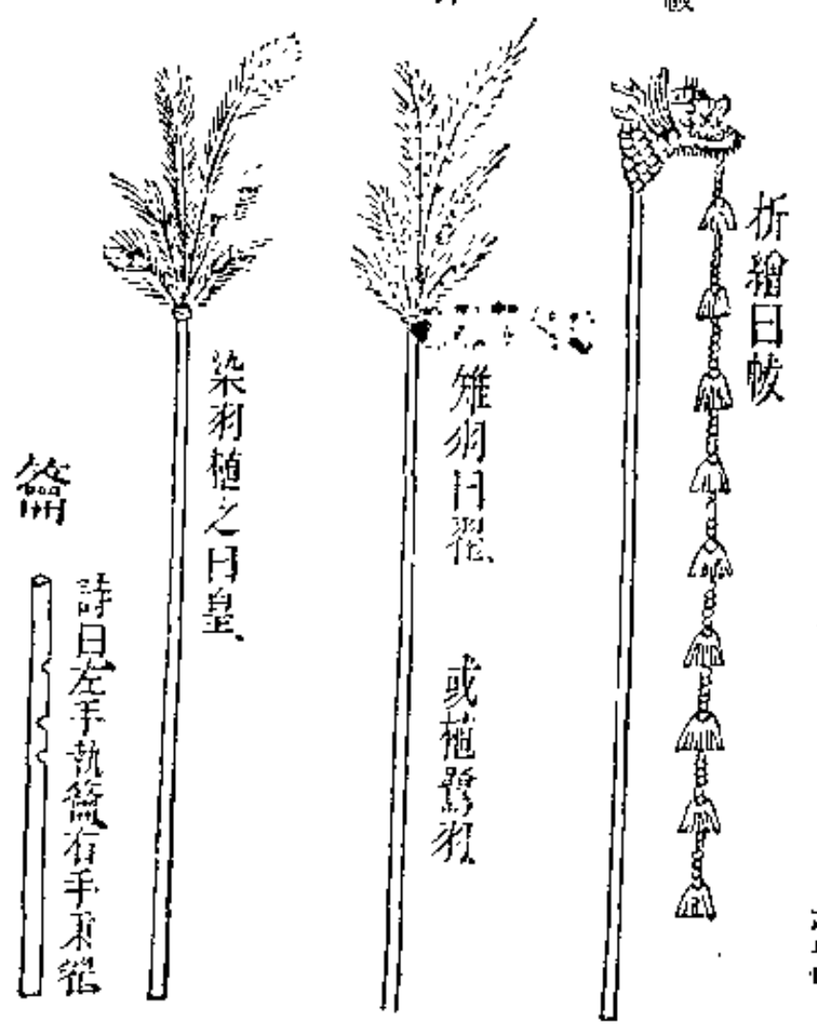
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即干舞也。）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望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此掌於地官。蓋司徒以教於鄉而從所釀禱禮之用者。若樂師所教則國子也。○舞似無關律呂。而五色成文而不亂。要皆該舞而言。五聲以養聰。五色以養明。十二律還相爲宮。十二節還相爲質。則律呂之理亦與焉矣。

朱子曰。五色。青、朱、黃、白、黑。此正色也。（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黃。金色白。水色黑。）木尅土。故勝黃。色綠。火尅金。故勝白。色紅。金尅木。白勝青。色碧。水尅火。黑勝赤。色紫。土尅水。黃勝黑。色騮。今沈香色。此間色也。○元、黑而有赤之色也。（此與紫黑不同。乃深黑之中微見赤焰。以似天之色。陰遠而彩明也。）

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亦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此以四方上下對待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繪之事後素功。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十二章不出天地。此樂經之本旨也。火以圜。山以章。（圜木。山水之章也。）水以龜。



樂經律呂通解卷之五

續律呂新書下

定和節

樂章定和第一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詩即樂之章。而風雅之辭志不同。則音節亦因而各異。即樂器亦有分別。（如雅琴、頌磬、雅鼓、頌鼓之類。）十五國風又各自異其音。蓋七月謂之豳風。其用別章之籥章。用土鼓豳籥。是也。辭志音節不同。其用亦因之各有所當。頌用之宗廟祭祀。大雅用之受釐陳戒。小雅用之賓客燕饗。二南用之鄉人用之房中。豳風用之迎暑迎寒。皆有定源。及詩殘樂缺。有司失傳。而於是商頌起。其七篇大武、聲淫及商。故當武子不拜漢廣、彤弓。叔孫穆叔不升文王。肆夏。蓋皆由當時胡亂雜用。雅頌大小不分。而音節器數亦都差失。孔子正樂。只是雅還其爲雅。頌還其爲頌。則雅有雅之音節。頌有頌之音節。於是用之宗廟。用之朝廷。用之燕饗。用之鄉黨。間間一正。斯無不正矣。此正樂之事也。古人精於音律。審一定和。都有成法。今雖有太常樂譜、九宮譜之類。皆非審一定和之法。然太常樂譜與雜劇填詞音調要自不同。雜劇填詞與小曲音

調又不同。則猶風雅頌之異體也。雜劇小詞各以方土而異。如中原有北曲。三吳有南曲。上江有弋腔。豫章有高調。陝右有秦腔。閩廣又各有土腔。則古者十五國國風。其音調之有不同。又可知也。太常樂不問何詩。不審詩之所志。都只一般腔口。而所用律呂又多未當。蓋其失多矣。

朱子曰。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

古之樂章多是四言。然亦不定住四言。詩經中儘有五六七八字之句。但如毛詩體。便自古朴意多。後人好作淫泆之聲。則句欲加長而音節舒緩。故四言變為五言。五言變為七言。又變而長短句。唐人所歌俗雅之樂。皆當時文人所作七言五言詩也。又不欲限定字數。而有詩餘。又於詩歌中所有填入悠揚轉換字面教都填實。乃謂之填詞。此樂之所以日流而益加淫成滌濫也與。

又曰。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何如。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多用濁聲。今樂多用清聲。李通謂今俗樂黃鐘及夾鐘清。如此則爭四律不見得如何。

多濁聲。是以淡和。多清聲。是以噍殺。蓋律呂往而不返。濁聲。春夏之氣。清聲。秋冬之氣也。濁聲嘽緩。清聲促急。愈清則愈短促而節煩。音急。所謂北鄙殺伐愁怨哀思者。皆此故也。古人聲入於南。不流於北。而後世以愁怨之音為悅耳。然師延之靡靡。師曠之清商清角。則多用清聲者。自古已有之。而雅樂為之亂矣。豈待臨春玉樹哉。編鐘編磬編簫。數皆十六。此必非三代之制。蓋漢時已如此。然漢時雖備四清聲。其奏樂要必用倍律。如季通所言。則黃鐘及夾鐘四律。當時止用清聲而樂中聲不用矣。此四律用清。則是清濁之音勝。而流入於北。盈而不返。如今人用律。亦自是用仲呂起。御又不是仲呂鈞調。調用濁聲。又是上下陵亂。蓋由來已久。蔡子之言是矣。

又曰。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謂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鄉飲酒所歌也。但御以清黃鐘為宮。此御不可。清黃為宮。清太為角。御必以中聲之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是角徵羽大於宮商。貴民物陵君臣也。此既乎可。黃勉齋又云。楊日先生又曰。古人亦有時用清黃鐘為宮。而既未是此。恐勉齋有淡聽處。但用清黃鐘為宮。則本鈞所用七律皆以半聲。此得其平。御又無害。然如此則又非清黃矣。

周景王鑄無射。復以大林。蓋鑄無射鈞之鐘。則無射為宮。變半黃鐘為商。變半太蔟為角。仲呂為徵。半聲。變半林鐘為羽。復以大林者。不用變半林鐘。而用林鐘本律。則林鐘羽反大於無射宮。物陵君臣。羽亂財匱。此伶州鳩所以爭也。以清黃鐘為宮。其陵犯不有甚乎。然今人多喜如此。沈存中謂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恐竊謂不然。○清黃鐘為宮已不可。而今又甚焉。有變徵無角聲也。變徵、上字。角、乙字。

又曰。古聲只是和。後來之以悲恨為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御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時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個樂如此。當時有幾鐘名為雅鐘。不曾聲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聲之。其實那個唵底御是

古人制此不聲。以避宮聲。若一例聲之。便有陵節之患。唵鐘不聲。蓋如變黃鐘、變太蔟、自有全律然。還宮自用他不著。如無射為以之半氣鐘為宮。自有聲之。古人用之聲。律生自變生律。聲是自有全律然。而御有用不著者。則從人用之聲。律生自變生律。亦有聲不聲。今聲律亦以其用不著而去之也。

又曰。唐元善教樂。以管習吹古詩二百七月之曲。其歌調御只用太常調。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聽。他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聲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即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此所謂歌宮也。下文亦然。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著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應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個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齒牙舌脣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這喉齒牙舌脣亦各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個疾徐高下。

古詩風雅今人亦有能吹者。只律呂本原御已不是。故與古不相似。煩所謂不是不好聽。御是或好聽也。審音不拘喉齒牙舌脣。只清濁御須要辨。況審音者不徒問其合某聲。要須定其近某律。然又不是字字分定。當審其志意是何如。辭氣又是何如。當如何抑揚高下。如是諷詠以唱之。其音調自出。因其發聲而定某調。觀其清濁而定某宮。其最濁之聲即宮也。即其宮聲而定為某鈞。如朱子所云。亦審一定和之大略也。喉齒牙舌脣各有宮商角徵羽。十二律亦各相為宮商角徵羽。泥一焉。則不通矣。○宮商角徵羽無定。十二律有定。十二律還宮無定。每宮用七律有定。○詩有全篇用一調者。有每章各變一調者。如鹿鳴當通篇一調。如大武則六章變。用六調。周禮所謂八變九變六變者是也。

太常以喉齒牙舌脣譜圖

此亦以喉齒牙舌脣分五聲也。乃太常樂之字句合律反格格不相入。因以牽聲合之。非自然矣。且如

其譜。則人口假只黃鐘一鈞。將易用他鈞。又將何以合律也。

教坊二十八調

平聲羽　一運　二運　三運　四運　五運　六運　七運
中呂調　正平調　高平調　仙呂調　黃鐘調　般涉調　高般涉調

上平徵　調

上聲角　一運　二運　三運　四運　五運　六運　七運
越調　大石調　高石調　雙調　小石調　歇指調　林鐘調

去聲宮　一運　二運　三運　四運　五運　六運　七運
正宮調　高宮調　中呂調　道調　南呂調　仙呂調　黃鐘調

入聲商　一運　二運　三運　四運　五運　六運　七運
越調　大石調　高石調　雙調　小石調　歇指調　林鐘調

此以平上去入分聲爲七運二十八調。最爲無理。夫平聲非有上下。但有清濁之分耳。如東字清聲。而今人讀之上平也。平聲分上下。則上去入亦有上下。而今人習而不察也。如凍字上聲。動字上聲濁。凍字去聲。洞字去聲濁也。今強分上平爲徵而無專調。此正朱子所謂徵音無處頓。故無徵調者也。以四聲論之。則去聲爲最清。今反以去聲爲宮調。平聲最濁。今反以平聲爲羽調。清濁倒置。此正朱子所謂今人用清聲處多。西山多云自黃鐘至夾鐘皆清者也。其歷入音律亦以首尾二字。尾字亦多不入調。其七運即如洞簫之還宮。夫七調既不能徧律。而君臣民事物上下相陵。又變徵近角而奪角聲。蓋姦聲莫此爲甚。然肇於唐。沿於宋。盛於元。由來久矣。

十二韻分律呂

此圖見於張爾公所傳。蓋以聲之開合爲序。自骈字合口呼。以漸而開至梦字。自波字微合。至卜字合而聲盡。一律一呂則徵分清濁。律倡而呂和也。

此以聲韻之開闔分律呂。頗爲近之。蓋律呂有定而五聲無定也。然亦不可泥。但審其爲曲之首尾二字近於何律。即以某律起調。中間自以疾徐高下爲五聲。一曲之中只用七律。而曲中之字不必皆合其律故也。又因起調之清濁高平以得本鈞。曲中最濁之聲爲宮也。而十二律各有氣象。當觀詩曲之氣象有以合之。如黃鐘端重正大。大呂含宏安靜。太簇慈祥愷惻。夾鐘和煦溫柔。姑洗潔淨整齊。仲呂激昂奮起。蕤賓雅淡光明。林鐘揚翊發皇。夷則嚴

肅有常。南呂清微深遠。無射因石崢嶸。應鐘收斂凝聚。此氣象之大凡也。此以各韻言。不以一字言。聞聲由人心。詩以言志。則音節又視其志意之所存。及其情文之所著。如哀心感者。其聲粗厲。敬心感者。其聲直廉。愛心感者。其聲和柔。其音節亦如之。又聞巷燕饗朝廷宗廟所在不同。而其體亦異。則器數音聲有殊。審一定和。必合此數者而求之。庶有以得樂之體。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而後律以和聲。聲音之變。自然成方。然後範之以律。則成而不可變。是故古者以律和聲。後世強聲以就律。腔調之範愈嚴。而詩人之志意性情隱不可見。性情之流放無度。而律呂益失其常。樂之亡也。非一端之說所能盡矣。

樂章譜第二

周南　此蓋雙江舊譜。

關雎　四太調南工雎尺鳩。仲上在仲上河尺林之四太洲。尺林窈工南窕仲上淑尺林女。仲上君仲上子尺林好。黃逑。四太

參仲上差尺林若尺林菜。仲上左仲上右尺林流四太之。仲上窈工南窕仲上淑尺林女。仲上寤尺林寐四太求。黃之。四太求工南之仲上不尺林得。仲上寤仲上寐尺林思

參南工差仲上若尺林菜。仲上左仲上右尺林采。黃之。四太窈工南窕仲上淑仲上女。尺林琴仲上瑟尺林友。四太之。尺林參工南差仲上若尺林菜。仲上左仲上右尺林芼

葛　黃合之。四太覃尺林分。仲上施工南于。太四中黃谷。尺林維六蘂工南萋仲上萋。仲上黃工南鳥仲上于。四太飛。尺林集黃合于。四太市尺林木。仲上止六請鳴工南喈。仲上

葛　黃合之。四太覃尺林分。仲上施工南于。太四中黃谷。尺林緒仲上蘂仲上莫工南莫。南是仲上刈工南是仲上濩。仲上爲。太四絺尺林爲仲上絺。仲上服六請之工南無。仲上斁。仲上

言　黃合告。太四師尺林氏。仲上言黃合告。太四言尺林鮐。仲上薄尺林汚。仲上我工南私。六薄工南澣仲上我尺林衣。仲上害仲上澣工南害六請否。六請鳥六請辯工南父。仲上胡。林尺

右葛覃

采上仲采工南卷六清耳。六清不合黃盍四太傾尺林筐。上仲嗟工南我上仲懷尺林人。上仲寘四太彼尺林周上仲行。尺林

陟上仲彼尺林溥四太道。尺林我四太馬尺林瘡上仲隕。工南我合黃姑四太酌尺林彼上仲金上仲轡。尺林維四太以尺林不上仲永尺林懷。上仲

陟六清彼工南高上仲岡。上仲我工南馬上仲玄四太黃。尺林我合黃姑四太酌尺林彼上仲兕上仲觥。上仲維四太以尺林不上仲永尺林傷。上仲

陟六清彼工南徂上仲矣。上仲我上仲馬尺林瘡四太矣。上仲我四太僕尺林痡上仲矣。工南云上仲何四太吁四太矣。尺林

右卷耳

召南 鵲巢 雙江 蘋蘩

維上仲鵲工南有六清巢。六清維上仲鳩工南居工南之。上仲子。工南于六清歸。六清百四太兩尺林御上仲之。工南

維上仲鵲工南有六清巢。六清維上仲鳩工南方工南之。上仲子。工南于六清歸。六清百四太兩尺林將上仲之。工南

維上仲鵲工南有六清巢。六清維上仲鳩工南盈工南之。上仲之上仲子。工南于六清歸。六清百四太兩尺林成上仲之。工南

右鵲巢

于六清以上仲采工南蘩。上仲于上仲沼尺林于四太沚。尺林于四太以尺林用上仲之。尺林公六清侯四太之上仲事。尺林

于六清以上仲采工南蘩。上仲于合黃澗四太之尺林中。上仲于四太以尺林用上仲之。尺林公合黃侯四太之尺林宮。上仲

被六清之工南僮上仲僮。上仲夙四太夜尺林在上仲公。上仲被六清之工南祈上仲祈。上仲薄工南言。六清還工南歸。上仲

右采蘩

于上仲以尺林采四太蘋。尺林于上仲澗工南之六清濱。六清于合黃以四太采尺林蘋。上仲于尺林彼四太行合黃潦。四太

于合黃以四太盛尺林之。上仲維合黃筐四太及尺林筥。上仲于上仲以工南湘六清之。六清維合黃錡四太及尺林釜。上仲

于上仲以尺林奠合黃之。四太宗四太室尺林牖上仲下。工南誰六清其工南尸上仲之。上仲有合黃齊四太季尺林女。上仲

右采蘋

鼎氏曰。古樂音節不傳。朱子詩傳謂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得而聞者。鄉射合樂六篇。射禮集要取采蘩一篇以大成樂諧之。但諧其句而不諧其字。固未見其有必合者。且詩句有短長。若概以四聲協之。則滯而不通。今取周南召南各三篇。以大成樂爲準。參考經世書、祝氏箋註、蔡西山律呂新書、豐城楊氏

律呂算例、山陰蔡氏律同及諸家韻學。諧其字之清濁。音之高下。以俟知者一正之。則三代之音豈不由是而可復乎。

愚按。大成樂本非盡美。其所用律以黃鐘、太簇、仲呂、林鐘、南呂爲五聲。若以爲黃鐘一鈞。則不當用仲呂。若以爲仲呂鈞。則徵羽太於宮商。兩無當也。蓋明之大成樂只是因俗樂而增損之。俗樂七律變徵不用舟而用上。又因用上而去乙。上亦變徵也。既以變徵代角。又因而以之起調。角亂民困。徵亂事煩。陵犯爲已甚矣。如黃鐘一鈞。則黃鐘宮和。太簇商四。姑洗角乙。蕤賓變徵舟。林鐘徵尺。南呂羽工。不當有仲呂上也。俗樂有仲呂上兩無義實舟。又以仲呂近姑洗而角變雖和。故遂變姑洗乙而以仲呂代角。然是徵角皆亂也。若以爲仲呂十二鈞。則仲呂宮合變林商四。變南角乙。變應變徵舟。變半黃徵尺。變半太羽工。變半姑變宮凡。是則可用。而大成樂無正變之分。又黃鐘太簇皆不用半。是上下相陵也。且大成樂既詩黃鐘合太簇四。則只是黃鐘鈞而非仲呂鈞矣。其如徵角之亂何哉。 鼎氏自謂參之西山律呂新書。試考西山書。其黃鐘鈞中。有仲呂否。無姑洗否。變聲可起調否。譜中卷耳鵲巢諸篇。皆以仲上起調。首尾可不相應否。尾字應首字歟。宮譜中皆不然。何其於西山書竟未及見也。經世書及諸家韻學考字之清濁。吾何議焉。然以之作樂。則不虛拘律以和聲。只依所歌之疾徐高下爲清濁。卽雙江此譜亦不能盡泥字之清濁以和五聲也。朱侍元善有風雅頌樂譜。趙子敬有小雅詩樂譜。朱子謂其與俗樂無異。今其譜皆未及見。故錄雙江此譜。謂爲餘羊可也。然其謬不可不正。茲更本朱子及西山之意改定二南詩譜六篇如左。

周南 關雎 合律。

關無徵雎變半黃羽鳩。變半黃羽在無徵河變林角之無徵洲。變林角窈仲商窕無徵淑。無徵女。仲商君夾角子。變林角好無徵逑。無徵

參無徵差變林徵荇無徵菜。無徵左變林角右無徵采。變林角之。無徵窈變半黃羽窕變半黃羽淑無徵女。變林角琴變林角瑟。仲商友夾仲商之。仲商參仲商差仲商荇夾宮菜。

夾左夾宮右仲商芼無徵之。仲商窈無徵窕無徵淑變林角女。無徵鐘無徵鼓變林角樂變半黃羽之。無徵

右關雎。定夾鐘徵調。

葛黃宮之太商覃黃宮兮。太商施林徵于姑角中林徵谷。姑角維林徵葉。南羽濯林徵萋。林徵黃姑角鳥太商于黃宮飛。太商集姑角于林徵沝。南羽木。林徵其姑角鳴變徵喈。太商喈。黃宮

葛（黃宮）之（太商）覃（黃宮）兮（太商）施（林徵）于（姑角）中（林徵）谷（姑角）維（南羽）葉（南羽）莫（林徵）莫（姑角）是（姑角）刈（林徵）是（林徵）濩（林徵）爲（南羽）絺（南羽）爲（林徵）綌（姑角）服（姑角）之（太商）無（黃宮）斁（黃宮）合（黃宮）

言（黃宮）告（太商）師（姑角）氏（林徵）言（清宮）告（姑角）言（清宮）歸（南羽）薄（林徵）澣（姑角）我（太商）私（林徵）薄（太商）澣（黃宮）我（太商）衣（黃宮）害（黃宮）澣（林徵）害（太商）否（林徵）歸（林徵）寧（姑角）父（太商）母（黃宮）

右葛覃。定黃鐘宮調。

采（變宮）采（變宮）卷（無宮）耳（變宮）不（變宮）盈（無宮）傾（變宮）筐（無宮）塈（變宮）我（變宮）太角 惄（仲徵）人（變宮）林羽 寘（仲徵）彼（變宮）南凡 周（無宮）行（變宮）黃商

陟（變宮）黃商 彼（變宮）太角 崔（仲徵）嵬（變宮）太角 我（仲徵）馬（變宮）太角 虺（仲徵）隤（變宮）林羽 我（仲徵）徵 姑（變宮）南凡 酌（無宮）彼（變宮）黃商 金（仲徵）罍（仲徵）徵 維（變宮）太角 以（仲徵）徵

不（變宮）林羽 永（無宮）懷（變宮）黃商

陟（變宮）黃商 彼（變宮）太角 高（仲徵）徵 岡（仲徵）徵 我（仲徵）徵 馬（變宮）太角 玄（仲徵）徵 黃（變宮）林羽 我（仲徵）徵 姑（變宮）南凡 酌（無宮）彼（變宮）黃商 兕（仲徵）觥（變宮）黃商 維（變宮）太角 以（仲徵）徵

不（變宮）林羽 永（無宮）傷（變宮）黃商

陟（變宮）黃商 彼（變宮）太角 砠（仲徵）徵 矣（變宮）太角 我（仲徵）徵 馬（變宮）太角 瘏（仲徵）徵 矣（仲徵）徵 我（仲徵）徵 僕（變宮）南凡 痡（無宮）矣（變宮）黃商 云（仲徵）徵 何（變宮）林羽 吁（無宮）矣（變宮）黃商

右卷耳。定無射宮調。

召南新訂合律。

維（仲徵）徵 鵲（變宮）黃商 有（無宮）巢（無宮）維（仲徵）徵 鳩（變宮）林羽 居（仲徵）徵 之（仲徵）徵 之（仲徵）徵 子（變宮）林羽 于（仲徵）徵 歸（仲徵）徵 百（變宮）黃商 兩（仲徵）徵 御（變宮）太角 之（仲徵）徵

維（仲徵）徵 鵲（變宮）黃商 有（無宮）巢（無宮）維（仲徵）徵 鳩（變宮）林羽 方（仲徵）徵 之（仲徵）徵 之（仲徵）徵 子（變宮）太角 于（仲徵）徵 歸（仲徵）徵 百（變宮）黃商 兩（仲徵）徵 將（變宮）林羽 之（仲徵）徵

維（仲徵）徵 鵲（變宮）黃商 有（無宮）巢（無宮）維（仲徵）徵 鳩（變宮）林羽 盈（變宮）太角 之（仲徵）徵 之（仲徵）徵 子（變宮）林羽 于（仲徵）徵 歸（仲徵）徵 百（變宮）黃商 兩（仲徵）徵 成（變宮）姑角 之（仲徵）徵

右鵲巢。定無射宮調。

于（太宮）以（夾徵）采（仲角）蘩（夾徵）于（夾角）沼（仲徵）于（夾角）涉（夾徵）于（夾角）以（夾徵）用（仲角）之（夾徵）公（太宮）侯（無羽）之（仲角）事（太宮）

于（太宮）以（夾徵）采（仲角）蘩（夾徵）于（夾角）澗（夾徵）之（夾角）中（仲徵）于（夾角）以（夾徵）用（仲角）之（夾徵）公（太宮）侯（夾角）之（夾徵）

被（太宮）之（無羽）僮（姑角）僮（林徵）夙（夾角）夜（夾徵）在（夾徵）公（仲角）被（無羽）之（夾徵）祈（夾徵）祈（仲角）薄（無羽）言（太宮）還（夾角）歸（太宮）

右采蘩。定大呂宮調。

于（仲角）以（夾徵）采（變宮）蘋（夾徵）南（變宮）角（林徵）澗（變宮）之（夾徵）濱（夾徵）于（夾角）以（仲徵）采（無羽）藻（變宮）角（林徵）于（仲角）彼（無羽）行（夾徵）潦（仲角）

于（仲角）以（夾徵）盛（夾徵）之（仲角）維（夾徵）筐（仲角）及（無羽）筥（變宮）角（林徵）于（仲角）以（無羽）湘（變宮）黃羽之（無羽）維（仲角）鍋（無羽）及（夾徵）釜（仲角）南（變宮）

于（仲角）以（夾徵）宗（仲角）室（無羽）牖（變宮）角（林徵）下（仲角）龍（夾徵）其（仲角）尸（變宮）角（林徵）之（無羽）行（變宮）黃羽 穹（變宮）角（林徵）女（仲角）

右采蘋。

右所訂定律呂鈞調。各有取裁。雖未必有合於古。而庶無淫過冗慢之弊。或有待於審一定和之旨。

其不入今人之耳也。則無間焉矣。凡篇中宮、商、角、徵、羽等字。即今樂合、四、一、尺、工字也。其有變宮、變徵用凡字、倍變徵用勾字。面不用上字。其末之四曲譜。非妄作也。

小雅四琴譜考證。

呦（仲上）呦（仲上）鹿（太四）鳴（黃合）食（太四）野（仲上）之（黃合）苹（太四）我（林尺）有（南工）嘉（林尺）賓（林尺）鼓（南工）瑟（林尺）吹（仲上）笙（仲上）吹（林尺）笙（仲上）鼓（林尺）簧（仲上）承（仲上）筐（仲上）

是（林尺）南工）將（林尺）仲上）人（太四）之（仲上）好（林尺）南工）我（林尺）仲上）示（林尺）南工）我（林尺）仲上）周（太四）行（太四）

呦（太四）呦（黃合）鹿（太四）鳴（黃合）食（黃合）野（太四）之（黃合）蒿（太四）我（林尺）有（南工）嘉（林尺）賓（林尺）德（黃合）音（南工）孔（太四）昭（清五）示（南工）民（林尺）不（林尺）佻（林尺）君（南工）子（黃合）是（南工）則（林尺）是（林尺）傚（林尺）我（南工）有（黃合）旨（南工）酒（林尺）嘉（太四）賓（太四）式（林尺）燕（南工）以（林尺）敖（林尺）

呦（黃合）呦（黃合）鹿（黃合）鳴（黃合）食（黃合）野（太四）之（黃合）蒿（太四）我（太四）有（仲上）嘉（太四）賓（黃合）鼓（太四）瑟（黃合）鼓（黃合）四琴（黃合）鼓（南工）瑟（林尺）鼓（黃合）琴（仲上）和（南工）

樂（林尺）孔（南工）湛（清林尺）我（林尺）有（南工）旨（清黃六）酒（清太五）以（清林尺）燕（清太五）樂（清黃六）嘉（清林尺）賓（清黃六）之（清仲上）心（清黃六）

右鹿鳴

此譜不知始於何人。彈者相傳以爲宮調。然譜內惟末章宮起宮收。可爲宮調。而用仲呂。去姑洗。則其非古可知。若乃首章次章則既非宮起又非宮收。首尾不應。惡在其成宮調也。或謂此即朱趙子敬所傳。唐開元鄉飲酒所歌者。今按趙子敬所傳。朱子譏其不當以清黃鐘起調。則此譜又非子敬所傳矣。豈其首章次章又爲後人所改而失之與。又朱子云。風雅頌聲音各別。短以氣象體裁大略觀之。二南

婉約多委。小雅溫恭蘊藉。大雅如五嶽經天。芒寒色正。周頌如紫微帝極。元遠幽深。氣體不同。歌聲宜異。歌二南宜婉轉抑揚。歌小雅宜廉直端靖。歌大雅宜發皇揚厲。歌周頌宜倡歎淸微。至節奏之不同。亦因之宜有疾徐高下。器數各爲大小。而其詳不可考矣。今略以己意訂定鹿鳴一篇於左。鄉飲酒有工歌笙入間歌。而四牲以下未見傳譜。則不敢憑臆妄作。姑闕之焉。

小雅（新訂合律）

呦（黃宮）呦（黃宮）鹿（太商）鳴（黃合）食（太商）野（姑角）之（黃合）蒿（太商）我（林徵）有（南羽）嘉（林徵）賓（林徵）鼓（南羽）瑟（林徵）吹（蕤角）笙（姑角）吹（林徵）笙（姑角）鼓（林徵）簧（姑角）承（姑角）筐（蕤角）是（蕤角）將（姑角）人（太商）之（姑角）好（蕤角）我（林徵）示（林徵）我（姑角）周（太商）行（黃宮）

呦（黃宮）呦（太商）鹿（姑角）鳴（太商）食（黃宮）野（太商）之（蕤角）蒿（姑角）我（姑角）有（林徵）嘉（姑角）賓（太商）德（黃宮）音（應角）孔（太商）昭（太商）示（南羽）民（林徵）不（姑角）佻（林徵）君（太商）子（姑角）是（南羽）則（林徵）是（姑角）傚（林徵）我（林徵）有（蕤角）旨（南羽）酒（林徵）嘉（林徵）賓（太商）式（林徵）燕（南羽）以（黃宮）敖（黃宮）

呦（黃宮）呦（黃宮）鹿（太商）鳴（黃宮）食（黃宮）野（太商）之（南角）苓（黃宮）我（太商）有（姑角）嘉（太商）賓（黃宮）鼓（太商）瑟（黃宮）鼓（太商）琴（黃宮）鼓（南羽）瑟（林徵）鼓（太商）琴（姑角）和（蕤角）樂（林徵）且（南羽）湛（林徵）我（太商）有（姑角）旨（黃宮）酒（太商）以（林徵）燕（太商）樂（黃宮）嘉（林徵）賓（黃宮）之（姑角）心（黃宮）

右鹿鳴、定黃鐘宮調。

春秋以來詩多闕矣。（詩如經首之類。）秦漢而後。併詩之存者音聲節奏亦復闕然。後世而欲復三代之樂。固渺乎其不可追也。自漢而後。代變新聲。古音益以絕響。然其理自未泯於兩間。在今日有有志於古者。能於鄉飲射燕諸樂章。皆有以博蒐而考訂之。以用之鄉人邦國。固甚善也。如其不然。則更作詩章以用之。亦不必盡泥於古。但古人所遺。今人所法。成周制禮亦監二代之故。摘兩雅數篇。因舊譜而訂之。以示人舊迹之踐耳。非泥古也。

琴譜第三

左右手指一

大指、（拇指。）譜作大。　食指、（次指。）譜作人。　中指、（將指。）譜作中。　無名指、（四指。）譜作夕。　禁指、（小指。不用。）

徽弦上下二

自一徽至十三徽。譜皆如徽名。以左指橫列於上。如𝄾。是大指按七徽上也。　徽、譜作山。

其在十三徽外。則譜作卜。

在兩徽之間。則譜作十。如𝄾。是按七徽半也。或在三分六分八分上。譜亦皆如其分數。

凡琴以岳爲上。以龜爲下。

自七弦至一弦。譜皆如弦名。與右指列於下。如𝄾。是中指鉤一弦也。

左手指法三（取音全在左手。淺以適觀。音遂大失矣。故彈者必神注左手。而以右手繼之。）

卅、（散也。左手不按弦。惟以右手取音也。）

泛、（左指浮點弦上。）譜作丿。

按、（左指按弦。）譜作ㄩ。

吟、（按徽得聲。緩緩搖曳。）譜作ㄋ。

猱、（按徽得聲。引出徽少許。急回對徽。往復有餘音繚繞也。）譜作ㄔ。

綽、（得聲於徽下。急上對徽以還聲。其聲無頭。）譜作卜。

注、（徽上得聲。引下。其聲無尾。）譜作冫。

引、（徽上得聲。引上。其聲無頭。）譜作弓。

掃、（徽上得聲。急上而下。）譜作立。

抑、（得聲。抑下。）譜作卬。

就、（如彈一弦。就及二弦。）譜作尤。

換、（換指也。）譜作角。

罨、（名指得聲後。就以大指罨弦上令有聲也。）譜作囚。

虛罨、（不鳴弦。而以左手罨弦上令有聲也。）譜作虜。

跪、（用名指屈曲按徽。六徽以內用之。）譜作豆。

罄、（得聲。引上。）譜作𠂤。又作由。

帶起、（得聲。引上。指起有聲。）譜作皀。

指起、（以甲鉤弦。令起有聲。）譜作色。

往來、（自下而上往來三次得聲。）譜作徠。

推出、（注下徽外。推出有聲。）譜作抽。

飛吟、（得聲。一撮飛去。）譜作𠂤、

走吟、（且吟且引。逐分吟引而止。聲盡乃止。）譜作步。

退吟、（得聲。進下。）譜作𠂤。

遊吟、（游漾出徽少許。該出半徽。）譜作辶。

進復、（得聲上而復下。復還本位。）譜作𠂤。

退復、寸部下面位譜作長。

脫、指按之方寸上面譜作方。　落拓、寸上合譜作矛。

長吟、吟音譜作長。　長鋏、鋏音寸上譜作矛。

細吟、吟音譜作行。又作　細鋏、小鋏譜作刻。又作

細成、成音譜作丞。又作　雙鋏、大指名指譜作平。

平泛、指泛音譜作玉。　試、三三度相譜作附。

對起、如上面大指按九徽卻以起有音以名指按十徽譜作昔。

闊、中足譜作閑。　不動、按指位譜作功。

右手指法四

[illegible]

捩、大指譜作尼。　托、大指出弦譜作已。

抹、入弦指譜作衣。　挑、食指出弦譜作巳。

鉤、中指入弦譜作句。　剔、中指出弦譜作弓。

打、名指入弦譜作可。　擘、名指出弦譜作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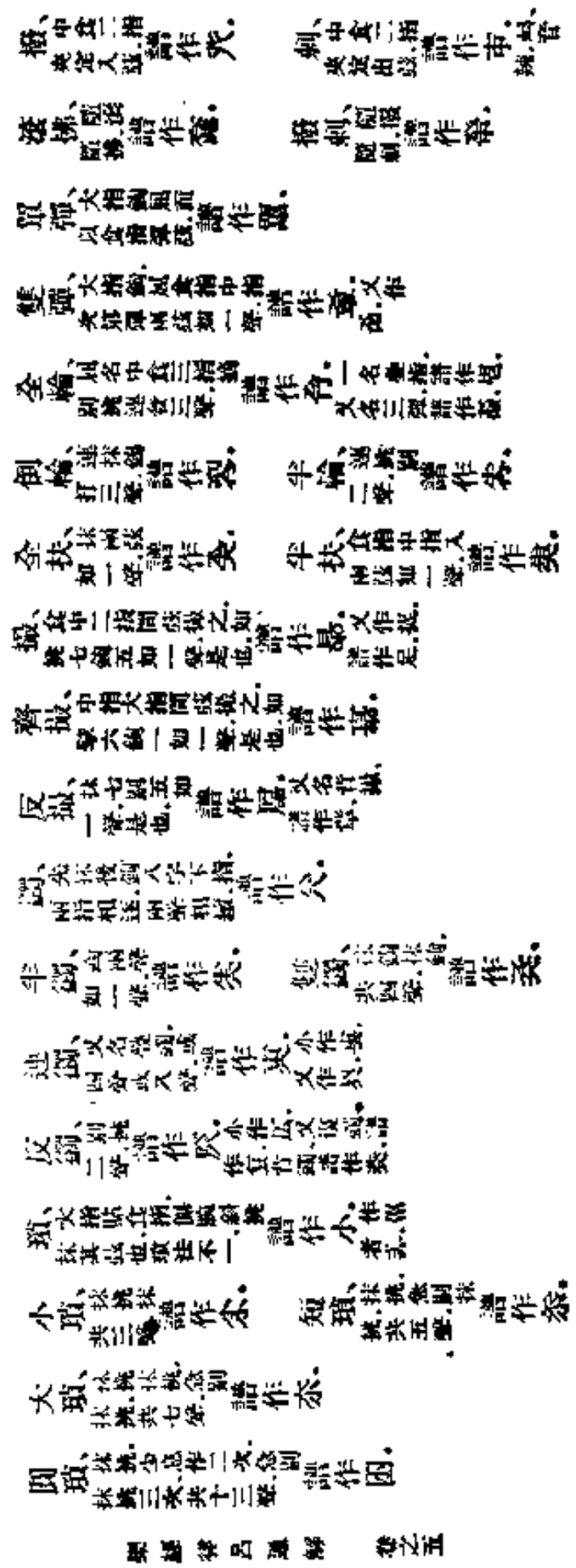
掐托、尾指譜作起。　抹挑、尾指出弦譜作迄。

鉤剔、尾指譜作弦。　打擘、尾指出弦譜作弓。

抄、食指入弦譜作念。　度、食指出弦譜作广。

摿、取連弦譜作广。　指、無名指譜作寸。

擘、如一弦、弟七譜作弗。　滚、如一弦、弟一譜作音。



植、中食二指譜作穴。　剔、中食二指譜作申。與音

滚拂、壓弦譜作蘭。　植剔、壓剔譜作帝。

單彈、大指獨用而譜作蹈。

雙彈、大指與食指中指譜作蹇。又作

全輪、用名中食三指譜作肖。一名重指譜作蹈。又名三度譜作蹈。

倒輪、連按彈譜作型。　半輪、連按彈譜作牟。

全扶、按如一弦譜作爻。　半扶、食指中指如一弦譜作爽。

撮、按弟二指間弦撮之如一弦是也譜作嘉。又作蹈。

齊撮、中指大指間弦撮之如一弦是也譜作蹈。

反撮、按弟七與五如一弦是也譜作屋。又名作蹈。

闊、尾指根注、四弦到大字下指、譜作尺。

半闊、如一弦譜作失。　急闊、注弦、指弟、譜作矣。

連闊、四名或大弦、譜作吏。小作矣。又作史。

反闊、到無譜作臥。小作丘。又反弦、譜作蹈。

頸、大指按立指、頭頸弦、譜作小。者弟。作

小頸、按如按譜作尔。　短頸、指按、食頭按譜作奈。

大頸、按如、按如弟七弦、急如譜作尔。

圓頸、按如、多過作二次、急則譜作因。

長琅、抹挑三次，急剔抹挑共九聲，譜作某。

背琅、鉤剔，急抹挑共四聲，譜作丞。又名反琅，譜作丞，又名圓琅，譜作弧。

換指琅、先打摘，少息，次鉤剔，次抹挑抹共七聲，譜作魚。

圓琅、如先抹五六，少息，次鉤五抹七，清圓如一聲之類，譜作腦。又名沒舊，譜作提。

打圓、如鉤四挑七，少息，急連鉤挑二次，共六聲，譜作田。

小間鉤、如鉤四打三挑五，共三聲，譜作鈞。又闕一弦打圓，亦曰小間鉤。

大間鉤、如抹六鉤五，次鉤六打五挑七，共九聲，譜作存。又間二弦打圓，亦曰大間鉤。

撥刺無聲、撥刺而製手弦上，使其聲踢然而止，譜作鑫。

左右手相應法五

搢撮、如左手名指按十徽二弦，散四弦，左大指摺一聲，右中食指撮一聲，又摺一聲，又撮一聲，又摺二聲，又撮一聲，共七聲，譜作尊。

搢撥、刺、摺一聲，撥一聲，摺一聲，刺一聲，又摺二聲，急撥刺二聲，共八聲，譜作潛。

搢拂歷、如左名指按四徽二弦，刺一聲，左大指摺一聲，次中食二指夾定撥出一聲，左又摺一聲，右刺入一聲，左又摺一聲，次右中食二指次第挑剔四弦二聲，左又摺二聲，次右復撥出刺入又撥出，共十三聲，譜作鑑。

捺、摺一聲，撥一聲，又摺一聲，刺一聲，譜作奈。

索鈴、左撥三弦，右手一輪而徧及之，譜作琴。

放合、左撥弦得聲，右彈內弦有聲，左御放外弦合內弦如一聲，譜作旃。

帶合、左帶起，按弦合，放弦如一聲，譜作蒼。又作蒼。

搢合、搢聲合散弦如一聲，譜作谷。　雜合、雜聲合散弦如一聲，譜作容。

應、如左名指按一弦得聲，引上九徽，右手散四弦，而所引之聲與四弦相應，譜作雁。

輕應、輕彈後聲應前引聲，譜作雁。　重應、重彈後聲應前引聲，譜作鴈。

節奏譜六

起、譜作己。　止、譜作止。

泛起、譜作己。　泛止、譜作正。

按起、譜作宦。　按止、譜作定。

從頭再作、蓋有丁虛，或一句或數句重彈一徧，譜作鑑。

少許、如左手引上少許，譜作牽。　少息、彈弦少停，譜作省。

急、或急引，或急彈，譜作令。　緩、譜作爰。

連、譜作車。　入湧、尾聲漸緩也，譜作翕。

段、一章也，譜作戈。　曲終、一成也，譜作碧。

操終、譜作舉。

雜用字譜七

至、譜作五。　遠、譜作袁。

進、譜作隹。　退、譜作昆。

如、若如一聲之類，譜作女。　外、譜作卜。

聲、譜作尸。　徵、譜作步。

緊、如輕調緊鄭聲弦，譜作厥。　慢、如輕調慢鄭聲弦，譜作勇。

調弦法八

先定黃鐘一約，然後可轉他調，蓋黃鐘為律本也。此譜即古黃鐘調。○以三弦十一徽應南呂，散三應仲呂，大弦十徽應散三，其三弦比此緊一今歌譜

苦太四芶太四雁　苦林尺芶林尺雁　苦南工芶南工雁　苦黃合芶黃合雁

苦太四芶太四雁　苦太四芶太四雁　苦南工芶南工雁　苦黃合芶黃合雁

苦林尺芶林尺雁　苦姑乙芶姑乙雁

苦黃合芶黃合雁　苦黃合芶黃合雁

太簇法九 古黃鐘調今名復古調又名淸角調

四工合四四工四四合尺合合四工合合四四工乙
[illegible]
工工合合尺四尺尺工工乙合乙乙尺尺工乙乙尺
[illegible]
工工合合四四[illegible]乙合四四合凡合四[illegible]乙尺合合
[illegible] 此九徽以外泛中聲

四四合合工工尺尺尺工工四合四四四四尺
[illegible]
尺工尺尺尺乙乙四四合合四乙乙尺尺工工尺
[illegible]
尺四四合合工工尺尺尺工工合合乙四尺
[illegible]正 此七徽以外泛泛聲

四　四合合四四合合合工工合合工工合合合
[illegible] 篁華——[illegible]
凡合四乙尺尺四尺四五四尺四五四尺合合四四
[illegible] 篁華——[illegible]
合乙工工合合工四尺尺工工尺合乙[illegible]尺尺尺尺
[illegible]
工工合六四五乙六四五六六六六　四合
[illegible] 此自十徽至五徽泛中聲

工工尺尺乙乙五五六六六五乙乙尺尺工工尺
[illegible]
尺五五六六工工尺尺尺合工工六大五五五五六
[illegible]
五六六乙尺工尺六工 此自五徽以內泛泛最清之聲
[illegible]正

四　工工工尺尺乙乙五四六合合合合合合四
[illegible]
四六工四合四 此五徽至七徽并由清聲漸復中聲
[illegible]
尾工尺乙尺尺尺工五六尺合合
[illegible]　王冬

因時準弦十

午前緊四大弦。午後漫四大弦。
天晴大弦緊。陰雨小弦緊。
彈琴必趁其時按弦力○朱子云古人調弦每月隨律惡十月應鐘弦緊欲絕矣者轉弦換調雖有其法然今宜黃鐘一均之器其他均或別有制也。

鹿鳴依譜 相傳以爲宮調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
[illegible]
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
[illegible]
我周行。
[illegible]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
[illegible]
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以敖。
[illegible]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
[illegible]
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
之心。
[illegible]

琴譜正聲

此去一用上以三弦散聲應仲呂,按十一徽應
南呂與古七絃五聲之法不合,其詳已見上章.

改訂鹿鳴譜 古曲 笙詩.

呦呦鹿　鳴,食　野　之苹.　我有　嘉賓.鼓　瑟

[illegible]

吹笙.吹笙鼓　簧.承筐是　將.　人之　好　我.

[illegible]

示　我　周行.

[illegible]

呦呦　鹿　鳴.食野　之蒿.我有嘉賓.　德音孔昭.

[illegible]

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我有旨酒.嘉賓　式

[illegible]

燕以敖.

[illegible]

呦呦　鹿　鳴.食野　之芩.　我有嘉賓.　鼓瑟鼓

[illegible]

琴.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

[illegible]

之心.

琴譜正　聲

新訂關雎譜

夾鐘徵調.○五弦十一徽應七弦.四弦十徽應六弦.九徽外應七弦.三弦十徽應五弦.九徽應六弦.二弦十一徽應四弦.
弦.九徽應五弦.一弦十徽應三弦.九徽應四弦.其一弦不用.避陰聲也.其三弦同今人定法.仲呂爲商也.變宮二弦一徽.

夾鐘爲宮也.黃五弦一徽無射爲徵也.二弦宮三弦商四弦角.五
弦徵六弦羽.七弦亦羽.變半黃鐘爲羽.七弦亦清黃爲變宮也.

關關　雎鳩.　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

[illegible]

參　差　荇　菜.　左右流　之.　窈窕淑女.寤寐

[illegible]

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illegible]

參　差　荇菜.　左右采之.窈窕淑　女.琴瑟　友

[illegible]

之.　參差荇　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　鐘鼓樂

[illegible]

之.

琴　聲

坊刻亦有關雎譜.音
聲皆非.此不復述.

新訂葛覃譜 黃鐘宮調.與鹿鳴同.

葛　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　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illegible]

灌木.其　鳴　喈　喈.

[illegible]

葛之覃　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

[illegible]

綌.　服之無斁.

[illegible]

言　告師氏.言告言歸.薄　汚我私.薄澣我衣.　害

[illegible]

澣害否.歸寧父母.

琴譜正　聲

新訂卷耳譜

無射商調.○五弦十一徽應七弦.三弦十徽應五弦.三弦以仲呂定.無射爲宮.故第五一徽.變半黃鐘爲商.變半太簇
爲角.彈六弦七弦.須在徽內少許.以三弦仲呂爲徵.四弦變半林鐘爲羽.須四弦亦須少在徽內.其一弦二弦皆不
用.無徵羽.蓋有大於宮商者.聊
備其法.定竟未安.宜斟酌之.

采采卷耳.不盈頃　筐.　嗟我懷人.寘彼　周行.

[illegible]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樊杢莅匡薍蒡匊杢蒡蒡蒡莅匡薍蒡蒡匊匡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匡蒡蒡蒡匊匡蒡蒡蒡樊匡蒡匡蒡匊蒡匊蒡蒡匡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匡樊杢蒡匡蒡匊蒡蒡正蒡蒡杢匡匡蒡匊匊正蒡　舉

馮應京曰。古彈琴與瑟同。安馬柱支弦對徽而鼓於臨岳之下。今以左手按弦附木。則其聲暗陰短促。令人孔悲。達越之法亡矣。自雅樂亡而琴瑟之制廢。今作雅樂。宜細審中聲。而兩弦並奏。一按爲正聲。一散以助之。則與瑟相和而歌聲不能掩之。亦一法也。

張氏鴻曰。琴按彈則聲短。且爲匏竹所掩。不若散彈爲是。

按馮氏張氏之說不知何據。夫琴之異於瑟者。正以其不用柱耳。瑟有柱。則一弦止一音。琴無柱。故一弦能徧五聲。而又有吟猱。以終有餘不盡之韻。有綽注。以爲高下相承之法。此琴瑟所以異用而相濟也。若使琴亦有柱。則鼓瑟可矣。何必琴哉。且對徽安柱之說尤爲不通。使每弦十三柱。則節節成聲。更無音律矣。張氏馮氏謂按彈聲短。令人孔悲。抑知絲聲哀。哀以立廉。古已言之。若聲短。則是其材未良。及按不令入木之故耳。清廟之瑟。朱弦疏越。越疏則聲愈平。且未聞琴亦達越也。古者弦歌在堂。匏竹在下。匏竹亦何至掩琴瑟乎。前明釋奠儀注。琴俱散彈不按。然止是黃鐘一鈞。且併不備和經。此自可通。然有仲呂無姑洗。則尖之大者。不此之辨。而徒欲聲之不能掩。此微但知音而不知樂。且知聲而不知音者矣。○問。今之琴譜。未必古法。曰。琴無譜。則只是手傳口傳。不能及遠。篪詩如南陔白華之類。亦必有譜。鼓鼓薛鼓亦然。琴之爲譜必也。但每字折用一半。或一二年。合以成譜。則不識古譜果如此否。然以史趙言亥字二音六身之例。則後世記數算馬古已有之。琴譜或亦其類也。至於吟猱綽注。亦節奏宜然。大武之樂不廢咏嘆淫液。後世之不古。以花點太過耳。

笙譜第四

笙管次序一

凡管。自右間入右食指處爲第一管。左旋而復。右或十九管。或十五管。譜內皆如其數之名書於指下。

用指譜二

左手、譜作大。　右手、譜作又。
大指、譜作大。　食指、譜作人。
中指、譜作中。　無名指、小指、不用。

平、清、譜作六。經吹之。　高、清、譜作古。重吹之。
急、譜作夕。　沒、譜作品。

調聲譜四

大笙集傳譜 正主黃鐘一鈞。

壒、宮、合。　鑄、商、四。
鑄、變徵、上。　鑄、變徵、勾。
鑄、羽、工。　鑄、變宮、凡。　鑄、角、乙。　鑄、徵、尺。

小笙和舊譜 本十七管。四管無黃。今制十五管。二管無黃。此譜略本瞿教授譜。與今法同。

鑄、宮、合。　鑄、商、四。　鑄、角、乙。
鑄、變徵、上。　鑄、變徵、勾。　鑄、徵、尺。
鑄、變宮、凡。　鑄、羽、工。

詩云。清上合大上。合字合清上。小尺合合字。大尺合小尺。大尺合大四。四字合小五。四字合小工。小工合大工。大工合大乙。大乙合小乙。小乙合大凡。大凡合小凡。法與上大笙譜同。按十三管爲清上。二管爲大上。十四管爲大合。十二管爲小尺。十五管爲大尺。四管爲大四。十八管爲小五。十一管借小工。七管爲大工。三管爲大乙。九管爲小乙。五管爲大凡。十六管借小凡。其法以角合宮。宮合徵。徵合商。商合羽。羽合角。角合變宮。變宮合變徵。以清合正。以正合變。亦即五聲上下相生之法也。

興化志笙譜

鑄、宮、合。　鑄、商、四。
鑄、徵、尺。　鑄、羽、工。　鑄、清、六。

孟氏曰。兩管應一律爲是。而黃鐘合字與清六不同。安得兩管相同。既應六字。又應合字。此譜似非。然興化志亦自有憑。仲呂律左手大指按九管。當作食指。黃鐘律左手大指按七管。當作右手。然後爲順。若如志譜。則左右反拗。不爲理不當然。而勢亦甚不便也。按興化志本大謬。而孟氏又全然不識。如七管南呂。十二管變黃。小笙則七管夷則。十二管大呂。如何以應宮合。三管姑洗。小笙三管南呂。如何以應商四。一管半蕤。九管半姑。小笙一管姑洗。九管無蕤。如何以應角仲。十四管黃鐘。小笙十四管同。如何反作徵尺。四管太簇。十一管夷則。小笙四管夷鐘。十一管太簇。如何以應工羽。五管應鐘。小笙同。如何以應清黃。且姑乙爲角。不可無也。而志無之。竟以仲上爲角可乎。至若清六本半黃。變黃則以清六助合。舊猶爲近是。經吹則平。重吹則清。志乃分而二之。雙汇反是此而非彼。何哉。若指法。則左大指按九管七管。本非反拗。舊譜亦然。而變江以爲反拗。意者其以末管爲一管。右旋數轉。

簫夫簫口雖有高低。植管只以便指。管以左旋爲序。雙江固全然不識也。簫口卽出口。林鍾簫口最高。次蕤、應、黃、太、姑、仲、以漸而低。又逆自變半黃、南、應、無、夾、夾、又逆自淸洗、姑、夾、太、大、簫高至變以太簇爲主。而極於林鍾。林鍾無淸變。氣自吹口而入林鍾最遠。大抵最近。故其口高下如此。其植管之序則以便指而已。但所譜兩三管合應一聲。雖亦自有偏狎。終非大雅。一管一律。一律一聲。正也。何必借助以亂之。今定簫譜調法於左。

考定大簫調法　簫十九管。不備變律變半律。借用移所未安姑備其法如此。

□、黃。合。宮。　□、太。四。商。　□、姑。角。乙。
□、蕤。勾。變。　□、林。尺。徵。　□、南。工。羽。
□、應。凡。和。　此黃鍾一均。無借聲。無半聲。
□、林。和。宮。　□、南。四。商。　□、應。角。乙。
□、尖。勾。變。　□、尖。尺。徵。　□、□。工。羽。
□、蕤。凡。和。　此林鍾二均。無借聲。有半聲。

□、太。合。宮。　□、姑。四。商。　□、蕤。角。乙。
□、夷。勾。變。　□、南。尺。徵。　□、應。工。羽。
□、尖。凡。和。　此太簇三均。無借聲。有半聲。
□、南。合。宮。　□、應。四。商。　□、尖。乙。角。
□、尖。勾。變。　□、□。尺。徵。　□、蕤。工。羽。
□、□。凡。和。　此南呂四均。無借聲○無半夷之聲。故以全律高吹爲半。
□、姑。合。宮。　□、□。四。商。　□、夷。乙。角。
□、無。勾。變。　□、應。尺。徵。　□、尖。工。羽。

□、尖。凡。和。　此姑洗五均。無借聲。無半聲。
□、應。合。宮。　□、尖。四。商。　□、尖。乙。角。
□、□。勾。變。　□、蕤。尺。徵。　□、□。工。羽。
□、□。凡。和。　此應鍾六均。無借聲○無半蕤之聲。故亦以全律高吹爲半。
□、蕤。合。宮。　□、夷。四。商。　□、無。乙。角。
□、□。勾。變。　□、尖。尺。徵。　□、尖。工。羽。
□、□。凡。和。　此蕤賓七均。無借聲。有半聲。
□、大。合。宮。　□、夾。四。商。　□、仲。角。乙。
□、□。勾。變。　□、夷。尺。徵。　□、無。工。羽。
□、□。凡。和。　此大呂八均。有半聲○無變林之聲。此借正律稍高用之。

□、夷。合。宮。　□、無。四。商。　□、□。角。乙。
□、□。勾。變。　□、尖。尺。徵。　□、□。工。羽。
□、□。凡。和。　此夷則九均。太簇、林鍾俱無變半之聲。此借半律正律斟酌用之。
□、夾。合。宮。　□、仲。四。商。　□、□。角。乙。
□、□。勾。變。　□、無。尺。徵。　□、□。工。羽。
□、□。凡。和。　此夾鍾十均。有借聲。有借半聲。
□、無。合。宮。　□、□。四。商。　□、□。角。乙。
□、□。勾。變。　□、□。尺。徵。　□、□。工。羽。

儀禮、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及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主人獻公、樂作、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此燕他國之客之禮、主人、寡君也、公、主國之君也。

按儀禮、則凡大饗賓及燕賓、賓出入亦奏肆夏。程叔所謂者、以樂樂賓時又金奏肆夏之三也。鄉飲酒則賓出奏祓夏也、祭禮、尸出入奏肆夏以節行步。亦天子諸侯禮、此二節也。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按此當在饋食時升歌清廟之三。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漢國奏樂、乾豆上、奏登歌、亦然、此作樂第三節也。

朱子烈文詩傳曰、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也。○絲衣詩傳曰、此亦祭而飲酒之詩、六獻士也。

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以九獻之禮言。

按、此則凡獻助祭者皆作樂、此四節也。

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歌皆以呂、奏皆以律、其律呂互用者以十二支相合爲得天地之和氣也。

儀禮、燕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立于縣間、笙奏三終、乃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樂。不周歌也。若舞則勺。

按以此相禮、則祭禮於獻畢之後、亦當以樂樂尸、有工歌、笙奏、間歌合樂三節、與舞即於合樂、所謂亂也、此五節也。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禮記曰、升歌清廟、中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當作徹以振羽、客出以振羽、振羽蓋周頌振鷺篇。

歌雍以徹、第六節也、客出歌振羽、又尸出奏肆夏、王出奏王夏之類、第七節也。享燕之禮、大略如此、以上皆用樂之節。

儀禮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鼓在其東南、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朔鼓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鐘在建鼓之間、倚于堂、鼓倚於頌磬西、絃、建鼓、懸鼓也、鼓、鼓名、懸鼓之鼓也、鼓、頌竹也。

鄉射禮、縣於洗東北、西面、鼓在其北、笙入立於縣間、工升歌在西階上、北面東上、將射遷樂、則降自西階、

適阼階東、面堂前三等、九尺、西面北上坐、此歌者坐笙之西、面西、

樂縣之位、大略如此、蓋大射比耦在堂東、鄉射比耦在堂西、樂位則皆歌西笙東、大射遷樂、歌工仍在西、笙仍在東、鄉射則歌工笙工同在堂下東、大抵堂上樂在西、堂下樂在東、周之常制也。

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鼓柷、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登歌以弦、下管以笙、播樂器、統言竽笙簫管壎篪之屬也、獨言擊拊鼓朄者、革爲樂音之君、所以節樂、猶今之伶人推掌板者爲尊也。此三節言樂之位。

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合此三書以觀、可以見作樂之條理矣、蓋鎛鐘特縣、宮縣十二、以按十二正律、觀其所歌奏者當在某鈞某調、則先擊某律鎛鐘以宣其聲、而衆音翕然隨之以起、此以宣一曲之始、所謂始作翕如也、特磬亦特縣、宮縣十二、以按十二正律、觀其所歌奏者爲某鈞某調、則於樂終擊某律特磬以收其韻、而衆音隨之詘然以止、此以振一曲之終也、而逐字逐句各有始終、皆依金石、顏鐘顏磬以和歌、笙鐘笙磬以和笙、如將歌某字叶某律、則先擊某律之頌鐘以發之、而歌聲隨之、拊以節之、鼓鼗應之、其間若一、又擊某律之頌磬以收之、後字叶某律、頌鐘又隨以起、弦倚於歌、鼗居字句之間以相接續、笙奏亦然、中間衆音同依一律、聲無不和、所謂純如者也、歌笙應律、字字分明、音無滯溢、陵犯淫過因慢之失、所謂皦如者也、字句之上下相續、其曲直繁殺廉肉節奏成文不亂、端如貫珠、端、緒也、上下相接之緒也、則所謂繹如也、自始至終、無不如是、則其樂淡且和矣、此所言者音、而曰樂其可知者、音之克諧而無相奪倫、則樂之理也、不稽之度數以本生氣之和、不能翕純皦繹、不制之禮義以道五常之行、亦不能翕純皦繹、故律同之失、度數之失、當清濁之失、宜節奏之失、序則太師失職也、律同正、器數、清濁調、節奏、太師盡職、而五聲八音猶不無怗懘、則是君臣壞、民怨事勤財匱、而八風之不時、陰陽之不理也、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故曰樂其可知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琴瑟以詠、堂上登歌也。樂周之升歌、周人歌頌、獨言鳴球、登之也、登歌下管、則頌聲也、難之也、石音難和、下管、堂下笙奏也、樂周之下管、周人笙入、合樂、如周之合一曲、樂舞、如周之舞大武、鼗鼓柷敔、言有節也、笙鏞以間、間歌也、鏞、頌鐘也、樂周之歌魚麗、笙由庚、上下歌奏和間也、簫韶九成、合樂與舞也、

蓋大作樂則必於合樂與舞也。此全樂之成也。九成即九德之歌、九功之舞、周禮所謂九變也。或以發歌升堂共爲三成、間歌三終爲三成、合樂三終爲三成、合之爲九成、非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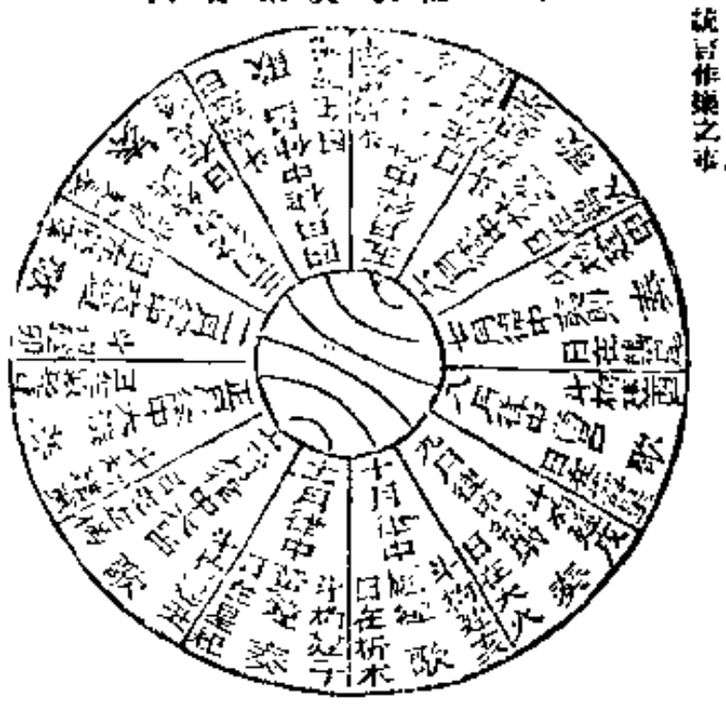
此專以石言。石音近角、難和也。金音近羽、以始樂。天一生水之數。木石近角、以成終成始。五聲相生、至角而止、故聲歌皆以止煞、終則有始、故祝又以命樂也。革音近宮、以君樂。八音皆以鼓爲節制。絲音近徵、以和人聲。土音近宮、匏竹近商、則相輔以成樂。此八音之所近有然、又非六律還宮之宮商角徵羽也。此如合曰、舌宮、閉口爲商、撮舌爲角、齊齒爲徵、撮口爲羽、而合曰、唇者於中、又以喉音爲宮、齒音爲商、牙音爲角、舌音爲徵、唇音爲羽、閉口、撮舌、齊齒、撮口者之中亦無、及發爲聲歌、則又以歌之疾徐高下爲五聲、不可混一也。凡角則難和、猶小民之難保、而撫循有道、則民無不和。宮商徵羽不失度、則角聲亦無不和。此以律呂音、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民和君相以治、賴事物以發、然後能和、然宮商徵羽之聲少有上下、猶不失其度、而角聲稍失其度、則格格不相入、故必宮商徵羽皆不失度、然後角聲得其平也。

聲之輕重適宜、則石音亦無不和。輕石宜則聲不曲、重則聲憤懣。後世宮聲漸高、而角聲不能守度、是以過近變徵、知用上字代乙字是也。不用石、而或鎛金爲瑱。磬類、今謂版也。失莫甚於此者。

舜命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汝聽。

聲音之道與政通、察之以自省也。五言、因五聲爲言、政之爲政、不外君臣民事物五者、聽言以考此、出令以行此、此政之所由治忽也、審樂知政、而所以自治者殿矣。樂之所關、其大如此、而後世不講、何哉。自樂大成以下、就言作樂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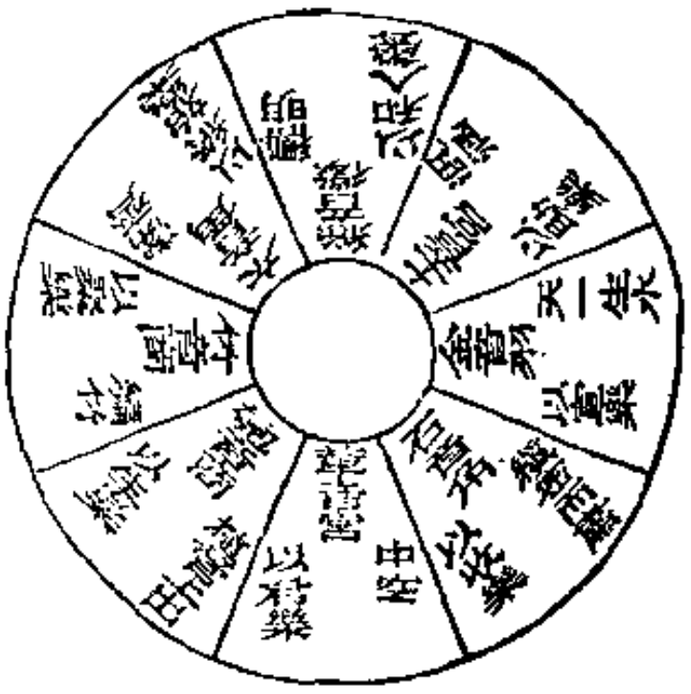
十二宮歌奏相合圖



斗杓所指、以地定方、日行所繞、以天分度、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戌與卯合、辰與酉合、午與未合、申與巳合、合斗杓與日繞爲天地之和氣、故一歌一奏相配焉、用亦古人之深意也。

律呂合五行生成數圖

八音五聲有分局圖



一、六、水在北、三、八、木在東、五、十、土寄東南、二、七、火在南、四、九、金在西、五行之位也。

一八合宮、六三合宮、十十一合宮、五四合宮、十二九合宮、七二合宮、合之皆九數、陰陽之合也。

匏竹木皆木屬、故居東。金石皆金屬、故居西。土西南、坤也。絲革皆血氣之餘、革有變革之意、其氣寒、絲有變化之意、其氣溫、南北朔易也、其分局五位、則又以清濁與其氣象分也。

大成樂譜第六

曲譜

迎神樂奏成和之曲

大太四哉南工至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脅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純林尺竝

奠帛樂奏寧和之曲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護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簡林尺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容太四斯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數仲上清黃合酤南工惟林尺馨仲上嘉林尺牲仲上孔

初獻樂奏安和之曲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數仲上清黃合酤南工惟林尺馨仲上嘉林尺牲仲上孔

亞獻樂奏景和之曲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帆黃合將黃六之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樽仲上惟南工清林尺且

終獻樂奏景和之曲司空獻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帆黃合將黃六之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樽仲上惟南工清林尺且

徹饌樂奏宣和之曲

犧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遵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宮南工以林尺薦仲上既仲上芬林尺既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神

送神樂奏祥和之曲

有太四殿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格黃六族南工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醇仲上醇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馭太四遠

復林尺仲上明黃六達南工斯林尺世仲上咸南工熙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饗羣樂奏祥和之曲同送神

煩按大成樂詩凡六章，樂成八奏，自元以來，釋奠用之，其詩初論似乎典古，細玩管庸近淺薄，全無足以感動人悅慕敬恭之意，其用律則前三章及末章用黃鐘商調，第四第五兩章蓋用黃鐘角調，然上字皆近變徵，而黃鐘鈞本無仲呂商調，猶或可也，以仲呂成調，則大非矣，又六章章自為名，是六篇也，若以古祀神用樂擬之，則成和以迎神，祥和以送神，二篇當用金奏，安和景和以獻，二篇當用登歌，又自寧和以下三曲皆以合舞，則合舞當於終獻以後，宜和以徹，當率學士歌徹，要之，古之樂舞，或六成，或八成，九成，自皆連續至終，不當或作或輟也，又六篇而聲奏二曲，亦所未安，古惟尸出入奏肆夏，是一篇二用，然九夏皆金奏，大約只奏其聲，不歌其曲也，大成樂不分歌奏，始終合樂，而舞又不相接續，恐古人作樂不其然矣，夫制自太常頒之，學校用之數百年，而章野謬義其非，此其僭踰，無所逃罪，然芻蕘之得，聞者亦或有取焉。同祀孔子，詩當如何，曰，聖人之德，雖可無變，而詩樂感動興起，得人今在文王清廟等詩，是何等風神，即如風雅九章，嘉賓自這裡唱出，尸入房中祀畢，亦自古與生動，不俱此作廟堂公共語。

鼓樂譜

擂鼓在殿陛之下，先擊三百六十下，以警戒，又擊三通，以節其進，警戒畢，樂生卷班，一通畢，俱升堂，二通畢，俱入室，三通畢，俱就位。謂再始以著往，全樂奏終，又三通如前，初起，卷班，一通，離位，二通，致事，三通畢，拜辭而去。謂復亂以節歸。

○此皆其三進之譜。強附

初起。扎扎鼕。扎扎鼕。扎扎鼕鼕。

一通。鼓鼕。鼓鼕。鼓鼕。

二通。鼓鼕鼕。鼓鼕鼕。鼓鼕鼕。

三通。鼓鼕鼓鼕。鼓鼕鼓鼕。鼓鼕鼓鼕。

結尾。鼕鼕。扎字作上，鼓字左手，字右手，左手欲轉，右手欲進，初起欲緩，至末欲急，蓋尾二字又復緩。

按此鼓說者以為竹鼓，然周禮只管鼓鼓金奏，則是以節金奏，非用以警戒，著律節歸也，且經記先鼓以警戒云云，止專以武言，此大成樂自始作後尚至第二篇，然後更奏，不知著律之後久立於綴，亦何以遲之遲而又久也，但先事作成，理所當然，蓋詩曰，賁鼓維鼐，又曰，鼉鼓逢逢，則此鼓是鼉鼓也。賁鼓鼐同黃鼓。其三通之節，或可取用，然於樂記之文無涉。

大鼓大鐘，在大成門之左右，考工記，則鼓三百六十下，擊畢，則擊鐘一百單八下，凡迎神送神，則鐘鼓齊鳴。

按此最近俗，此蓋沿用佛寺神魂之法也，以此用之孔廟，正如釋氏于人死有歌七七之法，而唐人乃以之編入喪禮，皆無識之甚也。其鐘鼓齊鳴，蓋取尸出入奏肆夏之意，然

金奏肆夏宜用編鐘。有聲律曲調。而以晉鼓節之。今此大鼓大鐘則未知於古何名。可合何律也。

麾生執麾。升祀回外。降祀向內。如迎神作樂。舉之則升。隱見。高唱曰迎神。讀樂奏成和之曲。蕭然而起。字分排徐勻。尾聲長。韻漸大。每起一曲。則舉麾依歌章唱之。曲終樂敔。即偃麾。降祀見。高唱曰樂止。長韻漸細。渺然而去。

按後世協律郎執麾導樂。用之已久。然非古也。

每奏一曲之始。聽舉麾唱畢。則搊柷以舉樂。○每奏一曲之終。聽縣鼓聲畢。則櫟敔以止樂。

按柷敔只當用於堂下。虞書可考。但合樂則堂上堂下皆若合止以柷敔也。如張耒分疏。則堂中亦宜用柷敔節樂。不但用之於起止也。

鎛鐘宮縣。左右各三架。每奏一曲之始。聽搊敔畢。即擊一聲。以開樂聲。每架主一曲。先左中。次右中。次左北。次右北。次左南。次右南。又次左中。次右中。全樂八曲八變。為一曲之始條理。○特磬宮縣。南北各三架。每奏一曲之終。則擊一聲。以收樂音。每架主一曲。先南中。次北中。次南左。次北左。次南右。次北右。又次南中。次北中。八曲八變。為曲之終條理。

按鎛鐘。韋昭、杜預、皆以為小鐘。鄭康成、孫炎、卲愼、沈約、皆以為大鐘。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儀禮。宮縣四面設鎛鐘十二簴。各依辰位。縣為節檢。則大鐘特縣可知矣。磬以始樂。檢其何劃何調。即節檢之義。特磬當亦然。所謂金聲玉振也。但此鐘磬各六。合為宮縣。不分律呂。徒以左右南北為次序。則無意義矣。

縣鼓宮縣。四隅各一架。每曲奏終。特擊聲畢。則櫟縣鼓。先乾巽艮。次坤離兌。凡四聲。蓋一曲之收宮。

按縣鼓。周制也。儀禮亦謂建鼓。北齊制。宮縣縣鼓在四維。蓋亦本儀禮。儀禮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一在西階東南。一在西階之東。宮縣而闕其一也。又周禮。路鼓四面。宗廟用之。又太僕。建路鼓於太廟之門之外。蓋其用或在門外。或在殿陛之下。要皆鼓鼓也。然則此鼓當用以警戒著往飭歸。不當用以收宮。其聲四聲以收宮。不知於古何據也。

編鐘宮縣。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始。則擊一聲。以開樂音。自東而南而西而北。輪更搏擊。每曲八句八聲。乃一句之始條理。○編磬宮縣。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終。即擊一聲。以收樂音。自西而南而東而北。輪更鼓夏。每曲八句八聲。乃一句之終條理。

按笙鐘、笙磬、頌鐘、頌磬、皆編。編也者。徧律以和笙歌也。以大小之序言之。則此當是笙鐘、笙磬。蓋逐字倚笙奏而始終之。不但為一句之始終。當按律和笙。不當以東南西北為序也。若徒以東南西北為序。而不問聲律。則亦何用編為。蓋大成譜始終皆合樂。不分歌奏。則笙鐘笙磬竟不必用。又欲備器以美觀。故遂就用之如此。

檀鼓、足鼓、鞉鼓。堂上左右共四架。每奏一句之終。聽編磬聲畢。先擊檀鼓一聲。足鼓應之。鞉尾之。凡三聲三應三尾。蓋一句之收宮也。

按殷制檀鼓。夏制足鼓。蓋凡鼓皆然。此以檀鼓為朔鼓。以足鼓為應鼓。則未知所據。先儒云。應、小鼓也。

鼗制既卑小。自當有跗足。然要非足鼓矣。鞉之為言兆鼓。是宜居鼓之先。又孔穎達曰。鞉所以節一唱之終。蓋鞉居曲句之間。以終前句而起後句。而每曲歌字皆有鼓節。是鞉終而鼓聲為兆鼓矣。其實一用。而或謂鞉當以引大鼓。亦未是也。虞書曰。下管鼗鼓。而儀禮。鼗鼓倚於頌磬。蓋堂下堂上皆有鼗。不當獨在堂上。按堂上當用鞉。堂下當用鼗。其用鞉以收一句之終。可無辨。而用檀鼓是鼓收宮。則未敢以為然也。

登歌鐘。堂左一架。每奏一字之始。聽歌聲發。則擊一聲。以開樂音。每句四字四聲。乃一字之始條理。○登歌磬。堂右一架。每歌一字之終。則擊一聲。以收樂音。每句四字四變。乃一字之終條理。

此條似無容議。但歌鐘頌磬亦編。而器小於笙鐘笙磬。所以逐字相和者。而此不言其律呂。則安用許多鐘磬也。大要施竹之工尺易知。而金石之律呂難辨。則縱設許多鐘磬。亦只聽其一響而已。何嘗求其合乎。朱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古人猶識得鐘鼓。今人併鐘鼓亦不識。正謂此也。又歌鐘歌磬之在堂上。則皆當在西。而磬北鐘南。不當左右分列。觀大射宮縣。笙鐘笙磬在阼。頌鐘頌磬在西。所可見也。

搏拊在門內。田在門外。其四架。每奏一字之終。聽歌聲畢。即拍拊一聲。遂敲田鼓應之。搏拊法。初字以左手。再字以右手。三字以左手。終字則兩手齊拍。其田鼓法。初字以左杖。再字以右杖。三字以左杖。終字則二杖齊敲。蓋一字之收宮也。

按古人用拊。略如今人之用拍板。蓋應字而發。拊聲遲緩有常。以為歌節。故樂記曰。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蓋弦歌守拊。笙簧守鼓。則笙歌無任意長短之病。而其間若一。非拊命樂音說也。若如大成樂。以拊收一字之宮。則歌可任意長短。而拊反隨之矣。其以田鼓為應鼓。故其用應拊而響。頗意不然。夫應、小鼓也。若田。則先儘或以為大鼓。或以為輥。要之。田之為用。唱而不和。鼓之用亦略與拊異。拊如拍板。鼓鼓如點鼓。鼓居拊間。自當有路節。其在堂上。則拊響之間有朔鼓倡而鼗應之。其在堂下。則管鼓之間有輥倡而應應之句。終則有鞉以接續之。蓋堂上堂下皆有鼓鼗。而管鼓亦縣。或金奏。或笙奏。或登歌。各有其用。必非如管用編收宮之說也。蓋收宮也者。以歌奏之始字在某宮某調。以收之。故謂之收宮。以終一曲而言。安得一字一句皆有收宮。使歌聲七零八落哉。又搏拊應鼗皆當在堂上。不當一在門內。一在門外。

歌乃樂之主。八音皆以和歌。一字一韻。審其為喉齒牙舌脣。以定其音律。字有不能合律者。則以落韻合之。

按。喉齒牙舌脣本不可拘。即譜內亦未嘗拘。而不能合律者以落韻合之。則益見牽強矣。

琴、散彈。瑟、中清並用。兩手共鼓。笙、按孔單吹。塤、篪、鳳簫、笛、雙管、皆倚歌和之。

按。琴只散彈。瑟則中清並鼓。笙則按孔單吹。此皆可無容議。然古之歌奏。有分有合。分則堂上工歌。堂

下笙奏。或分成。或相間。是也。合則堂上堂下皆作。而歌奏異曲。如合樂周南召南。是也。合舞則堂上堂下同曲。如武詩六章、大武六成。是也。而大成樂始終合作。歌笙不分。又匏竹皆在堂。故恐匏竹之掩琴聲而琴皆散彈。究爲遞就也。如琴只散彈。則十三徽供可不設矣。其塤譜則合四乙上四律同出吹口。只以俯仰輕重爲異。蕭韶以應鐘又應清黃。皆無是理。安足以和神人哉。

舞譜

凡舞。將陳。二人執節前導。既列綴兆。則分立東西舞生之首。如冀帛。壓生唱樂奏寧和之曲。東階節生亦揭節唱曰。奏寧和之舞。三獻皆同。舞畢。西階節生仰節唱曰。舞止。各植節架上。舞生歸班。

此條無容議。

節武舞以金鐸。節文舞以木鐸。一舉應一步。傍夾者搖之。聽堂下樂發聲。即搖一聲。隨舞者所稽之方辰。俯則先俯。仰則先仰。以爲舞容之節。○相鼓執於胷前。所以輔鐸。每搖鐸一響。則聲相一聲以應之。

按大成樂有羽籥無干戚。則只用木鐸無金鐸矣。然樂記曰。始進以文。復亂以武。則凡舞自當兼用木鐸金鐸。而以木鐸進舞。以金鐸反綴也。此夾者執鐸。取大武夾振之之意耳。又樂記云。治亂以相。迅疾以雅。亂以樂聲之合言。是相以節聲。非以節舞。故鄭司農以爲即拊也。拊雖堂上樂。而樂之亂。上下合作。則搏拊併治之矣。通典謂相鼓制如博局。中圓圍孔。適容其鼓。擊以節樂。又名節鼓。此說殆未敢據。又或云。相鼓即雅鼓。則以詳樂記之文。相雅分明二物。豈可混也。迅疾、以舞容之速言。雅制狀如漆筒。詳見上卷。倚地以節行步。臧文用之。則用以節舞甚合。然則此當用雅。不當用相也。此云相鼓執於胷前。則似有柄如提鼓。而後可執。與通典搏局之制亦難合矣。大抵舞以歌聲爲節。歌以拊鼓爲節。鐸則所以振而行之耳。非必以相鼓應鐸也。

舞生左手橫執籥。三孔。不吹。右手縱執翟以舞。其法十一。

一曰執。籥從而橫。翟用執之。　二曰舉。舉之齊目。　三曰衡。平衡於心。　四曰落。虛手向下執之。　五曰拱。向前正舉。　六曰垂。向耳偏舉。

七曰開。籥翟縱橫開分。　八曰合。籥翟縱橫相加。　九曰相。籥翟縱橫合如一。　十曰垂。籥翟各分。順手向下。　十一曰交。籥翟相接而不合。

凡右手在內。左手在外。縱則如繩。橫則如衡。

按。干舞羽舞。古人有分用、有合用。分用。如山川用兵舞。四望用羽舞。是也。合用則六代之舞。詩稱萬舞是也。樂谷賊氏以萬爲武舞。亦非。分用者。周禮謂之小舞。則非八佾六佾之舞可知。大成樂舞用六佾。羽籥而無干戚。

其以孔子有文德而無武功與。然夫子卻萊俘。墮費郈。何莫非武。且自言我戰則克矣。舞蠱文德。而亦舞干羽於兩階。是韶舞非無干戚也。武以象武功。而始奏亦必以文。及夫武亂皆坐。周召之治。則大武亦未必無羽籥矣。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以婦人無外事耳。然則以六佾而崇夫子。則舞假不當廢干戚也。又春秋。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以籥有聲故也。然則舞者所持之籥亦當吹之有聲。非不吹也。籥以色。籥以聲。籥只三孔。增竅舞者只用一手執而吹之故也。

鼓聲既嚴。旌節前導。魚貫而進。列行陛上。左右相向。聽節生唱奏。舞則散而爲佾。聽樂止。則聚而成列。或聚或散。部位不亂。如陣法焉。凡舞者。東階者面東。則西階者面西。東階者面西。則西階者面東。東用右則西用左。必各各成耦。凡立之容五。

一、向內立。兩階相對。　二、向外立。兩階相背。　三、朝上立。皆正向北。　四、相對立。同階兩相對。　五、相背立。同階兩相背。

舞之容二。一、向內舞。兩階相顧作勢。　二、向外舞。兩階相背作勢。

首之容三。一、仰首。　二、俯首。　三、側首。左右顧也。

身之容五。平身。起身正立。　躬身。曲身正立。　側身。正立而左右轉。　回身。轉過。　蹲身。曲兩膝直身下坐。○亦作存身。

手之容五。起手。一手高舉。　垂手。順手下垂。　出手。手前伸。　拱手。兩手合舉。　挽手。以手相持。

步之容二。進步。退步。

足之容七。點足。起足跟以尖著地。　蹺足。以足跟著地。起足尖上向。　出足。進足稍向前。　曲足。膝前出足後卻。　移足。遷位。　交足。以左足加右足。或以右足加左足。

蹈足。反覆底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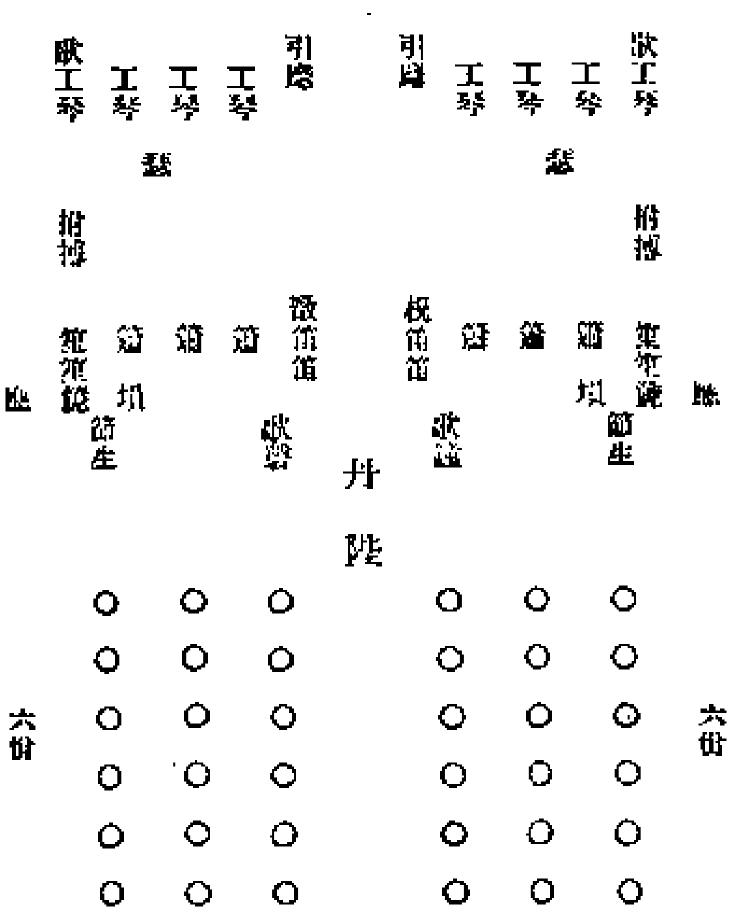
禮容九。一曰授。屈身出手下賜。　二曰受。屈身出手上承。　三曰辭。拱手後退。　四曰讓。拱手向左右。　五曰諏。低首屈身拱手。　六曰揖。兩肘平出。拱手齊心。

七曰拜。低首屈身揖下手地。　八曰跪。屈膝坐地。　叩首。首至地。　九曰舞蹈。蹈一足。屈一足。拱手左右讓。

凡舞。聽鐸聲。響兩階齊作。一歌闋。則舞一成。莫帛、三獻共四成。始終共六變。起於中而散於中。初變在綴之中。東西立。象尼山毓聖。五老降庭。再變而爲佾數。稍前進。象筮仕於魯而魯治。三變而東西分。象歷聘列國而四方化。四變稍後退。象刪述六經。告備於天。五變而左右舉翻。象講論授受。傳道於賢。六變而復歸於綴中。東西立。象廟堂登享。弟子列配。

按。六佾、諸侯所用也。樂六佾。則禮當七獻。而今止三獻。是禮樂之不相稱也。舞象筮仕。象厯聘。象刪述。象傳道。夫子然矣。然寧和、安和、景和、山中。則絕無筮仕厯聘刪述傳道意。是歌舞之不相合也。夫得心而後應手。今口之所歌非心之所象。則舞者其將何以爲容哉。

六佾位次圖



自	開・向北上・起右手・垂左手・蹉左足向前・稍前向外開・	開・向北上・起左手・垂右手・蹉右足向前・稍前向外開・
生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蹉右足向前・蹈向內開・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蹉左足向前・蹈向內開・
民	合・向上・突・右足於左立・合手蹈・朝上・	合・向上・突・左足於右立・合手蹈・朝上・
來	回身向東開・起左手・垂右手・蹲身・上曲足・更加右足點足・起徐・身向外・高舉面朝・	回身向西開・起右手・垂左手・蹲身・上曲足・更加左足點足・起徐・身向外・高舉面朝・
誰	合・向內・拱手・出左足・相對蹈向・	合・向內・拱手・出右足・相對蹈向・
底	合・回身向外・拱手・出右足・正揖・稍舞・	合・回身向外・拱手・出左足・正揖・稍舞・
其	合・躬身向上揖・	合・躬身向上揖・
盛	合・回身向東・躬身拱手・出右足・起・平身・出左手・立・	合・回身向西・躬身拱手・出左足・起・平身・出右手・立・
惟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出左足・兩相對・自下而上・東西相向・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出右足・兩相對・自下而上・東內相向・
師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出右足・稍前舞・舉翿收住・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出左足・稍前舞・舉翿收住・
神	合・回身向東・蹈右足・班中十二人同身俱東西相向・	合・回身向西・蹈左足・班中十二人同身俱東西相向・
明	開・以左手小身・右手衛斜・身向上・偏向西・左足點足・舉[illegible]・合[illegible]・	開・以右手小身・左手衛斜・身向上・偏向東・右足點足・
度	合・向上突・右足於左立・稍前・向外垂手舞・	合・向上突・左足於右立・稍前・向外垂手舞・
越	合・向上躬身揖・向前合・手謙・進步・合・	合・向上躬身揖・向前合・手謙・進步・合・
前	合・向上突・左足於右立・蹈・向內垂手・	合・向上突・右足於左立・蹈・向內垂手・
聖	合・向上拱手・半身立・側身向外・回身再謙・退步・高上衛・面朝上・	合・向上拱手・半身立・側身向外・回身再謙・退步・高上衛・面朝上・
粢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蹺左足向前・正蹲・朝上・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蹺右足向前・正蹲・朝上・
帛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蹺右足向前・稍舞・躬身挽手・側身向外・半翿耳旁・前上・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蹺左足向前・稍舞・躬身挽手・側身向外・半翿耳旁・前上・
具	合・翿當胸・向上揖・手於右・正揖・	合・翿當胸・向上揖・手於左・正揖・
成	合・翿當胸・向上揖・手於左・復中・平身拱手・立於中・起辭・挽手・復舉・正立・	合・翿當胸・向上揖・手於右・復中・平身拱手・立於中・起辭・挽手・復舉・正立・

禮	合・蹈右足・回身向上・兩兩對突・翿・兩班俱東西平勢立・	合・蹈左足・回身向上・兩兩對突・翿・兩班俱東西平勢立・
容	合・蹈右足・向東・正蹲・朝上・	合・蹈左足・向西・正蹲・朝上・
斯	合・低頭向東揖・向外退・挽手舉翿向外・面上・	合・低頭向西揖・向外退・挽手舉翿向外・面上・
稱	合・回身向上平立・拱手・回身正立・	合・回身向上平立・拱手・回身正立・
黍	合・向上突・右足於左立・稍前舞・	合・向上突・左足於右立・稍前舞・
稷	合・向上突・左足於右立・正蹲・朝上・	合・向上突・右足於左立・正蹲・朝上・
非	合・低頭揖・向上・左右垂手・兩班上下・俱雙垂手・東西相向・	合・低頭揖・向上・左右垂手・兩班上下・俱雙垂手・東西相向・
馨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蹲身・曲左右足・更加左足點足・起・合手相向立・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蹲身・曲右左足・更加右足點足・起・合手相向立・
惟	合・低頭揖於右・左足隨而蹈之於後・左右側身垂手向外・開・垂手舞・	合・低頭揖於左・右足隨而蹈之於後・左右側身垂手向外・開・垂手舞・
神	合・低頭揖於左・右足隨而蹈之於後・右側身垂手向內・垂手舞・	合・低頭揖於右・左足隨而蹈之於後・左側身垂手向內・垂手舞・
之	合・回身向東北・拱手・蹺右足尖・正揖・朝上・	合・回身向西北・拱手・蹺左足尖・正揖・朝上・
聽	合・復身向上拱手・躬受・躬身朝上・拱翿而受・蹺左足尖・三鼓・畢起・	合・復身向上拱手・躬受・躬身朝上・拱翿而受・蹺右足尖・三鼓・畢起・
大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蹺右足向前・左右進步・向外垂手・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蹺左足向前・左右進步・向外垂手・
哉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蹺左足向前・右向內垂手舞・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蹺右足向前・左向內垂手舞・
聖	合・向上突・左足於右立・向外落翿・面朝上・	合・向上突・右足於左立・向外落翿・面朝上・
師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蹲身・曲右足・加左足點足・退・回身正立・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蹲身・曲左足・加右足點足・退・回身正立・
實	合・向上躬身・揖於左・隨蹺右足・正蹲・	合・向上躬身・揖於右・隨蹺左足・正蹲・
天	合・向上躬身・復揖於右・隨蹺左足・向內舞・起・向前舞・向外舞・	合・向上躬身・復揖於左・隨蹺右足・向內舞・起・向前舞・向外舞・
生	合・向上躬身・復揖於左・隨蹺右足・向內舞・	合・向上躬身・復揖於右・隨蹺左足・向內舞・
德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蹲身曲足・加左足點足・合手・謙・進步・向前・雙手合・存謙・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蹲身曲足・加右足點足・合手・謙・進步・向前・雙手合・存謙・

作	合・拱手向西・出右足・兩兩相對・自下而上・兩班相向舉翿東西立・	合・拱手向東・出左足・兩兩相對・自下而上・兩班相向舉翿東西立・
樂	合・回身拱手向東・出左足・上下俱垂手・惟兩班中上下十二人垂手蹲身東西相向・	合・回身拱手向西・出右足・上下俱垂手・惟兩班中上下十二人垂手蹲身東西相向・
以	合・向東突・右足於左立・回身東西相向立・	合・向西突・左足於右立・回身東西相向立・
崇	合・向東・蹈左足・點右足・斜拱手於上・相向立・兩班上下以翿相・翿・	合・向西・蹈右足・點左足・斜拱手於上・相向立・兩班上下以翿相・翿・
時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蹲左足向前・稍舞蹈・兩班上下・俱垂手向外舞・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蹲右足向前・稍舞蹈・兩班上下・俱垂手向外舞・
祀	開・向上・起右手・垂左手・蹲左足向前・回內・垂手舞・	開・向上・起左手・垂右手・蹲右足向前・回內・垂手舞・
無	合・向東拱手・蹺右足・合手謙・進步向前・雙手合翿・	合・向西拱手・蹺左足・合手謙・進步向前・雙手合翿・
斁	合・向東拱手・蹺右足・回身再謙・兩班上下東西相向合翿立・	合・向西拱手・蹺左足・回身再謙・兩班上下東西相向合翿立・
清	躬身向上・開翿・起手向左・蹺右足・稍前舞・向外開・	躬身向上・開翿・起手向右・蹺左足・稍前舞・向外開・
酤	躬身・向上開翿・雙手向右・蹺左足・舞向內・	躬身・向上開翿・雙手向左・蹺右足・舞向內・
維	合・向上低揖・開・雙手平執・	合・向上低揖・開・雙手平執・
馨	開・起右手・垂左手・蹲身・曲右足・加左足點足・合・朝上・正立・	開・起左手・垂右手・蹲身・曲左足・加右足點足・合・朝上・正立・
嘉	合・向東・拱手・出左足・側身・垂左手・兩班俱垂手向外舞・	合・向西・拱手・出右足・側身・垂右手・兩班俱垂手向外舞・
牲	合・向西揖手・出右足・躬身正揖・	合・向東揖手・出左足・躬身正揖・
孔	開・向西・起右手・垂左手・蹲身・曲右足・左足點足・雙手舉・躬身・	開・向東・起左手・垂右手・蹲身・曲左足・右足點足・雙手舉・躬身・
碩	開・回身向東・起左手・垂右手・蹲身曲左足・右足點足・躬向受之・	開・回身向西・起右手・垂左手・蹲身曲右足・左足點足・躬翿受之・
薦	合・躬身向上・揖於左・三叩頭・舉右手・叩頭・	合・躬身向上・揖於右・三叩頭・舉左手・叩頭・
羞	合・躬身向上・揖於右・舉左手・叩頭・	合・躬身向上・揖於左・舉右手・叩頭・
神	合・躬身向上・復揖於左・復舉右手・叩頭・	合・躬身向上・復揖於右・復舉左手・叩頭・
明	合・復手於中・躬身拱手向上・升・一鼓畢・即起身・	合・復手於中・躬身拱手向上・升・一鼓畢・即起身・

庶	開・紓身・右手起加額・左手垂舞於後・左足蹈手出後・點足・三舞蹈・舉簫・向左紓身舞・	開・紓身・左手起加額・右手垂舞於後・右足蹈手出後・點足・三舞蹈・舉簫・向右紓身舞・
幾	開・紓身・左手起加額・右手垂舞於後・右足隨手出後・點足・舉簫・向右紓身舞・	開・紓身・右手起加額・左手垂舞於後・左足隨手出後・點足・舉簫・向左紓身舞・
昭	開・紓身・復右手加額・左手垂舞於後・左足隨手出後・點足・舉簫・向左紓身舞・	開・紓身・復左手加額・右手垂舞於後・右足隨手出後・點足・舉簫・向右紓身舞・
格	合・紓身下拜・舉簫・紓身受之・	合・紓身下拜・舉簫・紓身受之・
百	向外開・	向外開・
王	向內開・	向內開・
宗	側身向外落簫・面朝上・	側身向外落簫・面朝上・
師	朝上正立・	朝上正立・
生	兩班上下兩兩相對安簫・	兩班上下兩兩相對安簫・
民	側身向內・落簫・合手朝上正蹈・	側身向內・落簫・合手朝上正蹈・
物	合・朝上正立・合・側身向內・落簫・	合・朝上正立・合・側身向內・落簫・
軌	合・朝上正立・	合・朝上正立・
瞻	向外開・	向外開・
之	向內開・朝上正立・	向內開・朝上正立・
洋	向內開・	向內開・
洋	朝上正立・開・	朝上正立・開・
神	向外開・	向外開・
其	向內開・	向內開・
寧	進步向前・雙手合簫・	進步向前・雙手合簫・
止	回身東西相向・手簫・	回身東西相向・手簫・
酌	向外開・	向外開・
彼	向內開・	向內開・
金	開・朝上正立・	開・朝上正立・
罍	合・	合・
維	向外垂手舞・	向外垂手舞・
清	向內垂手舞・	向內垂手舞・
且	朝上正揖・	朝上正揖・
旨	紓身受之・	紓身受之・
登	紓身向左合簫舞・	紓身向右合簫舞・
獻	紓身向右合簫舞・	紓身向左合簫舞・
維	復紓身向左合簫舞・	復紓身向右合簫舞・
三	合・朝上拜・一鼓・起・	合・朝上拜・一鼓・起・
於	側身向外垂手舞・	側身向外垂手舞・
嘻	側身向內垂手舞・	側身向內垂手舞・
成	朝上正揖・	朝上正揖・
禮	紓身朝南受之・三鼓畢・起身・	紓身朝南受之・三鼓畢・起身・

按大成樂舞如此。其果足以形容孔子之聖與。其能使舞者舞之而觀者得心解之、可以語、可以道古與。未敢知也。彼傳韶舞圖。以爲起於中而散於中。大武樂起於南而散於南。樂則韶舞。殆亦謂猶行夫子之志乎哉。古樂失傳。其舞尤不可見。恒愚觀韶舞綴圖。全不解意。觀大武綴圖。參之樂記之言。其盛

德武功尙悠然可會於聲容之表。恨不獲見其容節之詳也。非周公無以形容武王。非聖人無以形容聖人。蓋不禁廢書而歎矣。緬古者六代之樂。在今已不獲睹。即唐之十二和、十五和。宋之十二順、十二安。於今亦無可見。而此實頗於學宮。亦古道仍留之萬一也。復高閣置之。士子無能識者。嗟呼。恒是以詳考次之。更附管窺之見焉。世或有得是說而參考以訂之者。是亦復古以化民之一助與。

樂教第七

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中者、性命之正。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者也。和者、事物之宜。率性之自然。而發而皆中節者也。祗、敬以直內。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所以致中也。庸、讓以方外。必愼其獨以循乎常道。所以致和也。孝、樂其所自生。尊其中和祗庸於一本之地也。友、樂其所發而廣其中和祗庸於同氣以及乎天下也。蓋中和者、誠也。天地之本然也。祗庸所以誠之。人道之當然也。孝友則性情之最眞最切而可達之天下焉者也。有是六者之質。而後可以言樂。而從事於樂。乃所以成六者之德也。故曰樂德。虞書所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即此中和之德而已耳。而性非盡物不足以興。情非溫厚不足以道。氣非和平不足以諷。聲非正大不足以誦。心非自得不足以言。學非浹洽不足以語。出辭氣。斯遠鄙倍。乃所謂樂語也。至若六代之舞。則古人盛德之所形容。聽其和平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羽籥。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此所以典性情相深。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自生。以至於手舞足蹈。無非中和斯德之所成。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也。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詩以言志。律以和聲。六德爲之本。則詩皆出於正。六律爲之音。則聲皆得其和矣。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誦詩讀書。所以格物致知而精之。以動其志也。節禮和樂。所以誠意正心而一之。以有諸身也。必曰順先王者。一道德以同民俗。而使異端邪說淫樂慝禮不得興起其間。此先王之教也。後世禮樂蕩然。而樂教幾乎不可復識。士之所習者。止在辭章誦句以弋科甲。則作樂爲伶人瞽工之事。士子若執其器。而所謂樂者。亦不過淫聲亂色以蠱惑人之聰明。使日流於逸欲。嗟乎。非豪傑之士。其何藉以興起自

立而底於成德也乎。好古者蓋不勝望古遺樂之思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舜、盡美矣。未盡美也。

又曰。樂則韶舞。

古之作樂者。有八闋、葛天氏樂、扶徠、伏羲樂、下謀、神農樂、此殆質浮士鼓。而眞意存矣。及夫雲門、咸池、大淵、少皞樂、六莖、帝嚳樂、大章、堯樂、又或云、舜、夏、湯、武之興。而章德象功備焉。孔子猶致意於韶武。一以盡善盡美。一則昭代典章也。武則詩之所存。及賓牟賈所問。其大略有可想見。而韶則闕然。然觀於府事之脩和。則韶樂所本亦若有可覘者。周以六代之樂教國子。斯無怪人才之盛。而俗易風移矣。孔子之時。樂已殘缺。然當秦之初。韶武猶存。殆亦非全璧也。秦改大武爲五行、改房中爲壽人。漢有宗廟大樂、叔孫通因秦樂而作。郊祀樂府、武帝作。房中嗣樂。唐山夫人用楚聲作。時河間所獻雅樂。僅存偏辟。而朝廷所用。實皆鄭聲。沿及東漢。樂分四部。雖律呂器數猶有存焉。而中正和淡之實亡矣。東都之亂。律呂盡亡。魏晉而下。終莫能復焉。魏時、杜夔進雅樂。晉荀勗更定律呂。唐初考樂。只以金石爲據。晉猶近古。先是江左謝尚敬拾伶人。備四廂金石。歷代沿用。隋一南北。亦遂用之。唐興。使雅李孫正宮調。呂才等撰文叔孝律呂。太宗十二和。元宗十五和。亦一朝創制。然太宗樂舞。李靖以爲合於陣法。抑亦發揚蹈厲之已過者。元宗閱肆樂工。其拙者乃習雅樂。而梨園雜劇。霓裳羽衣。乃競進焉。斯唐德之醜。其事之者有因然也。王朴不考金石。而專求之累黍。郭周時王朴定樂。宋興。樂仍周舊。而減其聲。太祖以費錄爲太蒼。改郭氏樂曰孝成爲文德武德。功成十二瓶爲十二安。蘇周樂太高。令降下一分。迄後制凡數變。卒鮮折衷。遂隆中和。觀主之。泰祐時。阮逸主之。景祐時。李照主之。元祐時。花鳳主之。崇寧時。魏漢律改大晟樂。時揚聲主之。元祐時。阮逸主之。景祐時。李照主之。元聖。則聲音且無定據也。明初。作樂定和。當時推爲雅奏。太祖便陽凱主之。冷謙協律。案享朝賀祭祀皆有樂。知聖安聖治等九章。及凝和崇和等曲。然主之者非知樂之人。又不求之聲氣之元。以定律。則所謂雅奏者。亦終未敢信其有合也。雖在下者不無有志之士。而聰明自用。議論日紛。如韓苑洛、楊椒山諸人。而李文利、黃精庵、則全然背謬矣。秦漢以來。日流日失。大抵如斯矣。總之。學士高談樂理。而不嫻器數聲容。不嫻器數聲容。則虛而鮮據。而理亦未必其盡安。伶人役於聲音。而不知義理。不知義理。則流而忘本。而聲乃日逐於淫蕩。朱子有言曰。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而況於韶武哉。雖然。樂在人心。天運循環。或不至往而不復也。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禮樂之大本。

又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慾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和而已。而周子加以淡之一言。猶先進野人云也。然而節有度。守有序。無促韻。無繁聲。無足以悅耳。則誠淡也。至淡之旨。其旨愈長。惟其淡也。而和亦至焉矣。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此今樂之所以妖淫慾怨也。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既無以爲樂之本。而又以古樂爲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慾怨。此所以導欲增悲。以至於賊倫不可禁也。蓋縱欲敗度。則無以道五常之行。而不淡。下民困苦。則無以合生氣之和。而不和。不淡則妖淫而導欲。不和則慾怨而增悲。若今之塡詞雜曲。類或不然。嵐腔妖淫慾怨。弋腔粗暴邪野。秦腔猛烈悲壯。總伐尤甚。至於小曲歌謠。則淫褻不足言矣。是殆以賊君棄父輕生敗倫教也。夫鄭衛之音。先王不以亂雅樂。而梨園雜劇。慢舞俚歌。敗風亂俗。費財生禍。又不止於亂雅樂已也。此蓋王之所不可不禁絕者也。淫聲不絕。雅樂未可興也。誰其念之。

又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朱子曰。聖人之樂。既非氣因而強作矣。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焉。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天人一也。人心之和。卽天地之和也。作樂必先同律。正律必本於聲氣之元。欲求聲氣之元。如多截竹筒以吹之。埋之密室。以驗之。是矣。然天之氣候有愆。而地之得天不一。且或者冬雷夏霜。則氣至豈能應律。故太和必本君德。君人者能以一人之和致天下之和。然後能以天下之和。感天地之和。而日月順軌。四時不忒。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後宅土中以埋律管。應律協而天氣應之。且律呂雖有定聲。而人氣不和。則吹之其聲又變。故聲音之道與政通。其感召尤至微矣。

又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朱子曰。聖王爲政。以寬爲本。而今則欲其聲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今之所謂和者乃淫昏。非古之所謂寬與和也。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此併舉聲辭而言其化也。其辭善。則其聲淡矣。蓋截律候氣。以求聲氣之元。然後以六律正五聲而合之。歌曲。此求天地之和。以合人聲之和也。必政善而後人心和平。人心和平而後詩辭皆善。詩辭既善。然後審一定和。而聲律之合。亦無不淡且和。此蓋人事之和。以合天氣之和也。二者闕一焉。無以興樂也。雖在明聖之朝。不能必人志之盡中和。而歌辭皆善。故在舜猶有焦頑讒說之庶。然惟在上者有以化之。故以政之善致人心之和。又卽以人心之和合天地之和。而遂卽樂之淡且和者以養人心之和。而化其不和。則樂之所以移風易俗也。天人體用一也。

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樂盈而反則安。周子所謂淡也。後世之樂。多爲盈而不反。律呂亦然。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個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個碩果不食之理。

又曰。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

理無精粗。道器本不相離。今人不知樂。非不知其理也。不知其器數聲容矣。非器數聲容。樂之理當何所寓。此捫燭扣槃均無見於日也。樂在伶人。學士盜執其器。欲以言樂難矣。且即在今日伶人亦幾人能識鐘鼓。如所云鼙鼓三百六十下。蹙鐘一百單八下。迎神送神。鐘鼓齊鳴。今之鐘鼓。如此而已。此所謂不識鐘鼓也。

又曰。今之士大夫。問以五聲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上之所好。下有甚焉。謂知樂必無其人。此偏說也。乃古者以樂教國子。十子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大司樂教以六代之樂。樂師教國子小舞。此樂教之所以化成天下。未聞以爲賤而不學之者也。自夫古樂亡而新聲作。新聲作者日盛。而君子惡之。惡之則羞之。羞之則賤之遠之。以忘其本。并器數而不識之。又以日從事於時文以干進取。方夜以繼日而不復暇及之。殊不知樂者所以發人心以成其德。而先王於樂教如此其重且周也。樂之效如此其大。樂之理如此其深。而皆不外於聲容器數也。此樂之所以日亡。而三代之化所以不復興。朱子爲衰世計。而曰當立一樂學。蓋立一樂學。則人知朝廷之重樂。而有專致其功於樂者。且不敢輕樂。而習於器數。辨於聲容。神而存之。天地之祕。亦將泄焉。久之。必有精通者出。夫是與樂教之一道也。顧自有明以來。郡邑選用樂生。用之於孔子之廟。使習大成樂以祀孔子。而樂生近乃以錢捐買。不問其人之知音與否。又不教之學宮。不循名責實。上丁祭奠。作樂者虛無人焉。而樂生無能歌舞一字、執一器、辨一音者。徒以市井小人濫貨賓耳。是以讀書之子益復賤之。而不知其兩失也。烜因謂大成樂固當再加斟酌。而歌生舞生則皆當就選郡邑庠序生員爲之。先觀其人之德器何如。次考其諳於樂律與否。乃選之以備樂生。而教之學宮之中。優其廩餼以養之。高其等第以優之。庶使人果知朝廷之重樂而不敢輕。而執其器數。辨其聲容。以循有得於樂之理。且足以養人身心而成教也。又不但此。凡天下之習俳優者。宜盡禁止之。取雜劇之音而悉焚之。選其通知音律者。隸養於官。而使有道有德通曉音律者作爲雅樂詩章。以使有司集俳優之人而教之。以用之祭享。用之飲燕。用之賓客遠人。亦所以絕淫聲而興雅樂也。又不但此。今天下省會市鎮之所。多瞽目彈唱之人。所唱皆淫聲鄙事。合無禁止。收其人而官養之。其人頗知音。仲教以雅樂。以備樂工。亦一以蓄廢疾無告之民。一以復古瞽矇之制也。夫士子習樂。以變孔子。以求樂之理。以輔朝廷之化。以德成而上。其若俳優瞽矇。則使之習樂之器數聲音。以供朝廷郡邑祭祀、及燕饗、大射、燕射、鄉飲酒、鄉射之用。以奉天地山川社稷百神先民之祀。而藝成而下。以役於知樂之士。此原

非列士子於俳優瞽矇而賤之。立樂學者。其當亦若是與。若乃嚴之君身以立其本。候之中氣以合其和。精之度數以制其器。擇其詩章。俾無雜以淫辭。和其聲音。使無姦於律呂。則非一朝一夕之至。惟在上者存心焉。無忽三代之不可追也。

旋用第八

周禮大司樂。凡六變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嬴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此樂之格神示、作動物也。然泛以感通之妙言。非可泥也。按大司徒五地之物。則川澤屬水。山林屬木。丘陵屬火。墳衍屬金。原隰屬土。此章蓋以木、水、火、金、土爲序也。但川澤宜鱗。山林宜毛。丘陵宜羽。墳衍宜介。原隰宜贏。則此當云一變致鱗物。再變致毛物。三變致羽物。四變致介物。五變致贏物。乃爲相應。此或有誤字。抑別有其義。未可曉也。

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此以樂節射也。毛傳以騶虞爲仁獸。而射義言樂官備。故註以騶爲廄。虞爲虞人。然以騶虞爲樂射。蓋節取一發五豝之語耳。貍首詩亡。亦大略是射獸之義。采蘋則循序有節之意。采蘩取公侯之事之語。射義恐未免附會也。又按節射亦宜召南詩。貍首篇亦是召南中詩。而後世失之。或以爲壞所獻貍首之斑爲貍首詩。又或以曾孫侯氏四正具擧一詩爲貍首詩。則首篇都不似召南。亦皆未是也。

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太史公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

朱子曰。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仁宗時李照造樂。蜀公謂差過了一音。每思之。爲之痛心。劉羲叟謂聖上必得心疾。後果然。

此以樂聲占軍事、辨吉凶也。人有和氣。而天地之氣感之。天有朕兆。而人之音聲應之。故武王伐紂。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楚人伐鄭。師曠吹律。南風不競。此亦天人合一自然之理也。以律占軍事。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故商聲角聲難和。故軍多擾。宮聲則軍和。徵屬火。故急怒。羽屬水。故弱也。又宮爲大將。商爲神將。角爲士卒。徵爲號令。羽爲旗幟。以和爲吉。悖戾爲凶也。又六韜云。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遍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又云。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聲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呼嘯之聲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以上數說。皆各有理。然律可遍審。五聲無定。則獨言五聲者非也。故各因其月所中之律而即以其律爲宮耳。然德者當勝之主。審其機而趨避之。是在爲之主者。假如角失士心。則當以恩懷之。徵則士勞。則當以寬威戢之之類是也。

風角鳥占。陰陽家言。亦以五聲爲斷。風角以十干十二支分配五音及其方位。又以宮寬廉貞奸邪正大和樂陰賊爲變態喜惡樂哀之情。而分屬五行。又以五行本象雜以三合六合六衝三刑六害參之。審其以何日風至何方。聽其聲而占之。宮聲如牛鳴窖中。徵聲如火起。商聲如金鐵鏘

嗚、羽聲如人呼號、角聲如人關國也、唐李靖其於風角、又關鍵有占祲嗚之書、亦以日時及所主之方辨其聲而占之。是亦人之氣餒有以致之。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耳。○史記以樂律、歷三者相次、以其事之相通也。以於律書言兵者、蓋時事而言、又不欲別志兵事、故卽律書見之、亦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樂律之用、固亦然也。近乃有以律書不附於樂而謂律只以起度衡量、無與於音樂、又譏蔡西山爲不識樂者、則遂未忘本而私智自鑿之甚焉者矣。

朱子曰、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若用周尺及羊頭山黍、雖度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噍殺、低則益緩、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散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則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憎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因笑云、如此議論、又卻似在樂不在德也。

此亦上節之意、劉歆之樂、不知何如、然多本京房、則想不甚爭差、而莽則不足用樂也、荀勗和峴所造、大抵是太高之病、觀阮籍咸所譏、可見、徽宗大晟樂、一聲低似一聲、則又失之太下、所以後來靖康之禍、蓋聲與政通、一成一應、禍福因之、有固然也。周赧王鑄無射、復以大林、王崩而王室亂、隋何妥沮鄭譯逗宮之議、只用黃鐘一鈞、老樂工投器涕泣、蓋皆於兵革之餘、承以篡弒、隋於戰爭之後、加以苛急、宋徽宗以積弱之邦、而強欲滅敵、皆不知脩德以自治、故噍殺平緩之聲應、此非第考音者之失也、唐宋雖非三代之君之比、而唐宗宋祖能開一代之治、殺氣亦爲之稍和、樂之平和、亦非無故矣、仁宗繼令主、而用人頗不恆、君臣未協、樂不合度、亦宜然也、朱子究云、如此議論、又卻似在樂不在德、非眞謂在樂不在德也、示人以當究其本耳。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孕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惡聲、朝夕命瞽誦詩道政事。

朱子曰、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內則曰、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勺卽周頌酌、象卽周頌武、舊說以維清爲象、非也、舞勺以羽籥、舞象以干戚、皆舉大武樂之一節而學之、舞大夏則學其全樂也。

此以樂養童穉也、樂以和聲、卽所以治心而養其情性也、聖教發之於未生之前、始生而吹律以度其性情、而終收成德之效也。

周禮、王大食三宿、皆令奏鐘鼓。

此以樂助氣體之養也。

大饗賓、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以樂安賓客也。

鞮師、掌教鞮樂、鞮音堤、○鞮人、掌教散樂、舞夷樂、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鞮音堤、鞻音婁、○何氏曰、

王者必備四夷之樂、亦天下一統之盛也、然不過陳之於門而已、非與六代之樂並陳於廟也。

此亦以悅遠人也。

朱子曰、惟宮聲筵席不敢用、用則賓主失歡、力行曰、今人擲卦得乾、多爲不吉、故左傳言隨元亨利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

筵席不敢用宮調、朱子必有以驗之矣、士庶用宮調、蓋亦僭樂之類、德位不足以當之也、按此、則黃鐘之宮、尤不可輕用、今人所用、多只是黃鐘鈞、但鮮用黃鐘宮調耳、隋文帝定樂、只用黃鐘一鈞、而老工悲其殺伐、殆隋固不足用此、而反氣應之與、抑後世黃鐘固未合中聲、而五聲亦舉失其位、怙懲有宜然也。

周禮、笙師、諷誦詩、世奠系、鼓琴。

世奠系、如述其世系而序昭穆之位、亦以琴瑟和其聲也。

鎛師、掌教燕樂、縵樂之鐘磬。

燕樂、謂二南、縵樂、謂六代之樂。二南又謂之房中之樂、后夫人諷誦以事其君子。二南用之燕私、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蓋家庭燕私無往而非先王樂教之所及矣、此閨門之內所以和而不流也。

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凡趨走皆當有節、然則大朝之內期行、朝廷之上期趨、又內大門以內行、大門以外趨、但亦不必盡拘、又肆夏采齊之篇、今已遺失、先儒以時邁爲肆夏、以楚茨爲采齊、亦恐未必是也、環拜以鐘鼓爲節、亦如金奏九夏之類、非如今人征聲鐘鼓也。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此大略諸國之節如之、不必以不言商聲而遂爲深求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佩玉之音節、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亦舞節也。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五御之法、亦有舞節焉。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一趨一行、一拜一在車、無往而不和之以樂也。

進纖進羞、工乃升歌、沐而飲酒曰纖、

沐終則奏之以樂、以平其心也。

大夫無故不徹、士無故不徹琴瑟。

自閨門之間、以至廟朝之上、自寢興沐浴之常、以至弓矢戎兵之變、自一飲一食一行一立之際、以至見賓承祭之大、無時無處而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此樂教之所以大無不周、小無所遺、古之人所以能與樂相深於性情、而終收成德之效也、噫嘻、古矣。

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淫、妖淫也。聲軼於律而滛溢遂成、美於聰而無節者也。過、則聲不守律而急徼噍殺。悲於聰而促節者也。凶者、聲多變律。粗厲猛起、若未廣賁而不守本鈞。慢則五聲皆亂。上下相陵。所謂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也。必禁是四聲。而後正樂不爲所亂。聖人存鄭衛之詩。所以示懲。而必禁亂雅之聲。所以正樂。二者蓋並行而不背。論者可以知聖人之教矣。

右樂經律呂通解五卷。國朝汪烜撰。烜一名絃。字燦人。雙池、其號也。婺源人。事蹟見國史儒林傳。案余龍光所撰年譜。稱先生學無不通。而一折衷朱子。於律呂尤精。嘗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乃經生家紙上空談。未嘗親執其器。工絲竹者。徒守其器。又不能察其所以然。因合樂記及蔡西山之書。疏通其意。更上采周禮、考工、先儒注疏、與夫論樂者。爲續新書以附其後。統名曰樂經律呂通解。大致以樂記爲經。以律呂新書爲傳。經以言理。傳以明律。其旨已見卷首自序。攷朱子語類。言西山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爲之作序。推許甚至。先生獨取以配樂記。亦其折衷朱子之一也。自明以來。注西山書者。有許珍之分注闕篇。呂夏音之析義。周模之注。羅登選之箋義。率多牽合附會。惟此書辨析義理。鉤稽度數。于西山之旨深能發明。先生與江愼修同時。居同里。而未嘗相見。蓋其學之不同也。律呂一事。江氏譏先生篇信飛灰候氣。先生譏江氏旁徵節氣納音。未嘗不各中其失。行狀又言。先生注書。不起草。不翻閱諸家之言。皆裝格直書。日數千言。生平著述等身。惟參讀禮志疑二卷爲四庫著錄。餘亦多刊行。此寫本得自象州鄭小谷比部。比部多聞博學。而深傾倒其書。屬付諸梓。篇內闕文。無可校補。姑仍其舊焉。同治壬戌立秋後三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皇祐新樂圖記

撰 胡瑗 阮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宋阮逸胡瑗奉勅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校定鍾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書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歷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歷三十九年趙開美跋敘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大抵逸瑗以爲黃鍾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計之黃鍾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九方分別遲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鎮議其以度起律誠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命蔀斛算數權衡鍾聲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圜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爲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二卷攷定鍾磬晉鼓及三牲鼎鼎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

皇祐新樂圖記卷上

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充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兼侍御史知雜事充集賢殿修撰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胡瑗
承議郎守太常寺丞充集賢殿修撰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阮逸 奉勅撰

古虞張海鵬較梓

總敘詔旨篇第一
皇祐律呂圖第二
皇祐黍尺圖第三
皇祐四量圖第四
皇祐權衡圖第五

總敘詔旨篇第一

皇上睿叡聰明自天所稟精志典學而大曉雅音景祐中親製樂章乾安等十曲播于樂府用于郊廟皇祐二年秋九月大饗明堂復製樂章成安等十有四曲先詔太常調習鐘律奏御日上謂侍臣曰鎛鐘特磬未協音律宜改制之尋勅太常禮樂官及修制官臣保信臣逸臣照序及驛召致仕官臣瑗同依詳經典歷代制度用上黨秬黍制成律呂度量等法物臣等虔奉聖語同詳議修制官二十餘員論議二年議定然後聞奏閱奏然後修制以成聖朝一代之樂制兼詳考太常寺舊鎛鐘不合古制者凡有七舊特磬不合古制者凡有三謹具于左

一謂舊鎛鐘形制不合古法 周禮疏云古者應律之鐘狀如鈴而不圓今太常寺鎛鐘狀如鈴而不圓

二謂舊鎛鐘無鉦 周禮鐘鎛有于鼓鉦舞凡四今大常寺鎛鐘無鉦不合古法

三謂舊鎛鐘隧不在鼓間 周禮鳧氏云于上之摠謂之隧注云隧在鼓中空而生光有似夫隧今太常寺鎛鐘隧在鼓外編鐘復無其隧

四謂舊鎛鐘柄無甬衡 周禮鳧氏云舞上謂之甬甬柄也今太常寺鎛鐘上謂之衡注云甬衡二者鐘如犂鋙無甬衡之制

五謂舊鎛鐘縣柄無旋蟲周禮云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云旋屬鐘柄所以縣之也謂之旋蟲者旋以蟲爲飾後漢時鍾旋有蹲熊盤龍辟邪賈公彥疏云漢法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今太常寺鐘柄但如鞏鍾制而縣之並無旋蟲

六謂舊鎛鐘口不合古法周禮鐘長十六者口徑十今太常寺鐘口或長或短並不合古法

七謂舊鎛鐘聲不正全失臣民之敘夫鐘聲清濁各有臣民之敘今太常寺鎛鐘自黃鐘以上是正聲其應鐘無射南呂三鐘却是倍聲形制大于黃鐘大呂等鐘不惟失臣民之敘且殊不協音律所以聖人詔有司詳議修制以改正前代之失

一謂舊特磬無倨句之法按周禮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則磬之倨句也今太常寺舊特磬並不依周禮倨句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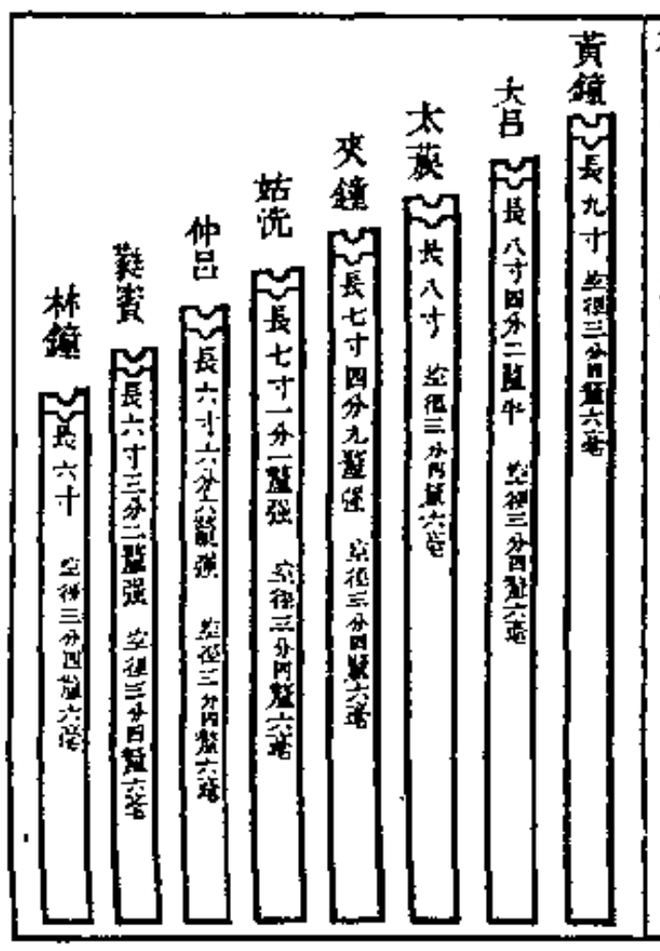
二謂舊特磬無博一股二鼓三之制周禮磬氏云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今太常寺舊特磬並無長短尺寸之法

三謂舊特磬太厚多無聲韻其聲高下亦不相倫類按周禮云其聲清揚而遠聞則于磬宜今太常寺舊特磬太厚而無聲韻并所謂清揚而遠聞者也

三年五月十九日垂拱殿進呈上可其奏仍俾鑄造鎛鐘特磬遂檢會皇祐二年閏十一月五日詔勑節文彥博等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周公始大合樂以和邦國漢初亦沿舊制武帝時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始改大予之名損益前後以制樂節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真宗始出聖意大祠用樂隨月用律屢加案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如其制作益須切當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宮縣當更定奪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諧中和揚榷議論允適經久可用垂信不朽使祖宗功德發揚無窮神祇感格善氣來應苟獲至當何憚改爲尚賴洽聞共圖盛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皇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詳議太樂局同修制周等官具新鎛鐘特磬進呈上御紫宸殿觀其制度曰精矣聽其聲音曰和矣遂降付中書復命樞密使若訥參知政事趙總其事至皇祐五年六月淮監總大樂局奏令阮逸胡瑗於修制局同定模鑄造鐘磬等兩宮架遂按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比及樂成考其聲音下太常舊樂一律衆器之音盡合鐘磬其聲諧和

皇祐律呂圖第二

臣謹按周禮太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法云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益一上生者三分減一如周禮太師職晉書律歷志之類是也二謂以一寸爲九分如太史公律書律歷志之類是也三謂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以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之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史記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前漢書律歷志云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太蔟爲人統律長八寸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後漢書律歷志云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林鐘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上皆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以除十二管之實各得分寸之數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并歷代史書律呂長短之法雖立數之等有三一謂起於黃鐘九寸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如周禮太師職晉書律歷志之類是也二謂以一寸爲九分如太史公律書律歷志之類是也三謂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以除十二管之實數如後漢書律歷志何承天律法之類是也其分寸之法則一一謂皆以上生益一下生減一而黃鐘得九寸林鐘得六寸太蔟得八寸也今以古今律數制成中聲律十有二管淸聲律四管圖之於左



夷則 長五寸六分二釐強 空徑三分

南呂 長五寸三分三釐強 空徑三分

無射 長四寸九分九釐強 空徑二分八厘

應鐘 長四寸七分四釐 空徑二分六厘半

黃鐘清 長四寸五分 空徑二分半

大呂清 長二寸二分二釐 空徑二分半

大蔟清 長四寸 空徑二分半

夾鐘清 長三寸七分四釐半 空徑二分半

律呂圖

右臣逸臣瑗謹按周禮嘉量法并前漢志等計黃鐘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圓田算法計之黃鐘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其法置九分三分益一得十二分以開方除之得空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仍以度量權衡交相酬驗是以聲制粗合古法（自隋牛宏唐田峭輩執守孤學不知律度量衡四者皆起黃鐘之管而但以尺律二者校定律呂又執空徑三分之說故歷世論議紛紜無所的從今臣等幸緣經史之制黃鐘積八百十分之說稍合古制以成聖朝之大典焉）

皇祐黍尺圖第三

臣謹按周禮典瑞職云璧羨以起度注云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前漢書律歷志云度者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後漢書律歷志云體有長短檢以度晉書隋書唐志雖尺之長短有異而其法與前漢志同聖朝天聖令文云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注一尺二寸為大尺一尺）十尺為丈臣逸臣瑗謹詳周禮漢志及歷代尺法制成聖朝皇祐黍尺一銅尺一謹圖形制於左

黍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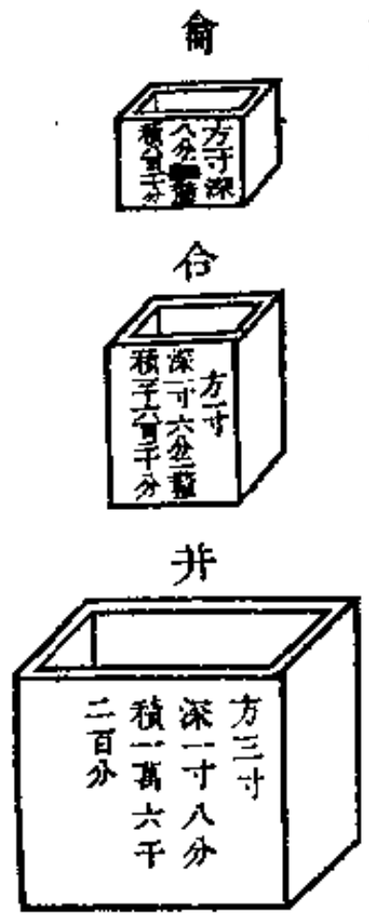
銅尺

黍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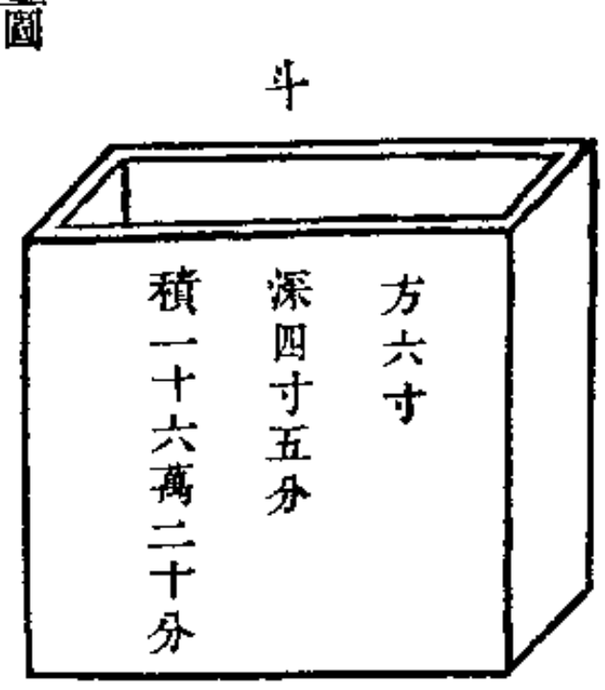
右臣逸臣瑗所制聖朝樂尺皆稟聖旨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比於太府寺見行布帛尺七寸八分六釐與聖朝銅望臬影表尺符同用九寸裁黃鐘之管下太常寺舊樂一律實合太祖皇帝之聖意何哉臣等嘗竊觀詔勅國初循用王朴寶儼所定周樂太祖皇帝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以今朝皇祐新定尺律校太常寺舊樂猶高一律苟非聖神智通神明則何以前聖後聖相去幾百年而聖意符同若此哉

皇祐四量圖第四

周禮考工記臬氏為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注六斗四升為鬴）前漢書律歷志云量者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後漢書律歷志云物有多少受以量晉書隋書唐志並與周禮前漢志同聖朝天聖令文云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合龠為合（今令文誤作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注三斗為大斗一斗）十斗為斛臣逸臣瑗謹詳周禮漢志及歷代至聖朝天聖令文量法制成皇祐龠合升斗以今太府寺見行升斗校之二升九合一龠弱得太府寺升一升以二斗九升五合得太府寺斗一斗謹圖四量形制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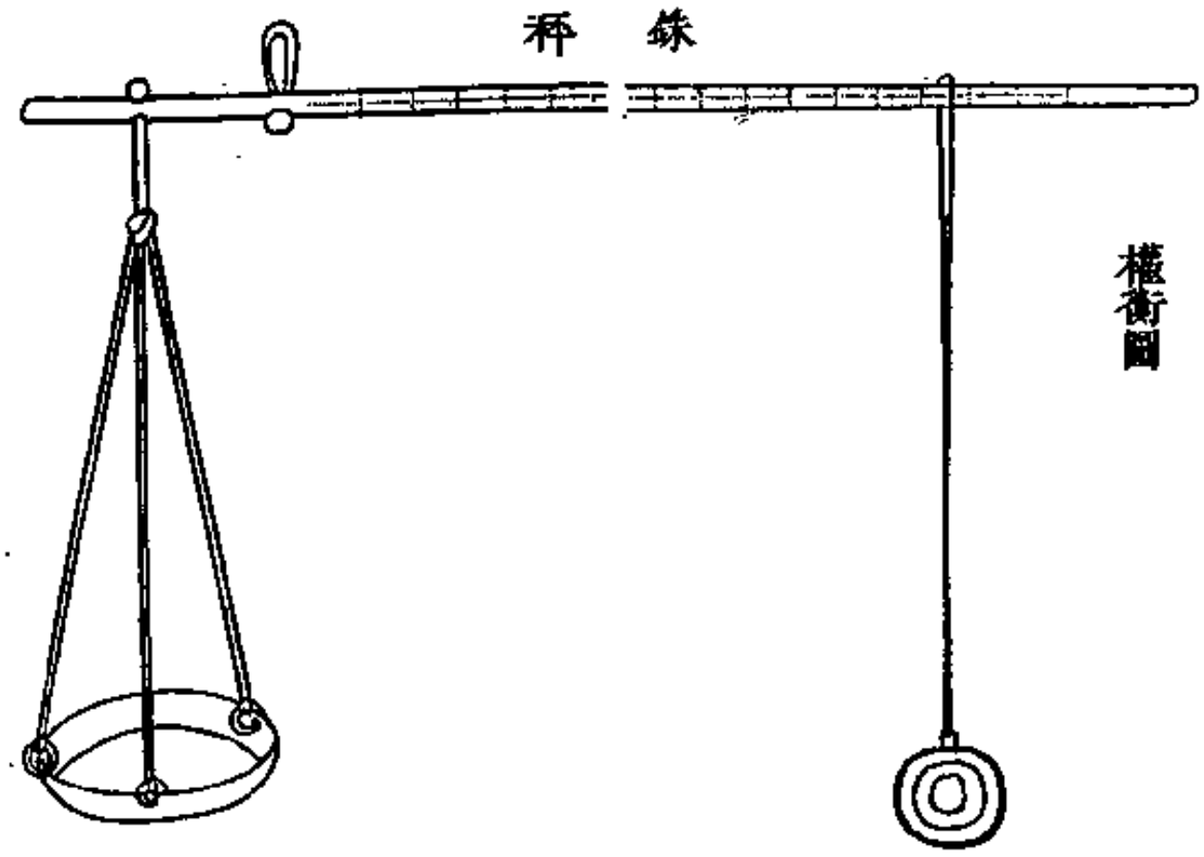
四量圖



右臣逸臣瑗謹按隋志開皇中以古斗三斗爲一斗今以黍斗校之尚少五合未合三斗者蓋自隋開皇至聖朝五百餘年矣其間制造得無差舛哉

皇祐權衡圖第五

周禮典瑞云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注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亦以爲權組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注云以爲錘以起量組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注云以爲權故有鼻也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衡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重二十四銖二十兩爲斤重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十四氣之象也六兩爲斤重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三十斤爲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鈞爲石兩五權謹矣關兩璣之令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注謂爲鐶之形如環也後漢書律歷志云量有輕重平以權衡晉書隋書唐志並與前漢志同聖朝天聖令文云諸權衡以秬黍中者以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及歷代至聖朝令文之制定成銖秤一鈞秤一石秤一以太府寺見行秤法物校之一斤得太府寺秤七兩二十一銖半弱修制所以銅爲權以木爲衡謹爲秤圖于左



右臣逸臣瑗謹按隋志開皇中以古秤二斤爲一斤隋書俟作三斤則今太府寺十五斤秤乃古一鈞之權衡也爲一斤然今黍秤十六兩比太府寺八兩尚少三銖半强者亦以年代淩遠而制造有差也

皇祐新樂圖記卷上終

皇祐新樂圖記卷中

皇祐鎛鐘圖第六

皇祐特磬圖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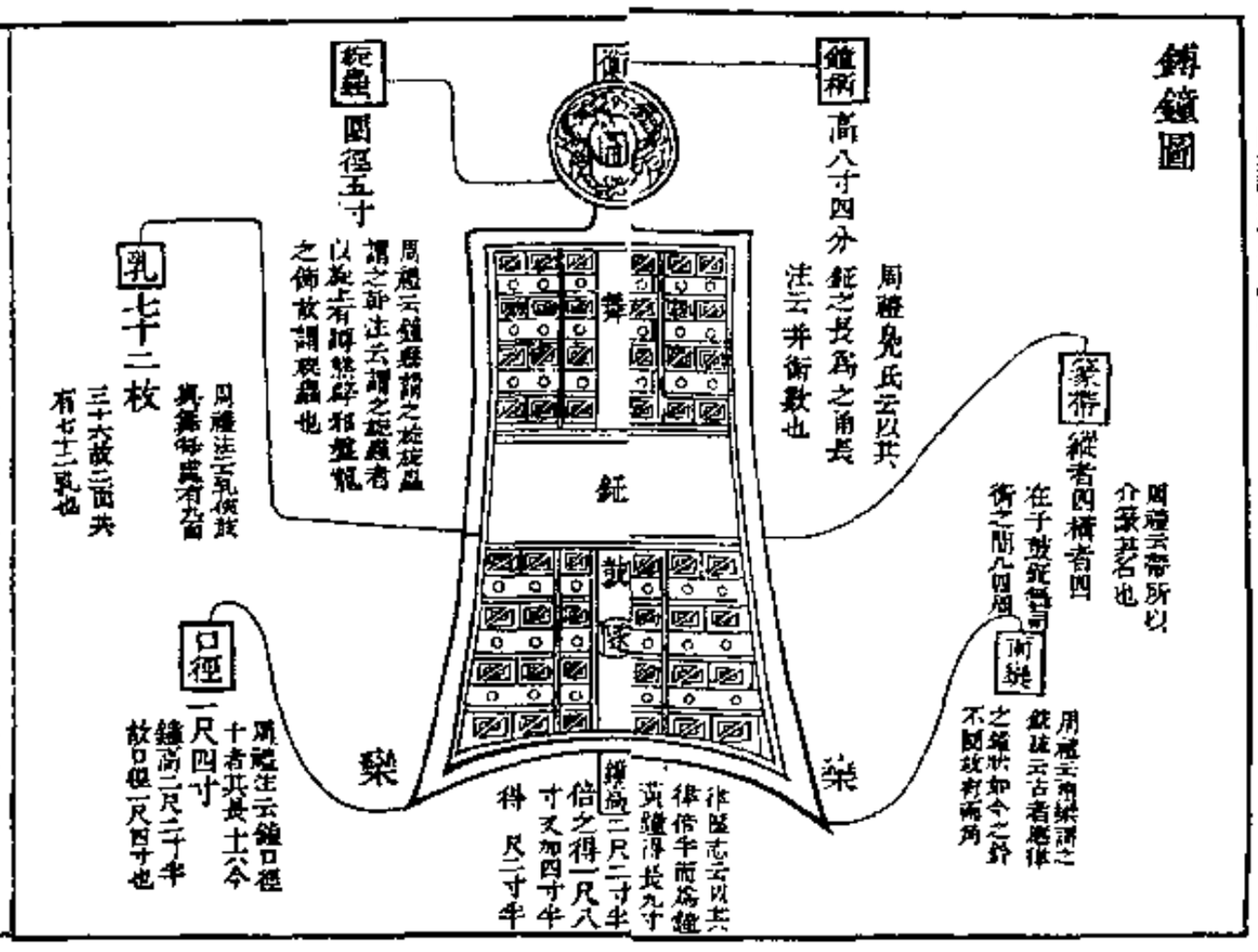
皇祐編鐘圖第八

皇祐編磬圖第九

皇祐鎛鐘圖第六

臣等謹按周禮鳧氏爲鐘兩樂謂之銑注云銑鐘口兩角貫公彥疏云古者聽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注云此四名者鐘體也于鐘唇之上法也鼓所擊處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此二名者鐘柄銑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云旋屈鐘柄所以縣之也謂之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後漢時鐘旋上有蟠熊盤龍辟邪疏云漢法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蟠熊及盤龍辟邪古法亦當然鐘帶謂之篆注云帶所以介其名也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注云枚鐘乳也後漢時鐘乳依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跳云鐘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乳于上之據謂之隧注云據所擊也隧在鼓中空而生光有似夫隧又注云鼓六鉦六舞四鐘口十者其長十六爾雅云大鐘謂之鏞注云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音博聲崇義三禮圖云特縣鐘謂黃鐘律倍半而爲之律歷志云各以律倍半而爲鐘黃鐘管長九寸其爲鐘也高二尺二寸半兩樂之間徑一尺四寸强鼓間方八寸四分舞間橫徑八寸四分甬書共長八寸四分臣逸臣瑗謹詳周禮爾雅律歷志三禮圖鎛銑制度鑄成鎛鐘兩宮架共二十四枚謹圖黃鐘鎛鐘形制于左

鎛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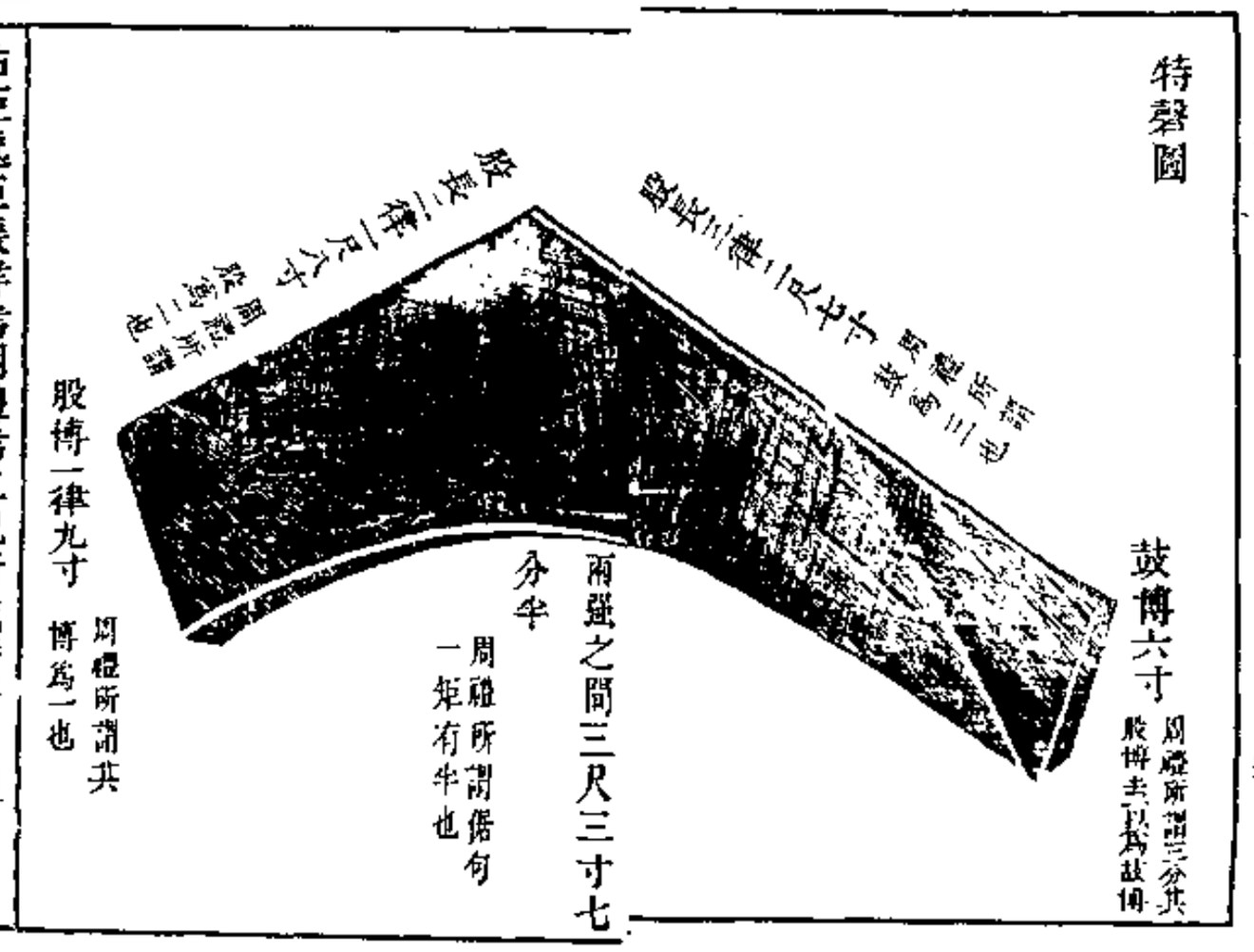


右臣逸臣瑗謹按三禮圖律歷志云各以其律倍半爲之此聶崇義誤寫各之一字耳何以明之今之鎛鐘則古之鏞鐘所以和衆樂也一十二鐘大小高下當盡如黃鐘惟於厚薄中定清濁之聲則聲器宏大可以和于衆樂苟十二鐘小大高下各依本律則至應鐘器微小與編鐘黃鐘相類也器微小則在縣參差觀者不能齊肅聲微小則混于衆樂聽者不能和平（宮架每擊編鐘十二架編磬十二架二十四架齊聲之則一應鐘徙小何以和其衆樂之聲）故今皇祐新鐘小大高下皆如黃鐘但于厚薄中以定十二律聲也又舊制鼓間至廣凡十有八乳而其鼓大舞間至狹亦十有八乳而其鼓四鉦間無乳而其鼓六故乳上下疎密不能齊一鉦又不在鐘體正中今皇祐新鐘鼓舞之數俱六面鉦鼓四則乳之疎密上下相稱鉦居鐘體之正名與器不相戾也又舊鐘之柄全無旋蟲狀如犁鉦側縣于筍今皇祐新鐘旋蟲俱合古法縣亦端平上之三事皆同詳議大樂局兩制近臣及太常禮樂官二十餘人二年之間議論至精然後奏聞奏聞然後修制以成聖朝一代之新制

皇祐特磬圖第七

臣等謹按周禮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如先度一矩爲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其博爲一（注云博謂股博也）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注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己上則摩其旁（注云磬聲太上謂聲清也則摩鐘其旁薄兩廣則濁）己下則摩其崇（注云太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聶崇義三禮圖曰舊圖引樂經云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兩弦之間三尺三寸七分半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鐘者也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及古今三禮圖特磬之制修制所制成特磬面宮架共二十四

謹圖黃鐘磬形制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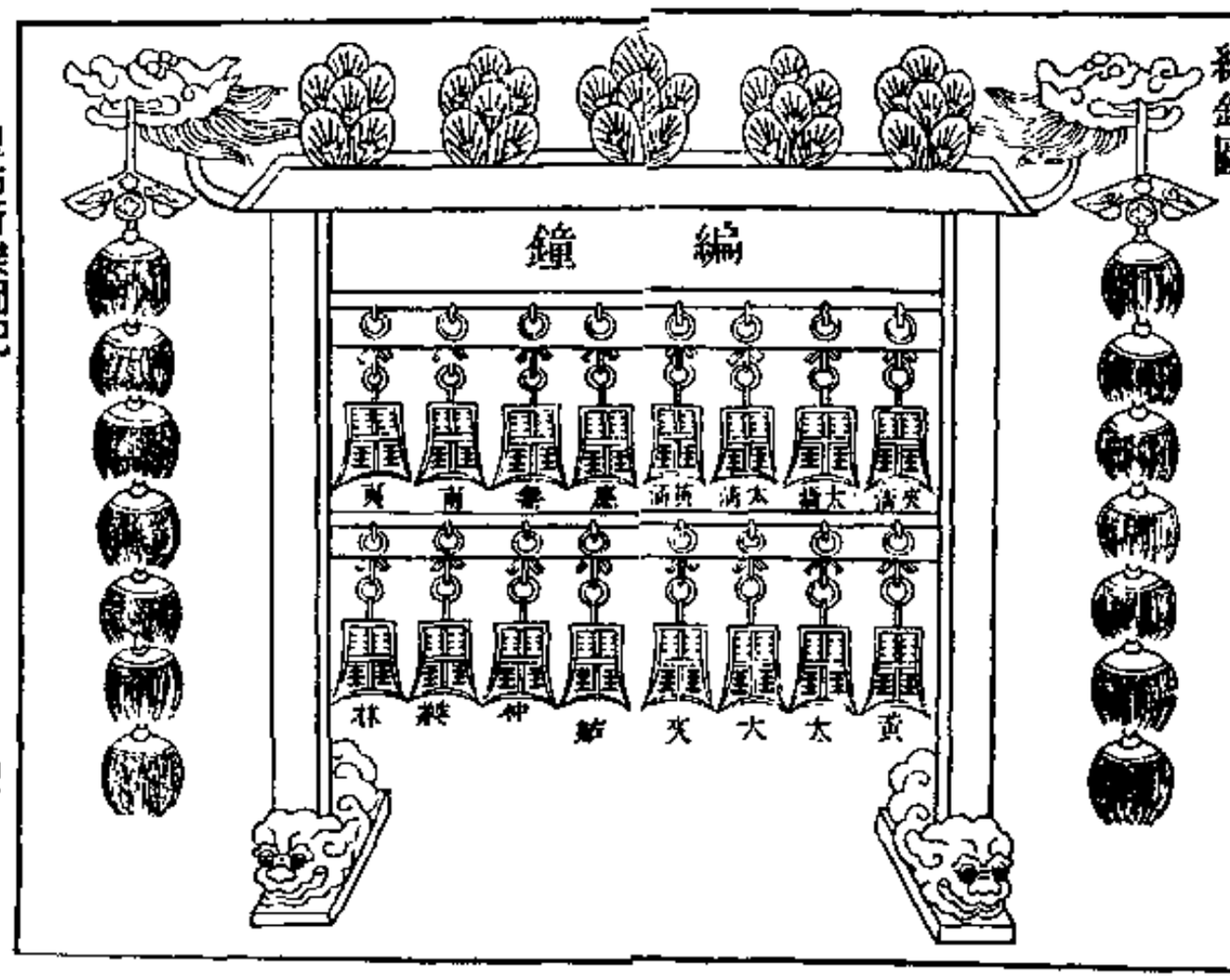
右臣逸臣瑗詳考周禮考工記所載特磬之制並依而制之聲皆和協其間惟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不可依之（依之則其聲太高不協音律）

皇祐編鐘圖第八

臣謹按周禮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註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簨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壬縣磬面已）梓人職云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哨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常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

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于任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鐘宜若是者以爲鐘簴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簴商之崇牙周之璧翣註云簨簴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簴飾之以蘧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商又于虡上刻畫之爲崇牙以掛縣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于簴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簴崇牙樹羽聶崇義三禮圖云編鐘十六枚同在一簴簴臣逸臣瑗謹詳周禮及三禮圖編鐘之制制成編鐘兩宮架登歌鐘五架每架正聲十有二鐘清聲四鐘下格八鐘黃鐘至林鐘上格八鐘夷則至夾鐘清謹圖形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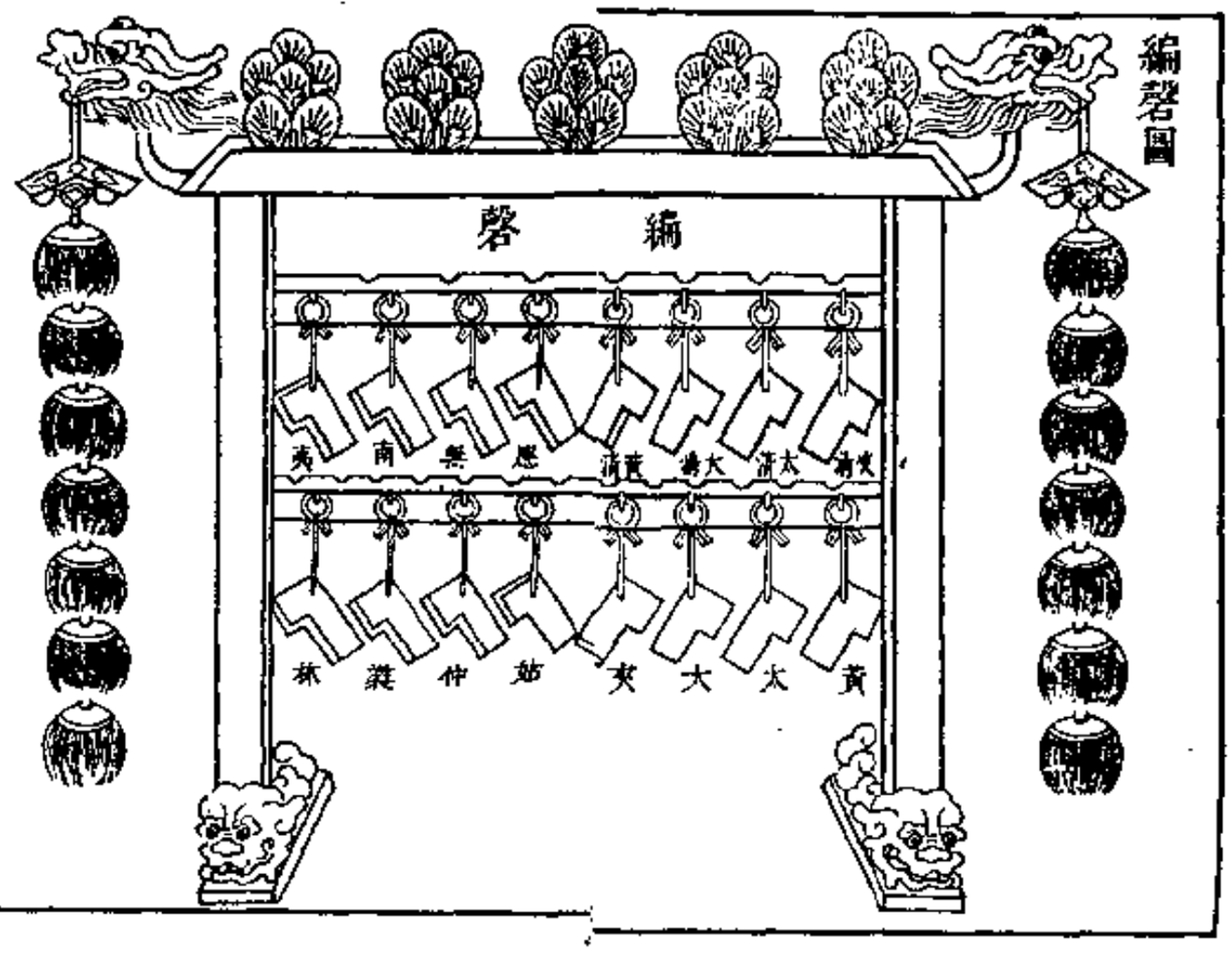
編鐘圖



右臣逸臣瑗謹按鎛鐘居十二辰止于十二枚故高下小大形制可以如一今編鐘復加清聲四枚形制難一故上格下格高下小大有二等焉荀爲一等則清聲四鐘其聲焦殺矣其鐘之簴簴當用雙牙則鐘縣端平不礙聲韻且便于擊考也乞降聖旨下太常寺添制鎛鐘編鐘簴簴皆用雙牙庶得鐘縣端平其聲和暢

皇祐編磬圖第九

臣等謹按周禮小胥職編磬之說與編鐘同梓人職云銳喙決吻數目顙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達聞無力而輕則于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達聞則于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簴故擊其所而由其簴鳴臣逸臣瑗謹詳周禮編磬之制制成編磬兩宮架登歌磬五架謹圖形制如左



編磬圖

右臣逸臣瑗謹詳經典及歷代之制磬簴及趺並當用羽謂磬簴上當以鷙鳥爲飾自聶崇義三禮圖磬簴鐘簴皆爲虎形今太常寺磬具及趺合用羽乞降聖旨下太常寺過修換特磬編磬簴簴因而正之庶合古法

皇祐新樂圖記卷中終

皇祐新樂圖記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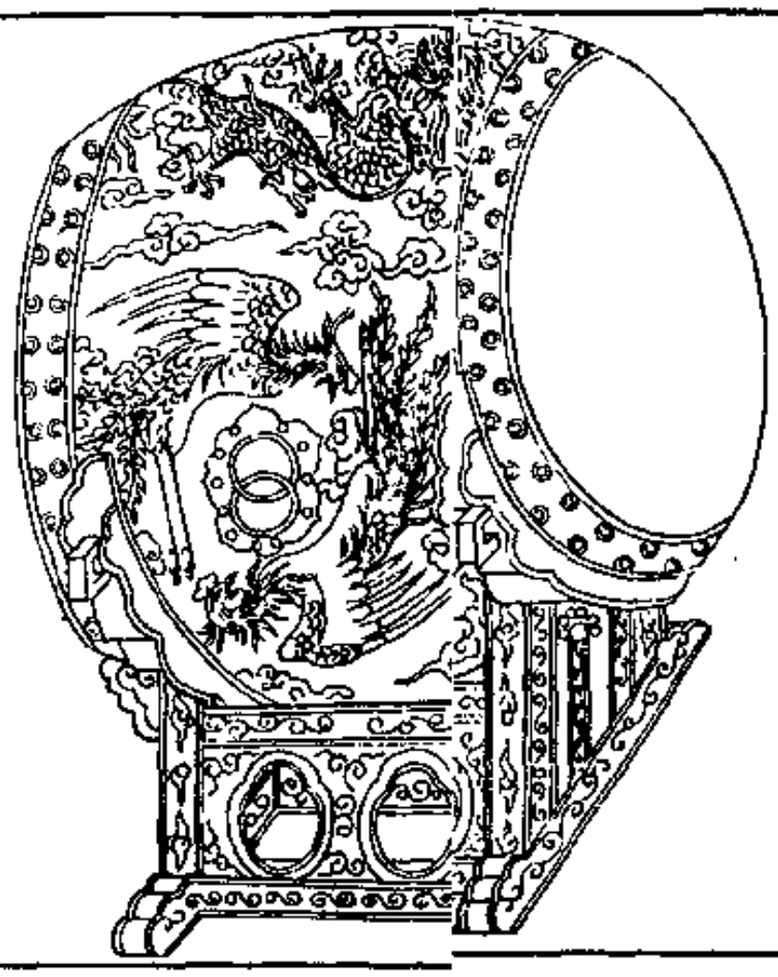
晉鼓圖第十

三牲鼎圖第十一 鼎爲鼎羃鼎畢附

鸞刀圖第十二

晉鼓圖第十

臣等謹按周禮鎛師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又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神謂天神以靈鼓鼓社祭社謂地祇以路鼓鼓鬼享鬼謂宗廟以晉鼓鼓金奏注云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鎛鐘考工記韗人爲皐陶注云皐陶鼓木也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注云貫侍中云晉鼓也晉鼓鼓金奏臣遜臣瑗謹詳周禮鎛師鼓人韗人晉鼓之制制成晉鼓六面謹圖形制于左



晉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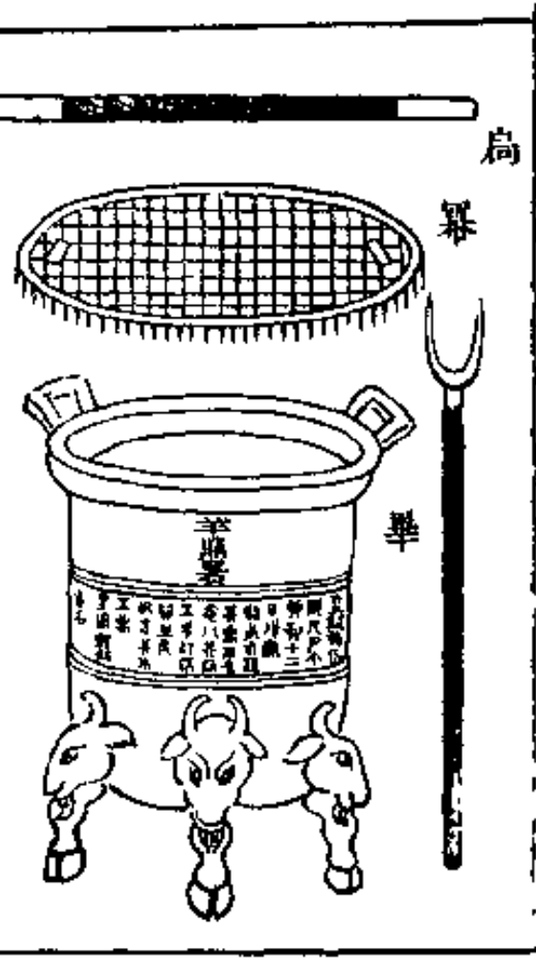
右臣遜臣瑗竊觀三代祭祀之禮以雷鼓靈鼓路鼓歆神之後即用晉鼓鼓其樂節今太常寺歆神之後唯用散鼓以鼓金奏殊不合古制是必唐室之季禮殘樂缺工師解散沿而弗倫五代因之不克盪正皇上馴致太平精心報祀隆禮備樂無文咸舉非聰明神聖決於師古則孰能與于此哉

三牲鼎圖第十一 鼎扃鼎羃 鼎畢附

臣等謹按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正義謂正鼎九陪鼎三儀禮聘禮云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九正鼎謂牛鼎羊鼎豕鼎魚鼎腊鼎陽膚鼎腸胃鼎膚鮮魚鼎鮮腸鼎三陪鼎謂鄰鹿麋也禮記禮運云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正義云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陳鼎於廟門外以牲置于鑊鼎隨鑊設各陳鼎於鑊而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于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于鼎西以次載於俎也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聶崇義三禮圖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羊鼎受五斗亦以銅爲之豕鼎受三斗牛鼎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所謂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之義也鼎扃牛鼎扃長三尺羊鼎扃長二尺五寸豕鼎扃長二尺飾兩端以玉各三寸鼎羃儀禮云豕鼎扃長二尺飾兩端以玉各三寸鼎羃者若束若編注云凡鼎羃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蓋令其緻密不洩氣也鼎畢三禮圖云素漆三寸中鏤去一寸柄長二尺四寸漆其柄末及兩業皆朱以漆木爲之臣遜臣瑗竊承睿旨鑄成牛鼎十二羊鼎十二豕鼎十二郊祀天地及配位十有五鼎牛鼎羊鼎豕鼎各五皆以銅爲之宗廟共二十一鼎牛鼎羊鼎豕鼎各七亦皆以銅爲之而以黃金飾之謹圖形制如左

圜丘牛鼎 口徑底徑俱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二分其容一斛

宗廟牛鼎形制俱同但款易云其容一斛祭以恭宗廟其用七鼎



圜丘羊鼎 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三分其容五斗

宗廟羊鼎形制銘辭俱同但易其辭云以恭宗廟其用七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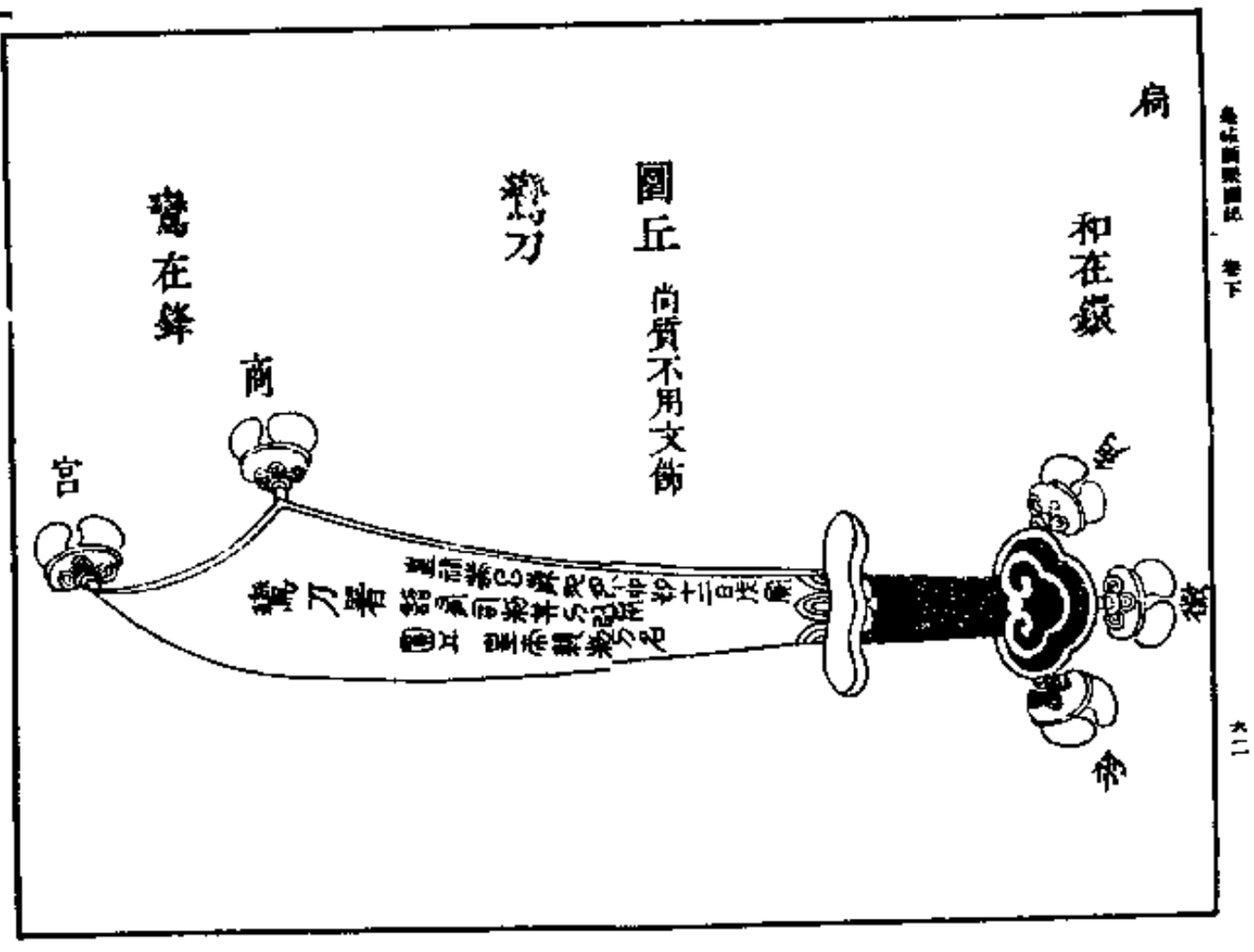
圜丘豕鼎 口徑底徑俱九寸深七寸六分容受三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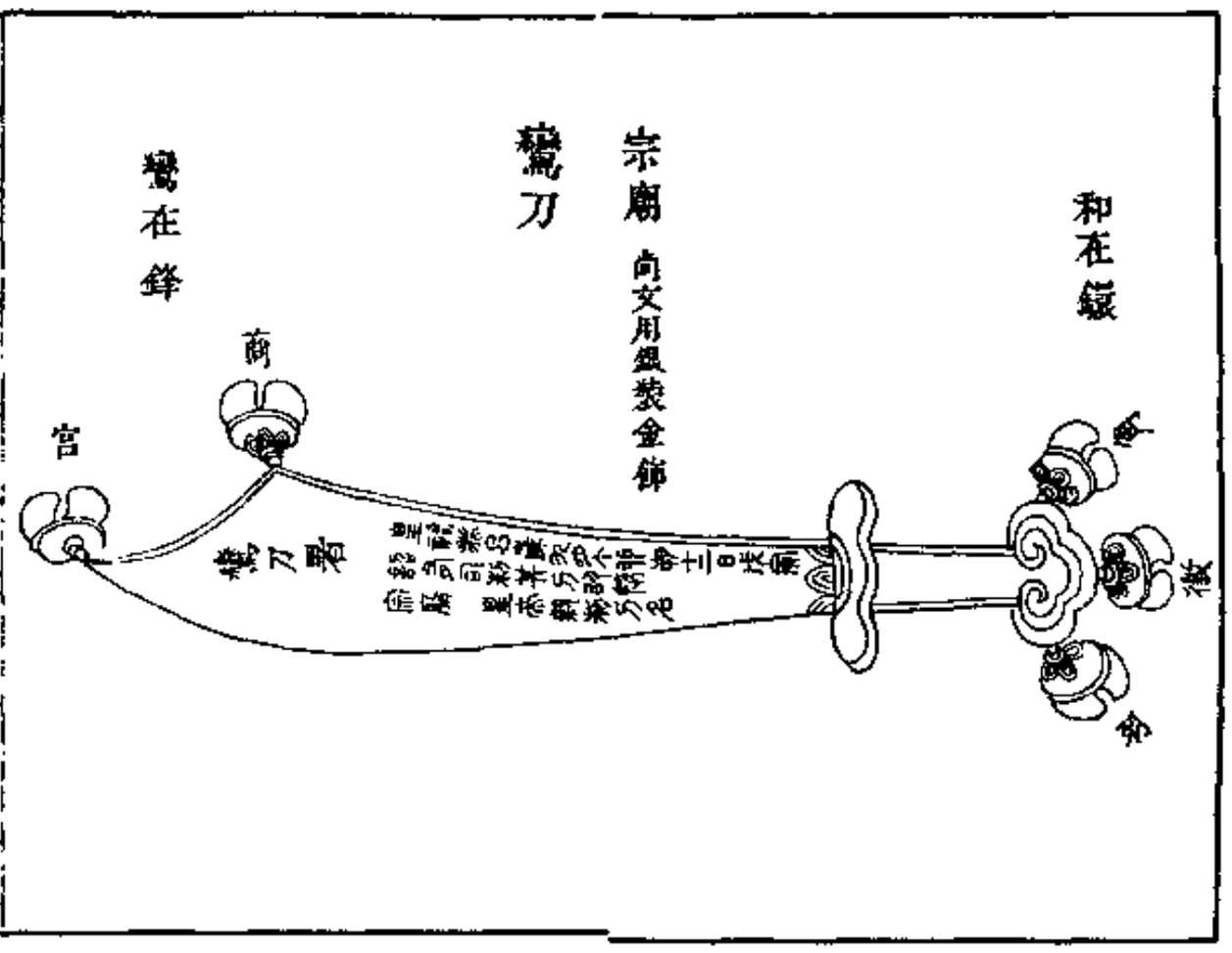
宗廟豕鼎形制俱同但易其銘云以恭宗廟其用七鼎

右臣遹臣瑗謹按典禮三牲之鼎壹祭祀薦熟之器也凡祭有四謂血腥爓熟也血腥太古之用爓中古之用此三者示不忘古所以達誠謹南已惟薦熟切于孝子孝孫之情故禮經謂之正祭自唐末五代禮文殘缺郊廟之祭皆無薦熟之儀雖有孝子孝孫之情不可得而見矣皇上秩其陛典達其孝心以先于天下使天下之人聳然知事親追遠之道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其此之謂乎

鸞刀圖第十二

臣等謹按禮記禮器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正義曰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爲用古刀遲緩用之爲難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者修古之制毛詩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注云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曰騂牡之牲迎入廟門既告神乃令卿大夫熟持其鸞鈴之刀以開牲皮毛取牲血及脂膏腥膋而退毛以告全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又云鸞郎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和而後斷禮記節解曰必用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官商調和而後斷制也春秋公羊傳宣十二年鄭伯右執鸞刀注云鸞刀宗廟割切之刀鍔有和鈴有鸞臣遹臣瑗謹詳禮記毛詩公羊傳之說依稟睿旨制成鸞刀二鸞在鋒聲中宮商三和在鍔聲中角徵羽及用周禮桃氏爲刃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其一用于圜丘者止以銅爲之用于宗廟者以銅爲之以黃金飾之謹圖形制如左





右臣逸臣瑗謹按經制古之祭祀皆用鸞刀後世因循廢而弗用皇上精求禮樂至誠不息幾千百年古義不講而一旦用之斯人神之同慶也

皇祐新樂圖記卷下

嘉熙己亥長月借虎邱寺本錄壹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也末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志頗降歲月平生每見承平故物輒慨然起敬恨生不于其時乃錄藏之一切倣元本無豪釐差伯玉識

安定先生文昭公與阮亢田所定皇祐新樂圖記直齋陳先生于一百九十七年之後見其書以爲承平故物慨然起敬至于有生不于其時之恨輒錄藏之又後九十一年壽民得其書而錄之而敬藏之爲幸多矣大元天歷二年閏月旦日雲城吳壽民書於郭西小舍 閣本錄出

按通鑑仁宗景祐三年二月詔胡瑗阮逸較定鍾律蓋以李照樂穿鑿也至皇祐二年閏十一月置詳定大樂局其鍾弁而直聲尋不發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戚心腹之疾已而果然然則羲叟審音出胡阮一等矣何以當時不令羲叟同定樂哉此書闕抄本姑錄之以俟倫曠耳時萬歷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書于孝常公署清常道人誌

右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宋阮亢田胡安定撰述進御之書也本以李照樂下三律詔胡阮改造止下一律當時房庶力闢其說以爲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二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固失之長瑗以橫黍累尺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豪又失之短夫截竹嘲溪元育斯得實該鍵室中氣自應漢制累黍之法特以較絜度量執黍求律本乎古最然而倫瑄房準樂府失傳周補漢尺法物滋偽今欲撤黍求度釋度審律辟之築杖索涂扣槃捫燭已失以竹作管而竹之巨細失均以黍定分之定而管之徑圍自得今按所造原本周官無來漢制尺寸不說乎度數形模悉協乎禮圖唯大黍累尺小黍實爲未見牙旨而較之原說歆以千二百黍亂實管中長短隨之縱橫莫辨者孰有當乎夫范蜀公以律生尺而太府樂尺實下舊樂三律矣魏漢津以指市度而大晟樂器工人不能成齊量矣故知師心愈巧準施彌失累黍之法猶爲近古雖亡節威之精微尚尋吼朴之墜緒未可執羲叟害金之論遽訾大安子叡之制也沈約云樂經亾于秦隋志樂經四卷蓋新莽時所立今亦不傳雖有實常令言文收之徒著述罕覯則是書實爲樂經之繼別矣向無序而刊行之者余家有舊抄本僅載陳直齋吳壽民趙清常三跋因并著之謹錄

四庫提要冠于頭以昭是書之定論云時在嘉慶甲子首夏張海鵬若雲序于養真齋

皇祐新樂圖記終

琴操

蔡邕撰

有其全書也。陳氏書錄所載周詩五篇，操引二十一篇，與今本合，是今世所傳，即直齋所見之本。惟陳氏云止一卷，今分爲二卷，陳氏曰不著氏名，今題曰蔡邕撰，其分合著錄，微有不同。證之傳注所引，亦有互異。今淵如觀察校正付梓，受而讀之，古誼所存，足以左證經傳，其言歌詩五曲，皆在大戴記校證篇八篇可歌之中。蓋漢初樂府尚存八篇，其後猗嗟、采菽、采薇三篇又廢不可歌，故僅存其五。其言暴風疾雨，在周公沒後，與尚書大傳史記合，足證書金縢篇秋大熟以下當爲莞姑逸文。其言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作龜山操，足證孔子爲魯司寇不用之說。其言孔子聞殺趙鳴犢，作將歸操，足證孔叢子陬歌吾將言歸爲爲作，至於鄒衍白駒不必有合於四詩之說，要不失爲一家之言，是何當與月令章句獨斷諸書並傳者已。嘉慶十年長至，翰林院庶吉士桐城馬瑞辰序。

琴操校本序

漢　前議郎陳留蔡邕伯喈撰

琴操之體不一，有暢、有歌詩、有操、有引、而統謂之操。暢者暢其志，桓子新論云：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是也。操者顯其操，新論云：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是也。引歐同音通用，爾雅：歐，興也。鄭康成曰：歐，興也。猶詩之興，是引即詩因物起興之義也。隋經籍志載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崇文總目、中興書目、並以屬之孔衍，而傳注所引及今讀畫齋叢書所傳本，皆屬蔡邕。惟初學記引嵇康引爲孔衍琴操，其文與蔡邕琴操不殊，是知隋志言孔衍撰者，謂撰述蔡邕之書，非謂孔衍自著也。隋志於孔衍琴操外，又載琴操鈔二卷，琴操鈔一卷，不著撰人，蓋有異本，非異書也。唐志又別載桓譚琴操二卷，按桓譚新論有琴道篇，不聞有琴操，琴操言伏羲始作琴，與琴道言神農始作琴不合，則琴操決非桓譚所作，文選注引新論，雍門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北堂書鈔引作琴操，是唐人誤以琴道篇爲琴操之證也。蔡邕本傳言邕所著有敍樂，而無琴操，而今本琴操及傳注所引，皆屬蔡邕，疑琴操即在敍樂中，猶琴道爲新論之一篇耳。北堂書鈔引蔡邕琴賦，言仲尼思歸，即將歸操也。梁公悲吟，即楚高梁子霹靂引也。周公越裳，即越裳操也。白鶴東翔，即別鶴操也。樊姬遺歎，即列女引也。與夫鹿鳴三章，楚曲明光，俱與琴操合，則琴操爲中郎所撰，信有徵矣。唐志載琴操一卷，視隋已亡二卷，中興書目言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其五十篇，視崇文總目言總五十九章，又亡其四，若宋藝文志載孔衍琴操引三卷，蓋俺據隋志存其目，非眞

琴操卷上

序首

昔伏羲氏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眞也。（案昔字从比堂書鈔樂部、文選長笛賦注引補，氏字从文選歸田賦注引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巖。案通鑑晉紀二十六，胡三省注，引項安世家說，與此上下文略同，作文上曰池，下曰宮。案宮也二字，从太平御覽樂部引補。文行也。案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案史記田敬仲世家集解引此四句。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案太平御覽樂部引無武王二字。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古琴曲有歌詩五曲。案今本作詩歌，从太平御覽樂部引改。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又有一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所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龜山作此曲，喻季氏。二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傷不逢時。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龜山作此曲，喻季氏。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作。文王拘於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爲太王所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被放，作此曲。八曰雉朝飛操，沐猶子所作。沐猶子七十無妻，見雉雄雌相隨，作此曲。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曾子所作。曾子參見一狸，不見其首，而蔽魯山之下，作此曲。十一曰水仙操，伯牙所作。十二曰懷陵操，伯牙所作。从宋本釋文考異引改下同。又有九引，一曰列女引，楚樂姬所作。二曰伯姬引，魯伯姬所作。三曰

貞女引。婦孝婦所作。四曰思歸引。婦女所作。五曰辭歷引。楚傷屈原所作。商陵牧操歷九年之譯。遇風沿辭歷。長而歸。作此引。○案出寧從太平御覽樂部引補。六曰走馬引。相思牧操所作。牧恭爲父復冤。殺人而亡。藏於山林之下。有天馬引之。感之作此引。○案下牧操二字。從太平御覽樂部引補。七曰箜篌引。蓋里子高所作。即公無渡河曲。○案蓋里本誤作梅里。從太平御覽樂部引補。八曰琴引。秦時屠門高所作。九曰楚引。楚丘丘高所作。○案下文作譙丘高。今本丘下有子字。誤。又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案水經注河水。余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今本無此文。每雜琴操。見琴操

鹿鳴操

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殽。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案文選琴賦注引賢士作賢者。小人在位。周道淩遲。必自是始。故彈琴以諫諫。案文選琴賦注引作彈琴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案此下宜有曰字。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而刺之。故曰鹿鳴也。

伐檀

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嘆。援琴而鼓之。

騶虞

騶虞操者。邵國之女所作也。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此二句。困學紀聞三引文選注本作邵。今本文選注作邵。字之誤。古者聖王在上。案古者本作古有。從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曾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注引改。君子在位。役不踰時。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作役。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其內。內外無主。內迫性情。外逼禮義。欲傷所能。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

鵲巢操

白駒

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將歸操

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翩翩於衞。復我衞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案水經注濟水引孔子過狄水而歌曰。狄水行兮風揚波。船舳艫倒更相加。蒲來荷來兮。胡寇斯殺。是將歸操之脫文。今本水經注狄誤作秋。又脫末句。從宋本輯文考異引補。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乃還息乎陳。作陶陶操以哀之。蓋解王肅曰。陶操。琴曲名也。孔叢子引與此四句同。

猗蘭操

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案太平御覽香部引無歷字。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爲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穠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蘭云。案太平御覽香部引無作者。

龜山操

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陵大夫。貴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祭。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託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政道之陵遲。案陵遲本作不用。從水經注汶水。北堂書鈔樂部引改。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云。案北堂書鈔樂部引作於是鼓琴應諧。九動其聲。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越裳操

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成王。成文王之王道。天下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執贄曰。吾君在外國也。頃無迅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遣臣來。周公於是仰天而歎之。乃援琴而鼓之。其章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

拘幽操

拘幽操者。文王拘於羑里而作也。文王傷惜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案虎字從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讒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案文選西征賦注引無人也二字。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君其虞之。紂用其言。乃囚文王於羑里。案文選海賦注引作於羑里。周本紀云。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說。赦西伯。文選注所引無閎夭。是傳寫脫也。往見文王。文王爲臣反目者。紂之好色也。拊髀其腹者。言欲得奇寶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迅也。於是乃周流海內。經歷風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見之。仰天而歎曰。嗟哉。此誰寶。散宜生趨而進曰。是西伯之寶。以贖刑罪。紂曰。於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伯。紂謂宜生。譖岐侯者。長鼻決耳也。宜生還。以狀告文王。乃知崇侯譖之。文王在羑里時。演八卦以爲六十四卦。作鬱尼之辭。困於石。據於蒺藜。乃中情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無辜桎梏。誰所宣兮。幽閉牢狴。由其言兮。遣我四人。憂勤勤兮。案宋本韓文考異引琴錄拘幽操。有幽閉牢狴。由其言兮。遣我四人。憂勤勤兮。多八字。準類賦樂部引補。我四人。今脫幽閉牢狴八字。及人字。據補。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倉皇迄命。遣後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下不虞兮。遂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

岐山操

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案上云。周人爲太王所作。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惻隱。不忍流血。選擇珍寶犬馬皮幣束帛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得土地也。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

悲無君。遂杖策而出。踰乎梁山。邑乎岐山。自傷德劣。不能化夷狄。爲之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云。狄戎侵兮土地移。遷邦邑兮適於岐。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予命遺斯。

履霜操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案太平御覽天部。引作履霜操者。伯奇之所作也。伯奇者。吉甫之子也。吉甫。周上卿也。案今本卿下。誤衍人字。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案子曰二字。从世說言語篇注引補。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案今本作見妾美。欲有邪心。从文選長笛賦注太平御覽宗親部引改。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綴一作緣。伯奇前持之。一云令伯奇掇之。○案今本有綴字注。不知何人所校。疑仍之。文選長笛賦注引作緣衣領。伯奇前持之。太平御覽宗親部引作綴衣。令伯奇掇之。注與今本同。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編水荷而衣之。一云集荷。采楟花而食之。楟音亭。山梨木也。○案楟本作停。注云。一作楟。初學記天部引作楟花。从太平御覽天部引改。御覽引注亦無一作楟三字。今刪。清朝履霜。案太平御覽天部作晨。初學記作朝。自傷無罪見逐。案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見放。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極。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案伯奇曰下十二字。今本脫。聞之作聞歌。从世說言語篇注。文選長笛賦注引改。文選注引孝子作放子。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案文選長笛賦注引末作收字。於野二字。从世說言語篇注引補。遂射殺後妻。

雉朝飛操

雉朝飛操者。齊獨沐子所作也。案上文作沐犢子。古今注。樂府解題俱作牧犢子。此不應作獨沐。兩文互見。但太平御覽羽族部。已引同今本。姑仍之。獨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案雌雄二字。从太平御覽羽族部引補。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案太平御覽羽族部引作山河。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別鶴操

別鶴操者。商陵牧子所作也。案太平御覽羽族部引作高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案今本欲上有將字。从文選琴賦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刪。妻聞之。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之。援琴鼓之云。痛恩愛之永離。歎別鶴以舒情。一作憤。○案今本作因彈別鶴以舒情。从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改作歎。文選琴賦注引作歎別鶴以舒其憤懣。校者所見本。憤下脫懣字。故曰別鶴操。案古今注別鶴操作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飧。與此異。後仍爲夫婦。

殘形操

殘形操者。曾子所作也。曾子鼓琴。墨子立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曾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見一貍。見其身而不見其頭。一作首。○案太平御覽獸部引作頭。上文序首注作首。起而爲之弦。因而殘形。

水仙操

水仙操者。伯牙之所作也。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先生曰。吾能傳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者。善於琴。案善於琴三字。从文選琴賦注引補。能作人之情。案作本作移。从文選琴賦注引改。北堂書鈔琴部又引作化。今在東海上。案上字。从文選琴賦注引改。子能與我同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相與至海上。見子春受業焉。○案事類賦樂部注。引與此文略同。下云。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洶湧。山林杳冥。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作水仙之操。是足正此文之闕。

懷陵操

懷陵操者。伯牙之所作也。伯牙鼓琴。作激徵之音。下闕。○案文選琴賦注引下二句。

列女引

列女引者。楚莊王妃樊姬之所作也。莊王愛幸樊姬。不敢專席。飾衆妾使更侍王。以廣繼嗣。莊王一日罷朝而晏。樊姬問故。王曰。與賢相語。姬問爲誰。曰虞丘子。樊姬曰。妾幸得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王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未嘗進一賢。安得爲賢。明日。王以樊姬語告虞丘子。稽首辭位而進孫叔敖。樊姬自以諫行志得。作列女引曰。忠諫行兮正不邪。衆妾夸兮繼嗣多。

伯姬引

伯姬引者。伯姬保母所作。伯姬者。魯女也。爲宋共公夫人。共公薨。守禮固節。魯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其母悼伯姬之遇災。故作此引。

貞女引

貞女引者。魯漆次一作室女所作也。案後漢書郡國志補注。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案志本作智。以後漢書盧植傳注引改。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云。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合秀英兮。修身養行。建令名兮。厥道不移。一作變。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徹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遂自經而死。

思歸引

思歸引者。衞女之所作也。一曰離物操。○案古文苑琴賦注。琴操有離拘操。疑即離拘之訛。衞侯有賢女。邵王聞其賢而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衞姬而霸。今衞女賢。欲留。大夫曰。不可。若女賢。必不我聽。若聽。必不賢。不可取也。太子遂留之。果不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案文選思歸引序注引思作欲。心悲憂傷。遂援琴而作歌。案文選思歸引序注引作援琴而歌。作思歸引。曰。涓涓泉水。流反於淇兮。有懷於衞。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坷何辜兮。離厥菑。曲終。縊而死。或云。離物操。箕子所作也。○案水經淇水注。箕子佯狂自悲。故作箕子操。亦見史記宋世家。與此迥別。然今本亦無箕子操。疑傳寫脫也。

辟歷引

辟歷引者。楚商梁子所作也。案太平御覽天部事類賦天部注引作商梁。商梁子出遊九皋之澤。覽漸水之臺。案太平御覽天部引作漸冰。張罛罟。周於荆山。案太平御覽天部引無周字。臨曲池而漁。案漁下本有而字。从事類賦天部注引改。疾風霅子敏切。雷電窈冥。天火四起。案天火本作大水。从太平御覽天部引改。辟歷下臻。玄鶴翔其前。白虎吟其後。一作嘯。然而驚。謂其僕曰。今日出遊。豈非常之行耶。何其災變之甚也。其僕曰。孤虛設張。八宿相望。熒惑干角。五星失行。此國之大變也。君其返國矣。於是商梁子歸

其室，乃援琴而歌歎。（案歎本作之，从太平御覽天部引改。）聲聲激發，象辟歷之聲，故曰辟歷引云。疾雨益河，辟歷下發，洪水浩浩滔厥天，鑑越隆愧，隱隱闇闇，國將亡兮喪厥年。（商樂書作韋王，字之誤也。王有琴名綠綠。）

走馬引

走馬引者，梟里牧恭所作也。梟里牧恭爲父報怨，而亡林岳之下。有馬夜降，圍其室而鳴，於是髮而閒走馬，以爲吏追之，乃奔而亡。明視天馬迹也。（案也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乃曰：吾以義殺人，而天馬來降，以慙曲吾處不安，以告吾邪。乃越櫪入沂澤之中，作走馬引。後果雖家候之不得也。

箜篌引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興船而濯，有一狂夫，被髮提壺，（案被本作披，从藝文類聚樂部引改。）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嘘唏，鼓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曲終，自投河而死。子高聞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箜篌引以象其聲，所謂公無渡河曲也。（案藝文類聚樂部，引作子高援琴，作北歌聲，故曰箜篌引。初學記樂部，引此作孔好琴操箜篌引，下又有採曰朝鮮里子高兩八字。）

琴引

琴引者，秦時倡屠門高之所作也。秦時采天下美女以充後宮，幽愁怨曠，咸致災異。屠門高爲之作琴引以諫焉。

楚引

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所作也。龍丘高出遊三年，思歸故鄉，心悲不樂，望楚而長嘆。（案楚字从文選嵇子卿古詩注引補。）故曰楚引。

琴操卷下

河間雜歌

箕山操

箕山操，許由作也。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爲布衣，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無杯器。常以手捧水而飲之。（案捧本作抱，从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改。）人見其無器，以一瓢遺之。（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以瓢遺之。）由操飲畢，以瓢挂樹，（案挂本作掛，从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改。）風吹樹動，瓢瓢有聲，由以爲煩擾，遂取投之。（案投本作掛，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以清節聞於堯，堯大其志，乃遣使以符璽禪爲天子。於是許由增然歎曰：匹夫結志，固如盤石，采山欲河，所以養性，非以求祿位也。故髮優游，（案文選嵇叔夜幽憤詩注引作祖辰。今本案下句一字，顯。）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使者還以狀報堯，堯知由不可動，亦已矣。於是許由以使者言爲不善，乃臨河洗耳。（案本選何敬祖遊仙詩注引作由以其言爲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樊堅見由方洗耳，問之，耳有何垢乎，由曰：無垢，聞惡語耳。堅曰：何等語者，由曰：堯聘吾爲天子，堅曰：尊位何爲惡之，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伍長乎。於是樊堅方且飲牛，聞其言而去，恥飲於下流。於是許由名布四海，堯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由川麓崎，萬物殖殖，日月運照，曠不記暇，游放其間，何所卻慮，歎彼唐堯，獨自慘苦，勞心九州，憂勤厚土，謂余欲明，煩擾易祖，我樂如何，蓋不盼烟，河水流兮，綠高山，甘瓜施兮，素錦曜，高林鬱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凶，後許由死，遂葬於

箕山。

周太伯

周太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長子也。古公有子三人。長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歷。季歷之子昌。昌即文王也。古公疾將死。國當有傳。心欲以傳季歷。乃呼三子謂曰。我不起此病。繼體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見太王傳季歷。於是太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以變形。託爲王採藥。後聞古公卒。乃還奔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是季歷謂太伯長子也。伯當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養。死不飯含。哭不臨棺。不孝之子。焉得繼父乎。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爲君矣。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肎止。遂委而去。到江海之涯。吟咏優游。仰覽俯觀。求賢腴之處。適於吳。率以仁義。化爲道德。荊越之人移風易俗。成集韶夏。取象中國。乃太伯之化也。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既徂。長隱異都。哀喪傷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於道□。宮館徘徊。臺閣既除。何爲遠去。使此空廬。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荊越。涕淚雙流。伯兮仲兮。逝肎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文王受命

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是時紂爲無道。刳胎斬涉。案斬本作斷。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改。廢壞三仁。案三仁本作仁人。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改。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以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案久本作入。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改。乃作鳳凰之歌。其章曰。翼翼翺翺。案上翺字本作翱。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改。彼鸞一作鳳鳳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五神運精。合謀房兮。案本作神運精合。謀於房兮。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改。興我之業。望來羊兮。

文王思士

文王思士者。文王之所作也。文王思得賢士與爲治。出田。援著而卜之。得所獲非龍非麟。非虎非熊。乃帝王師也。至渭之陽。果遇呂尚與語。大悅之。曰吾先人太公有言。當有聖人適周。子其是耶。遂載與之俱歸。立以爲師。號曰太公望。文王悅喜。乃援琴而鼓之。自敍思士之意。故曰文王思士。孔子學文王操於師襄。文王所製操非一。後人不能審得其傳。當時所傳者。其文王思士曲與。○案事類賦樂部注引琴錄文王思士操。與此正同。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桓子新論曰。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爛金爲格。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肉成泥。璇室瑤臺。藹雲翳風。鍾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紛以擾。駭角震商。文義與上文王受命相近。校者疑即文王思士。誤矣。

思親操

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思。案太平御覽羽族部引益作茲。乃作歌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青冷。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置張罝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周金縢

周金縢者。周公作也。昔曰。武王薨。案今本作周公作金縢書也。脫昔曰二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刪補。一本太平御覽與今本同。太子誦襲武王之業。年十歲。案今本作七歲。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十七歲。鄭君注金縢。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古文家說如此。七即十字之譌。今改正。不能統理海內。周公爲攝政。是時周公因

誅管蔡之後。案因本作內。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改。有謗公於王者。言公專國大權。詐策謀將危社稷。案今本言下八字闕。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不可避之。成王聞之。勃然大怒。欲囚周公。案周公二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周公乃奔於魯而死。案史記魯世家云。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蒙恬列傳云。及成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奔魯疑即奔楚之譌。成王聞公死。且怒之。且傷之。以公禮葬之。案公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天乃大暴風疾雨。案大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禾稼皆偃。木折傷。成王懼。發金縢之書。見周公所爲武王請命以身贖之書。成王執書而泣曰。誰言周公欲危社稷者。取所譭公者而誅之。案公者二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天乃反風霽雨。禾稼復起。成王作思慕之歌。

儀鳳歌

儀鳳歌者。周成王之所作也。成王即位。用周召畢榮之屬。天下大治。殊方絕域。莫不嚮化。是以越裳獻雉。重譯來貢。太平之瑞。同時而應。麒麟游苑。[illegible]鳳皇來舞於庭。案來本作翔。从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改。頌聲並作。僉然大同。於是成王乃援琴而鼓之。案太平御覽羽族部引作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鳳皇來兮百獸晨。

龍蛇歌

龍蛇歌者。介子綏所作也。案北堂書鈔歲時部引作介子推。藝文類聚歲時部引作綏。注云。國語云。介子推。初學記歲時部亦引作綏。注云。綏即推也。晉文公重耳。案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注。引重耳將自殺。子推曰。中生處死。子推臨之。皆在此下。與子綏俱亡。子綏割其腕股。案初學記歲時部作腕股。太平御覽時序部作肺腸。以敢一作啖。○案敢本作餌。从太平御覽時序部引改。時序部。文引作啖。重耳。重耳復國。舅犯趙衰。俱蒙厚賞。子綏獨無所得。綏甚怨恨。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案初學記作而隱。遂从太平御覽。其章曰。有龍矯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來遁於下。志願不與。蛇得同伍。龍蛇俱行。身辨山墅。龍得升天。安厥房戶。蛇獨抑摧。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綢繆悲苦。非樂龍伍。恢不眄顧。文公籍悟。即遣求得於綿山之下。案求下七字从北堂書鈔歲時部引補。使者奉節迎之。終不肎出。文公令燔山求之。火熒自出。案火下四字从北堂書鈔歲時部引補。子綏遂抱木而燒死。文公哀之。流涕歸。令民。案歸字从北堂書鈔歲時部引補。五月五日。不得舉發火。案北堂書鈔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引無舉字。初學記作舉火。

芑梁妻歌

芑梁妻歎者。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芑作杞。齊邑芑梁殖之妻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外無所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矣。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無豈能更二哉句。洞簫賦注引作將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於是乃援琴而鼓之。案水經注沭水注引作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之墜。案今本作城爲墜。从水經注沭水引改。太平寰宇記莒縣引城上有與而二字。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芑與杞同。○案文選洞簫賦注引無淄字。

崔子渡河操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遂失母。後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諷答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石於腰。自沈而死。案此下應有脫文。太平御覽樂部引大周正樂。崔子渡河。自沈而死。下作閔子大其能。爲文辭傷痛之。故援琴而鼓之。以哭其意。故曰崔子渡河。

楚明光

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瑞氏璧。案文選盧諶覽古詩引注。云瑞古和字。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郡中羊

由甫。知趙無反意。案中字。从太平御覽珍寶部引補。御覽引意作違。乃讒之於王曰。明光常背楚用趙。今使來殘。何能遠功德。及明光還。怒之。明光乃作歌曰楚明光。

信立退怨歌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樸。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作璞。以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爲欺謾。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謾字作慢。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樸而獻之。案復字。从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補。平王復。一作又。以爲欺。案爲字。从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補。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荊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一作斷。○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作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案泣本作涕。从後漢書趙壹傳注引改。繼一作綴。之以血。荊山爲之潤。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案和上本有下字。从後漢書孔融傳注刪。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案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引作悠悠。經荊山兮。精氣鬱泱。谷巖中兮。中有神寶。灼明明兮。穴山采玉。難爲功兮。案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引難上有玉字。於何獻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讒言兮。斷截兩足。離余身兮。俛仰嗟歎。心摧傷兮。紫之亂朱。粉墨同兮。空山歔欷。涕龍鍾兮。天鑒孔明。竟以彰兮。沂水滂沛。流於汶兮。進寶得刑。案後漢書孔融傳注引刑作則。足離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寃兮。

曾子歸耕

曾子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案文選思玄賦注引曾無曾子二字。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案眷然二字。从文選思玄賦注引補。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以再事者。親也。案今本作不可得而再事。从文選思玄賦注引改。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兮欽鉴。

梁山操

梁山操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幼少。案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小。慈仁質孝。案北堂書鈔禮時部引無仁質二字。在孔子門。有令譽。案在下八字。从北堂書鈔禮時部引補。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則。案則疑作字。隨五土之利。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嘗耕泰山之下。案太平御覽入事部引耕下有於字。遭天霖霪。雨雪寒凍。案北堂書鈔天部。藝文類聚天部。文選擬今日良宴會詩注。太平御覽天部引皆無霖霪二字。唯太平御覽入事部引與今本同。旬月不得歸。案月本作日。从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部引改。思其父母。乃作憂思之歌。案北堂書鈔天部。藝文類聚天部。文選擬今日良宴會詩注。太平御覽天部引皆作乃作梁山之操。

諫不違歌

諫不違歌者。衛蘧公之所作也。史魚者。衛靈公之相。時蘧伯玉執清廉之節。脩仁義之方。史魚乃薦伯玉于靈公。公曰。諾。其後未用。史魚得人。案得人當作得疾。曰。臣聞抱玉懷君。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仁。思安者則急賢。案安下者字。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補。公何嫌疑。靈公謂史魚以疑虛飾。良久乃聽之。史魚出。謂其子曰。我思竭愚志。以報寡恩紀。案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思竭愚志二句。我字與下文違。太平御覽治道部引無此二句。薦伯玉於公。公以我言爲不信。將自殺以明之。我死後勿斂。用伯玉乃斂。語畢。進藥自殺。靈公聞之曰。痛哉。寡人謂史魚徒諫退。欲進士者也。不意乃至於身死。臨喪。拜伯玉代史魚。公知史魚以尸諫也。爲諫不違之歌。泣曰。寡人負史魚。悔焉無及者也。案太平御覽治道部引無者字。

莊周獨處吟

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博達。進見方來。卻觀未發。是時齊湣王好爲兵事。習好干戈。莊周儒士。不

合於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於山岳。後有達莊於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官。何辭之爲。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綵。食之以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後。當此之時。雖欲還就孤犢。寧可得乎。周所以飢不求食。渴不求飲者。但欲全身遠害耳。於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復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飢不索食。避世守道。案文選陸機擬古詩注。引作俟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固回。可以久長。

孔子厄

孔子厄者。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作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聞之。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案今本作乃令桓魋圍孔子。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同。案史記孔子世家。桓魋欲殺孔子。在去曹適宋。與此別一時事。今从正義引改。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案今本作孔子顧謂二三子曰。無由來以下十四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作和琴。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案拒本作挹。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無拒字。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一云陳蔡時作。○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作自解。

三士窮

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衍子。案戶本作尹。衍本作術。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藝文類聚樂部注引作石文子。叔致子。下同。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賢而好士。三人俱往見之。至於蒙嶔巖之間。案嶔本作磋。巖本作崖。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公羊僖三十三年傳。殽。何休注云。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嶔即嶔字。通用。是字可通。下同。卒逢飄風暴雨。相與俱伏於空柳之下。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伏作住。衣寒粮乏。度不能俱活。三人相視而歎曰。與其飢寒俱死也。豈若并衣粮於一人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粮與之。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無粮字。革子曰。生則同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自以相與爲猶左右手也。案爲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左傷則右救之。右傷則左救之。子不我受。俱死無名於世。不亦痛乎。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不亦痛乎作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抱二子尸而埋之。號天哭泣。携衣粮而去。案今本作揭衣而去。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往見楚王。案本作後。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楚王知其賢者。於是肯酒嘉肴。案用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設鐘鼓而樂之。革子愴然有悲之色。楚王心動。怪而不悅。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案今本作引琴而進。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之。作相與別散之音。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志。事類賦樂部注引音作聲。王曰。子琴音何苦哀也。案事類賦樂部注引作王曰。琴何悲哉。對曰。臣友二人。戶文子。叔衍子。案對下本脫曰字。戶字衍字。皆从上文改。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磽嶔巖之間。案御覽引上文作嶔巖。此疑亦當作巖。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俱不以臣爲不肖。推粮與臣。二子逢凍餓死。大王雖陳酒觴。設樂。誠不敢酣樂也。王曰。嗟乎。乃至是耶。於是賜其思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禮斂收二子而葬之。以其思革子爲相。故曰三士窮。

聶政刺韓王曲

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治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案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作問母知之。）政欲殺韓王，乃學漆入王宮，拔劒刺王，不得，踰城而出，去入太山。（案太平御覽兵部引作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案太平御覽兵部引無其字。）七年而琴成，欲入韓，道逢其妻，從者滿。（案太平御覽兵部引作買物。）對妻而笑，妻對之泣下。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昔嘗夢想思見之，君對妾笑，齒似政齒，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若耳。（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盡相似耳。）胡爲泣乎？即別去，復入山中，仰天而歎曰：嗟乎，變容易聲，欲爲父報仇，而爲妻所知，父仇當何時復報？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習操，持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馬牛止觀。以聞韓王，王召政而見之，使之彈琴，政即援琴而歌之，內刀在琴中。（案太平御覽兵部引作以刀納琴中。）政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韓王，殺之。曰：爲有使者生不見其父，可得使乎？政殺國君，知當及母，即自犂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暴屍於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遂有一婦人往而哭曰：嗟乎，爲父報仇邪，顧謂市人曰：此所謂聶政也。爲父報仇，知當及母，乃自犂剝面，何愛一女之身，而不揚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冤結陷塞，遂絕行脈而死。故曰：聶政刺韓王。

霍將軍歌

霍將軍歌者，霍去病之所作也。去病爲討寇校尉，爲人少言，勇而有氣，使擊匈奴，斬首二千，復六出，斬首千餘萬級，益封萬五千戶，侯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歇，乃援琴而歌之曰：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城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

怨曠思惟歌

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案世說賢媛篇注引作穰。）昭君年十七時，顏色皎潔，聞於國中，襄見昭君端正閑麗，未嘗窺君門戶，以其有異於人，求之皆不與。（案世說賢媛篇注引作儀形絕麗，以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獻於孝元帝。（案獻本作進，從世說賢媛篇注。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帝，爲請宮中，欲要單于者起，世說賢媛篇注引作帝令後宮，欲要單于者起。）於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蒙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願得行。（案今本作願往，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帝大驚，悔之不得復止。（案世說賢媛篇注引作帝疑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者報漢，送白璧一雙，駿馬十匹，胡地珠寶之類。昭君恨帝始不見遇，（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昭君雖去漢，單于。）心思不樂，心念鄉土，乃作怨曠思維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爰止，（案爰上本作鳥，從太平御覽樂部引改。）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幽沉。（案幽沉本作抑冗，注云，一作沉，從太平御覽樂部引改。）不得頡頏，雖得餱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關關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峻峻，河水泱泱，父兮母兮，（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父母妻子，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昭君有子曰世達，以下七

字，從世說賢媛篇注引補。）單于死，子世達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達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達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案單于以下，今本多誤，從世說賢媛篇注引改。）單于舉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

處女吟

流澌咽，關。
雙鵠離，關。

琴操補遺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遂興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孝經。（孝今本作乞，誤。）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如得麟者十。（藝文類聚九十四。）

伍員奔吳，過溧陽溧溪，見一女擊漂於水中，旁有壺漿，乃就乞飯，飯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自投溧溪而死。（太平御覽器物部。）

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文選弔屈原文注。）

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原本三妹，并爲一妹。）

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藝文類聚九十四。已上皆原本所有。）

孔子遊於膚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鵠，乃承而歌之。（北堂書鈔樂部。）

孔子遊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藝文類聚人部。）

甯門周說孟嘗君云：下羅帳，來清風。（北堂書鈔服飾部。）

得天下之意，於王室者多。

漢鐃歌十八曲集解

譚儀纂

班書不載鐃歌，故無六朝唐人舊注，聲辭並寫，當時采詩入樂，伶人不知蓋別，陰機鼓吹賦云，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登臨，又云，奏君馬，泳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歎芳柏之可榮，古籍散落，淪闕，至今三五篇外，不攝授讀，儀流連聲詩，稍通旨趣，嘗欲理董，爲言志之導，吾友陳子公適，以是曲問，炎夏盡長，偶發陳允信采菽堂古詩選，張翰風宛陵書屋古詩錄，莊葆琛漢鐃歌句解，陳秋舫詩比興箋四書，劉刺要刪，略下己意，爲集解一卷，自晨至暮，遂以卒業，以示公適，不足爲前修舌人也，采獲羣書，附益稍備，公適儻有意乎，癸酉六月十有九日，譚儀識，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留

漢鼓吹鐃歌十八曲 宋書樂志。古今樂錄曰。字多訛誤。又有務成、元雲、黃爵、釣竿。亦漢曲也。

朱鷺曲 隋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謝希逸曰。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莊述祖曰。朱鷺、思直臣也。漢承秦弊。始除誹謗妖言之罪。而臣下猶未敢直極諫焉。舊第一。陳沆作第十二。

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一作諫）者 陳祚明曰。烏古與雅同。茄古荷字。誅一作誅。末二句古。且意味深長。

作諫者是。蓋人臣風諫其君。不隸亦不舍。莊述祖曰。賈生書云。鼓所以來諫者。飾鼓以鷺。以其取魚而能吐。猶直臣聞善言。必告於君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陸璣詩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毛傳。以鷺喻潔白之士。鳥宿鶩[illegible]。其[illegible]。吐也。鷺、鳥之潔者。而訾下邪、古於吐魚。不可得見也。路邪、[illegible]也。[illegible]舞曲詩曰。冶路邪、[illegible]。又其潔。喻潔白之士。不苟食也。食之不以其道。鷺亦不吐所取魚。言人君當風已求諫。又不以吐者官。則縱姦為欺。刺史之官。職何察糾舉之事。時有不能稱其任者。故曲刺之。鷺常食於荷下。而不之補食。又不以吐者。[illegible]何非乎。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將以問諫者之謂也。鷺不純白。以荼為瑞。亦好異。食魚新蒔。[illegible]茄下。蝸澤而漁矣。即不之食。終不以吐。無鑿也。刺上不恤也。多將取以問諫者。鳥路邪訾。古今錄所謂辭雜相襍。不復可分。後倣此。

思悲翁曲 莊述祖曰。思悲翁、傷功臣也。漢誅滅功臣。呂后族信醢越。民尤冤之。舊第二作第五。陳沆作第十四。

思悲翁所思奪我美人侵以□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illegible]） 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莫

安宿 陳祚明曰。大抵悲翁之分。無所歸也。[illegible]作思悲[illegible]。唐、猶蕩也。常作官。老臣思之。[illegible]解曰。翁者、老人之稱。老者多思往事而悲。維我思亦往然耳。彭越輩。[illegible]生。楚漢下。一作歲。與異姓王。[illegible]。雖險倖曰。[illegible]死。一時之[illegible]也。漢高祖[illegible]。以其惡鳥者。故食之[illegible]。陳、[illegible]。此言可悲之人。思之[illegible]。保。此將安所棲之[illegible]。[illegible]不自保。[illegible]。鳥子五也。鳥母六也。[illegible]。少壯[illegible]何也。鳥子五。鳥母六。或有子也。六字句。也亦舉人以為不[illegible]。終不見收[illegible]。拉沓[illegible]。

艾如張曲 陳祚明曰。艾與刈同。則刈四時和。張羅以時。愛及微物。王道成矣。莊述祖曰。艾如張、[illegible]。舊第三作第八。陳沆作第八。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為此倚欲誰肯礞室 陳祚明曰。[illegible]而高飛。

莊述祖曰。艾而張羅。地之上鳥也。夷於何。[illegible]也。王者[illegible]。天子[illegible]。故王道成。四時和。[illegible]。其足也。[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物亦自愛其生。[illegible]。[illegible]。陳沆曰。[illegible]時也。而法網亦無苛細之。[illegible]。雖亦漢武時詩。[illegible]。也。王者天網[illegible]。[illegible]之士。[illegible]。或者[illegible]。

上之回曲 武帝本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通回中道。莊述祖曰。[illegible]。陳沆作第三。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

秋萬歲樂無極 陳祚明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illegible]。[illegible]。漢書[illegible]。[illegible]。先幸甘泉。[illegible]。[illegible]。此詠漢武帝幸回中事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翁離曲 引一作擁離。莊述祖曰。翁離、思賢也。賢者在位。則其類與並進焉。舊第十作第十二。陳沆作第十三。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 陳祚明曰。[illegible]。

[illegible]。

戰城南曲 莊述祖曰。戰城南、思良將也。武帝窮武黷士。征伐不休。海內虛耗。士卒死傷相屬。末年乃下詔棄輪臺。故思伊呂之將焉。舊第六作第七。陳沆作第六。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

梟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陳祚明曰：築室軍士。而鍾惜之心。死者誠可哀。而偷生者多。忠臣不可得。而思良臣。全師早歸爲上。亦大風之意。知牧之恨也。張琦曰：將帥徼帝成功。不恤士卒之死。水深激激。喻法令之酷。蒲葦冥冥。狀死亡之慘。壯士已死。庸夫偷生。梁非築室之所。穫食必求禾黍也。治之不戚。顧爲忠臣不可得。思古良臣。不得已而用兵。必使師出以律。所以深戒黷武也。莊述祖曰：梁、橋也。治橋以渡水。築室以留田。田、梁北。室在梁南。謂諸侯之策。先國屯田之奔。諸有治橋築室之事。縱當有事。死因其所爲忠臣死綏。非可貴之士卒。子將所謂良臣。必若南周之伊呂、然文王之仍蟲。武王之甘棠。旦夕之勝。有征無戰。全師而歸。豈至臨時之役。經軍之戍哉。陳沆曰：何以傅。築朔方。截入邊境。殺略兵衆。渡復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又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而屯其旁。築居延澤上。匈奴數入大殺掠。所築以障而去。正此詩所指。或曰臭不得食。無不上。無一人死也。孫鑛曰：此久戍思歸而。實關隴也。梁何北。一作何以北。而一作不食。臭一作窮。水深以上。莊陳皆謂代死者之言。遜以爲亦生者自余之哀辭。

巫山高曲 莊述祖曰：巫山高、閔周也。楚頃襄王約齊韓伐秦。而欲圖周。周人疾其不能自強。而狹其主。凡閔周之將亡。故作是詩。此蓋歌詩。漢武時樂府采之。爲第七作第二。陳沆作第五。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陳祚明曰：湯湯回回。起下望遠思歸之情。莊述祖曰：懸勸曰：巫山在西南。以巫興秦界。故曰巫山高。楚日趨於衰。將約與秦合。兵敗國削。竟以客死。頃襄王立。復迎婦于秦。數爲好會。又與合從攻秦。取淮北。宋玉高唐神女賦所爲諷也。淮水楚所以東。指泗上十二諸侯者也。楚但知自淮泗以東。而不知守巴巫以禦秦。故曰淮水深。難以逝。害皆作周。謂二周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西歸無所。梁鄉久不能。徙陳。水逆、閔之也。高曳當作曷。借字。梁讀若就。梁喻諸侯。諸侯喻臣。伍時無桓文之伯者。義楚之臣。湯湯、水大貌。回回、迂難也。陳沆曰：此殆爲吳楚七國之事。殆景帝初年吳楚風盛。武宣之世。梁入梁。府。巫山翳楚。淮水翳吳。一恃山險。一恃水險。若舉兵宣輸。則梁據天下之中。形格勢禁。必爲所阻。進不得西向。退不能東歸。漢兵從天而下。此時進退欲求偷生。而無舟楫之可渡矣。吳楚欲退守。必爲所阻。遂退失據。東西面就禽。良可悲也。矜講悲智之士。挑陷稗乘之傷。見殺深計而作者與。譚儀曰：巫山高、南國之士。自傷不遇於朝廷也。漢初封國甚大。諸王於恣。傅相一不遂。輒興同謀。其在此十餘年所不及守。困于方隅。鬱抑不遂。有憂生之嗟。梁苑鄒枚、淮南八公。雖曰知遇。亦士之不幸耳。故與巫山之高。淮水之深。思東入中國。而不可得。害、何也。害梁不爲。何不爲梁也。所謂鳴中。無梁容濟。終身在淮湖之間。羈旅之中。游於屬國之地而已。文景而後。諸侯四出。計吏作宜。於是賢士亦以自達。唯主賢臣之期。屬國與三代同風矣。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此其最著者乎。陳啓祚以爲七國之事。近之。而有所未盡也。

上陵 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陳祚明曰：古辭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莊述祖曰：上陵、祀廟廷也。爲第八作第十六。陳沆作第二。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陳祚明曰：年間二句。與史記日月讖臣。情光爭時。但不知與上陵何與。莊述祖曰：周禮注。美、福應也。美美。言福應之衆來也。宣帝元康三年。神爵數集泰山。四年。神爵以爲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五年。改元神爵。漢與親云。耕東有三。登一日芝車。宣帝詔曰：醴泉滂流。枯槁榮茂。又見日。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又五鳳五年。改元甘露。陳沆曰：此雖立於宣帝。此時多言神仙瑞應之事。上世亂陵作也。宣帝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譚儀曰：宗廟食舉作。食之樂也。此當爲諸曲之一。蓋故爲詠神仙福應。沿家之說。晉疑爲興上陵因已。陳氏以爲上世亂陵。亦無斷證。

將進酒曲 莊述祖曰：將進酒。戒飲酒無度也。賓主人相勸酬。歌詩相酬答。無沈湎之失焉。爲第九。陳沆作第十一。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哉詩審博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陳祚明曰：詩審博。言合博辨學。莊述祖曰：乘大白、辨益也。白者、罰爵之名也。辨、偏通。言偏加爵也。放、效也。謂效放故歌。作者各異也。陰氣當作陰氣。沈、審也。悉樂、亦審也。禹當作遇。良工觀而後知作者用心之苦。作者固良工也。陳沆曰：疑亦武帝和淳縣詩以時事。聞自珍曰：詩當作詩。詩自得作樂爲韻。若、順也。言觀者心忻悅過也。譚儀曰：此言鐘之遺聲。常非剌詩。加一作往。禮一作博。皆謂近道者。陰氣云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陰氣者。房中歌所謂親齊人情也。蓋亦爲命。閒古文命。傳寫作禹。觀、諦觀周樂之觀。命此良工。即觀者之苦心也。苦自興作索協。詩從其韻。亦協。不必作若。

君馬黃歌 漢古本未詳作者狀。莊述祖曰：君馬黃、諫獵也。君臣各從其欲。車馬皆不得休息。爲第十作十一。陳沆作第九。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陳祚明曰：此或李谷自駒之思。莊述祖曰：君臣同等。相邪之稱。詩毛傳曰：玄馬病則黃。蒼馬病。雖名分之別如此。然爾馬嘽嘽。悉蔡蒼馬爲良。偕雖病不得休息。易之有騩蔡有赭。皆良馬也。美人謂君。佳人謂臣。陳沆曰：君上下不一心也。疑亦諫武帝習自雄。不能下賢納諫之詩。君馬黃、臣馬蒼。雖蒼之所謂。君或寄舍已而從臣。驪馬之蒼。而騏匹而良也。易、水之騩。上蔡之赭。中亦各有神駿。皆可以駕。黃則黃。乃君臣各心。南與北。轂。上下難下。歎。調其其安極哉。譚儀曰：君馬黃、朝友也。古君臣之稱。不專辨上下。莊言同者。相切者。是矣。兩驂北。同心離居。分道而馳。騏遙良相去遠矣。易、北也。蔡、衛也。悲詩如相思。美人佳人皆謂友。

芳樹曲 莊述祖曰：芳樹、諫時也。哀亂之世。以妾婦失德。上無以化下。而好惡拂其性。君子疾其無心焉。爲第十一。作第十二。陳沆作第十五。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鵠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絲如魚乎悲矣 陳祚明曰：有以芳樹之浸蠱風。比賢才之遺逸斥也。夫被妒者深慾。而所主與妒邪。凡相得梅歡。悲夫。譚儀曰：當爲變或之詩。陳啟可發悟也。蓋本樂辭誤宜不可讀。莊氏評定。亦云深思。陳啟機從之。今附錄于後。以資來者。

芳樹日月亂如放風下上無心芳樹溫央三而爲行鵠臨蘭池中懷我恨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心呈妒呈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君將何以如魚如絲乎悲矣 莊述祖曰：芳樹、美蔭也。日月比國君與夫人。放、依。同作也。樹遇風則作。溫央、驚驚。雙近假借。溫鴦、匹鳥也。三而爲行。則亂羣矣。鵠喻夫人不見禮於君。懷潔白之志而獨處也。匡、正也。言心無主。不可得正。身不得其正。耳目亂矣。宮中之子。謂姑嫜者。臣文注。呈、神木妄生也。妾妒嬉。故日呈妒。心見物而悲者爲它心。絲所以釣也。夫婦以禮相成。陳沆曰：如釣之得魚。以妾爲妻。無禮甚矣。千、單也。單、獨也。詩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悲夫人之見遠外也。今君有它心。將何以相求乎。是以子然悲也。譚儀曰：莊說此篇。與綠衣白華詩義相近。

有所思曲 古今樂錄曰：漢太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莊述祖曰：有所思、諫時也。哀亂之俗。淫婚之謳也。夫婦之道著。男女各以其私相約誓。而終絕焉。爲第十二作第十三。陳沆作第十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陳祚明曰：總衆本爲悲音。若亦人所思。君之旨。兩情脈脈。爲決絕之言。怨而怒矣。然望之深。故怨之切。人情乎。且稚嬈而妖。鉅乎已甚。不合則去。理或宜然也。張琦曰：兄嫂當知之。自表其潔白也。東方須臾。可誓天日。既言與君絕。而後自表潔白。反覆言之。蓋詩字君之一悟也。莊述祖曰：女子當以禮自處。雖私相約。而猶有禮壽。呼、當萬所以道之者失也。何用下。違者以下。男爲女之辭。聞君有他心以下。女絕男之辭。詩毛傳曰：非禮相誘則狗吠。

嘷、同嗥也。紀嘷、號咷也。當作呼紀嘷。當作呼。晶、晶金爽之晶。樂秋、晶而華鏡。當心異者、脅亦異也。東方須臾、此謂宴頃美之謂也。
高。指天日以明之。　陳沆曰。此紀漢國之臣。不遇同去。白楊臺慎之詩也。莊氏謂男女之詞。恐絕歌雜樂。非禮曲歟。

騂、君臣之義已絕。在我亦不足道。但恐過失日事。情事日蹙。將使中朝聞之。則大可羞矣。雞鳴狗吠。喧風聲和鳴。
兄弟。喻中朝也。此蓋宗室兄弟之國。所謀不軌。故寓廢詞也。夫我心則之死靡他。有天日照之而已。紀呼嘷、曲聲也。
譚儀曰。張衡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冰爲不人。恩以道術爲報。詩於時君。而懼
騂邪。不能自通。爲詩之旨。大略相同。莊氏男女之辭。既陷。陳修撰落臣之臂亦輟。

雉子曲

謝本作雉子班。　莊述祖曰。雉子班、戒貪婪也。蒸爾雉力。君臣之禮壞。漢承其弊。而不能改。
仕者以貪祿相誘致。已而相謀。多羅法網。罪者皆思遷也焉。當第十三作第六。　陳沆作第七。

雉子班如此之千雉梁無以吾翁傷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黃鵠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蚩從雌觀子
邁一雉雉子車大駕馬騰彼王送行所中堯羊蚩從王孫行　陳祚明曰。都不可函。然不敢飾。使後人有考焉。
莊本校改平作子。梁作梁。晉作信。蓋之作之費。
・後王作誠生。莊述祖曰。班、文貶。一曰分也。之、往也。雉以來稱蜚往也。信、迎也。論語。老幼也。弋者得雉子以爲
媒。雉雉高不過一丈。而橫可三丈。千里一作道。王可思詩者神王。四郊賦云。行所朝夕。蜚思翻斷云。天子所在曰行
在所。堯羊蜚翼羊。仰首說。　陳沆曰。武帝求賢好士。始以高爵厚祿誘其前。以嚴刑峻法驅其後。此當偕致雖進焉
遷之士乎。雉子一曲。其即屯人例蜚之思也。莊說近是。　譚儀曰。雉子雌雄兩人。不能雲飛。思黃鵠之遺舉焉。

聖人出曲

莊述祖曰。聖人出、思太平也。秦蜚之際。民無定極。漢高帝既滅項羽。即位于濟陰定陶。百姓皆欣欣然
・知上有天子焉。當第十五作第四。　陳沆曰。聖人出、上陰、上之初、遠知期、明皆宜帝時事。此首篇則
述自禹興起爲天子之事。作第一。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騂離哉何翼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
甘星巫樂市始美人子含四海　陳祚明曰。後世擬作。多勸詩。唐陳鷹語。　莊校改本襲不道下。頂他人來。騂離哉
何句。巫作筮。莫作勉。改入美人子上。　莊述祖曰。漢之興。五星聚東井。秦楚之
際。九河久湮。濟陰定陶。皆在大河界內。九歌與女巫分九河。佳人喻賢臣。騂騂、行不止也。離、兩也。何、誰何也。王
虞記云。天子爲六。護、救也。言請臣佐高祖平亂。則歌曰。莫天其子之。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巫筮
之謂。微時寡游俠。具知閭里疾苦。故上下諧隱。周尉三輔。常困莊尉卯中。尤樂郭杜之間。故有美人游九河之語。昌
邑無道。宣光廢立。故有君之臣明護不道之語。太持軍經乘。謂見高廟。故有佳人來騂離哉何之語。太山石自立。睦孟
占曰。當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者。從白衣爲天子。至宣帝面果驗。故有甘星巫樂雨始之語。宣帝本爲太子之孫
・史皇孫之子。故又稱之曰美子。而勉
以長有四海也。　譚儀曰。是爲漢頌。

上邪曲

邪一作雅。　莊述祖曰。上邪、涼不信也。嗟樂遽遽。以
譬譬信。斯不信也。當第十四作十四。　陳沆作第十六。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陳祚明曰。人
臣之死不變之
心。何況故也。　莊述祖曰。上邪、亦指天日以自明也。當與有所思爲一篇。此男服女之辭。命、令也。答上兩言知之。
山無陵以下皆誓辭。答上相思與君絕。　陳沆曰。此出臣被讒自誓之詞與。翔烈士久要之信與。扈扈然。翔翔然。而莊
氏謂男服女之辭。爲不稱矣。
譚儀曰。是爲漢雅。陳修撰賞之。

臨高臺曲　莊述祖曰。臨高臺、諫亂也。楚黃歇李園之事。
國人作此詩。當第十六作第十。　陳沆作第十。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艸目以蘭黃鵠高飛雌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劉隆曰。敢中吾、曲調之餘聲。樂錄所謂羊無夷、伊那和之類。　陳祚明曰。末二句古人頌禱恆有。　張琦曰。南山有
說之旨。　莊述祖曰。徐爰射雉賦注、軒、起望也。高臺獨下。有臨淵之懼焉。蘭、香艸也。香艸不必蘭。而目以蘭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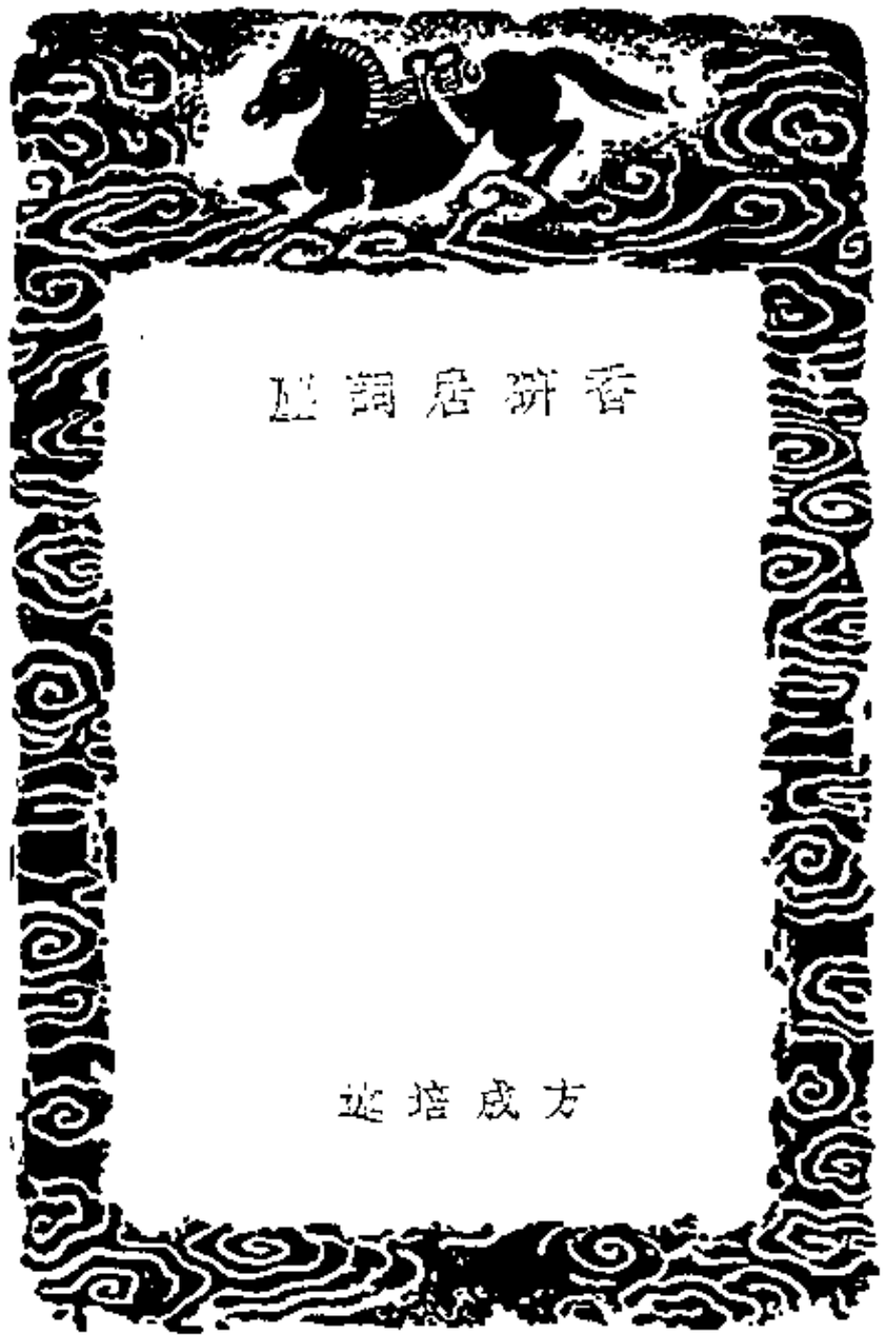
・左傳昭元年注云。大夫稱主。黃鵠喻李園。高飛有異志也。　陳沆曰。此游宴頌美之詞也。江東香蘭。非西京事。疑武帝
幸梁。浮江時所作。風俗通。明帝東巡。有爲飛鳴。乘輿上。庾賀中郎哲王吉射中之。作辭曰。烏嗟嗟。引弓射。測
左傳。注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與此曲同旨。　譚儀曰。此郡國臣吏飲酒上壽之辭。
古者宴飲則有鐘鼓。漢世遊觀者。香蘭黃鵠。言外有樂不可每意。蘭昌良。鵠昌遠也。
遠如期曲　一曰遠期。　宋書樂志。有晚芝曲。沈約定鼓吏云。諸不可解。疑是漢前期此也。古今樂錄曰。
漢大樂食舉曲。有遠期。　莊述祖曰。遠如期。紀呼嘷邪鬼千來朝也。當第十七。　陳沆作第四。

遠如期登如喬岳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
謝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陳祚明曰。虞天左側大樂。自黃帝丹天游來。單于自歸。或後
期之。若指頌言平泰徐。或西京之末。實有此事。增壽萬年。人
・臣頌祝其君。無不至也。凡可以望望于君者。必至之矣。　莊述祖曰。如而遠。爲女也。宜紀。行幸甘泉。郊泰畤。期盛
一修故事。詩曰。在帝左右。此指郊祀頌禱之詞。雅樂陳言。宮縣備舞也。佳、大也。紛、盛多貌。宣紀。甘露二年春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諸侯客禮待之。左氏傳曰。娶有虞心。佳、美也。遠來、猶言遠
至也。一曰。虞、樂也。樂其來附也。說者、望資陛受事。殿、甘泉宮前殿。　陳沆曰。此與上之圓同時作。上兼頌巡狩之
事。此專頌單于來朝也。四夷賓服。天庶庭燎。爲漢道之極盛。故雅頌作于宣帝時。　譚儀曰。莊氏謂遠如期。從女詩
・虞天左側大樂。即武帝甘泉汾脽所云。天始以寶鼎神靈授帝。朔而又期。終而復始。案漢昭宣之世。海內殷茂。蒙
樂又安。武帝宣威域外。中國益尊。而輪臺之海。仁心爲質。
朝廷賢能。衆所吉甫之會。推本世祖。導揚盛美。固其所也。

石留曲

留、一作流。　莊述祖曰。有其聲而辭失
傳。　陳沆曰。聲辭久沿。不可復詰。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霜冷將風陽北逝冥無敢於揚心邪懷關志金安薄北方
開留離蘭　陳祚明曰。都不可解。後之擬者。以水流去而石流不動比臣節。　譚儀曰。石以喻堅。水
以喻潔。蘭以喻馨香。金錫以喻文飾。人之稱志士與。志士之自明與。不可得而詳矣。



香研居詞麈敍

人皆有耳，而不能遏其耳力，上古聖人竭之，于是六律定，五音正，雖韶樂之盡美盡善，夫子聞之至于忘味者三月，卒不能舍既定之六律，而求五音之正也，雖聖人既沒，禮樂崩壞，降而爲鄭、衞之樂，流而爲淫哇之聲，亦不能舍六律而成五音，然則樂器之在後世，無以異于其在上古也，後世工人所用之樂器，無以異于上古聖人所造之律也，夫燕樂之悠揚心耳，與淳古淡泊之雅樂，相去遠矣，而必不能異其律以成音，何也，蓋人有中聲，等而上之，有所止也，等而下之，亦有所止也，蓋天地間，凡有聲者，莫不有其中聲焉，故迅雷烈風，童子皆知其爲天之怒，而不可以常者也，故聖人造律，以律閑音，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焉使倍之，踰乎宮矣，焉使半之，過乎羽矣，然而下徵下羽律之倍者亦律也，少宮少商律之半者亦律也，充之而至于其所不得不止之地，而律于是乎不可勝用矣，故音無定方，律有所止，旋相爲宮，而皆得其環中，向使踰焉而至于咽不出，過焉而至于揭不起，俗工猶知其不協乎律，豈待聰如師曠始能審音乎哉，愚夫愚婦亦與知能，聖人者知能之尊也，蓋于俗工莫不有耳，師曠之耳能通乎微者也，彼李照、楊傑之徒，妄意改製，工師用之，歌不成聲，由是言之，聖人所造之六律，與今工人所用之樂器，果有以異乎，無以異乎，世之言律呂者，病在求之太深，瑤田心竊疑之，知其非而未嘗習其器，欲言焉而不能暢厥旨，吾友方君仰松從事于音律之學者十餘年，考之經史以導其源，博覽百家之言以達其流，舉數百年晦蒙之

業，別白焉而定一尊，作詞麈五卷，鉤元提要，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其言曰，工尺部作呂，樂器無古今，余爲心折者久之，嗚呼，是書之作，豈惟詞家之圭臬，實起後世之言律呂者而飲之以治聾之酒矣，

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暮春之初，同學弟程瑤田撰，

香研居詞麈目錄

卷一

原詞之始本於樂之散聲
論詞曲工調之理
十二均八十四調之圖
論今之南北曲本於宋之燕樂
六十調起調畢曲之圖
二十八調住字之圖
論起調畢曲與十二宮住字不同
論羕堯章詞起調畢曲住字之不同
論半聲變律
論四清聲
論樂無徵角兩調之故
論徵調

卷二
論變宮
論兩指聲
論側商調
論樂不可以一律配一字
論太樂繁聲可刪而燕樂不可刪
論鄭世子一詩十二律皆可叶之說不可施之於詞曲
論逸調
論雜談十五聲與白石不異
論宋時燕樂亦不一
論近世彈琴不以管色定絃之繆
論宋行在譜
論九宮譜之名之誤
論南九宮譜之誤
論九宮合譜之誤
論樂之和與不和
論沈括筆談之誤
論鄭世子迎調曲之說不可施於詞曲
紫霞翁論工尺
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
混成集
古今樂律通譜
論中管和繆
論五聲

卷三
岐伯擊樂
王仁裕論樂
管仲知音
西涼樂
論中聲

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各宮字譜
樂府雜錄別樂識五音二十八調圖
楊誠齋作詞五要
論中原音韻
論敦煌佳三聲
論折字
花拍
殺借殺
拍板譜
樂節
宮調所宜
論歌
李易安論詞
王平甫夜譜
王弇州論曲
論俗樂可鄙
記夢
卷四
太平樂
論絲竹金石有自然之妙
論南北曲之分
論南曲不用乙凡二字
論今曲無勾字
論宋律呂家之繆者
論明律呂家之繆者
論本朝談律呂者
論頭管
論笙
論簫

論古笛今笛
近世度曲七調之圖
燕樂新書字義
宋俗樂譜
今世俗樂字譜
卷五
宮調發揮
度曲正譜
總論

香研居詞麈卷一

清　歙西方成培仰松述

原詞之始本于樂之散聲

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塡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遂絕。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比之管絃。如陽關詩。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培雖爲此說。未敢自信。後見朱子全集有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添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始信鄙說之不繆。

沈括筆談云。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速周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之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乃以詞塡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沈此言。亦可證余前說也。

論詞曲宮調之理

宋詞、元曲。雖相承。註有宮調。而自有明以來。時有曉者。又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宋時且然。況近世乎。如萬紅友詞律。疑仲宮卽道

宮。九宮各譜。總論引驗。隱居士之說。不識有黃鐘宮。何以又有正宮。夾鐘、姑洗、無射、應鐘爲羽。何以又有羽調。夷則爲商。何以又有商調。其於旋宮宮調之理。茫然如此。沈詞隱最號精專。亦莫明其所以然也。培嘗疑宋仁宗樂譜新經。其說最爲詳悉。今撮爲圖于左。則十二均八十四調之目。較若列眉矣。

十二均八十四調之圖

黃鐘之宮爲子。爲正宮調。　太簇商爲寅。爲大石調。　姑洗角爲辰。爲小石角。
林鐘徵爲未。爲黃鐘徵。　南呂羽爲般涉調。　應鐘變宮爲亥。爲中管。
蕤賓變徵爲應鐘徵。

右黃鐘均之七調。

其法。黃鐘之均。則以黃鐘之律爲宮音之調。以太簇爲商音之調。以姑洗爲角音之調。以林鐘爲徵音之調。以南呂爲羽音之調。此五音之正調也。又加以應鐘爲變宮之調。以蕤賓爲變徵之調。此二變調也。其爲七調。古謂之七宗。又謂之七始。漢志稱舜欲聞七始是也。夫五音得二變而後成音。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此自然之理。或謂殷之前但有五音。至周始加二變以成七音者。非。在郊廟之樂。則以黃鐘宮、太簇商等爲名。在燕樂則以正宮調、大石調等名別之。所以分別樂之雅俗。其實一理也。餘十一均倣此。至於用調製詞度曲之法。詳于培所撰宮調發揮、度曲正譜兩篇。另載于後。

夷則徵爲大呂徵。　無射羽爲高般涉。　夾鐘商爲高大石。　仲呂角爲中管小石調。
林鐘變徵爲黃鐘徵。　姑洗商爲高大石。　黃鐘變宮爲正宮調。此黃鐘清宮。
右大呂之均七調。　應鐘羽爲中管高般涉。
太簇之宮爲中管高宮。　蕤賓角爲歇指角。
南呂徵爲太簇徵。　大呂變宮爲高宮。此大呂清宮。
夷則變徵爲大呂徵。

右太簇之均七調。

夾鐘之宮爲中呂宮。
林鐘角在今樂亦爲林鐘角。林鐘子聲短非中呂爲商之夾。故楚用林鐘正管之聲爲角。
黃鐘羽爲中呂調。黃鐘正律之聲非商三分去一之夾。此用其子聲爲羽。
南呂變徵爲太簇徵。　仲呂商爲變調。　無射徵爲黃鐘徵。　太簇變宮爲中管商宮。此太簇清宮。

右夾鐘之均七調。

姑洗之宮爲中管中呂宮。
夷則角爲中管林鐘角。子聲短非蕤賓爲商三分去一之夾。故用正聲爲角。
大呂羽爲中管中呂調。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夾。故用其子聲爲羽。　蕤賓商爲中管商調。　應鐘徵爲姑洗徵。　夾鐘變宮爲中呂宮。此夾鐘清宮。

無射變徵爲夾鐘徵。

右姑洗之均七調。

中呂之宮爲道調宮。

南呂商爲越調。

太簇羽爲平調。太簇正聲長，非林鐘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

應鐘變徵爲姑洗徵。

右中呂之均七調。

蕤賓之宮爲中管道調宮。

無射角爲中管越調。子聲短，非夾鐘角之次，蓋用正聲爲角。

夾鐘羽爲中管平調。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四子聲爲羽。

黃鐘變徵爲中呂徵。

右蕤賓之均七調。

林鐘之宮爲南呂宮。

應鐘角爲大石調。

姑洗羽爲高平調。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大呂變徵爲蕤賓徵。

右林鐘之均七調。

夷則之宮爲仙呂。

黃鐘角爲高大石調。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爲角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仲呂羽爲仙呂調。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太簇變徵爲林鐘徵。

右夷則之均七調。

南呂之宮爲中管仙呂宮。

大呂角爲中管高大石角。正聲長，非應鐘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蕤賓羽爲中管仙呂調。

夾鐘變徵爲夷則徵。

右南呂之均七調。

無射之宮爲黃鐘宮。

太簇角爲變角。正聲長，非黃鐘爲角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林鐘羽爲黃鐘羽。正聲長，非黃鐘爲角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林鐘商爲小石調。子聲短，非正聲爲商之次，故用其子聲爲商。

黃鐘徵爲中呂徵。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呂聲爲徵。

姑洗變宮爲中管中呂宮。

夷則商爲中管小石調。

大呂徵爲蕤賓徵。

仲呂變宮爲道調宮。

南呂商爲歇指調。

太簇徵爲林鐘徵。正聲長，非林鐘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蕤賓變宮爲中管道調宮。

姑洗變徵爲南呂徵。

右無射之均七調。

應鐘之宮爲中管黃鐘宮。

夾鐘角爲中管雙角。正聲長，非太呂爲角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夷則羽爲中管黃鐘羽。正聲長，非蕤賓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仲呂變徵爲無射徵。

右應鐘之均七調。

培按：此所謂十二均八十四調也。以十二律爲經，而以五音爲緯，即禮運相爲宮之法。儒者勦襲古人成說，徒知有旋宮之號，而不識有姑洗角、林鐘徵諸名，又不悟大石調即太簇商，般涉調即南呂羽之類，使古人至精至微之法，等于紙上空言，而不知元聲在天地間，未嘗一日亡也。今取通典莊子樂纘新經之下，可以一目了然。若黃鐘之律自爲其宮者，如黃鐘爲夾鐘之羽，爲仲呂之徵，爲夷則之角，爲無射之商，此黃鐘之五聲也。在八十四調中按之，即見。餘十一律倣此。

又按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即夾鐘。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一條正旋宮之法。而周世樟五經類編注云，圜鐘三法，與旋宮法不同，其說不可信。夫不悟己學淺鄙，而反疑周公所說，經生之見，何其陋哉。

大呂商爲中管越調。正聲長，非應鐘爲宮之次，故用子聲爲商。

蕤賓徵爲應鐘徵。正聲長，非黃鐘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無射變宮爲中管黃鐘宮。

論今之南北曲本于宋之燕樂

或問於培曰：還宮之法，既有八十四調，而近世所傳曲譜，北曲宮調凡十有七，南曲宮調凡十有三，多寡若是其不同，何也。答曰：宋燕樂獨以夾鐘爲律本，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閏者角之子聲，不收者，不用以爲曲也。此夾鐘收四聲之略也。其宮聲七調，曰正宮，即黃鐘宮，曰中呂宮，即大呂宮，曰道宮，即夾鐘宮，曰南呂宮，即林鐘宮，曰仙呂宮，即夷則宮，曰黃鐘宮，即無射宮，此七調皆生于黃鐘。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聲，故宮聲之調，皆生于黃鐘也。商聲七調，曰大石調，即太簇商，曰高大石調，即夾鐘商，曰雙調，即仲呂商，曰小石調，即林鐘商，曰揭指調，即南呂商，曰商調，即無射商，曰越調，即黃鐘商，此七調皆生于太簇。黃鐘之均，以太簇爲商聲，故商聲之調，皆生于太簇也。羽聲七調，曰般涉調，即南呂羽，曰高般涉調，即無射羽，曰中呂調，即黃鐘羽，曰正平調，即太簇羽，曰南呂調，即大呂羽，樂府新經無南呂調之名，呼爲中管中呂調，曰仙呂調，即夾鐘羽，曰雙角，即夾鐘角，曰小石角，即仲呂角，曰揭指角，即南呂角，曰商角，即無射角，曰越角，即太簇角，此七調皆生于應鐘。黃鐘之均，以應鐘爲角聲，故角聲之調，皆生于應鐘也。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今之南北曲，率本于此。但體製稍有不同，而宮調未始有異，其不及二十八調之數者，則以殘缺失傳故也。至八十四調，乃十二律之全聲，古人原未嘗盡取以爲曲調爾。十二律中，宋人燕樂獨取夾鐘爲律本，何也。答曰：十二律四清聲爲十六聲，推夾鐘爲最清，（就十二律論之，應鐘聲最清，加四清聲校之，則雖夾鐘爲最清，）故通考諸爲靡靡之音，則燕樂以夾

鐘爲律本者。亦取其聲之悅耳而已。然培雪收姜堯章自製詞譜。照其工尺歌之。被于管弦。其腔猶有雅潔之意。不甚悅時人耳。則今之昆腔。更爲靡靡已。朱子曰。大抵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此數言。可以證燕樂取夾鐘爲律本之意矣。或又問曰。律本二字。殊爲難解。何以謂之律本。可得聞乎。答曰。律本見前漢志。晉志謂黃鐘爲諸律之本也。然十二律皆可爲律本。故凡製腔之始。與奏樂之時。必用管色以定字眼。蓋十二律字眼旋宮各自不同。故也。今人度曲。必先吹笛以定其工尺。古人亦是如此。以夾鐘爲律本者。以緊五爲夾鐘之清聲。而曲之腔。樂器之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也。今世樂工相傳正宮以下七調。正宋人夾鐘爲律本之遺法。

六十調起調畢曲之圖

黃鐘宮。正宮　無射商。商調　夷則角。　仲呂徵。　夾鐘羽。中呂調

右五調。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黃鐘宮正律用合字。餘四調變半用六字。姜夔越九歌雲台涼一首凡四疊。自注。無射商、越調起調畢曲並用黃清。同此可證。但無射商古名商調。今曰越調。未詳。

大呂宮。高宮　應鐘商。　南呂角。　蕤賓徵。　姑洗羽。

右五調。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大呂宮正律用下四。餘四調半律用下五字。

太簇宮。　黃鐘商。越調　無射角。　林鐘徵。　仲呂羽。仙呂調

右五調。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太、黃兩調正律用四字。餘三調變半用五字。姜夔淒其我思一曲兩疊。自注。側商調、黃鐘商並用太簇畢曲。同此。但用應鐘起調小異。塔有說載後。

夾鐘宮。中呂　大呂商。　林鐘角。大食角　夷則徵。　蕤賓羽。

右五調。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夾、大兩調正律用下一。餘三調半律用上五。姜夔登崇丘一曲四疊。自注。夾鐘宮用夾鐘畢曲。林鐘起調。與此小異。故曰吳調也。白石揚州慢詞、長亭怨詞。並自注中呂宮兩結。旁譜皆作ㄛ。此即下一也。同此可證。

姑洗宮。　太簇商。大石調　黃鐘角。高大食角　南呂徵。　林鐘羽。黃鐘調又名高平調

右五調。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姑、太、黃三調正律用一字。餘兩調半律。右無清聲。近世有高亿。當姑洗半律。姜夔綠頭鴨一曲凡五疊。自注。高平調、林鐘羽皆用姑洗起調畢曲。同此可證。

仲呂宮。高宮　夾鐘商。高大石調　大呂角。商角　無射徵。　夷則羽。

右五調。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仲、夾、大三調正律用上字。餘兩調半律。右無清聲。姜夔玉蝴蝶曲凡四疊。自注。蜀側調、夷則羽皆用仲呂起調畢曲。然則無清聲者亦可用正律也。但當比正律稍高。始協。

蕤賓宮。　姑洗商。　太簇角。越角　應鐘徵。　南呂羽。般涉調

右五調。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蕤、姑、太三調正律用勾字。今無勾字。當用高仁。餘兩調半律。右無清聲。

林鐘宮。南呂　仲呂商。雙調　夾鐘角。雙角　黃鐘徵。　無射羽。高般涉調

右五調。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林、黃兩調正律用尺字。餘三調半律。右無清聲。近世有高伏。近林鐘半律。姜夔海棠春碧曲三疊。自注。雙調用林鐘起調。而用仲呂畢曲。與此微異。

夷則宮。仙呂　蕤賓商。　姑洗角。　大呂徵。　應鐘羽。

右五調。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夷、蕤、姑、大四調正律用下工。姜夔暗香、疎影兩詞。自注。仙呂宮兩結。旁譜並作ㄛ。即低工也。低工古謂之下工。同此可證。餘一調古無清聲。近世有高仁。近夷則半律。

南呂宮。　林鐘商。小石調　仲呂角。小石角　太簇徵。　黃鐘羽。中呂調

右五調。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南、林、太、黃四調正律用工字。仲呂角是南呂半律。古無清聲。

無射宮。黃鍾　夷則商。　蕤賓角。揭指角　夾鐘徵。　大呂羽。南呂調又名中管中呂調

右五調。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皆正律。用下凡。姜夔民茶瘋曲四疊。自注。古平調無射宮。又愛予親曲三疊。自注。中管般涉調、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畢曲。同此可證。般涉即般涉。蘇玄人白蘇祇婆語。猶非言羽音也。塔按樂髓新經。應鐘羽爲中管高般涉調。今姜詞自注大呂羽而又曰中管般涉者。疑其兼用應鐘羽聲。故又姜惜紅衣詞自注無射宮起調兩結。旁譜俱作ㄛ。八即下凡。ㄛ疑即四字。所謂寄殺也。

應鐘宮。　南呂商。揭指　林鐘角。　姑洗徵。　太簇羽。正平調

右五調。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皆正律。用凡字。姜夔師環城曲二疊。自注。中管商調。南呂商用應鐘畢曲。但以夷則起調。與此異。按樂髓新經。蕤賓商爲中管商調。今姜詞自注南呂商而又曰中管商調者。疑其兼用蕤賓商也。

右闕本之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注、孔氏正義。參以律呂新書、唐、宋史樂志、三通等書。會通其義。居爲斷闕。又采姜夔越九歌旁譜。以爲雅樂工尺之證。又取惜紅衣、暗香、疎影三詞旁譜。以爲俗樂工尺之證。雖世遠音亡。不能盡通其奧。而音樂之矩度。大略具於此。

二十八調住字之圖

正宮。六字住商　中呂宮。尺字住　南呂宮。尺字住　黃鐘宮。上字住　高大石調。尺字住起　小石調。尺字住起　商調。六字住起　般涉調。工字住起　高般涉調。尺字住起　正平調。下四住起

高宮。下四住　道宮。上字住　仙呂宮。下工住　大石調。下四住起　雙調。上尺字住起　揭指調。工字住起　越調。六字住起　高般涉調。尺字住起　正平調。下四住起

右闕本之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注、孔氏正義。參以律呂新書、唐、宋史樂志、三通等書。會通其義。居爲斷闕。又采姜夔越九歌旁譜。以爲雅樂工尺之證。又取惜紅衣、暗香、疎影三詞旁譜。以爲俗樂工尺之證。雖世遠音亡。不能盡通其奧。而音樂之矩度。大略具於此。

南呂調。下四住清下五字起畢下凡
黃鐘調。尺字住畢一字起
高大食角。大字住畢下一起
小石角。上字住畢工字起
商角。下五住畢上字起
仙呂調。上字住起畢下四清五字
大食調。凡字住畢下一起
雙角。上五住畢尺字起
揭指角。勾字住今當用商住起畢下凡
越角。五字住起畢字今用商住勾

姜堯章曰。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凡曲言犯者。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也。培因摘二十八調住字圖之于右。並註起調畢曲字于旁。而八十四聲可類推矣。二十八調中。止七宮聲起調畢曲住字皆相同。中呂一調亦相同。餘二十調。則起調畢曲字與住字各異。後見沈存中補筆談所載燕樂二十八調殺聲。正與此圖同。惟高半小食角用一字。般涉用四字。歇指角用尺字。小異。乃後人剞劂之譌。

論起調畢曲與十二宮住字不同

或問於培曰。先儒謂起調者。曲之起聲一字也。畢曲者。曲之收聲一字也。子所撰圖。詳哉其言之矣。然畢之義。與住無殊。而白石所云十二宮住字。與六十調畢曲之字。又多不同。其故何也。答曰。如黃鐘宮調曲中七音贊助之處。以黃鐘爲宮聲。故名黃鐘宮。若無射商調。則以黃鐘爲商聲。故名無射商。夷則角則以黃鐘爲角。仲呂徵則以黃鐘爲徵。夾鐘羽則以黃鐘爲羽。此五調乃黃鐘之五聲。故皆用黃鐘起調畢曲

也。餘調倣此。然此五律各自不同者。不以各宮住字彙用而區別之。則此無射商四調。竟似黃鐘宮一調矣。故每一調有起調畢曲之字。又有十二宮住字以別之。斯一曲之中。七音相宜。犄交脈注。條理粲然不亂。杜氏所以有鋪綴文章之喻也。通典解十二調文之以五聲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此言以聲比喻故起調畢曲者。曲之綱。而十二律住字者。曲之目也。古之人明乎此。故推之可至於百四十四律。變化終于千八百聲。[illegible]後人昧此。則條理棼然。宮商淆亂。不自知爲何宮何調。亦並不成其爲宮調也矣。

論姜堯章詞起調畢曲住字之不同

又問。起調畢曲住字之有關於鐘律如此。而白石旁譜校此。往往又有出入。若似乎不拘拘於此者。何也。答曰。音律之微。千變萬化。不明其不變者。則變者不可得而知也。六十起調畢曲。十二宮住字。此古人所示一定規矩。所謂不變者也。明乎此。然後正旁偏側。推而用之。可至于千八百聲而無窮。馬融之反商下徵。白石之側商側犯。皆此理之彰彰可證者。故旁譜出入。正白石精于音律處。豈可與不知樂者同年語哉。使但知規矩方員。而不明方員大小之隨時變易。不過終于八十四聲而止矣。彼逸調出乎八十四聲外者。又將何以知之耶。

論半聲變律

黃鐘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太一半聲。夾、姑二半聲。蕤、林四半聲。夷、南五半聲。無、應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一變律。大二變律。夷三變律。夾四變

律。無五變律。仲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爲聲氣之元。

論四清聲

或問。黃、大、太、夾四律。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餘律皆有半律。而無清聲。何也。曰。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惟黃、大、太、夾。管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八律遇宮。所加四律。必不爲所役。此四清聲所以設也。右二則。先哲論之已詳。此摘其要略以備覽。

論樂無角徵兩調之故

九宮各譜引騷隱居士之說曰。宮、商、羽各有調。而角、徵獨無之。皆不可曉。培謂此等道理。豈眞無可考究。但後人論詞曲者。只知于詞曲求之。而不能博考諸經史。故其所見。如扣槃捫象然。如今北九宮有商角。即大呂之角聲。何謂無角調乎。但要識此角之閏聲。非正角耳。至於無徵調之理。請備論焉。朱子大全集有一條。問。溫公言本朝無徵音。朱子答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培按周禮大司樂云[illegible]爲角圜丘奏之太蔟爲角方丘奏之大呂爲角宗廟奏之是古有角調也朱子謂必之耳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illegible]這個也只是無徵調。不是無徵音。[illegible]如今人曲子。[illegible]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接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此一段說得明白暢達這卻不知是如何。其中有個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徽宗嘗令人硬去做。後來做得成。卻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

舊走了。[illegible]不知是如何。[illegible]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illegible]後培讀姜夔徵招自序。乃知徵爲去母調。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古人不用。[illegible]今錄姜序於此。而略詮釋其義。庶覽者可以得之。序云。徵招角招者。政和間大晟府嘗製數十曲。音節駁矣。余嘗考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徵爲去母調。如黃鐘之徵。以黃鐘爲母。不用黃鐘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亦皆具母弦而不用。其說詳于余所作琴書。[illegible]然黃鐘以林鐘爲徵。[illegible]住聲于林鐘。[illegible]若不用黃鐘聲。便自成林鐘宮矣。[illegible]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誚。[illegible]子嘗使人吹而聽之。寄君聲于臣民事物之中。清者高而亢。濁者下而遺。萬寶常所謂宮離而不附者是已。[illegible]因再三推尋唐譜并琴弦法。而得其意。黃鐘徵雖不用母聲。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鐘聲。若不用黃鐘而用蕤賓、應鐘。即是林鐘宮矣。[illegible]餘十一宮徵調做此。其法可謂善矣。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燕樂。不必補可也。[illegible]

其音亦自會工尺也古今來少調之故恍然特少角調耳宋末發明增補之說無角調也但取閏聲之流美而不取正角故朱子謂無角調耳此一曲予昔所製因依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乃是徵調故足成之雖最用俚聲殺大晟曲爲無病矣此曲依昔史名曰黃鐘下徵調角招曰黃鐘清角調

古樂府有下徵調沈約宋書曰下徵調法黃鐘爲宮而呂爲商林鐘本正聲黃鐘之羽鐘之變徵下徵每名異手者注云前呂本黃鐘之羽鐘之變徵下徵今黃鐘爲宮矣觀此知白石以前呂爲商呂爲角明是林鐘宮以南呂爲商故曰黃鐘爲主而已堵按林鐘爲宮注若不以黃鐘爲徵下徵則呂爲商也蓋下徵之下徵調也然必以南呂爲商呂爲角者黃鐘之徵調又在八十四聲之外所謂變徵不用正變徵故謂之清角

補徵調

葉少蘊避暑錄話。崇寧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宴樂同爲之。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爲。知音如仙現亦不明其徵調之故此理知之矣不可以意妄增。徒爲後人笑。蔡京不聽。屢使度曲。皆辭不能。以一樂工而能不屬可比。合聲相和。仙現亦非聲工。屬意迎合。遂使他工爲之。除旬獻數曲。即今黃河清之類。而終聲不諧。未嘗殺他調。京不通音律。但果于必爲。大喜。亟召樂工按試。尚書少蘇。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京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環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落韻即落腔。白石所云二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也。

香研居詞麈卷二

論變宮變徵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繆和南子云。姑洗生應鐘。不比于正音。故爲繆。所以濟五音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或問。何以謂之和。去一律二律。答曰。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如黃鐘宮以太簇爲商。黃、太之間。只隔大呂一陰律。以姑洗爲角。太、姑之間。只隔夾鐘一陰律。以林鐘爲徵。以南呂爲羽。中間只隔夷則一陽律。此所謂相去一律也。至如姑洗角、林鐘徵之間。卻隔仲呂、蕤賓兩律。南呂羽、黃鐘宮之間。卻隔無射、應鐘兩律。此所謂相去二律也。故于二律之中。取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以和之。此音律至妙至妙之處也。宋陳暘樂書深排二變之說。蓋由未達此理耳。

論商指聲

姜堯章湘月詞自注。即念奴嬌。商指聲。于雙調中吹之。隔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也。後人多不解商指過腔之義。培忠索久之。而後悟其說。蓋念奴嬌本大石調。仲太簇商。雙調爲仲呂商。律雖異。而同是商音。故其腔可過。太簇當用四字。仲呂當用上字。今姜詞不用四字住。而用上字住。

蕭管四、上字中間只隔一孔。笛四、上字兩孔相聯。只在隔指之間。又此兩調畢曲。當用一字尺字。亦在隔指之間。故曰隔指聲也。能吹竹便能過腔。正此之謂。所以欲過腔者。必緣起調及兩結字眼用四字不諧。配以上字。聲方諧婉。故不得不過耳。余思得其義。甚覺快然。遂記之以質世之知音者。

論側商調

姜堯章琴曲自序曰。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余以此諸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鐘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絃。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鐘之正。側商乃黃鐘之側。他言調者皆同此。此一段甚深難解。培觀姜越相側商調一曲。始略悟其旨。蓋大食調爲應鐘角、黃鐘商。乃黃鐘之正聲。當用太簇起調。畢曲。今姜此詞用太簇畢曲。而用應鐘起調。曲中多取應鐘角爲變宮變徵之聲。非黃鐘商之正。故曰側商耳。側弄、側楚、側芻。皆是此義。

論樂不可以一律配一字

元豐間。楊傑言。大樂之失。或詠一言。而當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繁聲。以一律歌一言。此論甚紕繆。姜夔言。太樂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正闢楊說也。善夫朱子之言曰。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墊字散聲。以歎美其趣。觀此則知以一聲叶一字非樂。煩手淫聲亦非樂也。鄭世子云。今樂家亦有折聲上生四位。聲聲下隔二宮。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之說。若止以一聲配一字。何得謂之永言

論大樂繁聲當刪而燕樂不可刪

（折聲上生四位聲聲下隔二宮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之說）

假令黃鐘聲花陰（白花陰即今詩餘南北曲非大樂此是指譜）本五句。並換頭止五十二字。起調當用黃清六。今樂家乃先用六、五、凡、工爲襯聲。然後用中呂上字起調。以律推之。乃是黃鐘清角。非黃鐘宮也。又加襯八十餘字。繁聲太多。音節太密。去古益遠矣。蓋始作此曲者。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必有襯字以贊助之。通爲五十二字。後人撰詞。並其襯字亦用詞填。宜工師不知。於定腔五十二字之外。又加襯字至八十餘。皆淫哇之聲也。必刪去始爲近古。培按。繁聲唐、宋人謂之慢聲。太眞傳明皇吹玉笛。遲其聲以媚之。即繁聲多也。今人譜工尺。多用贅板音。方篤旋悅耳。即淫哇之謂。古雅雅之音也。善乎稗編之言曰。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實製詞有邪正敬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緩急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于正。其曲淡而不膩。其節稀而不密。則古樂豈外是哉。白樂天詩云。正始之音其音何。朱絃疎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蓋有以識此矣。雖然。培謂大樂則當去其繁聲。若燕樂如今之曲子。但去其邪慢之詞便足。不必盡以此例之也。劉貢父詩話云。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安定先生評太學諸生鼓琴吹竽。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惟鹿鳴、采蘋數章。故稍稍延通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緩聲鹿鳴、采蘋耳。蓋太學所習。雖宜雅淡。然究非郊廟比。故不妨稍存纏聲。以活潑性情。況燕樂乎。此正胡先生通達人情處也。或又問曰。所云上字起調。便是黃鐘清角。

非復黃鐘宮。何也。答曰。五、六、凡、工、尺、上、乙、四、合。此九字一定次序也。六者黃鐘清聲。今從六、五、凡、工特至上。其五個字。而律之序黃、大、太、夾、姑其五律。是此曲以中呂上字配爲角也。黃鐘宮以姑洗爲角。故曰是黃鐘之清角也。如用合字起調。姑是黃鐘宮耳。今之樂工。絕不知此理。又何怪乎倚聲家都不問音律爲何物。而懦者之論。舉同于影響耶。

論鄭世子一詩十二律皆可叶之說不可施於詞曲

鄭世子載堉謂凡曲無一定之調。一詩而十七宮調皆可更迭奏之。又云。古人隨月用律。以其詩章首一言。用其月之律譜之。次視平仄高下。而以均內七聲贊助成曲。未復歸于本律。斯爲協律。非謂章首一字。必屬某律。不可移易也。由是言之。詩首一字。十二律皆可協矣。培按。此論郊廟雅樂則可。欲以施之詞曲則繆甚。何以言之。唐樂志。開元禮圜丘樂章。降神用豫和。圓鐘宮三成。黃鐘角一成。太簇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凡六變。而其辭四字八句皆同。又宋史樂志。郊祀山陵皆有導引。其數十曲。率因事隨時。定所屬宮調。以律和之。此二條。即世子之說也。故曰。以論郊廟雅樂則可。然考宋制。南郊樂其宮圜鐘。（即夾鐘之別名。明堂樂其宮夾鐘。夾鐘生於房心之氣。實爲天帝之堂。故爲天宮。祭地示其宮函鐘。即林鐘之別名。林鐘生于未之氣。未爲坤位。實在東井、鬼、輿之外。故爲地宮。饗宗廟其宮用黃鐘。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三者。各用其聲類求之。則郊廟之樂。亦有一定之宮調。各有精義。不容移易。而不必盡如世子之說奏。至于詩餘、南北曲。即宋、金、元之燕樂。源於國風。與郊廟之樂源於雅頌者。其製度音調。本自不同。其曲至爲繁多。欲奏某律。即有某律之調在。不用東移西湊。故以曲牌名細區別之。原不欲其通融出入耳。蓋文章之道。其體愈卑。則其法愈密。此天地間自然之理。不獨詞曲爲然。若念奴嬌本大石調。又轉入道調、雙調。此亦如湘月隔指過腔之例。蓋亦無多。乃精音律者偶爾變通之事。不必如世子所云也。王安石言。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爲曲。是聲依永。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則是永依聲也。張橫渠先生曰。古樂決非先製腔。此二說者。皆不可以論燕樂也。紹興四年。國子丞王普上言。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崇寧以後。乃先製譜而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觀此。知雅樂燕樂之分矣。

論逸調

沈括言。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實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也。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至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培按。國史纂異載。洛陽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懼而成狄樂工。曹紹夔鑄磬數處。其聲遂絕。僧問所以。夔云。此聲與齋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遂愈。此亦虛室琵琶自應之類。若近世俗工奏樂。從未見有樂器自應之者。蓋緣其音調乖戾。全不合律故耳。吾家霽之先生曰。和琴瑟者。分門內外。外彈仙翁。則內位亦動。如定三絃子爲梅花調。以小紙每絃貼之。吹笛中梅花調一字。此絃之紙亦動。師夔鑄磬不應。猶之茂先知銅山崩也。聲音之和。足感異類。豈誣也哉。

論鄭譜十五聲與白石不異

沈括云。十二律並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大凡樂用雙高二律指律。故高二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凡字爲黃鐘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鐘清。（高五即緊五。）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音類能言之。此不備載。

培按。沈所云十五聲。蓋以私意推之。謂其聲如此。當以合字當大呂。下四近太簇云爾。非當時樂工以下四爲太簇。高四爲夾鐘也。故與白石歌曲所載譜不同。非妄譜譜誤也。沈所謂殺者。即十二律之各有住字也。如中呂當用上字住之類。住者殺也。所云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者。如中呂不獨歸上字住。而兼用他字殺也。余嘗怪今人唱曲不明宮調之理。其住聲不能盡歸本律。由沈言推之。則自宋已然。緣燕樂取其悅耳。不比雅樂古淡。則其住聲勢不能用一字。必兼用他字。方流麗旖旎。此理之自然。非人所能強也。但不可如今樂工。全不知宮調。一味隨意亂殺耳。

論宋時燕樂亦不一

括又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徵下。御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徵高。外方樂尤無法。又高教坊一均以來。惟北狄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按此。則南宋時民間樂已與教坊不同。駸駸欲近於今日之崑腔矣。

論近世彈琴不以管色定絃之繆

朱子、沈括皆言。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然後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終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培按。古人奏樂。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頭依我磬聲是也。京房謂竹音不可定律。故造爲律準。然準法不傳。後世定絃。莫倘於管矣。近世彈琴苟簡。徒知布爪取聲之巧。相傳調絃有得道仙翁。自在輕閒。月間風清。流水高山十六字。又有定當達理定兩段。已非古法。近人併此法不用。只知彈仙翁兩字。安能得宮商之正。

論宋行在譜

朱子言。張鎡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即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亦以清聲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鑿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培按。此北宋大樂配字之法也。然實未盡善。妄變進大樂議。言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正指此譜專以清濁配字之失也。至于詞曲若依此法。則更疎矣。然則其法當如何始能諧協。曰。當先定其宮調。當用何管色。當用何字殺。而

歸重于起調兩結。其中之清濁高下。若轉圜然。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音也。如黃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則黃律之理亦淺甚矣。而何古今來知音者之不數數耶。其說詳余所撰嘉調發揮。覽者熟復之而有進焉。則不獨有助於區區之詞曲而已。

論九宮譜之名之誤

或問十二律還相爲宮。是樂有十二宮也。今南北曲譜相傳名爲九宮譜。何居。答曰。樂有十二宮、二十四宮。又有七宮、六宮。獨無所謂九宮者。今南北曲譜名爲九宮譜。蓋相沿之誤也。何以言之。宮者宮聲之調也。十二均各有其宮聲之調。故謂之宮調。其商、角、徵、羽四聲。別之曰調。曾宮聲也。其實宮亦調也。此所謂十二宮也。十二宮各有變宮一調。合之是二十四宮也。此皆樂之全聲。古人原未嘗盡取以爲曲調。姑置勿論。若宋人燕樂。只得四七二十八調。其宮聲之調。不過七宮而已。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今之南北曲譜。本于宋、元。實止六宮。故輟耕錄云。北曲凡六宮十三調。今北曲譜又缺揭指宮角三調。僅存六宮十一調。南曲譜又缺道宮。不過五宮八調而已。余故曰。以九宮名譜。相沿之誤也。樂髓新經論律呂相生。有五太七政六甲九宮之說。此指太一九宮之宮。以配七政六甲。非宮調之宮也。或借此以名譜。庶幾其可。然而南北曲之從無九宮。則填詞家不可不知也。王元美藝苑卮言載何元朗之說曰。北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一似輟耕錄俱未見者。如元朗言。是北曲有十宮矣。尤可笑也。

論南九宮譜之誤

今南九宮譜較北譜。缺道宮。多羽調。乏仙呂入雙調。有中呂、仙呂、南呂三宮。而無中呂、仙呂、南呂三調。此編譜者不識宮商之理。誤以中呂三調。合之中呂三宮。故少此三調也。不知宮是宮音。此三調乃是羽音。相去遼庭。如何合得。且中呂三調皆羽音。而律各不同。中呂調卽黃鐘羽。南呂調卽大呂羽。仙呂調卽仲呂羽也。東山釣叟南曲譜乃無中呂三調。反混列羽調一卷。何耶。此南九宮譜之誤也。

論九宮合譜之誤

從來南北曲譜。未有如九宮合譜之善者。然其紕繆正復不少。如南曲之仙呂入雙調。本之琵琶記。卽古之犯調也。蓋仙呂調爲中呂羽。雙調爲中呂商。此兩調皆當用上字住。故仙呂調可入雙調。若認爲仙呂宮人雙調則誤。仙呂宮乃夾則宮。當用低工字住。住字不同。則不容相犯。九宮合譜不明此理。改爲仙呂人雙調。繆之甚矣。不知雙角乃夾鐘角。當用高五字住。仙呂宮、仙呂調皆不能入也。嗟乎。此特宮調之規矩。音之淺事。而自有明以來。倚聲家鮮有能知之者。而況樂律之精微乎。

犯調不始于南北曲。宋詞已先有之。如蘭陵王本越調。聲犯正宮。淒涼犯本仙呂調。而犯商調之類。其義詳見白石道人歌曲。又如江月晃重山、八音諸諸曲。亦採數調合成。而不註曰犯者。以採自本宮。原不相淩犯故也。九宮合譜謂犯字之義何居。而更名曰集曲。大非。又言。唐、宋詩餘無相犯者。妃青妃白。創于後人。何見之不廣也。

九宮合譜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調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有二月。此正古人隨月用律之義。然

按其所配。無一月不差謬者。則以不辨宮商。不明律呂之過也。如仙呂宮乃夾則之宮聲。乃不用之七月。而以配正月。（此誤會減字譜元曾用仙呂宮之說。培有辨載後。）大石調爲太簇商。何以配三月。而不用之正月乎。至於門月用仙呂入雙角。尤爲不倫。蓋天下事明其理。則粲然綱舉目張。雖繁無不紊。不明其理。必至惝怳尋聲。附會而不通。匪獨樂律爲然。閏月用律。當各隨其月也。

論樂之和與不和

周密癸辛雜識云。嘗聞梨園舊樂工言。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工字慢。或用工字慢。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按今人奏樂多犯此病。一折之中。數宮如見。實始於高則誠琵琶記。後人無識。往往效尤。不知音樂所大忌也。則誠才大不易及。惟此是其短處。北曲廂便無此病。

論沈括筆談之誤

沈存中筆談頗留心律呂。然亦有未達處。如疑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又云。今中呂宮卻是古之夾鐘宮。南呂宮乃是林鐘宮。雖國工亦莫知其所因。不知宋制雅俗調名各異。雅樂燕賓羽。卽俗樂中管仙呂調。雅樂夾鐘宮、林鐘宮。卽俗樂中呂宮、南呂宮也。沈以此爲疑。則亦未明夫旋宮之理矣。

論鄭世子起調畢曲之說不可施于詞曲

鄭世子云。凡係黃鐘起調畢曲者。中間句句落腳之處。只可用黃用林。凡係林鐘起調畢曲者。中間句句落腳之處。只可用林用黃。用太。蓋黃生林而林生太。上下相生。脈絡貫通故也。若用他律。則轉調矣。培按。此說本于冷謙啓敬所撰樂譜。蓋郊廟之雅樂。若燕樂正不必如此。當考之姜夔歌曲。其所自譜工尺。殊不若是之拘。則今人度曲。一以聲之高下相比而成。未必非唐、宋之遺法。但不合起結不知音律。亂人他調耳。此最今日樂工大病。

紫霞翁論工尺

楊掌、字繼翁。號紫霞翁。寧宗楊后兄次山之孫。周草窗言翁妙于音律。令人寫譜。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覆其非。余印之曰。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記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于文章者。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培按。字之高下相宜。而以工、尺之高下配之。此音律中最淺近事。非難知也。然曲師中吾僅見一兩人曉此。足見今人之墨墨矣。

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

宋仁宗洞曉音律。觀所著樂髓新經。迥非當時議樂諸臣所及。管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猶古樂。（蓋百詩欲君證作歌樂之樂。謂作音樂之樂。與田獵不倫。不知古人君舟行有鼓吹、武事有騎吹。正與論樂相關。）又曰。自排徧以前。聲音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入破之後。侵亂矣。至此鄭、衛也。時又有教坊樂工謂劉几所奏樂純清而不濁。乃鄭、衛之音。

宋李照、阮逸改鑄鐘磬。蜀人房庶深非之。著樂書補亡三卷。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大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也。變爲笙笛。匏、笙也。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壎。革、麻料也。鼓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使。而不達者。指廟樂鐘鎛磬宮軒爲正樂。而概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樂起于桓輪。龍殷生于落樂。其變則然也。雖使後世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几案而復俎豆菅席之質。然則八音之器。豈異于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音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葱蘢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此一段最近理。眞說得痛快。特未可與迂儒語耳。（廬曲自當奏。然此所著書。又往往自相矛盾。）然不特宋燕樂去古樂不遠。即今劇本亦去古不遠。培幼年見吾鄉所年報賽。所演皆古傳奇忠孝事。其時風俗淳厚。近二十年來。亂談腔盛行。專取淫穢支離不通之說。演爲正本。世人多喜觀之。而風俗大壞。則今樂古樂。豈果有異哉。通考言樂制雖曰屢變。而原未嘗變。宋史言。鄭衛、風雅不異器。斯言也。可謂知樂矣。

混成集

齊東野語云。混成集、脩內司所刊本。五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雖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蓋裒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都至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眞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

白樓天籟集又有所謂權場譜者。惜此二書不傳。古調零落。後人編輯。僅存百一而已。

古今樂律通譜

宋王洙王氏談錄云。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嘗究今樂與古樂之所由變。而總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如言黃鐘某聲。則屬絃之某。卻按金石之某聲。考管之某穴。皆衡眞爲表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錢。雖不知音者。可一視而究。號曰古今樂律通譜。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商遺音。其論甚詳。培嘗謂工尺十六字乃三代之遺法。古聖人吹律正音。卽製有此十六字。無俟後人吹灰累黍。紛如聚訟。觀談錄此條。足證余說之不妄。衡眞爲表。其法甚善。余嘗欲倣爲之。一洗南北九宮之陋。惜世無好事者爲余梓行之而止也。

論中管和繆

或問八十四調中。如太簇宮爲中管高宮。蕤賓商爲中管商調之類。何以謂之中管。答曰。中管云者。先正謂其聲在前後二律之間。而與前律同出一孔。以之製調。音韻重。纖強易其名。終無所表異。視前律爲不逮。故古人製曲。率以爲調。以其非正音也。然謂聲在二律間。則是謂音韻重。無所表異。則非也。旋宮之法。窮研豪芒。何云無所表異。觀方俟咏春草碧詞自注中管高宮。則亦未嘗不用爲調矣。曰。二變何以謂之和繆。答曰。一曲之中。終始只是一音。而其中必以五正音爲經。二變音爲緯以助之。然後成曲。非二變則不和。故曰和繆也。家密之先生曰。如醫家繆刺之繆。蓋以繆和之取濟耳。此言是也。

宮聲沈厚粗大而下。爲君。聲調則國安。亂則荒而危。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洪。屬平聲。商聲勁凝明達。上而下。歸于中。爲臣。聲調則刑罰不作。威令行。亂則其官壞。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將然。倉倉然。角聲長而通徵。中平而正。爲民。聲調則四民安。亂則人怨。聲出齒間謂之角。嘔嘔碎碎然。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于中。爲事。聲調則百事理。亂則事廢。齒合而脣啓謂之徵。倚倚然。巍巍然。羽聲噭噭而遠徹。細小而高。爲物。聲調則倉庫實。庶物備。亂則貧竭。齒開脣聚謂之羽。翊翊然。翩翩然。如見樂臨新經。管子言。戀徵如負豬豕登而豳。戀羽如鳴鳥在樹。戀宮如牛鳴窌中。戀商如離羣羊。戀角如孤豎木以鳴。其文古奧不易會。正好與新經參看。

明人劉濂撰樂經元義。謂樂記宮亂則荒其君驕一段。近于誣誕。培謂不然。蓋樂生于人心。非樂不和而致君驕財匱。乃君驕財匱。必形于樂中耳。葉適曰。舜聞律音。在治忽。正恐樂有未諧。則治有未至。既以己致治。復以樂察治。此道之密微。非唐太宗、魏徵所能知也。此論最精。濂之輕斥古書。可謂妄矣。

香研居詞麈卷三

岐伯撰樂

短簫、鐃軍中之樂。黃帝時岐伯撰。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軍中凱歌是也。見魏徵隋書樂志。今人但知岐伯著鹽素。爲醫家鼻祖耳。古聖人蓋無所不通。

王仁裕論樂

册府元龜。王仁裕初仕晉爲司封郎中。爲文之外。亦曉音律。天福五年八月。宴羣臣于永福殿。樂奏黃鐘。仁裕曰。音不純粹。聲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之曰。奚以知其然。曰。夫樂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順逆。有離合隱現。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十一月而生黃鐘。黃鐘者同律之主。晉之元宮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缺漏。與夫推歷生律。以律合呂。九六之偶。旋相爲宮。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宣歲功。生成軌儀之德。紀協長大之算。則精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則殊塗而同歸也。三正者。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七宗者。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角爲木。商爲金。宮爲土。變徵爲日。變宮爲月。徵爲火。羽爲水。融角、元龜、天冢、井候主乎角。平亢、河鼓、婁聚、輿鬼主乎商。天根、須女、

庶俎、烏嗞主平宮、辰馬、陰盧、旄頭、天都主平變徵、大火、丘封、天高、烏博主平變宮、龍尾、玄室、四兵、天倡主平徵、天津、東壁、參伐、軒轅主平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具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算、音以定主、算以求象、觸于耳而徵于心、由是而知也、夫何疑哉、此一段論樂聲數之理最詳、故錄之、朱子曰、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培謂天地間莫非一氣之流行、得黃鐘爲萬事根本、彼謂樂律無關于治亂吉凶之兆者、其所見亦淺矣、清泰初、范延光餞朝客于折柳亭、樂則于羽、而變徵獨有宮聲、洎將操執、莫不諧和、仁裕訝之曰、今日必有詩張之事、蓋諸音舉羽、獨叩金有宮聲、羽爲水、宮爲土、水土相尅、得無變乎、俄而筵散、延光墜馬、垂絕復甦、見玉堂閒話。

資儼知音

丁謂談錄、資儼爲文宏贍、有集百卷、又善術數、聽音聲而知興廢之未兆、兄儀當鄙其詭怪、不之信、世宗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隔簾藏響、令儼辨之、無一差繆、丁晉謂資二郎今之師曠也。

西涼樂

齊唐書樂志、永嘉時、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魏世其隨咸重之、開天傳信記云、涼州進新曲、明皇奏之便殿、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詔詢其故、寧王曰、夫曲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不勝則君單、商有餘則臣事倍、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于斯曲矣、後果有祿山之亂、此一段容出附會、然其論樂則是也。

論中聲

鄭世子曰、十二律皆中聲也、洽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此之謂也、夫何謂中聲耶、蓋出自然、雖高而不至于揭不起、雖低而不至咽不出、此所謂中聲也、（程子謂商與角之間、內與徵之間、爲中聲、楊龜山謂、定一中聲、而商下轉羽、羽下轉角、正宜不外此、乃毒何謂爲中聲、言各有宜、然皆不若世子之說、蓋程子所言、乃十二律天地自然之中聲也、中聲之上、乃二變之聲、蓋由所云、即律本起、詞聲曲之義、惟世子所識、乃十二律天地自然之中聲也、）則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則有倍律、是爲濁聲、彼謂黃鐘最低、其下更無高者、不知律呂有倍半之理也、管以人聲驗之、十二正律由濁而清、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皆自然也、繼以半律、黃、大、太、夾、雖清可歌、至于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強揭起、非自然矣、十二正律由清而濁、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皆自然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雖濁可歌、至于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強歌出、非自然矣、中聲止于十二、此非難知之事、不待知音、衆庶可知也、世稱移宮換羽、亦非難知之事、且以黃鐘之均言之、黃鐘爲宮則濁、俗呼合字是也、而其半律則清、俗呼高六是也、南呂爲羽則清、俗呼工字是也、而其半律則濁、俗呼低工字是也、宮音本濁、而移之使清、羽音本清、而換之使濁、則是應鐘之上、非無清聲、黃鐘之下、非無濁聲、彼以黃鐘爲最濁者誤矣、培按、此一則論中聲半律倍律最是、

獨斥以黃鐘爲最濁者爲誤、此言則非、蓋前人謂黃鐘爲最濁者、亦就十二律中較之、非其半律倍律論之也。

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半律（從子丑巳、律呂皆具、故有半而無倍、倍之則太長、）

清聲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半律（中律聲大而清聲止于四、巳上太高、歇聲揭不起、）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仲	姑	夾	太	大	黃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倍律

濁聲

陰陽陰陽陰陽陰陽陰陽

蕤	林	夷	南	無	應	黃	大	太	夾	姑	仲

倍律（倍律聲大而清聲止於四、巳下太低、歇聲揭不出、）

濁聲

培按、此兩圖見鄭世子律呂精義、不過欲畫出樂器人聲之高低以示人耳、乃目前淺易之理、無甚深奧、然樂家至神至奇之處亦在此。

各宮字譜

寅太簇七聲與丑大呂七聲同字譜、宮聲同四字、商聲同一字、角聲同上勾、徵聲同工字、羽聲同凡字、辰姑洗七聲與卯夾鐘七聲同字譜、宮聲同一字、商聲同上勾、徵聲同凡字、惟角、羽二聲有工、尺、五、六之異、酉南呂七聲與申夷則七聲同字譜、宮聲同工字、商聲同凡字、徵聲同一字、羽聲同上勾、惟角聲有六、五之異。

右見律呂新書、其缺黃鐘六宮管色者、緣論中管及之、故不備耳、又所謂管色者、疑即如今人度曲用某字調相似、宋人蘭陵王詞注閡越調、即黃鐘調、聲犯正宮、即黃鐘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即此類也、十二宮住字、賴白石載明、二十八調管色、惜半無可攷。

樂府雜錄別樂議五音二十八調圖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自注云、第六運去中呂調之運、如車輪轉、即去中呂一運聲也、按此注疑有譌字、不甚可解、）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石角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

亦名正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鐘角調。

去聲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鐘宮。

入聲商七調。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鐘商調。

上平聲調。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

右圖見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自來無人能解。培近觀楊誠齋擇腔用韻之說。忽然有悟。眞快事也。所謂運者。用也。分爲四聲。各用一韻。以填七調。如平聲韻。則用以填中呂、正平等七調。上聲。則用以填越角、大石角等調。非此則不協律也。上平聲調爲徵聲者。言徵調宜用上平聲韻填之。但有其聲。無其調。故但云爲徵聲而已。商、角同用者。角調宜叶上聲韻。商調宜叶入聲韻。而上平之韻二調亦可叶也。宮逐羽音者。宮音之調。宜叶去聲韻。羽音之調。宜叶平韻。而去聲之宮。亦可叶平聲之羽。故曰宮逐羽音也。余此解。發元明人所未發。毛稚黃、沈去矜諸君。啞啞于詞韻曲韻之分。皆隔壁聽。匪達乎聲律之原者也。

楊誠齋作詞五要（培按。是守齋、張炎得音律之學。予楊守齋、陸輔之又學歌于張。故陸撰詞旨而敍守齋之說。後人謂爲誠齋耳。守齋即紫霞翁。）

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寒翁吟之衰颯。當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奇煞。鬬百花之無味。是也。

培按。不韻謂不美也。奇煞。應是寄煞之譌。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則不美。如十一月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

培按。九宮各譜。正月配以仙呂。蓋本諸此。而不知實誤也。正宮乃黃鐘變宮聲。故十一月用之。仙呂宮乃夷則之宮聲。當用之七月。元宵胡爲用之乎。以愚斷之。仙呂乃南呂之譌也。何則。正月律當用太簇。即高宮太簇之均。以南呂爲撥。徵爲火。元宵燈火之事。故宜用南呂。古人用律之精如此。然所云南呂者。不專指一調而言。如揭指調、即南呂越調、即南呂角般涉調、即南呂羽皆可用也。如十一月越調、即黃鐘商中呂調、即黃鐘羽高大石角即黃鐘角皆可用也。不然。一歲之事。只消十二調便足。其餘曲俱屬無用。有是理乎。宮字衍文。蓋南呂宮即林鐘宮。當于六月用之也。正宮一本作黃鐘。最是。言黃鐘則正宮大食角諸調皆見。言正宮則不見也。

第三。要韻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詞若歌韻不叶。奚取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製作轉折。用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淩犯他宮。非復本調矣。

宋人多先製腔而後填詞。觀其工尺。當用何字協律。方始填入。故謂之填詞。及其調盛傳。作者不過照前人詞句填之。故云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也。轉折乃節奏所關。故下字不當。則失律淩犯他宮。起韻過變兩結。尤爲喫緊。

第四。要協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調俱押去聲。所以轉折乖異。

催字爲。當作推律。乃相傳創腳之誤。推求此調屬某律某音。然後叶某韻填之。方始合律。即段安節五音二十八調所說是也。水龍吟越調即黃鐘商。二郎神商調即無射商。此即前圖所云入聲逐商七調。上平聲商、角同用者也。若去聲韻當叶宮聲之調。非商調所宜矣。然宋詞往往不拘。蓋文士揮毫。不暇推求合律故耳。培嘗謂音律之學。元人不及宋人。宋人又不及唐人。于此可證。此一段道理。周德清中原音韻倘且不知。何況明人以後哉。

第五。要立新意。

後人填詞。止知此耳。然務求尖新。不近自然。便俗。樂府羣珠、王弇州諸君。正復不免。

論中原音韻

周德清謂元混一久。四海同音。搢紳論道。國語翻譯。下及詔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故作中原音韻。此謂之識時便俗則可耳。遽斥廣韻爲鴂舌。泝流忘源。何立言之過耶。又以六字三韻爲難。如忽聽一聲猛驚是也。然此亦何難之有。又以主母機可對燒公鴨爲語病。尤非確論。

以入聲派入三聲。宋詞往往有之。蓋本於三百篇、漢魏樂府。非德清一人創見也。然其起例有曰。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廣其韻耳。有才者本韻自足。此言甚當。後人必以三聲並叶爲北曲。入聲獨押爲南曲。失德清之旨矣。

論敦挫三聲

沈存中補筆談云。樂中有敦挫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挫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惟合字然。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深淺。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弦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惟禁伶能知。外方當工多不喻。培按。敦聲者。重抑按而徐也。挫聲者。或輕或重。連抑按而疾也。住聲則在敦、挫之間。或一敦一住。或連挫而一住也。笙簫之用氣亦然。合字無折者。合字最低。不復可折故也。蓋樂之妙難未易言。其大要只在高下疾徐之中節已耳。

論折字

文忠章云。餘節有折字。假如上折字下無字。即其聲比無字微高。餘皆以下字爲準。金石絃匏無折字。取一聲代之。或問培。何以謂之上折字下無字。答曰。一字折至七八分。是此一聲低到極處。下不復能低。故曰下無字也。即其聲比無字微高。餘皆以下字爲準。是又因韻遂漸高上去也。此正抗墜抑揚之妙。余嘗見善唱者。蹙口出聲。音中宮商。其分寸可合曲度。異而詰之。答言。吾術無難。但聲高至極處。則悠揚而使下。聲低至極處。則悠揚而使高。如是則絲竹宮商。度不合矣。觀此知上下方員。如棄木。如貫珠。天地間自然之理。

花拍

歐陽文忠詞云。貪看六幺花十八。碧雞漫志。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

樂家所謂花拍。蓋非正也。按花拍卽今之贈板。二字甚雅。吳夢窗有夢行雲詞。自注。一名六幺北十八六幺本大曲。此其中之一疊。

殺借殺

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碧雞漫志云。林鐘商今夾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字殺。借殺卽寄殺也。

拍板譜

王元之小畜集有拍板譜。略云。廳姑親採扶桑木。鏤肥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玉毋前。曾按瑤池白雲曲。律呂與我數百齊。絲竹望我爲宗師。總臨節奏在術內。歌舞之人無我欺。觀此詩。知唐、宋時拍板用木六片。否則指其脩六寸也。鏤肥必雕刻爲花紋飾之。排焦則不可曉。

樂節

元成輔之佩楚軒客談紀趙子昂歌曲八字一拍。嘗云樂節。非句也。夫樂不同拍。板以鼓爲節。戚云當故曰板與鼓同節。尤佳。觀此。知元曲以八字爲一拍。板以鼓爲節。此語甚精。

宮調所宜

陶九成輟耕錄云。仙呂宮宜清新綿邈。南呂宮宜感歎傷悼。中呂宮宜高下閃賺。黃鐘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宮宜飄逸清香。大石宜風流蘊籍。小石宜嬌旎柔媚。高平宜滌蕩滉瀁。般涉宜拾掇坑塹。歇指宜急拼虛歇。商角宜悲傷婉轉。雙調宜健捷激昂。商調宜悽愴怨慕。角調宜嗚咽悠揚。宮調宜典雅沈重。越調宜陶寫冷笑。培按。宋人稱秦少游詩可入小石調。識其嬌旎柔媚也。則此一段。宋時已相傳有之。不始自元人明矣。

論歌

唐段安節云。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氣氣自臍出。至喉乃噴其詞。卽分抗墜之音。旣得其術。卽可致遏雲響谷之妙。

沈括筆談云。古之善歌者。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高下如纍纍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卽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肉裹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培按。此數言盡歌之道。特轉宮爲商。人不易解。蓋凡一字雖屬一音。然輕重抑揚之間。每一字實含五音。故可以移宮換徵。今人知此理者罕矣。朱子曰。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脣、齒上分。不知道喉、舌、脣、齒上亦各自有箇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喉徐高下。此言每一字具五音也。

陸次雲湖壖雜記。女史秦蓉歌東風無賴一曲。金叟謂之曰。子之歌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各得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如陽平拖韻稍長。卽類于陰。陰平蜜音稍亮。卽

類于陽。去聲亢矣。渦文宣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知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可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于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遺。予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秦蓉卽起拜謝。此可謂識曲矣。然倘未到樂記如抗如墜如槁木貫珠之意也。歌亦不易哉。

李易安論詞

易安居士言。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培按。段安節言商、角同用。是押上聲者。入聲亦可押也。與易安所說不同。余嘗取柳永樂章集按之。其用韻與段說合者半。不合者半。乃知宋詞協韻。比唐人較寬。宋大樂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亦與段闕不同。大抵宋詞工者。惟取韻之抑揚高下與律協者押之。而不拘拘于四聲。其不知律者。則惟求工于詞句。並置此不論矣。

王平羽衣譜

碧雞漫志。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異則商覽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覽裳羽衣歌及明皇、太眞事補綴成曲。剗板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徧第五徧第六徧攝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煞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大可恨也。培按。姜白石所傳霓裳中序。正屬商調。不知與王平所撰何如。或卽平之所遺耶。

王弇州論曲

王元美曲藻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嘗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也。又曰。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山三昧語。弇州論詞多不中窾。此兩則論曲卻得之。

論俗樂可鄙

祝允明猥談云。今人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填湊而已。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弦音爲最。蓋視金、元制腔之時又失之矣。略無音律腔調。愚人蓋工。徇意更變。變易喉舌。趁逐抑揚。杜撰百端。眞胡說耳。此數言說盡俗樂之鄙弊。今人動說古樂淪亡。不知燕樂亦復淪亡。所賴者。樂器雖變。而鐘律實不變耳。

記夢

培幼好倚聲。攻之至忘寢食。嘗夢讀一書。云是宋人所著。皆論律呂宮調之事。有曰。凡一調用某韻。則句中勿多雜入本韻字。而每句首一字尤宜愼之。如押魚、虞韻。而句中多用語、麌、無、吾等字。則五音紊矣。及

云。精于律呂者。未嘗有譜。而其詞具存。試奏一曲。其中不言之意。在善悟者自領略之耳。餘不能盡記。覺思其言近有理。遂錄之。

香研居詞麈卷四

太平樂

舊唐書樂志亦謂之五方獅子舞。獅子鷙獸。綴毛爲之。人居其中。像其馴狎俛仰之容。二人持繩乘拂。作崑崙像。爲習弄之狀。五獅子各五方其色。按樂府雜錄曰。龜茲部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袴衣。拂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吾鄉風俗。元旦必舞獅子。蓋者恭逢皇太后八旬萬壽大差。淮商進九獅獻瑞劇。大爲皇上所賞。令教內班演習厚賞之。

論絲竹金石有自然之聲

稗編曰。琴律有長短。故徽有疎密。當徽則鳴。差徽則否。若以木聲取之。其不當徽處。猶或有聲。至泛聲則當徽處而有餘韻。不當徽處輒咽不成聲。故造琴安徽。不必度以尺寸。但視琴之長。自龍龈至臨岳。折半爲中。以絃繩之。於其中取泛聲清越有餘韻者。定中徽上下。或差分來。其聲輒否。中徽既定。其外爲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徽而止。其內爲第六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徽而止。其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悉與中徽同。此造化真至之理也。非獨琴爲然。凡絲聲皆如此。人但不察耳。非獨絲聲。竹聲亦然。造笛者去吹孔下行四寸半作第六孔。爲黃鐘清。又下行四寸半。作第一孔。爲大呂、太簇二者之間。分爲四孔。第五孔爲夷則、南呂。其哨聲爲無射、應鐘。第四孔爲蕤賓、林鐘。第三孔爲仲呂。第二孔爲夾鐘、姑

洗。自下而上。笛體中蓋聲宮也。第一孔商也。第二孔正角也。第三孔清角也。第四孔變徵、正徵也。第五孔羽也。哨聲變宮也。第六孔清宮也。其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不當孔處作孔。則其聲輒劣。亦自然之理。崔遵度以弓悟琴丈絃尺絃。皆具七泛十三徽。吾友程君易田琴音配泛音至三百九十有五。此又古人所未言。然其理一也。

沈括補筆談云。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于無窮。下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太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如絃之有十三況。況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蓋丈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爲十三徽。金石亦然。考工爲磬之法。以上則磨其崗。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子聲而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無復韻。又磨之至于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絃之有十三況音。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增損其間也。

論南北曲之分

或問曲何以有南北之異。昉于何時。答曰。音有南北。自古言之。此姑不論。但論曲之南北。蓋北曲雖始自金、元。而實本於唐與北宋之樂府。元韓中書文關所製水調歌頭排遍、凉州、薄命、解元四廂、茲宋四、南曲雖昉于元宋明初之琵琶、拜月。而實本于南宋之篇段大曲。于何徵之。沈存中言。北朝樂較低二律。大抵是唐之遺音。今人度曲。閉乙、凡二字。則成南調。用乙、凡二字。則成北調。乙、凡調皆低故。此非明證乎。宋南遷久。風氣日漸柔弱。故音樂亦從而變焉。高東嘉琵琶記因于負鼓盲翁之歌唱。此非南曲本於杭宋之明證乎。余曾見米元輝自書所作畫眉序詞眞蹟。其字句音節。與今南曲畫眉序無異。此又一證也。否則琵琶若無所因。安能一概自創邪。後人作九宮譜。雖知有南北之別。而莫知南北之所由分矣。

論南曲不用乙凡二字

問今南曲不用乙、凡二字何故。答曰。下乙爲夾鐘。上乙爲姑洗。下凡爲無射。上凡爲應鐘。上下、今人謂之高低。此四子皆有倍律濁聲。其音最低。南曲正律外多是半律清聲。自然用不著此兩字。余嘗謂北曲猶有唐、宋遺音。南曲爲靡靡之樂。正爲此也。

論今曲無勾字

或問於塔曰。古人用合、四、一、工、凡、上、勾、尺、六、五十六字。以配十二律四清聲。今人度曲從無勾字。甚不可解。不識其義可得聞乎。答曰。古人度曲四、乙、凡、工。此四字有高下二聲。五字有上下緊三聲。獨上尺兩字無有高下。今人度曲。上尺兩字卻有高下二聲。而絕無勾字。夫勾爲蕤賓清。次仲呂者也。上字爲仲呂。仕字上字。今之高字。清次上者也。則今之仕字。即勾字也。今之伏字。尺字。今之高字。在林鐘、夷則之間。亦古所無也。然則今人度曲。雖不知有勾字之名。而未嘗無勾字之實矣。否則十二律缺其一。安能成樂哉。曰。今之高仕即古之勾字。此說子亦有所受乎。曰。余無所受。直以理推其如是耳。然亦有兩事可證。明初冷謙所製雅樂。上字之上有勾字。爲蕤賓正律。是明初猶知有勾字也。夫上字之上。非高仕而何。此一確證也。又鄭世子云。今民間笛六孔全閉低吹爲尺。即下徽也。徽下于宮。故曰下徽。即林鐘倍律聲也。塔按即今之五字調。正尾放開一

孔低吹爲工。即下羽也。羽下于宮。故曰下羽。即南呂倍律聲也。（即今之六字調）放開二空低吹爲凡。即應鐘倍律聲也。（即今之凡字調）放開三孔低吹爲合。即黃鐘正律聲。（即今之小工調）放開四孔低吹爲四。即太簇正律聲。（即今之尺字調）放開五孔低吹爲乙。即姑洗正律聲。（即今之上字調）六孔全開低吹爲勾。即蕤賓正律聲。（即今之乙字調）此黃鐘之均七聲也。其林鐘、南呂、應鐘正律之聲。及黃鐘、太簇、姑洗半律之聲、開閉同前。但高吹耳。按今俗樂乙字調六孔全開低吹爲上。而高吹爲仕。而世子云低吹爲勾。高吹爲半律之聲。則仕字即勾字無疑也。然則不知有勾字。自明中葉始也。此又一證也。

論宋律呂家之繆者

李照定樂。調四清聲。陳暘著書。復擠二變、知聲而不知音也。先儒惟朱子最爲知樂。此鄭世子語。培按。朱子同時蔡元定可稱知樂。士人則姜堯章爲最。南宋歐陽之秀著律通三篇。深闢三分損益之法。眞西山、趙以夫皆盛稱之。然唐樂府、宋詞、元曲皆用三分損益法。則之秀之說亦繆也。

論明律呂家之繆者

莆田李文利著律呂元聲。專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以爲黃鐘至清。蓋本之呂氏春秋仲夏適音篇。然呂氏季夏六月紀所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之法。已與漢書、史記合。則三寸九分。顯是豕亥之譌。文利據此立論。繆之甚矣。噫。餘讀首列文利說。盡斥古法。此又不知而附和者。

李文察據隔八相生以撰樂譜。則每句自爲一宮。而五音皆錯亂矣。劉濂認切韻之法而撰譜。則五音成死法矣。鄭世子闢之曰。如文察所定。則篇篇相似。而雅頌無別。如濂之所擬。則字字重複。而曲折不分。殊不知善歌者一字而五音具焉。隨調宛轉。變動不拘。豈可以平上去入、牙齒舌喉脣拘之哉。培按。世子此言善矣。然平上去入、牙齒舌喉脣。雖不可據以爲調。然亦不可抹殺。必審其平上去入、牙齒舌喉脣。而後以工尺六五配之。斯成樂耳。蓋人之五音無定。（每字適五音皆無定）樂之五音有定。（旋宮有變而宮調不變）以無定者配有定。又以有定者和無定。而後聲音之妙出焉。

論本朝談律呂者

國朝律呂之學。尚有專門。曾見應麟寅古樂書兩册。詳于體而昧于用。吾鄉江慎齋先生著律呂闡微。本諸鄭世子新法。皆無當于曲調。餘多經生家勦襲陳言。資後場之用而已。如馬宛斯釋史中律呂通考。及柴紹炳考古通編中律呂一條。抄撮羣說。組織極可觀。然到底不曾明白。不曉如何施用。方氏通雅、顧氏日知錄。淵博罕有倫比。獨說律呂亦因襲陳腐。此外益可知已。

國初有徐之者。字遠將。著律呂正聲四卷。其法。六十調以納音爲主。每十五調以申子辰等一局領之。自謂千古所未有。夫樂律先於三代。納音起乎後世。如徐說。是祖宗出于子孫。有是理耶。又稱武王歌黃鐘之下宮。命之曰羸。歌太簇之下宮。命之曰宣。歌無射之下宮。命之曰羸。歌夷則之上宮。命之曰羽。厥後有周、宣、秦、項。因著圖推測其理。然何以又不如有炎劉也。拾識緯之唾餘。附會伶州鳩詁。穿鑿不經。莫甚于此。

毛奇齡不識旋宮。不知工尺即十二律。又謂已曾截管徧吹。而大小之聲無異。疑古人製律爲無用。可謂不知而妄作者。家大人嘗曰。毛西河官檢討時。常與孫可望之子往還。其集中所稱孫應公有是也。後毛紀獻賊事。諱爲荷可旺。不收斥其名姓。而排擊朱子諸賢。則不遺餘力。是誠河心故。記醜而博。西河之謂矣。

論頭管

頭管即鬱築也。九孔自下而上。管體中翕然爲合字。第二孔一字。第三孔上字。第四孔後出勾字。第五孔尺字。第六孔上字。第七孔凡字。第八孔後出六字。第九孔五字。大樂以此先諸樂。謂之頭管。培按。爾雅。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蔡邕月令章句云。管有孔無底。其器今亡。則漢時已無此器。元聲謂鬱築即管。非鄭世子謂管即律管。亦非也。當以爾雅、月令章句爲據。

管色字譜。五、凡、工、尺、上、四、六、一、勾、合。管九孔。六、勾二字並後出。合字在管體中。自下而上。合字爲黃鐘正聲。下四大呂。高四太簇。共第一孔。下一夾鐘。高一姑洗。共第二孔。上字仲呂。第三孔。勾字蕤賓後出。第四孔。尺字林鐘。第五孔。下工夷則。高工南呂。共第六孔。下凡無射。高凡應鐘。共第七孔。六字黃鐘清後出。第八孔。下五大呂清。高五太簇清。緊五夾鐘清。共第九孔。內四、一、工、凡皆有高下二聲。五字有高下緊三聲。催上、勾、尺無高下。蓋仲、蕤、林三律。不分清濁。自然應律也。稗編青十字者。載籍無可考。惟楚詞大招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註曰。四上未詳。今按招魂曰。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大呂爲宮。其譜曰四。仲呂爲角。其譜上字。四上競氣。謂宮角相應也。培謂引四上兩句。足證三代已有工尺。招魂另自一篇。不必牽合大呂解之。

緊夾

高太　高應　高姑　高太簇

下大　下無　高南　下夷　林　仲呂　下夾　下大呂

五　凡　下夷　林　仲呂　一　四

上　四　六　工　尺　上

頭管　○　○　○　○　○　○　○　○

大　四五黃清　勾　蕤

論笙

笙十七管。第一第三第七第十一管皆南呂律。以工字應。凡吹工字。以此四管。兩手大指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十二管十五管林鐘律。以尺字應。凡吹尺字。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二管第十管仲呂律。以上字應。凡吹上字。以兩手大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以右手食指及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十二管第十四管黃鐘律。以合、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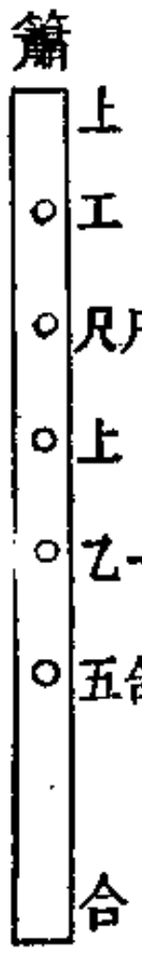
字應。凡吹合字。必吹六字。吹六字。必吹合字。取清濁相應。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平時以青蘆衣之。勿令灰蟲入管。則吹不應律。吹多則簧有氣水。亦不應律。須以微火烘之。陸龜蒙詩。妾思正如簧。時時望君吸。李後主詞。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正用龜蒙詩。故妙絕。後人只看作吹徹玉笙小樓中寒耳。便全無意味。且與上句不對。

論簫

簫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通六孔。各徑二分。（此分寸皆依周尺。）口闊半寸。直欲吹之。後一孔黃鐘清律。以六字應之。吹六字只開此孔。前五孔皆閉。其前第一孔工字南呂也。吹工字。此孔與下四孔皆開。餘皆閉。第二孔尺字林鐘也。凡吹尺字。此孔與下三孔皆開。餘皆閉。第三孔上字仲呂也。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二孔皆開。餘皆閉。第四孔一字姑洗也。凡吹一字。此孔與下一孔皆開。餘皆閉。第五孔四字太簇也。凡吹四字。止開此孔。餘皆閉。惟黃鐘律六孔皆閉。以合字應之。吹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然箇有七調。旋宮之法也。簫亦是如此。習簫者皆知之。此舉其一調耳。

今之簫非簫。唐尺八也。貞觀時。龜茲孫增指樂律呂。才製尺八。王珪、魏徵盛稱之。實源於古之編洞簫。故後人亦謂尺八爲簫也。如皋林九標嘗以鐵簫示培。乾隆初浚河得之者。其第一孔去吹口五寸半。第二第三孔皆相去一寸。第四五孔中間相去九分許。後一孔比前第一孔高九分。後兩孔（以貫編者。去前第五孔一寸半。兩孔下寸半。又多一孔。與今簫異。以上分寸皆今尺。）聲清越實勝於竹。余試閉兩孔下一孔吹之。則音響而不揚。知此孔蓋有關律呂。今竹簫都無此一孔。不知何也。用周尺度之。恰長一尺八寸。圍徑四分。宋人樂器罕用周尺。此真唐物矣。故詳記之。（黃書閱運亭林簫五孔近上。而下餘于今製。不如此一孔。則其聲不揚。此說得之。）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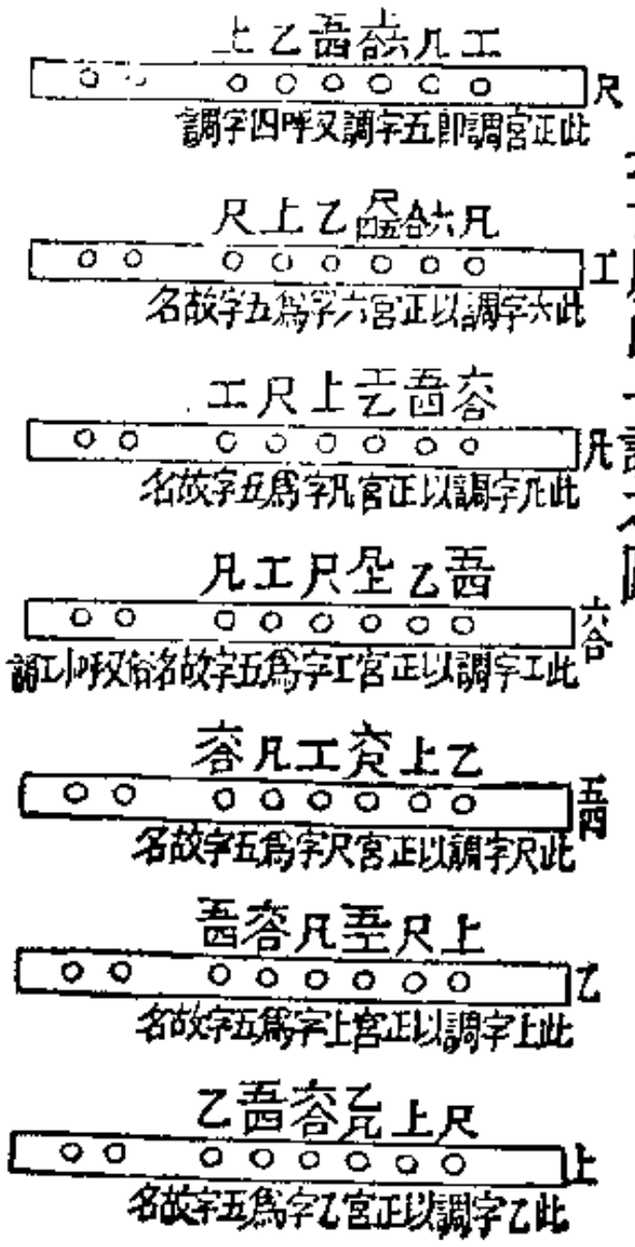


論古笛今笛

古笛每均各有其笛。（十二律長短不變。笛體中角。相齊開其孔。而出聲中角。）最上後出孔爲商。自上而下第一孔爲宮。第二孔變宮。第三孔羽。第四孔徵。第五附孔變徵。笛體中角。

今笛無長短。自下而上。笛體中黃鐘宮。第一孔大呂、太簇、商也。第二孔夾鐘、姑洗、正角也。第三孔仲呂、蕤賓、清角變徵也。第四孔林鐘、正徵也。第五孔夷則、南呂、羽也。第六孔無射、應鐘、變宮也。其哨聲黃鐘半律清宮也。然則今笛其實古清角之調耳。培按。此論見稗編。其實只說得七調中之一調。卽今人呼爲工字調是也。蓋儒者罕習樂器。故知之不全。

近世度曲七調之圖



右乃世俗相傳之七調也。九宮大成曰。四字調乃爲正調。是譜皆從正調而翻爲七調。七調之中。乙字調最低。上字調次之。五字調最高。六字調次之。今度曲用工字調最多。以其便于高下。惟遇曲音過抗。則用尺字調。或上字調。曲音過衰。則用凡字調。培按。緊五者夾鐘之清聲。今世俗七調。皆從五字翻出。正宋人燕樂夾鐘爲律本之遺法也。但舉世由之而不知耳。夫自明以來。莫不知有七調。而不悟卽古人旋宮之法。或識爲旋宮之法。亦不悟其爲夾鐘爲律本之一均也。亦莫不知五、六、凡、工、尺、上、一、四、合爲九字一定次序。而終不悟其爲夾鐘爲律本之次序也。通考言樂制雖曰屢變。而原未嘗變。豈不信哉。余故爲圖于右而詳論之。

大成所言。視曲之高下。而用某字調度之。近世知音者。皆是如此。然其實如無星之秤。以重揣量重輕。必要曉得古人六十調起調畢曲。十二律住字管色。始爲規矩方員之至。

方氏通雅曰。以笛列七。則尺、上、乙、五、六、凡、工也。（此舉六字。餘皆之。）尺生六。六生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尺。輕之重之。如十六鐘加清聲。謂之寄聲字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卽有合字。五字卽有四字。合字黃鐘。六字黃鐘清也。四字太簇。下四字太呂也。下五太呂清。上五太簇清。緊五則夾鐘清也。）每一調則閉二字。如閉凡、上二字。則爲平調。閉凡、乙二字。則爲正調。閉五、尺二字。則爲梅花調。閉六、尺二字。則爲弦索調。閉五、工則爲淒涼調。閉乙、工則爲背工調。閉上、六則爲子母調。北調則微犯之。名曰犯。此則吹人皆能言之。培按。物理小識又有閉工調。而調之名。其實卽前所圖七調耳。但俗呼各異。

燕樂新書字義

合下黃鐘　四下大呂　太簇　一下夾鐘　姑洗　工下夷則　南呂　凡下無射　應鐘　上仲呂　尺林鐘　六黃鐘清　下五大呂清　上五太簇清　緊五夾鐘清

培按。此古今譜法。宋樂志、朱子大全集並同。惟白石道人歌曲所載小異。太簇清用五字。不云上五。此字當從白石夾鐘清用一五字。則創闢之譜也。當是上五上字譜爲一耳。上五卽緊五。

宋樂俗譜

厶合 黃	乂四下大	乂四上太	二一下夾	二一上姑	乂上仲
厶勾 蕤	厶尺林	乃工下夾	乃工上南	川下凡無	川凡應
乂六 黃清	丅下五大清	丅上五太清	口緊五夾清		

此宋時樂工度曲工尺之譜也。見朱子大全集。培初覽白石道人自製曲旁譜。雖意爲工尺之節。而終不能曉。及見朱子此條。乃稍稍辨之。若非朱子言之。則後人無由識此矣。然字雲譜闕。惜無宋板校正之。

今世俗樂字譜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亿　仜　伬　仜

物理小識方中通言今之七調。自極低以至極高。計十九字。然于高工字之上。亦多不用。故最下爲凡字調。所用止十三字。漸而升之。則每高一調。低除一字。高增一字也。

培按。右譜上、尺兩字無高低二聲。而今有之。五字有下上緊三聲。而今無之。古有勾字。而今亦無之。右今樂而之不同如此。然其理未始有異。何則。高仜卽勾字。說已見前。高伬比工字稍清。當在林鐘。夾則之間。蓋宋時燕樂。其聲雖靡。較近世俗樂。聲尚雅淡。故仲上、蕤勾、林尺三律。不待分清濁。自然合律。故上、勾、尺三字無高下。近世俗樂。音益高。聲益靡。故此三律不得不分清濁。而有高仜、高伬。皆理勢之自然。不足怪也。至于五字爲大呂、太簇、夾鐘之清聲。音本極高。故不復細區別其高下緊三聲也。然使今人細區別之。五字何嘗無高下耶。祇緣耳力不聰。故不能審之於忽微焉耳。燕樂新書。五字有下上緊三聲。而白石歌曲只以上五配夾鐘。下五配大呂。五字配太簇。無所謂緊五者。此亦白石之變通也。則今人五字不分高下。其亦得變通之理者與。

香研居詞麈卷五

宮調發揮（余于宮調之理論之詳矣。猶恐讀者不能會通其義。復作此篇。綜發明之。）

宮者何。十二均宮聲之調也。調者何。十二均商、角、徵、羽之調也。宮聲謂之宮。商、角、徵、羽謂之調。異其稱。尊宮聲也。其實宮亦調也。均者何。十二律也。一律各具七聲。均齊平一。故謂之均也。唐楊收傳云。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如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以黃鐘之律爲宮音之調也。俗呼正宮是也。黃鐘下生林鐘爲徵。以林鐘之律爲徵音之調也。故宋時俗呼林鐘徵爲黃鐘徵。言黃徵之均。以林鐘爲徵音也。林鐘上生太簇爲商。以太簇之律爲商音之調也。俗呼爲大石調。太簇下生南呂爲羽。以南呂之律爲羽音之調也。俗呼般涉調是也。南呂上生姑洗爲角。以姑洗之律爲角音之調也。俗呼小石角是也。是爲黃鐘之五調。再加以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共爲七調。若大呂之均。則以大呂爲宮。餘十一均倣此。十二均共八十四調。此宮調之義。旋宮之法也。唐太宗朝。揆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爲二十八調。而不收徵聲。宋人燕樂因之。至金、元止得六宮十三調。近世北曲九宮譜又缺揭指、宮、角三調。所存六宮十一調。南曲九宮譜又缺道宮。仙呂等調。不過五宮八調而已。此則世遠音殘。終古不亡。古調雖有論廢。固可尋繹而知也。天地開吹萬不同。莫不各有其中聲。可諧諸律呂。不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爲然。故論宮調之不全也。然音自人心而生。律由古聖而作。人心千古不死。則律法

鳳離水。可作習家。（王必蕃半）雞唱聲嘶。都成曲調。（明黃昌齡多唐）然莫備于人聲之自然。喉舌之間。不過數寸。而五音各具。以八音自然之聲。合人喉舌自然之聲。高下一貫。無相奪倫。而成樂矣。但中聲不易得。而五音之正不正不易知。聖人製爲律呂旋宮之法。然後五音之清濁高下。各有倫理。雖凡庶亦得而知之。故曰。稽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培皆謂近世用工尺度曲。雖五音之清濁高下。萬變不齊。而總以十六字指麾之。此必上古之遺法。決非後世之所能爲。觀楚騷大招有四上競氣之文。則三代時已用此十六字明矣。蓋聖人吹律審音之時。即定有此十六字。使人曉然知某字爲某律。故曰不可勝用耳。否則俗倫所制。既不得久存。嶰谷之生。又不易可致。而必待後世之知音者。紛紛然累黍截竹而後定之。而後作樂焉。則聖人之耳力亦爲徒竭。而六律之用有時而窮。焉得云不可勝用乎。故知此十六字。即十二律四清聲。則宮調之理爲不亡矣。自漢唐以來。制郊廟雅樂者。率先爲詩章。而後協以律。協律之法。視每章首尾兩字之清濁當用何律。（歐陽文忠言詩調二字爲樂之本。此言是也。然其中各有自然之理。不得。）又視其樂當用何調。（如南呂宮則當用夾鐘之類）明歷入某律某調而奏之。（如黃鐘宮則用合字起調畢曲之類）雖一詩而十二律皆可叶。此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歷代知樂之儒。類能言之。此雅樂宮調之理也。至於詩餘。則宋之燕樂。所以悅耳目娛賓客。而南北曲之所從出也。本乎國風。房中之樂。濫觴于唐。大盛於宋。上自帝王朝廷。下及士庶閭巷。莫不各製新腔。爭相酬和。雖理學如朱子。與西山。德業如范文正。司馬溫公。皆不免染指焉。何其盛也。宋史樂志言。太宗洞曉音律。親製大曲十八。小曲二百七十。備載其名。又言民間作新聲者甚衆。蓋不待周邦彥提舉大晟府。而後廣爲體

製也已。其時知音者。或先製腔。而後實之以詞。如楊元素先自製腔。而張子野、東坡先生填詞實之。名翻金船。范石湖製腔。而姜堯章填詞實之。名玉梅令之類是也。或先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之以律。定其宮調。命之以名。如姜堯章長亭怨慢自序所云是也。又有所謂犯調者。或採本宮諸曲。合成新調。而聲不相犯。則不名曰犯。如曾覿八音諧之類是也。或採各宮之曲。合成一調。而宮商相犯。則名之曰犯。如姜夔淒涼犯、仇遠八犯玉交枝之類是也。然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而住字不同。則不容相犯也。或採他人兩曲合成一調。而宮調遂異。如白石暗香、疏影兩曲。水仙呂宮。張叔夏採暗香前段。疏影後段。合成暗香疏影一調。遂屬夾鐘宮。非復仙呂宮矣。此又一類也。此燕樂宮調之理也。雅樂則其辭欲簡貫。其聲欲雅淡。其律則有一定之理而不可易。亦有變通之道而不必拘。如南郊用夾鐘宮。祭地用林鐘宮之類。有精義存焉。（詳第一卷中）此一定之理也。然而一詩十二律皆可叶。此變通之道也。燕樂則言情寫景。辭不厭工。聲不嫌其繁。而其宮調亦有一定之理。變通之道焉。如仙呂宜清新綿邈。大石宜風流蘊藉。正月宜用太簇。元宵宜用南呂之類。此一定者也。柳永詠海棠而用林鐘商。及消息湘月隔指過腔之類。此變通者也。雅樂宮調則以十二律名之。如太簇商、姑洗角之類。燕樂宮調則以俗名別之。如越調、大石調之類。（不驗戲隱此居理上故四）所作之曲。（諧辨如音者之道黑白）不使雅俗混淆。此雅樂燕樂宮調之所由分。而其理未始有異。故欲復古樂者。必先知俗樂也。然則製腔之法。可得聞乎。答曰。腔生於律。（南九宮譜定宮腔不知自何而來雜板而生徒字而變釋）律不調者。其腔不能工。然必熟于音理。然後能製新腔。製腔之法。必吹竹以定之。或管或笛或簫皆可。（此金石絲竹革無不可製腔取其聲爲調造不諧走者）

（伸也故古人和色亦必取定于音哉）惟吾意而吹焉。即以筆識其工尺于紙。然後酌其句讀。劃定板眼。（宋之人詞餘在有板眼之譜）（有少樂故其之擊節）而復吹之。聽其腔調不美。音律不調之處。再三增改。務必使其抗墜抑揚。圓美如貫珠而後已。再尋其起韻之處。與前後兩結。是何字眼。而知其爲某宮某調也。（一假如起韻住六字。六爲黃鐘清。而兩結用高五字。均以太簇爲宮。則此曲用太簇清商也。在燕樂名爲大石調。餘做此。若兩結不用高五字住。則爲出調。後犯他宮。非復大石調矣）至如犯調。宮商雖犯。而律字相同。實有以類相從。聲應氣求之義。不可以淺犯例之。此古人製犯調之精意也。蓋宮調之理。皆諸閣棋然。此此五音六律八十四聲。而腔調之出無窮。亦如黑白二子三百六十一著。而終古無人同局。但腔之美者。如國手之棊。可以爲譜耳。不知音律而欲自度新腔。則如童子戲弈。以黑白子亂爲局。終不識動靜陰陽生死方圓爲何物矣。新腔既定。命名以識之。而後實之以詞。即不實之以詞。亦可被諸管絃。但不能歌耳。誤成集所稱有譜無詞者居半。正指此等而言。先儒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有聲無詞。即此義也。此製腔之法也。填腔之法如何。曰。新腔雖無詞句可道。須照其板眼填之。聲之抑揚相應處。即用韻之處也。故宋人用韻少之詞謂之急曲子。用韻多者謂之慢曲子。義蓋如此。此皆非所難。難在審其起韻兩結工尺之高低清濁。而以韻配之。使歌者便于融入某律某調耳。然腔調雖至多。韻腳亦至夥。而止以清濁陰陽高下配之。且所重正在起韻兩結。而其他不論。故其法又簡易而不煩。古之知音者。即酒邊席上。任意揮毫。莫不可諧諸律呂。蓋識此理也。至于舊腔。第照前人詞句填之。有宮調可攷者。稍致意于尾兩字。即無不合律矣。此填腔之法也。曰。姜堯章翻譜率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其義若何。曰。此文人

知音者之事也。有文字即有聲音。有聲音即無不可協之律呂。特率意爲長短句歌之。其聲音節奏。必有齟齬不調之處。必吹之歌之。視其板打不下。歌喉咽住不能出聲之字。所謂拗折嗓子者。改而吹之。或在句調長短之間。或在四聲陰陽之異。屢吹屢歌屢改。而後能妥帖清圓。此之謂協律也。其屬某宮某調。則亦視首尾數字如前所云。此協律之法也。曰。製腔協律之理。亦既聞其略矣。敢問有同一詞。其字句韻腳無絲毫異。而所注宮調。有絕不相同者。其義何也。自前明以來。詞家未有能明其理者。可得聞與。曰。此蓋不難知也。有一曲而十二均皆可叶。此雅樂之例也。一曲屬一宮調。而不必相通。此燕樂之例也。知音者按月用律。因題擇腔。則亦有時以雅樂之例。施于燕樂。故有一曲屬此宮調。而又入他宮調者焉。此蓋燕樂之變例。然此類亦無多也。如柳永樂章集中玉樓春詞共一十三首。其昭華夜醮、迎清曙五闋。注大石調。即太簇商也。太簇爲正月律。第一第二首言齋醮事。第三首詠上元。第四首言朝賀。皆正月事也。故用大石調。其第五首狹邪之作。而亦用此調者。所謂大石宜風流蘊藉。而不論月律也。且容詎知柳作此詞時不在正月乎。又翦裁用盡春工意三首。詠杏花、海棠、柳枝。又心娘。自小能歌舞。四首。贈妓。皆注林鐘商。即小石調。所謂小石宜旖旎柔媚。取其聲與題稱。而林鐘爲十二月律。所不計也。又有個人人與堪羨詞字句亦同。而注仙呂調。乃通押去聲韻。即樂府雜錄所謂平聲羽七調第四運仙呂調去聲宮七調逐羽音者也。此皆字句同而宮調不同之義也。曰。字句韻腳皆同。何以能移入他宮調。曰。大石爲太簇。當用高四字住。小石爲林鐘。當用尺字住。仙呂調爲仲呂。當用上字住。但于起韻兩結用字。採其聲之高下清

濁。與四尺上三字相配者用之。即協某宮某調矣。蓋甚易而無難也。又有曲名同而句法宮調異者。其理亦是如此。惟雅樂一詩。十二律皆可協。其法亦有不同。蓋緣一字原其五音故也。古樂、樂府、詩餘、南北曲律呂宮調所以然之理。大略具于此矣。至于心解神悟。盡契其微。則存乎其人焉。嗟乎。世儒不習其器。徒知有律呂之名。而不識工尺之理。俗工雖粗習工尺之節。而又昧于律呂之源。此所以兩不能知。終身由之而弗悟也。夫損益忽微。律之體也。四、上、工、尺。律之用也。究其體不明。其用。則律呂爲虛器。循其用不知其體。則宮調爲空名矣。如此則宮商奸亂。條理舛錯。不和已極。尚得謂之雅樂乎哉。尚得謂之俗樂乎哉。咸培幼好倚聲。頗怪有明以來。詞家。俱置宮調而不論。竊嘗以意求之。茫然若無際涯。後讀宋仁宗樂髓新經、朱夫子大全集、蔡元定律呂新書。熟復之。而有悟焉。即諸史、漢、三通、唐、宋諸家之論。皆迎刃而解。又常與伶工語。時習其器。久之而後恍然會通其理。而無疑。始知元聲日在天地間。古人未嘗不制其奧以示後世。人自昧之焉耳。因草斯篇。發明其略。後有知音者作。庶幾有取乎此爾。

度曲正譜

近世度曲者。皆先約定板眼。次填工尺。略識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精于此道者。率致工于呼吸頓跌。陰陽清濁之間。與夫北曲雅音。熟精於人聲之分派而止矣。然若此者。已千百靡中不一二覯也。沈氏度曲須知一書。發明歌曲之奧。不遺餘力。不可謂非知音之士。余獨怪其于八十四調之源流。雅樂俗樂之分合。六宮十三調之字譜。十二律所住字各不同。與夫按月用律之理。因趨擇腔之法。此皆音樂之根柢。歌曲之宵綮。而概茫乎其未有聞也。至今吳中以歌曲擅天下。雖靡靡悅耳。而宮商奸亂。律呂差謬。即老曲師熟識某宮某調當如何唱法。自負知音。而不知有毫釐千里之謬。世亦無能知而正之者。豈不可惜哉。然宮調之理未嘗亡。特人由之而不知耳。但使今之詞人知按律擇腔之法。十二律住字起調。單曲各不相同。以高下之聲協而填之。俗工度曲。知重首尾兩聲。某宮當用某字殺之。稍一轉移。則已無出調落腔之失矣。何古人之不可及哉。

總論（或疑宮調理必深奧。余以工尺釋之。爲淺陋。故復作此論。）

自昔儒者論樂。必以制律造尺爲先。而培謂古聖人定律之時。即有工尺。而五音以正。不待後人橫黍縱黍之紛紜。非古人難言之。而余獨易言之也。蓋先儒所議。黍吹灰。迄今無有定論。如說龜肉雖極美。皆何濟于實。余謂工尺即律呂。樂器無古今。後有作樂者。但因治以作樂。復因樂以察治。止乎詞之邪正。音之雅俗。分之而已足。此如說猪肉五穀。隨時隨處。皆可以飽。實經常之論也。唐田畸聲律要訣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眞聲。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能諧。此言足證矣。朱子常言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及本朝所定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王應麟玉海。述開元年間。鑄元和樂爲十二安。太祖聞雅樂聲高近于哀思。詔和峴後來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減其銅齊。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見錄元豐之末。楊傑主之。欲廢王朴舊鐘。樂工不平。一夕私易之。而傑亦不知。是故祐、元豐之樂。雖嘗制律。用其名而究未嘗用其實。不過仍循宋初之舊章而已。及徽宗銳意制作。用魏漢津指律。工人隨律調之。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是大晟樂雖與宋初異。而亦何嘗盡依指律哉。且太祖不理會樂律。齊之以耳。而樂和。國治者百餘年。徽宗制律作樂。而宋以大亂。則樂之雅俗治亂。和與不和。總無庸乎測律。彰彰矣。（崇禎十四年。上欲考定樂律。命部議照高皇帝上元沈璿五雲氏琴學正聲有言曰。樂器之久在人間。猶人耳目喉舌。未之或改。若謂器是音非。音存理晦。今日之樂。非復吹灰累黍之聲音。今日之絃。非復三分損益之理數。豈今人之耳目喉舌。亦非復古人之耳目喉舌也乎。昔周室衰微。禮樂廢墜。廢于人。未廢于音。強秦暴虐。毀棄篇章。焚其書。未焚其器。況樂之時在。人不在。器。音之雅俗。在人之知音與辨。律不能正五音。沈氏斯言。雖爲琴而發。然推以論宮調之理。余無以易之。沈父云。五、六、凡、即變宮、乙、即上、高下相射之音。則之非。又曰。儒者止知言理。不習其器。累務高深。不屑淺近。黨同附會。後先牴牾。勦襲君臣事物之虛文。反失其依永和聲之明旨。究之歷代儒家。延爭篇論。迄于今日。何曾古樂之徧聞天下。而謂今樂之不可聽乎。此言切中從來儒者論樂之弊。夫古聖因人聲而作律。後人欲累黍以求聲。捨本事末。宜其無當于樂也。或謂中西樂用。超絕前代。亦何嘗籍此耶。故余謂治歷候氣。非聖人制律正音之本意。殆由漢儒之附會也。南軒張子曰。古樂不可復。蓋爲今人求樂太深了。夫古樂且不可深求。況今詞曲乃古之燕樂。而反可深求乎。余謂工尺十六字。爲古聖制律之遺法。如大撓作干支。止二十二字。而三才之事。無所不賅。執至簡以御至繁。決非後世人所能爲也。觀張子、沈氏之說。亦可以無疑於余言矣。至於三分損益。裴婁生子之理。密積忽微。半律半聲之數。先儒論之已至詳悉。此不復云。

碣石調幽蘭

丘公撰

碣石調幽蘭序一石倚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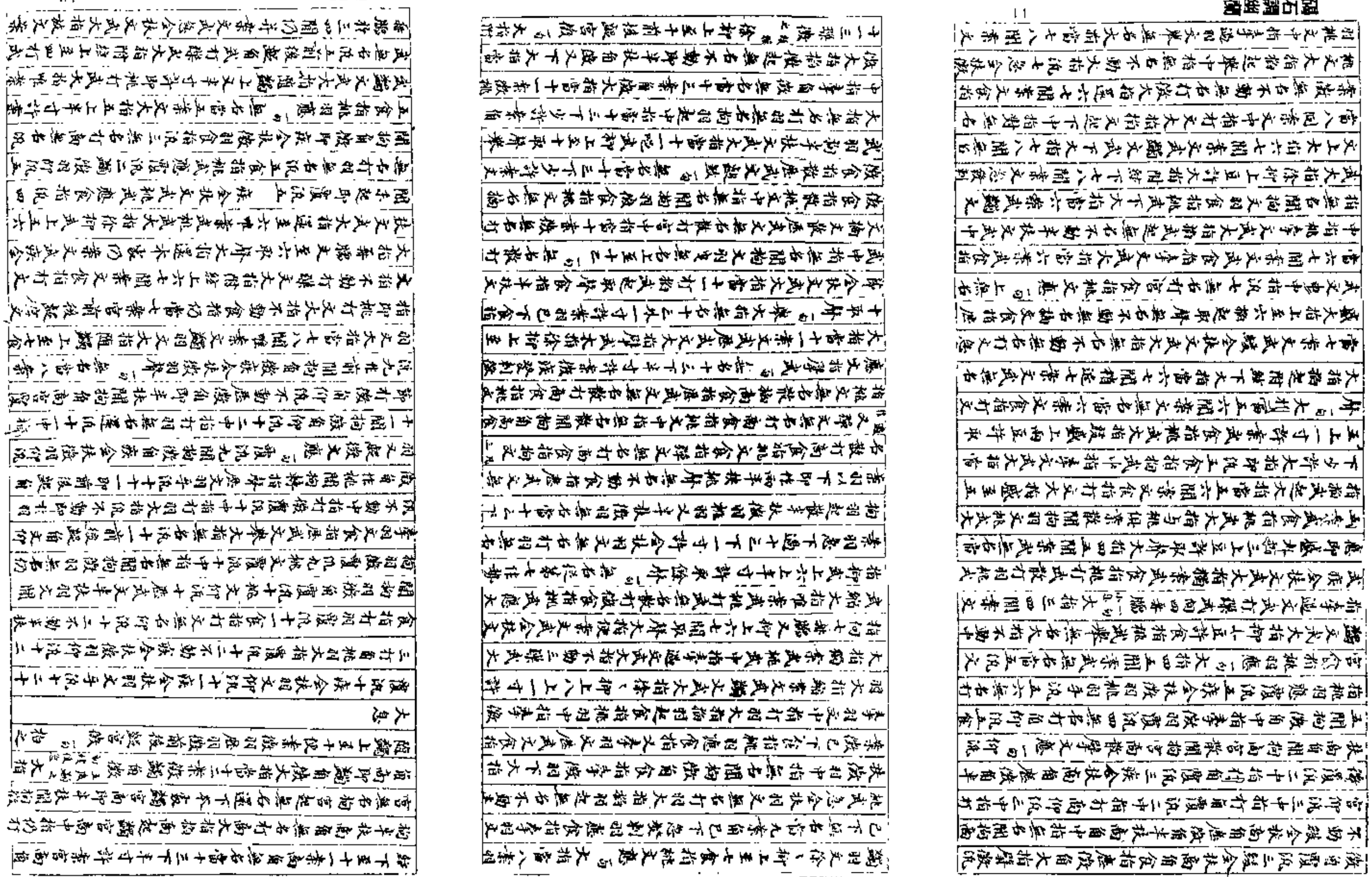
丘公字明會稽人也果未隱於九疑山妙絕楚調於幽蘭一曲尤精精絕以其聲微而志遠而不堪授人以凍植明三章及宜都王對明皇十年於丹陽縣年九十七無子傳之其聲遂蘭可

幽蘭第五

耶附中指十上半寸許素商食指中指雙拳宮商中指息下与拇俱下十三下一寸許低未商起食指散緩手扶宮商食指挑商又半扶宮商挑容下無名於十三外一寸許素角徵作商徵即作商半扶挑聲一句緩〻起中指當十數素商緩〻散歷羽徵無名打商食指挑徵一句大指當八素商無名打商食指散挑羽無名當十一素宮無名打宮徵吟一句大指當九素宮商疾全扶宮商移大指當八素商無名打商大指徐〻抑上八上一寸許急未取聲散打宮無名當十素徵食指挑徵應一句無名不動下大指當九素徵羽抑轉徵羽食指節過徵大指急蹴徵上至八指徵起無名不動無名散打宮食指挑徵應一句無名不動又下大指當九素徵無名散打宮桃徵大指指徵起大指還當九素徵羽急全扶徵羽舉大指歷無名當九十間素文武食指打文下大指當九素文挑文大指不動又節歷武文吟無名散打宮徵大指不動食指挑文中指無名間拘羽徵挑文無名散搦徵食指歷武文蹴紋大指不動急全扶文武大指附緩下當八素武食指挑文上至八上一寸許素羽食指打羽大指卻紋至八還上蹴取聲大指附緩下當九素羽文打羽半扶挑聲大指羽節抑文上至八至七蹴取餘聲一句無名當九素羽大指搦小起無名當十素徵大指當八素羽無名打羽大指搦小起無名當十素徵大指當九素徵羽即於徵羽作緩全扶無名打徵大指急蹴至九指徵起無名疾退下十一還上至十任散挑文應無名搦徵散應武文無名散打宮無名打徵食指散挑文中指無名間拘徵羽挑文搦徵應摩武文蹴紋一句大指當九素徵羽即於徵羽作緩全摩二摩屈無名指十九間素文武食指打文大指當九素文太食指使挑文太指素不動食指歷武文無名散打宮徵食指挑文中指無名散間拘徵羽食指挑文無名散搦徵應武文蹴紋大指素文武不動急全扶文武移大指當八素文武抑上半寸許取聲一句大指於九下半寸許素文武食指打文大指抑文上至九大指不動食指拘武中指摩文武無名著文大指無名附緩下當十十一素文無名打文大指指文起指文內無名不動無名搦文食指緩應武文中中指對素宮無名打宮食指挑文大指當九十間色文抑上至九取餘聲一句無名當十三外半寸許素羽以下三紋食指打大急全扶文武文指當十一打搦武起無名不動半扶文武中指無名間拘文羽緩〻度無名上至十二散打文應一句無名散搦文食指散歷武文無名散打宮中指當十素徵即於前打徵挑文間拘挑搦應摩蹴紋聲一句大指當八素羽徵疾全扶自徵疾抑上一寸許取聲一句大指當十上一寸許素角無名當十一上素角無名打角大指搦角起中

指當十蹴素商無名打商散挑徵應大指當八素商無名當九素宮商食指挑商大指搦起無名不動食指半扶宮商大指當八素商緩挑商抑上半寸許食指即打商拳無名大指素商不動又節挑商大指吟之中指散打宮摩還商一句無名當十三下一寸許素宮商以下紋大指當十二素商食指挑商大指指起無名不動食指半扶宮商中指即打宮左無名搦宮起無名又當指蹴素宮以下紋食指半扶宮商無名不動半扶角徵間拘角商蹴角徵即下大指當十二素徵食指蹴角徵大指漸〻上至十五度蹴之先緩後急大指縮素徵羽食指歷羽徵無名散打宮挑徵應一句指之大急

大指當九素徵無名當十六素徵無名散打宮食指挑徵大指指起無名不動無名散打宮食指挑徵大指當九打徵抑上至八使素角徵疾全扶角徵大指當七八間素徵食指挑徵大指抑上取聲抑上而挑指若〻上未起覆流七蹴徵羽一句無名當八素文中指摩過羽文中中指對無名素徵中指打徵無名吁指皆不動大指十八間素文食指挑文大指搦文起摩中指無名不動大指覆流七全扶徵羽舉大指無名仍不動食指挑文中指散摩羽過文無名當八素羽文大指當七八間素文蹴羽文抑上大指至七食指挑文無名當七八間素武食指散摩文過武大指當七素武挑武大指摩過六七間取聲一句大指當七上二寸許素文武急全扶文武大指於六下一寸許素武食指挑武大指抑上過六取聲覆流五全扶文武挑武仰流七無名打羽覆流五挑武應一句仰流三中指打徵覆流二中指打羽仰流三中指打徵打角覆流二全扶徵羽食指流一無名打角覆流二挑羽節全扶徵羽食指打羽仰流三食指打文應一句覆流二半扶徵羽中指無名間拘徵角仰流三食指中指間拘



武食指挑打武無名流五前後起羽武大指應上至三何流二急全扶文武覆流一食指唐文羽無名流四大指流二前後起羽武覆流三開徇武文何流四開徇武文徵流二節全扶徵羽流不動食指打羽仰流三食指打文（一句）大指附絃下至八素武無名當九素武挑開徇武文羽大指徇武起無名附絃下當十一唯素武無名羽大指當九挑武承聲大指附絃下當十一唯素武無名當十三下同素武推前挑開徇武文羽聲大指徇武起無名散開徇文武下無名當十三下素文武全扶文武大指當十一打徇武起無名不動即全扶文武挑武羽大指當十一素武食指挑武（一句）應前無名素羽無名打羽無名徇羽起於徵羽散兩半扶挑聲無名當十三下少許素羽文兩半扶挑聲食指歷武文無名散打商散打徵挑開徇挑轉指又挑於文羽徵作之無名素不動節全扶文武大指當十一打徇武起即半扶開徇武文羽無名徐曳上至十二承聲舉無名無名散打徇文歷武文無名散打宮中指當十素徵仍打徵挑文開徇徵羽挑文徇徵歷武文起（一句）無名當十三下少許素羽已下徇半扶武文大指當十一掩武抑上至十取聲無名打羽無名徇羽起中指當十三下少許素角中指李角徵無名當十三素角徵大指當十一素徵挑徵大指徇徵起無名不動即半扶角徵遞下大指當十一素徵綏三球徵大指隨踝徐抑上至十前後起宮徵（一句）大指附絃下至十一素商角徇半扶商角大指兩聲抑角上至九承聲大指遲當十一素當巳下四絃食指節歷徵角大指吟食指半扶商角中指無名開徇宮商又遲開徇宮商舉大指散開徇宮商急下大指當十一打宮承餘聲下無名十三外半寸許素商角徵大指當十一素徵挑徵大指徇徵起食指半扶開徇徵角商即蜩角徵大指當十一素徵蜩角徵（上虞蜩之初鳴狀聲）大指隨蜩上至十縮素徵羽應羽徵前後起宮徵（一句）指之食指流八無名打徵無名流九疾全扶文武挑武應食指流八無名打文羽武承大指無名不動無名打文大指流九於文武羽半扶疾起宮羽（一句）覆流九食（打羽無名打角徵挑羽應無名流十一無名）打宮大指流九挑羽應（一句）食指流八無名打徵無名流十挑文應仍學武無名流十一食指打文無名流十二全扶文武即挑武應乎流十二十三前後起羽武無名當暗徵無名便打文（一句指徵遲徵處也）仰流十二却轉武文食指仍歷至徵殘全扶角徵無名節打角疾全扶徵羽乎流十一十二食指李羽文仰流十二半扶徵羽開徇角徵乎流十十一中指李徵羽覆流十作前挑開徇轉指聲歷文羽乎流十十二前後起商羽仍仰流十二食指挑羽應（一句）食指大指俱流十二大指中指奇撮商武又撮宮文食指大指移流十一奇撮商武又撮宮文食指大指移流十十六（此公云白奇撮以下有若仙聲）移流十一奇撮宮文又撮商武又撮宮文（此公云白奇撮以下有若仙聲）無名當十素徵羽開徇徵羽大指當九素徵羽疾全扶徵羽仰流十一無名打商覆流九挑羽仰流十一無名打徵覆流七挑文應覆流不動食指歷武文食指對流宮無名打宮食指挑文應（一句小急）無名當八素徵羽文半扶羽文大指當七八開打文承聲仍蜩羽文無名不動大指隨蜩抑上至七（九上虞蜩）文仍開徇羽徵無名當九素角以下開徇徵角急全扶徵羽無名當八素羽已下半扶羽文大指於七八開打文承聲仍蜩羽文無名不動大指隨蜩抑上至七（九上虞蜩之初鳴狀）食指打文大指不動食指對大指流宮無名打宮挑文又賁起宮文（一句）指之

碣石調幽蘭第五（此琴宜緩消息彈之 悲雅之）

楚調　千金調　胡笳調　感神調

楚明光　鳳歸林　白雪　易水　幽蘭

遊春　渌水　幽居　坐愁　秋思

長清　挺清　長側　短側

上舞　下上舞　上間絃　下間絃

登隴　望秦　竹吟風　哀松路　悲漢月

薄漢　跨鞍　望鄉　奇雲　入林

華嚴十遊　史明五弄　董仙五弄

鳳翅五路　流波　雙流　三扶流泉　石上流泉

峨眉　悲風拂隴頭　風入松　遊雅　楚客吟秋風

東武太山　沿賢　反顧　閑居樂　鳳遊園　蜀側

古側　龍吟　千金清　歷原歎　烏夜啼　悲調

潺湲山上　楚妃歎

經籍訪古志

碣石調幽蘭一卷（影寫唐人書本 寶素堂藏）

標背題「譜上公傳蓋琴譜十一卷也首有小序稱碣石調幽蘭序一名倚蘭上公字明云云次題幽蘭第五卷尾又題碣石調幽蘭第五注云此弄宜緩消息彈之後記楚調十全調等云云原本京都某某氏所藏界長七寸八分幅六分每行二十一二字書法遒勁字字飛動審是李唐人真蹟蓋昔時樂家傳藏秘卷雖非完帙實為罕覯之書出土可不貴重乎攷見在書目樂家類載雜琴譜百廿卷亦或此類按蔡邕琴操曰古琴曲有歌詩五曲又有一

十二操二曰倚蘭操又稱倚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至魯過隱谷之中見芸芸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蓋自傷不逢時託詞於芸芸蘭云此倚蘭即倚蘭操也又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載碣石篇右晉樂奏魏武帝詞首言東臨碣石觀滄海廣大日月出入其中二章言農工業而商賈往來三章言鄉土不同人性各異四章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

瑟譜

熊朋來撰

瑟譜六卷元熊朋來撰朋來有五經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以爲在禮堂上侑歌惟瑟而已他絃莫侑爲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廢而歌詩者莫爲之譜既作瑟賦二篇發明其理復援据古義參以新意定爲一編首爲瑟絃律圖次爲旋宮六十調圖次爲雅律通俗譜例次爲指法次爲詩舊譜凡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十二篇即趙彥肅所傳開元十二詩譜次曰詩新譜凡騶虞淇澳考槃黍離緇衣伐檀蒹葭衡門七月菁菁者莪鶴鳴白駒文王抑崧高烝民駉十七篇皆朋來所補次曰樂章譜爲學宮釋奠樂章終以瑟譜後錄則古來論瑟之語也其瑟絃律圖以中絃爲極清之絃虛而不用駁姜氏瑟圖二十五絃全用之非樂聲崇義三禮圖雅瑟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蘇也須瑟二十五絃盡用之又莊子淮南子均有鼓之二十五絃皆動之文則姜氏之說於古義有徵未可盡斥其旋宮圖內所列六十調皆據蔡氏律呂新書所推其十二宮則用禮記正義黃鐘一林鐘二之次與蔡氏黃鐘一大呂二之次不同又改二變爲二少少與老相應變與正不相應實不如律呂新書之確又黃鐘一均惟黃鐘宮用七正律無射商則一正一半五變半夷則角則二正二半三變半朋來列七正律於黃鐘宮之前而無射商以下不書正變及半律變半律亦爲疏略其樂章譜既用唐樂三和之法注曰如大呂爲角則於大呂均取中呂起調畢曲太蔟爲徵則於太蔟均取南呂起調畢曲應鐘爲羽則於應鐘均取夷則起調畢曲然於黃鐘爲宮無意又曰今釋奠迎神或祇用黃鐘爲宮一曲登奏之云云案范鎮皇祐新樂圖記曰黃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蔟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其論至明今因大呂爲角而取中呂起調畢曲太蔟爲徵而取南呂起調畢曲應鐘爲羽而取夷則起調畢曲則是大呂之角太蔟之徵應鐘之羽而非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矣至於黃鐘爲宮與黃鐘之宮則同一黃鐘無以異也朋來既用唐制而又云祇用黃鐘爲宮一曲登奏豈非於意亦有所未安而爲騎牆之論歟他如後錄中以堯作十五絃之瑟見於呂覽者誤爲樂記記憶倒疏又其小疵矣然樂律一門諸家著錄琴譜爲多瑟則東晉之初尚有桓伊歌曹植詩事以後傳者寥寥錢起所云二十五絃彈夜月李商隱所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者特詩人寄興之詞不必真有其事古調之僅存者不過郊廟朝會備雅樂之一種而已朋來於舊譜放失之餘爲之考訂蒐羅尚存梗概史稱其通曉樂律尤善談說則與儒者不通宮調而生談樂理者尚爲有殊存之亦足見古樂之遺也

瑟譜卷一　　　　　　　　　　　　指海第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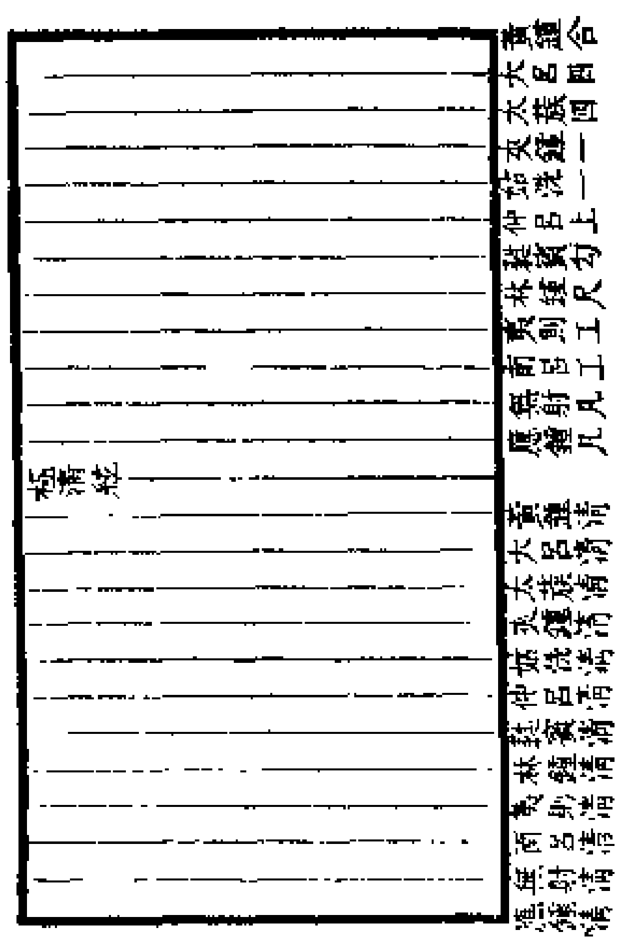
元　熊朋來　撰

夾漈鄭氏曰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誦其文說其義可乎不幸章句之儒以序訓相高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漢初去古未遠大樂氏以聲詩肄業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尚能歌也奈詁訓之學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東觀石渠無補於世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傳風雅惟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其後左延年僅傳鹿鳴以備雅樂至晉而鹿鳴又無傳焉今鄉飲樂賓風雅十二篇蓋唐開元禮所傳音譜然肄者鮮矣儒者猶不能好之況樂工乎爾雅釋樂曰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也古者歌詩必以瑟論語三言瑟而不言其儀禮鄉飲鄉射大射燕禮堂上之樂惟瑟而已歌詩不傳由瑟學廢也朋來按禮圖樂書諸家言瑟之法以鹿鳴魚麗周南召南絃桐試之應桐如誦知三百篇皆可歌可絃隨其聲音以託於旋宮之律調稍復增譜之舊譜專為鄉飲而作堂上之詩皆黃鐘宮堂上下合奏者皆無射商今所譜之詩或取其有益於身心可資於學問或以道古或以求志詩既不同律調亦異所謂律調者特旋宮異名使五聲十二律周遍其實皆黃鐘也聲音之道變動周流宮調可以音求亦可以義起祀饗之詩或從其月律比興之詩或因其物性惟所用之若夫詩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者不徒以其辭而以聲音故朱文公于集傳必詳及其協音至絃瑟而益信之今爲瑟譜先之以風雅頌仍以雅律通俗譜使肄者可按譜而求聲并附釋奠樂章而補定其譜王氏瑟書曰樂章皆可譜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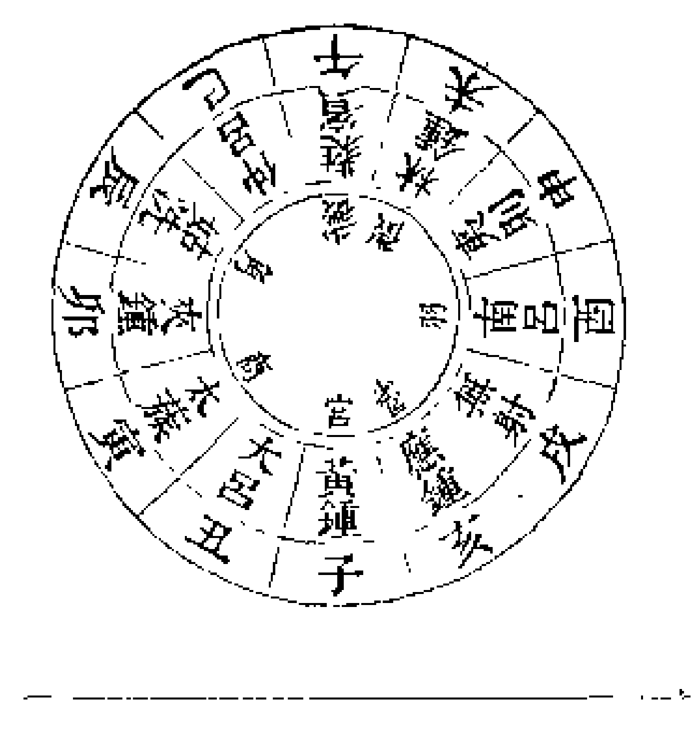
特及釋奠樂章者尊孔氏也以瑟絃律圖旋宮六十調圖雅律通俗譜例指法具列如左方

瑟絃律

世本爾雅皆曰瑟二十五絃具二均之聲（均古韻字）陳氏樂書曰二均之聲以清中雙彈之第一絃黃鐘中聲十三絃黃鐘清聲（除中絃名曰極清不係數）其按習也令左右手互應清中聲相和依鐘律聲數註云于瑟半身設柱子右手彈中聲十二左手彈清聲十二第二絃大呂中第十四大呂清第三絃太蔟中第十五太蔟清第四絃夾鍾中第十六夾鍾清第五絃姑洗中第十七姑洗清第六絃仲呂中第十八仲呂清第七絃蕤賓中第十九蕤賓清第八絃林鍾中第二十林鍾清第九絃夷則中第二十一夷則清第十絃南呂中第二十二絃南呂清第十一絃無射中第二十三無射清第十二絃應鍾中第二十四應鍾清王氏瑟書曰中虛一絃不用鄭保信陳暘謂之極清如琴第一徽琴十三徽十二以象月餘一以象閏正如十二徽外一徽也惟姜氏瑟圖雖二十五絃皆入用實非古法自瑟二均而姜五均國語曰凡絲尚宮故劉禹錫調瑟詞言上絃下應姜法下五絃爲正上二十絃爲應非尚宮之義也瑟書依舊以右手彈上十二絃左手彈下十二絃上下絃各自能成曲所貴上下寬急相濟兩手同聲相應自然應律合節四清以右手專彈之



旋宮之圖



內圖活轉以宮字加所用律則商角徵羽皆定一宮三商五角八徵十羽此大小間勾所由出少宮少徵即變宮變徵每律各間一辰宮羽角徵間兩辰近宮生少宮近徵生少徵隔八相生至對宮而七音備矣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成六十調（每律有宮商角徵羽可起調惟少宮少徵不以起調也）應六十甲子（六甲五子爲六十日六律五聲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鐘也

宮商角徵徵羽宮

正正正正正正正

黃鍾宮　黃太姑蕤林南應
無射商　無黃太姑仲林南
夷則角　夷無黃太夾仲林
仲呂徵　仲林南應黃大姑
夾鍾羽　夾仲林南無黃太　已上五調皆用黃鍾起調畢曲

林鍾宮　林南應大太姑蕤
仲呂商　仲林南應黃太姑
夾鍾角　夾仲林南無黃太
黃鍾徵　黃太姑蕤林南應
無射羽　無黃太姑仲林南　已上五調皆用林鍾起調畢曲

正正正正正半

太蔟宮　太姑蕤夷南應大
黃鍾商　黃太姑蕤林南應
無射角　無黃太姑仲林南
林鍾徵　林南應大太姑蕤
仲呂羽　仲林南應黃太姑　已上五調皆用大蔟起調畢曲

正正半半半半半

南呂宮　南應大太姑蕤夷
林鍾商　林南應大太姑蕤
仲呂角　仲林南應黃太姑
太蔟徵　太姑蕤夷南應大
黃鍾羽　黃太姑蕤林南應　已上五調皆用南呂起調畢曲

正正正正半半

姑洗宮　姑蕤夷無應大夾
太蔟商　太姑蕤夷南應大
黃鍾角　黃太姑蕤林南應

南呂徵　南應大夾姑蕤夷
林鍾羽　林南應大太姑蕤　已上五調皆用姑洗起調畢曲

正半半半半半

應鍾宮　應大夾仲蕤夷無
南呂商　南應大夾姑蕤夷
林鍾角　林南應大太姑蕤
姑洗徵　姑蕤夷無應大夾
太蔟羽　太姑蕤夷南應大　已上五調皆用應鍾起調畢曲

正正正變半半

蕤賓宮　蕤夷無黃大夾仲
姑洗商　姑蕤夷無應大夾
太蔟角　太姑蕤夷南應大
應鍾徵　應大夾仲蕤夷無
南呂羽　南應大夾姑蕤夷　已上五調皆用蕤賓起調畢曲

正正正變變變變變

大呂宮　大夾仲林夷無黃
應鍾商　應大夾仲蕤夷無
南呂角　南應大夾姑蕤夷
姑洗徵　姑蕤夷無應大夾　已上五調皆用大呂起調畢曲

正正變變變變變變

夷則宮　夷無黃太夾仲林
蕤賓商　蕤夷無黃大夾仲
姑洗角　姑蕤夷無應大夾

大呂徵　大夾仲林夷無黃
應鍾羽　應大夾仲蕤夷無　已上五調皆用夷則起調畢曲

正正變變正變變

夾鍾宮　夾仲林南無黃太
大呂商　大夾仲林夷無黃
應鍾角　應大夾仲蕤夷無
夷則徵　夷無黃大夾仲林
蕤賓羽　蕤夷無黃大夾仲　已上五調皆用夾鍾起調畢曲

正變變變半變變變

無射宮　無黃太姑仲林南
夷則商　夷無黃太夾仲林
蕤賓角　蕤夷無黃大夾仲
夾鍾徵　夾仲林南無黃太
大呂羽　大夾仲林夷無黃　已上五調皆用無射起調畢曲

正變變變變變變變

仲呂宮　仲林南應黃太姑
夾鍾商　夾仲林南無黃太
大呂角　大夾仲林夷無黃
無射徵　無黃太姑仲林南
夷則羽　夷無黃太夾仲林　已上五調皆用仲呂起調畢曲

雅律通俗譜例

黃鍾　大　太　夾　姑　仲
合　四下　四上　一下　一上　尺
林鍾　夷　南　無　應
尺　工下　工上　凡下　凡上
大呂清　太　夾鍾清　黃鍾清
五下　五上　五緊

歌詩以六律爲之音故譜中每字各書其律黃鍾聲下餘律以漸高驗其所得律之清濁高下以琴聲爲歌聲朱文公論琴律引沈氏筆談以管色合字定宮絃通俗譜於諸律今肆樂者必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辨音調絲則絲有其音吹竹則竹有其音如字韻之母且宮調不同而黃鍾常爲合餘律亦有常音隨五聲二變之所及音無不通者亦以諸宮調同一黃鍾也若雅律則有正變倍半其算不一言律呂者不先得於聲音而求於度數古有合聲無算律今聲音之學不傳鄉飲詩譜以雅律通俗音使人易知易從金石匏竹可通用也

指法

辟 擘 大指向內　**毛** 托 大指向外　**末** 抹 食指向內

乙 挑 食指向外　**勹** 勾 中指向內　**易** 剔 中指向外

丁 打 名指向內　**商** 擽 名指向外　**弗** 拂 連勾 末數絃

广 連挑 雙絃　**夂** 歌 或擘挑拂抹 有咏嘆字尾遺音

鼓瑟比之琴絃繁而法簡指法擘托有二說琴家以大指擘絃向內托絃向外或曰指甲爲外指肉爲內或曰集韻手推物曰托故托絃向外琴譜多俗字古雖是也肆瑟者但求音與詩應本不拘此今亦不分左右指止取同聲相應三百篇如皇華後四章著莪二章四章考槃蒹葭等詩前後章末句協韻一字不同適當異曲既非分章作譜必須同歸一律若其專一誰能聽之又如采蘋采蘩首句同譜而蘋蘩不同驪虞末曲一章協葭犯之音爲牙二章協蓬蒿之音爲紅同律異音不可無辨或如琴譜例記其指法譜中時見一二餘各有絃律不必書者則不書也或謂四清以右手獨彈何不以左手抑按柱外隨俗吟弄曰瑟聲貴自然中節不假弄手取聲況四清者律呂之餘聲范蠡公李照陳暘之言樂蓋力排之惟瑟有十二清絃而四清在其中不必去之而亦不使僭於正律故右手專彈之右手用力取聲如其音或曰四清不按柱外則以俗譜言之恐凡工高於五六然此以雅律之難諧俗故托俗音以行其譜非聽於俗音也瑟之清絃至應鍾清而止則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清宜不得獨高但雙彈者清中相和高而不亢四清以一手取聲即胡安定減其圍徑之意不使與正律相混雜六律之有四清猶五聲之有二變二變不起宮調四清不亂正律此所以爲雅樂也陳暘樂書欲去四清二變如七絃琴亦欲去少宮少商絃然其言竟不能行蔡氏律呂新書有所四清二變之聲不以尤李之言爲然而後言樂者有所證故開元詩譜亦用四清二變蓋寓古詩於今樂也

瑟譜卷一終

詩舊譜

鹿鳴之三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黃南裝姑南姑太黃裝林應南林南黃林裝林南姑應黃姑南林南黃姑林南太黃六工勾一工一四合勾尺凡工尺工六尺勾尺工一凡六一工尺工合一尺工五六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黃姑裝姑林南太黃林南應黃南裝姑林姑南黃姑應黃姑裝姑南林南黃姑林南應南太黃合一勾一尺工五六尺工凡六工勾一尺一工六一凡六一勾一工尺工合一尺工凡工五六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黃姑太黃太黃裝姑裝南應南林南林南黃林裝林南姑應黃姑南林南黃姑林南黃應南太黃合一四合四合勾一勾工凡工尺工六尺勾尺工一凡六一工尺工合一尺工六凡工五六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宮俗呼正宮舊譜小雅六篇黃鍾清宮周南召南無射清商以瑟有清絃清調或曰非古也止書六律五聲可也

叶音　鳴一章叫芒二章同芒音相近三章如字　**華** 旁 師 **華行** 戶郎切 **昭** 則豪切 **恌** 挑 **傚** 爻 **湛** 持林切

儀禮鄉飲禮燕禮用二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燕禮以樂納賓則奏肆夏升歌鹿鳴大射用四瑟歌鹿鳴三終

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學記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黃姑裝姑太黃裝姑林南應黃裝姑林南林南應黃合一勾一四合勾一尺工凡六勾一尺工尺工凡六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黃姑林南應南太黃裝林應南裝姑太黃林姑太黃合一尺工凡工五六勾尺凡工勾一四合尺一四合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黃姑林南姑應林南裝南裝林太黃裝姑林南太黃六一尺工一凡尺工勾工勾尺四合勾一尺工五六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黃姑裝姑林應林南林南裝姑林南裝姑林南黃裝太黃六一勾一尺凡尺工尺工勾一勾一尺工合勾四合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黃太黃姑林南黃林林南應黃太黃裝姑應南太黃合四合一尺工六尺尺工凡六四合勾一凡工五

四牡五章章五句黃鍾宮俗呼正宮

叶音 馬渴蒲下切後五切母美諗深切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黃南林南林姑林南裝林裝姑應南太黃六工尺工尺工勾尺勾一凡工五六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黃姑裝姑黃姑林南林南黃姑裝姑太黃合一勾一六一尺工尺工合一勾一四合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黃林應黃林南裝姑林南裝林應南太黃六尺凡六尺工勾一尺工勾尺凡工五六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黃林應南裝姑林南裝南裝林黃姑太黃六尺凡工勾一尺工勾尺合一四合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黃南應黃黃姑林南林南黃姑應南太黃六工凡六六一尺工尺工合一凡工五六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宮俗呼正宮

叶音 華芳無切與夫叶諏子須切絲新齊切謀莫侯切

魚麗之三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黃姑裝姑太黃裝林應南林南黃六一勾一四合勾尺凡工尺工六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黃姑太黃裝姑裝林裝姑裝林黃合一四合勾一勾尺勾一勾尺合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鍾宮俗呼正宮

叶音 留柳與酒叶蘇何切旨且有物其有之有有已切嘉居何切偕舉里切時始切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所謂魚麗之三毛公分魚麗以足鹿鳴之叶朱文公集傳始改正之朋來以慈聲聽魚麗之音節後三章六句當以知子之來之爲例只作一章知子之來之亦是兩句一韻此六句之中旨偕有時一韻多嘉自爲一韻上三章本亦二韻交互也此譜第五章所以不復案律起調畢曲矣嘗疑李武子賦魚麗之卒章若只兩句而已何以當魯公答賦南山有臺也

儀禮鄉飲禮燕禮用二瑟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黃林應南應南姑南林南裝姑應黃林南太黃六尺凡工一工尺工勾一凡六尺工五六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黃南裝姑裝姑林南林南黃姑黃姑太黃南黃六工勾一尺工尺工合一合一四合工六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黃太應南黃林南黃黃太黃姑太黃應南太黃六五凡工六尺工六合四合一五六凡工五六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黃太黃姑林南裝姑黃姑林南裝姑太黃南黃合四合一尺工勾一六一尺工勾一四合工六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鍾宮俗呼正宮

叶音 樂五教切來力又亦

按譜鼓之留樂四北蔵飛蔵下有雖蔵意嘉魚烝然罩罩有魚躍意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黃太應南應南太黃應黃應南林南黃林南黃林裝林南姑黃姑太黃六五凡工五六凡六凡工尺工六尺勾尺工一合一四合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黃太裝姑黃姑太黃裝林應南林南黃林應黃裝姑林南太黃合五勾一合一四合勾尺凡工尺工六尺凡六勾一尺工五六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黃林應南林南太黃應黃應南南裝姑林裝林裝姑姑太黃六尺凡工尺工五六凡六凡工工勾一尺勾尺勾一勾一四合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黃太黃姑南裝姑林裝林應南林南太黃應黃裝姑南林黃合四合一工勾一尺勾尺凡工尺工五六凡六勾一凡工尺六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黃姑裝姑應南太黃應黃應南南裝姑林裝林裝姑黃南林黃六一勾一凡工五六凡六凡工工勾一尺勾尺勾一六工尺六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宮俗呼正宮

叶音 臺田飴切萊陵之切母美栲已下五切壽茂上聲耇果五切後

此詩凡三十句而十句爲樂只君子譜以一章三章五章相應二章四章相應稽叟公之享季武子也武子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杜氏註云取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

周南之三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黃南林南黃姑太黃林南黃姑黃林南黃六工尺工合一四合尺工六一六尺工六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黃南林南林南無黃仲林無姑太姑太黃黃南林南姑仲南林姑仲姑太黃南無黃六工尺工尺工尺凡六上尺凡一四一四合六工尺工一上工尺一上一四六工凡六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黃無南林太林南黃姑仲林南林姑太姑太黃姑林林姑林南黃南林太林南黃南無黃六凡工尺五尺工六一上尺工尺一四一四合一尺一尺工六工尺五六工凡六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商俗呼越調

叶音 服蒲北切 采此禮切 友羽已切 芼邊

儀禮鄉飲鄉射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又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飲鄉射息司正鄉樂惟欲闇南召南惟所欲歌不依次

燕禮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燕歌周南召南不備鍾磬

孔子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黃太姑太太姑太黃仲南無太南無南林仲林無太黃南無黃合四一四四一四合上工凡四工凡工尺上尺凡四六工凡六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黃太林黃林南無黃林南林南黃姑太姑林姑太姑太姑太黃六五尺六尺工凡六尺工合一四一一尺一四一四一四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浣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黃姑南林林姑太黃黃姑太姑姑仲林南南林無太黃南林黃六一工尺尺一四合合一四一一上尺工工尺凡四六工尺六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商俗呼越調

叶音 喈居奚切 絺去略切 斁弋灼切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黃姑林南林姑林南仲林林無太黃姑太黃六一尺工尺一工上尺凡四合一四合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黃無南林林姑南林仲林南無姑太太林南無黃六凡工尺尺一工尺上尺工凡一四五尺工凡六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黃姑南林林姑南林姑太姑黃太姑黃林南無黃合一工尺尺一工尺一四一合四一六尺工凡六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黃南黃林黃姑太黃仲姑林南黃南無黃六工六尺合一四合上一尺工六工凡六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商俗呼越調

叶音 行戶康切 懷回毓光

崔嵬土山戴石祖石山帶土其用指於絃亦有舉旗敗屈之意

召南之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黃姑仲林黃無南林仲林無太黃林南黃合一上尺六凡工尺上尺凡四六尺丁六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黃林南林林姑太黃林黃林姑太黃太黃合尺工尺尺一四合尺合尺一四合四合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黃無南林南林南黃黃南姑林太林南黃六凡工尺工尺工六六工一尺五尺工六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商俗呼越調

叶音 居據御魚據切

儀禮鄉飲鄉射燕禮歌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已具周南關雎詩後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黃南林南林姑太黃姑太姑黃南無黃六工尺工尺一四一合一四一六工凡合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黃林黃南太黃太姑姑南林南黃南大黃六尺合工四合四一一工尺工六工五六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黃太南林太林南黃黃姑太姑林南無黃六五工尺工六合一四一尺工凡六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商俗呼越調

叶音 事上止切

采蘋采蘩首句同讀按間爲蘋林入爲蘩

周禮鍾師卿大夫奏采蘋七奏采蘩

禮記射義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

鄭伯享趙孟叔孫穆叔賦鵲巢趙孟爲客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

杜氏注云稽愛也言魯國微薄如蘩采大國省愛用之而不棄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黃南林南姑林南林林姑林仲林黃姑太黃合工尺工一尺工尺尺一上尺合一四合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黃姑太姑黃南林南林林姑仲林林南無黃合一四一六工尺丁尺一上尺尺工凡合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黃南黃姑林姑太黃仲南無林黃南無黃六工合一尺一四合上工凡尺六工凡六

采蘋三章章四句無射商俗呼越調

叶音下後五切

儀禮鄉射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已上十二詩以堂上下分宮調不論其音悉仍舊譜

琴譜卷二終

詩新譜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南應林蕤姑蕤南蕤姑太黃應南工凡尺勾一勾工勾一四合凡工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南姑太黃應林太南太應黃蕤南工一四合凡尺五工五凡六勾工

騶虞二章章三句黃鍾羽俗呼般涉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林無南黃無林夾黃南林仲南林尺凡工合凡尺尺五合工尺上工尺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林南林仲夾仲太黃夾太黃夾林尺工尺上一上五六一四合五尺

騶虞二章章三句夾鍾角俗呼雙角

叶音 虞一音牙二音紅淚武南時建章宮後有異歌東方朔曰此騶牙也虞牙相叶如此同律異音在指法牙蓋甲聲紅淚肉聲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儀禮鄉射命太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又歌騶虞若采蘋五終奏與歌不同奏金奏樂器歌樂

騶虞大射樂節而鄉射與賢詢衆亦通用之其歌五終音調必不一試協諸律得黃鍾羽爲一終又得夾鍾角爲一終并存其譜間羽之音者知庶類蕃殖先王之澤在物也間角之音者知寬用以時葭蓬皆苗律夾鍾而音角也周禮中春蒐田月令中春律中夾鍾以林鍾爲角虞字亦角音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黃無林南無南仲林林無南黃林無林無南仲林仲太黃無林南無黃無林太黃林無林太黃林南林無林仲太林南林無林太黃林南林仲林無林夾仲太夾仲林林無南林無南仲林林無南黃林無林南無黃合凡尺工凡工上尺尺凡工六尺凡尺工上尺上四六凡工尺凡尺工凡尺五六尺工尺上五尺工凡六

瞻彼淇澳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黃姑太黃南無南林無南太黃林南林無南林無南林太黃林太黃林南林姑黃林南無黃合一四一六工凡工尺凡工五合尺工尺凡工尺尺五六凡六尺工尺一六尺凡尺

瞻彼淇澳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黃無南林無南仲林林無南黃林南林無姑太姑林姑黃太南無黃黃太黃林南無林黃太姑黃太南無黃六凡工尺凡工上尺尺凡工六尺工尺凡一四一尺一合四合尺工凡尺合四一合下工凡六

淇澳三章章九句無射商俗呼越調

叶音 猗阿諼上聲青青菁創質

孔子讀詩嘆曰吾於淇澳知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淇澳以商發聲歌之以無射商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無夷蕤仲夾大仲蕤夾大夾黃無夷蕤無凡工勾上五五上勾一四一合凡工勾凡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無黃夷蕤無夷蕤黃仲夷無夷無夾夷無凡六工勾凡工勾六上工凡工凡五工凡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無蕤無夷黃夾仲夾夾大夾無夾無夾夾無凡勾凡工六五上一一四一凡凡工五凡

考槃三章章四句蕤賓角俗呼小石角

叶音 澗居賢切寬區權切過科告谷

孔子讀詩曰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朱文公集傳曰此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小序爲註皆非

考槃自發聲至畢曲多角聲以蕤賓角爲調言聽者於此驗聞新編聲於考槃間知樂聲則知音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無林夷林無林仲夾仲太夾仲林仲夷無夷林仲無林仲夷無夷林夾夾黃無夷林無凡尺工凡尺上一上四一上尺上工凡工尺上凡尺上工凡尺工凡尺工五六凡工尺凡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無林仲夾無林仲夷仲太仲林夾黃林無夷林仲無林仲夷無夷林仲無林仲無太夾太黃無仲夷無凡尺上一凡尺上工上四上尺一合尺尺工尺上凡尺上工凡工尺上凡尺上凡四一五六凡上工凡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無夷林夷無林仲無仲太仲夷林仲林無夷林仲無仲夷無夷林仲無林夾無林夷夾黃無黃夾無凡工尺工凡尺上凡上四上工尺上尺凡工尺上尺上工凡工尺上凡尺一凡尺工五六凡六五凡

黍離三章章十句夷則商俗呼商調

叶音 天鉤因切 噎於悉切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太姑太黃太林姑林應姑黃林南林南蕤應林應南林應太四一四合四尺一尺凡一合尺工尺工勾凡尺凡工尺凡四

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太姑蕤南蕤林姑林應太黃林應林南蕤林蕤應南林應太五一勾工勾尺一尺凡五六尺凡尺工勾尺勾凡工尺凡五

緇衣之蓆兮敝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

太姑太林姑林姑林應林姑林南林南黃應蕤應南林應太四一四尺一尺凡尺一尺工六凡勾凡工尺凡五

緇衣三章章四句黃鍾商俗呼大石調

叶音 館古玩切 造在早切 蓆祥倉切

鄭伯如晉晉侯享之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禮記緇衣篇子曰好賢如緇衣

孔子讀詩曰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孔叢子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應南應蕤姑應林姑林南林南蕤應林應南林應太姑太蕤林蕤姑林南林應太大應林南應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應南應太姑應林姑林蕤姑姑林應南太姑南應南林蕤林南林應大姑林姑蕤蕤姑太應大應林蕤應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應太應林姑林姑大姑應林姑林應南林夾大蕤太蕤太應林姑大應南林應大姑南蕤南蕤林姑應大應南林應

伐檀三章章九句林鍾角俗呼歌指角

叶音 檀徒洛切 干堅寒切 貆胡官切 餐七宣切

孔子讀詩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孔叢子

公孫丑問不素餐兮孟子曰君子居是國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可見伐檀非刺詩也

朱文公云檀可以爲車行陸而寘之河干無所用不得以食其力甘心饑餓後世若徐孺子之流其厲志蓋如此

蒹葭苍苍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應夷應夷夾蕤姑夷蕤姑夷蕤應夷蕤南蕤姑蕤夾南應蕤夷蕤夾蕤姑夷蕤夾夷蕤南蕤應凡工凡工五勾工一勾凡工勾工勾一四凡工一四勾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應蕤夾應南蕤姑夷蕤夾夷蕤姑夷蕤夾夷蕤大夷蕤姑夷蕤夾大夷蕤姑大應南夾夾夷蕤應南應姑蕤姑南應夾夷蕤應南應凡勾四一凡工勾一工勾五工勾一四凡工一四勾一勾一工凡四一工勾凡工凡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應南夾應南蕤夷蕤姑夾夷蕤夾夷蕤南蕤姑蕤夾南應蕤夷夷蕤南蕤應凡工五凡凡工勾工一勾一工凡勾工工勾工勾凡

蒹葭三章章八句南呂商俗呼中管商調

叶音 采采此禮切 涘以軌切 右羽軌切

蒹葭所謂伊人猶白駒所謂伊人白駒卒章以伊人爲其人伊人猶在坻沚其人在空谷二詩皆起角而息商故白駒夷則商蒹葭南呂商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應南蕤南南應姑太夷蕤太大應南太應凡工勾工工凡一四工勾五五凡工五凡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應蕤南姑姑太姑蕤姑大應姑姑太姑應凡勾工一一四一四凡一一四一凡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應蕤姑蕤應蕤大姑姑太應夷南應蕤應凡勾一勾凡勾四一一四凡工工凡勾尺

衡門三章章四句太蔟羽俗呼中管高般涉調

叶音子奚切

朱文公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詩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此衡門之意也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詩人以食魚取妻言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應南蕤夷南應蕤姑蕤夷應夷夷蕤姑夷應大姑大夾蕤夷應南應夾大大夾夷蕤夷大夾夷蕤夷蕤姑大應夷應

凡工勾工工凡勾一一勾工凡工工勾一工凡四一四勾一工凡工凡工凡一四四一工勾工五五工勾勾工勾一五凡工凡

籌章吹豳詩迎寒逆暑註云七月言寒暑之事案詩中言寒而少言暑惟二章遲日陽春可擬中春迎暑一章咸發栗烈以擬中秋夜迎寒卯酉為暑寒之門以卯律迎暑酉律迎寒迎寒知陽至故言男事以及其喜迎暑知陰至故言女事以及其悲音節相對是以一章南呂商二章夾鍾角吹豳詩必用今篇而一章二章應其律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蕤夷無夷無夷大夾大夷蕤夷應夷夾姑夾姑大姑夷蕤夷夾無夾夷蕤夷蕤姑夷應夾大姑蕤夷大蕤夷無夾

勾工凡工凡工四一四工勾工凡工五一工勾一四一工凡工工勾工五凡工勾一工凡工五一勾工五工勾工凡工

七月一詩具一年之節候不曰三月不曰五之日而曰蠶月詩有商聲以姑洗商為調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仲夷無夷夾夷林仲夷無夾仲無夷林無夾大夾仲黃夷林仲夾林夷無夷林黃林仲林大黃林夷無夷仲大夾夷無夷無仲

上工凡工五工凡上工凡一上凡工凡一四一上合工尺上一尺工凡六尺上尺五六尺工上四一工凡工凡上

豳風以大呂之月行冬狩托始仲呂之月或云取純陽月未見詩意如此月令孟夏毋大田獵至此狩獵記時爾故以大呂之仲呂為調末有角聲大呂以仲呂為角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大夾蕤夷仲夷夾夾夷蕤夷無夷夷無夷蕤仲無夷無夷夷蕤夷應夷應夷夷蕤夷夾無夾夷無夷應無夷蕤仲夷蕤夷無夾

五工勾工上工五工勾工凡工工凡勾上凡工凡五勾工勾五凡工凡工勾工勾五工凡工凡工凡工勾上凡工凡四

五章似為祭蜡息民之詩籌章吹豳頌未必非此章言祭蜡時昆蟲亦休息況於人乎唐蟋蟀云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者歲時相勸休息每以蟋蟀為言月令孟冬大飲烝勞勸休息籌章註亦云建亥月後四章敘說節候每至十月加詳故此章及卒章皆主應鍾為律一以息民一以飲烝也五章以六陰月飲次不間斷它章所無其言嗟我婦子以與首章同我婦子相應然嗟我婦子則休息嗟我農夫則不敢休息又與七章相應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黃無林南無黃林仲林姑林黃南林無南仲林南林仲無南南林太黃南林南太南林南黃無南林仲無林無黃太仲太黃

六凡尺工凡六尺上尺一尺六工尺凡工上凡工凡一上凡工工尺五六工尺工五工尺工六凡工尺上凡尺凡大四上四合

六章因農言圃自六月止十月言所以養老特換韻起七月止九月言所以食農夫故自應鍾退無射此調此後二章皆從九月說起十月矣大章八章相應食圃之利而並以供祭介壽有酒則先祀其上大飲烝之時必歌歌之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蕤夷應南大應南蕤夷太應夷姑蕤姑蕤應南應蕤姑蕤姑蕤夷大姑夷蕤姑蕤大南蕤夷大大應南姑蕤姑蕤應南應蕤姑蕤姑蕤夷蕤

勾工凡工五凡工勾工五凡工一勾一勾凡工勾工四一工勾一四工勾工五五凡工一勾勾工凡勾一勾一五四一凡工勾

古者既蜡不興功此言民不敢休息以答五章息民之意納禾稼以後播百穀以前取太蔟之律與應鍾合氣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夾仲夷應夷仲夷應夷仲夷仲夷應夷大夾應夷無夷蕤無夷應夷應夷夾仲仲蕤夾仲仲夾大夾應夷大夾

一上工凡工上工上工上凡工四一凡工凡工凡工凡工凡工一上上勾一上上凡工勾一四一工上一四一凡工五五

此章應鍾之月飲烝之詩而豫言藏冰以夾鍾之律開之詩有旬聲應鍾得夾鍾為角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一章南呂商俗呼中音商調二章夾鍾角俗呼雙角調三章姑洗商俗呼中音管雙調四章大呂角俗呼高大石調五章應鍾商俗呼中音管越調六章無射商俗呼越調七章大簇角俗呼中音高大石調八章應鍾羽俗呼中音越調

叶音　一章流火虎委切二章三章同授衣衣上聲方吠切發切烈力制切褐訖例切耜羊里切子獎里切畝美二切

四章裘渠之切五章野上與切戶下並后五切婦子之子茲五切

六章稻徒苟切詩上聲瓜孤七章稼故穆六直切又如字切麥武力切或以麥叶木而樛如字八章陰於容切韭巳小切鬱香勿光

周禮爾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敵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所年于田祖歛豳雅祭蜡歛豳頌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

季札觀樂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此并言東山諸詩然七月一章因婦子言嗟之喜二章因公子言女之悲皆緣人情道時景而止乎禮義者也

按鄭氏箋詩於七月第二章言風八章言頌六章言雅其註周禮豳詩豳雅豳頌則以于耜舉趾饁彼南畝為雅註引爾雅云嗟農夫也以其言男女之正謂其婦親饁而耕者皆喜也以樂田畯亦使農喜為饁豈有田大夫喜樂箋詩則以畯為田大夫而喜為饁豈有田大夫而取耕者之餉若田大夫則亦何必箋章次豳詩以樂之又以六章穫稻作酒與八章稱彼兕觥皆為頌詩箋禮註各不同朱文公亦疑鄭氏三分七月之詩為風雅頌恐無此理或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於理為通然土鼓豐籥其音節不可知矣朋來以七月全篇求其各章起調畢曲之聲與其迎寒逆暑祈年祭蜡之用當時吹此詩大綱有三以夾鍾之律逆暑南呂之律迎寒應鍾之律祈年祭蜡五章以後詞意多在十月乃一年大節序此詩歲時常用祀饗通歌宜有一定之音節唯所用之各有應其律者矣

琴譜卷四

詩新譜

案朋來琴賦所載詩篇與譜相合其云始肄蒿萃之貪再歌寤疾之服蓋即舊譜所列各篇而舉鹿鳴關雎二詩以例其餘也其下仰接云逮于熟而習貫益心悅而忘倦為之歌伐檀為之鼓者樂陳鑿戒以自警聽衡門而無問賦白駒之道遙諷洪澳之惠粲蓋指新譜諸詩而言也詳其文義肄習尚有次第與此譜有可相發明者謹附識於此以備參考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夾無林仲南無太仲無林南黃南林仲林一凡尺上工凡四上凡尺工六工尺上尺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夾無南林林無仲夾夾黃無南林南仲夾五凡工尺尺凡上一一合凡工尺工七一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夾黃夾太林無太黃無林仲黃無林黃夾一合一五尺凡四合凡尺上六凡尺六五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夾無南無林南林黃夾黃無南林南無夾五凡工汎尺工尺六一合凡工尺工凡五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夾鍾宮俗呼仲呂宮

叶音　儀義

魯文公如晉晉侯享之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敢不慎儀又曰何樂如之小邾穆公來與之燕穆公賦菁菁者莪朱文公曰此亦燕飲賓客之詩君子指賓客也

我蘿高也春時菁菁而詩人因以起興其律宜夾鍾詞意多在十月乃一年大節序此詩歲時常用祀饗通歌宜有一定之音節唯所用之各有應其律者矣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黃姑林南蕤林姑太林蕤南應南林姑太黃應南太黃林南應黃姑蕤姑林林南蕤姑林姑太黃合一尺工勾尺一四尺勾工凡工尺一四合凡工五六尺工凡六一勾一尺尺工勾一尺一四合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黃太姑林蕤應南太黃蕤姑太黃應南林南黃太應南林南林蕤應南太黃蕤姑太黃應南林南黃太應南林黃姑蕤姑南林南黃姑應林南黃六四一尺勾凡工五六勾一四合凡工尺工尺工尺六一勾一工尺工合一凡尺工六五凡工尺六

鶴鳴二章章九句黃鍾宮俗呼正宮

叶音 野上與切 檀徒沿切 天鐵因切 淵一均切

河南程氏曰案河南程氏原本作鄭子誤今據詩集傳改正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石之粗厲天下之至惡然玉以石磨之而成器君子與小人處橫逆侵加修省豫防動心忍性因以成德

鶴性善警有君子防患之意夜半而鳴其聲中黃鍾之宮比興之詞或因其物性而用律若薺莪鶴鳴是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蕤賓林夷無林仲夾林仲夾仲林無夷仲林仲夾黃無夷林無凡工尺上一尺上一上尺凡工上尺上五六凡工尺凡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無夷林仲無林仲林林黃夾黃林無夷無林仲太黃無林夷無凡工尺上凡尺上尺只合一合尺凡工凡尺上五六凡尺工凡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侯游勉爾遁思

無林仲夾無黃仲太無黃無太夾黃太黃黃無林夷無夷林無凡尺上一凡六上四凡六凡五一合四合六凡尺工凡工尺凡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無林夾黃林無夷黃林仲夾仲黃夾林無仲夾黃無夷林無夾無凡尺一合尺凡工六尺上一上六五尺凡上一六凡工尺凡五凡

白駒四章章六句夷則商俗呼商調

叶音 夕詳會切 客克各切 來陵之切 侯洪孤切 游汪胡切 遁思新齊切

白駒一章二章曰伊人四章曰其人自其人不可留而辭與音俱悲矣此詩本多角音末曲亦轉而為商音以夷則商為白駒之譜

琴家古有風雅五曲關雎鵲巢騶虞伐檀白駒是也後世操弄迭變古詩之譜不傳鼓瑟者有鄉飲關雎鵲巢無射商之譜矣今為騶虞伐檀白駒補其譜以存風雅之音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黃太南林南蕤太黃南林蕤南姑林姑南黃林南應應南林太南蕤林南南應太黃合四工尺工尺勾四合工尺勾工一尺一工合尺工凡凡丁尺五工勾尺工工凡五六

呂氏春秋引上半章云周公作此詩大學引此章及四章六章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太黃南蕤應南林姑黃姑南姑蕤姑太黃太姑太黃太南林應林應蕤姑太南應姑太五六工勾凡工尺一合一工一勾一四合四一四合五工尺凡尺凡勾一四工凡一四

芮良夫羊舌職皆引陳錫載周為言故或以哉為載

註家多從平聲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夾大夾無夾黃無林大黃夾大無林仲夾夾夷無林林仲夾夾林夷無夷黃林仲夾仲大林仲林夾一四工凡五六凡尺四合一四凡尺上一五工凡尺上尺工凡四一上四尺上尺一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大黃夷林夷林仲無林林仲夾大夾黃林夾仲夷無林林黃夾林大五六工尺工尺凡尺上一四工上合四上一合五一合尺一上工凡尺合一尺五

朱文公云首章次章言文王之德至四章乃可得而見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肅敬聲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冕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夾黃仲林林仲夷仲無大夾無夷仲黃夾無林夷仲仲林夾大仲夾黃大大林無夾五六上尺尺上工上凡四工凡工上合一凡尺工上上尺五五上一合一四尺凡五

劉向言孔子誦詩至殷士肅敬喟然而嘆蓋歎微子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大林無夷無林無夷林仲無林大黃夾大無林仲夾大林無仲夷夾林夾夷無夷夾大四尺凡工凡尺凡工凡上凡尺四合一五凡尺上一四尺凡上工一尺一工凡工五五

一代之樂歌不以得殷為誇而稱殷以為鑒非風公孰為此言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黃姑林姑黃應林南南蕤姑林南蕤黃林南蕤應太黃太黃林南黃姑黃太太姑南蕤應南林黃六一尺一合凡尺工工勾一尺工勾凡四合五六尺工合一合四四一工勾凡工尺六

中庸之書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每章二韻一章黃鍾宮俗呼正宮二章黃鍾商俗呼大石調三章大呂商俗呼大石調四章大呂宮俗呼高宮五章大呂商俗呼高大石調六章大呂宮俗呼高宮七章黃鍾宮俗呼正宮

叶音 一章天鐵因切七章自天之天同時上紙切右以二章子奚里切三章國于逼切四章服蒲北切五章京姜力切六章福筆力切

七章躬（姑宏切本見字母當叶扃君之音以應徵因）臭（初尤切）孚（浮）

穆叔如晉工歌文王之三篇時歌工常歌此詩因穆叔不拜而問故以爲相見之樂若論周公作此樂歌其初何止爲相見之樂而已

季札觀樂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杜氏註曲而有直體論其聲）

孔子世家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文王詩譜至漢魏間始不傳今關雎鹿鳴有鄉飲樂賓之譜爲文王清廟補其譜以備四始

賓筵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林應林仲應南黃太南應林太黃南應林南林姑太太姑林南太黃南應南林仲林姑林應林南仲太太姑林應林南太黃南應林太黃南應林仲林尺凡尺上凡工合四工凡尺五六工凡尺工尺一四四一尺工五六工凡工尺上四四一尺凡尺工上尺）

抑之白圭章十句中呂宮（俗呼小石調）

叶音 虞（元具切或云與儀義嘉叶吾禾切）儀（義）嘉（居何切）爲（吾禾切）

此抑之五章論語所謂白圭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遲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太姑應南應姑黃姑蕤姑黃南林太黃應林應蕤南蕤林姑南應林蕤太蕤太林南姑應南林姑南應姑太太

四一凡工凡一合一勾一合工尺五六凡尺凡勾一四工勾尺一工凡尺勾四勾五尺工一凡工尺一工凡一四

抑之相在爾室章十句黃鍾商（俗呼大石調）

叶音 顏（魚堅切）格（岡鶴切）射（七灼切）

此抑之七章中庸凡兩言之曰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文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以自警今於十二章之中取其慎言慎獨爲論語中庸所稱者以五聲六律彼之朱絃且絃且誦且以永日雖今之音調未必如古然律呂古之律呂不猶愈於以近世操弄調曲爲樂哉其全篇亦各章爲譜）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南蕤姑南應南林太姑林南林林南應林蕤林南蕤姑太太姑蕤林大應林南

工勾一工凡工尺五一尺工尺尺工凡尺勾尺工五一勾一四四一勾尺四凡尺工

崧高之首章八句林鍾商（俗呼蕤賓調）

叶音 天（鐵因切）翰（胡干切）蕃（分甄切）

禮記孔子閒居記聖人與子夏言詩至於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乃特以崧高之首章言之崧高爲申伯作烝民爲仲山甫作吉甫於此二詩皆自言其字而其首章皆爲孔子所稱許（崧高因生賢而推本於地烝民因生賢而推本於天）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太應南林南林南應黃太林姑南太姑太太應南蕤林南太黃姑太黃姑林南林太五凡工尺工尺工凡合四尺一工四一四四凡工勾尺工四合一五六一尺工尺五

烝民之首章八句黃鍾商（俗呼大石調）

叶音 下（後五切）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文公集傳云孟子引此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天開於子人生於寅以黃鍾之太蔡爲天生烝民之譜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夾太無仲無南無仲太夾黃太林仲林南南無大仲林仲南無南林黃無南林夾五五凡上凡工凡上四一合四尺上尺工工尺五六工四上尺上工凡工尺六凡工尺一）

清廟一章八句夾鍾宮（俗呼仲呂宮　周頌多不叶韻而清廟維天之命全篇不用韻）

禮記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尚書大傳曰周公歌清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又曰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

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明堂位季夏祀周公升歌清廟

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

漢儒但見叔孫通因秦樂乾豆上獨上登歌不以管絃亂人聲猶古清廟之歌愚謂樂記不曰清廟之歌而曰清廟之瑟爾雅徒歌曰謠古者歌必以瑟曰獨上歌者叔孫通之禮也（如升歌清廟以示德東序養老歌清廟而語此詩本以祀文王而燕享歌詩庠序肄業以及之）案周禮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則祀文王之樂堂下金奏宜用無射堂上歌瑟宜用夾鍾今以夾鍾宮譜清廟之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夾仲夾林黃無南林夾黃太黃仲林仲南黃太黃夾林仲林無南仲南林黃無南林太夾太黃林夾黃太林南）

黃太無林仲林無林夾林黃太夾林仲夾林黃無南林南林仲夾大夾無南林無南仲林無太仲南無太林南林夾仲林無太林南夾黃南無南林南林無林南林無南林夾南夾一上一尺六凡工尺一合四合上凡上工凡工上工尺六凡工尺四一四合上尺凡工尺四合尺一合四尺工合四尺尺凡上尺凡尺凡尺五尺合四五尺尺上一尺六凡工尺尺上一四一凡工尺凡工上尺尺凡四上工凡四尺一上尺凡五尺工五六工凡工尺工尺尺工尺尺工尺工尺尺工尺五工一尺凡尺凡六凡工尺尺凡尺工尺尺工尺五工一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夾鍾宮俗呼仲呂宮

叶音 柞七各切 澤徒洛切 畛眞切 士與以切 耜羨里切 畝美切 活舛切 達迭子賜切 積子賜切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有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南夾南大應夷蕤姑應夷蕤姑蕤夷蕤姑夾蕤夷應南姑蕤姑大姑夷姑夾姑南太夾夾蕤夷蕤夷蕤夷姑應夷應姑夾姑蕤姑大南應南姑南應夷姑蕤姑夷應夷夾大夷姑應夷夷蕤夷應姑夷姑大姑夷南夾應南

工一工四凡工勾一凡工凡五一勾一工一勾一五一工四一工一凡工一勾一四工凡工一凡工一凡工一五一勾一四一工凡工五五工一凡工工勾凡工四一一四一工工五凡工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

叶音 耜養里切 畝美切 活舛切 糾矯切 趙直了切 茂胡口切

載芟良耜序以為春祈秋報於社稷而不類告神之辭或者為勾龍后稷歌之后稷周之祖也頌者頌美始教民稼穡之人且言春耕秋穫仰事俯育何莫非古人之教之賜故載芟之末句曰振古如茲良耜之末句曰續古之人或謂周禮祭地歌應鍾然社稷難同方澤之祭當從月律春社以夾鍾秋社以南呂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駜有駰有騢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南林蕤大應南林大姑大南大姑太姑大南應南蕤姑蕤南蕤姑大姑林姑林南工尺勾五凡工尺五一四工五一四一凡工凡工勾一勾工勾一四一尺一尺工

駉之思無邪章八句林鍾商俗呼敬指調

叶音 牡馬之馬滿補切 野上與賢遮切 者音與賢遮切 邪徐嗟切 余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包氏曰蔽猶當也此一言可以當三百篇

瑟譜卷四終

瑟譜卷五

樂章譜

孔子廟釋奠

釋奠樂章自政和以來增損不同如福州本迎送神盥洗升降奠幣酌獻共只五曲雖簡約易於教習遂以祀先聖之辭祀顏孟具其譜不成宮調今福吉典袁教習祀樂止據福州通祀輯略甚欲改定其譜而不能郴州舊刻通祀禮與王氏瑟書同出一手然奠獻皆南呂宮春丁律中夾鍾之月合各隨月律又如曾子子思自咸淳三年升配亦有樂章朋來因絃瑟補定其譜春丁二月用夾鍾宮秋丁八月用南呂宮惟迎神用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周禮所謂宗廟之中奏之者也送神用黃鍾宮復其初也盥洗用姑洗宮月令注云姑洗所以修潔百物前漢志云洗潔也言陽氣洗物潔之或曰由黃鍾以次用姑洗也盥洗升降樂章為獻官歌之爾諸本歌詩不類今各取辭義相應者用之自迎神至送神通十八曲以雅律通俗譜使登歌者絃者擊金石者吹匏竹者皆可按譜求聲若夫有德有位之士逢制作之時居禮樂之官從新誤曲定譜則亦存乎其人也

迎神 凝安之曲

黃鍾為宮俗呼正宮

大哉宣聖道尊德崇 案道尊德崇宋史樂志作道德尊崇 維持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

黃南林姑太姑南林應南蕤南南黃姑太夷南林南姑太黃合工尺一四一工尺凡工勾工工尺合四六工五六凡工合一五六工尺工一四合

大呂為角俗呼高大石角

仰之彌高式瞻在前案式瞻在前朱史樂志作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于萬年有嚴學宮案有嚴學宮宋史樂志作裴裴愚序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子始

仲夾大夷無夷大黃無林大夾夾仲夷仲林夷黃夷大黃無林大林仲夷無夷林仲

上一四工凡工五六凡尺四一一上工上尺工合工五六凡尺四工上工凡工尺上

太簇為徵俗謂無徵聲

道同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斁其興萬世既潔斯牲粢明醑旨不解以忱神其來暨

南應太太夷蕤姑大南應蕤夷大姑南大應姑大南大應南姑夷應姑大太大應南

工凡五五工勾一四工凡勾工四一工四凡一四工四凡工一工凡一四五五凡工

應鍾為羽俗呼中管黃鍾羽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永言其道萬世之師按宋史樂志應鍾為羽章上四句作望于生知通關雎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下四句同其大呂為角章作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就威鍾孔時維盛初丁潔我盛粢永適其道萬世之師與此諸異蓋期來參採爾章合為一章以諧律商長日維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饗

夷大夾大夷蕤夾大應夷仲夷無大夾夷仲夾大夾大夷蕤夾大應夾夷應大夷蕤應蕤應夷

工四一四工勾一四凡工上工凡四一工上一四凡五五凡工凡工凡五工勾凡勾凡工

宗廟迎神樂九變出周禮大司樂黃鍾為宮三奏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各二奏此唐永和樂周禮三宮最周禮九變之樂言宮角徵羽不言商樂書引荀卿云大師審商故伺玉亦止言宮角徵羽之樂言宮角徵羽不言商周本德審商則唐宋不當審商惟地宮四律相生天人二宮注者求其說而不通輒言律有所避恐無此理唐作三和之樂就各均取角徵羽求合於周禮之文如大呂為角取仲呂起調畢曲太簇為徵則於太簇均取南呂起調畢曲應鍾為羽則於應鍾均取夷則起調畢曲然於黃鍾為宮無羽自此郊廟之樂皆因仍其法蕪蕪章管極辯之上文太簇為徵重出疑有錯簡今釋奠迎神或只用黃鍾為宮一曲鬱奏之自以子丑寅卯四律合為說者然上文二宮不皆合

盥洗升殿降殿飲福通用同安之曲

姑洗宮俗呼仲呂宮

右文興化壹古師經案經宋史樂志作今從元史樂志明祖有典吉日維丁盥洗在阼案盥洗在阼宋史元史樂志俱作盥洗在阼雅奏在庭周旋登降福祉是膺

姑夷應姑無夾夷無姑大應夷應姑夷應應夷姑蕤無蕤姑夷夾大應夷夷姑太姑

一工凡一凡五工凡一四凡工工勾凡勾一工五五凡工工一四一

右迎神盥洗曲春秋通用

奠幣 明安之曲

夾鍾宮俗呼神呂宮春丁用

維仲之春興其秩節旨酒斯陳明粢既潔洋洋如臨三千在列用幣將誠精忱洞徹

夾南林無無林無南林仲夾黃仲太蕤南南林仲夾蕤南林無太黃南無無林仲夾

一工尺凡凡工尺上一合上四凡工工尺上一凡工尺凡五六工凡凡尺尺上一

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秋丁用

晨幾飛霜聲初諧商事先陳幣恭宜承筐由階載升子位肅將周旋無譁如在洋洋

南人盥南夷蕤應南六蕤應夾夷蕤蕤應大姑蕤姑夷大姑蕤姑夷應夷蕤大應南

工五凡工工勾凡工四尺凡工工勾凡五一勾一工四

一工凡工勾五凡四一凡工

右奠幣春夾鍾宮秋南呂宮正配位樂章同奠幣

單初獻復位再盥洗升殿盥畢則每位各有酌獻曲

酌獻 成安之曲

先聖 夾鍾宮俗呼仲呂宮春丁用

惟天何言惟聖同天自有生民成莫加焉清酤既載歌諧樂聲聿興斯文允矣大成

夾黃夾林林無南黃太南林仲林南無夾夾太南林夾

仲夾黃無南太黃無林仲夷

一合五尺尺凡工六四工尺上尺工尺一一五工尺五上一合凡工四合凡尺上一

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秋丁用

惟天何言惟聖同天自有生民成莫加焉清酤既載歌諧樂聲聿興斯文允矣大成

南大應夷夷應南大大姑蕤夾蕤蕤姑大應南夾大夷應蕤南

工四凡工工凡工五四一勾一勾工凡工工五工勾五

勾一四凡工一四工尺勾工

兗國公顏子 夾鍾宮俗呼中呂宮春丁用

庶幾屢空簞瓢內樂聖師曰賢獨稱好學與禮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夾仲夾南無夾仲林無南林仲太夾南夾夾無太黃無

南夾仲夾黃南林南林仲夾

一上一工凡一上尺凡工尺上四一工五一凡五六凡

工一上一合工尺工尺上一

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秋丁用

庶幾屢空簞瓢內樂聖師曰賢獨稱好學與禮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南蕤夾南應蕤姑夷應夷姑大姑應南南應夾大應

夷姑大南姑南蕤應南

工勾一工凡工一四四一凡工工凡五五凡

工一四一四工一工勾凡工

郕國公曾子 夾鍾宮俗呼中呂宮春丁用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賴是宜

夾仲南黃夾仲南仲黃夾仲黃南南林仲夾黃太南林黃

無南林無南夾黃林無林夾

一上工凡一上工上合一上合工尺上一六方工尺六

凡工尺凡工一合尺凡尺五

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秋丁用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賴是宜

南仲南應姑夷南蕤大姑蕤姑夷蕤姑大夾大應南夾

應南姑應南姑蕤蕤應蕤南

工勾工凡一勾工勾四一勾一一工勾一四五五凡工五

凡工一凡工一勾勾凡勾工

沂國宮子思 夾鍾宮俗呼中呂宮春丁用

前曾後孟道傳自公有偉繼承（按元史樂志作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繼繼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于元聖億載起崇

夾無仲林黃太黃太黃無南林無林仲南太南林無無林南仲林仲林無夾仲夾夾

一凡上尺合四合四六凡工尺工尺上工四工尺凡凡

尺工上尺凡五一上四五

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秋丁用）

前曾後孟道傳自公有偉繼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于元聖億載是崇

南應蕤姑大夾大南大應南蕤應夷蕤南夾南蕤應應

姑南蕤蕤夷應夾姑夷大南

工凡勾一四一四工五凡工勾凡工勾工一一工勾凡凡

一工勾勾工凡五一工四工

鄒國公孟子　夾鍾宮（俗呼中呂宮春丁用）

斷斷周道狂瀾倒澋躬承辭闢高配禹功世隆興文盛興惟修今樂猶古式薦春秋

夾無南黃仲林南林南林仲林仲林無夾太黃無南林

黃太南無南林夾林南無夾

一凡工合上尺工尺工尺上尺上尺凡五四合凡工尺

六四工凡工尺五尺工凡一

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秋丁用）

斷斷周道狂瀾倒澋躬承辭闢高配禹功世隆興文盛興惟修今樂猶古式薦春秋

南應南姑夷蕤南蕤夷姑大姑蕤南應南大夾應南蕤

大蕤南應南蕤夾姑夷應南

工凡工一工勾工勾工一四一勾工凡工四一凡工勾

五勾工凡工勾五一工凡工

右酌獻春夾鍾宮秋南呂宮每位各有樂章（初獻時用樂初獻飲福用前同安之曲）

送神　寧安之曲

黃鍾宮

肅莊神纓（按宋史樂志作肅莊神纓神纓二字誤）吉蠲牲犧於皇明祀登薦惟時神之來兮肸蠁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貽

黃南應南姑林蕤姑南應姑太黃姑太黃林南太黃林

姑太黃南蕤姑林南應南黃

六工凡工一尺勾一工凡一四合一四合尺工五六尺

一四合工勾一尺工凡工六

右送神曲春秋通用（除月律六曲及迎神止用黃鍾宮每次敎習九曲而已）

瑟譜卷五終

瑟譜卷六

瑟譜後錄

儀禮鄉飲鄉射大射燕禮四篇皆以瑟歌詩各附詩譜今錄諸家言瑟之制

世本雨雅皆曰庖犧氏作瑟又曰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不自勝乃爲二十五絃具二均管隋志言伏羲瑟二十七絃通歷曰伏羲作二十五絃之瑟高氏小史亦云大昊氏作二十五絃瑟淮南子云神農作瑟事物紀原謂宜從世本之說瑟書引黃帝紀素女於廣都來爲帝鼓五十絃帝損之爲二十五絃其瑟長七尺二寸聶氏禮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吳員輔樂書曰八尺一寸宮數也七尺二寸商數也姜夔樂議曰八尺一寸者九黃鍾律之長也廣一尺八寸者倍黃鍾律之長也七尺二寸者八黃鍾律之長也陳暘樂書曰漢武祠太一后土作二十五絃瑟今大樂所用亦二十五絃聶崇義禮圖二十三絃十九絃之說誤矣姜氏曰二十三絃十九絃之說可廢也大晟樂書曰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瑟之長至八尺而定不一尺八寸而定不一尺八寸不能容二十五絃瑟之絃至二十五絃而定矣）風俗通云箏形如瑟唐大樂令壁記亦云箏與瑟正同而絃少秦人有一瑟而爭蒙恬中分之今各取半因名秦箏然今之箏僅得瑟之半秦又僅得箏之半也

蔡邕云瑟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秦箏亦然瑟絃多相比秦箏宜稍濁古者瑟柱以土爲之造瑟之制桐背梓腹（古用槐梁陳氏樂書云不若桐能發金石聲然苟側者深其來久矣）九梁二越（今秦箏亦九梁二越有瑟之制因謂雅大瑟謂之灑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今瑟箏第一梁有孔遂貫其第二梁不通二越非疏越之意且箏工於

第八梁多閉塞雖取聲不在尾越未免隔絕其心腹不能疏通夫絲聲於易象離卦琴瑟皆宜中虛外實兩雅疏說不足憑設所見者亦後世之作瑟者而頌之作孔是圖也二笙造瑟者第一梁如琴作脣而實之於琴箏亦以別空洞其第二梁至第八梁使二越中虛相通可也安梁架上下四旁皆周至匆合膠漆璺縫中虛而外欲其實其岳用桑不必異產且存伏羲氏絃桑爲瑟之初意絲聲於桑宜

造瑟之度皆用九故九九而八十一八九而七十二瑟以八尺一寸七尺二寸爲其長之度不可加矣京氏因瑟作準長丈而隱閒九尺用十三絃蓋箏之異名近代姜氏擬造瑟長九尺九寸隱閒八尺一寸其首尾各九寸梓匠難之按儀禮正義瑟首寬尾狹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并而狹故首欲近前以就一尺八寸之廣令可容二十五絃近尾不鼓而尾之底有越故尾狹於首而長倍之以容越也首之越上當其鼓處越宜衡尾之越脩絃所歸越宜縱儀禮鄉射燕禮何瑟者面鼓執越內絃正義謂前越言執者內有絃結執越則手入淺也大射鄉飲酒何瑟者後首挎越內絃正義謂挎越則手入深也何上聲擔也越戶括切挎音枯後首則尾之越在前以手挎而肩擔之其絃向身是謂內絃古法八尺一寸七尺二寸并首尾言之姜氏求加焉非也其曰武崇寸有八分四隅刻雲以縧其武蓋取諸雲和漆其璧與首尾腹蓋取諸椅桐梓漆不漆其背處柱之隊也柱崇二寸七分此則從姜說可也十分其瑟之長以其一爲首之長而尾倍之又四分其尺有八寸之廣去一以爲尾之廣八尺一寸之瑟隱閒五尺五寸七尺二寸之瑟隱閒五尺天地之數也大衍之數也五十絃二十五絃之意也瑟之尺寸皆用九者八尺一寸瑟首長八寸一分七尺二寸瑟首長七寸二分四分其尺有八寸之廣去一以爲尾廣計

一尺三寸五分兩壁崇二寸七分首所謂武也中崇倍之爲五寸四分足二寸七分自首度之兩壁通足各崇五寸四分中崇直下與足平通爲八寸一分足梁兩壁至雲尾各崇六寸三分中脊受絃處五寸四分直下與雲尾平通爲八寸一分隱柱崇二寸七分趨間一寸八分加用姜氏法武崇一寸八分則其中之崇加一倍有半爲四寸五分足二寸七分兩壁通足四寸五分中崇直下與足平通爲七寸二分尾梁兩壁至雲尾各崇五寸四分中脊受絃處四寸五分直下雲尾平通爲七寸二分首梁如琴作古其脣橫長八寸一分兩首之首尾繪錦昭其文也隱閒粉素昭其質也餘皆漆之如琴法其度以貨泉周尺徑寸在焉自丁度高若訥至司馬文正公皆謂之法錢西山蔡氏曰後之君子有能驗聲氣之元以求古之律呂於此當有考而不可忽也此即隋志十五等尺中第一等荀勗尺同又如胡安定橫黍十黍取寸刻之泉誌錢圖即和峴所用漢表尺以十貨泉之景表尺得九十四黍當以漢錢爲近古也

漢貨泉周尺徑寸圖

胡安定累黍取寸圖

或問姜氏瑟圖退律之法謂如黃鍾下生林鍾改黃鍾爲應鍾餘四律不動請試以太常舊法推之如黃鍾下生林鍾而林鍾自爲宮上生太蔟爲徵太蔟下生南呂爲商南呂上生姑洗爲羽姑洗下生應鍾爲角應鍾又生蕤賓爲少宮蕤賓生大呂爲少徵亦只改黃鍾爲大呂餘六律皆不動彼則以黃鍾退律見應鍾此則以黃鍾進律見大呂新成替退於理更長十二律皆然林鍾生太蔟則夷則見而林鍾之矣律呂相生變動周流錯綜成文進退皆合自然姜氏出新意以二變取聲角羽二絃強欲避宮徵之名

二變不以起調而不可去也角羽遠而宮徵近故名少宮少徵若取之爲羽爲角黃鍾不可以用仲呂無射林鍾亦不可以用黃鍾仲呂心須近宮徵求之爲六相生至對宮而後定對宮常居徵後一辰然而丑未相值林鍾必見大呂而後已子丑相代黃鍾退則大呂見矣彼又欲去商角徵羽調止用十二宮及其清越九歌竟用無射商夷則羽夾鍾商林鍾羽南呂商大呂羽正自不能行其言矣如瑟圖何

或問瑟絃有用二十五絃皆八十一絲者有用大小各十二絃者韓非言瑟以大絃爲小聲以小絃爲大聲知此時瑟有大小絃豈以韓非之言而改其絃法陳寵言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後漢瑟與琴皆大小絃也漢禮樂志有柱工員二人繩絃工員六人張瑟入人盤時瑟未甚嚴柱之高下絃之大小張瑟之緩急皆有專工治之本注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繩絃工主糾合作之或謂唐時猶言瑟五十絃以史傳及他詩證之唐亦未必有五十絃之瑟有以柱前後解之者不知此詩本非言瑟爲適怨清和之說學者滋惑不復深思惟洪文敏公以爲不然近代有廣陵王大初名泰東吉之末豐人爲此詩解說益明惜其言未必傳爾

或謂儀禮經傳通解以開元詩譜與鍾律俱傳名之曰詩樂矣其曰竊疑云者謂其聲莫得聞也當時未嘗絃瑟而親試其譜歌詩必以瑟今按譜下指則各詩之音應絃如誦依瑟聲爲歌聲可也所謂蟲字散聲以歎發其趣者譜中亦時有之按尚書大傳以於穆清廟爲歌之呼日於者歎之可以見詩詞之中自有歎發之處不必在詩詞之外因詩人之詞而永歎嗟歎之可也至於一聲一字則郊廟樂章皆然以鍾磬之譜必如是也今增諸詩本欲去四清二變然試之而難爲聽念古人居今有不得不隨時者故依開元譜例以雅通俗夫亦以周詩寓唐

樂存聲歌之彷彿不猶愈於他曲哉樂律未易言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好者亦鮮五音之外有半徵半商（依皇極經世百五十二音猶以衷日二字爲未備也）則律呂之有餘音宜也琴瑟具五音其字音則琴角瑟商故琴有清角瑟有清商

瑟曲如素女之白雪（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素女鼓五十絃瑟曲名）皇娥之天清地曠（王子年拾遺記皇娥倚瑟而清歌云云）師曠之無射（師曠見王子晉王子請入坐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靈均之九歌（楚俗亦以瑟歌而合樂故其詞曰陳竽瑟兮浩倡又曰縆瑟兮交鼓）梁太傅惜誓之清商（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朱文公云此賈太傅賈誼之詞清商其歌曲名一）又如郊廟樂章漢房中歌十七郊祀歌十九梁十二雅唐十二和蓋亦以歌瑟合樂唐詩猶以陌上桑歸雁爲瑟曲（李太白瑟詩彈作陌上桑薛能歸雁詩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溫庭筠瑟詩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按全唐詩作錢起詩詩中作薛能誤）近代姜堯章又作越九歌以擬楚之九歌而自爲鼓瑟之譜（亦托言祠神舜禹越王越相項王濤之神曹娥龐將軍旌忠蔡孝子）或謂暮春浴沂乃所鼓之瑟曲如此因以言志於理或然（如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非想像坐言也）

嘗論事言瑟今瑟譜不以他曲而以歌詩去古雖遠按譜鼓之必閒誦詩之聲倚瑟詠歌亦與觀之一助

樂記云夔作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其樂舞曰咸池而大章乃瑟名也周禮雲和空桑龍門亦琴瑟之名本注因龍門而空桑雲和皆曰山名按上下文鼓鼗竹管歌舞各以其名則琴瑟亦宜有名若桐峯文梓清商亦瑟之名也是以唐虞遺四瑟有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號

瑟譜卷六終

皇清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先伯父[illegible]公求瑟譜費力搜羅[illegible]入翰林更屬[illegible]官此書尚可[illegible]證六卷補正兩中[illegible]
底本尚有[illegible]與今書[illegible]不同則以[illegible]書[illegible]成[illegible]有增定此其初本也朱[illegible]所[illegible]亦[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令實意取所[illegible]別書[illegible]定本[illegible]如[illegible]宮六十律圖正變之[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氏[illegible]正之又如[illegible]
[illegible]鹿鳴以下十二篇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互有異同通解今無善本恐與可所見本不同不敢臆改
仍其舊詩新譜騶虞以下十七篇與可創爲之者按北所用律與有不相關涉[illegible]本調七音當用者及
本調起調畢曲之法審定之條理秩然可觀矣與可[illegible]道士入元後史稱其不肯[illegible]
[illegible]詩歌以[illegible]定樂必崇古式學者化其[illegible]二[illegible]于詩今見于[illegible]氏[illegible]中其
[illegible]等[illegible]云余之爲瑟譜[illegible]世用則[illegible]於[illegible]社[illegible]於秋社[illegible]於[illegible]又云[illegible]
多在六月以林鍾[illegible]七音然其[illegible]於[illegible]之中寓[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不[illegible]附
於[illegible]小今[illegible]本書無此三篇皆可見[illegible]用而[illegible]立[illegible]知此[illegible]本[illegible]
好博古[illegible]又以[illegible]相[illegible]以[illegible]者余尤[illegible]先
人[illegible]本之[illegible]一時也刊成[illegible]其[illegible]月道光丁[illegible]林鍾之月[illegible]

綠綺新聲

徐時琪著

綠綺新聲一卷目錄

南山先生像　五指名圖
指法要論　琴學須知
彈琴啓蒙　宮意
商意　角意
徵意　羽意
綠綺新聲二卷目錄
思賢操七段　客窓夜話十一段
梅花三弄十三段　猿鶴雙清十三段
綠綺新聲三卷目錄
胡笳十八拍　欸乃歌二十段
陌上桑七段　四思歌四段

南山先生像

一曰大大者言爲指之最大也
二曰食食者言其可以就食於口也
三曰中中者言其居四指之中也
四曰名名者取孟子所謂無名指也
五曰禁禁者言其無所直而不動也

綠綺新聲卷之一

終南山徐時琪著
梅墟周履靖　同校
夢溪吳學周

指法要論

黃鍾聲律之數一出於徵軫之間而調弄章法則規於手勢指趣所以古者吹律意在於指故左手有吟猱綽注爲五音之統領右手輕重疾徐按八法之榮廻主之以宮則純肉猱而其音溫舒廣大洪圓方正主之以商則甲肉吟而其音堅剛清婉節操自守主之以角則綽上而行其音勁挺若芒刺發生之象主之以徵則注下而走其音尖焰若烟銷火紅之容主之以羽則用互指浮泛而變動不居五聲通暢專之於沉用大而甲肉專之於浮純甲托上專之輕則抹專之清則挑專之緩則勾專之急則剔專之重則打專之濁則摘左指吟猱則五音繁會右指勾剔則八音克諧左手指法怕拘束拘束則不調宜舒暢舒暢則神安不散亂散亂則敝拾不來右手指法不宜太重太重則傷於剛不宜太輕太輕則傷於柔吟猱亦不可粗露醜陋重輕亦不可造作搖動故聖人註指法以形顯

取象於物也凡遊於琴學者得此指趣之正明律呂之條則聲音自調弄自然歸之於正經歟是故指法正則五音和則六律協則聲音自然和平矣

琴學須知

伏羲制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法期之數大史公曰琴長八尺一寸風俗通云琴者四尺五寸長今以伏羲制爲準蔡邕曰琴者天地之正道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氣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今之爲琴者多不求良材多不從古式欲合求天地之正道正音者難矣故有志於琴者必求良材必象古式必法明師必合正道必協正音夫材之不良琴之災也式之不古琴之惑也師之不善琴之羞也正道何能協正音何能合乎

凡學彈琴者必先究琴中之意義辨察音律習記指法洒掃靜室正其衣冠嚴肅如對長者以身對五徽之間足以八字安定左右二肱起如風驚鶴舞不可捉身作勢縱目斜視不可不法古人音律錯亂宮商凡以和暢爲本雅淡爲事下指工夫貴乎古淡清美悲切嬌雄慷慨變態無常不可執一必欲知其所忌壓中遇俗不遇知音勿妄動聖賢大樂宜對清風明月蒼松老石爲佳五音端正實難辨之而宮和平沉厚雄洪商音鏘鏘角音員長嚶咽徵音抑揚嘶然有嘆息之音羽音嚶嚶而透徹細小而高有志于琴者煩爲鑑之勿損古意

彈琴啓蒙

聲完綽注須從遠

完者圓活而不欠缺也從下而上謂綽從上而下謂之注發無定地謂之遠遠注綽自然圓活

音歌飛吟始用之

歌者將盡未盡名碎音隨昌指下而曰飛動搖走不離其位曰吟待飛歌久則成熟

彈欲斷絃方得妙

斷絃者極言其挨絃急去期以脫滑按令入木始稱奇

入木者極言其重者力取其清麗輕重疾徐蒙接應

前者重後者輕前音疾後音徐是也蒙者上接下之稱不相蒙則無節奏矣

撞猱行走怪支離

承指急上謂之撞承指往下謂之猱行者從容走者急過度妄取曰怪

人能會得其中意

要能默會其音則趣自生矣

旨法雖深可盡知

雖然旨趣深長亦可以悉知也

十三徽律論

一徽　名太簇正月律其音角

二徽　名夾鐘二月律其音角

三徽　名姑洗三月律其音宮

四徽　名仲呂四月律其音徵

五徽　名蕤賓五月律其音徵

六徽　名林鐘六月律其音宮

七徽　名位君居中以象閏

八徽　名夷則七月律其音商

九徽　名南呂八月律其音宮

十徽　名無射九月律其音宮

十一徽　名應鐘十月律其音羽

十二徽　名黃鐘十一月律其音羽

十三徽　名太呂十二月律其音宮

右手指法

尸　擘也大指甲肉相半向外出絃

乇　托也大指純甲向內人絃凡指向身曰內曰入向徽曰外曰出

本　抹也食指甲肉相半向內入絃

乙　挑也食指純甲向外出絃

勹 勾也中指甲肉相半向內入絃
丐 踢也中指純甲向外出絃
丁 打也名指甲肉相半向內入絃
方 摘也名指純甲向外出絃
廾 散也如右手扣絃左手不按徽
念 捻也以食大二指捻起一絃
厂 歷也食指向外連挑二絃得二聲
車 連也急作連挑三絃得三聲
广 度也一連挑過數絃而得四五六聲
雷 擂也名指一摘連數絃而得數聲
公 滾也名指摘七絃而至一絃如一聲
拂也食指抹一絃而至七絃如一聲
臣 臨也食指挑七絃而至一絃如一聲
長 長鎖也先抹挑四聲次急挑抹挑急鎖三共七聲
衆 小鎖也急挑抹挑急鎖三聲
団 打圓也食中二指急挑急勾二絃得五聲

厶 消也食中二指急抹勾一絃得二聲
圓 圓摟也食指抹中指勾二絃合一聲
女 如一也中指踢起二絃如一聲
鼙 雙彈也食中二指曲來以大指拘定次序彈出雙絃而得二聲
欠 撥也以食中二指並入二絃如一聲
弔 刺也以食中二指並出二絃如一聲
全 全扶也食中二指輕拂過三絃如一聲其音似有若無
合 輪也以食中名三指以次序作摘踢挑一絃得三聲
叅 半輪也以食中二指次序踢挑一絃得二聲
早 撮也食中二指挑勾撮二絃合一聲
疋 齊齪也大名二指擘打二絃合一聲
足 齪也食名二指挑打二絃合作一聲
奉 反撮也食中二指抹踢二絃合一聲
爰 反齪也食名二指抹摘二絃合一聲
乏 少息也畧少憩也
省 從勾也當再從勾處再彈起也
兮 撒也即打也亦與刺同
夕 捌也即摘也亦與拂同
乏 倒輪也用食中名指急抹勾打一絃有三聲
左手指法
大 大指也
人 食指也
中 中指也
夕 名指也
疋 跪也曲名指而按絃也
按 按也以指按絃也
亏 引也如按指得聲而引上也
ソ 注也如右手扣絃先以左手從上注下至徽
卜 綽也如右手扣絃先以左手從下綽上至徽
ラ 吟也大指甲肉相半按絃得聲只在本徽呻吟圓爭
夂 大吟也乘聲大作而吟亦要圓

爭
細吟也按指得聲細細而吟
入吟也若九徽得聲乘聲引上
八徽作吟
退吟也若九徽得聲乘聲退下
十徽作吟
實吟也大指按實而作吟不動
之中而有聲音
猱也以純肉按絃得聲只在本
徽作猱圓爭
大猱也以純肉按絃乘聲舒放
而作猱
細猱也以純肉按絃得聲細細
而猱
實猱也純肉按絃而作猱不動
之中而有猱意也
回猱也注下得聲往上而作猱
然後過別絃
雙綽也若一絃於九徽二聲二
聲俱從十徽下指綽上
撞也按指得聲乘聲撞上少許
即復本徽
揷起也若大指按九徽名指按
十徽踢絃名指不動大指即揷

起也
對起也若大指按九徽名指按
十徽先勾一聲急撞上少許就
踢大指揷起共有三聲
推出也中指按一絃得聲即向
外推出放絃有聲
撥對也若大指按九徽上得聲
急撥上八徽而名指按九徽上
揷起
虛罨也輕罨下不應字
飛注也以指按絃得聲飛注下
徽
走吟也按指得聲分寸二上二
下仍至本徽
撞吟也若大指按九徽得聲撞
上半徽二退下十徽
遊吟也若指按絃得聲遊揚而
吟上
長吟也若指按絃得聲注下半
徽復上本徽如此二作
往來也若指按絃得聲綽上半
徽復下本徽如此二作
遊猱也與遊吟同遊吟以甲肉
相半按絃遊猱以純肉按絃

退復也若指按絃得聲退下一
徽急復上本徽
分開也若指按九徽抹挑七絃
抹即撞上八徽挑即注復九徽
揷撮也若大指按九徽名指按
十徽不動大指揷起得聲食名
二指撮二絃如一聲
泛也若右手扣絃左手輕浮着
絃而應
泛起也
泛止也
放合也若大指七徽半挑七絃
次散勾五絃就放七絃合一聲
同起也若名指十徽勾四絃次
散挑六絃即帶放四絃同一聲
罨也如名指十徽得聲大指即
罨下九徽
換也如大指按九徽挑七絃即
綽上八徽次換勾六絃從八徽
注下九徽
急撞也若大指按絃得聲急撞
上半徽急下本徽
撇也若大指按絃得聲撇起
帶也若中指按絃得聲帶起或

帶上

巾 帶也若名指按絃得聲帶起或

帶上

宮意

惠風膏雨沐花天紫陌青門人閑 縺綣

芎戻巨芎巨匹芎 省冂五尸 芎立芎芑

芳草 任 留恋公子 王孫戲 舞歎

马芎 上十 芑 合 芎齒芑勺 立 芷巳汋 今 芑芎

輭嬌妍黃芽柳岸過紅杏 堤邊正值

芑芎齒巨二芎隹芎笪匃 立 匃芑芎淘

春光 明媚 淡雲輕烟趂此

芎芎 上 癸匹 今 笠巳芎笣匀芎

芳辰花捕 惆悵紅相映掩桃花人面燕

芎芎笭笼 立 笠巳匹芎芎芎芎齒戻亍笪

子 歸 來庭院 春光賞不厭

十上九 齒 合 七 巨芎芑包隹匀甸癸匹

莫惜杖頭錢

佰三隹癸

商意

秋風秋風秋風生鴻 鴈來 梧 桐

芑芎 冂五尸 芎 芎芎 卅 芎 卅 芎 卅

一葉 下 皐庭嘆人生能有 幾

琹笼 下今 芑 下十 匹芎芎芎芎芎 今 汜

許光陰誰 想 往古 與來今將

下九 匹芎芑芎 上九 芑 合 芑匀 立 齒芎齒芎 上九

軍 鐵馬 總成空與亡多少英雄也

芑 合 芑芎 立 齒芎齒芎当芎芎芎回 立 下又

成感念 夕 陽 西下紅

芑芎芎 卅 上十九 芑 合 回 上八 合 尼芎芎

日 又 東昇

上十艮夏 芎芎

百歲猶然一夢成脩正果了凡因

包芎芑芎芑比芎芑隹芎芑回隹芎

角意

來風吹拂 輕揚 化日初長雨餘

芎芎芑芑 下入 芎芎 芑芎芎芎芎芎

芳草斜陽桃花 零落燕泥香 睡損

芎芎芎芎笭笼 立 笠巳匹芎芎 芑匹

紅粧香篆暗消鸞 鳳畫 屏 縈

芎芎芎马芑匀芎 芑芎 上十 芑 合 匀

遠瀟湘 暮寒輕透薄羅裳 無限頻

芎笭笼 立 笠芎芎芎芑匃芎 立 笠芎芎

思量慢教 無限

马笪匃芎 立 笠芎 上七 又 二 上六

思量

巾 芎

八風鳴樹 正 喧 揚

包芎芑匹芎正笼 上 芑 下九 芎

徵意

綠楊高柳咽新蟬南薰調入水絃 午窓

芑芎 冂五尸 芑芎芑芎甸芑 芑匹

香篆婣沉烟鶴輦舞 蹁躚酒聖 詩禪

芎芑亍芎芑芎笼勺 芑芎芎芎 匀甸

不思凡 念 風月神僊 任週旋續斷

芎芎芑 今 汜 芑芎芑匹 芑回芎芎 上九

簡殘編染雲烟 香霧遍滿山川

芑匹芑芎芎芑包芎芑匹回芎芎

羽意

志機泛泛水中鷗海翁把釣常爲偶樂相

芑芎 省冂五尸 芑匹芎芑亍芎芑芎芎

終始 歲月悠悠 渉眠草宿弄輕柔

笭比 笠巳匹甸 芑芎芑芎芎 芑

夷猶白蘋洲畔紅蓼灘頭 自相投

芎芑芎芎芎芎芎 芎芎 上十又九 芑芎芑

烟波一任沉浮

包芎芑匹隹芑

綠綺新聲卷之一 終

綠綺新聲卷之二

終南山徐時琪著
梅墟周履靖
夢溪吳學周 同校

思賢操 商調

第一段

大哉顏回得道大哉顏回思 憶顏回賢
苟比苟芑厈五句芑苟芑苟 ㄉ上大 芑苟芑
哉顏回哀哉 憶顏回有德行也顏回聞
比比苟 ㄙ五ㄉ大 芑苟芑比苟苟苟芑苟苟
一知十也顏回不幸死也顏回 憶昔當
比比苟苟芑苟芑比苟苟芑苟 ㄉ 苟苟句
初厄陳 蔡也顏回顏回顏回今也則亡
芑比苟 立 苟已芑苟芑苟芑苟芑苟
子哭之慟也顏回 天喪斯文也顏回
查戾丁篤謹芑苟 上入 芑比苟芑苟芑
第二段
一簞食也顏回一瓢 飲也顏回在陋
苟比苟苟芑苟芑苟 立 苟已芑苟芑苟 立
巷也不改 其樂也顏回有德行也顏回
苟已苟七 ㄉ 句苟已芑苟芑比苟苟芑苟
聞一知十也顏回不幸死也顏回 憶昔
苟比比苟苟芑苟芑比苟 ㄉ 苟苟
當初厄陳 蔡也顏回顏回顏回今也則

句芑比苟 立 苟已芑苟芑苟芑苟芑苟
亡子哭之慟也顏回 天喪斯文也顏
芑查戾丁篤謹芑苟 上入 芑比苟芑苟芑
回
芑

第三段

顏回惜乎顏回 人 不堪其憂也
苟芑芑戾厄句芑 上大 比 ㄙ下九 句比句苟已
顏回非禮 勿視顏回非禮 勿視聽言
芑苟芑苟 立 苟已芑苟芑苟 立 苟已苟句
動也顏回有德行也顏回聞一知十也
ㄉ 句苟芑苟芑比苟苟芑苟芑苟芑苟芑
顏回不幸死也顏回 憶昔當初厄陳 蔡也顏
芑苟芑比苟苟芑苟芑苟芑苟芑苟芑苟
蔡也顏回顏回顏回今也則亡子哭之慟也顏回
苟芑苟芑苟芑苟芑苟芑查戾丁篤謹芑苟
天喪斯文也顏回
上入 芑芑苟芑苟芑苟芑

第六段

視予猶父也予不可 得而視之猶子也
苟苟比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
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
顏回不貳過於已 不 遷怒 於人可
芑苟芑苟苟句苟 ㄉ 比 ㄉ 比句 ㄉ 苟芑苟
爲好學 也顏回終日如 愚也退而省
苟句五 ㄉ 苟芑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
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有德行也

一日 克已復禮爲仁由 已而天下
苟比 立 ㄉ下九 苟比苟苟苟苟苟苟苟苟
歸仁 焉也顏回用 之 則行舍之則
苟句 立 苟已芑苟苟苟 分 比 ㄉ下九 苟比苟苟苟
藏惟 我也與爾有是 夫也顏回吾見
比句 立 苟苟句五苟句 立 苟已芑苟苟苟
其進未見其止語 之而不惰者惜乎
苟比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
顏回有德行也顏回聞一知十也顏回不
芑苟芑比苟苟芑苟苟比比苟苟苟芑苟
幸死也顏回 憶昔當初厄陳 蔡也顏
比苟苟芑苟 ㄉ 苟苟句芑比苟 立 苟已芑
回顏回顏回今也則亡子哭之慟也顏回
苟芑苟芑苟芑苟芑苟芑查戾丁篤謹芑苟
天喪斯文也顏回
上入 芑芑苟芑苟芑苟芑

第六段

視予猶父也予不可 得而視之猶子也
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
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
顏回不貳過於已 不 遷怒 於人可
芑苟芑苟苟句苟 ㄉ 比 ㄉ 比句 ㄉ 苟苟苟
爲好學 也顏回終日如 愚也退而省
苟句五 ㄉ 苟芑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苟
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有德行也

匌㔾上六䒭匂芶芍句匌上大芑蔔芭㔾芍䒭
顏回聞一知十也顏回不幸死也顏回
芭芍苟比㔾蔔䒭芑蔔芭㔾芍䒭芑芍⺘
憶昔當初厄陳　蔡也顏回顏回顏回今
芍䒭句芑㔾芍立𥫗巳茴芍茴芍茴芍茴
也則士子哭之痛也顏回　天喪斯文也
勺芍茵查尸丁芍䒭芑芍上大芑茴芍芑勺
顏回
芍芑

第七段

我將歸去魯之邦哀哉顏回哀哉痛哉顏
茵廻芍茴勺芍茴芍句芑蔔芍句芻句芑
回　天喪斯文也顏回
蔔上七　芑㔾芍芑勺芍芑
更深夜闌兮憂汝來斯覺後痛吾心兮
㔾仫句匌匀芑比㔾芍𥫗䒭句匌匀䒭𢌿

思賢操終

客窓夜話　商調

第一段

羈情旅思想那故國他鄉久相別嘆那
㔾蔔芑蔔芭芍匀芭㔾蔔芑芍六比尸五
參商忽相見喜也非常共此燈光兩訴衷
句芑芍匀芭㔾匜蔔芑䒭㔾匌芭㔾匜蔔
腸世態呵嘆炎凉客路呵苦風霜風霜利

芭㔾匜廻巳巳芍茴匜廻巳巳芍䒭芍䒭芍
名韁利鎖吳楚東南望見江山那雄壯心腹話
勺䒭匌句匌匀㔾匜廻巳巳芍䒭芍句句
連床鷄黍樽前月朗
匀㔾匜廻巳勺匌芑正

第二段

今古　呵嘆英　雄誰是英　雄記農
蔔芍⺘蔔句芶句匌匀匀廾氵匀匀廾
夫與漁　翁南陽東海　的那一　舉成
氵勺匀廾氵匀匀匀匌立𥫗巳洵⺘茵廻
功思　憶卧能覇業　也覇業　也如今
芍茵⺘廻芍茴句句廾洒句句廾洒句句
巳都　的那成空　都巳　成空成空都
句芻立𥫗巳巳芍䒭䒭巳立䒭𦐇爪早爪
成空
爪早

第三段

噹珠璣　也　音律　呵病有詩魔
芍芍芍句上七句芍句匌匀李比上
渠里詩翁　的那　雅音韻　也
上夕芑比芑比立𥫗巳芇六匌匀芍巾巳
難和金叵　羅金叵　羅梨花竹葉　的
芍芍芍匀廾氵匀匀廾氵匀匀匀匌立𥫗
那香　味更酡鼻　有蟲魔高陽　味高

巳洵⺘茵廻芍茵⺘廻芍茴句句廾洒句
陽　味如何　李杜　的那如何又如
匌廾洒廻芍艮复䒭巳立䒭𦐇爪早爪爪
何日空　過髮婆娑　容顏呵漸　消
早蔔芶句匌匀芍芍三尸匀上夕下八䒭
磨消磨漸消磨
𦐇爪早爪爪早

第四段

謝眺　也謝眺　也卞宅青山　的那其
芍匀廾氵匀匀廾氵匀匀匀芍立𥫗巳句
樂待如何尊鱸　張翰　憶江東
六㔾苟䒭芍芶匀匀上七芍三尸上夕下
賈誼　也賈誼　也屈於長沙　的那其
匀匀廾氵匀匀廾氵匀匀匀芍立𥫗巳匌
忠待如何吊　楚屈原隱　顯也皆前定
匀㔾蔔䒭氵⺘㔾苟䒭匌立𥫗巳芑蔔芑
與　亡也皆前定貧也賤也皆前定富也
芍立𥫗巳茵蔔茵芍䒭芍䒭芑芍茵芍䒭
貴也皆前定搖看錢塘月慨　我那詩人
芍䒭茵蔔茵苟匌䒭苟䒭句立𥫗巳茵蔔
與　圓也一般明缺也一般明月圓月
茵尸五句匌㔾蔔茵句匌㔾蔔茵䒭句匌
缺那古今明
立𥫗巳茵蔔茵

第五段

天　涯也呵地　角也呵別　離也呵會
𦬊立　笠已𦬊𦬊立　笠已𦬊𦬊立　笠已𦬊𦬊
合也呵　金蘭呵陳　雷也呵管鮑
立　笠已𦬊𦬊五句句𦬊𦬊立　笠已𦬊𦬊
呵神交心　契合呵　人生歡會少也
𦬊𦬊句句立　笠已𦬊𦬊五句五比匹𦬊𦬊
別離多花開落可奈何
匹𦬊匹匹𦬊匹勺𦬊匹

第六段

懶雲　窩懶雲　窩醒時詩酒　的也醉
𦬊勺合　池𦬊勺合　池勺勺勺句立　笠已句
時唱箇　的那太平歌儘快　樂儘快
五匹句立　笠已匹𦬊匹𦬊勺合　池𦬊七合
樂榮華富貴　的也有如恁箇　的那花
池勺勺勺句立　笠已句句匹句立　笠已匹
開落　人生歡會少也別離多花開落
𦬊匹五句五比匹𦬊𦬊匹匹𦬊匹
可奈何
勺𦬊匹

第七段

羈情旅思想那故國他鄉久相別嘆那
已𦬊匹𦬊𦬊五句匹𦬊勺比匹匹
參商忽相見喜也非常共此燈光兩訴衷

𦬊匹𦬊勺比匹匹𦬊匹匹𦬊匹匹𦬊
腸世態呵嘆炎京客路呵苦風霜風霜風
匹匹匹匹匹匹匹匹匹匹匹匹匹
霜利名韁哭楚東南望見江山那雄壯心
匹𦬊勺匹匹匹句句匹匹匹匹匹匹
腹話連牀鷄黍樽前月朗
句句勺匹匹匹匹匹匹

第八段

北鎮　沙沱　千里雲合　接黃　河接
𦬊𦬊句句𦬊句句𦬊句句句句句句
黃　河滴潛金波　只俺羲皇人閑　快
句合　池勺勺勺𦬊立　笠已匹𦬊匹合　池勺合
活快活閑快活天地　闊天地　闊世態
𦬊𦬊𦬊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
參波　只俺羲皇人閑　快活快活閑快
句𦬊立　笠已匹匹𦬊𦬊匹𦬊𦬊
活天地　闊天地　闊世態參波　只俺
早𦬊句合　池句句合　池句句𦬊立　笠已
羲皇人閑快　也活快活閑快活
匹𦬊匹匹𦬊𦬊匹𦬊𦬊匹匹𦬊
活榮華富貴　的也有如恁箇　的那花
𦬊𦬊句合　池𦬊勺合　池勺勺勺立　笠已句
開落　人生歡會少也別離多花開落
𦬊匹五句五比匹𦬊匹匹𦬊匹
可奈何

第十一段

懶雲　窩懶雲　窩醒時詩酒　的那醉
𦬊勺合　池𦬊勺合　池勺勺勺立　笠已句
時唱個　的那太平歌儘快　活儘快
句𦬊句立　笠已匹𦬊匹𦬊句合　池𦬊勺合
活榮華富貴　的也有如恁箇　的那花
池勺勺勺句立　笠已句句𦬊立　笠已匹
開落　人生歡會少也別離多花開落
𦬊匹五句五比匹𦬊匹匹𦬊匹

第十一段

月慨　我那詩人興　圓也一般明缺
𦬊句立　笠已匹𦬊匹五句五匹𦬊匹句
也一般明月圓月　缺那古今明
句匹𦬊匹匹句句立　笠已匹𦬊匹

第十段

天　涯也呵海　角也呵別　離也呵會
𦬊立　笠已𦬊𦬊立　笠已𦬊𦬊
合也呵　膠漆呵金　蘭也呵陳雷
立　笠已𦬊匹五句句𦬊𦬊立　笠已𦬊𦬊
呵神交心　契合呵　人生歡會少也
𦬊𦬊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
別離多花開落可奈何
匹𦬊匹匹𦬊匹勺𦬊匹

勺芍芑

花開落兮可柰何

已侯五句芑亾四芍芑彝

客窓操終

梅花三弄　宮調

第一段

溪之灣山之坳滄浪月晚影落梅稍香縹

芍句勺比亾尼厶四勾尼芑芍　団五尸

鄉道人櫛櫟兮寒凝峭盥漱已了焚　一

蓋四勾句勺芑亾尼厶四勾尼臣自軛

炷龍涎香便覺神清氣爽容儀俏噫拂拭

三匕芍芑尸二芍芑芍芑匕芍芑四　鑿

瑤琴　金徽五軫明瑩輕調賦　一操梅

蓋自丘四丘四一土ㄅ芑芍芑自芑二勺

花　三　弄逍遥

豎上十曲上九合匕芍芑

第二段

時聞鐵笛杳杳遠聽鳴咽似鵠鴿悲悲

已芍芑芍芑厖四芍芑芍句勺芑亾

切切聲逐西風急韻落霜天寂悠悠揚揚

芍芑芍芑匕勺芑芍芑匕勺芑厖四芍句

又轟轟烈烈大小聲中重重又疊疊一聲

勺芑亾芍芑厖四芍句芍四五勺芍芑六

聲的長短吹落關山　月

五四三芍芍三句勺止芑應接下文

第三段

一株老梅樹兩箇大丫又未　結黃

土ㄅ曲芍芑　団五尸　芑上九合芍蓋

金子　先　開　白玉花　玉骨冰

芑芍上八芑合亾艮合芍芍芑已芍芑句

肌如珠賽王交枝三瓣連五瓣參差鬼臉

芑厖四芍芑芍芑四勺芑亾芍芑芍

黠依稀女字縱橫倚鐵梗鋼如比節操堅

匕勺芑芍芑匕勺芑厖四芍句勺芑亾芍

持凜若冰霜惟有蒼松與翠竹長青可以

芑厖四芍句芍四勺芍芑尸五四三芍

結伴為兄　弟

芍勺句勺止芑應

第四段

月　轉西樓梅稍又接婀娜橫斜　踈

芍上ㄅ芑勺句蓋玄上ㄅ芑勺句蓋玄ㄅ　云四

踈　密密　爛　熳　燁燁　梅月

五一弗五三畜匹ㄅ云四五一弗五三畜匹ㄅ　長

交光白裡白噫嘻　踈　踈　密密

七尸　上七上午初　畜五一弗五三畜匹ㄅ

爛　熳　燁燁　梅月交光白裡白甚矣

畜五一弗五三畜匹ㄅ　長七尸上六上五丰

哉　梅又　清香

月又

芍芍上ㄅ芑比立ㄅ下芍芍上ㄅ芑比立ㄅ下

絜白　月　與梅　梅

芍芍上ㄅ世上六三比下七芍芍上六三比下七

與月　梅月　交光　此時　惟有道人

芍芍上ㄅ芍芍立ㄅ芍芍ㄅ芍芍立ㄅ芍芍ㄅ

起來披襟　咏月　吟梅　清香悠遠絜

畜匋芑芍立ㄅ芍畜匋立芍芍匋芍

白增倍晝角聲相催　玉漏又遲遲說

上應芍芍芍芍芍芍匋立芍芍匋芍

不盡　梅月交光　更有多少清奇趣

匋匋上ㄅ芑比芑比立芍芍比芍六芍芍芍

留與他冲雪　人兒　聯橋詩賦緩頻來

巾芍芍匋匋弁匋匋立芍芍比芍三芍芍芍

梅自清香月自絜白噫嘻道人在那幽窓搜

蓋四匋匋芍四五六勺比六五四三匋芍

索暢奇哉

三匋三匋應

第五段

碧玉簫聲宛若鸞鳳和鳴六六有三十

已芍芍比芍芍蓋四芍芍比芍芍匋匋比

六聲宣六氣和平簫韶今九成緩協黃鍾

芍芍匋已匋芍芍已匋芍芍蓋四芍匋

與太蔟鏗鏗律呂和調正是夜分時月沉

匋芑比芍芍蓋四芍匋芍四五匋勺芍比六

滄海洞然驚起魚龍　吼

五四三勻勻三勻三正𠀤應

第六段

梅花臨水暗香婀娜　雪月風花底多

袈裟芍芍袈裟芍芍　尚芒匹匈𠀤合

少清　奇趣　玉骨映水肌孤芳只自

七三尸杢比匹匈𠀤尚芒匹匈𠀤仝三尸杢

持僻性愛茅廬　好幽居林和靖杖藜孟

比尚芒匹匈𠀤仝三尸尚芒匹匈𠀤尚

浩然騎驢　杜工部　也是我的舊相識

芒匹匈𠀤杢比杢比杢三尸𠀤匹匈𠀤

李太白也是我的舊相知惟有白雪

杢比杢杢三尸𠀤芒匈𠀤匈匈𠀤

亂飛揚　惹　得那騷人閣筆　搜

杢三尸𠀤匈匈𠀤匈匈𠀤匈匈𠀤

尋枯腸公評　說是你與我兩箇各　不

巳匈匈𠀤匈匈𠀤匈匈𠀤匈匈𠀤

投降你白我清香

下五𠀤𠀤𠀤

第七段

何那幽窓獨坐滴露研硃點易一二三四

𠀤𠀤𠀤杢比𠀤𠀤𠀤杢比𠀤𠀤尸

五六七八卦通玄理　太極分兩儀

尚芒匹匈𠀤仝三尸杢比匹匈𠀤

妙道合天機　文王破伏羲先天後天期

尚芒匹匈𠀤仝三尸杢比尚芒匹匈𠀤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　天地為否

尚芒匹匈𠀤尚芒匹匈𠀤杢比杢比

地天為泰地火明夷　離中虛火　坎中

杢三尸𠀤匹匈𠀤杢比杢比杢三

滿水水火既濟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

尸𠀤匹匈𠀤匈匈𠀤匈匈𠀤仝七仝三尸𠀤

明　鬼神合其吉凶　陰陽消長進退存

匈匈𠀤匈匈𠀤匈匈𠀤匈匈𠀤

亡典　衰　之機易數更玄微

匈匈𠀤匈匈𠀤匈匈𠀤

第八段

綠綺朱絃二弄梅花儼然伯牙子期流水

芒四匈匈五匈比匈芒匈匈匈匈

高山雎鳥間關轉向梅邊梅邊讀周易又

匈芒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匈芒匈匈四匈四匈四匈四匈匈

調陽春白雪綠水對幽蘭　青鳥

六五四三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啼魂　咽咽　喑喑　正值　半夜三

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杢比匈匈匈杢比匈匈匈匈匈

更雪積　梅稍冷冷清清棲止　不定

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呼呼　喔喔飛鳴復止又飛鳴

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畚匹匈匈巳匈匈匈匈匈匈匈

第九段

敲　金　擊玉　擊　玉　敲金　金聲

𠀤𠀤𠀤杢比𠀤𠀤𠀤杢比𠀤𠀤尸

玉振吉丁丁飛徹向空明　玎玲玎玎玲

尸　尚芒匹匈𠀤仝三尸仝三

環佩斯玲瓏鐵騎刀鎗鳴虎嘯及龍吟調

尚芒匹匈𠀤匈匈𠀤匈匈𠀤匈匈

轉清野鶴唳松陰折竹聲林鶯巧啼鶯江

三尸尚芒匹匈𠀤仝三尸尚芒匹匈𠀤尚

梅插瞻瓶獨坐幽窓爭月白風清涼露冷

芒匹匈𠀤尚芒匹匈𠀤匈匈匈匈

冷七條絃上鳳凰鳴調轉輕　飛入烟霞

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天氣寧調轉洪　野澗秋高夜撞鍾麒麟

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匈匈匈杢比杢比杢三尸𠀤匈匈匈匈

鸞鳳　鎗鎗聲　斯　琳瑯調叶

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匈匈七仝三尸仝下九匈匈匈匈

雙清　錚錚鏗鏗又鏗鏗　又　錚錚

𠀤匈匈巳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若黃今如笙

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匈

第十段

蕙　帳　雲屏　簾　幙　風清　主賓

莑五一茜五六莑比曰ㄱ莑五一茜五六莑比曰ㄱ長七
聯飲泛葉璧端肅兮端正百拜兮雍雍
尸 刍二上 肖芭匹匋芭金三尸夲比刍
禮儀必恭敬闕㡌中逸興韶舞兮虞庭
三五 肖芭匹匋芭金三尸夲比肖芭匹匋芭
端章兮輔黻儼若兮王臣齊莊中正金玉
肖芭匹匋芭肖芭匹匋芭尺芡匋芭夲比
玲玲 山鳴谷應詩 聲盈盈堂上
曰ㄱ夲比曰ㄱ㐅三尸筘匹 丗上九 莦芭夲比曰ㄱ
雍容 酌彼紫霞泛 彼玉觥佳人星聚
夲比曰ㄱ㐅三尸筘匹 上九 莦芭莠莠匀洶
詞客雲停 歌 笑聲翻玉疊金
上七大 金三尸䒾犭匀立 筮巳洶芍䒾芍立
飛觴盡醉珍珠瑪瑙竹 葉 香清風
筮巳莦芻匋六势芻莑弁池 下九 筘雝爪
弄輕搖影
早爪爪早

第十一段

風蕩梅花輕輕舞玉翻銀支撑 株
鞨茬四匀匍匋匋比匹莦芭比莦 刍三五 芭
幹縱橫折截西東珠胎嫩蘂數點天地心
匹芻芭匝回芍芭丘四匀匍芻四匍匀芻
亂紛紛的春色 偃蹇磨蒼龍 稜 層
茬六五四三匀 㠯 芻三匍匀芭 㦾 匀ㄱ筵

兮癯骨敵寒凝先 開兮夭李縱傳名參
巳芻七芍荷芭匀ㄱ 筮巳芍匀芍荷芭匀
全兮蟠眼 椒眼千枝萬杆攢三 聚
ㄱ筮巳芻七犭金三尸匹匝回芻荷 自 芻
五得氣足者 先開鰲頭獨佔那
笸芻笸芻芍 飞氵下乂 笸巨芍芭厤三匀
先春 雙花可愛 瑤苑聯芳貴 玉堂
匀䒾茀莑比芍莚茀莑比芍莚夲 立 筮巳
珍 儒品清香 馥 郁 月微明
匝ㄱ芍莦芻洶 上五六 匀 上五 匀 入ㄱ玉 鑒雍
深得孤山盟
爪早爪爪早

第十二段

老枝 撑 嫩枝 攢銀花 爛熳
畣芻洶 弁 泻犭匀七 弁 泻芻芻 曰ㄱ 芍芻 立
春色未澌殘水姿凝素 体 近前 看
筮巳匝芍筘莦芻匀洶 弁 泻犭匀匀 弁 泻
難描 圖畫 無奈倚欄杆噫 北風
匀芻 曰ㄱ 莦芻 立 筮巳匝芍筘奐 夾 莦洶犭
寒朔風 寒影搖花落香 飄也月上
弁 泻匀匀 弁 泻芍莦芻匀芻 立 筮巳芻𡿨
枝橫幾綱碎 剪柳絮 輕翻花開
三尸莑夲䒾 立 筘比䒾 下十 芍筵芍匋 大犭
花落又春媚 春殘別時 容易又見時

芻芻奐池芍 立 筮巳芍匋 大犭 芻芻奐池芍
最難說與他朧 月早些還
立 筮巳芻芻莑芭ㄱ 筘匹芍芭

第十三段

迎 風灑 玉如在 月 中看 千
莒洶ㄱ芍洶ㄱ筮巳洶犭茜 見 芻茜 見 芍
嫌萬嫌無 力任西 北 東南 禀
ㄱ芍䒾莁芻ㄱ筮巳芻犭茜 見 芍茜 見 芻
然耐歲寒宛然五百人從海上始終一義
芻筵芍茜芻芍芍莦䒾芍筵笸芍芻芭匀
同盟同誓獨釣富春山
丕ㄱ 笸巨芍芭厤尸匀匀芻
竹松長伴梅落梅 開
茀筴専穴専㐅三尸 二上六丰 荷 見
香從風裡去影向月中來
巳芍三四莑匹厤三芍莑雝

梅花操終

猿鶴雙清 商調

第一段

猿鶴本非同氣今爲表裏 誰知
巳芍另笸回芻笸比匹芍芭 㐅丕一 匀另
天生兩種結爲兄弟最喜二箇烟霞烟霞
笸回芻笸比匹芍芭筘芻匍五匀五芭匹
洞中玉樹瓊林嚚宇標緻風月地合雙清

笃茋匹㔾笃蒞比匹笃茋苍匹丘四匂茷
猿鶴並矣多佳致同盟同誓盤旋
斗历乍 笃甸㐫四匂匀另苍匹荷茋苍匹
嬉戲雪片羽毛丹頂淡墨玄裳通臂猿能
笃苍苍匹丘四匂荒苍匹丘匝匂茋笃甸
隱露鶴養珠相親相近相依金風玉露肅
㐫四匂六另筅六五四匂茋苟㔿甸五苍
霜寒天氣
匹㔾笃茷

第二段

風雨凄凄 這般霜雪夜遲復遲鶴鳴猿
茜笃苍荷ㄋ筮㔾茜笃茜比荷苍 冂五
便啼御 陰陽御陰陽乘清風推想扶
尸 笃貝亘 甸苍笃甸苍笃甸芶笃另甸
桑 萬 里
㔿上七入笁七
碧海澄清紅輪煥彩盤雲噭淚那更卧
㐅㔿甸五苍匹笃茷笃茋笃苍茷五甸
雲蹊跳最喜一箇明沙秀水石星丹砂翠
茋笃苍㔿㔿甸五苍匹笃茋苍匹丘四笃
壁遠嶠巍峩崄巇又喜一箇滄浪底一望
茋苍匹丘匝笃茋笃四㐫四甸匀另尺六
十分光霽猿鶴飛鳴關山迢遞
五四匂茋㔿㔿甸五苍匹笃茋

第三段

圍帳 幕古松蘿圍帳 幕古松蘿梅暎
芬七廾 池匹荷茋匀七廾 池匹荷茋芳笃
紫翠 松陰下 共吟哦無
習 匀泃犭上早 金三尸 立ㄋ下五 匹荷茋笃
春 秋家 住在嵯峨 五老 峯
泃犭匀甸ㄋ豎㔾甸茋 乃万乍 笃泃犭笃
相 對着五雲彭蠡 萬里烟波巍巍
甸ㄋ豎㔾甸五茋甸ㄋ豎㔾甸茋笃另 習
蕩蕩 乾坤老去如梭猿鶴 猿鶴棲
匀泃上早金三尸茋荷茋笃泃犭笃泃笃
遲 棲遲 在那五雲五雲深處 深處
甸ㄋ匀甸ㄋ豎㔾甸五甸五茋泃ㄋ匹甸
猿鶴得其所止遺養天和地和猿鶴和
㐫三尸豎茋㔿共爪早爪早爪爪早

第四段

襯錦 茵苔蘚花 襯錦 茵苔蘚花
笃泃廾 池匹荷茋 田ㄋ 笃泃廾 池匹荷茋
清風白石上 玉昆金友堪誇玉昆金
茋笃笃匀泃上早 夸五一 雩 五六 罨比夸五一 雩
友堪誇堪誇消灑同結社 共彈牙盤雲
五六 罨比 岳七尸 十ㄋ 茋荷茋笃泃
噭唳 卧日棲霞盤雲 瘀唳 卧日
犭笃泃ㄋ豎㔾甸茋笃泃犭笃泃ㄋ豎㔾

棲霞有時 節猿 鶴對着山麋鹿 古
甸茋笃泃犭笃泃ㄋ豎㔾甸匂茋匀ㄋ豎
樹昏鴉茂林 修竹裏 堪坐卧 多瀟
㔾甸茋笃另 習 匀句上早金三尸 十ㄋ 茋荷
灑一雙一雙兩美 兩美 愛那巫山巫
茋笃泃笃泃匀甸ㄋ笃泃ㄋ豎㔾甸五㐫
峽淯盤 玄圃飛走遍那海角天涯明夜
五茋泃ㄋ匹甸㐫三尸豎茋㔿共爪早
無明夜
爪爪早

第五段

山月 白碧雲輕山月 白碧雲輕萬籟
笃泃廾 池匹荷茋笃泃廾 池匹荷茋芳笃
無聲 斗 柄 參橫斗 柄 參
習 匀泃上早 夸五一 雩五六 罨比夸五一 雩五六 罨
橫月白風清露冷冷 夜沉沉空山寂寞
比 岳七尸 十ㄋ 茋荷茋罨比罨比
正是半夜三更風入松林 只見山鳴
立 豎㔾夸比荷茋罨比罨比 立 豎㔾夸比
谷應響蕭 蕭響蕭 蕭但聞猿鶴的那
荷茋笃匂 廾 泃笃匂廾 泃匀另泃另豎㔾
悲鳴冷清 清冷清 清的 的那悲鳴
甸女㐫甸廾 泃㐫甸廾 泃甸ㄋ 豎㔾茋㔿
雙清雙清又雙清

羨曦爪早爪爪早

第六段

高飛遠舉　縱橫輕盈　空濶茫茫　巒比荀毫蒐五六　巒比荀毫蒐五六　巒比荀毫蒐五六　巒比

洞庭天光雲影水鏡爭一碧　萬頃　照荀毫　毫七尸　巒比田ㄅ　巒比立　巒比

見樓臺倒影龍宮近澗壑　林峦　靜也　林峦　靜也

巳荀六蒐女芳蒐七分　比蒐立　巒巳

嶋　嶼平濶壑　林峦　靜也嶋　嶼平

达ㄉ芎琵蒐七分　沈蒐立　巒巳达ㄉ芎琵

黃　蘆與白蘋　秋　江裏水清　鶺鴒

蒐ㄉ巒巳蒐匀ㄉ蒐ㄉ巒巳蒐七ㄉ巒比

嘹　淚　鴻　鴈也悲鳴　雍顏世道

巒入弁　沈ㄉ匀立　巒巳鬱曷之下　荀曷匈淘

相承昇平　善乎哉玄猿　白鶴　的那

芎曷荀曷ㄅ蒐匀曷巒比田ㄅ　巒比立　巒巳

風月雙清清風兩腋直上蓬瀛

荀匀蒐女荀曷匈五毫达芎蒐

第七段

西　風起兮碧雲飛草　木落兮黃葉地

蒐ㄉ匀淘毫芭蒐芭蒐ㄉ芎淘毫芭蒐芭

西風起兮也碧雲飛草木落兮也黃葉地

蒐五毫达毫芭蒐芭蒐五毫洒毫芭蒐芭

怏猿　鶴雙清致怏猿　鶴雙清致鶴有

蒐匀入弁　比达荀毫匀匀入弁　沈达荀毫蒐匀蒐

風雲　猿山水　相始終猿啼

匀匀上ㄊ　金三尸立ㄉ下九　毫荀毫芎淘ㄉ

鶴唳　淡而忘歸猿啼　鶴唳　淡而忘

匀匈ㄉ　巒巳匈芭芎淘ㄉ　匀匈ㄉ　巒巳匈

歸有澗壑潺　湲而松風響猿　鶴而悲

芭蒐七蒐匈ㄉ　巒巳匈五毫匈ㄉ　巒巳匈

啼如魚　似水　在碧波　無憂

芭蒐曷ㄅ　匀匀上ㄊ　金三尸立ㄉ下九　达荀

慮情同友愛永不相離　遊遍名山名山

毫芎七芎淘芎淘ㄉ　巒巳匈五喬五

大川大川　各得遂其飛潛之志猿鶴並

毫匈达匈ㄉ　幽三尸巒芭荀巒巒比

羨堪同契

早爪爪早

第八段

丹砂頂相留戀匈青天覆清碧清澗與清

芭蒐芭比荀芭巴蒐芭　囚五尸

泉路　黃緣路　黃緣屈扶指攀拿

蒐艮ㄊ　匈芭蒐　艮ㄊ　匈芭蒐匈蒐曷

遍　楓枝露葉　烟霞洞　裏也無年年

匈ㄉ　巒巳荀曷ㄅ　巒巳荀曷ㄅ　巒巳

跳梁　踴躍將戲舞同蹁躚豺狼虎豹今

荀曷ㄅ　匈五毫巒巳芭荀芭蒐匈荀蒐曷

縱橫路遠　雲山石室猿鶴安便

匈曷ㄊ　巴荀曷匈五毫达芎蒐

第九段

明月夜明月夜清風時節清風時節清風

蒐蒐女蒐蒐女蒐蒐巾蒐蒐曷巾蒐蒐曷巾

時節清風時節鶴鳴猿便啼猿啼鶴便鳴

蒐蒐曷巾蒐蒐金三尸巾蒐蒐三尸巾蒐

鶴鳴猿便啼猿啼鶴便鳴猿今啼鶴今鳴

蒐三尸巾蒐蒐三尸巾蒐蒐巾蒐蒐巾蒐

猿今啼鶴今鳴猿鶴爭巢多聒噪天清

蒐巾蒐蒐巾蒐　毫七尸　蒐比田ㄅ

地寧　正是野澗秋分

蒐比立　巒巳荀六蒐女

第十段

歲月　悠悠　不知幾許時歲月　悠悠

蒐七分　沈匈立　巒巳达芎巒蒐比入弁　沈匈

不知幾許年玄猿能隱露　白　鶴能

立　巒巳达芎巒巒巳蒐七分　匈ㄉ巒巳

養珠　一哨人　形　一　行那儕侶

蒐七分　蒐比蒐入弁　沈ㄉ　匈立　巒巳鬱曷ㄉ

麒麟　鸞鳳皆同鳥獸　鎗鎗今彼我

下　荀曷ㄅ　匈淘匈蒐曷ㄅ　蒐七曷蒐比

忘形　一任倒風顛鸞

田ㄅ　蒐比立　巒巳荀六蒐女

081·18
0022
1445971

同霑雨露共飽烟霞
葛曷匈五苞匹芍葵

第十一段

山中人今養鶴猿風露凝今九秋天山中人今也養鶴猿風露凝今也九秋天苞匈洒苞芑蔔芑蔔五苞匈洒苞芑蔔芑蔔夜未央不醉無眠夜未央不醉無眠或吸芍七分泄匹苟苞芍七分泄匹苟苞芍瑗兼紅食石髓運先天逍遥自在匈七分大金三尸立苞苟苞匈沟匈匈

洞裏神僊披神僊逍遥自在洞裏神僊披匈苞匈匈芑芍沟匈匈苞匈匈芑芍

鶴鹿穿一套深衣大帶兩袖褊褊畜匈匈匈苞匈五苞匈苞芍養一玄猿一白鶴後與前朝三暮芍匈七上大金三尸立苞苟苞匈七匈四衆狙皆喜却把猿鶴開籠放在芝田匈匈匈六匈苞匈五蕎五苞匈苞匈匈匈苞匈五苞匈苞匈猿鶴飽沁白石清泉悠然悠然更悠然

豁三尸苞芑蔔芑曇爪早爪爪早

第十二段

猿與鶴多幽雅人與猿鶴兮多幽雅幽雅芑蔔芑匕蔔芑苞蕎匈作匹芑蔔芑　囘

多幽雅奪　眞趣樂無涯猿不去僧亭五尸　蔔艮夏　尙芑蔔匈芑蔔匈蔔芍芍報　午鶴不去揚　州同跨鶴　成一曲本分泄匹蔔苞匹　苞匹蔔匈　芑匹雙清調轉嘉蔔芑丁蔔芑

人在光風化日下
匕蔔五苞匹匹蔔芍葵　雙清尾　二卷終

21101000172776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五三
作者=
页数=782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